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一）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二）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三）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四）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五）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六)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七）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八）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九)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十)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十一）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二
民國廿九年北平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園聞見錄

(十二)

明、張萱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西園聞見錄

番禺陳慶龢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學社印

西園聞見錄總目

總目終

校印西園聞見錄緣起

張萱西園聞見錄一百六卷見千頃堂書目史部別史及明史藝文志史部雜史世罕傳本民國二十五年本社得三山陳氏居敬堂藍格鈔本不避清諱當是明鈔有開萬樓藏書印記審爲汪啓淑舊藏據萱崇禎五年壬申自序緣起謂曾選刻內編外編雜編各二卷今未見傳本亦不見諸家著錄蓋泯沒久矣其書據陸自嶽序稱爲百二十卷萱自稱百卷經徐世儀更訂爲七十四卷今陳氏所藏實一百七卷或後來重訂大抵上起洪武下迄萬曆內編以表德行專重行誼外編紀政事依官爲次始內閣翰林六部臺諫以及外官然後分衆事以隸之其方伎之屬無所歸者則爲雜編意在因事存人因人見事復各分言與行爲二其爲書足與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競爽雖考辨之精容有未逮而採摭浩博則遠過之觀其所紀多非今所習見則原書已亡幸賴此書而存者也信爲考明事者所必參稽惜沈閟已久學者每恨無由得見本社不敢自秘乃謀爲之授梓順德李氏有光緒間傳鈔本展轉借閱

知陳本殘蝕字句而李氏本缺卷凡十有八其餘互有得失未必同出一本而皆錯譌百出幾于不可句讀因屬本社研究員曹詩成君發兩本對校復由導師鄧之誠先生重加訂正其顯屬筆誤者則逕改之不則正以他書其不能改者則仍之以見矜愼大約十得八九其次第顚倒一事複出者復稍稍董理然後此書粲然可讀隨校隨印閱時半載始克觀成欣然爲志緣起願與海內外讀者共之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哈佛燕京學社謹識

西園聞見錄序

西園公家博羅與余家蘭陵者限南北西園公於博羅稱達尊與余於蘭陵爲後學者又年上下載攷西園公以博雅推祕省旹當神宗朝戊戌之二十六年與予後學又十二年生又十年始通籍者且格格若左始予習爲經生言也謬意學古有待旣而服官歸善簿書勞勞有人民有社稷亦可佞曰何必讀書然終以太乙老人不復當吾世再見怏怏亡何西園公移書至壽予大父五十追原厥始葢自嵛墅榷關太封公五十纔半誠哉是言予不益瞠乎後耶予幸從邑大夫後親西園公一代典型若湯文則聞而知之也若予一人不已見而知之乎啞然笑亦復沾沾然喜自以爲可謝吾孟夫子未也斯文謂何西園公早已志之西園公之言曰吾向以老公車直祕書而設負此千載之一時不韻亦著有十五簏矣天不慭遺一書舉畀秦火吾又不忍溟涬告已退而著西園聞見錄凡百二十卷苦志凡二十餘年尙然緘藤襲之以私所好詎惟不韻亦不廣且遠近索抄戶已屨滿借一瓻還一瓻殊覺勞攘曷

若舉而付諸梓已又瞿然於工作之浩費謂制府姚江王公即捐有八十金經始尚需四百餘金告成夫以西園公少長書史賣金買書既仕又以西省制作見書忘金及官歸仍閉關爲玄晏不履邑不言事不干謁請不苞苴行者直廿餘年而猶然期一力鋟之隻手獨拍其何以堪且是刻成其於金匱石室耳罕聞目罕見之祕悉自內篇外篇雜篇凡百二十卷中了了備載可令賢者讀之識大亦可令不賢者讀之識小就西園公見聞以擴後學見聞詎惟予一人是幸蓋將以流傳天壤各授一簡於梁王兔園而敢靳邪呼之力其弗以共襄厥事顧予署懸魚久矣方今害馬爲祟類欲得民而甘心之匪蕈金都下爲一身計陞遷即蕈金里門爲子孫計長久而獨予官兩載無能積一金助鋟正恐西園公知我未必知我如是之深會予覲留攝篆博邑即日下令國門敢有藉口耗羨傷吾民以重傷吾志者罰無赦竭幾晝夜力爲博民大破天荒掃盡從來積蠹一時士民之爭輸納者騰湧不數日完賦三千謬以爲一念之冰蘖所致比拆封尚浮正額一十三兩左右曰此得之併

封非耗羨也予正色斥之使予志不在耗羨而猶在此需併封其何以正告博民曰吾充類至義之盡如斯不若持此以助鋟書費而俾郡之敦詩書說禮樂者家寘一編其利爲尤溥耳因笑謂西園公西園公唯唯命序之夫序則安能亦聊以見吾署博時之所志焉而已矣晉陵陸自嶽題於羅浮公署

四月初一日縣主陸又捐俸拾兩助刻

西園聞見錄緣起

余往家金陵獲交故大司寇王公世貞數爲余言李賓之最稱憐才而北地信陽皆不振弇州山人老矣當世得失之林子其勉之蓋讀予廣陵懷古詩諸小序及他古文詞謂孺子可與言史也復移書左司馬汪公道昆鉷中誠有意於班馬之業乎不可當世而失張生余謝不敏然二先生命之矣久之二先生皆捐賓客歲戊戌余乃通籍西省時有正史之役謬爲當事推擇竊幸獲窺金匱石室之藏後死謂何昔魏收願直東觀鄭樵求入秘書今之日嶺外老公車千載之一日也故視草之暇即覓書傭節略累朝實錄自洪武迄隆慶凡三百卷私名之曰西省日鈔不敢言實錄也竊以己意詮次之凡十之三卷凡一百亦名之曰西省識小錄臣不賢不敢識其大也書成不獲司寇司馬二先生讀之自以爲恨徙官版曹分司吳關單騎東急還里迎先太安人就祿取道金陵以八年所橐之筆諸內制及諸譔著凡十五簏寓舊館人妄意抵關移還署中忽爲舊館人隣居祝融奪去西省日鈔及識小錄皆付秦

焰矣此昔者余友王穉登詛祝融文所爲作也歲辛亥罷歸交絕途窮遂初已賦桑榆雖迫筆硯未荒家稍藏書尙可詮次乃復採摭前言往行自洪武以迄萬曆爲西園聞見錄則大小皆識以俟後之謀野者不敢言史也客曰園公豈以李陵竇憲餘波當及人乎余竊否否談何容易神宗龍飛張文忠公居正欲譔國史首推轂者司寇司馬二先生疏且上人有間言婁東新都卽史才非史局也奈何局之外令越俎局之內令曠員二先生亦輒沾沾自炫以媒自攝文忠遂中變以寢其議久之陳文憲公於陛復以國史請報聞開局矣第問史局不問史才無何文憲去位時史局惟葉公向高有四夷志焦公竑有經籍志餘所受簡皆未有聞此非才之難則史之難也今我朝以史行世數十餘家其能成一家言者鄭端簡公曉吾學編薛公應旂憲章錄陳公建皇明通紀最顯著予嘗攜入西省以累朝實錄考之往往不合卽昭代典則皇朝典故紀聞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名世類苑與弇州山堂別集弇州史料諸書亦彼此互異恐未必皆出弇州之手也故大司馬孫公鑛嘗以

書與學憲余公寅謂弇州不論何事出其手便令人疑非眞史之難如此蘇子瞻曰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歐陽永叔以是見付不敢不勉然劉道原欲修三國志未果子瞻謂壯輿子可爲之壯輿曰公曷不爲子瞻曰某不是當家曾子固隆平集宋史也當家矣亦止言集不敢言史西園公何物聞見之錄惟小者皆識敢以史言乎錄凡一百卷而以言行分類史不以類而言類者自別於史也讀者亦曰良工苦心第宋文憲公濂與危學士素纂修元史不能盡得勝國遺事日袖餅餌果核就諸老兵劇談博採而後元史始成今讀之尚有遺憾予拮据此錄苦心二十餘年第一耳一目而已能有傾篋盡授如蔡伯喈之於王仲宣乎能開局辟召如司馬君實之得范夢得歐陽永叔乎間者郡大義父與徐公儀世在郡日嘗遣書傭數人居西園數月鈔去更訂爲七十四卷欲梓行於金陵公諸謀野余數以書止之此白鳥腹中物也幸毋撓刵劓氏令蘇子瞻曾子固及王汪二先生地下掩口丁卯秋日張萱題

是錄也海內朋游聞而知者數四寄聲宜授諸梓以公同好未有以應也歲辛未按臺嘉興高公諱欽舜首捐二十金壬申制府姚江汪公諱業浩亦捐八十金檄邑大夫謄寫是錄及西園彙史以進予聞命廣召書傭授簡十未及三制府以讀禮行矣復以書見屬二書完抄當寓於嶺西左轄吳興王公諱道元以見授也余固以來貲璧完公曰君却此貲豈欲不轂亦却此書乎予九頓唯唯公行已一月聞見錄始完抄而彙史甫抄十之二夏六月始緘聞見錄馳上左轄公郵致姚江若彙史尚需異日以副制府之命時諸當事者亦相次移書郡縣謄進聞見一錄未免郡縣煩勞況多書傭訛舛再加詳訂欲付剞劂應彼四方之以一瓻來者第計其工力即制府八十金以經始之尚需三百餘金西園老農竭力耕田仰供賦稅瓶粟既難於宿舂且婚嫁未畢索飯者日啼門東能令剞劂氏復居肆乎不得已袺裾賦稅之仂積纖累微先鐫總目及內篇外篇雜篇各二卷有索抄者先以此六卷應之曰當有同

好惠然捐貲舉全書相次災木矣無庸索抄借一瓻還一瓻以蹈彼此皆癡之誚亦西園老農所爲操豚蹄而祝篝車者乎若彙史之鐫其工力當數倍此編彼西園史餘鐫且中輟於彙史又何望焉壬申秋七月識小野史又題

序終

門人姚日昌監刻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目錄 內編

孝順前

前言

往行

陳　洽　徐允讓　王　忠
陳　圭　王　溥　鄭　淵
喻德昭　吳　總　莫　轅
沈伯剛　戴君用　魏文昌
史五常　范從文　危貞昉
朱　煦　梁德遠　趙孝先
朱　昱　瞿嗣興　方克勤
程　通　楊　敬　錢　英
鄭克敬　孫　緒　蘭　芳
卓　敬　洪　祥　周　炳
易楚誠　凌餘慶　顧　淳
孫　毓　王　中　陳汝楫
顧仲禮　王希曾　王　讓
王　紳　蕭邦現　李得成

杜謙　鄭讞　[illegible]瑄
劉鈇劉釪　龐景華　吳與弼
劉珝　王華　陳雍
徐溥　熊翀　劉稱
張懷禎　陸容　劉閔
林俊　李方　林濟民
陳思禮　儲巏　何景韶
胡汝礪　姜昂　周昇
夏鍭　沈忠　郭英
吳凱　閔玄　李大綱
何鑑　余全　汧陽安裕王
朱希周　王震　華雲
羅欽德　石鼐　林鄂
彭澤　沈珵　盛全

寇天敍　何宇新　謝用

陳倫　虞謹　沈周

黃畿　徐珪　王軏

梁東之　陳獻章　王廷相

廖紀　方重杰　林淮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雲間 張藎臣子念甫 訂

孝順前

前言

方孝孺曰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䏙甘美可以爲養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亦難矣果能若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

又曰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

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盡其心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皆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者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者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世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狥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又樂壽堂記曰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也幸而得親之在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敎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凊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况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

貴欲養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臨海王君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甯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繼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

又勉學詩曰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況彼鍾愛深父愛我亦愛不問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又詩曰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溫凊芳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知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又曰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

推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我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陳獻章曰子之養其親期於適焉耳苟至於適雖聖人不能以有加也遑問其他具足於內者無所待乎外性於天者無所事乎人
李東陽曰刲股之事昔人論之詳矣大抵善之者謂以身報德爲孝疑之者謂毀身輕生爲非孝予則以爲亦原其心而已苟其心誠且逼譬之捄焚拯溺甯赴湯蹈火以求益於事不得與以死傷生者比君子於此固當有取焉且天下之語詐色忤食稻衣錦者何限不彼之責而責此無亦自比於不孝設淫辭而助之攻乎故鄠人之對說者以爲非韓昌黎所作或曰彼見其時習而成俗故矯而爲之辭其言聖人所未先爲者不可以立法垂訓則雖非韓出亦理之不可易者也顧爲天下計者不必使人皆有是行而願人之皆有是心苟有是心擴而行之無所往而不爲孝也
何孟春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册繼書蔬菓非時而得藥

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諸如此類未易縷指此非天神之所爲以相孝子之心者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儁之錢乃至爲之顯識而畀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又曰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違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吳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爲萬世之罪人乎舂故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取爲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爲親羞則歐陽生之所得不足爲親榮也可知矣爲人子者盍觀於斯

又曰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存爲之首至謂王天下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

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養者啜菽飲水盡其歡非心甘菽水而九鼎三牲爲薄也力之所至有樂地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爲離憂志樂之論使功名士借口而違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溫嶠並生於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爲無離憂其志樂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得而後歸曰爲父母榮何哉詹在京師久有摘其詩謂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毋乃曲爲之地也乎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之義春讀之而竊歎以爲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也

又曰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埋而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表孝行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曰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麑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

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知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亦徼幸於偶耳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宋文帝勅表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

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太祖之敎所以立敎於天下者尙矣

崔銑曰父母鮮不正訓其子者巨盜宿猾垂死亦知戒子勿效其爲也况於德父令母之言乎子能守親之訓皆爲善人矣

楊文懿公守勤與王惟臣書曰卽日夏暑遠惟苫寢之內百憂薰心矧此炎赫何以堪此比有朝廷起復仍典內館之敎人之欣羨僕軒而從之至者衆矣獨僕竊料執事之必不起也何以言之三年之喪上達天子金革無辟之說或謂出於漢儒然世之奪情起復者皆冒利忘孝之徒公論不容極詆痛排載之史册百世之明鑑也今乃視爲典禮世不駭其異而反以爲榮揄俗至此可爲慟哭然近日陳太史緝熙能守禮不起羅太史廷魁能昌言李相之非曾謂秦無人乎夫陳有修史之命李當內閣之任其事皆重於敎內館者然禮不可起也人之所以殊於

夷狄禽獸者惟禮耳陳李之賢否於是乎見之執事之賢宜追前古而曾今賢之不逮乎僕以是策執事之必不起也向者內館之命僕初聞駭嘆以爲汙辱亟欲辭避徐而思之文武僕御罔匪正人漢世侍郎亦用儒者今俾貂璫之徒早服詩書禮樂之誨意猶近古茲本祖宗之制有司遵用久矣正如宋之奉祠雖道學諸儒不能不就也故勉而受命然心恆不屑而無間可脫今始得以滿攷爲辭而力脫焉若蟬脫於汙濁若魚泳於淸冷若仙子之謫降塵凡者復歸於淸都紫薇之天也執事能復爲僕之所不屑者耶史事告成計在九月倘執事急至僅足滿攷需選恐不能與陞遷之命借至十月而獲與焉從五之與正五纔半級耳比而得禽王良所羞千駟萬鍾奚加於我矧區區半級曷足顧耶或者謂執事不起恐負方命之譴夫君子經德秉禮豈爲利害而遷况今上聖性寬厚仁覆如天公卿大臣樂成人之美其不加罪於守禮之士也昭昭矣又何懼乎執事初以童子擢高科登翰苑學豐而才達負令望於天下今一起則衆議叢之大節既虧他美莫贖一不起則令望

益揚台鼎之陟有不難者僕惟執事見理素明秉禮方固必不爲羣言所惑然猶不已於言者友道蓋如是也叨叨不罪

呂柟雒氏重慶堂記曰孟子謂父母俱存一樂也人之有此一樂者亦多矣胡孟子言之難吾子知之深耶人少不知學長而無聞不足爲父母喜又其甚者邪侈頗越蠱心毒身仇戚賊黨爲父母憂此雖父母存又何樂之有故孟子次第三樂言必得二樂三樂然後爲能知一樂也

姚淶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瀆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乎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忘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仇類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濱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推其情而

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敎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是死周公且爲之而顧靳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絕滅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

魏校答友人求墓誌文書曰吾兄立德足以顯親行狀之文自當傳諸不朽間有一二可疑者敢有請於執事如敍生祖母孫其辭不無同護而意則彰矣孝子慈孫之心無乃有未安耶舜後母之頑只是他人見得如此舜則負罪引慝至誠爲之設或告曰汝母不慈舜將愀然不忍聞也今未知吾兄所以致隆於生祖母者果能如其所以事嫡祖母者乎萬一有所未至則於大倫毋乃有未盡乎嫡祖母生祖母稱謂皆據吾兄立文而叔父獨稱同產弟瑄其後再見皆斥之毋乃失恭順之禮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吾兄能事之猶父乎處偏待下等語無乃令自疑夫繼母不以慈處吾兄弟舜之負罪引慝肯爲是言乎凡此愚意皆所未安故敢有請願吾兄反求諸心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也

陳絳曰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刲股割肝以爲孝同乎余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爲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其大也割股刲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爲名耳曾是以爲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又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云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爲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爲可楊子且以爲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有旣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於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吁亦不知其何心矣南史梁吉翂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乃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也其可乎

魏良器曰理無定在親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在心之所安卽是孝

或問父母旣沒欲孝無由徒抱終天之恨如之何劉仕義曰常念父母之訓敬守之而不忘此可以言孝矣春秋有刺客朱明者膂力絕人使氣好鬬幼年父喪寡母在堂臨終將所服之襖所持之杖遺明妻留言曰我死之後爾或剛狠生事猶昔爾妻穿此衣持此杖來諫卽同母也念之哉厥後每與人競妻輒着襖持杖前喝曰毋得起禍明遂納氣而歸雖挫辱於人不較也於戲若明者可以稱孝矣

朱以功曰羅豫章先生論舜之事瞽瞍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只此一語可以傳千古而大有功于名敎也爲人子者人人當着此語在胸中方免不孝之罪矣

又曰人倫之間不無難處者然當思古之人又有難處者以自解則自不見其難矣如父誠有不慈者矣設以其身處於焚廩揜井之間則人人皆慈父也後母誠有二心者矣設以其身處於單衣御車之時則人人皆親母也兄弟誠有不良者矣設以其身處於謨蓋入宮之際則人人皆悌弟也卽遇其甚者又當自反諸身我果能竭力於親如舜乎否

也我果能如閔子事後母如所生惟恐其去而寒二子乎否也我果能親愛其弟憂亦憂喜亦喜如舜乎否也如此則惟見不足之在己而尤怨之心自不作矣

又曰事親不可以自由也一有自由之心便有逆親之事

又曰人苟爲善則稱之者必曰某父積德之報也苟爲不善則祖父雖非不德而人亦必摘指其疵以我之善彰祖父之德孝孰大焉以我之不善累祖父之德不孝孰大焉爲人子孫者不可不省也

黃省曾與友人書曰事親以榮人子第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昧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爲子而凡鷙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况今青雲之客往往驕悖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日周旋於菽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間昔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瞍而烝烝之名不在被袗衣而始加之也噫爲人子者修身潔行不汙賤而苟蹈希於上哲不辱其親以所養而養斯亦已

矣榮者能之則孝歸於榮者卑者能之則孝歸於卑者雖屠販芻蕘之人亦可以肩曾而跨閔也而况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明道者其名當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隨之而無朽如叔梁之稱耀於世家鄒母之賢光於列國者良由孔孟爲之子也使仲尼非聖軻氏非賢則其親草木也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爵一官之奉以爲孝此誠習俗之陋而非所望於足下者也

又曰禮之不忘修君父之仇何也修之者禮也彼小人者僅知日修己之小怨而不知修君父之大仇也君父者死矣蘊憤乎重泉不得而言吐也結恨乎壤臺不得而躬報也其臣子者追之念之愴之傷之哭之泣之體其心而修其怨焉伺瑕而動乘間而舉忠孝之術也苟不能矣則志之心以終身焉又書之策記以詒其後焉雖歷年之久必有起而修之者矣

徐文貞公曰凡爲人父須是能教子以善乃謂之慈爲子須是能繼父之善乃謂之孝故父不可以己之時命不遇遂謂善不必教子不可以

父偶不遇遂自懈其爲善之心如范滂所云猶是無定見之說不足誦也

陳氏述訓曰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送死惟棺爲急恐遇暑月難以久於暴露故人子當度親病速爲治之今人有生時自製壽器者不爲無見雖有稱家之說不可太泥古人云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以余論之不得爲而爲之其失也厚得爲而不爲其失也薄爲人子者寧處於厚顧可自處於薄乎

或問吳康齊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乎泉先生曰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之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李元薦曰割股之事雖不可以爲訓然每見刲股者未嘗不隨手痊瘥以此見一念眞誠神明自可感格古今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瘵疾即驗者刲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儼

然奚可玩褻視哉

周思久曰昔者孔子沒門弟子哀思之往從冢而家者以百數而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則廬墓從來尙矣夫弟子於師猶爾況親乎獨疑割股毀傷其身非孝徐思之不然孝以立身爲大身苟不立卽骸骨完亦喙息蝡動者耳夫何取苟立矣卽剖心碎首非不愛其身也何言封股

謝杰嘗巡撫贛州有武弁不孝者二人乃述歌以戒之曰人生非空桑受氣本於父成形藉母慈兼稱恃與怙北山爲之歌蓼莪爲之賦沒則耻缾罍存則陟屺岵髮髮詠來諗偕偕憂靡盬昔賢豈無因抱此終天慕睠惟父母恩海量天爲度百身不能酬百喙不能數幼日恐兒飢爲兒勤乳哺長日恐兒愚爲兒擇師傅拊之備艱辛誨之循矩矱衣欲兒之煖己身甘破故食欲兒之飫己身甘菜茹爲友備殺核爲師虔修脯富者任從容貧者費區處只願兒成立光大親門戶亦冀兒服勞侍養親遲暮愛兒心甚慇望兒情亦苦胡爲爾冥頑全然不開悟受恩恩不知受敎敎不顧不與孝順偕偏與忤逆侶有母忍加譴有父忍藏怒生

世受飢寒人言或箠楚有客相贈遺凌奪靳不與己物不奉親親物翻爭取四時遭僇辱終歲困貧窶乞食大坊市羞殺同曹伍哀哀劬勞恩視之若糞土爾亦有妻孥爾亦有婦孺今日薄於親他時還到汝胡不如臯魚胡不如季路胡不如王延胡不如郭巨胡不甘旨充胡不斑斕舞胡不饌雙魚胡不舂三釜不見羔與烏不見豺與虎彼尚知跪乳彼尚知反哺彼尚知報本胡爾獨乖忤憑我三尺劍斃爾如腐鼠獨念紈袴兒禮教原非素不教勿遽殺聖賢事斯語緣之作孝歌字字瀝心膂令人互勸戒與爾相同護一歌聲孔悲恩勤極覼縷再歌聲孔揚孝道業已具我歌復何爲聊爲二弁助歌者口如荼聽者淚如雨苦海浩無邊回頭即抵滸泄泄與融融彼此爰得所不然躓迷途終必罹罪罟旦夕如不悛視我刀與斧

王文肅公題陸孝子册曰予讀詩至鍾鼓聲聞而感匏巴伯牙之事夫以琴瑟之調諧鳥獸應之況凜凜篤行君子其感動天人豈虛也哉以予所聞陸孝子蓋市道賈人微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

呼方其焚香籲天叩心稽顙舉肝腸中無留物者獨有親耳自其一身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之名爲及夫帝歆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邅延假息於數十餘年夫寧惟寃號慘痛之辭爲足以取憐哉誠志一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當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耳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縢之筴可起而觀也就其親霍然病已亦不知其子作何狀也更數十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痛心裂胆恨其祈求之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失也若此者宜其遂湮滅無所著稱而卒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義之士相與烝烝嘆誦駢湊而彙積且復爲繪圖張其事豈不亦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暮夜無覩必不然矣

沈楙學與李義河大司空書曰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朝廷竊謂伏闕苦陳暫求歸葬聖心猶或可回乃請之未懇遽爾辭祿謝恩而七七期中竟于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況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調停其間私爲勸駕又不能則但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顧欲交疏留之以貽韋爲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爲富貴

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訾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卽思轡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掖曲爲周旋顯正人心默維國是蓋在此明公其圖之

黄淑清與顏紫山水部書曰今俗以仕宦丁艱爲放假蓋謂縻官日多不能肆縱只一居喪當爲暇日利田便舍肥肉大酒言出而莫違意着而羣應入耳驗目大都如此昔東萊在艱講授陸象山已譏其非何今昔人之相遠不啻雲泥也

往行

洪武七年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宫賛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兹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施歸歸卽遄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爲道途費

張德懋黃梅人當元末兵亂負母走唐山深谷中日置母石中坐丐酒食諸脆味跽享之復歌且舞令母歡以爲常母死瘞廬左哀慕終其身

陳興嵩州人故元鎭撫洪武三年庚戌放歸嵩州養母仍賜白金衣帽先是上遊後苑偶見巢鵲卵翼之勞嘆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情乎下令羣臣有親老願歸養者聽適興被俘來京因奏云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歲乞歸養上卽許之興陛辭上顧謂侍臣曰陳興雖武夫朕聞卽愴然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離遠耶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無微不燭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于孝此風化之本也

右柱國曹國公李貞盱眙人尙太祖皇姊長公主李文忠之父篤于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輒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于地貞徐拾之食如初恭敬愈至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父誠元至正末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弟鈞爲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母有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

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方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由舉人卒業太學入內廷書制誥擢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謚忠靖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太夫人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爲主事時大爲尚書郁公新所委任會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上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算生罪甘萬死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算生于獄劉計不行復以公專部事爲言上察其奸幷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陛見公跽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幷暫假在官隸卒從行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

王佐字應舉先世河東人洪武初籍南海初爲東莞伯何眞所辟以薦

拜給事中天性孝弟父沒時有廖元正者爲料理喪事殯諸南雄之五里山終身事元正如父既貴後元正之子犯法言于有司以己資贖其罪哀慕終身形于著述

林祖字述古潮陽人少孤貧元季挈家避亂行遇獠賊母莊氏與弟進皆掠去祖追之不及旦夕悲慟籲天誓曰不得吾母吾奚生明與山海底定祖求之山中至程鄉犬吠輩見焉而哭獠人阻不與潛訴于官遣吏偕往贖之中間十四年矣洪武三年舉明經以母老乞終養十三年復舉孝廉赴京賜衣九襲鈔五百貫授四川巴縣丞以廉能聞陞河間府通判尋致仕卒

孫質高郵人事親至孝元末避兵廣陵值張鑑兵亂質度不能俱免謂其妻曰不幸至此使父母殞于兵手則終天之恨遂棄妻子負親以逃奔蘇州二親以壽終洪武五年還高郵有司上其事未及旌表卒

陳洽字叔遠常熟人洪武初以薦授文選郎中歷官兵部尚書謚節愍洪武丙子父以貞戍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匍匐

將往以歸父喪或止之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癘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葬焉

山陰縣民徐允讓值元末兵亂與妻潘氏奉其父母避兵山谷間遇寇砍其父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卽以允讓能捐生以代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王忠武進人洪武初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時年十七卽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得免人以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竟以母老乞致仕

陳圭台洲黃巖人也父叔弘爲其雠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旣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

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王叔英曰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

王溥洪武初中書左丞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必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溥卽入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

鄭淵字仲涵□□人洪武初以恩冠帶不仕其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漆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瓜旣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不忍食因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瞶疾迨居父喪拊膺悲

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既闋凡遇諱[illegible][illegible]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

俞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以戶無田移種鳳陽昭六歲育于所親年十四知之詣鳳陽尋弗得間關十年得見于漢中屯所而母已沒乃扶父歸病卒廬墓哀慟過禮竟死墓傍

吳總洪武初蕪湖縣丞性至孝晝海雲南望圖懸于壁以思親民有不孝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憂汝幸得在膝下何不孝人皆感化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父繫獄將刑轅年十一乞代父死遂釋其父而繫之獄後獲赦家罹季父黨禍轅以附尺籍免保兄遺孤甚至變姓名入都下竊父祖骸骨歸葬家被火迫母寢轅持以出卒謚貞孝先生

沈伯剛長洲人本孟姓自少立爲母姨之夫沈勝五後勝五坐事當誅年且老伯剛願代死勝五不許伯剛堅欲代之時年方十七臨刑太祖恠其少問故特赦之

戴君用長洲人父福之洪武初因監稅失火法當死君用身代父刑其妻吳氏守節旌表

魏文昌華容人事父母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存時也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邑中哀之

史五常內黃人父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攜五常北還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旣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其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于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斂襯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旣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

范從文者吳郡人范文正公之後也有父某爲吏潮州卒不能歸從文尚幼遂奔走求喪哀感道路初失所在偶遇天雨土隤乃露柩遂啓之

以歸人謂孝感所致洪武中以孝廉徵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

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學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

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

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

孝先不幸挂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

復踰九十日夕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

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

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役衣欣然

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時年二十

八宋濂爲之傳

朱煦台州仙居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假色辭少不

如旨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

季誠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眞猶子也其父季用

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瘞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能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役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于上上覽其情遂舍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哀臨猶己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非命王公叔英嘗傳之曰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梁德遠邵陽人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任戶部郎中逮繫詔獄德遠中甲科不赴瓊林宴及父謫戍上言請以身代高皇帝憫其父拜工科給

事中

趙孝先臨海人爲國子生其父老矣洪武末年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

朱昱長洲人父當遠戍老不能行而兄先逃去昱年止十六請代往有司少之欲追逮其父兄昱備極笞楚固請代之部使者憐之改留蘇衛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燖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日母思菱食時菱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

方克勤性至孝家居時海寇亂掠村落焚廬舍克勤躬負太夫人入山

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縣棄之至敗臭乃已母病思食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三歸以食母母病如失後母又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公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摋剔汚扶起臥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愈或告之以股肉可瘳乃置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公如其言自日至晡時頓顙于地顙破流血于面刀弗動公泣曰天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而握箸病遂已

程通字彥亨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庚午南京鄉舉初授遼府紀善歷左長史兵先自歙篁墩遷績溪遭母喪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祖平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

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訹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祖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高皇帝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楊敬歸德衛人父昱洪武間陣亡敬方十歲聞訃卽哭踊每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于先塋之次事母文氏極孝謹聞戰陣事輒流泣不已時人以至孝稱之母卒哀毁踰禮方殯在堂隣不戒火將及柩敬

仰天大哭俄反風息火鄉里異之受旌子懋舉人仕至知州

錢英字可大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顚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幷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氏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張氏張氏卽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

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國家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
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
登之輒流泣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然其爲人頗豪健
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
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鄭克敬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
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飲食光祿卿以
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忍食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
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
錠
孫太僕緒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性嚴急或怒公長
跪暑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愀然塊坐終日蔬食曰吾念母氏劬勞也
蘭公芳字□□山西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永樂初歷官工部侍郎事
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

謹受教不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登洪武戊辰進士歷官吏部侍郎性至孝讀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昏冥不知所之得一牛兕憑之而去及歸啓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爲孝感所至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厲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于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嗔心終不安一日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是夜父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參其脇驚曰爾爲誰祥曰兒也知父晝所云者漫語特候于此卽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極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

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母病哀號籲天願以身代母思獐肉炳四出求之弗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啗母病遂愈洪武中旌之

易楚誠吉水人洪武間父遊貴陽歲久老且病楚誠侍養不倦父嘗盛夏思冰楚誠泣天致懇已而大雨雹又嘗病瘍醫欲得兎髓和藥楚誠求之野偶有羣鷹攫一兎爭食之持歸付醫疾旋瘥有司欲上其事固辭曰此非吾誠所致偶相遇耳不願以是得名事遂寢

凌餘慶宣城人當洪武癸酉以匠役京師家有母病劇餘慶聞之憂甚夜焚香祝天刲股求療時禁嚴不得歸白于官以聞勅所刲股付餘慶妻兄楊添一持歸妻和糜進其母尋愈詔復役旌其門

顧淳長洲人父名言嘗患頭風後勢益熾醫禱百方弗効乃呼淳永訣欲自裁淳時年二十一駭愕密禱于天剪其髮際之肉投藥以進不令其父知也既而病立愈後不復發鄉閭驚異以爲孝感扁其室曰孝感而繪其事以傳

孫毓武陵人初登洪武丙子鄉試後代祖父行戍十有四年母喪廬墓躬負塼土築臺丈五許年幾百齡而卒

王中登封人家業農母沒廬墓披麻食粥未嘗櫛髮易衣時旱後鑿井

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乃湧出鄉里謂誠孝所感洪武間
表其門
陳汝楫字傳巖象山人事親以孝聞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
爭負筐篋走避汝楫與其妻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息
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褘傳之事聞于世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十年始歸見蝗
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
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洪武中事聞旌其門
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期年願終
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
之母既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之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
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敎以孝爲先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
涔涔下以故多所感化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

之原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皇太孫敬而愛之歷官吏部右侍郎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故待制褘之子洪武末以文行薦徵爲國子博士嘗爲蜀王所聘待以上客仲縉痛先待制死節蠻徼遺骼未返丘隴白其情事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泣下霑襟著滇陽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

蕭邦現吉安廬陵人少讀書不盡通父母責之曰汝不勤苦書何由通顯親揚名無日矣邦現泣拜受教於是夜則讀書日則聽講聞曾子養志之說益思求養父母之志者惟成儒名盡子職而已凡先達有學行者必摳趨求教焉久之學成得舉明經爲邑學訓導每得俸給必製衣服備旨甘以奉父母扁其堂曰養志昭事親也革除年間晉國子監典

簿時博士王紳以純孝聞邦現恆往聽其言論焉每得紳一言輒識之
不忘見諸生有三年省祭及爲養親而行者必委曲成就之有不顧父
母之養者邦現每呵責之其趨操類此祭酒張憲宗司業張智禮重之
亟稱其孝云名公鉅卿詞翰爲養志而作者類爲卷册梓行以勗其家
族學者稱爲養志先生

李得成涑水人母張氏避兵度不能脫自投於河後得成夢母在河冰
下臥冰俱釋洪武中以孝廉舉官陝西布政

唐淳字愚士山陰人以薦舉爲建文中侍讀父仕國初應奉文字以謫
死臨濠淳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
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悽切動人聞之者爲之掩
泣

閻順霍州人自幼兩足癱不能御屐永樂初因縫鞋爲生以養父母父
母終附葬祖塋手足拖地延至臨汾就食每遇寒食節拖延至霍州墓
所拜掃畢復至臨汾往還三百餘里五六年間孝心如一一日拖延至

趙城北衛鋪有人指而言曰汝起而行必不觸矣順如其言果起能行若素無病者同視所指之人則不見矣咸以爲孝感所致名爲閻孝子

楊士奇世爲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德安府同知羅理歲時祀先祠恆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故時公甫七歲遂竊磚土倣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祕無知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且伺公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視之見其進退拜伏皆感泣遂令復姓

永樂二年五月錦衣衛奏明日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導前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于牆屏之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拜於牆屏下則泣終其身歲久牆壞人令毀之孟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妻喪亦不娶

張信字彥實掖縣人孝友出於天性自幼雖飢渴飲食不先父母父喪哀毀母病數更醫不效益困聞人肉可療疾即自刲臂煑液進之遂愈永樂初鄉里上其行有司以達於朝下御史驗之信詔旌其門命爲尚寶司丞授承直郎

曾士元字仲仁萬州人篤於孝友父曾病瘡犯豕肉卒遂終身不養豕見即悲泣母疾侍湯藥寢處不違執喪哭踊絕而甦者數次哀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過祖塋雖夜必拜

陳立德慶人父宗錫號樂靜爲撫猺舍人率猺入貢因事之遼遂不返立七齡自知讀書既壯告其母曰父去久音問不通若不訪求天地間一罪人也聚糧走燕趙書姓名情狀於衣背日詢訪之至平屯衛遇一父老攜至家出其父所作樂靜遺稿因獲殯所立齧指滴血而骸果滲仰天大慟絕而復甦乃負骨以歸間關者萬餘里禮部侍郎陳璉作陳孝子傳以傳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歷官文華殿大學士性至孝甫十歲遭父喪哀毀

幾絕洪武中薦知江西樂安陞光祿署丞母病躬湯藥弗效叩首籲天求以身代母愈年九十終比葬躬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兒馴之異永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命以其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弗稱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他非卿責也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修明養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敎授不仕倫子宇亦篤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母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聞旌表其門

黃公潤玉字時清鄞縣人以鄉舉歷官僉事五歲侍父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之歲十有三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楊司寇寧天資孝友年十四適其父敎授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旣而父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於錢塘

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謹甚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母何恃以爲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終始

凌孝子失其名嘉善人永樂中甫弱冠父以典稅被誣逮繫京師孝子號慟上書明父非辜遂得釋水陸風雨備嘗艱苦遂以是殞人共惜之

王永和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工部右侍郎爲諸生日大父得疾公日夜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父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甲午舉人歷事都察院薦爲監察御史歷官安慶知府父曰禮遠客江湖間久不歸公既冠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母在數千里之外歲屢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臥旅店中幾死一見父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官至二千

石

董彝字德文高郵人永樂戊戌進士以母老乞歸養母病思鯽魚以非時不可得即詣鎮江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鯽魚以歸鄉里驚異謂孝感所致彝家居奉母十八年以孝聞時宰有久不歸省者大惡之每擯抑彝不使進官翰林三十年僅一遷竟以罪謫卒於家

羅瑋字宗器江西吉水人其祖曰汝敬登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瑋即其孫也自幼友愛敬長尤善屬文以蔭補太學生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屢遷常州府同知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舊無虎至是一虎渡江周旋塋次狎犬爲侶瑋偶以疾臥其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爲鳩鳴久而不去當是時墳生芝荷花生於原徐太史舜和爲敘其事薦紳多爲詩以詠之後邵寶視學江西爲立傳且述其忠信博雅云

趙讓肥城人事母孝傭力以給母終廬墓有虎夜至聞讓悲泣輒避去有刦入廬讓告止有二升米爲母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中

旌曰孝行

劉封君亮字彥明洛陽人故大學士健之父也永樂庚子舉人三原教諭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訶責猶跪俟杖怒解乃已

高舉字雲翰祥符人永樂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給事中性高潔少遊開封郡庠治尚書有名其父嘗因邊患選爲武士艱於行俾一僕代之僕因出不遜語公時年未二十聞之大怒卽棄學躬甲冑以往會事寧復學人皆壯之

趙紳浙江諸暨人高郵學正禮讓之子禮讓秩滿攜紳入京舟次武城河下禮讓失足墜水紳隨躍入水中以救水急舟駛父子俱死明日得其二屍紳猶手持父臂不脫高郵翰林編修董璘上其事旌之

黃璿字公瑾富順人性至孝年十二祖母嘗病渴思螺湯時天寒水凍家人遍求弗得璿往田中忽於水下得螺四十枚持歸作湯以進祖母病愈璿後歷仕中外致政而歸築室錫溪以奉母掘坎得泉芳洌異常人以爲孝感所致名爲孝泉母沒廬墓芝草生於塋域少傅夏公原吉

國子祭酒胡公儼皆作詩美之

師逵字九逵山東東阿縣人由太學生擢御史仁宗朝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公年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有氣不阿御史御史劾逵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嚴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逵為御史

盛宗巢縣人髫齔中喪父母再適後有人言在永平宗即走數千里至中途染疾歸宣德癸丑復籲天而行時母年七十矣宗備訴其憂苦孑立買車載歸竭己奉養者二十餘年母壽終九十有六既葬廬墓三年

翹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為中國人召見之留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為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倭主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

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絰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宣德元年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猶大況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敗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馬完驥長寧人宣德中貢年十八父瞽目憂甚晨夕籲天以舌舐之父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

定襄伯郭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

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吳順朔州衛軍永樂間父患閉結順舐糓道而通又病瘦嘗糞苦澁延醫療之思食野鷄求弗得禱忽有一野鷄飛入其家父卒時順年亦七十哀毁過深廬墓終喪正統十四年旌爲孝子後年踰九十遇詔賜冠帶

翁孟統揭陽人性嗜學好禮事母孝定省不廢母患失明孟統夙夜禱天舐以舌數月母目復明

呂仲和歸德衛人少喪父事母路氏至孝母因疾喪明百藥罔療仲和叩天泣禱舐之遂愈後卒廬墓鳩雀集墓所正統初旌

張謙字孟弼赤水衛人正統己未進士貴州進士自公始授行人未幾丁母孫孺人憂哀毁骨立廬墓三年致羣烏芝草之感起復拜御史往督福建銀課時當寇殘毁後民物凋敝餘孽間作公親帥土兵撫捕賊遂解竄父卒復廬墓三年芝再產墓傍

謝封君胤字世衍太平人侍講鐸之父也其母趙氏以節旌於朝有嚴

賸者感節婦之義誓死不二公禮事終身爲義服且祔祭之曰我子孫世世無忘嚴氏

畢鸞井陘人父貴莒州學正以疾卒于官鸞時年少窮不能歸喪遂葬於莒獨奉母李氏暨幼弟歸井陘家業荒落鸞朝則經營力食夜則讀書攻文章尤以父骨未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下不止正統紀元之冬李氏卒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乃諭弟曰母沒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葬遂衰絰銜哀徒步負父骨歸躬營壙合葬邑之西山既事乃廬墓側朝夕哀哭之有野鹿當哭痛時亦爲之悲若助其哀又有兔領其雛遊於廬之前後動息如家畜者忽巨蛇蟠門上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衆始爲異嘆曰是乃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後舉正統壬戌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歷山西湖廣參議蒞官嚴明有清操學士劉文介公傳其事稱爲孝廉云

王彥達餘姚人故冢宰海日公高祖也父諱綱嘗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所薦任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六十裹父

尸自苗壤歸塋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

韓府恭惠王範址敏學篤行母荊久罹危疾醫已束手弗能療恭惠王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封股和湯進母母竟獲全景泰元年七月事聞璽書褒美之

李宣字德輝澄邁人爲兒時聞其父云祖子惠補遼海軍伍南北萬餘里父子不相見者二十年遂悲號不自勝景泰癸酉薦於鄉竟往遼海時祖年八十矣相見慟哭見者無不墮淚御史戴縉哀之得循例就近補伍遂持其祖歸鄉人嗟嘆

成國公朱儀平生忠孝出於天性痛父死難誓欲雪恥沙漠旣官於南不得遂志每燕坐憤恨灑淚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乎賜第中道石寢圮或請修之曰此石先王所履吾不忍易也

林孜字志善文昌人景泰庚午鄉薦母雲氏病疽穢莫能近孜朝夕泣侍撫摩滌除未嘗離側醫謂疽有膿宜吮出毒孜一一吮之母果愈孜因此毒入腹中未幾亦病疽及劇自知不起嘆曰生死命也亦復何憾

所恨母老不得終養而反貽母憂爲是耿耿耳顧謂諸弟曰善事父母
吾死無爲念也囑其妻子亦如之言不及私聞者悲焉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詔復舊官幷釋家屬公以父母藁葬且未成
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爲
忠聖主任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
負叛之臣而求爲歸順之士也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
宜容盛世所宜有尙可列諸朝士加諸官爵耶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
河東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心如金百鍊
無改色殆可匹並古人之語
甘澤開洲人與弟潤俱以純孝稱歷官御史廣西副使旣謫滁州天順
初召還至張秋聞父喪徒跣三百餘里歸葬廬墓日暮泣奠盡哀有㲋
蛇馴擾墓傍弟潤事母亦篤孝俱詔旌表
陳晟字美宣番禺人少孤貧同郡鍾定者育爲子遂冒其姓舉天順壬
午解首後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將授官晟抗疏言臣本陳則恭子定

雖教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敢違也況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受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請復姓歸葬詞甚哀惻上可其奏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言及復姓事定知之大詬晟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亦感悟相與如初

方銓新城人以天順癸未乙榜除安陸學正奉親之任其父宿儒也性嚴潔不干有司自瓶公廨以安父燕飲歸冠帶候門侍立雖丙夜必寢而後退少拂意即解衣受杖

杜少司空謙天性友愛跬步不忍離父母方爲郡庠生即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既入胄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侍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後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時兄姊已老乃迎於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

鄭琰石康人事母至孝天順壬午母謝氏爲流賊所掠時琰年十六哀痛不自勝辭兄弟挺身入賊壘紿之曰吾欲丐吾母豈惜金吾年幼金

皆母所瘞也願代母歸取之吾在此母豈忍不以金來賊以爲然拘諓而釋其母然其家實無從得金也諓旣脫母竊自幸雖在賊中言笑自若官軍至賊欲解去以前語詰諓遂遇害嘉靖十六年知府張岳聞諓代母死事請于御史就諓所居梁村建祠祀之復建烈孝坊於永安所旌焉

榮瑄瓊州府前所人三歲而孤鞠於母與兄琇孝友出於天性天順四年賊據瓊城殺不附己者以威衆變起倉卒少壯多棄老幼走瑄兄弟獨扶母賊來逼琇謂瑄曰事急矣並死何益我以死扶母汝急去庶幾一人養母天幸也瑄去琇與母爲賊所獲欲脅以行不從賊大怒置母於前以刀按母謂琇曰我先殺汝母次及汝矣琇叩頭曰能免母願得相從琇遂陷賊中大軍至琇自賊中走出爲軍所獲執送主將將就刑瑄前叩頭流血被面請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爲命瑄弱不能爲有無向者遇賊本不圖生用兄言以免長恨不代兄死今乃得遂所願願殺瑄存兄養母情辭哀惻主將不察遂殺之旣而翻然悔曰凡

爲人弟兄皆當知有此義吾倉卒誤殺好人遠近聞者莫不揮淚嘆惜劉鈇劉釪皆故侍講劉公球子安福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罪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謚忠愍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卽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參政釪選爲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弟綿綿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龐景華字宇春號□□上元人母嘗得疾阽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天順戊寅春隣火爇近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錄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三而終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

烏集於松柏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

處士吳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父在京日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與妻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

劉珝字叔温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和成化二十一年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珝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以此不安於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退珝卽疏乞致仕歸養珝性至孝雖貴左右奉養無所不至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嬉戲於前必得一笑乃已每受賜物必先緘奉得書卽跪而讀之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於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旌賢

王冢宰華性至孝父竹軒公在家有病報至當道以不日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父葬穴在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

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年百一歲考終時公壽七十有五煢煢苦塊哀毀踰制陽明先生幼鞠於祖母聞訃不勝痛割又聞公居喪之戚無以爲情乃移書與克彰叔曰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慰蚤晚更望大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此堪孤疲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飮酒食肉處於內宴飮酒從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此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可蚤晚服事時嘗游嬉宴樂快適情性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孫不敢直致惟望大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

萬千萬至懇至懇及葬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

陳大司空雍初公祖父贈公嘗以浙掾滿改保定蠡掾後赴京卒妾吳及幹僕敬力弗能皆還遂扶柩歸蠡殯叢祠側敬死子鼐移葬留新莊歷五十年無音問公成進士歸省時往來兩過蠡訪之不能得鼐亦不知何往會公同年友何琛知蠡公託之而敬有甥李檀爲縣隸吳亦有甥王強因檀問強遂得墓所又出敬所藏贈公曩自姚赴京時所齎書傳及故友徐祖律與敬二札以爲驗何因命兩人至京報公公見悲不自勝既官刑部六年復歸省乃過蠡展墓歸復于父封公至是則啓蠡墓歸與祖妣鄒淑人合葬于桐樹湖云

徐公溥爲少宰日母何太夫人捐帨朝廷既命有司諭祭復遣官營葬葬已公結廬墓左居之終喪蓋自成化丁酉迄己亥歲皆纍然苫塊之中而號慟之聲人不忍聞時有白鴈二集于墓田白鳩二來巢于木飲啄自若哀鳴不去鄉人異之曰是非公孝誠所感乎邑令沈居振將聞于朝請加旌命公曰吾既居官旌命既非宜加而斯事又安知非偶然

也力辭乃止公既免喪乃取兩白鴈畜于家庭庭故有數赤鴈皆走避若不敢伍一夕野狐入庭中嚙赤鴈殆盡而兩白鴈獨存又若不敢犯者鄉人益異之曰其爲孝感無疑矣時吳文定公寬王文肅公倎偕爲孝感雙瑞記王文恪公鏊李文正公東陽諸名賢皆歌詠焉先是□□公終公亦嘗廬墓側有芝繞廬而生其墓在瑞雲山中地實多虎夜有豺驅虎遠去鄉人聞之尤以爲異而士大夫亦嘗形之賦詠久已播于海內矣雙瑞堂詩惟李文正公者膾炙人口

熊大司徒翀性至孝既貴父母相繼卒哭之骨立廬墓側奠薦如生歷忌辰弦晦節必謝客獨寢曰祿養之不及可恨也至生日曰吾母有難時也惡乎樂訖其身如此

劉稱字務敎永新人文安公之子以任子歷官南太常少卿家居昧爽詣祠堂焚香展拜卽就繼母張淑人寢所省候起居屬有疾疫家人多出避獨供湯藥不離左右及母喪之日哀毀如禮與生己無異遇忌辰尤悲不自勝

張懷禎字應祥開化人父邦達任知縣有罪當刑伏闕陳情乞以身代
上悲憐其意俱釋之尋陞邦達監察御史紀善江秉心紀其事
陸太參容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夜嘗醉歸母不樂自
是飲必半杯不敢致醉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
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
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哭號于殯所
如是者三年鄰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沒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
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于母
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
不逮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
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尙書年十七祖病劇祖
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

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李方鐃平人少孤事母至孝定省無間寒暑家貧業漁以美者供母餘乃鬻之不二價成化甲辰颶風怒濤方所居蕩析奉母出無所避遂背負其母以死收其屍尚負持不解邑令張濬聞之治殮且旌其事

林濟民海陽人成化丙午舉人歷官知縣弱冠時母病篤強命之娶婦至門而母卒足不入幃守苫次哀毀踰禮及莝廬于墓服闋始合巹鄉邦大稱之

陳思禮四明人七歲父蚤世母石氏誓不他適以鞠育之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勤暨弱冠母與之議婚已而母沒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爲養也吾親既沒何以娶爲親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嘗書其傳曰遠則易忘人之長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恆言孝衰于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

儲巏字靜夫號柴墟泰州人成化癸卯應天解元甲辰會元廷試二甲第一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歷官南京吏部左侍郎謚文毅母王淑人疾時公爲諸生祠禱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尙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期揚顯旣致政歸疾革取紙筆書國恩未報四字而卒有所遺鬚髮手足甲各以囊隨殮初登鄉試歸至儀眞卽號泣赴家痛母氏不及見也

何景韶字仲律故僉憲景明之兄也成化丙午舉人歷東昌通判父嘗不悅候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爲誰也應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不悅

胡汝礪字良弼號竹巖寧夏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部尙書幼時母陳太夫人病目暴織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若此吾何忍用明也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日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爲也爾子孝爾目爲愈矣夢覺腫翳漸散不旬

日而愈至爲主事聞祖母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
已
姜昂字恆頫太倉人成化壬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參政嘗知河南府時
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疾疏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
府佐或教授他日除邊遠自効乃改知寧波
周昇字文謩宣慰司人成化間父嘗賛事宣慰時翁朗克渡土酋依山
負固不奉職貢所司檄其父往撫父冒菁穿瘴抵巴煙寨忽痦啞昇方
弱冠聞變馳視之已七日矣人曰不可起也昇籲天求代刲左臂爲羹
以進至夜乃蘇寨長老義而來觀者衆且以告諸酋長皆感動率五十
九寨椎牛歃血誓以不叛月餘齎所輸賦集兵送昇及其父歸宣慰宋
某擬以刲股事上聞昇堅辭寢之正德戊辰應貢授四川鹽亭訓導蜀
人聞之喜得孝子爲師以老懇乞歸行李蕭然日與耆舊周旋澹如也
子鑛舉人常熟訓導
夏鉞者夏太常寅子嘗舉于鄉太常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

一時人士所宗鉞奉之甚備太常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太常所善客集城外之盤桓以肩輿舁太常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者太常之別業也太常晚歲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養志如鉞亦可謂孝矣

沈忠歸德衛人父疾籲天願以身代父卒母姚氏喪明忠送死養生盡禮未幾姚卒廬墓手自封植成化間旌忠後患癱卒長子璞季子瀚廬墓人謂一門三孝

郭威襄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呼泣不絕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

吳凱字廷輔成化壬辰進士乞歸省親會母疾抵城即步入趨候衣冠拜床下晝夜躬湯藥母死既葬每日至墓所號泣進香饌運土封植不資傭役

閔玄幼失父誠心事母母沒廬墓服闋復追喪三年乃服除三十餘年

廬墓如居喪日成化間事聞旌表

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清修苦學早喪母事父以孝聞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成化丙子既領薦以榮不逮親不燕鹿鳴士論重之

何鑑字世光□□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宜興知縣歷官兵部尚書公天性孝友事父槙菴公與太淑人雖貴侍立終日承候顏色無少怠兩居憂制痛恨不及時奉湯藥哀毀骨立出廬墓左凡墓上竹木皆手自栽植大祥後感寒疾親族勸之始家居嘗咏詩曰思親未遂曾參養報國徒懷祖逖心蓋其初之所志壯之所行念念以忠孝爲本

余全藤縣人天性至孝成化間賊陷城執其母去全持金贖之賊索無厭全泣以身代賊遂脫其母而殺全時年二十鄉評悼之

汧暘安裕王誠冽秦康王諸孫弘治乙卯父端懿王遘疾甚王衣不解帶食不變味湯藥必親嘗而後進之每夜稽首北辰乞以身代端懿薨

王枕塊寢苫盡斷酒肉雖醯醬鹽酪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而霽葬已霖復大作明年墓上嘉禾生一本雙穗嘉瓜二實共蔕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烏異鳥環集其間王竟喪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己養追服蔬食者復三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花人咸謂孝感所至

朱恭靖公希周既以大冢宰致政歸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爲謚脫犯吾父之諱亡魄何安小子切記之

王大京兆震初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郡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

華比部雲無錫人事親孝登第時當試館職君不顧徑假差歸曰雲親老矣是行也豈冀得見吾親耳翰林于吾何有

羅欽德字□□號介石又號毅軒泰和人□□□□進士歷官貴州按

察使旣致仕家居三十年謝絶造請惟兄都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齊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歸旦暮侍几杖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記靡遺微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旣貴猶篋藏之提覽輒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

石鼐渾源州學生居父喪廬墓時天雨大作山水泛漲生仰天哀禱其水至墓分爲兩岔弘治五年疏上旌表其門

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稟而後行及守蘇郡每退食必令公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笞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彭澤字濟物金城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刑部郎出守徽性至孝在郡迎養以日出視事不及侍食夕饋則入酌酒爲壽父喜琵琶澤嘗跽彈爲歡及沒徒跣扶柩出歙浦諸挽舁賤者皆遍拜勞苦之公初會試二場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卽束裝歸朋輩勸其終場必取高第

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遂抵家母見之喜尋亦病愈

沈珵字君玉嘉定人母病目或云平旦以舌舐之可愈珵如法行之三年果復明父有膂疾傴僂不能起立珵日夜扶持不離左右聞有李神鍼者能起痼疾強要致之李欲爲灼艾珵以身試痛甚恐父不勝固請止是夜父夢神人語曰吾感孝子意爲汝鍼之鍼下驚汗疾遂愈弘治九年詔旌其門曰孝行

盛全普安衛戍卒家貧而孝母恆疾齋戒三載弘治己酉三月母病革不能爲藥度勢不可活詣城南龍王廟齋沐秉虔仰天禱焉質明刳腹出其肝封之死而復蘇持歸其妻和羹以食其母衆聞奔至廟血跡在地壁書盛全爲母四字恐死患及鄉人也有司憫其孝給之醫藥七日而瘉母疾亦瘳正德丁酉卒莆田林廷㻞賦普安盛孝子歌曰君不見冢中鵲其母死其子銜草以祭仰天絕頸死而同巢又不見林中烏銜食哺其母遶枝晝夜不飛去以翼覆母聲號呼物類固如此人靈不如物家家愛兒如愛珠兒生母命誠須臾兒夜啼母夜起輭語温言勤諦

視兒饑母不食兒病母猶泣兒出遠道母倚門黑風赤日思寒溫兒寸草母春暉心欲報願則違不能致顯榮具甘脆床頭無金瓶無粟番思一夜腸百轉母益病兒益貧母身重兒身輕兒身況自母身出皇天幸燭兒精誠肝腸一縷入羹裁母命可生兒可死母病痊兒疾痊一時義事誰與傳割股奚須並牙煩貧哉此子尤堪憐嗚乎貧哉此子尤堪憐廷弼林見素先生也

寇公涂水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於京師一日聞父毅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晨歸千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公至喜疾愈鄉人稱其孝感

何宇新字子完博羅人性至孝父滔蚤卒每遇忌日輒悲慟不食事母無謹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號泣不絕聲獨居於中門之外不盥不櫛不爐不扇衰絰不去身葬之日鄉人感其行致奠七十餘筵時積雨輀車居道隨在輒晴既葬躬率子弟負土成牆自誅茅廬於墓側其居廬惟廠衣草履粥罌薑藍而已形毀骨立哀動路人夜有虎蹲其門宇

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無徒相怖穴壁視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輙復至每浹旬易二虎如瓜代然宇新忽有危疾鄉人舁歸治之虎亦去疾愈還墓又復來遂視之若素豢者家無應役之童畜一犬每五日往候墓所有所需書片紙繫之遣歸家人即其備使負至居廬廬前嘗有慈烏翔舞冬月梅先實竹孫枝騈出閭里婦孺莫不流涕感動稱爲何孝子有司以狀聞有詔旌其閭弘治二年當大比主司初入境藩臬諸公迎謂之若暗中摸索得何孝子者即糊名不媿古里選眞足爲得人慶矣是科宇新果中式所司大喜宇新嘗遊白沙陳公之門陳公書卓行二字幷遺以詩曰遶舍烏成陣終年虎臥門山梅初並蔕冬竹又生孫蓋實錄也計偕不第受業成均同舍生見其近體衣尙結衰絞帶牢不可解故事國子生次第試事書選亦視爲淹速於時同舍生皆推先宇新祭酒謝文肅公鐸大激賞爲紀其事弘治五年詔孝子嘗被旌者不次用之於是銓選破格授宇新南京光祿寺良醞署正秩滿遷宗人府經歷兩仕皆得贈父如其官母繇安人進宜

人請告展省卒於家

謝用字希中祁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其姑不得已還馬氏於母改適余姓不知馬氏已娠四月矣月足娠生卽用也明年永貞歸怏然於懷其伯父廢翁寛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卽持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子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珣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偏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畲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卽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以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

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誠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孫氏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墜祠墓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粮所以維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嫡母同處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其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如古耶

陳倫字斯常祁門人弘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其父文耀公在殯倫倉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災卽與其妻舁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

孝子虞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幼時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輙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

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既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子從兄
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祖翁憐其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
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續墓次彭城訪劉士雋遺
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懿爲之請得
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可
言弘治辛亥父遘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
毀吾身無災吾親久顙爲紋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歛殯卒中度
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苫塊袒髮面
黑如囚垢嘗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寢磚毀
裂喪畢懸像置器備陳平生所用又作哀文三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
痛不欲生及逝哭歛哀奠一如其父遠其內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
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
曰予天地間一罪人也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
哀毀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尙書碧川楊公大參曰齋張公修

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鵓鴿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則嗚嗚若助之者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長洲人父沒遂捐棄儒生業絕意干祿有諷之者輒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邀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廁牏以爲常母欲有所往輒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嫗故相懽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置先生跽而言曰夫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詠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詣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往敕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收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卽公賜渥矣公益嘆異

黃畿字宗大香山人補郡諸生同舍生攘雞貰酒邀之謝不往卽束書歸曰是固嘗業舉擅場者吾胡可與侶哉自是絕意進士舉隱居粵山

之椒平生未嘗袒露星月下夢寐爲不善言必叩齒籲天以謝居暗室
抱寂終日臨妻孥無有情色天性至孝考君旣葬日猶哭諸墓方晨有
虎突至則俯伏而去旁有山人廖翼與一頭陀見之大駭轍不自覺也
翼爲作黃孝子感虎歌歌曰黃孝子遇於菟孝子慟哭不自覺氣吞於
菟恬若無於菟初來威烈烈咆哮未發石欲裂須臾俯伏孝子前叩頭
致敬腰爲折吾儕旁觀股方戰孝子淚眼何曾見乃知至孝通蒼旻嗟
爾於菟良有神

徐珪字信卿江陰人乙卯舉人弘治乙未會試適言官華昶劾學士程
敏政鬻題于徐經唐寅證及于君乃與昶同下詔獄覆視朱卷在不取
列其事乃白然卒坐黜名幷其舉人亦去父鼎永州府推官怒其如此
遂數斥詬君君亦自放達每出禮度家人邵宗源趙錩者以讒巧得志
於永州數作不法君每痛懲之乃皆含怒以讒於永州疑焉比君偶失
幘圈黃金也乃笞侍僕於勉勉及其父眞亦積憤締結源錩讒君於母
吳氏云君有欲將之心如陳南金舉也旣久母亦信之遂及眞等各寓

書於永州永州卽以爲然棄官歸家日尋索其惡未幾君之羊食田永州赫怒卽入書室捽髮擊召諸家人以其未死也舁之庚室灰眯其目釘貫其顱積米于其軀體而君遂絕夫君不得舉人已矣乃幷其齊民亦去嗟乎讒言之難明也久矣夫信卿求仕於國而以誣見黜求克乎家而以讒見殺雖或微行小節頗有隙致然而嬰毒冒害又何若至是烈耶則古之人不得於君親者又何言乎夫至愛莫如子也乃有手刃之慘夢寐亦不變鬼神亦不告疑若無天矣然君死之夕雷電繞舍遠近驚異而永州考諸家人無驗與悔不及則雖有天又何後耶至禍莫如身見殺也乃君既不知逃而一時諸姑伯姊兄弟叔季未聞有被髮纓冠之救疑若無人矣然君死之後哀有傳誄有詩祭有文至江陰有志載其閎達倜儻抱負書藝死於家奴所讒人咸傷之則雖有人又何後耶君之子中孚言及君事涕泗交頤或以怨天或以尤人豈不以君遭人倫之變耶

王軏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性孝爲諸生時父病思食柿以非

時不可得遂終身不食柹

梁東之字宗海德肇人舉弘治辛酉鄉試仙居知縣性至孝友祖母温痢中裙厠腧身自浣滌兩月不懈初放榜下第者哭東之亦哭人問之曰幸得祿於主司而親不逮是以悲耳

陳獻章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太夫人耋康强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其後母死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娱耳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謚肅敏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扶之扶立其旁猶啜然

廖紀字維修九江衛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嘗於外艱解

官歸俄值寧庶人之變賊據九江城內外居民皆走避公獨守父柩不去後居喪走避者其父母柩多爲賊所焚燬獨公之父柩巋然無恙人謂爲孝感云

方重杰字思□□□人故簡肅公□□冢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官粵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神扁弗効重杰皇皇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以母育願母生即吵躬奚恤哉乃密持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衄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殮弗愆於禮哀毁殞復蘇年方十五也粵諸父老犇弗咄咄異之扶櫬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荒林野藪聲嗚嗚孺慕使人不忍聞世宗朝巡按御史曾珮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表

王公恕爲太宰日疏題雲南按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至親無人可託乞要就於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得已哉合無俯順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

便養親親終仍除僉事職事一以慰本官母子之情一以爲臣下忠孝

之勸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除授直隸常州府學教授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目錄 内編

孝順後

往行

吳　玭　　李　茂　　方　鵬

鄭王厚烷　　孫　堪　　王敬臣

周　聘　　游于廣　　秦　涇

胡　德胡用賓　　何　敬　　唐　儼

楊信民　　陸師道　　何　倫

崔　鑑　　翁萬達　　丘　緒

夏　恩　　陳　完　　姚　弘

歸可正　　高承順　　王伯化

王在復　　陸　銓　　蔣夢龍

梁　策　　諸大綬　　馮　恩馮行可

王　問　　萬士和　　郭　山

黃觀英　　張大韶　　王　鑑

周　弈　　顧鼎臣　　王嘉祥

張　瞻　　曾　綸　　包世熙

黃良豐　白承宗　金子安
姚　木　趙　漢　邵　統
孝乞兒　韓　顯　徐　禘
郭　擦　長安孝子　洪　遇
王　表　趙彥忠　譚　紀
段　達　陳　鈍　黃乾清
周則義　吳　禮　高　厚
申　孝　孫　著　李　茂
杜　瓊　曹　湫　薛　宰
吳孝先　孔　江孔涇　姚周甫
蘇　琥　嚴　正　吳榮讓
曹　昌　顧　琇　孫　庸
劉平生　嚴　銑　徐　藻
黃　暐　鄭之垣　夏　暘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東萊　牟應綬　甫　訂

孝順後

往行

何燕泉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公得其欲嘗扶母避盜危急棄妻子以脫母比還則妻子猶存人以爲神庇

李孔脩字子長順德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鞫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得其情乃大加禮敬

邵文莊公寶家居辭友人稱泉翁書曰某幼也孤育且教于母太淑人太淑人子惟某某請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比歸而病重累親心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煦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悅太淑人者我思古人于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

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古之稱老者行將及之夫病且非親所恱而恱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于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稱老老不可諱而若諱焉亦將以恱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恱于吾親某也懼敢辭惟重爲親圖之

李公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略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弈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父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又曰父不欲傷公意遣孫兆先以一詩示之曰朔風凜凜雪漫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夫寒公自是赴席必先歸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時伏臘輙嗚咽泣下時遣人問起居致甘苦其得俸金盡以遺兄以奉太宜人雖福建萬里之外猶爾也太宜人晚年失明公輙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年有醫至家門自云能已目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醫已去蓋異人也

陳公茂烈嘗爲御史陳情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老愈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遠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于兹將二年矣顧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旣思母卽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身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尙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効犬馬之勞于未死臣心實懇切上憫其情許之

陳眞晟字剩夫泉州布衣家始微賤父爲打銀匠嘗攜公執業主人窃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

得日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詳理學名臣錄

陸公燦字浚明長洲人以庶吉士出爲給事中言事忤時宰謫貴州驛丞遷永新令引疾求去假寐齋廬彷彿有人謂曰昌黎子豈鄙夷陽山者耶驚寤以告趙別駕廷松署其堂曰夢韓尹學士臺爲之記及童虎傳皆實錄也撫臺高都憲公韶巡院李侍御循義連章褒薦癸巳冬念太夫人春秋高上疏乞休即日就道士民攀號追送者數百里不絕既歸事母孝母失明公旦夕惟所以娛母志者不得日從伎音樂公遂若好伎音樂者母捐帨一日悉斥出之終其身不聽音樂姊寡而貧公事之如母也撫孤甥皆極厚恩禮

鄒吴嘉善人母年七十因父袒故哀慟喪明吴延醫治之不愈朝夕禱

祝祈以身代餓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人謂之孝感

鄧儼字時望南昌人文潔公之父也爲兒時哭其父能毀成癖疾乃與其兄弟竭力供俸母李氏當李病且殆公倡兄弟晝夜籲天且哭曰有子四人使母食貧而又憊也生何用子爲請各減算以益母壽公又進曰有欲代者請亟死以當母罰因倦伏而長公忽醒呼曰頃余聞空中語削黑籍回祿馬此爲何而李亦暴呼公速予我粥適夢有緋衣者以一丸藥藥我齒間至今習習芬也我饑思粥矣亟進之盡數數質明而起若亡苦者蓋又四年而李始以老終公號痛曰今者之願減筭以益母猶昔也而不驗者何也于是葢而復倡其兄弟廬墓板柏之慟天地慘晦旦夕黑虎三匝繞而前伏若家畜然靈鵲來巢廬中虞祀輟而枯竹掛幡紙者復榮人以爲孝感云

謝麟高安人應例監生正德初華林賊刼其家麟負母以避賊追尋益近家人速之走麟曰母在安忍棄去旣而刼其母麟奮力奪之母獲免麟竟死于賊

景司業暘生平仁孝篤至太孺人中年喪明以公能得其歡心年經八十雙目復明及承恩封里中相傳以爲異

魏太常校性孝友每夙興卽省其父母夜則就寢所語無恙乃卽安或疾則累晝夜目不交睫致政時母張老矣日依依侍食於側

張公芹嘗爲浙江副使性至孝善事繼母廖在杭屢乞終養不許及去官垂老矣聞廖怒卽長跪閫外不命之起不敢起廖卒哭奠三年不以病廢

黃參議宏旣爲逆濠所殺其子紹文聞訃赴難比至難解求得棺委頓方甦以棺出僞命亟易去扶歸人多其識云

徐聰字文博偃城人嘗亭灃上於是稱灃亭先生正德間以貢爲醴泉訓導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廉孝聞春母病思櫻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而行彷徨叢最薄間得櫻以歸母食之愈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筍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蚊君子不謂之怪也斯亦足以知天命矣

楊旻字克彰淮安人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寢飽食母沒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頮夕奉浣濯如生時不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政使蘭陵陰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張汝弼曰旻之事親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刲肝刲股之奇白烏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

潘絲字朝言歙縣人□□□□歲貢官北勝知州故尚書旦叔子也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卽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媼歸母大喜旣又以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鑒翁媼旣沒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旣冠則正席改事之曰吾舅也

唐龍字虞佐號漁石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郯城令歷官吏部尚書嘉靖丙午夏月公病弗能朝三上疏乞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爲耆老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輿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祔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爲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奠贈少保謚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

張文獻字道徵湖口邑庠生父早喪事繼母王氏甚謹家貧授徒養弟妹竭力婚嫁正德七年流賊突至其家獻以母疾不忍去賊感其孝遺之以金

顧司寇璘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人

唐侃字廷直號默庵丹徒人正德癸酉舉人歷官南刑部郎中生平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罪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寢地夏不帷冬

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

景溱字濟之號莆津蒲州人正德癸酉舉於鄉其叔大參公致政歸乏嫡嗣懇公母王孺人求公爲繼公痛違所生泣謝不忍後勉從母兄命權奉叔養庚辰登會試辛巳賜二甲進士第以出繼無貤封父母例作書告叔翁請如約書父母籍誓毋忘叔父母養祀以全家庭孝友詞意誠怛聞者驚焉尋授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便省母叔曲全恩禮日念遠違母叔常鬱鬱未期忽膺疾告還二年疾愈遇詔促諸在告者期甚迫人勸公行公曰吾母叔老而依我甚懽違孝致忠非時也竟不赴叔父母先後卒公侍疾執喪一如子職督役人治塋葬率子孫歲時祭享期百世無替叔遺豐產尺寸無取歷官順天府尹

楊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都人天順辛卯年十二舉於鄉成化戊戌進士爲庶吉士正德丁卯入內閣謚文忠父曰留耕封少保公卒於家訃聞旨下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即疏言該部自能據禮覆奏聖明必能以禮處臣但憑棺之請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

朝用是不俟吏部查奏輒敢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愼終之禮得旨卿春宮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先朝故事爲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以副倚毗至意次日上特遣文書房少監秦用宣諭玉音老先生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公再疏陳情得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內閣重任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爲念再勿固辭公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大事少缺不可復補且[illegible]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孝俱失矣奉旨卿[illegible]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葬畢即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公既歸上每臨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甫八餘月遣少監秦用齎奉璽書宣諭并勑四川鎭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而詔旨即下到家三月而勑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喪

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籍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勑使守取速來卿宜體朕至意卽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之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馳於道路哀毀之狀亦有靦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鑒其眞切乃批答云卿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同侍卿服闋還着鎭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于家閣臣之得終父母喪自公始也

呂少宗伯柟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何太史粹夫瑭之凡父母賜書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受讀有儀聞期功緦喪必爲位而哭其父渭陽公問責次子梓公跪勸之梓逃乃扑公仆地受之怒輒解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恆無聲如是一年鬚鬢盡白渭陽公卒哀毀嘔血先母宋權厝城東至是啓壙失一指公號天痛哭乃

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踊泥中會葬者皆感泣稱孝既葬廬于中門之外旦夕號慟

楊士雲字從龍號弘山雲南□□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戶科給事中以工科給事中奉詔查盤湖廣糧儲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之外輙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惟單車疋馬逡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苫塊飦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去離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

容師偃香山人父罹癱疾兄弟六人惟師偃侍朝夕不離側正德丁丑寇掠其鄉人各奔竄師偃負父而逃賊追之急父麾使遁去師偃不肯去泣曰父子更相爲命去將安之俄而寇至俱被執縱火焚其父師偃泣曰父病且老請以身代寇舍其父遂就焚死時年二十

雷公士楨字國柱爲諸生時其父曰南河公故大司徒韓恭簡公邦奇婿也南河布衣以高行重于鄉新市鎮有浮屠舍適暴吏張某以戶部

郎謫佐同州行縣至鎮欲假浮屠息偕扃其戶及持之急則詭曰是韓尚書胥司其鑰某大怒不詳察卽命隸卒擁南河公來推案大呼撲交下如雨時國柱及兄士輝俱爲諸生往哀訴不聽乃以身覆父背上願代受撲亦不聽愈怒南河公竟卒已詢知國柱明經有名也復造別辭媒孽之督學與某爲同年友將聽之郡邑人士大不平有仗義者直剖其所以然督學聞之乃已國柱鬱鬱痛恨每念及輒哭泣至嘔血數升誓雪寃因號雪庵後暴吏發背疽死乃更號慕庵暴吏膠州人國柱卒後二年其子舉人某家居有友邊生過握槊歸而暴卒邊氏與張素有郤因以鴆死訟之萊州推官李某治其獄榜笞舉人百餘加桁楊焉猶用大挺數十不已竟誣服後鄰郡推官覆案出之時孫公鑛巡撫山東閱其獄邊生老故有宿恙實非鴆也某雖脫死然其受榜笞則已過于南河公其無妄亦似之李推官關中人人或謂故爲國柱復仇者綜其實不然然亦足以雪南河公于地下矣

劉週字繼卿萬安人督學李空同取爲縣學諸生已而以弱病棄去事

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瘖遇寒輒甚週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其後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倚廬水西殯側至終喪不歸所遺衣飾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卽犬豕畜之殯前死則瘞之不忍呵斥楊繼盛授御史一載餘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勅贈寧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之養吾志決矣後母死廬墓六年哀毀骨立屢薦不起朝貴嫉之革不復用復起又直言馬市忤旨逮獄八年降陝西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以上言輔臣嚴嵩罪死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勅祠旌忠繼盛臨刑詩曰浩氣冲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子應尾因號補亭後以廕官京師每過西市輒涕泣同車西市椒山受刑處也

常熟歸孝子鉞字汝威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瞻每竈突烟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輒詪詪數孝子不置父大

怒逐之于外乃母子飽食孝子屢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母內自慙終感孝子忱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子孝子錢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太僕震川歸公傳其行

趙得宏字有容號南溪鶴慶人□□丙子雲南鄉舉初選順慶府通判歷慶府左長史父嘗爲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公日嘗糞初糞苦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殮偕傭人肩柩以歸跋涉萬里無一日輒傭人人見其書生任勞爲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同家省母省畢既歸墓所墓鄰壙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

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餽贈有加焉
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
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
嘉靖初都御史李璋以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妖人李福達罪及原問
遂與御史馬祿遣戍璋謫雷州子諄舉進士爲都察院都事陳情代戍
朝廷韙之尚書王杲亦戍雷子世雍官按察使棄之來省戀戀未忍去
一夕杲與客弈夜五鼓遽卒遂扶櫬歸南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側
吳玭字汝瑩號南岑□□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參政爲廣東副使日
縣吏植柑分巡廨中間遺君君曰此官物吾不可以食盡易錢輸之庫
連寇平都御史張岳具金幣勞君固辭以免周太宜人病痢刲股肉和
藥血淋漓下不絕痛太宜人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
必奉像櫝懸之祭則展拜以泣玭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
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頷之而逝
李茂大名人徙家江都性篤孝父與壽臨卒謂茂曰吾病且死母老爾

善事之茂泣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禱母壽每夕籲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踰八十而沒正德九年縣中火災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茂撫棺號泣風返而滅時皆以爲異感有司以其事聞旌表

方鵬字其大嘉靖丙戌進士初爲庠生時家甚貧繼母馬氏遇之無道百計順承有女弟自馬出馬云嫁吾女必鬻其居及母死不忍食言果鬻居稱貸以爲粧奩助父槃嘗病篤吐血一升跪而吞之幾不自保尋父沒親刻木像飲食必祭嘗他出夢父有怒色醒即歸視有家僮竊其像號泣治之孝感如此適歲飢家無宿儲有司知其賢而周之穀二十斛隨遇告乏者即分其半與之及得第痛父母之養不逮祿遂終身自薄其奉

鄭王厚烷嘉靖六年嗣位二十七年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諸箴復演連珠十章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諷詞語切直上手詔曰汝覘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汝真今之西

伯也罪其長史再適年而盟津長子祐樒訐王跋扈詛呪煽惑諸不法事上大震怒幷責前四疏不臣奪爵幽鳳陽世子載堉亦篤學有至性痛王非罪見繫不敢安寢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穆宗
皇帝卽位赦免還國歲加王祿四百石世子乃復入宮而居萬曆二十一年冬世子疏請宗王得令儒服就校毋論京外職第入式者視才品器使詔允行之二十三年秋復上言曆算歲差之法此宗室之罕覯者

孫堪字志健號伯泉孫忠烈公燧之長子也以廕錦衣衛千戶嘉靖丙戌武舉第一歷官都督僉事性至孝忠烈公旣襄事公卽結廬墓側蔬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產塚上人以孝感所致

王敬臣性至孝繼母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卽洸潰至毀器擊牀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其父陽湖公致其仕歸先生每爲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

大冠送于中堂戒侍者曰若任也乃公或飲適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篝迎于戶或風雨則迎諸途己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簀微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特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蒿里哉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疴別墅次年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于背先生親自吮𠻳臥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生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爲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陽湖老而足不良于行先生復絕內移牀傍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夕十數便先生臥不交睫微聞謦欬則躍然起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焉

周聘字延聘號克齋□□人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必告弱冠籍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

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翼爲兩大人色驩惡用嘔嘔佔僤爲温凊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徦躬斤斤不邇匪彝應試于池州羣寓一樓盛夏袒裼適有艷婦競趨而下觀延聘獨衣冠危坐樓上曰使知樓有人父卒欲附葬先隴宗人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慭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號不絶于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苫敗塊㓂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白嵩言之邑令李公尙默參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齊則肅往爲營葬于時宗人感其孝許葬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闋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史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

游少司寇居敬以雲南巡撫被逮時公少子于廣年十六自會城以書

達公欲護公之燕公辭曰兒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耶廣以年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旣鮮臧獲豈忍父獨行毅然冒寒凍侵霧露奔走于崇山峻嶺間晝夜馳驅三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筑界廣且馳且飢旬日始逐公于普安驛公旦將發廣至公淚淫淫下撫廣曰吾身已致于君矣兒豈堪此哉兒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其父馬上風霜百餘日草宿露餐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除服像事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涇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卒同母心父臥病鄰火及臥所扶舁不及涇但叩頭籲天風反火滅父沒廬墓終喪知府鄭登高勘覆上聞未報而卒

潘士藻曰吾鄉先輩藻潭胡公德故江西參政棄官歸養嘗于九月節日奉母泛觴爲歡賦詩有佳辰九月半老母八旬三之句傳者以爲樂事今尙寶胡湛臺公用賓初令樂淸以父春秋高留妻子侍養獨挾二駭童隨擢南道御史過家省父相對歡甚夜則抱父足而臥凡三日以

父固命乃入私室爲御史乞終養父壽百歲而逝踰于九旬者三而藻潭之子江湛臺之子𧮂皆以孝稱里閈私相豔慕之

蕭山何敬者父舜賓以憲副坐詿誤論戍留家一日駕樓船渡江與蕭山尹船值尹倉皇伏謁誤以爲當道舜賓愕然出不意因跪謝過而尹內羞其下人性又陰狠竟致其逃伍罪械繫解戍陰令解者間道至餘干斃之一敗寺中敬切齒父仇祈策于姑蘇父之密友參政黃某黃難之曰事何容易夜分遣就寢敬通夕不寐黃輒從戶外呼敬名敬輒響應如是者垂二年目不交睫黃乃嘆曰子可報斯仇矣資之金而陰爲決策尹鄒姓故以給舍謫日夜冀遷官去乃僞爲邸報鄒某陞南京某部主事鄒得報卽解印渡江敬因邀之舟中毒毆之灌以不潔令不死而瞎其雙目憲司驗尹旣瞽廢而心頗憐敬爲父發憤敬母又得參政資之京撾登聞鼓訟父寃事下幷鞫竟逮前諸解人抵死鄒與敬俱論戍在繫會赦俱得出敬終以未得手磓仇人之胸爲恨蓬髮垢面身不衣冠比于罪人鄉里稱何孝子云庚戌進士會稽胡崇曾孝子甥也崇

曾之子今進士琳

唐儼湖廣全州人少遊鄉校父𣊬嘗知郴州歸老于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恆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尙可爲耶可以生吾父吾于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鼎臑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而沒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遊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于是割右脇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病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憂于親矣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母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沒二十年而宋沒儼朝夕號慕葬宋于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間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或相其

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于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于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于太學生云

楊恭惠公信民葬母時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于心安乎

陸師道字子傳號元洲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官尚寶少卿母太宜人數病氣宛篤每發先生親侍湯藥臥起未嘗少間夜輒焚香籲天祈以己算益母更刲股臠以進霍然盡解尋復病失明先生三爲舐目復明

何綸字宗道號東山江山人天性至孝一日母失雞豚陽爲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殮一遵古禮三年蔬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

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于家終不造朝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

吳桂芳曰今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南部來董犴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尉咸憐其幼能激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爲作傳焉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魏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訴于佑佑每被酒輒詈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勿他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于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置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

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不吾信殺人之刃尚在牖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于上詔下法司議于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幷釋之乃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旣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予觀于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决鑑不于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于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旣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于犴狴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之所謂從容就義曷以加焉史稱燕趙民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翁大司馬萬達奔梅齋公喪號慟幾絕十二月抵家哀毁骨立親負土築墳上下山崗日數十往返不少懈或止之曰公身佩國家安危何苦

至此耶公泣曰舍是奚所伸其志耶然卒以此憂勞成疾

丘緒字繼先寧波鄞邑庠生里名丘隘上舍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旣生緒而余乃不相狎已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緒年尚幼或微詢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頻首銜恤不覺涕泗之霪霪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己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緒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緒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鼇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憩于途知緒爲丘氏也漫向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安在乎緒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養馬厮也詰以母向往故厮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嘗口其事然平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緒女兄之夫則王某時以進士待次京邸遺書屬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

于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即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黄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云緒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後者乃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緒傍徨掩泣于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耋矣故嘗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黄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吴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四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吴仙居之巨族緒至其里歷矙數十家見一門頗飭踦而入焉則吴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于內聞所留止者異卿人也恚而咻焉姪語之故嬸故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倉頭問之云適于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寺傍矣緒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于溝則傘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輿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厮役爲先生導生喜甚即

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而辭曰當于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所咨邂逅行人惟以寧波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人蓋寧人也去歲其殆亡乎緒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諗如其言遂往王碧川詢之而閭左嫗亦如其言卽緒從奴亦以爲信矣乃緒不自信復遣奴詢于諸陳奴悵悵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于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爲黃也馳而報緒緒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姒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緒還取金遍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膳怡如也緒初居母余喪瘠毁盡哀處兄弟友愛忳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析產時衆議量算其貲緒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稱之嘉靖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緒二

事于朝命賜額孝子表里宅云

夏恩字□□桐城人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孝子涕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于暗室封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孝子創臥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于縣令胡公礽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詫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字以忠請于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概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伍斗錢百文父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塟孔城之陵園墩搆茅廬一楹于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于野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旦詢孝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孑棲自如墓廬三年身無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

陳完字名甫通州人嘉靖丙午以詩魁于鄉痛母寡居誓終養母九十四歲終完哀毀幾不勝絕意仕進族黨力勸之乃授都察院都事但一拜章服而已

姚公弘謨字繼文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爲人溫厚坦易而內行甚修先是公之大父西園公司訓襄城爲靜淵公娶于李生公甫四旬而靜淵公以歸試卒無何西園公亦卒家貧多難不能自存祖母曾淑人乃遣李歸其家而自鞠公公在襁褓嬛然也稍長具知其緜常燕居深念曰嗟乎人生而不識父不知母之存亡而不自努力圖一日之養安所稱人子乎誦蓼莪白華篇感激隕涕旣讀書中祕以曾淑人喪歸則維舟淮壖徒步入襄城求母母李固在也持公而慟公亦大慟觀者無不洒泣助公母子悲哀母謂公曰汝父無祿姑奪我志恨不卽從死地下不自意生獲見汝固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天乎公旣奉母歸孝養備篤所至以安輿從母沒爲結廬冢傍孺慕不置嗟夫賦隧絕裾千載而下猶爲于邑若公者尤當其難卽壽昌之

卓行不能過也

歸可正者嘉定縣學生嘉靖中倭犯嘉定迫門縱火燔民舍民悉竄避而可正有祖母年八十餘已而病薾羸矣可正強負之竄會天雨濘阻不得前卒遇賊賊惡見婦人必欲殺其祖母而姑斥可正去可正哀懇願以身代賊不可比剸刃可正以身覆祖母併殺之

高承順華亭人性至孝母亡哀毀過禮父嘗疾劇厄于風順哀禱獲免嘉靖壬子父遇倭迫之以兵順延頸請代倭兩舍之子振聲亦有至性人稱爲兩世孝子

王伯化明州人孝于親嘉靖中島寇犯浙母虞病不能行母顧伯化曰吾度不能行兒第去徒戀我無益秖殄爾父嗣也伯化再三哀泣不肯去寇至將刃其母伯化力抱母頭稽首請代寇憐而舍之母獲以壽終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壽讀書城外朗澄庵本年五月初九日同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

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跽求祈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卽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力一揮父子截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釋手

陸處士詮字子器長洲人故吏部主事汴之父也自少警敏有至性父沒甫弱冠而兩小弟在襁褓中嫓然也則外以筋力稍給朝夕而內俛仰奉母孺人盡其歡一餐一脯必問所欲得以進歲時果蓏不先獻不敢食或時躬滌厠牏不令母孺人知以爲常嘗有羣盜抉關而入處士亟負母出棄其貲不顧曰貲散可復得令母孺人驚悸奈何母孺人卒處士髮種種白矣其執喪哀戚甚悼至于骨立其孝謹如是

蔣夢龍字子徵長洲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浙江參議爲諸生輒冠其偶時父奉政公卒大母龔固在見公毀瘠甚憂之公乃強食以慰大母服闋當赴雲間試學院以大母病逡巡不行曰報劉之日短矣吾寧落諸生籍耳尋以海警罷試奉大母終事無遺憾焉倭夷內訌所在焚掠公倉皇奉大母柩淺瘞之祖塋形家言是且觸忌必喪主當之公不顧

遂病足三年小愈大母及奉政公𦵏不以病故簡禮里中稱公孝行
梁策河南鄢陵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陝西副使性至孝七歲母病將
不起旦夕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涕泣幾絕一黃
冠授藥一莖僅寸許曰煎湯服之服卽旋已亦不知爲何藥人謂孝感
致然時稱孝童就外傅手孝經不釋嘗曰政本在此居官者當置一卷
于座右何國家設科不用此也慕黃香之爲人習温被扇枕稍長法曾
子奉親百幾先意承順常若不足計偕時行部使者往往移檄書物色
抗辭逃避及登第居都下心脈脈不肯拜官其父封郎中切戒始授工
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居部署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封宜人侍
養未嘗以隨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必不能比馭如王陽矣抵家蒲
伏封郎中前號泣以請封郎中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不
憶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耶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戒途抵成都
數月而入計計畢疏請終養時封郎中封宜人年皆七十躬調甘脆未
嘗任侍兒一茶一湯必跪進徹則必請封郎中老益好遊日遊于所知

之家寒暑不廢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閽人報至趨門迎掖入候
寢定而退質明盥洗至寢門問婢侍安否安則喜稍不安卽憂惶廢食
衣不解帶人言修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下拜千有餘里
不知勞二人壽並八十封宜人沒哀毀如禮旣葬廬墓封郎中病脾不
能離衽席調飲食跪榻下手擧匕筯以進牏厠衣躬親澣濯如此者年
餘時季子殀配封宜人無祿皆不問封郎中沒旣合葬廬墓側日以筐
承土首戴加墓有慈烏數百集廬下筐擧卽飛而前導馴擾依人服闋
不能去墓所縉紳先生曰如禮制何再拜泣而徹廬陞知府親終當補
官有司具徒御不行直指中丞列孝行以聞在郡日有胥爲妖所憑聞
而怒曰何物妖敢爾檄城隍治之胥夢妖曰梁孝子驅我我去矣翌日
無恙
諸少宰六綏出後嫡叔國太舊制凡爲人後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
秩滿乃日夜草奏祈貤封詞甚懇惻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于是在廷
諸臣凡若此者擧相慶以爲此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公官壬戌陳淑

人服除赴闕補原官前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生者公顧服陳淑人喪衰絰蔬水三年踰假期且兩閱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公情爲疏于朝凡後于公者皆得服其本生着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

馮恩性至孝奉母吳竭力事養少貧乏甘旨仰天哭于中野忽有雉入懷中以佐午餐既貴日徵水陸之腴以薦良辰令節必張燈設燕捧觴上壽或板輿畫舫周旋山水間依依膝下有老萊之態太孺人愉之泄泄優游至九十五而考終迨太孺人沒前事不復舉矣子行可公在詔獄時行可年十四刺血上疏請代世廟感動改戍尋登進士第隆慶詔旌廬仕至南京兆尹致仕後屢薦不出萬歷時特恩再進階

王問字子裕無錫人戊戌進士歷官僉事初登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其父樂華公春秋高疏改南京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華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

過省樂莘公于家樂莘公亦念先生遠愴然有訣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裾嘆曰吾終不能爲温太眞行至桐江賦詩十二咏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莘公樂莘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諸妹如己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以事樂莘公皆類此樂莘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

萬士和字思通宜興人辛丑進士選讀中祕書閣試數最于例得史職以不謁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其父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南遷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會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

郭山字仁仲嘉定人嘉靖壬子舉人歷官同安令性至孝友其父嚴厲非人情躭嗜滋味山奔走求之若恐弗及一味小不調輒反案折箸朝夕饋食子母竊聽戶外食已相慶歲中無一二日不得誚讓者山既老左右就養出告反面常若嬰兒古稱曾參事父如嚴主烈君眞有之矣

丁父憂去父老醵金三百爲𧹞謝却之服除不更出曰往年之仕爲吾親耳今復何爲

黄觀英番禺人事母至孝家貧四十不娶人勸之曰以不欲分母食也每晨出粥菜必具温湯及食時不能先爨則在市肆具精飯雜以魚肉奉母而後自具食或果蔬之屬必擇美者進其母卒以爲常比母卒營殯之始娶妻舉一子云尚書湛若水恆給之粟有司表其廬萬歷初卒布政鄒善瘞之北郭樹碑焉

張大韶字鳴德太倉人以進士歷官副使以孝聞其母唐恭人性甚嚴公委曲侍奉間有所不懌即惴惴長跪俟解乃起其莊事唐恭人之左右也亡減于唐恭人有宦槖必寘唐恭人所即殁而發之僅飲器十餘絹數十而已

王公鑑故僉事王公問之子也嘗居稽勳今鄉人傳稽勳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數命稽勳出仕稽勳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失期而間要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

亦重念前桐江役劾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感也已

周弈字叔大金齒人中嘉靖戊子鄉試嘗爲灌令著聲以母夫人留滇中春秋高上書求解印綬不則鐫職丐便地就養部使者憐其意奏聞改雲南府學教授督學使者聞其行誼開五華書院集諸生之雋者令公典之歲時仍請間歸金齒爲母夫人壽事竣馳還五華如是者九年遂拂衣歸橐裝僅數十金稍市石田力耕以佐母夫人甘旨白首孝養無間伯子紹稷中壬子鄉試人以爲孝之報也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父旬年五十餘始生公既壯每夜焚香表祈父壽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卽所焚表也後有硃批字數行末云自此以後聞田單火牛通行無滯蓋乙丑大魁之兆云

王嘉祥字兆興莘縣人早孤稍長遇父諱日雪涕不食事伯父如父登嘉靖壬戌進士授臨晉知縣復除陳留但飯蔬藿羹自給陞工部主事員外郎中以使事過里卒嘉祥天性謹愿所至事辨善事母早暮問衣

襖寒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門無雜賓讌會不卜夜人問之曰吾謹奉慈訓不敢妄交遊貪杯勺傷母之志母卒哀毁瀕死三年不酒肉每哭隣里感動人稱至孝

張贍字惟愼高郵人嘉靖丙辰進士贍性至孝少孤嫡母撫之初巡按貴州迓嫡母歸里母途中疾卒扶櫬渡淮風大作鄰舟多覆溺贍抱棺痛哭籲天欲自盡頃刻波恬抵岸人以爲孝感云

曾綸博羅人以舉人授廣西柳州府同知善事繼母每飯必侍母食而後敢食雖貴不改母亦祇豫如已出鄉無間言

嘉興包世熙夜夢同表兄諸澄甫叩拜城隍之神各以父年爲請澄甫父毖時任衡水學諭世熙父憲副樫芳也神謂澄甫曰汝父得六十三謂熙曰汝父壽止六十耳熙驚懼而覺三月衡水訃至果六十三熙以旣驗心切憂之密爲疏詞復禱神前願捐己十齡以續父算抗辭哀懇聲淚俱下至十月熙以暴疾終時樫芳年五十八延至六十三卒樫芳爲熙立傳

李學梅麻城人初爲臬司幕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掾父暱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卽愛我奈何以腐齒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對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母尋死掾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卒爲廬居乃掾煢煢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卽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澼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瞯之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之髻高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

朱嘉賓生員龍泉人隆慶丁卯苗賊刼掠縛其父應乾于柱用火烙索金帛賓挺身手刃一賊解父縛得生各賊刃賓而死御史題請旌之

張大中丞汝濟故汶上人少而轉徙于郢中受司封公月泉養育恩深雖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檄恩封月泉公爲主事贈母羅爲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沒公再入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致于此極哉撲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魯把臂欷歔爲留匝月起己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劬勞未報爲言

陳于陛字元忠號玉壘南充人隆慶戊辰會試第三人改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萬曆庚辰以編修歸省其父太傅公集里中耆舊知任太史瀚王公節公庭十餘輩爲高年會公從太傅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雅愛嘉陵岱黑玉山搆樓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觴凡可娛太傅者無不先意承之

王祖嫡字胤昌信陽衛人隆慶丁未進士歷官左庶子父曰竹里公有文武大略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率才公有事就委用而

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後以公及子延世賞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累進封淑人□□□□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于衛署左右彷彿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驚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往省竹里公于獄吏抱從竇入公大詈而啼聲聞州守異之躬往撫摩俾啓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何慮公二十八舉于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哀毀踰禮已再試春官不第于是袁淑人悉哀集竹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寃畢世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世爵而絕于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將軍沒垂十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微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去鉛槧事且誓于神曰父寃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日遂走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寃事下大司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欲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涕淚抗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兜鍪耶所重祖宗世

爵故以死事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慫恿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居試期公以前誓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不記而母完而父逋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襦衣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

趙重華雲南太和縣人父曰廷瑞故爲諸生不第棄去習青囊家浪游江湖間出里門時重華僅七歲妻及姊妹與蒼頭〻六七口留里中萬曆乙亥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杳不得父音耗于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並危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于是族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覩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蹤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

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于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十二日也紫霄道士間攜之過太子岩岩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拾二月十二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之兆矣于是華亦尾其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以向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謁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目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從何來華曰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粮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為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

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廷瑞廷瑞鬚髮皓然白矣華心疑爲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廷瑞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于是攜之同道士南向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游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于此君得無卽吾父乎廷瑞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于是前攜廷瑞而哭并出所囊路郵以示廷瑞瑞讀之始驚且問母及姊妹以下華瑞一一話始末父子乃相攜哭而慟所與道人及寺中他客游者亦相向助泣一邑驚動父子留數日遂相攜還雲南

王世名武義縣人萬曆四年丙子父良爲族仇王俊者毆死時名年十六歲方游學聞訃歸則父已殮數日名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劵付名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卽銖錙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託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名愈蹙曰吾何面目立明堂自

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訝之至九年辛巳二月二十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搆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析驗封識者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伏陳曰此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委金華汪令庭訊之名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名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齎劍柩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于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資不遺銖錙鑄報仇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泉遂剸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觀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

死檢亦死死等耳捐生慷慨既能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從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寃且令後之藉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名遂得歸金華令謂名曰子行吾當徐來名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名號泣名曰以父之遺體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置館處令人守之名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名聞之大號曰汪君固不諒我頭遽出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名至望見金華令卽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爲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死檢復何爲遂令舁名去且遺文弔名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干蒼旻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臥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

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兮王生名少甦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義詩幷别母囑妻詞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木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斂且親至其廬爲文祭之又吊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名所不享者當别議令人持其書于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黄梅人

潘士藻曰冢宰楊公二山有孝德甲戌春公爲吏部左侍郎每朝參畢閉門謝絶拜謁便服侍母盥潄卮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爲村裝娩母夫人負之背迤邐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娱竟日京師競傳之旋以養母乞歸母年一百四歲人間希有也左司徒温一齋之撫兩浙其尊人宦邸無與爲歡者于是公父子自娱晨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觥者三仙如也吏民亟詫爲樂事前松江守閻君邦寧年近七十而有九旬之母夜則退就母榻寢臥其下候聲息爲安否未嘗之子舍王梅

谷守聖故鎮江守嘗稱之爲古人篤行之倫無錫吳玉泉聘諸生時家貧假館爲養内無侍兒夜歸持一被臥父母側親廁牏拭欬吐尋常七八起一夕起稍勤倦而熟寐所留篝燈花落延爇布帷半成燼驚覺乃免如是者二十餘年玉泉在南雍爲司成趙先生所禮重

韓宗伯世能敬堂公平生大節在孝嘗爲司成每進諸生講說經義而諄諄勉諸生者惟務盡孝道曰不孝不可爲人也痛邢太淑人不待養歲之忌日痛哭不食竟日至年七十猶然公平日持論以忠孝爲本課子務令先讀小學或曰奈妨舉業誦讀何公正色曰不讀小學不知孝弟不名爲人

方賜字思善歙縣人以進士歷官杭州府知府未登第時其母黃宜人卒公擗踊痛哭不欲生念其父大夫公悲強啜粥修容而進之又念大夫公鰥處旣離苦卽以一束草臥公牀下伺寢息夜淚滲淫漬束草濕矣大夫公不懌強之還室公固謝不敢至服除猶未已大夫公乃自置媵以絕之而後室處

呂君烱字心文崇德人以舉人爲泰興令其父相嘗爲沔陽判官始呂世世什一累息而沔陽公稍用本富其盛至傾邑邑中倭至倉卒僅以身免倭既去議城則沔陽公當版築十六而他侮讋至然君能忍詢練事豪有侵沔陽公橐而弗應者君宛曲譬解卒弗應乃割私橐陰與之又有里貴人居間賂亦出自私橐前後積數千金皆以解沔陽公之禍沔陽公之禍解而不知所由也久始稍得之至疾革書以示家老俾伯氏叔氏各以千金償君家老尙怪謂此不足當半償而君竟棄不顧曰舍人子嘖嘖妄聞我何所捐橐

倪封君應斳字鍾甫上虞人故荊州守涷之父也老于諸生事親孝每侍側必柔色以溫之定省禮非病未嘗廢其父南城公病疽衣不解帶者百餘日親口吮之母徐九十乃終猶涕泣不已

史記勳敦內行篤天倫在南都聞太母管太孺人棄世寓書其父垣樞公曰曩祖考發喪皆季父主之記勳今已服官祖姚喪願爲大人主辦垣樞嗤之曰汝囊幾何而爲此大言耶識者善焉後垣樞公捐館太恭

人哭之慟勸不止公曰大人得無念亡弟諸幼孤乎父遺業請悉與之蓋垣樞公止二子公爲長次早卒有三遺孤皆幼太恭人聞公言雖不輟哀然意則稍慰戚里咸頌德焉

侯一元字□□號□□□□人□□□□□□歷官吏部驗封司郎中君爲生員從先公就貢京師人曰子肄于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遠離吾可以勿從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西步至于良鄉足盡腫人曰毋自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乎至于慶都邑令高勸之騎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

李文詠岷山縣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淅水縣知縣文詠獨寢書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夜徒然火發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牆驚號悲救突入抱父以俱出而災燎煽火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男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曾孫父順簡王虉方五歲稍稍長問父所在

不得既知痛哭刻旃檀爲順簡像祀之母葉夫人嘗病渴中王稽顙禱天俄有甘泉自地涌出夫人飲泉病良已母卒哀毁骨立官壻古柏忽生奇花兩頭異香襲人

黄少司寇仕儁天性至孝太淑人春秋高不能行愛遊院落園圃間公親扶或自負不以委人及卒時公年已七十不行喪而公哀毁踰制每念不及事其先君子終身爲恨歲時泣

田太僕濡天性孝友未仕而孤後歷華要每念祿養不逮輒於邑哽咽二親忌辰齋素奠獻年且八十不能拜起命子攙之扶立其傍猶嗄然泣下

周太僕復俊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嚴時有不悅即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既得平地乃敢登車少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誡之自此終身止飲曰吾法陶士行

李尙寶源泉州人事親養而能敬迎于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

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有不當其所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舁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蹩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乏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爲苦也其父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爲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偏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挈裘束帶扶侍登車未反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煑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治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杖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惻怛寬曉曲爲掩護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沒又十年而朴茂公沒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

坐者渥丹立者垂白匕箸盤觴之奉温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劉公峕崧中應天鄉試報捷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劉廷梅□□人以進士歷官廣東副使壯歲喪父母蕭恭人謂公若歸之委禽于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則曰吾爲而父毀㦤㦤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饋者卽吾饋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是爲胡恭人女而共養王舅姑乃始矣

徐駿字叔大常熟人少偶畜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孝子

吳鋆字汝礪□□人□□□□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歷官武庫郎中嘗以進士治大臣葬道聞母訃遂委事徑歸當道難之君曰安有舍親之喪而勤人之喪者乎

蔣刑曹孔暘既罷歸事何太宜人承顏順志服勤左右每食躬視和飪嘗旨而後敬進之常自行廚匽與竈養禁婦分役家人勞苦之公曰使

堂上享之而甘吾獨惜此耶寒暑衣衾手振領循袪非潔新温輙不使近體衾枕舒拂夕以爲常侍疾省藥物尤謹或終夕不寐

李太守信圭事母尤篤常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臥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母性嚴多躁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

徐太守顒少時善飮酒其父承德君誡之絕口不飮及鹿鳴舉觶酒以未奉父命爲辭

李同府錦字在中臨財毋苟得而以孝聞有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公某嘆曰在中可謂立賢身顯揚者矣

林挺春字少和□□□□鄉舉歷官霑益知州事親孝藩臬皆旌其門挺春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舉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爲嘗矣隨屏去之

鄭令尹錡性至孝事其母丘夫人以孝聞凡得珍味夫人未食則不食

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捧觴之狀者亟獻以樂夫人之心何封君世錦興業人遇親忌素冠服大泣家祠所至明日始設奠率子弟餕胙而已誕辰亦如之諸子欲置觴豆者公嗚咽止之曰但止有而父也不知我父母也我何忍樂壽

張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答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怳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父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嘆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

王子奇金山衛指揮事母至孝母嘗有痰疾痰一吐子奇呑之痰卽愈母卒三年之內苫塊從事冬不絮夏不扇凡遇忌日祭必流涕歷官都

指揮總戎福建所産荔枝等美物悉皆不食曰吾親未嘗食此吾不忍
食也
李富字尚祖將樂人三歲失父甫六歲問母曰阿父安在母曰汝父早
喪卽有嚬蹙容稍長事母不離側飲食必親因母多病不願仕進六十
喪母廬墓號哭釋服謂其子曰吾早喪父不及爲服父者爲母在遂設
位而哭三載一如喪母之儀縣尹王鈴學訓何大章請于督學朱公衡
旌爲孝子
包實夫進賢人力學明經事親至孝嘗館授于邑太常里暮歸忽遇虎
于途銜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爾欲食吾肉吾何憾但念父母垂老
缺終身之養虎知我乎虎乃起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人以爲孝誠所
感
徐恩江都人家世貧業農然內行純備兄弟數人以食指繁析爨恩獨
終養膝父患瘍侍藥餌甚謹日夜吮其患處父死母病痰不飲食者月
餘時暑月恩伏床下身爲蚊虻所嘬無完膚每晨焚香籲天偶一老兵

丐其門暑著絮繒肘後懸竹筒問之知貯藥乃懇爲母乞老兵解一粒予之大僅如粟母服尋愈人疑老兵仙者也母竟以高壽終

徐瓚嘉興人以功曹任廣東海陽巡檢職辦會當開鑛聞父喪賈人饋之百金冀緩須臾行可亟發獲倍利瓚卻之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吾豈以百金喪名節哉遂奔喪歸濱海人高其義爲立卻金碑孫學周學曾曾孫必達皆貴顯

高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二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爲御史有聲歷僉都御史持正敢爲以二親年老懇乞終養歸聞盜起特詔起官巡撫福建盜旣平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勅徑歸

柯學士濳聞父喪上命諭祭幷營葬蓋異數也公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苫枕塊不脫經帶擇葬于所居東南一里許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二付其弟學正以董成之

揮使王某者閩人也少孤賴母撫育得世廕官母卒浮屠氏曰滌屍穢

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入閩咸稱爲孝順王云

羅輿舉鄉貢江寧人會試禮部當終場將入闈嫡母魏有不豫卽不入同試者強之乃裂卷哭泣而歸

何繼宗字以孝護衞人母老患病繼宗日夜躬湯藥衣不解帶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母沒廬墓三年負土築墳手指皴流血自寫孝經千本

黃良豐海陽治家子性至孝每入見父母不怡色輒奉箠跪請執父喪三年飲水素食既葬結廬墓左夜就廬日鬻治養母縉紳家或遺之食歸以遺母後居母喪倭適至抱棺哭曰母無恐良豐夙夜在此倭感動不爲害逮葬復廬墓如其父時郡縣咸以聞督學羅使者旌其門曰孝子

白承宗字厚之通州人八歲喪母哀號不食事繼母如所生父忽病瞽醫禱盡力垂三十年不懈嘗以舌舐其目父八十時承宗置酒高會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人皆異之有司上其事部使者旌奬之親沒

廬墓三年
金子安上海人事母孝母疾甚禱神願以身代母忽甦曰神語加壽三十四矣後母沒歲數如之人以爲孝感
姚木長洲人父文觀家貧每與村民交互傭作得米日以供父父落魄不事家人生業惟喜飲酒作詩木嘗見父緩步庭除作吟哦聲便私謂其妻曰汝舅因無酒故詩不就汝可亟温酒以進父好飲當至夜分木必周旋候侍未嘗入室隆冬甚寒思無以供父膳遂躬捕湖濱果得魚焉父有怒則必跪問怒未釋不敢遽起有時呼妻同跪必得父之歡顏而後已
趙漢蘭谿人喪母事父留心孝養或暗以錢授父友而貰酒盡歡盛夏父病思蟹簖拜瀫灘蟹浮溪陽持歸以奉父父心得寬疾因以愈焉
邵統蘭谿人開紙馬鋪每日所得微利常用紙包分餘送父隨便辦飲食先意承志父心慰悅
孝乞兒者亡其姓名常丐吳市中一夕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

下有歌唱聲下覰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肉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喜曰儂婁人聊爲阿母歡耳貴人咨嗟良久明日轉相語稱異焉爾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日口其事云

韓顯朝邑人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家有瓶金母白夫人嘗取之以與諸女君瞰其將罄也又益之

徐禕字伯誠蘭谿人篤于行誼市人率錢奉佛以謂禕輒應之曰吾自奉活佛曰何在曰堂前父母即活佛也伯仲四人同居父母偕老輪膳以養數日必共侍食歡如也年向艾每晨問老母與寢訖乃梳洗暇或會鄉族登遊山水間返則面老母娛笑道其遊景

郭擦萬載人左手及兩足痿止右手擦地行人因名郭擦母老亦風廢乞于市以養母者十八年如一日洪武初遇道人手藥五丸授擦隨服而愈既以藥遺母亦愈鄰富人有病者求其藥愈遂廩擦母子終其身

長安有孝子者椎魯人也亡其姓名事母有至性其田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遺屋數椽從父獨贏于貲一日飲諸親友呼孝子侍飲時多豪貴人饌具鮮腆孝子私念曰何緣得致我母前乎時時左右盼每伺賓他顧輒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嘗敢一御卽御若未嘗敢咽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復縮縮逡巡席間私念曰何緣得客罷卽致我母前乎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以飲貴客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袖而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抑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客欲詰而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他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詰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巵乃折簡主人語其故且曰昨倉偟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巵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

負不韙名孝子欲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若不能勉奉母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顧面豚犬兒能及萬一否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寧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産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普安洪遇者本州㚇民事祖母孀母極孝雖貧寒奔走衣食而供養必求飽暖蕎粟精者養母粗者自給一菜蔬亦必先進

王表□州人字孔儀舉于鄉以母老孀居不樂仕進朝夕躬侍必竭甘旨三赴禮部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幃終日別故將小艇幾番回母年九十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有司以聞詔旌其宅

趙彦忠長寧人父溝疾篤不可勞父糞遂以兩手承之父曰汝手乎彦忠曰庚黔婁不嘗糞耶父疾竟痊明年母病革彦忠割股食之病乃愈後父母俱八十有餘而終

譚紀字廷憲□州人孝友性成父□聰有足疾左右扶持四十年不少

閭父沒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堂望親臺時悲哀至老不替

段達前衛人父病痺攣起居飲食達親視之夜寢榻下聞聲亥轉側卽起扶持日則負出外庭招鄉長相與談笑且具飲食爲歡如此者二十餘年及父卒哀毀踰禮人呼爲段孝子

陳鈍前衛人生員天性純篤事親孝嫡母足疾艱難于行鈍旦夕負以起居勞瘁備至母卒哀毀將葬天雨連旬鈍仰天號泣天爲開霽葬畢復雨人以爲孝感

黃乾清福寧州人恂恂孝友其父子厚嘗司訓青田嚴直不阿乾清會試下第製絹衣父知之詰責出衣負荆畢伏庭下請罪

周則義揭陽人早喪父以力耕事親母至孝旦夕衣冠侍無少惰容遇江鮮野蔌必力致之務貽母溫飽其身或不任飢寒妻怒謂曰窶乏不免自苦何爲竟逐之母卒無葬地林文捐田一區與之日以優孝子旣葬廬三年

吳禮字中節寶應人奉母祁氏以孝稱四十貢入國子念母老不能去

左右乞罷歸授州判官許以終養人以唐何蕃擬之母卒不復仕結廬

蓼花莊與朋舊吟嘯竟日

高厚宜山人生而穎異喜讀書方弱冠能詩文肄舉子業日夜不休事父母極孝處兄弟友愛忽有日者老熊星相多奇中厚向决進取熊云爾命甚佳但有妨礙若成名必尅父母厚惻然曰讀書爲顯親也命果若是焉用書爲遂棄前業經商以供菽水家竟饒裕父母大悅或父母偶疾日侍湯藥頃刻不離父年八十五母年八十四齊眉雙壽疾而終人以爲孝誠所感親終事兄雲鵬不啻父母教子訓孫循循不倦

申孝字子純吳江人父曰誠嘗病疽醫禱殫矣計惟有吮其毒盡或可生孝飲泣而吮其毒毒出于父背而入于孝腹遂昏死家人哭相悔死者未必生生者死矣孝夢若帝語之曰以汝故賜而父生飲之青冰釁然蘇嘔穢血敗肉數升遂與父俱起矣父撫之曰而不負兒名吾不負名兒也父既起又二十二年而病嘔血孝不釋衣侍者周歲其醫禱有加每承血于盆卽茹之不忍棄也然父卒不起

孫著父嘗病中滿醫云必須百蝦蟇可愈時冬月著覓之野中遂得百
蝦蟇里人大異之著曰傷百命以生吾父吾不忍也乃盡放之自以股
肉納豚肚中父食之尋愈知縣李瓚白于當道旌其門
蘇州織染局匠李順之姪曰李茂者四歲而失怙恃伯順撫之成人茂
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乃于密室操刃破心坎下三寸許
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指大一塊復納絮于心坎內用香灰封其口
乃以心肉和猪肉烹進于伯順伯順食之而甘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
黃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乃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夫人苟傷內膜者
立死況刳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得非由鬼神爲之護持乎雖然不
可以爲訓但可敦薄俗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嘗刲股以瘉母疾官欲上其事瓊曰民爲此以母
疾迫切故非以行禮也何上之有君侯或以風敎爲務章表母節則大
順耳守令從之得旌其門
曹養晦名湫縉雲人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尙

少卽入暗室持刀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之止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瘵其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稱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我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眞孝子也其可罷耶遂命爲大同府同知

薛孝子宰字明臣長洲人性至孝妻尤氏亦如宰宰年十六喪母陳不克襄事號泣不已妻尤脫簪珥買地尋鉏地得甕金宰不取衆攘之盡已復得一鋌金于河濱卒用以葬母宰二十二時嘗刲臆甚深投劑療父父病痢久且死頓愈已而宰病妻尤籲天以身代宰病亦頓愈

吳孝先嶍峨人幼有至性年十歲隨父出遊至桂峯村忽遇一虎白額黑文咆哮而來觸父仆地跨而壓之父以二手仰扼虎腮急呼拔刀孝先直前拔父佩刀力斫虎腰虎死與父歸鄉閭驚異有上事於有司錫之酒穀欲上聞未果人或憾焉孝先曰親遇患難子分當救聞不聞奚計

臨汾學生孔江喪其父彥威處士後又喪母羅氏乃合塟之郡城東北九州堡卽與其弟學生涇廬于墓側寢苫枕塊衣不解帶蔬食水飲懸處士及羅像於墓朝夕哭奠沐浴櫛總皆廢日負土築壠直夜同遇盜刦村見江涇垢面鬆髮衣履襤縷且負土行以爲不利也欲手刃詢爲親故復歎其苦釋不忍居越月再至又遇焉曰爾等猶在此耶取其壁間祀像以付火江涇跪哭曰家再無留像若焚此江等終身不得父母矣願身代焚于是悲慟羣盜還掛其像羅拜而去嘆曰人能誠孝雖暴客可化矣

姚周甫字惟德安福人爲兒四歲父戒無入廚卽嫂氏抱之入廚輒啼不敢違父訓及爲邑諸生學於東廓先生一日臥窗中夢兩小兒長寸許自書篋中出已而漸近語周甫曰汝家菑至矣然爾有令德勿憂無後既覺心痛如刺而報母病者至馳歸晝夜侍左右捧盂受唾旣又如昔人嘗糞者計得察知病淺深病革一步一拜至扶風之山刺指血書詞以禱而病得甦明年病復作仍血詞禱扶風母竟不起苫塊居廬刻

蠟爲像問之人曰似吾母否皆曰似也則描畫于册書母氏平日語于其左已又畫病中像書病時語已又畫病革時像書病革時語無問親疎見孝子哀慕如是無不爲酸鼻流涕未幾兄病不起又未幾父病亦不起孝子侍兄病如其父病居父喪如居母喪刻木祀廬中不入內者五年當除夕或強之入端坐達宵益哀痛不止人以故順其心所欲亦無強之者比卒郡縣上其行學臺俎豆賢祠中

蘇琥字瑞甫泰興人早孤家貧行傭養母所得飯輒裹其半遺母母亡如丁蘭故事貌木而事之出必告食必薦琥病革囑其妻子曰事吾母如吾在時至今朝夕上食

嚴正如皐人父官十五年廉無所遺又性好客客至輒留飯正時時質衣物治具極懽而罷父病侍左右衣不解帶屢月及沒哀毀幾殆出必告遺像而行至期風雨不敢失母弟客死間關百狀竟持其喪以歸撫諸遺孤猶己子

吳棨讓字子隱歙縣人父行賈襄陽納鍾氏姬有一女不歸已而卒讓

生八年矣奉其母程有田不能五畝而大父母老日責供官歲賦族之戌者問一責衣裝母悉力以從事不給則讓從樵青拾山毛以供爨然時時問父死何所而哭哭而得死襄陽狀則又哭至年十四奮身請于母曰兒欲獨身往以父喪歸母少之曰兒孱任往乎讓復哭曰不往兒請就溝瀆母憐而許之乃鬻田壹畝以爲行計抵鄱湖所附舟覆緣一木免至襄陽謁鍾姬得父棺撫而痛哭者三晝夜不絕聲謀以棺歸則力竭矣獻斛黍舍主人與之棄地而藁葬焉時從鍾所得父故時券會券客歛而折之約以爲父塚守咸許諾其有償者俾資鍾旦夕讓乃獨身復歸始自戌賈小饒則請于母程復之襄陽遂得遷其父棺歸葬併欲遷鍾姬而鍾女已嫁孔氏矣不欲離女家讓乃大出槖金奉鍾而治新塋以葬父于是悉葬高曾父母及宗戚之無主者凡十四喪

曹昌字德隆其先壽州人祖承宗德慶千戸父斌好遊往來汴洛許汝間久而不歸父去時昌甫三歲及長問其母曰吾父安在母告之故昌大以爲憾旣娶婦生子以家事付其弟遂辭母去誓不見父不還乃趨

河南之遂平得館人告之日而父有妻子攜以歸久矣昌旁求不得困于途每夕稽顙北辰願減算以見父行至裕州遇父友倫濟始知父已死矣訪獲殯所朝夕號泣水漿不入口裕人憐之聞于周王賜孝子詩命長吏潮陽鄭義傳其事已負骸骨歸葬哀毀踰節人稱爲曹孝子

顧琇字季栗吳人父濟民戍鳳翔母韓隨行留琇在家守丘壟及聞母訃琇即奔赴函母骨以歸自陜抵吳骨函未嘗著地父老免歸鄉里旦必躬滌溺器以驗父疾否其父固不知也後父卒日夜泣水飲不一咽越五日竟死

孫庸藉隸太僕父景和因虧種馬遠市償之卒于宣化後三月生庸既壯語及輒流涕痛哭恨不知父死所一日閱故籍得父死葬于敗篋遂往宣化尋父遺骸遍歷山谷有二嫗指示葬所因而掘之遂得枯骨刺血以驗乃負歸葬廬墓三年哀毀骨立時人稱孝

劉平生永州人事嫡母至孝其家被賊縱火行刼平生自外歸求母不得哀甚自投入火以救得免後于燼中得母骨誓必復仇赴京具奏詞

極懇切得請發兵剿之

嚴銑嘉定人其父棠邑令詔察諸占田不實者秉公不狥爲怨家所中以非法死銑自刻其胸作必報父仇字累歲訟寃于官怨家不支乃自經銑刻木爲父像事之如生

徐藻字子潔司訓縉子本庠生痛父縉罹倭毒具奏召集鄉兵滅賊以雪父寃得旨名曰忠孝軍乍浦沈莊俱有戰功軍門優奬

吳郡千戶黃昱字景暉嘗爲人中傷客死京師妻張氏生三子曜明暐昱卒時暐年七歲後爲刑部郎中居京師至昱忌日則具牲醴奠祭招魂大慟昱罪將解會謝氏作仇遂不解死曁曜明暐三人長且皆深沉多略謝氏適有陰罪畏三人舉露仇報乃抱數百金奉餽三人乞免曜明卒受之乃剖分授暐母張氏以衣裹金至暐室中云云暐乃長跪而哭曰嗟乎此金其可受哉母不能強返于曜明曜明曰吾知復仇者必在暐矣暐又痛哭曰嗚呼仇之不能復者天耶耿耿激激思所以復者心也暐卽不能復而復仇之心未嘗死也設受其金卽此心死矣其如

先人何聞者悲而壯之

鄭之垣黃岡人丁丑歲父孟陽尋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宕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屬勸亟歸至都父不如意爲書史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甘役下人庶朝暮易爲活耳卽入薊修足覓錢佐父需至三屯五月五日謁景忠山靈祝親壽歲終以所覓錢歸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爲親者日隨父都下間輒涕垂勸歸父不甘數千里來尙落拓入閭里而日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暮春朔之次日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爲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史圖他役不遂憤悖成篤疾囊以求醫資罄亦習剃髮糊口而途益窮于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天有老人臥道左狂呼環視者多戲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孺子其爲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臥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遽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爲治具其旅宿聽談玄卜休咎屢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寐

焉於老人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稽首于昊穹曰垣窮旅無措爲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爲今特割左股以識若而不可改請不肖以身當之含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爲愴然動心適母脅病疽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寤疽破且差告諸妯娌奇之別母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母益深父思大母亦有動色復舉母所囑纚纚凡百言而痛苦以告父竟執前言不許乃婉辭求歸起居大母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若訣也陽月起行負黃米薯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大母徂矣母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即當空合手拜謝因告母以割肱故而家人感稱孝云居甫月復北負免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別父時所須也途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病卒鄰邸埋于叢塚聞之哭幾仆熟所負而奠痛藁葬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甘夷虜吾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別父以思母也不意父年未中奈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以償此生者再取左肱瀝

血立券敢誓於神明庶幾人信之遂當空而剮作券於塚側荒穢纍纍不可數平時人所經過者晚以灰畫圈趺坐其中念佛爲父讖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枵腹背血券悲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曰使吾饑而死亡父不終于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助以金則不授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邢謙南陽人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謙曰嗟乎吾豈以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姑俟之爲爾圖由是浙人金印助棺陶雲鵬爲殯具閩人余□爲備喪服資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於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痛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贈道里費旅櫬可長返矣且不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中心何日忘之乎

夏暘字國輝通州人世爲石工爲人目不知書而至行肫篤以孝著聞母屬疾久暘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常思食荔枝暘家城外又夜大雪無所得乃倉皇越城叩市肆肆主憚寒

不時起號泣于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冬月侍父同寢必夾父溺器于懷溫之父欲溲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主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

姚甫字伯華桐廬人生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閬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爲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翁媼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裹其父母以肩擔之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掉小舟遠遠向崖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塋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穸土且飢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覘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于穴仍

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

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日故每臨二月則

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

肝淚傾注灰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能聲

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箸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爹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

聞之無不感動甫計逃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

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值

陳寰字原大常熟人□□進士嘉靖元年以檢討丁母嚴淑人憂日馳

一驘蒼頭從而南哭涕交注于頤韆圻矣工方戒為譚淑人像未成也

公尸息有間蹶然啼曰余庶幾得之墨之準已睛已顴跪而加丹粉焉

啼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然公非素所受術也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珣貧甚苦于里役謀于妻張氏曰吾單弱不

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

與汝俱不免為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存活別後

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煢煢以居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曰汝父累于貧不能顧我母子棄我逃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妻與父悲喜離會其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于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于坌路口土神祠夜夢古刹寺曰近午見廊僧煑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眞個來好去還須去忽驚覺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于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相屬而卒以相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繫一隅夢曰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于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寺名夢覺寺又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于門下天將曙一苾芻

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嘖嘖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共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問桑梓曷不敘寒温珣曰汝父爲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欷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爲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今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腦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

程振字玉夫歙縣人父文昱卒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父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恃也九載于

茲語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

楊黼太和人父母在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而喜即披衾倒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樓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以爲孝感所致

范華字廷潤會稽人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毳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母既沒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亡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

張棨字士儀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鷄聲忽呼其母曰

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事母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遣諸婢每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卽病可勿藥愈也

韓公鳴鳳字伯儀博羅人萬曆癸酉鄉試第□□□名歷官沅州守先是公之大父東墅公亦以鄉舉歷官桐廬孝皇帝元年夢拈一春帖曰五百昌期喜遇飛龍當盛世三千禮樂願爲鳴鳳向朝陽肅皇帝乙卯公之父懷安公爲諸子命名復夢桐廬公再舉前語懷安公曰先大夫命之矣因爲數名覆于甌令諸子禱而拈之公得鳴鳳二字遂以名公公孝友出于天性事父母問安視膳一如禮奉母黃孺人之懷安未至卒撫州旅次資斧垂罄公哀哭酸動傍人撫州有顧翁者感之爲之市美材歸櫬遂附身無復遺憾公扶櫬歸護之矴岡之麓披榛斬棘躬負畚爲廬居焉泣血三年不入內室以家累或一歸然夜分必至柩側雖風雨不避又數年懷安卒于官櫬歸至矴岡廬守如黃孺人時公之子

病亟竟不歸視苫次有翡翠巢簷阿間每夜起輒見一巨烏集門外邑人異之目爲孝感與何光祿事相類從遊士於故居廬地築一室曰永思亭公日杖屨其中每值懷安公黃孺人諱日持服啜粥數十年哀不殺黃孺人棄杯棬卽公懸弧日也故垂老未嘗解顏受子姪觴大父桐廬公未有特祀公率宗人卽遺址爲祠鳩工庀材皆公爲政里人謂公旣爲孝子又爲孝孫也懷安公之病革也惟公之季弟鳴鸞侍湯藥罔效遂割股和藥以進人稱爲韓割股公之一堂皆止于孝如此

張詩字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告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之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言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沒又十年不知其爲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椎胸頓足若不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因二兄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臥荆榛不能興旣歸决意復姓謀于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以業汝訓汝者謂

何于是子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爲張氏云

張尺字守度涿州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叕水坐甏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公敬者聞之招爲掾弗肯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不能留也生念其父垂沒時求一綿襖弗得終身感痛不衣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鬻之以鐫父墓碑

毛聚字德玄掖縣人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耶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崐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足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

王韶字九成泰和人自幼能孝年十三隨父出遇盜盜執其父將殺之韶冒刃抱父號曰寧殺我賊義之舍其父去又有讎家欲殺其父者不獲獲韶于野或曰是嘗脫父于盜者奈何因仇其父而仇其孝子乎遂又釋韶

吉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失其名字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爲具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遍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蔴蔽體卽役于官餼常不給則行丐于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縞觴豆遞進親奉匕箸窺者盈戶皆爲感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爲久計衆皆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

王應元武隆人家貧居鄉力農以養父父每出飲元候于途扶之以歸一日父醉既臥元往于田家遇火災急奔回烈焰甚熾身濡泥水出而復入救之者三號哭火中抱父死

唐孝子名治始爲江西之淸江人僑居華亭之團江孝子起家功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讓秀才父尙儒亦以德稱九十卒孝子苫塊未除而鄰家火起旱久火勢昌熾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所居巋然獨存孝子竟以薰炙伏棺死棺上皆成血掌痕事聞有司旌門曰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屛等而食貧辟纑不忘訓迪

許恩黃州蘄水人夜半鄰家失火比延恩宅恩覺出遍尋母不獲復突入遂與母俱焚火止人視之尙存煨燼隱隱見曲肱抱母身云

康與稜龍川人執母喪哀毁朝夕不離殯側母性畏雷每有雷與稜輒號泣曰與稜在此

張起海陵人其父遭兵革與母失散晝夜悲泣起行求四方三十年得之濟陰成廷珪贈之以詩事與朱壽昌同

崔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更適里人桑愼從戍海南永思母不置遂徒步走海南行次瓊州尋母獲見會愼沒永求歸母所司以

戌屬不可永哀請于朝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不死永竟以感寒死江西布政司茹大素葅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孝子云

劉載達字善甫吉永新人嘗自稱爲修正道人文安公之後也父崇文痰咳三年醫藥罔效載達爲之禱天願減己年以增父壽因得一夢云人肉可療遂私封左股肉雜諸藥以進室中無及知者父啜之覺其異盡一盂即霍然而起萬曆三十四年詔求孝子有司以生員劉載達行孝應詔奉旨旌以冠帶劉元卿曰或舉以問余封股孝乎余曰余人子也忍謂封股非孝乎均爲人子均受罔極之恩而彼獨苦行如是反之自心其未盡分多矣乃談笑而道是非于斯人之旁自非有胸無心吾知其不忍也曰然則我高皇帝之禁非歟曰爲人臣子何所不用其情爲人君父亦何所不用其情禁之者爲君止仁爲父止慈也封之者爲子止孝也各自致而已問者退余書其語以劵劉君君子以爲知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目錄 內編

友愛

前言

解　縉　　李東陽　　李鵬舉

湛若水　　沈　鯉二則

往行

洪武六年　　洪武二十六年　　吳　淳

黃　珏　　伍　洪　　殷近仁

洪武間兄弟　　梁惠生　　樂　枡

陳志弘　　章　溢　　蕭自成

朱　璧　　楊士奇　　夏原吉

李　郁　　何潛淵　　何文淵

陶　英　　鄭　璣　　曾仙廣

周　玭　　周　仕　　李　經

蕭　禎　劉　亮　張　泰
王鑑之　鄭　稽　謝　鐸
林　俊　廖　欽　朱　導
魏正蒙　韓邦奇 邦靖　金　問
姜寶父　阮廷瓚　陸　桂
柯　潛　顧　聚　陸任忠
劉秉鑑　許　鈇　陳　交
王文端父　王以東　楊忠愍
孫　陛　陶大臨　王毓俊
丘　集　萬文恭　方獻夫
徐　階　陸文定　郭宗皐
王　鈁　曾　煥　龍見金
陸　果　傅學易　王石溪
張堯文　于　玭　倪應蘄

趙人齋　張時徹　鄭曉
黃省曾 二則　何孟春　李夢陽
陳師　陳絳 二則　章懋
沈鯉 三則　葉向高

往行

洪武三十年　衡岳　吳中
周新　楊士奇　彭森
劉寧妻　邵玉　高文毅
柴廣　楊榮　馬良
張寅　許進　楊宣
劉岌　戴冠　長瀦君
靳貴　石璞　韓邦靖
徐蕃　楊繼宗　陳晟
賈運　曹自守　汪應軫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 內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友愛

前言

解縉曰人之大倫有五而兄弟位乎其間上而事父事君中之爲交友下而所以畜妻子也皆視其於兄弟何如耳有如善事君父而兄弟有疵焉安在其能善事君父乎有如畜妻子交朋友盡道矣而或闕於兄弟焉妻子朋友之心亦安能貼服哉是故夫子嘆詩人之旨必以兄弟既翕爲父母之順世俗失事親之道皆由溺妻子之愛而薄兄弟之情至哉兄弟之倫哉所以合五倫而各盡其道者孰不由於斯乎

李東陽曰孝友天性也父子兄弟天屬也人之善皆性乎天而倫有疎戚行有先後必自屬於天者始焉父子親之至者也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友與孝相因而不相遠凡有兄弟者皆然芸童牧豎卉裳椎髻之民

無不知兄弟之愛也及其天旣喪則雖經生學士或不能之於此而不厚則亦旡有所不薄矣噫夫婦朋友皆人合於人倫差後然其厚者在夫婦則曰如兄弟在朋友則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於所謂兄弟者顧或疎之如途人甚之如寇讎非特夫婦朋友之不若理欲之相遠固若是甚哉予嘗求其故矣人之所欲莫甚於衽席亦莫甚于貨利家之爲禍恆必由之京兆之田汝南之繆清河之乙皆以此起釁而其止也則或以理悔或以家教或以官訓而後能上旡明有司內旡賢父兄狗欲忘理釁起而不能救甘心而終身焉者蓋亦多矣可勝道哉

李鵬舉戒諸子姪書曰兄弟同居最要和氣不可聽婦人言語以傷天和自取天譴但居家亦務要內外謹嚴毋致相瀆

湛若水曰余觀孟子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象之于舜念念欲殺其身奪其妻居其宮攘其所有旡所不至舜旣爲天子象特其机上肉耳舜不誅逐之而反富貴之憂與同憂喜與同喜此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今之爲兄

弟者門戶各立一不合相嫉如仇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在手不分大小長短痛癢一切皆關於心若使兄弟相殘是戕父母之手傷父母之心矣當平心觀理不聽細人之言能體認大舜處象之心不患不爲仁人也

沈公鯉文雅社約曰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好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讎亦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爲至親者爲同一氣也旣同父則同氣矣旣同氣則吾至親矣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戶相視吳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疎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故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爲參商愚知相越乃若是懸邈矣噫又曰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爭一玉巵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

往行

洪武六年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又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

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洪武二十六年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於朝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吳淳字伯善長洲人讀書數行俱下少與兄同居兄以疾廢伏枕幾二十年吳元年吳中被兵家人悉奔潰淳獨侍兄有操刃入室者淳負兄倉皇走避復遇亂兵十餘交刺淳以身蔽兄二十餘創昏仆于地兄竟兵死淳少蘇遂入秦餘杭山不復出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絕意仕進有母兄璧庶母弟瓊玠庶母讒珏珏失愛于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令諸子析爨珏於家貲悉聽諸弟所

欲無幾微靳色及父母沒囑珏以後事珏治父喪所費皆己出不取于弟人或難之珏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訟曰父母兄弟天屬也其可以生死而二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摭他事訟兄釀致其罪珏沮之而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以若子孫相仇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去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幾破我家爲置田宅以奉珏珏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

伍洪字伯弘安福人洪武三年以薦登吳伯宗榜進士初授臨清縣丞又改績溪簿歷上元知縣先生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德薄古人強之終生異也于是隱于梅溪以養母至於家積憑弟所擇惟拾一二疲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穉母子子立先生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護得罪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

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姻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母而全己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

殷原善嘉興人家貧兄近仁與原善友愛无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遠縣獻所著莅政戒銘二十四篇擢廣西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早世遺孤纍纍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邦稱義焉近祀鄉賢

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言曰臣少無父非兄无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无難色則舍之二人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聞者无不嘆息

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其兄遂死焉

梁惠生東莞人洪武初其兄惠養得重罪當解京即刑惠生曰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至京就死義士莫不傷之

樂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淸亭戶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陪其輸以掩己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以罔上賊下如一律卽遣使編合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尙无後其可哉梲又追及之枅叱之去不聽卽乘埦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枅果死于京中

陳志弘者江西新淦人洪武間兄志敬坐事謫戍遼東喪明不能往一子當代役志弘念其兄養无所托請代戍遂籍於遼東衛鄉人義之卽

南京故刑部尙書壽之祖也

蘄黃妖寇自闖犯龍泉章谥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死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爲屈賊壯之不爲加害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

蕭自成泰和人撫兄孤如己子姪翀亦敬自成如其父洪武中自成以事被逮翀引服從戍與自成庭爭往不已至相抱持大哭官竟按籍坐自成翀哭門外不去聞者傷之及自成屯滁陽翀與諸弟更出往視自成意甚適亦不知其在役也家有異荆一本五榦事詳烏斯道所爲翀義傳中

朱璧清遠人少爲邑諸生志行端潔孝友著聞丁母憂泣血三年未嘗齒見與弟姪同爨四十餘年一錢尺帛不入私囊洪武二十四年貢入太學官至工部主事督營繕以廉勤聞今祀于鄉賢

楊士奇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西昌東里人友愛著聞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留浹旬日爲洒掃庭戶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无恙後客江夏嘗館于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无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令他飯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瘉乃去

夏忠靖公原吉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耶留俸在南京資其用度略不計

李郁字文盛連州人永樂中鄉薦授福清訓導九年擢知祥符縣又九年擢開封府同知遂解組歸以俸餘置田均之兄弟今二百年來子孫蕃衍同享其業鄉人羨之

何潛淵東莞人質直有守明敏好學立身行己克修矩度洪熙初知縣李貞舉明經行修荐於藩司以親老辭歸親疾侍湯藥唯謹居喪毀瘠三年不茹酒肉事兄潛璽友愛彌篤頒白猶同財產名堂曰同心

宣德初大臣薦諸知府九人何文淵得溫州奉敕馳驛之任未幾政大

治刑清訟簡至于鄰郡訟有不平亦赴訴焉時屬邑永嘉百姓朱良觀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于婦言也乃囑其鄉之耆老立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授筆判一詩于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與敦和睦其事與蘇瓊无異温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

陶英其先巴縣人爲留守中所百戶正統九年調廣東昌化所英有姊老病癱且無夫家遂與同來凡登舟岸貧無輿馬皆英負之姊竊不自安一日浮舟大江姊從舵後潛投水英亦投救幾死爲舟人所拯得兩活竟負之任奉養如母

鄭璣字文象幼失母已復喪父獨與繼母及二弟居二弟者繼母之所出也母篤愛之璣務順其意長欲析產璣輒以美田善器與弟母爲感泣復同居如故璣舉正統丁卯鄉薦暑敎靈川轉寧波敎授入爲國子學正潮陽人也

曾仙廣字孔夫沙縣人與兄隆俱遺腹失怙相依爲命正統戊辰鄧茂

七叛縱火焚縣時仙廣兄弟尚幼引避半溪賊過之將俘以去兄弟俱弗從賊持刃挾之兄弟直前爭死賊因詢知其母老嫠居兩釋之

周玭嘉善人景泰中兄當戍五開玭年十七慨然請代父兄不許有司亦難之玭曰家貧役重非兄侍養莫慰親心請益力官不能奪既之戍業裕嗣昌人以爲友愛所致

周仕字君可號白溪故襄毅公冢子常明人以任子官歷官陝西苑馬少卿公友愛天性與其弟廣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雞鳴輒一處監櫛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以善事其兄恩意彌篤襄毅公在時常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君子六人公欲析爲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而思曰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分之而稍割己分以益諸姪大概與九分相彷彿而名則變矣

李經字士常萬全人天順戊戌進士常爲御史天性孝友又習世訓居喪蔬食三年兄弟雍睦晝聚處塋上暮乃歸寢兄出未返過期不敢飯

蕭禎字彥祥太和人天順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公少時羅夫人憐其幼弱析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皆以公爲不可及

劉亮故大學士健之父也與兄寬勤苦樹門戶居相慕愛老不色忤兄子斅少失母躬撫敎之與人恭遜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賤必拜

張泰字叔享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長沙縣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泰謙和孝友兄順庶出母欲薄分其產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婦相敬如賓每見必揖

王鑑之字明仲號遠齋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公性孝友篤于倫敍雖失愛兄嫂事之益恭謹兄子淵業舉不就又習醫先生爲之延引得爲醫學官遂有以立李氏姊之子澤民周氏姊之子濟皆攜之官所敎養之及長皆爲婚娶女皆爲治奩具擇良士歸之

鄭稽字考夫瓊山人成化癸卯舉人任洛容知縣與兄樾早失怙恃孤苦相依及長猶共爨凡出入之需皆兄主之一錢尺帛不入私室兄沒

奉嫂益恭鞫其二女擇士人以歸鄉人比之田眞云

謝文肅公鐸其父贈禮部侍郎世衍嘗出祭田三十畝公買田代之而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

林大司寇俊友愛最篤其父菊莊公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

廖檢討欽既以誣戍鳳陽釋歸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爲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蓋弟弟不可以蓋兄乃相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弟實不知觀者測然感動由是獲免公竟戍富峪

朱導山陰人弘治間司訓將樂博學敦行以身帥人士有貧乏解衣推食如不及也其女及笄治粧將字見兄女貧不能嫁以所有盡與之殊無德色

魏封公正蒙字汝開蒲圻人魏公裳之父也性孝友嘗讀三國志至玄

德關張恩若兄弟而嘆曰友尚且然況同胞乎兄弟執書以泣不知涕之從出也蓋從兩兄居食三十年疾必躬嘗湯藥不以父母沒少衰

韓公邦奇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勵事父蓮峯先生及閣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猶爲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汚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一刻離飮食必親湯藥必分飮之鄉士大夫爲立孝友之碑爲鄉閭式後靖病急公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有餘形且瘁靖嘗嘵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絕賓客遺生事衰絰蔬食祥而弗懈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友孝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見矣

金少宗伯問有兄曰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病已

姜封公某字純□丹陽人故大宗伯寶之父也以子貴贈如子官有季弟古田令未之任道卒而遺孤宮在稚積負且千金諸索負者將瓜分其產公謝曰毋以爲也卽聞之官必不忍魚肉士大夫之後而飽諸君幸寬其子錢某請任之以田租歲若干代償索負者咸服居數歲負足而宮產亦不廢因以成之

阮廷瓚字邦器桐城人早失怙恃旣長痛親不存事兄猶父委曲承順家政一以兄爲主兄少友于恩數窘辱之瓚怡然不以介念嘗以千金之產謙讓之略無難色後兄疾親侍湯藥至廢飧寢旣卒哀祭盡禮不以久懈鄉人咸以孝弟稱之壽八十卒以子鶚貴贈刑部侍郎

陸封君桂平湖人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封君念女弟爲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封君于女弟猶爾人以爲難子愈成進士官御史

柯學士潛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季氏早沒悉以先公所構宮

室讓與其子宗壁而自與兄學正公別作室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顧聚字大成無錫人其父處士旣老欲均所析著而猝病風不果以卒客或挑聚故所受不當伯氏十三聞之官我力能佐若而勝聚謂父死未謀葬而謀及伯氏產將陷我以不孝不弟人耶罵之絕弗與通又無錫令欲成城城中人分版築而起工而聚伯氏不能應則捕置之獄聚自鄉過謁令曰伯氏家督也置之獄誰與摻版築者請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義而許之城成乃免公歸

陸任忠字希旦南海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歷知淸流縣居官六載不以家人隨人多其廉靖升梧州府判凡八載以持正致忤僚長輒棄官歸督府蔡經再三慰留弗聽積所仕俸置田與二弟均分二弟讓曰兄三子吾兩人俱一子令兄弟均產是吾子產三倍兄矣拮据自兄可濫受乎宜折產爲五均之諸子力請乃許兄弟義讓之美蓋近世所罕見云

安福劉秉鑑以副使兼理河道忤巨璫賴義誣逮謫判韶州鑑爲人孝

友十歲喪父伯兄思恩守秉常授以約束不踰尺寸奉生母未嘗拂其意怒則免冠俟解事伯兄冡嫂尺帛不之私雖臧獲有迕必取決焉蚤勵名檢晚乃益嚮學師事湛甘泉公而友呂涇野鄒東郭公惜陰會起盛暑雨必赴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悌奚以講學爲從容對曰兄觀吾外謂可免悔尤吾觀吾內尤有未愼切者兄拊掌曰審若事老夫當率以聽

許鈇字德威歙縣人故大學士國之父也公少育于外家外家憐之不令業舉子然多涉獵書傳卽自謂博聞者不能屈然歲從季父游賈吳中醇謹有心計季父時愛任之又時時爲著尺牘手書絕倫客亦多譽公者初季父無子子公異母弟鈺最後乃生子金季父客死公經紀其喪所以擁翼其遺孤甚備長而歸其貲亡所利焉或搆金于鈺是假子也安得分逐之可盡得鈺訟弗勝恚死宗人共齮齕金公爲涕泣居間乃解或又搆公于金是歸而父皆不盡懟之可盡得金惑之乃從公所懟父遺貲公輒分予貲又懟又復予終不自明也公有兩少弟皆愛數

破亡其業爲之代輸官課又諸母方媪嫠而老外家窶甚生死皆倚辦公公皆傾橐爲之家故益貧乃之吳中收債會債家盡貧竟折劵歸其長厚如此

陳交字汝同常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爲興寧令其父知足翁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之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于同室匍匐赴之不避險難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于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

王□字□□山西山陰人故大學士文端公直之父也有伯兄豪而喜遊于博弈酒人中傾其家至負債無以償先生則陰以錢代爲伯償伯不知也晚年顧益困羸身自遠歸先生先生持之泣甚哀解衣衣之徙

居居之所以視養撫籍恩甚密

王翁某字以東太倉州人王公錫爵之大王父也翁之父曰自然公分授諸子田宅盡與伯季善處推下產與翁翁受弗辭曰微吾誰爲任下者顧其居海濱乃行求白地若甌脫歲力耕少熟得餘鏹以賦與子戶而役之積魚鹽之羨以佐耕遂驟起家既素封念伯兄老而廢受產不給也歲割旁柘田贍之而任其稅有從子及寡姊寄食翁如家

楊忠愍公繼盛既計偕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析箸居曰毋溷乃公爲也公遊太學再試居首名高故薦紳大夫迎館穀之稍稍具囊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笈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圖也

孫宗伯陞師事伯兄無巨細必稟命而行坐必侍側母夫人及伯仲兩

兄逝誡勿治家慶嘗爲生日詩有曰楚水終天無抱恨潘輿往事又成空蓋念念不忘親也

陶文僖公以友愛著聞敬事兄參政公如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恆病未有子公密禱于神自請減算以代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紿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麵食魚肉菜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毓俊撫愛其弟特至

丘集字子成嘉定人倭亂時與其寡姊各藏金地中集爲倭所獲求貨乃出己藏與之人謂集何不與彼留此集言吾少姊多耳兄與兄子皆坐逋賦當永戍集奔走營救積年乃解家益貧或日一炊冬日以故紙囊敗絮爲被而讀書不輟造其室者欣然議論不知其空腹也

萬文恭公士安兄吏部郎士享以父喪毀瘠歿公喪之如父從卿貳歸

年已踰耆事諸父惟謹不命之坐不敢坐

方文襄公獻夫平生厚于人倫解相後笞家奴忤其兄茂夫意輒置酒長跪謝罪

徐文貞公階性友弟尤喜施予既讓新弟於前母兄歸自延平念其產拙割田二百畝贍之

陸文定公樹聲既起家北上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錢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于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富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公二子也蓋兄弟間切磋皆就道義遺榮利如此

郭公宗皐天性孝友自爲兒時侍父母病寢不解帶若成人然及仕宦所得祿賜歲用之餘皆進之父母爲家公財與諸弟分產惟弟所需取其犓者弟某嘗有疾灼艾意頗難之公爲解衣先灼以分其痛

王大司空鈜嘉靖己亥以福建都轉運署福州守民有兄弟爭產訟者久之不息公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不足若父慊乎若子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爲若

輩血食耶訟者咸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公像而祀之

曾渙字至文博羅人幼喪父事母孝從兄漢亦早孤渙視如同產視漢母猶母也嘉靖□□秋應試時渙文有名矣明日當入試聞漢訃即棄歸庚子舉于鄉

龍見金筑司人府學生居省城嘉靖二十二年弟龍起夏月浴于河將溺見聞之不暇改衣赴水救之起生而見溺矣兩臺旌之曰友愛

陸果字元晉平湖人嘉靖辛丑進士故尚書杰之弟而大冢宰光祖之父也辛官刑部主事孝友篤至過絕常人居光祿公喪哀慕泣血糝不入口者六日仲兄爲諸生以小禮得過學使將削其藉朴之先生從童子試入而伏地號哭以請學使感動遂謝罷仲不問仲無子欲先生少子爲嗣淑人難之先生曰豈以兒女子私愛而使兄失蒸嘗遂奪以予之

傳封君學易字汝時聊城人嘉靖辛酉舉人故憲副光宅之父也公有兩兄長公性嚴而公敬下掩恩仲公性和而公愛不弛禮有時樂飲他

所以長公命召之立至夜分就寢聞長公一呼卽起而應晚年獨仲公在築舍接棟與同起居一日騎馬入城路逢賣蒸餅者呼與俱旋買以奉仲視其食已乃上馬去他多類此撫兄子數人愛如己子撫弟子二人如兄子門以內雍雍如也

王公石溪名憲武字克定山西之山陰人故大學士家屏之父也公少倜儻有大志伯跅弛匄貸無節傾父資者什七八父乃推產畀公屬二季焉而子錢家日操券徵負伯遁走公年舞象卽攝家事且耕且讀內奉菽水懽而外拮据償責終不令父知也一日伯將二子羸歸公前持大慟哭解衣衣之酌酒勞之絕不及廢著事復割田宅以居之

新淦張復吾堯文有同生事徵應甚奇異復吾之兄曰水部君克文隆慶丁卯之秋兄弟同計偕舟行及桃源而復吾病病亟水部遙望桃源三義祠且泣且禱反視復吾則氣息奄奄欲絕矣不得已爲治木及殮具忽聞空中語云堯文是心地善人決不終于異鄉克文係兄弟同心你前日請過的是你明年中舟衆聞且駭水部心益恍惚念安有人死

竟日而復生者徒於浥悲哀而伏屍之旁乃聞空中復有呼者曰人誰不死此當自生者于是死且八日矣視其鼻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腹背相輳水部舁屍徙至野廟中旦復走祠下奉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詞投水中以沃屍搦額抉其口以水五分瀝之屍萌乎顙有泚水部喜鑹關俟彌急一夕屍起熱然負牆立忽仆僕走掩泣以告水部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已乃嗌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己詫水部。水部以手按其心曰此件可是你眞的少頃曰此件倒是水部曰此件是件件是明旦復吾索鏡自視眸子視得其形微笑曰是我矣曰飲以粥粥數旬而復復之日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詫神異也死于八月之晦日凡十八日而復至九月終旬其形始充然如故兄弟痛哭許立三義祠復置舟北上明年水部登進士第至癸未復吾乃第

于封君玭字世和東阿人故大學士愼行之父也兄弟三人公最幼而弱數歲失父依兄伯居兄伯遇之不善常奴使之又常坐顧呼公使前侍食罄折立無敢忤比長兄强使出分益貧窘然公爲人大度有才氣

所交皆賢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施略盡已復置百金而兄坐
法當死詞不及公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問之爲出分弟益
大驚使前畢其詞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視兄猶
子視父也子爲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詐
即佯許出其兄于獄公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趨自著械入獄
不返顧吏爲之泣竟兩釋之時吏第知公爲分弟不知故奴使弟也公
又嘗代兄繇使隴西猝遇虜騎夜伏積骸中得免
倪封君應軒兄曰養拙公應科第曰少原公應朝公敬兄而友弟養拙
公岸祖坐公侍立不倦一聽養拙公養拙公嘗病足痏痏潰帛裹之負
暗簷問公問疾養拙公舉足公即爲解帛以巾拭血手傅藥仍帛裹之
掖歸寢養拙公卒子弱衆或侮之公力左右之晚與少原公同居子凍
已有祿所奉鮮必與共食少原公又先逝公貽凍書曰弟未立汝善視
之
王公世貞至性過人即篤老奉司馬蒸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敬美太

常公友愛極篤常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訃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
也

岷府南渭王譽播安和王之子與二弟鎮國將軍譽檄譽格極相友愛
安和時買民田若干皆上腴之產盡以付二弟且爲歲輸粮於官格嘗
感疾之南嶽避祟王中夜聞之輒起亟呼人追請寢食俱減及返而後
安

金太守尙文兄弟中友愛尤篤兄尙義喪偶以有子不欲再娶公密與
弟尙友爲聘致仕太守俞公之女既諧而後聞之尙義爲御史好直言
時値星變公知其必不自默乃作東甌童子篇以諷止之比尙義被逮
謫戍遼東督府防察甚至衆皆謂公不宜往視公曰往酣詠寬釋至就
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尙義卒視其子祺若己出

盛儀字克恭桐城人恂和慈愨事父母孝凡父母所志殫心力圖之初
伯兄欲析居儀哭曰安忍是兄不聽儀抱季弟哭折劵盡讓所分受者
伯兄竟棄故居倍索値幷所讓者去未幾再索再厚與之及兄卒家墜

儀爲治喪亟迎養嫂氏撫其孤俾有家室別置產處之季弟德領鄉薦未仕而卒妻年少守節給養周至以成其志厚匳其女如己出凡宗族婚喪弗贍者輒補助之嘗得盜牛者留其牛不問其名遣去後盜攜物謝亦弗受嘗謂人不能睦族蓄衆非孝也故家無儲蓄而仗義好施解紛急難嘗汲汲云以子汝謙貴封監察御史壽至八十一而終

李梅學麻城人初爲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子掾父暱諸孽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卽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

李儒字宗魯黃安人衞千戶性孝友父卒奉兄惟謹嫂忌之窘辱備至儒不爲異更推所析以讓兄身別爲母養歲大祲謀升儲以待進自食惟菰蕨且不令母知以病其兄嫂及兄嫂繼卒儒獨力襄事至有不備

旁貸以給略無仇怨意後涖官二十餘年慈愛懇切麾下無不戴之者

楊璨字仲玉華亭人以進士歷官應天府丞璨初舉于鄉遭父贈君營繕公喪時兄憲副方第進士觀政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弟貢士璉殯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篋得封君爲諸子析產狀示焉公哭不忍視曰吾父爲此將慮吾弟啓爭端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有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愛二弟益篤

鮮冕右渝人嘗爲御史其兄有子四人俱成立公年踰四十尚乏嗣孺人不容納妾後雖強容之又制不得近親戚每爲公憂然不敢爲孺人勸一日乃兄謂公曰弟婦性妬如此弟如無後何公熟慮無計乃謂兄曰無可奈何兄曰我有祕謀管取弟明年得姪公請教兄曰吾來日置酒會爾夫婦令吾諸子孫侍側酒微醺弟當問我求先考所遺及請吾便好之田產以激發吾怒吾因大詬弟謂汝今無後吾有衆子孫不數年爾已老爾之所有且將歸我吾棄爾夫婦于溝壑身且不能保尙可與我較多寡計美惡哉弟婦見之必有所激矣翌日弟如命偕妻同往

酒半如其言請之兄略大詬詈公佯恨幾死扶歸至欲自縊遂堅臥不起次日孺人躬詣諸親爲公求美姬甚急旣得之謂公曰任君往來但令生子繼我後毋致人唾駡可也期年果生一子後二子繼之俱克承厥志嗚呼世之爲兄弟者己有子而幸人之無惟欲利其死而沒其財孰肯陰謀祕計而爲之圖後如侍御乃兄之厚德耶

蔣刑曹孔惕與弟居不忍相遠罄宦金買田宅歲贏月羡久益增折半均取不以尺寸自謀猶擇腴羡以厚之愛弟之子廷均踰於愛其子陞也別置田七十石市屋五間資廷均爲讀書費何宜人安樂之曰汝撫弟姪如此吾復何憂

聞處士愛亭者太倉人其仲父毅齋君無子而富有弟某出後之而父南亭君當授產處士而不能無昵某也或謂處士法云何既以出後人安得復稱子而受父產君不聽曰法限取者不限予者吾知有弟與吾父母心而已遂中分其產以予弟弟悅辭處士乃稍裁其羡畝五百爲義莊以贍族之貧者而至南亭君夫婦沒喪葬之費不貲君一力任之

不以溷弟曰若自有父母吾不而累也有女弟適龔志重而寡亡何亦
死獨遺孤在君取而子之使其子大倫子之所以敎養備至爲授室分
槖如大倫其孤既登第復龔姓而名曰聞道以存君之舊而已或謂君
曰彼何以不請命君怡然曰固吾命也蓋君兩受役于崑山太倉皆繁
重家爲窘有畫策于君者謂緣聞道當得蠲君乃毅然曰吾不從聞道
蠲也吾而蠲誰當代者役如故及聞道卒於東陽令亡子君復哀之如
子撫其嫠有加

倪勳普定衞人弟然烈羔熊五人同爨永不分居勤儉營生竭力事母
其妻各守夫訓孝友著聞御史陳某旌之

李封君梅有伯兄官大寧諭卒公奔赴櫬歸中流舟覆公身翼櫬浮水
上誓與遺骨俱瘞江魚已救致得免若神相之者

江東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
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
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敎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魏尊魚臺人魏瑄養子弟達嘗遇盜盜已殺瑄將及達時尊避難別所聞之即出告曰達無子殺達則父絕嗣矣願以身代之遂殺尊達得免

林兄字漢卿福寧州人性剛狷十歲孤事母得懽心其兄鴻常病值妻盛病亦劇況日侍兄所不入私房或怪之曰妻死可再有兄難再得矣

羅汝涇南海人以友愛稱歷仕知州父遺產數百金盡讓其弟自甘清約鄉許重之

趙啓趙哲烏撒人兄弟友愛甚篤其父年老命啓承襲指揮使爵二子遜讓終身不襲鄉人義之

泰和羅晉用字楚林父景高貧而有節行至晉用在貧而操執一如景高弱冠父喪女昆弟五人二猶在室而一廢疾孤姪方在幼晉用刻苦奉母嫁妹婚姪養其廢疾者終身己則不娶或勸之曰母老弟妹多娶則不給也迨姪有子母強之妻乃娶

羅萬里字一鵬順德人少充邑諸生篤于行誼與弟萬程友愛四十口共愛無間言同邑關祺祖亦與弟祺棫祺和友愛孫啓東守其訓三世猶同居云

吳憲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吳福長子母鄔夫人沒待庶母張氏敬謹撫弟三人皆友愛三弟驕縱張不之禁反以虐憲憲無怨也以新營之宅與其弟而自居後圃舊廬張復欲有之憲卽出僦屋以居未幾受薦爲高郵儒學訓導後三弟日貧所與新宅又屬他姓憲復節縮俸給日津潤之不少吝焉

魏珏長樂人兄理誤殺人官捕之嚴珏以理無子匿之自陳曰殺人者珏也鞫之不易款斃于獄

袁天爵字子修號仁石建溪人孝廉文紹之父兄弟五人張出者二朱出者三君爲伯持家柄一切米鹽瑣屑諸務皆手自擘畫而陳孺人佐之內外並無後言以故其兄明經公得安于儒不問家人產朱母病革屬明經公就試乃出囊金數百授君曰我死汝兄弟四分之君拜泣曰

母幸無恙長撫諸子如有不諱當以遺三弟某何敢利焉朱沒君卒請于父如其言三弟長欲分異父視君若不自得者詰其故曰兄弟一體痛可分乎明經公嘆而止明經公沒三弟申前意君不能強乃請族人均其產或曰伯氏家督也於家又有勞今茲所遺誰之力也而均諸君敬謝此先世餘澤其何敢私焉且某操家數十年不以此時私而私今日乎族人咸嘆息罷去蓋終君身與三弟處人不知其爲異母卽三弟亦不知隱君之非母兄也

吳賈羅維者初以兄疾門戶事多自持之十年費六百金皆自其力後分爨不校但指其居曰此先人之廬予我數椽遺子孫足矣親沒竭力喪葬不以累兄曰親亡自應葬兄勞自應代吾不知其他脫獨生我則將誰歸與聞者韙之兄感動友愛彌篤

毛孝子聚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

李悅字子喜新會縣人天性孝友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十

二十餘孫產薄不能自存召與同居以己財產均之族人多來依者至百餘口庭無間言

劉梅字世鼎長洲人孝友自天性少游燕冀踰二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其弟季獨操之無所問季日從博少年蕩破之人或爲言梅不傷其意當季疾及游未歸爲憂悴恆廢食臥竟老未嘗析居仕汀潯二郡推官皆有惠政子鳳爲明御史

鄢處士叔敬身所置產悉劵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

吳興莫翁者婢賑懼其嫗妬亟遣嫁鬻粉羹者生男歲時贈給不絕翁卒子且十餘歲惡少視爲奇貨畫策與訟之計甚悉子入哭嫗欲毆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又遍指其家人曰此汝當拜者此當受汝拜者既畢告之曰汝既吾弟當在此撫養安得去卽命濯與諸兄弟同寢羣小方聚俟之聞已納相視大詫計不得施

屈公直居京師時有弟太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告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如此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于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不得爲義人耶

劉廷梅未第時貧而教授里中有仲一人曰廷楫公束修之饒上以奉蕭恭人甘毳下以資仲學然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于蕭恭人而厚資之冀以解蕭恭人顏後三年仲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譏祥而難事公乃以身爲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而募二夫俾肩仲俄一夫痁作而踣公匿跡從輿後肩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及試得薦而蕭恭人喜可知也然竟以疾不堪赴試公登第後念仲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諭之者百方稍解而公之臨弟喪痛幾若蕭恭人然迄不令知也諸附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禮故易禮耳雖然益重吾感矣

歸安施相之佐詡之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

隙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于舟中語及產事公顰蹙謂曰吾兄弱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乃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談云

安福劉撰嘉性孝友苦學堅操父早喪有堂兄當補伍紫荊關賂縣吏移補獻嘉獻嘉撰嘉兄也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我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其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俱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聾啞無爲盍舍之獨執我虜果舍獻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將主將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拜母床下母曰蚤知兒念我忍須臾死去逾日母卒人以爲孝感撰嘉哀不自勝曰脫萬死一生獨計得少日盡孝養而今已矣嗚咽之聲悲感行路晚節事諸兄情好益篤尤嗜學易或至達曙不寐曰道盡于易矣號白齋居士

山陰徐恩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文牙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掊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攬之虎乃釋文走恩度虎必復來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吾于虎何仇虎殺吾兄天尙相與殺此虎復兄仇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逃恩若是者凡數四隣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毋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同視焉欲施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士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樂清余昌字景盛友愛天至有田數頃子一人而弟之子三人焉異舍而貧則悉其產均之如一也潘簡肅公始仕爲其邑令察而重之躬禮

其廬因請昌清計薄條飛詭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乃相與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簡公尚書時爲文弔其墓

三老丁氏名廣居鄧州人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南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酒殽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粟帛足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來歲計不能者又賙之雖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于衣食

郭銓字時選號冰壺□□人爲邑諸生嘉靖乙酉鄉寇行劫兄爲賊擒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宵聞兄急尋從間道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兄于虎口鶺鴒情切冒死不避識者壯之

閫範

前言

趙人齋曰五倫皆象陰陽夫象日婦象月日月迭運于晝夜相照爲望相映爲弦相避爲朔相交爲合璧月止一會焉婦人陰類故稱月事則夫與合寢以應日月之交既孕不復會冬月安靜養微陽于曆稱閉月不復會古者月令多爲之忌欲人君謹房闥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聰明長而胤嗣廣矣夫有夫婦而後有子此人道之始也無別則喋褻蠱惑夭亡靡不由之可不愼與

張時徹曰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詈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盍娶諸輒謝去一日漁於海獲甲蟲曰鼊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與婦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俗降世汚有反目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鄭端簡公曉曰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値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

禽獸行如雄雉苦匏河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裯笫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愼哉

黄省曾曰妾媵之買或以嗣胤弗茂或由房闈無人勢在必畜然亦須精擇貞純父母禮舊骨氣顔容不必華艷但得貌相儼厚毛髮充盛愼言清音素性避檢容易羞赬者卽爲良姬若所生淫悍家無廉恥幼習倚門早閑調笑或籍素娼流或身爲擯婦雄言捷口偷目揚眉逢人作媚舉止輕褻者卽爲賤嬪縱得弄璋必成破蕩若生女息決至淫奔在古玉寶之隆亦以哲婦傾覆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何況民間囊産何足散滅衰齡暮景簾薄尤宜愼防多有外私獲孕以幸分財潛使易宗可傷之甚其有子而良無出而貞者皆可偕老表爲閨範若諦察性情終必流汚者預放遣之免貽身後之玷嘉靖間吾蘇都御史文森疾革之時所侍婢妾一時配嫁里人其深慮遠識誠可師也五尺之童毋令入内既與熟習必通言語使令久久玩褻從此生情矣人家多由嫡

妻悍妬不能螽斯而處以致置妾他居婦人不習訓戒又無保傅曠則思淫防閑不及外私所必生也

黃省曾曰人之配嫡自非寒細多是良耦所以根氣清淑心抱貞和往往產得純子可以光續若夫妾媵俱係奔買或出于淫奔之女或出于敗節之姬或出于倚門之婦或出于逃背之流必皆放行不修蕩心無恥巧媚千生機險萬狀一遭蠱惑鮮不覆宗故其所生每非本種芍藥之贈屢受穿窬明星之期亂私奴僕體質既是汙邪所合又爲駁賊草中鉤吻蟲內虺蛇安得佳嗣必是凶兒是故明達君子瓜瓞未延雖免二侍當選柔溫須求窈窕聘娶以禮蓄待以方愼防寧過于嚴蒞處毋褻于謔讒言照之以皓鑒潤譖準之以平衡閒巷毋令越足早夜毋令出入家政毋令預參房闥毋令各別枕簟毋令擅專香奩毋令囊佩歌曲毋令吟唱金玉毋令帶飾黛粉毋令致華錦綺毋令衣被酒醴毋令衒弄牙媼毋令往來寺觀毋令焚禱姻屬毋令通趾童婢毋令潛役優戲毋令竊觀簾戶毋令窺目顏色毋令嘻笑眉髮毋令妓妝庫笥毋令

司守至於所生母氣既佳况居長一重之教之不必言矣倘次鴈行加愛毋踰諸嫡譬之一樹父爲根幹也嫡猶條枝也庶猶芽孽也設使侮嫡而眷庶則猶傷伐其條枝者也不惟芽孽無所暢達而根幹亦將爲之折蹶矣倘涉淫荒之四條誤收錯置苟不歸之本源亦須捐之卒隸毋因姿態妝毀身家倘有所生子雖難棄母不可留黜母存子乳媪精覓此嬰長大必費斲削當痛懲於丱總之年開義于嬉翔之日庶幾善習齷齪可移若縱其格度隨其步履則兇頑成痼奸詭入髓蕩門覆戶可必其然譬之崩嶺潰堤難爲力矣童子履霜可不戒警要而言之莫急于擇母者也

何孟春曰水鳥有鴛鴦者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輒思而死南海鸂魚雌常負雄而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自止不得活也然鴛鴦詠于三百篇談者比諸人之有別而鸂無及焉鸂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可以不正乎

李夢陽曰孔子出妻亦不王之兆也三代興廢階于婦人文王刑于寡

妻亦天成之也詩曰天作之合

陳師曰或問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余曰是後世溥夫之所云非聖人之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辟作懼人之不信而篤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

陳絳曰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而可耳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己愛是不欲其夫之有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亦人情耶

陳絳曰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敎也婦無二天者義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賙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敎衰婦于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明矣子思之母嫁于衛明道之婦嬪于王夫豈無範勢不行也公以爲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爲之法亦仁者之用心也

章懋疏曰天子之于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敎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敎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敎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敎之不可不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上聖德英明睿哲純

粹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册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姑將所選者暫處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師傅大家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旣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葛覃樛木之德足以母萬國允正六宮然後設帷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遞尤于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今日矣

沈公鯉曰女德柔順端莊第一孝敬和睦第二勤儉整潔第三性格柔順舉止安詳持身端正梳粧典雅低聲下氣謹言寡笑整潔祭祀孝順公姑敬事夫主和睦妯娌禮貌親戚寬容婢妾敎道子女體悉下人潔

治賓延謹飭門戶早起晚眠少使儉用學製衣服學做飲食打掃宅舍收拾家火蠶桑紡織孳生畜產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帶的本家父母與閤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又曰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誡必先把持身事蓋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衆理家事莫舉止輕狂莫妖粧打扮莫高聲大笑莫耳軟舌長莫搬弄是非莫離間骨肉莫煩言絮聒莫巧言狐媚莫耳邊萋哳莫背後唧噥莫扯村說謊莫喜佞悅讒莫逼牆竊聽莫偷眼邪視莫眼空意大莫口甜心苦莫嫉人勝己莫夸己笑人莫倣效男粧莫做行男禮莫賣弄顏色莫炫燿服色莫惡狠打人莫惡口罵人莫無病稱病莫蓬頭垢面莫赤胸袒膊莫顯見褻服莫露出枕席莫男婦同席莫男女授受莫買命算卦莫聽唱說書莫隨會講經莫齋僧飯道莫修寺建塔莫打醮掛旛莫山頂進香莫廟宇燒香莫招神下鬼莫魘鎮害人莫看春看燈莫學彈學唱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莫結拜義親莫來往卦婆師婆媒婆賣婆莫輕見外人莫輕赴酒席莫內言傳外莫外言傳內莫倚門看街莫醉酒失儀莫忤逆不孝莫攪家不賢莫唆挑夫主莫欺瞞夫主莫侮慢夫主莫鈐束夫主莫溺愛兒女莫偏向兒女莫口談夫過莫埋怨家貧莫妯娌不和莫伯叔爭勝莫嫉妬婢妾莫凌虐僕從莫怠慢窮親莫結怨鄰家莫貪心無厭以下處家事莫濫費折福莫隨有隨盡莫隨做隨毀莫輕剪羅緞莫多宰鷄鵝莫好饞貴買莫懶惰邋遢莫拋撒物件莫日晏方起莫干預外事莫私放錢債莫盜轉財物莫陰厚母家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又曰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

食而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田野人家婦女相聚三二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爲第一義

又曰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爲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扮弄是非其爲長舌銛于利刃却又無可防之形奈何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安知其非尸祝巫卜之類也若論其至卽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貴簡省

葉向高曰造物之于人嗇矣贏于才則觭於德伸於德則詘于福前盛者後或替躬顯者終必湮才士多厄修士多毀達士多疵丈夫尚然況在閨閤一身尚然況在伉儷自古及今未有能都其全者也

往行

洪武三十年以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李衡張鳳等爲錦衣衛千百戶等

官有差皆得世嗣初李賢妃有寵于上遂進淑妃上時以難事訪妃條析皆出人意表上喜曰班婕妤之流也有請妃贊建儲之事者妃謝曰妾備位嬪所任者浣濯庖廚之責儲位大事非妾所知聞者益賢之時上疾革召其兄金吾指揮賜宴便殿謂妃曰汝事朕逾一紀朝夕左右宣力多矣汝其出見二兄少敦同氣之誼妃泣拜曰妾知之矣死即死耳見兄何爲遂自經上撫其屍大慟謂其兄曰朕非不念汝妹賢明慮他日有武后之禍抑情爲之勿以朕爲薄德也二兄泣謝而退及晏駕以妃殉葬

衡公岳洪武間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繡襴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吳中字司正武城人洪武戊寅以國子生授衛經歷陞大寧都司經歷太宗皇帝舉義至大寧中出降累官工部尚書性勤敏多計算歷事四朝爲造北都城堞宮苑曹署過三十年皆出中指授片木櫟瓦各得其

任而貪縱所刻減萬計金帛財寶充牣若山膏田甲舍徧于都邑加少保坐受人賄有保舉事發下獄將半載始釋之奪少保壽以太廟完復之再進少師卒贈茌平伯中湛于色後房曳珠翠者無數而爲妻嚴妬不敢近一日領誥畢返妻令左右爲我讀吳中誥已問中曰上筆耶曰上安得爲此亦翰林臣草耳妻笑曰果然亡忝翰林名知人卽吳中誥一篇何嘗許一廉字中面赤亦强笑而已語後聞禁中優伶承應爲吳中畏內狀上輒一舉盃也

周公新未顯時其妻治褥以給及居方面同官有內燕公夫人荆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同燕者各相慙恧更爲淡素新後爲成祖所誤誅其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居如洗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楊文貞公士奇妻早世止一婢侍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令嬪御爲妝沐且賜衣飾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孤貧爲諸生所服衫缺綴紙補之有司見而憫之

爲給油燈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授筆輒萬言皆中矩矱永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陞福建叅政始未第時聘同里貧家女及發解其家以寠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愛甚篤生子皆賢有舉于鄉者

永樂十三年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邵玉字德温慈谿人宣德十年舉人正統元年汝州學正歷官提學僉士有市首飾者直百金先生語夫人曰汝欲之乎夫人未答公曰使婦飾百金爲之夫者難乎其爲廉矣

高文毅公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詬駡陳公推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置妾汝復間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𡸣陳公一怒之力也

柴廣字文博祥符人景泰間歲貢歷漢州知州年四十四妻温氏病卒公曰吾已有子矣誓不再娶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姬妾弘治初鄉士夫高公之行乃連名具呈于巡撫海虞徐公恪行縣查勘得實奏請旌表以勵薄俗壽九十七歲卒于家

英廟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論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因厚待之致彼親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也公意蓋欲上屬之法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之既而以雙杖往公請其故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諫其父固乞留之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不可留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已兩斃文敏公猶未出朝也

馬良山東館陶人襲祖職爲金吾左衛指揮累官都督同知良姿表俊偉性度温夷以幼童侍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暱天順時武臣中得寵

者惟良爲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駕出獵南囿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達禁中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英廟篤於倫理如此

安福張寅字敬之弱冠時從學從父振烈太學中以事出亡之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補州庠弟子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妻之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以薄行負之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將議改適姑許之豪家交賄之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回至是遂偕伉儷後寅登進士令涉縣有廉名擢南太僕丞而康氏封爲安人夫義婦貞譁然爲萬口美談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叔子少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姪列

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抗云

成化二十一年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劉公𡾟涪州人歷官尚書年躋古稀尚乏嗣雖內嬖盈閨而亞妾專寵妬悍難制翁嘗語之曰諸姬懷孕子則育之女趣溺毋累我老年也自是每臨蓐不問男女皆弗保矣一日翁入朝嬖人適産子亞妾佯笑曰好沒福又生女郎裹以段裙命脔役棄之時天尚未曙出遇守門二吏叩所持甚急役以實對一吏曰吾年老無子爾能授我第歸報夫人云已棄河便了是實汝之陰德也校許之吏遂懷歸養作子翁歸自朝亞妾以産女聞翁不詳問未幾翁上疏乞歸田吏所抱養子年已及數歲容體異常二吏爭攘爲己子適翁之門生胡主政天敍過之與聞其言令人訪詢得實特稟堂差官護送之至涪翁喜甚書彩聯以迎云八旬

老父江邊立十歲孩兒天下來人輻輳迎之官舟方泊近岸冠蓋相望幼子獨趨前翁父子相持大慟見者莫不洒泣比長補膺成均延門吏終老於其家及卒爲之服喪三年嗚呼悍妻妬妾殺非其子者多矣然未有久遺而復存者劉翁年八十而已棄之子乃得重見意者翁多積善天啓其吏養之不使絕公之後爾誰謂天道無知哉胡天敍歷官至湖廣鄖陽府太守

戴冠字章甫蘇州人以世之富貴多畜妾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百無一有大人家是百有一無

張時徹曰長瀦君者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瀦君苦之長瀦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瀦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饔飧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于婦者能順其夫子耳長瀦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日以帷薄之故傷其心可乎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有命敢不從然竊有辭焉長瀦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洒掃所恃無恐者長瀦君存爾苟一旦溘先

朝露吾屬將操瓢丐于道路長豬君精神幾何寶之愛之惟妾耳侍姬唯欲是從長豬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帷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

靳貴字充道丹陽人弘治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一甲第三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僖父瑜温州府經歷年踰五十無子范夫人憂之陰爲置媵于側室温州見之驚曰是何爲者吾老矣何可復累人亟遣歸其家餓而范夫人就館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文僖于温州之官舍

石璞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歷仕山西布政使剛介有諂才其內人嘗預諸僚內燕歸慍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坐曰首席曰使吾墨于憲汝安得居此座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官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此座得乎後進工部尚書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致仕歸無第宅人服其清

韓公邦靖其內屈安人病八九年護床褥痼安人勸其買妾爲後嗣計

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有姿色耳終却之

徐蕃字宣之泰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性簡淡寡嗜好居處服饌取給而已先其子治第頗整恚之素無妾媵其夫人爲購少女備巾櫛蕃見而訝之卽日命具粧遣還

楊繼宗嘗知嘉興府有圉卒饋熟鵝㲋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聲皷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受賂陷身于不義因呑皁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卽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

陳公晟爲人最篤倫理內人黃氏鍾族義女登薦時尚未配富室欲妻之不許比黃卒作詩哀之極其悽惻聞者墮淚陳獻章甚重其人

賈運字會期東鹿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憲副初聘于魏氏魏未幾疾雙瞽父封君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于古不有劉廷式哉遂

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置妾媵公終不可所生三丈夫子皆□□

曹自守字伯化茌平人嘉靖己未進士早孤事母至孝少聘張氏女女病而瞽其父請罷婚自守娶焉里人高其行

汪應軫字子宿紹興人丁丑會魁以庶吉士謫守泗州初聘龔通判之女未娶女卒繼聘張氏將奠鴈告父母設祭前妻臨奠慟哭甚哀祭畢而去是夜夢龔氏訪之敘話未終求別甚急軫問其故對曰紅蓮大夫欲害君謹防之此夢久不應及陞江西僉憲泊紅蓮渡忽憶前夢舟人請開舟堅不許言至某廟燒香旣去而返諸行舟皆覆惟汪舟獨存始知前夢之甚神也嗚呼汪夫婦未相逢而死猶相顧如此有不情夫婦朝夕相親而終身相忘者視此可以愧矣

嘉興張公寧晚歲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隲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卽陰隲耳公卽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身

楊中丞豫孫夫人張浙之平湖人能通史漢夫婦居家輒以故事互相

論駁豫孫常自詫曰此吾閨中益友也張故富家嫁時裝奩甚盛豫孫頗心德之以故平生作官無絲毫染指皆張氏之力旣無子不忍娶妾約以四十爲期客曰人以繼嗣爲大張齊賢娶妾有十萬橐當何如以報耶其後豫孫以憂去憂終赴闕年三十九始買二妾來京客笑曰奈何自背四十之約耶豫孫曰吾恐一時不得故預置之即有妾直待明年御之耳其篤言如此

錢養廉杭州人孩提時其尊人憲副公爲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痘瘮瞽二目嘉禮在邇女家以廢疾謝婚憲副公亦欲從其謝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兒不娶彼將何適兒心不忍也娶妻爲延宗嗣耳井臼可代也竟娶之而恩禮有加多生子女後廉戊戌進士入銓部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高鵬字雲翊澧州人器識超異少聘周偉女病癱瘓周恐艱於櫛沐議辭婚不可竟委禽焉相與無間言姻黨賢之後舉進士

陳清字孟廉順昌人娶盧氏生二子而盧卒清年三十五誓不再娶飲

食起居不近嫗婢衣服澣濯不假他手杜門無外交

張瑤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于姑姑欲出之瑤心知其無罪令婦依母氏終身不娶與兄同孝養內外無間言屢上春官不第遂隱居杜門衣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論政事瑤未嘗干以私卒無以殮徐爲具禮葬之

羅雄吳賈也性孝弟事親盡禮婦馬氏有容德而失意于舅姑雄曰訓有之矣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竟遣還家後馬父迫馬更嫁馬不從以死狥之雄之母乃悔命公祀于寢雄亦不敢違也馬既沒同里周參議欲納雄爲贅壻公曰周公女出富貴安知非庸奴其夫而傲其舅姑者吾不能向人帳下取氣也謝之

馬瑢長洲人事母孫氏盡孝傷其配顧以家衰殫瘁致死矢不重娶其親以瑢尚少勸之置妾不得已畜一女奴已而嫁之猶處子也一時義聲聞里黨閭御史按部表節義有司遂以瑢應蓋從來以節婦奏者月無虛日孝子則間有之其以義夫旌者絕少旌之則自瑢始

閩撫使王某事母以孝聞近四十乏嗣其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
焚香祝天曰某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體吾不爲也
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
朱芳興隆人幼聘趙晟女尋以痘傷目及通禮欲娶女辭之再三芳曰
吾不娶若將安歸竟娶之人以劉廷式擬之子璣當貢陪貢衰且老遂
令讓之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十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妬而死後乞休
歸諸同年慮其乏嗣醵金八十爲購妾而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某督
郵有一女年逾二十罷官貧甚莫能歸母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
親無歸兒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成媾不三日撻幾死明日又撻
女曰受撻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大怒明日又撻女逃歸房妻亦
遂入女忽閉戶加刃于妻頸曰吾爲前十四命報寃死矣乃反棒撻之
無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曰再不撻汝女始解由是兩相容女生
七子三甲榜四鄉書簪笏眆嚮不絕至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其家另祀

大母以廟

劉太守容初爲黃州府通判抵家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吾同辛苦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亦以荆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旣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爲主饋計公流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也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吾卽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萌還俗念哉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目錄 內編

教訓

前言

楊榮

往行

郭英　解縉　王景

王升　王直　王翶

羅整庵　王恕　方俊

張如宗　楊春　李封君

蔡潤　李璋　王信

萬貴　劉忠宣　羅欽順

吳訥　馬文升　吳文恪

費宏　鄺埜　韓紹宗

王夢祥　張春　張文懿

屠大山　郭宗皐　鄭儒泰

王陽明　楊柳塘　楊廷和

林繼賢　萬吉　丁森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 内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教訓

前言

羅文毅倫既及第上叔父書曰倫别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是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便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所願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今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識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

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 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個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鬬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官府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如前日某等爭屋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產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驚動官府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

問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所愼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爲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萬形在天地間靈而秀者爲人汝形貌人也亦知所以爲人者乎靈而秀于人者爲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知所以爲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爲蘇子瞻汝弟適爲子由吾不能爲老泉欲汝爲范純仁適爲純禮吾不能爲希文欲汝爲程伯子適爲程叔子吾不能爲大中獨不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宜及爲之念之哉謂子賢與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教之聖與賢此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踔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己聖賢可學而至

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楊文懿公示其子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爲京官久矣汝今又幸爲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於身家毒流於子孫此所以憂也吾又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今常自愧恨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而不朽不意汝慵懶不自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于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澌沒于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

何文定公訓子孫曰天道好還皆由人致作善祥臻作惡禍至積德施仁舍生取義訓厥子孫當行好事貴賤異品莫切修身語言信實德性温純出則敬長入則孝親訓厥子孫當做好人言語文章由中發外出

有善惡應有成敗欲納敬愼必欽必戒訓厥子孫當說好話四民之中首先於儒非禮勿視惟正是趨勿從妄誕勿學驕奢訓厥子孫當讀好書

薛文清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又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又示兒詩曰我祖自奚仲弈代河東居家本尚儒素業豈羞寒虛先君紹前烈奮迹由詩書勤勤教諸子爲善樂有餘藐孤欽誨言而敢忘斯須憶從向學日爰自丱角初吟哦竟朝昏誦習忘飢劬收斂心自得放

逸已不趨周旋恐失墜日奉庭闈娛立年忝科名嚴訓尤渠渠進學固無怠卽仕其愼諸承歡曾幾何風木俄悲吁追慕復何及首疾心更痛中間趨明詔皇渥彌寰區祿有不家食官有臺閣居循才覺孱弱素報知蔑如以玆寵若驚自治如菑畬更念汝四子賦質各有殊當思祖澤長勿貽汝父虞汝父豈可師不有賢聖歟孝友亟敦勵心性勿塤淤匪善人莫交匪義財莫需止酒戒狂誕窒慾謹湛孺從欲劇墜石放言甚奔車言多必招戾惡積終殞軀人生有定分造化司枘樞窮達由天然富貴非人具斂跡甚勿競閉戶宜自慮但使德學克不愧金璧儲達卽思致澤樂卽思賢儒小子敬所植永久期無逾

又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飮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飮

食雌雄牡牝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之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于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于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于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于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

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于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劉文靖公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子姪曰吾榮位已極壽躋耄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愼歟

陳白沙與李德孚書曰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懽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旣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

今事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貸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而可耳老兄爲我一籌之

楊文定公嘗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

李公夢陽曰子孫貴而賢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期驕不賢則淫淫則菑其身不然必及其子孫矣子孫非生而不肖則觀效爲之耳人家世修積而後有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未有不破者富貴淫之也

陽明先生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訓謹讀書要孝弟學恭儉狥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猶蔕蔕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王卿曰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能肖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何限也

楊文懿公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以子弟之質不良而父兄之教不

醇至耳苟有良質産于冠蓋棨戟之門而飫乎涵育薰陶之懿則所謂崑山之玉不鏤自雕鄧林之木不揉自直者矣彼其繩樞甕牖之子雖有雋邁之資而閱書市肆編蒲燃荻其視夫寶軸充棟而金釭銜壁者不已勞乎百舍重趼求師問道其視夫廣廈細旃左師右傅者不已難乎草茅言事十失五六其與夫少習臺閣之儀日熟朝廷之事者不已疏乎故昔人謂士生于世家也至幸又謂朝廷顯秩須公卿子弟爲之者此也然培塿之前陟坯峻極豫章之旁凡木不茂故生于委巷微裔而號克家名亢宗者直易易也而世家之子居雖有淑行人猶曰若祖考之行其止是乎仕雖有良績人猶曰若祖考之績其止是乎非其行與績之丕著有以焜燿其前烈而愜服乎羣心未可謂克家亢宗子也若夫作室弗肯搆析薪弗肯荷兀若枯木泊若窮流者又烏足汚人齒頰間哉

何孟春曰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實焜燿於後世未有不藉之文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也不患乎無文蓋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

歸者不患乎不傳或不傳則其中業或不能無散佚也文久不能弗佚則先德不能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爲前後雖有美盛不彰不傳之嘆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綸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爲之前後傳之者何如耳勝國泰和劉氏鍔嘗裒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單牘片削皆謄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什襲如拱璧出入恆自隨此善爲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集謂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奉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爲之後者也然則中業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惟有文而家藏焉故耳文藏其家其先德所繫之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裨國史次之補郡乘此吾友毅齋家藏集之所爲錄也

又曰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作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爲世所議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益

甚矣而可訓耶黃東發讀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于後世之飾僞者然則豫章于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又曰張縯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念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于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其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于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耳袁郊甘澤謠載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耳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又曰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甚妬張病時謂某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

鑿卽爾陰德矣于是出劵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劵呈官因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尙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詠閲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又曰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遠其子而不教子之答至以責善爲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子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正深欲以教誨其子耳夫子教之以義方教之以忠孝古之制不能

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縷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眞可貽訓于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煦姁私事爲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后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奈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閨閫之政已難稱於庭墀宗族之法每歉聞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何有乎吾未見其教子不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又曰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也身爲狗盜而欲子之不言其裘之獨有尾也難矣而況非父子之間者乎崔烈入錢爲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豈惟有愧于人且有愧于父子之間也

崔公鉄訓略曰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洒掃應對其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草木鳥獸器用

之名其餘具於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爲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敎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爲解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書各熟乃罷已習字習顔魯公帖既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讀書至酉乃散敎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氏鄉儀漸進之冠禮士相見禮射御禮略夫小子喜呼吸而少舒徐樂跳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吸而趨之詳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達而反之周謹

聶大年諭兒詩云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淸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筯黃虀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

祝希哲示子進士續曰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

同曾祖之族卽麟之兒有二人麟既不肖二孺漂落遠外亦終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望鄉郡迨二百年仕顯相襲天之佑蔭過厚吾等僥倖踰分多矣惟獨葉枝單薄殊爲可戚吾既已老所望于汝倍于他情乃復彌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予年至此際西嵎高而義輪下舄勝惘惘之懷也作好官建勳名固是門戶大佳事要以次義只是不斷文字種子至要至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于人便是不忝其祖足爲好人善士要必實成無惡于志乃始是了蓋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于吾身却顧委擔息肩獨爾煢煢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強貧苦跅弛檴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耳晚暮初立門牆支柱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作善之心南直獻于皇穹后壤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盛年幸獵華膴偉業弘聲皆可立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本子及方策行墨間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言

及此嗣息事吾旣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𩏰以降思欲無不爲之今尙未遑嘗研觀古人論議凡求昌後必以陰德爲冠務方以此進切腸膈亦未得下手處不勝焦煩與爾天性之切瀝髓莫喩偶少暇畢此詞遇便聊寫致之

朱以功曰語云家難而天下易然非家之果難也吾之孚于家者難也非天下之果易也吾之動于天下者易也蓋吾之一身一言一動難以掩家人之耳目而片言片善足以感天下之人心至以家爲勢所不行法所不施抑末耳是以君子貴端本善則也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以此

又曰處家之道安靜爲主嚴肅爲尙而名分尤所當重

又曰父兄者子弟之模本也模本不正欲責子弟之不正也難矣故時時要反諸身而照應這個模本

吳正己嘗以貲爲宛平丞居平擧其先人之訓以示子姪曰大人有言勤而不儉猶之漏巵也儉而不勤猶之石田也保家者以爲名言

黃省曾曰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思華宫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宫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爲淑子兄以此爲良弟教之歆歆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吳明卿國倫爲劉明府立嗣議曰士無後而立嗣先王繼絶之遺意也禮爲人後卽禰其所嗣而伯叔其所生不亦重乎乃本朝約法取同宗而罪異姓蓋謹始以明統云漢以來名賢如伏黯諸葛亮戴冑杜正倫皆子兄弟之子爲嗣是於同宗中又以同氣爲戚非漫然罔擇也況異姓乎仲將明府生平鬱鬱不得行其意竟無嗣而死郡人莫不哀之蓋棺之日予與其二三執友及諸内外誼親謀爲立嗣以主祀事僉以爲然乃屬其内弟請于盧孺人曰明府弟商有子四人未知所愛孺人涕泣而答曰夫嘗愛其三郎未及立而疾已革今從夫意可耳予曰善蓋三郎於昭穆相當尊卑不失序且同氣最親又明府愛也于禮與法俱合以問商商曰有諸君在敢不如命因呼三郎就靈几前奉明府之意立之遂令服衰扶杖拜奠成禮時三郎年甫五歲僉謂明府居恒兄事

予屬予命名名曰應孝嗟乎應孝立明府庶幾有後矣焉用議夫議者蓋激于流俗之薄而欲有所藉以保厥終耳吾鄉熊明府之嗣立而弗愛葉明府之嗣立而弗終此其鑒不遠非嗣難而撫嗣難也故不佞創爲是議使告諸家廟矢諸明神曉然示諸宗廟鄉黨自有茲嗣以後諸舅諸姪諸甥並當爲明府愛嗣子而翼之成立勿使小人有覬心勿使異姓兒有禍心以自扞禮法庶其母子安而地下之靈亦安不則踵熊葉之薄道何以嗣爲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于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安寧和睦而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正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

李公鵬舉字起南歸善人以鄉薦歷官同知故苑卿學一之父也嘗遺書戒苑卿兄弟曰家中凡百務要節儉飲食衣服須從朴實一邊自可長久爲人只要存心謹厚不可損人利己勿謂天道無知詩書中所言感應極詳且盡但人視爲故紙耳讀書一節務要謙虛勤敏細心講求忘室忘家忘寢忘食乃可上進予平生手不釋卷每夜讀輒三四鼓動以爲常至今不能取高第徒碌碌一官在人後雖不以此爲介意而見上官禮貌不恭亦未嘗不以爲悔也

又貽其子學一計偕時書曰中後務須謙虛求益于諸老先生長者自當長進勿學輕薄後生凌傲先輩自取損也倘不中授官一節在爾自爲之第恐爾學識不廣不稱師道只宜買內府五經性理四書大全回家閉戶三年自可淹貫博洽縱將來不中亦是有學之士推之治理仕路無不過人

又嘗以書戒其子苑卿學一有曰凡人聚會須要正襟端坐凝定精神聽一人言觀一人行始得與我相透若精神散漫放肆閑談不惟我于

人無益而且落于庸夫俗人之態便終身不得長進卽高官大爵亦不過尸位素餐之夫耳豈能使天下之人聞而敬之見而愛之哉爾聞予言便當長記于心終日夜苦心于學使學問長進則不患不到昔賢地位矣此便是大孝此便是善養其親若復如在家時好遊佚好眠睡好酒食則吾無望于爾矣不可不猛省也

又旣得苑卿學一登第之報卽貽苑卿書曰連日臥床望爾佳報十三日發一夢頗奇知爾必中矣旣而十七日巳時走報果至信有徵哉此皆先祖父積德累善以有今日非爲文學便可取科第也宜深知此意時時不忘爲善之念須當垂久悠長子孫繩繩相繼最不可自滿自是予嘗看世人便矜誇放肆眼中無人居官則凌虐小民居鄉則傲慢長上眼前一時光耀其後豈有不凌替者哉爾閒中細思之不必舉其人也

霍公韜曰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難保有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固惟日恐畏

眞如臨深眞如履薄如兄弟亦幸深體此心謹身愼行齊整家法不干非義俾予早早致仕同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曰我嶺南士夫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不美哉惟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丁寧戒勉

又戒子姪曰童生經書未熟三場未通勿送進學恐因入學又壞了與璞等如不早來書皆生了務外馳騁之故與夫書却熟了今詩經到豳風歲盡詩經皆熟了如來歲還着通熟書經春秋乃許進學如書未熟進學無益也

又戒子姪書曰本家有事干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些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思贓官窺我卑了遂無忌憚貪婪害民則我之罪也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我不能惠天下又從而爲贓官窩主俾有所恃以害民是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尙望做好人乎幸兄弟體此意爲子

孫植此福俾渠有所依賴也此帖尹先同體剛到祠堂熟講之使兄弟深體之仍留爲子孫後日無窮之訓

又曰後生子弟聰明有才思者最易壞父兄能愛者當憂之可也近時若湖廣黃岡王體民濟郎中乃子王廷陳□自幼穎異少年即發魁春省報捷至其家體民曰不中也罷壞了此孩子旣登第選改庶吉士在館每有凌忽前輩之言未幾以論列落郡職輒與部抗背近見邸報發其貪酷數事至不可解者此有才以致之也若體民有若是語亦可謂能憂者而竟不能約束之以全其愛何哉又殆等于不明不慈者矣

又戒子孫書有曰凡官大則惡大官大則禍大語云一代爲官三代爲丐謂官大作禍也又凡公子皆夭如粱厚翁五子今存者惟一人餘皆年不永陳夢祥憲副惟一子年不四十何都憲宗易兩子年皆不三十羅大參一齋長子年僅二十楊大理愼軒長子年不三十陳方伯仲芳兩子年皆不三十何大參汝玉僅一子年幾三十且絕嗣李方伯汝善僅一子年僅四十豈天皆不祐公子哉非爲人父喪心保祿滅絕天理

貽促後嗣則爲公子者憑恃貴勢作孽逆天自貽伊促又不然則肥甘口實如豢豚犬日求充碩自促其命者也予嘗歷敍要官公子生平長短作公子傳以警戒人今未就緒惟此論不可不使人聞之也

又曰處家之法必家長極嚴然後人心畏憚各兄弟子姪須當守家長之法然後事體歸一雖所處有未盡善亦須委曲聽從事苟無害于義亦只以家長之說爲是但家雖以嚴爲主而兄弟子姪或未必就能一一循理亦須以漸敎戒不可遽然責怒太過致人情不堪若婦女有不達理亦宜含容待其自改若一一計較小事即爲家長者全是亦且非含容之度矣又何以禁彼之爭耶

又戒子姪書云前後書回無他屬只願兄弟子姪勿生事爲我累家中如此儘勾了若不知足是得罪天地神明也子孫後來尙有好的留些福與他勿享盡做盡折墮子孫也只爲我整完南樵書院我不久即歸歸即攜家居南樵死即瘗焉人生歲月更有幾何不久死矣兄弟亦宜念此可也死後復能帶田地金銀入棺中否生前勞勞徒取人怨怒取

人冷談冷笑他日子孫過人口齒皆云渠祖父平日稔惡今累及子孫也此語近俗而極眞世人累驗兄弟子姪宜深念此人寫一本置之座右可也

又曰揚州卞家五世同居朝廷爲立牌坊近日乃恃其富盛凌呑鄉里占人田土被人訐訟掌家者猶不知改過反攀附權要爲之庇護每年送夏尚書銀數千今雖得夏爲之冰山然惡名已滿爲衆所棄爲法不容他日必將傾覆殞身滅族皆所必至不如不同居之愈也此事足爲明鑒太祖初年凡大族皆誅且徙惡其呑食細民也只義門鄭氏一族保全謂其守禮義崇儉素不害鄉人也足以爲守義之勸自古亂世則大家先覆財穀爲人所利賊爭取其家殺其人取其妻女奪其財物雖盜賊之常亦天道惡盈爲富不仁鬼神皆降之禍也此足爲後世明鑒爲人父祖預積德義爲後世預保性命可也父祖累世積德子孫一日不善猶致傾覆蓋成之難而敗之易也况無積德之實望子孫他日能享富貴保身命不亦難矣皇親張家今遭極禍亦昔日積不善所致也

揚州高尚書一百頃田五十萬銀一日抄沒亦平日積惡之所致也且追及親戚予非道人之惡欲兄弟子姪視此以爲鑒也

徐文貞公有孫曰元春舉進士公貽書發明敬肆之義誨以堅志力行勿怠勿恐交遊中有慕悦勢利者談説恩怨者厭怠職業者先鮮腆服食者耽色湎酒者一切謝遠之必卓然不惑乃成大丈夫毋負我既授刑部郎公復貽之書謂得此官有爲汝不平者誤也吾殊爲汝喜夫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勉之勿生厭薄而志遷轉則汝福耳進德修業汝衣食也衣食之苟具而可驕人乎哉如互相標榜高立門户非獨乖遠害全身之道爲已之學故不如是

張東海有仕宦子弟詩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華奢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所誇勢或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譁

李元薦曰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二所與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但據見在不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

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譲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不如積書又不如積德又近于因果畢竟如何方是在吾子孫思之耳

又曰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守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吾生平只知貪逐世味將此田地一向抛荒雖僥倖富貴無毫髮受用抱病終身尪羸度日如朽腹之揚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稟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為鑒庶可以存吾宗祀乃謂孝也所謂方寸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王文肅公與余勝峯知府書曰僕浪遊遂久恐家奴宗黨有藉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又與王對滄兵道書曰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謂先人薄產遠寄海涯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為奸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

壅于上聞敢冒昧布心腹於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一切以法裁之又並海居民頗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縉紳家所以染指先詹事每諭諸宗以此爲第一義地方有司官所具聞者也更望嚴爲體訪有犯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又與柯立臺提學書曰記得前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投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恨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不問親疎盡法繩之乃爲眞相知耳

申公時行與馮大尹書曰東南之民憊甚待澤仰流所望于父母者固殷且切幸留意焉若生之非劣向來約束子弟不使毫髮干紀觸禁父母誠欲行法當自寒家始有犯必重治有逋欠必嚴追以風示一邑以免不佞于大戾則受賜無量

俞明時松江人今僉憲汝爲之父也僉憲在官邸公前後寄詩有云平生一段忠君胆付與兒曹向日傾又云七試今吾老三遷爾獨遲但行忠義事自有鬼神知又云人品官階難兩全居官還要品爲先又云爲官若有身家念多少塵埃置腹中

張居正訓兒謀曰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爲千里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再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已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黽勉從之竟致顚蹶藝本不佳于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頫首以就矩矱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憒憒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戶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騖于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能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

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大標藝苑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迹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于後人者自謂不敢後于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册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旣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于汝矣但汝而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己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呶呶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月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于愼行曰王鎔養張文禮爲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處存養劉雲郎爲子而族滅于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也佛家寃業之說語涉誕漫以此推之殆有甚焉

葉向高曰自三代以前卿士大夫不少乃世德淵源庭訓著稱罕有考

見惟魯國大儒本之叔梁紇聲光萬禩而子輿亞聖肇自三遷母教章矣而尚不及父蓋其難也然鄒魯之間餘風所被飭躬勵行澤道德而湛仁義之君子常不乏人而後嗣弗揚闇汋而無稱往往有之旣擅垮修文開哲胤壽考令名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爲踔絕矣

厚生訓纂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炙爲名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脫漏及引誘爲不美之事皆此輩也

楊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旣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樂禮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嘿之間承誨訓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辟之念不萌于心非禮之事不干于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乎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實行瞽踵貿貿焉以自恣于禮法

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于公是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編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于放辟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于傳世垂教侈則非予之所以敢僭也

往行

郭公英開國勳臣不治田宅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嗟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樸實諸人不及也

解縉與兄綸方侍其父筠澗公側聽講時卽以朋儕一時所傳誦者語于筠澗先生之前曰朝廷初開甲科之年榜首吳宗伯卽出撫州今第二次殿試而榜首練子寧又出臨江會元探花黃子澄又出袁州二子雖未第一皆授翰林修撰矣大丈夫故當如是也筠澗先生曰克去一切妄念乃是眞實舉子爾兄弟尙試思之甚毋躬蹈不幸于少年子也

王公景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棼蓋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于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郡邑交薦不就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箕斗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于孝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膺雖屈復伸終躋顯用以宏才碩學爲當代文人

王升德清人洪武初坐事繫刑部獄時升子瑱爲平涼知縣升寄瑱書戒以居官廉潔撫民仁慈報國忠勤處己謙敬買附子川椒經稅而後寄來獄吏搜得其書以聞朝廷下詔褒美賚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升免其所罪復其家

王文端直在吏部其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王忠肅翺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

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防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也裂卷火之羅整菴官兩都時留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定分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訓誨授之而誨以忠信篤敬云

王端毅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

方俊字彥卿東莞人涉獵羣書景泰癸酉舉于鄉授浙江義烏令改廣西滕縣所至廉能有政聲俸入惟購書籍不事產業曰吾留心田遺子孫就足矣

張如宗大名人少家貧力學以端謹聞貢爲鴻臚寺序班轉光祿寺丞擢四川參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曰唯躬鋤蔬灌園

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鐮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卽退下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蔽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乃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側席其方嚴之旨類如此

楊春字元之號留耕故大學士廷和之父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僉事封光祿柱國尙書治家嚴甚閨庭整然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不命之退不敢退教諸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先生既位端揆猶以書諭戒宜以禮法自檢勿侈勿忘勿苟狥人意其諭太常廷儀亦然

李封君故大學士東陽父也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兩屬所親告封君封君辭之其人曰不猶愈于貸乎封君怒曰吾父子寧窮死豈可爲不義辱東陽比考南畿例有供張封君曰愼勿納且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挈獨不聞薏苡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後拜學士之封具

朱衣請見客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燕後或得寒疾時值廟齋東陽歸侍湯藥趣赴院曰邏令方急毋以我故犯法其恭愼至此

蔡潤字懋德晉江人清之祖也生平重先祀昧爽謁祠堂已乃出治事夕復謁始就寢祭必備物或病弗克與則飭子弟惟謹身以勤教孫清出就傅旦必問曰清入塾未則戒之曰汝貧家子不可作富貴相見其字畫不楷則曰亦是學也奈何不敬凡器物或損壞未嘗介意獨于書甚愛護每戒子孫曰吾於此雖不甚解然聖賢所著要不可蔑視且吾先世遺物惟此耳汝輩愼守之見孫級服爲新製輒蹙然曰何得効俗兒女子態也

李璋字士欽以任子歷官太常少卿故相文達之子文達常誨以學貴通古今務踐履勿爲近世舉子業故君兄弟不事場屋進取英宗常命中貴人謁文達家以子名來上將錄用之文達辭曰臣子璋幼方就學何敢冒寵英宗嘉嘆而罷及文達薨憲宗卽喪中特旨命君爲尙寶寺丞

王公信字君實歷帥雄鎮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劉忠宣公嘗云予在本兵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萬貴諸城人充吏坐事謫編戶霸州成化初以女爲貴妃恩歷錦衣衞指揮使微時曾執役公門頗知禮法每受重賞輒憂形于色見其驕奢過度則戒其毋妄費曰官家賜物皆注于歷他日復來追汝無以爲償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隋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羅文莊公欽順致政歸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敍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隋容食恆二簋服無侈麗居無臺榭讌集無聲樂宗戚率之而興于孝敬閭里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姪僮孺罔不守其約而歸于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弟憲使公亦未老乞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

吳都憲訥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公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

止隔一水逕渡歸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太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詡且述當時錢捷後謁見命執掃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教者眞是能教受者眞是能受汝孩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今日士子一頂門鍼也

費文憲公在翰苑時與同年關中某公同事一日對弈爭勝戲擊某公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言第自疎耳公悔曰至門長跪請罪某公絕不出

或以其事聞于費公尊人尊人大怒封一竹箠令公自朴于京邸公持父書及箠三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在我公何爲哭曰公尙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驩如平生兩公篤孝可爲執鞭如費公亦胡可得也

鄺公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卽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典秋闈聘典文衡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詒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益高

韓紹宗教子一以義方公在堂諸子非呼召不敢過其前僉事邦奇爲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戒之曰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孝道德命諸子宜其所立偉然而四明楊公守阯以爲古人何如

也

王封君夢祥字奇徵王文肅公之父文肅公兄弟每就試君必攜以行僦舍擇避諠而遠囂者與同臥起每出則鐍其戶牡母舅吳公笑曰兒子邑邑面牆何以發文思封君徐曰如舅言曰見市曹子鮮衣怒馬者其文思不當大發耶吳公頷笑而已

張春鄖陽府學生爲人剛介苦學七歲省試名重全楚貢授浙江斷事居官以淸謹著九載考績浩然有歸志抵家輸宦囊以周族里之貧乏者常曰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麽人皆敬服

張文懿先生家故田居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日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而被笞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屠公大山嘗爲吉安知府吉之屬邑王尙書學夔者由選部陟大僚有子橫理中公悉剪其翼子畏而折節爲儒生尙書每語人輒曰使君去我一嚚子而益一賢子仁哉使君乎人蓋兩賢之

郭公宗臯旣謝政歸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內政整肅子孫皆布衣芒履無所紛華家雖不饒而供養甚備朝夕上食祝哽咽環列左右夜則更臥榻前候其欠伸終不敢離人以徵公訓焉

鄭儒泰字□□故端簡公曉之父端簡公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羣兒壔壔循漊塹捕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昂額豐顱蒼顏鳳目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卽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鄉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于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博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誡之曰如彼則富貴無爲也端簡公少時又嘗錄步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步登城樓觀星象封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中

峯董公玘來顧公出己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命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豔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卽通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公遂辭中峯中峯曰久知尊公能敎果然也

陽明先生在廣西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靑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旣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儆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德薄于良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耳其言未必足法又謂其言

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茍如是吾末如之何矣
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
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
林間攜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之偶便先示爾等勉焉毋虛吾至
望

勾章柳塘楊先生名臣也任至方伯家無擔儲性至孝而絕憐其猶子
小洲公宦轍所至必與同寢五鼓卽俱起公服拜天地入問母安出而
誨其小洲公曰爲人不忠不孝便做了狀元宰相也是枉然訓畢命小
洲公讀書而公出理官政自是晨以爲常後小洲公亦薦鄉書爲名邑
宰有劉寵一錢之風小洲公子見洲公飽學卓行不異郭有道見洲公
次子卽今太史守勤也丁酉浙闈第三名甲辰聯捷會狀識者以爲世
德之報

楊文忠公廷和居家儉素食不兼味所衣自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
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

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處同于寒素

林繼賢蒲田人嘉靖五年由舉子授徽州通判温良謙厚小心奉法其父嘗寄書勉以清行貽一履表裏純清繼賢曰履履也欲予履清蹈潔眞純不雜也佐郡七年公清如水長老言清官動曰林三府林三府云

萬吉字克修宜興人嘉靖□□以貢爲桐廬訓導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吳處士丁森南京吏部主事奉之父也以身不遂士業比得一子喜其頭角巉異曰此足以畢吾志矣遣從師遊日督厲成業或乏束修以上即鬻田以繼之得價徑歸之師無少留吝曰寧棄吾產毋寧棄吾兒云其後產益薄而心益浩然若罔聞知

羅念庵公旣及第嘗侍其父雙全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

陶大中丞大順仕宦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閩藩完錢穀之任最久猶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

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于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

萬公士和嘗爲少子曾營居地方治垣見一巨石材可作假山者公命碎以實垣工難之有謂公卽不用徙于他人不猶愈耶夫石未易擊擊石何啻百垣力也公正色曰古亡國敗家斯一祟也不欲祟吾子而可祟他人耶竟擊之

高校字國秀無錫人今進士攀龍之父也攀龍試諸生不偶難于見君君趣入呼酒爲慰曰數也且患兒不讀不患兒不偶攀龍爲諸生非久薦于鄉君顧愀然不怡攀龍跪問曰大人胡弗怡也君曰吾憂爾之從縉紳速也爾所知者博士言耳于世故未數數也勉之閒呼袗恰入公府君輒驚曰得無從諸先輩往居間乎毋以一時贏而棄若平生攀龍謝不敢乃已嘗衣新衣而見君君曰吾未辨汝何自得之蓋身故恆布素而已弗之辭弗易食不再肉故用恆饒蓋自力爲儉吝或訊君家幸饒胡自苦乃爾君曰此吾分也吾不敢妄出是以不敢妄入

何封君世錦字伯絅興業人何公以尙之父也有四子以貢嘗爲南雍府照磨以孝行旌前是嘗戒其四子曰若曹異日拜一命但爲天子官勿爲私家官但爲庶民官勿爲子孫官蓋名語也

董公應軫中年家居時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士毅故亦積學負俊才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士毅號三泉公參江藩

余公繼登字世用交河人丁丑進士歷官翰林學士謚文恪居官廉以節儉佐之操持甚苦然未嘗以行驕人終身不置姬侍不營家產曾學士朝節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欲求爲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卽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尙德愼氏爲厖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讃于公所時耿公楚侗以事謁公意欲解之以同年

故嫌於啓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尙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吏不少貸其操可知已耿公退而嘆賞公明決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爲諸公卿道之謂凡爲鄕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朱封君琯字懋卿漳浦人故司寇天球父也司寇以進士爲南禮部滿考至京而適有楊忠愍公繼盛之禍殯于城西寺出哭而賻之楊故論劾分宜相囗者人爲司寇危公曰命故自有屬彼復何能爲及司寇遷太僕公則曰兒漸貴漸挨人眼目得無以直累乎穆廟初元司寇果以忌外調歸侍公二十年公雖愛司寇而待之嚴每莊坐侍立竟日誨諭亹亹皆先聖格言不及家事每怪士風日𡘋薄居恆嘆曰吾睹夫簪笏者非復故衿裾之步也子孫不必仕當轉徙深山中可矣

陸太守化淳後起家處州甓額不欲行親故強之乃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冀杜其妄念俾不得

不就儉約耳公平生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冠入處猶冠之衆以左于時嗑然羣笑公若弗聞也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創後周恭人嘗請稍廣之公曰居既廣則凡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子既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爲牛馬無已時也自壬辰釋褐逮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

黃裳字子重錢塘人今大參汝亨之父也汝亨字貞父辛卯貞父舉於鄉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父曰吾家世寒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起自孺子孺子勉之哉毋穢我卽鮮衣怒馬軒車高蓋而以誇閭里吾不忍視突梯滑稽緩頰巧資而以苟富貴吾不忍視吾屢跂汝而乃晚成雖然閱歷多矣今而後而不遺吾憂者乃吾子也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南城人嘉靖乙卯江西舉人不赴會試嘗以本省撫按交薦以翰林待詔徵之不赴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公時志廣莫羈經典墳史咸喜博覩人曰無已荒

乎黃師曰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以膏粱耶公時氣勃莫遏心所欲
爲果銳必達人曰毋已戾乎黃師曰譬之豢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繫
輔國將軍拱槪鎮國宸濠之子也嘗選先賢懿行訓誨諸子孫嘗作家
訓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負擔而嬰爵祿毋以世及罔或僭于禮汝毋侈
于聲毋湎於酒毋作驕淫毋嚚于訟以顚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
書毋姑息是肆以戕厥性汝友朋以臧勿邇便佞善柔毋豐殖貨賄以
賈怨汝御臧獲羣隸亦維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後毋事巫覡左道
汝祖高皇帝尙有垂訓念之哉
黔國公崑居常家人子弟中擇其俊秀者習字學使之錄家乘及古今
異書強壯者有力者讀兵家書操演武事蓋恐其閒逸無所用心或博
弈飲酒漸至驕惰也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莆田人□□進士歷官右布政使生平淸忠自勵
慕趙淸獻之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公子弟有諷其置產業者乃厲
聲訶之曰汝第勤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曰此天

物也汝輩可易用乎

朱輔故郕國公能之後諡榮康素嚴重燕居危坐如見大賓定襄王侍立終日無敢欹側每朝會出入必衣冠迎送于門

劉文恭家訓素嚴仲子㴘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毋利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杜司寇銘有女適漢州牟鳳鳳死公往弔之載棺及斂具以隨謂其女曰此我爲汝未亡人計也見者皆服公之高

陳少司寇瑋閑家有法雖頑慢亦知以禮自度子姪有讀書向進者即喜而不寐從弟侍御君亶少聰慧敏且愛之曰亢吾宗者必此弟也遂使與子猷隨京師受學凡自公退食即以經史相問難至夜分不倦故卒同領鄉薦及侍御公出仕以宦道迪之至子猷屢不第慰而論之曰汝但讀書制行無愧古人不使先聲隕墜足矣固不以功名爲汝苦也

潘公琴青田人舉進士嘗以南京所給半俸屬其友項司務文祥市二幣以獻封公公怒曰汝始仕何自致此物是豈吾爾望者君數書自明

實所得常不敢用非義爲辱公猶未解至以項書及故緘報公公乃信

公諱沆字克明

胡公富嘗語諸子曰子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者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毋忘予言

朱公垂父鳳嘗敎公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之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坷內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木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爲孝乃父後以垂貴贈官都御史

崑崙鄭公持家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人遵之不敢違肅然如官府

牛太常鳳居家凡子若女雖孩提言色不少假嘗曰凡不肖子皆母詈不父聞終致失敎耳

張布政賢嘗敎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敎之讀其不能者盡敎之農愼勿爲吏壞身心辱門戶也

吳方伯揚歷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訓所綜理公友愛尤篤子孫有營私者公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一錢尺帛汝曹生豢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營私而婦之惑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一家大小百餘口同居共爨無間言

吳憲副道寧致政歸以耕讀爲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憤讀書或夜無油就月色讀書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火不須營幹止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即掩卷朗誦一遍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耶諸子感奮力學守中遂登進士第臨終不及己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教子孫讀書爲上策耳

潘廣文才教子弟以容忍爲先其教之之法務在浸潤薰陶不遽加譴訶其言曰子弟故不可不教但成敗自有定數徒傷至情無益也其教人子弟亦復如是

孫博士貞有子四人長曰良爲御史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

則喜有不當切責之以是竟能其官曰恭爲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不入升斗爲己費書以欽賜金幣不發封輒還之而報以書曰我俸長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曰儉曰讓亦爲教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温有桑梓之託取外甥鄔在恭以足之其後子孫皆有成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當時稱善政者必曰孫博士孫博士云

王公蓉訓課子姪寒暑弗間分授諸經延名師不恤所費正色曰汝曹愼努力爲之進取有命非所能必但求在學足稱好秀才於鄉可語好男子我之願望亦若是而已

劉指揮蒼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謂其子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已已矣小子其敬之於是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閾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著之卒事猶藏焉公以爲賢遣麟師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自衣以帛贄趙趙公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

于封君玭有五子其長不聽讀書曰是兒不羈甚儒而不羈則益其疾不如使守田種瓜而美公一日見瓜生道傍大怒曰人皆畏汝不敢食道傍瓜汝橫甚矣折挺杖之

劉璧號一齋即樂菴先生豫三子也每訓誘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迂闊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之地耶

申鑄字鎔範大名人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黌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長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奩具遺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忘金即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簿偶遘疾數日漸劇嘆曰吾居官不苟取金死何以歸塟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贐者幸勿憂大驚詬曰汝敗吾生平矣遂面壁臥叩頭百解之竟不還顧而卒兵部員外郎燧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蓋有世德云

譜系

前言

方孝孺重譜篇曰尊祖之次莫過于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敘戚疎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諱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由其身緣而上之至于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名之汚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自以爲上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

發于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恆人而縉紳大儒多興于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于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于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于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蔞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岡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者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于身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力之所能遺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于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

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解縉曰蘇氏譜獨詳所親余嘗謂其用心之不廣歐陽公稱其族來自唐末不顯乃不知萬安有梁國公墓碑尚存實沙溪之祖本周將臣與宋太祖爲布衣交太祖受禪義不屈其沒也太祖强封焉則歐陽考撫之大謬亦其未嘗履歷於江鄉耳至如曾子固作譜而與史記諸書皆不合王安石作蕭世基神道碑以乾貞爲南唐年號二公尚如此故知國史易而家譜猶難也

又家譜序曰予自幼務此參之傳記訪之遺老廣之于異聞歷之于山境舊居必履指古墓必拜掃名家媚譜必借觀而詳審焉先祖片言半語必手抄而質問焉抽金匱石室以驗于古考曲譽妄毀以徵于今自生七年至于今二十年間未常少懈

葉公盛曰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爲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敍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于文貞者文穆之嚴近于義

文貞之厚近于仁

楊守陳曰族譜蓋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世本士庶人則有家牒其來尚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遠止于顯曾祖考近止於顯考皆已去墠爲鬼則高祖以上且莫聞況遠之尤者乎服自緦而窮袒而殺至親屬既竭食或不輟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況疎之尤者乎又況離析于百千里之外者乎若使遠而百世之祖疎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興其敬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巨族亦多缺焉間有作者後莫能述于是晚宗遙冑蔓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弊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

李東陽曰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爲國具而不實其弊顧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爲譜者或又傳會冒妄慕華貴而諱寒畯君子以爲不足信幷其實者疑之譜所

以傳信而反召疑則雖無作可也

又曰自宗法不行于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者有之及派衍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其後不廢顧兵燹之摧剝道途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族得一人焉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忽而視也夫譜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孝弟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不容已者其于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助則知亡者之不能無責也世之亡其譜者不能盡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於士大夫之賢者其誰望乎

又曰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爲譜幸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冒他人之祖考而不知其非則雖眩于一時而不可傳于後世其弊有甚于無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烏可以易爲哉

徐文靖公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不作則國之離合治亂人才之邪正進退政治之因革損益皆無以昭往昔而示方來譜不作則世系之所由始昭穆之所由分皆懵然不可考譜之作其猶有宗法之遺意

乎古者宗法行世系之相沿千載不紊自漢以來宗法始壞然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則猶有可考也五季以降官簿或廢其流之弊不可勝言有志于復古者可不加之意哉予觀近世巨家譜系散逸十室而九雖號稱士大夫亦往往有籍談之忘不然者又或有崇韜之附亦可慨已

何孟春曰古者重原其世剡子之言著于左史魯衆仲輩善論姓氏見稱于國宗派之傳族指之繁疎戚久近昭穆尊卑之列固不容無考也籍談不識其先而郭崇韜乃妄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世之爲大家者譜故必作然必要之有據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無慮于繁而自別矣

王錫爵曰孔子論夏商之禮而嘆文獻之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考信此亦見古道尙質薤書竹簡原擬爲後人紀述之用其闕然寡徵固其然也而當時舊家聞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喟想于寒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望足以亢宗鳩族追往紹來乃

或以身勤王事荏苒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爲而長年之老博物之儒
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藐忽前聞或以跡混漁樵弁髦里耳此吾所謂難
難在得人非徒以文爾已是故家之有譜與國史記志並傳然史不諱
惡而譜專揚檄史記國家大政旁及名臣勳伐未暇及採鄕曲隱淪閨
闈幽妙之行而譜自子孫綜敍本枝發皇家訓特詳而重是以史稱陳
太丘之仁隱阨一時而子孫紀諶羣泰貴顯弈世然論者猶以爲公慙
卿卿慙長故盛德不階圭爵而貴盛名不藉甲第而榮自古記之矣
又曰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其宗之人而今之
仕者罷而歸其鄕則無所復藉于是宗法廢而藉法與蓋自近古隋唐
之朝隸譜局于翰林而令宰相知譜事時尙以門族差次甲乙稍倣古
五宗世家之義迨于今益衰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
但能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永箕裘抑所爲施于有政稽古從先
進之士必有取焉
又曰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趨于求田問舍撞鍾舞女之樂

蓋有千金飾裘馬而族人短褐不完潘陸之門與槐柳齊列而至其敖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儒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于萬分之一哉故予議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賢有文者又或爲侈大閥閱之務無所載媺懲衺訕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邨許氏譜議以始官于朝者倣古別子稱祖百世不遷夫是則高明鼎貴令自立宗耳安用譜哉

又曰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倣天官氏考工之錄地官氏考氏之譜爲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祖合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乎四海穆如也古道既湮柏翳神堯之族紛紛瞀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于時宰相皆帶知譜事而譜圖一局特領于翰林時蓋有桑梓甘棠相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持本專于論貴單門庶姓無所紀德昭世徒知擬擬競錐刀析竈炊耳故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干戈之後雖卿大夫之家子孫

惰窳忘其先世矣儒者蘇氏歐陽氏憫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孝弟之德衰于是網羅世序序列昭穆而兩家私譜至今盛行矣又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箕裘堂構之業棠棣鶺鴒之思乃共標本枝葉稍陵遲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徵一二文獻于蠹書枯竹之中於是譜牒興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採世本述陶唐以來王侯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以後流風蔑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婭俎豆有非其族者則衆共指之而宗統因藉以不蕪滅蓋自季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子孫能知其世胄者鮮矣然則杞宋之事孔子無徵蓋其傷哉夫族之道貴睦不睦譜無爲也然善族爲上今之世非無務收族者矣其席衆爲黨挾勢以護其私者姑無論卽善收者亦不過以財合之耳夫財之德易見是故不必每人而悅若曰不己其有而族其有捐綺縠損粱肉而惟夫不足者之婚嫁衣食是急是無賢愚其不色詫而心頌者寡矣若必期迪之善則不能然蓋不以爲怨亦

已多矣明允記族譜亭也書夫已氏之行以爲戒且曰無名之冀其有悔也然彼人者面不熱汗不出後乃祗以賈蘇氏讒近世志濟人而以敦族稱者無過范文正公然義田則其大者矣歲八百斛以贍九百口施有等給有則如是焉已是人之頌義無已者也夫同姓以恩勝急之則傷于恩故吾夫子亦似不能言而恂恂如張公敦九世之誼則百其忍非能責善者也范文正公親爲高行而動業冠于宋相族寧有秕德其敎固行不然今之襲公爲義田者豈乏乎而奈何世無稱焉且彼之九百口之取足于千畝也非約于訓而安能守之數世無爭哉且不然相憐以衣食而敎不行不幾訓之惰乎

申文定公曰古者卿大夫士各本其氏糸而立之宗所以爲收族之道甚備其采地有入家削有賦足以融液灌注乎族屬之中若水泉之布流故有瓜瓞之祥而無葛藟之刺至于比閭周黨之民則有口授之業土著之版以相保相愛貧則相賙急則相赴而太宰繫之以兩曰宗以族得民是以其民聚而不移族聯而不散仁讓之風行而和平之化洽

嘻何其厚也井田廢天下無世業宗法亡天下無世家士大夫崛起布衣貴重于當世食天子之租稅以自奉其私閭里阡陌之雄貲累鉅萬園田貨布之入與封君列侯等而族人卑卑于甿隸空室蓬戶而號飢寒曾不得沾其腐朽厭棄之餘以延旦夕之命蓋漠然相視不啻如途之人是遵何德哉學士大夫蓋隱然傷之間獨以其意譜其宗之所自出卽不至如古宗法而本支世次親疎遠近猶可以聯屬而無間幸而子孫族屬之賢者油然生孝弟之心篤媚睦之意推其所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不至于途人視之則豈非收族之遺而古道之不亡者與

往行

解公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生七歲卽問于父筠簡先生曰大凡儒族必有世譜況我解氏家無家乘乎筠簡先生卽命取古本家乘悉附誦習之公遂與兄綸合志考正踰三年筠簡先生曰爾兄弟留心家譜亦十年于茲矣必有紀述足徵信盍先從事于此作解氏譜圖及世系歌及源流歌修解氏科甲記及簪纓記及題名記

俱屬成稿

熊冢宰浹爲南京禮部尚書有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楊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日久淪湮涉牽合非禮也遂沮其議廷論是之

胡公某同知處州事行縣至青田有縉紳家與公同姓來見請通譜曰先安定教授蘇湖在二州者多其子孫也公謝曰予未受此于先人義不敢許其人強以譜授公公行一驛遣人遞還之

袁州守周山顧公禎其鄉人同姓者以家譜求通云與公族俱出自野王公作詩郤之有周山自是源流淺不向墳頭拜野王之句若韓襄毅不祖稚圭沈潤卿亦記之矣卓彼三公所見非企美狄武襄者耶

黃宗明字誠甫□□□人先祖姓薛至宗明乃復姓曰黃先是宗明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宗明祖瑛爲廬陵教諭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言宗明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迨登第正德甲戌歲首疏復黃姓別爲祠祀薛祖禮也初授南京武庫主

事歷官禮部侍郎

祠墓

前言

方希古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于天備于心粹然出于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飯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輭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敦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于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一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于

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出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者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于其先鑿井之民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况于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者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爲惡名之求尙爲愛其身乎吾懼乎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年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合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齡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面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敬兄慈子弟和隣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

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大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長能孝而弟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于譜其有犯于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方希古奉終篇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于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于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于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身謀下以爲身利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于終身或身

死而委替于子孫甚者子孫恐塟之禍其身舉而棄之水火塟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不察而至于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有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于春盛壯奮長蔚勃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以沃澤茂美一旦飄而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于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于世而謂之輪迴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己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之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欻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

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

方希古重祀箴曰身嗚呼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尹公直曰予先世遺像皆歷年久楮繪墨色漫漶滅裂不可把玩乃命繪史王珸因舊摹新共爲一軸而各贊四言六句于其中庶歲時忌日懸揭簡便久而不至于散失故也昔者先儒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爲他人矣意若可有可無此必爲當時子孫曾識祖父者言而非爲後世子孫言也蓋後世子孫未嘗親覩平生之丰儀安知其似與否若賢子孫于一覩之頃豈無僾然若有見乎其位而或感慕奮志勵思所以修身飭行冀無忝于所生者哉是又不可泥先儒之一言而遂視之若故紙也

徐文靖公曰先考長厚孝義爲鄉邦推重且天性孝謹于奉先之禮惟恐弗至嘗曰祠堂之制朱子家禮之所首載者也吾家于是顧獨未稱因卽所居門外擇地以建後以其地阻于池水歲時禮事弗便且于禮

制不合也始更擇地當正寢之東爽塏深廣于祠堂爲宜又以池上謂得魚利可當祭田諱慮不久遠也惟先考舊畫神安鄉小旻圩常稔田二百一十二畝以資給諱者今幸祿俸且厚不敢自私凡牲醴庶品悉于是乎給或歲入有餘以爲修治祠堂之費焉

又曰夫子孫之于祖考祠于家而墓于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者其常也其或有勢之不建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而寄託者無所不用其極孝子慈孫蓋亦有不得已焉故僧寺道觀之于人家墳墓往往有守望呵護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代有之者如贊皇之祀于甘露王金陵之祀于鍾山皆是也佛之敎離家去俗若無意于親親之道然以兼愛爲宗其爲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爲之盡其孝思此實所以兼愛者亦其敎之本然而非可以強之能也

又曰古之祭其先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至朱子家禮首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其曰祠堂者通庶人士大夫而言

也然世之士大夫爲宮室者比比而是至于奉先之制苟簡特甚殊非報本追遠之意又何怪乎庶人之無祿者哉蓋人旣沒而塟則爲主奉之乃神靈之所依也主之所奉必有其主處則祠堂者又神主之所依也故古者不重墓祭而祭必于廟夫祠又烏可忽也

李公夢陽曰祀禮發油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神人也聖人之心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于祀嚴祀立敬莫大于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于祀也忽故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其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蔑乎

韓公邦奇曰夫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二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自絕于神何敬之有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恐其靈也賢者潔己愛民弗得于人將求之神是故惟恐神之不靈無以鑒己之誠不肖者黷貨虐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隱然神之靈其可昧乎

黃省曾馬衙祖墓記曰府君冠而業儒辛勞遲暮而登進士是時也墓

之不奠而掃者一百十五有年矣荒烟蔓草二丘纍如鋤者齧而爲圃耕者圮而爲田而冢之爲土無幾已此天之不競于黃氏也府君倦游而歸履之悲喈訟其侵者于有司乃得禁之牒而治之皐麗牲陳俎常涕洟而告以格思乎荒涼之魂也予年十齡爰挈以隨而馬鬣之封有望于將來矣是時也嗣其爵者以至諸黃之屬咸給而富所謂加疇闢遷樹之松櫝輔之堂隍築之坂堵皆可爲也府君之沒先考遂遭閱牆之家難羣擠並擊艱支悴撼凡有毁于宗姻者三十餘年卒抱迫驅而死雖有孝思于墓何暇而營之也予之兄弟日奔之難下帷之業弗固弗專天之不遺叨首一經而舉矣然白髮貧賤困于簞藿不能炫赫于一鄉之人其嗣之爵及給而富者則又夙夜自爲芻豢玉帛田宮之饗而罔有寄心于寸尺之土者優游暇裕儷于流離之日蓋去墓雖邇而路人視之也則黃之子孫不愛其先而自爲不競也彼子孫之賢聖而愛其先者且有逢時不祥墓或歸于燼沒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苟非聊曼之母則五父之殯不得合矣而况不肖其罔愛其先者乎又謂嗣之

爵而罔源之遡者乎固知馬衘之墓可期而淪也嗚呼已矣余無望于
黄之子孫矣敢告于途之人其鄰我而圃者毋畬之其界我而田者毋
圮之樵而遵者毋剪之行而趨者毋逕之來之世也宮而宅者毋夷之
庶兹丘之白骨不暴露于榛墟也黄氏其有興者乎其將德汝報汝而
世以頌汝黄氏其終衰乎則二丘之靈不必其無知也將德汝報汝而
陰以庇汝使二丘之靈果無知乎則皇天昭昭常鑒于仁其將德汝報
汝而福之降若取而攜也嗚呼人孰無死死孰無墓墓孰不願其塋亙
久死之又孰不願恆保于子孫而子孫者今若此吾聞之也宣芳國家
者必有其後二丘之靈則旣款之都死之後而效有錙銖之庸矣何不
食報于子孫而弗愛其先之若兹也嗚呼後之君覽斯文也其有憫而
存之者乎庶其食報于天者乎

夏言疏曰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
陵迎請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卽與先年革職錦衣
百戶隨全罷閑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緣事監生詹啓溫

州武舉生杜承美爲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事僉事寧和相踵具奏卽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前尙書席書固已備論于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于後矣先年工部尙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於引本朝故事太祖不曾遷皇陵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比者屢頒聖制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爲駭愕蓋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爲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廑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命夙夜思維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薨萬一欲改祔梓宮重易喪服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虛以爲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爲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爲中興太平之主必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

者乃若先皇帝玄宮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愼重者也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于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人家或于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己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爲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塟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識者以爲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塟不吉以爲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愼重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再吉爲必可塟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爲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卽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未能復爲他說也

戒庵漫筆曰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商量寅夜掘觮後樂書契賣者固已非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此地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倣此例借曰異姓強造

物豈私意棺者且暴露無者骸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埋瘞安知泉下人含寃不訴帝勿謂天茫茫禍患恐立至

鄧淮常爲温州府太守禁民火葬其文曰太祖皇帝以孝治天下故自卽位以來卽下火葬之禁其欲後世爲人子者葬之以禮而不淪于夷俗也彰彰矣奈之何愚民難曉習染難移其不遵聖祖之訓者至于今尙亦有之詳其所由責在所司謹拜手稽首奉揚祖訓以爲吾民勸竊惟人子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己之體膚不敢毁傷何况父母父母之于子卒或無知是赴湯蹈火狂奔疾呼而救之今也父母不幸至于大故焚之以火棄之水中何人子乃悖謬如此炮烙之刑最爲慘酷焚屍無異炮烙今加父母炮烙言亦痛心何忍爲之古者人患大惡則焚其屍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忍反以爲大惡而已亦甘爲惡人之子使人唾駡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清明則士女遍野皆得登父母丘墓今既焚之則父母之全體若化爲煨燼雖欲如人之登墳拜掃不可得矣悔亦何極嘗聞之喪具稱家之有無苟以歛手足形而藏之使全體而

歸此人子之情埋塟之禮如此且温地舉目皆山而附近城郭又皆設有義塚其貧窮無塟者但得一坏之土以塟則其神靈安子孫亦安嗚乎吾温名閬宦族仁人孝子固有不待吾言矣其愚民習以爲常恬不爲怪者不一言曉之豈能若是慇爲吾民者其自今以始有地則卜其宅兆無地則葬之義塚庶幾不悖祖訓不傷風俗而亦可爲良民矣不然則是終迷不省不免爲天地間不肖子事發照依律例誅爾不孝爲父母報仇爾其無悔

于愼行曰宋時先朝御容皆藏于景靈宮各爲一殿文臣執政武臣節度以上並圖于兩廡此亦禮之協諸義者也凡禮有古所未備而後世始出者非先王之不欲爲也古風簡朴情文固有未備者爾古人之祭以尸後世既廢不能行則以眞容代尸宜亦無不可者古之修墓而後世有墓祭令古人見之亦必不忍廢也儒者泥古文義而不知變通至謂像設而不經則迂矣

往行

洪武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大凡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大牢非當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大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洪武六年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不學者何勸既不與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益莊王厚燁春秋祈報出宿齋居嚴于對越粥粥焉如在其上嘗謁文廟中使設拜位于殿中即命徙于外臺時微雨初沾有張蓋至者即斥去之

周王橚高皇帝子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書諭支子不祭太祖王國祖始封之君不許

永樂九年上北狩還一日召楊士奇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

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

張惠字迪吉號東園德州人永樂十二年鄉舉初授都察院司務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諸生日嘗以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挖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尚幼既中式鄉舉卽謂鄉里曰祖墓荆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忍不修築耶遂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時自筮仕至陞四川布政使往回故里躬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鍬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鄰里就塋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櫈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于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爲己樂也哉

傅致柔字守剛金華人父沒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爇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爇已編荆成筐拾遺骸已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扶筐至大澤投之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

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宋公濂父尚書君命留閒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徽木造小櫝藏之適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于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宋公濂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蓋鬱然成林云先是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款惻然與之還脈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遂瘳

陳公鳳梧嘗爲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查考

夏忠靖嘗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存心如此

天順七年上足疾不視朝上問李文達遣官攝大祀請駕出郊壇即不

能行禮遣人可代上力疾至齋宮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對曰疾而力行禮以敬天掖何不可

劉敷字于學號學古安福人故南雄知府賓之子也景泰庚午舉人歷官翰林孔目遇高曾而下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成化丙午十月萬循吉進少師少傅令中書官爲寫祝文告家廟時尹公直偶見其稿止列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之名故每祭不及直曰先儒酌情制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爲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神氣相感固未嘗亡盍追尊一道號令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于禮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略不念及于松楸可謂孝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賈詠字鳴和號南陽商城人成化丙午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靖致政歸濟人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早起入家

廟焚香再拜而後就食時饗已忌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暨萬壽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起趨公所隨衆拜舞弗令家僮掖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猶如一日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臨春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取其羹嘗之有不精潔必責之執事

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有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父母諱辰必齋素終日

左國璣字舜齋尉氏人正德丙子舉人屢試南宮不第絕意仕進父夢麟爲宗人府儀賓病革強坐會氣絕郡主廣武君溺佛力主坐葬又十年先生冠矣以坐葬非禮也乃泣而白于母始獲遷窆北首焉

王儒故簡討王九思之父鄠人也遺冢纍纍十一相傳王大使家墓歲清明三人步蹤渡渭南來奠墓而返途人叩之乃知爲王公儒所遣之

子弟云呂柟曰高陵墓距公生已五世違鄠二百里又越灞滻涇渭仁誠少薄者替矣公追念不廢若此則于其父母宜爾也語曰孝其王父母者有孫海內爭誦翰林文行御史才賢舉人翩翩承教以爲公得于天者之匪常也抑豈知其誠允篤孝積諸躬而遺于子孫者哉

陳少司寇瑋尤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于家而能廉于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每念宗祠未建考妣靡所棲託遇時享輒下淚曰吾何以安飽爲遂竭力經營之規制則斟酌古今爲久遠計

范從規吳縣人范文正公之裔也文正公先世宅兆皆在洛久缺封掃從規請于官自往省自魏公祔位諸冢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之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剷榛蔓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于空蹏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滌土去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公大驚喜亟白于守禦分閘官勅戍卒還公始案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止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

勒石記事訖又爲外舍屬褒賢寺僧居守又遣族中支族一人往協相僧以居然後立壠之職始與祀事並盡

張燦字景川順德縣人故僉憲善昭之孫也□□□進士歷官禮部主事以諫大禮死杖下贈太常卿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墓權貴爲里豪關說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

潘僉憲鏜既請老歸在家謹于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僭于禮乎非此則祧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會宴昆弟子姪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不御酒肉

宋簡討琮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

金學憲貴亨家居每朔望必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

丁公積爲新會令凡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公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

故給事中陳公燁之父陳相者歲時家祀必腆潔如事生祠舍洒掃恆手任之謂此何事而可使人代哉其治墳壠滋拱木修丙舍亦不煩宗黨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目錄 內編

敦睦

前言

往行

趙思綱　馬西玄　林見素

懿簡王旭𣺉　陸胥峯　萬士和

許宗魯　吳　情　王　忬

鄭　佶　馮汝弼　劉應節

劉天和　劉守蒙　鄧元錫

王　浚　陳　英　袁　舟

林蔀齋　吳廣二　余　典

陳宗昱　李明榮　王宗義

胡　璉　王　毅　汪　禔

陸　果　王　榮　沙　龍

廖得金

鄉黨

前言

方孝孺　薛　瑄　羅欽順

于謙　李崙　李紀
南逢吉　景暘　李喬
吳尚儉　趙用賢　潘鎰
孫泰

親故

前言

葉盛　崔銑　何孟春二則

往行

李潤甫　宋瑛　楊士奇
談倫　謝封君　顧福
鄧襄武　劉采　凌昆
劉應節　陸胥峯　馮汝弼
郭宗臯　顧從禮　林春
俞寅山　于穀峯　查道

杜環　徐禘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敦睦

前言

宋公濂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聚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脅血見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血源源如泉湧熊不能禁剜出其膚而血弗息竟攫腎腸以死嗚呼宗族一體也自相殘者可以省矣

方公孝孺曰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之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屈伸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鉞所能

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

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

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

訓有所猷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奸慝

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旣美

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

豈民性之不可化也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

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

奚獨民之罪君亦與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族人

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繫族人之心

今夫散處于廬爲千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

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于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

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枝也而心爲

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

相殘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顚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一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者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嫁娶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贈遺立曲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後世擇子姪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方孝孺廣睦篇曰人之親疎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于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此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遊之人如兄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

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使之燕樂飲食以洽其懽忻慈愛之情恐其狥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之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爲之制具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長幼尊卑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爲孝悌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謾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釂既釂揖請徹饍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

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敎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御舉爵飲釃食羞皆從長者畢則闔族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至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矣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姪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曲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族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曲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愼思哉勿墮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愼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

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耳

又與友人書曰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故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揚于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

李公東陽再與闔族書曰近者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膳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膳族者未聞以出田以供仕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膳宗族而顧辱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輒欲封還而嘉表以爲身受伯叔之命無辭以自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又與韓方伯書曰遠辱手翰已曾具簡奉復玆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

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膳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爲膳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爲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白不至沉滯

張公時徹曰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疎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智仁不足禍患將至杖杜之風角弓之稚乃所知者不暇瀆告敢以細事開于左右曲沃之粤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敵也蔦與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祥非神之爲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附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爲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

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何復列楹以相友輔也撼其一楹楝必撓去其一楹寢必墮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况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旣士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與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避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吾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沒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幷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圖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幾不

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

又曰齊人有薄其骨肉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寶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卿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夫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之訓也故池井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遠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手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多矣子之溺也而假手於越人越人雖善泅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矣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

徐文靖公與祖叔仲學書曰早年曾議置義田以賙宗族後因兄弟分居不果區區以念今日幸做天官俸祿比前頗增乃議將先公割與區區供給田二百畝幷賛得銀肆百兩與舍弟商販覓得少息將來置買田地二三百畝共作義田不意舍弟物故前銀亦無下落以致此事久不能成昨三兒來另作區處委他經理冀可以終其事且寒族自來甚大如梅林唐頭屯田長岡諸宅皆出一本先祖存日俱以往來後至子

孫蕃衍日漸疏遠竟莫知所從來况舊日家譜先祖攜往瓊州遺失無存今欲重加修續必得人徧請諸族訪求遺事奈諸子弟中竟無一可委者反復思之惟賢弟周詳愼密深知吾意足優爲之書至煩假數日之暇幸甚

又與三祖叔書曰前歲二弟上京特爲置義田一事其意旣成不意彼至家遘疾竟賚志以沒今汝重念此事出於先尚書府君及諸兄之意冒署遠來復申前議終欲成此美事足見汝孝義之行吾心甚悅其田足初定八百畝已於小旻等處撥下五百餘畝復當再置二百餘畝以足其數汝歸且與吾三兒元相行之先取佃戶舊帖俱改作義字號以免後日移動之弊其租除完官外暫將祠堂前宰牲房二三間收貯其給散族人以備荒歉之歲者再當斟酌多寡與汝行之此事乃范文正公之所嘗行吾德不及古人本不敢依倣但先志不可墜而周旋所當卹姑盡吾力之所能而已子孫敢有愚頑沮壞其事者當以不孝論他日必須申達官府嚴加禁約庶可行之久遠也因書此遺汝並三兒知

之汝宜謹守勿悮弘治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徐公階曰自張公藝以百忍對高宗世遂謂睦族之道無如忍者然不務杜仇嫌之萌而徒事含忍久之到忍不處去必爭而離故須是兄弟長幼以禮義相先不相侵侮不相欺慢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無事可忍乃能久得易曰亨者家之會利者義之和今兄弟同居不可不知此也

劉公仕義曰趙子庸言國有二尊則爭家有二爭則道之而不能行故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父母之命能行於其子不能行其兄弟之子兄誨不及弟弟誨不及兄古者一命之士必異宮全其尊所以行齊家之道也予謂家庭之間以恩勝族聚衆多勢易至於亂陳競七百口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美談蓋亦可謂能同矣然匪同之貴同而能異之貴同而能異難矣哉嘗讀易而有感焉易上經無有言悔亡下經悔亡十有九朱子本義於諸悔亡必原其有悔之故而後推其所以得亡其悔之由至家人初九則否程伊川易傳曰初九不云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噫聖人見微而察隱憂深而言切程

子發其蘊矣本義顧微言之者豈非慮人之一於異而遂莫之同也歟

然則趙子之言是一亦道也

馮公琦曰婦人女子難以理喻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何求彼猶忤乖彌見盛德

凡處親愛而敦睦甚易處乖忤而敦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大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飾少爲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竊盜理所必有或以私費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播弄是非更成釁隙付之無可奈何者也

張公居正曰自漢以來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托附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茵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顇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修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隆替彝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之土之君及卿大

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茂德以醞釀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卽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則不在族之煩微而視其德意之涼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敎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寖隆寖昌寖流寖長之道者也

徐公顯卿與周開甫書曰不肖自蘇之長洲移籍於常之宜興止於一人之身乃總戶徐鳳名下九丁之一丁也今捐二十年所積俸薪及每歲講筵賞賚者共千金遣小价尤奎齎至臺下伏候憲牌行本府或本縣拘二十四都附二圖粮塘里老就中擇資殷實者着令同家兄生員徐元瀛徐本仁等買置良田約有六百畝以三百畝作役田助本圖粮役求免徐氏子孫差役之累以三百作義田助本宗貧乏而役田領于粮塘之殷實者義田領于本宗徐元瀛各集衆議設久長之策傳之永

久乃令刻石垂文不肖積心有年而今日毅然行之者恃有二位老公祖在也臨楮無任惓切

又義田家訓曰顯卿仕二十年未嘗買田贍族義田三百畝後人富當益置貧不得鬻其所入周急不繼富大約有百畝之田中人之產則衣食之費不得取義田之入有千畝之田千金之產雖婚喪大事不得取義田之入其所入米不得易以銀錢散其入以給族之赤貧者不甚貧而甚老者有疾者及一切可矜者之衣食貯其二以治貧者之大事其出入推族長之賢一人主之二人副之主者無吝出不貧者無妄覬歲置大薄記注入米總數出米細數播告合族咸知

又役田家訓曰顯卿仕宦例當免役而置役田者非爲身計顯卿既買田陽羨占籍而置長洲役田者非爲吾身之子孫計也大都爲宗族計爲宗族之子孫計自今之宗族子孫不當免役者以此免役當免役者可念閭里受役嗚呼非敢自謂厚也欲使後人推廣此意益務忠厚贍宗族以及閭里庶幾吾族可大可永也

葉向高曰先王綱紀人羣昭明法誡家庭兄弟之間極其致意往往著之聲歌悲惻懇惻令人反覆咏嘆而動其良心蓋其盛也有行葦之恩其衰也有角弓之怨其盛而變也有棠棣之懷其反而復盛也有斯干之雅盛則文昭武穆麟趾螽斯濟濟繩繩相與固維城之基衰且至于同姓諸國干戈日尋自剷磐石之宗而周隨以盡蓋逆順得失之林邈如此然總其致于兩言曰相好毋相猶今跡其相好大端不過在于飲食籩豆燕饗會聚與夫妻孥翕合之私而原所以相猶亦徒以乾餱細過疎遠隔絕日以生嫌其起端甚微而關係甚大此蓋姬公建國治家法度具于周官而深情苦心所不能載故詳發其旨於詩以深垂其戒于後用意精密故其子孫雖陵替之餘苟有興者猶能追尋其義以動其本枝之想丁寧告戒于作室之日而卽以此爲續祖之大猷蓋源流遠矣故曰太和在成周宇宙和生于好好生于無猶近而家遠而天下微乎微乎興衰之劵未有不徵斯者也而近世此義不明亂本日滋而張氏以匹夫九世聚族考其時代與六朝終始直至于唐中更變亂

不少衰卽有土侯王尙不能保其世而張氏乃得以世其居可不謂相好之徵而詩教遠哉

往行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嘉嘆其家法厚賜遣還高后曰他食指千餘人欲爲陛下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奏曰惟不聽婦言耳太祖大笑遣還

何應親南陵人涉獵經史膂力絕人國初屢有奇功從徐達北定中原后征西卒于途子時中聚族同居凡九世

蕭翀字鵬舉西昌人洪武元年以賢良徵謁見應制賦指佞草授蘇州府同知歷官山東鹽運使公早孤季父自成長育之時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民陶甎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爲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異己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旣爲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卽

趣歸盡傾其資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騈義傳著其事
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
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荊傳以美之
章三益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
祭享之禮令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孫無所於學則創龍
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葬則以玉峯西崗爲義阡聽其埋
瘞焉

曾公鶴齡事親孝於家極雍穆訓育其兄遺孤子庠自晬至有室卒成
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己女寡姨孤甥無不席
其庇嘗分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均蒙
其惠劉球撰行狀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
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塟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
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云

楊公士奇當宣廟初上既襲執漢王高煦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於上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

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袁容及廣平侯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始息

呂文懿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宗族鄉黨而自奉甚薄

劉文介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蚤世仲兄優游文苑間惟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之養閒居敎子弟務成其才族人數千凡死者葬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爲記以見志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及親沒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恆以親不逮養爲歉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詔允之

劉忠宣公致政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誦于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賙恤値歲祲舉族阻飢因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資未就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週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資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謝文肅鐸先世遺有常稔年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稍贏卽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王公孺字文宗鄂人成化辛卯舉人檢討王九思之父也嘗爲巴邑教諭甲辰鄂大飢人相食乃使仲弟多載俸粮歸養父母餘以及宗族又移宗可來者三十人于巴里人有來巴者亦捐貲使買貿爲食比去巴關內亦稔宗族卒無所亡

章公懋初入庠蘭族舊有秀才田父祖貽以作興後人一生則獨收租加生則均租向堂伯生員收租久先生旣游泮擅而不與家長訟之令試二生以螭蚌相持論先生蚤完以其稿送伯再另起草令已偵知之促交論伯完而先生方起草詰先生對云年幼故遲令喜謂之曰知爾無爭志田斷歸乃伯先生唯唯惟命父在觀志可覘其過人遠矣

永豐聶鳳少負豪氣鞠躬父母不敢以意忤成化甲午夏雨暴臨漂從父母棺以去父頓首號鳳速追之鳳卽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始遡回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診之曰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鳳曰父命也卽雖以此終身吾何悔焉鄒東郭先生曰充抱棺之勇可以死孝矣卽兵部尚書雙江豹之父也

陳公祐保昌人宋嘉定初與弟汝賓同居爨至成化中裔孫禮恭遵其遺矩不變歷年三百世十二食指百計內外雍睦絕無間言其家習尚純篤規範整肅世以義族稱之知府江璞躬至其家深加奬勸額至和

堂美之弘治壬子知府林符以狀聞

徐勝平越人禔身正家動遵典禮百口同居者五世弘治初有司以恩例賜羊酒奬勸

趙思綱宜都人高祖德隆自元末同居共爨傳至思綱凡五世矣思綱恪守先訓終始弗替弘治七年知州陳宣上其事而思綱卒有識義之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驥死後恤其孤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公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鄉人會哭其室發笥視之無有也咸爲賻治棺以斂以歸

林見素居家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姻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父所遺悉推弟二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九墓捐田以供祭祀

韓府懿簡王旭撞自莊穆至懿簡五世同居言必及義雍雍肅肅皆以孝友相師嘉靖十一年上嘉其親睦遣書褒之賚以羊酒

陸公某別號胥峯平湖人故大司寇光祖之父也嘉靖辛丑進士以子

貴贈吏部右侍郎初游太學時司寇年十七耳扶與俱試俱中式而公得第四名士林豔之再上遂成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即理漕運時督漕者御史中丞張性狠躁而公務持平動以曲章自矩積不相能中丞自見齕言路奪職而妄意公中之吏中公以大察罷歸公怡然曰吾未獲一伸於宦命也即爲德於鄉誰能難我公所爲德最先者曰族倡其諸子司寇輩市善田若干畝以贍之爲科條曰優老勸廉育才助婚助喪養疾無弗稱給矣宗故有世德祠復市善田若干畝以供春秋粢盛無廢祀矣先世諸墓祠在鄉郭者復市善田若干畝以預繕緝無告圮矣季子建天心書院合族之少儁者寘之復市善田若干畝以資膏油楮墨無墮學矣役於官者復市善田以充其募直無困徭矣

萬公士和既以尚書家居年已踰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有甘旨必致之人以爲難

許大中丞宗魯公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歸至則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時獨悲嘆曰吾不

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吳公情字以中號澤峯無錫人嘉靖甲辰進士第二廷對第三人歷官右春坊諭德侍讀公爲錫山著姓錫于江南爲壯縣縣以時徵賦于鄉率名召其鄉之高貲著姓若仕宦者之子孫使爲之長長賦之家卒不勝病公恆自念曰夫鄉賦一歲而更役役不再三而中家以上大抵皆破是空吾鄉也吾族數千指吾能軫其飢寒而食衣之異時且復受役與閭井俱敝是空吾族也鞟之不存毛將安傅吾爲德于族盍亦爲德于鄉庶兩有濟則買田縣之上福新安兩鄉凡千八百餘畝自供稅假予貧民外歲八千石以什七歸鄉之長賦者命之曰助役其什三以贍族人族之貧者嫠者婚嫁喪葬不時舉者子弟不能就塾與博士諸生升入太學及與計偕者資之各有率家之正卒力不能齎送者有貸別儲麥三百以與侍凶禮必取盈焉無乏歲事其籍以畀族之嫻睦有行者俾攝行之因築室一區爲義莊額其堂爲願濟曰所以志也

王公忬內行最篤事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甚恭卽兄姊少乏取之公

如外府公舉進士而族有妬公者造浮辭蔑之至非所忍聞公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窘公力爲脫之死人有用前事問者公愀然曰毋多言三世而上何人哉公之父少司馬盾菴斥義田千畝贍族久之田漸瘠公有戎事不暇及家乃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者

鄭公佸字元健黃陂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太守未遇時族有造巫禁以誣公者公弗之較后其人坐殺人罪公爲力白其寃釋之或曰非子之讎乎公曰吾爲親非爲仇

馮公汝弼天性友愛憐伯兄貧迎養以居者三十年仲兄季兄及叔姪皆給田歲收以爲常業又計日供廩計時餽衣而族之諸子若孫農者與之田商者與之貲學者與之館轂無居者與之室廬婚者喪者與之成禮外親昆弟皆以次周給歲歲弗替

劉公應節有伯父早世遺孤且瞽撫之如己出後分產與子等族子出亡傭田間公購而得之視如同胞

劉莊襄公家居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遙祝上壽一生經營者家祠與先

聾耳餘置不問自爲儒至宦成淸約不改

劉守蒙字子功痳城人邑庠生時祖莊襄公爲大司馬顯揚矣守蒙布袍蹇驢澹如也莊襄公恩例守蒙以冢孫當蔭讓其季父漂又以軍功當蔭錦衣衛千戶世襲復讓其弟守孚督學公試在高等當補增又讓族叔沾補之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蒙似之生平無疾言厲色後以病夭士林惜之

鄧待詔元錫爲先祠規制以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奧西最一室居上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毖菴公而下左立左昭位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各立一主以示勸設族屬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最一室祀焉春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親問之禮畢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間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有曲就質平焉

王少司寇浚致政歸凡祖業所遺悉推讓諸姪曰祖宗積德而發於吾幸有祿位又可與汝輩析其私耶

陳封君英自江田徙長樂當公之世去江田族已遠而家又中微乃獨惓惓顧念其先不能忘自修其二尊人暨世守宋九間故居遺器以蒸嘗家廟歲無缺儀猶能割餘產以助江田諸祀事曰均吾南陽裔也此可謂知本矣

袁舟字濟川三原人蚤能幹父之蠱爲魚鹽之業於江淮間凡父母有所欲輒能黽勉從之不敢違逆其友于二弟憲學雖一錢尺布未嘗藏私及一弟之沒也撫其孤無異己出若當四孟之月則具酒食於庭間召族中長老卑幼咸集與盡歡一日若有過咎者對衆數之諭以大義令之悛改諭而不改者笞之中庭後周不從當是時族人已至百餘門矣凡征賦將至君預爲裁定隨產厚薄以爲上下先期輸官吏卒未嘗擾袁氏其族貧而才者與之資不取其息聽其足以自給而後償也故袁氏之族多飽食而煖衣無甚困窮者

林蔀齋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輒口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事

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爲翰林簡討以事沒于京爲之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于閩

吳廣二大田人自其祖江八迨廣二凡六世子孫婦女同居爨不異薪芻不異財雞犬不異食庭無間言驩如也應門主客歲遴擇一人婦女相從夜績男子力田蓄非稼穡桑麻不衣食人稱之爲無懷葛天之民云

余典字克敦桐城人兄弟並選賓貢嘗館賓於太守郡齋二載不齒及官家事居家友義藹然兄弟子姪近百口同炊而食外內無異言

陳宗昱瓊山人喜施諸伯仲賈而游者率倚辦資斧且任宗人凍餒廬葬室家嘗代償從子逋初不令之知家有海艘屬諸漁得吏貸竟輸之官人皆服其識也

李明榮思南人性質朴好讀書居東溪年九十餘未嘗一至城市尤敦友愛五子曾玄凡四世不分居流賊方肆亂村落俱被害獨其家以尚義免

王宗義石首人自祖槐至宗義凡五世同居合門計三百餘口長幼尊卑藹然雍睦成行有司以聞詔旌之

胡璉字宗器寧夏人有叔昶與父嘗不睦一日召公食食有異品涕泣而弗茹叔責其故對曰璉父未嘗實難入口昶始歸饌厥兄頓釋鬩牆公髫時嘗騎驢祭墓叔昶擒下擊以鐵鐙幾斃後昶坐罪公雖諸生屢策脫解及昶死于山後慟哭送櫬以歸敍穴于祖塋妻父母老而且獨生事死葬有若厥男姊氏傳疫及姊妹且革身侍之弗去卒葬而後返竟亦無恙鄰士陳銘從征其妻死孤日夜號不能葬乃資之棺殮具陳德之不忘

王穀居家孝友敦睦尤出天然嘗倣范文正公遺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置祭田若干畝歲時致祭祭畢因燕長幼以合族鄉人貧者賙之其於人之賢者禮待獎借不置不肖者容之以故終身無怨之者

汪文學禔家遭回祿宗祠未建先生率族人鳩材卽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禮義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臨祭

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凛如朝廷祭畢餕餘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戍籍幾務繁劇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爲子孫世守計卽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之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貧不缺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外內子姪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御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諭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伯父病卒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旣卒朞功長幼守禮敎寢不離喪次

陸公果生平輕財好施自昆弟故人內外宗黨無不受其賜者常以生日集諸長年爲會分粟帛問遺其家尚書兄弟旣貴又各出秩金佐先生施予若以聘幣惟所命毋敢后於是復大宗景賢祠買田八百以贍族之婚喪老疾貧而學者謂之族田修小宗世德祠買田五十以供禴

祀謂之謂之祭田置塾講業族里之子弟羣焉買田二百以給餼廩謂之學田謂宗屬日繁更徭不任也買田三百以代過更謂之役田而先世諸祠在他郡邑及外王父母婦翁沈先生墓皆隨所在修築置田以守而先生所分予諸子名田總之不覆是也

王榮字孟華蒲州人其宗人先後亡者不下一二十輩多無棺槀葬於野榮一日曰於王氏榮獨可聊生而宗人不禮於死榮之責也于是買地于蛾眉原之故市建新兆焉召匠人治材屍與一棺序尊卑順昭穆率其孫子遷葬焉其無後者自至遷或曰在景泰天順間云王氏素有臨清戍者還蒲宗人皆莫能食且資也公獨食而資之數還則數食數資不以煩宗人宗人若有逋徭匱稅則又數徭數稅不以煩宗人他日成者反宗人皆不安辭而公又強附之

沙龍字戴旗通州人閉戶讀書未嘗識城市與其弟鼇皓首七十餘歷子若孫三世不析爨卽寸帛斗粟共之寄布百餘疋于舟舟人夜被盜次日詣龍請以子女償却不受以操舟償亦却之人以是高其義

廖得金南平縣人世業農自曾祖迄得金五世皆同居共爨每晨起婦女聚一堂治女工雍睦無間言男子則出治農業君子謂得金一門未有讀書爲儒者乃有古禮義風如此

鄉黨

前言

方孝孺曰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産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農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斗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其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産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廊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

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游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族學之儀也

薛瑄曰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及至微賤者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羅欽順曰鄉人敍坐以齒雖貴爲鄉大夫者其居鄉亦宜謙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余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得之矣

陸深曰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族者皷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既而閭門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焉余恠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

錦衣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以警子孫

霍韜與鄉里書曰人命事情須會鄉老從公主張以警後人不然他日鄉間良善受無窮之禍此事凡有身家俱要擔當乃可否則小人得志君子難於自立一李家不足惜須爲本鄉有衣飯人久遠計將此帖說知各鄉里務要秉執公道勿虧天理亦他日保身家之謀也

顧璘鄉正篇諺曰近硃恆赤近墨恆黑信斯言也質赤從化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可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于埋鬻曾子之行不踐勝母俗尚之汚人賢者猶且惡之況

吾徒乎

王錫爵曰國家二百年太平儒効考于今可睹已大抵宦業鄉行自近歲始分綰結登朝之吏强力辦敏當于世之取舍却車可載而有也嘗思陰閲書生求修處于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左者誰乎朝廷雖衆建官師長吏補察情違銖黍無所貸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採評于月旦校課于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究亦鮮效實之吏有以也

□□□曰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與之語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三分乃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況旣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以不禮假之顏色溫和語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往行

劉誠意言處州靑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山上累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

劉基之心

唐豫字用之順德人世稱爲樂淡先生洪武初嘗爲增城敎諭時有平

步六逸謂東皐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劉子

高及豫也時湛菉寇起父被執不屈之皆德行尊嚴衣冠儼肅爲世所

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爲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

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尙使人興起余等幸爲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

爲鄉閭規範乎因立爲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

曰供納稅粮民之職也收成後卽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限之愆而鄉

里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審其少

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瞞官恐招罪咎戒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

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

不必過於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爲父當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設饌一桌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胙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祭祀之誠意親賓一請必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尚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隣里親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宗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敗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

必體察之儻爲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不如此謂余等爲徒言矣蓋同鄉閭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以貢入太學拜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殿柱立朝謹畏有建白輒削其槀歷遷陝西按察使居鄉尤率易縣令盛席請不赴竟赴鄰翁田飲鄰翁之具難于令也

尙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因徒行類此者紀載甚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之兒毋驚之

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卿大夫致政里居者情好甚篤絕無疾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鄭中丞寧謝邊事而歸與同時諸老爲嘉樂會每

會則薄醪常果簡儉易辦交談情話眞如兄弟焉當是時官吾邦者如巡撫江浦張公瑄布政眉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君子鄉且垂念貧乏之時有餽遺以爲飲讌之需公同會者十一人曰都御史婁公良左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參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公豫僉事呂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十餘幅巾藜杖禮度雍雍眞有古者敦龎渾朴之風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俗日媮緬懷前輩爲之憮然

鍾曉字景暘順德人弘治壬子舉人由訓導遷學正擢南御史以思恩知府致仕生平謙和與物無競嘗治室樹楹矣鄰人以爲蔽己遂裁之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致仕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視釐則偕出而往來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稱也待詔與兩公世鄰居待詔卽賤兩公必肅章服拜之待詔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而出風俗之厚如此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

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謂文毅公岳也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

屠公鏞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劵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爲誰小奚告之嫗曰此無過欲劵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劵則須徙吾恂恂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劵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賣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劵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

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

錢薇字懋垣號海石海鹽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禮科給事中嘉靖癸丑倭寇起計禍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思質王公集兵爲備參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爲具餱糧餽之以激士卒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收陣亡尸千三百掩之

馬公森素恭謹至老益恂恂不衰每出入無他僕從所乘竹兜子戒勿去檐帷曰如何令我倨見鄉長老耶

嚴文靖訥旣罷歸第東有隙地爲樓以居塾賓旣成而落縱酒大宴客極驩公四顧而惘然若有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而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

萬公士和以病卒於家時直指鄧公鍊適按部其地晨坐堂上見從史相向泣已視廝隸無不涕淚承睫者怪問之曰萬公逝矣今而後無萬公矣直指亦爲感傷

鄧徵君元錫年十七傷富家等刻農民慕古社倉法乃立社倉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資耗而鄉民之耄者若婦之節者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其人死並以所貸卽爲葬資每歲臘春耕卽發社以爲常無間寒暑必親履其所給之

王莊毅紘李襄敏秉俱以尙書懸車在里王公抗志寡交非其人不與李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人對弈終日無忤王規李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戲狎何自輕之甚李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意見不同如此

王端毅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力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劵不問價

婚姻

前言

王公達善曰貴族士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己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

霍公韜曰與瑕親事與于盤之門求者有五善焉世俗結親只論家資奩粧寸較銖量風俗薄惡今挽而歸厚則貧女不見棄於薄俗一也于盤素負英氣有女必不肯輕與凡子與瑕乃其配也士有負氣而貧者子女亦不落寞而世之營營貴富者不足重輕有裨名敎二也凡娶婦得厚貲多挾貲而驕家多不知今得貧女復善敎之或能守家法三也我家不爲薄決不賴婦之貲以助益也又求富室取厚貲適以長不仁之禍而已今娶貧女少救爲富不仁之過四也瑕輩生居富貴之地所志又將讀書上進又將娶婦取貲求富是求福亦盈也天道惡盈五也此五事召瑕語之且曰娶貧女必賢者乃能汝能否渠曰何不可惟命云予亦謂此事瑕可能決必求親于盤之女亦勿看年命白山云志定卽命也小南回卽遣人求年命略看過聘矣勿疑也

陳白沙與李德孚書曰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齎一犬而足者今犬之値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齎也不齎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淸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尙未

免芥帶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今盡去俗儀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
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
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鈫鎮幣易之而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
如
王公廷陳曰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
基豈可使良賤一揆涇渭同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
也故秦晉國匹欒郤族均王謝閥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旣爾齊同稽
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縭言歸百
兩是將箕箒獲所於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言風人詠其
好仇宗黨贊而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畢慝矣其或今跡雖微先
世則大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相攸有屬曰嬪來輝駕言歸女竟屬振
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眷
甕牖之賓前徽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騂角旋生無待能與洿塗
拔起則知昌顧托冀庇望諧譬之食果略株棄牢收豕徽新福於將來

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睹也至若椎埋宂類闒闒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廝籧篨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耿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于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攀華冑推潤屋之餘脂希霄燭之末照於是醲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至寡廉鮮耻明目䩄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源釀爲賈道於是犀璧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貯篋笸雖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闊視之人喜識善諂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芝産入於駔儈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類生爲合巹之人若牛驥共卓而食死爲同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贊行孰此爲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託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部分類苟非毘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

利實也

袁氏世範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尙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淑勿貪貨利苟得貧家勤愼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往行

于公謙居少保時有錦衣百戶朱驥者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門下晨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所知卒以歸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

李崙字世瞻號靜菴臨潼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山東參政公于子不甚敎獨嚴擇女配人問之公曰人各有性心各有志非敎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則害天性矣女配不良終身怨焉

李紀字朝振潞州人成化乙酉山西鄉舉歷福建鹽運使初授故城令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爲禮少財爲耻貧家男女無一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耶俾爾女有家耶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室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也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

南逢吉字元貞號𡏟泉渭南人副使有石疊李中丞公窗友也嘗約婚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余可幽明負耶遂許之

景暘字伯時儀眞人正德戊辰進士及第在經筵必先夕齋沐曰近天顏咫尺不敢不敬也暘至性孝友家庭藹然姊氏早寡迎與母俱視其子女無異己子友人張貢約爲婚姻未幾貢死暘曰禮聘雖未行已心許之矣竟召其子妻之暘又有女以瞽廢其友潘凖聞之曰不可使伯時女不字願字吾子人兩義之

南昌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還湖省金沙

洲家焉比閭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姪喬來相依授徒喬工制舉業
從者日衆脩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
執伐以聘喬明年庚子喬歸應試欲娶女皆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婦
貴未有期喬固窶人罷口誦卽飢矣奈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
遂爲計誑喬謂女當爲發舟而已當將送半道始返實則僞女喬與劉
皆罔識焉喬歸卽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
鄉過湖省餽貽段父母甚厚而爲禮甚恭段女適蕭子作天平者敗蕩
日貧而羨僞者擁高華鬱鬱病卒

吳公尙儉字元禮號德園長洲人故大冢宰文端公一鵬之孫參議彬
峯公子孝之子今憲副安國之父老於貢士不仕亦不以子貴拜封篤
於交誼友人胡生大順病革先生握手與談許婚其子時先生方鼎盛
而生貧士人以爲難生旣死其家窶不能聘囁嚅不敢言先生曰吾業
有成言矣死而背之不祥卽裝送女爲胡氏婦召其子饋諸室而敎之
仍經紀其家世之以存亡易心渝信棄義反眼若不相識者視先生亦

可愧矣

趙少宰用賢既以薦起累遷至吏部左侍郎甫履任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而戶部鄭某楊某御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婭而以女嫁其子鎮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恆悔與公婚數言之所親凡事數避遠公公嘗過吳吳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徂于道既示期公操舟候之吳佯托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信乃返而求先年聘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在萬曆九年辛巳及是甲午越十三年矣人言鎮不爭于未嫁之先突爭于抱子之後實乘公之間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

潘大參鎰致政歸族子有私歸女弟於惡少年者公止之不得但書其冊曰吾視春秋狄奪衛女衛告魯曹狄屈而歸衛女衛受賂賂女于狄且曰不可者魯曹也狄怨魯曹古今人豈不同耶聞者凜然狄衛魯曹

皆同姓其不惡而嚴類如此使得意大行豈可量哉

山陽孫泰年幼時有母姨知其不凡托有二女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嫁之而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而以女弟擇配適人或訝之泰曰姊有廢目非泰可乎適他日夢一神人謂泰曰汝德行無玷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矣後泰九十七而終損目之子展及第歷世顯官

親故

前言

葉公盛曰舅氏野水周先生者念其先外祖無後乃歲時致祭甚盛德也公有友進士鄭時乂者亦以其家善產醫世承薛姓之業而薛氏無後卽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在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朱晦翁答汪尙書書有宋時追禮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旣未妥而勢不能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

之士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時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册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謂何如

崔公銑曰故舊貴達而吾貧賤故舊在上而吾爲下吏顧待之厚聽彼之施耳若責望重而不酬必交怨故惟盡己之分而已

何孟春曰燕昭王封樂毅爲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再三強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

不爲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未乾荐剡之墨已摻入室之戈者厚薄爲何如也

又曰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爲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爲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爲之地處己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往行

李潤甫海門人洪武間江潮大作潤甫念妻弟陳孚年幼倉卒捨其妻獨抱孚走范公堤上曰此子亡則陳氏無後矣頃之妻亦附屋潮而至皆得活後孚第進士爲郎官教潤甫子如己子而潤甫一子五孫皆登仕籍兩爲御史人以爲善行所致

宋瑛字廷珪號拙菴奉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爲諸生時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

嗟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閭爲之感化

楊文貞公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不及相過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守令先日嘗遣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公卽過訪友人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惟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往來而已

談侍郎倫上海人景泰丁丑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耳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部侍郎忠肅之病也公日侍湯藥于左右及其卒也公祀之別室夫忠肅薦公于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憾于忠肅且其身沒祀之不忘無論逢蒙之弓卽翟公之客能無愧死乎

謝封君某字某餘姚人故大學士遷之祖也以掾吏歷官布政司都事篤故舊布政使黃澤在浙公嘗以諫忤之公後被罪黃力爲排解既而官其鄉尤厚待之

顧福字天錫吳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公尚意氣故人藩郎中珤客死殮埋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埋之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鎬

鄧襄武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及公宰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劉公釆既顯貴於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如才賢恆言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耳公無夙疾倏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

凌昆字文紹太倉州人故尙書凌公雲翼父也以布衣稱詩時太宰陸公完薇知翁賢使子姪從之遊又延翁家塾誨諸孫翁抗顏嚴規條諸孫無不挾貴次第授指太宰幸重用事使使語翁吾能官若若何欲翁遜謝曰不妄生善病是不任學焉能任官陸公愈益賢翁顧謂子姪曰汝曹日躭躭冠蓋當不愧凌氏子耶久之太宰坐藩敗下獄諸門下客相引鳥獸匿散翁獨變名姓爲傳致家屬居間萬方救解屬事定乃歸

劉公應節有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公爲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公大母李沒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公購求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爲貸百金治生業

陸封君胥峯故尙書光祖之父也其母王淑人之外家葬地遠公爲之飭周垣封植樹使奚奴護之婦父沈翁賢者也沒而其諸子窶甚爲經紀其家事俾不顚踣又爲置墓田丙舍刻其遺文以傳

馮公汝弼尤篤於故舊少與杭士李士龍善李早世公撫其遺孤希白如子同年王翰林梅故人王栻卒四十年矣歲贍其家以衣廩姚氏子

喪父姻家不與婚流落爲丐易新服供禮躬送之業師丁邑傳沒無後三喪不葬公親爲營域志墓其餘親舊由公得就室家舉喪葬若干人郭公宗皐戍關中時族人有貧者父母死二十年不能葬及公歸先爲葬其父母後置田宅妻室使有家焉友人唐君爲廣東教職卒於官不能歸葬公馳書所部求其櫬及子孫以歸

顧從禮字某上海人嘗爲制敕房中書舍人夏文愍公所薦也文愍以分宜相論辟客鳥獸散亡敢名夏公者而公雪涕爲經紀其喪分宜聞而不善也公行意自若久之夏公以恩詔復其官還所沒貲產從禮有力焉

林東城公春泰州人壬辰舉會試第一父爲漕卒苦貧公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筒然火讀書父以漕出公又獨與母妻織屨讀書卒夜不睡當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公嘗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公令與其子王烈同學公自是始得肆力於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

飽乎因取其書欲焚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

俞公寅山今僉憲俞公汝爲之父也松江人敦大義其鄉有先達周方伯可行者公曾大父山月公之善友也公爲祠祀山月公幷祀方伯及衛文節於其中曰此家大父之所畏也子孫其忍忘之乎

江陵相旣敗于公穀峯貽書與丘公橓欲丘公稍加存恤其說甚詳書中有曰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己竊甚愧畏自屛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襄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復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友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

杜環侍父宦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允恭死於九江

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
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
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元無存
者因訪杜一元家所在道人對以一元死已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
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
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
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
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雨雨止爲母訪
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
貧苦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天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饑荒骨肉
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
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爲之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
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痰
疾環親烹藥進七箸以疾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復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若杜君言終氣絕環爲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晉王府錄事

徐禘蘭谿人歲時必展親墓率弟姪或兒赴學舍過母妻家門必戒以進揖於兄弟無一言之間盡數十年如一日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目錄 内編

朋友

景　暘　　施　侃　　黃　璉
王沉菴　　孫　紳　　劉　佐
廖　任　　劉時舉　　汪一清
鄭善夫　　鄺達禮　　唐順之
徐弘濟　　方文襄　　呂　柟
湛甘泉　　彭　黯　　徐中行
郭　弼　　王　遴　　汪文輝
金賁亨 應大猷　　陶大臨　　戴　璧
蔡汝南　　龔有成　　陸　燦
俞大猷　　孫伯陞　　張九一
陳志敬　　屠應埈　　徐東山
穆文熙　　鄒德涵　　張四維
姚岳祥　　江東之　　王之猷
王　愛　　周孔教　　陳汝同

婢僕

往行

黃文恪　陳白沙　丘集齋

胡　僖　馬　森　王夢祥

屠漸山　張太岳

附義僕

往行

侯來保　李安保　余　曉

金　俸　徐　佩　徐　鳳

孫　明　僕　生　趙金五

文　訓文學　阿　寄　曹　和

二館人　全　勝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師弟

前言

方孝孺書王氏述訓後略曰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逄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睹河洛之俗可異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矣

何孟春曰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問先生論學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者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

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較資財之多寡角生財之功拙皆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言語文字之末口耳出入之間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敬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徐階曰初學最不可恥從師韓子曰師之不從則惑終不解今有兩人焉一開明一迷惑不知孰可貴孰可恥乎而顧恥一時北面之禮以蒙終身之惑也

王世貞師說曰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髫而受書也其爲親者曰師苟貴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爲師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糊其口於四方何道之授受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闐闐其門牆而爭賂

焉噫是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蒞諸生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也辟之則爲舉主吏之則爲府主進之則爲座主其義一也其所以傳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勢弟子固已謬矣然猶諉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羣此非所謂羣乎乃至欲以區區一第而籠賢者亦淺矣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宮第一然不爲座主稱門生旣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恥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王錫爵曰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日澆一日而俗嫌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須附托爲榮而究或以肝胆隔千里點丹成鉄者往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兔絲引蔓之嘆也

于愼行曰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辟召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天下二袁乘之可據此土韓馥舉千里之地以授本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

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北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背公死黨之害雖除而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遲於士風則薄矣

又曰范文正公爲晏殊所知薦爲館職及以上壽會寧抗疏力諫元獻大懼卽召文正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舉者文正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元獻愧不能答晏之於范公可謂不知矣當文正微時元獻進敎生徒見其敦尚風節深加器重所取何而以邀名詰之所謂陽浮慕之而志不同者嗟夫士之壞於知己亦不少矣蔡中郎之於卓荀文若於操不以其知己耶狥其知身名兩敗可勝惜哉然則于此奈何曰匡之以正而救其失不可則早自二焉無忘其報焉可也

往行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定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

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之阿
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公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
儼亦不讓人兩高之

彭豫字叔介太和人國初以薦爲安成訓導擢香山縣丞豫少嘗從學
於安成劉雲章先生惟寶愛其宗譜與先生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
其子若孫可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
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

徐宗寔諱垢以字行黄岩人洪武壬戌以薦除銅陵簿以迎母請終養
忤旨謫淮陰驛時選附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爲擇師
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敎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敎惟謹既冠
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牖下南面
而置師席于西階上東面先生憮然曰師道嚴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
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
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在三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説觀泣下愧謝執

弟子禮愈恭畧紈袴之習尚儒雅之風高皇深喜之召見奬諭再三
宋濂以孫愼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方孝孺走數千里跋涉荊榛
往赴爲文祭之仍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嫠備至
李希顏號愚庵夾谷隱士也往行峻茂貫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
書徵之南畿擇爲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
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筆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
訓爾子顧怒之耶帝威用霽
梁里許字以仁欽州人洪武庚午舉人歷官監丞以仁嘗入太學時有
詔選太學生教郡縣學以仁在選授吉州府教授後丁外艱起服改國
子學正秩陞監丞會祭酒被召在翰林司業闕以仁授命署監事永樂
十年也以仁自爲校官旦暮出所蘊爲諸生講說暇卽自學不懈在吉
安訓導謝子方先生以仁鄉試時座主也雖同官然執弟子禮甚恭私
會必侍坐請益必避席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後世學者不在爲己沾一
命志滿氣盈豈復有意自進而求能致禮於所當下者加勘也於是以

仁有不同于流俗者焉

石博士光霽爲元學士張以寧弟子[illegible]感以寧授受恩義旦夕不忘時以寧沒已久遺稿散落光霽遣其子徃[illegible]揚購得其詩百餘篇捐俸梓行之後以寧子炬貢入國學以其文稿示光霽光霽一見悲喜交集復捐俸梓行焉論者謂子弟篤誼如光霽者世所罕見也光霽亦工爲詩每一篇出學者輒諷詠若膾炙不厭云

祝戒字存禮蘭谿人洪武間歲貢授刑部主事歷福建按察司副使致仕受學於董心傳每過其門必下車一日沉醉經過里許仍還駕徒步如初

夏忠靖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受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九韶陞敎國子公每月恆分祿與之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仕

廖鏞字□□巢州人祖永忠開國功臣德慶侯鏞襲封歷官都督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illegible]書還不識個字兩子復命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illegible]聲

不絕兩子拾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並銘女送浣衣局

王子紳之子稌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骸骨歸瘞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讀書靑岩山下將終身焉徐與友人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績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可待時發揚于萬一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司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會辦蔚州衛兵沈榮冤獄忤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鎰言其鯁介受寃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時有夏建中者往仕郡

學訓導瞻謁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之人竊窺之雖暮夜亦然其篤行如此

李忠文爲大司成時爲王振所搆以忠文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旨一百斤枷枷之並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示諸成均前先生之枷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能飲食鑑請易之先生曰不可有太學生石大用者戚然號于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子弟奚忍坐視乃閉戶草疏請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疏略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時勉伐樹罪小國師械首恥辱事關綱常且年已七十更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恩義竟挾所奏走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不可遏遂以其請聞上並釋之大用後舉鄉試任戶部主事

韓公雍出鎮江西嘗念陳芳洲公爲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申祐字天錫婺川縣人嘗從其父田道逢虎父入虎口公挺身持杖尾擊之虎逸父得免正統辛酉中雲南鄉試入國學肄業時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旨下獄荷校國學門公倡公館諸生伏闕申救且願代其死上爲之霽威

吳公與弼門弟甚衆有來從學者每納贄見之禮極其誠敬始收下之不動後或有過即取收者還之辭而不教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

周文端公經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思吳旣謝事歲制衣一襲銀十兩寄之終其身久而不厭

從龍字雲舉故安陸州人也爲弟子員有學正朱暉卒於官龍扶櫬還鄉候安厝乃歸天順乙酉以禮經中鄉試

梁文康公儲晚年家居尤謙遜訪其業師至里門必舍輿而前士林多之

蘇民字天秀號乙峯[illegible]西懸王儀衛司籍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侍

郎初游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會遂菴楊公爲憲副督學較諸弟子員

公名在柳先生上當廩食公怡然讓之白于楊公公曰讓美事也知讓

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時鄉士大夫皆曰蘇氏子賢能讓

邵文莊公爲李公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顯貴李公尤箴規切磋

嘗批邵文莊公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慌迄今爲感不知國

賢亦耐得我駁否文莊家居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每上李公書輒假

手于人李恐文莊手尚病故貽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楷也

甲戌歲李得文莊壽文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手探間稱老萊衣文莊

嘗誦以自警及西涯病沒文莊聞訃執喪如子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

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涯答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

品泉如品士且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鄭瓘字溫卿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嘗以舉人爲教諭應江西聘分考

邑人徐崇英者爲瓘童時師客死於廣瓘因聘至廣而收其遺骨詔舟

人密置衣笥中以載歸付其子

蔡公淸子存徵過蘭母弟在舟病且革從其儷室而館之殯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就學於里中朱先生問學日進已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生徒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百里及其門就河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掃除塗塈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週走于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紈綺羣弟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快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石布二疋遣贈吳生爲歲事計且要明年當復來也公曰

吾事先生如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愆也昂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至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感憤激發日鏤心鉛槧學大成弘治乙丑舉進士年三十六矣歷官福建右布政司聞祝先生死公奔赴喪次寢苫枕塊擗踊號哭如子于父尤見其不忘所本云

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初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一日與士人談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愼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十四年謁陽明公於虔臺論辨反覆憣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宸濠反從義起兵嘉靖改元錄舊臣先生始出復謁王公于越請益月餘既別王公悵望不已門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公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

南昌舉人劉養正舊從王陽明游黨宸濠僞授太師事敗被擒伏誅其母死未葬公爲之葬又爲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

喬莊簡宇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楊文襄游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爲中書也年十八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飲食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官三十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懽相體悉道義相規切並列尊貴不忘師生之義楊遭逆瑾之害憂形于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南兵楊時在告尙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官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崇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予之無似得以托姓名于不朽矣觀其言眞古道哉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圮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亦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

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門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陸公粲爲諸生嘗受知于王文恪楊文襄二公及仕宦時故不欲名二公客然時耿耿不忘曰我何以報知己而謂故鴻臚丞錢公貴其童子師也圖像三以歲時致酒脯

王封君夢祥文肅公父也篤於故舊餘姚葉先生兒子日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騃而貧一日窶行來謁府君憐之爲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來必以土物厚酬其直而後歸葉氏子因以有家

嘉靖丁亥馬伯循理陞南京通政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鞏者問之乃其弟鞏叔開也公卽泣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實鞏所取士與同官既師事之

死後猶依依若此

霍與瑤渭韜公之姪少年時曾在書院抗拒業師公聞之貽書歸曰與瑤可發回大宗祠前朔日會衆打二十棍回報體剛押去如再抗拒送縣監了問擬子孫違犯教令罪名斥出不許入膳

鄭少司寇大同爲經生時受業於儒先吳祿者大同歸而吳尚無恙乃持弟子役儼如諸生時嘉靖辛酉冬倭奴屯四郊吳北郊人死于賊大同謹治衣衾以仕禮往斂走二豎購官兵傳之入畾遂爲位哭之寢者累日仍爲藁葬郊外云嘉靖丙寅以末減李家宰默獄忤相嵩罷歸卒之日會新復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于昧爽候見大同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見頭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大同宅近宮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循禮而行如此

張曉大田人初充儒學生員居父母憂祭葬如禮不修佛事嘉靖十六年大田始縣衙宇未備訓導諸鋧至依于曉家未幾夫婦俱卒曉任殯

殮一如所生

顧司寇璘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氏不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猝然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殯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

殷文莊公謝政歸而故少時所事郭公爲郡丞罷公每過其門必入謁師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安之弗改容也里人兩高之

金洲字士瀛嘉定人嘉靖丙戌進士旣貴其塾師病爲執使令百日無倦容

馮敏公字元卿平湖人以進士爲祠部主事時座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笞之相怒甚召公詬曰若不如我門下客而笞者何也公正色曰笞橫道士耳不笞門下客也卽笞師門下客而爲師少懲橫者以爲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頰盡赤公不爲動

李封君梅有業師家病疫死喪相尋舍人咸避去公曰死生有命在三之義寧能恝然也躬醫藥調護之卒亦無恙公以子時華貴封重慶推

官沒祀鄉賢萬曆辛丑覃恩贈御史

賀經字□□盧陵人□□□□□□□進士歷官廣西按察使故廣文鈞之子也解組歸乃執贄布衣劉兩峯先生之門士論高之垂老益勤蓋能承其家學者

山陰唐彬字質夫初從會稽章瑄學嘗令作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復然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禮如初時稠人廣座中有所顧語輒掩口對時以爲師弟子之禮庶幾復見古人瑄字用輝官郎中

趙憲副三聘家居學宮釋奠必祇謁先師元正若聖旦必朝服北面向拜祝天子萬壽其於在三之誼老而彌篤如此始公從贈公順德受書衛先生所後過順德衛先生已病拜省牀下經紀其家而去又有雙洲衛先生者則公里塾師也仕三河尹卒于官公爲位哭奠遣使迎其喪歸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妻其孫卽屈年輩勿計也

彭孝子寶爲諸生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爲義喪頓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而後釋之

殷公子義嘉定人以貢終淮安教授爲諸生時嘗居龔氏之塾有儒生某者翩翩由賓階來謁公公頗貌敬之延之上坐生據上坐輒有所證公卽扣其兩端竭焉生矍然起謝曰先生非吾友也請執弟子禮公竟無所讓席時生年已衰然出諸弟子上矣他日有所應對直呼其名或勸公盍少貶損公曰孔子未嘗以字稱門人某安敢自壞其家法也公下帷垂四十年其後諸弟子有以其學駸駸致通顯者見公猶粥粥如執經時也少見德色則謝不與往來必俟其改而後已其以道自重如此

劉亮洛陽人嘗爲濱州論病暑雨坐生更執蓋立侍比秩滿爭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始返又嘗爲澄城諭値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行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挺石敵之盜不敢近比曉乃引去沒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

謂難矣

倪宗嶽幼從郡人譚某受經已登荐書蹴蹋于道譚遇之召至庭下數而杖之宗嶽俯伏不敢出一語再拜引咎識者兩稱焉

張起潛既致仕歸有桂老者蒙時師也一子飄泊不能家公物色得之割帑以爲衣食居恆念向者非周倅何以有茲日歲時寓書幣問遺不絕周倅者閩人周岐鳳以遷客來倅州事而國士公者也

李鼐麻城人以歲貢授蒼溪縣九載廉介如一日致仕歸環堵蕭然初鼐受業俞文偉每過其墓輒下馬徒步一里許乃止

陳符字元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生沒無子元錫臨其喪盡哀葬之𠕋禮養文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壟拜掃凡五十年

朋友

前言

王達曰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

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胆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斁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胆者畜之爲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又曰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人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是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靜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又曰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其情徑造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

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又曰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不常悅則把袂連衽傾心覆胆怒則持戈執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大事決大疑哉

葉盛曰山東參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遊極厚相爲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弔由是爲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正統中都察院因陳知李庸事奏去御史五人其三人皆蘇州也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然頗爲公論所少時楊仲舉先生爲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爲言先生毅然曰彼故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常見好問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好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好問治裝問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惟孫狀元賢日一至焉好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噫此爲狀元

也與

又曰祭酒雲間陳先生與前按察使黄翰爲童丱角交翰敗去士夫中有毀責之言先生輒諱止不欲聞翰嘗欲援例納馬復原官先生亦嘗以其事語予竟逼於衆議而寢人或以先生黨而復疑其於予有憾也後先生跋予幸學卷乃過辱見與於是聞者釋焉謂先生初無他腸其於翰徒篤于故舊爾先生其亦厚德聖哉

薛瑄曰導友以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謟

又曰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又論取友者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遊處出入往來誨喻偲偲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爲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立於當時而聞之後世孔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恩博誠直之良友則忌

其賢疎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軟熟與己不齟齬者爲契合羣居旅遊攩祕戲嬉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牽率淪胥爲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

崔公銑曰交友善審其志志同則業同業同則道合故不膠漆而固也又曰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陽明先生曰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厲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

韓邦奇曰古之人不輕定交亦不輕絕交惟其終之不可輕絕故其始之不可以輕定也夫友以義合者也若其始同而終異違忠孝之節觸貪殘之禁懷讒諂之奸請絕之何恤朱穆之孤貞乎至於一言一行出入小德之中將由涓涓以成江海雖在千里忽忘箴規亦不得爲蘇章之矯激也友之義大矣哉昔管革並學齊名海內一則秉服公道爲

天下高士一則躬親惡逆爲千古罪人定交者可不愼乎
何孟春曰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予謂難耶易耶大抵世人契少金蘭讒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人皆得而間之而況親非同生情異佳耦者耶所貴在我全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讒言不信乃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又曰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迹不必遠邇久近爲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其重蓋如此人豈有二本乎父子兄弟可別求室家可相瀆乎今之人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日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訢然相與何足信少臨利害反眼不相

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爲刎頸交及據國爭雄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托爲平生之二天者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于君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其交重如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則己友可多得耶而朋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于此可苟焉而已乎漢侯霸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懽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易絕之悔乎若魏傅嘏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暇爲友道言也

又曰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事業者有同

寓者有同役者有同游行者其達則有同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時遷事或暫或久莫非友道在焉外貌徉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其中每每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于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已有如韓退之之所論矣故人情相友有厚而不厚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接遇有一日之雅半面之識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爲適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日今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終始于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又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與吾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周公之謹擇于人如此然其下士嘗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夏嘗自謂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日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

復見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商之不輕友于人如此其亦猶周公之意也乎

又曰韓退之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者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又曰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又曰士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疏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疏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于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疏于己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于人得時之際而加疏于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疏于己得志之日而加親于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眞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眞友者常鮮有也鮮眞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

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而無隆無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而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心所以無恆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恆也以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疏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疏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愼其所以友也愼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于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愼友不于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于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于其終僞友者則爲之眞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愼之友焉而出於眞者則納友焉而出于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納眞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東郭氏之猫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附尾以相戲舌以相舐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挺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攖其左相與鬭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于前欲炎于中恐己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猫鬭而噬弗顧也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則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懽忻愛洽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醜義抵而疎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猫何異哉

朱以功曰朋友之交不以死生易心者固難不以貴賤易禮者尤難

陳絳曰僚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己父母古人處此良不鹵莽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老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詞以白其大人如必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

而自往播二公爲其僚若友親在乃甘心以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也尙足動哉徐大玄爲杭州參軍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孝者常綬將爲進士舉者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于友以爲其母榮者今世士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頹俗故撮而存之

徐文貞公曰予往歲不知學得歐南野同年爲予解學字明白始日從事身心之功人生信不可無友然得友而不能聽信則又與無友一耳又曰自世道交喪臣之于君既靡然諂以求利之爲務至於朋友其利幾何然而一辭色之好能不諂以求之者寡矣故苟志于利無所不至苟不至于利亦無所不至焉噫可畏已

于愼行曰鮮于侁知揚州蘇軾自湖被譴親朋皆與絕交道出廣陵侁獨往見或勸其將平日往來文字書問焚之不留侁曰欺君欺友吾不

忍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侁可謂有古道者矣東坡風聲意氣海內名流無不願交而一有患難褁足避影惟恐不速獨一侁不負久要耳友道之絕于世匪自今哉

馮公琦曰士有契友不如有益友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詡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略若此矣於是以美疢爲愛我以藥石爲惡我以降心相下爲知我以盡言相證爲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其相狥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

往行

劉丞直宗弼贛縣人爲元進士入國朝召爲國子博士元年拜司業歷官浙江僉事與崇明州知州劉秩相友善秩在崇明豪猾之徒相與搆陷之遂坐謫籍丞直行部遇秩子靜于途厚遺之靜時年十三適上遣使巡簡四方靜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于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

聞上勅臺臣中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罪丞直之力也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家世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通之大父曰平遣子以誠負其遺骨以歸死者之家死者之家以貧故不納平又買地瘞之

黃性字思恭永嘉人黃公淮之父也與閩人陳祖友善陳淸尙士也客死永嘉公斂葬之如禮而繪其像藏于家時展對焉其篤友誼如此

王賢字希昭江陵人性公直尙義氣洪武初入太學同邑友王讓有故人贈銀十兩並己衣一篋寄賢他往未幾賢授鹽城尹攜之任讓後授密陽令赴任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其子曰父素貧在太學日給不足安有物寄乎且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卻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

尤安禮字文度吳郡人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爲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戍臨行泣謂文度曰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必不能

守我有幼女將何所託乎文度曰安禮在無以此爲憂吾有子當娶之未幾果死于戍而吳氏克保其孤文度無子以弟文節之子娶文學之女將成禮而其女有目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食我言于死友耶卒娶之生育男女奉吳氏以壽終文度由校官歷兵部郎中遷貴州布政司參議致仕終于家

周新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爲有過者即改恆恐公知之蓋其養可知已

楊文貞士奇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公疾稍瘥未出遂往問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耶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責曰應某不學無術之人也然未嘗不內愧

楊公仲舉昔戍武昌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値雨偶憩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

有契文貞固善易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驥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以其塾讓與之而自教授于他處往還十餘里不以爲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拔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使人行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宜有德之人先踐也其好德也如此

姚公廣孝所著有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常云少師于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

曾與賢字□□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處朋友以誠有急必赴同館湯如川旣仕同年同鄉且居同舍有無共之無彼此之異如川病亟力扶持調護及卒與其弟協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孥而悲傷憂鬱久不衰

包德懷名偁蘭谿人永樂丁酉舉人歷官刑部侍郎與同年部郎胡文善同京邸文善病篤與德懷訣曰吾無子止一女見託能爲始終乎德懷諾之後文善與妻相繼沒京邸德懷抱歸其女囑妻育之勝于己女比歸擇壻祝姓者許之包居與胡所遺居隔二十餘里將字同妻攜其

女往胡居隔其廳事左間己居之右間妻與女居之中間設胡君夫婦神位至期設祭爲文告以聘嫁事命女辭拜包亦號慟隨嫁奩具皆備

楊鐸字文振朝邑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官雲南參政在貴州日聞友人宋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資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

李震字用初號有菴宛平人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冬官孟侍郎初任南京部堂後廡忽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殮廡外公往弔嘆曰孟公生爲卿佐死可委于此乎立命舁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公祖爲友及沒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弗克返故里公至即爲助舟車歸之其急于爲義類此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丁丑及第第一人歷官禮部尚書爲修撰時有友人以言被謫者先生以書抵當道請救之當道曰彼言涉我輩奈何先生曰正以涉公故須公救之乃見盛德耳當道不能用然心實重之友人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董適未還時公以展省至臨淸即攜其

柩以歸之

王芳字德遠太倉人與慈谿費生非同域之產又非有邁晤之素赤牘之交而旅舍語合定爲金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攜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襪之療之不已而滌其穢溷不厭也而生卒不起芳乃失聲長號曰天乎夭折命也奈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子煢煢而死乎枕之股而哭之貰衾櫬而斂之僦浮屠而舍之齎粢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爲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益傷義士之顚沛楚怛云張時徹曰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烈也諸細瑣者靡得而詳矣其尤章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厝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殺駕牛以救知古之乏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輒感異夢以展書生之瘞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子章受遺書以起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成劉融之殯張安祖手營作以殮元承貴之骸侯無可走千里以瞑田顏之目凡皆仁心自然孚格幽冥表儀穹壤者也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溲滌除非游從之任

也貫貨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柩柩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于義士哉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之猶不洩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嘗欲招海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恆先施必欲其一至海矚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生之際乃始託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爲良友一避咎哉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

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㩜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淸議矣

張善昭字彥光順德人天順壬午舉人歷官四川僉事初善昭計偕天順癸未南宮火友人劉琮死焉善昭旁皇數日於煨燼中得其遺骸歸瘞卒業成均同舍趙蘭生窘且疫人莫之顧善昭頻視之蘭生垂絕叩枕謝曰螻蟻何足累君君自愛比再往已訃于地善昭撫其心尙溫也復舉于床數日愈明年蘭生舉進士德善昭若父終其身焉善昭里居周厚本支及其鄉人居旁無甚凍餒者布政劉大夏嘗單車遠訪善昭信宿乃去孫爔最知名

蕭鼎字伯鉉海陽人天順八年彭敎榜進士歷温州知府嘗會試途遇有攜妻傭車赴京者其夫候驛遞文至而車行疾追不及遂相失在後者數日其妻少美伯鉉防禦之甚嚴同行者無敢凌及抵京夫始追至

妻泣訴曰微大人妾身幾失所且死矣其夫感德執贄懇謝不受
吳文定公篤學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于其友同年賀解元遘疾京師
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第
步行未嘗乘輿又有鄉人教官某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
惻然亟出俸金爲還所貸仍捐俸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陳震字啓東長洲人吳文定公友也公游鄉校時與試于督學公名在
前當廩食以震貧請以是讓主司多其義許焉又買舟與同赴鄉試震
中式而公失解乃出貲設宴且曰陳君貧不能買舟也俟震同歸
楊茂元字志仁文懿公守陳之子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
刑部主事時同年楊仕偉者爲同部主事中貴汪直誣以受賄事結徽
賊仕偉以乃祖太傅公恩賜銀四十兩輸之不足又稱貸以益時忌直
莫之敢與乃違衆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直見之
嘆曰好胆氣仕偉之誣遂白
顧福字天錫大興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右參政尚意氣故人潘

郎中琚客死殮葬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于蘇居其孤寡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鎬

陳欽字諒之號自庵會稽人成化丁未與兄鎬同進士歷官副使嘗爲南武選主事時有同年同官妻姪原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覈同署人皆以禍避雖韋布相善者視妻陷穽不一引手君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寃不與理辨僚友義何在欽秉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禍網死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囹圄僅期月妻數命是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簍盈篋訇妻在獄二年遘疾危甚藉君以不死後妻坐廢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

雍泰有同學介庵李君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遭家變召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策驢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驢上不顧李挽驢曰命之矣公始別降

何椒丘喬新故東園吏書仲子嘗記其庭訓曰吾守東甌得隱君子二人焉曰虞先生原璩季先生德基其清峻之操如東漢獨行傳中人其雅淡之詩可與魏野林逋伯仲虞在文皇帝時嘗兩承徵聘號徵士一日何公乘小艇以中夜訪徵士之廬坐久索飲云無酒話不長村落間無所覓公復笑雖酸酷亦可也乃出新醞一缾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每觀先輩友朋規切之益白沙先生在太學布政使周某時與同遊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璧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周數取先生笑曰試君耳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耶周遂有所警發章楓山最推服羅文毅嘗曰吾輩但可修立事耳如彝正者眞能正君善俗也及文毅行鄉約過嚴貽書諍之舒慈谿在翰林嘗謝恩馳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國裳將奏其作威黃才伯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于怒時遽忘其怒國裳謝曰吾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王湛講學同志及陽明遭喪甘泉往弔之深諍其每事于禮不合予又聞康對山與呂涇野友也康氣豪任達聲伎自隨呂則跬步必以尺矱而兩情相得無厭每飲將進歌伎

康顧呂先罷去仲才故德涵所薦士或遜謝不欲獨異德涵曰鄉邦屬目吾兩人耳吾旣脫禮法之樊矣復欲子溷其中耶然則耳目何則焉關中人士兩賢之

劉瑾用事雅慕李公東陽欲致之適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為之解因約一會公歎曰此為知己屈也乃詣外第訪之瑾虛賓席以待禮恭遜甚其家人云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楊公遂得免

丁憲副璣為中書舍人同年林俊左遷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邃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為別時知已觴焉為論列計矣

巡撫都御史謝綬嘗遺陳白沙先生壽木甚美一日有交厚陳其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卽舉而畀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為先生壽連州同知林璧至閱之甚愛亦卽畀之無吝也

潘辰字時用號南屏青田人弘治癸丑以薦尋為翰林待詔歷編修太

常少卿爲諸生時凡四試于鄉每以疾弗克終事庚子初試文已屬草同號生突來觀之曳其卷中斷君不欲白于官因以乞之而出自是不復應試

梁焯字日孚南海人□□□□進士爲職方主事時舉人武陵冀元亨與焯同師陽明陽明使元亨往寧藩察濠逆狀比濠爲陽明所擒乃指元亨同謀下詔獄死焯捐俸爲備棺殮

王冢宰華致政日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毁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于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耶

胡大司馬汝礪友誼最篤鄉同年任良者居太學貧不能甚然孤介不干于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公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子孤弱遣弟汝用歸其喪交友趙儒死于太學令弟汝禈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比昵之合惡乎有終人稱其善與人交云

何景明字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爲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修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漸不能平耳何病革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汲恐不能得李文李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鶡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劉忠宣公爲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殮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智智庶吉士時以直諫謫石城吏目公旣歸其喪于成都且梓其文以傳云

劉忠宣公嘗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多受人知如朋友只三四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矣故公朝著之交惟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交惟陳白沙李西涯輩眞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爲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處大事如子明確許哉

吳公廷舉平生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也羅玘年四十餘貲貢入太學公奇玘兄事之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煑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崔後渠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景司業暘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爲中允時數向顧公璘稱其爲人顧公以景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景卒遺孤子子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于生時景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于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景之知人未易及也

正德癸酉陳公棟塘嘗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名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名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棟塘

曰連日視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殽胾不腆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棟塘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羹矣是日溪亭果啜羹加餐邦顯喜曰君視溪亭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邦顯遣伻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棟塘曰吾兄泣何也棟塘入問故乃抆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附小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途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棟塘乃牽裾出慰解之乃止吁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于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也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于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耶賢哉若人可以風矣

南海黃璉字良器南海人卽故少司馬衷之父也少有至性讀書窮理非研精不已迭遭家難哀毀柴瘠感動隣曲充縣學弟子員有文名時督學以璉當廩所厚詹孟和當次缺孟和貧而母老乃謝曰吾可無廩

不可使孟和有菽水不及之悔請以廩讓督學義而許之鄉人有徐幹者以選軍隨使之暹羅而當宅與璉爲行資比過洋舟壞命使溺死軍民從行死者殆盡幹子桓欲歸其宅璉曰而父死王事而孤且貧若是宅吾尙忍言耶卽還其劵璉博洽尤精于經學二子衷耿皆以科目顯

王囗號沉菴代州人正德中劉瑾擅威福刑戮士紳時劉公繹以戶曹督儲遼東瑾索賄不得械劉至京以重枷枷之至一月沉菴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劉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不去

孫紳字公珮號敬菴淶水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工部尙書掌通政司事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公爲治後事如同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爲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子長以所餘金還焉

劉佐字以道陝西中部人中正德丁卯鄉試邵昇榜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邪臣詔事太監劉瑾以昇爲奇貨薦于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以道匿之閱數日以道又匿之

他所或語之曰君不自慮耶以道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寔而輕背其友人者乎卒脫昇廖任字志尹歸善人舉正德庚午鄉試丁丑偕友人譚汝時姚應昌上禮部譚姚後先遘疾舟人以疫告願稍避之任獨撫視不去比沒爲經紀其事同行者愧服

三烈者楚雄人劉君時舉庶母張氏郭氏泊女兄辰秀也君父仁以明經起家爲南都兵馬稍遷梧州判攜室往與族子時復澄兩人俱舟至大墟梧州君病卒泊平樂昭平堡時芫藤猺巷灘猺公感者淸晝聚衆殺擄舟人皆恐辰秀聞之指江曰萬一不免死此而已二母亦如秀言相向哭賊至辰秀曰敢辱先人乎獨恨此櫬無歸耳亟投緹囊啗賊乘間赴水死張抱弱息祁秀繼之郭又繼之俱死秀年十六張年二十郭年二十八死之日爲正德辛巳五月十一賊怒悉剒其婢僕公感復顧時舉舉故兒啼乃縶左右手浮之江且曳且行君汩沒波濤幾殆矣比達岸乃引入其巢當是時澄病偃艙時復匿枕側得不死遂相昵于守

臣劉璧沿洄索尸藁葬昭平江上建塚以識焉時舉旣被縶年甫十三念旅櫬未歸二屍未瘞且不知二兄之倖免也晝夜啼泣賊義之復紿之曰若思歸耶時舉應之曰予父若見柩矣予母姊若見溺矣昆弟奴僕若悉刈之矣家遙萬里孺子何歸賊稍寬之時舉夙敏慧時時感憤默書姓名淪落生存之槪于竹木投谿谷上流冀世人獲之知人間尚存有劉郎者然越在深阻幽拘計未有以脫也初賓谿張賓祿與梧州君有故梧州君入梧謂賓祿曰若能從吾游乎賓祿許之至是自金谿來至昭平邂逅屠者訊知梧州家室生沒之詳作曰諸亦已矣獨梧州一子在何忍負之捐金願贖時舉乃遣諜說公感曰劉郎縉紳家弱子弟也得之無益不如得金若屬知則金分不如顓之若聽吾言得金無患不聽斧鉞至矣能無悔乎公感感諾是夜具雞黍裹粮導時舉從山後仄徑出戒曰遇吾屬亟返時舉如導自林岨間奔軼諜負至舠覆以漁簑遂免于難往陳于巡察兩山張君曁諸藩臬莫不歎賓祿敦信好義有雪涕者給傳以還君適母張夫人念鬱疴聞君入門病尋愈蓋天

所相云君自歸銅仁夙遭閔凶約身修文亦旣有聞會兩山開鎭貴行下所司覈寔疏請嘉靖丙午獲賜旨旌門蓋貞魂懿魄逐藤江怒濤上下者垂二十年今始不沉響矣

漳之鎭海有汪一淸者嘉靖辛酉廣東張璉倡亂漳郡諸城汪以諸生爲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也請無汚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于此若曹何利焉賊因與汪幷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凡匝月毫無所染始贖歸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賦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新會鄺達禮恩平縣學生事母伍氏以孝聞又能友愛諸弟嘉靖初友人何希淵爲流盜所虜達禮憫之自備金三兩銀十四兩往賊所贖之賊見達禮曰此奇士也欲脅以相從達禮不屈而死提學副使魏校遣人往弔僉事王大用扁其門曰義士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己丑會試第一初授兵部主事改編修歷官僉都御史廷試時邃庵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甚高心服之嘗曰省元狀元人品甚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奇也

余弘濟公得故侍御禎之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禎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弔焉語坤妻曰吾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重然矯僞盜名稱身沒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

方文襄敦篤友誼友人陳潡衷貧置田園以娛其老所負債悉爲償之

呂公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每講學呂主先知後行之說文莊主知行合一每晤必辨辨必至鬨然而爭若聚衆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呂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夷險離合眞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

闊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德涵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呂故平生清約如寒畯即嚬笑不苟者亦與之爲深分交更不以行己清濁生分別

甘泉湛公九十餘遊衡嶽便過吉州遊青原山鄒文莊公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辨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酳一遵古養老禮惟謹公時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公送至境上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會公也

彭司空黯爲太常時疏請修省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爲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于肘腋或竊指目迄不爲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

徐公中行爲刑部主事時有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

時時橐饘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歔泣數行下楊公謂君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若仇也公不顧比楊公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乃伺諸嘗賻楊公者而太宰李公默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恆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懌公遂出汀州以外艱補汝寧時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左遷

郭弼字□□安福人□□進士初授江陵令拜御史以諫世廟營造採珠削籍歸公將舉鄉試同舍生王國卿染痢頗劇人故多避公犯蒸穢朝夕摩撫既不救復傾囊經紀其喪

王公遴字□□號繼津□□人歷官大司馬公爲兵部時聞楊忠愍公以劾相嵩下獄忠愍以疏草示公慷慨曰死矣第子幼未卜婚耳公曰即如君言吾以弱息字若子遂慨然以女許聘楊公次子應尾先是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淟涊然下汗耶

王文輝字德充號都山□□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尚寶司卿爲諸生日嘗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逼倉皇解散公獨留殯之乃去

臨海金一所賁亨仙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一所曰君此出他日來回要將一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陶文僖公大臨好施予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公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爲之上狀于有司而推坊直以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

戴璧應江人嘉靖間以貢任富順主簿謙恭孝友不愧古人常寓燕邸同旅病甚璧親藥餌顧念益虔同旅得不死且同寓甚久相對如嚴賓其惇厚類如此學憲謝公東山聞其人尙慕之及按部璧已逝矣遂檄所司迎祀

蔡汝楠字子木嘗爲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布衣友謝時再遊

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下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躬寢躬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躬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予輩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疏具薦之子木雅士不俗居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龔有成字子完嘉定人嘉靖丁酉舉人兩上春官所與偕者皆以疫死同舍爭避去有成獨留視醫藥死爲含斂護其棺以歸

陸公粲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祿則力拔之諸生中歲時恤其家又善故丞史鎣緩急未嘗以匱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鄉長者陸長史鐘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身後托公許之歿而治喪葬存恤其子孫畢世無怠

俞都督大猷嘗以事忤分宜相公曩赴詔獄史玉陽以數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域亦被逮命守者藏以遺之

孫伯陛重義好施貧賤之交後多賴公者同年翰撰韓君早卒公爲理後事撫嗣子最厚嘗白于當事立坊著名以畢其志與華州王君友善王君以地震卒公聞之大慟收其遺文敍以傳王稿多訛失惟公得其眞能辨之

張公九一之父萃儻自喜其急人甚于急己嘗與故太僕王齊以文字通太僕卒子貧走父客亡應者公愀然曰朱益州著絕交孝標廣之吾始不然今乃信矣捐租稅廩其家且爲邑胥踐更里人稱焉

陳志敬字一之東莞人以舉人歷官南寧府同知嘗上公車抵清河閘而同試者里人林載陽中漕卒狙擊以死公曰林君去家萬里猝死于外非我誰爲白寃狀治後事者謝同諸試生行矣吾獨留爲上書監司守令抵漕卒法調林棺斂使艙首南而後發至則不試矣公亦倦于其業乃就銓選得倅潯州以行一時義聲籍籍故少保方公獻夫爲吏部郎贈公詩見意焉

屠公應埈簡抗俶儻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恥言九九之數輕財樂施濟

窮周急諸所假貸力不能償者輒爲焚劵待昆弟尤厚煦煦無宿怨也所交皆當時名士篤于友誼與袁公永之同舉進士同讀書中祕特相親暱武庫災袁公下詔獄罪且不測公旦夕具壺飧潛餉遺獄中數存問袁戍遣日諸薦紳謂官校方偵邏莫敢送公獨匹馬出郊外與袁公握手而別

東山徐公與少師夏言公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惟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公捐月俸橐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本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夕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干內官者稽遲不允甚

且因而獲戾矣軍機虜情呼吸立變而概至違期顧不時進覽曰廣聽納周儀一觸忌諱而謫外陸鳳儀偶違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曰察讒譖頃緣內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譖以欺謾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官戒閽吏毋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𡿨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不報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興而下穽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穆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之于袁文榮沈明臣之于胡宗憲朱察卿之于趙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爲質不欺死友者也

張廷撰元忭既及第同年鄒公德涵儼然造之既茶曰兄可再茶吾有一言奉告茶既再卽語張曰兄茲以掄大魁爲榮耶願兄由茲益弘遠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歆豔豈不爲榮若少不自愛卽淺鮮過失人皆得而指摘之矣是大魁者亦播惡之幟也可不日惕乎哉

張公四維字子維蒲坂人癸丑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毅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公得罪去公起家宮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公怪問其故曰疇昔之事高公猶今之事公也奈何以去而遠之其敦厚雅素類如此

姚岳祥字千定化州人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張居正柄政父死不奔喪鄒元標抗疏摘其罪因下獄居正命吏獄門凡來詢元標者書名以報即親屬重足不至岳祥昂然直入吏書其名神色自若既而嘆曰奸邪當國尙可行吾志邪遂歸養病

江中丞東之同年舒比部疫死餘一子公入室抱其子歸以女字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譎譏言蜂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討人問故曰朋友道喪吾將以身爲餼羊

王廉憲之猷爲禮曹時主事盧洪春以直諫杖于廷上遣小璫視誰與盧主事語者同舍即稍稍引去公獨與周旋而後偕盧出

王主事愛旣罷歸有同年徐公學書以論劾分宜削籍貧甚至不能爲

子娶婦先罄橐中百金以完其婚

周中丞孔教字某臨川人萬歷庚辰進士初釋褐與同年余寅顧憲成魏允中劉廷簡相知最密結社于長安邸中已而公選福清令一日余公同年攜酒過公爲別余公曰當茲遠別何以見教公曰兄才名滿天下海內人士延頸願交如恐不及奈何與張斗樞昆弟游斗樞昆弟卽故相江陵子亦知兄薑桂之性不移而瓜李之嫌當避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吾懼其染也余公聞公言大悟從此鍵門不與張通及公憂居余公千里緘書遠奠奠文中述其事

翰林編修梁禋既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隣居同年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孤子女可托也汝同蓋國子祭酒致仕陳古庵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先生爲經紀之至冒謗讟而爲之終始如一嫁女得今肇慶知府黃瑜瑜嘗爲人稱道之

金大有字伯謙太倉人幼而與同學舍陳生唐生戲約爲婚姻後生女

竟歸陳氏時君已舉于鄉里中豪介媒媼求婚者接踵或謂君奈何以兒子戲立信君曰此故綰髮故人雖戲何忍負之曰唐生者尤貧病君重以前約爲經營衣食藥餌終身

王尚義名芳太倉人常訪友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梲病臥旅舍與之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頓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飢飽寒煖而將護之明春攜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拯之不得晨起焚香誦呪爲生祈請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瓷缶親爲滌除所需藥物果餌無不備生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生至潤州易輕舸欲到姑蘇就醫調治至呂城而病革泣涕謂芳曰平生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倘埋道旁乞書慈谿費廷梲不瞑目之柩言訖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人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士胡爲怛傷摩其睚而不瞑乃舉其手而枕之于股拊膺而言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如何君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更戚戚也生喉間砉然有聲目乃漸瞑置尸三日舟人不覺也抵虎丘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而訃其家逾月而父至

于時環寺門觀者咸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復得古人有蘇蘇隕涕者（己）藍侍御田友誼最著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淸苦沒後家貧乃攜其子養而教之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鄉舉歷官雲南知府生平獨與靖川處士馬尙賓友善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人稱公與靖川爲生死交云

杜常字守經□□□人爲龍江驛驛丞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痢者衆徙以避公曰夫同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金而不錮也而衆頗疑之公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

孫博士貞在國子日博士王彥淸與貞連居因熟其從子金蘭後彥淸以姦黨沒家金蘭爲貴池典史坐累至京失所歸貞館之三年有不足輒周之或傳言將罪彥淸鄰右又謂將罪金蘭宿主貞皆恬不爲動同

鄉楊伯震爲長蘆副使得罪自獄中出病疫無復人色舁至貞門欲托寓焉旁舍懼其相染唆家人固却之伯震遂露臥祠下貞歸聞之嘆曰人各有命病豈能染耶亟命移入病卒以愈

陳紹字用光號百樓饒州人□□□進士歷官饒州知府計偕日壬辰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殆公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俟其愈乃行

朱鐸重倫理負節義與漢陽知府蔡洪濟友善蔡卒于漢陽其父老且病鐸合凡賻贈買地瘞其棺葬之又以餘貲經理其家蔡有姊寡于滕氏滕亦鐸亡友也女孤不嫁鐸以其妻兄之子聘焉

沈仲説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爲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説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言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于此仲説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己子視之卽尋其母使擇壻仲説備奩具嫁之鄉人稱之至今不置陳公師曰沈君旣知買

妾爲士人女不忍犯之已端矣又備奩具嫁之若世人得此女不以爲妾則以爲娼者何限聞仲說之風能不汗顏仲說誠賢矣哉是可以勸矣

鄭金呂榮年順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鬻販爲生所至人推其誠年三十合貲僅百金偶被盜去鄭曰此金置吾舍知者爲盜不知者謂吾匿遂稱貸償之是歲獲利大人咸曰天報善人如此一日鄭往水口販鹽計所得倍其值鄭初不知比發復如水口告商人曰日者鹽誤多值今番請損商人不信鄭無如之何與呂公之初不以呂之不知而私凡所貯一鑰二匙出入各不相問置家人產業盡屬鄭呂無幾微疑二呂遭回祿鄭營室甚壯既成與呂居之年七十宴親朋分前貲餘百金買田以賑宗族之貧縣屢賓之扁曰義重管鮑

林文孟字用時福寧州人嘗以貢中應天鄉試倜儻仗義與友龔敏善龔貧而介衣敝甚靴見踵直餽之不納也密量其尺度製之不曰爲敏也醉中取服之陽嗔鞋短窄委置之強龔試之相宜也着以去曰彼棄

我取奚不可其周貧而曲售之如此

王廷禮者吳郡人嘗與金陵人陸通交陸貸人白金五十兩爲用其券詭書從父名未幾索金人至廷禮知之曰陸吾故人也卽以從母簪餌之屬爲之代償不令家人知之

胡璉字商用鎬陽人句容教諭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己有嘖嘖歎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凉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訐也

張太守文明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金公曰同窗某貧未遇曷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是繼富也遂併以己俸共遺之其篤于故舊者又如此

曹憲副時中致政歸有貴公子某者挾娼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生使人召而榜以檟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于若大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

公子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

尚書張公鳳居官執法時人呼爲板張爲人正直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于友義同門蹇于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爲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其子至于成立又急于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于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爲朴實君子

吳英南京衛指揮廉甚不苟取與同衛劉蒼同志學且優焉有疑義輒叩劉以請遂爲莫逆交及劉之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曰姪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

郴太守鎰令天長日有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搆隙坐廢道遠不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屋居之遣邑弟子穎秀者從之遊擇士人女爲之伉儷

杜鳴陽字子鳳黄岡人舉人性渾厚與物無忤親沒遺幼弟尤鍾愛之縉紳有與鳴陽厚者其女曾聘人人以其父喪家貧遂背約鳴陽乃爲

其子聘兩爲縣令俱有惠政卒于官

崔思敬光化人父崔岳與同邑王寶友善寶授太學訓導卒于官貧不能歸岳母痛之思敬奔寶喪歸葬鄉里義之

曹車駕深在南部日友人汪以正適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萬莫肯往視君即馳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汪病亟往曰吾僅一女奈何君曰當聘吾兒揀歸君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如其言然君竟亦染疫疾于是年十月一日卒于留都官舍年纔二十九

劉孝廉浙字君東重交誼矜然諾與里中李郡丞九標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寒矣君東折柬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李無子惟一女當分其貲產平子女餘以分同祖親君東辭不受曰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

張令尹緒敎諭桐城日青矜子有貧不能婚者先生易婢女三舍爲助不令知也司徒留署同舍郎張姓有媵妾逸者先生恐其詈人口也佯言于衆曰吾家婢逸矣而人悞以爲同舍郎也者僉爲駭愕先生曰吾子尚壯堪爲國家馳驅一汚其節鮮不仆者吾老矣代而蒙詬固甘心也

婢僕

前言

薛瑄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又曰僮僕始取其給使令人役耳初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于事

霍韜與子姪書有曰凡我用一人信一人斥罪一人俱有斟酌豈尋常草草不可不思凡家中得力人及平日實心幹事有功之人不辭勞苦人之我俱有許多禮貌待他不敢輕易駡他半句有小過則爲之隱諱

有大過則密敎之有缺則用之病則醫之死則祭葬之凡以報人之功也語云欲得人死力須結人懽心雖帝王治天下亦須以此乃得人死力此意汝等深思之

又戒子姪曰今後各子姪不許各取小厮跟隨每出入如在石頭卽在祠堂撥人跟去在山卽在書院撥去四峯書院除舊僕外如有新來的人皆送石頭大厓驗過堪用乃許收用如不送驗擅自收用及各生擅取小厮跟用如係生員掌院人呈送提學道將生員降靑衣罰念禮記白文一部爛熟乃收復若係童生發回石頭牧牛挑糞一年亦念禮記白文一部乃許回書院如不遵禁令仍又故犯以子孫違犯數敎令律送憲司問罪枷號三個月斥出不得供膳此例一粘四峯書院一粘石頭祠堂俱着顔體大書禁示仍存此作家訓

黄省曾曰古者家田戶桑子嗣就養各有職居亦鮮流困故白衣賤族無有僕奴必須一命乃役輿臺所以仲尼適國門弟馳驅荀氏應門六龍下食後世分授不行幷兼大肆則飢虛皇迫之子自然趨歸富室賈

躬求活家從如雲國民益寡此亦王政之大蠹也往往帝王賢聖之裔亦有淪落于此者此亦人子淵明所以致戒也吾願汝曹凡買僕從必詳其貫址家親明立契要察審狀貌但取村朴敦厚可供答應而已其富籍新販市纏宿猾奸人詐避遠土逋逃華門美色挾族武干善陳詞訟乃引利端有一于此皆足壞家每進一人必期有補或令跟伴或使留易或理農圃或治抄錄僅免單缺勿致有餘洞廷兩山習於顧倩便於留棄金玉滿堂僮僕不過一二以省費食徽州風土皆役髫童方與娶配遂出別居給本自爨有召始來所以家多凊白雖不必盡然隨宜作處皆可准則蓋僕奴依人皆希積富以營私身入仕途更宜關譏出入勿令預事駈取賄賂利歸下走禍從己躬官以贓敗未必不由羣奴致之也至有民呼財主世習驕奢雖田舍鄙夫一出堂戶環擁百數呼諾奔走儼如官府暴殄子女作踐百姓娼優奏樂抬輿鼓揖無論晝夜不惟涼法子孫亦必陰除祿算也慎無効之

湛氏家訓曰每見富貴之家于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

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訓謹者則以爲不稱己意而疎棄之辟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雖暫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敗壞家業玷汚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何孟春曰傳云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化使然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治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齎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同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舒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常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劵問主翁於廳事上買絹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詐中風狀仆地旣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柳家之法淸高不爲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妾有此見識者少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

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此事者人特記以資笑謔耳春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國家天下一也蔡京之壞敗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大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爲子弟外之爲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繆彤掩戶自過之言信有志者之所當省也

敖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仰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孫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也

陳絳曰世有奴婢之名乃妄爲之稱耳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地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靑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我而臧者斯或蕃然何可戚之劉文饒嘗怪人詈奴爲畜生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臼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黃太史亦嘗論御婢奴乃云退自省不省之狀在于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賜其責也者乃子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己非忠

恕之道乎孟子曰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顏婢膝奔走人門者何限獨以衣冠齊楚反相驅策恣爲怒詈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徐顯卿慈箴曰宜家伊始其敎曰慈外雖高高中則有怡下逮僕從此恃恩施彼亦人子恕其無知乃至租佃穮蓘胼胝衈其勤苦賑貰有差和氣同流莫或間之可以致祥六道如斯人事不遷福履來綏

伍袁萃曰古語云敎笞不可廢于家故奴婢僕有犯除情重送官過小姑恕外只用小竹板決其臀多不過二十而止勿亂踢勿亂打而頭目心腹腰脇要害之處尤當禁忌婦人則止桚其手勿決其臂乃若人醉勿打人病勿打人老羸勿打人過勿打而我醉勿打又我病勿打又我大怒勿打凡此不但愛人亦所以自愛不但可行于家亦可行于官也

又曰縉紳人家多好畜優人此最害事得毋帷薄啓女戎之釁乎得毋道途張狐假之威乎得毋子弟蕩心于淫逸奸宄攘臂于窺覬乎凡此皆勢之所必致者匪但無以示訓而閑家抑亦何以防奸而杜禍可弗

戒敷

厚生訓纂曰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發遣婦女撻打奴婢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又曰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打蓋時一怒氣所激鞭打之數必不計徒且費力婢奴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打之視其過之輕重而足其數雖不可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悼矣

往行

黃文恪公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雨雪濘泥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潤閣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哭恩從吾幼未難拄泥塗還籍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白沙陳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

丘中丞集齋嘗爲蜀中某郡太守公單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驛小

吏脯炙食之卽扑殺僕而焚棄之于時登清之氣搖動岷蔡羣吏墨者解綬去

胡僖爲部官時遇早朝卽盥漱熟□亦必躬蘊火手盆自給嘗謂入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馭三尺童必從信禮絕不施鞭扑間一詈小過輒自悔曰何以使彼勝也

大司徒馬公森其父封君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卽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

王封君夢祥王文肅公之父家人男女千指饒爲之衣食而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醉與人鬭爭者折閱市値緡以上者收治無所縱應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覈則賞掩互與同罰或誤收他姓亡奴及盜鬻田宅主人以片紙來立還之不少靳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

買一魚來人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

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識此機緘也

張太岳素重名檢雖視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柄國時有一家奴

指稱其諸子名目駈人銀三兩者卽送本府杖死

附義僕

往行

侯來保者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

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睨來保憤痛切至潛拾其遺骨遠瘞宣城討家

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二義士風矣

李安保貴溪義官江世恂僕也姚源賊過百丈峯安保隨世恂督鄉兵

往被執衆散走安保護戀不捨賊自執世恂欲臠其肉安保以身覆翼

頓顙號哭願以死代堅抱不起賊怒斬安保將支解世恂賊首止之曰

一朝流離父子不能相保觀此人戀主如此其主亦必善士也姑免之

遂緻世恂歸

陝西漢中余曉者少業儒不成年踰四十爲商四遊而尤多止于蜀合既而僑寓於渠縣數年間頗有積蓄嘉靖丙午秋引一僕一犬詣縣之鄉北倉主家收稻其家適濱江一日停午秋暑未歇余乘醉狂往江滸試浴主家與僕皆不知犬步其後頃之江潮汹湧力不能勝身漸沒犬即趨浮水面以口啣余髮纘纘沒犬浮之崖大聲呼號纘稽見浮水啣余之如是者再三及終不能聲犬奔馳如人遇禍患號天頓足之狀啣余所脫衣裳詣主人前叫跳其主始悟余遭水厄急趨至江犬復前導至沒所余屍已無踪跡矣方犬救余時隔江耕者遙見犬于江中跳躍狀甚眞而未悟其由及主人號泣於江濱而耕者始知之乃道其顚末如此嗚呼一犬之微其靈性專於救主彼人類有見之隨坑落塹非惟不援之而且亟施下石之計與視主如雔而忻戚不相關者獨何心哉

金倖宣城醫官璞僕也本姓嚴嘉靖中璞輸歳供瀕死金陵子校甫在襁褓倖破產走京師了公逋歸即所贏百金營繕田廬勞悴萬狀聶氏

妻內撫藐孤外佐郡務同心効力卒克其家倖年七十餘其幼主集客必躬致食品如敬事官長同邑參政梅守德言于羅郡守汝芳旌異之或遇倖必引與爲禮焉

徐佩者以庖人事任郡丞環環將兵禦倭出必爲士卒先及敗于江上兵死者蔽川而環以一騎爲殿左右無復人鋒刄垂及者數矣佩獨提刀前後擁捍已而臨渡馬緩賊刀及環迎而當之遂死環乃得歸

徐鳳者徐氏僕也其主爲倭所得令負担鳳請代賊弗許乃尾之以行賊數挺刄恐之鳳戀戀其主不忍去也竟爲賊所殺

孫明無隸人故大司馬丁汝夔家蒼頭也嘉靖庚戌汝夔莞樞密坐虜入寇不戰下獄誅仲子茂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茂正死無何妻復死遺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寃狀泪盡繼之以血當事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濕燥與同臥起三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爲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

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附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今爲邑庠

僕生者郭主事僕也主事字子長閩中福唐人其父秀才有僕曰游乙不以奴蓄之從秀才之尤溪授經館里社以秀才敬神而糞除惟謹歸疾俱篤乙甦泣曰嗟嗟秀才奈何舍我去乎子長旣孤乙憤其叔欺寡或至於面誚叔將笞之不受遂攜妻及四子去時子長年十三自外歸遇之抱首哭曰爾忍棄我以不能爲若主乎乃不忍而同歸約子長有室乃去比子長室盧氏亡何族與鄰里鬨殺人爲所訟者咸詈子長及乙不爲訟也然乙恐再及因辭去子長以母病不獲去就繫盧翁以衆要于路乙卽挺身追及易之縣以爲質笞鉗甚酷待爲訟者至乃免尋以獄疫而卒其族連死甚衆子長非乙無幸矣迨子長仕貧而早卒不能厚視乙諸子囑盧氏爲主母撫之乃育其諸子之孤曰生者事公子生長幹而強項喜手博樗蒲郭公子聽其應募從海戍吳越嘉靖乙卯生年二十四而歸島夷初犯閩入海口鎭倉皇而避主母入鎭東城二

公子入田舍去城二十里許賊屯三月餘生常往來其間踰垣以餉主母城中驚服其壯以之爲部兵日戰克先鋒追奔千里無郵奪得賊物多卽隨手博盡後以兵粮乏歸策羸爲佇主母時避於縣城去海口二十里許戊午縣城猝陷生自海口質羸半值云家有死者以此收之聞被虜率厮與吾公子豈堪此則投賊而代之人咸笑其愚徑以梃赴城遇三酋據橋脫次日再至賊去知主母蚤脫及公子家屬在入門不對泣而仰天大笑已而伏地大哭蓋喜全而傷危也有骨爲虜者聞其據橋勇顧之尾賊以贖爭多與直而行未及百里聞賊再至卽還直夜歸負公子嬰兒而扶主母山谷間間關四旬乃抵郡城爲娶妻甫有孕有司聞其名募之不得辭主將因敗圖贖知其勇而鼓之寄語感主將恩公子知其不克矣至惠安以先鋒殺五賊斬二首結其髮負于頭伏衆潰賊憤並圍之力殺而傷爲縛于樹叢矢亂刃膚無寸完者賊去往收糜爛矣計至主母爲慟招魂而葬命公子祭之而善視其妻以撫孤兒兒殤乙之諸孫仲季者在公子郭建初也

趙金吾者貴溪人以縫工事故相夏公桂洲夏公之被禍也妾曰崔夫人種嗣之祥已匝月矣初公罷相出其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笏深藏以伺公至出金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之行遂錄于門令司公服由是內外皆知其賢崔夫人將就館而公正被逮夫人私計曰相公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線之繫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妬忌者惟爾謹愿惟爾忠淳必不負公也爾其愼爲之持金以去金五遂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之計密謀已定果兒生而妬者起矣越三日公之諸氏馬氏稱欲抱視之以糕米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紿曰死矣私置僻處以果飲飼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妬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金五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覓大怒趙金五以必殺兒爲約責限以頭金五私與

程夫婦商其事二趙叔亦來五人相向泣于中庭金五曰非吾意也將謂主何程曰吾聞諸鄉先生驪姬之詛晉無公族矣汝獨不爲念乎衆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祕愈密雖閭有知者諱不外聞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兒以瘡瘍幾死者屢念八爲寄名僧寺以藉神庥及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金五又私以金三星入廟焚修爲兒祈福久之金五知公之壻春意無他始具實以告春泣曰孤兒者趙武也徐念八者嬰也金五者韓厥也武且上不畏天下不愧人特不知孰自甘爲屠岸氏耳春以兒未出幼時其復興終反祈奚之田矣乎張馬不過二妬婦勢必不能凌逼人至此未可言乃告夫人召孤兒匿之公門下士鄉大夫歐陽清屢謂春曰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壞不可從此管敬仲之所以霸齊姜氏之所以興夫晉者也今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毋失壬戌仲冬八日趙四二知事難終泯自舉出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

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者巾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筠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千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迎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既見孤曰兩耳頤頷相公也體恪動靜相公也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郡公遠近翔集闐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郡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喧闐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元其父前科進士道先名也因問子何名春曰尚未名郡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其時孤年有十五矣有從旁贊之曰岐嶷端重器度偉然豐頤長軀肩圓背負神色凝定瞻顧安詳眞相種也聞者以爲實錄卽日謁告祖廟參拜在廷耆賢內姓不遺親外姓不遺舊既乃奠告於先公崔夫人之墓盡禮而還公門下奴隸厮台無老無幼以參列坐起端莊高不仰卑不俯緬縷中庭略無汗懾內負之容雖貴介素習莫是過也左右顧之人識與不識蓋翔

躍者半泣下者半敍州府同知周宗正序其事

胡宥字子仁休寧人隆慶辛未進士爲御史萬曆九年備兵畢節在官清愼捐貲改學鏤攀造士修城練兵均賦賑乏惠政不可殫述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文訓文學者爲書室掌故最近得其意僉事按部嘗以早暮攝行瘴霧中感脾痰久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且曰吾故聞知老長者言病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臥席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剄其咽喉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畢節人築祠祀僉事御史毛公在爲言於侍郎王公世貞作二義僕記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馬牛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

悉脫簪珥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也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二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寄且死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有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之儲爲一嫗一兒僅敝縕捲體而已

曹珪奏爲事充軍都督曹雄家人曹和狀訴有故父曹雄始祖曹安原籍直隸鳳陽人洪武初年隨征過江累歷戰功陞世襲指揮同知祖父曹勝由武舉陞陝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止生故父襲職于各邊累有斬虜軍功陞都指揮僉事任守備參將總兵弘治十八年因大同韃賊擁衆入境殺害官軍有保國公朱暉調去策應大戰頭功當年內陞都督鎭守陝西地方不係劉瑾擢用彼時有總制尚書方寬奏爲便文移以

禦虜患事具奏議給鎮西將軍印信不係故人奏討該部有案可查正德五年四月初八日有霸州守備史鏞傳報寧夏安化王寘鐇交通都指揮何錦等反逆殺死鎮巡等官擾害地方故父一聞卽日統調官軍前去征剿先遣都指揮黃正統領遊兵靈州駐劄一面處置粮草一面督調各路兵馬拒守要害奪回船隻又令協同孫隆燒燬大壩草束使彼畏懼掘渠灌城一面刊布告示以諭朝庭恩威一面調度兵馬沿河擺列振揚軍威暗寄書信與仇鉞合謀内應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召集義士殺死周昂又和故率領大將軍過河擒捕全黨安靖地方存問宗室賑卹鎮巡家屬得以寧靖卽日具本差千戶徐治報捷訖又具聞變擅調官軍動支錢粮等情認罪先是故父慮恐兵少賊勝乞請天兵蒙差太監張永總兵官神英于本年五月初四日在京起程行至直隸地方聞賊平定報捷奉旨止兵神英掣兵回京張永復帶頭目晝夜兼程徑到寧夏彼時故父已將何錦等曾差都指揮黃正鄭卿等押解至慶陽地方張永差太監陸誾將何錦等拘回靈州怨恨故父先使人奏捷

功不由己通將功次文册重復改造回至保定張永差人先見劉瑾因
其不公將差來人一㪍大罵張永愈加懷恨因奏劉瑾將故父陷害拿
解赴京問罪充軍在京身故長兄曹謙亦在按察司監死家產抄沒全
家俱發海南充軍有故父長女奏行該部看得曹雄不與係刑人數覆
題奉欽依准令歸葬訖和亦歸宗原籍當差和伏思寧夏大變人必怕
懼若非故父領兵前去協謀仇鉞一人在外豈敢輕殺周昂今仇鉞封
侯將故父幷祖上功勞削去子孫充軍遠方其寃一也又思被劉瑾勢
逼結親未及百日爲事故父陞職掛印並不在與劉瑾結親之後以此
坐罪其寃二也又思于興營被擄財死總制故父領兵各當一路卽日
斬獲功一百四十五棵相離總制敵所四十餘里偶爾遇變非有飛報
神策何以救援以此坐罪其寃三也又思湖廣總兵官毛倫所犯事情
與故父相同今不得與毛倫生得還鄉死得襲職其寃四也又思義兄
曹偉自幼在邊獲功陞授百戶職事無革職字樣一槪朦朧發遣充軍
其寃五也其他遭禍慘毒不能盡言如蒙詳察故父一家寃情乞爲具

奏分辨等情到臣看得已故曹雄家人曹和訴告寃詞以臣愚論之功
與過當不相掩賞與罰豈容偏廢自古帝王懸爵賞以奔走天下之豪
傑此要道也若曹雄所犯止與劉瑾爲親原議別無同惡相濟之情罪
不致死所謂過也則宜輕當與毛倫同罰彼以忠義論仇鉞爲內應不
費一矢而元兇就擒省朝廷百萬之費存生靈百萬之命所謂功也則
宜與仇鉞同賞必合此兩端乃爲公義彼時屈于張永威勢舉朝莫敢
言者惟論曹雄之罪而不論曹雄之功所謂賞與罰未有盡當焉且張
永不過奉旨遂取鐇宮眷之人有合元功弟姪皆封伯爵今雖革去伯
爵世襲錦衣衛都指揮等官亦不厭衆心昔也傾陷曹雄而奪寧夏之
功今也又欲傾陷都御史王守仁而奪江西之功是誠何心哉皇上聖
明天不絕忠義之後幸存家人得以赴訴臣從而問諸父老問諸士夫
問諸軍中皆曰曹雄之功也士夫又有稱述昔總制楊一淸得報賀曹
雄詩曰河上始傳元帥令城中孚斬判臣頭由此詩觀之則曹雄之功
不在仇鉞之下也如蒙乞勅廷臣會議或行巡撫寧夏都御史查勘曹

雄罪大于功則從罪論功大于罪則從功論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如是則曹雄之子孫得宥其罪而復其官而張永之弟姪盡削其官而奪其職仍將張永肆諸市朝明正典刑以爲將來欺君貪功之戒如是則三邊將士孰不樂於効死而天下萬世咸服矣

余守北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徽之兵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烏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改陸車轔轔從冰上行也已冰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緍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而溷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緍鉤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爲恨王士貞曰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

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以是爲名哉倉卒顚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爲徒死哉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憲臣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爲之代請免死疏一日三四至變且不測上命都督桂勇元帥以鈇鉞往鎭之衆方洶洶視鎭城如虎穴都督卽佩印礪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憂懼之懷顧獨念平居未嘗蓄死士置帳下緩急無可爲腹心者步庭而歎者慮焉其童曰全勝曰彪曰錦曰麟曰俊者奮而前曰國之臣家之僕分雖殊一也主翁爲天子元帥能忠于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于家而忍負其主乎况犬馬受豢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犬馬之不如也都督聞而壯之遂與偕行既至鎭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未得其主名若於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鄰鎭兵凡數千將臨城取之然宗

室懿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纖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嘗股慄城中為少定初議首惡既得即班師主兵者未之思也又傳檄將有事于鎮城叛者復疑復亂鑑之父疤子挾其徒徐氈兒五十餘輩火都督門索都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首犯其鋒彪錦麟俊相繼殊死鬬悉為所害至裂其支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回子喜孫者全勝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憒少洩都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鑑等既誅司馬未正之法于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之禍終不可免而有革心効順之機後月餘城中人相率縛疤子輩獻於官無一脫者而邊城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首為之倡有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之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創絕上憫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優恤死事者錄其孤兒全勝與彪蓋已無噍類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目錄 內編

道學

王燁　劉天民　林光

周積　江禔　張緒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道學

前言

薛文清曰見得明理須一一踐履過則其事與理相安有着落處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又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與萬物一體矣

又曰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

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李古穠曰宋朝理學最優于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俱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所務觀其於諸先生書問往來論辨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爲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然不在意所學不知爲何物可勝歎哉

羅一峯先生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于工科名之必于求皆是也然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若天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者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于彼而不覺悟乎此也

陳白沙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

人者其仕也爲己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透徹守得堅牢

崔公銑曰賀醫閭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也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龍谿先生曰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眞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體味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祕藏也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得者有從靜而得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得者得于言者謂之解悟擬議觸發未離言詮譬之門外寶非己家珍得于靜坐者謂之澄

悟收攝保聚猶有待于境譬之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于淆動得于鍊習者謂之徹悟磨礱洗滌到處逢源愈震動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淸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功有難易善學者之所至以漸而入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于忘悟其幾矣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如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又曰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源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

又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然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意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愼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芟鋤之者也無非有事于根焉耳

又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亦只做個義襲而取耳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黃潭陳先生曰原道云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以言乎爲佛老之學者也今爲學士之學者欲治天下國家而外其心則何異乎彼耶外天下國家而治心者無用外心而治天下國家者無體無用之學名曰異端無體之學名曰俗儒異端固不可爲天下用俗儒不能正己不知格君亦豈可用天下耶嗟乎儒之俗也久矣

王漸逵曰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卽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無入不

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于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此豈浮爲論說者耶

何瑭曰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愼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至究其本源爲性命形于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君子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豪傑之所以名當世而傳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僞起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于心心存則萬理修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是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于古人之道不免差矣

祝允明答張天賦秀才書曰世人爲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人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譬之且佛爾不恬然從而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爲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也奚不美乎爲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爲不美之冠願足下愼思明辨之也

霍韜與友人書曰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牾天子以鉤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吠二三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牾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含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以若所爲爲鄉愿奴隸不可得願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謂生爲瑣瑣爲尙辨爲尙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于時姑俟後世耳

劉陽與人講學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

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嘉靖□□年余珊疏曰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于人倫明于庶物之極致確乎不爲他歧之所惑者幾何不流于楊氏爲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少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峨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寔多黨與或匿跡于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于寬閑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穿鑿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節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于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少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遺害無窮者卽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恆別而不淆矣

黃省曾曰世之衰也以征誅爲湯武矣及其盛也以禪授爲堯舜矣今之人又以講學爲仲尼矣嗚呼古人聖人竊假盡矣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此之謂也

程敏政曰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夫終身不同之指惑于門人記錄之說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耶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尊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己之功于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咨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嘗取無極七書鵝湖三詩而讀之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又讀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考者斥之爲異是固不知陸

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于朱陸之學蓋得其眞

若其餘之紛紛者不暇錄也

席書曰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唱道于建陽一唱道于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牆于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厲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于今日朱氏之書盛行于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經生學士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浼焉間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先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鬭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摻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簀已[illegible]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于其經語孟陸氏之心不得表白于後世負寃者不

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鮮矣

顧憲成曰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歎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竊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然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有人于此矜其聰明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意氣直跨而之于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疎脫又疑于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于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于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假然突據于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疎脫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一蒙

其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異時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恆至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眞心自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眞心澌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深憂也夫人之眞心內無安排無攙和外無擬議無矯飾者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修諸家一家信之矣修諸鄉一鄉信之矣修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其眞也非是卽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辯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寇齎盜爲世詬僇將焉用之故能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面目進而取裁于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狃于偏蔽夫子思有恆而有恆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寔重有賴焉何憂乎不明不行

李杜日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濂溪周子

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則一矣道而至于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爲唐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爲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于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于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于周子而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于無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懽于力穡服田入孝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爲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于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降心聞之而起愧求正于吾黨而有所不暇吾將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

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爲無足欲也而善于忍欲之極也而至于無諍夫政失于朝則宜諍之于朝矣禮失于家則宜諍之于家矣道失于學則宜諍之于學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諍也而不得不用之于不得不諍之時彼蓋生全于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爲功使世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爲無足爲也遂至于搥提乎仁義絶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爲天下之亂皆始于仁義禮樂之爲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于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于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于聖人之世而得聖人以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于二氏哉二氏之流耻其功用之不顯乃托于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敎則厚誣

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闢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闢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使夫世之學者知聖人之無欲而稍異于二氏則無不正矣

張時徹曰古之爲道學者難今之爲道學者易何以故古之道學言孝而必爲孝言悌而必爲悌言忠信而必爲忠信言廉潔而必爲廉潔是以難也今之道學其口堯舜也其行桀紂其口隨夷也其行盜跖侈論宏議欲以一朝駕軼流輩退省其私則饕餮可也淫汚可也請寄以取貨可也佞諛以干進可也誑人曰吾存吾心而已矣斯不亦易乎

羅洪先曰聖人之學晦而後儒者之說興儒者之見殊而後聖人之道廢甚哉有見之難而執見又足以障道也條畫之公者識膠不足以研精行業之異者智短不可以廣受嗜古或疎于達變重內或略于迎機于是寒儒與志士始各擅其所長不兩能矣余自束髮出而交四方之士洋洋纚纚以理學談者未始不得盡聞之至徵其所立咸有遺議豈非拘于所見遂自以爲極則哉

朱以功曰或謂講學者多向爲人好名上去何如曰惟立根定志不在修德而徒以嘵嘵騰口說者故有此病耳若原以德之不修爲憂則講學乃所以修德計愈講明則愈入微愈向眞去何暇爲人而好名乎故講學者必先持修德之志而後可

徐階曰𢪸師之種樹欲其開好花結好實不于花實上致求而但就本根加培加漑此非故不求諸花實也只緣花實上無可着力培漑得本根卽花實自繁碩矣今人爲學不務治心而懸空求文詞之善事業之隆此豈不爲𢪸師笑乎

又曰予甞勸蕭生赴書院講學生云俊父老須俊侍養卽此是學予歎美而許之但未審生所以侍養者是如何果能合得道眞個別無學得不然卽併此文成虛言耳勉之

徐顯卿曰聞之先輩云眞學問文章必形之威儀之際與日用之常眞道德性命須見于治家之法與當官之政至其教人無論及門私艾顧人之自得何如耳

又曰陽明從祀廷議與之者固多不與之者亦有愚觀與之者謂孔子之傳揚之太高不與之者輒引道聽之說詆之甚醜均非也陽明以前士大夫學問專以朱子窮理爲務其行檢斤斤矩矱是守陽明出創爲一切簡易之論以破藩籬故當時與陽明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君子也陽明坐此蒙訕至今不已然亦何害其可祀哉孔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道文章二等薛瑄始從中人以下行檢着力而馴至于上達陽明直是中人以上性命起手而下學即寓其中今瑄已俎豆于廟廡而陽明安可遺之但我朝制科能用經術罷黜百家衆說一以朱子傳註爲宗陽明獨持致良知三字謂大學致知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格物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物之不正以歸于正于是以朱子窮理爲逐外而逐外則遺內顧朱子之學豈專求之外哉頃沈少詹謂陽明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特其告人機圓語捷善于發啓爲人又直捷明爽所向無前能致所學于事物之間一無底閡使儒者破拘攣之見而又釋迂闊之疑可謂士林之豪傑吾

黨之賢達律之聖門如曾點之狂而不知所裁如漆雕開見大意而于斯未信終當讓朱子之集大成庶幾乎折衷之論不然恐天下不察朱子原無可訾謂朝廷且尊信陽明道在此不在彼輕鄙朱子之說妄指窮理之事道術將從此裂故陽明雖從祀其學與朱子之學尚不可無辨也

張居正與友人論學書曰夫昔之爲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賈譽行輕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嗌言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邀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以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根器循循

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話頭者概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告齊景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略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爲戒以下不倍爲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爲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爲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聖祖學規以教胄子而不敢失墜爲提學憲臣則必遵奉皇上勑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于反古之罪也今世之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子矣乎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愼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世所謂知學爲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在所詆之下將令

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蹈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兎魚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籬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議詆毀毋相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于他人則以爲謗而僕固有志于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慨于中者爲高明裁之

又曰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絶取舍而直認本眞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徒日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顔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寔好學者矣

劉鳳曰季世講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

之士爲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誣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爲甚賢者可不辨乎

王世貞曰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馰其詣淺然其人才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其就虛

又曰尊德性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也體仁也其欲標名而自專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

又曰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于學而逃者有拙于詞而逃者有敗于政而逃者有驚于名而趣者有麋于爵而趣者欲有所爲而趣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

王錫爵曰陽明先生人品功業粹乎無議惟良知一說斷自楞嚴圓覺翻來其旨融通活潑能使賢者不覺自入而不肖者亦易爲掉弄精神遮藏頭面之地試觀海內賢不肖多寡何如則可以知鄙意所在矣又與耿淑臺操江書敎中萬目時事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

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塞要在我輩認眞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淸明中貪嗔兩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己之所難強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歎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子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何如人心平乎陂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一竅要也

萬歷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曰常州知府施觀民靡費民財私刱書院毁之誠是矣乃概將先賢遺跡一槪拆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聚講假僞學以鉗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尙以學之不講爲憂天縱聰明如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卽仁聖豈加于孔子而睿知豈出于陛下者哉宋眞宗錫九經于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學之所聚徒講學自古已然未聞槪以僞學斥也天下生材囿于

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眞僞百僞之中得一眞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頹風因僞棄眞是因沙廢金因饐廢食矣佛老之道異于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燈千百爲羣琳宮梵刹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談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澌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可概棄是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兹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祖宗菁莪樸棫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禔躬垂訓宛然濂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眞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放也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跡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概議修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眞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兹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槩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卽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于既往正以奬後進于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實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勤學興文未嘗不豔稱之矧陛下舉動上法祖宗照

曜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

顧憲成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個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平時忿疾渙然冰釋可謂十分果決這便是一個最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又曰周子之有易何止吾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愚以爲太極圖說正天地鬼神之奧也朱子之有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以爲小學又近思錄之階梯也

葉向高曰道之弊久矣當春秋時吾夫子已有不明不行之歎然猶以爲明則行行則明也顧自秦漢以來功利訓詁虛空浮妄之習日以汨沒而聖學愈晦雖有天人原道二三篇不能大暢其旨至濂洛諸儒乃始闢蕪剪穢發明性命之說辨析救正不遺餘力而其人率規行矩趨斤斤惟言之遵不敢有圓融變化以溢于繩墨之外其視躬甚嚴故當其時患道之不明不患其明而不行明與諸君子祖述遺言愈精其深

者能救宋儒之偏而苴其漏卽其淺者亦能鑚宋儒之罅而攻其瑕其于講解誦說搜奧窮玄亦旣有條理矣而或者行己律身時有所出入使世無全譽不能如宋儒之純白故當是時患道之不行不患其行之而不明蓋宋儒嚴而明儒寬宋儒若拘而言行無不合明儒若通而合者雖多不合者不能盡無惟不能無不合故雖有所明而世疑其行疑其行而遂謂其所明者之不必盡然因相率而諱言學久之遂愈以不明蓋深有足慨然焉吾閩自延平建溪後亦旣明且行矣邇來而言學者如晨星海內皆以爲閩學之失傳而閩之人亦自安于樸拙傴僂株守若魚之水而鳥之林棲息游泳而相忘幾于不著不察之弊故閩于是時未暇患行之何如患于因循怠廢不思求明其所行余不佞常思有精詣躬修知行合一之君子提衡標準以其所行證其所明用之鼓舞閩士或當有興者而自愧其力之未足以及此也

又曰或曰朱子之學其行于世也孰爲之余曰天爲之何以明其天也當夏商周之世羣聖繼起而孔子集其成未幾有秦氏坑焚之厄也于

是漢祖興折節崇祀于干戈擾攘之秋使天下聞風而靡而孔子之道尊當漢唐宋之世羣儒繼起而朱子集其成未幾有元人腥穢之厄也于是高皇帝興縣布考亭之傳註于學宮使天下翕然一遵其說毋敢出入而朱子之道尊孔子大聖朱子大賢其道之必尊且信于天下後世固萬萬無疑者然非有漢高帝明高帝開天立極之聖人爲之發明表章亦安能當坑廢腥穢之後煥然揭日月而行乎故夫孔子朱子之道其尊且信于天下後世者孰爲之天爲之也自孔子之道尊而萬世之人得不淪于禽獸自朱子之道尊而孔學益明萬世之人願學孔子者如登天然若爲之梯如泛海然若爲之航故有孔子必不可無朱子也近世之爲新學者好齮齕朱子其始直朱子耳浸淫不已且及孔子蓋至今日士大夫修瞿曇淨土之業其卑訾洙泗家言以爲不足當靈山之下乘者喙爭鳴也孔子之道于是大厄其原皆始于輕詆朱子以至于此夫朱子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知其爲孔子也近世所崇尚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未必爲孔子也夫子之言多矣挈其

大旨不過曰博文約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如此其繁也而孔子以約何也爲其有途而可遵也有規矩準繩而可守也夫可遵可守者孔子之所謂約也而今之所爲簡易直截言之甚可聽也而其實無可遵可守夫無可遵則其途愈歧無可守則必蕩然于規矩之外然則今之簡易直截言者皆惡吾道之拘而逃然以自便也其與孔子約禮之敎已判然蒼素之不相入矣又何怪其操入室之戈以自標于門牆之外哉朱子之言曰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嗚呼此朱子之學所以不謬于孔子也世之人惟其不欲爲孔子也是以輕詆朱子其弊至于悖天侮聖而叛高皇帝之功令也亦大惑已余非能明朱子之學者顧嘗慕夫不爲朱子者之高求其所爲簡易直截而卒不可得也反而繹朱子之言則其說若煩而爲途實甚夷其敎若拘而其爲規矩準繩實一定而不可易以質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指眞有合者竊以爲今之人能爲孔子亦可矣不必更陵孔子而出其上則必別有謬

巧無所用朱子矣如其爲欲爲孔子也而舍朱子其將孰遵而孰守哉

夫朱子者非但學之同于孔子其遇亦同于孔子孔子當周之東而欲挽之西也轍環列國以尊周攘夷爲事而列國不能用也周遂不復西而并于夷秦朱子當宋之南而欲挽之北也歷事諸帝以尊宋攘夷爲事而諸帝不能用也宋遂不復北而并于大元此一聖一賢者其身之合與不合言之用與不用非但關當代之存亡而天地之所以晦明運會之所以升降生民之所以爲華爲夷爲人爲獸皆于此決之非如尋常謀國之士爭一事之是非計一時之得失已也或者曰孔子用而周必西則吾信之矣夫朱子也而若是班乎余曰不然朱子之地位力量信不及于孔子也而其學問之所至功業之所竟必足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吾以爲自孔子而後儒者之有實用未有遠過于朱子者當孝宗之初立也朱子上封事至數千言惟以勤政講學絕和議復仇耻爲說已切中當日之膏肓其後更歷三朝屢廢屢召屢有建白小之而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如救荒恤刑之類固已爲之規畫措置

經久可行大之而朝廷之紀綱軍國之謀議如閹豎竊權賢才廢棄兵食耗損諸弊又爲發憤開陳思有補益而其所爲本本原原言之諄復曲折至于世人詆爲迂談而不能自已者則惟在于人主之一心蓋其言曰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又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人主之心可得而正使宋之君臣能用其說必有以成恢復之功而不致覆亡之禍蓋萬萬無疑者然而居官九載立朝僅四十日同時士夫所爲推轂之口與媒孽之談常遞爲勝負而人主之心所爲傾慕倚注欲究其用與所爲齟齬厭畏不能安之于朝廷之上者亦遞爲疑信而卒之陳賈之徒起而攻之雖以孝宗之聰明寧宗之信向亦爲所奪矣蓋賢人君子之道其難行于天下如此然至今讀其封事疏劄及諸奏對之言無不明白正大辭暢而意眞使賈誼劉向之徒爲之不能如是之剴切也故孝宗得其疏至漏下十七刻猶披衣起讀而寧宗每當進講必問熹說云何蓋賢人君子之言其易于感動又如此近世人士旣詆訾宋儒遂

謂其用舍無益成敗而欲束之高閣至如正心誠意之說宋人以爲世主所厭聞者今已不復談及學術疎而君臣之誼衰其睽日隔漸以成極否之勢而不可挽回無惑也

又曰自三代之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其在漢唐猶云崦嵫之日至宋而杲杲扶桑矣然下之常有眞儒之名而上之不收用儒之效此雖世道使然而其時之儒者亦或有立身太峻而于人有所難容持論太高而于世有所難合疑畏既生無由展布遂令後之人謂儒道無關于盛衰至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慨已蓋至明而儒之用肇起于河東大振于姚江稍稍彪矣而其後流傳浸失空虛悠謬騰口說而寡事功益爲世所詆薄而儒道復絀故夫三代以後儒者之不究于用固用儒道之過亦儒者之不善爲用與夫托于儒而無可用者有以致之也

又曰正蒙一書張子自謂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又謂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而門人范育序之以爲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其推崇

至矣或者以篇中所云太和所爲道又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諸如此類其說稍異要之天地間理氣二者原不相離理乘乎氣氣之流行卽理之著見無兩儀四象八卦無以見易無寒暑往來陰陽剝復無以見天心孟子七篇其精者乃在養氣而濂溪太極一圖固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夫天地萬物之在于氣中如魚之在水舍水則無魚天地萬物之理不能離氣如影之不能離形舍形則無影聖人功用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是氣之調適耳佛氏以世界幻妄而欲空之是以氣爲可消滅氣既滅矣卽佛性長存將安用乎故余嘗竊謂衆生與物高下雖殊狥性狥生執著則一夫惟吾儒萬物一體道器渾融空色生滅之名既所不立畔援歆羨之想更何從來較之彼敎不亦簡易而超脫哉張子固云世人不悟陰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太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莫擇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蓋其立言維世之本意固在于此

又曰今之學與古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試卽其言論觀之吾夫子之

聖也猶云語上語下擇人而施至性與天道則終身祕之蓋總魯論一書其學問規條森然具備然大要就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而姑留其高深玄妙者俟人之自悟蓋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則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彼途之人亦惟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所以盡與至之則曰此不可思議也不落言詮也嗟夫此七十子之所不能聞者而今途之人皆得聞之尼丘大聖之所不敢言者而後世之君子皆哆然言之是不亦待人之太高而立教之太易也哉吾不敢謂學者之盡無所盡得然而使天下之人相率從事于不可思議不落言詮之境界則其教雖易而反難循其所得雖若精深而反以恍惚無據然則今之學與古之學可概見矣

又曰余聞之薦紳云鄭司寇世威居內臺廷議從祀王文成徐文貞階主其議司寇向故受知文貞者也諤諤而排文成議遂中格今文成祀矣司寇亦以其入祀之年沒道不同不相爲謀豈非數與要以司寇所

自得近則河東遠則考亭宜與文成左矣夫文成自文成耳欲胥世而爲文成故僞者逃焉司寇內絜心而外絜行安所逃乎文成之徒方謂其論說揭日月而行莫之敢非司寇排羣議逆知己以獨伸其是此非苟而已也尊躬修者稱河東茲爲司寇左袒矣下學上達吾夫子有成盟在與其獨創毋寧祖述百世而往孰能廢司寇說也

李恭懿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余曰六十四卦始于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則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于河圖觀繫辭言仰觀象于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爲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人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爲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太極同一意無

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遡前又曰續乾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于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耳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弘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爲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爲行動脚便差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也

鍾天完曰余于孟子由堯舜至于湯章而竊有疑也斯道無日不行于世亦無人不可與知顧惟聖人自有眞知耳若謂此見而知彼聞而知果皆待人而後知耶且禹也何獨見而知周公也何以不見知湯也安見獨聞于堯舜文也安見獨聞于湯孔子之集大成也何以獨聞于文王耶抑亦若之云者始概舉之而非盡其人耶然何不擧其餘者而必此之選耶又如必待人而知則堯舜果孰見而孰聞之耶如謂吾心自有知則堯舜而上若黃帝神農至伏羲畫八卦以開萬世心學之源者何以不得爲道祖耶昌黎氏臚傳其說遂謂孔子傳之孟軻又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宋儒因附明道篇終則何以不及濂溪也又有異說云孔孟而後儒門淡薄傳在禪家馬大師輩則彼自有衣鉢且將置吾儒諸賢于何地也夫謂孔子傳之孟軻則孔子時親受業諸賢若顏之四勿曾之一貫子貢之超悟子思之精微豈皆不得與孟氏埒乎卽他如仲弓閔子南容子賤子羔曾點漆雕開其人與夫公西華子路子游子夏子張其人豈其皆出孟子下乎如以七篇重也則堯一言耳舜十六字禹謨湯誥而外無聞也何以皆列于正傳乎嗣後又以講學論矣又以有功六籍論矣于是紛註脚聚徒傳講者接跡于世如是則鄭康成馬融輩皆六經鼓吹而西晉之談名理寧槪出今人下乎又何以均爲吐棄而莊荀揚雄王通輩甚而攘之若寇也又以接道統者必在講學中則堯夫之學術何獨不重于宋儒且孔子以上膺正統者何嘗專屬之講學者也愚嘗求其說而不得則臆爲之解曰論道統于孔子之後若另闢一乾坤別開一混沌然不復可以堯舜湯文之例論矣何也由孔子而上道統必歸治統所謂聰明睿知則命之爲億兆之君以主其

道于上而或又爲之相以翼之當時之民惟日由焉而不知雖其民行之醇如昭明於變有非今人敢望而實未能如今之世理敎大明家喻于詩書而人知有禮讓也故其道統之傳不得不專而歸于一迨至孔子生于衰周天固阨之使上不得爲君下不得爲相而獨以匹夫師天下又使之鳴鐸唱竽以廣其傳于不窮眞是前無往古後邁來今者且也一時名賢彙起從之游者蓋三千焉幾遍天下矣精通者亦七十餘也此七十餘縱不皆顏曾豈不人人關閩而濂洛哉乃七十餘之徒所自爲傳又不啻人人七十也是以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七則此外可推也又曰墨分爲三墨亦聞孔而逃者則謂亦孔氏之分焉可也卽老氏以爲猶龍而佛且稱爲西方之聖道並行而不悖亦謂孔氏之分焉可也如是則欲求傳道之的其于何屬哉卽吾儒之內亦且分爲事功爲節義爲辭章爲隱逸焉苟其心迹之無瑕何者不出王于道脈中而安必其以講學爲也故愚以爲論道于孔子以前則其統專而歸于一論道于孔子以後則其統散焉而無歸非無歸也其無不歸者人

人不必孔氏而人人孔子也譬之尊酒焉一人飲之則一人醉十人二十人飲之則不見有醉者矣然而酒力固在也譬之江河以正派而名也分之爲九河猶可以江河名至析爲百川爲千流爲萬派則併其江河之名失之矣然而江河之水不減也如是則凡事功節義辭章隱逸之粹然者皆謂道統之分寄可也卽老莊之清淨釋氏之解脫皆謂道統之旁流亦可也非皆欲宮牆而俎豆之也道之散者不得不散取之也道之遠者不得不遠收之也然則孔子之傳可謂獨在孟軻而軻之後便不得其傳哉抑吾于是信孔子之功大也當今之世而復有如春秋戰國之時姦淫而不知耻放弒而不知懼殺奪而不以爲無恩狙詐而不見其無信者乎則誰之功哉孔氏明道之功也故孔子而上天下不可無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臯夔伊傅周召之臣孔子而後卽庸主具臣而天下易以治矣是孔子以一人代億萬世之爲君爲相者也蓋天若有意焉生此一人而以後不必生堯舜禹臯諸君臣也豈惟不必生堯舜禹臯諸君臣也孔子時不可不生孔子孔子後不再生孔子亦可

也孔子之道已昭揭于萬世而不容晦也乃孟子猶執向之時數求之而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乃迄今而王者名世何如也豈迄今不平治乎蓋常規漢高祖之寬仁唐太宗之英武宋祖仁宗之淳厚與其時諸臣赫奕在望者倘亦王者名世之興焉而至我聖祖之應運龍興道統治統眞可以軼三代而繼唐虞者則散者又未始無歸也然而必欲若孟氏之云某君傳某君則世必笑之矣故時至于今縱有若堯舜禹湯者生而在上而再揭一危微精一之旨以列于道統者不得也縱有若孔子生而在下而欲再表章六經以集羣聖之大成亦不得也然則今之得道者而必欲俎豆于孔子之宮牆不必也卽欲俎豆之而必取其以理學名而求之講學之中尤不可也釋氏自曹溪以後衣鉢不傳而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卽于今釋子中求復如釋迦後之燈燈不爽焉可得哉此亦與吾儒之統系遙相似也雖然表章六經以師萬世使萬世可以無堯舜湯文者孔子也表章孔子之道以覺萬世使萬世知其不可無孔子者孟子也則謂孔子傳之孟軻可也而又表章孔孟諸聖

賢之書使六經四書炳若日星而不晦且不敢忽者則宋諸大儒及我
聖祖之功爲尤偉也則以嗣孟氏之傳其亦可近羅溪獨揭高皇帝聖
諭六言以爲直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者眞爲曠見而知言矣
李沂曰我朝崇儒右文特隆往代士遭逢盛際象士意指亦往往褆身
砥行以志節相尙用能砥柱頹流型模神聖而儒道藉以廣焉蓋在天
順成化間以理學名家者有若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
之端默陳檢討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克庵之講求張陳白之寔踐
羅一峯之切直周翠渠之篤古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躭嗜名理章
楓山之冥悟玄機張古城之深探理奧蔡虛齋之精研蒙引鄒汝愚之
學務深造之十有五人者並以軼代之才超世之識啓聖賢之扃鑰袪
末俗之牽纏其志量節槪眞可愧夫擅悅富貴狃喜功名者倘所謂儒
林之鳳學海之龍非耶甞以楊廉紀贊評之堅忍貧賤脊硬如鐵與棲
遲海濱水月自娛者同一恬澹平生議論詩以見意與晚豪于詩傲睨
箕踞者同一洒樂立朝方嚴時輩寡諧與經筵陳說懇懇納誨者同一

忠耿鰲山力諍再起而臥與上元烟火語戒褻狎者同一諒直闔閭呼吁遠謫西南與星變飛章懷忠有効者同一孤憤數臣操行純粹未易軒輊第元楨鄒智早稱奇童見天下之迅發與弼章懋進修不倦見晚節之堅貞斯又絕塵之逸足而士評之所優也若夫讀書一錄豁萬古之顓蒙綱常一疏扶百代之名教其惟薛公瑄羅公倫乎其他超見黨識英聲競氣大都聞兩公之風而興起者乎故理學第一忠孝狀元之稱迄今以爲寔錄嗟乎遡玄風于往籍仰山斗于前修予與兩公竊訴慕焉九原可作余願爲之執鞭

章潢曰學不本諸身心性命而祇尚記誦博洽以相高者無足論也然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以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頴悟頓修標立宗門謂能使一字不識之凡夫立躋聖位不曰皐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脚耳習其教者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

殆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于中正純粹之歸故卽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者又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眞詮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寔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自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孜孜乎論世而尙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諒哉窮經不特可適用也寔爲明體之證學古不特可入官也寔爲入聖之資是窮理多端而惟窮經爲尤要苟曰不然試觀千古曾有不明經典之聖賢哉

□□□□曰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兩程兄弟崛起倡明以來一時聞而與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以表見于世然一遠師門講道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于夷之歎而他日

寤歎獨尹氏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之弗易矣其後晚出者往往流于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嘅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哉自後浸微熄時有同異至元魯齋許氏幾矣然于大本一頭無聲無臭之微論者或有遺說焉近世若月川曹氏之純愨相濟何氏之貞介淩川王氏之辨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于自信而近乎壘守則于千聖以來眞機正脈猶覺不能無一膜片縷之隔也噫斯其可易而語哉

往行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書院山長乙未率父老迎太祖留參幕府吳元年爲翰林學士修國史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主上探本至論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宋文憲公濂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常曰古人爲學使正心修身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

趙汸字子常新安人元末寓於衢之柯山潛心著述不應徵辟歲壬寅明興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公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門尤爲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合并於暮歲徵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公許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己敎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公嘗爲東山精舍虞公常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汸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致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常思之以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於山

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有他道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學聖人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敎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修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舉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之久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合爲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于羅李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有在乎是也由是鷄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爲致思之地

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一旦豁然矣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之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于窮經之要則有得于九江楚望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其年答以己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當時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之類爾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大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

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于斯先生即黃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旣而求之於經終有未合聖人之意因思載紀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又重攺集傳越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各有條理于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讀苦思之功若有人助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考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輙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文于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鎭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註筆削之祕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賫志以沒門人倪向誼證以屬辭義例盾之以平日所聞于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尙誼亦可爲有功于先生之門矣其于易經則聞之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于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胃然嘆曰董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于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嘗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爲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易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

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相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于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于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于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俱以始終要其無咎此周易之本義也蓋先王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暇乎他求也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尙理學教人務躬行寔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說詳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

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座下足蹈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泣非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哉學者稱月川先生按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廉震理學名臣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爲校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莘菴澤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尙論君子宜考於斯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先儒入德造道修己治人之事以稱觀省復列責志恆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靑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臥病京師讀先儒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家禮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臨川人故司業溥子也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取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以祖喪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不凡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常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絶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尙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仭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而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執仁而勝大任也于世味淡然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道益尊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尙德之士累上章褒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

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謝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紗羅羊酒柴米續奉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竊祿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祕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璞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

中己未召入文華殿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旣辭上令內官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己卯九月遣門生車其進謝表己巳十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嘗舉程子之言礪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基然後進夫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充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常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

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明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旣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咏物適興胸襟高邁嘗見咏桃一詩云靈臺淸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雨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同時閩中有陳眞晟欲見吳聘君張廷祥謂不可見不必見羅一峯平生亦未嘗一語稱康齋其復張都憲書推章德懋陳剩夫蓋與廷祥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與弟爭田褫冠囚首跪訟府廷廷祥作書切責之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至論其學術觀其集序諸作與夫疏陳十事皆枯淺寂寞草率粗略無所發明至於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朱子又言夢孔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璅綴所記或不爲誣云

薛文清居家八年四方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常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公爲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理有遺便覺身心不安辭受取與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踐履篤實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常釋手嘗以程門敎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有所制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古穰雜錄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纔見薛大理一人劉文安嘗請公從祀廟廷言官屢乞亦不報隆慶改元祀廟廷

薛文清公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敎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見

白氣上升天嘗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于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于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

李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貞高志在天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激論嘗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先儒註疏欲一切廢棄抹殺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承箕世卿講道于黃公山時世卿已舉于鄉不肯會試聞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趣向然亦或訾且議之世卿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

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繫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曬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泯濁寰宇之志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剳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塵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磬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也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匡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王鏊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匡之銘白沙曰虛以本立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嗚呼其殆以自見也夫

西原先生薛蕙字君采憫學者漓于多岐作約言憫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憫方士穿鑿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也憫世儒汎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曰是已是已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乃著之于書唐順之曰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以老禪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賢聖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且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少所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

之亦絶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之者希矣先生自爲刑部時直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興乃擬爲人後解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爲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嘗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於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爲其髓者矣

王公守仁天資絶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旣而好學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江西羅欽順嘗寓書守仁謂其名實儘已出人只除却講學一事足瞉一生守仁笑答之曰諸皆餘事守仁平生唯有講學一節耳故其屬纊之際家童問何所囑乃應之曰我他無所囑平生學問方纔見得猶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

陳恭愍選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辭遇格言即手錄於册爲力行之助平生若不出口視所當爲者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

陳眞晟字剩夫莆田人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布衣先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致力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倣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之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于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

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眞知處善安循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敎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敎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雖崇正敎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敎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子貢舉私議作正敎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爲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

金擕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還鎭南

鄭伉字孔明常山人初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寔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議論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毁肢體滅人倫卽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繆哉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家所遺物卽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

冠從安仁於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爲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莊凝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密沒齒不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眞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每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察省操存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所至豪傑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宿而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先聖不傳之祕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艸之亂苗也又曰莊孔暘觀其詩只豪曠

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皆流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阻學者進路當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老不及少也

邵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日澆田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正德四年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一動乃揑旨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容遽色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

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力行好古成化甲午舉於鄉聞陳獻章講學江門往師事之獻章深服其德量自以爲不及與張詡李孔修爲莫逆交詡初見獻章庸爲之介紹或詢詡爲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學多所自得其學以主靜爲本羅倫莊㫤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輒嘆賞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荆門州同知涖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廓督學憲副王弘請與相見竟謝不赴友人謝佑卒貧無以葬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再拜而卒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敘最著

醫閭先生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卽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去官執弟子禮事白沙卽別肖其像縣室中事之甚謹

楊文恪公廉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

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不及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勿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禮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

陳獻章字公甫號白沙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絶人讀書一覽輒記正統丁卯領鄉薦戊辰辛巳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齊稱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居半載遂絶意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爲務卽久若有得焉成化二年復游太學投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臧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嗽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傍徨聖途萬里餘𠃊短心

若長及此歲暮未馳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全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邪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卽颺言於朝薦謂眞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羅倫章懋莊昶周瑛輩皆樂與之友給事中賀欽師事之卽抗疏解官去歷事吏部時侍郎尹旻賢之遣子從學辭不納薦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成化己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途四方來學者日益衆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緇流番夷農賈接之無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貸粟於人僉事陶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以想像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幣聘爲師謝不往先生常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而卒所未得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靜坐久之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爲學須從靜中生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册也其大要如此成化十八年廣東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於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乃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時張汝弼又贈一絕句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也此時猶未釋然於白沙故云林俊曰先生澄瑩開朗韻致極高自遊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峯而節槪明友定山而詩學又大進勾狎烟霞陶寫風月有堯夫之襟度識量高洪才慮深遠有明道之風致而從容懿醇軒特斬絶則有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於時而道風義槪歆

動天下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力歟使遊濂洛閩關得其微言奧旨似羣哲今數聖以肩項四子無疑也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自號石齋居白沙村人稱爲白沙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問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咨嗟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于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孤笑絕島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繇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繇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將

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皆金石

羅一峯倫天資剛明淸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敎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直如浮雲過目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見正密之銘所以作也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正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愼言曰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析諸賢曰由士賢充之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章文懿公懋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爭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沒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乎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傲拔論居敬自謂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庵之傳

蔡淸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丁酉福建解元辛酉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公凝重端永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略初友寧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既又友儲植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而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常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隟梧以時文之式自

然神采動人奚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爲工居官無所見於措施而易有
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履恆滿官所恆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受一方文
物之盛實始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庵堂邑人弘治甲子山東解元乙丑進士改庶吉
士歷南太常卿謚文簡嘗以學士掌詹事府辛卯春某月日公已赴闕
候講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卽
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
某聖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幾微
見於顏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類
推先自爲學士至官太常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輿論之有在矣甲
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常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性命之
原習讀而未始自得之顧謂其見道安知非浸滛於俗慮也邪於是抉
去藩籬力肆弘博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爲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
書精繹而羣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惟中固無是分別相也久之洞見

道原通達爲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姸媸而姸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

沈憲副霽居室蔬食布衣雖出仕視爲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苦若此曰耻惡衣惡食不惟爲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霽年少時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之門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爲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遺書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終無進益

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作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蘊極有旨義眞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

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于身心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眞一代巨望

金賁亨字汝白吳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西江提學副使偕其同郡友人應公大猷遊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論學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乃嘆曰是豈名檢足盡乎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杞山者許公相卿也以學行擅于浙中先生旣得學問大旨於是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諸儒論學方要有藉以求至夫聖人之地蓋動履旣篤德性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謁告屛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念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

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襯貼眞趣日融內外合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洒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入優之矣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菴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于本朝諸儒獨推尊白沙以爲合於聖學爲之擇其要語以示學者

莊㫤字孟暘號定山江浦人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檠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聖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何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瑤侍郎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㫤也吾當國必殺

之丘今入閣矣承待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嘗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爲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子介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合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弟今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王巴山私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部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宦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卽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爲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三月遇考察尙書清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絶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也江西張公東白元禎書曰獲覩近作不勝仰慕向理工夫惜不得聚首

論之往年陳白沙會閒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閒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忘年矣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自言亦爲魯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安進士汪君循從學亦首示以白沙之學循曰欲知先生之心者當觀先生之詩若觀先生之詩者亦可見先生之學甘泉子曰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於定山瀟然洒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卽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或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名之以召禍也故應詔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乖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清谿而又悮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

必出出而有知己故人調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必知今法不具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奏知自奏必不擢清谿之忍使清谿而不忍則自八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下之望必有以慮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先生旣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猶曰直道而事人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而無喜慍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哉

劉少司寇玉平生學問一主於誠嘗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劉司徒璣爲衡州守日靜齋陳公視學諸生進講太極圖意義微妙陳公詰之諸生具以受說於劉先生對陳公敬曰此學不講久矣太守能然乃請先生坐堂上講太極圖先生升坐畢講殫述精微陳公率諸生拜曰是吾師也於是湘潭以南學者多從先生受理學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參政陞之子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謚文敏致政歸閒居讀書洹上折衷羣言遠近從學者衆銑敎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論學曰古之好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賢聖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噉名譁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曰誦六經而不力行則徒得其字耳

陳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役厲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靜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讀書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知顔曾顔之克己曾子日省豈非學之法乎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薛俊字尚節揭陽人弘治甲子鄉舉正德戊辰乙榜受連江訓導歷官國子助敎嘗敎諭玉山時陽明先生過玉山君遂執弟子禮問行己之

要先生曰自汝兄尚謙與予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理與心猶二也當求無思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所學遂進

顧公應祥字惟賢長興人歷官大司寇嘗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然不甚依傳其說大旨以孔子豈自愛其聖必晚而後施之曾氏吾驟然而語以天德之知彼譊譊然而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爲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吾日愧於論物無爲而高談性命得無爲識者笑耶公所持衡足破世學之偏駁惟不爲門戶以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語散見惜陰錄中

劉忠宣公大夏轄廣東時常乘小舟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全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王陽明先生居官時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責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

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一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任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看空此非吾之學也先生謫居龍陽龍陽故在萬山叢棘中蚘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鴂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敎之範土架木爲小茇己就石穴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死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己解脫卽死生一念亦爲摒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起大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也相爲終始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經臆說學者嘗發格致之旨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

易窩居之安宣慰來遺餽却之因申朝廷威信令甲折減驛之議又諷之出平阿賈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復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寃錄而葺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初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卽知痛知癢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識所以生生惟此知故卽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自進步顧須刊落聲華切己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黄宗賢綰來問學自言于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功不患無志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妻其子是年先生陞南北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鄭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鑒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

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贄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踰年至滁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仍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往懲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孔明高大而不知墮于狠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足在無窮盡未可以少有得卽自足堯舜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

爲之竦息汗顏而彼且略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往不同何也曰道無方體卽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卽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處不是此道宜古宜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卽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城俊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旣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旣扣時亦止是寞天寂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論本體原無出入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旣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

靜動靜無端何鄉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卽體卽用而言體卽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受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言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入學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者愚矣哉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詩書爲贄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眞□□門正法眼藏無不具定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顚風逆浪亦可免于沒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

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其未嘗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自無祇悔嗣謂聶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事物物純乎理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求至善是離而二矣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屛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彌衆郡守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旨常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常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闢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

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序之原云進賢舒國裳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外此心能致中和國裳疑敬畏累洒落曰洒落生于天理常全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洒落也答周道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書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起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鳶性者可冲于天盡魚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之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卽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晝知晝哉懵懵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

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便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至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卽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也儒不見聖學之存故見二成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常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知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弟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竊二氏一班者輒掊繫周程卽孔孟亦弁髦之何哉甲申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八

以詩聞江湖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遇之爲著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爲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賓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下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爲窶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楩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有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宜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憎因有藉授而曲狥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泰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

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就樓饘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饘盂語曰此盂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載此盂此樓下乃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甫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浮躁忿欲皆緣良知蔽塞而後有大勇不能克也中庸知恥近乎勇恥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爲恥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恥以忿怒嗜慾不得直意任情爲恥恥非可恥而不知恥所當恥外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戇直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生曰諸友不用功痲木可懼也友不達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游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

渾身卽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哼哼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昧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鍛鍊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先生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問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一言良知非離聞見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治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媢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

切也蓋吾性往往名根未能盡脫尙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眞是眞非罔有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撤講擇交先生報書喻爲金淘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文蔚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已非祈人之信己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先生居常揭敎旨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剩語者時同錢洪甫質之于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己內外一齊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尙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于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煩磨刮常人心如駁

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顧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克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之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功大悞也又曰良知之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自省曰善歸己矣如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規門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留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釋未盡愧矣乎贛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令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先生又嘗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先生晚年頗自悔嘗云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讓他又語門人曰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日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諸君今後務求體認勿煩辭說

呂涇野在南都日集門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究一也亦何異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書錄可知也乃至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清至于著述公則爲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奥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胡公世寧接引後進談議世務終日忘倦嘗曰學貴經濟不在詩文也

邵康僖公銳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

遂幡然檢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脈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學者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何大中丞塘居常非涉于日用躬行者絕不形于言門人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只以伏羲八卦橫圖竪而觀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于圖矣有問曰先生眞可謂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公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于老莊芻狗瓢瓦時王西星輩曰如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劉侍御陽爲陽明先生高弟所言皆依于踐履嘗曰美堯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常馳騁詞翰既而歎曰此無益也乃遂研精于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既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恥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

劉同字邦采既致政歸時陽明王公倡道東南學者承襲口胳浸失其眞先生有憂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者之非或問先生以心之體曰主宰貴知立以造于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于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爲翼不偏廢後學能領會者益鮮既乃著易蘊二篇詞旨淵奧實發其所自得將以俟諸百世云

聶貞襄公豹嘗病當時學者率以知之發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辨語紛起公貽書與同門歐陽文莊公

其略曰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焉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內之主乎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者也便自能物來順應者也此豈錄中長語哉

羅文莊公欽順既以大冢宰致仕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說若干卷其言議精微衍奧根極理要辨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其毫厘千里之謬時習頗頹我矱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鏜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

在立志問立志曰必眞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此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爲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閒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餼廩讀書山中越六年聞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

王艮初名銀逮事陽明先生爲更名艮字汝止泰州人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扛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居仁正德六年間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陽明先生自龍陽謫歸學者盛傳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事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

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歎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動感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正德中內官義佛以上命捕鷹犬略獵過海上所至騷動艮躬詣其庭諭以理義佛矍然起敬約其獵則與偕獵因勸以請止旋蹕毋馳騁以安天下內官卒感悟從去

是時陽明鎮豫章以道學爲海內宗艮從塾師黃文剛聞其語乃辭親往謁王持海濱生刺踞上坐與語良知及堯舜君民事業大悅服願爲

弟子已稍疑則又卽上坐反覆論難數日乃竟執弟子禮焉陽明語人曰吾將萬衆會宸濠未嘗動心今日爲此生心動矣艮益自任乃製招搖車將遍游天下遂至京師都人士聚觀如堵顧以艮言都出獨解與傳註異且冠服車輪悉古製咸目攝之會陽明以書促還會稽乃復游吳越間自是益斂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旨而究極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簡易徑截不爲枝葉學者有所疑難見艮多不問而解自大儒鄒守益湛若水呂柟歐陽德咸尊重艮如陽明先生也陽明卒于官退迎喪桐廬營其家

嚴文靖公訥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復掛口獨其爲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又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在刺譏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賞得不棄及爲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爲宗旨他不復厝意公謂文成公之集具在其于博學愼思明辨篤行寧淺渺也卽諸君子信眉闊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裁割若此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嘉靖壬午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于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卽枕一夕語師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盍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親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致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袪習蔽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天理則雲消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此同郡東郭鄒公雙江聶公念庵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于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庵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別公貽以

詩曰歎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詣目擊中有存意會方無乖

查憲副鐸嘗爲王文成弟子以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于見即曰虛不染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然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

李公遷早歲窮理性之學然不欲有其名時葉亭相公爲領袖魚貫然進者不可勝數公益祕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干進德無愧業舉子者乎

世廟時楊公豫孫好講學與徐公學謨同部嘗謂徐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欠講學耳徐應之曰君自是一好人所惜者只多講學耳然兩人契厚卒不相忤也豫孫不甚修容日所被服多長短參差不一徐曰鄉黨篇載孔子服飾儘精美奈何今之講學者必以瞮陋爲法門耶楊曰要不以外物動其心耳是歲冬至而司官衣吉服拜三堂于朝房楊當拜起偶有塵污其左袖亟以手揮之比退徐誚之曰頃君以手揮袖塵得無以外物動其心耶楊謝曰學問不至自不能矜于其所忽聞

者稱其能服善

世廟時京師靈濟宮講學之會莫盛于癸丑甲寅間蓋禮部尙書歐陽公德兵部尙書聶公豹吏部侍郎程公敏德主會皆有氣勢縉紳可扳附得顯官故學徒雲集至千人丙辰而後諸公或沒或去位人稍避匿矣戊子歲何太僕遷自南京來復開靈濟宮講壇然以其名位未可恃以號召諸少年多無應者偶有貴介子某欲藉講學爲名高一日當赴會適與大閹飲至醉忘之矣吏從旁慫曰盍往靈濟宮乎時某雖醉心猶了了遽曰亟牽馬來比上馬目惛惛不開明矣吏掖而馳至講所則徒學咸拱而候之既下馬不能成揖第擁而即席坐坐定鼻息如雷衆不敢言亦不敢晲比晚講輟吏仍掖之上馬去竟不知往來何所事也明日縉紳會者鬨然長安有曰此豈周穆王假息而之化人之國者乎默而神遊矣此乃眞學問也聞者大笑

蔣信字實卿號道林常德人嘉靖癸未歲貢戊子中應天鄉試壬辰進士歷官貴州副使少喜象戲時有郊迎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

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闇齋冀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振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蓋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其論格物也則論格知身家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卽是致知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惟曰體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禮知及仁守莊涖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魚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處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復于無聲無臭之物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慍則謂聖人以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

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

陳讓字原禮□□人嘉靖辛卯解元□□□□進士初爲紹興府推官拜監察御史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于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愼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愼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誦學之事則爲無益于學而徒使陽明得罪于先儒可爲深戒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狀元及第歷官左贊善謚文恭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于心然其傳之

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于高虛而無益又訛也槪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愼恐懼爲戾于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卽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故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恆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拾保聚然後能主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惟無欲然後用之經世知精而力鉅先生魁天下年甫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面發赤對曰丈夫事不知更有多少大

事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有神采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黃號樂村何號善山兩孝廉親受陽明之學者先生初赴南宮與善山樂村同舟公皆嚴事之以相資切公時兢兢然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講學何孝廉慨然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無人心耳先生側聆之矍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後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中斂手端默而卒年六十有一先生之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洞中問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覩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知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

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王龍溪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先生曰近學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惛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悞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便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所作松原志悟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節推周公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

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其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竅生生息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日也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涯臨海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卒官中允嘉靖己亥拜春坊時御史論薛文清應祀無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于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况吾道之于著述而自秦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旣明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遡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其從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

游居敬字行簡號可齋南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受御史時新學方興所至聚徒講誦士擅附其門公雅不謂然曰洙泗正傳自伊洛諸子耳入室而操戈吾不忍聞其疏極言之其人卒罷去公亦

坐是出爲浙江按察僉事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肅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渚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由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意一之也蔡梓以傳

凌學諭震初以鉤索富聞稱雄比中歲憣然曰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

薛憲副申平生篤信象山陽明之遺訓故其言曰格物即所以致知愼獨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暴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

萬公士和嘗與唐羅二先生游二先生談理學亹亹不休而公獨務躬行曰學者馳騖玄虛鮮有實際此何異捕風捉影有何所得第當反求其過若痛瘝厥身去之斯已空言曷施乎議新建從祀曰文清公始學問而馴至上達文成純任德性亦不廢學公之意良有所重也故自事親交友進退辭受以至家庭語默動靜之微一切檢押不錯寸趾

萬文恭公雅慕理學家言博討精詣然未嘗標揭門戶而一稟之躬行嘗曰吾自官外藩始知實心任事即是眞才其隨處體驗類如此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而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敎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敎諭安邑李公㫤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眞純遂爲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

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課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事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千于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常游西安與介庵李公錦論學介庵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庵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迨老以父游江南涉險往訪之沒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悞

王璧字宗順號東崖心齋先生之子耿公定向嘗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耿公大賞其言定爲古交云有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

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乎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卽道也而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願止此乎曰孔顏不改其樂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

徐文貞公階性頗好名而不好諛以是士大夫爭爲名高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諛以斬入一時不能覺也階既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

郭文簡公朴嘗作九字圖說以爲天在上君親同焉心在中性命聯焉

義在下遇與分輔焉人能不昧其心上通乎天斯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存心養其性立乎命舍道義奚以哉味斯數言眞得河洛正印而後學所不能窺其樊者語曰崇搆有基巨川有源然則公之純德懿行其得之性命者深也

孟秋字子成號我彊東平人隆慶辛未進士初授昌黎令歷官尙寶司至年六十猶時時誦孟孔書不少衰間得聖賢片言隻字有契于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昌黎入覲時耿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自澄徹有意克己便先翳障蓋眞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醇矣

耿恭簡公定向嘗嘆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意見或蕩于淸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蓋公憂其敝也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旨謂孔子之立達史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孟子原學

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動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先待後爲創垂之統業可爲巫函不爲矢匠而善于擇術者故公平生仡仡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越中以進之洙泗卒澤于道德醇如也

陳文端公以勤貌古氣清與人交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議論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繪彝器至其奉身粗糲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爲大宗操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學慎一介始故居恆不輕取予卽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裘葛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流汚何極或又誚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自標幟者雷光魄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

許公孚遠湖州德清人號敬菴喜講學他人講學者多黨公獨不黨萬

曆問守建昌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以事屬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干請拒絕李都憲材布衣交且同年及戍閩中仍以開府禮見衞官公弗善也

鄧徵君元錫嘗從東廓鄒公三五劉公剖決印證鄒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此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藴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錫爲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日辰起解諸友靜坐令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焉

李渭字湜之號同野思南府人歷官至雲南參政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于交際甚嚴問蔣道林動靜蔣曰靜假動眞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梢知己進而語學者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芝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爲之

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毫人力卽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慮是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淸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減不增知得常淸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語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

王敬臣字□□□□人陽湖公庭之子也敬臣少就外傳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删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淸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淸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異早慧及長篤志聖賢之學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語又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如立增長言銓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于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生于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愼獨爲標的

曰聖賢論學莫先于愼獨身體之自可見愼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
盡之矣凡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得于惡矣明帝衷也審之而始
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袵席之間
愼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
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
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諸生有棄事靜坐者有泛覽子史者先
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達萬變者哉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恂恂里人敬信之張甑山以司徒左
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
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
得毋未眞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眞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耿公定向于
天臺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
而請益耿公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旣歸從焦子游因
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趨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

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洒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請于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午叟杖來訪耿公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秪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絆依違從物卽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之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是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耿公聞之大爲嘆賞曰嘻更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嘗謂焦子曰吾讀論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

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知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于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論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友講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耿公聞之大嘅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驗問志惟昔茂叔之于李初平近代文成之于王心齋董從吾皆以潰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強識者又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馮子盛字受甫號本軒□□人□□癸酉舉人娶冀端恪公女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自廣泛爲開闊勿自放恣爲洒落尺尺寸寸而已世目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于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于莊敬若徽纆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

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于禔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翹弓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枘祇取辱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恆不剛不决不恆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與無人相干涉灑然矣鄉人皆好之何如曰狥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卽爲所化矣

余少宰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于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爲出于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敎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何必多言惟去其心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于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摭朱子初年之説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

辭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

王僉事㸅見近世講學者競右陸左朱號爲于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根本公弗爲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

劉憲副天民致政歸一日會李開先于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耶李曰三十餘種李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此何爲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乎公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看禹貢逕洄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李曰國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尤以魂載魄以影隨形均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潁失之煩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耳公曰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艸廬耶李曰分章無踰于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于宋儒公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

因陋守殘者必怪我將弁髦之矣以說經恐觸時忌然而卒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嶮巇如此哉

林光字緝熙號南川□□□□□□□□□平湖教諭歷官襄府長史嘗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直是一個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髮間斷無人我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滾作一片又各飽滿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誠而不動未之有也所謂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與夫高宗夢說之事朝聞夕死之說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兩看來自家多少缺略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個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爲可學也

周長史積性喜講學至晚年矯其弊語學者曰爲學如治病有病須服藥徒講藥方何益學而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之類也人以爲名言

汪禔字介夫號藥庵又號古心祁門人嘗爲邑諸生一日惕然曰吾年

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慚遠耳乃悠然以舉業累吾初志何爲乎于是弁心聖賢之學揭箴銘牆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廟懸夫子像昕晡焚香如聆謦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說製先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敬恕以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以自禔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人置斂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勵多類是親舊患疫先生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勺壯吾神魄雖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旣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襲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

張令尹緒季弟續曾有心向學而功不成爲問先生艴然曰而知易之損乎乾始以美利天下而窺至德者必于下濟故進于損也可以語乾矣吾聞之學道力行非爲利謀靈修篤詣非爲名高執細行之淺渺忘責報于彼倉皆市心也何功之足云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目錄 內編

好學

前言

往行

金寶　吳楊　劉球
陳濟　張信　周維翰
楊溥　王冕　宣宗皇帝
徐有貞　李紹　劉寶
王佐　陳鑑　丘濬
黃孔昭　李賢　何椒丘
呂原　張悅　王恕
曹時中　吳瑞　張賢
楊廉　楊子器　王鴻儒
林鶚　周伯器　陳獻章
李西涯　葉盛　李瀚
梁材　劉釴　翟鑾
于鏊　陳鳳梧　李承勛
黃魯曾　何喬新　朱存理

張臬　陸深　劉仕義
袁袠 二則　公家臣　唐順之 六則
王世貞 五則　劉鳳　王錫爵 三則
于慎行 二則　應天鄉試錄后序　葉向高 十六則
維風編　葉叔仁　汪應電
蘇伯衡　陶望齡　楊用修

往行

錢宰　永樂甲申　沈燦
陳豫　李時勉 二則　楊溥
楊士奇　周汝謨　卞榮
章綸　王直　張益
劉定之　周憲王有燉　晉莊王鍾鉉
端懿王聰濇　劉麟　唐伯虎
富順王厚焜　陸師道　朱性甫

藏書

前言

祝允明

汪行

張居正　高拱　張四維

呂調陽　張應元　李廷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好學

前言

宋公濂曰古之人非惟道德純一政教條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晝以歲月期於默記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又參于秦漢以來子書古文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箋註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

梁寅書莊記曰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于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悴非傲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爲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鑛而綠生焉有鐵之鑛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自然也若夫有書而力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乎天可也

方孝孺答俞子嚴書曰僕氣質至愚於世事皆不曉達自少惟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戶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家苦兵藏書散軼無異書可覽又性鈍劣不善記憶所讀書曠月彌年即忘不省加以疎率措慮不密於書惟取其道理大義所在不復檢顧細微凡禮樂名物天官地理兵法釋老之籍皆

不能存其端緒習靜旣久不能效時俗惟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爲肩羔膝卑身詭笑曲身俯首稱頌人美而求其喜悅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是以士君子見僕多不相合或哂僕爲愚或詆僕爲敖彼要非相知者亦僕之鄙有以致之也又曰聖人之大者上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下莫加於周公孔子而此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世之學者莫不學六經然不知所以爲學夫醫士之讀素問難經將取以治病也苟不達其意雖日誦之何益六經者亦學者之素問難經所以修身治人之書也今人誦之而不解其旨與不誦何異哉故多誦而不思不如少誦而思之爲愈也思而不行不如不思而行之爲愈也人苟能發明六經者大之於天下國家小之於善一己直易易耳況文詞乎吾兄謂於心無所得而爲文未能盡所欲言經不熟之過也苟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道明則於天下事無難言者何憂學之不成乎

薛瑄與楊秀才書曰瑄七八歲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

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瑄遂發憤篤志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常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如是者積十餘年專篤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旣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値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尙懼頑愚怠荒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温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辭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

瑄以爲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

薛文清曰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又曰爲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方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爲學一旦得所欲矣卽盡棄其向之所爲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爲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爲己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托此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眞有好學之心不以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卽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卽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

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修者不足以爲壯之資此聖益聖愚益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絕而不相及也

又曰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預見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知識

又曰讀書最益人神智亦易亂人心術讀五經諸儒之書便思濟世讀老莊佛氏之書便欲忘世此處最欲覺得古人所謂讀我的書不讀書的書有這意方好

又曰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記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着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李少司空堂曰吾自十五至三十學而仕也皆皮膚自三十至五十仕而學也皆土苴四十乞身五十得請冀由史而經卽事求道辨疑衍義

以待後之人云

何孟春曰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如讀書寫字雖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謝顯道見明道誦論書史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工夫自無口耳勞攘事也呂希哲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祇類俳獨坐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識者誦之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原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爲人知而詩亦有味雖然理學亦須識取不爾又隨野狐禪窟也孔子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而況讀書寫字人生至樂所在何可一日廢也歐陽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試筆云學眞草書十年不倦當得名然虛名旣得而眞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六一之所見者蓋其心之所驗者如

此

又曰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耳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觀史法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福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忽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寒骨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他古人書也春枉讀他書多矣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望能有判斷乎

又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所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思量一遍者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無極枉腹撐腸竟何得却顧年來老無及斯文爲之三嘆息

又曰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當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跡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倣此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家不若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亦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一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帖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工課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

讀後句此一字理會不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更無他法則亦是蘇黃法而加密者也學者盍知所從事矣

又曰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忘服前輩非聖人之書不可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慎乎

又曰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通方見佳處洪景盧亦嘗手抄資治通鑑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大儒爲經學者可草草乎

又曰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賈梃才記史訣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猷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惟室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每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

空遮眼也若於此數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宋昉作文訣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合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又曰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春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未嘗忍廢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奈欲有作爲何退藏之後睡不得不飲酒奈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歸善李鵬舉貽書戒其子學一吉士曰官得晉翰林卽淸貴矣但恐爾不肯苦心向學人生得此一步尚不肯發憤卽做科道等官未必安穩也皇明經濟錄備載各省事宜學者須要博覽當代典故昔丘文莊初改吉士卽收備天下志書瓊臺藁中載其事此便見其志向之大凡遇各省諸公便當訪問各省故事詳悉備書於冊當世典故與夫天下事宜又宜遍觀唐宋晉魏秦漢以前興衰治亂之故更取各名家文字格調詳讀而批釋之始有鋪張各樣文法五經大全須買內府板各一部閒中計日看之若能于五經文字悟入則其造理之言又與一花一草

之文大不侔矣予平生好讀書苦於無書而目力又昏矣奈何爾等不肯早圖乃飲酒博弈貪睡過日古人惜光陰之語今身體之信然不我欺也天文地理兵法律曆不可不究心古人如太史公作一史記則禮樂天文地理律曆殖貨河渠醫方何所不有此皆關於天下使若人當宰相之位其措置便有可觀矣不當以士視之也凡人幹天下事非有大識見者豈能經理區畫爾看周禮一書則可見矣卽堯典舜典如羲和伯夔契稷諸公其所施爲是何等事業非平水土卽披曆明時非敎稼穡卽制禮作樂今人曾有此乎諸葛公邵康節庶幾可語此爾曾於此等究心否夫五經不可不讀但五經又皆古人學問事功影子須得古人精髓所在乃眞讀書耳凡讀一書便要了此一書得其始末精意方有氣味不然東馳西鶩潦草無益予平生有錢須是買書不買他物蓋無嗜好故也人家留得讀書爲善二種子在則門祚不患不光大今人只要了己身目前之計好聚財好肥田大宅便自以爲子孫久遠之計此計之短也予今苦無精神無目力不能遍窮諸簡策且諸書字多

細小吏費目力欲向南葉寺卜築讀書苦無資斧莫能出門

劉仕義曰天下之可樂者莫踰於書尙書尤公袤淳熙名臣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而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子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若尤公所謂得其所樂者矣朱文公窮年著述不少休廢人徒見其苦心極力而不知其中自有無涯之趣故其詩曰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此可以想其自得之氣象矣薛文清曰萬金之賦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蓋物外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深而愈不知厭也斯言也豈欺我哉

劉仕義曰薛方山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於夫子之敎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由是觀之學之爲益大矣孔子之聖縱于天者也且以好學成之則其非聖者又可知也曾子之學傳而習者也竟以魯得之則其非魯者又可知也甚矣

學之益於人也大矣又曰讀書可以滌慮可以養心可以解鬱可以舒襟可以益志可以凝神厥功大矣哉是故讀書可名坐隱也

朱以功曰農家者流專心本業故一年有一年之收成今之讀書者則以功名富貴爲收成然而天下之人得功名富貴者有幾將不謂之無收成乎使讀書者能反而思之曰吾自幼便讀大學之道便讀天命之謂性便讀學而時習之知讀者所以爲學而學所以爲身心性命則讀一日便有一日之收成讀一字便有一字之收成由此而得功名富貴也亦此之收成而非外也由此而功名富貴之不得也則吾之收成自若而非有所歉也如此而後讀書爲不虛矣不然則雖多亦奚以爲至有功名富貴之未得而反曰爲書所誤不亦謬甚乎

又曰讀書能拈得一字一句終身受用勝記千萬卷矣

又曰凡事皆可僥倖惟學問一事無僥倖而成者須是念念不忘步步着實乃可

徐階曰讀書須趁三十以前用功若過三十便精神漸減人事漸多不

能大有進益記所謂過時而學則勞苦難成者也古之時天地之氣甚厚人生資稟何等聰明猶慮過如此況在吾輩乎況在吾輩乎

又曰人聰明而不學漸漸便成昏愚譬如一把快刀若不常加磨礪而但用之剖割未有不漸鈍漸缺者韓子云聰明不及前事道德日負初心以韓子之資猶惕勵如此況聰明而不及渠萬萬而可不務學乎

王文肅公錫爵與趙侍郎志皋書曰別札謂日讀案頭書不審何書也俗儒麗辭上古迂事恐徒亂人意智不如稱此清閑一考我朝家法治法近以時事質之紛更孰與守成馳驚孰與悃愊使得失理亂之機了了而將來大用爲益裕耳弟今日悔不早從事於此臨事茫然轉成愧歎

于愼行曰魏世祖伐涼州命羣臣議之皆謂圍水以西地皆枯石絕無水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魏王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乃無燥地世言百聞不如一見信然讀書當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一語何以折廷議

不讀書博聞習事欲談天下之利害眞妄論也

蕭應魁嘗集古詩句以爲勸學箴曰爰有寒泉惟其深矣於彼行潦熯其乾矣皇父孔聖示我周行黽勉求之日就月將敷時繹思每懷靡及灼灼其華有蕡其實不稂不莠如琢如磨惄如調飢莫知其他每有良朋俾爾多益彼其之子是用不集我有旨蓄何用不臧如圭如璋邦家之光百爾君子迨其今兮日月其邁靜言思之

何洛文曰士在進道進道在學夫志孰不蘄君子才孰不蘄用世然若蓬之生麻者蓋鮮而類芷之漸修者恆多欲斯誘畏斯葸艱斯挫易斯忽偏執而弗化斯鬩時可進而務趨斯蕩志眩於中而守移諸外若是者不聞道也而生於弗學學猶殖也不進將落操縵不已何止安絃運斤若神致可劉堊故應務先明諸心促身在純其德德純心明至道乃生卽艱虞猝循智愈精氣愈平志愈增性愈凝以此考衷內無天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而何言弗根心行或倍始之有蓋學之益人也如此

岳蒙泉正讀書箴曰莫高匪天書括其玄莫厚匪地書載其理莫大匪

道書盡其要惟不讀書遂成頑愚涵養德性變化氣質惟書斯功惟讀斯力勉之勉之開卷有益戒之戒之不學無術

毛介川曰讀書苟得意忘言則句句皆爲身心之益若徒滯言詮如傷食者然脾氣不能運化以滋養肌膚祇足爲腑臟之積病云耳

往行

洪武丙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二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以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國家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黔國公沐英嘗從容詢一儒生曰吾亦欲觀書何者爲要對曰儒者之學必自四書起始以至六經書史莫不欲偏通今公爲國重臣春秋鼎盛但當究輔弼之大義以安天下爲己任豈欲效儒生博學強記之習哉惟大學衍義一書乃宋儒西山眞先生所撰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道與夫天人相感治亂之所由皆具此書公必欲觀書請觀此書則大人之事備矣遂欣然令左右售而得之退朝之暇延縉紳講解切磋問之以通鑑綱目不三二年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其在雲南于鈐閣之素壁間命善書者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理趣

宋公濂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

蔣武生字用文儀眞人洪武初召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丞永樂間以醫治歷院判仁宗朝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謚恭靖志嗜讀書雖老不厭治一室于公署之傍顏曰緝熙於家中幽屏之所顏曰靜學皆盛貯羣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耶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于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戒詩自儆卒諡睿聖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洪武初以選爲禮部主事歷官禮部侍郎公年七

歲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擷其葉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旣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寢發爲辭章龐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擴其所未至寢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徵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朝廷初召公纂修元史又值編集禮書苦無歸一之論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

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去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指宋濂與公也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庚午舉人初爲桂林府教授歷官南禮部左侍郎永樂初嘗以知州爲會試同考官者二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語人每曰當日司馬君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祕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觀必館穀焉後皆爲官府奪去

詹鼎字國器寧海人元至正我師征慶元鼎爲方國珍修降表太祖異之召鼎至授官刑部郎中所撫養孤甥受賂坐誅天下寃之嘗徙居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

石光霽字仲濂揚之泰州人少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元末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留滯江淮光霽從之游以寧博學善文詞尤長于春秋嘗與大梁張氏訂定春秋經說而序之其略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

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以疑經噫其亦惑矣故以寧談經通融三傳兼用啖趙光霽諦聽講解至忘寢食嘗書其後以寧見而大嗟賞之洪武十三年光霽以明經舉爲國子學正自常教外四方髦士多從之游戶外屨恆滿十七年陞授春秋博士作春秋玄二十卷以闡明聖經之旨學者競傳習之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稱爲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謫瓊山教諭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築考古臺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聖門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

肥王惠仲迪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啓後學旣迷之徑四明鄭氏序學範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明世大儒信斯言也謂先生之學無功於聖門可乎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之江陰人洪武癸丑以徵授編修乞外改教授歷官國子司業公自曾祖徵川先生傳至作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淸尙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至元兵起挈家二吳盡棄他物惟載先聖藏書兩皺簏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于松焉

金璹字汝用仁和人洪武末以鄕薦高等登乙榜授敎職永樂庚辰始擢國子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寘諸太學無所于儲璹慮其皺乃聚米箄爲蓬屋中置架以庋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潰敗故梓刻得傳至于今者璹之功也

太宗皇帝命曾棨等二十八人讀書中祕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一日

令背柳文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遂咸戍邊已而貸之令拽大木椉等以書訴執政執政得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金實字用誠開化人永樂初年獻書召試擢翰林典籍歷官衞王府左長史致仕歸家居惟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賾而究其非

吳楊字□□□□□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刑部主事爲秋官卿所器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誚公復欲爲進耶公曰學豈問於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術爲此耳

劉公球授儀制司主事取前後條例類集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不煩考索一閱可盡得

陳濟字百載武進人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貿遷比還先生以其資之半貰讀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恡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

帙至于胼指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内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塡委先生至與前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觝滯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張尚寶信樂聞善言初官近侍日接内閣諸公自念我爲庶民望斯人如在雲漢何由得聆一辭今幸旦暮相親其可自棄袖魯論一編遇閒處輒揖請教二三公皆樂爲之盡其解既終篇常涵泳不厭而日臨寫智永千文一過不廢

周維翰字□□□□人永樂三年浙江鄉試獻賦稱旨授翰林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散修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

不及也近歲翰林奉詔修兩朝實錄以簡討爲纂修簡牘浩繁攷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殫心窮力無幾微懈怠意書垂成維翰病□且困猶日在念慮旣劇猶問史成何日言不及他事而卒

楊溥當永樂末年以事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益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于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王冕八七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公往見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

宣宗皇帝一日於禁中閱書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詣閣下問三楊等

皆不能對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時陳繼官檢討獨出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穎敏絕世宣德中進士高第選庶吉士累官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歎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

李紹字堯述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刻苦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爲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

劉太守實尤嗜經史其涖公堂或出輿馬輒展卷吟誦公退手壹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卽呼童爇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恆以不若人爲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蓋有爲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陳鑑字緝熙本世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賓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公生幼稚父潤贈編修嘗謫戍爲蓋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賛家稍長去從王太卿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于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順天府鄉試第二名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歷官國子祭酒平居無聲色之好止藏書並古書畫器物而已善筆札至臨橅古人眞蹟殆不可辨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莊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長博觀羣籍每借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百言立就每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景泰甲戌進士二甲第二選爲庶吉士第一時被命修寰宇通志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廬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教宜其博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而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方欿然不自足益求人問所未見書而讀之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人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閱之良是

黄文毅公孔昭微時摯友建寧府賀沈知其賢舉爲松滋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仕迺藉人薦舉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讀書刻苦

志忘寢食晝粥爲虀而以米飯食其弟妹倦則書名姓以自擊嘗夜坐至徹曉賊有伺於門者不敢犯遂媿縮以退

李文達公賢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卽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三卷

何椒丘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聞戶外

呂文懿公原勤學至老不倦居祕閣圖書左右有得卽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卽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伊吾聲復達于外蓋寢不移時而起嘗修宋元通鑑續編書成鬚髮盡白嘗考一事不獲輒不懌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

言有善讀書不會做官者莊簡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悅素淸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每見後進輒敎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扇中所書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非眩博爭姸以遂

時好者

王端毅公恕垂老方理會學問時公年七十有四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問蔡公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末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模必粗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公平生篤信好學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暝覺即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修業老而忘倦

曹時中故名節以同漢宦官名故以字行號寧庵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工書自晉唐以來名家皆能辨別眞僞而以意會之懷素宋刻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紙隻字得之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稿亦不苟或問之則誦歐陽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

其愈久益深而猶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之不倦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

吴瑞字德徵□□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嘗督理徐州洪以病歸自爲諸生以及宦成而未嘗一日廢學在徐闢齋於廳事左扁曰窮經公務稍閒博覽簡册既歸杜門謝客惟知文事有賢名者至則款接論議自帝德王道伯功逮秦漢而下制作名家博極玄奥工古文辭求者戶履恒滿

張賢字堯臣號仕眞祥符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知府公幼聰穎過人務學勤苦每旦昧爽起朗誦經史竟日不絕聲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公曰吾見爲學者晝嬉游閒輟而乃夜膏油非徒欺人亦自欺己吾不爲也

楊廉字方震號月湖豐城人成化丁酉解元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嘗爲吏部主事倡爲五經會非甚病雖冗不輟披覽

王文莊公鴻儒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士樂親之

林公鶚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爲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讎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

嘉禾周伯器作文未嘗起草頃刻數千言屢出奇旨遠近求者甚衆有稿數十卷蠅頭細字皆其手錄年八十餘精神不衰日猶抄兩漢書兼校其誤用功之勤後生莫及

陳白沙獻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倦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我自我遂築一臺曰陽春靜坐

其中足不出閣外者數年

李西涯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温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愼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成化十年以吏部左侍郎卒官謚文莊

李大司徒瀚居官不苟取所得俸餘止購海內圖籍故乃家儲有鄴侯萬卷云

梁公材既爲戶部尚書退食之室於几榻置四書律例有間卽諷誦之以爲常

劉太常鈗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于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嘉靖初舉進士者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禮部隆殺諮訪而

後行庶高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衆論厭薄之己丑歲山東宦遊京師者三十餘公論獨推西橋劉公銑一人時新進士李開先者造劉公之廬請益李曰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如此病李好辭章公曰三十年前亦如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李好談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如此好然不爲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嘗倦歇既而李好窮經學講時務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飾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顙上做工耳凡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邊備河防茶鹽馬政自身心通之務求總貫乃可言學也李往往誦以語人

翟鑾字仲明號石門諸城縣人錦衣衛籍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謹身殿大學士博學強識十行俱下日記數千言聞人有祕書奇集必曲訪觀之一覽無遺每讀書率終夜不寢鄰有武人張姓者每五鼓赴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載其人嗟嗟謂公曰吾老矣然

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先生者

于鏊字器之滁州人弘治壬子應天鄉試卒業太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子學養子而嫁耶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也後正德戊辰登第官按察使以能名

陳鳳梧字文鳴泰和人朱希同榜進士以庶吉士爲刑部主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及考古一時僚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學論文至夜分當時稱四翰林云

李康惠公承勛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公應寧司諫楊公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於學問公所長在

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黃魯曾字得之吳人生而穎慧過人父葵菴善操其息立致萬金產析子各千餘君與弟省曾即五岳山人也盡以購書讀之父爲譙讓對曰昔人謂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矧五車乎與其饒於財孰若饒於學乎父聞而賢之不復問

何司寇喬新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閒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少置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讎校公居官執法不阿人多嫉之者既致仕卒都御史林俊奏乞贈諡幷援葉盛例言諡當以文會有沮之者給事中吳世忠論曰蔣之奇嘗詆奏歐陽修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諡胡銓不能奪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贈諡者萬世之公也廣昌知縣張燦復論之詔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仍與諡文肅時正德十三年八月蓋公論至是始定而先朝實錄本傳謂喬新議法刻深及勸父引決以自全蓋出焦芳之曲筆也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習舉子業謝去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

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得意處追蹋古人所著野航集楊君謙實敘之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

張詩子言人有以太白孫山人擬之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予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子言亦云太白獨歎于古會日曾行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駁迴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靑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兩句眞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旣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雎蒙厠中之耻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窺五鼎奪釜鬲于塗而卒掘相印者

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俟時而已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楊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瑋之胸次而肆爲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賓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覩絕月之語廣唫之竅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祕是亦古今之奇矣

周瑄即周通政彧之姪也廉謹温醇中鄉試授廣平府推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空囊耳年八十讀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就問韓邦奇如此數歲

孫槃信公文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

其有志甚愛之

周府鎮國將軍睦㮮號西亭初工制義已歎曰楊雄非醇儒也猶耻繡鞶帨爲名高乃覃精于經學當是時衞君聘名能易和太芳名能書周伯昌名能詩周涿之名能春秋許守謙名能禮此數先生者皆河洛間宿儒也公先後從之遊蓋年二十通五經而尤邃於易春秋其學不顓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務求不詭於聖人謂春秋非獨爲攘夷復讎立案也乃自爲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守莫備於唐李鼎祚因刻其集解以傳高凌呂仲木仲梁與公講易東陂上驚曰子輔嗣流也新鄭高公問易之大義云何公以退對高公恍然有間曰四聖之精蘊備是矣其爲名碩所推許如此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諷誦其中

楊天祥字休徵博羅人正德丁丑進士書示友人及諸弟曰古人讀書破萬卷予自弱冠厲志讀書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時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

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篇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予猶爲多徼倖進士矣回思所讀之書俱無所用何者七篇之文如其黍度而止五策之文如其條貫而止論雖可肆亦有步驟不得大騁至大庭之對檢點敬愼且晷刻有限難以展盡譬之飲食雖珍羞錯列而屬厭則止譬之斧斵雖巨木壅腫而就墨則削至于應事接物不能踰於人情物理之常擬古則迂反古則倍讀書雖多亦奚以爲哉聖人所以曉子貢曰君子不多厥有旨矣雖然尙子平敕斷家事偏遊五岳豈圖袖之以喻人哉亦足以自喻而已遊五岳則有跋涉之勞有離曠之憂勞筋骨曠年歲耗資斧僅乃徧之夫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比之五岳也孰大而加之諸子歷代史百家之言亦寰中洞天福地也予讀之每徹一書心曠神怡視聽俱新顧不出戶庭者十餘年徧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

鄭端簡公曉既落職歸角巾布衣徒步郊野時時共老農論桑麻晴雨泊如也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討經史方其意有所得卽

呼其子詔之父子問自爲師友會其壻項篤壽同履淳舉進士前後告歸恆過從門牆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其敎于壻必爲君子卽其少所聞於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忘矣

胡松字汝茂號柏泉滁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東平知州歷官吏部尚書諡莊肅公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及爲南京祠祭郎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時不竭矣

羅贊善洪先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仕進然飢渴由己捷市引革之衷未嘗一日少忘

王比部漸逵既罷歸時寇賊充斥殺人膏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髮已

皓餘生幾何而孜孜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若於林莽間據盤而坐仰浣從風俯聽泉鳴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

邵文莊公寶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爲日格子十二卷蓋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也而疑似之剖析義理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略可見矣

顧司寇應祥爲兒時卽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筮仕至蓋棺公門無私言顧獨好讀書無故未嘗一日釋卷以故九流百家無所不窺然必博證精解務當於心而後已其平生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自謂窮極造化得前代祕傳而延陵唐中丞順之同鄉沈司封桐並就學焉

趙汸字伯京太倉州人嘉靖辛卯南京解元戊戌進士歷官僉事自少敏學無間晷漏弱冠始室卽晨興佔畢多在鷄鳴前一老嫗執燭辨明而出夜分而入晝日不踐房闥曹夫人嬪公半載未識其面及登第四方生徒雲集講授其中橫經籍書史鉤纂不輟特不勤著述間爲酬應

文字輒駢麗精絕常曰今世拈筆爲文詞率多白士欲藉聲譽以取幸

資若宦成名立何復勞心蟲篆與之較短長耶

葛澗字子東其先鳳陽人父欽始徙江都家焉欽以孝弟力田彌嗜古

書搆樓五楹所藏書數千卷至澗益至萬餘卷江淮稱積書者無如葛

氏澗博學有名理坐臥樓中手一編寒暑不廢家人進食飲不卒業不

御嘗撰國朝人物編始洪武迄嘉靖數百卷人爲列傳甚悉識者謂有

史學

方廉字以清新城人以進士嘗爲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事簡讀書當

官無害而數倡其僚綿蕞藁草爲朝儀或誚之曰上坐行宮已數年寧

復視朝耶公曰不然卽上一日朝何所取質安用禮官爲而會有庚戌

虜事上忽出御殿公袖藁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雲間人也以

是心異之

楊豫孫爲南京考功主事李太宰默爲南祭酒時獨器之比典銓擢爲

禮部員外性強記博洽多聞當時鄭司寇曉通經而不博古雷司空禮

博古而不通今唯公兼之

屠公應竣疾已不可為猶開口論天下事纍纍不少休性好臧否嘗稱曰讀不盡天下書了不盡天下事乃若此已耶

顏公木字維喬腹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為賭王夢澤公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公曰雖能遠馳至一百里行已緩王公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公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久則子腫負痛耳其博物至此類

蔣公勸能字汝才餘姚人嘉靖乙丑進士嘗為禮部主事是時署中多知名士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新安人所輯明興以來諸名書疏也吾學編者鄭端簡公所纂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半之各以意加評點十日為期公退時集署中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辨論公沉細不為枝蔓談衆分爭時公默然聽之間出一語折衷輒中的

叔寶先生轂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從鄉縉紳取其架上編袠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某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磬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人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讎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眇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裒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掇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坐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嘉靖壬子舉人歷官賓州知州起廢戶部員外卒官性嗜讀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工古文辭隆慶丁卯曾以舉人應詔上書數萬言報聞嘗爲福建惠安令及遷賓州意有所不可輒和陶淵明歸去來詞甚工當憲副徐公中行入見踞上坐拂衣歸讀書羅浮

石洞中皆徒步還往遇暑雨少憩叢樾間出袖中所攜書朗聲誦之或暮夜寄宿村舍輙出錢數文買松明及枯竹之類照讀達旦不少休嘗修肇慶府志順德縣志石洞集二十卷行於世今從祀鄉賢稱爲石洞先生

張公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蒲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中極殿大學士謚文毅以編修分校永樂大典是時詞林少事日游敖儆逐公獨與同志鍵戶讀書自傳記諸子百家無不窮詣博覽而尤好深沉之思蓋隱然負公輔之望焉袁文榮公嘗以博物策士屬公代對立具草袁公歎曰此眞博物君子矣徐文貞公嘗召諸詞臣集直中語及國計屬公考訂羸縮推利害所繇曰此參政異日憂也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繁諸司掌故皆闕軼公時爲詹事貴侶矣屬充世廟實錄副總裁乃極意蒐討自嘉靖辛卯以後三十五年間朝章邊務國賦人才皆犂然具備江陵張公瞿然稱服因出舊所編初紀者盡屬公筆削乃定

鄭公汝璧字□□縉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嘗爲儀制

郎中時署中諸公方共讀漢書公卽訂約期十日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朗誦衆坐聽之有疑義相與共析皆渙然冰釋嘗爲南京太常少卿南都多暇會亞輔福清葉公爲南少宗伯公與約同讀司馬公通鑑究理亂興亡之跡所評駁皆疏于上方以相質其得失每以今驗之非徒以炫博焉

鄧待詔元錫作三禮編注繹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禮一如張孺人丁丑尙書毛詩繹春秋通成稿司成稚川王公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閎乎密乎天人古今之統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餉斥百金鋟行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繹易於麋山王公見之作詩曰探測羲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而喟然歎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沒身已篤嗚呼卽沒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卽程夫子易傳稿尙出於易簀之後矧故陋如錫耶以故繹易凡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摹己卯五經繹及函史下編成

沈憲副啓原平生珍玩寶瑤聲色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

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萬卷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窗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啓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閽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眉爲之攢矣

陳世恩字慶遠號兩峯夏邑人萬曆丙戌進士歷官工科都給事初成進士未及對策即謁告歸歸途一一嬴駃犇則以書數囊童子跨其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一一嬴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吾向爲童子儒不欲耑耑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大宦字之與信而後孰優坐臥一氈幾三年几榻多穿穴

楊司徒鼎以鄉貢入南監時南京禁夜燈而國學尤嚴鼎潛具小甖竅之籠燈而誦爲巡者所覺當事者知其端慎貸之

董大參朴大父曰應軫解元官僉憲大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僉憲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倩繪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蓋奮勵苦力學比長而發慧中解元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

著述

前言

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常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宋濂曰激者之論恆謂名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必者也所以文人多畸觚坎凜以終其身視貴與富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

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樂爾未百年間聲銷影祕不翅飛鳥遺音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抑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嶷立若嵩嶽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與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

方孝孺曰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恭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虫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于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

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常謂求學術于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

又答友人書曰古人之道雖不專至乎爲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蓄同覆載諷其詩也不見其詞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比其爲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爲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風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謂起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爲奇也稚子刻雪以爲娛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尙焉取其爲奇也哉足下之爲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漓乏和乎醇厚之韻得非所質之本末甚充而從事于奇麗之末故邪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本之根而蟠其枝以爲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爲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悔也正而不窒也

變而不詭也辨而理澹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

又答葉教諭書曰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于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于外者也苟無待于外雖二君子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序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累者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于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

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于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杼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于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之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

又答金景文書曰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而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衆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每竊愧歎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于當世葢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乃使之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然爲是而懼自知其果不可也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卒未有得執事年高而多聞於嘉言舊

事必能記憶幸詳數以教我

又與友人書曰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葢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倏然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詞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

方孝孺答許廷愼書曰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

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髣髴焉欲抉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無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邪

又答友人書曰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逮其沒思其姓名德行不彰於天下於是修身飾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必當其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之所生與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以傳若孔子孟子於古聖賢遺佚贊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

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少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

薛文淸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素無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者乎

又曰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於道理何救於亂亡

又曰立言當萬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曰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爲新奇之說所以爲異端也

楊文懿公守陳與黃行人書曰作贊如寫眞必形容得其實如模寫得其眞乃可信今而傳後不然則飾碔作瑾畫虎成貍誣詞贅語安所用

之余平生於今人必知識者乃爲贊以此故也昨承委贊令祖心不欲爲而未敢遽辭今承示像則彭詹事公已贊其上形容旣得其實且至矣盡矣僕雖強贊不過贅語或失之畫虎成貍又安容喙哉敬用奉還併還原幣伏希恕察

陳公白沙與胡提學書曰大凡文字不患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恆不能多改比見閣下於此詩略不經意以爲當終置之不復改此詩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他文何如深以不及對面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此一句以爲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及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立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事之學方其爲之也鹵莽潦略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可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

又與門人張廷實主事書曰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以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

厚以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李公東陽答友人書曰承索藁入刻此尤可笑工拙姑不論豈有方壯未老之人汲汲爲此等事爲天下戟指捧腹之具乎
何孟春曰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爲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也今日從某觀其筆力知之筆力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不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飛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于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誦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 當知所向聞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

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學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世難于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于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言殆

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楊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爲此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妮艷詞小書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世略有不曾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爲責備者以自警焉

又曰歐陽永叔送徐無黨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于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直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祟二公不以其所長自衒而

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又曰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况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爲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又曰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爲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其叔父楚若所著阨奇集序云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礮藏之以褻器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阨而奇良是一事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阨之說而遷之所爲自況者也遷史敍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亦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竭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阨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亦祖於此歟

又曰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乎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葉伯瞻及得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旣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懷麓堂集葉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慘然久之保齋集序云其奉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鎭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爲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絕澗而止惡足以

成其大成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于吾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又曰宋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趨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韓侂胄用事欲羅網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國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眞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爲伯長庭秀之爲人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以衡斯言槪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狥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爲所不當爲者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又曰前輩文字無爲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春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雪子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粮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爲可尙矣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爲宦官作與獻諛權閹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爲受賕之具而已

又曰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好音卒同歸于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昺嘗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章了無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

出自朝廷行于天下昔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着鞋襪外看雖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逋善行書喜爲詩其澄汰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曰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杲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逋者雖詩名亦不屑就漢黃憲藐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爲顏子後來知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耶范啓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足爲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尙尊吾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又曰古今書斷魏鍾繇與韋誕等議同筆繇問蔡伯喈筆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爲不忘繇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蔽孰甚焉而繇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于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爲文房一慨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又曰導輦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篇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爲大臣作者爲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及其同產戚屬請托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訟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而作者習焉爲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沒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歔欷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

物動於中發於咏歌自弗能已文子興歎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不啻宋元抆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其厚者而已哉

又曰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榻不免失其眞眞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躭對棋酒春不善棋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目力既惠後生有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

所在也

又曰衛青爲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日不能出一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爲余讀史至兩人傳贊有感焉爲摽出之或曰不有大功德而富貴君子弗道之矣質而弗文奈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宋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又曰今世爲詩文而竊倣古人語是於死人口內討氣吾甚愠之

又曰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氣節悼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省曾曰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諂夭屠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有稱述其善蓋淫惡諂夭屠細屠販之家其

藏筐嘗物而不道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凶人而玆時何特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齷齪之臣逆悖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恥誓不爲以陷於譽墓之譏今欲予以銘葭莩親誼問不可辭但當實錄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誕明白告予也然後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

張臬曰文詞之於人猶葉藻之於木也當其煒然在目自不可少乃若棟梁廟堂其瞻則天下則於質幹而不葉藻矣

陸文裕公深曰國監舊有荊公文集板介谿嚴禮侍維中爲祭酒時重修補予踵介谿而祭酒命典簿廳模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署典簿至廂房中蹙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

有倣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然遂止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劉仕義曰穆叔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予謂立德者取諸內而易立功立言者取諸外而難人顧舍其易而務其難弗思甚矣歐陽永叔曰草木禽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于泯滅而已衆人之中有聖賢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蓋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顏回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小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然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如此三復斯言可以省矣在昔張巡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巡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可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讀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之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嘗讀書也而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賦才如此使形於論述寧不可以表見於後耶而公弗屑也與許遠共守睢陽奇謀烈氣有死無貳卒之保障江淮唐室再造忠肝義胆青史遺芳厥功偉矣宋盧襄歌之曰胡兒倚劒摩崆峒范陽兵火燒天紅潼關失守大將死鑾輿播遷岷峨中貔貅兵甲熠冰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盡哭天山月二公環甲怒攙搶極鬭軍前皆眥裂食窮愛妾膏斤斧愁蹙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儀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抉齒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義骨塡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諭切初入鳷鵲樓圖形已入麒

麟閣然則立言又奚足尚哉在昔嚴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被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遭遇如此使少屈以就功名寧不可以勒彝鼎垂竹帛耶而子陵弗屑也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遂去而耕釣於富春山中既而桐江一絲風勵四海嚴陵一瀨口銘百世可則之志士林至今每每道之范文正公過嚴陵祠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然則立功又奚足多哉

袁公褰曰竊謂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

又曰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何則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雖詞鋒鋩銳而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將何以訓

公家臣曰夫聖人未嘗顓精文章之學而六經炳蔚萬世共嗟左馬曹
劉李杜者流相繼颷起卽難較聖文後之言文者亟稱道之也千載榛
蕪李何再闢俾海內學士大夫重親古昔譬則鳳麟在郊羣心快之且
鳳麟之爲天下瑞也求其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
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貴其無用
於世則何以貴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
而不及牛馬也卽婦人孺子亦笑之文選者鳳麟之迹也而鄙之以爲
不足誦是謂鳳麟之不能耕駕而鄙之者也非卮則愚李何之則古以
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請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
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甚哉諸貴人之言之
疵也諸貴人亦豈能必是物遂見棄於世乎適足取笑而自玷耳
唐公順之答茅鹿門書曰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
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不語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搬以文
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章猶人躬行未

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攄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蓋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舍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

老莊本色縱横家有縱横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蓄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

又曰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鑪錘

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

又曰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眞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楊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

又曰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爲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國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

又曰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假手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爲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

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徧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

又曰試觀世間糊窗櫺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開眼睛與文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固宜然設使其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

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子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化而莫知其端倪也」

又曰中興之功北地前茅濟南中權信陽之徒左右翼之遂至上薄建安下做大曆彬彬一時之盛而獨於文不能大有當該左馬精於紀述唐宋四家稍暢爲議論濟南之與新安非西京以前無述建標天中世所景從而字句太工精理小孫毗陵晉江於議論差暢而毋能自振於格去西京若胡越然則亦四家之觴濫而至益也

又曰左太冲謝靈運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徐孝穆蘇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什至值百金蜀棘人獲梅都官詩繡之法

錦而子雲寂寞玄亭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障寄食人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乎哉其自解也令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又曰顏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沙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近思往事可爲捫舌

又曰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爲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大可久之道也邇來徂獪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罵詈謗訕欲以脅士夫而取名噫可恨哉

劉公鳳曰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

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中譏訐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買禍者

王錫爵曰士君子讀書非以求名自是本業若棄此不事不日夜執牙籌卽沉湎醉鄉矣今豈但不敢謂能追古人亦自知必不能出於近日李汪王之上第素志在此自不能舍若不專精研求之趣味又覺短

又曰世人耳論每嘆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攄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於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羣心而求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

又曰頗聞世儒之論欲以軋茁觩觥微文怒罵闖然入班揚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方嘵嘵哆口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

于愼行曰唐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

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此論文要旨也因事爲文者以文敍事也以文害事者取事就文也今日之文敝正在此取今日之官以就古之官名取今日之地以就古之地名增減今之事實以就古之文義故換今之法制以就古之章程施之章奏則敷對不詳施之綸綍則訓諭體失施之紀述則事實不著施之文移則吏民弗從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生於其政害於其事信有之矣原其所以皆居今好古而過焉者也

又曰呂公論曾鞏曰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遂不獲大用此似忌之而然果如所言亦未爲知文章也凡文之所以成名者不但以華藻聲悅爲工以其理與事在焉出於行義則爲有德之言出於政事則爲有用之言不可歧而二也有如發理而理不明論事而事不徹雖有枝葉之詞將焉用之而亦惡得謂之文章哉

于愼行曰王磐閻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磐拒弗與而閻復爲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旣誅復亦連坐卽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爲權相誦

德比擬失倫者卽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爲哉何也文之已卑也嗟夫世之爲復不爲磐者一何多哉又曰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爲妖唐家三百年間以詩主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長安有尙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尙讓大怒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詩妖也夫三百篇之作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以爲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命行色纖悉不遺色澤俱侈未有過於唐人者其盜天地之氣亦多矣求無爲造化所忌其可得乎

萬曆丙子應天鄉試錄后序曰嘗私誦錄文弘治以前渾厚爾雅正德以后繁縟崛奇其大都如此夫孔子六藝與宋儒發明先進所尺寸而未敢失者譬之日用菽粟布帛也士爲繁縟崛奇乃稍稍馳騖浸淫於百家出入於莊老申韓少者千餘言多者殆萬是口厭菽粟而求海錯陸珍身厭布帛而求蜀錦秦漢陶也豈不鮮美非日用養生之常矣葉向高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于摹摹之而轉相

做以成風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何則尊唐之失也故窶藪之夫而摹其雄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競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曠惜別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曠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學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外不知其外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

又曰雅之名始於詩也詩之出於閭巷閨閤錯發而雜收者皆不列于雅惟聖君賢相之所咏歌勞人志士貞夫信臣之所感憤爲治亂興衰所自始其旨顯其辭衷始稱雅焉故他詩有淫僻陵亂媟褻奧眇爲世所疑射而雅則絕無今之博士業雖稍異于詩然其論道德述性情以己之口代聖賢之舌不當以淫僻陵亂媟褻奧眇之談溷入其中尤甚於詩之雅也明興二百餘年文章陵夷士子不復知有雅道其所輕佻自喜大較如以桑間濮上鶉奔妓童之音而施于燕享遣勞君臣朋友頌述規儆之際其爲誕悖乖刺不可名言而世且方詡而尚之譬謳者

之過市羣逐趨觀孰從而辨其聲節之高下哉

又曰唐文苑英華者唐一代之文章具焉唐文沿六朝而波焉者也其韻文則材六朝而創爲搆者也其沿而波者至昌黎柳州而始振而其創爲搆者則家珍戶璧鏘然琅然至中而稍微至晚而替故唐文由衰之盛也詩則由盛之衰也迹其盛衰之致得失之由亦較可覩已今世操觚之士稱聲律稟盛唐若功令將推而附于三百篇之後使繼其統文則欲幷韓柳而祧之宗秦漢而爲之子故評是編者或左袒于有韻之文或搜瑕於中晚之世疵其博而濫廣而弗精也茲其說吾安能絀之然夫子述書綴錄秦誓刪詩于鄭衛邶檜諸風並存之示來許彼豈欲甄繁葺穢崇宏博之規溷後世觀覽哉義固不可以闕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則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於秦也於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眞幹父之蠱而纘祖之續矣故夫世之欲越唐宋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亦瑜瑕並收得失互見存秦誓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

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無論盛者足傳卽衰者亦可以論而取材安能闕之夫六朝之靡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概唐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又曰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覩也草昧新開緣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曉暢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麾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而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本來持論之太過夫文章乘時代自爲運而人自爲言情神各至未易偏訾故夫序事修辭極變盡工蒼然鬱然沉厚而多力秦漢之規模固不可失也若其流轉周詳紆回曲折不必雕貌刻形而能發其中之所欲言唐宋之家法亦何可盡非也要以存其神毋拘其迹循其轍不滯其軌取材于不窮之藪而馳步于無畛之途不名一家言乃成一家言耳而作者門戶甲

乙相排矯枉太過斯足感已

又曰字學之失久矣字學失而六經子史之學俱失彼讀焉而不得其旨則姑以其意讀之解焉而不得其義則或以其說傅會沿習訛舛日滋新學小生旣苦於訓詁之難卽博雅君子或考據之未眞其不爲郢書燕說者蓋亦少矣夫合點畫而成字合字而成文如合爻而爲卦合卦而爲易今不辨爻欲以說卦不辨卦欲以說易未有不謬者也

又曰余觀近世說者以爲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解稱述故風之用廣而雅頌微非無雅頌也風會日漓醇和日散人與世閱交而交喪也卽極力摹擬而君聲者不存焉故漢之房中楚聲也掖庭才人與上林樂府則比于鄭矣唐之有景神也是六代之濫觴也勸百而風一其失也靡杜甫有雅才而時板蕩蕩蓼蟲之吟涟涟酸鼻卷阿淸風之什豈其然乎昔師之之對于貢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精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斯所謂君聲者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其本乎性情者耶

又曰文章氣爲之也氣之流行于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爲聲布之爲韻其浮沉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噫嘘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必不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迹于伾文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遜何恠焉古人不言功獨于軍旅之際何娓娓也鬼方三年稱爲殷武玁狁六月頌以憲邦采芑紀乎南征小戎矜于西討下及近代歳有鐃歌非但以銘鑠楊彪昭示來許亦將張皇國威塞匪茹而讋不譓杜僭亂之原也

又曰詩尊風雅尚矣近代宗唐而祢三百篇專言興象弘正之世北地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同然離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若糾纏夫較方改絃于宋已失步于唐矣

又曰世之談詩者以爲必模擬雕琢而後工余謂不然物之有聲皆係于其質金爲金聲石爲石聲肉爲肉聲皆自然而然不可得紊故鳳則

鳳鳴鶴則鶴鳴蟋蟀則蟋蟀鳴鵶鴉則鵶鴉鳴非此類也而欲爲此聲

雖勉強求似必不肖矣三百篇之温柔敦厚大約出於聖君賢相忠臣

孝子達人高士之口至于後世如陶如杜如李率皆超然蟬脫塵埃之

外雖貧寠困約至于拾橡栗漉葛巾寄食犇走飄颻自適無所累于靈

府故其聲鏗然若出金石彼鳳凰翔于千仞而雝雝喈喈奚俟拘拘然

律呂之求叶哉近世詩人雖多然其顯者或附炎集羶持籌握筭日徵

逐于聲利而布衣隱約之流又未免羔雉權門儌冀重糈以沉酣穢濁

之塲而欲淸空瀟散之致何可得也

又曰余惟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能爲經義者無過于吳毘陵震澤諸

君子其言粹然澤仁義而本經術海内人士丐其剩膏殘馥猶足以自

潤當是時也吳士之於經義若越之甲燕之函秦楚之技擊他方不敢

望焉世運一更文章日下海内聰明之士逞其才力欲陵轢先輩而出

其上于是毘陵震澤家言棄若敝帚而吳士亦靡然從風喪其衣鉢經

義之盛從此替矣故夫談文章之弊于今日吳爲甚何也有鄉先正焉

而輕弁髦之也談文章之振衰起𢿱於今日吳爲急何也有尊吳之先正以重吳而後天下肯趨吳也往嘉隆間耿恭簡督吳學久經義一正而未幾再失之其再失之而視其未正時尤甚蓋更二十餘年而無能及者矣

又曰學者尊六籍尙矣易書禮樂春秋於教各有所屬而詩獨道性情性情者虛物也不觸不形不寄不章舉洪纖高下升沉聚散飛潛動植百千萬狀皆能觸吾之性情則皆性情所爲寄也夫性情之變不可窮則其所爲寄者亦不可勝窮故凡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殷雷燁電三星七襄之類則槪乎天江淮河漢川原陵谷之類則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氣數之類則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于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于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偶棠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鴇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

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日微而性情日失矣漢人言詩則齊魯毛韓與康成五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有內外傳而內傳亦亡獨毛鄭尚存歐陽公猶以其說不止於箋傳而後世失焉自六代而後說詩者無慮百十家今學士經生多不能舉其名至併考亭先生之傳註巍然昭揭于學宮者而弁髦視之問以故實張目而不能對蓋治經者鹵莽之弊至于如此而山人墨客以騷雅自命與薦紳士大夫之稱詩者則又僅僅西漢而下至于李唐其稱西漢則又僅僅十九首與秋風大風之歌蘇李之別河梁之屬和而已其於三百篇之宏辭奧指何闊略也余非深於詩者然常苦於讀詩之難以爲古者列國之所陳太史之所采各從其方術以形之歌咏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習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于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別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而況欲求其精神之微與性情之所寄其可得哉今經學衰微談空說幻之徒又以名物爲障欲一舉而盡捐之

以自文其陋寡六籍皆然不獨于詩浸淫不止其害且與秦火同烈夫惟司世道者稍倣漢人橫經發策之意宏開虎觀集四方名儒互相問難分曹奪席務見所長使博雅君子得表于世而不爲浮誕者所絀或亦表章之助乎

又曰今之文章古之言辭也古之人因心爲言言之而雅馴成章則曰文故曰文以足言文卽言也古人以言爲文今人乃以文爲文以言爲文故有而後言以文爲文則無亦強言矣有而後言故卽其言可知其人無而強言言愈文而人愈不可知矣夫出師陳情孝忠之言五柳先生高潔之言逍遙樂志達士之言九歌五噫憂世之言言可知也今之文人累千言茫然忽然猶河漢而無極焉言之難知非徒病言且病文矣非徒病文且病人矣

又曰當代以作者嗚可指數也弘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爲功與其詩顯耳文則無稱焉七子代與遞相引重其人往矣遺言可徵烏在乎爲七子哉夫七子直弇州雄耳其才情之宏富筆調之縱橫蓋於明無

兩焉然而舉其篇或有累語彼固謂不如是不足見才矣卽瑕瑜兩存無傷也當弇州時而欲以瑜見者無如新都新都之爲句也與其爲字工於弇州然吾讀弇州而百首千首而其變不盡也讀新都不十首而法與格盡矣夫弇州才勝故微近率也新都詞勝故微近靡也徵作者于近代較可覩已吾以爲文章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消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奧衷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言而窘於舌舌有所欲言而窘于手操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方寸中且壅悶未暢安能使千百歲後誦其文如目覩其事修辭之謂何何以成變化而行遠也

又曰世之論文者曰才曰法兩者遞相勝也衷之者曰才不欲騁而範于法法不欲束而暢于才兩者交相用也夫此猶才與法而二之也子瞻之言曰吾之爲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法也而能行能止者才也故夫才與法相待而後成相合而無迹者也然而世之文人常患于無才而不患于無法法之所

極能尺尺寸寸規方畫圓以毋失其形象而才之所極能鞭霆掣電經日月走江河如鬼神之體物同化工之肖形言之一時而千載如見出之一手而萬人暢心不言法而法自合不合法于已然之迹而合法于必然不可已之神此亦天之所授非人力也嗟夫吾見夫詘于才而逃之法者未見才高而戾法者也近代以法勝者無如北地以屬辭比事爲法者無如濟南北地以龍門少陵之法而爲韻言碑銘志傳則精絕以左氏之法爲序論則衰颯而無味此非其法之有合有不合也才故有短長也夫六經文祖也其源派各殊屬辭比事自春秋法耳而濟南欲以此概天下之文章無問何篇何體必取古人之成言聯而綴之以爲工此何解也夫濟南之才饒擬議而少變化宜其持論之如此耳

又曰古今名將多矣余獨喜韓淮陰岳武穆何也他將用劲用整用精用素訓練而淮陰獨用市人也他將遇敵料度權變用智設奇而後勝武穆卒然遇之而無不勝也其在文人腐令之驅役刺客滑稽游俠日者龜筴于筆端皆成神奇似足與淮陰對壘蘇文忠矢口縱談不煩繩

削爛然成章其視武穆亦可櫜鞬而周旋此皆天下軼才曠世而僅見者

又曰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下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嘖嘖耳此其關繫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爲之救世哉世之言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徵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燼中微唐文三變而後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于治亂之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揚雄好奇其言軋茁高出靑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雀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者釋誨與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屬之類遞相祖述一何剽也說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而後文之所以靡靡而不正者未必不

濫觴于漢故有漢而不能無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元宗元之下爲張籍李翺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俶詭而于六經之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唐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蓋至玥而文稱盛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修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璧而戶靈珠此非千載之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于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于盛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凌躐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篡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知其僞也工爲

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知其諂也拾唾竺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談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矜慈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涔于文者也而合汪洋悠渺辭指乖剌范暈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鑿室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讚一詞寧爲是謙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盱盱睢睢攘臂登壇橐鞬旗鼓唇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者世皆犯之驁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遞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訾唐人以創爲尊懼其爲唐人之逄蒙故不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獵甚且紀今之事

竄古之名飥飣掇襲一唱衆和顏之推所謂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淩千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尙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封駁象卜氏辦三豕子政紀貳負絫軍鼮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蝌蚪是以發攄胸中泠然顛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尙媿輒孄然自命搦管災梨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先世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鑿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課以倫常茫如捕影王仲淹之所謂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修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卽文人尊漢請言漢漢罷黜百家推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毋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緡如絲之體得毋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毋冗乎漢

張霸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祕書無應者吏當霸辜大不謹今
支離割裂之習得毋莫懲乎蓋漢當童生時已有損文用忠之説故世
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不弊也況于潰防决綱滔滔漫漫
莫爲障塞如今日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天下之過也物窮必反
其始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質用國初
之忠習尙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革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
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淳則龍池白鴈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
則濂洛關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僿毋侈寧朴毋雕寧率毋僞
上操其術下袪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世道人心其有瘳矣
維風編曰嘗聞劉文靖誚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
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以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
非詞林而得諡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
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公文章不及歐陽永叔
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

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娼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誚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篁墩短不能詩衔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嗛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之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如何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搆于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葉叔仁曰試讀鈐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焰炙手也然王允寧于詩止半許于相業略不一及且微刺讀此今諸公皆倒戈避矣彼豈無時相作皆務相競以詔不極頌不已何啻千里

王應電曰道也者文之眞體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轉軸也溥之宣敎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粵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恆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敎乖蓋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爲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

古文判洪蒙而開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也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籍變爲大篆字學終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二代之季良庸眞贗不可復別取二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己見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於是大壞繼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眞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爲奇巧或欲布置以爲齊整夸毗者傳譌以爲博滯陋者執手以爲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梓量較討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傳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意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爲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

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爲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卽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爲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爲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合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所未講也故畫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三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能違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之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珠映網布溯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亡用甲拘乙損盈益虧刊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淸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

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然天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樹施于數日其盡直科斗施于主點其盡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于鐘鼎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于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于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蓋竊取之矣後有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論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主者作故弗爲也我高皇帝操三重之柄兼尊徽之善常命儒臣爲正韻矣但日不假給閒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于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今上嗣位五星聚室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爲文書之秘府而五星聚焉非天將與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忘生值其時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

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詣厥成倪寬云天子逮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條考云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嘗著書法指要六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

蘇伯衡曰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河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搆居第如建國都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葩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支分派別而縈

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涌而魚龍張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泉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端嚴也溫雅也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有補于世也如出水芙蓉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而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矣

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陶望齡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樹根莖尺寸而枝幹敷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散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敎牋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情以爲其精實微眇寓是也所言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途常出于一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依以數言持議斷獄決疑于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返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述也道又下衰于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況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于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

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搆其勤過于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嘗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闤市集潦積薄流淺恍俛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矣

楊用修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曰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刬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自叩胸臆叵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愼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推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霑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患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

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頹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竪擁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愼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顚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往行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洪武二年以儒生舉爲國子助教二十七年四月上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于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唐鐸等舉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致仕助教靳觀等並遣行人馳傳徵之是年四月至京師入見上語以考定書傳之意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總其事禮遇甚厚時建酒樓初成賜宰等欽宴其上人各霑醉獻詩以謝上覽之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

之辛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亨泰以聞上喜曰朕知諸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九月己酉書成賜名傳會選命亨泰梓行之賜宰等宴及鈔令馳傳歸其鄉又三年宰乃卒壽九十六初宰嘗病近代新聲太繁刻意古調擬漢魏而下諸作及古詩十九首且各補而未純者詞林稱之

所著有臨安集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祕之池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己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視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斂鋒鍔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賓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推孝思云思孝于六書本原精考詳究至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涯

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考然審度某出某氏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

沈燦字民望故學士度之弟也以善書見知于成祖皇帝召爲翰林待詔歷官大理少卿公幼家貧無楮日懸腕書壁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爲子弟從游歲致百數公尙垂丱坐上座毅然敎之有成法太宗皇帝臨御勵精文翰民則首起官翰林繼召公同事祕閣授中書舍人于時誥勅塡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班書之解大紳胡光大輩皆擅名于書者獨公兄弟書上視之加意焉民則婉麗莊重公書飄逸遒勁雖出一家而各臻其妙凡大制作登金石藏簡册遠裔者則命公書賜二品金織衣特置象笏金縷公姓名以賜皆與兄同題太宗皇帝仁孝皇后仁宗皇帝三聖神主則獨命公公所受賜金幣每歸爲兄壽時兄爲學士公爲侍讀人識與不識以大小學士稱之而不名兄子藻門人陸友仁輩皆以善書進授中書舍人一時兄弟叔姪師友並居淸密而

沐寵賚罕與爲比晩乃劬于眞書惟樂行草蓋出入宋仲温陳文東而得其三昧戶內求者履恆滿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綵幣之類求西楊誌其父墓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帛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即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伏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亦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亦不難于發揚也若其人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李古穰曰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宗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蓋有愧于西楊者也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却之請之固曰解經書自難爲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六書已有傳註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爲進取也夫繩以風雅之義詩亡久矣則盛唐之視三百篇如綫之旁枝耳不得

稱世嫡也若論振衰之力則昌黎柳州之于秦也于漢也越六朝而上之也是眞幹父之蠱而積祖之緒矣故夫世之欲越唐文而宗三百篇也皆持論之過也要以瑕瑜並收得失互見存秦誓國風之意備一代文章垂之無窮令後世得有所考鏡則毋論盛者足傳卽衰者亦可以論而定安能闕之夫六朝之靡也昭明之編次也至于今不廢也吾是以概唐而存之存之而有所去取精而不濫也吾以俟其人

又曰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覩也草昧新開緣勝國之遺而振其陋舂容麗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北地信陽矯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麾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面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其本來持論之計怠學者求學之心故也

楊文定公溥最善王檢討張修撰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

卽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太和陳學士當筆撰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于言色公卽已之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旨撰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爲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士奇時公已臥病乃作一篇新建廟學爲題進文定不悅執用其題士奇具本論凡言重建者爲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謂重旣悉徹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于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廷議雖韙士奇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于是可見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尙書恆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卒

卞榮字華伯江陰人正統乙丑進士第歷官戶部郎中能爲古歌詩客京師邸舍卷册塡委几上每公退食輒磨墨泚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

不經意而人或抵死所不能道也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益肆力于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屨常滿公口占手綴盡日不得休無矜容靳色下至馬醫走卒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或者賈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縉紳之往來是邦者無晝夜扣門購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不貲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一錢士人傳以爲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舌縮首不欲爲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綎爲刻梓行于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爲篇章苟不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不置故得公假借咸知自慶以不抉摘人疵纇亦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爲廣筵招之不可得遇知己輒不待召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娑終日或至夜分達旦未嘗以酔辭人亦未嘗見號呶傾側也蓋曠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

倘佯殆三十年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阡陶城故居後有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墓商容閭矣

章恭毅公綸自少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官主事章先生陬學及爲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凡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掞務達其要以爲文之有關世教者莫先教君之詞自成一家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張公益以詞翰名一時求者坌集得片紙隻字皆藏去以爲榮宋楊公億爲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喧譁而不妨搆思頃刻數千言門人傳錄幾于腕脫當時以爲文豪公才甚敏捷而亦好圍棋求者敦迫輒令待書持軸舉筆一揮詞翰雙美人亦以文豪稱之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廷試一甲第三歷官

禮部左侍郎天順時爲洗馬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揮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周憲王有燉周定王長子恭敬好文辭兼工書畫著誠齋錄樂府傳奇若干卷又集古名蹟十卷手自摹臨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遒麗可觀所製樂府新聲大梁人至今歌舞

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高皇帝曾孫也正統七年進封王好博古喜法書嘗以絳帖歲久斷脫令世子奇源求舊本重刻弘治九年表上之孝宗賜勅嘉獎

代府靈丘端懿王聰涓代簡王玄孫長子俊格嗜學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籀墨蹟嘗手模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

劉司空麟家居所蓄諸名家翰墨嘉賓至輒具陳欣賞終日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此侑君子謂其爲大雅云

唐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萬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搆夢墨亭晚年寡出嘗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

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靑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于著筆則倩周東村代爲之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

富順王厚焜荊和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冊封王幼孤未就外傅稍壯媿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至廢食寢遂博貫羣藝嘗讀劉向說苑至臣欲事而君不用子欲養而親不待輒三復涕下王嗜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蜨叢集花上拂之輒來其神妙動物如此

陸尙寶師道旣致仕歸好事家日載酒邀先生天池上方虎丘間流連觴詠而先生故所善二三耆舊王參議庭彭秀才年王太學寵文博士彭日相與楊榷今古品藻泉石每游賞輒繪以爲圖和歌相倚超然遺世見者幾以爲仙而先生亦雅自忘其不足矣先生爲文法昌黎詩取大曆中語五七言律得孟襄陽岑嘉州致小楷精絕大都似顏魯公仙壇記晚歲尤工隸書咄咄自謂逼韓李畫法獨喜倪元鎭而傅染精麗

者遂不減趙吳興吳中故重文先生徵仲謂得四絕先生自棄官後則往執弟子禮甚恭故他文藝多類徵仲而名德亦相亞云

朱性甫字存理長洲人頗攻詩有隱操嘗爲荻扁王氏塾師與主人夜酌罷適月上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主人亦大加激賞旦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前輩風流固宛然照人也

益莊王厚燁號勿齋太祖高皇帝六世孫精研書法小篆撰著詩文擇端莊之士羣國之子弟教之察惰勤宦寺女御亦誨之讀書習字屬對詠詩蓋以折其驕逸之氣而牖之義方宮殿之中伊唔絃誦若黌校焉古今書籍有關治理及切于民生者躬校亥豕序其要旨授梓以傳如命儒生張容所輯皇明文範此其大者也

唐府承休昭穀王彌鉦榮和王子也性警敏絕人喜儒雅而善決斷嘗彙古法書名曰復齋集古法帖若干卷李夢陽贈之詩曰至人開後學君子篤前聞所著存稿樂府復齋錄十餘卷

黃省曾字勉之蘇郡人風流恬雅博學有詞藻嘗試春官適武林田叔禾過其門與談西湖之勝遂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叔禾戲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棄危涉險不煩笻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可曠旬日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狀其奧妙含庚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山人不亦宜乎此雖戲言然人此五者無一焉而漫曰遊山必非眞能賞鑒者也

恭裕王子載坽嗣王坽喜讀書博極經史爲人落脫不羈能折節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刺接諸縉紳亦無賓主禮王獨易之典制王女封縣主歲食祿六百石王自以己祿糜費國廩無所補甚奈何復令女子冗食乎故王四女不復乞封而以妻諸郡學弟子隆慶六年嘗上書請自試効用又上應詔正禮兩疏疏留中弗報子翊鉦翊鏊翊鋻皆工詩兄弟嘗共處一樓談藝不倦號花萼社

奉國將軍多烓字貞吉弋陽多煌弟也穎敏絕人善詩歌兼精繪事見古名人墨蹟一最臨之如出其手赤牘小札日可百函語語有致始與宗人熿燒熿等結詞社久之遊道益廣海內譚藝者莫不知有貞吉嘗輕裝遠覽山水蹤蹟徧吳楚間所至傾坐家居以精鐵冒門閾賓客雜沓未幾鐵復鎔去晚伭羸良苦猶吟咏不廢臨絕時操筆作帖命子揮等以白幘鶴氅斂櫘側並鐫勒銘識門人子弟私謚曰清敏先生

梁郎中洞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卻小卮浮大白連數斗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如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汙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病卒餘財無幾田園亦不加于舊

文衡山最喜評較書畫每客至輒入書房中捧卷出展過復捧入數反不倦一日何元朗來訪衡山書一掛幅贈之曰高天厚地千年句紅月蒼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石紫門迥寂晝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落寞故人麄糲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

間來訪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厚地乃東野
詩中語也

陳士寧仁和人涉獵書史喜賓客與同邑鄭壁夏誠交莫逆如兄弟然
皆好吟咏詩時同棹湖中狎玩魚鳥蓄古法書名畫彝器相過品鑒有
通家好士寧之母與壁□□□□□□□□□□□□□□□□

黃孔昭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册日求古書多自校正輯鄉里前
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幷赤城錄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
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謚文毅

莊㫤字孔陽號定山又號未齋江浦人成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吏部
郎中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
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取入京過定山
相留越月送于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
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
不出戶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

或問張汝弼草書莊公昶曰好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輪扁之巧不疾不徐斯其□矣若夫優人之學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成化十六年丘公濬爲國子祭酒以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于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平者附以己見而其大要則尤在于審幾微以成天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爲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値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章楓山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游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

語懋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也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闇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謝方石鐸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西涯嘗爲崖上詩內一聯謝意不滿西涯以爲更無可易謝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思養士年謝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西涯又爲端禮門古樂府謝以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不待辭畢躍然而起

張天瑞字天祥淸平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歷官左庶子天瑞天資絕人爲詩文數千言信筆成篇不復點竄對客與閒居無異其言妙轢古今他人貯思者恆不及見者莫不驚服人或有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期以限百篇使成天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似負才人亦不爲訐也

高廷禮故名棅字彥恢號漫士□□人嘗爲翰林典籍詩始漢魏作者

至唐號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滞于學識而不知由悟而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聞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山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慨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顯刑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卽除典籍卒先生爲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毋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議者復其精博

又曰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實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畫詩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常優于祿入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爲御史某縣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邊貢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南京

戶部尚書常爲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亡師授公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以通遠人之情初公癖于求書所蓄不啻數萬卷壬辰偶遭回祿焚之幾盡公仰天大哭曰嗟呼甚于喪我也疾遂篤李廷相曰國朝文章無慮三變高皇帝初正大統青田金華義烏諸君子力以斯文爲己任剗削舊習横制頹波幅尺騷雅興起學士永樂以後騷卿藻士布滿天下然詞頗纖弱稍異曩昔識者病焉敬皇帝時明興百三十餘年于兹矣四海粱肉百官委蛇得以肆力弘學遊心藝苑于是公起歷下與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互相師友力追古作妙悟眞機鼓吹盛美可不謂振世雄豪也耶

王文恪公修蘇志時欲請楊公君謙以君謙謠啄不欲與之同局而公亦已先辭矣志成文恪公使送之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細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于文恪文恪以爲狂不足較也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今府志修于我朝原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公之精識悔不與公同事

景司業暘工行書尤善小篆爲文事以意勝不尙鉤棘詩瀟散有韻直寫性情無語唐宋嘗曰文取達意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人所謂行于其所當行止于其所當止者似不如此衆韙其言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人年十五舉河南省試十九登壬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初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憂憤時事尙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國初尙襲元習宣正以來髣髴如宋矣至弘正間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

楊少司寇茂元工書法其在長沙于嶽麓書院復構尊經閣極高明亭各一考文公年譜凡事繫長沙者分以八題題以篆勒譜以楷錄親爲

之贊贊隸書皆手筆也其草書士夫家多以爲珍玩張都諫弘謂其字畫遒勁匪特臨地之功抑亦正氣隨寓而見也時以爲格論

陶滋字時雨絳州人故恭介公琰之子正德甲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武選郎中廟學列周宣石鼓有毀爲臼者文多殘缺歷代諸儒如韓愈鄭樵皆病于誦述先生獨考索精詳爲石鼓正誤一書幾完其文讀者快焉

何公瑭存日門人妻樞王西星嘗請梓公文錄公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人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故惟均役粮二論家訓二篇儒學醫學管見皆有功世務者門人因得裒集之

唐中丞順之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來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無所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算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何如耳公

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倣效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又有問公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白而用功深者始得之也

鄭端簡公曉初登第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就省中羅九朝故牘閱之凡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盡考覈而得其故大司馬金公素重公屬之曰子好學幸爲我著九邊圖公于是屬藁爲撰次圖誌三十卷士林爭傳之公幼學卽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少壯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其精徵今則核其實備人文淵藪國是著龜以博洽伏宇內著作極多因丙辰李太宰爲趙文華所訐奏論死公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畀火只遺吾學一編徵言古今言

數冊
王大參愼中嘗爲南京禮部主事禮部于留都猶閒簡得益肆力于問
學窺見本根剷削枝葉于聖賢之微言超晤默契深造自得發篋中宋
儒之書盡讀之有味于歐曾氏之文以爲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爲馬
遷班固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善學班固莫如曾是歐氏之文蓋原本
經傳由史漢之豪一變而粹者也先生以此自娛妙得歐曾家法巧取
舊所作嘗所自喜以爲漢人語者悉楚之詩亦以盛唐爲宗間出于晉
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句字而模寫變化遠矣
張電字文光號賓山山海人年十三能爲文稍長以疾棄去學書于文
裕文裕于古名家號能通其祕然以語人率莫能知公獨自有得其筆
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故其書首爲少師邃庵楊公桂州夏公所稱
而尤受知于上夏公之爲宗伯嘗以上所製大明集禮序屬公書上一
見嘉之繼爲夏公書冠服圖小楷賜白金若干遂以第一名薦入史館
國家于士能書者旣拔其尤置內閣東西房而文華武英亦多以選入

直公于是時進最後文華未有容然上則知公皇史宬建特命公書扁
懸之諸先輩亦自愧嘆以爲不能及詔賜金帛授鴻臚寺序班歷中書
舍人尙寶司丞太僕少卿太常寺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使遷工部
右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官如初其書在朝廷有太廟額仁壽永禧宮額
金殿額睿宗獻皇帝銘旌及慈孝獻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册表皇天上
帝玉册九廟神位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九廟災詔平邊告祖文戊
戌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頒諸海宇而世所傳消痞帖猶其細也
皇天上帝玉册且上公適在告上留以俟者月餘遭母喪詔予假三月
及期促就道者再蓋上愛公書凡大制作不出公手不足以當意故公
侍上日親而上眷公亦日厚
余有丁字□□號同麓鄞縣人嘉靖壬戌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歷官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爲編修時代制草曰是惟王言奈何私諛
人又因以爲利于是戒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
王敬臣嘗與馮公時可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闘也徐

迪公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爲河祠配林以爲岱何當耶

顧隱士源嘗與焦弱侯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己意三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

周文恪公性澹薄生平無鼎彝圖畫珍奇之好顧獨嗜書書積萬餘卷多公手蹟所著穀語二十卷日錄見聞十卷中書直閣記藏于家其大者有國朝故實可二百卷殺青未竟公自爲祭酒時殫力編輯竟午夜不寐而寮友門人無得知者既沒搜得其藁諸孤乃云嗟乎此亦足以觀公矣

葉僉憲顯書法沉著頓挫自成一家卷軸偏天下傳至外國後來者殆鮮及云有乞書千文者秉燭終卷遂得目眚而賦詠不輟

蕭廣文岐以文筆著名求墨跡者所至塡塞嘗曰吾爲文不肯諛人片

言但移置別一人便用不去

汪文學禔每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二曰看道理一曰做舉業嘗曰吾越數歲後當并謝黌泮之跡一意于述作事又曰著作出于有心者不可有發于無心者不可無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繪彩禽蟲瓜菓花草間出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憩或嬉或色或馨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茅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洒洒益可玩於乎技耶臻斯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富不顧眈眈若事嗒焉似忘揮而迅注而留衆妙翕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爲妙也翁諱乾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峯臨海人

李于鱗名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恆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

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且緋纑不足以餰餔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髫齒交晉江王愼中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尙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于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祕者創出於胸臆而不

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贄不爲名訐出曹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有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

藏書

前言

祝允明曰自高論者以皐夔稷契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羡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皐稷聖人所出亦書所出也皐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皐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可舍乎哉又皐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删舊册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飢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

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寳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寳以易衣食與藥故稻菽裘布參苓豨勃兼收焉而况智於修身以期配玄均黃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衣食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爲不活書以修道立身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豈特藥等耶故善積者與積寳玩寧積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

往行

張居正曰載籍之重也自古則然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王孫圉對白珩之問而稱左史倚相也曰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由斯以談殘簡之存足以華國微言之誦足以威鄰此之謂即夏璜商彝垂弓和矢與較輕絜重猶未可同日語也蓋書之藏爲世寳也尚矣自秦燔百家之言先王之道化而爲灰燼漢與狂于馬上之習猶然不事詩書其後挾書律除書乃稍稍復出嗣是天祿之所讎石渠之所集祕書之所貯駸駸乎日盛矣然而遺佚放失猶多有之何者

世未純熙君乏明聖昌備之期固有所待也我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曁于列祖紹天闡繹嘉志于稽古右文之事用是書契以來卽一帙一編學士所祕名山所藏莫不應運搆會無脛而至鱗集櫛比于金匱石室之中洋洋乎煌煌乎日星同其璀燦江海同其渟涵叢若鄧林森若武庫韓起駭其觀左史絀其誦天祿石渠弘文祕書之積方斯渺矣盛哉所謂東壁西崑一代之珍藏人文之極觀也蓋聖作明述立言著書非以侈空談也則精神寄焉耳載籍極博旁搜遠羅非以誇厚藏也則聰明出焉耳借令視猶枯竹付之掌故省覽不涉探討不加而或以循行數墨爲勤以尋章摘句爲工斤斤焉與經生墨士競富卽窮宇宙之籍括古今之奇玉軸牙籤充牣棟宇猶無益于殿最也惟超然遠覽獨得古人之精神于載籍之中而遊于載籍之外故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學與聖哲並治與三五侔書云王人多求聞時惟建事於戲此則祖宗所爲枞文淵閣藏書之意

高拱曰自古帝王開一代之治靡不蒐羅往籍珍藏祕府斯示以敦篤

文敎恢弘睿覽資碩臣之論討垂典則于來玆甚盛軌也天祿石渠弘文祕書焜耀史簡懿哉尙矣我國家稽古右文高皇帝甫起草昧定天下卽下求遺書之令方內文士抱册而鱗集闕下迨文皇帝定鼎燕京益廣購求設文淵于午門之東樓而藏之列聖蒙業益儲益富上自六籍下及諸子百家煌煌乎東壁齊光西崑並耀矣卽皇上欲有所攷立取立具所以啓聖聰而資鴻猷者甚備而二三閣臣執筆立閣下得仰窺金匱石室之藏以自潤色臣竊惟漢興欲立尙書學無傳獨伏勝能口誦以其老不能行至詔鼂錯就其家傳授之而孔丘適周就柱下史問禮韓起以聘至魯乃得觀易象與魯春秋彼崇文之主好學之臣其獲猶若斯之勤以方今玆難易何如也我國家重熙累洽文治休明晏然享盤盂之安垂數百年詎可謂非稽古之功哉則玆閣所藏其繫豈渺小矣洽聞殫見以發天明上務也考古鏡今以潤皇猷大烈也我皇祖所爲藏諸禁地寄以輔臣毋亦謂是裁成輔相之資欲聖子神孫其朝于典墳夕于丘索也而閣臣職在論思玩索有得庶幾可以啓心沃

心佐成無疆之業哉此其垂訓意至深遠也朕不務殫心一志研其精而布諸天下則茲藏毋乃爲虛具我皇祖建閣之意謂何抑臣聞古之善觀書者其學之也博其取之也約蓋高皇帝嘗謂詹同曰吾宮中無事輒取孔子言觀之如節用愛人等語其治國之良規大哉聖學豈不誠善觀書者哉茲聖子神孫之著鑑而閣臣所當心繹以佐太平者也

臣謹記

張四維曰夫地之祕藏得載籍而精始洩往册之徵奥由聖哲而教始行在昔誼辟明王所以恢弘皇序規一域中者雖其躬上聖之資稟首出之德乃心思之所以益之靈經論之所以日益宣暢則多於稽古有賴焉挾書弛禁而後向之殘缺漫漶者稍稍修明而歷世滋久文籍浩繁如天祿石渠之所校讎蘭臺祕省之所收貯亦既稱擣摭略備矣我高皇帝再闢乾坤弓矢未韜而購書之令已出文皇帝重新日月干戈甫戢而採輯之功尤勤列聖相承莫不研摩奥義咀茹聖眞不惟不事詩書者遜謝徽猷卽漢唐一二賢主號能表章未足云喻于是琰琬之

所陳竹帛之所紀若鱗比川至無不畢共乃襲之以重函庋之以邃樓而天下稱藏書者必曰文淵閣蓋窮宛委之勝不能殫受燃太乙之藜未可竟覽自有書契以來此其總萃矣臣竊伏而思之帝王之學非如文人藝士徒以獵英藻資博洽也祖宗儲書之意亦非欲手披目覽貽聖子神孫以勤也若曰是書之藏千聖精神心術之所昭百代經緯典章之所寄萬幾之餘時一省覽必足以啓迪性靈神助元化而三事大夫奉詔典機務者亦得縱觀其間庶幾效帷幄之忠言資參贊之大略淵哉徽乎藏書之意矣不然昔之留情藝苑注意縹囊者代不乏主也然君不益其聖治不掩其衰亦斲輪所譏糟粕耳於治道何裨焉皇上英謀睿哲已默窺不傳之祕而又文華不輟講說深宮不廢覽觀直將上接精一遠追緝熙奚止襲稽古之粗迹勝右文之虛聲哉乃臣愚又有獻矣夫文籍天下之大觀而問學哲后之遠猷也祕書所藏臣不能記切意治天下之龜鑑盡列于茲故抉祕于六經則道德昭考跡于羣史則規模定觀心鴻儒碩士之論則趨向明極辨于諸子百家之談則

觀者切遵憲於祖宗寶訓實錄之所載則繼述善總詢有裨于聖心有益於治化書之藏其用非眇小也臣叨奉明綸載筆以記敢效其芹曝之悃如此云某年月日臣謹記

呂調陽曰文淵閣者我國家儲書之祕區右儒之鴻制也臣備員樞近獲覩典籍之盛則稽首颺言曰聖朝所以熙帝載新皇運而開萬世斯文之統者郁乎盛乎疇能如茲臣聞爰初生民函光味宣自圖書闡化踰繩越契而其象始顯然黃炎以前紀載之湮滅汗漫而無紀者不得而云也姬周之興皇典具在若墳索之所誦述外史之所掌裁名山勝地玉版金箱非徒以名藻治經鏤琢太平而已其將包舉藝苑寅亮洪業崇起道化于是乎存備哉燦爛眞王事之所急也秦亡金鏡末喪人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石渠天祿繙校表章亦勤矣唐則四庫並建標甲乙之名宋則三館弘開置禁庭之內若茲者亦能垂示縹緗訪遺購異而崇尚靡實石室金匱徒有號稱安能拓英華之教而成美化乎蓋古道凌夷衰微千載亡聲學士大夫最爲惜閔而嗟痛也我明啓祚皇

祖以至德龍興斂明尚古以長君夷夏迺繹前猷布朝封建文淵閣於
禁中前代諸書及國朝典制悉貯其上部分臚列充棟塞宇此其規畫
亶足以甄陶唐虞而孕毓姬周矣列聖作述繩率益加光大延閣祕藏
盛美▢儷是故鴻篇鉅製若錦綺之敷寶軸牙籤若琳瑯之爛聖經賢
傳則比明于日星帝訓皇謨則同暉于雲漢下至農圃醫卜之言野史
稗官之記浩穰畢具若鄧林之會逸響海河之納奔濤自三五以來未
有儲書之盛加于此者也臣又聞創制作範經緯之業匪文弗興宣情
世紀雍熙之治匪文弗就古文者所以弘功用標往者所以鏡當時南
面之美節也我祖宗惓惓典籍之藏蓋以式明訓闡要機陳猷以經邦
摛藻以賁世遊揚德業褒贊休隆卓哉斯事眞所謂謨神明而規卓遠
者矣豈徒誇美往載流耀來世而理亂不關乎是以我皇祖創制於金
陵文皇嗣述于北都亦越宣廟親駕臨幸所以嘉惠斯閣者烝烝云厚
至于列聖經緯之所勤誦便殿之所省覽披竹帛而舒卷法日月以緝
熙往往取諸所藏之書用能起發睿聰裨補喆性垂精六藝之府收功

仁義之林譬諸寶鼎陳而神智悉開明珠握而遺忘畢照所關于國家非淺鮮矣故二百祀以來文治雲興儒風日麗聲敎暢乎九垓醇化極于醲茂崇嘉儒術之效豈不章章較著矣乎且夫攬冊牘之淵以鑑照四海者哲厚之上務也資文墨之長以襄翊主德者蓋臣之用心也今以祕閣崇嚴而俾儒臣優游其間與夫禁籍相周旋此殆有深意矣故必殫見洽聞如左史之誦讀鄧僑之博習乃可備顧問張皇奧眇如子雲之劾勘更生之核實乃可佐文雅揆經斷政平章不紊乃可冀化鈞援古陳忠胸肝盡瀝乃可資啓益此四者內閣諸臣之責又以仰副昭代儲書盛典而不虛者也臣不揣愚陋謹稽祖宗列聖相繼隆重斯文之意者若干篇用光帝德昭垂罔極而附以閣臣茂膺簡畀所委效者俾後之人得有所觀者焉

張應元曰我國家崇古文治繹天闡聖自高皇帝龍驤寓內櫜鞬未藏而購書之令四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尤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謨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皞之業已

見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卽歷朝明辟喆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遺書尤爲繁滋朝宁旣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書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天琮寶玉璀璨煜燁上與東壁西奎齊光接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麗正集賢修書之院雖今昔阻絕無所質問卽其閎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罕覯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門參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閱上帝之册府聆鈞天之廣樂鞠鞫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方輿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青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賢聖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之治亂興亡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迪啓神智而輔臣者尤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縱意庶可以對揚休命佐成緝熙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我皇上天授睿

衷與道潛運卽今文華之所進講法宮之所習益孳孳不倦矣至于遜
稽蹟探討論紬繹以悉天人之變致參伍之實謂宜在玆臣嘗繙閱故
典推效千古竊念天地祕藏待聖人而有作儒先奥旨應明時而宜出
此實我聖祖藏書之意以俟皇上于今日者也昔我聖祖之藏書也博
求鴻碩慎選左右雍雍焉俞俞焉論難往復若師弟子之告詔焉故臣
善以易進臣存仁以洪範進臣三吾臣基以史進臣禕以大學進典則
昭垂傳示罔極不然獨往冊之筌蹄耳前聖人之糟粕耳而猶襲以重
函裒以文錦以爲美談則有之于主上何裨焉夫天正文于上而曜緯
宣其精者乾象記而推步齊也地正理于下而隅維奠其極者嶽瀆固
而巡者宜也聖人正位乎中而皇極建其尊彝訓徵而鑒誡著也臣不
佞謬荷明編爰作斯記敢敘書樓所以建立之意以獻而記其事樓總
若干楹所藏書總若干卷樓成若干年而臣某爲之記
李廷機曰夫惟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
察而治理彰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

辭所開創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紀載魁人名士所發攄性靈以及稗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得殫藏窮年矻矻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攟摭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弘文館有祕書省非以典章備考鏡與我高皇帝開天作極建文淵閣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承增購大備用以垂謨後裔流照今茲臣仰而嘆曰赫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貽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睿哲英斷亦奚事其窾妙哉四氣管于斗樞八紘統于坤軸百千萬言貞于道德今篇帙至繁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探之以窔奥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術弘開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統一言褒貶萬禩袞鉞則列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剖判鴻濛顯布象魏錫圭匡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著軌範也除奸易暴正位拓疆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摹也身居蓬藋殫究經綸匡略詞章根極性命則諸聖諸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譚天雅俗並陳

恢詭蔬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薦膾炙也又若紀龍飛之經畫勒定難之謀猷則祖宗之所以櫛風沐雨而令後人思此弘難也垂名言于寶訓載行事于實錄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令後人式此彝敎也總之有裨于聖德克贊大猷皇上懋養中和提衡今古典學惟勤持其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講一機其于道德宏矣如其以充棟飾古人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時敏之意乎臣謹記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目錄 內編

警省

李　驥　　古　朴　　林　誌
魯仕賢　　楊　翥　　楊　鼎
薛　瑄　　夏　寅　　賀　欽
彭　韶　　徐　溥　　胡世寧
張邦奇　　景　暘　　顧　清
王陽明　　郭　慶　　蔡　清
徐　階　　薛　甲　　陳忠肅
高賁亨　　王鑑之　　倪宗正
羅　僑　　盛　寅　　張　基
彭　寶　　沈　霽

愼獨

前言

薛　瑄　　何孟春 二則

往行

志向

前言

往行

徐溥　陳璋　曾鐸
毛澄　呂柟　王陽明
霍韜　王暐　陳堯
余有丁　陳陛　戚賢
魏齡　朱鴻謨　李日章

寡欲

前言
方孝孺　薛瑄 二則　王陽明
陸文裕　楊守陳　陸平泉
徐階　王世貞

往行
韓文

懲忿

前言

吳遵晦　劉仁宅　趙孔昭

李　遷　劉光濟　陳　珊

史朝宜　林士章　秦鳴雷

楊俊民　海　瑞　梁承學

許國方　趙　錦　王錫爵

吳　秀　鄭汝璧　吳　悌

朱　賢　吳　玉　張廷賓

尹　進　陳　鎬　陳　震

劉天民　黃　傑

忠愛

前言

余子俊

往行

常遇春　夏原吉[illegible]　王　翱[illegible]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 內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警省

前言

王達曰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敷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謗禍必及己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嗇焉謝文正公嘗書此於座右以自警省

葉子奇曰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盛起貴驕敗之端也富貴衰之始也甚斬必大費過怯必多亡

解縉教學者恆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薛瑄曰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淸議所少

又曰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若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

此修己第一失也

又曰于快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動矣又曰于方快意之時尤

當謹葢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又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焉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

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

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

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又曰程子言省躬克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葢常留在心作

悔則心便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張時徹曰人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踦節不立一不幸

仕而無功德於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三不幸也

張時徹曰人知物之欲潔而不知身之欲潔也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

殘一簞飯捐不食此非必有傷生之害也而棄之捐之誠惡其不潔耳其于身也則不然有妖艷之汙有便嬖之汙有田宅之汙有爵祿之汙有交游之汚近之足以殺身遠之足以敗名豈直蟲鼠之爲蠹而已哉不惟不之屏也而日競以求之可不謂大惑與

又曰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也

胡松曰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宜有此辜過

馬芝亭雜錄曰大怒不可與人書大喜不可許人物大怨不可發人過大好不可助人非大謔不可及人親大惠不可望人報剛毅中不可帶狠愎和易中不可帶頹靡踐履中不可帶拘泥洒脫中不可帶跌宕詼諧中不可帶玩侮達直中不可帶攻訐施予中不可帶要譽得盛名不

可久居倡義舉不可中變快心事不可屢逞得意處不可再往久居則生謗中變則無勇屢逞則召殃再往則取辱

韓邦奇曰人於靜坐時必點檢已行之事則當否可考悔心愧心生庶可補過矣

又曰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又曰學者于此心能戒愼省察則日用之間縱使把持不定小過不及則有之至于逆天拂道損人利己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己況肯損國以利己乎

又曰苟施必苟取因忿而損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爲自脫之計

又曰人忘富貴貧賤不足爲大丈夫必忘其死生忘死生不足爲大丈夫必忘名節有顧名節之意便是私心

又曰養心之法無間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合道義而後發

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萌然此心難割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達之事爲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博學切問妄意忖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工夫終日靜坐一日靜坐即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相干矣哀哉

又常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問動靜里居之日供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獄訟裁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爲精粹秦漢及唐質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亦自有可見

韓邦靖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者以急于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得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爲

甘泉先生曰學者不得長進多是因循之病此病不生不死若無大故

然不待經歷寒暑而作已知其爲死症矣故白沙云爲人多病未足羞一生無病是吾憂蓋謂此耳

崔銑曰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議論則略己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同黨則叢欺而蔽生務欲速則開經而蠹事

又曰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姤人之長卽短也

又曰勿因喜而發言勿乘快而幹事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勿因人敬而喜勿因人慢而怒故敬必省己之實慢必究致之由

又曰言讒發卽思默物讒接便思省非必於默與省也蓋循理則一介所弗易也

何孟春曰小德入出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于虎老更事變遂能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修身之法日愼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又曰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永具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言何憂乎學業之不充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實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存何慮乎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媿于昔人也

楊守陳求放心銘曰余歸自京師學講于□林庵甫踰旬夜夢見一叟衣冠儼肅杖而立焉或謂余曰此康節先生也遂趨而拜之因請曰敢問學道之要何先答曰求放心再拜而寤余少聞家訓已知學道嘗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礪然性質庸愚復爲舉業所累學不能進嘗游京師則又兩索交戰勝負未决故至于今齒旣二十有二矣而學視少時進不能以寸蓋由心之放也方此創艾而乃夢見先哲拜聞至言豈天牖其衷神箴其病俾之奮發淬厲專心一力以猛進於學而終造於道耶乃作求放心銘揭之壁上時覽而省焉銘曰人之一心本居身

內一念妄興放而在外雞出於塒豚出於笠人則求焉收使復入至於厥心乃任其放不知求之使獸走壙千里萬里莫知其鄉淵躍天飛何聖不狂小子蚩蚩騎走南北心與之俱主嘗作客騎曰歸止心尙四馳惟學須靜擇幽以棲慕古儒先夢見其一誨以片言箴我百疾余誓自今凡百罔好務求放心以造乎道惟心之放求卽在茲雖云在矣放已隨之惟敬惟誠無間頃刻庶幾常存靡或他適將復其營萬卒聽之以守則堅以攻則勝嗟爾小子務師聖賢始是終是無食爾言

王守仁曰人于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淸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淸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做個羲皇已上人

又諭俗曰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其有不我愛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其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

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里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賤之朋友鄉黨惡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或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刦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刦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瞽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也

又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去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

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時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又嘗語門人參議歐陽瑜陽明先生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

又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有個軀殼的己有個眞己耳目口鼻四枝軀殼之己也所謂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性之生理便是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眞己這個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若眞爲那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眞己便須常保守着這個眞己的本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蔡清曰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方寸地三字雖不見于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莫倫統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之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漑法也時習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怒必窒惰必儆驕必克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

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偃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光輝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海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于一偏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于封植惡種常生于蔓延其或認枳棘爲美檟蕢稗爲良苗則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王大中丞儀少時嘗曰君子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於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

徐階曰學者尋常都解說爲己爲人然未有能眞見破者今且看世人求名求位費盡自家心力却只成就得個傍人好聽好看至于君子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遯世不見是謂無悶雖不得市童誇羨自家却享用

子許多安樂此是誰爲己誰爲人也

都穆曰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也如食則數味放筯卽

空出行騶從已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

卽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

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寃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

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

縱怨仇之罪予喜此理故欲與人共之也

顧璘嘗著二警辭以自勵其左警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

之天命則心閑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

辭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

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念庵先生曰聖人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

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

自心術中料理爲聖學自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愼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

朱以功曰人立身于天地之間羞惡一端尤爲要緊不可不時時體驗此處放過絲毫便不成人

又曰一生學只了得個用細絲銀的心

又曰計較之心最害道急躁之心多僨事疑忌之心易失人

鄒公守益曰世間只有兩隻船壹隻是舜壹隻是蹠出此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身者也今人如稱其爲舜則跼蹐遜避曰彼聖人也我焉敢當如目其爲蹠則發出大話矣旣不敢當舜又不屑爲蹠是踏兩船也恐兩船之間非安身之地

又曰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惡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其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游高明乃是考亭喚醒來學求福關頭

又曰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温以療直栗以療

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乃是濂溪傳千聖延年正脈

徐學謨愛惡箴有曰愛人者之與見愛于人等喜也愛于人者已矣而愛人者猶不止其爲喜也不亦溢乎惡人者之與見惡于人等怒也見惡于人者已矣而惡人者猶不止其爲怒也不亦戾乎是故君子之處世也無滯情無留事

張位曰公恕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羣疑禮數毋減於分中喜怒無溢于法外毋偏信爲所貴毋偏向爲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狥世而務多營忿纔與徐停氣以思之慾初萌遽猛省以過之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閑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于神明忠信可行于蠻貊

耿定向曰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勞碌處閑得下俗情苦惱處放得

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舉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兢害則撓汩汩然役于物而不悟囿于俗而不知自振我心之自處超然處人譪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欿然拂意泰然此非盛養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汩汩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會沒理轇轇然臨境上敼倀倀然志得意適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則其所養可知矣

王錫爵譔蔡公清密箴序曰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旣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閒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躍然曰孺子可敎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斑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游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向者言密之麤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然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淸自呼小人自詈嘵

嘵嘐嘐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爲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辨自我之士其書洸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媿夫媿心生於己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爲己而勝者非己也少以用壯勝辨以禦納勝躁以飭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不屬之己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言敢自勝

憲成曰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纔利心消盡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纔名心消盡必也如孔之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如孟之所謂夭壽不貳方纔軀殼心消盡

景行格言曰事不可行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衞者良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服鬼神人

于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蓋人臥則血氣横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淸明則欲淨理還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鸖突面盆之喻

往行

李驥字尙德刻城人洪武癸酉鄉試拜給事中歷官河南知府在官暇輒閲書作爲箴銘以自勵家居雖几席必端嘗曰細事既正則達之他務無往不正矣

古大司徒朴嘗病楊公士奇往問之入其齋門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

林誌字□□侯官人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人及第歷官右諭德十四五時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楊孟楊奇之爲盡底裏時數出論辨見鋒鋩以折其長老孟楊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尙默卽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身不變

魯封君仕賢都御史穆之父也嘗訓子孫曰吾每怪人老而自弛將謂

人不我校矣天下名節豈專爲少壯者設邪此其言尤警策故雖年踰中壽修飭如平時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二李旣寤深自咎曰吾必日書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而三日不餐焉

楊大司徒鼎超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恆自省焉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夏寅字正夫號止軒華亭人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身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閭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沉深和平乃爲美耳于是乃作書室於後園徧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于壁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爲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彭惠安公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終日端坐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于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鄉里終始欲以質儉挽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見所知云抵家半載羣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缾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以黑豆投之始黑豆多黃豆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胡端敏公世寧爲主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慢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

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愧其言

張文定公邦奇于歲除自作儆箴曰愼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曷監斯赫爲天立極爲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於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敕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恭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景暘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歷官中允公初登第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恆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于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尙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涖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愼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將職天子近侍在古太史之列然史局不

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硏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愼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餂爲詭行已弗愼爲矜爲貪墨爲放縱爲邪淫爲卒易爲苟且爲側媚爲薄居家弗愼爲兄弟妻媵妾女凌童僕輿皁里閈婚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此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粮適千里者三月聚粮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于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

顧文僖公淸嘗謂人曰人看聖賢太高故畏而不敢爲然本無差異要在自立耳又言人便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習勤事必終勸之少逸卽怫然曰事畢乃逸舍而求間祇益忙耳

王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董從岳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

麻城郭孝廉慶字善甫敦朴篤行人也從陽明先生遊最久既歸則以其聞諸先生者接引里中後學里中有茂才吳良吉資性視孝廉頗高明因發志鬻產為資附孝廉舟偕往越中謁先生將抵越孝廉一夕大憤悱中夜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胞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孝廉訶曰汝胞中猶蟊賊腐巢多少藏匿在未能細自省察便漫謂無耳吳生曰但此志一眞便雜念自消何須防檢至此孝廉曰不然必搜滌諸雜念盡淨廓淸後此志乃有樹也昕夕爭論如是既至越謁先生已各就館先生故深居簡出出應四方來學者就質有常一日值先生出孝廉趣吳以前論辯語往質

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饘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盂下便能載此饘此樓下便能載此盂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揖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孝廉問曰先生時何言吳生咽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也孝廉後仕爲邑令以循廉著吳生年八十力學不倦屢空終身自晏如也

蔡淸字虛齋福建晉江人正德三年歷官國子祭酒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卽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嘗自箴有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祭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訓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不名也

徐文貞公云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於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有味乎其言之也吾人皆

當書之座右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可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吾豈常有欺于人耶不然何爲有此問也

高公賁亨嘗爲江西提學有白鹿洞書院十戒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三曰悔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閑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四曰凌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五曰聚羣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有必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

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頗之類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于詩文雖學之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于聖人之道者皆是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十曰無恆夫有恆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恆且不能成況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王司寇鏊之嘗謂人曰希聖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顰數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

倪郎中宗正書室有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敖清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礪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益消躋蹬之憂

吉水羅公僑知台州吏治精明人莫能及常自書曰每見清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如何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如何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如何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如何又云人于一日自朝至夕不可一毫有惡念不可一息無善念人能體驗于身心則心無不存者而身無不修矣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椒于家者久矣急欲椒遂私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張基字承祚吳人嘗舉于鄉終身不仕手書百戒懸之座右其要者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綴無益身心之文勿用無益身心之物勿涉無益身心之意勿好無益身心之遊識者以爲顏氏四勿翼云又曰慾心起當以懼制之又曰敬則自見得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不必于敬外別求中有求之心便非主一又曰嘗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

彭孝子竇夢道旁遺金顧而不攫其友趙州守銳曰羨心未忘耶不攫

則已安用顧爲寶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賢聖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爲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

沈憲副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旣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必不敢再失也

愼獨

前言

薛文淸曰枚乘言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何孟春曰小人飾外君子愼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爲小人愼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其爲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無自欺也小人事今無論已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

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子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又曰人不爲惡未有善稱爲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星若見若不見孛彗一出卽光芒亙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脈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矣岐伯曰善有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夫古人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盡而名彰西疇老人有言曰欲爲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諺云終身爲善不足一日爲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慝而謂人弗睹焉者無是理也

往行

王進德者名敏寧海人嘗與友夜讀書空舍中半夜鄰女叩門求宿甚

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女愧謝不敢出聲逸去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太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

黃潤玉鄞縣人洪武中官僉事年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異之年十三侍父徙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愼行若此

曹鼐爲太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心竊悅之晚至館驛令招侍左右每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次日遣還家後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於公前上有曹鼐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畢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紙書目盻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速如此也

江陰徐尚書晞始爲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

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爲言其寃於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出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資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爲是事也速覓爾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感泣

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章宗伯懋嘗爲福建僉事歲序卻桃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蓋以明志也

陶文僖公大臨自爲諸生時內修謹嘗獨臥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又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

僉事公俞汝爲父曰寅山公少假館族人舍中鄰女薛笄而艷屬意於公數以果餌私相餉公弗應中夜奔焉公正色曰奈何爲青蠅而玷白璧汝不知魯男子乎女慙而去居常言男女失節等耳未婚而外室輕人倫不可

王庭字直夫長洲人□□□□進士歷官江西參議爲諸生日初館于鄉時尚未娶主人出獨留一女在家語先生曰先生守外吾女守內吾無慮矣先生默念曰柳下惠可學乎矙主人行卽買舟歸劉遺師事先生其祖尚書公見先生僦居以千金別業延之意卽以遺先生也居無何公沒先生卽歸其家

潘松字惟喬號后齋宜興人以貢爲福州府教授少嘗讀書於外鄰女昏夜奔之先生以禮謝遣明日托他故避舍卒不以告人

鄭公鋼字德新長洲人爲人端慤言動一以禮少授徒于富家主婦窺

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爲曰娘子欲爲君作鞋耳鋼正色叱之即束書歸不復登其門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蠻夷俗故不忘猪犬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娶僦蔽廬而獨處鄰有嫠婦暮夜叩門即之致安曰汝爲士人妻今則未亡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汚我潔士乎而况與汝蕘砧爲友乎可速去遂堅扞其門戶婦慙而去

甕榛者上黨人館于富翁家忽孩子持女鞋爲戲棄之館榛以爲非雅掩之床頭以滅其迹一日主人臥其床見之遂疑榛之私其妾也是夜密持利刃同妾往書室獨令妾叩門曰妾羨君久矣願侍枕席榛厲聲曰吾爲此狗彘行即人不知能逃天鑒乎况爾本良家婦何故致此不速去吾當語汝主人然主人之疑終不盡釋後偶同榛坐談孩子復持一鞋出主人遂豁然以前事吐賓主益歡

無錫老人談公綽者嘗受憲司命檢災田於松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欲浼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榻後綽驚叩之

女曰妾此鄉某氏某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積利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戒求薦枕席綽聞之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汚張燈坐以待旦旣而主人啓門入意綽已納之矣詰其女以實告主人大慚服綽因謂曰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維楊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摯友鄧載酒祖餞旣而舁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至臨淸天漸暄夜多虱蚋可畏遂納此小鬟帳中同寢直抵都下至舍館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載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告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托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求同宿恐其凍死坐于懷

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宿叔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愼獨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支離生曰情慾之事易以溺人非養深見定而賦性本來不染者不能也秦之厚德天之厚報俾昌大其後宜矣偶記十許年前吾鄉有一新進鼎貴以寒微起家乃欲娶前輩某鄉先生翰林之女孫爲妾予聞之怫然衆亦鄙薄之然此生亦不久蚤亡矣人可不厚德哉

志向

前言

薛文清公曰挺持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汚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虛齋先生曰韓魏公稱司馬温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念嗚呼大丈夫豈不貴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温公又爲前輩也而推重温公如此温公所立何如哉

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于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哉浮屠氏雖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爲標準學者以聖人爲師其道何如彼文章功業氣節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歲月固不待人也

陽明先生曰夫志氣之師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着一毫不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往不得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又曰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有不能決已而外義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是志到熟處

何孟春曰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兎耶逐兎之犬終朝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彼其才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兎乎顧逐兎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徐文貞公曰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又如要睡時一立起此志便自不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漑百凡問學都是培漑底事若根不立卽培無施處耳

戒庵曰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謂之曰人顧志向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公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陜之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着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館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官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極淸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氏也

吳一庵曰富貴功名之念不足謂之志志必在性上立起不仆乃謂之志斬才之亦看得志字差了此心旣在富貴功名上則已失其本心矣又安有所謂志

往行

周文襄公忱字恂如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其間公請與其列太宗喜曰是眞心有志者命增爲二十九人

練御史綱歸吳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于時當與范公並驅否則爲文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葉公盛前堂後寢各置文正范公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

何文淵字巨川號鈍庵廣昌人□□戊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

羅一峯先生爲弟子員卽厲志聖賢之學常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

林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尙書公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勿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尙書爲縣學弟子員日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嘑爾之食耶謝不往

鄒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史一過目卽不忘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驚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計偕道出三原時尙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郡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號聖天

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北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此尊官第羨其均以妙齡擬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去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文肅公少多疾九歲始就外傅讀書穎敏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了其大旨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刑部尚書匡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寫丹鳳鳴圖中規因嘆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爲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編也曰子桱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者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

白其父東園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東園諱□□字□□吏部尚書

徐溥字時用別號謙齋宜興人景泰甲戌廷試第二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靖公爲兒時已卓然成人羣兒在側不敢爲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遊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册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其父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以詫公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某所願則異於是

陳璋字宗獻號省齋樂清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資性聰穎書傳過目終身不忘年十八爲庠生二十當大比小試爲首乃言曰古人厚積薄發吾積之未能何發之望遂不入試而返長老咸異之以爲遠大器

曾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會元改庶吉士歷官國子祭酒謚文恪爲諸生時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主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皆理道九州兄

弟或顚連西周老鳳將雛起幾見梧桐日影圓

毛澄字憲淸號白齋崑山人弘治癸丑狀元及第歷官禮部尚書謚文簡爲兒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卽棄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攜歸耶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公生敦厚穎敏特異始就傅於周尚書習小學之節邑高郎中見曰此子他日必成大人君子不特科第而已提學馬君奇之命爲弟子員時未總丱輒有志聖賢之道乃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暑爍金不越戶限至冬月初寒則履藉麥草誦讀恆夜以繼日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旣試補廩膳生時熊李二參政聞其賢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敎辭乃遣子就學所居寺中一日聞父疾走還二參政命驛馬追送弗受父疾尋愈乃居雲槐精舍熊李二生及多士皆來就學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謚文成封新建伯學者稱爲陽明先生爲兒時

嘗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龍山公聞而嘆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年十五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金作亂屢欲爲書獻於胡□□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師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踰冠舉試其經術藝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王越塋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既塋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覿矣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先生爲策得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報聞

霍韜字渭先號凡崖更曰渭涯南海人正德甲戌會元嘉靖元年授兵

部主事丙戌陞詹事兼侍讀學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敏有異質年十九始就小學卽大揭居處恭三字坐立相對出則翼然目不旁觀衆識爲遠大器

王暐字克明號克齋句容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吉安府推官歷官戶部尚書其家素貧贈公拮据朝夕弗贍常嘆曰安得吾兒有代勞者公聞之竦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乃釋書史代贈公經營什一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或臨水顧其影嘆曰天生予而使之久居人下耶見者以此覘其遠到邑踐更役贈公例當解藥材于京師公請代行比至會校士南京同邸一孝廉試出錄其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辨此榜開孝廉得售公復笑曰進士非異人任遂識于都門曰不會試不入此門其勵志如此歸乃獨居一樓數下帷發憤謝絕一切陳夫人朝夕饋食置樓外卽返公徐自取食不親授也每讀至午夜聲猶烺烺鷄鳴復起誦如初就試有司輒冠多士督學鼇山張公愼最許可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鄉薦計偕至都門昔所題識宛然是年聯登進士第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始在外傳曰誦千言髫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公喜飯公郡齋胠篋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閫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叩語公入見夫人第叩頭謝公艴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壯公頃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諸生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問何如公不對使者囅然笑曰此不足汝耶退語人孺子難下人

余文敏公有丁爲諸生時持父喪歸自崑山輒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株列古像竪穹碑爲神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塋同壆而自稱同麓子以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塋母畢窀穸之事郡中人遠近來觀咸嘖嘖嘆曰公固非大言

陳陛字晉甫號龍白餘姚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謚文僖公嘗送從兄參政紫墩癸未會試而公在髫年紫墩偶問之汝他日做好官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衆咸異之

戚賢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其高祖通爲人雄桀修翰長髯冄累資嘉施弱冠役京師道遇達官貴人輿馬赫奕屏足嘆曰嗟乎吾以七尺役於人安得見吾子孫若是灑吾辱乎而妻鄒病難子聞水灣石經歷有女賢未聘而其家故業儒意得子必且傳其業也媒納之生敏則敏剛敏剛生永富號思庵思庵生二子華與珊皆世農不習儒道至是年且九十二矣垂絕拊髀曰天乎吾家繼不得達官貴人乃靳一儒家兒耶因欷歔卒比葬有敝衣道人指其壠謂思菴曰葬此十年貴人生且易汝衣惜不令此老見之至期思菴夜夢天門頓開一兒從中躍下褰裳走既覺而君生弘治壬子八月某日也思菴先後所生四子人農自食獨君力弱不任耕而穎拔多慧嘗從家人聞通垂絕語輒憤憤誓必誦讀爲儒生思菴性不好書數數令負重苦楚之即數數丐免不聽母劉不能忍日夜相持哭隣翁聞而食之即走隣翁所誦讀是時全椒少文墨吏縣中聞有少年多識字將逮爲佐書吏君匿不見令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請於思菴曰某願爲秀才奈何縣以佐書迫我不就佐書

思菴感其言任其所爲不之禁君始出就試御史以爲才遂補縣學附學生明年爲正德壬申補增廣生君旣刻厲誦讀家貧不能給朝夕久之得血疾未幾母劉卒益不勝痛病臥者數年比疾愈年二十有九始婚於印氏是爲印孺人嘉靖壬午江南北大饑縣奉檄給粥病者例擇有行誼生二人督其事旁縣聞君名爭相屬遂攝數縣處分有法活者甚衆又明年得陽明先生論著讀書之心忽開發文思坌湧乙酉舉南畿鄉試丙戌會試禮部三原馬公李賞其文遂第進士初授歸安令歷官刑科都給事中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京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羣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有出產不聞一人問施政敎方略爲言者士習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謂彭文憲時曰新學正能言諸人所不能言有志之士也因誦其語云云後力薦于吏部中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唐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爲諸生日鄒公善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

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爲更定今名挈公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己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

李日章字尙剛□□人□□□□進士歷官山東副使每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爲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超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爲于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于盃盂斯其爲度也幾矣因自號海樓

寡欲

前言

方正學曰寒卽乎燠暑卽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愼而不於此之妨何耶

薛文淸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何樂也惟淸心寡欲則氣平體樂可知矣

又曰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之無欲則邪

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陽明先生曰學者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洒何等簡暢

陸文裕公曰蘇丑字叔武歙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惟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鑑戒也

楊文懿公守陳懸畫解曰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縣諸款賓之所或曰是畫妍耶可縣於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奚爲其不可子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吳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劍必湛盧干將然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卑陋器用鄙樸衣粗而食菲擁腫之與居

鞅掌之爲使無一姸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姸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綉而視之卉服文身則甚美丹漆之四迴超于陶瓦而厠之玉敦球盤則煩陋珊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乞人固受誚於寒門中家亦見嗤于豪右是則物之姸醜果無定在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姸而盡免乎人之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姸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定性而蹈之斯爲道蹈道而得之斯爲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胖面悴而背盎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玆非大姸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姸物之無厭則望于壟斷乞于墦間粟帛豐而營球玉靑紫遂而繳壽圭蹠蹻之心而工兜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愼於大而忽于小或勤於始而懈于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故君子任物不求其姸而務德必求其至也官取便居不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奇茹糲可飽不必玉粒雕胡醬醨可醉不必瑤漿密勺

雞豕可耳不必臑熊蹯脯鷰髀臛豢豹之胎擊甕叩缶不必韶虞乘騖策蹇不必騊駼一皆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炯鑑之照秋毫克己必盡若洪爐之化點雪孝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旦不止也會百川于一海之水加簣土於九仞之山由曲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準萬世傳之爲楷模無不嘆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務物之至者愚吾其知所擇矣不務姸其德而務物之姸避庸衆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不敢者也畫云乎哉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畫之上方

陸公平泉曰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玩珍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徐文貞公曰常見朋友欲却病者求醫藥習修練費盡心力卒無所補不知聖賢原自傳得有個妙方孟子所謂寡慾是也凡人疾病那一件不由縱慾得來若能寡慾病豈有不去易頤卦之義亦如此

王世貞曰易頤之象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夫機不易發則寡忤矣氣不易泄則神全矣抑亦養身也夫寡嗜可以澹志也鮮求可以完節也養德亦爾

往行

韓忠定公文年五十時喪其閫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幷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寒命小孫温足敎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心寡欲如此

懲忿

前言

王達曰君子立身其要在乎懲忿窒慾忿於火不遏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降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到哉惟其懲故心淸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方孝儒懲忿箴云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

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在實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薛文清公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又懲忿箴曰在損著象懲忿有數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茍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旣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權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剪事我天君天君旣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陳白沙與伍光宇曰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痛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亦不知歸在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其爭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

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

毛介川曰陳白沙言七情之發惟怒爲甚當怒火然以忍水制蓋懲忿之說也要之涵養靜深者所謂上善若水自無此病更不消忍字亦不消言制字

劉仕義曰怒固人情之所不能無然亦不可有顏子不遷怒可謂得之若有所忿懥者爲害大矣寶鑑云愚獨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在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孔旻詩曰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弗與競事過心清涼又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華嚴經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若因訕謗起怨尤何表無生慈忍力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德便宜擬寒山詩云嗔火焚和氣令人相貌惡修羅纔

是前菩提都走却養就三毒軀恣爲五欲樂智者善思惟早服慈悲藥誦此數言可以戒矣

往行

巡撫周文襄公忱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問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劉文肅公忠在翰林卽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輩有文學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斂沉默寡交遊一介不苟得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克己最難蓋粗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予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舒國裳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常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眞積深矣嘗謝恩馳入吏堂屬嘖有煩言先生將奏其

作戚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子督過是也

即焚其草

習靜

前言

白沙先生曰伊川先生每見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症之藥也

有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陽明先生曰心甯有內外即如今再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放溺也

劉仕義曰今人厭塵世人紛譁每每逸居岑寂入山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遠此非也內境若靜外境皆宜陸象山所謂茶房酒肆盡是道場運水搬柴無非佛性者誠非我誣矣苟心中自亂觸處皆非何能有寧寂時也昔有人避囂僧寺中者猶厭須菩提之時接於耳也乃結茅深山以居既而復苦鳥聲喧鬧買舟江湖問隱於漁焉一日風浪大作驚且懼曰吾以求靜至此乃爲此不情之物送吾性命而與魚鱉伍哉顧床頭有酒引滿痛嚼沉醉而寐夢居一華軒中閑吟闊步嘆曰吾今日纖塵不染於胸中可謂羲皇以上人矣既覺仍見舟出沒翻疊於波濤中忽大悟曰心靜則萬境皆靜心錯則萬境皆錯吾何爲乎於此哉遂棄舟而歸此可以爲好靜者之戒矣

楊龜山詩曰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間玩意詩書千古近放懷天地一身閑疎窗風息聊欹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靜不論城郭與青山於戲龜山得之矣

又曰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僊方

覓睡方潛玩此詩可謂得睡之趣者予曾邂逅一有道之士謂人之睡也耳目無交情欲俱寂斯時也以理言之乃先天渾淪之體以氣言之卽洪濛未闢之初想其景象玩其意趣至矣哉大凡逆意之來當與陶彭澤接其言議既已浹洽矣乃假托於莊周寄此身於淸虛湛一之境久之醉者醒夢者覺天地不知其上下宇宙不知其寥廓而凡可憂可愓可悲可怒之事蟠結於胸中者將脫然若遺不足以干吾之太和病吾之靈府也謂此方傳自邵康節淵源於陳希夷先生云復丁寧之再謂不得其人甚無輕授也近復邂逅一方外之士謂人心一有所事便寢不能寐甚至有通霄不能成寐者宜欹枕縮足以衾上覆惟存想一虛字蓋心以爲體得其體便酣然寐矣此法更爲簡捷云

改過

前言

薛文淸公改過箴曰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曷從降自衆人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

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旣炳其然必去其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謹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李西涯悔箴曰病以醫戒行以患懲嗟此之人孰可與戒戒則必持懲則必作有狂而聖或其可學

崔公銑晦齋銘曰乘風則矜逐物則移女行方迷謂女自知惟誠女藥惟聖女師女不進德不死胡爲也

崔公銑曰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韓公邦奇曰人於不得意處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己果是也固當坦然縱是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愧徒銷沮無益

陽明先生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

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
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
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矣
涇野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己也惰悔銳悔歇悔泄遺悔欺悔襲
悔迂悔治悔漫漫爾悔執執爾悔粥粥爾悔束束爾悔自是悔自畫悔
其處人也亢悔軟悔慢悔諛悔矜悔譎悔可詒也悔隨悔忮悔求悔觸
觸爾悔訐誣乎人悔狎侮于人悔毀悔譽悔其求權也重悔輕悔高悔
卑悔隱悔露悔進悔退悔同悔異悔旣過而悔悔無悔者吉不悔者凶
數悔者憂憚悔者吝更悔者勇滯悔者懦吝悔者凶憂勇近吉憂存明
勇存明敬存心乎志
徐文貞公曰爲學先要能改過如平時放蕩便須改就拘檢平時怠惰
便須改就勤勵過而能改乃能進善譬如人身先去疾病纔長得精神
不然雖有肥甘裘帛之奉終無赦羸瘠也
朱以功曰人只未能眞見己過若眞見之不改必不能安如舊時看書

曾差句讀後見之惟恐正之不速豈容任其差而不改耶是以知眞能知過者之難也又曰人之教我改過是欲生過我一般我之教人改過是欲生過人一般此何等心腸須要各自領受方不負相生之意又曰勸人改過遷善分明欲生過他一般非至誠懇到如何貫通得人

正大

前言

楊士奇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者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

薛瑄曰余於坐位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

又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曰嘗謂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業垂大名教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卽以身許馳驅其所以勞心焦思謨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討賊興漢爲義哉至其爲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都之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
利如此故能噓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既絕之秋雖弗克遂其攘
除姦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
名垂諸萬世而不泯也切怪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慨然以古人
自期然其爲義之公或有不勝其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
及古人遠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於其後云

張懿簡公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耶

林俊曰我輩皆正則羣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不然燎原之星灰固在
也世事之責非執事諸大老而誰責耶

韓邦奇曰人來請謁者由威福作於己也若隨物應之則請謁自不至
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是其驗也

又曰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於法非平也平者有
權之道焉

朱以功曰有鏡照之改相偶出以示磨工工曰心之歆歆者欺也詰之

則曰中心不平予深有取焉心不平之謂欺不平則是非愛憎皆錯學者當知反鑑矣

又曰人之爲人也寧使人可議必不可使人可疑

耿定向曰古君子之仕也不擇利便不避險難不鶩聲名不枉徑竇循理奉職行法俟命而已乃輓近顧謬不然士人艷慕淸華競務巧宦上者矯然樹頰信眉揉情飾節欲以釣奇而顯爲名高下者卑卑婞婀阿麗習爲韋脂藤蘿又其哀也納賄通直如市賈然曾不爲恥及國家卒有緩急則如竊鼠驚豚縮穴逸坦矣然如是而卒倖如志者十五敗者亦十五若遵古之道而困戹以老者故甚衆世懲遵道者之困戹而慕彼之成不虞其敗也則率以爲宦術嗟夫嗟夫彼務巧宦而敗者無論卽倖成者所喪滋多守道而困戹故自有不損者在未嘗不躋崇膴以榮名終矣奈何不法此而慕彼也

李古攘曰予往提學蜀中恆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姸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

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寬蓋世無全材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官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慍也第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冥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不知其何如也

于愼行曰文潞公一代賢相乃造間金奇錦以通宮掖爲唐介所劾史謂事之有無終莫能辨則亦不敢信其無也宋時名公大卿皆以聖賢豪杰自處文公在君子之列乃有此舉動亦可惜矣君子行道於時未嘗無用世之志然必自置其身於正大潔清之地使出處進退純然出於禮義而後可以行其志未有澳涊委曲以赴功名之會而可以稱賢者孟子枉尺直尋之喻鑽穴踰牆之言可以爲千古士人之龜鏡矣乃有高談性命而以交結爲作用者豈以潞公之事世無得而議耶

于愼行與丘尙書㨿書曰生行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

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訟其功而不敢舉其過至於今日旣敗舉朝皆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也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甚有惜之者至於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國體人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人憤結之日久矣又有積怨於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辨別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今上之所爲藉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多於外一則考分宜之故事而欲合符於前故志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卽藉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爲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卽納金於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資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

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扃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
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
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
乃若分宜之事又不同矣何也分宜父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
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賈俱陳積蓄鉅萬固其所耳江陵則不然其平
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故其交深密戚則
有賂賂大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庶吏則不敢得其門
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功
自豪固不肯甘爲汚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通
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馬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微有
網羅如此而已則其人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世蕃十分之
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
者可謂寒心也乃執比而取盈不甚難耶況其席藁二年豫爲道地卽
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

公私重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省今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人諷同差中貴罷馮璫勿談而以分宜江陵不同之狀爲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溱豫悟上心庶至彼中易於區處有報命也不然者其說長矣然皆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纍然諸子皆佛偎書生不涉世事藉沒之後一簪不得著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此行道所爲酸楚而士類傷心者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爲欒郤之族而死者不至爲若敖之鬼亦朝廷帷蓋之仁也生行叨塵館局嘗受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己竊不勝愧悚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附阿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至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辭以酬許私衷心又愧之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上存聖

朝之恩厚而下以爲使節之光也

孫鑛曰五臺陸太宰生平多物議長安道上不避閣老一事最得大臣之體本朝既不設丞相則閣老不過論思獻納之官耳雖操相權非居相位安得藉口禮絕百僚而俾寵卿以下皆伏匿也甚至以師保而避少詹以座主而避門生此何禮也可令衆庶見乎愚謂公卿大夫相遇于途會典自有定規閣老亦如是斯體統正而諂媚之陋習革矣

往行

宋濂爲學士日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項城主簿歷官戶部尚書嘗以少保參贊南京守備時常坐李隆之側大學士楊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傍坐乎福曰然豈有少保而贊守備乎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

公退卽推福上坐福亦不辭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福臥病不出士奇卽往見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不可一日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死之日贈謚不及士論惜之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敎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默然

袁伯儀沅陵人博學有才識永樂鄉薦以道德自重拜監察御史廉慎克振風紀時中貴人與當路不協欲中傷之先使人謂伯儀曰若能爲我劾去此人當有美除伯儀曰害良善以取美官君不爲也吾爲御史可聽刑人言乎遂上疏論之後以病乞歸卒

耿公楚侗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儕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膺膴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收民者之曲意狥我骫法庇我而于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國家自負所學亦甚矣

彭愼菴先生爲南雄教授時雲南鄉試聘爲考官驛舟抵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黃金先生笑而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公遂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及至滇鎭撫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督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因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敢犯故耳

倪謙字克讓號靜存上元人正統己未及第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憲廟于春宮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己卯主考順天鄉試斥黜權憲之子遂誣搆以罪論戍開平在謫四年悠然以詩書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受經者多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憲廟踐祚詔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英廟實錄時以爲榮

陳恭愍巡按江西御史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爲卑詔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嘗董學政于南圻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

俾者耶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

葉公盛曰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而性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旣卒人謂中貴銜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于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兩事頗相類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布政張文昌時爲斷事道之甚詳

周廉憲公鑑字孔明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於安成所友交皆名士嗣爲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所交各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浼公爲庇公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不少貸陳銜之而舉諸不舉者承其意奏公狥私嗣會試事竣奏中所指者多成進士而彭華者

且掄大魁朝紳益藉藉嘆公得士陳無以中第諷銓司出之爲滇南憲副

劉文恭立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少變一日在家中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公穀最厚高初以有寄旨即應入謝欲先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云云則其爲人可知也

景王卽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劉鉉家時翥以舊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景王以授太監宋某曰俟有缺言之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何許人曰蘇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某曰上亦知之且將大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訝之曰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耶卒不往景泰改元魏文靖至京閣老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不悅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

洗馬柯潛景泰六年奉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謁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令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景泰間北伐南征軍務旁午于肅愍時爲大司馬一日而平章者數端皆凜凜關國家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洒何地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軏任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僚寀一不稱旨卽請勅切責或明正典刑王采以公薦起參政都御史守貴州一爲李匡所糾卽請罷斥公爲諸生時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公在庠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者書辦耶孫下席迎上至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己

陳儼字時莊廬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十四年巡撫貴州仲子最從軍有功抑弗報主將請遣之奏捷亦不聽在邊鎮四年不以家隨居常泊如也

天順元年內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入閣但未與接議

耳人勸時一往見之時對曰素不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且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恥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閣之命

王公翺字九皐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二甲第一改庶吉士原官吏部尚書以忠淸爲英皇所任信成化二年上詔營其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卿前孑然獨立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公爲兵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平侯時與上蹴戲自意可以開請會朝退從後徐呼公公問爲誰侯以名自通卽以事啓公不顧厲聲曰不語事侯惶恐而退仲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尚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尚未成萬一誤中選則防一寒士矣且汝已有階可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于地卽出僮使人慰之事卒不行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壻固不遣恚而語女曰

而翁長銓選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故恡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復大怒取案上器擊夫人出篤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月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忘情恩仇嘗曰吏部豈報恩仇地耶以疾致仕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李公賢字原德鄧州人楊文貞每以不識公爲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公不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之也英廟實錄稿初成總裁諸先生揭公會議擇數老成者檢閱校正之與者皆以朱筆點其名時劉主靜先生獨先指程編修敏政名以希合公公不允既而主靜又謂此編修年雖少其實聰明公勉從點之主靜退公謂左右曰君子愛人以德何必爾也遽命刮去點乃出示衆

周公經字伯常陽曲人故莊懿公瑄之子天順四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端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講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

禮部

金公幼孜遘疾屬纊子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

柴公車經略陝西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爲公亦惡同事燕樂忽大計遂斷酒肉以澹泊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

薛公瑄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招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及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曰如卽不留我爲啓上請勅書爲家塾以訓子且以資其養何如先生曰昔魯齋先生世祖賜勅書以敎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温公退居于洛中呂中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不答其此意耳王振之專政也時公尚爲御史振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

爲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値語其僕曰若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卽詣謝明日朝退又使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曰瑄厚德亦惟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公初自大理入內閣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公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振使僕致饟於公公固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求通於吾公不得其階君反却其餽耶禍將立至至危君矣僕歸跪對振曰大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來未幾得罪公又嘗爲南京大理寺卿時守備中官原成無敢與之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分之又中官中金英出差而還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人惟薛卿耳

張莊簡悅提督浙江學政始以糊口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諸所請托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嘗謂人曰古之賢聖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

陸文裕儼山深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卽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

楊文懿公守陳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授之者使所親喻意公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及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祗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盍姑從俗乎公曰朝廷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故其稱也迄今不改時陸司寇卒有御史行部而不弔者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公令

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
壽寧侯與王公鏊有婕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
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常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陶公介琰舉進士京城多風塵人多以青繒蔽面陶公以爲類婦人獨
不用素不信鬼所至淫詞盡燬之
清溪倪公岳爲禮部尙書値郊天故事禮部尙書與光祿鴻臚導引光
祿鴻臚官習儀以雖名引導恆側身顧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
而儀狀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目中不復有朕
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註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
語左右曰倪尙書連日不朝得無以引導之故有介于中者朕不以此
寘懷可令之卽出朝參事如故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日至改則章
前之慢也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爲也乃謀於內閣欲改南
都以避罪內閣聽之推改南吏部尙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內侍以請上
曰大卿轉補故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內侍

以語公公復求內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宗墳墓與親戚子姪在焉久祿于京誠欲歸一省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沉思久之曰無已則量進一階庶于事體爲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內侍請曰銓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爲未可者須微示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來何言遠乎上曰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卒用焉公至則獨持風裁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詣之曰此當屬科道詣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爲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法聽諸君舉奏不敢怨恨夫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闕仕路稱肅清焉時公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償以直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友則已矣乃都御史張敷華也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倪大悔沮

張公寧字靖之海鹽人憲廟時太監覃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前事覃甚銜之陳尚書壽巡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註弟子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公曰吾子弟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之

莊公㫤字孔陽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奉詔作鰲山詩上疏責難杖之調判桂陽尋入爲南京行人副久之以二難去不復起王巡撫公恕訪之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廬却之居定山垂三十年累薦不起學士瓊山丘公濬疾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㫤始也如吾當國必不容之及一入閣薦者又累至有旨取用先生曰此其時矣况出特旨非尋常部檄者比其可不行大學士徐公溥語邵二泉寶曰當復翰林乃愜公論共語李學士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宜注意及赴吏部三揖不跪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當官此遂遷南驗封郎中到任二月得中瘋疾遷延野寺明年丙辰十月告歸定山丘公亦卒又明

年遇考察例南冢宰清谿倪公岳以老疾罷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
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所托公于聽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吏鴈行進立侍卽有請托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
姚文灝字秀夫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湖廣提學僉事自謂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賂不通而已常過洞庭舟幾危端坐不動風止泊舟登岳陽樓題云來時行李蕭然去時行李蕭然岳陽樓下經過此心無愧蒼天文灝初拜督學尚書劉大夏曰僕子祖修爲諸生性慵懶乞笞之文灝視其文不得笞特呼笞焉竟不與入試祖修至鄂再乞試文灝復笞之御史某檄召祖修灝不允久之御史怒灝亦不動尋卒于官貧不能殮僚寀治喪還其柩大夏爲文弔之
王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爲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誚其矯激久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生言於禮

部尙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而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尙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年十一歲時與人立適妓女過之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二十年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曰烏用是炫燿爲哉衆嘆爲不可及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

屈公直字通仲華陰人成化甲辰進士甫釋褐以內艱歸適歲大飢絶粮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同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戍邊數數邀子來故示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耳公曰在使君高義則可直則進身之初也當淸白自勵振公道不受賂後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嘆服謝及爲刑部

員外郎時同鄉韓公邦奇侍其父蓮峯公以福建副使入覲駐通州邸令韓公訊公時蓮峯公與公新結男女之好公留食出一生韮一品湯粟數盂韓公飽食之公曰子飢甚也韓公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也明日韓公反命蓮峯公方與同覲者參政陳公奕韓公言陝西有人矣屈秋官不負門牆蓋公蓮峯公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時韓公年十七耳陳公以手執碁熟視韓公謂蓮峯公曰怪在此子顏子之志若他兒必恨其簡矣及爲浙江按察時某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斂至萬金公按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餽公求解公叱却之按治甚急而公適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後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公正巡撫漕運淮安御史謁公於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留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直平未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餽金求解贓事當時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若也某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御史也公大悔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當國時科道皆嘗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

肆意傾擠不特公一人也倡言爲瑾鄉人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言公致仕

弘治改元召馬端肅公文升爲左都御史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黜去之爲吏部尚書當大計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玉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由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劉文靖公健在內閣與馬文升許□焦芳李燧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爲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

陳清字廉夫益都人弘治間進士以工部尚書致仕孫策以廕當補官時冢宰清同年友也親友請爲策致書公正色拒之

劉忠宣公大夏于弘治十八年春朝覲畢上召公與戴公珊賜白金各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迎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且懷愧懼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閹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曰予嘗見士大夫家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補作行業以志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以承祖宗世澤竊科甲一官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乞譽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泉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言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澹然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九載考績之京時中貴柄國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門下適工部侍郞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

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時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釆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泰和王公直時爲天官欲以陳公澹然爲少司寇使客問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公爲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我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岩岩如此

楊果字實夫興化縣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右侍郎常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凶差可免愧耳

毛文簡公澄爲侍讀日居憂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其產初求救於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邂逅爲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却去曰吾公道人安能以賄爲爾後耶

王德明字宗周清宛人性嚴行方弘治甲子年踰冠舉鄉試正德戊辰進士選封丘知縣是時中官奴廖鵬附劉瑾威橫于河內民遭荼毒自

三司以下受鵬頤使欲黨君爲助君弗許上司故困君以難平之訟皆理丁卯鵬子鎧冒祥符籍入試餘姚孫清失官依鵬爲代筆御史輩將魁鎧君發其奸猶列上第踰年給事中陳鼎劾鎧冒籍除名君以賢調嘉善後至僉都御史

劉文肅公忠年六十告老徜徉山水笑傲怡情嘗自撰墓誌進子元嗣而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塟祭贈謚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或曰公筮仕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公對之曰予雖以文翰著述爲銜其所職則啓沃輔導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救焉書之徒以自愧也公孤隆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直立之地不卽去則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幷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意若未絕意於世者蓋游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居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敢有恤典與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尙

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也今若是使予昭昭累思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魂矣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

呂涇野家居絕非義之餽劇請托之跡門庭蕭然無異寒素有交游爲權貴餽托以三百金求公文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相視如鳥獸交游慚而退及起爲南太常時內閣張羅峯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峯甥王激亦任南京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羅峯欲以事去公不果公爲禮侍時霍公渭崖得尚書適羅峯病歸卒霍約同祭徵公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則變而爲正人矣霍銜之

許襄毅改吏部尚書工侍某同公里閈托閹營求改吏部公對衆面語之曰公年尚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以求速化乎瑾銜公日遂甚矯詔勒令致仕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閹竊政逐大學士劉文靖削韓

忠定司徒秩諫臣劉茝戴銑以下凡數十人俱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公乃爲忠而悔邪劉瑾令斌覆奏削去銑奏首權閹字斌謂其寮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宜自爲計奏入瑾怒又偵知詆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鎭撫知府劉祥與横閹相論奏閹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卑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

正德中河南鎭守廖太監姪愷入河南鄉試監臨以下皆取之監試僉事張公璡執不肯監臨與二司計出張僉事於外愷遂中式及宴張令撤出愷席不容愷與宴二司固勸之張知不可爭拂衣出不與宴

韓公邦靖字某韓公邦奇弟也正德戊辰進士嘗爲虞衡部擲監收十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往下吏視之公至庫羣宦不爲禮乃自

取坐席羣宦不平紿曰部尚書至起撤坐公詰之答曰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止一飯無預庫事也公曰然則我當回耳答曰當署案公曰部官無預庫事者安得復署案羣宦不得已卒如舊禮既而又檄監收罷窰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公至廠數日羣宦款以厚燕而不言公事公曰可臨事矣乃身自視稱羣宦笑曰部官領數奈何瑣瑣如此吾輩厚費而來此欲何爲公弗顧羣宦始動以禍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又差浙江南關時鎮守劉太監者谷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浙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囑客賂千金公一無所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有幸宦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求韓主事也

少卿王公宗哲嘗爲刑部主事以讀劉瑾要詞慷慨亢朗太宰楊邃庵超陞鴻臚少卿邃庵方以折節越用招士出其門士亦樂附宗哲僅隨衆投名狀迄宰遂去位未嘗登其私堂交語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頭如廷謝瑾兄死百官

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歐陽公重獨違衆不一往瑾亦不能
加害公爲人眉目皎皙温美望之如羽人處子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
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全身遠害惟有
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後官至僉都
御史近日陸公平泉爲禮部尚書時江陵故相執政後江陵不丁父喪
平泉公亦不遣弔

王大司徒佐正德中以太常少卿丁憂服闋至京師留逾年不得調相
知者諷公具禮幣往謁執政公應曰諾實未嘗往又趣之行且令一穎
施公公從之明日公過執政門不入而去相知者佯問曰執政云何公
曰執政意無他也因具言其狀爲之一笑改順天府丞

王公蓉字國秀慈谿人正德甲戌進士嘗爲華亭令凡庠士以事請謁
必須先揭題可而後問所以迄公治士風一變云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侵暴民利公乃因事儆其
左右不法數人爲科條告誡其暴乃止又王嘗以書來請私好公答使

者去卽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某公乃率使者至櫝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狥情乎後事不吏來陸川葛令受賄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卽位錄前諫者忠召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庚辰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毅嘉靖二十年爲吏部右侍郎惡人趨競有京朝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甘詞中款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規唐汚人之詩耶其人愧沮

唐漁石龍巡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懇諭諸司務在協恭經理疏起蔡完充主白鹿書院作興敎化先是乙卯變作江西遂輟鄉試公至値嘉靖初元復當試期乃上疏倍增舉人名數獲俞旨或語之曰今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公宜自收遺才以値桃李毋爲督學者所專可乎

公正色答之曰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以致士無專師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令御史藩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畏御史刺劾事權暫移無復璽書之意若是則督學之任卽付之御史足矣又安用專官爲也矧御史監臨將入場又可自爲此乎言者愧服是年中式舉人壹百九十名至公具愼江右至今頌之

丹徒靳文禧公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禧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分宜客歟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儀曹郎與靳有婕因爲之地尚書吳公山曰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皆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禧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復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禧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固執寢之而儀曹郎固以請且拉同署諸郎固以請公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重伯以輕父也且已都

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不亦難乎矧滅性非孝也事遂止乃今何以瀆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華亭徐文貞公遇華亭公亦以爲言公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華亭公語塞自是晛公戇不復與之言事又金壇曹編修大章者以病痿其一足艱于行會有册封差遣曹請之於公公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者曹陰有所挾遽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公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卽三閣下安能強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慚起而對曰公曉人不當如是遂拂衣出而會稽朱修撰以曹不行自詣公請行而不及次公曰得無少陵乎朱以省母對公阻之曰旣以母故孝莫大焉何不請損半年俸以假歸爲名乎又無損於後日敘遷也朱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部尙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吳公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見憚如此時吏侍郭公某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分宜曰郭公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大宗伯吳公山入閣以郭公代爲

禮書也外廷頗喧傳其事公之子聞其事詣西直告公曰今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分宜許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今恩自彼出也公斥之曰兒不解事豈以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分宜遂密沮之公自是無大拜之望矣公爲禮書世廟久居祝宮常召公入西苑撰直或經旬累月不出上恐妨誤部事有旨令兩侍郎輪日進部升堂知印詣西苑請印印已仍送入西苑忽一日西苑請印不發司官問故吳公變色曰吾寧負同僚不敢負朝廷部印豈可用之私室者乎今滿京城皆禮部僞劄此何來也一劄重者貨十金輕亦數金或其家人爲之乃亂政甚矣亦謂之同寅協恭哉自是兩侍郎以不發印故揣公已得其陰事而又以被旨不敢不進部第晝公庭放牌而已大爲慚沮公性簡執疾惡太嚴而兩侍郎所爲多咈其意遂成嫌隙

顧司寇應祥爲尙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外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之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者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嗛之乃以其旨授給事中

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乃得鼻瘦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觖望往嘗江西三佐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實公所舉士及貴溪通顯至相終不言世廟時嘗以香葉巾賜貴溪分宜令與陶仲文等諸羽流共事分宜奉命唯謹貴溪獨不受上怒罷歸此時已有殺之之心矣及再起仍位分宜上分宜嫉之媒孽其短竟坐復套而死若文愍者雖失于見幾然亦得于持正者矣

袁公胥臺弱冠掇巍科讀中祕書途遇永嘉不肯避騎出爲兵曹郎會部中火永嘉以夙憾逮置詔獄論死永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藩臬皆庭參遂沿爲故事公至先令典謁者稟白非長揖不可時張半洲爲政怒弗許公竟不見而去

林東城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黯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趦趄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之則其人也

魏恭簡公以河南提學轉大理少卿冢宰桂文襄公實推轂之凡封事

質正多爲之削草明年轉國子祭酒例謁相國踧踖隅坐公上坐自如相國蓋嗛之及充經筵相國滋不悅故事講章先裁於相國不贊一詞而愈益嗛之俄改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致政歸薦者無虛歲雖冢宰聞問不答舉主費文憲公再入相期吳門不赴卒乃候其喪惟當有司咨諏則條畫吳中便宜於賑飢水利拳拳焉

陸公燦既罷歸慰薦之剡積可十百而公絕不通燕中貴人問當其論劾張桂時中嘗訾及分宜氏更分宜貴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公以故卒不用霍公韜故與公有隙久之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詭爲君敗而何汚我也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

陶公承學嘗爲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寓書政府舉公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姑遲遲行當卽留此也公聞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事疑天下皆謗己尤疑正人慮或反戈向之其楚客入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

浸潤若云陰爲諸横議者主相以己注向頗切怪公不伸私款方狐疑
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傅某者楚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托以耳目
也傾南都折節之倏其盈於朝或拒勿不爲加禮公攝工部傅受傷人
數金爲請在禮部治虎隷沈鉞罪傅又爲乞命皆不聽傅不堪遂讒公
于相曰每事輒爲異議會劾諸司經費諸逢時相意者爭爲相減冀博
尙儉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利攜盒聚飲公意非之上疏言臣禮官也
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蓋以傅言爲然京察先一年冬傅以
考績至京見楚相益短公商大理爲政者公姻家也時爲御史凡京察
後臺諫例有糾拾疏所事輒用赫蹏書之名曰訪單至期各出單共訐
之傅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公銜名也摭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
商者商知其意不應瞠而已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敢上辛
巳春諸公往見相出應劾者姓名則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性德素聞相
曰今九卿孰非淸者應者曰難對置辭耳數日内自上陳疏當來也以
旨罷之何如相厲聲曰吾不能待因出赫蹏曰第謄入即前傅袖中單

也公遂致政而歸之

屠公應峻字文升平湖人嘉靖丙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閣臣務紛更制典庶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肯謁諸閣臣出又不避騎遂奏出諸吉士悉改部寺等官公拜刑部主事戊子歲天子命京朝官主各省試公奉命校文江西時閣大臣有屬其三子者曰卽第當重貴君公唯唯退而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岩穴之士得以自見若苟徇私安用選試爲於是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無亂卒無所私事竣還報閣臣怒曰屠主事侮予其以我力不能令若遠戍乎而閣大臣竟以事罷去嘉靖己亥春宮初建愼簡僚寀而諸臣幸有渥恩覬爲宮僚者甚衆於是給事中御史槪論宮僚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所論十八人者皆罷有旨獨留公或謂公曰天子方知君誠以此時奏賦頌必得近幸公喟然曰蒙恩待以不誅雖損軀暴骸無以自効乃欲乘機邀進耶公素修謹橫被口語頗懷不平且耻不自表見遂抗疏乞歸曰臣有犬馬疾願放還田里倘不卽死敢忘

所以報陛下者疏三上得請歸時有刑部趙尙書者乃費閣老同年也
趙每謁費名刺書年晚生公曰趙老眞神童問何故公云費鵝湖二十
作狀元年最少者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
猶譏笑之是後則不以爲異矣
岑公萬字體一順德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
史曾佩拜于上萬引却之曰拜下之禮按臣何獨不然御史銜之論謫
廣西參政遷按察使靖江王不得於母作慈母不慈記譏藩臬命伶人
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讎母於法不孝一日上聞以
此督過於王奈何王悚然立命焚其書母子遂懽好如初遷河南右布
政前御史仍不解嗾言萬老致仕年甫踰艾云耳
劉采字汝質號安峯麻城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謚端
簡公之初釋褐也時永康公持國秉權寵甚盛縉紳多紆意附之以公
會試所拔高等時嚮意公公故不肯違衆一謁其年臺省多更置徵選
新進士除補鄉人居銓司者計公才望必在選中預私公以市己德公

謝之竟不赴選鄉人因銜公擠之外補守宿州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者欲以覘公敎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公公徐收其紙日旦夕藹易草移城隍所明日祟來謂女日何至是我且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臺使者行縣饌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公馳往取羹對使者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

唐荊川公始以宮僚言事削籍家居海內有景星慶雲之望繼倭夷亂江南趙文華薦之朝起南兵部郎轉北至京朝士無論識不識皆往候之惟工部吳公遵晦獨不往人問之遵晦笑日我之大賢與荊川自能候我我之不賢與卽一候荊川豈能以賢分我諸公何不憚煩也已而荊川果因應酬大勞闔門謝客客至常不得相見及答拜自九卿外庶官惟翰林科道吏部而已諸不能一遍及而先是不憚煩者皆自愧焉

劉公仁宅質直沈慤不事矯飾述職時楊文定公在內閣同鄉者皆往

見贄奉甚厚文定弗悅公獨後往且不用禮贄甚見加獎

趙公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嘗巡按浙江司棘試時趙司空文華有一子應試乃謬暱公而要之曰老悖舐犢奈何公陽爲不悟者入棘約束諸僚寀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寒土爭進罷其卷弗錄司空恚甚然莫能報也

李公遷之總制兩廣也前後所捕誅倭及劇盜數十大勝不肯報捷或謂公胡不報冀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侵介士路耶會同年新鄭公以首輔兼太宰故嘗賻封公而公却之以公爲慢己及其壽六諸侯之幣亡弗重者公獨以尺書挾兩吳綈進乃置之地而唾曰豈書生酸而至是第用我貿名耳以故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顧

劉光濟嘗爲吏部左侍郎時尙書楊襄毅公以疾歸而代者張公瀚未至公署部事慨然以登進賢哲爲己任典選公平考覈精審他諸子請一切謝絕諸曹郎皆得伸所守然不自峻崖岸退食之暇往往在諸戚

執飲謔加居平獨不及私亦不敢以私進者

陳珊字鳴仲其先廬陵人附籍銅仁舉嘉靖庚子貴州鄉試第二癸丑進士授行人以忤分宜故官齟齬不達終袁州府同知嘗銘其座右曰士大夫能以居鄉之心居官天下必無冤民能以居官之心居鄉天下必無請托人以爲名言

史朝宜字直之號方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瓊州知府時公以嶺海總憲受計當事者以公爲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遂倣宋蔡京招楊龜山近石亨延吳與弼例屬司銓者擢公爲楚藩右轄公曰士各行所志耳毅然履任公睹江陵規局概以刑名慘刻道不同也尋遵例呈撫臺爲請歸休則有謂曰公家雖貧而楚帑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殷勤意即當交代余矣公退曰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則復曰渠借重公也來歲大比只爲再拔一令公子即六卿之長惟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吾所能也乃自馳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回籍調理晉江尹樂公守瓊郡憲海南時

門生也梁時時効恭公第公誦宛丘默示感意惟以清愼勤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無一語及身世事卽梁有致私厚意但纔覓其顏色遂以他辭拒之竟不可得以私抵也

林士章字德斐號璧東漳浦人嘉靖己未廷試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尙書爲禮部右侍郎日會相國居憂廷中諸公連名疏保關西馬公爲大宗伯公及太倉王公爲佐相顧慨然以爲典禮之司倫紀所係當爲名教守之遂不列名相聞而嗛忍未有以發也已而馬公入閣王公以告去而公所與同事多不相謀時以職謁相遇公落落無所唯阿而與它僚甚昵識者以是重公而言者瞯其形似以是覗公卽又無可中也乃据摭里人細事傳入白簡賴上聖明不遽爲重而太學諸生至羣詬言者之門謂林先生品第何等而銜骨反之不有天道耶時公去國學已數年其風聲所激士猶如此而歸志因決矣

秦宗伯鳴雷爲南京尙書先是太醫院欽天監四夷館等員每歲屬禮部考核黜陟因之然多請要人關說不如意則媒孼生謗故掌院者多

寢閣不行公獨爲鎻部嚴試之畢卽率僚屬校閱不踰時而案成中外

翕然無容訾議

楊俊民字伯章號本菴蒲州人襄毅公博之子嘉靖壬戌進士初授戶

部主事歷官戶部尙書嘗調禮部歷主客郞有詔賜戚里黃門趣公宣

給公曰此內賜也宜於迎和頒之非禮官所得與上聞之是其言

海忠介公瑞旣沒瓊有司欲立專祠祀之尙未卜地後瓊州地震官民

房舍傾盡獨城隍神像巋然露坐如故忽一日首墜地若刀劈者原是

木偶廟祀以鐵皮聯之次早仍墜焉得非天以斯神不能禦災捍患故

易之耶於是視篆者請建公祠于城隍廟遺址蓋卜數處皆不吉而此

地獨吉也先是瓊之士民競言城隍之神今爲海忠介此其徵乎公生

爲正人沒爲明神此理之常又何奇焉

梁承學字師顏聊城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初登第有同姓

中官方貴用事請與序族公正色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安得妄附

人以邀寵澤謝弗與通座主少保殷公聞而重之

許文穆公國方在館局甚爲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公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

趙大司寇錦當江陵相國欲引公爲助而公挺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朝政得失語稍侵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詞色以爲步趨而公亦自以綱紀重地不可以三尺狗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手采有加焉江陵敗後楚黨坐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即太宰矣公諤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概事詆毀乞詔起大臣出視事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顧望意稍一

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

江陵相之奪情也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疏詆之禍且不測時王文肅公爲詹事掌院率詞林諸臣緩頰江陵所語牛江陵投袂入公前引裾畢其詞詞頗峻江陵固心嗛公兩人杖闕下公持之慟厚爲餽贐送之郊江陵請三月假歸治喪未滿期而陽城太宰要諸司請亟召還疏既入使吏持牘視公請署公擲筆不署曰此詔也而妄汚人叱吏去江陵聞益嗛公公遂以省親乞歸謁辭江陵有諷語江陵爲之變色久之臺省兩人阿意論公以鬯陽事同官申文定公持其章擬報聞江陵亦迫公議未有以難也當是時公召大重論者以擬洛中司馬

兩淮徐鹺臺國怒某運判忤己乃以賦私狼籍參之綦直指才代徐乃行提問時平山吳公秀憲副守維揚力雪其寃疏上大中丞漸菴李公世達請左遷徐而紀錄憲副上從之是役也微吳公孰肯矯上官之非微綦公孰肯彰同列之短微李公又孰肯黜內臺之官而嘉外郡之守哉一時聞之無不大快而憲副竟以此得罪亦足以明任事任怨者之

難矣

崑嵛鄭公汝璧嘗爲驗封司半年姑爲陸沉狀亦陰有所推轂丁丑大計外吏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者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至開府閭巷亦鬨然謂然榜出竟俱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又有一賢者時相銜之必欲黜公力持再三未能得時冬月已行盡會有巨寇自其境發覺旨下削籍次日公往見則曰某者昨已處矣若謂我亦能與奪無俟汝也考功例入春闈分校而江陵長君方入試與公同經公竣事即移疾則以驗封員外郎徐公元太代長君果在徐房不第乃大怒公曰渠避不就他人安肯中我踰月轉文選履任日即題推典史故給事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陟大奇乃公作用固如此公嘗謂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即當斷行之稍遲恐生他說人謂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愼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私無所容矣果其人宜私無害也愼無逢迎顧逆鱗亦當避因指科場事云此亦一逆鱗江陵有私

人在留都其人急欲入都資亦適及而公力持之是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乃我意是以公在選司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評至此江陵不奔喪而大防始決裂矣公力裁抑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公刻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爾外人持之由此無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至此則籍籍談公短矣相公雖外弗能堪然自謂己所獨拔恐見短於彼短又恐盛摧之名反歸公故但貶公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公太常少卿然不數日即謫外癰已潰不得復留也

金谿吳疎山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出言約而重溫而理靜而不可易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公主郡守左庫官誚兌白郡守增之公曰已有郡守晲視曰尚無公曰職立正視故有守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斂手不敢犯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搴裳而觀者公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公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皆默然

朱賢字汝賢嘉善人以貢爲揚州學正有刑部郎蕭君者嘗從翁受經以讞獄行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於翁書辭娓娓將欲有所爲翁嘆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布耳目於翁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末減翁怒曰不佞雖僅辱一命風化係焉而子乃輕點我指其楣此吾王父所以志也翁之王父嘗以淸白扁其堂故云自是蕭君行部再謁翁雖與之飲色益莊竟不能有所問而別

吳封君玉字尚璞宜興人故少宗伯文靖公儼之父也以貢嘗爲戶部員外監鈔淮安其子紳與鄉人糴粟過其地冀免舟算公曰使我以私恩免官稅人將誰責令如數輸之鄉人有督造軍舟者官廨相望公薄其爲人每燕會多不預奉使湖廣便道過家將及門聞從子芳論隣人盜粟者命釋之不從怒卽旋舟北上京邸與文靖居隣諸翰林爲文字飲或劇談爲笑樂聞公至輒飲而不譁

喬公恕按江西方嚴能斷省府畏之禮詔言甘時張公廷賓爲江西按察使將衣豸見或勸其更他服公曰此吾命服也如面君又何如耶每

與御史論事吏端則起請己坐盡辭御史不悅同官伺公間道御史意公曰禮貴于盡吾亦嘗爲御史爲臬司吏三省矣禮如是可也可足恭求說哉御史他日以事笞掠省吏或以咎公公曰吏自有罪且吾一人耳目有限能保其不敗法耶布政林某謁御史趨公遽止之曰奈何以藩長而效驛官也久之御史薄林而賢公旣薦于朝每言必稱之

尹進嘗爲河南僉事有巡撫官欲薦公數言公于藩臬間有謂公者公愀然曰使某可薦則某不得與聞不可則不必言也

陳公鎬金陵人嘗爲山東提學副使時以校士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則略不爲意或請啓門外索箸諸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而已

陳震字起東長洲人少穎異數歲屬對警絕時目爲奇童弱冠領鄉薦知江山縣卒震爲人類簡率而淸慎不苟作官三十年家猶赤貧先是震嘗受知於郡守朱勝震後考浙江鄉試其子懷金投之震峻拒不與見

劉天民字養達麻城人以歲貢授新淦司訓會督學校士門人有以其子相托者適督學委天民品隲偶錄之門人餉以金帛天民叱還有四不可受之說人以伯起四知方之

黃學諭傑嘗爲麻城訓導周元孝嘗出先生門者元孝爲福建提學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及元孝之校士於泉也敬謁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重之

忠愛

前言

余肅敏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卽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往行

常遇春字□□懷遠人封鄂國公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高皇帝所任將帥其最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旣

貴而驕有所不有闕文官吏問有無儲積民得不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是非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楊文貞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倚闌獨立或月下徘徊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决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夏布政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朝廷

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

戴公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左都御史謚恭簡成化朝上知公清愼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曰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先歸華容以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還家矣一日上使中使諭曰旣不肯留君臣之情獨不可一面辭乎公扶病入辭上見公羸弱曰卿眞病也賜茶珊叩頭辭上因泣下曰與卿長別矣珊復叩頭曰臣不去也上揮涕曰却不好數月公遂卒於京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章文懿公身雖家食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忻然喜否

則愀然弗寧夜不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姦爲禱

呂少宗伯柟在計偕日會孝廟賓天公與同志哭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譁之弗變孫行人汝公服衰哭拜弔者爲南京祭酒日會九卿謁孝陵著慘淡衣同寮曰盍著緋公曰上陵望墓生哀服慘爲是衆從之

嘉靖中雲中變作寇公涂水時理部事已成痰疾不起憂國之心甚切遂力疾上疏極言叛軍稔惡怙終宜彰天討及分別善惡與懸賞格諸方略上下其議于有司疾殆竟卒

章公極居家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于色

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甎石垝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顧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

鬱悒以死當其疏時通數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遺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少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少乃其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

恭順

前言

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嵩當國專權稔禍發其十惡五奸曰君居兵曹以討賊爲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庵知道者也然其害則賢智之過矣昔唐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朱子綱目書曰殺處士韋月將劉友益書法曰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出位甚矣書處士病之也然則郭公寧能免于朱子之議乎莊子曰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邵子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然則楊子寧能免于越俎之嫌乎大抵君子不貴于死諫貴于有以善其死觀于春秋之書洩冶無褒辭其旨深矣是雖視世之突梯脂韋循默苟容者爲賢然以中道律之寧不深爲君子惜耶

張居正曰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爲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謂其行能可爲絕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之禍實其自取以伯鯀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德亦不能容况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功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于己美名歸之于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目錄 內編

剛方前

前言

往行前

練子寧　周新　姚鎮
王賢　陳諤　古朴
鄭汝敬　林碩　高穀
虞信　宣嗣宗　年富
羅簡　范霖　劉實
李雋　況鍾　黃昱
王竑　馮昱　王恕（二則）
侯璡　王直　廖莊
吳訥　魏驥　薛瑄
林聰　練綱　詹英
張翰　周鑑　黃紱
毛吉　姚夔　郭登
楊翥（金英）　耿九疇　廖莊
李應禎　李裕　張岐

朱希周　叢蘭　彭澤
方良永　周期雍　王南墩
陳讓　何文鼎　胡世寧
屈泰　李夢陽　盛應期
周璽　顧璘　曹琚
余祐　王軏　何瑭
李時　董建中　陸深
張翰　王竑　章懋
李默　宋瑮　閻閎
何瑭　方銳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剛方前

前言

方孝儒曰士之可貴者在氣節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騁智者鈞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儒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萬世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恆倚以爲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以區區才智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一日不可無氣節之臣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

宣德七年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迎詔勑請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余肅敏公子俊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

敖公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尙焉乃若大厲聲色靡恤顧忌徒取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之其可乎公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

蔽賢者耶乃幷劾之夫善善從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眞有見哉

何孟春曰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嘗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崇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以胡廣之爲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言而自師法耶

王公瓊曰閉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爲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爲難蓋御史巡關而敢扃門以拒人主之出人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旣出之鑾事盛且美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陛下危之其第二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煩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強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夫凡事愼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英宗決于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者也後雖痛悔無及於事臣職在言路奉勅巡關分當效死卽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駕已到

昌平府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
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言聖駕過關
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
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
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聖旨宣內外分守
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併監察史印至門守之收其扃
鑰手自持而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閻岳不得入回報武宗即回
鑾不出遠近聞之以爲張御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
節凜凜使人主懾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武宗受言納
忠不以中道反復爲難而即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義不以利害
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
歟
朱以功曰熙寧之禍亦吾黨有以激之此是萬世龜鑑凡事須識其機
而徐徐委曲轉移之乃善

朱以功曰觀之制器者欲員其象必先矩而方之而後規之乃知立身行己必當以方爲主

李元薦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唐公荆川與楊椒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澳涊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今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矣且夫直前大銳近於用壯取必大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矣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荆川此書直欲椒山百尺竿上進步究竟後來地位終輸椒山一着乃知精微之學問不如

專詣之氣節也王龍溪謂陸平翁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翁九十而清名皭然竟何如耶

劉仕義曰南海龐弼唐先生嵩曰有志之士須常佩服不忘溝壑四字方能策勵做好人然今時之弊惡人直守又須充養完粹如玉温潤而栗不爲角立不求近名若稍抑人揚己非惟節不可終亦將其身不保若戾忿暴疾爭恨小故以身殉之者是謂客氣絕類離羣圭角太露是謂英氣視理曲直以爲勇怯殺身成仁是死且不避是謂義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相迕逆是謂和氣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無適無莫惟其時是謂太和之元氣乾之用九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用六曰利貞達斯義者守其庶矣

文徵明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爲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惟無慾乃能有養耳夫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取容萬一爲小人所搆將舉平生而失之于是

乎剛則折矣故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爲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

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

深矣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之無道孟子何以言

梁惠之不仁海忠介曰所謂訕者非也無實而虛加之將使潔士蒙穢

聲端人被邪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眞確衆共稱之者吾

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爲之諱哉

涇陽先生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個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個志字孟子復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均之爲君子也而以廉潔見者其取忤猶少以正直見者其取忤

常多何也廉潔惟務守己之是正直兼欲匡人之非也均之爲正直也

而以之取人主之忤者其獲罪猶自可解以之取權貴之忤者其獲罪

常至不測何也人主惟惡人之咈己權貴兼慮人之傾己也

王弘誨曰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爲闒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戾契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罔致嚴于簠簋之飾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蟬脫塵𡎺不畏義死毋慕倖生則胡以毅然稱大丈夫哉

王文肅公與丘月林尚書書曰不佞出山之初門屏私謁耳絕流言亦頗望以不肖之身稍見趣舍使士大夫知水靜無波人靜無事相與爲和衷核實之治間者殊不意紛紛至此來教謂書忍吃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詫面及家庭誶語可矣若粃糠障天蝳蝀蔽日兒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容以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於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回顧掣肘方思鄙夫之言一葦障江一髮引鈞誠自知其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

之道也

馮琦曰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卽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卽儕輩盡見輕矣故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武帝時大臣更進用事一切牏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厠亦見反以爲人主親己益務容容以自媚不知人主已窺其底裏以爲若輩嗜祿如含蔗耳可榮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旦亦可使方術技藝瑯張厮養吏於大臣此皆始于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自重無論用也卽不用亦且見重自輕無論不用也卽用亦且見輕主上神聖執大象鏡流品如別蒼素海忠介瑞起田間長留臺也上知其直也嚴司寇淸以病免而數念之上知其廉也陳太宰有年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至再四沒而予美謚上知其介而有執也魏允貞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振中外而終不以爲罪上知其清忠不愛爵祿也然則大臣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之所爲重輕之者亦曉然可睹已

于愼行曰郭贄拜參政奏對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于事贄曰猶勝奸邪此問此對皆非也孔子之論時賢曰其愚不可及也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非所謂愚直者耶天下惟智巧之士出而售其術則國家多事而下不蒙福未有以愚直敗者也何也彼智巧之士其精神智慮密于謀身而至於謀國則踈其機械權術工於傾人而至於律己則拙此愚直之反也設使人而愚直有道如矢無道如矢則天下之事惟其力之所長長短大小未有不可成者卽不能成未有壞而不可救者奈何謂無乎贄不能明其所以而第以猶勝奸爲對則亦未知愚直之所以益而姑爲謙退之辭耳故曰皆非也

孫鑛曰今欲爲國家圖久安其道多端顧要領莫先於登材賢掌銓掌憲皆執官人柄者也今治機方啓自非甚卑陋者靡不砥礪其行節是故必以抗上爲高不趨時爲潔長孺怯無禮餒矣夫莫難培者士氣氣旣奮則何職不可舉然或不能無爭先貴得意又往往馳于職外是必得素無偏黨者持之斯勵翼底績故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不然疾徐

小膠非膏沃火卽水投石取名多奏實少均之于昌運有孤矣且主上動以市恩要譽責臣下則夫使聖君信我爲不市恩不要譽夫焉有能展其志者乎

萬曆六年廣東僉事管志道曰一據敕諭命臣調度軍兵聽總督官節制又戒臣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是承上使下必兩盡其道方爲稱職臣惟總督官既節制臣則臣於總督官自不當以幣物相交際矣今聞兩廣各司道官初謁軍門必以厚幣爲贄而兼以下程夫下程者駐劄官所以待使臣過客之禮也軍門駐劄司道往參而反有下程之送於義安乎又聞軍門壽誕則兩司往行慶壽禮元旦又往行賀節禮臣謂兩司于撫按官同監一方只宜以公事相會除到任一謁外何用僕僕趨承如臣整飭南韶等處兵備倘有緊要事情該會議及密議者或臣逕見軍門諮裁或軍門移文約臣面會其一切私情縟禮往來似應與各司公同裁革臣又聞兩廣與三邊總督官一體也司道官謁三邊軍門則令一吏持脚色手本而由中堂拜揖其體也嚴乃兩廣則親持手本

以進而拜揖於簷下甚爲非體夫督撫官係監司之長臣特聽其軍兵節制不可屬也地方行事原與入覲京師不同憲體大褻何以率下且監察御史原係都察院之屬官祇因出巡于外得與督撫官持衡而獨過抑兩司非祖宗所以重方面之意也臣所惜紀綱所慮者偏重之勢豈爲一己體面爭哉又曰一據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各衙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違者拿問如律禁如此其嚴也近又屢經明旨切責非不禁止迎送而有司出郭如故此非盡有司之過也出巡官陽止陰縱其心不信于有司耳臣今忝轄南韶二府及連州等處巡歷所至除巡捕首領官有防護之責當隨時隨地酌量外其府州縣正佐官斷不許至郊外送迎妨職業而長卑諂第恐臣如此而撫按官復如彼則非所以一觀聽矣臣又惟己必自正而後可以率下今司道官於撫按出巡亦多出郊以迎送之既違明例且傷憲體何怪乎有司之不信哉臣今擬於駐劄去處凡遇御史出巡量就城門公館一迎迎接自循憲綱舊例若狗以非禮之恭而悖令典亦非所以正己而

率下也惟聖明鑒察一據憲綱內一款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鑒察御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横者許互相糾舉毋得狥私容蔽又一款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等事並聽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陳所見直言無隱若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評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葢祖宗並設內外臺雖令外臺聽察于內臺而實有相持相制之意所以廣耳目而防壅蔽也自嘉靖以前二司官常自建言而按司官間與巡按御史相訐廟堂唯視曲直以爲低昂故正氣流行天地間而宗社賴之令按察司官懼攖按中傷絕不敢吐一氣卽有言者科道官必共攻之不勝不止此豈盛世所宜有哉臣今分巡廣東除別道不敢侵官外其本道官屬賢否軍民利弊應與巡按御史會議者自當虛心商搉不敢違衆立異臣有不法固聽巡按官參劾若巡按官不奉憲綱偏執狥私亦容臣照憲綱而行仍申勑各司道遵照

往行前

錢唐字惟明浙之象山人爲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帝讀孟子節文至視君寇仇語欲撤其配饗且令射夫射之唐開袍受矢盡矢適文星暗上悟以桑皮縫其傷處得不死因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介權貴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屢以威壓同同不少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忤其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得其狀捕械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解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奈何同小人使乎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過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祈免亮祖釋之有納

女於亮祖者因怙勢淩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去後以他故杖同同遂數其罪奏之疏未至亮祖誣同抗訕奏先馳達上未達其情遽命僇同適同奏亦至上嘉其卑職敢言不避權勢遣使宥之兩詔同日抵廣州而前詔先下同竟死邑民惜悼之亮祖尋以罪徵還同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亟欲得醫遣胥諭同釋之同曰徐公亦効永嘉侯耶笞之乃已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洊飢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命搜訪舊軍藉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藉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藉軍今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竪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洪武四年由儒士拜給事中歷山西參政在山西日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辨受上知嘗譖殺按

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訐通通直發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

陳御史大夫寧洪武六年正月同宋濂拜賜甘露一日率侍史商暠入奏上御東閣免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

歐陽令尹銘知臨淄日副將軍常遇春方略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譁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職士常公命公至詬之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王命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顧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也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罵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公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後信國徐公往征沙漠道臨淄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爲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

壬午北師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問道從靈壁出鳳陽安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卽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況若曹乎逮至謫戍雲南以終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歷官僉都御史初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上聞之嘉嘆擢漢爲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京都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徽誅起爲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上問

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先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云

敖得眞江西德化人由人材洪武十八年知興化方正不畏彊禦會府隸宋重八以公務下高郵仗威勢輒入中門騙甬道升公堂同知劉牧跪執結隸至與爲威嚇如前眞叱縛之尋奏聞上賞其直而杖劉牧宋重八流配雲南因諭吏差軍校皆不得犯分違治如法見大誥篇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府人洪武十八年一甲第二人建文間居母喪杜門謝客力行古喪禮歷官左副都御史與方孝儒等特見信用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極言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乞斬之不報會早朝子寧執景隆于班牽曳伏御前數其罪奏請誅之不從因憤激稽首請先伏斧鉞以謝天下遂罷朝

浙江按察周公新廣東新會人以剛直稱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憚之稱曰冷面寒鉄公按察浙江嘗巡屬縣野服以入觸縣官怒收繫獄中遂盡知一縣疾苦明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

冠伏罪竟按劾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炙
鵝餽公公縣之後有遺者指以示某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鉄公知
否朝廷命錦衣衛千戶如浙捕贓吏卽受吏贓新時進須知過諸涿州
捕之繫于涿獄千戶逸走詣闕下以聞文廟大怒令馳驛縛新旣至伏
丹陛下猶口口歷數其罪不已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生爲直臣
死當爲直鬼是夕奏文星墜上大悔不悅者久之及後數日見形于朝
或見一人衣紅立日中上呵問爲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
爲浙江城隍爲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遂不見上憮然

姚鎭字公哲號玉岡世襲蘇州指揮僉事永樂元年以指揮使守潼關
秦王入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鎭曰朝廷禁門深夜不得啓也王怒
止關外至京面上垂泣曰潼關姚指揮慢朝廷甚夜不容入關上但微
笑旬日正旦鎭來朝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
止知陛下非知秦王上顧左右曰如姚指揮眞鎖鑰之臣賜寶鈔明年
上將北幸值鎭來朝敇還鎭奸細撤伏贓假僧過關緝獲斬之後聞言

官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上曰言官論是但即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處亦是也

王賢字惟善通州人永樂辛卯舉人乙榜教諭鄢陵歷官順天府尹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於庭熾火圍之公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溫言謝乃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官索板薦若干公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於法

陳諤字克忠初字一諤番禺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太學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修象房同事者皆募工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募工乃躬治之甚力值駕至觀象上問治屋者爲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歷官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嘗出行悞衝皇太子駕太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

者忌之出為湖廣按察使三載刑政肅清一道无寃獄亦無寃民奏最
改山西洪熙改元謌先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
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進益上賜以忠良
梗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
九年卒於家

古尚書朴在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
左右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
也良遂誣奏公他事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
告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
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

鄭汝敬字行簡歙縣人永樂乙未進士初為順天永清令朝廷適有大
役工部復命公監焉間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
以敬天怒也請役之乃已後改上虞令監察御史尹崇高號嚴厲有司
多望引退獨嘉賞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人惟有氣斯能生

聖賢能養此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公爲第一者儒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憫其貧贈以綿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君惠以錢百文槀詩爲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覆將左遷公公曰是尙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爲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

林碩字懋弘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浙江按察使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督運於浙湯千戶者賄結之倚其勢横郡邑閒碩稍繩以法中貴人怒訴於上誣碩格詔出誹謗語逮至闕下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起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上恩臣實無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上爲愀然動容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耳卽命釋之復其官而降敕切責可力

高穀字世用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歷官大學士景泰初年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書穀所穀袖入朝傳示

羣公卿皆不敢出一言疏聞上不悅詰匿名書從何得穀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弼傅其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同編氓

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監生拜監察御史有直聲擢四川按察副使蜀有頑民爲患信首除之擢山東按察使子受屬吏金研信覺繫其子以聞上付信自治竟撲殺之轉河南右布政使信性亢直人不敢欺

宣嗣宗字彥初嘉定人永樂中以薦爲中書舍人專書內制時楊文貞公在內閣凡誥勑有未愜者嗣宗持之楊輒取更定多所裨益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癸酉鄉舉以乙榜爲德平訓導九載擢吏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于利害者僚佐或難之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置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奏舉布政楊璿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黜布政使孫毓吏部尚書王翶言其侵己職請下于理富曰薦賢爲國

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忿懟專恣疽發而卒公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爲治人不可撓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大臣體然亦爲人所窺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遇州郡奏災傷欲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可准富必反其所言而從違之多中其姦計

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時廬陵羅公簡爲御史陞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遂與琦亟馳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伏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奏 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上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已死乃張筵女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風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

范霖字時雨樂清人宣德丁未進士授行人出使萬里外土物一無所受比還行李蕭然以薦擢御史彈劾一無所避時副都御史周銓苛刻

貪暴霖糾十三道御史疏銓平日所爲不法事言之朝驛召銓詣獄事未白而銓得心悸自縊以死十三道或降或謫霖坐以首建議繫獄了無悔懟識者皆以眞御史稱之

劉實字嘉秀號敬齋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乞敎陞金華府同知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時旱緩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鄭義門家探閱經史以廉操直節著聲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擢爲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咨承屈伸見他人書不合己意輒大笑聲徹陛闕內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出爲南雄府知府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府者輒盈饜推其餘餌過客得其寬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輒辱公郡人擁公出中貴慚且益忿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橫

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公抗勑使毀勑大不敬公亦言中貴酷狀詔兩逮至京上親召至前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獄鞫中貴具狀罪公得白將出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弊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是以觸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病卒獄中公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辛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反無異云公性剛直少容行己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温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持益不變

李雋字邦傑華容人宣德壬子中鄉試歷山西參政初授司務上封章十四事內斥選法太宰王直侍郎何文淵項文曜俱深憾之洎守彰德趙諸王每出郭禱祠遊獵數百里外雋上言之天子遣內侍逮其最湯陰王對簿降勑褒獎雋仍命雋禁約諸王官皆獲重譴已前後獲盜數千咸晉陽人晉陽人怨雋刺骨湯陰令尚璣者以貪著名雋屢斥責辱

之都御史賈某受其餽庇焉遣廉雋過靡所獲雋持益堅人率爲雋危雋弗顧也後自山西歸卜居黃湖山石田茅屋而已足跡不履城市

况太守鍾守蘇州日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求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臥于驛水邊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勑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答公卽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耶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獨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無何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而數之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內官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况在蘇州有御史驕伉

非禮鍾乃上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邪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凡迎詔勑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上命禮部同翰林會議申明然況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過不遷至九年復留爲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

黃昱字景暉吳郡世襲千戶寡鬚眉而姿相英武韜算常在人上時況守鍾治吳極稱循良見昱武流且卑官不爲禮貌一日況守召賓侑以劇戲劇戲者必飾粧古君臣舊事亦王章所禁昱乃甲冑率兵千餘人圍其治況守聞之倉皇命戲者解散乃同至察院相訟御史讓昱昱曰鎮撫守土官也太守雖宴客不當以優伶聚集大衆昱之往也實備非

常耳御史不能難命岳指揮兩調之岳乃置酒邀守與昱二人競耻先
往各遣使以覘昱則佯呵儀從入岳所覘者歸報守曰黃鎮撫往矣守
即急馳赴會不知昱乃更從岳氏後戶潛出以歸復太守先入然後再
從前戶踵至其來竟出太守後太守亦畏其英抗乃相交歡而罷自此
數數晉謁況守常以元旦顧昱登堂犬吠太守嚙損其紅袍昱即款留
太守解衣陳設杯俎酢燕已潛命家從購取紅段召縫衣者數人頃刻
更造新袍矣太守飲畢服袍則非嚙損者詢知其故乃大器昱才略爲
之游揚云

王竑字公度號戇庵又號林庵河南衞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戶科給
事正統己巳有聖駕陷土木之禍皆太監王振所致翌日景泰皇帝監
國六部科道交劾振帝未有旨百官皆慟哭跪伏于廷乞速斷時班有
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順叱百官令退去公時爲給事中奮臂起曰
順前黨振陷先帝蒙塵今上前叱逐百官敢無上又如此即捽順髮口
咬其面順倒地衆因蹴踢順死帝起入宮公猶倡百官慟哭不起帝令

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寘於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捶死之天下大悦成化元年爲兵部尚書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内批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乞致仕辭歸竑性剛毅少豪儁尙氣概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扼腕自廷擊馬順所致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

馮昱字景暘濮州人正統丁卯鄉薦卒業太學授監察御史錦衣衛指揮門達恃寵弄權數起詔獄傾擠善類舉朝側目莫敢言昱獨抗論其罪達遂伏法由是直聲震天下巡按甘肅蕃人例獻金佛昱峻却之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周府承奉卞某出督租縛民妻孥裸辱之民怒將爲亂昱白王王不省乃獨騎率健卒數人入府縛卞疏其罪于朝詔論如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尙書謚端毅爲南京兵部日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人梁芳與妖僧繼曉比而蓋

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一人獨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廟卽位特召復起爲吏部尚書時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而覺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鼐故嘗以經筵譏恕者他亦愕愕有所論建壽州劉概以書稱之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詔獄欲坐概妖言律論斬而鼐亦與同罪恕力辨其不然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概鼐皆減從戍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

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

從戍

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加太子少保而以禮部尙書故班恕下旣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尙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至是求去益力至再而上時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託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辨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于先帝者卽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

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于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于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且欲奏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爲奮詈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貞面質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云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觭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弘治間爲大冢宰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在京及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按察司及有同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要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祖宗之成憲所宜

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權假以貪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其雖才識可以委用終係內廷近侍稽之祖訓條章自有本等職掌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心公剛正執持每事不肯依違南昌張元禎繪砥柱圖題贊其上云猗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大風雷驚不碎大波濤推不去猗此柱爲吏部尚書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謫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爭爭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

尚書倭公璡初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度公正

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使下臨不可由此度
迓者驚懼爲撤關乃度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猶知加禮大臣王尙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每
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尙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
之何

廖恭敏公莊爲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有不律者
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

吳文恪公訥在國學居常寢食在廂房不宿于家公疾革其子麟托諸
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丈夫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
齋戒中耶

魏文靖公驥端重方嚴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品量不爽人信服之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問
寒暑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
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衆爲公危

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

正統八年薛瑄爲大理少卿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寃駁還之都御史王大怒譖之于振振嗾言官劾瑄故出入人罪繫獄處以死瑄怡然曰辨寃護咎死何愧乎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决大臣有伸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諡莊敏初授刑科給事中嘗發光祿卿李享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楊洪孫鏜不協時指躂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覃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景泰三年以鱳疾者衆遷右春坊司直郎內閣商公輅言公不宜在散地遂復都給事中補吏科仍食六品俸凡視選必欲出至公吏部遷擢或不當意輒斥名論列有陳僉事永者陞

布政以公言竟落守舊職執政或畏惡之諷御史劾公下吏簿責公有
姻戚爲教官用公言得近地公竟坐專擅選官當死罪高文義胡忠安
爲白其事及得釋左遷國子學正爲大司寇日嘗掌南都察院事前此
掌院者制十三道不得言以悅權倖及公綰院章諸御史時有彈劾當
事者謂公不能鈐其屬公曰己既不言又遏人使不言匿名書者王文
端得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上聞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已而
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淡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齟齬大政詔按
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
曰迎上皇禮本當厚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
議或言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
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貽他日悔竟從公議時王文
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公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公卿有
事吏部公爲屬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寘之死會官議擬大臣專擅
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

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於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怨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預公等自爲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臥病不朝數日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太監興安問病安造問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皇至今不安興安問何爲驚公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興安以告于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罪上不允聰得不死

練公綱字從道長洲人景帝初以太學生授監察御史尋命治淮鹽敕具即班中呼授之公對臣不才不敢奉詔上固遣之公曰宗藩國姻觸陛下法如何容臣奏理臣當黽勉承陛下委不然臣終不敢妄受依違損中正上亟曰從汝命左右回勅益語更書如公旨先是牢盆蠹弊最云難理諸姦聞公來皆先縮伏比至畏之如鬼神宿患豁清駙馬都尉某擾法公搜其從艘得私鹺縶其下人飛奏於朝詞主在都尉上重違初言因從之罪都尉褫冠衣若干月事竣還朝彈擊益切

詹英字秀寔玉山人戍籍於貴正統戊午鄉舉授四川會川衛訓導時

滇有木麓川之役會川與滇鄰而英祖有居在貴貴兵入道也乃上疏言邊務十三事悉行之是時中貴王振柄于內王靖遠領東南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中璫子弟因緣爲利英上疏論靖遠貪功窮兵老師費財海夷金寶盡走京師閹宦乳童立功西城疏奏上大異之詔卽往參其軍公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納交或招致爲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巳巳之變止歸川滿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

張翰安丘人孝友侃直正統間由進士授廣東監察御吏時毛中貴等怙寵恣橫人多側目翰在御前奏數其過因與給事中曹凱共擊殺之英皇弗罪且於柱上御書敢言御史張翰權貴咸忌嫉之陞江西左參議愧直道不行輒疏乞致仕家居授徒講學室無環堵巡撫龔給官地俾築室以居貧約恬靜至今鄉曲誦之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

子所爲不法鑑按置大辟還其強奪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後以通考過家行江中風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緣木從傍出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賚俸金僅二百敝衣數襲貯革囊中驛吏自水底鉤以還鑑鑰識如故衆驚以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爲耆老堂于治右有大政及事疑而不決者必咨而後行之

黃都御史紱廉直遇事飈發卽重忤時不恤必欲行己意人竊謂其呆公正色山立抗言不沮知巧不避毅然肩之竟以是得名爲郎中時人業以鯁黃目之任湖廣左布政使時妖僧繼曉至勢燄薰人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令避而還鄉名掃墓實逃生耳乃檄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毋令得出入無幾果敗檻送京師斬之西市

毛公吉字宗吉餘姚人舉進士嘗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時錦衣衛卒偵百司鉤摭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

之干請必狥然或犯罪例入廣東司莫敢孰何宗吉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生死人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公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偵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朝下錦衣獄衛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奈我何達聞益怒嗾健卒掄巨挺挺之見骨幾死猶行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盍少貶狥俗宗吉笑不應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

姚文敏公夔爲吏部左侍郎有眞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上皇至城下召守臣出見議事索金幣以萬計約賂至卽駕歸劉邀郭曰虜情叵測安知不以人之誘楊定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係脫或懷詐吾二人不足惜如此城何遂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環甲登城北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不敢離

耳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幣而也先實無歸駕意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以計伐謀某刦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効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駑才敗吾事時安以迎復上皇功封侯登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

景泰三年册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翥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翥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之默然蓋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矣薛應旂曰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抮臂之謀王直猶知愧而知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耿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乃止

景泰五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曰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敍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覩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册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講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形于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而今親近儒臣誦讀經書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

李應楨字貞伯長洲人初名甡又名維熊以字行晚更貞伯景泰癸酉舉人歷官南太僕少卿嘗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致爲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恥與爲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攀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上仁明特笞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爲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

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於吳而卒葬於吳以

從公之志云

李裕字資德號古澹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吏部尙書初爲御史

巡按陝西時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覈實彪叔忠國公亨以書通

關節公焚其書曰媚權臣欺天子吾不敢也卒覆實亨果大怒值其敗

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

不少屈嘗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不加罪

張岐字來鳳與濟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初在刑部觀政

刑部郎中以新進士易之一日齋宿潛攜酒劇飲酌公公不受語侵之

公曰此豈飮酒時耶以法律人而自違法若此其奈何辱我其人愧謝

乃已

景泰末年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者爲之太

監宋某乃出手疏於上上令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爲之時大學士陳循

等乃擬劉公鉉以進而江公淵不悅陳公乃退與內待曰鉉素不能幹

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蔭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國子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曰有司俱進國子監獨無鉉曰國子監勸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上曰卿可遂傅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以完名終卒謚文恭今上以宮傅見錄其孫棨至尚寶少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嘗知福州府或言故事當先謁藩司珣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議者以爲得體

高中丞明爲御史日英宗皇帝既復位天下府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公上恕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懼莫敢對公毅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與中官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

鍾同字□□□□人□□□□進士官御史以□□□□死獄中天順元年上謂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圜歸葬時同歿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楊公瑄字廷獻豐城人由進士官御史時徐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得展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公印馬圻內民有羣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上喜公敢言稱職吏部記公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愧懼已而甚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彼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

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於獄公見二凶日益長與十三道御史議合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御史于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九疇於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竟致坐公死而十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震拔木壞屋折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于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患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以言官奏復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彭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歷刑部尚書謚惠安嘗爲刑部郎中廣東司隷輩轂問事多涉貴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眞定繞田周視徑歸

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驩顧折劵矯賜薛人今眞定田
祖宗來許民間開種卽爲恆產不復增科以勸農力往來韓太監廣寧
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強辭飾奏傷
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
官交論得釋他日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
朕負朝論奈何又請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有經術練吏事純
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劉氏曾氏殺人獄疑
久莫能決公至立斷進按察使

馬忠陝西高陵人天順間知堂邑縣廉潔愛民歲飢輒發粟以賑未嘗
須報行部至邑者惟以糲米進曰此土產不忍厲民以求悅郡守李尙
不法忠白于當道以罪黜之歷十一年比去行李蕭然民甚思之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會試第一授御史督學南畿成化二十
二年爲廣東左布政遴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自奉甚儉約操履誠慤其
居此官必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選父員韜亦爲御史選旣

貴惟服父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巡按河東聞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視去就爲甚輕一在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名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人必曰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無不悼惜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初登第學士丘濬讀其文喜曰此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及相見而貌少不揚濬益喜曰吾聞聖賢無相荀子豈欺我哉在廣東日使瞽者振鐸于道路擇鄉祭酒衣褒衣以教其子弟隸人俱令業巾帽列左右曰吾以閑其心也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詣官民樂其不擾皆不忍欺執法不避中貴提督市舶司韋眷倚貢爲奸利以苦役戶選特爲裁減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販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眷受其賄不問選發其僞又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復以更市獅子啖我選言不貴遠物豈以隳國體而令外夷見也中貴既以抑減戶役生憾至是

心益銜之乃誣奏他事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巡按御史勘問無實仍用
眷意指賂選所黜吏張聚誣證其狀拷掠務文致之逮選赴京廣人擁
留數千至有泣下者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後以張聚疏奏白狀得
贈謚先是任河南督學按察使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
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竦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
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留中迨直歸上問河南
好官爲誰直以公對上以疏示之或云汪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
史以下匍匐趨拜公時爲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
直愈怒曰卽提學便何如爾寧大于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
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
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若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
來見矣遂徐步而出公嘗巡按江西布按二司入謁每易素服公曰此
非憲綱體貌也矧人臣見君各衣本等服色顧獨殺于御史之前乎於
是兩司皆遵其言而僚屬上下及都縣官吏自相戒不敢犯

程公信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石亨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之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不得其政卽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職願明示著爲令兵部懼以爲言詔復歸其事于太僕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内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上用我在左右責任敎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謫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或以賀公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有曹生者爲公寫待漏容公遂檃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丁璐字元美豐城人天順□□進士歷官參政初授工部主事在都水督六科廊匠事見權璫同官咸屈膝公獨挺立衆中權璫怒欲折辱之

公向闕大呼同官挽之而出詰朝自司空而下皆詣謝過欲挽公公竟不往先是諸璫時時於工部索匠公往來二司一切嚴拒諸璫有憾言公謂吾當先具以聞自是搖手相戒無敢至索匠者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常寺卿大學士劉吉起復音移書止之後當路有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爲少卿滿九載乃進卿成化十三年福寧衛指揮楊曅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讎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曅至京營解主于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紿曅盡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隣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

黃暐字時雍號櫟坡南海人成化乙酉鄉舉歷官雲南參政初授吏部

司務陞司封員外郎嘗爲江西參議時寧庶人蓄異志禮多僭擬同僚朝見數贊叩頭公伏不動俟贊畢而興識者以爲得體祿米折價溢數而横取公執不可庶人大怒遣儀賓李某動以危言曰殿下且奏下卽布政通判輩斬矣徐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寃耶其議竟沮

陸容字文量□□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官右參政嘗爲職方郎中有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爲妖言冀以爲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得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呂佐求爲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遂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敢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

佀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御史歷官戶部尚書爲御史日都御史馬文昇巡撫遼東爲權閹汪直所中諷使劾之鍾不應遂被譖箠于朝爲戶部尚書日有戚里奏乞兩淮長蘆官鹽風雨消折之數鍾執無之會歲報藉至有私錄以進者鍾由是得罪內不自安因再疏請老不許既而疾甚會東廠發其子瑞受金事復請老乃許

韓好問字大經號宜庵會稽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莊僖正德甲子起官巡撫河南中旨取樂工公弗遣上疏至引放鄭聲爲戒詞甚剴切亦見俞允

薛端字士莊孟津人成化辛卯河南鄉舉初授莘縣諭由南京博士陞岷王府右長史善于輔導不爲諛佞王嘗宴羣臣令各歌唱侑觴先生曰臣待罪輔相恆懼迂鈍有孤祿位遑暇習歌唱邪王爲之改容且賦詩彰其直

孫需字孚吉號冰蘖德興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謚請簡嘗爲御史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欲謁者由

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于門公不入僅報一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嚴卒正主客之禮

丙申南京地震尹公直時爲禮部侍郎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冗員綏治南畿清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費毅禁濫賞罷止官醮却遏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除增白粳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役軍功執筆抗疏詞極剴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爲難公曰自我執筆請任其怨竟不肯竄易一言上亦嘉納之

成化十三年項忠具奏汪直草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珝劉吉于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何爲亦論及乎珝曰不然吾等言

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洪遠字克毅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授莆田知縣前尹多苦勢家請託公于廳事後置鼓客來坐未定連擊鼓者三輩吏鴈行進立侍卽有請託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去

官濂字□□□□人成化十六年爲戶部員外郎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履其地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沈林字材美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四川順慶知府始至庭參鎭守鎭守驕蹇不爲禮公一拜而起鎭守怒曰一拜禮乎公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顧而出遷雲南參政正德丁

卯入賀聖節時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參謁公獨不往瑾嗛之銓曹
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羅卒詗公公行遇之
途抗手而過至摭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旁
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爲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
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以故緩其獄使得爲計公曰無庸
隳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職爲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治途傭直怡然
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爲廣西布政使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
劉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公性峻少通
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嘗過抗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
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正德初爲講官每附經義規上缺失及諷時政
不得在內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公素高節進南京吏部
尚書南京大宰閑佚居官者自名吏隱俛仰尾合規模削削公毅然持
風裁越閫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
主事稽厥藉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

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横人皆憚屈公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公署考曰守已乖于士論行事咈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飾者惴惴然縮其縱少師焦芳亟薦公賢瑾傳旨徵入翰林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是時政權在閹張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公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之永令其黨廖鵬來謁公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公畏叢內外怨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公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杜門不交世事凡十有三年而卒崔公銑初入翰林謁公於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居祿食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泰襄毅語銑曰子初仕愼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陳公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副使是時巨閹瑾竊政柄厚望諸司以貨公絕不與通而瑾故銜少傅謝遷以公與同邑益癥索欲中之卒無纖事可摘乃以稽遲簿書罪罰米者

三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任兵部司務狡獪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珍物相望于道聰渾源州人公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邀公飲公托疾不赴履任後亦不禮謝聰大憾之捏爲蜚語間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藉其家公奉法以治弗株連州人感焉

王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山西和順人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歷官禮部尚書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卽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于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于佛老宮非禮若爲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官都御史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未久而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旣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

以死岳蒙泉坎坷終身而極貧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氣勢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譫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誦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稾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惟俯垂憐念使猿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疏上予告公樂于從善勇于聞過居嘗言動儼然終日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己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焉

高瑤閩縣人成化間知番禺縣廉正有威縣左有權倖所創寺僧不敢忤鐘權倖問故曰畏高令耳明日僧逃去權倖尋亦撤其鐘布政陳選每嘆賞曰古循吏弗過也瑤每誕日選爲詩贈焉市舶太監韋春家人不法選藉其私貨諸司無敢收者瑤請以身當之盡入沒庫權貴爲之奪氣未幾眷誣奏選被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篋角巾飄然去士民泣送者幾千人

周公經爲戶部尚書日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是非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偉之終賢之世台省未聞有起復者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病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事垂十年乃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大理評事弘治初御史湯鼐劾內閣劉吉吉使御史魏璋伺察鼐鼐家壽州因得其知州劉槩與鼐書談夢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及槩下錦衣獄兵部主事李文祥

翰林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鏃疏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官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若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遂謝病而歸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成化間淸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者公揭示要衝曰孔淸軍打死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知公何而刑酷如故公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以侍御淸戎但當剔奸剗弊歡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淸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臨行亦欲詰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啓而示之孔愧服而去時嘉興府政淸訟簡長吏按部往往不越宿而去時有內臣以監織造來聞在他郡橫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遠候之公但以菱藕暦日貽之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卽出牒取庫內金錢與內

臣市布絹饋之曰布絹金錢之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因問公嗜食何物公北人好食麵衆以是對旣至卽款公于舟中以金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乃無太僭也乎已而曰郡民難于供應請無久駐內臣遂辭去又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退公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唁公衰絰直趨至坟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所不敢也直不復敢對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及巡撫順天地方密邇京輦皇親太監公侯駙馬都督等官管莊家人義男侵占軍民田土園圃及種滿藕蘆葦湖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公至被害者望風赴訴公曰巡撫恤軍民爲職舍此將何撫乎自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畿甸肅然嘗謂天壽山守備廖大監等曰慶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

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今定禮也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今客東西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之語竟莫能難卒從公議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正日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泰山搖動聲響如雷上震恐下詔求言楊中承繼宗時巡撫順天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鈔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效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語逆觸龍鱗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衆多不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卽日就道略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

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新任吹毛求疵凌辱士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多者千兩日後纔不得罪一事二司官出巡帶吏典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三兩二兩間有好官不聽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好官叱駡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鍼銀等匠馬鞍𨍏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多者八九十杠少者六七十杠復任從新再造又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又造新任官員踵訛置造全無忌憚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嘆其痛切一時官僚無不震懼時適峒猺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有闕文曰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帖然聽撫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公嘗稱海隅童穉婦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爲包待制自古以來名公鉅卿歷代有人獨稱包公一人此眞豪傑也壽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今已六十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爲不及包

然包嚴而尅公嚴而惠論者猶以爲過于包公云公又嘗爲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其候者汲清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磚石及公座等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汚之氣三日升堂卽榜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愼以餽送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贓積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烟嶂地面安置之條略不介意一時官吏股栗更善如畏神明然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皆舊僚友視篆之日舉公禮參拜畢公出位降階另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疏三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雲南土官襲職鎭守三司指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齎本人要銀多至一千餘兩各官相沿爲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之知其弊以奏聞于上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

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能盡言

謝綬字朝章朝城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初爲任丘縣知縣性剛介其在任丘得民心有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不遜綬收鞫下獄即而釋之其人愬于巡按巡按遣兵隸縶綬綬即往任丘吏民危之相率隨行者以千計綬止之吏民默踵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害

劉公鐸字以成代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初羣宦擅權瑾尤肆虐頤指爲皇制謦動即天章喜愠回生死呼吸撼乾坤千心忤意則汙瀦宮牆希旨承顏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熏灼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幾介冑之夫首功汗級呈勳者塡門一日瑾有家慶正當朝賀之期公卿百執事嵩呼舞蹈于丹陛下者十惟五六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濟濟罔缺時公以戶曹總理遼東粮儲瑾初擅權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餘日即死獨

公枷月餘不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九日剝些少與公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九藥納之口覺而口尙有藥香監守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大宰綵乘此異言之公乃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劉鐵漢云後歷官知府鹽運使

楊瑛字閏卿嘉定人也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爲給事中受知孝廟上疏請革弊政以保初治嘗夜出遇貴瑺爭道批其頰瑺泣訴上前上曰知是長楊故須少避之久之遷太僕少卿與同官持奏不協出之常德府

傅公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德辛未爲吏部侍郎宰邃菴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宰邃菴善超拔外號秉直門樹私黨又遇餽遺公數爭其不公宰邃菴不堪越次晉公禮書實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邃菴各相結託而李公壻爲儀曹郎中往尙書遇郎中厚恣其

爲常字而不官呼公乃案其廢法數笞責其壻郎中遽遷閑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王下院公佯不知遂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如郡寮印文改方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卽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職但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太監誾以侍郎陸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賞闔後曹又立監創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皆依違不斷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志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日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公致仕何中書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語人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傳公來特煩于五曹蓋無事不爭爾崔公銑曰銑在南封部嘗與羅太常圭峯論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乃深

嘆圭峯之智云

沈炤字文明嘉定人成化壬戌進士逆瑾時以刑科給事中被命按潼關守將姚諫獄將行與同官數輩詣瑾皆列庭下炤獨昂首趨公所事瑾大聲曰此何物給事耶諫罪失機若勿故縱也時已逆知其誣矣至則與御史杜宏幷太守郭任勘之二人畏瑾未敢決炤乃手攬獄辭拍案起曰吾終不能殺人以媚人遂罷去明日宏悟呼酒酹地曰願從死獄上瑾發怒趣縛諫詣闕殺之而下給事中獄杖幾死謫戍寧夏其後官漸起終不大顯然風節可概見矣

韓紹宗字裕後朝邑人成化□□進士嘗爲刑部主事有柯御史忠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橫且多內援亦奏柯詔公往勘而章猶以守備體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得先謁勘官杖之途三十比勘之果如柯劾免官大同鎭守石太監岩與巡按都御史靈寶許公進各奏劾詔差公正官勘而公偕給事中達周御史某往乃獲石十大罪而許公無瑕袁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逆理與法死不爲也一日許公以文移使

知府來白己事而公適他出袁同受其移公還謂曰如鎭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乃檄知府來曰都御史雖尊官人犯人耳可以文移朝廷勘官乎知縣抱移出門鎭守移果至門亦自返比獄成石獨奏公黨文職朝廷震怒以爲欺罔下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人理官勘於是許公卒以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婦人者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亦往占之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既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所事果神使爲若所于我前卽貰若對曰妾神謂公正人不敢前耳遂論死詔憐其愚杖一百安遠侯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贓十萬殺數十人乞繫獄勿宥不獲於是部尚書彭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宗人逋官租者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兆比侯所犯非逋租比陛下遠宗堯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密于近倖故卒無法焉有某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撻僧僧奏伯下于獄有司追僧僧匿太監梁昉門僧也部尚書付公訊曰以一僧縲大臣有弗出綱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

之壽寧侯有犯官樊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戚動為奏狀常不實既而
公攝樊樊匿侯所諸貴皆與援公卒致之獄一日公門獲札子且悉惡
且云必殺樊庶無後虞公卽呼樊來曰而何自聲其罪乎樊色動然不
自公曰第實首有貰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誦其禮甚習蓋樊以公不可
囑故左其術以丐生耳樊于是得編戍于遼東弘治壬子公為福建按
察司副使比至司公曰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咸得理焉先是三司
內眷皆燕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奏都司免冠
求貸始已內讌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左遷福建左布政使其子撻人
于市公過見之卽移文取其子問狀魏夜逸之以歸有屠宰執強市肉
者以告蓋鎮守陳太監舍人也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曰若等不知新
韓副使乎皆械送之公而抵罪鎮中鄧太監某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
莫敢問公受吏家詞鄧以高燕款公而厚贈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先
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人乎公笑而不答既
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者皆爾下軍餘明日捕不到毋復見我

矣比捕而鄧用策士之言使行杖者訴之巡按胡御史某胡果批訴于按察使鄧復以四百金買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珍與知縣高廷遂訐奏及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詔差給事中郎中勘治歷歲不結蓋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訊而定楊高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勅專理海道蓋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建三衛指揮更戍海中衛然戍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久亦不問比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戍不至者有常刑乃徐渡海下衛諸失戍者皆抵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衆刼海上矣公乃集兵伏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戶捕之寇曰韓公不去海道我輩不生且鎮守常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以千金賂鎮守而以書遺牛李白韓公已受賄許我矣可無急也乃又訐使鎮守並得其書鎮守卽奏公受寇賄而公遂去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文昇戴公珊奏曰副使韓紹宗剛廉有爲此係賊人反間之言不信上曰是未幾丁張宜人憂歸矣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鎮守奏事爲言遂罷公

官蓋許先爲舉人時嘗敎書于公之同僚家頗緣爲奸利公逐出之而

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鎭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

國家典章惟朝覲罷去者不得申理時亦有辨訴如朱公瓚者皆獲直

而公亦卒不辨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旣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墜

于落水中見赤面長髯神人擕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尙祀之

許襄毅公進巡撫陜西時太監劉瑯恃援恣横公數禁之一日同舟泛

水公摘發其惡因瑯不遜公乃奮擊之瑯墮水中

張公壽華陰人鄉試中式性剛稜善執強直不隨太原俗故剛勁勇敢

好謀善傾難治而榆次悍訐特甚其人任俠使氣好勝耻屈長吏稍不

平卽羣聚而排之有陷其身家者不特罷官而已雖銓司亦以爲憂公

候銓京邸舍時榆次令缺有同舍生榆人也謂公曰舍長可令吾邑旣

而果令榆次同舍生設酒饌候賀公至大怒曰我爲榆次令生爲榆次

人乃敢浸潤我令家人拉之地壽手杖之卽徙居他舍治裝令家人荷

雨擔壽杖而步至保定榆次丞遣夫騎迎公公亦杖却之至榆次丞不

當起夫騎迎令坐之法而視事獲殺人盜贓伏既明堂階左掘一坑埋盜至肩大挺碎其首死擁土爲坟又右掘一坑埋不孝子母告之供實令不孝子買一棺來立杖殺之埋堂階右亦爲坟左右纍纍焉相對曰張知縣今用大明律其法如此自是嚴刑峻法有犯痛治之不少假借榆民股栗公退食饔餐惡草九年一節成化二十二年行取自是榆次始可治初榆次郡俠苦公束縛不敢肆百計搜羅無得庚子鄉試檄壽外簾羣俠於赴省必由之途設計陷之求貌類公者僞爲輿馬傘蓋夫隸棨戟皆如知縣前驅者一人至他縣大家謂主人曰今日榆次縣主至可得密室爲館主人素聞公名盛饌以俟前驅密曰縣主久淸苦今乘此差欲假數日娛樂可備一歌者既而知縣至主人侍飲至更初從客謂知縣曰某有家樂暫令侑觴知縣笑曰勿令人知會一人走入擲白金十兩于地曰賞樂趨出知縣追問何人其人遠跪不前曰某里長也急起去知縣笑曰刁弟子明日知縣去主人不知其僞也適公受巡按檄勘事他邑由他途入省久之使告理科銀里長初故不服刑乃言

官問科銀何用曰知縣賞樂婦耳按察使疑之又以公入省未經此途
計得其僞狀事乃白俠首揕死窮治其黨公至京授工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工部事涉内府權貴人多官請有權貴不知公也托公爲攬頭
地公對使者大罵手裂其帖曰今番且將就再來者我蚤朝面奏天子
自然無敢請託者人以公刑人之狀呼爲張扯鑽名聞孝皇一日上幸
後山公巡視皇城刑人大内聲徹御座上問之以張郎中刑人對上曰
從渠扯鑽中使或謂公曰上在後山公乃大叫曰今日是何節令幸此
何爲中使驚走爲郎中六年不遷致仕歸
張少司馬海弘治戊申嘗爲順天府丞時一中貴方用事勢張甚尹以
公事偕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廷下人人爲公危而公自如
弘治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槪御史湯鼐妄議朝政事連鄒公智下錦
衣獄身親三木僅餘喘息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湯鼐等
往來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
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

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資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概却不受到官甫兩月廢政悉舉居無何暴病卒

胡參議琮嘗爲處州府同知時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爲屬郡嘗以邑子爲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爲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縉者公同年進士又嘗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絕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跡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疆執不欲附麗匪人故事中外餘二十年潦倒僅以一郡倅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是乃無不足平生寡與卽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弘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禮郡彥于是諸郡彥共請公爲會偶其人被酒誶語公卽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九終于家

朱恭靖希周爲南京吏部尚書適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託人喻意于公不聽但以己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令公再考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部職業惟考察一事爲最重故臣自到任以來卽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而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卽罷臣别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又以南科無一人之去摘公爲私公又力辨此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義嚴正聲振朝堂卽解官去公言若不出口步履縮縮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

叢蘭字廷秀號平山文登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正德十四年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見公猶記公前任總制時過桑乾墮冰事屢形顧問驛遞例有宴設多侈費求媚者公惟金酒巵一事餘皆磁漆進獻物視他郡僅十一二逆彬數有讒言竟亦無他

彭澤字濟物號幸庵蘭州衛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尚書嘗巡撫眞定鄉有奄宦竊政或謂當附之澤卽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已准擬附諸棺矣卒無患

方良永字壽卿號松崖蒲田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嘗爲廣東海北道副使時逆瑾用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匍伏拜跪覬悅其意公入朝爲鴻臚官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卽令向東揖瑾公竟趨出瑾已銜之至旅寓或勸公循例謁瑾公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益怒及吏部擬公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奉旨此缺不係額役方良永這厮如何營謀補選著致仕去公自分忤瑾禍且叵測以得致仕爲望外謝恩卽行然是缺實祖宗額設孝廟中詔必推補有風力者瑾之矯誣類此公旣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愬人命事者瑾欲因此中公遂奏遣錦衣衛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公恐驚動太淑人乃寓浙俟逮旅次已而周郎中時敏力明無罪公乃歸杜門不出絕口時事久之公同年黨瑾者語所知以瑾且悔

促公一來公焚書不報庚午瑾誅乃起爲廣東按察使在職半年理寃滯繩貪墨摧豪右風裁凜然有朱御史者挾勢多爲不法獨心憚公假以殊禮且密令同官示以厚公意公竟發其奸御史坐奪官去爲浙江左布政司幸臣錢寧冒姓朱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其託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于民公力諍之不得乃上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價益急公乃極疏寧罪其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尤當愛惜也寧出自賤氓甘爲厮養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例勢傾中外富擬于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尙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民財戕賊邦本以速不臣之罪有司追價急于星火或緣爲奸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相與赴愬于監司監司欲言而恐畏民庶吞聲而不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餽餉不斷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于此苟隱忍不言則已斂之財必入寧手而民心傷矣心傷

則本傷則枝幹凋瘁根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寧受異恩不思報効反取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合無下臣疏以詔獄明正典刑爲臣子悖逆之戒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二司將已斂鈔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侵尅之弊悉罷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安邦本未搖猶可培植臣死且不朽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鬻鈔者而自飾于上前乞下令散還前價公知寧必怨恨且中以禍又念太淑人春秋高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復從中竟批不允且私授意以示無憾公曰是欲牢籠我耳復拜跪辭吏部覆題乃准致仕時朝廷政事大小多決于寧自公以下多詔事之公疏至聞者吐舌寧疑公有私書拘賫奏者至家啓篋搜之無所得遣尉來浙兼令偵公所爲久之無所得及公抵家大理丞黃君鞏以書來賀曰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胆而束其手拔浙東西數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外內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

如朝露官爵如雨雹不可無此一著聞者謂知言云

周期雍字汝和寧州人弘治戊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正德癸酉嘗奉勅總戎兩廣宸濠久羨總兵翃國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納以嘗禮公以不敢越分位速天刑示諷濠厲聲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弁待之公不答至廣竟劾勛罪狀閑住

王公南[illegible]孝廟時進士常爲封丘令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爲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問知馬公文昇太宰治宅也公卽停車執蒼頭下重鞭之曰汝主爲名臣役民治第彼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勞而汝坐鞭之乎因具奏或勸止又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公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及抵京與天下諸覲吏謁馬公馬公忽出席曰孰爲封丘令乎賢哉愛國且愛我不然我安得聞過也因揖之千官一時同首公遂以最聞公卽夢澤先生之父也

陳讓字德光號雲軒嘉定人□□□□進士歷官杭州知府時大理寺夏時正居家挾老姦持上下官短長強占孤山三賢堂并祀田民田力

奪還官給主夏衡之誣奏勘官朱守孚不察其爲淸白吏望厚賂欲妄
加參論人心不平有二三義民潛欲出金賂之公聞之曰吾本爲利民
而今反不利不可竟被參奏落職都御史楊繼宗上章論救不報闔郡
吏民寃號攀戀不忍其去貧居二十年杜門不出一介不取予一刺不
入公門會赦復官病卒
弘治中國戚張鶴齡時入禁宮侍宴太監何文鼎戒鶴齡曰祖宗有法
非爲內官入此門者許諸人斬之國舅無再入鶴齡不悛一日纔入侍
文鼎仗劍立門外曰今日必誅鶴齡而使者密報上命收縛文鼎鶴齡
既出上面訊文鼎曰汝內臣安能如此是誰主使文鼎曰主使者二人
皇上亦無如之何上曰彼爲何人而我無如之何文鼎曰孔子孟子上
曰孔孟古之聖賢如何主使文鼎曰孔孟著書教人爲忠爲孝臣自幼
讀孔孟之書乃敢盡忠上怒命武士瓜擊之文鼎病瘡死
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淸仁和人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朝議軍國事
弘治癸丑進士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蝟集羣從怙勢橫甚

悉以法裁之且語王曰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某敢不守此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故作奸者以薦陞南京刑部主事時逆瑾擅朝劉琅爲守備部官咸修謁公獨不往機戶侵官鏹累萬公擬盡本法御史阿瑾意劾失入廷中議皆直公阿瑾者竟抵罪進郎中陞廣西太平府知府郡乃邊荒土官雅不庭參公下令延見長撫以恩信而絕其私饋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良久乃還子弟應嗣官者輒爲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丁內艱補知寶慶約束岷府受訟中人橫斂者悉裁以法初往武罔朝岷王聞岷府受詞紮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旨必併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僞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無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遍僉沙衡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擢江西副使時宸濠反有狀莫可言者公發憤上疏其略曰江西失火延燒萬室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莊田所侵激民立寨三司

官多受鈐束問刑參吏舉奏成案買辦漸行於遠府騷擾遍逮于窮鄉臣下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寧王自討護衛以來威勢日盛乞戒諭止治其國內毋撓有司有旨戒濠濠乃行萬金問用事之大臣奏公離間親親妖言誹謗逮捕甚急而公先已遷福建按察司因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刑訊逾年數從獄中上書皆不報言官交章訟公冤久之得減死戍遼東瀋陽中衛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凡四載濠反書聞赦歸田里

屈泰字道隆華陰人屈公西溪侍御之弟也以吏員爲河南永城典史流賊猖獗撫司發銀千兩屬君爲軍需方出其半賊至城陷盡焚之有吏謀曰旣焚無稽餘銀五百若通纂入完案誰則知之君厲色曰國家多難又因以爲利卽子孫乞於市亦不爲此縣有國戚二張素橫遠近趨媚君獨弗禮家衆人不平欲辱之一人曰渠西人素剛安肯甘受則損威多事矣遂不敢動幸庵彭公總制河南檄公軍門供事論功奏陞瀘州吏目欽賞金幣瀘士有吳子莫者常曰屈南衙不好士人獨與子

莫因欽從容叩之南衙曰泰行素爲士人所輕動曰胥吏也泰仰之若天日及泰遊歷四方見官於郡縣者貪殘汚巧中教奸誣善發財黷貨動以萬計民有一怨言立亡身破家剝民之膏脂以媚權貴賢人君子無如我何者百計凌之以張己威皆士人也泰又心疑之子莫不覺擊几長嘆曰若此者視南衙取與不苟強禦不畏也奚啻溷廁哉

李公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母夢日入懷中寤而生公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弘治癸丑舉進士丁內外艱戊午授戶部主事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斷自秦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常監三關招商用法嚴多格勢人之求乙丑進員外郎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詳具其集時外戚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民莊田聲焰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壽寧壽寧愬摘疏中有張氏字爲侵中宮昭聖大怒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衛拷掠詰責辭氣無所撓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公叩頭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不敢對謝公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其

心無他實欲效忠于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姑釋之劉公曰陛下此事卽堯舜之心也止奪俸三月正德改元丙寅進郎中太監馬永成劉瑾等八人蠱亂朝政給事劉茝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先皇帝於地下耳乃令公草奏疏入詔廷議其事八人者環哭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逆召入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草也蓄憾不已矯旨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爲黨人公與焉降山西布政司經歷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羅織公罪逮繫京師一日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其力救瑾嬖人姜達亦爲申理乃得免放

歸大梁庚午瑾敗辛未起公江西提學副使勑許舉聞重事振起古學
力變宿習褒節義訓正禮俗士翕然向風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公
非其職各起訟當路素忌公才名落職閑住謝辭曰臨官不讓云爾
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公耶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
有才名者卽啗以厚利否則威刦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爲
動久之墮其術中乃公不知也公既材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
而江西御史某與公有嫌遂相奏訐天子命大理寺卿燕忠體勘下公
廣信獄拷苦殊甚公不爲屈竟致閑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公
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辭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
俊力救得免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嘉靖辛卯就醫京口
還大梁病卒

盛公應期字斯徵吳江人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都水主事管濟寧
牐牐當孔道私舟爭利先進公束以法而時啓閉之吳文定公寬以少
宰赴召時方封牐蓄水以濟漕船吳公尊官也守牐□旬乃聽得過公

之守法吳公之樂成人美聞者蓋兩賢之中貴人奉使往來咸望風斂戢挾私貨者輒沒入之時太監李廣嬖用事諸中貴愬于廣廣固銜之矣而廣之家人販私鹽南來聞公嚴悉投鹽水中廣益怒乃嗾太監秦文誣奏公阻薦新船為大不敬詔逮錦衣獄謫雲南安寧驛丞

周璽字天章弘治丙辰進士除吏科給事中擢禮科都諫迨武宗初服逆瑾擅權惡璽直乃陞順天府丞實則抑之未幾同錦衣指揮楊玉勘事赤縣玉者瑾之黨也衆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假借事竣瑾嗾玉誣璽蔑視近臣遂矯制付詔獄極其拷掠身無完膚弗少屈曰吾死不足惜使忠義畏愞為可惜耳瑾聞益憾之使削藉奪其勑命尋卒於京邸瑾伏誅用言官議還其官遣守臣諭祭併復其家世宗繼統詔錄先朝守正被害之臣當道首以璽言遣官加恤典廕敘其嗣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為開封知府時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與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詩謾繼廖出鎮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

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詔逮至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州

曹琚字仲玉桂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廣州知府時中官有奉命查盤者勢灼甚或勸折節以免禍先生曰拙于奉承得禍必深吾能拙不能巧也每事裁抑之乃欲重盤郡庫以洩憾先生抗言不從中官亦畏沮終不能加之以害

余祐字子積號認齋鄱陽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初爲刑部主事正德戊辰勳臣有爭襲者公嘗置其案忤逆瑾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福州府愛人䘏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于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

守慚愈媚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搆于廠衞曰不去余知府鎭守不得伸

手也公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不敬

之但好官亦無容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任丁父憂未上服

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内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

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

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

兩院爭可否平反寃獄按黜以巨贓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

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而失之偏公曰

偏則受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

王軏字載卿江都人弘治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司禮太

監蕭敬家奴市猪隱私軏執而訊之忽健卒數十擁奪去敬以告尙書

侶鍾鍾笑曰乳犢寧知畏虎耶復榷稅滸墅關附敬者潛遣人伺其隙

三月無所得以復敬敬曰此官爲國家盡心向者事亦其職也

何瑭字粹夫號栢齋如皋人懷慶衞籍弘治辛酉河南解元壬戌進士

歷官右都御史謚文定初改庶吉士與修孝廟實錄成晉修撰逆瑾煽虐烈燄如焚一日瑾贈川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跪見者公獨長揖瑾怒亦不以贈頃之受贈者復相跪謝公傍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公自前對曰修撰何瑭公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庚午瑾伏誅辛未復公原職

李時東莞人以舉人弘治十六年知福寧州正德戊辰入覲逆瑾先期嚇賄視藩省大小爲差閩金三萬科州千李竟不與及秩滿憲長朱銜舊憤加刑焉清軍道以多得軍丁爲功民懼哭求救李曰汝輩第毋入我請以身當之憲長雖怒甚而事竟寢

董建中字湯民弘治乙丑進士由行人爲御史時値盜四作嬖人僭柄朝有邪臣威脇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刺奸雖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毋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麗有嫗與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卽上疏曰閹人

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戮無赦閹人懼無縊海葦濟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立奪御史府以居聞湯民至列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關閹室如掌大閹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既入書湯民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爲盜趙鐩弟幸不死實賊詐爲間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弘治辛酉應天解元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至正詹事謚文裕正德戊寅爲國子監司業署監事奏黜不法典簿勢家子犯監規痛朴不貸嘉靖己丑充經筵官值公講晨先送講章於內閣更竄數語公講畢奏講章詞義不浹非臣原撰敢請無再易上是之公以面奏非舊章具疏認罪上宥之公復抗疏言經筵啓沃聖心雖百司庶府事皆得依經比義類陳庶無壅蔽奉旨謫延平府同知

張翰宛平人弘治乙丑進士選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劉瑾當國內外

重足而立公長揖不爲屈一日會他所瑾不能堪拳擊公紗帽至籠其首公躍起擊瑾仆地左右亟扶之去人或危之公笑曰恨未殺此奴爲國家除禍本耳亡何瑾敗公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致仕公所至有聲囊無餘俸蔭一子失其名今不知所在君子曰賊瑾羽翼成矣而先生擊之卽此足奪其魄彼燒葱搗蒜者獨非天耶予每見都人士談及此事未嘗不撫掌稱快

王公竑撫揚時因歲飢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點權貴人權貴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有爲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愼重事且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耶公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設遇此等事吾卽如此處之怵利害而迂其計吾不爲也

章文懿公懋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敎習諸士一日以王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以試文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推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

應制觀燈詩公遂不肯賦疏入謫官

建安李古冲太宰默庶吉士時有上三宰相書曰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取信于天子謨弼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勢所難投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衆思廣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多矣又曰有能忠於國者亮免過矣僕謭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攄忱効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嘗君使楚將受象床登徒子懷德色而諍之曰吾得寶劍以獻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此奔走唉吐之末豈不以德重罔陵義足淵沒然而旅進羣退依阿取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執事聽之比者陛下降發中之詔修大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僑談矣昔二鏡不辭兩國之任旦奭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夫也誠在優宜不爲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浹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爲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子並拜而宮掖乖五王並封而

武氏橫相公不鑒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懟也君子之言愛也懟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謂盡出上旨哉卽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者伺上勵精倚毗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適覯玆隙遂託焉以逞以爲是足以羈強之矣觀其敍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先帝左右謬寵奸黨動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干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肇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動舊而下而投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覩記也詩云殷監不遠奈何弗愼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洶洶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謬生非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竊爲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謂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上春秋

長盛復有媒孽其事引據祖訓搆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陛下仁
聖樸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抵命之後此輩有妄希冀執事能復忤之
乎僕慮正色難矣卽有否也其搆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變釀亂方
自此耳爲執事竊計不若守奉祖訓堅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
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
之上足以結主心下足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僉壬之奸使之屏氣
攝息不敢恣肆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
然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耳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
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詿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夫皎皎
易汚嶢嶢難合可不畏歟今執事勳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
食其報永永無替奈何獲此而後爲貽謀耶昔仲連說趙却秦軍平原
持千金爲壽連曰卽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爲也後世稱播仲連
之義且執事勳勞孰與魯連茅土之錫孰與千金然執事猶且蔑之令
聞廣譽豈有極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念國事

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略其讚述謬稱縷縷之愚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皇恐再拜按李公羣玉棲稿敍公之始入中祕也適先帝繼統之初迎戴諸臣並膺封爵公貽書三相稱引古昔勸其力辭濫賞以杜權倖之門正誼讜言名動朝野然亦以是見忌改授兵曹郎後竟以文貽禍

松江宋公瑮字克純正德乙丑舉進士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卓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誚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君嘗以疏請印於文文迎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劾己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君君坐謫江西安祿縣典史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以才敏堪治繁劇調當塗未幾謝病歸日治丘園多蒔佳菊更改菊存優游數年卒公爲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詬毀公公勅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置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而奈何以小怒隳之哉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柳氏子歸且謝

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閻閎字尙有臨淸人登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世宗自藩邸入繼勅車騎由正陽門閎叩頭曰殿下未卽位不得由天子門擧朝壯其言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以定策功進封伯又大賞迎扈諸臣閎言敍援立則威柄移私隨從則侍御驕恐累初政之美事遂寢以劾論大臣忤旨謫雲南蒙自縣丞是時史給事中道曹御史嘉俱由庶吉士一日言事並罷人稱館中三傑累官提學副使乞歸初與夏文愍公同官已夏入相謝弗與通又數年夏趨召再相過臨淸造請竟引匿不出賦一章寄諷夏嘆息而去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瑭期大用之瑭始入京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然

方公鈍爲司徒時耿公定向初登第謁公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敎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成進士耶耿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屛間謂耿曰子卽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

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洩耿乃揖謝教而出

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數

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

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凡人一隸

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一目錄 內編

剛方後

往行後

張滐　劉佐　王以旂
葉信　劉淑湘　黨以平
謝汝儀　崔桐　張欽
林希元　柴經　浦鋐
毛澄　朱裳　鄺璠
徐灝　郁山　歐陽鐸
施儒　王之垣　韓汝節
邵銳　倪宗嶽　屈直
張滂　桂萼　霍韜
聞淵　閻溥　高叔嗣
陳褒　江潮　林俊
劉陽　陸粲　鄭世威
陳九疇　朱衡　龍遂
陳堯　王儀　吳逵

雷　禮　李　淑　王邦瑞
江　珍　王　爌　李元陽
張　任　海　瑞　趙三聘
孫　植（二則）　耿定力　許宗魯
魏學曾　王祖嫡　王錫爵
劉光濟　李　遷　陳以勤
周子義　馬自強　管志道
顏　鯨　張夢鯉　張　卣
潘士藻　周孔教　薛夢雷
李　蔭　王士魁　陶大年
趙用賢　劉應節　楊俊民
晉應槐　周季鳳　馬　卿
陳　儒　文　森　李紹賢
黃元恭　項　喬　張繼孟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剛方

往行後

張嵿字時峻號楓丘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南京刑部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姪爭襲奏行該司勘問賂瑾囑公公不可奪乃矯制取入刑曹陞興化知府瑾又以異香下諸郡責賄公不報郡人戴大賓者弱冠及第瑾欲以姪女奪其舊聘囑公主之公復不應瑾怒甚遂摭隆平侯事落職當元旦祝聖畢卽微服東歸杜門謝客瑾伏誅起守南雄淸操益勵甫一年陞江西參政去之日行李蕭然老稚泣送不忍捨立祠於庾嶺祀之時宸濠潛蓄異謀賄結中外諸臣陰使黨人王泰郭宇道意公正色拒之適藩災乘釁劾公賄權豎張雄輩謀罷公賴當道持之竟爲奏釋時當述職

衆論公賢能宜加旌異獲拜綵段羊酒之賜亦曠恩也遷本司布政使
時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內公拒之濠爲掣肘因斥曰病風子乃戒其下
愼勿干擾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之則棗梨薑瓜也公曰我知之矣
是欲我早離江西耳臣子受命於君行止非人所能一時縉紳咸以鐵
漢稱之濠忌終於妨己賂擢爲南京光祿寺卿
劉天和字春和麻城人歷官兵部尚書謚莊襄初登第時與海內知名
士結志實修無世俗華標態時逆瑾用事奇天和貌偉且偵知爲同姓
使人招之復唶以華秩天和竟不往已授南京禮部主事瑾誅改監察
御史出按陝西前是鎭陝太監廖堂貪橫甚而寘其弟鵬於錦衣相表
裏爲奸及公當出鵬候邸中甚口有脅爲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
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於衢飭諸司毋曲狗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
堂陽爲惴惴請一切得自新公亦異其貌悔稍寬之而謗書陰上矣會
公監鄉試所得才士人盛於他時其程文爲諸省甲甫畢而堂之弟鵬
素奴事幸臣寧從中道地堂謗書以其校卒稱詔逮公既就繫堂使所

親信恫喝校卒且啗之利以求甘心焉長安吏民感公恩而痛其寃慟哭擁車前後數萬人車爲枳得不發壯者至掊挺行求堂欲殺之堂恐稍杜門引避而其豪張傑王倫數十人相與嚙臂爲盟護公所過傳舍必週視食必先嘗堂前祕遣尾公者不得近竟以免而公之下獄也幸臣寧入鵬嗾考撫公罪不得遂長繫於是給事中御史俱有言赦出爲金壇丞亡何進爲其令堂之孽公也校卒挾璽書一日以琅璫至豺虎交跡卽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卽就道無慘容

吳公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召見公甚温公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璫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遂辭出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産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器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己能者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提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皆計斤兩公因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滽歷

陞左都御史爲吏部尙書時公爲令十年矣濂猶銜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弘治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適逆瑾專權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師額外索取衆以爲當出於鹽法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興之資因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事時瑾已怒矣而公又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不法又發鎭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公瑾遂矯旨坐公枉道還鄉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主事宿汝忠營救乃戍崖門再月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歷江西參政嘗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及將變常遣吏部金曰巡撫孫燧宜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吳廷舉切勿令其來

武宗駐蹕留都江彬鴟張所過率以重賄逭于禍寇公天敍時爲應天府丞守臣亦諷公賂之公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公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公久無所得偵者

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其他嬖倖亦因此斂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公啓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倖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駕至留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亦不知病也

又云寇天敍爲應天府丞時武宗南巡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寇與兵部尚書喬宇皆山西人軀體頎碩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粮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奈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之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正德二年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時艾璞爲南直隸巡撫承勘悉以還民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劉瑾揑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

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

雍泰字世隆陜西咸寧人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稱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准公公將參奏李跪堂前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傑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李傑一作李稽乃時相甥也既罷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泰簡出入温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山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疏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公薦于劉瑾瑾公同鄉也詔復起公爲左副都御史董標江疊疏固辭弗允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公憤悒不樂或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耳聞者吐舌已瑾怨公不餽謝遂令致仕罰粥米千石東着有司促輸宣潘鐸諸人及前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輦公罰米有差公自是復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曳杖撫童子徐步畎畝或

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于是田父羽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於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於此而言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於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旅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公至童顏兒齒目烱烱射人咸謂遐算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榻下若霆震數聲胡故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嘗爲江西按察司太原知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騶緩避公召數珍珍起科摟衣上汚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假爲悖言言非罪耶笞珍珍訴於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衛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參政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曰泰敢黨達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横行公先收屠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爲屠公禍屠公豈知禁乃大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朝廷法諸寮慚退

牟斌字益之以指揮領鎮撫博學曉文義爲儒衣冠其所理恆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卽言壽寧侯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實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經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茝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爲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字斌不可而顧與同列曰此存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元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爲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閹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閹賂陰喝斌令歸曲詳仍爲閹納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爲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之金行及此矣蓋卑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

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
正德丙寅以來閹人八黨擅權劉瑾尤肆毒內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
京官必重賄方免禍曰方曰千方者萬金也千者千金也見則長跪稽
首內相不爲禮大中丞曹公鳳字名岐新蔡人以延綏巡撫回院公弘
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詖阿禮不知賄事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
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耶不見瑾因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
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耶
公曰聖恩也瑾問曰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
慝耳瑾怒目攝公出公歸卽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
勘天下錢粮以中士夫勘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粮浥爛過緣主者公適
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誣公賞布五百粟千石
立限繫宗屬緩則將藉公家公亟盡鬻世產完報然瑾未解也公隱憂
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朝廷遣官諭葬祭公嘗巡按江西
穎州僉事某傲虐不戢公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長短且嘗忤公而

頹新蔡又甚邇或謂公曰此易興謗宜寬之公曰身爲風憲而避嫌不激濁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一路肅然

蔣瑤字瑞卿歸安人□□□□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謚恭靖正德初爲揚州守宸濠反時武皇南征駐蹕揚州扈從貴近橫肆要需遊擊將軍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脇人以死氣燄熾灼特甚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舡縴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揚州公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幸臨之地舡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房若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公曰揚州大戶四個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繡女公曰揚州只有三個繡女江問今在何處公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覲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異香異品產自

殊方者不可勝數卽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無撫臣邀公使他
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
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在某處揚州係公土偏
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責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
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公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武廟南巡
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䁥賂遺莫可資算公曰備亦罪
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一身乃僅鳩供應之具羣小復
橫斂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金黃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
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鯉魚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若揚州知
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俯伏而進曰魚有直矣
他無所取惟妻女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晛之曰汝眞酸耶吾無
須于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敢取値矣由是淸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
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王冢宰華爲禮部右侍郎正德丙寅賊瑾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

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

之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

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改

官故致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

勒令致仕

張簡肅公敷華督漕入京諸閹用事者樂與結納因西涯浮梁二公通

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二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

不敢二公強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內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

無內交忍一日自敗乎其後劉公薦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

難爲耳

張文定公邦奇任吏時值閹瑾兄死朝大夫俱往弔文定獨不往乃作

狐記以誚之踰月瑾敗友人曰子前記爲讖耶

牛太常鳳爲吏部屬日錢寧用事常挾勢囑索吏人冀得吏代役厚賂

公怫然鎔衣居要官顧爲羣小囑耶竟不與部中事無纖鉅必執例以

行冢宰晉溪王公稱公爲執法吏武皇帝南巡公率僚衆抗疏諫詔杖之廷瀕死今上登極錄言者功陞公俸從四品己卯轉考工郎中公悉心采覈不爲毀譽亂其眞冢宰白岩喬公一日出一帖云茲實鑽刺得官者公視之曰諸固不能盡知中二人皆九年考滿陞級非速化者喬公大駭怒投帖者因命公詳覈之留者大半愈重益公

崔公銑同考會試宰執欲私其子以托公公不可竟出他手時劉瑾竊政因戍元老奴僕端揆公與何公瑭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冢宰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調改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粮長易以惡銑廉出之粮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公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竟格姦

周臣字元弼通州人以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尋改刑部有大臣子坐法諸司莫敢决臣竟决之坐是左遷薊州同知陞順天府推官時劉瑾黨有犯法者臣窮治不少貸瑾誣以他事下獄竟無所坐以辨疏字畫不謹罰俸而已正德二年六月有投匿名疏數瑾罪惡者瑾不怒矯旨

責朝廷臣五品以下廷跪時方酷暑臣憤甚挺跪日中遂死人共悼之
嘉靖初詔復其家
李東陽當國時正德□□年通鑑纂要書成賜宴於禮部瑾以修書盛
典欲因以示恩公謂此書先帝所命不及進御豈敢言功瑾內銜之
陳司寇壽嘗巡撫陝西陝西兵荒之後民兵敝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
弟鵬姪鎧怙勢以逞權剝削無厭禍且及士大夫家人人重足立時楊
公一清當國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薦公時堂稱旨造絨氈帳
幄數百間科價數十萬兩公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萬兩欲輸內權
貴檄所司留以備賑仍戒諭此後不得指進貢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
奏堂兄弟訴于所怙者欲圖中傷公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
司寇少故貧落落自豪嘗從醫閭賀先生學所養益邃三舉不遇乃遍
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乃登進
士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鈐束臺官不得妄言朝政時公為南臺副
都御史閲讀畢公正色諭十三道曰言路其可閉乎時言官之氣恃以

益壯

韓邦靖字汝慶朝邑人號五泉子蓮峯先生紹宗之子也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參議初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紿曰部尚書至因起撤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與庫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吾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與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兼收黑窰廠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

吳鼎字維新錢塘人正德□□進士歷廣西參議初爲臨淮令時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饋不羸中貴人大觖望憤語呼挺君銳身先民吏當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獄一歲所廷議白君還治

張璿字仲齊號恆山晉州人孝廟甲子解元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都

御史嘗巡察陝西先是巡撫張鳳任情虐下公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
公再疏其言劾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怒鳳竟罷去左轄姜洪廉正人
也不能詔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邁昏妄公力與白之朝論爭傳
其疏嘉靖初年之建四郊也瓚時爲御史協諸御史萬公鎧上陳忤旨
奪俸南禮部侍郎黃綰恃寵貪汚爲御史張寅劾之黃卽奏辨且陳議
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上心寅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
院勘焉尚書某謂黃背實有字非罔也公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
求美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尚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公得薄譴方
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張以書示公公謂廷尉鄭公岳曰
張言未可誣也自是秉用遂感公爲知己且示欲顯薦用意公因善辭
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卿河道侍郎凡屢疏俱不果
用張相既罷而李公時繼之嘗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公
之語公乃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貪聲著公薄之因與絕交
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黃之奸劾公不能捕盜笞撻

軍官疏入李陰喜其合己蓋自是公歸矣

毛憲字式之武進人任給事中武皇帝狩回賜文臣武階緋綺使製式服以迎有爭以爲榮者憲獨納還歸鄉足不及公門

汪僉憲應軫嘗爲泗州知府武宗南巡至泗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名公奏泗州婦人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間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胡中丞東皐撫鄖陽有武將以賂營求者公呼至論之曰貪必受爾賄矣刻必褫爾職矣非汚人則害己汝何爲焉杖數十遣之大冢宰唐公龍曰胡公此事甚痛快人心然非公不能也及總內臺賓輔臣張公孚敬重公之宿望因首薦之欲公德己公自朝會與衆共見外未嘗一私謁之但有所囑亦不受焉或諷之公曰吾生平不能媕婀以與人况爲朝廷官其去留在朝廷耳而阿屈以求容所不爲也張公因憾之會公自陳從中准致仕人嘗以此少張公之量而直公之節云

羅憲副循爲武選郎中日逆瑾私人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

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公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
內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啓倖門糜歲給奏
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爲瑾爪牙府君寵
其管事尙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爾老悖獨不知張某可用耶
敞曰郎中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尙書爲敞請曰
幸無怒卽便奏矣敞歸召公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
受禍汝獨免乎卽濡筆蟣奏公走前持奏曰勿毁成牘但示姓名足矣
敞不得已以別楮者二十餘人投公公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
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卽置之死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
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書曙入部口攝攝向公索初奏上之
以脫己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毁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公
朱光霽字克明號方茅雲南蒙化人正德癸卯舉人歷官西安府同知
初授重慶府通判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公視府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
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慚而寢陞錦州知州州多勢

豪私役州民乃其常俗公至悉除之一日有稱尙書家人徵州夫栽田者公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公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公呼吏開獄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公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故其爲正直不阿遂累爲臺臣所嘉云

何憲副景明性高潔不妄交游爲中書日錢寧欲交驩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此名畫無汙吾題留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怒視遠之會乾淸宮災應詔言便宜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留中不出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者誰也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斂之竟却其棺後督學關中會鵬弟鑾鎭守關中恃勢益横諸參隨遇二司不下馬先生執參隨者撻於市責數之乃諸參隨者始人人皆斂避矣

董少廷尉怡在刑部日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公恤刑浙江還旣

不往又無所賂大拂其意乃摭公踰限罰米二百石餉邊久之以吏部
薦爲大理少卿時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狂道陶給事中諧劾
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
凡事涉危疑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以奏讞忤
瑾意奪俸者屢矣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公猥謂驟遷
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疏略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
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
于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循資遷
轉者蓋嘗有之而言者以爲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
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爲夤緣臣實冤之臣身爲法官既不能誅罰元
惡又不能免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
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推舉事由明臣心跡以禮致仕俾臣素
節得白於後世卽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辛丑四月今上卽位覃恩
詔以章服閒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

楊少司寇茂元爲廣西參政日逆瑾差御史孫迪查盤廣西布政司庫各道皆措銀千兩以餽瑾茂元若罔聞同鄉謝迪嘗諷言無千金難免桎梏之禍盍審圖之對曰千金之餽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救是畏無妄之災而犯有名之律譴將益深謂之智可乎故誓死不爲四年夏吏部擬陞江西右布政使瑾僞旨令致仕乃書寄其子曰乃昔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得之喜可知矣卽買舟歸

李大司徒瀚嘗以右副都御史董漕時榮王由運河之國戶部恐其妨饟運奏令各船分行兩河貴璫冀得賂動輒阻遏公適會議北上過天津遇王舟朝見司儀如陛前贊禮公止四拜卽輿且啓王嚴飭侍從勿阻遏運舟王聽納自是始不擾糧運官軍稱快徵爲左都副御史中官楊鎭怙勢鬻販私鹽舟車相屬於道事聞逆瑾乃奏檄南都重臣按厥事守備貴璫劉琅攘爲己有同事者匿諱比命御史督之方檄諸省償銀瑾以諷臺長語塞公厲辭以對衆爲股栗瑾隨奏遣公往欲中傷公往仍令鄖出所攘幷劾落其職守餘咸不論時論壯之

周襄敏公金嘗巡撫保定時眞定巡撫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杖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己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往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于巡撫爲同事而臺長又于公僚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磽磽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媕阿此蓋所難者

邢寰字伯宇黃安人行方識卓以進士授給事中好直諫上嘗呼曰酸子禁中有舉動輒問中常侍曰邢酸子得無知之乎上一日命駕欲遠狩寰伏五鳳樓前遮留上竊知之從後載門徑出尋謫廣德州判官遷南昌知府興賢剔蠹萬口頌之以病卒於官

唐公龍字虞佐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文襄嘗以御史巡按雲南時中官錢寧爲雲南臨安人藉勢肆虐賣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授莫敢弗應金齒參將盧和爲其義父挾仇煅死四平人強奪生員妻擬斬已定錢寧爲和奏辨勘肫承差致書於公公堂

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折審錄官之語而曳和以加刑具允罪下獄同事諸公亟稱曰中流砥柱然此寢不帖席矣土官鳳朝明者以被奏訐不得承襲厚賂錢寧不下十數萬爲熏言脇武將許遷誘文職文案具矣公至駁還原案客有爲朝明作說者曰道長直難得鳳家持萬金半年不得入龍正色曰即十萬金亦一芥耳此言何爲至乎其人愧而去

劉公文煥嘗知東昌府時大將軍彬導天子南巡江漢蓋彬日侍帷幄一切奏白盡從之貴震天下諸所過郡縣賄累巨萬長跪稽首始得免公嘆曰文煥守此地乃不能邀還車駕惠解困瘁亦已矣奈何剝下涵禮媚權貴哉吾不習是也彬大怒繫置之至揚州有李提督者彬親信之謂公曰知府寧不知大將軍尊重今天下第一人乎可亟圖之不則叵測公第張目熟視不爲應然提督心實壯之乃爲白遣之彬怒且未休曰知府不稱東昌遂調夔州

張潔字景州生而秀朗弱冠以正德辛未進士知建平三年稱職待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游建平檄潔與之繇不聽而潔

所禽治邑豪復交搆其間于是洪論澯情厥職改廣昌澯乃上書訟洪違憲綱聽請寄預平傜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僚洪坐削籍澯改廣昌如故尋遷主客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怨以處哈密事劾澤納幣啓釁欲寘之法並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嘗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宥澤第以瓊故莫敢爭澯獨抗言澤以功受誅此後誰復任者因言於閣部大臣會瓊遣其屬儲洵持牒邀澯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也事成有顯擢澯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利國家耑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豈宋屈已和戎比耶范仲淹嘗與元昊書寧獨澤變起倉卒微陳李邊人且為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為謝王公毋汚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抹之者皆得釋澯之力也尋改儀制司精膳員外嘉靖甲申議稱孝宗皇伯考澯與諸臣哭諫上怒悉繫詔獄於是澯以杖死年三十有八澯未死猶力割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為人後者為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授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聞者傷

之隆慶改元贈太常少卿深生平慷慨尚氣節見義勇不顧其身嘗言唯吳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

劉佐字以道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在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人傳某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僞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卽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況爾僞奴乃欲弋利乎叱侍人縛于廷下杖數十亡賴子杖罪遂至於法矣

王以旂字士昭號石岡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諡襄敏嘗爲御史巡按河南方有事鄉試六月江西宸濠叛河南鎮守閹劉璟宸濠黨也陰約爲應乃倡議罷試公徐與閹言各省鄉試月日定自聖祖江西去汴遠濠旋撲滅河南罷試與事無關宜如故璟又傳武廟親征道自汴出輒下牒取藩藏銀四萬兩稱備供應諸司莫能制邀公會議撫臺者業已漫應公執不可謂大駕所經供應誠不可緩然天子御

六龍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擬駕出發公藏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罪叵測璟沮庚辰正月璟逮詔公同三司籍璟僉曰往時若聽取藏銀今將奈何

葉信字□□□□人□□□□進士歷官泉州守當（有闕文）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閹者入據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霤再屈膝拜俯伏閹從几傍徐起荅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就府舍小不謹或拒所括輒得禍間至校逮從闕廷斃杖下閹則自縛笞以爲常于是所至府無不人人惴恐者至公乃令四徒肩輿入閹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公大怒自道上令回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焉改色者閹大沮下堦而迎公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公取庫金滿千遣吏賫記與之閹又大恐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府聞之稍稍梗閹閩中閹勢大衰息公倡之也始公爲工部時同舍郎某以墨聞公從之飲醉沃手先同舍郎次公公

叱奉盆者曰是水汚吾手同舍郎故善諸閹至是乃竟構公自泉從鑾

徽竟敗公於思南而公當付大理時以抗禮忤逆瑾瑾銜之誣公罪矯

詔杖公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再三起僅獲守泉此在他人宜廢食矣而

公讎之愈力此其嫉邪而羞忍恥不見伈伈俔俔出人下用倖以易一

羣太守也謂不出天性哉

劉淑湘字養忠麻城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順天府尹

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塡北京供廂坊當戶役遂籍北平爲北京民年需

原籍幫銀有司年徵銀解戶部發府給富民曰供廂坊役云十五年福

建解銀六千有奇到部部發府曰給富戶府之僚及胥亦曰合給富戶

養忠曰富戶何名給若是銀也胥曰例富戶亦告曰例養忠曰何例胥

曰年承行矣久卽爲例養忠曰國初土著民寡富戶供坊廂役費需實

繁原籍幫供實宜今土著日增富戶隸籍順天與土著民同間役供費

與土著民又同凡其役費府下兩縣縣下廂坊詰丁揆畝均出供費何

富戶獨得若是幫銀也胥語塞僚曰銀給富戶乃無後虞養忠曰何虞

僚不答蓋僚媚大臣通富戶賂大臣求必給銀大臣恃權迫養忠養忠不懾下兩縣覈年供需費銀著籍覈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覈費季給銀富民無從得給銀矣時有輸粟生周禎實養忠親騃子也富戶夏昇兄夏最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投二百金餌周禎假曰爲囑尹周禎故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禎備毒刑訊曰必言尹與知謀乃免死禎曰尹實不知願自死大臣嗾東廠攀尹家童與知謀連玷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訴大臣囑託納贓十事上知養忠言實欲兩全乃詔不問養忠家童玷大臣贓跡亦寢獨謂養忠訐大臣罷養忠出詔獄致仕到家踰年卒

薰以平字守衡禹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嘗爲戶部主事時閹宦用事公屢現其怒太倉巨閹李宣乾沒粮儲公發其事及入奏武宗跪而欲言有扶保者勸之起改馬監收錢又革諸閹分例寶坻解紅花子每一石止用銀六七錢例須出銀二十四兩公令解戶收納本色諸閹不收別以酒肉貽金饋公公却之知公欲奏懼乃肯收攬頭者

勢家人積年罔利虧國損民東廠太監張銳之甥郭金錢寧之僕胡泰共騙元城解戶銀不納公如例監追變產銳寧怒使三校日夜踪跡公戶書恐令赴銳寧謝罪公不往竟亦不害武宗親收家將朱乾等六百名直入臺基廠取馬草去公禁之責發兵馬司獄提督太監江彬面奏朱乾率數十人執公至豹房彬又奏上上方寢語曰小事放他罷日昳一巨璫傳旨這官且回明日聽候發落閉門待死罪三日事寢丙戌春擬陞光祿大夫秦公亟爲公喜公曰往見宋少卿以鴿卵不備爲內臣窮辱某不爲也秦公唶曰余昔在此十一年求之不得爾乃薄之耶冢宰廖公招公相見公避嫌不往廖益重之

謝汝儀字國正號果庵鄞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按察使嘗病文文山以道生佛生名其子可知其爲人初爲餘干令禁梨園淫樂一日上官臨縣將取海鹽童爲戲公不應當道重之

崔桐字來鳳海門人貢入南太學正德丙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諫武廟南巡詔跪午門外五日廷杖奪俸嘉靖初錄諫

南巡諸臣加俸一級三年伏闕諫大禮復逮詔獄廷杖明年以武宗實錄成進侍讀六年外補湖廣參議陞按察使副使提督學校尋改禮部左侍郎會推吏部中飛語致仕桐清忠耿介不苟狥榮進嘗自敍曰奉職太愚自處太高掺持太執語言太直又曰薑桂之性不受變于酸甜所言如其爲人

正德丁卯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公欽閉門不納扣馬諫阻疏凡三上其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已到昌平州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係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有詔下廷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而後行今傳信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松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閣岳等至南口傳旨宣外內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奉璽書幷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扃鑰手自持誓曰此我皇家後門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閣岳

不得入回報武宗卽回鑾𤜶昌平而還韓邦靖西巡歌曰去年天子建行宮今日榆林駐六龍聞得此關張御史曾回聖駕在居庸蓋記實也

林希元字茂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初授南京大理寺評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關法司已而問者家訟寃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者今御史自受理非成法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𠻳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以相勸免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

柴經字秀常號松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右副都御史甲申爲廣東按察使渭厓霍公謂前使追復梁氏所據憲司池爲非力請歸梁而公不可雖忤渭厓以素知其賢且常薦之亦莫之憾也

浦鋐字汝器嘉定正德丁丑進士初知洪洞縣嘉靖改元召入爲監察

御史強直敢言以廷議大禮及疏論尚書林俊陶琰已徵不宜中輟內臣秦文已譴不宜復用武定侯勛貪恣無忌請收其兵柄皆忤旨奪俸已念母老乞歸終養七年起掌河南道事時居京察執法不阿失執政意罷去後七年臺省交章論薦再起出按陝西以疏救御史楊爵被逮秦民奔走相弔如失父母下詔獄與爵同室獄吏頗侵之爵不能平鈜謂曰內文明外柔順此其時矣鈜爲御史二十六年再蹶再起百折不回卒死于獄

毛文簡公澄爲大宗伯逆濠未反時奏欲撫按諸臣朝夕進見有請公奉行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僞爲孝行脅鎮巡請旌表公覆奏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今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弗知也已卯春賜大紅蟒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賜玉者三人公與焉左右不悅公者詈弗與至是駕自西旋將郊公當導駕度弗能終詈乃始出之及逆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諸王府議然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召文武羣臣出會議公正

色云前有宸濠朕自有處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草成獄奸彬在列爲之吐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公言爲據論者謂當是時羣奸竊柄且握重兵人人自危而公議不少沮可以爲朝廷重矣世宗皇帝初繼大統尋奉昭聖皇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爲劉鎮撫某女故官官某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底蘊以告公稽武選貼黃而信卽具奏上俄有左順門議事之旨公意其爲此謄貼黃以進其事遂止

朱裳嘗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人倖奏訐司徒石公曰爾徒往朱御史不汝允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鐺構下詔獄君抗疏曰朝廷設御史齊民畜猫捕鼠若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鐺八罪王始得從輕刑又諫止南巡數孽人熒惑禍之庚辰出知鞏昌晉浙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右轄兩爲副都治河建牙於濟己亥夏五卒於官君性淳篤朴直斤斤懇懇御史王璜按浙辟不畏勢浙有重人寃之璜罷官君以副使至京重人問璜何如人君曰眞御史也重人慚

沮
鄺太守璠知瑞州日逆濠以親藩怙寵朘削郡縣屬邑新昌劉氏以富聞濠利其財遣校尉持僞券責償公密令抗而毆之一無所得乃譟而知公愬焉公曰彼敢抗親藩何有于郡吏耶某固靖民者華林幸輯而敢激彼使變乎濠聞恚甚欲致公以洩其怒公峻絕不爲所動又喻象賢者以非法忤濠捕急連及姻友破數十家公庇之獲免濠智竭不得逞乃嗾當道罷公公曰吾活瑞百萬生靈功成身退抑復何言當臥視此輩敗矣瑞民聞公去徬徨若失父母乃建祠肖像事之
徐灝字希道號龍山錢塘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臨江知府爲刑部主事日蘭谿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轂徐君者唐公就見君驟問責難于君何以謂之難對曰君所謂可而有否者在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在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爲難奚其確乎
郁山字子靜號木軒正德辛巳進士歷官温州知府嘗令鹽海鄉大夫

有政吏曹者衆意公待之必有加禮或使人矚之禮如常衆嘆服不敢干以私嘗守温州命下所善朝士馳說曰温城故號樂土乃今事多掣肘而君又不諧世調此所謂持方枘納圓鑿者願君辭毋行公曰不然吾聞盤根錯節利器斯見坦途安道跛足能行吾此將以自卜矣而使吾辭其難後來繼吾者又辭其難則温寧當卒無守哉遂趣行是時元輔張公雖歸天子嚮用之意未衰而張公又生貴甚自部使以下望風爭趨俛眉承睫不可形容公獨處之以禮不爲少屈張公於郡城建勅賜寶綸樓因大治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數富者率編使督工勞若倦極嗷嗷無所呼天公旣委曲斟酌歸于節省民稍稍賴以安而張公又求廣基地強市買不已公駕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子孫公今移幾何家匝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公居朝嘗稱伊傅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也張公怒作色公不顧而出地亦迄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與君相抗有如他日相國螫君得無少非計耶公笑

而答曰夫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而公雖面折張公然既退卽絕口不出一言嘗與同列晏坐有一二素附張公者阿公意故數詆訾其短爲嬉笑具公正色曰君何不存大體效兒女子暗中反脣而又過當吾睹此公天性峭直心無城府山川猶可以爲善其遂犯盛滿之戒臧扼損之風沉溺昏迷不自鏡見正緣人承奉之故耳假令吾修能共持直道相左右者亦未必至此也言者愧焉初部微受風言又自害公將疏劾之既而廉知其故乃大悔悟因更以才賢薦矣

歐陽恭簡公鐸字崇道泰和人嘗守延平郡中有居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爲恭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提帥所從舍人子里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賦于蕭氏曰復爾我盡沒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僕殺人狀立決無所從舍舍人子憤跳之司禮所讒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旦失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緹騎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

劇改調守福州公嘆曰彼固有大璫在將置我穽也竟投劾歸部因檄
公上公上而塡福尙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奈桑梓何吾
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
其客咸徧公弗爲市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尙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
陽喜謂諸生尙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詒謝尙益不自得會
迎春公又削其晏劇尙益恚因謁次庭詰公公不爲動尙至尙出僭悖
之語公徐拱手曰尙向公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卽上聞得無不可耶遂
趨出而城中士大夫爲公陰喝尙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
民爲府君持若錄而槖矣客大懼交關以解而公益自勵爲苦節尙廉
得公狀自愧因藩臬諸公以謝

施憲副儒在惠潮日有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間橫甚以言事得
黨于親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卽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
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憚陳競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手
書至啗之美官竟有闕文潮之民所以無黨而寘陳于法者公也明年遂

落職

王公之垣嘗巡撫湖廣時奸人何心隱亡命爲俠竄姓名講學中公受詔緝捕斃之獄其黨爲稱寃公請覆勘優詔不許譁乃定某邑舉人某坐毆縣官徧徼外縉紳多爲居間者公無少狥人謂公執法顓固近世罕比云

正德末韓汝節爲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鎭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鰣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且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尋

邵康僖公銳魁禮闈逆瑾虐燄方熾同年多請往謁公毅然却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貴自銳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柟爲狀元亦不往輿論並高之

倪宗嶽字鎭卿濮州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初授山西道御史伏闕諫

大禮廷杖尋出按眞定綜覈有司墨吏望風解綬偶痰疾不治巡撫某
不職自至視病宗嶽出袖中疏草視曰吾欲露章彈公今不能矣請公
吏絃而治禮此畿南生靈遂卒
屈公直正德丁卯爲浙江按察使時司禮監巨璫劉籍故都御史錢公
鉞家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矣鎮守劉公謂公曰劉太監聲勢甚
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至果怙勢作威欲三司跪謁公率衆不屈劉璫
怒甚衆懼莫敢言公從容曰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天子
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
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人援公手揖衆人坐謂公旣不謝劉怒又不
瀆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大抵皆官也乞寬
三月事尙爾豈惟吏官亦當論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
張滂字應霖長洲人折節讀書十上春官不遇乃拜台州理官于都門
嘗排闥見按浙龐御史尙鵬識者方之不疑之論暴公子云冢果不將
單車入郡觀察使者委以訟牒而名犯其諱入而作色曰理官與囚名

伍豈有意辱之耶使者引咎謝之其不爲屈志媚上多類此
桂文襄公蕚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狥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
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請避之公亦辭官去
霍文敏公韜嘉靖庚寅兩郊議公援古義遵祖訓力主合祭且移書禮
官及夏給事中言論辨得失世皇見公執議不回温旨下諭公執愈堅
夏遂以公所移書上之謂有指斥因下公獄章聖太后深知公忠爲之
內解會天雨霾三日晝晦武庫震動世皇大悟宥公天驟開霽人以爲
忠誠所感署吏部日夏閣老言屢囑私人于江冢宰悉爲公所報沮銜
恨愈深因府尹劉淑相發夏言贓私夏疏辨論劉不當遊銀山暗波及
公而盧庶吉襖李給事充燭胡御史守忠等聽夏指使先後誣揑論公
賴世皇知公不爲惑夏憾不已值南禮尙缺夏遂謂公資望當補盖擠
之出也先是六科臣途遇南六卿馬公聚會議相與敵禮歲時拜萬歲
牌進表箋俱乘馬突儀仗鼓未嚴時則大宗伯朝服搢笏送茶每季終
六卿具職名手本送科註銷公論其越分慢君莫此爲甚而搢笏送茶

職名註銷非臣下所宜受並疏正之諸施爲建白若拜牌更十二拜之禮制帛嚴導送之儀擬差小九卿之進箋議革小京堂之用轎察百執事之拜孝陵論劾劉監丞之衝儀伏此皆關係禮儀之大者禁送喪之設燕飲絕婦女之入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學社散僧尼表忠節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禁諸司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賃倩卓椅革樂工之日辦茶果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崔文敏有云渭厓南都舉動眞禮部尚書也有富家廣置宅舍假住縉紳不責賃租而巧局取厚利公移文南憲院查沒以建官舍南人快之有謫任言官官箴大戾而夤緣復官有行取大尹不堪風憲擢補吏部有文選郎中賄復寫本丞差俱恃冰山干紀者公併疏論劾憸穢縮首公涖南都二載風望凜然羣小斂戢豪勢震慴小民受惠雖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頌霍公霍公云是時土木煩興工費靡極公轉宮僚遂進東宮聖功圖以諷雖未奉俞旨然以納忠不罪也

聞莊簡公淵拜吏部尚書竊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
事權去矣臣何能爲尚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己以表庶官
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
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見天官一人耳安
得二人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
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䟽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
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雁布諸郎門惡用此于是諸郎惴惴
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司郎中張舜臣
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必欲罷郎中顧免尚書以謝御史上以
公辭直議格嘗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
下府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藉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
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詔則可悉罷
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
然之張公謁公曰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剿說以結主

知及張桂召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遊張李自此慊公矣

閻溥字公甫興平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浙江副使先是臺中申飭憲度率由舊章謂郡牧臺史先時按見有制凡庭參止長揖不屈膝今靡靡不自振矣令下復故一時列郡觀望可否公曰是何疑哉台史郡牧皆人臣也憲度具在余惟執禮以過越分媚人吾恥爲之徑揖不顧台史陽加獎善陰排于同列羣議煽拂鬱而未揚乃誾其去郡擿摭絲髮交鬨攻擊銓衡軒輕擬議居間而自樹者顧多賞譽公乃擲不校浩然賦歸

高淑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按察使嘗餞送中丞巡撫于江之滸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竟不遠詣初入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顧吏曰盍姑遲待之

陳褎字邦進寧德人嘉靖甲申以進士選御史語同列曰吾儕宜直言

以裨國于是疏劾胡侍郎提督大同逗留疏立獻廟疏廖冢宰私閣臣所親因乞終養十餘年起復巡按江西相公夏言欲毀民居以益囿上書諷以鵝湖之變幾至滅族相公方締魚水之懽當念子孫之福人危之褒曰吾寧危一身忍見百家離折之慘霍韜嘆曰陳褒上書忤首相眞御史也

江公潮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福達操重資逋匿他所以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時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勛貽書山西部使者爲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疏陳福達罪狀並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亂皆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黨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己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公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去公官

林公俊在嘉靖初嘗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鳳陽以科斂匠作財物及御史參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費緣內降差校尉李鳳陽等付鎮撫司問理公遽執法奏不遣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鳳陽乞改錦衣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遂不可留矣

劉陽字一舒安福人嘉靖四年鄉試授碭山令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天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先生先生曰即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既授疏猶侈然當導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語

陸粲字子餘一字俊明號貞山吳縣人嘉靖丙戌會魁改庶吉士歷官給事中初入館詔簡五人供史職公復居第一內批改授工科給事中

輿情駭異故事所無者蓋新貴人用事公與同輩不肯往揖新貴人銜之故有是命

鄭少寇世威嘗僉江西臬適貴溪夏相國方召入兩臺藩臬詣第修謁率由掖門進公呼閽者叱之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蹐踖而旁趨還吾刺去耳閽者錯愕闢中門公方入汪巡撫玄錫偕夏有事上清宮以視鲞爲名藩臬皆從視祝辭爲相君祈胤耳怫然語其僚吾儕爲相君來耶竟拂衣出比疏聞強公署名公不應夏固已恚公頌之公轉參浙藩適夏再入取道武林公所部也諸大夫郊迎公獨否夏去一舍許以有所請事復留行意固覬諸大夫來已而果然所不能致者獨公愈憾公不置甲戌公復以臬副莅江西是時分宜代夏柄國勢張甚族黨虓豪所司不敢問公輙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傳巡撫某憾于嚴將改論公持之堅不能奪熊憲副揖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頃會歲祲公估平直鬻田賑飢熊持嚴手書來冀減公不爲動竟以成案報凡公所爲撓分宜多此類分宜銜公甚于貴溪矣當嘉靖季相

權重能予奪生殺人士狐媚纖趨者十人而九公先後官兩相臣鄉獨矯矯持丰裁卽吾鄉馬恭敏公素稱不阿然其在豫章與公共事習公忤權貴狀輒心折以爲難辛亥遷蜀參政公念分宜父子終鳌己遂投劾歸之歸且十年而分宜敗中外交章薦公丙寅起南京通政
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番擬陷哈密城刦忠順王印以要求中國而再扼于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臣有憾于楊彭二公陰嗾憸人陳邊計祖問說謂番達寇暴哈密淪陷職自九疇起釁因得連坐楊彭二公于是下九疇獄擬大辟胡端敏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辨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我將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耶九疇由是貸死戍邊楊彭二公免于逮
朱公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嘗令婺源而才能大展所修舉與除尤衆聲名日進故太宰汪公鋐家在婺源邑有御

史行臺太宰以居第近從使者請使者命公公執不可使者不能奪也太宰之子納婦假閒署置酒召客公聞樂聲而愕命遷之太宰聞不樂而薦書日至無以中公當入補台諫太宰修郄罷勿召霍文敏公力主之乃擢刑部主事時貴溪公柄政重公才器欲引入銓司公遜不敢當以某公代宗伯欲檄試南宮預謝不往其後貴溪公敗某公以黨譴而擢相二子並第舉主並超擢相子者與公同經識者服公爲大司空時議建橋廟江陵相君邀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近日上所欲爲某多已從容挽回此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將順也對曰某與老先生事體不同輔臣以調燮爲事機在挽回部臣以守官爲法職在執奏江陵默然

龍遂字良卿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爲給事中與分宜忤謫三十年稍遷貴州僉事飭兵思南思南人聞公直臣畏之公以德綏懷若淑者而虔其悍者得苗酋吳思致之理事聞賜金帛會御史董君大校士以試士屬公多得才雋而程式文爲諸省冠思南守某者憸傲人也與后御

史有連數與公抗公嘗廷斥之時時摘發其吏弊某迺搆公于御史因檄公從按畢節公以思南警辭迨病告公獨不俟去亦無所譴于是御史恚甚而思南守之搆入矣然猶謂公自省垣出有事諫爭名難之既而悟曰是非相君所欲甘心耶因極意詆公疏上勒歸里俟勘公歸十餘年間以分宜之在政也絕口不辨迨分宜敗穆廟改元始以公疏行貴州臺爲洗雪然不能復用公而公亦老矣笑謂人安所用我我得不落彼御史度內已足又復奚望卒年七十七

陳堯字敬甫南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爲貴州按察使居恆勁爽不與俗浮沉治崇大體恤民隱會採木命下公持議不宜疲荒服有旨徵丹砂若干斤臺使者檄徵之公持不下則有先輸者臺使者詫曰夜郎砂赤如血佳哉公曰此百姓血安得不赤一座愕然而所徵砂竟寢不報宣慰使安萬銓者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于家覺御史佯怒下天爵吏意屬公釋之公寢不行于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鄉人于其行故

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司吏以訾公公笑曰御史譏我耶乃公直吞雲夢八九耳屹不爲動乃御史竟不得公隙已陸川令康建勳行三百金問御史事亦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曰何大類黔事比庭詰令令語侵御史急公私計卽面不諱謂己事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諸御史語其執法嚴而操心則多長者卒如此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嘆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奈我何命也

王大中丞儀嘗以僉都巡撫甘肅時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扼其衝公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翼日詣營鸞盛氣以待公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也能爲公保奸邪鸞忿銜中害公會御史助之論公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注鸞遂逮公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借權奸眞有

見云．

吳逵字近光號雲泉□□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副使初爲南京職方司主事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尙書爭道尙書不勝忿密問計君曰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尙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卽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劵殺吳某如搏鼠耳同僚咸危之君不爲動爲興化太守有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殿下吏畏罪多竄君戒隸隸不聽卽回告御史守已戒隸令勿杖內殿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于是興化獨無死御史杖者有王御史禁乘轎各郡多治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

唐郎中侃嘗爲武定知州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杖威凌侮聲勢詾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外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

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
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裒
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
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皆被刻逮去而君乃受旌
全公元立字汝德號九山鄞縣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南京
工部侍郎先是河套議起分宜忮督府曾公銑譖上逮論死并傾貴溪
次第辟西市舉朝寃之莫敢有言者公時爲修撰憤然曰使吾職臺諫
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董狐筆在耳援筆草告天文大
抵暴分宜橫狀比楊忠愍就辟公益極詆分宜訟言于朝貢諛者輒以
聞分宜怒甚屬所私刺公陰事卒無所得
陸大司空杰嘉靖甲午爲江西按察使有詹某者以勢宦姻戚常戴大
帽肆爲誅求監司不敢問首謁公公卽收之獄同官愕然公曰此輩不
治恐爲大帽者接踵也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嘉靖戊戌選貢歷官雲南僉憲嘗爲衢州通判攝

龍游縣事時督府胡公宗憲嘗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粮者而噪竟日公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凜然散

高儀字子象號南宇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端爲編修時浙人有趙通政文華者爲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于鄉里諸謁者旁趣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既先公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屈趙亦不能有加于公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公故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于公

鄭司寇曉嘗爲考工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謫御史夏貴溪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默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

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

詈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起留都尚寶少卿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右布政使時弋陽王修卣簿取司中金錢不已且

持令牌恐脅左使屠公大山無以爲計公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

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卣簿公欲具疏

奏聞王聞之驚多方祈免省費不貲爲山東按察使副使日瀕行適巡

按何公維栢抵延因論列忤旨被逮守巡懾分宜積威不敢爲何公地

公毅然周旋其事何得無恙聞者嘆不可及

劉自強字體乾扶溝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爲京兆日一尚

書以事囑怒曰贓吏敢爾邪起奮擊仆其隸人都人語云尚書贓輿臺

僵矯矯劉公洵自強自強公諱也至今傳之

蘇至仁字道先海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江西僉事嘗爲考功文選

位皆次員外郎郎中遇有遷除考覈嘗從郎中視草尚書所多所論薦

及保全善類甚衆士有去住得所者意君從中贊之亟往候公公謝不

見也是時公在署久同舍惟楚人李封司與君並最稱蘇李會文選缺員外郎衆謂非蘇子必李生也至疏上乃同舍郎補也君聞之嘆曰嗟乎是尚未可以去耶因移疾自劾未歸尚書强起之不起尚書以此銜君而李封司者復數數升堂語語侵尚書尚書大怒遂劾李奉職無狀辭連君下內閣調旨少傅徐公議曰郎屬無大罪顧論事尚書前辭過訐其削俸示罰可耳尚書恚曰同官互糾不得削俸何乃屬也于是坐降級補外李得兩淮運判而君判兩浙頃之尚書罷君復量移同知興化尋轉江西按察僉事俱未至以疾卒于家焉

皇甫濂字子約□□人嘉靖甲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俾典薪廠賈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翌日涖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于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摘伏顧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卽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容以謝而心銜之于是有荆州之役也至則算無羨緡商人便之先視榷者爲同鄉顯子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

以充私橐子約發其賕以千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愆及瓜期歲當察吏考工部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譁于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錯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焉

石茂華字君采號毅庵澤州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謚恭襄嘗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幸用事奴客請匄譁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制乘鸞實無意出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慴以軍法因自解也則使請公大將軍出幸以輜重先行必無後釁公笑曰老兵虛喝耳輒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即出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奈公何兵罷還部主視奏草方大司徒器而亟稱之歷員外郎中六年擢爲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蹦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吏士練簡土兵爲城守具甚設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殿惟公馬首是瞻何所

逃死文華亦沮

汪尚寶文輝爲工部主事日有馬閹者請故沒陶眞人第公獨計第壯麗留此以待勳戚奈何徇中貴人執議不可至今上以賜戚畹李所省大司農錢數萬部尚書賢之獨誡毋過剛生事端公受誡益務愼重而名藉藉起時受尚方賜者再

史朝賓字應之號觀吾晉江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鴻臚卿肅皇帝癸丑之春楊椒山公繼盛以兵部郎上疏極言嚴氏納賂蠹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擧朝皇皇時公以員外郎署司事部堂則□□何公也問當擬何律公答以奏事不以實當用此律堂翁曰更有一律可用汝試尋之次日復翁曰以員外見只有此律他無可傳者堂翁乃指詐傳王旨一條謂用此何如公爭不可時急矣延數日獄未上堂翁乃曰汝執誠是然聖怒不測與其俱斃無益不若姑徇上意以待後解左堂王學益者嚴氏姻人也則曰司官欲徇名姑饒我老命于是改擬詐傳親王旨絞稿成授司令署銜公

痛憤既不可奈何乃自署本末云楊某言雖詿誤心實無他伏惟陛下憫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數語及疏入相嵩怒楊坐死司官降二級調外任堂上官罰俸三月方嚴氏勢燄士大夫相見以目不敢言及椒山事同年提牢者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耶多費心矣兄瀕行與楊書曰遇翁之事當以死諍賓不死者猶冀翁之不死也帶罪出門望翁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悟楊復書曰批奸人腸誓不俱生自分必死翁何苦也翁行矣天下事尚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嘖嘖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公未及聽遙指曰此眞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尤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觀吾事幷楊椒山亦或惘然王鳳洲爲楊立傳僅及郎吏君不詳其實而幷沒其名可惜也

徐栻字世寅號鳳竹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授宜春令宜春故相嵩籍也蒼頭千餘橫行往往持令公必欲束之乃卽席白嵩請其主計者姓名曰恐有狐假爲威者時世蕃佐席變色屬酒嵩目

公久之曰徐君言是立書二蒼頭名示公公至橫故居或倨就公公佯以爲非眞悉答之曰若曹姓名吾久矣得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拒令于是嚴父子心銜公而難于書名故稍迹摭之且公治行最著無可螯者乃竟得召拜南御史而京山王公宗茂者亦以拜御史之南行間嚴盛爲祖且窮極珍異王問不能識以問公公應聲曰此海外珍羞也嚴聞而惡之已王御史至南卽草疏發嚴奸狀公實無聞之一部郎遽以報嵩嵩得預爲地比疏至則又有珍羞輻輳語乃逐王遠邑且切齒公矣亡何嵩所私趙文華者備倭南中倭未靖驟留本兵時公方奏績還留目及流賊立疏劾文華懼復求出鎭以自解于是文華與嵩父子日夜欲甘心于公遂因風霾大計謫公浙江布政司都事浙故文華坐鎭地也公至入謁文華故怒他吏以愶公公弗爲動遂檄使入賊巢將藉手焉公立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公日與嚴相抗且遭貶斥矣而當路者又日詗公以說于嚴人人爲公危公乃獨往持益力已量移司理建寧尋遷同知久之爲雲南按察使公在滇六年乃調山

東布政使時新鄭再起以異華亭故斥逐南人獨計公有士望又華亭鄉人乃不爲華亭所亟用遂擢公尹順天尋晉右副都御史撫江右欲以結公而公實不意新鄭所爲給事笪者新鄭鷹犬也以心疾去疾愈冀復起新鄭私于公御史且以檄要共薦公謬曰笪病未愈笪聞立馳見公又謬爲謾語勞之若不會其指者于是新鄭怒方謀逐公而新鄭遽削籍去公乃得免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莊僖嘗爲刑科都給事中劾奏邊帥某後所部軍媚虜請亟誅以風示列鎭又發比曹郎某黷貨狀中外凜凜先是路御史楷受丞相嵩指屬總督順構殺沈光祿鍊已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讞柄臣欲陰爲楷地謬謂順實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公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磔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也即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盡構諸異己者公又力爭不可於是陰結中貴人稱詔考察諫官計中公而與化內江交難之

無以奪乃出公參政陜西
蘇山陳公柏故京兆文燭之父也嘉靖庚戌進士嘗爲庫郎以明略調長其曹上慨憤國威弱思所以張之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道脇爲姦利尚書楊公溥出行屯宣大而左侍郎者不欲言其名儒甚間從郎詣相嚴得小惡語輙股慄不能對誶而左顧郎云何陳公貌温甚口從旁徐解之退而參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一狥也公之郎職方也胡司馬宗憲總戎吳粵師久無功上遣羅給事嘉賓龐御史尚鵬往按之還奏宗憲豢寇要功二大罪分宜父子惡非其指也以視憲卿曰職方見兩竪子疏耶何不解事乃爾憲卿正色對曰胡誠才即東南一日非胡不可然老師費財掩敗衂以自爲功則有如言官者分宜大怒會上詔集羣臣率以臨敵易將爲難下司馬議報憲卿遽草疏奏曰掩瑕錄瑜以冀後効者聖人使過之仁也據事直言以警不恪者人臣奉法之義也上因直言官言姑令宗憲待罪行間是時覽者無不爲憲卿股戰己未冬上以秋防無虞賜鏹金勞憲卿故事職

方再防秋得晉內卿獨憲卿爲分宜格弗與庚申春出補山西按察副使兵備井陘會海寇王直葉完既就擒相嚴子飽其賂微諷公謂殺降不足以市信公正對曰師陰爲媾耳非有天子詔許之誰任市信且自王直輩之首禍東南數十郡皆魚爛大司農金錢掃之不足以奉戰士今不誅無以謝天下于是直等乃伏法

郭應聘字君賓號華溪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襄靖公初釋褐試戶曹值虜訌以仇咸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黷士新進不習邊伍蕩草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詞轢無願就職公慷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明智安仁最劇二蕩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公竟不與藉草三車一輸幕府一貯部曹一至闕治疏且聞爲孫司徒所持公更多箠橐者亢爭横爲戢總制兩廣時江陵專權喜操切束吏如束濕薪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逋亂起公憂居再撫公不謝或言江陵新法自負利百世積鍰穀公曰何啗虜枵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責寃平原奏免粵過往來傳罰毀

書院公曰何嫁禍聖賢籍復白沙新建諸哲祠且掺文以祀時御史劉臺糾江陵怙勢褫職憾未已嗾爪牙飾詈逮戍隸粤郡臺過公郊勞爲餞居贍餽沒創祠表禊賻其屬歸蜚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公得免

吳文華字子彬號客所連江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初釋褐乞南京兵部主事時三殿工興內璫主進顏料牒所司具舟三百艘公裁其半璫怒甚脅以危言公徐應之曰中貴人欲多索舟爲市販地耶天使舟不任載者責在郎使舟任載而故爲逗留以乏上供者責在中貴人璫無能難逡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郵傳金錢無算嘗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尚書鑑前事多所假借卒有訴增租者即爲奏減報可矣公得檄持不下曰此其地固昔瘠而今腴昔乾沒而今受賦者也稅額有定何可更且此曹驕宜裁以法曲法長以驕憂無日矣尚書不能從未幾去公從更代者疏請如舊例制乃可之

賀朝用字道亨號竹窗綿竹人嘉靖壬子歲貢士歷官昆明令初爲景

東衛幕與本道朱約所公論事不合君無所婉委公怒叱之君卽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爲門下吏矣公固止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公大參朱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瀾滄廉訪其事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淸貧苦節任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劉二公遂不允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禮貌有加焉性剛褊好直行己志不能習時套婞阿以布心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衞幕拔起爲令長而被撫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數窮屢以情苦蘭谷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滇子豈可舍我去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公知遇不得已從之每鬱鬱嘆曰其命也夫君無何鄒公被人言而新代巡郭公與撫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間構之曰賀某恃寵傲物依勢受賕請招之於是篋衣束書行有日矣適報者止公毋行新院且有後命公入謂郜孺人曰數不可逃也吾年逾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爾天數亦至奈何君狹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汚蠛憤不可忍遂

自引決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且夫先詔之矣亦自決

程金字□□歙縣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漢陽知府嘗爲南京工部主事自部尚書至諸郎率取辦莞庫而隸視之奇羨則以侍郎尚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即出入至二百緡可勿籍安用籍爲部尚書案已目攝之無所發莞庫故爲諸郎具竿牘具醵錢漢陽務以其身屏之即一牘一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以應之由是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既出督儀眞廠兼視漕漢陽令諸閘啓閉必以時諸阻撓者必以法會龔御史愷王副使一夔各藉其鄉寵靈横甚至輒啓閘不可撻役夫而漢陽輒縛其舟人狥之市由是諸彊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

嘉靖三十三年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周賓都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陳文德郭朴闗如霖吴山以侍從文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姑止革爵

徐學謨字叔明嘉定人□□□□進士初授職方司主事時咸寧侯築八堡以輔京師公當視工鸞新授恩寵氣燄張甚多爲不法以空名受餼者至八百餘人公皆裁去之笞其用事掾吏鸞甚以爲恨工畢人謂公勞勤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入內閣管制勅時分宜意自有所屬而冢相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罪去分宜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職事何能爲人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抄選吾安敢煩以齋官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時楚景王自以國小多請名地以益封最後竄沙市於疏中下大司馬移撫臣議王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爲亂者則公爲荊州守下令太守在無恐身與景王使者往復論沙市不可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守知沙市本不在奏中且戇不可撓也彼言動引祖制其可干乎不如議輸租公斷以不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大惶怖曰上之寵王寧五百金置眼耶吾與若且連械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

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改沙市為
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國圖籍公報書曰安陸非天
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狥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旨無人臣禮
有詔撫按逮問公赴武昌置對民遮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
為得末減論調萬曆戊寅公為禮部尚書時馮保為司禮監用事人言
頒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璫且可籍為快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
不與通者公等七人而已
嘉靖丁巳太常寺典簿昝義金者道流也分宜之夫人歐陽氏疾義金
為之祓而差夫人病起欲陰厚之義金遂求為本寺寺丞太常堂上官
故用科目人由吏部遷轉自嘉靖己丑後上以科目人不閑于橐籥于
是有旨專以道流為之而詔禮部從贊禮協律二郎考選中得旨方咨
吏部銓註遂著為令時分宜之子世蕃以母夫人意欲引義金而憚部
尚書吳公山方嚴恐啡之傷乃事乃囑寺卿師宗記徑呈吏部推陞吏
部業為題缺而選曹方移文知會祠曹郎徐公學謨時分宜在西苑亦

自與吳公言之吳公來促覆本學謨抱牘急詣吳公所請曰此有考選故事不在推陞之例奈何吏部欲侵禮部權且典部簿首領官又不當陞寺丞郎中所執者三尺耳敢私蔑前言耶已吳公閱牘果如學謨言始色變曰吏部欺予甚矣召選郎面讓之選郎大慚面發赤語塞唯唯退已知爲師宗記所賣恨之乃答承行吏仍以考選權歸禮部而義金日夜從臾歐陽夫人必得寺丞而後已分宜不得已又與吳公言夫人意如此世蕃聞之怒罵學謨曰何物郎乃梗吾家耶吳公私學謨曰我見諸曹阿順政府皆先意迎之今以一寺丞故父子開口而不得吾兩人殆矣吾老無足惜顧若始進恐雞肋之不勝也盍審處之乎學謨曰形端則表正尚書無私郎能自私耶吳公曰分宜吾鄉前輩也勢已如此不宜重阻之遂召義金等五人入部姑佯試之即日上疏以義金爲寺丞而選曹以是銜學謨之戇或勸學謨詣選曹謝學謨曰謝以鳴有罪也予亡罪何謝焉竟不往

凡欽遣大臣郊壇看牲例以祠司官一人陪道其迎送大臣故在牲栓

所門外嘉靖戊午冬至郊天吏部尚書吳公鵬當看牲而員外郎胡孝送迎之如故事吳公意欲明送至西天外候乘輿而胡不可則使人詣禮部尚書吳公山講禮吳公曰輦轂之下尊無二上凡奔走郊廟者皆爲執事之臣何可迥別尊卑以勢臨之而強人以詔也有問曰若禮部堂官看牲則何以待吳公曰公不見各部兩堂赴六科畫本乎司官迎送僅止端門耳未聞出長安門外也蓋撓于所尊耳若陪大臣看牲毋論所屬卽公侯等官原不爲二禮自有郊壇以來未之改也司官執禮如初又郊廟二祭先期禮部祠祠司員外或主事一人都察院劄御史一人監宰而太常光祿堂上官爲之主監宰者坐列其上光祿卿何公廷敘坐欲讓御史而壓司官以書抵吳公山爭之吳公山曰今御史七品官得監於方伯之國者蓋有司御史卽監司也祭牛在太常而天子之胙牛在光祿是有司也設有若春秋鼷鼠之異則監宰官得以糾劾之故御史司官一時之權等耳難分彼此且部院之劄皆奉欽依以勢則不敵以事體論則固均有斯須之敬也讓則俱讓壓則俱壓公縱畏

言官寧不爲本部地乎何始語塞

龔起鳳字□周太倉人嘉靖戊午應天鄉試吳俗貢士多晚就選君時年未四十以中乙榜即授定州學正君本以貧仕然而學官絕不受饋遺而㢘㢘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諸生皆莊事之今司寇潘公時爲督學使者署考最諸博士州故以屬視學官君獨爭之曰此非令甲胡屬爲屹不爲屈守謫官驕恚君不爲禮思中之卒不能諸生試有司數不利謂有每縣神祠厭勝其前者君爲請於監司而撤之諸武帥不能平以兵禦君諸生應之御史聞其事檄府倅往直君爲撤去是歲州舉二人皆以爲龔先生毀祠力也其應聘典試中州故事監臨御史考第之君獨不肯曰以師聘而以第子試何居不考御史顏君鯨惡之柳爲同考官比閱卷士皆從外簾取君又怨曰士可外簾取胡聘我爲拾落卷往者數爭之顏君者亦快士顧奇君稍與商甲乙蓋諸省試官君獨稱得職云自是君與顏君爲知己嘗爲大理司務寺之胥吏應役者例納銀卿所卿爲脫役以親信代會其人貧不能辦屬徵之君不爲徵卿怒

笞其隸君亦輒笞堂吏卿恚甚自劾且劾君無堂屬禮冢宰楊公心善君而重違其長謫君爲嚴州府學正慰而勉之君視學篆僅五月遷爲杞縣令矣獄囚三百君鞫多冤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君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不以累君竟牒往君性木強自信或所設施不能盡當其守即設施當而不能婉其辭以致多與上官忤御史蔣君行縣君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銜之出俸金自贍以風君而君故自如監司召君謂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牀乎君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最後謂之曰知君廉吏奈不任劇何吾爲若調簡可全也君對曰令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爲者其戇如此御史乃竟狀君不及君聞即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乃聽去至是爭集堂皇請游君不得已從之縣齋不扃而出萬衆嘯呼手瓣香行歌前導即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時府倅來視篆者見之

愧嘆而已君業以民力故簡上官得罪去至所治辦一毫不取之民以是民深德之乃醵三百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君麾去不受而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爲裝百金亦不受竟蕭然一肩歸矣其後同年王學士元馭過杞小出應客客試問若龔令何小史應聲泣對曰令實賢寃去耳乃知君有德於杞人久而思之如此然司府不便君者實快之且謂君驚禽易彈卒中以蜚語大計被斥人益爲君扼腕

王公世懋字敬美太倉州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尙寶卿初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芟蓌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子邦寧會夫人薨夤緣請於上以鄭繼封且謀爲邦寧奪長地會有旨悉按錄諸勳胄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猝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諸爲徐氏居間者大失望乃貽祭酒姜公曰邦瑞強年矣而始不稱胄子者何以邦寧故且邦寧不爲嫡而何以母拜天子誥

稱夫人姜公疑未決反之儀曹儀曹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妾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爲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喜卒從公後邦瑞以爲嗣魏國鐫錄諸居間者絀祭酒亦坐詿誤罷而後公以無賄白都人至今稱王儀曹不骫法也

王公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幼稱爲神童六七齡已能讀父詩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劍詩得奇句十八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會館選舉主諷公贄文于夏學士公耻干謁謝之除刑部主事嶽嶽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帥陸炳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閻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廠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

王世貞故爲尚書郎時從同舍郎孝豐吳維嶽游後踵以監司察治山東游懽甚乃見其先大夫茗源公狀曰毋以不穀交而使先子當過情譽蓋世貞受之大夫諸事行章章中法程者不勝數獨其於御史著御

史獨於去狀著輔相中卽無稱方少保然其爲人沾沾好譽居位自立
多辟少進踰於前後數公霍尚書世固以爲賢者哉而奈何並從家奴
刁氏之黠把守令南東民敢也史傳所記曷徵焉吳大夫不以二公素
貴賢故假益繩之力毋失其吳大夫矣二公卽不以吳大夫繩之故而
寬之則可胡汲汲假手汪中丞爲也爲吳大夫之策也哉是爲二公策
也者惜哉語有之時無賴澆黄土令吳大夫今尚治御史不知其枉後
惠文翹然而角奮何如也然計今所以報御史御史止死矣不得稱吳
大大夫矣吳大夫當乞骸骨時尚書省中且各注獨坐之拜尼之還報大
夫怒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以獨坐易我大人哉趣上得請徑謁臺辭
謝去臺使者曁其僚不知也毋論臺曁僚其臧獲不知也嗚乎此可與
世之巽愞刺蹴怒馬炙轂者道哉余友人翁長君言廣地肥朝貴人爲
豪猾民佐之錯臺察守相而治所坐豪臺察守相羣朁毋敢推所坐卽
臺察守相豪欣然以奇貨可居也自吳御史後有郭御史稍稍遜斂習
讀漢三尺矣吳按方霍部按湛尚書郭御史余恨不識之竟坐爲御史

殘賊免

胡公執禮字□□蘭州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嘗巡撫應天徽郡人相告絲稅事揭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上章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死而南操院欲因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題而胡公閉門謝曰事發在貴部某不敢分功君典得不坐公之力也

萬公士和旣讀書中祕不諧分宜歲辛酉拜江西按察使分宜旣有前郄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殊不懌於是某給事中揣指摭他過劾公公趣歸不置辨撫臣爲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右使以謙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故官設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件食坐嘯乎乃約分日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廣民輸稅納幣累歲不貲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遷應天府尹送巡按御史境上一辭而行御史

責公不以藩司禮見銜之及抵廣悉取錢穀諸籍稽公之出入欲巧抵以法亡所得則榜笞筦榷吏以窘之吏有立斃杖下者一吏且死曰萬公宦廣止食廣地水耳他無所知御史怒愈盛掑摭不已新會泰泉黃公家居不一跡公府忽出謁御史驚詫己獨能致黃公也走迎之黃公入長揖曰老夫久已不任筋骨爲禮茲爲萬公來夫萬公非可涅者御史齰舌不能一語事遂寢公之爲少宗伯也時陸公樹聲致大宗伯去江陵方欲傅公論以取士譽遂以屬公公在南久未知江陵意所嚮第以陸公去卜之不欲行再請弗獲乃輕裝入愬直所江陵既接公知公不可暱然陽浮慕之無何公奏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語多觸時忌先是儀郎缺必代以祠郎會江陵用其所知自他部來代意祠郎必且觖望踰數月果稱疾不出江陵怒公爲力言無他有奸僞郎印牒冒官帑者事覺決遣竟作郎公復以正辨幸解江陵於是嗛公益甚方士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而公持不可高帝約非宗室不王朱成國以江陵故欲進封朱又公戚也時俞旨且下公爲力爭不可

乙亥秋南給事中余懋學上疏指切時政江陵矯旨褫其職顧內不自安一日乘間語公冀公一言飾其非公乃直詆之江陵拂袖而起公知時事不可爲即杜門謀去有覘知江陵意者劾公衰懦狀宜罷公亦請退得賜驛傳歸江陵敗復起公南禮部公預引年乞骸骨疏再上始得請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公通籍幾十年家食者半在事未嘗忘退即退而復起未嘗不稱疾乞歸歸而聞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聞一粃政及一不善人進當食輒爲廢箸得忠諫疏必盥手讀之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獨于可否之際斬如未嘗稍狥徐文貞公之求解相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然文貞竟以此益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較云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爲碣石衞經歷廉幹剛勇時征賊伍端恭將謝勅失幾我兵連營數十無不破者獨文通部大開營門使卒環坐持滿不動賊熟視不敢近居民賴之後屢征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不寶官不寶錢不寶命故以掾吏積功至列大

夫云

陳公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謚恭介嘗爲吏部驗封主事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僞謂成國公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爲中貴人馮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江陵相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暱希孝希孝亦樂爲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耶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與素有連又受相君屬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諾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卽去耶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異乎子休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此子㪣名者當遂其志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年不召

劉壽矯字景仁興國州人以舉人嘗爲南昌府同知時有熊生者爲嚴相內戚是相方盜柄以威福天下生乃馮其勢侵民爲一鄉恚鄉人多匍匐走愬諸上官諸上官心不直熊生卒莫能爲鄉人地咸移之公公使人召熊生生猶襜襜然儒衣來也公正色叱之安得罪人而儒衣耶生曰相君吾內戚也公大怒使人褫其衣曳之膝行而前數之曰吾所恃爲民平有天子之約法在安問相君耶相君宰天下豈令若魚肉其鄉人乎因鞭之數十竟伏罪盡割其所侵田以還鄉人而公則自度不免矣因奏記乞休會以□□□王木采木行未敢復請事既竣乃持羨金千餘金還公帑遂飄然納綬去去之日聞有代邸右史之擢蓋嚴氏爲熊生修怨也然竟不能中之以他禍公笑曰徼福相君生還幸矣安能垂首曳裾作王門客耶

陳公鳳梧嘗爲湖廣提學僉事公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己任推衍聖制爲十八條自爲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爲諸生規品士惟愼公同年御史弟某例下第縣學官爲請白公曰顧論在學校而提學校

之首安可私凡以督士者何耶閱卷務評盡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即士子負屈恨矣見星出見星歸五日召諸生親爲講解曰吾蓋作師勤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事見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按多侵越公曰是遵御史不遵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諍乃具疏兼程上聞上報曰如制巡按送民生十數人入學公皆黜革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二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扃公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正席而揖韋前席後公爲河南按察使谷閹大用迎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公卿如僕吏副使劉公綖入謁出曰谷素尊大當跪王守義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狗人以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按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

禮當留茶語衆皆默默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二司具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

徐文貞公階字子升華亭人世廟時首揆永嘉公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拙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懾讋無敢異同者徐公爲編修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晰疏上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帝盡革岳瀆號不革孔子號而語遯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皇帝少作也永嘉公頰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公對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爲公股栗勸公謝公弗應揖而出上亦緣永嘉公意爲說以辨公當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

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他御史有繼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鋐綰院章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實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以示天下牘具而滽之公時沈夫人病痢沒獨遺二歲孤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囊中裝得金二十授之曰以此爲棺殮費屬其孤于鄉人李刑部日章沈進士愷曰幸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涉在足養也君父賜我死卽死耳蓋怡然委順去亡何而少司寇聞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爲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遂得添注延平府推官

吳顯字景猷福建漳浦縣人進士初知六安州五閱月會高寶湖堤壞總河難守郵者特疏以顯請遂更調至則奉當道檄顯奔走拮据風餐艇宿五載督撫吳自湖公論河功旌顯爲首伐焉郵故四達要津物力凋疲顯盡革常例糧耗與民休息會以供帳不具獲罪監司程楚人爲江陵相腹心乃嗾直指直指過郵見郵萬戶皆題官淸民安字反嘖嘖器重焉江陵方厲驛禁會其太夫人公子省覲自役驛夫八百餘名

估金累百所至公帑幾空顯爭曰是奉相國法不敢糜費張使據署詬
誶公子誘登舟盛氣凌忽太夫人出數婢奪州印入顯卽戒僕夫解組
適直指監司聞變夜馳曲意調停得返所奪印張公子入都時卽泣陳
高郵抗窘江陵瞿然爲諸朝貴所寬解卒無術以中之後稍遷比部副
郎輕車出郭行李蕭然民爲之臥輪罷市先是郵人以河功欲尸而祝
之顯亟辭臨岐尤惓惓戒勿祠故今第有去思碑云

林公騰蛟嘗爲河南僉事時伊府方驕恣黷貨淫刑僭踰制度侵官舍
奪民居強娶婺媍室女縱護衛軍行刦以入貲凌辱縉紳當事者莫敢
誰何騰蛟曰是尙可以已乎吾當出身爲民爭旦夕命遂按不法事數
十條從撫按劾之上遣給事中勘問無敢對者騰蛟獨奮前抵數之伊
府詞屈獄方具遽遘疾卒于官遺命其子必結竟其事而後殮人謂其
以屍置對氣概至死不移云

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楊公本庵語曰藩臬之體惟浙中頗
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則投官銜帖易服色矣往陶

公承學泗橋爲中州左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之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而不受者而令檯入廚中侍御益怒送至儀門大聲令發出都閫輴以泄其忿泗橋陞任仍復由此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諂屈權要奚益哉

建安李公默爲人卞急不能容人過接士大夫少怡愉之色自藩轄擢太常卿領南大司成遷禮侍轉吏侍尋以特簡超拜冢宰雖其門人陸都督炳爲之而分宜實有力焉公不知也既爲冢宰凡事必行己志不肯少阿分宜分宜輒陰短公於上前適以廷推遼東巡撫失上旨公遂削籍去凡多年復召爲冢宰時趙文華江南視師還欲得兵書一日來候公面干之公第微笑而不答分宜之子世蕃曰卽不與兵書何可笑也趙不勝慚恚乃掇李嘗策貢士以漢武帝唐德宗爲問有末年信任奸邪致海內虛耗乘輿播遷語因奏李訕上無道時有星孛於太微垣太史占云除舊布新之象上欲以事彌之會趙奏之卽日逮於無逸殿

直所下詔獄而勅禮部會同都察院參覈其罪禮書咸寧王公用賓當
秉筆心知李寃不欲深詆參詞稍從寛假上不懌移法司對部竟坐比
擬罵父律置極典或云建安之禍始于其鄉人某者蓋文華取士也以
劣遷出遇文華於潞河告以策曰將假手報復而分宜父子欲甘心于
建安久矣乃嗾文華文致大獄一時朝論鬨然自是代建安爲吏書者
第默擁虛位而分宜之門鬻爵如市矣時咸寧公亦由此失寵改南吏
書其後九年奏績赴北京覘上意未釋然遂乞致仕去咸寧公忠信恬
雅身不勝衣當建安利害之際不忍逢君負友人稱爲仁者之勇云
沈鍊字純甫別號青霞□□人□□進士嘉靖己酉嘗爲清豐令故錦
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分宜相子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欽非其任
強灌之公卽以其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
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爲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謾書附以進曰予我

帑通貢卽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
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卽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
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薄城而軍我城下盟耳
竊以爲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獎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
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
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趙申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
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
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
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呑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
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
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
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比誅益
入賄居間嵩以免而進其有時賄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
是沈公飲張丞所菹而嘆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己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悞國大計謂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時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老長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以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郞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巽輭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

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
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前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
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詔暮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
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
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
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
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
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辭取中
旨僇公藉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
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
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
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
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
今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祿一子太學

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

周公鈇字汝成麻城人故符卿弘禴之父也以太學生爲郟縣丞分宜相之私人鄢中丞者不解臺務而理天下鹽法以挾重故恫喝諸御史諸御史盡茅靡郡邑無不篚金以奉小者猶數百金當道郵吏以所見聞請公嘆曰丞惟一身有婦耳何所得數百金第令飾張頓務腆潔而亡帷幔筐篚之飾鄢至大失望乃出二故篋付尉緝之公曰此欲借以爲名耳陰備二新筐以俟尉入以所緝二故筐見鄢大怒蹴而破之使使召公入盛氣謂曰而充耳耶不知我當亦知御史御史吾奔走吏也而敢傳客遇我即二故篋之不能新而使委臺牘於草莽乎公陽謝曰嚮者不以屬丞丞飾新篋二不敢遽獻逡巡一篚入鄢顧視則新也而中枵然逾失望然亡以難之笞尉二十而去於是僉事林公騰蛟聞益激賞之曰吾屬州邑長三十餘而僅得一周丞男子何寡也當是時不篚金者公與林居二人耳林君以名御史失分宜意出補特風采益峻

即青綬而下不敢一望顏色而其禮遇公若眞縣令愛公甚於昆弟臥病且死後事悉以託公曰吾不欲死䶩齺吏手也公曰是賢聲愈藉矣顧司寇應祥爲尙書非久而給事中有論及公者蓋公自內入時同年分宜公持國秉凡自外入者悉歸恩政府而執禮卑卑甚於門生公自以同年耆舊不爲加禮亦絕不與黨分宜公嗛之乃以其指授給事給事中固分宜公里人也然撫公過不得謂鼻瘞不宜禁近調南刑部立朝僅百日耳然公未嘗少觖望

吳少司寇悌初令宣城宣城舊令居津要郡守謀建祠悅之公視舊政平平執不從按行河南伊藩憚公威名奉尺牘稱道友公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友某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不從亘瓆勢張甚樹坊故里願借公銜名公又不從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由進士授邵武令剛正清介陞工部主事管沽頭閘內閹史宣肆虐河渠抗疏劾奏下錦衣獄宣重賂欲置之死竟生還任兼理南旺詰假官樊麟盤贓萬數解京麟受僇麟憑錢寧勢寧亦側

目歷員外郎中守武昌中官李景儒貢魚鮓科斂茶毒公懇疏禁革楚藩久據府屬稅課司茶引所公疏千餘言反復剴切征稅竟復武昌藩府欲害之遂終養歸丁憂起復時宰憾不私謁以不俟旨違例罷雷司空禮以司禮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許公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汰權庇勢㫰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公奏眞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

李公淑字師孟景陵人以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嘗爲浙江僉事時幸臣趙文華者家慈溪豊人藉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勢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關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於城外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山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

其邑令使徙泮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嶺山酋渠當上功幙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善令犯姦贓公庭笞之束以詣吏御史里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而文華復謀間公遂削籍

王邦瑞字惟賢號鳳泉宜陽人□□進士改庶吉士授廣德州知州歷官兵部尚書謚襄毅公在部日會咸寧侯仇鸞者提邊兵入衛虛聲矜喝以罔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睢盱朝貴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鸞欲變易邊將公不可鸞欲罷築薊鎭邊垣公又不可鸞積不能平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公如是咸爲朝廷喜而諸厚愛公者咸爲公危公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自惜將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不旬月竟爲鸞所中去位公去鸞益橫未幾殛死上乃思公言且念其釐定功不置庚申協理京營戎政員缺上曰參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迺詔即其家起之蓋自辛亥至是且十年其爲上所眷憶如是

江布政珍爲廣信太守上清眞人張彦頨死上遣金吾治彦頨喪金吾籍冒子當封盛意氣又阿上旨騷擾百端公遺詩風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公司隷朱忠僖不直金吾戒勿奏亡何張氏不嗣詔收眞人印綬郡人快之

王大中丞爌擢南京右都御史日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朝廷耳目官乎執不與奏表北上大學士夏言藉寵傲物京堂官率多隅坐獨公據正席且贄惟一幣夏滋不悅因乞骸骨以歸

李太守元陽知荆州日章聖梓宮歸承天閹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例以三千金贖不然推溺水中一日候祭白袱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奇男子也自出京至此藩府自是斂戢

張公任字希尹嘉定人以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當爲兵部員外郎嘗治武庫仗而同舍郎黃元恭輩與公皆好爲剴言言頗侵分宜相聞之

不善也而令幸帥鸞白上請句稽武庫仗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居半載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利爲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遷知袁州府袁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浼我蓋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爲我擇一良守華亭公謝曰以趙穎州鉤距所不知欲祚席之則亡愈某者而分宜故久忘之遂擢公公至官迺日取其暴橫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而主惠而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鬨不相讓袁以少安

海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四歲而孤母謝氏矢志訓之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

崖複嶂民易逃匿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覩民窮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往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固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日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所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承迎過於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二臺使醵燕之費千金鄢將往徼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也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栗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謫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固單薄歲賦不入民苦浮粮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

丞而獨亟清丈以蘇貧民而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肅皇帝尙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與土木爲傷民類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禮以仙桃藥丸爲怪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猜疑僇辱臣下爲薄於父子君臣夫婦其言皆敵以下所不能堪者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無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遂改兵部主事已進丞尙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輩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卽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其田於豪以爲奸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適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涉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欣欣有更生之

望矣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暴爲姦決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當簡守令欲督守令當責成撫按與閣部大臣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沮者乃以爲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爲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爲迂闊御史房寰督學南畿物議沸騰公欲糾之會寰覺先疏詆公觀政進士諸壽賢等抗言寰故誣公欺罔章俱寢不下公屢疏乞歸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於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途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者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塟瑞自爲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苦黎患每爲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道置縣以免征剿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教諭南平以倡明師道爲己責首揭鄉愿中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

中棖剛者之辨以廣勵學者而足其氣務守會典憲綱獨立行一己意而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爲古人也公又嘗謂今日君道不正臣道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如以皐陶稷契之輔責臣公以戶部主事言事曰自分必死過王太史弘誨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相與論文對已乃出二十金遺太史囑之曰我死以此殯我王弘誨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綰之相唐而大臣減音樂動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爾此豈有聲音笑貌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立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意於世則不可因其不可一世而遂詆其不得用於世則又不可嗚呼行爲國諫德足世儀忠以達名介而遠利剛標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趙三聘字天民號任齋□□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副使初授山東益都令過家省墓取道大名兵憲某欲交驩公邀飲不以禮公艴然曰將賓我而屬我耶拒弗應某大恚乃撫公枉道擅用傳箠殺篙工事劾公

對薄而笞工實不死薄謫河南布政司照磨甫五月調江都令維揚多
大賈往地方孝廉下第率過而謁令求薦館賈人所覬挾令之重飽舍
錢去公峻謝不與通曰吾不以身爲市儈佐若曹罔利也醫某侍公疾
語以微餂公以賂公訶之曰勿多言視疾耳奈何輕以身嘗乃公三尺
乎山人張鼎文者以詩文游縉紳間頗干公事獨不敢向公吐一詞

隆慶二年中官督馬快船張進朝詐稱採良家子女入宮流聲浙直民
間婚不以禮南刑部尚書孫植奏誅之神宮太監王釆盜伐陵樹內官
監邢保尅工匠銀以萬計植按之保懼而請司禮太監馮保爲間植竟
置之法

隆慶三年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
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端已投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緣母
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劵許助教鄭如瑾
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冑宜斥以警
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狥情宜罰鄭氏既娶于適夫人存日

誥命宜追奪疏上下各部覆議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科臣
王禎承旨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植生平峻潔處閨閤未嘗有惰容
其勘徐氏獄各司俱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歎植父孫
璽舉進士正德己巳爲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爲請白
自爲奏詔減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萬數武廟南巡淮揚璽以
同知攝守於淮民賴安堵泰州飢璽發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揚民至
今思之嘉靖丙戌爲屯田僉事時戚畹中貴侵奪民田甚日上以兩御
史往勘復改以侍郎俱不能制乃命璽攝僉事往勘之竟歸其侵疆于
民而核貴戚中官之產歲輸公帑銀萬餘兩又以兵巡歷雲貴大同雲
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執行並方古人云
耿公定力嘗爲成都守時有貴要人市一鄉先正宅乞役夫公乃揭榜
於衢命鼓吹導之其人愧乃更求其勁直如此
許大中丞宗魯嘗爲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人銜之乃取服
輦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公曰此馬誠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

中貴人阻遂不易馬亦不敢復言事矣

魏大司馬學曾爲少司馬日今上卽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顧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爲搏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爲國卽有失不難盡言搏之一言非所敢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朝罷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公以師保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闢有羣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卿列疏上公後至且曰不可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顧重違宰執意相視首鼠公奮然曰此自出魏某不可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

正不詭隨如此

王庶子祖嫡爲庶吉士日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詈吏部掾掾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爲太宰意諸吉士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兢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奮言以吉士而毀詈部掾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爲詞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子言良是無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可誰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

王文肅公錫爵萬曆丁丑爲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刎而已竟入不顧卒而取中旨廷笞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醵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

而江陵子假歸奉旨三月還朝佞者輒疏請卽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汚我爲竟投筆起先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遑恤其他旣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

劉光濟爲吏部侍郎一日忽慨然曰可以止矣三上章乞骸骨江陵公居正時當國使人語公得無有不足耶非老非疾何以欲去公謝曰疾自知之且人各有志耳竟不得請第遷公南京工部尚書公治裝不六日卽行於江陵公朝堂一再見而已江陵公意銜之然以朝議籍籍謂公遷爲左不自得乃稍轉公吏部仍南京百僚肅然六卿中有私燕而守備中貴人爲上客不至遲之再三乃至主人迎謂明公不來諸生無敢卽席公怒曰夫子六卿而貶稱諸生於中貴人前可乎卽拂衣出無何公改兵部參贊機務中貴人相謂曰此偘偘不易犯者公平心其間久之咸嘆服時江陵公以父喪風天子爲奪情北部院大臣已上疏請

留矣南中援其意擬繼上公當首置名不可曰請公以奪情是耶否耶
天子留相國以恩我曹當持之以禮于是太宰欣然握筆曰我故當首
僉都御史王篆密聞之江陵公太宰入爲大宗伯而公中曾御史白簡
矣曾御史者曾士楚也
李公遷之致其兩廣總制而以終養歸也當事者慰薦無虛刻江陵公
當國與公有分契御人入都者謂得一書先容公具草幾千言曰崇寬
大以存政體曰愼用人以肅官常曰宥直臣以開言路曰修戰守以重
邊防其言絕剴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公不可既而曰上春秋方鼎
盛此公猶稚視之且伕極矣是安能久
陳公以勤字□□南充人□□進士既授翰林檢討乃愈自檢厲無文
酒徵逐之好而獨與前塘高公儀華亭陸公樹聲爲道義友居恆策款
段趨朝謁外惟據梧吟誦不輟廳事前治畦栽蔬泊如也時貴溪相當
國于詞垣中獨才公願得公爲靑詞屬草公婉言遜避旋以告請貴溪
因此恚公公不顧而益介介自喜竟不肯撰玄儀諸文益高公相後嘗

自稱一生所愧惟陳公以此起家三十年寧遷迴官轍終不屑役足倖門以希速化既晚登用意不可即奉身引決人或笑公迂則曰士君子立身行己當自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則孔光張禹之徒且抗旌攘臂而前矣

周公子義嘗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卿爭先具疏留同僚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彝倫者何我輩不能醒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汩浮乎議竟寢

馬文莊公自強嘗爲禮部尙書時江陵貴傾天下然每側目下先生先生視之漠如也會京考閣中風旨六卿將以排去生平不可者而先生獨首開黜其入幕賓章禮時都下有張居正甚不居正馬自強眞能自強之謠未一月偏傳之南中然江陵終敬憚先生既推轂大用沒復擬美謚如先生爲人此亦有秉彝不獨希上旨也而世亦因以薄江陵之過如蕭附芷所陰藉者厚焉先是公之爲國子祭酒也時王公錫爵爲司業署篆有故總督劉公者囑其子早求爲放歷語不遜錫爵怒叱其

使還其書既而悔之爲暫予免班假一月比先生至而告之先生曰法無論貴理無兩可子怒是也悔之則非竟勒滿班限遣之其執持嚴勁多此類自是中官朝貴無敢干一人一事者入閣未數日忽忽如有所不樂王公問私請其故先生曰吾久薄此官不爲一爲之便似以冰投炭中耳目肝肺俱不能自主奈何王公曰當斯時處斯地豈可輕以言色示人先生首肯無何會江陵短喪議起館閣洶洶如聚訟王公自以職年長無所避怨率諸僚露𫔯與爭既退而先生笑之曰而亦復以言色示人耶王公謝不敏已從容對曰曩不言當斯時處斯地矣今日乃弟子之時與地譬之羹也弟子進火先生揚湯緩急之用理自應有不同先生復笑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管僉憲志道爲刑部主事日戊寅春大婚成爲九事以上中時忌疏傳部中紙爲貴中勸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恚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以此

難之出都猶以導勑諭中書綱請入粵又上風紀末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汚蠛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塡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罣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于冢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有厄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迹如掃矣

顏憲副鯨爲御史日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諸校受諸俠少金爲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傒館騷然諸藩苦之中使進奉輒駕龍船所過橫苦公請校尉缺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在武昌視總憲篆楚王舅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條論列朋行金數萬賂京師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公

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公不爲動王爲酒宴三司天寒各餽衣爲裼先生却不受同官有慙色後朋竟以賄免又稔惡竟爲中丞汪道昆論死去對理一日宣言悔早不從顏大夫戍也官楚者數十年獨大夫不受我賄耳楚人益信公神明在承天部中護衛中官及官校皆挾寵凌轢小民往御史包公思一創之捕置理輒誣奏御史震驚陵寢大不敬上怒逮包公廷杖之戍邊竟死公至是請臺使者追論于期屬陶別駕密擒其黨窮治無所撓

張廷尉夢鯉嘗爲開封府知府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無以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遜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

張廷尉卣嘗巡撫保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爲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尚不可况內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

與公談滕輒前席旣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所枉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及久之漸不能平嫉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滕自以爲眞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旣罷凡來與相君語者皆視眉宇頌功德結相君歡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爲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視眉宇頌功德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免嗟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戆罷然始終孤立行己意尋未必眞而尺寸無所枉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尚寶少卿初司理溫州戊子徵授御史巡視北城有二閹闌出宮門戲良家女婦干掫者執之輒羣鬨而奪之去君謂若奸出對薄脫汝矣不聽君移文司禮司禮以聞上恚曰東廠職何事而事自外廷發邪命杖二閹斃其一自是諸中貴洎洎思必報而大璫職東廠者亦以故銜君矣屬以火災陳言大璫徵摘君疏中不可使聞于左右近習語以激怒上謂君歸過賣直

上怒甚幾欲杖之廷竟落三階調邊地于是得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去
周公孔敎嘗爲臨海令鄉紳吳公時來雖仙居人實僑居臨海也一日
公坐堂治事遙見有輿人而入至儀門始下者公心怪之已而詢之乃
吳公以大中丞起官而見者也公謂縣令雖小官有臨治之分奈何倨
見如此不時見卽令隸人舁其輿出縣門之外吳公徒走而出恨甚已
而丙戌公入覲吳公下顧云今歲當行取不能爲邑久借神君矣唯是
一事相托幸留意公曰何事吳公曰縣治之西有故參政陳君宅近火
子孫貧其空址欲鬻于余奈族有二三青衿子無狀甚敢借老父母力
成之公應曰此事屬貴鄉親戚居間爲便若借縣官力恐激切有他某
不敢與聞吳公色變而起未幾行取之疏上矣公俸當及竟以少半月
之俸便爲三年之淹已而己丑公始以縣令治行第一徵故事當得銓
省僅得道以吳公從中多播弄不具論是役也非公鄉人曾見臺力持
公道幾殆公既居臺中時三殿災捐俸助工之事紛紛起首閣臣次卿
寺勢將及臺省以及各衙門企踵從風矣一日公入署堂事畢諸道長

咸集堂上道長某首開口曰三殿災閣部俱捐俸主上方督責我輩昨者一署盡空及今捐俸已爲后時萬一主上震怒片紙切責吾輩盡逐矣公抗聲應曰諸公言大謬捐俸之役大屬逢君吾輩不能救正已爲失職况可効尤乎且也捐俸者進貢之别名進貢者開礦之流濫漸不可長諸公不可不深思惟是以不捐俸而逐固甘如薺矣遂掉臂而出諸公皆目攝公弗悅也明日堂翁某進公火房而語曰昨者之議甚侃侃某敬服但有一說往者某在金陵河南災傷金臺諸公俱捐俸助賑一日周衛陽諸公出單請如例某曰不可昨見邸報皇帝妃已出金錢助賑矣此其意微吾輩不可不深慮也諸公以某言爲然故中止久之諸公又復强曰金臺諸公捐俸已久南北一體吾輩不捐便覺異同心某心度不捐諸老必以我爲吝不得不隨衆捐之道長昨日之議卽某初議也今某卽不敢謂道長爲吝或持見異耳公曰某何敢異但昨見一指揮捐俸十兩一寡婦捐資八兩卽不敢異於諸大老不得不異於匹夫匹婦耳堂官某不悅厲聲曰事不必大矯假如君家鄰里親戚火

不知亦憐而相助否公應曰鄰里親戚久而相助者謂其不足者財也老先生今日眞以爲主上所不足者財乎明知其有餘而捐之諂也眞逢君者也堂官色變不答公亦趨出明日吏垣劉公仰岡過公語之故劉公曰所議良是是願如約故兩衙門不捐俸自兹定以后各衙門亦止不捐

薛中丞夢雷嘗爲瓊崖兵備副使時巨璫張誠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指爲之吐舌督府某欲得夜光賂權貴人示意於公公不能得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參政浙西琉球貢船失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誣以賊兵備某者欲借爲功議殺矣而匿一善變姣童子署中公道出遇俘訝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船也棄白制臺取姣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憾公搆之公不爲動及爲雲南布政稅璫榮倨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之法一掾奴白璫掾大有藏金可藉也公召

詰之知奴嘗手批掾母頰當以毆祖母律榜之市人爲慄然璫時欲搏公掾之僑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

李蔭字襲嫩河南内鄉人性疏朗玄暢内直外夷望之軒軒如朝霞舉而中硬不可犯萬暦丁丑令宛平政尙簡要不苛時馮保柄國有中貴人母殺人訟之宛平令廉之寘於法中貴人黨挾擁廳事欲刦令活殺人者令堅執不可中貴人竟愬之内庭以事屬司禮及江陵竟欲白殺人者罪而且不測于令也江陵曰李令木僵不易撓急之壞若母事也姑且召之迺以宰相使召令令曰令受天子命可私召乎令犯法自有律如出交際則令素不敢通于政府也使者報命江陵笑曰吾逆知其不來耳遂以事屬當路某某亟召令至厲聲撼之曰爾不愛官獨不愛性命乎神色自若某始告以中貴人激怒内庭事且曰此司禮及相公指也令執益堅明日擬上疏白其事某大窘逼因甘言和色乞之曰此老夫首領相屬奈何令曰令不敢寃死者自爲地無已有司法者在某悅服乃白法司明日弔審該犯而殺人者出矣時令風節凜然中貴人

固中銜之思陰中之無所指會上謁穆陵道經宛平部內中貴人大喜曰此何復僵令乎宛平有友先覺之得言于大金吾劉公守友劉嚴重宛平時護持之令竟無恙又三年陞計部主事告終養不起

廉守周宗武臨川人始爲惠州府同知淸介絕俗督府殷石汀知之揚于朝堂曰廣中好官如周同知者眞古之廉吏也于是得陞知廉州而性頗卞急合浦丞王士魁者太和人一日覿吾同之謁府周君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眞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艴然曰丞奈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也死不敢逃罪既罷周語覿吾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卽抗節忠義事亦能之鄉丈爲我謝過焉王後陞名山知縣以耿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轉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乃館于篤菴王君家爲句讀師以自給而鄉評愈益高之

陶參知大年嘗守吉安時有鉅盜劉某主奧援暴里中先守莫敢執何公至則嚴督賊曹掾竟捕得之復窮治主者名主者爲某甲子巨室也

或謂公是夫百足之蟲扶者衆矣公不聽竟置重典有貴要子倚勢睚
眦殺人者斷其股棄之死家上變告貴人求寬假者紛於猬毛公一鞫
即首服竟論法郡中慄然
趙少宰用賢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
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頬頰疾視而不受率以爲常壬辰之春有友人
迓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願少遜之機避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
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
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
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訾公者亦以此
劉公應節爲大司寇日中貴人馮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隸制府公爲
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恚曰汝中
官猶子帶奉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深憾公而是時
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誘公往公曰吾所司民
命不可狥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

體且大臣不宜出郭講學公並懇疏自劾得俞旨致仕時九月二十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猶不已后四日上視朝陛辭出保猶以失朝儀激怒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后五日公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老臣自爲漕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下十餘年數對大虜最后忤權意不自意完乃始得安枕里中非主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草莽死不恨矣

楊司徒俊民嘗督學河南時新鄭當國而鄢陵劉生者新鄭生也傲不受課俊杖之除其名又其兄中丞公揭有司請祀於鄉公惡其手辦一字弗許用是失新鄭懽久弗調

晉中丞應槐嘗長楚臬景王府第以府僚羣飲燬于火而罪樵採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尙書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相國雙鳳鳴乎休矣

周中丞季鳳爲湖廣布政司日中官劉銳以迎佛過其境僚佐托公出

以避君直前以身當之且以民窮歲儉令有司勿供送銳一無所得明日遣人來致殷勤托其分售私貨以歸利君不許銳氣沮卽解舟去凡上游諸道胥賴焉

馬中丞卿在工科日遼東寧杲自御史傳陞僉都御史已除名潛居京師厚賂永閹求復官擒賊永諷諫官薦之卿同官有及之者卿奮決而言曰世杲無人寧用駑如卿者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壞之耶已而傳旨復杲獲僉都御史巡撫眞定并討羣盜杲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始敢發卒如請

陳中丞儒嘗以副使掌浙江按察司郃陽令張某以炮烙刑誣服盜罪枉死者五六輩矣前按察使劉君劾之而張令者與權力幸臣有故嗾御史劾劉君落職公鞫其用刑迹執令下獄令乞幸臣祈免公笑曰吾得正國法雪民冤足矣寧殺人以媚人耶獄成知縣罷黜誣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外任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

掌部寺者惟以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案而當道以按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

文中丞森爲人精悍英發激昂負義氣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邂逅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詩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蓋其初筮爲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横尤甚懷諼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臣脅息順旨莫敢出氣分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必劾弗貸趣令示劉劉爲之斂戢其爲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

李大行紹賢初授行人月餘齋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閹勢焰熏炙率視吏州衛職官玆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撝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

黄元恭字貢禮鄞縣人以進士初爲繕部主事司所當乃内官監其最貴幸者曰高忠多從其儕伏署工匠虚數萬計第以一紙來需直若既

虞公謂必得其名代與人而後給之忠不可公遂上疏具言狀且發其他奸私詔聽工部覆尋會諸中貴人以皇貴妃葬從之陵寢故事人爲席廬裹楣柱以帛公曰此一日事耳而耗縣官帑至此殺之俾數人共一廬斬茅覆栝而已中貴人恚甚羣約俟公入臨甘心焉尚書知而他使公以免然由是心敬公而虞公及一日而司禮大璫以諸曹之疏下公當入領故事領疏郎既受疏北面揖大璫以南面揖公謂疏在若手猶可既受我而南面報揖何也且左順門上所恆御豈而南面地竟出弗顧大璫恚至皷黨以惡語侵尚書曲爲交關始得解

項喬字遷之永嘉人進士以兵部主事謫同州到任公宴門子進賞戲錢詰知爲里役出也即歸抗言曰公宴唱戲已不宜况復索民膏以賞乎遂罷宴

張公繼孟家居楊方伯守魯既第筮仕揚州府推官瀕行詣繼孟家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筮仕初即爲此厲語不少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嗔爲不吉語

古道如此年八十卒之日至無以爲殮其子以訃聞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賻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閣大參仲實爲考功郎日時宰好任耳目廉視幽隱時摘發之以是羣情懍懍公嘗與僚友議及曰爲宰相當如泰山喬嶽察察非大體廉者以告一日謂公曰外議我察察有諸曰有之得之何人曰公爲大臣第視其當否以自修飾不爲無補不必求其人時宰素重公終以是忤未幾有河南之遷

龐布政津參政福建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以祀勉齋爲河南右布政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産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

楊憲副逢春初令崑山邑有故相當國子弟僮僕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然未嘗敢

短君也爲御史值東宮備宮寮時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齒及上覽疏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州守倚故相爲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而奪於君之去韶守竟不免

郭桂字時芳咸寧縣人□□進士歷官參政嘗爲安丘令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横令至啖之以利至乃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無可奈何至是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與其兄弟謀害公陰中以禍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徙爲邊氓

孫僉事璽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己因考察中之遂以罷

范參政瑛以御史爲荆州知府在朝之士咸謂荆州上有藩封之親下

有軍校之横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者一遇歉歲易以生變公以爲然甫至郡藩封日遣人詣府促修造凡用工料價銀十餘萬夫匠數十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即移文上下諸非奏行者悉停罷之

曾太守仲魁守池州郡介江而近畿内賓客廚傳與夫苞篚以交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與郡當悉意圖民有以根塞義不欲奪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别置條法使不可遵守而畿内諸新貴人頗相指爲迂闊而自尊大也會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也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狥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考功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狥人之私使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况其論罷者乃賢也

嗚呼可畏哉

余瓚字宗鎭京都人□□□□進士歷官知府性簡伉不能規規下人每候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以故譏毀者多言其恃才他日御史劉某當按其郡意欲屈之甫至境上得知府投牒人使或未發封輒持小過笞辱之因以竦瓚瓚聞之倜儻大笑曰是將嚇我不置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適留其僚王某同泛舟大陸澤飲宴爲樂迺移文諭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坐廳事聞有府使至發書相顧大駭王本河東巡鹽御史也卽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不能害也自是上司益復設疑卒與後使者柯忠搆訐移知黃州府

程廷策字汝揚休寧人□□□□進士歷官辰州知府爲諸生日見中貴人禮白岳諸生長揖心嗛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皇上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恩且若奉視工非視學也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

劉公重威號溪東楚監利人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兵備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既稔也利夜于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刼帑金斬邑南門以去守城兵即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免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曰下覬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官而去欲以感悟當道適直指按韶亟留之乃反于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參享年九十有一

張太守賢守太原日虜犯太原居民震恐有陳憲使者同諸寮夜飲宗室第公單騎往叩門呼曰虜患孔棘非燕飲時也矧時例有禁爲法吏顧昧之耶坐是不合於當道乃謝病歸時年五十

鄭太守舜臣嘗爲鄧州同知太和山太監每歲解銀進鮮往返十二次必經於鄧其從者倚勢橫行需索無厭少不如意輒鞭掠夫役民畏之甚於豺狼乙丑春公署州篆亭午退食忽閽者報曰太和山人來矣公

出視之見二緋衣人擅坐州堂持欽賞二裹及敕諭一道置之坐上公怒而叱之曰汝輩亡賴敢干余三尺法遂命左右擒十餘輩逮於獄連夜具文申兩院欲正其罪以爲將來之儆各亡賴知公不可犯且慮不測哀懇同官丐貰至再三姑釋之以後不敢復橫矣

劉公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辦而逋事繫者百餘人公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以告公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遂令理孫氏逋賦威震巨室歛發無敢後期積逋咸入以逋賦繫者遂皆得直

沈大尹壁令建安日有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所治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卽自媿屈曰令言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嘆曰咄咄沈君負我矣

張時宜字仲衡號東山劍州人以貢爲建昌府教授爲人方正不阿鄉飮司正席與主並太守欲抑之公曰此坐於教職何榮著在令甲不可移也竟不能奪

黃勳字守勳揭陽人以舉人授新塗教諭遷柳郡教授公恥士習卑諂欲以氣節厲俗見郡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爲動居歲餘乞歸守悔謝公公語諸士曰士苟賤博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陽之龍山終身焉

戴哻字士儀浮梁人以鄉舉官止教授嘗兩涖嘉興時嘉興有富民十餘輩皆資遣養子入學寮采利之先生曰蕙蘭之畹其可容艾蒿耶亟麾去民乃要所識按察官強之符督甚峻先生執不可坐是竟去官歸

張建節字子行蘇州衛指揮嘗署衛印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張生富而入貲爲衛指揮欲列坐抗禮公怒曰卽不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媚賈人哉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愧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指其門曰此非入貲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君弗

啓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衞故與郡均禮他指揮卽不敢以均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初亦不自得徐察君衞事治而所按復議斷斷見風采乃心下公

崔璉字宗商高陵人以歲貢嘗爲崇度州判奉身儉約祿秩外毫髮不取有民餽雙魚僧餽一茶者亦却不受遇公讌必先返不夜飲每曰燭淚流處人淚流也有韓參政者按縣當月食韓寐熟失救諸生不敢請先生以石擊其門韓驚起賞廩五斗復曰後必爲忠臣

尹端字正之劍川人賦性剛方動必循禮由掾吏授淸浪衞知事杲發姦伏不遺毫髮疏指揮蔣維賢以下不法者十餘人或誣以贓當道得其情以揚震目之嘗自命曰端平生不愛錢不愛官不愛命任人誹謗軍士每舉首加額曰尹青天大吏相謂曰吾輩不及考滿卒于京貧甚鄉里助之殮始歸葬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斥頗多竟爲衆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人皆

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偶及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議之
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水已吞之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編

楊守陳　薛瑄二則　李夢陽

崔銑　陳絳二則　徐階

王錫爵二則　佚名　汪道昆

往行

翟善　劉嵩　陳善任

劉敏　甄庸　呂詵

林賁　王幹　趙豫

黃鉞　廖瑾　楊士奇

吳文恪　沈度　吳紳

張賢　柴英　周叙

孫貞　陳祚　劉球

孫瓊　金清　楊鼎

張和　祝顥　王竑

梅芳　魏驥　楊守陳

梁材 劉璣 吳夔
李源 梅純 王綖
鄭一初 王鑾 黃璲
劉淮 陳白沙 雷爵
王鑾 羅倫 許進
劉大夏 雍泰 羅整菴
陳察 王端毅公 謝遷
歐陽鐸 顧璘 呂柟
沈周 徐文燦 邵銳
輔國將軍拱概 劉忠 甘亮
陳良謨 顧應祥 陳九川
劉南坦 翟韜 陸粲
趙得祐 歐陽德 高翀
許應元 袁袠 張簡肅

管志道　張　苹　李逢陽
吳維岳　張孟男　李攀龍
梁萬斛　高　儀　于愼行
李廷機　吳安國　喬輔世
趙　錦　王夢臣　陸樹德
王文端　張一桂　孫維城
傅希摯　楊時寧　周之屏
陳節亨　王　鎬　孫　修
程　材　韓苑洛　王敬所
周　津　魏一恭　吳　俞
李　桼　敖　璠　姜　昂
羅　安　張　和　楊逢春
王　德　王　琦　李　翔
林景暘　吳源淸　王　紱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嚴肅

前言

薛文淸曰按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李夢陽曰古人重威儀而詩爲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相相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也旁見之六經遠證之三代禮儀三百皆欲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詩曰顒顒昂昂爲萬民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韓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往余按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

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
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正色
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敎之雖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
而肅淸矣時韓尹廷學不知曰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冰此一驗也
何孟春曰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軍無部伍
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
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主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
而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
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
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
材如此乃可然不可爲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小人之
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而樂從於廣且將讎其
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從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故曰兵事

以嚴終爲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亡哉春以爲餘事亦然故著之

張居正曰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卽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敎詔之雖口破脣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如此

又曰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年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尙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

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敎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綱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禆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

往行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奸摘伏民憚之如神明有蠹吏錢英累搆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於朝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勞以酒

蕭岐字尚仁號正固先生泰和人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

老者中席酣暢或舉盃相屬曰吾圖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閣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諠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卽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者有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憸民告訐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既生爲丈夫子何可無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既至京首陳十便書上嘉納賜宴右甬門明旦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歲秋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學訓導之命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

以身先之學者始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道所施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國正吾儒者所服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二十七年奉詔著定典籍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議多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韈給道理費比至家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於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明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既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眞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奉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廿二日戊申得痰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翛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三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黜貪淫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丰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污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復回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

宣德四年給事中□諒張君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酒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元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逢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敖放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風俗大臣者亦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遍諭之

況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

爲知府而鍾得蘇州授以玉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陽爲木訥胥持文書皆不問當否便判有弊蠹輒嘿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校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幷呼禮生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有朝廷勑未嘗宣今日宣勑旣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呼里老言吾聞郡人多武斷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雖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部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戸惡戸報來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俟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某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郡胥駭服不敢辯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四人輿一胥擲空中攧死之皂始少投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狗鼠輩爲吾樹若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死若狗曹皂懼如命立殺六人命一人鉤其髮拖出肆諸市復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二

品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於郡民競立祠祀之

張宗伯惠宣德壬子春巡按浙江東南都會事務繁劇持憲者非防閑周密則無根之議興矣公謂欲濬其流當潔其源下車卽爲文告於諸廟神祇誓以公正清白存心凡察院舊役吏兵館僕盡令易去別送鄉民之樸實者或直廳事或守門或監獄皆有定約不得相攙越論訴之人俱要正身狀內指陳止告己事毋得泛引囂訟之風十減七八至讞大獄人懷疑二公嘗用利鉤刺血以誓曰如有私心神明是鑑囚徒見者莫不洗心不待考訊自招伏罪其各司所差吏胥董事於府州縣者亦令赴院附簿依期回銷包苴賄賂頓爲衰息又諸司及差來人員多民間和買貨物公察知之卽令仁和錢塘二縣置簿稽考自是市無和買之害

都御史韓雍才高有智略提督兩廣令布按二司官皆行跪禮提學某曰提學與軍門無干請勿跪公曰提學既不行跪禮明日另見明早取

應死罪人置之廂房命劊手曰待我言殺了汝等大聲應之及提學來
見既至堂甫揖下公大聲曰拏下殺了衆應之如所言雷提學以爲殺
己也不覺跪下二司官笑之曰不如昨日同跪無形迹也此可以警悻
悻無實守者
胡憲副憲嘗爲都察院御史七日上疏論朝政得失極言盡論皆天下
大計兼劾一二大臣不職其論戚畹張某中官李廣吏部尚書屠某都
御史王越李蕙柄國者不悅下君獄時戚畹某諭刑部白康敏公令必
致之死地端肅力爭之得不死落職補藍山丞未上遇恩宥進宜陽尹
當是時憲之名聞天下士大夫自期以他日居言路必以直言自效者
必擬之曰汝便是胡憲也端肅公累言吏部俾起君坐是補南京都察
院經歷先諸道率有事於幕中久不限官中每退食私第妻子具服與
君正堂相見君坐茶至妻起進茶再拜就坐妾乃進食旁立不動竟食
無遊瞬欹側之容盛暑家人終不見其裸露其諸細行衽席衾影之間
皆可語人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占籍順天留守衛前成化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南隆鎮撫臣勢重自韓襄毅公以來而體極尊建牙吹角列戟擁從軍門沉沉被組練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錯繞倚而私自衛者又千人公性雅素至則量留給麾下便令者幾人向相沿以千人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密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大將不敢喘息方回而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故威宣遠徼無弗以莊見憚也

吳文定公寬遷吏部時羣議以公久處翰林恐未諳政事時耿公裕爲太宰務爲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爲王府長史衆甚不平同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赴職耿公惟安慰之衆愈侵侮文定正色曰諸子務進取當效董賈往二人亦曾爲王傅然後名高百世今諸子縱敖非毀主司厭棄斯職彼選舉可從人自擇任耶汝輩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人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得旨以爲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

綱大振人始服公

樊清簡公瑩嘗以刑部侍郎廵撫雲貴時公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
訪利病雖巖阻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一履行奏劾鎭守及廵撫官罪
狀黜不職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
行有爲土官欺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牀曰汝第歸
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公牀罪公慰而遣之

益莊王厚燁剛明決斷國紀斬然內外臣僚小失則宥之有大過少麗
之於法如曰擅課竹木漁獵舖戶横奪街市此尤不檢之最者率刼迯
不貸內臣中有濫受詞訟刑罰苛虐者卽毁其刑具而譴戒之凡笞罰
自五以上必啓請爲軍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則罪軍校曲在民也付
之有司不加撻楚貿易物貨一惟其平四境之內享安靖之福若不知
有王府也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若旅寓然六事備舉尤
加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

之下車屬吏參謁卽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爲四民之父母庶官視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責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浙江藩臬諸司供張什物皆取辦下民鎭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自公爲按察司一切革去彼權貴者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吏貪殘爲民大害卽召而與約誓曰閭閻凶頑一鄉之害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己身爲萬民之害所謂責人則明責己則昏如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玩之並取大肆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爲害無算今與所屬爲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己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以是大小官僚恐懼奉法無敢犯者

王鈁字子宣號印岩會稽人嘉靖壬午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諡恭簡己未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有事則各輸其情蓋笞扑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寶粧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

若同居有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日一人持所盜物陳於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於郡横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眞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

紀資任丘人嘉靖癸未進士丙申守青州言動質直遇事敢爲獄訟清平豪右斂手屬吏有不自職者必庭詰之嘗曰少年入仕情多恣傲上復優容是姑息也一時俊鋭之士始不自堪

張謙慈谿人嘉靖二十年爲大名知府爲政嚴明知大體以廉馭吏每季終察舉州邑吏有貪墨者輒廷撻之終公之治吏無敢受一錢者

萬曆丙子權璫馮保姪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江陵相隸人姚曠者勸之邦寧乃手毆曠曠即捽邦寧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稟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保云某姪之使酒失儀即宜戒飭保即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

郭司馬應聘嘗以御史按吳風操峻持每行部盡屏騶從乘馬出入時

號爲白馬御史而墨吏望風多自引解綬去者今巋然作魯靈光此海內人瑞也

狷介

前言

楊文懿守陳茶酒說曰茶性涼而清人酒性熱而和人飮之皆有益而不可過過則皆能生疾而酒尤甚然茶味淸苦而易厭酒味酣甘而易悅故世鮮勸人茶而多強人酒茶或浸蔬果輒損其清酒雖雜投魚肉益助其甘故彭彥實嘗言茶爲廉介之士酒爲曠達之人余謂士當如茶勿如酒然廉介者能充廣而有曠達之才量曠達者能檢拘而有廉介之操行則皆爲全德矣可若茶酒之偏哉

薛文淸曰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李公夢陽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變其次莫如守守身守官守禮守法皆是也或謂琴瑟改絃何也曰調琴瑟者必能琴瑟者也否則愈更而

愈亂故曰其次莫如守

崔公銑復河南憲司書曰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淸理負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戶爲業夫公卿不優禮耆舊作興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後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於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溢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個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鷄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陳絳曰楊龜山嘗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

天成則人不厭棄矣龜山此言是其平生得力處在此他日失足處亦在此惟顏子渾然天成孟子已露圭角然人亦安能遽做顏子若合下便學他渾然天成則模稜鶻口矣一鄉皆稱善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執者道義所信者心奚邮

又曰據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焦訴亡節者且重趼竭履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蓋勢權所出權又勢所歸蠅附蛾集茅靡波流必有摳衣執經之名幻處囊彈鋏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爲尙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蓋有見於此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温公義訂師生恩同父子然平居時節問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於諸弟候政府則相於庶僚固自不同愚願今之先達寧爲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爲徐穉子劉元城也

徐文貞公曰言必信行必果士人守身之常法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大人盛德之能事孔子所謂小人蓋承硜硜言之非貶必信必果以爲小也學者須識此意纔能自守與市井之人別

王文肅公曰調停之說乃宋時亂本然在今日先著已差浮競方長倉卒豈能挽回之惟在就氣節中辨别孰眞孰假眞者信之不得不過處之不得不優若一切兩可于不狂不狷且信且疑之間則又落調停之說矣

又與滕少松巡撫書曰來教眞膏肓上藥但所云作用者將懸揭和平安靜之旨與今之善事者露齦而爭乎則愈不得和平愈不得安靜將密勿之地一味閉口拱手而以爲和平安靜乎則又有見其和平而愈激之使爭見其安靜而愈擾之使動士風之一變世道之眞可憂如弟所以深服海剛老眞狂眞狷者恐千古之不多得也

□□□□曰士君子之處世莫善於介莫不善於無介介者界也所以界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汎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

圖之樊乎故介則爲防爲樊卽有不合於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決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條接輿耕耦之徒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與鄉原爲德之賊至比于鄭聲利口而惡之爲其足以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爲戒而反以爲法不惟病己亦以病人如陳萬言教子咸以諂賊其子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愛其友者也婁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汪道昆曰昔伊尹以一介取重心嘗易之嗟乎此惟伊尹能耳今之以玉帛來者非萬國之長令名之士乎哉載牘而行望門而謁旅幣何紛紛也彼守官若處女無因而至輒閉門絕之及其投人也若委諸壑人情亦取易而予難耳彼何心哉孟子曰取傷廉與傷惠傷廉者名傷傷惠者義章賈廉而辭惡固吾所急卽有過而誦義不衰吾其猶可被此名也此操毀譽之心也不取則人將德我不與則人將雠我寧務樹德無務樹雠此操怨德之心也夫取與一途其摻心多矣卽有緩急寧能信其無二三耶毀譽怨德不入於心故有一德得國而仕則去湯而不

以爲貳放太甲而不以爲臣此不由畎畝來者也世方抉其不取浮慕伊尹直將伯仲見之是爲伊尹優也得一袪猥自以爲類尹不亦遠乎嗟乎夏虫疑冰不傳於火卽貎伊尹不類猶賢於貎桀者也吾何問焉

往行

翟善字敬甫泰興人以諸生選舉洪武初歷官吏部尙書上常欲爲善營第泰興善辭曰江鄉地隘誠不忍奪人自益且臣奉職無狀何敢費縣官金錢其謙厚如此善家故戍籍上以善故欲免之善曰今區宇作寧戍籍宜增豈可以臣一人破例上曰卿可謂社稷臣矣

劉公嵩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舉歷官禮部侍郎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淸苦如布衣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陳善任欽州人洪武中貢入大學授山西平陽衞經歷陞蒲縣知縣在任三十餘年妻子不入官舍自號其居曰觧巢

劉敏洪武間爲刑部侍郎初爲中書吏每日暮卽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曰載於家而後入涖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値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奸權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甄庸北郡人洪武中松江知府醇謹嚴重以廉自防雖易一衣具一食必於他郡營之略不涉於境內嘗曰人非古人避嫌疑不得不爾也仕至工部尚書

呂誌北平人洪武年任瑞安主簿爲人氣岸高峻敝衣糲食冰蘗自持涖政不避勢要嘗大書公廨壁間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秩滿而去邑民思之

林賁字光輔四會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歷按三省嚴毅執法不少狥人持服家居族姻私托悉拒之服闋之藩司請牒藩臬將祖餞夜解舟去明日追饋竟不受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囚稱旨除刑部主事遷兩浙鹽運司同知生平取與一介不苟卽飲食亦不妄其教子弟亦不得妄飲食於人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以贓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雖極榜掠終不服後得罰運木石贖罪幹躬自負荷或俾其令子弟代之幹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隸卒幹曰非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禮律己妻妾視之若嚴君然甘淡泊惡貪黷雖遭困縶志節不少挫終思南府同知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丁亥授泌陽主簿陞主事歷松江知府寡嗜慾遊燕每誦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未嘗一寓目焉

黃鉞字叔陽常熟人建文三年以禮科給事中丁父憂時靖難兵起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市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住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而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

舍餞從靈幕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鷄具饌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

廖謹字愼初南海人永樂初以貢爲通山教諭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詼上官人或以俚語笑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於廣漠之野衣大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呀然嘆曰子豈能知我耶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非識機者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文而惟其人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順若先生久典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孰聞德不見施孰知爾其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

必乃以我爲嗔耶孤魯先生乃輾然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於所不知則當闕而不宣汝談何易曷知其然夫君子進退義爲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趍趄旁午此乃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耶故寧不合而不詭隨寧不用而不以諂爲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玄聖其任其止惟義是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諂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于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敎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予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敎友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風卽此是好由西而南黍爲人敎學不如人功亦克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愚若乃隨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趍趄口而囁嚅則又與古人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譽貿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人之劣而不願詭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之彼諸大方者吾將以予言爲

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居之庭除

楊公士奇少居貧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爲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僞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邂逅售得之不能識眞僞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眞僞而視其裝亦有眞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爲鈔易得之先生曰僞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卽欲置人重法乎吾嘗見有以僞造禍蔓延數百家及孥戮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僞鈔止罪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寖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

吳文恪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於城池舊址公曰某素不受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雲間沈菴公度臨池擅一時性端厚謙抑好獎與後進階出誠意則取與則甚嚴嘗有李訓導介先生之友求草書且欲識姓名於其上先生

忽思曰得非曩訐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翌日固請先生乃爲易題以反之其介如此

吳紳字□□衢州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上官日衣冠畢賀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有誚之曰拜官不祀先會客乎紳惟笑而已

張公賢字思齊雲間人家世業農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穡久之年頻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乃拊几嘆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羣小侮我以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永樂乙酉舉鄉試屢赴會試不第授吏部司務薦陟驗封司郎中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關節不通親友饋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鐵板張蓋言其節之堅也少子綱徒步入京師省問公見之怒曰農務方殷汝來何爲此中何所有而汝來也居旬日遣歸戒之曰勿復來也超拜山西右布政長子紀[illegible]步入太原道過曲沃令見其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紀不敢隱且實對公怒痛箠紀

令還驢仍正其罪云公既歸家居一參議公部中舊僚也見其用乏以其所餘俸米與送之公固謝曰我自足用此君養廉之資不敢拜賜仍遣之與歸方臥病時語其二子曰身後無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眞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柴英字仲實曹縣人世襲海南衛指揮僉事永樂丙戌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不道興師討之令英國將軍時爲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在行諜報黎氏栅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駝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舁以行至富良江聯爲浮梁且檝之以濟公及軍中驍勇者先登拔栅轉戰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時部曲有得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室使治女紅及歸以給無妻者不留一人甞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酒命妓爲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

周敘字公敘吉水人永樂十六進士歷官侍講學士金陵有妖婦身着文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甞謁冶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朱忠

襄楊公等四神座列寘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卑下如此也捐貲爲倡搆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爲之記
孫博士貞初爲國子生時與郡人盧淵同舍及寫武臣誥與主事夏元吉同事敎紹興府時與郡守李慶相善後淵至侍郎原吉慶至尚書貞未嘗一至其門其自守如此
陳御史祚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學衍義勸上勤學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三年備嘗苦楚宣宗晏駕釋出祚乍見瑄等略無憐惜之意獨都堂顧佐來訪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庇此輩此輩以祚累之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歸不問其生理
劉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蒲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弟者
孫郎中瓊既乞休歸時三原王公巡撫南畿嘗訪瓊以政事欲盤洴餘

糧因公言不便而止長區賦者持百金爲公壽公辭曰某當□難有遠行尚不受贐矧今閒居安肯以無處而受餽乎

金清字希憲上海人□□□□進士歷官湖廣布政嘗爲南京刑部主事時除母喪謁選尚書姚夔以其父實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也姚嘆曰希憲眞君子哉

楊鼎字宗器咸寧人領鄉試首薦正統己未會元廷試第二初授編修歷官戶部尚書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當入北監聞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以自隨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簞瓢之樂不是過也每亟稱其賢有郡守欲以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爲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守旦夕與之講解亹亹不倦及登第一時館閣鉅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娶時年已三十夫婦相見如賓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初第進士少傅胡公忠安爲禮部尚書素奇公爲賢欲迎君以訓其子而言於吏部尚書郭公郭公使君往君曰諾而實不往蕭山魏公爲吏部侍郎私問君君曰宗伯爲禮部之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公曰我當以告胡公胡公擇日語君成禮而君始往未幾移疾還蘇有參將者禮致聶先生大年學爲詩與人來蘇君慕聶先生名過其寓參將置君上座而處聶先生於下君曰吾爲聶先生來非爲參將來參將學詩於聶先生則先生爲師而處之下此何爲者參將方設具燕君君拂衣去不省

祝顥字惟濟長洲人正統己未進士歷官山西參政初登第有詔大璫察進士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監邀公如閣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

王公竑年七十一作壽壙於先隴之傍鄉人語公曰今制大臣終官爲營塋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艴然曰竑以譾薄忝命總帥自分馬革裹屍仰賴神謀廟算師無敗衂謬膺奬擢期於自效屬時惟疾所懼妨

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敝路以徼意外之寵
梅芳黃陂人正統間領歲薦性樸實多大節初任福建布政司理問居
鄉力行古禮鄉人冠婚喪祭視以爲法所生五子不易教三子登科歷
政有聲致仕二十餘年非公事不出題其壁曰故舊不遺請托勿許里
中稱篤行者必曰梅公云
魏文靖公驥端重祇愼簡約勤廉曜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贄
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家居二十餘年敝袍糲食不治生業成化八年
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
司加粲米三石公病遺書戒子勿擾鄉里營墳墓已而有司得請如例
子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於家臨終語臣母曰我卽死
朝廷賜塟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愼勿以塟事累鄉里今者皇
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塟固魏驥誠心賜塟乃朝廷盛典惟上裁處上曰朝廷
恤典爲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

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楊文懿公守陳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云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茶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五品終

張寧爲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庭臣稱眞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爲諫臣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尙書姚夔咸勸寧行卒不往其介如此

石璞字仲玉河南臨漳人由舉人景泰七年歷官兵部尙書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淸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盃十餘問曰汝宦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得還鄉里哉拂衣出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願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御史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至則首黜貪墨以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少卿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詔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少卿守備中官原成無與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御史耳公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卽不留我爲先生啓上敕書卽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敕書以敎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

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黎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元年狀元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淳性耿介寡與人合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績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王徽字尚文號辣齋上元人天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陝西參議嘗謫普安州判有白千戶者富而虐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須王判官來乃白千戶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曰若地無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

軒公輗律己甚嚴居南都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處一室撤去待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終事竟歸不告於同事者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

黃文毅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自始仕以至卿貳未嘗一至勢要之門禁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

之顧

于公謙爲大司馬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時一往視而已

吳康齋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家事清白不事產業亦足以風矣

郭璽公善給事中閣某嘗以忠義相期許閣畜名馬玩好璽不知也一日誤爲所見遂與之絕剛正之聲聞於中外憲廟嘗書其名于御屏曰清介郭璽遷員外郎卒祀學宮

劉文安公定之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卽授徒于鄉資束修以養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一日冰凍徒手足龜拆比就館則早飯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旣入仕卽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君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胡琮長洲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山西參議所在多美政琮嘗以御史

謫江陵歸僕攜米一升琮知責僕而投升於江中又嘗同知常德庭梨方實不攜一枚與同年戴瑨素莫逆瑨因以他道取貴顯遂絕至京瑨欲見避之其獨行如此

黃潛字仲昭以字行號未軒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提學僉事爲編修日與殿元羅應魁皆以言事同謫嘗爲大理寺評事寺之直堂守門隸卒率皆取其直而免其役上下相安以爲故常公謂義不當得竟不取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者援京例擬增一人以上請公與章德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省愆之不暇敢議是哉不署名今不署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力行好古成化甲午舉于鄉聞獻章講學江門往師事之獻章深服其德量自以爲不及與張詡李孔修爲莫逆交詡初見獻章庸爲之紹介或詢詡爲人獻章曰余知庸庸知詡何問焉庸潛心理奧多所自得其學以主靜爲本羅倫莊昶望重一時少許可遇庸輒嘆賞年踰五十親友強之仕釋褐荊門州同知涖任五日不能隨時

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廓督學憲副王宏請與相見竟謝不往友人謝佐卒貧無以瘞罄囊助之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拜而卒年八十六所著有東峯語錄其徒多以科第顯倫文敍最著

吳洪字禹疇號立齋吳江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公少穎敏年十二補縣學弟子員動必循禮嘗與同舍生奉詔下屬司開讀旁近富人欲招致宴飲而其詞涉倨同舍生以貧故弗校公曰此非所謂嗟爾之食耶謝不往

楊繼宗知嘉興府有園卒饋熟鵝梟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擊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皂莢丸出而哇之使吏具舟卽日遣妻子歸惟留一二童子而已後仕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旦卽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

而去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其門繼宗知嘉興府日朝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爲公危公不爲意直亦敬憚之

丁璣字玉夫潤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副使初授中書舍人以同官公過連逮謫判普安公委北上時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爲上宰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赴且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菴受之欲引爲吏部屬爲忌者所沮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成化十七年以總兵鎮守湖廣爲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餐閒居輒玩經文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侈用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

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李濼字宗禹一字原潔祥符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拜南京給事中以言事謫肥鄉丞以母憂歸不復起巡撫都御史孫濡陶琰先后列薦于朝使郡守丞卽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旣而捫心笑曰此中乃堅過于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人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蔑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閒爲具召之則賓客滿座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強往酒一再行卽據席睡大鼾鏜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栝酌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鬢長揖徑去鏜爲憪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擬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

仁和張文衡銓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尚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家宰有葭莩之戚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銓名是傲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續食九年陞廣參議沒于水

潘珏字玉汝閔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授蘄水令荊府致幣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婚其子公不可既又以所作畫來賜公爲啓事辭謝於是王知公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染焉

張舉字□□灤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岳州知府初授戶部主事監京城明智坊諸草場及巡象馬牛等房即剔判姦蠹悉論如法賄賂不得行時倉場多儲貂璫督收半歸囊橐多供張設樂以娛部官往往掣肘結舌舉獨不受自攜菜菓裁度飢渴雖所乘馬鞚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閱出其不意諸課始入公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欲下執不從乃泣訴于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對曰張舉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愼避之

李公本字立之富順人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翰林淸曹而職自編摩外無可自顯見朝行中以冷局目之而士行修不肯以其官貧故倚權勢力有以市公尤其表表者始當授檢討人或謂公不有給事御

史可陸梁公卿間乎公謝弗應曰貧自吾分吾不與易也蓋十餘年一再轉羸馬青衫日傫直金馬門殊自得及轉容臺秩優然益南徙而公益安之間從諸勝游相約爲文字飲三山二水惟意所往不知歲之云暮最始擢爲侍郎重矣門柳蕭然不設重牡亦無有闌出入者時眉州萬少師安當國能立貴賤朝士而公親其鄉人又舉鄉會試稱同年者也眉州之子翼暴起爲少司馬與公同列一日與公從容曰公有意北乎但以屬我立刻爲公效之公艴然適送之出見圈中豕指而曰爾父子欲圈我乎使我依而北者何異豕也眉州聞大怒曰吾且圈若南弗召公亦欣然自快也凡六載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書日衙退卽閉門坐臥請謁至左右拒之多不得見故當時有睚眦不知事事之謗一中官偶有請托不得見公卒陰伺公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但令戒飭羣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沒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

凡事愼之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飭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之詞是亦識耶

張吉字克修□□人成化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布政嘗爲梧州知府戊申考績入京凡贄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安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尙細書稱謂皆耻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

羅文毅倫以疏論李公賢奪情落職提舉泉州司舶明年召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官職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乃改南京供職

孫清簡公需以吏部尙書致歸自守益嚴于州縣無所干謁嘗出乘肩輿少一卒子姪欲請縣索之公不可曰上賜我輿隸將何爲而又煩有司別給耶

邵文莊家居門人提學張某欲爲置祭田公致書辭之曰昨辱過我精舍山水增色多矣所諭祭田時供之外固可爲修理之助但利之所在衆共趨爲病餘之人怨動心氣敢辭之且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固辭之其精舍從屋亦是故

不欲尺寸之益請勿留念是望又曰昨精舍夜坐聞祭田之歸初亦未見不可旣而思之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尙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本縣以公文申達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亟令罷免不然外則損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焉用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靈實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史英字廷珍稷山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副使嘗爲御史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于公也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畏敬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

俞繪字本素號愛榴□□人□□□□舉人初授歙縣教授歷崇陽諭爲舉子時赴禮部試過沛貸沛令馮公千金令實先生同郡人先生官歙時馮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班班以無券弗受先生曰貸金無券馮信我若遂弗償負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班乃受

廣西嘗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應者先生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賓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贐先生曰吾非陳姻卒紿君矣固弗受其生平取予不苟類如此官雖司教聞朝廷得失未嘗不憂喜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先生在歙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罪天下壯之

劉俊字君佐涇州人□□□□年進士歷官河南副使嘗爲御史巡按河南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以善政立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苞苴公行不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政均以品則可矣若分析太明是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獘恆必由之故御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準不可寬貸後多去爲要路者亦時有怨言然君子亦由是謂其知大體其後有劉某者河南人也弗悅俊造爲飛語同科道當劾諸方面官遂註名貪虐以奏詔下公卿議大司徒侶公鍾識俊名曰是青州故廉吏劉俊耶頗聞其節愈厲奈何有此事遂寢然性戇直不修飾邊幅在

官中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輿在是非浹洽不可奬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絕詭衆以致仕終于家

陸文裕公深嗜古玩嘗羅列一室中聞魏莊渠先生至訪悉爲捐去

張大中丞琮家南京素無狎比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以厚望公有富者之喪數援姻家枉公以弔公曰生未識安弔爲卒不能致丙戌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臺謁公曰朝廷之法執于御史執者廢法罪將安歸惟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托皆惴惴而退鮮不憚者遇考劾首黜不法者數人六卿皆不敢以屬吏自庇公轉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

王文恪公鏊初授翰林時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公云云竟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汚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婕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安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乃

今自附壽寧耶

陳公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初為吉安府推官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為監御史袍服樸素騎牝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母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所不堪者公泰然自足

楊昂字孔顒建安人文敏公榮之孫弘治中以廕知香山事里胥以其相裔也或遠迓焉昂曰是欲為陽鱎者耶斥而遠之饋送一無所受

宋端儀字孔時號立齋莆田人弘治辛丑進士歷官副使初授禮部主事時河南耿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偶為鄉掾所知出以語人君曰進秩之疏未上而已諠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為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內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

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其屬僚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遇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異地自正旦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于二公者適所彰君之名於朝野也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華亭人弘治壬子南京解元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公本儒素値歲浸有常情所不堪者而公安貧固守有富家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狥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自少立志已如此及上春官長沙李文正公主會試公名第二廷試吳文肅公爲掌卷官或欲導公往見公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媿之竟不往洎吳得公卷極力贊美以九重字失提寘二甲第一人逆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公抗不爲禮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公絕不與通有言公肯枉一刺卽高位可致公叱曰吾足可輕動乎且吾但知做吾官而已遑知其他戊辰十月丁卯外艱乙巳五月實錄成例當進秩瑾銜諸翰林素不加禮因矯詔追論會典事以不諳政

事爲名降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起庚午八月瑾誅還侍讀又嘗教內書堂不潔生徒不使與弟子相接嘗曰此輩而穢物遠之猶恐其汙況近之也餘姚謝文正公每稱其有守以此公譽望日起僉謂旦夕爰立而有忌公欲傾之者嗾臺諫摭他人事誣公而公不恨衆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公從容鎮靜因照例自引退無少濡滯一時皆爲公不平王文恪公方家居因作風聞論以□之論一出而輿論益定於是南北臺諫程英朱光等四十餘人并撫按各上章論薦上乃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上京師至東昌聞命有勸公謀以代進者公曰清被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覲天顏得一拜闕門爲幸乃抵德州輿疾而進卒于河間府瀛海驛戊子閏十月二十九日也公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嘆其忠勤始終敬畏不亂

梁司徒材字大用順天大城縣人弘治己未進士志甘淡泊布素辭補出自天性嘉靖四年爲左布政使首嚴門禁凡同僚友首領皆置圓牌

書其僕役令候吏諭遞帑藏出入羨餘一介不取清風穆如每市物必書其數牌止會而後入召市人面給之以爲常其吏舍聯陌巡覈惟謹內外肅然旦夕皆飯于堂食菜無兼味其內亦甘苦而淡無間言爲杭州守日郡故以繁富稱于天下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說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自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即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及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卒之日坐部堂治事無敢闌出入坐傍置四書律例暇即諷詠之以爲常以故貪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以治

劉司徒璣由衡州守擢太常卿逆瑾同里也瑾方擢先生時意必德己所爲必附己及先生素節自守不形言謝意稍悔之然以先生人望所屬必欲引以自飾先生乃益疎略自晦每朝退署部畢即閉門縱飲酣

臥不醒瑾欲延問事情卒醉不能起他日瑾務氣詰之先生曰氣弱非
酒不能支且嗜此不則病由是益疎遠矣瑾性好紛更先生于部事遵
舊不易瑾殊不說嘗力論時宜變更先生曰祖宗立法盡善盡美行之
萬世無弊亦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瑾又怒一御史欲加禍害先
生適過瑾問其故瑾云□□先生曰以足下所云將以懲不法也今某
所爲誠守法將以懲不法顧先罪守法者吾恐眩人耳目矣瑾爲改容
謝之某賴以不死其他陰爲止畜釋助若此者衆先生不以語人故人
亦莫從之知也是時瑾急賄有封巧宦者多重輦通致先生從容語瑾
曰飲食以養生過食則傷生貨財亦然是故貨也者禍也古人戒積藏
其畏禍也瑾積忿先生不附己欲改南京禮部又欲援國初例出爲布
政使尋事敗不果瑾敗先生乃上疏自劾曰臣與劉瑾實同鄉里誤被
引用驟遷顯官今瑾事敗臣罪當誅戮皇帝雅知先生廉靜方直不爲
瑾用特准致仕爲戶部尙書未製緋袍冬月朝會公卿皆緋紵袍先生
獨絳紗袍同列餽以緋紵先生義不受直至郊賜始製服日至部視事

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盂耳時劉瑾行賄天下諸司當朝覲入京多賚重寶以賄當路嘗見其數帖獨無先生姓銜一日有人扣門餽玉珮帶有陳老者當門怪問何由至也餽者大驚踧踖趨去曰我以爲吏部劉宅是戶部劉宅邪又言當時諸公卿過瑾所率庭參先生過瑾特入內不庭參以禮自持不少貶屈瑾恐其持禮損己威重故特爲內覲不知者謂爲厚昵誤矣是時先生去位十餘年故隸能道其節義如此

吳夔字學夔西安人由舉人諭雖縣弘治甲子當道交薦任風憲恥附逆瑾竟未顯擢尋乞致仕家居足不入公門僉憲韓邦奇公之門生分巡三衢龍游胡瀬頭遺數百金求釋拒之甚嚴露束韓公曰嫌疑之際毋勞枉顧三守喬遷亦公門生察院檄訊西安縣牢獄以二百金遺公求囑免罪毅然辭謝其剛介類如此

李源字士達號竹坡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尚寶少卿爲諸生時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于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顧頫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爲角觝之戲于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

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誚其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偕計卒業太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愼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于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爲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于榮利已如此爲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贈遺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爲贐公拜而受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淸倉倉故置中貴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爲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爲好會冀娛公舉杯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爲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嘆爲得職每舉公官氏稱于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逆瑾用事以在臨淸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餉遼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嘗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

時翰林楊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淸往遼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爲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

梅純字一之世爲指揮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揮晉中都副留守不附中官罷歸閒居十餘年卒狷介無與雖一餐必擇其人與其致禮然後食篤信程朱氏不好文章家言所藏書皆手自抄校時崔公銑爲封部郎閔其勞送一掾吏代之不受

王公綖字邃伯開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性貞廉介直正德初公爲戶部主事開守某不理于多口時適外察韓公邦奇爲考功員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飾諭韓公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韓公素知守才疑之聞公往問焉公當飯客韓公故久不起公曰吾當飯客韓公請同飯公曰弗堪供奉韓公曰安有戶曹主事可食者而吏曹員外郎不可食乎乃出一盂糲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韓公以開守問公公徐曰開之士大

夫皆曰守治開無狀聞則皆爲良民守之是得不黜韓公以公違衆持正議草具代賓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

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兒時以高節自負弘治乙丑進士病免居紫陌山閉門靜修人有以千金求爲居間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且欲饒舌作說客耶却之後起巡雲南風紀肅如也

王鑾字汝和吳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吏部主事夙夜公所出入以紗障目無有識其面者門日鐍焉惟通薪水其守官之慎如此至郎中以諫武皇南巡受廷杖致傷踰年而卒於官

黃璲字廷重浮梁人正德二年以監生爲福寧州司訓生徒有學者時召問問而不能答微致規責質敏者稽其無功責之在任五年非朔望不至州有當路涖州上元張燈屬吏璲心非之托疾不赴耿介有聲

劉淮字濬之號西溪婷縣人弘治壬子以父職襲指揮甲子守懷來城時中丞馬公中錫以懷來爲路衝賓需悉索之公曰無爲浼我淸白守也遂以官銀三百兩給公使其見知當道如此歷官都督僉事乙亥充

團營東官廳右參將時武皇帝幸邊邊將輩競起取寵公獨裁抑謙退上亦整容待之謂爲劉夫子云庚辰歲武皇帝升遐向競進將輩咸詈之理太皇后與顧命大臣以公不附權倖命視西直城門慰以温旨

白沙先生取予不苟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鋌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激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壽其卒于官也盡封還以爲賻

雷爵字廷臣朝邑人鄉試中式授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富庶邑也歷九年菲衣惡食常祿外無毫取遷邳州知州邳當天下水陸之衝州又彫敝近幸過者每折乾至百餘金夫至千餘名公力爲裁抑民雖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府同知三年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邃庵楊公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縣邳州知州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爲外臺時過清苑者二過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名天下名郡授子佐貳爲暮

年優游之地公笑曰大名養濟院耶我七十年孀居嫠婦今再醮乎至
大名每行縣蕭然胥馬米蔬自隨至南樂知縣鄉人也餽牲數品公却
之知縣曰此某之自辦非取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
受時都御史柳泉馬公爲郡守嘗語人曰自雷先生貳大名我雖言語
亦不敢輕發况敢妄行一事乎某眞得一嚴師矣

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武昌知府居常節儉以助廉
潔每語人曰大丈夫蓋棺事定苟豫知明日死今日亦不可作惡也人
以爲名言

羅文毅公倫以疏劾李公賢奪情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
毅入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
往來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
受徒講學亦無意于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
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而解
衣衣之行過客僵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隣舍千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其盛云

劉忠宣公自戶侍予告歸搆草堂于先壟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公既起大司馬後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以見志惟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公嘗提督漕務事竣餘工費二千金及召爲大司馬瀕行藩臬舉爲公贐公令籍之府帑無何逆瑾以宿憾逮公經汴二司擬以前餘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耶第舉殘骸畀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紓禍子姓復丐貸四方舊知醵金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幸賴屠中丞得減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公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者

三學生徒率金沿途護視而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也以百金遺公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參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重貲而僕竊之以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戎鍾尙書槖果爲其僕竊而去人服公先識云公自髫至老卽患難顚沛中介節不渝若此

雍公泰以擅辱將官罷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温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未幾起用再陞南京戶部尙書以忤瑾致仕公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穡事凡陝士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爲雍某屈法

羅整庵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瑕疵及退居卽杜門惟以讀書明理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足跡不入城市惟己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纔一出家門子弟守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

陳公察字原習常熟人歷官大中丞公故授經羅文莊倫而有張閏章極相與劘切爲君子以中丞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生書稀闊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長者乃與接或其人非長者而崇修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所甘也公又多吳語以刺之非是咸逡巡避去所寢卽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衣冠敝亡易第令綴以糸遂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視其不堪或相率摘訾公非情云

王端毅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有貧士自顧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耿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稱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已心竊愧也後公代王爲吏部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言爲賀文公諗其人素不爲公議所與竟辭不作

歐陽恭簡公鐸之左吏部也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

自以孤誠受上知弗謝九廟災大臣乞休公念無他過可引乃自引衰
得請陳東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弗謝而又
弗辭且以公爲懟公謝曰去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爲恭
不知我者以我爲懟遂行
顧憲副瑮自歷官以來不以妻子入官舍俸祿外秋毫無所取歸時甫
四十囊資罄然無擔石之儲先生亦不屑意坐臥一小樓顏曰寒松日
讀書其中客有過松𦵏茗一進而罷或心期所素愜爲具杯酒盤中惟
鹽豉人相視愕然而先生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豪奪武斷雖略有
差等皆非知恥畏義者所忍爲以故退居二十餘年里中罕識其面雖
仲兄東橋公招之亦不往餽之田亦不受渭崖霍宗伯毁淫祠欲以寺
田餉先生謂涇野呂司成曰顧君狷介難與語君第微言之司成致其
意先生弗答孟肖涯爲中丞有富民犯罪願納金中丞欲爲先生榑楔
費先生曰顧以我壞公法耶居久之益窘受徒賣文以自給人多欲爲
先生置產者先生以書辭之曰桂玉之累日迫而溝壑之志常存桑榆

之景漸侵而羞惡之心未喪其剛介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呂少宗伯柟嘗爲南京太常少卿時閣大臣再斥再起九卿大小皆遣人候之塗有約公者公曰予與之無一面識者不敢輒通刺加禮也閣臣有甥官南京納好者尤衆公自常禮外不交一言有蔡生請鹽商墓志不獲同寮爲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縱爲相吾弗取也終拒之及爲南京禮部侍郎公有微病因使具疏乞歸會公長子田在京疏不得投返其使公意不遂前閣臣病歸者死同寮約九卿翰林祭公乃不拒曰今不可違衆也初閣臣暴橫其鄉侵田宅無算既死按浙御史或直之同寮爲疏告之冀力保其家公與書責其阿私黨奸且望其一變爲正人同寮復曲以書辨稱閣臣十善公嗟息而止

沈公周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散人溷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闐河干屨滿其戶乞詩乞畫隨

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諏咨治道然非其好也後有曹太守者新搆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而求免于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之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乃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去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偏謫過吏卒敕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飡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門一投謁爲謝卒

亦不蒲伏庭階也

徐文燦字得□號東洑大學士文清公之孫廕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用事以世家子廕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積忤瑾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

邵康僖公鋭每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溢美嘗爲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死亦不求誌刻石與列俎徒爲泉下恥平生爲己之學概見於此

輔國將軍拱檝石城端隱王之孫鎭國公宸深第二子也鎭國公性嚴重方正家法整肅宸濠欲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諷宗族資佐以示惠公固辭不受以故濠敗獨免汙衊

劉文肅號野亭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志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

乃爾乃爾劉瑾從人望召公入翰林比至相見見公端方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奴僕視之又却其餽永大不悅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輒進說言貴幸益不悅公又疏辭不允強起主禮部試貢士出院旣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煖閣摘錄中數語欲罪公長沙力爲解公卽日陛辭去公爲南京吏部尙書時逆瑾竊政驕熾遣術者至留都有覘達官皆延款厚餽公不與見處家嚴而有法應門止一二童稚每出必俟薪水入嚴鐍而行在南都數年不通書上都秉政時拒貴近餽遺一日有盒數担具伺門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或仆盒具品物委于街巷或謂太過君子曰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于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公怒詈侍胥不輟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君子曰請囑公行時亦不可無此事也鄒東郭爲劉文肅公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宮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

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
野亭矣
甘公亮字敛采永新人正德間進士歷官惠州知府嘗戒其子曰爲士
人須能忍凍餓乃不墮坑塹人有懷數十金求誌銘者公察知其人堅
謝不敏退語人曰吾能貧不能爲人諛墓也
陳良謨嘗以參議督太和山中貴人守太和者冀交懽公誕日得公詩
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跪謝過乃已公歸
而垂橐蕭條山田百畝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有爲沈侍御居
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蓋湖
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
顧司寇應祥嘗三佐江西省試號知人得士而貴溪公所舉士及貴通
顯至相終不言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太常博士歷官禮
部郎中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

相長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爲督學空同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步歸

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驢不避媸毀

南坦劉公素性清約蔬布自喜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揆郎中時項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驢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儺居溧陽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賓至了無宿具但以乳羊博市酤風雨蕭蕭欣然達旦惟其眞也

霍文敏公韜嘉靖初以兵部主事得告居山惟以讀書考古爲業不輕接藩憲郡邑諸僚間有酬答簡書不襲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二上也初登第時不認梁儲毛澄二公爲座主嘉靖己丑公主會試考亦諄諭諸士不認三百人爲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用爲私臣我衆執事豈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

陸給諫粲既得告歸優游林壑十有八年尺牍不入京師達官道吳非

就見不往答饋遺一無所受（有闕文）前後撫按推薦及科道會舉章凡三十餘上皆扼不行大臣有好事者薦剡及公公貽書友人曰吾不幸爲匪人所汚其勁直每如此病且革清明不亂顧其子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尸今待盡牖下得死所耶言迄儵然而逝公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吳欲以二百金爲公壽而不敢言乘公有錫山之行遣人邀其子延枝道此意子懇辭不敢當且曰以此玷家君玷家德罪死夫能使門人欲壽之而不可得又能使其子不敢私受人之壽非清高素著能乎

趙得祐字元吉盧龍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陝西行太僕卿凡公服以布爲之當道有司皆重其敦雅致政歸居儆甚知府□公巡以罰鍰置瓦甓于城局命役守將爲葺聞而艴然曰得祐薄宦時無敢有一芥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太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初知六安遷刑部員外改編修歷官禮部尚書謚文莊知六安時爲工藉公使錢及其俸錢之

出納曰非以爲名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

高翀字允升安陸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秋也乙榜乞則不可予平生耻説乞字寧甘貧俟命爾乙酉復北上遇遺金于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介持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咸目之丙戌成進士

許應元字子養號茗山□□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嘉靖乙酉鄉試己丑會試春官太史倫公以訓奇其文欲列高名爭之主試不能得恚曰第落之異日以冠多士耳壬辰舉進士倫公復品之曰西京之文也當選庶吉士執政者知公欲一見公不往曰吾始仕也而當傴僂鼎貴之門冒謁干進哉坐是竟不得入翰林出知泰安州然應制諸詩藉傳矣擢工部都水員外郎是時江西夏相國者幸于上詔工部遣匠作治其父墓而夏欲得名士卽陰授部疏以公往非其志也然職事不得辭使往且二年益持廉正非公事不交相君相君心敬之事竣

欲轉公太僕少卿公聞堅辭又欲使爲江西提學又辭
袁袠字永之號胥台吳縣人嘉靖乙酉南京解元丙戌進士時權臣張
翀方爲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
甲第一及啓封見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于得君他日詣君
叙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然無發也及
君爲庶吉士而其人已入閣親幸用事遂上言庶吉士跅弛靡薄不宜
在禁近悉罷爲庶僚怒猶未已乃起兵部之獄初兵部失火君爲武選
主事適當徼巡在法徼巡失警當調官獄吏承風旨文致劾君縱火爲
奸利鍛鍊久之獄解同官皆調遣君獨編戍湖州千戶所會赦免歸權
臣死稍起爲南京選武主事歷職方員外郎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
張簡肅公居銓曹張永嘉得政欲引以爲助因薦與修明倫大典辭疏
云今使智者立事愚者參之高下失倫才不肖不相爲用甲可乙否面
是心非禮書之成未見其可遂忤文忠意已不悅于大宰方西樵獻夫
遂補外既得謝汝思叔瀅嘗燕見請曰永嘉大禮之議于今百世不易

固辭纂修何也公曰當時要未實見得是但覩渠以血氣用事不欲與共事耳

東涯崔公桐有送楊仲方任南銓曹主政序云門人張子鳴鶴者以鄉貢士尹容城入覲予問之曰邑有人焉矣乎對曰吾邑有楊生繼盛者于鶴爲鄉同年自鶴蒞容城也無與于鶴之政亦不致于鶴之室常遊京師問業于少湖學士所績學潔己軼俗雅尙吾愛之重之亦不可得而親也予聞之喜今年丁未仲方舉進士高第宴集于南宮見其貌溫如也退如也聽其言若不能出也確乎其根理而本性也乃益信張尹之言爲非諛也他日以語少湖公公曰吾賢若人舊矣子亦賢之則吾免子羽之失矣其言如此然則椒山之讜論正節蓋養素之然而予又以東洲之問得人與張尹之識椒山皆前輩事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者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具淸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因散步庭上環視壁門懸軸其時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橫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

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

追之舟解纜遠矣

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嘗爲禮

部主事時天子嚮意文治詔取才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先生爲之

首權貴人欲致先生使人語曰得一見館職不足定也先生固不往謁

乃黜用九人獨先生竟沮不用自是朝論嘰嘰有失人之誚乃改先生

爲吏部以塞衆望

鄭大同字旹吾興化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爲都給事

中論事持大體如糾權奸薦耆舊諸封章以忠亮扶元氣方是時分宜

相嚴嵩持要銜貴秩奔走天下士而大同知私舍在長安西衢與相第

聯通迺晨在掖歸卽掩關非有詔下內閣與諸科博議未嘗私命騎一

入相弟其愼行如此

康太和字原中號礪峯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五部尚

書嘉靖癸丑爲南京禮部侍郎公守南部八年不調或諷之曰曷少貶

以狗時好公曰升沉有分吾安能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述己志

吳會期字行可瓊山人鄉薦時僉憲汪鋐以所罰黎民悅七十金爲餽會期受而還民悅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轉工部郎中時嚴嵩當國欲會期附己私語會期同官熊某曰此郎是京堂若固有足不一至吾門何迂也會期聞作迂愚解嚴益嫉之言者承望意旨論謫于外遂拂袖歸

馬公森字孔養懷安人歷官戶部尚書既成進士至二載餘猶在選人以聘分順天試所得多名士時信州夏公言之婿吳生與焉願自效于公紹介謁信州公嘆曰吾亦偶識子耳以子贄相公不可且吾不願見相公

王封君夢祥以子文肅貴二十年間三命至宮臣然衫帶皆故暗褻喪垂補之跡宛然籃轝舁至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爲貴人也諸于旄至州里必造請公人人相與綴接甚有禮叩之事即不應直指某

者嘗屏人語公賢子始仕寒素先生豈有意乎則有里富室之某獄在

府君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屈明公三尺

陶公承學爲徽郡守士夫時見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語曰太峻矣公曰彼自無求安用拒我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必不受奚餽也

陸公樹聲字與吉華亭人父鵠少鞠于母家蒙林姓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問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爲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堂多靜坐其赴會試也不攜一帙獨几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皆忌公覸公不攜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鼎甲以二甲第四人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閴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在古趨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知公比爲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爲宗伯公以編修與均

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實止長公六歲鄉黨禮固然耳

郭宗皐字君弼登州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康介嘗爲御史按蘇松四府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曰分當如是民有質訟皆召入面鞫不委從事吏剌得吏民過失但爲籍記必有據乃行不輕摘發太倉鹽徒爲盜郡不能制公與蘇州守王公定晝殲其渠魁諭散餘黨遂衰止其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廩米一斗爲餽費文憲公奉召北上道出吳門登舟一揖而出無所獻遺他皆類此吳中長老至今稱御史廉平以公爲最公之先爲萬安人初公第後與江右士夫修里閈交後見夏嚴二公得政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族謁及撫蘇鎭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璃河工成二公出視又不迎勞二公嗛之

文徵明初名壁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歲貢薦授官翰林院待詔公爲諸生時有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否公曰朝夕饘粥具也巡撫俞公顧公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公佯爲不悟者曰雨暫衣敝

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公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居此堪輿言當第公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公業益增精名日益寧庶人者浮爲慕公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公辭病亟臥不起于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乘長卿曳裾樂耶公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公旣以待詔滿告致仕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履常滿然公所與從譚讀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公一赫躧而公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賚捧來蘇□□□□□□□□□□□□□□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書不肯啓封承奉逡巡數日而去前是周王亦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甌他珍寶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慕先生

耳盍爲一啓封公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獲見公爲恨然諸所欲請于公度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公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眞不能當僞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公之手幾四十年

林廷機字利仁號肖泉晉江人文安公瀚之子也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公在史局時伯子爌亦舉進士官檢討而邸第聯分宜相君未常一私謁或風之不動及爲司成不數月移奉常陽尊而陰抑之出分宜意公視之蔑如也

劉子輿字實之海陽人嘉靖辛丑進士居官俸入外不能名一錢以粤西左轄致政歸行李蕭然家居十年恂恂誠慤有德讓君子風嘗謂士人一解組卽宜倦干謁若俛首善事僕僕爲人役曾不若居官署鍵門謝客猶能遠俗棼持素節也其淸修雅行爲潮士大夫所宗

薛西原公蕙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卽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囑托

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耻已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于死不可改也

陶文僖公大臨字虞臣會稽人爲人寬然長者然閎默不洩尤愼取舍絕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而令者弗白也令後知之驚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爲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悞矣我何德於公公得無厭此金爲出示耶胡不易粟帛而贍俗姻之飢苦寒者母韓淑人喪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反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酬酬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爲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懽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門生故吏計亡出則購名書畫犀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惟無好耳則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

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美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傻人跡士林重之

陶文僖公初入翰林相嵩欲鉤至門下公謝不敢胡總制嘗檄發數百金爲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少百金餽則爲外祖建英烈坊仍移書于胡榜其名而已韓淑人之薨也陸太保炳爲遺公棺且因予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既免喪入朝乃爲文拜墓下歸金其子繹繹愕不受公具言狀卒予之

臧節字介夫歷城人故副都御史惟一之父也生父智嘗以貲歷定州同知定州公既起家歲時穮蓘樹蓄所餘以佐邸費給其乏歲以爲率問者臘矣且不及于辛盤以爲定州近界自蹩躠策蹇往聚沙渡水上手盡皸瘃而從者定州官舍踐更之民以遺問者却之更倍以進公變色叱曰夫固以我辭寡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染一錢于是邦而未聞乎速持去無蠛我都御史嘗令太湖公就太湖養則倈人授途餐餽悉出囊金以償謂此帑金民出也奈何以老人故辱父老子弟爲及都御

史以治行爲郎公里居杜門一切巽謝雜田間人絕無所請問邑子梗楊大夫之獄請以百金爲壽郡大夫東海太守之屬請以數百金爲壽以介前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不以踐更人墜定州聲今老矣更改其初服取重尚書郎耶其人慚謝而去

吳鸞字應祥崑山人舉應天試已三十餘當計偕輒稱病十六年不肯往往輒捷南宮輒又稱病歸又三年始對策高第又以病歸又十餘年始謁選得禮部精膳主事不三月輒又乞南爲主客主事亡何又以病乞休壽卒公之謁選吏部也同年桂文襄公萼時爲部尚書下堂握手懽劇曰安所從得吳公乎公雖倦勉爲我縻一官每退食未常不召公晏坐語公時時有裨桂公其語祕弗傳然公竟不自得移告留省同舍郎鄒公守益亦公同年也鄒爲陽明先生之學公暇與之下上錄其與公往還語載題名記中公舉進士固已久而田產不加贏椽屋不蔽風雨躬耒耜自給間有所過從閭黨爲盛饌要之却去弗食進晚粟少鮭菜乃喜曰是可繼也部使者暨有司念公貧意移事就公居間請爲壽

公驚曰吾乃操使者有司權乎固謝弗肯當公出必徒步從一童子或時手袍帶行自如也道遇田叟小孺揖遜唯謹嘗詣州州例給輿從公側坐輿殊不寧還顧後青衣騶塞道大恐却之念以書生驟侈乃爾至移日不食其爲長者如此

劉莊襄公既以老歸有大帥某緘金繒爲壽公時已得請力却之且報書以爲識鐃人有感知者選瓷器遺公公怪其精曰得非上方物也吾書生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己好也舉進士時中貴人瑾用事于衆中以目屬公異之又問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投公公不報也啖之美官亦不答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師三舍許則眞人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迓公公曰與君主胡戚也悞矣亟還之公之歸也仲文與有力焉

吳晉字三接豐城人□□□□□歷官惠州府通判嘉靖丁未宮詹黃公佐涖詹事府時君自錄事擢主簿當國總寅寀者則夏少師也夏以嬖妾育於蘇綱者册爲夫人援引聯衿督府曾銑開河套啓釁邊圉

綱視二壻爲囊橐而艾侍御朴則巡視太倉出入其間通利孔焉黃嘗詣夏夏出所製漁家傲掀髯得意謂河套指日可復邀黃和之黃句有千金不數陳平計蓋諷其貪也夏大詬怒將煩君往解吏皂皆言君雖同鄉與夏不相往來比夏計嫉黃去去之三日而朴與綱坐黃正大事納倉通賄下獄皆謫戍窮荒居無何誅與夏又皆坐邊釁姦黨前後棄市而同鄉依附有卒于震駭者君以考滿得擢上林苑監左丞

李貴字廷良豐城人嘉靖壬子解元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使嘗語其門人呂光洵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公會予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及呂改庶吉士公戒之曰官于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勒趣承以惟時好次也下乃守廉恥待歲月耳雖然爾必爲其下者

劉公采性故循介嘉靖之季政府得以賄交自信州始公之入覲也適信州當國諸計吏謁相國率薦全幣代羔鴈而公獨否既信州按儀藉召諸計吏歛而獨遺公諸人爲公動公故宴如也後分宜嗣秉政溺賄

特甚銓政獨亂公以是又滯右轄三年不調秩滿始轉福建左轄涖任踰年自度不能狗時取容擬引疾去會山東巡撫缺而華亭公新得與政力薦公乃得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維時由藩司進巡撫者率致數千金爲政府謝沿襲成風雖素號自守者不免公獨無一縑之餽達空函問起居而已朝士聞者或嗟異之而夙與公善者僉爲公危或遺書過公公不答曰任之耳尚書趙某者分宜私人也借勢螫毒朝士憚如豺虎一歲銜命視師海上鎮巡以下率踰境趨迎郊勞贈賄金累數千計其過東土也公第令候吏持空刺迓之趙手其刺恚曰安峯誠安耶諸司聞者爲惴惴或以告公公第發一噱耳

尹臺字崇基號峒山永新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吉士日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爲力解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修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覲先生儀卽迄不敢言饋事嘉靖庚戌會試充同考試

官策問及重臣權臣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爲感動繇是嵇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能者進讒于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心中怨刺骨矣爲司業日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憚虜欲以疑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磐曰有如上怒逮君奈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杜之進巵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爲對乃令廕臣世藩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堅辭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年陞南祭酒嵩舉巵酒曰何以別不輟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願相公勿貽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爲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謁嵩以請嵩諾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謀諸鄢懋卿鄢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稍知王捄楊竟莫知出先生也嘉靖己卯公時爲學士特傳

御劄令侍郎尹某代拜祭孔子膾臣以金花鑲帶一與一賀曰上念公
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某無狀得與陪末
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沽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畢生元子上弗懌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
陽爲盡無所知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
慈錄序中禁民間服內生子語嵩用其言以對上釋然及莊皇即位首
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爲國大體慮也豈計
此哉丙辰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
進自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誹以爲不經乃諭嵩曰尹臺言
自養自擇豈以朕爲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爲玄教語而
先生止言玄德或青宮字皆拂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
同寮有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膾臣搆蜚語誣先生忽旨從
中出摘先生曰某受朕簡任問安于曹光著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
所怒侍郎御史名也詹事府缺先生應推又有鄖懋卿戚者賄得之鄖

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爲都御史乃爲相門傳語客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

念庵羅公旣官翰林踰年念其父憲副公不置請告歸至儀眞病幾殆留數月就醫有瓜洲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公同年項公甌東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公求解公峻拒之矣項聞之微以意嘗公公辭色益厲項乃嘆服遂定交焉公旣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者錄刑江北公遂致書生之然已弗逮矣憮然

許文簡公讚嘉靖中自家起爲太宰所過沿途有司殫力飾廚傳華公悵除治道途若迎乘輿然餘里陳公文者時爲某令初勘治聲顧獨泛常視之諸草草不爲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旣涖任亟陞爲戶部主政

唐中丞順之其會試舉主卽張公孚敬也惡其不相親近若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又見校對訓錄乃輒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用報出士夫駭

之而唐子曾無愠色父在浙泛聞有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于秀才也議者以羅峯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薦用之了此一事乃復還山嗣是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

劉先生邦采字君亮兩峯先生從弟也自少英特不羣初爲邑諸生卽厭舉子業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先生及弟姪九人趨越中謁陽明王公稱弟子王公與語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益卓峻丁外艱蔬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不復應試而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憲使趙公淵檄下邑曰劉某行修義端宜勸起赴試邑令勸之出不可而趙公責邑令益急固強之出官爲具舟屬丞偕之行至南昌先生欲以布衣往見丞降禮單詞請具衣巾曰不爾憲使且罪我乃不得已具衣巾往及門遙望趙公未下席卻步不進趙公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闈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而入非待士禮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

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榜先生得中式儲公批其卷曰江右人望云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正學迪士多所興起以薦得內召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

潘龍字子霖夏津人有異質日記數千言父卒產中落嘗採椹給食讀書僧舍鑿壁引燈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一是科歷下李按察攀龍名相次人稱山東二龍云熊累春官細繹經史爲文不競藻繢談名理刺骨居嘗兀坐一編垂白伊吾至丙夜不休布袍蔬食澹如也同年殷少保入相獨執故人刺投謁踞坐東鄉字少保少保擁彗避席終身尊禮不衰人兩高之

陳言字宜昌號石溪莆田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南刑部郎中先生少顯精學力文譽籍甚初試有司不利氣嶽嶽不少挫嚮往益堅家故貧授徒連州州師與先生善有持重賄浼先生白事者先生叱止之曰貧吾分也吾不能以此自蟣敢用蟣人

黃大廉字潔甫□□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貴州僉事肅皇萬壽節大

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臣抵京入賀畢卽爭赴嚴相府修私謁致慇懃萬端大廉獨不謁曰朝京拜相禮也第于政事堂私候之謂何故事凡藩臣奉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銓司以次推擢大廉資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翀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郊供張修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爲別貴陽夷漢父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馬平張翀以發相嵩父子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往訪翀問勞竟日以名節相勵瀕行遺翀金翀謝之曰纍臣不蒙覺鼓執事者未甘心也翀不足計公獨不爲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他遑恤遂與翀立別

呂㒜以泰與令罷歸好行其德旣名高爲人所慕悅大吏至越者又多生平親交君自匿不相聞徐司馬拭撫浙不能得君一紙逾重之且代去旌君門曰孝友敦義邑令陳某欲寬一氓罪曰爲我齎百金博呂先生數行君曰數行易耳如關說名無可洗謝去之

莫公如忠爲部郎時分宜相公子浮慕公肅爲上客席中衆客起舞爲
公子壽公獨整襟危坐公子莊事公卒爵不敢以隋見後以杭州學憲
守制家居明崖張公梅林胡公並以大司馬節制浙直事得從便宜二
公故善公公謦欬無不饗答比有坐軍興法當死者有冒軍功冀速化
者各重裝要公居間公悉謝之曰刑賞國之大柄可私干耶絕不與通
二公無已檄有司爲公建坊公復謝已之松江歷科進士皆有坊戊戌
科之無坊以此

顧南野者顧公憲成之父也憲成既貴涇西之老謂憲成輩之見賢重
也間行以事謁顧翁曰請以百金爲翁壽翁怒曰若買我又買孺子哉
我誠不羞壟斷何至從有司市而以孔孟書貨三尺法也卽守會以伏
臘資二子者亦趣令辭弗受曰諸生者數百千人官焉得人人資也而
曹奈何先之且士食貧固當守令問知爲顧翁指遂亦賢重翁

張僉憲澤嘗爲廣安知州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閽人
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槖請君探之而吾亦請探君槖皮大

慚胥逋入計自治騶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
澤相國徐階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冢宰
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奏治行爲天下第一
林方伯應標爲江西左轄日袁州相嵩已專政矣江西歲出籍錢數十
萬市上方物輸之少府故事率聽袁州子壻具題儈之徒司之以故籍
錢空帑而京師主進者不見持一錢入應標至嚴壻袁應樞復以爲請
袁以林謹愿比特畫諾聽之不意其拒之深也銜之又藏中無名錢先
是諸左使輒括之爲問遺袁州具應標誠愼封識筦庫掾數以爲言云
此左使陟開府道地也應標笑謝之
黃憲淸字以憲號雙江晉江人嘉靖甲子舉人歷官廉州府同知以子
汝良貴贈禮部右侍郎五上春官不錄乃卒業成均先後三司成皆見
奬異三司成遞入政府公未嘗踵門以弟子禮見士論以此高之
周公子義字以方號儆庵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
左侍郎謚文恪爲南司業時給事余懋學上書刺時政語甚峻切琉從

南中來而余公所舉士也于是江陵意公掌南銓者遂阿指欲中以考功法迫公議不可公聞卽掩關卧諸生日蝟集門外環泣請留久之乃強起視事亡何江陵奪情議起九列䟽疏留同僚目屬公公𢧵手向堂上指曰此顔彝倫者何卒不疏留而公用是益逡巡不調爲南司業五年乃稍移北又踰歲乃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是時士習稍偷尊尙捷給武健而公獨用樸鈍貌與衡立以故當塗常疎外公公殊不悔也爲樸鈍顧益甚己卯典順天試尋清理武黃庚辰再分校禮闈夏

始遷國子監祭酒

單應元字德芳雲中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陝西太僕卿初授歷城令上官撫臺某性剛愎用擊斷立威郡縣所具城旦書連者多斃杖下公請自今非重辟罷遣全活甚多某檄縣徵贖金千公閱籍止得數十金以報丞勸公上所求甚奢而公薄應之懼無以塞不如因而鐀之可自爲地公曰剝民以媚上有掛冠歸耳竟無以加某果大恚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初爲德安

府推官未考滿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
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却之以忤其意未幾新鄭因
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時公爲給事中一日問先
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
又欲出一罪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
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枳
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
朱邦憲者上海人常爲太學生以文稱薦紳間而邦憲父曰太守豹嘗
爲御史多所推轂其客給事黃懋觀出倅郡故兄事邦憲甚昵且敬爲
買田宅邦憲因謝曰幸不至溝壑奈何以不肖而鬻先人田邑令黃文
僖善邦憲日造請其廬命酒飲竟夕欲以居閒爲邦憲勸卒不得請而
罷趙尚書文華者故太守友也以天子命視師便宜生殺勢張甚守令
懦懦前謁輒報罷獨好謂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與偕來爲言其
家世甚悉令大驚恨不能前爲地具樓船裝令邦憲往邦憲復固謝而

操一葉上刺幕府尚書勞苦生欲官乎謝無所事官欲金錢乎謝無所事金錢尚書大笑而翁駭固有種哉然心益奇邦憲治軍暇則與投壺雅歌甚適也邦憲念尚書汰顯爭之不得業以酒戒所默挽救不少矣而麾下有梁將軍者以邦憲尚書重客故夜齎三百金爲壽邦憲大驚曰客至三百金來耶促麾去毋汚我而久之尚書還治部竟以汰敗天子怒之甚其門下客爭鳥獸匿不敢名其主而邦憲時時爲人言尚書恩至酸鼻矣前是倅懋觀令文煒先後死郡邑中邦憲爲哭泣調棺斂經紀其妻子歸葬人或難邦憲不倍德何至客尚書所矣智伯國士知之豫讓所不辭也毋以難邦憲矣

譚太初字宗元紹興人十歲爲郡諸生督學魏枝深奇之嘉靖丁酉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或以矯止之太初曰受此令心不慊豈矯乎連登進士出跨蹇驢人笑之弗顧也

齊太守柯在公車日會分宜當國時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而分宜諸用事奴嚴亮嚴鵠一時狐假鴟張來往縉紳間貴人畏口語者反

暗憚之及見公因謬爲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
引繩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不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別去分宜
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高焉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太倉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僉事常言必有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概然後可與立身
張苹字汝清新蔡人大中丞張公九一之父也嘗爲諸生汝寧守賈名
儒試公而賢之所以饋勞非常且欲以事交公汝南有冤獄久不決其
家行千金求公居間公大驚曰諸生能居間郡太守也趣去毋汚我然
公宛轉爲守直其冤不使知也
李逢陽字維明南京金吾衛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客
部郎中游郡庠京兆喻時延置家塾敎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
嘗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于鄉喻實薦之逢陽聞之弗善也
絕不謁謝喻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
吳中丞維岳初對公車其父憲副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謁心

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問且薦高等故人詈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汙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齮齕縣官暴甚先生倡言曰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跽而蛾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浹清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謝留東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留曰僕得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問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顧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藩臬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留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嗛之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遂致政歸

張公孟男字元嗣中牟人□□□□進士初除廣平推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抵悍急高氣勢報仇仇過直輕爲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傅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然而簡易寬恕無鍛鍊周內以立聲名廣平人去後見思既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

諸侍御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爲期質明謁中丞就邸中治具饗公比他出而侍御史恚公失期謂是夫旦暮給事省中据我上不屑就也中之銓曹出公丞漢中郡事已擢順天府治中已徙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尚璽丞治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裹執荊馬首前喝喏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執荊左執胡牀而已尚璽與治中同而腰帶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爲之語曰張公三宦驟減半宦無厚囊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既召用頗修郤而憸人重寘力焉所舉進士爲六曹郎者改除兩都臺省百許人禍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白簡如蜩螗矣鄉人河內武安之屬數招權攬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他一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對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免知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逸其名文襄姻

家與公抗志清妙外絕榮譽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凝然也公丞漢中日長子早世守藏吏以百金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然曰奈何以私喪廢公帑夫仲尼之於伯魚非耶却不受修倉席竹故取諸司空公覈得贖鍰二千建府軍左倉三廠司空不知也久而司空嘆曰廉不爲名公之謂矣公爲尚璽丞日莊皇帝晏駕梓宮在殯仁聖皇太后暨慈聖皇太后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高文襄公籍人心震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駷馬之文襄邸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淚沾袍怖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仁之甚勇之甚何爲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簞食與四脡脯祖文襄於郊文襄下韋藩木揵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熱之有濯也髀以爲席鞍以爲几大嚼而別江陵執政有震主之威薦紳岐意於楚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疎乎君子比德以贊事不引黨以封己吾克位九列無職競焉卽私見何所置辭長安

奕棋吾慣習矣俛眉承睫諂附貴勢今安在哉殷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爲丞四年遷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言江陵遇君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見知奈何負知己已而江陵受禍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卿爲少司空皆在南京三年考績以少司空行通政使事又三年爲少司寇爲左司徒踰年爲南京司空

李攀龍爲陝西副使提督學校公謂古陝西京也先朝士大夫此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公使屬文公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何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公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公與何仲默二人耳公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綉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屨錯於戶奈公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

問時徐中行亦罷官居坐客恆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公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尺爲錄別諸篇及他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然居恆邑邑思一當王公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悳祖吾其秀孟間哉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公閒迫遠之爲置酒歡甚自是諸公推轂公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公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拜河南按察使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困夕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王世貞曰或謂于鱗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至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李生也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知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梁生萬斛字□□膠東人初游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某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強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痊家益貧棄舉子業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値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

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
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不見或
時鬻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
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浼梁生也梁生不可
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
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憐梁生而爲
之治圃者梁輒與之直或不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繇是鄉之
人父老與郡之人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敢致也

高文端公儀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
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
人不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欷歔泣下公平生不爲
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遺干謁公者古稱杜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蓋其度如此

于愼行字無垢一字可遠號穀峯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

官東閣大學士謚文定爲諸生時有州判某來攝邑以俱理隃麋餉公公不受其父平諒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初爲翰林高文襄公以相臣握權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其同館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卒避匿公獨往視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曆癸未會元廷試第二人及第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清隆慶庚午發解北京時公未有子而婦病處京師二年矣一日同鄉顧公言其內親有妾新寡美而多貲欲爲公妁之公不可辛未下第歸故家見公婦病甚欲以女適公公又不可公貧獨念一領鄉書輒事干謁爲生計古人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豈澹臺子羽不可爲耶因歸家永春深山中往居焉山中米賤蔬笋不粥而有但不能具肉陋室蕭然不蔽風雨一友人偶經過憐而謂公曰郡中儘可度日何自苦乃爾公笑不答甲戌下第江陵相公爲其子延公時相公有賢名第公性故不喜貴介處辟去之及丁丑相公奪情矣再招公

不往公生平產業寡而授受明賦無愆期其產猶在他戶代輸來索者
應之不踰晷無山蕩海蕩軍田官田寺田寺房管社管渡之事于人無
爭於官府無求事省心閒眠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以無偏爲爾德天保以之祝其君穿衣喫飯夜眠曉起便是道便是
佛但哀人窮不能賙見義事不能舉有義舉不能助則聊引欲立欲
達之論以自解而終未慊也

吳中封君惟吳公安固及伍公袁萃兩尊人恬淡寡營超然塵俗之表
蓋二公皆以文行蜚英膠序晚歲猶力學以簡自娛吳受封二十餘年
伍受封十餘年皆絕跡公府尺素未常通鄉人亦罕見面均能以古道
風世云

喬封公輔世字德夫號樂天臨城人嘗爲博士弟子以子壁星貴封中
牟知縣公雅尚恬適無鮮朊之奉章服亦以布爲之曰聊以明朝典耳
有司欲見公輒自引匿常夏月行田間將蒲葵障面褰裳涉水人不知
其貴也壁星嘗爲御史按郡國報命常省公于家公止之門外視橐中

裝無他而後命之入御史按晉時或饋公一扇及桑椹膏一罌竟謝不受其廉介如此

趙司寇錦爲工部左侍郎時有昭陵之役例當屬公督理公不欲更叨恩廕似讓右符其後陵殿稍圮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相秉國欲引公爲助而公挺然無所依阿時或風議朝政得失說稍稍聞江陵江陵銜之陰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江陵卒上用廷臣交薦起公南吏部尚書尋召入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公之再出也聲望愈崇朝士皆瞻聽詞色以爲步趨而公亦自以紀綱重地不可以三尺狥人垂紳正笏侃侃不回丰采有加焉江陵敗後黨斥殆盡諸御史攻楚黨者氣益盛引繩批根抨擊不止至謂今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當爲元輔某當爲太宰好事者囂然和之客有趨賀公者曰人望屬公少默卽太宰矣公愕然曰是何言也大臣由廷推取宸斷奈何小臣得私除太宰乎退而上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人品事業不宜概事詆毀乞詔起大臣出視事

切責御史過言以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得安其位而紛紛者漸止公之力也當是時令公有幾微顧望意稍爲左袒太宰可得然公豈以彼易此哉

王夢臣字良徵王文肅公之叔也嘗官光祿署丞文肅公兄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顧益甚有司或間進酒餐來則報之刺謁不時通羔鴈不先及人家有犯則執送文肅公父子封杖扑之且曰爲我重懲毋令他僕效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縱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慵某奴悍則曰吾家有人頗容老子以頤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且艾而文肅公入政府于時文肅公已棄養郡邑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可交公一日遊行至胥關忽有某節推遺胥持刺問光祿君何在公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矣胥又問然則汝爲何人公默不應顧反問胥然則汝爲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既而某節推俱知之嘆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宗人不易得一時傳者以爲佳話

陸公樹德字某華亭人以進士歷官太僕卿幼時嘗贅於薛及兄少保

平泉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歸公于家使舉親迎禮儀二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以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餽我也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及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受佔俾也就選得嚴州府推官及巡撫山東與按使者約脯脩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爲慎公間留客不過酒茗鮭菜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念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宴絕矣

王文端公爲人身長豐頤魁然岳立器局博大喜慍不形而操履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賁育不能奪也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籍沒所收交游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恢闊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措置積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

義兩釁解之交相服也

張公一桂字稚圭歙縣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爲史官時新鄭相君在位朝多館署未嘗私謁一日鄉里會相君徧謝諸大夫揖且至公目而旁問爲誰前道姓名乃知其爲張太史也左右眙愕相顧訝以爲疎而識者陰心重之

孫公維城字□□丘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遷官過里故人以逋租繫請爲居間解故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爲言某與人多此類也座師江陵柄政三爲邑令不通一牘塞上十年于中朝要貴亦終無所請問

傅公希摯故與馮瑠保者同里閈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棘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可得因銜之摭它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

止菴楊公時寧以尚寶丞家居足不入公府地方諸公初任使人投刺而已公簡樸清介有古君子風官少宰不攜家寓公署中無待懸魚而

苞苴自遠矣

周方伯之屛與新鄭江陵近及蘭溪新建俱有交及其柄政務自遠嫌故十餘代皆平進而終不究其用客嘗問公以諸宰優劣公曰新鄭才大而意疎江陵智微而氣迫故皆能有立而終敗也自餘則不言其裁量如此

陳節亭字子安東昌衛人萬歷丙子舉于鄉悛悛如處女善事母試春官畢輒策蹇驢冒風雨歸趨侍晨昏無故不去左右家貧不通謁有司一日監司行部召諸孝廉請爲治偕計裝節亭謝病不往聊城縣罪人應傳城旦書縣令語曰但得陳孝廉一字吾立釋汝其人泣請三日竟閉門弗應所居破屋頹垣日近午不舉炊隱几讀書自若居母喪月餘以毁卒郡守署門曰獨行振俗

王中丞鎬嘗爲湖廣按察使禁戢宗室爲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櫝中封之或于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櫝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敢低昂耶後來書不更來

孫大中丞修嘗陞浙江所轄舟行抵維揚母病去浙抵數驛或勸倍道赴之有不諱殮費可責辦有司公泣曰此豈規利時哉留二旬而母竟卒

程侍御材巡按福建得疾革召所屬語之曰吾爲言官不能舉職死有餘媿死之日其勿斂賻賵以重吾罪古者冠帶不送死其爲吾易深衣以殮時有族叔在浙西求一訣君曰爲謝吾叔察院豈私見所耶叔大哭而去

韓苑洛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樸間日以廩米一升易肉一觔有司供餽悉不受聽事惟一小童侍立三司官入請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聲諸王府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在南京兵部廉簡鎮靜寡于交接雖同鄉同里亦罕往還每拜表聖誕令節赴禮部行禮禮畢了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人方之軒司寇惟行

王冢宰九皐云

王某號敬所東莞人故工科給事䄂之父也以舉人爲慶遠府同知府

所屬州多夷地舊長吏至州州置酒致餽相悅樂弗得請輒生猜懼變且不測吏議夷俗破崖岸因以爲利人亦不之訝會東蘭那地二州相閧按察檄君往鞫之州各遣人密餽金銀器約千餘兩君正色拒之庭見後不交一談州亦斂戢不敢以宴請自是會飲之禮遂廢後以家難改福建泉州府每勾稽戎籍貧而當遣者必爲資送或誣相告引則力爲辨釋曰殘民以爲功而享其利吾弗忍爲也問以賂請則又曰吾在萬里無人之境未嘗自汚而於此壞之耶

周布政津嘗爲南京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榷務中貴百計㗖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卽策馬而還

魏布政一恭起自單族刻意淸約累官行李蕭然無長物過里繖服徒步如寒士平生一毫不苟取雖交際微物亦固却窶寠多訾其形人之短一恭聞之不爲變也

吳方伯愈居官日沿牒往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給所過官中

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爲必視法所在

李參政奈爲諸生日鄉有鉅豪少以不義致富晚年受禮賢士素慕公賢以厚幣招之公辭不往或隘之公曰吾聞君子不飲盜泉之水況不義之物而可受耶

敖璠字貴之號蒙泉新喻人□□□□□□歷官山東左參政署中故清約至不能具茗故事辦之筦庫者或因而浸淫其費則筦庫者又因而尅取歲報之羨以充君饋曰非法也且知其弊而逡巡之與自尅取等耳乃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錢以給

姜大參昂於取予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茱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貽亦未嘗餽貽于人權要請托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

羅參政安嘗爲四川按察副使始入蜀安酋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酋被擒撫巡會審問公舉却金事詰酋

叩首謝坐上相顧嘆服公嘗緣他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帶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爾願公勿異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却餽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

張廉憲和嘗爲刑部主事部有讞決申奏必君詳定而後行君公退閉戶高坐忽有來謁者君款之方捉茗碗而其人一及所私君瞋目直視口嚼茗碗碎水淋漓襟袖間其人驚駭戰汗奔出君由是謝絕其人獨嘗走請大理寺正王宗吉焚香彈棋縱論古今大略磊磊出胸臆無所顧忌聞人有一善歸必籍記之宗問詣君君與飲酒賦詩至夜分始罷如是爲常

楊憲副逢春初爲崑山令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費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詭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及爲南京御史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餽留臺爲常君入臺餽不敢至曰是嘗爲崑山盡罷諸獻遺者不可溷也

王德字汝修永嘉人歷官僉事舉進士宗人有與時相連者以書爲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語而後投生平杜干謁雖贄帛必却

王琦錢塘人鄉貢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陞山東提學僉事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陶如也值歲大祲無以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卽故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言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

李翔揭陽人嘗爲衢州府推官獨攜一老僕赴任清操自持杜絕餽遺朝夕食止供一乾魚時西安令翔同年頗不儉或以諷翔翔笑吾自以此爲樂若彼所爲吾不能也郡人有以僉憲家居者擅海內重名勢能爲人禍福郡縣承望風旨惟恐不及嘗以書私囑守翔憤其阻法欲白其書於御史守力止乃寢已無復敢干者累官刺郡武入覲道經常山

令以例致夫船而受之行數里買舟以行廉介不苟取蓋自天性然以

剛直不容於時竟被劾去

林公景暘居常頗以米汁自娛與吾黨高會惟公稱杯斝英雄然獨不

喜長袂以爲乃公手持鑿落卽擊瓮叩瓶亦足快意安用擬擬靡曼爲

故竟席鮮酒失嘗以給舍册封荊藩會燕優者以吳蜀爭荊州進公正

色曰今海寓晏然大王宜祗服明德不宜猥及戰爭事王改容謝之其

生平自矢有四戒起臺榭教優伶收游舫受倚勢背僕始終不渝其志

城南有園居頗饒花草公竟售之它可知也游不爲方名勝輒一破屐

其間亦嘗爲旬日留乃其持己嚴飭每日出行事夕必疏之牘以自鏡

故文墨丈尺尋常無失少舛誤

吳源清字□□號雙白增城人□□□□進士爲弋陽令生而家饒富

治弋時折節自律朝夕飯粟一瓢羹一薺擇不取適民有餽水土物者

謝而不受從者苦之私曰久從官人無益吾不如歸嘗從其僕問弋之

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我也公曰吾殊不竟

耳安有爲民父窺其子女乎

毘陵王紱字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畫竹冠絕今古未達時畫已馳名人不可苟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簫聲起鄰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爲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毦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索而辭之

松江定庵曹先生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見米不佳責米戶換之送來先生云太守平生不害百姓今我垂沒乃以我故害百姓卽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劉嘉秀來京師考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授敎

會有詔旨省滌庶官時以沉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聲綽有聲稱

吳世澤外和而內勁其始與計偕邑令推金以贐公心鄙之而不能却俟其行乃歸封識如故

劉蒼字伯春安仁人世襲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十五歲入武衛即身刻勵不煩督奬每赴演武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鼓嚴乃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于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略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爲宋趙孟頫書吳英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賙公其同志也學且優焉有疑義輒扣門以請遂爲莫逆交及公子麟舉進士謁英英呼之曰子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應不願見也又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閾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沐浴而後着之卒事猶藏焉

公以爲賢遺麟師事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自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憐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指揮龔海甘貧自守行年七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擣藥以賣其價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爲卿相者還龔將改服以謁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門豈少龔海者之足哉海死而子勳守學不改人以爲海未死也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方建塾聘賢傅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煜煜能動人兢要遮作州閭師數弗應補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膳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卽日上道皐比中居以倡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覩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枝冠被羊皮裘帶經

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要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闔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恆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家無儋石儲臨取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惷愚謀諸鄉鄙活之氓轂烏犍爲謝生拒之頓顙于地潛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

孫鑑字克明世襲潼關衛指揮使嘗曰身惟目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己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食淡

周孝子延聘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饔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鰕鯽樵荊榛足矣他勿取夫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

賈孟泰吳人嘗爲湖南委吏時省參徐輔德者賈同舍也剛方嚴毅臟

汚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爲營護則方守命必爲營護則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illegible]至省以老乞歸貧苦無居室妻子寄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皆宦族子嗣室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或高其誼憐其貧月醵金會飲歸其所餘于賈以給日迨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李公梅字元年貴州前衞人爲諸生累試高等三十年竟不遇會從孫蒙亨舉于鄉遂謝學宮曰李氏讀書今有種矣何必乃公杖策偕蒙亨至燕道出桃源蒙亨方就婚令舍令父行事公留公爲掃除外室舍人暮夜引百金爲公壽公却去之絕口諱其事

上官儀沙縣人家徒居攻苦力學年三十有二往役於縣命征賦於鄉鄉人多逋負無以應之繫于獄庭見飛鴟聞而下墜賦詩書于圜戶尹視獄見而奇之復命和焉隨聲而應尹曰子何不事舉業儀以貧對尹曰求學之資取給于我汝無患也遂入邑庠子弟員讀書之室畫錢于壁而矢之曰他日有寸進決不爲所涴也踰三年聯魁鄉會歷官滄州

知府休致歸囊橐如洗不益一椽寸土宛如寒素時也閉門却掃授經後進資其束修以畜妻子

卷之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三目錄 內編

廉潔

前言

往行

申泰　茹連　胡壽安

邢昭 子昱　陳謙　王璡

張宗璉　劉儁　劉寧

劉崧　薛均　高穀

山雲　孫原貞　周彧

戴浩　柴車　葉宗行

夏原吉 二則　徐子孟晞　徐琦

孫浩　李隆　羅汝敬

錢昕　薛瑄　陳信

劉實　吳訥　魚侃

何文淵　吳穀　劉觀

王質　魯穆　石璞

王翱　劉訓　周子良

李謨 子茂弘　朱英　甄鐸

劉用元　陳茂烈　陳壽
張憲　吳洪　楊茂元
胡世寧　黃傳　徐聯
李璽　劉麟　孫繼魯
顏祿壽　李福　鍾湘
譚讓　吳廷舉　羅一峯
張常　章拯　宋裳
詹瑩　陳金　馮裕
韓邦靖　陳鳳梧　屠大山
張羽　王虎谷　雍泰
蔣瑤　王勳　彭簪
王應鵬　梁儲　徐縉
韓邦彥　何淡　吳傑
劉璽　楊宏　周釴

李樹敏　嚴　清　袁洪愈
林　椿　王　基　馬　諒
陳　璋　趙汝濂　邵　公
劉士奇　吳　玉　解　冠
樂　護　王　博　東　祈
周　鑑　李　銳　張　秉
顧　琛　潘　鏜　吳　逵
李大行　李　良　姚　堂
王汝陳　童　俊　戴　儒
黃　清　董士毅　陳　鑑
姜　湧　焦　瑞　劉廷梅
顧　蘭　周　奕　胡　經
劉　幹　申　鑄　李學梅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廉潔

前言

刑部尚書端木以善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

宋太史潛溪歸田日鐫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又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飢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薛文清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若自見其清心反爲清所累又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又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

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又爲次也

何喬新曰廉吏不聞於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之謠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爲廉者垢衣敝屨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眞廉者哉

何孟春曰鼎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崔公銑曰縷肉而集衆蛆勺水而活百魚欲專利免奪乎

又曰銑初入翰林謁少傅劉公忠于高坂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況居祿食者乎此言眞可爲貪夫之戒

又有五吏篇曰深文練法此苛吏也而世尙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尙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尙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尙之曰功能之吏巧徼𥚃取此貪吏也而世尙之曰材幹之吏近臣狥私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李之平卓茂之貞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湛之清

近臣狥私惡而毁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焉夫貪非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僞則讙民而恐聞恐聞必悅以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尙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常治弗可得矣

梁儉菴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驕人乎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

黃佐曰嗟乎貪夫狥財烈士狥名余嘗悼夫世之狥財者之衆而狥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畜爲諱爭自濯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顚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夫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

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張時徹曰優孟之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無以爲生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之家以成此言貪吏豐殖而廉吏寠貧廢興之所以異也以今觀之殆不盡然廉吏謂己之不黷也往往矯亢以立名峻法以繩下適輕而重適出而入非破肌決膚則亡身殄世此人情之所共杏而天道之所甚忌也子孫欲無衰得乎貪吏謂己之不潔也上懼駁正於監司下懼訐讁於豪猾宜重而輕宜入而出非甘言以平怨則詘法以伸情此人情之所同悅而鬼神之所不譴也子孫欲無興得乎是故君子之持身也可廉而不可貪其行法也宜恕而不宜刻若恕而不貪廉而不刻斯善之善者也

陳公綽曰當官之三事曰淸計吏之六治曰廉評吏治者其爲不貪乎

人亦有言廉而無爲不若貪而有爲此甚非扶世掖敎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爲其揮揮霍霍也者其泯泯棼棼也者得非以佐己之所不足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察而蓋其欲耶夫是以健翮傅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鑿其穽人滋甚吾未見夫以貪而能以有爲爲民者也

石瑤曰瑤伏讀大誥暨律令諸書凡貪吏皆至大辟家屬被徙垂統建法之意良深且遠哉自後禁令少弛吏爭爲侵漁竭澤焚林上下恬不爲怪而自稱其能賂章於朝淫刑肆毒下民益困由是能吏出而廉吏廢矣

耿公定向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節以鳴高者也其眞漓其性牿矣余嘗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寖微而紛華之爲習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爲清苦爲細謹哉

于愼行曰楊綰爲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衮爲相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自有當省者有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其常俸而使之乞貸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爲中人而設己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汚不可保也是啓其賕賄之端也故原思爲宰而不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己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爲也

又曰士君子之於天下大則出處進退細則辭受取予立身之大閑在焉伊尹耕於有莘翻然應聘是其出處之節一介不取一介不予是其辭受之節未有苟於辭受而能重於出處者也夫一介不取稱曰廉可矣一介不予其迹似嗇君子何取焉曰是尤難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可取也亦可予也交不以道接不以禮不可取卽不可予也世有持一介不取之節以立名於天下曰廉吾不知其爲伊尹耶非也齊諧曰此半個伊尹爾

王文肅公與劉雲嶠祭酒書曰聖主聰明未必事事扞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宇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公果能人人戢身私第如布衣葛屨則主上豈無聰明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我宗伯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地爲望若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誰不能者

又與李養愚撫臺書曰明臺執掌安民核吏核吏在廉而不刻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顧恐過將來人已大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

又與黃石廉大尹書曰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却不當茅草以陳仲子谿刻自處知内外僕侍但嚴其鈐鍵勿窘之衣食于政本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

馮公錡曰今之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

張居正曰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大抵諸官吏以操守爲

先廉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如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爲難也

往行

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爲翰林侍讀學士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産常奉使安南襆被而生還遇疾卒於道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朝廷命有司歸其喪營葬以禮

張昕字賓陽號林屾松江人洪武初以稅戶人才舉授儀禮司序班歷官戶部員外郎恆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饋遺一無所取

黃朝弼洪武初知蕪湖以清愼聞公務雖煩退必讀書去任惟書一篋易鈔以爲路費

王升其子塡爲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凡爲官必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

勤爲本處己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後塡坐事逮繫刑部獄其書爲搜獄者所得以奏太祖皇帝覽之嘉嘆良久遣使賜升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方太守克勤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燖鴈侑公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之餘悉儲於倉

陳觀字延賓□□人洪武中以明經補教官歷陝西右參政爲教官四歲有應詔薦觀文學者即被召命至京師朝謁觀跽衆人中獨頎然首出而貌復皙高皇帝顧問曰彼頎而皙者何人也觀出對焉上試以王

猛捫虱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布政司右參政觀在陝歲餘奉公憂職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符徵之時非輯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及陛見上諭旨曰爾可侍吾左右觀頓首謝於是日與宋學士濂等侍上備顧問至晡乃休出勑大官再賜食觀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兒孫或從問陝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待罪藩寮幸不挂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其妻困甚

郭櫝字德茂仙居人徙家黃岩終元之世隱居授徒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文稿數十卷上嘉其廉賜紗幞頭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課其子躬操井臼及卒門人私謚爲貞成先生

衡岳字世瞻西平人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己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

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丁內艱去職服
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
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
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色華好富貴可兼得
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旨謫戍交趾
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貸公以終其惠不報仁宗皇帝嗣位
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錠鹽運使何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
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
給家人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
月至京欲告歸以薦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愼之操愷悌之政始終
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歸

劉子敏名祿太和人洪武中爲山東御史卓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
爲侯官令又言事又降侯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簿儉常足官
卑廉自高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旣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欲汝祀其廉介如此旦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爲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常以貧窘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殮之

靳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惟蔬食毫髮無取于民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眞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悦都指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永樂十八年疾卒于京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間鄉舉授戶部主事知衢州府釐正獘俗賑恤窮民時郡中旱蝗敦齋三日徧禱于神大雨蝗盡漂去嘗舍內飼蠶繭成簇爲金縷如帶士民以爲德政所感狀其事于朝未幾坐累左遷入拜監察御史陞參政召見陞禮部右侍郎兼少詹事進戶部尚書鎮守陝西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沒之日子孫不能名一錢里人傳其出關之日僅跨一騾攜老蒼頭自隨云

申泰字伯廣無爲州人洪武間以歲貢知延平府明嚴多幹才鋤奸祛弊吏民畏之禦災恤獄士庶懷之冰蘗自操有清同劍水之譽會入覲他府有以贓犯者密旨令軍校遍搜各省知府至延平止得米叁升鈔貳貫考天下清廉第一璽書褒嘉仍賜表裏各一復職惟日攜一老蒼頭入延如寒士然

茹連新會人明經學領洪武丙子鄉貢初爲齊府奉祠副改江安丞超爲刑部員外郎出知長沙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入未嘗取於民嚴介自持不受私托有與連同鄉

者爲令客京邸連訪之令置酒在坐相談謔誇其器用之美連艴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其器用而去且云吾將聞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入對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然郡中一時仕者連廉聲獨著云

胡壽安字克仁新安人洪武庚辰舉人初令信陽次令獲鹿三令繁昌性清儉在官惟粗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概可見矣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或爲餽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其子從新來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年餘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

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心彼心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懇所親導意以諷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爲失節事今若娶此失節之婦受取不義之財則吾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橐罄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猷陳某治之數日不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窆穸毋俟我歸也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以贐者皆却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菔

十枚懇餽再四俟雅重定惟取蘆菔一枚餘還之

邢昭洪武八年來司新會稅課甚廉介俸入不足以奉饘粥日中嘗缺食人或遺之米輒令持去謂其妻曰飢猶可任浼我若何橐中不足以治裝人復遺之竟不受及嫁女廣州略藉其貲以歸

陳謙茶陵人洪武庚戌任瀘州知州九載秩滿民請于朝留復任三年其在官惟以蒼頭一人自隨及卒于官視其篋惟青布袍一襲大明律一部米數升而已遂瘞于瀘民至今猶祀之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敎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敎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樂初進士嘗爲常州府同知性素淡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常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盂以入公遙見竟謝却之

劉俊清河縣人永樂間任寧鄉縣教諭每日雞鳴升堂執經問難日無虛時身無完衣束修皆不約弟子中有私爲造衣易其敝者必求其人還之

永樂十三年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之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至正丙申鄉舉皇朝開基以經明行修薦授兵部職方郎歷官禮部侍郎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及爲北平副使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清苦知布衣時

薛均字□□蘄水人高皇朝以薦授秦州同知文皇朝詔起爲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且日暮荷鋤往芸之神王也

日飽饘粥茹菜文皇帝密使人廉之偵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苦耳特進均禮部侍郎固留均均拂衣去不顧性不善交多齟齬貴人歸貴人謂均宦深多金也需其出私發均篋惟紙馬板數副貴人莫解也詰之故均曰遺兒孫無它長物令世業此當有以活矣貴人悵然噤口者久之其淸苦如此今巴河薛鋪紙馬昜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

高公穀字世用高郵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以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訝其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盍達諸當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讀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晏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仕至太子太傳始終以淸節著成化間提學婁侍御至興化覩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先生也

山襄毅公雲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

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黑終不可瀚公笑曰人言土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禮曰敎我敎我公鎭廣西十餘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尙云

孫原貞永樂閒嘗以禮部主事至浙董修郡志甚廉而貧旣冬衣無纊絮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縕袍遺之亦固卻寒甚則擁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志稿不已後累官至兵部尙書

周公彧歷官通政永樂中以明經徵廉直敢言每有論劾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朝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公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爲待罪具及視朝果有論糾糾者必得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譖公貪者上怒下獄死命藉其家惟米數斗布衣數件召公夫人問曰縱彧廉能無俸金耶夫人曰彧俸金寄通政司庫本司乃上彧庫金上悟大怒立誅譖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

戴浩字彥廣號默庵永樂庚子舉人歷鞏昌知府嘗知東昌府浚臨清

牌獲寶器緘附邑藏久之一中貴過云故所喪物即驗給之人服其廉

柴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愼得名擢

江西參議入閩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

與車有舊餽蜜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竟不受

葉令尹宗行令錢塘日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潛至

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此君家物也歡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

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錢千貫餘皆布衣瓦器

而已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

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

又公弟原啓嘗至京上因召見賜酒饌瀕歸遣人送之見舟中惟米二

石問公曰卿兄貧耆少賵之公對曰臣所遺俸貲已寄之無以爲賵上

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疋

兵部尚書江陰徐孟晞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歷官尚書爲吏時人奉以財必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己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居八座之尊淸儉自奉儼若寒士

尚書徐公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錦甚厚琦悉却之及歸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葩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淸于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孫浩宣德初知辰州府廉潔簡重臨政不苟恆以卹貧爲心其妻偶食梨問其所自曰馬戶饋浩變色曰汝於微物尙私受况其厚者乎卽遣其妻還家居五載卒于任闔郡士民哭之甚哀

李公隆威令素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迄還不戮一人朝廷或有政刑疑未决命文武大臣廷辨之公必侃侃正言犂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嘗稱晉之郤縠以

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是以公自號湛然道人人亦以是稱之於乎茲其所以爲湛然者歟

羅公汝敬吉水人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修撰出使交趾有一僕死於交其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略等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

錢昕字景寅常熟人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豪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薛文清公第進士願就教職時宣廟思振風紀選擢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甚莫厭清貧以自勵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宣德間以推擇爲吏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尋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華靡信裁剸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

仕歸經治所餞贐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毡又却吳民餽贐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劉公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庚戌翰林庶吉士出判金華府以考課至京師不謁貴勢自陳才薄乞就教職不允復判金華督賦至浦江邑丞王昭鄉人也以飲食饋實拒弗受校文南畿所給帷幙衾褥故事因以爲贐實悉還之官丁母憂廬墓蔬食終喪遷順天府治中民有饋鵝者不受委而去實縱之門外擢知南雄府南雄江廣孔道也商稅巨萬吏多攫取盈橐且推其餘以待過客實至分毫無所取問以一二繕治郡學補種大庾嶺松而已有中貴人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視供張不如所聞至則實與之抗禮不假借辭色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呵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爲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大驚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至韶

州詔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
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二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
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
窮治得釋尋以病歸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爲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還例當言三司得
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於人跡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
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贓私并土物
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爲時名臣年九十而終
魚侃蘇州常熟人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
封居省會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獷𤞞不易治而公一切
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
鮭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旣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飢寒而節操益
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旣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
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

宣德末浙江布政使黄澤以何文淵治行聞於朝禮部尚書胡濙薦公宜大用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温之官吏軍民累萬攀號隔江居民數千皆望舟拜泣而歸公在温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衾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温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祀

吳穀字仲剛南平人由貢入太學宣德間拜戶部主事莅官清介嘗督儲浙江有以鮮美衣四襲饋者穀對使者服畢却還之縉紳嘉其廉云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戊午解元明年第進士以疾歸堅臥不起觀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士每日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常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王質鳳陽人由教官薦授御史正統三年爲山東右布政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遷刑部尚書

魯公穆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有司贐鈔萬緡辭謝弗受或曰贐亦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初未有益于鄉里而先厲之可乎

石大中丞璞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以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尙書別業傍岸作屋三楹卑甚且闇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屋卽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以四十畝售朱

王忠肅公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鎭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饋之固辭某曰公在他人之饋皆不受我之饋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起臥自隨雖妻子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尙有餘云

劉訓字忠言麻城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金壇縣有惠政性儉素公暇躬

治蔬圃以自給巡撫周忱爲僉魚菜戶各一人以佽助之擢拜監察御史廉直有風裁冢宰王翺特疏薦其治行爲天下第一尋拜山西參政卒今祀金壇名宦

周子良正統間爲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退數鬻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事褫職周愛其才貸之已而緣其臧從持三百金入酬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眞廉也

李謨字君定台之黃巖人正統辛酉鄉試爲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于流俗其弟子贄見之禮一皆不受而于束修止納其富者若貧者反與錢米以勉其學有弟子莫鉉者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蒔苗圖求楊尚書仲舉題詠其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爲市名矣但錄楊公之詩而還其畫秩滿卽出外舍而居其子茂弘後成進士任考功員外郎廉愼安詳一塵不緇僚友咸推重之年未六十力乞致仕一室蕭然晏如也優游十載而卒若君定者可謂世濟廉介者矣

朱英字世傑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嘗爲廣東參議道桂陽省母胡夫人閱其歸橐惟賜銀十兩喜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又嘗入賀歸過知新淦縣李舟知南海縣趙壯各囊白金以贐公郤之後二人以贓敗受贐者俱坐累公獨不及

甄鐸字義振祥符人正統丁卯貢士歷三河知縣初令定興邑中有一二黠豪賕結京要官爲親識素與邑長抗禮相往來通餽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黠豪怒大肆詆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恱之京奏辨定興民無男婦長少及藉戍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聲公寃乃准行勘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于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爲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服幞頭者厲聲曰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寤大驚乃虛心鞫審事遂白詔調他邑定興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興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補義安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囊橐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

可留因相率各出徽𧹞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卽遣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既至汴卽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嘆服以爲近代未有也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汚穢見不賢者若將浼己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整然無以爲斂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

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位至孤卿其先世室廬皆以畀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緣疾在告內

臣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嘆息久之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糓尙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丸尤異數也時言官有言公柄用太重者興安曰不要說他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者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的再尋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槖罄懸汝言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慚

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公一見目爲國器髫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郡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即以爲請父示爲餘廩易者乃釋有應門者嘗手一銀釧以遺公公即引至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從來之跡兒時識趣若此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驢公念里中阻飢固辭謝焉公常言財貨惟務服賈而方得者始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宦囊之貨悖入者乎劉忠宣公當宣

廟時戶侍劉宇覬柄用泰陵鑒識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爲己地又意閹有伏綴衣後洩公革鎮守語者中貴亦恨之宇尋附瑾得入政府嗾瑾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撫岑濬事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關公貲産羅至廉知公貧公惟饋羅以酒器亦甚薄羅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耿公定向曰凡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于肅愍秦襄毅劉忠宣三公皆以籍沒益顯其廉俾分宜輩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爲溝壑以家爲縣官外府藏蝎囊虺以自毒害其子孫哉當代明王亦不蔑視天下士矣悲夫識不蚤也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粮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卽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制衣一襲卻之只待舊衣乾乃着之後爲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用當道薦爲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及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敢自享着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以廩買肉一斤食指數多

者亦如此皆不能堪至有減家口回鄉者或故舊經過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尙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介自負及居憲臺總理南京粮儲淸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以刑部尙書致仕時曹石恣橫侵官靦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靦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靦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强賜白金綵幣遣之

耿淸惠公九疇任禮科給事中有淸譽正統二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塲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爲令癸亥丁母憂鹽戶數千人詣闕乞留乃進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淸不如使君之淸正統間楊文貞自江西還朝所過州縣饋送一切不受耿淸惠時爲淮運使饋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王端毅公恕字宗貫三原人嘗以左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錢能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三童子以往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各一索無纖毫增

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部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托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可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以進士景泰中巡撫蘇松未幾勞瘁日積以疾卒上悼之賜塟祭卒之日以後事托一屬吏屬吏故見憎於公發公篋止祿俸數金屬吏泣曰鄒公清節過人遠矣

徐瑄字子敬嘉定人進士景泰七年巡按廣東廉而有威巡歷所至以

麋粟易蔬肉自奉甚約

孫素景泰中舉人嘗知崑山有殊政官舍圃中種茄自給諸子每食人給一枚後徵南道監察御史羸馬敝衣爲時所尙云

辛訪字洛邑襄陽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爲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悉卻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產女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介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具貲幣將賻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臥舟中不起太守不能見而去

李璵字廷瑞祥符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長蘆鹽運使嘗爲戶部職方司郎中墜馬傷足艱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爲少宰與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家業未立乃以其故言于部家宰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實欲其循常例爲自腴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旣抵任嚴立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恆寄予宗族爲婚喪費

又周濟閭里親故貧乏者及致仕還篋笥無長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副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弗增益尺寸貧不能餬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爲業宜人王氏晝夜績紡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年貧益甚每出行徒步不能具巾車時有米知縣者知公賢數有饋遺公不卻亦不致謝藩臬諸公按部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不能備醪饌款留坐久惟再茗而已

名如可字天章巴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雲南參政大理有鮑指揮者嘗以寶玉首飾置盒子中遺公公峻拒之鮑跽請曰卽不受盍一啓視乎公曰既不受奚視爲後在福建夫人病革移外寢偶爲穿窬者盜白金若干久之分部捕獲皆廣東輿隸之資名識具存人以此益信公之廉比致仕同官者贐之辭又使人出境強之亦不可曰使可受何必踰境也莆田陳郎中仁嘗建議謂如可之淸節宜加寵異以示勸懲時雖未行其言識者韙之

黃文毅公孔昭淸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

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饋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投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

樊司寇瑩嘗知松江平陽吏二郡食俸飲水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年水行單舸陸走雙輪而已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爲廣東僉事有武幹以捕賊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恩平盜起吉率衆擊之營未定賊猝至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衆曰站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棺殮歸司時所親信尙攜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爲賊所刦而私以饋吉衙內及吉柩至司魂忽附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某人及某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汚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我豈以生死易操哉頤指命取前所饋置于前曰好點檢貯之庫復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謚忠襄詳見丘文莊集中

黎公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進士第一嘗出爲吏部時子民安幼就童

蒙師于外館部吏適至館所問諸童蒙父家知安爲淳子也以閩扇贈
安安攜歸揮焉淳鞫所從立呼吏具牒領去
王道潛山人天順間任杭州通判廉確斷敏有聲于杭未幾以事爲部
使者所銜將辱之卽棄官歸行李蕭然父老有饋以金者辭不受杜門
家居二十年常有盜經其家曰吾借炊耳官貧吾旣知之矣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淸譽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
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
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葢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淸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
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韓尙書邦奇公門人
也一日侍坐而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
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
歸其帕卽此一事今之閣老寧若是耶
張簡肅公敷華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刦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

而去一日屠人告銜隸易公銀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銜銀乎屠人叩首曰張銜惟有俸銀是以知之後爲浙江右轄家口且衆日料肉止一觔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口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二萬餘公盡藉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貧今庫羨藉於官者尚有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亦戲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卽以小物饋遺亦必以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之其人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奠物也我故返之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居家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當飯惟魚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礙冠楓山日宴坐其中每作文構思必起而繞室行紗幨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卒于此別無營構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

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雖時有饋贈第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饋之矣時多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門生吳一源數言之

張公泰字叔亨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爲御史常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爲南京都察右都御史時劉瑾虐燄熏灼所求不嗛奇禍立至泰入賀惟以二土葛遺瑾知其清遷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居家三月卒泰孝友兄順庶子母欲薄分順泰泣諫竟均之夫妻相敬如賓聲色不加於僮僕聞人過未常出諸口時稱長者官至六卿猶然先人之産子孫不免貧乏之云

熊繡字汝明豐城人湖廣定遠衛籍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嘗以御史巡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以鄉里故新製一裘遺公公辭以三不當受而竟卻之他日白沙陳先生聞之亦甚以公爲當嘗巡撫延綏供應甚厚公一切裁畢日惟廩給數升而

巳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踪跡公其人回嘆曰熊某廪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瑾竟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朝廷以公先征賊有功賞以金幣瑾賊憾不已乃以大同浥爛布豆爲公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公親往輸公至舊屬爭欲代輸而公皆力辭

潘司空禮河南歸德人嘗爲戶部治薪于易潔身而賄門塞歲省民貲累千及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生城中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缴裘爾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云

孫淸簡公需嘗奉命巡江西江盜熾公巡江以方略授耆民張禮捕獲幾百人有贓七十簏公卽令錦衣同事簡千戶識以印緘送之官奉禮爲巡檢專捕盜事自是江道寧帖簡常對衆歎公之廉曰盜贓無藉使孫公盡取之固無知者而公不欺乃爾何可及耶公廉聲由以益著未幾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憲副蓋自公始前此所未有也故事凡藩臬舟行以瞿塘灩澦之險命有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

百金公不欲斂民罔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

婁璿浙江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性剛果好摧折權勢事無大小自决豪猾不敢過縣門宿弊爲之一清璿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聲駡雖上官僚佐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傅令自執蓋曰皂隸役於官非汝役也其嚴如此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部檄削璿士論惜之

李旻字同仁益都人成化甲午領鄉薦授同州守改潞州疾篤乞休進階四品服色瀕行瀋王世子遣人持重賂來饋謝曰數年保婚常例不啻萬金旻皆不受此何爲哉聞者嘆美

何文肅公廷秀初第進士奉使淮西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卻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賄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鎭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廷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廷秀嘗薦闢職蠪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知

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尉遣使致金馬爲壽幷獻文木可爲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宜受廷秀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林公鶚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

吳大京兆雄成化己未拜應天府尹初視事日集僚佐堂上令吏人執簿出公帑所積貯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去銀若干錠公密察之卽得盜者一府以爲神先是給路引於府者例入錢以供堂餐尹多自取之公獨藉之官或以爲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師以備邊用衆益服公之廉明

秦襄毅公紘山東單縣人剛毅廉介成化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卽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衞獄命內臣尙亨藉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旣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

于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爲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空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復以誣構公藉其家竟無所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朝夕飯兩盂蔬兩盤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清厲淸操獨以絕慾爲難能常爲公歌行以自勵云

呂文懿公原在內閣嘗聞憲廟以廉吏問汪直直以楊公繼宗對後公掌浙臬每發鎮守張慶之弊慶兄敏在司禮時在上前以語中傷公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于慶曰可善遇之聖人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聞太夫人訃即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什物歸于

官其行也惟大明律一冊衣數襲而已張公寧送行序曰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始終無一足跡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爲易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

丘文莊公入仕四十餘年位極人臣自處若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逾齊民所得俸賜卽充官費絕無贏餘在閣猶嚴愼比卒閱其歸裝惟所賜金幣及圖書數卷而已

戴大理仁太和人舉人成化間由教諭累官鎭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爲交際需前守強半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公至編稅爲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金盡裁亦不暴于當道或勸之暴公曰張己形人非吾心也

胡宗道字守正扶風人成化中知襄陽府廉介自持令家人不得食俸米丁外艱買馬以歸馬羸徒跣奔走毁瘠不堪襄民至今思之

許潛詔安人成化中令平樂單車之官民有訟田數年不決饋金求直

者潛憮然曰以某之門而猶有賄是行不信于民也閉閣累日其人惶懼伏罪在事三年囊無餘貲卒于邸太守捐俸治喪民爲罷市

李崙字世瞻陝西臨潼人成化己丑登進士以郎中知廬州公績密方正廉靜寡慾有古君子風進河南參政未幾丁外艱去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碑頌之居家有都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屋焉不受後補山東參政又以內艱去終制臨潼足不至城府服闋不能給裝尋卒于家幾無以爲斂西安太守馬炳然捐俸助葬總戎者上其事得殊典命有司致祭仍月給米一石贍其妻子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參政初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旣給軍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

龐泮字原化號芹齋天台人成化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嘗爲福建右參政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

李汰蘄水人字清之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陞義烏教諭府僚有念汰貧遺金三百汰擇諸生諳練者附之俾修學復于府僚曰一緘之惠上及先聖矣下及士類矣聘福建試事有以黄金私謁汰辭謁者曰腐儒耳汰謝以詩云義利源頭識破眞黄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拍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退

包鼎字汝調嘉興人與弟御史鼐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鼎授兵部主事歷陞池州知府爲政清簡乞休之日囊僅有錢百文

周恭肅公用歷官四十餘年恆不以家自隨人饋之物卽菓蔬見之輒不懌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敎諸子嚴余嘗候公其子國南竊語予寢食狀公目且瞑遽呼曰兒毋及外事其不亂如此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虐奪臣國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鏞問罪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黄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綏遠之仁繼

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孝宗初凡朝士使外國者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夸鬬華美侍講劉用元使安南獨乘肩輿從以兩僮夷人大驚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遂行其主大恐饋以珍物一不顧復追而授之劉不答惟書其入關詩予之曰挾南物歸者神其殛之

陳侍御茂烈字時周莆田人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始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弘治間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餽乃謝曰我窮時授徒于兩泉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

陳公壽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居家布素如寒士老無所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卒于寓第貧無爲斂京兆寇公天叙大司空李公克嗣哭臨爲斂具題賜祭塟身後子孫無立錐地旅寓飄泊四壁蕭然十喪未舉行路嗟嘆

張司空憲弘治間常爲浙江右布政交承例閱庫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公公曰杭人方苦箠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能竊取爲自殖計也仍封識責之主吏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爲姦利囊橐公曰近膩易汙吾其可弗愼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饋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於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

吳司寇洪嘗以廣東副使陞福建按察司按察使瀕行有閫帥以犀珠走問遺爲饋公謝之帥曰公去矣某無所干且人無知者何損公名公曰若善矣然非知我者也卒不受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雲南右布政司庫有餘銀幾百鎰曰無礙錢吏白惟所用乃叱之曰此正枉法贓也焉得無礙籍以識之其大理奇石之類一切不取七年秋復疏謝事不允

胡端敏公世寧舉于鄉舊例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明年舉進士歸例得坊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公重折節棄之去

黃傳字夢弼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御史以疾歸劇無資殯家人尤之公慨嘆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臥死溪山鬼亦清

徐聯字成章長淮鄉人弘治丙戌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爲河南兵備在信陽嘗有小罌貯藥出藥還之

李璽字朝信鳳翔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既乞歸家徒四壁立朝夕餉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貧奈何爲御史時邸舍濱水乃種樹當屋種

蔬當肉種葦當竹結苑其中日與鄉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羣盜操刃入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嘆羅拜以解米饋謝無狀公笑遣去

劉麟字元瑞號南坦一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正德戊辰出守紹興於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翁獨不往捧檄遂行履郡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之中官銜之掇拾細故廢爲編氓旨從中下下之日郡士民犇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爲贐翁笑曰劉寵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肖翁之像爲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于石今郡中刻有遺愛錄翁歸值歲祲斗米百錢家有飢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令劉元瑞至是耶時吳子玧施子侃皆慕翁道誼忻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

孫大中丞繼魯湖廣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綢繆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私積衆愕曰

我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送于郊

顔祿壽字天庇巴陵人弘治中由舉人嘗爲寧國府通判以廉能稱居郡久能習郡人語即次訟指使人輒爲服嘗獨居有以百金託左右入帷中既覺持還之亦不復案罪每暇短褐荷鋤躬自治圃一室蕭然葢其和介並至云

李福靖州人弘治中由監生任宣城縣丞卓有清操嘗他出有饋其家人豚首者福歸取諸釜中還之其介潔率如此

鍾湘字用秀興國州人弘治壬戌進士嘗知漳州府事以平寇功勑進階三品祿視參政忽嬰病篤庫有羨餘數千兩署印僚欲私而分之湘謂之曰汝欲私此以汚吾名節吾九泉之下亦不放汝也悉登之簿籍擢廣東參政未行卒漳人像而祀之

譚讓字汝卿號慎齋□□人□□□□鄉舉歷官昆陽知州弘治乙丑初授南昌府通判通判職綱稅粮譚公顧一切謝卻賄賂寢包代責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

有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賀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衆譚公不啓第命吏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統網取之爭多寡訟官于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改衢州府通判政初尙嚴厲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于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

吳公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尙書卽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爲營辦靖州土官常持金來謝公德公卻不受及是各來弔哭

東陽作相時以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爲例獨羅一峯先生不受高州守饒東鑑見先生衣單鑽繭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瘞之當事有以堂食錢貽者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所得而私也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

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卽日盡散諸族人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因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巳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

張常字嘉玉長洲人官至郎署仗清剛之氣忤逆瑾被中傷荷校一月幾殆嘗管兩浙鈔其子希范以公價買居民竹篋立索歸之休致一如貧寒之日敝廬門限折不堪踐履竟無易焉

章樸菴拯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淸操淳朴略與楓山先生相似其致仕歸有餘俸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也汝此行作一塲買賣回大有生息朴菴有慚色

宋公裳少勵淸操爲諸生衣食不續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郡守資之不受乃俾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進卻之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旣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

連旬無肉食爲御史按山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

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犒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亦在中爲浙江副使清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荊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爲壽公父力卻之蓋其家教如此

詹太守瑩麻城人常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地也清操皭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尚存諄諄以崇儉爲教殺生爲戒中言己宦所朝夕惟麥饘以鹽點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殷殷訕公爲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爲清白吏增氣云

應城陳公金嘗爲令夜微行至一民舍有婦姑方夜績姑忽語婦坐久頗飢可開甕頭物嚼我已而婦持物至輒笑曰陳金老爹公不測所謂旦詔詰之則曰民間以公清德凡釀而清者以公名呼之時夜闌無他

具僅一巵酒奉姑耳公後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馮裕字伯順臨朐人少孤貧刻苦讀書家無積書借誦以資聞見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清愼正直名動一時遷戶部郎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僦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衣無完襟飦一脫粟菽豆不自知其慘於腹蜇于口也北海間富民類得食胡餅鼎鬻公兼旬尚不能及終其身嘯咏清恬荊扉晝掩晏如也
韓公邦靖清儉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爲主事時其父蓮峰公嘗賜一段靖制爲衣謂其內屈安人曰今日衣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往浙江南關再往大同及參議終其任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公之浙江南關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于商進羨餘以自白公曰避己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公公亦自劾求罷賴宰臣知其事見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司幕卑

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言寄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司庶法無所出入至今爲例

陳公鳳梧嘗爲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附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支權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卽男犎亦不可入也

屠公大山歷官少司馬所更州郡大鎭不勝計而問其橐橐如也田宅無所增益嘗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幸亡可以飽火者獨于先祠三日哭而已居三載諸公故人醵金與材贈之而始有堂

張羽字鳳舉大興人舉進士正德中歷官河南布政使羽歷官三十年家無長物縣官知其貧爲置負郭田二頃固辭卻不受戒家人無與鄉人爭利

王虎谷起副都御史理鹺淮游卽上疏乞休移書楊文襄太宰言頗直諒疏上予告家素貧遭逆瑾詘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周其家

雍泰奉身儉素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制之以斂不義之饋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及登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棗薪使遣還有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人如之何方仕而先貪也

蔣瑤字粹卿浙江歸安人正德間以御史出守荊州移官揚州循子弟有欲取堂上幅紙爲文者公曰不可此悖入之漸出數錢別市紙供之及還陝西參政夫婦覓一輕舸載原攜二衣橐以行其廉謹如此

王勳湯陰人少爲諸生納粟入太學銓授淶水知縣慈于撫字明于聽斷衆稱其才正德初宦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有旨令衆閹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屢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欲立加顯禍時閹人有家於淶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留詭言曰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于途諸達官過之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

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于內庭矣特蒙旌奬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丁卯舉于鄉爲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攝篆宜興卻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不與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

王應鵬字天與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拜嘉定知縣被召赴京僚佐有餽驢者一介不取或問之曰此處正當立斷行至淮有持金二鎰布百疋以獻者應鵬驚問其故曰感恩切骨敢此效芹應鵬笑曰有是哉乃受其布一疋仍製衣以賞篙工其清介類如此

梁文康公儲自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郡守沈同知尙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疲敝不食之土耳家無餘財有一匠人云公歸閣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六往公皆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至八往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

徐縉字文明江都人正德辛未進士陞青州知府以勞遘疾卒疾篤時同官憫其貧請入公堂羨鍰若干營後事縉謝曰吾恨不能如前輩馬伯瞻清風高節何至死變其守乎

韓邦彥字汝哲韓公邦奇之弟也鄉試中式授儀封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儀封稱治守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以書抵其兄邦奇曰民思舊尹不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不悅者尼之曰知縣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爲御史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居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未嘗缺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遷鄭州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弟不信謂公避富有之名也安有尹三縣守一州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遭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銷而不耗所積在何地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之鎔爲一餅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官如此而竟沉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者誰也

何參政淡初爲濱州知州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醵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踰境其受乎附鄉老余良勝輿至臨清致矑淡正色卻之良勝賫還散于衆不匿一錢蓋化于淡也後貌淡像祀諸龑遂祠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分俸周之張詡贈之詩謂其淸奪粵江水云

吳傑字漢甫杞縣人正德乙卯鄉舉爲壺關令故人有欲私薦之者公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爲斂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竟不受

劉璽字廷守號省齋襲南京龍驤衛指揮累官都督僉事正德中嘗爲漕運把總適河凍舟阻粮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總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依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

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姦狼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卽殺汝卽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運後必有能辨之者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運其人懼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附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旣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璽人多寃之

楊宏字希仁號容堂西安左衛指揮使嘉靖壬午歷官南京中軍都督同知至于冰蘗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公鄕姻也以斛麥瓶醯饋公厄于情受而寘之外室示懷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

周公鈇嘗以縣丞攝治盧氏旬日行獄得一老吏當戍者洗汰飲食之曰以邑一大事報我我能寬若老吏叩頭曰左藏羸金三千亡知者請

爲公壽公乃召三博士同入藏閱之得金具以白諸司治羣復得左藏中羨金五百盖大豪與吏謀將入橐者亦以白諸司後先充縣官用時張莊禧公永明撫治具其事獎公且謂公實心實政云

戴憲副割謫東烏石驛丞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自從北路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

秦嘉楫字少說上海人以進士授行人使周藩進止儼恪不失尺寸周王心異之奉器幣直以千計皆辭弗受乃衣以一狐裘曰天氣栗烈矣幸使者爲道途計不獲已橐而行至杞寓其同年王令以啓還王曰某賤臣也何敢干王之御服且南人不能勝塞外寒故御史大夫吳興張公時撫其地聞而重之後掌臺事而君已用行人滿入爲監察御史張公謂太宰安陽郭公誰令公解拔此御史廉吏也

江公潮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緣簠簋損名乃躬礪淸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盖藏節約諸經費

皆自攝而手之庚人守藏吏惟有抱牘股栗耳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鋌歲久封識漫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求而帑留贏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盡括入屬藉以報兩臺使充軍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蓋可謂不媿四知矣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饋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呼僕趣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龔起鳳太倉人嘗爲杞令歸德府豪李悠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以君有廉平聲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君毋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獻之君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沒君輒庫貯之以供往來驛郵之費其居縣日月俸外卽薪馬多歸之官日出三分銀附小

史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逃歸官舍蕭蕭然夜自襆被闔門而
寢其于苦節皆人所不能堪者公既被斥歸撤所居舊廬以償逋負閒
居四載疾病後事卒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君具棺君病且
革忽張目呼曰我卽親螻蟻毋爲以其棺汙我其行誼之死不苟蓋天
性然也諸同志者咸有助凡三四十輩而元馭自京師聞之遙致賻焉
於是監司舒公王公暨府倅吳君等聞之皆捐俸爲助而祭以文藉所
得爲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飢死皆非君身在時物也
萊峯周公將赴湖南乞言于雷古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爲戒
吳大司馬文華嘗爲河南左轄所積羨金萬餘及尹應天藏吏進其籍
請納行李不則牘而白之臺吏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
廉不近名如此及爲右都史總督兩粤故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觴上
壽糜費不貲公一切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他
榷稅夷舶所入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指又以其羸代保昌
浮粮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強半空名徵其餉充

橐公悉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粵人皆稱督府潔公爲第一公制府經費之外積金至十九萬餘諸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海忠介公嘗過治所顧瞻堂宇嘆曰今日方成衙門意蓋獨推公也

唐中丞順之既以吏部致仕歸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部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今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

羅念菴公爲春坊與其友唐荊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荊川每語公之學輒傾挹嘆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闞室中故啓其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皭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

公爲修撰時歸家道經蕪湖病亟矣時項公東甌爲抽分主事留公就醫藥而太夫人與母舅俱焉橐中蕭然也時有揚州賈以關稅某事下

獄得重辟知公爲項公所禮重托公母舅與醫生私會籲得公居間出獄則獻一女爲公妾而裝千金爲嫁資然公素淸冷無敢言者適項公視公病母舅卽以事懇項君曰公死則以辦棺殮生則歸而治公生產項許之而語甚久公心動覺而呼項君至牀間曰項兄知我某卽死願成就我爲明白鬼項知不能掩吐其實而懼公怒曰此出自弟意也公曰兄豈愛我者我若死而無所備後事兄不有俸在耶何至垂絕而以此等事累羅某項謝過唯唯淚如霰出則命焚香祝天曰羅公天下賢者而天忍奪之哉病間項以六七十金助公行則坦然受之適舟中醫者送公理前語公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敢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實不知公力也

又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親知其廉介或曰何也曰有故人饋寶珠一斗受之客旣退分犒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何世祺福清人嘉靖中以進士授慈谿知縣改知府善治辦精敏裁抑豪猾時方造册籍世祺覈戶口杜欺隱豁虛稅老吏奸胥無所售或白以縣例有稅契銀世祺曰此已征于料價矣有稅畝銀曰此里甲自辦工墨矣其不苟取類此後以調去然至今士大夫言賢令率曰世祺云

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張天下仕宦靡然顧化卽下之簿倅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徼庇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因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

陶公承學居官所積俸歸悉以納諸伯氏所居惟樓三椽猶與季氏布政公共之子息既衆則籓屏以居終身不增一室蔬食常不繼或採菱或摘野菜豈惟無肉初時負債甚多里中少年或非之曰部民鄉人皆

財也公嚴于部民而逋于鄉人豈曰能廉然竟皆償之或問曰人皆欲富公獨異何也公曰非然也吾慙于吏卒吾手軟而面薄以徽郡守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瀕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笥中無一徽土物徽土慙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墨二笏扇一握受之

郭公宗皐以南京兵部尚書罷歸出秩金買棺二具至淮安登陸僱值不足貸楊總兵二十金歸十餘年無以償楊又不欲負其債復鬻其一具遣人償之

雷公士禎字國柱嘗爲御史巡按直指報命所薦吏卒有謝金至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即登金猶暮夜焉卒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

葉溥龍泉人嘉靖五年由郎中出守大名性剛介自持務廉白寡言笑雖僚佐問事之如大父不敢干以私境内肅然郡庭中常空盡日可羅鳥雀宴賓客魚一盂菜菓一盂酒數行輒止費不過數十錢以上隨至

官唯兩童子琴書一挑而已去郡之日亦如之人呼爲葉青天云

陳泗永康人嘉靖間以監生爲寧德令摘奸鋤強每食只著一豆人呼著公

李公遷之總制兩廣也念其母范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陳情乞歸養上乃進公南京刑部尚書以便之而公又感激疾以骸骨請御史趙焞又爲之請始獲允所積廩金五十悉歸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爲例右廣帥郭成感公恩裒諸金寶瑰奇以獻及監司守令得存者簏金道中公悉麾卻之曰將由吾廉未徹耶阿堵物何以溷我嘗以楚左轄入覲宿郵中盜以左使當巍橐夜窺之亡所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則古石硏也棄而去之盜事發人謂未有左使橐如是者

吳公嶽字惟高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出守嘗爲盧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

蔣蒙字山泉嘗爲建陽諭世節儉食僅脫粟衣至敝裂不堪補泊如也

日課諸生謝絶贄幣人莫敢干以私學舊有租田任掌教者出入雅謂職等模範不當涉錢粮併贍夫倍例辭焉間或舉俸周窮給乏喪葬殊不以德我自多與海忠介公同鄉居常有頡頏意在任二載餘卒之日篋無餘貲聞者悼之

曹自守荏平人令吳縣澣衣糲食三年不市一縑以治行最召入爲吏部主事轉員外郎所條畫選規著爲令藉甚公卿間太宰楊襄毅公亟屬意掌選難于躐次以請自守以鬚髮早白不樂郎署力乞外轉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饒南吳人嘗言曹令去邑之日僅兩蒼頭負敝篋出閶門卽圖畫不持也

陳公鎏字子兼號雨泉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四川右布政嘗爲河南按察副使通判某饋食一罌寘羨鍰以進公啓視矍然曰若誤耶金也麾之出某固以例請公厲聲曰若不聞吾以不敢取爲例耶

萬公士和字思節號履菴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恭嘗爲江西按察使言官測分宜微指以簡書踰期劾公公趣裝歸故

太宰胡公松時撫江右爲公疏解會分宜敗卽以按察使起山東亡何擢江右轄與左使約分日治事曰受詔與君共藩司稱左右使非長貳也時論以公爲正尋移廣東左轄擢應天府尹逆巡按御史境上不以藩司禮見御史銜之抵會城勾較計籍欲尋端中公亡所得則搒掠諸曹吏多死一吏且死曰萬公仕廣第不應飮民間水耳他無所知御史爲之愧詘公性故澹泊非賓祭不擊鮮一衣終歲不更製宮室輿馬圖刻鼎彝之玩一不措意在貴廣凡丹砂名香犀翠珠瑇世謂奇珍者室無一焉嘗守饒州唐公應德贈以雙磁罌曰饒多磁乃以此相饋者蓋古人宰端谿不持一硯然則官饒者亦當乏磁矣子曾妻母且死貽其女田二頃公誡曾毋納貴陽土官德公暮夜饋之千金公不受至辰沅則水陸廩儲並裁視江右篆積羨至五百餘金代者以遺公公笑而卻之公嘗與人言吾自爲兩司始知實心任事乃是眞丈夫又曰吾仕廉不取于人所不見始識得一廉字

劉應節字子和號白川濰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刑部尙書嘗以戶

部主事榷稅清江浦釐夙蠹清奇羨廠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
督漕駱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額目曰郎廉至此耶爲發漕羨百
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
李德用字于父號弦所棣江人嘉靖庚子鄉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
而官貧不能養滿六年不遷藩司亦不與考績德用因病圖歸省懇乞
致仕不俟報徑歸毀分巡知德用清苦檄縣饋金百兩爲贐堅辭不受
卒于途父老築卻金亭以旌其節又立祠縣左子多見萬曆甲戌進士
王司空鈁嘉靖丁巳嘗總督兩廣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金錢得恣
出入無以覈者公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議不
作而軍儲亦漸贏矣雄梧二府稅錢舊以資軍餉者遂皆罷輸北邊云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尚書謚恭簡嘗巡按
關西行李蕭然二司或饋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境上作留經記
李守正廣西宜山人以貢爲新會訓導嘉靖庚戌遷博羅教諭申嚴課
約生徒貧乏者爲振助之敎諭相沿主學粮出內大率出不仇入乾沒

羨金爲利矣守正曰是國家所以祿士也予自祿已叨竊又忍朘諸生祿自潤重得罪神明乎終三年私毫無私也聞者媿服以疾卒于官諸生朝夕哭奠如子弟至今語及李先生必曰君子云

王吏部穀祥家居以清德爲郡侯所重時郡錄儒童有王姓者見遺百金請王認作猶子爲錄取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奈生平何請者曰引掖後進自是美事何憚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曰我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災禍竟不肯爲執筆

祠部郎楊豫孫一日侍大宗伯吳公山所回御札罷公留之飲吳公曰聞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賚故外來書帕禮一切謝絕君祿薄一家俯仰所係凡饋遺有義之可受者亦不宜峻拒楊起而對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公亟稱善後徐學謨典祠吳公亦以是言之徐曰郎中不受饋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吳公亦首肯之

郭應聘莆田人嘉靖末爲廣東參政歷廣西巡撫萬曆癸未晉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覽吏事慨然曰掊兵朘民我實生亂乃作雁廉杜饋功令

頒誠所部諸將吏凜凜毋敢操一幣詣制府者

常若愚桂林人嘉靖末以鄉薦歷廣州府同知廉潔守高服御無異寒素嘗出署香山慈惠愛民郡守使人偵之見其日啖瓜蔬竊嘆其愚後郡人有客桂林者見其賣藥自給云

龐尙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嘗巡按河南丁其父賓梅公艱聞訃卽徒跣出汝南先是文武宴席交際金帛俱貯祥符縣庫悉發河南使司變價作正支銷

海公瑞清苦異常始終如一雖官歷六卿編茅自處環堵蕭然王文肅公曰海公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游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戢形蒸嘗無主而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鰍鱔而號狐狸者余又淫淫涕下矣

沈給諫鳳翔嘗使襄府及歸臥病於家除夜襄府使遺之金居伏枕謝

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於當局檢括於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謂貫窮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

周啓祥浙江南寧人進士萬曆六年知廣州府性廉介多大度明習法□□初至庭若昏昏不辨吏胥心易之啓祥愈自晦常角巾敝衣巡行吏舍時或私瞯僚佐坐廳事則戒門下勿言後乃灼然開豁治爰書雖老吏不能過門以內淡如禪舍茹蔬服陋毫不以煩民每出簡輿從所至人不知其郡大吏也時聽訟兩造之詞務令必達煦煦若家人語嘗繫一里婦至畫地不入甚恐已乃令畢陳其詞比出謂人曰妾初以爲鉅公已乃一平易書生耳其近民類此會督府命討布蒲劇賊諸將稍掠蛋民徼功繫累相屬啓祥多讞出之或不能自存者發居民收恤毋令獄死以佚心白所活以百餘計後以覲行道病卒于金牛驛囊中可數金而已粤人哀而祀之

陳恭介公有年爲大冢宰既得請而歸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

事見者莫不嘆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問
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
而前搬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
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
六十有八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
陳繼源閩之温麻人以掾吏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
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郤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
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于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蔣守曰此非司
獄職乎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
馮司寇岳嘗决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俟公不顧時趙
公貞吉周公如斗輩咸力止公公曰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决矣懇
疏以請命下遂飄然歸里萬曆辛巳以壽終享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
僅一縑至假棺以殮大臣淸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覯也
張鉞爲靖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

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錢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慙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托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葛苙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繇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

王參政懋德瓊之文昌人舉隆慶戊辰進士繇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樂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時同官王世懋輩以君不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儌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受王公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

故魚米鄉家租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贐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櫬爲閩人累也公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不受裝費王公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不薄葬以全其志者卽爲請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卽耄奈何沒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王世懋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凜凜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貞之於義大矣夫參政君學優服官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歟我國家惇尙廉恥薄海內外罔不奮與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朱少司寇鴻謨卒日至不能爲殮大司馬岳峰蕭公及符卿益軒符公比部靜所劉公醵金始得其棺殮公貧矣世固有陰縱子弟多厚藏陽

市貧博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此而後見哉爲理官六年衙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雨以屐涉者二年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敝衣垢面如入華路藍縷之鄉未常從宦遊也按江西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役冀公勞始得歸乃不得公一面多典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

黃公鍾字律元號麗江更號完齋長洲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嘗巡按廣西異時直指行部日給外有廩餼銀有司籍報曰例也君愕然曰吾受祿公朝傳食已泰此何爲者峻卻之仍斥其餘廩梓資治通鑑于省中遍給諸生以資博洽

李樹敏揚州人由恩貢萬曆間授安福丞精敏能幹操執凜凜始至部使者督行田甚迫敏自治食具出入阡陌間不煩民一餼會計精覈晝夜勤勞不息衙舍如禪院率數日乃一肉食決獄率以平恕嘗曰吾爲爾作衡不敢以喜怒爲輕重也除夕有饋肉者室人誤受之既就鼎亟

出以還饋者其清介絕俗多類此亡何病卒士大夫吏民莫不思之檢其橐無一錢之遺而妻子貿貿不能爲殮或醵錢助之柩乃得歸

嚴公清字直甫雲南人甲辰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謚恭肅公性檢厲勤于事其操行嚴于取否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言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

袁公洪愈久不葬戊申萱聞而請於撫臺周公孔教賻而助之萱代周公檄曰故宦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櫬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驂之舉澤未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廉吏可爲徒興歌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萱亦捐権金助焉

林椿字永年號南山大同鎮人襲右衛指揮僉事歷官都督同知謚忠愍嘗守備朔州值夜分公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無語而出公速招之

入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鳴鼓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爲官暮夜受金爲貧耳此與爾爲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

王大司徒基嘗巡撫大同代王餉美醞二罌使詞曰此醇酎幸公自飲公弗知令吏受之將以饗客使復來言曰曩酒非常酒也幸公自酌勿飲人公乃知非酒也嚴詞拒之卽爲返璧

馬少司徒諒嘗爲應天府尹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附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贐又積其餘以爲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

陳少司寇璋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

趙大中丞汝濂在太僕時堂例費千餘金僚佐亦皆霑及公一無所私僚佐以爲矯激公乃集衆量分己獨無取衆謂公亦宜受公曰諸君直出巡之費吾塊居于此受之無名竟不受

南都一先輩邵公某者素性廉潔到處有冰蘖聲最後參知滇中已告老歸裝橐惟平日冠履臥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同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環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累我至某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儔儷宜知我者竟不祀公但爲詩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莝我此江中不負此江水吟畢風恬神卽不見

劉士奇字邦正順德人□□□進士歷官山東右布政居官廉旣歸家無餘貲或傳士奇常欲市蜆問其妻妻曰何不書淸字與之杜門八年卒

吳封君玉故文靖公父也嘗爲戶部主事居官不妄取以家貲爲賓客道里費至質其田宅沒之日無以爲斂篋中惟錢百文鄉人萬盛爲黃州推官常書二貪吏姓名于門以自戒上書二廉士爲法其一公也

解冠字委玄道州人授戶部主事性亮直不阿監稅浙江常例一切革

之勤勞諸務遘危疾遂疏乞歸時巡按王璜知其清約爲置棺斂之具遣人以隨公至湘東始知之止受棺具反其贈金至祁陽疾革而終柩抵家行李蕭然惟衣半篋而已

樂大參護以宣城令入覲京師中途遇盜發公笥止得四十金盜相顧愕又見公巾服麄敝詢知爲公嘆曰久聞宣城有樂青天乃汝耶還金而去蓋公在縣廉明表著宣民稱之曰樂青天云及爲大名知府郡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於通衢鐘因半裂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公曰有是哉祭而懸之扣之不揚公不悅忽夢大衆喧於鐘所既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亦平滿更擁起一線民益異之歲己丑吏部考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尋超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督理糧儲

王參議博在廣東日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博弟送以布衣弟至以實告博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愼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卽命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

譔爲胥吏龐庸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僚屬饋贐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
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

東大參祁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擕惟圖書數卷嘗自稱曰今
爲吏試右職率務積橐裝爲子孫計多藏厚亡反受其殃或喜蓄玩好
不惜千金購之至以賈怨不肖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爲人指笑何益
周公鑑滇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舟公瀕危幸免候吏
檢其行李止二革笥故衣數襲積俸三百金耳嗣晉山東按察使公度
執政者不能忘遂引疾歸歸而與董僉憲應軫李方伯正芳友善邑令
構亭居之有大政必稟度焉蓋模古三老云

李銳字仰之江西安福人以岳州知府陞兩淮鹽運使爲人剛勵高峻
貞毅慎篤約己而恕物蒞政精敏絕人而心無偏主壬午春入覲京師
不持一物入京青袍角帶人不識其爲方面監鹾御史先後更數人各
持意向銳與議侃侃不屈不合卽移文求去衙宇蕭然僅蔽風雨篋中
惟故時衣物而已司判屠應禎軒挺自許不下人至論銳則曰李公心

事如青天白日世寡與爲儷又曰吾司廉吏前有耿公後有李公時人以屠爲知言

四明張秉官憲副淸標自勵囊中不餘一錢後林居致罷炊與夫人凭欄眄水夫人徐謂公曰妾曩時勸君無効陳仲之廉今何自苦如是公佯曰悔之晚矣夫人曰妾僅得金釵一股向不敢言今見君飢甚且有悔心請出金釵易米公姑許之及得釵竟投水中

信陽顧憲副琛在河南日有田若干頃租皆歸私橐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嘆曰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廨適前兵備爲按察使陰慊先生遂媒蘖其短於部使者竟罷歸

潘僉憲鏜爲滑令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贐君曰欺人不誠贖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也僉憲廣東日有知縣黃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德也若暴尹罪以彰己廉吾亦不爲黃慙謝去

吳憲副逵爲興化太守日留妻子侍其母止攜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

卽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李大行□□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附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

李良字堯臣□□□□□□進士歷官瑞州府知府民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公公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

姚堂嘗爲蘇州太守及徙鎭江衙中有私釀一缸戒守舍者曰是蘇物也其留以待新太守

王汝陳自四明解任赴萊州過淸江有感劉寵一錢之事作詩云鑿井耕田意自眞堯民誰解識堯仁百錢出餞劉君者猶是當年好事人嘗與任亢樸書曰鄙心自盟不欲於舊衣裝攜一物以歸故鄕其廉靜無求不見可欲如此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舉人歷官知趙州歸家甕飧不繼子撤其几以

易米則持卷于手從容謂門人曰何居將以辦早廚耳處之怡然

戴儒宣城人由貴州新添衛學應舉魁鄉試仕同知荊州府事致政歸宣城居黃池別業家徒壁立操履介嚴歲歉乏食隣家有桃實垂踰垣舍家人或欲取之儒曰寧可餓死五品大夫不可妄取一桃失節時人傳誦焉

黃公憲清同知廉州廉為漢合浦郡號珠海多盜故設戈船兵校守之墨者縱兵入海竊珠詭云游徼而陰與為市公偵知狀乃嚴設禁防兵校第謹候諜須寇至乃出海若無寇輒出及寇至不亟捕者皆坐之令既具有千戶規補偏校者以珠啗公公立按其罪并案諸根柢為奸者皆論為鬼薪其後選補武弁聽守自裁擇散給月餉必委廉吏營伍皆帖服焉異時舟卽鎧仗多虛冒公親為整飭務極犀利而又多設方略遇賊必捕捕必滿品以功次□賜金者再劇賊李茂佯稱撫民而聚不逞橫海上公白大吏以計散其黨茂卒就擒兵校獲賊輜重及所竊珠公對衆封識入公帑目不一眴或誚公轄珠乃不識珠公笑曰吾自愛

吾珠耳

董公士毅既成進士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甚爲所累苦甚其識之嗣陞州守官守數年僅一青布袍一革靴先是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卽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羨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請於公曰往者見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而蔭耶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陳鑑字視明咸寧人以貢爲綿州判官都御史委查小河松潘諸鎭衛諸鎭衛皆有饋君盡却之曰委我者豈以其饋我耶縱吾嗜利義不可辱委我者或勸君爲子孫計君卽誦司馬君實兒孫自有福之詩以答之

姜湧字宗源蒙城人由舉人歷武清令武清密邇京師其邑多勳戚閹宦湧一一繩之以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署奉旨名捕獲之下武清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即寇盜亦感之如此

焦瑞字伯賢南京旗手衛人以選貢爲靈山令縣產熊膽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瑞以武備久弛以銀爲射的中者賞之諸兵競勸賊不敢窺其境時權相柄國賦斂嚴急隣郡縣爭趨爲刻深朱衣塞道于是嘆曰吾安必以民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賦嘗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

劉廷梅進士初爲歙令奉其母蕭恭人往歙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

亟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卽東菜謚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邑無魚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領之至明日得一大魚饋公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蕭恭人餘四以附市司使鬻之稍取其畸至彌月不盡蓋自蕭恭人外居恆未嘗敢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白韡出以爲悞也引之愈長公笑曰藁也吾以代綿屩同年笑之公亦笑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罌而積藁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藁吾足侈矣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宰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爲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而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周公奕金齒人選爲灌令以母老乞改本省教授去灌時或津以騾十頭輔行先生問其人爲誰其人曰吾固大辟囚也而公生之是以報也先生曰生汝者法也非我也何報之有急去毋溷乃公爲也其人惶恐逡巡退

胡經鎮東衛經歷而署寧德妻織布僕採薪里甲毫無所費前後積紙贖薪炭三百兩金段匹匹咸籍於庫曰此皆民膏也豈可取哉

長洲縣丞劉幹懷慶人由王府紀善轉佐縣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民亦不忍欺也俸給之外分毫不取常有丐者至其衙中乞米時幹止坐一甕上食粥秩滿改他邑長洲之民奏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益厲雖得疾日惟以民事爲念人爲求醫禱祀無虛日疾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之後取其衣冠瘞虎丘之東築室建碑題曰劉公墩近有孫某登甲科之官閩浙間設祭而去

申鑄字鎔範□□□□□□□以吏爲州簿主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恆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屢獲優獎偶遭疾數日漸劇嘆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瘞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饋見贐者幸勿憂大驚詬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

李孝子學梅嘗爲掾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時命督臬獄

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及掾受命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暱賄何如此囚不以一毫自浼且從家裏粮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檢牘得其情于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問吏薦幣加金爲壽掾色艴然振手去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四目錄 內編

何孟春

往行

謝子襄　魏驥　李光學

陳一範　高貴　崔文奎

李一寧　胡僖　陶大臨

孫堅　吳玉　劉文恭

吳世澤　汪良彬　孫廉

寬洪

前言

王達 二則　薛瑄　何孟春 二則

祝允明　殷秋溟　劉仕義

朱試 五則　徐學謨　李元薦

張居正　于慎行

往行

容忍

洪武三年　洪武三十年　陳仲述

李　貞　胡　潑　楊　榮

胡壽安　陳　選　劉仁宅

吳與弼　彭　時　李　瑢

丘　敦　陳白沙　張　悅

楊繼宗　南渭王譽播　益莊王厚華

劉大夏　李東陽　趙　永

韓紹宗　張繼孟　汪良彬

方　鈍　徐　階　梁　材

周　延　吳　嶽　詹　瑩

徐東山　諸大綬　黃　鎵

孫　植　王萬善　陳有年

張振之　仇泰然　吳士選

誠實

前言

往行

眞率

謙抑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鎭靜

前言

韓公邦奇曰遇大事不動心此大賢以上事甚難然本無難見義未至故爲難或爲毀譽其次爲利害又其次則爲得失矣若疑惑則係天資學力不足不疑惑更說恐懼不得子路之死難雖不恐懼乃恐懼之甚者未至不疑惑故也

朱以功曰只一堅守捱磨許多歲月學問方有得力處只一安靜消卻無限實危乃是自討便宜處

劉仕義曰居官不以擾爲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騁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

王陽明先生知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已其不擾類如此意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于愼行曰孫沔受命征儂智高時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適抑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鎭靜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爲鎭靜危亡之道也此言切中事理可以破玩愒矯拂之弊矣然天下事變亦忌張皇有備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備而張皇蓋亦危亡之道適之所見未爲非也

又曰司馬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颺激之也放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利至于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慤之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乃畫餠耳傅嘏謂曹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于兄弟味嘏數言眞可爲萬世觀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曠恬夷眞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趨時若騖無識之

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尚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動爲輕根靜爲躁君凡人心靜而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御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御靜也祿不留矣

又曰董晉帥宣武陵長源爲行軍司馬晉爲人仁柔多可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爲長官鎭靜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怠不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爲軍士所殺臠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亂矣

又曰宋趙鼎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病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此眞濟時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振刷整頓以作民志而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須安靜調養俟其自復所患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作自爲名蹟而不傾國之利害則天下

陰受其敝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言乎
馮公琦曰天下患在眞玩愒假張皇眞偷安假鎭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日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閑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鎭靜皆非眞是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
又曰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暫靜也躁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流水不務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决益塞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
又曰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卽不斷斷卽無擾我能不鶩誰則貿之我能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沉冥吏隱彼爲何人塵容俗狀此爲何事夫多言而數當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毀不如其毀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而出

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常苦多精神常苦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爲身害者即不獨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損氣形太用則勞神太用則竭夫爲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玆言

往行

李忠文公爲祭酒因除國學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枷寘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先生少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眞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成祖皇帝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祕不發喪銷錫爲椑固之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于留都俾星馳即位

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立遂發喪易梓宮一時鎮靜之功不可
及也即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宗時有勅陞賞文敏論
切□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於榆木川壬辰學士楊宗與御馬少監
梅壽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訃各王諭中外
丁未成服太孫以己酉至鵰鶚谷至御營發喪六軍慟號文武軍民人
等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內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
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耶

吳寧字永清歙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北
虜突入紫荊關侵掠遣寧北出德勝門會總兵官議方略及還門閉弗
啓虜騎充斥于途從者各驚散寧獨立南中區畫衛兵及四方避寇男
婦移時乃入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
還班御史亦不能糾

閔莊懿公珪初備兵嶺南廣之南雄江之南安居民新墾田地互相爭

訟兩省會勘駐節甲站忽報彼此聚衆仇殺有司以勢瀕猖獗山居無備宜各回城公諭之曰百姓豈反耶第斷不公耳且命置酒聚酌就於人家借宿明旦處分復諭里胥斷結衆方散去同事者問曰勢至如此而公乃堅執不去何也公曰民之初心恐我輩偏向假此以動官府耳若一時退散適長其兇暴必至用兵豈不難哉

成化初楊公瑄任浙江海道數歲波恬風息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寮寀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我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已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王華字德輝號實菴又號海日餘姚人成化辛丑狀元及第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追封新建伯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時公之子伯安以都御史巡撫南贛傳檄隣境舉兵討賊公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

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德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家大臣恨老不能荷戈殺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搖動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戕及其家公寂然若無聞伯安得告歸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構橫行戕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止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所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跽曰謹受教

陽明先生巡撫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機先生不從作啾啾吟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

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肘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及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則據坐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暫于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獲出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人服其學

喬白岩參贊留都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公日領一老儒與醫士游宴兼以校奕實以覘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見公鎭定軍民始安

武皇帝車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公瓊曰上偶出而遽嚴兵衛如有讒夫將據國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

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帥一人開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員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以扈蹕是時乘輿出邊逾年卒無虞驚京師至於帖服安堵如常者皆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大學士梁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變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耶乃罷議

武廟時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有傳賊將復至霸州者時日已暝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何鑑令人傳于郭外巡視官軍差人遠探宮內宣召內閣兵部議省牲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若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于國體不細宜嚴加禦備仍舊出郊太監張永深以爲然請自披戴淸道駕以巳刻出未刻入人心以安

陶公承學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一日然不厭人語瑣猥雜陳聽之無忤未第嘗授經會城有何生者素嚴公謀狎侮之詈伎寘酒延之比至

鑴戶妓出諸幕公凝然如常時伎畢僊于戲笑而視之若無幾微動念
詰朝竟不一言及友乃大服
劉司徒釆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惛惛然睡也其兄訶之
曰此何時而猶然惛惛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
受者故若此
曹守貞字子一江都人嘉靖戊戌進士嘗爲南戶部郎中尚書張舜臣
集司屬議沿革守貞唯唯諸司屬難之守貞曰部事與郡縣不同惟清
靜寧一因之而已有頃羣小宣言部議軍士粟布有所裁損驕軍大鬨
約期爲亂尚書並司屬計無出以問守貞守貞唯唯乃移尺籍大戒將
士擇時日覈軍實稽詐冒給粮布若不喻其意者諸軍士相顧愕曰何
傳之繆耶事遂寢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上將親帥六師
討之于公諱謙偕尚書鄺埜上言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
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虜

騎掩至王師敗績死者塡委溝壑爲滿蓋曠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
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太后命郕王監國是日臺諫
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
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擊順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
此諠譁班行雜處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王亦疑
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擅動命紅
盔將軍用爪擊二內侍期亟死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
出不測復進言請再宣諭羣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
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
掖門吏部尙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
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尙書公以鑾
輿未回大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概寬貸則今日披堅臨陣者
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武臣顧具祖等文臣王佐等王令法司議罪以
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冲幼

未能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涕泣固辭太后復降旨王不得已卽位遙尊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爲緊急令都督孫鏜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籌官王竑等分投巡視勿令踈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徙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粮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粮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剽掠者請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搠人馬互爲應援一切關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

故事至于選用人材尤爲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
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
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
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
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此處
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上是公言堅
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塲草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
數百萬計壩上養馬草束料豆亦置草塲於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急
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
有經權今寇在目若少縱待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略主將
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
躬擐甲冑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
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
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

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端廷議洶洶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旣望詢知虜中移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

仁慈

前言

王達曰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每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况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遜之輩當何如耶

梅純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

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章懋曰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耳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洿池弋不射宿豈令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不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之所不及耳今人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多方置饌如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彘鷄鵝之類人畜以食者姑以供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以成好生之德見寶子紀聞

何孟春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可畏戒之哉

往行

謝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才薦爲青田令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

子襄前俛首若訴者遣人問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魚者捕之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

李光學湖廣武陵人正統五年以御史左遷興化性慈仁多惠政尋陞揚州府同知仍涖興化縣事廳東有鸛乳三雛已而將二雛去一雛病命藥之尋愈亦飛去光學疾思鯿魚無從得忽有鸛啣一鯿投廳下烹啖之遂愈人以爲仁厚之感云

陳一範字公軾吳縣人故編修齊之祖也好行其德成化壬寅大侵所活尤衆嘗大雪過道旁空舍見一童子病臥氣垂絕與家人扶掖以歸日爲調治久始平復給衣糧遣之童子感泣願留服役翁弗許犬馬死必埋之數日猶使人視其封得報乃已

高貴慶遠府人平生以濟人利物爲心每值亢旱卽齋沐焚香露禱跪誦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於道卽售匣貯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游那池州至喇峽口見一人偃臥路側貴以椰瓢汲水

灌之度尚可救令人舁至寓邸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爲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寅夜負出棄於此叔即歸鄉矣貴聞而惻然乃注意療治獲痊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爲叔所奪矣訟於官始復舊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

崔文奎字應宿□□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弘治戊午嘗爲河南按察副使湯陰常璽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璽坐償無從辦在繫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生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即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來訴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璽而釋之温縣知縣盜庫金有奧援歸盜於高黑奇庫子也亦繫累年家人被累死公在政亦命縣釋黑奇止以追銀完帖上之省而即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傅律於乎仁哉往年閩省大戶告事竣布政追餘銀又罰以紙蓋上楮也公不以吏告紙乏乃取舊册覆之爲藁惟上之憲

公者乃用咨十省七之費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舉人嘗知懷寧縣愷悌愛民素絲益勵雖冠服敝垢弗易也卒于官幾無以爲殮士民哀之先是渡江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婦抱嬰兒猶活詢之長沙人隨舅官遊一家淹沒已二日矣爲買舟送還其鄉

胡信字伯安蘭溪人歷官憲副性惡殺生當省試謀徙僻地潘氏圃蟻羣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欲焚之公蹙頞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耳亟返故居暨入試構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螘戢戢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構四書義思忽坌溢如泉湧螘亦絕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爲螘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龜鼈螺蚌不可計數常有遺公鴛鴦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落罟師手掉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笑之公亦不悔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

晤耿公定向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况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耿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戴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甿鶉衣裸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跣跋淖濘衝冒風雨因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耿公每語人曰余聆此言爲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孫陞字志高號季泉餘姚人嘉靖乙未第二人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壬子嘗爲少宗伯上命之舊邸所建元佑宮安神祭告重孝思也公奉使惟謹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供治甚具公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懽聲徹數千里襄鄧簡黃河之役民多菜色道遇荷鋤者停輿問

疾苦因述爲古詩數章遺守臣守臣亟下賑恤之令御史績溪胡君爲鐫詩于石曰仁人之言利自溥也

吳封君玉故文靖公之父嘗自言平生未嘗毀物傷人惟過高郵湖風便帆疾挽夫不相及憫而載之舟舟反一夫墮水死惟此爲恨恨止此又出於仁愛意所不惻他可知已

劉文恭在翰林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有病吏公憐而舍之家家人以染其疾或請遣之弗聽已而皆愈

吳世澤令廬陵時嘗出而遇私宰牛者牛逵脫狂觸人不可近忽走之公輿前伏而若訴者公正牛主法而歸牛於良士使之耕以老士大夫爲作異牛歌

汪封公良彬每春社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汙瀦中轄弋網罟之獲具可生者不之市而之公所以之公必得浮價公果浮其價入手則縱之高深其祝曰盡爾命毋更爲人獲有牛且及刄脫紲而奔公雙屈其膝公感而市之飯之叢林踰五年得良死瘞其骸里人嘆曰獸智非能識公

乃公仁有以感之於是有慕而止殺生者

孫廉字介夫潼關衛指揮少時未嘗掩取禽獸每過捕獲者以金粟易而釋之若翅足折傷者即畜之俟其愈也置之野他日一鳥啣黃金鳳釵墜公前鳴數聲而去若相報也

寬洪

前言

王達曰昔甯贏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贏可謂知人矣

又曰恕之一字固爲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爲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不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盂之量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

與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奢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薛瑄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大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

何孟春曰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奸賊之所逭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者

又曰山之待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烟暮藹紫翠如滴横如蛾眉矗如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流溝渠泡沫潰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浣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固徹圓光藏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

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于此觀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祝允明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也者道之輿也識也者量之鑑也量弘石則容石量弘鍾則容鍾如石而納鍾其必溢諸則量非道之輿乎見鍾之弘於石則思所以容鍾也則識非量之鑑乎鑑而不明則有容鍾之量亦將石諸學者明夫鑑者也故君子務學

殷秋溟曰人皆嫉惡以爲美談予初不悟亦不以爲重念蓋更練既久而後知其非也于作聖之功此其爲鴆毒乎若以之從政此一念發之不覺而過當則損德招尤胥此□□矣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故君子之于不肖容之而已矣矜之而已矣未始疾之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言嫉也曾是君子而可嫉以存心乎哉或曰然則君子有惡稱人之惡又何謂焉稱人之惡猶然惡之况疾人之不善乎疾人不善則人之不善己先有其一矣胸中無嫉惡之心自覺温然祥風盎然和氣廓然大公而無礙粹然至中而不漓豈不謂有道之仁人哉故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長惡惡短與四海長厚之風
養國家和平之福博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
劉仕義曰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淸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司馬温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
朱試曰孰不欲魚之多不大其池則魚無所養矣孰不欲人之附不必
其量則人無所容矣
又曰處事須留一步不可盡人之情天地雖嚴冬未嘗絶温燠之氣故
其生物不測
又曰爲一家之主則須量包一家爲一國之主則須量包一國爲天下
之主則須量包天下
又曰偶見語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裝到底有收還有散
放寬些子有何妨此可以明盈虛消息之理而爲貪忍者之潔戒也
又曰存一恕心出門境界自寬不然家庭之內便有許多障礙須知外
邊障礙都緣內境障礙

徐學謨曰爲政寬嚴各從其人之性然昔人以此卜後之興替往往皆驗東海于公高爲里門曰吾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虞翊臨終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蓋寬則善容其人得春生之氣爲多故興旺嚴則近刻其人得秋殺之氣爲多故主愁慘豈其理或然歟

李元薦曰門前往路無令窄逕路窄時無過客過客稀時逕路荒教君滿地生荊棘又曰從他謗任他訕把火燒空徒自疲

張居正曰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古語云莫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于愼行曰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本一機栝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圖取效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爲名耳

往行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洪武初刑部尚書嘗告戒僚屬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起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

楊公維楨字廉夫山陰人登元大定進士洪武二年召至京師考校禮樂時年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遂卒太守林孟善買地葬之爲人不尙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恆過其實士以此多感附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

姚少師廣孝永樂間領敕往蜀雲臺觀獻幡驛行歸至姑蘇憩於寒山寺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有吳邑曹主簿者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撻之二十少師漫不爲意丞使人縋之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須而撫按會集少師令出之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衆咸大笑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積德大父宦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直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貧難寧忍爲此仍以所盜杯遺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名于座右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眞不可及也又嘗有從吏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焉吏壞公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又嘗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人無故加箠若此官乎生纔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更賜之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

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

小事

周文襄公忱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日舟抵閶門觸石燭仆汚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易耳一日從外歸有醉僧奪公開路槊前驅至院僧與羣皂綴立但慰遣之而已

刑部尙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爲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在刑部不事苛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卽盛怒若不可解旣過或別事相合卽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

陳公鎰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鎭陝西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凡入臺陳公後至王輒令堂吏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公至略不校一日公先至堂吏請擊鼓公曰少需諸御史咸不平王至知公之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然王凌公不已凡臺官之巡蘇者私令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

泰三年同爲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州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肅易以僖敏後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則知天道不爽矣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候于江滸具饌致慇懃公嘉其誠因擇受數缶以爲醯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紓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揮使者蹤跡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

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公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踰數日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盍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思於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從公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俞於御史不見蒲伏階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

三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常試之暑月如厠必置扇外舍牖

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慍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從舅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

京戶部尚書

張莊簡公悅選爲御史時年二十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州三朝行香偶回店酒帘掛抵掣落紗帽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帽徑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請罪公第徐語之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帘須掛得高些亦不與州官交一言逕遣去及爲刑部尚書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醉漢素無賴傍一人慫之曰爾若奪得這老爺藤棍方見得爾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不問徑歸及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妻曰汝持一藤棍歸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頂此藤棍跪長安街少須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請死公命隸人收其棍竟不問

章文懿公懋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逕入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

房尋索差人直至文懿臥房內尋不獲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去公與夫人略不動色

武功侯奮志嫉惡湯都閫徹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爲是言耶湯曰自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黃大司空珂與人處傾蓋卽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者則斂退不較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倏忽百年同歸于盡何必事事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忘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爲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于我有忤者不必計也

白沙陳公嘗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數滑稽是日極肆談悉盡袵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史公魯字宗道蒲州人正德戊辰進士爲刑科給事時州守高淪貪狠

悖德尋常規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圜圍其第公問遺如常論祈曰知州罪則滔天矣奈妻子何惟仁人是望公允其托圖全歸之或以爲過厚公曰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窗誤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太宰屠襄惠公鏞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懾息頓首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爲者吾方惡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汝何爲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汝老子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爲此矣其人頓首而退

徐公中行好飲酒酒態頹唐有叔夜玉山之風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公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容

有醉之以酒者復以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

王封君夢祥王文肅公有數質庫取其息至久而中耗文肅公以聞府君急收之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且益玩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不測以空名縻之及府君卒而諸庫橐皆如洗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責且析其劵以故業漸落不能如大父時

太宰孟出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於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菓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亭階概以温語奬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胡諧爲某府同知應朝朝畢天已旦吏以入門人衆相擠失却所戴紗

帽朝畢欲脫公服襆頭而吏人以失却紗帽恐懼不可勝言渠無幾微見於言面卽戴襆頭至寓所吏人叩頭請罪渠徐言曰吾來朝失却紗帽此去官兆也事或有前定者爾何恐焉然竟無他害也陞山東僉憲而去後陞少參未幾卽致仕論重

容忍

前言

王達曰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又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容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察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讎而相

害也敷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薛文清公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又曰聞人毀己卽怫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甚矣

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又曰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又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審時宜寬緩處之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況傷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忿疾於頑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審察

又曰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犯而不校最省事

岳正曰稽叔夜愛惡無跡而至憎於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於謝奕其生也以忍性勝

楊守陳爲友人章廷玉百耐菴銘曰越有縉紳先生宦居于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楹欹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藋之與隣泉

石之爲伍榜曰百耐之庵曰冥栖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誇公子聞其
風聲議論颷起皆謂先生之處世泉茗日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
能耐渴飢冬衣纊棉夏服絺苧不若貊粤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
耐勞僨行峻潔清不耐汚穢一耐之不能而况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
弟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英銳有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
可券契故大欲覬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頫指而左右奔趨跬步
而前後呵衛志得敷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
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濱栖栖壇杏釆釆類芹
屹若槁壤之木塊居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
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睇仡仡勇夫截截諞子盛氣横侵巧言
深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笥踵堂之士或逝梁
而譖蘇間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
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
啜盜泉不斟耐茲飢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粤

不殊浩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棊巾盛富賈怨積財貨凶先生耐之四壁寧空立候之第先生耐之而不至七貴之閭先生耐而不趁警枕若馬運甓若陶晨朝仡仡不耐何勞裸裎與偕舊惡罔紀行兼惠夷不耐何穢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胯不辭起爲漢將唾面不拭任爲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夫十月之雷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夫百川之源乎濫觴於土可壅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於淵鵬耐而伏乃翔于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澹然而處舉一世之齗齗無足以芥蒂其靈府也

吳與弼忍卦曰忍元亨初吝終吉利君子貞不利丈夫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利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二小不忍則

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忘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於胯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胯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之形而爲鬬自求禍也

何孟春曰一友人不得於衆口至書於壁以自訏云罵聲成風誰引扇此羣怒浮謗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禍兮人不汝恤叫閭闔兮汝徒自昔眼昏多淚盍內留以潤腹齒去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又曰余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常書晉人衛玠情恕理遣之言于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見於色耶齊劉許自少至長無喜慍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宋范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或問呂光祿設

爲小人詈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詈何辱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我何等人彼爲何人若復答他鄉是與此人等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春於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之精義原明之言卽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之正疏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愧悔乎

陳獻章忍字贊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乖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崔銑曰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日聞謗讟之入怒激氣涌忘其舊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至於不責人盡矣蓋功深而氣平識定而量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黄省曾曰君子相語如揚清微之風拂之長養感之和舒者也如流漣漪之川聞之斯行從之斯止者也其小人務辨而取勝者則不然如暴頹之風所撼必犇奔騰之濤所湧必越故君子聽之而已不與較也較

則必敗詩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與小人較辨之謂也
劉仕義曰犯而不校顏子所以希聖也不報無道君子所以稱強也彼好剛使氣辱鄰罵坐者小之爲人也甚矣亦祇爲招禍之媒焉四十二章經曰佛言人愚以吾爲不善吾以四等慈護濟之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於彼有愚人聞佛道守大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佛默然不答愍之癡冥枉愚使然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理如之乎曰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愼爲惡也道敎經曰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文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爲德持戒苦行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害之則破諸善法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譬如淸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應也吁異端者流尙知瞋怒之害如此吾儒弗懲端有愧矣

又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是猶未免英氣太露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物一體之意

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虺蝎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此猶是孟子見解也西銘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此

又曰薛文清瑄云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又曰人戒太察則無含容之氣象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此皆長者之言也學者立進德之基須自此始

或問書曰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奚從乎敖英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便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

是皆發於義理之勇者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勇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婁師德唾面自乾之量何如敖英曰於此當論曲直苟曲在我負荊謝罪可直在我當薄言往愬可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汝爾之實則義不可勝用矣夫汝爾且不可受況面可唾乎不然則冥頑不靈而無羞惡之心者矣又問張公藝百忍之量何如公曰一家之內恩意禮節之不均與夫瑣瑣口話之過忍之可也若乃妻妾之乘夫卑幼之犯上與夫殆有甚焉而概忍之則是圮族之夫麗辟之人亦可羣居而食矣可乎故夫二子之量吾不敢取之也

朱以功曰讓人一句可省千萬大事曩余爲一鄉人無因唐突渠子在側惶悚不寧幸托庇祖宗之靈余竟忍之未動聲色仍飲食之詎斯人出門未百步遂痰厥而死其子故無一言相及也何幸何幸天下事類

如此者多矣故偶記之以爲後戒亦以志天恩於不忘也
又曰人情變態不一卽魑魅魍魎亦世所有何足怪焉識此者卻多少
計較怨尤之心豈不坦蕩蕩乎
王錫爵曰人當貧賤懸極毀譽嘈雜時刻氣燄厲其勢不可攖姑俟其
心平論定咀嚼之而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徒恃其處子之介戛戛然
求伸其是于未平未定之前噫可勝悔哉
馮公琦與友人書辨揭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怨毒之于
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於常情之外
者也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強不能弱不能報又不
能忍無損于彼而徒深其怨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則攘臂而
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勝則勿應彼亦將意消而不
來今我之勢旣不能空拳搏戟與之交捽而徒以惡聲相加是樹敵而
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
事當靜當緩久卽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爲我罪我急則又以急爲我

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第以平心看事理實是始此非謂自在事外故爲不關痛癢語也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必本於能忍然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已久其發也如洪流一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能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者數十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往行

黃公性字思恭永嘉人黃公淮之父也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公雖貴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接之以禮溫裕有容犯未嘗校鄰惡少嘗侵公蔬地公弗校而侵不止有譏公懦者公若罔聞惡少後侵官地有司將治之而詢諸其鄰之老公爲疏其實而薄其罪人皆服公之量公已進封一品其友之子有□于朝過家焚黃數於會席中位公之上里人交

誚之而公怡然毫不在意
楊公翥少孤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
翥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
吳文定公寬未第時家應織入役徵擾百狀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
者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
入金胥徒輩以寬其父不知也里偎子以私憾公伺公夫人出隨詈公
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已而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
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第令官重刻而已
梁儉庵尚書嘗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切我敢當之
陳白沙與鄭舉人書曰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足下遽賜之手札
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此尺寸壤得之未足爲喜而此事一白則
直在己而曲在人斯自慚耳僕非不願爲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義不
容於自遂惟足下諒之而已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嘗爲御史南行舟泊石佛閘有一僧狀甚潑野大

肆罵詈舟人膚愬以告公殊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復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詢之僧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之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於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少差侯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只以長少論之恐非禮也卽讓還其人大慙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惡少以商至金陵公乃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下

郭守道者朝邑人家巨富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被詈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德之已亡衆所耳目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校爲

李公淑太史李公維楨父也嘗以右轄致政歸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計欲公廛室鬮集惡少數百人來毀公第門椽瓦立盡親族不能

平倍其衆謀爲公報公止之曰諸君幸憐我乃欲爲彼所爲耶卒不校

管府字子修餘姚人故參政管公石峯冢子也嘉靖辛酉舉人官至周府左長史爲諸生時常讀書山莊中有鄉人行過莊前犬囓其衣遂斥公名大罵極詬無所不至莊人憤甚鄰居者亦不平將羣毆之公當戶力呵令勿動良久其人乃去猶喃喃不絕口明日死矣後其家來謝乃知之是時葉雹白陳太宰同治業莊中皆嘆服以公爲難及公又嘗徒行負担者傷公額從人錯愕公曰誤也何足校善言慰遣之

顧太守雲鳳之祖曰榮者有惡少年酗酒格傷榮榮默而不校他日遇諸途其人愧詈呼與揖謝之或謂處士太巽矣榮曰向者彼徒爲酒使耳卽求當以報不仇酒乎里子弟聞之益多處士長者

高校無錫人恆謂其子曰龍曰忍故是佳事吾而忍彼當自愧悔卽不愧悔不深吾忮也

陳相洽事燁之父也性素恭謹動止淹雅有度尤不喜上人惡少年故突門入恣詈甚口冀公應之以爲訟端公戒左右毋輒應而躬揖之上

坐溫言自尅責竟不能有所答出而語人吾愧見長者遂亡去家人有
所市物必令小得其價曰彼不得息何以食也
李勤字世寶山東鄆城人李侍御堯民之父也有田鄰于鄉貴人鄉貴
人欲得之弗與鄉貴人銜之以書屬濟寧守曰李勤有萬金產而二子
俱壯可役時侍御方九齡弟六齡耳守皆籍而畀之大役勤懾守威噤
弗敢白而肩其役殊困復以鄉貴人持之峻更二守弗能脫其前後凡
六年而勤之室罄矣及侍御成進士令長洲或以鉅邑難侍御者勤曰
吾老矣閱守令多矣守令知自愛則事省而民安雖甚煩劇可臥而理
也既就養官邸諄諄囑輕徭役見有受理者必詢曰得毋以役根中良
民乎吾往嘗之矣吳俗輕訟輒名人命勤聞則戒曰世知入生者以償
死者不能無罹於非辜也汝其愼諸當鄉貴人齮齕時諸爲勤不平者
皆曰是故爲權相嵩假子者也今相已伏法如能上書謁者彼可立敗
勤亂曰吾值貴人命也爲之何益鄰有豪霸田者且占且訟之侍御君
既貴客又勸當弃鄉貴人一洗之勤曰吾所以至今日徒以有昔日也

豈復更念之哉

俞司平嘗爲潘公士藻言表弟李某者星家爲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戕盍慎之李某心動至期閉堅靜息偶出戶遲步過外氏纔隔城闉數塵耳忽有肩柴者從城闉突入急刺過而柴快鉤李某鮮白衣且裂李某出不意殊怒欲齕齬之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逢他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其人渴甚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李某遂免于禍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然

凌侍郎哲謙恕接物書室前有一茶肆日爲羣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价使之小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

張封君仲其兄槐封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貲囊盡歸壻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與豪鄰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用也而陰爲子孫厚樹德吾庸多

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

沈封君瑞自先世來代宗子族黨皆尊行或特尊而多責公恂恂然畏謹見侮不辱其要長負洪也諸宗不得爲祭酒者操梃入詬遂偏擊筵上器碎之坐客皆走公遜謝勿與校既數日復來則急趨入避之詬者復卽奔急觸祝案仆焉供器皆敗里中聞者紛紛來觀塡塞家戶仲男勸公訟公佯曰此我所自觸毀也諸父奚憾焉使我奔也能避案案不仆矣顧語仲曰童子何慮吾購新者補舊者治牲醴以告于先靈謝不愼孽可逭也嘗見諸生說大學問曰何者爲要衆雜舉舊義公曰無訟要矣人心平天奚惡于志

陳公王政其子允升督學楚中有鄉先生謝政里居者其奴醉而詈公公避入門尾之投甓中公肩復避入室乃舉石撞屛破之見者皆不平公曰奴故橫其主終長者勿校也明日縣大夫來見屛破驚問狀公第曰風偶仆吾屛耳狂生醉從後園闌入家懷其主出棄之野公怒甚曰是辱吾先與辱我不類必白之官而生之母聞之大震恐使家嫗謝過

且請設享公乃好謂嫗曰子誠不肖而母賢母也吾不能甘心於賢母之子卒寢之而辭其享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祕校一日與客圍碁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入推局大駡客不堪公徐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絶蓋服毒來也不忍狀立見矣

和緩

前言

薛文清曰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又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崔銑曰太史氏渡白溝曰美哉河水胡不楫之以達滹衛以利商旅漁人曰河壯瀉而無節故時有洲洲則舟膠而不可行河有九曲而大江

歷三峽而來險者降其汜者也徐者均其達者也斯可楫可利太史氏曰其然其然故君子擬議以成其變化

何孟春曰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何如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于己晁氏客語李若谷敎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緩字便是待之謂也春于此得韋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奸抑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溫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

韓邦奇曰凡人于悤冗忙迫之時卽自省其心使勿隨事俱忙亦處事持心之一法也

朱以功曰事到難處處只是寬一着退一步愼思徐動自得其平雖急

遽中亦不可無鎭靜之意
又曰莫道從容中道難卽言動舉止學個從容亦是難事若能學得到
從容處則雖不中不遠矣
劉仕義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
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
可以爲躁心者戒矣天下之事幾非在我而不容于取必者躁心奚益
哉
郭青螺曰事父母幾諫事君諷諫兄弟和樂妻子好合父子相隱不責
善朋友忠告必善道卽子弟不中不才猶曰養而不棄乃知古人於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只是一團和氣眞心流貫絕無嚴毅責望
之意
往行
錢福字與謙號鶴難華亭人弘治庚戌會元狀元及第官修撰四年以
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先是請急歸抵滸墅關時榷稅郎他往公駐舟三

日從者鞅鞅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爲媿謝頗厚其酒貲以酬公公卻之曰不佞豈爲褭蹄止哉

蔣費門用和一日與同官葉與中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曰然用和曰我與子熱馬獨不熱耶終不加鞭

楊世華性緩顧每以緩集事在南曾有公事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華第遙呼曰來其人返問故華曰姑坐因纏綿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

節儉

前言

劉基曰人之爲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爲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祇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爲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解縉家書曰在此每月關米七石其餘每石折鈔共七千貫又嘗留下三石糶四石得鈔百餘貫而馬料豆每石五十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此〻人情又置此〻書盡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飲食之類所費不貲尊兄所知也每日與人共此〻文寫此〻字今皆無此工夫每日早暮歸人好事者亦少多是無錢紅柿諸權貴人又皆與之絕跡婦女輩但知得織此〻卽以飾其身首無一人得力者用鈔如水無一人相助者一子聾愚而自身舊疾時作未嘗一日飲食快利酒已絕不能飲虛名又隆盛隱憂自悼妻子不知輕塵弱草知復幾時此爲良苦也

王紳却兼味箴曰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爲事與所奉者相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踟躕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承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能效也且慮歲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于食須遇兼味務峻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也作箴以自警箴曰人身之奉惟適于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

萬錢下筯三韭自給于己無裨于道無益行或不藏與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大體宜養矯情飭慾棄禮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于世念玆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須却其兼味以節吾慾以安吾義旦俱志懈厥德不凝庸述斯箴以爲心箴

薛瑄曰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又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祖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顚覆之無日也此余目睹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

又戲簡許太常送菜十絶曰爲謝東鄰許太常嘉蔬頻送意難忘呼童帶葉連根煑咬得其中一味長又曰摘送園蔬露未乾虀成新味帶鹹酸幾回放筯詩腸飽絶勝先生苜蓿盤又曰空堂養病似齋居喜送東園幾種蔬喫此久無烹宰事不須仁術遠庖廚又曰白髮青袍老寺丞卜居喜近太常卿圓和氣味多相似遺我家園菜把青又曰來出東園

種種新太卿相送意何親生平自是甘青味肉食能無愧古人又曰園蔬新拔帶霜濃爛煮香根筋不空誰識其中眞意味不須苦羨紫駝峯又曰自笑官貧氣尙豪黨姬休復論羊羔卿家能送東園菜淸味還應厭老饕又曰此色斯民不可有此味士人不可無顧我慚非調燮手先生相送意何如又曰雅契若卿奈若何嘉蔬頻送意尤多生平味此無厭是恐是當年喫菜魔又曰京塵交契似君稀白首相看意不違忽見名園送新菜故鄉老圃倍思歸

章懋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淸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食飯只一肉一菜

又曰學者奉身要儉約不可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淸白

崔銑曰成化中風俗儉樸先君爲司馬郎銑時十歲尙記先君賃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小門內屋三間以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室三間東三間爲客次寢之對有垣及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頗治屋然西

涯閣老宅卽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陋巷榱柱皆樸樕小材但稍廣敞今被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礱石采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燕客酒半出玉斝相酬金銀不足珍噫奢樂極矣其無患乎

又曰梁儉庵司徒奉詔起官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喜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敞陋儉菴至卽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

賁氏室而已

陳獻章大頭蝦說曰客聞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侈華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而未能供一啜之羨者名曰大頭蝦甘羨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與言雖鄙俗名理甚當然余今觀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鬥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譏取貧者又捨彼摘

此何如耶常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塞鬥訟禁在法典沉湎

異好則人之性有嗜有不嗜者不可一概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

而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耻居人下而雅不勝俗事事己

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交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

而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不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恆者是

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議其不能自反以進于禮義敎誨之道也孳

孳于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

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

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秉

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何孟春曰成化間陳翰林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詩諗之有

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錢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

屋爲積潦所壞數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諗之以詩前輩居處乘騎

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

其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又曰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有酒一斗鹿脯一柈客主驚納之儉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嘆噫其率素此事吾于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楪深杯大瓢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置于市果止梨栗棗柹肴只脯醢菜羹器用瓷陶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理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茍或不

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此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與俗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又曰唐王起歷省寺二任節鎭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其欠則困彼妻孥脫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得望名品而有此累人不思儉以足用乎

又曰公羊春秋趙盾卿而食魚飧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欲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爲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啖之二年不盡古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饑寒之患貪婪之耻

乎

湯沐曰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旣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知其所終也盍亦反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

又曰聞前輩云國初進士釋褐之後其朝參出入皆徒步自宣德後漸有騎驢者初不之信近世省榜一出而徒步者罕見所乘之馬匪直欲備而求其駿至於僕從亦求稱之今昔士風之侈約卽此亦足以占其一云

又曰前輩有任廣東者秩滿過玉山行李頗富適其校官見之題一絶云宦徒行李謁春雲道上相逢色色新起盡玉山夫不足一琴一鶴是何人後有前輩登樞要竟薦其人得顯用頃猶有能道其姓名者今忘之

劉玉曰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
弊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娼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
穀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
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教公卿大夫以治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
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
日蹈於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
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衺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
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與刑罰
措禮樂與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朱以功曰爲學不終者只是禁此冷淡不得其實此冷淡中却有無窮
滋味無限受用

又曰世味淡得一分便是一分進處淡得十分便是十分進處淡到無
可淡處其至矣

張公時徹曰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罷斥殆盡

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節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務功德於吾民至厚然尙有禁革未盡者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階而語曰吾子幸惠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袴以蔽形也今而爲之兩股是虛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間曰生所言固善得無難於行乎生曰雖然生亦以爲難行也凡公之禁令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生使退稍弛一切厲禁以今財用詘乏大議省節善矣而白事者不量可否賓興筵宴則節舉人牌坊則節曆日紙價則節驛傳支應鋪陳則節官府與皂則節閘壩碶堰夫則節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此豈太平之盛事哉乃若事關朝廷事關官府事關官寺事關親軍冗耗莫甚焉而禁不以言此所謂問無齒決而認小功之察也

又曰蔡我齋宗兗自署其壁有云儉德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初年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大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

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贄饋也果餌書帖今之贄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宮室也陋今之宮室也麗昔之衣裳也樸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少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產業也有限今之產業也無限足其欲者以爲賢能不足其欲者以爲𨶹杜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貧得乎故在官則擄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剝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又曰前宋熙寧中鎭江一酒官會賓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僚或有盛設招筵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務以奢侈勝人僚屬每苦諫反遭訕辱劉琦者其故騎從也後至臨安坐茶肆而前酒官帶碎烏巾着破衣裘羊沾泥汚跣足而行纍纍如也入而相揖形容不復可辨怪而問其故酒官具自陳說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降罰何所追悔琦乃餉以羊酒贈錢數十千使贖誥身又有郭信者父爲內諸司官獨信一子愛之甚篤遣就學臨安信自號一齋好潔衣服少不整卽更治之浣濯者不復御貢士黃德琬適與之隣每力勸不聽後黃再入都訪其親

陳晟而信乃爲晟敎子月得千錢衣冠藍縷身寒欲戰黃以數百錢濟之甚哉奢之不可不戒也數畝之山棫樸生焉薪槱以時數口之家可無乏爨若盡其根株而斬焉其有能生者寡矣數仞之井當百家之市汲之以時水漿不絕若竭而取之則爲眢井矣財用盈縮夫豈異是乎又況天道惡滿鬼神忌盈凉德而厚享縱欲以賊物祿分旣踰而罪過日積其能免於幽明之譴乎故曰儉德之恭奢惡之大觀於酒官與郭信可以戒矣

陶文僖公嘗語人曰財不可強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廉養惠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

耿公定向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汙滯不能事事彼蓋矯節爲名高者也其眞漓其性牿矣余嘗憶父老相傳宣正間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今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歎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之寖微而紛華之爲已甚也卽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淸苦爲細謹

哉

又曰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緝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也昔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温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爲齊良也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張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坐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申公時行曰近來一種議論好以節省爲名而不審事體不度人情小則窒礙難行大則召釁生亂此皆炫能趨名者之所爲非有忠實爲國家元氣計慮者也即如裁省里中有司法外誅求剝民自奉者誠當按黜然立法之始亦必斟酌劑量令額數足給而永免橫加乃爲經久之計耳簡則易從不在煩苛寬則得衆不在嚴急今困有闕文稍宜變通之時也況遠方乎

于愼行曰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近日塞上修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爲先其名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永寧則必至於再費是以爲節省之名遺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王世貞曰侯服玉食窮水陸七箸中產噫細而髡者猶有五觀胡弗思哉

徐顯卿儉箴曰保業伊始其要曰儉我思古人家有成憲粗糲如飴服飾罔緣常思困約啬其贏羨雖遇饑荒常適所願彼奢不知縱欲無厭

欒荀世祿輿隸斯踐房杜子孫門戶之玷嗟我後昆紛華莫戀

王世懋曰士君子志量直須如范希文自可萬古不磨方其寄食僧寮日啖虀粥一塊窶餓極矣一旦得志宜重視財帛極意奉養以償久困之窮顧視若土苴所得俸錢輒置義田以贍其族終身汲汲施予未常一日自奉此陶朱君之所不能測而管敬仲之所不敢望也我非其人心實景之願吾子孫學之若劉穆之貧時乞梹榔于婦兄不得及爲宋臣命以金盤貯梹榔以誇示之段文昌少濯足河中爲宰相出鎮四川鑄金蓮花盤濯足居貧賤則覬心異日處富貴則快意一時此其人志量寧不與身俱極哉自宋迄今已三易姓而文正公義莊如故蓋已有聖人體段矣

馮琦疏曰夫官常吏治皆士人爲之士猶處子也處爲貞女始嫁爲貞婦女乏幽靜之德而欲其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素爲固陋矜華麗爲豪爽游閒公子競高富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甚而服多不衷巾異式冠而綴

玉烏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鄉且浸淫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鶩爲觀美爭相傚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爲而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費不奢亦化爲奢本以寒素何從辦此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奢靡異日豈能廉靜則有盛供張侈騶從以明德意則有飾廚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惰之媒而貪之根也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持亦當慎重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恭敬和衷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敕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簡質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矯奢其有奇衺奢僭者必法無貸幷敕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務以謹厚持身以淡泊明

志倘有太浮太侈放達不檢者開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懲一警百以挽頹風所以釐士習之侈者莫要於此

皆春居士曰聞之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奢侈立見敗亡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者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又曰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陳師曰李若裕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千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

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文亦自足用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文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十文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其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觀諸公之費有斷錢若干者有懸數十文者彼以爲約自予視之亦已過矣每日安用百五十錢費哉至數十金吾不知之矣豈官尊爵重於事務自難狹小耶何又云虀鹽風味耶以予寒酸氣味自各別也

往行

洪武三年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露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

靡者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三十年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辛苦泚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汝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陳仲述名繼先字以行泰和人少從劉棨翁學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篤志潔修居官十一年布被猶書生時故物

曹國公李貞嘗言人之生貧賤富貴當不改所守一日富貴而忘貧賤君子不爲也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㡚夕緝之雖一帶敝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於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於此雖日日美食盛饌何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素不喜也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爲戚里之

長苟爲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嘗掌國子監才兼文武云

大宗伯胡公源潔朝回至部解所衣大紅服令兩隸按肩領對舉其袖公自摺之吏舁餐至肉食必三器公惟啖其一未嘗兼味公居大位爵祿豐厚其自奉如此應酬詩文稿皆片紙滿書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窗罅不棄也鹽山王公凡屬公牒藁皆用所受外封旣謄畢卽以作繩絞仍漬以剩蠟俾夜炤葉公盛每作書牘或寫文字有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善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三公儉德如此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爲中貴人所毁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榮曰事固有輕重使吝者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小子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誚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于是思之

孰矣吾輩讀聖賢書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感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陳公選之旣顯惟服先人故衣待賓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進士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時楊文定公方執政遣一价往瞯之价還白公曰嚴公富貴雅稱官也劉公枯藁布被瓦盆煤灶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婕嚴賫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公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旣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且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正統庚申文定公以展墓歸里公時爲御史在京楊公還朝過華容便造公時忠宣方齓文定公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

安在曰適隣家磨麪去矣乃起遍視公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公回忠宣白其事公曰此必鄕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

右忠宣爲蕭僉憲聰言見夢醒錄蕭僉憲河南新野人按文定過華容忠宣時尙幼齡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

吳康齋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公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担而夜往焉

彭文憲公時間居無情容飲食不聞匕筯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日金幾千兩綵幣數百兩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薄然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凡物皆愛惜雖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成化五年廣西道御史李瑢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縣解

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閒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璿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內弓矢動以萬計其閒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于無用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至吏民並緣爲奸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用財不乏而內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減惟所司如式督造而已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實多安得如李璿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丘敦字一誠文莊公長子性簡默初就塾師疑其不慧及濬遭喪留敦于家敦乃盡讀所儲書足不妄至公府對客如土木偶不輕出一語樸雅儉素雖生長相門自奉如寒士海外俗侈巨室子弟多輿馬敦獨徒行遇者望而知其爲敦也性剛介少容辭受最謹瓊守遣訟者餽五百

金使爲解紛敦斥去之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嘗往返必經幾日談論每至午刻乃留款食但魚飱而已

張莊簡致仕歸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靡奢日甚于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于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徇俗所尙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至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淸儉約素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

楊中丞繼宗雅持儉素食用不厭粗糲知嘉興府嘗飯同僚于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至羅列則語之曰此毋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興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

岷府南渭王譽播性樸素自號石岩山人居常衣布陳都憲仕賢分巡湖南時見王所服歎曰貴人布被人曰詐殿下布衣人曰儉布一也人曰儉不曰詐難能也

益莊王厚燁平居不喜華靡中服浣洗必敝而後易酒不常設饌不兼味劇戲音樂了無所好非大饗宴鐘鼓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踰度必痛繩之曰儉德之恭奢惡之大汝寡弗聞奈何以此自阱乎

劉忠宣公宅憂在里董損齋公以差過岳州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䊧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喆之相與以有成也豈情好周洽語言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銜晦菴無隻雞斗酒之供而釀成禁學之禍矣董公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李文正公致政後邃菴楊閣老載酒殽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庵有慚色自是不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躊躕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

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感甚卽事倡和而罷

韓紹宗三子皆貴顯惡侈靡輕財利愼取予在福建巡歷所部數日不御肉食所配閻氏封恭人矣未嘗翟冠省服而諸子旣舉皆不綢衣帛

張少參繼孟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五十求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笠亭日觴咏其中禁足不出客往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省趣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過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搉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與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内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榼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

汪封君良彬故司馬道昆父也司馬當在事薦以文繡則笥之異日貴

客壽或以資置產弗御也司馬乃具成服以薦固請御之公艴然曰而翁得道于老氏庶幾敝不新城且石太中有二千石子者四而□□使浣濯何獨我鮮衣也竟弗御

方公鈍爲大司徒時耿公定向初魁南宮時謁公耿請拜公抗顏曰勿拜耿乃揖已命耿生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耿者第顧諄諄誨之嘗顰蹙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且豐餽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兩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耿公因請曰小子起居蓬茅願請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在母胎中即成進士耶耿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謂耿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在遠奸謹識之毋洩耿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具皆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

言皆前輩時套若勿問已

徐文貞公階之罷相而歸也或勸之于湖濱築廬舍蒔花木以自娛適者公笑不答生平無姬媵內室肅然布衾緼袍往往至敝恆食惟二簋菜羹糲飯問佐之脯醢而已三子問以甘旨薦則卻之曰固非吾所嗜也

梁師徒材嘉靖四年爲廣東左布政使清獄市嚴門禁凡同僚及首領皆置圓牌書其僕隸令候缺吏輪遞每市物必書其數粘牌上會而後召市人入丹墀而領價銀日以爲常雖不免苛細然胥隸姓名皆能記憶闌出財物無不知者一日布政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褻衣小帽出而踉蹡詈罵不已材端坐自如頻視簿書富慚而退自是官吏益敬憚之旦夕皆飯于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裏服布素弊補惟兩裙鮮絜離廣期月連陟戶部尚書愼制國用得罪罷歸

卒

周中丞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蕭公廩適蚤至鳴鑼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于此爲之三慨焉

吳太宰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邀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于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招將爲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是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

詹太守瑩麻城人嘗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地也清操皭然居嘗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

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尚存諄

諄以崇儉爲教殺生爲戒中言己宦所朝夕惟麥饘以鹽豉之而已後

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殷殷姍公爲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

試稍足爲清白吏增氣云

徐公東山爲句容令有聲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

也子卽御史徐貞明

諸大綬字□□號南明山陰人嘉靖丙辰會試第二廷試狀元及第歷

官吏部右侍郎初登第家人以公旣貴顯置袴欲以紈公遽斥曰袴宜

以紈耶吾行將菲糲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不在温飽句因鐫之

石章

黃公鍒字崇文號邃泉嘉靖丙辰進士歷官貴州按察司副使及里居

不廢家人作業而居恆自言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乃其

意念深矣世以怙侈屑越汙黷敗名者何限若公言有味哉

光祿寺寺卿馬從謙旣獲罪中官勢益張蹶動以醮舉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孫公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簿正裁占役絕司禮尙膳之餽亦時爲中官所間有太監耿淸嘗目之爲鐵人而廉聲亦聞於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踰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大木漕艘杳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乃以植爲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植駁議曰中原咽喉而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以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爲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距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王萬善衡陽人嘉靖辛酉舉湖廣鄉試第一衡俗喜靡士得少進輒美衣服乘肩輿揚揚閭里間萬善顧獨折節爲儉日御布袍芒履卽風雨

亦屐走泥濘中有司雅重其爲人造訪燕見萬善交際謹默更不及他事篤行好學澹無所營以故家事日益凉薄而意度豁如也隆慶辛未會試下第歸一歲而卒

陳公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樸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餜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困郵傳以此耿耿耳

張公振之與王文肅公鄉試同年載金陵道中讀殷荆州傳至荆州歲儉食纔五盌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歲食且五盌而史尚稱廉者乎王戲謂公足下自挾藜莧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耳公亦戲謂王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荆州不難爲也子姑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莧腸亦有味否乎乃後公果爲二千石問其家每食果未嘗至五盌也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幕官曰公家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吳封君士選字應魁濱州人故參政道行之父也天性儉樸一衣或三十年非有賓筵不覊諸市長君旣第薦一縑爲衣公却不御曰渤海老生請不識狀一旦從兒子作鮮華衣便嬛衆中使人指目素志謂何其性如此

誠實

前言

薛瑄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又曰待人極忠厚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乃所以自欺也

余子俊曰誠能動人惟積誠自能銷僞

崔銑曰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覆種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善也欺人之心日修飾行如施釆于壁日陳日剝一旦力怠善皆惡也

魏校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嗜慾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塞兌深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

何孟春曰某生名華比行問字于我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辭有曰蓋鄉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著實作工夫曰昌父者請教焉先生不在多矣當從實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敎先生曰議論只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眞實工夫未幾又以書來云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二指云贈公務實二字實之行乎幸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又曰人不務實事事可笑竊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顚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面思何故如此曾記梵志有翻著襪詩云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何孟春曰夏之日而泉汲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水火有恆性而人可無恆德耶

劉大夏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于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卽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功德未可得也幸熟而自考之

又曰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爲豈徒可治郡已哉

朱以功曰誠於人不無輕信之病然中心實不欲疑人也竊以疑心涉世則無時而誠矣未受人欺先失吾誠可乎哉且予平生未敢疑人而人亦未見有甚欺予者意者其幸耶既幸不見欺則當益勉吾誠矣偶

或見欺焉必吾誠之有未至也誠至矣又豈受欺而不之覺乎不覺仍

無疑人也惟益勉吾誠而已矣

張居正曰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酖人也其敵

而信之夫祜之賢不及參人之親孰如母然彼信而此疑之也故心迹

見諒異或可親擬議不明同胞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

爲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爲

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習孔敎曰蓋聞諸記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

知動然後好惡形焉故無好無惡凝然靜者心之體也彼且無好惡而

安所覺其欺乎感于物而意起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正有偏有情有

僞若一絲之動千條萬結相尋而引于無窮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意者聖人之所絕也聖人絕意故無好無惡無好無惡者非槁灰其

心而滅之也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舜十六相

罪四凶文王養二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

此好惡之大者也而聖人無意焉其感物而動者率其人生而靜者也人非至聖能絕意乎誠意而已誠意惟何好惡無自欺何也彼人之意有所爲而好善與有所爲而惡惡者矣是未知吾生而靜之初善本吾心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者也吾知善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乃吾意之好之惡之也猶不免有所爲而爲之者是自欺其吾心之知而意之弗誠也今執塗之人而問之曰爾好好色必好之矣又問之曰爾惡惡臭必惡之好之故必思得之惡之故必求去之此非有所爲而好之惡之其意誠也吾意好善必如好好色者吾意惡惡必如惡惡臭者毋爲人而欺其好惡矣而吾心所自有者一有弗盡所本無者一有弗去則亦一念欺乎其中者吾皆無是也然後好之惡之之心慊慊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矣然又曰愼獨何也凡欺之生必起於意者也凡意之起莫微于獨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鑒於視且指者之衆而始愼其獨此與小人閒居爲不善者若有間矣然有所爲而爲之者亦自欺也愼獨者毋自欺於獨者也吾意未好善也而愼

其所以好之者吾意未惡惡也而愼其所以惡之者謹于一念獨覺之

中以養其人生而靜之體乃其感物而動也則將常感常寂日與天下

萬事萬物相酬酢而謂之一心不起可焉是不待夫意之動於好惡而

後戒夫自欺也毋自欺於獨者也毋自欺於獨者未能絕乎意而求以

絕乎意者也絕乎意者大學之所謂止也虞書先言之矣曰安汝止止

者人生而靜之體未動于意者也動于意則有好惡有欺慊而弗安矣

夫人心譬若止水澄然一源風感而波生焉則洶湧瀠洄異狀也愼獨

者非以愼吾心之所止安焉而不動於意者歟惟愼獨而後能止其欺

之所自生獨之弗愼而有一念之動於意卽引於自欺其勢不至作好

非惡爲天下害不已也聖人絕意無獨弗愼止於至善者也其次知止

而得之顏子於視聽言動非禮則克之其久也坐忘其庶乎止而不動

於意矣曾子隨事省察求其意之動於欺者而戒之一貫之準也其亦

止于一而貫焉者乎若二子者毋自欺于獨而得所止者也予觀大學

一書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綱條何燦然備哉合之惟好惡毋自欺毋自

欺惟愼獨而愼獨惟知止惟知止斯知所以止於至善矣予故億其意
而爲之說云云
于愼行曰天下之事有名爲長厚而實不情者不疑之償金是也天下
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君子惟立身行己不愧天日卽毁譽得失
皆不足計正不必急於自白以求克汚辱之名而反涉於自爲故不疑
之償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取焉耳
又曰趙充國在西邊有羌酋來歸充國賜飲食遣之使其傳諭種人護
軍以下爭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
忠計也吾讀其語嘗再三嘆以爲此二言者萬世人臣之藥石也蓋天
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不可有爲惟是當事之臣遇小小利害先
求一身便利無所掛礙往往曲爲小文以求合於繩墨而不顧事之濟
否若曰卽有後事我無與知可也則國家奚賴焉使人人以充國之言
爲法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充國屯田湟中虜已窮困破羌
强弩二將乘其敝而擊之虜以破壞返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之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卽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窺蓋使功歸二將上具以戰勝爲奇功而邊釁以開功在留屯上且以守邊爲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伐功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亢也以虛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又曰高宗卽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尙不能免此天下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爲力若於用人行政私狥人情公爲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比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爲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又曰高宗東封行至濮

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爲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爲能其言甚正許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者無窮也

又曰眞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上顧王旦旦曰誠如知節之言魯宗道爲從官微行就食肆中眞宗亟召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眞宗以爲忠予嘗讀此三嘆宋之大臣以至誠事君如此無論才略何如卽此二事其不欺之節可貫天日矣

往行

宋景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也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

悉以其人及膳羞品殺以對上笑曰卿欽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羅復仁吉水人洪武四年以弘文館學士致仕高皇帝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惟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命初復仁所居甚陋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塗具完壁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卽日賜第城南門内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陛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麄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卽上前大聲誦朗朗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益寵信之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歷官東閣大學士沉嗜學有文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旣

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旣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

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

趙欽南部人洪武甲子科舉人仕宿遷縣學教諭考滿之京太祖欲授重秩欽對曰臣有過不應取生員三升米以待急客上笑曰孔子所謂束修非止此也至重之物皆在焉因嘆曰取米待急客權也爲臣不欺君忠也有這老秀才呵教出來的孩兒每必有用遂命吏部議就祿侍養除新都縣學教諭蜀王遣士禮聘回典文衡人愜服

祭酒陳公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也謂公當具疏申雪遂屬筆中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若如此疏無乃誑君乎文襄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公不從聞者迂公然公不亦純臣也哉

張尚寶信仁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畢授尚寶以髹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髹版內夾敝故紙旣達行在內侍以聞命梟

司詰所自仁廟召翰林尙寶詢之故彥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敎之
援翰林以覬倖免彥實曰不敢自欺况敢欺君父乎臬司論彥實不敬
有旨薄罰復職以是廷論重之
陳奉常音久領翰職不省外事一日鬻其所乘馬與所居宅榜於門曰
馬賣自註踼人房賣自註窪水世傳捧腹張萱曰東漢時公沙穆嘗養
病猪使人賣之于市囑曰如售當告買者以病賤其值不可欺取貴價
賣者到市卽售不言猪病竟過其價穆齎半値追其人還之此兩事絕
相類皆盛德之至也
張莊簡少凝靜篤學力行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
在刑部時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
耳訖事而復之曰某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嘆
服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方採薪不至將往求之
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

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幼與楓山齊名嚴於律己篤於進修卽守趾不踰
分陰必惜凡五應試五易其經晚而登第人勸之隱年品曰吾早學晚
成命也敢自欺乎初授南武庫主事遷員外郎武庫頗有羨餘封識不
取有指揮詭法以文憑失水求之任少司馬力庇之而品力爭大司馬
解之曰童員外義理勇也目以讀書喪明乃盛沙畫字令男記錄卒前
五日猶著五經序嘗遇回祿家人曰火且至宜急避品從容整衣冠籲
天四面皆燼而一廬獨存人謂其精誠所格云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睿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
之曰汝常說尹旻好今何如以是無一人敢言司禮諸太監尤深自退
避不得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尹公直初被擢任感激
圖報而素性又踈愚戇亢不知顧忌遇事輒盡言無隱萬劉二公嘗私
戒約無盡言恐忤旨事不復來尹曰不來不問政或愆謬我輩無責若
來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矣蓋憲廟聖意

嘗以人臣具本進諫是欲沽己之名彰君之過故公遇事輒言不用本
末有不允或始違而終從或頓悟而樂聽一年之中政令允當
杜司寇銘成化二十一年遷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故事拜尚書者率
上疏禮辭公曰事君貴誠虛讓非禮也獨不辭
周公經嘗爲禮部侍郎諸大臣以災故上封事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
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
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
年陞戶部尚書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顔法貧依親屬爲府吏者從治
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
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賞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舉鄉試第一成進士
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于孝皇歷遷吏部左
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
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

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

黃岡王公思旻夢澤先生大父也客有買其家牛者歸察其值浮曰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又若干不已甚乎追而還其浮乃已

薛公祐嘗總督宣大軍務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許之虜執獻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任邊也公將之入援入則拜大將軍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而未嘗從軍也吾又朝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

霍文敏公韜妻鄭沒諭祭一壇工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郵典懇切辭焉謂辭則眞辭受則眞受若僞爲辭讓以沽虛名又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

馬自強字體乾號乾菴同州人嘉靖庚子陝西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莊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曰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不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

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

袁尊尼字魯望晚年乃成進士隸于都察院時當選庶吉士院之長材君而俾應之君弗肯詈年謝弗應曰吾敢爲一官而欺吾君選得刑部某司主事

韓宗伯世能字存良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推爲館長是時館師殷文通趙文肅二公並器重公而文肅公尤極國士之遇每嘆曰韓存良佛地人也其堅忍乃可大受蓋館選羅天下英雋之士多少年不更事者而館長以一人約束之且當進館之始閣師館師處早晚候敎并有公宴公會之禮皆常規不可缺者公一切置不問惟務講究典故見諸實用爲急而感人以誠久之使氣任情者俱內慚心服無不就其約束授官之日雖詞林臺省部屬不同而相安相信無一人有言者癸丑館長馬乾菴先生冠於前後之館長者而官與之齊稱由誠心能服人也嗣後相公答吉士候敎必曰問戊辰館云當公散館時公格在去留以朝望所歸閣試每次雖前列未嘗得第一名故也文肅毅然主留曰

若不留韓存良者吾亦不復做官矣

沈孚聞字貞孺號芷陽吳江人萬曆□□進士卒於商城知縣初登第進士刻登科錄當以生齒聞而君具實數或謂減不過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卽毋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史選毋害也且今諸進士誰爲不諱齒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齒在百人後而列第四人不顧也

眞率

前言 闕

往行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洪武初從鄉校貢大學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常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韡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隣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鄉人至今傳爲談柄云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覩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傍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曰室中觀書者也民懼爭奔去

魏文靖公驥爲尚書比還一小舟嘗阻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也

周文襄巡撫江南常去騶從入田野間問民所疾苦與村夫野老相語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能盡也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謚恭敏莊坦直然性剛急數面折人尤篤故舊客常滿坐既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李公秉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illegible]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illegible]公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固自

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

王公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雲南鎭守太監錢能復貪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都御史嘗聞諸楊邃菴公云鄧宗器爲方伯時善醫雖小吏有疾必親診視及爲中丞時又善奕雖土夷知奕者略崖岸與之奕以是周知閭里俗尚蠻徼險要嗟乎以若人而置之今日其不爲衆詆者幾希甚矣古道之難也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按察司副使與李公東陽同京產又同甲第雅相知厚直夫每致書札于李公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舉爵號

愧齋陳公性寬坦古貌古心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蓋在翰林時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一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

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墜他太常卿也
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李文正公嘗
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
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今乘此馬止成二詩耳非良也文
正公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其誠實眞率
皆此類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
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

吳文定公寬居里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于途問之乃緣持
扇假寐爲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
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乞
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文定公寬容□□□□俱以清華位至崇其居里第也亦多徒行魚
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

章文懿之誠樸出于天性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皆其祭

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一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日只蔬食蓋文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樸之性以爲有則喫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

朱恭靖公希周儉樸清眞綽有古風仕至南冢宰歸里角巾布衣嘗獨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鄉多不知其爲太宰也吳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模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常乘轎乃姪樸菴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侍郎俱守此禮吾安違耶

林春字子仁號方城後改東城福清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歷官吏部郎中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亦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羠相猜詆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中旰出部則偏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襆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僚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

謙抑

前言

王達曰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麽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誇人吾有么麽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

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淸者爲人所汚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方孝孺與潘擇可先生書曰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之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進前也于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自已過矣於字加稱號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信行爲學者視傚不督敎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噤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于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觀方遜志此書後輩遜前輩卽稱號稱先生皆不敢當且反覆論辨如此眞可見國初風俗之厚也

薛瑄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此道理乃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若尋常事處置得宜便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又曰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又曰今人病痛大叚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須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見眞能虛己愛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温恭允塞

崔銑曰予聞之凡物盛不如衰數多不如少草木枝葉茂而本根虛枝葉彫而本根息數多者實索數少者實贏處其盛者退乎當其多者衰乎

韓邦奇曰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憚數問者恐人以己爲不知而耻問非克己好善之存心也

敖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無凶爻又常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矜若是

黄省曾曰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於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惟恐其不滿釜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滿則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言好滿之必凶也

劉任義曰謙卦内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無吉利之辭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而已滿招損也何仲默曰器虚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虚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也有以也夫

石濆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湣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瑤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

朱以功曰君子惟恐不自勝小人惟恐不勝人操一勝人之心何所不至

又曰心齋先生云能受得天下人教方能教得天下人

又曰丹朱以一傲字自奪帝位

徐階曰予近嘗以驕惰二字戒學者黎學諭見之云驕惰雖是通患然惰却由驕而生此語尤中人隱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鄧文潔嘗謂人曰人之過失是有所的只要知改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幼時聞一長者對先大人曰如今世上沒有個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後數年在京離先大人久先大人戒之以書中有云周公大聖只在不驕桓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余以此書黏之座右常顧對

賴無他失

徐顯卿讓箴曰睦隣伊始其交曰讓耕當遜畔居當遜巷有無相通守望相仗何貴何賤齒德爲上王烈居鄉賢愚所仰管寧避地華夷之望兩賢可師莫以力抗虧盈益謙火海莽蕩慮以下人爲邦家倡

王世貞曰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禮卑者非眞智也

李詡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不慈爲兄亦不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往行

郭威襄事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懼未常有過眷雖隆而自處

益謙上嘗御便殿賜坐適□□事者公趨避之上曰卿侍坐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

宋文憲公濂好接引後進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

永樂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誥天下命楊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尚書劉俊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俊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何有敗事遂愈屬意公嘗奉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遺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鄕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人比之歐陽原公

尙書余公熂父常爲鑷工公旣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鑷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

翟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以歲貢入國子監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尙書上欲命工部爲善營第于泰興善曰江鄕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況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鼐無

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戍籍上欲免之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李蕡字茂實長洲人永樂□□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性沉厚不苟居鄉里未常以貴加人每出必步過里門上馬終其身如一日

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吳祭酒祭酒却之曰吳思菴先生予鄉先生也其人且達尊況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

于公謙當上皇居南城時以建儲加太子太傅支二俸謙固辭上弗許時有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因對云縱臣欲爲子永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壯年尙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護視而已

張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款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遊皆有志作文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爲題士謙稿先就仲昭見之卽不復下筆既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愈己也亦然士謙亦不復作竹石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朱永字景昌夏邑人封宣平王撫寧伯謙之子也景泰中嗣爵爲武寧侯英宗朝定襄伯郭公登久鎭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燮父子風

吳康齋先生辭官還鄉祭酒胡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面拜恐勞尊

陳寵字希承一字希正號春齋吳縣人弘治初選入院爲醫士入御藥房供事孝廟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祕方親灑宸翰賜尙藥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爲榮久次當陞御醫請讓吏目錢益論者多之

居冢宰鏞在吏部嘗援王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
與兵部尚書馬端肅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疏讓之
于公鏊在臺中時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都御史
彭公言故事官卽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鏊階弗可踰越彭公
嘆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
劉忠宣公爲廣左轄日吳公廷舉爲順德令至省忠宣公必館之省衙
尺書稱大夏頓首生平不以勢位自高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事有疑
難心未明者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故士大夫於
公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
吳文定公寬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憂免起復故事起復官
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然彼實先官也卽日上疏
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謝文正公遷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己極懇至對
劉文靖曰遷非私於寬也寬之科目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于予

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李公充嗣巡撫南畿時宸濠變起皆公經略以逆折其威事甫定武廟
降勑褒之時親征幸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奇
貨有私語公曰宸濠之役盍早圖之首論在公顧力行何如耳公艴然
應曰上御六師親征功在于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俟亂平事
定奉駕回鑾欲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之樂至于公私非所計也語
者慙退後論功者竟不及公一時公議爲之沸騰御史胡潔按南都日
擊其事疏公功不報至肅廟改元公始沒謚康和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鏊之及陽明先生也韓公與先
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
謂勳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
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
乃上馬當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處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
足徵云

徐文貞公階生而白晳秀眉目美鬚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若冰玉及接之而藹然春温色笑襲人有所談論霏皆芬屑或盛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博辨之士將敖公以所不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爲達尊而所答謝士大夫毋論卑少卽蚤暮風雨不避尺牘必春縟無令失意或風公胡自苦乃爾公正色曰毋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非我先師訓乎卽不穀不敢當君子敢忘服膺焉公常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内用顔苦孔之卓爾語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卽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衆情大服

王公之垣字爾式别號見峰濟南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常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撫臣闕敍當屬公同官欲越次諷公讓己公欣然許之凡越公者兩人終無忤色

翁與賢字樊卿號見溪今大宗伯正春之父也生平一意嗜學淡于聲利韋褐蔬糲終身不變太史或致綺衣輒屏去曰福當徐享吾非惜衣

乃惜福耳居金山嘗以試事偕同僚扁舟赴毘陵至則競乘輿去先生獨挈兩役步行問有指者曰此殿撰君翁也衆相顧嘆息

仁和郎瑛字仁寶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于此焉因述古人薄己之言少爲增損酌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紙于壁其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耶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己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歎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以爲美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偶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辭色及退而艴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自得視此不有愧哉予常願學而人不屑敎故特書之客坐以待天永益之告也

楊宗喬尹新鄉質性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

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

告改教職

梁文康公儲字叔厚順德人爲首相時少師楊廷和服闋儲力薦起至

遜居己上人以爲難

梁公津字濟甫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嘗爲吏部循資當轉文選副郎

同僚有越次鑽求者津即讓之曰典選重務予寡陋且多病兄才望宜

補衆皆服其量

尹宗伯臺爲編修日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橐裝罄先生

既分俸助諗於嵩曰趙窶甚司業有衙舍焉有皂隸焉願先趙嵩笑曰

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中允管國子司業

袁少司徒宗儒嘉靖丙戌以大理少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

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御史以行

閣臣馬公自強行狀乃其子怡與慥所譔者內有云翰林官非四品者

率用黃蓋先公爲侍讀時獨用青蓋而已近見數年以來翰林諸公皆

用黃蓋卽郡縣亦以此撥送甚則有用銀瓜者矣其稍知禮體者以青蓋覆身以黃蓋居前俗諺又謂之青黃不接云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塘靑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爲諸生時爲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穎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爲更定今名挈公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己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

陸莊簡公光祖爲儀制郎時當事者以公資久將擢尚寶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讓同年友王□□□□以彰國家崇獎恬退之意文貞以語當道逡巡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乃得請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五目錄 內編

練達

前言

往行

于愼行 二則

機權

王之猷　張　情　高　昭

徐有貞　李　賢

勤勞

前言

天遊集　宣德四年　屈　直

何孟春 二則　徐文貞 二則　朱以功

徐顯卿　佚　名　佚　名

史惺堂　于愼行　馮　琦

王文肅

往行

王　晏　王　敏　王　翺

蔡　潮　劉　纓　楊逢春

王大用　沈啓原　余子俊

馬廷用　王　啓　鄭宗仁

萬士亨 楊繼盛 沈元瑞

張堯年 李廷機

急公

前言 闕

往行

楊文敏 陳賢 郭璡

霍瑄 王信 景泰中

楊子器 張悅 楊茂元

華杲 史道 劉應節

劉光濟 高翀 蔡可賢

陸俊

韜晦

前言

劉基 崔銑 李夢陽

黄　珂

不校

前言 闕

往行

曹定菴　郭子法　趙元銘

梁　材　劉大夏　梁　儲

伊伯熊　孫　璽　唐　寬

王敬臣

厚德

前言

葉子奇　于慎行　陳繼儒 二則

往行

劉　崧　楊維楨　朱　善

姚　甫　周　濟　朱　詢

陸胥峰　陳王政　馮子履
李棠　馬琴　潘鏜
錢長者　楊時進　吳滔
陳穎　王之士　沈周
劉紳　陳鑑　周導
王子奇　錢立　程廷策
方一田　方再闕　劉英闕
熊大輅　吳玒　須讓
陳原　劉天熙　劉蒼
張準　李疑　鄒仁
陸應期　程邦政　程廷金
時恩　李勝惠　宛洧
貢鏞　張髗　牟斌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五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練達

前言

于慎行曰軍國大事遇有疑難必當稽考故實不可妄舉宋時契丹爭地界朝廷遣使數輩虜指分水嶺爲界相持久之無以難也及遣沈括往括乃閱樞府故牘得往歲所議疆地指石長城爲界與今所指相去三千餘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奪當時王介甫在位主事喜功不肯虛心博考故實徒以空質應敵亦無人思及舊典可謂草率矣士不通今而欲不世之業鮮不殆哉

又曰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爲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小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

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晰其幾微得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事至了然不爲凝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爲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昧于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

往行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多學歷問事稱旨卽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朝旨諭明早郊天要汝縣料理燎火萬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戶各要具一張門簾幷香燈迎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舉以稻楷與蘆葦織緝而成却令坊長捲收爲炬夜迨半果有旨取火炬逾萬明日朝廷詰其置之繇備對以其然朝廷亦笑而稱其能

夏忠靖公原吉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又禁監鈔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庫及丁戶田賦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時

復檢記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粮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勺上奇其才益親信之

楊公翥以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籀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行

于謙爲兵部尚書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堆積動以數百萬計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而令持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册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粮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行于是知公之風雨必記卽宋蔣順叔爲江淮轉運時立占風旗法

耳正統時邊事急緊工部移文吳中承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時巡撫蘇州取所積餘米貨以承造且言水磨明盔非積歲不可成暫令擺錫以副用又宮殿當彩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齎敕命公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塗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撥餘米買皮張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上從之

正統間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邊將既受敕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原至衆皆詰其請敕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爾何出身對曰生曾與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敕書既云右府便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

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俟旦而彭乃隱几而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公濙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

舉措自得大體於此可見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與國事時李賢當國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黴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宜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時岳公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尹進字時勉江都人天順丁丑進士爲戶部主事京庾有歲穀甚夥掾吏窮日夜計總目以呈公素精算學一布籌輒取筆判曰差若干斛掾不服公敎以捷法爲部立使覆計之果然中官共事者駭服乃一聽公

所爲莫敢泥聲藉藉起儕輩

劉太常銳在四省日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煞句用一康字羣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成祖疏拓陵地惟留竇康褚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幷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

吳司寇洪嘗爲廣東海道副使時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舟敝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益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命革之且欲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不可追況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足矣如其言而中官帖然

楊樊宣慰司人成化庚子舉人弘治間知太和縣以有能稱時廨傾垢召估金以千計工以萬計樊曰姑已之待明年人莫喻其意春正月即諭民應造版籍合令投狀樊察知舊事吏算里書應索民數千金俟官累萬人遂親督寫造毫末不遺人役力一工畝斗石一片民視往昔減半費皆樂於赴官帑不啓鑰而事竣吏人竟不得索民一錢

羅循字遵善吉水人故殿元洪先之父也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副使嘗爲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漕故事役夫挽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裒分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公至遂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宴然

王承裕端毅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爲兒時卽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從莆田蕭生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爲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爲冢宰時遂任令接海內賓客藉其所長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既不疑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公既致政卽歸養正德間歷兵刑吏三科給事中逆瑾用事以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陞太僕少卿奏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卽應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武廟南巡具牲帛祭器以待或

謂上不暇弗聽及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
寧藩謀逆聲言將薑於揚時蔣恭靖公瑤守揚州屹不爲動潛布要害
示民無恐民幸帖然武皇南征將及淮自寶應高郵凡六站計須役夫
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傳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卽減五分之四站
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以顧替錢與之俾自資以安生
劉司徒璣嘗爲衡州知府正德丁卯雍王薨於衡朝廷遣太監黃某護
喪還京師時太監劉瑾用事閹人恃勢掠賄侮人至衡見先生首以禍
言恐動繼卽大需供億尤以玩事視先生時時戒曰王柩某日行舟及
楫師挽夫諸所供給其宿具且無煩民否則罪不貸先生唯唯至期舟
備篙師良挽夫健且溢其數人各負米鹽槁魚備需於湘滸吏人唱名
執役無煩呼促黃異之以問役人對曰府官聞貴人來業已先三月儲
之矣黃某口咄咄好官幹事愛民乃若此耶遂戒命僕從毋需索有司
黃至京覲劉瑾問以所過地方事黃首以先生治衡善政對時瑾用人
多以賄遷臺諫以爲言既聞黃道先生善乃屬意用先生以塞羣議遂

擢太僕寺少卿

陸少司空杰嘉靖戊戌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恭遇今上巡幸供億浩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失駕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栗楷數束執以待駕未出河南燭盡御仗行昏黑中比入湖廣界衆炬如晝上甚喜蓋自是已識公矣

楊文襄公爲總制三邊時羽檄旁午頃刻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占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異無亂錯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

陳少司寇嘗爲長蘆都轉運使故太宰萬公自南過公時公署中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蘧廬視官舍而以盤石愧私家君不其然賢矣尋轉廣西參政蓋出太宰云

顧司寇璘嘗爲台州知府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鼯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又

瀕江多水患有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棲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

唐比部侃嘗爲武定知州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閹牌校橫索百端挾威陵侮聲勢洶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

王少司馬倬爲四川布政蜀中盜起用兵總制彭都御史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粮四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城中日

猶未午彭公大奇之
貝令尹恆知東阿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煑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馬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韓紹宗嘗爲福建按察副使受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雙門河公以灰識竿數百遍插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雙門西河三十里皆考績東治者尚騷然乃發憤以病去公雖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可動若民苟無罪雖鞭亦不妄施嘗爲福建副使分司福寧道最繁劇公署之月餘卽沛然又嘗兼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改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采瘁然而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置道何如韓公對曰使君不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閑暇耳王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蓋君所至率綱紀其大者其餘不勞而正故爲人所難也

侯問清平人舉人嘉靖間任大理府太和縣通敏愛民縣附郭祭祀燕饗供億費視他縣爲勞故事役里中甲治辦而在官胥隸侵橫索故費常倍問乃更爲之自祭器樂舞燕几屏障杯筯及巾布薪水之細皆善治堅緻區別分明但令一吏一胥一庖丁主其出又以一吏一胥一庖丁司其成由是民不知勞而宦譽日起遷工部主事累官行太僕寺卿

正德中織造太監至陝供億浩繁寇公天敘謀于巡按張珩曰關中疲弊極矣余初至遽上奏恐上不足以回天聽下無益於事不若俟至秋涼極言旱災請速賑濟上必惻然而後圖此庶幾可成也張然之是歲大侵公遂陳乞廣蠲糧額大發帑金皆得請喜曰吾民生矣乃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故民雖嗷嗷而卒之溝中無瘠道上無殣公之功爲多至是乃疏織造太監非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上命取回人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張公之識亦見

梁公材爲戶部尚書時相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

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無弗夙具者曰梁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卽郊廟大禮與歲節朝賀不廢

方楊字思善號古宇歙縣人□□□□進士初授陝州歷杭州知府浙漕卒饗諸糧戶不饗則譁監者亡敢誰何率以糧戶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行間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是班漕卒以什伍進皆銜枚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其班人至各以肩相受終日而畢閭伍無譁軍吏眲眲無所發故以祕入檄大農大農詰之則囂而愬秕由糧戶主由郡丞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命既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何事解嘗爲嘉興府同知故事有所捕獲率以贓噬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踐更比月遞以一人待命卽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雠市中大便丞請著爲令

周方伯之屏爲南粵參政日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猺獞田不可問

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公悟其意揖而出衆
尙嚅囁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公云何公曰相君方欲一
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程太守策爲戶部主事日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
十有八人公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蓋幼侍考氏食借箸畫几
上學書旣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謂九章賈者事何爲學對曰重習書
數固當異日若幸爲計臣當以此主計公故善算以其狀白尙書尙書
然之諸太常得免

機權

前言 附

往行

張宗伯惠嘗爲御史巡按雲南有土官巡檢楊琳王貴害衆奏准行提
不至公巡行至大理府琳等以銀四百兩金八十兩來餽公欲擒之謂
曰此地曠野恐被刦掠兩不得濟汝可送至布政司庶得兩全彼果從

命送至安寧州人謂曰汝等慇懃遠送可以停待以酒食命隨行監生陳勛取廩米三斗與知州董福海辦酒款之至二更琳等皆醉遂將原金連人解雲南正其罪黔國公沐晟曰此夷害人多矣非公以法誘之豈能得哉

王彰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變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上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勑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勑卽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敎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彰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考之國史非王彰乃袁容也永樂十八年十月河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上使親信大臣覆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
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頓首言死罪死罪
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命還國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
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璋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軍許之
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癸丑至
壬申僅二十日耳按王彰履任之日王已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
巡撫之先王已召至京承反謀矣告反者丁俺三也彰無與也還護衛
者袁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以復云將兵十萬
且至也

少保于肅愍公謙正統己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于迤北戎馬蹂
躪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時
公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閧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
矣公上陛掖留請立斃王毛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罪應族俟命
行誅振黨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

章戰守無具虜患且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葺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珵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粮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參將許□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厲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用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千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海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

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功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天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粮數百萬石己巳之變北虜南犯謀報欲據通州倉粮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公鎰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核示在京官庫旗校預給一歲之粮各令自支則粮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樊司寇瑩嘗爲應天府尹京府素稱難治守備蔣琮尤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罷黜甚衆而事終不决公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脈事琮遂得罪去公在府屢治大

獄舉法不苛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絕類王沂公之去丁謂而公恆自以不足也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中貴得白鸚鴿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卽開籠放之

楊璡字用章祥符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僉事初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施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留志淑字克全號朋山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杭州太守杭當要衝王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收曲承以希延譽鎭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十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鎭守恚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爲屈己卯代鎭爲畢眞逆濠黨也

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眞果購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一千餘家公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正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踰數日果與濠通變眞發將應濠臺察監司召公定計先提民兵伏眞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公入眞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旣入卽自上堂執眞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眞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眞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眞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將繫眞入京伏誅其有胆略智勇動合機宜類此

劉忠宣公以浙轄提調棘圍忽遭水沴圍中平地水涌數尺士人大譁當事者無以禁之公權宜聽其出者出留者留譁乃戢且得士爲盛隨機應變智亦圓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弘治十

五年麟結納嬖近求爲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達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周秀字公全歷城人□□□□應天舉人歷官懷慶府同知爲諸生日正德初宦豎逆瑾竊柄羅織縉紳大夫中以奇禍海內側足而立然聞濟南周生者名士也遣人來招致或勸之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漢陸弘夏賀良儒生之覆轍也遂大忤其意留之數日遣歸公全蓋知瑾有逆志久矣後瑾果敗或曰子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于時伯子公度令寶坻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迹類陳太丘云後公全令

蒙城宦豎立德守鳳陽大肆誅求公全毅然弗從以狀聞於漕臺德乃誣構之曰蒙城令秀違制被逮赴錦衣祕獄拷訊幾死已而調清豐丞君子曰周蒙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昔之見瑾亦非柔也若蒙城者不茹不吐其大節可以觀也已

仇鉞字廷威江都人高祖成從高皇帝有功授揚州衛百戶戰沒遼海曾祖置祖廉皆陣亡弘治辛酉鉞嗣職以平寘鐇封咸寧伯正德庚午夏寘鐇及寧夏都指揮周昂何錦丁廣殺守臣作亂將奉兵北向時公駐兵城外王泉營同事者多欲遁去謂公曰賊既爲亂必堅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連結諸鎮徐圖之上策也公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以計取也遲以日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稱疾家居悉以所將兵分配昂錦廣三營以示不疑公私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事令偵騎一二輩詭言從某路來有某路兵旦暮且至城下交訊沓報寘鐇果懼問公計公曰宜遣驍將領兵駐橫城堡塞其來道可禦也錦與廣隨將三千騎往精甲猛士空城而出公乃聚妻孥扃室

而聚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合室爲燼勿血賊刃

少頃寘鐇使昂來問疾公喜曰二兇並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

矣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即座上斬之持其

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迷不悟者族無赦從

者以萬數遂圍寘鐇府時鐇甲士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

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者一切不問悉解散去寘鐇就

擒而城外諸守臣公已密諭之至是聞之亦縛錦廣等大亂遂定初朝

廷聞變議遣將議以公爲副總兵又明聞公去王泉入城時逆閹劉瑾

集府部臺府議曰彼已陷賊矣奈何用之敕當追還或曰不可追也仇

遊擊不命而自入豈背福而索禍其或固謂從中殪之易也使彼聞上

大用之忠將益堅反汗何益祇棄良將益敵人耳彼若有異志何資此

敕邪抑寘鐇果用之而又聞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浹日果捷至然

公効力時實未聞命也

蔣瑤字□□□□□□□□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

請正德時守揚州聖駕南巡駐揚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
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
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千斤其他奇香異品產
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卽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
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時
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
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知公言以激上怒
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立進布百疋以杜他請
汪公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以會試第二讀中祕書大學士毛公紀采時
譽欲一見之終不往武廟將南巡公抗疏有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
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譴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
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
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
將至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

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歛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荒亡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裨焉事遂寢

王康毅憲隨武皇留都江彬怙寵驕縱下視公卿獨敬禮公上每出遊獵公必諄諄以保護聖躬是囑公寓密邇行宮寢未嘗解衣凡事調停節制或尤公遇彬過于恭遜公曰彬所恃者勢也吾性伉直凡百作梗吾志不行大事去矣吾豈好爲奉承哉或者服其言

都御史韓公永熙吳人巡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集王至公托疾小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一張設於堂上俟王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曰偶疾聵不能聽請王書之以示王索紙公曰紙偶不便令左右舁白木几以進王詳書其事於几上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之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不欲言使還遂坐公以離間親王

罪當辟械公以往公乃上白几親書始釋

武宗南征駐蹕留都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堪命府丞寇公天敍選矬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祗候必命以自隨若遇彼輩無狀卽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嘗以大將軍牌遣錦衣衛千戶追取宸濠陽明先生不肯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臾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王文成陽明旣擒宸濠中官江彬許太劉暉張忠張永魏彬等卽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塡溢衢巷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

兵猝臨乃擒濠脫罪欲并擒公而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醫藥死者爲之棺殮問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公傍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爲公解遂無言彬等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彬等數遣人追之至廣信不聽公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聖駕疏上不聽公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禍獨經大亂繼旱災困苦已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姦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逆之遂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遂以濠付永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信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公遂稱病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云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可知其無君矣上乃

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進見彬等皆失意又復沮之使不得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爭功欲併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不合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江公張讌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二篋示之皆此輩與濠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還南都力保公無他遂免於禍若非公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暘爲國子監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喬公白岩即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白岩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懷不軌心喬公白岩時爲大司馬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於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

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猝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輿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踢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短小甚易之與之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鎰廖淸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鎭安都城保護大駕眞以死衞社稷者矣

辛巳春武宗南征還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衞勢極兇赫召九卿入覲都下又洶洶云江彬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

覲時王公晉溪爲大司馬公曰予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乎卽詣通州覲彬將掠奪九卿印因行大事公反佩印往與彬歡如魚水竟不知彬何以致之蓋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舊屬兵部縱彬有邪謀將士必不從公居中陰制姦謀幷繫將士之望彬雖有逆謀不得逞也大臣制變之略抑以智勇合德者能之霍文敏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立不懼惟晉溪一人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可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曰當錄其扈從爲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范太守檟守淮安日景王分封五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濱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下患淺耶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偫撫院大憂之召爲語公漫曰明公在何慮耶卽怫然

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餼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滁設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予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嘉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王則各閘皆淺勢若建瓴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值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咨爲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值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鋌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

公曉時爲主事語郎中曰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眞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惠安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鎭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

秦鳴雷字子豫號華峰臨海人嘉靖甲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癸亥爲禮部侍郎肅皇以顯廟產芝改廟名瑞芝設提點官應給關防有旨照太行山式鑄印局查太行式惶懼不知所爲公令取本處文移摹認知爲提點太行山關防卽易以瑞芝之廟字覆題稱旨僚屬相顧以爲不可及長陵神道橋圮巨璫請改建計費十萬餘金中多謀自潤閣臣以陵寢大事未敢可否第擬旨禮工二部相度舉工大司空引物料工匠爲己事而以經始屬公公唯唯率衆量基羣璫色喜計得矣已而命臺官擇日報日年月不利興造須二三年後可羣璫喪氣失色無可誰何司空廉知公授旨臺官也歎曰翰林有人哉

汪良植字文林汪公道昆之叔父也智而有胆勇嘗操百金裝江中流

而遇盜舟人皆亡匿有投水者良植曰盜亦人耳何至自先死袖裝金授之且亹亹陳義微有所風勸羣盜有欲擊之者其魁止之此人長者勿擊盜既去而復來出一金僕姑相授曰遇他警以此示之凡舟人乃服之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尙書嘗爲滑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鬚者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有旨縣官欲捕若邑梗民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鬚者曰其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與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因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鬚者曰我何忍不過欲得金耳公徐謂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卽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紙書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踴躇儀門外尙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

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刦賊丞集此二十人者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公槖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卽自刎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仕敬刎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之見刦時從容若無事者刦旣解躬臥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

萬曆初禁門獲一男子自稱王大臣下詔獄江陵令以利刃內其靴紿之曰若招是高閣老差來行刺我且救汝得脫矣又使馳告新鄭欲脅令自殺新鄭怡然不爲動曰老臣果有此事罪不容誅惟闔門以俟寸斬耳時朱希孝爲緹帥聞之卽以麻藥酒灌大臣及訊不能開一語而張計遂不行

何少司寇源初爲嘉興令時淸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騷動時飢民待賑者數千人先生令其鼓譟請賑不逾時潛去

王之猷字汝嘉新城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按察使嘗鎭淮揚是時貂

璫之使四出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實銜公故以稅貲貯外署而索防兵曰如有失官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密授卒指卒竟不爲璫用璫竟罷之興化民金勝等坐稅事迕璫怒令某驛丞逮勝等公禁丞勿與卽又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爲公危而璫卒憚公不敢發

張情字約之以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爲九江守務以淸淨儉約爲事訟廷草生沒階隸役織履自給六曹吏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燕坐歎曰民不勝逞矣吾姑以拙相保耳三峒兵調征倭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物因而縱剽卒杜關遣謫而已公獨郊勞酋帥酒食其從卒儉而均比返有兵者以文祭之咸感悅以相約束往來九江若不知有兵者

高昭寶應人工文學寶應舉進士自昭始嘗爲巡按御史有王府陰蓄異志昭變服爲星家詣府與王語王告其實昭微諷以不利辭去未幾按至其地朝王王視之乃昭也謀遂寢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淸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

常卿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𨍏亨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指𨍏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也人不歸鬼矣遂往會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𨍏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𨍏等惶惑輒行𨍏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錮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

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高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內官曹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

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卽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至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殺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卽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翺處借紙筆寫本成予拉

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尙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鏜令京軍襲而圖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卽投本進入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及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被戮受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勤勞

前言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

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禍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宣德四年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不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就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卒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還其獲厚利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盡室失意戚

慼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農事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尙知有他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當躬力役于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卒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慼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嘆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厚遣之而遂記其言

屈公直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幾於猖狂耶故公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親身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戒

何孟春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必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

瑟宛其死矣它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須是惜陰惜陰奈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顧人作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一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着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厲乎後學者至矣

又曰農之爲田也其始也墾治之播種之繼以耨耘之灌漑之然後其田愈腴而愈大有成利之獲焉今某之墾治播種亦勞矣某之耨芸灌漑又勤矣腴之大利而收秋穫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哉

徐文貞公階曰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却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于不敢安逸之工豈

不負愧罪于彼甚也

又曰太平之時直是難得蓋太平之時百凡爲善都容易若遇亂世便有無限費力難處底事出來吾輩生在今日可謂大幸不可不淬厲爲善致負太平也

朱以功曰天下無不勞之君子勞則有功則不勞而無功可知矣勞則思善則不勞而不善可知矣君子所以無逸也有以哉

徐公顯卿勤箴曰創基伊始其本曰勤志士日短移晷惜分下惟發憤覃精典墳始爲甚勞終莫與羣厥躬克勤倡率家人婦女纍織僮僕耕耘惟勤有獲垂裕子孫彼哉游佚白首無聞戒之戒之夙夜斤斤

□□□曰百年者人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則不能爲老則不可爲可以自奮者其爲壯乎故乘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樹業若躭晏安之酖毒而忘不朽之遠圖齒髮既衰而後以爲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湍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瘏乘其壯之爲也

□□□曰學之于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鵾鵬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二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臥而先臥持美質而躭安佚此爲迅矢之止于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史惺堂先生曰每亥子間月明如晝但聞四野耕作之聲喧呼達旦蓋夜耕以恤牛也當午鋤耘不皇自恤矣四民惟農最苦如此又且十九鰥寡孤獨飢寒愁嘆以終其身也痛哉雖爲阿農眞聖人也以其無妄念也彼固不知愼獨之學而勞之爲益大矣反省此身眞禽獸也以其

多妄念也此雖竊承師友之教而逸之爲害大矣晏安眞殺人之鴆毒也哉

于愼行曰韓魏公爲相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在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跎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所處矣公曰是何言耶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范文正公以天下自任凡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皆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聖矣君子心術光明正大千古一轍所謂喻於義者耶後之君子以事求可功求成焉爲後世之譏遂至委曲周旋以就一日之計而爲之名曰作用二字自唐宋大臣未嘗出諸口况古之聖賢豪傑哉

馮公琦曰天下爭爲虛論而不求實政議論煩多頗類于宋宋人病在各偏主其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日虛憍恃氣而略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日有虛憍而無議論故

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

王文肅公與梁霖宇贊畫書曰敎中謂有智有胆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胆智從生足下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胆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胆施于躁競勇進耳

往行

王晏字士寧盱眙人國初以薦爲訓導改典史陞知州歷官山東參政公甞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營垣皆甃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共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矣其事不經無補風敎今先務爲急吾紓民力耳遑䘏其他耶

王司獄敏字進德洪武朝甞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祗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

王忠肅公翺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

蔡潮字□□號□山臨海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河南右布政嘗爲福建參政往河南道出建陽郡郡故有橋名朝天跨交溪悍流數燬于火民以舟濟艱危震駭公私爲病因啼號遮留願復舊觀爲之惻然弭節數月解衣爲倡聞者爭先樂助卽日掄工論者擬諸蹁明萬安橋云及抵河南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郡縣道周悉種植榆柳諸本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騎難於出沒且薪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

劉大司寇纓嘗巡撫湖廣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嘗泛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貸湖峽大費輸轉議自夔抵荊闢爲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釋乃赴湖廣

楊逢春字仁甫同安人□□己丑進士歷官雲南副使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爲事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君必引爲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顧沮悔常爲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衆人智而我爲愚不亦可乎且

使吾不愚則意二力分事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于愚也又焉用去之

王大用字時行號蘖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初授都水主事管臨清廠歲庚午劇賊劉六等攻刼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然公分署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爲命乃拔其精壯若干人躬督率之據險迎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

沈憲副啓原嘗爲南京工部主事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勑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之任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且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

余肅敏公子俊自爲部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孰思審處之夜

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病疾中不廢

馬少宗伯廷用嘗語人曰吾少貧每會試間關萬里或負書徒步往來常以爲苦曰男子事當如是耳

王啓字景昭號學古黃巖人歷官刑部右侍郎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迎鋪役公偶失誤時縣令歙人鄭公達怒將杖之見其肌膚氣貌不類凡兒疑而問爲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公以讀書對鄭公遂面試乃亟嘆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舉登丁未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

鄭司徒宗仁正德九年爲戶部右侍郎宣大二鎭奏虜且近邊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未幾先帝幸宣府又幸大同公從十五騎先驅會計芻粟三晝夜冒險行六百餘里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且血淋下部公弗覺也

萬士亨字思通義興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稽勳員外郎初授戶部主

事管太倉太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
往返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即衣冠造尚
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
楊公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兵部員謚忠愍公七歲
母曹竟捐館庶母陳妬日役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
問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
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安有幼者任牧牛而不任學兄言於公之父兵部
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始從師受經爲
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
至夜分燈且燼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默誦日所憶
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
沈封君元瑞邑知叟汪晦之者汪宗伯父也與公居止近每昧爽過公
門則必以闢室宇掃地布席嘆曰是家不以無事廢早起欲不得乎見
貧無行者輒曰曷不觀沈長公敦讓而斤斤曷不師彼云封君故大學

士蛟門公之父也

張公堯年字長卿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觀政吏部進士不與部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領所請章疏公日必早赴迄兩月未嘗一乞休沐冢宰蒲陽公甚重之

李文清公廷機既拜官與庶吉士讀書中祕三年七日不入館病三日爲陳鳳父治喪三日應紫溪召一日錫山館師稱公勤曰眞老館長也公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己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憲副自道居官朝參之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怠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坐律當笞君子懷刑焉可犯乎攝南工時有縉紳過公謂公翰林官顧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

急公

前言 闕

往行

楊文敏公榮一日朝回聞仲子讓與客談漢疏廣傳公問曰何知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語語而稱其美公曰仲翁故好然君子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取老氏之言以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蚤年志不肯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陳敎諭賢在南廣日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衆謂先生老矣盍以僚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新君安敢言老事竣乞致仕將陛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什籍班行中其徒御史王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或以我爲迂德正而斃吾無憾矣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

諱之

霍瑄字□□鳳翔人由舉人初授山西大同通判陞大同同知正統十四年英廟北狩逆酋也先擁衆奉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感慨奮不顧身從水竇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百物悉出府藏金帛以犒虜衆英廟深致嘉嘆

王公信以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景泰中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親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直敬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言爾等固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

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語塞

楊公子器初爲湖廣參議分守岳常值郴桂賊起地方之憂非細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攻郴桂曰吾將以效犬馬也冒暑投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獨不言功陞河南參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固欲休但今河南賊起所在驛騷豈臣子圖安時耶卽日抵汴城

孝廟卽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張莊簡公悅時爲工部侍郎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勑兼制西川酉陽湖廣湖北諸道以討簞子坪五寨平頭烏鷄等苗寇俄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旣得咨以爲兵粮已集事貴神速若需交承寇有備矣乃駐紮湖貴中界遣將募兵不一月寇悉奔潰是捷尤偉茂元疑平民必有橫罹鋒鏑者寢息爲之驚愕且晝夜批答神傷遘疾其年冬遣人繳勑始離貴州治

杲華字文光號雙梧無錫人弘治壬子南京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貴州參政服闋改四川會詔取大木公率衆入梓潼諸山或以險沮之公曰君命也不敢避驟雨至笠而立者越宿羣木浮澗而出始歸會城

史大司馬道以往年邊城暑月值太淑人大故晝夜號泣且復從事鋒鏑之下遂成目疾後雖少愈每遇多勞輒復患作乃懇以目病乞休荷蒙俞允歸休甫及十日隨復召用勑令處置宣大邊務且有嚴旨不許退避此時宗屬親黨以及遠近大小無不爲公寒心若不得生還爲期者公陛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祖餞北郊無異荊軻易水之別公獨苦之心但以慷慨激發承之且對衆大言曰堂堂天朝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爲牙行予此行大有所堪爾斯言九卿諸公皆聞之至今猶有能記之者及發二子泣以相送公慰之曰勿恐吾之與虜臨也以恩信結納彼之變詐一無所計萬一得彼之傾心向焉則乘機構會以有所圖可以縛名王而獻之闕下矣爾曹第安之豈可但效兒女子輩相與對泣耶及至就事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卽縛妖逆蕭

芹等爲獻奉旨史道忠誠盡職陞兵部尚書賞銀伍十兩紵絲四表裏
公以酋首俺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
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爲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略授指揮林叢蘭等
計萬一成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河達陽和則達大
同矣時公有此意恐驗功時無以爲眞僞之辨乃犒賞之際令善寫眞
者暗描俺答之像以歸雖叢蘭等莫能測識其故也惜其事方在計會
有旨催取協理戎政公遂行
劉公應節字季和雄州人嘉靖丁未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授戶部
主事明年庚戌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師入援總
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尾虜後詔發煤糧若干車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
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噤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
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爲公危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
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縈爲識勿以血污爲異也夜
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躓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塡井

不可得捧潰汙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過紀功御史邢公
驚問曰公何以知大將軍所在公曰晝觀烟夜觀火是以知之邢公曰
雖然虜零騎焚刦亦往往有烟火起惟是烟火衆多處乃可往耳公至
密雲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鸞挾上寵得以祕封達御前勢張甚公投
一空刺長揖均禮鸞銜之思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
部大臣上怒奪尚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鸞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
乃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九功泣井上
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既旋家人驚怪
且哭且卻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
境可爲痛哭流涕也明年榷稅淸江浦釐蠹淸奇羨廠歲入草直百餘
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額目公曰郎廉至
此耶爲發漕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
劉光濟字憲謙江陰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爲戶部主事庚戌八
月大虜闌入塞薄都城時援兵至者獨雲中最先議遣郎一人蓐食餉

之而雲中軍爲虜遏聲問不時通傷棘道他曹郎聞當遣面灰死無人色公奮曰生不食縣官耶卽帕首韎韐裲襠挾疲卒數十騎以餉往卒從者咸惴恐欲毋前而公拔劍諸督之竟達命雲中軍咸搏顙呼萬歲而公既辭軍復迫於虜間馳至通州時王公忬方按通昏夜睥睨間識公縋之上相賀更生公歸報命時抵家家人驚大喜出望外蓋公之出不以語家既出而傳報雜沓業且以虀粉矣自是朝論多才公高大中丞狎生平仕宦其爲政極慮盡忠凡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險不可幾濟衆皆巧避公輒引爲己任不反顧沮悔或謂公愚公笑曰予誠愚乎哉吾第見巧者以伎狥身志不在公家爾人臣舍利鈍則志一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于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罔公家也吾不知愚

蔡公可賢字子齊號見庵更號聞吾廣平成安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公初觀政吏部時會虜入雲中塞需餉急計曹迫欲遣官無應者公歎曰虜騎充斥將士枕戈擐甲而呼庚癸乃猶泄泄然秦越

之謂忠義何大司農聞之卽以屬公比出關衆爲危懼公叱曰驅之乃倍道疾馳暮發而晨至全鎭大悅卒併力拒卻虜嘗爲岢嵐兵備經理互市俺答素桀黠每臨市場邀邊臣出覿懦者卒憚行輒多予金繒以免之公至則慨然曰國家方鞭撻四夷而示人怯不武虜既輸款稱外臣而逆其詐不信徒令虜得要挾而輕中國非算也乃令軍吏前呼策馬入其帳中叙賓主禮虜大喜且服公威略竟市一無所求取省歲費無算公乃作塞下曲勒石市場制府聞而壯之曰汾陽單騎見虜公近之矣倭犯朝鮮時公以罷歸議募死士駕艅艎直趣對馬島截其歸路以奇兵夾擊之倭進退失據可盡覆也策雖不用聞者韙之

陸處士俊字伯長吳縣人陸氏世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代制又言州縣官尉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監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

膽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干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牓於當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或信或笑或以粘淨几處士終不廢也王公鏊見之謂曰何爲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心國事其有瘳乎

韜晦

前言

劉基曰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頬頷人與獸莫不駭也縶而檻之雖咆哮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祇重其疑而已矣

崔公銑曰李郭同舟而濟望之者若登仙云小人猶未逞於君子諸人重相標榜在坤之豫無咎可也而必無譽何愼之至邪不知消息而决

爲所謂內諸陷穽而莫之辭也耕莘築岩者以上德而安於鄙事聲聞
藉焉一起而天下賴之矣
李公夢陽曰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
遜是也危謂孤峻遜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絕游斯之謂也謙
晦如不譏議不圭角不問朝政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也大凡禍自口
出故言貴遜道不可貶故行貴危
何孟春曰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剝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
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
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
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云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
不及來可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
罪于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有餘不一至貴人之門人
之所趨僕之所赦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至吾廬未嘗與之坐
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心寒故自此

以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向者耶以此自
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幷
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
深以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于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余憾
又曰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睨乎其所行是
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
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陽明先生曰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
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
朱以功曰開言便斷是非逢人輒論長短此機一熟無風起浪于道則
日遠于德則日薄所當深戒
又曰能令耳目不管閑事亦世所罕有之人學者皆當以此自考
王世貞曰荊卿傳卿爲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
智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

不墜

馮公琦與李侍御書曰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顧自標幟爲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腐心于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耶衆謀雖勝衆怨難居人主恩私何由可保必欲二三人之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于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勝之通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邪前與楊丈懇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貿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番爲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二十八騎騎斬將搴旗之勇而非爲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衆者必其內有所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內無所據自居以不韙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爲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弊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足下爲先鋒事成則拘其利不成獨受其怨耳弟以爲動不如靜語不如默丈其留意孰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王文肅公曰今士風瀾倒極矣旦一鳴而暮三窟其衡日鋸齒炎炎攘攘總躁一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束修退守之士不動聲色以化而不動聲色從氣節陶鍊中來者于今日救弊尤喫緊

于愼行曰五代馬胤孫爲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謂三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慕三不開者多矣夫避權寡交門不開可也廟堂謨畫口可以不開乎緘默靜訥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不開乎五代之制權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所可否故持祿苟容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林遁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又曰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不悟更以爲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士顧所處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爲之空言橫議非聖賢法也內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土如成瑨劉瓆卽挑貴強之釁蹈死亡之誅豈得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爲高議危言互相標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斯亦過矣郭林宗

中居蟠何如人

陳仲醇曰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孜間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壓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衮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淸苦庶可自全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晩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盍緩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本根隳周公曰冬日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況于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眞不隳其根萬數以生

□□□□曰自奉澹薄爲益不少省才省氣力省煩惱

姜湖岳云姚江陸某計偕北上有一人青衣胡帽攜一衣裹來附舟陸與同事諸友恆評論經史酣謔永日其人不語亦不作士人態同舟未之識也後同舉會試見於于禮部曰公非昔與同舟者耶其人曰然始歎服惜不記其名其不可及處止是累日更不作一士語不一揚露才此尤人所難耳

蘇伯衡曰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蜼玃若鹿豕若鳴雁若鴣鷓若鵝鶬若鸛鴰見王無不矯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焉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焉乎取哉故其逃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

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往行

劉銳字汝中號西橋壽光人大學士文和公之第四子也八歲即召見內廷授中書舍人以銀爲牙牌賜之文和薨銳服闋適當鄉薦公舉業精雅欲辭廕就試諸監司遂羣各郡儒生糊名試之開卷公爲第一諸司悉以魁解屬望急奏請助成厥美冢宰尹公直方謝政家居與公爲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掇取巍科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旣登仕版復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鈁爲吏部員外郎姪澄甫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如子薦紳咸美之公惟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穿隔歲韡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衆乃大噱問之則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爲我噱也然敬之日甚一日矣

吉水羅念庵先生洪先立朝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常講學務敦實踐

接引四方有志之士孳孳不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畎畝不忘君之義上疏請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譏遂自禁止不踰中閾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

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以名造物所忌也怪其子玄敬好名每嗤之云他人著書別人開板我家都穆著書自開板偶乘興畫一梅輒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襮耶

金陵有張允懷者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爲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足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者所窺夜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亦可爲虛誇者之戒

愼默

前言

宋濂磨兜堅箴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

之愼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磨兜堅愼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愼勿言

劉公基守口如瓶箴曰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爲河爲谿瀲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守口如瓶永矢勿諼又曰言之中于人也慘於兵故其爲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愼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王公達曰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惟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

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把薪救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又曰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于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訣人亦不傷人藹然和氣之充溢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謾凶禍使人毛髮凜然肆議力鋸使人襟袍不懌吉人之辭寡信矣

又曰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于胸中矣

又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羣衆之中淡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于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方希古愼言箴曰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于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

經多言爲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盾乎理於理或乖愼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薛文清公曰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又曰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言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又謹言箴曰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于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又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道學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又曰學者舊習言語皆當絕去必使無一言不正乃爲修詞立誠
又曰人不謀諸己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須謹守此訓斯無失言之過
又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又曰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又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又曰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于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憤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又曰少言沉默最妙常沉默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己心旣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浮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

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又養得氣而夢寐亦安又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又曰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懼殊不知一言之妄卽一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又曰輕言則納侮又曰人以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又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而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崔公銑使梁過琉璃村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雞且詬之太史氏曰爾何讎鷄爲不大棘耶丈夫曰此鷄適鳴太史氏嘆曰鷄晨其音又何尤焉君子言也時人皆聽之

劉仕義曰言以足志言之不可以已也然擬議宣布之餘輕重疾徐淺深詳略時而發之有定則焉弗可易也一言不當于人心天下之事因

此以僨甚至無心之言有心者聽之觸諱犯忌大起疾仇之心而反戈暗投焉者往往有之是言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嘗讀易而有得失矣周公繫易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言之弗戢者惟咸上爻曰咸其輔頰舌言之克謹者惟艮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夫咸上體爲兌而兌象曰舌口之有言易失之有餘也故咸諸爻以人身取象而上六以陰柔當輔之處其言之克謹由是矣吁聖人作易訓天下以言之道僅僅獨見于此兩爻乃知言之失非他也咸其輔者失之也言之得非他也艮其輔者得之也止之時義大矣哉誠言之準也已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尅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此皆足爲謹者之訓也因併錄之

時得復焉

朱以功曰對大衆愼言易對相知愼言難愼幾言易愼容言難能爲庸言於相知之間則密矣

又曰人因言生事最多欲省事須當省言

張公時徹曰小人溺水君子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口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防其溺也

徐宗伯學謨言語箴有曰凡人言語應物始有虛室尸居儀秦杜口自言自語非病則酒夢死醉生亦孔之醜察言觀色今人獨否狂發如馳人莫之守發必當理賢聖爲友我非賢聖寧勉於訥多則數窮惟默可久世界本空誰爲某某虛室視之勿作談藪行廷無人艮輔可咎

王文肅公與郝元洲給事書曰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於地下險哉世道眞可憂矣疻痏滿身投得一逋逃主使仰射天而俯畫地自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姪爲腹不爲目爲舌

不爲齒蓋鎮萬物以無名之樸今時則當然也
又與趙定宇論德書曰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覩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名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抵今日鈍君子可磨擬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徹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愼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尙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苛操之無甚急即有意見不妨屛人苦心諭之去泰去甚可也又曰公等出處已自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敎中鑿談天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庭意向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輿金輦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挽帆檣便且

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側旁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尚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褚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爲吃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順船不可使滿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爲所欲爲耳又曰凡論人毋太高道己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度正快意且忍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

馮公琦曰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能白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

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爲子孫憂乎

往行

胡若思儼凡是非利害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卽引退不與辨

宋公濂善諫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利瑪竇曰阮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于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弟命阮瑣伯治具問何器曰惟覓最佳物阮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殽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漸怒叱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殽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阮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

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物佳于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獄訟辨黑白舌以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機成音敵國以舌說而和大匠聚而營宮室立城郭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非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辨則躍然喜請貫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對語昨事以謂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阸瑣伯曰速之市市殽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阸瑣伯唯唯去則如昨舌耳畢無他殽也席設數下饌特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既佳疇命汝市不佳者何弗若我而爲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乎市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

正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之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細民何得虛誣諍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譖故友相疎夫婦相離以舌之邪音導欲淫樂溺心友邦作讎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訹上帝背恩遠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偏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旣正音吐詳雅俱離席敬謝教

敬謹

前言

劉公基敬齋箴幷序曰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齊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修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曰及爾游衍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宗道勉乎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踣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謚維專式莊弗儇藏之淵淵出之虔虔俾中不偏有握勿損既堅無瑕不顯或忽無息弗乾熟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敬而無失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方希古崇畏箴曰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生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自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大畏己有過聖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薛文清公持敬箴曰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持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

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惰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
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
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
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修華博究厥本眞久
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
顚末旣陳期守勿失
又敬吟曰人惟肖天地亦具天地性性無物不存存性惟一敬心敬體
不偏情敬發必中頭敬形端直鼻敬氣肅靜目敬無邪視耳敬無妄聽
身敬無妄動手敬容必恭足敬容必動瞬息存身早作敬以致用致用
在天倫天倫敬斯定夫敬必先義婦敬必從令子敬孝必隆父敬恩必
盛臣敬百職修君敬萬邦靖兄敬篤其愛弟敬謹其行朋友以敬交然
諾必重應敬則倫理明不敬百行病仰惟古聖人一敬更相命堯欽帝
之宗舜恭明兩並祇台念禹德日躋有湯聖文王安敬止武王勉敬勝

篤敬傳孔業敬德著周政敬爲羣聖樞大訓迭輝映下逮河洛儒紹統
開迷逕整肅嚴隄防主一謹操柄惺惺不昏昧收斂無餘剩用力在斯
須百體孰敢橫聖途漸可登聖言良可證一敬茍不存萬欲皆奔縱身
心墜卑汚綱常威天正禽獸將同歸人類孰與共噫嘻敬怠間狂聖越
天阱法言述聖謨匪曰小子佞

又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又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胡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竟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
家便純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

何孟春曰聲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
若之何而無畏

崔公銑曰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敬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
吾言人斯慢之矣非慢人也吾自慢也昔蘇軾毀程子蘇頌止之曰吾
觀過其門者亡不肅也善占德矣

張公袞曰凡經筵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卽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往行

洪武十三年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又嘗從容謂徐達曰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王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旣醉覆以被舁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堦下呼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爲大功曰令世世無忘爾功

胡昆陵尚書凡一新服成必入廟見君後始服以見客

夏公原吉字維哲湘陰人歷官尚書謚忠靖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例入禁廡

書誥勑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一襲復遣人察諸生所爲獨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惰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吉厚特實授戶部主事公嘗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愼耳

楊文定公曰溥爲人謙謹小心篤于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父母生身之恩

蹇忠定公義善書成祖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偶一落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紙難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復授以箋更書之

陳光世剛正介潔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素重公客罷復留公再飲至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室中人伺公見拳握甚謹蓋恐失色於人也

況太守鍾爲禮部日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部官人迎駕衆皆

憚行呂尙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鞾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敕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王忠肅公翶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尙書王主事某人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監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鄕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爾嘻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也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愼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彭公時閒居無惰容行則兩手常拱飮食不聞七筯聲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樂音

李文達公賢登左輔受寵遇每以盈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蓄女侍爲學務實不爲空言

因自號浣齋

魯封君仕賢字廷祐景陵人魯公鐸之父也居常用禮自律以御製大誥寘懷袖間遇族黨即出諭之曰此國典也汝能尊此言則可免過否則陷於罪戾不獲爲良民矣亦常謂鐸曰汝爲臣能如某某則可如某某輩定爲深戒蓋其篤信謹畏如此

傅公瀚字曰川清江人成化間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大宗伯謚文穆爲諭德校勘圖籍考較文藝應制賦詩皆極精當而其大端則講讀經史每夜必預具衣冠按講數十過務求義理明切音節鏗鏘以動聖聽期有俾益

陳良謨年十四爲邑諸生時當護月令同蒞事諸生咸蹲踞相誶笑公獨默跪不少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後果成進士歷官參政

徐文貞公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幸矣而其爲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踰頃刻期人以爲難公笑曰君天也父也吾敢違之毋論信州傲而僇

分宜愼而重夫分宜者特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愼也吾豈不知愧諸少
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爲於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
難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
裨益亡間
朱輔字廷贄莊簡公之子襲封成國公謚恭僖嘉靖癸未舉進士公賓
主宴恩榮釋褐之日鼎甲三人修故事謁公私第公豫爲具以俟屬有
風霾詔百司修省狀元姚君謂公何設酒與樂公曰上未必知也姚君
曰人臣之義固當不欺公奈何以欺後進耶曰吾姑試君君言誠是雖
然吾願君他日無忘于茲言也遂進蔬食
諸少宰大綬嘗爲莊皇帝講官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
精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吐音朗朗帝每竦意
聽之所著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
講尙書至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反覆
開諭諄諄以納忠鯁屏諛佞爲言帝爲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

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幃者某忽痼發哮簌豕視滿廷盡愕公講迪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眞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

凌琯歙縣人萬曆五年提學貴州古心正氣近世鮮儷試事竣惓惓舉文行忠信四字爲啓迪學者翕然以山斗宗之每晨起必冠服禮先聖像後出視事雖寒燠不輟歷官陝西按察使卽蕭然解組歸

信誼

前言

薛敬軒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其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服也意蓋如此

往行

王賢字希昭江陵人性公直尙義洪武初入太學與友王讓同舍讓以事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拾兩幷己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

尹攜之任讓回授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其子曰父素貧安有物寄乎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却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之

正統間柳公華字彥輝以監察御使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餞公行公從陸貸銀伍十兩爲入京貲未立劵豈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亦不知也惟公子柳仲益知之後公陞憲副卒于山東朝廷撫閩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沒而一家悉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益甚紛積泣聚而土田產蘆以漸復之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遂儉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百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坦家大驚以無劵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受之噫此與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衞國華常熟人以子勳貴封中書舍人其父倅爲古田丞古田公在官洞猺叛上官悉古田丞才略檄往視古田公一意招撫官餉不足解槖裝又不足則貸諸富室買牛易米撫之諸猺帖服竟不用兵所活人無算未及論功卒收責者至蘇人謂公王事也且彼富室者猶汲井自解救其病而責水於我不仁可無償也公曰俾富室分功無乃大泯先君仁且孰徵先君廉竟鬻產償之

俞道生居長安時鄉人有官二司且死以朱提三千托君居間覬遷巡撫善地君知其疾不可爲也第領之其人未幾死君悉舉而歸其子封識宛然

夏謙老字道貞江陰人孝廉樹芳之父也其父容堂公喜揮霍蚤卒所遺積逋君傾槖不足償則鬻產悉償無纖毫負或戹之則嘆曰吾先子生前不輕然語乃寒盟令不瞑地下乎坐是驟貧徒四壁立閉門蕭然枵腹僵臥終不肯俛仰於人

吳僧埧大章鄉人有褚守行者常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

破身亡厥子戍永年墳遂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戍所付之

陳司獄繼源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

雅量

前言

薛文清公曰譊譊所爭者其細事耳令人厭之

崔公銑曰或人之譏言甚厲子曰是禮何其和微生之譏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達巷之稱言甚陋子曰執御何其平陽貨之嘲言甚傲子曰將仕何其舒後人一戾於時喋喋乎恐己志之不白何其淺

往行

胡惟庸爲左丞相險而貪以徐公達元勳貴重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閽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

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冑監需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還因作詩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蓋公緣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年尚書富不由科甲不喜進士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爲此文耶詬駡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温言改容道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稱艷夸道蓋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陳恭僖鎰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年自外台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后遇公卽有忿然不樂之意凡台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爲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

公一無所較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公忱爲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舉有越人邵昕先爲長洲縣丞遂起爲崑山令故縣有雙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倀文襄至大書于迎海澤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文襄見之略無怒色邵不久而罷

白圭字□□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除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謚恭敏天順元年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人有憤中貴嚴酷使刺之者誤入圭所擒之刺者驚曰乃我公也即自刎不入仆於地圭呼燭持視略無怒意善遣之

吳方伯昂既致仕歸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城會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寢又眇其一目布衣氈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莊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何敢悮觸舟不足辱

藉令舟壞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能懼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㦬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望謝過不已公慰遣之

王司寇時中爲刑部日馮御史恩疏列輔臣六曹長貳過爲軒輊上大震怒令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爲具臣時中笑曰具臣亦不易得嫉之者欲坐上言大臣德政律時中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死而時中遂落職人服時中雅量云

秦定王惟焯昭王庶弟一子正德四年襲封王有玉縧鉤素佩而珍愛者侍從誤墜地而毀衆侍驚怖王曰數也竟不改容亦不言侍從之過

高察使叔嗣嘗爲山西參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

集議僚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傍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
秦宗伯鳴雷既致政歸嘗肩輿入市有壓扉礙車蓋者其人趣下之已而知爲公曰吾以爲他官若秦尚書固可無下渠不我譴也
會稽泗橋陶公爲徽州守孔子所稱孟公綽不欲者其一二細事有新進士出差過郡入謁公府由甬道逕進旁觀者以爲訝公出次肅客如常儀已送出及月臺揖客東堦下從容言曰頃者鮑三峰老先生過辱亦從此客悚然意色殊沮而心不覺折服其德器渾融皆此類也
張達字時達太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性純樸不事表飾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官勤愼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官有論其禮義麄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麄率人言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黃簡肅公珂任龍陽令有郡推温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攸當温信吏胥必欲再審勾攝騷然公曰民籍已定勾

攝恐益滋弊盍已諸温以爲抗翩然去白其守守令公謝公不從適監

司至温時理捕事有告其誣執平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公

推官何如人公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

命公理其事竟白推官人服公之度量

不校

前言 闕

往行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

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

山麓產有瑞芝時皆以爲孝感服除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

左即拂衣歸年甫逾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

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墨書先生名於牛後向

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

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

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暇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踞上先生下手曰若休矣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愧而止

郭子法字守道朝邑人自號爲西河散人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

趙元銘字廷時號白雲嘗被彊暴侵辱不介意間行海濱遇醉人欲擠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先生顧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人嘔血死婦江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婢詢是良家子卽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僕今以富強故相凌犯先

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費陳公相特加禮重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爲羣烏之鳳衆獸之麟矣袁公丁公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採薇縣官疆一見雲氣尙蒸衣黃文毅愼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諸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靑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

梁司徒材嘗爲浙西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越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耶謹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

劉忠宣公大夏既致政家居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常有李某併兼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書其尾曰昔詹尙書家亦

有是事詹報家人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會試第一廷試第四改庶吉士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康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辨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有知公者

伊伯熊字世舉號虛室上元人正德丁卯南京舉人歷官柳州府同知初選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讎而前守適移書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

孫璽字朝信平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事初爲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賄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綰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惕惕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

持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攖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居興化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卽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張瑞斬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張瑞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慚恧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揚與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至死不止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止罷官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

唐寬字粟夫號蒙山平定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永平府推官歷官

應天府尹嘉靖壬寅知懷慶府有鄉官掘城土造屋罪其家人褫其車牛百姓稱快因被毀於憲司稔知公之廉節竟莫之信也且以毀公之人語公後公與毀之者遇諸席公絕矢口不言禮貌如初毀公之人深自慚愧

王敬臣以厚德著聞其父陽湖嘗謁客歸途遇大家僕倚醉踞而罵輿人辟之其人愈益詬罵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

厚德

前言

葉子奇曰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者反是

于慎行曰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爲忠臣如袁淑死節于元兇袁覬盡忠於子勛袁昂矢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

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命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王儉佐齊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爲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刺史袁誼恥與王氏爲伍嘗曰所貴名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以此觀之閥閱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爲人所宗不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陳仲醇曰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有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錯過耳

或問晦庵曰何如是命曰是性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可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無二假如漢高祖寬仁大度與項羽婦人之仁其氣象自別英雄之士一見而窺其微豈必其成功哉今之人狠疾者必罹横禍殘忍者必遘刑戮殆亦不近人情之驗耳又每于人事驗之性見書喜讀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忿戾者命多罹禍患所爲狠疾者命多罹死亡心慈者壽命長心刻

者壽命促性不妍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子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有不盡然或其修德以回天藏德以成福與而何可一例論也或云命有定命無定余謂命無定無不定前世修種深厚生爲公卿一定不易前世修種淺薄全在今生隨時厚積以耨福田曾見道書云人頭上各有七星行一善事則星光增耀行一不善事則星光隨暗果爾則吾身福德全在修種如前世有善果則福德可因而愈厚如無善果亦可藉以修種不待他生後世也不然德日削福自淺矣以此論命可謂不易之論

往行

劉少宗伯崧嘗爲職方郎改北平副使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記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

楊公維楨有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隣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劵

文以冒受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

朱公善字備萬嘗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閔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姚孝子甫家饒裕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貲煨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紿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遺一巨囊甫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愈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懵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紿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罄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畬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勿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紿欲暴其罪甫曰第得兄骸歸塟

足矣置勿問

周太守濟爲御史以母喪還家躬修塋或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

朱詢字宗信建陽人一日舟行泊漳灘下有后舟遭溺亟令救之其人行李漂盡詢取舟中衣食畀之又助以資斧當時未詰其名姓后始知爲于愍肅公也會議聖賢之後宜立博士主祀者愍肅聞詢劄下建陽詢曰建安當長余不敢越次以濫膺人多其能讓

曹義字子宜句容人永樂九年中應天鄉試選入翰林讀書登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篤於友誼編修邢譽卒而家甚貧哭之甚哀且買棺殮之幷賻以白金其子鴻臚序班純聘而未娶復助首飾衣服以成之吳人沈義係內親家日衰薄有女四各爲具粧奩嫁之其隣有竊其屋後木植者家人踪跡知之且詬且索乃止之曰彼乏用故取之勿再言也其仁厚不校數如此

黃謨字敎叔莆田人宣德中貢士爲仙遊訓導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嘗爲廣元訓導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盡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

鄭寧字志道號靜齋祥符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爲刑部郎中聞外艱還汴有邏卒獲鄰人爲盜者贓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曰物有相似毋相誣也

山陰高宗浙字叔胥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地十畝爲一阡給榇以瘞貧者里有衣冠之裔盜其牛或以其人告輒諱而應之不忍汚其先世正統庚申歲大飢糴旁郡米七百斛賑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飢又出私廩助公貸後二十年又飢亦如之時同邑吳淵周端並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奉詔遣行人廖恂賷勑旌之三氏子孫至今繁衍昌大爲山陰世家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十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今盍取諸成固謝會歲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至今彌熾彌昌人以爲皆成所種云

王家宰倎嘗購得楊氏別業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垣俾歲時往祀焉

謝封君某故大學士遷之祖友人俞漢遠客死爲棺斂歸其喪嘗買一幼女既而知爲宦家子子育之比長爲嫁良族

秦封君某字某無錫人秦公夔之父也有貸白金百兩者覆舟而失之歸則號泣將身縊公亟慰之曰癡男子得不葬魚腹中足矣尚惜囊中物耶遂還其券其人感泣曰活我者秦公也

魏文靖公驥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攜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

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曹郎有子壻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爲僞銀而盡盜其眞者比公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僞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僞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一人嘗爲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愼無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懽乎已而刑曹郎陞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爲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也刑曹郎恆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後曹郎以辰州入覲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韙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公未貴顯時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一魚者捕之公值市恐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

李彬宣慰司人性慈煦急人難如飢渴尤精于醫景泰初郡中大疫彬日煮藥數斛貯以大壺令子弟分攜赴閭陌療之全活者衆時稱爲陰

騭先生后以壽終

韓肅字世恭洪洞人韓公文之父也嘗爲醫學訓科每教子孫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大易之言也吾平生無厚積以貽汝輩竊幸存此耳故見鄉里婚喪不舉輒以所有濟之嘗有偷兒夜入室爲家人所獲咸欲送官公識其爲前顧役者念其母老而貧遂命釋之終身不以告人其人感公之恩恆祝天曰願公子孫世世貴顯

畢文德淮安人進士畢玉之父也景泰辛未淮人疫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活成化元年淮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阻而賑之爲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

顧公清之父名顯有姑之夫贅於家視其二子不異同氣共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且自名便利如其欲予之鄰人侵所居地見而不問家人以爲嗛曰爾曹第努力彼能侵之其子孫未必能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旁無媵侍或諷令繼娶曰吾旣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傷吾心躬自撫鞠終身不再娶

鍾封君鐸字文振東莞人故太史鍾公㴩之父也㴩既貴君益謙愼自視與韋布無異且戒其族姓曰魚鹽之利小民所恃爲命者愼勿奪之鄰邑有荒地數百畝可渠而爲田君集衆力圖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遽以讓之其人償半直君悉分于衆一無所取至於邺孤急難恆汲汲若弗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

羅念菴先生之先世有名慶同者號善庵常以市藥爲濟人之困無親戚貧富以病請藥必與善品即負劵不償輒焚棄不問嘗大雪夜半聞叩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與因勞其良苦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固不知也慶同曰而母病問聞市藥問所質云去金釧心當恚忿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遣人衛行歲且暮儒生劵未酬僮奴持之曰劵直若干奈何慶同笑曰汝爲吾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劵儒生母子也其母手持金布拜曰微翁不得至今日翁兒女視

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後期願翁世世子孫綿綿纚纚如此布矣慶同受而復遺贈之其善行類若此曾孫循官山東副使是生文恭公洪先舉嘉靖己丑廷試一甲第一名

黃簡肅公珂與人處傾蓋卽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則斂退不校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倏忽百年同歸於盡何必事事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不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爲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於我有忤者不必計也

魯封君仕賢魯公鐸之父也常有盜被獲以窮伏罪君惻然曰是爲飢寒所迫一寘之法其族且不齒將胥而爲盜矣因慰遣之盜後改行爲善感之終身

王冢宰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

管珣字德潤寧夏人故給事中律之父生而敦懿寡言笑然獨勉人爲善若見義事或懿行必曲奬其成若見人良子弟必勸其父兄使之學曰甚無犬彘兒子輩若見名士大過人必謂人良子弟曰玆豈天下降耶又好賙貧拯急若見棄業惰生者之匱乏雖升粟尺布又不假曰珣不能耗財以濟惡友人赴舉者貧而裹足乃卸其室簪珥易金爲贐友人既舉則終身不言子姓私問焉亦使杜口

沈封君元瑞實行篤修鄉人重之嘗見破瓶於屠氏之門則跪拾取之太宰襄惠公嘲之曰瓶破矣何僕僕爲對曰爲行者慮耳太宰曰然則急投之河中曰將無觸舟乎卒攜去屏處棄之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措焉告于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嘻吾想至日折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劵翁又

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幷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屠行墟公所言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往來如姻後餅家被仇族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窮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箒妾顧留之月餘使妾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攜女往顧復却還後餅家益窘鬻女于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卽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與相公言侍郎歸夫人乃備陳首末侍郎嘆曰此仁人也盍揚之以彰其德于是竟上其事孝宗

稱嘆不已命着令該部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劉鳳儀字天瑞襄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刑部郎故編修龍之父也少孤能舉櫬歸塟結茅墓莊課耕養母以孝敬稱撫庶弟鳳鳴以授經儀每游宦必攜以自隨如所生委以家務踰二十年求去恣所欲取仍割田廬畀之叔母陳寡而無子母事之且爲置後媚䔥昏塟亦視力爲周䘏有族屬來省疾操白金佐醫藥費君泣曰吾宗多貧安取是是益吾疾也竟弗納內弟有遺女失所會妻李氏女没俾繼之曰猶吾女也其篤恩義類如此

徐公昂字文舉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中以疏劾閹瑾奪官嘉靖初䘏録舊臣起昂爲廣東右參議昂初無子就王生相生曰君今年登第但不宜子後在西安途中買一妾詢之乃良家子卽焚劵爲擇配偶焉秩滿還京師相者迎謂曰君相頓異其似有陰德有子矣後數歲果有五子

金達字達卿號望山江寧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副使爲陽信令前令

負官物妻子久繫幾瘐死君爲償之復厚贈遣之
永嘉何淮勤儉起家而好施與弘治戊午歲大飢出穀數百石貸鄉人已而悉焚其劵及掌鄉賦復值斂通都米鹽皆爲代輸時疫繼作則倩人施藥全活甚衆置義塚施棺櫬凡可以利人者孳孳焉行之不怠守巡邵守嘉其行誼咸褒禮之以壽考終曾孫懋官今爲兵部武選郎予在東甌王九嶽爲言方嚴之先稱長者善行甚夥今采永嘉縣志而錄之
王允升字巽甫定安人父僖好義樂施有隱德允升重甚寡言笑不治家人產嘗被盜有司追還百餘金允升以非原物不受人稱其介后應貢授訓導至留都卒及子私諡貴顯或謂奕世厚德之報
王大京兆震有厚德嘗有京師鄖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損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伸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寄寓山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

符也
戴大中丞璽家居日有庠友趙宣者家貧不能塟親以所卜南郊壽城
畀之又有范瓚者以所居室質錢于公而期滿當徙公慰之曰吾寧不
得室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霍任字尹先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卽暑夜不違人服
其端莊父母沒哀毁成瘠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闋因移家墓下兄方
歷顯要秉銓衡而任托跡谿谷間不與世事然赴人之急甚於其私有
受誣殺人者未嘗識面聞其寃輒爲雪釋其人致百金謝揮而不受歲
侵令家人減食以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鬬乙不勝毁甲
先隴釋憾甲將訟于官任諭之不聽乃具撫嚭往拜其隴躬釋之甲驚
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
龔世美嘉定人以大父弘任入太學爲人樸厚長者諸父兄弟習其弗
忍也歲負國課當催科時故囚服桎梏以見世美輒悲恚不自勝立爲
償之明歲復然卒不意其詐或陰縱火于旁舍陽爲救火羣入攖其中

藏亦終不恨也未仕卒

孫僉憲璽在雲南日有大理府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

蕭中字存中龍泉人故僉都御史啓之父以啓貴贈僉都御史丁亥歲臨喪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潮湘者既飲食不時疲于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居人皆以爲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

翟公鑾自祖父來素不殺生逮及公奉行惟謹每燕會令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無違也諸城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藩臬每欲崇飾屋垣規恢基址公累遺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厚類此

劉公釆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去後代者入居其邸舍親其扃鐍牆房整飾如新益嗟嘆公德云

趙司寇錦撫貴州日過江右見分宜藁厝道旁愀然不能去言于監司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事必類如此願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相若忘其睚眦之舊豈不難哉

張封君某號望山平湖人故方伯大忠之父也以貲雄里中方伯未第時里中猾構戚屬之無賴者挾詐以間扼之公乃市牛酒交懽以巽辭解門下客怒曰公孱人也彼渠能奈郎君何吾請爲公狙擊之公笑曰彼幸聽吾解大喜即不爾吾亦不藉汝夫隋珠者而忍鵲抵也後二人皆窶困公益厚遇之益愧而感嘗視其季父燕中而邑人馬氏子以負大司農賦繫獄廬公不忍其困爲貸二百金上之官得脫歸而貸者踵至馬氏子逃之他邑公不忍跡也又爲之償其息家縣中倭警而有金鎰者其先故大父時交方城君乃笥金帛數百千寓之倭退返槖則枵然空矣或謂法當聞之官公曰聞之官則成彼盜矣吾不忍辱吾大父

交也

石封君魁字國士東明人大司馬星之父也嘗補邑掾諸邑掾舞文以利相高又相傾也翁少之嘆曰近法失人近情失身吾茲有以衷之哉顧書天理二字掌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俛視掌而邑故有牘紙賦直爲百金而領是役者率十倍償之家比破翁言於令曰奈何爲姦胥橐計悉裁之有法未至死者而吏攄成案持不下陰喝曰不與百金吾能死爾翁聞微以風令悟促其獄出之其人暮夜袖金以報翁翁嘆曰誰爲若德者非我也不可示之掌而走

王守愚蘇州人太學生王舜登之父也嘗買宅徙舍既入而前舍人留一病奴欲以嘗公公爲具枕席善飲食之曰幸安此毋急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乃非人哉欲死我以嚇長者久之奴卒與他隣鬬以死他鄰坐破產里人乃以公爲先見云

楊忠愍公爲諸生時讀書邑寺寺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已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

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于是奔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

楊少司徒宗儒嘗撫治鄖陽故有鄖陽通判子寇韋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韋中湖省高第實公成之也

顧封君汝玉字稚圭號栗如常州人嘗爲博士弟子以子其志貴封工部員外郎其父半野翁嘗有怨于里豪豪齮之中以法公上書白寃狀請以身代乃解而豪不勝恚則陰使羣盜刦翁室廬爲燼未幾盜以他事捕繫翁欲往證之公因請勿證也證且賈禍乃止豪亦懼計滅盜口事而釋人服公智豪復移恨於公使人狙伺公卒而投諸水公踉蹌出幾不救亦不校有孽弟少妹壯爲之婚笄爲之嫁咸使得所弟求析箸推與其半其半盡又割與之弟猶不足公廩其母與其妻俾其身不乏供而後弟有愧色也曰吾乃非人而欲攘臂辟包乎嘗以盜胠篋幷失他人質物悉籍償之曰盜寔愶我毋波及他人先墓濱金涇湖湖之人

稍足自給公盡捐之里中受沒者以佐其費宗黨姻戚待以舉火者凡數十家時時折劵棄責至空橐不顧也公嘗言士局處一鄉施德僅僅耳不足以訓俗善世乃博採經傳格言及稗官野史所記禍福徵應之說彙以成書曰樹德錄曰勸戒編海內爭傳誦之瞿然顧化

陸封君胥峰有友人朱氏準死徙其子自近而命司寇推田舍殖之毛壽官者死貧不能具棺歛悉爲科理且治塋華山人者寧海人也遇於武林契合毅之終身不倦王父程鄉公卒於常山逆旅主人與有勞焉公時甫髫父又不在也見主人之子若孫必饋邺之歲歲恆若新公乃曰可以及疎矣所有施予多不問其主名嘗舟行過漢塘或言有五棺暴于路者卽損貲而歸諸土歲生辰合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宴而出錢帛勞遺之以爲恆

陳公王政字純甫崑山人故督學陳公允升父也常買宅而聞其家有將就蓐者戒勿遷曰須其乳可也乳一月矣曰婦人新免身與兒新免者皆不可風再閱月而後使遷所度塋旁有錢氏者塟久矣一日舉以

求售公曰吾必闞吾壟而尸人之親耶若誠貧也吾與若直而完若墓且封樹之僉事之友方生死同年高生亦死其親皆老無所歸公買空宅一區授館而餼之粟焉

馮子履爲諸生試臨淄歸夜雪有候生者墜谷中公扶之出乘以己乘徒步掖而歸得無死長安賣珠媼因醉遺珠而忘其處遽欲自刃公使趨召媼媼至則以珠與之大同舍人踣公所愛善馬日行數百里者秦州吏碎公玉環皆貰不問

李棠字某崑山人今大中丞同芳之父少貧爲里中弟子師弟子雖日益進然其餽不過修脯束帛以其訾晝什一小具家而遽好仁義急施予既習醫則多施藥以活貧者歲飢道遇殍未及殊扶而返之舍食之肥而聽其去不復問如是至再問之曰吾自行吾不忍耳不以爲彼德也一日自吳門歸同舟之旅竊其橐金去或曰是可跡也翁謂人固未易跡藉令跡得之彼何以具面目天地哉族有爭墓壖者中翁父子以法尋白會其人得暴疾死子亦死翁遺其孫金俾葬壖地傍而築室以

居曰如是而死者可瞑也故爲隣惡少年所睥睨每雨輒更版築而侵焉翁弗之校其後伺翁避島寇入城盡掠其藏而火之事發翁亦弗肯窮治

馬公琴字廷宣內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寧波太守公平生於人厚施薄取去來如遺有村翁盲疾且貧者以子女二人來鬻公旣酬其直曰予幷食若歲久盲者告還公幷以子女還之

潘僉憲鎧初令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及遷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爲寃有縣丞楊某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公嘆曰焉有奪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

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挈妻子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

仁本意作善復雜愛欲其間不智急還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騭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連捷至今鄉人稱之

楊封君時進字從之號埜泉武昌人以子芳貴封兵部右侍郎莊僕嘗與人鬬殺其屬以誣鬬者其人窘自歸持金餉翁翁念以爲峻拒之則激而生他端不竄即死耳乃陽受金而陰使蹤跡驗問具得其實則笞僕而召鬬者還其金其人感泣固請翁竟麾之去曰無傷吾廉

吳封君滔字巨卿號少行長洲人以子之佳貴贈知縣生平倜儻好施雖貧不懈嘗徵租田家已受粟數斛顧視一兒裸覆藁中以不能絮故公惻然竟捐粟予之有邏卒夜縛一偷公值之塗問狀竊止一衫將因之斃一人好爲祈免不可則以鏹贖之偷感泣去亦不告以姓名

陳封君穎字伯敏號逸庵河南孟津人官洛川知縣故大中丞惟芝之父也居平取予嚴一介而族有更徭祠廟有興作常捐貲助之無悋惜所市器物常取窳者或怪之公曰夫夫獲息幾何而鉤取其良令滯不售吾弗忍也

王之士字吉甫號少庵鄒平人戊辰進士歷官河間知府里居門外貿肆有抉扃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于人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貨其墓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他鬻其惠愛皆類此

沈公周以厚德著聞隣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人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訛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人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即舉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嗟呵售者

劉紳字一緇崇陽人大中丞劉公景昭之父也既以中丞公貴每出騎一款段曰吾幸不乏[illegible]骨而奈何駕人車微時嘗鬻病豕人償之如恆豕公曰豕實病歸其値直家人有拾遺釵者公聞其為隣婦遺也袖還

之屬大飢穀石一金公爲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又樂施予喜
事環村而橋道郵舍宮寺有欲修葺者皆公任之
陳鑑咸寧人以貢爲錦州判官堂弟童子死于里中猘狗狗主來賂丐
免告官君曰茲吾弟之不幸也吾又可因以取財乎不受亦不告官
周公導卽通政公或之姪也歷官僉事初鄉試中式歸至華陰乘傳驢
以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公待之婦人曰我寡婦唯守此一
兒今當渡渭我迗過河公以途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母又勞乃下
驢負任徒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于關外見公負行來以爲未中也
皆回公至家良久父曰人皆妄言汝中公曰中矣父曰旣中如何步行
公語之故父稱嘆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惠
政卒於官比發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
金山指揮王子奇初未有子夫人劉氏欲以婢妾侍之爲子嗣計子奇
不納后爲買一妾子奇自外至詢其父乃金千戸爲患難故鬻女子奇
哀而還之不索其價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恤孤貧𡎺拯顚掩骼汲汲

如不及行海遇風賦詩曰我心如有愧天地肯相饒又曰料得老天知我久須臾雲露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錢憲副立生平有三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帷薄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雜事

程太守廷策家食日嘗獲金橐遺旌陽道中則之賣漿家通夕飲慮失金者故托於酒人詰旦愈酣遽邀塗人分席不能飲提耳彊飲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頃之號泣者果亡金舉橐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

柱史四川方公父曰一田公有逸馬入公廄公言之官秣以待主逾年有男子云馬主也遇馬於閑毆牧僕奪馬去居數日而僕死男子大懼懷金求免公卻之男子愈益懼益百金叩首求納公款誠譬慰固卻之男子始信公謝去出而頌曰使公子孫世世顯貴也夫秣馬待主而男子毆奪馬負公多矣數日僕死我匪彼穽當之人命夫復何辭此誠死生危急之際也百金至重餽乃贖辜必無後虞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

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耶

熊大輅字用商麻城人恂性直外若憒眊然中辨人或嘲之曰公茲棼棼如此即他日服官臨民將奈何應曰吾能也人曰何能曰吾惟愛民如子耳已而以舉人授四川仁壽知縣四載以憂去復補滎縣九載凡所措注一如其言后乞休歸族人以逋負故鬻産於大輅蓋括俸金與之族人知其易與謾曰産直高宜增大輅曰吾囊竭矣遂以其田還之燔其券無所責年八十卒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也諱玒行八其人謹愿畏法蓋長厚者也一日自在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極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即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乃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自來矣

須讓字惟厚嘉定人篤於友愛處骨肉務以含忍相化終身不言析箸

事寡妹甚貧歲計其衣服之費而繼輸之并爲撫育其子嘗寒月過債
家見壁下草中有物蠕蠕動怪問主人俛不能答發視則三穉子赤身
臥也遽還其券出見哭于道者云市布得假銀讓如數償之尤好覆人
之過家亡二牛一人逐而得之則謝以一牛一人得盜主名以告且云
當聞于官而誅之讓弗忍亦謝以一牛二人仍亡所知以白金數定來
願質零星以用後試之皆贋物然終不言也以此鄉人多感德者

陳封君原字復初富陽人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卽呼酒筵
款連日夜不厭急於行義嘗斥其餘以賙貧乏人有死無塟具者卽助
之棺椁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立召其子以金還之嘗以貢爲
汜水教諭鄉人孫景原戍邊客死汜水先生遣人護其骸骨并妻子以
歸嘗道經睦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羣鳥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
無以自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鳥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
問槐價幾何卽如其數操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拜槐得不伐羣
鳥卽禁不聲次子鈍鄉試又次子銓第進士爲兵部主事

劉天熙字汝晦建陽人少受經術試有司不售遂束貲客留都江淮間以廉賈稱性尙義樂施劉氏族衍多不給者熙剖義田二百畝以贍之嘗有舟子亡人寄金爲寄者所窘欲赴水死熙慰止之代還其金族有貧而鬻婦者劵成矣熙如劵貸之卒完聚以老若此者不可一二數然未嘗一語人人稱爲劉義士云

劉千戶蒼嘗及僚寀伐冰入凌室一士凍餒跌其間羣士載冰爭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鬬羣士解挽出士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覘之心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尙義而不妄與人遂呼公爲兄弟云一日揣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具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所畏服者也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雞黍約乎取大杖責經且令其出妻時麟方學於經奔告公公趨至趙氏曰朋友與家室孰重假令輕出其妻再娶弗賢令爾此孫不立何趙怒方霽乃令具饌歡宴而罷常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誤遺路道公曉行獲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

頓足撫胸叫號而來曰天乎何殺我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笑而不受

張準字元平長洲人習舉子業垂成父客都下馳書召之卽投業而往有常清者與共事貲視準纔什一中分其息猶以爲未足訟於官不勝又嗾戚畹之豪者奪其肆而據之準卽引避焉其人兩遇寇悉喪所有準獨無恙一日方晡食有僕歸自都下報車覆計所失五百金飲啖如故聞仲子取解北畿家人未見其動也

李疑居金陵家素貧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爲吏京師得疾慕義踵門疑卽汛除一室使寐息其中躬爲煑糜煉藥旦暮所若兼親浣滌景淳流涕曰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在舊旅邸願君取之不然終爲他人得耳疑遂邀其鄉人偕往攜以歸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召其二子至按籍還之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疑謂婦曰人命至重吾寧舍之而受禍不悔也俾邀以歸產一男子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辭去

鄉仁疾篤醫曰必得紫河車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常發熱毒且陰買出此胎者多難養我死何憾不忍使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

陸應期字國賢其先儀眞人嘗買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而不知舟人皆盜也數謾罵之應期性慈厚時時推飲食相勞苦頃之盜發擁應期坐樹下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榜撻甚楚盡刦其資應期所出貸里人人數負之輒自燔其劵以是家益貧嘆曰太史公有言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吾休矣自是不復言治生而託豪酒自娛年七十餘卒

程邦政字師文歙縣人以貲爲郡掾時里民吳榮以採木不中格論戍以屬師文師文曰民椎何知格得從減榮鬻女得十金行謝師文曰去之毋汚我已而得其鬻女狀亟割帑金益之俾贖女歸客有竊金六十寓師文求居間同舍掾而其人死師文呼死者之子歸之子初不知也師文雅慕氣誼不夙諾義聲隆隆市廛嘗質肆金陵而有誤償金二百者已復有以珍玉留質金百未及授金而其人夜暴死皆追還之司城以師文奇貨可有也使盜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於梁叱曰

吾獄神也師文長者奈何嫉盜證之司城懼而亟謝遣不敢問不逞少年數貸師文錢而歸其半久之不能應也恚而昧喪將要師文于途不利焉空中飛石中其腰膂大悔懼匍匐謝師文曰君詎能使鬼神受役吾儕小人安敢犯又一少年窺師文槖中裝夜觴師文置堇於中忽驟風起滅燭燭至而少年誤進堇觴立死都市火將及師文肆僮奴倉卒自救師文曰無以爲也天以災懲邦政邦政將焉逃再拜而火卒滅載米舟至孟河觸石裂有聲已抵肆發米米盡而裂見可五尺許頃之舟遂沉

程廷金字有功休寧人嘗賈於六安夜有斬關而盜五百金以去者徵之則里中孤兒也人謂捕而送之官公曰入獄必拷死奈何以五百金故斬人後遂寬弗竟

時恩字文瑞嘉定人嘗呼鉅舟裝雜粮千石淮泗間風浪大作君從一奴策騎改陸至其地覆舟子遂恣游伎家飲博且罄迫則請以其舟償君憮然曰吾猶不至罄汝盡此舟矣付之陽侯等耳遂縱使去最后買

彭城屬歲侵君悉以其貲分貸之而博一篋券歸明年復往大水漂廬舍人畜殆盡亡所跡君遂舍其券不復問

李勝惠廣濟人性溫厚能容人過人有盜其物者獲之置不校乃與以牛穀諭使改行所在敬愛之

宛涓字公濟黃梅人性仁厚好振人之急嘗夜過隣家飲有二偷兒入隣家行竊被執主人欲投之河公濟曰忍哉且竊盜罪不至死公奈何擅殺人自干憲典乎主人憚而止遂釋之

貢鏞字元聲宣城人少好深沉之思博洽工詩詞又雅負質行夜有盜入鏞家家人執之鏞不欲識其人命勿燭盜曰爲多負苦耳遂更給布粟遣之里有患疫者衆莫敢通鏞獨求藥往視焉居嘗力耕稼足不至城府手錄古隱士有迹無名者自況翛然吟咏也味泊如

張𥸤字元素泰與人歲飢傾橐以活餧者又值大疫遇疫者一人臥道上擕歸置一室療之而愈隣人穴其牆盜穀𥸤覺之與穀令滿負而去竟不言其人

王世貞曰牟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爲儒衣冠其所理恆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太善卽言壽寧胡不肯具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茝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寮草奏署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謂斌中悔耶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元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爲奏入瑾大怨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鎭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閹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閹賂陰喝斌令歸曲祥仍爲閹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詔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江都循故事官爲賻三百[illegible]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illegible]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

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目錄 内編

瘞鶴者　王鈜　嚴用和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隱惡

前言

王達曰以言議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議之哉大抵好以言議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于平日議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搆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貴乎養心焉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身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

語和顔色隨問卽答者庶幾可耳

薛文淸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眞見乃可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然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又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若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殊有餘味

何孟春曰人有喜聞人善而樂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眞寧免爲小人

又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爲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漢竇嬰爲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將以毁去矣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乎善惡敵也水火不相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子何以處此恩欲己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也其無意乎

敖公英曰近見當路者譙讓屬吏不職至出惡語振暴其短令人不能堪人亦出不遜語以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病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又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知之然陽爲善也若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於此

又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誠厚道也然或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于人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惡當原其心不可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

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爲善者何頼焉善必誅心恐

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羅念庵曰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

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皆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

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于人之掩其短彼旣揚吾短矣不

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曰種禍

朱以功曰言人之善者雖不當而理當矣言人之不善者雖當而理不

當矣

又曰人有善我揚之亦我之一善矣人有過我暴之亦我之一過矣

敎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蝟集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

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

聲吠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

得而聞之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

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往行

高皇帝嘗召宋公濂問廷臣臧否公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爲誰公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侍郎徐公恪爲都御史時巡撫某處一太守送曆日百本每本有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閑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太守領出亦不言及善處而得體

錢修撰福嘗請急歸梁溪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爲公師華氏張樂款之生擁皐比上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報公入邑矣薛遑迫請出更衣因馳請公公恕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以辭跋涉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山

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語公公曰
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無急若生乃得脫歸

吉水羅公循會試暗亡其襆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得之
乃紿循往訪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
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
聲尙得爲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陳少司寇堯嘗在粵御史故嗛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閒御史事
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卽面不
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

徐文貞公階歸里徧召親故一人取席閒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
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盃帽俱
墮公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
終其身以爲常

沈公子木字汝南歸安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南京右都御史嘗爲建昌知府時有兵憲某簠簋不飭與公不相能乃反讒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都憲語次忽微詢曰監司若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齮齕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路籍籍何也曰府實無間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者

新城王叟者卽今新城王氏之先也與其嫗力田作苦家贏儋石之儲有窮措大者夜穿叟墉叟覺以戒嫗是俞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譆君故某齋之長而亦俞兒耶夫婦甚憐惜之語曰勉之勉之吾兩人終不敢暴君之短因出黃粱與之庚而世卒無有知者

釋怨

前言

何孟春曰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漢光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將谷崇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藺之釁先起於頗啓爭端也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辜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己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藺之釁起於頗藺非有以取之也頗之聞義而服藺寔感之賈寇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恂其得與相如比乎當復部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當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固壞亂之後與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輒戮於市不嫌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也恂與復並列將相宜悉復之爲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校者乎使當入境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追不在其吏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特善於補過而爲國之言無媿于相如耳復以帝爲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于頗者矣故爲之評曰相如之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恂也頗之自反過勿憚改非復所及帝爲分之而後釋焉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次者乎效廉藺而不得猶可爲賈寇下此則難乎其爲賢矣時貴州守

臣有失和者愷爲是言而責備於恂以附春秋之義守臣有感之者春秋取之

陸文裕公深曰蜈蚣畏鷄鷄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然水尅火火生土土復尅水火尅金金生水水復尅火餘亦復然但生數多疎而尅數密豈猶報恩者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張居正曰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況寃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盻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

又與書曰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

惠敵怨不及於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卽有怨於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顚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于愼行曰李晟爲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薦延賞爲相且爲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閒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愼哉此數語不切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內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卽有不平一語而解何至如晟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此否

馮公琦曰從來仕路相與斷無因請說責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怨

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小嫌相爭相妨漸成猜忌又各以招其門人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待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階高拱卽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極細耳因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賢幾何國是幾淆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一人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興闌意淡久當自止卽使不止受其所中亦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生地上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波因雨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

又曰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論以言語入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挽救忍使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或聽傳聞卽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其我有所疑稍形辭色觀望者乘是而追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

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辭色而我之辭色乃始於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若少寄語若多近有一種風尚專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鬬而己反居靜地觀成敗又或別有釁釁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吾報復其深言軟語使人信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閒之害轉疑轉鬬轉鬬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凡言之來也疑以爲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爲國或爲若疑則未有不出於自爲者也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愈相構則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操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卽天下事少一半矣夫鼠鬬于穴穴不爲㪚而能戰于野野之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余之爲是語亦以爲國計非但自爲大臣計也

往行

洪武初上嘗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劉基爲上言李公勳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顚覆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馮思齊黃安人洪武初以貢士入太學高皇帝幸學見其儀度瓌瑰偉之遂授御史思齊爲諸生時與百戶黎瑄有隙及按江西瑄被逮九江獄中思齊平心直之瑄感泣刻像以祀

呂尚書震爲子乞官上以問夏忠靖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禦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

尙書金公忠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公爲尙書其人補吏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繫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揮使厤張最無賴遇

諸塗𥿄之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即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則撻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且虧體辱親矣張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免永樂丁酉誠中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轉刑部會張奪人貲逮至京師命誠鞫問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暴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門怡情山水有詩集行于時

徐晞以吏胥至尚書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輙駡意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没晞為舉殮送之歸

于公謙與葉公盛皆同寓北京小蘇州巷一再往來後葉公夫人金氏故于公見公即有悼惜語葉公因偕董公仲魯謁于公朝房求于公誌金夫人之墓于公讀行狀既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即有得勝門軍馬躪死之變葉公時為給事遂與同科者疏劾于公以于公

爲大司馬也後奉詔原之是日郎中王偉卽持墓表與葉公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其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定一字此本是已當時皆以高致稱之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司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調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生平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陸莊簡公光祖爲太常卿日當孫太宰爲御史時論公專擅去陛辭之日邂逅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揖曰某戇拙微君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且詞氣和平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掌銓所以推轂公靡不至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衛人嘉靖壬午河南舉人初授元氏學諭歷官戶部主事嘉靖甲辰榷滸墅稅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榷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雌黃其間耶」

趙大司寇錦巡撫貴州時過江右見分宜藁厝道旁憮然不能去言于監司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事必類此願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相若忘其睚眦之舊者豈不難哉

金大有字伯謙嘉定人嘉靖戊午舉人嘗爲里中無賴誣訟于直指使已而其子爲盗事覺語連父父子幷坐死大有言于令某直無賴實未嘗爲盗盗者獨其子耳遂得釋

石封公珍字國琭龍巖人故右副都史應岳之父也襲武爵至武略將軍以子貴贈如子官性坦洞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務出于寬厚邑有

黠豪工持人短嘗挾公得百金而去及中丞之貴也因所親叩門請償公麾之去曰吾自欲與若非若強也今乃欲使我復爲若耶其人不得償踊躇謝去乃人人頌公長者

侯璞嘉定人按察副使堯封之祖也父曰守常公有四子而公居仲兄之子皆蚤逝其遺孤一二弱而守常公之養子徐端者壯而得守常公心既冒侯姓且擅其產時守常父子皆前逝獨公在居常扼腕不自懌曰吾父𥁞食於徐而歸之產且我何以見先祖地下於是公之婦立長於公六歲矣而賢與謀之而立曰彼固少爾易爾毋如我衷何雖然盍請之鄉三老則已入徐端潤曰吾不能從汝辟恤也公恚甚奮身直之邑令而徐端者微知之賂邑博士爲居間曰產於端受差當旣兩造公爭之彊令囊以三木公伺令出入輒號呼曰不腆先人產使子任賦他人子任享如天何令不得已爲𠀤而歸公自是公稍稍立矣其於徐端所以問遺伏臘吉凶慰藉如兄弟無間曰爲升斗不獲已吾安敢遽死吾先人乎

黃卷字某麻城人初以錦衣籍爲順天諸生時視學林御史者其爲吏刻覈謂緹騎不當補順天學悉繫治之公與焉林御史遷去經後御史始得釋而竟以是阻試又三年而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所對策剴而文故相張文忠公奇之擬甲第薦而懼失上旨寘首次故緣以收公公謝弗往乃僅得刑部選爲雲南司主事林御史時已遷中丞撫順天坐誤觸宮人下獄復當公讞治林公心知公故郄憂之甚公第弗見而陰戒吏勿侵掩之僅以誤論獄上得免辟既出獄公修諸生刺以謁林公且愧且感曰我目故無珠公殆長者

陳王政者楚督學允升之父也少而贅於周曰秀水君老而委其政媼媼獨憐其長女之適張生者公甫結褵而長女自樓中擲故衣數事於公婦曰以殉爾而張者驁而恣不以僚壻視公而數侵之既周宜人夭而公時抱僉事泣曰若母賢而素壯胡以夭得非其娣祟之耶已而曰吾德之不競則有勉而新命之不競則安之而已因自號曰新安里人亦稱之曰新安故不曉其指也最後張生鰥而貧老無倚數過公輒飲

食之又衣之而至其死爲調殮塟卒不以往事纖介
吳緝字大章太倉州人方幼孤崎嶇說炻間後其人犯法抵罪緝奮身
爲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遡之卽吾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
急時有奈何效小丈夫戛羹掉臂之爲

復仇

前言

丘公濬曰復仇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而不
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克水必報之水
生木水爲土所克水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
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
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
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
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
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

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寃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寃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恆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

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固甚言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此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仇傎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仇而亦無仇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恆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旣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寃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時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仇之義世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仇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讎者非謂爲人子若弟者親手剸刃於所讎之人則凡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

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讎也既書其情犯而告於官而其所讎者或隱蔽或逋逃或負固而報讎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讎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交之讎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悮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國法爲哉孟子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爲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除悮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鄰保卽爲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鄰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礙赴藩臬藩臬有礙赴闕廷經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狥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爲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讎者所在卽以上聞時赦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寃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卽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讎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卽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

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卽坐其親屬鄰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仇果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寃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讎者死而流放之於胡氏之所以處張瑝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讎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往行 闕

息訟

前言

陳白沙與謝伯欽書曰聞子酣於鬭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得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寃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罹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己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人第清修苦節以立於世如子之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於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復芥蔕之跡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

王陽明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鄰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張弼曰訟者公言其事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內順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

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恆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爲無復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詆巧刺變亂黑白顚倒邪正順其欲者跖蹻爲賢非其志則夷齊爲汚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日甚焉雖有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絕之也然以天下觀之南土則文於北土者也北土寡訟而南土之訟乃繁以南土較之江右若文於諸邦者諸邦寡訟而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之士反工爲口語巧於訐訕乎古稱鄒魯之士齗齗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爲賊義蔽知之事何若椎魯樸鄙者目不接書而自信其天耶

往行

王公蓉以分宜令罷歸居家嚴肅無或敢犯然未嘗與人較計瑣屑未嘗以片紙訟及官府更不喜權子母利益用無競於人雖有租負詈不

問然多感動自輸於門嘗署齋壁云詞訟一事若須謹始繳官司公明足恃尙不當爲若關節可通貨財可取或雖無心而偏暗柔弱爲吏卒所使則將何所不至於是而悔固無及矣故凡鄉鄰侵佔地界及兇悖凌犯姑徐徐諭之勿遽與訟若能置而不校則善之善也自此族黨且爲所化爭忿不平得一言而解無可訟官者稱善族焉

張治字榮平龍溪人以貲雄里中負氣屹屹不肯爲里豪下諸生有貸翁百金而負勢不欲償者意翁孱不敵也翁訟於邑不勝訟於郡不勝衆或撼翁何自苦乃爾翁不顧走之監司而勝矣顧割所償以爲諸生路資曰吾豈有憾於若哉吾取吾平耳嘗市巨室隙地而良有欲得之者翁故懽也冒巨室之姓以贖翁怒曰若亦舞我耶以若市則可以巨室贖則不可幾再訟於官卒弗與旣而置酒好與之不恡也嘗創第時諸生某某有構其違式者尋白翁與酒會酣好無間或謂翁是不嘗齮齕汝耶翁嘆曰彼齮齕我固妄我而效彼則亦彼也翁以中外構故弃走聽理者五年不責佃租者三年歸集其佃人語曰乘吾之危而匿吾

稅若不得稱良寬若於三載而迫之一旦吾亦不得稱仁今貸若去我他佃矣後其第四子曰惟方應選貢遂薦順天里有黠者授三十年廢產以其家衆據橋塹地而逼翁翁攝子弟姑避之曰吾少孱故不受舞今足以逞矣受舞不孱於是鄉月旦益歸翁爲長者

吳人羅維素行善鄰人築室稍侵地或請詰之維曰詰而不從則當訟之傷鄰好矣且訟必橫費曷若貿其地無幾鄰竟售居於維

處謗

前言

陽明先生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怨詈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

念庵先生曰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多歉二者交併人始有言或據迹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影於是乎猜讒繼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

至前也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沉深不曜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範世之遭猜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王文肅公曰當局之人讎妬自不能免要之此世界日日事生鵲噪鴉鳴總未足以定凶吉記得管東溟言我輩但保得閻羅殿前質得過其言雖戲實確論耳

公又與史鶴亭編修書曰別論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辨兄自謂寃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言果堪與鬼口爭勝否也主上明聖眞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臺洞然此外一節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則吾事畢矣

又曰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冰之不可附熱遠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誦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吃緊今日一二下石者一切付之不聞亦人己兩便之術

張居正曰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以其身爲褥薦使人寢處其上溲

溺之垢穢之吾無聞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

往行

張達字時達太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純樸不事表節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官勸慎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官有論其禮儀麄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麄率人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顧清華亭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館毛澄汪俊羅欽順相與砥礪氣節涵養德器人謂館局得人清自學士擢少詹事遷禮部侍郎沉默簡靜一洗吳松佻薄之習有訛言近似者言官不察竟劾清清言於人曰事雖不相涉亦行不足以孚乃爾安用辨爲遂致仕歸後廷臣爲清辨其誣復召起爲南京禮部侍郎以疾終

去讒

前言

方希古愼聽箴曰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旣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爲是非家國之亡匪夫伊人尙審爾聽以正厥身

岳公正曰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在賢人則嚴而傳詩詠巷伯而可知

王達曰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薛文清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况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蘇伯衡曰空洞子遇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幕窗戶間無不樹之空洞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

人嘬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黠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已也曰子知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何孟春曰黨彥進在許昌有說平話者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

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敖公英曰予觀古今讒口之機槪肇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耶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成尹曰智者除讒以自惡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言明則無讒也愼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劉仕義曰讒邪之爲害甚矣被讒者固以受誣聽讒者亦以敗事嘗讀何人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言謂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面見矣汝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中不可測哉因掩卷嘆曰蘇公之言固然矣豈知鬼蜮肆毒以惑人猶有測也在人之鬼蜮肆毒以惑人未可測也釋空爲有轉白爲黑有所憑依恍惚之焉以爲眞有所假托依稀之焉以爲實聽之而不墮

其計中者幾何人哉禦之之道無他焉本之以公行之以誠付之以不聞不見則彼之伎倆窮而無所施矣昔僧修行山中嘗有外魔現怪僧曰山鬼力量有限老僧應答無窮萬松老人從容錄曰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林泉老人空谷集曰變幻之倫魑魅怪異明眼人前皆爲兒戲善乎其言哉

崔公銑曰不仁之人非禮之事疾之已甚幷矣然拒之必嚴逆之必遠毋曰姑寬之如黑點白汚之易而難湔也

陸平泉曰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爲害鉅也

張時徹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禍家有國者禍國有天下者禍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畜之也嫗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爲是凡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晝之所規與夜之所晝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而遘隙則裹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反戈而相向導外寇以發囷窖庸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之不

可畜也鷄之伏鵠卵也以爲己子也卵豁爲雛孜孜然啄虫蟻而哺之若己子也比其毛則鵠而已矣毛生而成戞然鳴於灌木之顚而翔於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㷄谷之樵翦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發扃食其妻子而去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卵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禍家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又曰小人之害君子也非直肆其凶暴也竄端匿跡立法於公倚邪於正而以眩惑人之心者也諛言似順佞色似和遜美似謙然諾似信日漸月漬而不知其入人之深也毒惡既成以時致螫比君子之覺之也而已墮其術中矣欲無及於禍得乎今夫狐之捕鷄也必先卑體弭以待其來也雛見而信之一奮卽成擒矣使狐瞋目張啄先見必殺之勢雛必驚憚逐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獸禽之詐計也而可不愼乎

王公世貞有猓說曰獸有猓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猓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猓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猓也受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猓猓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耿定向與焦弱侯書曰或云克己復禮之訓要矣自今言之鄭聲佞人之防檢不爲剩語耶曰否夫凡入於其耳能溺於其心生於其心便害於其政與事者皆鄭聲也卽今世非聖之書媚世之詩文自孔顏視之非鄭聲類耶今試驗之能無害於政與事否賢茲當天下之任可深思也夫以曲江之賢而昵軟美之蕭誠以涑水之賢而墮奉法之蔡家佞人之遠自古上賢哲辛難之矣此固萬世炯戒也言何容易哉維今賢側時有謇謇諤諤直諒之友乃它日之能遠佞可卜也賢試循省如何

王公敬美有遠壬文曰召穆公之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

也而昏庸敗類之夫往往競錙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寧外侮之是耳而內釁之必構卒以兩敗俱傷爲世重戮夫錐刀得失閨閫話言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傾貲破產塡胸扼吭非有懽呼謔浪之娛因首領繫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籥柔曼醲鮮之樂也然而蹈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而靡悔者何哉起於遊之弗愼而壬袤之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非訟弗售漫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耳愚請極言壬之人情狀爲世作鑒令吾子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弟事變未經盛氣思樂而遊手無籍小技買懽之人摩肩待隙於下其各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而出於壬袤者十常七八我好在酒則以酒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在色則以妖童豔姬牽合幫襯之術進我好在諛則以擊節拊掌甘悅傅會之術進我好在游則以蹴踘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在賭賽則以六博碁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在翫好則以奇技淫巧雕繢之術進所謀必遂所欲必從其以當老成碩士黃髮莊厲之言色離合異趨已相倍蓰而亡算矣猶慮猜生於

覺悟則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量則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爲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爲外蔽根蒂既深膠漆不啻狂童之志固謂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饜厭以爲事或得已則樂易之途易窮兵出無名則乾沒之竇難啓身非遘難則引進之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閒獲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構扇異同橫生是非親可使仇滅可令起而主文賣律作奸積蠹之夫始入而延爲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吏莫由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得列於坐上矣故爲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財箱帛有需必給而擊鮮飲醇犬豕飫飩之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鬪纏綿之狀譸張虛愒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此之賄兩入我倦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復與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因敵於終訟勝則鼓掌而運籌敗則撫膺而流涕錢帛恣其出入帷幄伏爲忠良即有懿親正士危言勸息而我更視爲外而搖首而莫之從矣逮夫形見勢絀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而難驅怒

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禍展轉而計無所出則重賭伸以求直而彼即是過付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產以償負而彼猶沾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立身負縲絏妻子怨尤津膏罄竭而向之嗜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不可蹤覓間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未離或引入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爲石交而利吻惡少猶籍口雷陳以欺後來之遊閒公子嗚呼與其絕交息游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爲安與其稱貧賤之交爲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爲得也

教家類纂曰親族隣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彊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旣姦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

宜廣思之

往行

劉忠宣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

處小人

前言

薛文清公曰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又曰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之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夬之也

又曰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于載籍者可考也

或問於崔公銑曰宋璟不與宦者交談陳安乃送張闓之葬賢者固異行乎公曰宋相危行遇明主陳仲長遜處當亂世也宋在位陳在野居相異也宦者思陳子之義多活善類屈身濟衆仁矣然爲宋易也爲陳

難也

又曰趙汝愚用趙彥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邦家故中國寧威之不振不借兵於夷狄君子寧事之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又曰韓魏公於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機噫魏公之智遠矣

祝允明曰蝎之螫物也以尾物涉其背則回尾螫之蝘蜓察焉疾過其背蝎急回尾而不值乃自刺其背傷焉蝘蜓復過之蝎又如之則背之傷莫可動已蝘蜓乃徐而吞之智哉蝘蜓乎還以蝎術更殺蝎身故善去小人者不在他術也卽其所以爲小人者治之爾

黃省曾曰小人之情常荊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格而不

入言僞酬而不光情參慝而不諧無他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契也

張居正與□□□書曰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卽遠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

馮公琦曰處小人之法處之則勿留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居必敗之地而尙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恣國狗之嚙無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略小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內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矣

又與友人書曰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置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鬭也訐奏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刦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眞者不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遽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卽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

大矣大略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來諭但欲兩家省事極爲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愈深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端也

于愼行曰元祐初年熙寧羣小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之自棄二公長者之言也當時在事諸賢皆以二公之心爲心則黨錮之禍不作於紹聖而國事亦無虞矣奈何務爲攻擊不遺餘力正如以水撲火不能卽滅反激其焰何如除其薪之爲愈小人能壞國者亦必有一種才識可傾衆論而機械內藏黨與相結亦必有不可輕搖之勢故必以漸圖之使其潛消暗息而無攻擊之迹乃可制其復發爾而劉安世范祖禹欲誅蔡確至以純仁爲黨而攻罷之豈特闇於知人其於事機之倚伏亦大昧矣哉

葉向高曰天下之禍莫大于人臣之求勝也人臣之有邪正君子小人
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爲勝負亦其勢有必然未至大害
惟君子用而專務快小人之所爲小人用而專務快君子之所爲各持
其勝心快于一逞以國家之政事狥臣下之意向而爲之君上者泛泛
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勝而小人之禍烈矣宋之極盛則祥符慶曆
其時君子小人亦旅進旅退而無損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
留不能大有所變更也自元祐諸君子用事盡改熙豐之法一激而爲
紹聖則小人勝反而爲元符則君子小勝又激而爲崇寧則小人大勝
當其勝必盡去其人盡反其行事卽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紀綱法度
國家所以治亂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飜覆亡形見矣是安得不有靖
康之禍哉及至南渡君子小人又以和議爲勝負君子用則必不和小
人用則必和此何等大事而人主不講求畫一之說乃使人臣得遞操
其權如奕棋然瞬息之間便更數局寧不爲敵人之所笑乎夫子弟違
言僮僕忿爭乃人家常事爲主翁者不分別其是非而但聽信司筦鑰

之人日取家政而紛更之又豈有不敗之家哉夫紹聖崇寧之事毋論已當元祐時新法誠不容不變然改絃太急除惡太峻取名太盡使小人耽耽蓄憤而睨其旁其禍遂與宋相終始蓋自古以來君子之受害于小人未有若此烈者夬之去小人曰孚號有厲而革之上六曰小人革面征凶君子之欲有更張而去小人其難如此今處夬之時忘有厲之戒行革之事冒征凶之險立心雖正行事雖善然卒爲小人所反噬此亦輕于求勝之過耳後之君子其毋輕求勝小人使其禍移于天下國家而不可救也則宋事可鑒也

往行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年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豎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眞得大臣體

毛伯温字汝厲號東塘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紹興府推官歷官兵部尚書嘗巡按河南鎭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訐御史得直人多畏

之至是市滑羅求匿府中爲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焉汝厲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盍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

李公遷嘗以參政監督顯陵工是時守備中貴人張方緜司禮出貴甚顧折節禮公具食公必爲飽因好諭之方大服更謀於公爲減騶從節廚傳省燕樂公旦日與偕程工役勤惰杖其惰者若勤者手賜之一卮酒以先期告成

報德

前言

何孟春曰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

殯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爲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夫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往行

吳郡有都文信者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佑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壻文信小心謹愼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先一日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

時年三十有五徐痛文信之歿終其身不蓄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瘞之歲時祀焉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元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爲諸生時家赤貧至饔飱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飢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服斬衰遂瘞焉

譚倫字本彝上海人景泰丁丑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在部日會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冢宰濟南尹公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去公亦隨

之初公受知於冢宰鹽山王公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忠肅臨終以公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才之故公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孜省媒蘖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公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餞之故及公公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沒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

陸公燦字子餘一字後明號貞山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爲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以強諫下詔獄及釋又論劾張桂謫官永新令卒拂衣去居嘗繪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寓拜展以報知己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事

陰德

前言

韓公邦奇曰夫陰者人不得而知也若顯德著聞或以名彰或以位貴或以祿富身積其德身受其報非陰也必蓄德盈缶泯然無聞於終世

然後不盡之福衍及後人而前之善始著焉始曰陰德

往行

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文昌驛宰韓岸厚遇之一陽病岸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夜死岸具棺以瘞于西坡地鄰里以岸注意於方外皆哂之岸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是夜岸夢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二手作上下指狀早視欄中牛生之犢毛作白文若袈裟然心竊識之後犢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岸以爲一陽後身無疑遂令僮善芻之惜之不敎耕作鞍跨之走勝馬一日岸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牛曰爾一陽耶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焚艧謝家竊殺岸緝獲賊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辦錢六十文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岸私計錢適合前瘞費之數大爲嗟悼而寢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肉云

徐山人克曰常州王文肅公與祖上是湯大夫和劍子湯乘醉令殺人多能回護救死

戴旱字士儀浮梁人永樂庚子湖廣鄉試官嘉興教授故大司寇珊之
父爲諸生時應舉道見一士病臥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
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
陳教諭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內外之孤寒者有邑子客京邸暴病瘖
不能言第數瞬其橐以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
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滸見一人病攣
爲同舟者所棄乃舁歸學舍予之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爲移書嶺表久
不報及其死斂而瘞之
成國公朱儀好拯人急嘗早朝道得遺楮追其人還之使歸至德州見
鬻子女數輩盡收買之復遣其歸不取其直家人梁敏者廣東人娶婦
生子矣其父見之徘徊不忍去公憐而遣之福英者鳳陽人爲盜所賣
窮而歸公廉知其父止一子亦遣之令襲爵千戶有父母道死舟人棄
其女於江涯公命有司收養後嫁百戶王隆爲命婦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父李淳金吾衛軍餘微時爲渡子曰嘗

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
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卻其直早晚
任其渡他日一叟詣李居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
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后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卽佳壤
也汝可潛舁親骨埋其中李如言往彼果見白狐稔眠不起李恐天明
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
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
爲三公後西涯公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至無嗣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爲莊襄公天和大父自少仁恕不踐螘虫
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尙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
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
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愼如
此及公沒有一族子觸棺哭甚哀人始疑爲昔偷兒而又有善行蓋愧
而改耶公與夫人旣以子貴享高算曾玄甲第蟬聯不絕陰德陽報信

不虛矣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劵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子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雜愛慾其間不智急還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騭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聯捷至今鄉人稱之

吉水羅副使循作宦時見寺有七棺未葬輒出俸金命僧瘞於寺側已而生子洪先卽號曰念庵言一念之善也至嘉靖己丑遂大魁天下人以爲陰報云

諸宗弼字國用學士大綬第五弟也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人溺江中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諭之曰汝命當夭而好行陰德宜有食報今與汝長壽不我信者以出髭爲左驗覺而頤頷癢甚公故無髭辰輿美髯勃然人大異之其後家日充拓伯子美官聲季溢文譽欽嗷兼

人蕭然人世八十餘始卒

維揚鹽商史翁富而驕好用其才適有訟其罪者實誣也主者爲麻城觀察蔡公而嘉禾陸浚川先生過之兩公故相驩宴語偶及之先生曰既富多自愛又人所易乘不早辦卽家破矣翁由此得解而先生實不知其人也後謫守壩州轉倅黃州過維揚將購媵爲主器計偶主一家逡巡造其室祠堂木主有先生名字大詫問故蓋卽史翁出率婦子羅拜言其故曰微大人骨在眢井矣因曰旣購媵老夫有弱息願屬箕箒卽飾裝以從公不能卻今史夫人是也生仲子十餘歲英氣秀骨挺發落筆成文頃先生以衡州守改郡入都夫人又產一子

任良幹字直夫號南嶠桂林人□□□□廣西鄉試歷官中陽知州初授潛江學諭嘉靖十三年甲午適陜西鄠縣王邦相者先是攜其幼子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焉會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子獨乞問行乞公所

且告之故公哀之曰嗟乎吾不得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哉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瘞立石焉收六兒於家與公弟同臥起令學書以傭書於順天府通判爲王族兄居無幾何亦卒書來達鄠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爲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公已行取赴京行時誡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也至則家盡郤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獄解

萬曆壬午冬徽賈某過九江有十數人皆裸體號泣垂死賈急泊船救之內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賈盡出己衣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七人心感賈者而去而賈者終不問七人爲誰也是科癸未登第者六人相誓平生必報賈者後賈因資盡自鬻於湖州李居中陽憲副家爲奴庚寅歲閩莆方萬策爲嘉湖巡道屠燕方賈在傍執役方見賈矚目

不輟賈懼而避之方乃呼至几前審其來歷賈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八年幹着好事否賈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於九江活數人命無他方即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以是告居以三十金贖之歸留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難者各助之賈遂大富仍歸於徽

姑蘇有項三者於萬曆己丑歲貿絲汴城適其地大侵見兩夫婦對泣甚哀項叩之夫以貧故得四金而賣其婦因別而哀泣焉項即如數助之返買婦者金夫婦得全後項歸姑蘇應渡黃河其僕先登舟待主而主以駑騎不前舟既滿載時且不及衆皆却之方掛帆而颶風忽作載者盡覆時項已至河岸目覩其狀項後復以事阻不及歸又令僕持厚資先歸忽夢神語曰汝僕十二日後當死可亟反項兼程而進甫至家僕已死其資一無所失計其期適十二日也

張弼楚人張給事時應之大父也偶往江干見水中一少婦赴之問所由則夫行賈久不歸以爲死也夫曩稱貸富人金將沒入婦婦義不辱

欲溺水死弼卽出三十金濟之紿之曰吾于而夫友也而夫實不死此金而夫所致也婦得金免於難弼竟不言名姓踰月夫果歸婦告之故則未有所謂友人致金者也婦跡之不可得第日夜焚香禮佛祝之而已比弼且死而始以語諸子郡人爭傳其事乃知爲弼異哉爲善而惟恐人知之也後時應官給事縉紳滿庭人謂陰德之報

費君宗者崑山人嘗客湖湘寓鄰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輒哺之食幷哺其家其家獨有豔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而感之旣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

李謙字□□□□人値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瘗之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安吉州地浦灘一貧民負稅繫獄家僅畜一猪妻鬻之以抵稅竟得僞

銀計無所出抱幼子將沒水有徽商偶過問其故甚憐之即出己銀代爲完官夫因得脫然心疑婦之有他也乃擕婦夜往徽人所獨令婦叩門謝之以偵其狀徽商聞婦人聲輒曰汝是何人婦曰頃徽惠脫吾夫特踵謝耳商曰我獨臥旅邸豈可昏夜放汝入乎汝第歸無庸謝也婦曰吾夫同在此商即披衣下床未數步牆忽壓臥榻盡裂摧此商獨免人以爲善報云

敘州富順縣生員車冕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多欲謀害一僧者冕憐之陰漏語使逃後冕以渡江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逸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陝州程夷伯年二十九忽夢其父謂之曰爾今年當死可問僧字覺海者夷伯懼茫然無所知一日有蜀僧來名悟銓字覺海素稱善相夷伯聞覺海名字即趨獨問之云我壽幾何僧曰君年甚促夷伯懇求之乃取水一杯呵氣入內令夷伯飲之曰今夕當有吉夢相報夷伯沐浴更

衣獨寢以待果於夢中見一官府左立男婦冠服整飾色皆喜悅乃修橋造路人其在右者皆枷鎖號泣乃毀道途者官謂夷伯曰汝欲求福可自擇取夷伯悟遂發心修造橋梁道路後年至九十二而卒五世昌盛子孫繁衍至不可勝數云

李太守信圭令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於官而需次者日遣數十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葬之

杭之酒家卒以燒鵝啗客有懸鵝於肆者毒蛇旋繞而嚙之涉其腹中有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紿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鵝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鄰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鄰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重可五十兩鄰人見而爭之曰是其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鄰人所稱瘞金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奈何欲逆天道乎杖酒家與其鄰人而以金歸瘞鵝者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右目繼喪滕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質雖權子母而貧不能償者往往焚券

嚴冢宰清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王者令亟以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果弱冠登甲辰第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七目錄 內編

好施

前言

何孟春 三則

往行

解開　方克勤　瞿嗣興

徐舫　談季方　楊士奇

陳璲　鄭淵　許思溫

鄭觀　黎淳　石瑛

丘晉　沈本　陸桂

周瑄　仇必達 必顯　陸珪

謝澤　左贊　姚讓

奚昊　李大綱　王重光之祖

吳寬　傅希摯　李謙

伍玉白　楊廷和　龍翔霄

袁景升　王定國　雷士禎

唐志大　林景暘　李元陽

史　際　沈嘉謀　黃　卷

傅良弼　馮　恩　薛　蕙

董士毅　吳承廉　唐時英

王憲武　章子沐　王汝訓

張　弼　呂　烱　俞寅山

羅近溪　董　份　王百穀

輔國將軍觀炊　輔國將軍同　李　奈

路　瓊　楊　珧　鄢叔敬

王　瑜　唐大貞　劉　賓

臧　節　丁　廣　金　翊

歸有陞

臨財

前言 闕

往行

華　惲　　鄧　琮　　王敬臣
沈元瑞　　劉留臺　　顧　聚
呂　燗　　鄧　牆　　吳　猷
杜驛宰　　賈子孟泰　　郭　銓
王以東　　陸吳山　　陳東山
高　貴　　徐存禮　　沈　震
吳賈羅　　成都潘氏　　程　瓊
泰和舟人　　賣菜妻　　蘇城丐者
東郭士人　　蔡乞兒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七 內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好施

前言

何孟春曰續仙傳唐李珏世居江陽販糴爲業珏旣代父大來糴者授以升斗任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歲月旣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辛相李珏出鎮淮南珏避姓名之嫌乃改名覺李珏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珏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相推知覺舊名珏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平生所修何術顧以相

授覺言愚民不知所修因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覺後百餘歲卒相傳爲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府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間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接禮頗隆重且揖張坐承事下詢顧詳款有欽歎之意詠翌日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其具常所服者來比至如夢中所見卽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上也索公裳拜之黃後裔繁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有所不能此李珏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又曰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人惟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焉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

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也杜豈有得于退之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耶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乎哉

又曰班孟堅作史叙魯朱家者流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始趨人之急甚于己私厚施而薄望旣以賑人之命不矜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式田畜爲事當時聲名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乃獨入列傳焉豈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嗟夫世之賈處商行壟斷罔利秦越鄉里或啓口稱貸羽毛之輕有慍容焉錐刀之末有倍算焉如是者可以爲朱家者流乎可以爲式乎緇衣塵土但知什一之方江湖扁舟惟營興販之計嗟夫孰不知義之爲重哉務得之心勝之耳積而能散此人之所以難也

解開吉水人貲累鉅萬其親故婚喪力瘠者輙以財穀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赴火以援之不顧利害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欲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開生一子甫七歲能詩長而穎悟過人洪武永樂間翰林大學士解紳卽其子也

方太守克勤知濟寧府日有南魁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資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

瞿孝子嗣興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氈工王氏家無儋石儲且臥疾不能給朝夕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吾性多忘

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伍拾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合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劵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貧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某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

徐隱士舫字方舟桐廬人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

談季方字□□上海人故少司空倫之曾祖也始以族大爲懼痛自抑損散財積書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讁戍人始服其識

楊文貞公士奇自少知學手不釋卷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飯生攜書過館下色悽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

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陳公璲字廷嘉台州臨海人永樂中鄉會皆第一翰林庶吉士坐郎中盧信事繫獄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矣

鄭義門淵字仲涵其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三四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內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彰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養母來愬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爲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湍悍遇雨則人縱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

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倡衆翕然而和未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渴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温之仍解自衣纊襃爲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禦寒仲涵與妻周嵩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禀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

許侍郎思温見有鄉人丐於市公識之呼至衣食之終其身

鄭觀字永巽武進人洪熙元年遣進士齎勅訪文儒於常蘇松三郡公應詔同應者十一人公爲首會仁廟賓天不果用太傅安遠侯請于朝爲子師特旨授訓導列侯之第有訓導自公始禮部尚書胡公薦爲御史歷官廣西僉事既致仕歸卽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

黎文僖公淳嘗歸省至臨淸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能舉莝公倡同鄉士紳合賻襄其事御史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候其子長還

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

石瑛字文玉益都人由歲貢任澤州吏目樸直剛嚴不詭隨於俗家世豐裕性好施遇歉作糜以贍邑里全活甚衆後値瘟疫死者稾莝不給捨棺三百餘以瘞老而無子者捐貲納室賴有後者十餘家造皮履以施負薪作木桶以惠缾汲少年不作家產者則擊以杖閭里恆愛慕而嚴憚之其子銘孫存仁存禮曾孫麒麟鳳琚鯨玄孫茂華繼節繼芳皆通顯人以爲積德之慶云

丘晉瓊山人文莊公之大父也業醫善濟人不責其報宣德甲寅大飢白骨徧野捐地置義塚瘞之時灑以杯酒糲飯所行至老不倦

沈本秀水人世居邑之永樂里積纖起家郡邑舉爲萬石長守法奉公無浸漁正統辛酉歲飢有詔勸富民賑貸本首輸粟五千斛旌爲義民

表宅里未幾閩寇猖獗郡守帥民兵往禦之本毅然偕行無難色景泰癸酉募富民納粟以實邊本以白粒數百斛應詔將上道疾作屬子淳代往其輕財尚義至老不衰

陸封君桂字廷芳平湖人景泰間歲常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飢者樹碑其門以旌之君遂輸粟六百一時偕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動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亭

周司寇瑄在國子時同堂生相鄰喪妻無所得櫬公因家人送貲至傾橐與之爲主事時有罪人貧不能輸官紙將鬻幼子訣別不忍聞公以折糧絹償之還其子

仇必達弟必顯奉化人國初隨舅氏戍海寧與兄武昂季弟同居爨相友愛內外無間言里人扁其居曰和樂堂必顯道遇殍骸白必達殮之隨施棺以殮鑿路井五十以濟渴正統七年官軍杜忠等戰溺沈家門七日不食必顯捐粟募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

陸珪以德義著于鄉鄉人有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任之旣成縣令酬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絕也其後陸之孫淞沈之孫瑋俱發解

謝澤字商霖德慶人舉正統丁卯鄉試知龍南縣不應當道求遂歸隱絕跡公門好行古禮鄉人稱貸幾二百金病篤悉焚其契曰毋令子孫守而責之也

左贊字時翊南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右布政使家素充裕鄉人有假貸不能償者卽焚其券家食時嘗逆旅旁舍有自經者衆救之而甦公問其故曰負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姓名

姚讓字文敏上元人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富累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塟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無不立爲賙濟未嘗有難色橋梁道路廢敝者聞見卽爲修葺街巷無井者往告之卽計磚瓦費爲經畫成化初國子監蛀蝕過半出工食磚木之費悉爲修葺至于自奉布衣蔬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

人資俱有常經不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爲良民治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慕向儒術撰述文字樸實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寇江浦張公誄之以爲一鄉之善士三代之充民云

奚昊字時亨華亭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年九歲就外傅囊白金爲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用爲饘粥具卽以所持金予之歸告承德公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

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喜周人之急嘗一日道逢餓者扶食於其家既蘇辭去不問其姓名他日來謝笑曰吾哀子窮故恤之報於何有

王□□字□□新城人故太僕重光之祖故司徒之垣之曾祖今大司馬象乾之高祖也生平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悉以賑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公時作糜哺餓者諸餓者以次坐戶下受糜挂其笠於槐纍纍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旦公禮神盜撤屋椽公念此何時也

而甘行竊非飢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撤其椽手二布與之一夕貧生某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姓名公一日出遊得遺金欲還之卒無主名乃盡以糴粟會歲飢公發粟徧給飢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爲德甚多然絕口不欲言卽子姓無知者獨鄉里長老誦說其一二如此耳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舉地若懸困苦甚呼號於衆言其故衆爲禱不解則曰若無爲須王菩薩乃可耳衆共請公公謙讓神譴若呼乃公何當焉衆請益堅公不得已爲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泣謝微公我何逃於神罰公曰此神德也誰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閭里少年聞其事相勸勵爲善曰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於神

吳文定公寬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分給之

傅司馬公希摯歷官素厲冰蘖囊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廩粟頗有餘鐃值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糶以賑計所糶

粟已得千金止留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與人也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劵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仍竭家資煑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伍玉白公伍公袁萃之高祖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飢富室多閉糶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資之半糴米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聞授七品承事郎散官公聞命具衣冠望闕叩謝是夜夢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後寒泉公果成進士以應其兆云

楊公廷和致政歸尤以濟物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不知卽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

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户汝輩
觀我平日果有媿於道者乎
龍翔霄字潛之武陵人正德己卯舉人嘗爲□□知府性尤好誼喜周
人急鎮遠守袁成能道經武陵遘疾卒爲具棺殯之僨之金弗受思恩
吏目高守仁過常貲乏不能前鬻幼女於人爲道里費翔霄聞之爲贖
以還
袁封公景升字子明號潛室香山人故大京兆三接之父也性好施與
鄉人負責至數十百緡公捐半予之焚其劵鄉人爲之感泣嘗有鬻產
于公者其後祈請無不應或誚公怯公曰是人失業窘矣吾固當周之
其好義率多類此
王封君定國字□□洪洞人故御史琢玉之父也爲人仁而好施振人
之阨不計有亡喜讀爲善陰隲數爲子孫誦說其友愛諸弟至盡推所
分產予之卽有負貸常爲代償里人陳武以吏事繫獄鬻其子婦爲費
公聞而憫之卽貸金贖其罪婦得毋鬻又有王遠者客遊他方十年不

歸妻子祼行而乞召而衣食之女長具裝嫁焉人以此無遠近爭誦公德公又輒踆踆退讓不敢爲人先嘗書容忍二字于室其謹厚如此

雷公士禎持身廉又好施常以歲歉貸麥於富室比至門則持橐而告急者十數禎笑曰我微生哉卒欣然與之用是益貧比卒猶負債數百病亟謂仲兄曰某某素知弟者必不索償可姑緩某某宜速償意切切不忘砥勵也

唐大行志大以吳興地僻兵宜不至時有海寇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居烏既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辟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居以一人拮據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寓先陶夫人君朝夕扶侍得無恙既而妹壻與叔三山居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衝冒兵刃歸壟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身任之間關

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君之風有不知愧者乎一日有同年周之十金君正空乏也適鄉人褚集者以通我拘繫過其門君憐其窘甚卽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歸縣官不知也

林公景暘字紹熙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僕卿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己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五服之內無不濡潤者晚割田三百畝以贍族人百畝以贍學之貧士復割田以贍親友人各幾畝藉公而舉火者若干人藉公而婚喪者若干人葺橋道若干處每謂爲無益以希冥福不若爲有益以利生人

李太守元陽自荆州歸里以來不營生業薄于自奉而厚於施予如婚嫁喪葬飢寒寃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爲課少時目擊十八溪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先生憫之以問先生之祖秀眉公公曰吾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空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以彈壓之民始得平土而居今其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

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先生受命既久而未暇至是奮然爲之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敎其法漸備水患甚息

史際字恭甫號玉陽溧陽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初授禮部主事改吏部選司改春坊乃以養母乞歸而忌者嗾言官詆毀落職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乃倣范文正公義田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爲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圮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勤學者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飢公計口賑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愬沙漲田寓周禮多工救荒意也嘗倣交質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卽償其直撫按官舉社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興濬治之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寇竊發焚劫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尙寶司

少卿加四品服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匆克公率家衆擣其壘以功陞
太僕寺少卿致仕廕子繼書錦衣衛指揮僉事
沈嘉謀吳江人其父曰水西公嘉靖中以給事建言下詔獄罷歸嘉謀
性嚴靜晨起必告天以日所欲爲朔望具衣冠拜家廟私忌不預宴會
聽聲樂以爲恆其財能禮積而義散之尤厚昆弟孤姪爲捐槖樹家室
矣公嘗舟行至湖而遇龍起攝公舟空中耳若有聞者曰大夫常陰行
善帝享之已必護之俄而徐墮水無他公歸因悉取細民積券直二千
金焚棄之謂一介瑣尾何以當上帝知割貲而爲惠庶幾報哉
黃公卷好施歲侵則貸母錢貧民而下責子逾期察其不克償者召而
焚其券以爲恆鄉父老戒子弟女曹好爲之毋使黃公知也公嘗寓槖
於他富人而盜據之得公封識不敢動曰我何以貽公憂公故家貧不
任施而好之不已族人迫催科急則悉以其槖裝代償之而徐聽復曰
毋使而曹有匿税名毋使官有魚肉而曹名
傅良弼故憲副光宅之大父也豁達大度好賑人之急嘗出一篋語三

子而焚之則皆子錢劵也所善李生從貸百金負不能償置酒爲公壽請以居第爲貸不可曰君無子而貧一旦無所棲止吾不忍也立取其劵焚之李嘗夢門之左右夾樹錦標一黃一赤且死語其妻曰卽鬻宅必于傅氏此固彼家所有將有徵也及肖巖公徙居郭里適買李宅李妻尚在其爲說狀如此其后公舉鄉薦伯俊舉進士樹標皆如其色嗟乎天之報施善人此足以觀矣

馮公恩爲諸生時嘗自命曰大丈夫當沾溉天下寧可徒自潤乎旣遭坎壈大志不遂復嘆曰陶朱公去越三致千金散之良足多矣吾金爲德于鄉可也乃出嶺南門生故友魄遺買汙邪甌脫之區墾爲菑畬亦有矣幸傍畝日拓歲入漸豐乃視其鄉黨之不能衣食者衣食之不能室家者室家之不能喪祭者喪祭之不能訓迪者訓迪之鄉先達坊之圮者新之居之棄者復之往往恃公爲緩急島夷之亂督府檄兵禦之公罄所儲以充犒一時郡縣不告于供輸士女徙入城者公授廬傳餐無不得所欲歲飢出粟設糜賑之全活甚衆季年割田以畀貧者視親

踈爲多寡悉殫力委曲以恤其私又捐百畝屬區賦長曰公家事安忍
獨累若薄臣稍以助一踐更耳初公之治產也或者不能無疑于是始
竊議曰馮公什一向爲他人計耶公自處素約無錦衣鼎食之奉亭榭
輿馬之飾內室自金宜人而下唯賀孺人問關戍所同患難餘足供使
令而已其柔曼冶艷不好也循其橐腹恆枵如郡守馮桐汪公扁其第
曰富室貧人臨沒之日家無餘貲僅存圖書數卷而已
薛公蕙字君采行己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淄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
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好施人有疾親爲檢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
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
董公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其父大參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
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凡千
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
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
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

甚矣其書尚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

吳公承廉字介甫號霽宇吳江人嘉靖辛酉舉人嘗割腴產以贍族人手料量以恤其鄉之人遠近疎戚各以輕重受賑或待以舉火無弗厭者伯父憲副公邦楨卒家人侵官課當按如律君代之償而脫其罪曰無使伯父有逋賦名間行市中見有蓬跣繫累椎胸而號者驚問狀曰吾獨不得數金完官乃以逋逮逮必死死而誰收母氏者君惻憐而予之金其人請以產償不許請身爲傭不許麾之去嘗買妾武林既至察其色黯慘若甚戚者盍已字某甲子賢而父母更嫁之者也君卽遣之歸而不責其財其高義若此

唐大中丞時英家居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酒炙泊然獨處一樓不用童僕以賜金製爲佉佛之器有齋僧兒入樓裹帳見公凝然端坐偷兒惶懼叩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卽吾施捨乃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己施捨之願

王封公石溪名憲武字克定山西之山陰人大學士家屏之父也性慷慨專趨人之急而立義皦然不以利傷行宗人瓜分絕產還公故業公曰吾方哀其絕而忍利其遺乎却之姊壻張輿疾詣門醫藥棺殮傾身爲之經紀族婦陷虜脫歸皸瘃且死公憐而收育擇良儷歸之逆旅主人聘而未娶其家亡徙塞下更鬻女公陰持錢布與贖而不告所費其輕財好義多此類平生惡訐人私聞之耳欲爲洗曰奈何藉他人是非爲口實行酒乎鬼神忌之矣聞者服其言

章封君子沐字養心德清人今銓部嘉禎父也癸亥歲大飢里人李文錦夫婦餒病且死扶攜叩先生之門求鬻其舍旁地先生慨然入之而手爲饔餔之旋有起色又稍稍分餅粟送之歸李夫婦得不死而先生亦終不受其地

王符卿汝訓冲夷恬雅家世素饒於貲作倅素封及公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鑰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

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覩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諫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而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莫重於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於心也大人爲此蟣蟣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諺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又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日盡招其族里驗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劵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韡韡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

張弼內江人給事中應登之父也見里中兒多逋賦邑令欲遴富人長者因責以賠償咸自匿避且百方求解公獨挺身見邑令曰茲役也民請先任之彼富人者虛得名耳計無能踰勝人也令大喜謂弼毋以名應弼爲之帑半耗以完中下人產者不下百家義聲大振

呂君烱以泰興令罷歸好施予尤急諸子姓兄弟有一時沒燕中者悉

爲棺殮傳致其喪歸又厚恤其孤邑之令有死者郡下邑丞調棺君得美材應之郡俾丞以公購五十金酬君値丞罷未予尋罷官去人謂君不可取償乎君曰殮死令貲生丞等耳杭守方某驟卒以廉故不克葬君倡諸縉紳裒金走其家經紀之義聲隆隆官中有謁選而得鎭遠倉使者負官儲若干以文憑質金脫罪不能之任將鬻其女君爲酬其負女得不鬻又有滿考貧不能返君使人囊金而還之仲姊負官賦積百金以一稚繫獄其得出亦君所贖也自君之爲施不已而宗鄙戚姻親友以至閭左人人飽濡潤無失職者顧君帑則益空或迫有所應不能亡假貸於富人諸負君劵以千計君負亦如之恆自計我不忍負人又不忍責人負當奈何會婦沈卒沈故沈敏仁厚顧君善施沈善積其遺貲頗裕君悉以解負其所存劵即弗盡折亦弗問也當汛寶應湖颶作羣舟多沒君盡出其裝募小舟分援之所全活甚衆而不以姓名語人又嘗長賦踐更役不欲小異齊民嘗捐田百餘畝以贍當賦者至有調發必身任其重曰吾居其輕重將誰屬其邑之門堰墮堪輿家以不利

學官弟子議復之君率百金以倡堰復而科第相望矣

俞憲僉汝爲父曰寅山公敦大義好施與嘗見戍卒曰剛山者年七十無所依坐臥木中晝其旁曰首陽山人不食者已七日公聞卽遣人慰諭之給饘粥者三歲山以天年終復收葬焉里中有周氏者其墓無主日削𣘼鋤公白之官代輸稅而禁樵採得不夷

羅近溪公任寧國府時一日謁耿公定向喜動顏色隨附掌自喜曰今日一大愉快事耿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飢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喜然耳耿公曰難哉羅公精神通於一家矣余徼天之倖父母兄弟妻孥原自一心從來出納施予更未經余相忘而不知爲可喜矣

董公份既罷歸嘗慨然曰吾嚮者欲佐明主布德施惠以幸海內令元元樂生而今已矣吾既不得施于國且欲用之家則與其子給諫君道醇謀所以收卹族人與爲德于鄉者乃割上腴爲義田築室一區爲義宅羣子弟而教之爲義塾凡族之人仰給焉已又積粟爲義倉方百里

內貧民各以口率受粟死喪者受斂具荒歲耕者予貲餓者予粥疾者予藥殍者予櫘及冢凡鄉之人皆仰給焉其他姻婭交游待公而舉火者不可勝數故太守姚邦材廉吏也貧不能喪葬公助之若干緡張氏女未嫁守節贍之田若干畝其好義樂施皆此類也

王百穀性好客客至輒擊鮮與持案而食戶外之屨常滿遠方游士輻輳繼屬其獎後進不恤緩頰爲游揚所孚翼甚衆人有急卽貧窶疏賤傾身爲之有冤不得直者多方直之鄉人往往稱述其事多不勝紀然君爲德于人而欲然不自德

魯府輔國將軍觀炊號毅齋父鎭國王子祿厚貲產頗豐公與兄弟中分讓腴取犄曰幸奉國恩食租衣稅不忍以父產傷同氣心然公居積貸予什一取贏久之家更饒裕而居常誦薛公之市義也一日召子錢家只取其劵焚之所捐金數千兩穀千斛子錢家頓首祝釐有下泣者而公名大譟魯城中矣滋陽恭裕王家匱而孱病而爲公泣以弱小孫爲寄及壯當封而爲彊宗所持莫敢保任公奮曰此王適也策在天府

何罪而剪之茅遂與安丘府主及中立公同署名焉又出槖金數百及多爲假貸滋陽以是得封奉公終身如大父禮安丘家監以王少子登城爲邑令所誰何邸中諸少年欲往譙令公聞遽止曰諸君胡不自善至欲辱天子吏以扞三尺王少子出無輿衞令何用識之衆皆曰然遂解胥史有逋帑金而逸者長吏捕得搒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公予之金若干乃不問其姓名或請爲券公曰人方身無完膚三日不食忍責其券耶曲阜孔弘煦推擇爲令從公貸二百金命下而弘煦死子姓以田及器物來償公愀然曰所爲貸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斗食而死而吾收若田及器物而曹何用爲生盡卻弗受魯人益尊信公稱爲長者

鄢陵四輔國將軍同鄢陵安僖王孫也年十歲以例封祿歲八百石貴矣然純愼不以地高人而好詩書樂與衣冠從遊嘗讀前史覽功名之會輒撫卷慨然而歎曰嗟嗟誠使某備一官更生普鼎敢多吾哉又見豪貴人千金飾狗馬衣裝聚名姝罔費惜及義施顧一錢忍弗能與則又歎曰雙火一膏兩斤獨木是速滅之道耳且貧富命也孰有義而損

者邪於是婚喪弗舉者輔國見之輒與鵝酒或棺人曰輔國壽揆厥心行永之占也居無何輔國病殂矣年四十一耳於是豪貴人反以輔國爲口實相語匪火自焚匪斤自菑

李大參奈居家有鄉人嚴剛負京租公罄所有代輸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爲侍婢公卻不納卽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後死女哭盡哀如喪父母

路公瓊屯留人故光祿卿王道之大父也縣令張鵬坐事斥貧不能自還公爲倡邑人共治橐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路某活我至其孫巽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

楊玭字公蘊嘉定人嘗入京師遇館人喪不能舉將鬻其子玭探囊得金三十錠盡與之

鄢叔敬字一之號巽齋泰和人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得僞金糶者縶以訟官公不問誰何輒爲之居解酬糶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嫗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公聞而赴之如其數

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迹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窶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金凡所爲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卽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公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爲謝公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卻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爲市者卽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蟆得者輒折其股蓋患其逸也公恆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瀰漫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蟆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里中人益咄嗟與歎謂公修德行義報若此也

王都督瑜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畀贅壻爲市取息者壻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告又有自顯官歸資槖豐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爲代償

唐大貞東安人純實温厚輕財樂義常建石橋期七年始成費八千餘

金濟川宥江二橋亦與有力又置膳田五十畝以給族之讀書者及卒邑中立祠肖象以祀之

劉封君賓性喜施予能佐人急歲計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粟貯別廪以待里之貧者小減則平直糶之大歉則即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爲常

臧封君節常行過市覩門客纍纍困苦於邑狀心竊憐訊之則賈人以盜罄其緡錢無歸矣公就謂第毋憂吾麵麥餘若干緡在抵以與之

三老丁廣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榮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粮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即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艮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即命子壻築牆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

力田復與子壻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囷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雛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旣撻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

金翊字建贊嘉定人好施予急人之難甚於己里姻有逋賦逮者方獄急翊悉橐裝償之不足則從其內人脫簪珥以補之其人出乃大驚謝翊不復寘齒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畝不治而怪之對曰非惰也力不任治也翊遺一輿犂快犢後旁畝益拓至富閭左周某王某者貧且鰥翊食之死而葬之且歲時薦以盂飯曰毋使兒餒也

歸有陞字晉父嘉定人貧而好行其德囊剩一錢瓶盜一米輒思以施人一人負官租箠楚且斃陞愍然請爲代償傾橐不足益以轉貸必脫之而後已道拾遺金低徊其傍不能去以俟遺者至而還之

臨財

前言 闕

往行

羅性字子理太和人中洪武四年鄉試嘗爲德安府同知朝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免賦

孟士忠洛陽城富豪洪武時嘗有虛室令家人市酒有陝右三商攜裝囊沽飲因晚遂假宿焉翌日昧爽去已士忠偶入見其室臥處覆一盆啓之乃金布囊攜之入家不令其妻子知置于櫝逾月客返相詢還之緘若初以其半謝辭不受皆稱其廉後孫大通領鄉薦人稱以爲陰德所及

儲處士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徙泰州爲鉅族處士生而敦篤言動不苟力行孝弟不煩師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善行輒與嚮慕

若固當然者營中鹽遼陽截布數車至則値虜騎圍城雨雪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囊中布散之不問誰何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幷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尙利計邪比歸所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寖落閒曝于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廁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攜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戍某地貧不給秪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遽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幷金幾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爲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飢色予之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偏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嶂鄉省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戶部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尙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云人能辟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于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謂矯強者易而造次急

遽者之爲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
勉爲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爲難其
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卽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
恐爲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悋惜而方自以爲慊豈有所爲
而爲之者哉處士卒六年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
善之常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亦不能無待於
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爲報者而可以爲勸也
劉公崧赴北平時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之以托其鄉人及
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問
陳鼎字重器新興人永樂乙未進士知建昌府治廨穿地得金璧珍玩
悉封進其清介如此季父以貞往視入廨舍視其四壁蕭然喜而嘆曰
吾家本儒業汝能澹泊可無愧矣
永樂中秀州有孫鄘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榲間繫一解囊得金釵二股
鄘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奴女號哭而至鄘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

女曰妾願失身以報君鄺亟馳去及抵南陽獲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江滸識鄺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鄺獨得免

李忠文公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於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爲錦衣衞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脇折舁至錦衣適此千戶涖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眞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貺公立命索之夫人畀醫治藥以夾臏傅之越一日夜遂甦

南陽李某閣老文達公賢之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棉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破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登舟邸舍忽火延燒無遺三商者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資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吾輩也躃地號天各欲自盡李某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至人人咸義之卽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是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傍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沂向不利耳略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詰旦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卽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云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爲活一日息于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徙而覆之𥈭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賈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

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其外越數年柳且拱矣
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
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詢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
曰第無慟若第于柳下手取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
請曰奈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曰不可曰中分之乎
亦不可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援之爲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
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
焉彌月而生子則尹公旻也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羣兒一日與羣
兒遨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於塾師曰救我
救我曰何如曰若之徒譴我遠戍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介
意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怪之晨往視焉則
旻所爲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如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
不甚譴已而果舉進士爲吏部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朱昱字伯昇吳郡人嘗戍南京貧甚于道中得遺金百兩嘆曰彼亡金

者不獲必就死地乃伺于得金之所三日果有客含淚而至昰探其數合遂歸之正統間以疾得告還鄉有子克家安享餘年

陳達字兼善日照人天順中進士授主事出知懷慶府有故人窖以金託者其人死召還其子鄉人以爲難

羅一峯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鐶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尙遠又缺路資如何僕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鐶足以爲資倫怒索其鐶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塲被火公呼天曰吾生未嘗有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傍有一老人卽從垣上以杖提公而出時捐軀者幾千人公遂獲免有云有舉人謝天詔者提公而出人以爲還鐶之報

范鏕字廷議會稽人天順六年貢于成均成化間授封川知縣始知家僮治圃得遺金於糞壤中亟投之曰毋令後人誚予予捲地皮也

林守成公安人成化初痲寮商人以漆一器寄守成而去至弘治中其

商始來適守成遠出商意以其漆不存乃告之官縣令召而問之守成歸昇漆器至縣庭封識如故啓視漆乾結惟中存一滴濡耳令嗟嘆良久杖其商而錫守城肉米以旌其義

蕭運使翀初爲蘇州府同知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其去卒不詰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爲諸生日讀書僧寺得賈人金囊于佛殿默坐其處須臾亡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賈探囊爲謝麾去

黃用直字宗弼潮陽人少負奇氣讀書通大指縉紳見而異之一日蚤起得遺金一橐於道已而還其人不受謝亦不告以姓名弘治戊午舉于鄉授國子學正尋出知長沙縣清介禔身爲一時長吏最

都公穆字玄敬嘗任南京兵部主政司武庫日啓土得二甕千餘金衆以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

其得金而致禍莫若棄金而就安卽疏奏有旨隨置武庫公費京師艱
復以此淸譽益彰
都元敬最善濟人之急尤愛食客所有輒盡盡則解衣爲質一歲除夕
絕粮作詩寄故人朱堯民曰歲云暮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氈君肯
太倉分一粒免教人笑灶無烟堯民儲錢千文爲歲之用遂分半贈之
鄒侍郎守愚誌鄭處士述其舟中遇賊事衆怖而避處士獨留不爲動
自賊至解槖中數金予賊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當是
時鄉人寄金以百數藏于坐下幸猶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槖金在處
士側處士持蒲薦覆之也免於賊賊去同舟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
無憂也汝金在兹失金者拜謝曰此非天賜之金乃公賜之金也歸而
還寄金寄者問處士以金予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自失
金君自完金如是則君不失于賊而失于我也固卻而不受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其
家孝廉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

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其孫大駭孝廉曰知內有此卽置祕室吾臥不穩矣

張冲字應和長洲人後嘗代兄服賈燕京歸途聞父病乃倍道行遇盜斫傷其肱盡刼所賈金然故人所付金未失也故人子弟來視創不敢問金冲云盜去吾金君家金固在也遂悉還千金無吝色人以爲難子鳳翼燕翼皆登鄉薦

德安高中丞羽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曙值道有遺橐命從者舉之纍纍然金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又計公橐垂盡奈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蒙袂來者髮垂蔽面徒跣號呼而至公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是人曰因督地租錢急天旱無以應鬻子女得金五十鍰晨而輸之官夙夜倉皇不覺亡失某死矣公乃發封與其數合卽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公固不受其人控馬

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戶祝之公後由浙泰藩歷大中丞大夫子四人其三爲郎季子作二千石年皆至大耄諸孫仕者又數人

屠濬字□□鄞縣人余友屠君隆之父也家濱海嘗漁於海數遇風破艦所賫操數立盡遂無家而意泊如類有悟者曰吾不復海矣即餓死不至令魚餽手理藥草數畦啖其苗晨起未飯徐覘突無煙舍而步江上觀漲家人挽之曰觀漲可得食乎公笑曰不觀漲亦何所得食卒觀漲而有二賈以巨櫝求寄載至公居步所而舟人發之皆珊瑚犀象玳瑁香藥也曰是禁物當入官又當死賈陽造公蒲請以半爲公壽冀得無發公曰去之而以六博盡而財我安忍藉爲利哉令舟人姑得厚讎足矣又有私販魚鹽者亦至步諸子請貨之公叱曰而豈津吏也當是時大宰濂其先太保僑司馬大山諸公貴盛甲浙東西諸借名姓而家者比比公乃其親昆弟季父窶自如終不假小煦沐

顧某字某別號南野故尙璽憲成之父也隱德不仕嘗得遺金於肆之西偏者標而購其姓名得吳跛人以歸之嘗爲貿易當三千金而其人

誤羨其半亦召而歸之糶粟於陸五日而價驟跌愀然曰吾不忍其耗
謂陸來分而金業貶價矣又嘗寬張氏兒逋屬其構而以居閒請爲曲
解之而還其所鬻產直曰毋而慚也蓋張氏兒語及顧翁涕涔下矣
高校進士攀龍父也有密友病且死槖千金授君君曰生平所見不十
金何千金也力辭之有賈人以他物質子錢者旣去而遺美珠數百顆
君囊而封貯之明年賈來贖他物君徐曰當質物時亦有所失乎賈蹙
額曰所失珠耳然不記何所君卽舉還之賈愧謝卽選尤美者百顆以
酬固謝弗納其耿介類如此
南憲副逢吉嘉靖乙卯關中大震兇徒四掠有富家子張進英夜持數
百金匿公所會進英與其在抱子俱亡金無歸也公舉原封首官曰其
以此助孔廟工當道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
吳封君顔字宗曾輿國州人吳國倫之父也微時得遺金于道且數日
俟其主而還之欲以半爲公壽公復曰使倍義而金寧俟君耶自是每
過公門必扣額徘徊久之乃去

沈封君塾一日築室暗地有藏金見後者奔以告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非吾土也趨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鬬爭訴然終不能及公

丘本厚平越軍人隆慶間安莊衛貢生鍾士奇赴京宿丘店遺三十兩丘收貯鍾尋至交還後鍾選淸平學訓申明當道旌曰義士還金

汪山人淮字禹乂休寧人負廉節客有寓千金山人所而盜夜入盡掠其資裝客之金幸無恙人謂匿之便山人罵曰客以不貪托我爾乃以貪餌我悉歸客

李禎字天祥吉水人得遺金經月餘莫有言者禎物色求訪得其人與之語而審焉悉以歸之其人願分謝固讓不受嘗戒子孫勿以爲異曰此人所當然若苟得是務則將何所不爲汝等或遇此卽若還之可也非義之財得之有禍

張封君仲太倉州人故太僕□□□之父也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求其主還之曰吾室廬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愛何愛若金旣

倭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問之即向所謂還遺金主人李姓也時以方翳桑之餓夫云

華惲南齊孝子寶之後自惲徙長洲之下雉瀆爲人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囊爲寄覺其沉重藏之密所李死其子來謁惲問曰得無取若翁所寄乎答曰無所事也取以付之封寄宛然反剖視之中有黃金八兩其子不肯受惲再三勉慰之始受而去

鄧琮荊州左衞人精于醫求濟者隨貧富不責報一日偶于途拾遺金五十餘兩候失者久不至乃歸揭帖招之人有止之者琮曰此有盡之物耳彼之喪身壞家皆未可知其心忍乎無何失者至詢之果官徵之物實經其手者夫妻號泣徬徨將自縊矣琮遂還之失者欲分以謝琮堅卻不許感泣稽顙而去琮年五十卒子鉉孫浵皆以文業顯

王敬臣以厚德雅量著聞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

沈封君元瑞或貸金不償乃期公歛曰有金矣願以劵來比劵往則投之太公曰甚善者馮善者之收薛債也固然爲里魁主里中賦值歲歉官責之急惻然曰夫旣忍飢而復飽扑乎悉代輸之已而詔下蠲未輸者公失數百金無何以踐更給徭河南復失產半然終無怨益自力也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日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爲商於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攜到此浴浴罷乘見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爲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命以畢餘生耳

顧聚無錫人溧陽市有同舍商遺百金櫝而去聚檢櫝得之故若以他事留者居數日商復過聚所猶未覺聚出以授之商感歎欲割其半報聚聚笑曰使利若金者不全有之耶嗟夫而未知吾鄉有被喪翁也

呂熌爲泰興令時士人官留都欲私其妾子密使所親僕寓五百金於君亡何士人死僕來報君幸無知者請中分之君怒不聽召士人者子均授焉

鄧牆字伯藩德慶人以歲貢爲高安丞嘗主上供羨金數百不敢因而爲利當道賢之醉人遺金五十于其門次日倚門而望其人至卽舉以還未嘗啓也

吳猷新喻人任兖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兖藏金今所沈者稱是盍以長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及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僮出空槖此雖一事作戒數端舉念暗室鬼神將臨之一也物之得失去還冥

司有籍二也取金與還賦金孰多營温飽與脫桎梏孰利遠近禍福之故不可不省三也

杜驛宰嘗移役蘭溪晨出走衢路路遺一青衣囊舉之中如有金也者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亡所得俄有泣而言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卽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長公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

賈孟泰爲庠生時同舍生岳本和當撰萬壽表文時太守呼本和急不及闔戶而往暮猶未還賈散學偶入本和室中見几上白金二錠蓋本和撰表資也賈恐他人竊之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爲留一宿未曙本和來索前金自分必亡矣見賈在還金拜賈賜云

郭文學銓嘗被盜室廬化爲煨燼事罷先是有族人金四十餘兩貯掌公所僉謂金隨賊盡公語衆曰銓雖火其廬乃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衆靡所詈

王公以東富而好德有貸翁千金賈而敗者窘自歸罪翁第置觴觴之立爲折劵嘗遺鎰千緡於市市人得之識爲翁藏因以歸翁翁謬驚曰吾固無遺鎰也且入若手卽若物而何混我爲竟謝不受人或謂起家積纖累微是不可當數家力耶而奈棄之若弁髦翁嘆曰非而所知也

陸吳山者太倉人少時游吳市中道有遺金俟其主而歸之其主泣謝願以半酬君竟去弗顧嘗館于富人所而驟災主人從焰中倉皇攜金寶授君君頤指兩童子置之書簏事定俾主人自取曰毋汙吾手也

陳東山字魯望江都人九歲失父哀毀如成人旣長慷慨多大節其所親嘗寄千金逾數十年死山召其子還之封識如故嘗挾千金賈穎上僕盜其半事覺株連數十家山白官罪止其僕衆得免償穎人德之

高貴字天爵家宜山貴性豁達喜文學隱居龍溪酷好山水遺落世事每語人曰婆娑世類一團花蓋謂富皆夢幻耳嘗游中錫坑有富商病危以所移資付貴乞辦後事貴僅以少許治棺殮餘悉封記走書召其子扶櫬歸殯盡以所遺資還之

徐存禮開化人嘗於道傍亭中得一青囊啓視之白金也攜歸陰置之密室復往亭候之適有三人傍徨而來問之曰某皆徽人往遂安市杉木道此少憩遺囊于此內白金近百兩皆稱貸于人者不獲有死而已存禮審其實遂偕抵於家出以還之三人羅拜請任其取弗聽舉一錠酬之存禮曰吾欲之當盡匿顧乃取其少乎固弗受人皆以爲義

沈震字天威嘉定人世爲小兒醫病者或須美飲食而貧不能自得輒以錢給之嘗至妻門于廁上獲遺金二百七十攜至舟舟中人皆喜意欲少分震言吾當一月以待倘無索者此金皆諸君有吾不取一也居七日有哭于廁前者自言常熟人吉義鬻男女以有此金震問其數良是卽歸之明年義載麥三十石謝震震留飲食之竟不受而去然震家本貧卒時無以爲殮有司致賻瘞之

吳賈羅嘗賈于江西有廖某者誤遺金二斤有半訪而歸之又淸客遺四錠復歸之客請留以一酬德公曰吾不以義顧不以四而以一耶竟卻之或竊帛數十束爲他人發之公曰非吾帛也

成都有潘姓者人寄有黃金百兩於其家內外無一人知者未幾其人以疾卒亦漸淪落其子不知寄金事幾至于乞丐潘姓召其子以其父所寄金還之鑰如故其子拜領歸經營未踰年業復大振潘氏不三年其子遂登科第其家青紫接踵成都人稱甲族必先於潘氏云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鋪賣飯宿客蓄馬騾送行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就顧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童拾之匿於路旁行圍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童也乃馳回程鋪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童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童至其所以銀還之宗以半為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況百金哉昔柳子作吏商識官之賄者卽商也迺斯人者商也而所為若是恐為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乎

江西泰和民有父子操舟載賈客為活者一日有客就舟行經三曲灘

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搬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囊知中有重資也謀於父欲竊之而竄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託我而負之不祥奈何不畏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聞爭鬬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鬨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濱艤焉忽岸濕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若有物也發之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母以其故謂其父之無知也且怨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痛吾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温飽而旣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飢寒

京中有鬻菜傭賣豆芽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傭不與婦人引手就其筥取之袖中銀一錠落于其筥傭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而喜彼失之者能無戚乎今吾將孕彼戚而致死詛咒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傭感其言遂還之失銀婦果爲夫所咎將自縊及得前銀甚喜勞以酒飯一兩遺之其夕賣菜妻產一男傭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投之

卽沒傭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缶報于前失銀者其婦產一女遂歸于其男相與同爲貿易賣菜妻亦賢乎哉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厠遺却旣行始覺反覓則有丐者守之卽以授還曰命窮至此奈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爲謝丐笑麾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耶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耶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丐者曰汝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矣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衆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鞫之吐實翁義之召丐蓄于家後以婢配焉

東郭之閭有士人使羣傭掘土爲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室甚密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毋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無有也人以爲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臥內之篋得千金焉殊不滿意乃刦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

惟直宿之童子知之而號於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扃閉如故也鳴鑼而持梃繞舍而索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爲盜乃從舍後穴藩而去之於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捶楚身無完膚卒不可得士人因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獨祕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爲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昔時形容矣羣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方其得甕也與衆發之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衆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而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冥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甕中之求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爲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災何必羣盜爲然也

蔡乞兒乞燕市三十年矣肌體半露糟氣不充視財貨澹如也一日還之有闕文有詐認者問多寡不合問重不合乞兒笑曰汝何異竊哉不與

捶而欲奪之者乞兒怒曰汝何異刦哉我可死金不可得亦不與埋而藏之越數月金主不來一日過衞橋畔有夫婦被逮而泣者問之對曰昔貸富人某金息過百鬻産不足鬻一女猶不足今訟我于兵馬司矣乞兒曰咄是我所素乞者也奈何爲是止吾救汝乃走富人曰公之富千百於某乃復錘其膏髓而吮之耶設某夫婦旦暮死天道謂何渠負汝幾許曰百金乞兒曰某爲償七十公寬其三十可乎富人曰汝安所得此乞兒曰與我俱往乃之埋所得金焉富人媿曰汝能如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曰是吾故物其息免諸夫婦泣謝而去乞兒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乃如數給之贖其女以還餘十五徧聚其友而謂之曰我等生無完衣固其常分奈寒何今分金徒爲一飧酒肉實無損於寒乃以金與木綿商得二百餘斤均分而去身不多銖兩云吕伸曰萬曆癸未余聞諸同舍郎命馬走訪之欲一識其面竟不得亦不知其何許人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八目錄 內編

華雲　陳垐　蘇生員
楊春　凌封君　吳宗湯
趙善繼　蘇宣　王環
王芳　鄭舜臣　陸炳
陸鰲　沈啓原　馮汝弼
陶文信　王世貞　彭黯
穆文熙　宗臣　顧璠
何道　徐東山　丁以忠
莫如忠　宣應楫　李崧
張起潛　姚岳祥　呂需
王朝佐　王穉登　楊五
李疑　應生　路瓚

托孤

前言 闕

往行

交際

往行

狥知

患難

黃淮　金問　馬紹榮

丁璣　冀元亨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八 內編

嶺南張　萱孟奇甫　輯

仗義

前言

于愼行曰范文正公以論劾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者惟李紘王質出郊飲餞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二公皆吾郡人也一時氣節凜然照映□册可謂東魯之盛矣然士夫相與顧平日疎密如何若爲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與質者亦好名之累也

往行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嘗爲元中書省石抹宜孫守處州高皇帝令胡公大海取處州公出降時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幷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

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氓錢鶴皐乘時未定率鄉氓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軍𦆑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袁浦場官李肅普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眞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使還葬焉府及屬司入卯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費皆自己出旣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殲渠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

程平字德正績溪人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監價事罹法詈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灑於衆則汝免矣

先生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爲乎不幸爲人所誣而反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嘆異之尋謫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校迨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衣衾而舉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嘆服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覲行至汴聞其父既死而囊篋又爲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紿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生子實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績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葬德生漠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爲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

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虧一簣之功乎且其子旣紿其母必慚懼不來
卽命孫通爲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實字以誠亦
剛直尙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永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
忠之子泰乙年稍弱屈實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偕侶求回實變
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偕侶曰將
如瘴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瘴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
文江果以冒瘴而殞
賈克明三原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
雖側微必弔葬必素冠麻絛執紼送至墓所窆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
具飲食爲造棺又助其穿壙而葬之嘗爲焦村馬氏構神祠數月馬氏
曰計値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馱奉之可乎克明曰可將行主人
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酹而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
魂作木主三百克明曰公能施財祭請先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
辭値不受劉氏力延之廚中託供祠事酬以飲食克明水漿不入口者

七日病不能興家人舁之以歸嘗與通玄觀道人劉宗道爲友宗道有道行爲張三丰所重凡出門鎖鑰悉託克明掌之遺之飲食弗食宗道精癸亥數能預知人死生將没子孫及其徒乞傳其數以養生不可間呼克明至而密授之其相信如此宗道没凡門死生者皆歸焉有餽遺弗受亦竟不傳之子孫焉其卒而葬有烏鵲蜜蜂成陣送至墓所及窆散去

洪武十四年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瞰夫出卽入門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衾外來加覆耳夫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卽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於市校出呼曰某婦是我殺之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激發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青文盛四川大寧人洪武中龍陽縣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文盛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自縊于登聞鼓下上命官覈實詔蠲之仍以一千三百爲額民德之因立祠祀焉

沈澄字孟淵長洲人洪武中以材應薦至京尋引疾周文襄撫吳中嘗就澄訪時政多所施行澄雅善詩尤好客海內知名之士無不造之所居曰西莊日治具燕賓客詩酒爲樂人以顧仲瑛擬之翰林金問坐事繫獄十年衣食之需皆澄周之問嘗謂人曰吾獄無孟淵爲瘦鬼矣

蘇斌桃源人邑遭元兵民寡田荒額糧難辦洪武二十五年斌具疏上奏未報二十八年擊登聞鼓自縊其下得其疏於懷中爲免二萬二十石併原里八十四爲今里邑民深德之

靖難兵起以高巍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禮義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

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敢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領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邀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字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毁然後人毁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今經數月尙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

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辠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李時勉爲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條隨其材品而造就之待諸生恩義兼盡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諸生感之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振銜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伐去傍枝振遂聲聞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司業趙琬皆枷于監前時正統九年夏五月也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

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時勉擅伐官樹薄示
枷號羈縲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況値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
以全師生恩義疏上幷釋之大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闈就銓得戶部
主事
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讀劉球疏劾之下獄死餘姚儒生成器
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鷄釃酒登山祭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
陳恕字達道灤州人鄉校以德行稱好性理學景泰庚午舉人適歲凶
編民輸粮稅于本府恕念偏涼汀大險厄出賓興坊扁銀傭饑民鑿平
爲坦途歷官開封同知九年考滿乞骸骨歸吏民泣送者塞路行李蕭
索人不識爲官者歸惟乘一蹇驢入城有司重其賢贈銀五兩卽市鐵
鑄文廟祭器積善行善類此
于公謙被刑日陰霾四塞朝野寃之爲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
嗛吉祥麾下有達官朶耳枕謙尸而哭之酬以奠漿吉祥撻之明日復
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逵收公尸瘞之

陳逵字□□六合人臕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中累官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兇氣燄可畏乃獨收謙屍爲之斂葬君子多其義云

校尉袁彬者英宗廟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旣從征而有土木之變彬遂沒於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槖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温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說上獲一羊劈烹而共啖之晝斧薪伐木夜則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躪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至爲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爲賜姓楊以譯韙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詼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麋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期上還稱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爲皇帝卽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三十鎰綵綺鹽醪醯醬乾餔克實又加賚妻異繒精鏐各有差擢哈銘

千戶賞賜半之昕夕宴對略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遂
杲顯達上故緣中貴人曹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貳人驕
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剗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伺
忠國公罪狀聞上幷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
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斲杲頭攻
長安門不下尋就擒治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
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揣不自安恆借達爲彊而達少所陰獻然上最所
禮信者李賢達次之達後內害賢寵譖於上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彬
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
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五毒更下彬不勝
苦且誣伏矣內外咸寃之莫或敢發也而燕中有楊塤者戍伍之餘夫
也素不識彬常爲漆工尙方袁公上魚服佀也曰門達何人而輙害之
因上疏詆達奸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
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羣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

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
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眞枉豈敢辨明陷
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
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
擊登聞鼓以進上方與太監裴瑠擊毬遽令指揮門達逮問塤至其廨
達陳諸淫刑恐塤塤神色不變佯若無與者達恚捶塤至百餘塤恐遂
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望屏去左右塤以實告達令筷輿前迺㪅耳
達曰吾小人不識書字文與君侯無怨何辨爲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
善因爲此本使塤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大喜趣罷笞出湯沐沐
塤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塤中臣爲袁彬地上命中官會三
法司鞫于午門前塤大呼曰天乎寃哉門指揮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昨
廷中有某某共見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寃他人
爲也指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諸大臣共訊曰達無得辭
其罪矣錄詞以進上悟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

達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上崩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劾達罪舉塤事爲證達謫死南丹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字景和

張善昭字彥光順德人天順壬午舉于鄉試吏部高等授兵部司務大司馬余子俊甚才之超拜四川僉事以忤臺臣謫鳳陽通判轉臨江魏安生等八十四人隸尺籍皆練子寧胏腑善昭上言子寧忠貫今古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帝亦稱方孝孺等爲忠臣既忠之矣何胏腑外屬尚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既奏朝野壯之

伍驥字惟良新會人早孤事兄驎甚謹驎以事戍遼請代不許哀別行道憐之嘗歸自京師夜泊白沙滸忽聞水呼亟起乃一童子詢之曰吾父贛人全家沒入幸而得釋將吾子三人附便舟俄而父病死舟人利吾財驅死于江吾以能浮脫身至此懼不免驥曰毋恐賊必得俄果追及呼曰吾兒夜墮水中救出者予百金卽出金示同□欲利之驥不可曰紿我隨以童子詣白沙寨白其狀捕治之果伏罪

岳公遣戍時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
氣爲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
奈何公教之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
釘脫梏剜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
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
盧楷字中夫東陽人天順壬午浙江解元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
饌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
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饌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己張素不預陳始至
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内外匈匈有司竟文致
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時楷入國子監肄業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
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旣溺子可懼陷而不
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
不肯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
誣罹謗汚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惆惜者也而况所謂生猶子者乎

然非勇于義者誰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藩率衆請留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媿於昔賢矣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冑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陷禍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敏贍其女弟以居于今存焉

陳英字□華長樂人故大司馬瑞曾祖也高帝初定天下時籍郡國良家子實戎伍公家當一人踐更戍中都已又移戍和陽未幾戍者被罪謫戍寧夏寧夏故朔方地苦寒又密邇羌戎趙充國所稱秦民見行如往棄市蓋其處也至以炎方投之亡論有荷戈控弦非其任而往亦不能其水土一遇風霜慘裂鮮不瘃墮而立僨者天順間公從大父浩從

父彦相繼戍死寧夏移軍牒至公以次當行公泣而謀諸人曰兹趣吾赴水火也一死耳奈子孫世世難未已何或曰法得以目廢免子其圖之公曰斷吾指可乎曰未也公曰折吾臂可乎曰未也公於是叩心而嘆曰天乎天乎吾復不得爲成人矣因用火鳳草矐其兩目以示軍吏軍吏憐而釋之得不行人言塞上翁其以折髀致福然而爲公者亦苦矣久之憤懣成痼至成化己亥年六月卒於家

陳恭愍選轉廣東布政廣民疲困公務爲惠養數辨寃獄市舶中官韋眷縱恣掊尅言于巡撫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致詰選遂上疏劾之眷乃誣撫他事朝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撫御史徐同愛勘問二人媚眷且忌選人品取選所黜吏張褧令誣執選褧不從對法司大哭搶頭言陳布政寃乃執褧拷掠竟文致選罪奏入遣官校逮選至京褧南海人性慷慨多大節少時屈首受書久不得意乃棄去署籍藩掾事左布政陳選偶以註誤冒法被黜乃歎曰是吾罪也久之選以抗節觸怒中貴韋眷有旨逮問時勘官李行媚眷以褧必憾選賂之不可乃連逮之拷

掠數百不服遂文致其罪繫縲同選赴京行至南昌選病篤李行不爲醫療幸選死以報眷裴益發憤欲絕顧念選之所以得白者徒以有口在也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誣圖覆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憯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袪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横行胸臆蔑蠛清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黜罷實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
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
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
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
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
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用此輩爲也夫
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
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抑屈抑之寃
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上爲感動事遂釋復選爵論者謂張
褧小胥也爲法受過既已賢矣而白陳公之寃雖貫高之義何加焉韋
眷刑餘無足比數而李行非衣冠而犬豕者乎狐鼠深穴相與比周自
昔而然非果斷烏能勝哉
畢德字文德淮南人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妻孥扶柩歸葬陝
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

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即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飢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劵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汲置義阡三區以便葬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敎貧家子弟施藥餌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殮者棺衾之

成化十三年福建福寧衞指揮楊曅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仇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衞百戶王崇往勘未報曅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衞百戶韋瑛家瑛紿曅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子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隣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瑛亦爲之稍戢

吉水羅誠慷慨有氣節博極羣書屢舉不第修撰羅倫以言事被謫誠

奮然欲往救之白于巡按御史陳選遂徒步詣闕下上疏且敷陳王道爲條三十二事執政惡其切直以爲倫黨下禮部議罪遂斥歸名動京師間侍讀彭敎贈之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車直氣酣畎畝夏時人共羨班行竊祿我方慚不逢且復龜藏六有齧何妨足刖三賈誼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虱聽高談

王震字威遠邢臺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正德初遷員外郞尙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尙書得出

張公吉字克修餘千人□□□□進士初授主事□□□□星變上疏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貶景東通判歷肇慶府同知作愼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都御史秦紘爲柳總兵所誣逮赴詔獄吉上疏代辨秦卒得白人服其見義之勇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尙書王恕雅知其名欲處以提學之任不果尋轉梧州府知府歷江西貴州布政使

華比部雲以仗義聞居鄉日宗伯邵二泉公寶嗣子婁且弱鄉人有謀其居者君爲請于監司祠二泉公於其居謀以不行

陳封君坴字季厚長樂人故少司馬省之祖也會伯氏早喪孟華公暬而轡轡病也公不安寢處者數年內持諸艱外禦羣侮往往出死力至析產則推其腴與仲而自取瘠已又割田三十畝以益仲曰仲勤於家所就多也後孟華公下世且十餘年寧夏軍牒復至公當以戍行會職方氏有疏請用兌戍法念南北遼遠水土不相能而戍者無算其令北人戍南者與南人兌南人戍北者與北人兌各就其鄉踐更焉令下南北稱便公乃得免寧夏戍而代王韓兒爲閩屯軍蓋韓兒故寧夏人也未數年寧夏軍吏弗與公除籍而牒累至公奮然曰此禍本也不拔將長且吾先君之自毀也謂何及吾之身而使子孫世受困非丈夫子也於是按兌戍故事自草疏徒步入京凡再奏不報號泣而歸蓋在弘治丙辰丁巳間也又二年軍吏在門追呼公益急且使人密調于路公不得已泣而與高淑人訣曰陳氏禍福在此行其濟先君之靈也弗濟吾

其爲厲鬼矣因乘夜間行入福州吏廨見其中表林德淵與之謀復赴
京時公單衣踉蹌雨雪中憊甚德淵憐而飲食之解所衣綈袍與公禦
寒而使人密送之出境公遂得賈勇而北北至京則懷資罄矣屬其中
表謝仲簡時爲司空郎公往依之仲簡素高公義見公惻然相勞不靳
其館穀且問從臾其事疏得報可除寧夏戍籍以歸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辯士往招降否卽與約戰開封府
學生員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宴呼曰大王與之
談古今蘇響應無窮賊敬服或云賊卽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營爲
謀主云賊取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尾有詩云劍指青
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
返金于官曰往時弗却者爲老母計今旣生還不返此金是以貨行非
忠王事也彭公嘆賞聞于朝廷命下送國子監讀書以酬其勞
楊柱國春居家見縣南橋圮鄉人病之出俸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
舉助成之又患城守弗完當預爲之會孫慎狀元及第藩某欲建坊表

公固移以繕城大庇闔邑赤子城成流賊果至趣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免于兵禍

凌封君某字文紹號石林太倉州人故參政某之父也公之父處士公有所善友陳文耀早卒無子其婦時猶幼女以居誓守節不更嫁處士公憐之乃以公贅于陳曰是不使孤女無依以憂節婦而公卓犖有樹立能護陳氏貧卒成節婦之志焉先是時有太宰陸公完臬江右道吳時念文耀弟子也數數存其家召見公器異之曰陳生無子而有子矣問何以不業舉子公不應時涉獵經傳知大義而已暇則爲詩皆眞率存體故州守黃廷宣嚴明吏也公嘗入州治訪所親過其廳事守猝顧見召詰之知爲公也又能詩因試之詩遂大見賞愛驩如平生公始益知名陸太宰以平賊功致位得權諸子弟稍稍自恣賓客闐滿皆脂韋求昵公獨以禮法規之太宰益加敬延公于家塾課其諸孫復使使召公欲官之公固遜謝不欲官也久之太宰坐建濠事下獄免諸賓客懼禍爭先亡匿無敢言陸氏客者公獨往視其家無異平日太宰出語人

日古稱不悖德長者至如淩氏子近之矣

吳宗湯字允相南海人正德己卯舉人歷官古田知縣里中有楊希顏者被盜誣鍛鍊成獄後訴直指下郡覆讞郡守以宗湯長者欲得其一言而決其子奉厚貲請宗湯曰汝本良民誰不知者安用阿堵爲竟爲白其誣而不受餽人皆義之希顏感其德宗湯沒後諱日必祭寒食酬墓終其身焉

趙善繼字近之號白石上元人爲里塾師時京邑坊廂役弊滋重家日以素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苦役也痛鄉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由嘉靖壬戌巡撫方雙江公代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爲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輩偕往時沃州呂公躔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老粗鄙不足竦人聽卽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陳疾苦往往爲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事亦鮮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

命遂就同輩謀刊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甲中子弟之在郡庠者徧告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扈公定請徵銀寄櫃上丁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勅諸司其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尤競競酒讌每一讌會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爲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揚京倉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取書手上食也諸衙門之脚力口粮也五城大勝關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尊大平日京兆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雖天吏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辦有死者大都上官樂辦而不覩其艱吏胥恣侵漁而靡懲其匿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蠶食其中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者凡坐此也君率諸同輩日夜徬徨櫛風冒雨奔走號籲中間若上官之狃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吏胥貪黠之惡害己而騰詆誣甚非齒頰之能折者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

今日陳說而明日遂見蠲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湔洗會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請獲行諸衙門各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之拮据誠口瘏而足痡矣往君悉力坊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法不前其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爲許諾而中間猶有以當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倡首之難如此

蘇宣字廷詔南樂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奇特時楊公爵以直諫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楊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楊晝夜枷鎖右脛前爲枷木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枷上木以重瓦仰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公繫獄恐宣以厚楊遭譖數語楊當令防慮楊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楊交通下宣

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楊聞之卽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楊蒙恩歸田里送楊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

余聞河套者黃河之套也在賀蘭山之北成化弘治之間河水合而後胡馬南度至春則去正德以來虜居套內春秋住牧矣于是士大夫喜談邊務者皆曰國家財力敝于防邊由虜居套內故耳不若逐之塞外我得以養兵蓄財俟隙而動此莫大之功也石堂曾公銑爲御史時巡按遼東適叛卒縛撫臣呂經而作亂君用計平之朝廷論功擢公爲大理寺丞復以才望用君總督三邊戎務假之事權君遂感激思奮有鞭撻吉囊組繫俺答之志乃建議復套上業優詔褒答許之行矣已乃中變逮君而置之理君臨刑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亦可悲矣時則有王環者滄州人本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君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從學射君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聞之

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耳乃以小車載君夫人與其二子從
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郰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卒歸夫人
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
王芳字尙義一字德遠號南園太倉州人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
食卽遇一螘亦存悲憫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
質公被逮裹粮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
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
草舍鷦鷯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溪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
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嗅而將護之
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
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瓷缶躬
爲滌除旁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
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
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

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匶說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一日也雙眸烱然南園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邪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誼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烱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置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訃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匶弗前遲明南園挐酒米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嘆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鄭舜臣字□□號□□□□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柳州知府爲諸生日有陳一方者欠董宿逋將鬻其妻公聞請其父爲代償焉夫妻完聚如初癸卯下第其父以鄉人馬倉辛券貸之負命公之延平至夜聞閽門號泣聲公起問之馬云僚友李慶襄陽人也府委署驛爲經過顯官有求弗給譖之按臺檄府訊治逮繫於獄妻孥度不免故號徹君所時郡丞右峯張公公之至戚方攝郡公憫而白其狀竟釋之并釋其吏李

率妻孥環拜勉飭儀物以謝公分毫不受并馬之貸置之而還及訃偕

嘗往訪興化尹旋峯韓公旋峯慈谿人與公爲同年友晉爲諸士師館

中見白髮二老匍匐叩首哀苦萬狀詢之云伊子挾假檄拘人被首罪

當死公思二老止生一子子死則二老亦難存矣白諸韓得生一日伊

親羅姓者款留酒半酣出一美婦年可二十許縞素下拜公答之羅云

友妻也伊夫受活命恩願以身謝公咈然起曰救其夫而淫其妻何以

爲人乎遂不終席而罷

陸炳字□□安陸人父松以校卒給事興邸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

炳中嘉靖己丑武舉襲父職嘗掌錦衣衛事時建安李冢宰默炳武舉

出其門下始自浙江左轄炳引入爲南太常卿掌祭酒事尋陞禮部侍

郎改吏部晉尚書后坐趙文華誣構死詔獄時上意猶叵測朝士毋敢

出弔者炳親爲經紀含殮事以千金賻卹之還其喪於家

陸大參鰲嘗爲荆州府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謫戍邊路出荆州時禁方

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

沈啓原字道初華亭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陝西副使爲舉人日嘉靖癸丑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于平湖奏提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粮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矣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倩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大擊之因迤邐北遁至晚先生大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

馮公汝弼嘗以行人使歸時華亭馮侍御恩以言事逮繫上怒叵測公

攜其家入都或爲公危之公毅然曰彼爲忠臣吾何憚爲忠臣黨乎比侍御夫人上書頌寃世廟憐之得末減公力居多焉

陶文僖在翰林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甚急時公實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對楊編修語乎好事吾分任何傷

王公世貞爲曹郎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諭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讎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槖饘楊夫人訟寃公爲手定疏章楊臨命東市公又爲收其屍治殮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銜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使

彭大司寇黯嘗爲太常時疏修省獨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爲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於肘腋咸竊指目迄不爲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

東明穆公文熙嘗棄官而存其友石公拱辰於搒箠血肉中義而請納

貲焉又七年而拱辰爲廷尉丞則文熙用吏部郎出奇策以間捍辛臣不勝外遷去矣拱辰每語及輒垂涕曰吾何以報穆生吾拜杖而創以前活我者穆生也吾創以後道活我者生之父太公也始穆生之藥我醪肉我蓋盡捐其賣宅之金而屈指舟車費且不給已而太公至撫拱辰曰男子哉不愛死以存志又謂文熙吾兒哉不愛帑以存友因悉出其餘鏹治拱辰裝太公諱陳實字某東明人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以考功主事告歸已爲當道者強起補任北上縣佐有贐之百金卻不受曰恤我鄉中民倍贐我矣除稽勳員外郎會楊主事繼盛論劾閣臣嚴嵩以冤坐法死臣率諸同舍郎郊外爲文哭之嵩不悅丁未春外補福建參議

顧封公瑤字公玉一字士輝號蘊庵南通州人故右副都御史養謙之父也工古文辭善書仗節好義年十六爲博士弟子尋入太學公既饒于貲又以才氣屈其諸父昆弟而惟伉直面折不容人于是叔季兩父及從弟某相約結起大獄忌者爲敵黠者爲構所以掎扢公百方公繫

獄待對賕吏持公益急家人倉皇詣闕言狀下所司推鞫兩家之獄幸
解而公竟坐小法廢矣公既負奇弗試而內自傷常感慨欷歔爲詩以
見志又以多難吏費數斥其產或乘危抑取之或以償債產且盡債家
猶集其門里胥復中以徭役公乃仰天嘆曰嗟乎疇謂乃公勇者困至
此乎是在孺子矣意深有望于其子益卿云公雖好任俠然其內行甚
備事父母至孝歲時烝嘗悲痛若始喪者祀伯父海涯公終其身不衰
其好施率類祖父然不爲劑量徵索匄貸無不應者即紿取之亦不校
與鄉人陳侍郎聞楊繼盛之變相扼腕流涕爲位哭之居南雍時同舍
生客死公爲具棺斂歸其喪客有攜蒼頭渡江遇盜擄掠幾死者公憐
而衣食之卒以全活姑蘇徐某者遊白下爲子錢家所困公贖以歸延
之塾數載贈予皆過其望郡守王公某卒官廉而無子殯蕭寺中公出
貲遣人扶櫬歸其鄉里上官聞之爲給扁曰旌義其樹德好義如此嘗
以睚眦久而忘之叔季兩父先公沒公赴其喪不以宿怨故失猶子禮
即生平甚憾若從弟某嘗爲所構者以益卿勸慰良解死而哭之痛人

以是益稱公長者

何公道字一貫號南溪山陰人老于布衣與諸文懿陶文僖諸大老相友善由文定公嘗延之爲塾師今太僕卿懋嘉兄弟皆公弟子也性好善樂施孜孜不倦嘗出都城見鄉人有露胔者惻然傷之乃諷諸鄉紳爲義舉司馬環洲吳公時爲署郎捐貲首倡起者如響凡得錢若干緡爲營義冢瘞枯骨仍構屋若干楹使停歸櫬其餘直以賑鄉人之貧乏者

徐某號東山貴溪人高州知府給事中貞明之父也與少師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獄公捐月俸橐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丁公以忠字崇義新建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兵部侍郎嘗知河間府時

冢宰熊恭肅公浹以直諫忤上旨謫爲編氓緹騎長校手銀鐺就道所過不敢問公獨郊候如禮騎長不悅語侵公公前謂曰熊公大臣所坐非三尺偶失上意一旦上意解賜還若反掌且公老矣卒不幸而顚隕道路使上有殺大臣名而足下揆天下耳目如何騎長悟曰然惟君所爲公乃盡去其銀鐺具輿幔騶從而後發

莫公如忠字子良華亭人爲祠祭郎時貴谿相公中讒死東市門下客多削籍引去公獨竭力經紀其喪又操文哭之怨家有詭陷其孤者公與其壻吳陰決策保護之卒免於難

宣應楫字仲濟嘉定人以文名諸生間然人尤重其行誼稱爲長者爲人外温內剛遇所不可貴勢不能奪所善龔可學爲家奴所賊殺卽倡同好訴之令賊久未得應楫踪跡盡得其黨令疑不可盡誅因前曰今奴殺主安得罪有首從遂悉正法龔沒而乏祀歲中以時哭奠如其家人及期復爲文以告之乃已

史兆嘉定人外甥龔可學死於盜遺孤錫爵穉有利其貲者將甘心焉

時方客金壇卽遣人密取兒而龔之僕李崧乳媼夫也因與潛攜以逃從間道走雪中五日夜乃達泣而撫兒屬崧與同臥起撫而教之凡十五年以迄於成立錫爵嘗稱沈翁如程嬰而崧不愧於李善云

張公某字仲□太倉人以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副使別號起潛公性類寬緩而勇義若不及向爲吉安府知府吉丞張大猷卒其婦妬晚而妾舉一子甫三歲妾死子遂流落民家公伺知之爲致媵保以歸張長寧令沈盡室死沈之臺受計亦死僅所從一孫在公悉爲治棺而歸之且以孤孫托有司使護持焉杭有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其家流寓杭一女孫甫髫而落儈手爲伎家女公聞泫然流涕贖以歸之俾擇良而嫁其家居也同年杞令龔起鳳以廉死不成殮公倡王公世懋與王公錫爵哀金爲殮具葬之買墓田以共歲祀公外家墓出入道一豪所豪所故耕而絕之公初第時以厚價請贖豪不許且語侵公未幾其人死家廢公乃倍價以援其妻而後許偶以事抵州其妻方以責逋賦纍纍望公愧避匿公知之而曰幸遇我何自避匿問逋幾何悉爲償而釋之人

謂公貧歲入不足供粢盛其爲義視官中當益難也

姚岳祥字于定化州人登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張居正柄政聞制不守鄒元標抗疏摘其罪下獄居正命吏守獄門凡來詢元標者書名以報即親屬重足不至岳祥獨昂然直入吏書其名神色自若既而嘆曰奸邪當國尙可行吾志耶遂養病歸

新鄭高公當國欲修徐文貞公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旨者徐氏之族幾碎時文貞之客曰呂需者號水山唐棲人老而負俠骨嘗僞爲徐使者持文貞書面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於新鄭之内夫人及乳媼以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爲文貞潛解而新鄭之意亦且倦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王朝佐清源民也負販爲生萬曆己亥馬堂居清源榷商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搤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髠爲城旦沒入田產有能告者以什之三畀之於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

蕭然罷市矣朝佐傭者也計不得傭且死不勝忿凌晨仗馬箠過堂門請見州民懽呼荷檐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持戟士乘墉發彊弩傷數人衆益沸第瞪目相視莫肯先爲難者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得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臂上黥墨猶新也時當事者懼失堂罹隱其情以兩相格鬬聞上心怒王煬以救不早逮繫詔獄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戎首奈何誅及他姓且蚩蚩之民不足污碪斧時郡刺史李居士登爭之尤力至欲併佐曲赦之當事格於成命不敢也獄具棄市臨刑崛強如故挺頸待刀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夫人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佐歲時餽遺不絕其後中使雖縱恣自如然毒燄稍稍戢矣故州民益思佐不置至有立祠祀之者

王穉登字百穀別號玉遮山人嘗爲太學生棄去父遺貲頗厚政在伯兄君絕不言析箸五十年怡怡如一日袁文榮公均門客迸散君獨赴

具喪同官有修郤者靳予文榮鄭君折以大義卒獲如令歲時造其廬起居哀夫人終其身不替其始終殉義如此

楊五保康縣人兄弟五人初未創邑時俱居石坂河事射獵爲業五幼英敏時出聞于人劉千斤之未叛也嘗欲納交五拒之既而劉石二寇嘯聚肆逆欲出掠遠安等縣懼五名不敢經其所乃以財貨數千馳就五假道五斥不納具強弓毒矢待之賊卒不敢犯後率衆從王師爲鄉導二寇平論功當授錦衣衛千戶五辭又欲授以左千戶職令守鎮本土五復辭止受銀牌之賞仍躬耕其所若五者亦可謂奇偉不常者矣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瞑即輿棄之而奪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

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
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
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煑糜煉藥日莫執
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
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
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請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
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
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
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
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來饋疑弗受反轝以貨遣歸
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
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
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
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

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善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

仲芳既已杖朝堂則從回期門鴟夷裹來血涔涔下也夷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掩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尚書坐輕贖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駡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即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蠅分枕席而卧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卬卬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旦纍之詈元宰若詈敵奈何即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遯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天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尚書所絜語公力爭之不得也毋令天下有以詈廷尉敝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救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

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囑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也

路瓚潞之屯留人不詳其字生而魁梧悍堅有膂力智略輻輳居衆中議論捷出如矢激刃解紛亂立斷聞其言卽至暴抗無不洒然屈服者里中固嚴重之成化末大盜王弘起燕趙轉掠澤潞間勢張甚至屯留益殺吏民屯留人震恐瓚奮曰嗟夫賊乃蠭起烏合操耰鉏棘矜闕千里而莫之誰何彼謂秦無人哉卽詣令授甲願得當一隊必破賊謝百姓令壯而許之乃募邑中敢死士得數百人諷以大義人人爭踊躍瓚爲設方略擒賊腹心使爲內應因率兵尾賊至余吾賊方食從後急擊大破之獲其渠率餘黨悉平令上功部使者厚賜金帛謝不受乃署爲陰陽訓術正德中巨璫何慶者故恃瑾驕恣大爲奸利嘗過屯留瓚受令指逆詣境從容進曰側聞公義甚高屯留今擁帚徹席日夜供具以勞下執事惟公之所命之雖然屯留小邑也未嘗見天子貴人悉索敝

賦不足藁食願左右無驚邑中令得以其私賫擊牛釃酒爲公壽使下吏布其腹心慶欣然爲斂戢邑中賴之前縣令張鵬坐事赤貧不能自還公爲倡邑人共治槖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活我至其孫選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里有儒生貧不能婚公捐數十金助之爲娶婦其赴義慷慨皆此類以子某仕爲某官且公孫王道舉進士歷光祿卿詔贈公官如其孫申時行曰魯連有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若屯留路公其人耶天下無事謀智勇辯之士無所施其材卒然有急連城跨邑之吏坐巽輭不事事擯棄僇辱者何可勝數也乃如路公身不挂銅墨位不當民社起委巷布衣中設策奮力存孤城殲劇寇成功不居可不謂奇焉及其厚施薄望不輕爲然諾身所嘗施惟恐見之古稱俠士之義今茲蔑矣假令公藉尺寸去奧渫而升本朝其建豎可勝道哉然公身不試用而其效託之乎後人夫天道猶酌也挹彼注茲豈不信乎

託孤

前言 附

往行

練達新淦人建文間由福建浦城教諭遷知嘉定縣會文皇帝即位其從父御史大夫子寧族誅達聞之度旦夕當就逮與妻訣曰吾其死矣妻泣言君死我即從之顧妾黃氏方娠指曰當奈此何先是有部民郭元宗者以族人誣引爲盜坐繫達至廉得其寃狀白出之至是詣達請間欲與俱亡達謝曰死耳行將安之已乃謂曰君有心者請以情歸君可乎元宗曰甚善元宗獨未得死所耳惟公命之因言吾義不容免但練氏宗祊可念吾妾行當就館願以屬君生女邪爲嫁其母幸而生男君可子之以延練氏烝嘗君之惠也元宗再拜泣達乃出橐中裝百金資遣之達及妻赴海死郭乃迎黃氏至家處之別室給衣食比黃免身男也元宗喜甚旣長不敢溷以己姓念其父昔爲邑侯而嘉定號練川乃托侯姓名居練蓋示不忘也久之黨禁漸弛仁皇帝即位詔革除諸臣家屬有存者釋之黃深創已事囑居練勿自明以是浮沉閭里間無

知者今其家藏有宗譜黃守節至九十三卒

曾瑁字德玉萬州人幼孤篤學年十三爲郡庠生家有遺劵焚之景泰丙子舉於鄉倉大使羅紀坐累妻適亡託以二女瑁穴門予食比事白酬之一無所受

沈祥卿者嘉定人其女嫁同邑龔某則尚書之孫也夫婦皆蚤世生子敏卿時尚書公之業已衰矣諸豪奴孱視敏卿乾沒其資無算及敏卿爲諸生乃憤其家不振拮据治生諸豪奴心已不便思有以中之會婦病卒而敏卿之子方在乳卽廉憲公錫爵也敏卿益按謝籍苛求諸豪奴計窮同敏卿夜宿田舍計殺敏卿且索孤兒僕有李松者獨心憐之顧力不能抗欲抱匿他所念遠近無可托乃走數十里挈而之祥卿祥卿權撫之是時敏卿摯友殷無美輩痛龔氏之禍力白所司追補不可得則使遊徼者以計悉掩殺之龔氏孤已失月餘矣後稍知之祥卿乃爲謝諸君曰諸君幸爲龔氏復仇然業已散盡兒幼未可歸于是錫爵偕其僕松竟育祥卿所漸長則延師教之已又爲聘于名族比弱冠學

有成矣祥卿曰是不可令龔氏久廢烝嘗乃遣之歸亡何祥卿卒又若干年錫爵舉進士僕松者尙無恙祥卿僅一幼子今亦養龔君所

劉週字繼卿萬安人淳篤慈惠事母以孝而尤能分財施予人賑殍掩骼設漿治橋梁道路不遺餘力友人陳雩筠之子弗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間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托週諾之明日其子果死爲治其喪數年雩筠死亦如之有李具顯者病且死子幼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週與君平生未接杯酒殷勤之懽地且遠君奈何以妻子託耶顯泣曰小人知君君不憐小人何耶週諾之爲經紀其家顯子旣長歸所籍田廬視初不減分毫人有貸金不能償卽焚其券其急於爲義此類甚衆

江山縣人徐伯淮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屬以二子及死湖弟楊獅楊琴逐其孤而毆死其妾產盡有之狡橫甚莫敢誰何淮憤自棄家攜二孤寓江西逢上官輒泣訴情竟得伸琴獅各抵罪業盡復淮名動江西諸上官嘉之皆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自守一不利孤所有

嘉靖□□龔君汝修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日請間曰微吾子之目不肖固有請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修之父曰可學者爲諸生負儁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貴然其爲人溫然長者有子曰深源公亦長者至王父南山公益務爲長者其爲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旁落南山公計無所之則舉以畀可學曰庶幾其不斬我司空公之緒毋以資人吻也可學旣自負才又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勒束臧獲治生窮叛臧所請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田竄入它主復窮之歸故呹曰非而所得有也雖可學者陽爲納好可學數稱於人以爲才子弟郎可學亦信之而婦劉以過勞得疾沒矣會南山公病蠱卒可學方治冢塋滋樹材木曰奈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子等而狐兎之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羣毆可學死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謀者邑居聞之顧汝修方五歲謀曰是雖也必絕吾種卽負汝修一晝夜走百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輕爲

然諾者也爲藏汝修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輩聞于官跡暴客所悉捕殺之蓋二十餘年汝修之業成而始復爲龔塣千金之子不死盜賊此言信耶則可學奚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以盜死生筠之文焉而以盜死此其意寧以死題也彼夫突如其來而焚如死如棄如者亦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世爲長者而乃死可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爲長者而以可學死可學死而汝修竟成進士爲聞人天固久而定也汝修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予言亦烏足以不朽可學汝修務自勉之而已矣

附方氏遺裔記略先生旣遇難詔抄其寧海家屬適金陵魏尙書澤謫爲寧海尉爲匿其幼子德宗時方九歲極力覆護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寓於京心知之遂潛回變形佯狂乞食於市一日迓尉於城隅作狂歌有願効程嬰語尉默會之叱曰扶顚子出城去兩日後復遇在市歌如前尉乃密致先文稿及德宗盡屬之亟逃赴海匿島中彌月乃循海濱歷華亭靑村諸鎭隨一傭善治繒網德宗遂學結網易米爲日給已

而余攜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允先生門人也家居不仕凡三叩乃得見大驚喜收育之有任勉者以睢州知州歸自言爲先生門人來一見復以金餽余疑不受意不安欲他徙任出示試錄一本果與允皆先生主考所取士乃相信余以穉子既生乃赴海外不知所終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爲館甥初冒俞姓已而俞氏相嫌復改從學夔之姓爲余遷華亭白沙里訓蒙里塾生三子曰友直友諒友竹其後皆繁衍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銳意表章屬松江守張公九德司理毛公一鷺創求忠書院祀先生與撫臺徐公民式各捐俸成之并其忠友魏澤徐善安俞允任勉余學夔祔焉裔孫郡縣諸生爲余繼儒忠胄忠裔忠祚者皆令復方姓一時快之先生之顯然有後矣蓋建祠諸議采之周紹節而董役則俞汝楫云始末具董其昌陳繼儒碑記中又以其裔分置三地奉祀於松屬顯節友直後也金陵聚寶山祠墓檄道行往友諒後也寧海故里檄忠枝奕往浙之監司及台守洪都力爲主持以奕補縣諸生枝世守祠所以爲安插土著之資頗周悉則友竹後也皆先生嫡

系云

交際

前言

天遊集曰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譏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已

劉公基曰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納而至者必其有所爲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三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豫定而不躁也

王公褘曰蝟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烏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甚易而其性嗜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

嗚呼蝟與烏賊其形相似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獰然可畏烏賊塊然而可狎獰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烏卒致害於烏此其理誠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獰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解公縉嘗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咸以爲名言

方孝孺答友人書曰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未爲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日士大夫喜自高大瞑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

我耶
崔公銑曰欲人德我則怨至矣欲人譽我則謗至矣又曰接凡人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劉仕義曰以君子之道望己不當以君子之道望人以小人之心待人不當以小人之心待己以君子之道望人則多怨以君子之道望己則寡尤以小人之心待己則多尤以小人之心待人則寡怨然則君子之道以之望人可乎以之望己可乎小人之心以之待己可乎以之待人可乎
薛文清公曰名節於人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章文懿嘗語董遵曰魏文靖公居家年雖高矣客至必就舟次回望不之公府有所饋遺必報禮不肯虛受人惠
又嘗曰吾平生一切玩好皆無所好惟好讀書而已昔在閩吳文定公子孫有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予因問其家再有副本否彼曰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刊之不敢私取爲一己所有也

陸公平泉曰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于潁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爲呂希哲受者爲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爲佞貴受者爲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

湯公沐曰凡交際若尊長賜之決在所受勿拘俗有所謂例不敢受而有所卻也若受之不安姑俟他日易物以答之若卻之甚爲不恭

李公夢陽曰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于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于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信道哉

霍公韜戒子姪書曰前後累書已詳盡矣不須多贅只近閱天下官司送到賢否册來逐一檢閱見贓官害民脚色皆註曾送金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様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汚玷幸我家無人貽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交際決要謹慎勿輕受渠禮物爲我累也又贓官凡送禮物于權要之家若肯納之彼則得計曰

吾有權要人在上能扶持我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爲之
捄援如捄之是保贓縱奸也斯民何辜贓官無忌皆權要人受渠些小
餽遺致之也是故贓官滿天下皆京官敎之也縱之也爲之作窩主也
近日汪公張公絕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贓官少震懼不知我
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餽禮物否曾受納否

孫存與霍渭涯宗伯書曰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婺之朋酒以獻而
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也若
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
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
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愼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
偶酌其敗者遂併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知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當
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
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酢賓客而奚
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

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渴未甘委之溝壑也

潘塤曰塤爲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行素韋公先見

其二子通刺公出面西南塤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

子延坐啜以茶塤它日爲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貫初顧公公時年七十

有六聞塤至衣冠扶杖出塤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塤遜避至

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瞿然

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

河陰令雙槐張公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

幸爲先容塤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

曹修禮旣轉而南向塤拜公立受扶而起塤則再拜公嘖嘖有歎勉語

倉曹退塤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殽簌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

甚簡及塤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

日飯則欽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態近世所

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貫

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蕭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年已煩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蓄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

何孟春曰晉杜預鎭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鎭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鎭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犯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矣

徐宗伯學謨曰第五倫嘗云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嗚呼物情貴遺豈特今之世哉夫貨遺于人雖或有受不受然德之者什九怒之者什一蓋貪夫欲之以遂厚利之謀廉士因之以賈辭讓之譽此皆物情所必至者假令第五

倫不見千里馬之遺尙能記憶其人乎此孤悄縮恧之士所以常不遇也念庵先生曰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耻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惟夫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爲不爲萬物役是謂至樂

申文定公答雲南巡撫書曰鎭爵體尊相沿已久司道邂逅亦當少從紆曲爲不避之避以自全體統乃至于决裂而後與之爭不已晚乎要之禮節相競不足以服其心口語相稽不足以制其命此當暫忍而徐伺之發必中的乃可耳

于愼行曰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皆然獨主父哉然後之言其惡者必其常譽之者也夫有爲而譽者必有爲而毁無故而合者

必無故離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見矣

又曰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諂事安重誨爲其所庇建節鳳翔及重誨被譖不能自安出討西川以避之道出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衰也重誨感其情意頗極其慇懃傾倒肺肝因泣言被讒之狀弘昭始知其由重誨旣去乃密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重誨不以情告弘昭之敬必不敢弛況敢圖之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君子往往爲其所欺況重誨之無識者乎嗟夫後之爲弘昭者不少矣

又曰天下之事有士類激成者漢唐宋黨人之禍是也凡天下之事以君子長者之心處之去其太甚而已夫君子長者有休休容人之度而無汲汲求名之心無求名之心則其處形迹之間涉而不滓有容人之度則其御邪正之際嚴而不惡故有化而歸正激而成奸有因敗爲功無以全求毁天下安得多事夫惟好名嗜進之士以尅按之心行文深之法惟恐形迹之不存聲名之不附求自立于不敗之地而不顧國事

之安危故往往激成天下之辭耳唐之末造士大夫深疾宦官有小相
涉則衆共棄之如進士葉景與一監軍相識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
謗議紛然沉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黨人之禍所由激成也豈士君子
所宜有哉天下自有中道彼奄人亦王官也結之而求進則昏夜及門
擯之以爲名則一揖爲累其心一也於君子長者之道胥遠矣
王文肅公與馮鳴陽御史書曰方今文武之勢既成水火則司道諸公
中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鎭之口吻即如避路一事若前此胡道等
所行是眞此諸公自爲例矣體統既凌而一旦欲復之又適會其積怨
無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子可驟治乎愚以爲諸公禮節事小
該鎭不法事大不如善養操縱徐視其釁辨之所在而加斧斤焉則磊
落免俗矣
張鳳翼曰曩時交際辭受俱眞辭曰返璧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立易
一帖則以其人之禮還饋其人自以爲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往行

楊文敏公榮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人臣謀事未次文廟不懌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次有濟人利物之任惟不忍卻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饋者必詢訪貧富何如其貧亦不卻但酬以別物與所饋相稱或坐法已赦或在卑求薦必盡意焉

胡忠安公濙嘗奉使于外遇士酋以櫻桃二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洪武正韻耳公與之而卻其櫻桃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文皇遽問曰櫻桃小物耳道渴中何卻耶公曰因求書故卻耳文皇嘆賞久之

祭酒胡公儼於吳公與弼父執也弼自京回家往謁胡公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謚恭敏莊坦直然性剛急數面折人尤篤故舊客嘗滿座旣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議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矣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禮畢則熾爐圍坐款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不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廉謹家甚貧未幾縣僉其孫宣爲府門子公見其雅飭問之乃完之孫也卽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有璫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內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蘭谿章先生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陸公平泉輒相顧待嘗以事見章輒慰諭之曰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爵位者須自量吾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後平泉公與座主劉先生忠偶道此劉公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

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王檢討九思凡作客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

方太古字元素蘭溪人少業儒抗志不仕多長者游王文成公少于太古一歲而以聞道早太古亦嚴事之其過錢塘也太古出脫粟蔬蔌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太古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情耶文成強笑謝微先生言我幾復作陰衞尉先生故井丹也

弘治間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轉致以見陳白沙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於臨川吳聘君詢知其人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壻厚郭胡君全者爲里閈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桂樹乃游豐城時見胡庭之所植也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輕言故贈之如此

萬公士和既家居時華亭徐文貞先生亦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文

貞公曰吾生平見萬公馴行凜凜瞠目肅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雖尊貴無勍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

楊公世華字懋成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按察使嘗爲撫州知府以仁恕爲政不苛擾窮谷頌德上計京師有問之曰聞茲郡巨璫不無掣肘將奈何公曰彼地尚禮吾敬之如禮借託者多自愛設有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也寧重銜我

世廟時分宜既敗冢宰頗屬意淹柳一日詣政府議事徐文貞公首舉醫垣高鏊即日擬晉鏊院判移署南院使事鏊既去南京而心德文貞公甚已遣老蒼頭還京師懷一幣爲文貞公壽文貞艴然謝曰向謂而主執古今不執古耶亟持去毋鑿破渾沌也其見重如此

羅念庵先生拜唐荊川公公他出荊川之翁出接先生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友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先生對云此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

葉大司空夢熊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按貴州兼督川東湖北節制

三省故事各撫按以幣交貽皆取償公費公獨命典謁互易其幣以報

舊習一洗

狗知

前言 闕

往行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與鄭善夫初不相識惟鄭曾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李公鵬舉于其子苑卿學一初入館時以書囑之曰陳敬亭憲長廣東寄禮于予予以病竟莫能下省一賀其陞雲南右轄又復頒曆於予及汝又在官密寄一書于予有通家之誼渠倘入京汝當執子弟禮且致謝言云云也此老有古風見人輒以予相告可謂海內知己矣

張居正與趙錦書曰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卽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昔張燕公識

李鄴侯於童稚吾庶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耶以表
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飲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張秀
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僕自以童幼豈敢
妄意今日然必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
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皇上辭
免當得廕子移之于顧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
昔督工顯陵有勞宜廕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上者皆蔭而公獨無
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内名流補與一廕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
未霑恩遂令峻上疏自乞蒙恩俞允此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成之義
也今聞其姪輩咸起爭言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晉都法司欲行爭
奪彼蓋不知乃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己之意但知錄廕常例相競耳且
已奉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
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于冥漠矣

前言

薛文清公曰孔子微服過宋其處雖俗慮事則密或問于崔公銑曰患難其人之不幸與公答曰人之藥石也人未經事者一服之可已終身之疾秦穆困於殽悔而作誓足殿典謨矣然有服之而不已疾者柳宗元是已困而尚口尤人故也

李公夢陽曰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祐臨而佛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斬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祝公允明曰人之履憂患者大校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適平日下則隕獲而已觀人者尤于是乎易見焉

唐順之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自此緊著工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與夫吳洞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卽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

險中有至樂于安平中卻是有至憂然哉

往行

永樂癸巳駕舟巡狩黃公淮以大學士留守時漢庶人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曰省愆集又即人情變態寓之于言名曰自省錄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永樂初被薦爲司經正字歷官禮部侍郎時宮僚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字宗勉常熟人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歷官太常卿嘗師事松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憲廟舊學也恩遇異重方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某攜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東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既僚長人目爲儲相當路懼東朝一出必奪己位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偵于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

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飛語朱奎地卑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先生主酒先生力辭是時苟側坐刑在先生矣獄久不解客有自牆外投甓者書曰此公少才也足下何如不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才抄也豈遂籍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答以他故未幾公得貶爲令南方公在獄妻子不知所爲家人履屩擔簦視先生爲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旣去乃主陸郎中泉

丁副使璣奉敕提督廣東學校歲餘入賀道淸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視天度不免闔窗端坐與繼室陳氏一家十一人俱沒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時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武陵人□□□□舉人王文成公守仁弟子正德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贛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覘焉旣還遂以間道歸越己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權奸因仇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在獄南北二十年俯契觀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怵不憂

守者率甚驚嘆問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爲忘其患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彬輩欲重禍於陽明子鞫問之朝箠楚備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時已願爲忠臣孝子今不能爲義徒乎久之洗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時爲辛丑五月四日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九目錄 內編

殉難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李孟陽　王慎中

彭時濟

往行

廖永安　朱顯忠　孫炎

王愷　胡琛　李淸七

于光　丁普郎　濮眞

張子明　花雲　韓成

許瓊　危素 黃哻　桑哥失里 王可 朱春 阿失不花

濮英　吳雲 闕　王翰

王綱　吳得 井孚　龔泰

梅殷　鄭華　張皂旗

暴昭 楊本 顏環
唐子清 黃謙 韓永
黃鉞 鄭恕 徐輝祖
林嘉猷 周琮 劉儁
陳錡 陳仕淵 何忠
崔聚 李任 陳洽
劉子輔 馮學明 萬政
王清 鄧顒 張敏
胡信 熊尚初 張瑛
呂鏞 高曇 曹鼐
張益 鄧棨 韓青
王清 張瑭 羅如墉
宋欽 于謙 陶成
毛吉 梁致育 葉禎

張澤　胡守約　節婦
劉球　曹景　汪一中
楊繼盛妻　沈鍊妻
義烈
前言闕
往行
趙烈士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九 內編

嶺南張　萱孟奇甫　輯

殉難

前言

何孟春曰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爲象死妾婦有情遽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書之用激世之爲男子不知義者

又曰馬援爲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金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李夢陽曰道莫大于忠忠莫先于節節莫貴于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夫以身狥國志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曰禮有之矣君死社稷卿大夫死守職吏死封疆帥死戰陳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不死是謂弗節社稷不死是謂弗忠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謂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禮也孟子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守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利而不見義于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則不勇於是靦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簸戚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遽熄而人心不長死哉

王愼中曰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于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

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于議卒蒙其難至于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于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於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

彭公時濟曰夫忠道之經也祀國之典也翊運開國則祀篤棐格天則祀稽謀定策則祀戮力要害以保邦永命則祀居庸肘掖京畿要害地也正統之季居庸遏保乎保宮都御史羅公通也祀之祀功也民之彝也而典之秩也歲歷百禩圮于丁酉御史彭君時濟按而弔焉曰是風之紀也修之戊戌歲部泯舉婾婾若妥先靈而尸祝之爾如英廟駕留

沙漠虜騎橫邊鎭騷濆居庸界宣大獨石廷議以分守公時在謫起職方員外郎尋擢郎中拜副都御史公協將裨調士馬砌扼塞濬濠溝固墩堡斂粮糗勤哨瞭餙器械恤煢獨募鷙悍邊備甫定虜衆至攻圍關內外公矢曰此身與城共存亡也守將陰通虜開門爲內應公覺收斬之虜駭退明日攻圍益急城罅石乾裂不可守天寒又莫之措公計灌水石罅城冰堅乃選精銳棄城應敵老弱婦人運水瀦城下凍滑不得近又明日忽開門衝圍大戰三俘斬甚衆虜懼轉寇紫荊擁駕直攻京城公聞報以五千騎夜馳京城至則遇賊紫荊戰敗而又戰于蒲城羊山五郎河連敗之明年令督兵二萬往鎭懷來追逐虜出長安嶺外中外悉定史經曰番番哉公也臨危奮起而忠見相機制變而籌定蹇身嗜難而烈昭攘夷安夏而功立全城活衆而澤流何也時天地晦冥忠義挺然獨立內禦外戰惟于公謙及公二人也二人氣不相下而實相濟猶之腰膂強而腹心無虞也故人謂公宣力四方類光弼而赴難長安則李晟也効死孤城等睢陽而長城之壯其晉陽乎然嘗聞之社稷

重也君父尊也重重而尊尊義之全也天眷我明世當全盛大豖之突

特偶然爾有功如韓岳長驅犂戎羈頸獻馘其大公也竟不付公以問

罪之師何哉則是公遺忠也嗚呼公往矣整師靖邊時則及矣安得忠

勇與之長大慮哉御史彭君澤表之樹風振紀可以觀矣

往行

廖永安字彥敬巢縣人元末乙未歲從太祖于和州戊戌以功爲同知

樞密院與徐達邵榮復宜興既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張士誠衆於太湖

乘勝深入從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

安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士德

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

求和好士德母痛之議歸永安以易上不從士德死竟不獲歸甲辰十

月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屈遙授光祿大夫柱國中書省平章事

封楚國公賜誥丙午七月丁未卒於姑蘇年四十七

朱顯忠泰州如皋人吳元年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嘗從傅友德克交州

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能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交州東門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

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酋黠蠻狼嘷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心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貳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勇健者練爲兵將敎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里

外亦皆縮氣喪胆民賴之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
才能者方見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
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
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
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
順命者我人臣不敢私受封還之列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
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
無枝梗基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
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
炎炎被擒囚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終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
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爆鴈斗酒啗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
舉酒卮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大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
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
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

月日瘞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徽事及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念宣勞之臣憫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

王公愷嘗爲左司郎中從胡公大海鎭婺州先是苗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州軍衆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于難當難作苗師時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

胡縉雲琛總制處州日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塞柵友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具援竇融歸漢故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

會元使至督逼之遂遇害于福建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䘏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

李清七蘄水人居黎山與弟清八俱以義烈聞會妖人徐壽輝嘯聚羅田凡鄉之才識者皆僞授官爵清七兄弟以爲恥檄命交至皆不就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元末爲徐壽輝大帥高皇帝起光以浮梁降授樞密院判官歷官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嘗奉魏公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執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俟大軍之至勿爲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從去尋被害

丁普郎初爲陳友諒將守小孤辛丑八月王師征友諒次小孤普郎迎

降用爲將從征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戰死身被十餘瘡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身不仆贈濟陽公

濮眞鳳陽人國初從舉義洪武初官都督僉事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詰之曰汝無故而加兵吾境亦有說乎眞曰我主上神文聖武撫有華夷一視同仁爾國叛服不常主上怒其欺肆不忍卽加征伐數遣諭意爾不奉若上旨故始命將聲討豈爲無故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王愛其驍勇徐曰吾欲用爾爲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眞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眞乃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卽剖心以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眞不虞眞之死也眞死王大懼遣人入朝謝罪併歸眞從行兵上曰濮眞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生甫數月卽襁褓中封西涼侯

張子明者嘗爲靖江王文正千戶陳友諒圍南昌至六月援兵不至文

正遣子明告急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降友諒緩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城下投之子明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彼兵雖盛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上謂子明汝歸語文正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被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大軍旦夕至諸軍宜固守以待友諒殺子明

花雲懷遠人歲癸巳杖劍謁高皇帝於濠上僞漢王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時公判行樞密院率麾下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忿罵賊不少變至死聲猶壯夫人郜氏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旦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

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瞯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珥僦舟渡江遇偾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懷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五十里之水橋

韓成虹縣人壬辰從高皇帝舉義偽漢陳友諒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成從上親征大戰於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酣戰被圍一時羣將計無所出上方設奇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賜成龍袍冠冕與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後友諒

敗死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死敵朕念之不忘爾中書其議所以崇報之禮贈高陽郡侯建忠臣祠康郎山命有司歲時祭之

許瓊饒之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歲戊戌上駐兵婺州瓊以儒士進謁授博士留參謀議命爲太平知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判樞密院花雲與瓊等以兵三千拒戰友諒攻城三日不下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扳堞而登城遂陷瓊被執罵不屈死之上嘉其忠追贈高陽郡侯

危太僕素黃殷士旱皆撫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仕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而喪節黃投君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史有□氏兄弟皆死

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觳使家人歌舞爲歡環守至日昃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紿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而出之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兩人墓碑皆宋景濂氏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言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景濂乃謂元史之存乃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成而無直筆其得免于君子之譏乎若黃乃眞無愧于青史者僧梓拯危何如殯黃之爲義乎景濂作太僕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

洪武元年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相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巡檢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

洪武二十年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

驚潰者皆鼠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于途
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
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蘆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都督僉事
至是沒于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金山侯謚忠襄
王翰夏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初爲本縣訓導歷鄢陵教授周王府教
授入爲編修調廉州府教授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字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
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交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
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
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
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也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
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故知之遂
去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眞王佐才然貌微不稱
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大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

善矣後伯温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四至增城遇海寇曹眞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益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幷殺之其首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麄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沒彥達時年十六云

吳得龍里守禦千戶井孚副鎭撫也洪武三十年一日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攻龍里得與孚議守城計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援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

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伺
其怠擊之得曰賊破頃刻何伺之有若城不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
君不孝於親吾何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
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大節能兩全者古
人所難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指揮
僉事孚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龔泰字叔安以字行義烏人洪武丙子鄉選初除授戶科試給事中歷
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傅訣曰時事至
此我自分死矣爾第齎勑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
旣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爲兵所執見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
之君亦釋迺遂投水以死實是月十三日也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尙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
深沈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公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
起公充總兵官鎭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公割使人耳鼻口授詞

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過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帝位公尚擁重兵淮上遣公主招公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公得書慟哭問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公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公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爲讎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公死笪橋下曦又誣公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公榮定殷當攝山東學政蓋才兼文武云初公主謂上果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爲主蹤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避禍公主亦不答高皇二女

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盡棄城走華獨使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靖難兵起有張皂旗者以都指揮充偏將力舉千斤每遇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屢有俘馘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革除二年暴昭以刑部尙書充採訪使至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請難師入京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死

揚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于遁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衞鎭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

兵及登臺見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道也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交北兵披靡不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熟乃爲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馬三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乃回京師命大教習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炭奠宗社于泰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不屈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用之也

顔環字伯瑋廬陵人洪武己卯以薦爲沛縣令建文四年正月靖難北兵駐沙河二十二日來攻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彦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環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無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雉經死子有爲自經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

唐子淸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顔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淸靖難兵執子淸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淸曰吾願從顔令於地下死之

黃謙不知何許人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顔伯瑋禮遇之益

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感顔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浮山人建文間爲兵科給事中永豐軀幹美須髯音吐弘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壬午六月北師克都城永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之永對曰吾王蠋耳奚以官爲不屈死之時同約死者三十五人惟黃福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卽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托市監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滲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答曰苦無書讀過目不能忘也滲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再拜卽從滲入舟

至其舍與數册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潑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潑大喜曰吾插案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潑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以畢儒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吴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硏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者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居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而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

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予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侍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步抵其舍鉞從靈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人至欲割雞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狀急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每求死悉以家人救免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

食已而七月十一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訛言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蹤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府聘爲昌國州訓導陞蕭縣令建文四年靖難諸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温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常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蓋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徐輝祖初名允恭父曰中山武寧王文皇帝爲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略擁強兵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次子高陽王待

命於邸欲藉公爲耳目公謝絕之高陽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上及靖難兵起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進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爲内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閭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爲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于是錮之私第尋逮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爲仁孝皇后竟晏駕不敢爲公請久之上追思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故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產葢百八十年至萬曆悉錄爲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僉事當被詔入燕邸得其隱知二郡王素傾

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詒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間世子訐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京死之

周琮字仲方崇陽人洪武癸酉以太學生擢試刑部郎中歷陝西左參政先以浙江參政調河南未幾調陝西己丑冬奉命偕戶部侍郎左獻總軍餉於邊事竣還遇寇與敵死之實永樂庚寅三月二十五也時年四十有八

劉儁江陵人父從政一日夢天降赤幟上書儁字是夕公生會鄉先生命名符於夢人以爲異公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蔚然既壯志益堅平居言不出口遇事剖决有道人稱公輔之器洪武乙丑登進士屢陞兵部尚書永樂丙戌日南干紀擇廷臣有文武全材者總督軍務公受命運籌策夜以繼日師壓賊境罔不克捷凱旋上深嘉之未幾餘孽嘯聚復爲邊患朝廷以公威望夙著夷賊攸服仍遣與大將軍黔國公沐英往勦之公曰此行吾當以死報國抵化州親冒矢石所至

輒有奇效一日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進退無據公長吁曰天乎夷賊背天我實奉天遭時如此豈天未欲邊民平治也耶且戰且行後軍弗前勢孤援絕遂陷賊中賊挑之曰若順我共享富貴保全爾生公厲聲大罵逆賊弗恭殘虐我百姓擾害我邊疆我前奉命討不肆誅戮撫安而還豈我兵威不振耶特彰聖天子好生之德不料爾惡罔悛復勞天討今日之危氣數耳戲使之揖公復罵曰堂堂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犬羊之下乎劉尚書雖死天下豈無劉尚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遺類口誦杜甫題諸葛亮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遇害事聞上悼慟不已命以衣冠歸葬賻祭甚厚皇太子諸王皆遣祭公卿各爲詩輓之仁宗即位遣官御祭誥贈榮祿大夫柱國少傅謚愍節官其子奎給事中

陳鎰字器之福寧州人領鄉薦拜監察御史永樂間監軍甘肅號令嚴明軍民戴之虜寇猖獗鎰奮然勒兵拒戰數日力不足被執鎰厲聲罵賊不屈虜怒殺之事聞上爲之流涕曰陳御史忠臣也

陳仕淵紹興人永樂間爲尤溪巡檢剛毅有膂力邑民吳十師寇德化諸縣仕淵與耆老葉文愼等協謀率衆捕之十師就戮餘黨復起勢張甚官兵不敢進淵遂戰于羅畲場死焉

何忠字廷臣江陵人幼聰明有志永樂初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以言事遷交趾政平知州洪熙初黎賊餘孽復熾時有寧橋之敗賊乘勝寇邊逼交趾城人心惶懼公謂藩鎭諸公曰賊勢若此吾輩出天朝萬里坐受困辱何時獲解盍遣一才智者潛行請師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爲書遣山壽家人遺賊謂朝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退先是密遣人奏事俱被賊遮留至是賊以朝廷宥罪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謝恩通遂遣公及千戶桂勝託以奏還地方與渭老同入朝且曰城中文武衆職才智膽略皆無出足下右者今茲行非足下不可公慨然應命乃與知縣張某夜縋出城步走三百餘里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公遂爲賊伏兵所執搜其裝得請師奏章縛之公謂張曰吾二人至賊營必死矣張泣曰公何以處我公曰吾一屈膝則辱

天朝衣冠萬世耻矣爾若同難徒碎身賊手何益國家爾莫若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得間歸語諸公知之速爲請師以殄渠魄則國家之仇耻可雪而子亦非苟生者矣乃口占一律曰萬里邊城受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末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歸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共天戈殄叛夷謂張曰爾尚記此遂至賊營賊首喜曰此何知州也聞名久矣乃延于上坐擧酒酌公曰公能相我當與共享富貴公大怒唾地詈曰腺狗奴是何言也曩者爾賊悖逆殘虐無辜我聖明伐罪弔民設藩鎭臬司掌治爾邦政令置郡邑立學校撫敎爾邦夷民俾爾等安其耕鑿遂其仰事俯育之願知夫綱常倫理革其舊染汚俗爲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至矣爾曹不思報效朝廷反造逆天之罪指日六師一臨爾曹皆爲虀粉矣尚有富貴之樂哉賊首歎曰姑息怒飮酒公厲聲呼曰吾爲進士嘗宴飮瓊林豈食汝犬彘之食乎奪杯擲之正中虜面血流盈頤賊衆大呼公遂遇害時宣德三年五月事聞宣廟深悼之勑禮部致祭旌表其門謚曰

忠節贈廣西南寧府同知公論猶不滿公性嚴明有大志嘗謂天下第
一等事不可讓人做愍節劉公[illegible]公輓詩有哲人先逝不勝愁之句
識者已覘其志爲進士時喪妻守義竟不娶士尤難之
崔聚定遠人初從文皇帝以功歷官都督僉事洪熙元年同柳升等征
交趾升死衆敗聚斂兵復戰力不能支爲賊所獲強聚諭衆降衆不屈
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賊遂殺之
李任字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軍指揮僉事從太宗皇
帝起兵靖難以功累升遼東都司郡指揮同知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
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
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若用銃擊
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衆用烏龜笆
呂公車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
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福夜出襲破賊營賊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
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

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衆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餘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登城奪其門福任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攻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

宣德元年黎利叛城山侯王通帥師討賊陳公洽以兵部尚書仍參贊焉是冬十一月八日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方略通弗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良久洽奮馬突入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身被數創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苦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我豈偷生忍恥者耶左右皆潰散洽持戈直前手格殺數人大罵洽自刎而死賊相視駭嘆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安謹行儉約如布衣時

而用法公平嘗爲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宣德元年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効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鬭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賵子輔布政司參政遣官賜復其家時城守之將如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死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

馮學明保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授工部主事歷禮部精繕郎中正統十四年扈征北虜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者在陣中謀與同歸學明曰君辱臣死將安之乎遂陷于陣後錄功廕子瑤爲國子生

正統四年沐晟沐昂師次潞江思任發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

初思任未叛時刁寶玉嘗遣詣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栅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汪上汪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己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正統間王清總督廣東軍務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少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東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香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鄧顥字伯昂樂昌人□□□□進士初爲廣信永豐知州括寇起犯廣信界公率民丁拒之於其縣境高洲接戰十數衆寡不敵爲賊所執駡不絕聲而死時正統戊辰事聞朝命贈公光祿少卿給布六十端米三十石後又用言者特賜謚恭毅命有司祠於鄉郡及所治公死之日雷雨大作賊大懼置公屍歸高洲巡檢司明日邑人始舁歸棺斂於邑之城隍廟

張敏徐州人正統間主簿尤溪蒞政勤廉存心忠厚沙寇羅丕犯縣率衆禦之或告以賊勢猖獗敏曰吾受命蒞諸土忍不救民患乎吾盡吾職雖死無憾倡勇先驅賊據險交戰兵少力憊遂死焉民痛惜之

胡信廬陵人正統十二年由南曹郎出守石阡民依爲父十三年蜀後洞黑苗脅淸水江苗魁首僞號剗平王郡醜亦僞金龍金虎之稱匪苗嘯聚始而剽村掠寨繼而越境攻城首陷平越黃平白泥金人莫逃生道路梗塞越旬渡江臨城公堅守不動已賊入城公駡不絕口遂被害各寨人民奔竄執戮以掠益以草塘賊屠戮其殘民府治遂爲荒邱蟥

衣生曰胡公死於官義也亦分也郡志載其妻弟厲聲叱賊與公同死亦烈丈夫哉惜當時執政無有聞於朝者而胡公死事遂泯泯嗟乎吾鄉多節義無論文山卽曾公如驥守寶慶劉公子輔守諒江矢與城相存亡胡公守石阡固亦聞寶慶諒江而興者耶

正統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郡知府熊尚初逆戰於五陵陂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張瑛正統十四年以左參政掌建寧府事鄧茂七寇建寧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亡

呂鏞蘄水人以舉人授萬安縣教諭遷宜陽令調清流時賊鄧茂七來寇邑亡城廓鏞度不能支乃盛服拱坐抗罵賊賊怒殺之淸流爲建祠祀焉

高曇字景雲無錫人由國子生授漳州通判正統末流寇鄧茂七搆亂會府使督餉賊欲掠其芻粮以刃脅之曇厲色罵曰汝等無狀上勞王

師下毒黎庶指日梟首於市敢肆猖狂殺汝父母耶賊怒殺之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
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曹公鼐與侍學士張益扈從
巡邊本月癸卯駕攻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
塞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庚戌次雙寨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癸
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復挾令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
王佐竟日跪伏草中禁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
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鼐繼之曰臣子固不
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
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先據南河次日虜僞退
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鼐及諸臣
五十二員皆死之景帝聞之贈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
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恩後歷官編修修撰尚寶卿英廟
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百戶

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僖正統十四年七月會虜警中人王振力主親征公與學士曹鼐從時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定襄伯郭登爲大同守將因駕將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公與鼐當由紫荆關以還公入奏旣行營入紫荆才四十餘里忽折而東蓋竟從居庸也十三日駕至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明日欲發虜逼不敢動將士飢渴束手十五日虜使持書至以求和爲言召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遂移營回旋之際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戈以擊我軍衆相蹈藉死虎賁近侍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而公與鼐俱沒陣中矣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大駕親征虜寇時扈蹕者百官有司咸備右副都御史鄧棨時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卽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

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鑾輿失所我尙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
時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璟
爲大理右評事璟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留平日爪髮並字跡以衣
冠斂歸葬其鄉先墓之側公字孟擴建昌人
韓靑字□□全椒人襲指揮使歷官都指揮同知正統十四年秋虜酋
也先輩背逆天道憑陵中國太上皇帝親御萬乘逆擊塞外爲權奸所
誤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履險如坦途今上皇帝詔凡邊關可通萬
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荆關甚重推公往守而以副御史孫祥爲監軍
公倉卒至關關寬敞多岐路守者素不爲備虜衆猝至乘虛而入不絕
我軍至者才什之一衆寡不敵惶惑奔潰公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論
以忠義當盡死報國衆聞之感泣公縱騎突出與賊交戰于升兒灣擊
賊數輩已而賊悉衆來迎公每手劍之數被創復爲飛矢所中公屹然
不動自午達中轉戰益力賊圍之數重欲招公降公大罵曰腥羯狗奴
我輩忠義而降汝狗乎乃引刀自刎實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日也

賊退之三日收公尸身無完膚顏面如生聞者莫不洒泣風紀近臣有
文章言公戰死可憫乞加恩典者上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給
廩優養於家
正統土木之變廣東海寇猖獗擁衆臨城主將張安既失利而裨將都
指揮王清力戰移日身被重創矢石如雨左右皆憚不敢近清憊計窮
爲其所執賊素畏清紿以甘言推爲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
置之檻車不能死日令人誘之清終不聽唯求一死翌日就戮清曰汝
輩繫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吾死所賊如其言至是遇害
正統己巳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佐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璿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
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權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信則□□□
行不處家事而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既次居庸時
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
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言誓不獨入遂死之

羅如墉字本崇號竹峰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官行人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瀕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曰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儼編修陳先生某文以著吾不朽時劉警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劉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俱以不虧臣節相勉期儼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是土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墉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

宋欽蒼梧人正統擢湖廣參議十四年麓川川亂尚書王驥西征欽督餉不避艱險於辰沅清浪鎮遠山行乘騎又乘小舸艚往安江洪江皆

苗賊要害至盧溪被賊遮留欽率兵挽弓揚矢迎敵厲聲歷數其罪詞氣壯烈賊不敢逼歷官湖廣左布政使致政天順六年寇陷梧州城欽罵賊遇害

少保于肅愍公謙正統己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蹴蹂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閧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掖留請立㷀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罪應族俟命行誅振黨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珵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粮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

議和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卽出德勝
門對壘約戰厲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
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
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
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
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
籌邊鎭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鎭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
黃汪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弈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
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
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
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襄鄭
人伐許之故智也事功以之成疑忌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
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
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

僉謂倜儻非常貽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齷齪難與應猝變云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內公之□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頭之南內出矣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被逮又云公之旣殺也其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矣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公于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宥還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永天順初亦以奸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云公當國時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詠浙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官論材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

未有急於狥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陶成字孔思廣西鬱林州人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改鳳縣以薦擢大理評事拜浙江按察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此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岩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一邑晏然而隣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詗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中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諫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常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得二黨前

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斷斷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酉俄而城中火起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遣人至奠蘭溪民相率言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己田以爲經久計事聞朝廷遣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政配享越國公

大海翰官其子魯新會縣丞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甲戌進士天順五年拜廣東僉事以平賊功陞本司副使下詔褒之委以邊務時新會告急吉將萬人行至大磴與賊遇戰破之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乃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箐而前畈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遯入後山爾等明日兩哨進據

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合擊之賊可盡擒也約黎明進兵是夜昏黑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後山賊多遺財物卒競取之賊遽擁衆馳下刺殺藩卒皆自營湧出賊從後追之遂奔潰吉勒馬揮刃大呼曰力戰無隕不可禁從吏廖振等勸吉姑避之吉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言未已賊衆持槍趨吉吉且罵且戰猶手斬一賊斷其臂力不能支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連日夜晦又八日始得吉尸面貌如生舁歸官吏士民哭者相屬事聞贈吉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錄其子科爲國子生科後亦舉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初吉之遇害也貧無以歸或以犒軍餘銀密付吉家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長吾平生玉潔肯含垢地下哉悉索還之闔署駭歎謂其死無易節如此

梁致育字遂初高要人志行高潔以鄉薦歷建昌訓導六典文衡致仕家居天順二年流賊掠蓮塘致育年九十六且瞽被執賊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行致育知不免

語舁者曰至逕口深淵則白我遂投淵死賊驚嘆而去

葉禎字夢士號確齋高要人少有大志忠孝天植父喪廬墓由宣德乙卯鄉舉授潯州府同知歷慶遠府同知居官廉介毅然以民自任君世家廣東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猺時時竊發爲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往來之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官又以責不在己不復動念慮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奮擊之莫爲倡率所轄州邑民餘無幾嘆曰宜民甚盛矣及今不爲後無可爲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郡中合行事宜建白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知慮者圖所以禦寇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諭以保衞鄉土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峒首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敢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虜子女畜產之類自是賊雖稍戢而其徒

紐於常勝益憤耻互相糾結思必甘心於君而後已天順三年賊寇慶遠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若罔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昔比不戰自潰子女在虜而得生者千餘人君旣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戰所殺略相當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爲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將牛酒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爲我出力勦絕蠻寇卽以此爲犒賞之資土官亦欣然聽命越兩日賊合衆攻鷄剌等村報至君力請于㕬守都督指揮黃越等曰民危矣我輩爲民父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黃方與黃知府會飲學宮力止君行曰峒猺圍村寨此常事耳君譬喻再四繼之以泣二人者略不知省君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之土民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衆義其言咸感憤愿効死力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途中柳青館前賊遂突出人頭山下横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無救援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攢矢刃向之君身被數鎗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璩用

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時天順己卯三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忌君者恐其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遺下所虜人畜棄圍去所活千餘人郡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殮神色不變寓櫬城下手香燈爲文祭哭者相屬不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愬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沿江兵護其喪東歸迨褒贈命下巡按御史命宜人置屋祠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皆詩以悼之云提督都御史葉盛疏上于朝制曰蘇緘擊智高於邕管偕子孫以捐軀馬曁搖海牙于靜江胥將士而殞命禎之節奚讓古人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宜民立祠祀之額曰忠義有義有嘉其中錄

寇莊愍深掌臺日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屬劾正之見忌滋甚既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

也事聞上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諡莊愍命下有司厚賻幷給葬祭

吳瑾字廷璋西涼人祖永以功封永順伯父忠襲爵洪熙初以戚里恩封恭順侯正統己巳禦虜戰死封邠國公諡壯勇瑾襲爵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爲不軌潛候七月早朝入內爲亂公於是夜一鼓聞之卽與其弟廣義伯琮與總兵懷寧伯孫鏜共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勦殺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軀矣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毛忠字允誠蘭州人代父都督公寶領兵以功封伏羌伯諡武勇成化戊子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石城砲架山流劫鄰近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陡峻前此官軍追勦每失至是公奉敕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公忠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軍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奪險敵後砲至賊大敗礧石滚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鎧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聞山上老弱皆號泣奔走功垂

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遂乘風盡收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破陣以進孤軍相持自巳至酉陣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鎧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是月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營帳中士卒皆聞甲馬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旣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卽起焚香祝曰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訃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與塋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粮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以鉄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

范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貌魁梧性勇於義成化丁酉舉人除清江令改瑞金君至官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

竄伏左右有強光祿竟去者光祿怒髮上指挺然曰吾去土誰與守吾生平欲丈夫其行而學兒女子以自見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于翌日賊少卻薄暮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扶至宋卒舍所問庫藏所有光祿不爲屈絕口不言賊憤遂遇害時弘治乙丑歲正月二日也賊退得其屍溝中身被創者十六截者三指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塋祭命有司立石廕其子爲國子生侍講崔桐作傳謂讀武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狥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伏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塗分閫緩急其可倚乎若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風之思志士將無所與乎范琛一作萬琛字廷器

王佐字汝弼□□人弘治乙卯山西鄉試初爲河南西平令時齊魯間盜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君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具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路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公嘗出道遇羣賊

欲辱之殺然持正不爲屈賊曰壯士舍之但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曰納我館之出而子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屠邑君曰是尙可以爲邑哉是亦何以令爲哉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趣攻益急時官軍皆逗駐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君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刃挺於頸抑之就跪君罵曰我天命官爾逋誅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卿諭祭一壇廕孤爲國子生令有司治棺斂傳送還鄉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有棄城遠遁者有盛具供帳宴犒開門迎款者士氣不可振聞者大以爲憂君慮之甚熟矣先是遣室李攜其子歸家曰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而後决也

蔣璣字天器弘治壬子鄉試授連城知縣璣始城連城而武平賊隆作亂鄰邑多被剽刦惟連城用城故全由是以智勇聞當道檄搗他賊曰

有斬馘功益自奮厲深入爲賊所執不屈遂被害事聞贈汀州府同知廕其子朝陽國子生

吳景字伯陽南陵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僉事時東逵流賊充斥鄢藍旣擒餘黨遁入川東時景守江津賊進逼援兵踰期不至賊遂益衆攻圍城陷景被執不屈死之事聞贈按察副使錄其子鎬宣州衛百戶

唐天恩字堯仁常熟人舉鄉貢知葉縣劇賊劉六劉七擁衆壓境天恩登城奮戰生擒百餘人戮之賊怒圍城援兵不至城破執之一門死者六人後贈光祿少卿廕其子爲太學生

黃璉山西萬全縣人正德五年泰興主簿時流賊敗于狼山散入泰興璉率民共禦之擒其黨李南洋保秉勝追至大橋賊回顧曰此非若境矣璉不聽欲盡殲之賊殊死戰璉被十餘創死事聞贈官賜祭命有司建祠祀焉

梅本正德間任高郵判官時流賊入通州將西至本奉檄率士兵五百

戍泰與賊猝至守者暨所屬皆奔竄本曰領戍茲土死生以之可避患耶卽率兵出戰以衆寡不敵死之事聞追贈大夫廕一子入監

區瑞順德人初爲諸生負節使氣學官銜之言於督學黜爲吏常爲德興典史捕桃源賊有功已奉檄城萬年賊突至被獲欲降之瑞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豈從賊耶遂被害事聞錄其子並祀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嘗令扶風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懦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敎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曰周行相地勢募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匝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所坐杌曰敢言亡者如杌乃盡出城中弓矢刃令士賈輿隸人持之登城礌石積城上如阜水沃甃拔之障矢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門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

門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室蕩爾
蓄爾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
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
人違令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狗閱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
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
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礌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
扶風君罵賊賊亦臠殺之七月十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度江還牘報
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赫順大
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
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
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廕子紹卿爲國子生崔公銑曰嗚呼順非宿
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忮心慘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
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
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劇盜中域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

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衄棗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爲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廕子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眞丈夫哉

周憲字□□安陸州人□□□□進士歷官江西副使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先是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來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卻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滚其檣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狥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墮崖死敗兵先舁其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裀裹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猾諸山賊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剿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鷄公嶺

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他兵實觀望不進而君獨與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

李情字宗善靈寶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小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胡念二等陽從上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縻之而賊視官司若無所有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鋐卒於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廨宇殆盡遂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多上聞震怒命右都督劉輝代鋐帥所部兵勦之明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錄子一人爲國子生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段豸錦衣衛籍進士博涉強記議論英發初授河南府推官陞給事中改御史左遷棗強縣知縣正德間流賊猖獗棗強當眞定河南之衝土廣而夷城舊且圮豸憂之乃規畫爲必守計築城浚池修葺樓櫓選丁

壯除戎器設邏卒措置甫定賊陷薊州涉河薄城下豸親援桴鼓誓衆矢忠人人自奮矢石俱下一日間賊凡三進三卻爲豸衆所殺者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怒攻圍益急裨將宋振師軍數千營縣東十里豸求援不進閱三日城陷豸身中數矢一鎗瞋目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僕寺卿廕其子崇文爲錦衣衞百戶命有司立祠以祀

馮禎舒城人由綏德衞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德七年三月以追賊死河南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走巡撫都御史鄧璋等狃於一勝過汝寧朝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勢復猖獗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軍飢罷率衆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禎及副總兵時源參將神周方列陣而參將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焉先是寘鐇之變禎及協守孫隆等馳奏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比以劉賊徽至河間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遂大勝斬獲數百人尋

論功陞都督僉事是役也特以後援勿繼遂遇害明年是日禎死所風以大作又明年是日亦如之洛人乃往伊府奏聞勑祠洛濆每年以是日致祭禎忠勇過人蓋一時明將也

初閹瑾竊柄天下洶洶靡寧於是大盜乘之煽衆起亂烏合雲擾厲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棄城走者踵接上蔡縣霍侯名恩故武胤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寶庚申令嚴約愼邏謹諜泣而誓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焉死霍侯曰築臺衙門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于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簪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慴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脅之侯啐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

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祀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聞以其長子汝遇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

宋以方字義卿號西溪安江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瑞州知州瑞古靖也公始下第嘗泊舟鄱陽湖口夜夢一吏持檄授曰帝命汝守靖州應曰吾鄉土也涉嫌請辭吏去復來曰非命汝作靖州守命汝靖州作城隍也寤不可解者二十年至是閱郡沿革志乃始知爲靖州而城隍之說初不可曉占者謂瑞無城也蓋帝使汝爲創之以保障茲土也時庶人宸濠已弗靖誘引華林逋寇匿之西山夜肆劫掠公每捕之抵於法旣廉得反狀恐一旦有變郡無城可恃乃以贖金萬餘兩創甃之崇廣完密儲粟數千石度可爲戰守計瑞始設民兵僅千人乃復益以募兵三千人日爲訓練以及可使申嚴保伍之法以潛奪竊發之魄凡濠有事於瑞而厲民者一切峻拒之先是濠以法中人當道檄南昌推官會按其事公爲平反按者數諷以禍福斥曰吾肯殺人以媚人邪益見忤於濠十四年甚令撫鎭劾公稽命怠事聽就逮問憲檄屢到知不可已

乃行郡之父老遮道留曰寧藩固將以是阱公公柰何舍我去乎曰君命也安敢不往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吾之自許久矣遂拂衣而往至中途召屬吏手書云云與之若訣焉比至省時六月十三日也遂下南昌獄明日濠突稱兵反兵入南昌破獄執之械繫隨行呵令從反應曰吾有死爾制之益固舟至鄱陽湖望康郎山曰吾得死所矣遂奮罵投水而死年四十四或曰城隍之夢至是破矣其孤崇學崇簡聞難奔赴沿江號血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齒髮以歸瑞人胡參議謂公忠烈不可以無表見請於巡按浙江道御史唐鳳儀上其事行江西覈實已而舟師來者言死事甚悉而瑞之郡縣兩學諸生復相繼以爲言湖廣分守參議王公特立木主送附鶴山魏了翁祠瑞亦奉祠名宦之列嘉靖五年崇學等具疏叩闕下禮官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黃公亦移文江西會題而巡撫都御史陳公特爲上章請錄遺忠吏部侍郎孟公具題贈公光祿寺卿仍廕子入監讀書賜祠額立祠江西歲時致祭典

孫忠烈公燧餘姚人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

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宸濠者鷙害多智人也好生事不逞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旨乃爲妄妖言詔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繇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晝計曰大王卽欲有所爲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爲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言詔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命及勇力材藝之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己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

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覘濠奸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逵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粮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己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繇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眞繇江西之徙浙江也濠厚賂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眞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賂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今論蹤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日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

執也上遣重臣欲往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鎭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臂高足立露臺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旣有詔請出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澌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卽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

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

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也于是

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

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

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

下官兵遇濠於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於舟順

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

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

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

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

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

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卽位首褒孫

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蔭

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

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爆爆若目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挾日月心感天揚顯忠獨難塞天下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世傳弘治壬子闈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奸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

正德乙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陰令諸兵伏裏刃匿幕中濠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請我監國孫忠烈公燧時爲巡撫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卻入殿中易戎服以出

幕中兵皆出露刃環立大呼罵公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逵厲聲覆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又問逵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士縛曳公及逵出惠民門外斬之逵顧公曰蚤聽吾言當不至此蓋逵嘗勸公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後大罵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罵不絕口挺立就誅日方烈忽陰曀黯然濠復竿二首於通衢者三日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人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縛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死參政黃宏以索蹙其項亦死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此故知

馬思聰字懋聞弘治乙丑進士初授象山令歷官南京戶部主事奉簡書爲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行署在安仁邑去濠邸可三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事凡以王事至者並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語之曰濠且爲吳王濞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爲辭愼勿入便思聰

曰吾非爲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一羽翼也至湖口有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爲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艤舟觀變此上策也願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次日鎭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擣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於惠民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爲部郎不能麾召虎符心頗易之因下之獄更六日與參議黃宏先後死天子嘉四人忠詔江西立廟並祀賜額曰旌忠云武進薛應旂嘗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爲逆濠幽獄中不食而死蓋詳其所載死狀非爲橐饘無具故也往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於火今使者孫錝檄郡復建於故址錝都御史忠烈公燧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萃正德甲戌進士由太常博士入爲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卽抗疏請昭聖皇太后壽日賀儀疏甚懇至因繫獄解籍其世節如此

黃宏鄞人家六合弘治壬戌進士轉江西右參議九江盜起凌閔之黨甚

熾聞宏至往走西山實據寧濠上世之墓莫敢兵也宏襲之夜遁擒其孥明年濠舉其兵率羣盜以叛先陳壽宴兩院三司畢至明日期往謝首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一時迫脅者多得釋宏不服以手械向柱蹙項而死暴其屍數日逆黨劉養正請治喪具棺后濠誅贈宏太常少卿祀於忠烈祠

郁采字亮之山陰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性剛直不屑附阿左遷裕州同知黠寇趙鐩劉惠糾合諸飢民僭號橫行所過郡邑十七屠破守令率賂金繒免死或開門以迎之裕守恃此不備君身倡裕人繕城以待是月朔寇至守欲去君曰毋爲民望乃率士登陴矢石四下寇避之而營君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且泣謂裕人曰采已分與城存亡若等毋負國耳裕人感泣奮禦寇呑聲去君料寇當再至滋練兵厚備令人載妻孥往依唐府儀賓莊士俊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可托妻子以毋重傷吾母心者賓相君耳莊館其妻女於母所二十有四日寇三萬譟呼至守又欲去君曰無恐西南城塹河也寇難週屬公東北城塹

平淺易破有采在時有知必死者曰母在奈何死君曰止曾是偷生以爲孝乎及被圍知君必死者又曰母在奈何死君曰止汝焉知吾友蕭鳴鳳知之蕭値此肯走如蕭走采必笑之矣寇攻東郭不克攻西郭守開西門去賊乘之君釋東救西至城隍祠賊獲君刃君君罵賊賊裂君口君罵至死以事聞詔贈君光祿寺少卿令一子入監君無子子其弟東之子子翀君柩將發莊士俊完君妻女以歸山陰唐王大書忠節畀之

汪憲副一忠字正叔爲江西副使海寇起越吳閩廣間旦暮且及正叔練土著兵備之會廣賊劫掠部中遂議出兵或謂我兵未合願少須臾也正叔慨然曰賊烏合耳我兵怯令賊益張至不可撲今斂衆自固計得矣如民何吾不忍乃督兵戰賊覘知兵少不習戰以其衆至不可支中軍請左次正叔斥之曰食國之祿而不死其難豈忠臣乎乃躬自格鬭矢中一賊一賊前拔刀斬之以死遂遇害妻宜人程氏聞正叔死自投於井家人援之出不食者數日或曰人喪不待非禮也乃強聽食喪

歸六日不食以死事聞詔贈公光祿寺卿謚忠愍廕子居敬爲錦衣衛
百戶程氏贈淑人並賜祭葬立祠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妻之顧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居常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於世正德六年春授四川梁山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籍時蜀寇方四北略漢中東窺鄖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饋鑲數加獎諭會知縣闕且偵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峙募勇敢泣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賊乃敢厲民違天天必厭之禍吾儕協心共濟懷貳者斬以狥人皆震駭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累石起戰樓於城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退合陳二兵復北寇十二月二十六日趨城下植繫印于肘誓與

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
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寇營于石馬
山越四日南城樓墉墮圮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
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圮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寇分翼夾
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
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
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手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
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涖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
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端于京師磔鄖本恕于襄陽乎汝猶敢爾
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其位灼何畏耶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
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
其肩顧印在肘奪弗與因幷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畀
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在官廨聞植旣執經
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劫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

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巋然獨存越三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舁至廨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也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覃所乃館穀于家事已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給舟送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孫鏜山東莒州人嘗爲掾曹需選銓部未逮例得還里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習於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知奇也嘉靖甲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思廣召募議攻守而鏜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力殲寇及輸己貲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志而見之於布政翁公太立公試之藝蹶張超乘趫捷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酌飲之會諜者告急卽以鏜往時官兵方陳而兵憲任公環素志忠勇先登爲賊所窘鏜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鏜又自使人還莒括其

家徧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己附率響應郡人特以無恐而鏜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洳滸鏜奮袂起曰是可蹙而擒也卽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擢墮之鏜雅不習溺拍水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輿其尸歸有司以禮收之道路欷歔多泣下者

張世忠字顯甫山海人嘉靖丙午中武舉會試戊子襲職加二級授署指揮僉事嘗爲偏頭參將歲壬寅北虜入犯駐大營於平遙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丁酉至七月庚午始去上出賞格擒斬俺答青台吉朝漢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統攝觀望不肯戰縱盜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襆男女迤邐就大營結陣且歸人咸不樂此世忠聞奮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軍士

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而統之與參將劉維琥大同副總兵段堂參將何堂遊擊張文懿從寧武關合營追賊歃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俟林西行追至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督率力戰虜見其軍士壯戰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閉營世忠督戰益力賊亦窘會火矢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背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督短兵血戰自己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躪我營馬爲射死世忠頭中二矢又騎牆獨射被穿一箭而死家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宣俱卽死而士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上嗟嘆曰醜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義可尚先贈右都督賞銀百五十兩宣及臣各四十兩爲棺斂資兵部議奏與世忠同死鋒鏑士先給家屬五兩爲棺斂資以後不分主客官兵但陣亡者如之庶死者如生生者效死制可且曰世忠忠藎非常并宣臣卹典亟議之山西撫臣劉臬按臣童漢臣請重獎卹順天撫臣侯倫稱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參將路出遵化臣見貌不及衆人初不以禮待及與之坐凜然有忠義

氣今果死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爲死事之所山海乃生長之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兵部議如之請祭六壇工部量與營葬其子孫典雖陞級而身横罹鋒鏑其情狀尤可憫議與祭一壇以後不分主客兵但陣亡者如之庶足慰九泉忠魂作三軍勇氣制可賜祭葬用一品禮謚忠愍祠額曰勸義而宣臣及軍士如議爲例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父潺府谷知縣邦直生駢脇有神力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矣而非所願也乃學騎射窮韜略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日擐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久之潺自府谷遣歸遇虜于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取矢視如杠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賛義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

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鵓鴿峪窺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麾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橫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雨雪矢食俱盡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先死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鳳既亡而吾獨存耻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門耶遂策馬復入賊營力竭被害虜固壯邦直環其尸相視嚙指翌日遂引退我軍輿尸而歸既而有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艾之故初邦直之死也諸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萬達親爲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忠故事乞諡表庸官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尙倫等八人附焉詔從之贈鳳總兵官邦直都指揮僉事各廕子世襲正千戶

柳之文普安衛人有勇略官至守備嘉靖二十七年銅苗弗靖撫按檄領兵討賊賊卒至衆皆驚潰文仗劍曰彼獨非命何乃畏之敢有先逃者斬後賊大至文手刃數賊四無援兵竟亡於陣未幾賊首龍許保就擒鞫之賊曰石參將不要錢柳守備不怕死吾是以就擒耳

嘉靖三十一年虜抱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蔭子千戶

王佚字德威東陽人嘉靖庚戌進士會胡騎薄京師公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藪亡命作姦監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驚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公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謂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公乃立爲者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旰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

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倅遇賊挾毒弩殪三人賊惴恐宵遁公乃親執仗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卯秩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尙湖還海上公案劍起曰蕞虜乃尙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揚揚去時參藩錢公泮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臾公盡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

夾岸攻我時獨者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鬬死公奮擊及濘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刺公腹中矢錢亦鬬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上上重死事詔贈太僕寺卿製文遣祭賜長子汝佑錦衣百戶世勿絕

錢錞字鳴叔□□陵衛人嘉靖庚戌進士壬子拜江陰令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錞度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錞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逼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首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暘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錞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錞被創猶鬬賊遂遁去錞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

蔡港入偪城錞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
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錞從城上望之嚙
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
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錞素折之至是乘其薄城故望風潰走
錞自督其所從卒墜馬復躍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
縣人求錞屍雜莽間不得識其印囊於肘者輿之歸緝其殊始成殮巡
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錞光祿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立
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錞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錞死二日生一男子於
家歲餘亦死錞無子以弟鐵襲錦衣百戶
宗禮字周道號清渠常熟人襲應天衛副千戶歷官都督同知謚忠壯
嘉靖丙辰爲遊擊在軍門聽調時有倭難正月抵松江黃浦聞制府命
止營禦新場賊約千五六百人漳湖寧紹爲賊羽翼者若干人入倭爲
鄉導者不下三千餘人皆兇狡而被虜供其使令者又二千餘人於是
新場百里間皆賊藪耽耽虎視公數奮兵過浦挑戰有金娘子橋八師

莊下沙處諸賊先後被創堅守不敢出至三月二十三日探柘林新城堡新倭二百餘登岸縱掠公提兵掩擊賊奔潰次日追至劉津村又新倭二千餘擁衆來公復提兵掩擊賊又潰奔會新場舊賊與新至者合猝與我兵遇分騎兵百爲兩翼用箭圍射當獲十數人又次日乘勝攻破新塲賊巢賊大懼慟倉皇奔新船遯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口而新塲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益張公屢剉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月總督胡公檄公隨賊所向追勦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公兵遄往皂林迤西石橋止營禦之二十三日倭萬餘夾河戰公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多所殺傷賊敗去頃之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又攻三戰三捷死傷無算軍大振賊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公被重傷猶裹創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遠不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公力竭仰天疾呼曰死當滅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總督聞其事於朝肅宗皇帝亟下詔褒之贈都督同

知廕一子世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謚曰忠壯建祠皂林額曰褒忠命有司以時饗焉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

錢泮字鳴叙號雲江常熟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江西參政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刦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公時以江西參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旣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也乃日與商略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卽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公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自被數創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是乙卯五月二十有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

義烈也哉

石繼芳字克自號岱宇益都人嘉靖己卯舉人初授猗氏教諭擢桐城令歷陜西副使監寧夏軍哱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落數千人勢横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問公與中丞黨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反遲禍乃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兵備非常事未集而哱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哀而壯之

謝君錫海陽人嘉靖丙辰爲福安司訓不妄言笑不苟取予己未守西門拒倭二日流矢貫面猶強忍不退俄城陷還學著公服觸死文廟事聞當道褒嘉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察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團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二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馮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亦陣沒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

嘉靖四十二年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智勇廉潔在邊虜不敢犯後爲邊儲郎所傾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爲總兵照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誓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

宋鰲光化人以貢任建平縣丞倭奴入寇當道檄鰲禦之倭奴敗走鰲追至上海倭奴勢復合鰲入上海城城陷鰲力戰死之都御史蔡克廉自爲文致祭後有旨恤死事者優其子之表爲恩例散官

奚世亮字汝寅黃岡人進士歷官郎中謫福建延平府同知先是興化缺守倭寇猖獗凡委署與篆者輒計避之亮性質直喜任事至延未久即奉檄往寇薄城下亮帥士卒登城堅守城陷與士卒同死之事聞世廟賜祭葬贈參議廕一子入監讀書

蕭承命字性甫清江人由臬司掾嘉靖四十四年任廣東東莞縣典史方五月惠寇流劫村落會迫城承命督兵拒敵直抵七都山下矢刃血戰賊多兵寡與百戶王詵死之月餘始得殮其骨以歸旅櫬蕭然軍門

吳都御史義而憫之上其事

黃公釧字珍夫長溪人以舉人爲溫州府同知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而溫最其要害地公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始聞難則日夜矢其職繕城郭淸戎伍修戰船溫之吏民卒不中倭而公有憂色曰賊玩吾溫奈何烏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即死死職耳且吾髮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在蓋嘗書其語楣間以識云又三年倭一舉犯溫兵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守耳毋輕當大敵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兵分而三公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軍壘石一軍軍鐵塲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酹以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彎繁弱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下流搗鐵塲其帥皆棄其軍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力

戰久之短兵接顧麾下稍盡有挽公以逃者公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殉節地也賊挺戟前得公坐公榕樹下而脅之降公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公歸大夫予我千金公謾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且而曹庸狗曰暮裂磔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公而寸斬之公罵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事聞天子超贈官參議錄一子太學生事祠祀公

李允簡字可大融縣人嘉靖□□廣西鄉舉歷官思州知府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卒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巳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塞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街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則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楩諭於家賜葬

張僉憲澤在雲南日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凡爲酋長卒而無子其婦護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爲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調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寨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爹烈士踰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爲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爲賊作說客耶

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怵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
而拘留其侍衛惟百夫長朝輪一僮張時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聚
中躍出公遂遇害輪時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
踰月誅繼祖賊平公櫬驛還一子斯盛廕入監今後府經歷萬曆中公
進階奉政大夫
胡守約字元博合州人初以鄉科知蠡縣遇巨寇攻城堅守旬日不下
後力窮寇入仍率兵大戰面被重傷手中多箭臍口傷鎗腸出幾死醫
藥百計不能濟少延殘喘一日忽見神醫手攜小童帖服於瘡口遂甦
乃言當侍茶家人以爲亂命仍哭不止元博云吾已生矣何以哭爲踰
三日即愈士民驚訝謠頌入京當道力薦得免破城之罪左遷合肥歷
知沛縣因忤權官落職歸退隱別墅六年一夕燈花凝結似人騎馬之
象是夕即夢題詩一律內一聯云腸出不收三日死官休仍取萬年香
次早即聞行取檄到州內錄南北科道交章保舉詞多與夢題符合到
京陞山東泰安州郡守遷太原致仕

殷大司成邁督學浙江日有夫亡而婦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中制也議者韙公

正統八年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內官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惟劉公球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遂大怒曰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幷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摳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少年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

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鄉東廓先生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祕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羅念庵公先公行人如墉嘗手記其事

曹景字某定菴公之兄也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稾梏然矣公怒甚往訟於北部郎郎追妓至痛榜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敘英廟復位有白公寃者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

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伏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曰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汪忠愍公一中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殉國家報知遇耳侯嬴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矣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闖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投箸起立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旦日陣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鬬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鬬諜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坐次

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亡死鼓將死綏業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
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
鋒闢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脇中鎗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
王應鵬千戶唐晢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
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卽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卽至母第自
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乃彊食喪至斂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
率以大宜人春秋高請孽子未立爲淑人請淑人曰適子曰嘻敬長矣
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逭死而父死國而
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
寺卿蔭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昔周節愍
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
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
舉相若也

楊繼盛妻張氏疏曰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

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
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
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
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
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
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
蹈于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
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律處决臣夫雖復捐
軀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葆合元氣昆蟲草木
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
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埸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
亦復銜結無旣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沈鍊妻張氏疏曰臣夫沈鍊叨中嘉靖二十一年進士除授直隸徽州府推官續蒙行取選授禮科給事中鍊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鍊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煢煢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鍊纍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母終仍又赴獄待罪庶使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則臣舉家感戴天恩萬代銜結圖報無窮矣

義烈

前言 闕

往行

趙烈士逸其名嘉靖壬子倭夷刦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死綏纓賊者賊狃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掠不復制東鄙趙氏居水坑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聚趙之女士或執或逃賊旣輦其貲方整居放兵四刦凡趙氏豪傑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喙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滅趙氏烈士蹶興聞難則避其妻子他所己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耳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意氣彌厲賊走且強盡釋繫累委鹵獲道上以弭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於厠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胆迸逸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相與尾擊乘勝逐賊及舟乃還是日也斬獲首虜三賊扶傷而歸死者無算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課義酬勳君爲最焉君旣輿歸其家猶呼其左右也曰賊可擊也盍掖我以促賊復起行數十百步距躍高岸困頓乃還且死外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死吾今者脫嬰

孺於屠剝免婦女於僇辱不蠖先世之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乃絕俟一元曰君家徒四壁非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訥訥不出口非賈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以借客探丸而以捍宗斯狼暉所以爲君子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目錄 內編

恬退

前言

往行

顧　瑮　林肖峰　陸光祖
萬士和　鄭世威　陸樹聲
康泰和　呂　本　王祖嫡
江　珍　梁承學　沈啓原
吳　愈　殷　邁　陶大年
丁　旦　高從禮　許　國
李廷機　王鼎爵　潘士藻
胡　涍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 內編

嶺南張　萱孟奇甫　輯

抗節

前言 闕

往行

刑部尚書吳雲字友雲宜興人洪武元年徐公達以禮部遣赴京洪武陸年爲湖廣行省參政公以事被逮至釋之特命公往使雲南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特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

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紿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逼令胡服辨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賚敕招降汝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旣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竟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獻亦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葬而許獻爲國子生獻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卽葬江夏縣金口鎭歲久遂占籍江夏李應楨曰余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以部中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犂爲田居人莫肯言者蓋其家亦貧故不祭侵者已莫能辨識於是求其地契則于家藏誥命及遺書俱燬於火矣爲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爲人於學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爲詳仗節死義可以爲世道之勸輒書而爲傳後必有白其事於朝者則公之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於世也弘治中都御史王詔巡雲南爲請於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褘並祀改祠額爲二忠

王翰西方人故翰林檢討稱父也元季爲潮州路總管先爲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爲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高皇帝聞翰賢有詔強起之翰自刎死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袁潛翁介可潛子也其先蜀人後占籍華亭洪武間爲御史議事不合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命以木鑽鑽之忍死不爲動遂放歸太祖念之遣使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景文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誠風乃置之

蔡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釜魚漏□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形求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懾之終不屈其妻適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

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値離亂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俛顔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夫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孟軻謂之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旣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

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側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賫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存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愚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機而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渺焉之軀仰正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顔伏俟鈇鑕不知所言上覽奏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勑有司送出塞

伯顔子中西域人祖父仕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

廣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吊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洪武十年江西布政沈立本專使招之子中對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飮鴆而死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偉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裕州屢出戰不降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復出戰敗被擒謾罵求死不少屈達壯之繫送京師既見上觀其狀貌奇偉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以書使之讀雲誦甚習上大喜且以其忠仍加賞賜授溧水知縣民咸稱之上益以爲賢特升南陽衛指揮僉事

劉璟字仲璟故誠意伯基子國初甌寇葉丁香叛朝廷勑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決策於璟破之復命白璟才略高皇帝喜曰璟眞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乃緩之不虞速樹如是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楮璟貌偉豐髯論說英侃帝愛之次日召璟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閤門使如儀禮立百官之上爲朕宣喚傳遞如爾無踰此官遂拜職賜第寶馬衣帶金書除奸摘佞四字加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忤旨當殿以簡擊其頂自是舉朝畏璟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璟風力樂璟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上頷之卽日授谷王長史幷敕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巡行一日至燕文皇帝與璟奕璟勝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臣可讓則讓不可讓則不敢讓帝默然戊寅夏六月高皇帝晏駕皇太孫嗣位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璟聞太宗南渡遂馳闕獻六十策嗣帝不用命璟赴大

將李景隆軍景隆不用璟計喪師會天大雪璟夜半渡盧溝河水陷馬
斃璟蹶冰躋岸踏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璟之子貊自大
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璟行
次貊騎駛反涿數十里遇璟翼璟上馬遯去還家養疾辛巳璟輿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嗣帝不用命璟歸待用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
動靜壬午六月太宗入承大統璟辭疾不起上欲用璟罪璟逃叛親王
繫至京強以官璟辭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
個字下璟獄一夕薙髮自縊時鄭朱子罪沒其家權官希旨引其例帝
曰璟家難例鄭朱子詔其家歸葬之嘉靖乙酉提學萬潮東視學書生
陳中川白其事立像配享文成之廟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屈家屬盡死終不屈謫戍寧
夏永樂問丁學士某爲上所重一日召問曰少從誰學士以徵臣對且
言其德與學上卽密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
頭謝卽出與相見且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

不得受上曰然則若欲如何曰願還行伍曰朕既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塚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者尙何殯爲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于先人之傍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由胄子除簿尉以剛直稱後補閩省理官元亡高皇帝徵錄名臣後大臣有以性之薦者性之改名悅避居會稽耕漁自給雖羈困晏如也邑人芮麟嘗遇之邀與俱歸性之辭以詩云游絲落絮都成恨社燕秋鴻各自飛杜宇叫殘孤館夢西風吹老故山薇每感則泫然泣下慷慨悲歌勸之仕卽默不應卒無嗣門人私謚曰貞晦

趙清定遠人以都督守彰德靖難師襲敗之攻其城不克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乏薪拆屋爲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

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師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爲之緩攻暨即位召清還以先語仍命以右軍都督致仕而官其子爲指揮

成祖旣入金川門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徐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同志友講讀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里中儒生胡閏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薦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即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時以直諒選爲右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遜國後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絰至哭聲徹殿廬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

曰死既死矣不可更上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罵不絕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卽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慶成邊宗族夷滅謫戍者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臥也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萬曆二十年鄱陽守楊祭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郡奴于其父閏祠

鄒瑾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游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于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可嘉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都城瑾自殺詔夷瑾族或曰瑾不屈見戮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入太學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北師起擇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與明被執文帝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晚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詢其故歛泣不言明日竟遁至死不復返不知所終

梁良玉者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訣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給以死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初授永清典史居官廉

謹攝令事捕蝗弭盜俄而靖難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爭先逃散縉知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以禮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則聞南師熸而天命去矣縉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寬爲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先是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弃職遠避宜寘法典俱逮戍縉其一也寧等不可攷矣

東湖樵夫未詳何郡人亦不知其姓名壬午年七月樵夫鬻薪臨海東湖上見里巷相傳語曰新君即位詔至矣樵夫瞠視久之舍擔奮擲于水而死

張諫議益永樂己丑扈駕幸北京會胡虜數爲邊患上命監軍深入虜營主將失利益被執虜持刃脅降益不屈曰生爲大明臣死爲大明鬼

非死無以報國虜憐其忠烈竟棄之時仲秋八月二十四日天寒兼雨雪跣足南行數百步隤然而終

己巳項襄毅公忠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嘆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三良馬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東甌襄武王曾孫年十五六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日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勣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胤勣請紙筆卽席具狀幾萬言若宿搆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事舉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嘆賞于公亦

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勳詔以千戶如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勳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旣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勳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忘胤勳胤勳亦時時嘆息其功名不偶放蕩詩酒問京師人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勳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横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勳與語胤勳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薦之校事者遂挶拾胤勳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勳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爲奴然胤勳實出息于人而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爲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胤勳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榮湯胤勳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霈恩復其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守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守者多

以軍敗黜胤勳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來戍者七百
人戰則爲僨軍守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鎭
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粮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
言狀遂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
大掠子女而東胤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
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合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
胤勳爲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瑣瑣者爲齷齪不足與
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駡之至其
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勳率少年
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幷收下獄凡數歲
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于筵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胤勳胤
勳就坐上捽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
與語不合而駡之道士不知其胤勳也稍稍有憾色胤勳捶之幾死與
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捭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勳以張巡

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勳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孤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

鄭獻字信卿號思齊南京驍騎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運使以高州知府調南昌府始至適宸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豪傑之流亦往往被其籠絡君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所與其羣小不法輒問以編戍凡百需索峻爲拒絕意在剪其爪牙潛消逆萌積釁既深遂以誣奏下獄煆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舟欲脅以從君乘其怠得脫而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與馬若干奔獻都御史陽明王公知府松月伍公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幷蕩平方略多見采納卒得罪人君復搜剔餘黨撫輯居民以俟其定君子謂是役也君實與有力焉顧以介直忤當事者竟不蒙褒擢物論稱屈屢經勘覈久之不報君乃自陳始末始下吏部移兵部取質遂白以聞擢河東都轉運使

任環字應乾號復庵潞安人□□甲辰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是時天下承平久吏與民不知有兵革賊至輒奔以潰公同知蘇州獨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胄策馬以先之自書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不可棄也玆用以識庶得收葬聞者咸感泣云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牢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敗賊於上海之八團方戰時寇拔劍擊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猶被三創旣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孝請公還郡就醫公叱之作書以遺之曰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嚼毡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幃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亨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

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會報賊至公遂裹瘡出海擊之怒濤如山南山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意氣彌厲手劍麾舟師擣之賊大敗俘斬百餘未幾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旌旆輒遁去捷聞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民爭走入城聚保而門鑰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曰城池視百姓重等耳奈何棄之亟命啓門而謂其守曰賊入者某請任其責活十數萬人明日賊至以計敗之葑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級詔進公副使賜白金文綺廕一子爲潞州衛左所副千戶世襲丁母趙夫人憂郡使者及諸士民連疏乞起公詔贊公大義而特贈公母爲孺人以慰公公不得已受命明年倭寇平疏乞終制詔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參政以旌其功

仕遇

前言

章楓山論出處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峯第三著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湯沐曰南宮揭榜後嘗有中試擧人不及廷試以歸者需次則來耳旣登第或贈以對聯有丹墀獨對三千字黃甲同年六百人亦或有自書帖者以兼前科會試而言也成化辛丑無錫陳昌言告歸李文正先生贈以詩云春風得意早還家不待長安一日花已覺□靑同晝錦行看銀漢有星槎江湖廊廟皆心事城郭山林且歲華珍重平生平治策漢廷須召賈長沙其描畫殆盡至今人多誦而稱之大抵此事非聞哀時或其疾不能起皆不可以私故而假托然者蓋欲事君而先欺已犯古人之戒而續學以待問亦涉後日之嫌故不可也

張寧序送楊繼宗曰予聞公此行不謁考書最將歸老陽城又聞天官尙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者求退誠難古者名臣至欲自汙而去其道宜有所處公必退也其審焉潁川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宦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視遠則相擧予於公有

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言贈之
何孟春曰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直旱饑徵公爲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尙書自工改刑致理實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嘗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太宰所書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隕獲而不充詘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出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合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高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眞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

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此媿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明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斂退事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狥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也

何孟春曰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以少年短命竟不免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暮而卒登三公位園花凋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閒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有其忌乎吾於人何尤

謝方石起除大司成屢數懇辭李西涯當國移書促之曰司成之薦輿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邈不欲與世棲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厪顧注而聖人明睿輒記姓

名以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於是朝野内外悚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爲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旣有行道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一出以畢平生未盡之志也乎君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能强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蹴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爲非者乃以是言爲先生計宜亦有不見諒焉徒特平生之知猶有是言而是言也非一人私殆一時之所謂輿論者也

陸粲曰夫仕在不失己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黎公曰祇繫其逢

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戶下拜起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分定非必以謟傲爲通塞也

鄭曉曰近年仕路好附權貴人求翰林科道清要官權貴人敗亦隨以敗節辱其身廉恥掃地矣官翰林者多以詞翰相詡不屑言錢穀刑名科道倚言路持銓曹短長不肯出爲郡守藩臬卽出守郡爲藩臬銓曹必愼祕不洩奏上輒鎖閉奏書人恐洩科道卽署故官具疏且指摘銓曹樂惠安何文肅在刑部劉忠宣張莊簡在兵部歷主事員外郎郎中未嘗更曹周文端理財最節愼曲算盈縮黠吏不能欺韓忠定戴恭簡出爲參議副使何今昔大異也諸公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康熙遇險則正色危言以遏奸寵卓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矣

馮公琦答張同年書曰大略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評稱許以爲才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爲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丈以腹裏調潼關所謂公論稱許爲才稱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

年所謂公論稱屈官不配其才者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丈皆有之遲行速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內外藩臬內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卽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速

汪道昆曰初韓侯善某子甲同入爲尚書郎某子甲不樂居舍中察韓侯意得乃詬曰公何意得也今之起縣令者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豈非公等哉彼方高視青雲無人乎五步之內何赫赫也公意得者何也韓侯笑曰子以目從人故多赫赫吾方陸沉者也卒然遇之曾未得其面惡見赫赫邪無何某子甲以憤死伯子曰嗟乎是不祥之人也是且有無上之心不死何待夫人臣亦以其官用職耳能任其職陸沉猶赫赫也不能則猶陸沉也於赫赫何慕焉卽使彼得赫赫者官之加郎吏一等矣歷階更進其爲赫赫者紛如也彼難乎爲下無等一蹴而盡九等乃愉快邪卽得先登亦必無上而後可耳乃若挾策而老諸生曾不得

當一縣幸而與之縣心勞課殿謂當世不讐何使怏怏者居之無死所矣客曰唯唯汨羅長沙之死非憤邪何君侯誦其言也伯子曰此憤世者之爲也使徒慕高位而憤則其言朽矣然亦奇節之士而不可概諸中庸椒蘭絳灌之流其罪不浮於季氏仲尼之去曾何遲遲也客曰善乎使熱中得聞此言不啻飲冰矣

又曰舍人病郡甲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而投當世不入明矣豈習俗然哉何纍纍也伯子曰然敢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驩而公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褐且傴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也彼不唱而和乘人而結心茹所憎則堯可非也所喜則蹠可譽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和如射雉負翳而居省括而釋亡能出其彀中公弛而不張張則失前禽矣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贅疣也況五者哉伯子曰固然則將割贅疣而修我矣贅疣則生割其死贅疣不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皺

國中吾不幸而贅疣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扱袵饋節毋得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曰嗟呼唯此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往行

吳源字性博莆田人元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以明經興化府教授歷官國子司業嘗爲四輔官上問之東苑命五人侍應制聯句七言近體一章上先倡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日明王氣瑩然垂景象民風樂爾見昇平山河百二金陵最宇宙千秋帝業成□□□□□□□上復繼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上念其賢復詔徵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

蕭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洪武辛亥鄉薦爲國子學錄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上將有事于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駕詣齋宮中官奉旨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趨出所居齋廬尊輦道傍逕趨入齋殿以見時上新服網製紗巾宸慮閒適顧問

曰今茲祀事是將天宇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卽時物所有賦詠以來國命賦殿下柳檜併荷露退而詩成以次呈獻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官傳旨令賦詩者往殿後觀梔子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既成序進如初執最在後上閱其詩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諸詩令在侍者徧觀之執班列最遠則又使前焉其爲上所寵眷如此

永樂以來親王就封必擇翰林二員輪講之國卽以長史從故與選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忱自刑部主事陞越王府長史未幾越國絕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相府楊東里欲舉侍讀儀銘恐其怨己乃以故人侍讀楊翥同舉郕王入繼大統銘等皆以從龍恩官至宮保

冢宰尹公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陳白沙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公兩以疾辭卒不就

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於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窺祕書者冀得間以悟主也惜當時宰執不悟以爲實然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初意故康齋遂决去志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之心故不敢爲辭以鈞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意爾弼唯唯

莊定山昶被薦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謂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譴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山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當國必殺之今丘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郎中邵賢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文語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爲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西涯初見先生戲曰今復能用大字作拜帖乎公謁

吏部止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己足矣官職外物也吏部題補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輒病風乃遲留野寺明年赴本部告歸不爲題處又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而先生告去且已改歲矣故白沙詩云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卻能知先生嘗曰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蚤閒亭逍遙其中報捕閩中承詔出蚤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徼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斂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狥物而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第前豎大石柱柱上題一聯云

進以禮退以義大節昭明于天下耕而食鑿而飲終身蔽處于林間

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山陰人成化庚戌進士歷官興王府左長史世宗入繼大統追贈太子少保大學士謚恭僖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爲政輩以不職罷孝宗皇帝命可爲代者尚書王恕卽以景明爲左長史袁宗皐爲右長史人多惜此兩人不得他用者景明曰賈誼董仲舒不有聞于時乎忻然入謝

施純字彥厚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卿純習禮度每日侍朝爲磬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澁純淸以照例易之用是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尙書一日與敖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以例賜祭葬純長身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所未有也

熊大司徒翀爲侍郎時大司馬馬文升公名赫然而侍郎有左熊右熊公爲左熊京輦有兩熊夾一馬天下太平之謠孝廟呼熊髯子而不名一日奏鼻帶液上曰鼻液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

喬岱字希陞章丘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僉事初授行人擢御史忤逆
瑾降太平府教授陞永城令遷瑞州同知丁外艱服闋上京欲援父繼
祖事例奏乞得長史同年有李孔教者碎其疏且戲之曰君已世魁又
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
今同鄉猶不扶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于王孫步塵蹤于賈傅
也天部有知其淹者推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命下適國有慶賀事容臺
榜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趨朝公買一豸衣雇縫人連夜紉綴手持
之太息因記正德初年降官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拜簡索
借豸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吾主人翁耶幸蒙洪造今復衣豸衣索衣
者磨滅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士大夫之永鑒哉
潘士藻曰科目固多晚成間當拈出知名數公皆予所耳而目之者爲
世作談助焉甌江張蘿峯孚敬晚發而驟貴當時以七年進士登樞要
爲怪事蘿峰讀書山中故當詮註禮經大禮之義乃其胸中素定者遭
際聖明不偶耳晉江傅錦泉夏器之魁天下其論語義皂衣初試作也

文弗錄于有司後三十年竟用之不易一字人謂其果於自信如此浮梁金星橋達四十七舉于鄉又十年人莫不以爲遲莫而星橋意興豁如遊于平康里題其妓館云羯鼓爭陳欲吐猶含前夜雨探花人至忙開莫負上林春明年會元及第崑山歸震川有光淹最甚余文敏公始拔之人以此賞其識鑒而謂歸生第江南了一件事楚人劉復井珠者故于江陵相父爲友以計偕頻數號燕舉人卒出江陵門下其壽江陵詩欲知座主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然不能以才名著也四明余漢城寅于太宰沈蛟門一貫故文敏公同社友卒皆出其門而漢城最後毘陵徐警弦常言既久困庚辰竣塲事焚其積稿一篋爲文祭之後乃以上海教諭登第攜李袁了凡黃初名表丁丑文擬入彀主考嫌其對策語過侈置不錄了凡語予吾命不失老進士當需丙戌科然亦落落人下耳果然同時有光州劉大昮黃裳稱宿學者德與祝石林世祿秣陵焦漪園竑與予淪落風塵者二十餘年己丑始釋褐而漪園遂大魁天下

李文節公廷機謂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遷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囁嚅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余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怪子余曰渠與余善當不怪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見亮之者惟是江別有一種風尚余與之左而與太倉先生合彼見上用余召起太倉以為此二人不可使在政地欲別有擁戴此間難盡言事亦無成而其攻之衆且急實由於此余嘗言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又云時非漢室才謝孔明何必死而後已哉故出處之際不謀于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見幾

前言

薛文清公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何孟春曰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

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註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幷槽設於路側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而甘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于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于翠鳥與猩猩者幾希矣

崔公銑曰君子不幸而見知于小人宜早決絕焉小人豈誠于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己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薰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時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黃省曾曰昔有與悍爲鄰者欲賣宅而避之客告之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勿之已爾其敗可立而待也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惡可以弗避

去之君子聞之曰愼之哉凡富貴而貫滿者皆不可嚮邇也詩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辨之貴早也

王公世懋曰嗚呼吾乃今知美我文者褫我官者也美我官者殺我身者也以官殉文官雖我去文猶我留以身殉官身之不存官將焉傳故其美彌甚其患彌深

張治道答薛若采書曰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爲一節之偏行非君子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趨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晳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僞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爲然俟其辨晳蓋亦迂矣況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言況負詛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太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人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拚之蜂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人之

何足怪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爲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也進則立功退則已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阻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爲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之爲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裨歷試多效自思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之猶夫營營速謗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途不遠尚在迴足若一向實行則乖遺殊甚累羽沉舟積毀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廛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潏水瀠於西龍渠遶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興教諸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峯以資其瞻望閑則吊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亦一樂事也何必佩玉結綬然後備

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耳

往行

薛瑄既爲內閣天順元年見曹石恣横日甚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引疾懇乞致仕而歸

都督張九衢初守大同于石亨同僚其孫鏞于石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婿最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鏞報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君乎且貧無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吳康齋與弼特遣行人齎敕書束帛召先生至京上問南陽與弼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上曰予諭德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備顧問又乞予館穀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南陽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既以行人取來復以行人送歸予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曰帝王盛德事也先生陳十事復表辭而歸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避客去未幾亨敗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先生有先見之明歟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炙手可熱文人武夫出入其門以盗其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麵胡同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豔都督石彪欲娶爲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彪棄市欽謀反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而三老獨免

蔡虛齋明經而有長輿亦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耳淡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深於易者乎

宸濠甚慕唐伯虎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

伯虎住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自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恬退

前言

解縉曰生於勃然者無良木成於卒然者無良器勃然而拱則祥桑穀也卒然而成則瓢缸蓋也松柏之生尨腫堅緻其壽者又多產于傾崖絕壁之間彝卣之作鍛鍊之精鑄治之巧盡人之力竭人之思而又沉蝕于土壤淪于雨水霜露之中而后赤者如丹綠者如翡翠登乎貴重之用壓乎金玉之珍也彼勃而拱者桑穀之類野囷木槿非不溢然美矣曾不可閱朝夕而經歲卒然而成者蓋缸之倫土瑩楮釜一炊而已破漏不出塵壞不可收拾有之矣人之罹憂患與凡富貴而得意者何以異于是哉古之聖賢不暇言矣顧以予之所經歷而自訟焉往時少年藉累世之餘業無衣食之窘而有琴書之娛雖不溺于聲而不譊譊

幸有過情之譽一薦而擢高科忝禁近受先皇帝眷注之隆直行無前動與禍會頓撼抑鬱者十餘年今皇帝收之所爲將比于古之聖賢回思少時所遇無不如意者乃轉爲失意之機而凜乎其可畏其得至于今亦幸也

何孟春曰豫章生七年後世辨之人之難辨有甚爲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今日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無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殖無不復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亟敗人欲爲亟成者乎

提學僉事邵銳乞休陽明先生任江西巡撫批其呈曰據江西按察司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保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

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潛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亦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然陽明先生批呈不過數言而出處進退之際確于道義一毫不苟所謂文之立言者是矣

于愼行曰宋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効忠於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鎔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前自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要然其夙望不爲忝冒何有寂寞不聞其鬱悒也上爲默然於是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位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卽以老母請罷若水眞高品也蓋人臣有嗜進慕寵之心爲人所輕則人與官俱輕有高蹈遠引之念爲人主所敬則人與官俱重

人與官俱輕則有損于士風而無益于治體何也其言必不見信其志必不得行也人與官俱重則下可以全士節而上可以裨化機何也居則士有所矜式出則上有所倚仗也奈何馳騖榮寵之徒比迹於世而以見輕於上哉宋之大臣如若水者可以爲百世矣

又曰宋時侍從大臣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蘇易簡久在翰林太宗以賓友待之乃以急於進用亟言時政遂入政府人主不復延接惟正色責以吏事而已可見侍從近臣受知人主不可急於求用以取輕於上寧終不用而爲人所惜無寧一用而損其名爲人所笑也且夫文學之臣好言時事卽涉求進之迹可不戒哉

又曰唐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玭或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寖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夫不出于廷臣之師錫而出於人主之獨斷在嗜進之士方以爲不世之逢恬退之流乃耻於他岐之迹然則士之進退與其受知於上心不如見察於士論也至謂時事不佳

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名言士林蓍蔡蓋士君子一有貪名位之心只在利害得失境中生死出沒嗜欲日深天機日淺視國家之事如秦越肥瘠馴至大敝極壞不可救藥其原皆出於此豈但不佳而已三覆斯言以爲永嘆

王文肅公曰古先進之風邈矣當道者議取舍於今日與其斤斤抑浮劇競不若求眞恬退也用之而眞恬退未易言也不規世名亦不薄世名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乃名教中之逍遙異乎睢盱標榜捷徑終南者也

王文肅公與周山泉巡撫書曰前書士習之說反覆思之此非法令能禁意色可輕除是尊顯樸實恬退之人立標示影方曉趣避耳而此機廟堂似未著緊兄謂何如

王文肅公嘗勸友人勉抑遁思謂其說受之塞上翁深園吏而不可深言今試觀世態何如飛蛾撲火作何究竟則雖十年不調亦可一笑而遣之矣余頃在病中會有客見訊以遷次不及爲怪嗟乎市兒爭餅餌

既入喉復有知其味者乎東方大夫嘵嘵解嘲余以爲嘲何待解解嘲亦何待我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言可謂簡而盡矣

文肅公曰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耻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峨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之得失予之所謂無耻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其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耻也此兩言不知孰是

往行

宋琮字萬鍾太和人洪武丁丑會元琮明于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僇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許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狥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寘于法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怨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

被薦起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躐華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陳靜誠遇太宗定金陵時南召侍御史秦元之薦顧左右卽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年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節仁慈往事公温良謹恪人有過被上譴力解上喜公誠篤每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仕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頓首伏地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致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及東園祕器命葬鍾山長林之原
吳司業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知之或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狥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爲士者皆高之

趙魯字尚確紹興山陰人明尚書宣德初膺鄉薦名在高等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服其不阿正統十二年乃陞國子典籍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黄叔度也敬宗贈詩充棟羣書萬玉林縱觀窺見聖賢心每隨松影移瑤席時對梅花奏綠琴但學古人郭素履不同時俗論浮沉公餘最是怡情處青鳥時時送好音久之選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及秩又滿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太原周莊懿公瑄歷刑部亞卿十八年未轉時伯子伯常初入翰林仲子伯某方就學館公一日偶出使九卿醵餞於郊旅酬之際因論年資公乃颺言於衆曰十八年老侍郎好陞一陞適冢宰姚文敏大章亦在列隨對之曰兩三個好兒子須等一等後莊懿終司寇伯常終宗伯伯某中方伯可見前輩司衡不惟守久任之法而尤擅遠鑒之明焉

程泰字用元休寧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雲南左布政初爲戶部主事

癸未會試用薦充同考試官儀曹奉內幣踵門用元力辭免禮部尚書
姚文敏公嘆曰超出流輩遠矣

李和字本中安陽人天順元年進士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
侍郎嘗爲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
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
朝合夕選正人獨淹滯鄉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
清耶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一怕贄造請食頃耳而卿佐得時乎時
乎可隨而不可□之□也和謝曰吾辟之嫠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
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害亡到[illegible]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爲通政
乃傳旨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

吳文定寬在翰林日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
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被選宮僚人
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吾何以當此任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
辭之至再三當道見沮誠不彊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

邅迴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則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公公固辭之

張憲字廷式號行庵德興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登進士第觀政刑部郎留意刑法比部長貳皆賢之會吏部選科道偶遺公衆皆疑愕尋乃調考功主事蓋尚書尹恭簡公讀公所試論知其所養欲留自助也在考功歷員外郎郎中凡十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考功以地望例遷卿佐鮮外補者弘治初公資旣深尚書王端毅公採所欲公曰懼官之弗稱耳奚內外之擇乎遂陞山東左參政

兪琳字德章忠義衛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成化辛丑爲監察御史都御史丹山屠公怫然曰君子乃安此耶吾卽當論列公辭曰琳母老獨念此獨可得常居爲祿養計非有他也屠公乃已張簡肅公敷華爲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與劉忠宣時雍力辭願親民事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或云戴公珊與劉公也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設投老文字間竊所懼也後兩

公皆爲名臣

劉公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寇大同邊師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卿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舉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成化十九年陞福建參政后遷布政司累官至大司馬嘗言能至今日得參政之力也其志先定

章懋浙江蘭谿人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南監祭酒自是二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遭斥辱惟懋見幾而去云後起

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不赴任進尚書致仕籍五十餘年矣官居不過十載立朝不過四十日難進易退天下高之

顧文僖公清恬於進取以退步爲消謗忌長策不因遲速動意最受知李文正公間嘗表於公曰清在門下惟當退一步文正悵然曰誰肯到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梁文康公曰他人且緩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五年學士不遷而亦漠然故文正有始知衣不是家之句蓋其高情雅致不汲汲於顯貴之干膺被噬謗危禍且及而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

楊公子器沈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游處恆掩其短而揚其所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於自處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爲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則曰做此足矣子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屬之曰都下故人有問我者可實以我病告之且爲我寄語知己儻有推轂幸爲我遲遲勿驟

劉司徒璣初登第授曲沃令治行天下最部使者上之弘治壬子召赴

吏部太宰王端毅公重其志行欲授御史先生辭不受王公復欲以爲巡按先生曰辭御史受御史部是攖要以便私也王公義之爲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後以衡州知府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先生力以驟遷辭不報無何陞戶部左侍郎卽又陞尙書先生辭益力疏曰臣由知府轉少卿已爲殊遷由少卿數月而陞卿由卿而陞尙書祖宗任官確有定式今若此是使成憲由臣而毀陛下縱眷臣其如祖宗之法何臣死不敢就屢上不允乃赴部視事

羅憲副循初登第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書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公不對其後當銓部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之諸曹不能平嗾公曰曷自明公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時士論鄙二人而益多公

李廷相字夢弼號蒲汀濮州人弘治壬戌廷試第 有闕文

劉公文煥字德徵定州衛人正德戊辰進士授駕部主事賢聲藉甚而

與選郎韓邦奇同鄉且厚善時當推銓部大司馬亟薦之韓公亦以公宜銓部也大司徒劉公璣亦亟爲推轂公聞知亟抵韓公曰天下豈少才文煥何以得此轉公曰主事賢公曰公以主事賢竊恐天下以爲私也公文煥友大司馬又煥戚主事苟賢奈何天下無知者獨其友與戚知之何也乃推他主事無何上用大冢宰議選內外諸司明習國家事著聲名者充御史冢宰獨責之韓公韓公又薦四十人皆時俊而公復預焉韓公意公且來辭也避不見公窘甚夜排闥入扣牖呼曰文煥今日辭御史非前日辭吏部意也文煥生晬而王母死黃母育成瘁甚矣今老且衰可爲御史遠巡耶韓公乃矍然起曰邦奇不知且不使如此事遂寢

王漸逵字鴻山號青蘿番禺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刑部主事贈光祿少卿初釋褐首相厚齋梁公故有婭也欲薦爲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先生以二名闕授編修歷官戶部尚書謚文敏正德逆瑾弄權出爲兵部主事給由大冢宰楊邃菴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瑾則仍復原職陞右

春坊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爲講讀者公嘗言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史館中十八年始得展書近來寖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務刑名穀錢皆所不遺方將進講武宗乃退而遊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延衆以其久倦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勑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講書乃職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人如張羅峯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爲內閣大臣而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恆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可也此豈士君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爲是也未能遜辭之時年十九未聘比例乞歸昏於何氏己卯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疏病請告

李儒字宗文華亭人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

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嘶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而去自是終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處己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歷南京刑部郎中

顧璪字英玉吴縣人故大□□璘之弟也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憲副嘗爲兵部主事時兄東橋公于掌銓者有舊欲一見先生終不往父雙榆亦諭之不宜太峻先生跪受教曰窮通命也禮無私謁與其以從命爲孝孰若以不辱親爲孝也

林□字□□號肖峯閩縣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戶部侍郎今大司空碧麓之父也初爲戶曹屬吏曹闕太宰心擬公公遜謝不欲當而鄉人故有欲立公上者公遂托疾篤婉轉請告歸人稱其恬退

陸莊簡公光祖初爲濬令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徵選華要而以宗人前贈忠誠伯緹帥炳方見親幸于上勢張甚因謀于柏知請補南

遂得南京禮部祠祭主事
萬文恭公士和宜興人初成進士選讀中祕書閣試兩冠其儕例拜史職將解館分宜置酒飲諸吉士睨公曰是誰爲萬子者同館耳謂公曰不留矣于是當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公通籍五十年特以耿介于時衲鑿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藩臬去在新鄭以卿貳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以爲難進易退得大臣體使者干旌過里門輒首問公一切辭以疾間從一奚奴徒步林間與田父野老班荊道故若不知公八座也者以故人人愛重公
鄭世威字中學號環浦閩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歷事刑部侍郎初釋褐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公曰才脫章句遂躐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陸公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歷官禮部尚書謚文定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嘗帶經而鉏及覓楮爲文一日法請志梅公願從生師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爲令見而奇之

補邑諸生自是輒試居第一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挺脯以佐甘旨邑令周以鍰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張文毅與留鐵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敎胄子御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詘于朝論竟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亦不深訝也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問以嘗公遜謝不應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荊川唐公同郡中江莫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勉勵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爲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卽分宜亦亟稱安得閉戶寡交如陸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伺不能得聲色俱厲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卽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乙丑起國子祭酒未幾復告歸己巳起原官兼學士敎習庶吉士抵淮復請告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

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意輒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舉朝傒公正欲主上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閣卽家拜禮部尙書乃詣闕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座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座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營諸子入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溫旨勉留遣中使問賚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示將有別命公笑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如一出山豈爲樹桃李希揆席耶疏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事皆關大計而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陵益大啣頃之就公邸訣公踞床見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奈何望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與望塵嘆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己丑公子大行君彥璋成進士當館試手書勑其毋趨捷徑毋暱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時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以便省親足矣公聞之曰荆石

眞愛我者也是秋大行遂請終養則數召不起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彀地後見公驁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不肯爲後輩屈且彼方搆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己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己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留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主其司成君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八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實天子命夫豈敢桀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俟分謁即恭俟公蓋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井然公退危坐閣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廠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

午至暮玄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狥詭傳旨令公接旨仍令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公樹德方以給事中避公遷符卿乃紿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忍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裏□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額稱宋贈祕閣修撰公曰此何加于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蓋素志然矣疏五上乃得歸仍俟起用公之爲南京司業也孫公陞任南京禮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于郊外禪寺于時世方濁孫公謂公嚼然絕滋垢因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躭枯寂殆如野僧無事坐內則實快稍涉事卽如執熱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煩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耳孫公曰不然惟不染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及起太常掌南祭酒事是時徐文貞公已當國矣蓋公性恬淡前告孫公謂南署可安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

勵精不徒優游掌南雍時作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誦之公屢召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之不出者然公于經綸事業實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袁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歸矣

康泰和字原中號礪山莆田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工部尚書嘗爲南京禮部侍郎八年不調或諷之曰曷少貶以狥時好公曰升沉有分安用吾僕僕權門以僥進哉乃作拙宦對以述已志

呂文安公本爲翰林時李文康時故急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億東宮且立聘覡宮僚詭云汝立逝將將母而南固所願也康公問狀公佯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優游自如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犒之十緡嗛之改少詹事秩視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部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品爲羞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躐公上

其後上孳孳求舊擁裕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病具在肺腑公獨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槪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

王庶子祖嫡讀書中祕日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牕公暇往過之力以寺碑爲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聞內也忽一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鈔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膏釁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其僚陸可教茲事不當聞上耶然懼非聖母意且奈何可教言茲事外庭所創見盍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咤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子迪奉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荊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是

然雅尙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選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

江公珍字民瑾歙縣人以進士令高安課最甲諸邑徵補臺垣選亦甲諸邑而至則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人或怪之意公不樂居臺垣者每慰藉之公逡巡謝曰令固不知當何曹也無何奔其父喪服除仍故官尋又奔繼母張喪謁選久不調公曰有限故有競吾其居不競乎哉上章請南得駕部少宰安陽公怪謂郎何自南官復逡巡謝曰郎自便南風土耳安陽公嘆曰是安得長者言吾愧吾官矣

梁憲副承學嘗爲南京工部主事九江榷稅序當遣公郎中有所善欲往以公改北爲新任不當遣同曹咸爲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遣者以墨敗人益服公

沈憲副啓原己未成進士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遺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爲選首過先生曰

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毋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使分宜勢下銓部時冢宰遂篤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

吳方伯愈初登第觀政兵部二僚有與當路比者雅喜公故爲引重欲援致安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愧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而公無與時已韙公卓識

殷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參議乞休不允已擢貴州督學副使未上疏請致仕丁卯穆皇帝改元用薦者言以原官召公視學兩浙甫至輒引疾疏格於監司不果上歷陞江西參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遞進遞上辭久之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太常卿尋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

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歷郎署藩臬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之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日爲重如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屬公擬留公比銓有以語公公謝不欲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公正色曰如君者直以不欲吏部知我乎公蓋自負若此平生嗜退每進輒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恆辦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故莊敏公諧之姪也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參政公成進士日夏文愍公當國文愍父與莊敏爲同年又習公有聲禮闈也欲羅致之會選庶吉士令門下所善客蘇某說曰相君開東閣以延賢人濡足平津邸者戶屨常滿居恆推轂其意常在子大夫子大夫幸少留意一修刺造門祕書郎直授之耳且子大夫亦知相君尊人與君家司馬故同籍乎公遜辭謝曰家司馬幸得徼靈於相君尊人且又長者居其間望履幕下小子幸甚雖然請俟異日客退仰天笑曰男子生而墮地分予以定彼安能陶鑄我且旣藉口而奏太常何官不可爲何

必祕書郎吾終不能仰人鼻息遇合自是絕足不及貴溪門貴溪憾之

再逾年始授南京兵部主事

丁旦字惟寅號海陽貴池人今太史紹軾之父以歲貢授衡州府通判

爲諸生日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于姑孰以免久之當歲

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

高從禮字質甫仁和人號靑崖萬曆丙戌進士歷官福建按察使初爲

西曹時方遣使出讞選及君君深自陳讓至于再四西曹郎劇使無甚

出讞者也或怪謂之曰公何讓之固也君曰昔歐陽永叔君夷陵行視

架閣有積牘焉在直乖不可勝覆也退而以獄矢故終其身精法審斷

予書生方師吏耳敢事使命

許文穆公國旣忤江陵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關地重司

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旣之留雍序當遷者數矣而不及公或怪

問故公初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

李文節公廷機爲禮部左侍郎常不欲遷恐所與革不能久故吏部擬

推少宰力辭旣滿六年疏其南北治狀徵號勒勞請加尙書公又疏辭

山陰相公謂可加太子賓客公曰侍讀學士不佳卻要太子賓客耶山

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俗矣

王公鼎爵字家馭王文肅公弟戊辰舉禮部第五人試于廷少師華亭

徐公手公卷摩娑不置曰更千百卷安所得此識學兼茂者顧以語人

直疑未可奉專對抑置二甲第九名而諸公意殊恨以爲是不足當欲

羅致之館中使文肅公諭意公公謝不敏時閩中洪芳洲侍郎尤愛公

自詭力能道地得高選強公入試公終不肯強之再三至謝病乃已選

刑部主事窮晝夜讀律手爲批註塗乙如曩業舉子時及文肅公進爲

禮部侍郎公亦徙禮部故事兄弟不同署例當改官少宰鳳盤張公終

以前館選事重公謂公且無動當以尙璽丞相處而公謝曰某非不知

公意厚且某亦非願舍兄而南也終不可以某故啓倖階固請南乃改

爲南驗封郎中

潘尙寶士藻爲尙寶久不徙獨關西李敏肅公深知君謀于冢宰孫公

調之吏部而君辭甚堅決第舉南中名流自代若前考功郎蔣君時馨
今尚寶卿俞君日升尚寶丞葉君茂才皆矯矯推重一時且它靈未易
悉數方君之辭吏部也李公曰固知公不欲然士論所爲屬公者以此
君正色曰公直以不欲吏部郎知我乎李公以此益賢重君
胡涍字原荊無錫人成進士時會有詔選庶吉士讀中祕書人以謂君
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今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
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令能德於民勝於是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內編

知止

前言

往行

馮　蘭　謝文肅　邵文莊

葉　相　楊繼宗　白　紳

王　鏊　林見素　趙　永

羅欽順　伊伯熊　呂　柟

文徵仲　陳　昇　陸平泉

吳文華　陳以勤　全元立

趙　鏜　黃　卷　張與齡

汪　鋐　熊近溪　陳心穀

陸光祖　秦鳴雷　王仲庵

投閒

前言

薛文清　何孟春二則　崔　銑三則

魏莊渠　劉南坦　王庭陳

王世貞　耿楚侗　劉仕義

往行

徐階　萬士和　沈墊

王問　陳栢　江潮

陸文定　劉峻　曾烶

王之垣　陸粲　殷文莊

黃卷　劉東昪　陸光祖

朱鴻謨　袁汝化　張伯任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一 內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知止

前言

商公輅曰水邊歸去一閒人此唐人趙嘏詩也說者謂是詩亦徒於言耳蓋嘏非决於歸而果於閒者觀其所謂早晚粗酬心事了可見矣夫欲心事之了則何時可歸亦何時可閒閒有二有心閒有身閒辭軒冕之榮據林泉之安此身閒也脫略勢利超然物表此心閒也唐僧靈徹有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由是言之當時身閒者且少況心閒乎

薛文清曰瀕河居者爲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樹巔垂首於河伺食魚鱉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卽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

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漩隄竟不知
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爲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
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
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
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爲怙強貪不
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爲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
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何孟春曰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也如卿等欲不復
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
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一人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類此者多
矣

又曰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之義也季
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慍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
一道塵後人相迎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

味賈誼所謂覆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言爲蚔鼃則善矣予故書而藏之

又曰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己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过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塡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棋神色不變局竟以勅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飮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所爲悲之者也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不已旣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又曰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

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正見詩不覺泣下急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

湯公沐曰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之詠既進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者無足心然耶昔蘇公賀六一書致仕啓曰山林之任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蔽今古一途信斯言也

或問於石瀆子曰夫子豈病乎何灰面蹙額抑心結氣若存若喪邑邑而不舒也石瀆子曰吾夙昔之夜闔然而就寢矣目鰥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轉糾纏咎乎夫謀生之反也夫繇者揭钁鍤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樾下則脫然而喜矣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

上叩頭蹌踴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矣夫岩穴之間非直樾下之休也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勞神役智集木履水水火戰於中而干戈逆於外其爲吾身之疚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疵瘕之病而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爲岩穴之休與修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又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曰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爲課自爲之禁獺不祭

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飢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魚并纖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漁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鷺鸛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爲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于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于地蒔木于山非輕捐之也爲其長而利之也奈何反之鼠負粮而歸于穴鸛捕魚而養于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爲矣吾願君之爲鸛鼠之蓄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挐妻子而逃飢而死者什九

又曰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温而知足易未温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塢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爲歉也

何文定公瑭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貴于知足欲心勝則狥物狥物則

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視一身猶衆人安於所遇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曠然而已彼狥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福莫貴於知足

劉仕義曰能得其所樂者窮亦樂也通亦樂也不能得其所樂者窮亦弗樂也通亦弗樂也知自足者窮亦足也通亦足也不知自足者窮亦弗足也通亦弗足也顔子簞瓢而晏如齊景千駟而長嘆夫人可以悟矣

又曰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躐燊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窗日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吉水羅念庵洪先建言忤旨由翰有闕文

王世貞曰有闕文有以是見日者令慙汗無地足下所謂出也翫世返也天游故爲僕解嘲耳天游之不能翫世何敢

又波斯胡說曰波斯胡者得一蠱靑質而善麴其巨胡識之曰是寶媒也則與諸胡攜之南海上叢戟自衞構巨鼎㷮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曰請寬是胡長衷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鮫人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寬是胡又衷明珠而戟之去也復大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鞈鞨賂焉曰請寬是胡衷璧若鞈鞨而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懼走而訴上帝下震雷霆急擊巨胡死衆寶流離人間王子聞之嘆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張公時徹曰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噤不復歌漁人業漁蕩葉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鼾鼾而睡已而稍有贏積妻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

二人謀所以爲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主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倚之今余之心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跲墜樓者隕樸樕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又曰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死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棰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奈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陳絳曰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史鰌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可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之矣無所不至此得失物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褚淵馮道豈妄愛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于慎行曰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鄙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何相越如此今之爲寧而不爲鄙者又何衆也

錢一本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伊孔之所不爲第有行而無止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之所謂宂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

既無難進易退之節者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同流合汚之塹乞墦登壟之坑外驕人於白日內泣妻子於中庭滔滔而莫之止者政本之司有不言而喻不戒以孚存也

往行

湯公和字鼎臣濠梁人封東甌王高皇帝既進濠上爲中都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晝錦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

馬晉字孟昭吳郡人初官至大夫高風偉節甚有時名常作滿庭芳詞寄懷云雪點疎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嘆又堪憐思昔靑春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而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閒了釣魚船陳師曰覽馬大夫詞令人淒然興慨焉魏文帝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名有時而止二者必至之

常期豈詞人語也然大夫之詞自耄者觀之殊更有味彼鼎貴燻灼者以官爲家烏知此味哉逮遲暮而歸亦已晚矣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亦是此意

凌震字時東號練灣歸安人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荊而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陪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

大學士胡文穆公廣擢高科陟華要歷朝三十年襟度蕭散以滿爲戒乃心每在丘園命善繪者圖其故居曰長林書屋楊公士奇贊之曰夫古云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任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乎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醉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爲者乎公平居於此久而不忘于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遇聖

明居斯民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爲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

韋昭字通顯宜山人習春秋中永樂辛丑鄉試登辛丑進士任翰林檢討擢大理右寺副乞歸隱居南山躬耕自給絕跡城市府縣大夫時往候之昭自田中簑笠跣足而歸始盥洗具衣冠出具蔬飯鷄酒談笑竟日雅有淳古之風

王大司馬竑嘗疏復京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內扼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

陳師曰二十居官四十歸急流勇退世應稀投閒故里蘭級佩戲彩高堂錦製衣林下新開延客館水邊預拂釣魚磯是非不管人間世長弄扁舟看鶴飛此鶴洲周次玉擬放歸詩也次玉名瑩莆田人正統十年進士拜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擢撫州府知府不數載解官歸時年四

十閑居幾十年而卒

兵書王竑致任歸河洲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蹈清霜候早朝王翺見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廣信貴溪高中丞明以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初僉南院操江未幾卽乞歸嘗自贊其畫像云爾姓高胡不高爾名明胡不明急流中勇退此其所以爲高明也歟至今多有傳誦之者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而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乃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卽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餱粮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慍公不爲意淳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曾少司寇翬旣致仕歸抵家絕跡不至城府每日淸美徜徉泉石間歌詠以自適巡按藩臬議歲撥皂隸四名送公家供役公辭不受會有詔文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歲給半俸有司以告公奉例

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鬢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以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嘉歎特爲具奏得從所請

黄僉憲仲昭嘗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爲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堂下皐山中課耕植木講書爲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間以關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張公寧至汀年餘以疾乞休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之王端毅過郡城時造公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名震海外行孚鄉

黨英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眞一代之偉人哉

張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蹟奥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始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言路抵其營求入閣齎恨没于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爲高云

弘治間姚江馮蘭爲董學憲副有同年嘉禾侍郎屠勳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詰奏事馮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子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內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赢屠遂默然

謝文肅接丁內外艱水飲蔬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閉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權逸老登眺方山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登極詔起

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救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邵文莊家居日久忽有傳聞起用將勸駕公與縣宦侯世卿書略曰凡用人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某也不才不能用于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許州嘗從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迹也施之當時僅可逭責而已而可謂才乎且于臬于藩于漕不及而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概言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既不才重以母老且病無人奉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其得危疾大驚母心病乃有甚於前者繼而濕疾叢脾釀爲中泄流爲下腫旬發月作越二年未嘗愈也毋嘗少間見某病餘習行於庭

必戒童僕隨之此何心哉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曰思茲難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痰之初起痰涎壅盛口眼喎斜左手足不舉是謂中風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卽全矣不戒則復復則不可藥是故虞死者數日虞廢者數月旣而稍愈人曰非中風也類中風也類云者謂諸證旣同所謂不戒則復者有不同之乎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或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待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相量也至于迓命謝恩朝參陵謁拜跪興伏亦將扶于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不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曰吾疾又作也此豈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之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

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且某宦學餘三十年矣勉強而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之不能自副故耳而守夫知止之戒以終養吾親免尤戾而已

葉相字良臣江都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戶部侍郎尋以病予告久之起刑部侍郎終三年不調或諷以賂主爵者相笑曰有納粟尚書耶尋以年至乞休溫旨留之相乞辭益力遂予致仕既歸築遷園以老有司兩請賓飲辭不赴

楊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多七歲放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游於地下足矣此皆發自實心吾居上正宜如此

白紳閬州人爲人寡言笑好醫藥有容人之量事母黃氏敬畏小心稍有怒色侍立終日不命之退不敢退公未仕時游學成都見黃仕貞五喪不舉惻然出資買地以葬之及任寧遠獄有王永隆張福皆緣人命

詿誤法不當死莫能自明遂共察情爲求生道不得甚哀憐之日給己俸各與三升後遇審錄代具寃狀遂得不死歷官八載奉檄走三邊督粮十四萬未嘗妄笞一人其部下有疾必親視之施以醫藥弘治戊午大軍西討復委督餉公乃歌曰日食一升米夜眠七尺床人生不滿百何事苦忙忙遂致仕而歸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鏊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婥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過之不能得居常戚戚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絕乃嘆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六月末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鏊旣歸矣屛絕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淸而不絕于俗和而不流于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絕無吳中士大夫所好尙珍賞游觀之興一無所入惟喜文詞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

林見素性簡遠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公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極力奬與多成大名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誓竭忠以仰贊新政然尤以保終完名爲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士夫相餞都門外道路爭嘆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趙永字爾錫南京長陵衛人寄順天府學弘治壬戌進士初授編修歷官南京禮部侍郎時內閣缺輔臣永負時望大學士楊一清恐相遇不合佯以他意挑之永曰吾可以纓冕屈吾道乎具疏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都給事中董進第御史王瑛率諫垣臺臣薦永名重玉堂化覃壁水退居于輦轂之下而踪跡愈幽充養乎經濟之才而聲歛賓富吏部亦首疏起永竟不出築精舍數椽繚以筠檜橫琴抱膝若將終身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弘治壬子江西解元癸丑及第授編修

歷官吏部尚書諡文莊爲南京國子司業日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今上卽位轉左侍郎是時栗齋翁年最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卽馳疏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齋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之于是得旨致仕蓋公審時直己而不苟慕榮利乃如此

伊公伯熊字臣舉應天上元人正德丁卯鄉試戊辰進士太宰吳公鵬同考校讀公初場二場文奇之列高選矣公以逆瑾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吳公索三場文竟無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息賦詩送歸呂公柟因乾淸宮火應詔陳六事不報遂引疾乞歸門人刑臺王卯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其不憚煩也公曰予豈得已哉曠職而素食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友人崔子鍾言于衆曰仲木去就可謂以道矣

嘉靖初張文忠公璁者文徵仲之父溫州公所取士也聞徵仲來請主其家辭又上相楊文襄以召入徵仲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徵仲毅然曰先人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悖甚媿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張公謀欲遷徵仲而徵仲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爲翰林重朝論韙之

陳昇字德輝始興人自少篤學重然諾愼交游嘉靖初督學魏校以行取士甚重之以貢丞長洲九廟四郊人工方始繕部郎中歐陽淸督造瓴甋昇分董之所羨悉歸公帑未幾以部運至京時夏貴溪當國其私人喈以州判意有所需昇謂觀政進士譚大初曰彼悞矣公事畢吾將請老敢踰望哉比復任密先僦舟移檄徑行至嚴州擢石埭令歐陽淸遣人追之昇曰吾稱疾解官今復就任是不知止也竟不赴後上官移文原籍優以令秩以旌恬退

陸平泉以宗伯請歸諸大老送之時李公圮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受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之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字吳司馬文華通籍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有纖瑕寸纇挂人牙齒當江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機人莫窺其際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知者更來勸駕長安貴人貽書相屬謂公一出則揆端可俟公俱不答虛尙書席兩載而後得請蓋于功名之際眞澹如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卽邑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者過訪相接對爲歡而已

陳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加宮保諡文端公居政府日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搆其間公窺其微固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愼擢用酌久任處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上慰留甚温疏四上始得請

加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致仕賜璽書嘉奬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
廩役陛辭之日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爲公祖道者車馬塡溢瞻望咨嗟
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
徬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眞聖人也公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于丙戌
十七年往矣當公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先帝睠維舊學
可任肺腑倚籍方殷功見信立朝評士論亡不鼎祝而蓍蔡之而同事
者興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公共事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
舉士內江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瑕纇枘鑿齟齬也
而公健而引疾眷而乞休無却而先避未缺而遽止蓋公之稱曰夫酒
有闌而驩有極使主人意倦而客留連或酗酒駡坐而後去孰與威儀
秩秩一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年興化以
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一紀之間政府若奕碁然而
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負詘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
優游相羊于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柏鬱然後凋也

全公元立嘗爲南光祿卿時會歲旱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當自劾
公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
維王父愼菴公缺然恩命故忍而及今度吾車生耳不復能有張樹葉
且休矣遂抗疏乞歸上意猶難公去而分宜乘間擠公得旨許致仕分
宜謂公所親曰爲我訊全侍郎能悉歸田里故否公撫掌答曰乞休得
休豈相厄哉先民有言懷仁撫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第爲我謝
嚴公勉旃自愛
趙公鏜既爲㨨理都御史無何隆慶改元遂乞骸骨歸田里日與二三
故舊徜徉自適于文溪郎石之間意泊如也時部使交薦先後不絕而
先生故同館士方用事貴重或謂先生可折簡而致蒲輪先生謝曰吾
老矣終不能伺人口吻而媒進用因以四留顏其居自號留齋居士
黃公卷之致其按察副使而歸也年止四十五耳隆慶之初元大有所
登進而吳尚書嶽劉尚書采嘗薦天下材臣四而公兩與焉前是太宰
胡公松而後太宰楊公博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皆公同年休休臣也相

顧而稱賴公聞之曰用吾身必先吾言乃草封事數千言旨之大者策漕河開互市均職役節上供御將相遠奸佞與久任守令調停宗藩復新建伯封而先以抵楊太宰葛大夫相與計曰上悉之且叵測卽上弗悉而當塗之謂何因沮弗上而用公意亦緩公嘆曰已矣吾固知非二子所能吏也始絕口不復言世事

張與齡字承錫太倉州人嘗爲宛平主簿與王文肅公有連文肅公適被召入內閣與君官始終不倚聲勢爲機利諸有交關君白事者君一切謝不應以故鄉里故人有怨之者歲時或緻褏嬴馬起居文肅公太夫人沃之酒至醉則脫幘置案上手摩娑秃髮唱新漁短長曲慷慨自嘆曰張翁不記持粥糜乞鄰舍虀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金錢爲客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享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不當緻褏嬴馬夫不當緻褏嬴馬寧有宛平簿也第更數月博一命榮老母吾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顧妻子矣

宗伯汪公鋐草疏乞休謂王文肅公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王

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筋乃佳耳汪爲之首肯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熊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家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陸公五臺陳公心穀兩太宰相繼卒于家皆以清德著聞或問兩太宰之品孰爲愈客曰毋論其他陸太宰聖眷已衰嚴旨切責而戀位不捨陳太宰聖眷方隆温諭懇留而引退彌堅此足以定其品矣

陸莊簡公光祖爲太宰日閣臣嘗揭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疏謂非先朝舊規嗣今已擬復廷推以重政本詔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日循先朝冢宰推閣臣例及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爲蜚語交關上前公識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

秦宗伯鳴雷南京禮部尚書萬曆改元公慨然以知足自命上疏乞休未報會省中復有侵公者公求去益力遂得賜允然所論公特以影響

冢宰楊公博覆疏有一時偶與時違遂成多口其以直道不合去概可知矣抵家矢口不言其故有問者漫應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蓋不欲人知以江陵故也

王仰庵先生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投閒

前言

薛文清送友人致仕序曰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琴於桑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

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爲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
何孟春曰晦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時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天下事不然楊氏爲我非某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渠是何如若某一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今人有能如此者乎先生固善然性不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祇成閒勞攘耳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是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又曰晉孔中丞羣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不足了麴糵事史謂其沉湎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秫之所入特十之一耳然祭

祀賓客之費恆取給焉亦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爲酒求爲彭澤令欲令二頃五十畝種秫爲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自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向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顆粒到口也吾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貲觴酌多矣宋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眞宗嘗遣中使攜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而嘆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种別業肯復慕彭澤公田之利乎春不得爲种之所爲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秫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秫處其名曰課秫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勝視种所居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蝸濡而已史稱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爲沉湎必復甚於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骸骨而歸吾其免是夫

崔公銑曰息交遊捐文字夷名之一事歟

崔子鍾自丁丑及甲申仕于兩京不及三載餘皆山林閒逸之日作述居曰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修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爲

園舍背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予舍入于高平渠已崔子被召修史遷長泮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囿一區有田可耕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中好樂則闡微彰蹟綴文詠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仙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如之以昌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問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旣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狡而夭矣況乎好新而以常爲陳重異而以怪爲奇陋紈綺而衣罽氈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志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醉濃飽鮮者且有伐生之患況于蜆蛤哉吾見其驅民于疢疾而已

又小適亭銘曰古言眞隱惟居城市終南何爲乃捷徑止定哉泰宇萬物之樞有湛者空任彼卷舒我屋臺東閱年三紀祇事嚴慈眴我孫子

我屋之對載闢一園作亭以茅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園狹伊跬儒生環
者高士畏壘種花樹木春如秋清禽遺好音菊擅脫榮玄律聿臨霏霏
其虐松斯梅斯乃顯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道由坦坦迴居避嶔岩
岩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年不窺司馬獨樂
非感佚遺嗟予生晚每仰遺風望嶮停撓不濡於泮弦之誦之游已息
已繂繂在我炎炎從彼
魏莊渠曰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廖廓欣
然會心物我俱忘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
何常之有
劉南坦曰近來一味偷閒不睡不見客不飲不見筆硯折葵觀槿或把
楊枝臨水日優游快樂耳矣公以歌咏役我耶卽有歌咏不成章不作
書歌竟隨烟雲卽時斷散安能與人間爲推敲苦辛之狀乎
王庭陳寄舒子書曰辱書敎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
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詔承故於逢迎

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
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己莫敢張口伸
眉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
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楊卒從
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柱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
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
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
悼古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行
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
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縶然亦
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進
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甑幾翔於鎩羽望僕以回景
曜之采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
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卽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飼之厮寵之

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橐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効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矣

王公世貞旣致政報汪公道昆書曰三月二十五日報至卽以次早單車出太平門抵棲霞候舟兩日而諸公有追餞者得以間叩達觀比丘竺西居士二公皆大善知識也而達尤爲龍象皆拳拳方便開懷且謂日崦嵫矣勇猛精進之已晚弟心甚是其言而姑語之曰才脫一縛又增一縛小緩之可也

耿公楚侗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修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躋膴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牧民者之曲意狥我亂法庇我而於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朝

廷自負所學亦甚矣

劉仕義曰身閒可以養氣心閒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眞閒之時義大矣哉韓愈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詩曰形迹憑化往靈附常獨閒朱晦翁詩曰深原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如朱韓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近觀羅念庵詩曰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窗睡起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祕方亦可謂通於閒之旨趣者

陸公平泉曰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說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擧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賢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尙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謂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于愼行曰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室山人李渤爲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爲當仕不必辭疾以爲當隱不必論事身旣隱矣言於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乃元老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政事遣使臨問國家有大利害上書陳言則情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又曰大臣爲人君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而形迹之間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以嘗侍東宮以一琴一籍爲獻賈似道疑其覬望再相卽諷諫官論之奪其官爵此事可爲世戒方叔之獻有意與否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娼疾此正舊臣避地削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少疎矣

張居正與友人書曰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况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憂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

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
俾無致疾于國與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
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裕
羨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也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王文肅公與戴愚齋掌院書曰來書念我誨我赤心一片眞是動人弟
雖愁病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一區屋數楹插
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朶抱瓜蔓其中此所謂菜園非園也鄰翁見之
以爲寒儉可笑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更憂其擾擾成累
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癡人所貪閒茶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
有而時情好評論多愛憎以爲區區別有避託必欲強交而就見之入
山以來獨此最苦上有老親又不敢投跡無人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
潮來往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嘆兄今處得尊地
亦得閒地得遠地亦得畏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字多皆能釀以爲過
兩司或亦然幸老兄愼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

又與友書曰教中雖頗留聽忠言之語然上聞酬接賓朋和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縱不知勞怨五臟神明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竅不通鄉黨無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邀上壽耳

又曰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死不怨悔第嘗自許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閒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折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于此知友自今肯爲我閉口即是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一秋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絕即爲賜大矣

又與周魯二主事書曰大抵仕宦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起公雖身未當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今迹處岩廊而情繫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故僕已誤矣又何再誤乎海濱生計止辦魚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遊眺三不作詩文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

又公與鄉聚所僉事書曰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

乎得性均焉僕兹有專美一杯手獻二親舍傍三畝地穿地藝蔬且分
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舉一孫眄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
瑯琊公一曰奈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奈何使世上不知有此人
三曰奈何使盜賊不知有此家者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便中幸教之
身隱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壯之間足下無復問我造詣
矣

又與沈蛟門相公書曰爵身遠朝市且抱宿疴外而邦君諸侯内而鄉
黨親戚既一切謝不相見矣今后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風聲蹤跡有
目者規伺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瑤老與門下
一般寮寀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將又曰何門下遲于赴命而疾于見
故人也又將曰者老子恩仇未忘而授新令尹快具所欲爲也嗟乎此
世界何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瑤老歸半年爵始微服
一見于舟中然已爲當道物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
而老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謝事未久若更以

餘擅自累累老兄四海雖大于何逃責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時事難處欲稍有咨問顧爵自審身曉負國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亦難以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耳

又曰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跏趺終生之計耳雖性能心好神主體強亦幸以金剛杵勉權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之乃爲大勇耳

又與友人書曰連奉二札乃全是阻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而愚意則勸亦不出阻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出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毋乃實境背後人情乃幻影使不背義當出情可出天下事果可爲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謗而阻亦決無使天下大人不疑不謗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造物厚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謗之地以汚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成行則謗者必曰嘻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也不行則謗者又必曰嘻甚矣其欲出而先避嫌也世界

至此直是撇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不愧皇天下不愧知己死不怕閻羅王耳寮長數年經營調護眞無半點欺心我輩亦當焰管天堂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但上怒之後只合自認罪使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又曰潛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願于愼交游寡言語稍稍着一分泯俗態使尋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萬萬也

馮公琦曰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幸而得請浮海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修竹數畝可以獨遊可與客共雖復鳥獸亦可與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竅也復同樗櫟不材之用耳

又與友人書曰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懼在丈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膝下承懽亦自快事一縣之內生齒不下十萬或科名爲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

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惟讀古人書以自娛耳

往行

吳冢宰公琳父應澍富而行德與吳草廬曾子鞏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詔書以西山先生褒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歲用詹同薦召爲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躋臺著績入爲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于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尙書京闈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尙書賜與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起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尙書者家何在其人尙在否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後在吏部堂座上一旦瞑目而逝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建文三年舉人由車駕郎選貴州左參議以疾乞身歸囊橐蕭然止俸八金歸而屏跡公門惟以機杼謀生人亦罕知者有郡侯某守蘇秩滿入京適冢宰與尤同年詢尤起居郡侯不能答

既歸蘇廣訪無有止覓得一老絡絲子委巷芒鞋褧袒澹如也人或以告郡侯至則行矣孫循舉于鄉曾孫檖舉進士六世孫錫類復舉進士爲貴州右參政賓衣生曰予讀紀善緣寓圃雜記祝允明野記而後知尤文度之爲古人也予邑楊文貞公未遇時與文度結交於武昌文度赴貴州文貞贈之詩已而文度還姑蘇文貞又寄之詩一則曰清風共襟期一則曰平生冰雪意猶足重吾曹此其人卽相臣不能屈豈一郡侯所能致哉

魏公驥以南京吏部尙書致仕歸朝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㖢雜處值御史官舟過公田所隸人不知爲公也幷拽公使引纜而行御史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又問曰尙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墠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惶恐謝罪行禮旣畢倉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年九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適以流落相遇遂締爲布衣交文貞既貴公被登薦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潛邸之臣無踰公者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未嘗先通於門人

金潤字伯玉上元人歷官南安知府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章恭毅公綸家居創祀先祖及校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雜儀爲子孫規宅西構重屋以庋圖籍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構小軒瞰嶼西泉石時從賓客觴咏其中其子給事嘗再拜稱壽姻戚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大樂也

徐公有貞自金齒赦歸放迹湖山縱情烟霞之賞妓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照岩谷望之若眞仙下游古賢復出然念念朝廷悁懷隱憂平生意

氣所寄負存物外探祕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岨有冲昇之想焉性喜夜燈與客坐語徹曙無倦狀或孤步選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汗濁糠粃如浼及曹石敗自號天全居士日以山水爲樂遊靈岩小寺調水龍唫詞云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耀似寶鏡裏翠娥妝照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徑蹤消屧廊聲香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煩惱是非顚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蚤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進餘盃更酌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此天全歸田時自慰之作也

王文端退于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淡薄居第隘陋曾不着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蒔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踦門坐觀諭諸子

孫曰爲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閣則天順初年該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爲也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温公退居于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温公不答某亦此意

吳凱字相虞號冰蘗道人崑山人□□己亥順天鄉試初授刑部主事歷官禮部主事以終養歸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左都御史寇公深皆郎署舊僚吏部尚書曹州李公秉公法司中觀政進士也公既以一部主事老退林下而三數公者厚念之不衰莊愍遇鄉人輒奉起居曰吳兄吾師友也劉公寫詩寄意者至屢屢然公有聞立而領一不爲答由是士論益高其爲人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爲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歌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

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蔣公冕罷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林見素贈公致仕詩曰一柱隨流勢盡東碧天寥廓見飛鴻名於星斗歸耆德功在朝廷倚素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人初識漢三公宮舟晚泊龍關下猶記南征涕淚中歷盡艱危字縣新漢家柱石有元臣翼龍雷電擎天手刑馬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公豈計老于决去疏還陳麟袍博取魚簑月焦鹿曾論夢與眞

毛文簡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不受甫踰六十卽懇致仕而歸其高尙之風尤人所罕見者自家居以來幾二十年壽已八十矣而視聽聰明筋力強健無異壯者常營別墅爲游息之所以尋樂名其軒倣温公眞率故事與鄉之耆碩爲忘形會若山水園林之勝觴咏壺奕之懽惟意所適怡然忘倦何其康寧也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聞時有頗僻意有

所觸則發樂府命小童歌之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閫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狥其意

王浚川家居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途事時游東園會客葛巾野服忻忻焉臺諫交薦爲戶書再舉其書不報乃卒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流有庇民之德戀主之誠宜加卹典

林見素閒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愀然不樂遇歲旱乃率先請禱發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

劉太常鈗既得告時正德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卽赴部者勒令致仕公本託病養親遂照例致仕甚喜董郡守聞公行誼以禮請爲鄉飲正賓公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于鄉董守曰年甫壯而勇于退行嘉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往後則削迹矣瑾誅李西涯首薦之復任累官太常卿公居西省日大學士方西樵予告南歸公往候

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任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圖書得不繳及典藉呈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者告之故其圖書亦隨之榮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

劉文靖忤劉瑾去國忌者媒蘖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遇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寢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

憲副金公世龍吳郡人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有郝明府者以賢士夫見問劉侍御鳳劉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眞今時絕無而僅有者也

湯公塗江陰人以例授鴻臚寺序班日與王公貴人游爭致門下有疑

事必與君商謀沉慮確斷悉中肯綮君性愼密絕夸矜揚露多所援助未嘗言于人雖出入薦紳間能識幾遠勢武廟初閹瑾薰灼即拂衣歸人尤以是多之居家逾二十年罕謁公府見流俗汚衊士大夫接守令如事侯王甚醜之曰吾先抗禮公卿無少遜屈今乃欲澳涊降志如輿僕耶部刺史南海林侯雅善君欲即公署廢址爲闢舍君辭之曰齊憲藉在吾不敢私也刺史而下咸致禮敬

楊升庵與張禺山書云愼自長至前後衰病忽作近日右目皮上生一瘡半面作腫坐起食視皆礙且妨奈何奈何伏自思念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慮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耋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酬又何異乎塵勞仕路哉縱使如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于眞我哉立願如此雖臨以薰

天之勢解以連環之辨不能回矣想能心諒也竊謂左右已有海內名
詩又傳誦人口徧矣亦當俯從鄙見以高頤期松喬之福程子老年不
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
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高明以爲何如不然則晉人所謂卿自用
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目瘡不能自書口占倩代書之冀欲忘言又已
多言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惟心炤之行當面叩不旣
薛君采家居恬靜寡欲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
晚歲自謂得老聃玄默之旨因着老子以自見詞暢理明多前人所未
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掇其腴以求會于吾儒性
命之理蓋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爾所居之西隙也者所
謂西原故有山水之勝日遊衍其中著書樂道攸然自適行己峻潔表
裏皎然一無所淄其才雖高而破去厓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
何公瑭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蔬食日以觀書玩道爲樂當世達人
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每屛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

時古樸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旣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位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雖官司禮餽悉却不受其于貨利若將浼乎

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姪補庵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梁文康罷相而歸也時乘一蜆艇游詠于山嶺水涯之間紅顏白髮望之若神仙中人淸貧僅能足歲而公恬然自得不植生產順逆得失若無預于中者

劉公南坦旣斂跡嘉遯益遠世紛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北壁下命之曰神樓楊用修爲作神樓曲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爲娛叩以時事卽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公

不知也年八十餘常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人不識也入郡城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詣不能得入輒呼爲坦上翁云

鄭少司寇世威歸自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薪粲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止留一二蒼頭習耕者躬爲督作特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不異參政時日問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中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卽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遷去多以不得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

王比部漸逵旣成進士卽得告歸嘉靖乙酉稍徙洛城里乃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卻掃足不踰閾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于道一也隱居十有二年自謂于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責甚嚴有司力爲勸駕比至廣而詔下凡養病三年落籍勾復敘用

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以尋久要已乃訪會稽謁陽明王公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于吳山久之乃返歸郡晦匿不出察使者茗溪吳君爲之授館欲尊事之以風學者先生辭焉茗溪乃以學行力薦先生不報時高貴大僚若之郡邑有司往往款謁輒闔門卻謝或因以致憾先生嘆曰夫逆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藥逃名韓康以之去市幾以避咎也處喧囂欲遠尤垢難哉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于蘿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傭作躬耕樹果蔬自給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璟薦先生于朝曰不履公門高尚其志主事王漸逵一人而已督學田君汝成立八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先生力辭之至再三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第等論薦天下人材凡三十餘人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出門人童猷輩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未可以出乎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以銓部有嗾先生者間之而止王穀祥字祿之常州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文選員外郎既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帝疑政府私樹桃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

事少宰徐文敏公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明月不拜謂君明愼銓藻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大宰爲婺源汪公鋐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壞君每與忤時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輒引是例命不予告仍勑按院覈之遂出貶眞定尉棄不拜時鄺子汴王子愼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爲伍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鄒陽入朝見嫉之言固不驗耶後周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召入京謂汪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汪曰本部左遷非止一人彼獨薄尉者非矯也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于北土眞定去京師纔數百里獨能安耶旣以母老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散郡可迎養者乎公領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亡何大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門卻掃委懷圖史絕意紛華旣無塵網嬰之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外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爲吏部郎也胡安人亦時往饁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鹿公將婦以進向恨失之綿上今幸

得之鹿門矣撫按諸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爲歐寧李公
默己丑房考也素重君諷御史特疏舉君又移書所司爲趣駕終不赴
君既不出而李公竟坐讒死世益賢視君矣今上嗣位簡用先帝舊臣
君業已補尉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遷僉謂由此可
立致崇顯君稱疾堅不就衆爲惜之而陸君由南儀曹起僅遷尚寶君
始有先見也郡守守年蔡公甫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坐
床第問相勞苦君以不能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賢哉
蔡侯也
潘公恩字子仁號湛川更號笠江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左都御
史謚恭定公既老致其政歸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
自引而從公年皆七十以上因築四老堂以自娛每衣冠出游三子皆
侍金紫絡繹于道歡讌彌日士大夫爭欣豔之謂洛中耆英社不及也
董公份字用均號潯陽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歷官禮部尚
書嘗入直西苑上意頗嚮用忌者或陰間之會以蜚語聞遂奪公職公

微服就道無幾微色愠然公業以富厚聞婪忮者時復怨誹而虎冠之吏方持大家短長奸民緣間起數見凌奪公不勝忿外益務斂避而內自傷遂病病已復若怔忪侵尋踰歲乃卒卒時呼客部君吾死毋書吾故官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尋作偈百餘言皆涅槃旨人以爲仙遊云公爲人闊達雋爽不事拘曲應務有機略盤錯當前砉然而解其治家嚴而有法常稱引萬石居家以敎子孫子孫雖貴環侍拱立不命之去不敢去家居儼若朝堂然與人無尊卑小大言笑款洽人各厭其意性好客客至張具羅珍錯盛管絃劇飲盡歡而罷所居當孔道冠蓋絡繹其門造請送逆常恐不偏然未嘗干人以私卽門生故舊所與言惟地方利害或稱揚善事調護人過失而已生平交知尺牘之問不絕口占手泐娓娓千百言不止卽率意酬答至老而猶然其強力如此

李開芳字仲華號中麓章丘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太常少卿嘗爲吏部爲太宰汪公鋐所器重故任吏部者率矜厓岸高自標致扃門謝賓客

雖親故人不相接以示尊公顧數與諸友游以詩歌相賡和暇則浮白對奕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而稱吏部能謝絕請謁亦卒無踰公者公既負才氣居銓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僥倖見仰者又日媒孽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己遣卒廉公陰事久之無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遷太常矣會九廟災公例上疏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四十耳公自罷歸稍益充拓舊學與荆州唐公念菴羅公約爲天台鴈蕩之遊値喪其内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爲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徧海内而名亦隨之人或以靡曼誚公者不顧也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或旁山而吟或披髮而嘯或漉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恆度測之失之遠矣

吳令期既以謫歸肅皇帝晏駕衰服宿崇文書院三日隨有司行禮歸

倚廬于中門外者二十七日其忠愛如此

徐文貞公階既罷相歸雖已得老然望益重刺史干旄造戶請質門生故吏踰越山海執贄問益公不忍距其意人人爲叩兩端則皆大喜以虛往實歸而間及天下事老臣惓惓憂國亹亹不休見者以爲志千里也新鄭公復暴從田間起兼握銓柄內銜公而更疑之傾危之徒遂以公爲贄詆諆翕訿頃刻萬狀於是召齊康復張齊而爪牙吏横出爲郡邑守令至號召奸黠創獄以擬公之子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第曰兒子坐得富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可預擇也事稍白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且衣冠望闕拜曰天子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塞大恩益寬然亡所芥人或問公前事者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之久矣

萬公士和既致仕歸鑿環屏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闕失宵人用事當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盥手讀之公家居而里中豪緣間稍侵辱之時王文肅公亦新避仇居海上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失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

心而行文肅公曰此靈丹半七眞小子續命膏也

沈封君塾其子少司空公節甫以狷介聞每官歸一概謝鄉人請謁公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

王公問旣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履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士大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淸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書者吾量己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旣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而絕之

陳公柏字憲卿沔陽人旣以憲副罷歸而仲子文燭登進士乃建閣于宅西歲時讀書其中謝絕諸賓客獨傳司徒希贊得徑入爲花月之飮甚歡隆慶戊辰仲子以廷尉評考績詔復公官致仕公益得恣情山水嘯咏竹石間卽監司郡大夫非專造避不見萬曆改元以恩詔進一階

其年三月三日公大治具延里中長老由七十至百歲者幾百人爲高年會四座皆龐眉皓首觀者無不歆艷

江公潮既致仕歸眞人邵元節新被寵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爲先帝祝釐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然獨知公負重名先使人致幣將招公公恐其汚己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劉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聞之愀然嘆曰吾罪纍也奈何岩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

陸文定公恆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積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卹于姪族屬和而能訓卽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卽驩家居于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侵民飢必首唱鄉紳請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獎借寒畯后生不啻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爲郞被察去郡民闔門乞留監司目爲倡亂輒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旄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

罷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微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后漸寡酬答惟斂容調息神觀澄穆殆天游也公之自南雍歸也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菁蔚幽麗水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獵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傳于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卑小而世欣慕之過于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

劉峻字卿伯淮安人以舉人三仕爲知州罷歸於親友自處第外少所過從惟郡邑守令一報謁而已劉君某者名合也數有效於君不得舉鄉飲以大賓請亦不得悵然曰豈其俗吏我乎顧心敬之而郡守周君某素重君強而後一見嘆曰劉大夫賢者不易測也又有袁守株者君嘗識之而家又鄰高郵以高郵人吏故修刺謁君君以他往辭人或謂是不嘗與守面耶公曰見袁公可見守則不可吾懼以他守生厚薄也袁公頗亦以望君君不爲動

曾公㷆字曰宣麻城人以進士歷官左參議旣罷歸漢陽一司理來署邑篆榜薦紳交際禮於門外屏公嘆曰以吾非從大夫後哉謝病不復通而司理滿三月當代客或有贄公又以餞者公曰司理日約束我曹而諛之可乎且三月政成胡易也司理聞而銜公構於上官熟察公居鄉狀不得而止

王之垣字爾武新城人壬戌進士歷官民部左侍部嘗撫楚歸頗自嫌兵仗翕艴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盡投之火

陸貞山粲著李給事濼傳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李公自盛明之朝數上書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強衰世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卽愁阻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斯所謂不可復賤者耶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貞山

疏論蘿峰落職家居久之以薦起補永新縣令入覲卽乞致仕旣貴而可復賤貞山身有之焉

殷文莊公旣退居里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長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溼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卽故湖南書院與立朝會部使者慕之下札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濟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游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游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東詩被之經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稱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於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於人間世矣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已晉憲副卽解綬歸歸之年方四十又五耳公歸蓋卽眞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

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飯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昇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卽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質朴而逸興甚豪惟攖情山水間域中山嶠翛然靡不游至或乘敝輿或策蹇驢或曳杖躡蹻翛然咏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卽新婣上客率以爲常時耿公定向嘗與周進士弘禴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埸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旣共饌出胾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耿周二公從之闚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耿退謂周曰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歎不置公性故潔廉嘗登第而猶子之壻馮累貲巨萬馮有所囑固請乃受一羔裘服之至老不更易兩居喪屏跡田里于公府

無所干請及以按察副使致其任歸歸而孑孑單車垂橐乃脫身尋故田廬課僮僕種蒔自給一室僅被風雨而性好游佳山水筍輿緉以草縢束之鄉人見緉輿而束草爭出指詫曰此吾黃公也而公不時具輿則策蹇不時具則杖而步遇折會心處連日夕不歸或要公者以惡草具進甘之若太牢即盛水陸窮珍異徵聲選色以薦推去弗御也監司下教守守下教令一布幣贄羔鴈公一垂顧而公有城市戒不可或屏干旄以輕騎從公田間匏壺載酒竿葉載肉清言竟日則無倦色

劉公東昇字子明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通籍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居室不產而施嘗大飢糶粟以振屣履田間時從野老游于盂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跡希至公府有寃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憩于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伯助予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販夫至天卿夾轂起官河漕日方憩於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爾公其樸不自貴如此

陸莊簡公光祖嘗起爲工部侍郎遷南京工部尚書爲御史某入已者言劾公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薊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牆爲御史某所論疏下吏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嘗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耳非倘佯山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而語甚切至奉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

朱少司寇鴻謨爲南御史時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中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諍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違公而中解以嚴旨勒公歸公得旨策蹇驢出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嘆曰小民無福眞御史去矣歸家尋所謂朱家莊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飢讀天下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之世願爲聖人之氓洋水康莊卽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

子咸講晰天人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而返終不得一望顏色云

袁參知汝化歇歷中外所至以廉靜稱年未及老由浙藩告歸閉門却掃足跡不入公府家頗有敬通之阨獨居一荒圃齋中惟古書數百卷晨夕躭覽日有常課丹鉛未嘗去手時與二三友人引滿浮白談譃間作玉山將頹使人心醉

張都諫伯任立廟謇諤恥事詭隨以疏立儲忤旨罷歸幅巾野服無異寒儒一室蕭然凝塵滿席澹如也矯節抗世視不義若將浼焉信可謂蟬蛻濁渼之中皭然泥而不滓者矣生平負經濟大略未究其用識者惜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內編

高尚

前言

往行

許相卿　周文興　王問

趙勳　陸樹聲　劉菊莊

潘時雍　陳德雍　趙同魯

韓愁　周孚先　沈誠

李孔修　楊澤塘　彭簪

李南所　邢參　俞允文

水澨二叟　王瑛　杜淦

歐陽曉　孫宜　沈周

楊士靈　羅洪先　林偕春

劉泉　劉淅　王百穀

朱光霽　盛英

畸人

前言　闕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高尚

前言

羅一峯曰呼菊爲朋結松爲友與麋鹿爲羣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獻其奇水獻其淸月獻其惠朗烟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各獻其所有

林見素曰一腔淵靜百念灰寒牀散帙以無收琴無弦而不御閒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於雨香烟細水光月白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溪山猿鳥之非分內物

何孟春曰軒冕不足爲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又曰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

有異鳥其名曰鵜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之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而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心而死之何以異是哉

懷麓堂日記曰余友竇悅耕之詩如閱世二律見理甚明錄之以聞同志一曰人生安分只逍遙莫向窮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處勝勞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王謝功名有遺恨何如劉阮醉陶陶二曰積鏹多金生怨尤一温飽外更何求自甘韜遯陶元亮不愛嬴餘馬少游何取纍纍兼若若終成莫莫與休休花前適意三杯酒萬事忘機對白鷗

高蘇門曰僕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釆樵以奉親顔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槹窗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古人之所以興也

陳仲醇曰客過草堂叩余巖棲之事余倦於酬對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

能遣日日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能終老曰硏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寞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壬錫爵曰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稱俶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槪其言行蓋古之君子雖其潛山汶淵與世俗疎闊而要以自得其情性尺幅皎然非苟爲奇怪不祥之事以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矣考之史傳所評卽孔孟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及後談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怪驚奇以洗耳鑿坯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敎翳矣夫是非鬼蜮烏有立談相詬自屏于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兩稱近之矣由其道雖跡溷闤闠其所以稱之爲逸民者固在也

又曰方今之時事之踐華秉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在焉知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練事耳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巖穴大藥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惱皆菩提矣

耕野子曰山深林密澤沃魚肥黃犢眠阿幽篁登壑樵者相與謳於林漁者相與歌於澤牧者相與笛於阿野人尋壑經丘出作入息含哺擊壤以慶豐年古瑟一張圖書一卷荷囊擕酒惟其所之有感於懷便欣然得乘與輒飲不着意去留倦鳥投棲流雲迓洞夕陽御麓月上衡第四壁蕭如八窗玲𢅥醉歸來而吟自在臥羲皇而遊無何竟不知其爲樂與否

往行

陳遇字中行號靜誠建康人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允之薦之上以旣見書聘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卽王位賜冠帶授供俸司丞不受戊申卽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敎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壹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疋甚奇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

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尙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詧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尙書周沈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苣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卽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輒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菊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恆欲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鑿鑿有據學士周公敘

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有司延爲鄉飲大賓幅巾深衣曳杖逍遙儀度整肅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以老年躋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蘇之吳邑人初父某爲閶門南市人市藥以交鬻紛拏挈之爲己助半軒尚髫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酬應無或遺主媪老好聽稗官家說卽點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娛主異之爲語若能讀書否耶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罄以所庋經史諸子恣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啟蒙于城北然家徒壁立幾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長洲有沈達卿其父號萬三者貲雄當世爲禮聘于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軒概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耳何濫取多田翁爲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熚熚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何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

大溪篁竹修然生當明月高炤水光瀲灧共月爭淸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風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炤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玩物怒曰舉世無知我惟此花爾一自怡尚可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蕚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温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問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漁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泗其名義烏人宋濂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岨崍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號

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炤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色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吳知州履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敎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敎之濂曰而愼毋出戶絕世事勿與交吾之敎子無以加於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云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于本省聽辨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詔募撰祭元幼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

憾於朕哉上得之大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名沂字伯輿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迪代之死故易今名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元末鄉貢進士國初選爲國子監學錄歷學正高皇帝親擢爲編修衡詣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嘖疾雖麄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僇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也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于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尙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尙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嘗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六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旣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飭行爲文辭蔚贍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詔

至京師甫就館舍自宰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目久之既退問羣臣皆述其所對以聞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考試官及竣復辭歸竟以壽終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至千五百石者卒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太祖嘉其言欲授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劉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元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去會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楊寅江都人府學生永樂初召書令字旗高丈餘一揮稱旨賜金帛鞍馬命署泰州辭不受後徵入京乃避地山西十年始歸

王孟端紱常州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

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
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瓌岸議論踔厲益加器重
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
林擢爲中書舍人嘗自以蒙上厚恩收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禮
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之一於是知
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
着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手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狀畫已徐
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
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
高之

高給事舉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蕭然舊廬
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唐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
其廬至里門卽止辟道及門肅禮而入或値其飯蔬食菜羹留于對食

于欣然飽之、坐談移晷乃去其見重名流如此嘗遇大雨庭屋水盈尺許公帥妻子濬溝渠妻偶出怨言謂其仕不益家投箸於地誤傷公足即斥之終身不面郡太守西蜀黄公瓚爲買鄰屋居之俾諸子侍養以老

閻仲寶字光甫隴州人景泰丙子陝西解元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嘗爲吏部考功郎典諸司官吏殿最黜陟公歷主事員外郎郎中門庭如水年歷浸深且大拜累疏乞歸田太宰濟南尹公雅知其賢固留之成化甲辰出爲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明年乙巳遂懇乞致仕以去年纔五十三有錢若水之風焉歸乃築室岍山足跡不至城府部使者就見則見之不往見人因舊業增至水田數十畝課僮奴耘耔灌溉歲收所獲以自給不別治生嗚呼世之人顛毛種種垂死不能忘情富貴不得已而去又恆藉官府聲勢以爲重以走其本鄉之人波流風靡中如公高蹈者幾人哉

朱瓘字楚琦寶應人通尚書周禮爲詩體韻遒逸其性嗜琴畜有雙鶴

鄉人稱爲琴鶴先生大學士費宏常曰戴安道之流也景泰間都御史王竑欲薦之朱瓘聞輒遁去後與修天順實錄及淮揚志贈遺俱不受

張太守寧以病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之皆以疾辭尚書王恕道郡城特造寧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素負經綸景泰天順間爲諫官第一云

劉昂字孟頫號蘭谷汴梁人以貢歷棗強訓導成化間都御史江浦張公瑄巡撫河南聞公名聘爲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不往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聞而重之乃饋魯齋遺書爲力行之助復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遊弘治庚戌九載秩滿考績京師乃上崇守令以安民崇儒重道二疏爲當道所沮公歸旅舍擊缶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乞致仕歸築室于汴城之大寧坊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賓客非其人不見盡俸金買田百餘畝命子耕讀種藝則往視之習靜簡出歲惟一赴鄉飲而已

羅憲副循兵備徐州日鎮守太監張信驕橫嘗密請敕得節制兵備官聞公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副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公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願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法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以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芻飯牛養魚或視舂稻食稀秋至耕者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概散籌汗津津下不自知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公應曰我固畏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公嘆曰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棧舟已有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吏部以公辭甚力因不復強

王陽明先生養疴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蹻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

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功歸
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沒後先
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王雅宜嘗遺友人書曰總髮以來連不得志于有司樊維檻束動觸四
隅似亦可憤然性喜曠蕩不耐凝凝身世浮沉其拒而不受于懷也若
隄之障水莫能暴齧我生不有命在天戚何益也但家本酤徒生長鄽
市入則楣桁塞目出則蹄足躡履呼籌握算之聲徹徹晝夜每一焦煩
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還莊周言逃蓬
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雖日近逐鹿壤斷經絕愈覺心神俱爽耳
且生平無他好頗躭文詞登臨少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繇不能
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飢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試
日夕私賀而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頃來放浪無似日增騃蠢漸
不覺有官司城府時行村野閭閻師里胥行談途議則怛然驚疑他日
雖欲衣冠揖讓更從諸君之列恐踉蹡麤率重爲執禮者譏笑矣

吳敏道字曰南寶應人生有異才爲諸生時邑人朱曰藩見其詩異之謂某求友于天下四十年不意卽在東家與爲忘年友名驟起後貢入國子未幾焚巾服歸隱湖上其鄉人犯義者常畏其知有疑輒就問之有賈人被罪非實爲白理官出之其人函百金謝力卻之其人因構亭徵詩名卻金亭

許相卿字□□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禮科給事初授給事卽以內艱補前職不起又明年海寧令胡公以學官諸生言爲諫議樹棹楔故事當入謝諫議詛不入公府則漏下五鼓伺城東門外門啓趨入令尙臥諫議北向再拜亟去先是邑人吏歸謂令爲致輿從供張種種而具諫議不善是也嘗曰貴人嚴重固當第令貴人卽故諸生豈兩人哉役屬閭里乘輿擁蓋坐揚揚自如視父老親故走署舍不當如是吾詛不入公府徒苦閭里爲也嘉靖十五六年前後詔補前職皆不起其明年右使邵公錫海寧令沈公瀚臨門諭詔諫議辭病不起時年六十矣生平不事榮利不喜俗間生作事時顯仕里居部使監司多因歲時行

金錢爲問遺諫議曰吾豈以貧故溷諸公哉終身不受一錢也性好遊
時時出遊秦峰雲岫間盆礴下上遇山僧野叟班荆爾汝即喜與爲飲
食或曰公貴人也謝不敢即拂衣去
江郎先生者江山鳳林里人也生而穎慧丰姿瀟洒自幼時即慕李泌
之爲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
牽染爲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強爲博士弟子員從遊章楓山先
生門先生一見其文許以決科曰是無烟火氣者遂舉正德丁卯鄉試
第四人次年進士高等即乞致仕不允乃以疾告遍遊海內名山凡泰
華終南衡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比部主事尋復以憂
歸築室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性有將終身焉嘉靖改元奉
部檄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稽勳郎中屢轉至鴻臚正
卿乞致仕歸寓居府城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爲方
外交藩臬諸公慕其風者咸願出門下侍御史邢臺趙公玉泉扁其所
居曰嵩寓總制胡公梅林巡撫阮公函峰爲造高士堂以居焉先生周

姓諱文興字用賓嘗居江郎山故因以爲號年八十二無子終於武林云論曰先生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截其味中年項上結一疣令人大棒搥之不知痛人以爲丹成之驗故信從者衆或曰昔人謂康節別是一般聖人若先生者其不別是一般人品歟

王僉憲問既致政歸足無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屛間謝絕世務自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興至舉筆或書或畫輒寫數十幅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頣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昕夕忘倦其人品高潔可想見已

趙僉事勳嘗以御史歸見泰泉先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司曰御史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盤辟伏對曰敬受敎參議者分宜氏壻也與趙按察舊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外舅必能爲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良厚第煙霞已癖夢不到長安紫陌矣

九山散樵者不著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於內已倦遊謝去曰使余處蘭臺石室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浪跡俗閒徜徉自肆遇山林進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陵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册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荊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十七條所至攜茶竈拾墮薪汲泉煮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伐檀詩二章倦則偃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其放懷自適如此常自命散樵曰吾逆旅天地曹耦雲物以書史爲山藪述作爲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志於理義中以爲歸宿若是者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客有識其誕者曰將使余奮緣塗徑躐進以倖取世資處盤錯剸劇理棼以遊刃時用二者余既不然則使余攀巒躡阻狎猿猱羣虎措身荊棘之塲肆意斮伐累苴拾以厚封殖而後爲眞樵者乎已矣客

非知樵者也樵陸公樹聲也傳其自著云

劉菊莊嘗次聶大年韻題詩南屏淨慈寺壁云步躡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團社客鷗閒常送過湖僧支那踏徧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亡飢渴想詩懷凊似玉壺冰時按察使泰和曾蒙見之笑謂寮寀曰如此閒情我輩不及也

潘時雍錢唐人簡淡力學詩句脫塵號灌園生徐公一夔爲之序曰錢塘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持視當世富貴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域之東三百步而近者地十餘畝古井一區宋輦院基也入于民居久矣荒棄弗治暇時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旣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横數十塍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敝衣履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脆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爲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

毛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金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制得自爵祿人卜醫衆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翺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塲不爲彼以取寵榮顧乃爲此何哉時雍嘆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極吾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所能故能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塘之人不尙貨殖而尙德義不尙本競而尙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因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

陳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聘君吳康齋雅敬重之南海陳白沙常以周易疑義質于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來謁適雨中荷笠犂田相見延至家對牀信宿辨所疑

難白沙嘆服而去

趙同魯長洲人志氣高邁自經子百家言靡不涉獵下筆滔滔莫能禦身居田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病及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袁巡司王御史誣民爲軍盜能奮力諭而遏之遇歲眚輒陳白拯濟方切中時巡撫王端毅公大奇之嘗論三吳水患時起白茅港之議越數十年後果發工如其言

韓愍成都人將家裔也號飛霞不樂仕自負悶悶概人善詩文深機遠略有不可詰其際者知黃白之術托談醫氏後改姓白氏自謂能點化己姓天無一地無十脫去其畔皮囊故昔韓而今白矣彭幸菴總制川陝務剿撫流寇計多出飛霞功成而人不知唐一菴樞曰世不乏志士匹夫耿然則隨所運用三軍不可爲奪而況於務禮知文之士哉天下有三志而志富貴爲民下然能不以富貴爲志者幾何哉世多垂涎染指而多貧賤蓋特意興發不足以言志甚哉志之難立也若三子者可以言志矣雖然一年而離經辨志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能得天之所以

生人則知我之所以爲志又烏可不愼乎哉

周孚先字克道潮陽人舉正德己卯鄉試上春官不第遂絕意仕進遇名山勝處輒命駕忘返或託諸謳吟以見志人莫測也久之入梅州之陰那山中不歸者數歲後還桃谿更不復出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隱操最高雖居通衢隣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

李孔修敝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其有得者衆競酬之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域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吳庭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修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孔修卒無子憲使李中少參王洙經紀其喪尙書霍韜葬之西樵山並志其墓韜謂白沙振世之志惟孔修張詡謝佑不失其宗云西樵人祭社以孔修配

楊□□字□□號澤塘故少宰止庵公之父也隱德弗仕隆慶初兩臺

使者察公行誼以詔書檄郡賜冠帶歲給縑帛重爲之禮太守江公故推轂公禮成意公往謝公終不謝也江素有簡亢聲於士大夫間甚踽踽顧必欲致公爲重公曰往見非義吾敢隳布衣節哉江乃紹介郡中名流具威儀躡屐造公一望顔色退而嘆曰楊公可見不可得出也郡邑歲時舉公蜡賓公皆力謝蓋公門之內無公足跡矣其後郡有開鑛之議郡人洶洶莫敢爭者公心憂之會守江疾延公診視公強爲一往因進說曰公無病也病乃在郡夫郡鑛必不可開也其地介萬山而交三省叢林深莽足以藏奸土之所產皮毛畜實足以資盜今聚無賴以掘鑛鑛夾揚而田稼傷土民必徙他日者鑛窮而無賴者不可卒散也有挾亡命奸徒起而流剽如往年鄧葉之事耳是郡之大憂也公奈何不虞郡病而虞身病乎守瞿然曰微公言吾幾誤計立請當道寢前議彭知州簪自稱石屋山人邑學士大夫郡縣長吏部使者莫不願結一日之歡至相謂曰有不造石屋山人不爲俊夫也以是長者之車日交于道羅太史念菴數數乘筍輿訪山中簪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具

僮僕或私語謂貴客不宜爾公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腆來耶築玩易草堂及臥雲亭于石屋之上東廓鄒先生特築行窩曬就草堂時時引石屋中劇談移日崖壁處處置盃與到取酒就酌爲大小罌樽令客自占量因以授之樽罄則止草堂傍鑿小沼深淺各半魚輕重繫小牌識之客驅魚淺水視浮牌惟意所欲取賓客至者莫不盡其悃款

李南所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嘗有詩曰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與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開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也

邢參字麗文長洲人誅茅附城之野每自杜門耽書賓客至或無茗椀有時薪火斷則亦自食冷物戶無寸田未嘗干謁亦不輕履友人之家雖素所厚者亦不享其一糲早年喪偶終其身不再娶又其祖用理亦高士也遺叱鼠賦凡鼠耗斁而在君無盆盎之粮賦何庸作談之可爲一笑稱高士者與其先相映云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嘗補郡諸生好爲古文詞試輒小利而又中更二大夫變仕念益衰減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固留之不得也仲蔚家世窶薄又性嗜書不別治生產日以挫其配梁至洴澼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粱肉矣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膩頰飄鬚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嘗御氈毼稍及冬加以貂冒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譚笑無凡語所酬應赤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執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不飲酒頗耐食而其間於島渚間陶一拳石市餌果狎而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遂旌其廬曰高士曰直逸御史邵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醪米邵君移書欲得仲蔚文以爲式而仲蔚意澹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守李君以志吳聘羔雁

踵相接而皆力辭之獨參政王叔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爲成一編書而已覓令王用章典與程達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譚笑移刻然欲伺先生色以問不得也程歎曰古所謂徵君眞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宮

□□□予行役關西嘗由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巉林木蓊鬱見水滋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迺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能自造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哉

王瑛字伯珍海門人性嚴重不苟取予以太學生授府經歷不赴官日惟灌園自給暇則讀書因自號曰野翁性強直樂人之善亦能面折人過不少借顏色時人爲之語曰爲善不終莫逢野翁

杜淦江夏人自稱漢陽老人居水濱烈日笠首躬督耕犂嘗曰夫忍耻入仕不因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耻我勞力皆衣食爾顧我何如

歐陽曉安福人飭躬勵行爲郡諸生閒出游行歌于市羣兒攔街拍掌爭笑曉拱手緩行色不少動士大夫聞其名往謁見曉方操牛具田中辭曰牛假于鄰釋之則不能從牛主復假諸先生幸辱臨老農請得畢事然後入客乃坐叢篠中俟犂田罷入其室以磚爲席出蔬湯一杯引至園中坐石上談學竟日而別別亦不謝客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故提學憲副繼芳之仲子也亦稱仲子嘉靖戊子舉於鄉數試不第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訃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年始愈自是息心世故矣其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泥洞庭遊君山樂焉嘆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若卽名山著書終身也於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着遯言十七篇遯者潛夫漫叟之謂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懽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外人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懽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

翛然若遺世獨立者喬世寧曰仲子有太史才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
韜欲以詰勅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
沈周字啓南世稱爲石田先生書過目卽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
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
爲詩雄深辨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
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
崛間作給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
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
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
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雨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港
矣先生固喜客至門相與讙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模撫品題酬對終
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
屨滿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
色或爲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

無不購求其蹟以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竒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年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臥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言譽不已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

楊給諫士靈既得告歸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其居去城二舍兵憲安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后去謂人曰弘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歎賞謂當時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尙迴別當途非數候不

得見閹人非重賂弗與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
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改
尙寶卿先生亟辭于天官曰尙寶僚屬膏粱非貧士所任而疾病餘生
非可久於京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
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旣得歸仍坐小樓
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
羅贊善洪先所居沒於水巡撫中丞馬公覈公前後所却坊值謀改築
焉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旣推轂荆川起家爲兵部主事遂以書致於公
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荆川邀公會齊雲巖將強與偕出公辭曰天下事
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也得兄爲之卽比自效可也自贊
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闢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間益與世削跡
林偕春字孚元號警庸□□□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參政
爲史官日以次草江陵誥詞先生據體演文無所誇飾江陵固已不怡
屬令改定之又持曰王言適如是止也不增易一字遂大憾之乙亥用

年例改湖廣按察司副使行至淮安上章請罷報可先是門人習公孔
敎以書勸先生之官至是報曰僕賦性過戇悞塵華貴適者外轉勢固
宜然僕豈敢擇官而後處哉士皆有志貴能自適古人有辭萬鍾而不
顧者豈直爲高哉亦必有不安於心者僕釋屩以來蓋非一日長短之
効昭然可見今當塗者以此處僕以我能乎否乎雖音操土風行乖流
俗至於是非成敗之故坦然明白輕重緩急亦當有繫人雖以僕爲不
能僕不甘也然名不登於首列交不及於顯官終日窮年兀然自守平
生所知契一二人耳而或以僕爲能僕不敢也夫以僕之能不能尙不
敢自決而況於當塗者乎旣以爲不肖而又不欲顯然斥之直以庸常
畜我我又庸常自待甘縻寸祿是眞無意於天下事者也天下事豈循
常局促舍己從人者所能成哉窮巷屏居門無車馬高堂菽水良用快
心祖母年已近邁待人而行金石難期喜懼交併朝夕奉侍亦足報劉
暇時與一二弟姪課文發其憤悱紓其紕繆輒然共適不待遠明匪特
此也家有青山戶對流水朝露方裛稻苗盈疇倚杖其間行人樹外牛

羊自來農夫誇年歲之登童穉詫衣冠之俊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安能貶胸中之奇傴狥他人之面目乎今目視耳聽之徒直謂我假耳不肖非其事不以萌諸心非其心不以宣諸口雖在酩酊謹吺之時而其言舉皆此心也豈有假邪匹夫抱志萬人莫奪又何必降屈於今日求伸於他年哉顧僕實有所大好僕幼而嗜睡長而多病比入館優游歲月無所發明意未嘗不欲陟墳籍之顚採藝材之實也故得錢即以購書翛然即以開卷意之所怡它無以易雖未能周覽徧觀然已得其概矣今必欲使之俛首以就簿書易轍而事戎馬世情日新往態如故一無所成而萬有所失矣逝將築室雲山之麓洗耳漳水之濱暮匡鼎之解頤希朱公之折角搜壁藏之餘蘊發高閣之異同考經緯之彌文講太平之遺蹟擻其菁華挹其芳潤然後芟諸史之繁蕪萃百家之散佚續千古之道術成一代之文章身雖隱矣言亦不朽語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則不肖之所能也不識足下以爲何如

劉泉字應占南昌人隆慶庚午江西解元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嘗以編

修補湖廣叅議時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撻以覬應占稍腹遠舟行自相答問曰能出以撻乎曰不能能驟進乎曰不能能默乎曰不能曰是三不能不歸何之及奉例外補也應占自計與用事者有年誼或有𦘕屋雅禮遇當異於衆及見于朝房立交一二語或坐之隅乃咄咄自悔曰癡男子乃以一官受人侮耶知厚者相率留之竟不能挽遂歸

劉浙字君東泰和人號匡南一曰約我又曰約堂隆慶丁卯科舉人故太僕逢愷之子甫上公車輒與同郡鄒汝海僉憲曾子健大理探討名理而私淑王文成於是大宗伯尹洞山中丞曾魯原觀察胡廬山司寇朱鑑塘諸公一代名流也皆折節下之君東故爲氣概諸貴人爭欲致之不可得李文定公嘗得其禮闈遺卷齗一晤曰吾一下第生而乃呈身相門哉江陵秉政聞君東名甚噪欲招之東閣滅影不往凡八上公車皆不第輒欲奉母終養母固止之比母卒煢煢骨立曰已矣二親見背縱獲上第何爲竟投牒不出有司致公車常費辭不受構終慕堂自

怡園亭榭花竹極幽人之致貯書萬卷金石篆籀寶墨名畫種種稱是客至把玩笑談流連竟日重觴累俎咄嗟而辦未嘗一以罍恥告也贈言累帙手編爲怡園雅集而自序之讀之令人有天際眞人想司空曾公贈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漢子虛蓋實錄也神宗皇帝始建東朝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友人或諷之君東曰吾眞者已弁髦矣假者何爲唾地而去直指桐城方公奇其風槪欲表其閭疏薦於朝復倩友人力辭之乃已及卒里中士友爲易名曰貞靖先生人無間然先是太僕公嘗祀瞽宗君東以孝廉終復獲從祀父子相繼俎豆宮牆亦一時盛美云

王百穀既棄太學生時閣臣請開局修正史趙文懿等數公咸推轂君君謝不應而直指欲以文待詔例薦君亦謝卻之自是益與世抹摋爲方外遊所居尊奉大士日展釋典行營葬地建廣長庵爲菟裘蓋沒而神明不亂云

朱同守光霽在西安日勤勞既倦累乞致仕撫按諸司惜其年勞再三

勉留公不告而去飄然長往意歸白下尋復還蒙化西安太守欲全其官遣吏遙送給由文憑公曰豈有旣吐而復啜之理時邸報以陪點僉憲公曰卽爲僉憲官味只此耳堅不赴時論高之

盛英字世傑海門人剛介倜儻不肯下人卒業太學有高士之志謁選授縣丞不欲爲斗粟折腰遂投劾歸扁其軒曰見一終日讀書彈琴疎放自娛人稱曰見一先生

畸人

前言 闕

往行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珍玩築別業于茜徑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文學四方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

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屈以官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思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靑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藁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楨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于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閩之長泰又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岩始祖泰和宋皇祐裏溪都巡檢復徙淑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結構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松敎授弟子遇人無夷險倿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

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嘆曰一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令人悲耳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着蘋度供賓祭以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暇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以永其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

楊維楨字□□會稽人父宏贈奉訓大夫知瑞安縣事維楨幼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鬻廄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懽曰此顧不多于良馬邪躬爲裝褫使之周覽晚年益曠達築園圃蓬臺于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詞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

蹁躚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婢彈合箏琵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詣寡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嘗自稱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岸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上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聞霅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見九龍山涉太湖西浙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爲鐵笛子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卽客不去臥吹笛

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有以遺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禮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閒心畫爲人役見卽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元鎭昆陽顧英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淸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襟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常自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拳拳服免褐之蹝蹝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顚噏翕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籟于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黎貞字彥晦號秋坡新會人同時五羊孫蕢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死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瀉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與廢興

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己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于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博而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常自贊其象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卽休孫蕡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祭之讀書者無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遼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胸次脫落此類也

倪瓚字元鎭無錫人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本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

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虚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肥遯丰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衒暴清而不汙將依隱焉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沈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

宋克字仲温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戲遊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瑋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上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將軍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遇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之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士事其

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已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有言生於軍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接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才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章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靡然妙處終不似也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與克頡頏人稱爲二宋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宋公濂于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

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于江濆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急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譁詭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同盧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爲驩共酌酒而別厥後葉守南昌沒于王事章中丞病死劉封伯爵受毒卒宋安置茂州獨方舟養高終于山林亦偶然之故哉方舟故簪纓家自幼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卽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沒之間與江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故人羅氏率五百口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煮藥死爲殯葬久且弗懈事平且送還其家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于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鏤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

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耳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皐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乃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而元季兵亂益韜晦閉門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之所在

陳亮者長樂人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搏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插爲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泛閩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問偈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爲詩冲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溪漁子金陵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

之山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之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
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卽
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
自雄其才志耳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
意徘徊歎息叩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㲉最善右
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㲉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
負高一世嬰兒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
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
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讙聲撼數十百家辨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
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矚指笑之以爲眞狂或
又疑其爲神仙人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
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遂攝市人役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
盡悔故所爲買書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

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徵仲好奇溪漁子卽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孝孺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鈍挫其心彼誠有以眞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李贊善希顔歸隱之日在夾谷孔子廟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顑頷時或陶以酒或貧以穰祈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之賜也榘矱莫周鄉井罔識其天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乃卒忍紆以死

唐學正桂芳性嗜酒旣致仕歸私謚晉淵明爲酒聖陶先生唐無功爲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陳兩先生圖祭享設酒漿

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以自放識之者以先生有折而逃之蓋佯狂云門人呂旭特著以傳於時

王冕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人或牽其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者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通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既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牛車駕母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駡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

館祕書卿泰不華家泰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人冕曰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占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朗誦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客至不爲賓主禮淸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來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失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我高皇帝取婺州時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叅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宋公濂曰予受

學城南時見孟暴言越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
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問之卽暴也
暴眞怪民哉馬不惡駕不足以見其奇才暴亦類是矣
文皇帝靖內難姚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還吳中少師與王仲光
先生善首往謁之府衞將吏咸將從焉先生閉門不納少師悟曰仲光
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先生門門啓復闔之接膝而談良
久諸從者伏以聽或聞少師有悔辭者先生忽茗甌墮地下而仆口目
俱敧少師乃退少師歸感明良相遭欲起先生夾輔文廟及至見其病
風不可乃止
太宗一日令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
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徑入夢耳上命
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爲工部辦事吏子欽
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去至外買吏巾絛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

見而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尙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也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狷介不取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敝屋三間靑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淸坐而已其學自經史之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臥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乃信手舉示不事翻檢文章古簡亦不苟作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舉人歷官柳州通判計偕日嘗受知於大學士丘濬濬嘗饋以豚項悅詣謝濬曰豚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豚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

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

王古直名佐字仁甫亦號鐵老居台之黃巖少爲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倸諸官官幷捕倸者詢其孥甚急古直忍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因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恆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炮燈古直買置謝館日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値掾吏至曰遽敗吾興羣掾欲毆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過諸途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

曰我來爲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笑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宮道士請主師塾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爲彼行耶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矻矻不肯爲人屈類然意曠率直內不爲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李西涯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値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吳綸字大本宜興人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値好風日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意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終日相佯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絕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

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林之流耶創別墅二于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掇之必精藏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鬲灰承炭檛火筴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味香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爲人治療亦多奇效邑有蜀山蘇文忠公居焉君與沈司空韋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故太僕少卿李貞曰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

董湮字復宗號蘿石定海人家徒四壁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關中鄭善夫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攜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必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吳越好事家往往懸榻候之因紀爲五館記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習繪事以心爲師無所繩模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雅樹崖與岸與俗寡諧日丐繪者戶屨幾滿非其人輒不應即素與之狎一言稍忤投硯去成化間成國公朱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平江伯陳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憲廟嘗召至闕下授錦衣衛鎭撫待詔日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皁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乃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屛障間左右皆動色上嘆曰眞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丐繪者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怒數短之居無何放之歸

郭詡字仁弘泰和人少習舉子業及壯棄去而極其能於畫南窺九疑踐衡岳轉泝建康東入吳越折而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墟觀禮容於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意乎手摸卽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其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實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北

海杜董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願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詡心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蹬蹍狂趯叫奡跳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待蕭敬異其能啗以錦衣衛世官詡言平生不任世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藻無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諸所與游皆其父兄行與天下有名之士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解相里居引爲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取天下名畫士郡中推舉擇詡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無錫邵尚書豐城楊尚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尚書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慎於交諾聞詡多蘊藉不買藝先後慕覯其狀貌各誡門下苟清狂至無問昕夕與晉門既而謁入懽甚起迎之門延入坐數擊鮮貰旨酒飲之詡性難酒然驩其人每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畫然不計酬值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不報訊書語在交游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詡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旁綴以續

紕繫靛青條垂兩綬如緌冠青絹冠冠左右有襻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韈足覆宮首絲履杖班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質金錢豐生產怒麾去問爲蹋踘鬬奕走馬豢猿放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常召與語公見其羯羠寡慮易發怒欲去正德五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餘種矣吾不可以與之俱墊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己卯反大有端矣詡度其反必刦己居嘗默然不得志念右貴惟王都御史知權足解脫己王都御史名守仁餘姚人也以學爲世儒宗王時假節提軍汀贛乃欲往依之懸畫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門道達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介者乃候虛無人雇篛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及其黨言得郭詡勝得一敵國然又兄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幣書約紿以好語入見有如此逗梗鏇殺之其人蹤至武昌

搜及細微不得遂返時論公適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極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淸狂斯人邪庚辰公返鄕里髮皤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口以先知退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衢

顧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鄕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方種竹禾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淸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有字克成者居之克成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碗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荊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閒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恆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淸美則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窗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

密之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有四年而卒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玉立美髯風神俊邁浪蹟江湖手槪軒逸十三讀老氏書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家去入太白山中因以太白山人爲別號旣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人士迤邐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雋腴爲詩先氣格自刮劘胃腎之功與名流相倡馳其聲於四方然不過假於詩而已洞究典章可以致用凡履迪悉不苟動中矩度衆稱隱君子云嘗隱居武林之西湖費文憲罷相東歸騶從過訪值其晝寢太初臥不起久之文憲坐益恭太初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訝曰山有何好處太白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慚而去

飛卿袁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祕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餅金懸

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于是萬事可捐唯積書藝菊不能忘情或時饍爨不繼回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況其大者乎

徐霖字子仁華亭人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政至周伯温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子仁出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尙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眞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幣走其門求書者恆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

共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
李北海風仁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
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忻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
章聞譽益起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山陰司馬公亟每試必稱曰奇才奇
才然任放不諧俗耳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王公大人迎致
賓禮屛障得其揮洒重於金玉武宗皇帝南還近侍上其詞翰詔見行
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之品服及雜器命扈從還京許授美官會武帝崩
竟復還不可謂非命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
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况花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
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僮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
暢如也所著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濟祖父居新塲里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
澤時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愼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
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宿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

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屨舃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最重之至爲館穀內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卽之吳邀走燕趙卽走燕趙朝諾夕發無蔕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愼言齰脣所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惡語入耳必曲爲解分不作呫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性嗜酒不得若飢渴凡諸故宵宴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婆婆颯沓極盡姸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躡陳節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留一豆一觴自爲答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貸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賛顧君德代爲子母以給故橐中嘗滿三百錢値當意者卽解橐中錢市醪膳接殷勤或悉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避兵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泰一人厚善遂通其空理乃不欲歸故諸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設一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況率皆授

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櫛巾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人然于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率未嘗廢也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爲都城鉅族其日涉園之勝甲于闤闠內有成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登懷閣印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銘鉤心鬬角朱簾翠幕設以三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覯太史石亭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羅市前王臺謝館地相連朱雀門前朱雀桁鳳皇山帶鳳皇泉建業繁華古稱絕十二宮城開綺陌棨戟高門卿相家山池曲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顧虎頭花竹逕深如樂宛窗楹池達似滄洲東晉香爐金籀字南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畫鄴侯書平泉樹名鳥波几逍遙日涉自成趣檥館烟庭非一處古來不數辟疆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肩輿步屧花間入隱居坐久不知山色暝仰看松月夜窗虛觀此詩亦可概見矣清甫素性高雅自幼無紈綺之習厭與俗人接對入躭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

懷琳落筆無煙火氣浸後人競以重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信名世貴
精不貴多也中年皈依釋教日究內典更號寶幢居士恆與名德老宿
相依杜門掃軌治淨室甚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
散步城南諸寺及棲霞牛首惟飯僧齋會而已城市幾無清甫之跡矣
馬昺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鄰夜火家具一不取惟頂巾躡履執大
袍凝立通衢居中平行遇深峻必舍舟車而從回曲淹滯而不厭在舟
展佛經香供跏趺咀誦振響人夾隄佇看不顧或稱以癡擊掌大笑遇
鄙客錢虜則以苛禮律之讀書專博鈔積甚富受妻家膏田悉以與人
有白菴集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驪體
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
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
新蔡曾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
鳳立薦之得隸名末幾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

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幸奬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葢詩讖也後作多怨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逮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體烏有矣譬諸枯枝於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杜生者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借草廬而居廬前有隱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密植菜蓏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

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卽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旣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乃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己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鄰貧者敎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卽與鄉鄰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攜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鄰翁遺抄本無題款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頋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有過客見卽索之去矣問今尙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宦否曰村樸兒何能宦然性質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歡愛然未嘗見姞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

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愛敬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飢倦爲菜羹餕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皆攜酒飲生生輒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閑曠言論精簡巍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鄭曉曰余讀後漢書每極慕申屠蟠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媿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史鑑字明古吳縣人自號西村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喜交游持信義患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獻何繇而行耶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各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目

爲雅集以觴咏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牀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卽宿僧舍一日忽冒暑過吳公家飮水數碗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

郎瑛字仁寶仁和人號草橋嘗爲文學弟子家故饒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寖以益富所資日以貧瑛無所顧獨敝大屋樹高庋列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獵華刺抉眇細摘瑕指纇辨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

童山人珮字子鳴龍游人太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聞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爲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騭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慨重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顧子鳴面峻削骨

立縣見人語訥訥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織嗇周身之外贏不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爲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惟恐語及也子鳴既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邦憲嘗一識於逆旅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丘山塢山人不識太守鹵薄皆擁門矙覰尉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抔蕨菜羹脫粟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或莫測何謂子鳴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爲太守重客禮之子鳴逡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俸爲子鳴壽難發言而子鳴嘗自謂日久甘田中食不憂餒也臺使者以太守故請子鳴不得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覆綯[illegible]從客所呼寒者卽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忍口腹得少羨輒行義施族指衆而育三男一女子鳴捐羨粟以給舉子者又以貧不能延推子師則又歲割租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供養蓋貧士蹙額所不忍餓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嶺歸而初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不可覺而自疑久之病寖劇卒

年五十四

黃姬水字淳甫長洲人父曰省曾以文學著聞□□□□□舉人不就試姬水嘗慕遠游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輿言詠嘆郡有開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淸曠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颾颾響若空山先生擕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五岳者乎毋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苟趣會其韶秀而鉅麗者恍然閉在目矣方岳部使聞先生名干旄接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復辱長者或強爲贈遺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筐篋書而去遍履支硎諸山不可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緋也得毋貴人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迺捨近矚而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饒我以濟勝之具不弢泰我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有子顧欲奪其所有而強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誰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諜諜

矣客又曰尚同固非眞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其我倫芒敗相混政我之玄同也奚其異嘉靖中葉島夷作釁先生因攜妻子僑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靑蓮笑曰此不減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召游家園則笑謝曰觀足矣惡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卽最能詩者爭下先生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愈益喜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指贏則召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委宛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慮罄耶胡不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惟耳誰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岳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麗矚然後神疲力絀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淸冷素侶爲開一經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辭寄婉逸每衣儉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

自遠不必山水自後人始知重陸山人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初爲邑諸生胡少保安憲總督浙江聘爲記室父總籍貴州龍里衛戍鄉薦渭性通脫嘗與羣少年晚飮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濠罵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皆無敢仰視者而渭則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實矯節自好無所固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波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人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于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賴禪又去扣于禪久之人稱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于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不得兩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熟粟者

十年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己深以爲安其等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己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人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之交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銘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從遊金陵北客于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之元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謹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人言曰吾殺人當殺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一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啖之久偶厭不食實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兆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

所嬖私婁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飢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華莞破敝不能再易至籍藁寢年七十三而卒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方諸朱氏云

吳孺子少君蘭谿人名號屢易大父明鄉薦父一源以歲貢皆有文名而不及仕家故貧父課以舉子業而不悅也課以詩而悅尤悅杜少陵詩比父喪妻子連喪而無家矣乃担簦履蹻從人間問饗餐而性介傲物甚耻受人炎涼間亦自悔至嚙指忍之而不可得而交游盡元美兄弟趙汝師等名流未嘗不披心深相善也尤好山水曾遊天台雁蕩月餘絕食至啖蘆菔以飽爲詩任本眞韻短意長不稱意又喜畫鷄鶩蘆藻等幽峭閒適懶甚不能數也晚而好道又好佛但浮慕而不能尋入虛無眞際識者病之偶與虞部章公覲少宰孫以德友善而孫更嚴重之故依至二年而以疾卧一故廬逝去年八十有二以族人之子爲子

云督學使錫山鄒迪光爲志銘大略曰山人習懶而好游好游而忤物使酒而不善酒恆棄妻子而重哭一破瓢卽山人一身已相齟齬而欲世之不齟齬我得乎然而山人囂囂嗤嗤不自謂也食息人間而去人間遠矣

鵝池生者姓宋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晚徙居江陵之天鵝池故名其先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母亡貲家益貧然性嗜酒不能長得酒則時時發憤讀書好稱說古今義俠事又能挽彊馳騎間爲小詩輒自喜又稍稍通給事里中盡目爲狂亡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遂委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至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餼之塾舍二年生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謝榛以詩遊公卿聲籍甚生間得其詩唾之曰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諛貴人丐活耶居京師月餘無所遇又去之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眼騣

髮白亡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海渡楊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涉吳會放錢塘天竺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窮關陝澤潞詣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生曰僧毋窘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繪則日擔粟詣寺以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山樓樓依山且陡樵蘇所不至山鬼夜出侮人坐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爲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爲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爲其長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卽予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與之書逆旅始恨知生之晚而賈更製鮮好衣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已由棧道入西川遊峨眉山遡三巴下荆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黃陂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黨中丞者得其所題酒市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涉襄過京山中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囊中

書曝之衢唐氏異生所爲要予之飲食歡相道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生二童子卽生所呼爲丹沙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有終焉之志始生數年前嘗居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詩召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語數年復來生老矣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嘉定徐學謨爲荆州守聞生高自往物色之始匿不欲見守至再乃見明日生戴紫籜冠衣厚繒初報謁据守上座往來廨中而守之僚吏奉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一往守爲生授室城中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及之生恚曰守胡紿我也比臨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守守令人穴其垣入見生方科跣席一蓐偃僵壁下守笑曰若欲爲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後數年守坐廢家居生在江陵欲從之遊而貧不能促裝齎乃詭爲羽裝手指一鉢裹敗

衲而行乞于途自江陵繭步數千里來嘉定人以爲守客遠來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持河豚酒者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某者亦以守客故遣人遺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而東遊海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守欲買田舍生于海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乃不復彊也居三月別歸江陵生歸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審處之生頷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吏議廢比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亡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又爲人倨衆將甘心焉始守所受生室故宗人產貨之值四十金守以生羈旅恐后或攘之爲密置數語於契尾鈐識而歸生至是宗人乘遼王之隙誣王奪而予生訟之官官覆契尾鈐驗曰乃以室還給生生久在遼王所絕不干用事者比遼王常召生遊則聲妓滿前他客或故爲調笑以悅遼王生第端坐竟日夜卽飲至大醉目不流眄遼王益敬憚生每見生輒爲斂容生之不及于難以此自遼王廢生不樂居江陵乃轉鬻其室以分溉宋鯨而自擕少貲

逍遙七澤間最後遊石首石首士人喜生來與之結社爲詩少年張氏某者豪有力而佯以詩爲名高生不許可少年銜之亡所洩會他處召客少年故與生爭席仗奴箠擊之幾死尋賂縣官賈某械而出諸境石首士人避少年亡賴而又懾慴令威莫敢開言比出境而陰生行賄疎其械縱之逸生又還江陵遍謝其故所往來之人而斥一童子使去乃自童髮爲頭陀不知其所之

陸治字平叔長沙人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藝名花凡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卽迎致花所割蜜脾劖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門剝啄如不聞矣

孫宜字仲可嘉靖戊子湖廣舉人父繼芳提學副使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嘆曰與吾熙熙攘攘逐世俗功名孰與卽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着遁言十七篇遁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

已乃搆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兄遊覽甚讙也時復招故人門人遇山翁方士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歡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卽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葢十餘年益暮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

王山人松陵人初名光胤字叔承既以字行更字承父已復字子幼更名靈嶽號崑崙山人山人豪于詩善酒而好游然獨以志節重少孤從伯兄受博士業弗好古文詞以貧贅婦家有所不快則攜婦別居奉其母而身與所善商生陸生西游踰江淮泝河遵太行王屋止鄴鄴中王稱好客客或言山人山人睨視王髿頤沉沉客見必擎跽蒲伏弗屑也去之齊魯並海抵燕縱觀闕下客淮南李少師召麓所使草應制祝釐詞謝弗得而日探西苑中奇祕為漢官雜曲數十首據梧而吟中消或飲之酒輒淋漓大醉或諷使少戢不可遂解去而遘吳于范伯禎海陵顧益卿梁溪陳負父胡原荊于公車為石交數問荊卿漸離故所擊筑

和歌處歷覽京西諸山益任放爲俠衆相指目爲狂生山人自謂非狂已憬然悟歸其家省母奉終事而原荊適罷侍御歸相與擊楫大江登金焦轉入荊溪汎大湖徘徊武陵湖山間其詩有吳越游已赴益鄉于閩涉延津七召禱九鯉湖訪武夷君窮其勝有荔子編還而過貞父臨洞庭窺衡湘九疑捫太和山絕頂有瀟湘編伯禎官司成邀之金陵益卿徙括倉邀之天台鴈宕而山人病甚幾不起尋以母氏戒節飲簡出爲家山之遊常乘扁舟字曰青蓮舸吟嘯其中出不爲向返不爲日聞奇花珍果佳泉石所在必赴赴必累旬月往來不離吳越間其詩有後吳越遊又數年益卿開督府念舊固要山人乃取道泰山觀日出造孔林飲太白酒樓暫憩都門尋並塞躡五台禮文殊道場乃歸有嶽色編是時山人年及耆足跡半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往往擁篲敝席延爲上客而山人性簡亢不能婞婀下人意所不可即貴勢面折無所避所善故人資之遊纔給而止即貧困未嘗干以私干旄使者以見山人不能致或迫見之亦不答徐善長令松陵武昌吳明卿過之謂曰邑

中有高士寧識之乎善長遂折節交山人恨相見晚而山人亦不以屑意其高潔如此性好飲飲可一石而醉譃歡笑常傾其坐客或虛謂山人君貌類胡僧多笑昔有布袋和尚君似之矣山人欣然曰是善我劇作長歌以解嘲鄰翁田叟一菜一鮭相過從不厭是謂易親逆旅傾蓋談嚶飲而罷不通姓字是謂廣達而至于生平北曲謹識新聲雜擁柔曼竟酒無所狎昵其于內行甚備事母孝事伯兄謹常周其乏其他赴義慷慨惟恐不逮同游商生死鄰所與客淮南者李生死都下其營葬皆出山人而原荊死時家不具饘粥山人大慟爲經紀其喪規致賻贈仍授業其二子人以比之原巨先云其爲詩觸景匠心抒所自得不喜爲剽剝酬應語而欲行者篇尤爲詞家所膾炙語在王元美兄弟詩敘中晚歲稱呂巖眞人及龐蘊居士頗嚮意仙佛屏去一切嗜好作蛻乘以示諸子自號夢虛道人謂尊元神者不必朋儔蘊丘壑者不必山水融性情者不必酒醴會精華充理道者不必聲譽噫山人蓋深于道者詎獨詩豪已哉申文定公嘗爲山人傳曰山人才高而氣雄行修而節

立赴義若嗜遠勢若浼蟬蛻鹿壒而時自放于詩酒泉石之間沈宴爲嵇阮汗漫爲禽向狂不爲戇俠不爲恣仙不近詭誕禪不入枯寂其末也并以詩爲章而欲逃之所謂逸人奇士非耶

鄭天佑字君作□□人號顛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貴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未盡而値也給如之至其孫貴乃召而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値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詞以自况其志或勸之仕乃悄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毛龍騣鳳臆終日不釋轡卒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騾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內編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陶文僖　朱以功 三則

王文肅

往行

陳孟玉

救解

前言

陳白沙　胡汝霖　申文定

徐顯卿

往行

薛祥　劉誠意　吳履

夏原吉　楊士奇　陳循

葉盛　韓定　尹直

吳文定　霍韜　杜謙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任誕

前言

王公廷陳與友人書曰僕林居無營自惟大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維紓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惓則偃臥臥不爲夢魘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卻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顧公璘琉薦之而當事者復流言中公公復與友人書曰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飾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

刺之術聞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鐘鼓駭悼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
詛詈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臥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
之會往往迷節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畢如
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漸衰心知日塞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
見屬則顰蹙竟日百不一應又覩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
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是淩故悉置不爲也俗好通問而
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此非索價爲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
之刺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益恭如
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修
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持其素者新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
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強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讒
口之資庶幾得此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莓家
人粗爲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刻在躬則首
足疾若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

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強極力効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貰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而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鵾梟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鎩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兎蹇驢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乘柔質所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

康海與彭濟物書曰僕自庚午蒙詬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于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縶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日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還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于今而

狂放易言略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夙志當就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爲僕言是是故謾論訕說略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子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眞有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逐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狷介之業生平激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歎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邕之操而跡側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于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邱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壯懷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于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虓巇崄之卒不敢加于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

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于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閒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蓋已被髮嘯歌至于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覲近臣者以其所爲主于使此職者苟爲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于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駡不已今諸公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閤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放畏出箴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僕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來從卽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

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
身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
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每于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
世俗科舉徇外遘此兇慝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
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于婦人女子之口尚
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
之別分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喩是以所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
而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之曰
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
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人君子自謂己如此自謂而人以
彼謂己蓋所謂嘑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
特出于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
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
之實慨然憐我矣

往行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狹少爭好慕之多賫金幣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童奴作業又捐業蓄古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計無所出酒窘以所蓄易置得初直十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箧何益後拜廣東興甯令歸所請受業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誶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桑悅字民懌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爲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

此小兒號嗄何足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圮悅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剌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剌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乃延之校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年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邱濬爲尙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文令觀紿曰某先輩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之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旣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霄旦雨淫傳舍圮守妻子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事不果三

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于悅素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官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作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悅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請少休悅除襪而爬足垢御史不能內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崔銑字子鍾好劇飲嘗在五鼓蹈月長安街席坐地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過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顧趨至輿旁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住顧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崔每一舉百餘觥不醉醉輒呼

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邊貢字廷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爲怪關中許崇魯何揀西蜀揭名無夕不縱倡漸以成俗有規楊用修者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南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監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抑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對山康太史海才氣豪關中旣不得志於仕恣情詩酒頗有東山之興手彈琵琶自度曲賓筵雜沓放浪形骸公蓋以此自耗其雄心不復較勝負于人間世矣

康德涵六十邀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旣會畢了無一錢第持牋命詩送王邸處置

楊用修自滇中戍漸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陸𣈶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鋃鐺鎖來用修不得已至滇而𣈶已墨敗而用修遂不

能歸病寓禪寺以沒用修居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償伎女購歸潢成卷楊後亦知之顧以爲快在瀘州嘗酬胡粉傅面作奴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奉觴游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火裹赭衣何所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耗磨之耳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爲文法吏時䄵韋附注兩鞬騎而馳于郊諸徼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爲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爲壽常飲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娼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詢之傲然曰故賤時數過從胡姬飲今不欲自居于薄又過之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詈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恆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艷麗稱其爲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取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絕塵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刀出于腹潰腸死年僅

三十四平陽守王溱其故人爲收葬之

王廷陳字穉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訓父母扶撲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穉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官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有以藩司他道來告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候我以師故卽分守君命也穉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旣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穉欽笞之十穉欽大罵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一府中愶伏亡敢留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于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于是監司相戒莫敢過裕州而恨穉欽益甚爲文致逮獄削秩歸居

家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請見稚欽多蓬頭垢足因服應之間衣紅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

楊循吉字君謙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開卷至得意因起踔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即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耶即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出敝冠羸輿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為上所幸上一日問誰為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為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為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韐式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為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為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于賢乃以

他語恕上放歸歸益不自憚諸後進少年非薄之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嘗作水仙子詞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洒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用繁華紙糊窗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後居三吳榜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墨發言無所遜恕老迂飲酒不輒樂恕老狂

安分

前言

王褘曰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鉄崖亦嘗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卻巧文井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憚適冷風颯然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欲薦吾席淅淅步搖豔豔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或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達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戇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

王子竦眉斂踵覰覷戀戀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祇業專攻末塗嚀喒龎言滋豐技夸鬼蜮計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扞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新崇路欺握雉祝天袪蟲陽縱陰戢內傾外融憎陋忻婞人心攸同聾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繇是而貴曲逆繇是而封子不聞與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涴薇露戲焚玉甤錦心綉腹侮書嫚詩啓哆成公轉趾微庇予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如諸侯見搆豪族爭儲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爲今汝起滅提追倚天拔地斷蛟剸犀藻葩綴縟降陟驅馳氣劘屈子目短相謙吃赭顏沉吟交頤窮鄉僻地運目以奇我今告子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弈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麟麒踽躅各有攸得奚惻奚恧良玉渾然焉事刻琢馬安善宦倪寬樸學寧爲拙傷毋爲巧詠

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擎足旋神辱志沮我嘆其人汨此靈府命栖險竿躬皇游弩蒿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寘摳弗察芳猷方枘員鑿事恆弗投毀方瓦合憒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讎么麽之技自務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甘澹尪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非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志固備矣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黽脫箭顧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王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砉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繫星麗天萬里一碧

薛文清公復太守李大亨書曰君子於名位大小閑劇皆不在己惟隨其所居爲所當爲處之以義而不拂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所不屑爲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

義顧拘乎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于文書訴訟逢迎候伺問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爲東南之大府頣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尙爾云云者豈其中眞有不自得者耶抑姑設此謙虛之言以自詆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弘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爲所當爲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怪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然勿與之尙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

吳草廬自應召還書於驛舟書中有曰官辦驛舟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慍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如是奚以慍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慍者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已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

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値移其胸中爲喜慍何也

李公東陽與蔣宗誼曰今之進士文章材識如宗誼者不可遽得曾不得置諸臺諫院署之間而屈在郡誠非所宜然雖不臺諫署院而文章材識固無恙也且所謂材與識者非以爲用乎今宗誼治劇郡理刑獄日與百姓相答問搜其幽隱而明其是非使姦惡蒙割乂善良得扶植以弼天子教化彰國家之典謨其用不爲細卽宗誼居臺諫院署或無所裨益飽食安睡苟爲身家榮此正僕所自恥辱於宗誼乎何有若逢迎承事則于職位亦有當然人情世態小小憑藉有所陵鑠無足多怪然此特杭州推官從事耳非眞有損益於宗誼可摘數也卑官顯秩更迭爲之宗誼必以爲辱如暮宿傳舍惡其湫陋不待旦而之他不已惑乎卽宗誼以爲辱不肯爲他材識如宗誼者又以爲辱不肯爲其爲之者乃盡猥瑣不自振立之人何以爲理古之人不合則去未聞以資秩之卑下爲辱也若不力遣使遠去胸臆朝牽夕絆愈久愈勞堂堂丈夫

乃爲一官所困豈宗誼所宜有也宗誼或謂平生爲文章欲窮探博取成一家言而暫處紛擾非其所好是固有緩急之序矣予嘗謂施一事勝著千言況宗誼年事富且甚強力專居顯施當有以自待及其功成志倦然後歸老山林之下盡取其平生所得者大發而宏施之以名天下後世豈爲晚哉宗誼姑少安不患無以自見投劾之計非僕之所敢與聞也

李西涯奕說曰吾嘗觀於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刦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偪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郤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蜩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赬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逸以逸而反自勞則不若縮乎而旁觀者之爲逸也勞與逸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斂奩則其所謂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悵快鬱結愈不可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之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用是知不工于奕

者乃得奕之樂爲深人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奕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奕觀世鮮有不合者也

湯公沐曰逆取順取命中則有這些財緊走慢走前程更有許多路

八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二遇淺一遇寇吾自分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言笑飲食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陵兢戰慄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

畏畏慕交於中比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陣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

公餘日錄曰正德丙子繇江南赴浙江晚泊驛亭見壁間大書云南船順水還順風高帆疾過如飛鴻北船逆風還逆水百丈牽江纔數里南船麾手謝北船不必斷腸南風前自緣行也有南北未必天心偏順逆明朝南風換北風北船卻與南船同味其味有安土樂天之語第不知作於何時何人也舊嘗聞有莫道南風常向北北風也有向南時之句豈亦本此意也與

何孟春曰天下事小者易爲而大者常力之所不及人有談笑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媿嘗占於人之職任大任于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于其身之能舉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大言是爲審己量力不覬覦大職是爲安分世之人使盡如是行掩其言德浮其職天下其有不治乎

昔我孔子始任同會計主牛羊不以爲卑孟軻氏謂孔子爲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任蓋將以敎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吏乘田之任則人往往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畎畝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陸公平泉曰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粉甚白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尙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陸公平泉曰人之有生也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旣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擾內則苦其心以窗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騖而不止藏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劉仕義曰邵康節詩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卻是出人
間世之人不量己而動者誦此可以省矣

劉仕義曰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窮用世頗殷乃窮於遇待人頗恕乃
窮於交反身頗嚴乃窮於行噫嘻胡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有三拙
謔戲無能是爲口拙博奕無能是爲手拙機變無能是爲心拙噫嘻胡
爲乎然哉又嘗自憶一身備有三懶跋涉良健顧懶於出誦讀良勤顧
懶於言探索良深顧懶於文噫嘻胡爲乎然哉雖然太史公曰虞卿非
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是窮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
自勵矣周濂溪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
凶拙者吉是拙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信矣蘇東坡曰達似
放靜似懶是懶未嘗無益於人也吾當以是而自考矣

劉仕義曰耕牛乃無宿食倉鼠而有餘粮燕寢于梁初無周身之防而
人爲之綢繆牖戶雀四顧而避人乃懸命于黏竿之上物理如此人情
可知矣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薛文清公謂此

言宜念誠所宜念也

袁了凡曰世間一切事惟心所造一毫機械藏于胸中則心術壞矣靜觀世人凡舞機御物者其後必不昌往往得奇禍上天之所惡者莫甚于此此灌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寧處于拙也

晉陽之人商于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爲利也先至十之次者倍之子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又引于南適黃河之冰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還諸故途子詭氏紿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于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三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爲兵車而頓其貨于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餱而食戴星而行盜掎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日行追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箠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僕輿必堅輪轂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牧相其銜橛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入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直倍蓰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爲

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然拙固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騖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獨不聞乎工以速成而窳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長洲王絙應弘治己酉應天鄉試有驚舉於蘇者久未得故售最廉諸生奚純聞之約絙共圖絙是夕夢純中名次中後其父死妻死妻之父死俄而純亦死覺祕而不言但辭以家貧莫辦純怒詈其薄福坐失機會已而純中名次皆符而四死又皆符命之不可倖也如此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有少容陳泰巖談其爲人甚可法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議論眞實做自家事宜其壽也因憶全山對徐存齋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然則全山德壽其亦有由致與

漳浦唐文燦以試中書舍人中制科當家食時嘗移宅左土地祠于右偏一日齋頭獨坐忽皎髮老者柱杖闖入呼唐號語之曰鑑江吾向未

知爾前程事今乃知之爾官不過某省僉事而漫移我數十年故居耶唐方錯愕顧盼間遂失所在既登第以員外出爲雲南僉事或笑謂頗憶土地老子之言乎或曰此非神其告當無害任三年爲巡按所糾謫推官復由部郎轉西僉事入境欲辭歸適總制吳南洲以同里閈固要之履任今歲大察坐臺省交劾除名唐官竟止僉事神報之矣

永康周實夫名文光爲舉人時與予南雄會友也嘗語余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預數定焉吾家住縣中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二鄉間士友來訪予乃戴小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婢子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乃笑覆吾首推門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評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必責肉炊飯不意此友之兄繫獄患病屬其弟邀吾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

繹催請甚急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就口而此友立促�趄間

諸生有粥在缶乃笑而請曰此友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各啜兩盂而去實夫之言如此嗚呼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況其他乎今人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嘉靖戊子孟秋予初學筮法楪之得未濟之九四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至辛卯應天鄉試予果中式蓋有賞于三年也其應如此辛丑赴試南宮放榜前一日宿友人唐新洲寓新洲命筮之得大畜之卦辭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明日果中榜初授戶部山東司郎中此食祿于朝不家食也繼而改南部驗封猶京官也久之轉江西布政使司左議參此非涉大川乎然則一筮之間而一生功名昭然如指諸掌矣其應如此時新洲微醺命予代筮得坎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以微醺故曰二用後官某科給事中言路也故曰納約自牖其應如此甲辰予欲改南曹筮之不許予復筮得巽之九五

曰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註云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果以丁未轉文選郎中癸丑遷江西參議其應又如此由是觀之人生陶于陰陽鑄于造化事有定數理可前知雖官之崇卑地之內外時之先後皆不爽毫髮如此其誰能易之也世之人方且憧憧于取舍好惡之間營營于利害得失之際徒役心神于理竟何益耶故君子之學惟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顧公九思嘗言居官者巧不如拙速不如遲進不如退自稱三如道人

某級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一五品大夫倩汝作藍衫可往也匠明日卻諸召者待于家少選楊怙號丹泉者方入泮召作衫匠往即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才華殊不以夢爲意選爲某州知州入爲工副郎陞僉憲薦剡且疊上不日少參垂手得矣偶忤一貴公貴公入任吏部謫知州仍入爲刑部至正郎竟卒終身不脫五品官祿俱前定神特以其顛倒不脫五品示靈異耳人亦何必以升沉置胸中也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而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

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戴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凡十年而辭訓所得果千緡嗚呼館俸一細故耳且前定有數況富貴利達所係尤大于此者乎

朱以功曰范純仁忤章惇坐貶戒子弟安命無得怨惇及舟壞衣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所爲此一語足破除無限怨尤人能廣此識量豈不心逸日休無入而不自得也

又曰物之成敗有時皆所定之數使然非人之所能與也鬼神體物不遺每於成敗間窺之若韓魏公碎玉盞而不罪吏一事亦可謂能與鬼神合吉凶者矣若明知其誤失而又有誅求之意便是與鬼神相反尤人所以尤鬼神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每與造化相忤而不自覺矣

又曰人生榮枯得喪猶之花落花開開者亦有落時落者亦有開時何咨嗟羨慕之爲

又曰人不可懷過分之望不可出過分之言不可爲過分之事人或過分天必戮之

又曰開有二人同登山者一人行常在後卒先至而不勞一人行常在前卒後至而勞瘦因問曰汝何能爾耶曰我無項上心故爾此語深可繹思

張時徹曰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皆漁也戴星而出施罛設罶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槳謳歌而歸暴網罟于籬間舉酒相屬嬉嬉如也一日里之人有漁于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得魚以千石算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日中所得宵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遂當中人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乃治什器載糗粮渡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洪濤蔽日白浪舂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漢方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奈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厲舟駛若飛驚波怒珠蕩胸而觸檣江漁益悸怖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挐鉤取魚若儲之須臾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怨海漁曰我若非人若奈何以人命戲乎頃之不靖則相與葬于黿鼉之腹矣歸而戒其妻子曰卽貧必無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

而漁於海不已舟行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族益蕃

張公時徹曰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鶩奔水上營營也不問水腐泥沙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浚矣跂行啄之弗息也其名曰謾晝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若蟄繫者然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晝不加飽而信天緣不加飢謾晝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以是營營者爲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晝之類也安分以養其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之將孰爲得失哉

王世貞曰每嘆嵇山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爲不堪況其身乎與陶微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心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不得足此非牽障語第乘詎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欲石季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爲爾潘安仁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

何修短非所愍符朗冥心乘機暢未覺有終始元縝之何以明其郎將解七尺身皆能驅使人雅以豁至怖便未眞得猶足過人若乃息夫絕命于玄雲蔚宗推醜于一丘可謂利口則吾誰欺

戒庵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正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敎微醉後好花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又曰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塲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爲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爲寬胃方

徐文貞公曰凡人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所以說富貴在天又說行止非人所能爲吾輩今日只該在自家身上着力其餘都只聽其自至不可妄求求得時且無論失己不失己其實原是命裏合有非別有轉移造化之術求不得時卻徒爲失己也

翟海槎自嘆曰人生七十古稀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恰似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積金皆過斗是閑幾人買斷鬼門關不見歌舞送樽

酒徒廢鉛汞燒金丹白日飛昇無此理畢竟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後功名紙半張古稱彭祖壽最多八百歲後還如何勸君有酒舞且歌窮通壽夭皆由他

張居正曰宦海茫茫萍踪遇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乎順平心率物而已其于世有合與否命也

馮公琦曰善必降祥仁必有後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患如作善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後則天道不可信天且難信雖患何爲

于愼行曰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逃禍之所來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卽無害若不求福卽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則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于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于求福者也禍福利害之際惟無心爲可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夭可使壽貧可使富賤

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夭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爲人卜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生勤而嗇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爲君子則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郭子玄註莊子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主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只是識得寄字識者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去來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往見一人落魄無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嘆若病又見一人自幼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羣小博一日無博徒輒百方致之二者人知笑之而不知此特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于權位也達官之銳情乎

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其爲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有異乎酗夫之于麯蘖博徒之于賭賽乎予中年來似于寄之去來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與郭言先後稍異卽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他人榮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于我若無干涉先生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起又如日用飲食懽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坐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卽到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于入頭有先後耳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貴也乃樹稗焉旣而天久不雨稻皆槁死而稗則大穫惰農號于衆曰曷不爲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遨者父兄惡而逐之旣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爲兵得厚餉而官府之徵斂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

難違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爲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爲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所無用之乃徙而爲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攫之無何法坐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賈積販航海舟破于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友于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于靈丘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則重其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子好學其一子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于貧羨施之所有也從而請趨進入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者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而攝乎

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汪道昆曰天官簿上計吏罷二千石以上若干人二三大夫坐縣進見大夫有民譽人以爲菑余曰大夫何菑縣進菑也不觀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殖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朝樹而暮拱焉此不祥木也人有斗酒一舉而釂其能仕者幾何藉第令徐徐不終日而盡矣已則不任人則以爲不祥惡用驟也大夫春秋盛矣且方以才得民使其待日至而與量己而後進高伍將焉避之彼顧皇皇於日暮之間而趣世以幸其捷是自爲菑也乃今簿責所急者非墨耶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大墨起矣今之以墨見察者竊鉤者也大夫之多譽謂其無竊鉤耳務進而不軌于正是竊國之類也在王者無赦又何菑焉或謂世以拘格論士

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耶驟可也惡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恭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季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非法矣今之慫步伐者不爲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爲陵之師耶抑三代之師耶

往行闕

安命

前言

王達曰蝸涎不滿殼卽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足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皦皦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皦皦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矣

古穰先生曰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參議而不以爲美謂此官

何足爲榮予謂來學誤矣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來學聞之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

薛文清公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又曰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又曰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諸己者無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于天卽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事已往不追最妙

又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祝允明曰爲文作字初無意于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何孟春曰世之貪者每爲財苦而廉者心休休也狼食豹不足有餘漫天晝之忙與春鋤之問何如哉

又曰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卽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則未有不僞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掩鞏豐有言凡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又曰陳無己九月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衹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係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嘆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又曰僧寶傳載懷公提昌語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跡之意水無流影之心東坡詩人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誠思向來陳跡可爲一慨世事轉頭尚足問

耶

又曰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之禮退之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又曰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負山天大風晦冥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後來見良田也子之必大吉或曰不勝也子之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予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幕動拆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于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于二事世之覬覦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也

董其昌曰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箕疇其于吉凶禍福之故詳

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于理而不聞有命之說何也皆爲立命者也然
立命之道非可概語而吉凶禍福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
由來者則世之人以爲天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
以爲趨避之計孔孟有憂之于是有知命俟命立命之論其濟易範之
窮乎且曷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兎在野
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爲冶陰陽爲爐同
焉皆得雜爾密移豐之非亭育之私嗇之匪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
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于情欲則求勝于命外眩于感遇則
求勝于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然爲犯敎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
人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毫念不敢與命爭也然昔之言
知命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
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廸之以修身若良農待歲
良賈待價非但委運于天一無所事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
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

爲柄則有先天而弗違贊化之不及者而豈爲命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爲中人設而恐其不吾信故聖人亦惜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概之若曰命之爲權非獨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立命者獨不制于命耶曰不然夫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爲吉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遠者能之而況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王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使君相而言命則堯之儆湯之禱尹之任其爲衡命者耶

劉曰寗曰命可知乎理與數參而命行焉適然遇之以爲通爲塞而人不得尸也遂強而名之曰天之權而天亦不得尸也吉凶悔吝若循環

而命乃默相之如斗之樞權之衡也何以明其言夫機智勇辯是不智者所挾以與命爭衡者也然或拙速而巧者遲知困而愚者通勇負而怯者勝辯屈而訥者伸此必有所主張根柢于其間者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斯善言矣假令夫人而皆見及此卽機智勇辯可以盡黜不用而游意于若休若浮之境衆人仆而我獨立衆人馳而我且俟直將以造化爲𧌒蠐天下豈鮮立命之聖人哉然貿若狂者則不知命之過也蓍草可爲占而朽甲可以爲卜物固有先見矣豈以人之聰爲弗如哉無心者觀物而有欲者不明焉自古言之矣匹夫匹婦盆亦有指引天命者然計窮而曲自慰藉困鬱而鳴其不平此非眞能知者也不眞知則生將迎將迎而不化則生轇轕又不已則生怨尤直以造化爲可釣物爲主我爲客鮮不遷矣物爲重我爲輕鮮不仆矣衡命刑戮之民接踵于世而終不悟亦足悲也夫惟聖人玄覽在聲臭之先而神明在知識之外知物爲幻化我爲眞宰其行也爲攖寧其止也爲葆光其眞遇也爲居易而倘來也如石火其眞去也如浮雲歷元會而吾之不

刊不磨者自植立于宇宙夫是之謂俟命夫是之謂立命夫是之謂知天之至夫鏡非求人而照之也洞然空虛隨象而賦以俟乎人之自來妍媸畢見而鏡之明無損吾視其洞然空虛者不遷也世儒之所稱爲悔吝爲吉凶可涕而笑者夫亦貌之妍媸而已聖以吾心爲鑑以遇爲客形故物感而我俟我不與之俱遷物行而我立我不與之俱馳彼以世變爲江河而我鎭之彼以造化爲桎梏而我忘之惟至于忘是曰至人故曰聖人先天而天不違知之至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斯難言之矣學至于知天卽堯舜孔子何殊哉二命當其隆玄聖値其否天固有定不定乃其立命一也宋儒謂聖人以仁合天以義立命而宇宙在其手其然乎

陶望齡曰古今之言命者多矣吾以爲莫核于孟氏之一言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蓋我之所有者聰明智慮也物之所攖者得失順逆也奚根奚柢而有聰明智慮奚予奚奪而有得失順逆我但不得與誰爲與者我且不得知誰爲知者求其根柢予奪竟不可得遂強委之曰是殆

有眞根柢予奪之者與若上之令下而東西南北不得不從蓋就其竊冥無所司主以號之爲天爲命非以天司命也然物有往復而我之聰明智慮無去來役者不居行者不立云云者無所待故物馳而我居物行而我立物感而我俟內外之分賓主之形可坐知矣是故智覽聲臭之初明照覩聞之外之謂知守常然而獨往任衆象而自賦之謂俟卽晷刻而坐列元會變混闢而不磨一眞之謂立知我無煩之謂居易知我無懷之謂修身不知者物來則迎物去則隨道徽而不得頃日之息知則役隸而驅走之耳而我居矣不知者物以強觸之遽仆物以重加之遽壓與俱流遁與俱偃仰知則玩其潛躍飛伏耳而我立矣居俟其馳立俟其行既至矣莫識其所以致夫莫之致則莫之知然則所謂知命者殆亦知其不可知者耶嘻不知之知至矣哉

往行

湯公沐嘗觀政戶部未一月卽有太倉協助儲計之委時四月終也是年八月開選三甲進士吏部取至三十三人公名次在二十三當在選

列吏部所取止於各衙門門籍內查照緣戶部門籍註公差故不反取公亦不及知後二日有同事太倉自部回者方云取選名數若干公卽矍然何爲其不及也盍往詢之至文選司見正郎王廷相具告云云彼問曰公要選否公應之曰銓選之事先生衙門有條格非生所得要否者第以近差城中例非遠出恐他日有規避外選之嫌故來告明仍赴委地耳王云少待堂稟之時冢宰屠公朝宗少宰似公大器在位少頃王出語曰老先生有命明午當來看榜旣退因思諸仝年取及三日皆有事堂審公且不及見何爲其就選也心猶疑之明日會諸仝年於宗人府各不知公昨日事也駭曰胡爲來哉因以具告衆知外選多且咻之曰吾輩取及無奈耳胡爲其自投此網也至午揭榜公得崇德次日謝恩後公與會稽楊宗謙谿吳興張汝賢唯有事赴部堂屠似二老問曰誰爲湯進士昨來稟足見有見識若該外補雖延十年亦不免早選早取何爲其不可也亟以好稱之退乃知公不及審而選者與之之意也非外之也時同年華文光在翰林作贈行文亦載公此事每遇鄉里

進士有該外選者輒舉前事以告之

江公潮字天信貴溪人以解元登弘治己未進士初知壽州會浙江人比士遣使來聘公爲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視一郡猶日昃不遑安得曠而職爲人從博士家取代庖之訊耶因投書謝不赴時論高之

陳良謨字中夫安吉州人爲諸生時有聲精于易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參試事治易也以束帛俾公贄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薦公預鄉書中廖怡得公弗往狀不釋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甚然武相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始得工部主事時且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歷官參政致仕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去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尚遂初服亦不引見但贐送封君冬米一石

顧南野者有四子其長者力穡供養而叔氏即憲成與其季允成游于

邑庠有聲守令賢重之謂顧翁素長者能父將致而襲之冠帶顧翁謂憲成曰吾買人子何所損益于世以爾曹故而使名姓墮長官耳乃又分孺子餘豔加閭里乎趣謝病休矣

安貧

前言

陳師曰學者能甘貧便能改過于此處用力亦殊有工夫檢點身心行善樂義固不只一端然能甘貧則凡一切浮雲外物俱不足爲累矣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于善矣大抵過失之生多于不能安貧中來貧而能安過亦可少

蔡清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尙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踈劣于此亦可自考雖然此士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卽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

黃省曾曰仁義之門無金玉金玉之門無仁義仁義者儒之德也金玉者富之物也儒則不富富則不儒古今不易之勢也是故貧者士之常也旣曰儒矣無不終窶且貧者也孔氏儒之宗矩也而飯水曲肱樂在其中者樂仁義也後之口詩書而心賄幣談仁義而履商賈儒云乎哉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世儒之謂也

張時徹曰窶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詰之而得故泣曰窶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鬨不已隣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憫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宿負已又聞之閭胥閭胥曰是則逋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尙不即輸官乎乃縶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爲夢也曰汝爲徹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冥子曰今之不爲窶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于百需也朵頤于富羨者久矣一旦脫跡編萌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

而欲淫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於夢錢而妄籌者哉

往行

解學士縉官詞苑食天廚未至于屢空也第水旱頻仍歲遭荒歉每甘貧而歠粥焉一日有感詩云水旱連年稻不收至今煑粥未曾稠人言筯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鉤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彼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

魯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初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王琦字文進錢塘人永樂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政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司僉事錫璽書提督學校士風丕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

產居間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日暮大寒日僵臥不能出門戶于饋非故舊拒不受卽故舊至數卽卻之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而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于心耳無所愧雖飢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爲奉祠琦於杭學鄉賢祠

宗公臣跋高文義公與顧氏手帖曰嗟乎此文義爲其兄弟丐塾師于顧氏帖也當是時公蓋侍讀貴顯矣乃不能庇一兄弟顧從村中子弟丐糈哉而公之言曰歲不有秋嗟乎卽歲不有秋奈何用一貴人兄弟吾覩世人見其兄弟稍稍貴顯輒乘堅策肥千金裘馬日以意氣凌其鄉人其鄉之人卽素與游者美飲食以召之猶懼不往也乃顧肯從村中子弟丐糈哉無論公賢卽公之兄弟不媿公矣而邑父老至謂公是時蓋親作贄傳於村中云其歲時伏臘而謁之家其主人輒攜雞米稻秫以歸之公亦受其雞米稻秫以歸而不辭也嗟嗟公爲天子之貴臣使稍稍念其餓而頻謁其有司卽有司孰不唯唯共命者乃公寧丐雞

米稻秫于村中子弟而不有司謁也斯古人所難也是時公蓋奉其母夫人諱以歸且一年矣而顧公兄弟又素與之游乃不一謁公公之詩曰芙蓉秋水隔□溪蓋言近也近而不謁又素與之游無論公及公之兄弟賢卽顧公者可少哉

呂文懿公原少貧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諸生卷中有文取奇者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敎弟子懋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乎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詞理皆勝問之經史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餘材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奇之是時太守得輒補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第進士入翰林

吳康齋累辟不就四方之士不納贄見之儀自食其力不苟取與後以石亨之薦英廟特遣行人曹隆禮聘至京授以春坊諭德不受而還卒于家議者或少其無所著述或議受知權臣不知聖人之敎何俟于言

語文字之末石亭之薦尤足以驗秉彝好德之心及其屢疏求退不受官祿若有逆知亭之必敗則其見幾明決尤足多者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先生不少變于俗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履人莫識爲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其家世清白不事產業卽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其功誠不可泯也

胡敬齋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家食稍有餘隣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以此良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爲此汲汲焉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弗生何愁四穀不熟

羅文毅公以疏劾李公賢奪情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入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往來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常欲效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

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公素清儉自粗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沒無斂襲具乃取緞幃以斂門人方宛輩解衣以襲友人羅竣極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公居金牛山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胡九韶金谿人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每日晡焚香九頓謝天一日清福其老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餐薄粥何名爲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此非清福而何布衣沈鑒者字文昭能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人目爲沈落魄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予間與坐客談此因舉明道先生他人喫飯都是從脊梁過某兄弟喫飯卻入肚裏坐客未解予曰此所謂一日三飡薄粥清福也九韶故常從吳聘君學易

陳白沙初年甚窶嘗貸粟于鄉人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郤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侍御會稽董公頤齋宦遊十餘年貧不能治產始卒業大學家無僮僕其妻淑人亦侍御史女也躬執炊爨常乏薪拾穢遺暴而爇之仲子中峯公屺年二十三登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共寢始婚之夕雞鳴猶在側屢遣乃去自編修至少宰負謗歸淸苦猶父晨夜治蔬粥躬奉太淑人甘之色澤日腴華亭徐杞公以門生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壬盂黑白相錯萬石滌牏之風首陽茹薇之節可照千古矣

張羅峯既拜相偶語人曰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個紅棗合藥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

殷文莊公初登鄉書以外艱未卽偕計吏上乃授弟子閭里中不給菽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大夫人剪綵爲花勝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

唐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汚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靑夏布直裰中履十餘年往來鄕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爲温尊公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於是始睡床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卽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卽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飮食尙喜其美亦能爲心累也常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于其上以自勵

張公振之初舉應天鄕試貧不能具長安裝其明年舉進士觀政吏部不能具僕馬每日步行入署從兩蒼頭囊襆負冠帶隨其後及門而易之今新進士裘馬供帳歲歲加侈不能爲公所爲卽能爲公所爲而衆共指笑之矣

楊訓字汝學泰和人嘉靖甲午貢士初授華亭諭陞黎山王府教授 闕
故大參載鳴之父臨卒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
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易簣事
何別駕景韶始爲舉子下帷講誦日饜疏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韶
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於官卒不貸人貲

惜福

前言

何孟春曰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胄不顯于世鬱其積而不得施
終于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
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興焉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
乃有高官膴仕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嘆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
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莢可歲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爲糞歲計所穫將
益微田有水可稻稻於五穀美而晚實而水源有限節若抉弗蓄源將
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于此間歲而易易必糞

以休養其地方水不時洩逮苗垂槁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以待晚穫者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于人何以異是然則謂天無意于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又曰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中人千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暮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粉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于人乎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有俎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餘汙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中大怒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陶文僖公曰人生受福皆有定數但厚自裁抑便是有餘卽身不及享子孫必有受其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金蓋公

俸入往往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餽遺曩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

朱以功曰下人服藥易效皆謂其臟腑不同予曰固然亦可見天地之功平也但人皆知上人之福下人不能及而不知此等福又上人所不能及也使爲上者能惜福如其下焉則天或又有均施之道有識者當不以予言爲迂也

又曰周禮禁原蠶者謂其與馬同祖一歲再蠶則蠶盛而馬衰故禁之觀此而天人之際盈虧之理皆可以默識其微矣豈細故哉

又曰少年受享如飲晨酒易醉而難勝此理不可不知

王文肅公與馮咸甫孝廉書曰賢女過門浹歲而得男老親至是始見及四世繞膝蓋實藉我親家餘庇又非不佞薄德所敢專也抑有願私于左右者兩家今日所謂分形一體衽褓未成之嬰當彼此爲之惜福昨彌月洗兒不佞預陳三戒被用布衣用故帽用素今重珍襦佩非其質矣聖人係泰以復隍爲戒者正以隍乃城之所自成自城而復之隍

其勢順而易也故聖人戒之今人由拮据而成立不猶隍之築城而樹立乎其至覆墜不猶城之復隍而傾頹乎因思貧賤者士之常越貧而爲富越賤而爲貴則非其常矣由富而之貧由貴而之賤不爲去其異而復其常乎其勢之易亦奚疑古人之係泰必用裁成輔相者正見夫此乃宇宙間之常事利害禍福可以此例觀

往行

陳信敏公父孟玉爲人愿愨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飯一塊拾取滌而食之其居平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橦神也將降生以大爾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孟玉既覺語其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象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極虔未幾有妊生信敏

救解

前言

陳白沙與用中兄弟書曰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言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劵爲實更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于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失解紛之策莫過于此諸君其亮之

胡汝霖曰尚書嚴嵩近爲御史桑喬等論列嵩奏乞天恩辨明心跡讀其疏竊爲嵩恥之夫恥廉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乞恩求退而已是非虛實付之朝議用舍予奪出自上裁不復飾辭強辯如嵩之爲者此皆鄙夫細人飾辭文過名爲辭避實幸朝廷或偶信之不加譴責之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跡既明是自謂無罪也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重祿也而曰乞賜罷黜豈其情哉嵩九卿大臣今上之知親且切者豈持喋喋自辨然後其心跡明哉奏辨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體廉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

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恩求退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隙論列不當者一惟朝廷察之罪之此禮義廉恥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

申文定公答丘月林侍郎書曰江陵財產搜籍入官天威已彰國法已盡矣至於奄奄待斃之老母煢煢無倚之諸孤行道之人皆爲憐憫受詔籍產不聞孥戮此仁人所動心也死者不可復起而生者尚可曲全聖德好生旣已籍人之財亦不欲戕人之命而門下海內人望以愼獄敬刑爲職亦豈肯使覆盆有不照之寃比屋有不辜之歎哉僕非爲江陵惜爲國體惜耳又答李岷山巡撫書曰江陵籍沒之事出自聖怒勢不能挽而吾輩將命行事審法求情要當于無可奈何之中而求有可少寛之路且如抄沒財產明旨也一毫一縷豈得不嚴爲搜求至于鞫審之際或刑至童僕可矣諸子嘗忝衣冠非有叛逆緣坐之罪及考掠之旨而概被以刑具窘辱備至此敬修所以死也亦可憫矣昨見傳來遺帖行道之人皆爲隕涕此上關國體下係人心豈眇小哉死者不可

復作而生者尚可曲全奄奄之先母煢煢之諸孤若不加撫恤脫有它變則地方諸公不得不任其責矣惟急令親族保拘公廩續食可以延旦夕之命韋留意攀累之家原由迫脅如此則事無完期全楚騷動矣門下宜及諸使之皆集審覈剖明無貽異日之累可也

徐公顯卿曰今日之事主攻擊者欲昭鑒戒以儆官邪主調停者欲崇敦大以存國體道雖相成意頗有別凡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盡置之不言而泯于無迹直是天理人情當如此向來調停之說曰無若宋人然夫宋人直是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所謂停調也鄭子產知子晳之罪而姑罪子南雖諸游有子大叔在不恤也此之謂調停今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無用調停而況攻擊乎哉

往行

薛祥字彥祥□□州人高皇帝起義祥從俞平章內附洪武四年祥以都漕運使考滿赴闕時山陽海州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運追勦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註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

之日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衆民皆寫眞生祠之洪武九年乙卯詔授工部尚書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魘鎭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于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者幷鐵石匠不罪蒙其奏活者千數人明年丙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匠作上等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俾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令下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可其請遂不譴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

吳知州履在灘州闕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駡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賭利獲六七人下獄局鑰甚嚴卒方往捕木還鄉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論卒釋之卒以他辭解德基趨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

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者乎令意慙乃已

永樂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跪午門外對辨都御史言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加罪上命侍臣出問衆皆啐罵言官夏忠靖獨奏曰御史給事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上議合罪臣等內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應對如初天顏悅懌遂罷或尤公背初議公曰吾輩歷事久縱有失幸上悅之若罪言官所損不細矣時服其言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簟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無楊公士奇名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朝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偶病未與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

他意上意解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宣德初陳循當國時御史張楷作詩以獻宣廟意其求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意事遂解僉事陳祚勸宣廟讀大學衍義數語譏誚宣廟怒命籍其家既而問循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忌諱然其心則無他也比逮祚至竟緩其法

何觀爲文淵閣中書舍人景泰二年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愒不宜置左右及言北虜之事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十三道六科議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共議蓋甚盛德也君猶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

罪杖惟具數耳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威縣人曾祖某錦衣衛籍因家京師公生質確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習學夷字景泰選入內閣辨事三年以兼精楷書陞中書舍人天順改元差雲南報訃還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廟實錄大明一統志陞本司郎中提督四夷館事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授中憲大夫誥命十三年史館續資治通鑑成陞食正三品俸二十一年春陞本寺卿居官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無少怠處僚案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夷字者無不諳曉天順年間英宗皇帝詔求通夷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公應詔入奏夷字譯字之説上悦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曹石反殺朝臣公避難民舍適有火千戶同避達旦亂定各散火被仇家誣執爲曹黨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公同避公力爭火遂得釋成化乙巳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九朝廷遣官諭祭命工部營塋事

尹直入內閣日戶部侍郎李嗣初拜廷謝愆儀上怒甚欲外遷之公言

大臣當取大節不可以威儀小故爲進退上意遂釋吏部考核上以尹旻選用多非其人驟陞者皆黜退兼以舊制考政務少怠者下陞輸邊粮公言曰上銳意圖治欲有司得人故有此舉然怠者黜之可也豈可遂盡謂其私而槩出耶從之

吳文定公寬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貞有人來乞墓誌復請表墓者公謂之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傳世者盍往求焉其推重如此一日與武功閒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公云彼安能到此吳原博乃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爲具餞之備述奪門始末且恚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令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誣乎實深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爲公申辨也武功當奪門時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亨偕張軏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寃哉初猶有知其誣者及少保子冕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

霍文敏韜初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時王恭襄瓊以事下獄素不識韜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軍功濫陞罪二也韜曰若是戮宜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宋之弟張富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畫勅兵部塡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泰等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僥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劾都御史范鏞擅用賊默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劾河淮川蜀之大動衆議惜焉哈密叛釁不得不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韶極詆公公任吏部遷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辨公誣于朝

杜少司空謙在工部日適余公子俊築榆林一帶邊牆已獲其利又請推其法于大同用功已什六七矣或者訐其用度不周多有乾沒且傳

致其罪上勑公偕科道官往覈其實瀕行有以危語怵公謂上意叵測
公佐藩司嘗與余同寮宜以嫌辭公不顧遂行宣府不與余相見悉取
前後案牘與凡出納之籍坐公館與科道官一一檢閱召凡收領用者
人人覆驗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情顯余公之誣白朝
廷釋然公歸陛見賜以楮幣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
余公城邊鄉人有主之于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咸故嗾人訐
余非公卓有定見而敢任其咎余必不能保全云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生員汪頤家墓田與豪右地宅相界欲兼併不
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頤公問焉提學公
曰頤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頤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之故爲仇
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頤得白後歷官王府教授
羅玘字景明號圭峰南城人成化乙巳以高等弟子入粟爲國子生成
化丁未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謚文肅弘治己酉爲編修知武同劉遜
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觸孝宗怒併下詔獄先生言遜至

付所司鞫辨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卽有不白救之未晚泮等疎狂誠可罪然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事李夢陽者以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處死或自裁乃滋爲鶴齡累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穴行斥逐先生謂具瞻攸繫不必指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識者韙之

聞莊簡公常爲太常寺卿時上齋宿南郊羣校有囂者上問左右謬曰大官庖人上命太常察囂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請寬之上乃罷

錢修撰福旣罷歸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需我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緩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好語慰曰知

君有胡威之淸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歸欲暱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資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爲狀而請顧公淸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闡公幽者

寇少司馬天敍在兵部日有言官繫獄問死刑者一大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祇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於上則可從之言官果緩誅

胡端敏公世寧爲刑部尚書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而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相影響至正德間遂招土魯番兵侵肅州約翻城應之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以粮乏部援兵不能即至悉索城中回夷得裹甲者盡敲殺之磔以示番募屬夷刦番營而結瓦剌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勅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

奏澤九疇罪瓊覆奏致九疇死罪削澤仕籍衆皆不平故更化之初言官首劾瓊戍榆林澤以太子太保爲兵部尚書九疇以按察使起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番回唯啜賈利既失奇貨大困憊後瓊復召爲總制陜西軍欲因事報怨使王卯奇等訟之時澤已爲民執九疇下刑部獄欲併罪澤連及楊廷和詔在廷議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姦狀訟九疇功上大悟曰今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獄得解

喬冢宰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日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爲御史耳目之官凡政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大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同原其心皆忠于陛下非爲身計也近奉聖差錦衣衛官校拏解來京中外聞之罔不驚駭豈以諫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

王文恪公當國劉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加械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尙何顏于此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死地

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逮詔獄坐激變
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爲激變或惡楊文襄于瑾謂築邊大費
瑾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偉略爲國修邊豈可以公爲罪初瑾見
公開誠相與亦強聽公言惟焦芳事事媕阿瑾驕悖日甚公無可奈何
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惴惴
杜門瑾敗得免

田太僕濡爲刑科給事中會昌國公鶴齡兄弟有罪上欲中以大法而
念昭聖在上難于自內出欲得臺諫一疏乃决省臣知上意趣公具劾
公于衆中大言曰張氏之罪天下以爲可殺太后在上天下以爲未可
殺吾懼不能回上意以安太后而欲以殺遣我耶趣者乃不敢言

戚都諫賢令歸安日鹽城萬公雲鵬爲郡守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君
無所屈戊子入覲聞有甘心于萬者獨走吏部直枉詞氣激發要人桂
公萼爲冢宰納其言得不搖縣令入部非自理多不敢有言爲冢宰卽
聽縣令言留郡守以爲兩難

陸給諫粲在科日有張福弒母獄廠衛與法司異斷未決上命會鞫熊都御史浹請依法司所奏被譴以回護免官公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愼不宜輕斥大臣廠衛積威已久每株連囚犯法司雖知寃濫莫敢平反今據理與爭輒黜誠恐法吏以浹爲戒非國家之福也上震怒下公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

高察使從禮在西曹日上之以滇事怒李公材也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憂不可測君曰聖主可用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夷敗緬不無闢國之功擬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又曰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色爲霽竟獲原解

吳少司寇悌嘉靖丁酉授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言事會上閱南畿試錄怒典試者逮之獄欲盡罷諸生制對公具疏申救詔併逮公未幾上怒解還公御史諸生得上公車後有起家九列者

董公樸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横罹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

于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別行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詩卽攫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遽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

盛傭字汝弼吳縣人時吳郡丘公某信重傭郡奏授以醫學正科時江西鹺賈倚丘公鄉井郡中騆以法騆衆斂百金壽傭曰吾利也而盡丘公法私負丘公知吾不爲騆去更屬一時宦時宦祝丘公吏峻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公家人疾召傭丘公道其事傭曰騆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迕重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末減騆知還饋傭金竟卻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內五十金請傭助傭言理曲能倍金吾爲居處之少倍以進傭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若是不戚咈父衷冒鄉井靦然而窘而弟少裕吾諭而少少裨周居可否長感泣卽以金畀之二子遂寢訟睦如初

汪尚賓文輝銳意肩事雖嚴貴愈益諤諤伸其說不能一語狥要以脫

人于厄前御史孫丕揚得過高新鄭某子甲希旨開之行該省勘問直指會藩臬諸大寮訂所宣覆相顧錯愕不敢發公獨抗言今無他端而齕齮一按臣以快用事者之意此必不可因緩之無何朝事更某子甲坐阿附免孫公前構得雪起中丞折簡謝曰微公言某不知處所矣楊襄毅公博嘗爲吏部尙書未幾莊皇帝卽位大黜羣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天下之望遂極意罷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在科臣遂疏論公以所罷無山西人爲私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臣怒削其籍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罪罰言者竟得外補人亦以是多之

王文肅公錫爵旣以省親歸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將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獨恨其于知人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

趙文肅公旣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事已而本兵霍

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己乃于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辨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贓私以糾官邪繼而上疏乞休上一稱公忠直任事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旬日間授從一品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乃上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者贈官廕子無乃仇視先帝爲無君之事又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于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拱言去大獄字拱迄以是不得逞于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婚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第厝火未發爾

李文清公廷機萬曆癸卯七月入京署部事是時歸德四明兩相公不

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訐四明遂成郄公爲解勸甚至江夏引疾去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逮訊江夏從人乳公媼江夏甚傍徨不寐者兩旬闕令訊四五日獨以身翼護之時皦生光外無他人出疏草示瓚曰可奏即奏不則御史奏之公奮然曰奏則附吾余公宗濬亦願附上聞之喜至覆訊猶未決公曰今以百十人折一獄從無私心見豈能盡同即于會稿職名下各隨所見注情眞矜疑等字以俟聖斷何如廠璫曰有理遂署情眞公次之衆署情眞者十之九是稿達於上獄乃決當皦生光之已豕伏也更炭拷訊令供同謀主名又詔責會問官有朋友情深君臣義薄之語諸人承望風指首鼠持兩端江夏危甚公約詞林唐柳所輩四五公求救于四明而歸德之門無敢至者公獨數往候之每心口相語曰人皆集于菀我獨集于枯當是時上已屬意于公司禮知之每于公有加禮嘗以彼所節界公疏進御覽者陰是公一日又以其所爲詩求公序公答書言公日在今上左右公名重余亦負時名倘爲公有所論著不惟自累且累公公既剖其情而祕

之司禮顧私語大司馬蕭公若以是公益重公
于文定公愼行爲翰林院修撰充日講官每進講上輒爲竦聽講罷時
出御府圖畫傳觀或命公題詠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旦以質
對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詡爲盛事丙子進翰林院侍
講明年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
公輩七人共爲疏力言其不可而疏草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吳
公姑蘇趙公以言奪情事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呂公從中止勿奏
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事致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
亦從人爲此耶公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艴然再踰年
己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詔入日講如故同講六人多公同年官
高者至二卿下亦銀緋而公猶守舊秩久之乃進左諭德時江陵夏已
謝世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内璫往籍其家當江陵柄
國日既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
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功過當爲別白卽間有所受取亦可

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萬分不及而又欲捕空足虛廣爲搜括以稱上命竊恐株連蔓引全楚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夫江陵老母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顚沛可傷宜謀于有司請于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錐之地以合于古人惟益之象纚纚千餘言極其切至

朱賡字少欽號金庭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文華殿大學士諡文懿居內閣日沈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沈歸德于四明者大中丞溫三原疏言科臣某道臣某爲間請黜此二人以正國體後四明求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上不示公公疏云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輊今兩臣俱不安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曰謫臺臣全總憲體足矣公然其議上疏促之明年楚事起四明與江夏郭宗伯見互異非公爲政不具論亡何又有訛言事謂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微示指株累多人上震怒甚遣中使尉勞公伏地哭失聲上忿姦未得偵校四出忽捕醫沈令譽得王銓部

士騏于比部玉立夙與勞問書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于王公擬姦書
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上意不解促公擬嚴旨公第促姦書事改擬
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興可奈何乃移書
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鞫論磔皦先光事罷初令譽被執詞攟
入少宗伯郭正域宗伯舟泊楊村遣人入都市藥官校捕得以爲偵宗
伯幾不自保適楚人胡化謁選上言事由荆門知州阮某聽科臣某指
使乃科臣意妄行猜忌遂力攻宗伯而厚誣歸德于是公論大不理于
科臣然沸湯燎火機不自息微公調劑縉紳流禍不知底止矣

陸莊簡公光祖嘗爲大理寺卿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
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譏論相繼削籍論譴不少貸公聞而貽書
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莛獨趙直指應元不
赴隨移疾歸爲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陵黨洶洶
將與巨璫合重置二君于法適公任大理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
江陵還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乃已江陵故

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助而公每與枘鑿所以曉江陵有人所不敢言者江陵不能堪公爲吏部郎時張太宰瀚以福建參政轉山西直指藩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公光祖爲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蠛也祖與張同省稔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兩以請奉旨得留用公既以太常卿罷歸時高新鄭再起兼理部事頗修徐文貞事親戚及諸門下士盡鳥獸散公日走吳下宣言于上下爲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近益以此高公文貞每歎曰吾愧與繩亡何新鄭去楊襄毅自兵部再還吏部聞公周旋徐氏事益心豔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超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爲太宰日銓曹近時事柄旁落公至始爲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君教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後教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教等臣心何以自安因求去不允

吳大司寇百朋嘗爲刑部左侍郎時故相居正罹法革籍家謫戍其子矣上怒猶未釋應天試題欲窮治公奮曰某誠擅當辟奈何無端株連詞臣且開是端欲後釁無窮乎上悟竟弗問一說舒化事

馮應鳳字□□號岐陽會稽人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嘗巡按雲南時兵備副使李公材以冒功蒙罪上命逮治之擬重辟繫獄者六年臺省交章救解未得會公按雲南廉得其狀抗疏言李某智士當緬賊內訌蠻莫迤西又叛而翼其勁李某謂此可計間難用直擣乃宣布威德密令把總寇崇德等橐金攜其交叛首杲悔禍而反以緬謀至令把總杜栻等間道會擊于是有遮浪之捷師還論賞諸將武人多飾語遂爲勘功者劾奏實不當坐以罪于是竟釋人謂馮公一言回天然公不以徼德于李李亦出而不謁以祁□重公矣

王世貞曰門達爲人沈敏善計算所讞恆觀上旨而決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惴不自安恆依達爲彊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賞賚無算而達內害賢寵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酬尙書者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達上知上薄之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常爲漆工尙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奸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捶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傁輿前乃菱達耳曰吾小人何辨爲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笞出湯沐賢與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爲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曰明于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寃他人爲也上悟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不復寄腹心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崩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司論戍嶺表瀕行袁彬歸僚

出錢郊墅握手語縷縷已揮囊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
長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
萬曆壬午之三月錢塘悍卒以餉之削額也擁督軍中丞于軍而環譟
之且將甘心焉時冬官郎蒲坂王君子牧以榷稅南關聞而赴之從者
曰請毋驅是未易測也王召曰驅之以戎往則不可以好往何害且彼
不吾讎也遂入軍呼其魁前而數曰若識我乎我榷稅郎王某也家大
司馬嘗秉卯政矣以片紙解單于之辮而惕息請命不暇何有于若曹
若曹怏怏爲削餉額耳中丞朝奏聞而夕報可復而額不啻轉圜卽餉
不及額所虞餒餒不至死也今以一不快意故而甘心于中丞公有如
天子赫然發怒十萬之師南渡江若曹族立赤矣族赤且被惡名衆有
識王君者曰果榷稅郎也是廉而有惠政時時從商旅謳謠得之矣其
又有稱王君者曰使君嘗爲我曹請復餉額于中丞中丞自不許耳蓋
王君先時探得悍卒藉以意風中丞其人嘗聞之故云自是圍稍稍解
而兩臺使繼至遂以中丞免其又二月而中丞出候代吳興市人子狃

亂卒謂縣官必不能正法相聚剽刧火光燭于天王君復輕輿出入竿旗矛戟間反覆開諭其人雖不能盡聽亦不敢有加于君而會新中丞張公至君入謁頗爲其言情狀因從吏張公發兵捕誅之事以大定張公旣用平亂聞上獲殊賞而心義王君功乃復特具疏請旌君部以非君事職格不行俄王君得代去則錢塘之大夫吏民相率而請太宰仁和公紀其事于石矣張公之友王某病廢居吳中雖謝客然頗以此壤虞禍及數數問南來人稱張公之十而九嘗爲志之稱王君之功十而六而未有志也今年冬錢塘之鄉進士某等若而人諸生某等若而人相率造余而言王君所以平亂狀甚悉余謂微諸賢寧不知王君余故嘗以通家子弟事大司馬公往者北單于失其孫左大都尉掃諸部壓邊境大司馬置大都尉股掌間俾爲難媒以籠北單于遂盡削其威暴委身奉琛稱臣者再世矣此其功視魏卿絳之和戎郭尚父子儀之輯回紇寧啻等夫魏卿之子爲舒惑于欒盈之誘車成列矣賴范鞅之言而後定汾陽之子爲晞幾縱其卒而肆于邠矣賴段秀實之言而後定

不然則魏郭之動其與存者幾何今王君不重愛其七尺以片言而再定錢塘之變夫豈惟無隤其家聲已哉于大司馬蓋有光矣今夫不治卒而使卒信之如著蔡其權政孚也非其責而任之于白刃之林而不避其爲國專也一言而杜羣黠之口使唯唯其辦勇大也其不賢於魏之舒郭之晞萬萬哉卽詩書所稱干城腹心及世濟其美又何多讓也

王君名謙萬曆丁丑進士自榷稅郎未幾以賢擢吏部爲忌者所構尋事白入兵部今爲武庫郎中

卷六十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內編

詞氣

前言

朱以功

往行 闕

衣服

前言

薛瑄　崔銑　佚名

往行

秦達　杜銘　弘治十七年

梁綱

飲食

前言 闕

往行

宣德四年　佚名

臨喪

前言

高原侃

往行

朱儀　張輔　徐承宗

楊茂元

戒色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侯一元　于慎行

往行

徐武寧王　歐陽瑜　劉二爲

韓邦靖

戒酒

薛瑄　何孟春　朱以功

陸平泉

往行 闕

戒險

前言

劉仕義 二則　朱以功 二則

往行 闕

田宅

前言

薛瑄 三則　何孟春　霍韜 二則

張時徹 三則　張衮　賣宅人詩

厚生訓纂

往行

吳訥　王端毅　林俊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 內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詞氣

前言

朱以功曰詞氣所關甚大事機之成敗禍福之轉移恆於此乎係焉有二人語一事其一人言之而受者欣然其一人言之而聞者勃然此無他詞氣之善與不善故也

往行 闕

衣服

前言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者後人衣冠一切簡便短窄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崔公銑曰衣者身之章古服末之能復也必寬博樸雅斯可豈可隨俗爲猥狹乎夫風俗之變自服飾始故周人思都士王制禁異服前史識服妖

□□□曰嘗聞尙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裀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裋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往行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乙丑進士二十四年爲工部尙書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巾服無異吏胥宜有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襴衫絛各一以爲天下先繇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杜司寇銘雅尙儉樸居家常衣布衣其夫人常誦曰公以大官被服如此得無近陋邪公曰我本布衣也在官服官服居家如故何不可之有

其自用雖約然至於周貧恤孤則惟義是從多費不吝也
弘治十七年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内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内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莽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内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梁郎中綗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部小卮浮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汚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疾卒財無幾園亦不加於舊

飲食

前言 闕

往行

宣德四年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多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于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所繫豈輕

□□□曰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酒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間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于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臨喪

前言

高原侃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往行

朱儀字炎桓祖能從文皇帝靖難封成國公父勇嗣爵封平陰王儀襲封謚莊簡憲宗既升遐公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三年

張英公輔當成皇帝大行日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倣漢制釋哀易吉大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不可仁孝皇后之喪文皇衰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絰帶矧上於皇考乃遽卽吉乎尚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詔曰上素冠麻衣絰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上所

服朝退召士奇及蹇夏等諭曰昨震請易服云皆與卿等議定然後奏

時吾已言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

不及

魏國公徐承宗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皆稱道之天順庚辰尚

書耿公好問卒於位發紖之日公早得寒疾因臥病張公知寓館耿公

柩已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之即下轎以從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

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邊時以公臨喪有禮云

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

諱辰必齋素終日

戒色

前言

何孟春曰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啗氈縮背出血

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

況洞房綺紈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

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穀眞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琴瑟箏見于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迹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淸儉宴飮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俚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貶海外比歸飮胡氏園爲侍姬黎蒨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晡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爲是善哉魯子吾所願學者

又曰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者也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侯公一元有弟眷於娼妓屢戒不悛乃以書戒之曰夫繫蹄不解猛虎決蹯危疢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螫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訓別于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蹯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姝越艷知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

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厠也所見無非淸都麗宮妖艷飶芬者欲以區區之辨見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束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古今以來獨一曹瞞奈何以不資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有是文而有是行猶謂斯人而有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而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玅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

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九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乎無言而或發于不得已則纚纚佯佯爲寒餒帛粟瘵鍼石卽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虫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殫極侈靡淫泆如相如爲也今人固無相如卽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况其行乎乃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卽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爲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爲富人馴致以貲爲郎顯于漢廷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丈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利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伯如不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攜無用之書數卷又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爲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覲之膏火

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我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乎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而有羨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於深宮以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防解絕廉恥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討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復結是何異蹴珍餌於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錙銖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媚道蓄犬豕天

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或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乃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厠中蛆後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故效其情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一求鄒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雌黃隨變吾觀今世束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都矣不待來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抵塵邪魅畢燭

刀刃發礪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窕窈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于愼行曰石車騎之禍起于綠珠喬左司之族階于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往行

徐武寧王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褵曰且不卽納當爲後計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代巾櫛固拒之

歐陽瑜字汝重安福人以舉人歷官參議四川性寬厚鄉人或侮公至詬辱之公絕不爲校其自持甚堅少時或有欲敗公守者誘至妓館中鑰其門去公燃燈達旦語妓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且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敗公守者啓鑰視公燈暉暉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乃愧謝尹

宗伯稱公宦遊十載恆產不及中士年九秩守身恆如處子蓋得其近似矣

劉二爲字汝大羅山人嘉靖庚子鄉舉歷官廣南知府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強飲外墅而先寘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鑰戶去而留姬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暴疾狀呼僮以篝燈煎藥昧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

韓參議邦靖抽分浙江歸有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人所難能者

戒酒

前言

蘧德芳者少嗜酒數爲酒所困一日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

於將萌也括蒼劉基聞而喜其善修慝也故爲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禹疏儀狄祇承虞帝湯敬酣歌用永厥世維衛武公賓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隳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彌粲羲和湎淫徹后徂征楚國皆醉鄢郢榛荆次公北闕仲孺東市狂談酗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憒憒出于冥冥劉曜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于嗟蘧君以我諄諄正爾醺醺有芸弗芸視此銘文

解縉性不嗜酒曰自聖人以下稍過即能亂德見醉者輒避不與見

楊文懿公戒酒箴曰余性頗嗜酒長而好學乃剛制之玆自京還里親舊招延往往至醉恐因是而德有不修學有不講故爲箴以戒之於昭伯禹萬古垂憲而惡旨酒罔或沉湎曰余不減幼且甘飲亦既有知心恆懍懍人欲之萌投間抵隙朽索弗維六馬其軼毋曰涓涓弗壅弗塞江河既成悔之靡極糟焉成立酒焉成池殞身之源亡國之基爰申明

戒用警不德左顧右瞻朝兢夕惕飲至于三合權而已毋或過踰沉湎弗耻同流滔滔予屹砥柱念哉敬哉追蹤伯禹

劉仕義曰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丘瓊山曰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爲物起風波於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於水乎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其意深矣又本草證類曰大寒海惟酒不求大毒大熱之物也豈不傷天和損精神涸榮衛竭天癸夭人壽邪呼酒尤物也其溺如水其烈如火可畏也哉又讀禮經疏義古者承酒尊之器名之曰禁讀推雀物之淫者酒善使人淫泆而故一升曰爵此皆先王因以爲酒戒也其爲慮至深遠矣吁此以爲坊世人猶沉湎荒惑至溺於水燔於火喪身亡家而莫悟可哀也哉

黃省曾曰聚觴之間多成恨隙謹和謙默庶幾寡尤若夫羣賓森對獨叙寒暄衆士御杯肆物詭笑出艱奇之酒政以困物爲雄吐訬麗之詩言以衒能快攘臂岸幘倚背隳肩譏評人品疵病朝局面龍鍾而别嫌

衰邁皆新進而恥薄少年眇席咎目跛前哂步田室卑蚡盧門惡杞南人在座不忌稱蠻北姓當筵傲然喚虜斯幷與戎致釁之道也可宜密檢而慎之爲主款賓獻而卽席之後浮白亦宜同舉昔唐集賢院學士張說以院故事官重者無飲至說獨云吾聞儒以道義相高不以官伐爲先後太宗時修史九十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服有體今之兩京宴集皆同引觴予在都下吏部尚書東光廖公紀見招每斟酌一巡堂官白廖斟酌已畢廖乃離席肅恭舉酒周揖衆筵口稱請飲一時同白以至終宴如斯又嘗爲都御史河南孟津招宴時禮部郎中四明張時徹浙江布政金陵顧璘及其弟僉事顧瑮吏部郎中崑山顧夢圭同預但聞顧瑮爾汝同詞孟公祖言剛氣殊乖乃兄風雅顧夢圭安儀默口午夜不譁恂恂可近又於工部侍郎何孟春席上遇近鴻臚寺卿信陽張雲共飲何□過酒竟作多恭張恭不量儼然訖宴大學士王公鏊凡宴賓客莊持終日未嘗傾倚此湛露之詩所以嘉令儀也在今

京師行酒亦爲令每賓起乾一二第呼左右爲便庶免困人之咎矣其中休適暇或可流連玉壺但取適情毋至酩酊若在朝御職機務紛紜雖星言趨翰猶恐不給更加躭樂旨醴淸談俎豆聽溺絲竹燃膏繼燭亂神易氣佐胆頳顏勇則生事衰則嗜臥生害成憤曷可勝言然而國門慶至長亭送別舊僚新友繾綣如何肆筵設席所難罷謝但當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一再酬酢以義制情各趨王事公私兩全三行五行之戒正爲是也

松江莫貢士龍酗酒戒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誦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荊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呑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爲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有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

自制甚哉乎酒之流害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儁異才頗數酗於酒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李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清穆譪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也必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爲有托而逃焉其將以是辱身汚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于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于酒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而作赤色脣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于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止于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袵而避舍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荊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矣

往行

宣德三年上出酒論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論諭薛
應旂曰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愼守而服膺者也
宣德四年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
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飮酒人之常情朕未嘗
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
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傚若流而不返豈不大
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戒好名

前言

何孟春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名立其
立之也必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好名徒知好耳名
卒不可致也盍亦及而思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
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推

祐之言亦是好名者祐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繼祐而鎮襄陽者杜預志效而尤好爲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勳績必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今去祐預以千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迨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沒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毋徒好爲後世名可也

陽明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慕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癸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若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湯公沐曰予選崇德時實承德與吳浚淵之後先吳解去有耆民爲其樹去思亭於北門之外者未幾爲儒學諸生一夕竟撤去瓦礫不留惟

餘基級余履仕後有請復者許之且爲結構且少增於昔或可爲公會駐足之所落成之日因題數語於扁曰作之者誰撤之者誰起而新之者又誰民情士論譽毁不知其爲誰所可知者迎息肅使寒暑亦足以庇夫風日而後之憩是者將必謂曰成是者爲誰也

沈大參演成進士官南中其大父塾嘗以書戒之曰人惟是其心直行求無愧耳何必立門戶樹頰須以爲名高且汝父三十年官譽何嘗從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

朱以功曰名猶風也風可以悅人亦可以傷人是故智者不近

劉仕義曰學者須是務實不可好名朱子曰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關也可謂善喻矣一有好名之心則爲害不淺程子謂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其利心則一其爲害亦一也自昔或以好名禍天下自昔或以好名禍其身自昔或以好名禍其族可不鑒乎孔子敎人每惓惓於此其言不一而足鄉原之惡所以嚴好名之防也正卯之誅所以杜好名之蠹

也安成鄒東廓守益曰好名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豈其然哉或曰不務求名將爲惡可乎曰聖人惡好名者人好名則亡其實所以深惡也嗚呼好名且惡之而況於爲惡乎昔有女適人者母戒之曰勿爲善女曰勿爲善將爲惡乎母曰善且勿爲況於惡乎聖人惡好名之意亦如此說者乃謂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後惟恐其不好名則謬甚矣

張居正與友人書曰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人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布師心不蘄人知不但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

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即檄止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又曰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念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至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人談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葉向高擬癸未進士題名記曰國家待士之典與士遭際之奇可謂兩盛矣往古之世十[illegible]白首而名湮滅者何可勝數今士稍稍通一經鹿鳴詩之工歌享之有[illegible]勸駕遺之比鴈行而進天子之庭親屈萬乘尊嚴

連茹拔士且勒之金石昭示無窮士幸遭休明依日月之光名垂乎來許奇遘哉顧臣謂士生于今日所患者非名不彰也猶有專名者在耳安用蘄名况名者上所設以勸士非士所宜蘄也士一有蘄名之心則志不樹志不樹則神不守神不守則薄于中而見于外故有善游以膠其譽譎卷以附其交脂韋以梯其進不者鈞奇飾行迹若是而心則非總之皆爲名使耳安所貴士乎夫士平居稱引藉以自重者非虞五臣則周十亂漢唐而下諸名臣勳荼燮卓者溟涬然弟之矣然彼五臣十亂不求聞于世當世之君亦未聞有勒其名傳之於後者而其名昭若懸寓與天壤共獘彼固不石而壽不鐫而堅者耶士安用蘄名爲世也語云烈士殉名夫士而殉名此古所稱任俠之徒立然負諾求尺寸有聞于後言儒者且擯而不道安所比士士今高者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稍次補外亦爲郡國吏受民社之寄至貴倨矣其務殫乃心力毋以聲華自代一稟之于精誠蹇蹇諤諤披赤見素不蘄名直挑竅剸繁轂運環轉不蘄名通測疑洞眇發兆彰來不蘄名智戡難定功挽流迴瀾

不蘄名勇幹國禎邦磐石四維不蘄名忠此爲純心之士國家所托重恃力不可一日無者是其名也且不石而壽不鐫而堅令後世稱我國家得士之盛伯仲虞周士不亦有榮施哉不然而徒以名相炫詡操左劵而責其實蔑如也則是題名之設非惟不爲士重垢彌甚耳不亦重負上廣制額待士意哉周康之命畢公曰其爲我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夫無窮之聞上固已貽士矣士惟一心爲國家建無窮之基安用求聞不聞聞乃無窮臣故願諸士毋以名爲蘄也

汪道昆曰伯子問京兆尹曰新安保界山谷其人褊心仕於四方輒齟齬公所至遇合未嘗失人亦遵何德也公曰僕亦猶夫鄉人也惡能事人吾直以禮讓事之耳今之同國而治者非四海九州之士乎哉誠得長者與俱宜無不可使不皆長者吾以不肖之心應之彼將求多矣夫以聲利博者勢不能兩雄不雄則雌雄則受忌此兩者皆禍也吾務折節爲讓唯彼所先注名則歸之名注利則歸之利無用博也客曰讓利則聞命矣耕者恥無獲士恥無名名何讓焉公曰讓名急矣人情不趣

利則趣名趣利如蠅趣名如虎彼且躭躭而欲之往則逢怒難與相恃矣且瑕疵人所時有也彼齎壁而賈吾以其不足者窮之憾也瑕疵掩矣彼之賈且倍而吾出堅白者以震之憾也二憾釋矣方以彼爲得我而以德色居之憾未已也釋此三者其有忮心者幾希故讓名則名完無人損矣譬之耦而爭道則蹶一人後己而先人則俱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此知化之言也伯子退語客曰夫禹功蓋天下舜兢兢然猶以不伐命之讓也不伐則莫與爭矣讓不亦宜乎

往行

梁公材嘗語人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以驕人乎

林少司寇鶚守鎭江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劉公以鎭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

吳司馬文華嘗爲河南左轄晉應天府尹在汴所積羨金萬餘藏吏具

籍進請納行李不則牘而下之臺使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

戒謔

前言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一端也

何孟春曰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汗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向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卞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

頑而傲狗性儉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謂呂文顯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儉詐如此彬豈無效而然哉晉記室將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極言若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屬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最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吏治文人薄啄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朱以功曰戲謔最害誠雖善猶屬機心用事自覺如此故切戒之

陸公平泉曰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應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傷於虐矣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於君遠近機應曰如君於盧珽彼先發者旣失之薄矣而吾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爲小不忍者戒也

往行 闕

戒險

前言

劉仕義曰昔人指人世爲塵海仕途爲宦海以喻險也予嘗謂人心險於山川山川之險猶可測也人心之險不可測也李林甫笑中刀李義甫口蜜腹劍孰得而窺其中哉偶觀吳中顧公璘蝶花辭爲之三復辭曰秋色那知行近遠翠竹丹楡遞換撩人眼導輿方隨山麓轉漁舟又渡溪流淺數過奇峯千萬點野輿疎狂轉逗身轉健懸崖絕澗皆平坦寰中無奈人心險吁可畏哉復觀莆田康公太和婦解爲之長歎閩越人有弟雙胎而貌肖者所居甚隘其弟新婚未浹旬婦晨妝畢出起居翁姑遇郎伯寢門之外迎而謂之曰子往謁翁姑乎與子同之郎伯艴然曰非是也婦爲赧然食頃婦視而出郎伯自外至又迎而謂之曰適見郎伯不知以爲君誤而與之言郎伯又艴然曰非是也婦含羞無地及日晡遇其夫趨而避之夫曰爾避我何耶婦逢疑不能言比入就宿婦乃逌然曰吾一日而傎者三其始也以誤爲眞其既也以眞爲誤今

當明目張胆熟視之毋俾再誤也夫恚曰汝之目瞀矣吾聞周之八士四乳所生不聞其有是誤也婦無以應康子聞而解之曰古今似是者之誤多人矣莠之於苗也紫之於朱鄭之於雅也姦之於忠也詐之于信也鄉愿之于德也能辨而勿誤者幾人耶豈眞婦誤哉吁可慨也夫

又觀雲間顧成憲剩語爲之重足脇息語曰天下之險有五而至險不存焉一曰塗險羊腸之坂蜀棧之道九折而崎嶇懸崖而臨塹馬不得舒御軌不得相踐日光晝晦湍聲夜戰俯闚心悸仰睇目眩塗之險無過於此然猶可由也二曰山險北有太行西有秦嶺壁插天門塹絕地軸巉巉者欲墮莽莽者如簇夏雪陰雲猿啼鬼哭朝發其址昏即其腹山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踰也三曰水險呂梁之衝孟門之側斷岸千仞巨瀉無極怪石劍起驚濤矢激震雷憑空怒馬奔敵徘徊遠望漁人股慄水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渡也四曰物險封狐雄虺豺狼之屬敦脈血梅九首三目張牙奮爪伏螯布毒含沙噴火吮血甘肉物之險者無過於此然猶可避也五曰兵險飛矢伏弩交刃橫戟變起不虞

機發倉卒視不及瞬足不及易或接頭目或向胸臆兵之險無過於此然猶可禦也惟天下有至險羊腸蜀棧不足以喻其艱太行秦嶺不足以喻其峻呂梁孟門不足以喻其深封狐雄虺不足以喻其毒快鏃利刃不足以喻其害蛇虎其毒鬼蜮爾心設機置阱變詐横生蜜口劍腹貝錦聚蚊笑中有刀腹裏藏兵譖人若潤膚愬切身轉眼啓釁覆背無親嗟哉險乎哉險乎惟人心之不平吁可奈何哉雖然嘗讀易而得之需然險在前也習坎言重險也聖人皆以有孚勉之至於中孚聖人又以利涉與之然則吾儕世其安身立命之道固有在哉非所宜計矣

又曰有言看水滸傳可長識見者曾借觀之其中皆傾險變詐之術兵家用鬼之道也施耐菴眞奸雄哉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意亹亹而亦處世者所當知也

朱以功曰機心忤造化不可不熟知機心者天理未有能存者也此人之所當深戒

又曰諧謔久者衆所不能堪人斯非之矣巧刺人者人或不知覺鬼斯

責之矣人非容或可釋鬼責實所難逃

往行 闕

田宅

前言

河東薛文清瑄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窗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窗者穴壁而安置之瑄歸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窗致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迴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窗記

又茅屋漏歌曰辛丑進士河汾客早向中州買居宅宅有茅屋八九間補葺聊以蔽床席進士所好惟詩書衣食取足無剩餘朝朝暮暮議周孔行行坐坐歌唐虞以茲狂僻誤生理老屋支撐幾星紀前月大風撮茅去今月久雨漏不已移床徙榻那得乾堆書掩被空長歎文章不足補穿漏翻爲兒女生靦顏豪家大屋足懽笑已覺紈袴輕儒冠却憶唐朝老工部西蜀草堂幾風雨亦有官居鼎鼐尊欲起樓臺無處所昔賢窮達還復然我可愠此霑濕苦且待天晴飽讀書比屋渠渠不須數

又曰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何孟春曰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裔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勢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一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囿馬彛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之乎臯謝之

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林地不復留於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后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温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霍公韜戒子姪曰予累有戒諭今後田土不許再經營了沙田不許再做了家業不許再增了如何又與人做香山沙可是不遵戒諭爾兄弟只在外幹閑事推罪名在我身上我只身豈能爲爾兄弟擔受許多罪名豈不傷心哉爾兄弟如能講明家訓共勉力遵守使子孫皆敦勤儉只如此家足矣如不守家訓子孫不守禮法將覆敗不暇田業愈多罪惡愈大取笑于人愈衆前車覆後車復不知戒謂之何哉與璋與璞如不早來此處拘束教訓已壞了予觀各子弟他年皆不肖斷不能承受許家業不知爾兄弟尙經營何爲也此帖留在祠堂作子孫他年鑒戒

到渠敗時知我此言驗也分水頭地只可做房與人賃住本家却不可在此抽地頭錢物及假借人聲勢做各項買賣必招人禍趙丹山未到如到京有別說我就拈筆退此田與他決不要今後爾兄弟如再做沙及再增別處田地我回日俱退了有引做田人此處訪聞即送官一百棍打死今後此處送人出爾兄弟不許私下救解如再救解我別嚴法處置勿悮勿悮

又曰拖欠秋粮不肯早完負梁宗枷死人命心何安也各兄弟立此家業亦欲傳之子孫切勿虧人折爾子孫如得爲奴爲丐尚有人種萬一覆絕如我先以誥者是祖考所傳之血脉至爾身斬絕也豈不畏哉如減價買田他日身後必有訟楊閣老家所買田俱被告稱減價官司盡爲斷田還主就將每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自楊閣老中進士後六十年田業盡數退給小民家業一空近日潮州陳世傑亦人告占田半價官司見告占田即追契田見告半價即責退田給主算遞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今家產盡絕兒子來京奏辨但官司皆以爲公道以此立身

名雖奏本無能爲也我家買田凡減價者與璞皆與訪實召原主給還原價勿貽後患亦折子孫承受不得爲補欠價只查出山中書院遞年所收租銀將兩年所積就可補足如兄弟不聽我言爾所置之田自利自保我決不肯爲此無陰隲事爲子孫毒禍此帖收作家訓

張時徹曰吳有暴富者與鄉人券田方交易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云多買田地笑汝癡解頭粮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蓋近年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粮長解戶州司取剥賠償無已則箠楚禁錮莫可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來四方多故征斂無經有田者莫不畏敗豈惟吳中爲然哉於乎以金錢貿易不免於禍况於白奪人產者乎而勢家子孫方且紛紛不已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又曰郡中士大夫有白奪僧道之產者彼此效尤紛紛不已也獨不聞郎仁寶記蘇城集福庵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爲薙庵後圃吳曰僧庵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復以爲施膚庵別業

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爲匏翁耶亦辭謝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之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爭時毛伍新通姻鄉人追憶往事因爲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一庵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不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僭奪虛券一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又諫說林曰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室奪民之廛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爲陂池怨騰衆口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爲司成子罕何如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然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教我則可曰聞荆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成子罕止而館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成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

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吾不禁也今民之廛非若南家之牆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宮也奈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灝無發人墓世受其詛縱不能恤而衆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張公衮曰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遊息宴閒之所然而宦況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樂天之詩眞達者之詞歟

詩曰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隣可憐今夜權爲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猫隨我不知貧慇懃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厚生訓纂曰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

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往行

吳公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邪文襄乃止

王端毅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隣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力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劵不問價

林大司寇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於里第及門見邵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也林公終不然耿定向曰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華門蓬戶後世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修卽今市童甿豎多相指訕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王公夢澤之大父諱思旻購木造宅嫌其稍大復有曹姓者又嗔其所得木小與木客忤公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兩得遂相易後曹姓

所造宅卽公之子司徒公莊屋人猶指其材爲主公所購云
吳大司寇山家居更廉飭其宅西有隙地人或覩之取以營室公曰此官序址也不可仍甃井其上以便汲者邑令張君明道今之木強吏也聞其事善之卽構亭其上名懷德井仍作記表焉
高校進士攀龍父也家有一堂三世矣卑而陋攀龍請新之君悽然曰此而祖所安也而祖自黃巖歸凡二十四載志不在一椽唯課子孫灌花木以一卷偃息其間而吾安敢加而祖矧大王父行攀龍唯唯謝不及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甓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鍤者皆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隆慶間餘姚蔣公勸能嘗守永州時彼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公持之不與公歸後數年地竟歸彼土功興執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彼要人亦卒宦永者貽公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

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即此所云鯀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公以勞役當之者亦臆說也」

袁尊尼歷官山東提學副使其理家政最爲詳明出納瑣屑無所不至置田所遺產悉鬻之而買郭外市租歲入不能田之半人或疑之君曰吾非不知其薄取易辦而已」

先是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卑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既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賑貸已逋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枋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滌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飭者宗廟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

董公士毅既成進士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

士黃劉陳三公倶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其識之嗣陞州守官十數年計僅一青布袍一革靴且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以後事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豈知其所種柏子遠而蔽陰耶

戒黷貨

前言

勸戒編曰錢之爲言泉也所貴乎流通不滯也苟非義取聚而不散怨之府禍之囮耳於是乎有水火之災於是乎有盜賊之患於是乎有訟獄之擾於是乎有不肖子孫之累卒歸於烟消澌盡而已矣不亦可哀也哉

往行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槪申災得
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槪
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殆盡而吾頗高阜又獨稔州
官又槪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
倍於是大家小戶狠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爲樂也
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曰何也予曰無福消受耳吾
家與鄒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
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
耳以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
耗恐終有之越一年張得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造輪奐一新將完木
匠偶與其子戲墜地死訟于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訟始息
而新舊房屋回祿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
有大禍今以萱村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

吁可妄求乎哉鄒定四者余母黨親也掘地得埋藏果陸續俱罹回祿

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

之數況又暴殄天物耶家叔兄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彼獨

永享安樂何歟予曰渠振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深淺厚薄久

近因之亦須人事加培植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蹶其基將暗漸消鑠

百年之後能長保如今日乎哉

劉次公道渠鄉近事泰和郭某者爲邵武巡檢罷歸家甚饒易廪粟得

百餘金槖之俄而忘其金郭某者甚疑其妻妻不能自明督過于侍兒

然竟無踪跡因索諸雷神神告曰此汝邵武時所多攜物也今復化去

耳然汝有竈神留十金尚在吾示汝左驗乃夷竈掘土三尺果得金如

其言故物也鄉里競爭訝之事亦神怪哉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多不

自裒神將抑之取非其有物必去之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

利予巡按雲南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寃欲訴秉燭獨坐突

有一人在前叱之曰察院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復命有同年□主事丁憂于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分二百金與兄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志也不得已受之歸家數日供三牲夜靜將禱前庫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宦程途遠洩此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彥克鄭詰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午年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知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妾掌家所遺數萬金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鉄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齎恨而死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相繼死止一女孫竟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館賓餘姚沈少霖前年館于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譚及冥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豈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甚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若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而何未幾爲賊刺殺之

洞庭山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壟斷之徒而尤過之鷄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緡孳孳惟貨賄是急居積取盈算入骨髓恤義事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笞炮烙慘于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罄其所有席卷一空盜喜過望于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愿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十里絕無

民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我也不虞舟人截纜以去揚帆捩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凡賈舶經者知爲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駢首就斃無一存者此余得之陳曼年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得之亦不知其何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于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明鑒哉

湖州儀鳳橋宣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樸實二弟則儇劣貧甚其所居也價不值十金隣有倪知縣作宦歸家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僅温飽宣二糴豆過太湖舟覆死焉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燎闤闠衆以鐵練鎖橋柱上其妻徧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來家宰牲遣祟破蕩狼藉視牀頭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荆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橦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于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幷年爵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丁母憂歸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此長兒在國學聞同舍生彭汝清道其詳歸爲予言如此殊可爲貪賄鬻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嗚呼可畏哉

大題鄺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粥蔬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母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間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日夕撥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寶貨東

歸將泊舟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酈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酈號痛欲龍門子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往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恆有物哉

吳門有大駔資鉅萬丘金積玉無算也綺縠充于筐篋米粟朽于倉廩而日經營不已鳴鑼而起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不得息其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積幸不爲少矣奈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己也而惡之乃潛置十金于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貴賤籌生息既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居衡岳紫蓋峰下石穴爲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掃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爲常有一富人贈以紬袍劉欣謝而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也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門有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菴則心常繫念因市一

鎖鎖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繞吾方寸大爲失計適遇一人損而與之吾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以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己之自苦也得非大惑歟老傭聞其言翻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內編

保家

前言

徐文貞　張居正

往行

張　泰

治生

前言

蔡虛齋　謝艮齋　張時徹

陸梭山二則　教家要略　厚生訓纂

袁氏家範　祝無功

往行

譚季芳　劉忠宣　王汝訓

攝生

前言

往行

歸全

前言

往行

行樂

前言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五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保家

前言

徐文貞公曰所謂世家者非謂能世產業乃謂能世禮義之教且人未有禮義不修而能保其產業者乃不知務世禮義之教而懸空欲世產業以求稱世家亦不可得也

張居正曰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

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搔座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憂子必剃且搔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讁議爲哉

往行

張公泰都督鎮寧夏踰二十年綽有賢聲石彪充游擊將軍巡邊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彪曰都督家一古瓶可寶也彪卽爲書仍僞爲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旣而彪至以不得瓶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迫之其子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所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艴然不悅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吾祖宗所貽豈可爲權貴故棄之彼總兵能百年我總兵亦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病不出

治生

前言

蔡虛齋寄李宗一書曰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又別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大概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恐亦未盡其道只是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仟陌由他無置錐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旣未得有官之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久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宗一且有二弟可令事生計但要令勤恪不華如某則孑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爲此費心非是圖貨財滋殖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

謝艮齋勸農詩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

張時徹曰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陰稼穡滋碩賡庚日豐丈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豈善竊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無他道也順陰陽之和適寒溫之節時未至不先卽至不後則殖明於

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寢未興先興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則爭先安逸則遜長則殖播種必疏剃草必盡地無隙餘耘無鹵莽則殖畎畝有經燥溫有節傭奴必恤其私牛羊不亂其羣鷄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則殖錢貨取足於費禮食取足於養宮室器械取足於用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修饁餉入理蠶織裳服不粥於市則殖凡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爲功者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爲

梭山陸先生曰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餘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餘以三十年之通制國者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時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旣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旣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教家要略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旣不可爲則舍農更無資生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而鋤或掛角而讀亦何害其爲士哉況古者士出於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預講於平時可也

厚生訓纂云人之經營財利偶有得意致富厚者必其命運亨通知造物之陰陽其間有不達者欲以智力求之僥倖目前其心欣然不知造物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所謂人力不能勝天大抵轉販經營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眞又須本分不貪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

薄必無後患矣

袁氏家範曰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廢棄至于兄弟相處或因一糧荄之微忿爭失歡倘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于鄰家實利有及于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爲勤儉貪耳吝耳

往行

譚季芳上海人故工部侍郎倫之曾祖也始以族大爲懼痛自抑損散財積書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謫戍人始服其識

劉忠宣公常言財貨惟務服賈而力得者始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愼惜況宦囊之貨悖入者乎

王符卿公汝訓冲夷恬雅家世素饒于貲足侔素封乃父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鐍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覩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于人莫重于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于心也大人爲此蟣蟣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諳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又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諭一日盡招其族里諗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劵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于學卒成進士雅望𤁅𤁅起士林雅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

攝生

前言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又與李都御史書曰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涼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解有內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姜附子諸性熱之藥若服熱藥則病熱益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爲陽爲熱在裏爲陰爲寒失之遠矣此卽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愼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又朱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跏趺靜坐自視鼻端注必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効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

又答侍御王子沂書曰用藥物責近功徐圖其効爲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頤養之要在節喜怒最急之恙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飲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疾氣交

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減之矣不然藥劑雖良氣稍失和則凝冰燋火恐未易收効也

祝公允明曰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陳師曰余少年甚弱自三十六歲危病復甦之後似精神倍昔能耐勞苦今老矣日不過菽米二合亦嘗絕葷但每日黎明起終日兀坐不倦雖懶應接厭談俗務而搜覽筆札則不以爲苦意者神存也夫精氣神玄門以三者爲至要予以爲神爲上氣次之精又次之天地間惟氣而已大易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則神又天地之樞紐也而況于人乎

陳白沙與門人容一之書曰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如何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崔公銑曰子產醫和論晉侯之疾固義精而致微故傳者比而屬之奈

註者失其旨焉子產曰君子有四時節宣其氣一之則生疾醫和謂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曰有五聲遲速本末中也又曰煩乎淫聲慆堙心耳則非中聲矣物亦如之指女也煩乃舍也亡以生疾則節女矣六氣生五味發五色徵五聲皆指五行也淫生六疾四者之過也晉侯之疾以女故六氣之淫夫陰之氣凜冽也陽之氣溫煖也晦之氣晝闇也明之氣宣朗也風雨之氣寒涼也以六者分朝晝夕夜焉由四時朝晝明夕夜晦風雨陰陽時見序爲五節卽樂之節也陰遲則陽速相及使陰陽得中風本則雨末相及使風雨得中晦明皆然失中爲過過則生菑大氣之淫猶樂聲之淫也故曰過寒熱諸疾猶聲之慆湮耳日也故曰菑女陰陽也言其體溫柔禮適四方以婦人從晦時言近女當以夜疾生以類應子產所謂一之也夫人道基于男女謂天降命淫則敗德與身謂天降威日用至切要者可不敬乎

吳文定公謹疾箴曰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況此身父母所遺家有用物則謹掌之而況此身妻子所仰身之脆輭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

百疾疾之未來有術不知疾之既來有術奚施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悅目唯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唯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費多思則傷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刑不可大勞神不可大用凡此數語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齋戰同匪疾是謹唯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太保費文憲公記尙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于病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痰火重以庚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瘧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

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帨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旣而啓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教于飲食嗜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三十年矣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而不敢忘且使兒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實却疾養生之要旨也

陸公平泉曰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剩噴爲四暢此小安藥法余所服二丹曰蠊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旣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養生歌不知何人所作乃養生者要訣也歌曰食得飯屙得屎這場快活眞歡喜人生本以食爲命養身不可不調理太飽則傷心太饑則傷胃不飽不饑得其中五臟安和有甚事心酸世上幾多人不學養生眞可惜醉醲飽鮮恣躭歡暑溼風寒少避忌直交惹得病魔侵方去使錢求藥治眞藥去了吃假藥指望壽長却不濟勸世人聽我語

趁健吃飯且屙屎有朝一日吃不得飯屙不得屎鳳髓龍肝也徒爾長伸兩脚面向天埋在荒郊誰看爾天陰雨溼髑髏寒白楊愁殺秋風起

朱以功曰恬淡以養心戒怒以養肝節食以養胃遠憂以養肝寡慾以養腎少思以養血省言以養氣此保身者之所當知

鄧文潔公曰夫火下水上爲旣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是收視返聽藏聰明于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

又答張洪陽相公曰弟最善疾蓋三折肱焉由今試之藥物無過于精神工夫莫要于還返惟兄留意旣讀書亦但借爲收攝之助若貪多務記而未免傷神矣

張公時徹曰養生者未必得養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然不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鑒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災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

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韓公邦奇曰夜氣牿于飮食以此如仙家忌烟火食但吾儒從容而進

仙家躐等而成飮食豈可費哉

田藝衡曰宋時包宏父年八十八樞祕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之術恢曰一服恢吃所藥乃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坐大笑予鄕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于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塡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爲予言一生臨食祇啖其半常留有餘不盡之意蓋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劉仕義曰醫道精微莫先明理有疾宜藥也庸醫寒熱亂投祇以害矣則不如勿藥古人以不服藥爲中醫有以也夫用藥宜脈也庸醫虛實不分祇以舛矣則不如勿脈古人望聞問切有以也夫

又曰古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觀種樹之法可以得養生之道矣

又曰世之攝生者餐苓服石固爲妄投熊經鳥伸亦非妙理大要養性清心此其本也邵康節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于性命亦潤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非只有操心是要規旨哉

又曰攝生之道斷慾爲先斷之以至於盡可以立命矣彼恣淫無忌者譬諸抱玉赴火其不自喪其寶乎

又曰呂純陽詩曰精神賫與粉髑髏却向人間買秋石寒山詩云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黃庭經云長生至愼房中急何爲死作令神泣稽叔夜詩云役神者獘極欲疾枯縱體淫恣莫不早徂何不戒哉

又曰逍遙子歌云淡食能多補無心得大還養生者宜深念

又曰修養家當知其所以生斯知所以養其生矣見楊子曰父母交媾之時父精爲陰母血爲陽父精先至母血後衝精開裹血是內陽而外

陰也故生女毋血先至父精後衝血開裹精是內陰而外陽也故生男以是知男子修眞在固精固精先於寡慾女子修眞在調經調經先於理氣呂純陽云竅取生身受氣切莫怪天機都泄盡旨哉

又曰長生之要其在房中乎時加撙節保惜眞元則延齡益算端在於此此攝生第一義也不然竅漏無度中乾以死將誰咎哉河濱丈人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造化之源性命之根本也嗜而不知禁則侵尅年齡蠶食精魄闇然弗覺而元神眞氣去矣是以古人於此恆有節度二十以前二日復二十以後三日復三十以後十日復四十以後月復五十以後三月復六十以後七月復又曰六十閉戶忌其人者有九或年高大或唇薄鼻大或齒疎髮黃或痼疾或情性不和或莎茁強硬或聲雄或肉澁肢體不膏或情悍妒嫉皆能損人並不宜犯之忌其時者十有一醉酒飽食遠行疲乏喜怒未定女人月潮衝冒寒暑疾患未平大小便訖新沐浴後犯畢出行無情強爲皆能使人神氣昏潰心力不足四體虛羸腎臟怯弱六情不均萬病乃作特宜

愼之此節慾之道也浮丘伯原道歌曰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執迷不得往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眞人顧此斷慾之道也始焉能節慾焉能斷殆庶幾矣

又曰養德者貴先識性養生者貴先達行人之一身百骸備具而內體多昧昧焉大司馬王浚川公言之詳矣因錄之其言曰腑臟內景各有區別達以行衞養生之要參稽古論述此明徵凡人咽喉二竅同出一脘異塗施化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主吞嚥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爲氣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脈之行氣之海也咽系軟空接胃本爲飮食之路水食同下倂歸胃中乃水之海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飮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形謂之會厭當飮食方嚥會厭卽垂厥口乃閉故水穀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則水穀乘氣迸入喉脘遂戕刺而咳矣喉之下爲肺兩葉一曰瑩謂爲華蓋以覆諸臟虛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呼一吸

消息自然無有窮已乃淸濁之交運人身之橐籥也肺之下爲心心有系絡上屬於肺肺受淸氣下乃灌注外有胞絡裹以黄脂其象尖長圓扁其色黑青赤黄其中竅數多寡各異迥不相同上通於舌下無透竅惟旁有系一脈下連於腎腎氣注焉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脇周迴相著遮蔽濁氣使不得上薰心肺所謂膻中也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獨葉者有二三葉者其系亦上絡心肺爲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短肝葉下有膽膽有汁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施氣運化薰蒸流行以成脈絡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胃之咽門咽下有膈膜膈膜之下有胃盛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色其形如刀鐮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下左有小腸後附脊膂左環回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即迴腸當臍左環回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迴腸左環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爲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味精液上升化爲血脈以成骨髓津液之餘留入下部得氣海之氣施

化小腸滲出膀胱滲入而溲便便注洩矣凡胃中腐熟水穀其精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脈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小腸至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闌門必別其汁淸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穢之濁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外無所入之竅全假氣化施行氣不能化則悶隔不通而爲病矣三焦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穀往來皆待此通達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大陰之分而行傳胃中穀味之精氣於肺肺播於脈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沁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迴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納此脾胃大小腸三焦乃咽之一竅資生血氣轉化糟粕而入出如此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似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繫於心下條過屛翳穴後趨脊骨下有大骨在脊骨之端如半手許中有兩穴是腎帶經

過處上行夾脊骨至腦中是爲髓海五臓之眞惟腎爲根上下有竅穀味之液化而爲精人乃久生腎虛精絕其生乃滅凡人腎虛水不足也補以燥藥以火煉水其精乃爍攝生者觀於腎之神理則夭壽之消息亦思過半矣

張公袞曰柳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惟肥牛擊大豕封羣羊以爲兄饋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有韓退之以李博士服丹致斃志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今或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者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誠哉是言

又曰病中嘗以語箴外甥胤曰人之血氣孰從而壞火炎則焦氣逆則咳審斯二者繼身之害汝旣書以爲戒有或之以怠飲食生嗔語言至

再是其明者須臾而其蔽者常在汝之一身幼子仰承先考攸賴一或不謹傍人所慨汝之聰明可不自愛自艾

黃省曾曰醫家者流以六氣爲外因七情爲內因病各有因信乎予曰皆因內也茂暑鑠彙質薄者焦而芙荷發色嚴霜隕物柯殘者凋而松柏揚秀內藏者厚則客氣不能移也故長夏之候悲慘則肌涼隆冬之時盛怒則面赤殷憂白髮多思耗神膚密拒風精完耐勞未有內氣和暢而外邪干之者也邪之所輳必於其虛苟能安和恬淡情調志適皥皥嬉嬉雖有瘴戾弗之犯矣故曰精神內守病安從生也

王文肅公與友人書曰弟掩關來頑鉄如昨比者稍因外魔自省于鍊心養氣得分寸力翁丈即令身心塵境都無纖滓於禪那更易入蓋多讀道書多尋道友不如大靜一番先除此心散亂後除昏沉又後則三關九竅消息自覺凡丹文談藥物火候其理實然而其枝葉未必如此零星大要怕學人道聽塗說故作隱言明者自得耳翁丈自戢心體認以無爲爲宗待一念不生彌旬浹日夜覺頭中有物融融汨汨而起者

卽此是藥是火其餘不必多求也

又曰葛仙翁丹法往于都門道藏中曾讀之一過此蓋悟後拈成多方誘導鈍根使人知實有此理實有此事又使知萬法歸一各以其性所近入之于無掛礙爾然不省竊謂外丹之妙至人决不以書傳我輩卽精向往而夙緣未湊恐反墮狐跡不知姑守空淨雖今生未必成而來生或不致流墮此不肖自知自恕卑汚可耻非所當爲上智道也

李公詡曰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卽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之意若人以不殺爲威廉不以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脈望云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爲神出入之門息屬鼻爲氣出入之門神屬性氣屬命瞬自相依則神與氣相抱神氣相抱則魂與魄相附魂魄相附則性命在我而聖域不遠矣

又曰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火水交媾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閒空

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卽所謂眞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攪黃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往行

徐彪字文蔚華亭人太醫徐樞之子以醫名治化王及昌平侯陽洪病皆起於危殆遂擢御醫陞院判每入侍疾必進敬身之諫景皇常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問攝生對以固元氣其隨事納忠類此公質直洞達善談議不阿不驕人有急者往治之弗圖其直貧者反周以薪米怨者反報之德其所存忠厚又類此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蘇守命一老人傳檄公問老人年幾何老人答云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尙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信吳人多文哉因爲流

涕不久乞致仕不許

張莊簡公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卽吐之公私屬禱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愼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患也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楊康惠公志學旣以刑部尚書得請灑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卽手錄之嘗曰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老充晬或謂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耳著有澄心說

鄺公子元由翰林補外偃蹇十年餘悶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如夢或發譫語或曰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

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數乎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乃重重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朔望日後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其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不患念起惟患念遲相公貴恙必原于水火不交之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冶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所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遠之則心火不至下矣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高明有楊銓者字惟虛嘉靖戊午貢入太學京師聞其辟穀自公卿以

下莫不客之餽之羅文恭謂其五年不食連舉二子好相宅及醫蓬跣入山步健如飛也其遊武當贈以詩曰爲儒不解遠尋仙妻子相依住海邊身自休糧非煉藥足猶棄屣豈留錢地中五氣多年識旬內三庚晝夜眠獨有名山懷舊約一囊風雨去翩翩揭陽周君篤棐爲台州同知萬曆十五年春正月予見之金華時辟穀五月矣數訪之敎以專氣致柔一言甫別去兩月念母老一夕舉官帽爇之次日角巾見客遂投牒歸頃詢于王實軒懋中則其家貧甚丐貸以活而辟穀如故也

唐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竹鶴老人何太守澄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曰老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歸全

前言

韓公邦奇曰夫人固貴於壽矣壽而匪福者累福而匪德者辱人故有

年壽有福壽有德壽惟德則尙壽也箕子演疇用昭福極首之以壽而曰貧極曰疾極曰憂極斯不亦累矣乎累奚以壽申之以富康寧而曰惡極曰弱極斯不亦辱矣乎辱奚以壽故以攸好德終焉則其壽千萬世未已也

李元薦曰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延齡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付後事至有哽咽不能言者死後卻爭競紛紛是誰之咎也及後尙無恙預爲此囑紹元方九歲紹郎方八歲未知日後長養成人否然不可不爲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崔銑曰年之貴於天下也尙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跖壽者殆各値其變也

張子誼曰嘗親聞學士廖洞野先生曰其叔祖得內養術年過一百二十餘先生篤行君子也言雖不誣而未得親見及陞任合庠□□□合城有喬茂盛者年一百歲終身未嘗與人爭諸曾雲皆年二十餘每與鄉飲作介飲酒食肉如少年郡守異之爲扁百歲翁之門以旌其壽且

復其家徭役踰五月康寧無恙忽二日不食舉手謂諸孫子曰吾壽終矣爲我謝郡守及諸賢大夫遂卒觀喬公積善享百歲而善終則知人之夭札遘及無名惡暴之疾與夫身陷形戮及諸不祥而死者豈非積惡之報哉

往行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智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爲寶慶知府永樂二年詔選東宮官隨陞通政兼春坊中允三年陞禮部左侍郎又奉詔侍皇太孫講公端莊凝重雍容有大臣之度年八十奉敕致仕上賜馳驛歸璽書褒美年九十終

楊文貞公遺囑數條如不用孝帛等事眞足以警流俗悉附于此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國恩未報此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務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衣殮須用絞衾庶幾柩歸經過閘壩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

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必新作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爲己持孝大非禮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久病數數累公卿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干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遣祭遣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友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却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寫書托徐尚書大人倘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州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慳庶得早完如延緩稍遲必累及鄉里重吾過矣一柩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卻擇日葬亦不可久停蓋死者復土則安矣一啓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拾包裹愛

護舟中尤須謹備雨水漏溼片楮隻字不可損壞遺落圖畫皆然葉公盛曰楊文貞公傳乃王抑菴尙書筆也楊公嘗三致書商確筆削復再致潤筆且求其親筆書俾子孫寶藏王忠毅公行杖亦公無恙時口授指畫爲之假王鹽山名至於臨終神道碑銘旐題主之類某出何人某出何人皆公所自定豈豪傑之士固亦不忘身後之名歟然亦可見前輩於生死之際其不苟如此

大學士金幼孜簡易沉默不伐善鶩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請啓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爲子孫求祿君子所恥遂卒謚文靖

陳繼初諱嗣初字□□號怡庵吳興人仁宗朝以楊士奇薦初授國子博士歷官翰林檢討逾年以老疾致仕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沒無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如何事答無事遂卒

曾學士棨病卒且氣絶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爲

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夏瑄字蘊輝湘陰人忠靖公子蔭尚寶司丞歷太常少卿病篤猶以地震爲問語不及私惟書遺教囑其子崇文皆檢身奉職語又賦一辭亂曰梅花一枝閒春風雙佩響拂衣而歸天清月朗造化小兒齊聲撫掌遂卒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頭皓髮燕樂一堂之上遂名其堂曰壽愷自爲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魏文靖公驥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天順甲申遇憲廟即位詔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公九十一歲進一等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已成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居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天恩深

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靄清芬燭吐花官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深恩秩有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度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牕梅和雪獻春妍烟香旋灑延佳客詩就清吟讀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神仙辛卯元日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圓子與孫昇平又喜沐晨昏江河合流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棲蓬蓽只效封人祝至尊秋間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恩乞得江老鄉蓴鱸隨分猶鐘鼎泉石長甘卽廟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居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之上御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具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勅未臨浙而公

薨
王端毅公恕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年九十朝廷差行人吳志乘傳存問幷賜牢醴月給米二石役夫四名子承裕以刑科左給事中便道歸省陝西宗藩暨鎭巡守臣藩臬司大夫相率致賀賀有詩里巷喧闐觀者如堵楊文襄爲序舊臣存問錄曰尊賢養老虞周之制代以日詳而漢唐以下莫之能及間有之情弗稱其文或加之匪人不足以爲訓今王公自郎官至極品幾五十年中外想望其風采其在方鎭有虎豹當關之勢焉在廟堂有泰山喬嶽之重焉比其家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呈而川陸增媚故受知憲孝二朝言聽計行天下陰受其賜始終一節完名而歸天又錫之上壽以有今日煌煌使命賁於里閭敕詞藹然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且望其嘉謨讜論以裨不逮是卽周康王嗣位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而非公其孰敢當之哉在昔唐之裴晉公宋之文潞公皆以高年耆德爲世所尊而當時所以待之者未嘗有此我先朝尚書蕭山魏公驥嘗

被存問而不及拜命君子有遺憾焉公年雖耄而聰明強固猶日親書史筆削不倦其壽殆未可量於呼若公者於斯文爲名賢於斯世爲大老朝廷所以尊且養之者寧止是哉公年九十三猶討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王虎谷贊公曰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子承裕官至戶部尚書淸愼有父風

楊守阯字維立文懿公守陳之弟也成化戊戌會試第三廷試第二初授編修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家居七年一日筆數語於册曰學文師韓吏部道學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章可得而聞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正疾邪至死不變越五日爲正德壬申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寢距其生正統丙辰七月七日壽七十有七高都御史明旣致政歸創早閑亭累薦不起卒時題絶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云平明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儲侍郎瓘易簀時夫人以公平日所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盛囊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言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非素養定焉能至是

劉公大夏嘗預作壽藏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天下也耶用是述平生所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李公選素強少疾晚而益壯長耳秀豪又素有陰德人且以爲百歲無恙中夕忽謂二兒吾生平不妄撻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宦三十年不來一指摘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吝既貴且壽可以見先侍郎地下矣以不善積蓄故遺產不免使爾曹餒奈何卒之日泰淑

人出王母所賜金始成殮其子鬻所分產始成葬

楊司寇志學旣得請歸灑掃一室終日危坐讀書有得卽手錄之嘗曰衛武公年九十不忘進德吾曷敢自怠時起居節飲食頤養充睟或謂公有道術公曰修養之說不外吾儒求放心之一言而著有澄心說庚子冬得疾辛丑正月卒享年七十有五先二日夕有光如電迸散公所居屋上至是日召諸子勉以忠孝末屬纊時冠微不正猶自舉手整之斂容而逝說者謂有曾子易簀之意

曹定庵先生初以定名庵旣有愛唐人靑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旣高守道彌篤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之以代不報年八十時作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飧罷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氣自天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

劉文肅公中忠嘗自製墓誌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

每當春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余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如無子矣或者乃曰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衡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安者蓋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卽去則罪曰大媿曰集士夫淸議幷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游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以焉不敢有恤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尙虛名此予平生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余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媿魄矣尙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

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己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丙戌會元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元年今聖登極詔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遘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衢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贄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列傳名卿推許士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晦遂卒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古人中求之

世宗中興賜書褒嘉戶部尚書韓文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賜詔有曰比因權奸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迺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嶽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

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寧起文彥博於衰九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
□□□□□□□□□□□畢文攸拜伏感泣年九十三而卒吏部請
謚有曰愚同寧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得請謚忠定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居鄉二十餘年
有奇謂爲古今之僅見非耶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
其家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
官其曾孫爲尚寶丞

馮溪田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巾野服
鶴髮童顏望而即之皆德容令色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
始告終

董公樸晚歲預爲壽兆預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憚閻羅之句

史大司馬道既致政歸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公遍詣諸鄉里親識投
刺且於十六日邀請老友詣莊所杯酒相歡至十八日病二十六日遂
故是日合郡之人無慮識否雖童稚婦女亦皆流涕赴弔而哭且盡哀

家主至有不能認識其爲誰者
席文襄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淸苦體國一
念可質鬼神旣死無愧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
邪正審於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譚太初以戶部尚書引疾乞休獲以尚書致仕歸家田不滿百畝深居
簡出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遺戒子孫勿請䘏典勿求墓表論者謂
其湼不能緇寵不能榮進以三讓退以一辭庶幾古大臣風云
文徵明片言隻字所至寶之壽居九十與客書墓銘執筆而逝
徐文貞公之捐館也八十有一歲一日呼太常君集子弟而喻之曰吾
受國恩厚無以報是在君等吾旦暮且去矣案頭械一册指曰待吾去
而後可啓械也太常君憂皇甚於名醫無所不致咸請進藥公拱手謝
曰勞諸君胃弱甚藥何能補且吾數盡此矣更一日語左右若欲起坐
者俄脫然而逝太常君哭啓械則所以經紀身後咸備而其大者毋乞
恩毋侈祭毋作齋醮毋遠送葬殮止單練幅巾深衣不得用金玉繒綺

蓋公前二歲手筆也

張公九一之父萃訖終勅其三子曰余孤在固家天悔禍於張氏俾承斬焉欲絶之胤以天之靈獲遂臚下漢昭烈謂六十不爲夭吾行開六袠矣見若抱子勝管轄若母儷余以老傍絶姬媵使余脫然而忘戀勝魏武死之爲言歸也天實欲逸我以歸而何悲也夫銅石槨者猶有卻裸葬者矯而廢禮昔范史雲令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襲君賓衣周於身棺周於衣粱伯夏殯已開塜塜開卽葬吳季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吾甚慕之若輩無復有所加也

行樂

前言

方遯志曰適意莫甚於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胱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

唐伯虎行素不羈及坐廢益湎于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

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起無人掃又花下酌酒歌曰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拍手唱山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隨青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昨日花開有謝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又有嘆世詞四闋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其一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眞浪猜淸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無別計策其二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北

卭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受奔波回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戈也須牢抽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其四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淸鏡中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盤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王公世貞曰自謝氏修工於發端而三五之雄麗與江山文物之盛煖千古至於今尤爲人所艷游顧其游者覊客波臣往往不能挾勝且以供其目若守令之屬亡越境交又案牘奪之監司而上其四履廣矣資力饒矣簡書繩其前僚吏跡其後入則兀兀一室出則騶從擁蔽之亡論其游而能發之於咏歌爲山靈責問其官某地也問某地之爲江爲山爲文物不知也顧獨白香山之治蘇若杭蘇長公之治杭若吳與庶幾無兩負耳

王文肅公嘆世詞曰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魚歌一二都嘲我漫天網羅身被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天呼決不上長安路黃粱夢已徂破衲還堪補聊就人天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寃讎萬事總悠悠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姸又說醜可憐担盡人間愁空笑破他人口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羲皇一夢君知否爾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担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蔴救饑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賒到了成餘話讒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鑽龜更打瓦你們圖甚王和伯一任閒闘要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纔干罷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少易陰河清難俟如欲在世出世須是知機不與造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卽與兒孫種福兒孫福付之

兒孫抽討物外之閒身東猶眼前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瀹茗焚

香魚魚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勝凡事只求日減

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外編

宰相上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屠胥甫訂梓

宰相上

前言

高皇帝欲相楊憲劉公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一日偶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慽夫天下豈獨理哉然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重臣者以道事君

分職率屬正君而國定權臣者作福作威太阿倒持矣此立政立事不
躬不親之別也天下治亂之原實出於此是以首重之又曰使吾言不
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
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
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將國柄枉法
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朋比搖於羣邪蠹害政
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裂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
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
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至于壅蔽卿
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
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爲典章但慮陛下一日萬機勞神太過臣愚
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
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數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

患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天順日錄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型尙存文貞間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然亦未嘗不擇而問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拘舉子入考文學又甚而造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不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徐武功有貞謫金齒後赦歸有杜董者公門下士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眴者眞宰相也

王瓊曰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身爲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

虞世基朱弁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謂不然吾恐君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爲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用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語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言其□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移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爲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宮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

書成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況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矣然自

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樂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丘濬曰皇明祖訓有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

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柄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論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不可勝言者是以我太宗皇帝卽位之初卽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語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聞謨謀旣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孝皇卽位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庶吉士鄒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復見君事多壅蔽公勿就職請見君歷陳政事可否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韙其言

鄒智曰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輸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旣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

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旣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社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之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權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

陳建曰大臣以陳善格君匡國寧民爲職不以阿諛媚悅爲恭楊文貞前譏蹇義謂不當言天下太平勸上微行以取媚似矣今乃因張燈之盛作太平聖德詩獻諂焉去蹇何能以寸噫當時林長樹陳祚之囚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救二人之章之爲賢耶宜乎李文達追憶解縉之賢于魏徵而謂諸人之不及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謂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噫

何孟春曰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甘草爲國老蓋藥之性不同人之

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疾亦有非獨藥可爲者甘草能和諸藥
有國老之道焉國老之道使人各效其才而並用之謂和若君子小人
判乎其不相謀决不能使和也甘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甚毒
相反相惡决不能使和也今以甘草與甘遂同劑鮮不至殺人者在易
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誠
深矣

崔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玘論内閣臣玘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
仗節也

崔銑曰皇祖賦睿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有闕文其言而後留此
固大臣之義也今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
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方陳謝
恩留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
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共諫
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己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劾而實

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尙安能使朝廷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爲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旣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溫旨假君父以逭己愆則誠信交而欺僞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也或曰今欲平治先三要或問何謂三要曰內閣掌印一要吏部尙書一要左都御史一要李夢陽曰內閣之要大而公吏部之要明而執都御史之要貞而無回大生公公生明明生執執生貞貞無回又曰大人以天下爲度書之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度也論相者曰鼻吸三斗醋曰腹內好撑船亦以言度也相必言度者以狹人氣常勝也氣勝則偏偏則空空則懵天下之大人恆澄明澄明則能鑒物也今人但知宰相包容不知包容中自有明鑒也不然模稜胡塗亦謂天下之度可乎

韓邦奇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也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之責危疑之際其難處哉天以周公之聖遭讒而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寄

安危又與周公皆開國功臣所遭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爲一營救伸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軋危而不扶者何也此其所以爲召公太公此周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百年之靈長也當成王之疑未釋苟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朋比則周公之身或不可保幷二公不安其位矣二公豈爲己位之不安哉二公又去則周之社稷何倚焉况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安寧故持久以需之易需於穴出於穴此之謂也若淺識狹度一有爲名潔己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矣

胡世寧有疏曰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姦相之弊革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門總之所以穩當明著于祖訓首章以爲子孫萬世之法至我太宗文皇帝簡任内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内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爲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内外新舊職事迨我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常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翺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羣臣尊仰稱爲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卽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議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無內閣取中敎養之人爲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

陛黜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千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絶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旣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諡廕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己地而盡力爲之至於纂修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用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石瑤之忠清楊一淸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姦險媢嫉者濫其位則䝉其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爲首陛下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

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爲非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
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名取掌誥勑遂入內閣位居尚書上安然坐受
舉朝略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聖明豈有不知而何
用於陞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然人心所向如此今陛下
採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瑤舉朝歡躍方謂陛下
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
且不欲羣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羣臣奉旨另推見任兩
員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卽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
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撰勅戒諭羣尹修省彼不
肯撰者恐羣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
其上因而代己也此其心迹甚明惟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
廖道南曰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颺言敷奏者不同內閣首稱三楊一
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潛孚閱歷旣多而識見
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

譖之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何云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敎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出於表暴而天下自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宣廟委任楊李眞可謂萬世法

嘉靖□年余珊上書曰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傅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燮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關君德之得失設施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欲說以求脫遂至釀成大禍而已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

陳絳曰問相於宦官宮妾不知名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名相得矣

又曰計支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不惟天下士大夫蒙福卽天下蒼生實蒙福矣

嘉靖二年給事中劉最疏曰閣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爲賢否天下視之以爲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以求去旣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爲決一己去就以爲感悟君心之機違其言而必去用其所薦之士之品爲差噫斯道之廢久矣魏文侯尊卜子夏段干木至命相則曰成孰與璜是以名高乎桓文而治夷于列國漢武帝賢仲舒敬汲黯至立相則用弘與慶是以威加乎遠夷而德儕乎秦政皆不能克己之故與故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王守仁寄楊廷和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也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

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太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造有闕文羣臣雖劉基之智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蒞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成祖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詘表能於誠顯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逆瑾竊政因戍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怨止於褫秩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是特婦女之狎躬鄉愿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己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

鄙於人主賤於六曹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故寵鄧通必展申屠之直錢若水感昌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耶

又曰古之大臣不薦士人皆責之文侯之擇相以係天人之去留非他宰輔小臣百執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爲天下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任求如漢平勃之重厚唐房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克顚隮不徒執簿呼名窠坐資級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爲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平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件食恬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情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古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慶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臣謹按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

能以自克五陽強臣之拒而淸莫得以下同又屯飛鼎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鼎覆餗之凶不可以不愼也臣又按陛下之友得易姤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悖下則我之仇尙友之云臣願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爲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杞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重陰抑陽黨邪陷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玆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任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爲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爲敗夫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雹毁瓦甓殺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雹霹靂大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遁也人生有兩首四目玆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赤風主火災賢奸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

則今日之變謂非相臣之積漸也耶夫是臣者歷事先朝曾無寸補每以姦佞媢取寵榮旣覆前轍之車莫及噬臍之悔此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曲營虛譽以欺陛下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爲此臣不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夷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臣請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悖德夙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若有其人取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弊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賚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臣遐荒疎逖冀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諭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爲宰相論道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爲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

項甌東上張蘿峰書曰天子之職惟在任相宰相之職惟在下賢其周
恤民隱除奸革弊皆衆賢之職也天下之賢孰無忠君之性宰相又從
而禮貌之豈有不感激思奮以求無負天子故稱周公之輔相之功吐
哺握髮始以周公之明聖能不辭吐哺握髮之勞者其學根本于敬也
人心惟敬畏則兢兢業業視昆蟲草木如恐有傷視匹夫匹夫亦爲天
之聰明也肯于士者不之敬乎夫士不同其當敬一也有英敏者固可
辯天下之務有緩厚者尤可養天下之和有爲明主所棄而士論歸之
者有爲士論所鄙而明主親愛之者有建明累于學識而心事無他者
有形勢相偏性行相戾而未必無他長可取者要皆所當敬是故來則
未嘗不見見則未嘗不愉悅以作其氣從容以盡其辭辭順必求諸非
道辭逆必求諸道論事雖或如爭事定不失和氣夫是謂敬士也宰相
敬以下士士協恭以事君天子可垂拱而理矣然敬之一字未易言也
以舜之温恭而禹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禹豈不知舜之不爲丹朱乎
必謂人之變遷無常雖聖人不能逆料其後耳老先生自謂與古聖人

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人何如也其持敬之功固當百倍于古聖猶恐失天下之賢士若復盛滿而忘儆戒將不覺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而面諛脅諂之人至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哉及蘿峰得請歸又書以爲聞之伊傅之未相也華野傅巖之朝夕當與農夫野老駢首雜處耳及三聘之勤後車之載天子方有以寵異之而勳業遂覆天下矣司馬公之入相也一時振作之功亦掀天而揭地及退而居洛眞率之會下及遺逸至于朝廷天下絕口不復言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彼諸君子皆有以識此也老先生昔者在朝已成安富尊榮之業今之優游海上惟當倡率鄉閭以成親長之俗而已若夫無地起樓臺居不謂之陋下堂拜縣令勢不謂之屈油油焉齒于族齒于鄉亦不失爲尊且貴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亦非忍于棄天下也若然則進退兩善尚何間然之有兩書備盡大臣用舍行藏之道而敬之一字則尤進而善于天下退而善于其鄉之本也近日江陵覆敗之禍起于不敬而媢嫉過

絕天下之賢者

嘉靖三十二年趙錦疏曰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宮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于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傳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寖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忝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某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今大學士某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恃恩寵張其威權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必聞于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期必扣尅軍士月粮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頤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于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某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

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專權亂政何以加此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陛下何由而知之今某雖莫逃于天誅而某猶得以播其惡者蓋某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某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某姦邪之狀者有列某貧穢之迹者皆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某欺罔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某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惡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某乘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陛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某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某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某任其咎是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某與某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某非某之所能髣髴也粗有文學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聖心必以爲有可用之賢而無關于國家之安危耳然自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掊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諡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

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躬至盛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某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旣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惟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末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掊尅爲得計以營求

爲有能遂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之壞雖有百萬之衆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陛下將某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愼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朝廷淸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

陸樹聲曰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則展閱

又曰爲宰相者先德量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

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宏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其所未備也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又曰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天下之士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於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又曰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于不去者以國事為重也當其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為逼同于求□而不以為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為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又曰荊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

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何椒丘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爲職荆公以同己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荆公荆公當無辭矣

又曰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横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于愼行曰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常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爲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聞不

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於此使以己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己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

又曰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爲相自以結怨已多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凡唐時所誇宰相鹵簿之盛皆起於林甫也其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將相大臣權寵居位在開國時輕在末世時重在太平時輕在艱難時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中國輕在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不甚隆可考而見也

又曰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人不言溫室之樹可見帷幄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當聞之於外然亦不可祕者大抵密謀深畫出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爲賣主之重嘉言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

祕祕則見以爲壅主之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
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
侯勝爲諫大夫常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
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此不敢祕者也故堯
舜有嘉謀入告之命而文王有奔走疏附之臣爲之布德宣譽以結人
心王佐帝臣之事君固有道矣
又曰李沆嘗曰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
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狥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吾嘗三復斯言
擊節嘆賞眞至論也然彼時風俗淳厚紀法修明可罷可行下無異議
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舉瑣屑以塞職掌必欲邀題覆於該部求票允
於內閣及至奉有俞旨頒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
矣而監司長吏曾不聞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之
臣惟取一時允行亦不問遠近上下曾否通行卽取而刻之集中以爲
傳世之具矣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

何必請而覆以申飭報罷者何必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求免於少年之擡撫而不顧政體之虛實使沆當此時能一日居其位否耶即事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即以爲拒諫立攻之矣

又曰眞宗謂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肯效尤此大臣事君之體也宰執之僚同心爲國有言於上無非爲公何者不可使同事與聞而可以私啓也蓋其非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聞於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於衆也故曰非讒即佞後之人臣有欲建社稷之大計而欲以密啓收功其亦未聞沆之言耶然則嘉謀入告密之於外何也曰此言善則歸君不敢任之於己非躡足交肘之密也不密失君謂何曰事變之微權術寓焉固有不可宣言於衆者非其常也若乃承平無事君臣和德之朝而以陰祕之踪劾潛結之計者固所謂讒與佞矣

又曰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

慶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爲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眞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鎭之以醇謹而潛有消彌不至極敝此眞宰相事也天下之事惟樸能鎭浮惟靜能御躁君道也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伎自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効耶

又曰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愼伴食爲譏初未詳考懷愼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貲產所得俸賜分給親舊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廉耻道喪有如此清苦宰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宰執官冗權分各有同異非如後世揆路權有所歸衆皆緘口也欲免伴食之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愼爲之陪貳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爲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則伴食爲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伴食爲能奈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下事付崇以卿坐鎭雅俗爾夫坐鎭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恐不

稱耳

又曰姚宋之爲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爲中書舍人仲舒博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此姚宋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爲政者工謀身之念而闕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語附耳而談非必商榷典籍諮詢時事也故博通之士阻而遷就之徒狎矣

又曰董晉爲相愼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如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撥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爲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爲相者有所不得於上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故人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播之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溫室之樹愼重不泄究之此道則未知也

張居正曰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衆費用太泛皆嘉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卻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公不可得矣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屛絕此四方之所共見聞非矯爲也屢擬嚴旨獎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謹也雖飱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

又曰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

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只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求除密勿敷陳培養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強哉

王錫爵與余有丁書曰廟堂景色大可憂不肖竊於局傍觀之正如大海中一船人人可爲柁師此全在老成不動身色而持其間若與之力爭勝未必能勝而徒損國體今不審老兄何以調停許相公一疏陳義甚高而將來從旁爲審着數大臣止辦一去乃有最便宜於國家無分寸之補此區區所力勸瑤老着意寧耐也吳趙端人而惜其効忠一念太激太露以此遂爲羣少年所趨眼前世事擔子且及兄身閣臣權輕言官語輕朝廷放逐大臣輕此意旨關安危非淺淺也

又與余有丁書曰世事賴諸老且收且放不激不阿目前儘見清澄來敎中云云不肖故亦憂之然三代而下光景決不得十分全美政府既

不攬外權不交中貴則事體自可觀但當斟酌利害輕重隨宜補救于難處中求善處之術耳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意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造膝時也所謂進言者不搏死虎而搏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然其勢不可力爭則上滋不信外廷而言官乃復效江陵時承望故事此眞亦難矣聞大璫中儘有一二可以誠感而義動者其臺省諸君即不能偏諭曉然亦當稍擇其中一二老成不好名生事之人令時時密傳方略按伏嚚訛譬之棋家漫處着子則緊處方得其力老兄既丙魏同心道不得袖手旁觀既擔子着身道不得不可則止勉之盡心盡力勿問利鈍可也

又曰夫相者宅百揆至繁矣其在近世則要領有二銓司言路是也夫辨材貴公故不侵者得之集思貴廣故不抑者得之雖然轡弗弛也盡避之相主何事且諸英俊尤難馭是又在彼二柄外察陰陽權衆獨穆穆以迓衡其得失僅幾希際耳若夫國有大謀贊神聖之主而弗歆其

德此則格天之業寔乎獨隆去三者又卑淺矣夫麴蘖鹽梅最善論也惟酒冽而羹美是爲底績至夫劑量注酌之巧烏可以粒粒銖銖而較之哉

又與申瑤泉相公書曰孤前書謂初政最喫緊者在莊密二字君子喜於生事欲言濂洛紙上之言責望一切小人錯認定盤欲以紹聖調停之說陰持兩可老兄旣宰天下卻偏聽一邊不得然君子卻容得商量而小人露不得一毫破綻江陵怨望不肖嘗以惜國體之言奉勸正恐錮廢不已爲籍沒籍沒不已爲逮捕投鼠不免忌器耳今羣奸已貶罷而江陵夷陵諸子亦遂無再登仕路之理吾兄但正色屹足使天下曉然知其向來持議原不爲楚黨然後爲所欲爲一清言路盡反舊轍譬之着脚高處順風而呼誰不響應者豪傑作用心固欲虛膽不可小卽如晉楚更寵之際老兄反側針氈其勢自不得放膽今高下在心操縱在手天下事但公則生明斷毋更以前二病爲疑也頃董師下顧大以正人當路爲快而特憂一時熱面卒急難于翻轉此老成更事之論弁

附聞備擇其他無可言矣

又與何心泉副都書曰別示士風雖運會湊合然實由生等避權畏事之過門下以此見疑誰敢自信嗟嗟今之建言者即盡取若輩七寶莊嚴之亦費得朝廷幾許官爵乃喫緊最苦而最難籠絡者中間又有等不逆詐之君子未練事之書生此不佞等當事之所以難也我輩今只講明大學秦誓章所容必在彥聖有枝使君子之氣常伸而放流悄疾一節姑在所緩異時事到歸宿地小人不信君子必信之朋友不信鬼神必信之然不佞雖知其如此而齒衰病甚不能爲翁等執鞭矣

又與艾通政書曰大教再辱爲之心眼俱醒辦天下大事得之于眞者藏者恆多可謂要言不煩公請執此以觀人亦請執此以觀用人之人當今之世且莫論王霸但求霸而稍沉重知取予者僕亦當以眞與藏許之若容人則請以從事矣而身直禁闥非如野老可任人爭席爭爨呼馬呼牛而無害國家者且如臺規一事原不杞檜僕等安得都付之混沌茫無處分一處分遂得不容之名嘵嘵至今日然則足下所謂容

者容其謗我詈我可耳苟若盡容其謗人詈人則孔子何不收少正卯用之嗟乎此可爲足下知者道也

又與詹咫亭太僕書曰蒿萊倔起在政事之地身未入國門而羣少年飛書坌集或曰向某在衆人緩頰或曰某爲禁地先容或曰公當助我或曰我當助公此時立脚一不定無論相業奈父母之身何哉來教謂婞婞自好不知所指然竊謂士苟有自好之心而又復隨人之好儀衍妾婦合爲一人老丈試虛心靜觀以爲何如也

又答臺省諸公書曰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臺省諸公執事僕以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戇未有如僕者思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徼寵于皇上非有所修郄于諸公各人知之矣臨末一着豈不知掇拾諸殘唾謾舉二三時政以苟完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牘滿公車矣曾有一言之動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非諷諫非密揭不可旣爲之

諷則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操筆而解鬭端於僕者多矣又何疑乎僕事
上久知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事以不居功不顯
諫爲事一肯竅而每引外廷議論爲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
攻我我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出罪臣于獄及
宮庭緩急之際以此斡濟頗多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
公盡以格套語相敺正則國老之味變爲董荼所敗壞不知其幾矣且
山陰公既以進揭不密善歸己過歸君爲大罪案而僕又以密見糾顯
不可密不可爲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爲妖爲謗蓋極言天
下臣民厥口詛謗之狀以悚聖聽未嘗事指諸公也所言與禽獸畜者
正謂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
仇何惡而遂矢口謾罵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
相加責如是酷乎鄉有評路有口可盡株殺乎僕雖孱朽豈不能以惡
聲相反念訟于朝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甘卹不忠不孝
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上帝而已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

盡知揭有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即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况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至今以爲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藉口削草之忠匿原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增減者豈不能删去觸忤諸公事而避矢石之及哉明有皇上幽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置喙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且載起居注中不能盡辨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篤風水之說詆申許二公經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不可以相非也大抵僕密揭言時政辨疏言閣體兩時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之其辨疏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論似亦不爲無見而不意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于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旬月之間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月而攻者四五十疏言斬即斬詈人者不

啻剝膚刺骨之慘而詈于人者復嚴反唇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戰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困獸一鬬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位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或有畏履虎之咥人而逡巡前卻者未必能心齊肱協之一至是也卽此一端認誤以爲眞張小以爲大如此安得不益滋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效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矣若肯垂慈救何不將僕身衰病描寫一番以動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爲罪端此皆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門竊以爲諸公驅邪之計左也天下莫不詳於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政能爲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眞杞檜者出而相角也又憂有眞杞檜者出而今日請劍之諸公或反禁口不敢言卽言之而上且以爲故當不復視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閣中亦不得二三惟密揭稍稍通耳然亦

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密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忍更齧而絕之乎今必若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莫可叫呼之地則漢唐宋之季可鑒也區區杞檜又不足言矣今天下民窮財匱將惰兵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置不講惟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求百歲之儲不可以頓辦天下事魚爛土崩誠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破敗決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安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兒病亟不能縷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又乞休疏曰大抵謗至於不必辨則言之者無味矣而咀嚼之者顧愈釀疑至於絕相反則蒙之者不怍矣而傅會之者顧愈力事至於御前親質證親發憤則爭之者宜愧且懼矣而羨慕其抵觸之利者顧愈衆

此其勢不可以口舌勝也葢臣嘗私持鎭俗之論以爲彼躁而我靜彼譊而我淡久之人當自服而今身處劇𡋯官居寵地非所謂靜與淡也欲以責人之反脣難矣此之謂不得不避之勢方今海內亦多故矣而閣臣提衡調燮其間其艱危萬倍又臣等猥承張居正擅權之後侍皇上久御練事至聖至神之主其兢惕又萬倍當此之時縱有膽智包身奸雄葢世安能頤指皇上之手口借以處人旣處之矣則又安能頃刻翻悔佯爲救解而不防皇上之詰問敗露者臣蒙此大疑最爲無謂在理外而猶尚未能自明則理內之事如臧否人物甄別吏治主張議論弼贊政機臣等無日不票擬則無日不可爲讒端一舟數柁十步九掣將不惟身之危而國家之敗隨之矣此之謂必當避之理救荒禦倭豈非今日治安急務顧臣等譬之當家之人量出量入算輕算重卽如戶部錢糧困詘之時臣等一面議賑恤又一面內顧根本以防他變又一面揭陳民窮財盡之狀於上前蒿目苦心亦已至極石星宋應昌臣亦豈敢謂其全材但以星之淸忠爲國應昌之辛苦籌邊功未列而言者

先求其短局未終而觀者急議其代臣恐忠臣勞吏從茲解體又恐懸軍異域不可先自惶擾易將故稍爲調停之說以解之此臣自保老成長慮未必會差而二臣怒中尋端盡構以爲罪此亦當待臣去而皇上自決之臣無策矣臣聞大臣受謗而不辨謂之大度有怨而不報謂之至公臣今黽勉從事於此旣彌年矣本之爲忘身報國計而今國事至於必不可爲猶然不自引決以仰累皇上則非大度非至公而直謂之無恥耳

又與友人書曰公劄外又兩辱教函首以書成近事彈冠此未爲深知僕者僕居嘗竊嘆閣臣起廢爲累世第一皇恐事然前輩所以因循者子產立公孫洩之義雖以王文恪之賢而一歲再遷至今尚爲口實僕初入閣門自罷報功報捷陞敘旣倡此端則今日便當充類至盡豈可冒昧也一階拈帶尚有餘慙老丈復何以賀爲也

又與沈太素布政書曰格心一着畢竟探珠大海茫然無下手處上仁主也又英主也仁主無迅發之令故多留中不決之事則追而導之之

難英主無旁落之柄故多獨斷不測之旨則逆而脫之之難嗟乎足下尚安得以周公孔子不能之事而責我哉

又曰今之從政者眞如着敝絮行荊棘中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世徒知人情借權以齮重之可憂而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斷尙獨朝論尙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鐺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鹽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也

又曰君爲疑根爲爭根爲今計者非格君不足以用人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十餘年之强力忍詬則得君亦不易居嘗自念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貞皆輕捨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效之則又不知何如矣

又與滕少松巡撫書曰大臣救世忤世毫釐千里寬得一分民受一分此救世事也若力量止及一分而企望乃在十分主必求盡信人必求盡悅此忤世事也今吾道多窮高致雅違大抵皆以救世而成忤也非吞得三斗酸受得一國詬鮮有能濟者

孫鑛曰余嘗謂代大臣斷者惟相餘人無非奉其指使譬之奏樂然相者調也命調既定八音各暢其奏雖極淸濁高下之變要不出此調之外鸞鳳翔風雨驟心耳駭焉其條貫總也一音小變卽律呂乖矣昔霍子孟以大將軍錄尙書事史稱其知時事知要然彼時車丞相實當軸倘執故事抗衡始元鳳之烈烝索諸大抵相道多端有德有量有節有才有慮有識而總之德才二種要其當機而有濟則尤貴才也今摛辭者非多誦讀勤討論巧構思詳擇理不能極雕龍之致然及夫具是數者而仍復不工則才短也有人突然起脫去畦徑不規規繩墨之間操觚立就光彩奪人目則故說皆敝帚矣卽將亦然決勝惟在合辦之頃宋文帝命檀道濟討謝晦臨行問計道濟曰人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勝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往以未陣而擒果然吾友管登之嘗謂孔子但言才難不言德難余深擊節爲果使悟徹一貫器具不宏祇足爲師儒不可相也三代後有漢唐宋漢之才多敦大有質唐之才多達變有華宋之才多持正有品其輔世各有當獨陳曲逆李弘憲

人皆疑其心而姚元之呂中公亦半見疑余反覆史籍觀之乃知四公皆忠臣無可疑也惟一意爲國不以絲毫他念雜之故不避形迹耳小過不無然于忠何損如王元美稱宗子相寧爲籍不爲季此說行人皆競品品獲奇而才退舍矣此今人膏肓論也晉室不傾王夷甫品寧在劉越石下總之品可僞才不可僞則品其最下者也乃人猶爭趨之何哉正以才不必眞耳

又題楊文忠公視草餘錄曰公被謗大約由雙溪雜記而最不可解者則復寧藩護衛一事其云止請楊先生一位者至今天下傳之夫公果陰右逆夫則何地不可投款而乃授長隨大阿汚其迹又何暇獨請茲事實錢寧主之恭襄歷吏部久宜熟送本事閣中曾有此例否果有之同官孰不訝而乃孟浪下筆如此天下人又誤信之如此甚矣人之好拾人短喜談異也今錄中云已忘者謂濠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此語亦出晉溪蓋爭時急取捷口給而然然猶近實後閱坐山中久思得一奇因文致也文忠此錄不逆睹雙溪有後記而恭襄作記時則忘前語矣

恭襄實右宸濠先伯父輩習知之陽明平濠每疏輒歸功本兵人或謂非體不知陽明慮齟齬蓋倒用之兩王故相知人莫測其微耳而京師父老談擒江彬事則皆云全得楊閣老力有及見者謂閭巷正洶洶無何宣傳擒矣比入錦衣直房視之則鬚已半髡江故髯蓋怨家毒手也總之公在正德末名汙然功有述在嘉靖初名高然功弗終先冢宰兄嘗曰以楊石齋之宏達際肅皇之明聖使議禮時稍低回其間則丕熙必邁於成弘於社稷不亦康乎嗟乎英主方自外來而敬皇之德入人深舉朝廷不回公如衆何善乎趙文肅之論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賴二公居多文肅豈飾說哉甯武子作愚作智晏平仲時衡命時順命其後夫豈盡晚新貴人力持之蓋有胎矣不殺于謙今日事無名二際以談公之遭則兼矣雖然公後譴重故名益高名高故正德之功益以白禍福糾纆互相乘也豈人力哉耿子健稗官石室兩仇誣爲祟是固然第議郢都禮時陽明亦右桂說兩貴人心德焉其徒因盛詆楊異仲其師鏷頭修越志嘗謂張子蓋翰撰曰辛巳詔出新都手新建之封實

由焉晉溪自兵徙吏王衡斯寄夫奚爲讓大匠斲子盡曰子言良是顧此說沿久今遽翻案恐說亦長嗟乎夫孰知兩仇外又伏此一吠聲媒也諺稱造物忌名因果家謂謗或種福然則君家之福宜長耶而俗又稱嘉靖中凡楊姓者多被禍獨留一蒲州耳數固有適然者哉恭襄亦絕類奇才使機心少損冢宰當稱四王也

馮琦與王錫爵書曰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爲相者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故當以時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時事也在時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詞則易爲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所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太子死死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

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
預教皇長子卽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
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
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人臣皆
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
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樸
忠正不須文以聖經賢傳如臨法帖一筆似卽一筆佳全體似全體佳
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
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略陳其概門
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不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
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
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論議
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
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爲議論復勝則又

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潡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餳則苦蘗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氣血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爾何讎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僞邪惟眞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爛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

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卽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愼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故古之愼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興廢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搆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鎖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覩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卽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釁不開則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棄焉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爲兩敵我居其一卽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

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用獨所以爲不敗卻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則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盻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用寡不如用獨用獨用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若逼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夫惟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使下內閣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其下其下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

前之隔絕而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膏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奏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兎搏兎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騎萬羣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卽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卽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旣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伏公論而中秉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愼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又與王家屛書曰黃屛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諫三諫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爲身輕於一羽而爲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以爲激何也近世

以來務爲先意承旨結納左右遇事不稱乃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爲當然一旦有替獻匡維之事人主不能堪而天下亦遂以爲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人事已久矣夫相國者欲受知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爲之解曰枉尺直尋嗟乎尺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寸或無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直枉矣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之所謂過古人之所謂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故當以王陵爲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困窮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時時呼譟而脇賜予譬之絲然一絲不得其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從之亂久則遂不可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尙不得一望上之淸光不務得將但務多將不務必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

當局全迷棟撓榱崩屋將壓焉閣下雖高謝人寰而繫心宗國諸公如有咨籌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

又與王家屏書曰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後相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黄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爲噤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爲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爲緘默再變爲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卽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及人情者執持而見詘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爲國家守法者大略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

大臣與小臣兩詘舉盤厄而奉之中人誰實爲之主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臾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决傾决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决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縱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自與言者爲敵而己之事可以不問不辨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悉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中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慨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以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庇也勢不能無借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决于相雖欲聞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爲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爲常視爲固然

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以爲異今以爲常往時一缺遲月餘不補以爲異今空其官踰年以爲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爲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蹴踖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爲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爲不言言矣又以爲不力今相習爲依阿澳涊容容自保以爲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爲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爲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官之中獨有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淅洒重足而立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爲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

又答王家屏書曰願爲忠臣人主所不樂受獨爲君子同列所不能安

且古人獻納必先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乞身而後極諫失先後着矣譬如友朋語之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未必聽而不怨卽怨而異日復思其言今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欲其君聽納則當養其心語曰勿攖人心人心不可攖也而人主之心爲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之未必不謂以片語翹君之過以去就要君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乎凡諫必思所以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爲高在主心則疑後入者以爲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便止不盡之悃俟異日自開端言之可耳大臣進諫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眞懇之意理到心到政不須文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蓋將進言於君父而卽逆度其不受義之所

不敢出也
又答張玉陽書曰承諭今日之事不宜過激恐君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哉言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激事鮮降心朝多變色人臣如此何以禁切主上哉然事所從起實始于抑僥倖杜請託比來進退頗合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兼所欲去者旣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略故太宰假爲公議爲政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偏不登用儻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或戒其子愼無爲好夫好非不可爲而有意爲好則不可耳故王山陰當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卽爲激不去則輕侮一去卽爲激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臣風槪也閣部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怒蓋天下事有心壞而無策者三以款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爲今舍款則無策以堤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爲今舍堤則無策以囑托制中貴終必敗敗則

不可爲今舍囑托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鎭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孰望乎

又上申時行書曰上臨御久其視公台九列皆其素所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衷之意今不及時推轂魁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上易結今天下治平一綫斤斤獨望是耳

又曰歷觀古來通患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門主竇而亦可以難爲其上名節毁矣體貌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臣無所禀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難於統一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今內外之臣皆如今日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徑結于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爲贅員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愚妄以爲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竇欲塞而通之塞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機務始一人謂

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閣得永嘉始重也

申時行曰古稱治天下曰絜矩曰平而當事者謂之持衡衡者平也書稱皇極無作好作惡無偏無黨亦曰王道平平而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以故管蠡之見妄謂持平可以興治不必以烈烈爲功皎皎爲名故行事必稟於舊章雖小有補救而不欲紛更以滋擾用人一付之公論即多所薦引而不敢專擅以市恩財匱民窮思守之以安靜法嚴令與思濟之以寬仁此老成先輩之所取而負才立節之士所撫掌而竊笑也至于格君乃人臣第一義而格之甚難非積誠至極圓機善應者不能臻此孟子言君子務引君以當道志仁引之以道以仁未必能入況以非道非仁揣摩迎合以濟其私乎今之君子大都持心不出於平而引君不由於道擊搏以立威詭遇以就功凌轢以見節以揆之國是反之此心之天理則未知其所湊泊也近且紛紛若此抑不才引用非人妨賢病國乎每自省循惟奉職無狀不能早自乞身苟祿則有之矣其他亦少知檢飭不敢玷名教干法紀也

又曰國朝罷中書省用儒臣贊機務責任最隆時則無相名而有相職然儒臣始儲在侍從不程以吏事民功著作議論之外無所表見而一旦被知遇簡佐密勿則君德隆替政事棼理與方內外之勛戇寧戢咸視其職業之修與否故天下觀其相業以知其人非若中外百司小大之吏可以一事一官陳纘而見能者也

又曰近時事體與往時大相懸絕閣中開導斡旋止憑揭帖往時或奉御札或令文書房口答無中寢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寢者什之七八此一難也往時六卿皆備事體每相商榷皆得與聞今疏上報可絕無違駁遂至不相關涉此二難也一時風尚率先氣節少年喜事口語紛紜前倡後隨黨同伐異狗之則不可勝從違之則便相反目此三難也然其要則在主上一有轉移便能改觀易聽茲其時矣昔人有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此不易之定論

又答葉臺山書曰竊嘗稽之往時絜之今日則閣臣最難而在門下尤難往時閣臣親重上虛懷倚成關說挽回無所措手部院臺省各以誠

心直道相與共濟而邇日則異是矣故閣臣之任事難往時閣臣多或五六人少不下三人有疑事而與商權有大事可以夾持而自羣囂旅興進退觸藩門下屹然一身獨當盤錯紛綸搶攘擊撞之際擔荷愈重而責備愈苛故知門下之所處尤難之難也又書曰閣臣之參機密自永樂以來二百餘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記之矣所貴擇人而任之人主虛己而聽之自可與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則意見紛出事權渙散其勢必不能相安此亦公有激而言非僕所知也

又曰耳目之臣知無不言惟自盡其職耳然主持在上不必其說之盡行股肱之臣不可則止亦自盡其道耳然制命在上不必其身之決退

又答徐魯源大參書曰近來人情多詭議論雜出弟業以事權還六部至不能拔一人行一事而人猶謂有權然則當袖手閉口旅進旅退而後已乎弟亦莫知所自處矣

顧憲成曰君以擇相爲要相以正君爲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出於用人唐虞三代莫不由茲降至戰國猶有知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

遠矣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爲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使賜連衣二襲此千古相

人者格君第一義也漢唐以來上未嘗無賢君下未嘗無良相誠以此
按而求之幾成絕響矣故特表而出之
汪道昆曰世祖總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上饒愈
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籍先容庶幾巷遇次則
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儻然得之雄距高跱由前則難爲後由後則難爲
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
不入於心始終不踰其度吾見亦罕矣
萬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疏曰先朝入閣之臣不皆尚書侍郎尊官
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無所表見不暇述矣姑就永樂以後
嘉靖以前諸閣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
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
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爲一
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爲令倘內閣員缺精
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一用翰

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則翰林居二別衙居一盖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參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此少滯或錘怨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膺曠典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勸之法行之而已

萬歷十九年福建道監察御史錢一本上曰易訓從王之義於蹇則言匪躬於損則言無家矧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寅而進申而退進則當思盡忠退則當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受餽問匪嫌疑之難遠且精力之徒弊倘非一意奉公謝絕私交即虛名亦冒實汚足樹貪饕之幟矧濁源斷無潔流安覩肅清之期則以遠臣或爲近臣府庫或又合遠近之臣而爲內閣府庫欲不爲嵩爲居正何可得也臣請繼今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親止禮見於公署勿通問於私室但有候門投餽仍踵敝風者無論內之部院府寺外之撫按監司一一自爲覺舉執奏併請勅下緝事衙門訪捕拿問一洗政本之陋習重開內閣之清明庶幾大

法小廉正己正物而少足爲閹臣之重乎或尤臣曰交際問餽聖賢亦有弗廢者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臣曰未嘗遠行不有聞戒官居京師開門受賂是何義也貨之耳貨之自內閹始餽遺之禁年年條議歲歲申令亦何爲哉

又曰墨勅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先臣弗爲聞今閹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盡出格心上理絕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啓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沿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竇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古有薦達人不使人知今有論救人上從之則居其功上弗從則避其怨古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今入以告者既不可知順於外者又無所見或謂機事當密以之圖軍情重務或宮禁大防乃可耳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能美必將順可與天下共獻於吾君惡必臣救否與天下共替於吾君何嫌何疑不爲明本聞奏顯言於朝而徒事

區區揭帖爲也

又曰我列聖論相蓋有以才望用如楊一淸以賢德簡如薛瑄等初不以資格爲限猶有司寇攝相遺意今復能行否耶繇斯以譚當世固無伊孔卽有其人不爲陛下用也翰林一途謂之儲養相才厥初講讀編修咸得簡入以備顧問尙知爲官擇人今惟累資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套黠者恣憑凌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監閣表裏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皆鄙夫辱人之行耳始進不以正安所善其終雖亦間有賢相起於其間然如楊士奇之子身犯大辟楊榮之孫坐事籍沒其家貲巨萬三楊猶然他可知矣故自來內閣之臣善終者絕鮮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庸碌駑罷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如舜湯之公天下以選舉臯陶伊尹使之朝夕納誨光輔聖德相道終未可言得天下尙未有治期臣甚以爲陛下惜也

萬曆三十四年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疏曰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相之何如人宋之仁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釀成慶曆四十年平治之盛其時非無夏竦劉沆輩小人謀搆卒不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知富強之術而本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羣小及爲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都破汪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終衣鉢相傳皆醜正爲讎助天爲虐其時非無司馬光李綱崔慶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拮据然卒遭貶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捄危亡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罔上利盡歸己有變則或遁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奸欺蔽惟宋室最多及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若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弘間則推劉謝忠信氣節之士不乏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宋室有相而無君本朝有君而無相亶其然矣昔王禹偁爲

待漏院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在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洊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形未清欺蔽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相臣言爲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矣其或私讎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金寶玩好思所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斥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相君言爲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而言中臣每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四語尤爲萬世相天下者之鵠耳然小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極亂之主豈必好用覆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鎛程异之相也雖市途賈販亦唾而嗤之而憲宗以爲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爲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知名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

延譽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概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名而闇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溷推卽才足而實不能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宏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陪用二人取其德性開鎔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豈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况國朝殿閣名臣不從中祕發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衆口之議論不得不公也會推必罪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臣愚謂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

可寧勅其用心輔政二德逕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之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猶幸有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恃廟堂而與淸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之人惟賴議淸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距牢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勿比匪人斥邪若脫距之易乎

萬曆三十四年湖廣巡按御史史學遷疏曰自胡惟庸罷相而中書之政分於六部我太祖立法原有深慮於時弘文學士非不貴幸而總攬未嘗有宰相之名也故其官亦不過五六品而止逮其後沿襲既久法自上無所置裁文皇帝間召詞臣入直左右然僅以備顧問代制草初制漸更而政全歸於內閣矣迄今則翰林相仍操縱在手而專以詞臣入相遂牢不可破矣夫朝廷設官分職遞相上下原無內外豈其中外勳望大臣曾無一足寄心膂者而惟詞休一科足以端政本而淸化源

哉蓋嘗因是考之先朝相業首推楊李乃楊士奇以審理李賢以郎官俱蒙召用世祖中興如張孚敬楊一清諸臣其相業表表可見亦皆以部郎起家蒙恩特簡此皆前事之明鑑何獨於今不然也且我皇上以今日之相爲重耶輕耶皇上登極以來輔相諸臣盡賢耶不賢耶以爲輕耶則舍凝丞輔弼之地其所托重持力者何人以爲重也曾何屑越其任而專附之操觚染翰之臣以爲不必盡賢耶則股肱腹心之寄所爲養尊處優者謂何以爲必擇其賢而後用也奈何狃於一局而遂謂輔世之賢拔時之相盡出詞林而鄙夷外僚無一可任用之人也權重則當分物極則必反當此重極宜反之時況有祖宗成規在乎夫人各有能士固有品臣非謂今日詞臣盡非詞臣盡可罷相而內閣之任獨取備於外臣也大抵詞臣登科應制一入庶常清華之選優游歲月計日待選而一旦秉鈞當軸則其錢穀甲兵未必習也刑名政事未必諳也民情之休戚國計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旁燭以書生當天下之事鮮有當理久且專權自恣放逐忠良引用奸回誤社稷蒼生不小曷若部

院卿寺有望之大臣及仗鉞秉旄勳業隆變與藩臬長吏歇歷久而更事多者之爲愈乎非智不若所居之勢異也臣以爲詞臣趨陪禁近博通故典可以備論思啓沃之資勛望大臣歇歷內外諳練事機可以奏勛勷旋轉之績故專用詞臣則互爲倚伏而有偏輕偏重之病兼用外臣則兩相調劑而有協恭和衷之美及此更始之會肯一大破拘攣不問在任在籍或內或外廣延衆正特簡元僚其有裨於國是良非渺小者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先是大學士申時行許國張位相繼罷去而科臣吳文燦徐觀瀾臺臣喬壁星亦曾建議及之而中格不行豈非以權有所屬不肯旁借耶

王世貞曰余所稱述閣臣沿起輕重始末已具年表中既而歎曰高帝之罷設丞相著爲甲令重其典危其辭豈不諄諄偲偲哉然卒避名而陰操其實以至于極重不可反者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恆操耳目之用必有憑而積漸之勢成也仁宣之代與卿並太宰位第一華蓋次之大宗伯位第三謹身次之正統景泰之際大宗伯太宰位皆第一華蓋次

之然在正統則中貴秉綸綍而專於內在景泰則司馬預帷幄而分於外雖理亂之勢殊而閣臣之不得言相猶故也自天順之隆寄於武功氏然左珥横冑更得而抗持之日未幾輒敗其後屢寄於南陽雖亦參之以太宰大司馬而相端萌矣若首次之低昂亦以時露矣成化末太宰文帥與首臣權相敵也次之與首勢相逼也蓋皆有所挾而皆不勝於是相形顯而首次益低昂矣弘治間首次以官序而不異權太宰大司馬以孤卿重而不相用其治世之象乎哉正德不親政其始端委而聽閣臣之贊襄既而使大閹奪之閹敗他閹復寄之又復使介胄參之於是閣臣孱不復能振其黠無耻者甘爲之隷役而藉以自私何論相哉是故芳爲之次而不得言首矣宰綵爲之外而不得言內矣寧彬進而絲綸移于介冑矣嘉靖入紹盡掃其蠹而新之歸政內閣新都巋然三輔鼎承百辟風偃雖不久而有所扼以去然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永嘉之爲卿佐則擊內閣而破相之體居內閣則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其爲次則出尊之上爲首則惡次之近然而直者猶能奮而與之抗健

者猶能挾而掣其肘若乃屛苞苴折姦倖明主威蕩國蠹斯亦功之首也已信州之所結托不能如永嘉而汰過焉上舞其上下逞其下寵盡而辱乘之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袁州以柔用竊人主之喜怒而爲威福荊州以剛用揉人主之威福而成喜怒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稱次者亦惕息屛氣而不敢有所異同於是乎相之形張矣其首次則胥壤矣刑憲之報近而及身小遠而及子孫皆家籍名滅播之丹書夫豈不幸哉然談者猶以爲荊州微有功罪稍不蔽云大約新鄭狠於信州而汰小未甚二李肩次無咎無譽新都華亭用亦有剛柔而業相埒其最優者也余旣卒卒不獲終三管之事故及耳目之確者著之曰嘉靖以來首輔傳蓋至嘉靖而始有相與首也曷言輔避相也諸爲次者及與連者附志其中

又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則其才勝正德之政盡于左右貂璫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爲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冕與紀皆庶幾是

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何霄壤幾也宏之初節內勁干權倖而外伸于奸藩不亦皦皦秋陽哉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調劑然再躓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淸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捭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遭會一言拜相彊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偪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卽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讎敵夔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由兆也階赤舃几几羔羊素絲嘉靖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強忮幸其早敗雖有小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尙能以法刦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內閣放翰林學士任也始高皇帝渡江剪荊棘日不暇給矣稍稍從諸儒生受經而是時弘文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亡敢望之已益罷馬上業進學士承旨詹同及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顧問云而上時時授以旨使爲詔草濂獨多所當久之上倣宋益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胡惟庸敗析中書六之尙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臣不爲置僚屬亡所治天子方自操威福亦亡所寄裁至文皇帝繼大位始卽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祕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尙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宣皇帝右文過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省可六尙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顓職由上輕重裁耶論道之體創尊仁宣迨景及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眞相矣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

相稱焉其喜怒伺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繇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

馬應圖曰尊禮大臣固有異數爵賞名器豈宜太輕古之所謂弼者以調和陰陽薦達賢才爲職其他水利工役諸務各有司存近乃一一舉而歸功於內閣如邊功也官軍血戰而得之輔臣以坐籌而受賞如大工也朝廷竭財力而成之輔臣以行視而加恩至於陰陽不調賢邪倒置漫然不問故凡儒臣一命入閣不踰時而一品矣又不踰時而膺子矣有如此而再考三考官爵已極何以復加於是乎議進柱國議進上柱國議進太師議封伯而人臣顚覆之勢成矣此由於恩賞太驟不需其輔理之效而輕於假借之過也且以陛下之優厚輔臣如此而建言者猶曰腹心之任未專君臣之情未洽必欲陛下拱手而聽於輔臣必欲人臣盡如張居正之攬權而後可乎此豈有人心者哉御史龔懋賢謂今天下有五少三多臣謂獨有一少一多耳報主之臣少而自爲之

臣多也臣謹察當今朝廷賞廕大率多濫謂輔臣宜正言執奏而不敢言者以己先原取之而無以正人也

天啓元年大學士韓爌以黔捷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綸扉軍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埸之虞屬方引罪乃至苗功敘賚歲月分明蓋不惟稽之典章受不任受而亦且參之名實辭無可辭頃臣祇述初終未與之詳以俟聖明無私之鑒乃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勉以成命宜遵未蒙察其衷悃感茲隆睠愈以徊徨夫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澤沾濡何能自殊然亦必有根茅之萌而後可以爲栽培之地而臣當軍興之始未經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爲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之其何以爲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無措跼蹐靡寧無可更端祇申前懇伏望皇上俯垂鑒炤亟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感荷知遇榮逾寵私矣

天啓三年南科臣徐憲卿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時

之相今黃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關綦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諉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鼠綦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效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頻請添補閣臣也護窟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越一載而屢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廈非一木之枝相國職薦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未幾閱邸報未有會推才望老成幹濟簡用之旨臣不勝加額然枚卜于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揆路使剔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強幹骨力之輩無徒與釣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秘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祖宗之舊也臣姑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由御史相者則有王敦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由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望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瓚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琅行已端潔若薛楊之
取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明驗而無奈枚卜一番諸
臣紙敝墨渝以用外望之銓部望之閣臣而狃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
守吾例也視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之
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薦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不列之爲愈
臣願輔臣襄此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列爲
國運爭盛衰不爲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冲聖當陽首
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標兼用外內之制從茲再復吾君吾相不均荷其
休敷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此也至于相臣之脈當一轉者
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鍔
化爲繞指之柔如某某至今鄙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口以譽
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
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
時也夷酋跳梁兵餉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下命則動遭

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詞和衆口均無當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卽一直票定蹈虎尾而不辭衆議僉同卽當下處分負蠅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卹憲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煬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擔荷欲如江陵而無其刻託後輩爲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卽十輔而儲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增陳竇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倣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千章出鎭宋之以參知經略可倣行也此皆相脈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勿占風而投契務求眞正幹濟以資爰立國家幸甚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外編

宰相中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辛相中

往行

胡文穆公廣建文二年廷試第一更名靖靖難後召入內閣在上前承顧問必據理對而以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裁機務退未嘗出口雖於親厚亦然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卻封禪頌奏之

楊文敏公榮初名子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始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惟公齒最少最警敏上爲更名榮一日晚上御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

在出江西三司所奏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賫勑撫諭子謨行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勑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永樂十八年扈從北征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閑熟今歸天下事於東宮朕將老焉公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皇上付託上大悅北征還將西征親藩有奏建文中江西所𢿘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曰陛下命復民業將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姦侍講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辨解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勑出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卽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勑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永樂二十二年上又北征至榆木川大漸時太子在京公祕不發喪斂畢馳告太子太子至卽位是爲仁宗已而上知公軍中倉卒有大功明

年仁宗崩太子又去南京防奸豫變兩京戒嚴公急迎太子入卽位是爲宣宗宣德三年秋上東巡駕出喜峰塞召公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公頓首稱善時楊公士奇退朝閉門謝客公頗通請謁上召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公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故上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坐公姓名識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武事尤諳練將士勇怯饋運難易邊鄙利害道里迂直無不周知故凡承顧問與計算皆能適事宜無不豫中嘉謀忠畫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時侍講王璡每與公語退謂人曰公志在朝廷不少間於燕私之時眞可謂社稷臣也

楊文貞公士奇舊名寓以字行由薦舉初授審理副成祖初以編修入內閣永樂六年上巡狩北京詔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語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駕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輔導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恆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殿下天資高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大悅仁宗旣卽位改元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偏請羣臣明日釋服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

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今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日朝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日上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惟諸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宣德初公上歷代名臣奏議是年陞華蓋殿大學士公入謝頓首言北京山東賦棘歲八十萬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上立減十五萬上初卽位聞高煦有異志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上曰若朕未有知爾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旣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幸甚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捄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徙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時天下方面大臣

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公又言之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眞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勑止之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

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所當諭當以璽書開喻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諫如初令百官毋以諫爲戒上嘗論科舉之弊公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可用也上曰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上曰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而宮車宴駕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勅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勅則吾當以聞時惟楊公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

大義滎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閽者不納俄復召蹇夏二公蹇夏以公言入告上不懌而止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矣然言者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念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幸甚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勅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而陳山竟疎斥之旣久召公問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辭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上召公與謀之楊公滎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滎言當從力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

每憾此事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時修王朝史事皆公總裁是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太子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東宮因令公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產諸物或得其饋目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公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有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公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不能艤舟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縣令先日候無耗翌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鷄束薪相貽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正統初每朝罷

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正統九年以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

黄文簡公淮永樂初以中書舍人與解縉輩七人同直文淵閣永樂十二年坐事繫獄凡十年著有省愆集獻陵卽位出獄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告黨逆者公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効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卽罷之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土番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愈難爲矣豈可墮其奸謀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城大寶法王初至京上欲刻玉璽賜之以璞示公公曰朝廷賜諸番

制敕所用不過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上甚嘉之嘗讀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直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目公爲太認眞者亦不少變也宣德八年公已致仕以謝諭祭塋其父入朝遂留主會試以曹鼐爲進士第二鼐以狀元及第

楊文定公溥洪熙元年以太常學士入閣仁宗初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仁宗登極釋公入内閣典機務上欲日近公因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命公掌閣事上手弘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在左右非止勸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卿有建白封識以進其倚任如此洪熙改元公方執政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

知府甚有惠政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爲竟不致一書逮公卒乃祭而哭之謝知己
云正統十一年以少保武英大學士卒年七十五
高文義公穀正統十年以工侍學士入閣正統乙亥秋順天鄉試劉公
儼爲考官有二執政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云取不公欲置於法乞
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之卽強起預考畢穀
然入言曰人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
由是儼得釋景泰初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
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穀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貂贈榮曰子忠義人
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
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
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
遂榮也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公以忠謹故上曰穀在內
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可賜致仕公旣歸田杜門不

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公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斂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當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公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裕陵云天順元年以少保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年六十七

彭文憲公時正統戊辰狀元十四年以修撰入閣丁艱服除不入天順元年以太常少卿學士復入戊寅春上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公謂李公賢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公曰非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敕百姓年八十與冠帶老老及人之意始與上徽號相稱賢從之即擬進呈上大悅及憲皇嗣統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宜尊所生母且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且宣德自有例公曰宣德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同議者皆相視莫敢言夏乃作色曰你每偏懷貳心

公拱手大言曰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而貳其心乎必欲兩

宮同尊者欲全皇上聖德也夏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俞允矣公執筆

加慈懿二字以別之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

非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同閣聞者深有慙色慈懿太后崩詔議葬所公

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疑者遂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

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意公率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

上爲感動始從公議天順末錦衣門達怙寵中傷南陽上曰去賢行事

用時內臣或語公公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因力辯其誣謝

內臣曰李公去時不得獨留語頗聞上南陽事竟雪成化十年以少保

文淵閣大學士卒年六十

商文毅公輅正統十四年以修撰入內閣景泰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家

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公

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不測公因召對力救同綸

竟得免丁丑春景皇帝不豫公卽與陳公循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

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先帝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改元公對當同循等且請裁定又明日權奸嗾言官捃摭再劾公坐免再起當國因彗見言官有所詆誣公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言者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謫公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復請召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榻前勉慰再三公登第甫六年即入內閣預機務公儕輩多有異議而公處之自如尤與錢溥不相能溥至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之較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公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天順初爲石亨等誣陷革職爲民凡十年成化初被召再起未有復職之命陛見戴平定巾絲絛青布員領自稱原藉爲民臣商輅蒙召見朝廷臣謂其妥帖復官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人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祀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

中增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謚未稱乞如伏
勝等封伯爵四年議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祔廟八年天下大水公
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英
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阻之虜逼京城公與文武元
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授揭榜賊營購虜
酋爲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遯去
上嘗召見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
右聞者皆泣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公因對請立皇子東宮先是悼恭
太子薨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矣公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
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百官萬民
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
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勑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
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私情愜朝野之公論上召公擬皇子
名逾月皇子母薨於永壽宮公擧李宸妃故事爲言得贈淑妃殯殮悉

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皇太子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公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常瑛王英輩弁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闕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忌公會楊燁董璵事起誣公公不自安同列又輒從旁切擠之公遂請老致仕公去萬安得爲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詔事直矣公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謚文毅公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李文達公賢天順元年以禮侍學士入內閣本年以吏書出福建參政

尋以吏侍再入天順初山東大饑雖出內帑銀貳萬而不足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賑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者甚衆上一日思建庶人久幽掖庭欲赦之左右以爲不可召問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起居之鳳陽聽其出入自便定遠侯石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己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王宇又劾彪恣肆無忌上怒並逮石亨置于法因問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上竦然大悟天順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悉褫職五年虜寇涼州莊浪公陳防戒五事上納之

遣懷寧伯孫鏜率兵禦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有憾者輒戕害擊公傷首及耳且持公謂曰某等迫于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公從容曰爾既殺雖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既脫于難上意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弊遂至此極上悉報可是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公力諫不可遂止七年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公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卒事而還二月晦夜聞空中有聲明日公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則災變可弭上覽疏卽召公曰此事正須先生

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聞公遂疏十事一清掩
禁罪人二止銀塲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徵誅
六罷償損失馬匹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
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宜卽詔天下
公又請罷織造清詔獄止各邊守臣進貢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
執之數四左右見公力爭皆爲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
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邪公爲人恭嚴莊
重得時行志不爲小廉曲謹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
風中浮躁者爲之自失陰狡者爲之中沮蓋其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
大過人者論者謂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僥
倖却夷狄皆公之力云三楊之後文達一人而已成化二年以少保華
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九天順間曹吉祥奸預國政四方奏事者必先
造其門上覺密謂公曰奈何對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
自斷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

順初朝議薦公入閣翰林黃諫卽來見公曰恭喜先生入閣公曰此何喜也諫曰何爲不喜公曰昔者寇準問王嘉祐外議何如對云丈人早晚入相以予言之不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卽入相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爲高見遠識時事如此入閣何爲未見其可喜也英宗旣復辟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狗從旣而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卽召王翺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故有吏部左侍郎之命賢曰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攙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遽能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上視朝左右顧必呼公與錦衣門達語良久乃已江南北大水請下寬恤之詔詔中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千餘兩章皇后崩卽靜慈仙師景帝廢后也値冬享太廟上念之以問公請俟釋服更謚恭讓章皇后錦衣門達寵而橫訐臨川弋陽二王

陰事訊無左驗公請戒緝事者逵又誣袁彬下彬獄有疏雪彬者逵又幷誣疏出公公乞罷不允未幾逵坐附中官謫戍嶺表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上疑之一日上不豫臥便殿召公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公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又頓首賀是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公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災異屢見公請出宮人又請簡近左右侍人大風雹拔郊壇木飄瓦公上疏乞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公上遣衛士宿公家出入呵護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囂訴乞復官公力爭得允按籍褫官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皆奪爵天順四年上諭選庶吉士必北方人公曰立賢無方何限於南北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于上前參酌可否爲行止王馬二公在吏兵部皆上信任公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景帝葬時左右請汪妃殉公請存以全其母子上又欲赦建庶人出上于大內見公公對曰善左右或危言動上上皆從公遷汪妃於外邸出建庶人吳庶人于

中都公初入內閣太監曹吉祥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公語云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則不來曹怒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公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奬恬退厲名節爲先禮部侍郎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之上問公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但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以求進如若用紹請于黼座前令吏部來面令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戄然成化初有言者極詆中官之惡得補外或咎公不申救公曰事不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耶成化丙戌廷試進士公取羅倫爲狀頭憲廟即位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竟罪倫時有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公留倫者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此言未爲無理

呂文懿公原天順元年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學士入內閣時緝捕匿

名謗毀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公與修撰岳正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之令由此過失不聞遂至亡國陛下當以堯舜爲法以秦始皇爲戒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是之天順六年卒四十五

岳文肅公正天順元年以修撰入閣本年謫欽州同知又戍甘肅起官歷興化知府在內閣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欲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上皇復位公改修

撰吏部尚書王翺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
正登殿又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鄚縣又
曰朕北方人也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
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故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
恃汝爲朕努力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
何爲至此公不對二人者忌公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甚
佳二人皆請爲誰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二人皆佯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
見公入內閣感上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言必盡肝膈云英皇召而
問曰卿何以輔朕公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頷之曰已喻公退告曹欽
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二凶走告太監吉祥吉祥詣上垂
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公責其漏言公曰固也臣觀二
家必有反叛之滅卽今無可按之誅吾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
爲計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見告朕意公徑

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公訐吾短顧以上意劫吾益大恨時亨與
豎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羅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
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公見上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
責法司朝廷豈可自榜購募且緩則人情怠忽事得覺露急則人情恐
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事遂止承天門災下詔罪已公歷數弊政詞極
切直二人者飛語岳正草詔出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
賣直訕君父如此不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公便過家辭母留數日
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公嘗言其不可用遂嗾邏者中公以
陰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鐸都督竟奪公廬時猛
虎石者太監鎮河西上密諭石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坐法誅明年
曹又反誅上思公言解士伍放歸田茂陵卽位言官請復公官吏部擬
調南京上曰勿調留院充經筵講官未幾南陽欲薦公南國子祭酒公
不應忌者僞爲公劾南陽章示南陽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及都
給事張寧爲兵部清黃官不得陞興化知府公勤力民事興修水利積

穀出羨餘補助民役興化士人規利弗遂者騰謗書彭惠公安獨曰太守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來朝乞致仕時季鐸敗朝廷乃還公故盧未幾卒公再起再廢自贊其像曰有傳天語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嘉靖中乃贈太常卿謚文肅

劉文和公翊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知于上成化十四年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恆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凡所建明入告於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好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云公又不拘於曲謹而有大節成化中欲易儲召內閣諸輔臣議他莫敢言公執不可上命出公立不退必欲得命上悟從之史册不載成化十三年項忠奏劾汪直草疏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冢宰尹某請署名尹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爲首尹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尹但

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某遇公及劉吉於早朝某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公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以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王某無以應

尹文和公直成化二十二年以兵侍入閣纂修英宗實錄時同事者書景泰中事欲不書帝止稱貶號爲郕王者至指漢昌邑更始爲比公力辯之曰實錄中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其在官必書某官某既罷去乃改稱某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必書府書叔至黜削乃書庶人且昌邑未踐祚景泰則祀郊廟主華夷七年更始無所受景泰則受命母后而當時內外危疑非景泰則北京非國家有雖謬爲易儲之事然能不惑盧忠徐振之言卒全兩宮以致今日是功固可予也總裁官以公議請於上尋被旨景泰爲皇帝時事皆從實書因卒稱帝厥後景泰復謚皆由公此論啓之也又實錄中景泰建儲事多僞言誣執

政公復執奏疏辯正之且謂信史豈可傅會中傷人若是邪遂從竄正

三月陪祀四陵時以秀王主祭而陪祀官循舊分陪公言於禮官曰往

時命官主祭諸陵各有主祭官分陪固宜茲殿下遍行四陵陪祀者尚

可分邪禮官愕然遂從公議丁未正月郊分獻夜壇明日甫慶成貴妃

萬氏薨先是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公執言庶

母無服而主婚在上與皇太后婚期竟不易上又以貴妃斂宜服黃公

言貴妃素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上因欲以后禮葬公言貴妃

無可贈以后之道苟妄爲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邪亦

卒以貴妃葬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

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公詰還國遭殺何如洪謨曰於彼殺之我無

預矣公曰中國爲四夷主乃棄之邪宜選大臣至彼詢擇從所宜庶不

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鏞以往時韓王內史李毅等不欲居韓王

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毅等

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公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上命

罪一詐傳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擅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既
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
時論是之二月主考會試時上方建永昌寺雖言者紛然上銳意不肯
輟公言天旱災赫人多暍死工役不休民心咨怨致旱之由也況雨屬
水而土木工興則掩水乞罷之上卽日出旨輟其工繼以旱久議不寬
恤令公言赦不宜數要在自省今佛子法王費供給宮中齋醮太繁而
宮人亦頗過衆宜加裁省以回天意由是法王佛子飲饌宮中齋醮皆
省削而放宮人若干逾三日雨上出牙骨摺扇繪魏徵像幷書御製良
臣頌以賜徵府承奉李祐又誣訐王過上欲下詔切責王公謂李祐等
蔑視勅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指王過訐之此大罪也王何責之
有上從之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上不豫公率衆問安且附奏曰聖躬必
靜心調攝爲美願皇太子視事御文華門臨百官二十二日上崩諸內
侍謂詔當稱太后公意此歸權宮闈之端也遽曰遺旨舊未嘗有此因
以英廟遺詔草示之乃得已旣而擬以九月六日太子卽皇帝位時傳

言太子憾萬妃將禍其家而少保劉吉則連姻萬氏者吉懷疑思挾奸

力言須緩期公慮叵測力告萬安如所擬劉謂衰絰未除何可卽位公

毅然曰古人柩前卽位事固有大於守禮者因連章勸進竟以六日奉

今皇御大寶請去諸傳奉冗員追奪舊進寶石得濫賞者斥佛子法王

毀永昌寺減光祿蔬費天下翕然仰更新之政矣皇親萬喜得罪廷議

請從中鞫問公謂若是則事體重大萬氏得罪深恐傷先帝之心因擬

輕宥衆論服其得大體衆議皇妣誕育聖躬禮宜祔葬祭公曰祔葬可

以祔祭則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廟不免有嫌宜祭奉先殿別室俟他日

追祔丙申二月南京地震公率諸大臣陳一十八事曰策免大臣沙汰

冗員綏治南畿淸理軍伍弭靖賊盜減省內費輟禁濫賞罷止宮醮卻

過貢獻簡命將官稽省造作考查柴炭嚴防邊釁抑制法王禁限服色

除增白粳嚴肅門禁預養牛牲裁簡驛遞禁役軍工執筆抗疏詞極剴

切多扼中貴同列頗以爲難公曰自我執筆請任其愆竟不肯竄易一

言上亦嘉納之宣府左衞檄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

軍舍也曰此邊衛賴以屯守者其可空什伍以充梵刹乎尚書鄭幹稱
糧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議上從公禁止以先是僧道錄司
嘗因近習乞恩普度至是上以公議示部卻之及僧道錄堅以爲請下
禮部公論參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寺號番僧都綱禪師等沒其
徒必請襲職舊宅從之公創議舊有印勅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
詢禮部度僧之數且舉額爲言尚書語不論公進曰舊額府不過四十
州縣遞殺其十前給度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僧耶度僧事亦寢十月
朝當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公謂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忿毆之初
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嗣者且長氣矣衆翕然
書可矜得不死庚子九月審死囚有長兒者案具殺人死公訊之則長
兒年十四歲時賈人子孔暹相戲毆繼而暹以他故縊死暹兄誣長兒
因焚其屍既有疑且長兒年十四未有殺人意情可矜有孫鑾者案稱
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三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
日今越限且三日何可坐俱得免壬寅秋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

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
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其民乎然終當改正也二月以修葺郊壇工
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皇上
時亨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于皇上帝皇
不嚴于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成化二十二年以太子少保
兵書致仕年八十卒
徐文靖公溥成化二十二年以吏侍學士入閣在內閣十餘年王文恪
公鏊曰文靖公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士風匡救將順悃以正君德
爲先其所謀議必欲愼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
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薦拔
人才常若不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爲掩護惟恐不爲完
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忍也公在內閣承劉吉
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
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度安南侵占城占城國

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公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
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彼國海島
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
章公復上言竊惟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
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
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
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精不可以黷
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
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糾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
以取容悅也爲此具本奏聞上嘉納弘治八年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
罷忽傳旨復職公言皇上卽位以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
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巒葬地有勞宜量與賞賚傳帖旣行倖門遂
啓臣等不敢阿從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內閣言上坐文華殿宣四先

生公及劉李謝三公倉卒問故韋對不知公等至殿頓首上曰近前公等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公及劉公以片紙數幅與李謝二公每一疏上必曰與先生輩議公等擬批答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公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將看詳擬上上稍不悅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閑盍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唯唯自裕陵召見南陽等後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公等得見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上意又輒慙懼自是不復召上初卽位公卽疏請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憸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獨斷而公贊相弼成之功居多時有大臣罷廢家居者賫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

劉文靖公健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急宜斥退公與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幷劾奔競交結乞恩傳

奉等官雖未盡當數多可採乃漫無可否概不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
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
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罷
上不許下瑢詔獄公又上疏力救瑢得釋十八年二月上召閣臣劉健
等至煖閣公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正公私困竭
之時鑄錢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李
公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還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
不肯上納公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
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弊
亦誠有之公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
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
近多不與公對曰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公因奏曰臣聞國
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駙馬者販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
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

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公與謝公遷等贊曰請下戶部
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
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
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于是中外稱慶知上思治勵精皆公
之力也正德元年以少保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忌者媒孽幾中奇禍公
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切謝絕卒年九十四公及李公東陽謝公遷同
在內閣公敢於任事東陽長于爲文遷直亮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
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公與馬文昇許進焦芳李鐩皆河
南人雖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
必選入翰林無疑公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公初在翰林閉
戶讀書交遊稀寡衆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
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宜與瓊山與公在內閣公正色簡
言廉靖不肯依違時上方勵精宜興去召公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

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
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
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先是公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
像懸旛修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者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
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
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十七年又率
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萬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
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因虜地本以求福反
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
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佛塔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
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
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
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
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

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撰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上時憂勞思治益
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
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上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慘核
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淸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卻謀遠顧省機
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之刷洗近侍權
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上遽病外議籍籍謂禍本有所起也上
大漸召公三人入乾淸宮受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公傳中康陵
卽位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上遊戲廢政公三人上疏極諫請誅瑾
等不報又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于瑾瑾得先見上泣請并斥言
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公因乞致仕謝公亦去
焦芳遂入內閣自是奸黨益熾羣小附之盡逐諸骨鯁卿士大夫瑾尙
恨公不已矯旨奪公官罰翰粟瑾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己者矯敕羣
臣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公及謝公洪洞韓公文浮梁楊公守隨張公
敷華林公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孔昭檢討劉瑞給

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菃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爲奸黨榜朝堂公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飲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丘文莊公濬弘治四年以太子太保文淵學士入閣英廟實錄成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及入內閣復三疏固辭不允始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上見納乃就務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概論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烏三鳴于禁

卽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變莫大于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淸心以應務謹好尙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姦邪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疏凡萬餘言上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勑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公之言也弘治八年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六入仕四十餘年位極人

臣自處若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逾齊民所得俸賜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在閣尤嚴愼比卒閱其歸裝惟所賜金幣及圖書數萬卷而已李文正公東陽弘治八年以禮侍學士入閣時科道官劾近侍二人召公議所當去留者且出諸司題奏令一一擬斷親賜可否自是始復奏事之制云公以病不良於行臥家懇辭上偶違和乃力疾出尙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或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各因事被繫權閹劉瑾方欲示威俱令枷號公奏各人所坐自有本法枷號重典不宜濫施俱得寬釋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公奏此事必一人所爲同朝諸臣倉皇拜起豈能知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又盡得釋瑾立苛法公卿重足立道路以目分遣徼卒四出逮捕眞僞莫辨遠近驚悚爭以厚賂祈脫禍公上疏極論之大忤瑾意然亦稍稍戢瑾又患盜賊日滋欲并其家屬俱坐編戍公言爲盜之人惡心猝動雖其父兄有不預知自古罪人不孥若玉石俱焚何以開自新之路于是皆從末減有徼卒捕盜不得

并其無服親執送官法司承風旨槪坐以籍沒發遣公謂卽如新例亦不宜連坐乃今改擬如律又有以例前盜援新例處分者悉止不行所全活者不知幾何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卽此一事古風可想詳見張東沙芝園集中公致政後邃菴楊公載酒肴過公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耿定向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公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則公平生所以禔

身者又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
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每日朝罷則
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
及勢利風流儒雅亦足領袖一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編修
崔公銑方在道上酣飲銑拱立于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
氣公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王元美藝苑巵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
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卽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
未有如此者正德七年以少保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
謝文正公遷弘治八年以詹事學士入閣正德元年以少傅武英殿學
士致仕嘉靖六年以謹身殿學士復入費文憲同在政府文憲以衰病
將乞休曾具疏舉公自代文憲去而邃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佐
以遜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邃菴之能讓也時公居母喪服闋
還京而邃菴以官視公爲尊不肯處公之下乃竟違初志輿論頗少邃
菴然公盛德不與之較公初入翰林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

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我何可以諛言悅之竟不應其猾介如此荊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泯無名籍成化所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憂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文言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公撰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令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時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昇以國用不足奏請于南方折粮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上言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折色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唯在節用用不節加賦何益不謂文昇而有此奏也其事竟寢時同在內閣者劉公健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東陽長于爲文而資公之典則公于其間不激不隨輔成盛治弘治末疏乞致仕薦吳寬王鏊以代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孝皇大漸召公等受顧命正德初近習蠹政韓公文率百官伏闕論之公等主張于內將寘于法事泄不克公再疏乞休去而焦芳入閣劉瑾擅權二人深相結納

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皇明計當無他不見劉元成之事乎
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棋賦詩時以自娛瑾誅詔復原職致仕嘉靖六年
復起入閣尋卒年八十二贈太傅
王文恪公鏊正德元年以吏侍學士入閣在內閣日武宗諒闇內侍八
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文率文武大臣伏闕以
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
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
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即入柄司
禮而韓公見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
械之幾死者纍纍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
之吾尙何顔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公文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
言者公於衆中大言曰韓公濟忠粹德天下所知萬一犯非其罪如萬
世公議何瑾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
大司馬華容劉公大夏在廣西嘗易置土官岑氏瑾以舊怨逮至京將

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
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大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
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吴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
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擬具禮公曰妃廢不以罪
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
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
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嘗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
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
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凡三上上乃
許之正德四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賜璽書乘傳歲卒支月米
年七十五

楊文忠公廷和正德二年以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內閣先是公以詹事
領內閣誥敕爲日講官時劉公健謝公遷去位姦瑺劉瑾用事公侍講
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讒之又有陰結近侍者阻公遂改

南京吏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邏者伺公將中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一日上退朝思公問曰楊學士何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尙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勑取公回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尙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尙書都御史入景泰天順間故事也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安化王之變自夏州反以誅劉瑾爲名公謂李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去卽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若爲寘鐇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鐇樹黨耶亟請于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爲將或云鉞已從寘鐇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寘鐇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鉞果擒寘鐇以自效焉正德六年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左都御史馬中錫爲總制往討之公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僨事叅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於村中窘甚將自經

於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於上下中錫獄斬桑玉以侍郎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于公曰內地腹心邊關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以都御史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於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於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盜亦平正德八年四川流賊鄢本恕廖麻子作亂又以彭公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公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又作亂彭歎曰石齋眞聖人也寧府陰結近習獻燈於內又欲遣人張設公語文書房官曰王府無獻燈之例禁中非擅入之所恐有奸謀不可不防尋請復護衛公極諫上

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瑾復之方革豈可又從其請費公亦極言之時
寧府厚賂諸權要錢寧輩主之旨竟從中出焉正德八年父留耕少保
公卒于家訃聞有旨問輔臣丁憂留用事例你該部查看來說公數疏
乞歸守制奉旨卿屢乞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勑給驛塟畢卽
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禮部郎中祝鑾諭祭
工部郎中王孝忠治塋域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公始也公旣歸上每
臨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居無何上遣少監秦用齎奉璽書宣
諭幷勑四川鎭巡三司等官守促上道公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而詔旨
卽下到家三月而勑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紼以拜如綸之命
戀闕之情雖切陟岵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
所關喪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或少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
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己自內媿人其謂
何上批答曰朕以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令勑使守取速來卿宜禮朕
至意卽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辭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

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之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羸瘠之軀遽難馳于道路衰毁之狀亦有覥於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鑒其眞切乃批答云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差去內官先回待卿服闋還着鎭巡官催促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公乃得終喪於家正德十年六月六日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鎭巡三司府縣官詣公家宣璽書公懼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在門當道守候府縣住俸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河京師動戚府部卿寺部署及臺輿校役皆相率出迎自崇文門接通州車騎雲擁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鏹羊酒正德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入閣先是上北狩公疏請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公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狩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公首倡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君尊如天敢有瀆獻乎威武

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使張龍來云朝廷說楊閣老不肯作
旗帳他忘了往年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取來之恩典過他大臣十倍今
乃執拗問他懼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耳正
月七日駕回倏迎皆不用帳上素重公亦不謂忤也時兵部侍郎馮清
奏捷上遣內侍張銳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皇上親征破虜
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開有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諸字樣是以臣率君也豈敢輕易擬旨公又曰
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銳
曰朝廷在教塲立行票旨而後入公執不可銳去復來公曰必欲擬旨
須馮清別具奏去前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
也銳去偕錢寧來泣而言曰朝廷疑銳言之不明又令寧來請即擬票
公曰此事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寧回奏言楊廷和堅執不回
上令回閣擬旨公與蔣公冕具疏執奏和前止擬獎勵馮清不及威武
大將軍一字公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

姜龍等於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於上各官諫上南巡皆一念忠愛爲宗社計也今聞有死於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横聖駕欲南去遠涉大江應接皆腹裏人不比胡虜易辨倘有姦謀潛匿闌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僞爲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能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公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公與同寅三公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內侍張銳出左順門公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公曰我知有乾淸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銳汗顏而退五月御史蕭淮上言宸濠謀爲不軌衆相視無敢言公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反形尙未露先年宣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楊溥楊士奇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之趙府卽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勑遣太監賴義侍郞顏頤壽駙馬崔元往

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毋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爲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内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晁錯事公曰晁錯爲國家計瑾敗削衛不聞晁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延不進至浙江聞孫都御史燧許副使逵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尚書瓊使人要於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庇之復奏云寧府既反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公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軍陰助宸濠也公與廷辨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公百計誣陷然公守正卒不能中也七月上欲親征羣小慫恿之意益決公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於左順門公與同寅三公曰此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此賊得罪天地祖宗且無攺以懐其軍民者若出黄榜諭以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

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乎明日親征旨下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護從又乞載御寶行公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奸心往時四川賊鄢老人掘廢印尚且惑衆況國器乎卽有除拜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焉由是御寶不行而梁公儲蔣公冕護蹕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兵空勑公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也竟不進稿八月十九日上將出會公薦劉尚書春知制誥有旨責公用鄉里令回話公出閣中遂有寫勑進者明日乘輿行矣正德十五年十一月上還自南征住通州召公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公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以聞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於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主嗣又深疑左右倖臣公知不必再執遂擬旨於通州行在誅宸濠十六年三月魏彬張銳傳旨言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

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當以萬金購草野醫人冀萬一公知上意有在
非求醫也亦出榜諭購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
曰何謂禍福公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
等先受禍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早少監陳
嚴倉皇來報駕崩於豹房矣公卽語嚴曰急啓太后命移殯於大內且
議所當立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鋭至閣中授公一紙乃大行皇帝遺命
也辭曰鋭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好不的昨每與張鋭叫司禮監來
看我有此二好歹奏娘娘與閣下討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
我誤天下公讀罷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大
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降懿旨大行皇
帝降勑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人奉迎興長子來卽皇帝位王瓊
率九卿突入左掖門厲聲曰九卿在廷我爲長今誰當立者而不使聞
公左右目遂皆不對乃皆散去於是遣大學士梁儲司禮太監魏彬谷
大用定國公徐光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公澄公持金牌信符授之

公意不欲遣魏谷倉卒防變故不之虞初聞變公先命閉閤門時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賈皆不得入王瓊聞閤門閉大沮議定奉所擬懿旨及大行皇帝書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且賀曰昔呂端鎖王繼恩韓琦升八大王時權專任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難然定策頃刻間權奸拱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曰祖宗功德無疆之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予何力之有焉遂擬旨散豹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革皇店官校幷軍門辦事官旗校尉俱回本衛命哈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一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捕盜賊皆出公獨

斷而以先帝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公曰機會間不容髮時權姦人人自危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九門防守之命旣下許泰意若不恔邀兵部王憲至閣欲有所言公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誶語公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遺平虜以此未安葢爲彬地且以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箇賊公問賊爲誰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公也公曰今日志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耶泰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公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公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旣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寘鐇宸濠外

有劉七藍五鄢老人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即顧盻間虀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及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公意而公對之語有操縱江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間人馬介然有聲人心皇皇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不哭臨公深憂之以一剌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朝臨罷公告蔣公故蔣公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公曰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先是李琮勸彬反不勝則北走虜彬猶豫未決而與公合謀者獨蔣公冕毛公紀司禮温祥凡四人而魏彬亦不敢泄也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祓楔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閹俱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公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

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早請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貽嗣君以憂未免爲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公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鎭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爲辯公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公家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其責也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得在嗣君或寬宥之今亦擬旨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何故太急公曰此事間不容髮顧可緩耶卽擬旨奏太后與蔣公候於閣中久未下公曰權璫對我輩言尙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蔣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

羣擁之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讙聲雷動爲之謠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頌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怒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裹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公先以計安之後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猶未可知也是舉也公之成算而贊其決者蔣公也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公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公笑曰客談何易安得此大力士耶其愼密如此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啓行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嗣君之行殿召公及府部大臣宣諭三上箋乃允五鼓由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天明卽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公承虛辰總己內外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於卽位詔除之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蔣公冕先歸閣中整理文書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僧鳥亦虎仙數事公別書密緘之不敢露草蔣公至公家諭家童取去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請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辰文書官

來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公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
則直稱朝廷不從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廷和
便當去今日拜賀新天子明日卽跪奉天門前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
人於左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公及毛公紀皆力言之文書房
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公與三公亟趨華蓋殿後往
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相見語
之曰亟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或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公曰
自古人君卽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
詔書不知所改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
奏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
少皆踴躍歡慶曰眞天子也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
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忠宣公大夏受知孝皇及上賓太監寧瑾奏止之
東山以此怨侮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正德十六年四月以
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粮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

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公深憂之上卽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紓而大怨亦叢集爲之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於道上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軍百人護公入朝名隨朝軍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上卽位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餌時有爲之彌縫者鞫之不得其狀公曰錢寧改易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敕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閣中謂是錢寧所爲公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於是擬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充軍而已公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是大有爲

之君也旣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票請呈亦從上改竟至寬

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

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

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

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

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逮

左右可乎願賜獨斷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上乃令籍沒其財進公封

伯爵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三疏四疏上批

答數百言益切五疏公辭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

厚已着定擬爵名卿乃屢疏懇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全卿廉讓之

節寫勑褒諭賜宴禮部仍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上

批答曰朕念國統未定事勢危疑之際卿三人能同心協謀奠定大計

其時江彬稔惡負罪尚握重兵心懷不軌禍機難測卿又能卽擒獲不

動聲色潛消大變朕雍容入朝中外宴然考之前史漢文帝宣帝繼統

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敬蔡義等邑戶我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勤伯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賜宴進階錄廕略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不必過爲高潔以傷朕懷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攀援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公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往日欺君悞國竊弄威權惡極罪大者人思脫禍之門朋奸附黨各持兩端者坐幸非常之變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蓋廟堂之上機事不密姦雄之徒得逞所欲國家生民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不首罹虀粉之殃而無噍類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宗社之功尚不敢受封廕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楊廷和以別樣恩典以爲大臣忠勤之勸得旨楊廷和旣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廕子錦衣衛外再廕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時臺省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則疏詰廷和以自解法司

乃當瓊奸律論死瓊力自辯得減論戍邊先是大禮議起公首執議召
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命來閣
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公執不可謂上當後孝宗稱孝宗曰皇考獻王爲
王叔考爵曰興國太王母妃曰興國太妃別立益王之次與崇仁王爲
興王奉獻王祀禮部因之以請上弗悅用是左右得以間間之是後所
言多不合先是瑾賁官鬻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旣欲盡去官府簿
書以滅其跡一日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公
曰圖籍國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瑾憮然明日乃
移之千步廊焉涿州人王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校緝得之曰此
龍形也將惑衆校尉輩皆陞錦衣官而永自欲封伯旨徑下公曰自古
內臣封爵如五侯童貫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也誰敢爲此
赤族事耶永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族人
有功受封非其身也其墓誌在岳蒙泉文集卽命中書取類博稿來手
揭示之永乃止自成化以來烏亦虎仙搆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爲邊

害數十年彭公澤嘗遣使諭土魯番乃私許以厚賞彭欲罪之虎仙乃
賂王瓊塊玉重百三十斤祈免罪瓊遂誣奏彭公而虎仙得脫自是得
近侍武宗豹房父子俱授錦衣指揮使公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實內覘
朝廷事情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爲邊患不止如宋元昊時事
乃擬就改元詔中擒之不假兵革而邊患潛消矣正德末年鑾輿四出
公居守在內而天下晏然至受武宗遺命定策之功尤偉議者謂周室
重熙成康易代猶陳虎賁以備應門執干戈而衛翼室書之顧命以示
後世韓琦之立英宗皇子已在宮繼立自有成序史臣尚謂呼吸之際
有雷有風未有如今日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抽戈思逞者近
在蕭牆擁兵助逆者匝環禁掖以今較昔豈止呼吸風雷而已而公從
容處之略無動勳散積卒於枕上擒首惡於掌中則公功又倍韓琦矣
裁革冗食官軍雜校甚怨之闞其私搆於左右不得相與咀呪於神或
卜公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必復矣時上頗留意齋醮道士陳應楯
李雲容各夤緣進用蠱惑公力言其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

江左比歲不登中貴人以御衣請遣官之蘇杭二府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勅公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官上仍趣撰勅且戒以不得瀆擾執拗公因力辯其非瀆擾執拗且謂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而獨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獨能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其創自成化弘治始耳憲孝二聖恤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之法而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而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上爲謝第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公故已累疏乞休其後益力而又以持稱考獻帝議不合疏辭露不平上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之璽書續與廩郵獲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嘉靖二年致仕卒年七十

劉文肅公忠正德五年以南京禮部尚書入內閣拒貴近饋遺一日有盒擔數具伺門公不覺怒叱扛僕懼而趨即什盤具品物委於街巷或

謂太過苞苴盛行時不可無此事也公閱廷試卷于東閣一達官非讀卷者入公怒詈侍胥不輟其人出方已或亦謂太過請囑公行時亦不可無此事也公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麄鄙不知者且以爲簡放公之狷介如此正德六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八

梁文康公儲以正德五年入內閣時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請祈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太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畀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畀秦藩悖太祖皇帝制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

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
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
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武皇帝覽制
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决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
正德己卯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諫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
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楊公廷和蔣公冕亦相次引疾不
草勑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勑公奏曰勑不敢草帝
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勑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
乃自卑而臣臣草勑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
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
遂草勑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
赦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勑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又議南
都郊公與蔣公冕奏曰南都郊仁宗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
皇帝配天若遂郊南都配位不知所裁定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公與蔣

公手奏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俞曰不南幸公與蔣公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遠藩爲儲二府部大臣會議於內閣公正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我輩伏斧鑕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公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尙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饋未嘗却隨計其値而酬之公嘗欲建一祠令匠人擬其工費不過十餘金匠人凡三至公無以給也曰盍少需尋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在位日王御史溱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聞報皆不動也肅皇帝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護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便已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

之他人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
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先是楊公廷和嘗守制不出公力薦起旣至遜
楊公居已上士論多之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公與尙書毛澄等往迓于
興邸楊公廷和忌公陰使其黨論之旣而屢疏乞骸情甚懇切上留之
至再乃可其奏護送乘傳還鄉降勑褒之有曰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究
其用崔與之之風槪而不久於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美嘉靖元年以少
保華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七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外編

宰相下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宰相下

往行

費文憲公宏正德六年以禮書入閣與李公東陽楊公廷和梁公儲輔政正德九年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學士致仕十六年復入嘉靖六年致仕先是江西盜甫輯而復叛遣總兵李鋐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鋐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銜公既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懽乃具百金飲器二遺所親餽公公拒之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鉅萬金冀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

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艴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沮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乃遣邏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引外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寀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陰遣人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又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乃已濠因朝會殺孫公燧及副使許公逵遂擅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公過進賢爲中丞劉公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向北無暇東顧遂無他或勸公避之者公弗爲動且謀與弟寀起義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往公皆爲之贊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公功聞公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公紀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寀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

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旣而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祝
君續齊君之鸞易君瓚御史章君綸甯君欽皆連薦公事下吏部題覆
時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而上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勅起公而寀
亦召用時正德十六年四月也公具疏辭温旨慰留戶部以各省逋賦
甚多請自弘治元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公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
擬自正德元年始太僕馬匹頗富其寄養于畿郡列縣者大爲民累而
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
馬及價各十之一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皆貯京
通二倉公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慟竭力以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
分給諸卒以蘇其困皆從之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
錦勢頗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公曰變出於激不叛者固多
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
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
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

筭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邊官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爲帥朝議不可公曰莫若始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時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命公等恭賀自是日有聖製皆命公和之又賜御製七言古詩一章是日大雨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而入時以爲榮嘉靖十四年公堅以疾乞休上允之未幾有旨起用遣行人王獻芝捧勅促公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涼爽或謂宜先具疏辭公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于進取者哉顧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謙遜之虛名忘事君之大義哉遂于六月朔日冒暑以行時弟寀方爲南祭酒適北員缺上欲用寀諭吏部推舉成命已下矣有相知者謂公初入朝而寀卽北調恐涉于引用親黨之嫌公深

然之卽上辭疏上亮公之誠案不調

楊文襄公一淸雲南安寧人寓京口正德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入閣時武皇帝多微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塵埃中萬一奸發奈何疏入武皇帝大驚遣官釋諭正德十一年公屢疏乞休允之嘉靖四年以兵部尚書巡撫都御史復起公入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儆戒言官多有論劾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張桂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于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祖餞於道路人多有揶揄之者又一日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未可遽變且璁妻久亡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私情兩無損矣於是璁深憾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謀于霍公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攻公於朝宸聰尙未爲惑次日降旨追還璁於道公求退愈切上屢

降温旨慰留時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衷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己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杼之疑矣璁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公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于南郭門外者有祖于五里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之盛近未之有也適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遣官賚賞金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公再起日夜合謀誣前籍張永金少者乃永弟容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內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後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以削公秩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奕棋如故卒無一言及之公之寢疾也前半

月公嘗自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也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公遂卒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問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沒先正德五年庚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寧夏殺巡撫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姜漢上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瑾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間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

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抄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餧狗又頓首涕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纚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能吐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于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上益喜公嘉靖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僅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倚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三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以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外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廑宸慮勅公經理公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

之勢公曰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愚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淸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采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曰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鎭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玆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

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投之地以分犒之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至嘉靖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蔣文定公冕以正德十一年入閣時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

臣子所過諸侯王儻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
陷虜非爲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
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導引者語切甚不報吳廷
舉陞兵部侍郎卽自劾因及公隨侍南狩之事公與面論曰爾謂冕有
愧於古者四人其引韓愈諍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冕隨事
效忠未爲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如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決不
爲張禹孔光也獨陳瓘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
疏論冕以示鄉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瓘意同但曾布宋時宰相當
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瓘特論之今之內閣大學士不比古時
宰相爾之陞官皆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朝廷之官職
市一己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翟文懿公鑾嘉靖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推
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卽蒙上點用邃菴楊公具揭仍用循資聖諭
云用鑾者於朕爲學有益公之入相特膺簡用如此次日早奉手勅陞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邃菴楊公木齋謝公南塢賈公皆先朝耆舊與公同居揆席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倦邃菴稱公曰吾觀先生悉心章疏朝廷有托矣頃之欽命文書官齎手勑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時邃菴楊公羅峯張公見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同事諸公時有密啓公獨無上嘗詰之公奏曰臣恭逢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怠忽也上嘗顧問羅峯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告以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服曰公博物洽聞如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閣中議論不合姑置弗較徐伺其悟既而據理開陳得失且曰國事非一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票擬將上改正者張公每爲之愧屈後公獨揆三月時機務盤錯公鎮以和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上亦委心用之嘗擬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上特召見文華殿面議可否既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接天顏奏對明正剴切眞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美又皇上尊奉聖母章聖皇太后構崇先殿特隆孝養既考厥成大陳法部卽日命

輔臣爲致語詩章以進上顧左右曰日晡矣其令速來公受旨援筆立就致語二上覽之嘉悅是後上元令節及瑞慶之辰上悉命公爲詞章每蒙眷奬時有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兎詩白鵲頌靈雪歌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公嘗與序菴李公奏對上前票擬某人之罪上欲重置于法公難之反覆諍論忤旨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容納約上察公忠實爲之霽容李公戰慴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聖駕大狩北虜犯邊徼擇可往者上起公充行邊使暫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璽書符驗旗牌及賜飛魚服銀椰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略邊務其總督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程務使邊人實霑聖恩又欲速畢王命以紓皇上北顧之懷公所至宣諭欲將士知朝廷恩念邊人戍役之苦故遣我重臣親賚重賞以勞之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公卽時厚賞趣題奏之宣府乃北門鎖鑰兵分五路極爲重鎮兵馬錢粮詞訟甚是繁夥止有一僉事總之事多壅滯具

題添設參議一人上可其奏大同北路延袤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達賊大舉直抵城下駐牧殺掠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敢攖土地千百餘頃遂至荒棄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築五堡以爲大同藩籬星羅棋布斥堠相望嗣是而後戍卒乘高望遠據險設奇實扼其吭賊望見輒引去雲中賴焉自花馬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鎮巡等官僉曰過此即河西金城五郡番夷雜處中通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命代攝公即誓衆曰鑾受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親履其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朝廷體悉至意吾敢愛此身耶即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直抵嘉峪關是關爲華夷之限一關卑隘既無城池又極圮壞每土魯番犯順直至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人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亦不可行遂命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聞得准修築恢拓堅固城垣歸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扞禦之功居多工完聖心嘉悅前公至西河聞土人云吾儕每聞頒詔給賞軍士引領翹望如在天上

今日朝廷念我邊人遣閣老散賞百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賚公
必會撫按等官當堂唱名目覩給散間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有
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纊之温哉還自嘉峪關
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黄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
海至廣寧適值叛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敎塲宣諭朝廷恩威解釋疑
懼頒給犒賞軍士皆加額嵩呼人情始安事竣入關歷薊州沿邊及喜
峯口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等處閲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邇
神京尤爲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圮壞缺少者急宜修築補給以
備不虞愼勿虚應故事庶仰副朝廷責成之意公於邊計素所究心及
巡邊于九塞關河險易士馬强弱糧餉虚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
目中近歲以來邊警頻熾每奏報緊急軍情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候
票擬公倉卒批荅脗合軍機嘉靖二十三年以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爲
民卒年七十詔復官
張文忠公孚敬嘉靖六年以禮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八年放歸尋入

十年致仕本年復入十一年致仕十二年復入十四年致仕十六年再起不出卒年六十五公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峯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既遊於監司守相間毋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成進士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及后者久之不决公官大理上書大略言上旣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于輔臣禮官議報聞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父因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杜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

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問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上愈器之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謗弗恤也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皇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横狀上爲悉裁革鎭守監榷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壽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横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

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獻夫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侍考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愒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啓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于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已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沒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沒未幾居第浸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公在內閣嘗請嚴私門之禁絕請托之交疏云凡臣之所不爲皆彼之所不便也皇上試召吏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爲私人開倖門壞祖宗選法

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濫引賷窩買窩爲奸商作盜賊主壞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鑽求將官任某鎭某帥求將官任某營壞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霍文敏公韜嘗與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于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寃命破散蔽上之姦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鎭守芟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故例廕義男義姪家童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剗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夙弊盡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素卑官九也在位日只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故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他又云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爲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峯在位無

一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爲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詈焉何也

呂文安公本初姓李嘉靖二十八年以少詹入閣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堡僵尸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仇鸞螫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公上言此附律也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諭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糒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悖之悖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上問輔臣云何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今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旨善之悉罷市議毋開端鸞敗誅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爲邪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并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宮內帑銀五

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祭山川岳瀆之神水乃就下省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卽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城南面衡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公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患矣其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上問邊兵入衞起自何時公對曰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軍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兵扈南狩蚤見者以爲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譟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衞京陵屬薊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撤遂以爲常淸問及之計深遠矣時光祿寺歲多冒破上命舉較著者以聞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

歲贏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宦掖撙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文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糾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稍復以在直日饔三飯請罷之上悉用其言曰損再飯先是己酉莊敬太子立無何薨上諱言立儲言者見罪辛亥禮臣疏請公奉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閣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概論不納壬子春裕王始冠命公贊冠明年請二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公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今陛下骨肉親惟二王耳悉出居外獨奈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上太怒傳上刑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己酉爲鑒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

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上心然之卽諭輔臣景王當遵祖
制令之國卒之翊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臣也庚戌進士賜宴南宮禮
官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公居三品之上弗從旣
則擬以品爲差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
引身下遂躐公上其後上孳孳求舊摧格亦猶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
臣其在肺腑公雖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卻公無所預槪諸
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餘姚故城江北
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淮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
詎置之度外耶佻者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君命而興大役譁
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旣得請則胡公宗憲董其成迄
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德祠事龍山公旣家食察民間大
不便者言之有司請履畝請均糧旣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
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絜爲令嘉靖四十年以少傅武英殿大
學士丁憂改姓呂卒年八十四

徐文貞公階嘉靖三十一年入內閣公爲編修日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籩豆禮樂皆有所抑損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讋亡巽同者公獨陳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公盛氣語之公徐理前說且曰高皇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遯曰高皇帝少時作何可據公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作孚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公曰塑像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公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怒曰若叛我公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上亦緣孚敬意爲或問以難公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遷黃州府同知歷浙江僉事提督學校久之乃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與閣臣張治李本同直無逸殿時虜闌入塞遂薄都城公疏請擇邊將之在司敗獄者戴綸歐

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請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上雖褒
公忠愛而尙難還內召見羣臣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
倚公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
者以虜求貢書至叩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嚴嵩等且召對便
殿上謂且奈何嵩猶爲緩語曰飢賊耳不足患公曰薄城而軍殺人若
刈菅何謂飢賊上曰然復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上復
問公公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
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要有重于珠玉皮幣者陛下能許之否上
悚然曰卿策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請遣
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
責其暫出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惰歸可
十全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公與李公本從臾
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公曰虜鴟張甚中外方洶洶恃陛下而重得一
躍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上始首肯陛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

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上果視朝中
飭中外責數當事有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公疏弗許貢公
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又陳善後數策皆報
可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念壓於先考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
非中外公論恐于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
欲以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朝堂大約以女后爲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然疏上上大
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詞以
爲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聖子神
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于心者夫夏廟五商廟
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孝烈可速祔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
促更議祧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惶恐謝罪不獲終守前議
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公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暱嵩益

惡忌公鸞時利屬國虜朵顏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俟鸞所云導掩答者卽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爲虜外囿何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俟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流言漸狎聞公挾緹騎帥陸炳出犒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語中貴人麥祀俾婉曲白之上乃弗果併鸞自是不悅公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間力上復下公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公一子入監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俟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讎顧益縱肆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尙護昔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而答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彼所爲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謂公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

知自公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上既誅鸞益親重公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佚鸞嘗益之故公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襘上始格於嵩不盡雝久而皆用之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公鄉公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公持不可乃以贏卒三千人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眞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踰度賊之必去又踰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撥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尙書乃懼請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

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公
咎冀因以搖公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將校一不利
輙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在降此
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
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奸伏必不容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
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會
虜移庭牧宣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重金三
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鐶半薮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正值四鐶可及
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荊抵大
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
具疏上上大悅令密傳諭行之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
問嚴嵩嵩乃請上徙南城上不懌更問公公曰上今居玉熙猶露宿耳
臣子何忍安枕請策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
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

尙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上悅如公議而命公之子尙寶丞
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
恐欲以大營兵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
營兵列宮城外爲儲胥以相屛蔽報可新宮成上卽日徙居之命曰萬
壽宮時公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卽
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狥賄囑上卽爲罷歐陽尙書而拔
郭樸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露嚴詞察以防挾遞上卽爲
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上意所左右謂治有機矣居久之上雖以御史
言去嵩然念其供奉玄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
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袁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
天下令擬詔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應龍通政參議得旨
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一日官此邪物
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
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于公

公曰第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無以杜兒輩姦公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姦長安中者不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姦於朝堂則在內猶外也上悟輟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公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公煒數出直公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責閣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論上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擿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彊益發舒矣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公謂巡按權重于糴粟御史

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公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篚篚宜嚴禁兵興日餉益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策歸功公公力辭僅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緩以要之於奏功疏擬上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虜後繇牆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公草勅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內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稍定而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公以便宜

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兵入援芳兵先至公請於上賞之
又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上令看詳
楊博疏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
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上
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
所處分而未發公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
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訶釐禁不敢疏聞
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上復問選今尾賊能擊之否公言非尾賊乃
送之出境也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公請收戰士骨瘞以大
塚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士嶺及一片石公又請城張家
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爲重大學士袁公煒故公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
氣凌公上公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討天下者
煒以故益攘臂公卿間亡所憚而其俱爲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意不
平以語公公第曰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上懽請急而歸卒於道得

中謚曰文榮而還志稿於學士盡去其所竄改亡一存者人頗亦快煒而儆砦公之薄公猶戲謂人吾爲尉則畏守爲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爲彼笑煒既歸道死公獨當國内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上數難之大意以公孤忠且才足專任公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以不時請骸骨人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擅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於上此例也上曰而亦狗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君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公蹐蹐言臣雖庸寧不知天恩之與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欲久用首臣者竊爲主權國政計俾恩威常在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擅耳於是公緣上旨復請益二輔而上復難之公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内閣事體繁卽開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卽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數十年之後今以爲可卽可以爲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上自是與公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内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樸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樸

者公所薦也隆慶三年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一公當穆廟時言路氣益張上時有所不堪上諭公等科道官不諳事體敢屢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來說公草奏言科道官遭際昌時思効報答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或失實其不諳事體誠有之然天威在上以臣等度之非敢爲冒犯也謹錄中聖諭令彼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地寬容之德草具而有同列尼公者奈何不薄譴之公曰卽上遽有譴我曹且力爭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上諭詳處何公曰今諭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上亦竟弗罪也時有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公擬旨報聞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爲疏語婉而加詳同列謂公將無復作報聞乙乎公擬答曰聽諫乃朕素心卽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乃爲不諳事體者若等自今宜審所言以稱朕意同列皆難之公曰彼已氏者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昨所以乙者正謂未有以開上意耳有不可吾請自當之乃擬上上果不異而時有一邑丞王邦直者條奏時務頗剴切公擬旨稱其多切時弊該部爲看詳毋以

官卑廢言于是人人稱頌君明臣直海中丞瑞者爲戶部主事上疏極言上過失他所以譏諷公亦不少上恚甚逮置詔獄欲殺之且諭公擬瑞公謂主聖則臣直瑞囮戇然不過仰恃聖明在上亦沽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上始抵公疏地已徐取讀之已又取瑞疏讀之得毋死當是時以海君能觸上上能不殺海君爲異然亡能名公者今具見世經掌集中上偶不豫時穆宗在裕邸而有誤傳上晏駕者承奉李芳得之使使訪公公驚語曰誰爲若言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此豈吉事而可報者爲我謝李君一輕動立取大法且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上大漸遂崩胡應嘉者吏科都給事中也故不悅于新鄭公前是誤傳世宗晏駕時諸入直者爭移其直廬書籍器用以出公獨不動應嘉緣是而劾新鄭謂其蓄二心賴上病瞶不問新鄭以是恨應嘉刺骨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已得旨矣應嘉乃復論救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新鄭之鄉袞時在事合而擬旨謫應嘉爲編氓公惜應嘉罪不至編氓而一時弗能

救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而他給事遂有論糾新鄭者公乃具疏謂論救考察非體臣等所以擬斥應嘉給事御史謂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應嘉臣等欲守初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所奏則涉狥人而不能持陛下法思兩擬旨以進乃薄應嘉罪改從外謫當公上疏候數月愼擇乃可時新鄭之鄉袞復與公力爭至失色稍稍聞外言路之攻新鄭者屢上因相激爲詈其傳致公益堅而移仇者亦遂顯矣公嘗從容語新鄭人主之尊能以譴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君者吾曹人臣寧可以力勝新鄭益不悅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錠曰爲帶資又擇綉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公嘗病嗽上遣御醫診視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瓿手書方以賜慰諭諄懇如家人父子而公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輩例以請名額公旣用恭敬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刻期人以謂公公數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不知愧諸少

年計以得上意而後可有爲于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誰與上共天下者上果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公旣日以寛大廣上意又能鉤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有吐必盡征鎭大臣咸慴於不敢隱而快于得自盡故公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屬無所用深文雖其宛曲剸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債事故也公于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坐獄必竟不少貸且杜干請絕苞苴卽長安公卿邸中俱肅然亡敢以筐篚出入者大計捧賀寮吏皆有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爲創見無有一時稱之

嚴文靖公訥嘉靖四十四年入閣初授編修再同考會試其所得多名士垂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首揆首揆欲偕遷之俾公並主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首揆覺而逆謂之曰守吏官寂寂踰十年且久侍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健七箸公謝曰宦廢温凊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今奉職亡狀幸不卽書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首揆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請而一給

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後爲吏部尚書徐文貞公亟爲上推轂公遂大拜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愆見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歸而刺中廚置殽酒十餘几若晏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怪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卽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上知至此分不當負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共漿炙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若負我必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杜曰外跡毋入內跡毋出蓋門之雀可羅矣一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諜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囑也曰吾寧寃此守不能自廢束約行徐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

李文定公春芳嘉靖四十四年與嚴公訥同入內閣先是有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惰游懈慢漸以成習卽一旦管事奈何乃爲瑣細科條敎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

一時煥然會徐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駸尋大興天下謂何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是秋虜騎突入宣大間不及請公曰羸粮躍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爲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唵達愛孫也唵達索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亡納款貢市稱臣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今納款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于得請德我必深爲盟益堅虜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況虜志在得請不得不已抱無益之空質啓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拒虜爲

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爲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用其敗乎于是上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册拜我王號歸我逋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安堵幾二十年隆慶五年以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五公居常恂恂言不出口至其臨大議引當否則介然不可奪其爲政務寬和鎭靜未嘗侵諸曹職守親故知交一無所私或引崔祐甫諷公公笑曰其人誠實耶何所容吾私非其人是重吾過也

高文襄公拱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入內閣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以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面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今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於生前而詆詈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閣臣四人各擬二字上上

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
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尙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
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行事而司農苦不
支乃悔不從公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
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
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臣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
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公
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受風指論公三十餘疏公亦力請
去疏凡十二故事考察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
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隆慶元年以少傅武英殿學士
養病力求去上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耶左右對曰病甚上猶弗忍良
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賜賚有加越一載上思公不置隆慶四年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時北虜頻年入犯中
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預

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于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倭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時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倭尚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

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
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
眞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又上疏
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
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隳阻又何望于展布
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
安然後近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
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
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
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
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
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
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
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

縣安塞安定保安淸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槪以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尙書陳希學曾邦輔侍郞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爲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郞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公攝吏部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也于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往大計時詮曹祇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尙隱淪有何兇頑尙梗化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不革皆得言之令封議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

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秖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一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粮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將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列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鹽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

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眞過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讎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圖苟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讎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閣思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不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辨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旣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

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
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
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旣約以無事而國亨
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
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
朝弼旣謝事請入南京赴楚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淸明以致歲豐朝
弼逼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鎭兵部來問計公曰
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非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鎭之人衆所寓目
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所爲惡如有罪朝
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
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
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
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矣公曰虜敢擁兵來
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

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牆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所爲也世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旣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趙全等至公親請射所面質全等全果驍鷙異常其次李自馨者諸生也凡數十年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公因問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是處有粮人有鬭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虜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曰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虜求貢于

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已彼嘵嘵者豈爲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宣大似難異同異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稱俺答而市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稽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

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卽取諸囊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也虜得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漢人五餌之策入公實用之矣隆慶六年正月下旬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高拱自閣出比上過會極門望見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上不御座竟往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拱及張居正疾趨至乘輿所則上已下金臺怒色立欲就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上見拱至色稍平以手執拱衽甚固甚有欲告語意拱卽奏曰皇上何爲發怒今將何往上曰吾不還宮矣拱曰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皇上還宮爲是上稍沉思曰你送我拱對曰臣送皇上上于是釋衣衽而執拱手露腕以瘡示拱曰看吾瘡

尙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上憤恨語拱曰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尙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拱手拱對曰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拱對曰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聖懷上不答良久嘆語拱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拱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于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拱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拱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乾淸宮門拱不敢入上牽拱手曰送我旣得旨拱乃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拱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拱手未釋顏色相顧眷戀藹然時居正及國公朱希忠皆榻前叩頭上猶執拱手拱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跼蹐不安上見如此乃釋手拱始下叩頭又與居正希忠同叩頭拱辭出乾淸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旨上來拱遂上殿至榻前上已升座拱居正跪承旨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卿等詳慮

而行拱等叩頭出仍在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傳旨着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卽語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奏之拱隨語內侍曰奏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拱卽請內侍奏上曰祖宗法度甚嚴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況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闕內臣房有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上允之於是拱居正乃就西闕內朝房宿拱夜不能寐披衣坐候宮門開卽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旣傳聖體稍安拱卽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在朝房宿不敢去宜降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拱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卽擬旨上以爲然卽時降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拱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上覺益平愈拱問安札子有御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拱等還家於是乃還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顧命也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矣上大漸未申間有命召內臣拱曁居正及閣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

上已昏沉不省皇后皇貴妃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前太監馮保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病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旣慟不能勝卽哭奏曰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拱見居正與保內外盤結事勢必不可爲故有誓死之奏至二十六日卯初刻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閤中而居正亦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巳時傳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謀也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閤中宮寮吏卒

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幷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令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託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皆居正所為前三月十六日忽報上疾重閣下宜赴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即疾趨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拱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答云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為我當事凡事皆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于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為馮保謀也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

伺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卽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而託其爲主于內以蔽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先皇之旣崩欺今上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先是某丁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某戊被黜某丁上疏論救諸公以某丁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言而外廷爭謂公去某丁矣於是某戊輩論劾公不少休嘉靖末年故相甲與故相某乙厚善踰三年適太宰缺乃起某乙以原官掌部事明年首相乞致仕而某乙爲首輔入典機務出領銓衡權勢赫奕趨炎附羶者日益衆一時言官多某乙主會試所舉士頤指色授橫行長安中舉朝爲之反目乃修故相某丙舊隙摘遺詔中語謂暴揚先帝之失德以次開釋諸方士之在繫者而專考察科道往日左袒華亭者皆斥罷尋嗾鄉人告訐者奏發華亭家占奪田土逋負官錢諸不法事下所司驗問問官希指深入三子皆坐遣戍應沒入田數千頃獄上而公得罪去事乃寢始公再起與江陵比事無鉅細必相與商榷江陵有所薦

引無不如志而公之門生幕客殷勤杯酒間以私干請者皆不得入則思所以間之一日公問諸門生外間云何皆對曰師雖兼銓部實江陵爲政江陵所薦拔皆引爲己功外人知江陵不知師也公乃漸疎江陵事皆專決不復有所諮問而江陵亦自疑諸爲間者益復以蜚語相煽兩家遂如水火辛未今上在東宮議以明春出閣講學時申文定公王文肅公爲左右中允公皆題陞諭德以文定公爲穆宗日講官而文肅公掌南院去東宮講讀校書悉以門生充補江陵數舉以告諸人曰兩中允見爲宮僚不用而用其私人者何也公爲愧悔而恨江陵益深然公方操權據位所爲耳目爪牙用者率非端人故時望咸屬江陵兩家客百方居間終莫能解也上初卽位其六璫馮保嘗訐故司禮洪遂孟冲而奪其處方用事居中公首上疏欲上御文華講讀畢卽與閣臣面決政事具儀式以請保念以爲審爾則事權悉歸內閣而司禮益輕欲格其奏乃請上批云照舊制行使文書內臣持到閣公言此疏不發閣議擬而旨從中出者何也內臣以御批對公曰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裁

決政事者乎內臣還報保失色故謬其詞以激上曰高閣老云十歲孩子安能決事上怒入奏兩聖母皆相持而哭是日給事御史論劾保恣橫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則使所親問計江陵方惡公欲乘機逐之則以計授保明日召有闕文

陳文端公以勤隆慶元年入內閣今上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于馳道勞苦之公仰見睿姿退而額手曰宗社萬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高公用事兩家門客乘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竟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朝廷置輔設參本爲協心體國安事羯羠乃或專愎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非也故公在政府若金石相宣塤箎共和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爲首鼠兩端又言執事者第虛心潔己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挈綱維謁煩苛進忠賢抑躁競慎守祖宗憲令罷一切紛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心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其梗概在數語間其學以倫紀爲大宗操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

勤小物愼一介始故居恆不輕取予卽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性名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飮食裘葛耳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流汚何極或又誚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自標幟者電光虹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所爲垂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弗好隆慶五年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五

隆慶初法令盡一海宇敉寧公所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尙恭默希所裁決而近倖多緣內降得橫恩于是疏言勵精修政四事甚切至上心悟已有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時某丙既相銳意有爲與某乙相引重然趣舍異意內實相矛盾而或陰構其間樞機之地齟齬如也公燭見其微遂有歸志猶以荷上恩厚義不忍秦越時政緘默以行乃疏陳六事曰愼擢用酌久任處贓吏廣用人練民兵重五穀上以其深切治理下所司行之其秋遂乞骸骨有詔公留行者公謝曰若知夫燕客乎主人意怠而尙留

連或罵坐去孰與夫威儀秩秩一辭而退之爲有禮也疏四上上察公誠懇乃許之仍賜璽書給驛遣行人護行有司致月廩歲役無何某丙以事去明年某丁以逼去又明年某乙得罪乘牛車出國門彷徨自失乃歎曰南充公眞聖人也

張文忠公居正隆慶元年入內閣時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公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謂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惠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脣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狥以模稜兩可爲調停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賈誼所謂跛盭者欲上攬朝綱張紀法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伸三曰重詔令謂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即報不得

諉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無用而見譏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譽倜儻抗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毁譽太易欲以嚴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五曰固邦本謂近以蠲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之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百費而不能支欲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六曰飭武備欲上修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難公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閱費不訾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頗言其非急公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上不允公之爲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寓內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媮快於志居恆謂高皇帝眞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使之法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公卽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漕河通公以歲賦往往延緩逾春而後發卽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少罹水患其始司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鐃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許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軋則稽緩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公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期限行之悞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公者矣御史劉臺公所

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公擬以爲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
俄出按遼東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公以故事裁斥臺臺益惡
公自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公黷橫十餘事公怒甚見上俯伏而泣不
肯起上爲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
臺至下詔獄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議頗觽剝公不自安乃
具疏爲解得不杖而奪臺職還里上且舉大婚禮故事諸受册遣聘皆
勳臣主之而首輔爲副使公以有服不當與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
問公恐難於易吉公豔其事乃曰后爲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
居正受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而僅即暫時吉乎於是公遂披紫
横玉以從事凡十餘日初給事李淶疏謂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
而服吉恐非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所以自處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
大臣皆可使不止一居正也上苟惜居正幸更之公雖甚惡淶以其辭
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淶尋補按察僉事王公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覲
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

爵曰吾自有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上奪之可也今乃徼太后中貴人以要上卽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卽從吉吾意其顙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詡謂人何幸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公之葬太封君也巡按御史趙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旣得代而中悔恐獲罪于公上書移病歸前是有旨御史在外不得輕移病非撫臣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亦視爲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公之門客僉都御史王篆時佐院要脅其長陳炌使論應元時呂公調陽以疾在告不出而張公四維等擬旨特斥應元爲民中外知其所自咸澫澫而戸部員外郎王用汲遂劾炌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炌而留應元其辭峻詔奪用汲官亦爲民公見用汲疏怒甚力辨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狥人凡所指畫措施一槪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輩游談失志之徒又從而

鼓煽其間相與慫慂嗾獵冒險鉤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耑權之論今日用汲造阿附之言夫耑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忌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負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旣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秉權恣其所欲爲分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狥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朝廷法命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於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嘉靖末徐公階執政而李公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蕃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

相計議爲宗藩條例于封襲婚娶子女名數祿賜之屬苛爲之限至是公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外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編入會典遵守報可公于諸藩王賂卻不受亦無敢以私干者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錙銖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金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餘萬金質之院部云因諸省請留蠲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請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公面爲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

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公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
疏聞之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民間至削榆皮爲粥
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賑之不可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公復奏上至仁
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替皇上之愚忠
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
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君上卽積穀一事屢奉旨申飭竟成虛文
彼皆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爲此
輩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公拜領命乃
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
甚矣河南風災輔畿亢旱將來蠲賑恐不能已惟皇上加意節于宮中
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
禁止與其惠緇黄之流以求福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
猶大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卽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公又曰夫故事

者邇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非祖宗故事也世宗朝用最爲不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上留神上首肯之于是有錮貸而督責奉行者之旨肅如矣當時大察吏部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巳惟公命是聽抗公者惟艾穆沈茂學鄒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折挫之使不堪冀以聞于公取一快而王篆旦夕侍公知公不釋意于劉臺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邊餉數事于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玠下有司悉爲之證實而遼東巡按于景昌傅會之坐遠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竭產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者寬其罪而爲之償而後遣戍至嶺外無何飲于其主至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毒之也而是時王公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上眞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爲囑世貞爲之傳語播傳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贄公也省吾遂爲維垣具

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危冀以動搖上意事下禮部而尙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公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慈聖在西宮聞之不懌使張貴人宏語公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拙劾之公意絀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公公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但已往不足道學謨薨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王公錫爵家近王篆與曾省吾意未慊則風陳紛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孽錫爵士楚之吳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既至嘆曰吾嚮者猶豢兔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公竟亦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茂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上書有所規于公茂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公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囑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檟伺知其爲茂學友也使宗武捕而

引懋學且報公欲自以爲功而公意不欲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且餓死仕期于獄而寢其事公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註紀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上皆優詔報許萬曆十年以太保卒年五十八

趙文肅公貞吉隆慶三年戊辰入內閣時文武邊臣建議欲招揀南兵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況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悟遂移練兵于薊鎭惟揀南兵三千敎鳥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奉命充講官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喩太子章薊鎭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欲因講語中力言之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悒悒懷去志而上之眷用意益篤庚午上書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御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以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元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仇鸞地遂請將設戎政所括內外兵鑄總督戎政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所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

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令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上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起異同乃至朝更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高公拱尤銜故相徐階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者贈官廕子無乃仇視先帝爲無君之事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强留公乃共改票止于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隆慶四年以太子太保兼都察院致仕卒年六十八公在政府日給事中某甲者爲同官某乙嗾劾同官某丙而都御史某丁因訐某甲贓事抵戍後某甲倚某乙辨復力擊某丁與司寇某戊

欲因以傾某丙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某己參之寢不得行某乙懷怒思欲一逞于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是將倚法爲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請止之某乙聞卽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旣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有給事中某庚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自守抗直不附乙者也乙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乙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乙益恨公刺骨業已嗾心腹給事某甲者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休且曰願上准臣放歸田里令乙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事庶上不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驛去

張文毅公四維以萬曆三年入閣時某甲柄國以刑名一切痛繩海內其治若束濕人心囂然公燕居深念間爲諸臣言此難以顯爭而可默奪今海內厭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寬大從事而吾輩無深求刻責宜可以少安人心及皇嗣誕生公喜曰時不可失

乃手疏勸上宜以大慶施惠天下省督責緩征徭舉遺逸恤災眚以養
國家元氣而出諸司所擬寬條凡數十事以進上欣然命行之先是席
某甲寵者憚公而易諸閣臣疏上以逼公及某乙以論罷計沮則設事
搆隙因太宰某丙被劾罷嗾御史幷劾公御史楚人也上曰元輔忠臣
御史何得妄言持其章不下手詔趣公出憚公者愈不自安則賫緣罪
人某關說權璫某將爲公難御史疏再入上怒鐫御史三級出之外公
上疏引咎乞宥言者上褒答不許是時權璫驕恣甚上積不能平語浸
淫聞外言官亦微知上指乃共爲疏論某及某不法狀上震怒立諭公
擬旨曰奴輩盜我威福久其亟誅之乃下某詔獄論死安置某于南京
籍其家言者因追論某甲事上欲窮竟獄公從中救解事得暫已然一
時某甲私人遣斥殆盡公請詔臺省舉骨鯁端亮之臣或超巖穴或拔
自久淹期月間耆賢在列朝宁改觀焉公一秉政而滌煩苛鋤荒穢拔
根株窟穴之奸于主上之側而其沉謀祕畫有人所不及知者然公口
不言功而言者或攘以爲功公亦不自明也

馬文莊公自強以萬曆六年戊寅入內閣爲禮部日曹郎以故事請曰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曰尙書國之大臣而輕爲輔臣屈體至仰承其風旨吾義弗爲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無與柄臣左而公素行高所持義又正卽欲中之以事未得間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專之其次率拱手受成以爲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後居伴食之名然意所齟齬十恆不能得一二而又念上恩厚欲決去者不可以鬱鬱感疾竟不起當公未相時或以媚竈諷公者引蕭曹房杜相結納爲言公報曰蕭薦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干之吾甚愧焉

申文定公時行萬曆十年以禮書入內閣時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公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好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庚辰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現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

苦者班軍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扣粮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粮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公曰良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張公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省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奸民不得濫免公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構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擅塗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爲射的耶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爲盛世事遑䘏其它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公子登第爲言公第請覆

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寘之要職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素無可言若老母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請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本支靡繼竟擬旨罷之有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詩上呼爲秀才掌兵杖局駕常幸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武宗時事也于是選內豎二千餘人分操練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略如三營法練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言極剴切上怒謫外任廷議洶洶閣臣深以爲虞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闌入外廷不及開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閣臣言力奏上遂止罷皇長子五齡而儲臣未建公約同官于歲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

爲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卽未甚壯方之宣孝兩廟實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不任勞苦在宮中一受册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溫然絕無他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郎沈璟相繼有疏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欲置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稍擬薄罰由此衆議紛起上寖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宗人訐奏魯王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帥轄士卒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上深然之一日公謂同事曰册立久稽異說滋起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卽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爲皇太子卽封德王崇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皇長子正位東宮皇三子分封大國

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公又念上輟講日久上言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上以二祖爲法隨檢閣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勑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情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聖祖之憂勤上忻然納之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戇欲重有所行譴公力爲解釋天顏頓和卽以册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皇長子出見公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福也時以劾璫鯨者衆命公戒諭之公跽鯨于前一一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皇長子倫序已定今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皇上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于淵衷皇上重子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上未卽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

又特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建儲一事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者祖宗不可違悖册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上復屢屢言之今年元日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日親奉玉音謂皇貴妃每勸册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鄭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爲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二也臣等謂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羣疑幸甚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棼棼有罷款決戰之議公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尙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獻

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暨梁雲龍萬世德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大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剌川絕無虜跡而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烏獸散是時言邊事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憑覆按忌者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絡繹餘萬言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俱如公指衆譁乃稍定卒年八十自古建立儲貳皆人主獨斷而宰臣從中調劑委曲贊成未聞小臣能以口舌得之者今上聰明英毅宮闈肅如皇長子天序默成宸情獨注諸閣臣嘗見于毓德宮上手攜皇長子擁樹膝前眷愛特至無纖芥可疑而道路訛言鄭貴妃方見寵幸母愛子抱事未可知外廷章疏蝟毛而起上怒遂加譴斥而言者猶未已歲庚寅冬忽遣文書內臣語閣中若諸司不來激聒明冬傳後年册立如不遵者待十五歲舉行閣臣謂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奉稍需一歲

大事定矣每諸司接見皆以此言告之故辛卯之歲自春及秋未有言
建儲事者而工部主事張府德忽復言之時公方在告不勝驚愕方欲
與同官兩公商榷而新安相公故健忘若不知有前諭者乃曰小臣以
建儲請而吾輩大臣噤無一言可乎倉卒具一疏首列公名以進公聞
之歎曰大事去矣小臣雖犯激聒之戒而吾輩大臣恪守明諭不失信
于上乃可以要上之全信今吾輩與小臣接踵上疏上必訶責小臣故
犯從中處分册立事必再改期吾輩疏特報聞耳奈之何哉公乃別具
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預閣中事同官疏猶列臣名臣不知也臣謂册立
之事聖意已定諭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來春舉行小
臣愚妄不諳大計不足責也惟上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誤大典上手
賜批答趣公亟出而不及建儲事故事閣臣密揭皆留貯閣中不發科
而新安疏亦與諸疏同發時羅給事大紘新任公令典籍從科中取回
送閣次日科臣來索閣中以故事卻之大紘乃疏論公迎合上意以固
位而武英黃中書正賓繼之公有疏辨上復優答然人情世局如狂瀾

沸鼎閣臣何以自安後十餘年而儲位定矣向之紛紛竟何爲哉

余文敏公有丁萬曆十年以禮書入閣辦事會浙兵大譟凌紀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攖於市朝遣左司馬張公佳胤以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安出公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劇門張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於市浙兵乃安中公時行當國許公國與公皆同在政府鑒於前之務相矯者而江陵旣敗言者尙齮齕不已乃引科場命題以搖上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詆楊公爲阿吳門競請斥罷二三大臣亦多抗疏引去明言非是獨公內直爲上調劑之奏牘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密疏言言官可任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求去非盛世事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上意動于是遣二中使齎手札詣申公及許公邸諭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安公有力焉卒

年五十八

王文肅公錫爵萬曆十年壬午入內閣辦事先是公以江陵相父喪奪情疏請省父得請還里再起入閣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玉牒加恩屢懇賜免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攜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上力止之曰不可旋出雒給事于仁疏欲寘之法而獨寓目公曰卿意云何公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以册立豫敎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皇上手攜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勸册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具言册立與豫敎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亹亹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

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里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靈兩宫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者既而連接御札册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併舉行公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册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會礦議起上遣問閣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鑛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隷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窺淺深非算事得中輟辛卯公以母病得請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癸巳公又屢召復起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諭援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中宫無子乃行册禮命公作一諭旨公隨奏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中宫養育庶子者欲皇長子即以中宫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上俯從其後者尋奉御札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倫亂眞哉遂擇公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

起公復具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諭昨者元輔
反覆勸朕早行册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
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
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立儲建言謫戍公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
請急勑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
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旣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
復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
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郎陳泰來等
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公於察典毫
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
臣上欲大有處分又疏力解之公見國是人心日就殽亂乃疏陳泰交
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
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章奏請
洒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中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

紫微垣公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册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公于暖閣公卽申前請上曰稍需之公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之元子乎上召曰朕子明歲當蓄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公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上略不爲迕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札册立俟旨行且於明春行豫敎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皇兩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幷擬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公又具疏曲請得少減上既美明獨斷觸迕者不復賜還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公嘗進泰交用人兩疏雖蒙溫答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會有大病卽得請歸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丁未上又遣行人敦趣入朝有虞公出而欲

扼之者與乘而修忮者爭以三王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先朝輔臣
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卽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
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具載集中未有擿其非者若三王並封上自法
肅皇帝爲之非公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辭耳歲戊子公子衡
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疏請覆試語稍
激刑部郎饒伸倂疏攻公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璧星
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辛卯公已致政歸册立禮成上聖母
徽號推恩舊臣賚物存問曰册立朕志已定但因激聒故從延緩知卿
忠言至計尙鬱于懷今元子已册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
心良切特諭知之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公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
可怪也乙巳聖母壽開六袠適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公
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公不置復召輔政加少保遣行人敦趣入朝
而公父子交病公辭益堅攻者日益衆而上旨益溫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勵世磨鈍如嚴公淸海公瑞業峻擢之而手書公名於

御屏特署曰淸正其簡在帝心尚矣上又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半而獨任公如一日噫亦思公有以自結主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耶故相某甲旣沒上始親政采羣望而用公公旣立朝持論侃侃常斥阿附抑躁競絕不以某甲時事爲趨舍言官有微知上意擊去權璫而恃功驕恣者以壽宮啓釁傾排大臣公抗疏折其邪妄詔鐫三秩異議爲之少息未一月孫公鑛以事謁政府新建張公位謂鑛曰頃王公司綸綍上有所易也必中使諭意王公堅執論率十從五六卽不從亦必仍至閣道所以乃發今以我輩或不知有徑中發者矣上智出千古必不謂衮衣之有闕進說輒左惟王公能窺上意所向以頌德先之乃後約之繩直故所言皆合靡不圓轉而冰釋我等訥訥拂辭如梃撞鐘水投石矣然則今日之事由公去位故若此使公而在列必能先事以弭隙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然則公安可一日不出也張公又云外廷譏議我豈不願左袒第上所托腹心者惟我等二三人若失分謗之意而惟衆是從上必曰汝亦背我獵下譽此一綫絕堂

陛亦睽隔矣夫宰相冒不釋之疑然後天下蒙太平之福蓋昔人屢嘆之矣此爲相所以難者也公初求去甚力疏五六上不已上嘗輟食不樂左右屛息一老內人前問焉上曰汝揣我何念內人曰慮王閣老去耳上曰然爲奈何安得公淸不避怨如玆人者蓋都下相傳言如此

許文穆公國萬曆十一年癸未入內閣時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公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檢柙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爲名言臨洮之變首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公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慷慨引大義類此

王文端公家屛萬曆十二年入內閣丙戌以母喪歸凡五年上遣行人敦趣十六年還朝時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綱紀漸弛衆心喁喁請以聖節出御畢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上覽疏感動遣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

愛之心朕已悉喻翌日爲出御門延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得
允人情大譁中官李俊諭公冊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
如有復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禮以進
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先錄詔馳報禮臣行
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
俟而亦隱十五歲語上旣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諭公後所傳止令
卿知爾奈何遽爾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譙責然
上雖不懌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也明年八月工部
郎張有德復請造辦公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之乃亦引諭
旨以請上旣怒有德因責輔臣不當附和又爲更期三年於是許公國
策罷公乃疏言國所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稽緩大禮國去臣不得獨留
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時行亦去柄政且屬之公公乃請趣
太倉王公入侍而與新相趙公志臯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議汰京
衛官京衛官遮尚書同亨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諭天下有叛軍

寧有叛官若曹敢于禁地遮辱大臣罪死不貸衛官聞皆解散有司欲貰毋問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者名置之法事乃定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又以豫敎儲敎請嚴旨謫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不報而他申救科臣者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疾求罷言儲宮豫敎自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致獲譴訶謫削轉相株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闈之讒搆交作其于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旣無匡救若復淟涊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於不義詬辱朝廷死有餘戮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不允而遣中宮臨問諭曰卿其洗沐醫藥自輔毋言去也公具疏謝因堅臥不出又再請乃聽而令守臣偵其起居以奏曰將復召云或謂公相臣也卽諫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爲高公謂否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爲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年元子出閣又數年青宮遂建公舉手加額以祝齋沐表賀上亦遣行人齎

羊酒鏹幣問公于家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恢闊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措置積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義兩譬解之交相服也迨升揆席惟公延納侃詞正色百僚傾仰迄無後言

陳文憲公于陛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入內閣公少從太傅公習國家故實入詞林後更留意通今之學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寶訓秘在金匱而會典職掌又渙而不屬野史諸家更秕而不典苟不及此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倣宋正史例開局纂修詔允行乙未冬言官同時被旨落籍者二十餘南北臺省幾空公與同官

密揭捄（有闕文）

趙文懿公（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外編

往行

王華

宮寮

前言

王鏊　王弘誨　葉向高

張濤

往行

桂彥良

史局

前言

薛瑄　葉盛　何瑭

儲巏　韓邦奇　豐坊

王鏊 二則　黃省曾 二則　廖道南

王錫爵　卜萬祺　王世貞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翰林

前言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汪若霖疏曰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於是選庶吉士諸臣而敎習之名碩輩出自後館臣堅踞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上淵膝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暱者遂溢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甘棄或調停並用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於市販或操縱獨持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弁如嬰兒士氣旣灰人心滋險邇來宰揆重臣爲皇上用人之大較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竢命有日輔臣朱賡方將前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可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狥蓋累朝舊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

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不啻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蓄爲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爲量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又曰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枚卜求賢則今日館翰之有闕文

有闕文編檢卽坊局中攘攘濟濟無復着足處矣若再考選庶吉士將冗員日增薰蕕並載恐非所以清儒林重揆路也請自今議定額數某直省該翰林若干員見在溢於額外者聽其陸續請告縮於額內者卽行議補其議補大約昉推吏部司官之法除一甲進士照舊授翰林職其餘候某直省有缺就於某直省不拘內外官員但有才猷歷練公忠體國廣識人才旁通典故者從公於相應另議推補至三品而止不當者聽科道劾奏又與科道吏部衙門一體推陞年例如是則選擇精矣臣又聞祖宗朝如楊文襄以翰林官出爲提學楊文敏爲太常卿金文靖爲通政使尹文和爲戶部侍郎之四臣者相業赫奕藹爲名臣後進之

士能如四臣亦可已矣何必株守直廬視佔畢爲本業羶慕吏禮據清要爲榮觀哉請自今翰林官除坊局外挨資以原官兼攝各省提學事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未歷提學與未週歲考者不得躐轉一以網羅眞才一以經歷吏事夫提學清秩監司不薄亦非輕褻館閣之體何不可行也至於坊局以上不妨於六曹堂上相應員缺推補于以裁决案牘明習庶務異日入閣辦事無論天官水衡刑名禮樂錢穀甲兵俱是身履目涉者處置條擬必中機宜而厭人心有不追明良之盛奏蕩平之理者臣不信也臣覩今日擬推閣臣負中外之望者以非翰林不得用用者又未免於人言甲可乙否紛如聚訟揆有闕文職未可以定動名當事者盡捐曲顧體面之心與選者勿操越分營求之念然後士習可端也臣故以爲留用宜愼也館臣職在筆札三年考校例不容曠且散館之時必一齊在任方可分別授職是以自來除憂制外絕少托疾引避者査丙戌之前間有請告必係眞病又或以會試榜首例在必留或該省原止一人考序已定非有所規避也若近

年考校未幾每即引疾其強健無恙人人知之其慮同省人數相妨幾倖日後亦人人知之則眞巧於擇官矣謂宜自今以後閣臣與教習大臣力主三年之間不許托疾有托疾者起補之日不妨明白示裁然後僥倖可抑也臣故以爲規避宜禁也

李存文曰國家以菁莪棫樸之化培養多士其爲法也自府州縣衞莫不有學而成均之制則巍然並設于兩都於是天下業于學者業于成均者皆選其才能而歷試以登于天府及至于南宮之試則陶鎔淬礪之者已深其用之當世庶幾矣高皇帝復念天下士株守一經不通於方國家有大典禮大制作恐不足稱任使乃擇進士之傑然者肄業文華堂出中祕之書觀之以成其材而大其用文皇帝逮增定其制取局書庶常吉士之義名焉此其典至爲崇鉅列聖皆相承不廢所以培養多士者意甚厚又非庠校成均可比也今之吉士則知德有不備或備之而不常皆未足云吉也卷阿之詩稱藹藹王多吉士而究其所使則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考詩書之所言士士之任亦重矣今朝廷之待

諸士不責之以詩書之煩而惟優游經史以求聖賢授受古今治否之故此其意固欲使之上承天子而大惠于庶人諸士可視爲希世徼寵之具而不恆其德哉

往行

宣德八年上命內閣禮部選進士及乙榜年少質美者得進士尹昌黄瓚趙智陳雲傅綱黄回六人爲庶吉士乙榜龍文章謹李滄梁棨黄平陳韶田鈞李蒲王鑑朱奎袁和林同柴同恩張承翰陳康龔理□佐黄輿李奈王佐鄭觀胡如暘趙衆蔣榮祖二十四人送國子監庶吉士令王直教習賜居第給酒燈油鈔龍文等賜冠帶給訓導俸以待下科會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至十一月復選進士徐珵賴世隆吳節李紹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陳金劉實鄭建方熙何瑄爲庶吉士亦命王直教之

嘉靖十一年改庶吉士已取錢亮許掄閔如霖衛元確段承恩韓昜扈永通呂光洵謝九儀劉光文黄獻可劉士達劉思唐閣樸胡守中錢籍

王梅雷禮邊涔李大魁郭希賢矣上閱卷見彌封官姓名疑有私遂報
罷後復召呂懷范瑟黃應中秦鳴夏王珩浦應騏游居敬趙汝濂李本
趙惟垣何城而錢亮閔如霖衛元確劉思唐閻樸胡守中王梅邊涔李
大魁郭希賢仍留
殷文莊公嘗與少保趙文肅公敎習庶吉士故事或以其成材多所寬
假卽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卽已不甚數數也公以今朝廷掄天下士儲
之禁苑責以後效士不通經博聞而以詞華應世與張空拳何異故日
夜程督諸吉士取古人文博麗者命之成誦其評騭文藝惟責實學不
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彊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
丙夜公又深計士習日趨華靡寖失古道與諸吉士約以素樸質直從
先進舊軌毋染於俗諸吉士咸遵其旨皆相字不爲別號
閔宗伯如霖嘗掌國學主於嚴身率物不爲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
及敎庶士嘗曰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子商論國家大故使知
輔養所急顧令雕鏤文字相夸示爲工耶故是科最號得人留者皆名

士云

戚都諫賢在刑科日嘉靖辛丑廷試進士上取對策高等御覽親第名次仍下内閣詳定務求其是又以皇太子漸長宜行奉先殿謁見禮兼欲舉庶吉士之選會輔臣有疾上温言勞其良苦且以數事委之審議而士之緣幸以進者略無顧忌君目擊心痛以爲上之取士儲養以求其是皆所以爲燕貽之謀輔臣蒙恩禮亦已極矣曾不悔改以報知遇是尚可以坐視乎乃上疏曰皇太子將出閣宫保不可無人此聖諭拳拳盛心也且今之庶吉士卽他日之輔弼可不豫求其人乎臣見選舉令下奔競日恣行己有耻者反從外望又敎養之法徒事華藻不培本根背書作課詭時諧俗苞苴不戒樹立者少幾何能得眞才也臣願今歲所選盡從人望不必泥甲第限名數仍擇仁賢爲之師模言足以啓關鑰動足以鎮浮妄曲成善誘砥礪名節問德考業以風馮翼孝德之修庶幾善人多而朝廷正將來燕貽之謀無出於是矣故事選庶吉士主於輔臣而敎養屬之館閣皆據資序以遣無所選擇故公疏之

天啓四年五月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是選以儲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爲閣試之法以選之酌爲論寫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館師以督課而成之其上者儲爲台輔之器而其次者爲解館而分布用之要于會眞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愼也乃邇來館選則似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博洽樗腹也而以書笥收之矣寫字不必其清眞潦草也而以如椽收之矣或稽世族而闖閱之胄據中祕爲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夤緣之輩視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奔謁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溫厚之室輦金輸璧日奔走而無已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卽稱貸而弗恤彼亦知明旨欲嚴毖恐餽暮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巧彼亦知明旨欲痛革恐曳權門之裾者則實禁其奔趨將明旨自明旨餽送自餽送無論諸臣之舌敝筆禿無益得失之數而王言於赫直弁髦棄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處女將適人宜

白壁視軀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貪淫不簡自壞其眞耶職意此三百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五方之士習賴以維國家數十年之朝綱國是行將賴以撐持而鎮定倘于始進之時一開餽營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驕人有愧玉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耻掃地又安望其羔羊素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而重負祖宗開館選士之本意哉我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減爲四十之數示愼示公凡以杜倖售而求眞才海內方喁喁向風而豈肯于館選之法一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爲餽送之路不塞而明旨之奉行不嚴則餽送之路終不破伏乞皇上勑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而觀政以需效用外卽依杜門靜養以俟館選不宜長安道上紛紛鞍馬略如朝覲禁餽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餽遺何禮如係鑽幹併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卽以此時之靜躁註考官之貞邪庶成旨恪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晚近之倖竇矣而又鄉評宜採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壤地相接耳目相習某

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梗概如謂鄉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誰爲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爲採訪略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卽以所擧之眞贗爲擧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又考閱宜嚴也詩字寫不足以盡人而國家旣以此選館士則卽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贍典而自聞者焉而枵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寫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闈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略如鄕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僞投矣擧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千謀百鑽而盡于餽之一字擧餽之鬼運神輸屢奉明旨不能禁絶而總盡于實爲奉行之一言實爲奉行而餽不行而僞進可防眞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蘗之良吏于以淸始進而儲相器也豈渺小哉

經筵日講

前言

解縉疏曰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于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文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典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音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

桂彦良曰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敎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于治化者也

薛瑄曰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聽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昔漢光武躬環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呈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宜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尙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尙書春秋諸史及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本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

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
職講官之職旣修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于以修治道則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治道有修明之效
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
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王鏊曰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
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爲希
闊之典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月不過三日之間風雨則免
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
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
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
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
如有所不逮成王訪治于羣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弼時仔肩緝熙者
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

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今也
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
能得也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
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
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明敏詔告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
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
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初每觀永樂大
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
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彼祖宗之學如此今皇上睿哲自天春秋鼎盛
講明聖學正其時也宜於便殿之側復修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
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皇上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
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習而不
禁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

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
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
不得專美於前矣
王鏊曰至治之隆蓋起于上下之交今日之弊唯間隔爲甚欲通間隔
而聯交泰不外講學聽政二端國家經筵之設豈不甚盛臨朝聽政尤
上下所以通其情往時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然議者猶曰堂廉
迥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也故欲聯上下之交莫
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諸大臣在焉路門之
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
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騎諸
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
正冬至受萬國朝賀則御之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內曰太極殿
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臨朝視事蓋古內

朝也宋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正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賢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六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天子正旦冬至大朝賀則皇極門卽古正朝也華蓋謹身等殿其內朝遺制乎宜於常朝外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轉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不時進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訪和顏色而受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卽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如是而已湯鼐曰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皇太子及諸正經史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剖闡治道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一事誠我國家之令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陛下昔在靑宮已勤講讀今承大寶益務精

專侍從之官旣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鏹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卽御文華旣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語日講讀一過隨卽掩卷雖日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覩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按察司副使鄭紀鳳壽州知州劉槪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恕復以時將盛暑深懼陛下怠心或萌不遵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爲聖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陛

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爲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萬一窺見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陛下擢任之隆錙幣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爲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陛下不亦大乎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

費此臣所以盡言爲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淸明賢才雖漸擧用奸蠹雖漸屛斥當此之時百務尙未盡擧災異尙未盡銷黎庶尙未盡安盜賊尙未盡彌四夷尙未盡服正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爲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而答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眞可比隆湯武匹休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萬曆六年管志道曰惟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卽延儒臣討論經史商榷古今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組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天顏何異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經筵具文之嘆也試思今日之經筵文歟實歟竊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獻一箴規聖駕聽畢而入未

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弘治初少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
其言謂大小經筵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皇上聽講之餘凡
有未明輒賜淸問凡聖賢之指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爲忠邪政事之孰
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必使聖心洞
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
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皇上一日之
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淸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淸惑少而理明斯
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
萬曆十四年姜士昌曰自昔願治之君以至昭代列聖未有不以延訪
爲首務者蓋人君深居九重其勢易爲間隔所以明習天下之事外之
能兼聽于三公九卿而內之不旁移于左右贄御特有此也考之昭代
嘗有午朝之制矣恐驟復之而過於勞嘗有平臺之召矣恐暫行之而
不能久一應章疏宜並加咨詢矣恐泛舉之而不得其要請以日講之
時寓召對之意公卿侍從畢侍上前凡朝廷政令羣臣章疏擇其最鉅

最重者一一條析始末辨論是非而從容以俟聖斷行之既久諳練愈深聖心孜孜將有惟日不足者卽午朝之制便殿之對亦在以漸復之而已

鄒元標曰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愼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禮樂兵戎錢穀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商榷許科道官從旁糾止何者陛下所閱諸臣章奏而已其煩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導禍福不事煩文庶政惟和矣今陛下所接諸臣者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悉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任使當矣今之宣上意以達下情者內臣而已過情濫言未眞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之志日下達下之情日上孚聖心日益開明聖政日益廣大明良相與之誠庶幾重光焉嗟夫主不虛貴賢不虛生祖宗朝齋宮延見祕閣臨幸燕閒淸問禁苑陪遊而又廣開其途自宰衡迄疎遬皆被下濟之光蓋賢苟親也安問其地親苟賢也曷問其官今叩閽者十不進一宣對者渺無聞矣卽復朝講兩途猶恐不足以廣

蒐羅而歆休烈況皆廢閣乎繩祖武以保盛治其在今日矣其在今日矣

泰昌元年刑科魏應嘉疏曰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為主向懇出閣之期今正橫經之會卽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漑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輔臣首為請行愼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音吐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倣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卽滅古含今敲金戛玉何裨于皇上之始事臣愚謂每當講日願以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剖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聞見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聞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此行之有恆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蠱惑之奸不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

天啓四年修撰文震孟疏曰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官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皇

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職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默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往行

王家宰華嘗爲經筵講官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時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爲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食

宮寮

前言

王鏊曰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其重可知也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愼選左右今天下庶民之家有子焉則必擇保姆以保護之擇良師傅

以教道之而況神器所屬繫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者乎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游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國家東宮之官師保而下有庶子諭德洗馬校書等官亦旣備矣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游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于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書於桓榮及爲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伯芻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敎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仁宗長于潛邸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英宗幼冲當時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翦桐折抑隨事諫正游戲翰墨端其所嗜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

官屬已備復使舜監護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貞觀中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參見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幷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幷用賓禮參見以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令節則受宮僚參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箋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參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參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及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難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拜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于大本堂設答拜

讲位于堂中三師賓客拜位于堂前至日太子常服升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賛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王弘誨曰夫展寀之臣難矣然未若輔弼之臣難輔弼天子之臣難矣然又未若輔弼儲君之臣難蓋自六卿以及羣有司靡不各有受事苟其事之辨卽稱其位矣輔弼之臣職在啓沃非格心可云無曠哉而啓沃躬臨於萬幾之日猶得察於政事之所向以調劑於獻替之間乃當在震之時思養其恭敬温文於未然而必其踐祚之無闕此其職宜何如辨也愚竊度焉非誠之素積不能先其未定而孚之非鑒之內朗不能迎其未發而禁之周武王舉太公周召三大聖人而寄以師保傅之職蓋其愼也我國初東宮官屬兼以勳舊大臣不别設已而顓設詹事府司輔導然宮端事務悉與詞垣相參又往往繇宮端晉涉公孤蓋使父子君臣相爲一體此其意至深遠也乃其官則既育材詞垣矣又必詢之廷僉曰是孝弟博聞有道術可侍儲幄者乃拜蓋自洪武二十五

年迄於今其質行純誠可格儲德者朗心內照可達儲聰者又其次殫見洽聞無奇詭可備咨諏者代不乏人國家所爲重熙累洽享數百年有道之長雖天實篤生聖哲哉乃輔導得人之效安可誣歟

葉向高曰賈誼有云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東宮建官從來遠矣國家稽古定制視昔隆重設詹事府自詹事而下分僚列局悉選詞林英儒畀之授經引義以陶成睿資培翼令德即虎闈未出官不輟置蓋詳哉其慮之矣二百年來碩輔名臣垂勛流耀者多歘歷其中旋躋鼎軸而其稟道毓德纘嗣昌暉出震繼離光垂奕世固躬神聖哉亦擇人輔養有此具也昔三代之隆其光于儲訓也咸寵有元臣愼簡吉士用誠于嗣王毋以匪人參維時百司庶府罔非俊乂乃其故在此天寧逸其躬而尊顯之爲毋亦以百司庶府業一職效一官課功昭昭而畢慮一察耳本本原原宗社生靈之大計于誰之尸能無重也重故難任彼以儲貳之尊當冲幼之年吾欲爲之聳善抑惡明陳其說則或咈而不行抑亦婉約其辭微開其端又恐意之不論

而其燕居狎處或亦有道淫敎邪以格吾說而就其所易溺何敎之能豫彼以爲視膳問安下闕趨廟足盡輔養之道畢吾責哉夫三代之臣所以奉嗣王也毋亦積誠披素孚之冥冥以消其逸心暢吾道德仁義之指以明耀其志使悅于訓典敎令朝夕恪共毋卽比淫用怠棄其身斯之爲敎乃稱難已難故任愈重圖其難以無負其重任是職者可思已

張濤曰宮僚關係不小得人則善匪人可虞昔在世廟選擬失精卒至科臣周玩有言嚮非輒聽更定則黃易費寀李廷相等居然在列矣今皇上加意愼揀必無前誤但一朝衍講不過具文而人品不與二三閣部不無獨信而公評未悉況館誼相礙愛叚難化取舍旣異觖望易生以愚度之不如集輿論於會推而俾九卿科道僉舉其尤之爲得也

往行

桂公彥良慈溪人元鄉貢士洪武六年以薦爲太子正官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卽上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私戒

之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

史局

前言

薛瑄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靖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葉盛曰信史古今所難者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則遺漏一也忌諱二也曾南豐曰公以龃龉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藉令記之而當時好公者亦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常有之史誠有不足信者矣揭文安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尙史才必以心術爲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

揭楊二公之心之才而後可噫盡信書不如無書則其言果信矣乎
何瑭曰有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
古今之通誼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
職難逃尸素之譏謹考於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
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太祖時
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
兼記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
在國初猶未大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宜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皇上之起
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張弛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
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櫃以待
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猷不致遺亡下則憸夫小
人畏懼謹戒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
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財不必授以職守愚謂養

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疎暗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也

儲嶓曰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頼有典謨方册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爲此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忘況纘萬年之業臨九刄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宜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

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法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今宜遵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不可緩也

韓邦奇曰昔者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刑當時不以爲寃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册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玆其至矣今觀兩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能無因其同己而隱其惡者耶能無因其異己而蔽其善者耶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眞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耶其無善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顚或背之者耶數者有一焉固也曄也奚其辭嗚呼宜矣

豐坊曰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此緊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多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册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册簡册者綱若春秋之經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尙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應劭蔡邕劉璽侯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晳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裴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瑗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温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

鄭暐劉餘高峻趙鳳姚顗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宋郊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衡劉敞劉攽范祖禹蘇軾張商英林虙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桱胡粹中梁寅王濬金燫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叙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監戒著幾微誠有於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太略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概乎未之及也

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爲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庭君臣言動而書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删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又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皆實乎分曹之書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是非莫能照其情僞或奪于衆而不得書或迫于勢而不敢書或局于才而不能書故一時名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黃省曾曰武宗皇帝晏駕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

有闕文此誠不滿於今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太史矣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而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殽亂眞實常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奸人一則比以爲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illegible］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人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揑怪無有窮極試觀于今之世家人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兇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誌立天下無惡人也十文九誣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爾

愚嘗有志于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爲哉何難爲哉

又曰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實錄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勳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峻德並耀而無缺洎至於修文廟實錄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傳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爲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習爲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隨飄風春榮以澌滅焉耳噫造俑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靑簡之名可無耳今之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藎生哉爲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

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幷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祖其意縱橫求之寧繁毋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人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傭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爲無愆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爲不可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爲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信書之如寫眞然凡面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爲而不善哉特由作傭之人無其志又無其才且或挾妬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廖道南曰我太祖初建國爰重史官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

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
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
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
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
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事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
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錄談記矧神聖盛德大業胡可無述乎在
洪武時日曆寶訓嘗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王錫爵曰史事多年閣中雖粗有胚胎然前甲後乙漠不相顧中間儘
有可笑者其難在後來諸公更費一番手脚耳
卜萬棋曰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
時即遍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祕之不宣我明御
極方發其所藏以修元史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
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寧不爲誣揑也哉此弘
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

下也

王世貞曰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愚欲請內閣諸者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張位曰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明臣經世之蹟炳然修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聖政記日歷諸書謨烈孔彰允爲昭代啓佑之與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竊見先朝政事不過隱括章疏之存者記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略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脈絡每有不相聯貫致使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媲前徽而光後範也舊

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輟紀載旣失
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眞甚亡謂也况不値纂修則史官充位無
以自効循名責實其將謂何玆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爲宜復久矣
今聖曆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
疏而爲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爲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
之耻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爲更張
別創名位第令見在諸臣日以數人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
禁遊習凡一言一行爲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
門所奏所行大事關白內閣者亦據緣由紀其節略俱候閣裁定藏之
祕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儲講論弼直之選者也學古而未通
今窾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
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
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
王祖嫡曰臣竊謂國之有史猶家之有乘非詳之難而不失其眞之爲

難也曷謂詳纖巨靡遺幽顯畢具叙述周悉揚摧該贍是也曷謂眞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繪事者不能以愛憎易其貌猶編年者不能以好惡沒其實是也我太祖肇建區夏列聖纘承大統駿烈鴻猷咸載實錄光昭日月媲美典謨信非三代以來所敢望矣竊有疑而未安者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錄也是二者詢之父老考之載籍大抵皆齊東野人之語而金匱石室之藏又非草茅所能窺測愚之疑革除何也高皇帝艱難百戰奄有天下挈神器而付之建文立嫡之大經也文皇帝際時艱危興兵靖難挈神器而受之高廟濟變之微權也鐘簴不移年號頓沒此何說哉竊謂建文紀年有不可泯者五焉自古大無道之君天人共棄聞革其命矣未聞革其年也豈惟用存殷鑒亦以實不可罔爾師曰靖難明非復讎胡爲遺薄海內外已奉之正朔使之如死灰逝水也哉此其不可一也聞之長老靖難之臣覬覦茅土日夜構建文之過非成祖本心也事甫平定固已憣然感悟是故鄙李實獨無封事之對諭吏部不念舊惡之旨榜文條例旋即除毀文武職官仍依見秩斯心也堯

舜之心也革除之議惟三十五年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所易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令年稱三十五年而已說者謂當時之臣逢迎爲此後世不察遂謂成祖獨斷人莫敢言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鬱而弗白此其不可二也或謂革除而後臣下亦屢以爲言而卒不可行者成祖靖難定鼎功同再造如不革除則師疑無名如成祖之心何是大不然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太祖成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太祖心乎天下有迹異而道同者武王伐紂夷齊叩馬不相悖也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而亦何悖之有矧成祖謨烈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哉此其不可三也國史野史上下並傳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何也毋亦以國史多諱而不敢盡書或涉誣墓索米不若求之野而不知紀言紀動聞見自眞誠擅三長足信萬世惟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售其欺爾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事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黃遂淆

朱紫此豈細故也哉此其不可四也所革除者不過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云爾不知天下惟史不可誣吾卽不爲建文紀年立史或遠而千萬禩之後有爲建文紀元立史者孰如今日之爲得也此其不可五也夫以勢則不能革除以理則不可革除以情則不忍革除以事則不必革除而顧莫之議此愚之所未解也愚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整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寡恩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事總一錄又何說哉愚竊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焉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保邦奠安宗社及寢疾之時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罔深懷悔恨以次抵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卽舉正朕嗣大統於茲一紀間以帝號之復質諸聖母亦曰此先帝本心宜卽舉行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所有尊謚會議以聞嗚呼旣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前後皆拂此其不可一也愚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俱爲裁抑每竊憤歎繼聞之者

舊又未盡然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已曰不如此
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修己之功在是非未定之時無怪也茲何時
也而尙附也此其不可二也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効之也
景皇帝之薄自不敢曲爲之解英宗始雖惑於讒構終竟懷乎悔恨故
憲宗之敕廷臣一則曰先帝本心一則曰用成先志茲錄尙附不知者
謂英宗猶之而不敢改汝虞舜親愛之意倍漢文布粟之譏此其不可
三也自古中興之君與創業埒少康光武毋論已晉元宋高豈眞有勘
定之績徒以惶惶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國故雖江右臨安蕞爾一隅
作史者不得不與之社稷爲重也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修北狩迴
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元宋高之例後世謂何此其不可
四也自編年之義起史家相承莫渝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是故僭僞
附偏閏附夷狄附大義也茲景皇帝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事
而參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此其不可五也夫景泰之忠臣皆天順
改元所謂奸邪也修錄者咸正之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

此亦愚之所未解也愚又覆讀隆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恭上兩宮聖母徽號詔書內一款曰革除年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將用之之語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祠宇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邺錄大哉王言而太祖高皇帝之嫡孫成祖文皇帝之親姪臨御四年別無他過乃不得援其臣之例以慰其魂於幽壤豈惟今上之心未安太祖之心未安恐成祖之心亦有未安者矣若夫景泰實錄於例於情自當釐正特未有言者故因仍未改雖於革除事體稍有同異均之史職之攸關熙朝之缺典不可使後之讀史者憤恨痛惜於千載全盛之時也

萬曆二十一年禮部尚書陳于陛疏曰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船車雲雨載主德恢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來垂

法著誠卽上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羅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
昭代之史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率爲彝
憲所關繫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册牘未備於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
非職禁近司筆槖者之責哉愚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
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蹟朝家
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
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卽所稱采百
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注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歷
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
如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本國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
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
十者是已此外又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
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
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延英

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册誥臣工之論議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略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搬特起之難何者國家制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寓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
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
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周
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
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即可以爲國家諸
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蹟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
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記琬琰錄今獻備遺
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采摭於郡國志即可以爲國史之列傳特
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檃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
明在上力爲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略勒成鉅編垂著
萬世此眞千載一時也愚又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
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纘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摹
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愼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
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册府麟臺

之上未得盡觀杜撰所遺勒之一家者又皆管闚蠡測之談未可徵信
遂使聖德鴻猷僻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
昭聖朝之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祗繹舊章宮
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
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卽使九重一夜欲
亟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
若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
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輔導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
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祕閣藏書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
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邈板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蹟無以究其始
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卽有立言之士起任編
摩之責缺略牴牾秉筆安據此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
史之漏佚然其閒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胸臆覽之
者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尙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

旦不爽方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篤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斂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遵藏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烈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分爲四十類自敬天以至鑾

夷名曰皇明寳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寳訓近日閣臣奉旨
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
備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
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
神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
朽豈非我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
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剏起者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
纘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
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
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
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
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眞宗合三朝一修
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
證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

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取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或又擬國史藏在禁闥非人可得觀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祕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經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册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者先臣何瑭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効勞者猶可諉也仍玆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靑何日臣竊抱區區中悃懇冒昧以聞伏望皇上幸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

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于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于慎行曰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爲萬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彼匹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載筆記言在言左右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言之則君父也第敢據事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使行道之人忿恚不平者魏崔浩之死宜也古之爲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人爲信史者至春秋而極周公爲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魯史舊文爲其君諱世不以爲諛也奈何賣直揚惡以博殺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市義君子奚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

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正體未爲多違允之見亦挾矣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人子爲其父母雖韋布之微行業無取猶爲之志傳以永其名豈有播其君父之惡以示天下而以爲直筆走攘羊爲董狐也曰如此則善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曰吾非以爲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世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典太史其爲史記猶藏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耶

萬曆二十一年禮科右給事中汪若霖疏曰祖宗朝稽古定官恢煌制作於是有修撰編檢諸臣史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寖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繕報章甚乃剷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制海宇傳宣反借資於他曹之管蠡取信於野史之雌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私藏猶干國憲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陛疏修正史條畫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陛旣沒同列憎成遂使九重懿舉委

於半塗列聖芳猷厄其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槀篋尙可搜尋一代綱羅寧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猶掫史於偏安籍曰議論紛紜則虎觀異同尙抉微於大漢維今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命閣臣特行修舉重開石室再集蘭臺首編年月旹之體次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夫宂銜可減公餼勿奢役非艱於創興業可垂於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又曰史者皇王之脈絡邦國之典刑古人嘗借喻於車船後世每奉之爲蓍鑑故曰有國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由玆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祖宗精意旣有推求理亂大綱卽堪印證況今流俗敗壞淸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志於一朝頑鄙有甘心於衆口尙需一字褒貶可爲千載勸懲助刑賞之末周留廉耻於旣滅蓋域中有三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運所以汙隆帝王之要務也

沈昌世曰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備春秋經文止三萬言

雖無左氏作傳其書亦不至於晦漏而難讀也遷固之書可以拍肩左氏范曄以下互有得失惟朱紫陽綱目足以步麟經之後塵然紀載編集非出一手首尾多不相照綱目仍之或不免此病姑以一事言之漢景帝四年中皆冬十月日食今綱目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緝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繫之歲末耳至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唐武德八年至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則綱目雖不可悉指爲門人之作亦不可遽指爲未脫稿之書要與同志共訂雖脫稿而未及修補亦若詩傳有新舊說之未折衷者也其綱之不合凡例者雖得徐昭文爲之考證而目中之當删緝者尤多近日續綱目之作上下四百年間其文幾半於舊世之君子當更訂削之按左氏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十年爲十七卷蓋近則聞見多而事詳遠則紀傳寡而事簡理固然也今日史册非一人所集紀籍俱存然以宋史校唐則幾倍以唐史校漢則加煩謂非史筆之日下而校削之未精乎自劉元城謂事增文省爲新

唐書之病說者承之至謂以文之煩省論史爲兒童之見殊不知新唐書之病正以其文雖省而事則鬱而不彰耳若能不加煩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難觀歐陽所論馬蹄逸犬之文可見雖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中庸所謂簡而文者皆可借爲作史之案者也古之勝今於斯一驗

成化二年章懋疏曰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玩好之具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本心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

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有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

天啓二年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國有與立必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袞鉞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靑片語令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賴至重也我皇上解服之初重崇儒賢橫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先朝美政加意實錄本天弘開羣賢萃止較讎編摩各有優長其間揚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謨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編不厭富耳目聞見之閱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筆勤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旣眊董狐決策于志違卽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川徧遊之餘商古搉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益肆而著益核司馬通鑑纂之宦成紫陽綱目刪于學老卽我朝

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千古夫孰非篤任者舊發抒積學之明効太驗哉今聖明羅才恢張天網宰職虛己日開東閣凡講幄勞臣爲公論共推在廷業旁搜類舉野無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楨者久稽啓事非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楨一生著書奕業清芬東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蟊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訓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昨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决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値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交章論薦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爲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黨卓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棄短取長從古如此而況完名完學如李維禎者可不亟爲起用俾操直筆于祕館哉又有刑部主事周獻臣學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雅稱金蘭

所當如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參佐載
紀者也外此如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職旣惜史才又慮世道不
敢混收薰蕕以濫奏瀆伏祈皇上念史典綦重史才綦難勑下閣部將
李維禎周獻臣卽時特起俾預纂修之列或與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
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愆靑史永賴而我皇上愼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
駿烈與天無極矣奉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往行

詹同字同文新安人元舉茂才事僞漢爲翰林學士高皇帝下武昌授
國子博士歷官翰林學士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祕府資覽閱因
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後失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
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
經闡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觀孔子之言曰節用愛
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吳元年上諭公等
曰國史貴直筆是非善惡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事

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勿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後公爲吏部尚書曰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安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歷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之命公同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歷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之金匱副在祕書監公及宋訥又言日歷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洪武初以薦起歷官祭酒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櫃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王洪字希範錢塘人年十七舉浙江鄉試□□進士年十八初授行人

擢給事中轉檢討歷侍講禮部主事卒爲侍講日兼副總裁修史時秉筆者位出先生右每事任決取舍衆莫敢逆唯先生持正不阿至欲載其家乘瑞異之徵先生力言于上前以爲不可取信天下來世緣是見惡而日歷之成亦不遷秩故哀此中有玉堂分職見孤忠之語

周學士叙常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爲正統遼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朝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尙書謚文懿成化中爲禮部遷吏部公力請老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公代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闕落不傳及今蒐采猶可補輯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莊成化元年英廟實錄成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時爲纂修官謂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誇豈可信功過皆從實

書之十三年睿修宋元綱目成濬自出己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有功世教

王一夔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及第歷官工部尚書英宗皇帝以宋元二史予奪訖無定論特命內閣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諸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褘之論以爲泰定帝爲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以正前史之謬君子韙之

吳希賢字汝賢□□人天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侍讀學士爲檢討時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囑希賢致美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耶

張文毅公治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雖博極羣書以文

學爲下科雅不嗜尙問著於文若諸闕多切隱憂覽之令人省奮嘗奉
詔修續會典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幷條例
蕪雜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
地軍士牧屯監政苑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雷公禮夜分商搉欲以
事始爲綱後之舉廢爲目昭聖制于上附臣見于下明載其節略以備
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旣汰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
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辨歲供考虛實之類毅然以身肩之竟尼
格不果
何司寇喬新爲刑部主事時修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摭事當紀載者爲
書上之司寇以屬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閱之曰紀實
而飾以文視諸司惟謄吏牘者大不侔矣
顧文僖公淸嘗修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公芳與彭文思公華
隙欲誣其附以得進貽公以風聞書公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
聞焦不能奪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旣久章疏雜沓時逆瑾薰熾僉

畏觸其黨莫敢涉筆公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詭而欲節略者公不爲動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十八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及第第二授翰林編修歷諭德詹事嘉靖初修武宗實錄玘因上言曰昔者武帝卽位纂修孝宗實錄于時大學士焦芳依附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毒流天下猶爲未足又肆其不逞之心將以欺乎後世其餘叙傳卽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卽夙所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于矯誣敬皇而不顧凡此類皆陰用其私人朥寫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見伏望將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重爲校勘出于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疏上士論愜然官至吏部左侍郎以憂歸爲胡明善汪鋐誣劾遂不復出

武宗末年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庵之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國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淸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俱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史律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令勿

改

陳恭介公好讀秦漢語常有志全史孫公鑛曰司馬光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耳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期未必卽以覆醬瓿也然竟未克成惜哉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目錄 外編

吏部一

銓授

陳有年　林　春　陸光祖

愼擇

前言

何喬新

往行　闕

資格

前言

陳　建　丘　濬　韓邦奇

徐顯卿　嚴　訥　管志道

葉向高　二則　陳　綘　丘　橓

李學一

往行　闕

惜才

前言

薛文清 二則　祝允明　鄧以讚

李夢陽　崔銑　何孟春

韓邦奇 二則　劉仕義　孫存

葉居升　汪文輝　張居正 闕

往行

吳豫　王抑菴　陸文量

王恕　韓坤　陳堯

史道　胡世寧　嘉靖十一年

陸粲　隆慶四年

惜名器

前言

張潮　王得春　蕭淳

項應祥

往行

鄭宗仁

重外任

前言

陳于陛

往行 闕

久任

前言

陳　建 二則　王　瓊　馮　琦 二則

羅整庵　陳以勤　鄒元標

范　珠　王士性　胡世寧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吏部一

銓授

前言

洪武十年正月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宜早與銓注卽命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滞在京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待之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桂彥良曰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常不能

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於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

王淑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內外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失不若歸其權於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建以爲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能之法預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

人之舉而遽授之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也如此庶幾於虞廷濟濟相讓之美庶幾孟子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之公庶幾可免於二弊矣嗚呼斯讓道也晉劉宴嘗有論焉宋朝嘗行焉愚於治安要議因究言焉有志斯世者察之

曾鈞曰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爲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衒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攘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亦以爲固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不得則人不求之矣

陳以勤疏曰竊觀近年以來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級必荏苒歲時迺得爲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

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最稱華要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愼簡以充其餘迺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授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卽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卽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夤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姑斥焉者夫此一人也旣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此其故何耶蓋由於識拔之不精而所用者不必皆所養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躐而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

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略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爲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爲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採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爲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爲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眞才而使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爲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羅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於明

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有所偏重矣
于愼行曰孔子云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才不同人之才固有可爲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此數語可爲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弼左右之臣以德爲材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爲材何也三十輻共一轂轉動不居則動者其材也橫一軸而持之周流千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御於此責軸以動以軸之材爲轂則車必摧矣又曰今州縣編里大小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唐宋分緊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至四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是有等級也然以縣爲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耳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五十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爲一撥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於五十里而五十里之供需同於六七百里也亦太

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籤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又混一也豈不左哉

又曰揭傒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周密世務之後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蓄而待也胥失之矣譬如場師之植果木其拱把之時日夜灌溉以遂其生待其果實之熟然後采而用之則功不隳矣若平時不加灌溉既及其有實也又不待熟而暴取之安得有味哉

蕭淳曰銓曹之職在程量人才而器使之或以身言書判據見在爲公案或以文章政事採物望爲權衡未有舉至重至要之典止付之一籤者蓋簽選之設欲以絕吏書之那移雜流之鑽刺倘亦變結繩爲書契不得已而用之未爲非是乃近者則陽以抽簽示公陰以坐簽狥私以竹片爲主爵誠若古聖知人之難並簽法又失其重非昔人坊世之意臣愚以爲自知縣以上宜憑部選先論道路之遠近以省津送之勞次論人地之相宜以求職業之舉其自知縣以下凡州縣佐貳雜職等官

流品旣多奸弊易滋仍宜抽籤以公選法照依原派省分各地各爲一棹參以應得職銜一行共爲一筒信手拔取報名書紀庶澄敍旣當而鑽求亦革矣

馮公琦曰序俸之議始於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敝在不問賢愚顓以日月爲斷則不以日月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失臆而决之便於用才亦便於用私舉而歸之於格不便於用私未嘗不便於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用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騁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調自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於三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部郎

中數人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司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於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爲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賢均度其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稱倣停年循資以日月爲斷而不使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

馮公琦疏略曰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由舉則當以藩臬郡守爲急郡守總領各州縣而爲之率監司執三尺法以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人則監司之職曠而所屬亦無人糾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尚未還任者則是天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寃枉多鬱鬱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只是承行文書終以爲非己專職凡有稍難者必且留之以待後來卽此待之一念所誤於政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員

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者必多要錢彼以其民爲非己之民也自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其事爲非己之事也即如近地一年無雨二麥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事之官肯預先請否肯多方賑濟使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生發道路艱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掩匿否能設法擒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實政最難最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誰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以爲百姓長久計者夫以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命於若有若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之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獨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蒞民也均之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暫攝之官必不如久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掌之官必不如見任今欲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人而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爲急臣竊惟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蒙詰責或所推不當明示另推皇上勵精圖治動法皇祖如臣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圖奈何一切

留中使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

馮公琦疏曰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局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勞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自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公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離任一或相狥後借爲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觖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己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能不稍有變通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也夫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

人惟中人最多故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一以實俸爲主每於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出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類外其係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司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俟遇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重遷而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見聞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簡轉分優劣又必細查薦奬考語劑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剖藩

籬洞開門闔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卽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卽欲私越一人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可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制誥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成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亦望士大夫相與共守之耳

吳允中曰謹稽祖宗設立六部原無偏重臣子遷轉宜以功能爲準近例相沿則不然吏部選郎占定太常之缺果淸公執法拮据六選爲國

得人嘔出幾許心血卽優以淸卿亦不爲過間有最貪最鄙止一副滚

溜精神善于塗抹者亦有八面占風見議將波及茫然解選而歸者夫

不公不完法當別論而一概濫冒此垂涎者講搶如市而擅戀者百十

推不休也何以服各部之人心也在外鄕貢知州潔己奉公望員外如

登仙而兵部則更難矣乃吏部司務一手操定徘徊歲月龍鍾狼狽亦

儼然憲秩何以服在外之人心也至于五部亦有差等百中之一禮曹

猶有京堂之望而四部則非起家困頓者無復是夢矣然同一郎中而

轉府何以異同一郎中轉大參而年分何以異卽曰由外轉內原有分

別而依序挨選者將何所憑也人不分賢愚職不課勤惰一以衙門爲

準何以厲世磨鈍而使人心激勸哉

褚鈇疏曰國初大察所黜不過數十人至弘治幾二千嘉靖則踰三千

近隆慶來殆踰六千矣禁網之密較前不啻百倍顧吏治愈下而民生

未蒙實惠者何耶蓋以近年進士之額增而鄕舉日輕援例之徒衆而

歲貢之選不得其人耳夫鄕舉輕則人人不自愛而甘心以敗援例衆

則拔本亟而殘民者衆歲貢不得人則徒費國家之廩祿而吏治終無補矣夫以其不自愛而殘民與無補也則所黜不得不多然所黜多則彼自揣勢不能久留害民愈速而民愈不堪數十年來習成故套卽披衷告戒而吏亦不吾信矣天下之大勢然也近蒙皇上減進士額行久任法且欲愼選歲貢此眞轉移世道大機太平可指日望矣獨鄉舉以文字薦之中年比上春官十九落第不戀進士挺身蚤仕者往往成名爲世大用其守候甲榜半迫桑榆之期退居閭里又坐紛華之累或假貸以喪志或祈營而失常逮及入官渺無陞途雖須臾飾爲面貌而究竟訥於贓賕強勉詳爲簿書而作用終自封殖朘民厲衆罷職褫官比比而是臣愚以爲救之有策限次數以定會試是已蓋士既偕計吏而來卽不第必令國家肄業其會試以三科或四科而止各令投牒赴選又必令撫按官略格而取賢毋得重甲科而輕鄉舉如其廉且能與進士一體薦擢如是則人知服官蚤而科目重乘富強之齡徼通顯之會士習定而民賴多矣使舉於壯而用於老取之也甚重而待之也或輕

其不銷英銳之氣而孤賓興之盛典耶國家開捐例之途非謂可以得人也特緣邊費浩繁內帑缺乏爲一時權宜計耳然此輩以財發身必難望以廉律己一授倅職守法者百無一二或督賦索要寬限或巡捕濫受民詞或遇正官偶缺委署勢如刦掠履任率未踰年而贓敗者踵相接矣且始焉冒衣巾抗令宰免差役累貧民繼爲民牧又復拔本是國家之得利於彼者甚微而彼之自利者誠多也臣愚以爲抑之有法給冠帶以限出任是已蓋例貢多由良家子弟倘給以冠帶卽不仕已爲榮幸總或由學校出身亦量銓閑散衙門州縣佐貳缺必選歲貢精壯者任之若廉幹許撫按報部拔擢又必令督學官登仕而選雋毋得哀窮途而博寬大如廷試不稱查先朝貢例行罰如是則人知重明經納粟於調停之中寓裁抑之術仕路淸而吏治修矣使例貢不處是以民與市也歲貢不愼選是爲人出身而不爲民擇官也其不重閭閻之困而虛糜郡縣之廩祿耶然是重鄉貢抑例貢也雖爲資格言而實與久任之法相表裏蓋必膂力剛而後任用可久捐例少斯不苦於疏通

之難否則舉貢終格於資次而出身亦必暮齡矣雖欲久任不可得已
萬曆四十八年御史申廷謨疏曰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
但非老夫耄焉寄棲露于草頭則以玩贅飄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
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歎河淸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
于畫餠而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揶揄外廷之無人此用
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宜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翰林者若干人
係外廷者若干人共爲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點則並點庶兵農錢穀各
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共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
鼎鼐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
天啓□年吏部申明銓政凡選官自京外以逮倉巡皆從原籍起文縣
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于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舉
貢選敎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目想謂此輩受虀鹽之苦由禮義
之門旣不欲勞以文移自不致爲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
可知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僞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其咎似不

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爲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選著爲例一疏通衛經歷三年考滿註册報吏部九年考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考滿數輩之候缺爲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爲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爲定例

天啓三年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曰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勛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卽代庖亦苦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昔時司官每直省恆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四司恆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於應轉者求之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乏之人則從他部調

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項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拘于循資之說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不就近推補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周汝霖傳作舟皆江陵人即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内而四司俱備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内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考察完而後轉見爲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營進也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速化既自求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譙訶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愼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升除相托者一一

與職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寃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勢狥私
即聽參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
周宗建曰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退
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
唐虞尙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夙望新猷自
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
資俸之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爲遷轉之低昂而
不及格者即賢者勿混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躁進者自安心于
資序之尙淺而無營即有孤孑者各頫首于程期之相遇以自慰用人
者術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淸而難溷于升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
統均之府爭爲講攘之塲也此尤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
往行
開公濟字來學一字學臣洛陽人以明經洪武十四年爲刑部尙書時
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

政績少聞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改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平常稱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覽其言謂公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公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公暇延訪秀才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又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黄公孔昭字世顯浙泰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官尚書謚文毅嘗調吏部歷授文選郎中持銓淸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册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力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謝文肅公

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屠鏞字朝宗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試監察御史歷官吏部尚書在
銓部日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大過不黜註選
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者補之
李冢宰裕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
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于手
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塡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一日太監覃昌
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
允近日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奏入卽與批出行
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空與公同候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
深惡江西人不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曰
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illegible]苟有私釁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二
公皆嘆服

王端毅恕為冢宰日闕西都御史缺公荐蕭楨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于趙普補牘之勇果云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為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官則士無定志奔競之事日起矣

熊浹字悅之號北原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歷官吏部尚書在吏部日嘗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費公宏爲禮部左侍郎於食粮二名之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數十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

霍文敏韜嘉靖甲午爲吏部侍郎署部事自以進賢爲己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雠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揺俱在擧之人薦豐熙楊愼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獄得罪陸粲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擧動光明人咸欽服攝掌部篆僚屬守法惟謹權貴無敢干以私鑽囑之風一時屏息拔淹滯察擧劾調停內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永便遵守吏胥有犯卽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絕跡不敢至門下謝恩私室者亦無之蓋公廉之化人自不敢瀆也先是大選擧監考卷分別五等惟是官職散要爲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爲先後也遠至呼名與於榜則以品爲序迹甚相左遂有私售中變之疑公察其然明揭榜示衆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貌兼之屬賄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已先定庸流而濫

秩要階公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公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參者例俱拈鬮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至千兩公一槩鬮撥之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革之公署篆歲餘宿弊盡滌仕路一清自來名家宰不過云往時部事多主於冢宰二少宰不甚與聞誠齊汪公旣任公啓以當擴大公無蹈往轍汪雅從公不自擅自是少宰亦無伴食者矣

侯吏部一元爲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聞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人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文選郎中在文選以用天下人才爲己任上疏條故事請抑奔競請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請謁常州訓導諸富

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負子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上吏代君延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顯於世員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榆次周君鈇廣人李君義壯輩皆力薦之而首遏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子已漸盜大柄卑侮省郎公然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君峻拒之其來益瀆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縣同報罷鄭周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冒日甚計貲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

郭樸字質夫號東野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簡嘗兩典銓部絕請託弃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謫以不肖不以毁且度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否雖大要勢有人所主不稍假借而大指乃惜人才捐苛細毋以尅核繩下嘗謂人稱銓曹爲恩怨府夫亦己自爲恩怨耳恩怨出於己實難自人何害故公在事日人莫測其喜愠之端亦卒無能以私喜愠有加於公也

高文襄公拱以閣臣視吏部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且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同司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粮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矣

隆慶三年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例從之又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旣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査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

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
宏可當大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
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
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
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教官暨驛遞閘壩
等官本無民社而意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
歸乃請得還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
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
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之
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多捨制科寛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
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
其七也乃疏謂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
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
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者悉揭諸門外使

衆見之

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三楊諸公上至宣皇帝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文端忠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玆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大至江陵而始自爲眞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人大齬乃諷鷹鸇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詘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曰隆慶戊辰己巳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豈以其勢方張乎江陵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孫公陞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

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知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
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己也遂大恚自陳公有年
爲吏曹節概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蓋謂吏部非吾徒徒貎
相與矣及公爲大冢宰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
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自潔如此自許以清白否公
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
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
若媒取術進如世之所謂講搶嚷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一時人
情凜凜望極治矣公之爲吏部尚書也乞骸骨去杜門凡六月屢告不
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勸公少留以爲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治
清一日即詘身以濟世爲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衆聚
極論皆莫能回公鏞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于今有二大事願以累
公公曰何事鏞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
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

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刦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鑛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鑛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逆方張之焰而預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鑛亦默然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復默然公曰然則少須必敗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豪髮狥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大激然公所舉惟玆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俱忤上意取厭且以爲旣知其必不用又奚爲名取於

是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卽敍遷者多不下調補者或終歲時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中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才故寧身使敗法必不得使敗公蓋早辨之矣機决則先飛隄决則川流欲巧待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黑白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盍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于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淆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己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任不令相壓若不能視眉睫以曲

阿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勑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衹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則邇者內閣辨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勑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俱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旣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耶卽或不然執大義調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爲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不明於義而惟以權事恐政術爲天下裂矣

林文選春以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贖而虐

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趦趄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人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愼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

陸光祖字與繩號五臺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濬縣令歷官吏部尚書謚莊簡令濬日邑人有盧柟者富而善騷賦嘗有所忤于邑令令大銜之遂假事坐以重辟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冤狀言于當道

釋之直指謂公曰棋饒于貲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及爲文選嚴文靖公益虛己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田間諸諫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擢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劉侍御陽以鄉薦起爲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史薛某掾吏也蹴陞□□□□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不起天下高其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負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攣之格以昭國家立賢無方之意而已先是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未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公之議是科得人最盛舊例外吏考滿拘于薦之別不及以時徼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爲變動其間薦不必三而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爲絜令公典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口甫擢太常

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丕揚時爲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後復爲太宰御史蔡時鼎陳登雲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用之引爲知己公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淮兩准之商乘蔡以言事謫去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票與人壞鹽法公廉知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噓薦之諸曹郎有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爲薦引竟不令諸君知也公晩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謂公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公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也

慎擇

前言

何文肅公喬新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

信徐而察之巧官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旣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狥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事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彭華即內閣彭時從弟也

往行 闕

資格

前言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蓋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顧用相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祖宗朝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極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舉之璽書超拔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甚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奮礪以求無負於君相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照耀簡册祖宗致治之盛有由然耳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向上之心怠其有爲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甚不便國家生民之尤甚不便也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是故今時人才豈無同于柴況數公之匹而三弊以限之拘之絕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於世與無才同矣乃號於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眞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

丘濬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邅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所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

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餘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韓公邦奇曰天下之安危在斯民斯民之利病在縣令最要官也當今之縣令與前代不同漢唐宋之縣令一體視之惟以賢否爲高下今則分爲之途進士除者雖橫行逆施必曲爲回護舉貢除者一有過失即斥去至於接見稱謂之間亦大不同進士官但能舉職即得大典舉貢官雖竭盡心力亦不能得間有得之者亦是通變趨時之士豈惟上人雖下民視之亦有輕重進士官自少至老官至公卿舉貢鮮有十年者至方面官者絕少自非有志之士獨立不懼自知日暮途遠必爲私家之計矣此雖非祖宗立法之意其勢堅不可破決不能一即使三途并用年歲亦不可齊進士中式年未二十即授官舉人雖二十中式坐監

歷事聽選二十年以後方得選官歲貢雖二十補廩五十方得出貢六十以上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斯民何莫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黨而治可成矣

徐公顯卿與王選君書曰足下銓衡首司辨叙材品吏治民生關係不小矧今積習之弊難于芟除名實之間易于淆亂有耿介高潔而不諧時調者有持重老成而或涉遲鈍者有高談闊論而無當實用者有狂縱不檢而托之豪邁者有鑽刺通神而工爲藻飾者往往儇巧之徒爭致通顯而砥礪名行者多坐沉淪國家又奚賴焉至于守令並重三途累朝詔諭固在今撫按待甲科長吏輒假之詞色首登薦剡科貢之士小有詿誤必獲重譴下民竟相欺傷謗議橫生彼亦消沮局促漸易初心自甘墮落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豈一經鑪鑄材器頓殊耶鄧材荆璞何處無之故名實不容混資格不可拘惟足下尤加意焉幸甚

嚴訥吏部尚書疏曰今考察後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創立訪單發來

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擬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其作興之無由苟且墮落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歷布政司如王興宗者臣亦欲倣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明幽也覲典之外又施于不測其陟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淸時盛治裨益不小

管志道曰國初用人不拘資格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事方面官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士以五品科道官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於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臣間出爲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二祖長慮却顧惟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勢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涼或久淹而驟遷顚倒豪傑莫知端倪愚不敢謂悉便於今日卽如正統中劉永

清翰林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爲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爲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清秩爲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與焉卽有自翰林出爲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爲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鄒魯以御史謀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謄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得以官階之炎涼爲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道難容恆附於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於有此風哉幸賴主上明聖採輔臣

之謀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固又嘗嚴敕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賢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餼羊於行取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爲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膺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菀集枯之見賈衆怨哉願陛下勅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例勿阿華要而輕略才賢翰林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壓實政科道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擢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仍並行而不悖豪傑其思奮乎臣謂不間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任路必不清進士豈必定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俸武職從請難後承

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顧之有漸處之有權非可輕議耳

葉向高曰近世用人之途局甚矣諸以刑名起家其下者沉淪於抱關擊柝之間不能自拔其高者亦僅爲州郡佐以去無所自見其奇世胥病之於是議者有三途並用之說冀網羅軼材爲國家用然竟屢議屢格不見施行此雖柄政者之過亦其人自安於格莫有藻厲束修以自表見蓋法與人而俱敝哉

又曰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腑臁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蘊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阨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卽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掄材者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途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

何也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雌黄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有權力者不則夸毗𠕋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樸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黑白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若天下之人既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故已限我矣我卽傴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夫國家之于科貢非薄也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漸而六館諸曹漸而藩臬奈何薄之耶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果賢也果能也請毋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效者坐之謂宜略倣其意核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幷罪其所舉之人人人心庶乎其知警乎然猶有說焉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貢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

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典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爲恥甚者不欲挂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說者曰古之用人棻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而束于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陳絳曰蓋世有不求之士而上之人之不復求也則求於我者用而孤介之操遠矣有非常之士而以尋常格之則常人者進而豪傑之才沮矣夫祝鷄而張弓無馴鷄也伏馬而駕鼓無駿馬也善用人者以度外容人而後士之無求者重以格外拔人而後士之非常者奮矣

丘濬曰州縣佐貳雖卑獨非臨民之官而授命於朝者乎待之以禮而使其體面不失然後可責之以法而使其職業克修然見必叩首言必稱爺行必步隨揖必還坐役使譴訶曾奴隸之不若乃聽其恣肆害民而不屑於禁治刑責不加拏問不及禮與法蓋兩失之矣

李公學一嘗爲吏科給事疏略曰遠方如雲貴兩廣民膏易剝必有雅
守然後可望其清操事變不常必有鉅才然後可望其振刷顧今四省
守令甲科實鮮蓋徒以遐僻之區非所以處甲科也是愛甲科不愛地
方也夫以中州視四省四省誠遠然江浙閩楚於兩廣西蜀隴右於雲
貴風土相宜道里亦近四省有缺皆於鄰省銓除之揆人情未爲不樂
况今三途並用方將破格以待舉貢又奚當以善地獨私甲科哉上韙
其言行之

往行 闕

惜才

前言

薛文清曰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材可
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
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又曰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
過而揜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

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核尅之甚也

又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祝公允明曰詐人信傲人遜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傲亦何稱之足醜閒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汚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于人取其信取其遜取其清取其貞無他焉耳

鄧公以讃曰進賢去不可雖均用察然詳玩未可二字語意何等遲迴勿聽二字語意何等決絕可見古人切于用賢而難于棄才之意

李公夢陽曰皮以爲裘雖聖必服貍狐是也言以爲訓雖惡必錄陽虎是也蛇蝎砒硝藥皆入之世欲無小人得乎

崔公銑曰用人去短而錄長取人卽新而棄舊子貢以下皆器也况衆

人乎祝鮀之佞夫子錄其典祀之能夫中人恆過而改乃成名德若以一眚而掩之不已刻乎

何孟春曰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曰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荷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豫章於是失言矣王荊公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贓敗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爲吾詩文家辱者未易僂指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之惑東坡之於李豸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公邦奇曰易比不追其去求其比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蓋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以來士若士既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諧去就不得自遂入其國不舍而不得去士皆愼而不敢來矣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善者而用之也

韓公邦奇曰人才可惜造就之難點汚之易易之鼎以金鉉玉鉉象之金鉉玉鉉人所寶愛而珍護之者人能愛才如愛鉉其愛國之忠深矣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制三年考察在外撫按事竣復有旌劾是又不時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小過或詿誤或言語不合趨承未至以致黜退者比比然也我國家以科目取士中其選者皆俊乂之器其才識不大相遠但習與不習耳習之於累年棄之于一旦以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閒廢深可惜也夫旌異之典以待茂才異等論劾者以處元兇巨惡不可待考察之期乎聖人制刑多加寛恤惟鼎爻覆公餗其刑剭以其蔽九二之賢也剭族刑也不少假借聖人之意深矣

劉仕義曰仲叔圉之奪嫡祝鮀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可知已而夫子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此三人者以其才足以辦之也公綽之不欲夫子所深與矣而乃謂其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以其才不足以辦之也嗚呼用人之道需才爲先器使之公惜才爲要豈可以二卵棄干城一眚掩大德哉

孫公存上霍公渭厓書曰蒙手翰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搉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存何人斯與聞斯敎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于大聖之域發之爲論議措之爲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于賢智者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婺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于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于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于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愼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適酌其敗者遂幷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産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酌賓客而奚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暍未甘委之溝壑也

存不幸實類于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釃而過于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於正味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蘖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存觀于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于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于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蘖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味之正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存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眞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温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可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之爲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葉居升曰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

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亦上之人未有以化之也

汪文輝疏曰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眞有實跡衆所見知正官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耻求退不遑不必別爲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退者不曰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耻存國體也今則拾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訐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爲衆嗤笑人己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爲人才惜亦以爲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維之者不皆卓異也况今日以

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爲不堪矣故夫搜其闕

往行

訓導吳公豫者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公曰是嘗撓我兵部何可與之尙書泰和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豫私計侍郎尙然尙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謙見公讀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遽與俸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臬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菴大年疾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能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爲抑菴

之德不可及

陸文量名容崑山人憲廟時爲職方郎嘗疏沮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沮太監李良乞陞敬皇帝登極上疏論人事言多切直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尙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參政尤有聲旣而以考察去位文量有阿留傳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惟癡獃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斲木之歧[illegible]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淡參差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用之終其身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

不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于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獃無狀固棄材斗而卒以一長見試是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世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嗚呼今之士何不幸而獨留之幸哉文量蓋以阿留而發其不偶于時相之慨也賢者不能默默取容其志必爲其所欲爲必言其所欲言乃爲之俾不通至今自傷求如一獃僮之見容而不得亦烏在其爲相天下士哉

夏進士鍭放回違限例當送問鍭以爲母不服以詩風郎中史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作文獻三原王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之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王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鍭送刑部

又可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所遣官回又召面問曰鏁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鏁發歎而易衣以進公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嘗謂公於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韓公坤字子厚蒲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夔州知府初授嘉興令生員金燦者父爲糧長折價三千餘兩燦禁錮累歲莫能償然力學不怠公悲憐其意釋之後燦登進士爲御史初燦旣釋懷金幣謝公公曰吾爲天下惜才非私燦也卻之

陳少司寇堯爲巡撫日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爲已甚其略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器使之亦可爲求賢之備亦可以爲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

史大司馬道爲大理卿日[illegible]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尙有好惡顯著

者責吏部黨護時公過大明門與汪公遇諸塗公乃力言人才可惜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公亦以爲然及有旨再考汪公遂奏替科道作說客復奉旨回話罰俸五月坐是汪公切齒銜之

胡端敏公世寧疏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亦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眞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眞姚崇也其品隲人才不以偏長求全若此蓋善用才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樑榱桷各適於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嘉靖十一年吏部言頃奉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無方之意第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絕不齒及雖欲並用何由憑據請令撫按無論舉人歲貢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覈實奏請詔可

陸給諫粲嘗疏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教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愼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謂宜遠省者亦

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變法無益也

隆慶四年吏部覆賈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寛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任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爲褫黜而斯民已重狼狽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惜名器

前言

張潮疏曰國朝定制文武一品至七品俱有封贈之典觀諸司職掌及會典所載至爲嚴慎其在京官須滿一考在外司府州縣等官必再考稱職詢察覆實方准題給所以重君寵勸人心也及遇蒙頒詔係一時曠蕩之恩亦自有限制以見任開讀爲始但近年士風日薄牽比請乞

紛紜不已圖遂私情罔知法守相應裁正以便遵行合無今後兩京堂上四品以上官除奉有特旨及例該考滿具題取自上裁外其五品以下或考滿稱職或見任遇恩拜外官七品以上已滿考者查曾旌異方俱與請給其餘考無稱職初薦調繁開讀例前事故例後及凡到任或試署初授起復除補但在開讀之後者並不得牽引附會朦朧奏瀆候命下之日通行內外各衙門知會遵守庶朝廷名器不至于濫施臣子忠良亦因之以激勸矣

王得春疏曰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聖辟寧損百萬之資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裕

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勅下吏部削去尙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衊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阜而牧朝廷肅清而四海聞風者必爲翕然稱快矣

蕭淳曰賣官鬻爵盛世恥談貲進貨取志士不屑乃朝廷有難已之役勢必借資於富民諸生有難致之身情愿借途於輸助開納亦自有必不可廢者近因河工一例加至運副銓曹業已疏罷各官堅欲舉行大夫崇秩遂爾濫竊然此固爲名器惜也他如丞尉之流皆有民社之寄以數金爲壁馬巧施假道之謀以百姓爲外府肆行盈橐之計有納止百餘金而俸則六七十金者以子母權之官家亦甚拙矣臣愚以爲凡遇大工開納除監儒吏承等類照舊外宜另設一淸散之職以待貲郞而稍優之體厚加其値量給以常俸三分之一勅所在有司不得無故

窘之富室子弟數奇制科業精柔翰思得一官以圖結局者則雖所輸甚費所得甚約未有不樂趨之者也且其無多俸祿則不必限之以員不當事任則不必需之以次無礙銓選則不必時開而時止官階別設一局永作招徠輸資別貯一所專供支用其一切刑名錢穀之官雖小必愼盡宜停止庶工役有賴而銓法亦正矣

項應祥曰夫賣官非古之制軍國重事帑藏匱乏不得已偶一爲之蓋權宜之術實陋政也近年以來執爲良法今日此部開一例方廉其値明日彼部開一例更損其價巧立名色多方招徠使其納也又納加而又加甚至提舉大夫亦得以錢資焉彼素封之家探囊而市猶慮其取償於官也況赤身棍徒曾無擔石之儲東挪西借不二三年輒博一官居然加之百姓之上似此等輩豈有寸長片牘在民瘼哉臣每見新官未任而京債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誰何不可不曲處以償之彼豈能神輸而鬼運哉不過多方局設以巧取於民柔者猶劇歛其歛以陰吮其血剛者則羅鉗箠楚以強扼其吭小民皮骨

於是乎空矣夫國家開例之始入儉用奢束手無策不得不爲是委曲生財之計其心亦良苦矣不知醖禍流毒一至於此彼閭閻閒典妻鬻子籲天踴地有耳所不忍聞雖汚吏之肉其可食耶豈非開例爲之作俑哉且例多則壅有坐守窮年不得一職者狀如餓虎款多則壅有作奸侮文不可究詰者勢同魍魎其害種種可勝窮乎

往行

鄭宗仁體元任丘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常以給事巡視光祿郡縣以災告者百九十餘處公疏請賑邺明年災倍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齊民得入粟受千百戶仍帶俸公曰名器濫至是耶此令一下軍士將解體況一時所得不足償帶俸之費抗疏言之

重外任

前言

陳于陛曰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寰宇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樂

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能一一任職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外吏終爲未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經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時尚有鄙州郡爲徒勞美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於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拘攣奬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暄以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徑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

授官佐貳今甫釋韋褐卽儼然州縣之長且趦趄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或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參政三品鉅僚封章及於再四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頗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於內外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向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浮擢卿寺開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恆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隆慶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

爲慎也誠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卽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而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知府聲績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四年以上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於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弗信也至於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撫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恆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如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一十二年王翔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

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績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於大廷奏遣誠愼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姱婀骩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即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居鏞王忬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奬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弗信也請特勑部院采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外吏奉法當今礪世磨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於此

往行 闕

久任

前言

陳建曰祖宗朝東莞縣令盧秉安蒞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西漢王嘉疏謂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丘文莊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虞之典籍年爲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又曰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遷猶然迨績成而超遷也使其無大故不輕徙泛易如吾鄉先達彭公誼初謫守紹興者九年著利民之政繼擢鎭遼東者十二年垂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日則官遷如傳舍

起自謫籍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抵任卽遷者有矣從此徒滋速化競進之圖何望庇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誦斯言也古今同慨

王瓊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能網羅眞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馮公琦曰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于利吏無榮進故利重于名故天下有自愛之官而無不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吏則事治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轉一司數月卽調一司初任之官數月始熟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察積年之吏且以新舊相代因而沉匿册籍增損文移遲速之間便有

輕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欲其徧知四司事也　司之事未徧而一司之事反不精事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焉用是紛紛爲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既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將所管文移册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事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

馮公琦曰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而或以爲便於法不便於人情此中外諸臣一再推擇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尚何論久而愚以爲行久任法不如得恒德不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人假操柄寬轡策比及三年未爲不久也不然者雖久且無益於治夫一人而事數更一事而議數更一議而令數更一令而法數更事更則紛議更則擾令更則疑法更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不治也

羅整庵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惇大之化或以小補焉

耳議者未可執爲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轉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皆爲治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陳以勤疏曰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爲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媮爲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條爲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之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略已修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

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卽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懈弛而隳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卽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卽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都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己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按采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爲限知府卽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卽陞郎中僉事知縣卽取爲左右給事中賞授御史卽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

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清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旣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

鄒元標曰久任之法自嘉靖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善也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鷙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鴟囂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從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不以久任爲辱耳愚欲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

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體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隳志不幾雜鴟鴞鳳凰同棲乎」范珠曰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敎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敎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敕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贓濫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敎養之績則人有恆心事不苟作

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王士性曰近倣漢法已久任州縣之官而治乃與漢異者何也蓋漢法能使人樂於爲吏而今多厭苦之漢有超擢之典便宜之令如黃霸爲潁川善則賜車蓋高一丈且徵入爲三公而今三載考績卓異不舉矣龔遂治渤海盜則罷捕盜吏恣意所便而行今盜賊一不以報則降謫之令下矣且也文網之煩動加掣肘積穀則有罰鑄錢則有罰郵傳濫用一夫一飯則有罰公以禁科斂而私以取無礙明以借館舍而暗以索輿馬有司動扞之如束濕如今詔毋強予民以錢聽其行止矣而新錢散於民間以不售爲爭者亦宜有以處之積穀減原額矣而前以歉數降罰者亦宜量之而薄其試強盜照出不眞悉宥之矣而隱匿之令猶嚴有司報一盜往復追勘往往累死其失主而失物者至相率以盜爲諱亦宜稍酌之苟非嘯聚殺人大賊聽有司自捕之而勿以遽勤之章奏也驛遞弗得私開矣而夫馬廩餼孔道相續勢不得不復取諸里甲暗賠之亦且稍爲之處置使上下之情俱通也詔旨雖有寬恤之令

而民未覩惠澤之實者正以其遺弊猶未盡袪而有司猶拘於文網故耳臣謂乞勑該部通行各撫按議處其不便者改之行令有司一意勤恤民隱任其才智所近勿以一切文法拘之勿以一眚棄大德勿以虛文掩實政勿以私自喜怒爲賢否以爲守令勸至於超擢之法既不行於今日則爲吏者不樂於久任不過玩愒以俟時志意益灰精神益倦猶不若錮其限制循資而敍用之爲愈也

胡世寧曰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俟三二月即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即行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

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飢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與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谷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之情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外編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　陳建　申時行

于愼行二則　嚴訥　馮三元

趙南星

往行闕

起廢

前言

馮琦　張潮

往行闕

任子

前言

何孟春　陳　建　李夢陽

往行 闕

考察

前言

陳　建　王　瓊　毛　愷

馮　琦 三則　丘　橓　蕭　淳

鄒元標 二則　趙南星　瞿景淳

周宗建

往行

古　朴　丘　濬　李　裕

涂　觀　戴　珊　胡世寧

馬文升　朱希周　孫　需

楊　旦　周　用　聞　淵

趙汝濂　余胤緒　鄭　曉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曰皇上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有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幷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納監後不數年卽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卽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汚迨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學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年或方三十以下者亦作四十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旣而陜西胡虜犯邊急缺戰器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陜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粮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講書旣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與彼亦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保出身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不免負債於人受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貪人財物豈能行事展布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况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門幷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食粮凡遇兵荒如果錢粮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夫豈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兩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滯任使得人而小民得蒙

其實惠矣

陳建曰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廣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器重之他如丘顯湯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之訓亦聖主明王用人之一道立賢之無方者也

申文定公曰古之郡國守相得察舉從事賢者往往由任職高第推轂至大官以故中材之士卒顧籍名迹砥飭廉操以樹聲譽致顯庸今之從事皆局于令格即稍遷擢皆有限制故中材以下不復顧籍砥飭苟計月日視筐篋而已人性之不甚相遠也何古之從事多賢而今則鮮乏也余甚病之矣

于愼行曰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爲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嘗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參以士人或雜以掾吏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

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典也
又曰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上乃得爲吏十算者十萬也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汙之性在人所賦貴游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于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士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於太平之世也
嘉靖四十四年大學士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
萬曆四十八年御史馮三元疏曰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貲官此與自取何異堂堂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麽鄙爲民害臣不願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

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至窮促海內猶可爲也

天啓三年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空選日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即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吏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又有降參斥退即中者入參先撥辦事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家又省祭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復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途而扼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察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竟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品省察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察考中者始得簿卽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爵賞已爲秕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於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敍攙越何從乃今又有空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便可得官于是後者既空而前者遂壓而後者已壓又空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皇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

則援納與實歷併滯㐅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守候者所以膏雨泣血也臣等請自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㐅選者一槪停止若夫已㐅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㐅選者不得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許理財者卽患貧何至有㐅選之例夫各吏上粮不問行頭而槪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戶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粮則從九矣州司上粮則正九矣府司上粮則從八矣道司上粮則正八矣以無名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至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粮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粮而二年照力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粮自上粮而上粮之銀數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粮之所加抵㐅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寵招之術至㐅選而極矣臣等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贓爲便今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

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往行 闕

起廢

前言

馮公琦疏略曰諸臣始以仗下之鳴繼成溝中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威譴亦是諸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朝廷用之耶得在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也失在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錄用天下聞之必謂皇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戇愚本自過當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處事大者亦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容忠直之名盡歸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亦必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錮人於聖明之世因其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朝廷此兩端者願皇上愼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

諸臣臣等寧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下者非人臣也其餘皆可因其所嚮而收之以爲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而下者亦勉強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鮮得中事可節取激昂者終勝於委靡直戇者終勝於緘默愛名而過終勝於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此兩端者亦願皇上愼擇而審用其人也臣等料諸臣本心原非敢觸忤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至此譬之天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佐以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霽以前相薄相激之氣竟歸何處乃知天之廣大正以怒而不久晦而易霽耳臣子望皇上如天亦望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款款之愚實欲爲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爲二三逐臣代求進取也

張潮疏曰効用之忠凡在人臣皆切耿耿惟厄于時命故安居自守不求仕進少有志之士終老丘園而諒其本心豈甘久廢況靜養之久而諳練之深乎卽今天下養病致仕誣枉廢棄者除奉欽依起用之外豈

更無人於撫按官薦舉訪求或亦未能徧及蓋素昧平生者耻求見之無因憚于干謁者又養素之自重故或舉所知或許相見而其不知不見者未必非可舉也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舉廢務在從公廉訪多方巡察必望實相孚鄉邦推重者疏名奏薦候本部備查先廢緣由參今事重公論題請起用則負屈不伸者再得用于清朝而廢棄之眷求又聖明之美政也

往行 闕

任子

前言

何孟春曰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淆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干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庇類如此上

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勩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槪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

陳建曰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敍正一品子於正五品敍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敍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爲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廕於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溥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官崇或善鑽刺卽得京朝美職雖曳白有所不論矣

李夢陽疏曰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

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
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
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大學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
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
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

往行 闕

考察

前言

陳建曰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
副岳倫疏謂假考察以擯斥撫按之臣乘朝覲以罷去忠黨之士胡端
毓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
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稱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
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復職
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我朝恃考察之權以爲

彰癉之術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王瓊曰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謂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職官之法不守也即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毛愷曰朝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爲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己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汚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

攀援而無耻者柔媚庸懦而無爲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爲賢
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爲難知也職其所由葢毀譽之言易惑
而愛憎之情易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以一事
而聞之者遂以爲眞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爲縱横之論必
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之勢乘權要嫉
妬之隙而巧爲遊說必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摭拾妄
奏或買囑吏皂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
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
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
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入之門或加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于室
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迹
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爲時論所與則又深爲
根蔕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
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

或以鑽刺而曲爲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爲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辰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夤緣而倖免苟蒙聖明洞燭微情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國法矣臣愚以爲圖於既事之後不若愼於未事之先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爲多有厚薄仍踵故習旦夕奔競彼此煽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爲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聖明在上天語丁寧官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義不容默伏望皇上俯察微言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久積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

似其庸劣素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貪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爲衆所共與者雖媢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于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眞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參論以明國是以正公法則於朝廷黜陟之典不虛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馮琦曰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官猾吏智足以運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制士夫畏游客有言則奉承游客張彌天之網塗人耳目而後得遂其谿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獨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慎卽閎閎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汚卽赫赫可喜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臧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卽墨之毁譽易與晉陽之繭絲

已盡剛則禍生於強項柔則議滋於繞指人但見議論之四起不知其進退之兩難遠方下僚亦合體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概擬存留與之更始蓋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釆望未必其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有眞循良不願有假卓異願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以咨訪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劣陞劣處期於黜陟幽明以佐皇上平明之治

馮琦疏曰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若浼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介之士而貪官汚吏亦多有之或重於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派于丁粮或横罰於營私或鬻獄以求貨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卽今時事艱難黎民愁苦貧旣刺骨怨已傷心猶吸民垂盡之膏充己無底之橐力所不及者旣謂無可奈何心所甚

欲者又復不自禁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掛一漏萬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奸贓多不敗露不但不敗多竊聲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尙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尙竊見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則曰監察司道則曰按察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之詳略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只以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旣眞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爲身家了無愧畏中才以下盡赴彼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谿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尙可障之使塞乞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愼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止擬降調

每次復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爲鋪張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爲寬縱如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内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問則撫按實任其責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

又曰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斥不敍惟才力不及者分别降用調用國家愛惜人才故數款中惟不及者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眞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眞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實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爲不及指有餘爲不足則品隲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卽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旁觀亦且以爲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擬議易生勸懲不立端在

於此今次考察臣等期於共竭駑鈍爲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與天
下諸司約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爲虛文縟詞以欺若臣等品隲
不詳處分不確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得京察事例有不及
浮躁二款處分略足相當而區別獨爲詳密何獨於外察不然夫吏有
鋪張文具塗飾耳目獵虛聲而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氣虛憍恃才
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
應斥之罪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當無後言可以思過而
補旁聽者無疑可以因人爲勸懲且浮者實之反也躁者靜之反也以
實課吏事以靜維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款以垂戒於世道亦自有補
伏乞皇上念計典甚重名實易淆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
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甄別當而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
興矣
丘橓曰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巡撫官例有保留
之疏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豈都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

當留者乎就使慎密以敦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寬其百而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跡以劾之不可以儆乃有位乎乃以朝廷旌別之法而相傳爲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任怨敢於狥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兇巨蠹漫無所懲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眞於魚目而無以自見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弊也古之持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爲高今也未出都門而密屬之姓名已銘心於私牘纔到地方而賄買之簡札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吁堂堂豸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請托之積弊也二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即侈加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得其庇己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聞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敍賓主之禮而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此交通互爲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

半面而神交冥契總爲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爲黨後與本土窩訪及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爲一黨在巡按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爲衆論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弊也近年貪酷之官徧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率多庸劣之才單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翼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概稱爲唾罵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爲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奸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司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責之疏一下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弊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祇有提問一節猶幸其爲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而狐狸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

或朦朧而竟免即有窮竟其事者亦將以盡法自嫌而每以從厚爲主塡谿壑者或數萬金而贓惟撮其一二刈草菅或數百命而罰不傷其毫毛曾有一追贓滿萬者乎曾有一爲無辜之冤民抵命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也有司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牆壁者不與焉接待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以上下其手而靑白其目者何其太了了也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比肩而入有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爲軒輊矣助成恣縱之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積弊也

蕭淳曰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司糾彈外則有撫按以行舉劾耳目極密聞見極眞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道開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者造無根之謗則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之謀則強徒施反噬之計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周知天下之情僞而置銓衡于拱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當不欲刻矧朝覲屆期外察在邇臣愚以爲凡遇計吏一以部院科道撫按所開

爲主而一切私揭置而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入人以不可解之罪勿信權要嫉妬之浮說而使人有不白之寃勿風聞帷薄曖昧而遂玷其室家勿摘舉細微鄙褻而遂略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進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

鄒元標曰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爲寃抑遷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談者皆爲諸臣寃臣竊以爲奪一下闕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官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總歸之至當

能自察者而後可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卽以自察去留不審又虞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敢不盟心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靡寧者爲眞才不則厭薄蘧廬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爲眞品不則往來竿牘仗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觀人猶責農之畔而責女之貞也無飾說也然而未易言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彙之印官而奉旨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堂官之品隲欲定焉揭考選之底裏而晝題面計又何有捉影之疑一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乘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媸當人之面目自在無意中賞鑑偏眞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巨奸有漏網之

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侈言指斥俾中人與竭澤之嗟以致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傷宜投水火貲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事直屏門牆罪狀之耳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詆闈幃而飾曖昧情節之裝點果誣憑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甑而溺彈章總之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矢公矢愼欲以奉聖主斥陟之權如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捐成心而破門戶于今日之舉爲第一焉蓋論人不分畛域則泥同何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是藩籬一別勢必溯流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互及不陳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安勉之各別防異時之報復盡剪萌芽慮傍觀之不平轉深羽翼世路未必嶮巇先爲不病之呻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卒之使形迹蒙疑者冒竊鐵之寃挾謾相訾者有摘苓之嘆人才摧折國勢爲之空虛元氣凋殘疆域因而多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譏千古故臣等謂捐成心而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道條議奉旨部院集

議覆行臣當會同擬具伏乞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瞿公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歷官少宰諡文懿嘗貽李公石麓書曰諸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輕而退賢也毋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公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

周宗建疏曰臣閱世二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於六年內計一改用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滿公車頌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尙煩彙通軫封疆而櫛沐之勳猷可思預轉輸而督運之功臣可念矜齒沉而數奉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而斥退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皇上之信任在

此時而老臣之報國亦在此時矣

往行

古朴字文質號素軒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隨隸五府理自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除工部主事歷陞兵部右侍郎洪熙中爲戶部尚書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豈第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

丘公濬字仲深瓊山人正統甲子解元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弘治四年當大計吏公謂洪武永樂以來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微瑕不免莫敢訴者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今有未半載而黜者徒狥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制
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歷官未三載
者盡復任雖經三載非貪酷暴著者亦勿輕黜蓋用濬言也
李冢宰裕在吏部日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
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
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
才之意其法迄今不變
涂觀字恆孚號芝軒奉新人登王一夔榜進士歷官寧國知府嘗爲南
京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
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
覈之率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止憑巡按御史考語以行黜退公不
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
先將各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概從之由是果有

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矣

胡公世寧嘗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上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馬端肅文升爲吏部尚書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面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官而給事中吳蕣王盆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丙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諡恭靖歲丁亥考察媢嫉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爲公私公乃力辨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謂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

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

孫淸簡公需爲南京吏部尙書奉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參之公論無毫髮私狥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蘄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

楊旦字晉叔號偲庵故太師文敏公曾孫也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尙書爲考功郎日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覔奏辯者有旨再覈實尙書馬公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覆罷再覈之命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吏部尙書諡恭肅嘉靖□□年嘗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當考察堂官公廉得其人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讎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必黜天下服其公特召以爲吏部尙書自

近歲來爲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
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思而郎中亦遂以
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
勞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奮曰此重典
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吏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
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十九日卒
聞莊簡公淵嘗爲考功郎中丁丑會上計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爲太宰
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
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上即議斥上不從奈何公對
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
公益以諤諤聞矣後爲南京吏部尚書己亥當考察公務去太甚無煩
苛人言某子甲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
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
趙大中丞汝濂爲考功郎中主京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

請問否則匪直損言而已公艴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竟入部明日
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
未聞其過王曰雖無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
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首肯曰是部屬
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尙書欲黜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詈公亦詈諸
老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即
畢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魏郎中耳頃之科道
拾遺奏上獨留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弘毅
有若此考察疏名將上時冢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內閣之姻黨某
某內閣之門人某某內閣之愛幸此疏一上恐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
累衙門惟郎中不自顧惜斯無患矣冢宰又曰趙某者內閣倚信決不
可黜公曰趙某不可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本旋
步間忽有喚趙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閹寺二人還所奏本曰爾何苟
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來視之本面漫漶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

因毅然曰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一人自當之諒不至貽患諸君也閹寺語塞明日旨下果留趙某等三人無他患也後趙某以嚴氏聲勢總制淮浙威震中外遇公于途譏公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刃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其于利害之際深沉不撓有如此

余胤緒字□□應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考功郎中時承行六年考察之典但留意人才考註臧否黜陟甚明不奉權要責以不題互糾新例編管九年闕建書舍聚徒訓講甘處澹泊絕迹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題互糾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執法

鄭端簡公曉爲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摘御史夏桂州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超擢尚寶少卿
戚都諫賢初召入時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
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
嫌怨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
害其言曰進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
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
於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佰此難過於容恕
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
貶罰而忠藎者未盡褒揚短於才者間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
小夫憸人僭冒榮階而孤臣孽子實搆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
泯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竊惟人才難得願廣德
意使忠良落穽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卽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
之治上覽其言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
中葉洪劾冢宰汪某摘寧國縣丞而參議韋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怨

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旣得報卽論救如旨又以汪某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欺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覬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卽如考察事陛下曲體臣言許其卽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鯀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卽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等雖不能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陸莊簡公光祖爲南祠祭郞日嚴文靖改太宰遷公爲驗封郞旋歷考功文選公在驗封議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爲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甄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挂吏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隤其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罪力

請罷之

天啓四年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聖明特勅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括贖鍰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閭閻之所切齒痛心合怒共怨者莫此爲甚今合無以征收二字塡之訪册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於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諝可取也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更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爲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以充軍餉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曩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於貪婪甚至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

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殷
勤有餽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既密肝腸俱熱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
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者此誰敎之也則今次
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貪巨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幷理刑
同論可也臣所謂懲貪務在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祗他
人之開報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狥情面此非受
人之欺而因以欺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即無各具之獨見當
有衆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
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淸源之第一義業
經諸臣條陳不啻詳且盡矣統乞皇上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
必行可也
恩典
前言
許讚疏曰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顰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於上

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給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命出使海外死於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經請給誥命已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幷雜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概陳乞一時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自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俟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

參回治罪補廕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永爲遵守

余懋學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國制誥勅之典以風有位非考滿稱職不與非大慶覃恩不與至愼重也曩歲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直得廕姪玹爲錦衣千戶恩旣渥矣玹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輒求管事又未幾輒求誥命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請此於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爲過但揆之法制以祖宗風勵之典而狥廕臣請乞之私其防不可潰也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誥命而與之誥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可長也竊觀外廷諸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今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宮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踰制則濫狥情則褻濫則啓覬覦之心褻則乖激勸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纓昭侯愛敝袴豈眞惜此細物哉誠以禮審幾微分防僭逼聖哲之爲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中廕管事不止一玹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臣願陛下法行自近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例如所謂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該科得以參駁臣又惟大臣恤典實寓旌別近見禮科都給事中朱南

雍等查參原任尚書傅炯公論不容不宜與之祭葬特蒙明旨竟從初議臣竊以爲科臣論炯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炯之言未確則勘明後予之未爲遲也今既不咎科臣參駁之非而又輒予傅炯祭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予爲過後之予也爲遂始也天下猶以恤典爲厚大臣其後也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炯耳然是非不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慎願將科原疏下部集議炯誠共棄即停祭葬以示懲炯猶可原俾因僉論而獲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明旨申飭臣竊謂覆請雖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苟撫按查覈加嚴則該部題覆自當再乞明著爲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按官查覈生平無過與論稱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覈焉該科又加覈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初覈不嚴咎在撫按覆勘不當咎在該部參駁不公咎在該科庶幾公論旣明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

又曰敬事後食臣子之節上下相諛非國家之利竊見近時該部題覆邊功往往首列閣臣動歟盛誇督撫功伐此猶曰運籌宣力例當敍也

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明知爲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至夸述閣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獻諛臣竊以爲非美事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卽使諸臣功在社稷亦敬事後食之常耳一不宜敍輔臣之職翊贊皇猷啓沃君心其大也區區甲胄考工之勞以敍輔臣小之乎爲功矣二不宜敍近臣懋賞簡自帝心矧貪天功而謂己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敍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功賞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竊度輔臣之心必不以敍功爲當然仰窺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爲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習誠宜釐正臣願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略上請優賚不得循舊夸張炫燿觀聽至於閣臣翼贊之勳宮臣侍衛之勞則聖衷夙鑒國典具存該部尤不得輒加贊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而世道士習因之丕變矣

往行闕

黜斥

前言

馬文升疏曰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國家之定制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昔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才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偏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吏部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偏知也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參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都察以爲可則不敢去也都察之所可吏部以爲不可亦不敢去也參互反覆以求無負乎朝廷付託之意陛下以臣爲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位以爲足信乎不當復爲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覬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爲宰相凡有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爲名言聖賢經傳古今子史其于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陛下仁覆如天曲爲保護其如小人之不

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邵賢之後宋瓚又繼之雖遠年如鍾越任之穀之徒亦皆相告奔走而來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况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陞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則貪官汚吏徧滿天下戕害陛下之赤子誰復敢言之乎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爲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仇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退官員奏擾者赫然震怒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

張潮疏曰今天下司府州縣廉汚不一其通賄無恥上下交征罰贖科派假公濟私者固不足言至若狃常習故概有二端其一里甲本以勾攝公事催辦錢粮也乃設立爲總者或一二人有欲則責里總里總責之各里或交際宴會或買辦供給皆取給焉胥吏爲姦數且加倍其二商賈有額納官稅亦有塲務起稅者矣乃各立爲總辦者一二人有欲則責之行總行總則責之各行上自綺段布帛下至魚肉菜菓皆取給

焉減價虛領十不償一柰之何民不窮且死也又犯贓革職官員夤緣請託減贓罷黜厚載而歸吏不聞引例充軍者甚則既報缺補官不一二年夤緣奏告復與辨釋起送改選或選就近則例變爲科罰降級殊不知前入後出必有是非原問官吏一不參究本部雖屢駁回展轉希冀終無定法如之何吏不貪且縱也合候命下行都察院及行各撫按衙門凡遇奏辯贓官加意愼重必委廉正守巡親提詳審從公問斷勿聽買原告及花銷公用等項果有冤枉必將原問官吏究實擬罪方准起送雖有陞遷事故亦俱明入招詞以驗賢否仍查節年題准科罰事例申明禁約及痛革前項立總之弊庶貪墨少懲而民獲安矣

陳以勤疏曰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蕩

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瑭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贓私嚴行追併此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欺蒙不即摘發卽有敗露者又以寬舒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刓法以容奸愚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願非在於爲名也其始也以市井駔獪之行冒膺名秩卽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槖既充谿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目爲雄傑矣今欲禁贓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合無由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

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痡沐浴膏潤大平之美可日月冀矣
姜士昌曰居恆輒仰屋竊嘆陛下懲貪之詔無歲不下貪吏或見逮治德意可謂至厚然撫按諸臣懼劾稍重或至捕逮一切以輕語傅會之論其操行可議不言可議者何事論其職事多廢不言所廢者何事先是海瑞進懲貪之說引國初重典雖非今日所宜用然究其意蓋痛末流行濁元元塗炭乃爲是矯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則忠瑞疏一出流俗羣起而訾之不容口至於世變江河狂瀾日甚恬不爲怪以爲是固然耳似此末俗眞不可以更始而憂時憫俗忘私奉公者幾何人哉陛下欲痛抑貪吏莫如責成撫按諸臣詳其劾而嚴其法使廉者有所恃而貪者無所利則饋遺不禁而自息行之數年吏治自飭矣
何瑭曰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太

但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卽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制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受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間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已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蜂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才智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

相準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于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于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

皇甫汸曰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壚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壟焉蓋朝遺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操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贄貸遍於巨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翫好之飾有限也廣置厚

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無窮救愆謝過其費莫筭矣夫取

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於秦而取償于齊

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

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饋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

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外塗屏錯躋賢良斥其爲

蠹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

別有聚徒講學取徑于終南招友酣歌納賄于長夜官推擇美寸簡信

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

哉未聞接蜀郡之輸貨不避曹滕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

探宸衷於閹豎排楚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嚬笑自愛

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

無談於溫室源遏上流而貪風庶乎其少息歟

往行

世廟時有冠帶醫生王某者吳人爲人貪而有口鄉里之爲外官者遺

稍薄輒騰議又爲分宜客以是愈益無忌憚人不能堪一日分宜之子爲王求陞吏目於祠郎楊豫孫楊謀之徐公學謨徐曰是虎也尚可翼之乎楊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醫士不列於官方誰得而軒輊之一爲吏目自無所容矣明年內察便當速了耳明年內察大宗伯吳公山果首以爲言遂會同吏部以不謹去之蓋計食吏目俸僅八月耳

推薦

前言

桂彥良曰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葉公盛曰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册隸其卷端曰舉賢才

此紙百年前嘗在人間夷考其人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于朝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温公特所値有不同耳然則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竊叨近臣邊吏濫於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温公事自愧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今而後要必以温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愧耳

何孟春曰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擧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又曰卞和獻璞而遭刖所以遭刖者璞累之也然則和何其不能忘情於璞也和以爲此有玉焉不識之則已既識之則不得不獻之也何也和以爲此玉於此璞中人莫識也而識之者我也玉幸我識之而我不獻之則我負此玉玉將無所復望我罪更重於不識者此所以兩遭刖

而猶獻也嗚呼世之人孰有如和之用心者耶何怪乎臧文仲子西晏嬰之得罪於後世也世之人奈何不如和之用心吾未見薦賢之得罪也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愼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於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

李夢陽上楊一清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奬辯給拔門生僾故吏故其

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人多而雅化鎮俗之徒寡爽快辯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輩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竊見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人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

霍公韜與胡公靜庵書曰屢辱君子惠敎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幷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反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如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于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

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于林莽豢養于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壠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託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于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人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託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候與居之贄

梁檢庵尚書嘗曰平生爲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

李堂曰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聖祖神武自

天羣臣乏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僨於胡汪辟於大誥故進退刑賞咸柄於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爲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巡撫旌異之奏爲主故巡察之權並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純駁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虞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剗革過情遂不敢舉旌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巡憑兩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耳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獨爲造物司命權衡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窺測哉

萬鏜疏曰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旨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

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爲務而惟以屢推爲精誠恐吏部猝難應命祇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即於推用之間擇責任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俱遵照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敍其履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進本勿得先後觀望陛下於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部尚書近多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之令丕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外藩臬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列雖難概用而其人品則當預知勅前項各官今後陞轉之初即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已忌形迹亦無拘定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狥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

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吏
望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之人幷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
置籍記名時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
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
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求
之約而得之廣矣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參以科道臣曰會推
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尙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
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爲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
似未易行臣曰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禁且前代
良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皐陶謨以知人爲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願聖明留意

于愼行曰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
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千古人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爲善

後之圖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其人與政以保身名蓋安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人正人也必且自立不爲人後距其人小人也必且反戈相攻以明其非黨也計亦左矣

又曰梁燾作相一以引援人材爲務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此語可爲三嘆世態澆薄人心險詖桃李之不化爲荊棘者少矣何論其向人與否哉然薦士爲國非以求報如場師種樹在食其實而欲其向人固亦陋矣

又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材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材是乃自便非狥公也二公之言乃大中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狥私而與之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總之無容心焉可矣誠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舉不爲私也

張居正曰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

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饋遺相報卻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生平哉

又曰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槪例保也蓋外官旣有考課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

僚則雖有才德出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槩保之多至數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爲常例亦非祖宗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馮公琦疏略曰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太多蓋司道各官一經奉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書今撫按上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旨或允或否或遲或速往還之間便須數月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且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無官而不知彼地已經年廢事悠悠世情誰無幷州之戀若謂留者爲賢能則不留者否留者爲知厚則不留者否勢必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人皆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自中而外若已有成命而相率保留事特外決柄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申飭以後撫按遇有人地相宜曾經推舉未下者或具疏上聞或移咨臣部商摧其已奉明旨官員卽宜馳往親任視事非係邊務軍機必難移動者不必保留則事體歸一而官守可

定矣

鄒元標曰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愼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曰閎之政長者之度今則以爲罷輭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爲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感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忭揚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柏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以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實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誥實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勑

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册頒布各省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薄風俗不淳也

王元翰曰國家革中書省設六曹六曹各有專司祖宗慮爲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凡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矣公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債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官柄衡者化爲旁觀畫諾甚可笑也不如衆人之推總歸之於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分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能以分其罪況乎津要之地神髓畢聚鋒鏑縱横一開分散之門大啓奔競之路所繫非淺且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於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之不肖也與衆共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屹乎不拔雖冢宰秉衡不得而雌黄焉監視科道逐

班畫諾不知誰爲舉主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則抑何取於會推爲也且如南都今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爲不多矣而江北絕不許人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吏部不肯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何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開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者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宜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免在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壞也

李公賢天順日錄曰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

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昔不求知於人恥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聽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官職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卻亦公道故也

王文莊鴻儒爲吏部以甄拔爲己任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人才猶農家積粟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

頃人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爲延訪有所得必書于册而一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嘗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擧亦可謂知務矣

往行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遣基於京師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忠肅公崇祿之子登元至正癸卯進士隱居不仕洪武二年以儒士徵歷官國子祭酒時有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乃欲朕一人理之乎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得賢與否繫夫與主何如耳上曰然小人所舉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人賢否矣

孫博士貞嘗為漢陽府教授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薦賢貞則舉張遂擢按察僉事張貧甚無以治裝貞卽資之行

楊公士奇嘗國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是卽恩出於

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檢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保官特其一事當時不問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明鑒在前可無疑也聖諭保官則恩出於下竊謂衆臣保舉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之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詔如公言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州一郡蓋有三人一爲尚書楊仲舉翥一爲都御史吳訥一爲五經博士陳嗣初繼仲舉與公在武昌固患難之交訥黑窰匠嗣初教讀止以

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先是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仁廟卽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監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院五經博士公初未嘗識繼蓋夏忠靖公嘗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公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崑山知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公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公云此士人若尚不知耶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卒于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魯希文爲福建僉事獨持風裁不畏彊禦楊文敏家人有犯公廉治之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文敏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文敏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卽薦知德安府再權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敏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理天台人後任至吏部侍郎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高齡亦倦瘁矣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個後生報國恩耳振令具名翌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公公曰彼厭吾輩久矣一旦內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數士竟是我輩人心力當一也文貞嘆服

況公鍾守姑蘇時鄒亮獻二十詩公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者公得書笑曰彼若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于謙嘗薦職方郎中王偉爲兵部侍郎未幾偉數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踼蹐無地

天順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資年恭定公富薦楊璿余子

俊可大用吏部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己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後余子俊等皆立功邊陲致位八座知人之哲公其庶乎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尙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新法凡官民船以先後敍過通閘雖貴官不得越時公舟停泊數日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如此吾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此主事爲考功人兩賢之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尙書何州王公鉉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文達公賢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上以王公測度忠邪太明白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愼及文達當國嘗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尙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郞公曰吾以尙書薦而故擬侍郞則

自慊不信矣竟擬尙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雍泰爲進士時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人欺君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三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都督王公信鎭臨淸兼管倉糧決獄明愼請託不行移鎭湖廣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逸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

王端毅公恕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時貽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共以毘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時關西都御史缺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堪任

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不能臣之所知禎與某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云

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箠門役門役膚愬于州守州守怒弗爲禮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至饑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出州守隨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甚詗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守已乃公故禮遇之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

劉莊襄公天和麻城人爲右司馬尚德愼令麻邑故廉直不避貴勢公

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時耿公楚侗以事謁公意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啓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尙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吏不少貸其操可知已耿公退而嘆賞公明決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爲諸公卿道之謂凡爲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尙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岩爲太宰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林東城春字子仁泰州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嘗赴京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舟供帳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守入覲考下富黜君爲稽勳白尙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得調永平

馬森嘗有所薦引而其人貴至大帥行金爲謝公笑卻之曰我誤識子子負我

李公秉素剛眞不阿人意爲吏部尙書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進

擢不得命不已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皆諸監生雜宂也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還里由是人咸怨焉值大臣有忌之者指其處事乖方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熙爲之不平特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所傳誦方秉被劾時六館士方試禮部咸曰某罪不側則願不試以贖之及聞薄責乃罷

延納

前言

何孟春曰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軍皆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爲之謀主成勒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有王猛阿保機有

韓延徽元昊有張元吳昊輩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又曰荀爽謁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爲李君御矣趙咨過滎陽曹暠迎之咨不爲留暠以不得見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以爲喜一不得見何足深愧而暠恐爲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語其然乎此風今蓋微矣

于愼行曰石晉和凝爲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勸之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絶賓客雖身安爲便如負國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士之職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目以佐人主豈以閉門卻掃爲高如文史之臣乎且用事之臣延見士類不但四方利病可以周知卽一進退唯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洞見語次細繹參互考核萬不失一不勝於開告密之門以爲進退乎

又曰胡人性拙本不能爲患惟有中國人敎之乃能爲患如中行說之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

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絮皆馳騖荊棘而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牧匈奴遂驁驁不可制矣觀中行說爲胡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不羈之才當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爲敵國所用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救季布惟走胡走越二語竦動漢高帝故朝廷用人不可不廣也

陳以勤疏曰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士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於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官又嘗下詔求跅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天下人才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禎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

者有膽畧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熟練韜畧者有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朝廷能用之亦有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于畎畝居𨠵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效力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奸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常怏怏如鷹隼騠駃不能忘飛揚奔騖也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欲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埸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摭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具文該部又於其中核實用之如誠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奬之其或謬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戒懲行之數年則梟俊勁敵

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爲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於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卽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

往行

姚善湖廣安陸人初朝廷以吳民熏染夷俗僭侈違式明法以齊之嚚者或更藉持短長賊謫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與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還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自月朔相會於學宫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篇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爲行軍司馬陳建曰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風尚往往有之悵今思昔眞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吴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而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如何此太守原不知沈石田先生茫無所對匏翁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徐文貞公先生自禮部右侍郎遷吏部乃榜於壁曰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狥賄而鬻法或背公而行媚或持禄以自營神之殛之而及

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禮部大僚鐍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吏治民瘼遐陬幽蔀因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以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死而公益有縉紳間聲以為恆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外編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一

理財

前言

御史蘇琰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流之二語職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則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捐俸事例其絲分縷析無不備具者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每有逗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嗇短者當之耳職見今之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餐索飯半飢則猶或能忍全餓則與執爨者爲仇當此家計何如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

權度於萬不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悍慣作侵欺沉匿者不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條爲三要望我皇上省覽卽賜施行所以修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相稽會計之有錄也進呈御覽則天下之入數與國家之出數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獻可替否補救可得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槪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遼額雖亡遼費方巨獨不可使我皇上及在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題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尙派虛耶扣實耶昨者覆疏何未悉也光祿寺掌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縮廚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太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地何年何月遣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

之各倉米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日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卽未習錢穀之算願使諸司百執事共爲陛下算計以庶幾於涓塵之助者舍會計之明示將焉之乎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實以省蠹冒職聞主父偃之言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官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馴致於亡亦惑矣我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之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被冒以不貲之費者比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皇上概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明開某緩某急一概而請之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概而拒之職請爲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

剖分也總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京師所不產之物卽不改折可也抑或前日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季通融之値使商人不得騖於貴而惰於賤卽商亦不稱厲也如是則內廷之所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轉爲有用矣蓋職嘗閱先朝故典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水磨明盔以攙錫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陳爛牛皮以煑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有望焉三曰速究侵欺虛冒之贓以塞漏巵職所謂節其流三字行之每

有逗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難日發干戈日尋我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天子明命籍國家寵靈征兵治器舉朝拭目而攘臂乾沒如某某三四輩旣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橐復以延挨停閣之計較緩其查追臺省章疏言者舌敝抄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晝錦優游職不知積釐積分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扑膚敲骨之所誅求考成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戰守宮闕陵寢恃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靖而徒爲四臣窮奢極欲之資也且皇上以四臣之所冒爲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爲百萬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即諸臣以補助請于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聽其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鬨而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永方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

細相爲表裏故職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贓者此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之不敢爲盜也以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餉或可得而充乎

往行

弘治七年鄭宗仁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出路引若干下之郡邑每引令入粟四斗得至千萬餘石宗藩缺歲祿公奏以粟募人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十萬引與商易芻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宗藩人以爲便

勸農

前言

陳以勤疏曰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於此宣德成化間嘗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

入賑濟著令詳明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大熾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征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而爲盜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得有豬積及居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免其穡事平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

袁表曰周禮甸師掌王籍者也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不忘敎也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此耕籍田以敎諸侯之敎成王之于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于民田猶

躬戻止況籍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地官曰歲時辦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則躬耕籍田可知矣至漢文開籍躬耕賜三輔穀種孝昭耕于鉤盾赤田晉武御木輅于洛北宋文班州縣以備禮隋立啓夏之場唐開千畝之甸明皇以九推報九穀進耕盡隴高宗以農器在樸素命撤雕文宋太宗改元肆赦眞宗令貢舉陪與皆不過飾觀侈譽已耳豈眞有重農之心哉我太祖初卽位卽從御史寻适請建壇定制以二年二月耕籍田享先農配以仁祖是年免南畿山東山西北平河南田租次年復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文皇帝定鼎燕都建壇如南畿敬皇帝耕籍還宮順天府率引上中下等農夫十人服本等衣鞋執農家器具朝見賜布肅皇帝續定祈穀之禮以仲春上戊祭社稷先農又令以籍田舊地撥壇丁耕種此列聖成憲豈非萬世之令矩哉

往行 闕

賦役前

前言

丘濬曰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爲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核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此其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

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主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眞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又曰呂氏春秋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必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其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第司計之臣仰屋而嘆若燃眉督逋之令戴星而馳如束濕任催科者輸將一不中程則譴謫隨之彼自惜且不暇而暇

惜民乎故雖涓滴不潴片鱗不產又何問焉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脈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

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開覆實除免如李勑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李承勛曰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趨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因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耗費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民沾實惠而無赤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

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畏刁惡人戶如虎狼縱使拖欠寧鬻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能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轉輸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讎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値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即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朋當之條但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

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

萬鏜疏曰洪武中赦書覃恩非一而蠲賦居多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歲蠲之者蓋我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收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拖欠者類多豪強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其蠹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意侵欺而貪汙官吏又或交通爲奸剝生靈之膏脂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符捏巧僞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爲偏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京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爲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前

星發祥大齎伊邇伏望皇上以聖祖爲法勅下該部將來年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物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詔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偏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解使已納者奸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善之善者也

萬鏜曰國家取民之制不出於賦役賦之等則必稽於丁糧故每年一次審編均徭文册計算地畝人丁無論家貲生理因其富貧分爲三等九則酌量輕重派以銀差力差條約法禁非不嚴明然而有治人無治法其如良有司之難得何哉往年均徭造册到府者十無三四類多襲舊循訛或有乘機作弊賦役不均因而缺誤小民怨訴無憑處分雖云遭時勢之難實亦乏循良之吏又惟均者公平如一之謂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於一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於一州在府則所均當益廣矣考之往年卷册州縣有里數相同而編差之多寡不同地丁等則相同而出銀之多寡不同差役名色相同而貼丁之多寡不同紛錯

百出難以悉陳其間偏重者縱不能移之他處獨不可均之一府耶此非任得其人而權可通融者不能也及查均徭期限每年秋收旣畢即當審編編定文册該於十二月前送府新舊人戶該於正月初接役前此州縣先後任情殊乖畫一亦當預行戒約庶不漫令改期也

仲選疏曰祖宗盛世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煩甚且以南直隷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二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奸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勑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盡刷貪殘暴酷之徒而求寬厚

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天意可回矣

潘季馴疏曰廣東素以饒庶爲名而偏覩閭閻之間荒涼特甚烽火之報無日無聞所至之處卽召父老而問其故俱云東粵僻在嶺表舊俗淳龐黎庶樂業正賦罕逋負之積供應鮮誅求之苦以是盜賊不作海邦奠安奈何近年以來法網疎闊人緣爲奸牧民者視嶺海爲珍寶之方而大纖谿壑爲民者仰九重在霄漢之上而控訴無門倣效成風日甚一日其他弊端不可枚舉至如里甲供應一節民甚不堪每州縣里長出役之時官取拜見銀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二三十兩正佐首領各有等差吏書門皂亦有分例卻又分派日辰輪流供應買辦下程陳設酒席與交際禮儀各衙油燭六房紙劄差人盤纏之類月費不下數百金然里長不能自辦勢必派之甲首指一科十緣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偏於通邑之民矣傾貲賣產鬻子典妻以免箠楚之苦且於輪當之日則閭里之人盡皆出郭拋家失業其苦又有不可

言者坐是官囊充裕民膏銷鑠有化而爲盜者大半矣廣東舊有均平之議皆係徵銀在官支辦止緣官吏寢閣不行以致私役里甲恐原議未當勢難遵行通將一應公費廣集博訪細加參酌某處衝繁某處簡僻某件可因某件可革某件闕略未備應該作何區處逐一查議停當開立款目規則定以畫一之規必得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之法備加體訪有指辦下程一副而派銀五十兩如河源縣者有皂隸私畜馬一匹一站索銀一兩二錢如海陽縣者有雇皂隸迎送一次每名索銀三兩二錢如長樂縣陽江等縣者有將里長分爲上中下戶上戶索銀八百中戶六百下戶一百如潮陽縣者其他瑣屑不可枚舉較諸父老所言尤爲酷烈今新議均平銀兩大約加舊一倍因其地之衝僻以爲用之繁簡因其用之繁簡以爲銀之多寡或以縣小而衝也則量派他縣以助之或以他縣之力不能助也則處別稅以補之酌以丁石防不均也給以由帖防重科也審編有期追徵有限預月以防匱也夫馬有額下程有式樹準以防渝也一曰歲辦葢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葢二

年三年或四年五年一用之數也三曰雜辦蓋取用無常備預以待不時之需者也如此而猶恐有無名之費紙筆所難載者則多貯雜用銀兩以備之如此而猶恐搜剔太過法易變也則免其查盤止聽該道之較覈稽考已定悉行照冊徵銀在官大事則令該吏領銀買辦小事則令老人領銀買辦擔運之力助以皂壯里長止令在官勾攝公務催辦錢糧甲首悉放歸農於數爲詳於用爲裕而於民爲逸以一歲計之全廣可省民財二十有餘萬矣

張公汝弼曰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爲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三合五勺蘇淞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原糧三十六萬後至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林俊曰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爲重者我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税不時全免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滑無籍之徒多將畿内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皇莊管莊内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横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内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夫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秦

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爲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荒墾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槪占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產業旣失糧稅猶存傜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爲賊盜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

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今查得各宮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石漥營皇莊曰六莊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傯

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淸縣則有灰蝸口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淸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衛河兩岸皇莊靑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騸馬廟皇莊淸苑縣閣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旣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

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隣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蜂起奸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令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之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卽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乞敕該部查照勘報文册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

者請一切改爲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皇后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爲我朝百年缺典勅禮部詳具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宮闈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累朝之弊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乞著爲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又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土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略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翼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

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旣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曜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土地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馮仲明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搆訟經年流離失所宜據報勘文冊通融數目多寡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奏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再乞通行天下

今後再有奸民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田地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矣

李堂曰國家賦稅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推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耳且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竊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之乞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尙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克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卽回庫藏查盤矣而捆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網盤糧者指廒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贓罰紙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罪悉從雜犯收贖豈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肯盡言以甘罪歟

王鳳詔曰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陛下勑守令官修舉職業臣竊惟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修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參政總管勸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間有克修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加以刑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强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何孟春曰元李存義役謠云八郡安仁最下郡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

往役名主首半是摘蒴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遂忝殷實亢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膠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晝卯水潦載道歸來晡天下未平諸鎭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茶榷酒率陪備所取鹽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惟聽捶撻生虫蛆幾年辛苦垤容蟻一界了畢鍋游魚間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遂得許從鄉閭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咨踏出多出少由厚薄若小若大皆權輸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趲下歸誰與不聞隳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犂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春茲錄之告諸郡下都其獨安仁乎李存義謠謠不誣義役之役幸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羅一峯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戶書曰倫嘗聞諸程子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

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卻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不答也乃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徵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郡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遊亡此可施之於經

界旣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甲人戶原佃官田官署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徵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戶況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粮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粮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爲下以下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旣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于此也若求賍於糧里賍虛糧已賍鹽糧又賍中戶賍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雖縣

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甲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耶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于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正當披肝瀝膽以與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據書不覺滿紙

桂萼疏曰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皆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礙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

如此臣曰子爲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充補優免者率顚連無告之窮民耳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谿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苦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爲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

又曰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

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作田租爲租謂之官糧轉賣多年無復辨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通行奏准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州縣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社之地不肯爲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夤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

陳絳曰小荀子謂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畫野分井古之田雖尺

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而已或黍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土田哉又豈必盜跖哉

王得春疏曰新詔款開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道官淸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眞盛世之象也臣以爲積弊固在於淸查而善治莫先於法祖嘗聞成化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彼爲奇貨多方刁措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迴解糧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倍納輕則蕩產重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欲號訴無由向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爲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阽於危亡而不爲拯援之哉臣請敕

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廵視光錄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内府收貯各該内臣止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奸弊可袪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則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

隆慶元年戶部覆廵撫林潤疏改折二事謂各省糧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差傜增編爲雜派唯是蘇松諸郡不分正雜而混徵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馬役料價義役原非戶部之加增如輕齎脚米戶口鹽鈔亦非糧額之正數雜派漸多常賦反累誠有如潤所言者宜令逐項清查舊額所增之數通行造册送部以憑裁減至於兩京各衙門俸銀改折之議則當斟酌輕重事難盡從蓋南京水陸四通米穀饒裕便於

改折若一概施之北地有如運道告阻內鮮蓄聚緩急之際何以爲謀
請將南京各衙門官吏人等月糧及嘉靖四十年以前積欠京儲盡行
改折每石七錢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每石一兩若米貴仍復本色
隆慶四年巡撫保定朱大器條陳田賦五事祖宗時糧有定額當全徵
也近年務爲姑息遂謂完及八分者官得轉遷是每歲卽無災侵輒自
蠲二分矣卽二分之數而類計之一郡千計十郡萬計積而上之可知
也弊一糧有定數當完解也近年創爲截解之法官吏籍已完者以徼
虛聲奸民視後納者以爲得計所解者少所負者多每以糧長之侵欺
吏胥之漁獵其弊不可勝窮矣弊二國家存留糧米係宗藩所在則抵
補祿米無宗藩則數多餘羨今之官府率以不急視之勾管無專官歲
會無定法祇以爲奸民之利而已弊三官必任事而後食祿軍必在伍
而後支餉此定制也今官有遷代軍有逃亡而俸廪未聞扣減則必有
侵冒者矣弊四屯田在邊鄙則多拋荒在腹裏則多欺隱地與糧俱失
舊額久矣議者不察乃爲兌支之說夫官爲收支其權猶在上也若聽

其私兌則地畝之埋沒數目之虛報者曷從稽考弊五以上五弊皆今日所當釐正者而大要在委用得人乞如印馬御史兼管屯田之例責令管馬通判或清軍同知兼理其務而以責全徵革截解二事委之州縣正官則不必尅剝於民而自可利益於國矣部覆詔如議

隆慶六年南京河南道御史陳堂奏言國制十年大造黃册凡戶口田賦事役新舊登耗之數無不備載所以重國本而存故實也今沿襲弊套取應虛文奸吏得以挪移豪強因之影射其弊不可勝窮臣嘗詢之蓋有司徵錢糧編傜役者爲一册名曰白册而此解後湖之黃册又一册也有司但以白册爲重其於黃册唯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凡錢糧之完欠差役之重輕戶口之消長名實相懸曾不得其彷彿卽解去後湖而清查者以爲不謬於舊册斯已矣臣竊謂欲理圖籍必嚴綜覈必專責成夫書算豪猾類非守令之法能制也頃蘇松常鎮添設督糧參政一員請賜之敕責令兼理黃册事務凡人丁事產悉照白册攢造其欺隱脫漏者照例問遣駁回者依限完報田至十萬畝以上者倣古限田

之法量為裁抑如勢要阻撓有司阿縱聽撫按官參奏册籍清而賦役可均部覆詔如議

張岳疏曰國朝設立里甲本為小民力役之征向苦貪官虐吏不任誅求更立條編以休息之且條編之法便於富戶而不便於細民便於市井通衢逐末之輩而不便於窮鄉僻邑之穡夫況上下交征惟白金折色而布帛菽粟終歲勤劬者委棄而不知恤貪汚蠹賊利其囊橐之便而憚於更革吮膏血而莫之顧民之荼毒視里甲又十倍之臣以為此法不更貪風必不可息民日窮而盜日起矣此征役之所當亟議者也

張居正與□□□書曰條鞭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為一切之法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便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又曰條鞭之法近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

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法在南方頗便旣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行之耳

又與□□□書曰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併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粮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可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敎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

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昧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併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非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淸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淸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

王文肅公與太倉州守書曰老親比以團造田册將敝戶虛推各圖田數送台下此實爲身家遠慮非避厚産而飾淸名也聞臺下頗爲家人豈不知感但老親連日查通戶實數前田委其別戶虛推亦不聞有承私買要行庇護以全區區主僕之私父母之爲子民其委曲甚厚至此領家人即使有之家人私自置田收利不關主人主人免予坐罪入官足矣而又使掛籍官戶累窮民代爲當差於情理安乎夫向來鄉宦聞有詭寄人田而不聞有不認己田者此台下之所疑愚父子之非人情

而處分未決也然版籍重事不敢多順德意市恩閭里敢輒此再布腹心若不信願將前田盡數入官以明此心惟高明留聽幸甚

王文肅公與喬聚所御史書曰歲荒民急漕事難處有百倍于往者豈可更拘常法責備也僕適亦有聞所謂大戶無米小民逋租乃目前有司切膚之累而有司但知急責大戶不知其爲小戶之母低昂一不得平而官民俱困矣

申公時行曰優免一事近來見行皆宋陽山所定彼時亦謂蘇松賦重論糧即所免幾故爲調停之法其中又有京官外官之分即如外官三品所免丁田銀不及三兩京官三品不及六兩爲士大夫者捐此以與貧民亦何不可之有哉顧吳中舉監生員甚多此輩驟聞新例或有紛紛之說耳然地方利害不在優免之多寡而在徭役之重輕若有司得人供應節約無加派重編之苦則受賜已多乃不深思其源而欲爭錙銖之末亦可謂不達矣大抵事求當理法在持平若人情國體之所安雖巷議心非而何害但吳中士夫向來皆有役銀亦照糧出辦今優免

既少則此項似爲重徵倘蠲之以塞衆望或亦通融之術也

又答鄧巡按曰收頭大戶里中舖行等弊皆行釐革桑梓之邦受賜無量鄙劣何能復贊一詞其蠲免錢糧一節鄙意欲嚴于官家大戶而寬于小民第以議論不同不敢輒有軒輊誠如明諭淸查分數以完過多寡爲則庶事體人情兩得其平矣數年以來災困頻仍催徵迫促閭閻愁苦庫藏空虛一二年間稍稱豐稔而米價甚賤率米三石易銀一兩而折銀舊則難以減輕農民仍苦輸賦以是未得蘇息耳今欲講求平糴之法則公帑無餘資可以那借如何如何僕嘗深思以爲今都城中公費大抵取之稅契銀兩卽以敝府論民間田宅買賣何日無之惟是隱漏不報無從查覈誠設法句稽使契無漏稅一歲所得當亦不貲卽以其銀糴買米穀貯之公庾一時可以平價不致太賤將來遇有荒歉減價而糶不至騰踊亦一策也公祖倘以爲可與撫院商之何如但隱稅積弊有年一旦搜求不無煩擾或令人自首者免半遠年易主者不追止以見在管業爲準而小民之家田不及半頃房不及半間者皆勿

稅斯亦不至於擾也

又曰今之東南困敝極矣議者徒以賦額之重供億之煩甲于天下而不知閭閻之蕭條財力之殫竭百倍于曩時卽如頃歲虫荒水災民不堪命弱者溝壑強者鋌挺向非聖明加意錮恤兩院累疏控籲則數郡之民不知死所矣故鄙意以爲今日救時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鉤鋤搏擊之事少庶可以保固根本振起瘡痍其他隨事講求因時措注未能悉數

袁表曰按周官小司徒稽國中四鄙之夫家卿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稽其衆司民書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周公重民之政古所莫及故當時之民生齒極盛蓋自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而此則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唐虞三代之盛無以尚之矣夫何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如伊闕之敗長平之坑殺戮動以數十萬計秦并諸侯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祖龍既殂諸侯並起互相屠戮項氏尤慘夷滅不可勝計帝王全盛之

民亦大耗矣故漢高寬仁文景恭儉歷世培養而西漢之戶纔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口纔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東漢之戶纔一千六百七萬七千六百九十口纔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而漢武窮兵之餘新室逋亡之後三國之所耗斁六朝之所剝噬代減於前故開元極盛之時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三百口崇寧極盛之時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九十口其餘皆可知矣嗚呼豈非天道盛衰之變乎蓋古帝王之世天運主於西北故其民莫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故其民莫盛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太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古今之所著論蓋有由然矣今國家適當全運而列聖世爲滋養諸司職掌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較之三代於斯盛矣然以地計之則南極珠崖

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洮河過於三代甚遠何土地之有餘而生民之不及耶比來滋育已久戶口不加萬曆六年會計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遊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合族正統八年禁之矣漢唐皆由寡而繁我朝何獨不然歟夫以祖宗二百年之涵養而生齒不益於開創兵火之餘戶口脫漏版籍僞妄此何待言然與其僞而增毋寧僞而漏苟不爲周宣之料民即暗合尹鐸之請減此則弊有所不必覈者也

又曰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後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便國家之制匠有班銀矣民有丁糧矣又於正糧之外每年加耗若干以取其免役錢矣我祖宗之意固不欲更役之也今州縣雜役事不可已每年既編民爲里役又編民爲均徭夫身本受役者也今既爲身而出糧田本出糧者也今又因田而起役宜乎百姓之日窮而逃流之不復也又力役之征豪富者或暫可以支持而貧困者亦得以幸免惟中產之家產之所及不得以言貧而力之所出實難以供

役數年之蓄不足以供一旦之費而產亜罄矣豈可不思所以寛恤之乎如嘉善一縣田凡六十萬餘畝爲里二百有奇大約計之一里不下三千畝今當每田十畝出膏腴田一畝以充義役一里十甲中可得田三百畝凡現年里役只以田一百畝與之收租以充役百畝之田自完糧之外可得銀三十兩足彀一年支用矣倘偶有不足先就里中大戶支給再不足次及小戶不得一槪混擾均徭亦撥百畝與之凡士夫例當優免者給以所儲之銀甲有重役計價支關餘銀或聽用或分給外餘一百畝卽贍每年糧役之費有輪當糧長者卽與之或虧或盈任其自處如此則十年之內自完稅外更無別役而破產者必寡矣

又曰按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

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支運過錢糧幷各處歲支卷册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幷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減而過多則在內在外所入俱不足供所出况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煩若不早爲區處將來益不可支矣竊嘗思之足國固急足民尤先今天下財賦大半減收故簿書之毫厘必計而安問溝涂或一人而田有數圖則數圖而戶併一扇荒區可藏腴產高圖或是汙萊旱潦則被災之分數難稽徵收則紙上之栽桑易隱官特總其大凡胥則巧爲變幻歲增秒忽鄉戶莫知圻插毫釐中產不辦圩無定圻圻無定畝肥瘠一則廣狹懸殊倏忽飛走是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出銀買糧貧人賣糧包納多推

少收有總無撒西北曠穰奸弊尤多大畝千步有奇小畝不滿二百皆由奸胥狡儈那移所致坡公號稱豪傑而患按地更賦之難行可易言哉嘗考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我朝黃册每里一圖亦其遺法然皆繡錯而居圖於東而家于西田地則星分棋置千古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得也惟以田繫人不可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踪跡愚謂宜盡天下田重爲丈量因地定賦魚鱗圖之占田者書其下里爲一圖圖分十甲里長各掌之圖列黃册之後占田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歲當大造里出於東南近年以來常額之外軍餉雜辦之類幾浮其半百姓安得不困府庫安得不虛且揚州之田禹貢以爲下下而今乃偏重如此可不知所以恤之乎愚以爲東南正賦之外一毫不可過求凡有需用當別爲區處昔司馬公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爲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士大夫泥之遂於國用所須惟知加賦而不敢他議今日有急則曰照田差派也明日有事亦曰照田出辦也力耕者以耕爲悔受田者與田爲仇是徒驅民棄本逐末

耳不知天地生財雖止此數然四民之中何獨農可虐歟自愚論之雖平準可行也酒課可榷也田賦毫不可增也夫平準酒課萬萬決不可行者視田賦猶爲可行則田賦豈可增一毫乎

又曰古者料民任地田皆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始私市履畝而稅賦法亦更割裂縱横難認八家之井絲布銀絹非出百畝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田故疆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爲頭會里長察之卽歲之收除以窮田之交割或有失覺或爲姦利以致遺糧徭役租稅里長代辦蓋先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耕衆共知之賦之所入衆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則彼此殊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目不相識一甲之田足不相躡欺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責之故弊端百出誠能圖田糧明律令一圖之稅必問其田一圖之田必問其長固在比閭孰鬻孰承孰洒孰寄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辦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田賦雖如圖未免陰縮朒國之田賦雖如數未免私登降漸積漸差復如前矣蓋井田誠爲

腐談然聽民欺隱遞爲君臣而不倣其遺法以齊之可哉
萬曆二十二年浙江道監察御史夏之臣曰一郡一邑賦有定數乃總算者欲中其膏肓則溢其數于額之外名曰餘銀詰之則曰此以備賬拖欠耳彼墨者甘之如飴不煩鞭朴以實囊橐今試取派糧底册磨對并稽之納戶之口其數立見此其弊一一錢一穀皆民脂膏即于正數取盈已稱竭蹶乃欲藉名火耗削鐵於鍼計納銀一錢小民多至一錢有半是輸之官帑者一金入之胥役者二三金也朘民膏血以赴谿壑此其弊二頃下蠲租之令小民拭目以望皇上往往蠲者什之三四民間百不沾一或豪猾規避至使殷實之戶代徵而全併所稱惟正之供不在公家亦不在編戶則何以居焉蠲租勘實此其弊三完欠欲明人戶不以籍定乎有如戶不投甲甲不投里里不投郡邑之總孰知某爲完某爲逋豐稔之年何所扣算補徵此花戶名籍在在當有獨江北僻遠州縣不然混派混徵恆必由此
吳登瑞曰洪武册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册籍以定差役脫漏戶口者有

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賣富輪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條鞭者可行于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之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卽三四年而已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亡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頻無休息亦困也嘉靖十年南贛都御史陶諧以贛名邑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乃奏行條鞭法概算于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利陶公南贛之憂可無慮矣

于慎行曰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以卵擊石卽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禍不旋踵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哉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又與宋撫臺論賦役書曰伏承尊諭以條鞭便否下詢仰見虛懷咨諏之誠可勝悚服不肖迂腐書生闇於世故然少居閭里頗從父老聞賦役之大略矣蓋所謂條鞭者自萬曆初年敝邑舊尹白君始議行之至今且二十年邑士民皆稱其便而他邑則有謂不便者此有故焉請先言條鞭之名後言敝邑之所謂便他邑之所謂不便而後及其法之當否惟臺下擇之夫條鞭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如糧不分廒口總收分解亦謂之條鞭差不分戶則以丁爲準亦謂之條鞭糧差合而爲一皆出於地亦謂之條鞭丁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丁之條鞭地不分上下一體出銀此地之條鞭其名雖同而其實不相蓋也敝邑所謂條鞭者稅糧不分廒口總收起解差役則除去三等九則之名止照地編派丁不論貧富每丁出銀若干地不論厚薄每畝出銀若干上櫃徵收召募應役而里甲之銀附焉此敝邑條鞭之略也然而有便有不便者其說何居舊時差役之法如夫役一名該銀若干名僉上八則人一戶謂之頭役而以九則花戶貼之別有閑名代當給領由帖自向頭役

打討如數受成使其取償于貼戶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居有遠近所貼銀數或以錢計或以分計頭役不能徧討甘于包貼而代當之人亦不能純得銀大率尺布斗粟皆昂其直以予之故兩受其負自條鞭法行差銀上櫃按季給銀代當者得本色銀錢無折准之苦應差者照地丁出銀無包貼之累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預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列肆自收完日各照廒口給批自解當其收時錢銀入手未免妄費及至解納侵漁已多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質田盡室流徙者自條鞭法行糧銀上櫃徵收但僉一櫃頭守之止知投入不曉錙兩無從侵牟亦免貼補此不僉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之役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產銀官吏支銷里牌胥徒不知有輪當之苦矣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徭分爲九則三年一審置產多者則自下陞上棄產多者則自上擦下故里書造册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托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官吏受財有輕重之弊自條鞭法行均徭

不審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傜之便也蓋敝邑所以稱便者如此舊法編派均傜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總括其貲產而爲之高下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惟計其產不科其貲則田家偏累而賣販之流握千金之貲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人戶舊有丁銀門銀今去其門銀令丁銀與上八則等而易以地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濱海斥鹵之地如濟之東北荒棄不耕之地如兗之東南故皆一望無際顆粒不收平時夏秋稅糧猶累里牌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牌亦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不便也蓋他邑所稱不便者如此綜之敝邑所謂稱便者在四弊之除而地無荒棄也以我之便而謂彼之不便以彼之不便而奪我之便豈其情哉今東省州邑百有八城有如敝邑之稱便者不可知其幾何必其無荒田者也有如他邑之不便者不可知其幾何然必其有荒田者也今欲使他邑之不便者皆如敝邑之稱便則不必照地亦自可行何以實之糧銀上櫃卽可不僉大戶不必差之照地與否也差銀上櫃卽可

不僉頭役不必出於地而後可上櫃也里甲併入均徭卽可不當見年不必出於地然後可併也惟差不照地則均徭當審耳然欲不審均徭而一切照地亦自有處丁之貧富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其來久矣富而一丁之饔不啻貧民千百而丁銀無差等何以服丁之貧者上田一畝之價有至二三兩者下田一畝不能數銖而地銀無差等何以服地之瘠者誠於丁存九則之名田有三等之別而於工賈市肆之流稍有以裁之則照地徧差亦可通行無弊矣然又有說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敝邑所以至今稱便者以十餘年來長吏皆得其人能潤色而損益之也設或不然豈能無弊何者大戶不僉矣倘卽使櫃頭稱收則有大戶之侵欺或別僉富民徵解則有大戶之賠補是大戶之苦固在也至於不坐頭役亦有流弊蓋差有頭役代當之人自以其便取之於民雖有折准緩急可濟今使待哺於官必及期而後領當其未及勢必稱貸以濟急需及其已得則錢出官櫃卽入債家之手加息重貸子數日增展轉再三各抱空質於是頭役之苦不在民間而在代當之人矣

此但就中少加調停易爲力也然此就其利病而言耳至於遡本窮源因名核實則條鞭之法於古今舊制實有不合者請直陳之物惟不齊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而思以均之我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則者正以其齊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不分九則凡丁與地而一之此所謂一切之法也於我朝之舊制亦少更矣又不但此古之制賦雖沿革不常名目各異大要不出租庸調之法我朝潤色而用之所謂丁銀者卽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銀者卽有家之調也所謂稅銀者卽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差差出於門丁而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改今不分三等九則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爲某門是有口而無戶也條鞭之法其善如彼而名義之間乃有謬於古而悖於今者則何以策之而可乎統論此法便於南者多便於北者少便於糧者多便於差者少而其所謂便不便者前所陳之四弊而不論其照地與否也誠於頭役大戶里甲均徭四事如緻邑之法行之則照

地便不照地亦便設使四弊之名尚存則地銀與門銀無以分也惟臺下察之

又曰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而佃輸納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朝廷從之此事可爲後法大抵蠲免之令率屬虛文官吏沉閣原行徵派如故而民間不知其由縱使實惠及民亦惟蠲及田主而佃戶之租一如其舊使富室役使貧民以肥其家免公家之稅甚無謂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爲可耳

□□□曰古者因田制賦今硝鹻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雖照原擬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於一里之民分耕代出負累貧乏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州一縣之民戶日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夫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

之稅有識者尚以爲憂今以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爲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節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昔人論取民有竭澤而漁之說詠時事有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之句以臣觀之於今亦然矣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民失其恆產至於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秋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業主回還照舊承納其硝鹻沙壅不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闊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

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者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爲除免似於國計少損然以續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於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外編

李承勛　胡世寧　佚名
張鹵　張棟　張文三則
高克正　曾鈞二則　張居正二則
劉體乾
往行
李賢　劉麟　鄭宗仁
劉大夏　劉逢愷　吳山
鄭光琬　嘉靖二年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二

賦役後

往行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竢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徭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恆視書爲則吏不敢因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何孟春曰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田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于產徭其得均乎

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替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夏則忠武昌人洪武二十二年以監生知興寧縣値寇亂民死徙殆盡稍有孑遺者又有官兵壓境將罹崑岡之焚則忠率鄉老愬於總兵官始免橫酷後仍以凶年則忠發廩勸分凋瘁復生初則忠招攜流亡欲集矣病官田稅重莫肯承籍則忠請以官田減同民定賦從之遂以安業民感切骨久而不忘興寧志云嘗聞夏令請減稅于朝犯天威寘之極刑老稚至今能道其事惜諸志不紀其實楊載嗚曰大哉皇祖聽一縣令之請減官田稅至仁明也則忠其言激以賈罪乎苟利於民以身殉之人臣之義也而其策復蒙施用若則忠者未爲不遇矣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甲辰進士選庶吉士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讀書公乞與焉爲二十九人後授刑部主事歷官工部尚書諡文襄宣德五年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六七年約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松舊俗大戸不出加耗致小戸連累公乃使大小戸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之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

糧長收概於是出入均平始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奏繳往往動經半年率多科斂盤費公每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送赴有司差人類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除公又同知府況鍾奏言洪武永樂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止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囤局收糧糧長家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囤或四五區或六七區總聚一處推行止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所收者有六七萬石或十數萬石定與加耗總收平米上囤每囤設糧頭囤戶一名管收千石或六百石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時酌量支撥如京道等倉以次定支石數不等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拽淺等項費用塡註回銷若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止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有附餘乃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遞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

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不還官修築圩
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振邺農民每歲插蒔之際其
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或三石一濟給之秋成
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借往時
裏河運糧軍民相半運則官爲打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于淮安
常盈倉中運于徐州廣運倉短運于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下船
民則自行雇船裝運正糧一石經年往返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
瑄議奏軍民令于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
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
斗五升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運米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
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耗七斗五升凶年米
貴兌與加六斗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患公又
令州縣支糴餘米蓋倉二十餘廒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
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

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于通州草塲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于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折糧一石舊例驗收三斤糧解領布交納率因紗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粗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天順間朱御史英疏行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而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者按田而率有如畝滿千金

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其畝以逃
役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監捕諸役其在榜中顧役直不過七八
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
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破碎平生構聚至百千朝居而暮空
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鷄柵豕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哭邑里郊墟
色憯憯若在秋冬於是書榜則老胥黠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相唇
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尙鵬爲御史按浙其因革奪予悉掃故常
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
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若干率出若干錢與
秋租歲並輸于邑吏明年日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
且買且顧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
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若監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
丁不踰二十分眇細易辦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播弄蓋自詔
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擔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略始

甦息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甲辰進士歷官南刑部尚書謚清簡嘗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蕩書手侵盜害人虛入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公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衆皆齊民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用與凡供應織造走遞等費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自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除常運本色外其當變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卒事皆有餘貲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懽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啐呶之患公方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計如清水鄉灶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潛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之代糧長運而聽齎持私貨以補不足皆有寬惠及民而公事沛然以

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錢穀於北方為浩穰巡撫徐公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顧某非職耳徐公以屬公於是悉心鉤考不旬日而宿蠹一清衆皆服之

潘鎧字宗節六安州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僉事初為滑令下車即理逋賦壅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棼剔蠹犂然有條人人以為惠爭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為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餘月忽有抱册愬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以作奸者盡疫死其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為式

胡東皐字汝登餘姚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僉都御史戊寅為寧國知府先是高皇帝念寧國實有餽師之勞詔免民田租收官田租之半久而弊生民田盡歸於巨室官糧獨存於細戶公建議欲以官田之稅均於民田而官亦應民田之役如此則法既畫一賦亦均平弊端永絕矣

議既上時不能用至四川劉公始踵而行之劉公刻平賦書以公之議
并於卷首往設法不均致百姓有歲役於官無虛日者公乃檢正版籍
更定大戶爲里小戶爲甲以十甲爲一里以一里統十甲如浙中之法
凡均徭歲一審編竟歲而代休九歲然後復役之並以丁田爲準
王浚字德深號玉泉建德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尹順天
謂所親曰吾昔守薊地衝而民貧役不能堪霸饒而僻民力甚紓吾今
得均之矣蒞任未幾遂均二州之役爲霸人所中又以直道與按治者
不協劾其違例更役乃左遷福建右參政
蔣孔暘字君和閩□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爲南京戶部
郎中嘉靖初上新政釐整弛敝會天下財賦獨以浙江江西蠹耗爲多
思得郎員才稱任使者一人司徒以公名上授璽書以往公簡別屬吏
分遣督逋自執要成以稽其惰敬晝夜蒐故牘得乾沒鉅贓株本則窮
其節目枝尋條剝所得積逋溢於新賦謂藩臬諸司曰茲使也以督賦
爲功急則傷民緩則病國吾今所得財皆其已出於民而未入於國者

賦集而民不擾庶於國有裨哉吾不敢以爲功惟傷與病交免可以還報矣比反命乂奏上嘉其功特賜褒美命吏部寵用之遂改授刑部郎中坐是取忌年四十失官知者慨恨之

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庚辰進士嘉靖辛巳廷對初授刑科給事中歷官戶科嘉靖改元詔蠲四方逋稅公疏曰逋負之稅侵漁者半例加以曠蕩恐猾者生羨心請差別其等以惠良民又曰近日籍沒之資不下數千萬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則民之受賜多矣上皆嘉納亟下戶部行之

唐大尹音令雞澤邑中當審差君親集應徭於庭據其籍而訊其業苟籍與業不相應則所以收者與所開者互相檢察必核實而後已士大夫自應免外必括其餘業以起役有一士人占田四頃計官已免三頃則以其餘一頃置一子之役其人丐免不已君諭之曰使某容有弊當具理於撫若按我册籍已定不可易也且小民凋弊已久吾所以推析于方寸者亦欲稍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故差籍一下百姓受册

者比每年減彊半上自數十頃之資下至一丁一畝之產吏胥出入之弊一朝盡洗差之輕重與產之高下相應毫釐損益悉得其當一邑無不頌其平

唐中丞順之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尤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目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收民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兑運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銀折米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于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于民武進一邑歲該攢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于國之正額本邑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此費于民之羨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

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

海忠介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爲井田之遺意焉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淸丈爲急而力行條鞭之法令額外征徭不至于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遺像而尸祝之比比也

王儀字克敏文安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以御史守蘇州蘇州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猶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于是口薦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

公蘇州公至嘆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溷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恆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傜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令下初若瑣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

唐時英字子才曲靖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初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税不均大爲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于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于是不辭怨謗不避險艱暴于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爲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册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

蘇郡守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劉文恭鉉在林下聞之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郤有閑洲渚寄語沙鷗

莫浪眠守卽爲罷之。

黃河南徙民耕於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丁公積爲新會縣善節財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算民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胥乘時侵尅每歲雖單丁小户所費亦至五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置每丁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卽歸田畝更不令其在縣當月陳白沙先生樂歲有詩云長官頗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并之勞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況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倂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

至今德之又郡之科徭往往出派于丁田公懼有假是以營私者乃預擬每縣黃册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干計畝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為柴薪皂隸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為祇候弓兵之類裒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今有定額不出五十而違例斂至萬計曰空閑銀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置云

歐陽恭簡公鐸嘗巡撫應天督理糧儲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奈何厥由雖上下伯季也季能僅五升而伯至五十倍之是且驅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分請於上比其最重與其最下者稍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不能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

家以出緡錢顧田毋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贄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十石也然爲百貧家一減十石矣

何孟春曰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闊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終不能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顧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下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概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左布政使司中積胥盤蠹垂白不隸名尺籍者不可勝數公一日坐堂上悉索而決遣之先是錢糧解司必預納灶雞子分例積胥別名名爲打對同然後投文輸納公知其弊每日留參謁官有才幹者一二員聽用俟解文一投即命官監兑給發批迴對同之弊頓除在前錢糧出入右司無所事公惟總簿書庫藏悉委之右使在司三載未嘗一入庫中

萬虞愷字懋卿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始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吏苦其窟淺深不能問則往往寄耳目于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鉅而入之鳩七子誰爲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實徵册令富人各以差次受徭無得脱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即不惜爲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

蔣宗魯字道甫普安衛人嘉靖戊戌進士授濬令濬故畿輔劇邑徭最難均公乃夙戒白城隍神曰審編民命攸繫魯若私神勿俾還家里老吏書等若私神勿俾保有妻子遂約法定則盈縮高下一準於田產有里長趙某者戶本上上誣爲上中越數日其妻抱二嬰踵門泣曰妾夫欺公神暴亡之矣夜間鐵索聲請乞如舊保二孩及遺產邑人稱神君焉遷戶部主事監昌平儲題其座右曰入毋重民膏民脂出無輕軍衣軍食比守成都朔望誓於神曰貪婪害民天必譴之忠君愛國天必祐之有利即興有弊即革凡我僚屬相與勉之

齊太守柯嘗爲瑞安令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稅縮田狹而稅反溢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量之議請於監司郡守親爲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有漏而以田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創爲畫一官無擾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陽一如勘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名田二邑獨從容按故籍以對焉

何源字仲深廣昌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嘉興令歲當攢造鄉官以受寄爲常忽一日五鼓遣吏取圖書實數卽集胥吏于衙局鑰之查與册無異同卽按實塡造一時不得高下其手詭寄之弊十去七八

趙少宰用賢旣以疏斥江陵相奪情罷歸江陵死以宮官薦起用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稽于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輸伏蠹有不可勝言者至是聞檇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弊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底疏上格於衆咻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

催科

前言

劉瑞疏曰邇者軍儲告乏矣朝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官糧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籍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廪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遙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哉况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陛下重念軍儲勑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有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既完則倉庾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徐公顯卿曰長吳逋負獨多奸孔益衆其弊不在催科之拙而苦於就

中朘削之多端不患徵解之難而阻于額外需求之過甚欠在小民者十無二三侵在催收者十常四五使移諸朘削者當正賦何賦不完使以索常例者重額徵何徵不速惟民財日耗于貪饕官力日嚴于掊尅此逋賦民所以益多而小民爲之重困也

傳應禎曰皇上初登寶位首下恩詔自嘉靖三十四年起至隆慶元年止一切未徵未完錢糧盡行蠲免自隆慶二年起至四年止一切未完者免三徵七誠天地曠蕩之洪恩而海内懽欣鼓舞者至矣夫何上之軫恤者愈懇至而下之希望者愈無厭如戸部之秋糧夏麥禮部之藥味藥材兵部之馬船馬價草塲民壯工部之四司料銀以及江防海防軍餉之類其七分應該徵納者宜其朝令暮完可也顧乃官司費力於刑併百姓任意以延挨帶徵之令雖嚴積逋之數如故是豈民之眞無人心哉臣有以推其故矣夫使五穀豐登四方無虞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出況水溢旱乾無處無之復欲兼責遠年之逋負此力量必有所不能支且免三徵七詔雖頒示於中外而深山絶阻之民尚有未

經耳目者皆云前項錢糧朝廷盡數蠲免官司乃爾窮追不過爲囊橐計耳近奉稽查章奏完不及分數者撫按聽參郡縣聽降諸司望風而股慄百姓稍悟其旨意夫使見任之錢糧未完從而罰俸降等乃其甘心焉者顧以遠年之拖欠責以一旦而追求臣恐中材之士身家之念重而爲民之念疎錢糧一日未完則俸一日不開俸一日不開則罪譴一日未釋彼之處心積慮設法杖併者將無不至而民之椎膏折髓彼暇顧哉蓋朝廷以此責成撫按撫按以此責成郡縣矣其取盈於民者亦勢也嘗見披枷帶鎖相籍於道路提攜保抱逃竄於他境形似失巢之鳥苦如遊釜之魚身請爲傭妻鬻爲妾以償者有之家產盡絕待斃桎梏而無完者亦有之咨嗟愁嘆聲徹于天水旱星火災見於人是豈太平之盛事而皇上所忍聞哉臣嘗卽今日之財用遡顧世廟之時勢其不能解者三彼其時倭虜交侵兵馬糧餉日費不貲其積逋之掺括未甚也今天下蠻夷納款酋惡授首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一也鼎修宮闕大役繁興採木鑿石萬里輸轉其積逋之掺括未甚也

今皇上專心節省絕意營繕乃不免於積逋之追此臣之未解二也嚴嵩當國鬻爵賣官蓋天下之金寶奇貨填入私門其時民力猶未告匱也今則昭明公道屏絕私交而閭閻反覺空虛何哉此臣之未解三也伏乞皇上體天地之心而憫生民之窮勅下該部查勘所徵七年分凡京庫太倉金花等項繫于戶部爲國用之不可缺者仍照前旨報解其餘如農桑布絹藥味藥材馬船馬價匠班科銀以及南直隸應安等府江防海防之類明白下詔各省府州縣查非侵欺果係民欠者悉與蠲除其中如蒼朮一味無甚緊用實心花班竹委非湖廣所產應改折者改之以免採買轉運之累旣止營繕不繁土木如四司料銀請查嘉靖十八年以前額派可減者頒示天下使民受一分之惠則仁恩敷於九有殆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者矣若是而民困猶未蘇天變猶未回卽以臣梟之于藁街永爲欺妄者之戒

呂坤曰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賭計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省未見有數省之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告

災傷一災動連數省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屢乞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可缺乏軍國不可匱詘故災荒之報日稀催科之嚴如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爲外吏熟知民艱自饑饉以來官倉空而庫藏竭民十室而九空陛下赤子凍骨冷肌冬無被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荒蕪存者代富者賠糧生者爲死者頂役破屋頹牆風雨不蔽單衣濕地苫藁不完男女啼飢號寒父母吞聲飲血君門萬里誰復垂憐陛下見此情形當必潸然淚下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費幾百萬今大工之費欠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半非歲額年年此土年年此費民豈天與菽粟地湧金銀耶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夫甕內所汲皆井內之泉杯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井竭則甕涸壺竭則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張棟曰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君恩如天貴其旁皇周浹無乎不被而節年議蠲率以起運存留爲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

運爲急存留爲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爲存留錢糧不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庶僚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爲弗蠲則已蠲則何分於存起也倘司農以歲計爲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爲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爲二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卽爲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勘災展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諭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幸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捱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於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刻期定限毋使遲違而奉旨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惠者徧而且均矣

馮公琦答朱中丞書曰吳越風土物情不甚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爲不便於士大夫而以爲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管戶之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不竄嫐排之以去此亦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注厝自有權衡用法貴寬用意貴嚴革衙門弊當驟而處地亦當漸彼中豈直杜口抑且傾心

王文肅公與宋可泉撫臺書曰錢糧積逋在往時誠多大姓乾沒今亦未盡然要之在有司催徵有方緩急得所使民知該年公賦之外佐貳吏胥皂快人等更不得上下其手橫索一錢如此而不強負輦輸者未之有也

申文定公曰往者賦額雖重止于正糧供億雖繁止于正役民未甚病也自倭寇發難而兵餉之措處出于田工作織造煩興而料價之增派

出于田其他特舉間行有加無損者至無算也下之所出有限上之所取無窮而責以完納無期供輸及數其勢自難以故徵令過嚴則衆論紛起非俗好頑梗而人耐箠扑也力不勝而心不服也自考成以來積逋亦稍清而大奸亦略創矣該年正供自無敢後稍寬期限卽便人情未至廢法而惠奸也若使遠年之負取盈于一時懲惡之刑概施於衆庶豈所以體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哉故酌催科以安人心此急務也

蕭彥曰惟催科撫字古來分爲兩途然以臣度之催科非撫字不行兩者固相濟不相左也今錢糧有定額矣然獨無次第緩急乎京解錢糧有火耗矣衙門之工食官吏師生之廩祿孤老之月糧此等加耗不可省乎乃概徵而概加之一有羨餘則曰貯待公用而其所用謂何百姓不知也（有闕文）而寬一分民不受一分之賜哉

又曰夫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

分者住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憚於降罰而敲扑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爲竭澤而漁乎且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三年總參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參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算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卽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

鄒元標曰由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胥吏之手矣往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聞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智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

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票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歎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己乎臣愚謂宜勑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而民困乃可甦也

天啓三年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曰今之司計者日凜凜憂餉之不足無日不勒考成之令蓋因催愈急外解彌緩雖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徵餉者也百姓者輸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倘誠比年甚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職請籌之蓋職覩今日言餉皆言火耗當革職再拾言之似腐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終歲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有盈餘民必躊躇而顧惜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遼餉放下矣今日欲完遼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旌儀門書徵收不用火耗六字令有司觸目惕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爲收納吏胥

等欺弊可去也

往行

廖欽字敬先高陽人洪武四年以才學優等授懷慶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南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于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公爲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效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恐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獎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

范理字士倫天台人宣德□□浙江解元庚戌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初授江陵知縣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貧民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

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

趙有初沙河人弘治五年任揚州府同知職糧儲廉介仁恕所至有聲尋陞知府戒行當道檄命徵完任內錢糧方可其行已束金帶行部惟興化額稅獨重積逋甚多公見鞭笞之苦因重涕曰吾何愛一知府忍置汝曹於死耶遂棄官歸全活甚衆邑人立其位於西寶嚴寺中祀之楊司徒曰曾子固言分寧人視一錢寧死無所捐公棄一知府易民命吾行天下罕矣

楊繼宗中丞知嘉興府七縣錢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哉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徵收石米但增三升而已頃年以來少亦四五斗多則倍而徵之不知其米何所歸也

梁公材綰藩篆時凡人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秤而親爲監督主藏不得高下其手

陳以忠字貞甫無錫人以舉人令寶鷄有聲旋補光州州稅故事入金

主藏者私其贏羨上下緣手君吏爲稅法易金以錢令稅戶手封錢進官以什率多少主藏吏從衡無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樂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也

趙錦字□□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登第授江陰令時歲大侵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朘削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

林騰蛟字士木福建永安人嘉靖丁未進士嘗爲御史時三殿燬欲新之財用大詘奉命督南直隸江西湖廣逋負所至悉心規畫徵賦幾完餘不完者奏免之疏曰是誠不能完非不完也若追求不已蓋如已焚之林已竭之澤田魚其間所獲甚微而有司張皇徒以傷民心矣上可其奏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初爲遂安令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楚中以里甲爲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攢甓之吏胥緣以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覈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

斂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卯因著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

陳公鳳梧嘗巡撫應天蘇松等處歲糧甲於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名戶自解爭完報

蔣機字若衡豐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拜嘉定知縣長于吏事縣中案牘塡積他人終日汲汲猶恐不逮而機剖斷明敏常有餘力乘洊饑之後逋賦山積部院督趨之檄如蝟毛大府追攝者積至百有十人機以爲天災流行民朝夕不自保苟完今歲額幸矣何能及累歲之負急之無益惟有死與逃耳身詣臺府待罪終不發一教言前歲事也徵科時各區不過徵一二人而歲賦亦辦入爲御史卒

王一言以吳江令入爲南刑部主事而以歲賦不登額留攝令督之俾登額而後去公嘆曰令不才天子以巖邑寄我撫慰其元元奈何揭瘡痍而鞭撻之博此一官也上書自劾忤柄臣揹勒歸里

胡友信德清人以進士宰順德先是前令俞思誠貪虐邑中耗亂賦役

率奸人孳輸其取於民贏常什三而稍割以啗令於是率置不問正供之入往往投奸人橐中胥爲正比有賂即負千百不舉無即毫氂以聞常被笞故爭賂羣胥謂之月錢而正供反以爲緩盜賊公行桴鼓數鳴友信嚴莅之禁孳户自主其計約以三限使民得以多寡自輸輸無贏造縣門歲不過三日民樂簡便輸之恐後

王文煒字□□東平州人嘉靖甲子舉人故大中丞汝孝次子也嘗令寧鄉直太原塞民貧賦棘復不有歲長吏相承用逋責對簿終歲不得奏績公念無可爲曰寧負下考不忍榜掠㮇腹以傷邦本遺書冢嗣承祖鬻賣田產頗得千金持爲邑民代租兼請停徵一年邑民大感兩臺奏薦擢知忻州

章述浙江蘭谿人隆慶初任化州知州愷悌恤民兩臺以催科政拙停俸述嘆曰以箕斂之故虐民博譽雖死不爲民感其愛不踰月而盡輸之後因稽違憑限當調去州之士民莫不號泣保留院道爲之動容

節省

前言

方孝孺曰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卽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桑弘羊爭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常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又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靡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彭韶曰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革冗員去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幾也嘉靖四十年爲帑藏匱乏歲用益煩該本科建白已經議

革之矣然所爭者不過務司壩驛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其爲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如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谷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比定制也况京師之衆皆取於漕糧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可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糧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止於九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糧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十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糧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糧廳糧廳止憑各司所發之數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爲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糧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

之軍無益之衆反從而兩倍之若是謂其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敢信矣伏乞敕下兵部及各衙門遵奉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食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爲食糧總册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之時各該衛所造册送司十三司須要類齊核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月終通將支過扣還之數齊赴本廳註銷如或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濫者亦庶有可懲矣

馬文升疏曰祖宗法古爲制官有定員俸有常數近年宗室位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各衙門額設大小官員將有八百餘員除僧道等官幷冠帶醫役外中間實支俸給有皂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該支實米不下萬餘石而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因大營建修造宮殿効勞頗多傳陞一級固不爲過其或止是織造或修整樂器或造鑾駕等項俱係職分之所當爲別無重大功勞一槪傳陞官職歲支俸米占役皂隸冗員之濫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此等之官蓋由各官內外衙門私其所屬豈惜國家財賦之耗皇上亦豈知此等之人不當輕授其官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伏望皇上將傳奉額外濫支俸給皂隸干礙國賦者除進藥有効及書寫制勅外其餘通行裁革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藝供事如更聖恩優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量爲減支半俸更乞皇上今後不係修蓋大宮殿有大功勞之人乞恩傳陞官職者勿循左右之請以省國家之錢糧如此則人心旣慰而天變可消矣

李承勛曰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旣不量入以爲出又不量出以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

俱查其的數分爲二曰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變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

胡世寧曰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伐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

二十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
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
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
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
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
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
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
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
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
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誠以祖宗
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
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為撙節乞
勅戶禮工三府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物加添若干凡此

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己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明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曰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求之民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穀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

也古之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有車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瘏日有冗濫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

張鹵曰古人治財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爲千古明白至論今日財用卽周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國儲旣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節財是矣但爲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指節財之事者皆略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有如先帝丙辰中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尙書吳鵬都御史鄢懋卿各以裁減舉人牌坊及

驛遞鋪陳船隻馬騾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爲加增長夫水手以設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人所共知不暇細論至於遞驛諸差民既以血汗包賠竣役乃復遡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臣向知高平時嘗追徵此等前件親見其顛連情狀雖極痛心酸鼻臨之竟坐視其蕩田廬鬻妻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爲申飭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出臣亦不敢信也

張棟疏曰節省美名也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爲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必爲民利而適足爲民害此無庸枚舉爲也卽如條鞭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於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於原定之數而日請縮焉然不能縮於用也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減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旣減之後亦此事亦

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羣
然稱累於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嘵嘵於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
能仰體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
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減樂省騶
毀第皆於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
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減使衆易供之爲
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矣
張文曰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凡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頭來
尤甚供億愈難陛下合無勅吏部查凡官兵部查凡兵工部查凡匠禮
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凡費又命下戶部約祖
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
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凶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
遊賞宴樂賞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
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

沙爲粟瓦礫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聖明留意等因奉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具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間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肆拾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承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幷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共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旣虧於原額而歲用仍

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太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奏討之數久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陜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粮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巵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又曰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皀囊

爲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皇上體
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
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
歡欣稱頌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
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
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功罷不
急之用仍乞勅司禮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
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再乞勅光祿寺查勘內
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奏請節
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
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又曰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
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

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荳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
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卽是所謂以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
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
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算司
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
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册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於外戶部
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
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
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
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
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
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
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
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

等項俱彀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
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
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
今有聽征止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
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
爲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戶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
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府寶
册等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
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
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
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
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
舊制敦淸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糧多係先行
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况國計盈縮事例應否

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高克正曰肅皇帝蒞政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至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京師冗食視世宗未革以前不知增幾何矣孝宗皇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去冗食而大夏謂當自輦轂始管紅盔都尉因上視朝故紿撤侍衛將軍以激怒上而上果疎大夏以孝宗明聖猶然墮其術中百官無肯爲朝廷任事又何足怪或謂是不能驟去無救目前之急則嘉靖初政不嘗驟乎九邊年例起于嘉靖中以俺答桀驁之故今業已順義矣而軍興不損則何貴于款曰吾已得馬也則馬當益多養馬之費當益損而天下起解備用馬匹歲二萬而所司收買之費亦不貲皆不聞裒止何也合馬價之儲部等數百萬矣謂宜借以紓急而取償于市馬是亦一策也古有以興作濟荒者而今莫能行矣朝廷興一事用一錢貂璫家

于是胥吏家于是官之墨者家于是詆之黠者家于是而朝廷之所有獨虛名耳壽宮之役聞有兩夫竟日而不畢一甎功者諸如此類何限今幸將就緒宜且已之已之則節愼之所儲者猶可通融以紓急是亦一策也夫財之出一而用之什佰而不止主計者局縮而莫之計所出世謂無如藩祿矣愚則謂祖宗一體而分有是人食是祿國用至實而不虛者僅有是耳何言費哉惟內而三公九卿百執事皆苟安旦夕而鮮經久之圖計便身家而輕社稷之慮賢者不足以化不肖而其勢不能不與不肖者同浮沉如是而祿之是虛費也外而郡縣守令監臨之者大衆心胸約結卽有才猷末由宣展當時虜市持議者謂得息肩而講武武當益精詎意因而忘焉虜益習求我虛實每溢例以請不卽以戰脅我而我故曲狥之至掊尅兵糧以充矣有如萬分一渝盟而入何以禦之且用財犒軍猶周流我國而用財賂虜則一往而不復犒軍可以作士氣而賂虜祇以賫盜糧開門戶而納之輸要領以示之將士習于巽懦內外習于偷安如是而撫之是虛費也夫宇內無一非行財之

地臣民無一非用財之人而出于虛費者益多則國計安得不匱民生安得不困也嘉靖之季南倭北虜蹂躪我中夏無一日而不用兵然百姓豐樂者熙洽之象可寫今海恬烽熄而皇皇常若有亂離之憂而賦役不均有一日供應蕩千金之產者然猶家有蓋藏時溢而爲豪奢今條鞭法行人無偏累而貧與富皆汲汲有朝不給夕之嘆譬之人元氣素彊而偶中于霜露之疾是可剛劑驅之而已至于起居食飲無恙而精神索然此常人之所謂無疾而秦越人之所望而走者也攷之弘治間總天下田土較國初失四百二十六萬有奇天下戶口較國初減七百一十六萬有奇萬曆年間雖稍有增益然有司多報虛數迎上意非能實復舊額也承平既久開墾日廣生聚日蕃宜倍浮于昔而反不至費用則又不啻十倍之不清其源而務廣其流然而不困天下有是理乎宋臣曾鞏謂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思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庶幾可以不困得永保治安不然愚未知其所稅駕也周

禮王府內府之職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官職之最私褻者然而爲冢宰之屬列太府下而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賞皆得而及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如此而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也若以御府禁錢捐諸親倖之手省闥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核所不逮其傷財害民豈細故哉誠以天下之財爲財以天下之人爲人安得有私財私人以示天下不廣倘損珠毀璧舉內帑而付之持衡司計之臣俾得鉤校其數而節縮其流不必加賦可以足用誠知近習之爲國計蠹防之如盜賊之如仇然後可以達吾惕然之心而財乃可治此劉大夏所不得于孝宗者也

曾鈞曰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官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算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而書景德蘇軾因之而錄元祐皆以識時事之變易

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勅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與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于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營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關支毋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參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

又曰光祿寺者職司大內膳羞者也粳糯米豆民運供之果品廚料則官解苦焉原額會計諸色銀二十四萬壹千八百餘兩歲該於戶部關領錢鈔銀三萬兩嘉靖中年用至三十六萬兩矣後奮然一加查刷遂減至一十七萬改錢鈔銀爲一萬七千悉裁靡濫以故蓄積饒裕穆宗皇帝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禁弗許當改元初卽裁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以光祿餘銀三十萬借計部發邊賞而後稍稍取充內

庭用至于今上陸續傳討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蓋自萬曆二十年後歲費漸增至二十六七萬溢於額數而各省直自十八年至二十八年共欠雜糧廚料牲口等銀一十七萬有奇三十年徵解完者僅十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以天子玉食之需至日嚴催督而逋欠愈甚者則民困之明徵也且本寺自嘉靖四十五年季秋至萬曆十五年季冬二十餘年節省計部錢鈔銀約三十四萬有奇乃今寺貯空匱一時倉卒僅存二千八百兩有奇寺臣王守素惟天庖弗供是懼而計部亦且以告匱故不能通融接濟則寺臣良亦苦矣九重之上抑未知歲辦之艱內監供御傳進無時多溢額外靡有紀極所謂節不經之費誠宜着實施行者若庖廚諸役夤緣影占空名糜餼之當革則會計錄言之詳矣

張居正曰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

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嘗誦鹽鐵論觀漢元封後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擘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濫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

又曰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如此年復一

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皇上宜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惜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聖明留意

劉體乾曰宋臣蘇軾有言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徵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合理財之第一義也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于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

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爲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爲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爲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局監之勇士匠人幷寫字及以大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途轍不一蠅營狗竊窠臼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朝廷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役每月則有月糧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輿隸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哉夫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少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財猶前而賓

客之資厮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而罄者哉此其蠹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乃于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愚之所未喻也宜卽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幷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算定擬停當備造文册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爲國節省之意此愚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又光祿寺卿高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費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近又得本寺進御果品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納及果品旣進小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愚固知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初概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敢問其眞僞不敢辨其是非然此但自光祿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

易悉數者愚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饔膳酒漿之物次舍喪服之用一一爲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今宜倣成周之典勑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果品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着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定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亡不瞻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卽使欠戶徵焉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愚固知於耗虛匱乏之患無補也

往行

天順五年四月上召李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
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
有一千餘員者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
戶部議一日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
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爾數人也愼之賢因言在京官軍
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卻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上曰此
時惟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
劉司空麟在工部日費極浩繁舊不治藏出入由吏領之坐視國計潛
耗公創議曰古者愛民必先節用財貨國脈民命所係乃疏請建庫曰
用財宜節取民宜愼上嘉納之賜名節愼日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
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自是貪鄙者無所容君子謂其理國如家度
越前代
鄭司徒宗仁嘗爲光祿卿時權奸用事費出無經公據弘治初元供應
例日省百金先帝偶幸光祿涼樓公承命進芽茶等物僚屬少之且虞

得罪公曰有罪在我或傳上且去笑爲節儉管家云
弘治間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上召劉尚書大
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况大興營造費用無貲當時未聞告乏
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
安在哉大夏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
倍而實入官者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上曰正欲與爾面
諭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
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某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
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鎭守內官上曰曾有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
官熟思之自祖宗以來設置已久勢難遽革况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
於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劉太僕逢愷嘗爲光祿寺丞光祿供上繕羞及宗廟百神之祀其錢穀
出入由內監例不查刷蓋周禮百會之意也嘉靖末禱祀滋多費視舊
增數倍內監乘急橫索卽片紙取辦直累百金無敢須臾緩者而是時

公私俱匱多方括取不能繼一日先帝諭內閣問供應不足狀寺長二
及其屬皆皇懼莫知所對公謂光祿積貯久空四方民力已竭吾輩不
能先事言之死有餘責幸奉親問尚可默默耶夫耗財由于濫費而濫
費由于無稽宜請自今每月查刷具報章以聞庶弊端見而節省可冀
也諸公卽屬公具草疏入得諭旨更遣御史一人監之是月公適當坐
門坐門者司斂散而勾稽之也諸公謂公旣始其議又親其事盍定章
式以永守公乃擬其式以常供者開于前以奉旨辦者列于後日有計
月有總一覽而可了然御史鄭公存仁與公意合遂具以報先帝嘗祀
玄極殿不果而品物備列報中卽以問內監罪之由是冒索虛費之弊
日衰息矣公初入署庫無扃鑰未給商尚數萬金自查刷後三年貯庫
至十萬餘金其節省若此
世廟時以太倉缺乏上詔公卿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
建明欲裁省解京曆日十分之七大宗伯吳公山曰此朝廷正朔欲令
小民家至戶曉卽費爲不奢況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

益其議遂寢已疏入閣臣擬上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尚書議中又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吳公山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尚書不能對其議已徹上前矣是歲戊午舉人僅得坊牌銀四十兩似非盛世事也

嘉靖元年詔減歲供內府鹽課之數初弘治時內府供用庫藏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太監吳海楊先等再請加課遞增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淮海之間蕭然繁費至是御史鄭光琬言陛下登極首詔選汰內府各監局員缺悉依祖宗故事今冗監既清供用無增課額宜悉罷減如弘治制以蘇民困

嘉靖二年詔御用監歲徵物料如弘治例先是工部議上弘治以前例坐浙江金箔二千貼河南水膠二千五百斤黑鉛五百斤山東椴木五百丈檀木二十根山西大甘鍋三千個廣東白圓籐五百斤陝西明羊角二百斤羊毛五百斤蘇州府白長節猫竹三百斤大名細錮絲三百斤礬紅土五百斤河間府瀛沙三千斤硝四百斤永平灤州榜紙三千

張盧甘石萬斤順天府青甘土五百斤水和炭三十萬斤工部石灰五萬斤易州山厰木柴炭各二十萬斤視正德十省八九矣而該監奏派復有花梨木花楸木等物係奉依裁省之數部臣覆申前議釐革上從之

卷之三十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外編

戶部三

積貯

前言

韓文　王鏊　韓邦奇

陳以勤　佚名　佚名

佚名　佚名　靳學顏

馬森　王世貞　于慎行

葉向高　夏之臣　吳允中

楊巍　徐栻　楊建烈

往行

王佐　張鳳　張睿

馬愉　朱英　周忱

劉章　周經　楊志學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三

積貯

前言

韓文曰戶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粮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

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年支運過錢糧幷各處歲支卷册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幷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乞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幷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不侵欺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應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可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

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留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聖教有補而于天下蒼生咸被其澤者矣

王鏊曰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幷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送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

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鎭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千餘名各項俸銀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幷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淸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鳳陽南京不在數

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已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共一百六十八萬石

韓公邦奇曰當今所最急者宗室祿米不足也邊軍糧料不足也以宗室言之國初宗室少卽今宗室多蓋有百倍於昔者而糧額如故謂之日少誠無所處矣以邊軍言之國初軍馬多不過十之六七國初糧料於正額外猶有餘數卽今正額之外無所減若之何而不足也弘治以前倉廩露積未聞告乏今乃往往告饑若謂水旱災傷小民逋欠國初以來豈無水旱災傷逋欠者乎況邊稅又不在捐免之例是必有其故矣

陳公以勤疏曰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爲己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具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訟獄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於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蓋不必多取卽可分給爲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於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譬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吾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中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勅吏部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

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廩庾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謂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

□□曰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廒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敍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儉菴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八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况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俑也周乃貯之空廒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

識體耳夫每廒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其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概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虧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祐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欽依只加耗五升此祐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長久之慮彼當事者猶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爲收受糧斛事奉欽依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爲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二進倉便穀交納常有餘剩土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米斛面行概平收則運逃運弊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國計根本所係爲害者大耳此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曰戶部職掌天下財賦惟兩京倉庫差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

監督收放錢糧其次兩京水次如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預備京儲并大同宣府遼東等處供給軍儲亦合委前項屬官監督收放其在外司府州縣存留糧有係供給郡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儀賓祿米等項不該本部屬官管理如山西布政司大同府原設大有倉廒四處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其三在西北其四在東南印同一顆官有四員本部因其積弊多端請勅差郎中一員鑄與關防令其專一總理軍儲屯種糧草其祿米等項遞年例該山西布政司於歲糧存留數內撥補備用內祿米每年或一次或二次支給其大同府知府係提調正官不分軍儲祿米等項一例俱該通屬郎中監臨關防出納禁革奸弊斯為正體近年以來巡撫官員多有擅將軍儲支作祿米并本府官吏人等俸糧司府官員將該管祿米俸糧等事置之度外若不相干以部屬官員管理司府之事甚非朝廷設官初意況大同軍儲缺乏奸弊不清即大軍俱集防禦虜寇那借主兵歲用糧儲供給客兵猶至告乏豈宜仍事因循以踵舊弊宜勅戶部行令山西布政司自成化二十年為始存留稅糧內

撥除親王例該本府自收外其郡王郡主鎭國將軍并儀賓祿米等項原該於有司倉關支者逐一定擬如大同府專一於大有南倉收貯之類有司提調正官一城不拘幾倉出納俱有加意提調以稱斯任司府州縣官敢有怠職以致祿米等項關支過時聽巡撫官并郎中嚴加究治郎中等官敢有擅動軍儲本部卽時參究庶得責任有歸奸弊可革

□□□曰鼂錯云一日不再食則饑一歲不製衣則寒夫民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爲太過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纔旬日耳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又或數月不解此其急當何如也訊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若不富卽此一處而天下其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奉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爲奸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其所甄拔飭厲故使良法美意曠寢廢闕至於今臣愚以爲宜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今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

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爲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槖笥是敎之偷也爲今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准入粟而爲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爲之則而又明勅撫按之臣時巡稽籍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畫一具奏務期有備陛下採之輿議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勅毋輕改革如此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賚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曰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蠟茶燈草蒲杖鹽斤局稅鹽攤各有成例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未興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

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賚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塲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

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枯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靳學顏曰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

應往事蓋屢驗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漢以前有廒倉隋以後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身皆可以行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社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入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必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拯中戶又大歉焉乃逮及于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每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

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于轉徙不已而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以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飢則宜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皇上所謂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

馬森曰積蓄之務本以備不虞今倉庫多虛在在告乏又加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策不知夏稅秋糧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者至增數倍而難繼若預備倉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奉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爲虛文一遇水旱即行請發內帑失量入爲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一年將來必至不能救藥矣蓋邊鎮之會計雖講而兵馬未覆出納未清兼以時

勢陵夷屯牧不修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所宜亟行講求者也至于在外預備倉宜申明祖宗之舊制宜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司着實查行則亦庶有備于外而各處或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給于內帑矣夫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飢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于百人聚而食之矣九邊之兵馬比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糧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糧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爲出而勢不可得者况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未之禁誠費出無經而官民靡費矣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朝廷非不留心于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績效則庶而富富則敎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爲出者則在內外諸臣協心

一體以圖振勵有爲于今日而後戶部始得而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終于搜括計窮而救藥無術矣

王世貞曰嘉靖元年戶部言由祖宗朝設尚書侍郞總領天下財賦督察委之臺官放收屬之郞署當時不聞內官與事法至善也宣德間京通二倉暫設總督監督二員其後復增至二三十員創設中瑞館處之冗濫積弊實爲國家大蠹今詔書裁革二倉內使至二十七員矣乞遂罷中瑞館盡取其餘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督之使宜一切罷勿遺疏入得旨前已釐革自今第勿更加

于愼行曰王安石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流弊必至于病民耳蘇軾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韓琦謂條約雖禁抑勒則上戶必不願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率同保均賠之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富者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事之必至者數公之

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揆之于今亦有未悉者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爲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貲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入之粟粗出之粟精守支之費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之極未得於目睹也

葉向高署南戶部疏曰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議改折議留榷關之半以救燃眉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榷關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官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滾滾而至姑無論其遠者即近者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繼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脫巾之變可立待矣陛下奉承宗社顧念高皇帝創業之區豈宜

以不經之費可已之役坐令空虛匱乏一至于此況所取之物名爲供
御而實則羣小合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詔下蟻聚蝟
趨奸商之冒濫內使之侵漁吏胥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
奸弊一金之直動費百金而其他道途之傳送舟車之絡驛驛遞之騷
擾州縣之賠累又不知凡幾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
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苦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
獲以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盡知之也祖宗設立六部各府職司戶部所
掌責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卽如朝廷歲辦亦俱有常數各部所
掌自行祇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
遂成故事濫觴于隆慶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靳之則勢不
可已相憐相病各訴困窮相計相謀各稱無策似此苦情陛下亦不得
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糧市補尙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此軍國大事尙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
尙方器物之屬雕文刻鏤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時有進祖

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乏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脈以供例外之工
作哉卽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凡屬公
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沙化鐵之術剜肉醫瘡望梅
救渴尙無奈何而坐視痛癢不關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
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鑛稅事興百姓皮骨具盡重以催徵
之令嚴密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完官府之逋負臣等日擊心傷
無敢以寬恤請者止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
用則何爲取彼膏脂塡此漏穴斂之旣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
之所甚感也年來災異頻仍孝陵之焚木皇陵之暴風黃河之水怪皆
在南畿地方天意如此亂形已兆一旦有卒然之虞不可知之患勢雖
備禦而問之庫則庫以供應竭矣問之倉則倉以改折空矣問之他部
則他部亦無不空無不竭矣空手難搏空令難行高帝之寢園東南半
壁之天下誰爲捍衛此臣心之所甚恐也陛下加意留京每事寬恤豈
于此等隱憂不關聖念良由只據該監奏請便爲允行至于此中戶工

二部危困之狀蕭條之景與戶部所用盡皆折色軍糧目前分給不敷那借不充之苦無有爲陛下言者故臣敢瀆陳之惟陛下留意焉

夏之臣曰積貯貴廣有謂社倉可倣而行矣不知一經承管百費煩興不爲主守假更代爲騙局視出入爲利藪薄支而厚取其值應散而方重于斂緩急無賴閭里騷然則不行社倉之故也

吳允中曰唐韓滉運米至陝僅三萬斛耳而德宗喜甚謂父子得生此昔人有顆珠不若粒米之說也近太倉匱乏司農仰屋無策併在京官軍人等月糧應放折色者概給本色總計一歲多支米一百二十七萬石矣聞諸京通二倉往年猶有十年之積近則僅可支三年已耳夫天災時有勢不能無改折一改折勢不能不虧正額卽時和年豐舳艫蔽江而下萬一涓涓衣帶封以泥丸此時縱堆金如阜亦不能賦粟如坻況金與粟而兩盡也則帨巾之禍恐去唐德宗不遠矣臣願皇上亟勅戶部實心清查百計節省務錢穀各歸正項今後倉粟不許那動升合仍嚴戒倉屬勿與倉役猫鼠責令買辦而償以倉粟則耗蠹去而積蓄

數年尚可以濟燃眉矣

楊巍曰據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等呈開奉等辦過倉場草料未蒙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萬兩有零天師菴該銀二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兩有零臺基廠該銀二萬五千兩有零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旣竭產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臣惟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京師之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殫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資緩急之用此古人禦外理內之術而我成祖塡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甘受箠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於路雖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棄生理曰恐着商人也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爲邊

情重大年例客兵奏討無已方今南北二虜尙未底寧出財力以中中國之威者頼有此民耳窮鄕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爲重者京師之民居多也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國家之利哉乞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不然積累日多逃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悞國計矣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招商上納此舊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支用二也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參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爲緊急那移而商人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爲今之計舊規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爲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大初題准事例隨即給散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

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旣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若將前項銀兩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

徐栻曰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密邇邊陲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京師以充糧餉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廣積倉德州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廪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歎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前米不及往昔四分之一是以該運地方有災乞免無從支補近止免存留而不及起運固有以也夫存留乃宗室祿糧官吏師生俸廪軍士月糧等項所需原不可缺若停免此

項而不爲措處將何支給如江省自隆慶五年災傷共該減免存留糧銀納三萬一千三百餘兩臣奉宣德意務令小民均被蠲恤而各屬申請乞補者紛紛且至督行布政司查將紙贖及軍餉驢脚等項餘銀如數補給稍克有濟然似罄郡邑之庫藏矣不然有司故知存留錢糧難免仍舊追徵莫敢控訴所謂黃紙蠲白紙催所由來久矣小民何由沾實惠哉此東南孑遺之民每遇荒年旣困而又重困之也至於漕渠今固安流速濟矣但黃河水性湍悍徙決靡常似終未可必恃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何以備之必須求復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增俾可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地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糴補而後可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間緩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

湊買或逢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爲始遵照舊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卽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慮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奏報覆實分數將起運糧米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卽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銀一可以沾霑恤之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埀之數年則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斯我祖宗經制富強之遠略不盡復乎宋臣呂祖謙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蘇軾所謂爲國有萬世之計者端亦在是

天啓三年御史楊建烈疏議清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繫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爲碩鼠之搏志切貪饕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爲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愒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爲市而賄金既入輒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斾甲與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千石者有躲操市販賣紅籌與鋪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人知爲官米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籌下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廟市之日令歇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逐子母問月借米與歇脚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賫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陳米浥

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役名色而剝取歇家常規百不補一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廒不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地又縱令抗夫控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略俱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節約以裕國留有餘以實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臣復查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准然後陞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爲京庾計軍儲計國脈計非諸臣擇便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國廩爲福地羨時日之遷留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喬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擾日益而倉米

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指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一乃今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緞絹帷褥心紅紙札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淸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餘阜裕節省非淺已也乞皇上勅部速覆降行幷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狥情而輕國體坐令官庾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往行

王佐字□□山東海豐人永樂中爲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陞戶部右侍郎往陜西經理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端請改隸有司使官軍俱得俸糧天下稱之

張鳳字子儀安定人宣德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正統戊午由主事遷侍郎前未有也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

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爲令往年南蕩粟專委之憲臣至是勅公兼督蓋以出納嚴愼故也

張睿字志通鄢陵人宣德庚戌進士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常以戶部右侍郎提督內外草塲正統己巳達賊犯京師奉勅般運通州城外糧草入城如未盡而賊至聽悉焚之旣而聲息愈急衆卽欲舉火睿厲聲叱之曰第悉力搬入賊至焚之未晚以是糧草獲全

馬襄敏公愉字□□□□□宣德丁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正統間公在內閣楊公士奇展墓還言及所歷郡縣預備倉皆廢弛甚至垣址弗存者民何所濟或曰玆廢日久比比皆然其何能理公徐曰政之興廢在人此養民之要豈可少緩耶楊公卽議以聞遣廷臣偏歷郡邑修弊舉廢民爭出粟實廩所在充足蒙其濟者不可勝計

朱英字時傑郴州桂陽人正統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成化二十年總督兩廣先是韓雍經略斷藤峽等地方府藏耗竭英繼之撙節數年府藏頗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

以希寵則他日餉餽奚從取給乎言者愧止

周公忱巡撫蘇松日各處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馬疋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乃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公奉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灶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八年大水爲諸郡患公預奏量詔留官糧一二十萬石賑濟其年各處低折岸塍俱被衝坍時水利等官先已裁革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修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載事完俱復舊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常稽欠且有贏餘遇郡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數盡出於所積

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祠各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入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年七十三謚文襄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顧東江雜記曰鄉父老問暇時往往相聚說前朝事有陸翁者嘗言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卽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支關松江省下運耗十五萬石其一遵朝命勸借得米六萬石催糧里甲運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此米之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歲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後便有文書來放米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賸數今還與百姓食用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卽放米每戶率二石不曾有一石時文書雖云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

先祖因言吾家嘗一次於黃渡倉支黃荳六石後升合不曾追也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後開局曰百姓冬間納了米留此些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緝紡棉紗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有司申上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典風雨報二僧者皆薄有資給又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算精審雖處一家者又恐其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官司猶未有座船往來皆乘驛站行時糧長常以一小舟隨其後遇村莊僻處或乘以微行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于樹下乘涼公至庭與坐並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巡撫叩頭請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槐雲之事孫婿劉文端亦嘗言之於是知陸翁之言爲信陸翁名璿錢太史與謙之外祖惇重不妄人也予家與陸翁比舍予幼時聞此亦不知其實何如後閱公年譜及胡祭酒儼濟農倉記始知其詳故時公侯祿米皆請於南京各府運米南京每石加六斗公請令

其人赴各府就支石與船買米一斗計所餘石該五斗總得米十五萬石又遇朝廷勸分之令於秋糧帶徵得米六萬石歲積米二十一萬石賑濟災傷及糧運虧損悉于此出乃知所謂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者誠不知也今文武祿米折徵銀解京已非舊法以石六斗之米而易銀七錢所餘似亦不少況勸借六萬之數每歲帶徵未嘗少減于昔則名雖沒而實猶存也又況得業蕩米歲有增加由六十文鈔而爲米三升由三升而爲五升二合有六勺至六升召佃官租二斗者爲二斗九升三斗者爲三斗九升矣則歲入所增又不知當幾何也而問之典守率皆茫然不知有知而不言者有能稽見此數歲積于倉則近時君子所以勞心焦思朝慮夕畫使人承奉不暇而實無分寸益于民者可一洗而空之嗚呼吾安得親見斯人哉又曰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皆不信予以所記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廒皆滿餘米無可著處以七萬寄積於水次西倉先君可聞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閘蓋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

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都憲巡歷至松感舊賦詩有采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蓋公嘗以常州府推官承檄盤倉見此聞今空乏故作此詩也予所見今四十有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三年耳此言如質之伍公亦不信也

劉章字廷信延平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憲廟時嘗巡撫四川令民輸粟補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寡以驗廉墨積以石計者百萬有餘人嘆其迂比再歲連飢深賴爲濟不足猶取粟於荊襄遡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早民之全活不可勝紀

弘治中周公經爲戶部尚書孝皇欲起別宮患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戶部上曰周經得無不可乎左右曰皇上取之經豈不與命下經曰此軍儲也不可動奏上上曰已之左右曰命旣下豈可中止復下之戶部左侍郎韓公又復上奏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書奏豈可准侍郎復下之部右侍郎許公進上奏上顧謂左右曰朕謂不可果然若不已

之明日科道又言矣遂罷

楊志學字遜夫號五華長沙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謚康惠公爲郎中日奉勅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刻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之銀貴則仍給之粟士卒皆樂爲之用塞下諸呰能悉其要害倉卒調兵未嘗乏食又爲搶上法以通鹽利其法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准諸豪猾恃有權力者書一無所售在宣三年積羡餘十餘萬緡或勸公上以爲功公曰節用豐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之人將難請竟止

林宗伯字廷機爲南京禮部侍郎先是振武營軍變戕殺少司空于藁街人心洶洶銓部舉戶篆屬公公一鎮以靜不爲隄防衆亦寧帖諸郡國轉粟留儲屬邑一不至則不遣苦稽滯公勅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竣即遣四方便之京倉近水者易輸運爭言請託露積充溢于外而遠者或銖粒不穴守空庾公置鑄手自探之得徧及諸主吏感泣曰微是吾屬立死矣

明興以官民則田土以夏秋本折定賦額以民軍匠籍人戶以鹽餉佐軍興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積歸之老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冏寺蓄也內供則光祿職也爲內承運庫爲供用庫爲甲字庫爲丁字庫爲丙字庫爲廣用庫爲天財庫爲內官監爲尚膳監爲酒醋麪局爲司苑局爲寶鈔司爲惜薪司俱屬人主內府實與司徒關通祖宗倣古定制蓋猶有周官之遺意焉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錢鈔不與焉除入內府者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查憂國奉公之臣惟漕糧銀庫出入之爲凜凜矣

太倉漕糧者歲起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衞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依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共約六十餘萬石萬曆九年間太倉積漕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蓄矣年來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

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遞年除改折事例併天津薊密昌平倉貯外計京通二倉二十七年入米僅百八十九萬餘石出米三百八十六萬餘石二十八年入米二百七十伍萬餘石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入米三百一十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愈少則漕積漸復三十年京倉現存米四百四十餘萬石曾不足以支兩載邇因黃堌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貲該督臣題留漕米以濟燃眉之急大司農力諍其不可既而上諭河臣曾如春疏那借淮揚馬價南京兵操船料銀二十萬乃南大司馬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其謂兵工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蓋念京師爲天下根本漕米爲京師大命九門內外恃東南米舉火者無慮數千百萬家漕米缺則京師必動京師動則邊鎮動邊鎮動則夷虜生心故雖河工無得截用非眞大災傷無得輕易留濟誠重之也

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

給官府以饋邊餉又以充百用者也萬曆三十年大司徒趙世卿歲計錄原額該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兩內除新舊撥輕解邊銀百有七萬餘兩實該入太倉銀三百四十四萬有奇耳近因中外多故災侵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復損額數十萬且遞年徵解不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大司徒極意搜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則有若漕糧改折曰稅契撙節曰新增屯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班曰缺官裁馬曰隨漕折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鹽課曰曠餉積餘曰帶徵逋欠曰扣除月糧其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猶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猪價修倉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筏夫酒醋麪局之荳麥光祿寺之錢鈔廚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夷折絹工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

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件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費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若大軍需若珠寶買辦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計三十年之通卽以邇者三年計之二十七年所入四百五十二萬有奇所出七百七十一萬有奇二十八年所入三百七十萬有奇所出五百六十一萬有奇二十九年所入二百三十二萬有奇所出六百八萬有奇始猶出浮於入今則出倍於入昔之逋欠者十之一二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以故民者財之源也源大則饒源鮮則竭今天下財源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亦竭自攫金告緡也而豪室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驛騷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乃若財流所歸有不容不節者有不容節者有上欲爲節而下不與爲節者有下欲爲節而上不與爲節者先是寧夏之役甫數閱月費餉銀百有八十七萬倭之役首尾七年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援

兵等項約費銀二百餘萬播之役費餉銀二百萬有奇乾清坤寧諸宮殿費銀二百數十萬南北臺廠萬福閣永壽殿府第南城庫金海龍潭翠香浮玉諸亭凡所役工匠作料惟日弗休歲約費七八十萬而且三門三殿大役未興物力已告詘甚矣東宮婚禮珠寶之屬估銀千有餘萬己亥庚子辛丑出太倉銀二百九十萬有奇福省直婚禮費二十萬夫此數十萬之費皆額外非常之供除兵工該發與省直協濟外皆取給於太倉是以銀庫給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冏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冏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祖宗累代遺蓄扃鑰惟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也然當日猶有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今則無復可搜可改可開可借之處九邊貔貅待哺嗷嗷居恆無事時欠餉百有餘萬主計之臣竭蹶而不能支求之內帑內帑弗應求之省直省直盡空無米之炊於巧婦其亦難以冀矣然而大可憂者不在國課而在天命人心也

內庫者掌金銀粟帛茶蠟顏料之屬皆爲上供需其最大者金花銀乃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俱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關給以爲常祿邊境或有緩急亦皆取給其中蓋其時事省而用節故也正統元年始議以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自是以後惟放折武俸之外悉爲御用矣隆慶間大司空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徵派浪用乃言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屬一體謂宜親發訓詞俾諸臣得隨事執奏爲撙節地當時轉環聽之故歷至于今凡諸錢糧解進猶以科道臣兼督用意良亦遠矣乃以此爲防猶有監督守催唾罵大司空而不忌者且一礦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一稅金至則曰着內庫進收非直歸內庫也實歸東裕庫也夜光之珠照耀宮寢貓睛寶碌充牣皇居若餘羨若乾折若鋪墊若抄沒若孝順若繳壁陳設種種殊稱何可勝計即以三十年金花計之當不下數千萬積矣況從天產者從地生者從天地之所不能產生者皆匯而鬱于其中即巧曆不能測者矣九重邃密算無遺策積諸無用或漕米不至六軍帨巾呼道左出之可以動嵩

呼或邊鎮有警登首山而乞庚癸出之可以效挾纊是曩者餽孛酋婚倭酋斃擒酋之長物也有其鑒者有其備卽獨委今日之艱於計部而一旦煥發德音損上益下大內貯積意在斯乎

開墾

前言

桂彥良曰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至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閒耕種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中州富庶財用豐足矣

陸文裕公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自商周謂之王制法莫善于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論者蓋古之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亢可以蓋藏又卽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轉輸之費亦已再倍者矣京師北奠經費咸仰給于東南東南卑濕再歲無糧漕輓以來每石必倍雖使力耕常稔浥爛之餘與般運之費亦已再倍者矣求一年之餘

于三年之內此古所難愚謂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廢田不可以不開區區徙事于東南其未形之變可勝道哉

秦鰲曰畿輔之地南抵涿州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䤼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倣募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仍乞倣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陞如此則三四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則天下無不足之憂而歲漕之數可省矣富國之道莫先於此

薛應旂曰嘗因黃某之言而有感于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池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里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需盡仰給于東南矣東南民力焉得而不竭哉

夏言曰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且有定

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比我宣宗
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墾荒田不
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尋又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
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潟
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
沒不必霖雨之久方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
起科之例又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
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
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
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概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
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八站
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于併
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

者起而爲盜柔善者轉死溝渠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罟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戕民命朘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按此疏則知祖宗任民開墾不科眞優恤小民至意而皇莊決不可開設有憂民之責者其亦誦桂州之言也乎

何瑭曰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日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闢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田其意皆在此但召集開荒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立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

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無以使之盡其心宜勑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勑書令其查撥本處丁田多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償勞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闢三年之間地闢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闢非惟生齒之蓄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曰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者軍國之需取之西北而有餘今者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應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齊兖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鹵莽而不精玩怠而不時至於京畿之間亦復如是雖邊郡

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貪併于巨室磽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于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遺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于此千金之產棄置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簏篋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使循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民貧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猶在當急白茅黃

葦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于近畿之地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芻糧百餘萬石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棋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若夫措置之方規畫之密則必實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強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伏望陛下博參羣議獨斷宸衷請擧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遠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疆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

楊元祥曰竊見議者悼阡陌之未週虞輓輸之難繼思欲擧西北諸荒蕪之田悉斬蓬蒿藜藋而墾之濬畝距川俾爲沃壤意者老成石畫自有經久之見乎不然疲稅課以事荒蕪驅樂安久逸之民於鋤耰棘荊

之役則無乃殫費而蒙多事之誚也愚應之曰唯唯否否國家自神京延袤以西列障千里雄峙諸關其間執戈荷戟之夫登陴乘塞之士罔不仰給于餉餉罔不取必于漕舳艫相望金錢歲以萬計且衝突漂流所司日凜凜是懼藉令制里分田此疆彼界授以畚鍤給以牛種積之以年塞下之粟必饒不但篙工楫師得以少甦于飛輓而太倉之粟將陳陳相因矣此非大便利乎款市以前戎馬奔突兵火被於原野烽燧達於都衢今幸息肩弢甲款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塍相仍長塹巨濠緜亘繚繞卽有悍虜輕騎無所肆其猖獗也茲又不大便利乎倘使舉蘇松數郡與各邊絜長而度大孰廣孰狹運檣接槳日出沒洪濤巨浪之中視之親耘耕之務孰逸孰勞負薪沉璧日矻矻宣房瓠子之間其與槃斅行沒孰難孰易況于東南之地千疇萬畝土席十葉之基農服先世之業國計民儲往往取給豈獨其地殷富哉本原業多而力作勤也今不權經久而役束手待哺于東南之餉則旱潦災沴天不可常壅淤隄阻地不可恃將枵腹而待困乎待其困而倉皇失措手足無

聊雖復議墾田議水利必無及矣若謂邊土慘裂播種爲難原隰逶迤
次水爲難羯夷成風習慣忮慓悍之俗強之農事爲難則白公導渠馬
援引洮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其地力土脈何爲宜于古卽畸嶢奇
零難以計畝然遺址故道豈無一二存者塞上之民強者號梗命而孱
弱者至無以計日夕倘授以常業俾有寧宇又誰不願之
鄒德溥曰西北固稱沃壤乃今一望葭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
水利不興而民無蓄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葭葦之場盡爲庾
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
區譬之富室所謂負國常稔田也去莊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
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
漕輓以舒東南其利三虜故利于騎不利于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
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者少遠募
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戶口虛自水田墾
而入卒三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

於鄰封鄭國漑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濱古之興水者皆西北也奈何獨于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彼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矣客曰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而民不應募之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谿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也予曰唯唯否否吾以為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鼂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官墾千畝者爵何官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略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

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徙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卒墾田千畝者賞何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鬬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然後以其半予人而募民以就之其與捐內帑功相萬也

萬曆二十六年大學士沈一貫奏山東一省六府地廣人稀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核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耕之民如江西福建浙江山西及徽寧等處不問遠近凡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置署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其新籍之民則爲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奸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又或聽其寄學應舉量解額以作興之聽其應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籍爲兵以駭其

以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旣有餘力又爲之淘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其間則商賈紛來魚鹽四出而其利益廣不數年可稱天府上曰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員只圖那借別省搜索窘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行山東撫按督率有司着實修舉毋得仍前虛應故事還着巡按御史稽察勤惰以爲賞罰都添出入永遠遵行

申時行答顧巡撫書曰水田之利爲北方利萬世爲國家亦利萬世僕聞茲議于數年之前而未敢遽信也又見徐尙寶面質之而確然以爲必可行也已又得吾丈任𠛬與張弘軒同心合謀而慨然以爲必可試之且有緒乃敢請上擢尙寶而授之璽書又慮其難也先令巡閱京東度閒田可開者幾廢渠壅泉可疏者幾開有成效者幾已得尙寶回奏力陳便宜而後重其事權使兼憲職行事蓋僕非輕信者也非好興事者也以爲國家苟利而無害卽利七八而害二三固且爲之計在百世

耳不謂北人偷惰而忮懻羣偷惰之人而與之言勞苦力作之事則掩耳而去之羣忮懻之人而與之論新造創舉之功則攘臂而排之其閭閻小人無論矣而縉紳大夫率相與詆訾以爲不便其甚莫如王司馬而司農遂入其言尙寶亦畏其口尙寶不能持而以散兵之說自解司農不能察而附和之而以散餉之意爲非僕嘗面折之以爲田業以墾成兵業以募勢必不能使之枵腹而操鋤耰又必不能奪其成業而授之後至者且餉以借名異日可責償非盡棄之也夫避事易任事難雖今輒從中持議阻撓任事者反不如優游苟安可免唇舌吻耳司農語塞而罷始肯借支及往還答報而葉伯明之事作矣守藏挈瓶之徒不知大計而激成意外之虞以資異議之口豈亦不可怪可恨哉

又答蹇巡撫曰豐玉墾田于邊計民生甚有利益不謂事方有緒而浮議隨之至上徹聖聰毅然停罷此足以知持議之難而任事之難也然明旨所報罷者蓋謂畿南水利及未墾州縣耳未嘗舉已墾之田而盡廢之頃曾奉面諭亦云荒田可開水田不必做若豐玉之田正已開之

荒田不可罷也惟是始事之時急于就功勇于集事不募樸鄙力田之農而募游手投充之兵不給農直而給兵餉餉厚則易聚兵聚則難散及借餉不得而呼噪遂起弟曾告制府宜重繩以法可驅者驅之而姑息了事此今之所以愈難也然輜營已復則兵農有所隸願田者予田則月餉有所資不欲領田者散遣臺兵有缺許以充補則銷減有漸合輜重之餉與租穀之入積以歲月則借支可償來諭所云固已處置得宜矣事關大計要在安邊境順人情何嫌同異惟出納有司每每阻撓執拗殊爲可怪耳

又曰往者營田之事專官督責竟無成功其所以難墾之原與其罔功之故必有所出而未之能諱也鄙意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終不可救之民或者講求未熟措置無方耳竊以爲彼中之患全在流移多則服田之人少而上之所督責者不過令見在之人舍已成之業而墾積荒之地其勢又將驅見在而流移矣至于召募之人既非土著自無固志責以安業勢必不能不先招流移而欲遽議開墾是畫餅也今彼

中最苦班軍又苦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徵而扣糧七八衞所無餘丁而有重役月糧無見支而有包賠數年之後何以底止竊計以爲不處班軍不減軍價而欲免于流移是推舟而行陸也

往行

曾少司寇翬嘗爲山東右布政曹州奸民有指民新墾田爲無糧者以獻戚畹部使者檄公丈量公曰田令許民墾荒永爲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可乎部使者深然之遂止

徐公貞明字□□□□人居諫垣時見京東諸州縣多卑窪阻洳彌望或云可開水田如江南耕耨法歲收自倍公卽疏請開京東水田會李克菴視傳御史廷杖觸江陵怒謫外江陵敗起李尙書嘗爲潞水客談一書中文定公當國卽疏請旨下近京郡縣酌量修舉以公尙寶兼憲職董其事從河間經始工費無所出至令人募化築堤捍水頗有緒乃之蘇州招南兵之習農者使畫地耕作仍給之餉一時農兵大集墾田

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北人官京師者倡言水田既成則必倣江南起稅是嫁禍也乃從中撓之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而中官在左右者多北人爭言水田之不便上意亦動會朝畢召申文定公及閣臣于皇極門面諭以水田當罷文定公對曰高田宜黍麥下田宜秔稻今民間游惰下田皆棄不耕荒蕪寖多故議開墾非欲盡廢已熟之田也上曰荒田可開水田不可做閣臣退而上疏極陳利便而上意竟不可回遂切責尚寶以爲擾民而初議盡革矣彼中開墾已成垂成之功廢于一旦良可惜也京東稻田頗廣白粲輓輸京師供上用其直減于往時蓋農兵留彼中自行開墾不關有司而人亦無撓之者乃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甚矣夫任事之難也倘水田一成非直可減東南之漕儲亦可富西北之民隸萬一徐淮有警咽喉雖梗而心腹自充關繫大矣當國者竟乏主持不能成功眞可惜矣

葉天球守東昌土人屬鄉遷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田無糧

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千餘頃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册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滷惡地聽民自理于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稅不督皆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外編

戶部四

鹽法前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五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 訂梓

戶部四

鹽法前

前言

丘文莊曰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給支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趨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竊惟今日之鹽得利最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兩浙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爲多而皆民物蕃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

不趨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爲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愚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者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聽民自煑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戶將欲煎鍊先于該管官司告之官給以劵其所煑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煑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鑄非官給者不許用也所得鹽錢貯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進徵于灶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煑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銷他日未然之害矣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果有徵驗以漸推行于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地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晒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彭韶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畫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

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產業蕩然粮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煑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册上進庶幾目擊貧灶之跡臣不勝萬幸之至

又曰各場灶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塲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並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

徒罪以上灶戶並一應干礙鹽法司事內因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廒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灶秋成照數還官各場俱有現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奈有無知官攢但顧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册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灶戶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更爲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調查究問灶戶優免俱有見例奈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灶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灶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灶戶該派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戶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二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灶戶影僭差徭就將丁田之多餘者照數收補逃故灶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韓公文曰解之鹽池在中條山之北麓廣袤幾百三十里東距安邑北接潞村山之下舊有風谷每歲五六月薰風拂拂應候而至俗謂之鹽風加以炎暑鬱蒸驕陽燥烈鹽即凝結遂成顆粒謂之鹽池皚皚漫漫浩無涯際實天地之精英山川之靈秀也三代之下沿革不一課入雖有定額而無專官至唐則隸於節度使宋則領於制置使迨我皇明則改爲都轉運鹽使司以總其事成化癸巳運使孟君淮以戶部郎中陞前職恆竊較量河東鹽池之利天造地設不煩人力非青齊滄瀛淮浙瀕海牢盆煎煮及蜀中穿井之難也然淮浙長蘆例遣內臺憲臣巡察利弊而河東獨不與誠爲缺典簡命御史廬陵王公臣奉璽書以蒞其事集民夫鹽丁修堤堰築牆禁法令敎條迄今猶在惟環池牆垣歷年滋久風雨震淩日就傾圮高者僅及背卑者不盈尺剽竊之徒日熾月盛甚至白晝相率持刃而入莫之能禦官不得已令各場車店人役並附近居民晝夜巡守然勢力寡弱弗能支正德丁丑春欽命侍御豫章熊公天秀以監臨之駐節之初訟盜者日擁於庭遂下令命本司副使

任以相相地之宜環而步之得百三十里爲丈計者蓋二萬三千焉擇日委官指授方略先集鹽丁之在池萬五千人從中禁迤東分布丈尺各令興工牆之制高一丈五尺厚如之頂殺高之三四傍增女牆數尺易於瞭望環牆闢爲馬路以便經行仍疏浚池隍務令深闊以防意外之虞續檄取蒲解等州臨汾等縣民夫約一萬二千有奇每夫日給食米三升各擇佐貳官之能者以部領之推委千戶王紳義官趙瑄往來巡視而督併綜理者則副使任以相又謂池南一面不可獨虛復命知事李繼明董率工役鼎建圈門四坐基高三丈深四尺闊倍之設內外二重以時啓閉上竪高樓內起官廳外立官店各一所乃自扁其樓東曰育寶西曰成寶南曰阜寶北曰佑寶周匝原設冷舖共二十有六相去隔遠難於防守復增置至六十次第聯絡遠近適均鈴柝之聲相聞達旦向之爲賊者率皆潛踪斂跡無敢復肆古稱解池若通舟楫可食天下非虛語也

梁材曰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

去銀一錢浙鹽每引減去銀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今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淮浙二鹽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艱於上納旣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有如都給事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償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也今後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

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
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
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
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鹽斤數各該巡按巡鹽御
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引律問罪就將
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幷直
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
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以上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
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
中無郎中去處行令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
若干方與准行隨將本商籍貫年貌並納完糧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
合實收一並照簿塡寫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
查驗若有詐冒嚴加追究干礙內外人員一幷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
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卽類行各該衙門

先將在庫私鹽紙贖等項照依每引三厘扣算預先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開豁若有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賑濟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脚竈丁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觔折納價銀解部現在竈丁實辦並召商買補逃亡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四萬引有零每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每包帶餘鹽二百斤嘉興杭州紹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

千九百七十三兩八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四萬二千九十兩三錢山東鹽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該銀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一百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以開邊餘鹽隨鹽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概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似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旺煎其餘月分爲衰閑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産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緜數月缺煎或沙壝崩塌淋晒無

地運司難以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商竈兩困今後商人到除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竈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日發落

章懋曰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常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常不同利於民齊因相管仲而鹽策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蒭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前辦前課數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鹽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

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
爲催總大戶者煎鹽旣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册事例凡
軍民戶之甲里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
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若免雜
泛均徭則役差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
掣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給鈔
以償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皆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
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
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
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
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有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曰
中禁鹽商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苦乃命商人輸粟
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
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託占窩轉

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
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禁伏望特賜宸
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
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
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
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
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
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
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
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律
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乞選取廉能
官員照依出鹽場數秤掣就行責取商人同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着
實究治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
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覺舉皆問

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致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夾私影射者臣既言之矣其有肩挑背負者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坐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在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三五爲羣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商閑雜人等亦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即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着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

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亦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疏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

王守仁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愚竊以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王瓊曰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御史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于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盛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候空乏之而後圖

之雖庫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
費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
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
中亦建議論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
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
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
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効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
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境餉有備而
虜患無虞矣

又曰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部收貯每
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並所中米豆鹽引
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
拘定數編置底簿並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
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引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還都

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南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塡給過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册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册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部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勘合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今鑄造鹽課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部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

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塡寫鹽三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塡商名貫址並米豆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塡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冊籍記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並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陸深曰近日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聞之皆云勢要專其

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
國計甚便然使朝廷擁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涖
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
也夫以窮邊絕塞轉輸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
此至戶部給引派塲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況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
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往
參其間憑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
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
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
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
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
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矣按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爲
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

竈丁苦於兼并其二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晒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塲欲煮鹵必有草塲今之塲蕩悉爲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煮鹽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塲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矣然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若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塲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

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述而論之

周用曰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連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衆盜賊日起若先年施天泰龔騰近日黃班頭董琦董璉王棣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私繼而結黨行刼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旋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夫今不爲之計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課流通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緣各鹽塲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松江分司鹽塲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袁浦清村清浦四塲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塲內除清浦天賜㭅海外實該六塲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肆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

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
秋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
兩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鹽卻不許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
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轉買食用餘鹽既不許賣又不許買
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
私鹽宜塞其實商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之
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爲名利在營求夾帶及不繳退引
官司以盤掣爲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有商鹽但求苟免捕
獲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
作弊其實家戶多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
通併商鹽亦俱變爲私鹽各處私犯鹽徒相聚爲害難以處置所以處
置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辦課卽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
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課餘鹽卻作私鹽一切有禁況鹽課實出
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爲今之計莫

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爲三限修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駐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記另報運司查驗量爲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課出場中間若先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幷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肩挑背負幷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夾持軍器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法聚衆興販前項越境淮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目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爲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戶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課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爲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備

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有不同如洪武年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場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不出於官竈丁餘鹽亦不爲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得宜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聚衆之勢官司決難去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未流之弊遂至于爭民施奪誠爲可慮也

胡世寧曰各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何東鹽官自賣最爲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久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請備述之鹽引値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糶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眞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

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朝廷爲彼三事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沿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攖鋒此勢不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黄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塡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又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儲邊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内將一半折銀民情稍便宜勅戸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照水鄉舊價而略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遞年納限徵收解邊糴糧

或如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卻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
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
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
會集一所委官監賣仍令把截場之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
二年通買完足卽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
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願煎及有
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
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
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
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事定鹽課定額止
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上下之費蓋不
一而足矣
嘉靖七年勅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
甘肅米價湧貴由壞祖宗籌邊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引一引輸粟

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保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戸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飢荒價遂騰湧今來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戸輕引銀以來商賈帝嘉納之

胡世寧曰今天下生齒繁於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甚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幷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塡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弭鹽廣鬻而竈丁益勤于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

趙伸曰鹽法之行古謂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矣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塲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塲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家賣窩復取利銀三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能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

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
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
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
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塲積年大包之弊
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頭斗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
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
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課鹽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
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卽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
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
倉塲遠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
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
法並爲各邊馬疋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
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

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府漳西縣二處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議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即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盈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益充用邊軍可無缺馬矣

楊一清曰正德元年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課

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鹽一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餘數倍顧三邊戎廄倒亡相繼支用不敷着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攺得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近年以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年十五年二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既未成緒倉塲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司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摯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塲卸每引仍照例收臥引鹽一錢通共每引該

得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卻依車
霆所奏就池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潦鹽生不及或邊
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
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
得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有查考所宜一切革
罷弘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官輸官後因寧夏借課躭
遲數年怨聲載道合准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
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輒轉影射
難再復之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議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
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提監稽察每季監
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册開報如遇各邊缺馬
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茶馬可興矣
李元薦曰鹽者煑於海而不乏米者出於地而無窮以此易彼誠爲兩
利且可假此以足國用民今天下漕糧運轉南北軍民困憊誠得立法

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鹽各鹽商非運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粟於通州倉方准戶部支引亦如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人規便趨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於穰歲糴米儲積通州等地以待輸納粟不可勝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減運而各處徵正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憊軍民誠萬世之利也

霍韜疏曰昔我太祖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疲今千里沃壤莽然荊榛稻米一石値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于復太祖鹽法乎

又曰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爲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額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廣湖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葢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

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刼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致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塲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

足民亦受賜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存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之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鹽減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

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而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食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爲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也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値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行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

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
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
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勿贖又嚴
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
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年積轄害客商之弊而又擇廉而有才者
一人爲提督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授糧賤許納本
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滯鹽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
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
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
害者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督御史鹽課邊儲
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興革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
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
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
爲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

給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私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招復千日扼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治絞刑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

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刼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耕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刼幾成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跡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驕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流而分其勢乃從徐邳以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知驅民爲盜

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暫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討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于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又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蓋自齊管仲以煑海收鹽利而榷法肇開桑弘羊劉晏輩率用是以助軍興迨宋景祐後西師起募商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劵以所在鹽給償而鹽法邊儲遂相表裏本朝以鹽貨給邊糧鑲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所關軍國最重舊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鹽課司不與焉統計大小引目凡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課額莫多于淮次浙次長蘆山東次福建又次河東歲終若轉運提舉司各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時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

印造給付而諸所開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理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塲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塲經批驗所依數驗掣所過官司辦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還官而僞造引目及勢要挾中者法無赦其煎辦竈丁以附近殷實戶撥充優雜泛徭令歲供額課諸法令犂然具而淮浙河東則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誠重之也洪武中定鹽一引納銀八分至永樂令商自輸邊每引上粟二斗五升當是時內地大賈爭赴九邊墾田積糧以便開中朝中暮支價平息倍商樂轉輸之利邊無飛輓之勞士飽馬騰緩急有備策至良也歲引初無定額已而遂有常股存積之設常股七分歲支以爲常而存積三分積鹽在塲以待塞下之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於是常股有守候數十年不得支者業今改令得並支領往皆資主客兵餉從邊庾受劵不令徑納銀鹺司也納銀鹺司自弘治初司農葉淇始淇淮人爲淮商地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輕請增額准改折色徑於運司上給商便而課增上下交利

報可于是每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無見鹽許本塲買補西北商自是胥內徙便轉販而邊計實肇壞于此今正引雖仍赴邊中餘課悉如淇議矣邊例報中兩淮爲主兩浙長蘆山東搭配淮歲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嘉靖間酌議各邊定價一引五錢甘肅孤遠減爲四錢五分遼東本折相兼而延寧宣大固原薊州山西神池堡等邊皆本色每引支正鹽二百零五斤正支外聽商收買餘鹽三百五十斤上運司銀每引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夫一引所輸邊曾幾何而例得倍收餘鹽內商挾輕貲不越戶而罟厚息誰復衝寒冒險走窮邊開中者也邇來邊引匪近塞諸商不肯報中各邊歲一清商籍主餉計臣董厥事又往往爲權貴強有力掣其肘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于此故糜費滋多而報中日少邊商業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勢不得不賣引于內商內商乘其急益生市心故抑勒減若直利歸豪家囤積引目無筭邊商日益困不應募往者引目未增掣消無阻自嘉靖三十二年邊事告急議開工本鹽歲三拾五萬引埀十

四年不變夫畫地行鹽地非加廣也且又割江廣八府予廣東割南陽
諸州縣予河東而引額日增至于今邊引且壅閣以四百萬計矣邊商
業病積引利在速掣顧什九不能自鬻河鹽而一聽內商掣盈縮內商
慣居積權子母又利在少掣少掣則價自增往往與水商比周作奸或
不截引角私行夾帶或乘乏堅耀倍取厚利且如淮南歲例行八單今
止六單矣儀眞掣鹽所四季四掣今止兩掣矣發賣小鹽包僅八斤例
價六分有奇甚且私擡至二錢許矣往留都差部院二臣石灰山關盤
詰私鹽蓋淮鹽既掣分爲小包皆經數年滷去已淨惟私販旋綑者包
底滲滷必濕易辨自二臣罷差弊益滋甚而強販百艘橫行從呂西安
豐等出港揚帆直越瓜儀隨地拆綑錢神所通上下蒙蔽豸史莫能鈐
巡徼不復問非法也又其甚則若府衛縣巡司捕鹽兵快復且黑夜乘
舟收買船戶地主所偷爬商鹽及竈戶私鹽窩囤零發而身爲盜主矣
又其甚則若應天府屬額食淮鹽四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引復且爲奸
徒越江收買水商解鹽棄包至石灰山下燒灰淋滷擅行煎販者所侵

占而官引國課秪若弁髦矣夫治鹽猶治水也上流日湧下流不疏欲水無氾濫胡可得也矧今胥小竊柄又復奏行新引歲增八萬九邊不獲資供輸運司不獲充歲課朝從中貴人納銀受劵而暮即支掣弊益滋大昔孝宗朝學士李東陽對上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云奏討之內又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嗟乎害可勝道哉淮鹽所由阻壞大概若此若乃所聞於浙則稍稍異浙額引凡四十四萬四千七百有零邊例報中每引費不盈二錢其運司償若直曾不關鹽而領庫價踰年乃給始二錢已復撥領一錢八分二錢者竈丁歲所徵輸之課名酬商銀一錢八分者出自買引內商名引價內商業得引復上官鏹如正價額聽自買正餘鹽共三百三十斤策奇贏較淮稍捷而下場多細過所隱夾諸宿弊大都不殊淮獨其掣分虛實單與割沒一節弊尤甚淮政挨單驗掣不分虛實浙鹽俱商自買補率觀望市價買不足額半告虛單壓掣以避貴糴即實單臨掣亦且多虛往往借他單影抵匿罪引以漸壓致壅淮所割沒上價弁贖鍰悉充公帑浙惟贖鍰聽支消

所上價不可問故淮商之逃割沒之弊在賂監掣官以免浙則官利多
割沒之弊乃在下胥吏快甲之屬百計塗上耳目割沒愈嚴夾帶愈夥
卽有南北二關主盤驗相距運司遠近不齊奸商乃得賄移秤錘止秤
二三以應故事浙弊不盡此此最著若乃所聞于山東則又稍稍異山
東額掣鹽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六引每引例中邊價一錢五分二
厘比賣內商價增爲一錢八分除正引應關支鹽二百零五斤又納課
三錢六分五厘二毫四絲得買補餘鹽如正鹽額又納課一錢復得買
割沒鹽四十斤而此外更有七十斤曰酬勞鹽又四十斤曰走滷鹽每
包踰六百斤乃議罰其商初自運司給領長單底簿引目下場支買豪
且猾者往往用賄洗改司所派定上中下場分擇善地自便越次先支
致有坐困下等場分久不得鹽而國課因以難辦者比出場入鹽園堆
垜有乘七八月水漲賄所官脚夫徑越關而漏掣者比入船抵洛口關
包大者至千餘斤小亦不下七八百斤委掣官類徇私不一中究又或
虛將引名申掣而臨掣則無鹽駕言陸續補數而恣意爲細載其大包

夾帶之弊較更甚于淮浙前赴告派州縣或工壟斷潛入他境就貴價入本境則又創爲挨賣不卽發發必增價至倍有司甚有聽其囑託逼派里甲利歸商害乃在百姓山東弊不止此此最著若長蘆應掣鹽引歲一十八萬八百有奇弊與山東等在在諸弊大致亦相彷彿而議者獨歸重淮浙伏睹會計錄有云閩廣兩省課額無多井池二鹽澇辦亦易長蘆山東之產價廉而課常充所慮者獨兩淮兩浙耳夫淮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徵納之難兩地一律蓋淮鹽困于守支而浙鹽盛于私販利多故弊多無足異者以今相提而論出于奸商之巧牟利者什七出于諸司榷吏之溺職長奸者什三要以未有極重之臣畫一之政總邊腹以制其命肅振剔以伸其法故耳夫國家所賴以助征繕給度支飭邊防而甦民困者計無大于鹺政歲所入可當租賦之半今法寖不行帑庚告匱安得漠然不爲之所乎愚竊據聞見而覈實參今昔以酌中深爲經久之宜備講補偏之術以爲有三策焉一曰罷納銀以重邊儲一曰減餘額以疏積引一曰重鹺官以修實政竊稽往者著收買餘

鹽之令匪止總利權亦以通商恤竈令似難變蓋國初每竈戶歲給工本鈔貫已而變爲官給米粟幷收買其所剩鹽法皆中沮竈戶愈困私鹽愈多不得不以隨場收買之利委之商第令竈得自鬻餘鹽濟法之窮可也商所上餘課猶之正餉奈何不令之邊而令就運司便乎聞之未開運司納銀事例以前諸商雖營內地視邊塞若外窟歲爲辦納糧草荳麥計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開荒蕪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値銀二錢邊以大裕以變令而商業廢沃里爲墟虜益大入米石價五兩庚癸頻呼則今日安邊足用之長策可概見矣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一百引俱從各邊上納正鹽納糧仍舊額餘鹽照各運司每包所上納價減什之一以寬商抵道理費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例絞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二百零五斤餘鹽俱仍照各運司所聽買補額有差革近年大包之弊有割沒卽於正數內扣除勿令得補價帶賣各邊分

倉口中納訖仍分撥兩淮浙長蘆山東等處派塲分支買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凡積年爲商人害者把持中納者悉與革絕引到即與支鹽掣即令盡賣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而又擇廉而有才者一人爲總督屯鹽都御史以督餉勸農理鹽政駐邊腹適中地方以便控制在各鎮得鈐制部臣及鎮巡諸臣在內地得關會巡鹽御史權利病較興除如左右手運司提舉等官有不法輒白簡從事其于邊屯亟爲清理拋荒查覈侵占督責墾種徵收子粒務俾塞下有可耕之地鹽商有可糴之粟行之數年邊商日集邊地自墾邊儲可足邊備益修是爲復祖宗之上策其次則病在積引難消何以疏之使通蓋國家一切軍需歲取給于餘鹽額課邇來帑竭囷虛徵督益急所在業透支四五年皆商所預輸也不速掣此而一旦悉改邊引令新舊兼支且得無中撓乎則有龐都御史之原議可覆行也先是隆慶二年淮鹽大壅都御史龐尚鵬被特命清理鵬公清周咨決策謂餘鹽夥正引必壅於是每引議減淮南餘鹽銀一錢八分所買鹽減七十斤淮

北亦如例遞減淮南每單例掣八萬五千引歲八掣淮北五萬五千引歲四掣每掣各增引鹽二萬積引頓消所爲消引附上餘課亦復足抵減額公私兩便顧內商聚而謀曰邊引數則邊商觭重懼且漸扼吾吭不惜傾貲排成議鵬既去仍行大鹽如故今匪亟復鵬議引必不可消至于淮南行鹽故地如南安贛州吉安三府歲額行鹽九萬九千餘引正嘉間兩廣兵急乏餉暫借三府改食廣鹽二十萬引每引一錢二分共計二萬四千兩八分濟邊二分充餉內該四千八百兩充廣兵餉餘銀一萬九千二百兩解部濟邊致令兩淮鹽去課存餘銀借徵由此剏今罷兵已久相應請還借地停止廣鹽以復淮鹽他如袁長寶永辰俱宜議復勿聽商便憚于遠鬻令得買塲鹽不上堆徑掣更增鹽斤以資盤剝費是亦助消積引之一便計也他如應疏通者亦應如淮例又次則病在實政久湮何以振之使修蓋自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御史分閘鹽課宣德中始令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已而任益專俾查盤清理糾治興革督察文武官吏所在設屯鹽道專勅董鹽務率所屬聽御史要

束法令具備顧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乃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拜雖稍重其選而賢者恆不屑率苟且不任事監司名爲督鹽去御史竄遠禁網疎闊鮮有實政且行鹽地方遼邈非邇歲不能遍歷鹽政弊竇煩夥非久任不能熟知乃鹽院巡歷僅一期月輒循例以大差行商之利病官之臧否未必深知即知之又逆知其不可久而一切以傳舍眂之毋惑乎諸司之振而易弛弊孔之塞而易開也合無比照印馬屯田事例凡知鹽院者題請明例責效三年報政用以風勵諸司至運使則以二千石充之而運司則簡任乎尚書郎之廉能者若夫運判提選等官非科目特達者不授果能治鹽有實績兩臺特薦不次陞擢以明示朝廷得人之勸其或溺職輒凜凜三尺議其後凡場所等官有令奸商多綑載者梘徒把持因緣爲奸者秤掣驗革不公清者及不待鹽數完足而據申掣者竈丁輸鹽不及額及不照官引私賣者私屯引目者引不截角統心重復影射者運司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凡行鹽地方鹽商不如數裝載入境覿望漁獵治在商

商入境而私增市價消引不如額治在商及牙儈有司不令商盡消額引或受囑科派民間治在有司弓兵捕役主盤詰縱大盜不問且與黨互為奸為私鹽盜藪者治在巡捕巡檢等官屯鹽道率若屬嚴糾舉有不恪者黜官務擇人人務任事法雖貴必伸弊無小必剔吏部以此課諸司都察院以此課御史責實考成毋徒文具應故事昔劉晏之掌財賦也以為辦集衆務要在得人匪通敏精幹廉勤不任用要剔之官精擇名流勾稽之屬必委士類今誠倣晏遺意責成主者何憂乎鹽法夫物必先腐也而後蟲始生法必自壞也而弊始叢鹽法之不舉大都厲階於納銀潰防於私鹽而後寖決裂而不可收拾耳巨細兼修標本並藥圖之此其時矣或曰昔主輸邊議者不乏人率多中格且邊內商久相軋得無多不便乎是不然人情趨利若騖利在邊走邊利在腹走腹銀盡輸邊則引額多引額多則報中便銀不輸運司則解部秤頭小脚省轉買引目費亦省內地富豪懼失買業不憚重繭營世產塞下與邊人自頡頏而邊人一領勘合赴塲親支亦兼收內地利何相軋之與有

或又曰餘課議減什一以優商歲所損何啻十萬顧不虞歲供百萬之多借解行且不繼而虞損微額非策也且可令割沒鹽官變價以抵此額應不至貽歲會累況戶曹所省轉解諸塞水脚及道路供億費復且不貲或又曰開邊引先疏積引復龐都御史議是矣第巨豪巧圖厥私力能驅鬼哆侈之吻何所不變亂焉曰此惟國法輕而國是易淆故耳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爲夾販高皇帝大震怒曰我纔行一法乃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今誠懸重令以威不率而謂敢中撓者否矣或又曰淮故地改隸廣亦兵餉是供曷言乎可復蓋廣地半鄰海洋半阻林鬱鹽法疏而所供歲額亦甚儉在海販徑得赴郡邑所僉定埠頭鬻鹽無鹽無禁十不報一而岸商徵課有成額旣給引咸從埠頭轉市又往往爲徵督所逼累以故私販益夥卽所轄西粵且病兼理之難令藩司特差官給價數萬歲入海南糴販下同商賈而江廣遠在嶺北法益難加況初題借僅僅給餉四千八百兩助一時急奈何令淮損販籍乎故今以爲復之便或又曰鹽法壞非自今議多龐雜屢遣專官迄無成

效久日益日澄清也者不知有任事者有任任事者任一耿九疇而弊竇悉清任一鄢懋卿而阻壞轉甚人非其人何云能任故曰有治人無治法知要之論也今天下亦不可謂無人簡任謂何耳抑聞之利不百不議與害不百不議革以今權利絜害蓋不啻百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稽弊慮終握算貴周昔宋司馬光之議新法也有不便輒爲釐革獨秉國成不淆羣議今鹺政一何牽制之易而果斷之難乎蓋鹺擅途也其入彌擅其斷彌寡是必有淡然無欲之心者乃有毅然獨任之心嗟乎安得廉能忠公之長當握筦持籌之寄一意爲國計策長久有死無二爲之北面所欣慕焉

張時徹曰管商伯者之佐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商鞅開阡陌而廢井田則壤成賦斂之以時民未甚病也仲乃課鹽筴而盡歸之官民始告病矣蓋鹽乃天地自然之利非有藉于人力也民生所資以爲養不可一日闕也今專之公家厲禁日嚴而犯者日衆是阱民而殺之也如不得已計天下鹽課歲入之額加稅于戶口土田而盡弛其禁則官

省追捕而民免刑戮不猶愈乎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外編

戶部五

鹽法後

前言

往行闕

劉健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六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五

鹽法後

前言

郭鋆曰祖宗朝鹽法舊規兩淮額課鹽共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一百斤兩浙額課鹽共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二兩長蘆額課鹽共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山東額課鹽共六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一百八十四斤七兩並無額外餘鹽之數本部每年各邊開中額派并補歲用不敷俱係前項引鹽至于餘鹽委係近年新增應該革去但嘉靖二十年以前開中者商人有已納餘鹽價銀在于運司未曾起解有已下場買有餘鹽在官見今聽候掣摯納價所據前項鹽價并一應事宜似應通行議處每遇開中務查本處急

缺糧料草束城堡方許定與數目令商人上納選委廉能官員監收完足呈報重覆委官查盤明白其糧料草束務要新鮮乾潔不許插和糠粃沙土及腐爛不堪等項亦不許將積有餘剩糧草去處希圖價賤重復上納及孤城遠堡通同作弊幷假以按伏免支等項爲由有名無實冒破錢糧致使利歸奸狡軍士不沾實惠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後開中引鹽每引遵照舊規只許正鹽掣摯其額外餘鹽盡行革去如有夾帶多餘之數就便割沒入官應變賣者運司變賣價銀解部轉發各邊應用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理疏言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旣

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商竈俱利而國課充矣

萬鏜疏曰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爲鹽法之設其重在於足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所謂通鹽法者槪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養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議題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如原在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上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佶疏曰添刷引目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足法也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

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上納賑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疏曰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合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為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已及百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部奏稱不便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

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濟銀米餘鹽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名中納不許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即以私鹽論問罪沒官其正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部轉發而脚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

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販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煑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卽今陜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孰輕孰重况巡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蓋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脚價與其轉運於邊鎭奏討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

糴一引可獲二引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儲足供近年以來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較然尤明至於革虛中賣窩之奸祛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愚臣所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李濂曰甚矣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爲分司者三通泰淮也爲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曬而鹹鹺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濞鬻海致富卽此地云是故司鹺之吏往往沉汲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數運司之長多以墨敗夫鹺司利之府也鹺之斂散紓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動者鮮矣嗟呼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僨乃績輒怏怏恚曰職累我也豈不大謬哉

胡松曰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鄰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爲不少屯田久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諉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墾也至於鹽法一事則固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來運司以商人困弊不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賈之術安邊足用之道何不善之有奈何法立奸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托撫臣撫臣畏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息至於躬身轉販正直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縉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則可坐收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六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之不若其支鹽也則有俟候需索之費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價所苦人

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摧北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不惟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爲之痛恨也望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令凡沿邊之人無問車芻石粟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既無勢豪之占據既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益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饒臣請伏誣妄之戮

吳公廷舉曰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原額大引止耗鹽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舉司臨川等六場額辦先因隔涉海洋正統七年知府程瑩奏奉勘合

准令每鹽一大引折納米一石送瓊州府所屬州縣附近倉上納尙餘
博茂靖寧等二十三場生熟鹽場分引鹽自景泰天順成化年間或因
流賊刼害或因竈戶逃亡或因豪商害人或因鹽倉倒塌近年止是驗
引收銀類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與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費熟
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三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五釐生鹽場
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納銀一錢中間遠近逃亡死
絕無人辦納而見在竈戶飢寒困苦無銀代販者其數亦不少也遞年
縱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鹽課銀不過二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
撫重臣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因而立法漸次講求之後每歲所入
除正額之外鹽利銀兩約有三四萬兩其爲法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廠
廣西則立於梧州廣東則立於肇慶南雄淸遠商人到彼提稅者每正
引鹽收銀五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鹽引許令自
首每引銀二錢每一引重二百斤每鹽一百斤分爲二包每鹽一包除
耗鹽五斤准除蒲蓆藤綀斤兩此各廠盤鹽之法之大槪也其他鹽船

經過潮州者有河度門廣濟橋委官盤之經過惠州地方者有府河委官盤之經過東莞地方者有西河埠委官盤之若鹽之散入廣州河下幷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增城從化等縣海洋港汊八達四通而巡檢司各市鎮各墟市散賣者又該臣受詞給票發廣東提舉司書塡比號以發賣之於商人水商所納有公櫃銀有餘鹽銀牙稅等銀其名雖異其實則同總謂之軍餉也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年矣商賈通融府庫充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糧餉自天順成化弘治年間未嘗有所起解赴部也兩廣自立總府以來征勦蠻賊計滅土官每次用銀輒費十餘萬兩臣固未嘗見其科派州縣求助於鄰封請乞於內帑以有前項軍餉銀也卽今廣西地方廣州番禺從化有山賊新寧順德有海賊連山連州有獞賊南韶二府則保昌新昌有獠人猺人惠朝二府則龍川河源程鄉有土賊流賊不時出沒或殺人放火或劫財搶牛或擄去職官或姦占婦女或打破箱關或攻圍館驛或僭稱雷王長沙王之號府江二處父老延頸以望王師設法圖勦急於求救危若綴旒只以府庫空虛

故斂手不敢舉事且如惠州近日申稱官軍折俸銀該一萬四百兩使司庫內無備兩年不曾放支又如近日參議羅榮僉事胡恩在惠潮截捕會呈二萬餘銀僱倩打手糴買軍粮府庫無銀累行不報今日兩廣地方盜賊隨處生發者正由任事官員諉以軍餉缺供而無志於討賊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而放膽橫行且復畏禍不言是以徒取充位使有意外之變不知何人肯致匪躬受命之節乎何人能立旋乾轉坤之功乎乞行原差內外查盤官員欽照原奉勅書止將遞年存積鹽課并私鹽船隻囚徒銀兩起解赴部其他軍餉銀兩留備地方用兵可也又曰兩廣用兵全資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於商而不取之於竈蓋竈丁所辦之鹽則專備客商支給並無額外徵備軍民支用之數商人之領官鹽有限收賣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自天順成化弘治至今都御史葉盛韓雍吳琛朱英宋旻屠鏞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瓚劉大夏潘蕃熊綉并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盡革而法不盡行所以或奏請施行

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置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淸遠商人到場投稅者正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鹽引許令自首免其沒官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槪也相沿行三四十年商賈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鮮晃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擧司鹽引許從梧州往廣西地方幷湖廣衡永二府發賣鹽每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集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引准令自首每引抽出二錢蓋一引只照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照鹽六引係巡按權宜茲欲止照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令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

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淸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之鹽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猺雜處寇盜縱横連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遞年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項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貯有銀兩各有頭項難把別項支用遞年征勦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於此捨此別無出辦之路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無餘積比一舉動輒告缺乏況商人許令自首仍有不盡之數今不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得言是縱商人以罔厚利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爲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且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客此等之微則出自商人與竈萬無相干以之恤鹽丁非臣所敢知也況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

官准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販納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而縱私販虧官而悞大事以此措軍餉又非臣所敢知也即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軍餉日虧錢糧日減况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决難輕易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孰得而私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之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引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人犯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者事發俱問擬枉法贜罪一體照例充軍仍行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雖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

缺乏之憂矣

又曰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俊巡撫僉都御史葉盛題稱江西南安贛州二府相去兩淮窵遠溪灘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於廣東客商有願贛州南安二府發賣者每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錢以充軍餉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益處置將往南贛衡永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則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治初年間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則是每正引一道照鹽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餉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鹽一千四百斤矣此外鹽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自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賞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地方凡百所需節報軍情總府特此以無恐其於地方甚是有賴但客商惟利是圖中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鹽至今無人願買堆積年久豈無地氣浥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恐

他日減價與人人亦不買其勢必至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計所係亦非細故也臣又查得見今賣引則例官引一道原擬賣銀三錢而商引一道民間時價只賣銀一錢六七分多亦不過二錢之上所以水客懼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背官乞將見在商人存積鹽引盡令開報每到官每引止與官價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銀於軍餉銀內借給將地方原中鹽商人省發回鄉別尋生理不許久住廣東投托勢要坐埠行鹽致累鹽法不欲告領官銀自願守候賣引聽從其便仍與官鹽引相兼行鹽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止收銀二錢減一錢五分如此數年亦有賣引銀八萬餘兩起解戶部預備三邊糴賣糧草支用其借過官銀賣下商引發提舉司賣與水客每道折銀二錢蓋資其所入贏餘補官引減價之值非欲以為利也前銀解赴梧州軍門以備行軍賞功之用如此而行立見府庫有充實之效鹽商無守候之難亦官民兩利者乎

又曰大明律令一款凡監臨官吏詭名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

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各邊召商上納糧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者俱發邊遠充軍干礙勢豪參究問罪臣聞故老言國初法令嚴明但有犯者必刑其人必沒其貨監臨勢要不敢中鹽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貪是以欺壓鹽司憑脇權勢而肆然不憚分在平等鹽司者囑托造請而冥然妄行別處地方臣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員明使家人舍人或令軍牢件當靖江王府長史托以關支戶口食鹽爲名明起關馳驛使令內史儀賓等官校尉軍牢等役坐支廩餼買引行鹽利己是圖然市買則挾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賣鹽又不依次序高檯時價巡撫非不知此念與同僚難爲禁察屬司非不知此分在治下豈敢抗違兩廣鹽法極弊大壞未有甚於此者也臣又體得兩淮浙江河東長蘆俱有御史一員巡鹽況廣東鹽與各省不同正課之外別有軍餉內供西北之求外濟東南之急乞行兵部查照舊規奏差御史一員前來清理軍伍就合兼管鹽法既可以革勢要行鹽之弊又可使邊方軍

伍之清一舉而足食足兵軍民大利地方大福無踰於此矣

張鹵曰鹽法者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免益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利弊更莫支嘗思昔宋皇祐中關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又如解池之鹽所遺大半而苦於撈取之不時於鹽之利尚可取盈而拘於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可知苟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其於鹽政非小補也

季存文曰居王之土爲王之民而歲輸鹽司之課者竈也中引于邊給鹽于塲而歲取三倍之利者商也無中鹽之名有鬻鹽之利而致國課之日壅者民也受朝廷之官玩朝廷之法而與商竈交手爲市者官也此四者鹽法之大槪也請先言商竈之苦次及商竈之弊與其所以防商竈之法可乎市中之傭者率多竈間人胼手胝足殊不殫勞因問之曰爾辦爾鹽爾輸爾官爾安爾室家日計國課不過三斤餘鹽耳何乃自苦如此傭者大戚汪然出涕曰公知吾傭者勞苦之甚未若辦鹽勞苦爲尤甚也往者鈔法之行每鹽三斤給鈔二貫五百文今鈔一貫止易粟三升耳貧民徒領草塲日率老幼妻子以供國課盛夏隆冬焦勞萬狀而飮食尚且不給焉不幸風雨漂折且未免包賠以足取盈之數吾民方嗷嗷焉求一日安其生且不可得而敢惜夫爲傭之勞乎哉以是知竈之窮其苦有如此者又嘗往來淮揚間見途之流離不堪者問諸人皆曰此嘗中鹽而爲商者也詢其故則曰吾祖居于是吾父居于是維時中鹽于邊不過輸粟以供兵餉繼此折銀遂至一引納銀至七

錢矣兼以官司朘削餘費不貲每鹽一引工本輒至二兩且竈民煎辦不前淹滯歲月關津盤詰往來甚勞河道險阻率多蕩沒以至本且不給乃復加以稱貸所入者微所費者日復一日如火煎膏是以顛沛流離至此極也以是知商人之窮其苦有如此者夫鹽本天地自然之利國家以邊餉大務藉此以爲通融之術愚以爲欲救竈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請得備數而悉陳之夫竈民之所賴爲生計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買之外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又有乖于國法似宜倣正統年例除竈民所辦國課外每餘鹽若干官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鹽卽爲公家之物俟商來塲給鹽之時竈民或煎辦不前者卽以本價當官給領其銀收貯以待取用庶幾竈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待似爲策之良也至于竈民之身家富厚者則必嚴國課之徵除隱財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戶辦鹽如民間當差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於

富竈也竈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足鹽之外甚有斂竊竈之餘鹽入爲己有以罔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竈也然又聞竈民之富者交結本官場以營己私貪官亦利其饋遂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此不惟體統甚褻亦且流弊無窮今宜下巡鹽御史令其嚴督分司詳加緝訪敢有仍前狥私者許分司官指名申究本場之官聽御史痛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竈無所倚仗不敢罔法行私而貧竈亦得寛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竈之弊者莫若弛餘鹽之禁而尤必致嚴于富竈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至商人中鹽者多棄父母背妻子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其幾及其鹽既通行仍復爲私鹽所阻以致國課日壅商人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夫竈主于辦鹽而民主于辦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賣又其甚則至昏夜刦掠商人鹽船爲之一空各場及巡司官既安于積弊難除漫不

經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啖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鹽徒反出鹽數包送爲功績差人僞齎至官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羣差人苦于力不能勝遂姑爲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臣既阻于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于小利之是就以致私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下巡鹽御史令其嚴督分司以及場官巡司俱宜率領弓兵以時練習如鹽徒所聚多不過百餘人耳茲宜三倍其數日加訓練武藝令其捕捉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即給與本鹽仍加重賞則人皆樂于激勸則鹽徒亦有所畏而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于富商之有力者每挾帶餘鹽甚且每包輒重八九百斤鹽所失於查盤或反受富商貨賂者則必嚴爲隄防凡鹽到所日一一稽查如有敢干犯禁者即追沒原引仍置之法凡所在官司通同作弊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儆而貧商之鹽亦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窮商之弊在於重私鹽之罰而尤致嚴于富商者亦以其勢相爲低昂也夫

商竈之窮者旣加以存恤之仁商竈之富者復裁以斷制之義民之私鬻者法有明刑官之貪賂者國有定憲行之數年而鹽法有不行國課有不足者無是理也是故淮揚之鹽甲於天下舉淮揚卽天下可推也司國計者圖之

鄒德溥曰管子之稱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又曰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生其策要歸于巧取當時雖以此富齊雄天下然齊民之禍胎焉晏嬰與叔向可覆已秦人鹽利至二十倍于古漢接秦弊雖省其賦不領于天下經費然諸侯王得擅之吳王至以此附衆與逆節而富商大賈轉鬻居利財或累巨萬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孝武用東郭咸陽孔僅言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私鬻者釱左趾沒其器物已用桑弘羊言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鹽官之設自此始孝昭時賢良文學稱天子富藏于海內毋與天下爭利願罷鹽鐵官便民而弘羊竟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中國之本終不得罷孝元罷之三年卒復用後魏時甄琛表請天子

富有四海何患于貧願弛河東嚴禁而王緦曰聖人優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非專爲大官用孝明雖用琛議暫罷之竟以豪貴占奪近民障格卒置官監檢焉唐臣理鹽者最稱劉晏始年利纔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利祿並仰給焉晏故因民所急而稅之然括利竭矣穆宗時張平叔以榷鹽法敝請官自糶可富國韋處厚韓愈力陳其不可乃止周顯德時食末鹽州郡多私犯犯者類自顆鹽界於是上曰吾知所以熄之矣遂割曹宋以西以餘州食顆鹽宋初置建安貯鹽漕艘歸輒令帶給江浙湖廣諸路所謂轉般之法也鹽引通費省又因予漕艘資雍熙時令商輸粟塞下優其直給江淮荊湖顆末鹽用以實邊省漕輓開中之法自此始初周世宗克河北鹽榷均諸稅名兩稅鹽錢其後稅已納而復榷仁宗用張方平言令立罷之民大悅明興于天下產鹽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課鹽有定額行鹽有定界大抵兩淮之鹽出于海待煑而成千古所稱散鹽者也其鹽行于江西湖廣及應天等處九府最廣最當要故歲課最多

計七十萬引有奇兩浙鹽如淮其鹽行于浙江及蘇松常鎮次廣次當要故歲課次淮計四十萬引有奇長蘆鹽如浙鹽尤賤以其獨行北直隸及衛輝彰德兩郡地稍狹故歲課次浙計一十八萬引有奇山東鹽行其省及徐邳宿三州地狹稍僻故課額又次長蘆計一十四萬引亦古所稱散鹽者也福建鹽獨行其省歲課計十萬引有奇其鹽與淮浙類河東之鹽產于池古所稱形鹽者也池故自結鹽不事煑然必自南風起乃熟國初鹽花最盛故其鹽行于山西陝西附以河南數郡而遼東亦與焉歲計四十六萬引有奇廣東鹽亦獨行其省地狹故歲課僅四萬六千引其鹽亦如淮北之鹽行跨廣西貴州益以東粵數郡然歲課乃僅一萬九千引其鹽產于井曰形鹽四川提舉司一雲南提舉司四其鹽并產于井或曰黑鹽或曰白鹽煎熬最難最少故歲課僅僅以斤計皆各行其地充用不當于大農國計通計天下海鹽最多最益邊亦最多弊國初商人輸粟若銀于官官給引目以次支鹽鹽塲命曰常股後以邊儲告急商人困于守支不樂飛輓乃別儲十分之三以待開

中越次支給命曰存積存積行而常股滯商人或待數十年得支甚乃及兄弟妻子代支故商困國家令商人輸粟于邊而給之鹽引其輸粟寡而償鹽厚商人競其利募人種粟邊地而輸之不煩輸將而邊儲充實因得爲守後用葉淇言故納銀太倉商人以此不種邊粟邊粟益貴而仰給內帑國與民交病矣國初每引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廣東海北等處給鈔二貫每鈔直錢十而又復其雜役給之蕩蕩繼而鈔法不行一鈔僅易粟一二升而蕩蕩又爲總催兼鹽官復侵削以故竈戶困國家令貴勢家毋得中鹽一切奏討絕弗給已而奏討者衆因以夾帶奏討一分夾帶十分支則先支掣則先掣已而貴勢又陰擅之商利壅焉河東地初開三門塞其內外水不入而鹽花盛而典者貪幷開其內外水入而鹽板壞加以水潦不時鹽不給比年預支商銀無償至損宿儲奏補浙竈戶工本既薄餘鹽又禁不得鬻奸豪之徒私貨餘鹽聚衆持戈高檣大舶出沒江湖官軍復啗其利陰縱之于是官鹽益壅而國課虧河東鹽既不足商人往往參和沙土倚官強市諸民買之不貲而花

馬池鹽方盛山西民利食之長蘆去開歸近開歸民利不歸于民又非計也國中民利食之于是私買者衆私鹽不可禁巡官往往舍大猾而辱民獨罹法矣洪武間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五升後乃加至銀七錢益以買窩勸借一引至費一金有奇商人是以高估取贏民坐困儀眞抽墪定以船滿千號乃抽久者積三月始得度商既失鹽益高估又鹽至不時富民因居鹽待估估益高而江西湖廣之民滋困夫榷鹽非得已也又使商竈居民三受困而邊餉不行鹽徒之害且濫議者猶曰無動愚竊惑焉愚計以爲有當修復者一有必不可不議處者一輸粟與輸銀之利害今天下權之矣然而不敢議復者恐商驟無所得邊粟且國方資用不能減其直也不知此令朝下而願種邊粟者夕起矣邊粟既多省輸所減且倍有天下之大欲爲定餉固邊計不能一暫損其利而需後效愚竊以爲過也故曰修復便地產之有餘不足此天也即弘羊晏無措矣產不足者而必廣其行官不爲市則商恆輸其所不可償官爲市則民恆市其所不可食非計也產有餘者而必狹

其行官不爲禁則民之利不歸于官官爲禁則地之利不歸于民又非計也國家定界毋亦因民所產民所宜耳今奈何局于故而使國與商民交困故曰更定便積船而總掣此船抽課也然必需其千而後掣何也憚于勞而不圖民便怠也避多抽得利之名而厲民以自掩欺也試一便措掣商人得速積贏則利商商利速沽則直必輕則民又利故曰破除便夫錢之行于民便也然而間者行之素所不用之地民輒病何也況鈔法鈔一貫直錢千小民之用類十錢二十錢耳持此將安分之其不願受必也不受而不加之刑則不行加之刑則民必大騷是以恤竈之故厲天下也故曰便之不便竈戶之工本既薄而又禁其餘鹽不得鬻是困竈也官鹽既貴又不足而禁民不得食其餘鹽是困民也且民之有私鹽也將安得之必餘鹽也餘鹽不收鹽徒得挾竈丁所必賣民所必買以要利雖日捕私鹽何益官誠下令以鹽徒所收之直收餘鹽而即如其值以授商商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沽諸竈竈亦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私鬻商與鹽徒者無所得不禁自熄矣而官鹽自

此得通故曰收餘鹽便

蕭彥曰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忽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起支報納以救目前而舊商壓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曬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陝者則曬者也曬鹽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不嚮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鋪里承買而民間食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力易曬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生遇風雨調輒生而盛今澆曬日行鹽根日薄矣曬鹽不減而欲鹽之生復不可得也顧曬鹽非得已也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曬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昔丘濬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有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割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

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算可也每年鹽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賠課之苦在鹽丁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管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既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百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晒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南額課應否暫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捄弊安民之大端也

錢公椾曰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眞定以西爲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生鹵之徒無旦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澤斥鹵之尤積潤之鹻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宋慶曆中有上封事者請榷淮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

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邊民怨望非國之福黃
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
運鹽使司滄洲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塲編集順天等府
屬邑竈丁旁海煑辦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軍渤海
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之悉盡地之利也若夫眞定之西深趙冀屬
數邑微鹻少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譬若瀛渤海中之半滴耳有
之不足增國之課置之不足廢國之法聽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榷之
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
鹻州邑不過數處其鹻疎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鹽者不過頃畝中
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榷誠有間矣况擔負出入不越眞
定之境纔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爲之也且玆畿內
鹻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歲無不均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倖
漏免其坐鹻畝在籍無非貧下之戶其鍊鹻代耕而輸國之稅救口不
贍無不煢煢可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貧窶隻弱萬無大

夥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眞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凶荒之歉滹沱泛濫之虞滄鹽巨商每嫌山陸之遙不肯自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鹻月報藍縷之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優畿輔也

許國曰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竈通商不專于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講求者莫先于處置餘鹽謹按各邊主客兵饋餉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絕遠之地民力難于轉輸開中于邊使商爲之飛輓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牟利非重利無以驅之國初屯政修舉近邊之地芻粟頗饒商既易于上程其富厚者往往什伍其家僮開墾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家中納之事于是粟益饒而價益平又稍稍得其什伍溝洫以助邊守法至善也若夫國家經費豈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八分而竈丁煑鹽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所取于商甚薄而所給于竈甚厚取之甚薄故商樂于報中給之甚厚故竈勤于煎辦商竈兩利而國課常足然要在

于外實邊儲內使足用國家無所利之乃其利常在焉當是時竈有實惠商有餘利邊有餘蓄而民食鹽獨私鹽之禁甚嚴當以絞刑而明著于律若是者何也夫竈丁既給攤蕩草蕩而有工本則其鹽皆在于官而其餘又給官鈔以收之如此而私相販賣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何說之辭今之鹽法已屢更而非國初之舊蓋其弊在于無以處餘鹽而何惑乎私鹽之壅正課也考之立法以來其始弊在占窩已而弊在守支已而弊在奏討已而弊在折納今朝廷之上處置得宜數十年來不聞復有奏討占窩者矣今邊商賫引照支雖親屬不得冒名代之于是有守數十年身死而不得支者今既許其撥通以買補而守支之弊革矣自葉尚書疏請運司招商解銀戶部于是開中內徙邊儲不支今既修復舊額量收本色而折納之弊蠲矣顧于通商惠竈處置餘鹽尚猶有可議夫商中鹽引其始納銀八分永樂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四錢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爲五錢不啻數倍矣既賫引以來宜取償于官而又令買補餘鹽而餘鹽既自

買之又令納價于官如正鹽之數則又倍矣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賑濟之例其他需索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所以通商者未盡也竈𢪊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正統後始勸借各商易鈔爲米弘治後復勸借各商易米爲銀今鹽一引止給賑濟五分矣然又侵漁于官吏剝削于總催而其所賑者或空名鮮實矣竈種民田止于賦稅無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竈亦雜差矣𢷬塌或衝于海潮草蕩或併于豪強而正課間又使之納銀是所以恤竈者未盡也商之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竈之工本既微曾無俯仰之資顧復僉其雜差取其折色至于額𢪊之餘苟不爲之官買而更禁其私相販賣然則竈何以爲生商何以爲利哉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私橐矣顧官收之則羡米無從出商收之則影射易爲奸吾以爲影射之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之令實變通之長策故官收之煩不若令

商白收之之爲便也今天下鹽課惟兩淮最多而課鹽之弊亦唯兩淮最甚他不暇論姑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官既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竈之貿易則此三百萬者適以資鹽徒之私販耳故莫如廣買補之意著爲令曰凡商人在塲但先報名于官而聽其自買雖千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三引給以照票掣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者盤出以私鹽論絞勿贖如此卽三百萬餘鹽卽屬于官商矣竈亦有資以爲生且人人勤于煎辦矣鹽數既多然後減其納價之半以利商而增其納賑之半以優竈不亦可乎又必寬其期限緩其剳罰淸其塲蕩免其科差庶幾乎商竈兩利而餘鹽得所處也或曰餘鹽多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于官此亦一說也頃歲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餘鹽本未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爲鹽之壅否不在于是假使盡蠲其三百萬之餘資鹽徒卽私鹽盛行而正課亦壅壅則均耳棄之私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爲得也第增引則鹽利歸于邊附餘則

鹽利歸于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于是引貴而內商困較其利害亦略相等吾欲變私鹽于官商故不惜遺利于商而謂官可以無禁欲藏國課于竈丁故不惜遺利于竈而謂引可以無增且鹽法之初立惟其足以濟邊而國無所利之也今之言利析秋毫矣多方之費鹽課需焉既入于部者寧能盡送于邊乎雖其名亦曰解邊然十之二三耳至于邊之開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商人一身三方支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值况復加以工本之額利益微矣夫商得利而來必以失利而去竊恐異日開中且有觀望而不赴者其他事宜具在嘉靖十四年部臣疏中可考也

王朝用曰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為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並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竈丁亦不甚充額鹽尚有四十萬有奇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閉曠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

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竈近濱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于辦價况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者亦一時優恤竈丁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塲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于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幷割算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塲兼派又該銀一錢共增解價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解京已增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非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

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竈鹽旣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蜂集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於私是禁則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旣多則二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徧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可得而平私販亦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時巡鹽御史有奏開殘引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有旁引私商各色上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

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商爲名是矣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多爲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者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賫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者一體支領買補掣銷仍照例嚴加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釁端則地方之幸也商竈之幸也

李文清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越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

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圉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塲額鹽一引給米一石准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

或勳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餘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繫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蕩蕩歸其兼併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支是以鹽價涌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則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鹽之利不爲奸人槖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閩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儆察有加焉猶日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吾恐其患不獨邊計

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源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覯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踐焉耳

申時行曰河東之課原仰天時不藉人力其以澆曬充辦者非土宜也召商中鹽原聽其樂從不強其所不欲其僉同辦課以爲逋負而責之者非法也

焦竑曰自管仲興鹽筴之利而後桑弘羊劉晏之徒用以富國宋雍熙中始有召商中納之例無輓運之勞有實邊之效誠良法也而今實行之朝廷之價值有定則商賈之支納有常期其始固無弊也夫何存積之例起而常股之法微商肆其假托勢要從而沮壞商賈憚折閱之重病守支之難故召募雖勤上納寖寡鹽法于是乎大壞矣爲今之計先痛革奏討殘鹽之弊政與賣窩買窩之故習嚴敕任事之臣不得曲狥權貴之請以撓國法有違者以貪暴不謹之罪罪之若夫商人之厚貲者亦頗知畏法自重不肯鑽刺勢要揑造詭名爲此者大抵其中之無

籍者耳請遇開鹽之際先令上納芻粟完足然後大集羣商於公廨面使互相保證必有眞正姓名方且給與文引其運司之出納仍復常股之規按次以支使巧捷者不先期而挽阻定秤掣之限歲有常期使巡督者不避嫌而稽滯且優恤竈丁盡蠲宿逋與之更始設法通融令鹽利所入與所出者常相均稱如此則商賈流通鹽法庶幾其可行乎昔漢之榷鹽也官給牢盆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弭盜賊之禍宋之轉漕也置倉于眞楚泗諸州聽以回船載鹽給與脚直故其時鹽得轉搬而又以舒漕卒之困是二法也亦可爲今日用乎誠用之或足以濟舊法之不逮矣竊見今之銓部選用運司官員類取聲望不揚資格稍下者爲之其間有能自振拔者亦甚鮮矣然則何以責其能舉職乎宜深懲此弊遴選才賢以充其任

□□□曰惟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法尤爲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濱海鹽所從産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

通則課爲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嘗設爲禁戒而偵捕吏兵自以徼倖非常不爲鹺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徼倖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往往皆見拘執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於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緣法爲虐者猶有禁戒之令直以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爲低昂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不得以牛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尚寄於可援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鬻第轉之於淖漉荒鹵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果蔬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鹺名橫被譏求是下自爲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栢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戢橫刷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爲一方著蔡部使者至郡

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爲告余公爲慨然出禁
於是任載負販之家曉然知其所鬻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
捕吏兵亦洒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覬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
爲郡晉江邑侯朱肅庵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之於是鹽之鬻
於民間無異果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集於新橋
梧溪之渡近渡居民常資以爲生其黨王憲達羅德静輩甚感司徒之
德羣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
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爲民病者蓋多矣爲
使者有如余公爲士大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决行推此
以及乎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
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
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
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有不問而告乎其爲此記蓋嫌於爲不問之告
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又曰開封等府州縣官吏鄉民戶口共一百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口每年納過鈔六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貫共該支鹽六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斤其前項鈔貫雖行年年徵納所有應得食鹽積年不增關支成化十九年該河南布政司奏蒙將所屬州縣自成化十年起至十九年終止納過戶口該支食鹽查筭總數本司差官前去河東鹽運司關支續據本司呈稱成化十八年六月以來節被天雨連綿山水泛漲地堰衝開鹽花不結以此前項食鹽雖是奏奉勘合一向不曾關支乞勑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舊例轉行河南布政司委差的當官員於附近軍衛有司量起軍民人夫前去河東運司將小民該支食鹽或照前項年分或量撥四五十萬聽令撈辦驗數堆積在塲公同運司官員照依彼中時價變賣銀兩解司以補衛所官軍各年未支糧餉庶使戶口鹽課不致虛設官軍俸糧得以補支

□□□曰小鹽池引鹽由固原以達平巉道途相距幾至千里原設批驗鹽引所于靜寧州蓋酌道里之中以立譏察之法無非禁私販以行

官引之意也後因達賊窮據乎河套乃開設重鎭於固原兵馬錢糧一旦屯聚於此而閭閻市井全無生理之計所以前總制尚書秦紘將批驗所奏改固原蓋欲借商賈通融之利以爲軍民長久之圖人情事勢亦俱稱便後總制王瓊順商人之情乃復有下馬房之改批驗與出鹽之地旣相密邇則固原兵備衙門自難遙制重冒侵漁之弊信不能無況下馬房坐享無故之獲而固原州頓失可望之資非惟人情得失之際有所不堪抑且地方輕重之勢不可不審所據相應俯從具呈到臣部查先據原州衛軍民呂奎李成等連名告前事以經批行該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靈州小鹽池有鹽課司內一路商人支出引鹽經由固原達於靜寧州分往涼安會等地方發賣故先設批驗所於寧州後因達虜出沒而固原當虜之衝要害之地也弘治十四年該前總制尚書秦紘議奏立鎭屯兵以固驗守以禦虜患但地本荒漠人不樂居又該本官奏將靜寧州批驗所改設此地軍民資其貿易自寓安集之方官司集其羨餘少幫里甲之費況有按察司兵備官鈐制之引目按

發以考其出入鹽車就地以稽其往返庶幾經久之法也嘉靖十年又該前總制尚書王瓊具奏將前批驗所改作下馬房亦無非欲便商民之意耳但固原城鹽利既失客商遂去生意隨散於閭閻公用併累於里甲蕭疎之患科擾之害起焉况下馬房密近小鹽池人易作弊又有苦水板井大狼崇信預望城等處俱私通之路中無兵備官鈐制以致秤掣則一引再馱車載則諸徑雜出私販盛行官引多閣此則利徙民貧彼則禁疎弊起皆不可處者也故里老人等鳴告復舊守巡各官會議相同如蒙乞勅再加查議合無照前總制尚書秦紘原奏事理將下馬房批驗所仍舊設於固原州遇小鹽池支出往平涼安會等地方發賣引鹽俱由此批驗所兵備官就近譏察革其奸弊兵備官亦不許別立煩科以困商人脚戶則不惟邊鎮軍民至計而私鹽亦可以禁止矣天啓元年侍郎鄒元標疏曰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龍遇奇孫之益其選也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

異議行超遷之法卽諸臣人人奮勵卽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
差課不充未有也
天啓元年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鹺政敢略陳其概鹽猶水
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
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十萬有奇
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
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
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常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
引增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
鹽課幷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
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遼平卽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不得
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尙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竈應供而索
之價殊于鹽法有盭合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
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塲關支不必令竈戶上納折

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竈遼事寧日卽日議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天啓三年御史樊尙燝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九塞飽騰事因而不失機運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祖制漸失人情滋僞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課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卽今套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愈困因而虧損額課而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國徒以飽奸宄之腹而國與商民俱困此其大海之利朝廷不能筦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愼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而淸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有奸良之雜沓就中猾胥乘間利之所在百竇千孔非眞得廉

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濁安能令商甦弊絕稱愉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脈寄託其身曾不計所以旌其廉而奬其能縱勞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後斷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率其屬以甦商裕國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陞遷無豫擬其前途之不遠無概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一法而運司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清勤自好能效一官者亦宜照級叙陞無以財賦之地視爲羶穢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爲甚舳艫百千揚帆衝關倘搜緝稍急持梃放火羣擁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九邊急需而糧艘

敢公然攙販大損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況名曰回空原取輕便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蠹於鹽政漕政者不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申飭各官遇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勅戸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閘與瓜儀出日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國課自寬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總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于守令其間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祖制鹽法考成最爲重大爲其與民職等也近多聽私販私囤一遇考滿虛揑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實令府州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彙銷彙繳由府而道而院稚其銷繳之分數以爲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而商本國課咸有實濟乎臣極知聖朝無勵禁明主無專斂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

驚神缺餉饑軍之帨巾可虞苟有利于國家何愛于膚髮諸所陳乞緊

事宜直攄愚悃用佐燃眉仰祈聖明採納國計民生幸甚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七目錄 外編

戸部六

漕運前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六

漕運前

前言

丘濬曰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旣有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

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尙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敝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兌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旣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如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王軏曰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

河引水至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遂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于我朝必欲置閘河于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于諸陵無損遡其末流于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關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于添補閘夫見在無事于添僉閘官見在無事于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而進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又考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會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飢死况今止通軍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全絕其利源也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

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密雲等處皆爲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
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
矣照得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
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
河止閘壩規模具在修築必可通行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撥
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
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
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
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會計得修理閘座挑濬
河身築砌新壩合用工料價銀一萬兩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撥五處
各用剝船合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餘石日運約有
萬石船隻造于漕運衙門口袋出于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覓篙䉶隨
其本船置造船隻每隻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壹萬五百兩造
完之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守壞損修理其原

借官銀仍行每年脚價銀兩内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還足每
船每閘議定船運撐挽脚銀一兩壩五處共銀伍兩自大通橋馬頭登
岸合用小車驢贏裝運每糧二百石議定脚價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
運原費脚價銀一錢今止用五分五厘可省四分五厘通計二百四十
萬石京倉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竊慮糧多人少
船運稽遲反致有悞晴月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載運水陸並進則漕
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兌下年糧米陸運贏車責令徑赴
西倉閘運小車驢贏只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爲照大通橋地方窄狹
人烟輳集有妨起陸若于慶豐閘下登岸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
合聽從雇募人夫并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爲二限作急
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運禁革奸弊閘
運通行之日每閘壩各造官所三間廠房二十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
泊船搬運剗平沿河縴路便於行船官所即今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
料脚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漕運衙

門今年改撥通州收扣除脚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脚價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廠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件當光棍人等指留糧袋索借前銀乞勅廠衛并西司房緝事衙門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塲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爲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玉河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海子繞流大內玉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今將修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御覽伏乞聖明定奪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地未寒凍澤日興工至冰堅止來年二月天暖土融隨卽繼工務在四月工程不悞奉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算近年屢議修復輒爲奸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閘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

你每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舟車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老成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參將通州住劄照舊驗收輕賫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二員幷通州巡倉御史各寫勅與他行事未盡事宜聽該部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磚石等項買辦修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興工動土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叢蘭曰江西把總王佐奏竊照御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致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彀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主逼討胆小者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胆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重大以致掛欠籌斛

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脚貴輕齎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己事借以雇脚買糧爲由誆借債負賠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糧米賠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勅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册該還債負幷欠債官旗船數造册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還債其上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賠償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

矣矧今漕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恆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況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雇人牽挽中間忍饑輸力者不知幾何若將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雇車及進倉使用幷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悉差本部郎中幷漕司把總各一員領敕處分以平之車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

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纜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鈔貫值錢儘彀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彀一飽之需總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節先年屢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亦可以少濟撥兌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勑戶部計議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米虧折輕齎少短跡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决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幷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

止原劵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學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歛或因把總衛等官營幹私事侵公侵漁以致累債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淸查著爲例

俞諫曰嘉靖三年戶部降徵糧則例內開臨淸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稅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之內州縣運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米二斗脚價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席草脚價共收銀八錢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淸倉民運赴倉米每石加耗二斗席草銀二分五厘該納州縣不拘地方遠近每石連正耗席草共收銀八錢趁米賤之時赴臨淸并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脚價每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檯價每石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誆騙浪費十無完納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贓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是以

小民膏脂之餘而爲攬頭誆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虧滯國儲合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三年臨德二州變折米幷赴倉米不分地理遠近每石連脚耗席草照例共收銀八錢每銀一分收錢柒十文收完易銀傾瀉印封差經收大戶投文赴倉上納不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分拖欠未完見被攬頭誆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原數追銀在官赴倉上納于今年秋各出通關銷照聽候本倉自行照例支放庶糧草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各照依大戶投文先後拘令行戶斗頭照依時價與同各該大戶買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然後令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價高貴暫將價銀寄庫待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以前攬頭騙害者照依攬價大戶侵欺者照依價值各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旣往者得以清絕而將來者不致侵欺其於官民頗爲兩便

唐龍曰按照先准戶咨爲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參將遞年俱在八月以裏赴京會議漕運事情嘉靖八年糧運過淮已畢議事在

遞爲照湖廣都司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水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一百三兩係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合用價銀九十兩伍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合用價銀七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辦納軍料乃派前十一衛所各扣運月糧底數運軍窮苦止有月糧又取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嗟怨不息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扣分料銀定要清江廠主事監造湖廣荆州推分銀兩先年亦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見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産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該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零每隻連底船九十兩五錢共該用一萬三千

七十七兩零銀是又爲晝一之道矣合無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荆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府一十一衛所該造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作爲料銀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荆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旣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爲以振舉矣查得永樂宣德成化年間運糧把總有缺皆於各衛運糧指指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奏請推用葢運總領兌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古人輕車熟駕之說正如是耳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爲運總之才者得爲之則人人思奮雖貪而不敢貪雖虐而不敢虐譬如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効用此道也正德年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全自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旣昧於事體又忽於軍情敗者多矣自兹運總亦弛然怠惰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

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照舊例於衛總內增薦

獎熟知運事者推等因乞勑戶部兵部查照先年事例再爲議處仍行

漕運衙門於各衛總管運年深指揮內愼選守己恤軍及有才能與周

知運務者開兵部收候遇有把總官員缺就於內選擇相應人員疏名

上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致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爲之

勸矣又據浙江杭州右衛運糧指揮僉事吳臣等呈稱見漕運官軍千

里轉輸艱辛萬狀其得月糧以安家口行糧以充途費先年行糧俱例

隨同大糧派兌得濟窮苦近年以來事緩人奸有司總領糧長各指麥

稻收後方纔催徵給領以致官軍經月困守不得隨船食用旗軍只得

侵食官糧深遭負累呈乞議處等因爲照輕齎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

尤運軍食用之物舊定事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

杜奸弊戒不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府州縣管糧官員不念國計

惟便己私恣將輕齎銀兩不行照例隨糧交兌糧已兌足船已開行每

衛止留一百戶帶二三旗甲守候經久方纔得完船裝載沿河跟趕非

惟有悞交納抑且別生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
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
浙江司府十數年以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直待幫船過淮
抵灣方隨給領官旗人等指名公費任意花銷故軍士有弗獲升斗之
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貸實由於斯乞勑戶
部計議申明事例通行各該府州縣管印官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
徵幷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便年分行糧俱要分撥附近
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士
交割在船輕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倉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
仍以後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不悞盜賊不足虞而
軍士亦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阮鶚曰大明律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領納戶親自行槪平斛交收
作數支銷依令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糧須要盡報官明白正收作數
此祖宗成法歷代遵守並無拘定附餘數目何也葢以倉廒之坐落其

地形之燥濕不同虫鼠之生息其蠹耗之多寡不一故附餘之糧必臨時從實計算不能一概拘定而遂緣以爲例也迨至正德年間管倉人員隸於內臣比時放糧一廒適有附餘米四百八十石伊遂執爲定規以例其餘更不復論其支剩實數之多寡也後雖更設官員然皆襲舛承訛未經裁正竊照議單內事理凡京倉收糧加耗則例兌運者每石七升改兌者每石四升支軍者每石一尖一平通融扣算每正糧一石大約加耗不過六升遲以七八年之久而一廒之米方得支盡則是每米一石在廒每年耗折米不過七合有零又況虫鼠之蠹耗暑濕之蒸浥正糧不致虧折亦已幸矣又欲於六升耗糧之內省存四升求足四百八十石之數若非神鬼何能取足是以放糧之時必須低窪斛面以充附餘至於收糧之際又欲高增斛面以備折耗各執一端互相爭競而漕運官軍尤被留難以致往往欠負賠補夫以倉庫錢糧平收平放乃祖宗成法載在律例所當遵行者也乃至增減斛面以充附餘則狥私意稔宿弊而損朝廷公平正大之體者莫此爲甚乞勑該部斟酌議

正凡有附餘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支銷不許拘定則例其漕運人員許其親自行概平斛交收不許踢斛淋尖其支放月糧軍士照依較斗斟唱名給散不許短少升合當事諸臣敢有仍蹈前弊致壞成法指實參奏如此則政令一而上有道揆奸祛弊而下有法守矣

王宗沐曰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僞稱漂溺得利而遁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自今正月起以至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之餘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醬藥歲時醵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于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

冒法侵盜矣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優恤軍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軍士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已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維其常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乞將輕齎銀兩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每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團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接遇淺與溜五船更相連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

得實者告所在官即給賞銀五兩仍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下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即將團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縣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察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又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淸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自是之後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之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伏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斗升之輸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

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鬭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于九合之中是亦無禁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于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爲甚溥何惜不爲此也

又曰欲漕事之整者莫先于恤軍而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于改折查得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爲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

州四府爲尤遠宜經過洞庭之險贛江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到水次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京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邳徐白河已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耳今歲湖廣漕糧過淮雖早緣由改折況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裏港淺涸難入長灘上灘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湖廣永州屬祁陽縣糧一千五百七石六斗衡州府屬衡陽衡山耒陽常寧安仁五縣糧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八石二斗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攸縣茶陵十一州縣糧六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一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爲數不多乞每年坐淮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

爲重江南物産繁盛故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乞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又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念哉如蒙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定爲改折以處此數郡在朝廷不過居四十分之二而在列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恤無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衛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若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患缺乏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傷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熟則解糴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糴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時註定則

於中又得不窮之筭其改折價數聽戶部酌定奏請訪得今年大水沿
江大率俱成巨浸民不堪命而湖廣之岳州荊州江西之南昌九江以
及應天一帶尤甚今兌期不遠而勘報難齊若非朝廷破格處分則恐
臨時悞兌乞勑下戶部通加裁恤施行又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
國計缺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已立保甲之法五船相察沿途盜賣不
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據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
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熟稱因各船剩米
之多京師及通州張灣各處米價太賤乞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剩有
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即充明年運米之額悉照
見年晒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戶百戶等官亦不許不拘多寡
一體上納名曰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
數印冊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
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
官於糧長兌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

有願聚納者亦照此列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糧之數比照納粟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限或給與冠帶榮身或許其列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不願者聽蓋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車而官又收減存之人一利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軍士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爲米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兌所獲盈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利矣此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狼狽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爲之歲必漸廣無民運之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本年八月二十日密雲管糧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蒙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淸衛剩米二千五百四十五石零濟寧衛剩

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眞衛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衛剩米五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比之鎭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運之勞內侯熊下三衛原糧本少羨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衛剩米六千餘石通應申奬以旌其賢但即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鎭或可耳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何以愜軍士之望哉且國初漕運立轉船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事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剩至六千侯熊雖糧少而亦有羨餘其志趣可知今之所謂運官者皆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

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二祖時定伍今之充發則皆沿邊海不復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一運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追調遣逃亡者每衞不下十人今已一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間且至於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力矣而間且至於無軍勢不得不取疲癃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之修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厲之中而別存寬恤養育之法其元氣不可得復也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違限與凡掛欠不及百戶以上者悉不許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奏除免上年所犯之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追補又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效而衞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衙門參行之牘乃至有一官而降七級指揮一旦爲總旗者此立法誠然其中間亦有難訴之事而未蒙

矜察況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
倪岳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分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三四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兵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儲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陝州諸倉其諸州縣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流數十里接連洛

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載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致矣

楊宏曰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以起運各官軍收掌哀多益寡隨便乞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積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鞘袋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鞘印封至通州參將處查算顧

脚支用羡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幷置辦隨船什物無錢使支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盜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卻以槩總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爲羡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錢三百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盈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羡財以供侈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史册仰惟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收於糧里之手運於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繫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僦顧水

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耀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畋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可憂甚者也

王瓊曰伏惟我聖朝永樂年間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江北裏河由儀眞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淸德州天津直抵天津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衛又臨淸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官軍尤重於進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

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卻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概退掣閒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科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州倉交納卻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敝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輳補代還如此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桔之法最爲利便蘇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慥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餘積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

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卻在儀眞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雇船載運儀眞壩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貸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敝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臧鳳曰洪熙元年欽奉勅諭官軍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旣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朕甚閔之今後除運正糧外

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合
遵勅諭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成化
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聖旨說
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發阻截運道燒刦船隻好生
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剝淺等項支費
着部裏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朝廷欽恤運軍之典至
諄至切爲臣下者正宜遵守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
柴菜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害雖
流涕哀乞終不憫惻至於空船回還又假以盤鹽爲由每處拘留三五
日或十數日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鹹菜魚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
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竊以
鹽之得利惟在瓜儀如淮揚盤禁理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濟寧處
處搜盤況彼處地道旱寒閘座又多年年回船凍阻獨滯於斯如蒙乞
勅該部再將前例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土貨

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剝淺守凍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當擾害若官軍乘機不將運船裝糧滿載客貨妨誤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究納紗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帶私鹽聽淮揚官司依法搜盤禁治施行

□□□曰漕運議單內一款漂流糧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覈實勘報一面先將運到糧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是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州倉缺廒不必減除仍付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晒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晒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又一款自嘉靖二十二年爲始漕運糧米漂流船糧照舊奏勘處豁其官軍侵盜費用照舊參提外其過洪閘遇風浪灘淺等項船存糧米漂失多寡者拘審該幫官旗衆證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係官侵盜者就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

兩查算如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米折糧應用如該
幫官旗羨餘銀算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內扣除務要當年
補足原數如扣補餘剩照舊給軍等因節該戶部題奉欽奉通行欽遵
外今據前因爲照前項漂流糧米要係非常水患衝滾無存節經倉巡
御史委差多官勘明參奏所據前項糧米除大河等衛尋獲旗甲趙向
老等六船存糧漂流將撈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
糧米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閘灘淺磕撞船存糧漂多寡事
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買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算損失米數每石
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眞等二
十四船係全漂流無存正糧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勺相應
遵照全船漂流減撥京糧通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令免晒以省脚耗賠
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糧漂事例分別甚明具載議單非臣所
敢擅擬再照各總官員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爲因衝决石壩稽遲運
糧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個月日尙未發

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缺軍未計將來之事誠當亟圖所據
渰沒官軍各越千里之程身爲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糧漂失不知去
向實爲可憫卽今京城內外因患漂沒之家俱蒙聖恩垂憐萬姓歡騰
咸沾天澤伏望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勑該部將前項漂流糧米幷各
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例早爲處發軍船南還亟圖下年全運之計
其渰故官軍照例令各該衞所查出今年應支俸糧幷羨餘銀兩全給
家屬存恤以溥皇上一視之仁螻蟻羣生不勝仰戴漕運幸甚
□□□曰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間有折色衞所淺船百五十
石者今裝至七百餘石廠船重載洶水疲卒撐駕甚艱隨路報患如寧
波衞指揮顧松一帶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
不計委實錢糧可惜追賠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爲今之
計必將先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造補二百隻撥浙江下江
二總缺船衞所領駕裝運少甦重艱該銀二萬兩幷給轃周應禎總年
例修船銀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誠難缺少卽今十月已盡急爲

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罪何及臣查嘉靖初年補造事故運船俱借運司餘鹽銀兩應用前項或備邊用不可借支查得每年糧運解貯太倉銀庫扣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糧似應查發修造以濟全運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繼尚別圖料銀修造以爲經久之圖臣復思舊例漕運糧斛四百萬石不得虧欠議單內一款倘有災傷等項停兌於附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照數支運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爲災傷停兌而言夫災傷例當停兌然恐虧國計且以臨德二倉糧米支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災傷停兌之中以爲減折非無故折銀坐虧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以來各所並有修造戰船一向所需實皆自昔相承之法臣愚以爲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寒溫各適其自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蓋得其理則贏失其理則絀無他道也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民不爲困京儲大本以充雖連年全運繁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或應停兌者量減折色以存國

課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爲用於國計亦不可無若俱運本色恐後之財力勞費難繼而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爲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嘗竊計漕運糧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幷修造淺水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放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公家所獲之利旣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不愈於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候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沾實濟京師之米價亦平而鼓舞者衆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非執一法之今於本折出納實寓常平原承之舊蓋無不適其自然之宜以裕國用非專於節運狥民之欲者也

□□□曰今太倉卽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

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鎭江廬鳳淮陽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幷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今裏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津幷通州等衞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爲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幷直隸蘇松常鎭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小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宣德七年以右參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兌諸府州縣各以附近水次蓋設倉廒領兌不盡者令南京幷江北衞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灘鎭交兌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

等州縣於濟寧交兌其餘水次多倣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納令南京并江北官軍雇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爲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實兼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鎭守兵備等官是也歷朝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兌運兌運變爲長運蓋因時便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所儲益少倉廒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日出納之擾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

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天津增置倉廒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各倉然而又有覩望寄倉故均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年凍阻數多又有復淮瓜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撑挽一船挨幫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艌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路之難若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卽時交兌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酬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掯刁難之弊焉勒掯不已便有爭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鬬打鬬不已便有人命屢年問發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穀濕潤之弊焉漸有開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衆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老病飢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捏告拿害之弊焉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官不

相見面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不得留客安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爲之講兌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竟不以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攖其心但謂糧運愆期虧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於有司也雖奉專勑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論米好惡逼軍交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狥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場窄狹不能晒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晒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晒揚於交兌之日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爲日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期分濕潤之增禁困

逼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人豈特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
當軫念也譬如人之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聯屬
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
離其體而又何以圖存也哉

□□□糧運輕齋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
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
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正米一石加耗尖
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
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
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共四斗一
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葢加耗隨地里遠
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復以
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直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
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齋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

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色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者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乞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價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因夤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即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用意扣算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貼害

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
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
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以
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
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
茶菓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
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
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
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菓又添火耗催
茶菓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衙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
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爲法之不可不愼也後又革
去參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
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

乃又別准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軍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撑挽今以羨餘概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杻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是瀠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爲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矣愚謂盈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裕而運豈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撑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筭者乃以給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梁雲龍曰運務之修舉莫先于領運之得人是故運官不可以不重也往年衛所官員率畏漕運煩苦苟圖鄉梓安逸或託病而營別差或賫

緣而求掌印或稱捕盜而幸徼微功或假差占而妄沽虛譽奔走獲上覬幸薦陞而其不職閒住者乃始賄囑當事申名領運則其在運亦何所不至哉近歲新例掌印官員更番運糧稍可以革此弊矣然掌印者未必皆得人而領運者未必更番也臣竊以爲莫若特重運官之選通行更番之制使南京兵部各省撫按官加意取擇非賢能精壯者不得更番領運臣衙門據實保薦非如期而早完者不得濫行薦舉兵部定爲格例自軍功之外非領運有功者不得泛行陞擢使天下武弁曉然知軍功之外非此無以出身而一切虛名無實者卽令薦揚不得以冒陞擢則武弁之賢能者皆趨于此途不但可以整飭運務尤可以搜羅將才此運官之當議者一也夫運期不早則雖運官得人無益也況未必皆得人乎往年各省開兌例在二三月開幫例在于四月五月甚至有六月者議單之限視爲虛文年復一年不可復整馴至舊歲加以河患而其弊極矣今歲仰賴朝廷加意振飭當事諸臣殫力經營各幫糧運皆先期由淮過洪幸無漂沒到灣起納復多餘剩蓋尾幫入閘方二

日而河水發矣可見運期之早不但可以速糧運又可以免河患而官
旗亦得以食贏餘之利免賠累之苦不然運舟方至而河水正發欲無
漂流凍阻得乎況有漂流凍阻欲無逋欠得乎臣竊以爲宜申酌議單
通行各省每年監兌官定以八月到地十月開倉十一月兌運完十二
月開幫完二月過淮完三月過洪入閘完各省糧儲道官皆押至徐州
洪而返永爲定例敢有違悞違期者聽各該撫按監兌官查參其糧儲
道官亦聽漕司與臣衙門查參此限一定守之不易使每歲漕舟及水
未發而過淮入閘河水未凍而駕空回南即河道或有變遷而糧運終
無損失此運期之當議者二也夫運期既早則開幫必速然使行之不
得其宜能保其中途不濡滯乎查得議單舊列運船定以挨幫而進壓
幫脫幫有罰夫使果皆挨幫速進豈不盡善但人力之強弱不齊船隻
之完敝不一而風水之遭値亦異不能一一挨幫者亦勢也使拘而挨
幫而不知通變則將以一船而滯衆船以一幫而壓衆幫欲其爭先速
進不可得矣近奉欽依雖有挨幫之例可守于閘河而越幫之例須行

于黃河蓋閘河而非挨幫則無以聯屬而取齊黃河而非越幫則無以
前進而取速此固當並行而不悖者也今歲儹運御史張憲翔以此斷
然行之船無漂流而且得速達是其明驗向使拘于挨幫則未及入閘
而河水之發全運其可保乎臣竊以爲宜申明此例在議單使後幫者
競相鼓舞而爭先前幫者惟恐怠緩而落後其爲速運實爲至要此運
幫之當議者三也夫運幫速達領運者方以此爲功若非有以別之何
以爲速運者之勸查得京通二倉收受舊例漕五千石以上晒二天揚
一天五千石以下晒二天即與揚收夫糧到有遲早而日則有長短若
是七八月到者依例晒揚人亦何辭惟五六月到者而一例行之不惟
永日烈曝倍于秋冬亦且盡日耙拋多所耗撒非徒無以爲先至者之
勸而且有以沮速運者之心也往年運務廢弛雖曰開兑之遲而避夏
日之永烈以就秋冬之短晷亦人情之所必然者矧遲到漂流不核虛
實例免晒揚淋尖耗之若是後至者反享其利而先至者反受其害矣
人亦何爲而不避早以就遲乎臣竊以爲宜酌定則例載在議單五月

以裏運到漕糧五千石以上者晒一天揚一天五千石以下者晒一天即與揚收七月十五日以後到者照依舊例晒揚尖則不許淋漓平則止許刮鐵庶立法公平而糧無虧耗遲早有辦而默寓勸懲此收受之當議者四也夫糧運完納晒揚固須有等然不嚴責奸旗安能盡免掛欠蓋水次官糧皆係旗甲領兌運官不過總攝到灣若使旗軍無沿途偷盜之弊則官糧自有贏餘安能有欠惟是運官什物使用不免派取于軍奸旗利其派取因以科斂于衆安所出哉惟有糧而已官旣指公麋費軍益恣行侵盜官之所利者一軍之所盜者十及至到灣起納奸旗自度短少輒先棄運逃回運官無所于逃只得代爲交割所有起欠掛欠悉累運官賠補雖行扣補拘提曾何一人解到今歲沿途防催頗嚴旗軍未得肆盜各幫漕糧不但起納無欠而且剩餘頗多其有舊欠者臣悉行令扣補其無舊欠者餘米悉歸旗軍是有欠則運官獨受其害而有餘則旗軍獨享其利又有運官畏奸旗挾私告害而不敢嚴加防制者焉欲糧運之無掛欠得乎臣竊以爲申嚴近行事例載在議單

但有掛欠即將旗甲一同參送問理如有私逃即行彼處衙門嚴提解問其挾告無實者定行重加究治庶旗甲知有餘則己享其利而有欠又與官同其害不復敢恣行侵盜而獨累運官矣此掛欠之當議者五也夫官旗同責固可以杜侵欠之弊然功罪不覈亦何以示鼓舞之權查得江南北浙東西漕糧開兑皆臺臣監之運官船到水次稍遲例當參論蓋苟不震之於始以爲後至之懲將何以邀之於終以要早完之效此法之所當然者也然亦有所當酌議者蓋使水次而到遲而灣又遲其罪固不容逭矣使水次到遲而起納復欠其罪尤不容逭矣其間或有水次雖遲而完納頗早者如邳州衛指揮王崶以水次到遲而被參罰罪宜矣然能奮勵爭先其糧以四月十五日到灣五月初七日報完勤勞似不可泯仍復一例罪罰何以爲速運者之勸臣竊以爲起運參遲無非欲其運之速耳既能速運功過既須相準自今以後參本到部似應姑且停覆俟其到灣起納之日然後積其遲早覈其完欠分別類覈以示懲勸庶領兑者有所儆皆先到水次而不敢後速運者有所

勸皆爭先赴納而不容緩矣此功罪之當議者六也

□□□曰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中權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攔頭挾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計之餘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兑無虛會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乎與矣今也兑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撑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雇倩無籍之夫以數百石之米付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尚不可況綱司庶卒乎雖有殷實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曰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嘆我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唐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

瀆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
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遏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
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
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運軍樂於用命吳艭越艘燕商楚賈珍
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爲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
者奚翅霄壤哉凡閘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卽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
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至閘或下閘方閉並不得
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鬬毆
者聽所在閘官將應門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閣壞船
隻損失進貢官物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礙
豪勢官員參奏以聞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糧回日提問其
閘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
物者亦治以罪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凡漕
河所徵椿草并折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

免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判官主簿及閘壩官專理河防之務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正務違者罪之凡閘溜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役者編充爲軍冒一人者枷項狗衆一月畢罪遣之凡河南省内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淹沒田廬計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爲首者並發充軍軍犯者徙於邊衛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阻絶山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徙於邊衛凡侵占撁路爲房屋者治罪撤之凡漕河内毋得遺棄屍骸淺鋪夫巡視掩埋違者罪之凡閘壩洪淺夫各與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牽船

吳公仲曰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挽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與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尙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置閘

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遡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宜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爲全絕其利源也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又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詐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屢屢呈告皆爲有名無實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

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近因乞運邊糧備防邊關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閘運省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朝廷告者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卽今漕運會議在通宜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開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覔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姑且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眞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外編

戶部七

漕運後

前言

佚名　呂調陽　陸深二則

楊儀　李元薦　陸樹聲

申時行三則　周夢暘十九則　李從心

盧奇十四則

往行

陳瑄　林鶚　馬榮

熊鍊　佚名　崔岦

詹瀚　劉禔　楊宏

鄒來學　潘允端

海運前

前言

丘濬　陳建　王宗沐　三則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七

漕運後

前言

□□□□曰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糧道不絕至今黃河三門峻石尚存牽𥦗此往事可考也我國家初年河南府鞏縣亦設有漕運軍儲洛口倉今倉雖廢遺趾見存臣今年二月渡黃河見客商舟船魚貫而上或自汴城由古北嘴入洛河至孫家灣起載陸路四百里至陝州而止或由孟津直抵陝州三門而止各自陝州越三門老君灘數十里即下船復經由潼關入渭河過渭南至草店子不四十里可以抵陝城又至陝西漢中府金州等處有水路可以通湖廣襄陽漢江成化二十年陝西大荒奏討湖廣漕運

糧米及于襄陽等處羅買米糧雇船運至金州轉運商州鎭安縣等處令榆林各軍就食及乞運助邊又令□西等四衛官及附近居民就彼關作賑濟及俸米月糧又奏討河南漕運臨德二倉糧米由黃河運至陝州地方令潼關華陰朝邑等州縣貧民就支又運至渭南縣地名柳林等處放支此近事可知也或曰黃河水險臣等竊見河水春夏之交則長秋冬之交則凍委爲難行二月三月四月及八月九月十月皆平穩可渡商人旣可以運貨朝廷獨不可運米乎或曰陸運費重臣等爲輸邊計也銀旣可以遞運米獨不可以遞運乎所當處者舟車之費耳或曰京糧難動臣等以爲事有緩急法有經權陝西今日之急尤非成化二十年可比臣等查得陝西歲派不敷每年該糧二十八萬石有零戶部每歲折補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將此不動卽以扣補改派之數地方旣得濟而糧額亦不失此又未嘗不可也或曰運夫無處臣等查得河南弘農陝西潼關等衛所各有京邊二處操軍每年二班艱苦萬狀多是逃回徒煩勾擾若改而爲運軍使得近父母妻子又得四

時載貨貿易將爭先而赴矣此又未嘗不可也早乞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即將渭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事例將附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改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宜也若其求久遠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月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况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七八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本色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府陝州一帶遞運所仍添設牛夫車輛脚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幷守巡管糧等官督理務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措民或乞運以給軍或

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吾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

呂調陽曰淮陽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妥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因爲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圮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竟亦安流已獨寶應故氾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浸簸浪湍悍震天捍日幾與渤澥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飇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即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沉輪於蛟龍黿鼉之宮而下爲魚鱉食也即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覩已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濟沉救災於是察郡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

臣棄圈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日舟工柁師之所眩瞀辟易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涂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衽席但聞呼邪許而歌款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即清濟濁河疏瀹底定彼漕艘者非傚醯壺縣瓠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非傚烏集烏飛兎輿馬逝灕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急已曩年之爲忠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治何哉經始之慮衆不睹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議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貲上之得仰給于外帑下之不能復括于小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又於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蘧廬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遠則難幸賴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蹔費知人善任以成有功蓋非臣之力實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與嘆及覩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

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也

陸文裕公深曰予昨見記後唐明皇與宋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稅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其意善矣我太祖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二斗餘而漕政疲斂蓋有兩端京通交納催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沿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古人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又曰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意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楊儀曰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是樹楊棗二木並淮北

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啖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土民幷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李元薦曰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注率出人意表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衞輝入河若河澀則運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遡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閘河之艱澀又鮮河水之放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可也

陸樹聲曰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邇歲河功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饑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艱澀致稽期會加以治河夫役十二總漕卒罷瘁歲無息肩而堤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貲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船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嘗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

一也惟視時豐歉因勢通變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

中公時行曰往者以河渠之重于漕運之外設有河道或有大役更設總理河漕今既併三者爲一而致于分省畫地各自爲守此以守邊之策用之防河而不知各邊既有巡撫又有總督氣勢固相通貫也今畀以河漕之重任而節縮其經費欲無米而炊可乎舊勅中所載原自張家灣至儀眞皆屬漕運而江陵手削之此時余固嘗有言矣當事者欲據勅行事此于政體事勢均不容已且比于總督事例甚爲妥當矣

又曰白糧船係民間自造攬載白糧關領水脚本無大弊端但其船有堅脆船戶有奸良或攬載過多致有稽遲漂溺或沿路花費致累糧長包賠或全領水脚而船隻缺少又令糧長出辦此類頗多宜縣中將民船與編字號呈稱當事者出給長單開具船戶姓名載糧多寡關過水脚數目到京日期一一塡註送部糧官查收類繳如有稽遲侵費許糧長塡註單內以憑究治則船糧長永免船戶之累矣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淫霖不止漕艘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

趣民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多浥爛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
卽回抵易漕卒洶洶申文定公謂石司徒曰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
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
矣以愚謂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
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倉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
事出放以廒經爲次第今歲漕糧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則生
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廒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釜
甑對炊飯皆可食儲軍以次支給去寂然無譁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
苦國儲不至以朽腐捐棄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執
一者道也

周夢暘曰會通臨清二閘居於河北蓋元人爲會通河建也地勢峻舟
楫數壞以故築閘久不行南板閘新開上閘則南矣建自本朝地勢平
舟行便之然閉者猶未廢也

又曰自南陽以至黃家閘皆嘉靖四十五年萬安諸公所開之新河也

考載閘壩皆以是時創爲之其功鉅矣乃若會典所列如穀亭八里灣孟陽泊湖陵城謝溝新興沽頭上沽頭中沽頭下以至諸積水閘皆在舊河中今不復用矣以故考不具載云

又曰新河之始成也茶城適與戚港值衝射奔溜不獨爲運河害往來行舟亦且病之郎中陳君瑛力從茶城迤北開新河十一里接舊新河入河改境山一閘而增梁境內華古洪三閘運道安流至于今不爲患厥功懋矣後此者其愼守之哉

又曰自徐迤南經邳州睢寧宿遷桃源四州縣至清河口皆黃河之流水不患淺閘座無所用之矣獨行縴遙隄關係喫緊修守防閑視閘爲尤要焉司其事者其愼之

又曰萬曆九年間山陽蓋開一永濟新河而其中增窰灣龍汪永淸三閘其所經費度必不甚少而今廢淤不復用矣以是知行所無事之説治水者不可以不講也

又曰江都之閘亦多矣如朝宗上下二新開二潘家莊大橋江口大同

通江留潮葉伯上下二葢凡十有二焉皆建於成宣之間而今以運不經行廢矣若儀眞而南大江矣閘壩無所用之矣

又曰國家二百餘年來漕河夫役凡幾變矣毋論紀載名數多所參錯即所命名之意抑有未嘗考焉者如高寶徐邳間從事笆鍬修築者隄夫也高寶湖之用船纜閘漕之用五齒杷杏葉杓木刮板者淺夫也諸閘之啓閉持篙執篺打火者閘夫也山東濟兖諸州縣疏濬泉源導入漕河者泉夫也河洪之洩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溜夫洪夫也戴村之修守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壩夫也而今白河以淺夫誤爲引夫高寶以淺夫改爲隄夫非其制矣然又有異焉者編自均徭曰徭夫常役耳有事召雇曰募夫權宜耳而郡縣中乃有借派民間者曰白夫旣非徭編又無募直民斯不堪命矣此獨不可已乎節役省財豈非王政而今戴村之壩夫徐呂之洪夫節省亦已甚矣萬一坎河衝決黃河別徙則此十百之夫緩急何所賴也又獨不可從長議乎是皆司漕政者所當斟酌亟圖焉者也

又曰瓜洲儀眞舊有港塢屯泊運糧船隻萬曆五六年間以巡漕御史陳世寶之請本部覆行開濬久之淤塞續於十四年內漕撫都御史楊俊民巡漕御史喻文偉荊州土各以開修具奏本部題行濬治復於濱江灘地另空河塢一道接連舊塢可容漕船千餘隻即遇風濤糧運可無患矣

又曰盧溝而下舟楫時有之盧溝而上直達宣府之保安州即故元運道也保安以西又至大同古定橋一衣帶水耳小舟皆可通行者誠分置淺船以春秋起運則太倉之粟可以浮之宣大鎭矣脚價獨無稍省乎

浙西運河運江南歲漕□京師者也自鎭江京口閘至杭州北郭務計六百四十餘里中間爲閘者五曰京口曰孟瀆河曰魏村曰望亭曰龍山爲壩者十三曰新港曰甘露曰丹徒曰新港曰呂城曰奔牛曰長安曰德興曰豬圈曰新河曰會安曰永昌曰跨浦蓋宋時綱運諸道糧餉之故道也

國初洪武間廢閘爲壩於是運河不能通重載而漕舟多由孟瀆河濟江覆溺之患時亦有之天順間江南巡撫都御史崔克讓請復建前閘而又於常州境內建奔牛下閘成化間都御史邢克寬又建一奔牛上閘而諸壩亦修復如故春夏水溢則由閘秋冬水涸則由壩蓋兩利而俱存之矣久之京口淤奔牛呂城之間亦多淺澀於是萬曆元年四月內總理河道侍郎萬恭題請仍差郎中一員專管江南水利本部覆奉欽依查照世宗皇帝聖旨不必添官惟將蘇松常三府運河責之蘇松常鎮兵備副使浙江運河責之浙江水利僉事各照所轄地方歲加挑濬仍行翰林院載入各官勅書以便遵守而江南運河今復稍稍治矣

南旺湖在山東濟寧州周圍百五十里分東西兩岸西岸者曰南旺西湖東岸二湖曰南旺東湖二湖之下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腸坡湖名雖不同皆漕渠所貫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耳其中爲長堤西堤設斗門蓄水於內號曰水櫃隨時啓閉以濟運遇有淤塞管河官隨時挑濬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諸縣之水匯其中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周夢暘曰昭陽在昔運河亦嘗賴焉今則異矣葢自萬安朱公開新河河身高南陽諸湖在河東新河實賴以助而昭陽隔河西地勢卑矣無資於蓄然亦可資以洩也

徐州洪在州城東南二里許不知何人開鑿或曰唐尉遲敬德嘗經略於徐開鑿二洪丁夫以十萬計爇火攻之石爲爛灼尋以斧鑿加焉遂成水道亂石峭利齰齰若齒牙者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葢呂梁之上游漕運之要害也成化四年用管洪主事郭昇之請始命本部侍郎杜謙大爲鑿治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二十年主事饒泗置石壩長八十丈正德中主事吳哲復甃石爲堤嘉靖十七年主事戴鰲又鑿去裏洪亂石修東厓牽路長八十五丈二十年主事陳穆鑿深中洪二尺許其他翻船亂石盡行鏨去而西岸牽路復爲大治之至于今水雖奔沸怪石不爲害矣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五十里洪有二上下相鉅可七里許葢河之流於

濟會於徐以達於淮者有石森列亦若齒牙然水爲所束則驚湍迅波一瞬數里舟逆流而上者以尺寸計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者即此信彭城之襟喉而勢轢淮宿云成化八年主事張達甃兩洪石隄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主事費瑄因洪北土壩善壞易以石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嘉靖三十六年主事王應時增砌之至于今呂洪漸夷牽舟者不稱病矣周夢暘曰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矣乃今則有異焉者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穩舟行不爲害以故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淮北一郎中此其任亦甚重矣蓋是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況漕渠會通於此則繫國計者尤鉅然則節冗食以裕東南之財併逋負以紓漕卒之苦禁濫駕以恤兩河之夫平河隘以袪淤塞之患似亦久安長治之術而經國者所當亟爲圖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望雲門外舊有隄圮矣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

於湖東北畔築隄自西門起抵板閘以便漕運曰新路又曰西湖卽仁濟橋之北湖也遇有損壞隨時修築

寶應湖卽寶應縣之氾光湖也自縣北至槐樓南諸湖皆運河所必經湖之東舊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高家潭等處用磚修之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隄惟是湖最闊大水勢浩蕩一望無涯民船糧艘往往覆溺蓋淮南諸湖中稱最險矣先是都御史周金御史戴金聞人銓王鼎郎中陳毓賢員外郎范韶按察使仲本等相繼具題俱該本部行勘未報至萬曆十三年郎中許應逵揭稱欲於老隄以裏開濬越河以便往來本部行勘間吏科給事中陳大科都御史李臣達御史馬允登俱題請開築本部覆准令就老隄以裏開一越河槐樓以北至土地廟止計二十里包砌石隄槐樓以南至三官廟止計十五里護以椿板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是年九月興工以十三年四月告成蓋費僅二十餘萬金而功與康濟等事

聞上爲賜名弘濟云是河也旣無風濤之險亦免潰決之虞漕運及往

來商民並稱便焉
高郵湖卽高郵州之新開諸湖也運河經高郵九十里而此湖實居三之一舊於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西風大作吹之與隄觸舟每破壞弘治三年秋河決汴溢于山東諸郡縣運道且病守臣上其狀請官濬治乃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大治之旣訖工卽集衆議循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首尾與運河接長竟三十里舟行甚便事聞孝宗皇帝賜名曰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其東岸則以磚石修築之萬曆三年高堰圮泗水南下高郵老隄不可支河遂決漕撫都御史吳桂芳請就老隄改築一越河本部覆准舉行至今稱便焉周夢暘曰高郵寶應二湖湖之大者也特從會典表出之若以運道言則自淸河淮口迄南一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南四十五里至瓜州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眞皆湖也皆漕運所必經也而高郵寶應之境特諸湖之所匯耳是湖南北通江淮東築長堤爲陸行牽輓之道至于今修築不常此湖此隄未有改矣有事茲土者其愼守之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於江饋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復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裏河而海運罷矣裏河者卽今南盡瓜儀北通燕冀者是也其間自昌平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而來出天井閘者汶水南北也至今新河出茶城以會河沁者泗洸小沂河三水也自茶城秦穆南流歷徐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水至淸河縣入淮者沁水黃河水也自淸江浦通淮南至儀眞瓜州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淸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惟自臨淸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洸諸泉

之水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澇冬春微則疲澀漕河襟喉獨此最稱要矣
周夢暘曰閘河雖至要然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
利害大矣是故治黃河卽所以保運河保運河卽所以治黃河此一舉
兩得之策而或惡黃河之害也拂而障之焉謬矣
天啓六年六月時南直陳溝新河成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國家
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
則資淮費二水在潞淸以北則資漳衛洹淇釜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淸
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
最重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
同知宗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
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
衡簹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胥歸之逝波風激浪
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
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卽同各官步

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尚欠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後令魏三跨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傜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鍬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隄之殘頓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坍塌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隄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

於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銜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躭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卽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繳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澇可勿慮矣

盧奇曰淮安運道自漢以來卽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築隄堰上以防淮水東浸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上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壩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復築高家堰淮水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無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塌損改建于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

不得直射因廢折新莊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智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漫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于府城南運河之傍自窰灣楊家澗歷城家墩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置三閘以避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隄長二里磯觜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餘丈以禦淮黃之衝

又曰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舟所經湖東有隄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甎修高家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隄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舟觸隄往往敗溺弘治三年于高郵湖東開新河以避險曰康濟河其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嘉靖五年議于泥光湖東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溝河通注于海者

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入自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萬曆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隄多壞七年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石閘九座自是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十二年于石隄東傍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又曰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陽諸湖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閘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焉

又安山湖在東平州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于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于湖中築隄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之

又南旺湖在濟寧州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

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
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蜀山湖又南爲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
湖盡處相對者卽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隄二西隄設斗門爲減水閘
十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隆慶中開南旺見河二
十里以便運二年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戶家窪各建逼河閘一座
又馬場湖圍四十里舊有隄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卽洩入湖每至
淺涸嘉靖十四年築隄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
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又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又南陽湖在魚臺縣卽獨山坡匯爲湖圍七十六里引沙經其中入新
河
又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圍八
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
以河決棄沽頭于湖東開新河則南河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

河乃安

又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張連湖長八十里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沂溝入新河蛤蟃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十五里並在邳州

又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待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並在宿遷縣

又管家湖在淮安府西門外舊有隄永樂十四年于湖中築長隄以便運舟隨時修濬

又大莊湖長十里崔鎭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杜村湖長十里在清河縣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

泉水在東平者十四汶上者三平陰者一滋陽者八鄒縣者十二曲阜者二十嶧縣者五泗水者五十三滕縣者十八寧陽者十五魚臺者十

四濟寧者三泰安者三十八新泰者十四肥城者九萊蕪者十六

往行

陳公瑄字彥張合肥人封平江伯謚恭襄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戶兒灣城天津衛藉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劫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海北岸崩公起隄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艖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所

謂海運者元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洋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稅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溝江淮於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兩淮問者公功爲大在齊魯問宋公爲多

林鶚字一鶚台州太平人□□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天順初知鎮江府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其議公以其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墓甚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跡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渡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至中流

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恆以爲憂天順元年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利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尚書李尚共涖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悦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以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水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掬水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淸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流環遶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溝潘波黃陰趙家莊石泉珍珠東岩石縫二角灣等泉

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閘會通河沿達海永樂己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授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領命來茲仍疏導之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乃詣泰安寺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水見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由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耋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復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爲開鑿以濟不通是泉林之泉乃衆山之精脈合細流以利長洪者也

□□□曰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興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攢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攢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

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
君子重之一曰海運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
倉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
歲運條下二曰海陸兼運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淮河入黃河
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運先是永樂五年
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幷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
藉海運然後足用卽因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
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
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
船幷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太宗文皇帝聖旨運
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尙書宋
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淸
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河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小
船五百艘由會通河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

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
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
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
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
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
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
石內六萬石帶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四日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
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衞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
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
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
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
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五曰改兌成化
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准其數然亦不爲常例

崔嵓字民瞻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成化乙卯公爲郎中督運時河決張秋糧運阻滯上勅公往北至臨清河冰已堅漕米弗克進者逾百萬石公乃寄貯水次每石收脚價銀幷耗若干俟來春公給直隸山東及河北先到船帶運於通州輸納而先期遣凍船歸不誤下運人皆便之

詹少司寇瀚嘗以副都御史視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鬬汲汲惟枝河是開長堤是坊其見于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猖獗公掣河夫與之格鬬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當事不避難類如此

劉禔字持美號石峰江西□□人弘治辛酉江西解元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初觀政吏部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嗷嗷無奠居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漕行臺于

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蓋以經濟器之會給事
中缺員遂奏補兵科焉
楊都督宏總督漕運嘉靖壬午今上皇帝即位賜彩幣二表裏白金二
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清查
逃逋增造淺船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充軍士告飢公請民運之水次
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總水軍八衛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
置把總就便兌運江南直隸一總補入遮洋兌于河南改山東等總新
船亦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衛缺運軍盡本衛與淮揚京操
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
費四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
疏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州新閘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納齎
吏隨後益衰漸至那移弊不可言公曰厚斂于民復剋于軍既非正稅
而令軍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是權
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踰五七年所積運銀以

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

尚書陶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

鄒公來學以都御史賑濟蘇松日建議以謂往年蘇松等郡之糧俱軍兌輸京頃因邊警調軍征守令民自輸遂至役民十五萬加以盤費之資須銀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數少浮用數多民所以重困也今邊境頗寧軍已無事莫若仍令軍運軍用其力民資以財兩適其便上可其奏公祭掃畢還蘇松所行一如去年於是上下翕然化服之無復有疵議者

潘公允端字仲履號充庵上海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四川右布政嘗以副使分巡青登臨海王公宗沐嘗與公論海運事奇其才既受命總漕則疏請移公自近專理漕儲公言漕政所以敝繇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閘八月並達天津于是漕政一新而大農廩庾皆滿陳陳相

因矣公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所興舉利便事不可勝紀

海運前

前言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顔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吳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平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寧臨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

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斜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横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

陳建曰大明會典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丘文莊盛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爲國遠慮也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卽與丘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以行之亦無難者但上下樂因循憚興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爲者矣

王宗沐曰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遽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今蒙廟堂許以每年十二萬石通用矣其中鼠竊之警亦豈敢保其不無哉而况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乞定海哨之法凡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爲四段淮海兵船出哨至卽墨自卽墨而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北直

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為幾哨每哨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為始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卽墨交與把總卻將卽墨上哨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為驗循哨既歸卽發環字十隻而賚帶卽墨循牌以去為驗其在前哨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哨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彼處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為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俱備有警截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又察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哨之用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充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狎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又曰察得遮洋總先年原領南直隸淮太等六衛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官軍俱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倉二十四萬

石于薊州倉各上納其船雖稱遮洋止步海三十餘里卽抵薊倉程途不遠今議海運以南糧自淮安出海達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非曩昔遮洋之比止宜特運一總至於糧米非就近撥派則起運不便船隻既已遠涉利在乘風非堅整巨艦不可以赴洪濤非高大篷桅不能以任風力而駕船之人非沿海衛所習見海波者不能駕駛所據應運漕糧合無將附近淮安揚州二府共該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每年盡數坐派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裝把總運官船十隻細估合用打造木植等項工料每隻計該銀三百七兩零及查原屬遮洋總下淮太等六衛官軍爲數原少又有事故缺補不足領運應將額兌淮揚二府糧米江北揚州總下通州鹽城二所浙東總下寧波台州溫州三衛浙西總下紹興衛下江總下太倉鎭海二衛各濱海地方官軍撥湊定擬仍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各軍固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止令各衛所每船派撥旗軍九名仍將原船餘下軍人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

年於淮安山東地方雇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每船分配三名撈頭執舵以足十二名之額其每運把總細訪江北衛所並無堪充官員似應就原委試運山東各衛所官員內推舉仍要廣集衆思裁定歸一之說該本部覆議遮洋一總議革未久所當亟爲查復兼宜訪求海運故道以備緩急近據天津管倉員外郎胡祀揭報山東撫按差委靈山等衛指揮王惟精等五員各駕海鶻船一隻每隻裝米四百石水手八名工價一百兩自淮安開船沿海灣泊計四十日至天津告驗交卸回還等因觀此則淮安海道似有可通又遮洋一總其名雖存然先時止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自嘉靖年間又於內開一小河以抵薊鎮今欲一旦涉海運餉須另造船隻撐駕水手併坐派某處漕糧通應漕司拘集各總悉心計議自淮安入海至天津交卸後差鎮撫宋應期等運小麥一千二百石自膠州入海至天津上納中間程途不遠運行便利漕運量撥十二萬石以上作速運赴淮安如各處赴瓜儀兌運事體曬揚乾潔務在四月以前趁東南風柔始便利涉工部卽動支節愼庫銀一萬

五千兩卽差官解送漕司轉委各兵備等官分投雇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項漕糧其多寡悉照山東二次委官運過則例不得過多以致遇風難于轉柁此書册所載海人喫緊之語一面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其旗軍兼同慣熟水手駕運其雇覓水手銀兩暫於淮揚商稅內動支一萬五千兩如商稅銀兩不夠前數卽將淮揚等府所貯撫按贓罰湊補後不爲例其領運把總指揮等官若一年無欠者漕司卽從優賞獎薦二年無欠者仍聽特薦破格超陞又准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咨稱查自淮安起至天津止共計三千三百餘里內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或嶕石或淺灘應該迴避去處俱設立標記及精選慣熟水手四百名分發糧船指引海道隆慶六年應運漕糧淮安鳳陽二府每府三萬石揚州府六萬石共一十二萬石雇募海船內海運納俱已齊集候夏初遣行國計之有漕運猶人之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

以黃河氾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
都給事中宋良佐職掌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遮洋一總今計
遮洋止是一程稍掠海面本非放洋遠涉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
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查得遮洋總原糧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
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旣經宋良佐特
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國計大有裨益然議立於𠃔見之時則羣
情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海上風
波耳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聖明風波係天數臣
亦何能逆睹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
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
乞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
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查得隆慶六年
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
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

揚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派海運以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百八十七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初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幷募攬頭柁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府屬儀眞通泰如皐海門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淸河桃源邳州睢寗宿遷沭陽鹽城寶應九州縣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押同糧里就於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初旬齊到前定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過期者照依議單無糧事例參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當坐於泗州庶爲便益每年定派海運共船四百三十六隻及有海船

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幷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隨委造船廠幷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板植堅厚釘艌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爲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適中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衞三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卽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尙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其餘二百三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眞地方設廠打造務如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眞少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儀眞造者每隻仍給二百九十兩共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衞所領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造補卽以各船料

價打造海船計算前船內淸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
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
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
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釐共
銀一萬六百一十六兩二錢以上通共該銀六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
俱應於淸江抽分幷浙江布政司及蘇州府歲額軍民料價解用但船
未及號料價無徵先儘漕庫收貯尚在贓罰等銀借足三萬兩及借動
淸江廠寄庫抽分年例正造大料銀三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湊用備
行浙江等司府候前船及號改造之期扣解料價補還尚有不敷銀四
萬九千三百四十一兩五錢又查今歲浙江改折糧一十二萬六千石
該扣減存軍行糧月糧抵料賞鈔共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
八分湖廣改折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五升該扣本省減
存軍月糧抵料銀三千六百兩幷前折內該扣應給各衛旗軍行糧銀
五千一百八十四兩共銀八千七百八十四兩又河南布政司未解班

匠銀六千六百九十九兩零俱係正額造船之數均應催解此外仍少銀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兩六錢二分別無區處必須暫爲借用方克完造乞將盧鳳巡按御史例解贓罰銀六千五百兩兩淮巡鹽御史贓罰銀九千兩幷巡撫例解贓罰銀二千兩及借備賑府州縣贓罰銀一百一十兩六錢二分湊足料價待候漕運積有減存等銀補還起解其湖廣分造船隻完日幷辦桅篷什物責差原造官員暫撥附近衛所減存運軍撑駕仍量給月糧以資食用及行沿途稍添人夫挽拽務限明年以裏到淮庶不誤運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海船所用之料即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又計之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五年一造而今海船到十五年一造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即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千餘兩國家開一百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也又照得海運糧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派旗軍領駕查得

原有遮洋總下淮太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温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二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衛三十八隻俱做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况駕使海船惟欄頭一人執柁二人最爲緊要又必須久慣行船者方能不誤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雇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雇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名執柁一人欄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雇仍將原軍撥補今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爲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爲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以行今既實運自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將山東

原運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鎭撫魯礦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
一員量陞都指揮體統准充海運把總仍鑄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
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糧起運中或有缺
聽於屬下沿海衞所選補以上把總運官待有成效俱照戶部原題事
理陞擢各該衞所止委指揮千百戶押軍至淮交割免其入海自願者
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添湊自行
雇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得人各
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而旣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
盡開兌三月半開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歸悉如洪武二十
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桅篷什物在河船原
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查前
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算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共計額軍七千二百
五十六名內除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
外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內淮安高郵長淮泗州四衞各

一百八十名大河衛三百名揚州衛三百一十二名通州所六十名鹽城所五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二兩八錢八分行糧銀一兩一錢二分寧波紹興二衛各一百三十五名台州温州二衛各九十名太倉鎮海二衛各一百一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四兩八錢行糧銀一兩五錢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幷每年修艌工糧即以前扣糧銀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别項支銷海運旣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操守幷迤南各沿海地方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運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

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十一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途至於天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儹回空俱係犄比犬牙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澀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二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齎銀內動用乞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爲始每年凡遇海運糧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糧米前赴石土二壩交卸轉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齎銀兩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用者交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查得海運旗軍柁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以卸糧回南似無防礙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

十擔聽便貿易回淮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稅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并違禁硝磺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又照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况是類是禱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雜費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每年令山陽縣於里定編經費銀三兩買辦猪羊祭祀每歲開漕率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焉

王宗沐曰海上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西北無山則迴避彝地近南水煖則[illegible]龍窟居是以漂溺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是以起其[illegible]嘉定兩地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

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于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姑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汧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

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虜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不攷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洪治二年决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决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决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尙自臨决塞王

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証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于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啓門焉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外編

戶部八

海運後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八

海運後

前言

陸公釴曰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河青州浮于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于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壩城作斗門以遏淮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旣而海

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顔始創海道運於濟州海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坐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大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衞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載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惠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皆不可廢者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漕運總兵官萬表曰海運爲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于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歲米

之舟駕舟之卒統率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鶻船常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僱値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李元薦曰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舟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港出口各有程途各有泊宿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出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殆有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別撥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

兵夫口糧難議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卸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又曰嘉靖初年海運副使王獻燒斷馬家濠山海運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自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無一失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桴無復高山厚坂爲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爲南北元人嘗治闢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洋之險今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挑剝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者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爲慮殊不知爲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爲之況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事可計時日而成就縱大費亦一萬數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沿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

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錄於此以相告有志世道者
張居正曰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虞
誠豫防至計但事關於海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
無虞所遣商販須喚來面訊之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遂漸加之可
也
又曰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以備不虞此誠確論每歲一十二萬之外
升合不得有加王君宗沐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少有
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
又曰海運一節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
乃可圖之僕猶慮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憂者耳
梁雲龍議曰自膠州轉東而北至海倉口大約不過八百餘里自元至
國初曾通海運享有成利其道可尋訪而知稍以民船試行無礙然後
別加詳議自可定爲國家永利且今膠河之議不過欲避大洋之險別
開運路以防不虞然見今民船往往通行何獨漕船輒爲疑畏況行海

省而挑河費利害什百乎按山東登州衛海船原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八十二隻止造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前去遼東賞軍餘船灣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山東巡撫奏減四隻其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若干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奏准不必打造每三年徵船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折色正德五年戶部奏准仍復打造嘉靖三年又奉聖旨海船工程依議停止竊思海船未革于國初仰見成祖未嘗絕意于海運近年河漕屢塞太倉空虛患切燃眉事當蓄艾舍海運無可圖者言官建議及此乃今第一重務膠萊新河可成誠爲幸甚如不可成豈可以三百之阻廢一全運不圖國初深意而大計乎

又曰海中道路難經多官踏勘屢有商販通行固無可疑緣事體重大難以空談遙度必須糧船試行一遍方見成績隨據萊州府見監詳充軍犯華詔等告稱情願輸粟以贖前罪又據青州府義勇官魯礦呈要

照例納青州衛鎮撫本道定擬華詔出米四百石魯礦援例該銀一百
八十兩勒令備銀押赴淮安糴買其餘再行設處務足二千石之數委
指揮王惟精千戶陳璋押運及委登州府通判李應斗前去淮安督令
買完前米如法裝載合用船隻聽詔等自行雇覓本道仍量給官銀糴
買米食以資船戶盤用但糧船通行應帶軍兵盛張旗幟鼓吹先聲震
懾以耀武威定擬跟從健卒十二名每名給與盤纏官銀貳兩南自淮
安海洋由安東膠州登州樂安各經行地方掌印官掛號驗放直至天
津衛交盤收貯掣取收過糧石數目日期回報又委官鎮撫宋應期百
戶王九經押運犯人王鳳嘧買完小麥六百石裝船三隻千戶崔士賢
義勇官王收押運犯人孟崇仕買完小麥六百石裝船四隻俱自膠州
起運踏試海道
又曰隆慶五年七月初九日委官寧海衛指揮劉崇儒報稱米船五隻
已過鷹游山齋堂島等處六月二十九日過膠州靈山海面至福島三
十日巳時風順東行及委官千戶湯詔駕田橫島船一隻引路仍每船

撥給島人一名幫送七月初一晚到海洋所海面連遇東風不息初六日方抵文登縣花石港與委官文登營把總千戶黃汝忠交代十一日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報稱相同本月二十一日委官文登營把總黃汝忠報稱在于靖海衛專候南來米船入境交代引路至七月初六日辰時米船五隻方到本衛地方本日午時由大洋蘇島行至申未在玄眞島前灣住次日寅時阻風進入本島守候初八日辰時得風略順開船本日午時過成山衛白峯頭初九日戌時過成山殿東頭俱遠開洋行駛初十日申時過威海衛劉公島十一日辰時至金山所海口灣住守候風便西行已近寧海州養馬島自此至登州三百餘里皆係無險去處指揮王惟精等押領米船五隻于七月十四日午時至本府蓬萊閣下十五日祭廟十六日寅時開船十七日申時指揮王惟精等米船五隻乘風東來到本府城北海神廟後芙蓉島停泊淮安府督令犯人王佩等糴米二千石雇船五隻每船裝載四百石交付指揮王惟精等五員押運踏試海路於六月十七日自淮安開船至八月初三日申時到

天津衛河口灣泊一路平穩

又曰海運臣復有三議焉曰非優叙其功無以爲任事之勸曰非酌定其數無以適通變之宜曰非更制其舟無以盡轉運之利何也蓋海運之廢其來已久節經名臣建議欲講求修復竟莫有能行之者近賴聖明英斷廟堂主持采廷臣之議而試行之而當事之臣悉心經理以有成功蓋涉致數千里無涯之海以興百餘年久廢之利其爲心甚苦其爲力亦孔艱矣近該科臣題稱欲優叙建議首事及經行內外諸臣是也創行之與習行難易既殊海道之與河道夷險迥異且河運官歲有更番而海運官急難代替苟非破格優叙何以久任責成臣竊以爲宜勑下該部查議優叙庶任事者有所勸而益勵涉險者亦慰所願而不辭矣故曰非優叙其功無以爲任事之勸但海運之行所以備河道之不虞也若使河運無虞何事于海夫河之變患無常而運之通塞難料則海運者固河運之間道也往歲習于河運而不思海運固非遠慮之良圖若海運之通而遂定以歲加至二十四萬石則又非易簡變通之

長策矣蓋使河運通則雖海運二十四萬石猶不爲少臣竊以爲河道有阻在于夏月而其無變可定于秋冬每歲漕總之臣須先時相機量度若河道有阻不但運二十四萬卽再倍其數亦無不可若河道無阻額止二十四萬更不必加但使可以習熟海運通此一道以備不虞而已固無事厭常而喜新舍易而求難加多冒險以重勞費也若曰海運或遇加增恐難卒辦則每歲開洋之期例在三月而江北開兌之期例在仲冬中間數月足可料理何患不集乃坐棄河運妄多爲無益之備卽雖糧運能保無失勞費視河已倍況未必能盡保乎故曰非酌定其數無以適通變之宜然使船制不更則河海難以通用卒遇海運加增其將何以爲備訪得今歲海運皆顧募濱海地方捕魚船及沙船其制尖首闊腹深艙高舷上無棚樓平安鎭板與南方河船大略相似惟其尖首闊腹而上無棚樓可以破浪而不鼓風惟其高舷深艙而無平安鎭板可以重載而不近水且撑駕無有隔礙而帆檣便于轉旋河海俱爲便利故民船制多用之今之淺船乃異于是近經御史唐鍊建議欲

將淺船更爲此制後起官蓬中安瑣板非但撑駕便利又可重載無虞且私貨不能私藏工費亦爲簡省然唐鍊之建議爲河運而言也今海運旣須造船而此制又可通用奈何不亟行之乎臣旣已詢之河海運官此制的爲通便合無行令漕司斟酌此制照依例改造運船務使河海可以通行風水可以無虞不出數年之間船制悉皆更定不但海運有裨而于河運尤便

李應斗曰海中道路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口至天津內經衛所州縣海面島嶼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中段自膠州至海倉口內經衛所州縣海島嶼亦有島人并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不聞險阻

又曰弘治間丘文莊公請于無事時通元人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由河運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起自蘇州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

直沽濱海去處踏勘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利未見施行正
德嘉靖間河漕屢塞每當修治動經累年帑藏措處告匱丁夫徵發無
已海運之議節經建白竟未施行至隆慶四年邳州一帶河道游平一
百八十餘里京師坐困患切燃眉事乏蓄艾朝廷深以爲憂戶科李給
事中建議工部議覆講求傍海通通之法若曰博議變通之宜善述祖
宗之事西河漕而東海運河爲根本海爲羽翼脫有一道之塞必有一
道之通社稷萬年利也隆慶五年欽差工科左給事中胡會同巡撫山
東右僉都御史梁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計處踏勘得原議海道南自
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至天津委使通舟今日之議與文莊公所稱傍
海通運其事脗合中段自膠州下海倉所經卽墨縣田橫島海洋所黃
島文登縣槎山成山衛竹島登州府沙門島萊州府三山島等處可以
一體通行南北中總計三千餘里風便兩旬可達不便非一兩月不可
訪得二十年前傍海運道尙未之通也今二十年來土人島人以及淮
人做魚蝦販麥豆貿易紙布等貨往來者衆其道遂通文莊公所謂歷

揚淮青登等府濱海去處踏勘可行與否者歷歷可按且沿海二十四衛所地方俱聯錯中段若即此經略不動大衆不煩大費不假歲月可以成運社稷萬年更無衝決之患可行可止可止可行可以全運可以稍運可以爲常可以濟變伸縮成算咸由朝廷乃神京莫大之利文莊公之言歷今百年方遇廟堂力行忠猷大計先後一揆但造船係每年不貲之費孜兌關各省便安歲久之情事理重大不敢越俎妄議及照山東海道綿亘四府東近朝鮮北接遼東西北密邇神京南控淮揚無遠弗達眞四海上游海運既行經略事宜水戰有備庶幾海防肅清功收萬全元人海運起自蘇州今起自淮安元人泛大洋今傍海涯間泛洋中海運之議在今日由淮安而上姑置勿論自淮安而下望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齋堂島靈山衛古鎭膠州鰲山衛大嵩衛竹村寨萊陽屬一帶海面二十年來土人淮人島人貿易南北貨物已爲熟路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望東北轉過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轉西歷寧海衛一帶海面二十年來土人島人遍洋採捕商

販達淮往來不絕自福山縣芝罘島至登州府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嶀島黃縣屬北島通陸岸土人養多馬其間自嶀屺島望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土人島人採捕商販往來不絕因切近備倭衙門頗爲迴避自海倉口西歷淮河海口魚兒舖西北歷俟鎭店青州屬至唐頭寨青州屬土人島人商販不減于膠淮自俟鎭望西北大清河小河海口濟南利津縣屬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東西南北往來尤多又自淮安府淮口入海向雲梯關歷石鰍口長灘安東縣蓮花口西海州塔兒灣臨洪島青河口鷹游山山在安東衛東南北里山嘴有石石衝水水旋船應避不可入旋中與莊天門口響石口安東衛攔頭山北水嘴激水噴浪望東轉歷贛榆縣屬滴水口有巡檢司贛榆縣屬張洛口濤洛口夾倉口有巡檢司日照縣屬石臼島所石河口湖水口龍汪口青泥口信陽塲口諸城屬石山島所夏河島所靈山衛屬齋堂口諸城屬靈山衛古鎭膠州屬葦家灣卽墨屬福島卽墨嶗山鰲山田横島大嵩衛行村寨萊陽屬琵琶島卽官家島乳山寨寧海

州屬山東南有亂石應避望東南行使轉過東北便是海洋所望東小
黃島竹島再往東北便是寧津所靖海衞北望槎山白峰頭開洋向東
北稍避轉過成山青鷄島羅山所威海衞劉公島轉西歷寧海州空空
島奇山所芝罘島福山縣屬八角島正西歷蘆洋寨登州衞屬劉家汪
海口蓬萊縣屬灣子口抹直口登州城外有金嘴石應避登州新海口
沙門島望西南歷黃河營桑島㟃屺島三山島芙蓉島萊州神廟海口
虎頭崖此崖傍海灣泊至天津九百餘里青萊船多行又一近洋止五
百餘里島船多行
王𦒿精曰海倉口掖縣屬淮河口昌邑縣屬魚兒鋪白浪河濰縣屬洱
洞海口壽光縣屬唐頭寨樂安縣屬小淸河口絲岡口子江岔河大口
子利津縣屬大淸河小沙河渾水汪洚河九山河霑化縣屬大沙河套
河沙頭河海豐縣屬大溝河桑句河鹽山縣屬大沽河抵天津衞
又曰淮安府至安東縣九十里安東縣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關至蘆
浦四十里蘆浦至揚寨四十里揚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關至雲梯

關二十里雲梯關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一百二十里東洲山至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虛溝所十五里虛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流所一百里東流所至濤洛場三十里濤洛場至信陽場一百二十里信陽場至齋堂島四十里齋堂島至靈山島九十里靈山島至竹槎島五十里竹槎島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灣島六十里灣島至鰲山島三十里鰲山島至田橫島七十里田橫島至欽島一十里欽島至青島一百二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灰島至炕兒島十八里炕兒島至玄城島一百二十里玄城島至雙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寧津所八十里寧津所至成山衛五十里成山衛至青鷄島六十里青鷄島至羅山所五十里羅山所至威海衛四十里威海衛至劉公島五十里劉公島至寧海州七十里寧海州至空空島五十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所至福山縣三十里福山縣至登州新海口八十里登州新海口至沙門島六十里沙門島至桑島五十里桑島至萊州峒屺島四十里峒屺

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芙蓉島五十里芙蓉島至海倉一百里
海倉至魚兒鋪十里魚兒鋪至白浪河五十里白浪河至八溝河五十
里八溝河至小淸河二十里小淸河至新河五十里新河至絲岡口子
十里絲岡口子至江岔河十里江岔河至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至大
淸河十里大淸河至唐頭寨十里唐頭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渾
水汪十五里渾水汪至洚河三十里洚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河至大
沙河二十里大沙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河至
沙頭河十里沙頭河至大溝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句河三十里桑句
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至大沽河一百二
十里大沽河至天津衛一百五十里天津衛至張家灣八十里共計三
千三百九十里

王九經曰由淮安起至信陽塲塲東土民董敬門前可灣船二三百隻
齋堂島諸城縣屬在夏河所東南相去水路陸路共約二十餘里自鷹
游山開船好風一晝夜到齋堂島島後琵琶嘴可灣船二三百隻又訪

得濤洛夾倉口臼夏河等所安東靈山一帶地方近多福建徽州鉅商
做魚與販靈山島西離齋堂水路五十里北離靈山衞水路四十里係
膠州地方好風由島北徑行或阻風奔本島或靈山衞前可灣船二百
餘隻古鎮巡檢司由鎮南海邊行或阻風在鎮西海王門前龍王溜處
可灣船五百餘隻竹槎島膠州屬在靈山衞東薛家島前靈山衞水路
五十里船由島前懷行或阻風卽奔此島或薛家島前可灣船二三百
隻黃島商船每在此灣守風可灣船百十隻淮子口在膠州城東最爲
險要内多隱石潮長不見須是轉南行船膠淮商販一向往來甚衆已
成熟路陰島膠州屬船由島前行潮退有旱路内爲民居廠灣西口通
膠州可灣船福島一作浮島卽墨縣南五十里顏武社地方船由島後
好行亦可灣船淮口港鰲山衞屬遇大潮可灣船四五十隻董家灣卽
墨縣南九十里每三四月捕魚時百筏叢集灣前有石磵須近裏二里
路開船大管島卽墨縣蕭望社地方離縣水陸共十里島外俱可行船
小管島蕭望社地方離岸十里如船奔程不及此島可灣離鰲山衞十

餘里田橫島卽墨縣屬去縣一百二十里此島西離齋堂島水陸共有五百里好風一日可到島後東圈西圈俱可灣船拓島春天船由外行秋天船由裏行沙島大山所屬離岸十里可灣船百十隻馬公島卽墨縣正東雄崖所正南萊陽縣屬島前島東幷何家馬頭俱可灣船六七十隻草頭嘴大嵩衞正東離衞二十里寧海州屬自田橫島開船或阻風奔此可灣船六十隻青島乳口山寨西南小海最可灣船帶麥島海口楊家盤海口擒虎山海口俱可灣船不多黃島海洋所正南離所二十五里島西所前最好灣船寧海州屬離州一百六十里海洋所白沙海口可灣船不多宮家島卽琵琶島寧海州邵村社地方離海洋所四十里島西北空裏最可灣船長灣圈文登縣地方古灣船處龍門口文登縣地方在淸海衞西北可灣船拘角口靖海衞正東蘇心島西北與蘇州南北相對故名蘇心島上有海神廟此口最可灣船槎山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有九頂南瞰大海可以遠瞭船隻爲水程標記宋家圈卽沙島俗呼抑埠海口靖海衞屬可以灣船又蘇山海口可灣船百十

餘隻何頭嘴即延眞島離岸五里文登縣東一百二十里石島文登縣赤山寨地方船由島南行別付崖在赤山寨南可灣船木家島即鏌鋣島南懷好灣船島東北海內有凹屋嶢最爲好險要船開裏行無妨島在文登縣東一百里昔有捕魚者于此獲寶劍故名黑石島遼呼蝦兒駝船由裏外俱好行楊家壂寧津所東南潮落則顯潮長則隱內有石龍有墳六七座由裏洋數里開船無妨岸人呼爲杵島島人呼爲乾島綠豆島尋山所南遇南風可灣船家鷄汪海口成山衛屬可灣船四十餘隻窩島海口可灣船百十餘隻駱駝石水急好灣船竹島成山外正南相去二十里船由此嘴東頭行轉馬山至秦皇廟或阻風進馬山北小海口可灣船守風送波嘴春山嘴一名黃石崖灘陡水勢洶湧無風激浪如雪船由裏行或阻風在黃埠嘴可避亦可灣船百餘隻成山衛海口可灣船百餘隻抑岕海口可灣船百餘隻白峯頭在城北衛約有十里其處多礁石無日[illegible]浪有聲船經此向東開十餘里避之無妨仙人橋潮退橋顯十[illegible]長水漫只露橋尖無風激浪如雪由裏開洋

二十里行船或口西亦可海駲島成山衛東北四十里可避仙人橋之險開洋二十里島東北望西轉鷄鳴島卽靑吉島文登縣東一百里自成山衛起望西北行抵此島行船灣船俱可遇東風卽行廻避或回成山或前山劉公島又有鷄鳴嶼内浮礁一片可避望西夫人嶼不可在内行船望西北行至劉島約四十里大溝海口文登縣地方口南邊有暗石沙港不可灣船辛汪寨文登縣屬迤北有陳家崖可灣船黑山洋近黑島在威海衛東北洋險不可灣船劉公島文登縣地方去縣一百二十里望東北行至王家觜轉西行有漫村海口有土𡐊在威海衛後東西有黑石海口俱陡崖不可灣船遇南風在衛東北張家海口可灣自劉公島轉西至小杵島抵空空島約一百餘里好風一日可到芝罘島或遇西風西北風正北風燥起速回劉公島避之空空島不可灣船威海衛東關外海套可灣船二百餘隻寧海衛東柄海口可灣船不多養馬島水路至寧海衛十里可灣船不得已在花合港亦可龍門港口古灣船處金山所雙山等海口俱寧海衛屬可灣船三十餘隻芝罘島

俗呼茲烏奇山所西北與陸崖相通東西二十里長內有福山民居云奇山所一十里至福山縣三十五里至八角口六十里最好灣船大河海口不得已可灣船五六十隻奇山所前圈海口可灣船不多後圈海口可灣船不多勝子圈海口可灣船不多灘石口可灣船五六十隻婆婆海口宅窠海口俱可灣船五六十隻八角海口一名八家福山縣屬古灣船處可灣船百餘隻東至芝罘島水路七十里蘆洋營蓬萊屬有蘆洋社土人與島人最押處南北相通劉家汪口蓬萊屬可灣船六七十隻灣子海口可灣船不多東至八角口水路七十里抹直口近岸有金嘴石礁可避登州新海口備倭都司城進可灣船百十隻長山島沙門島俱蓬萊縣屬海運故道最要處見有井可汲舊有察監行臺二巡檢司有海神廟正德以前有司春秋兩祭欒家海口可灣船十數隻遇北風不敢久停西至黃河口寨三十里黃河宮登州衛屬有東小海套可灣船二三十隻土人島人最押處桑島一名桑鷄島島前懷可灣船百五十隻東至新海口六十里離岸馬停寨十五里有井可汲馬亭鎮

巡檢司黃縣屬迤西地名大龍口一帶淺灘不堪灣船馬停寨備禦所
萊州衛屬西至東良海口二十里招遠縣屬界河海道經云開放萊州
大洋收進界河即此在黃河西六十里今沙淺不堪灣船東良海口東
北羊攔海口歷王徐寨城北海岸一帶礁石最宜迴避蜉屺島黃縣屬
南懷可灣船五十隻避北風西至三山島約五十里東西南北俱有礁
石宜避內有龍王廟此島有路約一里寬南通陸岸三山島萊州屬南
北二面俱可灣船五十餘隻西南有礁石有龍王廟西至芙蓉島約四
十里蜉蝣島萊州屬一名芙蓉島此島東有沙嶐一條半截沒水半截
顯露開船裏行無礙西至海倉巡檢司一百里此島可灣船百十餘隻
至虎頭崖五十里至唐頭寨三百餘里萊州海神廟後海口灘淺可灣
船十數隻虎頭崖登州上船至虎頭崖俱有島嶼灣泊處所虎頭崖至
海倉口七十里海倉口至唐頭寨一百八十餘里唐頭寨至天津衛七
百餘里此路雖遠有灣船處所堪以行運又虎頭崖開洋往西北至天
津衛約五百餘里此路徑便但無灣船處所海倉口西半里新河海口

可以灣船西至魚兒鋪巡檢司一十里至淮河三十里可灣船各二十餘隻濰河口可灣船三十餘隻西至魚兒鋪三十里至白浪河五十餘里魚兒鋪巡檢司昌邑縣屬西至青州左衛唐頭寨二百二十里至洱河海口九十里洱河海口青州屬可以灣船小清河大清河海口俱可灣船唐頭寨樂安屬通商處所山東人遼東人永平人天津人二三四五月間販運布疋米豆麵塊魚蝦并臨清貨物往來不絕小沙河口往裏十五里可灣船三十餘隻至渾水汪十五里渾水汪口可灣船三十餘隻大沙河西北東向俱可灣船套河往裏二十餘里可灣船三十隻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灣船百十餘隻桑句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河口可灣船十數隻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海口可灣船三十餘隻至天津一百二十里天津衛張家灣八十里以上海道節經行委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宗沐轉行分巡海右兼青州兵備帶管巡察海道副使潘允端會同分守海右道左參政劉孝友副使潘允端呈請前後批委才力官生及各色陳稟人役分投踏訪明白仍買米

二千石顧海鶻船五隻每隻十二人撑駕由淮安裝載至天津下卸覆試無礙

又曰海船原有一千料又曰鑽風四百料元用羅壁造舟名曰海鶻一名海鶴其制龜身駝首版木堅厚每船兩傍用大竹幫夾隨帶楸杉梧桐輕木一不畏礁二不畏沙一任風浪輕浮若隼翅然以鶻名者言其迅捷有扶搖萬里之義沙船亦利今載米路試海道所顧淮船名曰海鶻今福建白艚船廣東烏尾船梁高三四丈者更利

宋應期曰元人于揚州教習水手丘文莊公亦云然元人用召募今用旗軍初行海運旗運未慣又一時教習水手不及訪得登萊淮揚多有行海之人宜行召募每船參用三五人俱着落州縣衛所結送前來議給工食一二年後旗軍慣熟另行議處行運之初偏裨把總等官宜遴選登萊淮揚或閩廣素行海洋武弁以充訪得膠萊商販募淮人開洋直抵交卸一往一來每人工食銀貳兩七錢仍每人日給米一升青萊天津商販募值少減今又加中段況係海運初行宜加優厚以俾樂從

又曰查得元人海運旣通南番貢獻皆倣效而行今通海運預當禁止仍令由中原驛路以迂其行蓋祖宗有深意云
又曰膠萊父老云海船底尖入水頗深最忌滿載如舟堪千石者只載七百石遇風不利轉柁爲便不然未免失事往來淮安屢有證驗又云海船全借風力故海運之利以風而其爲害亦以風又云海船之失皆因風打非遇礁石則遇淺最要占候迴避諸占候門類及預備緩急具載海道經通運之初應于淮安天津揭榜通衢令人人知悉
又曰海道猶碁枰也運粟猶手較也元人海運自劉家港開洋故江南之粟悉輸太倉國初仍元故事今擬自淮安海運亟應議將某省某府之粟輸于淮安聽漕運衙門料理若不先議定譬之奕者不具枰几上手較之事尚長矣至天津交卸亦宜有專官料理
又曰今議海運南起淮安北達天津登州實爲居中要地宜命重臣於此經略海道兼理軍務仍須淮揚天津二兵備道地方聽其節制庶便行事巡察海道副使應兼理糧運備倭都司應改參將兼管海道糧運

各增入應轄地方請給勅書以隆事權其膠州幷唐頭寨二處宜設把總分地提調各衛所司寨墩港

又曰山東沿海雖有二十四衛所行伍逃亡過半餘赴京邊做工海防廢弛已甚將來深有可虞及今海運宜申嚴巡哨須將京班軍人或于近年改借邊班數內量留一枝以實地方以振武備蓋不但有裨海運實預爲海防計云

又曰志稱登萊本海運故道謂登萊海面非謂登萊陸地故丘文莊公所稱傍海通運乃求之于海非求之于陸也觀其欲訪通番航海之人及起取慣駕海舟竈丁許以成事加以官賞數言可見嘉靖十七年山東海道王副使誤認元人膠萊廢渠爲海運故道勞費無成輒刻石繕書類集文案疑以傳疑後人或增入輿圖或採作志記遂遍四方其略曰膠萊新河元時所濬可避海道數千里之險世人未能舉其說也不知元未成運安得謂之可避又曰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不知元人先有事于膠萊新河勞費不資卒無成效然後行海運食貨

志年月可考也又曰今之膠北廢河非元人放洋舊道乎夫旣云放洋豈應在于陸地又曰膠萊新河即丘文莊公傍海通運之意蓋未詳文莊之議始終與新河無干又曰新河乃歷代所求而未得者夫元人以前無新河也元人以開國全盛財力智功咸集兩番有事于新河畢竟廢棄豈其得已蓋渠身道里太長春夏全流淺涸別無引注伏秋山水猛驟頃刻盈溢一望無際不便牽挽南北兩頭海沙易壅出入借潮潮有大小舟有行閣門戶之處全不通利以故國初置而不問何得謂之歷代所求而未得也他未暇論乃江西預作廣輿圖王方伯今再起山東以所見與在江西時所聞懸絶深悔當年誤信王副使石刻其餘近刻志紀遍四方者又皆採廣輿圖之說者也不待辯也且西河漕而東海運大致河漕似安而多勞費海運似險而屬便利一任其勞一任其便相濟之策今行海運中段乃有事于新河借曰可成目前開治之難臨事啓閉牽挽之勞盤剝守候之費日後淤塞之苦又一河漕矣若謂南北海運中取捷徑不思中段千里海面與南北一水相通三五日可

達似迂而實捷新河三百餘里以河漕行程而計速則半月遲則尚多似捷而實迂文莊公以前議海運不及新河王副使而後議海運必及新河起手不成全議頓阻良可太息今經多官歷歷勘明若不詳辯後世萬一復踵其議修元人之中輟舉二祖之不圖百萬財力用盡無效欲增不可欲罷不能竊懼別致事端矣王副使之功獨其因嘉靖十一年巡按方遠宜採訪遺意自膠州以南海倉以北因私泛之人得傍通之路擬通海運以待不虞其思深其見遠其謀忠其事苦不敢泯焉今廟堂憂邳河之患京師坐困議通海運羽翼河漕忠猷大計千載一時誠止膠萊河役自淮安至天津南北中三段俱由海運則一水易通勞費不須是即文莊公傍海通運之策而國計永賴矣

劉崇儒曰洪武末年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左永樂初制運六十萬石以給京師恭惟二祖聖明獨斷謀臣畫策乃俯循元人之途以足漕輸之額者誠以都燕之利在海也猶之都秦則必通渭都汴則必通河方域所拘勢無異便轉輸之利在海也據其省費則裕民財速達則紓民力

全利所委理有當同及尚書宋禮開通濟河猶有三年一次海運之議輔臣丘濬方當河漕通利尚著彼不至此來之文登州海船裁于嘉靖三年遮洋一總革於四十五載海運遺規盡廢未久使濟河安流何庸別議邇歲以來河流屢決工程浩大挑濬艱辛公帑匱乏私貼繁冗民力瘁竭民命傷殘歲額之漂失太多太倉之空虛可慮致厪聖明軫念諫官陳言特遣科臣東視海上又蒙撫按多方踏試據今米麥船隻皆抵天津並無阻礙誠行海運利有數端萬艘並開舟無守幫之苦片帆徑度糧靡剝淺之虞一年但以夏初上運及時更番足息人力一月可以直達天津乘汛利涉寧用淹時力既息則往來不疲時不淹則行糧可省牽輓于赤日中之運卒久勞矣海上則臥舟可行專仰于行糧之給運卒久貧矣海舟則餘貨可帶運卒有鑿舟而逃者海中則逃將焉歸運卒有竊米為市者海中則市將誰易其他便利未敢悉陳惟是風波人遂稱險然河運不免漂失豈必海波海行終無掛欠利亦相當況今次踏出新道視殷明略所開尤為穩捷若使行船不爽汛期不忽占

侯自可萬全無失至于防海衞所犬牙聯絡久緣承平百務廢弛海運之日漸加整齊不惟足護國漕抑且兼裨海禁開此一路拱護神都北以居庸爲城南以大海爲池誠爲宗社萬年至計法祖恤民不無兼得乞con爲題請國計幸甚若夫或多運或少運造船更卒頗費詳圖或總漕或分漕文武臣工稍應增置此則恭候宸斷廟謨非藩服微臣所敢輕議丘濬之言曰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先年前後總漕大臣王恕曰高郵湖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邵寶曰陸之爲勞不減行海之險陸釴曰汶水導引南接淮泗北通白衞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澀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永樂年間禮部會議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諸臣斯言當必有據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衞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邇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眞四海上游形勝之區也沿海衞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

計、、有裨于地方如是則咽喉無恐肘掖有備神京百萬人心自是安定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竪立大杉杆每杆上晝懸黃布大旗一面夜懸大燈籠一個鉄絲鉄繫鉄底鉄蓋糊以油紙或油絹內燃長明燈一盞務要設法緊束杆上毋致風擺每杆下用小魚船二隻晝夜伺候懸掛旗燈每船用銅鑼一面見糧船至則擊鑼爲號灣與不灣任其自便糧船行日爲始船盡爲止糧船回日爲始船盡爲止或始或止俱候該道傳示灣船去處或堪容一二三四十隻或五六七八十隻或百隻以上或二百隻以上或三百隻以上各于兩頭竪立大杉杆懸掛旗燈如本處灣泊滿足不堪再容即收旗燈後到船隻或趨前或靠後取便灣泊免致壅塞敢有違悞從重治罪或礁石或淺灘應該迴避去處竪立大杉杆每杆上晝懸青布號帶二條夜懸大燈籠二個鉄絲鉄繫鉄底鉄蓋糊以油紙或油絹內懸長明燈一盞二籠一上一下懸掛務要設法緊束杆上毋致風擺每杆下用小魚船二個晝夜伺候懸掛帶燈每船用牛角喇叭一個見糧船至即吹喇叭爲號令其迴避糧船

行日爲始船盡爲止糧船回日爲始船盡爲止或止或始俱候該道傳示礁石淺灘去處如根生通岸者如根生連島者礁石淺灘盡處竪立一各懸掛雙帶雙燈敢有違誤從重治罪

周孟陽曰海運之說歷代皆有之秦以輸北河唐以給燕薊而元人益至百二十萬國初亦用以餉遼東餉京師矣豈至今時獨異哉勢不可爲耳竊又聞之隆慶萬歷間之議蓋皆執政者意云及不可行則又有疏復海運者矣毋幾何而舟覆人亡海運止又有疏于膠萊河建閘如閘河者矣毋幾何功不可爲閘亦止然則爲國計慮者審時度勢順人情而爲之海運之舉存而不論可也

盧傳印曰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黄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港後門過銅瓦山沙洋半邊山爵溪所望北行至青門山亂礁石洋至前村所騎頭巡司過大松所招寶山進定海港要哨船迭燒總福開洋望北行至遮口山黄公洋列港所海寧衛東山姑山望北行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上海縣海套

水淺望東南行晚泊候潮過洋山大七山小七山大倉寳塔望東北行兩日夜見黑水洋南風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内懸山一座便是延眞島靖海衛口淺灘避之

又曰直沽開洋望東挑南一字行一日夜見黑水又一日夜見南洋綠水又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一日點竿戳二丈漸減一丈五尺水下有亂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挑西收洪如戳硬沙即復回望東行見綠水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不着洪望東南日看黃綠色浪花如茶末夜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半潮北見崇明沙南看青蒲墩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是高了前有陰沙岸洋沙嚮沙攔頭沙即是瞭角嘴便復回正東行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即挑東南行看水色收寳山如找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低了見隔界大山一坐便望正西南一字行一日夜當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與茶山只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必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見茶山收洪

又曰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夜至鐵山帶東二字望南行經成山入南洋正南行三日夜經桃花班水望東行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戳點竿尋長灘一丈八尺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戳揚子江洪如不見向下使必見茶山船稍南向坐茶山望西行半朝便至崇明如風順一朝至劉家港內

一占天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

一占雲早起天頂無雲日出漸明暮看西邊無雲明日晴明游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明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雲雷必震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暗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雲布滿山低連霄亂雨霏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鏜鞫雲勢若魚鱗來早風不輕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雨陣雨霍煎大颶惡連天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

□□至息始淨然亂雲天頂絞風雨來不少風送雨傾盤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不可許

一占風秋冬東南起雨下不相逢春夏西北起夏來雨不從汛頭風不長汛後風雨毒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公秋冬西北風天光晴可喜長夏風勢輕舟船最可行深秋風勢動風急浪未靜夏風連夜輕不晝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來越添巨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均可畏七八必有風汛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船傍人難避端午汛頭風二九君還忌西北風大狂回雨必亂地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來爭秋船莫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

一占日烏雲接日雨卽傾滴雲下日光晴明無防早間日珥狂風卽起中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起石日沒暗紅無雨

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暘朝日燭地細雨必至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必久返照黃光明日風狂

一占虹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

一占霧曉霧卽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一占電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夏風電下來秋風對電起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一占海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滿海荒浪雨驟風狂大海無慮至近無妨金銀遍海風雨立待海泛沙塵大颶難禁若近山岸仔細思尋烏鰭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水上鵜毛風大難拋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一占潮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汛潮光小汛月上水漲東北東南旋西南水面便水落北海之潮終日滔滔高麗潮來一日一遭萊州洋水南北長落北來是長有來方覺揚子江內糧舟之患最怕船窑大風緊急

繫定且守船走難纜組定必凶直至沙岸走花落矴神鬼驚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難山一駄鐵矴可障海中泥濘順抛木矴黑水洋深接纜敎尋成山開處名鑼鼓地磨斷棕毛篾繳可抛成山鐵山萬丈深泉

往行

章極字以道號樸庵蘭溪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時大學士桂文襄一日延六卿出海運疏稿公曰海漕固異風濤沈溺叵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濬海者事遂止

王獻字惟臣號南澧咸陽人□□□□進士歷官參政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謂其政莫先于海運者其爲議曰國家定鼎上游漕運爲重會通河建萬世之通利海運備一時之權宜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若不急思患預防顧不爲首務哉弭節之日備閱圖志延問耆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嘆曰海運之方我知之矣夫自安東放舟遵海而行靈山崎其西浮山勞山界其東薛島石礁林立橫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州西

北至于海倉又北浮于渤海始達于直沽避此險也然牵輓之勞雖節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惑焉以余觀之夫自薛島之西爲馬濠其涯爲膠之痲灣北爲新河又北爲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廑三百耳若徑于此諸險皆免元人常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爲二鑿馬濠以抵痲灣濬新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于制使聞于朝廷議于司空皆報曰可檄下從事議者紛然公直任不謝昌言曰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吾負謗奚恤于是擇吏授規諏日卽事誓告靈神督戒有衆斤斧肆力火烈具舉馬濠之石焚如而燼海水流注痲灣以通河渠奏工矣計其長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之于是江淮之舟達于膠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計其經始及于底績凡二閱月耳士人德之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淤夷險立防蓄洩浮梁以濟渡設吏以司守規畫垂成卽有山西之命于時制使疏請衆庶挽留不報而去河工由之半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公舉措

不問其人銜之逮其居憂于家乃嗾言者誣以妄興海運迄無成功疏
奏報罷公復嘆曰嗟乎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庸心哉然
海運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不敢易此念也更著說以告世
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者與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歷官刑部侍郎嘗爲山東左轄隆慶四年河水
泛濫漕艘損者幾二千而漂沒者又八百艘羣議開膠河公謂此第令
費財耳必罔功議遂寢于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宗沐素好奇計
因條海運機宜上中丞梁公梁公忻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日從王先
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于是當事者知先生力可辦漕卽山東
拜右副都御史總制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拍日稽天之候
宜無幸矣公乃爲蚤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度淮五月則責令盡數
度洪運始無虞因條上海運七事上從之隆慶六年遂以十二萬石遣
三百餘艘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明年運
官不習海運遇龍躍覆溺七舟言者交擊之先生謂是非之原難以口

舌爭自疏請罷猶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曰臣心力殫是矣或問公海運信便第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非直數十萬軍也其所資藉非直數千萬米也藉令海運行而粒米無損可廢治漕乎公曰漕不可廢也顧予非爲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掬土可游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庶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卽人亦知予有恃不必以漕爲奇貨可居也予故曰主于河而協以海萬全之說也以此知公擣茶徹桑慮至深遠非淺近所窺

潘公允端嘗以副使分巡青登其苦心擘畫者在海運運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沽道險遠風濤叵測言者洶懼公決策深計備示方略仍躬歷沿海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罰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自會通置河以來所未有也說者謂海運通則河不能爲梗可以佐漕而或以爲乘危倖功難久恃公亦已遷去遂格不行人以是稱公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與其卓識通才而惜其不盡用也

黃連沙海道元時運道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觜順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又行一月餘始抵成山計水程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不可行遂止

撑脚沙海道亦元朱清所開運道也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揚子江東北行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白水綠水又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直沽其道差近然未久亦廢

崇明州海道亦元殷明略所開運道也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入界河至直沽不過一月餘視前二道近矣而以風濤盜賊故旋亦廢

連萊二河海道亦元人所開運道也自連河海口入于海由海州贛榆

至安東衛石舊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共海二百八十里又自萊河大海口至直沽河口南北相對度海四百里以在海運故道之西而爲元人新開以通漕者故亦名膠萊新河云嘉靖間山東海道副使王獻按元遺迹燒鑿馬家濠山十五里通麻灣惟至分水嶺力不可施工遂止隆慶間該給事中李貴和題議開復穆宗皇帝特命都給事中胡檟前去會同撫按官查勘以水多砂磧不可開奏罷萬曆間又該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復申前議今上特命侍郎徐拭董其事尋命應節亦輟戎務往蓋費帑金十餘萬而功竟不可成議旋寢二臣回京

運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雲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洋落湖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

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
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其道徑便國初海運猶仍元舊
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于麻灣
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會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
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
行者止由海套不汎海洋惟馬家濠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臣勘
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磧而止
又曰福建布政司水波門船廠船要水手護送其神仙壁碧水島有賊
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至古山寺送香燭防東南颶作潮過平息至
望琪港娘娘廟前泊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鎭巡檢司一日至
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寧左衛要水手送一日至五虎廟燒總福一日至
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正東便是裏衣山正北便是定海所東南是福
靑縣鹽塲一日至王家峯海島泊一日至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泊一
日至福寧縣幫娘娘廟前泊一日至滿門所防霧晚收臑漕巡司海口

一日至金鄉衛要水手送一日至松門衛一日至温州平陽縣海口鳳皇山銅盤山防東南颶作晚收中界山泊一日至盤石衛見霧在中界山正北島泊待南風行晚收北門所要捕魚小船送符南風北行過雞籠山候潮行至松門港衛東泊候潮行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泊望北行至桃渚所聖門口泊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健跳所長亭巡司要水手魚船送至羅漢堂石浦所東闗泊要水手送至定海衛始放金鄉盤石水手離石浦子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目錄 外編

戶部九

關稅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九

關稅

前言

解縉曰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憂稅一也而茶椒有粮桌絲有稅矣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忘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

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縉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

孫原貞曰商賈雖爲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爲之禁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爲路費所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爲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因而被盜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大明等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爲困乎乞定擬行凡興販商貨貿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阻止於大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庶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聖朝所應有也

嘉靖八年梁公材曰奉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鈔關委官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塡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又爲陳言時弊以

禆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彝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到日爲始於附近府州縣內行委佐貳官一員與同檢鈔人役查收錢鈔不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今將收過錢鈔眼同各役等簿呈報主事查見在實數幷將文簿二扇卽時親筆於前件項下照款塡註明白錢鈔照常發府州縣收貯季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三扇應存留備照解部俱照舊施行如此而猶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檢者先謂衣冠之盜聽本部指實叅行吏部不待考察卽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算等項聽各該有司審編照常額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充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自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柴薪米穀幷自用物件不得一概混抽

何瑭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脈民命皆繫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于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于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略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舍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于官農商之稅十止取一而其從事商賈者今既稅其貨又算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于農不若取于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爲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國家之于商賈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爲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征稅船貨之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迺于弘治六年始請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週歲代去然財猶膩也近則汚人故士之廉潔自好者多以厥任爲嫌稍失愼防則往往至貽物議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命至或以爲慮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人皆被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今稅課司局商稅及北新關船稅之所入皆寄于杭州府庫己惟典其籍而均稽焉是歲薄征而稅入視往歲加倍聞者僉謂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

聲賢之君聞之愀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贏縮在商船之多寡近歲北方道梗商賈皆萃于浙故稅入最贏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具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以君職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賢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居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之適猶或題名以致感於後况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令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以懲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于此者凡若干人皆勒于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瑭爲文以述其意瑭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倪岳曰山東臨淸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

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算籌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旣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俱怕征求多至賣船失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願聖明俯察民隱特勑該部停止新例遵復舊例仍勑鎭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蕭彥曰夫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也他姑無論卽如河西務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賣貨物河西務有四處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所得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

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嘗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脚抽眞同商賈議者以爲榷算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入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簍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眞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獲曩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租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之所當議也

鄔閱曰山海一關內扞都邑外控諸夷實爲臨邊要害重地故祖宗朝特茲設立蓋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分之設豈其智不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竊觀瞻傳笑遠人良非細事故重爲國體計耳况細民興販獲息幾何堂堂天朝夫豈少此而忍奪之帝王寬大之政似不如此但邊徼跋涉艱苦備嘗比之腹裏行商其勞尤當數倍顧茲商客乃若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爲以父母妻子飽暖之計耳乃又重其稅以困之彼將顧望逡巡轉而他圖矣故嘗問之山海之人咸曰商賈之行

大減於往日詢之遼人則曰物貨之價大湧於前時蓋自關稅一興則
商賈減商賈減則貨物少而價湧貴亦其勢也然則茲稅之設不獨商
賈重困而邊人且受害矣又况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爲重正
商賈徑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乃因循瑣屑之政
且山海關抽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焉此不
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爲當然矣八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遼東巡撫因
地方災傷又差官於前屯衙地方抽分焉此無非權處之計然委官恣
意苛刻爲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十里之遠商
稅凡三抽焉節節而刈之寸寸而取之人情其何以堪此將來商賈斷
絕關市蕭條非獨遼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沿途沽酒賣漿車頭驢脚
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失業而坐以待斃矣

劉穎曰祖宗立法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不征
於此兩京則有宣課司之設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則有河
泊所之設鹽鐵則有塲冶之設至於木竹有工部抽分廠之設舟船有

戶部鈔關之設其取利於民極爲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邊諸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皇店之數凡病民而罔利者詔書一切裁革今太監李能不能仰承德意圖惟治理顧乃陽假修築邊關之邪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若於山海關抽取往來客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墩臺修築之費誠使李能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利于國不病夫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以負擔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爲生耳且所經過稅務郡縣驗稅抽分輸于官者屢矣今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稀少民用不貲未免仰給商客今若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哉此其不可者二也又況祖宗設立邊關正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小有坍塌摘撥軍夫隨時修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爲國家斂怨生禍之胎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

有貨財猶其有脂膏骨血也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戕賊其
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變今
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豈不爲國
家盛治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伏乞重念邊關干係非輕毋規小利亟收成命
勿狥偏私之情則宗社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
吳時來曰眞定府滹沱河原有額設抽分稅課司先年止是本府委通
判督同該司官十分取一每年終內官監差官印烙隨即回京至正德
年奏差內臣一員公同通判管理太監祖臣聽信撥置妄抽害民折銀
入己違法多端已經該部奏請題革至嘉靖十一年又復差官抽印又
該撫按見差去內臣騷擾生事害人奏請改委本府同知公同抽印由
此則差官印烙未有不貽害地方者且歲額不過三千根耳取給該府
自能解用今以三千根之木植利歸朝廷者何甚微而專差一官害貽
地方者何甚大臣愚以爲不差便臣請權其利害之輕重者爲陛下陳

之先年內官歲額止得二千五十根其後改委同知遂得二萬五千根是差官無益于國用而專委同知有益于國用也龍泉固關一帶山勢陡峻先年不差內官不敢採取林木薈蔚截然為一方長城後因差官富勢姦商與內官家人通同貿易動聚工匠沿山斫伐作為板枋以多取利撫按有司禁令不行遂致山崵濯濯而井陘之險戍守稱難是差官無益于邊防而專委同知有益於邊防也彼往年所抽不過五臺之木止於滹沱視其合式者取之蓋不取其利與民休息差官則分洒邊口窺伺關木下至窮邑小集微至荊條柳斗無不窮搜騷擾村墟民無生理此則差官之有害地方而專委同知之無害地方也夫山澤微利一同知足辦矣而又添差內官官多則民擾權分則爭亂間或志相反而隙易生行相疑而謗易起與民爭利則怨有所歸與官爭名則恩不兼及其他支應之煩需索之苦繼之而出是差官於政體有傷而專委同知於政體無傷也於此較之其利害損益即途人能察之矣

李芳諸所章奏釐革舊弊人方望其必能默以順主上之美而禁緝羣

小不作非僻此疏一下則又莫不叢芳不[illegible]情善念弗終前名俱喪芳又何利于此耶

鄭大經曰我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舟楫會通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敕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固有潔己澄源通商利國者而操柄行私蔑法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無遺利乃不盡利于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外亦甚矣近年題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多通判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即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他況錢糧掌于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柟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刦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矣當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概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猶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於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回部之日聽堂官考察如一御史出差回道之例果操

持堅定賦倍往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勸各府委官
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
商人執票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銷該府掌印
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加以浮于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
雖無定額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爲定例以便遵守庶賢者得以
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
巡按通查附報各差捕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巡按糾治以
懲不恪蓋時當枯索無告之窮民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置之法着實
舉行未必無資于國計也
馮公琦曰人臣值事艱難屢請不能當上意且當就時勢量爲調停使
無及于亂而可以待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斂於府縣
府縣自解爲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官自斂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
官爲費多而中官之權重若得撫院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
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

許弘綱疏曰食貨之需古稱泉府謂其周流無滯若水之流行耳陛下臨御以來固常免田租發內努天下稱仁矣自小人進而礦稅曰嗷嗷也刳髓剝膏推埋朘篋既激之而使變復威之以必從良民半在桁楊循吏動遭桎梏猥云有裨國用不過都着進收而已曾出一緡以襄大禮發一貫以濟大工乎以有限之物供無限之求舉有用之財置無用之地毋亦謂緘縢扃鐍之固既可安坐而享之不知寃鬱薰蒸奸雄睥睨內府久爲怨府錢叢且作神叢一朝有急將誰爲之守此臣所爲太息也

往行

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遥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其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鄭溥字汝德南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暦官知府嘗爲南京戶部主事維

揚置分司榷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吏曰征利而爲是織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榷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

唐大中丞時英嘗爲戶部主事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勗常目存之雖旅賓燕飲酬應紛然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

華雲字從龍號補菴無錫人□□□□進士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初授戶部主事榷稅九江異時關使者沉貨自皦商病曹垢君至洗刷剔澡關政一清常大書堂後之門曰家人不出料銀不入迄事歸尚書蒲灣王公臬侍郎西陂劉公儲秀二河及公宦咸加歎賞劉公每舉君以爲司榷者勵及公至親拜君于寓所以君之能洗曹垢也

劉戶部佐嘗榷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

公至無賴子二叉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公怒罵曰䝨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即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䝨奴乃欲弋利乎叱侍夫縛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

附榷稅

前言

嘉靖十年內官監左少監王敏題云云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該禮部覆太和山建立宮觀以奉眞武之神乃我文皇致敬鬼神爲民祈福之盛心非假修奉香火以網羅民利也是以本山歲用香炷油蠟道衆冬夏布疋以及提督衙門額設隸卒原有皆出辦于有司其費不貲矣其後香火日盛施財塡委有積無散大爲典守者所私是以弘治六年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湖廣布政司每年正月至四月香客盛行之時委官收受香錢解送均州淨樂觀官庫收貯以備本山修葺廟宇其五月以後香客稀疎所捨香錢定從提督官員收受以備歲時焚修之用

然亦復有羨餘儲積日富是以嘉靖元年該撫治鄖陽都御史徐蕃議將提督衙門額設隸卒不必有司徵派俱取辦于香錢嘉靖二年又該提督太監潘眞奏奉欽依將本山歲月香炷油蠟布疋均州千戶所官軍折色俸糧不必動支官銀亦于香錢取給嗣是法禁寖密支費日增一歲所入僅足以供一歲之需近遇連年荒歉香客不多以致歲額油蠟布疋間有拖欠誠或有之嘉靖九年恭遇皇上建立四郊該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具奏戶部議題要將本山每歲五月以後儲積香錢盡行查解應用工完之後仍聽撫治衙門委官監收以備鄖襄軍餉及荒年賑濟之資其建議愈卑而取利益急矣今該左少監王敏具題前因相應議處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轉行撫治及提督衙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一年香錢通行委官收受塡註簿籍查照先年提准事例四月以前所得香錢仍貯均州淨樂宮官庫以備官軍折俸及提督官員門隸顧直五月以後所得香錢收貯本山官庫以備本觀歲用香炷油蠟道衆冬夏布疋及修葺殿宇如支用之外果有羨餘歲歲儲積以備凶

荒仍將每年支過數目置立文卷申送巡按御史處以憑照刷其嘉靖十年以前餘月香錢聽從本布政司委官查盤等因題奉聖旨是這香錢只着照舊例行

往行附

蠲賑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粮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又當驗郡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瘠民貧處亦優免之不爲常例然優免在心臨期便决勿使小人先知取名於外

洪武二十六年上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老糴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賑濟飢民也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飢死者多矣爾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飢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楊溥曰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檢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備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移行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窮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卻先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大戶土豪侵占以爲私己陂塘養魚者有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坍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

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
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
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
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
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于農閒時月用人修
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
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
准土豪及盜用官粮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
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
亦免其罪即令退返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出陂塘及隄岸
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備築者以次用工尅日具實奏聞仍
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
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交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
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

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有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率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

□□□曰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太和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奸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

例一里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概論就試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重罪囚則勸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况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羣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而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廣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垂仁加卹特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

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塡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委•點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三百石亦容蓋竪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因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卽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勑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幇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忿爭執操凶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粮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粟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力雖不摘情實猶重幷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撫巡參詳無容司屬轉請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幷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要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轉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

[illegible]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糶出每石明扣一
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
剛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糶出循環如
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仍別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飢民
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廒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糶如
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
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衞所常平亦依此法衞一
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參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
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
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
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
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肯
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飢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
者也

丘濬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汲水餐霞牂羊羵首水淨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貸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舉貸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輾轉號呼曳衰匍匐氣息奄奄須臾不保或棄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哀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功以欺上肆志於掊尅追捕之苦加於富室逼追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頤菴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黯開倉之權犯蘇軾遲悞之論朝不保暮矣尙曰申請上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權強梁者保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爲之求殘疾無告孰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疑又令覆審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死者

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爲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

陳獻章遺言曰趙淸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其餓死十有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益米價公獨榜令凡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反賤民無飢色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浙西日與僚佐宴集湖中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者正欲費有餘之財以惠貧民使工役庸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於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大於此是歲杭飢而不害近時蒲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何不白於郡而止之乎正仲笑曰吾子過矣建塔之役豈寺僧能自爲之必募此邦之夫

役斂於富饒之家而散於貧寠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之時我惟恐僧之不爲也子乃欲禁之乎

章懋與許知縣完書曰昨承來敎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來敎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粮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能報矣愚意只取黃册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技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賑濟或戶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技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又有多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有害矣來敎謂書記號簿塡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老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老

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來教欲令里長排定之資責其彼此相識以訪詐冒不若依圖眼次第面審令其彼此相識若以一縣分作五日亦可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防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蒲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册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冶鐵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卽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進士方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又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直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

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靑黃不接分守裴參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課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上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汝作賑濟之用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稅派錢糧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用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

平正大之道旣犯五霸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來往者盡行搶奪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糴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也乞早除遏糴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

陸深曰司馬温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勝於官粥賑濟多矣

林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南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境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恣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存者

十去七八倉廪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尸塡路惡氣薫
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旣荒旱自當
先期奏聞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尙猶顧盻徘徊事事蒙
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
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
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言欲事輕齎
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刦掠道理難進臣恐緩不
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
幷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
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
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也
何孟春曰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
計若待荒年餓時恐無策也朱子在浙東旱時欲逐鄉使相推排有米
者分戶高下出米就委其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以爲聰明者人不能

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被於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不可使
也此朱子當時亦未及行而告諸門人者
又曰李畋乖崖語錄亦載張公詠及黄兼濟承事見夢春嘗謂黄此事
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爲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爲惠不細及觀
張子韶横浦錄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
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劵俾輸元估糴之奏爲
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
著令於蜀矣黄之所行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有感於黄而後推之
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糴廪米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
十戶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
行窮民無所濟去爲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卽此事耳
又曰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
民傷無瘳朝廷則有不盡知者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稅糧有一毫

不獲蠲免者有以知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

不忍而彼有忍者矣切者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

踏勘者返日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查例當行始爲行文轉而下府州

縣卽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

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

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

也府州縣不以申告于上司鎭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

過騷擾一番鎭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騷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

此守令之宜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凶荒所以朝廷有

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臘突絕炊烟襁負相屬殣

尸相藉誰與出涕無賴於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

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棒枷良民且亦流移行劫矣九

重軫念元元宜及先事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府州縣

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開申鎭巡官處若係半災

卽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卽爲設法處置仰分守巡於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偏緩則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鎭巡官行事於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濟則蒙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過稱凶荒者愚曰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尙爾況於凶荒而可吝乎儲蓄者固上之所以爲民也上惟無以他妄費冗倉奚懼乎儲蓄之虧凶荒者水旱致然所謂有目者共見有耳者共聞者也其勢豈至於可欺哉

王廷相答季獻忠書曰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

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之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糧是以病羸之人而服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大家必是富蓄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豐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

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皆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
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飢憊烏
能還償可逐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
致流亡五也賑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
籍無眞富者有盈釜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
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
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
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以口食之外再有牛俱穀種之給使本
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
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
粥下也

劉瑞疏曰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
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
一節況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効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爲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自賊也卽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害事而殃民矣

又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爲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神禹成功九山利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傷瀆矣飢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朝廷略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陛下懷畏天之念發罪己之詔亟遣文武大臣各齎香幣告于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爲民請命則皇上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飢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中南京大風拔木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傭等祭告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陛下念之
桂萼疏曰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爲之分豁也
但爲國家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
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中所收入多
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廒支
運以備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幷各
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英宗皇帝以前此
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
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
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怪蓋此法
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
各官所收錢鈔幷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候之銀或別作區處如英宗
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淸德州滄州但使水次有廒去
處趁熟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

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見有司督逋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爲盜無力者流移歳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

袁襄勸郡縣捕蝗書曰僕常讀姚崇傳知捕蝗之法其言且瘞且焚善乎崇之捕蝗也然獨恨作史者略其文不知何如瘞且焚也僕常以意逆之古語云夜虫之就火飛蝗蔽天網罟所不能加挺刃所不能及苟非焚瘞何以捕之其法當於田間之曠土掘爲深坑縛草爲炬昏則然之炎焰所騰蝗必赴四面從而掩之蝗墜坎者或就焚滅其不死者下土瘞之此捕之之術也僕聞除蝗貴早救災貴豫古人有言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炎炎弗滅燎原若何言貴早也及今不捕後且無及民之顚連籲訴深可痛也頃有捕蝗者下令蝗一石易粟五斗利之所在衆必趨之此亦一術也古者遇災則偏走羣望故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神之聰明至誠可格必心乎誠矣何患弗歆古之良吏蝗不入境雖入境不爲災其以此乎

徐顯卿曰歙郡連歲大侵民窮財盡當事者念切痌瘝計周拊字他未遑述即築圩寓賑設糜待莩救荒者實惠及人又不遺遐僻者孰逾此法但云圩已竣而糜不繼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聞溧陽潘令擇棄地之可田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惟勤限使之開墾一時飢民赴工者惟恐後不日而成膏腴之畝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千萬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頓出金也竊計史氏殆亦樂從哉歙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即以千百之產量給棄地令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昆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餓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攜歸則坐斃于家者尚多竊謂分都分圖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煑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圖有分管東西南北更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臥不能起者各許攜歸不至百十成羣以茲侵冒即一二里之間飢民或止數十口

或數口官亦不廢其法蓋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面彼既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扁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勸無不加厚惟殷實之民樂從乎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有餘者可供吾前後比鄰之飢民無不願輸于官甚有鄉間富戶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飢餓之民皆其佃戶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戶乎如此不獨游手之徒無所受其欺即眞正飢民亦將耻其就食之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各思以力當食由是飢民漸少設糜益不多何患其難繼哉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蠲租之詔時秦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席書曰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

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飢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起至麥熟爲止以四個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

不致虛費法簡直而姦獘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于南畿實可推于天下舍此而欲將今見在銀兩實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萬曆己卯蘇松水災故相徐階與政府張公太岳書云自隆慶庚午年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嚚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斷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攖攘微利骨肉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為富者之財教入于貧則貧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自輕加之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中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為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朝廷有折兑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

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千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爲生于時百姓欲望官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乏欲望貿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鄰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巡撫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軺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即中丞目固有未睹言固有未及也仰惟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道翁崇致主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塡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阨數必有非常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

年四十年所下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恤庶遺黎獲惠多患
潛杜若付有司泥舊閒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聞治
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奠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
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具多寡輕重
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于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
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
睿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之亦莫能任之也此天
下所以翹首跂足而望翁也

鄧以讚救災議一曰分等差蓋水災雖廣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
今年之水至今猶未樂業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田已退水見今可以
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
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曰廣周恤饑民雖有冊其
實饑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瘻痺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令里長黨正等
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于

舉事之日於一二人執飢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客商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即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領穀數斗而舟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不移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令百姓蹲踞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棄矣亦不得限以時日斯亦人人各得所欲非從容不能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勢有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簷蔀屋無不到之陽春矣五曰用咨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諏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三二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者夫客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低鄉之生命不可不修者也事雖似緩然今飢荒之時預給以工穀布及秋摘其成

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則以二爲賑以一給工然圩夫舊亦有册今無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領穀而籍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或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增之亦可也

王錫爵曰地方利病云有民間最不便者如踏勘荒熟有司安得履畝而勘其勢不得不委之佐貳吏胥而佐貳吏胥百中無一二實心任事爲民者財賄之所乾沒權家之所干請千詭萬變出富入貧當事者安得戶戶而詰之故縣佐已有將荒糧作士夫人事者矣有富家醵金營賄里胥以熟作荒者矣大抵法主通融可以隨人上下未有不緣而爲奸者愚意與其勘荒不若勘熟與其望賑望蠲不若先正詞訟淸獄囚以法治有司怠緩不才者尤今日救災之急務耳

又曰有司近出新令急徵官賦而禁索私租此亦非通論今廟堂既不能盡折盡蠲亦當聽田主就戶下小熟者量收租而後可以還官蓋田之荒稔官府通查則難田主自查則易而佃戶之租若今年無取明年

可以棄而不種此田主切身利害不必盡煩官法者也
又曰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于民兵雜揉之地此着不得一分粗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諸省適奏致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頗心疑之人之朝暮饑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且煮粥亦須有次第余親見歙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纍纍相籍或有飢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塲不宜竄遠今有司能精心及此否乎
申文定公答石楚陽太守書曰江南賦重且繁朝廷稍一停減已不啻數百萬而民間猶若尋常殊不滿望也持籌之臣亦可謂至難至苦矣故往往欲差掌科臣者蓋亦有說地方之事科臣得以盡言倘可覬望於明旨之外耳搶奪之事漸不可長前聖諭所云不宥亂民許撫按便宜梟示良亦爲此不重其法人將效尤若此在在皆然蝟毛而起亂可立待也公祖議以上刑誠爲有見至于散賑之法宜責成州縣長貳親詣鄉村市鎮給散既免飢民遠來伺候之苦亦免衙門人役需索之弊

是勢在州縣而惠在民也

又曰積穀備荒自昔謂之良法而今顧成敝政則爲額數太重參罰太嚴不能調停設處使人可守可行故也且積穀以備賑貸未有斂而不散者亦未有通數歲之中數十百城之內而全無荒歉者殆有司心憚出納之煩苟幸無事而不知惠民之政乃爲累民之囮其敝不在立法在奉法者耳而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惟其同心協慮交贊共濟則無不可成今兩院所憑者司道耳司道未必一心也司道屬之府縣府縣未必一心也其中妄有揣摩轉相推托與百姓痛癢全不相關者往往有之府縣委佐貳首領以踏勘聞司道則府縣之責塞矣司道取府縣文移轉呈之兩院則司道之責塞矣然則兩院何所據以上聞乎

又答荊巡按書曰地方災傷重大小民意望無極雖有曠恩不勝嘵嘵之口每傳言都下或云有司催舊逋太急者或云漕糧不除加耗輕賚等項仍以平米派徵每石反得八錢餘者或云有司不恤災民而以荒數送士大夫者或云糧里自匿荒數小民不得均沾者或云書吏得賄

則以熟爲荒不得則以荒爲熟者卽士夫間亦言人人殊故頃者復不自量有所陳于左右謂不如均之州縣爲一概之乎誠亦不知其言之瀆也乃公祖先已通行禁諭復以鄙言申飭則有司必不敢不奉行德意矣又聞撫院有示雖成熟處所佃戶止還應納錢糧不得還租此固憐恤小民至意第有田之家荒多熟少必有賠納錢糧者荒者既欲其賠糧熟者又不得收租則雖富者亦速貧耳鄙意謂成熟佃戶卽還租亦不足自給卽不還租亦豈能與荒處佃戶徒使刁猾者得借口拖賴似未爲良法也

又答李巡按書曰錢糧有徵有免有折有停額項頗煩耳目易混昨年以勘荒之故弊端叢出人不知恩今歲原報全荒則各項錢糧第當均分平派不論人戶等則譬之雨露在在皆沾然後可耳或謂小民必不能輸大戶猶可賠納意欲使見徵一項儘派大戶愚謂不然大戶有田亦已赤地卽一概均派其所賠納尙多況平時僉以重役今日望以義賑奈何獨使偏累此非通論也若小戶難輸又當爲劑量聊從緩徵則

爲優恤耳閶門搶奪一事漸不可長向者所降特旨許兩縣便宜梟示
專爲此等亂民蓋呼吸之間事變立作譬之決癰斷螯不容少有姑息
少有遲疑也彼時幸有擒治旋獲解散不然則先年杭城之變復見于
吾蘇矣今新穀無量望人情正不可知嗣後決當以明旨從事庶倉卒
可定耳賑濟所及有限然朝廷收拾人心此舉殊不可少而鄉紳或以
爲無益此亦有激之言不知飢荒之歲粒米難得豈有數萬金易穀而
無所全活者惟是有司憚勞若召各鄉飢民集城市給散則守候之苦
需求之弊滋矣惟有正佐首領分定村鎮親詣各鄉散畢一處卽更往
他所乃爲普徧此勞在有司而惠在飢民在公祖與撫台督率耳
馮琦曰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無奇卽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
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于用矣所謂錮之在
未徵收之前賑之不在旣死亡之後是言也卽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
世其皆被仁人之賜矣
又曰水潦爲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于歲暮民遂無所

得食啼飢呼寒蕭條窮迫之狀城中粗可而城外爲甚民既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比聞窮鄉流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於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强者起而索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强者飽而弱者飢强者飽弱者飢則亂滋長而飢民無幸矣

萬曆丙戌年中原西北諸處大旱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朝廷發內帑三十餘萬賑之而困益甚郡臣爭上救荒策類文具難施大中丞魏公學曾疏五事深切時弊大概以察吏安民專責直指中有云撫按務節省有司之精神守令務節省小民之財力可謂獨觀治源者哉

林公希元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

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
曰戒遲緩戒拘文戒乎遣使
趙完璧救荒議一曰公報查蓋民間貧富豈盡知之往者賑恤之令必
訊其數于里書里書爲政公少私多報賑一丁需錢數十多者空名可
與無者枵腹勿列吏皂祈恩于滿室老弱絕望于無役使給者弗貧貧
者弗給識者每悲之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正官幷佐貳之賢者分
歷村原比屋而視當食者人給之小票乃登以籍貧者不必有差衙役
不得並給則貧富靡能相欺而里書可無奸也二曰時給予蓋垂斃之
民朝夕爲命往者發庾之期或無次第卽有之未必皆信故以待食之
輩聚于市朝身既不得賫傭食又賒于指賑及其既領索價滿前食庾
未遠而囊已先空安望其度歲月而甦旦夕也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
開倉之先次第村落雁行而揭示之各定其時日至期之日凡在所定
放之務盡卽有他事不得相妨庶幾來者卽去則粒粒有可炊之實糠
粃皆活命之寶也三曰禁扣抵蓋荒歉之民僅有殘喘予之升斗將數

而炊而里胥之奸人或指名公費或駕言幫貼恣意扣除相視莫敢誰何致使歸來發向隅之悲入門孤妻女之盻是聖明之惠爲奸貪之資矣合無今後諭令各州縣嚴爲禁示如有里胥之徒指稱前項名色扣除飢民賑濟者以搶奪之罪罪之庶膏澤不至下屯而雨露可無旁漏也四曰無假勸借蓋勸借之名國家原以相周之義教之聽其願也邇來有司之官不體民情責以里書令其報舉得賂者放釋而去無賂者開陳而拘及其至官也定放數目嚴法比較過于催征官得十一里胥十九然後以其餘剩者散之民而粉飾之夫徒奪諸民以彼與此賢者猶以爲非而况名爲勸借實同劫奪如之何其又舉也臣以若此者可禁也五曰毋縱奸民蓋垂盡之夫情故可矜奸貪之勢漸不可長邇來一遇飢荒之歲貪夫相呼爲羣入人之室而強貸之不則奪門掛撻凌轢萬狀大搶竊乎田野小掠取其菽禾官以其貧而弗之刑也而彼益驕其心益横其暴民之弗安實由于此是利之階而亂之萌也臣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六曰毋仇富室蓋人情富相倍則下之百則役之萬則

僕之此自然之理也故上富之家待而舉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減二三十人或預賣其力而募升斗或暫稱其息而約貸償或托身于傭作而爲依或粥市其田土而糊口大都邑有千人之富則天地不能災矣邑有五百人之富則歲歲可無飢矣邇來有司之官偏抑富室聽斷不論是非而富者罰兩造不卜曲直而貧者勝催科急則責之代補差役冗則借之幫貼高者以是博風力之名而卑者借此爲囊橐之計率使富者日貧貧者無依不幸而遇飢荒之歲彼此不相顧有無不得通不坐以待斃則率爲不逞矣是郡邑之耗而民俗之蠹也臣又以爲若此者可禁也夫此六者由前之三說則實惠可孚由後之三說則驚擾可息道固相成機實相濟當事者舉此而行之而危亂有不指麾定者豈理者也

唐龍曰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隣里之義也今被災飢民朝廷給銀賑濟已有更生之望各州縣官員務要善言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數足其有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飢民以救其死若每石肯減

價一錢尤見尙義減價百石以上者官犒以羊酒給尙義大字一扁二百石以上者加紗一疋三百石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扁字俱如前給五百石以上者具奏給與冠帶榮身二千石以上者奏請表爲義門不願減價官勿以強但訓行平糴之法若有擅富邀利坐視民飢不與平糴者是爲奸民之首里老舉呈飢民告發官將銀兩盡數糴運上倉仍問重罪不貸若飢民未納賦役官錢俱各停免若里老人等指稱拖欠奪取賑濟銀兩者許飢民鳴告將里老從重問罪飢民得銀止勾延喘而已若富豪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私債者飢民鳴告將恃強之徒用十八斤枷枷號從重問罪仍加倍追給銀兩以哺飢民凡民間私債俱候年豐漸以理還但貧民給銀有限縣官切戒之務令各節省度命但日得粥糜四五盌聊以延喘足矣毋使買酒買肉一時費盡以致來日不繼飢餓而死悔將何及又民之於土猶鳥之於木荒歲逃移豈其得已凡我有司遇諸被災人民逃出外境者務曲意招集俾各復業倍與賑濟銀兩所缺牛種俱官給之官不能給須勸借于有力之家借種一

石收後令還一石一斗借牛工一日令還人工二日若他處有逃來我土者亦要一體存恤安插得所俱是朝廷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道仍將招撫過復業人戶姓名數目呈報查考軍民一體各該災重州縣多坐有衛所屯塞其間軍餘極貧次貧丁口從公查審一同百姓賑濟隆冬時月老羸之人尤不耐寒飢民內年七十以上者州縣官添給布一疋就動支庫內無礙銀兩收買仍具動支銀兩數目及給過姓名呈報查考其有遺棄子女州縣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訪而還之毋令失所若民家能收養四五口者犒以羊酒給尙義大字一扁八九口者加紗一疋十口以上者加段一疋羊酒大扁俱如前給二十口以上者具奏與冠帶榮身富弼青州救荒專主煮粥而今主于給銀民皆稱便但乞丐之人困踣道路哀哀無所之時非粥不能全活州縣官各于養濟院設一粥廠支預備倉糧選委二三殷實老人輪日煮粥以給乞丐就食者朝暮各一以至麥熟而止具支過預備倉糧數目回報查考飢餓之後病疾乘之州縣官量支無礙官銀收買藥物之標給善

醫者分鄉設局榜示疾病之人聽其取療不許勒藥錢用過藥物尤要稽考毋令尅落掩骸埋胔仁政所先州縣官嚴飭地方人等凡遇路道及城郭田野溝壑遺有饑殍屍軀卽便登時掩埋無致暴露殘毁以傷和氣違者官以虐戾罷黜不貸官司用度皆取之里甲里甲之中飢民居多自後官司務宜節省用度凡無名酒席與支應饋送及一切浮費俱一一停罷則里甲不至耗損而飢民亦得以濟矣勾緝最爲擾民災傷之時尤非所宜卽詞訟除強盜人命外其餘戶婚田產及一切小民事俱暫停受理免得差人下鄉騷擾以重民殃已經奉行各布政司轉行各該守巡道及該府州縣遇有人民往彼處糴買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遏閉攔截致令飢民艱食有妨朝廷德意救災恤隣之道固如此敢有違犯者許赴所在官司具告卽爲轉呈以憑從重參究提問不貸旱乾水溢交修乎人而祟禱於天荒政之大者卽今旱熯復熾麥苗已種者十之三四未種者十之六七而況已種者復有枯槁之漸可畏也已爲民父母何以爲心州縣官各務省滌衍愆尤修明政事及汛潔壇塲竭

誠祈禱務期雨雪霑足庶幾已種之麥苗可活其有未種者亦可補種豌豆大麥等項民其有瘳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一目錄 外編

戶部十

蠲賑後

前言

王德完　蕭　彥　葉向高
陶望齡　王肯堂　董其昌
黃　輝　袁宗道　黃洪憲
鄒德溥　方從哲　王家植
沈昌世　袁　表

往行 闕

救荒

前言 闕

往行

高皇帝　費　震　李　璨

黃裳　陳敏　梁絅
陸宗秀　宣宗皇帝　鄒來學
王竑　彭誼　李賢
周忱　陳俊　楊繼宗
李昂　韓文　楊學
馬廷用　孫需　何喬新
劉璣　席書　王恩
馳九垓　王倬　楊志學
沈塾　彭應軫　吳世澤
吳悌　劉采　侯先春
申時行　鄭汝璧　楊□□
葉天球

安集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十

蠲賑後

前言

王德完曰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夫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強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民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塡溝壑昨年四方災沴大行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賑飢漕粟二萬石尙且難也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凜凜可爲寒心臣聞易誡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伐桑柘鬻妻子流亡死徙不忍見聞廟

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之間倉皇蹐蹐積貯無素常自懊悔及災傷甫息年穀方登上下嬉媮絕口不談貯積惟幸天災之不至罔虞荒政之不修其于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欷歔而嘆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柢貯積之模楷也夫農夫作苦無問豐凶凶歲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飢依然餓莩今年水旱之災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于豐收去處借支官錢廣收平糴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歲有飢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倉通計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

糴三年之食而止其南方地勢下濕慮有浥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糴三輔河東穀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皆可圓活行之積貯既贏伸縮在我備荒長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玆議得毋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常存而不散保赤尙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語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苟可利民髮膚何愛乃憚好事哉或謂國用甚詘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國家發帑金賑濟二十萬且捐棄不責償今糴本暫借原非棄捐况賑之後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効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祇有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冑之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爲害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刖而廢履也外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翻爲民病則人存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時興儲峙糧餉尤爲急務志曰雖有湯

池百步石城千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邊商鹽引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石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書葉淇變爲折銀之例維時壹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肆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踴倏遭旱魃銀四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譬師旅一行糧餉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于是有帨巾之患矣今鹽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例只令邊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眞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今宜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趁時豐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兵馬數目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點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石而有三石之餘糶之凶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

治兵理餉邊用足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南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臨德二十四萬兩于陜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糴矣吳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剩糴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十七年以按臣徐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發近畿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略鄭洛言發糴本八萬四千三百餘兩于陜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淸倉折糧銀十萬兩于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侵而行或以豐穰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弭而輟或暫行于近畿而未通行于外地或請行于一塞而未遍及于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糶則無米愍茲宿疾未試良方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收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閽有叩能不惻然臣等伏讀皇上節次綸音不曰儲穀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賤糧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凶荒無米可糶致查豐收又不趁時糴買所幹何事大哉王言軫恤民隱痌瘝在躬獨照顛風肺肝

而年來實効未臻皇仁未普者或以法不定也伏乞勅下戸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歛散出納裒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鎭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搉擘畫科條蘄于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俟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司奉行不効者令撫按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指名參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糧芻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安者也

蕭彥曰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爲有兩端焉有罪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而戍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廒自有詞訟令積穀有差即杖而下訟于郡者又屬之郡矣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于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力者于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遺己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卒止其勢然也夫立法

初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卽今造冊奏繳若福建一省各
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含糊支吾不合原式臣以州縣積穀制也郡
積穀非制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者與司
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幷有司自理通算可也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
手矣卽按成數而查覈之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然不過寬乎有
司者不自便乎臣以爲不然顧其人何如耳誠不肖也計不出于此將
出于彼誠賢也卽以丘山之輸委之何妨而況多積之賞卽歆于前少
積之罰又迫于後則安有甘心爲溝壑也者此積穀所當議也
葉向高曰嘗讀周禮一書乃知先王所以爲禦荒計者綢繆懇至而後
世失之也姑卽荒政十二論之首散利矣今公庾抵京而不聞有賑貸
之詔次薄征次緩刑次弛力矣今半粟不登而督租之吏相望于道民
困于狴犴而土木興作雜遝不得休次舍禁次去譏矣今山林川澤之
饒禁不得採民飢莩載道而圉吏且奉三尺繩其出入次眚禮次殺哀
次蕃樂次多昏矣今舉贏耗周不急之務民富者日費以數千緡而上

不爲禁次索鬼神次除盜賊矣今德馨不彰鬼神乏祀用降之罰年穀不蕃小民貪緣爲奸利而不能止夫三代以前其封域之産戶口之數皆殺于今九年水七年旱又後世之所希覯也然三代以經制得而無虞後世以經制失而卒至于告病也玆亦足以明人事之當修已乃先王之心雖十二者弗恃矣世方順成而恆慮阻飢民無札瘥凶荒之害而不敢一日忘儲胥以戒不虞千耦畛隰之勞良耜甫田之詠非不勤也然而遂師巡稼大夫簡器縣正趨事不爲厲民也燕享有需嘉樂有侑五禮咸秩匪頒無闕何其費也然而遺人掌積廩人掌穀二鬴食乃有程又何其儉萬邦錯列九貢灌輸羽毛齒革輦入于尙方用非不足也然而躬獻鞠衣親服黛耜爲天下倡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縣都鄙皆有蓋藏是何其勤勞以養萬民豈徒如十二政所云之爲兢兢哉夫惟世主之長世字甿之遠慮不能豫于未然迨天災流行一切權宜之術尙未及講斯民已爲溝中瘠矣故未荒而恃以忘備不可旣荒不及備而坐視無救亦不可備荒上策也無備而救猶得

中策如富鄭公之賑青州范文正之賑浙西雖非經久之算然皆庶幾失之備而收之救者未可謂其策之盡無奇也

陶望齡曰古者民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上不朘而下不濫家修其備備不必在官而又時行田間問其所不足不給者而補助之時修其救救不必在凶儉雖有數千里之災七年九年之水旱民無菜色儲積之有道也後世言備荒者無逾常平義倉兩端常平者以重斂輕以輕救重游賈不得操民之急以收其羸官握利權而民收實利義倉于口租外復斂義租各貯于其里遇儉歲即出以贍里貧人貧人易得與惠夫薄取于其所有餘而厚賑之于其所不足此其法甚便國朝于所在州郡立預備倉令民有慕義願入粟者聽無有所強千石以上者旌之復其家民入粟輸倉得補掾吏掾吏入粟得免試諸公田隙地入其稅賦罪人贖鍰悉用粟不得代以銀錢酌戶口多寡而定之數嚴蓄積多寡議之罰又令以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得責子錢則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社有長有正副民以貧富出粟有差有凶札則

散之則義倉之遺也今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龠入者乎城旦以下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什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每藉以行其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侵雖有豈悌之長斂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向者文墨深嚴吏積穀不及數者奪其俸貶其秩而又有天幸東南連稔十餘歲每歲所貯謂宜陳陳而不可食然前歲初告歉檄百姓平價糴之不浹日盡矣貧民不得微升斗之惠而市糴亦不能減毫釐之價則累歲所課者安在且平日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横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以定復大加罰穀及所罰則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況暇言備前者大潦時吏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捐瘠溝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睹

聽而所斂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骼在澤谷而其膏血在吏筐橐矣蓋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俟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庸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卽溝澮不足恃然汪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而桔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瀦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于預備倉所入悉循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母出子入期以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懼貸而責取之優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倉之制一如嘉靖中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不足者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于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繼社居豐多糴以泄輕故農不傷

遇災多散以廣惠故歲不病爲今時計實無善于兩者若謂出納之際
吏緣爲奸積儲民間侵牟易耗則奉法者事也枉後惠文彈治之孰敢
不懲然愚之私憂則有在目前者俟異日四方少甦當更詳其議耳
王肯堂曰周禮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始乎散利卒乎除盜賊則備荒
弭盜蓋一事也六言荒政者不能越乎蠲與賑之外而別爲奇今者肥
蟥示儆大江而南野無靑艸天子惻然下德音發內帑命侍從以便宜
行之凡可以佐衆庶之急而修其和者亡所愛意甚休美然大司農猶
重在國計而遲回乎曠蕩之恩是蠲且不可倖賑又安可常乎脫天下
厭禍而歲數侵一二奸宄鼓呶呶之衆而毆之探丸揭竿以逆兵吏如
近時處粤湖盜事爲憂不細今胡以備而弭之也夫備荒無急于委積
而弭盜無過乎明保甲而練兵此不待深計之士而後知之且無庸議
矣夫賑者以待已荒而備者以待未荒備與賑者以待民而弭者以待
奸民今有道于此于賑之中寓備之意于備之中寓弭之意是不可爲
乎則今所當亟行而又有待于賢長吏者蓋聞遂人治野之法一夫百

畝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而諸疏瀹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殖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于是乎在今古溝洫法既壞而不修以易盈易涸之水道待命于天故小旱澇悉爲田災近雖有水利專使特爲文具無益於民功今宜廣歷而博諏之視地高下略倣古法多爲溝壑募飢民廩之而俾卽功宜可成昔范文正公當飢歲率民燕游新佛寺大旨在散有餘之財以贍貧者而杭民以安況用之于疆理乎此今所當亟行者一 陸子靜先生爲令將代去俄有報殺人者先生曰此必某都某人問之果然安有爲人父母其子不肖不執而莫知爲誰者先正振救待哺之衆必戶籍而人記朝夕噢咻之其飢飽有無上下瞭然于胸中或不得已聚而廩之則以兵法部勒隊伍肅然愚向年行桴鷺里中嘗行之今在在皆爾何憂擾亂昔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富鄭公擇公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勸所部民出粟以佐官廩而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夫處流移不

可詰之衆且猶截然而何有於境內既活民矣且又足兵而何有于盜弭彼豈有異能奇數哉法紀明號令信耳此今當亟行者一古之賢守令有事賑救非能一人辦之必屬其鄉之士大夫賢而才者如富鄭公于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而使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請受賞卒五日一慰勞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是故衆集而不譁功成而不勞今釋此不任而任吏胥伍百不問有所漁獵卽抱牘而告成事豈問百姓蒙實惠否也今誠以屬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以頤指鄉之跅弛有才技者何慮不集夫凡民蓄縮不能創爲盜必有人焉樹之標而徠之此必有過人者故秦觀謂弭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夫有豪傑之士必能罷此輩而收之爲吾賑救用此今所當亟行者二夫此三者古人之所已行載記之所具列而今之所不難知者然而苟非其人徒爲地方擾耳司馬温公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蓄積有限河北流移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令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

移先正之急得人如此也今宜因百姓之急倣此意行之令淳化溉澤不爲樸樕吏壅閼得以下究天下幸甚

董其昌曰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爲力也凡天下所以患賊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以備荒又可以弭盜而又惟民飢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水火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奸雄用之則倡亂之媾也使國家撫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蟥爲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靑艸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子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由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居宇沿途團結給少粥糜能勞苦者傭其力有技藝者食其業俟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曠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作離南畝之人旣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

止漸寧人有固志徐于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卽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于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况倚辦于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略云

黃輝曰周禮荒政十二終于除盜賊弭盜與備荒一事耳言備必曰積貯言弭必曰保甲積貯矣保甲矣而旱盜未必有濟也毋乃拘局束末嘗深維法之意而猶遺法之利歟今積貯之法倣于常平常平者先爲三熟以待三饑大饑發大熟之積中饑發中熟之積小饑發小熟之積較數歲之儉若低昂饑炭事有必至籌有必宜故能與歲運爭衡而爲民司命今郡邑之積視其大小以爲多寡如甲令而止計才可當小饑輒掛饒衍矣夫小饑者素封之所能庇而隱民之所未甚痛者也職爲

饑備而猥擇其小誰任其大者儌倖災不我親而苟塞故事不可以言
忠袖手天災之流行而曰是無可奈何不可以言智徒議積貯而不爲
大饑備與無備同或曰今公私百爾詘矣微吾子誰不願厚備者顧安
所取資而儲之曰吾得直指使者言請以所留鍰贖十之二令郡國三
輔之中熟和糴收貯業奉諭旨且著爲例意甚美矣惜也糴本微而絛
貫未竟也夫鍰贖之上輸也嘉隆間未有也當是時爲贏耶縮耶皆無
預鍰贖事且未嘗旱旱未嘗不賑徒以利孔一開遂視爲不可闕者不
知由前觀之其非不可闕也明甚矣一病今始議者意不在民而迫言
桑孔徒令有司自爲積貯而不爲糴本故所備亡幾誠能嚴爲之制使
鍰贖必如今額而悉留郡國一倣常平法大爲荒備時出時入監司覈
之用爲殿最而上簿大司農令不得乾沒其間其有司自爲積貯如故
不過數歲糴本益多積貯益廣度歲大侵可無饑殍常平之法業有成
効乃以鍰贖上供而量留十二儲爲糴本以備荒歲傾廩而民無所償
之時可以復爲常平之法而無壞若曆之積分而置閏焉民之收之出

之皆以是爲可使菽粟不出境而物價漸平姦宄無所生心緩急收保咸有固志此萬世利也或曰今旣多所蠲舍矣主計者持籌日夜不給出鍰贖亦入之一也復留諸郡國將安所取而代之曰愚非謂此贖者終不上供也以爲大司農可且忍數年爲根本計如鄕者未有鍰贖時而通融其間彼其忍于今者有限而輸于來者無窮今天下利源百道並進度留一鍰贖未甚有減也而可以厚利元元則何愛而不爲與其當瑣尾溝壑之秋出數十萬而未必有益于事則曷若少忍而徐積之使暫在民而卒歸于官公私兩利之爲愈哉

袁宗道曰今海內重災郡邑之稅應存留者荼已免徵而起運者尙未全豁也枵腹孑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畸贏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縶于桁楊藉當貯之曠田爲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盛騶烜赫載道軒輶之使至餽送充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

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善行其錫之三策也以幽遠蔀屋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鍰急給州邑之窶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蹶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蹩躠擠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奈何宜令著民廉平有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濟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璧以殞者即得州邑及貲戶之賑而操金貿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貨粟則難官司轉貨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得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罅漏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古稱受民之切而立法之詳者無過成周然周禮十二荒政固在由今考之自散財薄征而外其他類似迂而難行緩而不

及于事如殺哀多昏何與于荒索鬼除盜何言乎救卽散利薄征云者
總之不出今之所稱蠲與賑兩言然愚以爲行之于古則易而行之于
今則難何也古之人君凡事省約至令粟紅貫朽帑藏之積不可勝較
是故散之則易爲散也今也無論外之郡邑其藏苦侵卽大司農且不
能贏金錢以待詔書之數至持籌而嘆者屢矣今嗷嗷者徧海內安所
資而散乎古者藏富在民官省而祿不濫又匪頒好用皆有成式平居
無法外之征而薄之者也今也內庭外府供億百出焚林竭澤猶懼不
給薄之其奈國計何且今民以析骸易子苟且旦夕之食卽征民固無
所應其征安事薄乎且其強亡賴者或至逸而尋曠林之戈雖有賢知
無能爲之策矧之乎奇也雖然當此困憊之時有能輸一斛以活吾民
卽不盡賚于天下民固以爲猶起白骨而肉之矣雖謂之奇不亦宜乎
下之人獲賑而緩一夕之死上之人因賑而援匹夫之瘠夫亦愈累焉
羣槁于溝中矣故賑者上之德意也德意宣令災者幸而不饑饑者幸
而不亂如之何其廢之此一策也上供必不可絕矣然竊聞今之賦而

什伯于祖宗時或浮之而不足或約之卽有餘則節與不異也聖主誠加意元元厚自節嗇卽常額固可裁剗額外之横征乎誠一澄其源則蕩蕩之恩可下卽能奏實績㗋㗋者可立甦矣此亦一策也且富室者貧人之藉也今貧者無賴于𨫼或被姦胥健吏幷賦于富厚有力者而民始交困誠使優䘏之條及于貧而不遺于富養其力而借勸之又多爲賞格以風之民固不待流移隨地可以得食是又一策也守令者民之司帥今殘者不顧民之生墨者至朘民爲生或至飢饉相望壅於上聞卽上聞矣而賜租之詔或格而不行且巧獵之以實己之橐甚者獄訟煩興以利鉤金之入上什其額而下百其取種種也藉令留此于民間則災民之膏脂必至盡竭故嚴貪殘一策也山林洿澤盡羅而入利孔民至搖手觸禁不得窺國家半錢之利或稍免之以便民民亦可便無死是弛利禁亦一策也西北有邊牆墩堡東北有陂池水利興一事可役萬夫官給其直而民應其募飢者可賴以全活上下固兩利之故議工役又一策也

黃洪憲曰或問周官大司徒荒政從散利而下有十二夫聖主待荒而施政與其散利諸法亦後世倉卒下蠲賑之令爾胡聖人之無前畫也愚解之曰周禮六官聖人皆詳理而實用之獨荒政則備之而不用也凡周所經畫以待荒者政有四而十二政不與焉十二政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若弭之密矣分溝浚澮禦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鑒之素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囏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斂不售者平頒而代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穰熯潦無侵即熯潦不爲災即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熯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飢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

哉故垣帘蓋藏將散利何所用之業叙輸粟將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譏除盜諸禁無庸矣時詘而備贏乃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諸制無庸矣縱天災時有則又有司救民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䘏焉乃所謂十二政者竟設而不試置而不行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聚民諸政竟周世而無可用旣荒猶不荒也乃輓近則詳于爲救而疎于爲待矣倉卒而議夤緣而行亦不過發廩蠲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甚者飢不必賑賑不必飢待哺竭蹶旋轉溝瘠投足舉手遂用重輕弊可勝道哉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爲足救需善救以見奇而周官之失旨故爾愚爲之說曰唐虞岳牧數以盡職爲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曠其職爲能周官六卿類以明試爲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虛而罔試爲功蓋可合而一之者然則荒政遂可無講歟曰何可弗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卽不備而救猶得下策始不待終不救斯爲無策耶以所聞季世若平糴增價社倉易匃之令且謂其失之待荒救之

救荒也然以視周司徒無功之功有間矣

鄒德溥曰夫周禮所稱荒政十有二其於拯荒之道悉矣然未盡所以爲荒備也蓋聖人所以聚萬民者有常計有先計有卒計而其槪皆具于周禮夫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帘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敘者物之源也貢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聖王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君人者將民守財安有下之阽危若是而上不發者故最先曰散利民旣懸罄矣又盡征焉民安所辦此故次薄征民或迫于餧而罹辟痛繩之且激他端故次緩刑民旣死之不贍且又困之以役民則何堪故次弛役民朝不及夕尙何厲禁以需後故次舍禁關市之譏嚴民就食何及故次去譏禮固當備然民命急矣若之何其以命易禮故次眚禮民治生不給其人以死事耗焉故次殺哀民憂慼矣君安能獨樂故次蕃樂民且仳離矣庶其結褵相保焉故次多昏災其或者旱魃之爲虐乎故次索鬼神民窮則多盜禁不嚴且羣噪而起故以除盜賊終焉聖王在上雖當歲凶而民不轉徙者以維繫之有此具也有

味哉其以聚言之矣吾觀晉時六郡薦饑流民入漢川者萬家不能撫而李特因之首亂周宣當民不安其居而能還定安集之周以中興乃信周官聚民之政其慮事豫而貽謀遠也叔世救荒故多術總之不出十二政之遺愚獨謂近世諸政有足補十二之所不及者請略舉其大概都自朝廷賑之則難郡邑各自賑則易如司馬光請廉災地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令各賑所轄此一計也概自公家賑之則難令民自相賑則易如隆興中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使糶粟賑飢此又一計也必以一人計賑則難任人共賑之則易如富鄭公擇公私廬舍居流民賦官吏待缺寄居者祿使即民所聚擇廩之此又一計也順民欲而導之聚米則易迫之使捐直則難如趙清獻公增米直四方商賈輻輳而直更賤此又一計也要之皆會十二政之先而又通之乎十二政之外其措國于不傾猶太山而四維之也荒又何虞焉

方從哲曰頃屬大旱天子惻然憫念避殿撤懸禱于圜丘已乃下令郵刑獄止營造期感格天意或有問于愚曰災沴方亟昔周禮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倘有行于今日乎今天子所行亦與合乎夫事神除盜與一切減殺休息之事易辦也彼所謂蓄財而散之是也然使縣官方告急也則何以裨下征斂從其薄是也然使國需方旁午也則何以裨取給旣除盜賊矣其又舍禁去譏者何耶旣眚禮蕃樂矣其獨多昏者何耶方今國家所旣舉行若緩刑弛役諸等無論至于貧民無所衣食蜂起而爲盜此荒政所最患也夫豈其本性然哉惟以困故當斯時也撫循之不暇而苟執禁以譏使人束縛如檻猿則彼夫業以其身恣睢于草澤于國家三尺已矣尙畏林虞川衡之關吏乎故省禁去譏旣以蘇天下之窮阨者卽其盜是亦以豢之之術弭之也維天生財有數國用視歲以爲常王人誠惠念小民則供御可節匪頒可裁興作可罷寧憂征利不足哉憂在吾散之吾薄之而恩澤鮮實究耳邑郡長奉上意旨下鄉三老論百姓所賑粟幾何所蠲貸幾何布令惟謹則餓夫相顧有生氣否者是上有嫗覆而下以浚剝承之也然則虛聲何慕焉昔漢孝文屢下蠲租賑卹之詔一時循良復彬彬與起而國家殷盛乃

百年此其效也傳曰歲凶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粟馳道不除禮樂宜損矣又多嘉事焉非有異故怨曠之積用傷太和周先亶父實修此以爲岐山之業天下嗷嗷可不是務乎且周禮亦欲使得所云爾未嘗從其奢也昔唐文皇出腋庭二千人而淋雨如澍此其效也由斯以談天變不可不畏人事不可不修語荒政者信當務其十一而以鬼神爲後苟措注不協而僅矯焉對越于一時神其吐之哉至于祓誠宣變天心驟移皆居恆敬畏致是非以旦夕得者其解在乎堯與湯矣

王家植曰今歲畿輔水災無郡不有直指之牘部使之告業已山積當事者不難于賑卹之言而難于賑卹之具飢寒者蒿目于賑卹之實而疚心于賑卹之名夫賑何可以易言哉無其資不可行也有其資無其術不可行也有其資有其術無其人不可行也鬻爵者濫名器鬻獄者亂法紀鬻僧牒者倡異教權宜苟且殊非宜行卽風之以勸借而勢同抄沒實屬勒取所得錙銖所損鉅萬悖也卽課之以設處而額外科罰巧于搜括剜此骨髓醫彼瘡瘍刻也卽卒之以移粟移民而那東補西

左支右詘露根露肘耻罍懸罄窮也往見有司散賑或煮粥于塲既憑里胥之上下其手又任豪猾之竄易名姓往往空腹竭蹶奔馳而來淹速不均眞僞莫辨既無所獲又無所往奄奄駢集陷于鬼錄彼賑地粥塲多枕籍而爲溝中瘠者皆此弊也夫國家郡縣錯列如繡前後建立預備水次保赤社倉幷積穀諸法非不詳備一旦天災流行鮮終日之計立視其死而束手無策有識者不爲之寒心乎

沈昌世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天災流行聖君不免而德政既修卒不至爲民病斯可貴矣春秋之時王政既衰秦人乞糴于晉魯人乞糴于齊或析骸以爨或就蒲而食黔敖糜粥之惠漢獻帝因之以濟白骨李悝平制耿壽昌祖之以設常平先主禁酒酤而後或有醉人爲瑞之語隋人泣獻莩而後至有天子逐糧之謠他如開皇之義倉貞觀之金帛周世宗之以粟貸民宋眞宗之乘 時安撫仁宗之恐懼修省皆遇荒而知警者也嗚呼雍絳無泛舟之役元嘉無續命之田採梟茈于王莽將亡之年掘蘆根于更始既敗之日隴西之竹花暫也洛陽之

木酪妄也斯民于此幾無類矣故汲長孺矯詔發粟員半千勸令開倉陳堯佐在杭州則減價而糶趙閱道在會稽則增價而糴范公不俟朝旨張公特寬鹽禁范仲淹之在浙西則興營造以濟衆吳遵路之在通州則易薪芻以救民朱晦翁之建立社倉辛幼安之嚴出榜文以至趙公之賑饑富公之救荒蘇公之療飢陳公之活飢皆爲世所稱者也我國家于州縣各設預備倉以爲救荒之本而祖宗于此尤惓惓焉洪武六年有蠲免稅糧之令十八年有有司不奏處以極刑之令二十六年有先發倉廩然後奏聞之令永樂二年有量口借給之令六年有稅糧鹽米各項停徵之令景泰四年有囚犯給米賑濟之令爲民之意固有出于尋常之外者矣

袁表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熾雲漢之旱飛貞觀之蝗人固無如天何蠲逋周急減紓貧已司徒之征發廩人之粟天亦無如人何歷觀古今變故大抵三代而上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而下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春頒秋斂國富公儲比櫛崇墉民多私積不曰旱乎而以無瘠

告不曰饑乎而以不害民告是故懷山襄陵天自水耳而兆民允殖堯民不知有水桑林不雨天自旱耳而鼓腹含哺湯民不知有旱故曰時則有荒年而無荒民者此也斂窮蓋藏萬室垂罄剝盡機杼一孔不遺豐年且有啼饑號寒之苦況凶年乎是故關中告歉則漕江淮之粟以濟之然能行于此而不能行于彼河內被火則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可用于暫而不可用于久故曰時則有荒民而無荒政者此也夫救荒無奇策但去人之所以爲災而天災自息矣今人之爲災者未易更僕數也釜分玉粒衣竊尚方則食已荒于貂璫攘雞不足碩鼠無厭則食又荒于貪吏魏戌未斂孫寵方增則食已荒于冗兵軒鶴贅員爛羊竊祿則食又荒于冗官是必先有以去之而後荒政可圖也圖之何如亦必責之仁賢守令而已

往行 闕

救荒

前言 闕

往行

洪武十年誅戶部主事趙乾勑中書省臣曰嚮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死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費震爲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就熟還倉且易陳爲新何如咸以爲然卽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衆因籍爲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爲牧民者勸

李琛字廷圭化州人洪武二十七年任永嘉知縣歲歉農饑不東作富

人渴糴衆訴嗷嗷下令禁之乃使貧民立劵以貸且秋償之富民皆莫不樂從郡守趙彥文以其法行之各縣闔境賴之

黄裳字迪吉番禺人洪武癸丑舉人授福建政和知縣永樂初縣病荒歉裳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民而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至秋成令息石以二斗而歸之且禁粟毋得出境獲全者衆民共德之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詰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梁綗字𢩦之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初爲進士奉命賑徐州饑民時蕭碭二縣民亦多饑者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王民可坐視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成祖皇帝嘉之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京至徐

州二縣民服役河上見君呼之曰此吾父也嘗活我我無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慰諭遣之乃得行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九世孫爲人敦樸有至行與弟宗達宗俊友愛甚篤人比之楊椿津兄弟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會仁廟新御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上異其體貌從容命進展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皇帝親賢納善大臣秉公執正自然太平上曰好言語公卿悚然留京師數日以疾辭賜寶鈔鋃帶還正統五年歲饑宗秀傾家出粟麥助賑事聞賜勑褒獎表其門曰尚義之門綽楔至今存焉時有孫佐鍾鳴遠陸國平潘璧俱平湖人王全顔小童王顯保俱桐鄉人各出穀麥二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朝廷勞以羊酒旌爲義民復其家三年其勑語俱與宗秀同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饑益甚珪與弟獻瑜瑾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詔授珪迪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祿

宣德元年戶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開

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官府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宣德癸丑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景泰癸酉蘇松常鎭諸郡累言比歲水旱相仍民疫死者道路枕藉詔廷臣議舉文職有德望才智一人往撫綏之僉謂無如公宜卽日勅公以副都御史莅其事公受命遂言蘇松之民疲困極矣雖寬卹百方饑者自若乞以今年輸京米三十萬石已徵者悉貸于民來秋聽臣擘畫償官庶國賦不虧小民得濟上從其請蘇松之民聞之大喜公至首發廩倉賑饑窮勸農桑修水利然又以爲稂莠不芟則嘉穀不遂乃察官吏之奸貪與夫大家之暴横者悉繩以法由是小民咸惜公來之晚而奸吏豪家大不便相與飛語以撼之公不爲動行之益堅夙夜循行往來不少休竟以憂瘁致疾以疾懇辭不允因乞假祭掃許之

王竑景泰二年春爲僉都御史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

枕藉茲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旣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茲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初任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泰中奉勑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十萬兩賑濟

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上召徐公有貞與李公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上曰增銀是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誤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周文襄公忱撫蘇松值大饑米價湧貴公使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浙江湖廣方大熟乃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弗糴且紿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浙江湖廣大賈皆載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值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亦賤糶公復椎牛釃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故吳人謡言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鋪地言米多狼藉也

成化辛卯京師饑陳康懿公俊佐戶部疏請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

楊公繼宗在郡時歲饑常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于上司後參政韓者按郡知而銜之欲與查考弔卷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揚空中野鷹數十爪之分碎韓驚嘆而去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進士成化丁年知青州先是政弊民攜逃亡踵接昂至問疾苦首劾贓吏置于法暨諸積蠹一切廉去量貧富均徭役募民辟田而緩其課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塡溝壑其何及耶遂不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食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以不請論昂嘆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猶慮饑饉後民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牛具其惸嫠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櫬建漏澤園于關北俾托瘞焉

韓文字貫道號質庵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歷官戸部尚書諡忠定常爲南京兵部參贊尚書屬歲饑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戸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楊學字貫之□□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常巡撫河南時湖廣饑民流入盧氏永寧將搆亂躬往撫諭發銀穀賑之有司請俟奏報曰事在不測候奏報民死且盡去爲盜如以爲罪某當之比勑至悉如所議全活不可勝紀

馬廷用字良佐南充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侍郎嘗署南京戸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公持議發廩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奏上果如所擬

孫清簡公needs嘗爲四川副使歲侵糴貴民死徙過半公聞湖廣倉粟頗多言于撫按偕參議金公澤兼程往貸焉得三十萬石而西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爲道殣矣

何司寇喬新常爲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麥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爲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都御史陽城原公招撫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成化十七年爲刑部右侍郎時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十四五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請于朝發內帑幷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叢塚葬之又鼓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劉璣字用齊號近山咸寧人成化辛丑進士初授曲沃知縣歷官戶部尚書曲沃產棗先生視事多以棗贖罪遂儲棗數萬計歲大侵賑粟不繼即繼以棗民賴不饑

席書字文同別號元山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剡城知縣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襄嘉靖改元以議大禮進用常以南京兵部侍郎署南京戶部事時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貸公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莩塞塗人至相食盜起莫可制公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令州縣每十里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夫稍甦始定議米銀間月兼給人沾實惠

王恩字克承浙江餘姚人進士弘治間揚州府知府時歲不登疏于朝

欲得移商鹽留兌運用助不給隨以饑甚乃取貯庫解京馬價擇良民分糴江湖米至驗口給之民賴以全遂自劾擅移之罪請俟豐年徵補會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覆題竟弛免徵

馳九垓仁壽人弘治十年以舉人爲銅仁府推官常攝郡値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人多止之曰民旦夕急寧我無官無寧民無食其愛民類如此擢判景東道經銅仁雖山谷細民爭相擁馬首東送之

王少司馬倬巡撫順天時屬縣大饑人相食公奏請通州米十萬石賑之以轉輸比至民且爲溝中瘠乃許在邊官軍俸糧預支兩月益以僦直而以官軍所在俸糧散給饑民軍民兩利焉全活以萬數

正德甲戌河南大旱夏五月不雨楊司寇志學時以參政守河北道預條荒政十二事曰寬逋負省刑獄禁盜賊減公費爲畦田蒔蔬菜新廨宇發倉廩勸分施來商賈防瘟疫禱神祇時河北州郡應兌軍米二十萬石公不俟報可卽下令停之左都御史幸菴彭公致仕歸陜道過彰德見公所爲停徵令執公手曰漢汲黯不過是也

沈封君塾字子居歸安人故少司空節甫父也庚辰大水米價驟踴中
丞李公及泉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公公頓足曰失矣賴其踴也
故秔稻若賤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槁矣且獨不聞乎
趙閱道增直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
李公悟遂不減

彭應軫獻縣人嘗爲□□令性豪邁尚氣節政事簡約人不敢干以非
正德間歲大饑一無所賦詣撫院請捐賦一年院使者陽怒下應軫獄
即毅然褫冠服就行使者乃爲會議卒從其請全賦盡捐

吳世澤字宗仁連江人嘉靖癸未進士故兵部左侍郎文華之父也歷
官按察副使以子貴贈如子官初令廬陵時五月連雨蛟蜃並起漲水
攻郡城不沒者三版公晝夜行睥睨間分集小艇于鄉落以拯溺者而
遂安旱尤甚其令不能有所慰撫饑民數百輩剽掠伊毛二大姓麇洶
洶不可制公曰是令激之也首勒停令而與陸司理愚按行剽所勸富
室貸粟以賑咸響應恐後公謂司理必至邑而後賑穀衆亦聚且釀鬭

下令各鄉糓即各鄉賑頃刻衆散盡公乃徐取其首禍者抵法而已

吳少司寇悌嘉靖己亥常巡按兩淮鹽政海潮暴溢廬舍漂沒亟疏請蠲恤通泰二州死者以澤量存者嗷嗷亡所得食公睹漕艘至喜曰是所以哀吾民而不絶之粒也或言須奏請乃可公曰彼其謀旦不及夕而能少須耶即上有所督過某不難以一官易萬人命也即取漕粟散饑民旋出官羨買償所全活無算

劉公采初登第即守宿州屬歲大侵米斗百錢而漕臺督輸急宿民嗷嗷公請移帑羨金轉糴爲民代輸俟秋償漕臺意異移文格之公竟矯中前議民獲蘇至秋民繦屬輸償卒無負者

侯公先春字元甫號少芝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兵科都給事中其爲吏科給事時江南北饑上欲遣官給賑君曰遣官徒擾民無益不若責成撫按以蠲抵賑如其數便議雖中格識者韙之

萬歷丙戌山東河南陝西及直隸眞保等府皆大旱所司報災無虛日雖奉旨蠲賑而糓價騰踴人民流徙日甚先是臨淸德州倉每季以新

舊出納登耗之數聞奏蓋山東河南轉漕粟米皆收貯其中以給軍而歲出甚少存者多浥爛籌國者惜之至是申文定公乃請上盡發兩倉積貯以充賑濟乃借太僕寺馬價四十萬給災傷州縣充糴本令于農收處糴買轉搬減價以糶于是饑民稍得甦息又慮有司不能奉行德意復請上以四事責成撫按兩臺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息一時有司凜凜奉職不敢秦越其民矣古稱救荒無奇策然使積貯豐盈或損上以益下或移彼以與此當事者念念在民視若己饑未為無濟也

鄭公汝璧嘗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歲河南山東皆大饑公加意軫恤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金給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分給有次第饑民咸飽無爭競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土人勒石記之河南遂至人相食天子發帑金萬餘遣光祿寺丞鍾公化民兼御史往賑之公卿皆捐俸大司徒蒲州楊公言于衆曰救荒乃巡撫職若一值荒即發內帑安用巡撫爲今歲山東河南饑饉同山東有鄭公

遂若不荒者然河南乃如此衆皆服其言

萬歷丁亥江南水旱相仍者三載上遣給事楊公□□發帑金四十餘萬往賑江南前是中丞周公侍御李公以四郡十八年之賦請量有所寬借矣而其所請十七年之未完者欲蠲漕折而停金花其舊逋悉免徼大司農持之不可楊公緣前意謂上之所稱恩在賑賑之恩在單赤而不在有事產者也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況澤未竭而魚已先盡乎欲于十七年之漕折已停五分者更停二分餘俱如撫按臣議大司農持之復如前楊公憤激抗疏極論民窮已甚必無所從取迫之且生變而淮思異日之弊以爲自今而後即歲有儉侵應蠲則蠲不得及宿逋不得議停緩及宿逋則利歸于姦黠議停緩則害滋于希覬蓋今之所以請蠲其舊者萬不得已而將來之所以不蠲其舊者恐習以爲例而成其不得已也于是大司農之意解而政府得間聞于上始有所私貸焉

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歷官參政嘗守東昌劇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爲民而

設民以食爲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斂凶散儲粟數萬次立團甲法千戶爲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及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刹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并發所儲常平粟尫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米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

安集

前言

孫原貞曰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册通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泊蒲葦之鄉浚河洩水消遂變爲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衆近因河隘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趁食

恐其逼于饑寒相聚爲盜聞朝廷遣官賑䘏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逃民始躲避糧差終至違悖德教食地利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招回往他郡而不從約束累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無如之何況今聲教所曁四海歸心獨此輩恃恩玩法梗化如此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扇惑其間毒流百姓故宜防之于未然今後年穀豐登乞勅遣大臣先往此幾處着各司府州縣各委官員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約使知敦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也

商輅曰河南開封等府幷南直隸鳳陽等府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趁食居住山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隸幷眞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幷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各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于此不可不慮臣竊照畿內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幷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幷空閒無礙田地如蒙乞勑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厚等項榜內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巡撫巡

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
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于有田州分
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
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于賑䘏田
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貸借俟
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
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
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施設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
版圖強本安邦莫善于此
趙公錦曰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鄉皆
因饑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來歸
之願奈何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長有復業者就令認賠拖欠稅
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
耗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

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田白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于是故陛下德阻于下究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爲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專勅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亡開墾荒蕪悉遵詔令施行至于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俱聽便宜處置三年之後果有成效量加俸級而仍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于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阻格廢弛陛下仁心仁政于是可以覆被于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王所以中興六郡薦

畿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況淮徐于南京根本之地則爲京畿于鳳陽陵寢之所則爲唇齒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帶海易于負固其民悍勇好鬬易于爲非考之于古若黄巢黄巾之釁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兗廬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兹者歲入稍充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時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爲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廑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爲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爲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夷考其法則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預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斃流亡故民得安其居業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于未形亦可以裕財于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國家基本之深慮也

往行 闕

流移

前言 闕

往行

李公遷之知濟南也久旱公力疾而出禱于壇三日而雨已又雩于壇三日復大雨于是齊魯之屬郡旱饑獨濟南稔民復業者三千戶時流民三千人就食新城新城令懼甚公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又大發帑金市牛種賦隙地授舍而耕新城縣益民三千所墾田稱是山東諸藩臬祿俸皆資之

養濟

前言

丘濬曰前代惠民之政及于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爲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養贍每人月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

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一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常加體察旣而著之于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病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入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按月依期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以爲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于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隣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爲今之計乞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卽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本管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卽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

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又曰先王之于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聖祖于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氏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塜一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勑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又曰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于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京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乏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朝于京府既立養濟院又于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爲兩寺之設日食有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于作弊臣請東寺移于崇文門大街西寺移于宣武門大街人烟輳集去處每日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給食仍

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係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垂首喪氣匍匐于周道之旁悲號于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尚乃如此何以示四達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聖明降賜勅諭榜文于通衢付其責于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二目錄 外編

往行 闕

祀典

前言

丘濬　黃相　馬文升

倪岳　劉球　王得春

沈于木　周冕　盧洪春

黃汝良

往行

詹同　尹直　世宗皇帝

高儀　許誥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一

禮儀

前言

丘濬曰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乃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爲故事旁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爲言後來因以爲當然者亦或有之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勑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幷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

加講究檃栝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歷官按使嘗爲御史時設立有闕文軍民諸司彼此相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衞每府官出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衞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辨稍不從卽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衞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衞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衞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

黃少宗伯宗明嘉靖癸未爲刑部郎中時張羅峰桂見山疏議大禮百僚醜詆曰奸邪宗明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㪚議我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姪繼叔皆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于疏卒正典禮

于愼行曰宋徽宗置議禮局以定朝會祭享大禮集諸家所撰禮儀而總其大成禮書旣就又置禮制局命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婚喪冠

祭沿革制度爲五禮新儀班行天下此雖蔡京所椒不可謂非盛典也三代以來郊廟朝廷之禮典故相傳尚有可考至于士庶之禮反爲疎闊古人所以治身養心之具蕩然無存而風俗不可振矣如得五禮新儀潤色而行之以示士人之矩亦一代制作之要也

往行

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

藩府邊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旣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羣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閱章疏日率如此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

後世大臣朝賀燕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尙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曁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上飲訖乃起卽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其二每歲

三大朝賀及郊祀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丘濬曰竊以爲正旦長至遇故免筵可也惟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景泰甲戌進士初授南京戸部主事歷官戸部左侍郎嘗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適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殽核視賓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

張大中丞琮弘治丙戌爲禮部主事癸亥冬孝皇不豫免長至賀東宮親王如故事公請於尚書曰未有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太子侍膳問安禮亦宜省已而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册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將命占城遠在海外人憚于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尚書不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必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訃命將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公言

潘少司馬希曾嘗爲太常少卿嘉靖改元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公慮

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公言出而羣議遂定時議禮當上意輒不次擢公嫌希附卒不以聞主議者求觀亦弗予上討已決期日下詔上實册猶執舊議上甚怒禍且不測公往與言遂草詔大禮卒以定而臣工陰受其福公有調和之力焉

郊社

前言

歐陽文莊公德爲編修奉詔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盡可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

陸樹聲曰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後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議諸臣有謂祀地北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神景從不當以日月配天者其言似若有所據也

□□曰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

頻仍可追睹也皇上升遐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貺饗答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卹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見訾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識見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祓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禮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廕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

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竊見江淮告災隂下惻然憫恤發
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
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况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
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
靈之貺哉伏望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俞
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睹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張潮字惟信號亭溪更曰玉溪内江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
禮部尚書嘉靖己丑公爲侍讀學士庚寅奉詔與議郊祀禮羣議分合
相半公據經引史旁及子集斷以祖宗之舊反覆辨論幾及三千言大
約謂禮之可疑者八難行者二一曰合祀之說雖證以昊天有成命詩
序而其詞卻又專頌成王分祀者不過援周禮奏樂於圜丘方澤數語
而北郊則僅創自漢儒摽取孝經緯文天神主北辰地祇主崑崙殊爲
荒謬二曰六經有祭法有祭天泰壇祭地泰圻之語而亦無南北郊之
文唐賈曾表引春秋說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王肅述孔子

云祭天而地配於經皆無所據三曰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舜典正月肆類上帝乃祀六宗山川羣神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山澤四方百物各以物祭及月令凡祭祀亦斷自昊天上帝山川四方宗廟社稷之神而俱不及地豈地道從天與中庸所以祀上帝之文同乎四曰禮言郊禘或言郊廟以社對禘或以社對釋之者曰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以知郊之爲天地亦無的確五曰祭必有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先公祀四望社稷五祀羣小祀各有服冕何祀地祇獨無若同大裘則非夏至所宜六曰祭必有配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孝經云郊祀社稷以配天何北郊獨無配乎七曰朱熹嘗言古時天地定是分祀卻又曰五峰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卻好似亦矛盾八曰陰陽之義多矣如祭統以礿禘爲陽義以嘗烝爲陰義則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何天地獨無陰陽至若周禮一歲九祭天朱熹所謂當時禮數簡儀從省故易行者是已今於天歲止一祀

而春秋旣祭社又專祀方丘則反崇地抗天非尊卑相乘之道此難行者一也且周正建子故二至祀天地於歲事爲不紊今歲首在寅不從二至非順陰陽之義從之則於序有乖皆不合周禮此難行二也惟聖祖時合祀已久雖其列壇從祀非古而當時著令命官分獻各以義起殊與漢晉唐宋神座千百數位者不同今不若循舊爲便時上志先定分祀覽其言懇切婉盡亦不以爲非未幾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概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公亟上疏曰此正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斂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何况人乎今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尚遠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若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謂褻穢圜丘匪宜公應之曰在圜丘若似褻穢然天無所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竟得旨罷

黃潤玉曰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

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上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幷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卽祭法王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草廬吳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袁表曰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爲宮冬至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

函鍾爲宮夏至方澤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必冬夏至而卜兆者天氣之陽始來復地氣之陰始萌也夾鍾而謂之圓者圓象天也帝出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也林鍾而謂之函者其能容象地也萬物致養于坤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昉於此而衆吻遂轂然董仲舒謂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尙書舜禹受命其亦先繫以月正而後云類于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天之運而又以陰屬地益傳訛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匹也禮運篇曰政以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謂之殽地夫地統於天猶母與父自人情尊天親地者言耳若論造化一氣之妙無異上下之相攝而神與迹之轉相附也何也天氣也地形也形有方而氣無所不運凡地之勾萌甲拆岳峙水流皆氣爲之則皆天攝之也如人身之有軀殼有神氣並言之可耳而直析爲二使若胡越之不相鄰而蒼素之難共豈理也哉詆合祀者何以異

此王莽行之謂之僭而後王斟酌而因之又謂之沿蘇長公等言之謂之鑒而左傳稱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謂之誣頌昊天有成命祀地之詩也而歌天得非並祭而歌之乎武成庚戌柴望柴以祭天望以祭地一日並祀必非馳騖南北郊也而議者成見一定堅不可改詩書所記亦爲曲解曰祭畢神出而歌也曰單舉變禮也則有虞氏封禪而望秩又何說焉況古者郊禮其席藁稭其器陶匏貢誠上質以合天地之易簡必不辛甲異兆南北異方爲此紛紛也議者但援周禮以格諸家耳夫周禮晚出先儒以爲王道之極而或以爲附會之書啍啍不定吾固不敢盡指爲三墳之續白魚赤烏之誕然體國經野而外必有附會者參焉吾即以周禮駁信周禮者而郊祀卜兆諸證虞夏則寅之朔非子之朔周郊以冬而虞夏郊以春安在爲一陽潛復乎觀此則周禮斷不可泥周禮不可泥則分合之疑不待反覆窮詰而明也况先夏後冬地先食天暑月躬祀侍衛困暍人情事勢亦格而不可奈何株守一說信簡冊而不核其理哉

夏言疏曰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
上帝於大祀殿以我聖神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
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乃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
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東周典禮隳棄
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
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
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
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
我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擧誠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
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可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
闕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議上請以俟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

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降旨郊丘諸祀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禮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

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于聖子神孫者尉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連祔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可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可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可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制所由起也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

古禮明堂者周禮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寬穆純敬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儒沒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往行 闕

祀典

前言

丘濬曰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復歷敍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有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於此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蓋惟取其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黃相曰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閑崇報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里皆此意也我國家以

風敎爲本以綱常爲治自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充焚於滎陽唐許逵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瘞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兼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蒲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㦂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天語榮於華衮渥恩賁于泉壤使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祇承上帝竊照文龍當宋季爲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諷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瓚文龍叔也元唆都攻興化瓚以義民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唆都欲降之瓚

曰吾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㖸都大怒車裂以殉俱載宋史及郡志凜凜忠言與秋霜而俱厲堂堂大節與日月而爭光雖宋遘陽九炎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眞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效矣列之祀典允愜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居無存久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勅該部比照廟祀紀信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興化府近城爽塏之地量立一廟共祀陳瓚陳文龍於中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爲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肸蠁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於其土仰廟貌之巍峨覩禮文之豐縟者剛正之氣自勃然而生卽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化夫豈細故哉

馬文升曰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鎭如五鎭五岳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岳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鎭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

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鎭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鎭在今隴州北封恆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無閭山爲北鎭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鎭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恆山于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峽峰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北而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視眞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眞定府卻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

縣惟北鎭仍祭於此若以爲北岳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恆山爲幷州之鎭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鎭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眞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俱奏行移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恆山舊址去處修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碑以垂不朽

倪岳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敎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

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淸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淸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淸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淸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之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淸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

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
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
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
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
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
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五大帝之象每
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
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
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
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九天應
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
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
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
又記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

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說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童帝君

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讎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乃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祖師三天扶敎輔玄大法師眞君

謹按傳記張道陵字元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水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册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敎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敎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册號正一靖應眞君歷代相傳子孫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敎眞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温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誑惑百姓從受其敎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鎭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尸陀林祕魔岩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爨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

卽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
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
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
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
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
蛇其名曰蝓蛇亦能致雨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
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
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
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
池有小青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
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
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
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

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齊天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祭祀夫岳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眞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神也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尙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北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眞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志乃云眞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也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

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搔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祐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奸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旣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齎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各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闊白綿布二千四百疋闊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

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雖稱送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憊微亦宜量為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火德觀封薩眞人為崇恩眞君王靈官為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

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既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幷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勑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平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

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幷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民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維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搔擾虛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造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於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幷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眞君誕辰各差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

稱眞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有現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眞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卽二眞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眞人母田氏仁壽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眞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帝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

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幷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為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係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比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幷東嶽廟眞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眞君幷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劉球曰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淸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于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

王得春疏曰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必得人以任之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道由是郊而格帝廟而饗神舍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比者乃朝廷官制爲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門則隆重之意槪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厠崇高之位偃然與公卿並駕齊驅者乎昔因先帝祈天永命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顯榮至此今奉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守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請勑下吏部將宗記退還本宮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爲之修復祖宗之舊制永黜異敎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惟淸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

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聖天子明禋者其殆庶幾乎

沈大中丞子木萬曆己亥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懿文太子四時有祀痛建文君獨無祀乃草疏曰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祖宗諸盛典無不釐舉獨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建文君高皇帝孫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卽當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主祭輟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乎建文者祀矣乃建文獨不得祀乎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景皇帝爲比議追謚夫謚且當議則祀猶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次間稱號難定耳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肸蠁一俎猶愈于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留都誕育之區臨蒞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卽其處或祔于高皇帝之側不則懿文太子側廟祀弗論儀典斯秩杲朝未備之禮今幸集其大

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懽忻交鬯于皇上之善繼述矣疏具將上會靑
宮冊立少待辛丑轉通政使至都卽奏上之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
報然時論韙焉
周冕疏曰易曰王假有廟禮曰惟孝子爲能享親蓋子孫之於祖考其
氣本相爲流通其心常相爲感應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萃于廟
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禮孝子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蓋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嘗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先儒朱
熹解之謂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孔子之心必已親致其祭而後
其心始慊然也茲當大工告成之始仰見肅清廟貌煥然一新森然氣
象照耀宇宙祖宗列聖血食億萬年悠久無疆之休端在今日愚恐命
攝者之心豈能如陛下之心而其誠敬豈得如陛下之誠敬耶伏望聖
明俯從所請或于奉安之日或于秋祭之時齋祓一心親致孝享祖考

精靈昭然在上皇上誠敬對越在下文武百執事奔走左右詩之所謂肅雝顯相不顯丕承無射于人斯其在周廟者不有在於今日乎

盧洪春曰祖宗者陛下之祖宗也故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今身之弗親而徒委之疎賤之臣子則精神意氣不相統攝卽使陳籩設豆祇爲瀆而已矣九廟之神靈謂何而又何以報本追遠乎

黃汝良曰或問蜡之說曰此農事之祭與藉田相爲始終者也藉以率之蜡以饗之勸農之道備矣且一張一弛緣乎人情而報本勵功意亦在焉纖細不遺而舉措必當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先蜡後臘臘者接也去故接新也蜡者索也合物索饗也蜡以息物臘以息民皆歲十二月之祭也漢人蜡而臘故註周禮者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如蔡邕獨斷則直以臘爲蜡矣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曰蜡也大司樂六變而致羽嬴鱗毛介象物及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示天神註亦曰蜡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註

亦曰蜡也夫歲終之祭通謂之蜡則可必以方社山川天祭先祖等並八神而蜡則不可蓋八神者皆有功于農者也不專于農事不與茲典吾讀陳氏禮書而質諸郊特牲曰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故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也故百種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故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迎貓虎而祭之卽所謂禽獸者也曰禽獸則祭不止貓虎矣祭坊與水庸事也故坊七水庸八其曰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神而祈豐之辭也冀八神饗之使水土平而昆虫草木之害息也鄭玄乃不數百種而數昆虫夫昆虫本欲其毋作而又何祭也卽祭昆虫豈獨遺草木哉王肅去昆虫而分貓虎似矣然貓虎皆除田害同功者也郵表畷不分而分貓虎耶其後沙隨程氏又附鄭玄而不得其說乃曰非祀昆虫祀夫能去昆虫者也遂併郵表畷坊水庸皆本其始作之人言之然則古所謂五祀者豈祭其始作者耶且又安得去貓虎者而迎之也故八神之說吾以陳氏禮書爲當而漢註之兼他祀則泥于合享萬物一語然不知萬物者槪舉非一之辭如百

種而下皆非一物故曰萬也後周因之兼五天帝五人鬼與百神蜡于五郊唐因之爲百八十七座百九十二座宋因之爲四郊東主日西主月南北乃主神農諸瀆亂不經者本漢注誤之也夫圜丘方社王宮夜明幽宗亦既有所矣而今併列于蜡然則蜡主日月天宗耶又烏在其主先嗇也明堂位曰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郊時亦云天子大蜡八是知蜡者天子之禮歟至仲尼賓蜡子貢觀蜡黨正屬民則諸侯之國庶民之鄉亦皆有蜡矣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方通蜡者通乎上下者也王者統御幽明論功報祀因以勞農而休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蜡其有功于田者而地不與焉既以勞農又以勸功也其有功于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卽先嗇明神亦不得以無功而饗明乎此者可以勸功矣今藉田僅存而蜡祭未備吾故爲解其說而存之以俟夫力農修古者攷焉

往行

洪武戊午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曰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

未當卿等其議之于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亞獻禮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弘治壬寅秋尹公直爲南京禮侍陪祀帝王廟公因言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國初欲殺盡中原人甚至廢滅人倫豈當與堯舜禹湯並列殆高皇帝念先世嘗爲其民乎然中當改正也又以修葺郊壇工畢祭告天地時成國公朱儀主祀事禮官議當拜大祀殿內公以皇上時享太廟拜丹陛遣官祭歷代帝王亦拜丹陛成國不尊於皇上帝王不嚴於天地顧可拜殿內乎成國從其議

嘉靖九年有旨天下學校於孔子神位止稱至聖先師孔子革大成文宣王號廟宇止稱廟不得稱殿四配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革兖沂鄒國公爵號十哲閔子以下止稱先賢某子革侯爵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革伯爵孔子并四配以下毀塑像更爲木主春秋祭祀止用十籩十豆府州縣止用八籩八豆樂舞止用六佾

別立祠中祀叔梁紇曰啓聖公孔子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配
罷從祀者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
吳澄改林放遽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斥抗議者御史黎貫爲民編修徐階外調餘提問鐫俸有差
高文端公爲禮部尚書曰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
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洪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
即分亦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論是非奈
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末議衆韙之
許莊敏公誥嘉靖己丑嘗以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
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而諭之
曰朕奉至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
及禮神品物復命各爲講章以進公衍中庸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公
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每月朔望帝必躬祭事品

物必賜公以爲常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三目錄 外編

禮部二

宗廟

唐　冑　　倪岳　　王世貞

往行闕

章服

前言

宋濂

往行闕

婚禮

前言

歐陽德

往行闕

喪禮

前言闕

往行

張智　　姚夔　　尹直

秦鳴雷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二

宗廟

前言

丘濬曰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之意乎臣竊以爲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蒸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

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

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幾可行之今乎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略得其彷彿矣

倪岳曰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立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於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玆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

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
孝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
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
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
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
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得禮之正而
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
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
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
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爲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
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
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

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憲祖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卽此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孝穆慈慧恭恪莊禧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旁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勑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起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禮典題奉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

欽遵後於奉先殿之東別闢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楊守陳曰往者欽蒙勑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
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
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
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
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
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
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
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
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
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尙矣夏之顓頊既帝
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
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

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謚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並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並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illegible]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劉鎔陳傅良諸臣之議幷祧僖宣二祖別建

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旣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

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
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
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况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獨尊
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
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
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
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
宜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宜曰莫
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葢其說以爲
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
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葢祖有功之禮
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尙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
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
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

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
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
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
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
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
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
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
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
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
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旣備陳
於古至於歷代羣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可鑑者臣復條列于左宋
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
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

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毁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實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毁矣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

主𠬧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顔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於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室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攷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尊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毁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子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毁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

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之興本於稷契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國邑晉則范宣蔡謨羣臣皆謂宣皇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

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眞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稷契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毁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亦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

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
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
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
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
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
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
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
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
既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
絳本傳云絳有盛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
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
有因循至於順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於夾室在右或於宗
祏爲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悖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
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論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室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卽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卽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闢羣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辨力排羣議而自用此卽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稷契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同一室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尙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辛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普棻而尤切既而吏部尙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

遇祫則卽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劉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羣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幃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旣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主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徬徨

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尊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固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事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

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臣子之願也孰若伸恩屈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羣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難也臣按羣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旣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毁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毁無立之文矣太廟旣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毁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毁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

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熹尙在亦或無異議卽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彷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尙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旣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

亦皆謂其違經悖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謂改更豈忘其上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前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有敬有不敬者乎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

尙義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羣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盡排羣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毁不瘞乃遷居別殿具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

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狥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旣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體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己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

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爲太祖伸尊祖之祀也其說是也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稷契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也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敷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豈韋玄成以下數百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邪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

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眞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毁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壓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

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卽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毁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壓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

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恆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稷契廟以稷契爲太祖莫有尙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與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朝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學禮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

而遂以己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質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稷契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後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袁懋謙曰國家稽古定制因時立隆可謂大備於禮樂矣二百餘年所未厭於人心者有二汲建文之號以祖蒙孫失景泰之謚以兄掩弟兩者忌諱太深公論不著非所以視天下萬世公也因而缺祀使神明之統與若敖之鬼同號天潢之派與無依之魂並盡此寧七廟神靈所共安乎夫土木之變非景何以守正統之業景不可謂無功於英徐石之起微天順亦何能推景帝之位英何必有憾於景亂而繼之順而受之兄弟相代以保宗社不相嫌也矧建文何罪於成祖成祖亦何憾於建文而徒以叔姪相代之故旣去其歷年復以形迹相避之嫌更泯其血

食此何說也此必非高祖之心而亦非成祖之心也夫達孝者敬所尊愛所親建文非高祖所愛乎高祖所愛寧非成祖所愛乎燕王廓落大度有帝王之質天生之而高祖知之者知而立嫡爲天下萬世訓也其所立卽其所愛也成祖之起纘高之緒非仇姪也誅亂之臣非有亂君也纘其緒誅其臣而正帝之存否不論也故焚宮而出成祖曰以天子之禮葬之知其不死而不之問成祖之心可知也不然者一統之日非不可下大索之令逋逃之虞亦何必崇大行之議成祖之心非有憾于姪蓋已明示于天下而天下莫之知耳建文之世紛紛制作雖督過之以變亂先王之舊章妲己褒姒不列于宮斮脛烰室之刑不施于天下也三代而下猶中主也變則禦之曰毋使我殺叔父至則避之曰我寧爲民叔季之世何必非夷齊季札也建文誠無罪于成祖而成祖實無憾于建文也向使晰義之精察心之曲成祖之靖難與景帝之繼祀總之非得已之策而原無憾于先王建文之避位與景帝之退處總之已盡之數非必得罪于天下故卽令太祖在帝左右而立之斷必且曰有

吾孫行吾義者也有吾子繼吾志者也於景泰則取其亂而能治於天順則憐其出而復入無勿收也無勿收則無勿祀也則令姪食于叔之廟弟享于兄之前在天之靈應無不安尚何議乎故吾謂繼聖者何必其續于聖矧猶一家也尊居叔位明受姪統不妨于名取姪之有代父之治不媿于心生則棄之沒則祀之不傷于義斯不亦大聖人之心事豁然于天下萬世之公而亦無恫于先公先王乎若以居今之世不及古之道而歷朝所議勢不得變更則又禮樂出於天子非臣所敢也

往行闕

山陵

前言

姚夔曰昨日該大學士彭時等奉稱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王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司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

帝之左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
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
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理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
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
之道實係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先帝自始
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
詔頒天下與今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慈懿崩逝
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
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號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
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
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
行此人心禮義之大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旣無毫髮之差亦

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詔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皐陶爲之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若以理開諭易爲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諭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

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
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
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
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
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
於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
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
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
晚年追復恭遜徽號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皇
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
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
出於禮義之大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
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

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隄潰水決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同降之百祿臣等不勝幸甚

胡世寧曰中外傳言有等閑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陛下孝思純篤追慕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聖心至孝爲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愚受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臣惟皇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陛下之身者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家有墓猶木之有根根不動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凡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

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葬皇考妣於今皇陵衣冠蓋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碑大略可考也此我仁祖之陵既蔭太祖興創大業而已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者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安陸者永爲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況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聖母聖心憑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卽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

天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爲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多也故我太祖初定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太宗下藏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來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爲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爲吉而誤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天壽山比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啓遷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爲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爲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爲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爲欺罔非忠實也

往行 闕

從祀

前言

羅師程名恢以字行永豐人洪武癸酉以薦授崇仁訓導歷官國子博士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于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于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於義未當宜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

程敏政曰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埀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

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
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
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顧特憚於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
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
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
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
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
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
鄧隲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髠徒朔方自刺不殊又
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
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
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廟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
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
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

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傅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著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爲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奸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敎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

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使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議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

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人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棖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俱不在諸子之列秦冉顏何恐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七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

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杰之士也今董韓爲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

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明矣况宋儒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敎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敎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顔子之父顔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敎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

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公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沂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而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靖獻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公祠使學者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霍韜曰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廷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修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

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
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
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
沒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
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此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
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
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
世訓動爲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眞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
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
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
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敕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
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聖化洋溢於
風教甚非小補

唐冑曰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其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也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原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及都給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以默之論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得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壺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

勛何據而敢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亨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旣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鏵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垣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勤勞今勳尤着於是各以都督僉事垣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夫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蓋鳳陽志英蓋名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爲證又惑也又一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已有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

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卽古爾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與尤重英祀廟且不與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累至侯爵非不大又以詩書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爲世所稱而勛今日之祗奉眷顧出而斂飭愼密好禮下賢且頗能奏大禮大獄諸臣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爲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大典所關則重况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則身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時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海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炬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號而我聖代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

祀兩廡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前後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擬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悞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國朝之大典禮崇隆於聖明之世而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倪岳曰從祀諸賢不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然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

來列於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于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于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

王世貞曰今上之十二年御史言孔廟從祀當用故新建伯王守仁翰林簡討陳獻章而它給事御史有舉布衣胡居仁者因及故尚書章懋羅欽順處士吳與弼布衣陳眞晟大宗伯請與九卿翰林東宮諸僚議議乃推布衣居仁而於新建伯十一參差卽簡討亦不免焉輔臣折衷以新建伯及簡討布衣請詔曰可世貞時病居里於所聞晚然嚮者嘗承乏監晉臬試以新建伯及簡討從祀策諸生乃推廣其意而議之曰自聖人之道明而天子推本孔子之功詔天下郡國皆爲孔子宮以祀而悉籍其七十二子之及門者爵而配享兩廡已又悉籍七十二子之弟子及後儒之爲傳故訓釋有功於六經者爵而次之已又籍魯論之所載四科十哲者加爵之而升祔於堂已又籍其得道之統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加爵之而升祔於左右居十哲前至嘉靖中始罷不稱爵而別立啓聖祠以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晳祔掃而兩廡之所進退

至是始稱備獨以我明高皇帝汛掃羶俗取椎衽而冠裳之重熙累洽儒賢輩興而兩廡之祀自一薛文清外寥寥無繼何論宋世至不得與胡元比肩卽士大夫横經而造壇壝者有不惄焉若失愯焉愧且憤哉今天下之爲新建學者大率十而七往往高視闊步以不爲新建學者爲淺夫而諸不爲新建學者以新建學者爲異端閩中之學爲新建之牾之而生恚嶺南之學爲新建之掩之而生妬豔其勛者疑其端傳其跡者窺其衷此議之所由以參差也第朱子表章之功與天壤俱敝而不在於訓詁章句之末其所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說而已而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非求牾也爲不盡得聖人之心而牾也今其所摘致良知一語簡切痛快實可接孟子之性善而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當正德時新建膺閫外之寄建不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爪鉅之鋒全身遠害要必有所謂權者而不聞其有屈節之實柄在悍帥則悍帥攖掀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揶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藉令馬季良杜元凱而處此寧有是哉嗟乎若新建者又

焉可勛疑跡窺也簡討之學似不能及新建傳於六經羽翼亦淺然其表之光霽識見之超邁在孔門當遠出曾點上等之宋代亦堪鴈行周子蓋得聖人之心於見聞表者也新建恐所不及也胡布衣一篤行君子耳今其書具存於道實未有所悟於六經實未有所發揮也陳簡討有一札云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又云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暘而已孔暘尚不獲登孔子之廡則居仁詎宜從程朱之後而祀竊以爲祀居仁不若祀吳與弼與弼之毀以名重而毀也以人主之重之而毀也又竊以爲實學實行得大儒識者則亡若章文懿懋羅文莊欽順有體有用得大儒節者則亡若王端毅恕明之第一賢臣也其所着石渠意見於聖經有發揮不啻賢於布衣之居業錄也今人見議章文懿羅文莊則尚躍然於端毅則惘然弗之應矣何也爲其專見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吾謂孔子不薄事功者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始退則删述六經然猶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從祀者不獨明之王端毅恕而又有宋之范文

正仲淹文正之才氣其猶在涑水上乎涑水固篤行君子也然疑猶有疑孟子氏書而文正導大儒張載以中庸中庸之表章自文正始也夫歐陽氏者文士豪也其本論名爲闢佛老耳又嘗疑易繫而妄解春秋乎今徒以濮議之合而祭之而文正者乃上不得擬涑水下不得列歐陽者何也吾以爲居仁與弼宜專祀於鄉而進范文正王端毅章文懿羅文莊於孔廟之廡可也凡與居仁與弼例者十人曰學正曹端也布衣陳眞晟也修撰羅倫也給事中賀欽也郎中莊㫤也布政使陳選也國子祭酒蔡淸也御史陳茂烈也太常卿魏校也贊善羅洪先也皆可專祀於鄉者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堂之祔夫四科十哲者述魯論之從記與陳蔡之難者也非以十哲盡夫子之門人而四科裂夫子敎也且夫子有子也曾子也述魯論者之師也而不之及故曰非謂能盡夫子之門人也故夫子之敎有德行而已而何以政事言語文學爲故曰非以四科裂天子之敎也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夫子之責之若鈇鉞然而至我也短喪之論畔名敎隳心術爲萬世罪人何以辱此堂也

今且有兩說去十哲之宰我冉有而進有若南容乎而取宋儒之二程朱子於其末乎抑盡絀子路子貢游夏於廡而以顏閔二冉曾子子思孟子二程朱子配乎二程朱子之獲配也伯淳以德正叔朱子以功也愚又因是而有感於嘉靖之典禮夫其去像而易木主也爲像之未必類也復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爲王之尊不及師也重道也曰師則無上矣胡以去籩之十二而十也去佾之八而六也使天下萬世曰人主自尊而卑大聖人自嘉靖始嗚呼惜哉是二者所宜亟復者也

往行 闕

章服

前言

歙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山龍華虫粉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朵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

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有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衮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次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

往行 附

婚禮

前言

歐陽公德爲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家之說請賜裁定上知

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旣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往行 闕

喪禮

前言 闕

往行

洪武壬申三月丙子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時禮部侍郎張智上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卽日於公署齋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禮儀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智議尋以時享在邇令智

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用樂外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旣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白多此類也

姚夔字大章號損庵桐□人正統戊午解元壬戌會元初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吏部尚書謚文敏爲禮部尚書日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

弘治丁未正月郊獻夜壇明日肅慶成貴妃萬氏薨先是皇太子擬二月五日婚至是以喪禮欲易婚期尹公直執言庶母無服而主婚在上與皇太后婚期竟不易上又以貴妃斂宜服黃公言貴妃數稱知禮豈可以不正之服加之上因欲緣后禮葬公言貴妃無可葬以后之道苟妄爲之天下後世之議不免於死者竟何益耶卒以貴妃葬

秦宗伯鳴雷爲南京禮部尚書適穆宗登遐故事南京聞詔後禮卿率百僚上疏慰安一如北京例公言南都聞詔已匝月疏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比輦轂下哭臨時禮力主罷識者韙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四目錄 外編

禮部三

選舉

前言

桂彥良　丘濬　霍韜

葉居升　胡行恭

往行 闕

科貢

前言

謝鐸　佚名　蔡清

王得春　葉向高　張居正

張智

往行 闕

科塲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三

選舉

前言

桂彥良曰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孝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當千百人之用矣

丘濬曰我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

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也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庶幾國家收得人之效

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自隸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葉居升曰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道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

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靑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名此固流弊之甚僕則以爲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由來非可以一二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値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嘆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舍行恭其誰耶

往行 闕

科貢

前言

謝鐸曰歲貢一途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聽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宜勑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塲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科加以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頽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

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王公恕嘗問蔡公淸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公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而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塲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之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王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

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簡閱世務冀他日實用耳

王得春疏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俊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首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皇言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期待甚輕遂消沮自棄今遇皇上旁招俊乂破格超擢必有偶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隳雖欲建功立業恆苦于日暮途窮此所以終難予策勵耳臣請勑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愼選提學雖有員缺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狥己狥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後舉而升之於國及試之大廷果能兼此

四長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

葉向高曰自漢史傳儒林范曄因之後益以文苑獨行若判文行與儒而三之然則其所謂儒者僅僅訓詁經義無所發明於操修而所謂文若行云者以屬辭弔詭取名耳于儒道無當也夫儒而不文不行安所稱儒即文與行矣而不得以儒者稱亦安足經世標格爲天下重哉此固范氏學術不明輕于立論之過亦或其時無有明經之儒質有文行足光述而作史者姑隨其所就而書之毋令泯泯云爾國家以經術求士學宮之秀林立蔚起拔其尤飆而薦之固宜文行彬彬爲世向慕而考其實詣或謬不然以程于范氏所紀儒林文苑獨行諸君子無一肖者遂使明經一途僅以優乎靑衿之老而困苦者而其品日輕余爲之竊嘆焉

張居正曰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敎習又在儒學敎官顧近來

考貢之法太踈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教職精力既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今後凡廷試歲貢生員容臣等遵照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落提學官俱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考閱有年力衰憊者卽行揀退不准送試廷試學業荒疎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尚壯送監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力已衰不必發監遙授一職回籍榮身庶官無冗曠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當不可勝用矣

張智字玄略順昌人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初授夷陵州學正歷官國子監司業尚書趙勉言其學行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智方以教授居憂服闋卽其家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卽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摽顯僇上勑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

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耳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尙文藝云智請首行于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罰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勸懲也上乃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不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廪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歸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

往行 闕

科塲

前言

丘濬曰自洪武甲子定爲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塲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時其所試

題目皆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爲題當是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已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後字畫偏旁者可嘆也已學憲臣之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爲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資稟有限工夫不能偏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革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蒞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爲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敕

有司凡科塲條式必復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彞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爲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爲程式者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加中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旣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號塡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卽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塲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

張寧曰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聖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宋范質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

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卽使有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借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概授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陛下優禮大臣准令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眞才斯出矣

董玘曰宋儒朱熹嘗推易之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

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澒涊詭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固無要於此者愚以爲考之於言也亦然嘗試觀古人之文凡所謂君子者其爲言也有弗明白正大而暢達者乎其或反是則澒涊詭怪閃倏狡獪之情狀形之乎文亦自有不可掩者使司校者執是說而求之其於因言以知人也亦何難之有

古穰先生曰嘗恠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爲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幸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塲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何孟春曰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敎其憎者相千里馬敎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然則爲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敎人者其專在

上品乎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王鏊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眞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尙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杰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尙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塲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

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塲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意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神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俟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夫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俟易也

隆慶庚午應天鄉試錄序曰聖祖開科取士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以爲虛文不足以得士而純用經術于其時制錄所錄率沉浸經旨意顯語質如太羹玄酒疏越朱絃味若音固有不盡者存也漸涵百餘年以迄弘治正德之間質文並茂發奥術之英華含精光于渾厚郁郁彬彬盛矣夷考其人多嚅呫道眞敦行彝敎淹貫深而蘊蓄厚故其發爲文詞則美文詞隨所任使則勝任使如此而謂經術取士勝於博學宏詞詩賦諸科也不亶其然乎顧文勝之極其勢必至於沒質其間豪傑之士以明道立言自許者固有而溺於記誦狗枝葉而忘本根者尤往往見之甚者崇飾詖淫闊略踐履雖正文體端士習之德意屢塵而釁校之陋風猶故也夫康莊坦夷而人爭趨徑者貪其捷也正學淵源而士爭剿說者利其便也彼博學宏詞詩賦誠虛文由後世觀之猶不失爲學之博也詞之宏也詩詩而賦賦也今日且敝帚視之後世謂何

管志道曰取士之流弊大略有三試錄假士子之文一也監試奪內簾

之事二也按臣侵提學之權三也夫鄉會試錄士子中式之文以呈御覽今則錄所刻與硃墨卷絕不相合皆考試官爲之者惟會以翰林科部充同考試官尚能以閱卷餘功分任文字之役不至誤事至於兩畿試錄則非同考試官所能爲而俱出於主考二人之手其精神大半爲前後敍及程文所奪矣豈能復專功於掄文哉若十三省之試錄則既不出於士子又不出於考試官皆監塲御史委官代作使主試事其分考仍用年靑敎職偶缺權以府佐縣正官代之惟雲貴川廣五省去京師甚遠差官未便則宜就近鄰省藩臬中擇一稍有學問者勑令遄往速歸並不使外簾與校文之役庶兩畿各省事體歸一矣此其所當核者也

孫鑛曰余甲戌赴公車見諫垣疏有云士子習番經甚訝之然于時未有奇也邇來禁愈煩奇乃愈出侏儷已半錯其故何哉塗說曰頃者主上正服色有持具帶入都者曰五十金不賣暮五金而售何者賤生于無所用今所錄者反所禁誰其信之雖然是有解焉記曰瑕不掩瑜今

下求玉之令曰謹察其瑕一以和氏之璧來而微有瑕一以碔砆來而無瑕則收者必有瑕者矣因以號于天下曰玉工好瑕非也今春官有嚴令首曰背傳註然昔直指按毘陵以屢空條試士求一守朱義而文辭工者卒無有不得已則仍首背朱者蓋守告余如此揖馮公而謁客如故豈知初之欲唾其面哉

于慎行曰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其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款無礙方許納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廉耻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耻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闊其條目亦不可得矣末世之法不得不詳然能稍存古意漸以禮讓之化養其廉耻未必不收得士之効也

又曰宋雍熙二年始有臚唱之制卽梁灝及第之歲也是科得進士百七十九人而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呂蒙正之弟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此皆勢家與孤寒並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皆罷之太宗不以

其故損恩二賢不以其故損名則無成心焉耳近世權相之子百方援結以求一第之榮而朝紳之指目至於百口交攻波及株累亦若太甚焉總之非太平之象矣

馮公琦疏略曰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人也統於聖眞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眞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註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竸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敎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敎嗟乎聖

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魋結之語語音既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取奇雋則鑑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鑑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燬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燬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詔書而掛壁如此卽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前聖人之言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爲主二三塲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

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黜過險陂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准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經王制爲準背聖經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隲送科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前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

魏允貞曰太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世祖肅皇帝時輔臣翟鑾二子登第革職爲民罷諸考官此非過防也進一權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眞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歲居正欺陛下冲齡專

權擅政厭薄應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瞷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
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入場監試官又加意謄硃分別
式樣以授主司圈點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嘆以
爲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聖衷正罪逆保追連居正復
該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旨張懋修等併從籍有闕文 科舉天下之公
大臣庶僚之表科舉而私何事爲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至
今未已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寥寥陛下
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
失教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既以勢
脇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
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有期請陛下申飭前言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
爲國掄才敢有謬襲成套結知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故事者許科道
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申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
照內外官引嫌迴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蓋學

士之充讀卷官與禮部之充貢舉官皆登進人才關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居正外託迴避之名而內擅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懷才抱志堪及第中式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門進眞才光盛典將復見於今矣

錢一本曰請見在執政自今特著爲令俱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人指摘者亟請除名改除應蔭官秩入官之後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屏跡公門勿蹈世蕃懋修之故輒俟父致政之日然後徐議進止留餘祿以還朝廷留科目以讓天下寒畯之士俾公卿典形卓然自今樹立始夫非千古之一大快乎不然犬馬報主之心終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或能彌縫於在任終必決裂於去日雖辭權與奸之名難逃鄙與具之議智者宜有以自處矣

禮部尚書沈鯉題爲士風隨文體一壞懇乞聖明嚴禁約以正人心事儀制淸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塲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

各處士子之所肄習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効及今不爲
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異端蓋人惟一心
方其科舉之時旣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
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關
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
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
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尚靡麗而
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敎也又如此
洪武二年詔頒取士條格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
上論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惟務眞述不尚文藻仁宗朝諭廷輔奏
准科目取士務求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
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
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式乎不式乎
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爲濫套而引用左傳

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爲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而用六子
六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
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
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澁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
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
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敍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
則語語都無深識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
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
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
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豈無稽之言
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
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
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
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羣

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塲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爲準則使官司有所訓迪提學有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濫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奉欽依遇塲屋揭曉後各該提調官卽中式硃卷盡數解部逐一參閱有犯前項禁約者隨卽指名參奏外其各直省提調學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爲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奇怪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等竊知其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該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己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取快於口耳聲名爲諸士倡始平時訓諭師生惟將前項經書史籍

隨其所習攷覈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塲校閲品題高下則一以見今頒行文體爲式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于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卽使文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考過所屬府州縣衞運司儒學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歲終解部科舉年塲屋畢解部臣等逐一考驗不許另有謄改如有故違明旨沿襲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別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名仍乞勑下吏部今後考課提調學校官員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閲畢咨送吏部一體考驗施行伏乞聖裁等因奉聖旨近來文體輕浮險怪大壞士習依擬着各該提學官痛革前弊仍將考取優卷送部稽查如有故違的汝部裏摘出開送内閣從重參治科塲後參閲硃墨卷節年題有定例今後也要着實舉行毋事空言欽此

又曰六月内禮部覆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疏查得各省直同考先該南京禮部尚書姜寶議欲盡用有司已經本部題奉欽依酌量兼用今

該科猶恐試卷數多各經同考僅有數員窮日校閱易得潦草欲以本省甲科有司選其學行俱優者易詩書各增二員春秋禮記各增一員使得從容校閱相應依議但計各省應試人數多寡不等又或偶有一經於彼獨多於此獨少亦頗難預定員數惟應總計場中五經試卷酌量增添取其適用而止如或偏遠省分偶乏科甲有司即於鄉試中出身一體選用但不可逐次增加啓濫觴之端閱卷完日主考二員即將各房落卷盡數取出會同各經房考互相搜檢拔其所遺呈之主考當面裁定已畢通將取中試卷均分各經房考加以印記互相評品先是同考官員雖有去取止用浮帖開具批語不可直書卷上令人先有成心也前次題差京考之時亦令酌量道里遠近稍加餘日以備陰雨計今各處凶荒道路梗塞似應更早數日以寬靡及之懷冒籍生儒先年累奉明旨發行禁革今該大比之年本部已曾通行申飭去後茲據該科連議猶恐人情易玩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監臨御史各提學嚴督所屬提調及儒學官將應試生儒逐一查覆保勘但有冒籍來歷

不明之人一概不准送考已在取中者卽據實申報不准入試如有疎略容隱或被人報訐或中後事發本生照例黜退教官併保勘鄰里人等坐贓究問如律有司及提調官參奏罰治各該監臨御史先曾題奉欽依科塲已畢卽查中式人等中間有無冒籍人等具奏一次今宜限定本年十二月以前通行奏到如有塲屋前後交代接管者俱宜一體遵行本部於次年正月內通行各省巡按已未奏到緣由類題一次兩畿額設三十名以待國學四方之士今該科欲照會試事例分南北卷兼收人才不欲有所偏重其意甚善但既分南北必有中卷分析太多恐屬煩瑣且歲貢入監者少而北方納粟人等多有意外于科名方一塡榜之時不能取盈額數反爲難處不如仍舊爲便京考外官相見禮節本部前次已會題准考官一至地方止許監臨御史一與相見以避嫌疑此於初到禮儀已無可議矣鹿鳴盛典禮讓相先益無可議從此以後館寓隔別不但六科吏部原有相見成規卽在翰林各部平日亦有出使於外者矣今旣同奉差遣共事一方爲地主者不欲過有分別

以傷雅道亦以遵君命而重朝廷也及查會試入簾出簾二次宴主考官員雖有秩在尚書之下者坐次亦居其上所據鹿鳴等宴亦宜正考居中副考居左監臨居右乃見巡按御史爲其地方題聘主考初意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奉聖旨依擬行

朱國祚曰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古聖賢所爲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辭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乎雅暢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節者也惡睹所爲奇者哉彼爲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躍區宇超軼前人以文雄于時而不知其滋爲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夸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深窅晦闇其辭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爲深長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澀而不貫則氣病習尚頗僻不軌于正途今大雅之風澌滅殆盡則又爲世道病也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彼將曰吾惡夫卑

卑者也吾惡夫弱而不振者也吾惡夫淺而無味者也而不知所謂文體者自非卑弱而淺之謂也明白正大渾如冲如和平而雅暢之謂也矯卑而務高之矯弱而務激之矯淺而務深之壞文體均耳抑又甚焉何者趨而之彼者第孤陋疑啓之人趨而之此者多聰明博洽之士彼之壞易知而此之壞易眩也是以君子主張世道秉握人文則惓惓于正文體正文體則莫若明示天下以所取舍使人望表而趨夫周鼎商彝之器貢于庭則淫巧之工棄矣黃鍾大呂之音作于堂則侏儒之樂廢矣誠廣厲學官風以聖天子崇雅返淳德意令士必以通經學古爲高一切禁絕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而專責于督學使者久其任而考成焉歲登士悉取大雅勿使奇詭者與其間而諸所錄以獻之務粹然一出之正明操進退賞罰之權以振刷之則天下士未有不瞿然顧化竭蹷而從風者也昔昌黎氏以布衣起八代之衰歐陽子一持衡而化鉤棘爲平易化險怪爲渾厚而貞元嘉祐之文號稱至道者兩公之功爲多也嗟乎天下有兩公者則何憂文體之不正哉

李廷機曰今天子以文教提衡宇內枕經藉史家弦戶誦蓋彬彬盛矣顧惟臺閣諸鉅公哲匠主持雅道經緯國家文體稱正脈焉其他若縉紳家鞅掌簿書無事藝圃羣瑰意釣名多偃仰瞪眄以夸世其文也亢厲而不淳鉛槧家屹屹經史獵取世資務雕琢鉤棘以希靑紫其文也卑弱而鮮氣山林家餐霞巢雲遺世孤憤研究湖山魚鳥之奇以弔詭于世務蔑如也其文也憤惻而不經曠蕩而不適于用人各操觚家各摛藻騁籌策之辨則董賈比肩窮靡蔓之巧則屈宋接跡侈同異之軌則蘇張迭生夸紀載之盛則班馬齊壇殫推敲之奇則岑王李杜紛紛皆是雖充車聯駟莫可稱載而淫哇混聽於文體均失矣夫文以理爲根本而借名異端託爲門戶非所以命理也以氣爲幹而斵削餖飣謂絕烟火非所以命氣也以意爲脈而構思廣漠細入無垠非所以命意也以辭爲枝葉而搜索齮齕巧至棘猴非所以命辭也噫無論文病也且及人心與世道蓋右之世世道淳龎人心朴茂故其文簡易闇然日章晚近之世世道澆漓人心狡僞其文亦因之艱深詭譎以希世取寵

賈名馳譽一切中正之軌弁髦視之矣嗚呼是文體所係豈淺鮮哉

王荳曰夫學者搜圖玄覽必折衷於六經今觀詩書所稱易禮所載述政則紀注措爲文章談道則性靈闡爲議論歌詠發乎性情動容要諸禮義大都載理成文信心敷藻以故懸諸日月與世罔極也嗣是而降馬班雄漢韓柳起唐蘇曾跨宋罔不因才於己變體於時即文非純白亦染翰者之驪淵也我國初課士以文歸於實用詞不斬瑰而務適時意不斬玄而在當理彬彬乎稱盛世之文矣曁成弘之降稍稍□陋近代而還往古學者始靡然向風焉而於近日爲尤甚以徑遂非以語于巧也而爭罕喻以標奇以簡辨非以語於博也而爭繁縟以侈富以顯著非以語于邃也而爭突奧以極深以經常非以語于麗也而爭僻詭以逞異蓋究其志意直欲與作者爲伍而責之實用顧出近代之下何也競勝於奇而不務情理也愚竊謂其弊有六其反而正之也亦有六夫範世訓俗必徵乎聖今者祖意於玄虛師心於頓覺俾釋老常與孔孟爭塗不可也故返其弊莫若使之附聖以居宗選言建義必楷乎經

今者假寵於南華乞靈於鴻烈經淵卿之瀉而葺其陋俾百家諸子與六籍並燿不可也故返其弊者莫若使之依經以作則文受命於心心受命於理今者執堅白異同之辨而不覩其歸侈移山跨海之談而不要其異斯其于理昧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邃理而信心文以行遠非以駭世今者鑄意于不可測識之鄉而繪詞于無所經見之語斯其于思僻也故返之者莫若使之易辭以顯旨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何者末勝其本也今文之勝質也亦若是矣返之者莫若使之佩實而銜華工倕持不過尺而結摩空之構羲和度不過管而盡周天之形何者其規矩得也今之爲文者鏤刻勝而規矩喪矣返之者莫若使之度體以定勢是數者持衡於上則刑端象指於下則化正能使文與三代比隆可矣奚啻近代哉抑人有言曰質之必趨於文也文之必趨於太也氣化之運其權懸乎天文之必救以質也質之必救以忠也則挽回世道之機不在天而在人故有八代之衰起之一人文學之體正之一時非勢極而

變也救之則然耳司文衡者留意焉

楊元祥曰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焉文者心思之所構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尚心亦浸而之雅正矣其文也而僻異之尚心亦浸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爲操文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心之所向發爲政卽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世運也蓋今之爲文敝者三而闒茸之徒不與焉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語逃之乎不可詰之域是謂以深掩才不足以創矩矱務采摭勝語以相矜嚴是謂以襲掩卑卑無以逾人乃竄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爲工是謂以鏤掩智不足而後逃深世且以其深也而智之才不足而後襲故世且以其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鏤辭世且以其鏤也而工之轉相倣倣久而益烈此不有以大易其尚則吾斯文之莫可復古也夫唐承六朝綺靡之習其文排故韓子起而正焉以歸于雅宋承五代軋茁之習其文險故歐陽子起而正焉以歸于則今儒生學子置韓歐于後乘乃反登

其所擯者以爲高則甚惑焉鄭聲不去雅樂不可得而復也故愚以爲欲正文體在袪敝習然而世之言袪敝習者輒以爲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不識所錯說所舉也夫文有眞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眞固也掊其自負不肩與凡者伍今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眞才而拔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跅弛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哉拔之而試眞才乎使跅弛之士玩之而蓋深步之而不可幾乃後心知其弗若也必改轍趨焉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拔之故天下靡然向風即劉幾變正矣奈何世之襲歐于劉幾之黜而不務實得曾蘇也愚又爲欲袪敝習在拔眞才夫才固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玉也石即瑩無瑕固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於字句之間幾何其不以石先玉也愚又以爲欲得眞才在先定品執事將因文字之中遡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願于才品留意焉

劉應秋曰聖人作經其垂諸後卒至于千萬世而不可磨滅者則何以故也彼其涵濡乎仁義之精游泳乎六藝之途含吐性靈發揮理奥不

求爲文而無不文也故曰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夫學海之淵源世教之砥柱大都可識矣夫詞章日熾道義始蝕春秋戰國極閎肆之談兩漢得事理之辨雖不能上追三代然亦足爲後世法焉敝帚于魏晉濫觴于六朝決裂于唐宋華藻勝而理義之旨微蕪陋滋而爾雅之詞鮮迹其軌轍且不能步武兩漢矧上世乎乃至于今則又有深可慨者豔辭逞辨窮極瑰麗以駭里耳爲夸而已矣旁引不經過爲詭誕爲怪而已矣雕鏤刻畫棘喉澁吻以呈其工爲巧而已矣掇拾陳言以自粉飾而無當于理要爲冗而已矣數者之敝相尋不已而文體遂至決裂議者乃謂文之日趨于敝猶江河之趨海而不可復返斯亦過矣夫韓愈承八代之衰而奮志一變文辭遂復於古歐陽修目擊時弊力爲挽回而修詞之子靡然向風當今之時無二子故至此使其有二子也豈不可返澆薄而納之淳古哉顧所以返之者其道有六夫六經孔孟譬若布帛菽粟玩之有深味措之有實用今之操觚者盛稱引百家之語而律之以理則大謬不然此何異拔本而望枝葉扶蘇自塞

其源而欲其流之長也是故貴正本也夫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爲之動故猋飛南斗而曲變陽春蓋言氣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是故貴養氣也夫渺泛滄流則不識匯涘雜陳金石則莫辨宮商古之作者沉浸釀郁含英咀華鎔鑄百氏醞釀千古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毫端故其文炳炳烺烺與世罔極學者讀一家之言而自以爲靈蛇荊璧無以過也奚以爲文是故貴儲學也夫井蛙之見不足以與于霄漢之觀鵂鶹之目不足以與于太陽之曜言職卑也故精鶩八極心遊萬仞而後可以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學者苟未識其所以然也乃欲抵掌而譚世務抗顏而議古昔不亦惑乎是故貴廣識也夫文有體也議論之詞不可施于記事明堂之咏不可施于師旅苟不辨其爲體而概摸之是猶摹壁之圓而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故貴辨體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容止聲音相似矣而非眞叔敖也爲文者丹青藻績之是肖而神理則離玄黃經緯之是辨而要旨則昧與優孟何以異也是故貴神解也夫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

則詞理皆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文有體裁則靡巧之弊革學有神解則模擬之習疎如是而文體可正士習可回學術庶幾聖人詞章直追兩漢而江左之籍唐宋之簡可略而無談矣

鄒德溥曰嘗取古人所爲文與今茲士大夫所稱膾炙而奔走豪傑者並觀之心竊疑焉無寧古人拙而今人巧古人庸而今人奇與何所操業之大徑庭也有道者曰今之奇而巧是其所以庸所以拙也且六經非文之祖乎乃其語以布帛菽粟稱焉中若易之繫辭書之洪範禮之檀弓非無詰屈聱牙之句固亦大宇之豐隆列缺巨澤之天吳鵾夷間出之耳後人執古之所間有者而盡韜之使無霄色籔盪之使無安瀾無乃非本指耶凡天下之事冲夷者可久而錯愕者易厭輕車捷騎疊鼓層笳非不適耳目而以在標䆉應門之內則惟大路越席四牡八鸞之爲雝和也鼎陳肥醲器用刻鏤非不適口體而以在清廟明堂之上則惟太羹玄酒犧尊罇杓之爲質素也竊觀今人論詩其指孰爲大家孰爲名家孰爲正變孰爲餘響若別黑白至讀青蓮所作猶謂其纖濃

不如少陵之朴雅此是非何甚叢哉而及其于文章則不復辨其大家名家也而惟取人所不經見者爲鴻寶則李長吉當高步一代使諸家辟易而品格曾不得與錢劉抗衡此其故可知已夫千秋桀名乃先進之芳軌從旁彈射非後學之美事愚欲退而不言而屬以文章有關世運敢略闡其一二今所宗當代名公如大梁北地無論若濟南傲睨千古厲其齒牙斲其肺肝以造峻語而士林遂嚆矢焉今其文宛然在大率皆左國之腴代進而厚用之乍見一班亦自可喜至累牘而厭心作矣是則優孟之爲叔敖者也又若關中之文嘩嘩震雷令人不敢狎視家誦而戸習矣寧有擴摭呂攬一篇之中不及千言而用其文反過半陳設幻迹若亡是公烏有先生等語往往而有譚景昇之竊化書者也此兩公者猶然況乎以一成一旅自樹者哉故今之爲文之弊皆起于慕效先進而過之者也好名之心人多有之前人以此荼得名而踵其業者又試而有效則孰不苦心追蹤哉司文炳者釐而正之愚以爲其端有二一曰禁高論愚見賢知之過者不求深杳則務綺麗而平正通

達之文一切不以屬目猥曰吾取文自西京而止東京及唐宋不足觀矣習以成風至使三尺之童未嘗覩韓柳之文爲何物而輒唾駡若闒茸之夫何以說也夫東京洎唐宋幾千年賢豪不知幾什百豈其才識盡不如今日乎而獨今日爲能邁耶故高論不可不禁也一曰愼取士古文辭與舉子業雖殊科而其究實無二事今督學使者間以其擢俊而部使者大比士又復以奇擢俊他日所翺翔仕路而稱文章家者寧不由諸生者哉一旦欲舍所學而歸之中庸不易爲力也故取士不可不愼也高論禁則人尊六經而悖道者不得並進取士愼則士守法程而嗜名者不得虛假庶幾不沉故習而成其庸拙也哉

沈昌世曰我朝洪武三年始開科詔天下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尙仍元舊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學庸論孟四書四書義皆主朱氏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及永樂間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以

陳澔集說焉初試錄只載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會試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無額宣德改元始鑴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卷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量增之而會試則倍加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鑴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爲定制矣邇來士子專攻章句於子史時務略不經心二塲三塲殆成虛設雖初試或習而一經之外皆如面牆以是掄魁所得不盡碩士今欲得人皆倣朱晦翁分年之法如子午年以易詩書爲主而禮記春秋次之專一經者仍試經義四道通二經則每經二道通三經則本經二道兼經各一道通四經五經則每經一道主司於各經題目必指其緊要者標出以爲兼試之題卯年酉年則以禮記春秋爲主而易詩書次之通兼經義一如子午之例凡是所主之經必寬其名數所次之經則必擇其精通者取之諸史時務爲儒者所當習而不可廢者則不容分附詩賦雖云無用然葩騷之

作亦足以見志而博雅之才多從是出三塲中似宜添入一賦去二判而增一詩試者必三塲勻稱乃得入選則人知自奮而通經義識時務者當漸出矣

葉向高曰儒學之盛自漢置博士弟子員專門授業以通經補史至躬臨白虎發難諸儒奮袂奪席遞相矜詡文治修矣而其人亦務尊守傳授不悖所聞如嚴彭祖謂儒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以苟富貴篤哉言乎博士雖數家上之人皆明示以淵源稍或同異輒見詆譏有以輕改師法擯廢終身者蓋漢人授經之嚴如此當代求士於經視漢隆矣剪蕪闢穢歸于一家遵軌赴的進取之途明而士無易向非漢所敢望也故通經之士其售於有司可操券責耳自近世毀蔑功令徼捷於經竇新學小生得肆其輕儇之習以獨創爲高而窮經學古之儒拘守舊聞不能委曲從俗如嚴彭祖所云者反白首黌序困抑靑衿無所顯庸于世而經術厄矣

往行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塲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塲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塲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塲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

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司官二人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淸愼者充之巡綽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塲草卷正卷各用紙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塲每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替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文字迴避御名廟諱及不許自敘門第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謄錄者用硃考試官用墨以防欺僞其會試中式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十八年己丑會試及廷試賜一甲進士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修撰二甲進士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爲檢討李震爲承敕郎陳廣爲中書舍人三甲危瓛爲衛府紀善李鳴岡爲潭府奉祠正楊靖爲吏科庶吉士黃

耕爲承敕郎蹇瑢等爲中書舍人鄒仲實爲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政
翰林院承敕監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六部
俱稱進士

三十年丁丑會試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
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䢿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諤次
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
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讀戴彝右贊善
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
衡蕭揖及䢿昌隆諤人各閱十卷或言劉白囑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
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焦勝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授第一名韓
克忠爲翰林修撰第二名王恕爲編修第三名焦勝爲行人司副進士
陳性善爲行人陳誠爲檢討考官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戍䢿諤安
置威虜惟赦戴彝尹昌隆䢿諤取回爲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宋琮拜
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永樂十二年甲午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翰林院侍讀曾棨翰林院侍讀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主之應天則皇太子命司經局洗馬兼翰林編修楊溥編修周述主之此兩京命主試之始也

宣德八年癸丑致仕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淮以謝恩至京命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爲考試官取中劉哲等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及第先鼐舉貢士爲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改太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請與試許之中第二人廷試復第一人十年之內入閣輔政

正統元年丙辰會試是歲詔增鄉試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爲緣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行在禮部議增會試爲百五十人順天府近已增至八十人其應天浙江等處各增舊額有差上定順天應天滿百人浙江福建皆六

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皆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皆四十五人陜西山西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三年戊午鄉試是歲順天初試之夕塲屋火旋滅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請更試欲請修塲屋以終後兩試主考學士曾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可以除弊而不枉士子三年辛苦有司具二說以進詔更試日

七年壬戌會試是歲同考則有永新知縣陳員韜京衛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教諭彭學中式十二名都察院吏南昱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温公陵驛丞

正統十三年會試先是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今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詞質實江南之人文詞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恆多北人恆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選北人韓克忠等六十一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楊士奇等定議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今禮部妄奏變

更意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乞勑多官會議今後取士之額雖不可拘

而南北之分則不可改刑部侍郎羅綺亦以爲言事下禮部以爲頃者

詔書科舉自景泰元年爲始一遵永樂年間例行本部查得永樂二十

年間凡八開科所取進士皆不分南北已經奏允今侃稱禮部變更意

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夫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

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

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翺王文皆

永樂年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況本部止遵詔

書行移不曾奏請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敕翰林院

定議命遵詔書行侃等所言不允

姚文敏公知貢舉檢防周愼巨細必親見主司偶遺名士必竭力薦之

至詘已再拜必中所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

分內外也

景泰元年翰林院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

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鋐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爲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北禮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應以此卷爲首亦不知其識否也比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爲解元劉儼初大不平欲扣閽力辨迨覆試乃已後劉沒有司議諡亦以此事諡曰文介焉

景泰四年癸酉鄉試禮部祠祭司主事周騏奏設科取士當遵國法禁例洪武以來舊例曾由科目出身未入流品官生員發充吏罷閒官吏監生生員娼優隸卒刑喪過犯之人不許入試其生員軍生儒士及未入流品官農吏承差軍餘人等若無錢糧等項粘帶者聽從入試如有不實照例論罪已中式者黜退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今順天府景泰四年鄉試取中舉人尹試汪諧陳彛龔匯王顒李隨李森錢輪

俱係冒籍人數於例不該入試以此之徒欲求事君而先欺君當日苟圖如此他日居官可知乞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命錦衣衞俱執送刑部問未發露者許出首逮問同學知而不首者同罪今後科場知貢舉監試提調等官務在防範嚴切不許容情冒名換卷截卷傳遞文字并說話作弊監門搜檢巡綽監試官軍敢有如前容隱不舉作弊者俱治以重罪其外執事官臨期於吏部聽選文舉出身者充之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同考則尙寶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院典籍徐祕蓋官制初變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大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姪獨軒昂蓋指石亨之從子俊也後坐亨敗除名及以怨謗副於市

天順七年癸未會試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牆免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出身改試期以八月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鄉試是年禮部尙書周洪謨等奏本年天下鄉試

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之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會試是歲試錄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時楊中丞繼宗以按察使爲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爲首後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元衆咸服其知人

費宏字子元鉛山人成化丁未狀元及第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憲公甫弱冠領鄉薦甲辰上春官不第世父公瑄方以都水司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還訊之曰伯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復菴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蓋吾嘗夢爾入監領班簽簽乃彭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

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正德辛未會試天下士公以禮部左侍郎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公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弘治十二年二月會試三塲甫畢給事中華昶上疏略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昶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令敏政迴避其私賣三塲題目傳送于外恐或未眞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塲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塲之後通行究治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敘等三百

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于是經寅敏政并下獄卽議黜降有差

弘治十二年己未會試是歲給事中華昶林廷玉論程敏政鬻題先是敏政問策祕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平日窺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疎人也見人則矜且得上第爲昶及廷玉所論併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金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爲之也

李少司空堂嘗爲應天府丞正德丁卯應天鄉試有賄通關節巧取高第者人言沸騰往歲付之不知以致益無忌憚公提調是科顯訴黜之者三人爲國薦賢於斯爲盛

寇少司馬天敘爲寧波知府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

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正德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諭德公爲吉士時張文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屈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他事罷去

霍文敏公韜嘉靖己丑主會試士有勦述莊老野史逞博炫奇者置勿取謂變時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以之試士

錢萱字□□□□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儀部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會某舉子卷違式公判不謄監試御史某力謄之揭榜出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資又御史鄉里也於是言事官以聞主考試官及御史舉子咸譴廢而公以判得免及覆京朝官吏部謂必黜公然

後諸所譏廢平也乃署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躁塡

德慶州同知

閔如霖字師望號午堂烏程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癸卯主應天鄉試旣撤棘有狂生某者詣公自言公令誦其文誦未畢公卽抽所落卷示之議彈甚悉其人媿服而去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初爲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旣默默不自得比定解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公堂州偶抽中式二人卷閱之頗紕繆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不能對卽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懍懍咸服其持正

徐太守顥嘗爲儀制郎中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

趙孔昭字子潛邢臺人嘉靖甲辰進士初知鄢陵縣歷官兵部侍郎嘗巡按浙江會監乙卯秋試前督撫陰置所私欲以其子中式微以意示

公公即出示令勿唱名其計遂沮及試錄成其序多益美公盡削之簾內外諸執事相視有變色吐舌者

唐太守維城知青州日馮公琦爲童子與鍾給諫某皆受知於公公試士馮方治裝將從其父于京師公啟扉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人趨召焉至乃闔扉試已鍾與馮皆高等韓魏公以兩蘇病爲展試期嘆古人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軾轍才足以副之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

張士榮者朝邑人韓公邦奇之外孫也爲縣學生韓公在吏部問士榮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不同五經四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憲令庠序之士爲文不詳傳註郡縣之吏治獄不依律例昔周王訓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祖宗制度尚違越如此况望其學古議事乎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者在郡縣之吏而他日爲吏者皆庠序之士也韓公嘆服

嘉靖五年丙戌會試先是舉人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會試首列數

卷潛送內閣以備一甲選或內閣密覘杖頭儀貌及平日有聲者閱卷官出自東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尙書席書疏其弊乞彌封官不得預送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詔曰可著爲令

嘉靖八年己丑命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張孚敬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學士霍韜爲考試官皆大禮貴人也張距登進士八年耳初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言云

嘉靖十一年壬辰廷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第先是禮部尙書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磔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節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尙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爲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一大欽時年二十有二第二名孔天胤以王親例補外爲湖廣提學僉事

嘉靖十四年乙未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及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

取中十二卷進覽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治于行其下二卻似讜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上復御批首三卷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義之意好可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嘉靖十六年丁酉鄉試初以南京進呈試錄考試官批語失列名下部參看謂事屬不敬考官提調等官皆當提問議上上謂考官是失塡名策題又以國家祀戎大事爲問所對語多譏訕諭德汪汝璧洗馬歐陽衢令錦衣衛官逮治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監察御史何鋑沈應陽南京法司究問考官李正許文魁等所在巡按御史逮問所取生儒不許會試後謫汝璧爲廣東市舶副提舉衢爲南雄府通判

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録字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擡頭及稱陳白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録中文體大壞詞義尤爲荒謬宜治罪得旨學正王本才等布政司陸杰等按察司蔣淦等俱命巡按官逮問本才等奪其禮幣御史余光命法司逮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行怪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嘉靖十七年戊戌廷試是歲内閣初擬吳人陸師道爲狀元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文華宣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顧鼎臣入改作第三親擢茅瓚第一見陸詹事深家書中

二十二年癸卯鄉試上覽山東所進鄉試小録手批其第五問防邊禦虜策曰此策内含譏訕禮部其參看以聞於是尚書張璧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君上而以醜虜饜飽爲詞誠爲可惡考試官教授周鑛李弘教諭劉漢陶悅胡希賢程南吳紹曾葉震亨胡僑率意爲文叛經訕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糾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參政張臬監試官副使談愷潘

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即首篇論語義繼體之君不道葉經職司監臨事皆事任并周鑛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官校逮繫至京治之尋逮經儒臬愷恩至上以經狂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爲民乃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于杖下及補儒等爲宜君等縣典史尋貴州試錄至亦以忤旨御史爲民右參政等各降三級

初順天鄉試歲多冒籍中者慈谿人張汝濂易名張和冒良鄉籍禮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因歷陳京闈之弊謂國家求賢以科目爲重而近年以來情僞日滋敢于爲巧以相欺工于爲黨以相蔽其中奸宄之徒或居家之時恃才作奸敗倫傷化削籍爲民兼之負累亡命變易姓名不敢還鄉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衆多解額有限窺見地方人數頗少逃奔入京投結鄉里交通勢要鑽求詭遇者有之或以順天鄉試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識暮夜無知可以買託代替者有之一遇開科之歲奔走都城尋覓同姓假稱宗族賄囑無耻鄉官捏同保結不得府學

則謀武學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冀遂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旣告路費又告牌坊四顧罔利直同登壠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發烽起浮議呈帖匿名聖明輦轂之下豈宜有此不美之事請令所司覈究順天府學冒籍生員俱遣回籍無得肄業京衞武學非武職應不得濫入歲貢援例監生如舉人教官會試例止得一入京闈後但本省應試而京闈鄉試如各省法唱名辨驗不得混冒庶乎前弊可革得旨錢仲實張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員提學御史覆勘餘俱下禮部會議

給事中李念疏論工部侍郎陸杰從子光祚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臚寺卿陳璋子策冒京衞順天二學中式劾杰等欺罔不忠提學御史謝九儀以被訐冒京衞順天二學中式鄭夢綱等十人論奏俱下禮部行所司核其眞僞至是議上謂孫鋑孫鑨王宸陸宏共四人係錦衣衞太醫院見任官的親子姓當存留會試鄭夢綱陶大壯沈譜丁子載陸可成翟鍾玉共六人俱詐冒籍貫當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

試陸光祚陳策毛廷魁雖稱隨任終屬冒籍亦當一體發回得旨孫鋑等鄭夢綱等俱依擬陸光祚等姑准存留不許對制陸杰陳璋毛渠俱貸之明年言官復摘左贊善浦應麒賣題事下獄杖六十并舉人翟鍾玉等俱爲民又與取中翟汝孝汝儉并左中允鳴夏俱逮捕奪職

冬十一月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奏辛丑會試以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試翰林院編修嵇世臣爲禮經分考賄中進士徐履祥陳志潘仲驂當追罷且言左庶子童承敘之嗜酒右贊善郭希賢之輕險編修袁煒之放蕩俱不當與試事下吏部覆得旨俱勿論

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映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聯中會試若持劵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婣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映亦是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尋卷及沈坤之

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
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何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
從公參看翟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
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横擾屢屢以直無逸爲詞同夏言
禁苑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文贊玄修爲欺朕内閣任重
不早赴以朕不早朝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
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壁於理嚴究
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幷汝儉汝
孝奇勳清及鳳映俱爲民汝壁等俱下鎭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汝
壁鳴夏應麒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
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節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
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壁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不敍珩越
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
嘉靖四十年辛酉鄉試禮科都給事中丘岳等奏應天錄文既已傳布

而考試官吳情屢行更易胡杰不行救止乞分別究治得旨俱調外任
情遂調廣東市舶提舉杰廣平府通判吳無錫人其邑之預薦者凡十
餘人以是籍籍而胡之家僮有泄題而遁者未必皆有狗也其後胡旋
起亦竟不利而吳以老不利官自是南畿之在翰林者不得入南試以
爲例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禮部覆江南道御史史宮所陳兩京鄉試革弊
事宜一今後兩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資序挨及南人用北北人用南
以別嫌疑一同考用京官進士出身者易詩書各二員春秋禮記各一
員其餘參用教官以便監察一謄錄用書手對讀用生員以防洗改但
此三事專爲兩京鄉試而設其各省及會試亦當因其說而廣之因更
上四事一會試及兩京鄉試監試官預於二十日前選差以便防範一
巡視搜檢務加嚴愼以杜奸弊一各省務精選才望內簾官無令外簾
干預應舉生儒每二十五名中一名中式之文務崇簡易凡浮泛冗雜
詭僻不經悉行黜汰仍參取後場以采實學一解原卷到部以憑稽查

不用公據得旨各鄉試俱照舊規監臨公同考官揭書出題提調監試等官不得干預餘皆如議行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會試命御史李邦珍鮑承蔭監視周弘祖顧廷對場外搜檢詔申嚴懷挾傳遞之禁犯者執送法司問罪仍於禮部前枷號一月已邦珍等條上革四事一舉人試卷禮部印鈐旣定送提調官收領臨期舉人入場至大門內驗票以防洗改脚色及彼此交換之弊一請留朝覲二司及府縣官臨期督集所屬舉人照依省分及府州縣次第挨次點驗序進以防冒籍代筆之弊一舉人有不服搜檢及攙先落後不循序進如新規者輕則扶出重則參奏以防喧競抗違之弊一請增軍三百餘名嚴密搜檢場外仍選差參將官一員帶領官軍晝夜巡邏俟揭曉乃止以防懷挾透漏之弊詔皆允行

隆慶元年丁卯鄉試初上用議者言兩京鄉試監生卷各革去皿字號于是南監中式者僅數人虧舊額四分之三旣揭曉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鋌等至國學謁文廟而監生下第者數百人諠譟於門外伺希烈等

出遮訴語甚不遜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事聞詔南京法司逮治其爲首沈應元等數人如法發遣祭酒呂調陽蒞任未幾且勿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以聞變坐視奪祿米司業金達以鈐束不嚴奪俸各二月監生編號如舊行

四年庚午鄉試時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以科學校士遺落者悉詣巡按御史劉思問求覆校幾四萬人思問與期會都司署中旦日思問未至士爭門入駢雜喧亂都指揮王國光呵叱之退相蹂踐死者六十餘人是歲鄉試南昌知縣劉紹恤主彌封紹恤在縣中有素所獎拔士試而中者二人士論譁然謂紹恤私二人從落卷搜出改洗冒中於是南科道官請謫思問萬言罷紹恤并黜二生下吏禮二部議思問無罪國光行撫臣逮問二人中式紹恤實不私然不應招致門下以起事端其與萬言俱以不及調用奏可

萬曆五年廷試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爲第一而嗣修在第二甲第二上拆卷待之擢置一嗣修第二且謂張居正曰朕無以報先生功當看先生

子孫後始知慈壽及大璫馮保意也而希堯遂二甲第一

七年己卯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高啓愚翰林院侍讀羅萬化主應天試故事中允與講讀對品中允得入門序揖前導雙呵講讀不得也然至主兩京試及修史列銜則皆以講讀前而中允後行之二百餘年不易至是忽改命啓愚主試萬化副之云自政府意也是歲首輔居正子懋修胡廣鄉試中式

萬曆八年庚辰廷試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俱以子入試請迴避不許賜張懋修蕭良有王廷譔及第懋修有兄敬修良有弟良舉廷譔有弟廷論同榜進士或云首輔戲之也十年壬午鄉試是歲新首輔少師張四維子甲徵中山西鄉試第二名太宰王國光子□亦與選次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試第六名次子用嘉復中浙江試初外議籍籍皆謂楚解元必前首輔太師張居正少子會居正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南京亦中篆子之鼎篆居正所幸也於是南

京給事中疏論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敬修登第而併及篆二子又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篡權姦諸子俱勒爲民而不究試事

萬曆十三年乙酉分命翰林院修撰孫繼臯主浙江試翰林院編修黃洪憲主福建試翰林院編修史玨主湖廣試翰林院編修余孟麟主江西試餘用六科給事中、各部員外郎主事有差玨辭改命編修張應元是歲科場甫畢上命順天府官以中式舉子卷入內將加檢勘已而發還無所問先是浙人胡正道等以二月入都冒通州籍入學遂得中式者八人爲馮詩章維寧史記純陳邦訓楊日章董紹孫唫都下人士鬨然不平投匿名文書訴中式不應皆外郡及各州縣進學之弊給事中鍾羽正劾奏請清冒籍生儒上下其章於法司而順天府生員張元吉者父故富商交通宦倖遂益鼓煽記言考官有私並及提學飛語乃聞內上愈疑法司勘上有旨六人者發原籍爲民史記純係編修史玨之子以玨從子冒籍亦褫職而併疑馮詩章維寧曾館主考張一桂家復下法司再從公審究意在必坐考官於是尚書舒化左都御史趙錦禮

刑二科都給事中王三餘顧問會多官廷鞫詩維寧有無關節各加刑考具覆言詩維寧館張一桂家不過數月家貧而其試卷取中又非獨出張一桂手委無隱情疏上上終以扶同回護爲疑詔張一桂改南京別衙門用馮詩章維寧各枷號示衆發爲民并謫提學御史董裕於外仍諭天下巡按御史各覈諸新舉子復原籍爲諸生及削籍者凡十餘人是舉上雖有意嚴察科塲弊習然京師頗傳其語出於宮闈及訊獄具都御史錦欲勿用一桂係講官非臣等所敢擅擬尚書舒化執不肯盡示隙端聽上自處議者薄之而給事中史孟麟御史蔡時鼎疏言冒籍之當寬采訪之當愼切責時鼎降馬邑典史孟麟疏取出不果上萬曆乙酉應天鄉試南京兵科給事中杜蘗參中式應天一百三名王國昌係徽州監生該前科餘姚縣生員胡正道冒籍通州中順天鄉試已經出革奉旨著巡按衙門查明問革

十月應天府尹張檟等題萬曆十六年九月初三日揭曉將中式舉人高應秋等一百三十五人姓名榜示外隨將中式舉人文案依式刊刻

試錄進呈隨准考試官當塗知縣章嘉禎呈稱查得四十九名硃卷原係詩經荒字十號職尋墨卷誤將春秋荒字十號拆名曹祖正塡榜緣對卷之時燈下慌忙止見號數相同失於查對經書以致錯悞本職罪不容辭合應呈請臣等照得榜出四十九名係塡寫姓名錯誤未經題請奉旨改正不敢擅刊成錄恭候命下之日方敢刊刻進呈誠恐時日稽延臣等不勝罪懼等因又該左春坊左庶子劉元震等檢舉事又該南京四川等道御史孫鳴治等題爲科舉失錯事又該南京朱維藩奏爲科塲鉅典將成經房對號差誤懇乞聖明俯賜查處以全盛典等因俱奉聖旨禮部知道該部看得科塲鉅典法至詳密所取硃卷必查墨卷比對相同方可拆名塡榜此定制也今當塗知縣章嘉禎始而不辨經書謾查字號已失之周章既而不加磨勘輒行拆卷又失之怠忽雖心本無他而責實難委考試官劉元震等提調官張櫃等惟據本房之呈送不問經義之異同固屬倉忙亦欠精密合候命下將章嘉禎重加罰治以爲科塲不恪之戒其考試提調等官劉元震等職在統理似與

專司其事者不同既行檢舉相應量加罰治伏惟別賜定奪再照填榜
刊錄原屬一事今榜出已久而錄尚遷延未呈御覽甚非慎重大典之
意合無行令各該府官將原試錄星夜呈進其誤中第四十九名曹祖
正相應查革復學肄業仍將本生并原取詩經荒字十號硃墨二卷解
部覆閱以憑上請聖裁奉聖旨是章嘉禎著罰俸五個月劉元震等二
個月
萬曆丙戌二月禮部一本科塲生儒阻撓搜檢賈衆騷擾事覆山東巡
按吳龍禎題生儒馮鎮等阻撓搜檢杖斥爲民胡東潮等分別降級中
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奉
聖旨是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五目錄　外編

禮部四

國學

前言

佚名　桂彥良　丘濬二則

謝鐸三則　章懋　袁表

陳建　于愼行

往行

宋訥　李時勉　陳鑑

王俱　耿裕　謝鐸

石瑤　章懋　王雲鳳

馬汝驥　呂柟　羅洪先

朱大韶　孫應鰲　周子義

提學

前言

往行

曹　端　　魏　驥　　羅用俊
楊　璟　　孟　震　　陳雲逵
李　勳　　楊繼宗　　黃　傑
李克恭　　賀　鈞　　林　浩
黃大廉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四

國學

前言

□□□曰國子監古太學也祭酒古宴賓之尊長者先舉酒以酬地者也博士有之郡邑三老亦有之至晉而始以祭酒屬國子遂為諸生師高帝因元之舊不廢其寮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典簿學正學錄掌饌之類祭酒正四品尋降秩為從四品以鳳陽為中都亦置國子祭酒未幾革永樂間于北京設國子監其國子監冠以南京云

桂彥良曰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

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眞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亦可爲朝廷之用矣

丘濬曰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敎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又曰太學之敎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顓顓以計歲月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考較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

之月書季考程頤尙以爲教之以爭夫何士子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代明倫之教古人太學之法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

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爲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例教法稍變祖宗之舊今疆埸無事儲蓄日充乞勑所司申明其舊法以復祖宗養士之舊

謝鐸曰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爲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卽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變爲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往年爲因此輩不諳文理凡撥各衙門寫本者俱各僱人今遂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僱人艱難爲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宜勑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令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

又曰天下之道非托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

散雖教化所在未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數加修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宜勑各布政司將切要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漏地亦卑濕以致各種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宜勑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安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頓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爲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

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宜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明變變則通之意雖然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于甚極也

又曰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貢進之徒而因循姑息之弊爲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士而虛浮競躁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原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書歲貢必先于食廩今而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數如此宜勑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

書其板在書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絕之以悉校于水火于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原亦稍清矣

章懋疏曰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附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于違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旣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于不敷而教養尤難于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

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計通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不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優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擬恆充固□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袁表曰國家名器本所以厲世磨鈍也今乃素乏功德之人一旦擁貲而得之則豪傑寧不聞而解體乎況其未官也旣以財而得官其旣官也必以官而營財若探券取賞不至於誅求刻剝不止也然則國家何利焉我朝昔時極重太學貢徒嘗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其時納粟上馬之例未行也洪武時雖嘗取

稅戶人才用之然聖祖之意以貧而仕者常貪故選才於閭右蓋取洪範正人既富方穀之義而非有所利之也且謂之選則必擇其閥族之賢者而舉之非槪用之而無別也納監之例濫觴於景泰漏卮於今日縉紳之子與商賈同伍例行舉貢一例挨選彝倫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祖宗良法美意掃地盡矣然廟堂不慮此也救焚拯溺多用權宜此門不開目前何以支給愚竊念之朝廷既不能絕鬻爵之途亦常思得夫重爵之意生徒上納之後收入國學當愼擇博士助教誨諭裁成之月有課日有程於挨年撥選之中又兼以經義之諳否□事之通昧爲銓次之先後既注官先試之三年嚴貪污之罰三年中有犯卽時聽監察御史以便宜黜退三年不犯始實授之或淸廉著名或仁愛遠播經上司保舉者卽陞方面毋得拘礙資格吁人生地天間遲鈍明敏雖有不同要未必無一長可取固有拙于文辭而工於吏事如黃霸之困于下者幸而輸財備邊之有塗入粟上馬之有令則籍是以顯吾之長於國亦無所損顧上之所以鼓舞作興何如

耳

陳建曰生員吏典納銀事例弘治以前猶暫行復止人數有限今則無限數無止息之期矣向猶爲接濟軍旅饑荒之用出于不得已今則接濟土木之工矣向猶以爲不美之政廷臣屢經議革今則尋習視爲當然爲常事爲不可已之規不可無之舉而無復有訾議之者矣世變于茲益驗

于愼行曰慶曆四年判國子王拱宸等言漢太學千八百間生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間今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唐之盛也本朝兩京太學號舍亦與相倣先朝教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近惟會試年分間滿千人平時舉貢諸生大抵解散月朔講誦惟納粟生員數百不及郡邑大庠之數而使數十人星羅其上幾成虛設殊可嘆也

往行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至正進士尋自韜晦久之皇明徵詣公車除國

子助教橫經發難爲諸生推暢其說旣卒業人人如迷岐得路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尋遷文淵閣大學士會太學成貢生歲進日甚衆時新漸於化師生學弗醇卽往往爲訐矣上患之嘆曰師道廢久矣今師生相訐甚失體大學士訥端重力學可任太學師宜莫如訥而親爲制誥授尙父與周八百比之屬訥爲祭酒加朝列大夫訥旣行中規矩不妄言談至是益莊痛滌抑故習務以躬行爲化徐乃序敎條之提學挈鏜鈇不餘力然嚴而有恩一日移疾上遣來御醫診視而使中官諭旨曰卿發仲尼之祕修道敎人天所助佑其專精神近藥強餐毋忽朕意猶念訥命畫工圖其像有子曰麒主望江簿又念勑還使便養其眷篤類是也訥治事夙夜在廟靡寒暑間不能就官舍疾且革猶黽勉如初時麒等從諸師儒所請泣曰大人體罷矣願且就舍厲聲曰咄而何多兒女情且而翁自有見猶不慮丁社齋耶竟畢祭乃就舁歸不及家事憑几逝焉上悼甚手製文屢遣致祠爲給治葬事故文秩四品給葬事自訥始所著有西隱集十七卷外史氏曰聞國初諸生羣至難化觀几

案巨木非數輩不舉斯亦見一端之頑梗矣天子乃爲立臥碑重毀師
流裔之法然猶不能衰止蓋漸染亂習者深也及宋司成一日躬行諸
生靡不自拔汚濁之中憲令在前反不若陶鑄隨其後何耶蓋法齊貌
化格心操要之術異也自古明王建國必以師哉
古廉李先生時勉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初至令坐堂一月
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
讀書夜讀書務盡一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喚起讀書或自潛
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暗記示責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
相勸勉先生每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人侍坐或說鄉曲舊事
或論詩文言簡而確聽者忘倦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
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過此時則次早無精
神其愛人多類此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暨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
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史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
日往先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乃擕茶湯菓餅之類甚豐祭酒李

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懽太師累觴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陳祭酒鑑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常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待罪不輕容或有所稟嚴於對君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朝廷之上不是過也

王倎字廷貴武進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三人初受翰林編修歷官南京吏部尚書素善奕且所酷嗜及爲祭酒輒絕不復事其克制操執不爲俗變類如此故教法修整羣士皆斂袵欽服凜然稱嚴師焉

耿裕字好問盧氏人淸惠公九疇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文恪嘗爲國子祭酒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外戚年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率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閱之嘉歎

謝公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尚書謚文肅弘治三年爲南京祭酒公先後在國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藉於官均贍僚屬搆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隘益市地闢去其斜側又市廬舍二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羨金不私入一錢

石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隱己巳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邃濟之以恕時閹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晒晾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晝卯瑤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瑤拘集至班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時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復起章文懿爲南祭酒謹矩度尙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

有晝夜啼泣公許之或謂例沮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聞者嘆服

王中丞雲鳳正德己巳爲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有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吾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饋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家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教諸生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當道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

馬文簡公汝驥嘗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不解其時約有懲跅跎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歷

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卽序及故奪之日以徼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敎彬彬循循多可觀云

呂少宗伯柟爲國子監祭酒首發明監規敎人以正心爲本忠孝爲先取儀禮及詩樂圖譜俾諸生講肄每試刻文之優者以式多士復申明監規五事一言舉人在監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貢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上皆允行公在監諸生有疾必問而醫有死者必哭而歸骨其鄉有喪必弔且賻有孝廉着聞者則識諸簿榜以旌之又先撥歷示勸仍奏減歷以通淹滯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愼諸生皆以德行道義相先而禮樂並行聲容俱美諸公侯子弟率皆敎樂學諸觀政進士及歷事學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右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今先生沒已久門人列在仕籍者殆徧海內凡敦本斂華篤行孝弟恂恂然略去空談者卽不問可知其爲先生門下士也以故諸生爲之語曰當

代非無儒先生則爲眞儒當世非無學先生則爲實學海內以爲確論
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
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
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
古豈眞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敎人爲
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
治民所宜矧以之敎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
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也

羅文莊補南國子司業此缺員而不補者七十年時監規積弛士多逸
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
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交集終亦安之六
館肅如

朱大韶字象玄號文石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國
子司業南都士習侈公謂漸不可長嘗慨然曰太學故養士地今諸生

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蹋踘爲戲無有明於尙齒貴爵之訓者教之謂何宜如宋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宜數考問以盡材已也議沮不行士論至今惜之

孫公應鰲字山甫清平衞人嘉靖癸丑進士嘗爲戶部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公在監雅意持風化造人才倣呂公柟遺意以舉人率多回籍自便以入監卒業爲耻不知當其在籍師儒之訓弗及憲臣之令弗加閭黨矜其資望有司遇之隆重身靡所檢而易蕩及入官材質已壞莫可如何矣宜徵天下舉人悉入監祖宗設太學非舉貢非勳胄恩廕不入祭酒司業爲朝廷作人于內提學爲朝廷作人于外必在內樹風教而後在外振紀綱今提學所擯斥者盡歸之太學倒置若此則太學毋乃爲提學藏垢匿瑕之所爲生員不才者之逋逃藪與甚且至遇不肖貲貨一入咸厠其中太學之汚蔑極矣疏上俱著爲令

周文恪公嘗爲祭酒教授略如司業時而法加密卽寒素子厲志修業寵異之如貴倖卽諸小侯以習禮至繩束之如寒素子故事太學生日

給餐錢往往爲猾胥乾沒終歲不得公下令諸生持券詣祭酒受錢于是諸生皆徧給而錢所贏積幾十萬又令諸生貧病者先月受給死而無歸者特給資斧其餘大治學宮不以煩縣官

提學

前言

謝鐸曰提學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才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採紀綱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托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廢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爲向背因其勸懲以爲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

楊文懿公與胡學憲書曰來諭謂今日士類知務名而不知務實知從欲而不知從理知求人而不知求己實天下之通患此固切中今士之弊然此三患者士非不知也直不能耳抑豈獨士之罪哉雲之所蔽洞無不冥水之所衝堤無不壞有惡洞之冥堤之壞而不咎雲與水也可乎今此患天下皆然而吾浙一方不能獨否閣下不爲一方慮而爲天下慮志則大矣然天下之患尚可責之他人吾浙一方之患非閣下誰實任之往吾游校今致仕布政司熊公鍊以僉憲提學政剛方正大人莫敢干以私士但知讀書修行以應舉耳故風俗美而賢材昌至今仰之若山斗僕仕既久而重設提學之官吾浙或匪其人致庠校之士奔競若流仕官之家請托成市風俗日以大壞故論者至謂提學之官不如不設之爲愈近歲僉憲張侯悅涖任亦庶幾乎熊公故奔競者化而恬退請託者變而靜廉風止波寧擅除蟻去有不得不然者未久陟去人嗟慕之閣下之來也吾固望其軼張侯以肩熊公雖閣下亦自以爲窮理守義而樸樕匡直抑揚進退動皆聖賢成法無敢妄有作爲宜乎

士習之滋美矣然猶不免乎三患而奔競請託蠭飛蝺鳴反不逮張侯
時者豈適遇人心世道之驟變一至此哉是有說矣昔宋人有謁韓大
資求薦者程叔子謂大資居位不能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何理道
范夷叟以爲士求薦常事耳而程子乃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卽
與之遂致人如此然則今之奔競請托非有以致之而然乎昔閣下枉
顧之日一頃輙得數書每書各囑數生皆怡然收之後聞在他郡囑書
亦復不少皆未始一拒閣下自言彼雖請囑而吾實循公道不狥其私
情何必矯激以拒之此固聖賢不避嫌之道然嫗女而人不疑其亂者
萬古惟一展禽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召子路猶有不悅閣下焉得人
人能亮其心哉所囑者雖非狥焉而自然見與暗者猶疑於心奸者尚
得以藉口而况賞或僭施于故人顯宦之子罰或濫及於善良英俊之
生而抑揚進退亦有果狥其私情而不由聖賢成法此奔競所以滋衆
請托所以益繁也薦紳君子譽盛德而稱善教者必多矣非僕之愚直
誰敢以此告耶由是觀之忿怒纔著而忖度其心亦求八耳不拒囑而

或狥之亦從欲耳若是而稱堯舜宗孔孟亦務名耳士之三患固其所

也又奚責焉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敎矣民胥傚矣論語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戴記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漢書曰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聖賢之論無不若此僕前言不獨士之罪者豈無謂哉閣下

誠欲稱唐虞司徒之職以淑孔孟及門之徒則惟舉士之三患而一一

反之其何患之不弭然此實未易能醫者之療痛也急則治其標緩則

治其本今士之患急矣請獻方以治其標凡官皆不可狥請託然或關

一人一事耳諸生百官之坯敎化萬事之本提學者固將陶治百官之

坯植立萬事之本也一狥請託則諸生皆奔競而先壞其心術敎化隳

而人無禮與義矣諸生既奔競壞其心術則其入官何往不爾敎化不

明而人無禮義則政莫能道刑莫能齊故百官以之而邪萬事由之而

弊非一人一事之失而已閣下往在廣東鄉宦頗稀請謁易聽今浙中

仕宦如雨下郡凡幾人一人凡幾事十人而聽其九四事而從其三未

能慊也焉得事事狥之而人人悅之故吾計以爲莫若一切閉拒所至勿受書未考勿容謁或不獲拒而見請託則召其所請託之生對衆戒諭且厲其餘考則屏門子出入以防其覘題取試卷私記以防其潛換禁皂隸往來以防其遞文躬坐堂上聽察以防其傳講命屬官封卷以防其私議嚴視吏牘以防其改案旣然矣於是較閱之必愼而勤品第之必明而當當進者必進之而無較移當退者必退之而無姑息賞必當功勿以私恩而僭且費罰必當罪勿以暴怒而濫且重若是則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奔競請託有不弭乎彼奔競者豈樂於走遠道尋高門而降心卑首委貨傾貲以乞憐於人哉一皆事勢迫之不得不爾請託者豈盡包羞而圖利者哉實多情義迫之不能不爾苟如前計則諸生必曰公考較公而黜陟當矣又焉用夫私雖驅之俾奔競亦不從矣時貴必曰彼憎書問而惡干謁矣何必取其辱雖召之俾請託亦不至矣風俗於是乎丕變賢材於是乎勃興尙焉有如前所謂三患者而勞閣下之慮哉但恐閣下以其有若矯激而不屑耳夫矯激固非中道

然亦未可概非之第五倫官二千石而躬自斬芻養馬前史譏其矯激然不害爲賢臣今世道日弊若衆皆奢也而獨儉衆皆圓也而獨方衆皆放也而獨約衆皆貪也而獨廉世必以矯激目之苟避矯激之嫌則必爲流汚之行而後可閣下將奚擇焉抑前計乃所謂治標之一方耳若其本亦無他但如閣下所謂窮理守義而且反士之三患可矣

崔公銑曰夫養士在乎學董學愼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謗不悔二君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鄧文潔公答蕭公慕渠曰頃文學忻傳以爲師模孔邇矣已雖兩浙之命亦四方所觀也士習雖漓但人性皆善門下以正學帥之必收俄頃之效生叨南雍嘗書壁間云人多待教而興天則不言而信非漫語也又非獨士習也文體亦然主司所嚮在純而欲人爲奇不能也主司所嚮在奇而欲人爲純亦不能也蓋其操進取之柄大與空言不同迴狂瀾于既倒非門下壁立千仞不敢望矣

張居正曰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臥碑所載凜若冰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

又曰養士之本在于學校貞教端範在于督學之臣我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己肅下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道自重不苟狥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談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

又憚于巡歷苦於校閱高坐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弊民僞日茲以馳騖奔走爲良圖以剽竊漁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矣幾具員耳去年荷蒙聖明特勑吏部愼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刷爲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卽知而已被傷于衆口因循頽靡者上未必卽黜而已見留居間于居間寧犯一時之官評而自甘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抑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鐵浙江提學僉事喬因阜赴閣會勑因查先朝以來相傳舊稿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敕諭俱不開款獨提學敕開款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著實遵奉自隳職守夫敕諭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既不能遵奉上命恪恭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

教不亦難乎臣等查得嘉靖初年世宗皇帝嘗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蓋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于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卽按先朝故事大加洗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廢既久舉當以漸驟于躁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獨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敕諭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准事例逐款開列上請聖裁備載勅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上之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被怨蒙謗而有所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喙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覈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知敦本尚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勑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愼重其選其各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換新勅以便遵守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

王文肅公與學院書曰江以南士習不比江北喜訌好幻幸加意關防如兒童替考換卷一人頂數名之類得澄清盡絕亦一快也訌得舊院

曾有隔夜擬題被門子宣漏者亦幸愼之

又與王柱石學院書曰竊謂公虛道眼自能牝牡中索駿若必以吳士多端欲厭服其心則散卷防換號印卷革圖書舊案不查廩增附不查卽格眼册號簿亦不入院天青日朗誰置喙者

又與李晴原學道書曰學臺嫌地我輩踪跡自不妨小踈至如兩浙風聲則直爲從前執法第一此名豈易得者浮囂失意之輩其口豈能盡調然要在兄以定力定見守之蓋不佞眼中所見督學諸公有先介後通于正考嚴而遺才寬者定起于一念之畏說而不知正爲讒端也

又曰敝鄉士風乃當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耻以儆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當事言之頗見許可已而復慮漏失卷面稍著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指誚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

中文定公答朱虞封學憲書曰試題太小于義理罕所發明不若兼用長短大小庶可以恭至評隲以得眞才耳

徐公顯卿與詹學院書曰竊惟文體士風與時高下今士子所業者久已離去本根習爲怪誕其佶屈似深其虛空似雅其詭譎似奇其勦襲似實不知精神心術悉逐于游淫汗漫而無所歸着他日形之施爲自然以凌躐爲廣大以矯亢爲廉潔以傾險變幻不可測識爲高明弊極矣世道人心惟明公轉移要在提本領尚眞積不爲虛巧所惑耳種種色相彼既不能逃于姸媸輕重之外又何足以惑明公哉承諭限定書程隨時課業一二年間經書性鑑無一字不淹貫士子腹中矣取文必先拔典實者尤對症之藥餌也又曰士習溺于浮靡久矣其文愈工其學愈疎則以專精詞句不暇考傳註究本眞也要之他日實用惟以今日考訂精詳記誦浩博而後應用不窮且夫文先本義論策先記誦文能徹本旨論策能悉舉始末者必攻苦之士即詞華不少逮仍當優錄以示風厲行之一年士皆棄剽竊之習求本原之學即不敢望博綜今古而經史性理必反覆沉潛人人能晰其義舉其辭自是各隨其力之所至旁通涉獵必有古調綺談根核淵源至深且遠非若今日之浮靡

無當者胡安定掌成均歐陽公司貢舉痛排險怪之習欲學者曉然知吾儒體用之全功正此意也

管志道曰國初未有提學官故巡按御史勅書內兼及學校之事宣德中旣設督學憲臣則其權已有所歸矣今惟兩直隸以御史提督學校故按臣不能侵其權而十三省之提學非副使則僉事也按臣得而舉劾之遂牽制而難于展布提學官旣取定數人按臣復合而考之顛倒其高下仍另收遺才一二百名生員與儒童並進公道與夤緣相錯其最所稱獎而留情者外廉必多方檢出寘之高選其下中式之儒童亦俱移文學憲送入各庠肄業自是提學之權分岐路鬭矣但此也提學官方考所屬而撫按官忽臨近境則必束卷而謁之是以奔走小節妨校事也撫按官一切慶弔應酬詩又多屬學憲送稿不恤其校文之勞按臣監試入簾必外索其策論一道入試錄中是以雕虫末技求憲臣也將焉用之此其所當核者三也三者皆循名責實之要務至于先行從言獎恬抑競以端士習尙有潛移默挽之術焉而臣猶未敢及也

李廷機曰間者明詔屢飭務端士習乃詭儒曲士未盡能蹈繩履矩共
返太朴者是非文體難正也未得正之之道也語曰班倕雖善方不能舍
矩倕雖善員不能舍規五經四書士林之規矩也今四書人人習之五
經但治其一士甫明一經即旁涉百家務獵字沐句以爲當旁經雖昭
若日星竟有置之不談者謂明經何是宜詔諸生耑一經以外旁覽餘
經以資博洽庶悉心于正無暇于邪而布帛菽粟共遊六藝之途是正
之之道也語曰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言貴倡也士
習之倡自督學使者今使者巡行課事優劣又率多好逞臆見務爲奇
詭講字句之巧則命意新麗而本旨悖謬則以瑜掩瑕矣工理致之辭
則反目迂爛而根極理要則以才棄尺矣所喜有榮所怒有辱誰肯舍
榮而就辱去所喜而投所怒也謂宜令銓曹申飭督學使者務崇平正
端士習仍或恣意妄取或隱僻不倫茁軋不軌者案覆之有罰庶倡率
得人下將自勸是正之之道也語曰一夫持弓千夫臨淵一夫決拾千
夫習射端人正士所謂弓與射也今風教播揚仁義灌漑世寧無沐浴

其中闡揚經旨繼往開來如周程張朱者在乎誠一有之而使掩于塵埃扼于制科徒令二三新進播搖筆端淪沒其下甚有垂死不就者何以激人心端士向謂宜令有司詳訪岩穴之下有洽聞強記闡道統者一二人厚加優禮以示激勸庶實學既崇虛文日息所謂絜之綱而示之的也是正之之道也語曰稂莠不刈嘉禾之累碔砆不辨良玉之玷今道家守法希夷佛教息心了性各持其荒唐之說以與吾儒角乃吾儒亦陽非而陰托之攻佛者尤甚以天地爲苦空視萬介若閴寂著述之際動輒剽竊一二以駭人所不聞不見此風寖昌罔識底止謂宜頒示天下痛革二氏之書有口及法關禪乘之說者必罪無赦庶異端既除正道益熾是正之之道也夫經術明則常道著表率端則模範彰方正庸則士心勸謬悠黜則戹竅息返世道而淳挽人心而厚莫良于此欲正文體奚難哉

往行

葉公盛曰天地間事凡有人用如此工夫則必有如此效驗有是工夫

無是驗效雖間有之然亦鮮矣姑以予幼學所聞所見事明之廬陵彭

祖其先生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化誘型範皆有法禮部會試三

甲之魁與高等多出蘇松應天如狀元施槃探花倪謙二甲一二名張

和錢溥三甲之莫霞是也

莊觀字居正歙縣人永樂辛卯應天鄉試初爲義烏諭陞辰溪教諭正

統改擢陝西副使提學公首立教條次嚴紀律務期成德達才之效陝

西疆里散闊山川險阻公不憚勞苦歲一躬蒞必得其實以故八郡士

子爭先奮厲以學成名自立爲期若咸寧揚晢之占會元與蘭縣黃諫

鳳翔劉俊相繼及第入翰林有名其他科進士者屢科不缺咸著英譽

若都御史王竑任寧之類嘗曰學校以明倫爲先文章末事耳郡縣遵

其化雖夷狄之俗皆尚其廉耻公德所致也諸生有聰慧出衆進益學

業者則喜形于色愛養甚于至寶曰西人得此實翹萃者也立奬之以

勵諸子俾各觀感以盡力其造就人才類如此九載秩滿例得陞秩今

少保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公時以都憲出鎮關中恐公之去而士

子失望特爲之具奏陞擢本司副使仍董學校又[illegible]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楊文定公溥薦擢監察御史天順初提督南畿學政歲庚午上方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例當簪花燕飲第今日乃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于不義乃止與飲茶命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謂得體公每巡歷飛諸生毋候迓舟行至學舍旁數夫肩小輿猝入無知者師弟子旣集便門試之試文不以完篇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發惟自訟格其心而大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行與天台陳選大略相似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之

蕭公鑾潮陽人宣德丁未進士嘗爲廣西提學僉事八桂諸生後仕潮者皆嚴事鑾適有以贓隕名者鑾輒取杖之論者謂是道也將亡矣今世學士私樹桃李一入其鄉惟其舉趾高耳蕭公亦有行古之道也

張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歷陞浙江按察司提學僉事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奬拔或出親進往往取高第爲聞人嘗曰古之聖賢唯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嘆曰世豈有遵書本而誤者果遵書本而人謂其不善做官此特世俗之見耳行止有命豈遑恤哉性素清約自筮仕以至南京兵部尚書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華亭張時敏悅成化中以部署出督浙學士子出其門牆者至今感頌如出一口先生性嚴毅而心靜一其待士眞可謂情法適中恩義兼盡者嘗聞有一士子考舉初不取復求試許之曰所作如初不可再懇求試復許之曰是作復如再仍不可方責而遣之凡公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與科𦍒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毫不容濫與其得士子之心故宜矣先生之學得于靜存者居多每退私廨亦端坐書室開

卷治牘無異公所未嘗妄接人事亟啓賓宴別號曰定庵亦稱情也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使嘗爲御使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文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久之太常卿員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間犀帶示意政對腰金尚愧非據敢溢涯分乎旻遽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

張廉憲和嘗爲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使乘傳以往君別于所遊一人而慘慘有異色言故提學受賂事絮絮不止君揖以還爲臥不食者一日乃指心難曰吾以廢一目又肩厚薄手大小而足長短其所至美而無醜者此心也有如人之言尚得爲人類乎獨宗吉自慶爲君置金帶持壽君曰君官以文顯吾屬之華也君至浙臬諸生訓諭就其賢否之

尤者而叙黜之其條教之詳可旦夕收効浮濤江遵海入山甚勞費暇
息有故吏于君者自京來間嘗謁君君與語稍久吏出則誇於人有愚
生者信吏可使就吏酌謀事吏許諾他日吏謁君君不虞有化吏既去
坐至公堂試士外詾詾言吏故君固不知廵按官使人于君凡三往返
而君罷試以謁官告以故君大怒徧索郡中得吏治以法杖遣愚生而
事以白

陳公選爲南畿提學崇尚道學以禮義廉耻教化諸生病學者競爲浮
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偏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
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前後三年變化之語不見於衿佩
李遜學字希賢號悔齋上蔡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
書弘治乙卯授檢討充經筵官三載秩滿給敕命丙辰同考禮闈所取
多名士尋用薦陞浙江按察司僉事督理學政公教人因材造就不專
于文藝嘗曰士不知以涵養踐履爲務非學也每試封卷置號手定甲
乙預决中員數名列後悉如其言私請一無所售時皆服其識鑒未幾

以其父正議公憂去諸生送之水滸多泣下木齋謝公類曰李君何以得士心若此耶既歸汝南郡中之秀相率延公師事之凡經指授接踵科第者數十人辛酉服闋改陝西提學一如在兩浙時巡撫公交薦其賢遷副使甲子丁張淑人憂丁卯復提學山東公至未久教道沛然大洽蓋其條約簡易如其所存而人之信之自有不言而喻者矣戊辰召入爲太常少卿

劉節字介夫號梅國改號雪臺老稱涵虛翁大庾人弘治辛酉江西解元乙丑會試第六歷官刑部侍郎爲四川提學僉事欲疏終養母止之曰汝當成賢圖報勿以我而後君也汝昔赴考貽我慮多矣按歷必毋憚遠庶體我心乃往蜀申條約正倫理首明關雎之義婚姻以時縉紳斐然向風歲試諸生雖僻壤必至遵母教也少師石齋楊公言諸朝曰吾蜀董學得人矣

陸文裕公深嘗謫延平同知惟感恩自咎買舟以行至任躬勤民務陞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敎條法約盡滌積弊黜王府從良優人馬氏子

入學校者增氣陽曲生員劉鏜父爲知縣笞死訴論于趙御史反笞鏜下獄公入辨不得直卽劾趙挾私庇屬毀辱學校趙亦論公自解勑差董給事往勘得實公復職趙外謫

蕭鳴鳳字子雝號靜庵會稽人弘治甲子浙江解元正德甲戌進士歷官按察司嘗爲南京提學御史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時有大臣在內閣以故怨搆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其故不爲處乃復爲其子弟甥壻請托又弗許由是憾之嗾言事者劾先生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怫臨潁意乃量移先生于湖廣魏于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値臨潁去位乃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爲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爲怨者所構先生不辨唯疏求解職竟復論改調竟不復出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差庶寮欷歔嗟嘆者久之曰士失養于學校而顧稽之於旣仕殆猶使不敎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如蕭子雝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

得哉薛公應旂嘗謂歐陽公以宰執可爲翰林學士決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而出也

宋憲副端儀嘗董學廣東既下車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爲主而痛抑奔競革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弟入學以圖倖免至于各學生徒廩缺亦皆爭請補干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于人也于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忤權貴弗恤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彌君乃覈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翼日立之于庭以廩增之額定于簽數足而正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涖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已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坐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隨文取去有戾經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

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勩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

田汝耔字勤父祥符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副使嘗爲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譁恣尚請託提學官考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呶讙徑去善宦者先陰防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號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興謗當考察時南臺劾之調山西謗起共欲擠入不測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

胡憲副憲嘗爲廣西提學僉事不可干以私試畢詣學傳籌召諸生以敍上講書史令人人自以所得自陳誦外謬倫其輕重使人人各饜其意而去立爲程法君亦依程法夜張燈觀書至丙夜不輟云

江潮貴溪人嘉靖進士提學廣東嘗歲考知霍韜以魁天下金山必連第復置山于二等責曰汝本有才何杜撰呂申公格言以欺我日後事君不可如此後山以戶部主事兌糧江西果陷宸濠黨士林多神之
王雲鳳嘗爲陝西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毀淫詞學政肅清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愼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異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曰敬以收放心靜以定躁心誠以息妄心公以滅私心正以省動心九容飾士身曰頭容直色容莊耳容審目容端身容靜手容恭足容重坐容正立容直揖容肅拜容懇以十有一行正士教曰孝事父母弟事長上恭事師範睦事宗族遜事鄉黨忠于謀人信處朋友禮馭行事義馭接物廉馭貨財耻馭過愆以九戒敦士禮曰冠禮以重成人戒無序婚禮以重夫婦戒論財喪禮

以重哀死戒浮費祭禮以厚追遠戒苟且射禮以觀志體戒無德鄉相見禮以觀和敬戒侮悍鄉飲酒禮以尚齒德戒偏私慶賞節禮以觀忠愛戒惰慢鞭春日月食禮以觀報本戒忽略又立四科以待衆士曰求道科以待上士讀書科以待博士學文科以待俊士治事科以待材士以二十有一過禁士愆曰逆親及當喪用酒肉曰期功赴席請客曰兄弟爭財曰不睦親族曰不和鄉黨朋友曰姦曰盜曰賭博曰宿娼曰酗酒撒潑曰好酒破產曰妻妾失序曰侵占田土曰誆騙錢債曰包攬錢糧曰買賣官物曰教詞寫狀曰暴橫鄉里曰出入衙門打攪驛遞曰把持官府挾制師長曰事佛飯僧師巫賽會曰造言生事浮躁驕奢立十政以收士曰聯齋號以聚士謹衣巾以肅士禁入酒肆以貴士端學官以教士鼓提調以督士置三等簿以造士拔公直生以稽士選社師以養士訪賢能以式士禁詔呼佞踞以振士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三十六年提學貴州禔躬方正師道尊嚴士類蒸蒸不變黔僻萬山中田疇錯壤民故艱食公念士貧

者別無以治生乃出鍰金易粟八十石稍倣晦翁社倉遺意使貧士得春食秋還而爲之記曰力有不足于己可以望之人効有不見於今可以圖諸後區區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其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使士也少脫稱貸塡滿之患心斯慰矣此某所望于人而圖諸後也又曰一人倡之後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後人從而壞之則其事必廢居有頃公去有馮公成能者覩督學義倉之意慨然咨嗟咏嘆于是以粟易金益以俸薪百八十緡置水田二分實計四十畝每秋成積貯視諸生貧乏有差而多寡其數無改萬公之舊第務增拓之至今黔士不忘馮公德而益思萬公賢萬曆官禮部左侍郎蠙衣生曰萬履庵出粟馮緯川市田二公之意仁矣今田具而租不入臯在豪佃春貸而秋不還責在貧士而二公之仁或幾乎窮奈之何哉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于堂下徐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

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自息

趙公鏜字仲聲號方泉汀山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嘗以御史視南畿學政時賓興期迫諸生待試者萬餘人公刻日校閱不十旬而遍諸生呈卷公泚筆加點一瞬而盡已數十輩踵至亦如之時論服其精敏其所取士常在驪黃牝牡外不以聲句間或通卷抹撥而寘高等或敍次稍抑而獨呼召使前對衆稱揚之後皆取科第以淹滯崛起者不可勝數至其訓誡嚴整務以明義理執節概爲急功令肅如也時津塗有所請寄悉泥不行

趙淵字弘道□□人□□□□進士官參政嘗爲四川僉事攝學政數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監察御史陳察薦改督貴州學事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惰弗率者薄罰而告誡之嘗云聖人謂柔遠人柔之爲言不可不深味也

陳公鎏字子兼吳人也以按察僉事督四川學政公雅好經術砥士行

而不務爲操切詭激于文取朗洞爾雅然亦惟陳言之務去蜀俗爲變

當公之試諸生也第待其文甲乙之畢卽付郡邑庠不復問爲某子甲

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閒遂絕而所識拔若張中丞肖甫輩皆時名士旣

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戲答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

君知我我又不識爲何君也後先己酉壬子得士皆公造而其于錄公

文居多

王大參愼中嘗爲山東提學憲副使齊東故習所屬謁上官多用輿臺

之儀學官亦修之莫恥爲詬先生痛抑喻戒令以士禮見嘗曰師必自

重而後可以教人若輕其師自輕其教也一時學官爭自磨淬轉相訓

飭而先生之敎昌明顯行至於品隲文字再不復閱見者咸驚爲神日

看百餘卷皆徹首尾批抹點評無一語漏略而高下其等不爽錙銖盡

得諸牝牡驪黃之外昔人所傳一目數行下筆翰如流實先生其人矣

中麓李公爲先生立傳有云曾寄高等士文百餘日後無人不發身者

甚至有生童試文一篇卽許其終身所造如殷棠川學士谷近滄司馬

皆以同年入試大加賞識遂越諸生超等補增不知何從得之初山東士子見先生所爲廣東錄爭相慕效先生自以所作雖峭厲雄奇有可喜然不足爲式而所談乃成化弘治間諸館閣博厚典正之格士由此知嚮往其文一出於正凡經先生識拔者皆爲成才美士致位通顯輿論翕然

林大參偕春嘗爲浙江提學副使每竣試時出命觴登覽生徒童冠皆聚觀之先生召至前賜之酒笑曰對游山客可試共飲宗師法不可干也

學校

前言

謝鐸曰京國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于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爲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

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
視京府實爲冗濫宜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
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上以府學教授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
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稍重矣第今之爲官者類喜添設而
難于裁減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
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余珊疏曰今日選才莫先于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于立師古者大司
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莫可尙已漢唐而
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
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我
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
嚴一時得人于斯爲盛近年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爲重每強甲科
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貢老生充位
而已所上司每以奴隸待之師之云乎請今後學校之官不必廣授濫

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略倣宋元豐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臨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于奴賤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于教育無負厥師矣其督學憲臣之選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爲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周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禮部勘實通其姓名于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爲斷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于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壁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儲賢有素取才無窮人才恆盛而不彫矣

丁元薦曰青衿者朝廷儲爲異日之用者也士之自愛與上之愛士若處子而今蕩然矣方其成羣而呼有司畏之如虎一遇孤弱有司罝之若棄方其譸張爲幻則藩臬之長降揩稱公稱兄甚至柄文者與諸生

媾而和矣一旦勢去則門隸得而稱汝家奴可以僇辱夫使士而含垢忍恥等于凡庸于國家奚賴又或靦顏市井攘臂脫巾衣冠之恥兩者責在乎師儒也一省二譁一郡兩起較兵民之變有加焉而當事者玩不注意竊以爲天下之處子不必皆良婦未有女不處而婦良者轉移顧化上關國脈下係士風涓涓不塞江河誰障

袁表曰學校者國家所以育英才者也上而黼黻王猷下而倡導風俗皆由此出士之游息其中者亦當自思其重而不敢忽可也我太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乙巳歲也在內總之以司成在外督之以憲臣可謂重其事矣然所學者皆無用之文所謀者皆干澤之事而其應上之虛文又皆不克盡如經義表判論策之詞率皆綴拾緒餘略無心得以經義言之不攻體貼專尚浮詞逐靡鬬華自誇高調而凡所引用漠然不知來歷以表判言之抄成四六顚倒鋪塡或誤記而錯用或妄用而強排以之陳情達意問刑擬罪無一相干論者所以發揮義理論列事情者也今則

陳言塞白輳合成文策者所以折經史陳世務者也今則摘定名目抄成活套一遇考試不對其所問而對其所不問略過本題含糊遷就謂之凌駕問答之體固如是乎竊意此皆由朝廷不重教官之職故無以振作士風蓋今日教官多是歲貢挨撥而歲貢之條凡生員一食廩惟計年之久近年滿赴選又限以資格故加意作興者少而蘇湖之風不復見也愚按生員食廩係于憲臣之一考一時偶得豈盡賢才奈何授以師儒之重任哉意欲將民間俊秀通一經者入學試通二經者補增廣生試通三經四經者補廩膳生試通五經者送入監一年一試毋得弛廢如浙江一省限貢生四五十員此縣不足足以他處如人才果乏不必求備也到監當厚其廩給仍尊太祖積分之例注官既注官仍聽科舉雖數年陞轉之後亦不禁惟以非禮去官始禁之不拘入官未入官能以五經中鄉會試者選府教授其州學正縣學教諭等以通四經以下科目出身者選爲之三年政成上者又補翰林次者補郎屬又次者補有司政未成六年再考之稱職依次陞入六年未成九年再考之

稱職則陟不稱則或黜調凡入翰林者非通五經及博雅之士不可濫進餘通四經以下一經以上中式者不拘教職京職及雜職能復就試以五經中式亦聽備翰林之選兩京外藩督學之臣即于翰林差出未經差者不得入經筵如此則教官之職重督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士知向風矣

申文定公曰古者畫井授田不及于士而士不患貧者非家賜而人益之也考其時力田之民靡不足于俯仰而各以其私衣食其俊秀之子弟其子弟雍容燕衎日習于絃誦之業而無饔飧朝夕之憂所謂寓養士于養民相濟而相安者也古之道也井田廢壞皇澤壅閼天下有凍餒損瘠之民而後有阨窮困乏之士或短褐不完藜藿不厭靡所資藉以糊其口則北門有終窶之嗟其究也隳阻其地惰窳其業軼而之矩矱之外則子衿有佻達之刺余誦其詩論其世未嘗不喟然于王道之闕而扼腕于士之不幸也

又曰國家建學設有廩餼以待士之異等者然循格而升及額而止以

程藝不以恤貧士衆不勝收也而學田之議行焉其田隸于宮博士領之其入以給多士貧者受之斂散有經施賑有度變通于法制之所未備而灌注于恩澤之所不周乃得以濟其阨窮而紓其困乏倘亦養士之遺意而古道之不亡者與

又曰士習淳漓學術疎淺徒剽一切支離誇誕之詞以相炫燿問之古今事變義理本原則茫乎鮮有知者必至心術頗僻行履猖狂將來致身安所責其實乎今因不能驟變亦望稍以强記博聞砥節修行風厲諸士必有聞而興起者轉移率作深有冀願于當事也

王文肅公曰自念爲諸生時學宮弟子惟屏息待主司之命今則月試季考俱有先容郡邑長貳稍自標榜即羔雁日集其門此風一倡遂如鬧市

往行

吳縣舊學卑隘科目屢闕巡撫侍郎周公忱始一新之未幾邑生施槃狀元及第

盧陵孫鼎宜鉉教授松江一時東西稱善教者無踰焉正統辛酉京闈鄉士百人松舉十五人五經魁占二人

崑山教諭嘉興米士章先生季考月試勤而且嚴其考二塲文字厭人作詔誥以字數少不能襯貼論文必欲其習四六作表且授以作表之法曰起語須切題不爾則號大家幞頭矣崑山科舉不乏而未有刊文學字者正統三年南京所刊進新唐書表爲崑山鄭文康六年敬天圖表則予所爲後科則太倉軍生陳銓皆刊表皆先生門人蓋先生自崑陞鎭海太倉學衛教授也凡是皆不可謂之偶然有志者其亦可以鑒之哉

陳洪謨字宗禹號高吾武林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爲漳州知府學有泮池渠通潮汐湮廢百餘年公濬之潮至池中科甲遂稱盛學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嘆而去

戴冠字仲鶡河南信陽州人正德間筮仕戶部主事以國用弗充奏裁冗濫㴉倖者怒謫廣東五羊驛丞再起歷延平知府規儀整肅勤勵有常每晨秉燭升堂治事事無留牘待屬以嚴馭百姓以寬尤留心學校每朔望五鼓詣文廟行釋菜禮畢蒞明倫堂掣簽諸生進講有不諳者卽施楚敎仍給各生課簿一本講畢陳課考驗諸生亹亹受敎焉

張太守芹徽州人郡有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庵常以其考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紫陽學者因稱晦庵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卽故山撤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嘆賞曰新安士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枋一曰崇正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靜習日助薪米親沒不能葬者爲葬之

吳淮鎭江人由進士嘉靖間爲黃州知府簡重平恕務以文學飾吏治文廟禮器未備者銷淫祠鐘鼎及佛像爲之建號舍二十楹於東坡書院拔兩庠諸生茂異者數十人講習其中躬自校藝一時人才稱爲獨

盛士人生爲立祠王廷梅有記

教官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模範其志竭胸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厘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稟於規矩而能如式人不帥於師教而能循理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師教之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理學必盡學者之誠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眞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入周廟閲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愼妄言者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今去古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焉謗言之職當諄諄功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誠相信乎斯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悉義而郤[illegible]人者也日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

時或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遊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旁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而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抑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勅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丘濬曰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而後民知敬學祖宗最重教官之選往之取之者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傍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莫不謹身飭行嚴規立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繇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其于教法者蕩然已竊謂自今宜如宋人愼重其選不必備員仍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超擢一如國初庶國家收得人之效乎

丘濬曰人才關乎世道士風關乎民俗學校之官又關乎人才之盛衰

士風之邪正者也在提學則曰此寒官也不計其文學之優劣而槪予之以上賞在巡按則曰此寒官也不視其職業之舉廢而悉視之爲閏位遂使此輩自分爲坐食之官漫不知書課爲何事留心敎化者蓋數十人中無一人焉閱其考語則多以善敎許之上官既不屑了于敎職則爲敎官者安得復規規于敎事耶薦舉之疏總屬空言考核之法秖爲虛設耳此處佐貳敎官之積累也

耿定向曰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尠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餽遺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僵僵不敢前既候之署閽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腴菲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逋然諸寒士低佪逡巡曲辭窾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媟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

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部騶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人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余弟子健補弟子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嚮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生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坐吾儕肅而待意初見必有發敎吾方延頸以聆乃庠師旋從容坐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尙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而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矣

往行

國初命禮部乙榜舉人署敎諭訓導事者給俸三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敎諸生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遞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敎人中鄉試者與實授九年通考稱職平時不稱職黜陟否仍署職減俸十之五乙榜年未三十不願署敎職者聽

洪武二十四年敎官訓導有給由到京者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苛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敎訓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敎諭張恆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于民事無所知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學校不出每月朔望休暇併四時節序朋友往來于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概言不知詐也古人自居田野心在朝廷伊尹耕于莘野嘗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寧戚未遇扣角爲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伯業漢賈誼董仲舒皆自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敎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于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眞宗日以四方水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犬馬之事矣此雖君不問尚且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于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益

朕言乃反支離其詞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遑汗失措竄之極遠邊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鑑戒

孫貞字宗正南昌豐城人洪武辛未貢充國子中癸酉鄉試歷官國子博士甲戌登副榜者百六十餘人貞與焉詔三等銓之貞得教授紹興高皇帝進諸上等者近陛前諭以教郡之道且命吏部錄其名以俟擢用貞銳然思副上旨即振教規務行公正有施御史者按郡甚嚴私于給事徐氏子既令充增廣生又升而廩膳之貞諍不可御史氣爲沮郡官皆從旁私語使姑許之退可改行勿與面質貞曰君子與人以信焉有今日許之而明日可改御史知其不可奪遂止

黃鐸字希聲永樂中鄉貢舉人嘗教授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入縣門地每從遊者初至三日不授書惟命以正立正坐必欲堅不動

或怪以爲問曰讀書易耳爲人難苟坐立未當他何望焉識者以爲善
教
曹公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
其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
霍邑人皆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座下足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居
多方岳重職不敢待以屬禮至其邑必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
去取事畢乃還父好善信佛洎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
燭書以與父誦之所著有四方詳說太極圖解傳于世
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讀書者候一更公輒攜
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攜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
如此者亦不頻數問一行之士子感激
羅用俊泰和人舉貢士初仕爲青田縣學教諭進爲安慶府教授故事
歲時及諸生入學諸生咸具餽贈用俊于富者不計其來與否貧者非
止不受且有所賙云某生將婚知無以爲幣乃解金助之某生屋𡽪無

以爲居乃助金與修之某生貧甚嘗假金若干後知其不能償遂焚其券學堂敝廢卽捐俸補葺之不煩有司其重義輕利一出于性成如此

楊璟鄧州人天順八年教諭江都性醇謹每宿堂後寢室課諸生誦讀仍置二生遞直鷄鳴起侍戶外輒隨往各齋所驗諸生勤惰暇則召諸生講說理義歷數年如一日諸生亦競用奮起所籍成名甚衆

孟震貴州宣慰司人成化丙子鄉舉正德間任雲南府教授修潔簡默在任九年未嘗妄言笑三日一課諸生令屬文違者輒笞責之諸生于父兄鄉黨稍有違犯無弗知諸生皆恐守業不敢嬉遊郡中至今言教規必曰孟師公兩典文衡六任教職皆有賢聲士大夫稱六學先生

陳雲逵字中夫弘農人爲蘭州學政以經術六藝造士諸生有餽必卻之後爲國子監丞時崔公銑以舉人卒業國子歸先生贈言三章一曰日用間須要點檢口之所言與身之所行不相矛盾斯爲善學一曰躬行倫理而不亂人之至者莫是過矣一曰公正處己寬恕待人自不覺其地位高矣

李長史勳初爲新野訓導新野地易歙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于衆曰教化所以閑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汚諸生行有樗蒲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産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衺爲之越境而徙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國初不樂仕學校乏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鐩而人又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賙其不及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惜陰警世二圖及方正學宗儀九首頌示學者人知向學實自公而于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座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其有倦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于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不能盡心教人致悞人家子弟其

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黃傑字一貞福建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以貢爲麻城司訓初授官命下時一夕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也而導字又從首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也顧名思義厥任爲艱耶既至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于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子之宮邑令聞妥靈而不能謀吾時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感乃亟爲葺理殿廡方先生言一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敎行邑之士紳弟子追送者無慮數十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己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先生不虐矣

李克恭字敬之益都人正德丙子歲貢授晉川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受于諸生而某某顧時時荷君賜者有喪親躬弔之視其所爲其親治

具察其色若戚乎爲之與咨移時留未能輒來必有所出以貸于赫不能爲其親喪者曰吾何忍于乃心獨廢物乎嘗以晴日合羣童孺令肄昏若冠儀不中者撻夜一鼓猶在塾坐未入內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舍有燃燭書聲聞令開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遇有可語止與語隨所披卷爲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祭報先師孔子罷昏鐘已攝衣冠危坐當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卽所供次凝立俟君過閱所饌視不中義乎爲易逌曰先知享乎就也獻也通也不如是吾黨小子曷通微衷于明神哉嘗署州務獄有丞死鞫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免死出其人于是謁君出百金狀欲爲君報君諭令去弗受嘉靖丙戌遷新樂學教諭以是年致仕歸

賀鈞字信夫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初爲麗水令改應天教授諸生贄儀悉卻之有強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其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渭厓霍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

文

林浩龍溪人由舉人授南海知縣改南雄府學教授起復嘉靖七年復任于衢性嚴敬方正勸學興禮廢所不力復堂齋號舍之法黎明出公座分齋皆誦然後升堂講說已乃退業于號舍每三日課試于堂試以文藝一一中程度幾微不爽尤敦崇德行故士有孝友忠信者必加於奬否則卽文且長弗少假借士之貧者節饋不受且周之于廟祀禮樂制度極爲講明諸生率相勸勉不敢自逸蓋始而疑繼而安久而思之不衰矣大冢宰霍公韜聞其賢特疏薦之陞國子監博士

黄大廉字潔甫福建蒲田人嘉靖間進士爲府學教授諸生以贄儀進見盡卻之曰貧士有能贄者必贄而後見適以阻之吾欲與諸生日聚相講受而諸生燕見必令其衣巾不得以褻服見雖久而甚狎經數年如其始見之日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六目錄 外編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六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禮部五

宗藩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親王及嗣子或出遠方或守其國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儀賓或駙馬或內官齎持御寶文書幷金符前去方許起程詣闕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武官已有世襲定制如或文武官員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聽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決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毋得輕易凌辱朝廷聞之亦以禮待凡王所居國城及境內市井鄉村軍民人等敢有侮謾王者王即拿赴京來審問情由明白照後治罪若軍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虛張聲勢于王處誣陷善良者罪坐本人凡親王有過重者遣

皇親或內官宣召如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內官召之至京天子親諭
以所作之非果有實跡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
五見天子然後發放雖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則降爲庶人輕則當因來
朝面諭其非或遣官諭以禍福使之自新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
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其長史幷護衛
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姦臣奏斬之族滅其家凡風憲
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蹟可驗輒以
上聞者其罪亦同凡諸王京師房舍或頗華麗或地居好處奸臣持權
欲巧侵善奪者天子斬之徙其家屬于邊凡臣民有罪必明正其罪並
不許以藥鴆之凡王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緣各衙門直詣御前敢有阻
當者即是奸臣其王使至午門直門軍官火者火速報聞若不報聞即
係姦臣同黨凡王國內除額設諸職事外並不許延攬交結奔競佞巧
智謀之士亦不許接受上書陳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雖容之朝廷必
正之以法然不可使王驚疑或有智謀之士獻于朝廷勿留凡庶民敢

有訐王之細務以逞奸頑者斬徙其家屬于邊凡朝廷使者至王國或
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非理故觸王怒者决非天子之意必
是朝中姦臣使之離間親親王雖十分含怒不可輒殺當拘禁在國鞫
問眞情遣人密報天子天子當詢其實姦臣及使俱斬之凡朝廷新天
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許令王府官掌兵各
一員入朝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規委任正臣內無姦惡三年之後諸王
仍依次來朝如無正臣內多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統領
鎮兵討平之旣平之後收兵于營王朝天子而還如王不至而遣將討
平其將亦收兵于營將帶數人入朝天子在京不過五日而還其功賞
續後頒降凡王國內侍常點檢軍中不許隱慝逃下如或有之止坐兩
鄰窩主及有司官幷該管頭目毋得問王王亦毋得隱慝遮護或姦臣
故縱逃亡于部內欲誣王者將姦臣斬之徙其家屬于邊
葉居升曰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籠絡豪傑如臂使指今
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

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之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要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極甚或者譴告以相形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

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攘兵以危皇室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小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

項忠曰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極臨邊境宗支繁盛儀賓數多因城池窄狹府地無處可容不免終要分析見今歲用祿米該五萬二千六百餘石又有護衛儀衛司羣牧所長史司等衙門旗校人等俸糧不在此數二府轉輸腹裏糧儲因是路遠每一石約有二三倍之費人民實難供給查得往年該陝西巡撫官建言請將各處郡王府照依

山西晉王代王二府郡王事例那移腹裏地方該禮部奏候豐年另行
議奏定奪緣陝西人民邊運困苦已極如便早量遷移人民歲免萬石
轉運則受恩多矣若待豐年議奏定奪公文展轉事終難成如蒙乞勅
禮部奉行各府長史司各教授啓王自陳該部仍擇腹裏迤南見府地
及水次便益易于供給去處請遷移就祿益厚親親且將存留陝西稅
糧以供邊儲以固邦本計其遷國之費不及一年之供實爲便益等因
具題欽奉聖旨該部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又該總兵官都督同知
劉玉亦奏前因通抄到部查得屢該襄陵王奏稱平涼城池窄狹土地
所出有限要遷江西湖廣地方居址本部議得各處人民困苦遷王府
係是重事不無勞擾軍民候豐稔之時定奪本部節奏奉聖旨是欽此
續該襄陵王又稱奏平涼城池窄小軍民繁衆糧草不敷請將本府遷
移江西地方居住成化年五月拾貳日本部覆奏奉聖旨是分封已定
不必遷移寫書與王知道欽此欽遵外續該直寧王又奏寧夏居住基
地窄狹要照山西代府郡王遷移事例將本府郡王遷入鳳陽府城居

住本部爲照陝西地方卽今盜賊生發征勦未寧俟地方寧息年時豐
稔另行具奏又經屢行該府知會去後今右副都御史項忠總兵官都
督同知劉玉又奏稱平涼韓府及寧夏慶府二處郡王那移腹裏迤南
水次易于供給去處存留陝西稅糧以供邊儲一節遷移王府係是重
事卽今陝西用兵之後人民困苦難以一概聽令各正具奏遷移合無
將原奏襄寧眞陵二郡量爲那移稍舒轉運之勞查得湖廣江西河南
山東等處各有王府宗枝分封日繁勢不可行及查得廣東韶州府天
順年間造有樂王府第一所見在緣遠在嶺南賊寇時發非所宜居有
得陝西腹裏鳳陽府舊有鄭王所居之地後遷入懷慶後府尙存與平
涼韓府相近襄陵王徙居爲便慶陽府與寧夏慶府直寧王徙居住爲
便合無着工部行移陝西鎭守總兵巡撫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公同
相度地勢相宜待秋成之後人民稍甦將原行鳳陽府空閑府地方量
爲修理慶陽府城內取勘空閑公廨相應處所量爲改造俟修完後另
行具奏定奪

倪岳曰弘治八年七月奉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勑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撥天心下察人事務在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必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黄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亡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特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有闕文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都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迭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

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出于今日之急務于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旣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皇上追寢成命請命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與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罷欽此復後奉旨免王來

馬文升曰竊惟親莫親于宗室法莫嚴于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默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爲候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

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主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鎭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賓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該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言徽崇等府幷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失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自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幷將軍

有係尊屬或族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鎭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間差兵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潛蓄異謀而烝淫不道者有強擡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入府奸用者甚至宮閫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娼者或與世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負于人鞍馬全無徒走于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固違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册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于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內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鎭巡等官預爲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于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全于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少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勅司禮監于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

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
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
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常史紀善伴讀教授乞勅吏部今後有
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
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
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罪輕者降勅切責若干
宮闈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若係外事仍內
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東罪輔導官員亦要逐日請王於書
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
各府郡王自行禁止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鎭巡等官
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
具奏奉有明文定其明數不許于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
許強買人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名數若擅自
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鎭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

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哄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發邊遠充軍邑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于此臣叨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違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竊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王瓊曰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衞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歛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後初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于鎭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倫白于諸

大臣擬鎭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民者計日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徐恪曰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傷災十當六七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支今察得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王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本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又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囊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王家榮華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況葭莩之末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

過多欲將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比照郡臣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算一體中半兼支誠以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朝廷篤念親親使疏不踰親親不絕恩稍節冗費以支缺乏旣而廷臣擬議戶部察行奏蒙皇上特賜俞允有識聞之咸以爲慶意謂此議必將去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國之計亦有重輕今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制有限祿俸日增在民者旣不可額外加征在官者又不卽數中裒益更數十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于今節省已爲太晚若更遲疑則雖四海之富經制所入豈能供此無窮之冗費哉況周府各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支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申令布政司經呈戶部未經畫一合再詳陳乞勅該部檢臣前奏合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幷儀賓本色折色祿米勘酌時宜爲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依施行所

貴輕重適宜支用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當不下二千萬石積以歲月數其可量況又權之以爲親親于歲計不無小補也

又曰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決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叚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乏于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不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爲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國計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察還官正欲覈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察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准原設安吉寧國二尉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供無撥給屯田可察今周府幷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府近軍民領種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郡王

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于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憑河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轉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淸察如失固有卽弔卷察又無一字可憑及至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況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孫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察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人民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存以輕則起科准算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營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營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鎭國等將軍中尉郡主儀賓餘下歲派若留糧卻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擾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憂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又曰昔者趙王之國之時原有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後蒙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遺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民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地方火甲挨拿急則拒捕緩則脫逃甚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都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匠灶醫卜工樂諸人戶並以籍爲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或有定額上下安分姦僞不生今前項校餘記籍不載律令不加一任自由譬如馬無羈靮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爲然其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勅該部通查各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校人等遺下戶丁如有似前兩無籍貫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後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當差貼襲聽繼如有仍前

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邊遠充軍永爲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姦弊無所容也

又曰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鎭國等將軍本該儀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擾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褒成王奏將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替免其奏請誠爲簡便奈緣王府官員罔知禮法乘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槪作老疾呈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浼求妄勘日用飲食悉累里甲支應及至僉解到官入見之初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兩京一百二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索辦月錢銀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亦不下十兩其餘歲時等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還所欲復立退反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痛加責罰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爲媒告扳僉替故州縣每僉一名則闔境過得之家皆貼

盤纏詞訟紛起大半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女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原其情奚忍復言乃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繼親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當別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不之恤其傷國本甚矣若不早爲處置誠恐脂膏有限朘削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同其好惡然所欲聚所患勿施實帝王得民心之本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民可畏而不可忍也臣跡在疎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且以地方責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使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呈布政司查驗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之扶同妄勘仍指盤纏爲名科斂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

導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
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贓物給王撥置重犯照例發邊遠充軍有司
聽屬科斂者雖不入己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
一體參問被害之人卽發寧家原生原役永不僉補其鎭國等將軍各
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卽行問刑衙門查撥毋輒比例乞換
校尉紊瀆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止撥本等
儀從跟用仍查郡王受封之後若有人繼親王幷病故無後者原撥校
尉悉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警懼政不苛煩
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林俊曰江西各親王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六錢郡王府祿米每石該
納銀一兩三錢思得本處米價每石止該銀四錢伍分實難辦納近例
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兩年收受郡王祿米有司倉收受本便反
難情願親王祿米折銀一兩郡王將軍祿米折銀八錢布政司交納轉
解等因以問刑例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營莊人等干預撥置

折收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請發落查參節次題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垂戒非不明切但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旣畏懼而不能阻違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虐無所控愬又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拿問發符臻實效等因題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參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卻稱每石收銀一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卻稱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親王祿米歲額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斗有零誠爲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雖行奸弊未革且江西各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淮寧益三府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愬之門官校迹嫌

難施彈擊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就重而舍輕度以情事豈

眞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耳臣又聞親王用費重

大委與郡王將軍不同伏望聖明篤念親情俯隨民意特勅府部從長

計議將淮寧益三府祿米幷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等第定銀上取聖裁

著爲常則備行江西布政司遞年徵收足色銀兩寄庫或每季或每月

長史給印信領狀差官前來領進各府官攢量爲選撥別用名缺暫且

停補庶事無掣肘民間得便若必拘本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

弊

林俊疏曰孝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

者臣有以仰窺陛下惇敘九族之盛心然觀鎭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

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

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造寧王覆奏是申言决不當與也陛下

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大夫及者

壯公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

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得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封初以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盍止可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給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王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鎭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朝廷疏遠盍亦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疏屬資質明敏者敎之使並得從事科舉今盍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者私憂過計

經國君子試思之

趙釴曰高皇帝衆建諸藩枝本相輔然又深鑒漢唐而下直取法於虞予以國而不私以土一其親疎擇其才智賢良而規制之使坐食民上其爲慮遠甚然豈知其後所入有限不足以上供侯國者哉卽無論數十世百世以後今周韓諸國祿米歲不能半支往往稱貸久當柰何皇上亦重議親親不忍更令在諸侯王亦宜自爲之計耳往宗室嘗有以分封昏嫁爲言者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而任事者莫之恤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卑視其尊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義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爲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牲帛俎豆割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親者乃重爲恩愛由一世而至百世無所止極是違後之仁乃隆于奉先之孝也今諸侯王豈無有百世之慮能然其計而上請者乎

汪鋐曰請封見行事例凡宗室將軍中尉一應子女俱候十五歲選婚

其有年歲不同或庶出生母入府來歷不明通行駁勘所據前例遵行已久但近來各府長史多有不遵法守任意遷延或有使用不敷營求未及則子女年歲過例方與類請乞恩其奏內來文又多年月不同母氏錯誤至于應婚夫人姓氏或本到無給或給至無本互相背馳延緩以致查駁之間動經年歲遂使聖明渥澤鬱而不流宗室至親怨曠失所感傷和氣關係非輕矣合候命下行令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凡子歲已及卽與具奏請婚或奏內來文年歲少差母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令選擇應婚子女一併問具奏報若遇期不行奏請夫人奏給不齊候至三月以上者俱聽本部查考得將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法令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各王府差來內使儀賓官校人等俱是積年光棍熟知誆騙關節一蒙王府差遣乞恩等項卽便設計誆受金帛數多任意花銷或又收買土產往來買賣塡實表文相扛分外需索人夫接連以致累損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窩主窺探進止然後報名朝見或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

月往往月計營求打點各王府不知本部凡遇合行事理自有公道一
應公務自有事例期限非書吏人等所能預力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
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處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但遇有公事
奏理不得聽信差來人役多費金帛稱來京使用打點亦不許本役私
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限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報入會同
館安歇事完即回但有潛住日久并在京各色入投容令安歇通同作
弊者許廠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訪拿俱各指實參送法司以誆
騙打點相應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示禁則形跡無疑而弊源或息矣
各王府將軍以下應得冠服等件已該本部議處題准嘉靖六年正月
以後授封者行令各該布政司給錢造辦及嘉靖五年十二月以後授
封未曾關給者其器物非一監局所所造關領非一時可齊是以各府
差人往返勞費日甚差來人役守候日久又有將關領出金銀彩段等
項恣意花費無從查考遂使朝廷有成造之費而該府無受惠之實相
應擬處合候命下本部將見在各王府差來人役責限回還仍行各該

布政司轉行長史教授啓王知會備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府將軍中尉夫人等及郡縣鄉君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遺下寄關物件逐一開具名位應得冠服等項作數造册印鈐限嘉靖十二年春季類奏之時賚送赴部赴內府盡數查會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各府册封之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不係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聖節冬至慶賀人員順賫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割仍令各該長史教授啓王將收過錢糧數目給散過名位造册奏繳以憑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憑查催仍乞勅各監局照該部原行一一造辦給領如有延緩一體查出參究則各府免守候之難而恩惠實霑矣三府孝行等事舊例止應請勅奬勵洪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魯府奏鎮國將軍陽銖陽鑒孝行可嘉欲自備工料各建坊門乞賜坊名荷蒙特恩賜允自此始開旌表之端而親王郡王將軍妃與夫人遂往往援引前例請乞不已切惟朝廷于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賜之旌表所以表其宅里以

致特異于齊民之意至于天下王府則皆朱垣戟戶有不俟于旌表而後異者況朝廷降勅奬勵蓋以親親之懿特行天語之褒非宗室孰能當此故累朝以來宗藩善行止是寫勅奬勵不立牌坊所以崇重宗室辨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天王之裔孰非懿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既殊則淑慝互形亦非敦睦大同之道也況宗藩日衍樂善無窮若不斷之于今切恐將來無可紀極合無通行議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如有節孝等事及卓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舊例請勅奬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奏請建立牌坊則體統正而風敎同矣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奉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七條及本部節年題准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在册書節年條例藏于案牘雖經屢次申明不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周知事例惟務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于檢閱殊爲未便合俟命下容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編成書帙請下廷臣集議如何可行具奏刊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徧賜各王府宗室使皆便

于誦閱有所遵守本部別項條例可行事件亦容臣等逐一抄謄編纂
一體刊刻遵奉則朝廷貞明之法恪慎不移有司畫一之規奉行惟謹
由是法守易循而奸欺不作矣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必有謚號以表
其行舊制俱于乞恩祭葬之時卽賜以謚弘治年間唐王奏准凡親王
薨逝行巡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王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
各覈勘善惡事蹟至日度其賢否方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
恩祭葬到部方與行文各該衙門覈勘事跡回報至日題請謚號塡寫
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四川蜀府廣西靖江王府俱路途窵遠文移
往返動經逾年差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候葬畢方得回還以
致往往乞恩寬限其有司供應之煩本差躭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
生嗟怨矧各王府親王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亦足以上干和氣深
爲不便合無今後但遇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本府一面行移各該衙
門覈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徑自具結呈部以憑題請庶宗室
體魂早獲安妥而事體簡便久遠可行矣天下各王府凡遇聖旦冬至

正旦并謝恩慶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御馬監奏爲進貢馬疋不堪應收預盡以省虛費國計事奉欽依務要到部辨看毛齒堪中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遵行三四年矣但各王府享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役多係積年或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變易事完回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尅間有不堪驗退者未免行移責備該府是利歸奸人罪坐宗親甚非事體合無行移各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疋須用印啓鈐記仍將毛色齒歲尺寸備進京册一本長史司印封送部以憑對册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受無得留難勒掯十分求全以拂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疋毛齒參差與原造貢册不同即是差來人役作弊定行究治如此庶國體全宗藩仰德矣

又曰滎澤王表櫰奏稱晉王知烊薨逝無嗣該取切近宗枝倫序相應之人承繼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化瑞和王長子新㙱擅喚府內欲承王嗣況瑞和王上有次子新墧當襲晉王之爵以繼晉王之嗣及晉王紀妃稱奏稱夫王薨絕嗣乞要將瑞和王知㸅妾尚氏庶生長子

新墺襲封晉王爵位及據長史司申稱滎澤王數授申奏本王欲要將
親枝郡王暫理府事各一節爲照親王無嗣俱以倫序應及之人襲封
王爵係是定制查得唐誠王薨逝無嗣其弟文城恭靖王彌鎮生五子
以長子文城王宇温襲封唐王次子宇潛等俱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
王爵潘恭王嫡長孫胤愷病故絕嗣以恭王長弟次枝靈川懿王銓鉌
所生嫡長孫恭裕王勛潛所生長子靈川王胤移承繼藩王其弟胤梃
今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爵蓋累朝舊例凡親王絕嗣例得繼封若
郡王入繼親王封爵其本支郡王不得復請繼封其次子亦止封鎮國
將軍蓋重繼統不言繼嗣也故國朝以來並無舍長立次之例及查得
晉靖王所生六子嫡弟一子表滎今傳知烊薨絕其嫡弟二子表㰘生
新化王知㸅已故庶生二子新墺新墧倫序相應及查得新墺見年一
十七歲近該晉王知烊類奏請封爲新化王本部已經行准宗人府查
報去後未經題請今該晉王薨故例該新墺襲封合無先將新墺以新
化王長子請勅一道令其主喪管理晉王府事待服滿之日本府另行

奏請遣官册封爲晉王庶于倫緒相應典制盡合再照榮澤王表檭先稱新墺年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墧前來是欲以新墺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墧襲繼晉王封爵實與朝廷典禮不合查無以郡王次子繼封親王事例難以准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五牒册內開稱新化瑞和王知㸌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母妃蘇氏嫡生及查妾媵册內開稱瑞和王位下妾尙氏則專擅之罪法亦難容合候命下通行巡撫按官查勘務見新墺生母尙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日見今年歲若干具奏保册籍有無差誤逐一開具明白取其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定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補導長使等官如有擅權縱肆擾亂生事者一併參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內外等官欽遵明命暫聽長子新墺約束但新墺父知㸌娶妾尙氏年月未經勘明伏請聖裁惟後別有定奪嘉靖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聖旨新墺暫着掌管府事尙氏還着撫按官查他入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有嵗文倫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紀相册之約儉紀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體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之當也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歷百年傳後世一旦無故而遽已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改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如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揜美爲世世頌美可矣

朱睦㮮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爲正官皆以諫諍論議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選鎮江知府自此法不行則傅相者坐老死王國不得齒于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

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欲侯國弗奸于法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博古通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祖宗立法之本意也

陳建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爲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啓禍亂之階者鮮矣葢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況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橫而不來繻葛之倒懸耶嬴秦懲羹吹虀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鑒之則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來驕橫逆節萌起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爲防制略同嬴秦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略同漢氏遂啓五胡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眞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材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

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文法制之善也我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下與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爲鎭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爲鎭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爲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又有册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于官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于民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于薄而鮮恩亦不可過于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爲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

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于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萼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遙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册封卽幷遷居民數千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卽半爲紅牆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況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十歲卽受封支祿如生一鎭國將軍卽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鎭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螟育房第微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鰲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議太倉

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夫太常俸銀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況太倉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損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不知其端之不可啓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鐗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湨之暮越來京擅自奏擾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科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愚以爲拖欠摧產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以爲萬世法也今河南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倡至有花生殿下之號況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翰題欲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今已二年未蒙聖斷竊以豐林王之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聖祖如

何神明豈不知末流之必至此意謂歷世百年之後自當因時損益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爲善守法也見今河南以旱潦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蠲免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弊朝廷必有不忍不亟之爲處者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祖訓重怫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敢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唯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

彭韶曰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祥禫等祭各遣使臣致祭于國所

以盡親親之道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爲官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面使臣給繹于道似乎修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遺本處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祖宗以來凡國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官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宜自中遣今宗婦衆多而各省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兼造揆揆之事勢誠爲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修造選擇蓋得郵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際事成位定不勞餘力而猶且教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壙之際只令本土之官提調于郵典國無相妨无文武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无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過安葬本家徑自開壙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馮應京曰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諫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

婚及諸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長史爲奏上下禮部議請王有
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統於長史紀綱其職務典籍典出納文移審理正
掌推按刑獄禁詰暴横無干國憲典膳正掌祭祀賓客王妃羞膳之事
奉祠正掌婚祀之事典寶正掌王寶及符牌並副爲之貳紀善掌諷導
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良醫正掌療治疾病典儀
正掌陳儀式文物之事工正掌官邸廨舍繕造修葺工役之事幷副爲
之貳伴讀侍從起居陳說經史教授訓迪德誼讎校典籍引禮舍人接
對賓客贊相威儀倉掌俸糧廩祿庫掌收藏金帛錢貨郡王教授典膳
將軍教授如王教授典膳護衛指揮使司官掌儀從王邸防禦非常凡
有征行必聽命于朝廷儀從司掌侍衛儀仗之事副爲之貳典仗聽命
焉故祖訓詳其職誠重之也乃近以劣轉者疏文職而武職紈袴之子
復疏訓練豈設官初意哉無論時有不虞莫與共理卽今名封婚喪冒
濫不可究詰甚至莒鄫不辨皆長史受賕狥勢以亂紀度也必賈誼傅
長沙仲舒傅膠東而後天潢其澄清乎今人不樂王官以其不調且如

國初楊士奇周是修皆是藩府擢公卿今新授封者必是翰林官傅之
如董檝之于潞王固目前事也嗣封者又何獨不可法律章曰精選赴
王國任用蓋於文官靳鄭重云
王世貞曰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
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
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
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
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有吳濞之
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
王于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鎭國將軍千石以至于庶人亦百石而他
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
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
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
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

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
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
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
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
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
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天子玉牒之懿親無罪而錮之一城之
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
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
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
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給之是壅
主上之仁于尺寸之內而蔓害于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
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
廢箸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
技窮而日爲之邅延以冀代要在于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

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
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
其不肖者從事于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又曰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未名者
幾二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萬位今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
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閒禮部會議裁省經
制竊以爲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于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于
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于奉國將軍諸子俱聽
免其祿秩分居附近之縣州廢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
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爲南京及
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
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府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
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
字樣以致重複且犯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正從上字定名

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疏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爲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與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皇上銳然行之又王府親戚不得爲京朝官原非祖宗中令止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妻通政使李錫子召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爲此例出輔參政鬱悒以沒夫屠鏞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積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鏞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有所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綿綿無已屬在國親其祿不億卽有奇謀石畫不能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于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力結黨與爲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illegible]毋得壅閼庶幾國家宏蕩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嘆矣

何旭鳴疏曰宗藩二百年來緜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絀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主鄉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再越十年又不止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于處給無可支放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爲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給俸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之用議更定親王歲祿米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卽憂乏用斟酌節減如此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裒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參差不一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親王使知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

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朝廷降勅褒榮樹坊示勸倘數月之後一無奏聞考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宸斷處分亦不爲過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各處沓雜小民恆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陜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需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祿窘亦易爲非韓代周府日滋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致淩詈官長白晝劫奪甘爲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數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某府地規制各照爵位遞減使可繼絕一先年郡王有犯罪改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夤緣冒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盡國莫此爲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何頒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晉府交城王表柚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榮端王

表機之爵也又加弟輔國將軍卽王繼絕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
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勑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
等官且啓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革職及故絕郡王弟姪遠
孫曾經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本爵自能受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
鎭國將軍管理國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詳實施
行毋得再爲文具狥情容隱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
一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覆
各宗室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于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依何坐
派以故賦日多斂日急而民則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勑下禮部通行
二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與額糧內增加或
與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差查明造册具奏此後凡遇册封郡王將
軍中尉等爵應給糧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于缺
少去處各該撫按官遵[illegible]近日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
爲區處毋得有損貧民[illegible]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

補奏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一國家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寢閣若此何也蓋擬議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關節重于錢糧移文躭于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頒已爲借債之劵矣臣愚以爲此必轉嚴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算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茂著許一體陞用給與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問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經轉行各王府教授長史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不遵故違稽錯該部悉遵詔旨嚴行查究治罪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

親王掌管侍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

一第一椽奏歸朝廷者豈親王窺此微利爲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

之未至也卽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絶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下數

十萬計者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焆等有詞幾何不爲田潤王語等

所影射卽觀之一府餘可類推乞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

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

係故絶郡王及削處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

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

府以滋隱沒一條例開載改正樂工蓋有見于花生螟育之弊最爲瀆

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恡者尚多

卽有議革夤緣鬼祟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

生子川兒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部暨御史相繼糾察不幾于冒

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

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該巡按御史原設立

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册具奏有仍前占恡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王府收賣子女果係須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再于境内境外擅自收取以滋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昔有御祭蓋朝廷親親厚終厚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豐有司則欲極儉在遣祭之官則于豐儉之間稍爲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夤緣作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只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勑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禮照依轉位定差移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價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瀆聖典庶典禮歸一人易

遵守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承長史司幷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史等官營求出入管莊收課卻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民重科厚斂靡所不至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藩近來玩視祖訓私收閹人偏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勑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嚴加禁革內史人等恪遵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淸查凡不係照例奉封不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幷第宅墳塋違制葢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參史長司官一體治罪此外有爲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卽節其祿秩者有謂親王傳制袒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

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農其有才識超越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惟願廟堂之上特降手勑廣集公論定爲經久遠大之計上請宸斷施行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

鄭公曉論宗室利弊曰嘉靖天潢日繁財賦不給觀諸侯臣奏議可徵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糧至二百四十七萬八十餘石給事中秦鰲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矣詹事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富將軍中尉而下祿糧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有一併不能充饑者矣有假息蓬蒿無宮室以棲者矣有不幸沒而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

失所至于如此凡臣庶之家產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爲天下者猶不欲使窮民失所置養濟院以救恤之奈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糧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而號或攔街而罵或抛磚擲瓦毆傷吏卒仕於其上者懍懍卒歲不獨懼受辱且懼變不測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睹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本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以能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

余珊疏曰祿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將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受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者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于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勅禮部集議使得開此一途則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

萬年而官廪之常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恆固而不搖矣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七目錄 外編

禮部六

宗藩後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七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六

宗藩後

前言

張居正疏曰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槪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弟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

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今有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概從停給此恩恤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裁絶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嗣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絶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絶者其子又得世授鎭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絶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册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概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

如此類尙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
母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另改姓易籍發爲邊民殊非情理之當
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勑下禮部
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關係宗藩者悉行
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關送
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
無弊矣
陸樹聲曰建宗封以爲藩屛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
多祿少艱窘孤貧所在踰城越關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爲宜
限爵祿及子女之數然過于裁抑則恐至傷恩爲之變通則委于無術
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
約束太嚴而當通融或區畫未盡而所宜酌處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
遵依至于欲愼輔導則長史敎授等宜稍加銓釋賢能者一體陞敍毋

委之閒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于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勑
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
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

管志道曰天下有三大憂而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
不處于數年之後必潰敗决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
亦能理之至于宗藩苟非獨出聖斷誰敢冒離間之嫌者嘉靖中采言
官林潤等疏降勑諸藩各自條陳同下禮部會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
中間議襲革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易行然皆一時小
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
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損內府之積貯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
以贍乎此勢之必不可通者也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其生又不爲給
祿米饑寒切身窮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
計無所出則有爲封限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能令衆子
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

有爲攤祿米之説者謂之祿米總附親郡王而令均攤于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可乎有欲聽其自爲生理者而城禁旣不可開則孰爲之營運有欲容其出禁城而自便者而官法旣不可施則孰爲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于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閒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執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親王卽周之魯衛曹滕之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卽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而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則世爲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世爲卿大夫者臣由目前難處之勢以推太祖必至之情竊謂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從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不可以遞降則起有鎭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遞絕則量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奉祀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蓋虛

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爲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氓而容入仕之爲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于陛下矣然事屬祕密謀貴僉同乞下手勅通諭各王府以時勢既極不得不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己見而後下諸大臣會議務爲可久之法所爲盤石之宗其在是歟

王士信曰王府官員例不陞遷以故一入其中則廉恥俱盡即舉其一如祖制定立宗室祿糧不爲不厚矣而諸宗每每告乏何也蓋諸宗子女例有名糧婚姻之請先自郡國教授上受藩封長史審理等官各有常例彼皆白日攘臂攫人非必暮夜入金也不足則生有十年不報者矣名有不請而三四十歲猶稱金哥銀哥等類乳名者矣婚有終身不配者矣故報一生去其年祿十之二比請名糧去其十之五也其極婚也蓋又倍之是宗室生一子去而二年不得食糧也一或得請過期省曹駁勘又不知爲此輩之過也本宗推勘無已而此輩又從傍而朘削之何怪乎貧宗日甚而一議減祿則嘵嘵如沸至勤科臣之遣乎不特

此也內而諸枝銀糧之給散外而祿米民校通關之兌納諸王官視爲奇貨攢食蠅集彼其志旣灰于劣處而諸藩長史有三十年不徙官者旣得縱其日月撫按雖有考察之例亦多點名塞責一置之而不校焉是其始本以貪肆不校而劣處之及其處之王官則復借谿壑而益之者也臣謂宜行撫按嚴加考察出巡如有司例貪墨不經者訪拿重處次劣者則驅逐之不使數十年蟠據于中貧宗有名糧婚封過期三十年不與報者聽其赴撫按陳告而置之法有能檢身修行不入敗羣者與有司同薦銓部爲加官陞俸破格處之則必有興起自好者庶貧宗得所而下至軍校及里甲錢糧之相及者亦稍稍獲甦亦親親之一道也

呂坤曰天下宗室不減數萬皆九廟子孫天家骨肉也倘罪不赦則祖宗自嚴楚王毫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錫以微地神奸瞞天大謊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碧子孫事隔三百年而揑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王錦錫肆不恭之狀人人弗堪楚王

抱不白之寃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無虞有如楚王銜恨自殺
陛下何詞以謝高皇帝之靈乎傷大小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
兩賊者罪應誅死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奸宄操恐嚇之權
善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訐萬姓驚疑誰無仇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
人心良非細故矣更乞陛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梟示兩人使天下
曉然知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天下宗藩
之心收矣

林秉漢曰宗室藩多不億有衆聚居一城之中而不得從四民之業富
貴逸樂固罕遵乎禮法疎遠困窮多混迹于輿臺生計窘于無聊而驕
心生于有恃其勢足以自逞而貧之不能自安故奉法循理者固有放
辟邪侈者尤多往往脇制官府魚肉小民恬然以爲分固然而繩之則
有投鼠之嫌縱之又成騎虎之勢近如汝寧越關妄訐楚中逆宗刦掠
貢物戕殺大臣此其尤者也無他故焉教失于驕逸黨盛于衆多而有
司之法不能制也雖設宗正以統之而恩常掩義教令未必盡行也夫

處置失宜則不能使無犯法犯法則不得復縱舍與其用威于後何如預防于先今爲宗室計似宜大破拘攣從長議處自中尉以上各有名號祿秩無容更議其親盡疎遠者無祿而貧困者或各聽其便分散族居俾從士民之業而治以有司之法夫族分則黨與散法行則邪心不生賢者得與于仕進不肖者亦束于科條富者固鮮淫僻之行而貧者各遂溫飽之願此亦思祖宗之意而不泥其法制宗室以義而不失爲仁者也蓋優之以祿秩者膏粱也馭之以法制者鍼灸藥石也今宗室病矣是亦用鍼灸藥石之時也若拘泥舊制不爲變通則時窮勢激日異月殊彼挾淮南之逆謀而效宸濠之南南者寧獨楚哉楚藩之事則有難懸斷者焉何哉彼逆宗至刦皇槓戕殺撫臣出示悖慢大掠城中是爲亂之倡而不赦之辟也陛下赫然震怒立命勦除天威所臨罪人自應就縛大義既伸國法亦正矣乃假王一語殊駭聽聞此何等流言傳播實煩有口諸宗非盡人人與楚王爲仇也毋亦形迹涉于疑似傳聞因于影響而遂執之以爲詞耳以宗國之重藩王之親事既微曖言

有諱忌臣子顧慮孰敢盡言陛下直裁之以禮曰三十年王尙可說假則何王不可說假宸斷至公至明誠非臣下能贊一詞然而諸宗之心猶不盡服者何也蓋世有非常之事未可以常理測而意見決矣戰國時楚考烈王無子李園進妹于春申君旣有身而入王宮遂生子男卒立爲王此楚之往事也韓府漢英王疾病無後令二宮人若有娠者妃父郭恂取他人男抱納宮中旣長受封爲姻家所發我憲宗皇帝下諸司詳勘得正典刑是我祖宗朝之近事也夫李園之詐終始莫敢言其非韓府之封年久而後覺其僞故事未可以常理測也先楚以假倖成遂滅楚祀漢陰以假伏法何傷國體若以人言爲非槪不行勘則漢陰受封亦有年矣又孰知其儼然而王者爲他人子哉故事未可以意見決也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廷議槪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楚王旣不能禁制諸宗故囂陵爭奪之形成逆亂之釁起全楚且不安矣亂形旣著天討必加重者被誅戮輕者收圜土罪累重多誰非支胤而我祖

宗之心豈願宗室中有此哉且惡言必溢多言亂聽今不詳辨其眞假千載而下其孰能明之使宗藩有不明之緖而盈廷有未決之疑亦非所以昭示來世也臣愚以如成化舊事下撫按或遣廷臣覆勘便夫假王出自誰氏語自何人衆論有無異同情跡有何確據王宮雖祕密而胎孕産育之時左右必有耳而目之者事雖三十餘年而當時在傍諸人必猶有存者此故可以推勘之而假則盜國必誅有成化間明例在矣勘之而眞然後治諸宗以誣罔之罪彼復何辭後重楚藩以鈐束之權則眞王敎令必行于諸宗而楚王安諸宗俛首揖志以奉約束無復譁囂而爲亂者而宗室安而後此楚民無刦殺之害國家無誅討之舉諸宗亦免刑戮之禍則全楚安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安矣且以是垂之史册傳信後世豈不亦光明正大哉是一勘而可以明宗緖申國法奠楚服信來世且楚王非假何憚于勘亦所以爲楚王也故臣以爲遣廷臣往勘逆宗刦殺倡亂之罪幷眞僞情形悉勘明確以服其心是事之不可以已者也

戚元佐上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早爲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迨靖難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廟無懿親之跡府寮無內補之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食四十而未婚數載而未定強者刦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皁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入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卽盡歲供輸猶不能給其半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又何以給之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緞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然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而可不變而通乎故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二擬繼嗣三別疏屬四議冒費五議擅婚查得嘉靖中議者請行限子之法臣謂生不可限封則可、限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

矣嫡庶四子許封其二鎭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世子一人請封鎭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止封一子以上如有生子數多不盡封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賜之冠帶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年至二十賜之冠帶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有志入學賜之衣巾給銀貳百兩如是則可無失所之虞矣繼嗣之議惟親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繼嗣郡王無嗣止許支本奉祀香火不泯亦已矣不得使親弟姪襲封其爵疏屬之議臣觀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于卑屬乃得祿及袒免以下不倒置乎今奉國而下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而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必再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資本至五世而止冒費之議查得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旣許其各從生理則口糧可以無給但其間或有年長廢業及家貧無業者一概論革恐不聊生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預爲敎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擅婚之議查得宗室婚禮例經本部覆議方行成婚今各府擅婚最多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爲擅婚之子照例給以

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疏下禮部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虔心評議以聞上從之

申公時行曰宗室蕃衍歲祿不敷士大夫每有變通之說而楮公鐵疏至上特省傳旨下廷臣會議且慮衆論紛紜諸宗未服故復有差官之之舉要之此事關係甚重變通甚難非上意明見獨决超然定萬世之計諸王虛心體國曲諭諸宗使人無異詞則斷乎其不可行也昨部覆疏亦頗有斟酌大都彼動稱祖訓而我乃旁求僉言彼方需應得之祿而我乃欲限其本有之爵人心不服勢所必然第此輩惟貪坐食不顧國計惟恃衆強不顧禮法但當從容定議其必不可行者固難違衆而倔強恣肆者亦當參處一二以警其餘不然將來愈難制矣

葉公向高曰自三代以來有國家者必推隆本支以爲麟趾天潢別于凡庶而世人亦尊而異之曰神明之冑不敢望矣然而史傳所載公子王孫行誼修飭良可指數彼其席寵怙貲驕奢淫佚即素家子弟猶然不免況于托體皇王樹根磐石者哉故其下者走馬闘雞彈絲吹竹二

入龍陽更迭左右明得意耳即不然者亦不過治宮室園池招延賓客飛鄴下之觴賦小山之桂如是而已矣兩漢之盛獨河間東平號稱賢王其他宗室子惟劉辟彊清淨少欲見重于世者耳餘無聞焉子政文學忠讜冠絕西京猶以鑄僞黃金幾伏重法一何難也

鄧德溥曰諸藩初所制祿其額有定即生齒繁衍而均則無貧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益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實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倘有不周有司猶當曲爲厝處而顧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天子恤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什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爲之覆念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屢貧之宗名婚愆期此非一更其轍而屬之專官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去煩苛而令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易稽是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勘延請恐曠無聊遂至

觸禁乃並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夫從儀賓例業以奏選而以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庶宗難爲疎遂然其初一脈耳一脈之親而坐視其飢寒而不爲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慮欲爲制祿則于何而取之然則取絕府之業爲分贍之資而並諭諸宗以睦婣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賑之之議是也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爲生又難鈐東動輒譁然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聚則易譁分則易處其勢則然矧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官爲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王官類以闒茸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爲左遷無復顧望依阿媕婀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夫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亟行罷斥之議是也愚所謂未盡緒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號相懸威權自別出令自天子卽少者未愜而人亦安心服之藩王卽通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不知體朝廷均公平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關之禁安得施故必出自聖天子爲之主張據玉牒之數

仍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班本自相準爵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覬爵然而祿不然則彼將曰主上被我以何爵而食我以何祿也且悻悻然有觖望之意矧爵漸限而漸降漸降而盡卑今旣卑矣令就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不然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冠裳而手摻雜作非獨彼不願爲卽爲之亦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爲甚褻竊以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其仕進是矣而以爲鎭輔品秩旣高改授不便欲止于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從也從其好耳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利焉今有自部曹改臺省者六品改七品者而人無不樂于改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謂獨異乎哉無志者不強使爲而有志者不論親疎遠近封之崇卑一聽其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于情爲順於費爲名國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爲民之例卽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純良或親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于宗室厚爲猜疑嚴于防範毋乃過乎出

城之禁不弛卽善謀生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頑敖惰窳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之爲愈若以爲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藉凌虐爲辭譁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啓王戒飭終于虛應故事互相容隱而已意當隸之有司降之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也何爲紊有司之事權養遠宗之蠹習至于罪見過積而後庸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太學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者皆與焉夫元子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爲齒豈其不自貴重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恭敬而温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耳相與溺于紈綺之習惡知有節制之風相與安于愚昧之資惡知有習誦

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出乎其間難
矣第令肄于學宮與公卿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
者並得應舉並得廩食而于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
乎天府漸摩既久怙侈華麗之態不禁而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
自知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似矣
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毋以舊制難廢寧從其厚耶儀賓家溫飽者多
彼其意固在聯姻王室以爲貴重不爲祿謀也彼直庶民子耳有如與
庶民姻也者何祿之有祿既不設人皆昭知既無所覬而來復無所觖
于後可以省費而于人情事體亦無所傷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也抑又
有說焉方今事大而難處者莫有過于宗藩而其不可以不亟爲之處
也亦莫有過于宗藩正嘉以來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諏采
納以求濟急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于此矣而竟未有所定毋乃議
論多而決斷寡乎盈庭之言誰執其咎道旁之築安睹其成竊計諸宗
之生有在建議之後而壯而老而傳而議猶然懸而未決也設今不決

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書曰惟克果斷罔有後限此在皇上奮然獨斷而行之耳

袁表曰國初時屬籍未繁物力不詘先定親王歲祿五萬然未幾裁爲萬石又未幾代肅二藩裁至五百石或千石則固明以變通之宜使後聖矣顧安知數傳後宗屬若斯之蕃衍詔祿者至十餘萬即今但使恩意先立于後自不妨隨方合節酌盈濟虛于家人父子之間邇來國用日詘民困日甚一不足則議增餉再不足則議屯議鹽議鼓鑄迄無成算故以爲宗祿可權也夫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祖宗之廟親盡亦祧忍于服盡之祖而不忍其子孫非義也誠按其籍分別世次參酌服制如親王世王以統宗也支子爲郡王者亦安用世其王乎鎭國將軍猶王號也降而輔國則爵其長子其支子於朝廷爲服盡者偏封不可已乎舉輔國則奉國可知且遞降至奉國中尉矣卽于王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親王女封郡主矣縣主而下不可準例而僅封其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概裁乎凡此皆親親之宜殺者也而歲省金錢已

億萬無算矧今既闢仕進路矣宗人獲伸效用之志而國家亦收強幹之用得意甚盛尤通變之一會也乃天地有大美山澤無盡藏市廛細民皆得飽其欲遂其求而竺之之王子王孫豈豈奮跡詩書乃錮之一城袖手旁觀如痌咽之人對珍錯而空懷染指也夫不能有以食之又使不得自食如情何此亦與仕進並宜蚤計者

往行

明興高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翼衛磐石卽位之元年立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晉陽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王都長沙魯王都兖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傅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謁可謂隆崇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支

子始爲鎭國將軍從一品鎭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鎭國中尉從四品鎭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郡君縣君鄕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奉推恩可爲廣矣高皇帝旣厭羣臣太孫御極而二十三王者皆叔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謀進而掩襲時下僇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文皇因燕之謝貴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倫猛將僇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狃前勝宸濠乘國瑕用其螳螂之斧蛙黽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于縣官卽小淫佚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縶于請室百世之社頃而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孫子其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不給仕宦永

絕農商莫通于是俾王不知南面之愉夫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何以無施而司農宗伯技殫策困而無所措手乃有請減歲祿而限宮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益于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足以開朱邸其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可以舉周韓晉代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至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婦官給資裝而不通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給年至六十始予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鎭國以上以品爲冠服而亡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疏不間親下不議上此在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覩悉也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匹歲給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支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匹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者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帛同公主未受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四百石王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俟出閣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按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潘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徑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

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爲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府之千五百石肅府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尙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本府之鎭國尙有一千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五千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粮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尙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兄乎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主睦宗親族之事制以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階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玉牒派演支庶親疏立嫡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之首載在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可備考永樂初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諸員皆洪熙宣德間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府事正統二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革

去行在二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掌之自是遂爲定制矣
會典載宗藩每歲支撥之數云親王唐制歲該穀四千八百石絹四千八百疋綿四百五十斤宋制領節度使歲該穀二千四百石錢四千八百貫絹二百疋綾一百疋羅十疋綿五百兩今定米一萬石郡王唐制歲該米七百石田六十頃宋制領觀察使歲該粟一千二百石錢二千四百貫絹二十疋綿五十兩今定米二千石鎮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六百石田五十頃宋制郡王子以下量材授官照其官品高下給祿今定米一千石輔國將軍唐制歲該米五百石田四十頃今定米八百石奉國將軍唐制歲該米四百石田二十五頃今定米六百石鎮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三百石田十四頃今定米四百石輔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二百石田八頃今定米三百石奉國中尉唐制歲該米一百石今定米二百石公主及駙馬食祿米二千石郡主及儀賓食祿米八百石縣主及儀賓食祿米六百石郡君及儀賓食祿米三百石鄉君及儀賓食祿米二百石王太子次嫡子併庶子既封郡王之後必俟出閣每歲撥賜與

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候及嫁每歲撥賜與親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王世貞曰按會典所引唐宋制爲比不知當時修會典諸公何鹵莽不學至此唐親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從一品郡公正二品蓋言其班位與幹力防閤之類視之耳非爲祿也何以言之凡王公必有封邑當武德時公卿大夫皆以功起無不受封邑者以故不給祿秩至貞觀而始定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以至九品三十石外官降一等後又改公田十二頃至二頃其幹力及防閤庶僕別給今所謂親王穀絹錢何據也郡王視從一品止應六百石不當言米七百石田六十頃也考之唐太宗爲秦王功大至三萬戶齊王元吉亦二萬而諸王少者千戶至中宗時相王太平安樂公主各實封滿萬戶太府卿韋嗣立奏食祿之家用六十萬丁一丁絹二疋過于國家本數又御史宋務光言太平安樂多割高貲多丁者爲民累至開元初始定戶不過三丁親王封止千戶然則食千戶者大約可得絹六

千疋或謂職官始有兼祿而幹力防閤視品秩爲定耳然食貨志又有親公主田四百頃郡王公田五十頃地當是食祿而戶則調絹其郡主及郡王次子以下卻無封爵或有恩澤特封或量材擢用今擬引至中尉何所據也宋制王子節度領侍中皇族節度平章事及節度錢穀絹綾羅數雖同而無穀石且親王初出閤止領觀察而郡王支久有轉至使相者殊不以親郡王爲等也其下明載領節度留後者歲錢子六百貫加絹五十疋綾十疋春羅一疋各綿百兩領觀察者錢千貫紬三千疋綾羅同綿五十兩以下又有領防禦團練六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名項而其封亦有國公郡侯郡伯之名又謂郡王之子卽量材授官抑何外也蓋唐制王公以食邑爲準而有官則有祿宋制食邑邑眞食皆爲虛而以兼官制祿與本朝之制異不可強而引也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痛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荒田及

興學校慎選舉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改歸田里許之旣而遼州知州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之寬厚含忍容之尙不免尺布斗粟之謠景帝之寬厚旣已弗類孝文又輔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人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牛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蒙古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辟在西南一隅山河阻

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府過當然太祖聖意亦不過欲護中國
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隳紀綱削之則傷
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思其意勿
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
于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
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
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
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
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上覽察焉

文皇帝靖難兵起寧王推善謀時草檄傳諭靖難後遣內官書諭王再
三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時得蘇州上曰蘇州境內不許又

欲得杭州上曰五弟初封錢塘爲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

王

瀋王模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宣宗時王言諸子婚請展府垣外盡民廬也上曰毁民廬以展王府不可卽令工部往閲繪圖

來聞

仁宗洪熙元年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况朕親嗣大位于此尤當加意其增諸王歲祿于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祿一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瀋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

三千石悉支本色魯府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一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拾萬貫晉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部給韓王歲祿米三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襄陵王樂平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宣德元年八月壬辰朔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初高煦蓄異謀已久上既卽位愈縱肆奏求駞馬命中官送駞四十馬百二十遺之又遣太監楊瑛賜之袍服瑛旣行軍民有上高煦反狀者上初不聽也丁憂御史李濬赴京上變諸送駞馬袍服中官俱奔還而高煦所遣親信人枚青入京約諸功臣爲內應青暮至太師英國公張輔所輔卽縛以聞上親鞫

之得其實山東都布按三司及所屬郡邑奏亦至上始命飭兵備而遣
中官侯泰慰諭之丁卯高煦賚奏指斥乘輿索誅文武大臣以夏原吉
爲首上召輔議親征輔曰高煦雖跋扈而素懦怯且今所擁非謀戰士
願假臣二萬卒保爲陛下擒之不足仰煩至尊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
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敕中
外戒嚴癸亥召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永平總兵遂安伯陳瑛各還京
己巳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太監劉順等率兵二萬爲前鋒自以
大兵繼之豐城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等爲督餉鄭襄二王居守
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佐之
大賚從征將士申明約束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
傅楊榮太常卿楊溥參預機務太子少保吳中尚書吳潔張本通政使
顧佐扈行辛未發京師侯泰還匿高煦反狀不以聞丙子發哨騎五百
與陽武侯兵接丁丑命崇信伯費𪩘以精兵益陽武侯時高煦分其衆
爲五軍王斌領前軍濟陽王監之韋達領左軍臨淄王監之盛堅領右

軍昌樂王監之朱恆領後軍淄川王監之高煦親率中軍世子守宮城擇日出兵會聞上親征而所使結山東布按二司皆不應又欲選精騎趨南京皆不果戊寅上復遺書諭降之庚辰次鹽山陽武侯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命大軍蓐食兼行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分命諸將壁四門高煦等乘城守大軍進攻之神機銃砲疊發如雷霆屋瓦皆墮後遣諭高煦許待以不死及午遣勅諭之且別射城中曉示順逆禍福咸感動有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日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收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竟夕火光燭天壬午高煦從間道出至大軍爲吏所執以獻文武羣臣請僇之上不聽以章示高煦頓首請罪乃俾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執其同謀僞太師都督尚書王斌王成韋達朱恆錢巽等下獄癸未改樂安州爲武定州甲申太監孟驥等馳奏皇太后諭鄭襄二王及文武羣臣遺書趙王高燧乙酉班師命陽武侯及尚書張本留撫武定軍民九月丙申還京師作新館

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如舊己亥磔逆黨王斌等六十餘人族之庚子誅通謀者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山西都指揮使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衛鎮撫温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六百四十餘人知蹤藏匿應死而減戍邊者千五百餘人編置邊者七百二十七人壬寅大宴從征文武羣臣英國公張輔等六千八百五十餘人于奉天門賞賚有差

肅王瞻焰長史楊威請加祿宣宗曰洪武永樂間肅王歲祿五百石莊王不言者以朝廷念地遠輸轉甚難故也仁考卽位加五百石矣朕遵祖訓不敢違

鄭王瞻埈仁宗子宣德四年之國鳳翔請安王竹園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上曰園在鳳翔去平涼遠與鄭王便

襄王瞻墡宣德四年封長沙景泰三年奪門時石亨等欲殺于謙王文謂謙等通閣王誠盜金符迎王英宗因詔王來朝相見甚懽宴便殿王避席請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言按察司王槩賢誣下詔獄臣途中詢

人咸謂概寃願皇上加察上立命法司雪概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天順四年再入朝上爲峴上漢水襄陽四時歌賜之又勅王每歲秋冬之間得三五出城盤游以畧暢性情

荆端王厚烇荆憲王玄孫憲王初封建昌正統中改蘄州王嘗疏請令宗人執士農業得自贍足勿煩朝廷歲祿之供禮官以非典制不許

韓府莊穆王冲烼正統己巳虜也先犯順王赴京師勤王會虜解去璽書勞焉嘗憤虜衆憑陵華夏成化六年夏正書請率子壻首擊虜報國自效璽書褒予

伊王顒炔請選宮人不許令選之護軍家酬直勿抑勒

伊王訏淳嘉靖六年言祿薄先朝乞得河南課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祿米八千嘉靖八年革諸王請乞稅租田湖伊府課鈔亦在革中乞補祿戶部言伊祿二千石通給本色英宗加米五百石憲宗又加麥一百五十石課鈔本成化弘治正德年請乞非永樂以前欽賜比況河南一

省諸王缺祿八十餘萬不許
顏憲副鯨嘗巡按河南時庶人典楧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
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爲報
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臻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
懷孟間礦盜鳴鏑之雄爲牙爪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端日伺上春秋高
詗中朝有故即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公將之中州詣徐相國請曰有
如輒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仇咸寧王伯安徐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
耳目廣黨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錯實䍧之公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
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釁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
鉅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
之徐公大喜以手加額公馳至河南以參知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
略謂公曰洛陽所能縱橫數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立能
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公屬隨卿往說之一夕
卿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嘆息而已乃相對坐久垂

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問故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信卿不疑相與伏地泣卿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于御史御史得君輸心共計且以君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卿來見公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從旁解之公曰爾第反罪爲功保無它鑑頓首唯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公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調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弱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徐公徐公以問說諸大璫中援 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援公因爲上書大司馬楊 公言狀楊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橫行洛城中公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搖人心適洒寇起公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住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住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濬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洒爲名召王鑑齎牒數千入王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勑淫虐康回僭妄不道之

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陽獄國除沒入其貲公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數百萬諸宮女強奪民間護衛多亡命請以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報可而羣璫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報公勿堅持爲身家累公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某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爲兩河赤子且甘之矣相國往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

英宗朝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大夏劉公公曰陛下此一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于鳳陽出入自便

滕少司馬昭嘗奏建吳二庶人宜移本城舊中書省居之或安置有城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罪人不孥之意也疏下禮部議不可遂止

天順五年錦衣衛指揮逯杲行弋陽王奠壏與母妃奸事令杲覆覈之而虛上怒使更覈之乃以實報上勒母子俱自盡且焚其屍曰毋汚我

玉牒也史謂當焚時天大雷平地水數尺以爲冤酷之證云

弋陽端惠王拱樻莊僖王子也宸濠作逆伏誅詔令統攝府事嘉靖初

上書請復獻惠二王廟祀得備禮樂稍增設審理奉祠典儀諸宫屬自

藩臬諸司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藩禮

歐陽莊公德爲禮書日秦府爲中尉女請封公曰祖訓郡王孫六世授

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孫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

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于祖制所略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

以下授宗女宗婿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

不得襲又郡王絶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

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公曰事當愼始此一府封諸府

之乞封者具踵至民不堪矣且言不當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

室以罪降爲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多于中尉

恆輕犯法而擅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爲裁定其數卒

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

樂安諸王攝寧府事嫉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己得公曰寧既已國除宜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遂息

馮司寇岳嘗爲江西右布政使時弋陽王修鹵簿取司中金錢不已且持令牌恐脅左使居公大山無以爲計公取長史司移文閱之有自備工價不煩有司等語及查各藩自分封後未嘗敢擅修鹵簿公欲具疏奏聞王聞之驚駭多方祈免省費不貲

正德九年魯府歸善王當沍好武善射劉賊入境從其父魯王乞弓矢從睥睨間射却之事聞特賜諭以是益自喜會鄉人袁質趙巖亦善射與當沍厚而吏部主事梁穀微時亦相狎既貴而内厭之有西鳳竹者言于穀謂質巖必反反則當累若而穀以訪千戸高乾乾報書如鳳竹言又有劉昇者與千戸王瓚有郄穀復訪昇則報如鳳竹言且謂瓚亦與謀穀遽告吏部尚書楊一清一清信之密以語兵部尚書陸完俾發輕騎屬總兵劉暉于濟伺變事稍稍聞當沍汝使酒嘗罵辱長史馬魁

至是魁密以啓王謂質等之反當沔實主之王奏聞詔司禮太監温祥
大理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執之發總兵郜永桂勇等兵爲後繼當
沔殊不知也併質等俱就執于是巡按御史李翰臣具劾㲉而一清等
僅戍鳳竹亦謫口外而論馬魁斬問無反狀質等主之吏謫翰臣于外
下法司訊中官送當沔之高牆既至而後知之大詫哭曰天乎寃哉以
頭觸牆而死㲉竟無恙史蓋痛惜當沔之見誣而恨㲉之失刑也二事
極相類
秀王見澍景泰三年生于南城成化三年封汝寧初之國時淹于途民
以爲擾左長史爲言王輒急行抵國宦竪言王居隘請移先師廟廣王
居王不聽
崇王見澤天順九年封成化十年之國汝寧弘治八年孝肅太后思見
王上勅召王朝禮官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
王復勞往返費何以堪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來朝雖
有故事然自洪熙宣德以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

敦敍之恩實塞疑讒之隙宜勿召王便初上不允岳言已而中止

崇王載境嘉靖十七年嗣封嘗乞修府下巡撫議費銀八萬七千兩工部言親王修府例役護儀牧人不得輒勞民上不允十九年王請父恭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穆王卒憲宗嘗允其子範征請令詞臣譔銘刻石崇曾祖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上曰宗室薨逝給壙誌此祖宗典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韓崇兩王墓表皆先朝誤恩後有王家乞請禮部宜考累朝體例議覆

憲宗朝韓王內史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尹公直當國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上命罪一詐傳令旨罪二乘騎開門越關罪三摭拾王小過當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四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韓王府徽府承奉李佑誣訐王過上欲下詔責王公謂李佑等蔑視勅書不爲王用及王言其非乃指王過訐之此大罪也何責之有上從之

代府端懿王聰涓疏乞封其孫廷埏爲曾長孫禮官以無典故可援第靈丘四世嫡長宗室盛事應擬曾長孫封號上嘉王壽考宗室鮮比特許之已而復封址子鼐鐮爲玄長孫

成化中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鍵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處死妻妾子皆梟首籍其家仍貽書天下諸王以王無子將死令宮人若有娠者以托韓府及諸王既薨妃父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易他人男前後令妻與子抱納宮中旣長請于朝俱受封上惡其冒亂宗支故特以異法處之

孫方伯存嘗爲長沙知府郡有吉藩先是王奏乞田四千二百餘頃名雞鵝食分坐長沙等八縣弘治以前畝征銀四分二釐蓋定制繇正德永府中輒遣官校戶歛之官校又緣爲私利計畝之徵蓋率兩倍其初民大不堪公請舊貫但令縣徵送府府送長史司使類送以進官校不得過問四民大悅

吉王見浚國長沙陳友諒初據長沙友諒誅長沙稅畝特重民流移多

荒棄王因請得賜名雞鵝食田十三萬畝徵稅尤重嘉靖初令減十五

嘉靖九年乞長沙府湘潭商稅邸租不許

徽王見沛成化十七年之國鈞州弘治二年乞陞州爲府吏部尚書王恕言肅荊岷皆封州鈞不得獨陞府從之嘉靖五年嗣王厚㸅請陞鈞州爲府朝議不許

岐王祐棆封德安弘治中請迎母養不許之王有子別居者得迎養其母母有子多亦從一子無子者移別宮著爲令

汝王祐梈封衛輝弘治十四年之國正德十五年王以婚故請預支食鹽十年年三百引上曰王以婚禮請宜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

秦簡王誠泳惠王庶第一子弘治元年襲封于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庠由是科不乏人王府護衛子弟得入黌官自秦簡王始

榮王祐樞母潘端妃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王與吏部尚書張采謀逐王就國王嘗爲諸子請得食鹽菜戶嘉靖四年請沅

江西港天心團坪渌池河泊稅八年盡取諸說供王祿

申王祐楷王邸建于四川敘州王未之國而卒嘉靖中鬻邸僅得銀萬

兩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垝成化七年封正德二年冬至以命服經久狹短

不堪服用疏乞更賜禮官以令典無更賜郡王冠服例詔報罷

慶府將軍鼐材與安化王寘鐇同謀及俘至京旣論死正德中山僧大

千和尚者蓄財夌同類同類毆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

於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鼐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

左寶瓶在洗衣局召驗和尚寶瓶咤曰此鼐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

不知當時代鼐材死者誰也

正德十四年五月丙辰御史蕭淮奏寧王宸濠有逆謀遣太監賴義駙

馬都尉崔元左副都御史顏頣壽往江西令宣諭以原革護衞幷屯田

獻還官六月丙子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戊寅陷

南康己卯陷九江庚辰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起

兵討之己丑宸濠兵圍安慶六月壬辰宸濠率大兵繼之甲辰反書聞
下廷臣議命將討之得旨朕當親統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先遣安
邊伯朱泰總兵前哨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領兵趨江西擣其
巢穴是日復傳旨寧王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軌殺巡撫等官燬州縣
荼毒生靈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卽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鎭國公朱壽親統各鎭邊兵往勦侍郎黃憲率戶
工各屬官員整理糧草什物兵部仍行各軍衛有司預備馬匹船隻幷
水戰器具江南選熟知鄉導水手二千名赴淮安聽用河南汝寧府選
扒山精壯五千人取路應援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晝夜關防練兵
固守浙江湖廣鎭巡等官各聚兵于通路把截儀眞等處守備等官各
操練軍馬保障地方尋命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俱統
總兵官仍給泰符驗銀牌綵段及參隨頭目四十九人西官廳官軍五
百人鎭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丙午宸濠圍安慶不克引兵還辛亥王
守仁兵下南昌乙卯賞從征官軍三萬五百人人各銀伍兩布二疋丁

已削宸濠封爵屬籍詔告天下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朕不敢赦祇告天地祖宗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及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釋占奪田地悉還本主本處幷經過人員近因迫脅拘繫妻子禁錮者卽與釋放護衛及軍民職官先因陳奏宸濠非罪謫降者查奏起用死者贈官生者優卹又詔諭江西城中及附近地方官員人等有糾聚義兵擒殺逆賊者量功之大小拜封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黨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一體陞賞丁巳王守仁兵追及宸濠於樵舍獲之幷獲其世子郡王將軍幷僞國師軍師元帥參贊尙書等官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百人己巳命太監張永率團營堂后及宣府北路官軍各五百人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覈勘宸濠反逆事情及宮眷庫藏壬申命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聽以官屬自隨撥隨征官軍百人防護辛巳禮部上大駕親征辭告禮儀聽平虜伯朱彬以參隨頭目都指揮朱勳朱杰等四十二人及西官廳團營二千五十人自隨癸未上發京師傳旨命平虜伯朱

彬提督叅贊機密軍務仍督軍門官校辦事左都督朱周協贊行事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朱寧隨征聽寧以官校五十六人營兵二百五十人朱周以官舍三十八人西官廳兵各二百人自隨又命都督僉事朱琮司太監劉祥佛保統捕盜硬兵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神器官軍賞賜銀布如之己酉勅南京內外守備太監黃偉等轉遞宸濠僞檄張彼訕謗搖惑軍心自今片紙隻字不許傳遞丁亥至涿州

靖江王邦薴嘉靖六年嗣靖江府食鹽歲給銀廣東至桂林市鹽至是乞支本色不許又乞桂林府稅銀亦不許

世宗嘉靖九年禮部覆豐林王疏議處宗室事上自爲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鎭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少傅張璁璁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切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悉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爲遞減以示撙節上遂下部行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條例於是秦晉周楚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

萬石辭一千石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崇王萬三百石與唐王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至中尉皆有所減削矣

趙府洛川王翊鏴府人粥瓜彰德府通判田時雨隸人竊瓜二人相毆直於時雨時雨以王府人恃勢不靖遂捕問罪啓於王王令和解適有宗室數十人索祿時雨以宗室毆府官白於撫巡撫巡令知府傅汝勵盡捕收各府人王忿恚媿被欺入內無可暴白遂自經聞于朝世廟下法司將時雨棄市戍汝勵於邊

萬佐縣官疏通運河賜勅奬諭是年秋又上疏言各藩郡縣主君先儀賓沒者故事儀賓得支半祿今四方災傷邊陲多事民窮財盡而各儀賓暴横侈縱多不法請勿限品級月給喪偶儀賓折色八分明年濆又請以父子應得祿糧佐賑境内饑民云

武岡王顯槐楚端王第三子嘉靖四十三年八月王上書條議藩政請設宗學擇立宗正表督課親郡王以下子弟十歲入學月餼之米一石三載督學使者考績陟其中程式者全祿之五試而不中課則黜之給

以本祿三之二終身其庶人曁妻女月餼六石庶女不復加恩絕郡與
罪廢者勿令濫留輔導儀賓有闕文工價請一切停免令謝恩京師廷臣
集議多采用其意
李公春芳字子實號石鹿揚州興化人嘉靖丁未狀元及第歷官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定公當禮部尚書時宗庶浩衍皆衣食縣官
經賦詘乏公乃瑣細科條爲絜令諸宗有所求請率按令予奪籍上詔
頒行之名曰宗藩條例一時浮蠹大損不加賦而祿給至今遵用焉
嘉靖四十一年冬御史林潤上書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計四百萬
石而各藩祿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三
千石而宗室祿米至五百四萬石卽無災傷蠲免歲輸亦不足以供宗
祿之半年復一年愈加蕃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請令廷臣公議覿勢
會通以垂萬世之利事下諸王計議明年冬南陵莊裕王睦楧周悼王
第九子條上七議請立宗學以崇德敎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
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

省祿費詔下廷臣參酌之其後諸藩遂稍稍陳說利病尚書李春芳集

而上焉乃即頒爲宗藩條例

陳司寇其學嘗巡撫陝西先是韓藩初建歲祿財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至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燸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公不爲動徐檄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贓罰監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幷列其狀得旨悉如公議而廢融燸爲庶人既而融燸不受詔逐遠者且執平涼知府祈天叙歐之百姓恇擾競言諸王子反卒之不動聲色戢亂而至法者公之力也

江詹事汝璧嘗爲玉牒副總裁慮宗室繁盛祿至不給取祖訓中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授官職如常選法數語畫議擬進不果

馬文莊公自強爲禮部尚書日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宿猾習其穴竇交結諸藩狡役出入爲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礙者爲準其一時有爲而設彼此剌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

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稿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胥之尤無良者
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
賄公宇肅然
温仁和字民懷華陽人□□□□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
恪時寧夏撫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牆因與兵案誅從逆者而
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卽禁錮請勅戒諭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朝廷議
親之仁既而遣官簿問王果得赦而夏人竟免于兵家圖像以祀曰活
夏城者温公也
中文定公時行當國日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
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
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
擬旨罷之時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上坐文華殿猝召閣
臣入公面奏曰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覆實以聞禮部題給封
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

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上恩之俾及

于寬改幸甚上深然之

隆慶三年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

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縉熿以懷王從

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熿復

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必信也且肅府始封

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得稱極邊即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

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皇上即欲聽許宜下廷臣雜議之使朝廷大信

可全宗藩大分不越然後可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縉

熿爲郡王他宗藩如縉熿者率以此從事上不許竟封爲肅王都給事

中周詩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之

部議不能奪也

齊王榑永樂四年幷世子諸王俱削錮南京西內宣德三年以嫌賜裁

少子賢爀存谷王橞永樂十五年幷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宣德三

年以嫌俱賜裁漢王高煦宣德九年幷世子諸王俱削錮西內後俱賜裁齊谷漢皆以反皆誅其子故國盡除荊王見潚弘治七年削爵錮西內尋賜裁以弟之子和王嗣國不除楚世子英燿嘉靖二十四年誅庶弟恭王嗣國不除晉王濟熿削爵錮鳳陽高牆濟熺子憲王嗣國不除寧王宸濠正德十五年反誅國除諸兄國嗣國不除遼王貴烚正統中削爵守簡王園弟肅王貴煖嗣如故徽王載埨嘉靖中削爵錮鳳陽高牆國除伊王典楧隆慶中削爵錮鳳陽高牆國除遼王憲㸅隆慶中削爵錮鳳陽高牆國除按諸王謀反者始除國今三王以驕恣殺人除國亦異典也

李文清公廷機爲禮部左侍郎部事最大者莫如王府即遠年枉抑有訴立查立定奪出示人得面盡無阻停滯之難諸宗知其如此遂不賄求胥吏及中官費大省貧宗便之太原汾州懷慶有生祠至於秦府之不得濫郡爵益府之不宜服內請封雖衆爲居間而公執之堅竟亦莫能奪也

萬文恭公士和於萬曆初嘗爲大宗伯時宗室浩繁奏請文牒多至不可校吏緣爲奸公定爲稽如世表自報生及名封選婚臚列其下按籍予奪法簡而人便吏無所染指

萬曆□子吏科給事中張應登疏者潞文行甚宗正者周則安流勤熿趙則載煒載堆載坑襄則載墇載幸楚則英爣南昌則多熿多炡多㸅多炘於唐則闕

宗室之爲戎首者若廣寧府將軍充熗欲白手支糧知府師桂不從即將桂束帶扯斷至晚復執磚瓦欲打府門桂具啓代王充熗等仍拉桂自營至門外羣打巡撫張志孝奏行巡按蒙詔問充熗等革爵發高牆未幾潞城府將軍俊埴俊柳因事食糧大同知縣朱可進有所左右俊柳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越牆奔訴軍門各宗即將張志孝圍住具逼令志孝責治可進衆洶洶喧吸欲打志孝代王令旨解散蒙詔及志孝代王廷琦交章請劾上命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柳等革爵發問宅住南都齊庶人與監倉主事爭大哄幾激成變又昔安化王圖爲

不軌殺撫督大臣聲言劉瑾□□量激變不與同者遊擊仇鉞潛發一

一縛諸反者周昂等乃定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八目錄 外編

禮部七

天文

前言

往行

曆法前

前言

俞正己　丘濬　華湘二則

鄭善夫　顧應祥　黄鐖

唐順之五則　謝杰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八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七

天文

前言

劉基曰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

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山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陳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内及濟水之陽爲鄘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武之國也北紀之東至河北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北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負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觽參伐皆直天關

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恆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于陽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潛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地負海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

其分野自河華之東交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
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斗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
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
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
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
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
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濟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
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
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
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
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
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在
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
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

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也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鎭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周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業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繫各據當時曆數與歲

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耳又按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干爲之首也今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五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辰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洪武十年春高皇帝旣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纔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言爲必然帝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月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尙書之註一一細爲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曰非也斯說

甚謬吾觀蔡氏之爲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奇以巧雖事物可書其約而爲文不順則棄物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巧其性僻至遷意在著所聽聞以爲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儒言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年已往之儒朕猶事而罵之時令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儒古先哲人之見詁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過時過庸愚者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能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己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施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辨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羣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麟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若何曰首以天疾

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以次理曰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未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著而爲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旣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剛陽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窮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負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此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失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觀之以列宿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

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從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卽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之論吾爲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稽于理以郭傳黃麟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勑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爲之論

洪武二十七年召國子博士錢宰等修書傳上曰若輩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興矣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

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漢宋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敎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

古之言天有八家一曰渾天卽今所載張衡靈憲經是也二曰宣夜絶無師學三曰蓋天周髀所載四曰軒天姚信所說五曰窮天虞聳所擬六曰安天虞善所述七曰方天王充所論八曰四天祆胡寓言獨渾天一家最爲近理故李淳風獨取靈憲經載之乙巳占首其文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是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林是焉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照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冥滓蓋天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自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幷氣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

天地生其體固未可得而形也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
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有有物成體于是元氣剖判剛
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于內天體于陽故圓以動地體于陰
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烟鬱精明旹有庶類斯爲天元蓋乃道
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
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于是人
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經緯之地之八極地之維徑八億三萬三千三
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則地之
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矣將覆其數用重勾股懸天之象薄地之
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未之知者宇宙之
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儛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
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名焉其世人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
回顧天運左行有驗于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回地以陰淳
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施侯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

序順至寒暑不忒死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淸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若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爲漢用于天而無列焉其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爲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庭明堂之房有角有席天市有座蒼龍運蜷于左白虎猛居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仰首于後黃帝軒轅于中六擾旣畜而狼蚖魚龜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而有三趾陽之精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精其數偶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薇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衆星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薇于地是謂暗虛在星星微遇月食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視明明則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

若小大當夜而陽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于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
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以其神著有其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
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于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
歷示吉凶五位躔次用占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
二十有四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一千五百爲海百而海人之占未存
焉爲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
理諸天三光形存而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也
神歇精斁于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矣文曜麗于天其
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迴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
行則屈屈則留迴則逆逆則遲迫于天也行遲者睹之于東東屬陽行
速者睹之于西西屬陰日旦爲月夕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塡星俟晨見
附於日也太白晨星俟昏見附于月也三陽三陰參天兩地故男女取
則焉方星巡鎭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司作使曰老子四
星周伯王蓬絮芮舍一星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審雷而

察之然後吉凶宜用其祥可量也蔡邕曰古之言天者三家曰蓋天曰宣夜曰渾天宣夜之學絕蓋天術數俱存考驗天狀多有違失獨渾天近得其理今銅儀卽其法也立八尺之圓體以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法斂行日月步五緯精深微妙百代不易之道也今按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唐虞之特已用渾天之法其他妄說不待攻而破矣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裏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一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恆見不隱繞南極七十二度恆隱不見赤道帶天之強去南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者日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角于五度少強西交奎不四度少強出其赤道外最遠者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是爲冬至日之所在其入赤道內最遠者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是爲夏至日之所在冬至日在南斗二十一度去北極一百二十五

度少強是也日最近于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至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漸漸而北故其景漸漸而短日行地上分數漸多夜行地下分數漸少故日漸長而夜漸短也稍北而至于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弱是日最近于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去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北至之後漸漸而南故其景漸漸而長日行地上分數漸少夜行地下分數漸多故日漸短而夜漸長也稍南而極至于冬至又復如初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竟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度稍長秋分日在角五度少強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度角五度黃道出卯入酉故日出卯入酉也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天之晝夜以

日出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故春秋分晝漏五十五刻三光之行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異同故諸家曆法參差不一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爲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下地高于北極下地二萬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周勻勾股重差推晷景以測遠近凡地之數皆得于表者也丘濬曰史綱終于彗見于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二月熒惑守昴八月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主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强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

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我聖祖以正月卽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卽見於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而元亡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天人之際淵乎深哉

陸深曰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無度因日一晝夜行躔闊狹而名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一年而一周天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星辰之相去月五星之行躔皆以其度度焉蓋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略廣三千里周天大略一百一十萬里上下四方徑各三十六萬里後漢地理志度各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又按學林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則地至天萬五千里耳按唐書一行梁令瓚侯之度廣四百餘里上下四方徑各

五萬餘里周天實一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宜並存之天圓如倚蓋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繞極七十二度常見者謂之上觀南極入地三十六度繞極亦七十二度常隱者謂之下觀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者二十八宿是也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五行之精爲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爲宿咸列布于天運行躔次用示吉凶焉天道左旋七政右轉一云日月本東行天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蟻右磨疾蟻遲天一晝一夜而一周又過一度一日一晝一夜而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云月行速日一度月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七日強而周天又二日半強而後與日會二十八宿之度本因日行所躔而名本無度也度之最多者莫如東井至有三十四度其最少者莫如觜觿才一度何則井斗不與日躔相當其度不得不闊觜鬼與日躔繞相及其度不得不狹也日所行謂之黃道本無黃色曆家步算始以色標識之黃色之中日道居中故也月行靑朱白黑者春木夏火秋金冬

水四方色也傳曰朱道一出黃道南蓋指南陸而名之不曰赤而曰朱何也赤道分南北之中古今不易南道稱朱所以避之也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於橫故黃道爲之增若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爲之減此自然之數也日行黃道七政循黃道左右而行冬至日去極最遠者百一十五度半弱夏至日去北極最近者六十七度半弱二分去北極九十一度半弱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行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最近者六度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此其交也必由于黃道而出入故兼而言之曰九道也月行黃道內謂之陰曆行黃道外謂之陽曆東方青龍七宿謂之東陸西方白虎七宿謂之西陸南方朱雀七宿謂之南陸北方玄武七宿謂之北陸總之二十八宿而天體周矣日行舒月行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凡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蝕虹蜺曰暈氣枉日上曰戴旁曰對珥半環在旁向日抱背曰

背凡五星所行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相冒而過曰陵掩之曰食自下往觸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相擊曰鬭環之曰勾繞之曰□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凡星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太史總甘石巫咸之星凡三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疏曰臣等預算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失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有禍福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爲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道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定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栽培傾覆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皇上嗣聖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臣職

司占候竊爲禍福之微莫大于此至于修德應天之實非空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則五星聚于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消夷狄盜賊之謀者此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皇上亟與大臣圖之疏下禮部覆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糜費蠹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廪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遺大投艱付託甚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事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傷治體至于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愼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

在得已即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瀆天聽至于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垂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照臨百官賚四海以天祿應天之實莫大于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夷狄之謀者永綏候命移咨兵部上議仍乞勑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自關國體民生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民生幸甚

陳吾德字懋修新會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僉事嘗爲給事中隆慶庚午元日日有食之皷于禮部公上疏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帝后恐懼如此其至也何况臣子六經曠遠國家儀注具存往歲七月望救月中軍都督府公卿大臣多役僕御亂行無禮雜沓喧閙俄頃而散嗇夫庶人馳走宜不如是臣竊恨之元旦禮部救日三事在前百僚在後

御史侍儀鴻臚贊禮昭昭白日非復暮夜歷雜如前大臣自擕茵褥肆然安坐臣欲告之不敢出位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不媿于人不畏于天昧先聖之經忽聖朝之法慢天道之尊蹈戲豫之失皆大不敬元夕日復食矣請先戒誓御史不舉臣謹劾以懲怠慢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愼始元旦元夕日月交食天心彌切陛下下修省之詔躬減省之文幸應天以實請居法宮戒荒寧罷遊宴凡娛耳目悅心意一切無益勿復爲之臣工承德天休可迓敕禮部戒誓救日月無敢喧歷自此始

唐順之曰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爲勾股斜爲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爲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弦自乘相減爲實平方開之得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二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

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丁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至于戴日之下而日與地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項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所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袁表曰天之垂象莫大于日月而垣宿之分布五星之運行皆佐日月以成天者也謹摭其可疑之事條辨之其一坎正北方也北極不于坎乾而于艮丑宋中興志以爲艮東方爲萬物成始成終之地予竊以爲人之方位與天不同桓譚謂春秋分日出于卯入於酉爲人之卯酉非天卯酉若天之卯酉當北斗極以此觀之則北辰實在天之中中國之地似微在東南故人視之爲艮丑耳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自浚儀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北極不直在人上也哉其二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傅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愚竊怪其不經考之鄭浹漈嘗論傅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如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其星亦曰天馬愚意殆後人以王良善主馬而名之耳即是觀之而造父奚仲之屬可推矣其三二十八宿多者三十四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竊嘗疑之後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

行不可記而所可考者星也故取其相當之星以爲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後也其四大角一星兩朝志以爲屬亢而中興志以爲屬角庫樓十星毋元子以爲屬角而兩朝志以爲屬軫其爲異同大槪若此必其渾儀所造前後差殊故耳其五

沈括謂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生日在傍故所見如鈎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朱子稱其爲定論予後思之其理亦未盡然東西南北人之相去奚啻萬里仰視日月安得盡同以日食驗之或南方半虧而北方則食旣或北方半虧而南方則食旣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致食旣豈非以所處不同而所見異耶今若謂月光生于日而因人之所見以爲盈虧則何晦朔弦望處處皆同而無分移之異也其六星之麗天有以一星爲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爲一座者有相爲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此皆有理不可臆說如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爲一座衡附庫樓凡二十九星爲一座理

本當附其星不得不多也如野鷄不附軍市難自守其所司也南門不附庫樓南門不但爲庫樓門也理不當附其星不得不少也其七分天之半而一定不易名之曰赤道若黃道則因日躔而爲名每歲有差故古今志所以不同夫赤道終古不移則星舍宜無盈歉矣然古今所驗亦有不同者何哉蓋天度之不齊隨古今而變大抵歲差所致故亦微有異耳其八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遂謂五星會于太初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密推而上至于泥元之初積數之精而無有餘分耳非太初之年如合璧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鎭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漢高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鎭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鎭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四十五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復聚於牵牛之初乎其九金水附日或先或後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此論其常也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

居其宿曰守相冒而過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鬬早出爲贏晚出爲縮又超出而前曰贏月相陵曰食此論其變也論其常則所行宜無不同矣然通考又謂木土火三星行遲而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爲三天兩地之道又劉歆三統曆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年剩行一周此皆人所未究也論其變則所驗無不合矣而推之人事有甚不相應者何哉蓋日月五星同行黃道易相陵犯惟比近始驗遠則無妨理固然也他若日月本逆天右轉而蔡傳謂隨天左旋非也北辰本無星不動處而紐星則尚去不動處一度餘舊卽指紐星爲北極非也古今十二次之分所以不同則以黃道每歲有差而日月所舍之次亦異勢當然也天道幽遠固難盡測而其見于書者輒爲考訂以俟知天者

陸震亨曰始讀周髀輒駭其艱怪及再一尋討不過乘方員參兩以生勾股遂至于算數所不可及蓋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故其書稱榮方學于陳子至畢思鶩神卒無所用其智乃知謂天蓋高固可坐而定者

不誣也然周髀率以表影一寸度爲千里按李淳風所引宋元嘉十九年測影于交州夏至日影在表南三寸二分共得一尺八寸二分洛去交一萬一千里是不及六百里一寸也觀此則日經千二百五十里去地八萬里之説又有不可盡據者故蔡邕謂周髀術數具存驗天多所違失又云周髀者卽蓋天之説也是以王仲任據蓋天之説以駁渾儀爲桓君山所屈則周髀之術可覩矣又淳風别引宋書曆志二十四表影與今宋書相校則互有不同近刻宋書爲友人姚叔祥所校稱善本因舉此段問之叔祥云于時正以不得周髀故貽足下今日之問耳併識于此以竢刊定者

沈士龍曰周髀以周人志之乃稱周髀而虞書則謂天之體轉四方地體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其解周字又一義也然周髀之説奪于渾天如楊子雲八難卒無有能破之者惟梁武帝于長春殿講義别擬天體全同周髀以排渾天之論其後遂不復顯凡以世乏善算遂令眞祕湮屈余讀魏書有傴山成公與傭賃寇謙之家爲其開舍南辣田謙之

坐樹下算輿時來看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及悵然自失輿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媿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輿曰先生試隨輿語布俄然便决謙之歎伏不測請師事之輿後入嵩山石室尸解乃知周髀非僞眞有道算難遽合彼桓鄭蔡陸者恐未易以聲附子雲也

邢雲路曰班固前漢書云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京房易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孟康註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侯王縮朒不任事故食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

漢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終亡二日仄慝者歆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吁嗟有是哉晦日尚未合朔豈有月已疾行于日前而見西方之理朔日月方合朔豈有月反遲退于日後而見東方之理漢人布算無術求天不得而遂以己意命名曰朓曰仄慝而繫之以事應曰肅曰舒變異因之使果如其言豈不前知如神而抑知其非然也余以法推春秋暨西漢日凡九十餘食內不應食而漢曆誤推爲食及置閏失所者亡論若其食晦與二日及晦先一日者則無一不食朔也且併其方位時刻分數若合符節不爽矣乃京房等妄名朓仄而猶篤言以欺人曰此其效也歆說信矣日月亂行者也夫從古以來月何嘗有一朓仄者何嘗有一非朔食以一無所有之事而加之日月誣爲亂行諸君卻自誇爲效爲信耶亂行耶日月不亂行而若等亂道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文獻通考載成帝元延元年劉向上疏言臣向前數年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食古今

罕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夫向言日食召變是誠是而云前知日食則未也漢文紀成帝建始以來二十年間日凡十食以余推之建始三年十二月朔河平四年三月朔元延元年正月朔皆是而河平元年四月晦陽朔元年二月晦永始二年二月晦三年正月晦四年七月晦皆兆則皆次月朔食也河平三年之八月晦則十月朔蓋漢曆誤置一閏之故永始元年之九月晦則不應食卽彼時四國不見矣劉向上疏告君自謂臣前數年言日當食而今果然是前知如神也何乃食朔而以爲晦誤置閏而不知不應食而不改豈數年前知而後復昏耄耶一晦朔且未辨而尚敢言前知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向不免強不知以爲知矣又考祕書史漢宣帝甘露三年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黃衣老人植青藜杖進吹杖端忽燃火曰我太乙精也天帝聞下界有卯金之子博學能文令我下觀老人見几上有化胡書曰書云葱嶺一字是其山出蓯蓉故名以爲

葱誤矣嶺北乃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可改作葱復見几上有列仙傳曰老子卽老聃在堯時爲務成子至今猶存太上老君乃太始之初人今人以爲卽老聃非也籛鏗堯時人堯封爲彭城君得不死藥至今見存人謂彭年八百非也語畢老人乃出玉牒天文書授之劉向自是文學異常夫太乙之神道之祖也天文之書曆之源也老人知太始之老君記成佛之葱嶺老聃彭鏗皆識其人豈非至神且以上帝之天文授向則向也曆象之事宜精而庶徵之術宜驗矣何乃課ㄅ不效以朔爲晦朓仄不經事應無據夫以化胡書一葱字且令亟改而況日月晦朔所關之大有不所知乎曆懸於昊天而天授無明效太宰眞宰之謂何然則老人者無乃非眞太乙而天文非眞書耶抑劉向欲以天文五行之書傳於天下而故假爲[illegible]中以惑世耶且也劉向以如斯妄誕之徒歷代以來從祀孔子廟庭至國朝嘉靖間張璁引程敏政議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illegible]爲[illegible]馭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

陽術家之小技宜罷祀從之夫敏政所云仙丹陰陽之舛卽青藜玉牒之詐也若非清朝罷祀則宮牆美富之中幾何而不久爲一僞所玷

又曰革象新書載十二月建斗綱所指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以至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以至建亥之月次名娵訾十二分野卽十二辰次所臨之地此趙緣督之言其說非也蓋在天之星十二宮次舍子位玄枵丑位星紀與時令之月建無關論天星與月令如正月雨水後日纏娵訾斗指析木非天星分野之次爲月辰所臨之名也況正月昏時斗杓指寅惟雨水後六日則然雨水後六日以前斗杓不指丑乎雨水後六日指寅惟今時則然久之天星漸移計六十餘年差一度後五百餘年不轉而二月指丑乎然則五百年後謂二月建丑可乎不可乎夫日月建者寅月寅日爲建卯日爲除之謂非正月斗杓建寅併寅月次名析木之謂也一寅歷十二月皆可指況十二支每月皆可指此歲差之數運行不已者趙緣督不知而誤以天星之次舍加爲地盤之月建

欽天監不知而刻於天文星圖考略中世人遵欽天監者也觀斯圖而信之幾何而不昧亂人之耳目

往行

童軒字士昂上元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嘗爲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陰陽諸生廣搜博訪以爲□□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累以疾辭不許丁酉冬三載秩滿賜誥賜封其考姚及妻如制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傳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之異別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其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公世爲邵陽人父暄以精於天文永樂初召爲欽天監天文生尋入內閣纂修天文志弘治改元戊申會欽天監官以不職罷去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

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正心修身以爲取人之本格物窮理以爲燭姦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種者以自代

武宗正德元年七月五官監候楊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除內侍罷倖遊遠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源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復矯旨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曆法前

前言

洪武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曆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實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上是其言

洪武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改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三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

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毫無差謬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草木子曰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解縉曰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楊廉曰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凡四十餘曆漢與四百

餘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餘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本朝大統曆采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眞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爲簡易瓊山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攷元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岳正曰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退而求諸古曆家法無有也先生時爲五官司曆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予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至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搖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

高識矣

成化十七年眞定縣學諭俞正己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李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

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册上進從而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驗定今奏有差所司共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者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謬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正罪詔下錦衣衛執治之

丘濬曰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

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
修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
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
八秒授時曆法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
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
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
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
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
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
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于此臣
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
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設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聖明留神聽察
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華湘疏曰夫曆之來由黃帝迄秦末
凡六改由漢高祖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

祖迄周末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官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外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

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山東道御史宋節謬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皇上入繼大統元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臣竊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遑罔知所措然於治曆之法聞其概矣古今善治曆者二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鐘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渺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任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精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躔月離黃

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備錄上覽乞勑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恆之象也雲雨震雹風雪霜露皆天象而非其恆也慧索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於日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蓋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輪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旣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而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塡讀如鎭以鎭靜爲體讀如田以塡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

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十四水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衢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鈴巫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楊穀之器尾而授之箕于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夫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鷄敎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

室奎壁圖書之祕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廚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駐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淩犯守留芒角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亦然兩環相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首爲羅天尾爲計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無生于閏二十八年而十閏而無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幷七政爲十一也

華湘又論歲差曰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奎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

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曆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次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後卻小有不齊曆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曆未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

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以爲善矣至唐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况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于四期則二至之定每疑于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十一分之前後以爲脁朒故定朔每疑于一分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分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于今豈可固執也哉

嘉靖二十年八月鄭善夫題改曆元事宜有曰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

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督同欽
天監官生人等有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互有得失經該
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
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者鮮克勝此是故
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差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
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
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幾經數十人歷驗千餘
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
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而分
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
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
難分也故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
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置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
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

食惟日食爲最難測至于月食分數惟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火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日食之時刻分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推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虛半秒積以歲月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一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說算學與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于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

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古曆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顧應祥曰上古治曆明時惟隨時考驗以合于天而已自劉歆作三統曆如立積年曆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更元改法者無慮數十家率皆行之不久卽改蓋天運本不能齊而欲限以一定之法久則必差差則必改其勢然也惟前元王恂郭守敬所著授時曆則專以測驗爲主較之諸家所撰曆書特爲精密我國家因而行之二百餘年至今無𣁽應祥少好數學嘗取歷代史所載曆志比而觀之未有過于此者近者或以交食稍有前後輕議改作可謂不知量矣

黃儀曰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旣頒于內庭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于司曆者當各頒于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間送曆于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于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

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于何年今不可革矣

唐順之曰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議以爲曆祖吾向來劇中于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象新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尙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

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祕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

又曰六藝之事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卻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旣無下手處而有曉其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

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爲蔽也

又曰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源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曰布算未有不始于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家者兩者相須如足與日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書中語太初曆旣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

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細讀其敘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令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盈虛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爲羲和之道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蓋古人心學精微圜範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眞贗不可知豈亦有羲和布算之遺乎而後世曉了者亦少矣

又曰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顧得其數而昧其義則九九之技小道況于致遠是曲藝之所以藝成而下也即其數而窮其義則參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于藝也游于藝則藝也者即所謂德成而上也顧先王六藝之敎既寢而算書之傳于世往往出

于曲藝之士之所爲是以其數存而其義隱矣而藝士之著書者又往往以祕其機爲奇所謂立天元如一云爾積求之云爾者漫不省爲何語其意蓋惟恐緘縢之不密而金鈄之或洩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以爲數者亦隱矣

謝杰曰天道常行自有常數日月旋轉自有常度豈有差錯哉歲差之說乃參差不齊之謂而非差錯之差也蓋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皆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齊故天歲行一周天而過一度此天行差而不齊也曆日歲積三百六十日而盈五日此氣盈差而不齊也造曆之法天與天會而成歲以齊之日與月合而成朔以齊之合氣盈朔虛而置閏以齊之豈有差錯哉但日歲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有餘氣歲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故日與氣相去參差而中星因之以異故歲差之疑所由起也所以歷朝之曆更變不常或四五十年而差一度或七八十年而百十年而退一度或百年前消一日百年

後長一日故堯仲冬初昏昴中日在虛宋則移斗而今則移箕矣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玄枵北陸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析木東陸由堯而宋由宋而今相去四千年日已改躔五十餘度是以歷代迭興曆法屢改漢四百餘年三改唐二百餘年六改宋三百餘年十八改自漢迄今已改四十餘曆臣考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請修改矣嘉靖中欽天監華湘又請改矣迄今一百餘年而修改未聞故歲久中星互異是以不免歲差之疑也兵部職方司范守己兩奏曆有差訛是見疑于臣下也冬官周子愚呈稱請遵成例譯修曆法是見疑于欽天監也奏取大西洋曆法之書以正我朝之曆是見疑于外國也各省秋闈五策往往問及歲差是見疑于詞林也致田夫野叟家傳巷語俱言歲差是見疑于天下也方今皇上欽崇天道孕唐育虞此萬世敬授齊政之會而不得人修之以釋天下萬世之疑則疑以傳疑寧有已時哉臣杰輯有曆考彙言一書自黃帝元年造曆之初推至四百六十甲子計二萬七千六百年各甲子某日某時刻冬至某日某時刻日躔某次日在某度

某朝改曆幾次某朝甲子差錯以日躔推之自黃帝元年甲子丙午日寅時初三刻日在危三度推至本朝萬曆四十四年日在箕三度又推四百六十甲子日度躔危一度此日行定數而非差也又以歲策推之自黃帝元年甲子冬至己丑日五十刻推至元泰定元年冬至甲辰日五十刻又自萬曆四十四年冬至庚辰日午時正四刻轉推至元泰定甲子冬至己酉日酉時初二刻氣節不合計差五日三十五刻則其所差乃元曆之差而非本朝大統之差也夫天行度數以天日爲驗誠命欽天改正元泰定之曆推至今之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會則萬無一失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九目錄 外編

禮部八

曆法後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十九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禮部八

曆法後

前言

王圻曰回回曆出自西域然東夷北狄南蠻未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于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技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于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原實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二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

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凌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于文從步從戌謂推步推從戌起也白羊宮于辰在戌豈推步在戌時見星爲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少亦里馬哈麻勅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祕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元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已數月矣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入翰林幾十餘年豈所譯者卽此曆歟

萬曆二十五年正月欽天監正張應候疏曰臣等接河南僉事邢雲路揭帖開稱大統曆數差訛不勝駭異查得昔古帝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迄于周秦漢晉唐宋以來不啻數十家更改損益以至于元而有郭守敬者出焉上考往古下驗將來斟酌損益以成一代之曆立法之密無出其右者矣我太祖高皇帝統率華夷乃命

命監正元統等分步推測考往驗今皆依守敬之法節氣交食分秒時刻毫無增損始更名曰大統曆久而取之西夷設監正推官推步回回曆數較對大統務求脗合以成一代之大典是遵祖宗之定制也今雲路陳言曆數之差前後相懸一日不知是何家之法而輕信何人之妄議也且國朝立法律例備載有人私習天文曆數者罪私傳妄議者罪同況元郭守敬王恂等職太史尚且奉勑方敢更正諸曆我國朝監正元統雖奉成命自知才不及守敬法不能改易是以遵奉明旨將授時曆改爲大統曆名雖易而法則同雖經二百年來迄今雍熙太平相沿已久天道脗合交食準驗年愈遠而數愈眞其後有樂護華湘等勉強欲求斟酌改易並未改行考之今時賢才無守敬學業無元統雖有毫末之聰明未可擅議于一時也今我皇上聖神文武法令嚴明若聽雲路之疏變易成法反覆天道是知其不易爲也今邢雲路之請上未奉法而都鄙中外官民謠頌曰大統曆數差錯朔日相越一日惑世誣民變亂成法是誰之故歟且臣等本監造曆一載間年前頒朔天下共知

奈何邢雲路後生異議將使中外臣民洶洶不安紛紛議起伏望皇上

勅下禮部酌議如果臣等曆有差願選海內高明之士能精于曆數者

公同考較如果臣等歷年交食脗合天道時節分秒不移式遵祖制業

依古初勅下中外臣民勿生妄議行令廠衛五城衙門嚴加禁約如有

妄議謠傳曆法差訛者許緝拏究問如律庶止中外臣民之議

支大綸曰按授時曆法雖起于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爲曆元其法以

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爲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

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

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

六百已在人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

子爲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爲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

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

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

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九十六分弘

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萬曆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之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所當講者日輪大月輪小故自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遂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晝晦則南北地勢使然也

邢雲路曰班固志律曆推曆生律謂律出于曆矣乃其論曆則又以律起曆謂諸曆法皆本于黃鐘又若曆出于律者何也余曰律出于曆是以曆出于律非也蓋黃鐘之數與曆無關漢人求曆不得欲神其事故援黃鐘以附之其法以黃鐘之管長九寸九分相乘得九九八十一之數爲日法以日法乘諸曆而仍以日法歸之似曆數一乘于律者斯乃朝三暮四之術僅可塗時人耳目而已第令黃鐘果可以制曆則漢曆即宜密合何乃疎闊太甚至一跬步不可行不將爲黃鐘寃耶然吾獨

謂律出于曆者則有說焉蓋黃鐘一陽之動也冬至陽生無所取之取之日耳日南至景極長一測之而即得即此爲黃鐘從日至之分祕曆期實之始終十二而一律呂定位寧有晷刻之爽耶又何必望雲候氣以求杳冥不定之黃鐘也此曆爲律原非曆出于律也

又曰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大都測影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我朝洪武初南京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反是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冬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人駭以爲異而不知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夏二至盈縮之始二至既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期之中盈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差參者乎以是而頒行天下爲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瞢瞢也

又曰元史載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爲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元爲算周歲消長百年各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至明也

辛巳至今三百餘年而大統止遵舊法一無測改元統且併其消長削去之以至中節相差九刻有奇兼以閏轉交三應雖經元甲午一改而猶未親密所當再正夫應一差則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若差在旦暮間猶在本日若處夜當子午之交所差便隔一日如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天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所係豈渺小哉且也恆氣旣乖置閏失當將盈虛沒滅建除滿平之類吉凶宜忌一切皆錯不可以爲曆矣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旣久而不能不差旣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亦曰今年去數盈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皆探本之論也

又曰昔鯀汨陳其五行以致彝倫攸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以敍彝倫一五行四五紀七稽疑稽用卜筮以决從違蓋其愼也今國朝不用卜筮而朝賀之大典軍國之大事一切吉凶軍賓嘉之禮咸取决於靈臺靈臺每二月朔進上位曆七政曆月今曆壬遯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御屛是其任何專責何鉅也而今差繆若此則何以定天

下之大業成天下之亹亹俾五行不汨五紀順軌彝倫攸敘取夫葵心向日至子夜猶北拱知時莫如葵矣物固有之人亦宜然余向有一得獻之當宁欲正曆元以救其失而監官張應候等爭之謂已爲無差且詆余爲私習也曰私習者爲庸人妄言天曆者罰而曆象授時之學正吾儒本業帝王不禁也五代萬分曆出于民間宋草澤布衣王學禮陳得一趙大猷等造曆上言曆官乃抵罪僉議召山林布衣造新曆從之草澤且然況有位乎且應候等爭言已與天道脗合交食準驗年愈遠而數愈眞也使果如其說余曷樂于有言若等試一一如余所指以法布算果爾合否仰觀乾象果無愆否此可以口舌爭乎夫天動物也消息至微安必其永久而不變如今之日躔六十六年差一度及百年消長各一之說其間畸零多少乃在冥濛間疇其覺之可執爲定乎以推之七政皆然況天道間有失行雖則旋復其常而既有失行是即天運之難定也故僧一行云乾道盈虛與時消息告譴于經數之外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無已則郭太史所謂

隨時推測是已若隨時現象依法推測合則從變則改亡論消長暗移失行旋復之故壹是皆以澤火之革旋正之卽用之億萬斯年與天地無疆可也

李維楨曰陶通明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而近代儒者謂天道遠律曆之學一切置不談藉口禁習天文以文其陋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郭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此豈細故可以因仍乎余考春秋日食必于月朔曾無一爽魯僖公五年辛亥朔日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加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幷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月六尙書令昏旦中星今古各不同至六十六年差一度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

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期一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貽誤後學夫歷以日月爲主務先明于氣朔而五星之行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孟子曰千歲之日至苟求其故可坐而致不易之理也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爲曆然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爲一家而非曆則莫得其原委也

孫承宗曰古者天子有日官居卿以眡日而授百官于朝蓋四序眡五緯而五緯眡日度故以日名官而曆法之顯者乃在定朔定朔者求日與月合度而取之乎蝕故課蝕之分別而合朔之蚤晚氣候之遲速置閏之乖合昭有劵驗是曆家仰觀黃赤表裏陰陽交錯而立之法乃其消長欲親其加時欲細其綜畸零長短欲精嘗讀諸家曆說至大衍十

二議卽間有牵合乎而實啓之疑若勝國授曆時則又參別同異酌取中數卽測景遂至二十有七隅故法獨精而他或竟泥經以行妬競故朔日有進退而氣節日分有誤予不知今曆何如而頃言課食不効則歲差之法未盡合天而曆應改無可疑者第律與曆皆起于數又必以理御數歴代法漸加詳數漸加密後之人卽緣飾所未備要不得忘䢼初而笑前人之未工也然窮天運于心計則釐刻易亂故差法淆而曆頓改無論漢之五唐之八宋之十六卽唐虞敬授之後不七十年而輒在璣衡齊七政其協日正月歲行之方國假令歲與天易齊而無差則唐虞之際多事也國家法仍授時而授時之成無幾輒改三應豈其異世異人而可承訛謬者往代曆不効輒收草澤與司曆並驗至付布衣說于史館昔魯史蠹書之誤說者曰過在司曆而次年再誤則說已不行于魯況于今乎

于愼行曰元世祖命王恂郭守敬改正曆法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乃以衡領太史曆象之法本天地自然之運其

度數推測雖有法可循而其盈虛消息之故必有達天知命之學方可以本原其義所謂曆理也若乃不究其理而第以推步之例委之疇人于欽若之義不相中矣

袁表曰曆自太初以來隨時增減不能統一論者謂有定法似也竊謂合朔可定氣必不可定卽氣朔可定歲差必不可定氣之盈也每月多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使天行所差止此則歲差可不設矣歲差之辨以冬至日躔赤道之度爲之準驗大較七十年差一度每年差一分五十秒然使所差止此則太初三統雖奉行至今可矣太初曆造于太史公本諸黃鐘以八十一分爲日法復以前曆上元推之至元封七年仲冬得甲子朔甲子時冬至以爲曆元晦朔弦望序皆不忒未幾天行不與曆應唐李淳風改造麟德曆僧一行又變其法爲大衍曆其數本于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三始定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合朔正日月之位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蔀紀元洞若合契未幾天又不應五代

宋元改造者二十餘曆至許衡郭守敬始罷積年日法專以歲差定朔爲授時曆東南西北有測候之地考驗精詳備極善美然法久安得不弊歟何也世人稽天之術可縷數也黑赤五道以紀日南北二至以紀月經緯異名垣宿異次以紀星日月星固天之垂象而豈即天哉蓋三光雖孕靈異亦等物耳盈縮遲疾範圍乎數天不物而物物誰範圍之故日月可使無遺照列星可使無遺光而天不能無遺運天體有痕西域海中始獲見之此一驗也然則睚然之目斷不可窮太虛矣天體不可窮則天行必不可定歲差一分五十秒安知非蘧廬乎惟隨時考驗隨時修改法乃無弊耳

鄒德溥曰國朝所定一統曆積分蓋仍授時法也許衡郭守敬故稱理數兩精其法用二線推測宿度餘分最簡且密而當時四海測影之所二十七蓋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斯容成以來未有也故以高皇帝之精于天文而采焉則愚豈敢輕議更哉然以其法之精絕而必今曆之典毫髮不爽則愚之所不敢信也自黃帝考定星曆

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矣然至于堯則又合羲和之官四宅而稽日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至于舜則又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非黃帝之曆不足以俟堯而堯之曆不足以俟舜也曆之不能久而無差故也聖人者能因時而定之以不失乎天之度而已杜預之論曰陰陽之理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愚以爲非獨天之不能盡如曆也曆亦不能盡如天何也夫數者舉一絲而三分之窮之而至于忽微纖渺則必有一之不可分者論天度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舉一度而四分之此于積分之極必有所窮矣以不能盡如天之曆而推不能盡如曆之天顧欲以一法而必千載之可守不亦難乎愚稽自古曆法由黃帝而迄秦凡六改由漢高帝而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而迄隋末凡十改由宋太祖而迄宋末凡十改由金熙宗而迄元凡三改許郭雖絕智巧當亦與古人不甚遠而必其歷三百餘年之不爽此愚之所不敢信也蓋愚竊跡前事而疑今曆之不能無差焉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晝夜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此其可疑者一也鄭善夫記

正德元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乃睹日
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濂亦疏之此其可疑者
二也即今欽天監所奏日月食輒曰監曆云何回回曆云何彼自二說
且不盡符此其可疑者三也往年請修改曆法者衆矣而獨楊廉任以
爲日食足徵無差也愚不知廉云無差者特謂報食云爾抑能任其時
刻分秒起復位分之盡准乎廉嘗稱歙人鮑希泰曆書以爲妙傳而鮑
書乃謂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也即令許郭所營萬無一之可疑
愚又不能必疇人子弟之盡通其意也以株守不通之人操歷世久遠
之法倚以曆不可究詰之天而曰無爽臣竊異之愚之所請者非欲與
許郭所營者而更張之也宜延訪四方通知天文之士及選疇人子弟
內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令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
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
日月交食合朔弦望躔離之次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
計都之類視元至正以來有無舛錯又別延能知曆理如揚雄善差法

如邵雍運算轉歷如洛下閎其人參校同異萬有一之或舛得及時釐正以授人時卽幸而無舛可以永守亦使司曆者因是知立法之意以不失其初愚按月令載孟春之月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彼且於每歲之正而命申考矣今獨奈何歷二百餘年而難一舉哉

張鼎思曰金火相革之卦則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一寒一暑既出于理之自然則又奚待曆而後明哉聖人之作易而必置之閏也蓋爲夫天道之眇盈虛消息有不可以執一窺者而假璿璣玉衡以測其所不可測也夫月與日會則爲一月日與天會則爲一歲一月之中有晦朔弦望一歲之中有分至啓閉此其時之可測也所謂有常也月與日會則有氣盈日與天會則有朔虛氣盈六日是爲小餘朔虛六日是爲大餘此其時之不可測而可測以曆者也所謂未始有常者也故曰大時不齊此天道也使無閏法以定之則有春行冬令夏行秋令而氣候失其節矣則有春行夏政夏行秋政而事功失其紀矣百工何從而釐庶

績何從而熙哉是故聖人之定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而閏法立焉三歲而一閏五歲而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七閏而無餘分是爲一章此置閏之大略也昔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來尚矣其後三苗亂德二官滅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而以閏月定時成歲爲命以爲釐工熙績之本誠知所重矣傳及後世漸失其法是故七月流火而有十二月火猶西流者九月蟄虫咸俯在內而有建亥之月猶螽者至文公閏月不告朔而春秋譏之君子曰閏以定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然則聖人置閏之法豈非敬天勤民之一大政哉

沈一貫曰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作止之期以定幽明而擾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大堯以來聖賢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犂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秒忽之間而人以梗槪求之其日彌積其失

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在斗昏東壁中日躔中自漢元和底
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于
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
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
而西日行于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
虞喜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自時厥後或以百歲何承天或七十五
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槪而論之通于
古必不合于今密于今輒又疎于古由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而評往
哲之疎密悟晷影之修短窮玄眇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爲郭
太史哉太史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熟陰陽消息之際以
爲定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
地卑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秒大半少之數未
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筩置小表而實影終未可得乃高之爲三

十六尺之表創爲影符以徵竅取日光實得中影不差毫末積日累月
取仲春前後率相符之期參算得中以爲履端履端既正一歲之候從
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而求天者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
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其時測影
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又前古之
所未有也故授時之法測影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
十五秒所用周天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每年而日卻
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日卻一度定爲歲差以考往古則增
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遞推而上往往皆合故
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授時
之法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稍密而于中十事猶未合
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驗類其同則知其中辨其異則知其變略其十
事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
隱君子者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

至午以漸于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減算而推者其法用此然授時知十元之運有增減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至午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皆長而無消在老之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宜聊記之以俟後之考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耳

王喬桂曰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齊于是曆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

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析木寅位今去堯時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推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終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或曰宋祖冲之于歲周之末創設差法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劆謂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稱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由唐以來曆象咸尙焉大衍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爲差之分三十有六積而至于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爲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

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可謂精且密矣我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甞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仍授時之數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擬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歲之法所當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元時僅一百四十年迨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餘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沒方位多推算不合宜及今精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于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筭日計月晝至來歲冬至于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

食日躔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有所錯謬備錄上覽然後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曆紀之民用至瀆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參贊之用廓經綸之業厥係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罔所庸其知識矣繹革之義則天運靡齊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三改鑒往察後差一度矣而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一度虞喜定差法取五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以七十五年易之祖冲之取四十六年虞劆取百八十六年而張胄玄僧一行以八十三年易之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爲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邃于此者而漸有弗合豈曆之有弗善哉天道攸邈運動無常考曆不能盡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窺測以救弊符軌是亦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

所以流于誕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于迂也歲差之法亦在于理與數兩究之哉

沈昌世曰日之運也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爲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算之是于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三時矣月之行日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遂及于日是之謂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算之是于三百六十日之內少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我朝所頒大統曆一因郭守敬授時曆之舊洪武中博士元統卽取其法以洪武七年甲子爲曆元方郭守敬之造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歷代所謂積年之法與夫日法俱廢矣今以法推之但以九年之曆爲準九年前之二月望卽今年之正月朔而歲首皆可定也大餘五九小餘四八皆以朔日干支求之而月之大小可定也天三地七逢

時則隔八相生而二十四氣可定也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卽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卽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其法可謂精矣又當時測驗之所凡二十七處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用心甚勤故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其間不合者止十一事亦不可謂不密矣又若歲差之別當堯之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後至秦莊襄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迄宋慶曆甲子冬至日在斗五度今已在箕六度矣上距堯時差四十餘度說者求之而不得其故遂謂節氣有中初之分又謂古者以午爲中皆非也蓋由日躔于一歲之中行周天度未及餘分而日已至焉故每歲當有不足之分其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始定以五十年一度何承天復定以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似

爲精密矣近有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一書以明曆氣朔天概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于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郭守敬之法亦未是今節氣之交必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鮑書其或得之矣據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鄭善夫看驗之疏則稱古法新法俱有得失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驗有所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氣所盈四百四十一晝二十五秒朔所虛也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朓朒只在一晝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須酌量以定者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一有所差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由此觀之自元至今幾三百年曆之有所不合無足異者但嘗妄思天

度之差自堯至今差四十餘度則差四十餘日堯之作曆不徒驗之天而亦驗之民物今未冬而冬未春而春民情物候考之曆所載全不相合豈非日之躔度差而時候因之亦異耶四方之氣不同吳越多暑燕冀多寒故考驗多不合要當以中州爲準方是中氣自今萬五千年後將差半周天則寒暑易位矣以俟知曆者

往行

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里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等十四人明年己酉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星等十一人皆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庚戌定爲欽天監太祖以元回回司天監之爲言非古欽崇天道之意遂改今名以掌察天文定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雨氣色之變率其屬以占候焉密疏以聞四年辛亥改監令爲正令大夫少監爲分朔大夫五官正司玄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

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郎諸散官五正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察天文之變辨其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暗明之候漏刻博士凡定時以漏更時以牌報更以鼓警晨以鐘皆鐘鼓司佐之玄象圖書非其職者不得與凡習業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刻漏曰回回曰曆自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肆氣觀象登臺臺四面八人七年七月製觀監觀盤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

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龔斆等言志上悅曰老儒質直宜輔朕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令本等兼攝各司時令以變陰陽十四年辛酉再定欽天監散官如文官焉

洪武十七年甲子陞欽天監博士元統爲監正十八年乙丑冬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回回欽天監于雨花臺後成祖改都北平設觀星

臺在舉場前城之東傍城下云

太祖吳元年丁未冬太史院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高翼等上戊申大統曆基精于天文以故太祖首擢用之太祖初在滁陽間韓國公薦浙東宋濂能知象緯對曰以吾所聞濂不如青田劉基及上定括蒼孫炎遂以上命聘基詣金陵時時占乾佐行軍輒效擢爲太史令尋改太史院使洪武元年戊申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初立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事僉判太史監事又有校事郎五官正尋改爲院設院使同知院判五官正典薄雨暘司時序郎紀候郎至是始改爲監設令少監監丞主簿五官正副監候司晨漏刻博士又置回回司天監設監令少監監丞

日月食

前言

陳士元曰按越絕書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說文云日者實也言形體充實也釋名云月者闕也淮

南子云麒麟鬬則日月食春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穎達氏云日月同度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小雅十月之交孔安國曰曆象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在先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氏見其參次乃曰日月動物雖行有度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呂伯恭讀詩紀亦以爲然宋中興天文志云凡月行曆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爲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于朔月行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日暗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然先儒有月受日之光之說竊疑月自有光無繫于日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子思曰日月之代明孟子曰日月有明皆以月之明與日對言之也月有晦朔弦望由于陰道有盛衰故易曰月幾望書曰日哉生明禮曰月生于西亦未嘗言日光之遠近也月受日光之說其始于京房之易說乎房曰月與

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此或神其災異之談本以儆戒人君不可以政權下移而後世信之遂以爲月本無光不復致辨耳夫古以日月星爲三光使月星無光何以並稱爲三哉劉孝榮所謂日光不照則爲月食者非通論也

傳新德曰昔之論月者月本無光受日之曜乃光信斯言也日與月遙對幾億萬里然且能曜之使光而況月與之同度反能掩其光乎論日者日衝有暗大地之影即暗信斯言也暗影之大于月當不下幾百倍則凡食月必既必經夜而後可乃何止于時刻分度之間乎愚嘗以二說求之于日月食終有所不通者竊以爲月自有光而月之光非日曜也日自有暗而日之暗非地影也顧月有光而光生于魄日之受食也正當其魄時也日有暗而暗含于光月之受食適值其暗衝也難者曰月魄爲水水體全黑是安有光而日明萬古又何處有暗是大不然凡宇宙間之理陰陽互更闔闢互用未有陰自陰陽自陽者月之魄本純陰于卦爲坎而坎中有先天一畫之眞陽故爲陽之母明漸生焉厥象

玉蟾曰之體本純陽于卦爲離而離中有後天一畫之眞陰故爲陰之父暗虛含焉厥象昴雞凡二曜之合璧者皆陰地也而交食者皆陰勝也陰中之陽未主而以其陰體適交于離之外爻陽中之陰對衝而以其暗虛偶射于坎之中爻是以精浸蕩焉薄食生焉分則各自爲明合則交相爲暗當合而合則爲晦爲嘗不當合而合則爲食爲變故必知其所謂明而後知其所爲食必知其明之分而後知其食之合也然余又聞之易象箕疇所云天人感召之故桴鼓不爽故變不虞生惟人所致有道之世則當食不食蓋人定而天從之矣豈諉于陰陽貞勝之數哉後世直付之一星史耳奏鼓刑牲曰是固然而始然推驗咎徵曰是適然而未必然嗚呼其亦弗思也已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目錄 外編

禮部九

樂律前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九

樂律前

前言

顧鼎臣曰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于黃鐘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鐘之長葢以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于桌言十有二寸于鎭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哉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木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

府布帛尺李昭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然終不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漢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書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氂漢官尺加勗尺三分三氂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尺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氂蔡邕銅籥尺加勗尺一寸五分八氂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氂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鐘律聲高樂聲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初以胡瑗所造鐘律與古法相合隋唐

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訥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鐘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于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者音有淸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紜卒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概要在聰明察之耳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如若曰棄黍爲尺亦無符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于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至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沈自邠曰天地間一氣耳有氣而後有數有聲數與聲皆出乎氣也氣不定則數不均聲不合律度量衡曆象亡所取衷而萬事萬物胥失其節是以古聖人重之自黃帝令伶倫取竹造律命榮援鑄十二鐘協月

箫律用十二月之中氣箫用十二月之節氣按氣求聲以宣八風節四序推曆律和神人淵乎眇矣其法後稍軼不傳漢志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日會八能之士候鐘律實土灰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諸如密室緹縵葭灰之法犂然甚具傳至于今若而年其間精知巧思之士代有作述亡不家伶倫而人后夔乃聲氣之元迄無定據嗟乎獨非莫知獨非莫曉自昔而病之矣愚蓋嘗求其說候氣非難定律難定黃鐘難夫律者候氣之具而黃鐘者十二律之本也黃鐘外矣何所據以起律律外矣何所據以候氣蓋自漢司馬遷徒聞黃鐘得律長九寸遂以九寸爲黃鐘正管歷晉魏周齊隋唐五季以及于宋悉祖其說獨韋昭以九寸爲黃鐘之變蓋嘗考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乃知黃鐘之管實三寸九分而九分者則鐘升數之極而爲蕤賓之管所謂黃鐘之變是也藉令黃鐘九寸則管極甚長聲極濁數極多安在黃鐘之謂君君尊也上也貴也貴數少賤數多

數少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卽如太極數一陰陽數二四象數四五行數五萬物數萬而君之者一太極耳天子數一二公數二三公數三六卿數六九牧數九百官數百萬國萬民數萬而君之者一天子耳故宮爲君數少自是而商爲臣則多角爲民則又多徵爲事羽爲物則又多然則極少者黃鐘之數也黃鐘以時子半也子半陽生極淸自是漸濁至午而濁甚午以後漸減至戌亥而又淸卽如人性之淸亦莫如子夜後乃漸濁濁而後漸淸蓋聲之淸濁在上下升降飛沉之間誠升陽卽大如雷霆不爲濁誠下降卽細如蠛蠓不爲淸淸上濁下淸貴濁賤故宮淸于商商淸于角徵濁于角而角濁于羽然則極淸者黃鐘之聲也黃鐘極淸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淸夾鐘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鐘而極極則以漸而淸復轉爲黃鐘矣卽黃鐘三寸九分算之由黃鐘而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而太簇增九分而夾鐘而姑洗而仲呂而蕤賓其所增莫不九分也由蕤賓而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而夷則減九分而南呂而無射而應鐘而黃鐘其所減莫不九分也獨黃鐘之于

大呂蕤賓之于林鐘增減與他律不同何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陽雖進而尙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陽雖退而尙強則其增減宜以三分之二耳蓋氣之升降自有次升以漸降亦以漸故曆家二十四氣每氣推算不差毫忽今若計以司馬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之法則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而自蕤賓至應鐘至黃鐘所謂增之數亦各參差不順揆之氣序必不其然而唐宋儒者以相生損益者專在隔八遂至遷就分數失厥本原不知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子午二律爲經十律爲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而言而不在乎隔八所謂隔八相生者以正徵循環無窮而言而非謂黃鐘十二月之陽氣能下生六月林鐘六月之陽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無生氣也損益自損益隔八自隔八而世儒不講輒遷就附會以成其術乃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自往而不返之說有生氣始南事四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

之說正由黃鐘一差百孔千瘡勢所必至矣夫惟原黃帝三十九分之舊味韋昭以九寸爲黃鐘之變之言裁司馬九寸之文越唐宋諸儒相傳之誤先以三寸九分正黃鐘之管然後諸律以漸而增以漸而減一如前法無凌躐無參差乃以置諸密室緹縵之中實灰而候之庶乎氣可應樂可作萬事萬化可興蓋愚讀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合而風氣正氣正而十二律定嗟乎其得之矣

黃輝曰昔者黃帝截竹造律制鐘協筩律用中氣筩用節氣律則鳳之節節也呂則鳳之足足也夫以軒轅之神御伶倫之聰律本默成而氣順自然矣何氣之候哉氣者爲律以待氣而就氣以驗律也夫氣無心也以有心待之其不盡驗也夫何怪何者神不調氣聰不造微而法之工密是主則合者偶然而不合者固也漢殿中視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六十竹管取其自然員虛玉管取其愼密而潤其用也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所動者其灰散爲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詳然開皇用之不甚驗牛弘引故記寬猛縱暴之感爲隋文所窮隋文不

足道也而弘對則良失之據漢志太史以候狀聞效則和否則占是自
漢以前業有不驗矣所占不可知然皆命曰不和是惡可以智力移灰
衡哉隋書以爲律有相生有相攝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通相變
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律子相
感寄母中應也審若是則古之飛灰效和獨無子母乎若之何不相通
而寄應耶然信都芳候雲色制輪扇與管灰相應若符契張文收斷竹
十二吹之和叩之啞鐘皆應布管飛灰如月悉驗又何奇也毛爽以爲
後漢尺長杜夔憑制律候氣灰不飛奏依汲冢玉尺灰乃飛芳與文收
之先後所用尺漢耶汲冢耶不可知也然爽固隋人言尺律之效飛灰
已矣彼其于和不和未暇也或曰候氣非難制律難制律非難協古尺
度難是則疇不知者顧律呂寸分諸家互異卽黃鐘一管已若聚訟然
宮五土也而李文利以爲極清妄人哉從古則今尺必不可用也唯司
天表尺較布尺八寸而強實郭守敬所定守敬精律曆必非苟然者試
取黑黍之中粒者而衡累之九十其粒命曰九寸適與表尺合以截竹

管籥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與人之最下者一聲合是黃鐘之管也持是而候氣必驗乎曰未之敢知也漢法藏律內卑外高蓋本子午未爲主隋乃樹之疑無以迎氣然沈括朱子取之今宜何從焉古者竹灰黍皆取之有地古今地氣土宜之變已不可執又漢殿中玉律以候月靈臺竹律以候日昔人謂月律當一上一下生如次日律當用蕤賓從重上生乃史遷劉歆京房淮南之說孰爲是正必可行于今無疑耶沈括發明隋志以爲冬至陽氣距地九寸然地有高卑將烏乎準之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則吾恐伶倫之竊笑也愚以爲管有定氣無形以有定待無形毫忽易謬而信不可知矧曆象歲差推步多爽即先後二至五日間說已遷就猶不必驗也宜管氣之候猶表測影也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氣之和逆胡獨不然哉借令律尺法制一一如古人乃氣固淫厲垂縮管亦且奈氣何哉周衰不乏神瞽漢以下不乏信都芳張文收然則其爲樂可知已班固有言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嗟乎是黃帝之樂也

王肯堂曰按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于密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各以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厥法甚著迨隋開皇時倣用之而有不盡應者氣至有早晚灰飛有多少牛弘以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顧安有旬朔之間方緩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故高祖難之而弘無所對也毛爽以爲相生者相變相攝者相通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說亦不無遷就夫飛灰昔嘗應候矣其時獨無子母乎其子母猶不相攝而通乎彼其所稱引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以之制律候氣而灰悉不飛至其父栖誠奏依汲冢玉律制管灰乃飛則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爲之也政治子母曷故焉隋樂惟奏黃鐘一宮擊止七鐘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彼其師心誇古若是而何以責氣之必應至唐而張文收始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叩五鐘咸應而十二鐘乃畢用用布管灰飛旬月皆驗故曰氣之應不應應之早不早律爲之

也政治子母曷故焉然則候氣非難協古尺度難也遷固律志與京馬
劉焯之徒所稱律呂之長寸分互異而近代李文利又祖呂覽三寸九
分爲黄鐘曰含少之文辨黄鐘九寸之誤揚范信之而王韓非之其書
並行于世學者宜何從焉是律管長短之說不一所當考定者一也律
管長短分既定而今尺又不可用則不能無藉乎累黍言地有肥磽歲
有登耗則黍有大小而又何以據焉魏漢津借聲律身度之言請人君
中指節以爲寸既訣謬不足道而蔡季通欲多截竹以擬黄鐘之管或
極其長或極其短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淺深且列則中氣可
驗蓋其法至善而無弊顧今推算不無疎謬而時刻又難以正得無以
渺茫無據之管而律因曆誤乎且古之取竹也主其竅厚均者是治之
圜庛度數尤微律書以陽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今制或未盡
而據推移以來聲氣之元能無舛哉是律度之說不一當考定者二也
古法埋律地下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曰內卑外高至隋志乃埋管上
與地方而沈存中朱子並取之蓋律之圍徑長短不差則自然與天地

之氣相應故雖斜埋直置皆能受之二說蓋兩通矣若夫黃鐘九寸冬至氣應大寒以下其律漸短其氣漸升者則以陽氣漸藏從微至著其初細弱其勢未揚其後憤盈其勢漸進蓋氣力強弱自然不同非以陽氣之升果以分毫進也沈括發明隋志乃曰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黃鐘應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故太簇應之則有不通者矣夫陽之上升本無停息距地九寸八寸而止則九寸八寸之獨無陽乎況地有高卑氣無先後將地之卑者氣先至高者乃後至乎自蕤賓以下氣宜降矣而槪以升言則天地之氣將有進而無退乎天地之氣陽生于子以漸而進其勢濆盈至于巳而極陰生于午以漸而退其勢衰颯至于亥而窮此自然之運也意者陽氣常升以弱爲降陰氣常降以強爲升陽中之陰卽陰中之陽而降亦可以言升與但謂氣以漸而自子至于亥律以漸而自黃鐘短至于應鐘而所升所短之差多寡異數各不均齊至于應鐘與黃鐘之律相隔四寸三分三釐其交接之際又大懸絕矣豈有灰地循環無端之氣而可以往而不返言哉季通亦知其說之

不通也則曰陽之生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生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生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生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亦近于鑿矣竊意樂止五聲而宮商角徵羽但以清濁高下爲差而已長者聲下而濁短者聲高而清宮最濁商次之羽最清徵次之角則介乎清濁之間故因其長短以爲君臣民事物之等而緩急疾徐之節則必因律而定氣進則急急則音節疾氣退則緩緩則音節徐故候氣者因氣之強弱而視其緩急也其節甚略豈必過爲分晰哉夫氣在天地間往來盈縮祇一強弱本無淺深故隨時可候隨地可候隨地之斜埋直置皆可候但不立一準無以取衷必自長九寸空圍九分起數以定中聲乃始有則竊意氣之升降或祇在三寸之間故以黃鐘九寸爲陽之始蕤賓六寸爲陰之始是亦陰陽二老之數試就六九中間三寸爲升降之節或卽可附于三分損益之義乎然律者生于無形而成于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于數數生于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

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屬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睿聖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自然之運度哉

范永鑾曰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幷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證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鐘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垂成而天不假之年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槪乃互爲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

于此理茫然莫測其微奥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廢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臣思不爲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邪正治道之汚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如蒙乞勑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于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于天地間矣

楊廉曰西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卽其黄鐘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黄鐘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鐘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鐘減九分由應鐘復回十一月之黄鐘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

黃鐘之于大呂蕤賓之于林鐘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于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所謂黃鐘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鐘仍得三寸九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得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鐘增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增二分奇應鐘至黃鐘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一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

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于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于此至于從前宮羽之舛此淸濁之逆施正由黃鐘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于深言也廉嘗見歙人鮑希泰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概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于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卻是亘古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卽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

義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于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于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脚亦終于聚鐵鑄錯耳廉于李書窺見一班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于其上哉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于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夫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于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蓋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七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員之圓則未之及也六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

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黄鐘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

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

樂之爲道盡于此矣

黄文裕公佐樂均說曰大學之敎成于樂樂必有均均平也以律均聲聲從器出損其過益其不及則音韻平和故曰均樂正受數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師事受其成事論說倫理以敎世子曁國之子弟使省其文采而志正習其音容而心和故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成均之法也樂之時敎大矣哉

黄鐘說曰黄鐘者何黄中之色也鐘音之器也陽氣潛藏故以中色著宮聲也仲冬中氣者何冬至是也節氣有入他月者中氣必在正數之月故也何以首冬至也陽始生也候氣者求聲氣之元推步者求曆元皆以冬至子半爲定天地之心靜極復動暮之日自是周而復始故首之也建者斗所指也子孳也斗建之辰位子正北杓建子昏奎中衡建子夜半東井中魁建子日角中一陽初復子陰極是謂辜月其宿危虛

須女其分野爲齊青州合辰者何日躔星紀之次在丑與子合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孳于子故黃鐘之律置一于子而三之丑三寅九卯二十七辰八十一巳二百四十三午七百二十九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申六千五百六十一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五萬九千四十九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謂黃鐘之實以該寸分釐毫絲忽由是十一律生焉約之九寸歸之正度則八十一分耳其律最長不爲他均所役當爲徵商羽角則以子聲變數應之生自仲呂爲變律之元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約之四十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歸之正度則三十九分耳黃帝命伶倫斷竹兩節聲出三寸九分故吹曰含少合其無聲者四十二分則爲全律三十九子半數也陽猶麗陰陰含少陽是以名也凡律空圍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十一律皆如之黃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焉

又大呂說曰大呂者何大間之元也呂陽之侶也陰爲陽侶首助黃鐘宣氣而揚物也季冬中氣者何大寒是也丑紐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北

杓建丑昏昴中衡建丑夜半七星中魁建丑旦火中二陽浸長以臨陰是謂涂月其宿牽牛南斗其分野爲吳越揚州合辰者何日躔玄枵之次在子與丑合也位雖在丑然蕤賓隔八娶妻則居其衝律書生鐘分曰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本黃鐘之分法也以三乘午上數得之一千二十四者得黃鐘全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也倍午下數得之二百四十三爲一寸二十七爲一分三爲一釐一爲三毫凡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大呂之半律又置一千四十四于未而三之申三千七十二酉九千二百一十六戌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八亥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然二陽方長則倍之未二千四十八申六千一百四十四酉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戌五萬五千二百九十六亥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四是爲全律大呂之實也以律法計之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約以分法得七十五小分二千八百六十三故律書曰七寸五分三分二強舉大數則正度七十六耳其律長次黃鐘故亦不爲他均所役當爲徵商羽角則以子聲半數應之生自

蕤賓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約以分法得三十七小分二千二十五舉大數則三十八耳自其爲蕤賓之徵也有婦道焉故損其數抑而自卑則爲淸聲及其爲宮下生夷則也有母道焉乃倍其數引而自尊則爲正聲王姬下嫁義殊王宮此樂所以通倫理也大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太簇說曰太簇者何太闕蓋言天也簇亦爲族奏也進也大奏進闕發達萬物也孟春中氣者何雨水是也寅孕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北杓建寅昏參中衡建寅夜半軫中魁建寅日尾中三闕于是謂陬月其宿箕尾其分野燕幽州合辰者何日躔娵訾之次在亥與寅合也律書生鐘分曰寅九分八九分者本黃鐘之寸數也以三乘丑上數得之八者得黃鐘全數九分之八也闕之重之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寸法凡得闕萬九闕十三者八故太簇之實十九萬七千一百六十四雖分自黃鐘九分之八然益林鐘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八于寅而三之卯二十四辰七十二巳二百一十六午六百四十八未一千九

百四十四申五千八百三十一酉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六戌五萬二千四百八十八亥則得太簇之實以律法計之八寸約以分法七十二耳半之則三十六律四寸也半變半律生自變林鐘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二計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八忽八初約以分法得三十五小分二百一十六舉大數則三十六耳當爲林鐘之徵以子聲半數應之無射之角中呂之羽則以變半數應之顓帝曆首建寅律首應鐘者何斗建則日月會于亥故也太簇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夾鐘說曰夾鐘者何陰陽相夾而爲音之器亦有輔助之義焉夾輔太簇進陽以宣四方之氣無所不達也仲春中氣者何春分是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闢戶之形故二月爲天門斗建之辰位乎正東杓建卯昏東井中衡建卯夜半亢中魁建卯日南斗中四陽制陰而大壯是謂如月其宿心房氐其分野宋豫州合辰者何日躔降婁之次在戌與卯合也位雖在卯然夷則隔八娶妻則歸于酉律書生鐘分曰酉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者
本黃鐘之寸法也以三乘申上數得之八千一百九十二者得黃鐘全
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三也倍申下數得之二
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二百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凡三寸六分六釐三毫二絲爲夾鐘之半律又置八千一百
九十二于酉而三之戌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亥七萬三千七百二十
八然四陽方長則倍之酉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戌四萬九千一百五
十二亥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全律夾鐘之實也以律法計之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得六十七小分九百二十七舉大數則六十
八耳其律長次太簇爲大呂商若爲應鐘之角夷則之徵㽔賓之羽則
以子聲半律應之約以分法得三十三小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舉大數
則三十四耳生自申申者西方陰氣也陰數縮而應陰聲故其律半位
居卯者東方陽中也陽數盈而和陽聲故其律全易曰帝出乎震又曰
雷出地上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故黃帝以仲

春之月乙卯之日奏咸池顓帝因之爲承雲之樂于象緯爲天帝明堂
大火心星故登歌金鏞易名曰圜鐘者天之象也夷則玉磬應之合爲
宮徵火常西流之象也商之羽徵之角聲應于太簇爲陰角之羽羽之
角聲應千姑洗爲陽天之昏明以日出入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
常在夜故曰陰陽相夾昏明之交也前三律爲冬日至黃鐘自羽爲宮
姑洗以角從之後三律爲夏日至函鐘自角爲宮太簇以徵從之登歌
奏于上宮懸應于堂下祭祀大享質明行事以聲召氣天地忻合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是故天神地祇人鬼皆可得而禮
也夾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姑洗說曰姑洗者何陽氣修潔百物皆滌故而成新也季春中氣者
何穀雨是也辰振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南杓建辰昏七星中衡建辰夜
半房中魁建辰旦婺女中五陽失陰而陰消是謂竊月其宿亢角其分
野爲鄭兗州合辰者何日躔大梁之次在酉與辰合也律書生鐘分曰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八十一分者本黃鐘之分數也以三乘卯上數得

之六十四者得黃鐘全數八十一分之六十四也四卯下數得之九爲一寸一爲一分凡七寸二分黃鐘之實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爲法凡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六十四故姑洗之實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雖分自黃鐘八十一分之六十四然益南呂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六十四于辰而三之巳一百九十二午五百七十六未一千七百二十八申五千一百八十四酉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二戌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亥則得姑洗之實以律計之約以分法六十四耳半之則三十二律長三寸五分變半律生自變南呂六萬九千四十二計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忽一抄約以分法得三十一小分六十舉大數俱三十二耳當爲林鐘之羽南呂之徵以子聲半數應之中呂之變宮無射之變徵則以半數應之凡五聲各自本位起數而三之至于辰則八十一分者宮也六十四者角之宮也而徵之五十四商之七十二羽之四十八皆包于其中而各得宮數焉及自黃鐘子位起數至酉寸法各有九算紀陽不紀陰故以九爲上宮則前五後五推十合一爲徵則九

變矣徵合商則八變矣商合羽則七變矣羽合角則六變矣五降之節兩兩成文奏樂一如其算故律書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徵九所謂五者以前後言也辰與酉合而聲之變皆會焉故大合樂必以姑洗之月而姑洗南呂從黃鐘爲宮豈非出于天理之自然者乎姑洗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中呂說曰中呂者何施中處也陽氣充大萬物盡旅而西行以啓陰陰陽至此而中也孟夏中氣者何小滿是也故又謂之小呂巳止也斗建之辰位于東南杓建巳昏翼中衡建巳夜半尾中魁建巳旦虛中六陽極于純乾是謂余月其宿軫翼其分野爲楚荆州合辰者何日躔實沈之次在申與巳合也位雖在巳然無射隔八娶妻則歸于亥律書曰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者本黃鐘之實也以三乘戌上數得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者得黃鐘全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也倍戌下數得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三爲

一絲一爲三忽凡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爲半律淸聲六陽極盛則倍之以位窮于十二辰不待其法故中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律法計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約以分法得五十九小分二千三十九舉大數則正度六十耳其半律淸聲舉大數則三十耳爲商爲角全律應之及爲徵羽變宮變徵則半律應之大司樂歌小呂以享先妣者蓋歸于無射則于登歌圜鐘夷則有婦事舅姑之道爲于黃鐘有母道焉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惟祖禰及祧能役之于童蒙時然用變半律謂之合少豈非孕自紳乾之氣哉中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蕤賓說曰蕤賓者何陽寓于陰也蕤華垂貌賓所敬也一陰息而爲主于內六陽消而爲賓于外陽不用事陰氣幼少猶敬服之也仲夏中氣者何夏至是也午牾也斗建之辰位于正南杓建午昏亢中衡建午夜半牽牛中魁建午旦室中一陰初始于陽極是謂皐月其宿張七星柳箕分野爲周三河合辰者何日躔鶉首之次在未與午合也律書生

鐘分曰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七百二十九者本黃鐘之釐數也以三乘巳上數得之五百一十二者得黃鐘全數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也四巳下數得之八十一為一寸九為一分一為一釐凡六寸二分五釐黃鐘之實以二百四十三為釐法凡得二百四十三者五百一十二故蕤賓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雖分自黃鐘三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然益黃鐘全數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五百一十二于午而三之未一千五百三十六申四千六百八酉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戌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亥則得蕤賓之實以律法計之約以分法歸之正度則五十七耳半之則律三寸一分四釐正度則二十九耳凡樂十二均律皆左行聲皆右行右行者天之太極從地數而生氣也左行者地之元氣從天數而生物也故黃鐘一均七音至蕤賓而正矣記曰地秉陰竅于山川午未之間山河地絡在焉故蕤賓重上生者地代終也必重上生然後大呂五變寸法皆倍而有聲律陰陽清濁穆羽相和黃鐘之管蕤賓聲應蕤賓之管亦如之天地于是乎

訢合矣故曆則論日起于午宿天之太極從地而右生物以變時律則
論斗起于黃宮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述氣以生物故左右皆至午七百
二十九分以生變律而布期之日成晝夜之用日乘六甲與斗相逢在
子則南至爲冬在午則北至爲夏故午牾于子水火交濟而律曆協矣
行其綴兆要其節奏此大夏舞于羽所以爲文武之中與蕤賓之自爲
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林鐘說曰林鐘者何林者物之楙也鐘者音之器也言任助蕤賓君
主萬物使長大楙盛也季夏中氣者何大暑是也未林也斗建之辰位
于西南杓建未昏火中衡建未夜半虛中魁未旦胃中二陰浸長以遯
陽是謂日月其宿輿鬼東井其分野爲秦雍州合辰者何日躔鶉火之
次在午與未合也位雖在未然黃鐘隔八娶妻則歸于丑律書曰丑三
分者本黃鐘之絲法也以三乘子上數得之二者得黃鐘全數三分之
二也倍子一分得之一爲三寸凡得六寸置二于丑而三之寅六卯十
八辰五十四巳一百六十二午四百八十六未一千四百五十八申四

千三百七十四酉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戌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亥一十萬八千九十八則林鐘之賓歸之正度五十四耳半之不用而用其變及半變律生自黃鐘含少大祗殺其一分耳陽貞于子爲黃鐘乾道也父道也陰貞于未爲林鐘坤道也母道也天秉陽垂日星故祀天神則日月星辰分祀于四望地秉陰竅于山川故祭地祇則山川亦分祭焉祭地祇必奏太簇祭山川必欲函鐘者子從母母統子也他理向上則雲漢貫于三河函鐘與蕤賓合而天社天稷應以地道天文向下則星土達于四海大呂與黃鐘合而嫁娶宗廟應以人道尾箕析木之津必由鶉火室壁圖書之府必通南極應鐘與太簇合而軒轅之虛黃龍之體應以天道是故日月會辰而星與岳瀆之氣從之召以陰陽之聲必合而不可離此咸池大夏歌奏相通所以和雲門大韶也季夏土王用事月令曰其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然則地祇山川統于天神亦可見矣林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夷則說曰夷則者何夷平也則法也陰氣賊萬物而陽猶平施其法也孟秋中氣者何處暑是也申神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南維杓建申昏尾中衡建申夜半營室中魁建申旦昴中三陰閉陽而成否是謂相月其宿參觜其分野爲魏益州合辰者何日躔鶉尾之次在巳與申合也律書生鐘分曰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六千五百六十一分者本黃鐘之毫數也以三乘未上數得之四千九十六者得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也四未下數得之黃鐘之實以二十七爲毫法凡得二十七者四千九十六故夷則之實十一萬五百九十二雖分自黃鐘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然損大呂三分之一亦無不同也又置四千九十六于申而三之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戌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亥則得夷則之實以律法計之七百二十九爲一寸八十一爲一分九爲一釐一爲一毫凡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約以分法正度五十一耳半之則二十六律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也黃帝五十年孟秋之月庚申之日日在翼鳳鳥至其鳴音中夷則作爲

清角含少三寸九分是也周人與商同禘嚳而享先妣謂帝嚳之妃姜嫄之廟孟子曰是禖宮也舞大護者用商樂之舊而長夷則之上宮奏之蓋禮以辨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以統同則推原其自然以樂吾志而已記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其斯之謂與夷則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南呂說曰南呂者何南任也呂旅也任成萬物旅助夷則以施陽也仲秋中氣者何秋分是也酉就也斗建之辰位于正酉杓建酉昏牽牛中衡建酉夜半奎中魁建酉旦東井四陰大觀以勝陽是謂壯月其宿胃卯畢其分野爲趙冀州合辰者何日躔壽星之次在辰與酉合也位雖在酉然太簇隔八娶妻則歸于卯律書曰卯二十七分十六二十七分者本黃鐘之毫法也以三乘寅上數得之十六者得黃鐘全數二十七分之十六也倍寅下數得之三爲一寸一爲三分凡五寸三分又置十六于卯而三之辰四十八巳一百四十四午四百三十二未一千二

百九十六申三千八百八十酉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戌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二亥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則南呂之實也以律法計之約以分法歸之正度四十八耳子聲半數在前不用與林鐘同變律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勺六抄生自變太簇約以分法得四十七小分三百二十四半之數二十三小分一百六十二律則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勺三抄也蓋由中呂復生含少然後變律用其半故正半律在中呂之前無所用之然酉實南呂之本宮也樂變始自羽之本宮故必移宮換羽小大相成而後中聲得焉然始終條理不過黃鐘一均五音而已律書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律紀陽用九故南呂以羽從宮推十合一徵之羽姑洗九變歸黃鐘宮所謂若樂九變者也羽之羽蕤賓七變合角之羽大呂六變歸宮所謂若樂六變者也故樂之成猶律之生也宮五會于姑洗辰位則徵九在焉豈非天地自然之數乎蓋羽水調也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于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樂之所以變也然宮必逐羽清角發徵商必刻羽流徵生宮水常和

土由地中行則不至于濫溺矣否則究爲少女昴爲胡星乘酉之王亦何所不至哉徵盛則宮王角動則羽竭是故舜歌南風焉其律自北而南其聲自角而徵蓋南呂者南風之呂也南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無射說曰無射者何射厭也言陰氣已盛而陽氣猶布德于萬物亡厭已也季秋中氣者何霜降是也戌入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北杓建戌昏虛中衡建戌夜半昴中魁建戌旦七星中五陰剝陽而陽消是謂玄月其宿奎婁其分野爲魯徐州合辰者何日躔大火之次在卯與戌合也律書生鐘分曰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五萬九千四十九分者本黃鐘之絲數也以三乘酉上數得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者得黃鐘全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也四酉下數得之置諸戌而三之亥九萬四千三百四則無射之實也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凡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歸之正度則四十五耳半

之二十三律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也周人禘樂用夾鐘爲歌奏以無射之調其武音與律者述也述斗氣達乎物也凡音之起者本焉武王以夷則畢陳黃鐘布戌太簇布令而反及嬴內以無射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亂者樂之末章也其曰優柔容民者蓋樂本人情之所不能免象政以飾樂遲久以合情必下管象而舞武者象箾南籥爲武音也必用無射清商者明武王善繼文王之志其不貪商與服事殷者一而已周公修武象而益以勺者關雎之亂所謂胥鼓南也物無非道而文王之政不可忘者皆形于象故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季秋享帝明堂則合生氣而去商聲焉登歌長夷則之上宮以應圜鐘象祖之所自出也宮縣合奏擊拊以應歌夷則圜鐘以黃鐘倡凡樂六變羽角起焉無射中呂以太簇和凡樂八變徵商起焉角羽倡而商徵和者避商聲也黃鐘起角羽姑洗南呂也六變黃鐘爲圜鐘羽夷則角太簇起徵商亦姑洗南呂也八變太簇爲中呂羽無射南六同隨律亦如之商化爲角則秋宮春律矣九變必起于姑洗者宮歸

宮則羽之角歸大呂商歸商則徵之角歸應徵陰陽離合之道也韶夏濩武合于雲咸歌奏以反爲文者如此然則律呂之數豈有往而不反者哉無射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應鐘說曰應鐘者何應言聲鐘言器也歲功皆成有微陽起接盛陰而應其來復也孟冬中氣者何小雪是也亥荄也斗建之辰位于西北維杓建亥昏危中衡建亥夜半參中魁建亥日翼中六陰極于純坤是謂陽月其宿東壁營室其分野爲衛并州合辰者何日躔析木之次在寅與亥合也位雖在亥然姑洗隔八娶妻則歸于巳律書曰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百四十三分者本黃鐘之釐法也以三乘辰上數得之一百二十八者得黃鐘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也倍辰下數得之二十七爲一寸三爲一分一爲三釐凡四寸六分六釐又置一百二十八于巳而三之午三百八十四未一千一百五十二申三千四百五十六酉一萬三百六十八戌三萬一千一百四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三是爲應鐘之實也約以分法得四十二小分一千四百五十

八律書曰四寸二分三分二變律生自變姑洗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勺四抄餘一算舉大數則皆四十二耳冬至日陽升自黃鐘六變則爲應鐘變宮故曰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大合樂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其朔鼓之律乎小大相成羽莫細于應鐘故應鐘起羽乾坤二維皆動圜鐘合黃函之羽姑洗爲宮黃鐘合姑夷之羽中呂爲角終始相生角莫窮于中呂故鐘起于羽巽艮二維皆動無射合太南之羽蕤賓爲徵太簇合應蕤之羽夾鐘爲羽此雲門咸池所以調陰陽也一陰一陽相召交應宮縣必協必鐘球焉應鐘之角羽圜鐘夷則也六變而太簇爲函鐘徵其徵商則爲蕤賓大呂大呂之商徵亦圜鐘夷則也八變而姑洗爲南呂徵其羽角則爲無射中呂流徵所以和清角者非咸池承雲與中呂上應夷則羽下應大呂角九變則歸于大呂爲角合黃鐘矣圜鐘上應夷則徵下應蕤賓羽九變則歸于應鐘爲羽合太簇矣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又曰節奏合以成文立樂之方此其要也不然則十二施宮繁焉能簡哉羽比于角則民不窮徵流于商則物不匱此

中呂宣中氣應鐘俾先後穆羽相合者也應鐘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詩樂說曰古者燕享通用之樂歌每句之中字字律呂堂上之歌皆用黃鐘以象君堂下合樂則用清商以象臣其二南之時事殷之義乎朱子得諸趙彥肅以爲詩樂今從之俗呼正宮越調與蔡元定所錄燕樂相同因併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譜焉夫樂居六經之一雖備于聲容而其本原則詩也史記孔子刪詩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曰始則學者所當肄也周衰樂崩錯雜無倫賴聖人正之故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時必有聲譜不止于辭而今不傳觀笙詩有其義而無其辭則有聲可知已清廟之瑟不以簫管亂人聲故有倡有嘆倡者發歌句也嘆者繼和其聲也詩詞之外必有疊子散聲以發其趣雅則合以匏竹春秋傳伶簫及鹿鳴之三是已風亦名鄉樂末乃合之故謂之亂燕禮曰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

則勺勺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蓋韶奏黃鐘武奏無射孔子所以合韶武者謂雅頌合黃鐘爲宮鄉樂皆無射清商故耳世疑其直以一聲協一字無復倡嘆而不知頌與風雅體固殊也惟合樂笙歌並作溺音得以亂之故論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後世有作因是審焉本九德之歌爲九成之樂用雅頌之正戒鄭衛之淫則古樂興矣詩樂之自爲宮及金奏登歌下管舞籥和同律凡六說別詳

又曰燕樂各止三終者以反爲文也諸侯燕禮大射以爲正樂下達大夫士庶人鄉飲酒禮皆用之鄉射正樂惟合樂三終而已獨燕禮下管新宮無傳焉天子之樂頌合大雅故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樂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蓋臨下議政口之所道非德性不言言之有序卽雅頌所奏者也象勺謂象箾籥止合二南而不他及他及則鄭衛矣故天子不聽以養德也樂譜宮羽相變角徵接商以喉齒牙舌唇迭轉五聲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于是詩只

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時卻要入于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斯言眞確論哉萱按樂記有肄雅三官其始也首肄三雅鹿鳴四牡皇華一歌皆一終皆黃鐘清宮也俗曰正宮歌既終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則由庚又歌南有嘉魚笙則崇丘又歌南山有臺笙則由儀三笙皆無詞而三歌亦皆黃鐘清宮也笙入三成遂合鄉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亦皆三終皆無射清商也

又鐘律說曰象數與天地合而生鐘律出于象數皆天造地設之自然也故黃鐘爲聲氣之元萬物之本原生于氣起于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管吹以准鳳鳴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雌雄其鳴不同陽律候于鳳陰律擬于凰然後協

和平聲候氣不爽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如五季王朴聲與氣而俱失其係豈小小哉太史公言黃鐘始于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十二之律定後世求律乃欲求于黍于尺于斛于錢于隔其可乎甚至于時君之指節則謬又甚矣故聲氣之元非鳳鳥之靈不能協非阮咸氏之神不能解非祖冲氏之密率不能算前代之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鎭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之彼此紛議終不能以相一周敦頤程頤張載氏之餘論皆未究其要崇寧𨺚涅魏漢津亦敢妄談鼎樂之法不知量矣南渡後建陽蔡元定者神解不減于阮妙算不減于祖冲積有年所而鐘律書成朱子以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于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盖其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後之講鐘律者幸生建陽之後推廣其所述以爲時君世主制樂之資不必強生穿鑿歸之談河盡併而已也大明當夫天地之氣正而鐘律亦隨而正蔡氏之不得典樂受詔使簫韶

之治復見于後世者吾黨豈無望于今焉若雜說之泛濫旁論之紛拏

雖范鎮樂律房庶樂書吳忠律志皆依朱子成說今欲求黃鐘律管從長周徑羃積的實定數者須多截管候氣蔡氏之說先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爲一管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有氣應者卽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非人力可爲卽以此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位終于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容八百一十分卽十分管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皆由于此

又密率推算說曰算之有法尚矣惟宋祖冲之密率乘除乃古今算家之最蔡氏律本旣正又必以祖氏之算推之得圓周長的計十分六釐

三毫六秒八忽萬分忽之六千三百一十二又以圓周求徑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又以半徑半周相乘仍得九萬萬忽通得面冪如此則黃鐘之廣與長及空圍內積實皆可計矣故面冪計九方分深一分管則空圍內當有九五方分深九方分管計九寸則空圍內當有八百一十五方分此卽黃鐘一管之實其數與天地造化無不相合此算法所以成也算法旣成之後或以竹或以銅別爲之依其長各作八十一分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又依其長作九十分乃取九十分之分計三分三釐八毫四秒四忽萬分忽之五千六百四十五以合孔徑如此則圓長面冪與夫空圍內積自然無不諧會又中黍鬫律說曰黃鐘何自而生乎生于元氣而合乎造化之氣故黃鐘發造化之祕爲聲氣之元是爲律本嶰谷之管天生自然之氣也羊頭之黍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氣容受多寡而分寸短長見焉十一律由是而損益度量權衡由是而受法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將上下聲考之得其正卽將黍以實其管看所

實得幾粒然後律可定也胡氏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定焉要之古人以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大約以黍屬律非以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必前先求于聲氣之元次證之以累黍則得之矣

又樂聲說曰樂自天作樂由陽來至和之發也其治心也德盛而後知樂其治人也功成而後作樂至和之極也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故天地有自然之律人聲有自然之和天籟氣機相爲動盪如五聲八音清濁高下出乎口入乎耳自有一定中和條貫惟聖人爲能察之故曰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昔黃帝命伶倫作律呂從有以至未有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以定黃鐘爲律本迨周衰樂廢孔子反魯正樂而得其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以至于成也則豈非天聰之盡哉故古

聖人之爲鐘律者率皆以耳齊其聲以樂爲和人聲設也樂生于心斯發于聲人心慘則聲哀人心舒則聲和然人心復因聲之哀和亦感而舒慘則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喜怒哀樂四者隨物感動播于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而謂之爲樂聲和樂作而喜怒哀樂皆中其節是爲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朱子亦曰音律氣也故相關又曰天人無間正此之謂矣此審音知樂爲治律大原聖人復起無以易也

又樂器說曰夫審音爲治律大原尙矣而人之聲寄于器器卽律也唐禮樂志曰聲無形而樂者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升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于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于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于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于黃鐘

然後律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旣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斂聲藏于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于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宋司馬光曰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以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于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

從度法求之耳斯二者之言皆精也

又求聲氣說曰古樂既亡欲求聲氣者宜何施而可亦惟依法以千二百黍求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管使其和也則已如有不和必其黍之顆與管之分未當也則惟本吾之平其心易其氣徐聽人聲之高下上下考之以求其中聲蓋人之聲無古今一也以聲考律以律定器九寸之管千二百黍之實乃可以意定而神解何古尺之分寸與黍之大小不可考矣卽今上黨之黍有最大者次者不一想古初所用安知爲最大次大者哉又安知其律之分寸視後代何尺爲當哉但以人聲察之以耳聽審之以九寸千二百約之且卽斯可以度尺數與黍顆或宜用黍最大者次大者千二百可當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積怳然有得卽可頃刻而决也夫古聖賢自無生有制爲器數原從人聲出之今有其器數而猶不能審聲以還其本原也則吾不知其可矣故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但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

者必能知之朱子曰樂之爲敎今無師授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必有精通者出三說皆探本之論也

又三分損益圍三徑一辨曰宋書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此其大略猶曆言斗分四之一耳斯言誠是也蓋由三分損益分寸而下以布之釐毫絲忽微細其數至于不可行乃其管則何以量絲忽哉古人治律第約管之九寸以千二百黍實之與人聲和爲黃鐘大率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如是而已卽使后夔周公師曠同時制律豈能必律尺之毫忽皆相似耶歷代尺度微有不同亦其常耳蓋三分損益猶曆言斗分四之一爲大略若密布歷分則斗分四之一猶有畸零多寡異數也古律言黃鐘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圍三徑一亦自其大率言之若布密率則圍三徑一猶有奇也古人言槪而後人發其詳正以相成而不以相害諸儒乃辨如聚訟咸詆三分損益圍三徑一爲非是其不知由其大率布至毫釐總之不出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外乃所以發明其三分損益圍三徑一之精義也不觀之易乎孔子繫易但曰三百六十當期

之日亦自大略言之若密布則以氣率期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朔率期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無害其爲三百六十也然則古人論曆爲三分損益圍三徑一庸何傷今學者一有所得而概詆古人立論之非然則孔子之論曆亦非耶是故拘古大略之言而不推見至隱以至律曆之失所也固不可苟有所得正以發古人未發之實而乃詆古人爲非是也亦不可

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說曰呂氏春秋季夏六月紀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生以上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淮南子曰黃鐘位于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

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
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
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四主四月
極不生之二說者應鐘以前上下相生之數與遷固律志同而蕤賓以
後與遷固不同蔡季通謂呂氏淮南上下相生雖大呂夾鐘用倍數則
一然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近鄭世
子以呂氏淮南爲是而不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謂長律下生短律左
旋隔八短律上生長律右旋隔六以勾股算術布之周而復始以余論
之皆殊塗而同歸也夫三分損益自管子言之無以易矣呂淮南法由
黃鐘至應鐘與遷固同勿論獨蕤賓以後之各異者蓋呂氏淮南以黃
鐘至仲呂皆屬陽蕤賓至應鐘皆屬陰朱子亦主此說謂子黃鐘復卦
一陽丑大呂臨卦二陽寅太簇泰卦三陽卯夾鐘大壯卦四陽辰姑洗
夬卦五陽巳仲呂乾卦六陽午蕤賓姤卦一陰未林鐘遯卦二陰申夷
則否卦三陰酉南呂觀卦四陰戌無射剝卦五陰亥應鐘坤卦六陰以

此爲陰陽故自蕤賓之數變下爲上而上生大呂以陰生陽大呂變上爲下而下生夷則以陽生陰相生以至于仲呂非錯亂之無倫也遷固則謂從子至亥黃鐘太簇姑洗陽之陽也林鐘南呂應鐘陰之陰也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也大呂夾鐘仲呂陽之陰也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蕤賓而後固在陽倍之于數既倍故陽反四上生益而陰反倍下生損相生以至于仲呂與呂氏淮南其究竟一也蓋二說一以陰陽正位言一以陰陽易位言于理皆合總之于黃鐘之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相生至于仲呂位巳其數六十主四月一無所異耳遷固左旋八八爲伍以自黃鐘而下其相生囙分上下而一以左旋順數併本位爲隔八以相生鄭世子以下生左旋隔八上生右旋隔六以相生是其左旋之八仲呂可生黃鐘猶夫右旋之六仲呂可生黃鐘其數不同其歸一也故曰殊途而同歸第鄭之說較遷固爲簡約而其勾股術布周而復始則獨優于往昔矣

盧宁曰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律呂之道奧疏天地幽通鬼神妙興聖賢機育萬彙凡以心聲爲之感通也然律少短則黃鐘吹而林鐘聽也律少長則南呂吹而太簇聽也厚則已壅薄則已揚廣則已濁狹則已清題小則促下扁則嗇何以和七聲而候元氣也哉夫宣尼稱韶盡善盡美以告顏淵爲邦我皇明復古樂舍韶何以哉抑聞之樂有六問六同帝王曆數之序也凡夫天位以典樂是惟合辰而已謂吳元年丁未歲在星紀明年洪武歲在玄枵惟我皇氏出自陳后顓頊之後此黃鐘大呂之合也壬午靖難在析木燕分野則太簇起咸池以承雲門宮唱商和是爲父子作述萬年曆數之象也吾乃今知明之所以王也夫古樂不講久矣賈誼請興禮樂文帝未遑諸葛可興禮樂漢當末祚武帝用李延年協律而所造者芝房寶鼎之歌唐宋可知也近代知音者如李壁作燕享樂譜張充廉作大成樂舞圖呂涇野司成命監生衛良相輩作詩樂圖譜別爲六調散六館意亦亟矣然徒得聲詩之用求合聲氣之元苟非其人道焉攸萃恭維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振與簫韶使九德之歌九功之舞熙乎助流政敎顯然端冕于明堂以臨觀焉而萬民咸于此乎滌邪酌滿保太和于無疆又何事于下博士以考王禹詔太史而試嚴宣耶

嚴嵩曰周禮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聞諸詩肅雝和鳴先祖是聽聞諸書舜命夔典樂敎胄子自聖帝明王未有舍是而能以化成天下者矣陛下之聖德復古樂于今日正所急之先務也故敢將順其美于樂記而有補說之作以足陳澔集說之意其所以明樂理也于律呂新書而有補註之作以發蔡元定之蘊所以明樂聲也于伏羲卦圖文王卦圖夏禹九疇圖箕子洪範圖而有解說之作所以明樂理之原也于興樂而有要論之作所以明古禮必可興于今日也不揣愚賤瀆冒奉獻以爲興樂採擇之備覽且四聖圖中非徒寓乎樂理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有養身之術焉有正心之方焉有修身之要焉有立政之道焉故臣又作四圖用說第一圖用說所

以保聖躬也第二圖用說所以明聖心也第三圖用說所以一聖動也第四圖用說所以直聖政也爲此將臣所撰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共二帙親齎謹具奏聞等因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臣等竊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就仰惟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値百年聖兼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定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情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况數千載之後乎今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爲徑截昔宋人楊傑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爲度且又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爲依永律呂協奏是爲和聲此皆取之虞書者也李文察所

議似與此合惟我皇上聖德居位懋建中和之極實秉制作之權則考定元聲與復雅樂于今日實惟其時也
全賜曰楚辭咸池承雲九韶爲有虞之樂信然矣簫韶十六管合鐘磬之縣同用四清聲爲清角周人七律益三清聲爲情徵而席昭誤解以爲七音殊不知七音乃五聲兼二變伏羲紀元聲卽有之非待周而後益也朱子鐘律蕤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蕤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黃鐘以下生者始于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鐘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鐘以上生者四始于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則朱蔡之所未及也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今證諸黃帝五鐘宮與角徵常顯諸人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于商徵流於商以反爲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于聖象夫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非妙于審聲以知音者不能得也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今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宮羽之中聲爲清角商

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水復返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者亦非妙于審音以知樂者不能得也

何塘曰詩言志今俗樂詞曲各陳其情乃其遺法也歌永言今俗樂之唱詞曲乃其遺法也當歌之時和以樂器之聲與歌聲清濁高下相應是謂聲依永俗樂唱曲應以絲竹乃其遺法也此則小成矣若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須律以齊之如作黃鐘宮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太簇商亦然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是謂律和聲俗樂以合四工尺等字爲板眼如作工字則衆音皆以工爲節尺亦然而從律不亂乃其遺法也八音克諧則樂乃大成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一目錄 外編

禮部十

樂律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禮部十

樂律後

前言

廖道南曰伏考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替萬化故至治馨香達于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策禮樂百年而後興亶其然矣今上光紹聖祖之丕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攄道妙被之管弦協乎律呂眞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于虞莫備于周大司樂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

祇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曆所以經天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爲經緯律曆相爲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于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自應矣請以古樂之可行于今與今樂之有戾于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黃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于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寖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于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

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祭四望則舞大章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肄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祇繪之于服皇帗旄皐弗辨之于佾其于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凡享食奏燕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于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侏儒雜擾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民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于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古者樂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治者遠矣今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初郊廟朝廷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爲元聲

難知也古樂難復也曆考載籍樂家之說尙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暘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爲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爲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卽舜命夔意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又曰論樂者宜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臟之聲聲出于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于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

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缶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其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酸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爲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爲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爲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爲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氣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温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

按洪武十七年聖祖諭禮部臣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余惟十二律生于八音八音生于五聲漢制氏惟傳其鏗鏘歌舞而不得其氣自李延年以新聲進而樂始雜矣宋之胡瑗李炤范鎭阮逸議論雖多而無適于用均之亦未爲得也今之日宜昭宣祖訓勑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遴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視以爲常務久其任而不更易以爲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汚冗濫得以厠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義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瑣屑齷齪得以庸其跡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後化而古樂可復矣

又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惟乾也爲天下之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也天下之至陰

而土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雖不同而同于陽皆本乎乾者也水音巽金音離雖不同而同于陰皆本乎坤者也故石乾者也其風不周其聲溫栗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玉磬爲馨磬爲編磬爲離磬爲笙磬爲頌磬爲球爲蹇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太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鼙爲鞉爲應爲鼖爲陳爲提爲靁爲靈爲建鼓爲足鼓爲楹鼓爲懸鼓匏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愁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竽爲小竽爲和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簫爲籥爲管爲簧爲篴爲篪爲箎爲篴木巽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其爲樂者爲柷爲敔爲止爲筑爲椌楬爲舂牘絲離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琴爲瑟爲離琴爲中琴爲灑瑟爲中瑟爲小瑟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爲樂也爲土鼓爲瓦鼓爲塤爲缶爲瓦塤金兌音也其風閶闔其聲舂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鍾爲鏞爲編鍾爲鎛鍾爲

剽爲棧爲錞爲鐲爲鉦爲鐸樂記曰鐘鼓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聞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情見矣余按古樂惟虞韶爲善知樂者惟后夔爲善若孔子在齊聞韶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況當時之羣后乎嗣是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襄皆能詠歌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敷暢以不謬其學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邕晉之荀勗唐之祖孝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爲知樂未能如古人之精也今宜精製八音之器務擇所產之地如嶧陽之桐泗濵之石則氣元而不爽調和衆樂之成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合珠之斯聯則樂大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爲之節度而上則于乾象之文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而下宣乎月令之氣庶乎有合于古而不失其

正無戾于今而可垂于久矣
又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
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
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萬物蘖萌于
子紐牙于丑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咢布于午昧薆于未甲堅
于申留熟于酉畢入於戌關該於亥陽氣鍾于子也謂之黃鍾其歲困
敦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爲乾之初九陰氣旋于
丑也謂之大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斗其辰玄枵其候大寒
其卦爲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
次尾其辰娵訾其候啓蟄其卦爲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
鐘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爲坤之六五萬
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
明其卦爲乾之九三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軫
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爲坤之上六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

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爲乾之九四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鐘其歲協洽其宿柳其次井其辰鶉火其候大暑其卦爲坤之初六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涒灘其宿觜其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爲乾之九五陽氣旋入于南也謂之南宮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昴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爲坤之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閹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其候降霜其卦爲乾之上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鐘其歲大淵獻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爲坤之六二是故黃鐘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鐘林鐘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有奇而下生應鐘應鐘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上生蕤賓蕤實之實六寸二分有奇而上生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鐘夾鐘之實七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奇而上生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五分有奇而

復生黃鍾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夫古樂不復于今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淸明悉崇古雅觀諸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星人所共見奈何浸淫日久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沾滯噍殺之音沉溺怪幻之技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又曰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萊夷之舞之熒惑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作夷狄之樂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委於韎師而混之寄象鞮譯也今宜歷考雅樂之章革去胡樂之部凡淫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技有出於奇妖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而大道爲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者矣大明集禮俗樂之名古未嘗有至齊宣王始有今樂古樂之辨漢高祖定天下與故人父老相樂飮酒作大風之歌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郎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

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冠男女七十人俱歌昏詞至哀帝時詔罷樂府官凡郊祭樂及古兵法樂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世祖平隴蜀乃增廣郊祀諸樂曰黃門樂天子宴羣臣用之曰短簫鐃歌軍中用之其後章帝親製歌詩樂章列在食舉又製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魏文帝受禪改漢鐃歌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言代漢之意併製鞞歌五曲鞞歌未詳其始相傳以爲高帝用巴渝伐楚其人好歌舞有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至魏初乃改作焉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荀勗等改漢鐃歌代魏鼓角橫吹曲及正旦大會王公上壽等曲梁武帝命沈約製雅歌外又改漢鼓吹舊曲更造新歌以述功德後魏道武設宮懸正樂兼奏燕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又有掖庭中歌眞人代歌凡百五十章北齊武成改漢鼓吹朱鷺等曲惟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諸州鎭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以等級爲差唐太宗製破陣樂以象武功唐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上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下坐奏謂之坐部伎立

部伎有八一曰永安樂二曰太平樂三曰破陣樂四曰慶善樂五曰大定樂六曰上元樂高宗所造七曰聖壽樂武后所作八曰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有六一曰宴樂張文收所作二曰長壽樂三曰天授樂四曰鳥獸萬歲樂武后所作五曰龍池樂六曰小破陣樂玄宗所作生于坐部伎也又選坐部弟子三百敎于梨園號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又作霓裳羽衣曲及隋法曲號曰清樂法曲之始卽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曲晉朝播遷其音分散隋文帝平陳得之領于清商署唐武后時惟存四十四曲唐又分清樂讌樂與高麗天竺高昌疎勒等諸番樂總爲十部伎代宗復兩京製寶應長寧樂及廣平太乙樂文宗製雲韶法曲宣宗製新曲敎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繡歌之其歌有播皇猷及葱嶺等曲宋有敎坊樂分爲四部凡聖節三大宴爲十九次陳奏間以雜劇繼以致詞稱述德美舞用女弟子隊小兒隊各十次有雲部韶黃門樂也鈞容部軍中樂也元燕樂分爲三隊樂音王隊元旦用之壽星隊聖節用之禮樂隊朝賀用之各分爲十次更迭上奏器服歌

舞俱有節序

邢雲路曰國朝斟酌樂制分祀合祀樂章樂四等曰九奏圜丘方澤祈穀大饗用之曰八奏神祇壇太歲壇先農高禖用之曰七奏朝日夕月大社稷歷代帝王廟用之曰六奏宗廟時祭祫禘社稷用之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凡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而朝會燕享兼俗樂祇應奉鑾司掌之其樂章有清海平本太初等曲皆近質無爾雅之辭但其器章雖製而未嘗累黍驗律見今太常雅樂及天下學宮所謂大成樂者蓋漢律之餘也至其百歲戲隊舞承應亦元聲之遺者耳又曰考右歷代樂說或興或廢淫雅不同大都古樂漸亡厥初猶未甚也暴秦雖焚樂經焚其文耳乃其樂之器數節奏猶存也曰五行曰壽人卽周之大武房中卽二世娛鄭衛其聲固淫而其宮商律呂豈遽相

遠以故漢興世世在大樂者皆記其鏗鏘鼓舞時故述作文武猶古降神等樂而河間與毛生諸雅材類能采著存肄之奈何歷漢迄唐陵夷一壞于新莽優雜再壞于劉宋梵唄胡聲大羅法曲與金釵梨園輩又相率而混亂之輕蕩吟哭驚䶩噍殺靡所不至大都漢唐創業之初稍興雅正而後遂凌遲亡當也其間龜茲之七聲雖涉哀怨尚可爲七均之證若何妥以黄鐘一宫佞人主則餘律幾廢其去亂正之音亦不能以寸耳宋興制樂初亦可觀嗣是諸儒持議紛如聚訟如去清聲缺匏土等類皆舛也至李太常周舞論一出則有合于文武陰陽之節而古樂之儀賴之以存矣宋而金而元率用漢律之樂已不合古而胡元專尚雜劇隊戲以北鄙殺伐之聲爲䰂髮天魔之舞備諸惡態蓋前代猶以夷亂夏元則胥夏而變之夷也至其樂章則盡易古詩歌爲詞曲俚褻殊甚百餘年衣冠禮樂悉化爲夷姦聲穢氣大乖天和則古樂澌滅殆盡而壞亂極矣我明興制禮作樂卓越千古謂極治而獨古樂未盡復元穢未盡洗故崔銑之言曰今中原夷俗未之能革者俗樂其尤也

然則及時反正在今日矣

王圻曰按周陳以前雅鄭淆雜陳文帝平陳盡得清商樂以其源自漢也謂爲九代遺聲立清商署以肄之乃分雅俗二部如梁之十二雅用諸郊廟朝廷者是也俗部十六調正宮黄鐘宮中呂宮南呂宮各有商羽變宮至唐增高宮道調仙呂爲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寖殊或以倍四爲度復有中管之格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鐘之律燕設用之蔡元定所謂燕樂是也大抵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後失其傳而更爲妖聲艷詞耳唐玄宗又立胡部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又認道調法曲胡部新聲合作其調惟以羽爲宮于是漢樂又絶矣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爲南戲叫噪哀促子女褻雜世俗筵宴則用之而教坊之樂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有女舞與此正同淫聲奇伎備矣

又曰古雅樂設宮縣于庭而奏之舞必應歌故太師掌六律六呂合陰

陽之聲登歌合奏擊拊下管合奏鼓鐘無律呂各自分奏之理後世知分而不知合遂以周禮古本以合爲令夫旣掌之矣所令何事豈非悞乎樂府雜錄二十八調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而無徵調蓋新樂也七宮多以商名宮而黃鐘反在其後七羽黃鐘首應夾鐘曰中宮調太簇應中呂曰正平調七角則以變宮爲角南呂應無射曰越角應鐘應黃鐘曰大食角七宮復自爲七商黃鐘應無射曰越調太簇應黃鐘曰大食調餘如之雖有聲音律呂其亂可知矣

又曰大戴禮言凡雅二十六篇以鹿鳴爲首漢晉自製詩易之雅遂亡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安世歌十七章以準關雎之辭風亦亡唐裴耀卿守宣州燕飲歌舞南陔六詩聽者感泣蓋借俗樂哀聲以爲僞耳儒生侈爲美談其欺世盜名如此

又曰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枝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角觝戲本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諸戲以觀示之角觝者角其技也兩兩相當角及技藝射御也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于殿廷激水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長七尺聳躍而出燿熀日光樂畢作魚龍漫衍黃門鼓吹三通亦百戲之一也蹋踘之戲蓋古兵勢漢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踘亦其事也蹴毬蓋始于唐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于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否豈非蹴鞠之變歟弄參軍戲始于漢館陶令石耽有贓和常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大中以來弄假婦人又弄婆羅門戲有代面者始自齊神武之弟善鬬戰其以顏雌無威于敵每入陣即著面具按百戲起于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凰安息五案都盧尋橦走丸跳劍戲車輿雲動雷跟挂腹族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纂要云梁有高絙伎蓋今之戲繩也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也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也類要云吞刀吐火植瓜種樹之類術皆從西域來

韓邦奇曰夫樂生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于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歌咏之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眞樂記遺其制去籍于諸侯之僭殘壞于秦火之焚漢儒附會于其前諸家紛紜于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輳牽合取其一庶或可用會其同則見難行卒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于人心固已戾矣又何暇論雅與淫古與今哉論樂者必以質實爲體敷施爲用諧聲爲正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具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而各有條理皆取諸造化之自然而不敢拊之以己見期于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乎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圜丘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祇出用之宗社廟而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睦此無

他亦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中節而已矣
又曰古樂既亡代變新聲至元則壞之極矣周德清中原音韻方且自謂知音姑以四聲論之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元亨利貞地之東西南北也今以元音入不能歌乃以入聲派入三聲是何理也夫之知王黃呼喚雖差聲與韻未害也德清乃以六爲溜國爲鬼至子別爲□則無字彼徒知譏沈約以南蠻之音爲中原之音自不知以北狄之音爲中原之音也獨其論黃荒原兆之分陰陽爲得耳以點絳唇論之則游藝中原差而竚立閑階是矣
又曰世儒有言合樂必先等字若然三百篇無一章中律者經言律和聲未聞以律就聲也夫人之聲有洪者細者亮者萬萬不齊古之聖人雖堯舜之聲亦不能合律惟大禹一人聲可爲律耳正使人人之聲皆中律亦只五聲人有八十四喉舌哉且如呦呦鹿鳴一句上呦字宮下呦字徵此豈一字二音哉協以就律耳等字云者非知樂之言者也
又曰積黍之法一爲一分黃鍾之管長九十分立九十黍每一分空圍

中可容十二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可容千二百黍矣夫黃鍾之管一黍爲一分黃鍾之實止八百一十方分可以能容千二百黍哉蓋方與員不同方無空員有空以員頂對員頂則一爲一分若縱横補塞其空充滿黃鍾之管可容千二百黍九十分之則每分該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矣用羊頭山黍以篩子篩之去其大者小者而用中者若管既定則隨大小之宜而實其數尤爲至當者也

又曰十二律子黃鍾也一黃鍾之管也下十一律皆由此管而生丑林鍾也三分三分乎子也二林鍾之管也以黃鍾九十分爲三分每分三寸得其二分計六寸爲林鍾之數也分黃鍾九寸爲三分去一分下生林鍾得二分計六寸寅太簇也九分九分乎子也八太簇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九分每分一寸得其八分計八寸爲太簇之數也分林鍾六寸爲三分每分二寸益一分上生太簇得四分計八寸卯南呂也二十七分二十七分乎子也十六南呂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二十七分每三分一寸得其十六分計五寸三分爲南呂之數也分太簇八寸

爲三分每分二寸六分去一分下生南呂得二分計五寸三分辰姑洗也八十一分八十一分乎子也六十四姑洗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八十一分每九分一寸得六十四分計七寸一分爲姑洗之數分南呂五寸三分爲三分每分一寸七分益一分上生姑洗得四分計七寸一分巳應鐘也二百四十三分二百四十三分乎子也一百二十八應鐘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百四十三分每二十七分一寸得一百二十八分計四寸六分六釐爲應鐘之數也分姑洗七寸一分爲三分每分二寸三分三釐去一分下生應鐘得二分計四寸六分六釐午蕤賓也七百二十九分七百二十九分乎子也五百一十二蕤賓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七百二十九分每八十一分一寸得五百一十二計六寸二分八釐爲蕤賓之數也分應鐘四寸六分六釐爲三分每分一寸五分二釐益一分上生蕤賓得四分計六寸二分八釐未大呂也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乎子也一千二十四大呂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每二百四十三分一寸得一

千二百十四計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在陽倍之在陽謂居干也爲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爲大呂之數也分蕤賓六寸二分八釐爲三分每分二寸八釐六毫去一分下生大呂得二分計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在陽倍之通計八寸三分七釐六毫申夷則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乎子也四千九十六夷則之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每七百二十九分一寸得四千九十六計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夷則之數也分大呂四寸一分八釐三毫爲三分每分一寸三分五釐七毫益一分上生夷則得四分計五寸五分五釐一毫酉夾鐘也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乎子也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鐘之半管也以黃鐘九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每一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得八千一百九十二計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在陽倍之在陽謂居卯也共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爲夾鐘之數也分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爲三分每分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去一分下生夾鐘得二分計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在陽倍之

通計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戌無射也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乎子也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無射之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每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計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無射之數也分夾鍾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爲三分每分一寸二分二釐一毫二絲益一分上生無射得四分計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亥仲呂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乎子也六萬五千六百三十六仲呂之半管也以黃鍾九寸分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每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計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在陽倍之在陽謂在己也共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爲仲呂之數也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爲三分每分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去一分下生仲呂得二分計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在陽倍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又曰凡律用半者以上律短而下律長故下律用半以成宮商角徵羽

之五聲林鐘南呂應鐘三律受役于黃鐘太簇爲徵羽其上太簇姑洗
蕤賓皆本然多寡之數其[illegible]爲宮商角皆依序而下乃自爲上律而上
律更無短者而半又將何所用哉雖爲無射之羽所用射變林鐘也以
黃鐘用變之半故也
又曰數止于仲呂十二不生者何也蓋律呂相生以三分損益至于仲
呂寸分釐毫絲忽雖可三分數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幷半數三分亦不
足故不以相生也二幷者三忽爲一也
又曰聲生于律蓋律管從長周徑圍積而冪其分寸釐毫絲忽無不通
者以黃鐘而吹之則爲宮以太簇而吹之則爲商以姑洗而吹之則爲
角以林鐘而吹之則爲徵以南呂而吹之則爲羽此律管所以爲聲之
元也然律管相生先後上下自然有如此之聲矣豈人爲之哉
又曰變聲者所以接五聲之音宮比于宮徵比于徵雖有七名其實五
聲而已
又曰十二律循其相生之序以次而爲五聲二變必足其數而後已每

一律役六律已往者退方來者進如黃鐘爲宮下生林鐘爲徵林鐘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下生應鐘爲變宮應鐘上生蕤賓爲變徵黃鐘爲第一林鐘爲第二太簇爲第三南呂爲第四姑洗爲第五應鐘爲第六蕤賓爲第七一均既畢黃鐘者退大呂者進林鐘爲宮上生太簇爲徵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爲羽姑洗下生應鐘爲角應鐘上生蕤賓爲變宮蕤賓下生大呂爲變徵一均既畢林鐘者退夷則者進自此以往至于蕤賓則變黃鐘爲變徵大呂則變黃鐘爲變宮變林鐘爲變徵夷則則變黃鐘爲角變林鐘爲變宮變太簇爲變徵夾鐘則變黃鐘爲羽變林鐘爲角變太簇爲變宮變南呂爲變徵無射則變黃鐘爲商變林鐘爲羽變太簇爲角變南呂爲宮變姑洗爲變徵仲呂則變黃鐘爲徵變林鐘爲商變太簇爲羽變南呂爲角變姑洗爲變宮變林鐘爲變徵十二律各備七聲七聲各盡十二律而後止焉然黃鐘一均既畢林鐘爲宮固相生之序而太簇爲徵至蕤賓亦仍前[illegible]序更以盡十二律莫不皆然律呂之序其

妙矣哉

又曰始于黃鐘終于黃鐘有五調爲一大調黃鐘爲調首其下四調得調首爲商徵角徵羽而一大調備矣大調五律除調首中聲必有二陰二陽六十調皆同夫六十調之序雖以十二律長短爲先後然黃鐘一均之備終于南呂南呂下卽無射起調一均之備終于林鐘林鐘下夷則起調一均之備終于仲呂仲呂下該蕤賓然一陽事畢陰當用事乃以仲呂起調一均之備終于太簇太簇下夾鐘起調而一大調畢夫夾鐘一均之備終于黃鐘黃鐘下大呂起調首然以大呂自左而右逆數已往爲調四律帥大呂一均之備五聲之序循是而去六十調皆然律呂之數妙矣哉

又曰候氣者以木爲十二案加十二案加十二律其上埋于地中其管斜埋使其端與地齊入地處卑出地處高故曰內庳外高黃鐘埋于子位上頭向南蕤賓埋于午位上頭向北夾鐘埋于卯位上頭向西南呂埋于酉位上頭向東其餘八律亦各依其辰位中秋白露降採河內葭

莩爲灰實其管或以素羅或以素紗覆之
又曰古樂興于伏羲曰立本又曰扶來神農樂曰扶持曰下謀黄帝曰雲門曰咸池少昊曰大淵顓頊曰六莖莖根也言澤及下也帝嚳曰六英英言華茂也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夏亦大也湯曰大濩言大能護彼人也周以武定天下曰大武大武又取雲門咸池大章大韶大夏大濩以共六祀故立本大淵六莖六英後無傳焉今茲六樂奏歌巽調周禮奏則左轉左行七旋而接律歌則右轉右行亦七旋而接律皆得隔八相生自然之序天然孚契之妙也若先儒左轉隔五而易律不惟聲律者有所不接且隔八者由大呂而黄鐘得右行之義隔五者由黄鐘而大呂復用左行之序矣周樂隔五之調知樂君子必有辨也
又曰黄帝樂雲門咸池黄帝以土德王雲門象天用火起黄鐘之徵以生爲用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呂之羽以尅爲用黄帝始探五行之情故作二樂火以生土土以尅水也堯大章用十二律相生自然之序二樂獨得其元故後之作者律必自大章聲必自大韶不能過也虞樂九成

五聲以辛成二變以接律蓋黃鐘九成之奏始于黃鐘小成七大于九九七六十三聲始終相生如一繹之相連盡善盡美惟韶樂然但其歌右轉亦當右行大呂七變隔八而生黃鐘與奏之左轉右行者參同契合且長短齊一世儒以歌五轉大呂生太簇則右轉左行而用卻右行且歌短而奏長皆非自然之用也虞廷古聖人之制豈若此之安排強合哉蓋起于右轉恐非虞廷之制漢儒以周制而推之耳

又曰季札觀周樂見舞簫韶曰至矣盡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黃鐘一畢本調卽付大呂之變聲此所以興季札之嘆也雖然歸宮綿遠此所以胡公猶封漢儒以九變享人鬼者以虞樂九成有祖考來格之文遂附會之耳

又曰夏樂大夏夏以金德王林鐘律屬金商聲屬金用林鐘起宮林鐘之商南呂用南呂起聲有云相緣如此還用夷則爲是

又曰商樂大濩商以水德王應鐘律屬水羽聲屬水以應鐘起宮應鐘之羽夷則用夷則起聲也

又曰周樂以不用黃鐘之管故自羽起調及至歸宮則零星補輳音節雖合乃安排而成天然也又自右旋逆數相接夫黃鐘君律也宮君聲也今起調即無宮入調宮便爲人役周公作樂豈不知此或者天數所在雖聖人亦不有悟處異時周家武王甫崩周公即攝政未久諸侯強大天王受制于五霸後來寄命于列國曆存止附庸耳至于陽左旋陰右旋陰不從陽豈非大逆乎此周家所以號令不行此樂之效也周人忘商故三祭之樂不言商及至樂歌則專用宮徵商羽一角始終不用不可知也

又曰韶樂奏左旋而七歌右旋而五歌短而奏長何以相比古詩皆四言未有七言五言者今一奇詩經皆四言間有多一二字者餘音耳非比于音者也歌必四言者以其用協金舂玉應之節也又韶奏與歌一均即過宮奏才七聲歌才五言金舂玉應奏至六言歌至四言即無以施其節况六言才餘半句耳夫十二律八十四聲如綵之相連始終無一間斷所以用變宮變徵者正以姑洗不能接大呂故用二變以至蕤

賓而大呂應承之直至應鐘而止若止七音卽畢則一律各爲一曲不必音節相續安在孔子所謂繹如也每章或四句或八句或六句二句亦可收尾或一句亦可

又曰六經經秦火之後多失其眞其詩書易春秋四經在春秋戰國時固皆全備無恙惟禮樂二經當春秋之時諸侯僭竊皆去其籍未經秦火之前固已難考矣而樂之一事當時列國但用新聲古樂棄而不用是禮樂二事比之他經其殘缺固甚而樂之一事比之禮尤甚漢儒得其影響而附會之然漢儒之學亦不可及知九變起羽歸宮之說音調自合亦可用之歌右轉一節以五轉而律呂相生黃鐘卽接大呂但音接不合卻用左生成曲又是左行耳其奏黃鐘歌大呂之說必當時律從左旋呂從右旋八音歌舞皆用此陰陽左右之義而當時殘編斷簡之中有大呂右旋之調遂誤認之以爲歌右轉而以斗左日右附而會之耳至于子與丑合之類尤爲牽合無理淺之乎其論古樂也哉十千十二支四隅八方皆是類也如右轉則黃鐘七變隔八生應則右轉右

行矣方可右轉止用其隔八相生之序五生卽過律黃鐘過大呂之類然于音節一則不合一則古人之歌必四言况韶又虞時之歌必四言也而角無所附故音節猶用左轉相生之序角下猶用變宮而五音始全此律爲陽宮必三聲而後陰陰必三聲而後陽蓋用宮商角三聲倡也

又曰周樂因不用黃鐘正管又周以木德王天下水能主木羽水也故自羽倒起及至宮歸卻右旋零星補輳殊無意味絕似漢人之附會六經經秦火之後禮爲國家所不可無或有人誦習樂則盡亡矣漢人得其影響以己意而足成之韶樂宮長在先故起宮周樂宮短在後故起羽

又曰古今之樂八音與歌舞同調况八音之設本爲比歌聲合舞容耳金舂玉應本皆四言無五七言者然後世曲調亦能合律今以渭城朝雨浥輕塵協之則末三字一金兩玉次句兩金一玉三句兩金一玉四句一金兩玉更入繁聲尤爲盈耳但非雅淡也漢儒非不知樂彼但神

其所述以見夫廣大精微曲折艱深天地人物無不貫通于音節之間
遺其大旨荒其本原弗顧也漢儒之附會每若此蓋國語左傳之流風
也漢儒如班固律書卻的當精確無一字可議蓋所傳者正也
又曰漢儒承秦火之後雖多附會然非漢儒則後世何所因而追考其
正古樂雖曰有未當處然因而正之皆其功也然則漢儒有功于六經
者亦百世之師也樂主其盈簡短寂寥何以感動乎人況于神于鬼于
祇乎曰萬舞曰洋洋皆言其盛也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如宮生徵徵與
宮應為一變此一小變也黃鐘一均旣備生大呂為一變此一大變也
皆可以成樂韶九成一大變也九變一小變也八變六變亦小變記曰
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
干戚羽毛謂之樂此數言樂之始末盡之矣以此知淸奏非金樂也歌
與八音不可相離也
又曰周樂起羽南呂倡而姑洗和應鐘倡而蕤賓和陰短陽長陰反倡
而陽反和短者倡而長者和凌犯甚矣及至大呂則倡長和短卻又不

倫而倡者長者又陰也周公作樂何扶陰抑陽若此

又曰黃鐘左旋用二變七旋而起大呂大呂右旋亦用二變七旋而起黃鐘世儒知右旋而不得其義以五旋起大呂豈惟隔八三分之無所用乃右旋而卻左行黃鐘雖接大呂而不能生大呂此乃五旋適然而過音節全然不合錯亂之甚用二變右旋右行與左旋契合天然之妙節不差乃古今制作未之及者也

又曰古經文一字不妄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又鼓瑟又吹笙也蓋鼓瑟必吹笙瑟聲不可自和必以笙和之瑟之一音古今浩嘆以爲難和而不知和之以笙也如如塤如篪古人至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塤篪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如鼖鼓維鏞鼖大鼓也鏞大鐘也鼖起宮鏞收宮不可相離也如吹笙鼓簧他竹音皆接其孔則無聲放其孔則有聲惟笙放其孔則無聲接其孔則有聲故謂之鼓蓋吹笙必鼓簧也

袁表曰季札觀四代之樂而知聖德之極隆師曠聞濮上之音而知衛

國之必创王令言聞安公子曲而知煬帝巡遊之不返以宮聲往而不
反驗之也李嗣聞寶慶曲而知高宗父子之不和以商宮不諧驗之也
甚矣樂之有通于政也叔季視爲末務而古樂盡亡雅聲不見于天下
今欲復之誠有難乎爲力者竊嘗推之京房傳焦延壽之術而推衍六
十律誠有補于正律之不及也然強合選宮之數淸聲取之太多如依
行包育謙待等律極其噍殺罔成音曲左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
不容彈者房其失之矣蔡元定監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以爲調
有所發明矣而旋宮之論尙有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其聲之異別之
也今黃鐘五調皆以本音姑蕤林南應爲聲調之一調可也而何五之
足云此旋宮之可疑者也近世律呂元聲似合理而可用而又未見經
試豈樂終不可作者哉大抵音律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器則八音之
中猶缺匏土笙等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裏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
之是無土音也八音尙未備況其他乎今日之工則太常賤流苟占樂
籍而舞列但取黃冠遇祭祀朝會則追呼于國門之外敎習無素宮商

莫諳擊金石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多沾滯迭奏則發聲不屬尙何望其樂之能正哉

黃輝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鐘曰圜變林鐘曰函乾爲圜坤含弘也黃鐘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地宮中央之管人宮中冬之管本中聲也圜鐘生于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鐘生于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鐘生于虛危有宗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卽陰得酉冲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鐘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卽陰得丑冲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鐘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簫韶之樂九變黃鐘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下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

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爲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來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者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不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于宮人鬼宜可禮矣然而音止三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

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尙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焉樂之流南不歸北也將是謂與干寶曰謙臣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佩玉以正近世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宮也暘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乃以乾坤咸明之于王者昭格孝享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耳嗟夫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卽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太簇而再爲徵何也夾鍾音律不可以犯天乃假無射起調卽夾鍾何與焉又一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固志之所駁姜夔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敢妄爲解者也

陶望齡曰樂之作何也以示同也大同之道三才合體幽明一量雖然世之懵者不得則疑焉聖人曰形氣聲三者豈非所繇爲人者哉二可見而兩不可測可見起閡不測成通聖人舍其閡而用其通于是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于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于天而格

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皆聞于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氲噏欱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候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繆矣候氣之法始見于司馬彪續漢書後史言之甚備其制先治一密室令地極平以木爲案置十二琯各如其方實以葭莩子灰覆以輕縠埋琯令其上齊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鐘宮應之餘月皆與律琯長短相應如鍼之治病深淺蹈竅則氣達耳布方列位徒取備制實無與也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歲蓂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時變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徵于顯記驗于必非有他妙巧也然琯乘于氣自長自短聲出于琯自清自濁陽萌于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尙其中故黃鐘爲君聲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

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細故足貴已而鄙生小儒務逞臆見傅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乘去古甚近皆云黃鐘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而李氏信呂覽浮浪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歷世以降諳解非泛沿襲未舛猶可無論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見其乖因氣辨聲可爲左驗至于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季通之辨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于宮商莫知其然又況于八音之爲器哉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于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其說而深言之

往行

吳元年七月乙亥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令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上曰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最難和故書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

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而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梁寅等分爲之

太祖洪武初年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勑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命陶凱等更製樂章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永樂元年九月成祖詔學士王景等擬撰樂章竟未施行凡舞用習于郊壇武舞服右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

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加祀孔子舞八佾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

典從之洪謨因奏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下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于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時尚書鄒朝以爲宜有旨詔太常寺考正云

弘治甲子太常呂常上疏云樂以鐘磬爲主一有不協則樂不成雖是照依斤兩依式造來其間清濁高下一時不能停妥必要考審允當然後可用先年歷代帝王廟失大石磬一十六片俱已燒燬無存銅鐘已燒十二口見存一十四口發協律郎考驗又俱傷大聲皆不堪又樂器內有銅鑰鐘四口一係正黃鐘一係正太簇一係南呂一係林鐘年久聲損不成亦合造備有旨行南京工部督造送用

嘉靖六年六月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同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楊一靖賈詠汪鑾侍郎劉龍言昔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八佾人六十四諸侯六佾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

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干掌舞詔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上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之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卽增之

嘉靖九年廖道南請稽樂章以裨盛典上曰考定律呂必眞知者乃可夏言薦太僕丞張鶚曉暢音律命徵之

嘉靖十四年太常寺少卿張鶚奏請議設特磬以爲樂節一日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論及特磬難得巨石且石聲清矜纖巨亦難及遠夏言對曰聖見深達物理臣等愚所未及若倂以銅爲之又恐各廟正懸鐘磬混同疑似且特鐘特磬之設不過取爲樂節耳似莫若揭燈于竿以爲樂之作止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比之鐘磬猶爲靜治從之再閱南雍志音樂考謂凡十二律呂皆有字譜今太常樂所存者黃鐘之合太簇之四仲呂之上林鐘之七南呂之上黃鐘清之六而已自餘皆設而不用如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鐘之二均豈國初太常

卿陳暘協律郎冷謙所定歟不可得而知也然歲久失傳登獻之際惟有舞而已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二目錄 外編

兵部一

邊防前上

九邊通考

九邊總論

前言

前言

魏煥 四則　譚學　余子俊

叢蘭　王瓊

往行 闕

三衛

前言

魏煥 六則　王瓊　佚名

佚名　佚名　兀良哈 四則

申用懋 二則　馬文升　鄔閱

屈伸　尹耕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一

邊防前上

九邊通考

我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東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鎭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天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鎭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鎭鎭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鎭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鎭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鎭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鎭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聯屬山西諸鎭鎭戍之嚴未有過于今日者

九邊總論

前言

楊公溥曰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鎭則九重震警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鎭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鎭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淸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子至八達嶺皆賊徑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寄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鎭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后乘牆拒守大同外與虜隣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命勁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鎭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仰本鎭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薛文淸曰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埸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爲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丘公濬曰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埠之側平衍之處隨其平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卽以近便地撥與草塲又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稅租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乃責其賠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賤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技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

丘公濬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

鱗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塞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塞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塞不可減乞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堡塞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魏煥曰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鎭之其地繞出山後與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踰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爲六鎭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旣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鎭而已夫四鎭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

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減行糧爲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之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爲慮而亦不剌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于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土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

又曰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于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屯堡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侵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兵數千絆我于外堡塞之內盡爲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于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哉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者矣

又曰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卽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烟放炮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內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木石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烟火齊舉卽莫測孰爲無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致人不致于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復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槪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又曰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襲也文法太密而巧避之術太多也斥堠不立而勇敢之氣未倡也

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爲其不可勝也以是制人敵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秉障不爲不可勝之算而勤于勾審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莫之能而況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卽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迨罪也則舉墩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卽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揑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諒之以情何乃自若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

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觖衿也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盼盼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于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矣是故恩每濫于平人而威恆加于下卒此之謂廢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余之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者也

又曰國家設六邊以馭胡惟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渡江之役兀良哈効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𢺶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𧗾盧龍後背傴僂遼之㗾吭傾硬諸

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峰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囿之日析也言而至此未嘗不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余公珊曰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于意料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分守保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于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夫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于其處先備芻餉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充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于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爲戰兵專俟敵之來若敵勢猋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勻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

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吾銳未有不克捷者至于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疏密數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析其藩籬壅水決沙自塡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爲今之計莫若勑各邊巡撫大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羣浚若干塹濠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修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料理以責成功如往來經略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常制矣

馬文昇曰我太祖高皇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設陝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喜峯口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陽遼東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卽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幷寧夏咸號重鎭焉時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

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卽命王
子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
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亦省入順天永平
二府地方時谷府國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于江西之南昌遷遼府于
湖廣之荆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顔衛自廣寧前
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旣又
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
所留賜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
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
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
願降中國者于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
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
討皆聽調遣毋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
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

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建東州初止一衛復增之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一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爲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譎詐過海西海西過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朶顏三衛止長于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之後三種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擄尤甚以故朶顏三衛幷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錫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遠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咸知之而特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桀雄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朝廷遂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旣降董山則逮赴

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朝廷遂
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
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乩加斯
蘭爲大帥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乃以兵部右侍郎奉命整
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卽抵遼東遍歷險要
繕城堡練兵士選精壯凡所以爲防虜計者罔不殫心竭力虜人覘知
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
予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旣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
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旣防胡歸京師則以十
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于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隙先是海西
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
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
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官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
言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

哈遂率所部數十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眞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之邊患爲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王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于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衆數千于十四年正月乘西入境大掠鳳集諸堡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人以掩罪皆收繫審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勢焰方熾惑于通事王英謂

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于本年
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譚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
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
弭釁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
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仝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尋
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
文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卽謁予于私居喻汪太監意欲
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卽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懼予以事關朝廷亦
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于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
先縱重陽左右一二人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卽
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衞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
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賞殺戮又果無刼掠人畜
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以度日予遂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
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于東寧衞訪

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于渠魁卜剌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賊數千而馬悉臕壯時分守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服觀其言貌詞氣尙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卒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予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十數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掩爲己功予因幷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始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入安撫垂成只仍招撫以安靖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具懼都督産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城捷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嫌隙益甚夷既降予猶慮其踵舍人之怨則檢

其先授官子孫之未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于內閣驗受官璽
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
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
勘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所招出兀者前衛
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
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此夷卽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
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謄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卽
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見示己功予曰太監比來既有令牌令
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
陽復會聞于上予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
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與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
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兵科給事中李謙者素通斌乃上疏救斌汪
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尙書林聰往勘蔣與林由意奉承無不至陳
由是遂得大造譖言汪怒予益不可解陳譖既行乃摭予賞犒夷人榜

責軍將疏授汪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于四川成化癸卯乃蒙恩
改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東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
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于邊防國事抑且不愧
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
又曰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
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
主將用兵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
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
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
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以代奏濫冒陞賞
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
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禍源況今虜賊譎詐善于用兵若不預畫妙策
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衄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擾
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

勁未敢入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過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以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老家兵亦可分三陣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賊走而遁矣又恐虜譎詐聲東寇西或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于西彼卻藏形擁衆向東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騾好馬月支料豆一石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奸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將官調度施設如何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合無勅兵部通行聽征總督總兵等官幷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然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無

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以驗況追求官軍遇敵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肯追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幷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記簿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官軍內審係其人所殺照例報功如此庶人多奮發且絕冒功之費矣

尹耕曰我國初之經略邊鎭也以宣大偏頭爲極邊故宣大置總兵偏頭置副總兵所以重之也以鴈門寧武井陘爲內邊故但設守備所守備官視彼爲少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失守爲之也而乃移偏頭

之兵將于寧武斯不爲全算矣嗚呼京東之外鎭營薊遼陽也京西之外鎭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內險居庸白羊紫荆倒馬鴈門寧武井陘龍泉也外鎭以屯重兵進與之戰內邊以嚴險塞退爲我守斯其畫一之論乎

劉鳳曰太祖因天廚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成祖因金星出昴北而有加愼之諭蓋二祖之備胡每以天象爲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邊將豈有能知天文者乎

嘉靖三年七月大司馬金獻民疏曰虜衆二萬俱已入套亦不刺盤據于西抱兒孫窺伺于東卽今秋高正出沒之時查照舊規于宣府大同山西鴈門等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薊州遼東諸鎭務戮力同心操兵秣馬修築城堡濬治濠塹備器械馬匹以候請敕九道上悉從之

蔡公時鼎曰邊事無全得亦無全失和戎之利著于春秋謂其盡是者固非爲其爲盡非者亦非但當平日預養將士毋使推轂之任撓于權倖荷戈之後困于侵削則守戰之備積久自修今北虜久和將無從戎

之重可鑽謀而授卒無致命之危可漁獵而使故至簡用之權兵部不得專督臣不得主撫按不得覈貴近狐鼠視爲利窟當事者力不能禁已失職矣又從而求結內援爲之先容請托門下專得邊臣重貨陰爲營幹匿其多者而白其少者以示不隱以致各邊裨將而下剝下授上者必速效務實修備者必鮮功夫賞罰之柄莫過進退功賞一失衆心解體故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雖云常談實切至理臣方在邊時有慷慨之將含涕見語曰我日夜苦心誰能知者環視債帥朝謀夕轉耳余聞此言常爲扼腕痛心思邊事敗壞必此之由且邊臣禦虜畏狗者可幸旦夕無事抑制者或有激虜之禍廟堂之上旣欲偷安目前不能忍一時之變邊陲之下孰肯以身當禍爲國家任後日之咎且抑制者禍速而小又未必然畏狗者禍遲而大卽今日旣及見矣乃不重責乎弛備苟且安者而惟于生事是問何示怯也是以虜日驕而我日弱弊又坐此夫平日不能擇將養士隨事防遏一旦虜人翻覆欲戰則無兵欲守則無備遂乃倉皇失措姑務容養將來之禍倘不可支釀患之罪

豈得獨諉于下乎

□□□□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哉言乎周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谿徑扼走集而掌固司險舉不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秦邊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并六合起臨洮邊東餘萬里又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築亭障是後世驅胡資漢築朔方唐塹五原靈武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雲卒焉斬祚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妥懽既竄愛猷再遁文皇帝三駕虜庭阿魯台奉款然而邊防之制視古特加焉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元故都設北平都司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辰山負海固擬于崤幽本太行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領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鎮薊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前屯歷嘉峰近宣

府爲朶顏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衞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與營諸衞于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遏遼左爲遼鎭遼東孤懸千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内通前代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衞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内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衞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衞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鎭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衞開原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後大寧畀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鎭獨石宣府稱重鎭云大同平川曠野黄沙白草虜患特重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衞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屯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鎭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雁

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西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與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虜一面備胡韋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脣齒近又于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箠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

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地今置鎭番衛又設甘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蘭州衛于金城全鎭之地幾二千里列鎭河外薄于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于此矣

□□□曰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酋鄰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于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籬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于養虎矧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蟠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剌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黄河套之有丙兎着力兎失喇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夕顔罕一酋耳後嗣蕃衍流金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凶熾虐則前事之明鑒也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

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

關橫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王畿近地豈容盜賊居近議欲

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露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

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壖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

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

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

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北

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

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遼人每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諭遼帥曰

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雖然此三者

猶其標也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

虎遽欲奪其子處其穴乎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鼓瑟恐

非萬全計也

□□□曰今九邊兵馬視國初稍減矣韃靼酋長視國初倍蓰矣漢儒

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大縣以之借箸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疇昔兵將如雲之盛元孽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纓繫虜王頭致之闕下茲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非眞見虜在吾目中而又廟堂之經畫素定甲兵素精邊儲富饒餽餉不絕其何能濟前俺答受封時廷臣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即有修爲隨經殘破今虜旣効順國家無事宜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險隘練我甲兵墾我屯田理我鹽法今已三十餘禩矣錢穀何如險隘何如甲兵屯鹽又何如視此情形曾不若曩時釋之爲外懼也

□□□曰總督巡撫提重兵于境上生殺在于手大將軍援枹鼓立轅門分巡參遊各專一面然而名譽之人未必諳韜鈐介胄之士未必閑方略卿命而往草草卒事巧營遷轉猝然有警東支西吾狼顧錯愕誰爲朝廷出死命斬將搴旗卽有之又動遭掣肘文臣權撓于中制武吏銳挫于調遣舊例邊臣奏請限五日內具覆今輒逾數月不得報請兵請糧慘于乞哀議撫議勦迄無成畫甚至瑕纇稍見桂後惠文譁然弄

其筆舌疑慮約結有奇安施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文士畸重武弁畸輕名列縉紳者持其文墨論議多于封疆之臣無論參遊即總兵至倨膴也督撫巡撫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撫檄之西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旣西而調之東偶一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贍寖以解體且今之任將者與古異古者或出于薄織椎埋或出于奴囚隸卒今也不然督撫非循資不以遷總副非都指揮不以任嗟夫假令人而可以資格拘也則曹劌何以鄙肉食秦三帥祇以釁鼓淮陰袴下可以不登壇然古今人用之或以強或以霸或以帝左驗明也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及參將簡任寬以文法假以便宜久其責任豐其祿入毋從中制毋輕調遣有功即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蔭非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死綏死鼓期獲首級成報天子所噫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厮悔罪余

子俊鎭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許進領鎭大同瓦剌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攪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

申文定公曰自古當事之臣未有臨事倉忙而能有所幹濟者亦未有輕開邊釁而不誤人國家者故愚闇之見謂一隅有警則就一隅應之一虜不靖則就一虜圖之苟處置得宜擾攘自定若以一隅之患騷動九邊以一虜之猖狂橫挑諸部未見其得策也

許論曰夫陝西迤邐三邊而建列鎭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鎭東由黃甫川以至于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致于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寧夏之堡而達諸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橫牆距河遠者八九百里乃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餘惟黃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灘或渡

口以入套馳而蹂躪焉若斯延矣又每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林
逐草住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由橫城渡河而西是爲鎭
城由鎭城之鎭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
紆餘而遶之山之後虜時住牧警屢至焉又由鎭城渡河而東則入靈
州以至于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于固原鎭城
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
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虜秋由花馬池潰牆而入山後之虜冬由靖虜
衛踏冰而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皆繹騷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
至于甘肅鎭城一千二百里又至于肅州嘉峪關六百里共一千八百
里又皆在黃河之外西海剌剌山江零口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
回夷西寧莊浪華哂章哂等族有番落然則酒泉浩亹之間環而居者
孰非犬羊之穴乎况山後之虜由蘆塘松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
延綏鎭一千二百里寧夏鎭一千二百里甘肅鎭一千八百里共五千
六百里邈乎遐矣古之言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戰之地者可千

里而會戰先是四鎭有圖可閱但緣邊地勢本長亘而括之以方相聯而乃折之是以觀者或病耳比因軍興督戰出入塞域即其所至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于將官什五乃總衍爲圖疆埸比次延袤不絕凡營堡疎密斥堠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俱載庶幾籌邊君子揆敘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于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扼遠近之利執通掛交阻之機或畫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至誘或夾阜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據險峻防患審勢計勝以扼彼虜之吭笞其背斷其左臂而制其命者皙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周其利害況邊服利害而不可知乎此圖之不可以已也

往行 闕

三關

前言

魏煥曰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眞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達官達舍多安置眞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匪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興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狄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特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東西巡撫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

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京師近藩往近紫荆居庸三關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具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焉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粮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爲營者五曰好城察罕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營曰把卽郎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三關爲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爲鄉兵所殲嘉靖二十年秋前虜復由本關直抵平定州參將某甲被害居民殺擄者無數山西自來被逆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嘉靖二十年五月該兵部題該巡按御史譚學題訪得虜酋俺答阿不孩等盤據河東日以秣馬礪鋒爲事往往問訊關中去來諸路殆無時

忘情侵寇去年七月分投肆犯諸邊金帛子女滿載歸途狼貪易熾虎噬難窮十二月復由原路前至朔州等處仍要犯山西及保定等地方以隆冬冰滑不能扳援而去今春二月又在沿邊住牧方由大同右衛平虜衛二邊拆牆而入撫鎮等官即行堵截屢犯屢挫不得驅擄禍機隱伏宜先預防其要在于添設大臣一員竊惟政在得人權貴專一宣大偏關勢猶唇齒義關休戚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馬單弱而各分彼此不肯應援縱肯應援亦多觀望未有勵志往往挫失機宜要如陝西例添設大臣一員居中調度若臂使指則威權既專廢墜自舉查得先年固嘗屢設事寧旋即收回是以人無固志政罕責成宜念三鎮密邇京師敕下廷臣會議推選諸練邊事大臣一員前來三鎮適中去處開府專一總督宣大偏保一應軍務

成化十一年總督余子俊同鎮守等官親詣小邊地方芍藥坡極高頂上東西遠望多係聯絡高山當議得西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係億萬年拱護京師切近藩籬照依延綏事體修創墩臺壕牆等項庶

幾邊方得有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從地名兎毛河沿小邊直抵偏頭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應修墩處修墩應削山處削山有水口處修水口務期他日興工直欲收從省之功後親自踏勘得偏關小邊東西長七十里該用墩四十二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二十五座處修墩一十七座每墩神鎗手五人神炮手四人夜不收一人各披戴盔甲腰刀弓箭先將墩自東而西編成字號每號置牌一面開列人名器具于上每墩精選步隊管隊官一員管鎖每二十墩用指揮一員每一月一換瞭望哨探如是小寇相機截殺若係大舉堅壁清野加謹隄防仍要星馳飛報前去凡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去處計量賊衆可以擺陣馳驟者卽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一處若是只可單騎或並騎經行者卻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一處周圍俱濠闊一丈深一丈藉彼爲截殺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挑成後有賊過未免懷疑多見遠避地土既不妨人春種緩急又可以爲固

叢蘭曰竊照紫荊倒馬龍泉三關內護京畿外鄰邊塞俱爲重地而紫

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城閱視形勝看得
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闊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拒馬自山西廣蜀而來
經滹圖峪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淶水縣地方北
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內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峯
東峪官座等口亦至易州淶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經
由腹裏雖有此關其與無有何異又况此地平漫高亢賊若據此俯視
本關城內虛實強弱一覽無遺爲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
順彼時本關守臣阮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
于前地及眞定等處地方蹂躪剽掠其慘尤甚究其所以皆由此入至
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敕內事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間查得
弘治十二年該巡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勘
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稍牆
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巡撫經略官及內外
守備把總千百戶年老有識軍人各諸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因回奏

又經該部覆題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
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允原計丈尺已于
六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尤可通行晝夜
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
一道臨岸擇取水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
峙每臺幷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疊石等項器具堆積于內中流處所
又添連環木柵二層兩頭具用木樁砌入石牆中間止露鐵環木柵木
樁牽連一處水泛之時卸于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于內萬一
賊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並下兩相夾擊中有連環木柵水不得
衝決馬不得以馳驟庶幾可保無虞反照本關迤西七十里浮圖峪口
又爲此關咽喉之地其城西北亦被此河界破其險無可攔截胡馬先
年巡撫官曾費數萬銀兩騎河樓砌石橋一座上起箭樓三間儘可保
障但山水暴發奔潰洶湧推石拔木俱擁于此以故朝焉告成暮卽蕩
然後又有經略官亦用大松柏等木乃于中流橫立木橋十層每層立

四十根每根要鐵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仍被此水衝去至今突
缺無法可治數年以來仰仗天威邊塵不起所以無虞萬一此輩覘知
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守備官王京委官知縣吳堂再四相
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金關規模仍
于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
道兩面俱用垛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
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剷石爲梯先是亦各堆積壘石滾木等物
在上中流亦立連環木柵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自本城
內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內抽梯于上各用矢石滾木等
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雖衆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
經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遞年水衝誠不可恃他處亦多類此仍
以于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路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
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前項工程十八九可完除通行
完日另具丈尺數以備細造册奏報

王瓊曰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賊寇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是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于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下自古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烏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警戒生于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鑒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搤吭則立言之間輕

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鎭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往行 闕

三衛

前言

魏煥曰朶顔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東西夷遼王會寧王朶顔元帥府元帥各差人來朝永樂詔以其地置泰寧朶顔福餘三衛每衛建都督二朶顔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曰革蘭台右都督朶兒干今襲者曰拾林孛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三衛惟朶顔日衆朶顔惟花當曰衆把班打都拾林孛羅皆爲彼制馭今考革蘭台子孫爲都指揮者二曰脫力曰哈哈赤爲正千

戶者四曰革孛來曰斡惟曰把兒都曰百哈爲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歲朝貢二次共六百人惟斡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土魯罕脫桶阿克庫把秃剌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牆子嶺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黄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掠自不朝貢邊人爲革蘭台把班革孛來打哈脫可諸酋狡譎而打哈之子倘孛來尤猛悍同類畏之生齒日繁衣食不給乍臣乍叛爲我邊患恐與北虜連合勢難阻禦棨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又曰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一入貢論其功而陞賞之方其入貢也守土之臣驗之而入無敢留難焉比其賞賚之加恆饜其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寬假之故諸夷恆求貢而其購在我今也不然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而恐詈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比其賞賚之錫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凡陳乞陞級譯者悉爲張主其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賂彰威損侮孰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中國而無心于貢無心于貢而後撫諭之説行

有撫諭之說則其購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貢爲購中國之威安在哉夫驗貢以勅爲準也今之勅皆私相貨市非其人之子姓也矣違之則失在我從之則犬羊之貪無厭而其漸愈熾故其先當求邊臣之有心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眞僞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勅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陞之功邊臣狀上撫按撫按以其狀上之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賞賚之給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信焉則庶幾服其心矣若因循撫諭而苟且將就是何異于養蠱待弊也哉

又曰兀良哈三衛見薊邊鎭下自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大寧由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匹三人驅數百十匹善剽掠卽殺人寇抄髡其髮以自標誌貪黠邊人以酒若貨啗之執而殺之茲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衂數十年不入其地遼邊各夷惟此是最無賴也

又曰國初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兀良哈三衛各置都督一羈縻撫馭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弱易以制別其種類則其間易以投使之人

自爲雄各相爲戰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虛級自都督以及所鎭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衛一歲二貢使之歆戴中國外馭北虜也

又曰朝貢夷人賞賜都督段絹六表裏都督指揮至鎭撫五表裏舍人四表裏散達一表裏所貢馬牧于本鎭行時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眞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迎之擾可知矣

又曰永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鎭守驗放別無多官後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

稱結親迤北恐嚇邊方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兵多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田夫可募爲兵此一策也自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鐘雖曾設有關城勢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何營巧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兩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何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州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幷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關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

體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鎭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求也

王公瓊曰兵部題照得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太宗文皇帝安揷在彼授官降印蓄爲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未聞悖逆自去歲以來姦夷造爲小王子結親之說敢爲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貢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令大通事諭以禍福令其効爾祖父恪守臣節毋起歹心若倚北虜和親要求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征勦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候其來朝令禮兵二部堂上官督同大通事于禮部衙門明白宣諭後該朵顏衛都督花當奏本衛所鎭撫失林孛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事守官又曲爲奏請准寫勅命一道交與薊州鎭巡官親付拾林孛羅收領今年二月

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朵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稱迤北達子伊並不知東西二處達子已省諭了並不作歹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死參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達賊拆牆入境係是花當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爲得計以犯邊爲長策參將陳乾之死輕亦寡謀雖其自取奉勅將官殞命于臣服小夷所損甚大况事當謹微漸不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勅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朝廷旣節次施恩撫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外順內逆陰從爾子把兒孫領人到馬蘭谷搶掠射死參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拿解京或令自行處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枉縱不問將來犯邊朝廷必要興師問罪將京營并薊州保定天津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犁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取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

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部尚
書王瓊等具題六月初五日節該奉聖旨是其犯邊達賊是否花當部
落鎮巡官便選差的當通事去責問明白奏來處治欽此兵部題臣等
議得朵顏衛頭目花當恃其詐力敢肆侵陵外示效順中懷悖逆陰與
通事程理等交接私通窺闞薊州一鎮將軍懦弱邊務廢弛遂敢揑造
結親北虜之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以來
侵犯邊境殺擄人民數十餘次因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黠虜之奸伏藏
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瓦剌等部落世為中國邊患去
年深入墩堡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朵顏等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
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
路見有食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
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
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自喪失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
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參將陳乾罪惡既已

顯著見今擁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後發兵征勦荷蒙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率人馬操候提督侍郎陳玉幷鎮守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本部速爲議處發兵巡關御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爲急臣等竊聞自古禦制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糾合犬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羣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念行事宜逐一開陳聖明裁處正德十年六月十四日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是桂勇陞署都督僉事着統副總兵寫敕與他紀功不必差官就着巡關御史隨軍紀驗糧草戶部便查出預備毋致缺乏軍前合用銀兩准支與三千兩其餘一應事宜都依擬行欽此一桂勇欽奉上命領軍前往薊州邊關征勦叛夷其薊州邊關官軍幷各處調來軍馬須聽桂勇調度節制若不重其事權止充參將前去不惟無

以威示外夷抑恐難以駕馭諸將查得桂勇先于正德八年曾充副總
兵官量陞五府堂上署職照例請敕并關給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前
去統領京營并各處官軍征勦犯邊達賊凡用兵一應事宜悉聽桂勇
運謀設策隨機應變專制而行遇有期會調發事件本邊總兵等官即
須火速依從應撥如有怠玩不理或無故抗違執拗因而失悞軍機聽
桂勇指實奉聞區處都指揮以下官敢有不用命者輕則量情責罰重
則以軍法處治俱照舊例施行其本處鎭巡官并提督邊務官應有本
邊防禦事宜與桂勇事無相礙照舊徑自施行不許推托誤事今自出
征專問朶顏衛夷人殺死叅將陳乾并屢次犯邊之罪凡進兵機會須
要詳審愼重計出萬全若能擒斬虜賊明正其罪或雖無擒斬之功能
使虜衆畏服將把兒孫等獻出解京情願照舊入貢不爲邊患或畏服
遠遁不可窮追並聽開具事由明白奏聞速行班師不可老師生費以
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於疏虞咎有所歸
□□□曰看得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臧鳳等奏稱通事主簿許鳳等

審得朶顏衛都督花當男打哈等說稱我父花當同兄把兒孫我們來報有都督失林孛羅說稱屢次差人告討六百人進貢不准要收人馬往西邊作賊有父花當同兄把兒孫等攔當他了不知他如何又說我們衆達子幾時來進貢好收拾馬匹來關聽候等語許鳳等當時省諭照常于閏十二月初旬來量給酒肉鹽米布疋等物撫賞回還等因具本題知臣等竊詳朶顏達子把兒孫惟欲要求添貢造爲交通北虜之說挾制中國今年萬壽聖節乃敢不與泰寧福餘二衛齊來進貢意欲聳動朝廷俯從所請及本部堅執大義奏准不許因見所謀不遂思欲來貢又恐朝廷怪責不容放入以此假以報事爲名歸罪于失林孛羅逆探虜意事雖遮飾終有悔罪效順之意係是夷狄似不足較許鳳等諭令其照常閏十二月初旬來深得撫待夷狄之體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鎭巡官將主簿許鳳序班孟昇幷魏宗淵等以禮獎勵督令用心等候如遇朶顏夷人前來進貢即便設法省諭以爲旣是失林孛羅不順爾朶顏父子效順准爾照常年事例人數驗放入貢其以前失誤進貢

奏請寬宥姑免爾罪一面嚴督各該參將守備把總等官督令哨守人役比常年十分加謹隄備倘或設詐侵犯就便相機勦殺毋致有失事機聲息重大本處官軍不能禦敵星馳具奏定奪不可因其來貢懈弛邊備致有疏虞咎必有歸也

□□□曰看得右少卿舍誠等審取夷情除孛兒只斤鮮崑告要襲伊父職事情由另行查議具奏外其朵顏衛頭目說稱本衛都督花當次男舍人把兒孫差來因進貢外進送被擄漢人男婦張舍等二名又說午兒年又進送被擄男婦二名通共進送男婦四名口都交與總兵官都堂收了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出力一節查得把兒孫爲因先次添貢後次不添屢來犯邊殺死參將陳乾等節次議奏把兒孫罪不殺中外共知去年把兒孫又來犯邊挾求入貢本部執奏不可准從以啓釁端蒙特旨准他今把兒孫因見挾求得討又令其頭目脫桶阿假以進送男婦四名口爲由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若再輕准將來狼豕無厭之求有何紀極況朵顏衛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

督花當管束把兒孫所請實有無父之心尤爲可惡合無本部行令舍
誠等明白曉諭脫桶阿回去說與把兒孫爾前罪過既已寬宥今要討
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置爾父于何地如爾肯着實改過輔佐爾
父花當管束所部三五年再不犯邊爾父來奏朝廷方有恩典如你不
聽父教再來犯邊決不容恕其進送人口行與薊州鎮巡官查勘是實
照依彼中事例量加給賞以慰其心仍諭鎮巡官以後務要恪守成規
不許循情輕率額外奏求添貢示弱開啓邊釁如再故違咎必有歸
□□□曰查得朵顏等三衛自來進貢驗放夷人三百名係是舊例正
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後復不准遂啓殺死參將陳乾之釁正德十一年
于朵顏等衛常例三百人外又准朵顏頭目花當男把兒孫三十人進
貢以後守臣不能禁止將以爲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驗放夷人都御
史張潤等乃能遵守舊規開明大義阻止把兒孫非禮之貢誠可嘉獎
其要本部于各夷回還之日戒飭及請勅彼處鎮巡宣諭一節見今來
貢夷人將回未奉有旨難便戒飭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會同鎮

守官員依奉召集省諭施行但撫順夷情固在曉諭明白尤在防禦有道況犬羊夷情惟知貪利畏威非口舌所能馴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等務要運謀設策修舉邊備通達烽堠申嚴紀律一遇侵犯務使痛遭剉衂不敢近邊斯爲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忽邊備倘致失事咎必有歸其省諭各夷之時雖以禮義爲主必須示以兵威庶彼知畏仍將省諭過緣由及修舉邊情方略具奏察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衞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爲指揮使指揮同知所領其部至永樂初又棄大寧北與之仰惟祖宗之意蓋欲使受國恩永爲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也奈何近年以來佯爲效順陰蓄奸謀朝廷不討其過惟事涵容彼乃頑然不知愈無忌憚豈不有負祖宗之恩有虧藩屏之義哉然飽而忘恩固禽獸之常態惟恩威並用實朝廷之大權若今日來朝姑待之如常於前日罪逆則置而不問誠恐彼將以禮待爲等閒以掠

搶爲得計受恩不感無威可懲又況三衛夷使自入關來宣府奏報虜營遁去遼東傳報聲息漸少安知非此虜因與結搆爲進退上冀朝廷之賞賜下畏有司之拘留又因以窺伺中國之虛實也爲今之計須于來朝夷使發露其奸使歸諭部落革心向化合無令通事及伴送人員督令三衛差來頭目把秃等前赴兵部聽尚書馬文升稱詔宣諭具述我祖宗賜土設衛建官之恩及彼今日數爲邊患之罪與結搆迤北虜酋之情臣下奏請興師問罪朝廷曲爲寬宥不忍加誅之意當感恩思報毋蹈前非仍請勅令其賫回歸諭三衛掌衛事大頭目各悉此意務要追念祖宗敬順朝廷鈐束部落益堅藩屏之義如能感恩悔過許令叩關來謝朝廷遣大臣并大通事一員前來會同彼處鎮巡官省諭犒勞以嘉其納款之誠若執迷不悛仍前作歹朝廷調動大軍勦殺必不輕貸區區小臣豈敢好爲此多言哉蓋以先王之制荒服有不供之職則有威讓之令與文告之辭今日之事正欲恩威播于辭令中使彼虜夷之受恩當感而有威可懲也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今日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服識別以所居觀之其種與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之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北與之今其地密邇京師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屛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竄各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之其頭目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賚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爲捍蔽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漢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契

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葢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幷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隘與人旣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葢拔之于泥塗之中也太宗又于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鎭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崗疊嶂環而繞之東極醫巫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來寧樂西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迤北永平一帶往者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衝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地內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跡也請下大

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后而使之永無外患必其遠謀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路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立關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初爲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卽山戎重地秦時爲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後爲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州諸州隸遼東而以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兵營二十餘衛所武洪十四年封王子權于大寧爲寧

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朶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刦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于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兵營諸衛于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畀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峯口近宣府爲朶顏自黃花泥窪逾瀋陽缺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泰寧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員殘我吏民喜峯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擁腫則土谷孤孑後背傴僂則盧龍單薄梗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腦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本朝既戍會州建大寧都指揮使司爲重鎮在宣府遼東之間以宿重兵洪武二十六年故元中宗室遼王及朶顏元帥各遣人入奏願內附爲外藩詔以其地居之在大寧之北境立三衛焉曰泰寧衛曰福餘衛曰朶顏衛以阿里失札爲泰寧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

男答爲福餘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指揮同知領所部以安畜牧觀此則長陵時山後諸州先皆爲其屬矣今居庸之外恃爲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不可通也

申用懋曰石塘古北曹塞馬蘭松棚喜峰太平燕河台頭石門皆各夷撫賞之處嗣後部落日衆朶顏遂強陽順陰逆時時爲虜嚮導住牧喜峰口邊外會州青城之處附靑把都部下三衛夷共爲二百七十枝酋長昂炒蠻董狐狸諸夷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眞等號爲六凶而長昂尤黠云

又曰史車二夷故朶顏種嘉隆間相繼內附移住邊內周四溝滴水崖龍門所南山一帶受我撫賞萬曆十八年安兔勾引叛去後以計擒史二官兒子女紅亥等順義擒獻史二官兒我列等其部落仍來歸安插永寧哼囉長安嶺各地方迄今照舊撫賞

馬文升曰嘗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匹還老營在某處報之今將一年宣大二邊

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朶顏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牆重複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彼朶顏爲彼嚮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朶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也

鄚公閱曰大寧本奚部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可度內附乃置饒樂郡爲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領興中府及義瑞興高上都路至元五年併和州入柑州爲永和鄉七年與中府附爲

州仍隸北京改北京爲大寧二十五年改爲武平路後復爲大寧戶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四萬八千一百九十三領司一縣七州九我
國初割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設大寧都司于惠州之地領營州左屯營州右屯營州中屯營州前屯營州後屯興州左屯興州右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大寧前大寧中會州盧龍等二十餘衛封建寧王府而于近水之處逾北降虜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授以都指揮等官
太宗朝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遂以虜兀良哈地以與之于是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營州左右二衛于薊州中衛于平谷前衛于香河後衛于三河興州左衛于玉田右衛于遷安前衛于豐潤後衛于三河中衛于良鄉大寧前中二衛會州衛于京師盧龍衛于永平而寧府移付江西山後諸州半爲虜有矣

屈公伸曰近該泰寧等三衛已故都督脫脫孛羅男猛可帖木兒等差頭目把禿等赴京進賀萬壽聖節效順之意固可喜矣初見今年春夏以來該遼東鎮巡等官不次傳報緊急賊情俱是三衛達賊計合虜衆

要來報仇聲息又于易州地方搶掠人畜且出邊不遠輒便任劄又該
錦衣衛帶俸指揮使等官楊銘等審得虜人中走回男子雷草番說稱
三衞差百人到巡北虜營頭目脫羅千等處謀和今又譯審出把禿等
和好緣由雖假爲此不得已之說終難掩其結搆之迹也是三衞達子
與迤北不同不可不早計也
尹耕曰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繞南龍岡翼北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
肇基成化北代往來由之東路以接大寧西路以接獨石巨鎭隱然屏
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有首尾之援居常防戍則京師得封殖之固
夫國家定鼎北平不患于帶几之無憑而患于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
三衞開平復移獨石遂使京師之地僅存藩籬所關豈細微哉究論則
屯田便宜于轉輸一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于開平易置亦頗非難五
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猶開渠屯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
灤水之潤開平獨不可田耶又失開平則後背雖空尚有宣府獨石之
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遼隔絕矣故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

則易置大寧可也昔劉秉忠諸人皆于開平樹藝卜隱則開平無不可田之地開平爲元故都山水之秀壞城郭宫闕而留其民居以爲三衛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驅邊塞悉心經營然祿知僅于封疆之小利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懲目前之紛擾而忽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不易守矣而北門單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衛之不講此所以效成一時而禍伏異日恩加近塞而謀失遠猷智者窮源不能無慨也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二

邊防前下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

邊防前下

遼東鎮

前言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開原沿邊衝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迤東雖隔遼河亦有灘可通人馬廣寧義錦州寧遠前屯一帶曠野別無阻隘俱難設伏西北大寧舊遼陽河上嘈兀良哈三衛達賊東北腦温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種野人女直東南潩猪江河迷等處建州三衛女直接連巢居往來在邊住劄近年以來前項夷人有挈家投順脫脫不花又被收捕聽其約束指引來邊爲患今又被也先收併出沒不常賊情難測緣遼東所

屬惟廣寧開原貳處最爲緊要原有鎮守太監總兵參將等官在彼團
兵其餘各城人馬俱在本處隨操每年春夏量數分布邊堡防護屯種
秋冬拘收人畜歸併回城在操官軍常川巡瞭上年天雨連綿衝塌墩
臺壕牆累督修整完日照舊隄防今奉勅旨從長計議臣等公同衆議
副總兵焦禮施聚各不妨守備寧遠義州地方但聞廣寧虜衆寇邊聲
息星馳前來會議同右參將劉端內使覃璣領兵當先臣同太監宋文
毅左副都御史寇深調度殺賊內焦禮劉端就分巡遼河迤西直抵前
屯衛地方遼陽瀋陽海州地方有警左副都御史李純同掌都司事都
督僉事王祥等領兵出戰王祥仍不妨掌管事就分巡遼河迤東至瀋
陽地方開元鐵嶺有警左參將都督同知胡深同左監承范英內使韋
明領兵出戰胡深仍分巡開原起至蒲河地界各量領人馬時加往來
巡督修理城池邊堡墩臺壕牆整點軍馬器械務在堅利完固及督各
城戰守都督指揮梁宣宋政魯金孫璟周英鄧鐸等如法操練軍馬固
守城池謹愼隄備若遇有警星馳傳報臣同宋文毅寇深相度遠近事

勢會調鄰境軍馬隨機應變及查得各處合用糧料止是本處屯軍種納子粒幷銀糴米豆支應別無有司供給見在糧儲止彀本處人馬一二年支用以後陸續收積等因參照所奏係干備邊地方總兵官曹義等會同各官議處停當具奏俱合准擬仍行曹義逐一依擬施行臣等又議得遼東地方相離京師不遠又有野人女直各種夷人周迴雜處而夷虜之性變詐不常瞰我邊備虛實以為從違向背往來靡定叛服不時或陰附強寇而搔擾我邊或窘于饑困而搶掠頭畜逼逐緊急則逃遁防閑少緩則復來即日各邊俱報有烟火聲息而遼東一帶墩臺上年因雨水連綿多有水浸坍塌即今雖稱修理完固誠恐總兵等官不曾差委的當人員著實點看止憑哨守官軍回報因而有名無實遇警不能接報以致失誤事機合令曹義寇深等務在前項議設備邊方略倘有緊急賊情毋託諸空言必要見諸行事以副朝廷付托之重以銷殘賊反側之患以為邊方保障之計以為經久利便之圖如或言之有餘行之不足以疎虞邊務責有所歸

又曰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達賊犯邊墩堡被其挖掘人畜被其殺擄如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遼東總兵等官互相矛盾彼此猜忌既無安邊禦侮之謀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心協力在下者亦莫不解體沮氣以致寇賊縱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視之漠然不動似此怠忽若不嚴加譴責卽日秋高馬肥正係達賊肆志之日又況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腹裏慮恐賊寇益肆倡獗結連諸種部落大舉入寇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誤大計伏乞賜勅切責宋文毅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令其嚴謹固守地方謹愼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大計仍俟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實有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從宜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剉賊人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縱賊寇縱橫而不慮視邊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疎虞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

相率收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恩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于遼東自在州幷東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彼處犯邊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内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矧近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二千人此正其驗不可不防合令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人若何設法關防撫卹鈐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爲經久之便及後來降者俱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爲宜或别有長策可以安内攘外防患弭奸令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議不當因而處置乖方重爲遼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

李公承勛曰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邊今冬先須親詣彼處相度事勢規畫糧料過瀋陽涉蒲河經懿路循沈河邊牆處處倒塌墩臺僅存頹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

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海西達賊直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尚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背陰之路不通開原之咽喉遂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危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地方殘破之狀官軍愁苦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見得二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迅蒙聖旨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曰目前感戴聖恩粗可度日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而之于四方矣譬之久病尫羸之人必須屏絕一切外事專心調理庶有可生之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讖劉琨長于招懷短于撫御臣以爲不然琨人臣耳撫御之策非遇明主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後能成勞來還定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聖明在上謹具

撫處事宜除暫免屯糧已經會題外今將查訪過地方應合施行者三事仰塵睿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臣民不勝感幸

又曰開原舊額有堡八所墩臺一百六十餘座當時將領得人邊防嚴固雖有達賊勢無能爲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怯惟金多者得之邊牆任其倒壞而不修臺堡任其沖去而不報但遇地方有事卽便厚斂彌封年復一年其弊滋甚八堡已沖其五墩臺俱各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是虛名屯田之人殺擄殆盡達賊直至開原城下人尙不知以此城中軍士有田不敢種有山不敢樵坐食空城張頤待哺饑死之人無日無之可爲至危至急之秋矣今欲查照舊規調取金復海蓋等衛修邊夫丁一萬六千餘名每年以三月爲期動工兩月而罷調本鎭精壯軍馬一萬二千督率前去劄爲四營外爲禦虜之計內施畚築之功兩月功畢卽便散還將原先守堡守臺兵馬發去塡實傳報峰火自近而遠以次開闢闢一尺則守一尺比之暫來暫去有名無實者異矣

又曰訪得海西等衛夷人其部落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過三五十

人每入爲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舉兼其酋長凶惡者固多而向善者亦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土高麗者住近開原人素驍勇舊日亦曾效用若開誠心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中則可使黨與離貳蠢爾小夷若猶稔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邊謀戮力或據險以遏其入或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擣之用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敵人不畏未之聞也

許論曰遼東禹貢靑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靑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埸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

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鎭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中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原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魏煥曰遼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原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原隣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

原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原隣兀良哈三衛而朵顔爲最

又曰北鄰朔漢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糧亦可省十之三四也

又曰遼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敎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敝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得尺綺丈帛則寶愛之其富者華服綿繡金珠雜飾以靡麗相高貧者垂涎睥睨專事偷盜以赴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

獲餅餀鹽酒之勞其甘若飴此侈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中國之利也往者速長家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魚之思餌鳥之思食雖間之使去未能也故善馭之者謹互市之交易可不戰而馴擾之此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技耳今誠得人而理之取椿朋銀以市馬歲可得萬餘匹即軍人無馬驗給而入其值餘以充太僕寄養騎操不數年馬可登息矣乃卒以紕薄短小之物詒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勢而擅奪之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利歸貪猾禍隱疆埸善觀變者覩之于未萌是豈可易而忽之哉

又曰維遼之東南崇山大海海有島流徙之民聚其間者曰島民聚于萬山之間者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徙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不問則無以渙天下之羣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賈禍也故爲之清查爲保甲爲之解發爲之類編差銀皆求以治之而卒無抵于成此其勢有所不能而處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前代至繁庶也其半爲朝鮮北界及遼金爲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之人

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恆晏然哉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止俾之保伍聯什曠以三數年治其役與有司等則其人安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敎化加焉卽不得已而藉兵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又曰遼之邊隘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興中淪沒退而濱海一綫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椵木衝以廣屯種玆其小者也夫開原東隣建州海西北隣山寨江夷西隣福餘大寧自淸陽迤西抵鐵嶺營堡六十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鎭北迤西抵湯站營堡一十有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遺大迤東迂北柴河氾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路不北開原四戰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三岔新橋之渟濘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緜鎭北抵山海行可五六日并其城堡墩空提重兵以防禦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相應營堡城空先計而後隨置之蔑不濟矣攷之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也今其城垣廛舍蔬圃碓磨尙存焉者顧乃委之草莽

不亦重可惜也哉夫拓邊則有三利焉省兵糧也據要害也廣土地也消息便利存乎其人焉耳

又曰粤觀上世遼之通中國者未嘗不由海道舜分十有二州則青之東北境也漢武遣樓船將軍亦浮海而東下迨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我國家之平定哈納東皆由是道管之還圖欲之奔亦由海而南是故無棄置不相屬者山東民運廢自弘治間而海船不通矣且山東之不利于海運也徵解之艱風濤之險也輕齎折色則有司之事易集故忘經國之大計而苟且支吾于是遼爲東北絕域入中國者一泥丸可塞矣寧前有警扼山海之吭據沙河之阻則永平無左臂遼西無右臂批其左右臂以鬭兵法所謂死地也且倭寇自劉江望海堝之捷迄今幾百年矣墩堠營堡空虛草莽萬一樓櫓奄至其何以爲備哉誠使修復運船中嚴程法則人樂易人樂易則知險夷知險夷則預趨避預趨避則衆習熟衆習熟則上可以供億軍需下可以貿遷有無近可以設警備倭遠可以備營緩急卽東南饑饉轉遼東之粟以濟之又

盡則疏廣寧火燒橋以達潮河溝引吳家坟汙下之水注之則自三岔河可達盤山矣由寧前歷右屯剪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粟可達山海矣由黃泥凹自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來灣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爲迂談蓋亦弗思爾矣

又曰遼有苑馬寺統監圉以畜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畜馬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益滋兩寺之卿幷除陞轉動以年計以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事而度之所謂孳牧之房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焉耳矣間有豪傑之士剔洗而振作之頹綱斷領隨手剝落而又侵官生事之謗興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苑馬駐蓋州兼理東南流聚之民太僕駐開原兼領東夷一應機務凡朝貢互市攻守蒭粟之政皆責成之而與其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又曰先王聯萬民以比其情于是有井田之政敦其死徙出入守望疾

病焉于是乎安土重遷而公私戮力管子之以內政制兵也使之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及夫然後可以威敵可以和民可以使之不崩不流不渙不訛夫然後可以教令之爲將領爲都指揮子孫聽襲他衞故遼北無世族而遼陽多大家夫是之故多亂政土官復其戶故奸人得影射而衞所多逃匿夫是之故多亂民亂政亂民則下欺亂政則上欺居常且有侮而況禦外虜哉若檢勘改襲逃移之家勒歸原衞若伍則可以聯其情而後積其羣不渙而情同聖人樂以使民之道也然官復其家若干而以其若干役重藏匿投托之罪則政無頗僻而輕重適均均其役而愛同先王奉三無私以治天下也嗟乎是豈獨遼爲然哉

王瓊曰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鎭周迴數千里蓋兼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衞二十有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衞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以羈縻每衞不過五人至于朝鮮尊奉正朔歲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固無足慮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成化以來議當剿

者恆以姑息從賊爲害論當撫者又以貪功起釁爲非然其機繫于本兵必欲視順逆之勢得剿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曰義州古曰義州在醫無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卽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腥羶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馬公□葉公旺繇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環百餘里東翊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隣耳永樂間朝廷以朵顏三衛達子效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于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兩面受敵之區緣邊凡百六十里最要害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皐乃創立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粘跡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有犄角之勢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塹臺空一有

壞缺營之軍丁卽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
報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
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參戎金臺王銘修建天清一堡塡實官軍
五百餘尙在丘墟榛莽間有識者嘆嗟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
虜患大作始而窺卒攻臺空以疲敝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癘屯堡以戕
害我人民已而擁衆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晝行官道夜宿
園廬者猶不免焉嗟呼虜寇之勢熾官軍之氣沮膏腴之田棄農桑之
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幸也弘治庚申參戎襄平韓良弼慨然以
起敝爲己任巡撫督理軍務山東張公用和巡按閱實兵備侍郎江右
余公宗周俱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保邊首務曰大清堡西南堡同大寧
大康大安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塡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
俱軍舍餘從焉于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耕且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
以守之自是聲勢聯絡內外倚伏邊境無虞六堡舊名淸河義寧鎭虜
青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

賀欽曰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耳自廣寧至開原甚遠雖督明重臣亦往往惑之嘆曰今日視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殺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况時詘舉羸尤古人之所深忌者也

申文定公曰遼左邊長兵寡虜日夜伺間而入得保全城堡幸矣而言者過于責備謂必使虜不入入而毫無所失乃可論擒斬功何言之易也書生不知邊事輕搖筆端徒增一哂耳

申用懋曰查舊遼陽在邊外西行二百里至廣寧東行三百里至開原其地介廣寧開原間相去五百餘里而今夾河爲塞紆行八百餘里地故饒虜芻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廣寧中則犯遼陽海州誠遼左腹心之害云

又曰遼故沿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餘

里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先年山東歲運以給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爲患設禁始嚴遼自是坐困矣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順復設遊擊以防海彼此相通聲援易及雖則爲運實所以爲防也

又曰遼東東起鴨綠江朝鮮界西抵山海關南起旅順北抵開原外邊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雖山海可内通中有三岔河爲遼陽舊城自洪武壬子淪于夷全遼始兩岐矣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時爲邊患而嚴冬冰結卽河東亦闌入焉萬曆癸巳以來朝鮮被倭出師往援遼左驛騷迄今未已蓋虜與倭兼備云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衞西北有朶顏福餘泰寧三衞俱互市通貢查得遼陽前屯開原義州寧遠錦州鐵嶺鎭武廣寧中後所中右所瀋陽鎭靜淸河懿路長勇中前店山長安沈河西平中左所慶雲武靜廣寧右屯鎭西淸陽俱極衝者

趙憲副三聘爲戶部監餉遼左日廣寧北有牽馬嶺道迫隘騎過必下

或議開之以度諸乘障者公曰此一綫之路我能往虜亦能來開之不
虞延虜入室乎其後虜果從其地內犯衆乃服公先見

附西圃遼東圖說

歲己丑余移家金臺小侯西寧宋君世恩平江陳君佳胤李將軍如松
皆以筆研定交間習騎射最驩余既下第遂爲平津所館穀間從三君
較獵于遼陽廣寧之間北踰肅愼東暆鴨綠指點山川閱歷險要凡三
越月半皆寢食馬上因倣鄧仲華之聚米爲遼東圖而詳著其說以告
防遼之枕上過師者戊戌冬余方通籍西省時肅愼氏且蠢蠢動矣欲
以此圖疏聞條上機宜妄有請纓之志輒爲當事所沮然老驥伏櫪緘
此圖于塵笥中有請而閱者亦間出以示之嗟今之日中余之言亡羊
補牢計亦未晚愚而千慮亦有一得彼肉食者愼無以杞憂嫠恤而唾
地也遂次第圖中諸說以著于篇

建酋最狡知盧居兵至二萬得訓練之法又築立城堡防守甚嚴假互
市以私通遼人而復陰結宰賽諸夷人以寇邊乘間竊發欲收卞莊之

利誠叵測可慮者也按奴酋不和于弟又不能恤其部落每市賞回必取諸部所得之物遍觀之悉取其善美者以盈己欲而後分給于下卽毛隣野人之黨無不受其荼毒者亦以威脇服之耳如欲問酋之罪當乘此間隙之時一軍出撫順一軍出靉陽一軍出寬奠直擣其穴而又檄朝鮮以閫其東檄養逞諸夷以閫其西同時並舉相爲犄角使奴酋首尾牽制左右受攻將請死不暇敢逆我顔行哉有謂得此不無增兵增餉之費愚意此地既復則舊寬奠等處皆爲腹裏卽移寬奠諸堡以鎭之又何有增兵增餉之煩況諸山有無窮之產正遼人窺之以爲利者誠得之人將放死守之矣距建州西去五十里有鵓鴿關從橫江直抵靉陽僅十八里若于此築邊牆一堵則諸山千里悉屬我有而奴酋自不得垂涎于此矣又距建州西十餘里爲建夷部落虎失住牧之地其家口五六十皆以射爲生往來臨邊不絕又西十餘里建酋所設中軍張海頭目千古里木牛籌住牧于此相距數里亦建夷部落猛住赤那諸寨住牧家口凡四五十離邊二十里每令猛崗頭入市又南十餘

里亦建夷部落即厮子王加奴張滿奇張乃奇等住牧之地入市甚近

靉陽城去邊僅二里舊兵一千新兵五百稱極衝之地但山險難犯又

東去十里爲寬奠城去邊亦三里舊兵三千新兵五百近爲極衝

鎭江城卽九連城也去鴨綠十里而去邊稍遠兵馬二千可以自固西

六十里至湯站堡自此而南稱腹裏

南關者奴兒哈赤之西界爲猛孤孛羅地亦海西部也近爲建夷所噬

擄其妻及長子以去惟次子奔投廣寧所宜急諭追還以固外藩

北關者在南關稍西爲養家奴逞家奴白虎遲等住牧之地出沒之所

此酋舊與建夷爲婚媾近以互爭猛孤孛囉之地遂爾成隙故奴酋雖

新與宰賽聯姻而不得頻頻往來合力者以三家爲之中阻也養逞孫

爲白羊骨金台失奴酋責其負婚責其䂯壻卜台吉搆釁尋兵金白求

援于我卜卽江夷被奴攻而遁者

舊遼陽城在廣寧極北未失此城之先從廣寧逕至開原堡僅二百餘

里自此城失而諸虜住牧其中以致道路阻塞不得不遷其途至七百

餘里而沿途墩堡愈愼戍守愈衆是我內地盡爲外夷所據矣倘當事者垂念舊疆力圖恢復當求盛夏虜皆畏暑之時以廣寧之兵一壓其境而以開原遼陽之兵翼擊之仍令薊鎮士馬爲之聲援則虜必鳥驚魚散矣然後卽鎮安鎮遠堡之兵將以守舊城更多置戰車精造火器以防其復來則遼其永固而東又增一藩籬矣舊遼陽城之北爲宰賽抄花卜台吉顧把兎兒煖兎伯牙兒住牧之地常爲邊患又西卽三岔河之源頭爲長漢等八家達子住牧遊獵每從鎮靜堡求賞互市所隣諸堡屢受其害

自盤山至三岔河之西爲西寧堡皆依河爲邊號稱極衝又苦無水亦云危矣但其地貧無足掠者故虜亦不至

沙嶺堡北距鎮武堡六十里去邊二里無兵可衞無險可依軍民五百餘家又苦于無水難耕

松山所號小衝兵五百軍民千餘家

杏山驛兵五百軍民四百餘家

塔山所南距寧遠六十餘里去邊二十里最衝兵一千軍民四千餘家可屯

連山驛北去塔山所三十里南去海八里去邊二十里夛青任牧之地但城堅可守地廣可屯

遼陽城離邊六十里稱極衝之地屯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零一石主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客兵銀四萬兩

蒲河城在瀋陽之西北相距三十五里東西隣虜兵馬七百軍民千家亦稱極衝

懿路城西南距蒲河城四十里兵馬七百軍民千家

汎河城北距鐵嶺三十里雖東西隣虜但有高山西有宋家堡邊墻兵六百軍民八百家亦可以自固

鐵嶺鎮東西去邊皆五十里有兵三千軍民萬餘家守防最宜愼也

中固城在開原南四十里西去邊二十里東去邊五十里兵三百軍民五百亦極衝者

從宋家堡至鎮北堡凡二百里近日熊按臺廷弼所築邊牆誠爲遼東之利然必相繼修葺乃無傾圮之患則遼其永賴矣

開原三面隣虜爲孤懸之地今西北得倚邊牆爲利而東之廣順爲通市之地防守稍弛虜卽中之矣兵三千軍民萬餘家稱極衝者

從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凡九百餘里

慶雲在開原之西一帶皆稱最衝今改設遊擊以鎮之舊兵五百新兵三百故又造小城以居之爲宰賽等入市之屯

山海關東去五十里爲前屯衞兵三千軍民六千家去平川三十里爲虜出入之地號極衝者

前屯衞東北三十里有沙河驛城堅可守地美可屯中前所離邊十五里西距山海關三十五里稱極衝之地兵五百軍民千餘家但其城堅可守而地多肥美實可屯之處

中前所東北十八里爲高嶺鋪無兵止軍民三百餘家地美可屯

中右所去歹青僅二十里去海三里兵一千軍民二千家地廣甘美爲

可屯之處而城堅可守

中右所北去三十里至東關驛無兵止軍民三百餘家去邊三十里稱最衝者地廣人少可募以屯

寧遠城去邊十五里北皆大山爲韃子出入之所去海三里爲極衝之地兵一千二百餘軍民二千餘家地少荒蕪城可自固

按遼之傳烽有未盡善如虜驚東則宜傳之東可也乃今一處有警處處傳烽而全遼士馬爲之雲集倘虜有聲東擊西之狡得無狼顧之患乎必倣薊鎮之傳烽乃得

按全遼兵馬原額馬步官軍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今實在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原額七萬七千一匹今實在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

按夷虜之性最不可測其虜之來歸我也止宜以恩結之使戀戀不忍舍而後可倚爲之將領者恩不足以固之則旋降旋去安知不我于之虛實而爲彼之向導反將逞志我輸也

按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虜至而後備亦已晚矣彼虜凡大舉我之探聽者能知之幸月之前或一二月之前我測其必犯之路而伏以倭弩火炮毒煙之類使彼一踏發其機虜自遭創又于所必掠墩堡設以空營之法待其來時衝動旗自舉鼓自鳴火器自發虜必驚潰然後以伏兵掩殺之則我有全勝之謀而彼無逃遁之所矣且虜性于失利之處必不再犯我處處誘之在在創之則虜之逆萌將自銷矣不然見兎顧犬亡羊顧牢鮮克有濟者然此法豈獨可以救全遼推而行之則各邊可晏如也

按遼軍之苦無如守臺者以其糧與衆同而瞭望獨苦且一臺之中僅三四人其間或有逃亡者或為虜擄去者不為勾補致一臺僅存一二人其臺之高者在山之巔而薪水之苦必竟日乃得一往還則其人已倦于薪水豈有精神為之嘀守乎其疎虞大可慮者愚意當行番休之法以恤其苦當議增糧之說以償其勞當嚴清補之條以防其疎三者備而後無獨苦之病亦無弛怠之憂者矣

按屯政爲籌邊之首務而其壞也以鹽政之廢也愚見全遼之間肥美可種者甚多而棄之荒蕪若是致廑當事之憂虞愚意當首復鹽法次豁罪民次廣召募如能開百畝則授以百夫長千畝則授以千夫長之類不數年間無穢皆成沃壤矣以土之兵食土之毛又安有不足之患哉

按海運亦實邊之長策往間行之而遼受其利其後或以風波之險遂議革焉愚意誠得舟師之善操舟者且能履險若夷如近日貨船亦每從登萊至旅順曾無傾覆之患而遼之物價稍平倘復海運則易于陸輓數部而遼寧無少利耶

按遼之買馬多取足于宣大以致風氣異宜水草不服逾年而斃愚見遼多善馬即取之土產亦自足以衡虜何必拘拘西馬之名而徒費于帑金爲也

附己未西園聞遼警詩小序

李公夢陽秋興詩有和戎劇戎急備遼東之語不幸而中矣余居常謂

戰守和三策合之則並美離之則兩傷故善戰者始可與守善守者始可與和旨哉直指王公之疏遼事也宋之病不在和而在不守余莊誦及之近有勳貴疏言守不宜戰者此與耳食何異夫鑿池築城如湯如金峙芻窖粟如坻如京而將不勇兵不精馬不良壘守固堅輸攻更巧若市鬬然人擎拳矣我束手乎故撫順開原鐵嶺相次告潰余終不敢蔽罪于諸公之不能守也當事者以爲何如

奴酋蠢動繇守邊者不得其人耳李廣守雲中射鵰兒不敢近塞何至一矢相加遺哉今之上策往駐一軍于鴨綠江頭以躡奴酋之後或深其阻如韓淮陰之拔趙幟奴雖善戰有不狼顧者吾不信也第鴨綠新軍尙須借箸金城方略殆非可言詮也

辛賽故嘗羈縻于我啖我貢市之利數世矣而壻于奴亦從其類耳間者爲王前驅固不必拒今復歸奴軍府亦不必追葢狼心終異鴞目可憎翁壻之情兒女之態攢刀雖誓同穴難忘胡恩日深漢恩日淺飽而颺去安知不爲翕侯信乎歲己丑余家長安李將軍如松數以稱詩從

余遊時有胡雛甫數歲為將軍養子攜之長安邸中嘗孩之而語余曰此肅愼氏也余笑而問楛矢今三十年遠矣不知此胡尙無恙否第養虎貽患將軍之目其能瞑乎

奴酋包藏禍心非一朝夕第漢過不先耳車輛之創所利幾何矚然不庭霜已履矣懷晏安而飲酖毒雖欲分謗其可得乎今樵蘇後爨庚癸頻呼而前非樂毅後皆騎劫遼不可支矣倒戈債師尙藉口于必圖歸漢如李陵之紿司馬遷也誰其信之嗟嗟箆簬雜于靡蒸屈原興嗟夫女固為悅己者容耳我實有雀我則鼓之酋不為叢雀將焉往楚材晉用當事其蚤計焉

奴酋數為遼患以江夷為犄角而江夷又以阿哈諸夷為爪牙嘉靖戊申江夷常通兀良哈寇遼而伯牙兒者乘間竊發遼遂大困歲辛丑余友萬公世德總督薊遼與順天巡撫李公頤實戡定之于是伯酋悔罪叩關以長安之例為請遼復貢市孫武子曰霸王之兵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又曰其次伐交兀良哈業已眈眈阿哈亦且蠢蠢五間其可

少乎若棄瀋陽而守遼陽余竊三嘆夫瀋陽距遼陽三十里而近左爲清河城右爲蒲河城而懿路城汎河城分距其後皆必爭之地也瀋陽不守四城復爲我有乎奴破開原且能越中固城而取鐵嶺四城不守如入無人之境遼雖金城湯池與奴共矣遼之幅員幾何今日失一城不敢問明日棄一壁不暇顧余不能保遼之終爲我有也岌乎殆哉孫武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使夫樵當問山漁當問海南北之不相便而不相爲能即一童子辨之以南兵禦北虜以召募代土著是以羊禦虎以卵投石旣無一利且有百害即孫吳爲將亦難倖免者今齊趙燕秦之間如馬如董兩家皆將種也人不失地地不失敵可以百戰而無一失嗟嗟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懸金市骨藏袴待兵當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奈何驅東南搏沙之市人以當西北浴鐵之狡虜乎

今之談邊事者皆救敗矣然表裏虛實之弗知君臣佐使之雜進是益之敗也見垣一方者能不望而走乎嗟嗟一枰之內下雹流星奪角衝

關南風不競安得起于公于九原與之語刦

余論海運詳矣具疑耀中今薊遼餉運尙存遮洋一總載在令甲祖宗之慮遠矣是役也帨巾數聞量沙難再海運之議當事者業已稍稍舉行而下瀨戈船尙未繼進豈對壘不暇于探穴束馬亦捷于揚帆耶余按自膠萊導成山泝石河驛抵遼陽旬日之程耳又自石河轉金州入朝鮮市塲沿横江而北直達于古里木牛等住牧之地風汛不愆計程半月足食足兵無便于此魚腹是虞烏餐罔顧肉食者鄙矣天不厭禍奴而厭兵伯牙兒之故智有豸焉異日者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其當事稅駕之所乎嗟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宋子罕之慮亦遠矣

外夷奉我正朔者唯流球爲最謹葢不侵不叛之臣也不幸而折入于倭已數年矣當事置而不問豈濊貊之疆方復師徒不宜煩與抑疆塲彼此亦何常耶問者朝鮮從師未聞吉語或瘡痍未起故鬬志不堅耳嗟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奴酋戎心得無啓乎班仲升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矣方當聞鼙鼓而拊髀乃以兵家常態輒棄

一將豈以出萬死一生徼幸尺寸者必欲如隆準公入咸陽時耶魏武帝常下令求賢曰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也又曰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故得百廉將而不勇不如得一勇將而不廉旨哉斯言敢告軍正

余讀六韜三略司馬法及孫臏吳起尉繚諸葛孔明諸書其言具備矣獨不一及屯田惟尉繚曰量土地肥饒而立邑以城稱人以人稱粟數語何以田田何以屯未概聞也豈當其時師行糧從無煩儲峙抑皆如孫武所云務食于敵不必飛輓耶李將軍如松數爲余言鹽法旣壞遼之餉運艱矣大司農搏手仰屋徒自苦耳今毀雲寬奠之間灌莽彌望時歌每每皆肘腋也趙營平處此必不至棄沃野以資啓疆余壯其言嗟嗟亦孔棘矣勝國虞公集遼東屯田之議及我朝葉公盛胡公世寧管公懷理周公用張公居正石畫深謀纚纚具在不可覆按乎第是役也慮始固難樂成不易前籌借箸請以異日

余居長安浴佛之日數從諸同曹爲高梁橋之遊也寶馬香車在河之

涘如叢臺衱服曲水袚蘭佳麗遊觀太平有象矣而兒童走卒往往胡
貌胡服闐溢原野卽童心貴介間亦效之豈是日也佛爲胡神故仍胡
俗抑趙武靈王亦足效耶今閩粵之間亦復以鬱壘之役往往圖畫番
胡余竊裂眥咄彼氊裘奈何履端俾其瞰室此嫠婦之恤周亦有之嘆
蔡也

蓋復二州全遼之胸腹也沃壤繡錯距奴酋住牧雖有山溪之限第從
三岔河渡江僅百里耳虜騎飄忽如風雨秋高馬肥冰堅可渡以一臂
而搏遼陽拊我之背以一臂而搏蓋復剸我之胸何以應之況蓋復之
濱日本相望鷄犬相聞間者關酋之役彼未屬饜何嘗一日忘我卽未
必爲奴助臂而乘虛竊發倏爾揚帆能不震隣乎堠人之言家古營前
大青山下一徑十日便可飲馬臨淄則江淮且騷動矣孫武子曰無所
不備則無所不寡旣分身而東顧全遼復分身而南顧餉道竊爲當事
者不下咽也

奴酋爲逋逃主十年於玆腹心牙爪實繁有徒非我析公則我雍子卽

四方逃死皆非卿材然下喬木入幽谷此其故難言之矣問者劉杜之敗豈皆轝勇嗇禍足性求名之罪乎余讀唐書回紇之有國也其人朴愿物力堅忍故驍健善戰難與爭鋒及登里可汗一通中國而盛飾宮室豢養子女國遂衰耗則我之逋逃實基之也今奴酋已藪逋逃矣且廬居且火食華衣華語聲妓玩好更俗亇華至烹天池新茗于春正之月以誇示我泛使安知其不爲回紇之登里乎第我可以往彼亦可以來十年之間卒不得奴一人爲渾邪如把漢那吉以鈎我趙全九人者此其故又難言之矣

有當事者堰渾同江入三岔河經虎皮城以限胡騎差得息肩此目前之計也摶而躍之可使過顙能瀦而蓄之可使安流乎水不能堅沙不能囊乎惟鴨綠一軍萬全最勝置而不講非當局而迷亦望塵而退耳余居西省日曾疏言奴酋十三事當事者以示樞臣蕭公大亨輒驚而走曰白面書生無故發大難之端令人閉目不敢讀掩耳不敢聽遂令當事者沮不得上今何如也一嘆一嘆

遼陽舊城之未失也廣寧至開原𧫬守相望止二百餘里而已自顧把兎㷇把兎伯牙兒入而住牧其中遂不得不迂其途至七百餘里增障益障戍守艱繁全遼且坐困矣嘉靖間岳公倫欲徙朶顏諸夷于開平廢壘而以大寧地內屬非識時俊傑不足以語此按戎索而問舊疆毋曰此亦白面書生之談也

漢高帝置酒雒陽南宮與通侯諸將論吾所以有天下者子房蕭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余謂高帝非能用三傑乃三傑能用高帝耳高帝不爲三傑用足安得躡耳安得附一二曰不見安得輒怒如失左右手耶歲庚戌虜薄都城時世宗肅皇帝方垂拱淵默嚴公嵩曰上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徐公階從臾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虜鴟張中外心實揣揣倚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驟也次日視朝甫嚴鐘而虜已告遁矣嚴徐二公能用肅皇帝如此夫兵詭道也潛于九天潛于九地可露章乎吳子曰善將者如坐漏船如伏燒屋又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存亡呼吸非可旦夕待者

一日露章能數日候命乎語曰三日不見其問容刀家庭猶然况簾陛乎况戎馬生郊而不虞之薦至乎若朕不聞聲事鮮庭決兒必因鬼席非膝前雖三傑復起安所得高帝而用之嗟嗟天威不違顏咫尺漢室元勳自當歸之三傑

竊有疑焉徵調騷然幾半海內一投醪則蟻附一執殳則獸駭豈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乎是尚可爲國乎更可疑者磻溪起而牧野陳隆中出而鼎足立朝方登壇夕卽摩壘未聞杞梓羽毛犀兕丹漆四出拮据需以歲時而後卽戎者今釋筆橐以請長纓計當不介而馳剪此後食居然舌戰豈欲十年敎訓如衛文公耶北關之內有養家奴逞家奴白虎暹輩三家者奴酋之婚媾也自猛孤哱囉之爭啓而交始絕故宰賽唯新婚于奴酋而三家者中斷其道卜台吉輩復中搆之于是白羊骨金白失二酋往往見困于奴亦往往求援于我自北關一失其望亦絕矣然出幽遷喬必不中變而同宰賽且已深奴隙自保漢恩嗟彼二酋當不負漢者或與之邢以爲子靈或與之苗以爲賁皇或置之

戎車之殿以謀中息此非陳曲逆所爲禱祀而求者乎金白二酋養廷支屬卜台吉江夷也

往行闕

薊州鎮

前言

魏煥曰薊州一邊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鎭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鎭四百五十里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乃卽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絡與遼東宣府東西幷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爲內邊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撒江環遶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

又曰薊州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鎭爲關塞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

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縣黃花鎭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鎭焉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立于內所以應援本相須也後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舊制更相防守

又曰自來論薊州邊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疎夷外邊直而近內邊曲而遠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爲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牆堡增墩軍益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一內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磬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横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弘治間張都御史差指揮薛亮帶夜不收出邊將外横山踏勘圖本甚詳蓋從其計修築外口横山一帶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十五里豈不省且便哉又

據致仕參將周楫稟議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
眞自然之險
又曰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
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卽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
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削壁山項以內嚴令禁長
林木岑欝仍燒磚補砌山口水道使迮亘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
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也
許論曰薊京師左輔也太祖旣逐元君乃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
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
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
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
于順天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
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泰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
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

口密雲等處鎭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尙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侍智者而知黃花鎭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戍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籽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矣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圖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

謂之何舠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住薊州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着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王瓊曰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亘千餘里卽古營平之地國家于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于境外建朵顏福餘泰寧三衞以示羈縻爲中國藩籬三衞夷人每歲入貢處代有常規不可因其狹求賞踰常格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于輸輓此守鎮之道也

申用懋曰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雖
宣薊爲之屏蔽紫荆藉以聲援然外而扼控要害內而擁護皇陵稱重
鎭云東接薊鎭大水谷下幷連口地方西接保鎭沿河口運河地方查
得居庸關黃花鎭邊城八達嶺菓田峪灰嶺口俱係衝地
又曰大寧等處番語兀灤河套稍南有煞母林稍北有老母林離薊邊
五六百里此地有東虜土蠻住牧在薊東北在邊前屯衛西北相傳王
子之后有打來孫子王文黑石炭等酋首嘉靖三十四年犯寬佃三十
六年入通嶺三十八年入潘家口三十九年糾西虜入潮河川者是也
又遼東境外有虜二枝一名魁猛可一名虎喇哈赤專爲難于遼西今
爲土蠻牢安吞滾兎等酋
又曰薊鎭爲神京左輔國初宣遼聯絡鼎峙三關薊屬內地自大寧內
徙三衛盤桓遂與虜隣矣遼分十二路轄以三協東則逼近遼左陸海
兼防中則開設關口撫賞甚繁西則內蔽營平外扼曹牆潮古庚戌而
後特設督臣駐節密雲與撫鎭互相控制年來修守漸完南北幷練足

稱鞏固云

東起山海關西至大水谷抵昌鎮慕田峪界邊長一千餘里鎮外係朵顏三衛屬夷東北係擦漢腦兒西北係青把都兒大嬖只趕□等部落住牧查得山海關石門燕建昌太平喜峰松棚馬蘭牆子曹家古北石塘黃土大毛義院界嶺青山桃林冷口擦崖榆嶺董家口李家口潘家口洪山羅文峪大安口寬佃峪黃崖口符軍石鎮虜關吉家莊黑谷關司馬臺潮河川白馬關大水峪俱極衝

往行 闕

宣府鎮

前言

景泰元年于公謙曰宣府大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擾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竊料此賊必欲搔擾大同宣府使我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

今朝廷所委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衞穎范廣張軏數臣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已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效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絶而士無效死之力緩急之間恐悞大計乞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衞穎范廣張軏張義雷通等各陳己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不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近畿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己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皇上聖斷擇其可行者請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礙亦照各官陳奏必其上爲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言俟敵既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計况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于石亨楊洪諸人而欲臣等書生之淺見加以議論則是徒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爲危

急思患豫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雖萬死不足以贖

李公秉曰臣聞制勝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竊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口當各靑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興安尚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雄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操練此因靑邊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靑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兄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人深知嚮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奸細由此進入其原立

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
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栢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栢
玉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説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
軍便不守只也不防臣竊慮沿途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
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
城堡即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存宣府等處團操前項城堡缺人守備
倘有奸細投間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
濫膺參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勅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
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
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鋭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
見在參將楊龍量帶官軍于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
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
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在哨探以備不
測不許怠忽以墮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事而邊境

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具題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日分守獨石營等處少監吉英題稱會同分守左參將楊紳議得所守獨石馬營等處俱係極邊衝要重地達賊犯邊速如風雨彼時鎮守內外參將等官楊洪等遇有聲息便得徑自具奏不敢悞事自成化十三年一例禁約不許徑奏臣等勘得獨石至長安嶺過居庸關到京路道如弓弦之直不過半日程期凡報聲息最爲便當其獨石至宣府往回將六百里若有聲息緊急待鎮守等官會議然後奏報到京其遲悞軍情理勢必至若不預陳下情貽害非細乞勑兵部計議如獨石遇有緊急邊情除開報宣府鎮守等官知會外仍令臣等本處徑自星馳奏報庶使邊務先得上聞路道不致往復奏抄到部參照宣府地方當朝廷北關各路分守參將等官皆聽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總制凡有聲息報到軍馬應手卽可立刻隨具奏聞于分當然若論調發援兵亦非一蹴能到本部比□討慮議奏節省驛傳一以爲總制官員朝

廷取信得以專制任事一以不使聽受節制官員開旁門捷徑沮壞邊務今吉英與楊紳議奏前情合無行令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廖亨等轉行吉英楊紳今後遇有本處達賊入境聽其一面共差一人賫奏施行一面馳報廖亨等發兵應援其餘傳報炮火等項常事照舊馳報廖亨等即刻處置不許失悞軍情

魏煥曰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濕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求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南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靑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衞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横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處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鎭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衞京操之方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鎭此豈容已乎且宣府之兵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則漸不可長况伊爾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以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謂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僅存瓦礫塲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鎭㢢壞

亦至此極矣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
則乞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
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
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
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
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曰五升是
一月折銀猶不足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
綏之節不亦歎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
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
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踴之甚不可
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
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
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王瓊曰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由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離邊不遠常由大白羊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鎭張勛禦之敗死又由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雁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溫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令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鎭軍務牽制太甚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套爲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卽奏請于團營選將練兵陰仿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由大白羊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等卽統兵出關遼東兵外其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膘壯旣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住大同境外劉暉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烟火方議班師虜乃由大同西間道入偏頭關寇鎭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

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剉衄遁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況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統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來不敢復出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適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遲杭雄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

葉盛曰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參將參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牆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三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州大小白羊葛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所在李家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鵰鶚堡又有守[illegible]長安嶺懷來衛中所

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州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州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口二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發軍守戍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僅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五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忠信教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戰官軍舍餘土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騾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匹頭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

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氊綿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勅管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馬一千五百一十九匹詳見玉音碑碑文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藁秸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衞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站公務九十五頭地九十一畝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衞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是而有爲則月益而歲增矣

楮寶曰南路順聖川西城連接本鎮西陽河及大同天城陽和邊外考

虜賊大舉之坦途往年多繇此入犯紫荆關蔚州順聖川等處近年西路添設李信屯守把隘口似矣但西有地名鐵裏門一帶直通西陽河邊外平漫無險可恃亦難防守識者猶有憂焉若于天城鎮安寧鎮二堡之北修復大邊築垣三十里發兵守之兩鎮皆有賴而紫荆倒馬等關可無深入之患矣不然禍豈止于宣大已耶寶爲此懼嘗告于都御史王公深然之已嘗會同總督尚書翟公徼參議蘇君偕大同參議李君會勘議助彼功三之一焉彼固尙爾徐徐爲之何哉况二堡多膏腴之田土人利之雖經虜患歲嘗募人自衞而不舍去若復益之以垣則樂耕牧之利者雖無兵而守自固也亦何憚而不爲耶此區區于順聖川懷安左等衞芻糧積之又不得不廣也

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鎻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衞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横嶺兒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

補長峪城鎭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衞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鎭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城長安嶺龍門衞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

徐文靖公曰按宣府乃古冀州所分幽幷之地在戰國爲燕趙秦爲上谷郡漢唐以來皆領屬縣石晉時沒于契丹轉而爲金終宋之世不入中國元累改爲順寧府我國朝混一疆宇徙其民于內郡洪武間改稱宣府宣德中設萬全都司統諸衞所而內屬于後軍都督府宿以強兵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遂屹然爲朔方一巨鎭歷累朝列聖百有餘年聲教所被人物日蕃文軌日盛自有山川以來所未有也

申用懋曰漢上谷郡國初卽元上都設開平衞以控扼北虜東有大寧西有獨石以犄角開平自大寧徙與和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棄地三百餘里移守獨石獨石挺出山後虜犯必經宣之北門胡虜充斥矣東起永寧抵昌鎭黃花鎭界西至西陽河堡抵大同天城界邊長一千

二百餘里境邊外有虜酋黄台吉靑把都等部落住牧查得獨石葛峪萬全石衞裴溝龍門靖胡四海冶馬營鎭安滴水崖赤城新河口新開口膳房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俱極衝

往行闕

大同鎭

前言

許論曰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無山設險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衞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衞鎭城西之平虜威遠中之右衞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鎭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近老營堡與偏關近虜蹤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

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爲正紀綱明法令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四方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爲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内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漸就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路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步和議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乃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

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
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
難矣或謂己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鎭城止
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
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
李廣皆守雲中尙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
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
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未嘗
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鎭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
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
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尙李廣豈能馭之哉
繇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魏煥曰大同鎭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
衛所鎭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鎭幷河南

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鎭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牆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鎭川鎭邊鎭虜鎭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鎭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援鎭寄者當留意焉

又曰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牆各屯軍牧膏腴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棄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于內邊爲耕守計誠是也委參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刦以威時重遷者效尤甘肅遂殺鑑鼓噪附虜文錦招來之縶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三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尙書毛伯温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牆塹一新虜不敢近但人稀無積糧耳苟能招來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

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曰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國初于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曩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戍戍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綱弛廢釜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劵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于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調各州

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爲内地而易視之也

史公道曰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腥膻之后卽以此爲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荊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一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橫侵擾四流奔刦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往則彼來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眞爲我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爲無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爲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搆非常之禍自是

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于虎之談矣先是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于事會之違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溫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于召募聽其自來夫役豐其糧犒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爲計算分處停當召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因遣指揮總督官梁震前去先年原議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鬬頭北車房等處相拒虜賊不敢似前直犯腹裏擄掠安于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殊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敞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

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槪不雄
況經年歲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
增軍馬于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
眞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當年暗
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
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于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
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
陷淤泥之間甚非其所乃于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
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
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
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
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
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
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

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軍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八員管貼隊官旗舍一百四十員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于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于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勢而賊馬不可遽入墩臺之窑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于此地坐驅四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或難億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崗高阜去處兼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空深闊營盤以爲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附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怏出奔不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營領料理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於管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糧俱于

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于本年四月十八日爲始齊力興工不時齎領米麵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鎭邊堡城完初八日鎭河堡城完十四日鎭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鎭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穵逢石則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一丈三尺疊土爲牆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爲一間其各墩應有鍋甕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全逐一布設隨于每墩會同各選官軍六員名令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遇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張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爲戒嚴收斂一面摘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于千頃升巔撫首

四望五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于此覘瞭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爲眞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況乎緩急之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舉見卽于其上創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鎭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出入多寡有無之蹤不可逃矣各堡公館及參守衙門幷官員大小營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已報完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草十萬束鎭邊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鎭川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鎭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至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先于四月內盡將挑入壕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參將五十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二頃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頃隨復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

子行令參將及守備等官督勤趁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即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攜持妻子安插在內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邊陲爲終矣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闊之處屛翰一方足爲全鎭巨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劄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幷查革一應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僉派斗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鎭邊二堡附大同後衞鎭川鎭虜鎭河三堡附大同前衞各食糧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百匹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一年計算本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㗖備行糧幷馬匹料草共該用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數約算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九兩二項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兩二錢二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合用一應神鎗佛朗機銃

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住餘丁一遇賊衆侵擾亦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贓罰紙贖等項無礙銀兩動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仍得一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

王公瓊曰今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雁門之東北爲雲中卽今大同府朝廷于大同屯兵命將鎭守固足爲太原之屛蔽然虜自西北爲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爲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雁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烟火五十餘里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爲之備旣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于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旣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鎭西之捷

虜賊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翁萬達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去予終負國家也爲安邊書上之曰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使山西藉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轍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目及乘塞之目悉見施行

尹耕曰吾記童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闚覩焉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飯於北極神祠虜忽突至望麾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張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究自總督毛伯温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尚文城滅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後爲拒牆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爲極塞而鎮城腹裏矣然人猶爲拒牆五堡危之茲城其經條理矣由是而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

不可漸而圖非計也

申用懋曰大同古雲中地國初于鎮城外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聲援相連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河界西至井坪抵山西北樓口界邊長六百四十餘里境外順義王并把漢那吉征力艮兀塡襬腰五路台吉等部落住牧查得天城平遠新平保平守口靜虜鎮邊鎮川鎮羌鎮川得勝拒門助馬拒牆破胡殺胡鐵山雲石威虜弘賜滅胡寧虜諸堡俱極衝

又曰山西在諸鎮爲內地自虜北據東勝而雁寧衝西據河套而偏老震如雁寧入則由代崞而南下矣偏老潰則由保河而深入矣故辛丑犯澤潞壬子犯太原甲寅犯繁代丁卯陷石州邊患孔棘云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坪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境外係虜酋扯力銀等部落住牧查得北樓口樓子營神池老營堡草

塖山河會河口泉曲偏頭關俱極衝

往行 闕

山西偏頭關

前言

申用懋曰板升自豐州灘以西至黃河三百餘里皆板升所據自趙全伏誅後其餘黨丘富等居之今屬恰台吉分部

王公士性曰全晉要害山西初守東勝東勝失而後設總兵退守偏關是置關增塞偏頭最先與宣大等其後嘉靖二十年虜寇朔州守將戰死當事者虞于內突始退總兵于寧武稱者遂幷舉三關爲言乃至今撫臣之設亦惟止大同鴈門而不及偏老豈談晉事者不察于其內外輕重之異乎不知此三關者偏老爲邊而寧鴈爲腹也大同居東北爲左臂偏頭老營居西北爲右臂此山西之極邊也外戶者大同以內爲鴈門偏老以內爲寧武二關並峙而寧鴈以內爲省會故寧鴈重門也外戶以屯重兵進與之戰重門以嚴扼塞退爲之守是國初之畫也故

虜未有越大同至雁門者夫既守在大同矣則雁門之守爲贅乃今巡撫春居省會秋出代州以防雁門則是東路之備可謂詳矣何獨于西路則大將舍偏頭關而退守寧武若此之疎乎乃徒以巡撫遙制于偏老六百里長邊之外夫板升降人潛通內地撫臣既遠人心易搖兼以虜隔一牆朝發午至而此地又當互市之區爲夷使窺伺之所向者石州之敗虜卽從此入蓋欺偏無備不足以斷其後耳使當時駐以大將虜安得深入重地而不一回顧耶此可爲寒心竊恐犬羊因沿踵習不至于首禍不止也臣謂可移寧武總兵駐偏關而以參將駐寧武山西撫臣則兼巡寧雁大同有警則出雁門偏頭有警則出寧武以策應之庶邊關無間可乘誠保障全晉之上策也而非臆說也屢年按視諸臣有議及者矣夫北虜機宜把漢悔禍順義請封邊塞官軍遂一切習爲偷惰而不知今昔不可以同視何也俺答蹂躪半世壯志已盡老而厭兵且又顧其孼孫之愛必不以盟約悖此當時諸臣所以能逆料于先也黃台吉素懷桀驁向以[illegible][illegible]老酋之故今老酋故矣把漢那吉死矣

部落屬之不下二三十餘萬語云虺蛇終日而不噬則嚙草木以殺其毒非其天性固有然耶或者曰一順義死一順義襲其欲悖盟也者安肯以封爵請夫鷙鳥將擊必斂其翼兵事猶然也酋雖虜也亦以桀名何以明其不然耶或又謂黃台吉亦且老念不及此夫壯力揹方雛其父而蓄鳴鏑反射之心且又驍雄甚邊人謂其不減俺答脫一旦黃台吉溘逝此酋新握其衆狼心欲逞風雨飄忽宣大二邊多事方始矣臨事而爲之備則緩且無及聞之邊關之上十餘年來長技棄捐士馬苦竄卽向時超距之士止以備修築工役而精銳無餘矣夫器物久而不操則與手不相習筋骨久而不用則與勞不相習事變不常戎心叵測安得晏然如俺答把漢尙在之日耶爲今之計宜勅各督撫着實修舉戎事暫停工役挑選精銳簡練以備未然勿阻目前燕雀之知誠邊關急務也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延綏鎮

前言

倪岳　余子俊　楊一清 二則

萬鏜　申用懋 二則

往行 闕

榆林鎮

前言

許論　魏煥 三則

往行 闕

寧夏鎮

前言

魏煥 八則　杭雄　阿爾禿廝

許論　申用懋

往行 闕

臨洮鎮

前言

申用懋 二則

往行 闕

甘肅鎮

前言

徐溥　甘肅　魏煥 四則

楊一清　李龍　許論

郭紳　申用懋 二則　王憲

往行 闕

固原鎮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三

邊防後上

延綏鎮

前言

倪岳曰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旣而阿羅出孛羅忽乱如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擁衆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擄畜產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埸

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衂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取于我者得衣食之原據于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而虜勢日甚乃者上厪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旣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庶乎少酬委托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于朝行輦帛輿金以充牣于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掇拾虜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役之民誰復能知之良可悼也卒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于河北

以爲之守必須稱兵于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爲之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廓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驅馳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于是益多是未可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

之延綏不可守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于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爲之震動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

余子俊嘗上言臣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至今賴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于延綏築城爲險尤不可緩每城二里須墩一座設墩樓以施砲石其備築工算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爲役亦不爲久也京營兵來助役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城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一百七十里寇至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斷宜于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從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千百戶而以諸州縣土兵千人戍之邊塞稱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子俊命慶陽府同知郭智檢校宣大墾田凡二萬三千七百餘頃請每畝稅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千六百束給事中劉昂等劾子俊費官銀糧料上命戶部侍郎

杜謙等勘報遂奏子俊未及二年費用過多雖不入己然亦勞民傷財遂得旨罷去以子俊之勤勞功烈然尚不免議者又謂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者衆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延綏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楊一清曰黃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廣袤平漫既無險可據而所在邊牆低薄壕塹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廑九重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嚴肅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𡚁于將歸之際然須脫略常權務識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患于兵多病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肆志職此之故宜將沿邊以至腹中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與武營靈川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

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
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游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
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十日起程遊兵暫于花馬
池住劄奇兵暫于定邊營住劄土兵暫于寧夏營住劄寧夏總兵衞勇
統領奇兵官軍于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土兵于清水營亦限十一月
初十日到彼住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移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
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與鹽塲三山等堡各連絡住劄與分
守叅將葉椿閣綱協同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
夏總兵官李祥統領前鋒奇兵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分守
寧夏西路參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先鋒奇兵官軍前至鳴
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于韋州環慶守備指揮馬震領兵于山城各
住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于鎮戎所調度固原
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
甘涼官軍千戶魯經土客兵各于莊浪操備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

寧與甘涼備禦㮣下班官軍幷謀齊力以守堂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
將嚴謹斥堠遠爲探哨多設塘馬但有烟塵消息或有人傳說卽便轉
塘走報鄰境官軍隄備賊果犯邊各土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
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轉追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
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斂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
綏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二枝人馬各躡踪而進若犯
固原陝西遊兵卽便掣回應援李祥衛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
兒堡按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各于韋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
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兵據險以扼其衝
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鄉
導藏兵于崖窯堡洞險要扼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
之賊既不得逞必令曹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躡踪
而出北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
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奪迅逐之晝則追鋒

以截其路夜則啣枚以刼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衂挫
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坡會合陝西遊兵擊襲截
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
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喪西走之勢賊既散走其氣已奪
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牆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閣綱保勣等以
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
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褫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
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
今延綏遊奇土兵既皆掣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
入其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遊奇兵官軍先期于交界
去處住劄賊果入奪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賊衆在迤東近邊拆
牆謀犯延綏地方卽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
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聽曹雄節
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

拗致悞事機則兵既先實戰勝攻克兩無慮矣

又曰延綏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遍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遍西直至嫪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虜不來則已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塹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爲保障至計

萬鏜曰近年陜西總督撫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遍東定邊營起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而總督曾銑又自建議欲大發兵糧兼爲復河套之舉以除害本兵部議云舉大事興大工則必動大衆損大費就沙漠不毛之地以修築數千百里之邊牆利害固已匪輕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驅逐十數年盤據之黠虜安危所係尤重必須愼謀于始乃可保無後艱討看修邊之議自定邊營至龍州城自龍州城至雙山堡自雙山堡至黃甫川分爲西中東三段興工期以三年內完事總計二十萬之夫連起于一省人力或有不堪二百餘萬兩之

費仰給于內發國計亦恐有礙且前項財力特以居常處順而言其天時雨暘之不齊虜寇侵擾之難保水土沙鹻取用之便否夫役逃亡事故之有無凡此皆所當慮者也又議復套之議所引周秦漢唐故事多非今日之所宜取法況虜賊據套積有歲年生長蕃息動稱十萬今以六萬馬軍二千槍手將爲攻伐之正兵鳴鼓而前則主客懸殊恆慮其不足將爲掩襲之奇兵卸枚而進則形跡滯重又嫌其太多加以正馱馬匹牛騾幾于九萬計程五十日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以上賫折銀則艱于得食饑乏之難免運本色則疲于涉遠抄掠之可虞且精兵盡抽于三邊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于一擲抑豈善後萬全在正德初年總督楊一清首創其端經畫歲餘方敢舉事至嘉靖八九年間總督王瓊復繼其後首尾二年始克完工夫二臣銳于籌邊且有前力然前後所修者止是花馬池三百里牆塹則其難其愼可知矣一清又有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能犯饋餉可省休養生

息于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終不可復此皆昔人之所用心而今議之所未及者也

申用懋曰延綏古上郡地國初築東勝等城戍守河外自巳失守火篩入據套內始議徙鎮榆林云鎮城遠在絕塞肩背受敵神木以東據河爲守神木以西舊邊圮甚自鎮靖寧塞瓦楂定梁邊等處川原平曠處處直通虜巢矣東起黃甫川過黃河抵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定邊堡抵寧夏花馬池界邊長一千有餘里矣境外套虜子孫襖兒都司等部各住牧查得神木黃甫川孤山高家堡鎮靖舊安邊清平寧塞保寧波羅榆林城淸水永興雙山威武懷遠磚井靜遠邊柳樹澗大柏油栢林俱極衝者

又曰河套卽秦所取匈奴河南地也東至偏頭西至寧夏三面阻河南鄰邊東西幾二千里南北八九百里河之北三受降城在焉受降城東爲東勝巳巳之變東勝失守火篩遂南掠因知河套所在入據其中嘉靖間有吉囊者分地河套當關中最饒分三部兵所稱襖兒都司是也

吉囊死其子㧞不孩不及兒台吉嗣今酋長切盡黃台吉卜失兎莊禿賴著力兎宰僧分部擁衆時時爲延寧患萬曆二十九年詔許復款貢市如舊云

往行闕

榆林鎭

前言

許論曰榆林舊治在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鎭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鎭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接堡横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爲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衞延安綏德慶陽三衞幷河南陽衞穎上千戸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衞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衞設鎭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

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有額內支給邊費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飢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畏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卽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戌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以爲論榆林者急在芻糧

他非所慮愚又以爲本色不復則楡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糧及災
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城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
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
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
上則楡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塲各以戶部官
一員主之每鎭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
入稽考一歸戶部邊臣毋得那移借貸倘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
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內帑至則
糧價正踊錙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
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于河內史稱其功夫拒河爲
守尚不能固反能遏虜于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
減戍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詞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楡
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
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

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勇敢戰不貫冑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

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饒有節氣視他鎭爲最焉第鎭城遼處

乎不毛軍衆待哺于腹裏生理既難而糧道又遠倘久不修則六邊之

廢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魏煥曰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

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卽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

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

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喇嗔

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嗔曰扒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毋

嗔曰喀不乃厖舊屬太師亦不剌後分散各部惟哈厖嗔一部全阿兒

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剌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曰

哼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滿官嗔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

今則大酋俺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

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處

又曰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袵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廵河易廵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墻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又曰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徠庶幾可以保全乎

往行闕

寧夏鎭

前言

魏煥曰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卽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遂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葢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

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又曰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牆爲主本邊內外大小邊牆及花馬池一帶壕牆壘牆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又曰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牆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又曰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鹻濕牆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虜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矣

又曰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橫牆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磲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劉天和塹崖築堤壹百八里五分築牆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又曰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牆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牆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牆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又曰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觜兒墩止長八十四里總制王瓊修鑿崖塹一道

又曰東北即套其詳見榆林西南即番族其詳見甘肅天順四年北虜孛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

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鎭守都督張泰募義男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壖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翊日使善水者浮水馬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北鎭遠關南踏冰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杭雄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卓死者九十二人雄等結營固守得免賊遂由賀蘭山南赤水口出境套虜過河由寧夏境內自賀蘭山過莊涼者始此

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秃厮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刺和親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秃厮子領兵二萬幷所娶亦不刺女復由寧夏入套

許論曰寧夏亦朔方地也鎭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

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驟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宜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增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與武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長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

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于遏絶今廢矣或又曰赤木黄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謂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逼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果如所論而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自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踔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若山後之虜自松

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

申用懋曰寧夏古朔方地東南距河西北倚賀蘭山故稱沃壤國初虜遁漠北患在河西頻年虜據套內患在河東由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尤甚東起大鹽池抵延綏定邊界西至石空寺抵固原靈溝界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東係虜酋黃台吉西係着力兔宰僧黃婦舍打太苦的太鐵雷合落赤等部落住牧查得中衛花馬池平虜廣營武興營武王泉橫城石空寺清水安定大壩俱極衝

往行 闕

臨洮鎮

前言

申用懋曰臨洮古吐蕃地皐蘭南峙黃河北遶夙號形勝舊屬固原相去千有餘里往往鞭長難及萬曆二十三年議設鎮守專制西陲半壁凡蘭河洮岷階文咸障之屹若巨鎮焉自松山新闢拓地三百餘里築

城建堡屯戍相望金城以南蘭靖莊凉永堪保障矣東自會寧抵固原
靖虜界西至弘化寺抵甘肅鎮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永太川邊牆迤南
由黑城子至洮岷抵四川松茂界境北有松虜流虜南有海虜等往來
住牧餘係各番族查得紅水洮河岷德歸俱極衝

又曰松山東扼黃河北亘賀蘭西亘莊凉南綴蘭靖延袤千餘里其地
故屬漢唐宋淪于夷至我朝三犂盡有其地屯牧封樹號爲沃區設立
河西五郡以隔絕胡虜翼護羌夷保障兩河是大小松山所恃以斷匈
奴右臂也自隆萬間款市日久招致賓酋攜弟着力兎宰僧子河赤兎
額勒革厤記㛐尚不浪盤屈其中于是就近築邊舉額外屯牧墳地及
三層墩臺盡棄之莊浪僅成一綫矣萬曆二十六年出兵恢復卜築戍
守割大小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
城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黃河索橋起至土門止長四百餘里而蘭靖
莊凉一千四百餘里之衝邊今俱稱內地矣

往行闕

甘肅鎭

前言

徐文靖公曰甘肅爲漢張掖武威酒泉等郡時稱河西四郡所謂匈奴右臂也其地與虜特限玉門一關虜故入寇不時惟吾所以備之者何如耳其大要可禦而不可追可守而不可攻以安靖勝之而已

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往甘肅涼永妙衞左都司城東南五百里永昌漸左都司城東南三百五十里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鎭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衞左都司城南九百四十里西寧城左都司城東南一千三百五十里涼州其要害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保塞之在河西者甘鎭一體發兵堵截又于秋冬間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猥伯西寧

遊兵駐古浪以防岔口鎮差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保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之流刦禁番文之詐冒甘肅其有瘳乎夫然則我邊防旣密不惟胡人走馬不得踰關卽有逋逃逆黨我亦得以按符譏察寧自伏辜論死裹足不敢入虜營矣

魏煥曰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卽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若峪以至哈密等處卽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敦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凡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又河西形勢之大略也

又曰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

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蘭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煌中又設鎭番莊
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
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交
聯不絕便兵戍飭關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之法斯得矣
又曰甘肅之邊北虜止二種亦不剌盤據西海瓦剌環遶北山其餘皆
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番
止令通貢土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涼今爲亦不剌所據哈密諸
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爲吐魯番所破
又曰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
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
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
仍搔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總制尚書楊一淸題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遂不能生存遂與

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爲言雖兵凶戰危誠宜愼重而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常竊譬之套賊勢雖猛烈如風寒暑濕之病來則疾如風雨始之不善卽能殺人然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胸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消耗後將難圖與言及此豈得不思所以處之而徒玩時愒日以倖僥于無事哉且阿爾禿厮已遁止是亦不剌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房被其燒毁孳畜被其搶擄欲報怨仇而復其故產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

嘉靖初李龍總兵守甘肅以都御史許明提都龍與明同里人尤嘗覬望于明明以嚴御之遂不協時明欲節邊費減粮價三分之一軍有怨言龍激之使叛遂鼓譟而入明被害之事聞龍問極刑指揮以下死於獄者亦多邊軍內叛之隙自此開矣

許論曰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爲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爲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鎭守肅州漢初爲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爲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于漢史而屯田事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爲世法者也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陜巴爲吐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往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陜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又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遺哈密都督寫亦虎先等齎帛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帛取回金印虎先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啓土魯番侵肅州之禍宋史云和

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郭紳曰自肅州城西七十里至嘉峪關嘉峪關西七十里至大草灘番達千戶哈剌那孩等住牧自此分兩路由此往西南有大鉢和寺都指揮僉阿把他兒等族又有柴城兒帖木兒等族住牧大草灘西七十里至回回墓指揮哈六等族住牧十里至騸馬城指揮總失加等族住牧至騸馬城西三十里至三顆樹也先克等族住牧三顆樹西五十里至赤斤城卜東兒加等族住牧今赤斤蒙古衛即此地赤斤西一百七十里至善峪都督卜剌召等族住牧今爲善峪衛即此地自此路分爲三一路從南而西至阿丹城八十里阿丹城西一百一十里至瓜州地總卜克等族住牧瓜州城西七十里至阿丹榜何脫大赤等族住牧途過敵剌城之北又有察班城阿丹六十里至革的兒帖乩族住牧革的兒西五十里至牙卜剌牙卜剌西七十里至剌陳西三十里至哈卜兒哈卜兒西六十里至他失卜剌阿他兒等族住牧他失卜剌西一百里至

沙州城都督卜克等族住牧卽今之沙州衞是也沙州北八十里至乩失牙蘭海子卜木兒古等族住牧乩失牙蘭西一百八十里至阿咨罕其南又其虎木奇城阿咨罕西一百七十里至哈剌灰哈剌灰其西南尙有也克墩哈剌灰西一百七十里至哈失卜剌西一百二十里至牙卜剌牙卜剌西八十里至也力帖木兒西北一百四十里至哈密城皇明立哈密衞封其酋長爲忠順天順成化間鄰封土魯番搆逆殺其王奪其印行又掠其子女守城建議求其族曰陜巴者嗣之逆虜速擅阿黑麻復虜而去又以其黨牙蘭據其城弘治八年朝廷命都督侯謙兵部侍郎張海遣肅州衞千戶楊翥深入其國撫諭往返三次雖已獻還金印而陜巴仍留弗遣據地如故張海等上言絕其貢獻不容與中國通旣而總兵劉寧與太監陸誾少監沈謙都御史許進等合謀駐軍王子莊爲後援遣副總兵彭清督偏師直至哈密城破其衆斬首六十餘級乃班師彼方震驚且以朝廷絕其貢路則凡資于中國者皆不可得乃復求通貢歸前擄掠還復侵疆是因劉寧等征討之功而張海之策

亦不可誣也朝廷錄其功陞賞有差一路分自苦峪從中而西四十里至王子莊王子莊西北一百六十里至襖禿六蟒來襖禿六蟒來西一百三十里至體乾卜剌體乾卜剌西一百三十里至察提兒卜剌察提兒卜剌西一百三十里至額失乜額失乜西二百一十里至羽六温羽六温西一百二十里至哈剌哈剌灰哈剌哈剌灰西一百三十里至召文虎都召文虎都西一百七十里至乩失虎都乩失虎都一百三十里至呵赤呵赤西一百五十里至引只克自此過也力帖木兒至哈密三百五十里矣一路分自苦峪從此而西至羽寂滅綽兒吉等族住牧羽寂滅正北一百二十里至蟒來蟒來西一百四十里至垣力垣力西一百五十里至哈剌哈剌灰哈剌哈剌灰西一百二十里至哈至哈至西一百一十里至坡兒那坡兒那西一百四十里至六温羽六温羽西一百二十里至俄倫笑俄倫笑西九十里至俄例海牙俄例海牙西一百四十里至阿赤阿赤西一百七十里至克力把克赤其東北又有他失把力哈遜城克力把赤西一百三十里至撒力哈密失撒力哈密失西

五十里至哈剌木提哈剌木提西四十里至哈蜜剌頭墩其哈密城南有畏兀兒把力城畏兀兒卽古高昌國按元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高昌王世勳碑云高昌王家有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可驗矣其城之南又有鉢和寺城西南有哈密剌乩帖乩城西有剌木城西北有阿思他納城東有木哈剌灰城卜骨兒城北有脫大赤城大抵皆西域諸國之地但世代變遷名稱不一無可考證今姑存之以備參考

申用懋曰甘肅古河西四郡國初定河西畫嘉峪關爲界外設哈密四衞以爲藩籬自哈密散亡亦不剌竄居西海呑噬番族該鎭從此苦虜矣虜款以來假道搶番火永諸酋流牧近地患亦棘焉東自松疆阿壩嶺起抵臨洮雙墩子界西至嘉峪關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北有松虜瓦剌南有虜火永阿歹諸酋及諸番住牧查得肅鎭番永昌高臺鎭夷鎭羌紅崖清水嘉峪關大松山壩土門金塔寺蔡旗堡俱極衝

又曰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兎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擣巢獲級數千聲勢大

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愓我兵威悔禍乞款櫕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北虜每入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臥也

王憲曰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謄奏臣惟陝西西寧地方原係番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太祖迅掃胡元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名爲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塲驛遞漸爲備具于是西番進貢達賊潛住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安西海出魚鹽之地山澤滋馬牛之蕃金褐專產絨貨皆多其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脈肥饒甚堪種牧于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所以倉塲委積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其名喚爲亦不剌阿兒禿斯黑厮三種深入侵害以奪前利西番每被擄掠臨城往來搶刦軍民不息戰爭以致地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爲泛常臣在此

生長每懼此患頗知山川險阻地利深淺先年作生員之時曾言于楊總制郭邊備設立邊牆柞子略爲防備臣竊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設衛所以來原無達賊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爲因失于不備之初仰惟朝廷身居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千里況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暫來暫去故雖設備未免詢于鄉人而已所以隨備隨廢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涓埃之補若不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貪殘益甚熟知山川險阻竊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狽唇亡齒寒雖勤兵馬勦殺臨時難以備敵又況西寧正南四川松潘衛東南通德歸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州通北莊浪寧榆林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爲達賊往來之路于此可以設險固守況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費軍馬錢粮難以防敵往往失于不備念臣每在疆邊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聖明遠紹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勅兵部議處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

番于雙伯羊川等處揀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爲軍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爲然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于達賊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不得竊窺中國之境于以壯宗社億萬年無窮之業而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先爲查訪邊情急缺救濟事該提督軍務尚書王瓊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作爲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册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肅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爲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務分府西寧道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涼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綠栅栅塌不修或窵遠不守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聞有挑空壕

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防衛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岩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該修該添堡塞一併踏勘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設之後各于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所督令屯下就彼習射仍于適中去處築大小堡挑空壕塹置立弔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聖旨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參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巡道方仕署奏稱西寧地方西南有李斯牧川西北有雙伯羊川土牧肥饒甚堪耕牧乞要議處轉行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于雙伯羊川擇地建立衛城以禦達賊及行山西三關宣大四川等處一體設險固守一節為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俱奉前項事情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于雙伯羊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況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己損人別項情弊遽難議擬相應勘處奉聖旨是

往行 闕

固原鎮

前言

王瓊曰瓊集諸將議調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搶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峰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瓊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今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守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

畜産乎遂統精兵六千啓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牆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鍬钁弓箭到七八月要來腹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羣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金鼓火炮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岸牧馬虜賊于牆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起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橫城東南循牆而行歷清水與武定安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瓊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旣以爲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十時入掠剽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諉曰賊隨入隨出亦復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今自虜賊輕騎入牆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牆口二處劇賊十人披帶盔甲突入牆口卜雲預令步兵伏牆下見賊入卽趨牆口截之賊躍馬南奔卜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牆外賊登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

將操演擺牆拒戰之法衆曰今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十六里賊分路進入奈何瓊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大舉南寇則令傳示衆部落晒乾肉牧乳酪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十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先至牆設備矣又虜衆臨牆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牆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牆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方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産蓬蒿深沒腹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顛仆勞乏不得齊驅並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坦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而入者間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月日賊幾萬幾千從此地某墩空拆牆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爲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擺邊可以拒數萬驕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

瓊且以方略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炮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
不敢不告願公自愛時鎭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御史寇天敍發精
兵三百助戰天敍又備煤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井令各軍自備人給
三升惟石臼墩牆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揖掘三井水
甘冽可飮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牆下于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
將演營以定瓊恐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牆下安營親
往視之令人作賊于牆外舉旗諸軍登牆點放神鎗打之瓊急呼下牆
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樁以限賊馬今所以擺牆者是
爲我兵障蔽也賊登牆折毀我兵于牆內用火器擊之彼豈能不墮落
乎今牆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牆持神鎗打之賊自牆外射
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敎演擺牆敵戰之法衆始稱善又令曰
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
列賊必于此三營經過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銃炮大佛郎
機炮出奇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廣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兵

三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聞令退有後言

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

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縮者卽于戰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

軍機者奏械繫赴京依律坐罪衆方悚息聽受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邊

營又至舊安邊營復回花馬池往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旗蔽塞野金

鼓之聲聞于境外遇有狐兎野羊因圍獵之葢奉聖天子之命以令將

士所以威靈氣焰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

奈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爲本不

以攻戰爲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于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

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悉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乎是時駐兵之處

糧多缺陝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黃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

劉天和自甘州兼程來六月到靈州卽議于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

糧數內增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爲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

乞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于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于價

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強每運糧一石官給脚費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牧放軍餉賴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牆而行騾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寧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牆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麽答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儹運糧草彀用要搜套打爾帳房賊曰套內多達子在裏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韋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爲信墩軍曰你是韋州人何不投降賊曰韋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牆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弘治十四年侍郎李燧督餉令八府所屬百餘州縣遠至二千餘里乞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于就近所產軍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督餉者之法也瓊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充爲通事令尤乖覺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

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于近牆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行夜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有營帳住牧一日十餘騎夜至牆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牆軍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楊柳堡墩下拆牆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一賊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于馬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牆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中走回人口說大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瓊曰此賊知花馬池一帶有備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莊也時固原遊擊彭椷兵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齎執旗牌急調彭椷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設備彭椷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日夜達子二千餘騎到于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拆開牆口十一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椷等夜出兵陣于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椷等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宜愼重如總制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爲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爲奇功彭椷等遂

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鐵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
隨進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火炮弓箭骨朵向前交鋒混戰二三十
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而去戰至辰未時分賊方退遁至原拆牆
口遇遊擊李勳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灰塵遂
西往木井墩東空拆開牆一十一處奔逸出境靈州屯堡適得保安寺
梁震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牆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
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早計遂命諸將團聚精
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
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擄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
有賊出沒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閫外襲殺
近境窺伺之賊有不可耶如盜伏人家垣門之外主人知之不即號呼
鄰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拒之乎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
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故不敢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
衆將皆謝不及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于花馬池南

門外約定酉時出兵度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牆出親臨戒之曰
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慎勿輕敵分散邀斬首級致有損失此惟欲
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萬馬夜出嘶啼之聲聞十餘里賊遂
起營北遁官軍至忻都城竈灰尚未冷遂放火炮吶喊而回天明入牆
自是差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踪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爲生騎
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
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衆一合而勢常强我兵難聚而
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甚至于陷沒疆
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之
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皇上明見萬里嘉
納允行諄諄戒諭務底成效前後巡撫都御史寇天敍劉天和巡按御
史王儀朱觀謀議協同鎮守陜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
大用身任其責兵部尚書李承勳主張敷奏乃于花馬池一路長三百
里爲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于環縣北甜水堡西至靖虜

蘭州長八百里塹山堙谷以爲重門慎守封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内地人民可以安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兵萬人屯田部曲相保木樵高樓交聯不絶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烽火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瓊前歲經略河西奏乞遵古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遲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固原遂爲虜衝所轄則有黑水鎮戍平虜紅古城并彭陽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鉱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住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邊夷爲此鎭之患者卽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甘肅弘治十三年
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逵都御史
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各路軍馬號稱十萬分布韋州等處禦
之侍郎李鐩總督軍餉乞運八府之粟隨軍供給虜衆數萬由花馬池
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衆十八年虜五萬餘騎
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乞牆深入固原安會平涼等處大掠而出正德
十年正月套虜三萬餘騎由花馬池鎭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拆牆深
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柳墩起
至青羊墩止拆牆深入平涼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
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拆牆深入固原平涼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
靖六年六月廿六日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
池西北石臼兒墩拆開邊牆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韋
州下馬房平虜所鎭戎所提督尚書王憲預調綏延寧夏固原官軍二
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是賊至入營攻門固原鎭參將劉文等督兵擊

之近至地名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榆林游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餘賊由原路石臼墩牆口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自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帶管糧茶參政張邦敎屯田僉事李良防禦八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掏牆而入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滔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參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來攻九月初一日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宗之兵擊其尾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邊兵四集魯瞻等所統莊浪西寧涼永援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

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捷聞總督巡撫鎭守等官俱寫勑奬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瑞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尚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鵬各陞二級張邦敎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做指揮僉事野五斤與做副千戶其餘俱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日北虜吉囊等見兵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往東勝城城方大同兵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往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弘治十五年總制軍務戶部尚書秦紘駐節固原奏改開城縣爲固原州初開城縣設在固原之南四十里洪武初固原始設巡檢司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凉景泰元年始築固原城調洮岷臨鞏等衛官軍于固原操守令都指揮燊福往來提督三年調平凉衛右千戶所全伍官軍于固原立爲守禦千戶所調靖虜衛署指揮僉事張正掌所

事榮福仍統理之天順五年以平涼衛指揮使哈昭守備固原成化三年北虜內侵攻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諭湯敏死之因徙縣治于固原四年土達滿四攻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遂會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奏改固原守禦千戶所爲固原衛立左右中三千戶所六年馬文升奏添陝西按察司僉事一員楊勉整飭固原兵備又設西安州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九年巡撫陝西都御史余子俊奏設鎭戎守禦千戶所又奏設平虜守禦千戶所皆隸固原衛

魏煥曰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奧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鎭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許論曰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蹂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俟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儻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尙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賀賄期以塡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定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

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許論曰固原總制原獨爲套虜而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奏方起王瓊總制况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操兵馬不過數千顧東失西豈能周布總制劉天和方移鎭花馬池虜自鎭邊營拆牆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鎭固原使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爲長計

許論曰洪武初設立陝西等處承宣布政司西安等八府幷所屬州縣其在北邊者自西至東亘千餘里有曰蘭州曰金縣則屬鞏昌府曰靜寧州曰隆德縣曰開城縣金改固原州則屬平涼府曰環縣則屬慶陽府固原環縣北至寧夏靈州花馬池大約六百餘里中間多山谿草莽居民鮮少其地自古及今無郡縣之建北虜住牧黃河套離花馬池營僅二十里每大舉深入先犯固原而後至平涼鳳翔臨鞏黃河套卽古河南朔方之地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尹吉甫將兵伐之于

太原太原之名始見于此乃雍州涇河北之太原非冀州汾水所出之太原也後魏于此置原州後廢唐武德初復置原州皆因太原之舊名宋改爲鎮戎軍金爲鎮戎州而涇源之名不廢綱目書唐貞元三年冬十月吐番城故原州而屯之故原之名始此今名固原音同而字不同也

又曰固原四面相距各五百里土曠人稀四通八達難以拒守不可以形勝言舊志以李繼和奏中華襟帶爲固原形勝過矣唐置原州後沒于吐魯番宋韓琦會兵數萬起鎮戎軍拒趙元昊爲其所敗我朝自弘治十五年設總制于固原增兵添戍勞費無算而勢分力弱虜每大舉深入卒不能禦以此觀之固原之形勝安在哉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子嘗城郢沈尹戌曰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不是懼而于郢守已久矣至哉斯言也楚以守郢爲小我國家大一統全陝之北盡

朔方靈夏之境皆歸統御而議者拘拘以固原一州爲守不尤小乎昔周宣王命尹吉甫城朔方以除玁狁之患正守在四夷之義惜後人弗之考也今奉聖天子明命于寧夏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屯兵拒守又于近裏地名下馬房東三百里塹山堙谷設立重門以待非常正得守在四夷之上策而固原草莽之區衛所之增置兵馬之調集供輸之困弊皆可裁省矣蓋守近守遠利不利懸絕如此謀國者可不愼之于初哉

楊經曰環縣固原北至寧夏花馬池靈州六百餘里土曠人稀自古無郡縣之設志地理者曰環曰原而已殊不知環原之北三百里東西山勢連絡自榆林黃河至蘭州黃河凡一千餘里中間深溝懸崖逶迤相接可以阻隔胡騎者十之六七平漫可通行者十之三四耳以在環原境上者言之自環縣總水堡關至靖虜衛凡五百餘里中間平漫可以挑塹鏟崖者七十里餘皆略加鏟削用力不多而險成矣宋趙元昊據靈夏命范仲淹守鄜延韓琦出兵鎮戎軍以禦之敗績蓋不知守環原

北面形勝阨塞之地而欲以攻戰先之是以終宋之世不能免夏人之侵也本朝于靈夏之地建衛屯兵命將拒守而設險之策未遑講究旣添設固原衛以爲重又增置西安平虜鎭戎三千戶所紅古城二堡銓官募軍以備北虜之入所守已小而益小爲費已多而益多無怪乎虜之不能禦也今天子明見屈盡羣策于花馬池東西三百里皆爲深溝高壘據而守之所謂天子守在四夷者是已又于下馬房東西三百里塹山堙谷設立重險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非是之謂乎其視于固原曠漫之野增兵添戍勞費無益者得失豈不較然明著乎

又曰其在固原火眞諸酋環居州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鎭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夜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卜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旣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

未得息肩今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拖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葢固原恃三鎭爲屛障三鎭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顧恐無及矣

又曰固原衞迤北地名葫蘆硤口古城一座已修完備魏王古城一座未經修理俱各路通寧夏韋州川原寬漫地土肥饒水草便利周圍數百里餘內爲土達居住之巢穴外爲戎虜出沒之咽喉連年侵犯固原靜安隆德會寧安定等處出入俱經于此城緊關要害之地臣固知陝西該解南方福建廣東廣西雲南不服水草軍人慮恐南方軍伍空缺有例不許存留本處今查得南方前項四處解陝西衞分軍人一萬一千二百餘名合無一名頂兒一名陝西造册齎去南方者不必解來陝西者不必解去各將頂兒軍人就彼解發着役其彼此不解軍人就行開豁原伍一以順其南北水土一以免其萬里跋涉卻于前項魏王城

開設平虜守禦千戶葫蘆硤口開設鎮戎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管轄照例銓撥官吏鑄降印信夜巡銅牌將前項項兒各撥二百名守禦未修城垣幷倉塲等項衙門以次開設補修空間地土撥爲屯田以爲耕守之計五年後方纔納糧內平虜千戶所就近聽寧夏總兵官節制其餘二千四百餘名駐調固原平涼軍少衛分以固居重馭輕之策陝西軍人項兒之外照舊解原衛則遠近軍人頗得實用內外警急皆得應援

申用懋曰開城縣地國初虜遠塞外所備靖虜一面耳弘治以來寇在門庭始立州衛設總督屯以重兵領以大將稱重鎮馬該鎮迢遞六千餘里地四衝自臨洮設而聲援易及西無海虜之虞自松山復而城堡相聯北無與靖虜之警藩籬固而堂奧漸安矣東把蘆溝抵寧夏石空寺界西至靖虜抵臨洮蘭州會寧夏新疆東北大小蘆塘抵臨洮三眼井界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五目錄 外編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北虜

前言

往行

女直

前言

魏　煥　　申用懋 二則　　附建州 三則

往行

馬文升

哈密

前言

王　瓊 二則　　馬文升　　趙　伸

魏　煥 二則

往行

罕　慎　　陜　巴　　阿黑麻

牙　蘭　　奄克孛剌 三則　　眞帖木兒

拜牙郎　　陳九疇

西番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四

邊防後下

北虜

前言

丘濬曰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平祕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強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則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

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身愛死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人以爲之長非獨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虜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衞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并與其本來之部落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猖猖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

不能爲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盜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爲者我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千降附而還是百年之間夷狄慴服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册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朵而只䝨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卽破滅惟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己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傅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喇所殺哈喇爲孛來

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乩加思蘭之徒皆自相屠戮釁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故天厭夷惡而助我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云蠭蠆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眞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恆恐禍生于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牖深其陷阱塞其溪隧而迂其往來之路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之害矣我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愼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爲宗社無疆之休也

于謙曰虜莫大于遼金元莫弱于我朝而始盛于今日蓋我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遯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犂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蓋不啻倍蓰矣故曰虜莫弱于我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迫開平興和東勝河套

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略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後雖稍有俘斬亦不甚多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臝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章綸曰今之邊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誰能與之曰惟我聖天子能與之何以能與曰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不敢欺玩是以能與之何以與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愼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

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于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于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既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衆論攸同眞才效用是謂愼巡撫之選夫軍久涖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繇雖欲不竭力以爲之何可得也是爲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巡撫三年以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陞侍郎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卽取掌臺部其有失機誤事悉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幸其成邊方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愼武舉三曰廣任用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在於戰陣況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慷慨之氣爲害非淺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試怒蛙寧粗直暴猛之失拘無從容文雅之是尙庶得跅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闒茸之內就彼僥倖掛名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撥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勇夫然則旣是見

官卽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見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是之謂愼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戶不與將不隳墮人心阻遏賢路乎莫若通千百戶等皆爲推薦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旣足供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戰死官軍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懑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明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儆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于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爲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于此若非聖天子鋭意講求大臣竭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在言官諤諤朝廷諄諄而因循之

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之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楊公一清曰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爲殘毀若不預爲處置使其痛遭挫衂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有闕文）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家計聲勢連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步步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強壯邀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魂散胆落號哭奔遯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部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旣

未遭挫衄連年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旣入河套必不安靜
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
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
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道犂庭掃穴
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罰昭然
可見况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
兵于陰山之窟濺食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俟今
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鎭遊騎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
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常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决不輕
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巡官一面選人分
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
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
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鎭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
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鎭選定頭撥等官軍三

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騎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鎭兵馬并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守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捨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爲羽翼賊若糾衆餘孽尚集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念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刦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北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褫魄破胆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戰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

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勑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曰自古夷狄之侵擾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其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之俗願爲犬馬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擾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廑九重之憂中外所生利害章疏日有獻納然所獻者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之人而于籌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弗論夫善用爲陣之人急于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鎮之兵日事虜賊于一擊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累投以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吾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日離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

卒虜人皆厚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恆產土俗漸宜心無變異而後用爲向導使爲奸細故地里之迂近廣狹兵之強弱衆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兵之勇懦事勢之難易常變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餒若瘁之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雖以犬羊不類然猶得以緩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者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將日夕所慮惟以目前捍禦爲計竭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圖惟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胡公松曰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于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焉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賴當時清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壓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庶幾

數十年和平之福也

馬文升曰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神謀睿算有見于斯卽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强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闕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入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萌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乩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水凍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

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

孫公原貞曰北狄之俗華牧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酪食其肉衣其毛造其弓矢刀鋋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于戰鬬自古爲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爲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汚俗還變淳風其遺類遁歸北漠罔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興和成祖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和寧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毛剌所併正統己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人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是蓋覘我虛實坐繳中國且養兵休士略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國實今日大患也況虜勢方張聲震西戎威驚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得志之秋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成功且聞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

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須度我兵勢未能出奇設伏正兵勿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示怯趙充國之且屯且守候其部落志驕心墮以計破之庶無失也

葉向高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之興孰爲驅除觀我太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樹屏九塞周防信御戎之策也永樂之世大鉞親麾王庭屢躪至使內帑竭于軍興遺弓墜于朔野夫寧好戰蓋懲臚朐之衂深謀燕翼故勤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晏如爰及正統凶燄復張加以行人失辭戎心無厭渝盟犯順輅馬震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唐旋復禍患之興曷去其極跡所由來固款貢爲之階也是以景皇深懲往事杜塞釁萌行李罕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綢繆補葺上下協心虜亦叛亂相尋鳴弓內競彼紛我睦邊鄙雖或小虞而國威幾再振矣其後干掫弛警自撤藩籬東勝朔方莽爲豹虎引寇屬垣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虜膽稍寒而根結既深蕩除未易揭塵飲

馬羽檄交騰孝皇赫怒興犂庭之烈顧問公卿張皇撻伐事雖不行夫庸非仁者之勇歟正嘉之際黠酋暴興族類蕃滋近世未有曾銑發奮建謀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帷幄搆事蕭牆生釁伊吾之劍未鳴而身首異處矣豈不痛哉虜既得志益肆憑陵鳴鏑天斗徹烽大內師中之寄委于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遺虜氛日惡厥有由然穆皇初歲虔劉汾石幾無孑遺屬天厭亂孼虜扣關遂緣舐犢之恩用鐲放麑之德桑椹既食好音是懷馴異類于壇坫拯氓隸于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愒寖生單實耗墜迎佛掠番狡謀百出金錢內盡藩籬外撤故識者憂之夫關市之費省于轉輸款塞之稱美于和戎琛幣之交安于鋒鏑此邊臣之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于累朝考虜情之終始乍臣乍叛不可為常故二祖驅之于前列聖絕之于後雖問或慕義貢獻不卻其誠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夫順者逆之機也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于易詩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貴于未亂可不謹哉

申用懋曰世居我遼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弒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寖盛小王子之歹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亦稱小王子生子七其住牧河套者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者兀愼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俺答亦生子九兀愼打兒汗刺布台吉生子一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那林台吉生子三我把汗點刺台吉生子三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亦克漢也曰罔留曰罕哈曰爾嗔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罔留部者也其酋猛可不卽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嗔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鄰彼籍之爲嚮導此倚之爲重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應

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剌愼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剌後亦不剌叛虜遁西海上故此輩無所着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剌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哼合厮曰偶合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剌愼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剌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瓦剌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讎日相鬬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略也

往行

南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塔塔兒各處分地旣而蒙

古兼幷有之逡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臘傳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時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詔其酋長立爲四部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其迤西是時丞相苦木子塔力尾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詔建赤斤蒙古于迤西萬戶把丹據平涼至是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爲民仍號土舍其壯者選爲平涼衛軍二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二年因其奉貢封迤北順寧眞義三王宣德間脫脫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順寧王

馬哈木之子脫懽之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竭窘促不備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積死者盈壑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

景泰元年上皇尙留虜中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尙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窮廬虜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

景泰四年也先又來貢馬廷臣擬答書宜稱可汗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相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弒王僭稱名實大桀今若因而稱

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羣酋畏服無敢攜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心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勑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便

正德初北虜小王子弟阿爾禿厮欲與丞相亦不剌殺小王子小王子怒二酋懼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乞空地安住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莊堡入青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淸令總兵官徐謙帥兵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奔四川松藩未幾復回西海住牧後二酋俱歸順小王子北徙未幾亦不剌一枝仍遁入西海住牧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厮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女和親亦不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阿爾禿厮取爲子婦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厮子領衆二萬餘幷所娶亦不剌女復過寧夏入套小王子居沙漠之地其屬北有王毛達子南有吉囊阿爾禿厮居套東有滿惠王居宣府外西有亦不剌居西海其餘散達皆數酋

部落王毛達子懼吉囊等酋讎殺不敢南向東自宣府西至甘肅諸邊
搶虜者皆吉囊等數酋部落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刦至德勝西直門窺
八陵掠敎埸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
入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國忠率宣鎭兵入衛半月虜乃由白
羊口出過懷來保安抵宣鎭城下呼守陴者無恐知爾兵在南所守婦
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已人人足也時見所掠關南人口竟日不絕
號泣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虜營於西門外二三里間以久勞皆酣
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刦其營鎭人惜之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入參將
史略指揮任俱戰死三十二年秋虜約五六萬由張家口入總兵郭都
率兵二千餘相値爲方陣以待虜四面圍之都厲聲曰無懼吾寡第前
死耳領哨應襲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血戰俱死三十四年虜寇宣府
督府檄召延綏遊擊張紘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萬衆毀垣入紘猝
遇於張家堡南虜來衝我紘令開壁縱千百騎入乃合壁殺所縱入虜

虜怒合衆圍之重夾絃又令士卒無取首殊死戰虜死者衆絃亦力盡死是役將卒全損土人不以爲敗虜中猶追談是役爲之咬指絃亦忠勇哉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參將李光啓死之初警報至光啓率所領疾馳圖殲之未及陣虜四面大至兵爲所殺過多光啓亦被縛去已而紿虜曰我將也第引我亭障下當有贖者虜信之至卽呼卒曰我獲爾將金帛來贖還爾也光啓呼曰腺狗宜殺我我非不肯死慮中國人疑我降耳亭障卒其視我死無贖虜亦恨罵紿我剖腹截肢體去三十六年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參將懲往日亟爲扼塞計未幾虜來卽率士卒直前反爲所敗監司以爲傷勇劾奏之將候代虜又入勉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戴天也因突戰而死三十八年虜數萬駐獨石邊外頗久遊擊董國忠不度無援兵望見哨馬卽率所部赴之虜續至因被刃死兵亦鮮得還由是他將聞皆遠引去虜大得利歸八月虜再寇順慶東西二城抵蔚州所過俱殘破十之八九人畜殺擄數萬許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爲大且慘我兵竟避不敢與相値是年虜寇

劉遼入遵化等處內璫多遵化人家被禍者往往號泣於內至上震怒、云四十五年秋復擁衆寇大同總兵馬芳力戰卻之亦稱大捷云

初北虜小王子繼脫脫不花爲大酋號亦克罕有三子長曰阿爾倫台吉次曰阿着卜孫次曰滿宮嗔不孩正德初年阿爾倫爲其叔父阿爾禿厮及太師亦卜剌所殺遺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孫立亦有二子長曰吉囊次曰俺答阿卜孩阿着卜孫死衆立卜赤卜赤有衆七萬分爲五營其東部三酋有衆六萬在沙漠東與朵顏爲鄰南部二酋有衆五萬西部二酋與滿宮嗔不孩七營俱舊屬亦卜剌亦卜剌以小王子怒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據青海住牧總制楊一淸遣總兵徐謙征之虜聞南渡河復據青海爲河西患今屬吉囊爲四營有衆七萬滿宮嗔不孩部別營六酋舊屬火篩今俺答阿卜孩領之皆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營乃小王子舊部與諸部自相攻殺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其住牧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亂而吉囊俺答之子皆素稱雄黠宣大苦之九

邊考則云北虜曰罡留曰罕哈曰爾嗔三部俱近宣府北邊住牧哈剌嗔部下爲營者一把答罕奈領之哈連部下爲營者一失剌古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刺一部近三關住牧爲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爾報領其三阿兒把卽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萬阿兒入寇無常曰應紹不曰阿兒禿厮曰滿宮嗔三部住黃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爲營者十俱屬僞太師亦不剌後各分散惟哈厤嗔一部存今移營不在河套河兒禿厮部下舊爲營七屬亦不剌今爲營四屬吉囊滿宮嗔部下舊爲營八屬火篩今爲營六屬俺答阿不孩今住河套總凡十三營擁衆七萬寧夏北邊無住牧瓦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環繞北山小王子居沙漠其屬有黃毛胡畏吉囊等讎殺不敢南向往時各部皆太師領之太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太師廢以那顏領之那顏華謂之小官受差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落屬之領凡台吉在孕衆卽推以爲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領於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在搶掠近聞朵顏衛革蘭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女直耳其

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馬室止則氈爲廬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報讎也厥主初立近侍臣等舁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令乘馬以帛絞其頭使繞不至絕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瞀不能詳定多少隨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無禮頑嚚於諸夷爲甚其山曰陰山曰狼居胥曰浚稽曰窴顏曰燕然曰金微曰禽胡初洪武中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永樂八年車駕征虜製銘曰白雲賜名曰立馬峰永樂勒銘曰蒼山曰沙嶺皆永樂駐蹕曰凌霄峰曰飲馬河曰蒙山海曰清流泉其古跡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其産馬橐駝野馬羱羊角端鼲貂鼠青鼠土撥鼠豽東牆似蓬草實如奈子十月始熟沙鷄酥酪馬實海青其里至東兀良哈西忽廝撒馬兒罕北盡沙漠

順義王虜中呼安灘罕其先元裔弘治間有小王子者因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讎殺勢漸強其子歹顏罕及稱小王子有子十一人長吉囊次俺答賽那之子小王子之孫也吉囊分部河套俺答住牧開平上都

等處其子黃台吉卽辛愛善用兵嘉隆間數寇宣大薊遼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因忿乞降俺答求之急縛趙全等八人以贖上從之五年貢馬稱藩遣使奉册印封俺答爲順義王勑建歸化城弘慈寺在宣府市于家口大同市于新平守口得勝堡山西市于水泉營住牧大青山豐州灘俺答死黃台吉嗣台吉死扯力艮嗣蓋三世納款云其部落分爲東西哨有六枝一順義王扯力艮等幷素囊台一設克炭台吉一兀愼打兒漢台吉一罷腰把都兒台吉一青把都白洪大台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皆統于順義王

崇禮侯 下闕

阿著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與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儇巧故獨鍾愛已

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兎檜金的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𠂤所謂三娘子者甚絕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於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略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思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叩邊索

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于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之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輿克都隆哈台吉嗣封先配五蘭北妓二烝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祺卒子撦力艮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兎台吉生子四長曰卜石兎黃台吉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敎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夫以二百餘年逋寇累世稱藩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邊塵靖眞古所未有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姑示羈縻彼未有固志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搆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

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

女直

前言

魏煥曰女直初號女眞後臣屬于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卽古肅愼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原以北因其部落所居制奴兒干都司一建州毛鄰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兀者隱勉赤等所二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戶鎭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鄰則渤海大氏遺孽樂耕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尙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略同山寨數與山寨讎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

女直野人又一種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騎射雖通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

中用懋曰東北女直國卽古肅愼在混同江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永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置衛所三百八十二賜勅印于開原鎭北慶雲新安等處交易馬市夷種三一居海西一居建州毛鄰等處一居極樂野人兀者去中國益遠獨海西建州各夷先年歲爲邊患自仰逞二奴被戮迄今貢市撫賞如故云

又曰東北有土蠻建州毛鄰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強數犯我邊塞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兒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幷猛骨孛羅結楢臣憨小歹靑爲聲援納我逋逃瞰我單弱陽爲輸款陰畜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中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下日者仰逞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信請酋近糾衆在廣寧錦義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

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搆婚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朵顏那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泰寧酋長炒兎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人未可帖然櫜戈也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愼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河固卽姑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設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鎭撫北邊曰桃温曰胡理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本朝悉境歸附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禮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虎兒後失里錦奴兒干歐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三十八衛五年又

置阿古河至浦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孽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于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于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又置哈兒分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三衛十五年又置阿眞同眞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塪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河塔赤河城討温玆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昔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以當以今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

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以非常之禮不狥其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者矣

女直初號國曰金滅遼都于渤海上京後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設軍民萬戶府五以總之又名合蘭府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烈迷諸部招撫之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乃詔自開元東北至松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四曰建州必里等所二十爲站爲地面者各七選其酋長授以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司于黑龍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屬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于開原自在州于遼陽以處之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鄰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州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

遼東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春開孔以梯出入

臥以草鋪類狗窩一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刳腸胃暴乾負之飲食必祭後棄之其鄰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始生先定以杓卜歲卽娶食推腥鮮其山川曰長白山會寧府南其巖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東爲阿也苦沙黑龍江其產楛矢石砮重樓金線赤玉眞珠金麻布鹽阿膠海獾皮海猪皮海牛皮海狗皮失剌孫好剌殊角魴鬚貂鼠皮青鼠皮膃肭臍海東青鷹鶻兎鶻鱘鰉魚牛魚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同江達于京師一千五百里

往行

建州夷酋董山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人朝命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往討之分兵五路渡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萬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男女等以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虜不可久居乃旋

師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妻赴軍門乞降且曰吾所處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卒然至使我喪亡略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奏納之仍安置其部落于南然所損士馬亦不可計也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彭誼討之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夷酋斬之奪其馬驢器械輜重虜奔潰遠遁自是邊境稍寧十四年海西北有散赤哈土番把關者索其珍寶兵部移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參將周俊慮其至面白受賄情乃詭告守臣不許由撫順關入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怒折箭爲誓誓欲報讎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欲雪董山忿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遼東命招土兵往討然徒張虛聲不趨赴賊遂糾合海西番落數千乘虛入寇時近邊任耕也僧格等十八番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悮罹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皆海西人陳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誑奏報功悉收十八人于瀋陽衛獄乘夜率諸軍襲各家屠之捶死

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中官汪直勢焰大熾惑于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掌司禮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馬文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及令整邊馬文升至遼東趨瀋陽撫順所召各聽宣勅諭夷衆聞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寃謂遣使入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殺謂我刦掠果何可證今雖仰荷招安實難聊生文升撫慰具令其酋長赴京適諜報海西酋猶欲寇邊大掠文升偵察得實以事聞于朝謂夷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尙懷反側乃密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合率所部往開原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十餘人于鳳集寺堡賊以無備分數路入諸軍以逸待勞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收賊馬及器械無算所斬者率海西人文升因論諸虜反側情狀請勦兵部主撫海西人聞之始懼文升復檢停襲子孫名數以請赴內閣考驗璽書底簿得襲者衆于是彌感國恩文升之功也中官汪直意猶未已請便宜巡邊陳鉞乃戎裝遠迓長跪叩頭而謁賄其傔從文升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鼠輩多譽鉞而訴文升于直會

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屬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屢寇邊皆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文升由是下獄罷官戍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直立功已得攀附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請命謀勇大臣擣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宜生殺撫寧侯朱勇爲總兵陳鉞參贊機務時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亦疑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而制文職大臣者且征夷大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鉞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

哈密

前言

王瓊疏曰臣嘗觀嘉靖六年十一月巡撫甘肅劉灦錦衣衛千戶鄭□甘肅兵備副使趙載分守西寧參議李淮分巡西寧僉事高登等勘哈密土魯番事情皆身親歷履眞知灼見既以具奏而未見兵部奏著爲令以致今日紛紛迄無定論趙載李淮高登等之言曰哈密之不固有

三忠順王韃靼臣屬半是回回種類外雖臣服內實不服上下之間易生嫌忌一也夷虜嗜利得我金印之權主客夷貢事中間憑籍聲勢勒取貨物西域諸國積成讎恨二也其國去肅州幾二千里受敵諸夷道路遙遠我難爲援三也以不睦之國種強敵之怨無救援之資宜不免于敗亡矣是以勢方再傳遽爲俘虜節年經略費我財力隨復隨失迄今未定先日邊臣之議有曰速壇拜牙郎亡國之人不可復立再求安定王孫把剌卽宜如陝巴故事立之又曰奄克孛剌之子孫哈密都督宜如罕愼故事立之二說俱皆有據把剌郎其詳未悉奄克孛剌故子乩吉孛羅新襲父職見在肅州但今不難于得其人而難于不得其時不得其勢何者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哈密之喬木也罕東赤斤等衛哈密之羽翼也瓦剌諸夷哈密之輔車也罕愼之復哈密彼時瓜沙苦峪等族部落方盛瓦剌係罕愼至親哈剌灰畏兀兒兵力強盛又乘速壇阿力方死阿黑麻新立故能鼓舞夷兵克復舊物我量爲賞犒不至大費陝巴之復國部落尙二千四百餘人肅州官軍一千一百員名調到

各該族番兵一千四百餘員名護送過州及到所赤地方迎遇瓦剌達子縁俺克孛剌係罕慎親弟又思我朝恩威一同護送陜巴方始復國而我賞賚牛種之費比罕慎增多數倍鼓凊進兵哈密甘肅兵二千各夷番兵二千仍令奄克孛剌賞誘瓦剌爲我嚮導雖抵哈密不能大捷損失亦多此皆往事可爲證鑑目今哈剌灰畏兀兒二種皆不滿百根本弱矣瓜沙久爲逆酋効力赤斤苦峪等族部落離散羽翼剪矣瓦剌聯姻于彼附合方密輔車失矣西海達賊西犯瓜沙東窺苦峪就敵增矣土魯番又無新立內爭之禍時無可乘矣欲如復陜巴者以復把剌卽立罕慎者以立𢑴吉孛羅我兵非滿萬不可入今河西一鎭倉廩空虛士馬凋瘵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務外以忘內未知兵馬可調集否耶縱我能集兵土魯番不得拒命送彼之國然我能立之能久守之乎彼之根本羽翼輔車無一可恃恐不旋踵又復覆敗我之糜費甚艱彼之喪失甚易今日之把剌卽與𢑴吉孛羅其前日之陜巴罕慎乎祖宗封建甚易今日繼復甚難亦獨何哉蓋此時脫脫與諸夷勢方犄

角臣彼臣也封爵之外別無所費是取人以益我施虛名而受實利順
而易也今日彼之宗廟丘墟城池坍塌部落散亡甲兵錢穀皆仰于我
是割己以餉人圖虛名以受實禍逆而難也矧今日守城之兵與祖宗
創業之兵萬有不同而又有財之盈縮勢之難易大相懸絕乎昔范仲
淹備西夏建攻和守備兩策亦不過乘時度勢審己量力隨事制宜而
已原兵部議奏六次未允之疏大要開彼自新之路諭我寄住之番放
出先年使人賫回賞賜以慰遠夷之心及准新來夷入貢以羈縻其向
化之念先任提督軍務今大學士楊一清上疏反覆以理勢經權爲言
尤以修內治爲本是即仲淹盟好爲權宜攻守爲實事之意持攻和守
備之策酌理勢經權之宜今日急務正在于此近者土魯番節次叩關
求貢已經議呈奏請仲淹所謂元昊未嘗衂衆而輒求通順實欲休息
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茲其時也合無容其貢使降勅一道切責
往昔犯順之愆索取先年搶掠之物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用羈縻之
術以緩其謀彼必聽順縱欲反覆亦須數年乘此閑暇修我邊備嚴我

內治以求守備之策守備之策莫要于兵與食也方今肅州主兵不足
添設遊兵三千其二千俱係甘州山永涼鎮抽選隻身應役逋逃不時
范仲淹所謂土兵在邊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久則怨起此其
時也如得移其家室聽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以前日之法處今
日之兵坐食者衆耕作者少田皆荒蕪米價騰貴范仲淹所謂戍兵久
而不代日給廩食月給庫緡饋輸不絕國用既竭日以屈乏此其時也
昔趙充國興起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令帶甲之士隨宜開墾
大功克舉以今日之兵倣前日之法食可少足乎此外或募兵塞下或
輸粟河東多方經略並行不悖是食既足守無有不固者矣守備既固
然後徐議攻戰小犯則止用肅州之兵大舉則繼以河西一鎮之兵再
以陝西三鎮之兵或堅壁清野乘其怠而擊之或分番迭出候其憊而
掩之或要前衝後出其不意而撓之我逸彼勞勝負自判我之勢既不
可犯則土魯番之逆心日消瓦剌見彼通好亦將漸思效順沙瓜諸夷
亦必漸以歸附我復結之以恩以固其必從之志洽剌灰畏兀兒赤斤

苦峪等族依我安妥亦漸生養蕃息復于此時擇把剌卽及乩吉孛羅
器宇材識孰可統民爲下信服二人不可仍擇于三族不可則不拘別
族擇之必務得其人加以封爵又須懲往昔違達不睦之弊將沙州都
督隨從輔佐幷將赤斤苦峪等族大者照依原衛小弱者使之歸併就
于各族內選根基材識者二人如畏兀兒事例授以都督原族指揮仍
聽世襲管領夷衆俾之共輔忠順王然後議修苦峪之城如先年事例
安插各夷就彼耕牧一以協和其上下之心一以畜養其精銳之氣土
魯番敢入侵擾小犯則聽彼自行捍禦大警則使其飛報我兵從而援
之固守此土苦峪旣守然後徐圖哈密再候土魯番國內有故西海達
賊無警于險轃處衣糧牛種犒賞等項務令各帶親信族屬君臣共得
二三千人送還哈剌隨住回回種類不許專權與政仍勑令忠順王通
將瓜沙等各族節制遇有寇警准其調遣應援各族旣統齊心協力哈
密自固中間修復處置節目事宜俱聽臨時就事議處奏請定奪施行
昔兵部尚書馬文升送還陜巴之日勞心焦思經略十有五年矣而功

始就彼何時也尚難如此今日之議既十五年矣夫圖功者不患乎無時之可乘而患乎勢之不便不患乎無勢之得便而患乎兵之不備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未能有爲于今日而責效于十五年之後亦難矣唐澤等之言曰卽今議處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跡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緩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征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夫所議兼此三者因其議而申言之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横挑其大者有五焉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沙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等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衞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而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而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

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彊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
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擧兵而還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
此皆必危之道非永安之策也昔唐太宗黷武高麗而後世議其非我
文皇帝息兵交趾而天下蒙其惠竊以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
紹封勢宜加愼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伏望皇上以古爲鑑以祖爲
法以許貢爲權宜索還城池存我經略之名而漸圖興復宣諭酋長開
彼效順之路而嚴加提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功蒐補卒乘而養其銳
志專官運粟河東以濟艱糴之急募民廣屯塞下以濬足食之源俟我
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皇上之欲爲保瓦剌屯苦峪城
瓜沙與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復我太宗之舊規成孝宗之素志將
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宋富弼願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者非忘
戰也亦以中國腹心外夷枝葉不貪邊功不起邊釁以休養中國耳安
西唐之故地也淪隔土番當時欲求其地李德裕曰安西去京師七千
里假令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以興發何道饋輓天德于京

師最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之安西哉縱得之無用也哈密猶天德
古今一揆敢以富弼李德裕之言爲皇上今日進若高談衞霍自許甘
陳生事外夷勞費中國乃四海安危所係不可不察臣嘗反覆熟讀都
御史唐澤等所議知其能博古今之學明濟時之務深加敬服及臣親
詣甘肅宣布皇上以大字小仁恩神武不殺之威而唐澤等之議善戰
不恃兵力防患不忘武備尤爲議中之要語臣竊謂都御史唐澤當地
方破殘之餘竭籌畫救補之方肅州之兵糧漸集回虜之入寇遭挫雖
趙載專任肅州而非唐澤調度則莫能專行澤等不當自鳴言功者竟
弗之及公論惜之肅州得捷而弗及澤假使肅州失事能不及澤乎澤
南人家屬在邊不服水土疾病呻吟有死亡者澤情無聊每欲疏乞養
病臣再加勸止恐不能留及一代替之人喜功生事輕變澤等順撫逆
拒之議專恃兵力不尚德化流毒軍民貽患地方如前日之事雖畢竟
罪有所歸如生靈何如地方何伏望皇上以堯舜敷德格苗爲心恪遵
祖宗通貢羈縻舊規不爲羣言搖惑特勑兵部查照唐澤等前項原奏

處置哈密土魯番順撫逆拒事宜定爲國是著于籍册頒行甘肅令鎮巡官謄寫懸掛公署永爲遵守仍勅吏部如遇唐澤遷轉照例用北方年力精壯之人世守不失而邊境永得保安者矣

王瓊曰論曰舜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及禹班師帝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是古昔帝王制服西夷之道在德而不在威也禹平水土三苗丕敍厥貢球琳琅玕是西夷自古時已通貢中國也漢武帝圖西域制車師置西域都護三十六國歲費以萬計遂致海內虛耗末年有輪臺之悔唐太宗滅高昌以地爲西州置立郡縣發兵戍守魏徵褚遂良諫曰陛下取高昌調人戍守破產變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警陛下豈得高昌一錢斗粟之用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太宗不聽後亦悔之今之哈密卽唐伊州之地元封其族裔爲威武王居之國初改封爲忠順王賜以金印幷置哈密諸衞授官降印以示羈縻而已後忠順王數世無道不能自立又與土魯番有隙土魯番屢侵滅之其初吐魯番虜陜巴欲遣使往彼和番且欲送回忠順王陜巴復立馬公

文升以爲我朝北虜雖勝未常遣一使通和若彼自送回陝巴革去王
封居于甘州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者吐魯番之釁何自而啓耶自眞
帖木兒之來不當留而留之其去也不當賞而賞之及其稱兵近郊脅
求賞賜當出兵擊之而乃不奉王命遣使納幣虜廷必欲得無道之拜
牙郎而復立之而吐魯番之志由此遂驕肆矣其後守臣方欲矯講好
之弊嚴以拒絕之托爲奸細以殺戮之遂以禹貢所謂球琳琅玕爲頑
石而欲永絕西域貢路使西河生靈橫遭塗炭所謂一言足以喪邦者
豈欺我哉雖然前之守臣鹵莽任情固可罪以至于懷仇私怨矯詔殺
降引用邪黨布列中外大開邊釁河西之地幾至失守者其心何忍乎
愚嘗謂昔日撫夷易今日撫夷難者昔安分而今肆恣也自非開誠心
明大義宣布朝廷之恩威豈能使彼信服如昔日哉或曰然則哈密可
棄乎可守乎曰漢武帝唐太宗嘗守之矣不可爲法也今吐魯番之強
驅掠諸番盡失其故土獨哈密回回存者以與吐魯番同類故也我豈
能棄之所棄而不能立者忠順王一人而吐魯番肆志嘗至西海刦殺

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使今曰釁端不息唐吐蕃宋元昊據河西以叛中國之事未可保其必無矣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馬文昇曰幅員之内以中嶽爲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及自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内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西域諸番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吐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昊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室患元太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應天眷命掃逐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也亦然眞得古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卽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簡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木兒

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峪肅州亦有因隨土魯番者甘州守臣奏報兵部集議以聞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至止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遠駐苦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成化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鎮守太監韓禮總兵周玉都御史王繼皆賞賜金帛綵段而效勞之人亦各陞賞矣

趙公仲曰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舄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等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令輿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

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之使出出奇一擊必使彼馬匹不返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况哈密三大頭目都督烏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幷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頡頏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秃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爲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卽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幷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又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州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內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

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略乎哉

魏煥曰哈密即唐伊州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卒其弟安克帖木兒立永樂四年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賜金印西有哈烈北有赤力把力畏吾兒罕東北有赤斤蒙古南有阿端罕東先于闐等番俱授官賜印爲哈密應援哈密能立則迤西藩屏固矣成化九年土魯番速檀力調哈密夷衆掠赤斤蒙古諸夷時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爲頭目者林所弒王母努溫答力守國不從阿力擄王母金印以歸二十年甘肅守臣奏令王母外孫哈密都督罕慎襲忠順王爵貪殘不仁阻勒貢使弘治元年土魯番速檀阿黑麻詐言結親誘罕慎殺之乞天使往和兵部尚書馬文昇請勅責諭阿黑麻遣使獻還哈密城幷金印五年守臣因先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脫同族奏差官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者襲封忠順王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人潛住土魯番地方盜馬殺人阿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木郎支解以陝巴與彼皆蒙古人元之後裔不殺執歸六年命侍郎張海經略哈密

遣夷使捧詔詣土魯番責諭被留七年阿黑麻復入哈密拒之掠罕東
諸衛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巡撫都御史許進至甘州時阿黑麻
已退留其頭目牙蘭據守哈密進請兵同總兵劉寧往征十一月攻圍
哈密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級脅從者八百餘人九年阿黑麻復
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頭目奄克孛剌等住守剌木城
奄克孛剌等密會瓦剌頭目小列禿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并餘人奄
克孛剌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哈密小列禿領兵來遂退十年阿
黑麻差人送陝巴回哈密十七年陝巴嗜酒掊尅屬夷怨之頭目者力
克等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
州眞帖木兒乃罕愼女所生時年十三歲來哈密近地剌木城居住守
臣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眞帖木兒回還本土
伊因父阿黑麻死衆兄讎殺不肯回朱瑄攜來甘州居住正德元年陝
巴卒其子拜牙即襲封三年土魯番速檀滿速兒遣使進貢乞放眞帖
木兒回本土不允至六年始送回本土八年拜牙即貪尅屬夷怨之走

入土魯番滿速兒遣人來守哈密要求賞賜都御史彭澤李昆相繼與
段絹等物甚重彼索而無厭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將夷使倒剌火者
等俱繫獄死滿速兒牙木蘭兵九萬餘騎十一月十五日入嘉峪關十
六日遊擊芮寧參將蔣存禮領兵禦之俱敗績官軍死者甚多至十二
月十七日方遠起總制王瓊經略自是哈密衞都督亂吉孛剌剖夷在
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衞都督鎖南東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衞都
督只克在肅州南黄壩山罕東衞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皆避土魯
番各失其故土而哈密遂不復立矣
魏煥曰今之議哈密者曰護城置裔弗能衞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
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不可概以外夷視之也
爲今之計莫若得人而先其所易緩其期効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
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用羈縻
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衞主兵則補其
缺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徠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

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悉復國初之積守備既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踵後出其不意之擾彼勞我逸日增歸附之酋將見瓦剌瓜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讎之略于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翼贊協心之謀在我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腹背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戮之以示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稱款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爲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雖十土魯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全勝之策也

往行

弘治元年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是時阿黑麻強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慎曰吾爲若聯姻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

弘治五年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各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秃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剌輔阿木郎輔陝巴至哈密弘治六年陝巴至哈密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覘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

速兒等在京師令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通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

弘治七年四月上以張海侯謙無功不受命輒還朝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閑住文升言土魯番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若不懲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南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謂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十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

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至西域道路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悅因與翥議選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爲襲之之計云

弘治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諷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陜巴妻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以歸住四徼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誾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

督僉事
弘治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令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
孛剌密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
圍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
黑麻納款文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
弘治十年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
巴還哈密其兄馬克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
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烏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陝巴金印至
甘州取烏亦滿速兒等于闐廣
弘治十一年王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烏亦
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矢佐陝巴奄克孛剌罕慎弟
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陝巴結好奄克
孛剌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烏
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

肅州往來自便

弘治十七年二月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眞帖木兒居甘州陝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方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愼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主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讎殺眞帖木兒懼不肯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攜眞帖木兒居甘州

正德八年眞帖木兒還土魯番令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烏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眞帖木兒西還春二月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剌不肯去烏亦虎仙滿剌哈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郎淫暴欲與奄克孛剌叛中

國往土魯番奔克孛剌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郎棄城走入土魯番
滿剌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舄亦虎仙滿剌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
者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所入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酋
譯書云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簒謂滿速兒忠
義令火者他只丁舄亦虎仙滿剌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土魯番
諸酋金帛二百撫夷官纔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眞
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
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舄亦虎仙滿剌哈三日夜聚
謀侵甘肅番文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番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
我曲先人與舄亦虎仙等專窺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
至甘肅徧布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一專與哈密爲讎未敢窺嘉
峪關也

正德十二年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密
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

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
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斬思等皆以為奸細捶死虎都六烏亦火者
撒也兒亦以為奸細拘繫又以烏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
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答皆謀于內閣梁儲
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
言于兵吏部曰須彭濟物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𨙸寧之敗巡撫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
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崑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
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敕切責崑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
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
人李崑之姻家黃臣亦山東春出毛紀門下夤緣狥私黃臣至甘肅趙
春疏言李崑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
與趙春勘問依憑李崑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崑
前後欺罔事疏聞乞令法司按實治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

李崑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託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茍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至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崑庇者奏澤罷免爲民李崑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始回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鳥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幷李崑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以能免不罪李崑止降級陳九疇爲民

黃臣趙春調外任

西番

前言

魏煥曰西番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囂而旅拒東漢唐連吐蕃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爲禍大矣本朝于附近諸番互市茶馬羈縻得法今茶馬已廢雖未大肆而入侵擾居人苦之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王瓊撫剿並用破若爾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其後始定欲求久安之計而茶馬不可復也

又曰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土魯番強梗弗順自襲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爲彼附或徙居甘肅而迤西藩屏已失況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況今北虜瓦剌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剌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漸有併呑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事誠可慮也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六目錄 外編

兵部五

防倭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六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五

防倭

前言

胡松曰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然言倭事者略矣何者我國家之有天下實逐狄君而宅之狄君逋遁而遺孽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成祖三犂然地廣種煩滋植甚易故永樂以來馬哈木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躑躅至爵之三王而後少戢以定矧又割大寧而棄之其後寖然寖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并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及廊廟卽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略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撫臣又

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于延寧甘固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于兵備憲使參遊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蓋日詳密矣倭之負海即自玄菟樂浪迄于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然自聖祖拒絕信國經略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堝之捷寧謐蓋百餘歲比歲海防闊疎船利羨溢瀕海三窟之豪造舟貸直淵藪卵翼橫行洋中翩翩如鴈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即知其然而憂連懼及托于喑且聵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陳而敝以圮法久而蠹且蠹蓋其理也重以風俗崩頽紀綱爛潰君子小人交騖于利以陰召陰小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祼廟堂蓋憂患之嘗遣重臣巡視竟以羅禍自是益靡所忌因緣忿怒轉爲叛逆乘勝從衡狡焉思啓蓋自壬子至戊午黃巖至淮泗沙壖場渚至村落邑鎮而兩浙三吳長淮之禍變慘矣所賴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僇力兇渠授首雖其遺燼餘烈時或灼然而巨餒大勢溘其過矣顧當時變出倉卒事承蠱壞徵兵調賦署吏逮官一切從便頗覺煩費多事焉

蕭彥曰今天子聖神御極薄海內外罔不賓服而獨北之虜南之倭世爲我患我所爲列戍而守借箸而籌非倭則虜耳而倭與虜兩者其患同其情異虜利在騎倭利在步虜利在弓矢倭利在刀劍虜利在大衆長驅直搗如虎狼咆哮卒莫可攖倭利在零散橫跳倏出如蜂蛇螫人莫知所自虜利在秋冬秋冬則馬肥便于掠倭利在春夏春夏則風迅便于航虜去來有時卽大掠率旬計而返倭出沒不測一突入輒寢處爲常虜利在平原平原易驅倭利在川巖川巖易伏虜利在毛飲不藉屋居田作倭利在火食不離米鹽酒肉而虜之患常在西北倭之患常在東南西北習虜故利于禦虜東南習倭故利于禦倭蓋虜與倭異情而我所以禦之亦異宜其大較若此矣虜姑無論倭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者垂三十年東南且忘倭何言西北歲辛卯有閩人自海外來備言倭關白匪茹狀守臣以聞天子下羣臣議防倭計無何倭果入朝鮮迫遼左如閩人言余竊有感于往事焉嘉靖中東南數中倭我奸民王直徐海輩竊據海上日糾倭入寇無已時至動天下之兵以勦之不支

而胡尚書宗憲實任之宗憲曰二酋不擒禍未弭也多方用間誘二酋
而弄之股掌之中卒之倭殲而二酋戮患遂息尚書性豪邁不受束繩
墨輕千金如塵其單與不能無濫費費且不可詰而東南十年之患一
旦底定則尚書力也倘可比李之市租陳之反間金乎尚書旣以論罷
罷而搆尚書者旋誣以蜚語詔逮問賴肅皇帝聖明寬其身又賴今上
聖明寬其家而尚書竟客死于邸其家亦幾于壁立余仕武林則武林
人莫爲尚書嗟者豈惟尚書鄞有蔣陳兩生者應尚書募航海諭日本
陰誘直而卒以直至夫兩生者其人不可知其干文網不可知要以狎
風濤出十死一生以爲所欲爲斯亦難矣直戮而兩生坐危法幾論死
故夫國家之難也常難于任人而人臣之難也常難于令終則豈非當
事者不暇顧其後而議事者不復念其前兩相戾而無當哉
□□□曰今之談禦寇者必曰水戰水戰必曰禦外洋使遠海果堪大
出舟師逐盜于郊原以毋貽門庭憂詎非計哉然而風潮有順逆椗泊
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昔議多以爲未便乃鄭若

曾則云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然而夾擊設奇之變亦有所未盡也卽以浙論如陳錢極遠孤山無嶴且水深不可下椗馬蹟有龍窟難舉戰砲大衢雖東面有嶴而水極震蕩易壞舟說者以爲非戰地也姑置勿論矣若普陀金塘去舟山非遠殿前洋山去崇明非遠昔工書馬坤議欲大集戰艦哨洋山哨普陀以遏賊鋒其策固未可盡廢也何也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鎭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嶴互爲聲援往者參將盧鏜不于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諜驗之傍無一舟兵旣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衄夫惟鑒賊之所以誘我者反以誘賊而賊反有不可制者乎唐臣陸贄曰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中合縫不使鐵釘

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廣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者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犂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鎭不足以資出洋犂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卽令造船之人長爲駕駛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鎭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治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戧風唬嗽船便于哨探二刻船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監眡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兼而備之夫非今日水戰之急圖者乎說者謂舟師非慣習風濤者一望海洋鮮不驚嘔吐不支何以制勝竊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瀧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鎖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椗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

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制火銃其藥極細以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鰾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于木架造爲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胄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南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儇佻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鉤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鉤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颭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裾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

又曰曩者平秀吉之橫行海上也挾詐力以恐喝諸島而習爲操莽之圖乃山城君文祿固在其臣未必盡心服也聞薩摩島主義九故與抗衡誘酖其弟而幽其子秀吉之爲亦慘矣豈其遽忘會稽之耻而況清正行長在鮮雅不相能可貳也今其言曰家康公發百萬兵悉誅羣奸臣等立秀賴公而爲君則諸賊之內自操戈已甚夫安知不各懷併吞志耶聞其國有大唐街所居皆華人而郭國安許儀后以醫幸于敵常以敵情輸我每有不忘故國之人心又玄蘇者乃杭州中峯和尚十八代孫亦有回漢朝祖之願將官茅國瓚兄弟新從倭土來兼以邇者倭所送回閩中逋人試一參迅敵情應不啻燭照吾因之而間之或以伐其謀或以攜其黨卽不然我亦可以察其情形而毋爲所乘胡宗憲之擒徐海王直也往往出此秘計顧自蔣洲陳可願之徒多獲罪夾壯士心卽今捐金不問安所得陳平而用之夫莫厚于間賞莫親于間使則畜之何可不早畜也

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

風而北來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搶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算也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艅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以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卽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厥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温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略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倣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

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堠舉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故曰哨探三軍之耳目也耳目不眞有不至冥行躓事者乎此之謂哨望之宜嚴也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澳月港諸處番船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頗搆釁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懼有不逞若徐王輩以涓涓之不塞而流爲滔天且奈何哉故今欲固封守莫如禁通夷欲禁通夷莫如核市舶何也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貿利容未敢軼越於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藉寇兵齎盜糧爲害滋大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船者行令

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塡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幷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於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夫旣禁巨艦又有統紀通夷之輩自應斂戢卽有一二番賈仰鼻息以就市於我其爲防禦易爲力矣

又曰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城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於墩煌先在乘隧列障枝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疎而可犯是自撤也宜略倣墩堡之製使民各自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

楊公守陳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嘗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絶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虛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譎時挐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綑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刦倉庾焚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不知女男剔視之以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流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命令重帥恆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于海表七八年間邊民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

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師遂其請以達于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芟民穡稼爲之舍館朘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衞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縱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物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歷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决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敝民生以通貢厚之者一則欲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于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最我仇敵而于搆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賊則類于殺降不武不義若從納其所貢

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𢿱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則萑葦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詐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不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一舉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

鄭若曾曰倭寇之患自福建始乃內地奸民勾引之也其時爲嘉靖二十五年禍尙隱而未彰微而未大都御史朱紈用海道副使柯喬議欲以海滄月港等澳耆民充捕盜撲之備倭都指揮黎秀獨謂不然上議

于巡按御史金豪曰日本倭夷先年內犯朝廷屢下備倭之詔及委重臣以督海防是以海洋乂安今承平日久軍民趨利忘害而各處輕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貿易向嘗緝絕今復啓釁若不預行究治恐禍患日深卒難禁制也既而復上議曰近署安邊館事稔知違禁通番大船之詳其船皆造于外島而泊于外澳或開架以通番或轉售于賊黨而嵩嶼漸尾長澳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本職欲行禁治恐澳中勢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禍乞行府縣巡捕官親詣各澳密行擒治船隻應燒燬者燒燬應留用者留用庶頑民知警而通番之風少息矣議上秀遂舉行令漳泉者民捕盜怨謗致劾免官後十餘年倭患大熾沿海數千里生靈靡不荼毒人始服黎遠見而惜其寃抑向使早用其言胡以有是今論者但知紀錄戰功而曲突徙薪謾不之及不能無感故志之

□□□曰兩浙形勝大半負海島夷之來最爲切近日本舊時貢道在焉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館頭台州之松門海門寧波之

定海大浹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赭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澉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堂奥自安矣論海洋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海之大陳大佛頭昌國之韮山定海之舟山遠而陳錢馬蹟下八山臨觀之烈港海寧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沿海之藩籬也守藩籬則門戶自固矣夫浙東地形突出海外固爲當敵要衝浙西雖涉裏海而豪華財帛之所聚也尤爲賊所垂涎兩浙設禦其容以軒輊耶

鄧城曰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汛之便如遇正東風必由下八山陳錢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所以然者以海中山沙自馬蹟而北至于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東西飛渡故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徒置倭患寖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屯守分船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爲分䑸要衝設正副二總兵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參將分

屯馬蹟等山以防倭寇之從下八山來者又于狼山蓼角嘴設游兵把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來者又于昌國以北崇明以南沙島迂迴半山中峙仍設參遊二員一駐定海一駐竹箔嚴督各總南北會哨以防倭寇之四散逸入者伺察既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應賊又安能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如赴戰哨如賊臨運臂使指潛機伏形或迎其來或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曰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中雒汴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徼遠獨重西北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即或鯨波弗靖癬疥耳撲滅之亦易爲力也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奠鼎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枕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爲左臂山東橫亘海上爲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鄰近僅隔一水風帆時至爲變叵測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頃自平酋越志橫肆蹂躪幸而天褫厥魄國且內變撤兵東歸獲延李氏如綫之祚匪我兵力果能制其死命也乃今

偃甲未幾而沿海諸烽火又以變告矣夫倭自辛卯狡焉興戎蠶食屬國而我且仗義聲討徂遏狂鋒然而始議援已乃議封已又大發兵議勦再尋干戈而所損中國士馬以數萬計所費中國帑藏以數百萬計彼卽不能終有樂浪玄菟之墟亦旣捆載以饜所欲而玩中國于股掌矣今之駭視倭者又曰日本爲國甲于東夷依山負海雄據五畿七道三島兼有附庸之郡百餘守不設險自衛以兵民俗輕生習于戰鬬則中國之卒弗敵也長刀橫舞一躍十步鳥銃精熟百發百中弓長矢巨近人方發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則中國之技弗敵也足智多謀設奇盡變衝陣必因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每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令我軍驚潰或以斂跡爲進取或以張揚爲逃遁則中國之將弗敵也乘汛走舸疾于風雨搗虛擊懈幻若鬼蜮沿海萬五千里間若外島若內港彼無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備則中國之舟師弗敵也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夫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

聞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鬬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疲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澚如許時乃始窺犯內境海若之所驚漂風霧之所摧撼卒未得蘇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于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犂而沉且隨濤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艨艟鬬其力擊以發熕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先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糧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粮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在隄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明興初亦未嘗有海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齎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旁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澉浦溫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于琉球大洋斬俘甚

衆十二十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敕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載在祖訓有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爲不祥也

□□□曰嘉靖之季倭爲祟且垂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釁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紈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黯屠大山紈故方勁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部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搆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

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仇斂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然煩擻而中國盜大起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咸慣習兵諸大帥俞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當事棘時天下非乏兵若餉也又非盡無熊虎堪任將帥之材也然而迄多歲膺功未奏此無異故寵賂章而蒙蔽滋多任用非而賞罰失實甚且監軍督察日遣月煩計惟分謗避譴孰肯盈庭執咎其幸而定惟是檄靈于廟社而主德嚴明三尺無假故終有濟耳

□□□曰去歲日本國王差使來朝人件動計千數來到浙江肆爲狂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刦爵溪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邊海港汊得知水道今雖回還夷心莫測明年風汛時月恐倭賊或至犯邊緣彼先沿海各衛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官軍常川在船哨備私擅回營者少正統二年革散水寨將船掣回各衛所港議守備官軍回城近便故多棄船戀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聞知巡海三司官來點閘隨即赴船聽點其遠去者僱人應名點視巡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

內有朽爛遭風等項數多今浙江水旱民飢難便補造其水寨猝難復

設若不設法預爲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藝遇警不無

失措臣同欽差鎭守浙江都知監右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

浙江都布按三司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官僉事黃譽

巡海一年將滿該替本官公勤廉謹提督有方軍民悅服如蒙准題乞

勅該部量與增秩與同參政曹凱職專巡海備倭庶邊備得人軍備整

肅緣係處置備倭事宜開載謹題請旨體訪備倭指揮千百戶中有志

勇過人善撫士卒者每處四五人各營原船臨期調換今選當先船上

領軍勦賊

薛公俊曰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摩維

國尹都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二十三世彥瀲尊

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

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

妖惑衆乃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

殺復立卑彌呼宗女一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高麗招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出之義也元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大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也又其性多狙詐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密也

又曰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魏隋唐宋以來雖屢朝貢厚叨賞賚又屢寇邊陲然不過肆其鼠竊毆逐之而已迄元至大二年寇慶元路燬郡儀及天寧寺國朝洪武五年五月五日船二百隻寇温州府永嘉樂清等縣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船一十八隻寇金鄉衛官軍二十八人被殺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船九隻寇小尖亭金鄉衛官軍敵退獲人船一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船六隻寇浦岐所永樂二年四月十八日船一十八隻寇定海衛穿山所百戶馬飛興被殺十年正月初一日船一十一隻寇楚門盤石衛出海官軍獲船一併首級解官十五年正月

初一日船二隻寇沙園所溫州守備千戶沈鍾被殺正月十五日船八十四隻寇海門衛又寇金鄉衛壯士所及平陽岐山地方正統四年五月初八日寇定海衛大嵩所殺死官軍五月二十日寇爵溪所敵退八年六月初四日夜迷失二倭使頭普福在樂清沙嵩藤嶺獲解嘉靖二年五月初一日謙道宗設等仇殺瑞佐夷件劫東庫燬嘉賓堂初六日逃至西鶴山洋敵殺總督劉錦初七日綁去寧波衛指揮袁璡定海衛出海百戶劉恩死初九日殘夷七十步從育王嶺逃至小山浦敵殺穿山百戶胡源大抵夷情反覆不常來王于虞而猶不免蠻夷之猾夏通道于周而猶不免淮夷之並興倭夷種也是以或服或叛詭譎莫測顧吾制禦之何如耳故兵法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然則受備邊之計而爲民之司命者豈可忽而不加之意哉

□□□曰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廣設衛

所而今反禁人耕種說者徒藉口國初厲禁不知國初愚民內向之意未堅往往結倭以掠中國故湯和徙之今二百餘年漸沐厚德驅之猶不肯向倭可同論乎蓋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變斥鹵爲良畝而築堡戍守倭至即以材官羽林蹂踐之蔑不勝矣

又曰按國初東海洵邪韓等國兼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爲生者萬計太祖命南雄侯招海上蛋戶島人等爲水軍勿使爲東南沿邊患也自後正統年間海寇陳寬聚衆爲亂勑提督海東道王勝招撫爲軍自今倭患雖息而海洋不逞之徒猶時嘯聚當嚴捕窩主以絕其交通而捕之太急又恐其生走胡走粵之念宜復高皇招徠水軍舊例隨身貨物容其到衞但收其船爲哨船用其徒爲哨軍舉行出海操練舊規軍伍充實地方獲寧涓涓之霤可以穿石當事者甚無忽之

李承勛曰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賂逆瑾夤緣特旨幸免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開宗設倭

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船
市太監置酒命座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搆此
禍端實爲戎首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
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
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卽不滿所欲則燔焫
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力痛絕之當
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奴時或
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
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
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
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
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之路法
制尙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
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再照海外諸國名載諸皇明祖訓者凡拾有五而

日本與焉其下註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復惓惓然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年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于今日之事則皇祖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關係重大尚須會議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詔旨切責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關給口粮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竊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逸到彼乞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卻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

鞫蓋夷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眞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于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罪會議回報再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況此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況有侵狂剽掠之虞尤乞通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眞足以臨照八表震讋萬方矣

胡公宗憲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于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歸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

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恆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

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相呑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常尊定主矣

往行

往年奸人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率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柘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莊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泉興福嚴山老者爲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參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溺海死是歲王

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峯張璉合屯大浦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澳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衞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大抵倭譎而貪最善窺敵伏而伺釁乘便乃攖順逆何常惟我是視耳往以邊吏弗戒闌入內地偶一得利轉引滋蔓其後我兵稍集聚而殲旃同乎懷抱之蠭蠆也我雖被螫彼亦尋斃時獨無狡焉雄圖者爲之謀主故易與耳乃今則何如哉今之倭非王直徐海之倭而家康清正義弘之倭豨惟平秀吉以海嶼孤踪起而簒三千年一姓之國身既鬼籙而藐孤晏如猶能壓羣雄而使不敢動襲人國而走其主臨之以天兵而氣不摧吉雖亡而其諸爪牙黠酋固無恙卽如遁者清正遺金軍門一書悖驁轉甚彼非誠愛中國而歸我逋人又非誠慕中國而誘我通好毋亦陽示詩喝陰窺虛實且以爲他日之兵端故耳則備之不可不早計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洲五島對馬島舍是

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平戶之西卽五島北爲多藝爲對馬島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洲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船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處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鎭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劀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敕臬臣備兵事有總鎭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參遊備總等官司哨守而諸所防禦事宜亦略可得而紀焉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參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麖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海防參將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設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門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潿州會而潿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防備倭寇者如此

夷地志畧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東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至遼東遠由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衞繼其艘傳驛至京師

日本國畿內所部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四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其海曲之地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

自漢武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三十餘國至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
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
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旣平公孫氏倭女
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
封爲親魏倭王難升米等幷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正始
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
攻伐狀遣塞曹掾吏張政等賚詔告諭之卑彌呼死宗女一與嗣遣使
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安帝時俱遣使入
貢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
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
新羅任那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求除正詔可珍死子
濟立元嘉二十年遣使奉獻詔授節如故濟死子興立孝武大明六年
遣使奉獻詔授節亦如故興死弟武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
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

六十六國陵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經百濟裝飾船舫有句麗無道同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伸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鎭東大將軍梁武帝卽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陳平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淸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淸來貢方物此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詔不宣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四年其王孝德卽位遣律師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瑪瑙時新羅爲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三年豐財遣僧志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敎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

蝦蛦入朝咸亨元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聖武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粟田輩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敎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巾爲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天寶中孝明復遣朝衡單貢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是時新羅梗海道始由明越州入建中元年白壁遣二僧靈仙行賀眞人興能禮五台山學佛法元和元年桓武遣騰元葛野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詣天台山傳智者上觀義歷二十年還開成會昌中仁明遣僧禮五台大中三年僧慧諤自五台山得觀音瑞相欲返故國舟抵新螺礁諤禱之曰使我衆無緣見佛尙從所向建立精藍有頃舟行泊潮音洞下乃于雙峯山卓庵奉之呼爲不肯去觀音院光啓元年光孝遣僧傳敎至梁龍德周廣順中仁和封上俱遣僧貢宋雍熙元年守平遣僧奝然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幷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撫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一卷記室參將軍任希古越王孝經新義一

卷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船歸後數年遣弟子奉
表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
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
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
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卻
之是後不通朝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
國清寺願留州以開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等物神宗以
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元年明州又言
得其國大宰府諜因使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
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簽其物
直村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州綱首貢方物淳熙三年其國人
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于市至臨安詔守
臣支給津遣往明州養贍候有船便發回十七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
華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悉與給還仍給常平

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便
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詔諭之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
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國朝洪武
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卻之其臣亦遣僧
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卻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
恪卻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示後絕不與通至三十
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約十年一貢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受册
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捆載而
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于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
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
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內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
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夫內藝興遣使宗
設謙導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洪互相詆毀宗設
謙道等持忿執銳仇殺宋素卿件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藉

使不蚤爲之計則寧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貪狡若倭挾虛以窺厚利而使吾民之膏竭于供俸吾民之命懸于鋒鏑父母斯民者亦何忍樂受其名而不惻然于中耶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祖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攻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于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牙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賫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其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

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愆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大夫高貴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或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紿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蹦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過遇之皆死後以詔旨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船主往來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衞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覷其利厚私市違禁器物咸託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資匿去莫與酬船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所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訢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及置二司用事者于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

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王忬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忬于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屢諜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愚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捆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忬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恆勝也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比比蝟起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慓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民及山東搶手兵連戰敗去經望

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由上疏行有所負挾頤指凌
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
閩避賊仇故嚄唶縱賊耳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已聚兵大破賊于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留經以
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起巡按
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
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
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躪浙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
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以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
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
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
常借他船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祕未可知也宗憲亦
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亦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布
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

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守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

卜大同字□□秀水人□□□□進士歷官福建副使時會海寇挾倭作亂所在皆震而閩爲禍首時論推君才擢福建巡海副使客有問海事者君應曰倭所處聯絡海島譬如飈風掣電猝絕之難恃備在我耳夫禦外者必內固今不吾固而與倭逐是馳飈擊電鮮克濟矣乃趨駕至海上簡卒武謹烽堠控險要大治樓船積糗糧以待賊又輯備倭圖記授吏士言甚悉初閩人多入海與諸夷市而漳泉爲甚縱弗禁則法廢禁嚴則奸民失利而倖亂往往導賊入或且攘臂羣起以張賊勢最號難治而海禁兼筦利權下者既多自敗其名潔廉者又率避弗肯爲以故海防日益廢弛獨君毅然任之既修飭內治諸所興革一切與民

爲宜民咸安其政賊亦知有備終君任三年弗犯閩而屢寇甌會吳越間攻掠城邑數千里被其毒至動天下之兵而不能制獨閩得君晏然君卒後二年乃始告警云

嘉靖二十八年有夷人行刦至漳州官軍邀于走馬傒擒九十六人巡視都御史以便宜斬之然所獲實滿剌伽商人及閩中累年接濟者非眞賊也因下令捕賊又令幷海居民素與番人通者得自首不則許相告于是人心洶洶轉相誣訐而諸奸人在海外者恐不得歸歸又恐事覺罪死遂勾引諸島夷及海中大盜所在蠭起時中國息戰已久出無行伍止無營壘望賊皆走而倭奴邂逅風飄入內地者莫不得所欲而去于是轉相告語唯恐不得來也而中國大猾爲之謀主數年之間東南諸郡騷然嘉定尤甚

嘉靖三十一年秋海上始有倭船一在吳淞所一在七鴉口一在崇明沙人不滿百皆飢困登岸竊食在吳淞所者殺百戶馮舉宗先我兵獲二人乃中國亡入倭者賊入據楊氏宅洞其牆屋四望徐侯而船南走

我兵追之賊匿蘆葦中以免在七鴉者爲居民楊氏所執凡十餘人婦女四五人多倭也在崇明者有廵檢紿之曰棄爾兵刃當與爾船賊遂投刃海中獲二十餘人自言船主龔十八與倭夷往來興販逢惡風飄入朝鮮朝鮮人襲之死戰得脫乘便風七日至此本非爲寇也旣知我兵易走乃有輕中國之意也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復有倭船入金山衞備倭指揮王世科本府同知任環合兵捕之命吳淞百戶張治以五十人爲前鋒治頗有斬獲已而中鎗死衆遂潰環身被三矢明日賊緣海岸遯去環山西人忠義出于天性戰必爲士卒先屢至危殆而意不少挫所被衣甲以至𧜟襠行縢皆書名氏蓋恐戰死以識其屍也愛養士卒人人得其歡心父亦非庸人從山西來入子舍見囊橐無餘物喜曰可稱任氏子矣一日遂歸夏四月知縣萬思謙至海上給軍餉見海中賊船數十艘冉冉而來知必深入亟馳歸爲城守計明旦賊已趨黃姚入劉家河登岸殺人矣將掠婁塘幾爲韓氏所敗明日以二百人至韓氏不支而走遂大掠所獲

財帛不可勝計又北攻太倉三日之間燒其東南西門及其倉中積粟
軍民嬰城自守而已復轉掠吳淞城不可守遂入之西掠月浦及羅店
五月三日進薄城下乘東風縱火燒廬舍烟燄漲天城上人不能張目
思謙叩首籲天風反而西有應天府檢校張大倫固原人以善射適至
城中驍賊六人奮而過濠大倫射之貫一人項一人中目扶去一人爲
鐵丸彈中其面一人弩中左手拔矢笑示城上人曰此可傷人乎言未
畢一矢中其耳乃投弓去遂焚掠劉家行南入上海殺一縣丞及太倉
衞指揮武尚文至吳淞殺百戶卜相陶成臣從容置酒登舟而去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乙巳倭由上海七灶洪登岸流刼及于嘉定至
二十九日始去詔巡按御史孫愼勘報倭殺擄嘉定吳淞文武諸臣失
事之罪都御史彭黯言嘉定太倉上海被倭患特甚請破例優恤報可
是歲賊首蕭顯等率五百人據南沙官軍焚其舟以絕歸路而南沙多
積粟欲困之終不可得副總兵湯克寬新受命討賊克寬父慶前爲總
兵平秦璠王艮者也旣將家子意頗輕賊天未明發兵登岸顯先置伏

于旁兵半至伏起我軍前後不相應遂大敗死者千餘人克寬收兵還蘇州同知任環以民兵守之賊不得走蕭顯者廣東人書生也多謀善戰爲王直所憚江南之事顯實首之獲華亭涇人楊元祥問以城中金帛數元祥言府庫之藏已遷入蘇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導之以南道中見經絡者取以爲戲婦女猶爭不肯予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擊賊賊頗有傷者顯命眞倭數人登屋斬衆遂潰去時商賈輳于南翔金寶山積賊取之不能盡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歸顯必欲攜之見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顯見叩頭陳元祥之功殺牛羊以祭海因厚遺之將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辭乃給以令箭而歸

三十三年元旦任環歸府我兵不爲備賊得舟渡復至城下知縣萬思謙方築城成賊不能攻遂掠南翔廣福屯海上賊兵戰不利太倉人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遣將盧鏜浮海至賊駭而去環陞兵備僉事與鏜討賊鏜以克寬不可恃獨將其兵進賊犯我兵鏜堅壁不動賊意易之居二日出掠如故鏜以舟載荻與賊相近潛要賊歸路薄暮賊歸我兵

迎戰已而火起賊望見謂焚其舟奔救之伏兵四起賊大敗斬獲過半餘衆南走鐣恐軍士戀金帛不急追賊盡焚諸舟及賊于青村就圍之會兩賊乘間潰圍去鐣還松江曳不用命者斬之三月望賊首劉三以二百餘人入吳淞江登岸刼掠適克寬兵自松江至臨戰我兵且進且卻召把總田口將斬之對曰兵船本出耆民素不相統無以責其用命即召耆民施大鯨斬之衆皆股栗復戰邳州兵退者又斬以狥由是士皆死戰賊潰奔匿舟中我兵甲夾岸攻之矢砲交下賊悉就擒無一人免者賊之始至不滿百人再至不滿千人是歲夏四月連結諸島衆以萬計州縣各被圍不能相救是月賊至城下幾陷者數矣一夕賊已登陴取燈有童子覺之大呼守者起擊賊賊乃退復有賊五百餘歸未至島颶風漂至海上六月朔由縣西門趨蘇州又南掠吳江抵松江有闕文昆陵唐太史所從受鎗法者也適至縣士大夫留以爲城守計賊方急攻時四日間射殺二十七賊傷者三十餘後失董僉士邦政意拷掠數千折其足年八十餘老死邑中八月倭自嘉定還屯采淘港時調青徐

長鎗手六千人適至以參將李逢時許國統之以參政許大倫副使周臣爲監軍以南京兵部郎中譚綸盛唐爲贊畫相見禮如平交轅門既開六人皆南面而坐識者知其必敗矣賊聞大兵至佯迎戰戰輒走欲誘致之嘗遇賊于新涇夾練祁而射飛矢蔽空賊先引去由是長鎗手日揚兵于四郊民間寡髮者則斬其首以要賞有里長日給事縣庭亦爲所殺縣令楊旦哭而訴之參政翁大立大立以告贊畫綸繆解之曰兵氣欲揚奈何阻之大立怫然而起曰是何言歟國家命公等爲民誅賊乃殺民以充賊耶一日長鎗手又斬首以獻旦言非賊乃婦人耳大立問何以識之旦言人頭男必俯女必仰驗之良是亦竟不問于是長鎗手益横日夕所須皆強取之民間醯壺醬瓿無免者及兵出之日什什伍伍掉臂而去兩參將不知也賊舟在采淘港皆蒙絮被寂若無人長鎗手亂射之不動海潮既至諸浦皆溢賊十六人從蘆葦中躍出長鎗手大亂相蹂踐爭入水亦有跪而請命者凡殺三千餘人敗兵絡繹入城城門終夜不閉人謂是時賊以十人躡之則一城塗炭矣賊既勝

猶不入海泊舟老鸛觜明年正月二日移舟寶山我兵追之獲一舟斬六十級遂與柘林諸賊合

三十四年冬十月僉事董邦政以嘉定兵擊賊于寶山時官兵列陣山前賊在山上相持久之耆民嚴大邦年最少獨從山後潛上援槍大呼襲其背賊陣動我兵大呼而登斬首九十八級閏十一月癸酉川兵遊擊曹克新與倭戰于高橋斬首二十八級自辰及未酉陽兵先潰諸軍遂敗乙亥克新復以蜀中土漢兵分三哨衝賊左哨天合上兵及筠連弩手斬七十餘級右哨酉陽色梅兵復潰我軍遂敗爲賊所乘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衛百戶鄭彥昇皆死川兵死者十四諸軍奪氣是時調至客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馭之遂暴横不奉約束川兵與山東兵鬬參將尚允紹幾爲所殺及出戰人自爲進退酉陽兵旣敗奪舟竟歸蘇州視師侍郎趙文華犒而留之不敢詰也是歲調至田州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州狼兵五千永順保靖兩宣慰司土兵六千夾以嘉定之民勇與賊戰于吳江之王江涇互有勝敗賊知客兵不足畏

肆掠如故

夏五月倭二百餘人進泊黃姚舍舟登陸掠婁塘無所得北去合諸賊轉寇諸縣入太湖登洞庭西山大掠而還犯常熟江陰殺兩知縣駕舟出海南至吳淞江把總劉鏜以舟師遮之轉戰至寶山洋破其三舟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擒五十七人又明日賊入民家參政任環以民兵攻之不克乃以火投之盡燒死凡五十餘人事聞知賜知縣楊旦白金二鎰

王直者徽人也故與浙人徐惟學李大用入海通番旣而悔之二十九年八月嘗捕斬海寇陳嶼主及其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而有不急救之直素爲倭所信服旣不得歸遂率倭入寇陷昌國破乍浦犯杭州入南匯攻嘉定據吳淞民甚苦之後爲總督胡宗憲誘而誅之

總督尚書張經被劾就逮以兵部侍郎楊宜來代賊聞之自柘林移據周浦冬十一月宜帥兵薄周浦賊遁入海把總劉鏜復破賊斬獲溺死者千餘賊復入吳淞江官軍焚其舟賊登岸據青浦法昌手與戰不利

賊南據乍浦

三十五年宜亦被劾去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之夏四月賊大舉入寇南至兩浙北至淮揚皆爲騷動二十六日賊聯二百艘泊采淘港掠我東境遂南寇上海華亭退泊吳淞西岸數日出海

四十四年四月倭寇犯通州呂四塲官兵卻之轉掠至江南三沙副總兵郭成邀之于海沉其舟擒斬百三十人初温州捕一人本廣東揭揚人李七師爲日本贅壻言賊以去歲得志于黃巖故大舉而來今年若不遭挫衄明年必傾國至矣倭奴燕尾箭張綿布可以收之鳥嘴銃以鹽水漬絮被可以障之梯而登城以灰罐火藥投之水戰而兩船相比不可登其船用火攻之則投于水彼習太白符訣賊搖扇我以草薦亂撲之賊亦舉草薦我以箬笠亂撲之彼知我通其術必遁矣

張汝濟字澤民先從養父姓司名汝霖號儔野汶上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常巡撫福建時有倭寇兵曹題允抽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船天津相距萬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

塡鯨穴而以將士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値匠作往便疏入獲免閩中將士如獲更生

□□□曰昔海上自劉江之捷而倭寇不敢犯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去乃今嘉靖庚戌始來犯我浙直連歲大被其害時有徽人王直爲之鉤引則有胡總督宗憲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充使以說直來誘而執之自是乃數年平靖方倭之圍我崑山犯我楓橋一帶火光與喊聲震曜城中予時避居盤城內晝夜恐懼時則任二守環赤心爲民以身扞賊六合董尹邦正調至相與協守倭便于用二刃仰而上跣足躍而前人無不失措且多詭謀知我所恃者砲石乃疎布伏兵出前後兩腋故難與敵乃調集狼兵苗兵擁衆而夾擊之乃克而苗狼之來沿道亦甚被其害所謂不得已而用昨萬曆己丑乃忽攻高麗朝鮮克其國都其主乃奔我求救我乃命將李如松及諸邊將助之戰平壤城下殺傷相當彼乃引去住近島未肯歸聞彼將關白將圖簒其主已久遣使請朝貢通市乃命重使答之久未見結成高麗王反國然尙冀我助之守

我將帥若如松父成梁北邊良將也其父子兄弟同心爲國昔有戚繼光俞大猷劉顯湯克寬皆我之良將時與倭逐者也嘉靖間欲討交趾時則毛伯温總師竟不能平而姑聽其納款若先朝有謀略者馬文昇王守仁韓雍翁萬達王瓊彭澤輩皆可稱而守仁之功烈尤著即有毁之者云其人有莽操温懿之才嗚呼若此人何以自効哉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七目錄 外編

兵部六

海防前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六

海防前

前言

□□□曰瓊州四面環海綿亘三千餘里內防黎外防倭頃黎小訌業勦定矣惟是海賊李茂既撫復勦羣徒益橫難捕而遯且紛從採珠中璫勾夷剽刦守禦之方不可後也國初設巡司于硇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硇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則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凴西有戙船凴畏四面風常爲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岡凴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

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向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者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埕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而圖之貴亟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北藩也而籌之貴周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者金盤海外之備若大岩頭山玉環山霓𡼏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𡼏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既阻烏道昌國復隔大洋懼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

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峇多腴田韮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峇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夫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則舊制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擊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培備者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幷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恆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邏

卒不相聯屬則巡江都御使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
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者通州乃賊
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戍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
塲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投而居恆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
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數邏卒爲備
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
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者東省沿海夾倉
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堠輪次綉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
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
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鈍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
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留若地可屯可守况其衆則
恆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貧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
萊之島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頤鮮且岌岌矣曷不如浙直之廣
置遊兵且以防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

宜增備者自薊以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十餘隻計設大小軍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蹲砲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疎矣鴨綠西之鎭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鎭道控華夷關局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轉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宜增備者

楊守陳與沈夷齋論海道書曰敝府在成化弘治間並無通番者亦從無海寇之擾正德末年始漸有之然亦只一二人可數今往通番者不可數計而海賊之擾年甚一年亦不可以數計矣使先嘗通番原無寇今因禁而致則當開禁以通之近日海寇之多實因人頑禁弛所致其受病之源蓋可知矣

或者曰兵船當在船上操豈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戰之理耶戚繼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之時惟用風力帆檣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隨便勁上以顯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潮汐非內地江湖搖櫓整次之比

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陸而習之幾于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于水寨是矣而又何以陸操繼光曰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逼賊登山將不舍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又曰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卻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光而呼譟者恐我襲彼也擲攬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涯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于途者夜逸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韻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此乃兵法乎

又曰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暴風至可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辰氣色飛鳥預知

風雨來到晚便收𡺸巖登高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又曰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海洋每月初三至初七日十八至二十二日爲大汛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爲小汛潮小而遲

□□□曰重水戰夫善保身者調其營衛則必心腹自寧善保家者慎其藩籬則堂奥自固若不加意于外防雖謹自保所損已多今日之慎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青村南匯等處皆有福船蒼船沙船以爲哨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知賊去不能追總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來乘風渡海勢雖聯絡飄蕩既久筋力困怠故必于陳錢山丁興馬跡等山會集調理數日方始入寇爲今之計如大洋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于深水大洋則爲之修其檣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糧得熟慣忠勇將官一二員率領各船直至陳錢馬跡洋山等處擇其避風𡺸港停泊窺伺以小巡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流來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

雖善而勞險難行人多阻之咸謂海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不行也其次様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于乘風巡哨分爲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出高家嘴外如一班三十隻遇賊來時則以二十九隻與賊對敵其一隻飛來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其小様沙船惟利于沿涯淺水則亦分與信地延袤往來巡哨遇賊來時有福船所不盡勦蒼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兵擊之不使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沙船又不能遏賊有登岸者始以陸兵勦之此第四層藩籬也如此賊來雖多恐得登岸者少矣

□□□曰據險要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備禦之法亦宜有異某生於浙東之瀕海官于直隸之瀕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覩其詳而非按圖遙度者也浙東自温台延袤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田爛海低內河與外海不相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略無港汊可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貲貨挈其妻孥豫先走避賊至爛塗二三十里力已怠倦及至民家擄無所得船泊海灘潮退則閣淺遇

風則打碎是浙東之倭患略少者非兵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靑村南匯以至上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內有港三四皆可以停舟避風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蛋民不及知知不及避擄有所得則因根于我結爲窠穴官兵攻之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數千勢莫能禦是以蔓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防禦之法止于定海普陀瀝海三江等處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卽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今賊退之時急宜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餘港汊如柘林七八團靑水窪等處皆須設法堵塞或椗樁于港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舟于窪內使我先據其險其海岸上每三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域其勢大不能支者軍門發兵勦之必須初登海岸乘其饑倦勢易爲圖若旣登岸後卽難爲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王家屏曰防海者與其制之于岸孰若防之于海我師戰海而勝者常

十七內戰而敗者常十八其故有四士卒入海效死莫逃一也洪艟巨艦勢易凌賊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而飲不能開口待鹵四也誠能守馬蹟諸山以控揚守大堵諸山以衞越守陳錢諸山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沈一貫曰漳泉惠潮之間負山阻海擅沃饒之利其民喜鬬乍聚乍散有司急之不置于谿崖篁竹之中則泛舟入海因風之所止泊而時出抄掠爲患諸郡此非獨習性然也亦爲吏者安集不稱之效也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顧親戚而重離亡然而犯之不顧者以此之無以生之而彼之可以幸免也又仕于土者大抵多遷謫羈旅之人以此之人事乎其上彼亦惟貨賄是望孰肯爲百姓爲久遠之計者二者相合釀成厲階上下憂虞以有今日然臣之愚竊謂兵不可玩威不可褻方今海寇蕩平則彼依山負險者雖懷梟獍之心必且喪氣乘此時而撫之使之銷兵刃治農器不爾則出兵勦之彼必愓吾之威而懷吾之惠其功賢于百萬之師遠矣此韓信收燕之策也其便一也既撫之後遴温良

厚者治之退刻薄之吏開生息之塗節賦斂之用堅樂生之願使民重親戚而畏死亡其便二也又事至則懼事平則玩人之情也今能勅閩廣諸臣所在提戈之處詰戎兵時簡練以備不虞雖境安烽息考足資滿不得數易特增其祿秩以褒之使民安其土官習其俗其便三也古者鄉有長閭有師黨有正故什伍相維民用輯睦今倣此法立之保伍糾其習業稽其戶口則雖欲爲亂而不能矣其便四也君子欲立功名以自效于上甚于上之求下顧爲之未見其成撓以衆議惑以浮言則誰肯以身博死者昔龔遂治渤海亦曰願陛下少寬文法今欲閩廣久安而無事莫若聽將吏以便宜治之不效然後治其罪毋從中而沮其便五也

又曰齊桓不倍曹沬之盟晉文不趨伐原之利非獨示信亦以勸來也今閩廣寇殺其黨已降非獨冀生亦以一人嘗我也如使懸賞格以來之又羅織其罪而殺之則他負國者曰朝廷之不可信如此此所謂禁之使歸而教之使叛是後無降者矣元至正中張瑄朱靖寇海上後降

而官之卒賴其用安知今日無此等輩乎

韓世能曰閩廣變之所由起若無籍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寇互爲聲援彼海寇萍覓而來則亦指爲內應故離之輒持角我師合之乃益張逆焰今長鯨就殪卽宜滅此朝食以絕禍本第閩廣之地並海千里首尾衝決不可相救今廟堂石畫軍旅不可久聚職守不可不明無亦講先時之舊典參以當今之善制舉兩廣仍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贛州開府而福建自爲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控制境內有事則鈞連而出潮惠二郡去贛邇甚舊以相屬不爲無意閩廣本百粤之地外通諸番內接中國犀玉金貝煜熠耳目而居民互市往來以射厚利遂令兇頑相搆爲盜若乃仕其土者又率弋取長物虛往實歸往者賄官選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苛求以自潤乎陵夷召亂其本坐此今若禁海市以絕奸商之覬覦則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嚴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爲奸利吏不得問也問之則匕首副其胸矣以臣計之其蠲租庸以輯流

民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實以威羣醜乎而又責成于賢有司不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今大軍之後饑饉必至流離之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以活元元復之數年無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獘于今日者有二焉法令奪于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榷者無所利其人抑豪右使壟斷者無所肆其奸則海內諸夷可繫而羈矣諸夷之強弗順者獨倭耳毒螫浙直幾二十年卒以一大創去苟能輯柔吾民絕彼嚮導簡練吾卒使生鬬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爲之謀以制其鋒海夷之兵未可輕視也斯三者其事總之督撫而分之守令則表廉黜頑又爲之本矣

盧奇曰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諸番中路東莞等澳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與福建連壤海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舊制每歲春汛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其次則南頭

等處又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似當因之
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柘林爲尤甚蓋
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
是無水寨也官兵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
互爲聲援庶保無虞耳嘗聞南洋海鄉夫在東路屢勝眞倭烏艚船子
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
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間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椎
牛釃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
沿海港口賊船皆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
米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賊飄大洋洋水鹹不可食
食則泄不可盥盥則皮肉潰沿海之山多清泉水淡可以烹食斷賊艨
汲策之要也防海者則又不可不知
又曰國初設巡司于硇州所以控扼海道北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
地致使硇州無兵防守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似當修復又如望岡澳

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守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宜屬廣海衛募兵二百名駕大船四隻武臣部領自四月風汛防至九月掣備矣

又曰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耳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詧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詧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有片板不許下海之禁禁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于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應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挾帶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禁法如某寨責

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又曰惠邵南海之濱洪武中倭寇侵犯奏立碣石衞于海豐統五所又如沿海險要地立三守禦所以扼海道成化間設總督于梧州調各所軍以守城然空此備彼豈計之兩得哉

又曰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戢捕之謀能不賴于須乎愚攷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之人通番流刦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向上達于漳泉蔓延于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而下達于福寧蔓延于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欲調兵捕勦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窮追緩則旋復合腙有難卒滅此夷船與艸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于廣之高潮造船浙之寧紹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于福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

嚴令各官于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警互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哉

又曰南澳山在饒平㠀海中周二百餘里因民梗化而遷除之至今不藉其地倭船番艘常泊焉廣兵捕之則逃于福洋福兵捕之則逃于廣洋誠爲極要害者又若潮州之柘林灣內有漳潮海寇外有暹羅諸番倭常泊舟于灣爲地方患洪武中始建大城千戶所于腹裏而外築烟墩以瞭望之

又曰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鎭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也小埕水寨設于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鎭北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塞當會哨者有三也南日水寨

設于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福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也浯嶼水寨設于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會哨者有二也銅山水寨設于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其大約當會哨者亦有二也

又曰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也由北而哨南則烽火遊小埕南日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也哨道聯絡會捕合併防禦之法無逾此國初沿海設兵犬牙相制爲衞者四爲所者十謂之正兵以備禦于內又爲寨者五爲墩澳者數百謂之游兵以哨守于外且有黃崎等二鎭及洪淺等二十四巡司弓兵安邊等人捕盜民壯共爲之守焉尤慮地廣官疎難于責成隨地設官大小相維有副使一員巡視于上都指揮一員備禦于中而各寨有把總指揮各澳有哨守指揮千百戶安邊館有通判而巡捕巡檢等官又爲之分理焉平居則信地以守警報則

合力以攻一號召而兵船數百立齊一勦縛而兵夫數千響應此八閩邊海之防也

又曰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其南畨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之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于外浯嶼此乃浯嶼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之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門則必不敢泊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沙此又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之則又不敢泊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則有官井流江等處皆賊船之所必泊者若先會兵守之則亦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疲而齊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又曰閩地二面當海者興泉是也四面當海者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

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地勢自西北而東南至于省城盡之矣而福寧又在東南突出海中如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用福州中衛左衛福寧衛軍守之正統間焦宏昌議風濤難泊從今松山之下似復舊而後行

又曰國初浙江沿海設把總四皆有大戰艦而惟海寧不設何也予嘗至定海登眺而默識之其外爲寧波洋與蘇州相對僅數百里浙之東爲寧紹西爲嘉興而杭獨處于西底乃腹內地耒爲海也海上戰艦聞警即出把截賊豈能直搗乎且海寧沙淺無可泊故在設備外戶而堂奥自安矣竊攷浙江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折子金塘大榭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塘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江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

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各
戰船有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二百料尖船之殊向因賊舟不大七百
料停造久矣其五百料之數亦以不便海戰故造福清等船復調發廣
東横江鳥尾船雇稅沙倉民船又有小哨草撇船軍駕八槳船裝火器
出奇兵伏別網船四叅六總分哨守谷洋港每値春汛戰船出海其南
哨也至鎭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
山馬蹟灘滸衢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爲浙寇分䑸之處則交相
會哨遠探窮搜復于沈家門列兵船一枝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並以指
揮領之舟山把總兼督水戰賊若流突中界則二枝兵船北截過長塗
三姑而與浙直兵船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温台兵船
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于七里嶼觀
海洋而參將又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
山港兵船爲之策應是故今日之海防自内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
錢分哨于馬蹟羊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爲第二重總兵

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㸌急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參總戮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來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又曰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攸關如兵車相倚之勢故勅浙江巡撫總制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己畫地有限責任相聯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予攷海中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于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必由下入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必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于常鎮如遇正北風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于兩廣然地方窵遠瞭望難及須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戶百戶筭船往來會哨聯絡其在浙江

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會北則馬墓
兵船哨至蘇州洋之羊山而與竹箔兵船會其在蘇州也南則竹箔沙
兵船哨至羊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會北則營前沙林兵船哨至茶
山而與江北之兵船會絡繹如長蛇羣力會集南北夾擊彼此不容此
豈惟逐倭船于一時殆將靖禍患于無窮者矣

又曰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周密獨于舟山似有未妥者洪武間
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䕶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親見也其來自五島開
洋衝冒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入陳錢而始少憩然孤懸海外曠
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門之類而後得覘我兵之虛實以爲進
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也中爲里者四爲
嶴者八十三而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于外乃
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被其登據
卒難驅除可以鑒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衛于上屯兵戍守誠至
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上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

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船無處不可登泊乘昏霧假風濤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禦之予以爲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舊制而後可

王有麟曰論閫事者往往以復江夏候舊寨爲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不必復者皆剿襲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鄭以忠曰杜接濟在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接濟之船非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裹糧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者是連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于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于沿海出船之地着實體探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官府一無所問其接濟者倶照近例重處家甲知而不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于無事之時則宜寬用于有事之時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又曰浙洋沿海舊設四總後增爲四參六總矣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

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嶴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衞于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公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其見左矣都御史唐順之議復之卽今屯兵戍守豈非守江必淮之微意哉

俞大猷曰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沙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嶴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椗椗不能堅每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赭哨探遠諜馬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刦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

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于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嶼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泊安嶼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嶼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盡非也

又曰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圌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圌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旣固堂奧自

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下策與無策矣巡
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
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
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
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
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鎭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丫港又
東爲崇明縣七丫而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爲江陰爲
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圌山此皆舟師可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
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而又以圌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于江
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鎭參將統水陸兵據江
海之交鎭守于楊舍所以備水戰者亦旣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
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
也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
滙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滙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

之靑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淞江而西可以援乍浦矣

蔡汝蘭曰台州遠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㟧金竹北有桑洲桐巖西有關山衛墅疊嶂層岡重關鳥道眞可禦之險而且南去盤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猝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于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難猝至者惟此耳曩者戚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桑洲運輸糧銀經月不呈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于台州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爲重鎭而且西控温處金衢北衛寧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起遷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淸野

之策也趙侍郎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拾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爲糧結巢于此兵費反多其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

戴冲霄曰議者皆謂玉環等山可興屯田之利以給幕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亦念荒山起稅爲利不多即以萬頃計之不過千石若寇據此以爲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賫盜糧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民屯種其爲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方廉曰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涯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額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匯以北各洪港舊制係南匯官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塘須照舊分派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調發相應于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匯吳淞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塘設備之大略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蔡廟港柘林漴缺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俱就各衛所派撥巡軍在海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謐或以船爲虛費題准以江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賍合令每馬二疋造船一隻再于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銀內相兼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于原議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

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其停泊者服以上刑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港設備之大略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戶猶有愈于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卽爲黃浦口子旣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莊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處賊一登岸搶船渡浦甚易除松江府先後打造雙搭船鷹船各船撥上海華亭召募水兵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自豐涇以至閔行皆其信地耳設巡捕同知一員住劄上海專管該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備之大略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爲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地里適均

也故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蒼山船各數十隻沙耆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分泊港口各任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海港把守兵船之捍衛遇有海賊齊力奮擊賊船䑸散而少我船䑸合而衆盛衰之氣勢旣分則勝負之分數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壯原有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勦此則官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壯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温景葵曰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舉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窰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險要長洲則泖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之險要其

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況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滕墩爲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白茆口七丫港黃窰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一艅泊于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發船一艅泊于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憂矣至于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滕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結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爲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憂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似爲有備但賊船之來聯艅接艦乘風駕潮

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刦
無可奈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爲非所事事矣合于常熟縣分撥勇兵一
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
劉家河太鎭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
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窰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
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
互應各該州縣量爲聲援如此則賊亦疑畏而不敢犯矣至于腹裏如
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淸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
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
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爲功則各枝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
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則兵勢聯絡庶不致孤懸矣
監生金魚曰倭寇之患起于吳浙而沿海及淮揚蓋揚州富甲天下人
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
其任遊逸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艷而揚州爲賊所必窺之

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蓼角嘴大河口以及呂四盧家等塲沿于楊樹港海門裏河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爲揚州矣過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爲徐步營又北則爲掘港又東北則爲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城廟灣劉莊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廠線等港而至大海口矣劉莊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爲海洲贛榆泰州西北則爲高郵寶應寶應之北則爲淮安淮安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爲一道新港卽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眞瓜州而入登岸則下家墳周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出海者也此最爲便道其二則蛤蜊廠線等港沿北大海口爲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莊姚家蕩俱爲大鎭賊若據此我兵屯于蕩潮岸等處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遠且砂磧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𡺽港新插港之東亦有北海砂磧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

不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二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蓼角嘴呂四場西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西則狼山楊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歆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榆東榆西等處率民以掣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揚州若于蓼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于榆東榆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榆東榆西等處最爲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而平原浩壤則視吳淞爲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以攖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爲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溢者也故亦名范公堤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囤平衍可以騎兵爲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于蓼角嘴呂四場及新插港掘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莊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

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插港東臨北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明北海之寇欲刦鹽協徒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此以提督鹽徒使不爲賊用而爲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興以來燒刦屠戮之慘吳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況其地運道陵寢在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爲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揚樹港裏河鎮也栟東栟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蝴港新插港也廟灣劉莊金沙場姚家蕩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插港且有鹽徒聚艘于此者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三人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一爲陸路遊擊住劄海安鎮蓋海安在如皐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外編

兵部七

海防後

前言

佚名　鄧鐘四則　李維楨二則

佚名　佚名

往行

陶成　張瑄　劉涇

顧遂　魏一恭　沈愷

施天泰　董琦

江防

前言

馬文升　何寛二則　王篆

黃綰　趙錦

往行

湯慶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七

海防後

前言

□□□曰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淮揚登萊遼陽凡七處以防勦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潮之要害據三路之上遊則柘林爲最其東莞大鵬戍兵嚴哨待敵則屯門虎頭門等寇賊不敢留中路有香山戍兵嚴哨待敵則峽門零丁洋奸徒不敢接濟西路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兵嚴哨待敵則厓門寨門等寇賊舟不敢停遲三路有備廣東自可高枕矣福建守禦其水寨則有五曰浯嶼曰南日曰烽火門曰銅山曰小埕我守浯嶼守廈門則泉州無門戶之慮我守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湄州岱墜

之突扼要區也景泰以來移其寨于莆田吉了地方南日棄而不守今若復守南日實便計也烽火門水寨永樂間既棄去惟守松山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等險孤懸海外今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與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福州之藩籬似有恃矣銅山水寨我以銅山玄鍾閩巡哨之兵分守南碁雲蓋寺走馬溪金石等處則倭船之自浙趨慣火徒勾引接濟者可免此八閩控上遊之勢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南接壤于南日連江爲福郡之門戶而小城又連江之藩翰也今閩安北茭山諸巡司分其兵爲南北中三哨巡賊待戰福郡謂之無事可矣浙江守禦則有六總金盤總守海港者寨凡五守海岸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自大巖頭山海島玉環山霓碁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假麂鳳凰山碁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自國初以來俱此棲泊實巢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者七守陸路者八八者之間惟健跳城三面阻山皆峻嶺東面山萠距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船猝至何以禦之故健跳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其沿海設

備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衛至大嵩港凡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峯巡司至沈家門寨凡十二臨海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海寧總海岸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塘至西海口西海口南通外洋北近平湖係浙江之咽喉平湖之門戶也備浙江者使六總之兵聯絡策應不爽頃刻則倭自不敢落帆海上矣聞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環諸山山可屯田歲約可收米十餘萬石然此議至今未有舉行當事者或卓有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稱海上屯田若曰恐田成而倭來據之是齎盜兵而資盜糧矣不可果然當事者熟計之可也南直海防惟松江蘇州其吳淞所係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海可以扼長江之險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則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則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則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江北海備與浙福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淮揚所在要害宜莫如狼

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蠣港皆揚之東南界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遊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此皆沿海之要害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新插河有鹽徒聚艘也曰廟灣以其有巨鎮可通大海口也往者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又設陸路遊擊一住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衞揚州此江北海防大略也山東海備則有登萊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卽墨三營各當一面之寄登州營以控北海文登營以控東海卽墨縣南望淮安東望新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曩昔登萊海警告寧然淮安屢被登刦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卽墨一所較之二營尤獨爲要以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制之故耳又聞登萊海洋亦與浙福異其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

嗚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我之所當遠者也今若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倭來則拒倭聚則攻則海防亦可云有備矣遼陽海防視閩浙爲稍緩遼地負山阻海北鄰沙漠北有遼海三萬瀋陽鐵嶺之統于開原者足以遏虜之衝南枕滄溟有金復海蓋旅順聯絡海濱者足以防倭之劇遼陽沿海守備既定爲五路分守應援似爲得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之制令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爲急防海次之春汛則防海爲重防邊次之則邊海俱有賴矣然後由閩廣以至浙江南直由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搜接濟之徒羅守要害之地練兵操戰艦精火器下令沿海守備以守外海爲上守內海次之水戰爲上陸戰次之以賊不登岸爲上登岸戰勝者次之則萬里海防可以免鯨氛蜃霧之憂焚城之禍矣

鄧鍾曰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田數千畝乃國初起發民居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而

寇許朝光吳平之徒相繼巢穴于此誠盜淵藪也萬曆三年總督軍門
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
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年
來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潮二府亦當敵要衝向
被倭寇殘擾爲甚今惠潮各有參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游之藩蔽
也議者謂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
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爲犄角之勢而東路遂可安枕然言之
于無事之日則迂矣
又曰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爲
南頭省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爲崖門崖門之西則爲廣寧衛而香
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密邇焉異日者倭寇嘗殘破廣海
衛矣海寇曾酋輩由五虎揚帆而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
既設南頭參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總鎮標
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

縮手哉然議者以濠鏡澳終爲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廬或議移之浪白三州或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鄰國爲壑而徙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蕃舶譬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亦爲血脈運動之資若元氣虛耗營衞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爲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又曰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焉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廉參將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于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總則設于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爲患而始有潿州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蕃外禦交黎內搗珠寇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矣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陷如蹈無人之境倘猶垂涎于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瓊崖州郡在外黎岐居中五指腹心永爲左衽不無手足倒懸之嘆矣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撫馭綏徠或觀釁而動因時治之用夏變夷則

可耳若治平無事欲禽獮而草薙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又曰閩廣商人以販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開之于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海上異船便可揚帆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閩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閱月以清明前爲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爲始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聽其來往則航海者知所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噫常情難與慮始惟在決斷行之耳
李維楨曰天下猶人身也吐納之非時啓處之靡節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爲致病之源而治焉然後可以無後患治天下之亂何以異此始之不愼而養其亂幸而少戢遂詡詡然以爲安而禍源未塞罅漏可乘一旦潰決而起將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後之過也已閩廣寇內訌煽亂者十餘載矣以國之靈得就芟薙譬之病者謹免于死而元氣耗傷不絕如綫善後之策非所宜熟慮而疾行者乎蓋嘗總其大勢而較之賊之出沒海上者若烏合蜂屯難與爭鋒然非有根柢之

勢故一戰而勝則其黨與爲易散賊之盤距山谷者若蔓延蘿附株連
蒂結非其摧折之難而惟其剗絕之盡爲不易斯二者其聲勢遞相倚
伏而吾所以備之者亦宜兼修而無廢誠欲爲善後之計在海賊則當
申通夷之禁而修沿海之備在山賊則當行保甲之法而治郡縣之兵
慎簡守令協力區處斯又其大凡矣

又曰汀漳惠潮地與夷鄰諸商利其所有駕船而互爲市入則導之入
內地諸所掠取盡地而分夷旣厭飫而歸彼方且離跂攘臂乎其間而
自幸平 刑辟之不加矣是宜嚴爲之防諸凡採捕販鬻一切勿與通庶
可以絕嚮導之路而攜其搆援之漸耳國初瀕海之區列戍置守星羅
棋布世人恬熙缺然寢閣將不習旗鼓之節士不嫻弓馬之技烽燧斥
堠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無謂也今雖少飭然地豈盡可守士豈盡
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討也

□□□曰今之防海者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
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于舊轄玄鍾所增遊兵寨設南

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哨領遊兵分觀音葫蘆等澳以爲小埕之南藩一曰福州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慷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慷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松門關會哨所轄温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温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蒲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會設把總一領本衛幷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

信地定海設把總一領本衛幷在外後所霩霱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覲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江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澳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參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自鼈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參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參將之設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扼吭于是有哨兵之特住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振港口者也由蘇而常而鎭而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圌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州新設之

游擊相聲援又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鎭寇者
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
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
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
設儀眞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堀港則設守備又自
新插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
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海守禦所則設把總
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待調遣所以備
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
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
而止萊自古鎭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逄猛以西之
海口又于卽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
萊陽大嵩衛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
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

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汛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卽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則設守備水路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鷄蛇各以八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幷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派守芝蔴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前協守之參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鎭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鎭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

旅順一口跨東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創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北與寬奠參將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愼固鴨綠之扃鎻也所以備蓟遼寇者如此

□□□曰沿海各衛所官快船內旗軍操練武藝試驗弓弩鎗义牌銃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每船十四五人或二三十人各記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遇警將原選船內輭弱旗軍照名換兌過船當先勦賊一將各衛所官快船隻揀選新造堅固便于駕駛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看船內繩纜蓬櫓等項器具要堅完臨期當先勦賊其餘船并器具俱要修整完備四百料已上船隻使風搖櫓攻捕賊船回旋進退遲鈍不便體得沿海漁船熟知海道不畏風濤駕駛便捷遠出哨探賊船不疑臨時得用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督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看居民并漁戶船隻每縣定以字號編定總小甲爲照各衛所原設風快船若是大海外洋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弓弩鎗銃量船大小每船

或十數人或二十人設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四面夾攻以取全勝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鈐束不許生事訪得遞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同俱約在三姑柱山南麂等海嶴停泊取齊合着漁船伏兵先去幾處捕魚爲由哨探遇有賊船一隻二隻先到就用弓弩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夾攻則賊成擒矣其漁戶梢水人等有功一體具奏陞賞如所造船五隻置五色旗號再添五隻又置五色長號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記用一色旗號桅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某色旗帶船隻敢勇當先某色退縮不進以憑賞罰整點器械旗幟金鼓盔甲刀鎗弓弩銃砲等項逐一看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沿海衛所某處遇警飛報鄰近衛所備倭官務要督駕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豁某衛所與某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衛所臨期不許推奸失悞選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收石塊預備應用各船整備小瓦罐三五百個小鐵菱角多辦臨期將罐多半用汙泥和菱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

皆跣足可以制之又將餘鑵裝盛石灰于內紙糊鑵口打過賊船可迷賊人眼目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斗上着人用以勦賊戰船一隻內執事舵工一名班手二名矴手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管查得比先照永樂年間下西洋船隻事例比各軍于正支月糧外又增五斗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糧亦俱減去因與衆軍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器具不整臨期悞事乞勅照舊增支以勵勤勞便益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通盤見數以憑論功高下定格充賞

往行

陶成字孔恩世爲廣西梧之鬱林人正統壬戌邊海桃渚千戶所倭賊登岸炎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藩臬疏于朝命推選廉能老成方面整飭邊務公與其列公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于沿海泥淖中賊蟻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綺緞寶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運二十五萬留

精兵八千餘名屯戍要口常戍者出耀兵洋中以民兵屯平陸至今海以無虞皆公之力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州將薄金華逼近蘭谿賊勢日熾爲官民憂僉以爲非陶公謀略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公至蘭谿即率民壯因故城址爲木柵晝夜警備又于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大嚴諸寨募民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寨扼其要衝彌月間執渠魁戮黨羽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震驚始爲民患今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鄰郡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瑛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猖獗于温台婺處之間帥臣罔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慨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諭以禍福利害賊首葉宗留陳諫等感悔率其賊黨出降守臣具公之功以聞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先是諸賊皆平惟陶得二逃竄岩谷尤號桀黠節鉞重臣欲誘其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二不受招反殺使者官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彼渠魁華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賊

勢孤弱得二與四十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懼公成功爲阻抑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起與都指揮崔源住師武義備禦之武義無城柵木爲城至甫數日賊益至矣先密遣其徒數人詐爲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間爲內應得二率賊衆涉溪水攻武義柵城而賊報外急或勸公稍卻以避賊鋒公嚙指厲聲以諭衆曰正臣子盡職時吾勢不與此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內外攻焚烟塵焰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大潰公毒口罵賊而死

張司寇瑄嘗巡撫福建閩安鎮山海有二港勝國時鐵索橫截港口以禦海寇歲久廢公奏命所司造鐵索三每索長百有丈餘兩岸維以鐵柱以船二十隻駕之小港如大港之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莫敢來往

劉憲副涇嘗爲登州知府時遼東飢賑濟爲難建議者請開海禁聽民市糴于登萊後遂聚集商販勢不可止至有挺刃相戕者公憂之上書

政府恐以一時之權而啓異日之患政府嘉其慮不在近市糴遂止
顧少司寇遂嘗爲福建巡海副使巡按李元陽稱公才又檄兼海防事
時議造艦禦賊公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寄跡于商乘間爲盜計凡駕
海舟者官籍其姓名以便稽覈即以巡捕事付之省費萬李君疏薦之已
魏一恭字道宗號立峯蒲田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廣西左布政嘗爲
浙江副使坐鎭四明郡而開府朱紈以行部至時有倡議于定海邑海
島山築城且列置戍樓朱徑可其語公奏記開府曰是役也非費巨萬
更再歲不能卒業且旦夕波濤撼激不出數年卽舉而棄之無益也絕
不可行朱乃檄守巡二大夫偕公同歷海壖覩形勢既至朱指畫上下
躍然抵掌以爲倡議者言便二大夫復從旁是之朱乃以面嚮公視公
復持初議否且欲面難言不便者何狀公轉眄故作望洋不顧朱謂公
乖其意不懌甚已而朱復以大捷盛帳且宴諸佐吏公曰海上幸獲無
事吾曹莫能效尺寸功奈何以捷聞已而強從宴宴之日定海令具金
花文綺自開府以下至材官各有差公獨掉頭麾卻朱目攝之公不以

爲意朱踞坐席上爲之不怡者久之酒數行卽罷宴後乃以他事劾論公疏已驛發矣御史裴紳力言魏有盛名劾且不利乃遣疾騎從間道追還

沈愷字□□號鳳山□□人□□□□進士歷官寧波知府當嘉靖壬寅癸卯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易方物往來絡繹于海上其時邊民蓋亦有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利息耳自愷涖事以來死于刑及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物非卽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概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義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遽興大衆卽發軍衞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

以應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鬬癸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歲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栗後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旣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捨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譬則飛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巢而復擾之無乃甚幸蟄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禦陰與結交故縱者依律治之則愼重而威不褻令行而下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我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長矣愷不敏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

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盼許二輩輒露刃坐乘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譟不已蓋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

施天泰天常者崇明人兄弟四人販鹽江海歲必厚遺其縣之豪董仙後益怠仙恨之密言于郡願得咫尺檄請擒以獻郡守林世遠恐遂激變弗與也而語泄乃集戰船數十于南馬頭將捕天泰等正德元年七月望百官當護月天泰等以十二舟乘潮西上大譟焚官船至某地而還撫按議招之天泰卽降時以爲怨家所激又首就招奏免其死戍滇南衞明年其黨鈕東山西山施安等復熾撫按監司集舟師討之俘斬甚衆時鎭海指揮陶綱追賊出海獨遠忽舟中人相視顏面皆黑大驚忽有賊舟揚帆直下官軍鼓譟攻之舟無一人皆疑有伏趫勇者奮而登舟但羣豕米麥而已賊蓋以緩我爲走計也是役也沙民懼兵士虜

略男女多自縊者人謂之搜沙之役

董琦者崇明人與其兄璲璉皆好勇而樂亂欲擒施氏以獻者仙之子也與同縣王棣宋佐顧文義相怨琦執佐因大會賓客欲以誘致文義文義與其父楠赴之將飲使人殺文義于門外投屍水中縛佐與楠載之船中以千人趨楠家楠家聞之自歸於棣棣與顧氏集衆相拒琦留信宿掠楠家財以去謂佐與楠爲賊械而送于官官亦不能訟言曲直也棣家去太倉城數里琦乘舟而來攻者三官軍輒登城望之後棣琦皆就招各充戍已而逃回幷死于獄

江防

前言

馬公文升曰胡虜之強四肢之疾密邇神京兵馬咸集設有侵犯尚有支持況戰守之備素所講圖但南京雖江山險固爲帝王之州而論建都之地以茲爲次者以其居長江之下流也仰維我太祖高皇帝之初始欲建都于汴梁隨又建都于鳳陽終復還都于金陵雖知居于下流

乃于湖廣地方設立三十六衛所官軍三十餘萬幷江西沿江又多設衛所控禦上游以爲金陵之屏蔽及于江西九江府立九江衛徑屬南京前軍都督府以爲蜀楚之襟喉建置立法至爲詳密彼時京儲俱係各省民運赴京官衛專備戰守所以三十餘年安于磐石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意固有在但南京各衛所官軍分帶一半隨駕前來糧米後令官軍漕運以備京儲該用官軍一十二萬而南京湖廣江西沿江衛所官軍已割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沒者又不知幾何以致上游無備屏蔽不固而九江以下直抵南京城池缺人把守教場無人操練倉廩空虛衛所狼狽既缺傳報烽火之墩臺又無飛哨事情之船隻江賊出沒刦殺官商鹽徒縱横操持軍器南京相去京師二千餘里臨涉大江城池寬曠武備不足此心腹之患萬一不逞之徒嘯聚之輩長艘巨艦順風而下倉卒之間何以禦防晉宋齊梁都于金陵者俱有故也言之至此實可寒心故余任兵部尚書時每常慮此奏准于九江衛添設副使一員專一整勅自九江直抵南京沿江一帶衛所兵

備以防不虞䆠被言者革去誠非遠慮也且天下之兵備可有可無而
九江之兵備決不可無緣今江西盜賊滋蔓擒捕不絕湖湘軍民困羸
瘡痍未復風俗人心比之洪武年間大有不同窺伺覬覦安知其無況
患生于忽禍起于微乎宜勅吏部推舉頗諳韜略素有風力官一員陞
任副使江西按察司帶俸請勅前去九江衛居住上自湖廣接界下自
建陽衛所俱聽提調專一整搠軍馬修理城池督造軍器整點民快擒
捕盜賊禁革奸弊及查沿江驛遞巡司紅馬站船巡邏官兵或軍伍之
不足甲伏之缺少與凡有益地方防守之事宜從長計處停當徑自具
奏此有備無患之計所當早圖者也
何寬曰沿江上下因地而設之官又必隨官而限之地所以明有守也
若信地之分派不明則將領互相推諉一有寇盜之警何以責成查得
儀眞守備原派信地上自瓜埠下至新港而止今該備上守靑山下守
花園港而瓜州鎭委之衛鎭黃天蕩委之遊兵管矣非設該備初意也
沿江信地宜酌量地方險易遠近通行申明責各將領防守如南湖嘴

南岸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北岸上自龍坪下至小孤山信地二百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九江府同知責也安慶守備南岸上自香口下至池口北岸上自小孤山下至六百丈信地二百九十里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安慶府同知責也新復荻港把總南岸上自池口下至大信北岸上自六百丈下至西梁山信地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太平府同知責也遊兵把總南岸上自大信下至高資北岸上自西梁山下至黄天蕩信地三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守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應天府治中責也圌山把總上自高資下至安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鎮江府同知責也儀眞守備上自黄天蕩下至新港信地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眞一衛屬之瓜州鎮巡江衛總亦屬之操江水兵亦屬之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而瓜州鎮城民

事則責在同知而守備不與焉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瓜州同知責也
三江會口把總上自新港下至廟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
其兵糧之退補支放亦瓜州同知責也信地既分職分定矣而又責以
上下南北互相應援不許各分彼此一有疎虞通治以罪以上備總等
官專爲江防設者今則多住城市鮮居信地以故哨捕等役得以買閑
偷安而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合令南湖守備駐劄湖口
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眞
守備駐劄儀眞江口圌山三江會口把總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
市其沿江合用駐劄衙門一時難便遷建行令以船爲家每官各用座
船一隻于各該府取用給與乘座駐劄旦夕在于江界督率哨兵巡守
躬自上下會哨如有江洋盜賊刦害商民仍敢坐視隱匿者通治以罪
如此則信地明而職守專駐劄近而控制便是亦江防之急務也先年
題將鎭江府同知專管海防揚州同知駐劄瓜州專管江防應天府治
中太平池州安慶廬州府同知改註江防蓋以江洋統領率皆武弁不

可不用文職以兼制而查核之議至當也今各府治中同知之官名爲江防而實則管理他事每每公委他出如太平府同知陳所敏以賫表行而蕪湖之變因而有詞非題請專職意也自今以後合無通行各撫按操巡等衙門將江防治中同知免其差委除鎮江池州安慶原在江邊揚州駐劄瓜州無容別議外其應天府治中移駐新江口太平同知移駐蕪湖和州同知移駐牛屯無爲州同知移駐泥汊與各府江防官不時巡行境上境內州縣巡司之兵盡屬統率守備把總衛總之兵悉聽察點凡哨船之堅脆哨兵之勇怯器械之完毀月糧之支放悉聽察核至于將官之勤惰安攘江洋之失事有無得以開報港汊沙灘洲渚夾磯盜賊出沒處所得以區處禁戢務與守備把總等官聲勢聯絡共濟相成一有疎失隱匿其罪與將領同坐如此而江防之官有不盡心竭力者非愚則玩上司得而糾之操巡衙門置平哨單分發各該備總府衛州縣巡司各照信地上下會哨將哨過日期塡入單內取各該印信鈐蓋繳報察考亦云密矣顧法久玩生每每互爲虛文搪塞而守備

把總官畏風波之險懷偷安之習不肯躬自出哨此會之名雖立而哨守之效未覩也除府州縣巡司及哨守者捕等兵照舊會哨責令江防官察核外其各備總官相應另置哨單定立期限約會如南湖嘴守備每月逢二則下之安慶守備每月逢六則下之荻港把總逢六則上之會于池口單取池口巡司印蓋荻港把總每月逢二則下之遊兵把總逢二則上之會于大信單取大信巡司蓋印遊兵把總每月逢六則下之儀眞守備圌山把總逢六則上之南會于高資北會于黃天蕩單取高資瓜埠巡司印蓋儀眞守備每月逢二則下之三江會口把總每月逢二則上之會于新港單取瓜州巡司印蓋圌山把總每月逢六則下之孟瀆河衛總逢二則上之每月逢六則下之周家橋把總逢六則上之會于廟港單取歸仁巡司印蓋又各備總哨單除各巡司印蓋仍將各備總關防互相合同鈐蓋每月終繳報察考大率一旬之內必有備總重兵往來一次則盜賊之出沒皆知兵船之虛實可考不然安居簡出徒糜廩餼則將安用彼徒爲哉

又曰新江口管官軍原額挑選于南京五十二衛所者一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員名駕駛戰船三百餘隻斯可謂強也已承平日久耗亡接踵循行而至今日僅存五千二百五十七員名而老弱者又相半也及至水操戰船不過四十餘隻在營操練軍士不過二千一百餘人以行列則不備也以軍容則不整也至于士卒藍縷憔悴之狀又可哀也江營虛弱至此夫今不問後將何及萬一有不測之變欲其舳艫相望以守大江之險爲奠安金陵永圖不亦難哉訪求其故蓋以役占者多而事故改差者衆也所謂役占者各衙門各將領沿襲舊規違例役使以故五千餘軍之中有役占而免操免差者焉有役占而免差赴操者焉其見操而輪差者三之二耳宜悉行查議斟酌裁其過多節其可省至于事故改差有數端焉蓋江營之軍視三營爲最少江營之差視三營爲最繁軍少差繁故人情皆以江營爲苦而謀改別差逃亡相繼日益而月增也今據南京旗手等衛開報約計改差年老爲事等項指揮千百戶等官一千五十餘員其原額本營軍餘軍有逃故淸勾未至者七千

五十六名有改差運糧幫甲快船別營替革回衛未補者七百四十七名有丁未補及紀錄存恤者一百六十九名有爲事問罪未回未補者四十四名有投充例不收補者一千三百三十五名以今尺籍消耗不能盡復舊額故也苟圖以目前之安而因循玩視不思所以振而舉之豈建設江營與命大臣提督之初意哉愚以爲有丁未補者宜收改差者宜歸爲事者宜察老弱者宜汰其逃故清勾未至與投充例不收補者一時難以猝復似宜稍分三營之軍以實江營使之習水戰備不虞可也或以三營操備保護都城即使江洋有警可以率之應敵不必取之彼以與此愚則以爲舟必操而後習波濤必歷而後安三營平時習陸戰法耳一旦驅之乘舟破浪是猶不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必不効矣且江營之軍素苦差繁必其數增斯其差省夫然後得有暇日以治生業饑寒不困而士氣可作也或又以爲近日議增兵船碁布江介似若可以守矣愚則以爲九江以至圖山上下一千三百餘里通計水兵不過四千餘名散各信地可以禦小醜而不可以當大敵可恃以防江寇

而不可以恃守金陵也欲守金陵近在守江欲守長江急在江營方今
聖主當陽治化綦隆未雨而徹桑土旣濟而戒衣袽是亦未可以已也
王篆曰新江口營設于永樂初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挑選官軍一萬
五千八百有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鎭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二百
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營操備可謂備矣按籍而核之除三衛添
調官軍取出江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疲老病弱因
而訪之以江營官軍差役煩苦數倍諸營以故強者改避別差弱者逃
移他境巧猾者投充影射而各當事又各役占一人行伍空虛職此故
也操江都御史何寬已曾有言南京兵部尙書劉光濟將影射役占等
項嚴行淸勾自可還復比之原數相去竟遠另將節年各衛所戶口底
册行察得改差指揮等官張軏等二百五十七員軍餘二百九十五名
逃故指揮等官陳英等三百二十二名軍餘張見等八千三百九十一
名取回衛千戶等官劉煥等四百五十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
千二員軍餘王狗兒四百六十八名爲事在外百戶等官文相等五十

七員軍餘吳清等八十六名未行替補千戶等官余鑾等八十一員軍餘王成等四百六十七名以上共一萬九百餘名見五千二十二員名夫以全盛之軍僅存若此又半疲羸則謂江營無復有名可也故軍之逃亡不足恨惟有力而強者改避別差爲可恨軍之改避不足深恨惟世祿而官者亦復改避爲可深恨夫改避目前已可深恨更有通同書識悉去其籍以爲子孫他日計則尤可深恨也察得正德九年操江都御史張津南京吏科給事中潘鏜等具題奉欽依以後操江官員敢有營求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科道參奏問遣不分官軍俱調發極邊衛分官員帶俸軍人守哨其例可謂嚴且重矣數十年來法久廢弛人多玩愒上下沿襲爲常無知有前例若不及今早爲查處則官軍日見消耗營伍益就空虛大江重鎮所恃以爲防禦者安在乎宜勅兵部移咨南京兵部將原額官軍盡數察明定注册籍該部及操江衙門各留一册以便塡補籍察先將改差者追還逃故者勾補取回者察復退回者更換爲事者淸提有丁者查替每年終以所淸勾還補官軍員數目

咨開例部參對察考爲改差未盡還及有知而再犯者不分官軍指名
具奏盡照前例重處仍復著爲定例以後再有改差及隱占等弊許點
官軍科道及操江衙門不時參奏通照律例重處并容令隱差等官一
體參論罷斥庶規避者斂跡逃移者復還營伍益充而防禦有賴矣夫
江營軍士消耗過多固以差役之煩勞也其勞獨過于諸營者何哉該
營水陸正差之外又兼別項差遣有曰三江暗伏有曰總府夜巡有曰
巡視營船有曰巡視中街大勝關有把守提舉司有看船役占追呼擺
列護送健步吹手識字軍牢火藥等差又不可以時而計使內外諸營
曾有一于是乎其勞如是已自不堪況又軍少差煩糧輕役重雖欲不
逃亡改避不可得也欲將逃亡者勾稽改避者追究法也然欲其相安
于後非可徒繩之以法必體其情可也欲悉其情非能盡革其差惟去
其冗甚可也凡諸差冗當議裁者惟暗伏一差江營諸軍最苦勞者莫
過于此江營諸差最稱冗者亦莫過于此以所最勞又爲最冗久而不
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以爲舊例當愛禮而存之羊也爲此說者

亦舛矣今訪暗伏所由立比因江洋廣闊堠戍蕭然不得已而借用以示之威今既有遊哨官軍一千四百餘名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名艟艨戈戟碁布星列防禦之術固已周矣何所資于暗伏况所守之地即遊兵所守之地又遊哨所守之地識者謂既有遊兵則遊哨且當議革又何有于暗伏乎是暗伏之當議減回營當專工操練即日原守信地責之兵巡二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諸軍勞困少蘇而逃亡改避者聞風思復矣尙何軍實有不充兵威有不振也哉夫江營原備水戰水戰必資舟楫查得江營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百一十隻嘉靖十二年操江都御史潘汮奏減二百一十隻嘉靖十四年南京兵部尙書張時徹奏復一百隻三十六年都御史高捷奏將樓船改造沙船一百隻隆慶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變價一百五隻漂失二隻實在二百四十九隻夫以四百一隻減而不滿三百宜皆堅利可用也查各戰船俱損敗不堪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尙可飾觀一旦緩急有一堪用者乎以求其故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船者江營軍

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曰修造未常不善也其看守非人以至損壞且有檣椇不存徒繫虛舟者于修造何與乎以責之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力也其修造不法以致易壞且有方駕出江邊稱滲漏者于看守何與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不知者皆咎于看守非人乃有實有不然者豈可坐視其日趨于敝壞乎爲今之計合無以後有應修造戰船該營具呈到操江衙門查實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江防官或府佐貳一員公同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如數咨解委能幹文職官一員買料督修勒工完報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修造查考或未及期限無故而壞者則非看守之罪也或乎流遇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年例致將舊料浥爛即當查勘及時修理其督修等官年終分別奬薦如此則修造看守皆出于一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議也物之可備而待用者雖多費不爲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爲可惜茲江營戰船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操演有事則戰攻惟有備斯可無患惟多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議減也以物理論常用者易壞時久

者必儆卽使修造看守皆得其法而摧剝于風雨撞擊于波濤皆所不免能使修造于今日者可待用于十年之後乎以不可待用之物而徒損貲以備之又費力以守之愚未敢以爲善算也據該部咨該造者十年一次每隻費銀一百兩修者五年一次每隻費銀五十餘兩計每歲修造不止六十餘隻約費工料四千餘兩以此二百九十四隻通計一年修造當費四萬餘兩以此銀兩而半致無用之地不濫費而可惜乎熟思審處計今所用巡遊哨守該四十隻選鋒及舊營操練五十六隻又或修造不時多備六十四隻共一百六十隻有餘矣此外一百二十四隻皆冗役也宜退還該部計十年內可省銀二萬餘兩引而上之愈積久數愈多該有遇事用船卽以二萬金造百隻鳩工飭材不日造成又皆堅利可用何虛費以備此不堪用爲哉况如前所云以一百六十者操江衙門修造或皆堅利卽可實用當無事再造亦未可知也

黄綰曰長江一帶上流自九江直抵太平以至南京下流自鎭江直抵蘇松以至通泰誠東南襟喉之地舟航往來之途故朝廷特命憲臣專

董其事厥任匪輕近年以來防禦無法盤詰欠嚴以致盜賊乘時出入肆無忌憚刦掠商賈拒捕官軍急則竄匿莫尋緩則嘯聚如故推原其由蓋有四者海濱有巢穴不清之則無以絕其釁孽之端江上有窩主不治之則無以遏其嘯聚之地巡捕官軍地無界限而彼此互相推託船隻往來官無照驗賊徒混衆出入四者處之有道則江寇可弭而地方可靖矣訪得各賊巢穴皆在太倉崇明常熟沿江一帶而江陰等縣通泰等州地方亦或有之或大戶一家自造雙桅大船十數隻者或小戶數家朋造前船四五隻者號曰沙船等項名目招納亡命聚集遊手敎習武藝養成惡性肆行興販私鹽因而乘機刦掠江洋賊販大率此輩合令各該地方州縣通行曉諭但有人家原造此等船隻并容令無籍之人者許其自新改正卽以良民一體相待若有人以舊事告決不准理其船各家量留一二隻裝載本等貨物出入其餘船隻俱令折毀改造裏河常載等船中間敢有故違不悛者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治以重罪如此則巢穴以清而釁孽無由起矣至于存留各項沙船及

改造等船裝載客貨出入俱令先赴本州縣告明行令各該里鄰人等取具本船并不裝載違法私鹽等貨亦無容留來歷不明之人在船撐駕沿途往來不致在外爲非重甘結狀到官方纔給與關防牌面一扇正面大書船戶某人係某縣某都某圖某籍背面備開在船撐駕人姓名年貌籍貫幷給領定限回銷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各該衙門另置號簿一扇照依年月號次一一附記以便查考責令各船將牌懸掛大桅之前經過府衛州縣巡司等衙門將牌驗無礙然後放行如或駐劄地方發賣收買貨物亦要執牌赴所在官司告驗事完回還之日仍將牌赴原領衙門銷繳如或違限不銷亦要嚴查究治後次船行如前給發各該地方但遇沙船及改造等項船隻如無前項牌面定非良民隨處許所在大小衙門幷一應人等盤詰果有違礙即便連人船貨物一併捉獲送官審究明白船貨入官變賣各犯從重問罪其放驗官或失于盤詰或受財賣放事發一體治罪又有沿江各處邊鹽使槳船滿江紅等項名色者晝夜往來江中最爲熟識或與賊通消息者

有之或人危急搬擄什物者有之行令各該地方州縣通將各船人戶拘集到官給與牌面一扇正面亦大書某人係某縣某處地方船戶背面亦開給領年月官用火烙花押流水挨次掛號本衙門亦置號簿一一依次附記查考各船領牌照前懸掛各依牌上原開地方聽從各該巡捕官軍差使遇有警急或令飛報或令尾襲上下接界地方俱使知會如有遷延違慢即便查究治罪若能捕獲賊犯與同官軍一體給賞又有往來客商船隻若載至二百料以上者亦要行文曉令于原籍官司照前給牌以便盤詰如或到途中先來告給者許執原領船由于所在官司告給仍行各該官司凡有船戶告給牌面不許因而生事科索指詐擾民一有故違通治以罪如此則船有照驗而賊徒不得混衆出入矣

趙錦曰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于各衛有警則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而屯聚

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鎭江儀眞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伺間流剽商船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請遂設立總兵官于鎭江儀眞題奉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鎭江儀眞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捕寫勅並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具奏取回别用欽此仰見朝庭明燭萬里言出爲經蓋因事而命官旣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致于增擾故自崔文旣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間偃然無事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艮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于鎭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寇遂置爲定員而遠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鎭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愚所以未喻者也愚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陳之長江之中波濤

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于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于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于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大小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于事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于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于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日入于彫敝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飢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

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鎭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鼠下同于州縣之司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于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日月而已前後職于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率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

往行

嘉靖十九年通州人秦璠常熟王艮寇海上兵備副使王儀以靖江崇明兵討之號令不一人人自爲進退舟泊南沙士爭登岸賊突至以長矛刺我兵兵皆還走泥塗中自相蹦殘賊因乘之縱火焚其舟遂大敗璠等日引舟入劉河剽掠兩岸居民南襲吳淞所又掠靑浦所至望賊驚潰南京言官交章以聞遣總兵官湯慶討賊慶邳州人以邳兵自隨十一月四日慶舟去賊數里而泊平明合戰時賊無披甲執弓者我兵射之賊走入舟因縱火焚其舟璠死艮以五舟遯去其黨宋文盛斬之

以降邳州兵至南沙多殺老弱太倉知州萬敏使人四馳而呼曰今日之事生擒有功斬首無賞妄殺者罪之于是士皆棄人頭蘆葦中時擒者二千人敏請訊其濫者凡得眞盜百七十人餘皆釋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九 外編

兵部八

貢市

往行

姚繼可　汪文輝

郤貢

前言

韓文　倪岳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八

貢市

前言

李賢爲戶侍以虜欲無紀不宜終狥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幷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于心不必自逸觀釁而動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某言誠爲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

郕王登極練御史綱疏言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卽奸

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鎭守大同都督僉事許貴又奏上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朝議紛紜于肅愍公上疏曰賊首也先是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廷賄賂纔入于窮廬虜騎已至于關口朝廷酌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難強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

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更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必不可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成化二年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産于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虜性易離或啓其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境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

勑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丘濬曰重譯之言自古有之我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之官葢重其選也葢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而未盡行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致相矛盾哉非惟失虜情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余子俊曰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衛所及宣尉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並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幷官舍伴送

前來各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路通事幷件送官舍巧爲詞說以動其心代寫番文奏進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爲撫諭略其罪狀非惟無以尊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之說本爲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爲加增亦不可曲爲減省今小通事懷奸至此彼法律不嚴但無指實未可究治乞將今年現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即給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手何人及其所得何物將來路通事幷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于夷人姑宥之罪諭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之要俱各精密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夷敬服矣詎不快哉

楊繼盛疏曰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齎金帛至等候開市

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今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瘦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胡虜之產馬無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彼倡爲開市之議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問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馬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

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疲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輕許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旣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此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時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以處哉此說之謬四也

又有曰佳兵不祥不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于虜賊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每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犬羊之志欲難厭非馬市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者亦猶我之防乎彼也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曰我朝輿圖一統四夷咸賓厚往薄來各有定制頃自正德年間以來貪官猾胥緣此爲市所收緞疋布絹稀鬆紕薄不堪服用夷人往來遞投番文鳴號不平輒稱先朝賞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本部題請行移工部並該監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賞者仍舊不堪無以壓服夷心尊重國體所係甚大合無勑令工部再照前勑申明轉行各該織造地方巡按衙門應解緞疋之時行委的當官員看驗務要經緯堅緻堪以進用者方許起解若各處解到者仍復稀鬆紕薄退回經該管官匠定行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指勒常例貽害小民凡遇各夷到館奉旨給賞關領該監無得推調淹滯以致夷人久住致生怨嗟務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興四夷向服之情而悖戾之心消矣

劉鳳曰小王子廷直遼東吉囊直陝西把都兒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不相犯也時塞役未竟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俱許通貢築垣無傷也論者謂此俺答之三款矣始者可拒中者可疑終者可許若一概拒之不懈吾備是亦策也

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鏊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前事竊照本國
粗識禮義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
不見防範迄至于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
禁鎖閉館門遇有稟奉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防其出入着令館夫帶
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咸等赴京時禮
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一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
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
到會同館宣諭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幷禁又該弘治十三年
五月間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奉聖旨備由出
榜曉諭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幷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事劉
綱陳言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義敬事朝廷比與他夷
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防禁近該兵備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
項事例一概革去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
舊例朝鮮人員令其自行貿賣深爲便益奉聖旨是欽此本國使臣出

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内有部使鄭允謙等前赴京師將上項節奉欽依事理告要照舊自行出入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己不遵迫束愈嚴久莫申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秖以一視之仁罔有内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奬事大之盡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耳在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日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縶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許自出入以示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察照舊例特遇以禮于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于一應貨賣聽其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始行一概約束加嚴而使臣頗閑禮義委與他處

夷使不同朝廷自來特遇以禮出入不防俱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
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間光瞻禮儀攷質文物薰炙遷化
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罹國禁亦須曲爲之處合
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于附近市衢
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
從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上國之法
矣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聖旨是欽此
馬文升疏曰四夷來貢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所行
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太宗
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彩緞衣服待以
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饗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
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
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碟肉
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炊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

所以夷人到度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朵顏等一二海西等達子女直固不足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夷人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于外夷其實有玷于中國此事雖小關係非輕乞勅禮部察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制差官看示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間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有似前尅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官并局長參奏拏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楊一清曰每歲冬鎭守總兵官會同贊理軍務都御使奉勅移文各路副總參遊守備備禦提調守堡等官遵照會行日期各統所部兵馬出境量地廣狹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應而行預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

火沿燒野草盡絕聽令安營吹號笛擊鼓聚官發放畢乞討夷人至營外求見發牌開門鼓吹齊舉通事引入并見量給酒肉令出開營回兵入境兵馬各令附近屯堡休息存留夜不收并標下官軍站立一營圍夷人多寡攜婦女老幼入關門投見令通事譯傳宣布朝廷恩威地方利害量給棹面酒肉鹽布胭粉靴襪之類或有號稱大頭領及預有報事等項勤勞者亦賞牛羊緞襖銀牌賞畢夷人出境兵馬俱在邊宿歇次日歸城廣順關賞海西夷人鎮北關賞福餘衛夷人撫順關賞建州夷人鎮遠關賞朶顔泰寧夷人近年兵馬出境燒荒俱至二百里之外順風舉火艸莽燒焚盡絕賊聞兵馬出境皆遠遁絕無蹤跡前項賞賚皆省

南師仲曰台酋倚忠順夫人爲媾唯言是聽彼昂酋者名雖爲壻實則一部落耳使台酋無生心虜婦無長喙則一昂酋所部能幾何假令蠢然犯順計劄鎮之兵合力足以當之奚勁敵之與有是不可者一長昂一小醜也東如朶顔諸虜西如台吉以下諸部衆又西如火落赤諸孽

于我視爲九邊于彼實爲一體其旁觀窺伺者不知凡幾今許一昂酋而明日宣大比例至矣又明日三衞至矣又明日而西秦至矣將概賞之則難繼概絕之則起釁是不可者二邇來邊事之壞壞于邊臣請市則市請賞則賞勢已濫觴時猶補牢未晚不及此時一振刷之復沿成套襲故智吾懼難爲後也是不可者三且以遼虜言之其勢過昂酋百倍邊臣一鼓而襲其輜重駝馬馘其頭目無算至于今遼左得以安枕未聞長驅報復敢干中國之顏行也矧此昂酋何物而縮首就之乎是不可者四長昂藉孛爻等緩頰曰中國擡我其歃血矢無渝志使邊庭無烽火之警此啗辭耳昔不嘗許之乎狡猾如故不嘗革之乎襲服又如故則是非犂然可覩矣是不可者五夫花塲牧馬等谷董家青山等口大被抵觸雖垂涎之心未遂而蜂蠆已肆毒甚矣今不討其罪復許其請雖曰見我廣大如威嚴何

魏時亮曰和市雖以羈虜切防召侮于虜近該宣大院臣題乞限馬數定賞額亦潛消侮釁之微意但虜之來市或尚有肆侮之端者在疲馬

強市也索貨減價也踰期始集也員役之應市或亦有召侮之端者在貨粗惡也聽彼增添也低假插換也夫來市之肆侮須振威明信以飭之應市之召侮須嚴令重禁以弭之顧所以絕侮慢之原者實專在通官之竅與不竅蓋導虜人之貪欲以肆其狡洩中國之情實以啓其爭者皆通事諸人爲之也始以要挾唆既以酬謝索巧幻萬狀靡所不至合無勅行督撫于通事諸役務精選各員中忠信胆略機變善言者充補盡行革去平日之巧宦壞事客遊鑽用者每遇使虜及通市時務先期敎習授以方略指以成算仍切切訓以隨機應變不負任使或和貢既畢或一歲將終將通官各役嚴加考覈如前所謂忠信可托者上也而欺隱爲下胆氣足任者上也而退縮爲下智能察虜情形者上也暗昧未得肯綮者爲下言能折服犬羊者上也支吾啓虜玩視者爲下上等者重則增銜輕則給賞下者重則刑責輕則革退屢次勞績可紀三年督按題薦重加錄用庶令員役不悞邊計而貢市可永矣

劉効祖曰遼東之互市其來遠矣不獨可以裨戎行而居民估客蚩眩

邊鄙往往以貿易爲奇貨然開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價抽市有則立法至詳且善矣獨所謂貢馬黠虜率多以敝帷者充之無益也且地方既有互市亦爲芻秣所繫僕苑二司畧不與聞者何以故

于愼行曰夷狄慕效中國卽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朴厚驍健無敵及登里可汗受唐賜遺始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衰寖弱之勢成矣故中行說在匈奴得漢錦繒皆馳之荊棘以示不用然其爲虜謀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甘飲食與中國無異卽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嘵嘵然有啗爲失計豈不迂哉

又曰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郞魏矼備陳敵之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公耳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要之制禦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尤不可不料之以智不能料其情僞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墮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懸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之要領而遽誠待之固已下秦檜一等矣其謀既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復其言

如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兒戲下視士大夫如聾瞶遂至身名俱喪而國實受其擾亦何其待敵以誠而待君以詐也斯人罪浮于檜矣

張居正曰撫賞已定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數萬矣唐代宗親叩首于葉護馬前爲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又如此爲國謀者忠乎否乎而呶呶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于長安父老下矣

又曰今之議者皆謂稱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不智甚矣夫所云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馬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

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求通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百萬二利也七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離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吾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稍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

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禦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

又與□□□書曰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娼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本兵之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于文華殿面奏請旨行之將成祖所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睊睊之讒伺釁而動彼旣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讒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敎督諸臣比常加倍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民畏虜不敢貿易虜不入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邊民覩利則人又樂從一也鐵鍋必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

旣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鎭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啓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于鎭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盟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鎭城三也馬趙久爲邊患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固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眞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恐不能堪以其含忿蓄怒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旣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責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備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民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羽尙在虜中宜于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旣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

貢雖成無益又貽他日之憂

又與□□□書曰封爵于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加撫賞所費不多但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此例一定彼卽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卽生怨但可以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與之縱量給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常在于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于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奉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惟擅開事例且彼雖暫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于虜車虜去留何足爲中國重輕但可以此詰責之使屈常在彼不必苦苦索之太急則彼又持左劵而要我聞軍門通事楊亮乃遂許以五百人糧賞而其婦遂相隨住于龍門敎塲夫盡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之數不

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黄酋又因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害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之以五百人糧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事誘虜言中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卻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己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虎豹亦有豢養于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效鷄豚犬馬可擾而狎也今其婦既已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必爲患公當思予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于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爲誠懇若黄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爲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之心也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無能爲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即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二醜亦何能爲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計之

又與□□□書曰套虜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已若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順附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鎭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酋作孽已絕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府且然況他鎭乎今後彼若往來邊臣卽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朝廷知之以爲汝有意破壞貢市彼若順從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盟約以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亦不過數千未必部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勦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勦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過或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犯律況夷狄之性乎

又曰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

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我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我非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至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狥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許于東則彼亦將輕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于東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爲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無便于此者矣

馮公琦曰今邊事脊脊動矣士大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

愚以爲罷關中四鎭易罷宣大兩鎭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峽右之款罷卽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旣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卻罷款而尋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旣已坐我卻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縻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待機之可乘則尙以俟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人情邊事略可覩矣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又曰竊外計虜情內計兵力款固未能盡罷也蓋旣款之後與未款之

前其勢異今有人于此餒而望食不但低眉下氣爲可憐之色其與彌難其求彌急旣與之食而從旁奪之則攘臂乘怒而起何者彼前急于求其所欲無而後忿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罷九塞之勢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狼于境上而我所爲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于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罷事至于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于必罷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順逆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爲師虜犯一鎭罷一鎭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彼且爲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衣難盡減大飢之後食難驟飽禦事有機而處事有漸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後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恃和未嘗不和正不諱和而爲款顧其用和者異耳款旣不能盡罷則莫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夫漢文皇帝時無歲不議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慾

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敍兵一開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當以不和制之我能制虜何諱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稱臣進貢亦何足爲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卽稱臣稱奴不辭也而當其爭利卽叛父叛君不辭也自古稱得好言不足喜得惡言不足怒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爲眞臣伏我矣此如公冶長介葛盧辨鳥獸而以語人卽有是非誰知之者蓋天下之患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鄉與市不通而駔驓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左右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中終于火盡水竭而鼎鑊不爲損其患不獨在邊事而已今以窮邊僻壤皆得通大內操錢神而得其所欲在陝十二宣雲十五薊邊十之八矣挾內以求閣挾閣以求部請寄不行而危法中之近日之銓部是也故其人在外之外而其根柢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爲市罷虜之市易罷內之市難當事者何以策之又曰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書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

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兵持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高唱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二十年矣所為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驁傲至此驁傲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未能終絕虜即河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鬭旁解者亦且㓷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縻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為捍蔽耳宣大幸無大變然惟無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日之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乎

又曰問者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以召兵求和自我彼已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為辭其無欲弭兵而惟以召之彼不進不

退久留而不動者此兵法之所謹備也

申公時行答張弘軒巡撫曰夫薊主撫賞遼主攻戰在撫臺及將帥似各有職司自制府視之則皆其統轄以朝廷視之則皆其封疆譬人身之肩背手足也薊安矣而遼有變朝廷不能閉關而絕制府亦不能高枕而臥此職掌亦不可分也屬夷之撫賞舊矣其效順也而間有革者以其驁傲不順力不能制而姑以示懲焉耳若受賞于薊而竊掠于遼是傭者受直主人而陰越其貨此而置之則凡受薊賞者相率而犯遼是驅三衛之民而胥爲長熏也哈不愼貢市之虜耳受賞上谷而陰犯遼其勢亦不得不問何者不問則西虜亦相率而犯遼是朝廷以上谷爲餌而以遼爲壑也不可也今雖不能禁屬夷之必不犯遼而亦使之顧戀撫賞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卽不能制其雄驁如長昂者而亦使其餘屬夷有所懲創而不敢竊效其所爲非獨爲遼實亦爲薊也此犯遼亦不可不問也今遼亦大困矣倏而東虜入開原錦義間則全師東騖倏而夷入寧前則偏西相馳備多則力分顧此則失彼猶幸關內之兵

以遙爲之聲援使屬夷不敢久據寧前而窺山海若坐視不援寧前大困而關内外且受之矣胡越之人同舟而遇風波相視如左右手況當孔棘之時而忽共濟之圖乎此援遼亦不可已也第今日之事惟當問長昂之悔罪是否眞誠犯遼之風聞是否的確如長昂之哀懇是實犯遼是虛則爲之題請開賞以示羈縻名正言順何所不可如其狡心叵測故態猶存陽爲哀求陰肆竊掠撫賞鹵獲之利兼而有之豈不生戎心而墮國體乎

又答王梧岡巡茶書曰罷款之說畢竟難行自古承平日久而輕開邊釁未有不致敗者若欲罷款先求良將練精兵足軍餉精器械乃可今茲未能盡亦先圖實事乎何專務虛談也

又答蕭岳峯巡撫書曰近時後生足不至邊塞耳不聞金鼓之聲而專言戰鬭之事欲盡罷諸邊貢市一意用兵此可以鹵莽舉事耶

又答于存素憲副書曰西鎭之事議者紛紛皆欲盡罷貢市而與虜戰公試觀今日九邊兵力何如糧餉何如將領何如一處猶可支持一二

虜酋猶可與角勝若諸邊蝟毛而起何以禦之宣大密邇陵京一有警報畿內騷動矣鄙意見小疏中蓋欲安置他虜而處西虜使我有必勝之算乃爲萬全非任虜縱橫而不之問也

管公志道曰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廟堂先有籌畫邊臣次第舉行而款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主客兵之當先事調停馬政之當乘時覈實以及一切九邊事宜言官多有及之者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聞之謀士云安宣大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竊以其言爲可采既而廟算果出于此俺酋款塞則從請封土蠻邀求則議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寡權遼東之兵糧未足似謀猶未盡善者迨聞三鎮馬市年例之外諸酋踰限請乞督撫虞于挑釁輒尅軍之糧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既困于追賠又疲于工役心日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于喉肺間矣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及今釁尚未萌一面儲財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俺酋不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土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

時亦慮奏捷虜卒未嘗大創風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馘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強人意然勝負兵家常事賊狃于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求逞之心不于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得息肩也乘此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爲擣巢計可乎夫東虜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總督寧無此意而猶重有虞者恐功未成而先啓釁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應撫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尅剝半入囊橐半資饋遺世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啓釁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不知所終矣講求邊方利害何以善其後哉

張濤曰宣大虜三大部落其在獨石住牧則爲哈喇慎白洪大台吉及馬五素等酋耳其在張家口住牧則爲打喇名安七慶把都等酋耳其在殺胡堡住牧則爲永邵十合羅氣等酋耳昔人謂匈奴雖衆不過漢一大縣今即以三部落當漢三大縣我國家山河萬國兵馬億兆而尤無算謀臣策士如雲如雨旌旗一指星霄掩映聲響相傳雷霆震驚尚猶向老虜婦鼻息間伺喜怒爲安危將置鬚眉何地哉但得納家令之

言使驃騎之將漠南當無王庭今日之封不封貢不貢又何足掛齒煩
勞樞莞憂君父也即封貢難停邊口宜嚴而邊口又懼互市之多歧查
穆廟初年議允款貢酌定市期歲准八月或九月開市一次後因馬市
太濫費價太多閱科裁請歲宣市馬三萬有奇馬價一十八萬五千外
定撫賞銀五萬二千共二十三萬七千此題允期額數定也乃者邊牆
頹頓市路紛紜卽稱張家口獨石等處不及市期有交易及至市期虜
馬將竭故有馬之價已多無馬之價不少何謂無馬之價酋執歲許市
馬成數而馬不及半價必求全司市者不得不應以牌爲馬照牌折價
卽折價馬匹不過布十疋銀六錢要之買空賣空屈弱太甚向使路路
台台皆如期而啓閉又皆如期而互市將酋馬羣聚安致坐費無馬之
價乎且當其市期豪有力者又有明市一說盡將酋馬挑選集買甫買
到手拉給各軍立索朋舍厚償馬價本五利十向使明市不開安致互
市盡解良馬而窮軍復遭刮削也市馬入口固多老瘠間有童駒發賣
定價上等三錢五分中等三錢下等二錢此等價錢僅足易瘠皮肉耳

況馬未必皆倒死乎又有童駒之價此當另酌然恤兵從予價仍舊貫未爲不可所可核者馬直一兩二兩以上百中有十一曰牧馬一曰變馬彼或曰有故焉而未必具納之府廳乃至全虧市本也凡此皆臣謬爲不然之慮而市口市價朋舍等項要在一一清妥毋或日滋釁隙而終爲邊市患也

又曰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不下一百匹北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峯口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泉宮順義王所部市馬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馬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馬海西并朵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甸在永甸堡內兎同臬定著力兎大成在甘鎮邊外夷廠賓兎一枝在莊浪沙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弁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修備禦防撫或以參將親壓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圈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

冒入市場以絕交通載在令甲者犂然備矣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緣貢給賞豈與金繒頻投者比顧夷狄不可以人理測彼三衛非屬夷乎宣德中去犂庭之威未遠也猶且貢不時至況在于今兼以北虜跳梁強者結婚姻弱者屬部落狡黠又當何如者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眞狡撥妖氛相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搏弄虛文體統謂何不思患而預防之待其滋蔓蔓難圖矣以今觀市事大有血孼可慮者各鎮市易雖有定數戎心無厭求增撫賞稍加裁抑語輒不遜所得貨幣悉歸酋長衆夷垂涎側目爲日已久脫或爭利市場變生倉卒酋長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狡虜常態在昔夷狄能爲中國患彼來殺掠我人民我亦常得首功彼來刦奪我財物我亦搗巢趕馬利害大略相償自貢市以來虜有歲歲之入而我祇得款段皮骨不堪載乘及瘠我以肥虜安知其不包藏禍心覬釁以動乎虜因款之暇猶射獵爲生日蓄其剛心猛氣我欲示招攜盡徹防禦虜幕中名爲筆寫契者多中國識字之流機械翩

驕趙全餘黨丘富等猶居板升走邊通事之人時入我鎮城窺我帑藏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郤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獨計我軍士月粮尅于樁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結雌雄鼙鼓間昔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喻也爲今之計要在修戰具實元氣彼以款來我以賞往而貿易如故彼陽順陰逆我聲罪致討而閉關絕款可也戰可也是謂制虜而不制于虜稽之邊方未有不能戰而能款者揆之夷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得之矣

往行

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途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劉大夏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剌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覆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之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秃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把秃猛可死阿互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貢馬時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疏至輒允下進常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其酋長吟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百家由猫兒莊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食華人盜虜馬請斬以狥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許襄毅進巡撫大同未久適北虜擁衆臨邊知我有備轉言講和進貢當時鎭守俱曰以數十年仇敵之寇一日效順就可起本公曰賊情眞僞未可遙度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答說如果進貢必有款書

方可具奏隨差把總指揮王鉉出大邊答語小王子果着部落瓦剌阿見禿思等率領一枝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款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公同會鎮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奉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進之後副總兵劉寧同董鼎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口驗入當時在邊部落多爭入自相喧攘驗放不足每日報一次如此者三日公隨差夜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面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兵車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策應截殺使虜使驗入各于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纓二枝遇虜行過捷捷徑轉回前途換纓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整齊一日進驗虜使入邊又見路旁人馬聯絡齊整驚目駭視番語通使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獲董禿等七名連馬捉獲具奏決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

視將犯人斬首但見衆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怕開市之日禁約勢要〻許入市交易一時商虜兩各得利虜自入貢至邊住歷三時事不覺煩民不覺擾及送出境解頭而歸自弘治元年至弘治十年凡三入貢而無一遊騎敢犯邊搶擄者大同人皆曰是公時撫綏之所致也

李昆字承裕號東岡高密人故少司馬介之子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爲武庫主事虜酋小王子上書欲以六千人入貢詞涉悖慢廷議紛紛莫定公謂宜返其書勅邊臣諭令伏曲輸誠然後議其入貢人數本兵東山劉公主其說而行之

喻時字中甫光州人歷官南少司徒嘗爲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狡紿我且事體大勿許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紿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遂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內固吾守而外探其機此在一才邊吏任之者耳公又條備虜十四事上聞

王公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襄毅嘉靖中虜數盜邊起漁陽盡酒泉張掖分三大部而俺答最桀黠誘致緣邊逋人趙全等居之板升爲耳目指使每入犯必饜飽以出而庚戌之變至薄都城踐陵寢破州屠邑所過爲丘墟天子督過文武大吏逮繫誅死相屬然莫能制也而莊皇帝時虜酋悔禍歸命闕庭解辮交臂而受約束則自公總督宣大始俺答之孫曰把漢那吉者以內卻來降時公總督三邊軍務納之曰此天授我也因熟計其便者三如虜按兵坐索則令以全等爲市陰散其黨便一如以兵挾求則嬰城固守示之必殺以制其命便二卽棄不顧則如漢制屬國故事異時與俺酋之子角立其勢自分便三乃具言狀下部覆請詔官把漢那吉爲指揮使撫馭機宜悉如公畫俺酋果分道大入索降者公堅壁不與戰伺其懈縱出奇兵左右擊之重兵遏其前一日七戰所殺傷過當虜氣大沮乃使使數輩來言歸吾孫矢不近塞已又言歸吾孫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盛陳兵仗召使者立庭下出把漢示

之因讓之曰爾酋不念爾孫欲速之死耶爾以全等故搆釁中國爾孫來上貰不誅厚撫之恩至大爾何惜叛人不執以謝過耶且爾孫與全等孰親因遣一偏將軍諭旨遂縛全等九人獻俘闕下磔于市公謂俺酋雖臣服不犯大同而其子姓部落甚衆非盡入羈絏令東市西犯謾詞委責以愚我非算也則令俺酋籠致諸部諸部酋皆報如約公乃爲會奏條陳賜封號等八事衆論譁然不可章入數上上詔廷臣集議之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無敢堅決公聞而嘆曰絕虜易耳機會一失難可復得奈何令九邊繹騷無已時且虜懷德內嚮非有所要脅市與開原廣寧等非創制也夫言者乃以舌戰與耳食何異利害身任之執政咸是公議因講帷面奏計乃定有司按永樂中封三王故事勅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部酋授官有差公臨邊宣上威德定約束諸酋羅拜歡呼奉表謝貢馬五百有奇其上駟以實內廏餘留給邊軍歲市馬牛羊以萬億計陝西貢馬附宣大入其市准宣大一如公策上乃祭告郊廟御殿受賀自是虜歲貢入市受撫賞以爲常俺答死其子若孫再嗣王封皆

遵奉法程無貳志邊境銷鋒臥鼓殆二十年歲省大司農金錢數十萬則公之功爲多始那吉來降或謂如左伊秩訾未可信其歸也則慮如悉怛謀阻向化心市馬則稱引嘉靖中事謂旦夕必渝盟徒以召侮議撫賞則比于漢致金繒宋納幣詘體隳重而公皆抗言以折之以身負荷卒決大計安利國家蓋至西陲久安軍吏一不戒以資虜而言者遂極詆貢市欲挑釁決關甚乃咎公失策以是知人臣任事難而公之任邊事尤難也時李文定公春芳亦獨力言當許或謂前代和戎事可鑒文定公曰制和不在我耶前代歲致金繒約和親柄在夷狄今虜回面屈膝職修貢比外臣中國大重且虜既得孫而受封爵貪樂利市必厚德我幸奉約束無盜邊邊民免于鋒鏑軍興費益省此兩者顯名厚實也奈何拒之或又言和且弛備有如黠虜渝盟出不意可慮也公曰備不在我耶我以空名羈虜而謹修其實綢繆衣袽休士馬以待戰順而拊之逆而拒之又何患焉

項參議篤壽嘗爲識方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爲上國勳而公

獨謂戎狄禽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塡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奉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戎性貪而善詗進則見有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齎盜糧不知所底矣夫馬市固便而公之策尤長所以相成非所以相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爲異同銜之

姚司空繼可嘗巡撫陝西時寧哱拜之變方奏功公疏上善後事宜數千言大率謂秦塞以虜市課諸將吏將吏以緩坐譴罰爲虜特歲增費無已市日益重我日益輕計大左今第與虜約願市聽不願市亦聽課諸將吏視行伍實訓練精已耳若然虜且俛首款關求市是我與虜易道也我重市輕邊塞可保百年無事上覽之大悅曰所奏甚合機宜都依擬行各邊情虜情雖異事體原無不同兵部通行與他俱要長計處毋得沿習舊套牽制誤事其後松套等虜果有款關乞贖附逆之罪者公言有明效也

汪尚寶文輝僉憲寧夏日東路套虜黃台吉乞互市督撫檄駐淸水營

將明旨監之明年壬申西路虜賓兎復以互市請公奉檄監焉乃托獵出車騎立沙上以示虜諸酋悉下馬羅拜迎入帳房賓兎親撫胡琴進卮酒公為引滿而徐令軍中具酒食賚之虜輸誠受賚至畢市叩天誓不復反且稱東虜數奪西番賞賜願得一報之公諭爾事我猶西番之事爾也汝以西番故構東虜藉令不勝我能坐視弗汝援耶吾視汝兵力弱姑務自靖毋躁舉傷天朝浩蕩恩賓兎稽顙謝低回不忍去蓋自是而互市之議定

卻貢

前言

韓文曰朝鮮國王李瑈奏將獲到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進獻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于奉天門欽奉聖旨禮部知道照例賞賜成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朝鮮國王李瑈又差陪臣金永需等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趙瑾等進海青二連今次又差部臣崔景禮等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

二十二日節奉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應所產物件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次進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巧取頻貢希求厚賞况緣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欲輕採厚取久將起侮召玩殊非王者撫御外之體書曰不寶異物則人格合無請勑一道責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㻘謂爾敬奉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靑等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矣

倪岳曰撒馬兒罕所稱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于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賚之物俱係內帑之財物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眞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眞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眞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

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豫處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效以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之奸黠者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有千里馬獻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勅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誥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于異世由是而始終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臣等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甘肅驗放

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人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說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信印何由知其眞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人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靡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顧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深爲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奸計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爲宴勞給與以嘉答其意整其原來船隻以便撑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請勅一道曉諭阿黑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䳇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修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城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夷畢至足以增光

盛治矧一獰獰夷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增重哉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目錄 外編

兵部九

操練

往行

邊牆

楊一清 二則　吳時來 三則

往行

余子俊　劉應節

牆塹

前言

楊琚　薛應旂 二則　陸深

往行

葉盛　魏煥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九

操練

前言

丘濬曰教閱之法備于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凡百禮制皆復古典獨于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儆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

邊防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祖神孫能繩祖武時一行之其于邊不爲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歟曰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爲巡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矣皇上英資雄略超軼千古邇來平夏誅苗蕩倭馘虜其加意武功又甚摯獨閱視僅一躬舉而後乃委中璫監外臣代行之卽無論朝恩典旅士氣不揚亦非所以習武事而明綜覈也何也六飛親馭則將吏靡不飭心九伐旣申卽旗幟且爲變色若公侯伯都督輩至貴倨亦各攘臂邀賞斂袵避罰而預習射者且踰年况其下者敢不夙戒以故賞加則知榮罰行則知威紀律更新聲實並暢此豈一吏之能亦惟是皇衷無逸有以神激勵而大振作故耳不然而他有所委秖名故事人各有心誰任怨勞卽日從事于枹鼓無益于勝負之算也故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勝者將勝也

楊文襄公曰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

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隋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達虜一來必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凶惡我馬每每奔潰若使我馬慣見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其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臨時軍令方尚書之見嗤者而知兵者或以為然姑識其概以俟後之君子也楊文襄公總制全陝嘗作制府稿曰靈州邊堡壁間有詩曰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方尚書寬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方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為哉未幾聞虜在邊予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與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擣賊營而方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躡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方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踰時竟以屍還輿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軍謹嚴操修戰備為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

事鎭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方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猝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𠮛將王鳴鶴曰此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每怯弱而不前無乃溺于夙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

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于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議者又曰孔明惟與中原旗鼓相當八陣可用脫與虜遇如飄風迅雷亦必不執八陣以應敵矧今倭虜並備于一時戰守之機神于萬變所習陣法安可拘方曷不特簡知兵大臣更加講定演以八陣而各盡其變有觸處爲首應處爲尾之妙使四方效而爲之庶亦可以鼓士勇而振先聲則陣法不可不加新也

□□□曰昔晁錯策禦戎而終之卒服習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自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且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慮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醵金徒編傭奴于隊伍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祇驅單寒爲技擊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朒摧怯任盜之斬關奪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馬端

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奈何其不講于
訓練之方也愚竊以爲訓練者在先正其名分默消其虛憍使之知親
上死長秩然無所逃然後審度其分合之宜辨白衆寡之勢如大衆糾
集絲髮不足踰亂矣則察伍法以敎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使三軍不得亂行而失錯不然者罰壁
壘縱橫星緯不足喻衆矣則察軍校之法以敎之以一爲十以十爲百
以百爲千以千爲萬俾三軍不得渙散而無統不然者罰分合進退風
雨不足喻變矣則察團陣之法以敎之隅絡鉤聯曲折相對左右虞侯
別其號五行十二將別其名俾三軍不得矯志以紊制不然者罰其先
後次第井然不紊督撫時出其不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
姓名卽各領本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知
士之強弱士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多少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
營某爲先鋒某爲聲援皆隨原將領官統以行臨陣之所用悉平日之
所簡練無有彼此差池者或者又謂于肅愍守諸關多京營兵今尙可

用乎曰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耳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讎蓋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一出征而人馬雜沓多致躪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焉噫有能講求此法者豈惟京營賴之雖執鞭弭從事邊陲可矣

唐順之曰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爲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于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有教兵之法教將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八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尫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

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刳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一之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習辰而罷巳而習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罷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塲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塲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又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敎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敎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

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爲剝下
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
下令曰某守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
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于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之理曰會律文也于
是曰某也奪祿某也贖金則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吁是
教將校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
心一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耳不必日暴
之日中飢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塲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巳
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
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
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
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
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
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遲巧某也疾拙

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
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爲式
是之謂敎兵將以是爲殿最是之謂敎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
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䂂劓斬首也庶
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䂂劓斬首終之以庶刑而
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
陳時明曰今京營將士敎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
月不過數日通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聞鼓角火砲
之聲音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未午而歸家未嘗習
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于都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
也今日下操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明日下操
又追今日該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將士
之入敎塲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
以竿而爲鎗或以棒而爲銃卽其器仗眞如兒戲昔英廟北狩都御史

楊善往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鬬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謂使兵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斯爲善矣或如宋太祖親閱之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氈纚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卽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爲馬檛施諸韋稍馳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鬬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雖眾人可敵壯士格鬬之法其伎倆避箭批亢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眼且眩皇手足軟顫故有平日運稍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奪稍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于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搶礟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

一寸則入地徒聞訇礚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于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蠻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

王廷相曰古語云教士三萬横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查得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自今之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馭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巳未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

務令合式乃已此後二日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其號頭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會同兵部堂上官視驗以其所教軍士試中爲卒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算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張鹵曰古稱兵不練猶無兵練不精猶不練練兵者其六花八陣固所難言至虜惟特弓矢爲長兵在我刀之外又有搶盾鉤斧鎲胸碎腦及鳥銃佛郎機諸火藥長技皆非虜所能及至今相傳我成祖北征但用神槍一枝即所向無敵豈神槍獨宜于曩時不宜于今日哉習與不習耳且如操教者即以此等爲習固亦人所易曉近年京營操練每日平明以號頭舉放火砲三聲爲進操之期至所謂操者如羣兒登塲但出一二慣習熟爛規格以爲搬弄爲將者更不知出一令發一語以眞相較閱日才辰初號砲再舉三聲間有一營將領尙營陣未畢比較未完卽所搬弄者且方行未竟各營之軍輒已散漫羣囂徑出不顧求能使三軍手足利而耳目明眞如臨陣交鋒景象一不可得京師所以謂安

定門外砲聲爲詎費朝廷糧賞之具故今昔有識諸臣每于此不勝憤激至有謂若守今京營積弊而不變其法一遇緩急事變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京城東北曠郊令指揮以下將兵以居各立保伍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但命將統之又有謂欲振營軍莫如調操宜選南北久經戰陣名將數員到京及在營將領並加挑選會同總協巡視官將營軍選其驍壯籍其年貌付各選取將官每人一二千上下每一次必以一二萬數折爲數枝聽其統到不拘邊腹去京三五百里內同彼兵備將官嚴加操練待有成功仍令更番回伍此皆事體重大俟另議施行今莫若先于各營戰兵另爲加功操教如見在原任總兵官郭琥來自邊方者卽可將之俾其于神槍諸法鳥銃諸器進退之度金鼓之節器具衣甲逐一整備且因日限事因事立法務使此輩一可當百隱屹干城以光復祖宗廳兵譚馬之遺意此教演之不可不急求精實者也

往行

鄭林字□□常山人景泰四年爲兵科給事中見練團營軍士無統制出征士馬多雜踏致死因劾諸將官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以操練團營委之林既受命乃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人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陣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以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及官字士顯號二河交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官戶部侍郎嘗以副都提督操江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郡輒身先武弁督習之于是江淮之間臂弓腰矢者紛出矣

嘉靖二十四年河南山東總督張漢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其略曰夫卒不精與無卒同而今所稱練卒之術則疏矣戈矛擊刺之法不閑火械點放之節不試而徒立二丈之牌于百步之內以射虛文相冒如此世豈有二丈虜哉今宜給芻像虜置之百步外爲鵠以習士馬耳目而戈矛火械等令擇精于藝者立爲教師隨人所長分藝以訓則卒練而人百其勇矣夫士非賞不勸今欲練卒則宜厚其較藝之賞使士知獲利于上者非習藝則其道無由也莫不競勸于藝藝精則客兵可免調發新兵可免召募以其調發召募之財而養此武銳計無便焉者也夫戰危道也退無必死之法則莫肯死敵今法弛甚矣宜申嚴禁

令俾大將平時得專殺臨陣卽副參而下不用命者悉得斬之而總督許問斬大將使人誠知卻步必死則爭先赴敵矣疏下兵部謂漢諳于邊事俱如擬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又號孟諸□□□人□□□襲□□□□歷官左都督太保嘗爲浙江都司僉事會倭難甚浙殘矣公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入疆邑人奮鋤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務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公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旅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而伍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惡用鵝鸛爲哉隆慶初年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用廷臣議召許襄毅及公入策備邊公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倍東南虜馮積威刼邊人望風而靡戰將卒朘軍

費衆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鵰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封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淸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公吾舌㢘如不入何第捫舌勿談公自言世受衆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府命公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隆慶三年公總理練兵都督又疏論薊鎮兵多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

制勝蓟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遞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者有以也願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區聽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上是之

邊牆

前言

于謙曰先日虜寇之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几鄉村之間牆垣迂曲而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卽少殺掠嘗考古人畎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于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理之微意也故晉令

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牆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爲基址而四鄰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奸有事之日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丘濬曰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燕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

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晉漢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羶鷙鷙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于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阨陿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耳若就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爲也

陳璘曰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隔阻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

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于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築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𠀍平已久邊備稍踈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政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牆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牆深入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廑宵旰之憂特命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俱在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

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卽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鎭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衞東勝已獨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又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恆入套如或遞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設法整理賊來有以拒之雖不得爲上計尤愈于無策也

唐龍曰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

經略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每見無堅好邊牆去處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路者輒被撲捉之苦至于有堅好邊牆去處虜之入也既懼我兵遏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敢輕犯卽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布焉牛羊蕃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虜此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乃遞年虜入涼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入莫寧居近總制尚書王瓊先後將一帶邊牆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區漸爲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牆下官軍倚牆雜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入乃由定邊營馬馳泉牆盡去處地名乾溝以入安會搶掠蓋花馬池有牆故入之難乾溝無牆故入之易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舊安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牆之外雖沿邊略有舊牆既低且薄可跨而入以故賊往往到于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穴巢不惟新安邊等堡可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

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為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入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牆去處築高厚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安會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于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停舊牆幫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于此者矣如此牆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歇也舊安邊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蹂躪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于此夫修邊則勞費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一而已修勞費于一時邊既修完遇虜大舉則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參將守備人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所勞費不既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住牧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震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擊吳瑛下遊兵三千前來防守經數月

餘每一人一馬每一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總其勞費殆𣪍築牆三之二矣一勞者永逸忽遠慮則貽近憂節行延綏廵撫都御史總兵官督同營糧僉事分守參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揆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請官銀合用人夫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營牆舊規酌加僉派先將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牆次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停舊牆封築俱要高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營堡俱可免于虜患矣

勞堪曰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綏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邊儌所急愼在宣大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

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瓷繼施石可劚則石劚而灰灌必愼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遍其下列堡塞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召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願就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里稟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部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

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能入也隄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按伏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保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旣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胡松曰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貺最周於理而切于用贄謂中國與

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而其言用長之道則在於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貺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來非制之而已此眞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于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于夷狄乎中國與夷狄鄰猶以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凶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一族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於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於閭闠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而其所以爲守之計

莫急於修邊

楊一淸曰應築邊墻自延西安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横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塡塞平漫止存形迹獨興武營淸水屯卜剌紅山四堡切近邊墻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且墩塹岸淺墻垣低薄墩臺稀疏節被達賊窺伺墻裏既無大兵阻遏墻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塡溝而進淘空邊墻一日可開二三千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軍懼其攻空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前來應援而墻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必於舊墻內外幫築高厚墻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墻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略與邊墻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墻外壕塹挑濬極深相對敵臺九百座煖鋪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

名無事之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梆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官員
各定鋪分護守參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面提調虜賊若果入套
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騎土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于
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住劄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
伏策應其間應答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
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牆若仍前塡壕近牆官軍出列牆上敵臺兩
邊鎗砲矢石攻擊賊徒愈衆則愈傷多步兵擊之于上騎兵待之于內
其鋒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利于速戰入境無策勢必遁歸縱使結
聚攻圍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接傳環慶固原一
帶人畜可保無失又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
果深入速將拆牆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精兵襲踪而入陝
西官軍撓之于內俟其將遁躡蹤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
拒之于外賊雖梟雄豈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牆我軍仍
用鎗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大

遭挫衂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據所司量撥人夫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也

又曰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各稱靈州橫山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將橫山以北直抵鎮遠邊牆墩塹一體幫築挑濬黑山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又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知我邊牆高厚不能淘汔冬深河凍于牆盡頭處踏冰自西仍謀入境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臣按圖考册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牆裏套內地方又設石觜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

關相對每年于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爲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
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擄捉旣將石觜
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俱棄而不守乃于河西築立
墩臺一十三座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
虜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
不得耕牧殊不知擄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
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旣不可守使
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挖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爲腹裏
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
今花馬池一帶邊牆旣欲幫築又于盡頭橫牆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
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冬深河凍踏冰而西仍謀
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則河東三十六墩堡誠宜幫築
修濬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于河西黑山營誠宜挑選精
銳人馬于此屯宿按伏以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愼固地方可保無虞矣

吳時來曰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已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築牆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卽弗論近因久雨邊牆塌倒上甚廑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卽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牆進未聞一阻何者邊牆雖高若無人守與無牆同擺邊雖密與不擺同不如且將各邊修牆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譬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聞腥數來往者不諳攻堡既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既得其利勢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擣其虛盡收其有整暇而歸此而無憚繼復垂涎各城而窺京師不知其何如以爲計則各州縣城池不可不繕修也

又曰三軍勇猛不如一林之叢茂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箐樹今永平義

院口數路山勢平坦相應增修邊牆至于薊鎮居庸以南至保定眞定及山西雁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薈蔚崇崗複嶺曲折迴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于關口設守置備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狃於治平人庶安于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枋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運夜輸日斬月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疎甚且一望濯濯介焉成路則今日之戍守又加難矣愚謂宜及今責巡關御史申嚴法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阻勿以人言而喪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並議者也

又曰唐臣陸贄籌邊之議唯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塹蹊隧壘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宣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復完城而永平牆垣綿亙雖間有墩堡悉近官路之傍各鄉蕭條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偏也夫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即竭力攻堡

動經數日與其彌漫原野不如墩堡碁置今宜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小村並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人城廓有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往行

余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天順中爲都御史巡撫延綏延慶在三邊爲內地東西諸邊皆營堡阨塞而延慶無阻賊偵知之至是入據黃河套以伺機變朝廷屢遣文武重臣整軍爲備兵費不貲公在邊躬歷疆場山行日數十里盡得形勢之勝建議倣正統中諸邊故事築邊立砦堡以禦之會虜出套庀工斬山伐石塹而墉之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凡千里墩臺相望曲有規制

榆林戍自正統中成化初始立衛皆草具至是公請以陝西軍籍之隸他衛及初謫戍南方者之子孫免其遠役編置伍中拓城溝除戎器請建學樹師教其子弟俾感激知方課督閭閻責之樹藝界石之地屯田分給軍民耕種得糧數千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鬱爲重鎭鼎立三邊虜過其下不敢睢盱而去又嘗節制沿邊諸軍事上以大同宣府國家屏蔽兵荒之餘民疲政蠹他人未足深仗命總督兩軍自總兵而下咸聽節制公至按壘誓師出其心法作練武圖頒之將士知兵者以爲奇度地形上疏請如延綏法築邊牆斥壕塹宣府大同及偏頭關東西千三百二十里之間各立墩臺懸樓可以瞭望擊賊軍民一勞而省費萬萬命下如公奏請施行劉鳴曰公發身賢科十一居內十九居外而其經濟之功赫赫于人耳目至其極力終身不忘者在邊牆一事蓋公實見利害成敗斷斷乎不可移易宜其勇決而不疑堅定而不變也惜爲忌者所阻而榆林之功不能大集于三邊天下古今不滿人意類此比比年戍馬南牧朝廷雖多方禦之不使汚我北鄙而爲力固有逕庭矣

總督劉應節題請山坡平漫高下不一平坡處鑿成品字坑以限虜馬古北口關品字坑二萬處山海關品字坑一千二百處又沿邊牆內外虜馬可通處俱發本路主客軍兵種植榆柳桃杏以固邊險密雲道牆子曹家古北石塘四路共栽榆柳一百六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三株種桃杏等種五十九石九斗薊州道太平喜峯松棚馬蘭四路共栽榆柳雜樹四百四十七萬一千一百四十七株種桃杏等種子一百石永平道石門臺頭燕河山海四路共栽榆柳雜樹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七株種桃杏等種子三百九十石六斗

牆塹

前言

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

黄鑑奏請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鎭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鹹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實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聞

薛應旂曰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牆城則厚庶可以堆積牆則薄版築解而隨頽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矧牆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塹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牆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僉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淸又踵爲之劉瑾逆豎別撼一淸未可知要之邊牆之築在後人必當核實爲

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漏巵也
又曰白圭搜套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牆實未嘗有惟劃
創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
繼至今無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
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又難與言也
陸文裕公曰宋章楶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
之備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
夏城靈平砦章惇因此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于要害進拓
境土凡五千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
爲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爲之宜無不可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
爲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舉也

往行

成化八年吏部侍郎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

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日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乩嘉思蘭相繼爲患臣等維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民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月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每年三月八日各一興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計也詔修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魏煥曰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鎭兵數萬人我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中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河套邊牆自國初耿秉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堠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東中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

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以上卽先年所棄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以上卽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煖舖九百間牆外濬舊塹亦深闊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修瓊築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牆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壕牆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一清初修壕牆四十里皆依前牆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牆長六十里亦依前

牆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又奏築壘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
並壕牆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
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奏築大同
五堡及邊牆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眞馭戎之上策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一目錄 外編

耿忠　萬鏜　張居正

蕭彥

往行

王翺　劉大夏　楊志學

李鐸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一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兵部十

修邊

前言

張居正曰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申公時行曰練兵實伍一節誠爲要務游手烏合竄名尺籍中以糊其口緩急不可使也士不講進退擊刺而疲之于畚鍤戰陣不可恃也乃修邊事宜則在措處工費不窮人力彼爲省費之說者紙上語耳不知所省甚少而頹圮甚速爲費更倍徒使執殳荷戈之士日任其勞非完策也往時聞有剷削城垣以應閱視者愈削而愈薄其他甲冑器械輒

那借飾觀事已即成烏有此似不可不察者也

張濤曰嘗躬歷邊口親窺形勝據所目擊近口處所車馬常到其牆或以圓石或以亂石堆累數尺壓以木板仍累石塊高曠可覩此謂有形之牆雨雪積久木料自爛即木不爛虜抽爲薪每致石傾反助虜梯磴其有無石無木僅僅覆土數簣插以木枝網以繩索微如菜園護鷄籬落此謂有形之牆華夷有界戎馬難防夫邊牆最重修築爲緊不意往時恃款弛備一至此極臣覩中人之家及窶戶竹籬茨塹亦以爲急堂堂中國守在四夷累朝三牆僅存其一而其一又圮廢如此匪今撫道銳意隄防其謂桑土綢繆何矣臣查宣鎮邊牆東自四海冶火焰山起接上土北路中路抵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四十三里其間低殘者居多而上北路爲甚倘一搬修屹然金湯狡酋窺伺何從著足不爲此務僅靠金繒臣雖至愚亦欲借箸說者謬謂邊牆難修動艱土石不知何山無石何山無土有石石砌有土土築舊時壓木陋規遷就細石必不可用本處且有一種黃土堅凝如脂參以沙土石灰三合灌塡銅牆鐵

壁不翅牢固說者謬難石灰十山之內六處可煉柴取本山又最容易說者謬謂鞅水夫秦人水窖當春積雨終年不乏誠依山凹堤爲大池漫以三和灰土打成底壁先秋肇工來春來夏盈溢蕩池水可勝用乎十里一池一池工費或五六十金多或百金通計一千二百里內有近水者不池不近水者爲池然亦不過七八十池耳此費七八千金有何難辦但板築之役非賢非能必不可任臣竊籌之城工千二百里其總督撫道鎭協百里一督者參遊十里一督者守備操防分遴得人一年辦石辦灰池水三五月成新牆矣後有殊寵成有殊勳勞來鼓舞豈患乏人其撫道鎭協時省騶從如先年孰琥城大同故事輕乘一騎或肩輿躬出相勸犒用牛酒軍民和會當誦靈城說者謬難錢糧夫馬市所省歲浮十萬以餉不給係分司借去得有餉到便可抵還見今太倉暨各省直又共欠宣餉一百二十五萬七千一百餘只煩題追半那湊餉半那築牆勾當有餘其銀卽以厚膳八萬軍兵月糧如故而此增益之卽工爲守比及城完張家口一九泥塞歲省金繒不可數計臣估算邊

牆姑以長一丈言之基廣一丈四尺頂廣一丈高一丈七八尺石土灰水等項不過費銀三兩一百八十丈為一里一里費五百四十兩一千里該銀五十四萬餘兩如是則寬使寬用萬無不足矣國家豈少此等切費而坐失長策乎臣知城邊易而城邊之人難如今日督撫道鎭公忠清愼理國如家加銜久任特賜璽書寵爲勞慰城成延賞斯其簡任又在廟謨耳薊鎭城堡三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臺兩座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鎭移衛治倉學於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荊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

嘉靖中今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壕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衕口止建設外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一路有逕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蕨菜茆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磚包空心敵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院墩院塞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水口水闊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寨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六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十二座

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處邊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縈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小蹊隘疎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牆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不塞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手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爲虜捕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悉爲虜資輂輸掠矣所過行部殘矣一望夷曠且有窺我神京者彼庶人之家尚高其垣墉嚴其扃鑰而後可以安枕矧天王都會之區咫尺虜庭可玩忽無備哉昔余肅敏於榆林開三十城堡築牆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牆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淸王本兵瓊築花馬池牆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部尚書翟鑾築五堡今爲大同利夫方千里之隙以三千人守之猶虞衡軼牆而守之百人有餘力者何也有所以爲之防故也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於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粮因而修築爲功甚省行粮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請自今督撫

委官沿邊踏勘某處小缺宜創築某處傾頹宜展築計其工價定其日程簡廉能將領董其事鳩工聚材土可築則築石可劚則劚磚甃繼施灰鑵必謹列堡相望乘障相聯臺墩相錯高城深塹峻谿谷通水門具藺石布渠答周虎落藩塞阻路凡山林蓊莽設厲禁毋砍伐壯天險焉尹畊有云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百人人受一廛統以一將將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更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相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番下者體邏徼者遞哨堡居者習技擊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則役不罷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願攜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而願留者聽增給褞絮移額廩既留而復令於軍曰願恆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然則塞垣綿邈卒伍充盈居恆有以相周臨敵足以相死謂之關塞可矣

劉天和曰守備之要固莫急于修邊前總制尚書唐龍所謂無堅好邊牆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蓄居人蕭條行者輒被擄掠之患有堅好邊牆去處入也旣懼我兵遏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其地耕稼布焉牛馬孳焉居者頗可度日行者亦鮮遭虜此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盡之矣查得延寧二鎭虜常大舉深入要害邊牆寧夏自横城堡至花馬池東止共二百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營西起至本營東馬馳泉止四百十餘里節該前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瓊唐龍陸續築完矣但其中與武營一帶七十餘里因土脈沙鹻及天寒地凍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鎭巡官奏討銀三四萬餘兩增修戶部止發陝西布政司銀一萬兩乃僅得見存八千九百三兩七錢二分爾後該尚書唐龍覆奏發銀三四萬兩迄今未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舊安邊營至塞營低薄頹廢邊牆原未議及修築續因嘉靖十三年七月虜大舉由舊安邊至前牆盡處地名乾澗深入安會大肆擄掠該尚書唐龍題為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

議創築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牆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幫築寧朔墩至原口昌平墩九十餘里舊牆以衞舊安邊孤懸之勢保障環慶等處及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鐵題爲設營堡修邊塹以防虜患事亦議創築幫築前項邊牆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兩四錢及稱目擊邊民窮迫之狀關係地方永遠之圖等因俱該兵部議擬題奉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糧徑自奏請給用迄今未見該鎭巡撫官奏請及該部給發又該鎭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震奏爲懇乞天恩憫念要鎭修設邊險量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內開寇在門庭事宜權處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剷削濶之中挑空壕塹經費錢糧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犒賞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等因該部議擬題奉欽依行臣轉行該鎭鎭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其合用銀料及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議該支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幷前議犒賞銀四千兩口糧九千六百石卽今延綏倉庫空虛無可支給臣竊惟諸臣所議定南八

墩至原口之邊誠保內衛外萬全之遠圖乾溝乾澗之邊乃紓患目前
救時之急務若興武宮增修之邊牆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
之工也又照弘治末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橫城至定邊三百里之邊
牆計費百萬朝議亦不爲惜蓋所益者大故也今查嘉靖十年十二年
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任事邊臣以大工多費爲嫌而
司計者節縮量給以故邊雖累修而猶有未盡者再今三役並興亦不
過二十餘萬兩臣尤以經費爲艱苦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如延綏
乾溝乾澗之工六十餘里糧每石以五錢計草每束以二分五釐計料
每石以四錢計弁犒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
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銀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興武營一帶邊牆增
修之工七十八里行據營糧僉事譚閏公同總兵官王儆佑議該銀三
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次發銀已有八千九百三兩七
錢外尚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原議請發之數正足相當
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該銀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

虜要害之邊目前急圖保障內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工經費止此視原議僅三之一可謂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之議所省復何如耶三役即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每歲大虜住套祇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造輕車強弩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爲耶邊地早寒臣已便宜咨行延寧巡撫借支主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原口昌平墩之工及臣近勘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俱以後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即用以修前項邊牆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請給發期以期年通可完固爲永久無疆之利是禦虜之費即因以修邊經費節編計無善於此者矣

又曰臣以往年巡撫延綏修邊備事由去歲比類建議伏蒙俞允適年荒歲歉未能舉行臣竊料虜賊潛蹤正宜乘時經略知會大同宣府山西鎮守總兵巡撫幷監鎗遊擊三司等官隨地方計議查勘大同偏頭關設有大邊小邊兩層宣府止設大邊彝其瞭望虜賊去來傳報烽火

使我官軍不敢忘備報到即便發兵追勦小邊靠其多方設備賊必遲疑不輕進入我居人早能知覺不致倉卒受害宣府因無小邊所以但有賊入便至門庭臣帶領把總醫卜書辦人等同各該守自閏四月二十日為始統督軍馬出至小邊不敢畏避登高履險草行露宿用繩牽量相度有該剷崖者有該用牆者有該挑壕者務圖經久可恃方許下手定與基址至本年六月初三日止總計四十三日方見就緒回環城堡東自四海冶起西至横河止通長一千三百二十里除大邊事有定體及宣府所屬永寧四海冶軍民種田窄狹仍難設立小邊就以大邊為小邊該用墩六百一十座就能擺各要害見有墩一百七十座該修墩四百四十座以每墩闊三丈高二丈計之不及修築七里一座城垣之工宣府二百六十九座該用石砌每座用人六百做工六日可成概有萬人總計二十五日可以通完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偏頭關一十七座該用工築每座用人一千做工十日可成大同概有萬人總工一個月零八日偏頭關概有六十人總計二十八日可以通算中間總有陰

雨連綿剷崖打牆挑壕蓋造懸樓等項大率今年四月八月明年四月八月共四個月可以畢工前項做工防護八萬六千人三個月每人照上年到勑書一月與行糧六斗又從便宜量與銀三錢鹽二斤共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六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五萬八千斤馬六萬三千匹係有青草時日三個月每馬一日與料升半共用料八萬五千五百石大約比之延綏先年修邊築費止多前項銀數以延綏已然之迹驗之上而國威所以增重者在此守臣所以遠罪者在此伏望聖旨不惜目前小費趁今豐收可必於前三處每處降勅一道通列前項守臣幷大同新任參將都指揮李杲姓名限命于前項所擬三個月起倩軍官人等做工糧草銀兩鹽斤照數與之以責其成如有賊情阻滯臨期奏聞工完之日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前去閱實其工如果經久堪保障地方每墩審有見在空閒給與手把銅銃十把鐵砲二個如辦料令鎮守內臣照依寧夏甘肅陝西大同先年近日事例于密雲去處拖鑄給用候閱實官回奏之日各該守臣方許繳勑本部即與疏其勤勞

量加蓰擢若是破冒工料事不成用本部議奏上請定奪黜罰人情惡勞好逸邀譽推怨賞罰不得不然除將牽量相定過基址等項畫圖及具揭帖進呈以備聖覽

岳魯日宣大二鎭邊長亘一千三百餘里宣府東起四海治西止西和陽山多嶮峻其通大舉不過大小白羊東西馬營數路若大同則天城陽和弘賜左右衞威遠平虜井坪朔州諸邊皆平川曠野而又數十年以來壕牆俱廢僅存遺址大小二邊雖設而不守近於二邊內近城數里復挑壕一道謂之三邊原非險隘與無邊何異是以大來則大入小來則小入外無捍蔽之固內無攻戰之利欲其不長驅得乎近日零賊七千騎犯懷仁五千騎犯平虜殺人白晝大道之中而墩軍猶不知其邊防廢壞若此卽皇上何由得聞也夫外邊廢而爲大邊大邊廢而爲二邊又廢而爲三邊三邊之外卽不敢耕牧盡棄數百里之沃野寸土尺地受之祖宗忍遂委之耶況開平興和東勝至今人懷憤惋常有思復之志奈何以此故地而棄之也任事者每憚而不講以爲斯事體重

大須用數十萬金役數萬人經數時月然不知帑藏之費孰與田廬之空杵築之勞孰與頻年累歲之擾不此之務而顧欲俟其再入以徐議攻守豈知虜騎騰躍勢若飛燕中國之疲馬不能當也虜不齎糧因我牛羊黍穀中國不宿飽之軍不能當也昔人所謂長技皆在彼而不在我于此之時縱使孫吳韓岳復生亦豈能勝之乎雖如今日費內帑調軍禁殺諸將亦無益于事矣惟念寸土不可割一夫不忍棄勑下兵部詳議可否令大同守臣及今閒暇之時先將二邊修牆一道內外各挑壕一道每一里築墩一座十里築大堡一座計算該銀若干上請早爲修治待工功旣畢定自六月以後卽分布各將官令各統所部人馬晝一地以守俟十月燒荒之後方許撤回如此則壕牆以阻馳驟墩臺以時望瞭堡塞以安屯種不惟大舉可絕零賊亦不敢入矣數年之後休息安養則與和等棄地豈不可漸圖哉臣所陳修邊不過大略若使人忘其勞事得其宜則在巡撫斟酌之耳夫大同卽古雲中昔李牧魏尙廉范嘗守茲土賊不敢窺邊我朝弘治中都御史劉守城大邊闊一丈

五尺高一丈三尺延亘九百八十里僅四閱月而成未嘗以爲難今地不改而事絕異豈古今人不相逮耶良由諸臣不肯力任其事動以張文錦爲戒致使懲噎廢食而又坐待其斃不思所以處此非人臣謀國之道也乞稽廢弛之由將前此諸臣查無建白仍追戮一人以爲悞事者之戒則漢之魏尚等或庶幾可復見乎

□□□曰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于下敗則耻歸于上而吾敗則禍貽于下勝則利歸于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略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秉正正之旗與之一角于疆埸者雖朝庭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若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满整暇而歸其所略老耄孱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棄核委以啗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于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民與其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遺醜虜之笑哉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

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爲彼用日積月累暗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于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于奏牘者纔十之二三耳臣嘗終夜不寢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復古今儒者之言惟陸贄劉貺最周于理而切于用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于所短而敵其長宜用于所長而乘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貺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眞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舍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于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無必死之氣士卒有偷生之心而欲取勝于夷狄

乎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貪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直闖于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鬭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于守其所以爲守之計莫急于修邊而邊之所當修莫大同之爲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通德臨清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遭運盡令折銀幷其船剝雇賃席耗之費與漕官衛卒行糧之供總計其中即每石可得銀八九錢于諸倉初無所損于邊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爲國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今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云諸倉者固虜人之資也況德倉固在河壖無城郭又方有燔燒焚燬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靳于一勞之費使虜貪

利數入今山西旣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卽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脣齒之地也自古及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

往行

余肅敏公子俊嘗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不出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以備之公具言陜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之中延慶于內地爲近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于延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于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以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瞭望虜闖境卽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于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圉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

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增立보堡雖非天險要爲有據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勅沿邊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築壘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仍乞勅參副遊擊等官領兵于界石之外下營架墩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堡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及爲大司馬日上又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鎭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卽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之事之最急

當舉者莫急如修邊牆臣向修于延綏已有成効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闊如之對閣爲懸樓二空內挑墩塹闊丈五尺深殺闊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儆卽休事已復作暫借用事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歲省邊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旣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鎭大同忌者擠摭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丘濬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余肅敏公在延綏環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修延袤餘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

以嬉者餘二十年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子之于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扼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効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也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牆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挾一己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亦何人也哉

楊中丞繼宗巡撫順天見黑水灣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營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廢弛不修遞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卽命各分守參將等官加倍修砌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虜寇知畏矣

許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副都御史嘗巡撫保寧宣大故有大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顧嘆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難之令補築近邊卽以完工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謝且辭因請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難守人始思公先見云

毛鵬字汝南號雙渠棗強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辛酉擢冏卿壬戌寧夏巡撫缺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三壩夏人引以溉田歲久湮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稔無虛歲横城馬頭虜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嘆曰弛防任寇非計也築牆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代虜謀先是鎭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圮自公增葺守用無虞

嘉靖十八年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龍大有謂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旣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

陝右警西河棄而甘肅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帝命整兵愼守修垣姑已之

周尚文在涼州以套虜慣浮水蹈冰來冬防爲患乃募軍用水澆泥壘凍牆一百二十餘里又每渡口撥漁舫令力士持長竿鐵鉤伺浮水賊即鉤殺之虜不得渡至今賴其遺策

楊司寇志學嘗巡撫寧夏花馬池者虜嘗大舉之地總制尚書邃菴楊公晉溪王公始築牆置守牆稍下虜每毀之而入且中多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于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三百餘里增置敵臺二百餘所警舖七百餘楹沙圮者即堅土而改築之幾五十餘里周御史鐵疏其功賜白金十五兩綵幣二襲後虜酋吉囊率衆數萬仰而攻之不能入其內致馬房諸皆人畜偏野牆之力也牆既成公復建議言花馬池者固原之門戶固原花馬之堂室不守花馬而守固原縱賊入門縱橫堂室然後驅逐晚矣宜守花馬爲上計後總督

松石劉公因許主事論之言卒奏行之而議實自公始

毛大司馬伯温嘗總理三關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公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附士卒激禍隕身自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之僨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于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錮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横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

翁大司馬萬達總督宣大日議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西距滑石澗延袤幾二萬丈許親自區畫凡牆塹之遠近壕窖之深闊曲盡其法于是自居庸以臨三鎮禾黍遍野室家無恐行旅使客往來絡繹不絕比于內地即秋高馬壯狂虜不敢仰窺卽築垣守要之力也然公當秋防大赦分地畫守懼人不用命時出其不意選勁卒數百密出以硃和油置竹筩中給之約曰遇卒不在守輒以硃油傾置其處守卒見硃油置處輒

自縛請罪公責而遣之于是咸守信地不敢離尺寸邊以無事

吳嘉會字惟禮號南野嘉靖乙未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兵部侍郎國家之邊鎮九而薊鎮特重自嘉靖庚戌虜闖入薊塞直薄都城肅皇帝震怒謫薊守臣戍嶺表而擢公以少司馬授之鉞薊視庚戌以前又特重矣公在薊日夜庀戰守具起居庸盡山海關創立石垣四萬丈甓敵臺烽堠二千六百座有奇卽其地分爲十區區設參遊兩將軍分統健卒合之凡八萬人人予怒馬堅甲長戟利鏃軍容煥然一新于是薊獨虎豹九關天下險云鎮薊七年虜匹馬不得入塞還朝攝大司馬事相嵩父子入邊將賂數屬公以私不聽見謂異己則嗾言官以繕塞事構罷公

劉司寇應節隆慶改元巡撫順天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或城而庳且圮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鍰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㸃間蔓衍爲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爲聲援有

率然之勢者焉

戚繼光疏薊當肩脊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尋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彊律之軍政將不堪請募南中入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千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公巡工介弟爲植少舍則課殿最宴賞决罰有差黠皙益以壯麗獻工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

邊儲

前言

成化六年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

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板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擾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勑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幷銀布折支俸糧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幷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用措置從之

李承勛豐財論曰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豐財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

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矣後遭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廩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一石値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銀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値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于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在今爲尤難也臣請舉一言以贊末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彼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歉歲米一石得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

以後日貴一日商賈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賣于官若官府有見銀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放本色官軍咸利而商賈亦不得牟大利矣

胡世寧曰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于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如米價貴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以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掯勒難收以致耗損屯農方可嘗糴

嘉靖元年守備紫荊關太監耿忠奏新城等倉放支略盡軍無見糧乞行所在徵納本色或召商糴買以濟緩急戶部議言往者夏秋稅法不畫一承解包納之徒得以候時貴賤自擇本折去取肆行漁獵其中頃

年奏行折收召買之例穀賤召買穀貴折銀而官價不虧穀貴放本色穀賤放折色而軍士沾惠計無便于此者但本折二色未定關支月分委官樂折支之便召買坐費而軍餉恆苦不給今請自元年正月爲始本折間月關支其折色每石如例給銀四錢五分其本色聽委官召買支用如或價值太高召買不及每石加銀五錢給之候米麥價平及期貿易本色務足半年之用上是之

萬鏜疏曰今之籌邊者恆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竊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鬥有事應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薦遭荒歲其缺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事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一宜寬處客商召中鹽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以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于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途遠

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爲陝西事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義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尙爾邊地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牆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鎭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于豐收之季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銀彼旣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爲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卽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于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萬兩非特所費倍多尤當無糧可糴萬一愚民迫饑寒而竊發于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于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卽如拯焚救溺尙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饑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遡黃河抵偃師縣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

計程止三百餘里又僱運船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卻省數倍實惠及民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來年漕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于該解南京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在倉糧米乞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歲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卻于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修之于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于相繼比及三年邊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勑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己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尅及時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冒支行糧草料更勑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

一切損害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既興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士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爲根本之圖其遠效可冀于將來而其事機實在于今日也孟軻氏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此言警切敢以爲喻

張居正曰薊鎮軍糧有關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爲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數百里之外往還道路僱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廒皆宫[illegible]支今各倉廒或頗圮壞而其制猶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萬曆十一年戶科都給事中蕭彥曰臣觀邊儲之匱未有甚于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卽今災荒幾不可支

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問嘗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廒西則于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糧東則于綏德葭州等處收興臨保德之餘糧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恃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能行之則儲蓄有餘即甚凶荒豈至懍懍若是哉綏葭等處臣不及知臣彥曩閱定邊則去歲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其銀一錢即得米二斗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糧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且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于田而怠于耕問之曰糧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

往行

王忠肅公正統間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皆庭謁公詰責何以失機命左右悉曳出斬之哀請再三始得釋由是軍中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下令曰邊人不可以文法治也有罪聽入穀粟以贖重者亦如之在邊十數年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于戰

弘治十年上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畜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納中貴人家即欲

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塲有餘積私家亦有餘財三十年前但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

楊志學字遜夫號五華彭城衛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康惠癸亥爲戶部郎中奉勑督糧宣府平糴惠商不爲刻削遠嫌之政愛養士卒饋餉以時粟賤則給以銀粟貴則仍給粟士皆樂爲之用塞下諸砦能悉其要害雖倉猝調兵未嘗乏絕又爲搶上法以通鹽利其法中鹽者以芻糧先入倉庫爲準諸豪猾持有權要者書一無所售在宣府三年積羨餘十萬緡或勸公上之以爲功公曰節用起財計臣之職上之後有乏絕人將難請竟弗上

嘉靖元年宣大兩鎭連歲凶荒運糧久缺米價騰貴宣府鎭守太監于敎塲操練一軍鼓噪求糧幾至爲變巡撫都御史李鐸上其狀大同巡撫楊志學亦言本鎭軍民缺食公私匱竭強悍聚爲盜賊肆行劫掠北虜近邊住牧警報日聞乞亟爲議處下部議于二鎭量增月糧折色每石一兩按月支給候麥熟停止又請如前議動支浚官銀二千兩作速

運赴該鎮趁時糴買米豆與折銀內兼予放支仍發太倉銀六萬兩分委司官于該鎮召商糴買巡撫等設法乞運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其鎮守總兵占種地土盡行退出編入屯田召種辦納子粒通行陝西遼東各邊一體遵行從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二目錄 外編

兵部十一

職方

前言

沈昌世

往行 闕

北京

前言

丘濬　桂萼　王瓊

沈昌世　楊博　袁表

鄭曉

往行 闕

南京

前言

桂萼　王瓊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山東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鄭曉

往行闕

山西

前言

于謙　桂萼　沈昌世

鄭曉

往行闕

河南

前言

前言

王瓊　沈昌世　桂萼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江西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浙江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福建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闕

廣東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　闕

廣西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雲南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貴州

前言

桂萼　沈昌世　楊博

鄭曉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一

職方

前言

沈昌世曰唐虞之世弼服五千流沙滄海大漠服嶺其四極也成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狄之人民與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禮所記多誇大而尙書稱陟禹之迹亦不過唐虞五服而已漢唐斥境最廣四方萬有餘里然羌戎從周無異郡縣穆王登崑崙如履戶閾而漢唐不逮者豈里數多而地反狹歟蓋古之弼服重在畫井田數皆直計之而後世乃至郵傳相距之數路多紆迴故實倍而實不敵也或者東南漸闢而西北遠遜歟昭代攘逐胡元疆宇有截歷世既久虜亦孽牙其間遼陽大寧河套東勝盡委犬羊可勝太息若五方各氣

四域異習壤則沃與瘠殊俗則柔與勁別興利當挈裘領去害先備剝
膚隨俗補救勢難執論

往行 闕

北京

前言

丘公濬曰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爲今世都燕眞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番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

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桂公萼曰北直隸古冀州地京師卽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眞定以北至于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鎭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湊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淸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奸宄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則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患害尤烈焉

王公瓊曰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城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

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漢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今紫荊關卽宋金坡關山海關卽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攺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惟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羣盜縱横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爲京畿防邊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沈昌世曰北京古幽冀域滄海遶其東太行峙其西後枕居庸前襟河濟饒穀馬魚鹽果窳之利順天爲皇居東南轉漕秦晉入衛形勝甲天下莊田禁廠如棋布焉永平東連遼左虜頻入寇眞定保定地接宣大軍屯交錯廣順大名爲齊晉河洛襟喉舟車並集俗淳土饒河間雖有

水患而諸淀通流咎在北人昧水利壅遏不使入淀故汎決耳薊鎮自棄三衛宣遼隔絕屬夷內訌爲虜嚮導門庭肘腋豢此虺蛇兵餉歲額度支苦不給軍營困敝吏僕難數議者謂主兵耗于役占客兵疲于往來民兵溺于偷惰班兵狃于故習又謂議增不如議修議修不如議練亶其然乎宣鎮衛京師肩背許靈寶九邊圖論稱山川紛糾地險易守亦不盡然如撞道横嶺之犯滹圖紫荊之潰虜衆通行無險可據故出塞遠候料敵預防控扼南山郊圻庶無警耳大抵河北牧馬役重應役如充鬼薪皇莊日多民乏耕地淶易漚夷皆民浸也而談水利者類畫餅潮河要衝急水走沙城塹難立秋風鳴鏑能無戒心幕府近神京法密而耳目衆舉動掣肘牖戶綢繆是在秉國成者

楊博曰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之河間類多水患眞定保安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爲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爲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

民者持廉敦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袁表曰天地間之形勢大抵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足以控馭西北非勝地也丘氏謂長安在雍州之域洛汴皆在豫州之域燕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皆與燕京相近又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繞其南華山環其右前則三案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金元帝都此至國初置北平道及太宗靖難北巡始命阮安營都之而以金陵爲南京議者謂南京之形勢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岷峨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恆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無事則坐享揚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有事則席捲全吳之甲而爲張皇之本故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日都之誠是也

鄭曉曰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騈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眞定北至于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峯古北黃花鎭皆稱阨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明山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集臨淸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眞保多降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淸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逸山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蹤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蠲坐糜財力貴游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關訊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

往行 闕

南京

前言

桂公萼曰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始基于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

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以職轉運亦示控扼之勢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掠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旣艱民亦痌瘝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其處民勞甚矣

王公瓊曰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繼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

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者矣

沈昌世曰南京古徐揚地北倚洪河爲門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爲國家財賦要區民少蓄積士慕俊俠市井浮于農京城枕江故江防最急後漸弛廢劉賊之殄假靈颶母識者寒心應太等五郡聖祖肇基賦稅蠲除上官憫官田租重勸民稍輸粟以均疾苦曰勸糧應天龍蟠虎據王氣所鍾太平采石爲東南襟喉六朝議扼險者嘗請以千人徑斷采石聖祖自和陽濟師克之故下諸郡如破竹鎮江舟車會焉民貧而冗寧國倂饒池安負江倚山西走豫章荊楚徽俗饒賈人文漸盛蘇松常三郡賦甲天下稅役困人自歲額外坐派日煩地當震澤下流北遭洪水稻不遺種中產破盡廬濘而沃爲淮南最揚州衝而磽賈萃焉故俗多侈靡鳳陽孕靈氣而勝非百二故中都設而不居繕葺陵墓財力冗費淮安徐邳轉漕要津自河不循軌輸挽遂艱民益凋瘵

海防重地南曰金山曰劉河曰吳淞曰福山北曰狼山曰新塲曰新塘曰廟灣他未易枚舉然惟崇明守則三江盡安糊海門扼則通泰無烽警拒倭于海乃稱得策大抵京營坐仰縣官當汰冗食廣屯種鳳和土曠且多屯田舊額可盡墾也東吳膏脂罄竭非大休息生養理未復兩河苦河徙汎濫決嚙濠泗尤棘錦樣日新歲供彌厲保釐者興一利不若已一害也

楊博曰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爲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爲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于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業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頑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于其職江以北廬爲善地揚冲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而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獘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鄭曉曰南畿開基之地勝勢在長江太祖自上流和陽横江渡克采石

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成祖出維揚儀眞遡洄而上龍潭浦口望風奔潰北至金川啓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穎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鎭雖秩兼漕撫而聯絡兩京廬民多遊手野有遺利鳳陽高牆陵墓供億繕葺財力亢費豐沛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鱉轉餉旣艱民亦凋瘵決齒之患濠泗尤棘揚有鹺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墊爲患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于農文勝于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掠以故江防海備並爲要秩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江滸多流亢寇盜因以竄匿鎭江鑿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易利歸貴家財盡貧亢矣

往行 闕

山東

前言

桂公萼曰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爲饋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泝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于斯爲急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民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沈昌世曰山東古青兗二齊地界兩都而中處北連滄涿南走徐邳東據海岱之雄西撫山河之固民困牧馬而轉輸所屬泉源括入漕河畝無涓滴之溉尤剝膚焉濟南夙稱沃壤而武濱霑蒲彌望白茅耒耟失其業矣西三郡患役重故多流移東三郡患賦煩故多逋負非民之輕

去就而敢抗公上勢則然也青富庶禮樂爲諸郡最田獵六博有齊遺風焉東兗稼穡蠶織鉅野龜蒙之故墟苟幸休息洙泗之風可復也臨德爲水陸之衝疲于供應登萊斥鹵地衣食僅給膠萊河可通海漕汜廢不治遼東雖越海而旅順口去登州不二十舍諸島聯接自古屬齊議邊事者以旅順口爲咽喉以鎭夷關爲門戶不知海運罷而旅順非都會矣三岔河委以與虜巢穴據我腹心秋老揚鞭處處可犯鎭夷安所用控扼哉又地無郡縣民盡舍餘使戎帥牧民猶狼牧羊也遼固海濱登萊三面距海然地無支港人習弓馬倭若入寇艅艎難泊平原利騎長技不敵殲之易耳故防海防于山左者皆杞憂也大抵齊當南北孔道郵傳騷擾輸輓疲敝宗齒日繁盡仰度支人文鼎盛不下南國民俗任俠使氣濟青倚山多礦盜登萊瀕海多鹽徒其濟寬猛而施乎

鄭曉曰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憑遼海西走趙魏北居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蓋自海運既廢此爲漕渠築塞疏濬舟車牽挽勞役無休時兗州水澇爲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賊禁戢尤難公私受病成

山沙門上下礁磧險毒難輒議問諳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北海不數日抵直沽勝國濬治置閘通舟避開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濬有緒讒言中沮臨淸濟寧有喉吭之憂者亦未爲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積農田亦足自贍且無海寇牧撫得人不失爲樂土也

往行闕

山西

前言

于公謙曰潞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爲甸服春秋時爲黎國爲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爲隆德府至我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爲潞州領長子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壺關六縣而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爲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理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爲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東帶雁門偏頭寧武等關屹然爲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

民堅忍其俗節儉其氣勁悍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土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爲別駕于此其爲雄藩巨鎮從來已久宋太宗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

桂公萼曰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河山蓋有倚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爲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旣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爲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沈昌世曰山西古晉冀地西據大河東扼太行北收代馬之用南望鞏洛之勝唐虞夏商皆都焉軍餉宗祿皆仰河東鹽利苦不能給省城在

西北隅漸逼虜窟議者以大同爲藩籬脫使虜不東行蹦利民堡窺雁門東西上谷突騎可朝發暮集乎河曲保德切鄰套虜冰堅飛渡軍士鑿冰限虜每斷指裂膚三關列戍多用民兵故練土著繕城堡爲第一義而扼險制敵則陽木府川當要衝焉大同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中故稱古國後戶今二邊盡委與虜識者恨之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鎭城大同無險故鎭城地當極邊以大捍小以重衞輕雖非本謀然亦得策矣自先年張文錦之變鎭兵稱驕悍然五堡之役深秋遣戍人止一壂風雨不蔽槽櫪難設諸軍請稍濡滯不得請留其孥而以身往又不得計極譟亂至據城勾虜又因處置未善激成之也東野之御必敗咎在馬焉議者不言撫綏但言節制恐未得也豐城地跨秦晉板升居之往者石州之禍皆此曹居中畫策惠以來之而威以攝之責在幕府焉潞澤沁遼環列太行重岡深谷易致嘯聚然人習機杼俗亦儉樸民安則盜弭矣平陽往聖所都氣溫土沃河東殷實漢唐同稱吏治茹冰蘗可鳴琴治也

鄭曉曰山西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雁門南北爲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于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禦虜輒云居庸紫荊井陘罝雁門且不論況大同乎夫晉冀勞瘁卽無虜患外轉塞儲內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內憂方殷耳

往行 闕

河南

前言

桂公蕚曰河南古豫州地闤闠中夏四方輻輳蓋彰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衞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

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籍以首難剿捕則潰而四至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川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勁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沈昌世曰河南古豫州地九州腹心地形四達東控淮碭北跨趙魏西有成臯洛陽之固南撫汝鄧陳蔡之饒宗齒日繁控玉牒給祿者無米而炊黃河屢徙議疏議塞勞費不貲此通省憂也開封宋之舊都舟車所萃俗慷慨而少貯積河南伊洛嵩華兩周故邑比者分封民疲營建懷慶逼近河洛民俗彀弩鑄劍剛而難馴衛輝朝歌故邑太行孟門在焉剛武尚直衝煩與省會同彰德地界趙魏軍民雜集綏靖爲難歸德數省交會統轄不一而人多忠義淳厚自河徙後彌望草萊汝寧尚節義南陽勤稼穡大抵汝南生計饒河北土風勁兵多坐食民易逃移風俗不侈財用甚詘汰浮費以節尾閭弭河患以廣歲入是在保釐者

楊博曰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銜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易宿奸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優勁强則河洛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早夜愼圖之哉

鄭曉曰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逵交于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爲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蔽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下蘄黃入襄郢又與江淮相表裏顧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睢陳歸德犬牙纖省轄管不能專奸人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爲牽制河洛之間憑險鑄獵習于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爲優

往行闕

陝西

前言

余子俊曰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潏河之水自古地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坐撙節放水二分到于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民之用多餘者泄出城濠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淹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溝一道以泄城濠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不過三十餘里節財省力實在于此此衞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卽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塲空闊易于打獵水草便利易于孳牧土地肥饒易于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爲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

溝陡崖邊牆牢固官軍易于戰守軍民易于轉輸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爲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二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牆塹近年于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令移于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鄰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于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移于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于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爲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入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漢中等府

幷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爲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據離鄉土倚恃山林力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扇禍况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莫若于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爲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籍于本州縣各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賊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邊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刼戮况自邊牆至烟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此弊一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覇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潦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爲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爲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陜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宣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鄷陽鎮所管西裏

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理隔遠山林險惡人煙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卽今無籍凶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要害大略相同必須預爲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鄷陽巡簡司移于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簡司移于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于竹林關開設巡簡司簽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鄷陽俱隸山陽則凶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桂公萼曰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深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恢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爲

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剌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已南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沈昌世曰陝西古秦雍地南通楚蜀東達豫冀西界番夷北抵沙漠幅員萬里百二雄區也但古稱阻三面而固守今虜據西海番戎內訌且三面被敵矣三邊固關中屏障然虜自定邊入塞踰隴渡涇直薄三輔特在晝夜力耳非可恃他鎮援也故固原一鎮實司北門鎖鑰議者欲總督移駐邊城談何容易西安殷阜邊餉宗祿供億不貲民多凋敝漢中當蜀口潼關障全陝並稱要地延慶平涼民俗悍勇而苦虜患臨鞏鄰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風塵一起內外交虞特以羌人仰給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北虜自請封後中雖狼心而為市賈所啗羈縻不絕監牧饒廣馬皆官牧民無他擾故陝西稱樂土焉然河套失守莊浪棄地三邊懸隔氣勢不通延綏橫截套口咫尺虜庭黃沙遍野千里餽糧

士不宿飽萬一虜斷魚河絕我餉道則鎮城可坐困故議者欲改徵本色造舟轉運取道大河自府谷葭州徑抵木瓜孤山路便而費亦大省庶免庚癸呼耳若更番入衛奔命疲勞恤窮邊者可稍裁否寧夏遭哱賊之亂生齒耗減其地負賀蘭而俯黃河引渠開口夏月種藝虜難馳突但哨探不出山後虜往莊浪或犯靈寶多不及備故修復舊墩分番監哨探視已確先期收保此第一義也甘肅古河西四郡左右虜番控扼三面止一綫通中國最稱孤危然虜款羌屬西番得哈密而甌脫視之何能及遠肘腋隱憂獨西海耳鎮城孤懸千里饋餉甚艱屯田湟中轉漕金城宜倣充國故事行之地形廣長民相屯聚如董氏任氏之屬衆皆千計倘撫而用之足以禦虜沙地乏水民苦遠汲相泉脈以鑿井此最急者固原重地而寶靈花馬池乃其門戶固守寧夏方可安枕

楊博曰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仰給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貲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

甘肅星懸于河外寧夏株保于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饋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衞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在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覩釁而預圖也

鄭曉曰陝西山河四塞神皐奥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監收蕃滋鞏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別爲一區水穀之利亦足自養甘涼以西至嘉峪左右番達勢爲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爲重地若乃茶之禁漸弛番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堠之封漸蹙調弦改轍皆在所急河套之議至王殘督府爲世大戒矣

往行 闕

四川

前言

桂公萼曰四川古梁州地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隘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况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藩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刑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于敍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碉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為奥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沈昌世曰四川古巴蜀梁州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塘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河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

之障數千里石穴也松茂建昌諸夷垂涎內地然番夷飯青稞而肴腥羶恃茶以解其熟滌其膩中國馭彼猶晉果弄兒無不如意土司非苛迫服屬不敢貳故蜀民不苦外寇惟采辦大木掊骨于蠶叢魚鳧之郊者相望纍纍而播囚以細故生變逆我戎行發軍征討供億不貲聞川中比歲不稔大軍之後必凶年哀此蒸黎生意盡矣成都錦城故壤玉壘金鑪技作工巧而土地饒沃賦役並繁保寧地衝而俗淳順慶奇峯迴環溪水佳勝俗呼神仙窟宅而民競逐末耕稼者少重慶前夜郎而後巴梁亦勝區也敘爲南滇之喉夔爲荊楚之吭馬湖夷獠雜居鎮雄峙嶇阸塞龍安峭壁四合俗猶推髻遵義經始政宜寬大大抵川中華夷紛錯氣習難淳道路險崎巡歷難遍師旅饑饉樂土爲墟采木四出山谷搖震貧民無善俗保釐者宜蕩煩苛煦育如哺子可也

楊博曰四川西南奧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酉石硅土司互爲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敘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林多產其境採辦之

擾商民殘疲重夔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衡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里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鄭曉曰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竹木蔬菓織染之饒自足周贍西居蕃部南阻蠻落雲棧之固北出褒斜瞿峽之流東下荊楚坤維井絡斗絕諸夏實爲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綢繆防守爲易盜奸割據安輯爲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敍瀘重夔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指臂之形險在西北或謂吐番寇自黎文南詔賊繇沉黎番詔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弛久矣劇盜起于重夔諸戎伺于膧獵烏撒悍于鄰夷龍川梗于餉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徼輿襄民夷頗輯都江水役郫灌爲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往行 闕

湖廣

前言

王公瓊曰鄖古麇國爲楚附庸漢置錫縣隋改鄖縣唐初置南豐州州有刺史官治其地尋亦廢省其餘皆置令丞遙隸州郡宋置安撫使于襄陽又置經略使于商州則鄖爲統隸之地然皆晉吳宋元分據之際爲鎮戍疆埸窺圖進取而設唐節度治襄州元總管治武當亦皆武臣掌兵馬之政焉耳自宋失襄陽此地折而入元胡俗苟簡法令不充時舉積習二百餘年遂爲中原夷狄至正間流逋首難至殺襄州總管而莫能制延至國初猶不可嚮邇乃令申國公鄧公愈以大兵掃其穴而空之禁流民不得復入然其地當三省犬牙之交雖設有撫民官員而分裂不相統一且往往差委他務不得久居盡力于其職加以遠僻禁雖嚴而其勢莫之能止成化初又有劉千斤之亂乃命左副都御史王公恕會師討平增[illegible]守始以副都御史楊璿巡撫荆襄未幾李鬍子小王洪等復亂上命右都御史項公忠平之遂留撫其地未幾有星變

或言公過殺者公自劾得召還時成化八年也不數年流民復聚上勑左都御史原傑處置附籍丁口有姓名者凡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設府縣以統理之都司衛所以控制之鄖始有府及司衛時成化十一年矣是年湖廣鎭守等官奏荆襄二府山深地廣流民爲患雖經調兵祛遣然亦有去而復來者誠恐漸多難于撫治乃勅修理太和山少監韋貴兼分守荆襄地方先是原公薦監察御史吳公道宏于上奉勅巡撫湖廣提督八郡軍民事事竣進原公兵部尙書留吳公撫其地撫治荆襄之任則河南巡撫李公衍攝之至十五年始陞吳公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等處提督撫治之名自此始是後凡新命必兼勑太和中官知會諭以公同計議不許違拗十八年王公璿以右僉都御史繼之自是皆都御史無他官矣正德二年汪公舜民蒞任尋以地方無事召還不復補未幾鄖民四起盜賊爲亂上命都御史彭公澤督兵進勦乃復命劉公琬督撫鄖陽如故添設總兵李公瑾合謀撫寧一撲盡滅事平李公瑾召還內臣仍分守嘉靖十年都御史胡公東皐疏太監王敏之過罷

去自是名號雖存不復預民事所職惟焚修而已

沅昌世曰湖廣古荆楚地江漢右帶衡荆作鎭洞庭雲夢爲池衡鄰嶺左永接桂林鄖陽綰輿元之口荆州受蜀江之沫辰沅南引六詔襄德北枕河洛郴走閩粤長沙界江右蘄州與九江安慶三方鼎立中國之地四通五達莫楚若也楚固澤國耕稼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言土地廣沃而長江轉輸便易非他省比故江南于楚猶唐人于江北此手足視而彼特珠玉視也武昌故赤壁地俗尚剛直漢陽德安土地瘠确民率呰窳而鮮蓄積右齊淮甸上游孟德短歌所稱山川相繆者也人文鼎盛與省會埒承天古郢郢世廟豐沛故居倣鳳陽設陪京據漢之上流舟檣萃焉荆州距三峽介重湖全楚襟喉形勝地也岳枕洞庭仰給市利長沙五嶺峙而三湘環土皆塗泥賦甲諸郡衡永奥壤家給足而少兼幷太史公稱江南無千金之家亦無饑寒之民二郡似之鄖陽名山大谷初爲棄壤民多逋聚因設郡縣假重臣以綮戟鎭焉寶慶簡靜常德困憊辰沅介麻陽諸洞半爲蠻

竄吏猶藉蛟寢也大抵楚中水澤淼茫故網罟多本業足給故商賈少征播獨餽元凶爲功首而供億大擾閭巷蕭索洪水肆虐城不沒者數版長沙荆岳被禍尤烈采辦不休宗祿煩費一京八省冠蓋絡繹郵傳屢告困焉簡靜省事不輕徵發乃安楚策也

桂公萼曰湖廣古荆州地襄鄧抗其頭夔蘄黃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伸滕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郴桂之跨南粤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棋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于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皆窳難治谿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搆驕横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楊博曰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慓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

蓋輻輳郵驛苦之卽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呰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窮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煩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于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傭辰沅半爲賊穴麻陽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于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爲然已非復曩時比矣加意窮民者其尙思援拯之策乎

鄭曉曰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都會也南匯湖溪北擁原陸山高水闊效其靈秀承天王氣獨萃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辰扞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岳之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卑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于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強橫猶復征調洞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益肆呰窳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

往行 闕

江西

前言

桂公萼曰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沈昌世曰江西古柴桑郡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當吳楚閩越之交奇峰鬱葱澄溪環合土多秀杰民悍而爭壤瘠地狹胼胝不能給人多恃空囊而奔走于四方或至老死不歸南昌襟江帶湖帆檣四集一都會

也吉安人才甲諸郡地利亦饒南康饒州夾彭蠡而對峙康土瘠狹不敵饒而同苦寇盜臨江碧嶂靑溪四會要衝九江雄據上流其別邑湖口東南通津商賈鶩集廣信郡當傳道下邑僻饒建昌事簡民殷爲江右善地撫州介江湖之表單赤苦兼幷巨族患山寇瑞州斷崖深壑地僻而阜袁州密邇荆楚逋民客戶時起爭訟綏馴維難贛越在南服汀漳雄韶山溪會焉重岡複嶺盤紆千里大帽橫江諸巢輔車倚結撫臣連轄數省羈縻使不叛而已天下開府設兵不煩度支而結者獨此與鄖耳此非民兵之效哉南安憑庾嶺而距湖湘南徼咽喉也大抵江右山多壤少地狹民貧魯封不繁水患鮮被儉嗇太過葛屨桃肴仕宦多著冰蘗聲細民尙氣屢訟不休必廉公明允者可吏其土

楊博曰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尙儉嗇頗稱安壤南昌省會衝繁吉安健訟奸猾至于豪右製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

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敎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鄭曉曰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越楚閩之交外析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卽四方有事雖欲保境距兵勢獨難完南昌泝江匯湖右荆左浙帆檣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臨彭蠡縮隘土瘠時有寇盜饒州稱爲裕阜廣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幷建昌僻在東南卽有藩封亦稱安輯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韶山谿會焉林深谷邃寇賊淵藪撫臣提兵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鎭也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好爭譏察旣艱綏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輩出地利亦饒甲于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卽費財不吝其土窄逐末不務稼穡至有棄妻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矣

浙江

前言、

桂公萼曰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爲郛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吉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稱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溯衝淤塞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倚山盜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于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沈昌世曰浙江古會稽郡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常玉南走閩關湖水通震澤嚴江接新安尙方織造出中官領之小民苦辦歲額而段價高人亦緣爲奸利杭州江海要津南宋都焉戶口殷繁仰給他郡俗

好遊治而鮮力作嘉湖澤國兩稅困人徭役爲厲紹興古越都其俗嗇纖人習絃誦寧波昔當倭奴貢道狎有海警此其衝也温台並海而南直達汀漳人多仰估客利自海禁日嚴不逮往昔矣處州依山金華負江土俗勁悍天下推浙兵剽銳皆二郡產也嚴衢儉瘠地當江閩孔道不得休息省城濱海而寧波洋界其外距金山吳淞僅數百里故內洋稱安瀾舟山屹立海洋地當要害饒五穀魚鹽之利餽餉可不轉輸而足議者欲倣國初舊制設縣立衞亦固圉上策也哨兵南至玉環烏沙閩會閩北至馬蹟羊山會吳議者以總戎防禦陳錢分哨爲重門之固但海氣溟濛奸將規避綜核難耳大抵浙民最苦重役役難盡蠲均則不擾漕粟重大姑置勿論他價高而緣爲利者如藥材顏料類價少而民害者如絹折類利則飽奸害歸良善故議者欲追倣往制俾官自輸京與民休息無已亦劑而均乎觸熱思涼事非一緒然書生不敢借箸籌也

楊博曰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温台西則杭

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帥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猝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于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敝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其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嘯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獷悍竄名兵藉而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圖則不可不加之意也

鄭曉曰浙江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翻直轉淮揚重湖右匯波聯圻輔左通信郡即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實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幷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鬬累與大獄致勤誅討笠澤之間鹽徒多波剽掠村墟久之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以徽饒爲郛郭生理爲優征徭亦簡寧紹温台並海而南達于汀漳估客來往人獲其

利寇至倉猝亦能爲禍倭夷貪市中國矯云奉貢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倏去忽來詐諼叵測除戎之戒定海爲棘處人視他郡爲悍依山盜礦糾結四集激之易亂綏之難馴

往行 闕

福建

前言

桂公萼曰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爲北藩建昌南贛爲右壁惠潮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礦流入政和壽寧之地大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藉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盜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猶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地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沈昌世曰福建古閩越地東南阻海西北負山壤狹田少山非沙石自麓至嶺盡耕治爲隴畝福州北鄰江浙地周七閩俗好爭訟女作登于男與泉比屋絃誦人文爲閩最地利沃阜建寧據閩喉襟市井浮侈延平憑崇岡俯急湍風俗儉樸邵武環帶鹿水地僻而人多獷直汀漳山廣人少與南贛聲勢聯絡時苦寇盜漳州距海人文歉焉閩既饒富爲寇垂涎兵又脆弱故往歲倭變中禍最烈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諸縣皆稱要津而福寧地突大海形若吐舌三面距海寇至必攻海澳屯戍以風濤激薄半徙內地議者欲復舊制控扼良便春夏東南風汛寇必假途粵海哨兵南起銅山次浯嶼次南日次小埕而北訖于烽火備倭上策在守五嶼諸海島蓋倭越大海淡水薪米乏竭必資樵汲調兵扼守幷拒諸港可坐困也大抵閩中介在南服利盡山海僻簡沃饒吏但廉靜坐鎭耳

楊博曰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

福清等縣則爲溟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
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
南粤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
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測者未安綏靖
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于
撫鎮諸大吏焉

鄭曉曰福建海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
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爲藩人稠土沃礦徒作
孽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
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喜爭大抵漳州爲劣興
泉文物之盛甲于八閩地利亦豐人懷巽順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
尤之間或有小竊亦不能爲大患

往行 闕

廣東

前言

桂公萼曰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繇雄韶可以達荆吳繇惠潮可以制閩越繇高廉可以抗交桂而形勝亦寓焉瀕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于徵求通山之禁敎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之况地產珠池在廉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與而內使數來采辦其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沈昌世曰廣東古百粵地東南阻海北據庾嶺西扼交桂地土饒沃黎夷錯居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公私交征民亦勞止南海島夷款關貿易民資其利益以鑄山煑海輕視農業廣州故趙陀都也包絡山海勝甲嶺南戍洋守嶂屯哨亦疲韶州江湘之唇交廣之吭南雄密邇韶郡南北孔道全省郵傳軍需仰其榷利肇慶望銅鼓而顧汀湖上游勝地路

接桂林潮界閩粤東路要衝兵戍孔棘惠濱而北界抵贛土廣而沃寇患與潮同高州有銅魚寶鋒之勝而苦徭賦廉州故象郡珠璣産焉雷州土腴姦民逋匿瓊州峙南海之南四面距海五指腹地生黎巢穴郡邑沿海環之往者辛丑之亂大兵殄而險終在黎不爲吾有議者欲屯重兵撫順鋤逆中央界以大路斷其往來亦良謀也但佳兵不祥故議中格耳海外夷島環向不敢盜邊獨倭無悛心故東路警備急焉柘林去水塞稍遠咽喉要路猝有警報當水陸並援而絕交通斷饟汲尤困賊要策也大抵嶺南地饒珠貝遠方法疎吏易事恣酌貪泉而彌皎是在人牧也

楊博曰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疎官多黷物以致山海諸寇聯䑸嘯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煩選用守令爲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爲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粤有

息肩之日乎

鄭曉曰廣東在嶺海間古稱樂土北負雄韶以臨吳楚東有潮惠以制甌閩內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戍洋守嶂屯哨勞止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榷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所患者輋戶斗老今則內寇外夷爲害棘矣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澳獞獞闢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廣州層水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逋夫藏命貴在人牧瓊州有司並海五指腹心反爲黎穴若乃濱海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山海礦冶番舶之利不務農田或尙剽掠行劫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日困師旅數興漁獵遝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益煩也况夷珍珠窟本民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爲民病

往行

廣西

前言

桂公萼曰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内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陽岡接壤猺獞據之是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塞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罹荼毒而賓州其襟喉矣若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則控遏兩江而坐躡交趾桂管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沈昌世曰廣西亦百粵地東南走五羊東北拱荊楚西北接羅施西南扼交趾三江綿邈貫絡諸郡秦命史祿吞粵鑿湘水成渠以便轉輸至今賴之國初戶少招猺獞藝歲久蔓延衆倍于我桂林府山秀水駛地

控嶺海柳州架板而居廣畜牧而不事蠶作慶遠穴居椎髻與柳並接
番峒皆盜區也南寧金城銅柱之封僻饒而多盜坐躡交趾保障管桂
太平飲食衣冠與中國異思明俗尙科跣鎭安頑梗土風皆劣梧州內
連溪峒外控嶺海往者盜賊出沒江洋猺賊盤據村峒山賊嘯谷蛋賊
竊珠境土騷然始設督府立屯幸少寧息但地促民貧餉資他郡其要
害地不能盡戍守募人屯種而已大抵廣西猺獞參部苗夷附據肆爲
寇竊大藤諸峽蠻人巢窟柳慶八寨盜賊淵藪行居苦其荼毒不獨古
田諸縣禍也蓋邊方官多降調人不樂就政令益隳惟捐去成例擇人
久任俾官諳民情民服官政法紀聿修猺獞可化編戶也
楊博曰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爲省會肇建靖藩于
時編民稀少招猺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爲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
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爲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難爲患潯州大藤等
峽諸蠻巢穴其間與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爲猺盤據又柳慶以西
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

柔等縣爲其蠶食將無民矣實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横民散猺盛越城刦庫戕害地方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諳不足以知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鄭曉曰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尚氣習異于廣東山高而秀水淸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𨄔柳慶號爲盜區行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思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爲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趾實爲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往行 闕

雲南

前言

桂公萼曰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崗巀嵲漵澗縈紆城廓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而土首大者元安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難夷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益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惟在今日所宜急講者而萬里投宦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愼也

沈昌世曰雲南古西南夷唐南詔地西北拒吐番東北際黔巫東南達桂交西南扼緬甸崇山營澗金碧所產氣候無極寒盛暑田野廣沃樂

土也省城據滇池夷種數十頗嚚訟而勤耕藝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壤腴民阜曲靖入滇孔道供億頗繁元江路走南交金齒彊隣諸甸永寧襟帶諸江控扼番寇景東順寧荒僻險隘土夷叵測所恃皇靈遐震奸萌逆折耳大抵雲南漢夷雜沓緩則相狃急則豕突阿克小醜一舉足而省城幾不守可爲殷鑑襟喉要路實在貴陽城郭人民夷居十八少有警動路即梗塞官吏萬里投宦崎嶇艱難又率劣轉未幾考功法隨之鮮有固志必廟堂惜官則官惜民惜民則善政舉矣

楊博曰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爲騺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積沃壤曲靖爲入鎮之路供億惟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爲要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

鄭曉曰雲南疊山崇峻瀉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産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鞏內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疆鄰諸甸永寧麗江聯絡于瀾滄烏蠻

蒙撒控彈于曲靖若尋甸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矣大抵滇南取道貴陽稍有警動坐令梗絕城廓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聚號令不行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綏撫得人相與休息本無禍變顧萬里投宦類無固志時聞蠢動咎有由矣

往行闕

貴州

前言

桂公萼曰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理蠻夷並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筸西播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貽患實多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郡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于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于他夷地連肘腋首禍逞奸患起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鬬而爭強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

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之不足煩國家力也

沈昌世曰貴州古羅施鬼國地介川湖雲廣之交永樂十一年田酋拒命削奪其地開設郡縣山多箐穴地瘠民貧官戎歲給全仰隣省貴陽阻山拒江不能當中土下郡而流寓日多彬彬禮樂都勻唇齒廣西壤僻而陋杌塊搏食土酋仇殺難馴鎭遠當川湖之衝面水背山險扼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可爲寒心思南故漢武陵郡牂牁要路水通舟楫商賈行旅差爲阜樂黎平銅仁荆楚南裔山谷森繞安順新造宜加綏輯大抵貴州爲雲南喉吭一綫山路無貴是無南徼也土酋性雖佳兵然非倭虜比如天覆之自當安輯識者畫治貴策曰文臣不貪功武臣不貪利知言哉

楊博曰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關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鎭番與廣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鎭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

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鎭大臣之責哉

鄭曉曰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于永樂十一年緣田酋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旣加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渟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況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于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鎭筸西播夷峒間寇攘四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機撫定未易爲力也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十二

京營

往行

王文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二

京營

前言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

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已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

丘濬曰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王廷相曰太宗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

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大明會典營練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以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餘員名至成化三年復爲十二營共該官軍一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團營初選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衝虜哉營伍不能充實軍

士不得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足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無足用夫軍役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于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奋錙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畆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戰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財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勒指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是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貴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營人員作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乞勅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員三大營并團營官軍各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委果年

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壯子姪者卽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册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册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册者卽與收補其內外衞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衞外衞共積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册收照不許各衞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幷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于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爲修武備以壯國威事題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改撥如此則軍乃精壯而威武無不服之患矣

弘治九年馬文升曰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例禁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尤爲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仇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以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以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僱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于此

時也

又曰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當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飾誠恐年復一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國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練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置之于法更乞天語叮嚀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

部仍通用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事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

軍有所養勇以赴敵而逃亡亦少矣

焚駙馬凱嘗論團營軍曰大半私役不即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弱弓

敗矢取具臨時食而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于都城

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

有事命將往統之斯強榦制枝矣

廖紀曰南京有操江營有內小營有外大營先年約士卒大約十萬餘

名迄今逃亡事故僅可六萬餘名中間又多瘁弱不堪其精壯可用者

但可萬餘未經戰陣不識坐作攻刺之法一有警急難便驅役此兵之

可憂者也南京城墉周圍七八十里東西二面猶有重門人烟輳輻獨

北邊一面人烟稀少蔬圃荒蕪之地守禦之備了無所恃此城之可憂

者也平時操練并守門軍士所戴者木盔所執者木刀竹鎗追原其故

皆謂軍器悉貯內府該班軍官俱不敢領以軍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

不可追究恐累賠償夫以平日無事之時慮應故事習爲輕便卒然有

事之日戴此木盔執此木刀竹鎗豈能禦變此軍器之可憂者也三者既爲可憂而所恃者在將領耳南京坐府坐營自公侯伯都督指揮以下中間曉暢軍事固雖有人但未曾經戰陣有警之時欲其折衝禦侮難保必勝而將帥亦爲可憂也宜預擇練習戎務堪任將領者二三員奏請用之坐營督率振起疲弱恢揚軍政平時之聲威可以懾人心有事之謀勇可以成事功保根本重地之至計不可不急圖也

倪岳曰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得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輕于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

李東陽曰比年命將出師多討領官軍椽吏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與恐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彌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則所費不貲失利則損威不細邊兵

生長疆塞耐寒苦習戰鬬誠爲可用但以觔力則困于驅使以田產則窮于朘削得首級則苦于攘奪殞鋒鏑則蔽于申報故有無肯致死命者愚按陳貫言禁旅當衞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益省行齎以增邊賜節饋運以益邊儲操作養以專邊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也

劉定之曰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粮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節但見其或轉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牽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又汰其罷軟者粮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李承勛曰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健閑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第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攝奸謀哉至于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僨師濫竽其間矣乎爲卒徒者果能膂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于竄名隱射耗斁于其間矣乎其操習果能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于承平久日而振于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爲得苞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北而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昔周勃仗北軍之強

乃能制祿產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不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宜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敢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良將萃于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于至順之中消不測于無形之表此卽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

李夢陽曰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而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步則腰韃弓力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僅可施置鞍轡而已夫兵數不減于前糧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識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

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參之內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罔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語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預也誠于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參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于未形計之上也

黃文裕公佐曰京軍出征人各給銀一兩布二疋鈔一錠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腥羶一逼人馬辟易挫衄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己利况邊粟有限饋餉不繼慮生他變近則潛役私門僱倩代操益不可用矣由此言之京軍出征非惟無益而

反有害不如不出之爲愈而責成邊將之爲得也丘文莊謂京軍宜駐屯近地以爲邊軍聲援不宜輒進實切中事情可如漢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灞上徐厲次棘門我朝天順中遣都督顔彪駐紫荊關馮宗駐倒馬關此正屯近地爲聲援之例也

嘉靖□年余珊疏曰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爲固原來立有三鎭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狄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于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衞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仗以成功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爲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爲北鎭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爲西鎭東以近山海州郡爲東鎭北鎭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于東西二鎭垜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鎭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

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鎭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鎭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廩止于當身月粮及于家室輪流循環歲以爲常夫然則外旣不失其防狄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恆尊而不輕矣

王世貞曰高皇帝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卽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在軍行者尙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卽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廕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

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故斷自十三年以前表之後不復贅焉」

又曰近年以來雖將有廉貪政有叢舉而夙弊大約如故京師陸海易以影射一也輦轂權貴所萃動則掣肘二也人不見敵縱有拳勇不習戰三也余嘗見庶僚中往往有使童奴輩襲名支月粮者又一僧裹氊帽出操畢還復應付用木銃無口及線道者嗚呼欲兵之強得乎太祖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三十萬乃出戰蓋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又太宗亡淇國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討安南兵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自嘉靖八年桂文襄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而已然此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支而東西拒倭征苗全藉調狼土募民兵而已不能得

一卒之用也此無他北兵之所以削者曰耗于攻戰疲敝于調發中土及東南之所以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之不修也
又曰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爲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鎭不同誠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爲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爲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爲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掖日逐操演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淸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鎭緩急有賴而國家隱

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

葉向高曰明興兵制有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槪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藉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掖有右掖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藝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各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己巳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逢多難之秋深惟良策乃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纖微詳委

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蠧人久則玩以二祖之善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供役于私門掊剋于主帥上下相蒙苟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鋒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乃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蠧弊之端又有甚于曩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挑強超

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乃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
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閑買
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揚旌揭
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
若家人父子以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
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買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
之請託者耳夫彼既輸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
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
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飢甚有典衣鬻兒而
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鋭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
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
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吶喊若角
觝拔河翅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鞘之
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贖

鍰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竄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畚鍤是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裹糧赴命流汗接踵而不得休乃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挈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猝國胡以支之誠使欲改絃琴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猷望著者歇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紈綺之夫勿使之建旗鼓而坐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事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

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艱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知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怠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謠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又曰國家之倚重于文武吏內外等耳文吏賦政于外列在藩服操斷剸割得以自如其權重而其體尊非若轂下諸曹躄躄馳逐車塵馬足間然而人情恆不樂乎其外武吏入備爪牙奉一人靈寵以春秋耀武于國門建而不旆櫜而不馳非有封疆之虞猝然一旦捐軀蹈湯火之苦然而人情恆不樂乎其內其不樂乎外者大槪以簿領之困也期會之煩也涉履之多虞也不勝陰陽患焉而不樂乎內者則見若優游閑廢俛仰纖趨旌門如淵司馬門如天投袂企足冀得一旅之衆一隅之寄登壇而自爲政蓋內外輕重之勢積久而失其初故此之或以爲趨而彼之或以爲避患釀于偏枯而漸成乎蹊戾今郡國之政日以刓敝而京師六軍諸衛天子所以居重馭輕維護根本者乃反馴致耗弱則

旦夕緩急至不能軍是不亦可扼掌嘆哉

王元翰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爲我守也玆者班白二酋背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刦掠耳國不患外徼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勿應平居則饑凍切身必釀帨巾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綏之志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法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年來安瀾靖氛小儆輒殲大變不潰耳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營立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矣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費矣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而已其餘兵則令之班役市棍負販俱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餼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漸積有日人人熟知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之至此亦可寒心矣萬一猝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負販爲朝廷出死力衞神京乎高皇帝以神武定四方特設翼元帥

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旣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于公侯伯都督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于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于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倣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卽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仼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項

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于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列廟以來即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于季冬農隙之候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乃今則巡視非不有科道三年又非不特命內外臣代一閱視也然而法令空懸廢弛猶作失莊皇帝遺旨矣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爲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先科臣張鹵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講練仍以教練分數定賞罰格總協大臣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面加操演操畢仍掣留一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各將自掣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令非不嚴也

乃今上恬下熙玩日愒月即所演諸藝多習花套以娛目前其間號爲選鋒數千人雖亦諳曉騎射半係貴倖僕役子弟將領僅示羈縻莫敢督責訓練每見歲時殿最又嘗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嘗以教練多寡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降將領官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以故獷悍之輩既習于驕貧懦之儔復安于惰侵晨下營惟是搖旗吶喊鳴鑼舉炮循故演飾不半日而荷戈歸即良將猛士且莫由自表見矧復什九碌碌者乎則訓練不可不加嚴也竊查七十八衛實在之軍當二十五年一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五名至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名矣以此簡入三營謂宜戒備益振而議者反厭其多何也蓋目今計在營見操諸軍僅僅十萬耳顧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游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坐頂濫觴將官或利收月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件浮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册兩不相對即如頃者驗軍主事朱化孚清查募軍據永清右衛劉指

揮所驗舉業有浮糧一百九十五名乃編册既已無名而營官輒自收補倘非一役二頂必係坐李爲張一衛如是各衛之未發可知見查如是先時之濫冒又可知則安望士無虛伍戎無廢政哉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揀補于戎府丁壯即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頂有罰又一面關會驗軍廳有名即與收補不則行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册不載者黜名在下糧廳軍册不對者扣糧參治必嚴同舟共濟庶可汰積蠹而實戎伍于萬一也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于勤勞備援兵于緩急意至遠也倘令一一盡貔貅之選若古更卒番休迭上豈不益壯干城哉即不然而如大寧撥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又不然而或留墾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以節年逃故原額已耗十五矣且又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衷甲至則逃于工作焉夫所稱造工云者非果承乏赴必不可已之役不過中貴人所督一切營繕耳此即工部自有人匠班價之正供在獨奈何減衛士以代營作而猥爲奸貪藉乎聞之領班

官之虛額冒糧也預徑積猾于京師密收無賴備點闕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潤私槖矣此其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周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名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劄付官統領專一在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各工部并內宮監今後遇有重大工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請酌量撥給不得徑議撥用顧今查驗不精差撥任意而班軍之在伍僅猶餼羊耳欲求如孝宗朝力爭占役寧冒不恤之謗若劉忠宣其人者胡可得也翼翼京師固邊鎮之堂奧九服之根柢也所遴將材自宜拔其尤居中籌畫以備秉鉞分閫之選近本兵且猥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輩人不復施眉睫矣且曰祿最薄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紈袴就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者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卽邊

腹故不乏眞將材率未嘗收以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吏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三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八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湊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盜賊竊發俾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閫外兵機旣不難坐籌倉猝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算常多不惟兵部永杜是非之嫌亦可實收用人之效矣

張鹵曰嘉靖庚戌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雖易新名仍憑舊額至各省班軍先帝時但執役土木爲時滋久今雖脫役入營其將領軍人渾忘本來面目俱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與無軍同故今日號稱精銳戰兵亦不過祇有當時東西官廳之數而實不副名數不及額載總計三大營中其掛名投閑買差替役老弱無用之人尤不暇悉計卽名開缺額者亦不止十分之三嘗元年左給事中陳行健替代復一詢之健謂相枝

相代一年間復消耗萬餘見數正存八萬以此觀之見在之數視前十分之七猶所不及夫□總國家兵制攸賴自洪武視永樂自永樂視景泰自景泰視弘治自弘治視先帝嘉靖之末及皇上隆慶之始其間揀選因革多寡名數當時之所原有與今日之所僅存試屈指一計不待有識之士始知寒心若謂役占全無而其實尚屬有議若謂勾補無益而其法必所當行若謂揀擇當精而餘額亦不可使濫誤嚴行役占兵部當會同總協巡視官先查見在濫誤人員參行重究再將有事營務官員應准跟件名額即終身跟件不許擅易別名請欽定爲例例定有多役及擅易一名者即充罪者家屬一名爲正軍雖貴官不赦欲嚴勾補總協巡視官當通查三營缺額宜勑兵部據所題缺額下各該清軍地方官員始以地里遠近軍數多寡如降級爲民拏問之例至則更嚴保甲以杜方來欲嚴旌別雖士卒闔營盡難驍鋭而于舊謂東西廳三萬之精譚家馬五千之盛不可不求充而抵足之其餘不係戰兵亦取次照名換易不得仍以老弱充數徒耗軍食此營伍不可不急爲塡實

者也
鄒德溥曰我國家經營之設蓋象漢之北軍云業以錦衣諸衛衛宮禁矣而此獨主巡徼京師彷彿漢南北軍相制意而所謂班換兵獨取諸山東河南中都大寧抑又有漢調三輔之規焉然高皇帝故以衛兵分隸五府獨有所謂五軍營耳自文皇帝聚兵北伐歸而結營團操乃始設三大營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營以勳臣二人提督之然不爲開府置篆也當此之時蓋有勝兵四十萬稱最勁云凌遲至于己巳之變而營務弛矣于是于肅愍更畫簡驍銳十五萬分爲十營而訓練之命曰團營而其餘者爲老家營蓋一變也然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多焉當時仍用勳臣提督蒞以大司馬其後益團營爲十二而所謂提督者如故正德初至用中貴人參之號監鎗而戎務滋竄矣嘉靖中乃設東西官廳簡驍銳六千人爲聽征又一變也蓋自三大營選兵爲團營團營選兵爲東西廳有東西廳而團營又與老家軍等矣則積弊耗之漸也肅皇帝深懲庚戌之變乃詔敕中貴人歸盡罷所謂提督

東西廳者而復設三大營易三營爲神樞幷舊伍軍神樞爲三特設提督勛臣一人爲大將又時命文臣一人協理之則今所謂戎政府也蓋舉十餘萬衆而統于一自開國以來兵權未有若斯之重已時又有奏言兵權獨主強者挾重而可虞弱者又引嫌而不敢正非所以強兵固國之術也則請倣祖宗分府意錯置五營各擇一將董治之而大臣以時廵覈校閱焉乃行之三日見謂號令不一而復議專統矣豈分合于時固各有當歟抑自有要領在而不係乎法之分合歟

徐應聘曰邊關士卒晝荷戈而走夜乘障而覘其于征鬬蓋習之矣故雖有挫衄猶可驅而使戰今京師之兵驕奢脆懦身不經阻險心不耐苦寒目不覩旗幟耳不慣金鼓以此輩戰曷濟乎國初征討者皆率京兵以行今奈何執強幹弱枝之說而令此輩坐享安飽也宜遣營兵每歲更番出戍薊遼地方助邊防守期以三年一周使之陟歷險易習知情僞交敵之際耳目馴習心志不驚變孱弱爲精強或在乎此

周應賓曰古帝王控制六合必宿重兵于京師所以居重馭輕弱枝強

幹爲國家根本慮至闊遠也三代而上六卿六遂之制不復行于後世久矣請以漢唐宋之事爲今日喻之漢初京師有南北軍南軍以護宮城衛尉主之三署郎期門羽林在焉北軍以護京城中尉主之八屯八校在焉諸呂之亂太尉已入北軍矣而不得南軍猶憚莫敢發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壞于武宣大壞于東漢中官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唐置十六衛左右千戶四則直侍之衛也驍武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既復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而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無事則宿兵居內有事則提兵居外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趨奉朝謁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二時耕稼襏襫耡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及其出外也緣部之兵祇檄而至單車一符將命四走事解輒罷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至善也及府衛法壞而唐遂不支矣宋懲方鎮取天下兵權萃于輦轂二司三衙四廂統于樞密院選天下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癃憊剩負以分州郡大都專以強內也而甸

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弛矣故其衰也至不能披甲蓋由偏重之爲弊也我太祖高皇帝肇起淮甸迅掃中原久歷戎伍洞曉兵機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卽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卽漢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番直宿衛焉天子親軍而京城之衛則分領于五府有事則簡師命率分道以出事已則將歸于府軍歸于營卽唐府衛之遺意也且五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于治也若束縛然蓋兼有漢唐之善而無宋之弊可謂規模弘遠無以易矣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五府之舊復設三千營神機營合名之曰三大營又于近畿之衛選其兵番休上操自是而後朝廷北征沙漠南討交趾京營之兵因以團聚不散營與府掣而爲二寖失隸屬之舊矣正統己巳之變幾不能軍由是于肅愍創爲新制名曰團營楊邃庵所稱體統尊嚴條教明肅蓋亦一時濟變之良策何可厚訾也天順復辟務反景泰之所爲而團營遂廢成化三年乃始倣其原額增定

爲十二營嘉靖庚戌之役虜騎薄都城議發京軍以出而京兵皆市人子大都爲人傭作不復能見敵天子赫然震怒按誅大司馬以謝天下于是諸臣惶恐無以塞上意乃請罷團營又變爲戎政府也大抵天下之法始皆未嘗不善而後稍陵夷也愚竊以爲三營團營戎政府皆非聖祖之舊也成祖三犂虜庭征調無寧榆林之役奄爾賓天時則可以復而不及復土木之難國家危于累卵于公因時補弊羽翼漸成時則不可以復而不得復嘉靖諸臣因陋就簡苟且塞責規制雖新于今紀綱則仍于舊時則可以復而不能復今誠釐歷世之弊畫而復聖祖之五軍也有六善焉五軍五設指臂相使設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一善也徒御既寡訓練易施簡閱必時而號令必通二善也人自爲將各愛惜其士卒而甘苦同之三善也彼此相形優劣相較勢必爭自策勵而勤其職四善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統十以十統百行伍不亂紀律自嚴五善也五軍既成有事出之以應敵則中軍爲樞而左右前後分峙四方縱言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橫言之

如手足犄角相持彼此互援聲勢相倚六善也若如近日之制五軍統而爲一而舉國家之兵提而付之一人之手恃乎無能之將則乾沒爲利甘自蹈乎僨帥之轍而間有任事之豪欲出而張皇其間則又懼于震主而善自斂縮以自脫乎狄青李光弼之疑因仍苟且日復一日京營之所以不振者以此而其所以日入于虛者亦以此夫萬金之產非一家所能獨治也方舟而渡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故欲振兵莫若復五府之舊也或曰永樂之初征伐四出天威震而近塞無烟狼之警是三大營何嘗不善哉然究其故則非營制之善而選擇訓練之際核實致精行伍皆熊羆之士節制嚴而器械飭故戰勝攻取而中國之氣揚團營之時兵精勢盛亦非徒恃其制也蓋以于肅愍諸臣勵精講武仗鉞者無不選之將而披甲者無不選之兵故兵威遂伸于天下今能以五軍之衆訓而練之申敎習之法溥優卹之恩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又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出乎其間哉

朱國祚曰夫國家疆理九區以期安攘之績則虎衛牙將偏于天下而

至于輦轂神州捍蔽心腹固無京兵重且急矣且我成祖舍金陵形勝而據薊北咽喉去虜障僅僅百里狼烽羽檄不移晷而達于左右使聖子神孫有冰淵之慮焉非如漢唐宋都關中都汴梁之爲奧區也然制攝五兵驅瞻萬祝可漫然無石畫乎伏考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營與城內外操習之永樂初分爲三大營一曰五軍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一曰神機皆步隊習火箭一曰三千皆馬隊專扈從車輦寶纛之事營各公侯二人爲之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越景泰而有土木之禍于肅愍立團營選練壯士復于向所督大營六公侯舉其二帥焉而以大司馬監之天順改元罷團營成化改元復立團營尋罷三年而又議復其兵名爲頭撥初分爲十營後增爲十二營皆侯伯一人非久又立東西官廳名爲聽征蓋三營變爲團營團營變爲東西廳也嘉靖遵復祖制乃立三大營易三千爲神樞歲庚戌虜薄城下乃設戎政府以大將督率文臣協理給事御史巡察之副將參遊分主操練而咸統于大將歷朝法制大略盡此矣議者有曰高皇帝之制五府者善藏利器

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鉤連而出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強本弱枝居重馭輕法甚善也自有大營團營而兵不隸于五府虛存尺籍無作爲之權謂宜仍故典還兵五府責以簡稽去尾大不掉之患似也然生而紈綺失諸機宜能無富平之誚乎又有曰京師之兵驕奢脆懦坐享安飽身未嘗經險阻旗鼓鋒鏑不習于耳目以此臨陣安能有濟焉謂宜遣營中練成五軍更迭出劄鎮協守春秋二防使知虜形嚮往道路遠近聰明馴習心志不驚似也然漢南北軍未聞出股肱郡乘守者果若而言謂緩急何恃以法者迹之粗也而用法者人之精也歷朝兵制異同何所置優劣哉惟柄兵者宜深察焉夫奇謀死力半在荒徼侍衛輦轂債帥居多則得賢將難兵有滯財私爲僱役貧者荷戈恆有餒色則覈部伍難外取于民什盈七八內給于軍什減二三則禁乾沒難朱門洞開千夫擁入疏渠壘石畚鍤經年則止私役難旌旗蔽天枹鼓動地弓矢虛設縱迭罔聞則練精技難奮石超距老臥鼓下甘言美利搖惑上心則明賞

罰難數者倘不無可慮乎察此數者而振舉之則士氣自奮國威自強為三大營可也為十營可也為十二營可也徒斤斤焉具掌故講求法式抑末矣

陳懿典曰今京營之可議者有五一曰稽數二曰簡銳三曰時教四曰嚴操五曰禁役夫京營之兵原額二十餘萬歲食米以百萬計今之尺籍如故也給糧如故也而按其在營之數十不能五六矣其千夫百夫之長互相欺隱掩其數而沒入其糧有勳衛以護之于上有奸胥以維之于下牢不可破夫朘民之膏脂而付之貪猾之手有害于民無益于軍是誠不可以不究謂宜委強幹嚴明臺諫之臣立法而覈之如百人之中自相糾保若所保之內而有逃亡者其將不舉而其兵舉之則予歲粮之半革其將不許襲若是而兵之實數可稽矣稽之而去其兵則減其糧一歲可得幾萬或逃者隱者捕而歸諸伍則亦可實乎軍容此二者皆國之利也故曰兵之數當稽也既稽之矣則將營者不可以不擇夫以一當十用兵之良疲羸操戈足以敗事昔團營之所以當者謂

其簡擇之精也今雖不用其分營之法而但取其簡擇之意務立標定格以嚴選之少而壯者優其給爲上兵老而弱者削其糧十之三爲下兵上者肄習以聽用下者雜派以供役且上兵比年一選有不堪者取其壯子弟易之下兵之中而有壯子弟堪入伍者復其糧之數勇怯旣分士知奮矣不然而徒以羸困之夫當操戈之數雖多亦奚以爲故曰兵之鋒當銳也先聖曰以不敎民戰是爲棄之今帥兵知操演而不知敎習夫敎不至則藝不精操之無益也且坐作擊刺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天下必有精其技者宜厚募以爲敎師每應操五日之內三日敎習二日操演其所敎務遵會典之制不得以九射之虛文而塞其責重賞罰以勸懲之則庶乎藝精而氣壯矣否則因循怠玩雖有壯士不得以盡其能故曰兵之敎當時也昔京操之法用給舍鄭林之議以八陣肄之今歲久而法弛矣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漫不知講而揚旌舉號應演武之故事凡天下之兵皆若此觀之誠有可笑者且器械朽鈍馬匹孱弱上下安習以爲固然何以張超距之威而當百戰之勇哉謂宜

申明八陣之法若何而奇若何而正若何而分若何而合使兵將識其意可臨敵遇險而不失其常間于一隊之中取器械視之惟犀利者有賞而朽鈍者必罰所乘之馬必如故人所稱探前缺後蹄間三尺之良其以疲馬呈者究其調養不時之罪如是而在操之兵始有實用故曰兵之操宜嚴也夫用兵之要貴養其氣耳目專于旗鼓而心志肅于號令則其氣雄今營兵多有借役于外者釋戈盾之習而從使令之用見行伍虛而軍威弱故必如先朝之制凡在操軍士並不得差撥其有公役則老營之弱卒應之而將官私役者革其俸如此而兵氣始振否則兵存而實亡矣故曰兵之役當禁也嗟夫是五者皆本于大將之得人苟得其人則分之而爲十二營固可合之而爲三大營亦可苟非其人則雖紛紛焉法制之變秖益弊耳

周炳謨曰高皇帝軍營之制合四十八衛之士隸于五府合五府之士練于一營分之曰中軍曰左哨曰右哨曰左掖曰右掖而五軍之名立焉附以大營圍子手幼官舍人千二百營不下三十餘萬文皇帝又增

置七十二衛而分營爲三總其名五軍外益之曰三千以司寶纛令旗而隨侍營附其中益之曰神機以司神鎗火器而譚家馬營附其中三營並設而五軍尤重蓋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大寧官兵總隸五軍操練外者常入以拱衛神京內者常出以靖安疆埸當是時畿內畿外桓桓糾糾共五十餘萬天下之兵莫衆于京營亦莫精于京營自宣正以迄于今計營政之變有五三營之變爲十團營團營之徙爲三大營此變之大者也十團營之散歸三營三營之復析爲十二營十二營之抽爲東西官廳營此變者小也何也十營之散也復辟之世爲之也棄于少保而并罷所建置且去建置時又未久也十二團營之設也是沿十營之制而益之者也官廳兵之選也特團營中又拔其精銳時大營老家兒兵固在也惟景泰之初更爲十團營則又一變文皇帝合營之制然而以精簡稽以便戰陣其法不可易矣蓋嘗考十團營之法合十萬之精卒分五營之團操一管隊率五十人一以領隊率二隊千人則統以把總三五千人則帥以都把總常以二萬爲一營合營可以並戰分營

可以迭戰平時較藝呼其管隊而某隊之兵至呼某把總而某管領至某隊之兵精而某將受其賞某隊之兵弱而某將受其罰人精其技將督其率則臂指相習之勢也有警聽調敵多則五營俱動敵少則量動第調某都把總而某把總自隨第調某領隊而某士卒自隨某宜于挑戰某宜于防守才技相當官將相衞則首尾相應之機也此團營所以爲變之善也葢又嘗考三大營之法惟二戍虜騎長驅矣而肅皇帝赫然爲振旅之業凡官廳之兵盡歸五軍以復高皇帝之舊因神機爲神機改三千爲神樞以增文皇帝之規曰正兵曰備兵但二十二萬有奇總之爲一總督一協理以盡其大分之爲二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總以盡其詳論其區畫之明則一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循名可以責實按籍可以勾補分數明而當事無可詭匿也論其提挈之形總督協理總其權以出令于上副將參遊分其權以聽令于下士卒不習以責部曲部曲不任以問主帥督責易而失事無可推諉也此三大營所以爲復之善也大抵成弘以前營兵則戰陣之兵

正嘉以來營兵止爲守衛之兵無論十團營卽東西廳兵猶人人所便赴敵者也弘治中五軍營常撥一千五百名代河南班軍戍黃花鎭矣神機又嘗撥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矣當十三年十二團營初建時京畿內外合十七萬遇警輒調遇調輒行未聞有諱于伍者蓋時營兵皆以出戰爲常事者也迨正德初有議將營兵兌數戍邊而李文正以十不便爲言士卒之不服習器械之不精利所從來久矣肅皇修飭以還旋亦廢弛延至于今耗敝日甚班軍身不習甲冑卽脫役入伍與無軍同操軍自不經行陣卽春秋訓練與不練同昔人謂進操爲羣兒登場今占役者多求其登場者無幾矣昔人謂世冑爲紈綺子弟今參遊多以倖進求其不爲紈綺者鮮矣天下幸無事耳如爲社稷萬世之策不知當何所振刷也

吳時來曰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隨後六十年不敢侵犯邊關則此京營之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

不可救愚謂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稍就繩縛羣起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久頂替冒支月糧一聞遣調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聞鼓先怯此畏縮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速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于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于下何者廢弛之弊起于自守若以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即調拒戰則士卒日日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矣營軍原屬五府其管咱官稍精力能事者貪緣掌印而操俱□弱不堪用之人官與軍素不識認冒頂由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兼領本咱則臂指勢成兵將相依而冒頂之弊可革矣嚴敕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一時有不用命者徑以軍

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戰爲先車戰上可載大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敎之有成漸徙之于邊觀虜情經戰陣作其勇敢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矣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在得其人而久任之耳

沈一貫曰夫練兵非難而制兵爲難古有天子六畢征伐夫今京營之兵數萬人耳國家竭財畢議虛殫歲月而卒莫之強者非惟失練抑失制也往時羽檄交馳烽火在望亦嘗瞋目扼腕悔已事之失矣稍當解嚴輒務偷安而桑土之思頓忘何哉夫積驕之後法之而預搆于閫掖□之而潛掀乎寺尹彼衣糧之給一或不時輒蝟聚噪譟以傲命吏驕桀虓驁莫敢誰何彼方無舍矢之技橫槊之功而尚以尺籍爲奸何況人精其能投石超距桀大逋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泄泄若將以士服

習爲國家輦轂之患而惟恐訓之也以數萬人寄之一人指揮號令惟耳目之是聽縱士非服習亦已震盪況乃簡練炎炎若何故爲之任者亦將曰夫用于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者自危則又安得以其身冒不韙之名臨不測之禍孰與苟且旦夕恃寇之不來之爲愈乎此二者兵之大蠹也將祖宗之法制固然耶抑其事變遷改以至極耶夫縶騏驥之足而令之馳不前矣縛賁諸之手而令之鬭不勝矣練兵而利其練之不精任將而利其任之不重斯將不威而士不武矣高皇帝神武戡亂久歷戎機弢櫜既陳牛馬弗服嘉與天下更生故京營之兵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漢之北軍也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漢之南軍也而又隸之五府又八校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高皇帝善藏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軍動衆鉤連而出所謂數起于五而終于八垓下之陳是也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猝有意外之虞生于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故兵聚之而不見其形將練之而不疑其危強本弱末居重馭輕控制宇內之術在是矣成祖之作我燕都也仍立五府增

七十二衞設五軍神機三大營而又聚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于京師而練閱之法云善矣然竊意非成祖意也與天驕比鄰勢無兩盛震用威武三犂其庭楡木川之師言旋入關時則可以散而不及散承平日久因循爲功不能永圖誰執其咎至于正統己巳累卵比危本兵于公通變其弊程良比銳立爲十營還其老弱兵勢孔張國以攸存時則不可以散而不敢散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後復增爲十二營時則可以散而不能散相沿不廢至嘉靖庚戌而後改戎政府稱名異而責實同耳目新而紀綱舊積衰之弊瀰瀰也夫士卒不練與無卒同而謂今之有卒也然乎哉故愚謂兵之不強非惟失練抑失制也誠考國家之故典釐歷朝之獘畫去尾大不掉之患收太阿倒持之權指臂相使犬牙相控令國家有禁亂除暴之利而無蕭牆猝起之憂一便也臣無震主之威則流言不興用之則以盡其才部曲必閑節制必嚴簡練必時而勇懦可用二便也兵不偏聚勢鈞力敵不敢訕嘯三便也徒御既寡將卒相習各私其下各戴其上晝戰則形相識夜戰則聲相

聞苦樂必同利害必通四便也五營並立聲息相徹殿最相形將必各勒其官爭寘力焉五便也五人爲伍十人爲隊大將握算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兵伍可實六便也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敎十以十敎百以百敎千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人七便也力雄百夫者可爲百夫長力雄千夫者可爲千夫長一軍之中必有虎賁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愛而貴之是謂軍之司命將才可得八便也然後令甲所著指揮則所轄萬人武備不精千人以上奪俸有差七千以上奪職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爲率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爲率法令可行九便也然後廣徵異材益張爪牙或助邊鄙之良受習練法或散已練之衆分敎數羣布列中外隱然長城以此摧寇何寇不摧十便也此之不行而顧使之久居因循歲月坐耗廩食倉猝有變駢首就戮夫驅白徒而投之死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將之有功必不服也故將雖有鞭笞貫耳之法而不敢用用之于無用之地也國家雖日費千金猶委之耳巡視諸臣望繁苛之禮本兵大臣寡憂勞之效曾是而

可以幾兵之強哉

陳時明曰國初南京大小教塲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隸五軍操練此祖宗時營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胡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營團練以備警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爲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夫團營建而三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究其隊伍實有之員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件工匠爲名一任恣意于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歲北鄙有警命于團營選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

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史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據分送諸道召募敎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鎭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家都汴去邊尙遠饋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濫蓄財不可浪費諸軍日用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覆載之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

以爲今日之事民之財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于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命本兵大臣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將士大加簡閱仍命給事中御史按其不如式者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以杜其占役檄其逃亡之數以致其請勾欲然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坐營多以功勳之曹爲之此輩生于紈綺之家長于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塲之地若一旦授以坐營重任彼將建樹大將旗鼓坐于將壇之上儼然一大將叩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務廢壞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例必邊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爲坐營其武弁之冑非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

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于該管把總等官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誤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于提督官處易置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隊自選除老弱類開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引送坐營官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爲責治重責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揭帖奏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逐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爲泛常會同科道官員參奏黜罰提督官逐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且計數奏聞請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怯驗之技藝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爲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去取之間雖以武藝爲

尙尤以膂力爲先蓋武藝可習而能而膂力不可強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皆可學矣團營取不足見于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于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略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爲京軍卽命原衞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下津遣赴京常住待其衰老仍遣于原衞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不必赴京虛耗國儲亦略倣大學士濬輔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于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臨清或徐州但北乃宣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成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別爲二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衞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衞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大學士李賢嘗言于英宗皇帝欲以京營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當賜月粮亦宜略倣

前世之制稍爲之差等團營聽征將士爲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爲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爲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于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爲遊兵若先鋒之名于各邊都指揮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署遊擊若先鋒之號就俾于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取數十人以爲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于邊上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遞年出塞及工于刼營者奏取數十人以爲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名仍統屬于該營探則別置于一處使之常爲戰裝一遇有警命下卽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于所在三堂等官每歲發二三枝于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騎偕進以爲犄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法不得肆爲禁旅偃蹇驕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狀以經戰陣勤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可也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有副將一員共六員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副將一員以備官署營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可攝一二營今非其時矣到營城外及領軍登埤供苦之人當聽臣等咨部于疏頭中經屢薦者推用庶營軍有人管領緩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遇有警報則列營城外舊存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舊外其城守每垛只派軍二名今宜待班軍至每垛編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垛增編民夫二名庶有緩急可分班輪守一議築堡牆近議協理僉都李宗延疏請營築各土牆甚當但築若太長廣則難猝就合議定每所四面各以百二三十丈為率長短廣狹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牆高不過丈即于牆外開溝闊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費似當責之工部

每小堡不過費二百餘金若營中有操賞餘銀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三百間以爲各軍之地平居無事每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合營住扎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栖 一議濬壕查得京師城壕近經二部開濬視舊時挑濬確爲用心然終屬欠深可乘春雨未降于壕心再開一深溝闊五尺深三尺若有水時則人難淺深其土須挑入短牆內庶雨至不復塡壕 一議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砲守城鐵斧及南京紅柄刀大佛郎機與買到稠木棍凡此數者已被遼東取用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爲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有助軍器械合容臣差官赴工部擇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爲城守之用

京城守禦定議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本計者該臣節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爲成畫近臺省陳言有深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甲仗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淸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

之勛臣大率謂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科臣李精白抽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爲上等合五營共揀應得勁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胥精以恤其私而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之急需而敝鈍如此太僕寺往往冒名曰寺馬供車營之騎操而倒損若此此又巡視諸臣所當一一置問責令製造補給以期實用者也至于擊刺格鬬演放火器尤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閱終以軍旅爲兒戲查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勛臣景泰弘治隆慶年間每革勛臣而以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輒易爲勛臣蓋勛臣與國誼因休戚勢共安危六軍之衆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旦議更于事體未便合無仍于勛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爲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會推管營多缺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宿將除杜文煥見任榆林總兵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肇基議加府銜備用其顧思忠黨思蔚將官宋維虒商國貞施從煥聽經臣分別咨用所稱救時異才若李

邦華楊鶴熊明遇楊漣李若珪畢茂康徐光啓邢愼言李若星劉時俊
朱國楨章嘉禎倪斯蕙喻思恪等該吏科酌議才品及時起用非臣部
所得擅擬也旣經題議相應復請俟命遵行
天啓六年正月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殺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
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科道四衙門
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
議准三大把總等官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營選
補務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遇營有員缺類齊若干名必
先移會職等衙門居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掛號虛公事事僉同
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與共是亦得人之機也一聽用之
課宜勤邇來所用各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甄
別然後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覆短者有
厭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有援壞倒之事執爲常例遇有老弱者卽批
令弟男子姪告替內有戶絕丁無可替者亦雇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

堂職等與戶兵二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卽許摘牌替役不必關支以後月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卽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責令該軍千把總日逐教演變尫羸爲精強轉無用爲有用誠今日營務中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終卽以此爲殿最千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衛之器宜精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合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規可也至于給銀糧造器械或該工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

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但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即如替補營軍丁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從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候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措索之苦亦無徒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

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懾而偵緝勤盜賊有不肖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也種種弊端令人厭鄙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觀步騎徐試韜略果其負韓白之奇窺孫吳之祕者不難咨部擢用卽抱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卽爲除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宣操之時行令各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有定期逐名試驗能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有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一老弱之汰宜亟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糜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陳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援遼設也豈可令

其嬉遊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閑力壯卽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五石而補兩石之缺遺下壯丁名缺卽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復取年貌操册按隊比查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者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營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疎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職等銜門參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溢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闃若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

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哨馬軍輪撥巷口者誰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雞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等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號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

往行

永樂八年北往始分步騎爲五軍命靖遠侯王文督中軍安遠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楊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尋別選輕騎爲前哨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之又以都督薛祿冀中等充標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

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分督精卒不隸五軍十二年正月北征安遠侯柳升領大營都督馬旺陳翼程寬金玉副之武安侯鄭亨領中軍興安伯徐亨都督馬瑛張安副之寧陽侯陳懋領左哨襄城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豐城侯李彬領右哨遂安伯陳瑛都督費瓛胡原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左掖保定侯孟瑛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譚清領右掖新寧伯譚忠都督爲衆副之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二十年二月北征都督朱榮等領前鋒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馬步隊大營圍子手神機營寧陽侯陳懋等領御前精騎永順伯薛斌恭順伯吳克忠領韃靼馬隊武安侯鄭亨等領左哨陽武侯薛祿等領右哨英國公張輔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等領右掖二十一年北征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武安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英國公張輔興安伯李安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亨領右掖寧陽侯陳懋等領前鋒二十二年北征李升等俱如故惟左掖易李安爲成國公朱勇而前鋒以忠勇王金忠佐陳懋大軍凡五軍而前鋒

附焉既歸京師則爲五軍大營五軍營中軍左掖右哨右哨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班騎步兵十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管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應襲舍人殫忠效義管京衛報效舍人餘丁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值軍一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衣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經宿貼直上直軍一司營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時東宮宮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十下管操演火器及護衛騎兵洪熙以後用英公輔寧陽侯武等俱爲總兵官後英公寧陽謝兵事陽武沒始以成公勇爲大將景泰中土木變後兵漸耗散撰㥶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爲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

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分爲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銃火器而以撫寧伯朱永懷寧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惟撫寧伯最久自侯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來代正德中英國老成不能無朘削士而監軍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闇等橫甚不能制也前後所與英國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國公朱暉俱有聲會毅皇帝信權奸言集九邊家將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爲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副將軍而十二營自如嘉靖初散邊兵用武定侯郭勳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將頗亦欲有所飭厲與武定不相能繼以疾卒而兵政大廢弛矣武定主兵二十餘年所掊克以鉅萬計中外怨之刺骨尋得罪總兵官成國公朱希忠□□伯陳鏸代朱少年不更事其政亡以踰武定也時虜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乃僅選三萬騎聽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私家矣提督凡

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
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出禦之死者萬餘旣闔門兵少
不足蔽睥睨于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勒太監高忠等歸內希忠
總聽辭任改京營總兵曰總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專設侍郎
一人協理罷十二營併爲三大營曰五軍營副將一員參將四員遊擊
將軍四員三千營曰神樞營副將一員佐擊將軍六員練勇參將六員
神機營將校亦如之咸寧又奏調邊軍驍勇者數萬人隸近畿使京兵
雜而征戍曰轉弱爲強然見謂可聽耳其隱占賣放弊如故至肘腋之
間厠以豺虎蓋人寒心也亡何咸寧疾奸漸露上以大學士階言奪印
綬遂憂死或云服藥未可知也金吾緹騎發其與虜通事遂磔其屍誅
父母妻子矣而襄城侯李瑾代俄卒平江伯陳圭代故與時相有連視
咸寧貪甚久之卒鎭遠侯顧寰代寰名將家子持廉有聲旣命下人人
舉額也然寰僅自潔己小剔宿蠹而已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將
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分統責令開營訓練而以

文臣巡覈之收戎政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勑掛印而命將闖事完則繳勑納而歸將營中下兵部議不盡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勑關防而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餘如貞吉言于是命總督戎政恭順侯吳繼爵中軍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爲三大營總兵官繼爵恥與正等伍稱疾辭務爲言官所論復以二將名位輕用定西侯蔣佑領神樞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而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祭神祇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于是右都御史曹邦輔督五軍右都御史劉燾督神樞右都御史陳其學督神機無何仍復以勛臣總督戎政文臣協理而罷六提督故繼爵改任而鎮遠侯顧寰復代之再以老疾解職而彰武伯楊炳用任職久得士心累加少傅卒而臨淮侯李言恭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十三

餉饋

清軍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三

餉饋

前言

萬曆三十四年戶科給事中汪若霖曰今天下獨苦邊餉爾太倉歲入四百萬而竭蹶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初倚民屯矣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數警也影占逃亡之數又甚夥也不可淸乎民屯宿逋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問乎廼餉臣常以節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類造虛章何關實算徒取國膏血外啖虜而內媚要津貴人以飾歡卽京營十萬詭冒卑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注封疆翻成積釁也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御覽册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銀五分永平鎭主客

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百一十五兩九錢一分密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三分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主兵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銀六分主兵糧五萬一千五百二石斗料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兩一錢主兵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固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主兵糧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百石四斗草一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

又曰神農云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晁錯亦云募民入粟實邊國家九邊歲額洪永間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弘間二百餘萬

世宗朝增至三百萬今京運四百萬矣司農一歲所入僅足支費稍有逋負旋稱不給邇者宣府大同頻年飢饉薊西月無見糧軍士困苦不堪戰馬餓死纍纍人情洶洶數相偶語帨巾叫囂旦夕不測遼東每軍月糧止四錢又每遲至三四月不沾實惠揭貸出息而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十鎮年例所欠至一百五十餘萬歲終不得給當事諸臣始議借濟似矣將借于各省之積逋則兌解何時是待西江之水以救涸鮒將借于冏寺之馬價則補給何日是剜心腹之肉以支兩腋總之非計也愚竊謂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緩急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于內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親兵將所蓄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于內而實中于邊者也內帑貯蓄幾何乃堪此輩巵漏哉奈何不簡而清也至求所爲實邊者則莫屯

鹽若矣鹽不開中也而改折則鹽政荒屯不子粒也而折色則屯政廢其弊也鹽以供私販屯以資乾沒士飽馬騰顧安所冀請自今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引不得關支即餘課俱令赴塞下輸粟芻俾內地諸商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患開墾無其人而當事者又必親歷邊境相度疆土某爲舊屯豪勢占據者清理之某爲曠土堪興屯利者開拓之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或召民佃設法安置給以牛種暫免徭賦待墾熟後然後收租安邊足用計無踰此蓋屯與鹽兩者若不相蒙而利害實相關惟開中行則邊民爭爲力農儲粟以應商急商急欲得粟則又爭爲募丁墾荒以便供輸商爭爲募丁墾荒則屯軍之貧無力者與巨家大賈錯壤以畊而緩急亦獲通有無助守望又且樹藝成林穰穰相因塞下粟不可勝用而商之報中便軍之芻餉亦便百世之利也宋人有言國家閒暇北虜安靖不及是時少爲根本慮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朘內郡膏血補邊方瘡痍內外俱困不知其所止矣嗚呼此寧獨爲宋人告也說者又謂榆

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糧仰給腹裏米珠薪桂師不宿飽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鐲新增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達蘆溝舟運以甦宣府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升則始與之折銀秋冬而米價稍平倉庾稍積則始與之本色毋乃驅之飢而罷病且死乎誠慎簡邊帥釐革厥弊庶庚癸可無呼矣

萬曆四十八年督餉御史萬崇德疏曰遼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乞欲盡田中耒耜停閣俱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收集按時播種幾幸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爲虐草木盡枯無穀則民絕食枵腹立斃無草則馬腹絕食斷芻卽倒援兵雖資外運海運終慮艱難況運貯無幾其何能濟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苦倒懸之莫解外

苦攻掠之莫特此時卽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亦何救于危遼之數哉在廷諸臣緦緦陳謨無不謂計欲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備糧餉蓋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糗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侍郎李一本爲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恩截留漕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閒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尙多可慮也近讀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奴賊狎境簡兵秣馬以施訓練之方豈得窘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色二百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召買米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眞定五府爲數已多卽增之不過二十萬而止今勢急燃眉無可爲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頭領米出卽易錢每石不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反倍之軍必樂從實出兩便故謂之漕可

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黽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贍軍而舟以運餉有纍纍之米豆必借纍纍之船隻聞寧前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礁體既堅固價亦省便板木不難于購求工匠不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木匠厚其餼廩相機以造又募占風汛之長年以便其撐駕廠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船隻果如臣議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實爲玩慢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遼悞國容臣查的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便于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挽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爲覆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白發賑以濟庶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釜之魂且慕闕下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于危遼未必無補矣

陳良訓曰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萬或數萬爾撫按專制一方曾不畢智竭慮爲皇上致之闕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旣總于急公不爲皇上致之闕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農又卸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候其至上下相推餉歸烏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榮還里之樂爲不肖有司開箠楚搜括之門驛遞騷煩供應增設嗟嗟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議行也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有自州縣匿者有自司道那解別用者此在各府縣先清欠餉之窟穴而後增完餉之實效體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告方自歸着而第是泛泛查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知縣若干故事塞責恐于今查餉不關切矣

工科王夢尹曰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語毛文龍曰兵多則難精而況餉不給矣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強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充其中合無將現在之兵令

文龍精選一番或三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父兄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廪糧屯田則保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量移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既不苦無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國恩下念家仇而滅虜之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責恢復恐中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皇上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

又曰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未免後時彼管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清以致海外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江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充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

而療來歲之飢矣
天啓元年戶科參定稽查錢糧凡省直之額解俱屬于餉司各邊鎭之
年例俱發于太倉出納之事原自井然惟是解到之日旣照省分而隸
之于本司及轉發之日復照鎭地而承之他司卽十三司中已有錯綜
不一矣至于餉司查餉止據其所解之數不復稽其完欠而太倉發銀
亦止據其所出之數無復憑其源流此中外所以相蒙出入所以不相
照而冊籍徒具永無淸楚之期也先是本科都給事周某條請查盤已
奉旨又巡視御史周某悉索該部十三司應解太倉之銀按其故籍而
理其舊額兜底查算可謂洞悉其竅矣今本科給事阮某又搬爲庫司
合部之議每月以朔望令各司有相磨對則于省直之入數可以通查
而于邊鎭之出數毫無錯漏其法與巡視相濟均引繩批根鑿鑿可行
者總之外解之弊詭巧萬端更須責令各省直于解文內明開係其年
某項該銀共若干通解則開全完未完則開實欠每次解俱如此開載
則數目分明一覽盡知矣

天啓元年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釐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成霖况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福建河南以存留而濟餉匱州縣如海州密雲華亭長清以撙節而抵加派上不廢事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所能爲者一曰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凡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脚費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銜旌勞誼無可去計必爲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船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俟至秋深駭浪驚

颱實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灶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僱至遼陽矣而又責運瀋陽以爲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運易于弛擔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趦趄須以短僱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爲兩便蓋倉去內地甚遙驅饑民遠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充既稱甚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曰支消錢糧之有溷淆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凡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倉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參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列爲等第兵數既合然後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受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例之扣除有禁家丁之冒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禁升斗之參

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册報關以內各司道爲政凡糴本脚價舟車僱造舵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糧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溷淆稽數季報以憑歲終查核一併奏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而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巡按倪應眷曰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況東事茫茫蕩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正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個家事視國爲軍馬圖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郡災慨然以米豆爲已任掣前年未用之價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裕則眞餉督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撫憐災郡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卽議採靑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取民者然物粗路遙每束所値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塲價比市豐誰不

熙熙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爲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爲今日而作者倣而行之眞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爲我積而我不豫辦甚至索于隆冬冱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

天啓六年刑部侍郎沈演疏曰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自蹙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措本色一分卽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謂糴二百萬斛穀差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太祖方入金陵卽命康茂才爲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賫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于此計算乘除稽查出納爲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言無奇策然天地生財

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爲常者尙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

侯恂疏曰今遼東之役土兵邊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主者不歸死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之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赴解卽衝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筴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緹騎之虛蠹作何修舉作何釐刷以濬不涸之源塞濫觴之竇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概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收息于官償責于民也此部餉之定著不煩再商

者也
又曰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之禍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復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訝計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銜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算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担五斗最近任往返六十里遞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販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諸有闕文遼陽穀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連運耳

往行闕

清軍

前言

楊公士奇曰通變宜民之道于軍伍補役之事尤爲切要者亦惟遠近適宜而已竊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凍北方之人死于瘴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接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死于溝壑而不知者深爲可憫况今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西北勇壯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爲弗宜在彼且乏守備操之事勢夫豈可哉伏覩太宗皇帝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開立一衛或一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當若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北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又准兵部奏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

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幷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死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于附近衛所操備此太宗宣皇帝之仁也今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祖宗之仁也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憂民之意哉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于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欲行起撥者除逃軍外以山

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其有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卻于腹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而國家急務亦無不宜矣

弘治元年馬文升疏曰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矣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有餘年而逃亡死絕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册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放弛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在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攢運糧儲在江北者俱京邊輪班操練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

復見在之人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遏警將何調用况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于西北強賊又嘯聚于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乞勑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册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册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舊備照務要查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宗皇帝山陵畢日乞勑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見操軍馬逐一清理先儘團營務足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勑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册送兵部查考其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

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正德十四年王公瓊曰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計其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本部屢奏前弊蒙勅各布政司按察司幷巡按監察御史挨捉奏報然勾軍官旗多有懷姦挾詐往往東潛西躲以致姦弊不除官府被其攪擾百姓罹其苦害徒有勾軍虛名而無補伍實効已經會議奏准令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塡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遞年逃故等項軍丁生名貫址造册送部轉發清勾合用監察御史十七員分定地方清理宣德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部官奏節該奉英宗皇帝聖旨是但近年水旱飢荒百姓逃移還未盡復業待明年秋成後着去欽此已經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幷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欽遵去後今照天下都司衛所將遞年逃故等項軍士數多遇警調用不敷今內外衛所將該勾逃故軍名貫址造册陸續到部即日秋成欲照先今欽依事理將原差清軍監

察御史陳穀等分定地方請勅前去着落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
各委官一員分投嚴督所屬州縣將册內坐去軍人照名勾軍補伍庶
爲允當今將清軍合行事宜欲便備榜就令監察御史齎去通行曉諭
禁約未敢擅便開坐內一件清理軍政監察御史每歲八月終照巡撫
官事例具清解過軍數回京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本部尙書王驥等
于奉天門奏奉英宗皇帝聖旨是者府州縣今年有災傷人民缺食處
宜加優恤待來年秋成後整理不許急迫重有擾害欽此又查得該兵
科左給事中郭鏜等奏內一款淸理軍伍開稱先該兵部尙書項忠等
奏差御史一十一員前往江西等處清理軍户三年一次更換清理方
今水旱災傷無處無之若又照舊清理不過逼民逃竄耳如蒙乞敕兵
部討議查照災傷去處照依往年事例暫且停淸等因奏奉憲宗皇帝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看得所奏要將災傷去處照依往
年事例暫且停清若有先前淸出軍丁亦要存留待候豐年解發另行
查勘奏請定奪等因成化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具題該節奉憲宗皇帝

聖旨准擬欽此又查得爲照例停免清軍官員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得各處地方見今盜賊充斥災傷重大各該清軍御史合暫停免本部欲咨都察院將山東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并北直隸順天保直等處南直隸蘇松等處各清軍御史暫取回京其見今該清軍士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候盜賊寧息地方收成起解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具題本月十三日奉聖旨是欽此又查得爲地方災異事該本部題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洪遠奏稱雲南地方夷寇搶刦村屯拒殺官兵本省遞年該勾軍士多係夷羅清查起解比之別省十無二三將本省清軍御史暫且取回又該巡撫貴州地方右副都御史蕭翀奏稱貴州地方苗賊作亂連年調征屢歲旱荒缺食貧難況貴州二十衛所俱充發軍人比之雲南軍數尤少軍政清理相應暫停將雲貴清軍御史暫且收回等因該本部議得所奏俱應俯從雲貴清軍御史暫取回京該清軍伍着落布按二司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員清查起解正德十年三月十七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通行

欽遵外今查得宣德十年原擬差御史十七員每年八月終照巡撫官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後正差一十四員內兩廣雲貴共二員南直隸二員北直隸一員見今湖廣雲貴陝西四川監察御史四員俱取回停止又查得福建實有軍士九千四川七千湖廣五千陝西廣東各二千名江西一千廣西八百雲南七百貴州五十餘名南直隸府分各不及萬北直隸保定等七府并順天府共實有軍士七千餘名前項各司府實有軍人數內在逃該勾軍人其數又少臣等議得前項本部節年奏行清軍事例固是充實軍伍之意但自宣德十年以來朝廷慮清勾太急逼迫逃移初奏差官之時卽令待秋成方去後因災傷用兵屢爲停止又因兩廣雲貴軍少俱二省併差一官無非欲休息小民保固邦本之意及初議差官每年八月照巡撫官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其後方議三年更換亦非舊例今查福建四川陝西廣東江西湖廣六處幷南北直隸各府實有軍士各不過數千廣西雲南貴州三處實有軍士不過百十內有逃亡所當清勾者責之司府官員自可辦理似不必專差

御史一員督理雖稱雲南兩廣各共差一員但地方廣闊豈能遍歷況今蘇松淮揚等處災傷極重幷其餘無災地方催徵起運京邊稅糧及派辦營造等項工匠物料比常繁重民不聊生當此之時若不從寬撫恤逼迫逃竄關係匪輕合無將湖廣四川陝西福建江西兩廣雲貴南北直隸軍少去處今後不必差除湖廣四川陝西雲貴見已停止外其餘取回俱京其該清軍伍聽本部查照軍政條例嚴督司府等官照舊清勾及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憲綱糾察查理惟浙江山東山西河南四處軍數頗多照舊各差御史一員清理務將應繼之人勾補軍伍不許將見在應役者妄解戶丁查理及將遠年丁盡戶絕者一概勾擾取足分數逼民逃竄及照正統元年本部原擬清軍御史每年八月終回京今合照巡按巡鹽巡關等項監察御史出差事例扣滿一年差官更代正德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嘉靖十一年王公憲曰清理軍伍係國家重事國初各該衛所軍伍有缺俱得逕自差人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奉准事例各衛所將節年

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攢造底册一樣二本一本留部存照一本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册一本送部以備冒清漏清等項查照各司府亦每年將奉部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册逐一開列前件攢造實有故事文册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册名數多者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各衙門歲該造送文册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用不相上下俱于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煩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千少或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攢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通行查理但照前册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唯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以見軍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故逃以

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居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賄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册謄法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册雖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十數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隨到隨逃者有僞爲批印回銷者雖有近行衛塡勘之例而道理展轉歲月侵尋册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册外清出以強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爲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爲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訐行平民或至枉及稽考既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

已經題准任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册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刻刷備將宣德十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一名用堅白厚紙塡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册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册塡單送部施行已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塡勘合催勾其五項册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軍總册行令各項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本照依發去册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一張分作八格塡寫一戶上列橫格開寫軍祖姓名籍貫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于每百戶下除原額軍役塡滿外及空格紙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册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造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捕到軍數

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塡註原單格下新充軍由塡註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幷各司府州縣亦行照式塡註以備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該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册回答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卽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免勾者卽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迴及例免者開造小册連原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有勾軍丁自單到日爲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問丁盡戶絕幷山後人民挨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册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俟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册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及老疾故絕日繳逃移跟捉者俟三年不獲該州縣另册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清勾如再三年勾取不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名

及里甲鄰佑姓名俱照式塡寫單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
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
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令僉戶
下一丁補伍里甲鄰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治罪
以後淸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務將五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淸軍官逐
一完銷仍弔各司府原收任勾冊查審內有捏弊另冊送部事完即許
復命不必定以三年爲限各淸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
枉平民爲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幷違
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淸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于舊
而自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啻減十之一所省官軍扣
糧之害不知凡幾千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若嘉靖十年若猶爲煩而
自本年軍單旣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
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解之例
旣嚴捏故之罰尤重任勾之冊尙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

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册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複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救之嘆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册籍不至于塡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于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煩于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于迂疎變以宜時不謂之紛更而于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所先年造到清勾軍册舊例具新選官弁覆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船隻陸路應付脚力但各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册不肯一一依期到部每與進表官員到京相同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于刻文討馬不肯帶册討驢又南北直隸各不係衝要府分

俱無人肯枉道賫送以致多滯今旣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于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于各布政司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隸送各巡按御史處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廪給水陸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抬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塡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前項清軍事宜于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塡寫各項文册則實係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該當該吏十名內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悞事各咨吏部將該司册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便益于事

楊廉曰祖宗舊例藏册後湖法禁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處遠年之册多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册籍之獨全于後湖也今日一旦令其抄謄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

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册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永樂年間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册已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里某鄉之無册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爲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實是改換其都圖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以清軍曰某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某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從其民戶而查之假如其人之先誠于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爲新立矣誠于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爲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今若止抄黃册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爲清軍哉所謂無益者是也果見抄册之爲無益而決有所害則斷然止之不許費紙筆而別生事端也戶部尚書葉琪等覆題准其所言本部行移南京戶部轉行管册官員今後後湖黃册不許將概府縣全册查

抄果有一戶二戶軍民冊籍不明解人前來挨查者止許抄查本戶田糧軍民丁產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戶以泄事機如此則奸弊無從而生戶籍自然不亂矣

吳時來曰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查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減俸一石遞減至逃去五十名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官不敢開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員往核其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塡脚色明著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衆膂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于總兵而下各以官之大小各占役使刺繡雕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直冒其月賞而家頗饒資與善興滅之流則假以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

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一幷蒐補凡強壯殷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強邊足伍之策所當倂議者也

王世貞曰國家創衛所餘二百年雖遣發頻仍而死竄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何也臣自中歲跧伏田里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得其甚困而無益者莫過于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戶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卽就拘攣沿門乞哀搏顙求助若旗丁稍衆者卽以不正戶應役或脅委孱弱或賺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達戍所就斃道路卽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窘而鰥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侮一方瓜瓞枝蘩以長足行伍哉至于應勾之徒稍遇壯黠籍口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鮮件着伍未幾或營稱齎冊或委托取裝衛官受其賄囑利彼月糧甚有解者未及門而軍旣高臥于家矣至于每軍一名僉里役二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貲應出踐更

者也又非身犯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費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于千里之外而下產半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產盡廢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朘者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之戶樂于近而不預規匿使吏胥得計一也應補伍者便于水土而不致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解戶不致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今中外衛所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拘原衛也遇故絕則銷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不缺故于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垜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愆式甚而至于洪永之際奏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知又甚而死事逮于羣從詿誤累及親友繼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也又況未必其眞爲之後者也至于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虜

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勳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粵之性不耐窮寒秦越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固可改而邊也臣常與清軍御史李頤言之深以爲然特以身被專寄官應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勑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幷查本省衛所旗軍缺籍其有遥遠省分應勾解者卽于百里內外派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犯該邊衛烟瘴地面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奸惡僥倖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僉殷庶寬議津貼毋使無辜之民北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縱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竊追一夫不獲之恥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惓惓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五目錄 外編

兵部十四

邊軍

班軍

軍伍

前言

魏時亮

往行 闕

衛所

前言

丘濬　胡世寧 二則

往行 闕

屯戍

前言

丘濬　李傑　劉天和

李承勛　倪岳　趙伸

附兵部議奏

往行 闕

墩堡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四

邊軍

前言

丘公濬曰漢人疆埸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堠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鬭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畿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鬬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

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効死矣

李東陽曰聞有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汚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用而不敢言四不

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粮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已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

魏時亮曰所謂憂邊者夫邊卒之苦極矣苛索等弊已略言之工役諸困尤難枚悉他如足屯額則扣月糧備買馬則追朋舍撫窮夷則減喈糧果難全免並量宜優恤迺若宣府極苦于領買夷馬大同極苦于補買倒馬無非爲市本計愚謂市本湊給別須計處計倘無措懇請增給

勿以累軍凡變賣夷馬只照時估一有倒死只追肉臟此積苦之量宜優恤者也迺若修工務修其應守者痛省其可已者糧料務以時給散遇貴即稍增折色無非痛念窮邊計加優恤之意夫軍伍實則士衆如林而選練可足邊卒優則士有生氣而選練可精勇鋭之勢漸張敵氣之威自奪矣

丘濬曰巧猾之弊何處無之其在邊方則爲尤甚蓋疆埸之外防禦爲急刷滌弗遑姑息爲多而法網易弛且恐招怨生謗故皆熟視而莫之問耳即如邊士之擅殺降夷也豈不沮歸附之心壞軍之私易虜貨也每至啓窺覦之釁尅除糧餉可憐寒餒之帨巾攘奪首功不免英雄之喪氣盜賣以及虛出則廪庾爲虛役占而又買閑則名籍徒具軍地有清查之名矣豪強占據而莫敢誰何屯糧有徵收之數矣官吏侵漁而無從對照其他百孔千穴蓋更僕未易數也宜許新任總督鎮巡等官盡將官府及地方中累年宿弊次第剗革無分官民豪右但一有沮撓聽指名奏聞以憑究治昔人有言與一利不如除一害正此之謂矣

曹璘曰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乘生邊報日至虜情詭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朶顏等路連絡屬續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犄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計臣恐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隣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爲心胆旣大必無退怯乞勅邊方鎮巡等官淸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雜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所得平居編爲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旣困于送迎又苦于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爲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征討之師京營止宜挑選精猛官軍令老練軍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便

吳時來曰夫練士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可練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勢也何者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三年直犂虜庭搗其巢穴虜寧能我禦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勢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關城營寨三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勢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何也素所不教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牧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

于擺海邊防之壞莫壞于擺邊今擺邊密矣賊每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有不過擁以自守而參遊衝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者乎愚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兵百名自衞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于是連此十鎮之兵聲爲擣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也

吳時來曰夫入衞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卒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寇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于術莫如強邊今不制之于外待其深

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于平原易野之間勢必不格愚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决不可撤卽如牆子嶺馬蘭峪太平寨等處各見有入衞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何者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奔命爲疲讒怨易生無益于用不若去之非輕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于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寨舊有遊兵二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衞兵一枝如燕河營將保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衞兵一枝如太平寨塞垣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衞兵一枝如黃花鎭有總兵標二枝可罷寧夏入衞兵一枝夫陝西遼東皆稱孤援尙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燾自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固虜如深入密責諸鎭以乘虛擣巢乃制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也

往行

楊都諫秉義嘗奉命犒邊軍故事延慶步隊軍餘及鎭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賜公至居庸奏其

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數滿丁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內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紫荆雁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

班軍

前言

商輅曰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京或因頭目帶領久已貪緣偷安內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幷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衆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爲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爲永遠之計其爲益孰大哉

李公承勛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

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司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鎭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横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料草之費于私有賫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游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皆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隣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强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馬文升曰中都留守司幷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鎭操守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者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論之又次不均旣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團營自弘治五年爲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大寧都司秋班輪赴該鎭操守一年至次年卻令大寧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幷山東都司輪流赴鎭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俱遍周而復始永爲遵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史唐珣奏原派黃花鎭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限期徑赴黃花鎭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擬事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官旗不必到營徑赴該鎭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今保國公朱永等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鎭秋班官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數要乞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鎭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

永樂宣德等年在五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年選出精壯官
軍立爲十營操練專備征調天順初年仍散歸三大營至成化年間爲
因各營軍馬號令不齊猝遇邊方有警方時取撥不定恐致誤事因言
官之議于各營內選取在京幷在外官軍共一十二萬總在一處分爲
十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爲團營凡遇各邊有警就便調遣
前去不許別差蓋內以護衛宸居外以預防邊患居重馭輕強幹弱枝
其慮不爲不遠其勢不爲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
萬之數而五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卽今又爲別項工役或遇重
大工程又于團營內借撥其黃花鎭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去
爲因離衛不遠卒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暫于團營內撥去今本
鎭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摘撥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
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俱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
月不無有誤本鎭備禦若再于團營內撥去萬一邊方有警又恐遣調
不敷况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旣該各官會奏前來

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妨誤合無行移五軍總兵等官于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發一千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幷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免致擾亂團營官軍該補團營之數陸續補送庶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胡松曰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戍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以益外而不暇恤邪然臣嘗竊伏聽于衆庶今其流弊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斂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曰土儀蓋自總兵而下至于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曾不使之操執刀兵跋履行陳而乃撥送宗藩給役卿貴又否卽修濬塹隍斬艾草木軍旣不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家室之憂在大同則

無毫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鎮則反以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補兩省輪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足支務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輪戍行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即令領班指揮若把總管解交割勿使稽緩侮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于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于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又得人以爲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何洛書曰中都河南山東諸處京操班軍國家所以衛京師固根本至重務也但沿襲浸久玩愒滋生有不可不亟爲振飭者請以玩愒之弊言之各處春秋二班原有定額近年每遇上班下班亦多報完其實十不滿其八九而已大率由于領班官之包折而逃亡不充者亦間有之夫十既不滿其八九而常多報完者何也蓋領班官之虛冒也如每歲

當起行時各該巡撫及都司官嘗點驗之矣則募人以充其數比至京也兵部及團營嘗點驗之矣又募人以充其數迨乎入營隨操巡視科道官嘗抽隊點驗之矣復募人以充其數或撥之工作其募人以充數者如故也諸非點驗非工作而問其實額何有焉夫若此者得逭于罰不啻幸矣迺往往因而得獎且有濫薦剡者是使奸僞得計而核實之政不行也彼將何所懲乎況班軍之說本以居重馭輕無事則隨營操練有事則禦侮折衝今特以應文具而已豈祖宗立法意哉謂欲革此弊有二申法簡帥而已何謂申法請下巡撫兵備衛所官員□相責成務使踐更者必滿其額包折者莫容其奸而又稽以年貌防以互察嚴以虛冒之罪其行糧預支等錢至部即委廉正官換官給散如冬衣布花例毋許都司及領班官得侵漁而扣減之此法之當申者也何爲簡帥夫領班之役衛官中有身家知自愛者多不願行而或以付諸無籍之輩欲責以無虛冒胡可得已自今宜愼選其人且令衛官必經領班効勤始畀以司篆僉書之任若都司之統領者尤須精擇以充之苟衛

官一有包折都司一有扣尅即加按治而易置之不徐徐焉庶乎人情知警而積習可釐此帥之當簡者也猶有説焉夫軍士至寒苦也赴班至勞役也乃徐察其情率不病于操練而惟病于工作蓋工作之事非官府則山陵往往中官參之彼不利于役之齊而恆利于工之折貧民糊口不給而復加以誅求方稱貸未已而子錢旋責其負焉卽欲不逃亡何待也領班官虛冒成習矣都司官卽欲不因循苟且何待也方今聖主在上紀綱肅清所未盡滌者獨有此耳更望宸斷有不得工作務勅巡視官嚴行稽察有敢若此者毋論中外必罪勿貸則官軍不敢重累而督責之法于是乎可勉矣

佚恂疏曰班軍之設以擁護神京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弊已久上班下班祇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棄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放糧但須數文顧覔之錢而事已畢矣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

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算不費鏤剔而多得數十萬餘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奧空虛倉猝有警防守無人曾見頹敝之衛卒能堪苛戈綴使赴京亦象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

往行 闕

軍伍

前言

魏時亮曰夫軍不實尺籍徒存無與爲選又孰與爲練哉議者有謂實軍伍以召募者竊謂應募遊食之徒多別營亡命之卒易召冒餉旋補旋逃散則作姦聚則肆毒此必不可用者有謂實營伍以土著者訪得名爲土著實係亡命即今漢莊陰陽之遺害可鑒也此等有缺痛禁私補嚴責各官州縣精察民莊之鄉夫市里之任俠補之顧鄉夫任俠多

不願募要須歆以糧賞約以歸農給以不役占不勾補之執照將必有樂應者有謂實營伍以新軍者夫勾補解撥二軍初到最宜安插先須痛懲該管之見面書識之常例同伍之人幫優以分營樂土給以月糧妻糧授以閒田世業一年之後方可選其壯者編操次者工作弱者就近擺堡處之得所方可免逃亡之患耳迺若武官以軍逃爲市最宜重逃軍之罰重冒糧隱糧之禁重科索役占之罪總爲督倡者重加之意而虛伍之錮疾其有瘳乎若夫南兵須馭之以善將且重之以疑釁無事時與北軍一體更練有警處與北軍分搭調發暗結驍智者以安其心密除最肆者以攜其黨有缺必重禁隱匿不報重禁通同再補此處南兵以安營伍之大概也

往行 闕

衛所

前言

丘公濬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

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
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
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
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
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
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
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
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
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
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
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
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胡世寧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
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旣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

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册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于箠楚或因解軍而產破于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約費米三石至京師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草料投跟勢要買閒止納銀二三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賣二三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垜集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是奸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即蒙赦宥因兹輕

重不均人愈玩法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旣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理宜通處乞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淸報兵部者旣免淸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卽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遞年若干其勾補者卽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幷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幷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等各衛實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充軍者卽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房舍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 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爲盤費庶使軍士在

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于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于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旣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

胡世寧曰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北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算亦不資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多有不得官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

給言則分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者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國儲不少矣

往行 闕

屯戍

前言

丘公濬曰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時亦于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朝建國江南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于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屛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于此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編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幷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

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眞定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鎭臨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屛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居家必有藩籬牆壁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于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

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李公傑曰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括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于一時終獲安寧于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能守此乎何以不陷于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劉公天和曰興武營之南八十里有鐵柱泉週廣百餘步套虜每至必飲馬駐牧數日而後出誠要害至切之地也前總制尚書秦紘嘗謂臨泉險堡但見狹小近亦頹廢無軍防守合將前堡增築寬廣高厚將全

保入堡內修蓋營房并將小鹽池紅寺等堡增官軍量爲摘撥及于寧
下五衛軍餘內添撥共足五百特設操官一員統領駐劄多給軍火器
械防守其堡四週空閑肥沃地土又廣合委官撥給聽其儘力開墾三
年之後方從輕起科即准月糧臣復訪查附近迤東地名石溝池出鹽
小池所產不多未經收課常年附近軍餘自取合聽前項新設堡軍收
鹽食用如是則官軍饒裕城堡充實虜數百里無飲馬之水勢自難于
深入矣工費甚微而爲益甚大

李承勛曰墩臺之設所以哨瞭虜賊動止爲邊方之耳目也近日各邊
墩臺雖設有軍官徒有虛名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水或因
當夜而寐者捉我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故炮火未開而
賊已遍川原矣近堡人口頭畜收斂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
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爲虜賊之志在于搶掠而已若使傳
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畜堅壁淸野彼則四散刦掠
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憊空地而歸雖不與之戰而

彼之志亦隳矣所謂以逸待勞者此也
倪公岳曰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灶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
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
孤山西抵鴈門保定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下寨抵于靈州千戶所
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窵遠居民
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亦非所賴況又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
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往迤南萌
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民在田牧畜徧野虜騎
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謂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
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
守少于此者徙以附焉更于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
栅築牆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于墩臺亦
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卽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
之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堡城聯絡亘

能窺我虛實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趙公伸曰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峰臺墩以至尖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鎭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炮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住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炮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而固原鎭戎先以動搖石鹽韋盟雖云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以殘破宜令延寧鎭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炮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驛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炮盔甲弓箭烟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册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

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保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于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管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不眞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躭悞事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炮號會止固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悞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拆牆入境或三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炮一個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炮二個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炮三個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舉火二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步止收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堡附近拋

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任官舍土遠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兩所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者人有言東南文葩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兵部議曰南兵乘障正爲人非土著則臺堡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堠常謹虜之動靜時在目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毫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上必有復覩親戚將軍之舊者至于倖將毋以鑽囑而希陞遷毋以震隣而謀更調毋以皮面而托逐廬人既相習爲通融狡弁復多方爲營窟疆事之壞微獨蘇門爲然雅意整刷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往行 闕

墩堡

前言

錢公梗曰本兵初駭邊警採合羣議令海內西北閭閻村落遍得築堡禦虜所以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每州邑創堡數區制若城隍盈燕趙齊晉魯衞魏韓無不屹然創起窮二年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竊謂堡法可施于邊陲不可施于腹裏施于腹裏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足以致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矣邊陲土廣民稀人鷙猂而俗尚首功地土曠本戎馬之地日暮出入沸梗彌逸得堡焉星羅其間瞯敵之去瀰野耕作賊至倉猝亟有藏寓敵縱攻堡吾故暫支大軍瞬息可啃援敵或深入則羣堡後躡卒莫逞矣民稀則利曠土之饒相卹爲命視所寓堡不得不羽毛之惜人鷙悍則得堡爲穴養銳而息足焉隱然得其虎豹在山之勢發罔測矣俗尚有功則人自爲戰家自爲計不廑宮中之憂而彼可牙爪也此謂堡法可施于邊陲者也其四說如右何謂堡法不施于腹裏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多法網牽制束縛之密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肺腑易而盡待堡

閭里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西施之源釋實或攻虛之便民易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多只如眞定一府地誠幾何三十二州邑棋布孔邇又每州邑贅數堡焉每堡如城之大而備其制勢或美矣法網牽制束縛之窘只如眞定府每州邑儘民之力驅之守城驅之捍府又驅之戍西山隘口之險又驅之幷力諸堡之中虛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法不可施于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也拘集數十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爾汝之嗟其就績也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旦傾圮剝落之易則復動衆之窘某憂後患也不難于築難于修不難于修難于守州城尙不易修不易守也而况于草率之堡乎其被程督也今日須丈尺若干明日又須丈尺若干今日造册上府不如式之則駁明日上册未備制又駁今日委官某促責明日委官某較量今日委官某檢正明日某覆核奔走文移之瀆吏人戴罪之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艱民曷爲而不告病也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禦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

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財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夫州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官搜蹇夫羈之堡一不守也邊陲堡小室廬輳密人不必衆而力齊以專腹裏則不然二不守也擕糧當守堡之役人衆畢來則無室以居廢耕之餉可立而餒三不守也邊陲無堡外之家兹以外族遠趨化堡爲之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不守也州城有司爲主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之統領之職而望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戎其五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邊警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器中原草寇遊沒無跡苟信宿而風靡焉是授之寓矣又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議守道驅集四鄉棄其室家之衆而斂之一堡之中身內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潰是盜之藪也此謂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忠國禦戎之道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堡畿甸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

門屏之矚而捫首堂奧之早太平一統之秋而跼蹐歎餒之甚此亦可使聞于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遑于城有士近代城垣倍蓰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不古若也乃釋可講而務立堡焉消人敵愾之心而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一說也九邊之限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關隘又何在也而何有于堡此三說也古人有曰聖人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城而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也此四說也夷性不善攻城前世明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智之技是求而動縮千里之首苟敵之果迫又安策也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忠國其五說如右

往行 闕

徵調

前言

胡世寧曰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于征遼

唐季叛卒起于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愚以爲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今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京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

倪岳曰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于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并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虚兵家之算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此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

往行

卷之六十五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外編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前言

高岱　于愼行 二則

往行 闕

屬夷前

前言

高皇帝　馮應京　鄒緝

商輅　丘濬 二則　李賢 二則

汪鋐　周用　于愼行 三則

王錫爵　沈性　王瓊

于謙 二則　王廷相　胡世寧

任福 二則　何祺　田汝成

往行

王驥　李瑾　任福三則

錢古訓　馬文升　楊廷和

王哲　楊溥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前言

高公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犂虜庭當時亦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獘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祖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陀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靖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吾師得以摧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奏擽河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

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首中惟俺答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于愼行曰中國之形惟以夷攻夷是爲上算元昊負山阻河跨有萬里而吐番角厮囉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通于青海高昌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背擊元昊以分其勢此制夏一奇也唃嘶囉雖未必卽能抗夏而能牽制其後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賢于中國十萬師矣宋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凡立功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搴旗然後策效也唃厮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之勳伐豈有低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壘而以責部落夷酋于萬里之外一何迂也

又曰中國有四夷之患勢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斃然必中國之兵力足以驅使而後可借其奔走以爲折衝之具如中國之力不足使屬夷而

欲專恃其力即幸而一勝戎且生心是又生一敵也然則以肘腋之警
而求助于外知其計之左矣

往行 闕

屬夷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四方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即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馮應京曰中國富強震矜易作矜則侈大而興戎矜則怠荒而不戒幾在獨覺之中而禍形八荒之表矣此祖訓待夷之道如指諸掌厥後臣工失畫非啓釁則忘備即如安南師旅頻興縻費無算嘉靖二十年降爲都統使司以授莫登庸後其孫福海復爲黎寧所逐乃置不問何如

愼之初也倭本不可與通永樂初開門延入至嘉靖間東南騷擾邇年東援幸成西侵未艾此非信國公修備之意虜之當備明甚永樂中割大寧與之寖然寖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幷朔方河南故地遂失自是歲憂匪茹官冗費繁隆慶以來計出羈縻恃市忘備耗軍實以飽寇雖未知所終斯時也孝武衞霍之征誠所不能孝文頗牧之思寧容少懈耶嗚呼言利執于田禽患預消于事備惟上下一于愼德而疆埸之事謹備不虞即萬世治安可矣

鄒緝曰昔晉武帝徙胡人于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達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其供帳以待之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地番夷習俗旣殊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今宜使其來朝之後即賜賚賞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于

內地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所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實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

商輅曰朝廷貨財多爲下民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人等多估値價賣官規取京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閑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概給與金印符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由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譜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概帶來沿途扛運應付難艱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官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參奏

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休得宜財無妄費矣

丘濬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况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顧亦賴其用矣然而己巳之變虜犯近郊

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刦掠平民甚至有爲虜嚮導者此其已然之故而可爲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卽有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戕患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如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勑兵部銓撥于迤南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又曰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

縻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
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
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
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然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常無
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眞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
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勢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
志不幸而我弱彼彊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爲去留此等之
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
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
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
唐人不用番將爲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
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
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李賢曰達之先本狄也以畜牧爲業以中兵爲任亦其雄健驍勇之氣

習使然也故其俗雖絕衣冠禮樂之教而用之可以壯兵威然人雖異域而亦同吾性苟結之以仁懷之以義其不人其人哉吾聞王者以四海爲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毋亦養之以有素敎之有漸也不然何吾越斷髮文身之域今聲名文物甲天下而亦可謂之夷乎五嶺之南負山阻險相拒千里爲盜者擁兵阻阨大肆虔劉且以要招撫吾見郡邑之兵罷耗益甚紈綺之子但席前休以利其身圖不參以達舍爲先鋒何以奪其氣而寒其心哉是以我朝凡蒙古色目散處于州邑其後也凡降夷賓之內地而調用武臣奠之居室厚之廩祿授之官職封宇底靖俾之時程其藝一或有警各殫智竭力而期獲賞焉而程勞進級者相望于先後此眞大造不棄物聖人不棄人之道敷說者以爲犬羊不可狎麋狼不可混五胡亂華覆轍可鑒也不知晉之八王交攻綱紀大壞雖無五胡豈能延祚乎哉殷鑒不遠惟在事爲之制曲爲方防也且金日磾之忠渾瑊之造唐彼非狄類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在上之人勞來匡直之而已矣宋時嶺南凡有征戮亦調

番軍如狄靑破儂賊于崑崙關以番落取勝番落者皆西北熟羌及吐蕃團結爲兵者也我朝成化初巡撫韓襄毅公征剿廣西諸蠻峒斷藤峽八寨及廣東高雷等處流賊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而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然異類荒服其性鷙悍雜處內郡其後醜類延蕃擢或生變善駕馭者當自有道已

李賢曰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有之數或全或半又倍徙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米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赡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此非倖位之比也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九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

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其達官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可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勑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旣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

汪鋐曰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球爪窪浡泥五國貢獻道經于東莞我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

官給鈔買其在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朗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其常狼虎之心叵測該與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我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番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爲無見若使果皆傾城奉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朝廷威德設有如佛朗機者冒進爲患則將何以處之乎祖宗舊制凡進貢以有金葉表衣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舶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

周用疏曰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玉王

鎮等往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莊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于饑寒流爲刦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詢之于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者聖王于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況慕義來歸居于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況其間習于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願留神于無事之日加恩于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豈不益哉

于愼行曰折氏世守麟府保塞備邊西方賴之其後監司繩以保約不

堪其密輒求解去粱適爲請于 朝乃安其職此莊肅有識處也保塞蠻夷惟在爲國宣勞不侵不叛至于居處出入固不必純用漢法而以三尺文網施藩籬之虜使其狡焉有不安之心非國之利也此等事端起于執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土之官以好功啓釁一旦狂瀾潰溢隄防横決從而收之亦何及乎小臣慕旦夕之功爲國生事往往如此

又曰漢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咸謂當以諸侯王之禮待之惟蕭望之請待之以不臣之禮以爲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有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此語極有識見後世當以爲法何也待之以不臣卽使渝盟干絕于國體無損惟有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若使一正君臣之名則大分已定不可復渝萬一不廷其名爲叛縱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討而不服則兵連禍結搆難無已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傅之言眞遠慮哉

又曰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其實不過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胆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

耳未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至賊巢已傾軍行無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者折辱親王奴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于夷狄矣亦何益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瑕利則徼厚名爲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患爲其所笑後世有借夷裔之兵以淸邊圉者可不戒乎

王文肅公與魏確菴總督書曰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某酋必順某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言今日順則今日糜之明日逆則明日絕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籍撫形陰修戰備此國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卽如敎中謂經略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事大費大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若虛聲款唱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是以資塞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及分外要索方訟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遽言出無所爲乎

沈性字士彝號砥軒會稽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御史歷官寧國知府爲御史日畿內多降胡卽疏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于官類多貧窮

濫逸往者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狼豈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蓋可鑒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留居彼既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

王公瓊曰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剽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今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敘瀘僰蠻未曾置官屢爲邊患若松潘敘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瓊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

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爲蜀庶幾其小康也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舊維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處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州之中是漢人入兵之地號爲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地朴頭黨木瓦石反蘭日駐陸塞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粲伊父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進貢俱從日駐等寨經過于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日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董卜道路正統七年間草耗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剿其董卜乘時調發番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送馬匹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奏要開通古墩通路四川三司勘得古墩係雅州靈關其路狹正統八年間勅令董卜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長官司亘若寨頭目松蓬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弟朵魯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粲爲妾忿恨不承襲管事與弟觀綽達兒拜松蓬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

間董卜發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間董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爲名擒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入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謀備由具奏欽蒙勅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詣撫卻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趕逐回還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十餘衆護送馬一百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窩張附賞杜阿泰王极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維川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內官陳涓并三司掌印官親詣維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維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爲雜谷侵奪今爲董卜據占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且杜董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尚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案差通事人等前去撫諭克羅俄監粲着將前舊維州退還保縣來據回報開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鎮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擄

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涓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念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于古唐司徒中書令韋皐嘗與吐蕃戰于雅州則是吐蕃非因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其行維州之路由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川縣一路從僚擇壩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出境將何制馭抑聞本番之放肆起于小節之不周兼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爲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韋皐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羣番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望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令賚勅與克羅俄監粲着將舊維州碉房退還保縣掌管臣在都日少仍乞勅四川三司幷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來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酒食施之小惠馬匹既以阻卻盔甲仍令進奉則在

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提督軍務刑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羅綺等題差
委陰陽典術袁釗伴送董卜差來番僧同還就令將原占雜谷達思蠻
地方印信係番僧刺麻齎往遊方未回舊維州地方董卜不肯退還等
語及將董卜書一紙討御製大誥爲善陰騭孝順事實洪武正韻周易
尙書毛詩各一部其中詞語甚恭足見洗心向化乞勅禮部將所求書
籍酌量加賜因而勅令將舊維州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具題該禮
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書籍另行移咨到部案照董
卜今雖要將舊維州退還保縣誠恐貪戀地方人民不肯退還幷雜谷
達思蠻雖稱退還未見着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俱屬虛詐合無移文
羅綺公同鎭守都指揮周貴計議其于夷情邊務如果董卜革心向化
實有尊事朝廷之心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粲以謂爾奏討書籍
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已見忠誠仍令羅綺審勢度
情處置停當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移咨准此除會同鎭守松

潘都指揮同知周貴查得先該董卜韓胡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監粲中奉都御史李匡劄付要將舊維州退還掌管本番回稱舊維州係雜谷家搶得有這等鈞旨我九日想九日夢也不夢出來這舊維州沒有拳頭一塊石山你每不要尋取若尋取時這一塲禦殺千年也不盡詳觀此語實包禍心官以賊首嚴防不可至誠相待近該招撫生番指揮周剛回稱董卜克羅俄監粲察之生番衆多幷地方人口要來朝廷投獻納貢本番使人將松州迤西地方幷羊哈兒將本土守把不容生番經過又將馬甲銀兩分投納散啖餌夷性人收集番人意在置之左右助彼聲勢臣恐夷人貪圖微利惑于啖餌變易初心仍差本官順帶銀器茶米等物領帶官軍百戶劉進等五百餘名前去兩番投拜生番幷探董卜事情必以術籠絡不可遂彼奸計續該招撫通事張伏保方昇回還說稱董卜屢次用財設詐暗謀夷情要收各番管束各投與番人說知朝廷法度利害衆番尋思日久方纔聽信將馬申隨同前來有董卜不遂奸計將原搶雜谷達思蠻百姓恐與投拜生奸會時漏洩事情俱

各趕入長河西等住坐臣等詳得雜谷達思蠻地方見今占管百姓具
聽董卜節制及舊維州本番令人守把議得雜谷達思蠻地方人民於
國無益得之不足以為榮失之不足以為辱臣將董卜所差之人雖稱
優待終防奸詐所謂洗心向化不可測度又據番僧妙寬禪師端竺譚
說有董卜分投差人每番僧一名給與三梭布四疋言如今又說有住
人你每不要北京進貢都來董卜家進貢你每要銀印也有金印也有
要大官職也有將我招得生番趕回不容投拜言語不遜似無君上之
心臣以董卜狼戾奸詐隨于谷番宣諭朝廷恩威將投拜為頭番僧一
百三十名做造紵絲及綿布衣鞋襪每人又賞布一疋酒食優待另行
起送已將禮部送到書籍先已賚送董卜讀通外況董卜路通松潘維
州侯寒水不番目今狐疑猶豫未決反覆無定輒便差人賚之着令維
州退還保縣尤恐乘機變易初心倘一旦生釁則四面長驅臨期為患
猝難收撫臣等熟知禪師端竺素為董卜讎又所管人衆伏望聖恩將
端竺陞以國師職事令其保守地方日後董卜生釁臣將端竺并原管

之人調遣俾其以夷攻夷自相殘害臣于沿邊修治餉道增修城池操
軍養銳以逸待勞安邊之策不待外求捍禦之功于此爲備庶幾以寬
聖主之憂以折奸人之計使益具奏該本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奏要將端竺陞以國師職事本部另行外移咨
到部案查先爲前事已經養准另行左侍郎羅綺等勘議處置去後今
該前因參照奏稱董卜克羅俄監粲差人守把雜谷達思蠻地方及不
肯退還與保縣一節其狡黠無信陰懷異圖不言可知若不預爲防範
臣恐事出不測臨期有悮機務合差人馳驛齎文與左侍郎羅綺會同
都指揮周貴等從長計議隨宜區畫整搠所在軍馬嚴謹隄防遇有警
急就使相機行事其舊維州幷雜谷達思蠻地方如恐不肯退出必再
三驅迫亦不許其管束惟當羈縻牽制操縱牢籠使彼既不能自起釁
端又不能必遂奸計及番僧端竺等如果堪以結納于其回還之日就
便加意撫諭令其戒飭部落固守境邊毋得縱恣若有功勞陞賞若遇
董卜韓胡差人到邊尤須外示優待內切防閑不許自露怯弱以啓夷

人輕侮之心及據爲阻絶以折奸夷之奸謀以保地方之無虞如有疎

失責有所歸緣係處置邊務事理具題

王公廷相曰所謂清番者蓋蜀之西鄙西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

民雜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

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卽古之白馬氐茂州諸番卽古之冉駹其性

勇戇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

止皆依山據險纍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爲碉房其氣多寒土地剛鹵

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罔鹵之地

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

民見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遁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

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

高擂石以索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取人

事謂之和番人有責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

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塡溝壑者此耳故

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幵班彪之議叛羌也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四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強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掠不恭而甲兵罔黷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于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衛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守之每寨設置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奈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

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雖稱兵剿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所存不能值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可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靑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于一月之内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卽以茶鹽量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于此復于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于己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于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于推避壞于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患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也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于邊疆而戎寇或起于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是之謂歟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巂卽邛都黎州卽筰都播州卽夜郎酉陽卽牂牁漢唐以

來皆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翰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卜夷雜居曰僰人曰犽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爲邊患邇者諸葛鬼夷人普法恶作亂撫臣調兵掃平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煽惑夷族復焚刦筠連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刦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横桀驁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敵來則迎遏敵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况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漢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雖保同心我兵相守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况阿漢等蕞爾小夷决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犽虎之搖尾迫而求生也絲鷹之附人苦于饑困也阿黑阿漢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耳又何足爲乎但經久之圖則在于以夷治夷爲切要耳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

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則隨復刦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剿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爲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正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伏乞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主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淸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嚴茶禁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靑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榷稅以利國家初則買茶于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葉于成都買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塲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于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

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馬額獲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于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于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于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關隘而茶船遍于江湖榷之人每私販之以圖利邇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卽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于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援于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惟要于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于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可耶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貢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貢我償不幾于相易乎彼之利于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于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于我義也我償于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爲職分之當久之邊防可以寧

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于官權在國也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于邊者得失又孰多寡哉

胡公世寧曰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尤當究其先而慮其後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其府地方廣闊蠻夷衆多搶刦仇殺不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設一千戶所官軍于其府中以控禦府治至于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民上道打刦及焚燒屯寨節次備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民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爲盜刦則此貴州一線之地何必分設鎭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棋布而所屬地方一有盜賊卽以歸怨隣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如會推之

說士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于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隴政爭襲
搆亂用兵誅絕隴壽微弱既襲被殺隴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
當奏襲者然時年方九歲而羣夷稱爲隴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兄子又
稱爲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軏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
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
准設而巡撫王軏總兵何卿卽令去任是猶爲弓者筋膠角木方合而
遂令脫檠其能成引堅久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
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時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
逐官刦印耳就如今春攻打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溺以鹽倉水西諸
夷而王俊楊儀等聞之喪胆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既
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于隣封而
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廂守城若閉門不敢出拒耳人非數千豈能
圍城也御史戴金所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知此也各夷
前日既稱隴勝爲隴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勢又則

朦朧稱曰朧壽反商皆欲復其土官夫昔朧壽朧政皆稱知府朧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讎殺二十年大兵始定今朧勝或非朧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爲之耳其他三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朧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朧壽朧政戰事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始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策焉今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勅一道齎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承襲今後除爾叛逆刦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讎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剿者即于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業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並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幷各寨頭目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

各守其地土管束爾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
爾逕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川各隨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束爾
等若爾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即爲奏復立土官
願服流官者即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
人共滅之共分其地有能爲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即陞其官安撫宣撫
以上皆可漸得若再如前之不定必大舉兵征剿一人不遺夫旣示之
利害如此至于瀧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任教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
送吏部降用李曜則受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設心自服
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逕屬布政司皆聽
地方鎭巡官隨俗處定而後奏聞施行惟責保地永無變亂臣等實不
敢預爲執泥也
任公福曰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
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平大理以其地內
屬本朝立爲藩府令黔國公世守之今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

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慰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而底于南海東南繞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南夷北狄蓋彼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扇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輕自棄絕矣

任公福曰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萬于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入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塗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千里而至彼疲

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薦生又驟與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鬭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况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山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者凶器未易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爲慮也如此况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于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當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于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逞忿而非萬全慮也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來歸不足爲國榮背去不足爲國恥何必與較勝負哉必欲懲之必宜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

好于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俟寇出後即加勦攘倘其伏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導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休兵息民將圖後舉是雖不得速于成功亦不致敗事也

何祺曰播州之酋曰楊應龍者自唐宋以迄于今素朝貢臣服之夷也我朝廷立為宣慰司蓋取羈縻不盡以漢法繩之况酋亦畏威易役呼之東不敢西期之旦不敢暮如往歲征九絲城等屢立奇功曷嘗有反側之志耶即毒殺淫虐醜類恆性非誠有不赦之辟也乃姦民巧詆當事誤信始既以避嫌之故而不能勘以成其獄繼又以貪功之故而輕于戰以損其鋒終乃以督責之過而請償乎罪以結其局蓋勦之難以制其死命而撫之適以得其死力故今之議者曰削五司之統轄安七姓之喧騰添撫夷之同知復寄住之土舍此皆行于聽勘之日者而猶有出于數者之外也夫播州之地介在貴蜀分隸兩省又取彈壓而事權未一動多掣肘即如近日剿撫之議彼此會同意見少異罪人未得

而兩撫臣且相繼去矣謂宜分屬一省以專責成庶統紀不紊而功罪
可稽也夷種實繁錯居播地自聞欲剿之說而奔命逃亡者不知凡幾
矣今即欲還故土而業爲人占身無所資此不速之亡必轉而爲盜耳
而謂多方招集厚加優恤焉可也貴筑路若羊腸而播尤甚險酋之負
固有年而漢官又罕至其地故扼塞要害丸泥可封也今官以撫夷爲
名宜歲時巡緝道里漸闢窺厥要領徐而改土設流可次第行之也近
播奸民往往視爲利藪或占其田土或貪其財貨稍不愜意輒媒孽其
過彼方欲出白其冤又恐喝阻抑使不能達每以小隙釀成大變自今
宜禁絕奸黨勿爲利口所眩焉可也專責時巡招亡禁奸議之今日若
見以常談然以么麽小醜而使之兼容于覆載實無新奇可喜之說也
田汝成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作分函
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
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西裔魑魍之
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

之醜惡也夫氣化人民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之俗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開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矣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而北而南而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棘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烏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百官之日乎

往行

正統六年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部尚王驥總督軍務率左副總兵李安右副總兵劉聚等合漢土兵一十五萬討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初洪武間平雲南獨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其頭目刀千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使居麓川分其餘地置孟養木邦孟

定三府隸雲南潞江等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養木邦爲宣
慰後孟養宣慰刀木但與其鄰饑殺而死緬甸宣慰新獻加乘其敝取
之新獻加復爲所殺麓川思倫發之次孫思任發代爲宣慰復乘緬甸
敝取之遂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川欲盡復祖故地累招撫諭之不從遂
用兵而黔國晟兵往不利都督同知方政等戰死晟暴卒弟都督同知
昂繼之復敗至是始大用師焉十月進兵破其上江寨獲其將刀放戛
刀招漢等斬首虜五萬餘閏十二月至騰衝進兵累破其衆遂平麓川
殺溺死者將十萬人思任發父子走孟養師旋封賞有差八年五月以
思任發走緬甸索之不獲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爲寇復遣貴驥等率
大兵五萬討之九年二月破麓川兵進至緬甸敗之獲賊妻孥家屬九
十餘人捷聞詔班師陞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而雲南騷然矣
成化三年命太監劉恆兵部尚書程信總兵官襄城伯李瑾征四川都
掌夷分六哨進兵四年二月克龍背豹尾等寨尋焚寨一千四百五十
七處斬首三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俘賊屬八百餘口馬牛

羊豕三千鉦鼓鏢弩等軍器五千餘事瑾等加祿賞賚有差

任公福日緬甸使臣答加速等今將緬甸卜剌浪拜奏天皇帝前情由奏知賊子思倫發弟兄兩個爲送他的父親來討恨着常川要廝殺如今卜剌浪還廝殺不住專待天皇帝勑諭如何計較整理事務奴婢的卜剌浪拜奏天皇帝整理事務的雲南金齒騰衝人都得我的財物我使臣要到御前時他每不肯計較着來天皇帝可憐見時有會百夷話的人差來整理事務大賞賜並金牌等物送將來時天皇帝的洪福得瞻仰了奴婢的卜剌浪十分歡喜奴婢征伐賊子情由知覺得着實如此情由御前奏知

緬甸大頭目馬哈息哈速剌奏稱要差人同伊征取賊子思機發等因抄出本部爲照賊首思任發已就誅戮孽思機發等假息窮荒再不會犯我邊境况今邊務方殷貴州廣西等處事體未寧俱用官軍防守難便調大軍已經奏准行令征南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木璘等差人齎文與緬甸大頭目諭以朝廷具悉爾忠誠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窮荒

不曾犯邊難遽加兵爾當整飭所部頭目人等用心保守地方朝廷法天行事命德討罪賊子思機發遲速當正典刑爾不可不益勉思順益堅臣節以爲永遠之利去後今奏前因又審答加速等說稱賊子思機發比先總兵官征討他時止領得一千人來見官軍勢大躲了如今他收拾人馬約有十萬不時出來緬甸地方廝殺攪擾我緬甸宣慰不敢望朝廷調官軍只待勅書一道或量調騰衝金齒官軍見得有一勅書軍馬到彼我每自調人馬與思機發殺又說朝廷這一遭與緬甸大賞賜回還路經木邦等處共有十五站方到緬甸若得朝廷差曉百夷說話的人送他每回去使木邦各處知道緬甸與朝廷出氣力來等因據說臣等竊詳兵馬固難動調蠻夷所當撫安況騰衝係新近設立去處而雲南衛官軍多有調征貴州者若便量調協同緬甸征剿賊子思機發非惟兵少不足以張軍威抑且徒勞無功而惹他變合無只請勅緬甸大頭目諭以爾之竭盡臣節爲國効力朝廷具知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孟養地方設若量調官軍同爾往捕不無彼此牽制難于行事又

況降州土境俱爾地方若果賊子侵擾爾當運謀設法督率頭目人等
隨宜守戰以爲邊境保障以殄賊寇遺孽如有成功明白開奏朝廷重
加陞賞必不吝惜仍將雲南總兵官知會庶懷柔遠人之道盡而以夷
攻夷之策得矣其言乞差曉百夷話的人件送回還卽係夷人請求未
敢擅便定奪取自上裁
當丙等同從人七名先係款留四夷館辦事人數近該緬甸宣慰卜剌
浪奏要討各人回還本部爲照係外夷求請未敢擅便定奪奏本欽准
概留四館辦事罷欽此欽遵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見當
丙等比先都是緬甸管事頭目爲因擒住思任發着他每先到軍前來
報被總兵官拿來後蒙朝廷恩賜將他每一般來的使臣莽刺劄等都
放回了留住當丙等如今九個年頭都有父母妻子終日在家啼哭思
想可憐可放回來等因據說參照當丙等係節奉欽依內事理四夷館
辦事人數今又奏要令各回還詞頗懇切亦有可矜緣係外夷乞恩未
敢經擅便據雲南都司呈爲前事本部爲照郭景善係是土軍難准已

立案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緬甸做把事郭丑奴即郭春奴係騰衝人比先死在緬甸地方他男郭景善即景賢曾到緬甸三次以此保他替他父親做把事見有雲南都司保他文書也到部等因據說參照郭景賢雖係土軍倒難准保但以一人之身至微一方之事至重夷情懇切所宜揩循以盡懷柔之道合無不拘常例將郭景賢准令冠帶把事照舊整理緬甸宣慰司地方事令其務竭忠誠導彼爲善不許挾詐懷奸致誤邊務如違治以重罪仍行雲南總兵官知會景泰二年八月十二日奉聖旨是這裏不必差人伴送當丙等七人旣他懇切奏討着回去欽此

百夷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里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西北則西番回紇俗有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緬人結些哈杜弩人蒲蠻阿昌等名故曰百夷漢以前未嘗通諸葛征蠻亦抵怒江而止唐天寶中夷人始隨爨歸王入朝其衆各有部領不相統屬元憲宗三年世祖

由吐蕃入麗江自葉榆平至雲南明年命將兀良哈台征降夷地遂爲路二十府四甸四十有四部二十有六各設土官置金齒都元帥府領之有所督委官入其地交替卽還避瘴氣也至正戊子麓川土官思可發數侵擾各路元將搭失把都討之不克思可發並吞諸路而遣其子滿散入朝以輸情款雖奉正朔納職貢而服用擬于王者思可發死子昭並發立八年傳其子臺扁踰年從父昭肖發弑之而自立期年盜殺昭肖發衆立其弟思瓦發國朝洪武辛酉平雲南明年思瓦發寇金齒是冬思瓦發畋于者闌南甸其屬達魯方等輒立滿散之子思倫發而殺思瓦發于外卽遣貢白象羣馬方物于朝廷議不忍絕以化外乃命左參政王鈍率雲南部枝郭均美等諭以向背利害約以每歲貢獻之率而遂內附于是授思倫發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丙寅復寇景東明年部屬刁思朗犯定邊天子命西平侯沐英總兵敗之獲刁思朗夷人懼服上以遠人不加約束故官稱制度皆從其俗其下稱思倫發曰昭猶中國稱君王也所居麓川之地曰者蘭猶中國稱京師也其屬則至

叨孟以總統政事兼領軍民昭錄領萬餘人昭綱領千餘人昭伯領百餘人領一伍者曰昭哈斯領一什者爲昭准皆屬于叨孟又有昭錄令遇有征調亦與叨孟統軍以行無中國文字小事刻竹木大事作緬書皆旁行爲記刑名無律不知鞭撻輕罪則罰重罪則死所居無城池壕隍惟編木立寨郵傳一里設一小樓數人守之公事雖千里遠報在頃刻在軍民之分聚則爲軍散則爲民遇有戰鬬每三人或五人出軍一名擇其壯者爲正軍呼爲錫剌錫剌持其兵禦敵餘人荷所供故軍行五六萬戰者不滿二萬兵行不整先後不一多以象爲雄勢戰則縛身象上裹革兜被銅鐵甲用長鏢干弩不習弓矢征戰及造作用事遇日月食則罷之毀之小百夷居其境之東北邊古剌男女色甚黑男子衣服粧飾類哈剌漂人男女衣服皆類百夷婦以白布裹頭緬人色黑類哈剌弩人目稍深面尤黑額顱交口邊剌十字其人居戛離者多諸夷言語習俗雖異然由大伯夷爲君長故各或效其所爲夷人有名不諱無姓無醫卜等書不知時節惟望月之盈虧爲候有事惟雞卜是決疾

病不知服藥以薑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側地多平川沃土事稼穡地利不能盡然多産牛羊魚果其氣候春夏雨秋冬晴臘亦如春晝暄夜冷曉多烟霧無霜春秋烟瘴甚盛其山水險隘北有高良弓山横亘二百餘里高二十餘里與怒江相倚西有馬安山山有一關若一人守關萬夫難入東爲麓川江可通舟楫南與金沙江合而入于西海南下交趾界金沙江之南有東胡得冷緬人三國緬之西卽西天也緬國與夷連歲横兵洪武乙亥冬緬人訴于朝丙子春皇帝遣錢古訓及桂陽李思聰至兩國諭以睦隣之義其諭緬國王曰里道險遠山川阻修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鄰邦以至中夏其使者之難衝烟突霧晨進昏止饑餐渴飲呑吐烟嵐異風霜而方至其爲使者不亦難乎古人有云誠君子將有事于遠遊千里之外伸交而志道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而至遠修其好蓋絶古而維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正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于市野民居共處簷相鄰而同井籍雖兩國之民居處難分惟存關市有譏是其

和也若爾緬不生釁夷不強凌如此強弱自保以奉天道其或不聽朕命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朕不多誡但誠可以交天人爾其審毋忘朕諭諭思倫發曰朕中國先古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是條章也列聖相繼守而行之上下相安黔衆樂業何也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迺九伐之功驗也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天子發兵以眚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壇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上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九伐之征如是也爾思倫發以中國較之合問憑強犯寡之由何以見之以兵寇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嫁璃國小民寡而已乎之斯說也不遇告戒之詞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民居亦相密邇如此者耳聞之邦若干目擊之邦若干朕未嘗恃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乃不得已

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而興師此乃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況生事于我鄰封其理勢使然夷如反掌爾麓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大發精兵而較勝負朕釋而不校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鄰邦意在拓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噫未可也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土地人物之類皆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倫發不修隣國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倂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爲而可噫以朕戒爾守全則可不守全而以全動設若全虧是爲全亡莫如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由是二國罷兵和好時適遇百夷其部下酋長曰刀千孟者叛其國古訓等以大義諭其部衆而叛者聞之稍卻于是思倫發欲留古訓等以爲援且進以金寶象馬等物古訓以書示之曰吾聞君上有懷遠之德遠人有敬上之誠始古迄今莫違此義夫君居九重之上雖欲頃刻目爾遠臣未可得也臣處

萬里之外卽欲朝暮身親上亦未易得也故朝廷有將命之官使之宣
德布威而遠方有承命之宜期其輸忠納款今天子應天順民奉天爲
治四維八極盡爲臣妾無有專擅不敢違逆西南一區夷酋亦衆惟爾
麓川多蒙恩寵既授以官後加以服況賢王親臨爾境而德惠數及爾
身爲爾計則將度其心量其力何爲而可以盡忠天子何爲而可以致
敬賢王又何爲而可以安邊境而不干天怒又何爲而可以敎百姓而
不違法度借曰邊境不安必思曰我事上忠未至而衆不服我耶百姓
違法必思曰我守職已或有僭而民亦犯上耶于是我見盡其忠去其
僭如此則邊境自安人民從類矣且吾以爾目擊效驗明之往年思瓦
發不服朝廷輕犯金齒天子雖未問罪天則假手于達魯方等而思瓦
發被戮刀思郎不從爾命竊寇定邊爾雖未能止其兵天則助威于我
邊將而刀思郎等卽滅惟爾知天命達人理故能享天祿守人爵邇來
天子恐爾所爲或涉放肆特勅諭以戒之賢王恐爾無知或生疑懼特
令旨以恤之此恩此德窮天極地爾之披肝露胆開心見誠吾盡見矣

爾之尊重朝廷敬奉殿下吾亦見矣今爾固留吾輩其意本美近者爾
甸寨少寧刀干謀異吾將回朝爲爾明白其事爾乃留我使我不速回
朝假爾刀干嗚爾留難天使之非于朝則反誤爾敬君之心矣且爾贈
以金銀個雜馬象等物吾國不受者非見怪也實相愛也何則朝廷恩
爾撫安爾邦未嘗令使者貨取于爾也夫貨則飢不可以充口疾不可
以救死以中國金玉成山象馬若蟻未以爲實也惟所實者聖君明王
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等事其他則物如糞土耳姑以爾境內
衆所聞者明之昔隋史萬歲守邊夷而貪財以致殺身梁毗一金不受
而大服夷衆此事甚多吾爲聖朝天使必不爲財物所蠱殆恐吾之使
令往來小人不體吾意蠱惑爾心特此丁嚀爾其備審此書體吾眞意
早送吾輩還朝則爾敬君之心不淺淺也書至思倫發悅服遂邀至其
家設宴畢與其衆送出境外百夷由金齒滿漂過怒江卽其境沿江東
數十里上有高良弓頗險其嶺有一寨過一寨下四十里地名養列自
此抵麓川無險隘之虞由麓川經蠻牛莽港等路渡謹卯從蒙戛等甸

至麻林界登金沙江之舟下流二十日至緬國國王衆呼爲卜剌浪王之妻呼爲米潑剌

馬端肅文升大冢宰曰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爲報仇者名爲我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楊文忠公正德初入內閣時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命欽差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于是上令鎭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

王中丞哲正德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覲利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于官仍給原値與之

楊襄毅公溥嘗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夷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召諭之曰若屬羈于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今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歡呼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七目錄 外編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往行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靄翠之妻也靄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佩宋普貴元阿晝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靄翠任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欽爲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靄翠兵獨强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鎭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夷畏之號馬閻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夷爲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

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諸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飈馳見太祖白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伏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蜂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卽折柬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飈馳見太祖自陳家世守土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之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旣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娓子坑耶悔不根薙赭爲血海也旣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我爲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爲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謹

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懼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世世辦之田汝成曰馬燁功勳史不槪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常築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卽殺作者令諸夷自窰所達城所騈立而接連終日無敢跛倚聽事以合抱木爲之至今無傾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修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匀立子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夷亦獷悍眇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氊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閧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弒也撲殺之誅其從

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横尤甚田汝成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歉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驁傲萬一衡決則雲南非我有也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敍出自關中葢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秫稌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病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

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廷事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旣擒餘無所問于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田汝成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軺持尺札入夷落桑陰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狃緻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

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慫恿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壩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憨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于瓚瓚乃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馘誠設安撫司于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使授官一如所謀既而爛土諸苗賫果等忿天壩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淵屢謀殺愛不克四川御史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簒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

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釁鬩參商播凱田汝成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狗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蓄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它苗刦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通始慷慨陳列根株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籍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先刦此二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

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瑞亦言難狀鏞曰而但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牽牛至中道伏士百人于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如何瑞曰懦怯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爲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如何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較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同往鬬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鬥狀忽報巡官至矣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鏞磔于市一境始寧田汝成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撫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精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令軍能爲猿猱者上絕壁垂徽下引至囤者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數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者共其黨二百人免囤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囤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囤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田公汝成獻書曰凱口囤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粻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乃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

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鷇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睅目而前以攖貔虎是曰刀踞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朝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遯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勒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瘦之屍槁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刦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

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虜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智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俞囤之策不可不距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扼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鍩人不得並躅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久持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塲頊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扳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奬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旌屬編之泯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闤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佑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

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剉衂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担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酋乘強死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欲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冒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于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馳挫鋭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力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賊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萱蒯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勅安萬銓勦之萬銓乃

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田汝成曰軍旅之交披敵乘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憤駢集愎諫興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存亡判于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安得斯人而與之談哉

芒部諸夷無知犯順朝廷命將征討法在不赦時李公承勳爲巡按出諭曰念爾諸夷皆吾赤子中間猖亂爲惡止于一二人今欲不分善惡玉石俱焚情甚可憫况爾芒部先年上司處置過當近又遭知府程洸激變情有可原處但爵命非各官所專亦非爾夷可能要挾必須輸情服罪獻出首惡則上司可以奏處朝廷可以寬待等因各備行前來各職遵奉牌案事理督同永寧宣撫奢爵選差的當目把者烈者台等引領前去卻佐地方省諭官目人等仍行冠帶舍人魏寅等量帶軍兵前去鎮雄府地方協同阿濟帶等作急擒獻首要去後嘉靖七年閏十月

二十五日據懷德長官司阿濟等舍人魏寅等將殺獲首惡沙保全屍一軀從賊把者昌普冲首級三顆並生擒沙保妻沙斬普奴妻斳嫣小男者諾阿岳皮甲二領長刀二把差把沙遮穩角者把與同鄉導劉洪等押解前來十一月初六日又據宣撫奢爵指揮宋師夔等將阿濟解到生擒普奴小男者革小奴子者兒差把事王大志等押解前來十二月又據阿濟魏寅等將殺獲賊首普奴全屍一軀沙堡姪白答首級一顆生擒奴子一名者墨又差目把沙遮穩角阿覺卜窩魁坤者用悞中者把者節白累阿黑者務等押解前來宋師夔等押解各陸續獻出及倍償原刦黃牛五十隻馬三疋驗實呈報到臣除委官查拘熟識人苛紀驗明白另行呈報外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三名各管夷猓認辦糧差無亂近年以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爲妾所生長子隴慶次子隴沙舠隴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爲妾隴慰故被姪隴福姦占冲叔生子隴政懦答女阿黑後隴慶故隴沙舠亦故遺下

鬼妻舍郎未曾婚配在于卻佐種住阿濟收伊爲妾後隴壽與隴政爭官仇殺隴壽孤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于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九年隴壽見得隴政勢大不能抵敵搬移卻佐地方避住日久與嫂奢郎相通有孕正德十一年正月十二日丑時生男乳名隴勝隨母住于舊芒部府沙保寨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告蒙上司將隴壽保送襲職仍蒙暫與冠帶署管府事復被隴政計令族叔阿伯報仇陰謀殺死仍欲謀滅隴勝彼時沙保知覺將隴勝并壽遺下金銀手飾等及牛馬等物偷路送往卻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審據各耆老把事火頭幷大小夷苗俱稱係隴壽眞正血脈夷情信服應該保舉及查阿濟舊係長官白壽一族原係芒部和尚一種不係隴氏支派恐有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卻佐地方行取隴勝驗視親見該府年高者把拜道旁以禮迎接護送各夷實有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及查該府舊設者老把事火頭村老見存名目額辦稅糧實貢馬匹額種地土與新近添設學校陰陽醫學僧道守禦千戶所等衙門備細緣由

呈來各職公同議得芒部自改土爲流亂無寧日旣該委官取具該司
官耆目保舉隴勝供給前來相應俯就量授佐貳職銜署管本府印信
候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民撫按地方奏復知府四長官司相應照舊
存留隴勝旣擬復官則舊管把目歲辦稅糧朝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
新設學校等衙門相應裁革其備禦一節議得威淸兵備先年因西保
長官司管下阿得獅子孔二枝蠻民聚衆爲患謀殺土官奏設專在安
莊住劄控制諸夷後因芒部不寧暫于畢節撫處蒙巡撫貴州右副都
御史楊一漢題將貴州迤西原設兵備副使常在畢節住劄所轄畢節
烏撒赤水永寧四衛正與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永寧四府一司相對合
令兼制已經題奉欽依備行前來除遵依外但畢節東至安莊一十三
站西至普安一十二站每一出巡動經數月況原奉勅書所載地方如
安南普安衛州西連雲南霑益楚雄南接廣西田州泗城等處與程番
安順永寧等府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見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孔
恃險負固不納糧馬鎭寧州則有隴太奢姑之爭印普安州則有隆寧

適腔之爭官又與田州惡目郎犴郎豹仇殺不已本官俱該往來撫處
禁治欲專于畢節住劄兼制迤西地方不無過此失彼委實不便又況
先奉川貴鎮巡衙門題稱副使舒表原籍四川銅梁縣人選法有礙要
將本官改任另推蒙本部准擬另處外今照副使韓士英原籍亦係四
川人欲遵照畢節住劄兼制四府又與前議不合合無于貴州按察使
暫添兵備一員請勅專在畢節住劄整飭永寧赤水烏撒畢節四衛及
鎮雄東川烏蒙烏撒永寧宣撫四府一司操練軍馬禁止盜賊凡一應
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層台白崖摩泥普市黑張瓦甸等驛
站鋪陳站馬錢糧通行總理若有地方夷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
呈貴州者呈請貴州各鎮巡衙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事寧之
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乃照舊于安莊衛住劄及防戍軍兵查得沈
泥七星黑張一帶係烏撒地方鐵鎖關相近層臺白崖一帶係陸肇地
方與毋響相近屢遭前項夷民乘虛抵隙出沒爲患禍嫁芒部各該站
堡惟防守之軍數少難于控制相應添撥查得貴州原議調防守官軍

屑台二百名白崖二百名普市所二百名淸水河二百名除淸水官軍
照舊外屑台今加二百名白崖今加一百名普市所一百名共該官軍
四百名俱于四川府州縣兵快添撥周泥站七星關貴州原撥有官軍
二百名黑張站一百名除黑張站照舊外其周泥今加二百名七星關
今加二百名俱該管軍四百名俱于貴州永寧赤水烏撒三衛添撥暫
時防守事寧之日掣去前項站所旣議添軍兵八百名畢節城池空虛
議于貴州屬威淸龍里二衛每衛量撥官軍一百名分番前來畢節幷
貴州防守各處軍兵俱聽兵備操練簡閱振揚威武議照朝廷之威令
以順逆爲予奪今諸夷旣協效順當取其悔悟之心以爲柔遠之策臣
等博訪輿情熟度事理爲處芒之計者其大約有七芒部設在川貴極
遠之邊道路之險習俗之殊固嘗稔于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赤水以
至畢節重岡巨箐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倍又由畢節以至鐵鎖關而
入備訪山箐益深道途益塞部落有名巢居非所人形獸跡據險爲安
其飲食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爲異域其

性不同是爲異類于是而強欲奪其故態此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是不能行况流官皇上之流官也土官皇上之土官也孰非臣子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于人情合于土俗以地方獲安爲善計耳何擇于斯何利于斯而拘拘改流以病民哉隴氏之族止遺隴勝當時議者惑于疎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改流之議今芒部諸夷無小大衆寡合詞保稱的係隴壽存日與故兄沙剔鬼妻奢郎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有骨脈之重例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隴勝以三尺之童而部落見之則跪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其幾于勢有牢不可破者矣乎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爲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決及查得副總兵何卿先年任參將守備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以改流之說勝而事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無所據及今奉勘合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會議得土官土舍或爭襲或仇殺朝廷興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一二人之惡

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體心違其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勦屢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顯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舉保應立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但爲衆所推服者卽立之以次序旁出之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通行曉諭由是夷夏之大分以明地方之羣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曰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致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與今日處芒部之事蓋有合千載而一致者矣該府舊曰芒部新曰鎭雄據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服其舊名宜崇新命仍曰鎭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爭官仇殺起兵攻討革府還官之故庶犬羊之性有所警戒而朝廷之威令永永如一日也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于卻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毋響立威信長官司見任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今規畫旣定及查各該地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

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酋不時竊發負險剽刼及結交鄰府幫助爲惡各該地方追問懲治隴氏之禍其始而嫡庶爭官互相仇殺事宜于處而當時誤于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爲流沙保激于知府程洸之乖方遂糾衆興兵縛官奪印罪誠有之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國法下足以懲橫逆而阿濟等雖有微過亦可以將功贖罪若復追其既往究沙保昔時之僞以正罪責夷狄于太過以絕其自新之路況昔之所以僞者若等垂涎官印所欲未遂而心有未服耳當時用事之臣阨于險阻亦難于辨別今日舉巢之獻實皇上之恩威有以畏服其心而功出于異常茲爲善後之計宜頒布威令赦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有擒獻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爲覆轍之鑑如此則桀驁者知所戒而效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芒部諸夷于烏蒙烏撒水西鹽倉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仇殺與小醜出沒乘機竊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城方果南跨廣西之田泗西

按雲南之霑益利害所關亦不爲緩合無俯從羣議整飭威清兵備見任韓士英住劄安莊衛專制安南普安一帶地方仍于貴州按察使添設僉事一員請勑住劄迤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赤水永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卽于四衛中取用仍于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于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此則官有專責而藩屏無空隙之乘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輒因親戚以結仇怨如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生子曰慶與壽繼娶烏撒女冲叔姦生隴政既而仇殺水西則爲隴壽之助烏撒則爲隴政之黨近日沙保凌犯畢節實由水西之勾引又水西乃原日從嫁之奴事出有因禍實陰搆除沙保族誅以正其罪而外乞俯降綸音垂戒諸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自新之路以消聯絡之患于未萌之日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衆論而又驗之以往揆之將來

方敢集議上請乞勅兵部會議如果事理相應合無上稽聖人興滅之典近訪國朝安南故事將隴勝量授佐貳或同知通判職銜署掌印信候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人撫安地方保復知府流官通判照舊選用及于畢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長官司以資分理庶幾內治修而外患戢矣其該府原設目把額辦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者與新設學校陰醫僧道守禦千戶等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候命下之日行臣等遵奉施行阿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示戒懲如是則法之密者反以爲惠而威之重者益以爲恩而夷情之服永永如一日矣陛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爲然或旁觀竊視者忌其成而撓以他說臣又有至當不易之理爲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如夷狄之互相仇殺乃其常事時時有之付之以犬羊待之以化外于理無不可者故諺語曰夷狄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萬一于流官有所損傷干係朝廷臣子行止之間遽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爲夏地之不可以爲流也斷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法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爲哉蓋欲以不

治治之乃所以爲治也此漢棄朱崖人以爲美唐處延陀人以爲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吾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朝廷仁同覆載德並帝王願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民夷混雜通曰蠻夷其種甚多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民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懻忮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致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仇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斷斷助之即抗剄不悔諺云苗家仇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椎結跣躧陟巖穴躐荆棘捷如麋麞斑衣左衽或無衿襠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鷄尾于顚負籃抱弩遇便輒鹵掠豕突箐中不可搜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

肥銅鈴藥珠結纓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跣箕未婚男女吹蘆笙以爲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男女論妍媸爲聘貲羸縮貧而逋者遞歲索之卽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林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蚋叢嘬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撾銅鼓鬬牛于野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臠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于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人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已若所收多而大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于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則負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𠌯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

于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芒稱人曰反自稱亦曰反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迄于牛言之亦加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尙其一日開年占卜以鷄骨推之視其骨以斷吉凶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無形而毒無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祟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而不輓犂以錢鎛發土耰而不耘男女躧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至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饕詖以元日爲把忌杜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仇人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

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賣命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影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付橫掩及骭在洋洞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臥必圍爐措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夭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野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略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踐之給固其民隨縵土無疆界蔬蟲而蟻食物常故皆呰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敎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閔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四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羅風俗各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尙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君自紀夜郎洋嚮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

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載之不以為仇故白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蹻荷氈帶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菔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鬬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為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馬為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七躍口食已必滌臚刷齒以為潔作酒盎而縮以蘆管碎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鬚夫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淫覥不恧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盛無盃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蚳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為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為業

狆家雖籤𨅡𨈆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筴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髽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彩布一方若緌仍以青布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蝦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卽譸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卽百牛不恡也

龍家蓋卭筰籠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奸難與約束好于深林薦莽之間狙伺圉奪急則竄貪而尚仇常以盃美爲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少忍近溪者人尾灑擉魚鼈狷若蠄尾灑者猶華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𩛆人死則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舁之幽巖祕而無矢七月七日祭其先塋與狆家同族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蹬加髻以笄束之在寧

國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卭筰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于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譓尙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厓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簇𥳑𥳑道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煉硃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横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僰人漢爲犍爲郡唐爲于矢郡蓋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驗多

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略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虎曰金羅波

峒人一曰峒蠻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言語侏𠍲尚仇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趿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者以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好拋毬相謔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斑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蠟沁之重趼若鞹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以斬牛仰刀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誅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蛚蝴蝶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巖峒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

木爲屋綢繆而不漏繩樞華竇覆以篝茅樹畜粟豆羊牛雜雞以爲饗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酗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墝十歲五饑急則蹿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刦剽墟落踉蹌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御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胆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爲逋藪淆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槖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刦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廑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猺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爲盤云猺獞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略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猺團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

翻背者生兒成駒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諸猺無及省界者

狏狫一曰狏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巵酒卽損軀與之蹈奔湯火花布者爲花狏狫紅布者爲紅狏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間在本伐者爲打牙狏狫慓悍尤甚善殮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狏狫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狏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靧得獸卽咋食如狼

狇猪其俗與狏狫略同掘地爲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羣塚挽力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壓也犵獚一曰揚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生埋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

刀操苟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逐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殯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女子笄而短裳塟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屍而歌謂之唱齋

黎人者烏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多符王二姓有地有五指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笠爛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攜手蹋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塟則舁櫬而行前以雞子

地不破卽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加餚款曲卽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謦欬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魚釣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入水採珠螺以繩引石鎚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其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猳喙以採藤捕蠣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川碕礨磯排灘瀧洶湧兩岸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山脈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

象山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戸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星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緑東紫荆後根姜老鼠白面横石寺塘桂州厓僊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阸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腸大岵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永安又東爲朦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荆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爲長洲象洲修仁之境也自紫荆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猺蠻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敏樹諸猺皆側耕危穫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隩谺問龍㟪沈雲晝結懸磴迴繞絕壁臨溪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崖奥谷是生狑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蟻蚳卉衣血食言語侏𠌯雖四姓諸猺亦莫能重譯也諸猺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

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為之耳目泄漏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為死黨而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傅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還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盰睫而知急則豨竄林中不可搜捕廣西之諺有之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為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甘言噢之賊愈驕縱變聞京師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臣莫保朝夕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討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逾惜逾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右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誠以討賊委之斯人可追南顧上然之乃以雍為左

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宣陳康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林而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勅曰將士有功者自署置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即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乃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適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嘘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旣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金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箐重巖人不旋踵三時

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歧路紛糾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路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砂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廈紫荊竹踏良胸右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林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

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級三千二百餘以明年正月初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崖諸蠻蟻渡若從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泮渙再起讙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鞫推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冓卽使文傅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眚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猺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畬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于既張疲萬人而不足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

類以流官不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清任眞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効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一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恩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獞莫不提刃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此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衛衙門因俗通治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

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疏入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二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滸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卽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遞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貪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成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佻偼寡謀遽喜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衆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左參將孫繼武詣都

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參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閔曰是夫䖍䖍攘功者閔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遡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閔乃張言賊已斂跡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成閔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俟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猺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慫慂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閔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等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之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剿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

矣勦之無得從沈君言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餘可掠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猺爲盜萬達廉其跡以死刦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惶恐頓首願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猺也爲仇家誣搆乃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以起釁公丁果遣人列寃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子貸諸猺因以本業揖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田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猺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眴廂民被殺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哄游徼連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猺爲之須鞫實乃坐君等誠爲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蠻唯唯讋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之軍門磔之于市汝成

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崖蹬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况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甫朱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參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褫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也殲之不得必自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慴人心不慴雖厚施不爲德也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抵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駱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

泥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由藤峽遡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攻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鏖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匡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饋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遠出其背敵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鏃簽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木盧蘇復受賊賂斂軍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攝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滋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

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謬計吾將留此以示諸猺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二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十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嘗聞乘威而佈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于愼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常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于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理分疆剷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新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詞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勿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于籠絡野鹿駭于牢籠故假借太寬則獷獻之性猶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牒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意非不美也

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恆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勿屬之有司暫行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顧別貯一倉以便別會受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北合于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利地厚其徒黨哀兇鞠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掊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爲齎給加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譬之聚羶而卻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而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

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賊黨歸降威振法行宜于更始況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啓侮但弩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杜賈禍之謀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遊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遊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武宣住劄以備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遊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牌符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

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治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蓼水北岸乃紫荊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千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為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圮類咥人毒于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之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朘削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遠離汛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頤以睚眦之怒慫嗾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

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此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以逃亡則兵不足以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併吞其有以資淫虐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爲吏目以獞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獞雜處節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需

况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以振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尙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里等處狼家徙澪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齒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紀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絕逃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托狼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册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爲之疆界刊榜曉諭以防變更備書方册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甲內狼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佃絕業原非册內開載者遇造黃册俱附注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册籍以便清

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愼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愼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掊剋貼戶之資轉僱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以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贖役有司官員罷闒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閑反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款兵身役親當僱當皆爲未便獨徵銀僱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石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僱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僱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獞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

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
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若有違犯紀律者二
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
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
付哨長一付分巡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習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
戍守營堡卽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
峽江旣通營堡旣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資費
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
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銀
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
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猺名爲埠頭常例今旣議革給猺之弊
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
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
從之捷聞上喜甚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淸朕心嘉之

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使萬達參議汝成各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畹各銀二十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以下陞賞有差田汝成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繞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凄迷疑若禾麥暴客踐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息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則狼竄麏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渠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荼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孰其嚮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警且懼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

月之間懸兵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
迂疏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聽而易欺衛所之官世
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
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惡埋奸透引剽掠
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隗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
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二江大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
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弭寇之策庶其首端乎至于調發
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
大抵皆我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
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
情疏易于欺慢寡謀怯胆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畏縮
莫敢誰何若有鎛可投卽誘以甘言啗以珍寶一受結納則視我爲奴
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
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戡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

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卽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

邊患稍寧耳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禹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僰人曰爨人曰
麽些曰禿老曰嵝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摩
都曰麽察曰濃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曰
傳尋蠻各都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
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孕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
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
千里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大亂蹻遂擁衆王滇至漢武時滇王請降
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栗求內屬奉朝貢
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
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
蘭津度瀾滄爲他人自後或附或叛莫考其世部下有仁果時者九隆
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龍佑那蜀

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龐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出山林從平地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蒙舍詔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爲中國破吐蕃開瀰鑾有功册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于是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子閤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通褊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閤羅鳳怒攻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閤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閤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閤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之兵命李宓征之天

寶十三載閣羅鳳誘寇兵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糧盡饑疫死者什七八乃引還閣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原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略旁小國自廣改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者唐故西瀘令也降于南詔以中國法敎異牟尋乃僭立五嶽四瀆王自稱曰元猶言朕也稱其臣曰昶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爲先鋒又重賦斂奪其疆隘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四川節度使韋臯遣人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于唐德宗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人異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踵襲吐蕃大破之遂斷鐵橋韋臯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犄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佑入寇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中國埒

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通皇帝國號大理屢寇四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鎮四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貞而爲布燮鄭買所殺鄭買者鄭回七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擊殺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天興未幾干貞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干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干貞忌之思平逃匿摘野桃食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黑爨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爲丈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僞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旣平蜀欲因兵

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睨臨僰爨以長世矣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爲其臣楊義貞所殺岳侯高智義以兵討義貞滅之復立段氏裔正淳爲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段氏拱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經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堅智而爲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爲大理總管尋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都善闡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版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郡悉亂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䕶主妻之奏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章一促之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帷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寃鬼哭功得書旣歸已而復往善闡

梁人私語梁王付阿𧞣主孔雀胆一枚令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爾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死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悮我一生路裏彩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鏻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功從官員外郎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其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灑淚頻梁王憐其才厚恤之得隨功歸葬大理而功之子寶女僧奴恆不忘復讎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寃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高皇即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

以梁王相通復奏舉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借兵大理答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設掩雉之網羅平章已亡兄弟罄絕止遺一㚷一奴奴再贅華黎氏㚷又可配阿䕶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兵如其不然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來矣書後附以詩曰烽火狼烟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寶聞高皇帝龍興奉表歸款上降詔答慰之寶尋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繼爲宣慰使壬戌春上遣穎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把都熇死段明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略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亦宋斧畫之餘邦地莫能儔中國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國之營屯征之而徒勞甲兵寬之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

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略曰善闡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蹕只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旣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大進明兵大敗禽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八目錄 外編

兵部十七

屬國

前言

鄭曉　佚名　霍韜

往行 闕

安南

前言

嚴嵩　王世貞　張輔

黃福　佚名　劉球

佚名

往行

高皇帝　張輔　沐晟

王通　毛伯温　林希元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七

屬國

前言

鄭端簡公四夷考序曰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衞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衞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衞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敎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韃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

守之畧可幾而得矣高皇帝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
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
四王我釐釐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茍因俗而治
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
何使其縱横出入幾偏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
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
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
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
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庸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
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
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
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
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曰四夷之服屬我者琉球最爲恭順每立王必先請封我命使

往涉海甚艱殆逾萬里三使各有錄云去其國水勢若瀉而下故稍安返則似逆流而上故多虞又云其下者殆落漈與故舟人緊持柁與風水力爭乃免惟日本最爲巨害國初以其狙詐善作逆拒絕之不與通其地蓋在中國之東南自其國西南去八九日則至小琉球正南去海四五日至大琉球正東去海一日至女人國東北去海一日至毛人國正北去海二日至月氏國此其國之四界也巨海之中莫測其廣大若西番則可知者二十國皆頗効順不敢稱兵內向其曰占城者卽所謂王舍城也自閩長樂縣五虎門開洋西南行順風十日可至其國南達眞臘西接交趾之後爪哇者古之闍婆國也廣東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海灘上有小池甘淡可飲相傳元朝命將史弼高興伐之經月阻風不得登岸軍士渴二將仰天自誓乃以鎗札地泉隨涌出至今呼爲聖水番舶多聚此賣金賣石及諸番貨舊港國卽三佛齊國也受爪哇節制地土肥美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水多地少暹羅國自占城西行七晝夜可至其國地週千里外山阻巘內地卑濕土瘠氣候不齊崇信釋教

僧尼極多滿剌加國自占城向西南行八日可到舊名五嶼受暹羅節
制永樂七年遣使宣詔旨特恩賜其地主銀印立國封王遂與諸番爲
敵啞魯國小邦也自滿剌加船行四晝夜可到其國王及國人皆回回
蘇門打剌國卽古須須文達那國也其國乃西洋總路其國方亂永樂
十三年太監正使到彼爲之定亂位始正以此感恩至深常貢方物其
國朝熱如夏暮寒若秋惟旱稻一年二熟那孤兒小邦也在蘇門打剌
西其人皆于面刺三尖青花爲號故其王又呼爲花面王南浡里國自
蘇門打剌依山行順風二晝夜可至其國那沒嚟洋凡西洋來船多收
此其山約二十丈許有樹生海淺水中名爲珊瑚大者高二三尺四方
皆珍之錫蘭國自南浡里帽山風行三日見翠藍山三四座惟一山最
高大此處人皆巢居穴處相傳佛于此澡浴人竊佛衣藏之佛呪願其
人寸布着身卽爛故人皆赤體小葛蘭國自錫蘭國西北行六晝夜可
到其國邊海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狹柯枝國自小葛蘭國船沿山向
西北行一晝夜可到以銀爲錢大如海螺壓面古里國此西洋大國也

船自柯枝國西北行三日可到永樂五年遣正使乘大䑸寶船賫勅諭賜其王誥命銀印遂立王爲記謂中國相去十萬餘里民物熙皡土產頗多番船市易者衆溜山國自蘇門打剌船過小帽山投西南十日可到其國倚山聚石四面皆海西去有天生石門海中狀如城闕有八大溜其餘小溜尚有三千餘處水皆散緩無力舟至而沉故行者皆不敢近古云弱水三千卽此處也人皆巢居穴居其傑幹國王臣庶皆回回人祖法兒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王及國人皆奉回回敎阿丹國自古里船投正西兌位行一月可到王與國人皆奉回回敎惟強梗有馬步銳兵七八千鄰邦畏之永樂十九年李太監賫勅諭至彼其王卽諭國人凡有寶物俱許出賣此國買到猫精一塊重三錢許幷大顆珍珠各色鴉鶻等石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爲珠者五櫃自餘不可勝紀凡國人打造金銀入細生活絕勝天下市肆熟食綵帛書籍諸色物件榜葛剌國自蘇門打剌船取兒山幷翠藍島投西北行二十日先到浙池港入港五百里到鎖納港又登岸西南行

三十五站始至其國地廣人稠風俗良善忽魯謨厮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各處番船并陸路諸番皆到此市易風俗淳厚遇一家遭難致貧衆皆助之所以無貧苦之家氣候寒暑春則開花秋則落葉有霜無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出四種物一面出紅鹽其堅如石以鐵鑿取之有三四百斤爲塊下濕滷播末用之一面出紅土其色如銀珠一面出白土其色如石灰一面出黃土其色如姜黃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鶻青黃鴉鶻刺石祖把碧祖母綠猫精金剛鑽大顆珍珠若龍眼重一錢二三分者珊瑚樹并枝梗大塊金珀并諸珍奇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鴉鍋失似猫而大身玳瑁斑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猛獸見之皆伏于地乃百獸之王也天方國卽默加國也自古里船望西南申位行三月始到其國地名央沓又自央沓西行一日到王城彼人云西方聖人始于此處闡揚敎法至今國人悉遵回回敎門再行半日到天臺禮拜寺番名堂愷阿白其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兩傍以白玉石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九後一百單一左一

百三十二右一百三十五堂制如此皆以五色湊爲方面頂平內以沉
香木爲梁黃金爲承溜牆壁皆用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上用皂紵
絲爲罩畜二黑獅子守堂門堂近有司儀聖人之墓其墳塚用綠撒百
花寶石爲之長一丈餘高三尺闊五尺四圍牆垣皆以甘黃土砌高五
六尺餘氣候皆如炎夏並無雨雹霜雪夜露甚重夜置碗露中及旦可
得水三分凡草皆露滋養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番名洝底納城中馬
哈麻聖人陵寢在焉至今墓上發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墓後有井番名
何必糁糁味清甘下番人往往取水置船中遇風颶作以水洒之風浪
頓息宣德五年朝命徧諭西海諸番往回一年買到奇貨異寶及麒麟
獅子駝鷄等物并畫天堂圖回京文皇帝御奉天門受榜葛剌麒麟之
獻其狀龍首鳳頭麕身肉角牛尾馬蹄色黃赤面龜文其高丈有五尺
云自小葛蘭至天方國柯枝凡雨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論曰天堂之
諺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天方國所有乃知諺語爲不虛也
霍公韜曰謹按皇明祖訓安南眞臘暹邏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爪哇彭

亨百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俱許朝貢內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卻之其後輒通又按大明會典凡安南滿剌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于廣東布政使司管待見今設有市舶提舉司及敕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往迎來貿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機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爲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之過也厥後獷狡章聞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大者亞三等餘當聞風懾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剌加諸番國舶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住劄于是利歸于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者也驅而絕之宜也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效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盡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設于廣東者又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等論之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風水燥旱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給舊規番船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即充軍餉今

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于廣東今則有徵發卽措辦不前雖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擾于民計所不免查得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數萬兩此其爲利之大者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卽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亦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旣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大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議者或病外夷闖境之爲虞臣則又籌之暹邏眞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浡泥入朝歿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簒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未有敢爲寇盜者至近時佛郎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無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爲害亦彰彰明矣況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驩心乎臣請于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遞年令海道副使備倭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船

之來出于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察詢得眞許其照舊駐劄祖訓會典之所不載者如佛郎機卽驅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卽督率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誅權要之私通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與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

往行 闕

安南

前言

嚴公嵩曰臣看得尙書黃綰所奏要將安南黎氏受封始末等項查錄前去以備應用一節臣等謹欽遵考得安南古稱交趾秦幷天下于此置象郡漢分爲九眞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爲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印綬官階未以國稱其後封南平王奏稱文移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安南爲中國郡縣其先李氏傳八世至于陳氏太祖高皇帝登極陳日煃者首先効順遣翰林院學士張以寧等往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煃卒其子日熞請封遣吏部主事唐仁

封日烇爲安南國王其後日烇爲叔明所殺叔明爲日煒所殺陳日煒爲下所殺俱責以不義置之不計永樂元年安南國權理國事胡𡗶遣使奏陳方物賀卽位稱爲陳氏之甥爲安南國權理國事奏請封爵成祖文皇帝遣使廉察續遣郎中夏正善齎詔勅往封𡗶爲安南國王繼以矯詐往征之既而簡定陳季擴陳日嵩相繼爲孽叛服不常洪熙元年交阯海濱頭目黎利作亂宣德三年利爲日嵩上表乞立爲陳氏後差侍郎羅肅往封日嵩爲安南國王未至利篡其位尋因雷震焚利居室因表謝利自立爲王及翻閱本部案卷所存者正統年間該安南國黎濬奏稱係國王黎麟嫡長黎麟病薨本部覆奏黎濬襲封爲安南國王至天順五年間安南國黎琮謀死國王黎濬朦朧請封國人不服被黎麟嫡次子黎灝謀爲國人繼攝國事黎琮自縊身死隨該黎灝具奏求封又該本部奏准差官齎文會廣西三司御史等官體訪是實天順八年將黎灝襲封爲安南國王又查得弘治十一年閏十一月該安南國王黎灝世子黎暉奏臣父國王黎灝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病薨遺

囑頭目黎永等以臣管攝國事謹差陪臣潘綜等齎國人求封表文并
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照例將黎暉襲封爲安南國王情節
請詔差正使侍講梁儲副使給事中王緽齎捧前去行禮又查得弘治
十八年十二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暉第二子黎誼奏弘治十七年五
月二十六日父國王黎暉病薨遺囑世子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
初八日世子黎敬病薨時亟囑頭目黎廣度等以臣誼繼管國事謹差
陪臣阮寶珪齎國人求封表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准例
將黎誼襲封爲安南王情節及請詔書差編修沈燾給事中許天錫齎
捧前去行禮又查得正德六年八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灝孫黎晭奏
臣本國王黎誼寵任母黨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拂亂綱常以致阮种等
權傾內外惡黨日恣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脇
遷黎誼于舊宅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弟伯勝本國頭目黎廣度等同
國人聲說阮种阮伯勝等之罪惡阮伏厥誅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黎廣
度等請臣權管國事謹守欽錫印信請命于臣謹差陪臣阮綱等齎人

求封表文幷上進方物赴京陳奏本部看得該國進到表文內稱𣈜係黎灝第五子黎詔之弟中間恐有違礙取具該管通事范榮執稱錄據本國國王並無嫡庶子孫止有黎灝孫黎𣈜相應承襲准封爲安南國王情節及請詔書幷將欽賜皮弁冠服等件請勅備載正副使湛若水等齎奉前去受封行禮正德十一年夏陳暠父子作亂𣈜遇害本國頭目耆人黎綱鄭江黎叔祐鄭篚黎念鄧鳴謙黎㦂武淦等共推以𣈜長兄故黎灝嫡長子黎譓立被暠窺伺陰山途路阻絕不得請封嘉靖元年秋莫登庸同阮時雍等謀作不軌譓間行脫居清華地方都城園寢悉爲所據黎綱鄭江鄧鳴謙等率衆共討登庸懼誅脅立親王故黎灝庶出幼子然一切號令悉出登庸之口本國益亂是年冬差編修孫承恩等齎詔勅綵緞等物後竟以梗阻未達而返其所立稱光紹被逐海濱鴆殺黎𢈪僞立己子踪跡曖昧尤不可知四年夏黎譓遣陪臣黎啓阮正卿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等禮被逆庸遮道不前續差拔萃黎景朱植抱本間道潛乞援不果庸益得志肆無忌憚遂于嘉靖六年五月

內明白簒立僭號明德本國人民雖腹背夾攻登庸疑其左右不用他
人統兵拒守迄無成功九年春再僞立其子莫登瀛僭號大正妄自尊
稱爲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不服益縱兇殘擾害邦畿國
中大困黎譓播遷日久本年秋憂憤成疾而亡國人黎公亮鄭惟阮有
嚴鄭伯蓬黎如避阮均范珏等以黎寧係世子黎譓親嫡長子應襲共
推嗣位然臣主交爭名分倒置逆庸黨與竊據要衝文移聲息無自而
達于中國用是干戈擾攘割據至今此其始末梗概如此但前項事跡
浩繁年代懸隔本部所查尚未能盡其議載在累朝實錄及內閣貯有
稿籍必須備錄祕府所藏方得詳確已經本部備行內閣查錄外今將
本部查出前項緣由共錄上進仍候內閣所錄進呈御覽畢伏乞發下
本部別錄一本給付黃綰齎捧前去以備應用

王世貞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安南爲最鉅地視中國得十一戶口得
十二漢置九郡後供賦稅出力比于中土焉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
皆自奮勵起爲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畀其酋然猶授王官質子貢物

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漸以恩寵縻其逸彼益驕不復睹中國大矣
元得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修漢舊累發兵伐之三四入國都終
靡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計更
遣使好喻敎彼巧摭厚幣陽餌而陰攝焉大都闕庭終不可望其世子
之跡迨我明太宗文皇帝拜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僞王伏斧鑕闕
下畫經界置吏受約束夷樂夷俗畏恐明法峻旋叛雖得屬圖版之未
三十餘年大司農量得喪乃百不當一耳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楊
榮議罷之南土稍息肩洪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
唐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彬然內郡無慮矣用兵等耳
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家地贏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
唐時間矣建議者非不斷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役輿獨主上銳而羣
尼之此豈修佚忘大哉善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逮于肢節
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
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

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説也伐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查矯稱陳氏絶嗣查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蒼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稱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于是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郊廟分遣近侍遍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保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右

參將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領驃騎將軍朱榮
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遊擊將軍朱廣王恕
横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荊湖閩浙廣東西之軍
從廣西思明府憑祥進左副將軍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
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參贊
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饋餉于凡所過名
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胙惟謹訖事
駐驊江滸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兇尙體朕心毋窮武
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
有勞勣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
龍江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
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上命輔佩
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勅諭之曰昔太祖高皇帝命開平王常
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

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汝宜取法前人以建
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
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
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仇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
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簒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
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
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擄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
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
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
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
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服罪
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以其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
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不奉正朔又
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

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由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幷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可諄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命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承奉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軍法從事無赦衆皆讙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兵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于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邱温縣己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

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臨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柵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舟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芻出拔困吾塞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沲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沲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江寧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枚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扢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

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

遣行人宋勸齎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

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勘合不同此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勅欲以緩

其兵而賊亦無悔過遷善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

軍西平侯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

舁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

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

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

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江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

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

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我今攻

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具備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

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其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

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將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置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援梯登城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軍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制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子形驚畏而顫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勢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縱火緣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酉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于城之東南給榜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懽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

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二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適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水陸幷進次于木花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俟其出水陸幷擊之賊必生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乙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幷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既而登舟植木柵王乘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帥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潰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勝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遠遁于靈源王諭諸軍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參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升魯麟土官莫邃等分領戰船由水陸窮追戊寅舟師至淸化之磊江

賊衆聚船以拒升等擊賊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來降者相繼知黎氏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軍兩兵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等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民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方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己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顒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族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從其請乃于

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温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幷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戶給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靖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劵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潛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師陳希葛等謀反自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太平海口賊竄義安茶偈江冬十二月師至濤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兵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建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復聚朝廷屢下詔

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涖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黄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王帥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洋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過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復驅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謂將校曰擒賊在此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馘僵仆塡滿澗谷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栅山徑崎嶇林菁蓊鬱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曁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

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鎭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

黃公福曰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以皆由禍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在簡定雖去而季擴在季擴既擒師鎔景異之途反仄悉在羅網而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自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也陳元擀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土目今雖降附待之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師景異之亂乎令成功之將在此全勝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土官不于此時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乃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自欺也欺人也若忍于自欺苟且偷安似爲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噤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宸聰則亦無以免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上冀採擇

幸寛狂妄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義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以土兵羈縻于一時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闕而警報已轍聖聰矣盍蚤圖之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後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演義一帶黃江上下太平等處海口譚舍江說江魯江鹹子關廣威太堂等處靖安州萬寧等處太原府富良等處鎮夷關等處海潮希江等處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命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

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埰集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川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益便一丘温坡壘隘留三衛所原埰集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丘温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之能事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一廣西田州府本處鎮夷關下彼處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卽今田州府知有事發隨大征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一靖安萬寧等州縣近接雲屯海口幷連廣東欽州地方甚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埰集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于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益便一本處土兵賊首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

奉命無敢有違有循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讎取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
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
後雖委都布政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幷因循苟且至
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藉屯田者粮徵不足荊楚連綿是
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致廢事壞□難救其人必須再令
都司布按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併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
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多丁者爲兵役先議
合用若干衛所應操若干土兵然後照數累集總小旗千百長選管如
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
卽分地方遠近置立城堡四六或平半各奮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
其管軍官件官亦如其舊例

□□□曰議得龍州邊境與安南所屬太原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
河其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閑之地先年龍州官民往來和好以
致剝淰等村民居過河開種田禾埋瘞墳墓後知偷竊往來招嫌致怨

但恐安南國假此守邊之民迫近龍州之境聚設營柵屯兵哨守使剝
淰村民驚疑嫌怨搆結至此合無請勅安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原
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夷民各要照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盡將
龍州所奏丘沐等處附近羅回剝淰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守一概掣
回庶免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有過河越境種田收養偷竊生事
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等因本部行移兩廣總鎮督總
兵等官同踏勘明白果與先勘事理相同即與剝淰沿江彼界鐫立極
大界碑數處各自鈐束人民本分營生所有營柵盡行撤去照舊巡視
庶幾疑慮盡悉兩無猜疑仍分彼此奏准通行到臣會同行據廣西三
司委官呈稱親詣龍州所奏地方駐劄會同安南國差來大小頭目黎
希葛等添兵阻當不容過渡踏勘地方竪立碑石以此疆界未定事無
歸結乞行安南國王另委公正頭目前來會勘定奪等因會呈到臣議
得所呈與先勘報無異况此營柵有無不足爲彼安危亦不足爲我輕
重但先行會勘止令廣西布政司移咨本國差官前來所以勘議未結

合無請勑安南國王早差知識禮法頭目前來督率邊民將前項原設
營柵盡行撤去退守舊疆聽各官立石河邊爲界使彼此邊防如舊而
無嫌疑夷民相安而仇怨可解具本奏抄到部除查該前奏行事理合
無查勑兩廣總鎮總督總兵等官公同再議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
南國王大意謂爾國與本司該奉朝廷明文各委官員會勘龍州與太
原等州縣交界丘沐嶺一帶地方不意爾所委頭目黎希葛等固執偏
見遽爾回還以致事無杜絕難于回奏仍要別委識達大體人員刻期
前來會同各官重覆勘議俟事有定體各令回奏伏乞聖明裁處方合
大中至正之道可釋羣小蒙蔽之嫌彼此人情于此始定行之久遠方
無後言其廣西守臣仍須撫恤龍州官民勿致離間叛背此等事由止
許摘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南國王以下緊關事節不許傳聞外泄
責有所歸
劉公球曰近訪得交趾著頭目換易服飾裝作客商潛入臨安等處地
方採聽消息又訪得三五年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到雲南要冒籍報

名科舉所司不容隨後其人奔往交趾受御史職事爲之運籌設策提兵巡邊且彼不特此一人而已亦有僞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爲市專一收買雲南販去銅鐵鑄造短鎗曩日跟隨太監錢能京衛指揮郭景齎勑一道由雲南前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舉然此雖由郭景誘致實乃彼之欲爲今人聞交趾走回軍人說稱在前交趾吞了占城之時就要乘勢來犯天朝雲南地方觀此數事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明者睹未萌況已見耶今臨安府密邇交趾本處雖設一衛實乏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止有二百餘人通計雲南二十五衛所實在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不及一萬三千人每處見操官軍多者不過七八百人其地諸係雜處該徵稅糧數多且又不通舟楫官軍糧餉止靠屯田供給別無來處見今所在食糧不敷一年支用況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收今歲尤甚軍民憔悴日不聊生盜賊竊發動輒刦掠殺人東備西出殆無寧日加之以廣西廣南元江羅雄等處土官連年仇殺不聽撫化再加之以閘辦銀課索取

進貢等項地方騷擾人心失寧况臨安雖委指揮一員在彼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衛金齒雖有副總兵都督同知沐瓚在彼止可鎮守金齒騰衝二處控制外夷地方亦不能兼制臨安又照得迤東曲靖六涼等處迤西洱海大理等處在前俱有守備都指揮專一提督操練禁防盜賊俱各缺人替補然事機之殷盜賊之多兵力之寡財用之乏征科之繁軍民之困職守之缺萬一交人跳梁寇兵北向雖稱爲手足之疾未免貽宵旰之憂除行都布按三司分巡分守官禁約接連交趾等處地界官吏軍民不許私通商旅交易銅鐵等物及提督各處官軍時常操練慎固防守嚴加提備及將前項都指揮員缺會同鎮守巡按等官推舉相應人員另行奏請定奪外伏乞聖明憐憫地方特勅該部議合無將雲南都司所轄衛所除金齒騰衝二邊衛官不動外其餘二十二衛所見操官軍于內量調四千員名分作兩班令其輪流前去臨安協同本處官軍舍餘在此操守半年一換上班之日照例與行粮下班住支仍添設才識老成副使一員專一在彼整勅兵備公同守備官操習

人馬振揚威武一以防腹心之盜賊一以備外夷之侵侮及將雲南安寧黑白鹽井等鹽課提舉司成化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存積鹽課就令本布政司召商開中十萬餘引令其納折色白銀六錢于本司官庫收貯糴買軍餉不許權豪勢要之家占中奪取民利剝削竈戶仍將開辦銀課及進貢寶石等項暫且停止任用得人武備不期修而自修俾民安業盜賊不期息而自息矣

□□□曰安南不庭朝廷遣禮官往詰之瀕行有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簒黎宗迺命兵部左侍郎蔡經安遠侯柳珣左參政翁萬達出師往討安南聞之大懼登庸奉表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剗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夭絕屬纘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

屬臣之子十一年再嘗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啟方物檄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之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子死罪死罪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庸獻闕下迺命兵部尙書毛伯温節制六省咸寧侯仇鸞都統諸軍勒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法將右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之都指揮方策將左軍副使鄭騶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軍副使張綱監之進止機宜則惟萬達與焉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者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啟鎭南之關奠龍輿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幕府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遂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

共王命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

往行

大明洪武二年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遣詔諭海外諸國安南陳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吉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塗金銀印龜紐別賜大統曆一部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日煃等以夏五月先卒弟日熞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舊縻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逼而勢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煃數遣兵擊敗之于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日蘇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命翰林院編修羅復仁禮部主事張福持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南國王贈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遷復仁等官是歲中書省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旣內

附其國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微凰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觀曰天養曰神曰頭龍岱曰文塲曰安復曰卞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潤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曆曰蘇曆曰三帶水六曰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浪泊曰越裳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日煃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詔封日熞爲安南國王四年二月侍讀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臣還自安南王日熞遣阮汝亮奉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于道是歲冬日熞兄叔明殺日熞自立五年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熞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使得其故奏上上怒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昂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爲叔明言日熞實病死叔明遜于野國人請立之上曰日熞死爾國人當爲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自能鎮撫人民恭順無闕更

議之仍賜應昂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請年老授政弟𤎕許之叔明旣已授𤎕然實自專政八年𤎕來貢九年復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賜陳𤎕上尊文綺旣至𤎕已死叔明更署弟煒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恩貢馴象方物且告𤎕喪詔賜煒六綺紗羅中使陳能弔祭𤎕

永樂四年五月安南國王陳天平還國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之封其僭臣胡𡗶爲順凡郡公盡食其屬州縣三月己巳胡𡗶邀殺天平四月辛未事聞上大怒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統兵八十萬征之仍勑占城王𭃂邦宣慰夾攻之十月戊子將軍能以疾卒于龍州新城侯輔代總其衆以進乙未輔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前㖫破之檄安南將吏數胡𡗶父子二十罪丙申破雞陵關庚子搜芹站伏㖫昌江造浮橫至北江府諜西平侯晟兵至白鶴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諜知賊衆號七百萬沿洮江沲江良江立栅以守丁未下詔

以新城侯爲征夷將軍十二月辛卯西平侯奪宣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拜城對壘新城侯攻洮江造浮橋濟師遣朱榮擊賊敗于嘉林江北尋克多邦城大破賊遂循富良江南下擣其東都破之癸卯復破西都屢敗其兵三江等路皆請降五年正月丙辰敗其援兵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己巳復敗之于木丸江斬首萬餘辛巳復敗之于富良江斬首數萬胡查父子脫身走五月甲子獲胡查父黎季犛于海口山中乙丑獲黎蒼于南望山卽胡查也安南平六月癸未詔示天下定爲都布按三司衞十千戶所二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安撫人民三百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餘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船隻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三件進封新城侯爲英國公西平侯爲黔國公

永樂六年八月乙酉交阯賊簡定鄧悉等反命黔國公晟率兵四萬討之尙書劉儁參將事十二月丁酉晟與簡定戰生厥江敗績尙書儁都

司呂毅皆死之二月壬午命英國公輔爲征虜副將軍淸遠侯王友副之發兵南討八月己未英國公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庚午復敗賊于太平海口十一月生獲僞虞上皇簡定等八年正月丙子敗賊黨阮師檜等丁酉簡定及僞將相陳希葛等伏誅英國公還京八年五月丁丑黔國公晟追賊首陳季擴等于虞江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戊寅晟別將江浩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季擴尋請降赦之以爲交阯布政使鄧景異爲都指揮九年正月己卯英國公仍佩將軍印率兵三萬四千合晟兵往討之七月丙子輔晟敗賊于月常江十一月癸亥復破賊沿海盡殲其醜類十年八月癸丑輔復大破之于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大破之于愛子江十二年正月壬辰誅賊酋鄧景異甲午獲阮帥等三月癸未獲僞越國大王陳季擴餘黨悉平英國公等賞賚加等

宣德元年夏四月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兵部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往交阯等處征討叛寇黎利發楚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隸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

三千餘人及本省土兵三萬人使將之前是交阯總兵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利敗績故也九月命鎭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其月通抵交阯十月通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爲三道來逼交阯通等出戰參將馬瑛破賊于清威與通師會應寧縣渡寧橋遇敵大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中傷而還黎利自乂安聞之自率衆會善進圍東關十二月通大懼傳檄清化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還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事聞詔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爲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參將太傅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興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副將軍分兩道討利升所統兩京湖湘二廣十二省兵晟所統四川雲南兵合七萬人二年正月通出兵大破賊斬僞司徒黎豸僞司空丁禮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决三日利兵復振三月再發諸省兵四萬五千二百人益升黎利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智知州利

子輔等俱死之八月柳升兵至隘留關具書請罷兵立陳氏後兵進累破柵直抵鎭夷關升意輕賊以輕騎百餘前進渡橋遇伏中標死從騎皆沒軍中洶洶是日銘以病死明日李慶亦以病死大兵爲賊所乘遂復沒崔聚被擒不屈死之而晟兵遂忸沮不敢進十月事聞黎利上章進方物請立陳氏後詔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之命王通等班師十二月王通不俟命與利盟率師及文武官吏家屬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還三年閏四月至京文武廷臣劾奏通及馬瑛方政三司官布政弋謙等俱論死錮禁之籍其家五月李琦等還奏陳氏之當爲後者暠于正月中病死支裔遂絕于是命利權其國事而交阯失矣

嘉靖十六年禮吏二部會廷臣議安南僞酋莫登庸僭逆十大罪當討詔會推素有才望大臣以爲總督等官起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胡璉爲戶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高公韶爲爲右侍郎俱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璉雲貴公韶兩廣都督僉事等官汪桓充副總兵都指揮楊鼎

田茂充左參將孫繼武充右參將秦蕭鼎湯慶陳偉充遊擊將軍各領兵征討兵科給事中李鶴鳴御史傅鳳翔往兩廣給事中馬汝章御史胡時濟往雲貴各紀功起復右副都御史毛伯温至京將命之率師已暫俱停止十七年命寧夏鎮守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還京掛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總督征南諸軍工部尚書毛伯温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參贊軍事尋以兵部覆議用兵事不稱旨復暫停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皇祖謚號陞丁憂服滿禮部右侍郎黄綰爲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右春坊右諭德張治爲翰林院學士齎詔及幣招諭安南仍令至承天行在面諭行事蓋欲寄以相機撫討也十八年登庸子方瀛遣使臣阮文泰等奉表款鎮南關請降復命禮兵二部會議尋以綰它奏忤旨罷之仍命仇鸞伯温南征十九年鸞至廣東挾璽書責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戎服行屬將禮珣不聽鸞遂劾珣上書自列詔勒鸞歸以珣代之本年伯温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軍十五萬幷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會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

處水兵爲海哨及議雲南所集漢土兵于蓮花灘爲兩哨與黔國公沐
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
定馳檄安南吏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
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郡縣優之擒登庸父子降者賞白銀二萬兩官
以顯秩其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順亦待以不死伯温等師近邊登庸
聞之懼遣使詣軍乞降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會登庸子方瀛已
死乃于十一月三日留其孫福海守國而自與從子文明大酋阮如桂
等約四十餘人入關銜組繫頸詣所設闕廷徒跣蒲伏驛上降表復詣
軍門再拜盡籍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
以內屬仍諭奉正朔舊賜印章護守以候更定伯温等乃諭之歸而上
疏言狀下兵戶部議上命降安南國爲都統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秩
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印信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等十三
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附登庸四
峒侵地還屬欽州廣西布政司歲給大統曆俾奉正朔三歲一貢乃加

伯温太子太保蔡經右都御史珣太子太傅朝輔太子太保參政翁萬達等進一官輔臣夏言仇鸞以決策功郭勛禮部嚴嵩以與議及仇鸞汪文盛兵部張瓚等賞賚有差

林僉憲希元爲南京評事日以忤當事棄官歸世廟登極方公獻夫霍公韜薦魏公校與公起大理副時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當道所阻秩滿留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死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峒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温咸寧侯仇公鸞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復也奈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天子竟不憚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其實安南未嘗

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

朝鮮

前言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併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地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併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嘗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縣按高麗自晉始建國至是八百餘年易三姓在唐以來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

後乃并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躭羅今躭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己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土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彼一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蔭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得志我朝開明堂而受其朝歲時節令序而貢幣往來曾無虛日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洪武元年月壬辰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顓曰自有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矣天厭其昏淫亦自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餘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

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聞之餘不多及

洪武十一年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特與吾共之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三年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能必哉爾等鎮戍

邊方不能制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國朝貢前以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旣還未聞有敬畏之心及復懷詐令詛作行人假相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子于其國詛有女入于元宮庚申不備毋使人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詛至京別有以處之

洪武十六年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卻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致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後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其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旣專臣妾永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卻不受仍與高麗王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幷至則可見其誠意也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勅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于

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搆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乎曩古侮漢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亡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萬餘夷王臧等戮于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躭羅捕殺之元以躭羅牧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鎭邊左高麗必數有使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知密直司行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義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于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又復昏迷不法聽從讒離間勳舊其子奭復擬駿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

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讚于王瑤謀害李成桂及趙俊鄭道傳道闓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民以社稷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于私地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皆歸附于是臣胖與國人耆老與推成桂主國伏惟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知之從其自爲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啓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洪武二十六年遼東指揮使司奏牒知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上曰李旦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使勅之曰昔在元季羣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羣雄肆征不庭蠻狄服化鋒刃鑄爲農器諸將折珪擔爵享有天年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搆釁端屢

肆侮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
王顓被殺及朝廷使令爾方遣使入朝聽約束而乃陰令邊將誘女直
人潛渡鴨綠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由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
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以爾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
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
至元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蕩民被虜斬國
滅君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
入朝朕已不許及後以瑤任國事遂以其子奭還國瑤已被廢爾乃廢
絕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爲聲教前者請更
國號朕既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
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守尊卑之分乎朕視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
隅風俗殊異彼狡焉思逞則命將出師直擣對馬令片帆不返得人不
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討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
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函進表啓惟小石數枚及

賀正稱進玉帶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于騎射短于舟楫用兵滄海或以爲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繇渤澥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千戶所誘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

□□□曰朝鮮連年被倭李昖結款之請情涉齮齕凊正上通之書語多侈慢計在思患預防勒兵屯守如嚮者劉江之捷則保朝鮮所以保遼東遼東安各鎭無杌隉矣況先聲奪人又有以膽落戩衺者乎難者曰東陲之有朝鮮猶西陲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

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卽成藩蔽況哈
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寘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令職
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
綠剝床之憂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曰邇者朝鮮之役衆爲政而議蓋大譁談者曰鮮爲國箕子故
封尙尙禮義世爲我不侵不叛之臣與隔衣帶一水東藩攸賴倭窺鮮
窺我之漸勢不得不爲疆埸憂蓋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
既遭蹶乃命宋經略應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
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奈何膽一震于碧蹄
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于鼓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
中狡謀也比封事一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聲
罪致討而邢總督玠楊經略鎬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十萬
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
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全慶之墟犄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

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乘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熕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帛助之歸卽有海上一捷葢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原自不乏禦備之具乃對馬一島猥于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弟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扃以揖盜而又釜山僑居互市之倭又設防閑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于裏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憒憒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邃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阨兵燹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顧令倭雖去避我兵之鋒不復更萌跋扈之想而終不再逞乎我雖暫弛救鮮之担抑亦可以威力遙制倭而鮮終足恃我無恐乎竊以爲陽爲款順而陰計未消外若救寧而

內憂方大則議兵議食議戰議守議將議法諸方略有不容不汲汲講
求者法曰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兵無選鋒曰比言兵之貴多且練也今
海上非無兵也而各司防守勢不足當倥傯之用況以瀕歲興戎而諸
邊之精銳半爲耗損一旦有急誰復能北支虜更南支倭令兩無乏乎」
朝鮮國權署國事李弘暐奏景泰三年五月初三日陪臣安元慶齎捧
到勑諭節該前勑所言拒絕野人女直不許容留一節尤須謹守今後
如有再被擄去漢人在外國邊境者仍須差人管送前來尤見忠誠欽
此臣先父珦未及回奏不幸薨逝臣竊照所有野人女直本國內不曾
容留矧今累降勑諭聖諭切至臣尤當欽依謹守在先被擄漢人逃至
邊境隨到隨解不敢稽緩今次又將被擄逃來男子王教化婦女尙赤
哥等共二十九名口解赴遼東都司交割今後如有被擄漢人逃到邊
境臣安敢稽留謹當欽遵勑旨施行具奏該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參照前事既已將被擄男婦王教化等二十九名解赴遼東交割
別無定奪合無請勑就令本國差來朝貢使臣齎回朝鮮國獎諭權署

國事李弘暐嘉其能繼先志保障藩籬效順中國不肯容納外夷之人又能將我邊原先被擄去人口送去軍前具悉忠誠特加旌異自今以後宜益勵臣節恪遵朝命凡我夷部落來永遠不許侵擾中國被搶來男婦多寡必須送還以答朝廷禮遇之意以守先王臣順之道如此庶可以慰遠人之心而爲保邊之助景泰三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葉向高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沐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敎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威棱初興逆取順守及于今兹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高皇前言儆于左券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其可忽哉

魏煥曰朝鮮在我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站抵遼陽六百餘里皆連營野宿故東胡時出刦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潛通互市相誘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詈之不省又非樂天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于採桑女子天

下之事未有不始于纖微者也可不慎哉

天啓二年朝鮮國王李暉直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毛文龍接件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回自湯□擒斬假達五十餘名生擒眞達等五名前來獻捷眞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地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悞其邪說誠本國之不幸着令道官朴更將此事情再三論辨于副總兵則曰我之涇渭已明于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語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眞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言極是謊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餙奏聞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之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調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于副總兵豈

有密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于小邦咸鏡道滿浦在于迤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說則尤誕妄而不可信彼所謂金元帥者卽指被擄人金景瑞也伊係賊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放還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推之虛誑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之流于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于人聽投杼之說或入于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悉陳于宸嚴之下伏願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奸詐之計將臣此疏亟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聖旨據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綜簒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

孫李暉之姪支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鶩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卽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翘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卽逆厥計良左是不必攻討者二也李綜簒主之後每有公務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過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也惟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綜以臣弑君以姪弑叔旣逭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天朝也甚謹助兵于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于毛駐師之日其有功于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綜素

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尙屬叵測
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存無辭
尊居卑拱候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腑遽難方物況慮覷變向背倏忽
是不可遽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
險亦不可遽與以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封使至止收其表
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賫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
誅李綜是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
勦奴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
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
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于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
服反有褻于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于以後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
鮮者寧稀勿多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中華此
尤喫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
天啓三年御史彭鯤化以朝鮮交變不意宜嚴山海之防疏曰自全遼

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卽來者雖養威蓄銳有待而發或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爲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擣其巢不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國內變國王李暉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大過失一旦爲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况無君之人豈肯向義効順助力天朝且爲倭壻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如虎生翼毛文龍失其左軍必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丸泥塞也今聲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爲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天啓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已近城而尚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遠探夷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制于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祖宗德澤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爲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易爲利使何至人心

多爲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多而此類實繁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火藥之焚多出此輩論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捕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庶戎狄不伏于肘腋也中國長技火砲爲上呂宋火砲閩中放之既效今澳夷遠來矣已有放砲之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願大補牢之意惟嚴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

天啓五年十二月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攜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部抄出武之望題前事奉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中國之大

不利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曰強以戎索至于大典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攜貳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合不能爲其離其不屑屑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繳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爲言者或亦少資其餼廩牽牲以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償正如秦之輸晉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營室須知直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牧之收保借以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也但謂之守土守鮮土乎抑守遼土乎守鐵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匈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始我毋亦是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彼有外侮

我則驅之使封畛五路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曰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卽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爲內應原不須謀差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爲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解俘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令館人概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聲東擊西此眞毛慮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卽轉而爲關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况近日者柳河之衂關上宜鑒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蠹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尚敢爲此泄泄乎所賴皇上遠爲照燭撫不忘勦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效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奉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輩著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譏察非常以消窺伺

往行

□□□曰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于海者夷賴半板得無死隨漂抵依岩都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除夷自陳本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有闕文）今之邊患三衛爲緊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流球

前言　闕

往行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景泰庚午以儒士舉順天鄉試第一辛未成進士授庶吉士曆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南司成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宣盡心教之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敎宣曰夷狄慕中國來學不盡心以誨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厚贄金以獻再固卻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宣受毋辭宣乃受

占城

前言 附

往行

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尹公直在內閣詰曰還國遭殺何如洪謨曰于彼殺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爲四夷主乃棄之耶宜選大臣至彼詢議擇從所宜庶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鏞往

李孟暘字時雍號南岡睢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計偕日入南監肄業時大司成邢公被謗公率同列上書辨白義聲振一時既第初授戶科給事中甲辰使占城時占城爲安南所侵其王爲安南所害朝廷遣使封王之弟齊亞麻勿菴未至而勿菴死其臣提婆苔者攘所封印故復遣公封王之次弟古來公行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搆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萬一弗順損中國威宜緩其來使傳命古來仍勅安南悔過上悉從之乙巳遙擢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匡州而定其封弘治戊申始歸

弘治三年正月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册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鄰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鏞受之鏞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鏞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渤泥

前言

洪武三年秋八月行省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年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沙倨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

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以渤泥泥丸之地乃敢抗天威耶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與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爲君父尊爲臣子者奈何不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捧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始入貢耳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阯占城闍婆西則土番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于王但欲王者一示無外耳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宗署來使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卻之又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署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耶闍婆向不稱臣于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且多至雖欲噬臍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

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利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潔廉乃如是耶闍婆詠索每無厭况強之而不受耶爾曹宜効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縣之旣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擧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于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黃臘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字甚鄙陋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腰胸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黃蠟降眞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

漉膩爲粉食之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典禮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于是日作佛事若燕饗則刲羊豕鷄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常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王向打始因商人蒲蘆歇遣使弩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德威之所被無遠不屆璽書一頒輒稽首臣服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意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往行 闕

佛朗機

前言 闕

往行

何鰲字子魚□□人□□□□□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當爲御史時佛郎機以素頑黠假以貢爲名兩臺不許遂治區脫東莞之南頭潛至京師見部不拜朝班位先諸夷鰲與御史丘道隆奏驅之出境人謂粵之不胥而夷鰲有力焉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九目錄 外編

于慎行 二則　何喬新　朱儀

往行 闕

車戰

前言

譚學　李賢　劉天和

袁表　劉大夏　胡松

程文德　陳建 二則　馬文升

劉應節 二則　葉夢熊 五則　佚名

黃光昇　王[illegible]　李宗言

何棟如　易[illegible]

往行

□賓　佚名　陳珂

戚繼光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九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兵部十八

將權

前言

吳時來曰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于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旅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于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于調選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

督矣至于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愚每思之以爲巡撫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最難莫有難于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愚以凡督撫相近之地旣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于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如賊至調度掣肘更多愚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旣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機當戰檄以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旣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兵力旣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于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府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

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于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為總兵者必當勤操練恤軍命以戰為歸以死為生以破虜為命其有遇敵不戰則有逗遛觀望之罪如臨陣三次不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獻于闕下是重事權乃所以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剝削軍士何愚以為剝削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為己事以軍士命為己命自然愛惜軍士非真愛惜軍士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貲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庸有尅剝為哉

王鏊曰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不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

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于將多威奪于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尙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尙可言也宜依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愚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鎭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于愼行曰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易以展布如

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鎭可當古一大郡自開府監司總戎參佐不下數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旣不逝動見踦摭何以責功効于桴鼓之間耶

丁元薦曰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不慕實政而侈空談不惜當局之人而恣旁觀之口屯田馬政鹽法河工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卽任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閫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劾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忽設一提督調遣紛紜雌黃交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

□□□曰尉繚子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長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夫自十五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于元戎此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之之分屬似有上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

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如號頭以上稱副將者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行矣至于採訪賢否不特參遊佐號得關雎黃之口即下而中軍疎而兵馬皆竊操之以故將官率尚寬大競避風波巧者務鑽刺拙者安闒茸未嘗一吐胸中之奇正名辨分以相彈壓者如此則大將之令或不行于偏裨偏裨之令或不行于羣校動則掣肘莫克同心古所稱節制之兵殊不其然宜飭戎規別以部法名稱必嚴接見以禮一切考核各率所統遞上功罪則庶乎平居毋小加大臨陣若臂使指三軍之士可共死而不可亂矣

往行闕

攜黨

前言

張居正曰那吉紿台吉俱親至邊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嘗與之氣脈相通乃可大要虜情只要淡之無令得合而已

于愼行曰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方唐高祖嘗稱臣事之矣太宗卽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衛舉國爲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之姪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頡利勢孤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于唐初然而鷙鷙于彼臣伏于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攜其黨黨攜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往行

天順初也先及得知院皆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人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盡于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于胡氏家乘

隆慶五年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郄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輕重宜勿留崇古

曰此奇貨可居也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脣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媿曰漢乃肯存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答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恥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欽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前言

于愼行曰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卽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西郊回紇跨有漠北憑陵上國虜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中國同風卽朝廷賜書宣諭皆修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羣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遠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闌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爲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爲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爲一家道路旣閑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詗之間得遊我闥矣然而闌出闌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愼也

又曰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敎之不能知內地曲折漢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入虜虜遂背盟至孝武之世翕侯趙信又襲中行之智而諸塞紛紛多事兵連禍結虛耗海內可見守邊者當重

闌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其驗也

成化十七年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擒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于衞律趙元昊之于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成國公朱儀嘗守備南京時暹羅夷人入貢還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覺或言宜置不治公以爲事關國體遂舉正管押通使官追給夷價各遣歸

往行 闕

車戰

前言

譚學疏曰自古人君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橦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

効足徵迨後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箱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
嘗不成戰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千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
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
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
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
庭寇至車戰爲便臣等議得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
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缺
去處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
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候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
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投搶擄我則
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
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輪相應成造大同以一千輛
宣府以五輪爲則計算每車用砲四個每個生銅或生鐵俱用荒鐵二
十餘斤其車頭車箱鐵樁鐵鍤等項用熟鐵一百餘斤除木料近蒙朝

庭撥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用其餘無數措置大同已行那借修造墩
臺懸樓官鐵成造戰車百輛鹿柞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
歇手所在官軍疲㦸之甚分毫不許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逃乞勅工
部量支條官生銅生鐵熟鐵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二處三七分收領
責成守臣于寧夏山西守臣僱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
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
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樁繩式樣及畫下營樁營圖本具聞
李賢爲兵部侍郎景泰三年上言虜之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
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
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
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
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尺五寸
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有車一千輛
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

軍馬糧草輜輕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
齊發其正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劉天和疏曰古兵家之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
將如漢衞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値單于急以武剛車自環
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
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轉戰千里破樹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
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況今用車非
深入廣野沙漠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虜隨處可入之
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
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嘗踏冰入寇之地及他處虜常出沒有險可據
之地爾及訪寧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塞之圍
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車遏與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效之
可考矣然非臣造爲也查得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火兵車
其制度之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

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卽不能行以是不適于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尙書秦紘後次改造隻輪小車嘗以樣車上請我孝宗皇帝加奬命紘取名全勝車有幸存破損八輛略備規制臣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鐵小佛朗機一及流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鎗筒一箱之四脚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鐃鉤各一幷火藥鉛子鍬钁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出虎猊之象兩面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敝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挽之二人翼之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鉤刀短兵出戰敵敗則軍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進退所向無前虜不

敢遮避且火器安于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爲準所中非人卽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兼施戰守皆宜誠可謂萬全取勝止以環列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臣復制爲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霆擊然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困虜馬誠可以弱爲強以寡爲衆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久之精熟雖直衝虜陣徑攻虜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怯懦將領倉皇下營挑壕以椿匝地以繩繫椿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謂輕車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軍千人一月之費爾但須各邊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但諸邊佛朗機流星砲一窩蜂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爾

袁表曰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如余子俊之所陳者固守邊之良法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以之深入征討則尤

非所便如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枳而不得行信有如前輩之所慮者矣故爲車戰者非求爲大勝求爲不可敗也

劉大夏曰照得密雲一帶切隣虜境而潮河川卽係前元赴上都之大路川口寬漫別無險阻山水不時衝突又難立牆垣卽今累報賊勢東行除已行奏鎭巡營等官勘議外凡有可以設防守之術各預爲處置思得各邊軍前俱各造有戰車臨陣禦敵未見其良而下營安塞阻隔虜騎最所便利所據潮河川地方既爲險阻可據似宜設置車輛及聞永樂年間密雲一帶俱有車輛卽今彼處官庫必有遺制合行巡撫都御史周季龍督同兵備副使錢承德查勘彼處官庫所收先年車輛攷其沿革制度或馬步高下各宜若干或地方遠近作何聯絡如果可以拒賊騎之衝突便我軍之用武卽便支給官錢買料雇匠及時多置以備應用仍乞將內府兵仗局做就車輛發一二輛與伊令其參酌彼中之舊制從用今日之便宜仍將查勘過事情應否製造過車輛多寡明

白具由回奏其邊關一帶或有應用車輛去處候選差整飭關隘官員
定日行令一體查勘整理若京畿之地似有應用之處聽從工部斟酌
預備奉聖旨是着上緊考究如法成造完了來說
胡松曰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馳騎踐我軍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
然爭利邊隅所以往往失事至于殲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
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
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
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卽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
險阻卽跬步不能以寸是委敵之藉也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
使陳大綱所制戰車甚爲簡便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物卽遇險阻
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具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裨於戰而
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
將惡其病也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旣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
實土轉陶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其烽堠時其瞭望以防

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
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爲涼州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
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
以克敵故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
爲兵之大要夫隆與靖而爲庸將則猶可諉也儻二子而號稱知兵則
是豈可不爲留神哉臣愚伏乞勅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于諸邊各
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擺邊而補牆垣亭障之闕又可以施之追襲而制
崩奔衝跌之虞矣
程文德曰虜將接戰必先馳騎衝動則進不動復退但以其勁悍慓疾
之狀人見而辟易腥膻臊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
虜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能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則我之不利常
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鉤環其上
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銃砲鎗弩且惟意可
施左右夾攻則相機可動萬一不利則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

于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嘗攷之三代以前見於
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荊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
故也玁狁卽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於史册者若漢衛靑擊匈奴用武
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隘爲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
太祖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輛遂度大漠柔然畏怖不敢復南度馬燧爲
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皮列戟於後行以載車止則爲陣宋宗
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北虜也禦虜曷嘗
不用車乎昔武王問于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士之
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阻人
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與戰動則足以
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糧有所齎眞宗時困于契丹
吳淑請用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
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

斂兵附車以拒之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
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
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
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攷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
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除亂非車不
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
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造車用無
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
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爲陣止則橫以爲
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勞自齎
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
首遏或尾擊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
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于後又有椿繩式樣意亦爲伏兵據險而
設耳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

翕然以爲可用今宣大猶昔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凡戰者用車也而于虜爲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于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敢禦之誠得車爲營衞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四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滅合無勑下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劄營處務要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修改一面晝夜製造或謂車便曠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耳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耳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逼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鎭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況于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

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今古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

陳建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尙矣然古今異宜古兵車之制不可復矣今當師其意不師其制其必斟酌損益今民間獨輪小車而用之乎蓋大車難行而小車易運大車之造費多小車之造費省大車用騾畜費夥而小車一二人可推挽大車重滯難於前郤而小車開合周旋易爲布陣大車遇險溝澮難輪而小車遇阻卽可舁以度是故今欲車戰酌用小車便矣宋李剛論用兵謂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捬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以下備邊禦敵用車皆不一而足衞靑出塞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上作樓[illegible]道塞上以拒匈奴隋禦突厥皆戎車步騎

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哥舒翰節度隴右嘗造戰車以收黃河九曲是數者皆知戰車之利而用之也不特此也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卻月陣以大弩及矟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況于今日而何不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往籍所載不一今姑舉其可行著之宋魏勝嘗創爲如意戰車弩車砲車矣近日何燕泉餘冬序錄載今寧夏戰車之制矣大明會典雙槐歲鈔皆嘗錄及當時戰車矣丘文莊亦嘗言小車之制著之于大學衍義補尤詳可放而近日邊城亦嘗言輕車之利矣今誠欲舉行但稽考三者斟酌行之斯善矣抑守邊用車尤有說焉亦時焉而已蓋承平之世與開國創業

時勢胥壞不侔開國利于戰承平利于守開國之初乘百戰之餘威士馬精強將臣彪武有不戰戰必勝斯時也車固爲贅也不可用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百不如前胡寇內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暇遠引卽以我國朝言之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高皇帝命將四征而漠南肅清文皇帝親駕六征而豺跡遠遁有不戰戰必取請降恐後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雖不備無警也而何談于車至後則不然矣己巳之役王師二十萬騎覆于土木近日邊臣亦以數萬騎敗于花馬池是皆不知承平時勢之宜守而不宜與戰不知禦狄之宜車而不宜與騎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惑也使二役也有車爲拒長[illegible]兵夾輔之虜馬豈能近驅車以衝之虜馬將退走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備徵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狄之策不容于已故首陳之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戰車之利而或自以爲鷓鴣車者爲行不得也攷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

朱超石郤魏將軍韋叡郤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鵝鵠耶愚故于治安要議以備車戰爲備邊之首

馬文升曰虜賊之來疾如鷹鷂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可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焉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二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雞頭關實藉此具踵而制之可也

劉應節曰自古戰必用車故田賦計乘以爲強弱秦人裸跣而走六國之師狃于常勝之氣而未可爲訓也然車戰之法言者多矣竟未能用用之亦鮮効何也制車非法行車非地用車者非其人也大抵古之車制如周之元戎秦之小戎雖有俴駟不利衝擊又如偏箱鹿角僅足自衛而推輓不便馳逐爲難先臣李賢上禦戎事議爲車戰其制四面用

板以蔽人馬板上開窗以便射打其法頗善但畏之太甚而防之太密人馬如在櫃中運動周旋亦屬欠便臣愚以爲戰必須車當參考古今之制其適于用而已臣嘉靖庚戌曾以戶部主事隨軍督餉嘉靖癸亥又以兵備副使領軍入援竊見薊鎭地形平衍兵勢脆弱私計不用車戰終無當虜之日也臣退還井陘聊取遞運所車試一爲之而士氣輒倍又習之旬月則縱橫闔闢進止遲速無不如意其制亦如民間任載之車但于車箱一面略倣秦戎龍盾以合之意立挨牌數面如城頭垜口然仍于兩轅之外置長杆二從傍順出馬前中以横木括之各安置鎗劍以利衝擊就于杆上懸氈以蔽矢石又于兩箱之外置牌鎗外向以拒登緣每車十五人五人在上專事射打十人在下以備更番每車百輛共用軍千五百人尙餘軍一千五百布列營內分爲各哨其中軍仍用車十輛專載火藥器械輜重糧料之屬平居無事則演習車陣平治道途使地勢常在目中轉車疾于旋馬遇敵之際馳車冲突鎗砲齊發虜馬雖强勢必披靡俟其奔潰然後督發營中輕騎擊之自無不勝

夫虜之長技弓與馬二者而已中國之所持以勝虜者惟火器爲最利顧我兵不足以當虜之強我馬不足以當虜之馳每兩軍對壘彼已數騎虛喝于前而我之火器輒發須臾火盡無復措手虜馬驟加我軍化爲塵土矣是虜得以盡用其長而我每陷于所短是以我軍未經戰陣無以蔽其身則無以壯其胆故也夫步之不足以當騎騎之不能以當車明矣短兵之不若弓矢弓矢之不若火器亦明矣是故有車以爲之戰則人在車中從容射打不至失措兵在車內其防如城不患來衝神機火器無不可攜糧料芻豆無有不備番休定力不苦奔疲乘勝逐北足便馳逐止如山岳其靜不亂奮如雷霆無堅不摧如是則我得以盡見其長而虜必陷于所短此即武剛車類衛青所橫行沙漠然彼自環衛此兼衝擊彼地形在人此地形在我其利尤相遠也虜之謀吾車者不過順風縱火掘地摧輪而臣等皆知其所以預之矣僥倖數捷士氣大倍然後徐議罷車而所謂秦人之裸跣者者可用也伏乞容臣等查動無礙官糧各造車二百二十輛以備兩營之用其駕車馬匹每車四

馬兩營共用馬八百八十匹就于薊州遵化等處寄養馬內選用遇警駕車無事則給付遊兵營無馬人喂養騎操全給糧草毋致瘦損又會

同總督譚綸覆議都督戚繼光議

又曰兵部議云車騎合練是否堪用臣等考之太公對武王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又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由此觀之則今日車騎合練之法即太公復起不能易矣且所謂險地易地在薊昌皆有之今計二鎮之間可練爲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三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

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轉戰之衆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者疑于虜騎迅疾車步遲不相及臣等爲之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爲一處必以一半合戰而又以一半出奇或遮其前或搏其後或出其左或掩其右有追奔有迎擊有扼塞有要截追奔要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輕重車騎相合虜之所持者馬也而我有車以制其馬虜之所習者射也然遠不能六十步而我之火器火箭皆遠可二三百步之外且有營以爲之營衞我得以展其所長是技又不相若矣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騎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無挑壕壘塹之勞馬有從容飲秣之便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二也車不用食步不用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用甲省費甚鉅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三也前此虜入內地如蹈無人之境四散剽掠遍地皆虜莫之誰何今有兵車與戰虜旣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僅僅自保取道以遁此車騎合練堪用者四也薊昌地方險阻車利扼塞要截使虜大失利當有終身之

創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五也臣等又以奕喻駐則布車四隅將卒馬砲俱處其中明以車爲衞也行以馬步各有止節惟車縱横遠近所向無前明其不可當也砲則隔子取子明其無物可障也此車與火器相須爲用又因可互見矣臣等又以字說戰字從車陣字從車軍字從車大軍所駐名其門爲轅門轅字從車騎字從馬從奇可見古人以車爲正戰以馬爲出奇其所從來遠矣不獨太公之對武王爲然今都督戚繼光議以車騎合練臣等援古證今實以爲得制虜之長策

葉夢熊曰蓋聞黄帝與蚩尤戰以中夏車徒制夷騎士在涿鹿之野矣而于典墳無徵焉嘗從博士家語易坤爲地爲大輿而坎于輿多眚又于畜之大小及大壯大有既濟未濟惟舍而徒爲賁它則剥也睽也姤也困也雖解亦眚矣然坎爲水地中惟師言輿而爲貞咒惟貞丈人則吉蓋恐以此毒天下其君子之所依乎然著戒雖明而假象則晦震行無眚彖象匪輿左氏内外傳則以車占焉而解者謂之小其驚遠懼邇則大矣今敢不占而語易敎哉書之稱者以庸以降至牧野稱戎序則

聞之矣有革有檀而于誓或言甘左右攻及御與牧之步法莫非車戰法也至于歸馬牧牛豈三百兩不乘乎而周官所掌何物故于二三策亦愼焉惟經言莫詳于詩斷章爰自詩始然其會同田獵莫非所以講武事業在于戰不暇及之彼淸人之左旋右軸中軍作好而已東山雖破斧缺斨亦旣敦然在下矣惟秦邊胡車鄰匪戎駟鐵雖從狩則取其輶焉小戎乃元戎之次元戎至于啓行爰襄玁狁鋪淮夷南征北伐莫我敢承矣然古之征戰殺人中有禮焉和鸞節奏具于儀篇大哉司局它姑舍是矣

又曰今之怯虜以騎射彼亦奚嘗不敗哉車之勝不勝蓋亦猶是也世之偏所用者率援勝而諱敗曷不歷較其多少而熟籌其利害乎春秋以前未嘗率卒其法具存故不之詳戰國兼騎法日廢寖自漢拜將軍驍騎次輕車所總領者車騎也車先于騎可識矣衛李勝敗雖殊靑固以武剛全陵非此則全覆安能不滿五千步卒去邊北三十日以叩億萬驍騎戰旬餘而殺過當尙有四百餘人脫歸報陛下乎至光武罷輕

車及騎造樓櫓牛車于塞上晉則獨用偏箱于塞外轉戰千里而奏功蓋無大無小在所用之耳唐房琯敗以牛而哥舒翰以馬敗于李乾祐乾祐之勝也以草史朝義之勝何以乃陵所劍斬者而羅之于帳中且莫知以輕以重豈非用之有殊哉苟不善于用也臨衝轀轒以攻孤危彼能墨守而我敗有善者雖輪輻及鹿角拒馬賴之矣而况車之適宜乎當南渡之初其攻禦五胡屢取勝荆楚之區則平野之馳驅何如然歷攷勝者孔多而人但恐敗過矣故宋人往往以請其知用輕者有范沈諸臣而可保其無害惜乎未有用之者毋怪未覩其利也安可懲唐覆轍至廢武剛于不講乃反晉之成軌雖有偏箱不可復試乎

又曰景泰三年正月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文選郎中李賢疏曰胡虜之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

車有巾有蓋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胆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能傷人彼若近前銃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横行于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于此所謂有備無患乃克有濟也薛應旂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

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鷵

鴞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戰車之利者豈亦未嘗試

歟

又曰言車戰之不善者曰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利于平原而不利于險

阻進難追奔不得大捷退難回轉必致大敗此其概也然古言兵車爲

陣鱗甲一可深入二則前拒三束部伍行以載兵不勞担負止則爲營

免掘溝塹乘便出奇歸有所依與人長馳而爭天下者遇險難行此固

不必用若令禦虜所患者我軍怯懦而彼騎衝突外無遮拒士卒倉皇

弓弩火銃不暇施發而輒奔潰今欲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宜莫如車不可廢也顧在教之熟而用之當耳昔古馳驅

之善今不可復欲得之軍萬二千五百人而教之爲車三百乘乘用卒

三十五人五人在車一人御二人射二人助或兼勾擊步騎各十五分

爲三伍二伍隨車步一爲樵汲騎一爲遊兵不長在營餘卒二千人以

備間諜巡警守衛大將等項雜役車制比今騾車而小駕以三馬或四

馬人披重鎧馬施捍衛車有箱箱有穴前發銃弩後載戈矛中峙糗糧凡車所宜百物皆備樵汲另用小車一乘或引以驢上施二桶或箱或櫃可以汲水可以載糧可以藏人或細載牲畜芻蕘或攔塞隘口險要遊兵護送常與往來營中另置巢車三二乘以備偵望戰車三百乘分爲六陣陣五十乘內各二十五乘爲一偏六陣之布地狹則前一後一左右各二爲直陣地廣則前二後二左右各一爲橫陣左一右一前後二陣各轉一偏勾曲斂連是之謂員陣引而直之卽爲方陣爲銳爲曲隨意消息亦無不可凡車相去各容一車出路有餘屯營結陣車皆內向行則反之壓虜而屯遊兵時出以嘗寇或擾其畜牧或截其寇抄收則歸營敵來則前車背射後車步士夾出刀斧雜施銃弩交發鎗牌接鬥更休不倦疊出無窮相持少頃則騎分兩翼而出或擣其脇或遶其背急則歸營下馬助戰有死無退若少休或被圍則下鹿車或推小車塞其空穴專發銃弩更番迭上以次續食使無困弊勝則騎士超奔車方軌而進遇險則止另調遊兵或伏強虜截其歸路失利欲還則步騎

力戰以待車轉成列步騎復入車內然後徐行前車治力整兵後車當
敵背戰後或前進或後代迭爲前後番上更休敵懈則車止仍率步士
以突其胸退則車旋先遣騎士以躡其後獲勝則同車共賞喪敗不救
則連罪奇材異功方擬陞職或爭首級而縱虜不追及傷同類者必誅
無赦如此教習既閑而約束以定而後試之是謂三軍與敵周旋相爲
犄角彼將進無所獲退難善歸我軍縱無大勝亦無大敗矣待後幾年
我軍慣戰彼仍寇擾選我精兵乘其利便舍車用騎長追遠襲直擣虜
巢亦無不可輒以己見參以古法作車戰議
又曰夫車戰古今詳言之矣用之皆有成敗歷歷可考間亦有稱不便
者謂其重滯窒礙難行也不必遠引即丘文莊李文達馬端肅許襄毅
每能言之而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爲小車而一輛拽之用十
八人宣大造之用十人薊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竟
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馳車謂之輕車突騎謂之興兵十萬用
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滯爲病哉本職近日

以意造之雙輪前向而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朗機二函火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新制鐵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可遮蔽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輓抽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捷每車一輛幷銃砲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惜其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本職願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萬少效制虜安邊之策也

□□□曰熠生閩海不習邊事每遇塞上諸將輒與語咸云我軍與虜對壘虜騎剽勁如疾風迅雨倏忽齊至我軍輒悸慴退卻任其蹂踐莫敢誰何惟有戰車連結爲營衛我士馬可遏彼衝突火器閒從中發虜相戒莫敢近是中國之長技無踰于車者矣昔年爲計部郎曾于薊門見故將軍戚繼光所造戰車大都倣古偏廂之制環以爲營稍合古式但車式大重非馬數匹卒十數人挽之不得動蓋宜于易而不宜于險

宜于守而不宜于戰心竊疑之制府葉公出手鈔戰車錄六册凡經史之所紀載與我朝名公之疏議言車戰者莫不捃摭而備輯之至其所置爲軍中之用者則獨有取于輕車云平地推挽僅用二人登山涉險不過三四人往來便捷而又翼之以拒馬挨牌藏之以拒銃神鎗止則爲營則有連城之固進而衝鋒則有排撻之力神砲幷發則有迅雷之勢精騎隨後則有摧枯拉朽之功聞之者怖遇之者仆可險可易可戰可守非所謂制勝之上乘者耶今之與虜市款其名雖與獻納稍異而款虜之費歲不下百萬緡與宋之歲幣等爾竭中國生靈之膏脂年年以充腥羶之腹彼日以肥我日以瘠其終也必有決裂而不可測之憂故款虜譬之養虎而恃款以爲安者厝火積薪之下人人危之矣然竟不聞出一奇決一戰以挫其鋒而罷其款者則以我無敢戰之將將無敢戰之兵兵無敢戰之具耳有如九邊諸鎭能準是輕車之式于步騎之外俱置車戰一軍火器拒馬各造如法而又選驍將簡健卒預教而熟練之一遇虜至誘之以步兵試之以游騎使之薄吾車營于時千乘

幷驅萬砲齊響數百步之內胡馬當之有不虀粉者哉虜方救死扶傷之不暇又安敢復揚揚而挾賞哉夫干將鏌鋣天下之至利也然擊劍之法用之不善不惟不足以制人而反足以自戕故車戰之法太公所論十害八勝之地言之詳矣要在審形度地知其所趨而又知其所避臨敵而善用之耳不度地而至于敗乃用車之不善也而非車之不可用也猶不學擊劍而至于自戕乃用劍之不善也而非劍之不可用也今輕車之式昭昭具在顧預習而善用之者深有望乎文武諸將吏者矣

黃光昇曰春秋晉吳荀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其說又未亡也但後來欲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鶻鵃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不常試歟

王文肅曰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而善但未見虜庶亦可支窄隘否則千百騎突平原廣野汗漫而來者一車失防萬車盆廢當事者

更熟思之

天啓元年協理戎政李宗言奏曰日者南戶部尙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向在南部乍聞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嘆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尙止渴之梅若將應支空月餘餉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伏乞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天啓元年南兵部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甲馬首兩旁皆夾長鎗對陣衝來軍非鎗倒卽箭射死毋怪其虜入得志也臣于神宗朝曾上請纓一疏已言中國之長技惟在火與車矣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偏

箱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持而無恐箭縱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繼日人馬俱碎營塞可燒此于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啻天壤倘火軍不練與弓矢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營但以慣習爲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訓練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一戰而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

天啓□年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造式疏曰東西蠢動在在告急總以山海一關之外爲劇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全恃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陣以待何至望風輒潰盡墮奸計之中也若徒厚集援兵不晝站定之法更以我腰刀騎射之三短以當酋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愚見禦奴之策畢竟求之車砲爲是非不知各處所獻車制與山海關之車營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曾無一濟于用至于今而獨有他妙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

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于巡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主事臣曹履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江鄉以東人士逐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櫃地雷之屬皆止可間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因卽舊式而變易之凡爲車式者四爲砲式者一閱其製頗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戰者不可語于水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北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故虜一也而戰法異者北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拒城有所定也故禦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患其不應勢有所必應而不患其不疲要在步步爲營步步推營以迫之而已奴驟來深突我而營不開也佯云誘我而營不動也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卽日在其伏中而不驚也而後可以得志故制爲網輪車以兵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闊四尺旁飛出二牌各一尺上層隙孔而施噴筒毒藥中層隙孔而施火箭火鎗下層則變獨匣弩而爲三匣弩一發九矢用打虎藥傅其鏃九發而八十一矢週而開匣益之循環如前車之中央爲強木心出車

頂二尺用鐵絙繫四錘運其心則四錘環繞飛繫約去丈許人不可近其上則施拔水二板加木屋其旁俱爲牌護之牌亦撑人覆其下推之而走于中可施横板遇風雨士卒可不至暴露以此車式製若干輛用横木鐵鉤彼此相聯隨其地之方員曲直以爲營盤而後益以拒馬伏弩之類奴雖有鐵騎何敢馳突我可推之而密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而已也營立矣設猝遇奴來何可不擊又于營盤每車相去丈餘横木鉤聯之中復有小衝車前雙輪後以鐵鋸爲雙足行則推輪止則按鐵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執器隨之車前端亦有三牌不施餘火器惟載提心銃一門蓋都城所有諸火器其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終費手脚且一放之後豎起更入前藥無論忙迫敵騎已來不及施矣今所製提心銃舉放即于車上每銃一門提心有五卽以五卒分擕之一心纔發一卒卽前提之又入一心又一卒提之如此循環至于五心纔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訖又來入放雖繼百響不歇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于佛朗機然原製甚小又聞定海

衛禦倭雖用之而其製較短今長爲鐵管可四尺併提心鐵池鐵柄可六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子百粒遠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佛朗機也其製子之多則百子銃也其氣力觔量壯大則三將軍也蓋佛朗機百子銃三將軍合而爲一者計一門百子發至百步外則已撒門竟可丈餘數百門齊發愈遠愈寬使更多爲之何懼奴之蜂擁而來惟是銃身重二百斤藥力既大而所載之車制闊僅一尺四寸雖便捷而體輕每銃一發響則車身跳起發子高而不着今試爲車轅長短僅爭尺許而跳與不跳因之凡毁易數十番乃定既定矣又前安照心以定銃枕之高下雖數百步之遠鉛子去地只可三尺敵卽伏地亦可打着以至臨下則軒後轅臨高則軒前轅蓋一車而不言之數存焉非嘗試而漫爲者其在放銃之卒心知有三牌前障又此銃循環不歇其試放之人雖兼以一門重止二百斤一人推之四人輪之遞提輪放自然神意安定卽使萬一藥盡又可收而歸于大營何憂站立不住至于遠傷過多或不止站住而已也此銃連發或藥烟薰蔽而不見敵之

去來又奴賊爲奉集之挨牌或濕絮被以抵我鉛子便不能入更爲飛天虎賁車駕高銃以倒擊之車高三丈二尺爲折疊之制不用則泯而不見用之則輪動絞關以長繩升之頃刻高起矣其製頂上爲架亦要提心銃二門令精健砲手于頂上點放四旁以牌護之人亦不見再用轆轤輪扯提心換放亦循環不歇架前亦安銃枕每抵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十步從高倒擊無處可遯如此車一行衆小衝車居前一層以衞此車之足而車上之人又作小車之眼奴更作漫天木牌以抵我耶卽奴望而欲爲之毋論其製不得見卽以意爲之乃今之製僅用一檀木其性最堅故能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之堅檀若以他木爲之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便凝重而難行如此高車一軍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倒擊未有站不住者也至于倒擊過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網輪車營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軍二門庶乎舉放不致震裂并四隅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倒擊

比于邊牆之墩臺而多其輪閒戚繼光欲大將軍爲三提心則墩臺之倒擊亦循環不歇但尚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營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又有補網輪車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之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卒咸有倚伏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也以網輪車爲營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銃活法也因門爲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銃爲衝活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法也以銃爲冲衝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實法而活者愈活有活法而實者愈實即不知奴之遇而不得不應應而不得不疲者何如臣愚以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踰此矣凡此製法即用于前人者止網輪一車隙孔而安火箭噴筒等器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施斜板避風雨中爲運銃之心下爲三匣弩與夫小衝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輕平等飛天虎賁臺車皆番變前後因營手造以意授功成之以爲安營推營之法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既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既已周旋中堅

更有主張之帳車與升將旂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規兵若干
墉馬若干以備追殺與夫飛天虎賁以臨城無雲梯之煩有多其擊傷
其言難以盡載又卽小三軍以部司局宗隸之教習練放令其出觸處
爲是奴兵雖多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爲
衝而以銃爲衝要令士卒不傷一人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
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卽今所進有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防牌以
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庶先放之提心火
器既冷乃更裝藥飛天虎賁之車盤尙有防牌網輪車之車輪尙宜高
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見在以進呈者第以爲其式如
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部臣之意竊謂內帑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
產南方欲倡其江東富家輪助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聞及計所
費甚廣而人少應者卽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二千餘兩欲以
多造若干并呈而職得以應行部臣差一及瓜應還朝故僅將所製成
鋼輪車一小衝車十飛天虎賁車一臺車一提心銃十門三匣弩小車

一車與原造官兵部札付山海關車營守備馬可化新安衛舍人李熼定海衛火藥千總邵忠遂同押進呈其職所剩銀二千兩製車砲不及者因水路不便搭解另疏差官從陸解進交工部投納以爲將來車砲之用伏乞皇上發下該部驗試如其可用卽有諸臣見製車營不妨命工部依此式爲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習之以盡禦虜之職職每見易言遼事者輒敗遼事爲之凜凜凡先後材官技士以見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忖之扣之一不確卽不敢收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目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憑准卽一一擬議之至以爲必如此庶可以少佐中樞綢謬之用而一念芹曝不勝惓惓焉耳

往行

□賓曰洪武五年三月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造獨轅車千八百輛以備軍用是用輕車備禦虜矣天順八年造戰車製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二面木板闊二丈高六尺彩畫飛虎獸面上開小窗三面各留銃眼至成化十二年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賢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制

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擇一具共用十八人通用五十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幷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幷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陜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以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于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舟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于馬步相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

御史及工部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可以施行如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隘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之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賓薊州順義人也近邊而請造車則車當用也明矣

□□□曰成化二年令每隊步造小車六輛輛載九人軍裝一人推挽放銃七人行則爲隊止則爲營空處張挂有圍畫作獅頭牌而又于營外每車添設木樁一根絆馬索一條每車用布幕二扇俱用旗鎗張挂小紅纓頭幷生鐵鈴鐺車制以戰車四百輛爲一營其車用雙輪左右前三面爲廂中安快鎗或佛朗機少五六杆多七八杆口出前板之外

柄安置于中緊頂于後將火線火藥鉛子盛置停當上覆以木板遇賊欲放將覆板懸于前板之上此前廂板高二尺勢如垛牆緩則先放火器一二杆急則齊放放盡取出裝藥遞相安置輪放前板居中大約寬約三尺兩傍二扇各二尺制爲門扇以鐵爲鉤行則折回下營則相聯別車俱畫獸面路闊數輛並行狹則單行順推逆挽前後俱便

陳廷尉珂嘗巡撫河南陳贊畫安邊大計三曰制勝曰教勝曰器勝頗見施行其論河南平原野戰以車爲主宜倣古魚麗偏箱之法番長于馬漢長于弩宜各任所長時未及用識者韙之

戚公繼光居薊鎮日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㓰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卻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目錄 外編

李堂　　儲嚾二則　　趙伸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九

船政

前言

姚夔曰南京馬快船隻往往裝載官物數少私物數多每船一隻或止有一二杠其餘俱係附搭客商軍民物貨沿途索要人夫拽送攪擾驛遞雖節有禁例因循日久其弊尤甚合行南京兵部今後遇有進貢物件委官見數明白務要儘船裝載不許多要船隻附搭私貨如違許巡河御史將本船隻小甲幷搭船之人不分官吏軍民就便拿問俱發口外充軍管運官員另行具奏治以重罪其發船委官容情多撥者事發一體治罪其馬槽等件只合工部成造不必南京送來以省民力

萬公鏜疏曰南京錦衣等衛額存快船七百八十八隻近該南京各衙

門會議奏行兵部題奉欽依每年成造四十隻比舊固爲增多然以額
船總數計之亦須二十年方得徧造卽今船多損壞差未減除而各船
小甲修造賠補動至傾家年復一年困苦已極查得漕運船隻官造官
修而運軍比之小甲月米行糧加倍數多且無管押內臣雜費亦少運
軍尙以爲苦小甲其何以堪一視同仁尤當憫恻合無自嘉靖八年爲
始本部將各衛快船逐一勘驗除成造在三年以來損壞者所費修理
不多亦是小甲不行用心照管所致仍該着令自修外若係成造三年
以上者計其年分之久近損壞之多寡分爲三班每年官爲修理約在
二百隻上下并每年又有成造四十隻是三年之內無可不駕之船矣
其修船所費料價難拘定數大率以三十兩爲中臨時勘實量爲增減
每年二百隻合用銀六千兩既不可加派于有司又難以仰給于他處
合無本部將各年積貯缺官柴薪幷馬船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借支應
用待後請勑差官催儹本部各項錢糧通融處補況缺官柴薪銀兩正
德之末嘉靖之初因兵變災傷節經南京戶部等衙門奏請取用夫往

年別衙門既可取之以備災變則今日本部亦可用之以濟困窮揆諸事體宜無不同然特就三年之內而言此後如果差官任久責專各項錢糧徵解如額則此法可以常行但非臣等所能預料須待本部臨時勘酌其修理之船數或照今每年二百隻或減從百餘隻或數十隻料價或照今官爲全給或與小甲三年出銀或酌定官民分數多寡出銀年限或幾年一中修或幾年一大修或幾年一改造皆當量力而行求爲可繼事干重大仍具奏定奪縱使此後小甲照舊自修然休息之餘材力稍復亦當與今不同矣損公家數千兩之積而可活數千姓之勞民費官司三年修理之勤而可以解數十年之劇苦固結人心奠安重地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況此快船常造常修無事固可用之于京運有事卽可用之于江防亦慮患之遠圖經武之善計也至于勘驗船隻并給價修理等項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當從宜亦難執一俱聽本部委官專管一應事宜責成于彼計處停當呈部施行務使官錢不至虛費船甲得霑實惠

又疏曰南京江淮濟川工衛額存大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兩省幷直隸太平安慶寧國三府解役今見在者僅滿六千而逃亡者十分之七以各地方原額計之湖廣最甚太平亦多而江西次之安慶又次之惟寧國一府獨少所以然者津貼之法未均歇役之罰不嚴而苦樂懸殊頑良無別故也然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銀兩徵給不繇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強者多取弱者受欺且使各夫自行取討狡猾者每藉口以逃回本分者惟枵腹而坐待又有慣逃之徒一得貼銀旋卽躱住及至勾補重復詐需不但悞本衛之差適以爲原籍之害至于各船料價六百料者成造幷修理該銀三百兩三百料者該銀二百二十五兩每遇船當修造另于貼戶派徵銀數動以百計而一時取足人戶固艱于供輸夫船隻本船一事而兩次催科官司亦病其煩擾且損壞之船已派者工料併徵未派者追呼罔及久爲偏累人懷不平本部近年有見于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

稱便而江西湖廣祇因彼時地方官員意念未公于體國良法竟諉于空言只以寧國安慶見今逃夫數少則此法當行足以明驗況查得先年本部委官員外郎徐受安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馬船水夫永充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徵銀解部給領爲便以此推之則湖廣別府與江西一省必皆可行益無疑矣但各處糧差有輕重夫船有多寡徵給工料亦當有等差則在酌事情以順民俗而已查寧國府每夫一名歲徵糧十兩以八兩貼工食二兩備工料蓋本府夫額原少田糧又輕出辦固宜仍舊他處則難概行安慶府每夫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輕重爲以得中合無據以爲則如江西與安慶府鄰界舊年每歲貼工食銀八兩此外又徵料價不無太重合照安慶府事例今後亦止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如湖廣水夫一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原額本多田糧有限若概依他處則貼戶必不能堪若全無處給則正夫何以存濟先該武昌府開報所屬州縣因糧夫之多寡有貼銀五兩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撥之別府大率相

同合無聽本部差去領勑官員將本省各府州縣查算夫糧酌量定擬多者不得過五兩少者不得下三兩如三兩者以二兩五錢貼工食五錢備船料四兩者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五兩者以三兩五錢貼工食一兩五錢備船料通融總計每夫一名可得船料銀一兩以備修造之用中間夫額最多州縣亦聽差去官員查勘果係永充丁盡戶絕者量減原額十分之二餘仍驗糧僉補其太平府近該本部奏准將萬春圩草塲租銀每夫歲解銀四兩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事可常行毋容別議但前項草塲課額隱占虧折者十之七八已徵租銀侵欺那用者動以萬計合無聽差官員督同該府廉能者踏勘查追接濟夫船是又國家不費之惠也以上徵收工食料價銀兩必須通行二省三府各照水馬驛傳事例每年以秋糧帶徵完足就責令該府州縣部運南京錢糧官員順齎赴部交納以杜奸人展轉侵欺之弊至于各處逃夫原有追徵歇役銀兩之法嘉靖元年又該本部題奉欽依比照江西逃夫事例每名歲徵歇役者五兩連夫解部足使頑猾有懲夫船獲助

最爲良法而有司故違輕縱十無一追以致慣逃者自謂得計見在者亦皆效尤合無申明前例令各該官司嚴督里老地方遇有逃夫即便捕獲到官務要驗日追銀責限起解命下之後各該官司有仍蹈前弊違慢悞事者聽本部及領勑官查究應提問者行移撫按等衙門提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若衙門偏見回護責有所歸如此則夫役之逃缺者皆將漸次復舊而官司可省清勾之煩里甲可省起解之費船隻之損壞者皆得及時修造而各船料價先年拖欠未徵者可以免徵近年損壞未派者可以免派非獨兩衛夫船實用得濟其于各該地方寬恤亦多矣

又疏曰近者南京禮部等衙門會議奏請節省船差該兵部議擬題奏欽依查得嘉靖元年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等奏准板枋事例而行甚盛典也緣每年各起供應惟板枋竹木用船最多原擬盡數裁革後因南京司禮等監局奏請漸次增添嘉靖五年以來遂至歲用馬快船一百五十六隻若照今奉明旨則前項板枋竹木俱應免運但臣等竊思內

府供應亦有經常不時之需若盡從裁革或非經久可行之計復覩累
朝明詔俱載懸價召商而登極綸音又去京廠支取講求便宜以翊宣
德□正在今日耳合無勑下該部將內府歲用或不時取用板枋竹木
舊該南京運送者從長計議若係在京神木廠并眞定蘆溝橋等抽分
廠所有者止于各廠支取免令南京起運或雖係各廠所無而近京地
方可以取買者行移南京工部于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召商
上納如果彼中不產必資于南供應決不可缺者方將合用數目會計
停當務須省約行令南京各該抽分廠依收數辦照常印烙交與各該
監局人員領運赴京交納但前項物件數多麤重長闊難以入倉裝載
各船多于兩廠及倉面上堆放非特占船數多而枕壓搖撼壞船最甚
致累夫甲修造賠貱其苦尤不可言合無比照各年皇木事例今後遇
有起運卽于抽分處所置辦索纜及一應撐駕什物編成牌筏分定起
數每運一起仍撥馬快船各一隻馬船與管運人員乘坐快船與撐駕
水手棲止其合用水手聽本部于馬船水夫或快船甲餘內酌量撥用

若有未曾慣習情願募力者聽如此既可以節省船差又可以保全船隻而于內府應供亦無缺悞誠一舉而兩得經久而可行者也且南京光祿寺歲運皇酒先年節奏經革每爲浮議所沮近日奏旨悉從裁革止令解價赴京臣等但見被累者之懽呼而不聞供事者之缺酒所據板枋竹木事體委與相同儻蒙聖明采納允行不惟各船夫甲受惠無窮而裏河人夫差亦省減矣

往行

王積字子崇太倉州人正德庚辰進士辛巳廷試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嘗謂南京武庫郎故所隸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品物郊廟香幣軍需甲仗者分屬諸衛每一船檄輒責衛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自雉經溺水以狥長年二萬餘散攝諸郡縣吏因緣爲隱匿至者僅六千船日以減耗公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爲言于朝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長年悉出爲官用着爲令

陶參政大年嘗爲南京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擢船黃頭郎最重徭十年一踐更必閭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衛萬戶若輩招權通賄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徭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曰果爾一衛尉足矣何用駕部郎爲遂入署戒閽者闔外扇勿得通謁躬自按籍覈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踐更稱平諸軍士咸安堵

顧少司馬章志嘗爲南京兵部侍郎留都編戶軍強半于民快船小甲苦于奸豪積猾規免而偏累尤苦于管運內使抑勒而誅求累極則告埰甲埰甲加以幫甲又加以派及餘丁猶不免亡身破家總計各船受害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公署部時因旱霾得應詔言民病乃疏陳快船審甲之弊害請如馬快船例其篙師改僉充爲雇募稍優其直減船額以就之除見支船米二萬石軍自樂輸銀萬五千兩依國家舊額外措銀萬兩米萬石卽可出此六七萬家于水火之中鞏留都磐石之固本部諸司惟船務爲最劇軍人病苦惟船甲爲最深地方隱憂亦惟軍窮爲最大溥德意召天和計無有出此者疏上上嘉納亟下所司議行

矣部上請著爲令具如公所言留都數十萬人莫不舉手加額歸德公比公喪出國門諸爲船甲者祖祭道左哭聲聞于野且肖公像將立祠以報公是役也事涉中貴人無敢犯者公獨毅然不爲少避忌蓋疏出而中朝士大夫皆推讓公饒經濟不憚難旦夕當大用矣不謂其竟不果也

□□□曰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衛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樂間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運內臣假托虛增肆爲奸利上登極詔革其弊進鮮船隻如舊例每起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間減十之七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許再議增除

嘉靖三年三月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覆奏言南

京各衛馬快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乘輿北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宗廟薦新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今則法久弊生管運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物務求多船以濟己私蓋緣未辨其輕重多寡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其僞辭今臣等查議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隻之數目雖有奸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爲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監苗薑香稻等物南京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綬監誥敕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枇杷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鶿老鶿鴈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綵帛沙羅綾緞諸物既有織染局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卽壞若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

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値無幾計運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量爲停止雲南膳卓朱漆器皿及銅錢諸品皆堅久可行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即此一事之行聖恩所及甚廣伏望皇上獨斷而必行之上以所奏下該部議禮部尙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枇杷北土所產梧桐子風□鮮茶木樨鷄鵗彈具宜如舊進貢用船裝進其靑梅石榴柿子天鵗鶿老活鴈鵪鶉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尙書章極等言南京工部每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六百件節年每進減造其數亦多原議用船十五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龍衣幷竹器彩漆卓盒銅鐵器物俱宜照所議減免上曰此疏所言事在省併以紓民力俱依擬行着著爲令自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奏參

馬政前

、前言

□□□曰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于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

官所屬監十四羣九十八職爲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廄放以牧地居則課局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廄牧者也有虧欠倒死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羣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于北平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文皇帝遷都于北設太僕寺于京師勑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倣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課駒選駒搭配牡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一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管領牧馬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馬各俵與種馬一匹餧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羣所以三之一納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

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于內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一皆以充軍實京營邊鎮無乏之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相承因革時宜議買俵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臣翁大立者其言不啻詳已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俵不問徵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革買而賣者強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主議課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蓋其以革爲可而是之者則御史余有年與張徐二宰執王梁兩司馬也其以革爲不可而力排之者則寺臣顧存仁御史馬朝陽曹譚兩司馬也彼其議主于革不過以法久弊生民困已甚殊不知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不于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以復無弊徒區區于輕議革猶人因噎廢食雖免一時之噎而受傷多矣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與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題革然猶曰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

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槪之諸郡邑乎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廄牧孳牧外又嚴關隘以愼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監靈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納已不復矣其餘或存或減卽存者亦僅寄空名深計之士方匱乏是虞迺併種馬而廢之是徒救急于燃眉不顧長慮于曲突外之甚矣冏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愚以爲復之便今自題革種馬之後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猝辦茲欲于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爲補偏救弊者則有十七議焉一愼掄選以重委任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行道藝之士爲之卽下而臧僕馭夫咸加簡練況冏卿至尊臚也昔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于貞觀麟德再盛于開元故廄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羣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索馬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太祖初設卿貳親爲勑誥以諭之蓋今宜遵舊制簡嚳髦至于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重務不可充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

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昔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稽舊典興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紘轍大更掄選何可不愼也國初草塲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靈等衞各寘草塲于京府州縣各有椿棚鍋甕槽前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塲腹裏皆軍民牧地祖制昭然卽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有塲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傳世旣遠紀法漸弛或侵占于權要或乾沒于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率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馬鄉昔人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今業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不宜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其舊額芟其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草塲何可不復也一革包俵以甦民困俵馬者以種馬課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永樂中俱塌配補種餘卽變價入官以俟奏補給賞寘廄之需未有解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用始于孳牧內

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時調兌正德中遂專買俵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自全賣後則一概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迺弊滋多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色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攬包俵百計措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騙騙或驗中不揭銀買償率駕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凊平令杜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臕臨期自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包俵何可不革也成化弘治間問刑條例一款司府州縣起解馬匹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俱問罪遠戍嘉靖間申飭前御史周鵷奏該寺醫獸人等多係積慣百計瞞官作弊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

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匹寄之胥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即老呵中用即中用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爲此輩開騙局乎宜設法嚴禁到日將本寺獸醫預鎖關防欲察其齒歲雜抽各處解來醫獸點用至于請託一切嚴杜衙役盡行遠屏使他無所費民力全輸之馬則馬有餘糧矣胥役何可不防乎一公驗烙以便比查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隨馬送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跋涉餧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違累寄養人戶特患在寺臣異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查驗嚴加防關則妄報者既不能逃其鑑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益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收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

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于是日望調兌
去曁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買俵後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備
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蕃息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爲馬頭領養
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
潔己者少或至需索供應吏役騙勒種種民安得不愁苦咨嗟馬孰從
而蕃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
氓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寄養何可不善也祖制太僕
寺俵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衞應援
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衞所種馬及市
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答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鎭以
守陵薊鎭以入衞皆暫支給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二年遼東以征倭馬
數多損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非己馬視非己物恣意作
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今種馬已廢馬之所

存幾何又安能剜腹心之肉以支兩腋乎謂宜體國初舊制悉爲禁絕則庶乎居重之道得而國威以蓄借討何可不禁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遞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屯星馳電擊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爲馬用也各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樁棚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內貯耗而外廄既復空焉稱太僕哉謂宜盡塞旁竇取完逋負准成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而費倍蓰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豪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雇賃卽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飽櫪至于輪養則今日甲明日乙又明日丙牧無恆主奸弊朋生馬死甲曰乙乙曰丙率謬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

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牛道而
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宜遵明例嚴
保結于先責追補于後庶乎無所以耗吾馬者而羣有良駟查覈何可
不務也凡俵馬寄養于民而兌于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辦
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膘壯則有騎操
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病等耳而民尤甚蓋當兌時馬戶利于速
收軍士利于得賄賄進則通至于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
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以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膘先
兌次膘令餧養以俟下次如果羸瘠瘤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狥情而
强兌之果膘壯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
南方有藥發膘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死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
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俵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
以之貽害兌軍軍民兩便在一加之意耳兌法何可不平也旣曰問君
之富數馬以對凡司計之臣未有不日夜持籌于此者自種馬法廢而

本折議行第民情便于輸銀而不便于解俵況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戰芻秣粟之用無煩而利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眞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東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以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廬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嗟夫昔晉文以七百乘戰城濮吳起以畜卒騎千魏文灌嬰用驍卒蹙項羽于東城謝玄用騎兵敗符堅于肥水不然廄無良駿卽傾壯櫪之實內府緩急奚裨哉本折何可不均也太僕罔政攸關職當問馬錦衣旗手等衛係朝廷親軍其所兌養寺馬年終必赴寺印烙點驗肥瘠近來視爲故事其登耗之故寺臣不得與聞卽有倒損不知其因據該衛經歷造册盡係各官校買補而已矣印烙之日譁然求免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旣有馬而憚于印烙則空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

稽考倒死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
關支料銀至于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兌
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衛馬何可不覈也一專職掌以分
守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節
會無擠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
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廄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廄爲徒設又歷
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濫冒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太監高
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停濫討則太僕
之職有專而撙節愛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
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死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
金有恩蠲及災無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職也夫立法雖嚴
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
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責納駒
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贖還且爲寬責駒之令宣德

中太僕寺請邊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富于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
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南旱有闕文今歲免比較孳生馬爲我皇上册立
覃恩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
其追徵德意洋洋列聖重光所爲恤民隱者至渥矣今宜體至仁以行
大法雖不悉行蠲免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賠償何可不寬也國
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
寺專以少卿領勑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乃視爲故紙而
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踰年不報則密雲守備坐營宣
府援兵等營也數年不報則眞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
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閘久廢僅取
辦于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餼羊之意猶存若一概併而去之謂此簡
書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
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窵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閘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
聽其參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

不致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國初立茶馬司于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僞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啇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滌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爲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也戎得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師遠矣矧于是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以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則又我聖祖之英謨睿斷出于前代萬萬也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露蹄其宣大延綏之互市我給彼以紬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于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樣與志所載相同宜查照舊例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苑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則奇駿畢至而爲利溥矣金牌何可不復也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

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停畜字馬歲得息巳又令民牧邊老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不足發酒泉騾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爲梗邑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無漢武之得而有其乏懷殷憂者不能不抱汾陽之悲矣榷征何可不停也愼牧法則有欽定榜文在禮神祠則有春秋祀典在執駒政特教駣佚廝閑以辨其居巫醫以治其疾游牝以別其羣順駕輓以節勞逸禁原蠶以一氣類皆所宜講至于種馬之議興復尤在當事者一究心焉雖然此其大略也夫人主腹心也內外諸司百骸也紀綱腠理也主心一定則形骸攝腠理無壅善乎史克之頌僖公也曰思無邪思馬斯組衛人之咏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

可無論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

孫原貞曰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至西北二邊奴僕三萬人養馬三千萬匹唐于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二萬匹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餧養之人數無考宋牧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人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于官者多牧于民者少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于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于昔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于官者其法漸廢牧于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illegible]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

其續增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所當考宜令各太僕寺苑馬寺查勘設置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飼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幸甚

姚夔曰南北直隸并河南山東所屬州縣有民少馬多者亦有民多馬少者又有堪養馬州縣原不養馬者以致往往奏告不已合行巡撫官督同司撫州縣官并太僕寺分管寺丞公同查勘民少馬多者分俵馬少并堪養馬州縣額養以減民困仍明白具奏其軍民孳牧養馬騾驢并駒見報在官倒失被盜虧欠等項先盡有力之家買補果有貧難無力貼補者俟秋成之後陸續追買還官

丘濬曰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于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

之于官則唐人監牧之制也而于川陜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塲其飼餧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陜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陜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陜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于大乏絶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内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

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廄房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閱換咸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故則立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愼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馬國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有愧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于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者亦已具

于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幷可以爲草場馬廏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旣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縣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卽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廏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廏每廏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廏長年老者一人爲廏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廏卒每廏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廏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獲之際廏長及廏老計畝收之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

之箕卽以爲麦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中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蠲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月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庌必冬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卽以駒補足其數本廏生牝多許他廏聞官以牡來易每廏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騾四所生或騾或驢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般運官物許于合廏起倩無事之日本廏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

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㡿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關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

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剋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于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秣宜于邊城中擇空閑地爲馬廏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爲不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囤以貯草支大鑊以煑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馭騎無事之時輪

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蓄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啻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皁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人不幸而生于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資其出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于之衣粮猶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去則不追凡其制兵卒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

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而馬亦易于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决不能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

馬文升曰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衛幷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塲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各全支草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卽今京營牧馬草塲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塲牧放無處未及一二月卽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盡雖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銀二錢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

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但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春冬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樁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疾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瘦莫有甚于此時也

又曰戰馬爲國家所重草塲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齎付見差京衛牧馬草塲給事中都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歷年知識草塲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塲拘集地隣人等從公助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塲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于各該教塲官所內竪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粮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僱與人騎坐者事發俱于教

塲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僱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四級仍調外衛帶俸𢾾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馬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與六月支放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束二個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銀三錢

馬文升曰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爲修省事議得一在京原無寄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操該太僕寺奏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孳牧馬匹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卻于兩京太僕寺孳牧馬匹比每歲取馬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補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于用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復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匹本色折色臨

時具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聖旨
准行欽此
又曰弘治六年內兵部題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
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
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
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騾馬二萬六千八
百二十匹其直隸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
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領養騾
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兒馬一萬七百
九十五匹騾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
戶收使領養孳生馬駒其順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
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楊文襄公疏曰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
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旣久之事更新

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
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
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
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于監牧茶馬
之政勢不能及悞隳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
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茶馬巡按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煩多馬政實難
經理而茶司所易良駑萬匹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
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馬司之所易卽
監苑之所牧監司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
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
無仍蹈舊轍莫若巡茶之官官兼理之爲便使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
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敕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
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爲益實多
又曰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

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邊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行令各將官所部馬步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二等身力雖大步行遲鈍者作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瘤老瘦者作四等一二等專備征騎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換易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坡足力不倦騰波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不練而驅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覊然笑者幾希矣

又疏曰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考而原擬養馬定規卻是如此臣今偏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塲廣狹軍

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塲地方多占修城郭及發爲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塲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選撥恩隊軍人一百六名草塲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正可爲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一千五百匹足彀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遽難收效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今將倒失虧欠馬匹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彀前數將來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風土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爲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于牧養成効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

掌馬質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值易之養之廏中以
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
邇年以來困于虜變困于歲飢困于轉輸困于修築公私匱竭帑藏空
虛別難措處查得弘治二年爲因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
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布政司敕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
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牧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
二千兩差官作急齎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布按二司于平慶
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之馬七千匹派撥各
苑孳牧彪時搭配成羣依例科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卽追補不許似前
玩慢以致逋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
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
暫費而大蠲惟陛下裁之
王瓊曰成化年間兵部奏准事例每屯田二頃除該納子粒外加徵銀
一錢隨屯糧帶徵以備本衛官軍買馬之用名爲買馬地畝租銀若有

拖欠自該本管上司查考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徵納豈可摘出又行令太僕寺分管之理況地方廣闊衛所窎遠行太僕寺原非職掌豈能遍歷衛所查考比較且拖欠屯糧數多按月住俸提問拖欠地畝租銀數少反坐調衛重罪所以法令雖嚴而事難修舉政出多門而徒見紛更且如西安等衛相離行太僕寺往回一千二百餘里該衛徵完地畝銀兩觧送行太僕寺收貯卻又委官赴本寺領回本衛給散多有將銀領出在外營買賣者兩無查照臣初不知其故及到平涼府審問行太僕寺卿孫鳳具呈前因若不更正復舊甚爲不便合無除延綏寧夏甘肅邊鎮官軍該出椿棚銀兩照依舊規徵收買馬本處巡撫兵備副使管糧僉事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一十九衛鳳翔守禦千戶等一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在行太僕寺分管收寺支者悉改正照舊其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借衛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左等四衛收完地畝租銀解陝西都司收庫呈巡撫衙門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收庫具呈該管兵備邊備副

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地畝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巡官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完納其前項衛所或營堡除原徵收椿棚銀兩外舊例該收椿棚銀兩衛所營堡俱照舊徵收寄庫亦該聽各兵備副使管糧僉事等官查考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紊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矣

又曰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孳牧馬匹至宣德四年撥配成羣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閑人戶將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一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虜寇犯邊缺馬騎操將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原養孳牧分散永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寄養原養孳牧另給滄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勘處過直隸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馬

一匹十丁養騍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騍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孳
牧科駒起俵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勘處過
順天等府所屬霸等州宛大等縣人户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派
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遵行年久事體以定孳牧寄養馬匹論糧論
丁派養民間俱係祖宗舊制節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將直隸山東
河南孳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派領遵行
已久今太僕寺楊廷議建議更變固是優恤畿內之民修舉馬政之意
本部已經依擬具題差官分派荷蒙聖明慮恐煩擾還待下年豐收之
時舉行卽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處地方尚有災傷未見豐稔況查登
青萊等處極臨海隅向不養馬易州山廠砍柴夫役所繫甚衆民不聊
生懷慶等處山多地少水草不便先年議處皆有深意今若差官前去
拘集平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舊制抑且人心驚疑逼迫流移致生他
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寺悉照節年題准事例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
成紛擾

正德十三年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先年先行事理已行改正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于太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大司馬王瓊曰太僕寺見在寄養馬數少及查前項正德九年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于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動支萬兩就令山西都司進表官順便插運前去山西布政司交割寄庫差去官沿途合用廩給馬匹并車輛護送官軍俱照例起撥應付仍行巡撫都御史會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選委能幹官員于出產地方收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置得宜毋致虧官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驗看堪中轉送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高抬價值情弊依律究問不許分派州縣逼民包賠完事之日將買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名并用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册送部查考又看得奏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融調撥一節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于馳驟但欲令軍自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爲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往年照商

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爲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可據況古人防邊多有以步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卻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不爲賊所蹂躪若爲馬隊步隊難以通融調撥恐未喻本部建議之意未知本邊不習戰步之弊也合無本部再行都御史張檜等從長計議合無專報聲息或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于虜衆必由可以遏截阻挫賊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恃馬力以求必勝其有馬軍官立草塲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死不煩奏討斯爲得策

胡公松曰我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攘夷康夏其規模計慮宏遠矣奈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于民者又無益有損此其弊雖五尺之童能言之卽更僕不能數也考之唐史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歷于其職自貞觀之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廄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意何如爾今代崞之間固冀北之壤也聞所謂樂山魚兒川與滴水崖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大宜畜牧誠宜及是時勅下吏部選于衆求古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爲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廄閑攢槽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口之直召募忻代居民使爲圉人或籍諸監流人以充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期于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不成顯加竄殛終不還叙至于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勅期令無闕武備如此則唐張王不專美于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強退而上書謂朔方士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來稱四節度將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百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于流

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于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此其銳何可當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爲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纔不過數千匹且多瘠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爲政者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屋者求木于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下闕

李東陽曰馬者士之所以資況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瞰茶紿番甚有賊殺其人者番既憾于失信又利于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

闕于用甚爲非便愚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于唐胡馬漸少唐兵益壯今宜勅令巡茶御史及陝西按布二司揭榜招諭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三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于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于多馬則微利不足恤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劉大夏疏曰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隊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爲况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不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乞諭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勅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並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年停止于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

尾悉皆責成于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勅內待到彼至日或行茶地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查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凌相疏曰遼東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欽撥領養孳牧馬匹給有草場不等專一俵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所轄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于正統以來裁革十苑止留清深二苑隸于蓋復二衛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猶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俵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駒監苑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欺慢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官員亦因事勢難爲罔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永平府所屬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温奏爲疏通馬政以甦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欽依支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領養比時孳生復廣馬匹

成羣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遞者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習舊弊詭養兒馬以此虧耗復倍于前今計見在馬匹幷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可得乎近蒙巡撫遼東都御史張某案驗爲清查軍餘以備孳牧者該臣清出二苑餘丁除老幼殘疾事故外實該精壯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倍其數但前項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圖議以定規永爲遵守則人丁雖多亦何益于事耶竊照遼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事者又可得而逭其責哉

又曰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騍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有全不養者何蓋因貧倒失不肯措辦買補惟圖推延以覬恩宥一也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實數俵出以倖輕便二也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

影射故也其養騍馬帶駒多者何大率柔弱之人不善營緣而監苑官吏于前二者受賄狥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大轉牧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拐己馬以逃避耳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知有苑軍俵給之利所以任其舞弄一至于是以今策之莫若通計二苑馬匹查點數內堪以孳牧者騍馬盡數留下兒馬每騍馬五匹量留一匹其餘老病矮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免與其操官軍亦或從其變賣通計銀兩酌量收買騍馬併其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馬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卽便撥與無馬苑軍至于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不免歸于無用今兒馬十歲騍馬十二歲卽聽變賣或俵給官軍卻將轉牧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應該撥補者撥補如此則種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又曰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馬二匹餘丁一匹蓋以軍有月糧賞

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在孳牧別無差占以此責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爲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養騍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騍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于一人餘丁出于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裒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記在官造册呈繳合于衙門遇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與馬匹無則就前將前銀眼同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如此則額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體歸一而免追徵之勞矣

又曰前項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追徵馬駒限有年分馬駒價值各從其便庶乎強者無所容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不同所欠亦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

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概以名數分撥未免拗撓拂抑豈能久而不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騍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品搭均匀俱以四丁爲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于其隻身軍士或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給帖一紙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于本戶出幼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瞭哨役滿之人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奸僞無所推避其于馬政不爲無益

又曰洪武年間欽給草塲本爲孳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侵占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蒙兵部奏差主事黃淸前來踏勘給與由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釐故詭譎之徒僞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十頃考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得以冒田數頃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及有三五匹不等者其于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以軍士相

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已開種白收子粒糧既不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匹分撥停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匹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收如此則名當其實豪強不至兼併其于馬政似亦有裨

李堂曰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爲輕而常制之外取之若盡其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皆爲儲蓄經費計也至有馬政尤爲軍國重計嘗與審議故利弊尤悉焉夫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蓋洪武條格重種馬騍馬孳生永不可廢也今因應天鎭江太平等處謂非養馬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益乃推諸江北諸府亦定價通行焉則太僕點視憲職印俵何爲哉大抵建議更法之臣不顧條規成憲如江南府州縣屬邑牧馬草塲烽堆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以徵銀用下人所以不復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且富民豪戶乘肥策良者阡陌成羣况古之晉冀騄牝所儲雲錦所蕃而謂盡無留良乎捨孳牧以爲勞縱市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官之非其職

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耶鹽法關征凡以助國用也關征近制多監于部署蓋取竭疲農不若征諸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淮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鹽課之司乎今所在漏巵于豪右轉利于霸猾而奏討頻仍則阻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罷困弱商稅田課畝巧爲水鄉等名少影額辦其惠奸容蠹也甚矣夫豈立制建官抑末助農之本意乎

儲巏曰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有損以後間有奏量與亦不盡從緣各境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幷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年等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

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十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于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耗不貲矣及照得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爲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隷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經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狃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横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之間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卻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于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于邀

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鎮巡大多闊略文法
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
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
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材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
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
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予之而又不
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
爲給予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
矣又查本寺未收折色以求邊方正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
少馬多以利于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旣爲有司尅減又爲軍
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旣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
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
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
俱有餘糧屯田草塲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予本

寺銀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經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遞年本寺發去價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奸弊聽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册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暫添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邊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况生病亦由于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由于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巡鎮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爲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賤者治以官法各照本寺奉勑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後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鬃尾俱有方准朋賠置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予

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勅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督理營少卿奉有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退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勅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在邊將士惕然悚懼俱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匹共三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勅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屯比之邊備尤重提督亟人臣之貴比之巡鎮尤尊朝廷愼重馬政尙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方乎蓋巡撫等官于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又曰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爲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又狥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覬恩宥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業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蠲其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樁頭朋銀之例絕其衆擎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册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册眼爲照官軍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塲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踐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

免更張夫古兵法騎可以爲步步亦可以爲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其制變乎況查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暴殄可惜及責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貞駑駘易騏驥矣又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幷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冊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分管寺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送官吏科擾所費不貲況其所造不過鈔謄視爲文具勞民費財于事無益臣以爲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備用馬冊亦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其點馬簿冊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

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季報文册乃欽定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官多令煩民擾至于文移簿册迎送廩給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地方俱有草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眞定等府州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養馬而設比與別項課税不同既以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又曰仁壽宮皇莊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苑家口等里共退出八百二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軍三千神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薦鄉等處

者仍是內官羅全等見業霸州草塲地里寬廣水草便利牧地之善惟
爲此最陛下留神遠圖興修馬政一旦俯從羣議雖母后莊田亦宛轉
上白退還放牧仰窺皇度計遠處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
而改易矣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業箔鐮
票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頃畝與原草塲相同亦必草塲廢弛之先渾河
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爲淤漲蘆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
臣因見地之羨餘悉取葦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
又蒙查理是亦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塲放牧
孰重孰輕況草塲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科課起自近年葦箔等地
固草塲之地也又況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
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莊
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
塲相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皇莊退出侵過草塲地共一百四十頃御
馬監退出侵過草塲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薊州安和鄉地方歸

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羣蹄踐踩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復委本州査對册籍于各家莊巢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地土并今退出莊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長畜茂草誠足汝放惟念居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本開寫民地四至頃畝于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弊源内有義井輒在草塲之中四面道里適均今欲議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守寺以處領勅之官既免造作之營且省浮冗之費其餘營房馬圈量宜成造若太監陸愷奏討莊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閣臺地方共退出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覃昌奏討莊田一處坐落香河縣頭口社孟家莊等地方共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歸併神機營牧馬凡此草塲皆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蓄戰馬以備不虞霸州一處固爲足矣且防其雨水蚊蝱又設薊州香河閣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爲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僭種苑牧幾廢仰賴天啓聖智遠體祖宗之心大爲邊

方之慮察納廷論斷自宸衷特命臣等退出各項莊田以復舊額固足以擴前休而垂永久矣然事易于作始難于保終自今以往大昭王度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蹊可絕而牧地永存矣

趙伸曰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太僕寺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椿朋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埸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買尋襲如舊則孳牧無地而牧軍因得以藉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夤緣則措辦不時而鹽課于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抬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少嘗觀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部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爲
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充
價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卽今宜查各鎭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
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鎭官軍回
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剌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樁
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己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
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卽今甘陜行寺苑監巡察御
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陜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
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驃馬上等者一匹驃一百斤引中
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鎭奏討納價補給祿糧修理
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
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令奏討太僕寺
馬價十萬相兼此間皆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
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

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葢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放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于番夷無致遺奸于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册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照例蠲免遇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于稽覈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糧賞賚毫毛未及于此追馬徵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于仆且死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一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前言

往行

汪道昆　劉效祖　佚　名
雍　泰　費　宏　劉大夏
呂　言　蕭　廩　陶大年
黃　福　黃　眞　李　陶
王以旂　王崇古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前言

閻仲宇曰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爲之痛心也先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時弊但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收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騍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湊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見點視務要膘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賠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遞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

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十萬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于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于二十五丁五十丁衆擎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與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羣蓋而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遞年起俵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豐于民而嗇于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絕喂養科罰之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撻而求其好孳生決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撻而求無好孳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必所致也臣廣詢博訪虧民損官其弊如此蒙皇上俯察臣言勅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下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之煩絕管馬官吏書算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祖宗立法

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錢楩曰夫國家養兵以安內也畜馬以振兵而利之民也今見我朝馬政至此極弊而重遺民害之甚民倦疲矣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與戶馬保馬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然神宗行之而文彥博諍之不得神宗卒日朕于是有愧于文彥博矣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置監官牧如故我國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于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編戶之民令民家自爲牧而歲孳駒戶馬保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歲給見馬或與馬或與其値令民自市又賦牧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法皆不然戶馬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轍尚爲古今遺恨今我國朝原頒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治弗有牧法而弗免歲弊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斃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

濬議馬曰兩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朝廷立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爲之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此時已爲弊甚而冀拯以恤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于民歲計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雖良馬亦駑而矧駑之餘也即歲償之皆駑也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置于馬販之手而尚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徒存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且民願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該起解備用馬本折二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缺是旦夕一舉而上不廢法下卹生靈利萬萬矣

謝汝儀曰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曰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污者多

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僉補民苟目前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耻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起謗惕日玩時通不查理專務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理刑名或追幷錢糧用以干名覬望旌奬己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置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恆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所不及也況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喫緊于彼而優游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鬻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踐者任伊作踐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

南山東添註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勑更替接官協同各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仍前貪汚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餧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爲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又曰種馬之養正欲其羣蓋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騍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官員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爲逭罪之計而紙上栽桑之弊興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册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餧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孰若納銀而費少事輕

哉故當羣蓋之時將兒騍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爲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錢況一倍再倍而不止者烏可朘有限之膏脂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于今日者也臣愚以爲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爲有駒今之

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爲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參照新例請自嘉靖三年爲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乃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納駒于變賣銀內隨意以多寡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爲准俵以視優異爲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羣頭馬戶各枷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弁轉遷若有前項紙上栽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之易而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又曰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羣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

恐稽察之不及于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事而察其弊又懼乎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横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獸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獸醫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又及羣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爲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覩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羣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羣立一羣長惟直

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縣種馬止有
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
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
千之上槪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况起解大馬中途恆
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羣長遵照
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設立羣長一人一年方
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鄕往來調督各
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雇與人等項
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肄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
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劾各該州縣
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責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
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
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塡註卯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
及馬戶若未曾擧呈驗其脊破觔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

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治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又曰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騍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騍馬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有九十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者有之騍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僉之時各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況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揑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

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得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保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烏可復加棄餘地以贍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恆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卽將現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累靠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索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以蘇矣

又曰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

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汚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贍奚暇生駒況又賠辦草料出差僱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瘵破中風觔傷腿瘸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竟爲虛文小民隱忍而含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匹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報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務要訪明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實參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

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問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又曰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見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爲舊管買補孳生馬爲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册書吏羣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歛之媒造册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歛錢百文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貲也况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空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册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種馬幷解過備用馬匹數目多寡造册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是此例未常革也臣又訪得各州縣官點馬造

册寺丞出巡造册凡寺府管馬官廩給柴炭紙劄俱出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爲馬而費者恆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其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於事體未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銀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記循字簿寫開春秋月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騗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報不實責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騗壯生駒者別行慰諭

又曰修舉馬政誠爲緊急而寺丞之出亦止弔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塡註府簿俱不必另造點册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騗損倒失定駒等項略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

備過用馬匹生過兒騍駒馬照數造册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册一切禁革廩給柴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斂之路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臣當另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馬匹非受囑容情即通同買販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必不至于此耳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千匹似于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尙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矣此俵中者然也萬一揀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瘦損轉賣與人不能如値之半典賣產業子女重行俵補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如此解馬旣多寄

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之于外寒暑之欺凌霜雪之侵剝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謂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移或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爲奸作踐致死捏作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恆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概可見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養曾不及鵝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爲民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

□□□曰國家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册
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
置草塲于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
初各營馬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勑管領下
塲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
勑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
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塲地土附近京師累朝以來節
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揑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年占奪
十亡八九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
中御史幷戶部兵部委官淸查各衛草塲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
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塲
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塲之令每歲
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
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温之時在牧則有房在廄則有閑所以國馬蕃

盛而雲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塲除耕鑿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廄庌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常年下塲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時聚集點罷則隨散歸雖有下塲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于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禮奉勅管領下塲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于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于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況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羣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蝱蚋之害炎風赤日灼體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有徒拘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況緣此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于戰鬬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留存以

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
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于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
成命臣等卽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塲把總指
揮等官又訪之在營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
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違寧處輒敢昧死
上陳如蒙聖慈軫念乞勑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
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塲仍月
給草料一半嚴限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
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其公
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天恩而長懷敵愾之心矣
周用曰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廄夏庌冬寒則燠之以廄夏炎故涼之
以庌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塲去處
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屋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
雨蚊蝱之生噬囓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陛下鑒其

宿弊近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至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于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勅之官使得便于點閘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

王庭相曰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個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個月似料穀而草不足下塲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個月草與料皆爲不足矣馬給于官非着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于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

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眞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來尙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于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己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命豈不寃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顚越無筭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急馬兢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些小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多之馬哉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個月之草料按月給籌半根六個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個月之料三個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穀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爲本等今則收貯太

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今後草塲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查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尙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尙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五絲若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二分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二絲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顧家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旣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

馬飢矣馬苦而飢欲其不瘦損而斃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
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幷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
查出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
爲便宜何謂餧養失法士卒問出草料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
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
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與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養之具而惟啖
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做膘而壯力雖強
壯之馬數月之後卽生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
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救其
害養之弊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
有上膘者有中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
之馬合無兵部科道官再行點軍□退貧軍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官
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中酉二時把總官親到其處一二點視皆
以熟草細料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

個月之後點軍科道驗有膔息者免其會餧其有無膔息養者科道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鄰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爲便宜再點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不𣪍用倘事勢緊急尤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高文薦曰馬匹羸弱一日不死則其支食草料與良馬同問其登籍待飼者動以萬數而膔壯可備禦侮者僅十之七八耳其二三者未可用也歲費數萬軍需以養此羸弱駘駑之馬如捐金玉而塡溝壑國儲營伍其兩損多矣欲將各馬匹老弱不堪者陸續沙汰約計無踰二千匹耳任軍變賣不計得值多少大都馬卽駑甚價必二三兩之間令軍收貯而其本馬草料仍許關支待三月之後軍士所得草料又在二三兩

之間矣舊例馬匹倒死計年月久近責軍陪償亦在二三兩之間持此三者令軍另買馬一匹必得膘壯以實營伍而軍士亦無倒死之憂是所謂草料三月者約銀不過六七兩更馬亦費不更馬亦費但前日之費爲虛靡今日之費得實用耳而倒死不與焉

吳時來曰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塲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衆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計之馬若干某省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等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草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俵之

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無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此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盡革則兌軍將何以哉蓋不知兌軍之數有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漫及于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

譚學曰查得先年設有牧馬草場每歲去城三十里或五十里各設若干頃以爲春秋牧放之所是知牧馬而不知所以牧馬也然場有三大弊焉不可不察也夫馬既出牧遠者三五十里近者亦不下二三十里一時有警出兵則往返收取之間不能猝至多誤機宜一也每遇大虜臨邊竊伏俟其無備乘間直入常爲所掠正古人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二也邊方地土多鹵薄茂草亦少有牧之名而無牧之實有草之名而無草之實三也爲今之計莫若招人佃種量地厚薄每畝納草若干通計若干歲得草若干計亦可足否則境盡荒田悉爲召佃爲日加之計臣又查得邊方膏腴土田先年多爲僧人倚附勳戚任情占種謂

之日香火土田且多召致姦細胡僧農種日久訪知我地虛實每一入寇如履熟地即今虜勢猖獗兵糧並虛而國家以此有用之物盡捐此輩者臣不知何謂也今誠能查革使悉歸公家亦何不可若爾則軍何以有餧養之難馬何以有倒死之患如今日之每一出戰多由馬弱以致陣亡之多如此哉臣聞宣府巡撫官亦曾以此爲慮多方酌處已有成議公私稱便後爲言者沮撓而竟不行豈不惜哉伏望皇上念兵馬重事行令巡撫官員再加詳議務協輿情奏聞區處

萬公鏜疏曰竊惟營伍操練以馬爲先近年南京營馬匹倒失相繼見在者亦多瘦損不堪蓋因領操官軍不肯用心愛養有尅減草料者有雇借與人騎坐者有私幹走遞及馱載物件者有故意傷殘圖仗犒勞者其弊多端難以悉舉此固官軍之罪與由該管官員比較不嚴所致及訪得南京守備等衙門及坐營都督等官名下參隨各邑人員多有占用官馬居則伺候于門出則擁隨于後馳驟任意調歇失宜尤爲馬之患害此則又非該管官員勢力所必能禁沮者查得見行事例官軍

將官馬走遞馱載等項及雇借與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人玩至於倒失馬匹止是領馬官軍有決罰并追納樁頭之例其該管官員略無處治罔知所懲本部舊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亡近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竊思馬匹取于官民者甚難而棄之甚易關于武備者甚重而視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于一日矣查得近為會議重大事宜諸乞聖裁以裨修省事因操江官軍輕壞戰船該工部擬議添差南京兵部屬官點看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部屬官點看合無比照前例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一員與同本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盡數查出倒失事故若干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就塡註于下仍將本營把總管隊等官職名明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清冊二本送本部委官并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遇存操時月常加點閘除官軍倒失

原馬及屆借馱載坐營以下官員私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
例參問追罰降級外其該管官員名下官軍倒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
輕重住俸參問但例未該載本部難便定擬乞勑兵部查點京營馬太
僕寺少卿所奉勅書開載事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照施行仍行南
京守備等衙門幷坐營都督等官各嚴禁下人不許仍前占用官馬如
守備衙門或有舊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冒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
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等官事例參問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
係緣吏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三匹以上者
仍從重罰馬二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國馬政爲重占悋阻撓者聽委
官具呈本部及兵科給事中各指實參奏其下塲牧放之時舊該監察
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前一體施行臣等又爲經營切近輦轂之
下比來馬政甚多廢弛近該內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聖明采納申勅
團營內外提督等官依擬着實舉行况南京法令寬縱又有甚于京營
者更乞天語丁寧重加戒諭庶臣等各官得以遵奉行事而積廢馬政

可以漸次復修矣

于愼行曰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蓋自秦非主馬汧渭之間天下蕃牧皆聚于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胡馬數萬無所用之至令軍士領養公私須費若修舉陝西馬政北邊所得胡馬皆令圉人主之淸覈牧地稽補圉卒可使苑政修舉蓄馬蕃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吳允中曰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二萬匹每一匹馬除官銀三十兩外民間賠費不止加倍俵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門之殃搜括無借爲之質田園貸豪門再購良馬以往及至而復揀退矣甚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駑駘總之眼睛五色而妄爲顚倒耳哀哀小民囊槖能幾而能堪此苦累也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此六七年前故事而三省瘡痍

迄今尤未甦也間有節愛有司改爲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退多而買補無湊則亦法之窮矣夫小民之俵解之苦如此一給貧軍則視爲棄骸草料付之烏有或轉僱于郵傳或坐占于宦紳終日不見寸草粒豆夜來啖以惡漿粗醣一飽無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纔有騂騮亦不數月而骨立如柴矣萬一烽火突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臣願

皇上亟勅兵部以及冏寺痛禁貧軍之踐蹂力剗豪貴之強占而至于解馬苟非駑劣老病無或任意輕擲惟責成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疲之吏斷不敢以款段速戾而三省殘黎庶有瘳乎

袁表曰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卽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嬖奏討或爲皇莊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占未占俱發民爲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

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塲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于民者卽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旣免其糧草復免其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旣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旣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傚爲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應盡蠲其雜役量免其糧稅周禮持居四之一今當倣其法凡牝馬四匹則牧養一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母馬過十二歲卽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值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爲社五社爲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緜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

于騎士須先進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瘠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死損並不准除之文蓋軍人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不諒也雖在旬內而馬有奇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尾入官而已雖在旬外而飼秣不常非時馳逐凌虐致死爲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先計者然如分設官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泊之廄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減市馬之茶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沈昌世曰夫馬之耗也馬政弛也必先詰其弛之故而後補救可施國制自隴西監牧外馬皆民牧解俵而後給軍故馬之生制命在民民不瘠而馬始肥馬之死制命在軍軍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

口而賦之有編審之擾有點視之擾有交兌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胥科索里甲浸漁而馬之芻秣煩費不與焉起俵馬匹每懼革退又指數十金以飽奸胥民力苦于徵剝不遑及馬故馬卒弱小若軍士得馬豈不欲罄控沃若馳騁射獵而馬多倒死者戎吏咎也戎吏有親信驕養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馬必擇駿足揮鞭迅馳本軍流汗踵隨草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損矣故軍士爭盜芻粟利馬瘦剝一有壯騎營中圜視爲不祥給未旬朔伏櫪已痛往者馬死責軍賠償貧軍何辜堪此重費率赦宥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誠允且愜竊計馬力可支十年十年內營馬無故倒死令把總等官買賠馬倒數多則削軍實證當行革黜此曹庶知警乎議者憫民疲困欲將俵馬計匹徵銀斥賣無用之騎以休民力甚盛心也竊惟祖宗制度修復則可變易則不可知昔年鹽法之變額增數倍當時謂裕國奇策孰知邊餉匱乏至此極哉國馬不蓄邊方乏騎坐收折價戎吏侵欺名有實亡猝然遇虜警捐厚價以收款段將焉用之故弊但去其甚耳舊制十五丁養

一騍馬三年課一駒民不爲厲自種馬變而解俵解俵變而有改折有本色弊紛紛矣無種而債其駒無馬而取其值國家假牧馬以收厚貲之入似于養狃小民因折買而受奸胥之逼實爲飽蠹因時救弊其在復種馬乎復種馬蠲雜徭課生駒罷折買偶有走失民當別市但禁駑駘毛色不必盡同平居稍寬法制民得騎坐演習則臨陣不驚解俵黠闒法務簡易則奸吏不勒索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陝西牧監初甚耗減總制楊公一清兼理之馬增數倍今監院卿秩薄爲左遷陞轉不常事多掣肘雖張萬歲王毛仲不能收雲錦效也宜委巡茶憲臣兼董監事久任而責其功積俸進秩卿貳都御史皆可兼假有司聽其舉劾則人不敢弁髦視而牧苑軍吏兢奉法別羣縶駒以廣其生時涼燠豐芻料以厚其養禁盜賣節俵散以防其耗人所抵掌談者可實舉行耳嗟乎數皮歸資市馬特金繒之續矣茶馬不諳水土牧吏爲之攢眉邊將請乞紛紜太僕莫措內廄非外臣所詰徒扼腕矣馬烏得不耗寄養之例不可增俵散之例不可減騋牝三千惟望隴西牧苑耳秦良之畜

爲天下最是在得人而任乎

又曰我成祖定鼎燕都設立太僕寺以總牧圉之政督理直省馬匹惟是孳息牧養騍騎選俵以備給兌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之用蓋其重哉迨宣德正統間馬日蕃庶恐養戶不贍間以銀易馬則馬政之一變矣隆慶時種馬盡行變價南馬俱改折色惟北直隸河南山東俵馬六分折色四分本色則馬政又一變矣自馬政迭變冏寺始有錢糧之入積至一千有餘萬原非初意儲之爲買馬之資浸假盡爲戶部所借而冏寺枵然無餘矣其在今日則隆慶時所著爲例各省直歲額解折色四十二萬有奇乃所存本色四分計春秋二運不過六千餘匹耳此六千餘匹者寄養附近州縣補兌三大營不足而謂可復改折耶以馬則無復可折以銀則祇有四十二萬之額解乃供各鎮四十五萬之年例則不得不欠矣又增額外登極之皇賞則愈不得不欠矣積欠之數固多遼鎮之需尤亟于是又有欲以春秋二運改折者夫亦計盡無復之耳然而非所以爲例也祖制三大營額設

馬三萬餘匹今缺六千匹需兑補乃東西兩路寄養馬僅一萬餘匹兑補之後止存四千而年復一年馬之倒死者從何兑補則將無馬矣神京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就壯萬乘之威靈者而謂三大營可以無馬耶乃言改折之便者謂俵馬每匹給價三十餘兩胥猾領銀任意呑肥而貪緣打點賄囑充數俱取足焉其所用以買馬者不過三分之一二中間寄養貽害解運若印烙使費倒死拖累難更僕數究其害還中于百姓若改折解銀二馬之費到邊便可買馬五匹即以所餘者充餉而諸省費不與焉故三分本色七分折色當永爲定例者也夫祖制種馬以壯京營制甚善也種之既久而馬蕃則議折折之既久而價多則議借乃戶工二部之借者止於不還而已邊鎮之借者遂緣以爲年例遡自天啓以前四六改折折之所解歲四十三萬餘兩猶可留餘地以養民間之拖欠至二三年間復增銀花之賞十萬餘兩而寺有大困矣况皇賞功賞逾于額外故邊鎮馬價缺于額中今止酌爲半補之法捉襟露肘之苦已備見矣蓋任者以職掌起見惟欲守種馬之舊而議者以餉

兵起見惟欲從折馬之權不知病有標本治有緩急急則治其標不得不爲今日之兩運全折而治其本不得不仍近制之四六本折也

王家植曰蓋聞地用莫如馬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蓋其重也今日馬政不修軍國罔賴脫有緩急蔑所恃之蜀相之機發千古不傳小駟之驅馳僨轅難制況步騎之不敵有識者辨之暴虎馮河之智奈何希突營貫陳之奇哉大約古今孳牧之略不出文皇帝聖算兩端其一擇水草便利地縣官自牧之苑馬諸寺其遺制也其一合比軍民之家戶自爲養前之種馬後之寄養馬是也但法日久則變生變愈多則害集所謂馬政之兩端者皆非其故矣夫天下無百年無事之時國馬無十年不罷之力廢別羣縶駒之令則孕字失其時疏巡行稽驗之方則騰驤椇其腹故種馬一變爲解俵之例而牝馬無所用之矣解俵一變爲本折之分而馬愈貴愈寡矣邊方請乞之疏踵至而馬價耗矣苑寺之職不修而邊馬愈不可詰矣虜市徒受其名而胡馬無南來之利矣太僕不得問內廄而內馬之消息付之烏有矣此皆馬政所由破壞

也因時救敝莫如復祖制而變新條舊制十五丁養一馬三年課一駒備馬之需即取諸餘馬之數或買之四戶馬之內此良法也未幾改而解俵本色折色紛紛矣小民無故而增買馬之錢貟如無田出租貪吏有緣而咀馬頭之賄無異攫金白日徒令奸商獲厚售猾胥居奇貨耳故種馬復而民息肩於解俵息肩於解俵而馬之市販當日微種馬復而民盡力於牧養盡力於牧養而馬之生息當日益種馬復而民導利以代賦導利以代賦而民之安養當漸紓種馬復而民計日以待徵計日以待徵而兵之爪牙當日振兵部所謂寄養之源在地地存則馬存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體以求用孳生之源在種馬種馬存則駒存或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實蓋見及此也且苑監諸司茶馬諸市皆以牧馬助軍希得實用今諸邊陳乞往往免折此祖宗朝所絕無彼平日何所事事而欲分織輔一萬之騎爲九塞之用乎無事而推之塞上有儆而括之民間與衛虛銜檄之資羽林空款段之乘居重馭輕似不若是之疏且略也爲今之計復寄馬重寄養之馬絕九邊陳乞之馬酌

各省折色之馬廐寺苑互市之馬庶幾馬政少有裨也五行志曰馬大瘦苑天去其備危亡隨之是誠當圖上利病以備財擇

隆慶年間修馬政議在盡物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爲易而冬春之月爲難夏秋天氣和煖水草牧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縱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弊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餧養保其膘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請倣古監牧之制而爲團槽餧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隙水草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爲一苑每馬三匹爲一廏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廏餧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膘息異於前但以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即廢也

永樂年間官設苑監之法更議裁酌經理量擇郊外豐曠之塲分簡營

軍之善畜馬者率馬而時牧焉官備牧料列廄攢槽隊長醫獸如法調其水草適其遊息官每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料豐其良健而汰去其羸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公云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于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處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宋李覺言于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之戎夷而楊文襄公乃謂得西寧洮河等衞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多損余恐不然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雜胡種而益壯陝西風氣與番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于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馬必有種是稱青海驄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曰凡養馬冬暖屋夏涼棚頭平繫行相離稀闊槽道潔淨揀擇

新草節簸粟豆若熟料用生水浸淘放冷方可餧之其飲馬水切忌宿水凍料塵草砂石灰土蛛絲諸雜毛髮食之卽瘦瘁生病或以鹽水飯者勿多多卽損其腰腹以成腎冷之患卽惟宜新水以時飲之過夜不飲冬日飲訖便須摔行卽無傷腹矣仍日看其糞溺若溺淸糞漫卽無病矣凡槽忌以猪槽及用石灰洗飾馬有汗繫于衡門此三者皆令馬落駒術曰常繫猴猻于馬坊辟惡消百病

□□□曰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條陳六事其三言餧養無法軍士愛惜馬匹餧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及關折色徒取自給而惟以酒糟啖馬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膘而損力雖强壯之馬數年之後卽致羸損甚者不能啖糟因之而死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有無膘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無膘之馬每令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地點視以熟草綸料餧之一月之後科道官查驗有息者免其餧養其

無臕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如此則馬不致瘦損而軍士知警矣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有苑囿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有芻秣焉若吾民之有廩囷也有羈勒轠箠焉若吾民之有衣被履舄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嗇焉者備如是當是時歌于皇華則云騏駒駰駱田于秦則云駟鐵辰壯牧于魯則云驪黄騂騽延至于漢猶曰閭巷有馬而千百之間成羣何則養之日多而用之日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少則力不匱故神歆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于人國也亦大矣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陣之用平日必時加鞍勒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芻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警不諳奔逸不足騎操戰陣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爲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冏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向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

得乎昔惠公與秦戰乘小駟慶鄭曰乘異產從我進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復騎嘆髀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轡瘡有禁燈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况其不能禁也徒爲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邇者本寺議俵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陣者不禁卽古御法不傳今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馭專訓以鞍勒鞭策之事則練習循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向能克者庶幾兵強馬健實爲安攘宏猷烏容不講也萬曆甲午正月楊時喬識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旌又言春花紅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爲交接孳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爲馳牧練馭之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夭扎顚棄者卽霸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值夏炎暑薰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劑制疫

氣諸疾悉愈羣驥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
月役馬爲不時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
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遵王政對時
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
馬乃專爲兌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征討入衛應援勤王軍
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關邊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
疏請止未得行又疏道途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
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邊
久暵幸得霖雨疫不作而猶日曬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瘸果有溝壑
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
視兌冏丞君回語之時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慎勿調馬甲午六月望日
又議古之善相馬者首伯樂漢則河西子輿儀長孺丁都楊子阿東門
京其所相或以鞫中以口齒以唇鬐以身以骨以毛以精神各異略具
于今所傳之伯樂相法相良馬圖馬援銅馬相法內或者據舊史謂古

有馬經專言相法乃伯樂書其後不傳未期信否或有以韓子雜說食
策鳴各有其法謂卽古馬經中之言韓子得之抑亦韓子北產自習于
馬事乃言之歟考之今所傳伯樂遺法相馬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
此其辨別甚嚴而周禮每廄駑馬三其良之數則又良少駑多物產恆
然三一之數殆兼收並蓄無過嚴棄物俾其羣處夾馭雖駑終良斯謂
曲盡物之利者也竊聞兵家兵貴精馬亦貴良有精兵無良馬卽上將
難與赴敵今時則未聞有求良于馬者乃觀我國朝初以種馬徵駒備
用給兵騎操孳牧至盛可以隨取得良乃自隆慶三萬曆九二年間謀
政者無深識遠憂兩度議革令徵銀限民買俵自買俵法立而有司者
多強索于民間苦于牧養故買馬價數倍于往而又不得良苟得一良
則又托于寄養民家授之駑駘人手卽營伍取馬兌軍則又專主膔息
不辨其良倘有良不能餧養安能乎膔息不若駑者反得膔息先收之
駑先于良欲良之在羣未易也顧今之譚牧事者不獨無良卽駑亦鮮
可謂乏馬矣此其所致何由哉嘗觀衛詩騋牝三千則今之衛彰間魯

頌駉駉牡馬則今之兖濟間左氏冀北則今之眞保幷代間適于其野

風物土產如故而馬乃鮮乏卽伯樂過之王良造父後先之何繇顯其

能哉前此謀政者無得而辭其責也論者謂相馬易相人難伯樂王良

造父能相馬不能相人故所遇周秦晉諸君于世弗顯今惟存其相馬

之法而不論其世可爾乃又併其法弗存後人惟本其遺意而爲此書

凡得其遺意用者亦可識良馬則其世弗顯于前而法意猶存則其人

烏可盡少之哉顧當此之世誠得其遺意踵而行之俾馬不乏又能得

良則在乎司牧者時常書祖聖作述以武功定天下親犂虜庭察虜俗

占族類族類占中國皆以馬之多寡卜強弱乃極重種馬卽兩畿輔歲

徵駒備用數十餘萬以示強于虜亦俾民導利代賦且自作武衛亦若

類于民牧而政善民不擾馬幾盛于前代其後吏恣令繁牧地爲豪貴

奪乃政勞民擾主事者忽議革而馬數耗矣

天啓二年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臣聞之語曰問國之

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矧烽火戒嚴干戈正急廢祖法

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廄非奉公之臣救時之策也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軍十有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爲俵寄而額日絀然猶牧養近地以備緩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請討之議屢奉欽依嚴行禁止令甲昭然今保定總兵魯欽請以解京馬價支收買馬矣不知今日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鎭更急於京師乎忍于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牆東省之妖民黔蜀之騷動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窺伺尚不欲其馬之備也即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交關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寺臣于法而今日之馬豈更富于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于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責將誰歸即誅魯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匹例止三十兩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駿以爲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尙可謂之馬乎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力強歲少者耐

走而每匹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幷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謀買之扣剋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于民間之利病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顧臣受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說而至于寺卿張典玉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惘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謀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爲例是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爲叵測莫若仍舊貫之爲妥也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陵京有恃臣愚幸甚

往行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爲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于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

自是爲漸充實矣

洪武七年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寧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九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閻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于蠻夷轉市以售于官官雖償其值而道途往來甚費民以爲患上聞之曰民爲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命厚給其值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庶使其奉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蠻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詔以鈔賞之階州民王思聰李朵兒進馬各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二十年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值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

東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值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值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值仍報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值旣而耽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送所市馬遂以遼瀋流民奈朶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八來歸二十二年四川巖州衞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于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衞經黎州始達茶馬司茶馬司定價每堪中馬十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于碉門茶課司支給不唯番商往復路遠實且給茶太多今值宜量減馬價移置茶馬司于巖州將碉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于此馬至則驗馬之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不願者聽二十四年詔于高麗市馬一

萬匹八月權國事王瑤遣判繕工寺楊天植等進所市馬一千五百匹至遼東奏云今奉諭旨敢不揭力但比年所産之馬軀幹短小攫無以副命然禦倭致遠負重耐寒小邦賴之敢先以獻其餘以次奉進十一月權國事王瑤遣其臣金之鐸等送互市馬二千五百匹至遼東上命定遼衞指揮僉事張忠送廣寧中護等衞牧養

永樂元年湖廣四川雲南廣西所隸宣慰使楊昇幷西北諸夷各遣人貢馬上以其至且舊所定馬值薄命禮部第馬之高下增給之上馬每匹鈔千貫中馬八百貫下馬五百貫又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貢馬命賜鈔幣襲衣幷償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鈔幣表裏一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于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于開原城東一于寧廣以待朶顏三衞各去城四十里四年兀良哈等處告飢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其值遂定上馬每匹

米十五石絹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絹二疋中馬米十石絹二疋下馬米八石絹一疋駒米五石布一疋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子布五疋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上上馬一匹米五石絹布各伍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三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疋駒米一石布二疋

黔國公英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嘗語人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爾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之間順吾驅策與人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蕃息甚富其良者以充歲貢餘遇有征討分給將校將之勇敢善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然未嘗售于人以規利

黎福字□□號□□樂平人□□□□□年□□歷官南京兵部左侍郎宣德間爲鎭江府知府時民戶苦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破產而馬滋耗公乃差戶爲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蠲之一駒三爲小羣羣有首牝十駒三十爲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

償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爲法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播州楊文廣之後也曾祖政國初從常遇春起義積勞至百戶父璟襲戰死永樂初洪襲父職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公在邊時軍士恆苦乏孳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于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廄朝廷聞之下其法于各邊公私便之

黃仕儁字廷臣富春人正統戊午鄉試第一壬戌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嘗爲太僕寺左少卿先是馬多耗每歲民鬻子女以償公往鳳陽等府巡視孳生馬匹見軍民以車載小口賣以買馬者相繼于道卽疏其可矜之狀上爲盡蠲所負

舊制凡有倒失馬匹俱責本軍賠償至成化十三年始行樁朋法官軍騎操馬匹酌量朋銀買補每年實徵六個月旗軍按月出銀伍分千百戶每月出銀七分都指揮指揮每月出銀一錢類征貯庫凡死馬本戶各徵有差都指揮徵銀三兩指揮徵銀三兩五錢千百戶鎭撫徵銀二

兩旗軍徵銀一兩五錢如走失被盜各加五錢爲椿銀歲收貯庫通候
貼買如對敵陣亡逐北走傷者不論如出哨倒死或喂養善膘齒壯暴
疾不治不及預告者查實止量追肉臟椿銀其賠補過操馬俱赴行太
僕司印烙近因荒歉椿朋不徵嘉靖三十七年撫按會題將三十六年
以前拖欠朋銀盡數蠲免而椿銀係三十五年以前始暫停徵以後照
舊追徵貯庫以備買補其椿朋事立爲勘合通行寺道分管地方塡註
本軍姓名營隊衛分馬匹馬齒及給領年月凡遇馬匹倒失各查勘合
內原註事實照例追補一以示失養之罰一以寓儲馬之意其法至善
但遼鎭事體與別鎭迥異操軍月糧一石止價銀二錢五分視他鎭相
去倍蓰既追椿朋又將倒馬本主及戶丁湊買若果力竭幷及有力步
軍買補殊失立法本意巡撫魏學曾以爲月徵五分又追椿銀是重其
困也請將椿朋停止倒馬者責令自買如果無力方照舊例追椿貯庫
朋銀通行罷免萬曆元年經略侍郎汪道昆查本鎭例無椿朋亦無官
價倒失則令本軍買補爲難請太僕寺馬價貯庫候缺買補臨陣倒失

者許委官赴市買給不責本軍如在應補之例方責買補如馬種倒失
責令原撥同槽正養人戶貼養人戶共十人均攤賠補
成化十四年兵部尙書余子俊題准每歲四月十月二次許太僕寺詣
各該營衛點視比較倒失者責令賠補瘦弱者督令喂養軍職官員作
弊及抗違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指實奏治守備分守以上官號令不
嚴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亦併參奏鎭守等官不得互相阻撓以
致悞事年終通將臕壯瘦損倒失已未追補數目塡寫册本差人賫進
幷繳清徵文簿備查劉效祖曰樁朋之設初爲甦軍困也然遼鎭旣有
樁朋又轃買于戶丁又分任于步卒是一馬之死併數人不足以償之
也奈何欲馬之充欲人之無累哉薊鎭近有樁朋之例良善不知遼左
亦可因而行之否
□□□曰養馬行太僕寺專驗各營馬匹春秋二季查選分爲等第臕
壯者爲上等臕次者爲中等再次爲下等塡註册籍上等省令自養中
等下等委官監督本軍攢槽喂養查點草料瘦弱不堪者許變賣賠補

每季各兵備道本營將領稽查論等賞罰例同種馬苑馬寺專理種馬每馬一匹用正養軍一名貼養軍一名每正軍五名共攢一槽今騍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各照本伍夥蓋廠房自十月至三月共攢槽喂養四月以後日出牧放日入收回遇有倒失虧駒與同原撥貼丁五名其十人均派賠補如種馬齒老殘疾瘦損飄沙及駒子短縮俱各估計時值准其賣銀納官騍馬寬此間歲追徵一駒兒騍馬毛色亦爲上中下三等塡附季報馬駒二歲以上另撥他戶餧養虧駒徵銀一兩五錢貯庫候買四尺大馬備操騎用四季點查季終稽覈牧馬官軍功罪如中等陞至上等下等陞至中等俱免責如下等陞至上等者除犒賞外仍免本軍攢槽及工役如照舊等未加膘者重責不及原膘瘦弱者細打仍着攢槽餧養監養官員論分賞罰以十爲率進等三分以上者賞六分以上者奬由八分以至十分者奬賞並行仍另敍用如膘不加者重責罰俸下等二分以上除責罰馬一匹黜任下等四分以上及倒失數多者細打罰馬二匹黜革

雍公泰嘗爲洮岷兵備矜恤貧軍言領馬騎操旗軍數多倒死合編五人爲伍互相覺察飼餧若減剋料草非法騎䮝死者五人首告均賠問罪若災疫暴死等項量軍戶上下給助價銀一半于朋合地畝銀內支取或撥茶易馬匹亦可

費文憲公當國日太僕寺馬匹頗富其寄養于列郡州縣者大爲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

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因薦楊公一淸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請面闕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凉固間雲錦成羣

呂京兆言初爲太平府通判高皇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壤詔減諸郡田租然令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後政敝諸郡民日貧飼馬馬多死率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賂弗得則曰非良駒

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馳數千里比至則困
敗不任用乃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竄匿不願飼馬通判
職專馬乃宵旦經畫行色勸勞如故事每一令出民必曰新判令也便
于是竄匿者稍稍歸君又嘗有馬政疏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
江南駒少北地駒多且良請令民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師購良馬
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母喪歸不果上
蕭廩字可發萬安縣人嘉靖乙丑科進士初授行人司歷官至兵部侍
郎嘗爲陝西苑馬卿陝故有牧苑七前使多私右之至占邊氓土田數
倍而孳息加縮公請以苑馬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絕偏右之弊而盡
核所浮額均賦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云
陶參政大年爲南京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留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
營騎士用兼隸兵垣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閱胥
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口馬羸弱百計窘之公
廉得其狀則曰我不能使民無出馬而不能與衆爲政爲奏記大司馬

白罷兵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卽給領騎又檄管操把總同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緡至今著爲令

宣德元年兼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黃福奏近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以馬赴太僕寺各衛官兵理當赴官領馬乃輒于城外迎候馬至擇其善者徑馳去民莫敢與爭今民來訴者計馬一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管隊官挨究但非經太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上曰彼時官軍爭取馬者蓋以師出甚急故且姑勿行但揭榜曉示令自首還官不首許所管官旗及同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千貫充餉仍罪不首之人

正統十年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鹽商以道路險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眞以爲言故增之

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陶遣陪臣李舍等貢馬五百匹奏曰有勅以北虜犯邊令備馬二三萬赴京臣念世蒙列聖恩澤至深至厚敢不盡心

奉詔但敝邦比因鄰寇構釁邊警不絕戍守馬匹騎坐馱載跕斃耗損十居六七雖收拾中外大小官員有馬之家未堪依數充辦臣竊欲措辦五千匹以進倘有餘力可爲安敢構詞欺罔伏惟聖慈垂憐帝曰虜寇今稍息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紵絲羅各三十疋絹一百疋償其值未至者止勿貢仍命致知等齎勅并冕服冠服白金三百兩紵絲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一疋棉布二千九百五十四疋歸賜其王及妃

嘉靖三十年詔給西番諸族勘合先是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其洮州衛列市等河州衛子剛巴等西寧衛咎市等諸族大馬蕃給以金牌冲卜鸞單等一十七族族小馬少者給以勘合未受職者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類奏承襲嗣後有新撫之番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尚書王以旂等亦以爲言下兵部議部覆國初制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族令鉗制其黨納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爲北虜所擄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

散失漸復遷徙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賫符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時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爲命不得茶病且死矣嚴私販之禁則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苦私販盛行則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每歲以是爲驗使彼族屬無統者易于號召而于文移則革去交易之名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至于授職承襲必勘合類奏而後許之則恩威並濟諸夷可風矣詔如擬

隆慶五年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順義王俺答部馬一千三百七十匹價一萬五百四十五兩私市馬贏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黃台吉擺腰兀慎部馬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贏牛羊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一

千九百九十三匹價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驘牛羊九千撫
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羅土蠻委
兀慎部馬二千九百二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馬驘牛羊四
千撫賞費一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誥
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縱孟裏一級總
兵芳趙岢副總兵麻錦實職一級副使申佐朱裳參議崔鏞等千戶鮑
崇德等各陞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勞賞尚書楊溥侍
郎谷中虛及郎中王緝給事章甫端銀幣緝仍候京堂缺推用端升俸
一級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二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一

茶法

前言

楊士奇　楊一清　袁　表

往行 闕

驛傳

前言

沈昌世　鄒元標 二則　佚　名 二則

汪應蛟 二則　佚　名 八則　葉向高

倪應春　張樞直

往行

周德成　柴　車　張　本

吳　洪　楊志學　周　積

趙德宏　王臬　吳達

項篤壽

受降

前言

天啓元年

往行 附

賞罰

前言

李承勛　劉定之　胡世寧

董檝 二則　倪岳　于謙

王鏊　王守仁　袁表

李元薦　張居正　王錫爵 二則

馮琦　王士性　佚名

佚名

往行

高皇帝　李文忠　王驥

羅銓　王暐　項篤壽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一

茶法

前言

楊士奇曰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徒賫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舊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觔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

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府四川成都府保慶府夔州府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于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卻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道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卻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錢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册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

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要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册申達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觔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產府州具報所買觔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旣于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興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一僞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一賣茶去處赴宜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

茶各驗價值納課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紙每張納錢一貫

楊一清曰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偕其國師禪師各齎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比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並年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天皇帝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無出于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爲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

帝圖治匈奴乃于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爲之世讎恐議其後此天之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馬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爲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雖邊外小夷皆王官王民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叛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于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河

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例調軍入番徵收非惟病于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勑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照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拗違背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二年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不須動調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厚加賞勞事完造册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愿者聽來將馬易茶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量調番漢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庶可威恩並施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固矣

袁表曰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盛著于陸羽茶經而其稅則自唐始也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而所稅亦莫能充尋詔罷之張滂請稅茶每什之一以代諸州水旱之賦稅究亦徒假托美名而已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為相

置榷使自領之宋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常歲請高價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詔勿增直陳恕爲三司使立茶法第爲三等副使宋太初以上等爲取利太深下等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而成于蔡襄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元置榷茶運司有末茶有葉茶考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已久宋人始置茶馬司本朝則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駙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卽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其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觔而福建二千百五十觔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龍團進高皇帝以勞民力命罷造照諸處獨採芽進復

上供戶五百家聞有司督徵嚴切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觔其奇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繇帖繇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令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轉相販賣故退引累坐不繳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茶地方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王恕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卽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繇造册幷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册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固甚嚴矣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敕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國初金牌差發之

爲功奏請復舊焉

往行 闕

驛傳

前言

沈昌世曰今天下州縣困于驛站者十七八矣諸臣之條議舌敝穎禿我皇上嚴諭飭禁又不啻三令五申矣顧調議徒煩而疲困如故諭禁日嚴而冒濫如故爲調停之說者不過曰加增工食曰僉派里甲曰官爲僱養曰里甲幫貼夫民窮已加無可加編愚又不慣酷使官養而草料仍科諸民則利歸于官害益在民也私幫而奸棍恣飽其貪則明攖者十一而暗攖者十九也調停之法窮爲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比勘合牌票革需索冒濫禁枉道前款夫假牌需索等弊皆枉道仕途之強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撫按不肯爲小民而破面州縣又誰肯爲小民而開罪上官卽聖旨三令五申亦止行於良涿而外竟高閣矣禁革之法又窮將罄小民膏血竭縣官餘力支此驛遞不足其故何也

按國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夫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非爲有司往來行李設也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非大臣以禮致仕其不准馳驛可知也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脚力非欽差其不給脚力可知也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私牌私票横行不絶幾于天壤間無不馳驛之人矣其中不仁貪宦馬動以六七十匹夫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焉奈之何驛不困而民不逃也今欲國與民並受其利自有一直截之法曰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齎奏撫按章疏傳遞撫按緊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槓送上供物件給邊錢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命差遣有勅詔等書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匹脚力幾頭槓夫幾名注定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閑等項俱不得私遣牌票違者計夫數追贓坐罪其各驛馬頭夫頭照各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于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

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搔擾之苦而國與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于此者又曰昔春秋列國會盟相等諸侯之使轂擊于路主人授館具徒致粢餼纖悉備至少失尺寸朝辭國門十萬之師暮壓壘而誚讓兢兢如此而鄭衛以蕞爾國犧牲玉帛交于四境寬然用之有餘今天下一家官吏奉符下郡縣雖或驛騷然比列國之使何啻霄壤而傳吏日夜憂不給者古之他費少而今多也古者候人修路館人戒垣墉燎人具膏燭遺人掌委積各以其職自效而總爲國家厚賓客此不敢爲私交而彼無他擾故費多而實少今三尺森嚴內非公差特旨外非奏事行部乘傳者有禁然仕宦稍通卽得勘合夫馬之數倍蓰徵索多者踰百有司或遇故交應付外復有禮儀宴享以展其綢繆數倍公家之費而實皆公家之財也國家徒挾禁制之名而下民實不得休息何爲不匱大凡人之情欲禁之必先有以寬之則人樂我之寬而禁之始不犯尚書韓文以買驢全身尚寶崔璿以馳驛被謫此逆瑾借法以劫天下者一時耳使此禁至今不解縉紳重足立

矣是以職掌文武官員程踰千五百里者准應付宜緣此例令正途官員皆得馳驛因其品級爲之限制驛傳之事即令本處有司兼攝驛丞藉其數出入送迎而已如此則士大夫乘傳者雖雕輿畫舫亦如其分而止有司問有筵席亦即代本驛庖饌之費不復稠疊雖無省費之名而實收其效何也縉紳委質朝廷必不肯荷囊重繭蹇𩣺行道中千里顧募煩費殊甚財力不堪而操事權者亦各愛其等夷同類寧肯坐視地方守令禮屬賓主昔常握手今忽掉臂豈是事宜故必曲遂人情而後各安于法度上下不至相冒欺冒之弊絕而格內所費可屈指而計不復爲民患矣嗟呼損之而反益寬之而自禁天下事豈獨一驛傳哉鄒元標曰驛遞之苦諸臣條陳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外官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朝廷縱欲考查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官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達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

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于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蠹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

天啓元年侍郎鄒元標曰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前者礦稅役興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停征輅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食不賢者不足責問有游心闊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如范涞姜世昌過客知儆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涞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刻奉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納銀本地方自僱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曰高皇帝混一區寓幅員萬里而遙遐邇相聯臂指相使將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錯于道而不休自京師設會同館外每于邊腹郡邑村鎮要會處所設立水馬驛遞運所司遞送轉運之役所關軍國機務最急至于人夫馬騾舟車什物視地衝僻置辦有差貲力悉取諸丁糧供億繁浩其下關民生之膏血抑又匪細考之職掌應合給驛有制應付脚力有制塡給勘合有制自非特遣賚賀軍情重大事例不得輕

乘遞滋擾一郵之置必先踏勘工部營造吏部銓官一符之給必嚴銷繳內關內府兵曹外關撫按司道稽留詐冒具有常刑法令之詳核又如此沿久弊生擾濫滋甚非不屢行申飭也顧驛官卑官也所承接非尊官大人則奉上命強有力也而所支給錢糧又擅人競逐也勢不能抗上以伸法力不能庇下以自全迨至車騎旁午驛騷無寧時所在蕭條而困弊極矣

又曰總計天下之爲水馬驛缺九百五十有九爲遞運所缺百四十有六選法所官俱吏員雜缺獨皇華使什九以待承差顧中間錢糧多寡不等水旱苦樂不均于是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別且如北直之金臺叢臺恆山伏城槐水臨洺鄗城涇陽永定驛皆揀缺也如固節涿鹿和合河西楊村宜化驛皆苦缺也而固節尤甚山東大都爲苦驛間有譚城宴城五寧稍可而安德良店界河諸驛皆下矣至如河南衛源淦陽鄴城宜溝淇門新中號驛缺最上山西諸驛率中等陝西如京兆猾棍牌子夫馬難討渭水衝甚獨岐陽一缺爲上若乃馬道松林白水岔口疲

甚而高平瓦亭河西三岔西鞏永寧秤鉤郭城乾溝賊橋三川政平沙
井等驛皆邊方苦缺也四川山險難行且以皇木疲累在在稱苦有如
木馬護林𪨧谿苦尤較甚湖廣裁減過嚴缺皆中下而調弦流店官僅
贅員最苦其容水船溪亭前多刁棍勒阻南直則首稱濠梁池河固鎮
等次則大柳紅心大店夾溝等若夫大江以南多水驛下缺其他浙江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諸處率中下無足揀者貴州西路多土司號
窮十三站官員自覓夫馬公差僱人代負如畢節前路黑章瓦店等處
係軍站兇棍尤慣把持謂宜僉令本司土官經管庶革茲弊東路山大
站遠名雖四五十里竟日方到夫馬難討驛皆疲累下等也大都計缺
之上十僅一二中居十三下居十六以故巧者竭蹶營求拙者守分茹
苦近例銓司注選揀留最上以待本部之郊勞承差次乃考中移者又
次中下缺乃入單挨序掣籤選除且猶不止初選之不平已也有力者
業得上缺矣又與部胥素相習熟歲時有賄以求免陞即陞矣多美擢
補苦缺者仍從部中效勞出踵成弊風轉相餽援惟是官下缺者多劣

處卽陞倉巡非淹泠局四五年不可得此無異故蓋推陞雖憑賢否而敘單必屬左右選部以其雜流容不及親檢往往委之册庫謄單之吏書此輩惟賄是求因緣作奸固其所耳夫一命亦關除吏何物輒敢營私而可漫不加察乎

萬曆三十年正月部覆保定巡撫汪應蛟議處驛遞一節云浙江蘇常協濟該屬北直工料銀每年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係糧僉解人應役後改爲召募解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係正供正解每年派徵在官卒視爲不急之務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漁卽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置烏有議將該屬應解京柴直弓兵銀數扣留驛遞而以浙江蘇常之協濟該屬驛遞者抵作柴直弓兵之額歲徵解京業奉旨移文遵行惜又中止剳令派有他省協濟處所不獨北直各府爲然而南直之江北及河南等處各衝驛在在有之逋負大約相同地方未有爲請然彼處亦照舊徵收而此驛則毫無接濟何不悉照汪議一概議改則庶乎不加額而公費足衝疲可漸有起

色也
又曰凡勘合舊例公差往回塡行會同館起關應付在外者皆以符驗
分關嘉靖三十七年改設內外勘合部中給者爲內號該應付者兵部
塡給編號南京兵部各處撫按等衙門者爲外號各照地方大小酌量
多寡編發收貯遇有公差員役及境內大小衙門差人例該應付者許
給一道塡用將盡先期開報差人姓名緣由繳部酌量再給萬曆三年
改用大小勘合公差官員例該應付廩給夫馬車船者照舊塡用大勘
合仍給長單此外如賫勅及部差舍人各衙門奏帶書吏與監生當該
賫奏舍人吏承南京天文生各陵墳等役遠方雜職等官俱另立一式
比舊差小不開人夫廩糧隨宜給發俱付兵科及經由衙門掛號外號
亦如之其令甲亦甚重矣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
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
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凡得數十金爲害最大不可不嚴加防範
又火牌之制專爲飛報聲息派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鎭得而

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不係軍情不許擅用例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印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夫馬廩糧夫先自壞其例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卽兵部眞火牌驗有公文册包與牌內所塡事件相合始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廩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惟是廠衛奉旨帶番役往來不得不盡應付夫惟如例斬火牌之濫給以清其源則晝一易守而分擾杜矣

□□□曰驛遞事體業奉題允在各省則驛傳道在兩直隸則兵備道各于所屬界上衝要處所委官掛號塡給長單以便查核法非不善也然而眞贋易淆弊竇種種且如事緊急方免掛號顧各衙門往往輕給有免掛號之票徑執討馬討夫核之則全非緊切者勘合不准多借亦且多改抹有夤緣空頭及回頭勘合磨洗月日頂名冒行者又有各督撫按鎭巡等衙門差人赴京賫奏等項事竣將原來勘合火牌恐裁馬

匹徑于別衙門掛號不由兵部換給例不應應付者皆宜清查顧任怨亦甚難矣覺察多逢彼怒刻覈畏爲釁端甚至有無牌票之員役陰有要挾而亦應之者此而不加嚴禁非法也各處道府宜遴有風力者董掛號之事凡所稽查寧詳無略寧嚴毋縱勿怵勢要勿輕假借而又復明懸賞罰以振若怠則庶乎積弊之可少剔刷耳

又曰兵部見行勘合事例撥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馬則雙馬單馬一馬一騾若廩給口糧站船紅船車輛等一視差之大小秩之崇卑有差顧勘合所開者一而外所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只許溢五倍夫亦就奉差之重大者極言之耳乃今一槪多索大半折乾非法也宜申令攜帶家眷者夫馬許溢五倍如不攜家只許二倍倘槓多箱重亦量加夫總不得過五倍外止于足用不許折乾又公差執有勘合又多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册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廩糧重折乾又廩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

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又水路船夫京堂翰林科道侯伯總兵上水四十名下水三十名部屬方面評博中行奉勅守備上水三十名下水二十五名寺監府署京職府佐縣正上水二十名下水十五名俱止給正船一隻卽有用船二隻者亦看船之大小隨水潴涸量增一二斷不聽與船頭吹手家人折乾自非方面京職官傳牌一概照例不准應付又高皇帝定品官行李皆有觔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壓槓馬匹而官亦有瓜李之嫌合定包之觔兩過者不准應付又使客廩給如便道經過每日支行三宿三其本等公幹去處則行三宿五支口糧者每驛俱一升五合若過關米乃船頭水手所食非送過客者止宜隨土所產不得勒要大米斗數原有規則止給正船亦不得指副船横索多斗一切故官例應付其丁憂官員扶櫬歸者近亦題比故官例但俱不許折乾以上諸條宜通融者業已通融宜執持者斷然執持不則輪蹄踏來水陸紛集日不暇給苟不凜持三尺議其後未有能支者也

又曰今天下驛遞之累若有折夫錢有馬錢又有趕緯錢又有折吹手

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于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役實營谿壑且如旱驛一到便于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騎坐馬又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慾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路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措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廚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鎖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縴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旱驛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此直金臺河南衛源等驛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郾城等驛每匹價僅二十五兩卽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驛所日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值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充竟日餬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箕斂益之以怨毒民安得不窮且死乎

又曰高皇帝之僉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石以下當夫類皆殷實戶無防悞公事今則一概徵銀募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棍包充矣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僱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名差到旋爲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則倍息揭借而勢豪輩因以漁利把持衙門之多掣肘使客之悞答應恆必由之此之不禁而欲驛遞之無違悞錢糧之無耗蠹胡可得也將欲矯革前弊悉如制僉殷實戶應役乎顧郵務又至倥傯勞瘁匪撥賴市井之徒不能任其富而良者率不奈踐蹂疲苦即令領厥事仍必藉力市棍而市棍且得陰從中爲梗殊多未便爲今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之驛所官在馬立攢槽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高者十兩止矣銀一給必督令買現馬印烙官爲置櫪募僕夫喂養之鱗次撥差爲馬頭者祇令司往來承應之役所領馬價除芻秣外仍給馬頭以抵其冗差他費之需有欲另買附馬幫差者聽其自喂養惟是正馬無者或駑羸不堪走遞者併其人汰革在夫立旋支法蓋今之站

銀有司率謂無關考成徵解常後時夫頭旣身爲債藪錢糧半償夙負驛所官每卸其責不任而支給不關其手故弊易生耳爲撫按者謂宜督率有司解支站銀務歲時無缺或按季領或按月領總責之驛所官收掌封貯差到乃給槓頭僱夫答應不令入手花費亦不令揭借搪補所給夫價寧寬其額抵他雜費俾獲稍潤其餘而官無染焉惟是悞僱夫者僱夫不如額者又或中途遁者并其人汰革以此兩者定驛所官賢否彼一膺命何至如包攬輩習爲悞事是爲藉市棍一臂力而仍繩以法俾無越志諸夙弊或亦可少清也

又曰萬曆十七年題奉欽依云驛遞之蠹有本管上司差遣承差諸役賫執牌票橫索所屬各屬畏之莫敢誰何橫索者十登報者一此冒濫之在本境者各撫按加意禁戢多方稽查夫上司文移往來公務督責何能不有所差遣虎威易假蝎譖堪虞則各下司之唯諾恐後者亦勢也今誠欲蘇郵困莫如省差使欲省差使莫如嚴鋪遞蓋急遞鋪之設載在兵部職掌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

或五名或四名于附近有丁力田糧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一個以驗時刻鋪門首置立牌門一座幷牌額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鎗一副棍一條回曆一本凡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于封皮格眼內塡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包裹夾板拴繫賫小回曆一本急遞前鋪交收于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滯差迷如公文到來不卽遞送停積等待因而失悞事機者問罪又各州縣于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點所轄鋪分督令各鋪司如法走遞親臨府州縣提調官當加檢點鋪長于整點隨卽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附寫遞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如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要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曆于上開寫並無破損幷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

及折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爲追究又鋪舍損壞什物不完鋪兵數少及有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理僉點補替申之以憲綱著之爲律令法至備也顧今鋪遞非不設也而敝焉不精行焉不力舍宇傾塌丘墟者有之夫與什物缺少大半者有之時刻不塡稽留損壞不問于是一切緊要公文必煩特差而公役且日病重繭矣假令爲有司者一一如高皇帝約束整頓鋪司督率鋪兵常川應役日無停晷每晝夜行三百里速于專差矣牌票之搔擾可不禁而自淸顧在撫按監司官之綜覈謂何耳

又曰秩莫卑于驛官事莫紛于郵務諸所侵削不獨一過客之多索擾已也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胥或將官鎚私放驛債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尅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旣四季報循環簿到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門亦復有報在在吏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

其手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況驛官祿入曾幾何若北直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河間則十四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悞迎世廟龍飛盡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甚儉而侵削之出于他竇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略加體恤乎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站銀查照地方衝僻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爲裒益不必拘定舊額各驛遞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銷如有積年棍徒用強包攬侵欺尅落查明治罪如係答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覈實亦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贓致官吏頭役計人攤賠如是則搜割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郵困蘇矣

又曰自條編之法既行民以息肩其在通都大邑耳目叢集未必敢復行擾顧亦有不盡然者且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皇木等項原處領有積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脚價有無概索應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瞬千里何用多夫委官爲而索夫動以

千計有司卒不能應或派里甲奸胥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兩者計木牌日經數縣折夫銀兩多則數百金是何法紀乎卽雖借倩一時居然陽革陰用若乃川貴滇廣綱闊目疎有司或將編銀自潤仍派里甲供應排門夫督令輪差假皂壯毫無工食近該巡按廣東御史李時華奏稱該屬有司不遵明禁擅用里甲至謂白簡不勝彈治而欲申受贓三百遣戍之例卽一廣東他處可類推也夫閭閻業已盡錙銖矣明旨復安得置弁髦乎

又曰今之爲驛傳亦甚難爲理矣一日不支給而命令壅病在咽塞而不可理竭徵輸以供往來而財力匱又病在瘵瘠而不可理法之弊也積漸致然當事者寧負朝廷毋寧得罪于士夫寧亂法以狥情毋寧任事而府怨所從來久矣哉閣臣張居正雅意淸驛傳至今賴之海瑞巡撫江南民困頓蘇都御史溫純之馳驛條粒不擾范淶之爲江西按察露章內臺御史趙文炳之出行部糾彈勳貴其申法也所以庇民其庇民也所以衛國心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令諸司百執事人舉其職事釐

其弊欽守明章澄清郵蠹則豈惟人品事業自爲鄭重即我高皇帝靈爽陰隲其亦永孚于休也哉

天啓二年大學士葉向高疏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其所攜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于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偭度職效尤雖屢奉朝廷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褎如充耳顧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眞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皇上不許晉淑忭之催兵眞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眞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借遣及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

亦不得應付其應用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參治罷斥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天啓三年北直巡按倪應春上言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屬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擅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轉而僱舊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眞富一家充又扳兩三家幫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幾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既塞乎及訪之六屬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酌處停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可不應募也果加工食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眞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驛每年自有額銀自

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百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儲一派今爲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驛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祇滋漏卮耳臣以爲宜如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官該具奏祇候皇上斥畀驛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卽以永屬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無涯物力有限節浮清蠹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霸州道臣邵可立原任密雲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驛不擾于民不困口碑載道芳規可卽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遵制其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

用烏用此道臣爲哉
天啓四年五月御史張樞直陳驛遞苦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卽
有職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伏覩今天下
有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堪在撫按力爲調停而竟罔實益在科道屢
經陳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臣兩令衝衢身經萬苦玆蒙聖
明不棄拔置西臺且當朝政聿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
驛遞之害而後及所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苦之其需索
刁難鞭扑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
而尤未身當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任有馬頭十數輩牽羈馬十數
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訴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
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盡囊空業無立錐之地父逋子代永無
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于此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無何具申
院道量添工食酌議僉派蓋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
矣然此尤非愚見也迨後調煩河內卽以調停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

河內之驛有二夫萬善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覃懷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苕鶩應付愈速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蹙哉問料理則有官養之法有前任知縣邸存性之條議在臣于是備查故案勉竭愚衷其置買馬騾糴收草料俱照市價毫不虧苦至于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僱攬料草之收放槽櫪之安置與夫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逐件安排每時查理蓋舉當官之心力強半已注之于此而後乃令往來應付隨足驛有接替之便而旣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又不至于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業已去泰去甚臣自惟彼時釐剔苦心不過爲身家地方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懷慶所屬如孟縣武陵修武等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洵目今第一大害身是職者非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貼馬惜馬之當裁也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牌陳票之革宜懲積弊也石碑木榜之豎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之未必行即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

有司之在今日其視仕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即指之爲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而反間而主翁之㥽忮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恃一時蠹奸剔蠹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年迄無變計致令富者肉剜皮盡而日以就貧貧者典妻鬻子而忍于徙去驛地之害一至于此噫亦苦極矣臣計河內雖衝不過海內一隅矧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符衝衢者固多才也肯推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瞭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檄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倣例河內俱行官養將殘黎漸就昭蘇于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往行

周令尹德成令休寧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轎民病之謂同寅官置一轎在廳待彼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舁之聞者爲之不敢啓齒

柴車字叔輿錢塘人以鄉薦入太學永樂甲申授武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知岳州公鎭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戸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置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置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役者民得番休皆便之

宣德四年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鎭守官每以常事泛濫擾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賫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從之

吳司寇洪嘗爲廣東海道副使時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舟檄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益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革之且欲

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不可追况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
已如其言中官帖然
楊司寇至學嘗爲河南參政守河北道清審驛傳公曰驛傳之法役以
二戶清審之期常以十年十年之間戶逃亡者什七八胡可以一役破
二家遂爲令一大戶爲首四中戶爲次民賴之
周積字以善號二峰□□人□□□□鄉舉初選南安府推官歷德府
左長史嘗署縣丁亥秋陽明先生將大軍征思田取道于贛經大庾公
適署縣事供給調度務如蝟集公從容酬應靡不贍舉人咸服其才即
如夫馬一節有司以冒領爲憂公製爲方圓牌數千以進曰詰旦有方
牌者給馬一圓牌者給夫一由是軍士不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
喜下令兩廣傳以爲式
趙長史德宏嘗爲潼州知州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官損其名
民喪其業公于州門作廏六十楹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
緩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

王憲副臬嘗爲東昌知府東昌夫役除高唐恩縣平陸路應付外沿河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夫廠歲該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廠舊例每夫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僱募年終送備道稽考本府不得與聞惟聊城廠全解正身走遞卒爲無藉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名影射姦欺百端公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于應該役一半折銀一半走遞聽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役差撥如有不敷給銀僱募嘉靖七年冬會計一年之間已存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其河下接遞出給印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菴馬公以舊巡臺過縣官送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師楊文襄公一清與書曰涖任以來清簡牧愛士民歸心惟過往士夫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疎及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來旁午安得人人接見之裁省夫役屢有明旨皆不足恤然亦不可不察在善酌處之而已

吳憲副逵爲南職方主驛船□馬船頭陳某恃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今兵馬司定諸船戶差遣以貧富爲籍衆爲語曰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爲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于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凜然豪貴屏跡

項參議篤壽在職方日江陵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走風塵間混商販雜輿臺或遭刼奪甚苦否則用一騎一役卽公事必鐫三階中外憯然罔敢出語大夫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私並觀固不宜坐視困乏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致傷大體

受降

前言

天啓元年都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鎭安插御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送書之詭已暗含今日用降夷之

計其來者未必眞金白遺部卽果爾然亦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苦糾察無方搜捕難盡之日蹙額攢眉而復明雜以降夷數百將從何盤詰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强刦合則嘯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攘臂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閫外事權在握果能簡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著著實事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概見于此矣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將降夷另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庶內患消而彊圉永固矣

往行闕

賞罰

前言

李承勛曰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于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劾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綱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其簾遠高堂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豶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于彼而振綱紀明教化以潛移之于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爪牙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

劉定之曰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膻迎回鑾

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不而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闕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戒矣

胡世寧曰首級論功非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鬬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格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眞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

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擄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尅鄉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畱杖小小失事不曾有悞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功績論止憑巡撫兵

備查審衆證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
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
一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
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卻從巡撫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
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董公檝曰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有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餘功
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聖祖之待永盛侯薛顯太宗之不赦奉天征
討有罪官是以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况論功之人多狥偏弊親
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囂囂怨
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敵起釁
又曰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
賞罰國之大柄于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
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朝廷未嘗不嚴
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于

優恐亦不足以制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太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買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于法如不爲已甚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于偷安不泥于成法不疎于控制不隱于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于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乎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倪岳曰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功業者或僅

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生感者以恩命皆出于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于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于曹穆武一劍之付肅然秋霜于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積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于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苟免于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實孥戮有罪勿狥乎情使人人善于建功而重于犯法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

于公謙曰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之運用而賞罰之運用必在乎嚴明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荆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于鋒鏑未常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總勝敗敵爲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勳績若止以斬多寡定爲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稱有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鎭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狥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槪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

王公鏊曰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之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喩卽如我太祖起于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

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平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因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賞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于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疎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充矣

王守仁曰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尙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若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之力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逾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不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也

袁表曰虞舜五用五章高宗不僭不濫武王作福作威聖人一張一弛憲而不比春秋之世其義猶存故文公城濮之賞不以功勝義子羔衞人之刖不以恩傾法誠得乎予奪之公也何襄王以薄賞而昭卯有履蹻之悲高帝以重誅而貫高有夾廁之怨自是而後明帝不許求郎之請而不能不濫于竇固之開邊唐宗不私秦邸之臣而不能不許于李勣之遠貶宋祖不以使相與曹彬而不能不以讒言疏趙普是尙爲能

慶賞者乎文帝感緹縈除肉刑而不能正薄昭之誅景帝懼殘民定笞法而不能緩亞父之死唐太宗讀鍼灸之書禁笞背而不能恤君羨之戮是尙爲能平罰乎故不及則印刓而弗予過則瓜果之恩受上賞不及則論死刑而垂涕過則功民之士爲大戮至我國家則不然薛顯世恃功專殺聖祖封爲永城侯而謫之嶺南北征之士有功而抵罪成祖論其功而係之獄宣德之時黃勝之以藝得官則不濫甘斌私請復官則不與戚珪賦斂軍士則治罪其在英宗會昌侯議罪乞恩則不允安逸侯無功進馬則被黜賈詮之徒宴服之賜則不許祖宗刑罰之際亦嚴矣

李元薦曰胡虜所以致強能爲中國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役困斂彼得威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而彼勝則利均于下敗則耻歸于上吾敗則獨貽于下勝利則歸于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金酋黏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家劉起慶用兵一夕乃逃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麽嗚呼夷狄且以必信致強況堂堂中國而顧

有媿于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張居正曰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蓋虜每入寇亦必費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陋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況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解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不必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踏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解也遼左數年雖頗有斬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鎭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胆結舌而不言如此尚謂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蓋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辱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將士知之恐生驕悍也

王文肅公曰方今內外議論牢不可破者謂首功止嵩而論衝鋒不論追擊不知避其方銳擊其惰歸乃古人一大案而近來無人拈出何也

又與梅鶴州總督書曰況來中朝有一種議論以爲邊境失事正合論罪不合論功僕卽與力辨之夫罪自當論若俘斬實級實功則必有下手之人豈得一概沒而不論也翁今行矣此事亦當囑經略公從重發揮以折嘵嘵之口若當事者愈怯則建議者愈譁將來必令戰士投刃掉臂而去豈國家之福哉

馮公琦答王晴江兵使書曰承示勘定南兵功次持論旣正敍次惟允至謂處之得宜則爲石門不得宜則爲寧夏尤爲確論大略此舉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之錯慘舒操縱是爲得宜鄖浙之事都未正法事後取一二最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誅賞無章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朝廷有法疆場有人將且必誅況不止將功疑惟重況無可疑佐饔者嘗近朱者赤卽眞有玉石難分鋒刃併及亦未有罪況本無妄殺而流言雜沓軼于京師此有識之士所爲太息也愚意但論此

功明與不明不必問此賞厚與不厚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乃可以萬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夫爲之主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訛數目無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一指其主名而辨之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

王士性曰遼東遠在山海之外而歲苦于虜侵近者捷音屢告俘斬無慮數千百可謂威震東虜矣然虜亦人也其貪生惡死同也凡虜一不勝猶覬覦焉再不勝則愴三不勝則遁矣而兹東虜者何故屢挫屢來屢起屢敗執首獻馘爲人立功名哉何遼東之捷不獻于嘉靖之間而于此數年屢見也比聞之道路及自邊塞來者或謂其眞贋相半三五十畸零草竊之寇偶于郊野則張皇其聲勢以爲大舉者有矣追逐殺獲不滿百而報俘常浮其十之五者有矣中國被虜之老弱虜人每試以爲前行稍稍刈掠之以爲眞虜者有矣臣初聞之猶未盡信乃築京觀于黑谷關之故可知矣薊門去輦轂不數百里而以敗爲勝者猶然

況遼左數千里之外哉除以前戰功既以捷奏太廟難以追查李成梁業以長城屬之行令策勵勳名外自今以後凡有報至虜騎多少有無斬獲行令巡按御史查勘的確毋容更相隱護如前毋得止聽督撫虛張賞賚濫及亦正功罪明賞罰之一事也

□□□曰甘誓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其重也今夫紈袴之子藉祖宗汗馬遺蔭而建牙坐纛市井無賴之人徵發爲兵而食租衣稅不可謂無人矣固宜中國長技萬倍匈奴乃惰窳者猶未盡飭則功罪不覈賞罰之例不明也夫千金之賞激于前猛虎之威驅于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謝鳴劍解甲楯左偎少艾右擁笙竽相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可知兵金鼓幾于絕響二矛祇見重喬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得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

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
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
今虜以奉款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畜我以虜款之故竟不
欲大創而制其剽掠是其款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卽有銳意
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啓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
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試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死
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
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是罪不在喪師失律而在恬愉玩愒玩愒于
今必失亡于後理有固然事止一間又其甚者假款以通虜使我虛實
悉爲所諗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寘而不問昔人云慈母有敗子嚴家無
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盍嚴著令曰有能練而士卒修而車馬飭而
器械一切邊務翻然改觀者許不次超擢不者有罰無赦隱匿冒功賞
者雖重臣不貸遇敵不戰卽以逗遛之罪罪之軍士與虜通者斬以殉
憊罷者退驕憤不可制者以軍法從事虜驅牛羊馬歸而能遏其歸路

者盡予以所驅之物督撫嚴加綜覈部科仍行稽查使一賞百勸一罰百懲如是則號令齊士心肅人人皆可使也

□□□曰賞有不得不勘者以妨冒功亦就將領之當陞賚者言耳罰有不得不緩者以重人命亦就失機之甚關係者言耳若夫校士之用命者斬級有據紀功官勘功御史倘核眞卽宜行賞于軍中庶人人視敵爲奇貨而勢必爭先校士之不用命者奔走有據若裨將若總兵官業親睹卽宜行罰于軍中庶人人知怯敵有顯戮而莫敢或後不然賞必經勘年餘比頒賞之令下而戰士或成朽骨罰必遲回不斷卽令藁首終懸而臨陣奚以示懲夫進無可冀之功退非必死之路則不畏我而畏敵毋亦人情乎若之何能用之也此之謂賞罰之宜速也官軍之赴敵非割級罔稽厥功然而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擒斬次之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犂沉一船視勦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卽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敗沒委以千計乃功雖眞而級則贋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槪論于水戰

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一功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爭功僨事海戰論衝犂惟據耳目所共睹擊碎船隻以次議賞

往行

夏忠靖公掌工部事時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曰賞費有限祿費無窮于是多從賞格

馬公愉在內閣夷寇鼠竊擾邊朝廷命率兵往勦之會其別部四十餘徒來有請執之朝議僉同上遣左右問于館閣公對曰朝廷以賞善罰惡爲治苟賞罰至公則人必信服若因惡以執其善豈爲治之道左右辨問再三公終不易辭上從之賞其使遣回部屬感悅皆相率來謝

程襄毅信征川貴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班師不敢輒刑賞一人同事者以爲言曰刑賞人主之大柄顧因外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耶

信賞

前言

趙伸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效愚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殺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另爲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另爲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効用向導進止因而成功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牆派空派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窰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大舉雖是臨陣首數少卻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

例當分爲數等勿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樊深曰嘗聞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畏近時邊士陞職惟以首級爲言殊不知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不可不知也彼兩軍對壘而能衝鋒破敵以爲衆人之先或虜方入寇而乃據險禦敵以絕猖獗之勢若是二者固無首級之可言而其功則有非首級之所能及也但首級之功有迹可憑人莫欺焉二者之功無迹可稽人可以僞而爲也在上者知詐僞之當防而有迹者之可覈也故一切歸之于首級是使功之小者不踰時而賞至功之大者賞固有所遺焉賞其小者而遺其大者則人當知有擇矣夫無所利而爲善無所懼而不爲惡必君子而後可若夫常人則必賞之而後可以爲善罰之而後不可爲惡也今賞其小者而欲求其大者之功是以常人之心而責以君子之事不可得矣然而必以首級爲言者亦以邊方久定而出沒無多斯首級可得

而奇功之不必著也故以是爲功耳若夫大舉之寇突然而來非衝鋒破敵之功不可支也是必有驍傑之士折衝于前而後樸遬之流得以斬獲于後若使折衝之士而汲汲于首級之求其不見殺于人者鮮矣今既不以折衝爲急而惟以首級爲尙不知首級何自而得也蓋不過竊零賊以爲功殺良人以欺上是其功也將流于罪矣予故曰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此也

何栢齋與楊邃菴論兵曰凡戰勝殺敵者俱計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可施于小敵而不可施于大敵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縱有殺傷豈能斬首級乎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要斬取首級其奸惡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況揮刃雖在于一人成敗實由于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由于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則接

戰之機勸功之道而不悖矣

許國曰將之所以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角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有大者幸得當虜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具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于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並廢三軍解體尚安得用之

往行

洪武五年命賞征甘肅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何眞字拜佐東筦人少英偉有才略事母以孝稱元至正中仕爲河源

務副使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慨然以生民爲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搆難眞請于行省舉義兵執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眞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慙謝曰始以爲猫孰知其虎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令奴妻噓火號于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

陳宜字公宜太和人正統壬戌進士成化四年巡撫貴州大壩之役公率參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韓忠由普水腦進總兵毛榮由李關進會尚書程襄毅公大破都掌蠻川貴地方以寧賜金帛寶楮已有怙勢訴功者數十人謂斬首級千餘俱梟示沿邊未紀錄乞行勘陞賞意公必狥情實其事也公覆奏沿邊無梟掛首級例因言此輩素習驕惰避事乃敢詐功徼賞法當究治以警將來事雖報罷輿論多其持正

翁大司馬萬達當總督宣大時虜大舉入寇公督官兵奮勇鏖戰據險

遏敵射死者無算虜畏遁去有王千斥者力戰與將官死敵公哭而殮之爲文以祭歸其棺厚送之且奏官其子並立忠節祠祀焉邊人無不感泣願盡死力

必罰

前言

王守仁疏曰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于麾下是以皆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帥師于東陲暮調守于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僉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庇于

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余珊疏曰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漸使姦雄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威立勢成于積習之外往年戍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効尤往年戍卒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哨聚千百爲羣圍繞邊城甚于黠虜挾制撫和要下招安之榜誰何無奈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損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之靡來來而忽散故騎虎之勢偪近于蕭牆猫鼠之風得笑于外國東邊妖胡効之而殺主事北邊庫役倣之而殺縣官中間殘殺方面妻殺夫子弑父接迹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陛下不能修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閫制失人惑于鄙儒姑息之論牽于俗吏權宜

之計誤于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于朝廷而反重于邊陲號令不出于一人而反出于一二戍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鎮之禍萌于節度朱泚之亂成于涇兵容可已乎

申公時行答饒巡按曰東蘭之事督撫再請速決明旨亦云便決自不當遲延玆得來敎則以其出于誘降而非由于擒獲有難以卽決者此愼獄緩死仁人之用心也顧猶有當辨者若原未用者而但以口舌招來誘而執之此而遽誅是謂殺降若兵臨其境彼懼罪窮蹙而後降乃其平日所犯不赦之罪甚衆此而不誅是謂縱惡兩者可詳審而立斷也異時岳鳳父子附緬而滅多氏後騰衝用岳以計降之獻俘闕下而磔之市滇西亦平大抵制馭土司多以威克愛星蒙旣係惡目自無放還之理如明法正罪當以其罪誅之懲凶靖亂亦是不錯不必如中國錄囚按律援例一一而求其合也

又曰國家制軍令輕則綑打重則穿耳割耳號令甚則斬首以狥何承平日久各該將領務爲姑息之政以邀寬厚之名謂宜申嚴軍令各官

軍入營之時初砲方舉營壘已定但有隊伍錯亂進止參差喧嘩無忌者依律責治若操未畢而鬨然四散者許本營將官將爲首軍人綑打號令以警其餘顧今巽愞成習無敢有責營軍至二十棍者若綑打貫耳等令則自京營所未聞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許各號頭令抱牌員役赴大將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參治而今率弁髦之愛克厥威胡能有濟則法令不可不加信也

□□□曰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擄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擄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奈何衞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攖賊鋒大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糜食有急他人代鬬此于將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高皇帝遺意況當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不此之引而彼之拘最爲積弊之當釐者今而後額軍雖與民兵共操練同出殺

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衂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兵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不然有軍而不獲一資其用豈惟罪在武弁設兵備督府之謂何而令上下相蒙偷爲姑息其亦均有責也哉

楊一淸曰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爲計不過閉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刦掠全不爲意賊徒以此肆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推原其故蓋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又皆有布按二司官分守分巡一旦失蹈城池刼掠鄉村了無干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反遂其怯懦偷安之計深爲不便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及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有正條但腹裏州縣盜賊不曾該載有司職官比之守邊將帥事體似有不同

合無兵部會同法司量爲定擬今後凡有城池去處遇賊不能約束官軍民快等項固守或棄城在逃致賊刼庫劫獄劫財殺人及被賊在于該管地方鄉村鎭市搶殺人民刦掠財物燒毀房屋不能督兵救援其該管分守守備將軍及本城軍衞有司幷布按二司守巡官各從重坐以何罪作何處斷明著爲例其督以官軍與賊交鋒致有損折通計功過多寡但有擒獲斬獲功次與其折傷相當或損折雖多但能擒斬眞正賊盜數名以上者各以功論或將功折罪如遇賊能奮勇追截衆寡不敵致有折傷雖無功次亦須酌量情罪令其殺賊自贖有功仍以功論無功照依律輕重上請定奪

御史王應鵬疏曰朝廷所恃以控制海內者惟威與福耳近見甘肅巡撫許銘被旗軍殺死何以有此往年作亂禍起于鎭守太監羅鑰未幾鑰亦不免蓋亂不可啓禍不可長可以犯彼則可以犯此矣請以往事陳之都御史才寬被害不明竟未查究都御史安惟學被亂軍殺死未正典刑都御史屈銳被軍衆囚禁亦未伸法至于福建效尤則擁布政

司打破屏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𠡠武衛則羣呼擁鬧將教諭洪鼐捉
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駡宣府則于三堂教場演武傳
示吶喊無一人應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粮爲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
法度矣臣昔讀董文忠李隆等奏章及覆觀之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監
總兵號稱三堂今督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然無恙有是理乎
御史蕭一中疏曰邇者大同軍士叛逆皇上特勅侍郎胡瓚假以提督
之權統兵擒勦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僅頼總兵桂勇奮不
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首惡郭巴子等尙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
城池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與師方奏請施行而瓚以班師還矣曰
臣與魯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錄瓚之厚顏無耻欺枉君上一致此也
給事中鄭鵬疏曰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脅親藩抗違朝命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悟彌造兇殘赫然徂征瓚
綱專閫輕慓寡謀剛愎自用勅旨有曰擒斬首惡及眞正下手之人早
正天誅解散餘黨則殺參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官桂勇之

首惡助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鎰等之誅出于桂勇在瓚綱未至之先徐氈等之黨率皆逃匿實係未獲之數而瓚綱輒爾班師且為朱振請命夫以桂勇謀略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朱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耶朝廷以討賊付瓚綱而乃欲付之朱振蓋自度其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為叛卒彌縫因之粗了前事其為不忠甚矣伏乞將胡瓚魯綱拏問而已建招撫之議每人賞銀三兩衆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往行

洪武三年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至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

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李公文忠字思本國初累功封岐陽王謚武靖攻杭州下之王入宿于城上令曰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借民釜即磔以狥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

王公驥字尚德束鹿人歷官大司馬封靖遠伯謚忠毅永樂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時公以大司馬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狥驥故祕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于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羅察使銓總憲湖廣日奏言都司官係一道武臣儀表不可濫授今都

司官犯贓率循例罰役復職武人儌幸不知儆戒反為得計作過愈甚乞自今如係軍功陞者但犯贓罰役後復其職發守邊總兵帶管操備聽調如非軍功係保舉陞者犯贓罰役後降復原職庶幾有以警肅下人從之

王司徒暐為吉安推官日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公統一旅抗賊有愛公者曰太夫人在恐驚之盍辭公責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于是披堅執鋭親冒矢石為將士先嘗令吏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公即軍法斬其人衆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公胆略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密謀

項公篤壽即職方日有權帥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謀必從請必得曩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餘萬有害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侈罔交締親横彌甚焉而鼎鐺不問蝃蝀莫敢指獨公數因事裁之且卹旣倡率而募下材官勳胄納貲豪舉亦皆下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舉未

已卽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擇善地而公悉擯不用以懲賂者時遼帥功略方振薊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焉勝則以拒堵爲名徼賚于上敗則以分地爲解嫁禍于遼公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諉于不聞設使虜一近關以鋭師遏于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狼顧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守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鎭者乎乃奏互失之策俾難規避焉且曰思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勳名蓋薊之練兵不貲矣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覆其事以深媿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二

器械

往行

備禦

前言

汪　鋐　　呂　坤　　申時行

于愼行　　趙時春　　顧　慥

薛國用　　嚴　恂　　張新詔

鄒德基　　王在晉　　陸文獻

沈　演

往行

何　盛　　盛　昶　　金　澤

孫　懋　　王　瓊　　張　縉

羅　循　　許　逵　　程　默

韓　俊　　堅　晟　　區　益

程廷策　　王愼中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二

器械

前言

于謙曰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未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未有不勝者也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

此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幷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鬥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人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堅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幾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曰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爲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爲種用之百不一效或反致誤事其間眞實可用宜攻宜守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無不在陰陽也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

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裏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太祖自平羣凶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葢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

又曰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敗敵不善用者實足以自焚故孫子繫于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夫火器之用其種實多如發凡卽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數十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爇火不到使然或倉惶

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威虜砲虎腿砲虎蹲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胆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眞的可以取將擒王但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碾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眞方放一銃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

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敵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眞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銃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若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相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于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于車上用更妙火箭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濟頭上須用面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塞其鏃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

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于今時之用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制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

又曰火籠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披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密伺二三十步之內開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推况倭虜乎若遠遠見敵羣先放了何益于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眞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上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黄藤紐做二扣先滑不澁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小箭桿竹劈破一半用

刀剜空將火信按于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于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礙下節使鎗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二三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厮殺其信燃至火箭後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未有不中之理敵人看箭其鎗卽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操而熟之可百戰百勝

又曰火毬火磚火罐之制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于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煙卽令人立時死也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罐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躡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

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者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丢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水至于火罐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罐外遇船燃着丢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丢入賊船只得投之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罐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罐破罐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有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丢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灼反爲累况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措二物用之水戰不如火罐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止用一砲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擕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矣又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

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槌打二萬鎚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
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
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何
益于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尙慮透過
當于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木札十字交久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
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戚南塘公紀效新書已
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
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
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
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
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
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
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
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

爲有力火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與火毬火磚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于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莫妙不同耳所費甚繁發遲發速利害相半恐軍中過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昔諸葛有地雷之妙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卽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猝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之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在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于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欄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近日有新製竹將軍者卽竹發楨雖木亦可爲之亦謂之木發楨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

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于分佈易于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胆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横出多而直出少矣又有百虎齊轟五蟲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羣鷹逐兎飛刀飛鎗之類皆火箭之變也

又曰有火馬之製用竹紮作人形將大木砲一具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作鞍架一付將假人釘于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于馬上用中等烈性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紮以棕麻浸以油脂其性盤曲于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智也夫田單用牛于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戀羣萬

一不肯直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爲少人將奈何至于用竹
筒內乘火箭十數枝帶于馬上臨敵用之或可耳至于用弓矢可發者
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一枝將明火一砲用松香
潤布二三層包明火于內縛于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拽滿待火
出方放去水戰可以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
又曰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狼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
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
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
奔衝有車無火器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雖二三相連有犄角之
勢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
不待摘下箭筒而後入箭恐緩不濟事也但使藥無法分量少差則相
去亦天淵矣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
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南方火藥對定分量皆加水舂其硝磺
無灰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

將三者碾細耳幷未入水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裹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節其硝與磺性重而沉底炭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響旣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

又曰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炭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與舊瓢蒂性亦不同至于茄稈灰苧蔴稈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旣定當用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丸如菉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尙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鳥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對直而又不中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幾錢箭如

秤衡秤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有歌曰子重于藥則多半落藥強于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之妙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于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于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己

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横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于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卽今之木發稹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于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蒙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于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闊而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口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于險扼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拚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計砲多大用藥若干重打及數步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樁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觀望其戰船居于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失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銃今筏有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牆莫測其中之虛實必用鳥銃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原識樁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繫發倭船未有不損者

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守此又一班防彼未爲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鳴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摧勇氣自倍卻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旣敗分散斬撈首級全仗走舸萬一有不測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

□□□曰海闊浪大泅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籐造一水馬腰以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轡鐙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匏片爲甲葉匏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時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于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鬬至于負之背上者少駕

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夏良勝曰一新製火藥有名噴筒者用竹一尋如椽大通節圍以鐵以火藥與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燭一望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蔽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于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燬艦成功況茲陸野攻取皆爲有用之具也

丘濬曰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尙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蘭見于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

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于百步之外矣

丘濬曰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書註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耳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卽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

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愼之也歷考史册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昉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烟火者同至中國𠎝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于四夷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爲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卽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

無敵于天下矣

倪岳曰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連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所少用未免法出獘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九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白硝黃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棉苧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外僱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剋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週悉況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銹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部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彀

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爲得宜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行停止仍將戊字庫泉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用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按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于各庫存留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例造成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劉天和曰周禮有夾庾唐大肆弩之制陸韜有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三連弩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詡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用強弩以破強敵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強弩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于陝西省城見有城樓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先朝亦嘗制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遵倣造成其制用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爲三等慮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爲長短大小及輕重等及倣周禮施人之

制以箭簳三分之一居前二分居後前後鐵鏃以衡平之俾輕重適均
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内外者爲式其長均三尺五寸
其重利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與弩稱復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
又傳以河南嵩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畏其
箭鏃後小鏃管心僅長分許入箭簳處内用膠漆外用竹絲以夾縛之
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分諸邊腹裏馬步輕車邊牆墩臺城堡皆
可通用久之精熟足以克敵制勝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
以勝之臣謬謂強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
方得實用惜諸邊庫藏虛空物件缺乏不能多造偏廢爾
胡松曰嘗以考漢晉唐宋諸名將所以服匈奴而致大勝者往往以是
蓋不可勝數然其制有所謂人黄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
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爲弓羽竹爲矢遠可及千步者
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數百步許今官府既無而民間亦
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勑下工部選有心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

以意製之頒給各邊令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強弩法式者並許首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于所謂佛郎機者亦准車數且或倍蓰之如此則雖不能必于取勝必不致如近日之挫衂敗北消沮退藏者矣

胡松曰中國長技其可恃者獨火器爾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鐵亦略有工人于其中所少惟硝與磺頗亦聞諜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果然則虎而傅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驗其所執之文令其備官籍注其數于所執以防轉貸庶奸人無所逃遁仍通行所在一體禁緝伏惟陛下加察

馬文升曰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勑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勅內府兵仗局造作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項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

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于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于各府收貯布政
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于淮安府南直隸俱于蘇州府并
太平府北直隸俱于眞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
提調仰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于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兑造長
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
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絃寸劄外用堅漆角面俱用厚密靑
白棉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
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

葉夢熊曰兵家有勝算之策有制勝之器今之言禦虜者非不備矣然
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漫而嘗試反不及虜之精專虜所恃
惟射惟騎自少而壯止一藝耳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
追逐如飛飄風疾雨頃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所
長乎火器也輕車也挨牌也此吾之長技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
及遠矢雖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人千銃

齊發可殲萬人加之萬銃雷震山裂絡繹響應卽虜騎百萬亦無不撓亂矣古人以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可便馳逐守車太重僅可備營壘轉輸耳成化年間工部及大同所製用十八人推挽卽今薊鎭偏箱亦用十六人後又改衝鋒車亦非十人不能運皆安營輜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雙輪稍前遮板退後著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止列鎗刀行時摺豎戰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隨虜所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人遇之披靡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萬全之計也挨牌中用薄板內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射之不能入萬曆三年本職任贛州時曾用以破黃鄉寇三萬彼長鎗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虜箭一齊挨前用砍馬刀與長短器相夾翼車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謂馬步車混爲一法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蓋制勝之器中國所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欲其精專非練不可欲練非選鋒不可兵不選鋒曰北蓋貴精也秦漢擊胡常用兵三千萬往往不利

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是也若虜入犯與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人破十三萬我太祖用中山開平岐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效也夫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鷙悍自驕蜂團烏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烏之傷也可以空弦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練必選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西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食一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兵三營每營選一千人責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參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遊食冗員虛糧冗役積其餘以陰蓄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于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爲強之術蓋今日制虜之勝算也戰車每輛車正一名挨牌六名長鎗二名鈎鐮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二名兼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八匹馬上各稍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馱滅虜砲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爲一隊十隊爲一司十司爲一部十

部爲一軍分爲三營合爲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制之兵人人有敢戰之氣此薊門之命脈帝畿之神靈忠義之臣所宜剜胸裂眦而圖者也夫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虜形與實大勢可覩矣虜未嘗一日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坐待其變也自貢市撫賞修工之外宜問兵其半菽不飽者能戰否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將其煩文縟節以急阿奉憂讒畏譏以希苟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夫時方以歸義款誠爲賀而無故發憂過計之談遭譴斥今復不戒將至于三刖而後已也

楊文襄西征自敍出兵謀略言陣勢有六而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以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已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敎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陜城敎場見

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卻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攝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迺市鐵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紮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網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襲城下用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爲四器出行之時置之軍中遇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李元薦曰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常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祖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而匈奴卻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鈗節度四川爲大檜連弩兵而南詔憚之宋師

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之役非弩射殺撻凜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效今若訪求強弩巧式製造供戰何胡虜之足畏哉

袁表曰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恃者貴精據馬文昇疏稱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京衛軍士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平時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河南江西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剋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斤黃牛等雜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鰾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水膠油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

不計所用之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一周悉況收貯之後並不晒晾修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弦多已脫朽鎗刀衣甲亦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及乎愚請查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于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爲有用矣

沈昌世曰火器有必可恃者三有深可慮者二一曰守禦可恃古來兵法至近世而一變爲火器也今有西洋砲又一大變也此砲之用自徐光啓始光啓奉命練兵從廣東香山隩募到極大者四門李之藻督造軍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十二門解發寧遠天啓六年用之卻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失志憤懣數月而殂此其明效矣今邊方城堡若修造置備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必盡于堅城之下各邊隘口亦如此法建臺一二座虜入隘即盡殲之此則我兵一可當虜百可恃

者一也一曰步戰可恃大砲之用人初不信寧遠一捷謂可守城矣然言用之以戰猶未信也今第一等大砲宜藏之內府以示居重馭輕之勢其第二等用之邊鎭第三等用之守堡第四等重千斤以下者用之車營步戰其法以大小車輛結爲方營大小砲車雜置其間極小者至鳥銃而止若數等銃砲旣多且精練兵士用之習熟便利雖終日對敵砲火不絕卽二三百步乃至數里之外已殲其大半矣有未盡者衝冒前來我之弓弩毒箭鎗刀又足制之何慮不盡乎此則兵一可當虜十可恃者二也一曰騎戰可恃今之邊方騎兵倍劣於虜從前遇敵止辦一走雖多無益故教練者必得鐵騎萬餘悉用強壯馬飼養調習銜勒駕馭一一有法騎兵悉習鳥銃兼用弓矢鎗刀用銃必數令裝換點放極其便捷虜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而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則及未交馬已先殲其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鎗刀又足制之此則我騎一可當虜騎十可恃者三也一曰不精可慮軍中用火今之時務東虜兵馬精強亦用火器今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衆今當以大且多勝

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敗則我之所有悉爲敵用故必萬全
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選車輛牌盾甲冑
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卽敵以厚賞募死士乘間突入而
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一有缺一有粗疏皆不精之屬也若
用大砲矣而置造修合點沙不合法或收藏不愼以致損壞則不精之
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一曰敵謀可慮東奴謀爲火器已二十年師徒
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練習攻遼陽時再以之
敗我矣寧遠挫衂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遭此大挫而所藏器藥甚多
且老奴練兵二萬皆托名出獵謀成而妻子不知其深閟若此今安知
非精練以蓄威待時而後動乎若云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
也得之道或以賄取或以強取或以計取或以暗取失今不圖彼萬一
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北虜亦甚畏此畏則必謀遲亦生智所宜深慮
者二也
兵部尚書黃克纘曰一議敎習火器查得營中每次操演畢只較弓箭

行賞罰而試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一副將專管轄銃砲每操日隨協理入教塲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廳前令副將較之盡一日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補雙料選鋒及石斗壯丁時每五名補砲手一名箭手一名鎗刀手一名皆以精熟多中爲主使人樂于習技非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其所短禦其所長決不能勝惟多練火器守城則列于城下紮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一議給硝磺查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苦不堪用臣任營乃另造有二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要堪用每春秋操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硝磺聽總協委官領來另進收貯庶不至虛費錢糧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日迫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家甲冊將男子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得遺漏而寺觀僧道房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蹤跡可疑者令保甲赴城簡舉至于巡捕營官舊止巡視科道舉劾而總協則否今

應並聽總協舉劾庶可督責盤詰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還車馬照得營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部造完在演象所有二百輛可即抵還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略熊廷弼取與軍騎六千匹即令在廣寧令寘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軍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補足軍額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行者不敢盡瀆也伏候聖裁

天啓元年詹事徐光啓回上封事曰臣叨官翰墨東事之初謬充責任何爲多口招尤自棄于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由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濟強兵須盔甲利器實選實練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明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旣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砲待其來而殲

之猶爲中策奈何今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砲皆爲敵有返用攻城何堅不破陴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諱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爲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況未必能如前日如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練遲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爲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淸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蓦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爲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大砲于城之壕外糊塗浪戰卽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旣精度能爲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爲至急凡兵家法近攻者先剪其救應遠攻者必圖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遭覆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

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年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爲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火銃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火砲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造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薊鎮臣略相同蓋其法卽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眞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倉皇爲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聞中朝諸臣如刑部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面相咨問皆以臣言爲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砲逮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邊境憑城而守兵不必增而餉日減將此減省之餉幷以厚

戰士以精器甲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如陷阱乎伏乞皇上決急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若遼左千三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土地人民殉之者乎

天啓元年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威揭略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願受職仗義滅賊功成奉身而退今將才技略具于左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卜或主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主將綸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深入其地九死無一生也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一陽兵變陰于兵卒叢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一火城此守法也不深溝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

用十人十里百人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持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乘其盡也葢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祕也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卽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履坦道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葢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制度異常輕便而堅卽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卒二十萬一錦帳縣鉤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棄營而走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一練火牛練此牛一牛可當百人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縶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一輪蛇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虜騎不能犯者

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輕車而便利者止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人可抬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帳以防利矢鉤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母衝突敵陣子去則母顧母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火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不能也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可擒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在聽試外為此具揭

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曰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東營火器僅杜學仲一營其餘火器羅列城堡可以為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既不知火器為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克從曾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

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畿輔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

侯恂疏曰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眞欲空拳耶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請久任以重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

天啓六年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于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拆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著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窗壁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燄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嬌女稚兒喪泣于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衝擊蹂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知變起王恭廠火

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皇上端拱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悚切合詞恭候萬安又竊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鰥曠招愆昧庸鮮略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聖明嚴勅內外巡儆防守無致疎虞以彰廟算仰祈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戶以彰聖德臣民幸甚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颷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罎燒發同時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燎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前大木壓封何也豈果天災而不由于奸細耶

往行

郭公登字元登淮人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間總兵大同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該攬天飛地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爲神

李衍字文盛隆慶州人景泰壬申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成化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尋奉勑巡視山海邊關整飭兵備置眛子弩一萬五千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步者各數十萬削山坡成峭壁東西數里歸而以圖進上賜鈔四千貫

備禦

前言

汪鋐曰戰守二道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爲其志也宜于四郊度賊來處紮野營備野戰以待之更于吾街市而習爲巷戰之計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

中横而街之皆是也然須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升屋或放火難捍禦矣街闊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槍單擺或于街左或于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鎗頭皆向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將自不敢前進矣

呂公坤曰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尫羸而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虜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于挾上而怯于禦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操練虛文騎射故事伍缺□□丁役占家累于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所統之士卒稱百萬無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萬人無三戰三捷之將其餘郡邑之武備全疎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多頹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障之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甲兵設有千騎横行家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設亂民一倡萬應當此之時邊軍固疆圉不敢動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民丁以怨民鬭怨民誰與合戰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戰山河能忍坐

視耶

中公時行曰制馭之策無他小有犯則責以罰服不服則革其市賞如

闖邊殺虜則整兵應敵務使懲創要在虜來有備漢過不先而已至于

文告頻煩辨難往後折之以理而屈其情彼不敢肆然無忌乃或以慢

言挑我虛聲喝我則當鎮靜而謹備之無輕發易動入其彀中若挾賞

止以空言生事未有顯跡而或持先發制人之說爲出邊擣巢之舉則

此釁一開難以收拾尤在計慮萬全而勝于來戰耳

于慎行曰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

黃陂民船係栰由陽羅堡會于鄂州世祖曰此事前所未有顧如其言

蓋北兵初無此謀也但宋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榜禁爲敵

畫策耳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聲常爲倭虜設謀云由某地可至某

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乃至形之奏牘播之邸報往

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者乎

趙時春曰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

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戰矣深入重險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禁生口堅幷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鬭慎字之策也然則必不戰歟曰非不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況乘勢遠抄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徒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拾戰陣久驕之虜疲于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

御史顧慥曰奴首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覩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也

守也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蔽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淸開鐵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綎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旣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閫外胡䍐不以聞咋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于部院揚詡其雄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朝廷而貽蠻夷笑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畚鍤挑濬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而尚哆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募祇以捍孤城而遼陽之戍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檄諸邊以禦東虜竭

全宇以供一偶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天助聖朝必令小醜回心窮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况大衆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恐㦖而不肯前此時何以收之此段精神不知當何如固結何如兢惕若以馳馬躬歷馬勞而以告病乞身爲託非經臣之所以爲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土廷弼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論議慮不乏人無從捉定僨臣不敏則經臣之言外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然無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經勞臣豈敢沒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遼之局作何收拾竣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爲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爲密謀所當决計可顯言者宜即帖帖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密成者不妨祕揭以紓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

其巽懦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廷弼矢心報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爲介介于人言源源于乞告也皇上奉天啓運景象昭宣諒此么麽不難撲滅第癰及成而豈宜更養防已久而慮其漸疎伏乞皇上勅下廷弼速爲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悞國事全遼幸甚宗社幸甚

天啓元年巡撫薛國用曰三路敗衄後中外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雉堞深壕塹之孤城固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意犂掃以探虎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也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具犂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事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讋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盤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肆然無忌也此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酔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

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鋪張滿紙掩罪爲功

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久矣

天啓元年御史嚴愔上言慨自逆奴發難上下焦然徵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査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汎汎悠悠茫無定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屢勝我屢衂我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宰賽故顧瞻西虜迴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馮城設防保玆塊土又持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若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奴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扼奴之吭而蹙其命乎職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繼自今無遽言犂庭掃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淸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爲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

天啓元年雲南道張新詔曰遼自有事以來徵兵徵餉幾遍海內主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困之亦緩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

奴急而我困之亦急其實我急而奴未常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爲獷爲悍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運西虜捷同應響瀋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卽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我國家所有也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密公署屛絕厮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面入告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便于觀覽且得主上將此事明白于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刻限期仍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結寨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

門出入關係非小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垛晝夜須嚴宜如何編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猝辦宜如何未雨綢繆薊鎮大同神京兩肩壁也其枕籍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成之卒爲都門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詔勑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勑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山海爲東鄙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關孰爲夙練之貔貅而可籍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衝我旣可以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井裨可居上游之雄而舲帆無儆何處健卒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卽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棋置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臂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堪暫調營兵整

頓二萬卽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之用蓋事尙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護衛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卽決裂機會尙有可圖夫然後再議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爲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兵壓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重首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啄息空拳之歎樞曹旣爲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宣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之兵橫戈耀甲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或亦足以褫强寇驚風落影之魄伏孤軍有死無生之氣此又目前最切之著也

天啓元年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之謀臣有成算于胸中久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款惟皇上採擇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尙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尙

趦趄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尙義不降陷在絶域不加存恤爲饑寒所迫散竄外方則不惟隳忠義之心亦且損軍實之數當速賚金錢數萬宣布今天子匹夫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爲商之夷齊周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固急宜招徠者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爲勝韓宗功爲我廢而其肺肝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隙詿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絶國尙有督率礦徒設奇取勝縶繫叛臣永芳之手此雖傳聞未的然礦徒與永芳爲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待表白而自明苟不竟爲昭雪優以重擢付之東方一面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所當亟如大御聽經臣節制之方者也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蓋四大衛爲遼東膏腴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疑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撻其利兵以出則奴酋鼯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衆數千人內豈無親戚肺腑以

招呼閭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歸約舉大事大兵一至則四衛頓復四衛爲我守而遼瀋之人心搖破竹之勢操在我矣一用魚皮達子以用間夫魚皮達子卽所謂江夷也奴地産參貂江夷亦産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犀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得志于我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爲用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梁之垣密謀之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從奴寨甯古塔少東盡于烏龍江先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山小烏龍江皆與朝鮮咸鏡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通之路則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之着其間賚郵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反間臣自有勝算但機不可預洩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朝鮮堂堂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爲籌畫參貂商市自然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持事權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仰給些須糧餉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威重在我戰勝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

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攻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垣
酌量而行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萊入旅
順一由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兵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當三路之師
未集臣與韓宗功揀練東山餘衆且臣之客原任都司談京仁奉使朝
鮮久住倭營老于行陣而劍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日搆于東朝鮮
遏其精銳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經臣爭遼陽于
西而臣又安行入甯古塔矣奴如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
得以復遼瀋復開鐵築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銳不
過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頓行十萬之
師所謂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者也酋奴易臣而不備盡銳以爭遼陽則
臣出奇兵以擣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爲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處尙不爭
則可東復而李永芳之首可馘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制奴
之一奇也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
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

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將軍之屬六十位佛郎機六百鳥銃三千三眼鎗一萬捍所用硝磺三十萬斤鉛子三千斤兵分爲十隊步步爲營步步爲守其間設伏用間俟臣彼時相機進勦伏候聖裁

天啓二年經略王在晉疏曰今之款關受賞者爲哈喇慎大罕酉字羅𪟝伯參黃台吉及朶顔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都暨三十六家爲薊宣之西虜守開一事職未敢藉其力亦永可以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人則濟蓋遼人藏米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民得不餒今干戈擾壤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濟也虜人有答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幷部落不受賞答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款矣王燒幷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摘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煖太之姪爲歹青之壻職令煖太間之未知得間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

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關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爲其所賺或通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爲虎墩兎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無遠志其疑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賺憨而賺歹靑豈謂憨之不足共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憨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憨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第虞憨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其去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愼三大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無所出卽得廣寧人民已散城

宇傾頹亦難終守且虎酋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鷸蚌之利而奴且効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之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而勵哈喇慎之氣如哈喇計賊之師果動而虎憨衆索賞之使重來職在關旣不離空言必應配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縱間倡言朝鮮以受奴封梁監軍不許接見人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爲倖敗則其常不費朝廷之供億勿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國威即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之議論嚎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仇功罪見妬毀瓦畫墁而妬良工之苦心裹足躑塗而憎騏驥之千里雌黃其口誰不其然釜鬲之形于會成矣奴之聽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

畏天津已治艤裝糧褰裳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籌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爲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卽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不及耳伏祈聖明垂鑒

天啓四年六月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塲積弛之情疏曰今日國家之凋敝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爲言言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疆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在夷氛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邊事之難圖而在廟算之未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其一切用緩用急用擄用掠

用閒用謀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襲之其棄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爲老而歇怠而病者魑魅之談也議關以爲今日堅明日固者堂萑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急又嬰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餉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爲催官之符尋題目爲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輸輓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倒行之法也須臾固已難待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脞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朝廷尚示模棱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徹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私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攖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

日之遼爲今日之計請籌權輔三方策應之略以及軍情之分合邊情之善敗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駐紮皮島招撫流民結連屬國分屯操營倏來倏往收擾奴境界滿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剷十月旅順失陷腹裏幾乎無窺伺之門而海口似乎阻餽餉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著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歟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疏矣疑草莽有伏戎舟中有敵國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哲人所戒合遣智膽文臣一員閱視一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密毋疎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杜東疆之瑕釁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戮力盪賊掃清二東乃亦鼓鼙中之錚錚者移鎮登州責耑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鉦鼓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槪托海颶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灶磯牡厲諸島伺其來窺潛

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軾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日暮傳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亂以壞成局此其語意大可生疑所宜急敕登撫執中撥量督責建立通烽火壯聲援乃以作肇基之弛氣而杜登鎮之瑕釁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爲護持之左臂邇因遼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分割之內修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峯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一處之堅壁岩栅否平時久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官祇增廩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類絕無關欤抑亦撫鎮道將幾番更易將睫無以見眉而臂無以使指欤舊督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動誰與守禦所宜勒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釁者也三方越大海阻羣山或會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榆關大帥扼機權而居

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五載行開原無寸
豎一日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集五十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
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計宜早殲奴賊朝食以報君父以答知
己不謂虛具丰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著彌縫之計偏工常聞段熲
征西羌二十年未常寢蓐誰出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煩樞輔之
調停也餉爲養兵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罟罟多官之用多全
之入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爲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爲
寇指揮唐堯臣通判柯仲烱其被刦之著者昔之奴在千里今之奴在
几席矣將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
恩臨事豈有赴湯踏火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且何籠蓋于三方
諸將領之上與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謗書盈篋不敗樂羊之賢卽
有街亭之顯無損武嚴之重者樞輔採與言而更置之何難作諸將之
氣而以新壁壘之色乎嘗聞中國相司馬而契丹戒無生事王瓊爲兵
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

非敢苛求文龍天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疆場屢騷天怒有加而爪牙先扶職所爲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盛之餘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不弛何人不弛矣重鎭之提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有倉猝不及之患懼其中于遼而傷于國耳然亦不獨此也武官在轂下求安專藉朘削之利文士在隙中觀鬭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邊事貴暇疆土不可不復亦無宜驟復將士不宜忘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密指麾不暇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古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振之而不得在廟廊振起之職不顧國家遂弛軍法使衆職推諉人思逃死又欲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弭釁疆場之要務也

天啓六年二月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

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緝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修造一墩臺以備守望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衝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繇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衝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輳集原有墩堡應修築完固以資捍圉其修築捍圉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鈐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馬必繇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張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卽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鬬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眞的花名册報一各衙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

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卽爲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爲一册如登名册中小過應笞及無名差傜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敎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册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干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疎薄苟且反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蹤跡詭祕卽行根究一家不舉十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疎無擾以上十款已經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皇上嘉納卽爲石畫臣所款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卽屬具文伏乞明旨嚴加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

有所歸庶重地寸寸設防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即係巽等乞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以備邊方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固難以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要使近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

往行

何盛字□□號□□大興人□□□□□舉人歷官知府景泰初知高州府郡城之外西北坊廂民多居焉景泰改元胡虜犯邊諸蠻效尤肆其荼毒高涼地連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刦擄坊廂生靈血腦塗地者若干人公隱痛不已乃召邑令談公祥曁坊老莫暹等于堂共謀立柵開塹密種刺竹以防禦之衆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俟曰是非爾所知也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塹繚以竹刺公躬臨經畫不憚勞瘁僅及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淸江四門以嚴出入賊知其然連歲鄉村流

刦終不輕至迨天順己卯臘半賊聞侯往述職又來犯城荷梯欲來東入阻于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盛昶字□□吳川人天順□□進士歷官知府初授御史以直諫謫羅江令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遂緝元惡平之不煩隻兵鄰邑陽德叛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至成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昶令引水繞負縣城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于內約炮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鬬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

金澤字德潤江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弘治五年爲廣右布政使七年轉左時汀漳盜起郡縣有司無遠謀不急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潮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剽掠刦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閧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掠其南則

竄于北八年八月時鎭守江西太監鄧原曁巡按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郡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乃具奏其事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從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顆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效猺獠洞蠻聞風向化四境以寧又因四省交錯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成先該鎭守江西太監鄧原奏行將雩都會昌信豐瑞金安遠石城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韶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府八縣廣西柳州府五縣江西南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緊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塲去縣六十里俱係深山險洞林木森陰先年強賊藏隱在彼打刦石城縣殺死人民

丙辰澤具奏于湖陂山㙊設立巡檢司一所又檄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險要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理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

孫大京兆懋正德間嘗爲廣東副使時龍眼洞作耗當事者僉議剿之公以該道兵備乃命衆先營堡曰海村良村蘇渡口井濠坪分兵屯守然後進征功成當事欲以奏報公曰妄殺徼功非吾素志殲厥渠魁散其醜類足矣功不滿百何以報爲乃寢其後龍眼洞復叛攻掠州縣惟舊有營堡者不敢犯

王晉溪公理戶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庤糧某場庤草各郡歲輸糧邊卒歲采青草各幾何皆有定數用固饒也何氣索如此邊師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橫乞及涖兵部寇至公坐籌曰某人師出某地某裨師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以至截關隘防奔突輸餉糧算無遺策又曰諸凡悉機宜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發後聞雖策勝數千里外如對面談復善變通以故邊帥不窘束易以策勳

正德辛未劉齊二賊掠畿甸滄被圍七日時張大司徒縉致仕家于滄城中士民欲許賊和以緩禍來卽縉謀曰許之和是降城矣降於法何如吾家三十口誓不能降賊而生也衆義之相與嬰城固守勇百倍于初賊勢挫其圍遂解

羅憲副循嘗爲鎭江知府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鎭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公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衞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局鑰納之迨夜乃止

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等作亂橫行河南山東間固始許逵爲樂陵令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屏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至衆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

有一城無戰塲到處漂血成野水凼山白骨横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比粱白馬給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西園公曰祿山之叛所過望風投伏曾無一人能捍禦之者而抗節僅一平原太守而已明皇聞之嘆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劉賊之亂朝廷屢命大將征討卒皆喪敗無功挫威辱國而逵以一樂陵令摧敵致勝大振國威如此嗚呼國家懸爵祿以待豪傑居高享厚者何人爲之禦侮戡亂者又何人哉此何景明所以深慨也巷戰之法亦重門擊柝者所宜究心乎

程默字子木歙縣人嘉靖乙酉鄉舉歷官廣州同知嘗從征安南時瓊州黎負險憑陵崖中爲害丘文莊公十字穿心之法久廢公欲修舉窮探險阻畫五指山爲十道分官據險錯居民于其中徙黎山外不數年且爲衣冠之域當事者不欲久兵中止士議惜之

弘治十六年瓊山主事韓俊奏言革去土舍峒首立州縣屯所量撥在外軍民雜處在中防守開闢五指山十字道路徧立更甲禁持弓矢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期復言之黎居良民五之一宜于兵威剷平之際開通十字大路于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之自府治至于崖州千里而近自儋州至于萬州六百里而遙此四至徑一之大凡也細數之自府治至於沙灣三百里而遙自崖州至于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爲坦途矣度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大集官軍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屬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谿壑易其險阻假以數月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峒中行矣儋萬視此其工則又殺焉四路交達度中建城量地置堡立屯貯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堅晟秦州人以歲貢知山東博平縣事嘉靖年間流賊弄兵四出攻掠所在州縣望風披靡守令皆棄印綬逃去賊勢愈倡剝膚博平公屬者老輩而誓之葺雉堞礪戈鋋一切守具纖悉具備期以當賊賊且至公與妻子別曰吾屬所以不蠶而衣不耕而哺者汝輩知乎凡此朝廷爵

祿小民膏血也豢養多年原爲今日耳爲臣死忠我固甘心死孝死節汝輩當自計可速趨井畔計城破我當死汝輩卽投井中無相負也不則賊汚垢之且刺殺之矣妻孥涕泣誓如公言公毅然出乘郭登埤率衆固守賊擊東公東應之擊西公西應之賊計窮倉猝舉火焰城城樓幾爲之燃公頓地呼天風起火返及賊竟全滅前後相持數十日賊卒不能難公而公亦不能難賊賊遂逸去城安堵如故事聞于朝晉秩賜金民爲建祠祀之

區益字叔謙高明人嘉靖庚子鄉試初授都昌令歷官温州府同知嘗令泰順時島夷躪浙泰順在萬山中不虞海寇無備甫下車而賊五千突至人人惴恐以爲無泰順矣益納城外居民而焚其廬舍蓋藏毋令資寇率士卒乘城繕樓櫓雉堞布渠荅藺石日夜擊刁斗自衛募壯士數百乘間襲擊斬首虜三百有奇賊乃遁去上功幕府無千金不最止遷慶遠府同知

程太守廷策字汝揚爲戶部郎日癸丑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閈占爲虜

徵亟治賊虜大入掠通州以西上以吳恭順孫司寇監崇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而登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爲壑乃畫地分部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千山立騎者周巡晝則踐更夜乃畢作諜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億爭趨門勒諸材官門內懸絙表三道二旁夾鼓以詰入者左詰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以備非常皆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啓門入者魚貫從流無所擁塞既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競行守者傳餐士以糒騎以芻材官以糈朝則雞鳴而給平旦而周夕則日入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囂信地不失跬步虜遁去旬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

王大參愼中既罷歸嘉靖戊午夏賊自武榮入郡境諸市鎭居民扶攜老稚逃竄山谷間有偶爲清野之說督責民之不移粟攜帑入郡城者先生聞之拊髀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夫清野之說乃北邊禦虜策彼塞外荒絕無成郭溝池之險宜急斂人畜使虜無所掠若內地郡縣之得以爲治者惟在郊關之外數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

土有民得以行其政令使法度明事體不謬宜連集各鄉之大姓巨室盡還故居倡率里民相度地利據險以守自相團結拯援使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志而後腹心之地可恃以爲安不然兵既不足恃寇得安意肆志嘯聚橫行于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織而棄其生業將相誨爲盜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將略前

往行

沐英　張輔　胡大海
劉江　王元吉　盛庸
譚廣　張楷　項忠
金文　石邦憲　韓觀
武忠　郭登　羅通
石亨　王越二則　楊俊
徐有貞　韓雍　韓斌
李晟　李惟聰　黃珂
陳壽　張鵬霄　楊銳
仇鉞　楊大章　王倬
李善　姜綰　高鐵溪
張琮　馬永　喬白岩
王守仁二則　孫燧　許逵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四 外集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前言

王守仁曰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鋭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損之

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王文肅公與梅鶴洲總督書曰承札所諭邊事不壞于虜而壞于文法議論此不肖病臥時已先爲經略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胸中即牴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捭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虛揑首功以幸無罪翁所謂輕戰罪開懦門古與今斷成不改之套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常不明若必遂欲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之者也

申時行曰寬文法之議乃防邊任將之要術頃者黑谷關之失入罪至死山海關之戰沒功不錄而內有獨斷之慮外無駁正之詞以故若此然此豈經久可行之法哉鄙意以爲文法在寬寬不必著令蓋有立法嚴而用之寬者未有立法寬而其後不至廢弛者也今大虜幸款屬卯欲大舉亦難其勢必至于零竊而所入之地有險易失事有多寡將有

勤惰情有輕重此待臨事臨時權衡劑量宜寬則寬之耳今直曰零竊不問卽問無重比將來守邊登陴之士敢有弛然而高臥者卽失事恐有隱重而爲輕者似未可以著令而畫一也如謂將帥懼罪賄虜則三尺固在寧可置而不問哉

于慎行曰夫驕卒之難御久矣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習之所壞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所裁勢不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也唐莊宗承方鎭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觖望明宗懲同光之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用益窘皆非算矣凡人情習見其厚削之則怨生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爲治者因之不善爲治者返之

馮公琦與邢崑田書曰頃見部覆五日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爲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後牴牾以矛陷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爲得策主將內有機宜外憂宜論虛信既少浮議自消內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于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

聲影外之影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爲籌策譬如病人不診脈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症傅會古方豈有取效之理

蕭端蒙曰損軍之罰固善法也國初之時承平未久將有絳灌之風士皆淮濠之舊袵革之餘習未亡而脫穎之銳心未厭也容有挑功生事輕心于一逞者故爲之法以損軍多寡爲差所以抑僥倖之途而養安靜之福也乃今則有不然者矣何者紈袴之子世授節鉞非復國初之將也市井之民冒充行伍非復國初之卒也一遇寇警其不褫魄而落胆者鮮矣况敢輕戰也哉今韃虜之閒動以完守爲上策堅壁縱寇以自全保或有奮不顧身决于一戰其以全取勝者固可以覬區區之賞萬一少喪師徒則文法之吏隨而議其後故雖有鷹揚之略敵愾之心者卒掣肘而不敢爲往歲虜寇中原六支之戰至壞戈而莫敢救焉聞之邊人皆曰將官畏法而不敢戰也嗚呼古以杜僥倖之心今以藉巽輭者之口然則是法也又安得恃以爲常而不變哉

高皇帝既統一宇內文治大興吳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

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尙義也非尙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常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于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尤爲確言

葉兌字良仲定海人以布衣獻策于高皇帝皆武事也一綱三目其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可無一定之規模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耳韓信初見帝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將所言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其三目一曰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爲先田豐

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倘城堅守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卻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之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于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產于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也

劉定之曰怯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戰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

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便捷優于大鎗之遲緩趦趄也因其陸地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皆禦虜之長策者也

馬文升曰古爲將者必學之于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吴子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吴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奥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告幼官幷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内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

馬熟閑或持己頗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
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
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
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
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
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充任邊方
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
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
漸弛將材之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
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猝之間邊乏良
將將何以禦虜臣等職在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于今日
何以得之于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勅
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勅司禮監將此
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眞正用好紙印刷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

督武職大臣幷各邊鎭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遊擊守備內外官員幷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爲虛文若罔聞知巡按御史時時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李元薦曰用兵譬如圍碁碁有侵掉黏握兵有坐作進退皆有法度一失成法便遭敗衂捨死向前之語殊未得理使奕秋不畜成規冥悻而進能必爲長勝之家耶宋神宗問顧臨以兵學臨對曰兵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觀臨之對談兵一事豈可孟浪哉師出以律好謀而成固吾儒之兵法也

往行 闕

將略前

前言

彭韶曰薊州之鎭起自古檀以極關內護京師外控夷虜大口三十八

小口七十四列營三十二戍衛十六自太傅徐公達以來城關口築亭障人有所恃然久或玩湮自都督鄒平李自新爲總戎無間祁寒盛暑短衣輕騎涉險相度分督參謀歲益加修塞處刬偏坡漫處甃石壁蜿蜒山巓逾數千里屹然一巨防也喜峰之口尤稱焉朵顏三衛道是入貢往時旣進墳山關猶俾露宿殊失柔遠之義公乃于關內造大屋十有八間繚以周垣至則居之墳山之上內險外夷奸黠易以攀緣窺伺公截立墩臺且砌石牆五百餘丈夷人感悚益堅內嚮幷邊耕地俱民業我獨資饋運而生聚日繁家口或不給咸困于食公令傍墾餘地以自賦每歲夏秋冬之交預檄老稚尋採山菜榛橡之屬計口收積官收守之以備荒凶人免流移其貧病無倚婚娶失時與死喪者又皆有措備之儲以爲助羅文谷關外四十里曰黃門有龍潭元世祖立廟人傳其神異甚驗公遇歲旱輒遣官詣禱迎水以歸雨隨大注內地頌德功焉邇年以來虎出爲暴公曰是爲戾氣不早殄之居人勿安乃行邊禱于山祇于是不數月二虎斃于獵羣虎北踰關去選東西路精卒萬人

供待優厚躬親團練武藝閑習一人賈其勇皆可以當十其樵蘇戍守屯牧役作者不下二萬更番授事人効其勞小大無怨言此故有成規潤澤者公耳更思閲古常存景慕遂建都督陳公景先都憲鄭公來學數先輩文武三碑于三城屯等城用無忘其勛績惟公勤整廉勁老而不衰涉獵兵書行軍以謀爲先遇敵堅營陣務以不可敗爲本結髮從軍有志勤王壯歲中年樹勞列于川陝在行伍久曉暢軍事故起小將列都府守重鎭宜乎夷虜知而吾軍畏愛也

王公鏊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于北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刦營取勝近者王越之于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

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懲艾使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于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可憂者也

又曰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令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王守仁曰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

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
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
虜孰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精養銳譬之
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
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
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胡今我
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已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
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
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
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
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
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
不失敗敵之道也
何孟春曰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略何如不

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定機在智識敏達耳何必泥古爲聞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効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用平秀州賊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衆殲焉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又曰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圖果何如朕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三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無往不克夫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之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變碁未能自得

于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

何孟春曰春頒御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己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數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于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陷不測猶得紿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旣深從者盡死思政久經軍旅每歲惟着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不怕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于陣爲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于滎澤關雲長望見顔良麾蓋而得刺之于萬衆之中故鷙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馮公琦曰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敎之變事也而經言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敎而用

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兵可傳而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誡民九伐明罰九幾定籍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高賚謹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略六韜尉繚子李衞公問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受成于學獻馘于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爲經也宋人立七書爲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于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所自出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夫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于用授易者不言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耳蓋學古者以增竈爲減以死地爲生乃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千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詭于古法大略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託之于書或其人不彰顯而託之于古非謂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葉向高曰論事之文揣摩情形料量事變如射覆然一發緘而得失之數立見矣而事之最難言者莫如兵漢人言兵事可見施行事者獨家令耳然至七國之難而不敢以身試也以太傅之通達而三表五餌世病其疎屯田十二事無遺策矣猶曰至金城圖上方略兵者國之大事豈易言哉

李元薦曰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用此占驗也開生閉死此方位也驅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神道設教多有驅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驗處不專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驅使如意古人遇戰或大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所爲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搜訪學習以冀萬全若曰我堂堂之陣焉則固而陋矣

耿清惠守陝西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信賞罰明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侵漁以

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爾部從公議

夏瑄字韞輝湘陰人忠靖公之子正統八年以蔭爲尚寶司丞時四方多事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密令諸脅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刦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擣其巢穴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兵邊塞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械修城隍謹烽堠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與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鬬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無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退令中隊悉斬以狥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

無故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
實或爲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宜愼防之以觀其
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
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絶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
恃强不虞吾至其待使回犯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
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
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既得利今冬來者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
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
募智勇以爲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爲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擧所知
凡擧主及所擧勞以酒幣揭名于旗倡以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
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爲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
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敎閱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敎其
九十人兵集既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尚書
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己也時爲監察御史亦請勑公

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又嘗疏曰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愼太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經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鑑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恥大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

往行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封黔國公黔寧王謚昭靖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屯摹沙勒犯邊調都指揮寧正領兵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復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公親督兵二萬抵賊營與之對壘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象二千迎戰鋒始交獲一象殺賊百餘人而還于是軍氣益壯咸曰賊易殺也英乃召諸將校謂之曰定邊受圍已久若不卽破賊設定邊失守賊勢益張彼徒恃其象以恐懾我軍方今少以騎士挑之已獲一象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之術矣可多置火銃神箭于前作三行參差而陣伺彼象近則前

行之銃箭齊發象若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使銃聲不絕象必驚而卻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分軍爲三隊都督馮城領之寧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主上平日恩養將士正欲效膚寸之力于戰陣之間爾今日之事有功者賞退衂者戮全隊三令而五申之將士鼓勇爭進則悉衆出營盡驅戰象結陣以待英駐馬于高岡以觀左隊小卻英望之怒遽遣使馳取左隊將之頭左隊遙見使者橫刀飛馬來復擁士卒大呼突入其陣無不一當百大戰破之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象中矢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殺其尤餘黨盡殪百夷酋長思倫發聞之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賦英爲之請于朝許之遂定其地

張公輔河間忠武王子也永樂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公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公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公偵知令先驅曰羣衆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

胡武莊行兵嘗曰吾不知書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民寧輯有蔡征虜之風

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遼東備倭寇寇至卽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地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海海島夜分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前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邀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褒諭徵公至京面諭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上嘉其謙抑旣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鎭公所疏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山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至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屛息傍海

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之明年訃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考遼陽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斥堠練甲兵永樂己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三千餘以數十海艢直逼望海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略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之堝下江披髮舉其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廹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漸脫而走艢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使魚貫而來類蛇陣故

作此以鎭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心致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卽圍師勿迫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按海倭之患北自海遼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之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息久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如劉忠武之功大矣

王元吉字國祥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邊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輛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長老固以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諭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乃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

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

濟南之役靖難兵南去卽軍中陞鐵鉉兵部尚書封盛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守留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來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進征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不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甚困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職賦賡歌激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

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縵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父添四高皇帝起義從湯和留禦明州卒于軍中時廣年十四補父籍補驍騎衛歷燕山衛百戶文皇帝靖難以功爲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六年封永寧伯公初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愼毋犯譚家馬迨今猶以爲號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正統十二年閩中鄧茂七起詔公以都御史監軍公與劉都督謀曰賊兵皆吾赤子宜先招徠而後斬獲父老咸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賊不信今招榜若有印必信從時軍府實無印事亟不可待奏報公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卽爲之况在軍乎因矯刻征南將軍印出招榜賊果信或降

或散去景泰改元公班師入朝有妬其功者與用事臣相表裏劾公前矯劾印併誣以他罪罷官歸天順元年今上復正大寶詔公復右僉都御史致仕二年公入謝適陝右用師嚴議能給饋餉借戰騎募義勇之士以佐師者文武大臣皆以公可遂命往事竣還南京以疾卒遣官賜祭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謚襄毅成化四年時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有衆二萬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被殺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公應詔以公總督陝西軍務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王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我軍遽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狥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隘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川不祥項忠曰

賊苦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
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竟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卽以師
據賊水草道于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
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
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
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全忠報軍中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
不可緩時曰前者賊以四出攻刦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
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
賊不足憂也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
發兵去耳時庭臣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咎時固執輕
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
賊相持二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公單騎抵賊寨

諭以禍福出降者衆其逸出者皆縱使去以孤其黨賊將有揚虎貍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解所服金鉤賜而遣之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貍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鎭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鎭靜得體云先是忠曰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與之

金文字尚德號履素麗水人景泰辛未進士庶吉士歷官開封知府爲諸生日草寇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公應募建策多所裨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公爲去其括綴銅函于強弩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窘比寇平衆皆自占公固辭不受賞

石邦憲字希尹清平衛人嘗爲都清守備征磨子崖囤苗時二月沿路

桃未花公集兵犒勞曰吾以鼓催桃花花速開囤則破以是日午報桃花盡開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彌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無算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識生員見其中衫異常人命刀手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曰生員亦賊耳盡斬之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詘而不行矣豈不損威後有御史欲劾觀過于好殺者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焉髮散垂褥首披椅後殽上中有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觀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廷觀曰此輩與禽獸無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竟不能劾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答爲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會昌侯孫繼宗之壻貌壯偉善射常偕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

張兩弓折之旣而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跽請射忠後弓射應弦而落國人大慴服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鎭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鎭大同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曾鼐張益曰駕宜遠從紫荆關鼐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荆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盡閉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瘡傅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宜自苦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卽歸駕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紿我耳莫

若以計伐其謀刦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駑材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幷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諜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彼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撓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illegible]破虜數千初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illegible]兵數萬人常恨馬少以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攪池龍飛天網筌[illegible]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千復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上疏乞官爲措置嘗憤贓吏病民疏論之其略云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旣無廉恥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登廉潔尙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登工詩有聯珠集調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靑海四年羈旅客

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土木之變羅都御史通時爲兵部主事守居庸關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有積堆及遺下草束田禾草料欲盡行燒燬使虜至無所掠二十八日勑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往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衛近京積芻悉燔之虜酋也先擁上皇出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總兵孫祥走死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將王通復出爲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勑通與趙玫楊俊選居庸關精軍徒馬五千來京接應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惴恐使所屬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斬之徇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曰紫荆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

益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俊始媿服通幷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聞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遏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爲名一敗則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天子于我無功于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皆遁爾奉天子仍出紫荊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守我復與爾合還嚮入城居庸不可勝且奉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于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也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冰堅厚虜不能近與潘成趙玫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爲營晝用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爲號公多用鹺藁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鹺藁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

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噪舉火砲四面擊之虜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驚又爲鐵騎所制不能馳砲擊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盔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口虜遂遁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岩無子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鎭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前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統兵官楊洪等幷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

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
城西虜卻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儀門虜見彪軍少逼
之亨率衆乘之蹂踐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
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
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
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率衆乘之大捷虜所掠羊馬
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
深入輒請和虜見邊人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淸伯尋進封侯
兼太子太師總京營以奪門功進封忠國公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
參將諸子姪瀾溟濬仁並陞千戶鎭撫瀾戰沒彪爲參將虜畏之稱石
王
王公越字世昌濬邑人景泰庚午舉于京闈明年辛未第進士授監察
御史左都御史寇公性嚴臨吏苛切公能當其意超拜山東按察使天
順癸未大同有警英皇自公爲御史偉其貌及奏對暢朗遂用爲右副

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丁亥召掌院事庚寅奉命自延綏出塞至崖窰川擒賊四十人斬首百級進左又以斬虜有功再進左都御史初虜居沙漠以黃河爲限冰凍而入冰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餘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河套者河之隈也廣袤數千里草卉豐茂產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累砌城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沒無時三邊坐茲大困癸巳公諜知虜它掠遺老弱于廬選精騎萬餘自出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便休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萬騎齊蹙之縱火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械無算巢穴焚如無遺北虜自外趨歸哭聲登于天悉力追軍公結陣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有備大慟渡河而遯自是邊無患者二十年甲午加公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賞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庚子同太監汪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擒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又佩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

移鎭延綏計功加太子太傅歲增祿百石內閣萬學士忌公功名太盛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夷狄作詩怨望罷公爲民謫居安陸弘治初公上疏愬寃詔許還濬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擾詔加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孝皇禮賚稠渥又出塞襲斬賀蘭居虜百餘人還所掠人畜兵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我爲外防向爲吐魯番所破逐其王今吐魯番引罪獻所侵地宜封故王以守未報而公卒後西夏不靖至許襄毅克復哈密乃定如公策云壽七十有三公姿表英奇久膺師寄身自歷戰又精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史曲當情理爲詩跌宕快爽能道人意中事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詷虜歸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巵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日

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猝虜入掠
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推老卒功以爲千戶王文
恪公曰王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
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略比入翰林人多言其任術不足數及修泰
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
發見事風生又膺師寄歷西北諸鎭身經十餘戰其于邊徼險易虜情
眞僞將品士勢定諸胸臆覈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顚倒才智柔
馴辨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
罹挫衄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侶鍾屠滽王濬四御
史健將武校多出其門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
究睦族敦舊賙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威寧伯王公越一日與保國朱公某領兵一千周視邊徼達虜猝至且
衆保國一時莫措謂威寧且走威寧厲聲曰閉嘴即揮兵上山紥營山
麓威寧曰若走而衝虜被兵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得上遊與戰

必利遂驅兵下馬于中選勇士三百自將于後餘七百令保國率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軍反顧反顧者卽斬以狥務使一一如魚貫稍有參差亦斬以狥列爲陣行時已向暮達虜懈懈威寧卽令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威寧纔曰幾乎落陷穽矣明謂保國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達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斃今乃卻軍排次第而行不攙亂況我與精兵押人心必齊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其倦而我安行也威寧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之風

楊俊故昌平伯洪庶長子初洪次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一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殺脫脫不花幷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自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剌奔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

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兵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近後不敢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問以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于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言人人殊少保于謙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仇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緜間道乘虛四散摽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

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于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而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上從于公議

徐武功有貞自金齒赦歸復冀召用夜觀天象見將星在吳地謂己可以當之每早起輒舞鐵鞭數十回以當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能將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酒醉則遶屋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時同里祝參政灝自山西致仕歸矣行且憂盜劫有力士李金鎗者武藝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既到吳武功造祝所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信佳然步鎗法耳能爲騎鎗乎李如命公哂之曰汝疏矣李跪請敎不答明日往見公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慴汗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天順七年爲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素銜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參政成化改元兩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上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遊擊將軍惟總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改左僉都御史以行時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鬥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夫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度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于困衆從公言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遣都指揮趙倫鄒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振各授以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進至全州諜報賊在陽峒公五發偏師連戰皆捷生擒渠魁數人皆磔朞以示軍威大振又以修仁荔

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爲一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中堅進攻彌月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勑獎勵陞公弟睦爲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增器械備餱糧令五哨由峽復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援于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挈妻孥輜重于崖極險處預于山南立排栅滾木礧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暝賊不能支乃遁去公益進衆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少緩督進益急直抵横崖等山又進至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控霄漢公復計遣將士于賊所不備處攀緣至絕頂舉砲爲應衆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處改大藤峽爲斷藤刻石山頂以紀厥功公初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堅守之故賊無可反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之慘又謂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爲患宜設土官編管仍徙周冲靖寧二巡司于峽之上下增土人爲副巡檢復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獞人凡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剿雷廉等處流

賊猶未成績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間生擒斬首及奪回俘虜共四萬一千七百有奇凱旋至廣東捷聞陞左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奏兩廣地方相去五千餘里臣一身不克周悉宜用都御史二員巡撫從之公開府梧州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物議蠭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辛年五十三先是公征大藤營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數十人伏謁軍門諸校聞之公曰我等山中良善大兵至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五人一班以進至營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公胆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卽取其首傾腦飲之卻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按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縶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卽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裨將犯法當斬衆請釋之公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征大藤峽出兵令

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共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韓斌字廷用襲遼東定遠衛指揮使累官遼東副總兵成化十五年撫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同總兵官侯謙復爲左哨出鴉鶻關抵汨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三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距山險欲夜刦公營公令譯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尙欲爲俞乎馬法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欲一見公公免冑示之皆棄弓矢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後邀者約謙軍其地以待之而謙復先歸公至黑松林賊果突出公急令立營一麾而定賊不能擾其料敵應變類如此

李晟字孔陽濮州人成化己丑進士初令宜陽召授監察御史慷慨有經世志喜談兵尙書王恕奇其才薦爲河南提學副使不果用乙巳虜入寇上書欲自效進所製兵圖且薦濬縣王越可用當事者銜之謫雲

南曲靖軍民府知事弘治癸丑會有邊警廷臣薦其才詔改都察院照磨往參謀大同軍事鎮巡大臣器重之已遷鄖陽府同知非其志也乃上書曰臣由儒起家潛心韜略三十餘年前後所著兵機等書古人不能遠過頃大同有事撫按薦臣禦虜而吏部令臣撫民用臣違所長臣所製飛矢火礮馱車火傘等器皆殫思創造前人智慮所未及令臣當一隊出薄伎相角可橫行單于之庭設謂臣無當于用乞放歸田里願屏居濮上以畢餘生不敢拜命當事者惡其語直遂予告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六經舉要經世通略平胡兵式安攘六論晟聰悟異常自比諸葛武侯博贋闊視每議論旁若無人以故仕途齟齬云

李惟聰字自愚河南杞縣人成化乙酉鄉試歷官山東按察副使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馬擊劍儇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習劍懸枕作壘爲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上春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庚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敗死

公時爲山西按察使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能挑牌防矢戰陣立藩晝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剗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舍小墩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舉

黃珂字鳴玉崇陽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謚簡肅正德四年嘗巡撫延綏以歲例燒荒天忽陰翳風氣慘烈公曰此虜氣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衆突出我軍起伏殺之殆盡將佐皆服公善料敵

陳蠹齋壽巡撫延綏虜分兵入寇公躬親甲冑爲將率先遇賊鏖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師脫羅干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公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功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

巢未得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公議出境揚兵牧馬卽採草紓急衆恐墮賊計公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省費若干萬

張鵬霄字圖南號葵軒世襲揚州衛指揮僉事敬皇帝時寧鎭寘鐇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于是會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渡賊聞船渡不克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天子降勑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弘治庚申襲南京羽林衛指揮使歷官都督僉事正德癸酉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恐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寧濠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

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丙子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于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上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船斷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勢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于是懦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召語鵬曰汝死已後尙靦顏爲悖言乎吾力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胄者出闌楯外持鉤援大呼公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攻五至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名被緋金鼓置城上

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于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十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牓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蕪湖廣德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以嘉其忠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辛巳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與陳公沂交善沂嘗書寄之曰但求無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良友鋭可以無過矣

仇威寧鋭持身廉謹遇下有恩未嘗掊剋以佐私費湖下故有湖田若干頃力役若干人例以給分守臣公一無所私也其在師中雖奉命許以便宜誅賞然終不敢妄戮一卒擅動一錢識者謂其得人臣之體至

其辭疾屏居避世晦迹以全令名則古之良將何以加焉

楊大章字章之號東橋餘姚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爲瀏陽令豪民李鑒者藉貲犯禁無忌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先生一旦出其不意單騎卽其巢擒之以故強梗豪俠之徒皆縮頸改步相戒不敢犯瀏陽號大治撫按交章薦及爲山東副使兵備霸州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門出入見莫敢近先生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淸秀斬之不啻如几上肉夫鑒與秀可謂梟雄不在劉七下乃不煩一兵斗粟坐銷大患其作用神妙至此

王倬字用檢太倉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嘗令餘干時贛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爲險擂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于山下鼓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畧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他

李善字元宗隴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以按察使僉事分巡荆襄間往往妖孽煽亂至是有淮者與其徒五百人僭號稱

王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呂高者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窟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衆其黨熊彥和以子妻之兩人皆稱王謀入襄陽作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高往捕得彥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脅從五百人有姓名籍記公焚其籍不問

姜綰字玉卿奉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嘗爲廣西右江道副使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知府猛于外遂稱兵肆掠勢寖不可制孝宗皇帝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濬知謀自綰發不聽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直抵舊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等亂復拘之武緣于是思恩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于民祇以夷種嗣子孫乃省殘奪禍曼生人濬誅猛俘顧其後蔑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流官附縣分州不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聞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死吏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

□□□爲之記曰先公嘗知慶遠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盜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衞官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君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假情見迫處讙言賊伏隩請君陸行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矣述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宿賊世亂邊會府不計能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峝賊騎步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狥于衆曰能殺越穴城者一級與十金客熊清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舉擊死數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嘗約賊來愼且毋戰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駴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死于崖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爲民

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

高鐵溪諱□□字□□信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知府初授兵部主事以言事被逮謫鎮遠府通判時峒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明往臥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

張大中丞琮嘗忤逆瑾出爲陜西參議左遷濟寧知州改御史巡按甘肅時方安化王之叛餘亂未息實投之艱危公恤無辜貸有罪安輯邊民遠逐夷虜奬誘忠勇舉用賢淑懸賞耀威而復心效順矣一日視虜刃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鉶此何藉以剸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爭獻牛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疆圉乃靖

馬公永字天錫遷安人正德六年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公以千總隸彬稱疾不起彬強起稱病篤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馬蘭峪塞殺參將陳乾以公爲參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寨戰拍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十三年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守三屯營

尋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上至喜峯口欲出塞公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耳笑而止

宸濠之變報至南京喬公白岩以身任留守之重廣咨詢公委用謂宜先聲以代其謀乃寫飛報謂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剋日征勦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者分布沿江要害在處料理防守火牌絡繹直抵賊巢賊黨見驚駭卒爲離心又知守備太監劉瑯素與宸濠通恐有內應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籍籍言爾主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爲禍不小歸語爾主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守備不肯爲此言也瑯聞大驚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吾屬虀粉矣邪謀遂寢

正德己卯六月十五日王文成公于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

萬在侍相與痛哭誓死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頃之得北風而宸濠追兵將及公乃潛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惟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必然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內稱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至吉安又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師文書云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爾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往來天時霖雨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

其後使之守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二十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勑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詔勑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衆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查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乖覺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道家人重與盤費以前機事徉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跡隨即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蹤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

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于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之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關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聞出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悲此三四人者皆是麄僕易爲漏泄須戒令愼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旣就遣雷濟設法差遞與李劉而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李劉李劉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相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土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徑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

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于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于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日等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門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皆是虛傳七月初二日方敢出兵然其時事機已失兵勢已自沮喪人馬已自潰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已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于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當文成寫楊文襄公假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信曰不信曰不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文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嘆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誘

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未可知也但賊兵蚤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以破賊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文成應變之神眞不可測彼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稍挫急首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無得縱殺一時驚慑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蹙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不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王守仁始爲刑部郎劾劉瑾其言切至瑾畏惡之甚矯武皇帝旨廷杖四十貶龍場驛丞即日督發意其必死無何聞守仁得活更令衛校追擒校有哀守仁忠者先馳至無錫告之使善自爲計守仁脫衣于江干更着道服遁去羣校以守仁投江白瑾乃已守仁行乞靈隱寺主僧識之逐使去而集徒告縣令曰伍子胥告我有忠臣入我水府吾與之燕七日而出諸某江蘆淮髡徒不救者吾且命毒龍覆若寺縣使僧作無遮大會至期其處于泗中守仁持文憑赴滇南瑾伏誅起守仁爲吏部郎遷鴻臚卿大臣薦討江西賊守仁外迫羣盜內畏宸濠慮其交至而宸濠方散財招士守仁乃使其徒冀元亨爲內間詭說宸濠以萬全使緩發守仁得治兵盡平江西羣盜而宸濠終爲守仁所擒有司坐冀元亨黨反者罪至死守仁力爭弗能得諸權貴素交宸濠者以守仁焚其文書姦狀幸未露反宣言守仁善兵策非宸濠比也諸與守仁起義者率刊其功或罷斥之守仁纔得稱疾去而嬖倖論功封伯者數人其蘖守仁未已武皇帝大怒曰若欲害平賊功臣得無助賊反乎窮治反黨

趣封守仁新建伯守仁不敢受而言者交章訟公寃及告反者功皆不省

孫公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官尚書謚忠烈嘗巡撫江西廣信橫峯靑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恐宸濠一旦起刦兵器公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公意遲回不敢發公旣就義濠遂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淶淸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急收鐵匠又不能亟造諸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敗歸

宸濠恃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威斂避相結納獨許公逵務違之數縛縶其黨禁抑不貸言于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有闕文）則財困財困則賄急賄急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勸孫巡撫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盜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未幾

難作

伍文定字時太號松月松滋人弘治己未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歷官兵部尚書正德乙亥爲吉安府知府時宸濠之變天下莫不震動公號于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耳郡人爭欲亡斬首亡者一人以狥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苦非爾父兄卽爾子弟今宜早殲爾讎紓乃宿憤衆咸曰惟命遂遮留王陽明公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編船舸轉餉窮日夜不休旣又爲文哭孫都御史許副使二公首遇害者衆咸奮力乃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拾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敗遂漸遁潰公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鹵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公賊犇還又督舟師逆戰王家渡大破之逆濠就縛斬馘無算當是時變起倉猝人懷顧望而公獨首奮義倡率成鉅功其摧陷廓清之力斯亦神矣

胡參政克元嘗爲江西瑞州府通判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逵死之公自吳城聞變微服徒步夜行日伏間道五百里還郡郡守被執寮屬

亡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諭之死守無二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卽日具
疏上召使入榻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爲郡守僞附馬李蕃掠城中公乃
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城俱亡汝善爲計黃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
爲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
井以死公乃簡壯士盛官儀詐稱迎濠伏兵石鼓潭擒之斬首九十四
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克乎守仁遂屬以兵使備賊無西
公曰濠無西意第恐東下爲憂耳乃使人聲言瑞兵十萬且至夜城西
隅忽墜城中鼓噪謂瑞兵至矣濠懼修戰守之具甚備七月朔帥兵趨
南京守仁屬公勵壯士前戰于王家渡僞都督凌十一馳馬向公公佯
卻竟發一矢射死之擒賊周瑞追戰于八字腦擒殺二百七人師次鄱
陽湖南風急公曰賊衆難卒平乘風縱火可得志也或謂風無常難恃
公曰討逆自天何疑哉乃與吉安守伍文定部分將士縱火焚賊舟遂
俘濠賊平始還郡黃氏曰吾與君得生蓋天祐社稷耳
翁萬達字仁夫號東涯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尚書嘉靖癸巳爲梧州府知府丙申冬十月皇太子生詔諭四夷禮部以安南久不來貢奏上命會兵部議乃集廷臣議會安南人鄭惟察上變至譯得其頭目莫登庸簒殺狀於是廷臣列十罪請討上從之四月以咸寧侯仇公兵部尚書毛公侍郎蔡公督兵往討之廷議設添註憲臣兩廣各一人經理安南公以才望擢廣西按察征南副使戊戌春公以征南事宜白蔡公行之蔡公從其言登庸懼謀曰王朝必不舍我獨不能從海遁乎且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困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下冀陷馬足佯傳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伺我事以告關吏飫賂往來不復能禁公于是密募敢死梁文韜等入僞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爲公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馳張闔闢其機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不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于備欽廉海

濵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時公督兵于南寧鄭公守愚亦廣東征西副使督兵備廉欽與公戮力邊威大振會龍州憑祥二府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寰等扇亂竊奪至許莫登庸爲鄉導並以我急緩纖鉅告之公具以白督府督府駭曰君度諸虜首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内境繹騷宿之則威寖陵夷遠則馳聽趙楷狙詐未可速圖李寰梟雄難以兵勝韋應恇懮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堅使不相屬然後楷寰可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屬公謀之公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毋瀆倫毋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韋應械督府論死其楷寰各以計就擒而斷許存趙祀楷臨死遺書示感誓于泉下靡忘大恩會參議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剗除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收斧鑕昭明其切深而不露者類若此左江藤峽猺蠻據險時以藥努馳刦不可卒捕自韓中丞王新建伯剿治以來稍獲寧息屬酋侯勝海居弩灘爲變武靖州目黃貴誘刺之立

堡戍守海弟公丁課衆破堡屠戍御史以聞命蔡公討之下諸司議張總兵經則曰兵不過萬人沈參將希儀則曰非數萬人不可公曰二言皆是也張言則剿沈言則征然賊備我已久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是之會有安南之役未遑也而公丁等益横公密謀于督府以計擒公丁磔于市于是乘勢厚集兵士分爲兩軍並發夾擊諸巢皆破大窘奔逸公督王指揮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來奔入羅連公遂移兵就攻之檄右軍繞出其背賊悉力以拒隘塞巨木徑布蒺藜菰簽懸石樹抄伏機弩毒鏢戟莽觸立死公皆以計奪之破賊殆盡凡月有九日而班師澳其餘黨並諸向順者殆三千人藤峽悉平是時田州土目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不進顧益縱賊逸去公密議上督府曰田州盧蘇黨逆構亂震駭兩江猛誅蘇又與王受稱兵再謀不軌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加宥盧蘇獸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仇滅裂綱常稽之彝典赤族尤輕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實其吭背須得銳甲方可成功傳曰人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職愚以

爲不斬此賊則蘇得以逃不武之誅而我實負不敬之名天下後世其謂我何明臺勑法明威邊夷讋震圖難任大實在此時督府壯之下吏詳議未及行會議四峒介于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闢焉府州互爭莫能歸一四峒亦向背無常公時在南寧知府白其事公議上督府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無歸易于叢惡今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怨仇然酋數類瓜聯苦于離析疆塍緯錯尤費區畫議者又欲爲之立所立縣夫縣則治之太詳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然以地割屬南寧府特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于通判內能撫攝其衆無奸法者給官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其職奏推之以五年期放督府蔡公覽議謂公曰君言偉矣治于內則外可得而理也法行于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有事南安而曰姑舍是何以示觀於遠夷哉公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願附南寧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鷙驁獨稱兵脇

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患之以訊公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虔劉久矣是以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攜夫然後震以兵威刦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奇正雜出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蔡公從之公乃牒余參將往南寧授以祕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督府喜曰翁君神算也公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上督府皆原始要終足爲經制云十九年二月改公參政于廣西方上命仇公毛公討安南公議白督府曰卽今問罪遐方以昭邦典興師動衆少有驚駭非王師也而下令境內曰是役也天子所以誅有罪不得已也爾百姓其無恐無訛言無徙業無驚汝耄耋無搖爾稚嬰安爾室家保爾生聚議上督府從之于是遠近安堵如故公上議毛公曰今日之所以處莫賊者有三讓而告成功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猶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芟夷絕滅威則威矣而聖天子之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而就

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其圖之九月公承檄分屯龍憑
恩陵等處簡士卒礪器械足餽餉誓師以聽獲安南奸細丁南傑密白
莫登庸云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勢不得已保護亢元曲請祈勉
宜早自爲計也于是登庸始大懼請納款如期適公行邊虎出傷其一
卒公悼之乃爲文告山神且曰敢告主者其令噬人者死募力卒以千
戶尙昂督捕之探其穴前後射殺者七其一獨雄猛果生得之軍中驩
云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是其兆乎十一月三日莫登庸詣鎭南關親
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于是仇公毛公
蔡公柳公以登庸投降並以區處機宜奏聞上是其議報可詔罷安南
爲都統使司賜登庸以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還四峒地許以
入貢班師論功爵賞有差是役也公之功居最時公陞一級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初登庸約日來降公與諸大臣步出鎭南關至留止受
登庸降登庸又持名牋筆硯乞言其意故以窘我也諸讓于公公執筆
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爲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永矢一心臣

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且跪且讀惶恐稱萬死匍匐而退

翁大司馬萬達嘗爲河套議議凡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擣巢不同惟欲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桂州夏公不聽論者惜之二十八年己酉春虜入宣府將逼居庸以入公諜知之時大同帥周尚文亦以諜者報至問曰汝嘗諜知之汝嘗告誰乎諜者以嘗告公對尚文方幸宣府兵將之無備當獲罪而已握重兵以取寵惡其泄也杖而繫之獄公方約尚文爲援而知其情于是夜草疏請曰虜逼宣府地近京師皇陵而東北二路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特該鎮該路地方已耳禦患惟兵帥兵唯將該鎮將庸兵弱虜素輕其易與萬一窺瑕乘㪚大舉而來則憂勤君父驚駭郊圻何可當也今日之計當以大同帥周尚文率領精銳暫代宣府帥以遏虜衝又移書諸輔臣本兵極言虜必深入叵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偏裨無可付托譬之車無輪軸舟失帆篙峻坂巨川不可行也故疏上卽如公議以大同兵付其副帥

而促周尚文以行于是尚文晝夜兼行至曾家莊而虜已入據險要不虞尚文之猝至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解公躬環甲冑督兵數千人來援麾下將請止曰虜騎充斥乃爾且彼衆我寡是猶以肉投餒虎未可進公奮曰我志决矣誓不與此虜俱生于是馳騎先出衆無敢後者距曹家莊僅四十里會西風大作公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咫尺不能辨于是虜大驚曰翁大帥兵至矣夜解圍而遁公于是督尚文追擊出境保障之功多于斬馘矣捷上獻首四十顆公以書抵鄒公汝愚曰向謂公瑾孔明西南風助順以破老瞞不謂天亦祐予也

楊邃菴嘗以左都御史督理陝西弘治乙丑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氈乘城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公發平凉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

郭子儀單騎見虜相合

李鉞字虔甫號毅齋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謚公簡嘉靖壬午春虜寇西陲號十萬飛檄告急廷議咸推公素諳虜情閑于邊務遂以兵侍兼僉都御史行邊陛辭賜麒麟服寶鈔仍發內帑銀四十萬給軍需馳至固原虜勢方熾進薄城櫓時援兵未集危甚公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虜疑有備不敢逼公間用火炮擊傷甚衆虜引去詔復以公總制三邊軍務乃申明紀律增築墩堡謹烽火嚴斥堠廣儲蓄選壯勇軍聲大振踰時虜復深入平涼涇州放兵大掠人懷疑懼公曰此成禽耳乃密命游擊將軍時臣周尚文等分伏要害斷虜歸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牛羊萬計諸將入賀公曰汝知賀寧知憂乎虜性狠鬬既失利必憤憤而復來延綏諸路宜有備虜果寇延綏伏發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聞公曰偶勝耳惡足爲功鎭巡捷奏璽書嘉之有明于用人善于料敵之諭虜敗衂遠遁詔還朝

張芹字文林新淦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杭州知府先守徽州時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羊且不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卽率壯士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婺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闍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以功公鞫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卽郡守所遺者移覈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奬勞至再秋七月賊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人詣行臺上伏留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留臺使曰命下無及矣公遂行

王大用字時行號蘖谷揚州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初授工部主事督造漕船兼臨清閘時劇賊劉六等攻劫郡縣所過無遺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公適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

爲命乃拔其壯勇若而人躬督率之據險近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

曹太守琚在廣州日陳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廷選爲總督陳調狼兵征江西寇惠潮又方有事林難之以兵部咨曰即起兵曰若本方有事亦宜斟酌詢之先生先生對曰咨文持兩端吏家故事也江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奚其惑林遂遣狼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賚先生入賀林喜曰予當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亦深鐵嶺寨爲盜賊要害嘗設戍守會賊出外欖水村欲撤戍追之先生進曰欖水賊過道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嶺以遏其伏林追之以他方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大出殺掠林嘆曰曹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按舒御旌賞之委任加專焉妖賊李通寶竊發林檄先生巡諸邑會北流已陷殺鬱林州印官擒巡捕通判以去林促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輩死無所矣先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奇計先生精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居守又曰

從征江西狼兵已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
林稱善因屬先生督軍先生遽曰諾林大喜先生退卽狀妖賊始末以
入林得據以爲疏益喜時夜且艾矣黎明遂偕諸將行聞賊在陸川冒
險追之迄夜營平樂比曉視之則萬山中也進與賊遇戰于新橋斬十
餘級賊入于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蓋其巢也諜知其必
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卽抽兵使白衣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
伏發追斬五十餘級捷聞林喜甚曰吾不圖書生而能此也先生駐鬱
林林令諸臬將大軍爲援通寶來攻狼兵又敗之追斬百餘級于是其
黨咎通寶曰爾謂能役神兵以護我今安在耶皆欲散通寶懼而逃匿
荒圃中遊騎圍之不知其通寶也有被虜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
縛之以歸其餘黨悉平
陶公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
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預爲之備或遁兵
則不進賊恃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則數路兵以進賊奔不及

亦不能戰而殪魯行兵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殪故魯征賊賊無能遁常宴客樽俎未撤馘賊已報捷坐客驚謂誇且賀曰陶公神算云後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仍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及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馘功乃戮邇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子女爲叛孥撫按官率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苗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數敗未聞鬭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

趙時字仲甫別號可亭犍爲人舉正德丁卯鄉試嘉靖乙酉以薦守乾州時乾人樊紳以勾術愚致其民人多斂舍帛殺告己者其黨與至連蔓州郡人授僞官裂帛尺署之曰天中會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委有所占候指畫公至徉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調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曰

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于官竟十日而代及秋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紳甥王國柱諭紳不從而謀攻乾之東門公乃徵車徒集吏士設黃幄堂上手一籍旁立呼曰某守是佐之某若某隸之其器械長短惟其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其地其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既畢則前奏曰逆民紳將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法衆羅拜曰惟命于是索民之與賊通者斬其魁十餘人天明賊至則亟呼開門公出斬者示之賊氣沮益發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死士二百追擊而伏兵揚竿村賊戰敗伏兵繼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巡檢于翾與賊通其所領率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必走翾求援手為書諭翾禍福而開羣盜自首者以脅從除罪相捕斬者賞如律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騎奔翾翾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以激變僅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斂私錢為祠以祀總制遂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為蘭靖兵備會丁母憂事遂格己丑服除補商州州南之新峒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

萬人公揚言率兵封洞諸亡命互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卽日焚廬舍去秦嶺卒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有鼠災公自引責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大侯夷相殺傷吏奉檄往勘積十年不能决公繼往夷以金一馱爲餉公卻之一訊遂服遷公廣南知府廣南謂里爲牛地幾四十八牛而去省治遠行者涉建水循阿迷渡維摩野宿七日然後至故凡領郡者率憚不敢入而土官因得以諸牛私食其子弟及後地益分土舍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族相攻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恩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仕獬愛其少子文彬承壽因使跛西間承恩與仕獬兩人者遂治兵相攻令八寨土舍龍的叛大吏併以討請兵旣集公奮曰夷譬若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以煩王師也攜步卒五十人直入廣南召仕獬語之曰祖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而尤之獨無人心耶兩人者皆泣已而縛跛西杖殺之曰間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

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計以爲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于強大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廨宇儲芻粟留公以居不旬月而從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果然者當使爲我擒龍的以來公卽使承恩以兵五千間道赴八寨破的走之于是大吏薦公才久任以責成效公乃益招輯諸夷若撫驕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敎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年知文移又二年仕𨚗死而子文寬襲者馬寨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一年其子弟知學壬寅僅以資擢陜西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幾不能前及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

顧可久字與新號洞陽無錫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使嘗爲瓊州兵備按行諸郡縣咨詢黎猺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公登絕島中盤宛在目前雖昔之畫金城籌函谷者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峒黎出劫爲盜搜圖循跡遂窮治之僭厓諸五

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帖然

高公鶴字君齡紹興山陰人嘉靖戊寅進士歷官南京戶科給事中初仕爲蘇州府推官時海上中倭兵餉不時給一軍幾譟先生微知狀夜半白撫臺敗之衆乃定嘗行太倉寇且至鄉民奔走入城先生故緩騶從寇疑有伏不敢逼民畢入乃入全活甚衆

曾公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秀才時便有志于防禦施設之略迨督三邊遂以功名自奮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公籌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鹿角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卽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之卽宥其死緣邊歸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以五采飾之虜騎羣至拾得者訝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金眼回回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

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于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
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先發觀者已成虀粉而城上火器四放
伏兵俱出殺獲無算公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略無所創今有急緊奔
不意我邀其前也即親督府士由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斬首一百
八十級不以捷聞御史勘上功賜金帛加俸一級公感上知遇曾與首
相桂州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搗套虜因據
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囑夏相亦于是夜密啓上前君相
元戎相為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公果以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
不覺也乃糧饋不繼頓軍不敢進遂使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
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餉公遣人督來已違數日限斬餉職十
三員公竟以全師而歸夏公方以小忤于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
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啓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
不能以此情達之于上時邊報沓至上怒令緹騎逮曾猶俟于轅門者
凡三日始克入公既就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卒

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慰乃徐徐散時咸寧侯仇鸞者驕恣悖逆陰洩事機先是公與撫按官劾奏鸞詔械繫鸞于獄中會嚴嵩方謀傾閣臣夏言鸞重賂嵩子世蕃及錦衣陸炳輩構揑流言從獄中飛章告變上駭惑嵩復授意其黨羅織成獄公與夏公刑東市天下寃之自是莫有言河套者矣隆慶元年詔恤錄諸臣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天下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尙書謚襄愍賜祭葬如典蔭子汴孫之省爲國子生

唐中丞順之以吏部致仕歸歲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先生日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公兩江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陞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御史奉旨從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師卽陞本司郎中陛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

月賊不平請拿郎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汎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及陞右通政於是江北巡撫李克齊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公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于廟灣𭀚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咎其斷鹹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及巡撫淮揚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時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疾不起矣

吳時來字□□號悟齋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嘉靖甲寅初

授松江府推官時倭冦起四郊逼甚士女趨保于城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汚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以穢滂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良已時內從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民屋則曩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窮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檇李道平江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洗家莊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而未悉所爲皆公所首謀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　宗　臣　周尙文

俞大猷　石邦憲　潘　絲

張　時　胡宗憲　馮子履

鄭汝壁　于　瑱

將才

前言

胡世寧　陳于陛 二則

往行

王　越

持重

前言 闕

往行

劉大夏

息兵

前言

桂彥良　周金　趙錦

劉球　黃文炳

往行

余子俊　劉大夏　李東陽

王瓊　楊成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字景仁號浚谷□□人□□□□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僉都御史居常或語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眥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卽俺𦍑丘福不足平也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陜西鄉試十八試禮部裒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相臣徐階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𫝊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

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贊營務仇鸞益忌之備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時翁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公對曰此亡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儈開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出古北口狹鼠鬥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惟憂貪侈流行耳懦懦不足任恐悞國事遂作責言以喻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遠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灘阿卜孩知鸞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踐毀宣大邊牆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灘曰吾叱城城卽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縣諸闉闍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薄城則遊

擊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縛囚呼蕭芹大駭俺灘知計沮乃呼諸酋以瘦老馬及鹵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疋饜飫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場鸞惡其兵盛輒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驚疑鸞時春自介韃率甲士鼓行至于密行鸞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返命上怪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鸞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鸞不知兵唯誇虜強盛志在脅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革甲奪馬或馘斬中將軍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工兵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劫殺民兵僉事趙時春營爲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賂俺灘執蕭芹總督遼薊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道士歸于京師鸞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鸞進位太傅

壬子春虜復犯宣大鸞檄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敗賴時春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擊之獲二千餘級鸞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虜上皆辨明之而是役也失馬芻糗械俱半八月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月七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通民毋舍其兵時春露次敎塲結草廬鸞諷趙錦敎參將許璽夜火之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峰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棄八月鸞疽背發時考察相近賈金求薦者甚衆猶力疾奏請而偏詆輔臣諸大臣然賈金者率持去十四日死上用少保徐公階謀先收制書將印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擒獲各伏辜

宗臣字子相廣陵興化人嘗爲福建憲副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躪福清遂以其勁擣省會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公以參議得西

門最要害郭外之民叟婦稚跳城求入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公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公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公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飢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爲百口攻也遂大開門縱其入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公度入且盡乃徐治守具又數出奇以創賊賊竟逡巡遁走

周尚文字□□西安衞指揮同知歷官右都督嘗爲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行軍不施幃帳不喜音樂每遇虜多用間諜故悉知其強弱多寡間居時其所當邊徼阨塞必周思極慮忘寢食與士卒分甘苦軍不盡飲食未常先之每戒二子曰愼毋怯其視吾劍每去鎭令軍士秣馬雖凜冽夜必遍察之以故馬肥可戰自總巡而下毋得私役馬者以此得士死力累獲奇功雖古名將何以加焉居官十二任食祿四十年歷禦九

邊身居大小數百餘戰被射傷三十餘處

俞都督大猷爲廣東□□嘉靖丙午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闡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猺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內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檄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陣令民自得爲戰守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劍術切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

何老猫峒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刦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僇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悰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公遷福建都司而安南寇欽廉甚急督府朱公紈奏留公不許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瀷已為民阮敬所弒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子儀仍為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為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為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耑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者公委其事于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中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子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人之命

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
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
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
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流斬俘千百人獨范子儀走
安南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瀷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瀷與其
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
州守出勞公曰卽如將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
公相見于此耳及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
功足多焉捷聞分宜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
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止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
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値黎反公
率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
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後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
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峒坂中與黎人約法黎爭持

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爲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嘉靖壬子公參戎浙江時徽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欲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直不殺終爲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邇關嘉靖乙卯公爲南直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槊河船四旁遮板藏蔽兵械周行河湖迎賊之至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柘林之賊必得兵三萬乃可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公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至趙卽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構通倭以聞數日賊至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技毒死也張公之

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墻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墻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公華亭徐公而分宜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己而以關白徐也卹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挐在在如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苦能在海復在陸哉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面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面欺不可怠視本官若不知者于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于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嘉靖丁巳進公都督同知公常言海戰無他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

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事公過普陀出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明月須臾得避礁夜行大洋中如衝抖簸揚書曹俱反遂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戲謔飲食如常又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緯船不覆他舟解緯則覆又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藉他小舟以濟則舟上飄忽與江濤不類蓋亦危矣時天子必欲得直督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辯士蔣州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謁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荊川唐公順之爲之請朝云鏜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船將以廢其水道耳古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日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南之諸島眞臘呱哇猶有椒木奇貨可資中國用也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綃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逋逃之夫

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立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苦苦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制度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命聞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于明州傫如也二華譚公爲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于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閽而入閽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昕正睡非內旨

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旣卜且筮謂今蚤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閽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搔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蚤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宿焚香旣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耶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始白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非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于炳也炳敢請于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旣重上信之嚴氏亦樂其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悦太尉出疾呼俞帥入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入往謝太尉太尉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爲公穆卜左都御史崦山周公見公入避中正堂出敎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因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羣來言之且云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必從寬貸

即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爲上言之武英公爲國惜體其獨爲運
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于胡公
胡公深悔且致書于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
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將劉顯等截殺水路
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勦殺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
窮追也既而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糧銀交委張四維計料要地
埋伏木火坑俟其遁去要截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
于軍門責制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于
山林陸絕之區大海汪洋風濤洶躍之際瀕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
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唯有報
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勦平東南之殘寇期効尺寸破滅北虜以慰
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爲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
徽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曰覩臣之素志者也
又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

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聖恩于萬一臣無任激切籲天哀懇之至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衮玉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懟之聲其與思質王公忬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况死生貴賤哉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以閩廣城一任之如郭子儀之于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參將胡公移公檄曰賊棄巢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奈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則碎于熊明矣時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柏嵩嶺俯瞰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

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自擇福欲從璉就鑿碟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不可乘此時執璉自贖哉璉黨即啼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于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挾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可滅何必功歸于己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卻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威信于賊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奸伏慝後終爲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于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徹雖盡可也嘉靖壬戌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各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上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于崎嶺死焉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

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鬥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于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追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栅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于前可使無孑遺矣以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逸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于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于公曰萬勿速戰以四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留語于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爲營興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于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

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于眞知公則唯綸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爲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葢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自愛幸甚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爲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鎭撫臣偕公平之詔公移鎭其地天語峻切而諸峒山寇藍松三余大春劉萬淸蘇阿普各擁衆數千劫掠縣官陳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温七葉丹樓有衆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迄無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謙持鉞往督陳紹祿歸峒令無得復擾民公至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而行令驅梁道輝歸峒過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峒其黨亦散僉憲徐甫湖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

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鸞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温七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爲伍端所執在繫纏久遽具僕從騎衞奉之以歸而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誨俞尚志持節鉞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一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程鄉往潮藍松三葉丹樓俱以次款之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啼泣願以身投于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于督府自湖吳公桂芳曰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鬥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之以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遁哉誠當大集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呰窳不能取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

分佳淢水盧淸相爲犄角欲專攻淢水又慮盧淸賊出兵之後公爲一陣以當盧淸益嚴軍令進攻淢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卻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首一千四百蘆淸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旣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一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爲墟廣州非公所轄地吳公請于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矣且當款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詗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爲備分財而競公俱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于計事之初不爽也時廣中維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每嘆曰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戢詔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誅之寇當時款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

盡焚其巢穴令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洩使得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爲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于朝以十萬之師與二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之而屬公統其軍公聞罷卽轍油幢歸將印于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于道且抗言于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閩師果于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蓋大猷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不計款之而但與角力于大海汪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勦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者有所行出于人情之共駭而實有濟于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亦無以爲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與二源諸山袤千里懸峭險巇賊據崗圍奪而峰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皆竹竹內爲栅栅內爲壘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

數年而莫如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騶從充偏裨入統東賊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聞之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十餘人賊據碓砍碓砍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夫守之可以俯制萬衆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爲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墜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李賊且讓之曰既輸城降附奈何又潛入他巢爲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涉仄賊不虞其兵之由之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門王鸞紿之曰此必移師誅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狗懸賞金三千把總王處林喬鉞遂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拔栅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張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與

一賊首俱出公乃賞先登酬死士問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峒賊
率衆下弔如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附至山巔銃矢雨下遂
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峒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
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峒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即發
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匍伏自請擊黎永元以贖
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薄中有伏先期遣人往覘之黎
永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曰
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戰稍郤翁思誨出陣前督
兵疾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峒五峒連
絡險崎公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林友李
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犇之火矢熵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
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又各令人統束之者偏移檄
令縛其酋長以獻而諸峒悉平
石邦憲字希尹清平衛都指揮僉事嘉靖戊子襲職歷官都督嘗爲四

川參將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囤叛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紿曰招撫令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公策從囤上一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磨子崖囤苗蘆阿項等擅生殺異章服爲川湖梗公撫安之不服調漢土兵七千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鎧杖盡棄賊求援于播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鯤助逆犯順之罪烈奚暇援人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漲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餘級湖廣溆浦縣猺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之幟奪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則奪山者據

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溆人肖公像祠之銅仁劇賊龍許保吴黑苗據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陰谿窮谷竹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兵請合三省之兵攻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巳召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千餘人示以恩信曰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苗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開門出兵賊俱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砲火俱發自相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遯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程束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掠去人畜各數十賊首又遯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其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遯大征命下三省兵剋期大進公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于江上山頭虛張然火疑賊公率衆銜枚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瑕兵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令敢死士數千人潛伏後山令宣慰安萬全開山公

以步兵與賊背寨門軍中放砲伏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殺過半賊首又遯督府檄進董留山公曰兵貴神速兼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征勦四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園中見二人梃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而訪之老⿰犭甫⿰犭聿也似欲歸便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犭甫⿰犭聿來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粧饗飫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犭甫⿰犭聿旁侍酌以大斗⿰犭甫⿰犭聿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與妻子同歸諸酋聞之皆有順意⿰犭甫⿰犭聿歸甫公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精擇精銳四千

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喜曰此我得賊陞總兵職也默禱于天須臾晴霽黎民擶獏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椎牛饗士畢與數十人往擶獏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又遣人詗吳黑苗子姪家下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兵于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于舊銜上加提督麻陽酉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楊進雄殺叔及姪而奪其妻公合諸土官宣揭雄罪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贇殺楊一家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釁阻命擁兵自救遲回觀變公發兵鎮遠贇徉令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贇遂與家人泣別翼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謁上官辭色不善卽擁衆讙譟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公以檄召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耳兵衆孰與雲川貴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不然吾令爾讎嚴倉烏蒙攻後

四川播州攻右調雲南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首痛哭謝罪

潘知州絲字朝言善騎射爲諸生日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旦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卒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信督府諸子于獄極口稱督府寃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歙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于直指使召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于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策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岸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之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鵝鶴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鷁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搴旗且用人禡旗下作氣以

示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搴旗旗仆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旣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劌而左之夫以一矢造聊城視魯仲連臧矣朝言謝曰卽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鯫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旣壯朝言且益多其不伐

張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決戰時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爲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寨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劾鸞誤國不道以稿視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令爲之當屬誰乎楊曰請以屬子某有死以報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開

馬市楊員外以職事直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如聖怒不測使漢有
殺諫臣之名爲夷狄笑竊爲大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
然之及疏上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鸞伏誅楊
復詔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父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旣之
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召還諫死獨恨不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卽
救俱死無爲也因爲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爲力存其後或問
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
而孟津之會尙父膺揚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
補刑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于是中卿中三疏薦
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衞西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
某可用從之已未遷員外郎尋出爲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
戍久空動倚客兵爲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苦
焉君乃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壯士敎練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
黃台吉且入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人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

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勢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爲患不小乃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爲營營長可數十里君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狹道狹道難倅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牛騾馬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民間車環以爲營營以五色綵繪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于龍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戟入虜壁斬騎墜輒刺殺之有捕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遥望見後車車畫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因虜罷去卒保龍門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隕越于我師又卻客兵不用以致無成功下兵部議坐貶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

一枝由松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抵乍浦而登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宗憲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間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諜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于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脇金陵氣恣甚胡公方召諸司計畫無何故提學阮公鶚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澉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即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堅壁近郊不敢復窺杭于是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北烏鎮者即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獲諜度蘇湖之間惟鶯

湖四戰地于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
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
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于皂林
令善射者且□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
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于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
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千人會日暮
賊懼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餉道不能擇善地便
水旱以自休止明日餓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
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
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一百人而貫道亦手
刃十餘人賊益悕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
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
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據崇德聞之潸然流涕曰河朔
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

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兩人譬之抱石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于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文華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于兹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于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諜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宜殺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沐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于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陰令

營中盛兵容私諜者放縱酋暱之酋既德公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于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往復海于是始歸心于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心獨鞅鞅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鷙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于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強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狥城上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緡索圜撞竿所擊故竄處竿至即緡挽以上斬之又募冶者煑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既無如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因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函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

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馬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于是兩相猜而他誘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嘗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文華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塡東南者念兩人卒有郤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于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狥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諜者蹈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

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于是遣諜詢道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即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于是海旣德公不敢背人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于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于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酋長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于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乘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策陳東于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頡以桐鄉之役而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

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于東反兵賊殺海其書固不以遺東陰泄之于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蓋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獻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數舉兵而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于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二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于是海益怖出故所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東卽故約復于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既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今反故島當亦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欲襲

殺之也公策曰彼旣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寛若趙尙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寛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燾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鬭于是諸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又沒海者無算于是海自以數有功于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冑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冑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皇爺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皇爺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愼勿再

爲孽海復稽首呼天皇帝爺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冑而入屬彊脇無禮又不及如諜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于是閫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尙千餘人猛鷙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未至也于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莊卽僦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讙然譁諸公僕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于是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在肘腋間胡公日遣諜詗海且啗海如曩時因以謀請于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酋乎諜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于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

兵夾勦汝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矚之適海皇
急因令酋稱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
之歸以報于陳東黨聞之大驚即勤兵篡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
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鬬海中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
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
兵左右列大呼面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
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
故飲毒首膚黑色者凡三百餘人于是永保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
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緇衣起島上
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洲郡間
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戰示無復還意
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矣何其猛也已而困兵于胡公
區區之餌卒之糾纒狼狽以自剪而死若封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

于愁也乎善哉友人唐司練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識解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襟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與王直兩人者為戈媒于海上而因以纓係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多沉謀捥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于公者豈其小哉

馮公子履山東人隆慶五年進士故少宗伯琦之父也嘗兵備大同時款市議初起諸邊或不能廉察將吏稍欺紿虜致失虜心而又或心畏虜稍俛仰從之闌出溢與無禁獨大同多寡一如額一日把漢那吉入市操弓矢謁公請與公之士射決賭衣馬公笑曰此不足煩吾材官吾文吏自當之令遠樹侯公矢發輒中虜衣馬且盡公知其媿也乃更移侯近使虜自射而漸以其物與之虜大喜叩頭去

鄭汝壁嘗為井陘兵備副使會先任者遷赤城參政赤城乃在上谷最

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其人畏往丏督撫爲奏留銓部遂以公補其缺公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坦然就官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內地苛禮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謁制府皆以馬不以輿時虜酋稱臣久邊塞少事矣夷性難馴時時少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隙多委蛇忍之公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公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況爾醜虜虜慴服去鍾給事羽正閱邊執疏云臣徧歷諸邊明目張胆敢言戰守者惟鄭汝璧一人而已

于瑱字子充後更名達眞字子冲歷城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嘗爲昌平兵備僉事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轂騎錦韝具劍旌旆悠悠甲于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稱兵使者材也子冲善董將軍者名一元兄弟更爲大將軍精騎射有才略而子冲亦能馳駿馬挽強命中居閑輒相與畫地爲營壘羣材官健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共獵平原血懸糜兎熾火草間酌大白血

咲之歌而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平得敎士數千有古幽幷年少風矣大同馬有闕文知子冲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者漁陽塞地也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往即拜開府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上谷移屯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稍取戚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苴規恢軍聲大振而會董將軍爲忌者所中解印罷去以張將軍來代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失鞚墮子冲笑顧從騎前掖將軍也射又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子冲置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遷以爲河南參政曰極知其才望特少抑之耳子冲在北邊久雅欲有所建樹及徙內道官雖少進實無施固不能無鬱邑

將才

前言

胡世寧曰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諳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況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恃豪傑愚以爲莫若卽此輩而收之則旣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敎師等項名目略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卽發邊方以立功至于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爲

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眞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陳于陛曰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昔詳密居官有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即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尙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闊跡踪汙漫五等世爵既以紈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殽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腴屯平居按籍則積黃充棟而莫稽有事擢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邁者或恥自衒鬻而上官所舉多係委用親信輭熟巧利之徒以此濫畀符組往往僨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據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其短長又所云將材薄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部推茫然不識爲誰何如文臣舉用一不當苟能略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摘之固已難矣至武科

科一途屢朝舉行既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蹶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黌校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死疆埸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齟齬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略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爲一時勳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纂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臣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勇之士在在而有秖緣薪標未弘網羅尚闊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甚有夕罣吏議朝登壇坫自比于金錫罍瓶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四方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預多儲養而愼用之謂宜勅下兵部

詳議選將盡一設法除兩京勳冑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敍用及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論薦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績撫按糾奏無狥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數其衞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略爲殿最疏薦無拘卽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下兵部便于平常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略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鎭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時常面加試閱拔舉其尤以備邊關參副大將之選旣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部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敍將見四方材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在樞府大臣旣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卽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試又當別立爲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河南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鎭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其論策取中者始足往年半額此外

有能搴旗扛鼎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略出衆者有熟知虜情可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慣習海道者卽弓馬非有所長書史或有不解與同武舉一體齎文赴部兵部倣會舉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技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旣取定名數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自願試者仍令入三塲箭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塲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卽係全材所當重用如不在所取之內仍將姓名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相兼敍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略千人之敵出于此途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

又曰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惟遼左則外罣島夷內苦虜患而彼鎭之傷痍已極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猘而勢

之潰裂難支在薊鎭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肩頗聞𠌫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事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人今鎭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棋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已周指臂之勢便甚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以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誤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鬬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繕治虜既至而人文之收保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沿襲㪷套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惟奸諉罪其總副參遊擁有重兵又皆回翔觀望每虜來去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飽欲肆志

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郅都之鴈門祭肜廉汜之破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邊方太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効亦自可見臣固以欲求安邊之策必當特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廣爲招延及加意諮訪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能得其力臣嘗建議欲愼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于今而師其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行也今令甲念邊臣之勞苦督撫司道廕敘陞遷皆必優于內地法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將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責以繕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年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開列地方特請

擇材器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未見其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曉鬯兵事彼且瞰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望其鼓銳攖鋒爲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立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略出羣者卽可破格授任仍須體恤其勞勣寬假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績茂著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卽可遞陞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鎮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將競效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堠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可與將師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鳥之窺淵獸之窺籬雖有攫拏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邊任者

另舉薦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就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略過人者另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人到京之日禮兵二部查照先朝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事例公同考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如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李春艷輩之奮迹諸生卽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特患朝廷搜羅尚隘推擇未當耳令在事者肯爲國悉心問求分布徼塞使棫樸之彥或可以佐六師之良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豈淺鮮哉

往行

王越赴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後竟以功封威寧伯後忽思退休作詩云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安陸州安置遂符作灰語然聞其人雖尚權譎實有文武才李西涯稱有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爲用又詩亦有可採者如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或謂北伐時嘗

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有將官告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激無不用命

持重

前言 闕

往行

弘治十五年虜入大同塞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掩虜上召兵部尙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痡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兵甲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兵料敵戟守猶爲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

息兵

前言

桂彥良曰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

守其地此爲最上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蠭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于遠哉北狄遺燼尙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周襄敏公金正德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時爲太僕極言西邊虛僨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孫臧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急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于賞不然剿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

趙公錦曰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于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員而遂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

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鎭等處銀兩以廣招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
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爲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
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
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于上下
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于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
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于此而難制
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
使大小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
益于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于養兵而勢有
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
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于鎭江
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食糧不足行伍消耗每
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鎭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入
于彫敝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

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先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用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鎭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于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見其謀勇之實于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于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于地方無益于事體有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鎭江總兵臣誠以爲罷之便臣目以疎黜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總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逭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

劉公球曰夫兵兇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白登匈奴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

以從緬甸就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
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使挾以爲功必求與小邦分有麓川地不
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益大將不可制是滅
一麓川又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未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
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
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
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
若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首來獻卽
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塞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
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幷止
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伏惟聖明鑒之
黃文炳曰言事易任事難民之爲計與官之爲計異身在事外與身在
事內者所見又異大都善理地方者能以大事化小事以小事化無事
無事而不生事則地方受福若以更張見長喜功逞能地方亦自受禍

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何責之苗控御得策苗人卽吾人行所無
事地方自可無事若求大治必至大亂毋輕聽小人之言疑人枉人而
弛擔于人也況天下之思亂皆起于人心動搖亂而思治猶可為也治
而思亂不可爲也小人窮而爲亂猶其常也若學士縉紳而喜倡亂何
以治之故牛角水硍山之勦萬不可已第一勦之後撻伐威靈已自震
疊乘此斂兵休息撫其殘孽更是完策倘有啓釁另移師再舉未爲遲
也假令曠日持久罪人未得何以收拾對壘者幾爲河上逍遙非計之
得也且諸苗聯絡延袤一百寨有奇周遭三四百里約萬餘寇憑險負
阻匪若平地寬衍可對壘而結陣也盤據已久土司多其親屬漢人逋
入揵置徑路多岐匪若孤棲寡援可扼險而絕其蘇汲也界聯三省人
心不齊口耳難調匪若勢統于一號令可信而法紀易行也查紅苗屬
楚者五十四寨屬蜀者四十八寨屬黔者僅二十寨以貧黔而視楚蜀
楚蜀受害不減于黔而兵賦强弱又不啻什伯蓰也楚蜀與黔災均剝
膚非關在鄉鄰者比大勦之舉似宜三省共之計强弱以出兵賦可耳

不然各認地方苗寨齊力合勦自是均平通論非謂貧黔能代二省以討賊也說者謂黔用兵借資于楚蜀果有餘資請先解還宿逋而黔亦可濟目前一時之急又謂兵用土司查土司人數無多兵不素練何以迎戰又曰土司彼自裹糧第扣各營哨一年之餉爲賞犒足矣其說迂疎更爲難行夫無所利而冒鋒刃誰其甘之各哨兵日支六釐之餉二三年且不得給何從扣之方欲用兵而扣內餉以賞兵所賞者何兵而內先自亂也如欲大舉須先集三省共議募兵若干調土兵若干用餉若干大將何人而又請設一總督坐于沅州以統率之調度之大槪兵非十萬期非一年令不統于總督功弗成也餉何容易若爲貧黔自守計銅仁添兵二百名平頭守備加兵一百名兵強食足自可無虞又思石守備加兵二百名令來安忠順二營移于兩岐塘亦可遏紅苗之敵鋒而保內地于無事也然增兵五百名年計增餉四五千金黔且難支欲藉內帑又成畫餅終無濟矣故從來有借鎮筸遵義五百兵之說亦計增兵之爲難耳此中士民受害已深言勦則喜言守則樂言派及錢

糧則終無以應今軍官四五年而不得俸哨兵經年防苗日食六釐之餉而二三年猶未有給營哨逃死過半何以言兵且紅苗盤據東抵永保南抵西溪銅仁西抵西平邑石北抵五寨筸子石柱等司苗數不盈三萬者近是第云四面夾攻旦夕可滅則亦巫人之說法耳歷觀前人征苗無一次不聯三省或以十萬兵或以二十萬兵或以六萬鵰勦有需三五年者有需二年一年餘者彼時苗尚不多勦易爲力今苗習戰法長技與我共之而徑路多岐窟穴險阻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固慣于走險執熱而我方且迷于東西失其地利也若謂苗不耕種春不劫則夏饑秋不擄則冬歉毋論遠事如近者四司會盟合兵欲絕其蘇汲則固不能絕也彼何嘗無積芻于外援接濟實繁有徒黔雖壤接連省而程途遙隔或三日五日者有之或十日八日者有之以客兵而入內地不能審時度勢籌悉萬全可嘗試而輕舉否彼謂土司甚效忠款願自集兵裹糧者近不合兵乎兵不素練一鼓而敗纔兩月而輒言餉不接濟矣事不統于一人政出多門誰其稟令而一心志齊耳目也視行

師若兒戲其以疆場成敗付之孤注乎夫治病者先固其內而後調及其外黔窮弱極矣動輒言哨兵無用請扣餉以爲懸賞此各哨之兵能辟穀以待哺乎抑枵腹以執戈乎抑逐之而助敵以爲我拒乎內地一堜紅苗長驅誰其遏之倡爲此議者不惟不知兵抑且助紅苗而爲亂者也故愚謂言事易任事難民之爲計與官之爲計異也又何怪事外之臆說哉

往行

余肅敏公子俊旣以總制三邊召還爲兵部尚書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法治之旣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制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

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燄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旣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載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尚書謚忠宣嘗調職方太監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趾有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

弘治中安南擾占城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李文正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若今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必遮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遑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荊山憲本兵荊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還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于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于報捷本上標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楊成字汝大號震匡長洲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莊簡嘗巡撫江西贛郡多山民負險而健闘有兩姓爭產相格殺公廉得其魁宿枷有司捕治之而汀贛撫臣名其爲賊移檄會勦公曰此一獄吏事耳奈何動兵不聽竟發兵掩擊斬馘千計復會奏捷公謝之賞亦

不及時論以公爲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六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往行

戒殺

往行

陶　安　　徐　達　　湯　和

朱友文　　薛　祥　　馮　榮

梁　槩　　王　仁　　王　恕

許　進　　王　端　　王　暐附

招撫

前言

丘　濬二則　　楊一清　　許　讚

王守仁二則　　胡世寧　　馮　琦二則

于慎行　　張一桂

往行

左君弼　　司馬軫　　楊　榮

吳　惠　　周　濟　　楊信民

周　鑄　　盧廷佐　　吳　愈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前言

永樂二十年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北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如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奪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陸粲謫爲貴州驛丞有擔夫謠曰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朝

廷養軍軍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走何曾息
祇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疲墨可憐風雨雪霜時凍餓龍鍾强驅
逼手摶麥屑陶水飱頭面垢膩懸蟣虱高山大嶺坡百盤衣破肩穿無
足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
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用官員如許多
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日緩急將奈何噫吁戲一日緩急將奈何又邊軍
謠曰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粟一半沙泥不堪煑盡
將易賣便科差顆粒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粮來糴穀
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折屋官司積穀爲備荒豈知剜肉先成
瘡近聞防守婺川賊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仃已不保何况對陣鬭
刀鎗婉婉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巷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
聞君王君不見京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曾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愁
飽食且傍句闌游
王德完曰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

麻山壑屍塡河流血赤纍纍白骨浮蔽瞿塘一時惴恐全省觳觫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邊腹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疊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毀村落無烟渝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躪無存者啼飢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匹歸農里甲復攝在官有騎一站而僦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幫銀至四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名數十匹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死塞路居行蓋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煤紗布帛絮枲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算

近者南川餉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旃然我餉缺乏死者已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此征討之苦也

王鏊曰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于戰陣恩以結之于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八百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祿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于郊原哭聲遍于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愚以爲當此之時朝廷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愚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俸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于此乎愚謂宜輟傳俸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趙公伸曰陜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户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聽把門解禁坐戶軍幷等役况圖地項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勢

芻糗不啇賜予不及萬骨摧枯于草野主將坐享于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塡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失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檢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于鎮巡各屬之于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鉤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扞爲腹心其包納月糧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囉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

□□□曰聞之故老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年鎮巡諸臣失于撫馭致其背逆至于前後所遣問罪之

人又復雷同觀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偃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來猶未嘗不操驅之使戰邇來敎塲鞠爲蓬蔘金鼓幾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噪呼帨巾而詬詈昔人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事勢至此豈不可爲痛哭哉此其不可不處無愚智皆知之而莫有爲朝廷言者豈以其事不可處而付之無可如何抑思之而不得其情也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惰不耕之人所賴以爲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按伏以求饜而償負有顧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宜推心置腹明行詔諭具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于撫馭至于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墻堡以安爾

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其效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官高大爵所以不少愛卽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典褒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孥戮不赦殄滅其家夫生爲國中人死爲國中鬼豈非爾等之所深願孰若事夷狄之人食犬豕之食使妻女爲淫汚宮室被其寢處哉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得仍給銀五兩或三兩以爲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掊剋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愼選撫鎭守巡之官以譏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悠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爲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聲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古今天下曾有身負不義而可自立于天地之間者哉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給銀五兩者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可得人二萬若使之

善于撫馭勤于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彼爲賊之間諜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陰虧潛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智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斯言爲可通矣

往行

夏公原吉嘗扈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上供物賜公等且偏賜將士及從狩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上笑曰特爲卿赦之

張鸞字叔祥咸寧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嘗爲監察御史巡視居庸諸關從容言便宜事而曰隆慶衛守望官軍例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道遠且費得之甚難臣以爲于本衛倉便長陵衛官軍例摘二百在鎮及賈兒嶺隘口操守以爲老家荒涼貧苦蓋不可言其量給行餉四斗庶幾其有濟焉紫荊關浮圖峪口實襟喉之地也而官軍

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傳報警急乃又缺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以爲于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匹便奏上敬皇帝下戶部兵部議報可

黃公紱嘗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中川飲馬婦以片布遮下體公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樸至死無怨言聞公慚嘆軍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亦不至俄有詔毀庵寺公令法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士無妻者比公去延綏有子女拜道傍送之

林公廷玉至廣西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名姓椎牛釃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必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賻陣亡之家其一時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公在諫垣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公乃

上籌邊翊治十策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主將冒爲己功或奪之以與私親其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賙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于困餒故得功者徒爲癡人陣亡者空作寃鬼惟狡猾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効死夫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士官不如此臣所以嘆息也爲邊將者若能恩義以培養于平日威信以振起于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主者四分賞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充盤費亦由將帥生事百端擾索耳及今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

周襄敏公金嘗巡撫延綏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踟躕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

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刀使死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也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智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入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怒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𨍏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吏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䘏我衆耳公復懇諭以利害衆哭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

周襄敏公金嘗出鎭淮安時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

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于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愲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王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决從江之議以巨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民免于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于是有力焉

王問有闕文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資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嘆曰是何足與語大事哉後卒以僨事戮

林都督椿嘗爲大同副總兵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遺懷止之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尙敢他縱乎

粟祁字子登夏津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參政嘗備兵懷隆軍士有訟不裁以文法惟笞而遣之曰塞卒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

升斗慊慊苦飢一傳爰書即三月廩立盡使當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于他道吏士戴之

張文毅公柄國日五開苗叛撫臣募卒討平之或言卒當散遣不且先亂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奪之餉是趣使亂也會滇南用兵令一將將以行平緬之役卒賴其用

顧公養謙字益卿號冲庵南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嘗撫遼東數載大都先簡練士卒而厚恤其飢困遼再遘水患公請開海禁議賑恤及預發餉銀轉天津倉糧賑之所全活甚衆遼餉不時給軍丁率以倍息貸子錢餉至則緣手盡公于市馬時立官市法以其羨八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補名曰常餉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繼公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慕公

葛端肅公爲都御史時穆宗卽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爲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虛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幸蒙大賚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之

是以鉅萬金買怨也傷明主厚恩且生事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

汪尚寶文輝以御史爲寧夏僉事日夜爲籌寧夏利害實關全陝邇者士馬疲于捍衛之煩民力竭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談謂其地饒魚鹽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竄匿時時爲幕府言強邊之策莫若恤民遂得准豁無影田糧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課更以最

國家承平日久武職凌夷至不能給衣食每歲俸銀僅一輿隸廝直耳時建議者欲裁冗食以武官俸爲首中文定公曰武官俸薄國家以汗馬功酬其世祿至尠矣奈何復朘削之言者色沮然疏業已上諸武臣羣訴于朝房文定公曰吾固知之若等幸無慮乃散去部中亦寢不覆文定既去位而曾尚寶乾亨者承命閱邊復條奏如前武官亦羣訴于山陰相公山陰諭令赴石司馬司馬不許曰此曾公條陳也衆皆忿恨入長安門則遇曾司空如春前導呵之曰曾爺來衆誤以爲條陳者也環訴前事語不遜司空未及答則攘臂相加衣帶俱毀或奔告司馬于

途司馬大驚墜車衆尋解散而司空慙沮以病乞歸一言謬妄至大傷國體言不可不愼也

戒殺

前言 闕

往行

陶安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旣而復守饒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生祠祀之

徐武寧仁厚不殺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衆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達以聞得全活克武昌僞平章姜班乞降且曰當死者班也百姓無辜達下令禁戢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令完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而屠之

湯信國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覩昔漁翁乃南臺廟神也

朱友文洪武三年爲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温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温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佑被酒醉臥不知巡城官軍擊卻之圍既解温執佑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温悟杖佑而釋之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疋

薛祥字彥祥盧州人高皇帝起義祥從俞平章內附歷官工部尚書嘗爲都轉運使洪武四年辛亥淮陽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軍追勦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詿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衆感荷如天寫眞生祠之而民相勸莫爲惡以干犯祥令

馮榮知華亭縣初上海民錢鶴皐作亂大將軍徐達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俊怒華亭人從亂欲屠其城榮初不屈于鶴皐爲賊縛置獄中至是始出卽爭于俊曰反者錢鶴皐耳餘皆良民縱有從者皆由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民賴以安

梁粲字叔車號松軒泰和人□□□□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轄廣西有洞蠻入柳州界劫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

王仁字得仁以字行號一敬新見人以薦宣德間爲經歷歷汀州府推官凡十八年正統己巳延平沙縣反賊鄧茂七遣僞都督陳政景率衆圍汀州上官以君歷練有籌略命統民兵協同官軍出戰賊敗潰去咸欲入山以搜賊君曰民被賊匿山中今復加之以兵必濫及無辜無以副聖天子好生之心宜招撫以宥其罪鎭守都指揮馬雄遂下令軍中不許妄戮一人違者以軍法從事官軍獲生口老婦三百六十餘人意

圖功賞誣以爲賊黨欲斬首以狥君白雄此皆良民避難者豈可殺哉悉辨遣之還家雄得汀民與賊交通姓名欲按籍行誅君沮以脅從罔治且求得籍焚之賴全活者不可勝計

王端毅撫治鄖陽日襄陽盜起勢甚猖獗公偕平蠻將軍李震調兵征討賊遂平其初獲賊也首帥欲縱兵搜山公固止之因下令曰獲賊當生致軍門遂斬擅殺者

哈密之役馬鈞陽薦許襄毅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鎭誓遠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芽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愼復哈密城時芽蘭旣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令且得封侯公曰寬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八百人竟得不死

王將軍端信陽人太史祖嫡之大父也荆襄之戰賊遁于阱而下伏三男子從者請馘之充級賞端弗許曰彼寧眞盜耶眞盜非接刃而抗者吾何忍以爲利

招撫

前言

丘濬曰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悞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可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相傚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由是盜賊蠭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惡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又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𢿱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擄行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

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楊一清曰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俯仰無賴激而爲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于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血屬之顧無可奈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死因而波及其家良可矜惻愚以爲渠魁在所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亂之謀餘黨不寬則堅小人從賊之志昔竇儼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告資産之半賞之

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
事理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俗說告示隨處張
帖諭以禍福利害除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人許依律赴官自首
與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隣佑里老領保生理
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連人
尋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能捕獲同伴賊人及將賊首主謀之人
擒送者自結徒侶將賊首及同伴擒獲者當先運謀者照前給賞餘人
酌量賞之所獲賊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幷給賞賊犯若
有攀指訐訴分贓等項並不聽信既往脫死之刑適可生之路而又坐
得非望之利夫人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
此

許讃曰前者虜賊入寇䲭張烏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
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爲我勁
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眞以犬羊爲同

類沙漠爲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于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爲倖功攘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皆被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寃抑喪亡矣是其附狄則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死以終身矣爲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亡匿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勒指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偕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于殊俗中國之利浮于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

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爲別世之人沒甘爲胡地之鬼者斷無此理也

王守仁曰招撫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民多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于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

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功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
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
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也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
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
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
陽明先生在贛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
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盜賊之名人
心之所共憤者莫過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
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屋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子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
必報爾等以是加諸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
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
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
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云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
改行從善是死人尋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

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要殺爾等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于
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
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有還報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
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夜不能安寢亦無爲爾等尋一生路惟
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
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
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皆
逆惡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
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于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
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
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爾等亦正
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少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
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農運之于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
樂放心縱意游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仇

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則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襄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爲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值王浩八凌十一等爲亂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處無之僕以爲既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既定則又欲誣罪以殺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無時已耶至軍務賊情人所難測故十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爲少少以爲多司軍務者功以爲罪罪以爲功聽人言者眞以爲僞僞以爲眞涽涽棼棼莫之能辨士夫稍懷

廉恥者則又以矜己抑人爲愧而終身受罪不能辨其亦可慨也已

馮琦曰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而用土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勘則勘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無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勘之機非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勘則禍重開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持勘之機者也崎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勘不足以退師我亦謂勘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勘完勦之局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爲效用黨與自爲

離心殺馮愔者卽黄防誅劉稹者卽郭誼若不出勘內變作矣决機忌
遲用間忌早自游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爲之兵力大集成敗已
形我外勢緩彼內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
正須以久制之立意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
爲上浪戰爲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
往時經略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略未明悉耳設彼贊畫未爲
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爲耳目地方官
不相宜者可卽以其人奏代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爲觖規乎
又與王對滄少司馬書曰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
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卽已議招損威廢法而墮紀綱
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忌憚矣且往年大同所
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議反逆故尚可
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卽使招
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

急果畏則束身歸虜盡劫城中資以媚虜耳豈肯安然于廷尉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噪譁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愈于攻城撫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于愼行曰叛軍擁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末五代藩臣跋扈法令不行揆時量力取此抑彼以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于一統承平綱維未弛一有梟獍之徒據城背化于此姑息則大防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張一桂曰先臣韓雍平大藤峽之亂奏以土官爲知州疆宇安靖迄今

賴之閩廣之版圖其列在郡縣者無論已自此以外得無有重巖疊嶂草木蒙翳之區不可以疆理治矜音鳥語崛強頑蠢之人不可以化誨服者乎今當順其故俗擇勇略矯健衆所畏服者授以職銜俾之統制其地內固藩籬外卻攘竊亦柔遠之一策矣故駕馭之術不可以不講也

往行

左君弼廬州人元季壬辰羣雄倡亂君弼黨于彭祖聚衆數千未幾彭祖敗君弼獨據廬州太祖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僞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助之上怒帥諸將伐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閱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上命解圍援洪都友諒旣滅復攻廬州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城陳州吳元年二月上遣使陳何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君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可

自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邦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并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于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决後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上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司馬軫字式古山陰人國初以鄉選登乙科爲贛州府訓導歷官國子助教方官贛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嘗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即日擕一童躍馬走寧都蔦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

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囚以見巡撫君力勸減豪罪而恕其餘率自新

永樂二十二年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寛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撫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二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遅

吳方伯惠爲桂林知府日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進征請于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二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絶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傜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府太守至啓于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楊感泣留公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衞出境犧羊承境上公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歸報三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三

司咸罪公公曰惠主撫三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猺從山頂覘得公使具明武岡之寃三司大慚武岡盜用不振義寧人德公如父母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周太守濟爲御史往巡西屬威州土官董敏王允鏦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命公率方鎭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命人齎榜往允沉思之書囮字于榜尾命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囮者誘命焉之謂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

正統己巳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參議楊恭惠公信民坐事居京邸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啗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朝廷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

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脇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于外遣官招撫之于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無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火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三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卽呼其子玩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

周鑄字□□□□人以布衣教授里中正統六年浙江按察史屈先生爲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沭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

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括賊葉宗留逆諸途陳都督敗死詔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四將軍刑部尙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尙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之檄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致匡贊知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宗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沮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托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懸絕猝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勦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衊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

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匕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晉孫勇而健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猶倚仗之先生乃寓書晉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晉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丈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沭陽典史

盧廷佐號保竹江寧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湖廣左布政嘗爲福建參議時閩地大飢民攘竊巨室粟以苟延朝夕建寧尤甚久之有己已遺

孽倡之嘯聚爲盗巡撫滕都憲昭委公撫安賑濟招徠流移殆數萬人惟政和浦城山谿險阻盗賊據之爲巢穴有司莫得其要領巨室乘之謂必勦之以兵公斥曰此飢寒所迫詎宜爾耶乃擇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汝爲予遍歷山溪間密廉之有所得必重賞泄機有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跋涉山溪遇一村嫗誘而問焉嫗不能隱指示諸賊所居二人過其廬賊見術士不之疑託以問卜各吐情實二人假禍福以諭之諸賊色變其得情狀以歸公知爲變非本意也乃與入政和浦城山中直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攘粟衆散去復陰遣人捕得賊酋余文興等二十餘人械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寧

吳方伯愈嘗爲敍州知府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閲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欲致之已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之一楮諭之即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敍

實比褒藩臬重臣咸會于敍公言蠻輕剽無遠謀器甲精利兵亦𫏋健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決而蠻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衆相顧不知所爲公徐曰蠻在吾彀中矣問其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旣離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讎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復嘯境上劫郡印爲亂益狂擾公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于我何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爲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以印爲也衆卽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敉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曰敍與虜接師或不競敍實先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

樊淸簡公瑩嘗以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與兩廣猺獞爲寇聚衆幾三萬人公謂賊如此理不可盡殺不開其生路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貰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十八人置

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單車屛從躬訪利病雖嚴
阻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一履行奏劾鎭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
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土官
奪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
矣已而果然且詣公伏罪公慰而遣之
孔公鏞知連山時廣中盜起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
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
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居民不滿數百公至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
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
公曰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
屬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葅醢其在城
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以賊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
坐此耳公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內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
養死者爲義塚于郭外以瘞之流亡聞風來歸日以數百城不能容公

郎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處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于畬木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丈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駐近城十里而盜公長尤黠驁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公遂不告之僚屬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匹馬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悉呼其黨擐甲出迓恠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公長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咸感悟泣下恨公來晚也公長跪奉巵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咸鼓舞約降送公公長既降諸賊聞風納款馮曉久屯化州勾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不服公紿以備他盜整兵夜追遣部下卒募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寶鏹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璽書褒嘉俾仍守其地後官至工部左侍郎公初宰連山天順中兩廣蠻獞作亂簡命右都御史韓公永熙總鎮

兩廣威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公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公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悟刑牲插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矣酋長百輩從公見韓韓初至欲盡戮之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故抗吾令耶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大參范某憲副馮士定僉憲戈元中顧廷望皆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且禦夷之策所恃者信而已信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卒從公議盜終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之執信韓之從善誠兩難也公嘗爲田州知府田州峒獠倉猝犯城鏞莅任纔三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儒生迂談鏞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土兵鏞笑卻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問行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

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白骨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爾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周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言既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速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包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圍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帛粟乎賊曰然控馬送出山林問鏞顧曰此秀才好人可釋之與吾同返賊

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之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賊叛而誘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衆益疑愼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爾賊少卻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劉司徒璣嘗爲江西瑞州府知府瑞故曠郡無城郭依山聚居民狂悍善劫郡人苦之先生視郡首着勸諭文繪善惡圖標揭境內賊黨稍稍解散一日周黨狂悖先生出率兵抗禦賊奄至擁先生歸其寨既至乃召其魁諭以禍福賊乃羅拜堂下已治具享先生蓐食酣飲夜就寢坦腹睡齁齁賊衆還聽相語曰劉公天人也我輩不復敢爲惡矣居三日乃還郡境內寧謐乃遂興學正俗表節崇讓均賦薄稅節用省刑期年瑞乃大治

成化十九年貴州巡撫謝昺欲用兵于蠻夷上遣御史鄧庠兵部員外費瑄賜勅諭以上體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輕

調大兵以邀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實無稱王諸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覬陞賞皆主用兵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不從遂招撫苗衆知朝廷無勦除意各出聽撫諭兵竟不用而還累尋致仕

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文升以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不欲用兵止欲遣京朝官往諭之有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京朝官諭之不從策則窮矣不如姑遣潘臣有威望者以往乃詔簡藩臬貞毅之臣以往于是參議郭公緒與按察副使曹公玉同行旬餘抵金齒盧參將和統軍距所據地方二程許兩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公還軍至干崖遇郭語其故且戒勿迫郭公曰吾受國恩報正在此如君之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郭公曰蘇君以黑髮而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公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深不可騎乃拔荊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曼都土官以象輿來公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㴼而公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

僅一舍公卽以手書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卽發夷酋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公所持長搠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何久居此公曰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恩乃爲問耶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公因賦詩見志思疊旣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公志决卽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命及饋土物供應公悉卻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略先敍其勢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公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參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公曹盧得公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鎭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公且有殊擢越三年公考六年績遷陞四川參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公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

陳策字嘉言號蓉湖吳錫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江西左布政嘗爲福

建左參政時汀漳寇方熾鎭巡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猶猖獗公首降之遂單騎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接到之日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還爾田宅親戚爾顧欲肉餵鴟鴞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即皆遣之汀漳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踰期而譁如叛狀者達官里居者三人出而阻之未信曰必得陳參政榜文公虞反側未即給也惟以利啗其黨而渙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

梁公材爲雲南按察使會土官讎殺不寧者六年公蒞任巡按御史某謂公曰土官爲患久而未決諸盜道不能勘須公爲之公慨然諾即日遣牌逮土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爲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算論法汝當極刑今姑貸爾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土官輸服感謝即引見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按復欲監候公曰不可是激變矣姑聽復職其遣官護送三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瞰今無虞矣巡按乃深服公之明

龔有成嘉定人以舉人爲詔安令在縣數年未嘗一日離城參謁考課以便宜自廢故撫按無薦疏而賢名日遠會贛之龍南三巢賊方張江西福建撫臣會請調爲龍南令有成以賊皆編民雖出流劫未嘗殺官吏掠府庫嘗乞降討可撫而定也乃親歷其巢曉以禍福賊率妻子號哭請命競獻飲食皆受而嘗之寢處巢中幾數十日賊大悅願輸田租編里甲令子弟入學出所擄子女由是終任無爲盜者自令進郡丞前後皆治縣事乃十三年兩以卓異特薦

王公守仁曰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

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于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呑噬我方有賴于彼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禁彼也

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取盡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時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蜂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征騎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值是皆取辦于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役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爲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頭目于蘇受之誅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計今茲復調賠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

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廣勝之亂實興于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計莫善于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膏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于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室家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

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于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旣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于進兵者則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

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跡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于其國滅其族而有裨于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于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十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問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等總兵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及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于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

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凶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于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特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茲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所虧枉親臨斷决何况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以改惡從善捨命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卽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卽出來投到决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

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眞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决當宥爾矣爾可無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于是下盧蘇王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具本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草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乃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

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于
見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
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但要誠心
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于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
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
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
修復生理至于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
定須當調發爾等于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
誓以死報臣于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
其衆俱于二月初八日督領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獲平安皆皇
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于廟堂之
上而草偃于百蠻之長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
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

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庥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曰華人被擄投歸夷人效順向化者各關守提審實送今主將轉解總督撫鎭衙門收發各營免其差役厚加存恤華人願歸籍者聽有司仍加優恤各將願守提以招降人數爲績殿最每臨敵陣前立降旗二面望風歸投者引至旗下俟收兵安營畢主將審實收養居營關散布信令如華人爲虜作奸細潛入邊境有悔悟自首者仍免罪收養如能虜中相率百名以上來歸者量授官職三百名以上來歸者授世襲指揮僉事五百名以上來歸者授世襲指揮同知如能計斬小酋首級來獻者授世襲指揮使仍賞田宅銀二千兩如能計斬大酋首級來獻者授伯爵仍賞田宅銀五千兩

魏棨字喬儀號損齋新建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福建右布政嘗爲福建參政會大盜起古田縱略旁邑遠近驛騷所司上言變告棘乃徵兵討之兵旣集賊退保巖谷我師追擊失利當事者或謂杉洋爲盜藪欲勦兵屠之使賊無所舍藏且易以有功公持不可曰古人以殺一無罪

爲非人今千家之市豈必人人保奸者哉且渠魁未得而徒取此屬以爲功甚非所以示武而昭德也巡察公感其言乃屬公經略之公馳至其地分兵屯要害以防奔突簡徒振武徐遣邑中之耆俓入賊中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若能縛之來歸誅止良耳不然則諸道兵集若屬且孥戮矣于是賊稍稍解散良窮而出降民用帖席

李司空善正德丙寅爲四川右布政四川番夷久肆摽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太監因民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撫曰當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內變作矣非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征未晚也番聞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讋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于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爲良民不敢復叛捷聞天子大悅賜公襲衣白金

張敏字時敏□□□□人□□□□進士歷官參政正德庚午川蜀盜起鄢藍廖喻諸賊首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君時爲馬湖知府總制洪公鍾聞君雄武有謀略特屬

任之君請以邏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凶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
于通門鎭君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盡赤自
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鎭巡倚以爲重巡撫都御史林公后上其績鄢
既就擒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君曰洪公謂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宜撫定若一概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然衆莫敢言時君
爲兵備矣乃獨請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俟君曰吾爲活汝來寧畏
死耶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
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將幷害君君笑曰吾不怖死但恐
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吐舌公之子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
入賊營願與君同死君以宗祧事重趣之出貽書兩司宜急進兵攻賊
毋以予故爲地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予之分也汝第治裝
歸賊尋悟送君出營嗟呼川蜀藍廖之禍烈矣小官末職死賊手者無
論方憲官之遭荼毒亦不啻數人君提兵數萬崎嶇危難至犯賊鋒蹈
必死之地而卒保其身以就丕績雖勇略過人微君忠憤激切有以動

神明而感盜賊亦惡能爾

黃參政暐在雲南日納樓茶甸長官死妻沙福代與夫弟普顯治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衆撫鎮屢遣屬僚撫諭竟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都閫以往比至境福顯乃皆盛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既館即召二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撻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矣遲明俱來吾有戒誥旦二渠皆來身伏庭下聽命去居數月普等各行千金求變初約且曰已告夫二子者公曰吾即受死此緣此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吾雖貧以老如子孫何謀者慚竟弭其亂

黃布政昭道爲雲南左參政時木邦孟密緬甸讎殺已數十年矣先是府官往輒以人馬萬餘擁前後羣蠻驚疑竟莫能撫僉謂昭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今撫之既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昭道歎曰木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爲言者慚竦頃緬甸告急昭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

人簞壺以迎入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爲判斷皆讋服
懽聲遠近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管安普道方月餘尋甸報劇賊
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昭道即速整兵兼程而進賊聞昭道至即釋守
還印而遁云

張祐字天祐號可蘭弘治戊午襲廣州右衞指揮使歷官署都督同知
嘉靖丙戌田州叛兵既剪復熾附連思恩都御史姚公謨謂必得謀略
如張祐者乃有濟特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咨訪之多所裨益新
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訪以撫之捕之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
不煩兵而下王公納之疏于朝復叛裔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
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功自効因命可蘭
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險計路八寨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賦留鎮其
地綏徠有方未期月民夷安堵

趙承謙字德光常熟人故少宰趙公用賢父也舉進士歷官參議常分
守嶺東所轄潮惠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拊歷殆徧和平盜李文彪

事起兵備僉事尤君瑛問計于公公貽書報之曰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不必有勝算其小人利賊而君子利功兵起禍結財匱人困竊以爲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吾推賊腹而賊寄耳目于吾股掌間故兵符臥寢甲士不暇睥睨而賊已伏隘左矣不佞敢以龍南之事進下吏尤君慢然與公合兵撫下之得不亂

顧布政夢圭嘗爲廣東參議時陶都御史諧議勦山西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噬吞而土兵厭猺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于廉州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

徐甫宰字允平號鏡湖山陰人舉人歷官僉事嘉靖丙辰爲武平令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右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且

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賊徐東洲梁道輝等賊藪一空居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公督府爲請于朝調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于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平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賊首楊六古良傑等遂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戮倡亂者謀遂寢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蜂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公不用鏃矢獨開誠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悌縛林朝曦温鑑斬首級餘黨潰降略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苦箐四塞濱大海江賊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搗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

潮無海寇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牀間時聞閩兵逐殘寇入潮獨拊髀太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限疾亟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卒

施雨字潤之號文峯常熟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僉事惠潮有平和賊李鑑擁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特單車過之賊偵至意公懦可威懾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戟勢甚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爲語禍福鑑匍伏悔罪又程鄉因某渠桀也其黨嘯聚謀劫邑以告公佯整暇密令一武吏往縛因從間道至朴殺之黨悉散去

于公鏊嘗爲御史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剗弊剔蠹風裁自持時劉城賊陽虎等大掠河間諸郡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讙甚公策賊衆多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邇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欽差果相率詣臺公諭以無留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懽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餘兇就縛

嘉靖二十九年銅仁苗叛三省震恐當事者乃議設總制于是張公岳開府沅州見督府日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某謂以夷攻夷者便以一日費而撫其順者爲腹心以一日費而賞其順者以誅叛不一年而賊可平

劉光濟嘗爲江西右參政分守南贛時大旱民有種藍者二千餘壅水流自溉下流之農亦千餘人羣爭之不勝而傷撫臣諭令止不聽遂上章具其狀詔發兵掩捕兵發有日矣公惻然曰民自競水利耳吾不忍其屠僇也乃先期親往喻之其人初猶露刃自衛見公輕行乃來謁公曰大兵至若太山壓卵立糜矣吾欲生汝曹故來撫耳咸搏顙哭請命公盡釋之械其二渠魁謁臺杖之數十兵得無發是千人者謂劉公吾父也實再生我

趙勳字彝伯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山東僉事初拜瑞金令先是安遠有黃鄉賊固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賊葉氏世統其衆也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

子冲幼姪葉經糾衆摽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于是兵備副使薛公甲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不能辦此賊幕府召問方略公曰賊方盛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城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挾道擁衆視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伏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獻餘黨悉降公又謝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公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公甫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者是役也不費一餉不煩一軍不發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非公籌略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王公重光字延宣號濼洲濟南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貴州參議

以子之垣貴贈戶部左侍郎嘗參議貴陽故有羿蠻黑白二種數侵苦郡縣公以爲諸夷憑阻谿洞翕而出不意難以懸師裹糧禽獮而草薙也計莫若以勦成撫乃設方略令將官扼險塞絕援兵而公自引銳卒薄其巢穴諸夷狼顧脇息度且困則單騎馳之諭以禍福諸夷羅拜請死願受要束不二志論者以公孑身降夷比于汾陽見虜事云

蕭公大亨字夏卿號岳峰泰安州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總督宣大軍務兩鎭多公故部曲皆喜公來而虜款亦益恭西虜侵掠洮河間廷論邊釁起謂虜王實陰助之宜令九邊罷款決戰而責公幷力西討公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勦逆爲長策卽西虜內訌聲其罪而勦之可耳虜王無他端而幷絕之橫挑邊釁委邊氓于鋒鏑今軍興耗費無已時非勝算也會上召問閣臣申文定公對如公言而上所遣經略大臣亦與公議合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遁西川空無虜帳而洮河謐如人謂練達鎭定得大體

張欽字敬之號本山□□人嘉靖辛酉江西鄉試以壬戌乙榜授岳州

訓導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初授淸遠知縣改程鄉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斬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機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淸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數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數輩抵賊圍賊聞公名不敢逼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傅時玉饗公盛陳兵衞出所掠珍翫又千金爲壽公取珍翫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卽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衞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黨伏拜曰願如公命棄刃狼籍呼聲喧谿谷爲留一月夷堡隳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目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則以計縛之使得民戶不夜閉

杜詩字與言吳縣人己酉應天鄉舉歷官貴州參議初授常德府推官

銅鼓故獷悍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款錢周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秉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間莫不爭先款服竟不煩兵

賀令尹朝用嘗爲嶍峨縣丞時丁苴白改蠻構亂臨安張兵憲呈允兩臺擬添設督府其地西通沅江接交趾自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而難其人于是委臨安二府金公河西文尹嶍峨張尹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參護行事焉甫入境蠻落萬衆彌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蠻不問獨共扶翼君踰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中引賓高坐獠衆羅布岡崖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揮君示以其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屋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

巢羣酋稽首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廨宇煥然嚴整遂爲城市故許代巡

薦語云秉正可比精銅持己宛如良玉從征巡緝謀勇兼資署篆收糧

廉平並著禱神以究疑獄旋感雷雨漂屍趕賊直入深崖曾致羣酋叩

首樹自來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次擢用

者也癸酉三月遷昆明尹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七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前言

往行

召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七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前言

葉公盛曰軍中探聽賊中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之人如宋之時西邊所謂急脚急步者今湖湘間謂之健步西邊稱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固自有得力者但其間儘多虛誑壞事受賄通賊小人顧亦在于用之者何如耳

胡世寧曰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常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擄掠因糧于我也而我則困于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

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擄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爲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爲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于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戍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攻其左或攻其右我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有前行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所獲

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擄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唯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攜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倪岳曰守邊之要覘邏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緣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奬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擄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

之功禮勞既殊于衆探伺必異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于彼以勞其逸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牒之道也

吳時來曰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力間諜吾中國人也嚮導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是彼以善用間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以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人之死力其故何哉蓋其賞罰必信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即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棄此網羅故作彼耳目是驅中國問爲虜人間也昔稱燕趙多刺客死士如荊軻聶政之流今安其知

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朵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嚮導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旣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受金帛不受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得其死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間爲我之間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說秦王以亡三十萬金可盡間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間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喜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密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旣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

金而後間可得也焉有善用間之人可任總兵者哉此間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間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驛遞遲回展轉勢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愚以爲間諜卽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情而處備者也

胡松曰今山西郡縣詰得虜所遣諜前後不下數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也臣始竊怪區區醜虜地旣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泰互譯關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必信無妄錫予諸遣諜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羊之奉使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爲之耳目以求利益哉乞勅下撫臣厚養死士作充投降設爲教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見則斬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見亦必采聽彼諸部強

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爲之備今設欲以調到延綏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久業則有饋餉之難多屯則耗囷廩之積苟養得數人馬縱之以去致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預爲之圖按伏當亦可罷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去遠矣又聞夷狄相攻最爲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與朶顔諸衛及西海亦不剌部落與迤北諸種故有仇嫌故彼有忌而不敢深入今聞黃毛及朶顔諸族亦與結好而亦不剌部落半爲吉囊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觀比來舉族深入而不復顧忌則亦可得而推然臣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復無常吾誠不愛金貨繒綵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東西賂亦不剌遺種與之善地以曳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內相狼顧是固或一道也臣又聞亦不剌遺種爲吉囊所收黃毛朶顔則與俺答結好似各有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果然是固可間而離也吾誠得辯黠纖慧之人使之交鬭其中激之怨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黃榜于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答猛毒况之首者與爵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秩使之

自相猜疑互爲屠剪是又或一道也夫互間之用兵家之所爲重雖或不能責其效而必成其功亦顧所使之人與所授之機何如耳

王鏊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況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聯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于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導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愚此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于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

許國曰兵者莫先于用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制鋒鏑之所加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聞也穴牆圍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

馮公琦曰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必知先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素知之昔漢楚相距滎陽陳平縱千金行反間卒破楚宋張亢守麟州諜知元昊無備即夜部禁兵襲擊琉璃堡破之古之料敵多奇者皆用人爲間使覘敵堅暇然後議戰議守則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于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乘我乘虜要用術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譯胡語審其果譎詭奇變而無傾陂反側則不論賞賚任其出入有聲息即諜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夷類狡獪翻覆雖以我情輸虜而援爲剽偷亦嘗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偵其東向之情蓐食以備之東虜本欲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我則逆探其掩襲之情而設奇按伏以截其後往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弄嬰兒掌股之上而機若轉環迅若電發可也

往行

商文毅公初入閣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遷者公力阻之虜

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臣撫輯畿甸降虜檄各邊帥選兵入援揭牓賊營購虜酋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牓與書果自相疑遯去

孔鏞字昭文一字公遠吳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巡撫貴州是時清平衛部一苗阿溪者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剌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歲分畜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桿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鎭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有巡官曾某積與賊通公時欲擇可將兵者語諸下曰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公謂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嚮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剌謀勇

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公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公曰爾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鬭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瑞縱談鬭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歟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鬭之優劣方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卽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鬭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

官行寨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刺將乘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刺咸去佩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浸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公磔于市一境始寧

熊景字開甫□□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廣西僉事潯桂諸猺人面獸性居空林遇擾動輒號跳叫嘯觝觸跳浪必以死逞靜則跧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猺所若爲潛竄懋易者猺不疑也猺羣進來詗虛實問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器具若石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空以巨木討曰猺出此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卽日降不旬日降猺及重獠數十姓葢君以謀勝也

正德庚午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楊公廷和在內閣謂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人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

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若爲寘鐇所脅無以慰之得毋爲寘鐇樹黨耶亟請于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鐇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寘鐇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仇鉞果擒寘鐇自効

正德六年六月加洪鐘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洪鐘以總制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執僉事王源洪鐘及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幷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不出但使其黨鄢本恕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車官爲質鐘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廷瑞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

仍于松樹壩劫虜民家財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爲己妻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幷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唯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賚有差

正德七年江西巡撫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子淬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亦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成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

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黄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内應勛與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上黄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睡執夜者擊三更奇拔栅帥衆入五百人奮力破斫之内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猝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十餘人華林賊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胡參政堯元在廣西日土酋岑猛守田州以兵力自雄凌轢他部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輕嘗賊請釋召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恩計之晚矣乃條酋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師難之不從召果以震去如其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師違若言敗若深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贖罪當道欲致二人於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多附蓋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公乃深入蘭鄒地金城諸

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天子可之鏌問計將安出公曰岑施王達爲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其立功還故職則二人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使思恩堅壁以游兵劫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旅待湖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無能爲也若餘兵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兵從後擊之賊衆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親在焉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以啗吭之功乃萬全策耳鏌奇之遂屬公鎭南寧湖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師八萬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書寃狀抵鏌鏌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陸綏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選精騎馳射之綏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後授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希儀等察千戶趙

臣雅善璋遣臣抵璋所得與猛相仇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佯以姻故遣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內應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至交趾猛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謝曰猛欲走安南璋擊之亡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乃紿猛曰天兵已退當爲君奏白寃狀遂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在置酒賀猛持酖酒一杯進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遂飲食以死璋斬其首並佩印遣使至軍門上之所分兵復斬賊將王林等初公聞邦彥授首恐非眞進龐容巢窮驗之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至橫州卒

周中丞滿嘗爲廣西按察司副使廣右多峻山而府江尤易藪盜猺獞民賊盤穴其地者十之八賊役之民不及一二山南三峒賊尤雄獷嘗伏箐薄中候官民船突劫之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楊朔陸公眉富川劉苟勝皆民賊之崛起者也公眉獨內糾兩賊外結三峒動率千

數人互出橫劫官庫城獄多所侵剽又倚險爲巢跋扈甚往年制府下令遣閫帥兵憲先後勦之俱不加一矢而還閫帥伏辜公眉愈肆猖獗二十餘年當事者憂莫爲計公始至平樂即思殄寇必先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日閑其兵而練之閱五月而兵可用適平樂守以撫進邦復叛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乃遣人賚花幣與守俱撫尋陰部所練兵夜斫其巢斬進邦首焚其穴兵勢漸振復詗苟勝嘗奪縣民女新寡有色者專寵之乃繫女父譙其婚賊死罪陰教連女請歸可密報至期苟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還其女于父公眉始懼請撫公度公眉不可勦廉得其外甥壻矢眉在楊朔爲其耳目諜有官兵屢走報之公眉藉得先備以逞乃誘繫其甥壻勒爲服詞付卷示之曰若能猝致公眉不惟貰若死罪且在大賚壻應願自効贖命遂賞之百金恣其出入令千戶朱臣授以祕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以弛其備令壻治具山寺請眉眉善筮以筮凶不往月餘復令壻申請筮又不吉壻恚之曰山寺之遊舅志也今圖大家遨游不至豈將以反

嗟乎况寺平曠不可設伏兵道又久下梧何疑爲舅今不往請從此絕
公眉重違其意厚甲重鎧率精騎來會公陽遣衆直搗潛伏精兵于徑
以俟日暮酒酣壻佯報曰官兵至矣舅從徑路可反救也公眉倉皇前
走遇伏起梟公眉頭于路殺從賊四百人餘皆糜散而辟易猺獞股慄
不敢近楊朔公見公眉頭撫掌曰二十八年禍魁今除矣
嘉靖二十五年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
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箱舁送海而不及
葉葉疑有異志遂拔砦歸桐鄉得不破
商太僕廷試爲黃州太守日河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
近洶洶謂賊旦夕且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公爭之曰尚詔陸寇
耳當走山東鼓飢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至調兵何爲
既而賊不至及爲山東副使兵備靑州蒙縣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
千餘人久不能擒公曰是可以計取也乃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
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

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乃遣
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窠周歸卒以公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
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
悉就擒以失兩臺意復爲分宜相所憾改調雲南
葉夢熊字南兆號龍塘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萬
曆甲戌嘗爲贛州知府郡有巨盜葉楷葉桂者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
能制公謀之督撫江公旣合乃密購楷桂所厚善者令召楷黨復因楷
黨之來歸者令召楷所親任推赤示之令入楷窠穴中間離其衆楷腹
心內潰不知竟帥萬餘人反公率兵深入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馘
楷斬其餘黨以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建祠祀公而監司有忌
公功者會賴推官以履畝深入賊窠爲餘黨十四人所脅將乘此中公
公計盡誅此十四人而賴幸無它尋丁內艱歸苫茨中猶出奇俘楷黨
賴某致之軍門闔境晏然疏聞詔賜金幣
詹榮字仁甫號角山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侍郎嘗以主事督餉大同大同帥李瑾者馭士嚴軍中不附屬虜窺塞下瑾令卒浚濠四十里遏虜騎刻日竣工衆譁殺瑾守臣以聞詔遣郤永爲帥劉源清督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亂自贖源清不許輒攻之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灌也公曰雲中重鎮以數十叛卒隳其城非計且鎮人何罪而以爲僇乃與都指揮紀鎮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等歃血盟討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璘者才略可用也爲請貸其死昇三千金使自募士昇璘遂討擒亂首黃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九人縛獻王寶等二十八人內外讋服公乃開城門延諸制府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拊循城中城中人皆歡呼動地曰微詹公我曹皆魚肉矣自變起至事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公所部錢穀儲胥秋毫莫敢犯

嘉靖二十六年虜寇隆慶暘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趙卿戍滴水卿聞尙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暘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所俟代

督府不知也卿既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縆登高華溝轉雙盤道出暘瀚背夾攻之兵遂敗暘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諜人監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異之以語兵備魏尙綸尙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盍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誓死報國使入虜中爲間果能盡死

愼公蒙字子正歸安人以進士爲漳浦令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嘗出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權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下豪胆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僞與盜通偕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縛擊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

沈希儀字唐佐世官奉議衛指揮爲柳州參將時五都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諷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閨闥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鵰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

于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誘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虛實乘虛掠實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入爲諜則賊又生疑于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誠爲我詗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塞塞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諸軍皆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強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刳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

在或絕遠村聚則度官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知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賣買游嬉城中無禁諸酋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于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窠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洩之以所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猺中消息或諸

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且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插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過平地度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隣家與隣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鵰勦所通他巢或刀弩而門瞯者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瞯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瞯者所獲劇賊婦不殺剜兩目兩手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瞰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悵

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出互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吏知之文書上府檄下府掾吏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于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于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嚇之則走趼血踵以死或委槁崖谷公又每以其風雨凄凍晦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

而蒲伏上山巔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毬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胆落或易而爲好猺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于猺家以耕或索鷄酒于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無噍類焉

召募

前言

楊一清曰宋蘇軾之論弭盜欲令各州縣陰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于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

奸隨卽錄用若只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秦觀之言曰鎖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下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牙齒之間矣二臣之論皆可行之于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內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衆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撾筆鞭鐧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利善窺人情能出入賊羣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隣右保管有妻子者量爲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爲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襲追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横詭祕機略變幻之人卽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察向背觀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遺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拏賊報効者皆明立賞格不拘何項人役但能擒獲斬獲眞正賊盜名顆者隨卽賞銀三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于賞銀數內別其首從分給其爲首運謀及獲功

數多者照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塡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願報効者亦各不究旣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旣以成我討賊之功又以塞彼從戰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卽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爲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張居正曰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

許國曰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鎭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

自衞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餧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譬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卒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猝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飯食畋獵與匈奴同猝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鎭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

胡經曰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靖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俠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卽今定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兼程督率朝募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飢餧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飢收納者不煩命而自來使今之將兵者猶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民齊盜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靖遊食之民性同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于是編行伍名分數彰連坐

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蝕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爲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

樊公深曰天下有事而兵不足其籌國者莫不曰廣招義勇之人以應敵所謂義勇者皆田畝之驍悍者也以驍悍之人而使日習乎兵革之事必天下常亂而後可以無慮一旦事已而欲驅之于田畝之中豈能盡安于田畝哉不能盡安于田畝而日趨于危疑則是欲治而反亂也故用義勇者莫若振作乎原額之兵原額之兵民兵之謂也其在府者殆以萬計而其在州邑者亦不下千百之衆焉是其爲數也多其爲用也足今舍是人而不用而獨慕乎義勇之名豈在義勇者皆可用而在原額者固不可用也哉亦在鼓舞之何如耳然其不可用者非眞不可用也以兵事廢弛而不可用者耳苟選精銳之人以易其老弱而補其逃移又安知原額之不爲義勇也有事之時或趨于職分而無懈怯無事之時亦不失吾之常業而可無他虞亦何憚而不爲也又況財旣費

于義勇則食必乏于原兵未免一舉而兩失矣苟以召募之資而爲額糧之用亦可足食而足兵矣所謂召募者衰世之權宜不得已而爲額外之圖也若天下不至于大亂而原兵猶足以禦敵則君子必不忽于此矣

往行

練公綱爲御史時京兵以有警多離次朝旨募四方民壯聚之勇敢營久而多逋大臣嘗請治其罪以實赤籍法官將遂著爲例公言初募時喻以大義復許事定還寧今淹留既久恩涯未下而飢凍迫切勢必遷避耳其何罪且上于大辟尙原之爲軍胡至使赴義無辜之民與爲伍耶失刑甚矣設更募其誰則從又今日多事有司徵逼已峻恐生他變

上悟卽遣歸

討逆

前言

仁宗賓天夏忠靖公受顧命時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

漢庶人之憂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還京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輔臣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于己也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鑑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捲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閽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

景泰元年于公謙疏曰臣等竊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

生釁侵掠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朝廷之恩雪君父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仇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與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兵馬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如范廣楊俊等候旨定奪前去蓋京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馬以爲聲援豫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才並無勳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于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涘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于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曰洮河失事後議稱貢市失策宜絕款決戰適遣使閱邊皆以刻削相尚而寧夏黨中丞尤苛斂嗇施失士心鎮兵劉東陽許朝遂乘衆怒殺中丞據城以叛此時督臣宜遣總帥提重兵疾馳壓城而陣必有梟叛賊之首以應王師者乃督府巽懦高坐固原不出兵而日騰章告變令賊得乘城自保勾虜入犯靈州幾不守計無所出則請朝廷遣官招安幸宸斷不許督臣被逮遂決計討賊罪人斯得重鎮以安非主上威武神靈邊事幾于決裂矣士大夫平時舒緩養名高自標置臨事常倉皇失措重損國威漢人有言聖王不以名譽加于功賞之上至哉言也

李東陽曰胡虜本無遠圖在于得利其所以能使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其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蓄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况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彊利固在我愚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牛予之縣官爲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伍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劉孔當曰夫名其爲賊敵可以破此漢帝之所以蹙額也頃者變起倉猝將士徒以朘削爲名朝廷卽未知罪人所在故且婉約其詞以慰藉之夫事發于軍則從討者不無傷類之悲而戴惡者莫解市賈之濟今既知爲哱賊父子所嗾則是以夷殘夏也夫窮蒙我卵翼之惠而飽肆其擊噬之慘乃至于殺我撫臣僇我鎭道辱我宗室虔劉我人民斯不亦中國涉肝茹血之仇乎哉以此正告三軍三軍之士必有嗔目發奮銳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中國雪詬恥者故以正賊名而忠義可激策一前諸軍之譁然從亂者豈眞人懷怨心大抵吠聲從竽而其中固有欲弗從而迫于無可奈何者亦有既從而中悔非是者亦有朝夕在叛而其心猶時隱然不安者今天兵臨城欲剪此朝食而不開脅從之途則宜有人懷必死之心以致疾于我者矣似宜特遣信使持方天之詔登諸樓車而諭以天吏之不濫誅也其有能斬賊以自首夜縋以

情輸倒戈以迎虜俱如賞格不則按部勿動以俟王師俱赦勿問大兵
自賊首外秋毫亡有所犯夫民得自安于不必誅彼將傷其前事而悔
過其行冀其更生必多牟利以深下我而賊益窮于所攫故以開脅從
而內潰可期策二昔之遣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豈不虞其專制誠
謂兵家勝負捷于呼吸故或有予之而將取或有欲擊而佯敗或有外
羸而中堅其機何可預設若必待一一奏報乃行大事去矣且夫人之
耳目手足使之寬然而有餘適乃得一心營戰以盡事變一以文網持
之則欲進而禁于鉤飾欲退而束于錯綴彼方前後不自必何變之能
慮頃陛下責成撫臣得便宜從事而當事者不勝甲可乙否陛下不能
無動誠恐撫臣之不能自必先自圖而後圖國也故以責重將權而後
效可責策三夫兵死地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一日聞戰
頓能斷死于前者爲重賞使也是故施其所樂自下而上施其所畏自
上而下賞罰之道如此其明也今之勝戰程功其爵之嘉之督撫而已
總參而已褊裨而下亦罕聞見其它徒步之士卽或親斬虜首身經血

戰霑賞不過數金名不一聞上夫厚憑其死力以創敵而薄予其酬賚以旌功宜下之扼腕而不能平也既自今其尙申令幕府卽厮與養卒微功足錄必籍其名以上天子時差次其功旌異之至得破格取通侯之印夫下得以微功錄則前死不還踵矣而又以芬華耀其儕伍亦前死不還踵矣且非獨能使死敵也而又可使之死法何則彼蓋曰上實以醲賞誘我而我自負也故以褻功賞而士心可激策四夫世故不乏跅弛士也當其無變裘馬休休耗弊于博飮間耳其桀者至發憤于椎理剽劫終不能槁項黃馘以死一旦有事莫不翹然有自效其奇之意當事者不勝蒐而羅之使之效于一割而預以無用斥之彼若逃死于外以害我國豈有瘳哉且夫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伏下者將埋首矣試將而限以資品弓馬一夫之技則學萬人敵者將遠跡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致者以其圭華薄之則屠釣販繒之傑皆裹足而不入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易其舊凡言邊事欲自效者詔令當事試問可用與其所宜居破例優之以責後效要以疎網闊目以羅天下之奇不

務繩削而毛舉之如此而人不自效以當上指非夫也而又有以塞逆賊招徠之塗故以蒐逸材而羣策可舉策五今天下動稱無兵夫所謂無兵者非籍與人亡也技藝弗精而見敵靡也夫兵亦安能盡得天下之精悍者而用之惟得精悍者以爲之倡則有以動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先鋒銳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今九邊之兵其最勁者稱榆林而寧夏次之榆林地瘠而民貧其兵多四出爲人傭保然慮亡不敢死而爭先者虜至相戒不敢近今誠捐數萬金募榆林死士數千部分各將而訓練之推以爲鋒竊料榆林以瘠民而應厚募計必甘之以新募而樂見其技計必又甘之如此不惟兵精足用而先聲亦足以奪敵以與夫驅羊豕而入屠門殆相萬矣故以廣召募而兵勢可張策六夫兵之攻守皆以財用爲強弱世未有糧饟不給而能使士枵腹以攫敵者頃調發鎮兵不下數萬甫一西渡輒稱乏糧假設不即發兵露堅城之下動踰數月于何而給之愚料關西之地物不加多而其它遠郡灌輸未易卒致山澤酒鹽之利往時既已盡榷遽欲括錙銖官撫飾目前而下

未必應是數十萬之衆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胡得不困困而不起爲亂直俟時耳內者吾甲兵頓士民困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賊虜皆比意甚固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愚以爲祖宗帑藏之積要以備國家旦夕之急今誠纑滯數十萬以奉戰士民不疲病而軍餉足且以明尺寸之利天子無所愛焉夫盜息而民安四海皆吾帑藏何患無富若其擾擾即敖倉洛口秖敵資耳安得有富此亦已事之可鑑者也故以發內儲而軍興可足策七語曰器械不精與亡器同然所謂精者必出于我之所獨長而敵所不及備今中國所恃以勝虜者火器而已而賊方與虜併且得以中國之技自相靡而技窮先臣曾銑志復河套常製有火器今固原諸鎮多有之其器視攻守所宜而異用而又準之遠近酌其俛仰曲盡其妙河套議罷而其法遂不用然當時一二殘卒尚有能道其事而得其用之之術今誠購問遺器而精其法付之驍士另爲一隊攻則出其不意戰則擾其中堅佁亦克敵之助乎故以精火器而軍勢可壯策八今之蒿目而憂西事者曰吾獨無如虜何耳寧

憂賊哉此非知變之言也夫虜闚賊斯須利而來然卒不能絕意于市
賞其非有闚志明甚其虜誠欲併力合謀以攻我必不誇矜以見所長
故當此遲迴之時正兵法所謂伐交者而議者必曰虜謀已素具我成
師而輕赴之未可以得志誠令今日能不血刃而罪人可得則不出兵
可也苟非然者乃釋必勝之謀從老匱之勢久終不見利空內自疲病
非所以赴機宜也故以掩虜師而賊交可孤策九此九策者或補葺于
目前或要效于永久或決勝于行伍之間或定算于帷幄之內此皆兵
家之嘗談非有奇謀祕畫足駭衆聽者然惟常而後可以策變是在設
誠而行之以責實效而已

往行

夏原吉當國日漢王高煦反旣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
高煦反謀益決于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
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國中外皆
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卽縛其人白于上上

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决命鄭襄二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先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羣下潰散遂械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十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夷大難四海永清榮原吉二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賜自盡

成化四年七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太監劉祥監軍率京營延綏寧夏等騎兵一萬三千討石城叛寇滿四等先是滿四等以虜裔散處固原邊地家富饒爲參將劉清指揮馮傑迫賄不能應遣滿四姪指揮璹捕之四等遂擁璹入石城以叛衆漸集五千餘人清傑攻之不利陝西鎭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討之復大敗事聞詔會寧夏延綏兵討之陝寧兵先進戰復大敗賊附者益衆

至是始遣忠等尋益邊兵合五萬人忠初至敗其衆斬首數百而伏羌伯毛銳中流矢死我師遂挫乃議築臺爲長圍五年二月滿璹降四之腹心楊虎力亦降忠使虎力誘四出戰邀擒之又三日城潰斬首數千級擒千人以二百獻俘餘悉斬之夷石城險其餘黨走慧簹山者至明年亦就擒忠等陞賞有差

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權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騷動逆豎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弟七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肆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行乃命兼都督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梟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汹汹言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于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邵遊擊永與戰克之又

進戰破賊于阜城于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敢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于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且不見兵戰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蜂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于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淸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旣敗獨率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于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鋭卒略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于陽陰又大敗之永又追賊敗之于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逆進輒斃之賊乃逡巡退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軍追之遇于嵩淺坡殺其衆殆盡六七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淸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鎭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

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巔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載盾跽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七秉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兵扼之河上虎渡河官兵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蕩平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于市劫脅者悉縱歸之詔建江海祠于狼山正德六年二月起復左都督御史陳金總制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等處軍務鎮巡等悉聽節制聽以便宜行事五月東鄉等處賊平破柵二百六十五俘七百五十餘人斬首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八月桃源賊平斬首五千餘級又破華平賊斬首二千餘級金等陞賞有差八年以餘賊猶熾命右副都御史俞諫爲提督代金權任亦如之右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十一月大盜王重七等就擒金諫後先雖平賊有功而所縱狼兵殺掠人子女劫剽財物金帛尤

甚故人爲之謠曰王賊尚可官兵殺我

正德六年三月命太保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精騎二千及河南山東北直隸兵討流賊劉七劉六齊彥明等八月命兵部左侍郎陸完爲提督統宣府延綏兵合討之其月以中錫偉無功下獄完專督師太子太傅伏羌伯毛銳爲總兵官歸太監谷大用監督陸誾監神鎗數戰有功賊衆楊虎趙鐩入河南者尤熾伏羌伯敗績七年三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咸寧伯仇鉞爲總兵官陸誾爲監督率邊兵討之閏五月河南賊平劉七等入湖廣詔都御史澤伯越與完相去督軍撫鎭而下悉聽節制八月完平劉七等于狼山前後斬獲數萬人鉞進封侯大用誾皆封一品伯爵完等陞賞有差

正德辛未春北畿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時楊公廷和在內閣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債事參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村中窘甚將自經于民

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于朝下中錫
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
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
陳霽奏記于公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
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
諸賊交通有通事玉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于豹房
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
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流賊鄢本恕廖麻子復作亂彭公澤
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公曰召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
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
早耳彭至踰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
小二等作亂彭嘆曰石齋眞聖人也
安南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子黎滄更姓名胡查戕賊國主潛移陳氏
宗祧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

怙終不改擠遏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英國公張輔奉制書乃督舟師追逼膠水都督柳升驚報賊復入黃江船悉來悶海遣偽將朝射仁鎰等于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鹹子關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膠水陳師交州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殘夷敗衂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吏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下雨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季犛黃中所領指揮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人于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于盎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蒼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貎幷姪黎源㬍等

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繫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于故習今父子兄弟皆綁縛于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于麾下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三十牛三萬五千二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獻俘闕下

宸濠襲封寧王恣肆妄爲意生不軌嘗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就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時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靑嵐先朝禁革龍口舊穴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姦謀誣陷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數每年暗收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倍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奏就暗令與伊有讎副使季夢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贓私奏陷鄭岳爲民宸濠得遂奸計爲惡日甚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聞知捏情具本令涂欽等赴京將胡世寧誣害就齎帶銀兩饋送錢寧三千兩張雄一千兩臧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接受扶同將胡世寧蒙蔽具奏誣陷遼東充軍以後宸濠愈加恣欲故行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吞氣隱忍不敢非議又密令劉吉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楊清合夥不時出外劫財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要舉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舉人劉養正素有才名多讀兵書隱情差蕭宗瀛前去招請到府宸濠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贊稱宸濠有撥亂之才當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張嵩校尉火信林華等各思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多方設計謀爲聚財招納奸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充軍多收銀兩重料夫價軍民遭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一月內有瑞昌王拱拵將置買田地投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辜增守正

不阿宸濠嗔怪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喬等統衆前去將辜增魏志英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宸濠見朝廷未立東宮圖謀大位密差萬鋭等齎錢寧銀三萬兩臧賢一萬兩謀將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香爲名迎取來京錢寧臧賢受賂許允令林華回報詐稱欽賜玉帶金廂寶石閙裝帶各一條綵緞十對傳令本府官員穿紅四十餘日百端不法不得上聞正德十二年有内官陳宣劉良脱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將周儀并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𧶼本赴京申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臧賢銀一千兩錢寧二千兩張雄張鋭各一千兩拴同閻順等俱發南京孝陵衛充軍宸濠復與李士實幷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徒當令王春涂欽等招蓄已故賊首凌十一閔念四萬賢一等幷手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亡命遊食強竊盜賊脱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幷未獲原招把勢樂盛等不計其數藏縱于家山等處分夥内外劫掠新建等縣民人羅慶二等家幷各處庫藏及各客商船隻財貨送府平分齎幣厚結廣

西土官軍狼兵幷南贛汀漳峒蠻欲圖爲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甲招藏四方匠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涂欽令伊家人姚元佐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召募慣熟武藝好漢欒鳳張貫每人各受顧銀三錢同到儀眞地方各訪知係是召募助逆隨卽懼罪逃散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說卽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結朝廷頻頻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及差人打探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跟以十一二日報知一遇有警便好起兵本年二月內遇蒙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監盧明行至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還被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劫去行文撫按挨拿吳十三等懼怕投托閔念四將原劫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等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劫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宸濠飾詐要名求賢講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往見意欲用善開導比因議論冀元亨隨亦回還訖有都御史孫燧亦因宸濠日甚逆謀漸露屢行具本劾奏俱被設計邀截有畢眞改調鎭守浙江宸濠

要伊預備人馬前來助逆當將銀三千兩金壺一把盤盞四副幷器皿
茶芽等物送行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參隨張送等徐紀等回府傳
報聖駕將巡山東泰安等處宸濠陰遣秦榮等于大院內張設勾欄搬
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詞差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
游俠光棍誘引四方人心意在扇惑傳聞京師邀請駕臨因而伏兵圖
謀篡逆畢眞前到浙江假以操演官軍爲名就各重賞銀兩暗邀人心
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鎭衙門待時起兵助逆宸濠惡逆彰
聞致被科道官將伊謀爲不軌事情劾奏蒙欽差賴太監崔駙馬顔都
御史前去省諭查革護衛被錢寧密令林華星夜前去報說前情宸濠
自知反謀敗露卽召吉與在官承奉等官各進府商議宸濠說稱如今
差官勘我府中事情革我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壽日
鎭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酒就脅令各官順從起兵彼若
不從卽行斬首警衆大事就定將李士實僞授國師吉等俱僞授太監
又說事定李士實爲左丞相加封國公王春尙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

王信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駙馬至十三日鎭守撫按公差幷三司等官進府賀壽筵宴各散十四日早宸濠密令凌十一楊清閔念四人王信張浩等俱暗藏兇器旁立有鎭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濠即出殿前臺上說太后娘娘有密旨着我起兵你各官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回說旣有密旨請旨看又問副史許逵如何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濠怒詬殺這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當將孫都御史許副史押出在于惠民門內殺害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挾衆心布政司參議黃宏鄕官郎中涂文祥俱被綁送儀衞司等處監禁宸濠當差涂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喻本去布政司盧鏞去南昌縣儀賓強文盛去按察司典膳胡玉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府內募兵賞人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稱今舉大事你各人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爵祿各官重加陞賞各隨同稱呼萬歲宸濠又令涂欽等將都布按三司

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盡行放出又將知府鄭𤩽宋以方取入儀衛
司監禁隨令黃瑞修黃船六隻及虜官民船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
徑往南京慮恐操江船衆令吉與陳賢王春等預雇各處漁戶浚子手
一千餘人要得臨時鑿穿操船有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清在傍說
萬歲但放心南京城池只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喜各賞銀一百
兩就令凌十一統領凌十九等各賊兵二千餘人號五千楊清統領原
招各處善射二千餘人號四千五百就將擄得官民船三百餘隻裝載
號稱先鋒與同涂欽萬銳孫隆熊僚帶領于全前去攻打九江南康又
差熊綬陳賢葛江率領何堂前去吳城地方截擄糧船差金大用前去
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幹將過省城宸
濠聞知卽差喻才領兵二百餘人裝作機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邀截王
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變卽行回還奔至吉安府住劄隨將宸濠
反逆事情具奏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及通行所屬幷隣省各府縣
共起義兵前來征勦十六日劉養正引帶門生王儲到省宸濠親出南

浦驛迎接入府拜授軍師許事定陞左丞相加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
陞賞劉養正又寫書招致門生新淦縣生員劉子達戴雲涂欽等督率
衆兵將南康九江二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熊僚孫隆及于全督兵占
據涂欽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安慶又差陳賢等
在湖口等處擄得河船三百餘隻黃瑞擄得船六百餘隻回省編甲完
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任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
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就行撰造僞檄及安民僞榜事一指斥乘輿
放免稅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
已卯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咨行天下諸司論降又脅差參政季
斆賫往王都御史幷廣東等處行至吉安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
該地方盤拿押送王都御史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文燒燬季斆等
各收候監禁二十三等日宸濠遣郡王拱㰘祭旗纛關王廟教塲三處
又僞勑吉提督軍務及參政王綸加參贊軍務往教塲閱兵宸濠僭祭
天地祖宗及遣郡王拱㰘等祭告山川城隍等神幷西山青嵐等六處

墳塋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軍校編爲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分投看守城門王雲盧永芳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王府門殿倉庫城牆等項每軍各賞米一石將銀分送梁辰胡濂劉斐許效廉楊璋賀鋭唐錦師夔藩鵬賴鳳各一百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經歷尹鵾知縣張樹照磨雷燮各十兩馬驥許馬吉幷王紀各一百三十兩又分送宗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各王將軍又各重賞不同將萬鋭取回僞勑鎭守江西宜春輔國三將覲鈰八位俱守城牆宸濠俱守王門林福英清等看守青嵐等處墳塋七月初一日宸濠帶領宮眷人等及與前撥管哨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船宸濠祭江又令吉與王綸披戴盔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日到于地名黃石磯宸濠因見涂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克畢眞聞見宸濠起事四散差人揑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傳報各處動搖人心本月十三日假以進表之爲名俱收各城門鑰匙約令三司府衛等官于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

鎮待禮要得乘機殺害起兵助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幷各官知覺隨卽
點集官軍嚴加防備畢眞懼怕不曾起手十四日羅朝紀宋欽胡通鎮
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說王都御史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
巢穴又見安慶久攻不克心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退江西省城令衆
開船回行間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鄭瓛宋以方亦
各乘機脫走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于二十日四更時分前至省城
攻圍彼拱樤萬銳陸程等督賊拒守被官兵奮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
惡黨人衆宸濠府宮眷亦畏懼自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
撫定良善及拿獲拱樤覲鐮陸程萬銳等幷宮人劉氏等及宸濠等子
三哥四哥各發布政司等處拘禁其先被拘留布政司等官胡濂等亦
各于王都御史處投見省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銳各卽逃散吳欽
當于王都御史處投首宸濠與吉等回至王家渡因聞省城已破就彼
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兵攻敗至二十六日將宸濠幷吉與李士
實等各先後擒獲其賊船被火焚燒幷宮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

瀆者不計其數蒙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欽差太監
總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倬等緝獲楊威馮春各將被脅等項情由于
王都御史處首告欽依着三法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禎萬桂
等通行查取前來會問前情明白審得吉與徐欽熊綬共四十八名俱
係與宸濠共謀交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應該依
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爲第一等丁綱何鏜王副毛璘等俱係臨時
順從反逆處以極刑于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正其身
免其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爲第二等徐芳傅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
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通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爲第
三等除畢眞王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余欽等一百四
十五名各招同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
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議擬于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卽與辯
理議得劉吉等所犯劉吉涂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情者不
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情

故從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六十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卞效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上以下律給附功臣之家爲奴蘇文四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朱廣等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審俱無力照例送順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驛遞各照徒年限擺站滿日各着役寧家隨住

寧王虐焰張熾王公守仁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于寧王之積威道路以日公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會約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照等相與激發忠義穆穆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于是豪傑響應人

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公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于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公至七月初二日探知公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公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𦑊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援省城公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議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滚水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公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警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聚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公當令各官

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復于本月二十二日據
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于十六日攻圍安慶
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塡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
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救寧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
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
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進兵二萬歸援江西
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公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
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
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得自守
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
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兵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震懼因
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胆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
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公所料
公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宦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

多以寧王兵威衆盛氣燄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于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公以寧王兵力雖雄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殺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于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等各領兵百餘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公乃大賑城中軍民宗室郡王將軍爲內應生變親慰喻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鄕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公乃分督客兵乘夜趨進使

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受傷者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南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成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死水者不計其數賊復

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
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
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
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
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
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橫丁𫄨
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
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司楊璋僉事王疇潘
鵬參政程果布政司粱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
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橫亘若洲焉于
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
二十七日及于樵舍大破之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
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于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公

既擒寧王闔城內外居民聚觀者以萬數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于水火之中也按寧王烝淫奸暴凶殘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門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賷金銀數萬陰置奸徒于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名實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知謀忠憤不定其氣餒使然也公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

卒起事于顚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
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朝廷之
威靈而廟堂謀議諸臣消禍于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于未動而潛爲
之制改公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
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公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
有常山首尾之勢故公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習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
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于無形之中藏不測于常制之外人徒見斃奚
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
葉夢熊字男兆別號龍塘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
萬曆辛卯嘗巡撫甘肅歲壬辰寧夏哱拜哱承恩劉東陽等皆戍卒自
家恃丁強衆又虜方黠悍而邊備素單弱遠決計勾虜叛逆戕撫臣脅
撫宗室虐焰張甚公洒泣上疏願捐身討賊得旨趣寧夏入靈州虜數
萬騎突至公命驍將麻貴等出其不意破之虜復以叛賊石得城北門

公率兵搏戰城下士殊死入其陣虜大挫遁賊失援喪胆猶然堅壁以拒我師朝廷憤師久無功下封侯之賞賜上方劍俾當事者得專決尋逮總督魏公而以公代公召將士激勸之示之劍士人人競奮晝夜蟻□城決水灌城公親冒矢石督戰用神礮燔其樓櫓擊破卜着二虜首援賊者意氣喪沮公益耀舟師震賊而間貽蠟書以攜其黨俾爲內應某日遂以神礮克南關百道攻擊承恩等懼不知所爲斬劉東陽許朝王文秀亟首行成不聽益進兵攻之礮速發如震呼聲動天地哱拜自焚誠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強盛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游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腹心爪牙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忿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恿乃

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首司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無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愬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申文定公當國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于所部未有逆跡于朝廷祖宗朝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賂應龍不繫獄調則必赴召則必來何至稱兵叛逆悍然不顧乎挑釁啓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

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八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七

任將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八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兵部二十七

任將

前言

馬文升曰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致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第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學習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于此時也

馬文升曰本部宜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幷科道官及天下鎭守

撫按三司并各府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本處有司以禮啓送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才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眞才不許一概濫舉有辜朝廷求才盛意

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

程文德曰何代不生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耳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騏驥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

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而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寄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臣不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

高岱曰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難也賢將之難難于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過也夫兵殺人之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文法繩拘也君之將士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畏之心而作其敢爲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爲之法而繫縶之也今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者莫若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參謀之設也未聞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

捷敗不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開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否乎今之總制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者親旗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傍趨屛息而不敢言曲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則以爲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虓虎之士其何堪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將將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刺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士是故能揚三軍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驗一士之糧餉必有稽實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爲紀功前旣有然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拔犀虎之牙角而剪鷹揚之爪羽也何望其搏獸而搏禽乎不知李牧有邊市租不入開誠享士

日費牛酒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勇士之難耳兩軍旣薄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摧敵幸而斬首執俘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賞不踰時而賞之無將不可專也使裹糧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取決於吏胥之口彼皆豨縱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勢必有明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存驗必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士趣治文移甲冑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勘甲乙參决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錄其尅敵之功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沐血于戎馬文吏指摘于簿書死士轉鬬于疆埸縫掖闊談于庭署雖有折衝之略報國之志幾何不摧橈而檎乎此魏尚之辱周勃之恐李廣甘刎首之慘文卿忍降虜之羞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而就覊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

雖黃帝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牛馬而已必欲樊籠之則鳧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暇爲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鼓鼙方震而二十四郡竟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法而耻當其任牢于文而不究其施曁其顛沛流離委之兵而不制于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己巳之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成社稷之功亨奏摧陷之略亦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必救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當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讒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狶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疎也必欲過爲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

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祕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誠欲叛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之也

孫陞曰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將亦薄待其身於是侵剝偏裨卒伍竭澤摧枯無所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摧兇破敵所獲金貝綵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一隱其一而所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繩墨雖縱無害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竇嬰拜上將軍以所賜金千斤陳兩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用金無入家者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終廣之身不言置產事古之將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尚廉貪異焉何哉蓋貪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廉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貲以饗士家貲且散又奚可侵剝之侵剝之則士卒不爲用殆如鼂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摧兇破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心者罪止去位而已失士心者禍至戕躬甚哉將之不可不廉尤切於吏也

劉定之曰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頸係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其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閫一知二將才由此而充矣

余公子俊曰將官凡在內者皆荷聖明簡用在外者多出巡按會保今五軍營坐營官缺尙要會官推舉以爲將官預選之用今查得成化九年部院會官所舉將材選用將盡若不先事再行會保不無急于進取者奔競成風耻于自顯者愈致埋沒合無行移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併在外巡按巡撫二司官員各舉所知不拘侯伯都督見任帶俸都指揮但係存心愛人謀勇可取者每人訪保一二員各用公文明開職銜略節脚色見管某事堪任主將偏將緣由

通送本部方會在京各官詳議如果所保相應別無異同就行列名上
呈御覽仍付本部行令照舊管理原委之事候在外各邊將官有缺臨
期奏請委用除侯伯都督總兵名位已重不須別議各都指揮堪任主
將擬陞五府堂上官署職指揮堪任偏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示
寵異以便行移向後果有戰功仍從舊職陞授倘遇一時恩例不在實
授之例前項署職皆係流官其餘名器權以濟變不致太吝經以守常
不至太濫若急無官之缺中間有堪補京營把總卽爲補用使彼施其
已能勤其未至有候缺太久輒爲改節若不再擬奏委用反或所舉不
公事發連坐舉主如此縱是未盡得將材終是公道有在
李承勛曰取內任之材與邊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
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爲上警敏能識
兵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
用用之必壞邊事爲大將者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然
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勇力爲主而不

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
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
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
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黜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
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
有聲望者不久得改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至
如州縣官之職尤爲親民陝西雲南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粮差徭皆
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
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
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庇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
故我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尚未得蒙至治之
澤也伏望聖明留意

孫懋曰兵部者本兵之寄卽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范仲淹
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後乃益授樞密副使當時

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于侍郎丁鳳非以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朝廷簡任亦惟彭澤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者則今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于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邊委矣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爲他日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于邊任者是授此則重本兵之道也

王守仁疏曰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

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天下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浸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于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于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同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于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臣願而今蓄之也

胡世寧曰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主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于東南削平諸國古人任將之明效也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之將在軍君不與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有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致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諉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委任耶

固以政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于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榮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本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王廷相曰南京守備朝廷大要爲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武職大臣皆得推諉觀永樂正統以來襄陽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任必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止家喻戶曉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爲彼所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敢誰何平日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行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恣爲捶楚無一人敢出怨言敢殺平人生者務爲自保而不敢訟死者之寃甚至寧得罪于朝廷而不忤其意

寧廢公家之事而不敢違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之然也夫以留郡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寒心漢之郡將坐失荊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鎭以當時君臣不暇遠圖疎于遠謀以致之爾臣愚伏乞皇上敕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限三年或五年爲任滿將滿之期兵部卽請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平日存心忠實者或知兵事之人疏名奏請定奪以爲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積威之勢可以絕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董公檝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位下者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爲邇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勵在朝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略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

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之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卻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懷慶而西賊爲之破胆用人以望此之驗歟

李公傑曰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于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于敗衂哉

王公鏊曰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彼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

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旣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將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狥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總千萬人矣

樊公深曰人皆可兵也兵皆可用也是不難于得兵而難于得將也將得其人則可以臨屬乎兵而兵卽我也我卽兵也將非其人則不能以臨屬乎兵而兵自爲兵將自爲將矣所謂總屬者恩與威是也有恩以任其心有威以警其志則三軍之衆可使相應如左右手恩不足以結其心威不足以警其志臨事之時安得其不散亂而無統哉奈何今之爲將者以賨放科索爲常態而先以傷乎軍是恩不足以結其心也賨放科索之弊行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是威不足以警其志也是宜其退敗而無績也然則欲求賢將而可以行其恩威者亦且養其氣節而存其羞惡之心可也人有是心而可以當大事處大患人無是心亦何惡而不可以爲也竊怪夫今之處武職者甚嚴其待之也甚薄蓋武職者亦必以諂諛存心以足恭爲禮以求自免于罪責故雖憲臣

命委之士亦思抗禮于武職而武職亦俛首而奉承之其所以奉承者兢兢然惟恐失吾管事之權然後爲是卑屈耳一管事之權且不能捨而欲其捨己之命以禦敵天下寧有是理哉故欲求將者要在于包容慷慨之士而遇以禮養其氣節而使無失乎羞惡廉恥之心然後豪傑之士出而不汲汲于富貴不汲汲于富貴而可以行彼之恩威恩威著而衆心服此自然之理也

樊公深曰君所用者將也將所用者兵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不可使之將而將有不可制之兵也君之賞罰行于將則君之權重君之權重而後將可使矣將之賞罰行于兵則將之權重將之權重而後兵可用矣但君之賞罰可行于將而不可行于兵者將之事也夫既爲將之事則凡君之所以行于將者皆將之可以行于兵也近者邊臣失事不踰時而械繫于京置之于莫大之法而强悖小卒固不問焉夫不問者非故不問之也此乃爲將之事而爲君者可以略矣但今之爲將者其望疎其權輕而繩墨約束日制于上者甚急且浮議易搖訛言易聽至

使邊塞之間卒無常主之將以此見輕于士卒而不能行其賞罰君可以殺乎將矣而爲將者卒無賞兵之資是以授人以羊而奪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昔者唐季之世兵日驕悍而上不知及其後也廢置主帥而上亦不得不從之矣是其藩鎭之禍非起于將也起于兵也起于將之權輕而不能以制乎兵也自古善用兵者莫過于漢高祖高祖之御將也豁達大度委任得人雖曰天下之事未及成功而信越之徒已極富貴至授兵數萬而不禁其生殺捐金與之而不問其出入雖韓信亦嘗謂其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以此知高帝之所用心者在于將而爲將之事帝不與也夫君所御者將將所御者兵兵則至于千萬人焉是將之所御者殆難于君矣知其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欲免唐季之禍難矣哉

陳建曰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是故善用之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興不善用之李景隆以六十萬衆而敗建文之屢敗而遂亡非他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

王文肅公曰我輩爲邊臣主衡無過一實若曲詞爲之諱敗則長其欺

刻意爲之掩功則摧其氣無一可者

又曰將領非闒茸卽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得銜自我使武夫不得借

卵翼而偷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間夷情恐無甚難處者

于愼行曰張旻掌禁旅奉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亂上召二府議

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但擢旻

使解兵務則自安矣乃以旻爲樞副兵果無他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

必謀而未成者乃可以是潛消之爾若是逆行已成法所不貸則又不

可姑息區處以長亂略也

于愼行曰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利鹵獲因以予之得

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自漢時軍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

卽以法繩大將今日法網之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何暇鼓舞

吏士相與期于繩墨之外哉

又曰黄巢還自閩廣北趣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使曹全晸合兵拒

之賊爲所敗度江東走此天亡之時也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受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轉戰兩浙之間不可復制矣夫巨容之言睥睨成敗有虧臣節不容誅矣然使宣力之臣習知朝廷之機括至于養寇求容則當時之謀國者大槪可覩也自天寶以來樞機之任移于左右賞罰之柄出于受憎而强藩重兵觀望去來上下之間以市道相交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非一日矣故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不畏哉

馮公琦曰夫責宣大以搗巢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爲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爲洮岷之時虜之貢市直貪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于貢市固不爲也如使厚于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爲之宣大且有將爲之洮岷之緒然此時罷市搗巢則不見其便卽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則撫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陰備戰彼順于東而探于西則亦東撫而西備戰且以一鎭被虜與諸鎭皆被虜于策安便

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之能起能應則不在有事時也
今之議者皆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爲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子房爲高祖籌策不聞爲韓信籌策也
然欲邊庭之事取裁廟謨坐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成則爲內閣敍功之
地事敗則爲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廟堂惟
持其賞罰而不必遙制機宜言官惟覈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祖
宗設官職掌原自如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
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
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
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愼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
薦者不自潔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
倖之心乎此其言可繹思也今須預簡眞才鄭重厥任人品雖正而不
習兵事者勿舉材幹居長而素蒙物議者勿舉萬一僨事併坐舉者
丁元薦曰向者東西告警朝野失措募兵之議曰四五上夫祖宗立法

內自京師外至衛所及沿海沿邊之額設軍不乏也竭四海膏脂養之數百年一旦有事驅市人以充行伍當事者按籍而患其寡一變于浙江再變于鄖陽三變于寧夏四變于陳州驕惰之卒帨巾而呼當事者對壘而畏其衆臣愚以爲兵之難用而易亂者威不足也威之不足患在無食無食則無恩是以威不可行也食之不足起于兵冗而無節冗而無節患在無練兵之人所謂練兵之人仁明武三者具備非空談韜略如今所稱邊材得其人則濱海鹽徒中原巨寇皆可收戎伍銷其快快無忌憚之心況我有上將誰不感奮願效天下未嘗乏人今內不擇兵外不擇大帥而哅哅練兵何濟于用卽今京營疲卒不滿十萬天下衛所坐糜糧餉徒有空名關陝重地一遇胡騎則弓矢器械亦且束手遼左之師飢寒疲困急之立欲走虜由今之道計不終日若再支吾終成首尾倒置之禍何者外重而內輕枝冗而本枯士氣靡于文法壯夫憤于肉食形見勢絀莫可誰何

許國曰世之驍雄跅弛之士多不閑于禮法入則鬬雞走狗出則斬將

搴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人下哉今邊將旣束縛于文吏能不得展參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當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俾勿持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又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安可得乎

曾鈞曰近者兵部尚書奉旨會推將材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堠間諜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閑弓馬背誦韜略非將也機權倖于鬼神氣槩吞乎胡羯肝胆孚于士卒忠義發于天性乃將也若專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穹故將材非一日致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眞誠爲國之心寤寐求賢之志而後所以得眞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于虛文方今將官縱朘削以充囊槖用要結而營保陞貪緣得任苟且圖存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創爲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衆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

逼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輒諉于兵力之不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臣恐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聞而生心故必公于擇人信于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

□□□曰今之邊方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其鎭巡之官謂宜愼選忠誠謀略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卽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然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饜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每遇員缺推補或取諸閒廢或求諸疎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爲彼實在廢籍與疎遠吾姑以是授之彼當無所歸怨而無汲汲焉爲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疎遠者且喜高官大爵之及己也亦姑拜命殊無皇皇然爲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日夕掊剋日夜鑽刺圖惟所以移徙遷陟而冀他命其視地方曾蘧廬火窖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來安集爲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隳驕橫日集而使後來者愈難其處自今以往請毋拘資格如推巡撫內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而下至于郡守

推總兵則自指揮而至于參遊其才識謀略忠誠勇信爲海內所推奬者卽以付之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且亟要爲天下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暴則使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能抗強敵而臣黠虜竟遺數十年之安乃今選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固謂才職謀略是已而又何取于忠誠勇信乎蓋非才識謀略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閫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于避免重于顧愛其肯以其身爲國家宣勞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期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授以僉都御史久之乃進爲左右副都又久之又進爲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之都督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功日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眞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日夕苟延之計以希遷徙知以其地與事重爲己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剋此非眞能愛其下也

捍禦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于是乎在矣若夫選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糾論以壞其成則朝廷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

吳時來曰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患深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才自足一代之用也何嘗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垍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于邊云爾其閒廢疎遠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云爾于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

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詡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肖之地卽有以才名推者亦遜遜縮縮不樂往卽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于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敎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潔談道者足跡不涉畿甸之外坐致公卿之位旣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卽一語不敢出于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眞才莫勝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眞才求眞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唐臣狄仁傑宋臣韓琦寇準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于邊圉旣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翺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

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旣賢而一代眞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旣壞其人尤壞其事愚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與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勢賊來提兵格殺責則總兵今以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愚以爲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者極一時之選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爲之用愚不信也故經略尤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

又曰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懋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鎮總督有缺卽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卽

以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五六員以上特爲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懋選曰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兵部曾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効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于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朝廷用此儲養眞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又曰人心惟和固于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強寇內賊戕賊于功級望望焉罔所控告彼固很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已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

驅之于是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恐瓦解勢成其所勾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老耄之人彼見地方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喻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斂有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宣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卽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于其職卽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守令不可不愼選也昔宋祁守定州范仲淹守綏州皆務在得人欲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旣勤保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薦揚卽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旣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眞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又曰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見其事之難任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効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己地嫁禍鄰封以求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賣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賣宣大在宣大則賣陝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陞遷或驟蒞履無幾即有忠誠體國之心然于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恐有不暇熟諳愚欲凡文武之臣俱以三年一考未滿三年即賢弗陞即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已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加其官不能當貶其秩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貽憂君父苟玩欺侮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宣著即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

議者也

往行

弘治十七年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議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行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方行今既奏請若明明不許卻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住牧大同部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納賄嬖近求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歸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于京師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其要君之心不可召之如何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其不得遂願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于處置莫如縱彼撫部落之奏不遂其心而陰奪其將兵之權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將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勑奬其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遂怏怏成病不踰年而死

宸濠反聞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其成敗爲從違王晉溪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淮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

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
由荆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叢□鎮儀眞遏賊衝俞諫率淮兵
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
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效力
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
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
之物何足問卽以賞汝後北虜犯界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
一人竟死于敵
賀縣諸猺據上下碟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
督撫謀之監軍咸曰沈公希儀來沈公不來卽將死枉死耳乃問計于
公公曰此難以口舌對曰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
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
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勝數也而乃刻晝進退持已

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惟無算故不得不授
計于上上之人禁貪止暴亦不得不遙制之事機敗于札牘之煩緩急
左于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于不擇將非
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公能聽議請
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罪也督撫喜遂以
諸軍付公

王大司馬敞爲兵部尚書以本部任重勤慎益甚每選天下武官必語
其屬曰此皆我祖宗之盛典非倖致也毋事深刻寧可過于厚武功黃
選簿在內府印綬監凡遇除選必入內查對輒爲所難例納賄乃得如
期對視請謄副于部以便選法

梁公震新野人世榆林指揮使歷官太保諡武莊公在邊專練家丁時
時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輒動

陳公瓚字廷祼吳縣人以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嘗爲給事中察視京
營給事御史體至貴重每按行諸營即營帥侍立噤不敢吐一語公獨

曰帥吏士所瞻聽也奈何故輕折之且彼禁我何以悉其能否爲設坐
從容詢訪軍事咸自喜願爲給事用例察視京營者以三年代始行舉
刺往往不得代去舉刺幾廢公疏請歲一代舉刺時上將領知所感畏
矣
張鹵字召和儀封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拜給事中當是
時塞上多事浮議紛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己則易成
鈐制在人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
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官
隆慶間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時高文襄當國曰大司馬安
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
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于他處假他官則非本秩
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于西彼此候代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
誰禦請于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
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以曉暢方略素定

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秩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是當時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時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朓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署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智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可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祗奏報多不中款請于是數處擇知兵事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旨報可著爲令甲已而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猶懼不堪即優禮而鼓

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隳阻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而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以爲治効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借口邊防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州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寧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概以邊稱得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尙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郞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于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

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憂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

用人

前言

王守仁曰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材于倉猝艱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常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今日多事則彼人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閒之兵

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猶曰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必有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所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持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鋒軍前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兩便者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于是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矣奚必自京而出哉

楊文襄曰凡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其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無所用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才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軍各于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胆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可取者二定爲第二等一事可取三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或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四等其老幼疾病者爲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選備正兵三等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五等不堪之人即令還勾精壯户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熟于弩彈刀牌者善用鉤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攻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雖無他長賦性直戇決裂不顧生死以至百工技藝之

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册登籍必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

趙公仲曰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有隙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功成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塞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凉諸路要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鉤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剌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爲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縱有驚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躭延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于推避不歸咎于芻糧則告乏于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大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鬭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點虜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

引利于奪獲一遇抄掠輒爲嚮導非惟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
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川澤之形不能
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
選能爲巧辭善辯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
間知山川形勢井泉牧芻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矯健能猿騰隼擊
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于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
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于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
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
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
間有禍福生死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
果大勢西奔事機可畏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
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浪以
攻于左左不攻于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于右右不攻于右則顯
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

功成靖遠封伯卽今之勢夫惟非其人焉而已苟得其人則事求可功
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
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
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
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曾氏威望
大振士心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
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有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
旣專奪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
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任
其責或又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虜衆
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予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往行

王珦字仲弘休寧人以進士歷官左參議嘗爲福建僉事時寇犯同安
甚迫公料見卒粗備而無當鋒者有死罪囚陳嘉任等七人在獄黠勇

可將也召賜洗沐與飲食諭以討賊贖罪咸感泣思奮郡守童君爭之謂必且走公曰吾保七人不走卽縱七人死而爲千萬人生計非盭也于是大出兵徼賊而七人爲軍鋒遂大破之斬首三十擒七十二人事聞七人者咸貸死相率立祠祀公

張瀚字子文錢唐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嘗爲刑部山西司員外總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能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爲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虜而顧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于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然其言爲請于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爲都督果力戰以死

武科

前言

劉公大夏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練韜略之士收拾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兩途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

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周密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狥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爽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

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
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
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
高志寧令狐挺卒能料昊元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
而興斂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
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求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
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
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
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超特之士臣等竊
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
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
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
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戍卒或係于士籍許各赴所在
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

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愼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仲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徐應聘曰有闕文 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今世胄子弟溺于紈袴往往秉麾登壇而磊落奇偉者或老臥鼓下罔所表見將不得人兵何由得精乎宜于世胄之中嚴加遴選民間之俊廣設科條必驍勇趫捷及熟諳韜略者然後寄以事權至于武科所收宜悉撥營中試其技能有效則從優錄用不必吝送軍門坐守歲月耗其雄心庶幾有爭自奮勵稱上任使者故將才當選也三曰嚴訓練以收兵實夫今之司戎事者操演營兵既有常期矣問其所操演則曰以百餘人僞爲虜跳

跟而前相與持戈鼓操逐之曰此戰闘之法也僅兒戲耳又每月用火砲費數十金聲聞十餘里何益焉蓋有荷戈殳出營門而懵然莫能記憶者矣宜擇謀勇兼至者分部訓練示以擊刺坐作之方弓矢劍戟之法及安營布陣變化縱橫之道務令精熟可試實用仍定期比試定格懸賞以鼓舞之則平時有投石超距之勇臨事收摧堅陣之效矣故訓練當嚴也四曰行遣調有闕文

往行闕

武爵

前言

丘公濬曰陸贄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

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鎭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流官是也贅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朝祖宗蓋得此意矣

又曰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敘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嬖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出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譏之固不足以爲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

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受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又曰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受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于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絀難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

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太祖文皇帝于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敍用該罷職不敍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卽太祖垂戒之言也誠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祖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霍韜曰查得已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奏稱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

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絕要將庶長男錢維垣襲前爵本部議得祖
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平僭亂大關社稷者不授我太祖高
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太宗文皇帝中靖內
難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
平定天下其豐功偉績藏在天府歷歷可數者未有以戚里故而得與
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孝昭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
張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故我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孫
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彧王淸王濬之封伯皆援例于張昶矣又其後
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
濫莫知紀極于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
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賚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國用愈絀夫爵賞
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臣等伏讀祖訓有云凡賞功
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英宗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
曰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

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矣賢因請問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與此不審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夫以祖宗明訓如此其嚴陛下所以申飭而釐正之又如此其切宗社生民之幸端在于此臣等謹議得我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開國靖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來雖旋荷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臣等查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見在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皇親駙馬俱要查照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已經題奉聖旨卿等旣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皇祖亦未有制典魏定二國公雖有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俱着照舊襲封其

餘以戚里濫膺重爵名器卽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革其中有干先
朝恩命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所據伯爵旣與終身例應查
革無容別議其所請量改別銜以延奉祀則宜出自特恩給授指揮等
職例應請自上裁非臣等所敢擅擬等因嘉靖十五年題奉聖旨陳書
與做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帶俸
王憲曰謹按大明會典中明陞賞功次各照地方則例最爲明白惟遼
東女直斬首一顆陞一級查得近日陞賞係北方者俱斬首一顆陞一
級不曾分別遼東女直與會典所載不同末後又開陣前當先殿後斬
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蓋大敵在前猝然相遇勝
負在于瞬息之間死生係于呼吸之頃當時不暇斬首其斬獲首級多
在賊勢稍緩追奔搜斬之際軍功必以斬首爲重蓋斬首有實可據不
容冒濫當先等項奇功旣無實跡易于詐冒其弊至正德末年應州功
次巧立當先衝鋒齎牌督陣等項名色斬首至十二三級陞賞不下數
百員名冒濫之弊至此極矣以故先任給事中夏言等建議不由軍功

陞級者子孫襲替一體查革本部因見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京師戒嚴邊報旁午幸而臣工効命國家無虞比之尋常斬獲微勞不同若一概減革人心不平故當時議題此等年分當先召募越陞俱不革已革者候襲替之日改正其餘年分一體減革但不曾分別南方賊勢少緩與北方不同致使應革與北方一概混襲所以本部近日題准事例各人名下無斬首字樣與不及數雖不及數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及未曾分別地方年分致一時奉行之過不分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德勝門東岳廟石佛寺等項功次一概減革未免人心嗟怨及今若不議處恐數年之後減革漸盡軍士解體異日邊方有警人將以當先殺賊爲諱誰肯出死力以犯賊之鋒萬一誤事關係非輕合無將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有當先被傷幷殺賊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不革外其當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級襲替過數輩者已足酬勞仍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例該載未盡中間疑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中明遵守今將歷年功

次應存應革事宜署郎中事主事鄭曉等開坐具呈到部爲照武官非勳功不許世襲係是祖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當先奇功等項不同要在分別地方難易時事緩急事體輕重不可一概而論故陞賞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亦當因之有辨近因正德年間傳乞陞職及勢豪違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俱得冒濫官職故建議者痛欲裁革一以愼重名器一以節省俸糧但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多避嫌疑敢于任怨中間亦有虧枉者俱不恤之致使當先殿後斬將搴旗建立奇功者亦與近年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者一概減革委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議呈來有關國體相應酌量議擬合候命下之日着爲定例通行遵守其有例前革過者俱候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正襲替施行不許因之奏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自引此例泥奏者許本部該科參送究治仍送史館增入大明會典本部仍刊印成書一體遵守嘉靖九年八月具題

胡世寧曰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

何以給𥨸聞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爲身計無肯爲國忠謀奉行祖宗之法以將順睿皇帝之美者昔我太祖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此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以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生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

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愚謂聖上法祖憲天此事誠當商處况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于夷虜之跳梁眞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此弊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武人身爲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觸彼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彼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宜復太祖之成法佩太宗之格言繼英廟之盛志爲後世之永圖特勑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眞有戰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于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幷戶丁俱精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略廷臣各一員分

投前去會同巡撫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擲舞劍閑一武藝者卽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卽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同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

汪淵曰嘉靖元年三月勅內外文武勳戚大臣大學士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効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一十六人世襲千戶二十六人其餘陞官加官祿陞俸給賞各有差等夫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愼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開鑽求之門不至于拂人心

壞國體未之信也今上興獻帝長子興獻帝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武宗皇帝無嗣則入繼大統光嗣孝宗非今上而誰歸然則今上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况先帝之遺詔明頒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至于駙馬崔元等之捧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効勞惠安伯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爲功而殊恩曠典一概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并藩府諸臣今上即位之功俱荷寵榮或陞祿位或隆錫予于分已足于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遽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績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上之有天下與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太祖高皇帝如何今上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今上應得

而得之在今上不爲泰于諸臣不爲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勞勳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乃輕于敝袴古人謂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旣非與衆之共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擬議不下廷臣撰勑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夫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況于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今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正統年間奸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厠崇階冗食贅員布滿朝列紀綱紊亂國祚幾危幸今上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今行之未久而復蹈前轍中間必貪饕憸小急于富貴假報功之說爲自遂之謀于彼之願得矣濟一己之私誤天下之大此輩置之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此舉之後供一事者必自敍偶一得者必要功奸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貪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于先帝之朝不至于極敝大壞不已也

張九敍曰漢盧植語竇武曰同宗立後披圖披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

豈橫叨天功而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卒受聞喜之封以及于敗廷和等之所知也費宏拔起久廢之餘贊佐清朝之政遇亦奇矣若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恐亦非宏之所敢當也陛下與其重錫廷和等以延世之賞不若能任廷和等盡格心之責聽信不專徒畀厚利有識者懼矣親捧信符迎立等官駙馬都尉崔元太傅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秩也前者賞銀各千兩紵絲各二十表裏酬過其勞論者方以爲濫彼之受之已不勝其愧矣我朝駙馬都尉與公侯伯俱列爲爵非若前代徒爲名號崔元以民間子弟惟才貌選尙公主受兹重爵報答洪恩雖勞不過比之以勤事之人臣萬萬不同無功而侯恐不可也況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五百石乎張鶴齡緣戚畹之私承封侯之業弟兄並列榮遇已極加祿三百石盈濫甚矣況太師人臣之極以奔走得之何以勵臣節哉毛澄以集議大禮不得盡其秩守固已踧踖不安太子太傅廕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亦非澄之所敢當也夫敍擁立之功率因叔季之世主威削

弱強臣擅命而後有之我國家體統嚴正事權無偏重之虞陛下曆數
在躬神人歆戴奈何自受擁立之名哉宦寺之用事也自漢武帝數宴
安後庭潛游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人司之迤于東京委用漸大于是
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非復掖庭永巷之秩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
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漢之紀綱因以大壞及唐中衰遂
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唐之禍遂不可言今陛下聖德隆興非若
漢唐之主果立于內侍之謀也陛下何以太監張錦得預奉迎之役輒
欲廕其弟姪一人爲錦衣衛指揮僉事陛下又何以太監扶安温祥賴
義秦文張欽張淮各能同心贊襄大計輒欲各歲加祿米三十六石廕
其弟姪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至于蕭敬累經論列陛下不惟
不遠之且復用之亦已誤矣概同旅進得加祿米三十六石廕弟姪一
人爲錦衣衛指揮使誤又甚焉黃偉鮑忠各歲加米二十四石廕弟姪
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臣等抑不知其何功也恭惟陛下之在
藩邸聰明仁孝久有令聞武宗大漸之際天下屬心諒陛下養成懿德

必多近端人良士以爲前後今陛下錄從事藩邸効勞年久左右有功之臣乃張佐董英戴永張忠刁永馬俊賈友陳宣閻洪趙山黃錦李清王竚孫端趙彬李雲張昇蘇瑾郭伸趙林陳林張西劉臣劉銳丁玉劉榮各欲加祿米多者至四十八石次者三十六石再次者二十四石廕弟姪爲世襲錦衣衛官多者二人次者亦一人其大者爲指揮使同知僉事次者則正副千戶百戶夫佐等各先任藩府承奉等官不過給廕使命幸遭際會從駕來京既已陞各監太監諸職幷得着蟒衣玉帶等項服色榮已極矣今若加祿世廕則猥濫莫甚誠非古聖帝明王立法自近之意我祖宗愛重爵賞之心也昔者漢文帝之自代來也當劉氏開創之初諸呂難作之際惟宋昌決策勸進乃獨加重賚其餘六人但以敍進未聞以從龍之功盡錄中官至二十七人之多也況此二十七人者皆無宋昌先機觀變之功陛下奈何欲事出漢文之上乎方陛下登位之後卽勑下禮部頒賞勳戚文武大小臣工旣各差受銀幣之錫矣督兵迎護道路惠安伯張偉侍郎鄭宗仁趙璜不必復加祿位當時

在朝府部院寺諸司掌印官幷各科道官不必復賞表裏銀兩建昌侯張延齡慶陽伯夏臣亦不必加官益祿進階而蔭其舍人蓋前日之賞列聖以來登極之舊例也旣賞矣旋復賞之是何例也我朝外戚雖得例受封爵皆係大宗嫡統之親以敘次進陛下旣專承繼之義又念顧復之恩勉以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命尊祖母曰壽安皇太后本生母曰興國皇太后踰禮之經伸其情矣豈可又推其情俾邵喜蔣輪得進伯爵徒取私厚外氏之名于天下後世哉陛下旣毋昭聖慈壽皇太后則孝貞純皇后乃嫡祖母也自當以王張二家爲外氏而二家各已有封矣今復封蔣邵則爵制過盛外家寵偏臣等聞之漢之王氏以諸舅受封比綏和之末丁傅皆爲列侯陰于女孽大干天常于是黃霧四塞諫大夫楊宣曰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所致也而西京之繖實以是兆今春以來黃濁之氣蘙天塞地晝夜不解日月星辰精光失耀乃正月十九日兩日共摩風霾大作變怪異常皆上天先事垂戒及我祖宗陰示告戒之意陛下徒知警惕而不知攬威柄決蒙蔽以回變異乃欲

大啓封爵及于外戚大臣侯一人伯五人世廕高官又將及五十人何
視之輕而予之易也若陛下念蔣邵二家時加存問俾以舊官不奉朝
請固悠久保全之道不昵私親之禮也今陛下持降手勑大頒爵賞既
不先下該部集議可否視草代言內閣又不預聞顧乃與一二近習决
策于中大違經義甚非祖宗之法意者一二近習欲擅贊襄大計之功
固結陛下之寵幸播弄威福既以世賞牽制內閣又以厚爵援樹外氏
徧賚列卿及諸給事中御史以收其心而塞其口誠大謬誤也
安磐曰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陛下因欽之請而官以指揮該部該科言
之可謂剴切詳盡而陛下固以與之臣竊以爲不可昔漢館陶公主爲
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竪孰親公主之子與
內竪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陛下乃指
揮內竪之蒼頭可乎故臣謂不可而不可者有八總旗千百戶祖宗朝
不輕以與人今以指揮賞及卑賤不可一也拘內竪之私情亂天下之
公典不可二也撓大臣之執法拂言官之讜論不可三也蕭敬等以蕭

敬等之戚屬拜官且曰不可而賢以家僮受秩匪惟嶡等羞與之列而內臣之稍知臧否別良賤者亦是不平不可四也開義男濫仕之途使席寵陳乞者藉爲口實不可五也且今制公主之子嫡且良且賢官不過指揮李賢內豎廝養而比隆焉諸公主聞之其謂陛下何不可六也況張欽本出朝鮮隸于欽者如此卽今朝鮮使臣常處館傳必將語其人曰張欽吾人也其奴尙衣金紫躋三品位中國之人可知矣外夷輕視本朝不可七也張欽爲左右近臣不宜爲此犯禮之求使陛下負謗于天下不可八也凡此八者在朝廷則壞法令在天下則係安危在人心則關向背無一可也而陛下必欲與之何哉

夏言曰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已量賜級准充校尉等因奉聖旨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先朝之弊事正德年間紀綱旣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輒將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

之人一概乞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則三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朝廷利其貢獻左右爲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縱而莫聞執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太倉之米耗于俸糧幾至乏絕幸賴皇上統繼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中外人心罔不畏悅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舒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三年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事紛紜聖旨不聞允納至于傳乞一事猶爲蠹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于今日戴錦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考之古典武職資格自軍立功至副千戶凡歷四級以西北三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顆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顆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二十四名顆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二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人

次以陣言之則該死于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從五品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每月支糧一石歲該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輓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耶伏望陛下上承宗祖之訓下為社稷之計將今次傳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効勞妄自請乞以累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

王世貞曰明興公侯伯之為世封大率擬漢代而其後之或革亦類之其所以或存或革蓋亦有幸不幸焉未必一一衷之令甲也以余所可知有功小而不得不存者有功小而存者有係疎而存者有有罪而存

者有罪小而絕者甚乃有無罪而絕者訂其一二以侯司封氏采焉而聽明主之擇曰功小而不得不存者定國公之爲公也以增壽之款且見戮也公之則過雖然中山之勳塞天地卽一門兩公非侈也恭順侯之爲侯也一降虜耳雖然父子死國難是故不得不存曰功小而存者保定侯之爲侯也父銘積伐至都督而用東宮舊恩伯子瑤繼之而破西南夷甚微渺矣如以南和之例伯之可也懷寧侯之爲侯也以奪門伯當奪而在戎行以免曹欽之除甚易耳伯之可也定西侯之爲侯也以破西番伯進而以破麓川功侯麓川之功疑矣伯之可也西寧侯之爲侯也以宿將挾二子之貴而得封耳非開疆破敵功也然而子瑛亡于土木伯之可也若清平寧之爲伯也降虜也崇信懷樂豐潤東寧之北鎮武靖之南征也以宿將伯而功不蔽靖遠之爲伯也其疑似定西然而且有訾矣皆下而爲閫長可也曰裔疎而存者黔公之爲公也非自英始自晟始也晟于交趾麓川之役三敗績焉天子以其荒服而公之今其存者晟之弟昻後也然又皆庶孽侯之可也曰功大而無罪絕

者穎公之不爲穎也以嫌死而隱之不以罪死即如懷遠臨淮例侯之可也曰功與罪俱大然而罪不至掩功者韓公之不爲韓也其始天子之制辭曰蕭何及後人而續韓及身而削即以驕死不公不侯耳而竟終削焉淇公之不爲淇也以敗績然亦靖難之戎首也而又死難用成國安遠例而公侯之即不可皆伯之可也長興侯之功在武定上其抗靖難師而獲一也即不得用英例侯伯之可也不然而下爲閫帥亦可也曰功大而罪小絕者宋公之不爲宋也其功盛于東甌而久于岐陽在此征夫處分耳上固寬之而用之矣即不獲如東甌岐陽例伯之可也同安靖安之不侯也以不能諫止淇公耳然力戰而死于兵奈何削之即不侯伯之可也即不伯下爲閫帥可也有功而子孫之罪小者江陰之子高靖海之子禎安陸之子傑而不侯也其功皆開國也而子以靖難嫌即不侯伯之可也安平之子安而不伯也其父死義者也即不侯伯之可也此余所知者耳其不可知者固衆也抑余復有贅焉夫文臣不封公伯者高帝律也高帝方右武而左文其時甲冑之士必膺受

振而喔帷之臣無預于汗馬故靳之今旣爲統帥矣至封伯矣身有功不侯而子孫或有功得侯是倒置也法所宜寬也閫帥流官也于法不宜襲自伯而下距指揮則甚遼曷不做高帝之初制而子男之乎子視正二品男視從二品其祿如之而以次伯則甚雅法所宜益也指揮以下其襲也則開國難而靖難易除戰功更易矣開國者取天下與天下者也靖難者取天下與家者也餘戰功無係于成敗者也法所宜更也然則如之何以是三者而酌于前者可也

王世貞曰余讀高皇帝洪武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嗚呼厚而裁則而可久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悖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永城封而貶東勝封而奪訓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恣睢而隕于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殲夷狼籍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役最盛平雲南次之其他以舊封伯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掃矣夫以馮宋公傅穎公之雄而卒不免死嫌謂不蔽

法也而諱之卽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嘆也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今以蕃衞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鄕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旨哉所以稱網少密者人主不覩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覩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爲慝而難爲守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天子無所利之然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絕而餘二十六侯亡里土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紹明先世之道慨然下明詔太宰大司馬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衞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徽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

歸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潁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吳靖海之裔寥寥斬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聖哉夫繼絕世舉廢國天子之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焉表其國之興廢云

又曰文皇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卽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其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矣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增封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他破軍殺將戡亂俘工之特封者不與焉嗟呼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丸之地出

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與泰山之固此其績誠臣然英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無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穎而下亦何徑庭也定與之掃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穎川之下滇蜀且又復失之今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虜與萑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暇一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璽書不發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溝敵固皆瑕然其績豈與他徼侯等而縉紳大夫猶齗齗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恆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

又曰明與高皇帝之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常遇春徐達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國郡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狥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啓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

從庶子爲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如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劵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光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勛皆與侯等而伯益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管鑰轄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大抵視漢以下爲獨隆崇云

又曰高皇帝之始定建業也于他官制皆草創而大捐其爵封以勵庇主狥義者故于死事之臣必有贈而胡大海廖永安至首開國公而是時帝尚稱吳國公云蓋不嫌並肩矣第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皆仍元之故不階極品迨卽大位洪武之三年始進公侯位一品上而罷子男仍與諸功臣約其沒也公則王之侯則公之自是而後諸功臣之顯終者不及半而其他或以大愆麗辟或以微愆忤旨皆格不復舉都督由僉事而下至指揮間取死事間追舊恩往往超登侯爵而都督同知以

上未有沾被者至洪武二十年而後上春秋高有司怠于修舉彝典遂
廖寥矣永樂初大槪仍高皇帝之舊而丘淇公以北討失律不得王而
朱平陰以嗣公北討失律獨得王其他有開國邑非罪而弗獲封者或
嗣公侯伯非功而獲封者都督有以恩而獲伯者有以功而不伯者有
舍爵邑而贈公孤者有六卿舍公孤而稱爵者易世之後不必盡出獨
斷政府與操割者上下惟以意焉語云後主所是則爲令其然豈其然
哉

又曰明興高皇帝毋外家三尺之胤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于楊徐而
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他若李隴西由尙主而僭爵然亦岐陽大勳所
推本而成穆椒房之光寵其兄棋實不過參省而又奪之獨于晚年梁
公之劵施于充妃之從子顯出相貴邸入陪禁禦至達文而削奪識者
以爲非不幸云文皇入纂之頃中宮猶在邸而仲氏已前開國夫固憫
其禍收其烟而執經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動塞天地家有兩公胙及
百代不爲幸也昭皇后母儀奕世幾于文姒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

漸因之至有自俟而進公者自保傅而正太師者然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閈雛匹而已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僇之一時肅然而又申明攷功令下所司悉裁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彭城惠安以昭皇后故且半援帷幄汗馬焉他則擁護心乎孝烈而家一襲晉接穹乎榮恭而不予世天下服其公快其斷而不敢以少恩病之斯所以爲肅也若夫中貴人之擅柄代有甚矣幸而未鑿其竅不敢身冒封爵而正德之亂其昆從以迨斯養皆得濫竽焉嘉靖之役方士之無賴者居一矣皆未幾而紬削繼之著爲令甲萬世曉然知其非當可無慮也

往行

滕昭字自明□□人知府霄之子正統六年以鄉舉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侍郎嘗巡撫遼東上疏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斷武臣獨舍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不報

陳錫字佑卿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應天府尹嘗爲稽勳司郎中舍人朱麟求襲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功不得封爵襲蔭今朱麟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爵尚書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爲令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王恕　王守仁　胡世寧

田汝成 三則　佚名　喬世寧

沈希儀

往行

劉仁宅　李渭　岑猛

趙楷　李寰　黃琺

猛密　孟養　申時行

商廷試　楊應龍

土兵

前言

胡深　于謙　曹璘
崔銑　李承勛　王鏊
李東陽　王瓊　褚寶
王守仁　胡松　葛守禮
徐問　李元薦　張時徹
毛鳳韶　董越二則　倪岳
錢梗　楊一清二則　宗臣
陳以勤　吳時來

往行

張瀚　毛伯温　王愷
盧祥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八

土官

前言

弘治五年王公恕曰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鎭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願在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委官務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參駁中間如有徇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循舊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

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職方回動經萬里其中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誆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于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如仍舊詔書事理令其保勘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爲便

王守仁曰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跳號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于田野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維縶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積牙

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綱維于其間是畜麋鹿于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循其牆墉禁其羣觸終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稻决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今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决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幷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數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求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于温恤之中消倔強于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不自知其爲良善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于昔之流官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又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但其衙射

凶惡居民弗寧今惟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併事
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土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総
歲可以專力于民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聽其
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
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
商課仍許設于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
之所須者一毫不以及于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至三四年後亦可
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于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完
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官吏
之所需者歲通融斟酌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務從寬假無
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
綏柔荒服之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邊夷之情可乎
昔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于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
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蜂起不約而

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

白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有哀矜其志反不直官府

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百

五十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

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其後如岑永通岑紹岑鑑岑墉

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罪雖可戮而往歲

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聞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

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貢又遣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

衆遠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

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

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又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

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于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

聽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

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

其制御之道則悉如前議如此則朝廷于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邦佐其幼爲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于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于邦佐者况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才足能制御遖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于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于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于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土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讎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故也况土目既屬于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接矣故議以舊屬八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簡司而屬

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中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簡其糧稅之入則徑納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于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于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于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于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簡之設所以異于昔日之土目而爲久長安治之策也至于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里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聯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田州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胡世寧曰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分剖該襲則早爲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爲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族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勢事設該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爲一則統爲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鎭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推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鎭巡鎭巡奏下該部應爲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

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爲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爲誘報如上下陳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餘與全茗州許榮高讎殺三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構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瑤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生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使臣欲來求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劫奪即與參將二司率兵夜遁而

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卽日而至爲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
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暘
事臣爲文召之卽來提其人調其兵卽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
管其府自願爲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蠻夷爲易
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州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
動差人來訴臣卽轎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
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則移文來
省由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
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文誓不爲惡松番又爲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署
灶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卽遠孚臣豈有他
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王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爲地
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己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田公汝成曰諸府州悉以土官領其屬况始之省併過多封疆太廣積
至富強驕横速亡有固然者弘治間思恩岑濬最横添兵滅之既而泗

城岑應又橫竟死刺客子接世濟其兇復爲岑猛破戮猛既得志兇焰益熾傲上罔下荼毒其鄰曾不數年竟取夷滅天道好還豈不然哉且前此事思恩分立土屬之議寢格繼有覃劉之亂二賊雖皆授首而地險人夷變故尚叵測也必欲處分曲盡長治久安則太平府故事容可坐銷他日之變賈誼有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殆善後之長策乎惟古今諸夷酋之事非以地則以官也爭地則仇其鄰故界限不可無別爭官則仇其族故苗裔不可無統其所以圖報于國家者惟貢惟賦惟兵故額設又不可無紀然界限以山川而別苗裔以建置而延貢賦各因其土征兵出于所司夫是數者皆時務所急然因風俗可以施政治審氣候可以謹調攝諸酋之効順者當錄其功悖逆者必聲其罪亦文治之大端也

田公汝成曰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置郡三漢置郡九然兩江谿峒之間所謂羈縻夷酋者尚未見于載籍迨唐之太宗既平突厥諸夷內屬始置羈縻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

督刺使皆得世襲版籍多不上戶部而聲教所曁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峯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爨撫水等州無慮數十後有置橫州環州曁平樂興都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儂智高反朝廷討平之因其疆域參唐制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擇其雄長者爲首領籍爲民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員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峒丁以官兵監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于安撫若監司給文朱記其次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于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决則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决訟諸邕管次至帥司而止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微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諸峒知州不敢坐其上視

朝廷爵命尙知尊敬漸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詣闕陳獻利害至借補閤職與帥守抗禮爲照馬官者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輿騎居室服食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棫田州之黃諧皆有強兵矣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于官宋初規模猶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鎭壓之以諸峒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繼有臂指之勢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參寨官皆橫遏自稱某州橫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于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于主將視邕管如朝廷視經略帥府則如神明號令風靡保障隱然厥後諸峒不供租稅故無糧以養提舉之兵兵力單弱故威令不行寨官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峒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酖焉原其始皆由冒犯狥利致延此弊故未易悉數也故事經略安撫使初開幕府頒鹽菜徧犒首領以公文下敎謂之委典大略使

固守邊界存恤壯丁云時宜州管下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所其法制尤
疏幾似化外安化州尤悍驁官獨以鹽料月給之其尤者曰南丹州特
命其首領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百五十千間入宜州以爲
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郡小蠻卽皇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
特邕州所轄羈縻州四鹽峒十一分隸左右江兩道外慶遠府所轄羈
縻州十軍一監二又從平等州十三廢併不一熙寧間以章惇察訪經
制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砦
棄五谿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
皆願納土輸貢賦及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以
爲招致叛番非便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元以左右兩江羈
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左江二路轄州二十六縣□□右江
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外慶遠南丹谿其安撫司轄州十七又有思
州軍民安撫司轄州十三及諸團蠻其土轄舊有四道儂氏謂安平武
勒思浪七源皆儂氏又有四道黃氏謂安德歸樂泗城田州皆黃氏撫

水安化有蒙氏南丹有莫氏西源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而黃氏爲最強儂智高亂後儂氏之善良許從宋姓故多姓趙者唐備三邊中國兵未嘗至嶺南故西原黃峒久遺邊患宋亦若此嶺南不暇宿兵故撫水安化數爲寇鈔如廣源寇酋則其亂又不可勝言者矣元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于仇殺往往侵盜邊境如黃聖許岑雄等猖亂于前黃英衍許文傑等繼之于後雖有土地人民曾何少獲其用哉我國朝洪武元年夏平章楊璟參政朱亮祖等旣取廣西左右兩江土官皆遣使賫印章納土歸款請以戶口稅糧悉登版籍每三歲願遣子弟奉方物入貢由是朝廷嘉其忠誠復因舊疆從新增省置各府州縣俾仍爲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許子孫世襲凡勘覈請授悉由于巡撫藩臬若土官絕嗣本族無可承襲及叛逆誅滅始銓流官代所以治馭諸酋者規畫亦密矣初太平府以流官郡守領州縣凡有十九大率土狹而民少其酋無所怙恃勢亦易制雖有一二不逞尋卽平定而易置之今皆勒兵輸賦鮮有作慝干紀者矣

田汝成曰竊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伍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司郡守任用不久隨卽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有屯聚侵掠爲州縣害者皆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縣官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司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巡簡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要于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山著以居耳今宜特勑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威信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

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數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其官不拘官數亦如衛所之制旣授以官不須勘實官給以官服遣官屬以騶騎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旣成且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倂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風習敎乃自知殺掠之爲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無知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日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碑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能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其永無患矣

□□□曰有闕文首出交界卽抵憑祥縣其縣應襲男李廣寧迺思明已襲知府黃道與其叛弟黃震之中表弟也震自七歲爲衆頭目所輔與兄弟爭奪十一年矣積兵二千餘人不入府侵其兄則入縣刼其弟縣治悉已燒燬官民猶且藏匿惟恐震之復來蓋震旣不得其府務欲得其印以爲縣又欲奪其姪蔭而見仇于思明羅陽土尹旣沒方爭于二幼所以借土兵引蠻獞以相仇殺大抵土俗得印則得官故知有印不知有法也苟明其無易樹子之法知有長幼嫡庶之序則印輕而土官爭奪之患消矣自憑祥抵龍州其境熙然樂業雞豕牛羊偏野可觀蓋得土官趙南傑息其力肥其家雖使交人誘之而不去反有慕之而來者土官皆然何慮兵不強而賊不畏哉太平一府所轄惟三廂之民外所屬又九處皆土官非有文官材能過人者孰肯聽其約束故舟行七八百里東岸有羅陵陀陽左州西岸有思明忠州等五處土兵相交民不聊生雜出其盜雖官船常有所警而豈商賈不蒙其害苟嚴其考察予奪之法薦明能剛介之士以臨蒞其土俗而文職貪懦之風息矣自

太平盡境有渠洛巡司迺南寧所屬也距城五十里村落相望雞犬之聲遽聞問之則曰能協力拒賊數次矣况得新守黃鏞亦平易而不擾也他郡亦然何慮田不闢而民不安哉武臣自都帥以至列校多其土産知蠻獠出沒語言而或交親納賄以縱視爲患者亦有矣今官軍雖悍而不習其水土土兵雖習水土而未知其嚮導苟宣其三令五申之法凡有征調必先本處武臣然後以土兵繼之以官軍勦之則責有所歸而武臣怠弛之弊無矣且近者舟過南寧從夜及旦求一護送不可得使有賊警孰其爲禦之緩急者亦爲橫州王指揮尙寧劉指揮太平夏千戶而已閣下想亦知之使求復如其人者可守可戰而用之咸當其能則不能者孰不爲之勸哉此四患固以蠻獠爲急然使武臣不怠弛文職不貪懦土官不爭奪則蠻之殺掠亦可以不治之復有水㵳界乎南寧橫州之衝居無城郭守無官軍頻年爲賊所破每晨官吏師生相與一揖而退過午則率妻孥登小舟于中流不畏風波之覆溺而惟畏賊徒之奄至其苦有不可殫言者况舊六里殘破已半或分隸于州

郡兵保之以免其水宿然後請置一所以永其守不然其民辛勞墊溺曷得寧也貴縣得主薄何楚英潯州有范參將賊皆不犯其境是能以詐力相誘尙使之不犯況眞能以威信處之而賊有不知者哉見強則避見弱便欺其理勢明驗有如此者閣下早以名進士歷任兵科都給事中當胡人犯順之秋日進章疏皆切中時病尋升方面參贊迤北諸軍復著成績由是天子特授以總司風紀之任加以贊理兩廣兵務之重謹厚之德隆廉能之聲著蓋不待所諏謀而事無不知不必所度詢而情無不達而愚猶爲是言者宋人得燕石而獻之爲似玉也楚人見而笑焉閣下愼無以斯言爲燕石而笑之而特採見之幸甚

喬世寧曰苗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瘴襲人十九生病三也借力土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後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蒐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土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以爲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貍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

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動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卽遁兵罷卽出是征無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所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爲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効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爲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卽亟入收保而城中卽出師擊之苗卽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倖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奉儀衛人正德三年襲本衛指揮使歷官都督嘉靖二十五年爲廣西參將嘗奏言于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于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

策可使徭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卽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徭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

往行

劉公仁宅字廣居華容人永樂庚子舉人大夏之父也景泰辛未守潯州都指揮黃竑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及其家七百人以滅口公與參政曾公翬往治之居月餘盡得其迹竑乃使人持千金私二公于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于外以相挾撓聲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曾于潯爲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迓公伏甲士縛之曾公亦誘執竑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乃陰遣人上京師造姦謀以徼恩澤果得釋罪且進位都督旣益橫乃使人捃摭他事陷公以報憾公亦上疏自陳事下有司未報公遽委政

去矣天順初今上旣復儲位竑飮藥死其子政輩皆伏誅有勸公出者公不應

李參政渭在雲南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敍漢舞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爲知府溥二子長猇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猇以失愛弑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猇旣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畀驥始共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毆磐布政司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搆釁不可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

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鎮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傍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驩譽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攖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怨必當報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惴猛冀墨其貲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陳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鏌代之再疏請征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恩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製帛書狀陳軍門言蟣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鏌不聽督兵甚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

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初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要領以復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恃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讎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漏泄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檄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誣隣讎將逮勘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

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祕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
騈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
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鎭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
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
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
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鏜鏜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
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
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
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臥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
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裙裏鏖戰時當扱
示幸天兵釋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
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
閃而不覿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
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縊而璋先已爲築

別館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詒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措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旣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牿繫之一棉侑列十醞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服雜佩揮麈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中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旣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旣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鴆酒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

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先是猛三子邦彥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祿匿民間鏌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頭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先汝儀與鏌有隙金黨汝儀而左布政司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鏌所善紘遂猖言猛不曾死歸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鏌罔上寡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鏌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勑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湖廣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鏌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乃紿郵吏發檄東南交竄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鏌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乎守代六年十一

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服聽命而守仁顧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自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卽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饋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𩇕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免不克緩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猺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

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鄰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効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司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旣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璁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故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爲鑑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廷許之乃以岑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鎭守其地勑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年十五六佑兒子蓄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

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己與邦相有父子恩餞贐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撻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髫齡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蓄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代盧蘇盧蘇覺之先稱疾伏甲擒斬玉慶卽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敍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眞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韋起雲那地州

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壻也蘇急求救于瓛瓛遂乘虛擣鎭安貞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貞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遣人諭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旦曰田州遺孽遞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晩左參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賂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其部下盧蘇因衆怒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腹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紿良輔軍于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

總兵張經及田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與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柰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夙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黨于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亂狀言于督府經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卽日遣旗牌營中坐鎭于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田汝成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赦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

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諧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齏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此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誣人以逞其苛紒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萼之力居多云萼自以議禮稱旨致位輔臣非自立功不足覔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爲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萼旨直于奏尾稍稍及之萼遂恚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然譎祕又何如也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

曰主何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媵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江左張聲甚侈楷言于猛曰公主欲立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若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僞檄調鎭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兇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指寶亦枝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通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

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弒㜏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黄安黎容等乃往田州購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察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仇鸞曰趙楷誠逆卽顧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五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憂之爲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兢業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衵紈襦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轕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爲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卽枕慮刺出非甲胄不行入非扃鍵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齁鼾達曙楷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深居

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戶不爲病也乃我土官雜襲夷風䝉畧王法徵兵不恃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睞則蔀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如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爲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爲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厲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斆切已也不懌而罷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徼厚利而徐圖之乃得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憙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嘗宮男子王良以爲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籍勢官家微富貴耳汝安可圖哉藏頭闒闒與豬豕無異曾不若騰馬㹀牛之適也良曰

恨不剔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
鄧瑀李旭林盛等謀代寶州人怨寶莫爲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
伐寶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斬
枝指幷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簒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
中國土官比比弒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項之憑祥
叛酋李寰比周于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田汝成曰願
二君職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鎭撫藤峽
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爲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
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
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畀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
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卽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
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旬日楷浸慰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
糧遣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
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爲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

惶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何也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歃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吾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卽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州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李寰者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鎭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等爭立珍挈印奔況村況村土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蒸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

奪其印珏奔罄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卽手刃人州人患之寰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寰通焉十七年三月寰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爲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友其妹是不有兄弟也若是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寰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難以入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蒟玖

者有淫行寰乃遣刺客趙應僞爲珍謂葯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使我夜伺子葯玖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葯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卽子排闥勿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一夜趙應竊葯玖穴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僞驚呼曰閨竇何豁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淸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寰置酒高會召李淸淸不得已赴之臨塲竊嘆寰私于趙紹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寰爲嚮導曰緩急纖巨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寰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效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辨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耳泰

謹諾八月萬達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寄枝等論死卽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帖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田公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鞫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眞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田汝成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旣同時掣鯨鯢寡徵衆戒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訌大閹乘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賕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啓夷狄輕侮之心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徼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久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睍然

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蔓滋僵尸蹀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嘆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隈貽屬國覯哂于鑠仁夫剗其三雄市不徙隧笑言設伏翦削禍本賢于林會之師功深而不禡其所經略黽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恍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矣

黄𤥆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𤥢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正統中𤥆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鎮境內景泰二年八月𤥢之嫡子鈢怨不得襲𤥆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𤥢及兄鈞等弒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鈢罪使其子灝陽聞于官若欲爲𤥢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鞫實之𤥆坐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𤥆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翶有難色循持筆作

半跪強之翺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翺得賜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儕愧死矣玹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奬進都督充參將勢焰薰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復辟憲宗復位東宮時玹已死命發棺鞭其屍田汝成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懵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爲功肅愍不爲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綸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循之遺烈可勝誅哉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揲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揲死孫罕乞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

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猛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逋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懽結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啖以美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嗛汝敢復忤之誠憂懣不知所爲發疾卒宗乃率鎭守及三司往撫猛密冀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講良久曩罕弄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

以司歪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訴辯宗宗輒笞辱之曰朝廷畫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遂令盡奪木邦之地罕乞奔猛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乞聲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卽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俊復稍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讎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昏懦不能鎭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昻往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守江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玉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迺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頭之夷兵烏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

力諫晟方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過江還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躓夷兵攢刺爲泥一軍皆沒無孑還者晟聞敗遂燒江上積餉披氈裘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它乞無問遂以淡水吷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徼外以甦吏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倖用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畧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頃之麓川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莽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約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故地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以

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衞指揮僉事驥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謚忠毅晟定遠王謚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豪僭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鎭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綠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參政毛科者素輕銳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始姑以一命兒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鬬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違誓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

也科復挾遷勢于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爲雲南按察司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爲隣惡詿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爲思祿有官猶可制卽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田汝成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之敗晟實罪魁第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闢土雲南有功復畏法引慝自殞得蒙贈謚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雲南緬夷莽達剌恃險遠兵力強盛常侵逼三宣而隴州多民爲岳鳳

父子煽誘折入緬中順寧土舍罕虔爲莽內應於是據隴州破順寧滇中大震大臣中策緬事者謂往年麓川之役王靖遠提兵十萬徵旁省糧餉請官監軍紀功數歲僅乃克之此已事之驗也申文定公曰今財力殫絀大異昔時若爾則西南騷動國家受其敝非計也滇南萬里向來文網闊疏武備單弱奸人勾引遠夷乘隙而動若選擇戰將率兵禦之幷調土司募健卒自足固內而捍外無慮也文定公乃與本兵議調鄧子龍劉綎各領兵三千赴之令相機戰守子龍先復順寧擒罕虔詔斬以狥綎亦以計誘岳鳳及其子曩烏縛獻闕下上御午門樓受俘磔諸市緬兵遂不敢出而隴州亦安是舉也調兵不過六千餉取諸蜀中及南部費不過二十萬蓋上留意邊疆以滇中用兵勑總鎭五日一報按臣覈功稍遲則先發賞賚以勵士心故能成功如此然滇中無餉無兵或調防守半歲即撤撤時皆不給餉兵皆散去緩急不能猝集數爲夷寇所乘文定公常與撫臣議屯田養兵之策騰越逼三宣近緬地皆肥饒而多閑曠可以列屯課種儲蓄以待軍興而遠方守令多蹋冗不

任事嘗語按臣督察之卒無成効可嘆也尋邊人有持緬地二番錦入見撫鎮詭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書來欲奏聞文定公曰近時暹羅求貢特遣多人用金葉表文奏御今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眞贗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爲代奏也撫臣乃止已卒無驗求其人則亡去矣邊事夷情安可輕信而漫爲之哉

商太僕廷試嘗備兵雲南緬酋莽剌者脅三宣撫以叛公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復上議撫臺曰酋所需者牌印牌印永昌庫中國家假此以羈縻諸夷者置之無用非計盍下令令酋改圖爲我守障毋擾則當爲爾上請貰爾罪予爾牌印酋必感恩悔禍我兵可解甲而民可安枕爲地方計甚便撫臺不能用緬酋至今爲梗滇人每思公言

有關文 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區裂版章以淪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取其貌恭因而建置播孼楊應龍怙其昏嚚夭椽姻黨遂延旿黎七姓五司逢其蠆螫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反戈於白石戕我將士於飛練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

往總師事建督府於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子章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遂入綦江燒王嶠梗偏隆煽引九股明年春所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權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搗官壩降眞州進據桑木蜀帥劉綎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廣帥別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樓賊囤上楚帥陳璘書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抵于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按察司張悌來視師六月綎應祥兵破其郛二翌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尸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

土兵

前言

胡深縉雲人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

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而單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

于謙曰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爲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況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面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窺利審責之際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掯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爲利己之計反而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爲之哉或愚以爲莫若使各處鄉民

之有胆略謀勇者自有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爲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册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必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搆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耳如是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耶

曹公璘曰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比思蘭哈密朶顏等路連絡屬續緣邊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犄角爲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爲之憂計愚恐臨時噬臍無及且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其所爲心胆既大必無退怯若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

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一如舍餘處置仍加厚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爲什五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司旣困于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愚以爲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況京營軍馬素不習戰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討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正宜挑選精猛官軍之老練者統之以來往策應庶幾穩便

崔公銑曰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權弛而無支莫甚于兵往者劇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爲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卽古土兵近年

增減䇲定且戶各分門更番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戶醵出一人分爲兩班閱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鬭之徒令之顧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爲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立一長平居譏察逋亥小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熾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刀劫民從之朝庭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旣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

李承勛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

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愚計省行糧以雇游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隣近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未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王鏊曰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愚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于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

撫之則不患于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而有父子兄弟之仇于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讎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己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日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論賞事已兵休許其復業還農不著其名于籍則應者必衆先加以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李東陽曰宋西邊三路有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西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強健者不及其半營堡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于宋二十而一況擢者已官絕者不繼謫者多竄欲從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猶有古之遺法當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即成眞軍甚乃坐名僉補使其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

至夫自兵民旣判則藉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縶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恤罷其衞所除其補代無事歸之守令有闕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正德十年王公瓊曰禮科右給事中孫孺奏曰一件選民壯以振天威該本部議得合無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官督同分巡分守等官嚴督各該府縣掌印幷撫民等官除近年曾經僉定造册繳部外各量地方險易合用民快機兵各若干若舊有之數不足其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點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以上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下者每里五名舊額數多者不許減去俱于丁糧相應之家從宜僉點年力精壯之人籍其年甲相貌在官務殻一城操守一方保障不許濫僉有傷農力亦不許放免殷富獨勞貧民等因弘治七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奏該本部議得將造册已定民壯俱以弘治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査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老疾病故消乏等項悉與僉換

若本戶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者仍于本戶僉補壯丁更替再當
一事故之日不許再于本戶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守巡州縣正官親
詣查審照册將丁糧相應之家從實僉替毋令作弊獨損貧民仕宦之
家量加優免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如告更替查勘是實
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
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衞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
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爲防奸禦侮軍以衞民民
以供軍未聞衞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乏邊
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衞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
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于給事中
孫𦕈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議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
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民終不能救今御史楊塡曰
擊其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于陝西㸃義勇數
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于民有世世之害于事無分毫之

益其說尤爲明鑒楊璵所言切于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處
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
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攝其正統十四年
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
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舍餘及輪操
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于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璵所擬不必編
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
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戶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
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
害中間應有獎厲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
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

褚公寶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今屯堡之人誰無身
家而防禦之策何漫不知講也予聞往歲大虜深入至蔚州散掠窮谷
中有壯夫數十輩持其捧節截其歸路虜窘甚亦失其故道迺棄其所

得輕身趨虜營衆驅之如羣羊然比時各路兵亦會集其地虜竟無所
奔一時俘斬甚衆常歲壯夫亦往往有報虜功者夫邊方用武之地土
人麄健敢鬬者不少顧在上者振舉之何如耳誠于此時將各堡壯丁
編之牌甲立之夫長甲冑弓刀則令其自置而鎗砲火器則有司量給
之嚴禁衞官不得科擾下令云虜衆則閉門城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
者同予陞賞死仁者同予優恤所得牛馬輜重一與之不問如李抱眞
澤潞鄉兵故事歲終守巡出而大閱之行賞有差略示勸懲之意則有
兵之用無兵之費既保其家又蒙其利矣今少參蘇君志皐有志于此
小試蔚州輒有可觀嗚呼數十年積弱之兵中丞王公一旦振奮如昔
張忠水關之戰已足爲奇若能如愚云云是又所以增鬬志壯神威固
疆圉之一端也
都御史王守仁鎭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獠夷三十六洞而在嘉
靖乙卯三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
不任折衝也先是漕運褚總督鐵疏略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

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銀七兩二錢原爲防守城池捕緝鹽法盜乃今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卽今倭警若添兵則未免增餉增餉則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掄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卽以原派工食充月糧上既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灶丁繁夥皆生長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灶勇每年三月初一日防汛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灶率在場偷閑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灶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若藉令一一倣諸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且也

民壯一項在腹裏諸省原派防護地方者亦自不乏有司誠揀練如法凜奉監司約束無忒志居恆則巡徼有備內地無虞一以應鄰省之檄總令一將領率而前亦實得壯士而用之孰與臨時召募驅市井以赴鬬之多覈步此之謂灶壯之宜練也方今沿海士伍一爲額軍一爲軍餘一爲募兵尺籍與額具在可考也果令士無虛額糧不冒支即或有單弱處所易整頓耳乃今則種種占冒耗糧缺伍弊且不勝窮詰矣即如嘉靖以來淮揚沿海揚州等二十五衛所旗屯二項額設軍士共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名有奇乃承平日久操守俱弛豪右詭頂故軍名色冒支糧餉有一家多至百餘名者前後大將軍懼不敢問問輒無不中傷以去此勢豪之侵占也即一處而浙直閩廣等處可例推也又如寧紹温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丞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占役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補

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若乃逃亡故絕特其一節耳此本管之欺隱也卽一處而閩直山東等處又可例推也又如將領以蝕軍爲恆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掰名目以濫餼而核之半爲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卽至巧莫能鉤致下旣挾上之多所奸欺上復聽下之買閑自便卽所部至累百千而可資禦侮十曾不能六七也此將官之詭占也又無不在在皆然也

胡松曰民壯之設實懲己巳之禍本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愒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羸孱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以爲役者不過爲豪門廝養官府徒隸將傭作奴而已其于建置名義絕不相蒙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膂力驍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貯之所司自非病死不敢輒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誘庶凡人皆可用事士不虛設至于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堞其固而可守

者固仍舊貫自餘並令繕修以防衝突其遠年積貯軍器聞以久不試用悉皆朽蠹頓弊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併乞行撫按官從宜修理或因舊以爲新或損多而益寡至于近製所謂佛郎機者郡縣不能得有亦行該部發式務令大小並製遠近俱有藏之于帑守以其人語曰百足之虫至殭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誠所宜預戒彼諜者知吾日夜預備有以待彼則其狂志異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逆折特設逸才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跅弛不羈之士諸但有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効試其能果實上之則命爲千夫長次之爲百夫長每日給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敎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著許得一體奬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侮卽雖雄邊大將亦皆由此選拔是故廣求才賢消弭奸桀之一道也

葛守禮曰庚戌之後朝廷旰食者已二十年夫有常備則有常兵何也初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以爲待土兵練成則調兵遣今旣二十年矣

土兵之練者何在而調客兵如故且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亦以防秋而來果土兵人尪羸不可用乎古稱燕趙爲天下精兵處不宜至今遽不可用也嘗考春秋而後燕趙與虜爲隣各以其國當之未嘗借兵于列國也至漢沿邊郡各以其郡當之未聞借兵于列郡也今以萬世疆域而爲朝夕暫保之計或者有遺算乎夫人情安于因循故議罷客兵則衆相沮抑不覩調客兵之害爾彼其遠抛室家妻子而羈縻內顧之心日夜不忘經年遠戍介冑蟣蝨無所輪替何能自安此爲本軍之苦不堪者一也往來在途不免驛騷約束縱弛刼掠亦有所至寄寓男婦相雜市肆用強嚴禁不戢此爲人居之害不堪者二也至于歲用行糧司農之供億者已過千餘萬矣而山東之費亦將二百萬年復一年可常繼乎且近邊州縣一二富庶之家又坐商人派買客兵糧草連年負累皆思南遷此爲官民之病不堪者三也陝西亦邊地也防禦維均今那西而補東顧此而失彼亦非通計也而此爲三秦之缺不堪者四也且庚戌以來虜犯東方又復數次每來必償其所欲客兵固

在也然則何益乎而鄉兵奔竄無路延頸束手任虜殺敗素不習兵無以自衛故爾如此不已卽數年間中原坐困財匱民稀不可復支持矣虜乃長驅不知何以爲計也愚以爲及今客兵在邊勑下幾輔撫按各行兵備等官督令府州縣官略倣唐宋府兵之意修古寓兵于農之制將各州縣壯丁但能勝兵器者編爲保甲分爲守調二號除火器弓弩鎗刀隨宜便置其餘貧者亦令置連珠棍一根甚貧者官爲處給不妨農事遇便演習調字號者免其本身差役仍量加資給一有警報悉聽信牌調集分布戰禦卽給客兵行糧守字號者在城在鄉各就近屯聚防守待賊散搶各出與戰北虜旣舉國入寇我民亦隨在應敵縱不大勝亦可令失利而去或者先聲所及虜知有備而自不敢入矣昔种世衡守清澗教士農工商皆習射而夏人戒不犯可知也凡此皆不煩平日預養偶一用之雖厚其賞賚所費不多彼自保家鄉不誤生業不惟爲國家增愾抑且爲地方復仇鼓舞易從勇氣自倍子子孫孫世共守之是疆域之長城永賴之保障也與此客兵之利病相去豈直萬哉但

須禁其擾害時其訓練利其器械明其賞罰及其餘津貼處辦酌量地里遠近定擬聽調人數幷諸凡未盡事宜通乞勅下該部幷各撫按官從長議擬奏請着實舉行地方幸甚軍民幸甚

徐問曰往聞有招軍之令舉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卒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產業以籍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于原編火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幷家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推身家服衆者一人或省察義官爲鄉長俾其各相連屬鈐約自爲教練不許任其強橫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賞卽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閑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藝而教其不能略如周官寓農大閱之法每處三日亦卽放歸仍令所司復其身之役胄鎧器械各預儲給庶內外皆兵潛銷窺伺隱然有

金湯之限矣

李元薦曰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于農之意足可經久有一仕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塲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僱募等役尚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爲發班之多寡雖不拘拘于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

張公時徹曰治兵之法莫善于寓兵于農莫不善于以民養兵調兵募兵策斯下矣以民養兵耒耜不親而坐食轉輸擊鬥不習而空隸尺籍烽警一聞四出召募謂之無兵可也調兵募兵以百姓之脂膏充游食之腸胃調遣則逗遛見敵則奔潰汙人婦女掠人貨貲謂之盜賊可也

善乎胡仲淵之言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蠲其横斂令民有田者二十石之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則是得兵一萬也米四十萬石則是得兵二萬也有事則應敵無事則歸農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民間之糧固在也隣里相保不得逋逃而各爲親戚墳墓也則必致力于敵矣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國富孰與養兵之耗費召募之殃民者哉

毛鳳韶曰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猾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于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卽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力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

民素習弓馬飢寒切身則養亂待明萬一匹夫大呼則羣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願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人民廣召博募選其豪勇謀略熟于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加管領嚴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免其飢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

董越曰曩時各邊諸將多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决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略罔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鬥山川險易爲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鬥輒爲所輕夷狄啓釁又其一也

又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

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征西戰士有云往年滿賊皆叛朝庭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卽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驍勇者或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効用之功臣竊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淺欲待擣巢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于東西中三路各該屯堡一遇剽掠卽分頭截殺靜以待動于法亦宜但恐勢分難于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卽堅壁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

弱賊常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此其驗歟

倪岳曰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回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三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七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睹軍廩告乏職此故也臣謂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告更替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懽心于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于行伍之內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于畎畆之間則其物力資產旣切于己父母妻

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曷若如已役者勞而休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于本境征調不至于遠行民知効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况其生長村疃熟于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此歲用兵薦罹飢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憂豈獨外患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克守禦既袪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饋不濫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錢公梗曰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農也後世重建軍衛竭盡夫田之人胥食之軍軍非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贅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役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役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闔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門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設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佑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鎮有曰取兵于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于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輕賦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暫視編役又僅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

心而匱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財與力之養而務張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時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邇嘗募義勇送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于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罹終身之累矣愚竊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illegible]概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湖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中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足之捍矣似不必存于籍也

楊一清曰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在于本處官兵鄰近土兵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客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要在威賞兼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須委用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爲鄉導此正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爲戰昔人創

置保甲鼓之法義營團結之論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依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持法之吏所能爲哉如廣信府永豐縣守坑軍兵弋陽縣橫峯窰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鬥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相兼攻勦但要嚴號令明賞罰彼既各顧身家兼以貪得官賞其應點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把截視其地方形勢或高壘石牆或深掘濠塹斷其散出四面遙震聲援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概調用恐賊乘虛劫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鎭巡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口近江恐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江西腹裏原無烽堠各校官道路隔越恐難應援宜處給銃砲火藥以壯軍威仍于高山峻嶺去處設立烽堠瞭望遇有緊急互相策應兵部申明捕盜陞賞則例已極詳盡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載又止爲官軍及

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又聞各處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爲窩住本坊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諭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爲盜賊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即便赴官出首與免本罪若能設法奮力擒賊者悉以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銜其賊夥後有扳指贓私等項並不返究若隔省征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肯來者宜行總鎮守務以地方爲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管領彼爲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厚該管土官及頭目庶幾樂于應命矣

楊一清曰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密團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會鼓舞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慘耳昔元魏李崇爲兖州刺史土舊多劫賊崇命村置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擊爲節次二次三餓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周竇嚴上疏言鄉

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今宜依做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鎮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拘里長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項一二人立爲領捕提督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晝夜巡邏省諭排門住居人戶各宜置辦弓矢刀鎗鞭撾棍捧之類令少壯人丁子弟雇工人役操演習學每村市路口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各搭蓋看家樓一座上懸鑼鼓撥人看守但望有賊遠來卽便發鼓鳴鐘將木柵鎖閉本鎭本村少壯人丁各執器械與總小甲火夫人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馳報官司督發官兵機快前來接應若有擒獲賊犯照常人例每名顆賞銀二十兩如村人家不多者每附近三四處團爲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規矩既定省諭既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輕則聽委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枷號其受理之人部下獲

功至三五名顆以上者照軍功陞一級每三名顆遞加陞授各與世襲
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起送吏部即時選用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
既思保其血屬護其家業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敢不盡
死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遏大盜而所在皆兵聲勢聯絡亦足以鼓吾民
之氣讋賊黨之心矣
嘉靖戊午七閩中寇警甚時有調客兵至者督儲曾君于拱自天津來
宗公臣爲閩臬問曰聞諸相君談南事否曾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
聞厭客兵云宗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曾曰何謂顧其心驩甚
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曰去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當獲
二婦奈何不鬻哉宗曰唐太史應德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曾曰蓋
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洪西之
洪路曰日攖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
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哉有見哉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矣侍御
曾君承芳其尊公諱歸泉道出延平宗公與巡□顏君嘉會謁慰他事

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受禍深也宗曰何侍御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于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闖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闞有少婦輒舁之而又囑之曰塗問爲誰則曰兵所攜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之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玉山簿流涕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閱之塗中血盈盈滿路其瑊瑊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鷄豕牛馬皮毛被道矣時建寧道舒君芳遺宗書慮所以防客兵者宗爲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粵兵狀可爲隕涕來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于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梃逐之客兵者殺人而又不敢怒而訴也卽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耳不忍聞也血塗野草四體毀傷殘鷄犬牛馬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

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于淸野矣近者檄其城市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卽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宗又報督學阮公書曰夫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爲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之盛也相持四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爲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爲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廷臣持議者以爲夷入如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特唯調北方勁兵往勦可期而擒遂使侍御史曹君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逆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且散牛馬金帛勞士僅三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旣抵越一接戰輒墮計中枕藉如山餘者望風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從往海上意氣而北不懼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截勦卽輒散去此

宜于客兵者也迺島夷者如魚鳥之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瞬息千狀勢難以盡勦惟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爲至計至使客兵盡勁可恃亦豈能常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爲我禦夷哉護戎將軍勒千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糜不知有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旣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益衆亡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非閭閻編民而與今民異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敵無論衆寡惟其氣爲今計者惟練士倡氣之策總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吏鍛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得海郡士盡勁無論今變可彌卽他時夷來亦可無恐也且又無大費越中人往往言夷畏寧紹不敢闚疆蓋寧紹人各家海上不鬭則失其居夷來輒併力持刀格夷夷輒散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強弱頓殊哉邇者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總戎司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之衆以冀成功僕固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日益解散走護

戎者懼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且腹空無糈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客兵而日夜練吳越者甚便

陳以勤曰嘗考民兵卽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爲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鎭定人心萬曆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是時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爲得策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爲樂大抵勇悍善馳射其天性然也今無勅下巡撫令其督撫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倣成周因田周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卽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爲二分軍以其半爲正兵半爲奇兵卽于編僉時取其武藝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爲正兵皆登

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之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之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免除仍蠲本身丁糧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僱役與官既無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項以妨其事誰敢不踴躍應命者且其用之爲兵而卒于行陣不用爲之農而散于田里蓋不費廪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于郡縣既以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到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爲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征伐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按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守城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以機軍每軍以大將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于此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彊壯揀爲義

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
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
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
理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勳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眞保一鎮各山
口撤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
爲無用其他尙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征銀在官亦
足以專備民兵之供矣

吳時來曰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愚觀之不獨長
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
異爲同以擾我一鎭我有信地一鎭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
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
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爲生七歲能騎射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
風逃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
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于下以搶擄爲其己事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

讎爲非己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讎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愚以爲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勢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才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我若亦合中國之全勢而與之讎虜卽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也卽捐燕代一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胡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則所以鞭撻蠢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講今永平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以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爲計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計在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僱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敎之以爲常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子弟修器械糗糧團練于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法遙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擄男女被其殺害田

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也在朝庭以一府之糧善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有效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沿邊州縣皆倶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愚曰不然夫莫脆于江南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勝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愚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兵精鋭勢不能當及其分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首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民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

往行

張太宰瀚嘗守大名庚戌虜酉薄都門召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衞使者馳至眞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籌躅久之公聞報以召募遊食飢附飽颺不可用按所屬編籍選精壯三十之一即

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二千石顧春秋之意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相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愕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嘆服公文武才矣

毛大司馬伯溫在部日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朘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衂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効痛禁抑調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遊食緣以刮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進有不測之危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逗遛自都指揮以下斬以殉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淸汰

怨讟日起不爲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乙未高皇帝取江南召公爲元帥府掾參決戎事已亥春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務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西玉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長統之壯丁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服
盧祥字□□東莞人成化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陝西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館點

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行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戸租六石常存三丁貼其力役五名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祥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卻之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目錄 外編

馬卿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九

勦捕上

前言

馬文升曰邇來官軍遇賊殺死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逃遁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一大弊也必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計籍在官其凡遇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某殺照例報功違者以軍法處治若非原選前鋒官軍報功者照例論罪則庶乎敵可克矣

楊公守阯曰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諜報自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剪屠之信且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

者十之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竟齏粉矣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剪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咈然曰聞君剛腸疾惡今乃欲爲附賊者地也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天子命將于此欲弭盜以安民今乃證民以爲寇民不死于寇卽死于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也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且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敢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所爲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

楊文懿公與江按察元勳書曰兩廣之擾已十餘年始者邊帥庸懦星星不撲至于炎炎而不可奈何也乃𢯱王師征之專征者又皆庸懦貪鄙之徒不維國家之利害不恤生民之塗炭而徒務于功賞或掩小醜以爲大功甚者戮齊民以効首虜故賊勢益張蔓延于湖江之界于是

別選文武大吏輿論以爲能者授之專征之權主上有詔近臣有狀賓客故舊如余輩者有書有言皆欲其無急功利而以利國安民爲務一如趙充國之困先零可也既而剪其幹擣其巢功亦茂矣然封豕奔鯨皆在于網羅之外乃奏賊無餘孽而遽班其師故斷藤之捷朝聞而破潯之報夕至兩廣逮今未知寧日較之前人不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耶又況窮奢極侈暴征苛斂與其他有甚于前人者未敢一一數也閣下在幕府中豈固以爲當而不之問也抑常有匡正不見聽從而余未之聞耶總是役者固已盛被爵賞施及卒伍矣然縉紳之清議不容閭閻之深怨不釋而閣下亦與焉凡在交游無不爲閣下惜者自兩廣之擾行師者率務功賞而竟得之且無後患雖有與議怨者未如之何故皆効尤不然有得而復失若吳其姓者其始內牛外李自謂盤石之固矣而竟失之蓋凡自結于權倖而公論不與者亦鮮克久矣且天下之事前人壞之而後人反當其罪者多矣倘此擾無已事有不可知者以僕之愚不當任猶懷添室之憂而況閣下不可不爲之卻顧而長慮耶道

遠不能詳知此擾若果靖也閣下可以安枕如其未然則宜日夜思慮長策以匡弼鎮帥亟改前而善後否則區處利害自具疏以聞或相度事機自率兵以征務俾兩廣之地烽燧不驚而干戈戢生民復覩太平之盛則閣下之聲績莫與等矣以閣下之明達俊偉宜救兩廣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表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煇煌于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望也凡事利一身而害于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于子孫閣下宜深念之勿謂迂論而不省也愛助之言至此盡矣伏惟裁察焉

王公瓊曰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爲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治或勦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

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効也然使所司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急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禁律兵權素得所托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胡公世寧復內閣靳宗伯書曰生昨進見蒙問盜賊事宜竊慮此賊非有智勇過人我軍亦非衆寡不敵然而曠日未平者良由昔日主兵之人不審敵情不由詔旨不乘地利不行軍法不通權變故也楊虎李龍一起初起山東多擄婦女多兼蠢弱略無精銳而惟隨處殺人以張其威分投放火以示其衆若劉六劉七一起另起河北不挈婦女不兼蠢弱初然止有八十餘騎頗爲輕銳既而與楊虎等合爲一夥部下貪財

好色自縱之心皆効楊虎等所爲各挈婦女各兼蠢弱是以其勢漸衰
通料其人不滿二千而能戰有器械者不過三四百耳旣而楊虎與之
相忌先趨而南齊彥名與之相忿復背而北則其勢益分而弱矣况其
部下亦多攜貳而又間有被劫讎報之人圖入其內當此之時其情可
間而離其勢可招而取而主兵者于所經被劫之地一不問訪于所獲
脅從之人一不審問而惟冥然高坐輕信敗軍之言以一張百而自揚
賊勢是以憚賊按兵而不敢一出此由不審敵情以致無功其弊一也
賊之初起本不多人而惟係虜各處壯丁脅以兵刃付以鞍馬使之從
己初則殘其髮膚使有記認難于脫逃後惟逼以放火攻城分以財物
使有罪累自不敢逃凡遇官軍誅討則必當前而各賊立馬監束其後
勝則賈勇直前敗則後在逃去而惟此輩受擒被戮朝廷如此非其本
心是以累降詔旨赦其脅從購其渠首而又立爲自相斬捕之賞格于
此遏盜之機用兵之術宥過之人曲盡其妙眞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
奈何將官有司俱不遵守臨陣所殺旣惟此脅從之人而其背賊逃回

者又不審來歷而一概擒之此所以絕其求生之路而堅其從賊之心至于聖旨榜文又不多張掛軍民盜賊通皆不知由不奉詔旨以致無功其弊二也賊恃馬力流劫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地方勢如獸之走壙奔突無限魚之躍淵出沒無常是以難于追捕今幸東南大水七月之間此賊聚屯青縣其地北有天津西有河間東距大海三面阻水南止滄洲一路可通亦多水阻不便奔馳如此園中之獸沼中之魚勢不難捕若得偏將一旅先據滄洲塞其隘口而與河間天津相爲犄角更或分兵制其抄掠用間離其心腹賊可不戰而擒矣至于楊虎等之攻滄洲挫銳堅城之下久持不去每日賊徒四散遠掠賊首數人各住關廂居民之家晝夜荒于酒色左右前後各不相顧使城有主者募販鹽之徒以爲外應招被擄之民以爲內間而吾精兵分擣其穴賊首可盡擒而賊徒可盡降矣乃若齊彥名之入水套尤爲陷地使霸州之軍遏其西出天津之軍阻其東歸而又乘以小舟木筏擊以勁努神鎗彼固無能脫生者更或因風縱火可焚而盡斃也涸水鑿舟可沉而

盡取也是皆地之利爲兵之助不能因而用之此不乘地利以致無功其弊三也夫軍將畏賊財不畏我故軍令不嚴則雖孫吳不能以取勝今聞每次交戰皆領軍之人先自退縮而不受敗軍之誅此不行軍法以致無功其弊四也自古用兵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爲變今聞官軍討賊皆一隊直前而或分兵出左右則驚擾自潰又況平原追賊因以騎兵爲勝而欲乘之于險襲之于夜則非步兵土人不能得利今或不知而一概用騎是以水地彼出不利而我出亦不利此由不通權變以致無功其弊五也凡此五弊延賊到今今宜悉反其所爲大將之出宜假以專制賞罰之權使其馳至德州倣狄青之斬陳曙盡取將而處以軍法誠恐軍令不移則引衞青不斬陳建故事因執歸朝繼以大饗軍士厚其糧餉明示賞罰使之感恩于思奮之後則一鼓而軍氣百倍軍聲大振矣由是閱其精兵三千分爲三軍以專追捕其餘分守要津地方撥助附近州縣使賊不得渡河而西更乞在京選帶兩廣公差聽習善弩之人益募彼處鹽徒棍手敢死之士以爲步兵若賊送死仍在水

地也則宜仍前圍蹙以斃之若其已出平原也則宜以前三軍隨其所至而追躡之右軍先行三十里左軍秣馬蓐食繼進過前二十里相去爲節每行十里一止如人左右足之行迭前迭後前者追敵後者休力中軍方軌而進常使賊人不得飽食不暇休息不遑劫掠而官軍更進番休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常躡其後如此三日彼將不戰而自困如其獸窮反搏也則吾正軍間以拒馬蔽以軍幕不得妄動而惟射以勁弩禦以神鎗衞以方盾而更出奇兵或衝其脅或繞其背且先揭旗以示其目揚言以入其耳使之下馬來降者不殺棄仗奔去者不追而惟賊首之是捕獲從脅之人賞其得者而示以詔旨給以文牒釋其人任其所如使相傳告以動其心則彼脅從之徒固無不散之理如其執迷不散則以漸追逐若其分爲數處吾亦分將以逐前法行之不過東至于海南至于淮而無可脫之路矣如此一月而賊不盡平者無是理也但賊平之後而被殘破之民急宜選守令大加寬宥賑貸以甦息之耳夫天下之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況兵難遙度而人不易知惟在廟堂之

上矜其愚而恕其妄愼其事而隱其名使得免于出位之罪天下幸甚

愚生幸甚

張居正曰兩江盜寇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乘餘威用妙算殲此狐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于嶔崟之間使賊跧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

又與□□書曰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傜賊不能爲害爲害者浪賊耳猺山居而蠢浪流來無根黠而亂大兵一臨猺先走于浪卽竄中穴緣木抄官兵而搜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猺賊也山深箐逸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既退下令招降則浪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槪行容納彼乃合其徒侶繕其故巢又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日之爲亂者蓋浪賊非

猺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勦憚于防守征勦則有鹵獲之利憚于防守功成則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守防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兎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銛鉏旣過根芽再萌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𣫍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芽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備粗而不精者乎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其功耳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菁之區猿狖鼪鼬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敎令哉甲冑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苦調發惟公熟計審圖之

又曰聖王殺以正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兼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能之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夷由曾史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皐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剸刃于上以毒其讎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獨斷乃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

又與□□書曰奏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常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

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卽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旨意也昨鎭江之事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報不以實且賀氏之賊發于去秋而今歲三月間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明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范良呂袁漳等被盜皆以未常失財爲解乃其贓固獲于浙中也其所報實否乎江南以隱匿盜情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于揚州再發于太平今三發于鎭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已蕩然矣別處曾否亦如是乎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其所塗乃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已也

申公時行曰夫兵詭道也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洩者殆今撫院議主勦

而連篇累牘抗言于朝廷疾言怒色傳播于邊境是使敵人得先事設備以待此豈萬金之書哉顧長昂諸酋桀驁殊甚吾縱不能勦而姑以虛聲喝之使之常自儆備而不敢逞我乘其戒心而以計撫之庶猶有所忌憚今乃露章明言彼不可勦我不能勦是益長其驕氣而愈難撫也大抵邊疆之事可密謀不可顯言可定計而發不可先機而露其要無失體傷事無啟釁挑禍令操柄常在我而已

李公三才曰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令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覡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具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略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卽請餉之說舌敝而穎禿以博計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覆而又有倡爲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于今也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之說勢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之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明盡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著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于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馮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攢道臣之輿刃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靑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以輕重阿屠爲之囮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槊舞嬰兒刀剖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殞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責鎭遠施秉以撫苗建

敵臺以禦賊夫鎭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
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
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
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
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
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于無兵無餉之府縣談
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一站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
遠方道里視之有千里之遙此十一站之路寸寸皆小箐皆賊可出沒
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躋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而不能以相顧
崇以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
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不立有哨乎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者
必去之而後已況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
化爲昔之哨兵也誰爲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患切剝
膚故敢論及之

往行

程富字好禮歙縣人永樂甲午舉人宣德三年以國子生授御史歷官右副都御史爲御史時巡按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區蜒聚視民利病酬太和以惠鰥嫠用重典以威奸豪吏無乾沒之患民有奠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鷄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諸畜遣歸巡按江西時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大盤山嶄巖嶮巇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豎立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謂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于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飢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官檄守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忽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攜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露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

鼓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會府兵繼至賊盜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槪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豸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三表裏鈔二千貫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右副都御史常以僉都御史監軍征鄧茂七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刻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解去至鉛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因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

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三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下礧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僞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

靖遠伯王公諱驥字尙德其先太原人生而岐嶷警敏年十三游邑庠刻志問學日記數千言識者咸以遠大期之永樂丙戌登進士第拜兵科給事中剛正敢言常奉命出鎭山西奏鐲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困以蘇尋陞山西按察副使理寃獄戢奸盜風紀振肅入爲順天府尹施張得宜畿內治安宣德丁未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尙書練達兵政得大臣體正統丁巳虜酋可台朶兒只伯數寇邊甘涼數州驚擾尤甚朝廷患之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得乎翊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誰得都指揮安敬卽斬以狥曰自今畏縮視此一軍震慄失色簡閱戍兵冗濫乃爲去留使相更代于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虜嘗入莊浪公遣兵授以方略使擊敗之虜乃引去及公還虜復窺邊公

馳赴甘肅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戒曰勉之去而不能成功無相見
也貴感奮追敗賊衆于石城兒泉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剪刈無以示
威旣諜知虜巢穴所在復以貴爲先鋒擣之自率驍騎與都督任禮等
分道而出刻期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獲男女二千餘口虜酋走死西
陲以寧捷聞上遣中書勞以金帑命兼大理寺卿支二品俸明年還京
辛酉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亂擾邊命公總督諸軍征之陛辭賜金
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袍以寵其行公至雲南方盛暑衆謂進兵非宜
公曰賊毒吾民行可緩乎敢言不進者斬遂部分諸軍以進至金齒分
爲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雨公命
縱火焚柵因督衆乘勢爲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敗走保險爲拒公益麾
兵深入破連環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之陰死者十餘萬賊
首潛遁乃振旅而還先是維摩州賊常郎羅簪稱廣新王命公還師勦
之至是還雲南計曰此不足以血吾刃當以謀致之乃遺偏師抵其境
聲言王尙書大軍至矣賊黨聞而潰韋賊計窮遁安南傳檄追之安南

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與富州接境二土官交惡十餘年公諭以
禍福兩執乃釋凱還上遣官迎勞數百里外廷見宴賜甚厚特封靖遠
伯食祿一千二百石號推誠宣力文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賜誥
劵追封三代如其爵未幾聞麓賊思任發竄于緬甸復以公督軍往取
之旣至緬人懷詐黨惡而不遣公縱兵攻緬緬破而麓賊遁去俘其妻
子象馬而還加祿三百石是年秋西還寧夏甘涼中飭邊備訓練士卒
其于守戰攻擊俱有方法虜聞風畏避不敢近邊塞戊辰春賊孽思機
發復據孟養跳梁公復督兵往征抵金沙江賊據西岸以拒公作浮梁
以渡一鼓破之賊退立三柵自保公督戰益急不日而柵拔賊孽殲焉
西南自是悉平有苗蠻富者僭稱剗平王別將屢征失利命公掛平蠻
將軍印總兵致討卒檻送京師餘黨悉降公還詔增祿百石令世其爵
景泰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委公鎭守公嚴立禁條宿弊一清不便者撼
以流言乃解機務就閒天順元年春上復臨朝召公別殿慰諭以舊𠢕
命兼兵部尚書不數月貢政修明賜織金蟒龍衣二襲尋以年邁請致

部事從之特免常朝賜誥加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勳爵世襲如舊而寵遇益加隆焉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追封靖遠侯謚忠敏

羅綺字尚絅磁州人宣德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寇深不能治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雄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布恩信臨以兵威未幾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禽永族之松潘皆山巖叢羅立番得利卽奔巖洞箐木箐深不可測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戴僦五致一羣番伺隙出輒奪米去綺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攻破撲爬諸寨禽據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切以簡易之治與接杯酒懽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罷歸與鄉官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綺前在松番受潘人金及器具詔奪綺官

籍其家

正統四年征思任沐晟師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刀賓玉嘗遣諮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萬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己乃遣其子英還曰汝急還吾死分地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猝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卒

李震字□□南陽人故都督謙之子正統五年襲指揮使成化十二年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先是成化元年以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撫捕荊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荊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命 甲國公鄧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塲無人

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歳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名者謹依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千三百八十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有衆五百屯于鈞舟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令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及諸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脇附之黨二萬八千五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屯田種庶恩威并濟反測可安矣上悦加震左都督

正統十四正月命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提督軍務太監吉祥陳蕪爲監軍大發兵討福建寇鄧茂七等先是茂七以沙縣押拒捕殺巡檢遂反聚衆至五十餘萬遂自稱閩王初以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副之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陳詔兵未至閩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至是茂七勢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參政張瑛戰不利死之賊遂進延平與劉聚遇中流矢死兄子伯孫

代之十一月懋等進兵平之凡斬獲萬餘人

正統十四年三月都督徐恭爲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宗留者良坑盜也以十二年反而征閩者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明年張楷兵征閩遇于宗留復遣副總兵陳榮討之復敗沒乃遣恭以二千騎馳至處州會宗留中流矢死其黨益熾恭與都指揮沈麟耿定至處出戰麟兵皆沒恭僅以身免會張楷兵至稍稍得敗之遂諭降其黨以敗故功不論

正統十四年十月命都督同知董興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討廣東賊黃肖養先是肖養叛圍廣州殺都指揮王清勢大振景泰元年三月興兵至廣時賊畏信民恩威稍稍降散四月興遇賊于大洲頭大戰破之殺溺萬餘人肖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成化元年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都督同知喜信爲左參將都督僉事鮑政爲右參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愼右少監林貴監軍統京營山東下班兵萬五千及川貴湖廣兵討荆襄叛賊

劉千斤等二年四月賊平擒千斤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五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一百八十有奇招撫脅從流民一萬八千五百三十餘人續斬賊首二百三十四人獲賊屬三百六十七人九月復破平之擒石和尚劉長子等六百餘人永等封爵陞賞有差

弘治十四年正月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都御史提督軍務帥湖廣雲南播州等處土兵三萬三千人討貴州賊米魯米魯者普安州土官隆暢出妾霑益州土官安民女也隆暢老以子禮代職米魯依禮居而與營長阿保通搆禮與父暢隙暢逐保而燬其室保遂叛與禮借外兵焚暢別部廬舍殺其從人暢怒誅禮米魯遂與保發兵攻暢破其百餘寨暢走之雲南鎭巡使之講和魯陽聽命而誘暢毒之遂益熾分其兵爲四寨保遂僭稱王總兵東寧伯焦俊巡撫都御史發兵萬餘討之戮阿保及其子米魯亡走久之復熾官兵追捕之不利都指揮吳遠被執乃詔軾督太監楊友總兵官豐閏伯曹愷都御史錢討之軾未至而

太監友貪功率兵先入其地米魯以萬衆劫營遂擄友而殺右布政司閻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等凡五將貴州大震輒至具以聞詔大發兵合十萬人討之十五年七月分八道以進累戰破之獲米魯及賊黨福祐凡下寨千餘擒百九十人斬首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女千餘賜敕獎諭班師餘陞賞有差

正德四年三月命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左都御史洪鐘總制湖廣鄖陽及陝西河南四川等處軍務并總理武昌等府賑濟事宜以湖廣等處荒旱多盜故也六年命鐘督同知都御史俊等討四川大寇藍廷瑞廖麻子鄢本恕七年永順宣慰彭世麟誘獲廷瑞本恕加鐘太子太保俊右都御史餘陞賞有差未幾廖麻子等復熾八月召鐘還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右都督時源充總兵官伐之八年四月擒廖麻子喻老人復叛九年二月就擒賊平澤等陞賞有差

彭大司馬澤爲都御史時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獲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濡緩好名下

數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撫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乃大悔詔逮下獄瘐死而陸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兵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淸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于宋門店龍化集破之尋又壘格裴子巖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討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猶狼豕暴師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由按察使召拜副都分捕河南賊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政論行法建纛諸大將無不惕息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擄以萬計趙鐩跳劉三死于陣于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激賊而賊遂𨗳隨脅聚燒運艘掠臨淸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財官良家子弟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

挾驍勇三百騎突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韃靼尼關險不得道度
河南躪荊楚奪艘瓜州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六七先後赴
水死梟彥名斬首六百俘三百溺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
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時蜀道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
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老不復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
賊殺麻子衆遁竄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山入奪水道度砦開一
面縱兵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澤還加太子
太保
趙風子卽趙鐩係順天府霸州文安縣人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今
渰死劉六楊虎射傷渰死劉七已故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郎
劉惠病故邢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立旗號僭稱
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擄人民姦淫婦女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
截糧運共謀反逆日漸勢衆有谷玉賈能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
月十五日有獲董仲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

約有一萬餘人各夥爲盜攻劫文安縣治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些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先從本縣起手然後遍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賢爲名須要個毒手人纔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縣攻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着爾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卻不是好等語賊衆聽允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城青縣等處城地殺傷官民燒劫房屋分差咱馬四散擄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等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劉七復回攻破冀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爲盜今已處決張玄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擄齊彥名各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宋祿孫玉各僭稱大王朱傳僭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傳頂朱千戶名目與龐文宣等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反逆攻破棗強縣有知縣段豸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景州獻縣阜城等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海滄州等處燒劫糧船錢與劉惠劉資邢老虎董仲義等共推楊虎爲主僭

稱大王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燬糧船殺擄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邊都堂德州貴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鐩等亦回書佯許若朝廷放赦我等亦願解散前到南宮棗強等縣屠殺官民劉三擄得在官小趙氏爲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人鐩等遂奔遁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揮趙文次釋放鐩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李瑾前來敵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百餘副蟒衣一件楊虎將蟒衣沿途穿着反將在官崔氏即楊寡婦擄佔爲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兗登萊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濟寧沂曹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攻劫燒擄鐩過泰縣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胸中豪氣虹蜺吐懷滿血淚洒雕鞍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連坐妻子鉤臺苦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惟願君恩似海深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沂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李騰王隆各隨營沿途劫殺人

財姦淫婦女不計其數齊彥名等南行到于地方名裴子岩被谷太監
陸都堂督調許遊擊等官軍殺死夥賊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
被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月內鐩等又攻破靈山等衛日照
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
衛官軍三百餘名鐩等又擄得娼婦陳回兒劉三擄得路氏各在營姦
宿初二日過河拿得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壁縣當知縣陳伯安領
兵對敵不過鐩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朋帶至
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伯安不跪劉惠嗔怪
是鐩勸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
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擄馬驢人財當被守備
萬全都司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兵
三百前來截殺鐩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名白龍王廟小
黃河渡口有蔡縣致仕知府同不知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自備馬匹
假金臺盞四付銀臺盞十付段二疋前到鹿邑縣饋送劉惠哀告免攻

本縣以救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允鐩與劉惠自稱元帥幷發放賊夥
俱稱大王楊傑韓信等分爲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僞受都指等
官置立五色緞帛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
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老僞授中城兵馬都指揮造鈞
牌上書奉天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箭合用器
物修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違悞者軍法從事
俱毋違錯等字樣令各衙門迎接又攻襄城縣未破本縣犒銀二千兩
馬二十疋送與劉惠接收不曾殺人當就分其買晃兒一枝人馬復回
舞陽確山眞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靖跟營去訖鐩同劉資攻圍鈞州五
日退攻郟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疋不曾殺人又攻破寶豐縣劄
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陰陽生幷生員執招撫黃榜前來鐩等當寫
乞恩辨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羣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斬諫臣
屛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皇上澡雪精神獨斷于中梟羣奸之首
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等語與生員賚回當日夥賊見榜逃散

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
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幷在城男婦
數千餘人官軍民房屋燒刼一空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鐩等聞知南
陽防守嚴由小路徑去唐縣去西關下營縣所官督軍民晝夜上城拒
守鐩等每日攻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
關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銅寨鋪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鐩等查得二
十八營人馬共有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册六本分各
收拿點閘鐩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
四散攻劫池城殺虜鄉民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龎文宣等
在于滕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
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六等潰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
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鐩等又差探得湖廣都堂太監奏調漢土
官軍將到于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劄燒劫奸擄及劫得焦閣
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俵散各賊穿用又往固始州朱皐

鎮地方劄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
及渡河不及渰死人馬五千餘沿途滾馬逃散者不計其數鏇等因被
追急將前造軍馬文冊棄失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
攻破舒城縣搶擄人馬後回商城等縣該道郭僉事督調漢土官軍追
至羅田油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
泛漲追趕渡河不及漂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
等夥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杏四月十三日參議白金李源
等督發漢土官軍擒獲一百餘人殺敗奔散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
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柏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
將潘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于十八日又往泌陽縣又
被知縣劉機將趙喜等擒獲斬奪首級馬器鏇等仍往固始復到光州
過商城光山等縣彼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分投竄入湖廣河南界亂
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玹領兵將趙璠趙鎬張仲威劉覺勝
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起獲劉惠劉資招集衆賊萬餘于四月二

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劄營僉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于二郎畈廣水店斬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顆追逐緣崖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玉田等處地方殺劫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莊莊與參將王果對敵將王果殺死又到東馬圈地方將甯都堂手下兵子弟殺死不計名數五月初三日有陳翰因見勢敗滾馬赴伉總兵處投降本月初五日有鐩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見得兩省軍馬重大思要脫身無計逼令未獲僧人眞安將鐩鬚髮削剃藏伊度牒在身將刑本道分付各散逃命有武昌衛軍人趙成同弟趙宗于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方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鐩經過見鐩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案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趙成趙宗又約郭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黏踪趕襲緝見鐩同劉朝鬼到于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獲衛軍人唐虎店吃飯趙成一面斗報地方一面將鐩擒綁本月

二十九日劉六幷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渰死劉七與龎文宣等駕船順流往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十日餘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渰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本年七月內劉七與龎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孫玉與劉七一同搶船要行逃走軍官砍射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龎三姐趙氏丁氏郭氏復捉獲賈能孫玉浮水上岸又與于成搶得魚船逃至山東膠州海口登岸到于安兵岸王瓚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塲孫遞逃至南直隷通州各先後被獲本州撈割劉七首級于可昇逃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要往蘇州等處到于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逃至秣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北直隷滄州從河南逃回本家張富從河南逃至臨淸州官軍捉獲將鏠等及龎文宣等幷劉七齊彥名首級各檻到京

林富字守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嘗爲廣西布政

兩廣都御史姚鏌委以思田兵事蓋岑猛麾下盧蘇輩結思恩遺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覊他所以衆出掠至膺墟將進逼武緣富決策部分諸將且覘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徑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内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逮退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既挫乃議處令姚解去代者新建伯王守仁復委重于富議事頗合遂下命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思田役罷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議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但稍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下不失夷酋之心遂行其議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猺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總督宜以時定既剋日出師而富陞四川左布政連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而啓行

李大司徒瀚嘗巡按陜西茶馬終南山妖僧鳩無賴作亂報至公密諭使者曰勿令鎭守知恐張聲勢輒擾民遂選將授方略而遣之比及鎭守知則已報禽矣其先識如此

譚知州讓爲衢州通判日嘗攝江山開化兩縣時姚源賊號二十萬爲圓陣出沒開化境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顧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力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昌所撫人者至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馳騎速過竟全其營譚公旣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曰譚某築賊見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譚公之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其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雖死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

鄒大中丞昊嘗爲四川按察司僉事時蜀盜藍鄢方劇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公至笑曰將不知兵奈何可勝于是擇精兵千人敎之分爲四

隊各立長統之賊來逼城公夜出精騎百人舉砲擊賊營賊内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千餘級蓋興兵以來所絕無者軍中皆喜公曰戰雖少勝賊心未寒胡足爲喜遂乘勝追發遇賊大營賊列陣于左伏兵于右公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擣伏伏兵驚潰自相蹂殘戕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舉火焚栅明日追賊百餘里斬其賊首方四降者萬人餘黨咸遁乃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于是驅掠從賊者人人皆望生全矣總制洪鐘巡撫林俊會舉陞川東道兵備副使及得麥子山之捷賊避居川北有兵備副使張思齊與巡撫高謀廖麻子欲就招安求臨江市住劄必徙臨江市民彼方肯降公曰臨江市荆蜀襟喉之地上達重敍下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寇咎將誰歸公立賞飭兵獨務行勦賊因不敢掠川東而伏漢州平壩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反前約官軍戰皆敗績于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成都高公懼亟調公往公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賊聞公至遂解中江之圍而成都無事矣尋朝廷改命彭公澤統制公與彭公合兵擊賊大破賊營斬其賊首廖麻

子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中會科道交章劾高公薦公以代遂巡撫四川公與彭公議曰東鄉山大不便騎射某謀率步兵三萬人深入九眞壩劄營四面分布守隘賊不能出亦不能擄寇窮而後招降必且縛其魁至矣公至九眞賊果縛喻老人等四十餘人赴軍門給票以授降者令自歸鄉里蜀賊遂平彭公曰使早用鄒公蜀平久矣比凱旋有路松祥與遠寧渠縣之寇未息各稱萬人皆觀望喻老人爲進止公至內江遣火牌入賊營諭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祥旣擒遠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上陞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仍賞松祥子慶兒三保爲奴歲丙子高拱筠連僰人普法惡鼓諸夷僭號據險肆行攻劫公率兵擣其巢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公曰青山寨高而無泉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當困渴以死何復庸戰遣指揮何定據水口賊果窘公曰賊今夜當遁可擊南方一面待之于是遣人諭寨夷曰今僰人子殺爾寨首級換水吃數日不下爾寨無噍類矣賊相向大哭中夜果下寨走生擒萬餘人渠首悉獲

馬中丞卿爲鶴慶知府日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鄉間道可逸也卿厲色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妾朝文之女兄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境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汝恩與汝之受朝廷者厚不待較一旦反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朝廷威鎭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于戚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失助瓦解矣及爲温處兵備副使時孝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有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雔之實欲存之以便况法弛綱頹民畏湯如虎而眇官如卒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鬬穴林木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

可刼素雖桀驁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讎家明示利害公出刑賞則可用榜諭諜說降散靡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皆彼之所忌也夫用兵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一目錄

兵部三十

勦捕中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三十

勦捕中

往行

王公瓊在本兵時適潮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倡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朝廷下兵部議公呼齎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卽當論罷矣齎本人回浙江傳此語一時皆以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肯處分倘賊勢蔓延卒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偵知此恣意劫略不設隄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粮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江公卽請密勅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略許公卽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回聚酣飲

兵適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煩一旅不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廟堂之上定數于數千里之外所謂折衝于俎豆者非耶

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崗諸巢爲賊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崗諸巢爲之羽翼時王公守仁提督軍務議曰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崗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崗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崗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崗破竹之勢蔑不濟矣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令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自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

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于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從上猶南康分以遏奔衝王公亦親率千餘人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王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于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率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于各險隘皆設有滾木壘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官蕭庾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崖緣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旗幟爇茅爲數千灶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山頂砲聲如雷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

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預遣千戶陳緯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壘石我兵乘勝驟進呼鳴聲震天地指揮謝靈馮廷瑞率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仙鵝頭巢破狗脚嶺巢又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山蕭貴橫等輩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猝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子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髮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斆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銘廠巢俱會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擄人口牛馬贓

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塡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
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懸
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
出谷兵已至横水左溪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
早大雨霧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
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各得鄉導報謂諸賊分陣
預于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栅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于未破之巢者
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竊計湖
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日期已漸迫此去桶崗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
日始能達者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崗分備多前後顧瞻非
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
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知府季斅守備指揮郟文攻
破穩下寨李家坑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第城巢十八日都指揮
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拗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

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興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斅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七日守備指揮郟文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崗但桶崗天險四面峭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飽凶歲往者亦常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詳詢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賓緣絕壁而上賊使數人于崖嶺坐發壘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固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

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
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
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及或有不
從者乘其猶預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嚴
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幷縱所獲桶崗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縋壁而入
期以初一日早使人于鎖匙籠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
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遣縣丞
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籠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
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壘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三十日乘
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
匙籠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
絕壁隔水爲障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而伍
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
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

入亦從鎖匙籠並登各舉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擊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崗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破鎖匙籠巢破黃竹坑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木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破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時湖廣土兵亦至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頭嶺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繼以粮餉知府季斆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粮餉以爲聶都之繼公亦自帥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

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籠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嚴谷溪壑之内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勝數于是桶崗之賊略盡公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方爾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黃魚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雞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公復遣知府季斆分兵趨朱雀坑等巢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雞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地方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于隱下寨西峯苦寨竹坑寨長河壩寨黎坑寨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于上新地寨知府伍文定又進擊于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于朱雀坑寨狐狸坑寨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于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已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

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擣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山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驢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外公疏報曰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稔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虐燄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前此亦常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庇廟堂處置得宜既假以賞罰之權又專以提督之任故臣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兎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豈敢

冒其績夫謀定于帷幄之中而決勝于千里之外命出于廟堂之上而
威加百蠻之表瓊等復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
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
指揮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
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董明德同
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鸑宋瑢陸璥千戶陳偉高
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
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丕彰廟堂
之上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成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
生則地方幸甚等因具奏正德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奉聖旨這賊首
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百餘里荼毒三省地方基禍稔惡已非一日
今王守仁等親臨巢穴運籌調度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而兩
月之間醜類悉已勦平成功可喜尚差來人陞一級賞紵絲一套新鈔
一千貫王守仁先寫勅獎勵有功職員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都查議了

來說欽此尙書王瓊等議得前賊相連四省累歲逋誅本部見巡撫都
御史遷代不常新任都御史王守仁未到深念地方受害日久議奏催
令本官作急赴任未幾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果奏大庚縣等處盜賊
攻劫城池敵殺官軍本部又經議奏參究查提失事人員及馬上差人
督促都御史王守仁到任彼時賊方猖獗擄去職官本官卽能痛懲往
事極言招撫之非圖上攻取之策本部又見守仁勇于任事規畫有方
故節經依擬覆奏蒙聖明採納旣假以提督之任又許以便宜之權本
官果能諳曉兵法料敵取勝兵分十哨各自爲戰所向勢如破竹巢穴
盡空種類殲滅往年平寇未有用力如此之易而成功如此之速者也
皆仰賴皇上聖明英武先機決斷故瓊等幸効一時之愚而王守仁能
收萬全之功也瓊等叨任本兵俱係當盡職務詎敢言功王守仁躬督
戰陣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廕有功官員事
例將守仁照例陞職廕子以酬其功其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同心協
謀區畫兵餉巡按御史屠僑振揚風紀覈實功罪及原任鎭守江西太

監許滿先于巡撫都御史計議行事克有成功所據各官俱有勞績亦合普加恩典以示激勸其餘有功副使楊璋等候御史屠僑紀功文册到日卽行議擬奏請陞賞中間先參有罪人員今既有功亦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具奏定奪但賞罰出自朝廷瓊等俱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幷許滿各廕他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先參有罪今次有功的也分別明白來說爾兵部累次擬奏方略指授得宜功可加尚王瓊通此着寫勑奬勵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横水桶崗諸巢則接境于湖郴在贛州之浰頭岑崗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險以負固連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以相援總督王公守仁遵奉勑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横水次攻桶崗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正德十二年九月王公守仁議將進兵横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阻離其黨乃自爲告諭且述禍福利害使報効

生員黃表義民周詳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皆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温仲秀等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又非一次此何足憑待金巢等到官果無説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公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横水十月十二日已破横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必以次加兵于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所投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虚實乘間内應王公守仁逆知其謀陽許之乃進攻桶崗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内嚴禁御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議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非他賊比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次兩經夾勦狼兵二三

萬竟不能大勝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住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公以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于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略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我兵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公復破桶崗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爲防非敢慮官兵也公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趨各賊伐木開路將回兵自淛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公實有討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人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獨與之抗故賊深仇忌之三人各來告變謂池仲容

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公先以諜知其事及三人首時陽怒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方遣其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遂收縛三人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入首大驚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公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屬盡斬之于是遂械繫盧珂等而使人密諭其意且使珂等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旣還乃發公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公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悉以掃蕩而浰頭又皆歸化地方自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池仲安亦領衆歸報其兄且云盧珂等雖繫于此恐其黨致怨掩爾不虞仲安歸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公使指揮余恩齎曆往賜諭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安緝勞來爾等何不可親往謝況珂等日夜哀

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不至者卽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官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復從旁力贊仲容然之乃謂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贑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贑公探知仲容就道密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果遮迎復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相送出境俊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衆賊遂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贑見官兵已散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往覘珂等又果械繫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萬全矣公乃夜釋珂等使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牛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屬縣勒兵當已大集公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幷其黨悉擒之出珂等首狀訊鞫皆伏遂悉寘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烏虎鎮入千戶孟俊指揮

余恩兵從平地水高沙堡入推官危壽知府邢珣守備指揮郟文知府
季斆皆以各路入公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
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于三浰先是賊徒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
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鋭千餘據險設伏併
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二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首與賊遇大戰
良久賊敗王受等奮追里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後推官危壽所領義
官葉芳兵鼓噪而前千戶孟俊兵從傍繞衝賊伏于是賊乃大潰呼聲
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兵遂克大巢三浰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陳
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章巢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
邢珣兵遂破芳竹湖巢白沙巢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季斆兵遂
破古坑巢三坑重是日擒斬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
墮崖塡谷死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早乃令各哨官兵探
賊所往分投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
霸王印信旗袍邢珣兵破黃田坳巢姚璽兵破岑岡巢余恩兵破塘含

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俊兵破大門山巢危壽兵破鎭里寨巢十一日邢珣兵破中村巢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季斆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又各擒賊首從首級幷俘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敗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于九蓮大山扼險自固公看得九蓮山勢極高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絶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賊若奔往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存全于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及已度險遂得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乃退敗公度其必潰預令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潜逃二十五日陳祥兵覆賊于五花陣邢珣兵覆

賊于白沙余恩兵覆賊于銀坑水二十七日姚璽兵覆賊于烏虎鎭危壽兵覆賊于中村季斆兵覆賊于北山又戰于風門奧其餘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粘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于和平初五日復戰于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于黃田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于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于乾村又戰于梨樹十六日知府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于笋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與賊戰于北順戰于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于水源戰于長吉戰于天堂寨連日擒殺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又皆以爲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略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于九蓮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公遣有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首甲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

遂安插于白沙初七日知府邢珣等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撫順招安况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芰并各鄉村居民亦告前情公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八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三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三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按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于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窺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仲安等人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

方賊黨素所向服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前此亦常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十一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于昔者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假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或事各牽狃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胆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力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于廟堂收折衝之巧于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

武皇帝時南贑汀漳等處俱有山越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王公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先行十家保甲法務使奸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守

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臺之類又多爲之耳目守仁徵得老猾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當死否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貸汝猾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貸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于長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大合賊迫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徉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諜知賊懈即分兵爲三路約以同夕卸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

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于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大司馬王瓊讀而嘆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兵馬糧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于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酋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進兵破横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函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諭桶岡賊方狐疑未决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函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横水時浰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盧賊珂等仇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鬢等欲歸死而盧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

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鬢等且諭使來見大鬢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贑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驍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于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帳儲餙甚辦大鬢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魚貫入卽戮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于獄使之歸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浰頭石門復破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酋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蓮山守仁以九蓮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呼喚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矣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旣以盡得賊地相險易增設和平縣治如初

貴州地扼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悍嗜殺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因緣爲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時靑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苗阿傍阿皆阿華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鎭道阻不

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勑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金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擣羅䙀寨擒賊從阿二阿黎正德十三年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遊兵巡徼遇苗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岥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總鎮□曇陽淮許詔各統領使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効廉詹源各監視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給率遊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官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調遣御史周文監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

之山四壁立陡絶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苗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附上下緣崖猿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陽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樓近可攀登者會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備舁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兵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日乃復兵崖下令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艮等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接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絶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日令百戶邵剛吳隆于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猝拒戰官

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崖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

姜儀字君肅號侑溪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湖廣副使任彬桂時洞庭寇大爲民害公令魚艇悉爲保甲而出己案牘贓贄代爲課輸賊起聽其蟻附而擊之寇之所有盡以償勞官司不問由是衆心競勸遵公約束計不勞而湖水陸平矣

陳克宅字卽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十四年任湖廣左使巡撫貴州先是都匀苗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搆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陡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克宅與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傅手足爲指爪人腰兩徽一劍約至樹憩足卽垂徽下

引人帶銃砲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墮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為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為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砲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賊非格鬬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共其黨二百人免囤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囤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囤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僉事田汝成飭兵恩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有異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為奸者皆內儲糇糧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

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脅而登無異哺㲉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犬豕肥羊以資擊剝也夫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瞑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無乃有間道捷徑默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便扼險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高順勢強弱之勢已懸倍屣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槀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困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

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詞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虜見宵人狃于說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覆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或損威則愈固之策不可不拒也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効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隘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躡迺遣一二渺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埸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職移其族屬列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闤重加懲罰庶

威振法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省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剋也迺今諸賊懲于剉衂之餘慣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桀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將乘一騎勒一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則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害有所不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奇巧遲故避實擣虛桀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漁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末若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

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調應天聽勘敕安萬銓勳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周布政津嘗爲瑞州府太守先是上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寬巡捕之法重獲盜之賞盜乃可弭謂漢時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斬獲以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論惟以擒討爲効此策今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果擒其黨劉洪等若干人林公深加嘆賞久之訛傳將劫獄一日報三四至官吏士民奪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紹堅守不動號召民兵以爲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文紹家僮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銜公者遂加羅織文紹亦因以歸罪于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身爲正官宜獨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擊登聞鼓訟寃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職

林司寇俊正德□□年嘗巡撫四川時藍鄢之寇方劇公陳師鞫旅頒

軍令數四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寧巴州卽取道救之猝遇賊于華壟單騎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旣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狥旣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于是連戰皆捷賊衆披靡人畜死者相枕籍渠魁多授首捷聞降勑奬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筭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

正德七年五月賊劉六等渡棗林夜渡邳纔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賊至陽邏圍風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遇之于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旣而劉六爲風折檣擊死于水其幼雛數人亦死惟劉七齊彥名泝流劫掠八月劉香等仍泊狼山下其黨以

失地利相怨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莸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婢不與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夕大風發舟數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顚踣不支賊在船不能坐臥自相擊撞嘔穢狼藉互相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于礮石中發之又爲具名如烏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丁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爲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登山圜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蹙通州最與賊密切而守吏亦特嚴整夜三更副總劉暉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郤永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與守兵齊集未刻與賊戰我軍聲餤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顚古垣憑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偪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倍前日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

誓死决戰分軍爲三劉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跽行而上手施鎗礮

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垣賊

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舴艋山下以備竄逃至死覓嬰谷下山欲

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兵列岸下百矢齊發官

艦中亦驟矢幷集劉七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爲宣府遊兵十旗張鎰取

首劉副總兵擒斬餘賊截沉水賊級有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

已夜息兵甲午旋師高岱曰國家二百餘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寇

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宗之澤慶天

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

焉馬中錫張偉固已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

何彼此耶成敗遲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烏

足爲賞罰耶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

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勩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

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完等之

所能制哉若去鈞州城不攻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

連江吳公□□既即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護嶺東西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策先其重者于是嶺右之府江大同江猺與王樂昭平永安荔蒲之猺搆而爲亂已金鵝松栢深埇之猺復繼亂公前後發兵蕩平之斬首垂二千俘賊屬三百有奇聽撫者千餘業已奏聞膺上賞諸猺服公之威神而感其德只咸滌面拱手以請旦夕之命而獨嶺左之惠州曰岑岡其先故渕寇池仲容之支藪也當王文成公守仁之誘擒仲容也悉殲其黨二十四巢而獨岑岡之一巢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使就撫取羈縻而已巢之酋曰李鑑鑑死其子文彪繼之以詐力驅使諸巢亡敢不服而有所任以爲謀主者曰江月照尤獷黠嘗出劫掠敗王師執倅司理萬戶以去南贛之持節者討而僅勝之文彪跳九蓮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散復振官爲歸其妻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妻其故妻子其子威焰踰于文彪時嘗縛鞭郡倅之接壤者已剽劫

商絹已又多戳其黨之自遠者事稍稍露吳公怒曰撮爾猺敢干天子之威命以荼毒我生靈謂惠州守黃時雨汝司察治月照聞而懼遂稱兵以其紀綱之僕據隘喉咽之其旁寨之有力者羽翼之儇巧者耳目之守廉得其狀以聞公公乃屬藩參顯臯副某守時雨將軍夢鯉等練卒蒐乘分布要害曰胥後令仍屬藩參及守縣購傍寨曰棄月照自歸者赦而罪能以月照來者軍正議賞賞同首功諸寨響應縛月照道服毒死致其尸餘寇李珍等因成資據險自固時時出剽掠公檄諸軍夾攻賊度勢不支由間道出江西之龍南定南等處師尾而急擊大破之俘斬二百四十有奇餘墜崖塹死者不可勝數捕脇從千五百人皆釋弗誅設賊田幾五千畝以予屯卒捷聞吳公及諸君賞賚有差惠州守與其父老相語桶岡四塞天險爲諸夷最以王文成之宏略擁百勝之兵乘破竹之勢而不能得志于彈丸赤子之地六十餘年來其人不復知有三尺法甚者如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吳公不費尺刃斗糧坐縛兵兇酋如一孤豚而後揚兵脅諸黨衆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之巢

穴一旦而盡空然不以多殺爲績俾千五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

吳公之智且仁也

吳知州履嘗爲安化令安化隣右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爲

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

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

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之何檄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

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

吾爲令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待

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

皆爲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

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

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

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

遂縛送京師事平軍民安堵無擾

潘少司馬希曾嘉靖乙酉嘗提督南贛軍務時淛頭餘黨曾蛇仔等七巢並與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公發諸路兵夾勦賊太懼願撫且襲通判董鳴鳳以要公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其計容復陷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債事不足恤有能掖之出予弗死益督進兵力戰賊大敗渠魁生擒俘馘千餘牛馬器械獲其衆餘黨奔竄于是犂其庭籍其田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道通判卒獲全公制變法機奇中折衝樽俎之間而親臨戰陣者咸弗若也至上功獻捷初弗張皇謂臣子効勞期于成事而已希賞非所志也故紀述勞勩多歸之人其俘獲稍涉疑似卽不以報會掾吏白故事宜納賂不者功雖高不賞公曰我寧無功耳奏上會召爲工部右侍郎迨論功竟弗及焉

陶少司馬諧嘗提督南贛等處軍務時連州大帽楊旗等山諸賊據天險結石栅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可近公選銳卒二百婦人服挾短兵背繫竹筒貯火藥具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譟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二百人從中斫之遂盡破大帽嚴

塘等諸寨殺僞無敵王文輿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擒斬千九百七十七名顆俘獲千一十七名口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公總督四年餘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授方略而行及其成功也不爽毫髮誠所謂沈謀可以掩蓍蔡勝氣可以奪鬼神矣百餘年來言平寇者未有若是之速而獲功之多者也國有彝典卽封拜不爲過否亦得進秩序廕乃僅僅酬以金帛而已人言當路者以公恃功弗求疑于慢乃廢兩廣缺總督擢公少師馬兼台秩往蒞之先是羣盜益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號署僞官不知有朝廷矣數十年不能平公至召諸爲賊苦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俱與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公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忽無定須先勦之乃作灣尾巨舟于番禺海濱計必來焚我新舟伏水飄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于波羅廟餘散去詐折桂窮蹙乞降得丁壯千八百有奇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台花相等山寨擒斬雷公招渠魁百三十六名顆生得四千五十

一名口潯州以寧時壬辰八月也于是親督兵悉力于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趙林花等有名賊首八十三級斬獲從賊七千五百有奇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甲午勦瓊州黎佛二等一百四級降從賊一千一百一十有奇撫處巢峒五論者以朝廷報功未稱不知公盡職爲安豈望恩澤哉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二目錄 外編

兵部三十一

勦捕下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二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兵部三十一

勦捕下

往行

蕭方伯東潭公嘗知瓊州至瓊值黎佛二之變往歲瓊人犂田而懼其逼聚兵護耕歲四更番率五百人兵寄溪洞半疫死而黎數出攻刧莫制至是賊二殺官吏擄村堡勢張甚督府欲以大兵蹙之公曰擄係未歸而急之是促其死也吾且觀之兵而攜其黨庶可乎乃遣人招降十八村至則厚其餼勞善諭之察其尤雄桀者倍與衣服器物寄心腹語令歸所虜生口別授方略密擒佛二以自效佛二素雄桀手挽彊弩三百斤人莫敢近降者既受戒慮賊逸無以解口乃陰導兵官設伏諸隘而身紿佛二以走徯稍倦分負其刀弩諸械旋走隘至則伏發因成擒

佛二既得以大兵綴之諸酋恐奉約束輸稅者四百餘戶歲省防兵二千計永淳令激淥里賊爲變且薄賓州公爲右江兵備以兵請于督府不聽因自計曰此斷之我者也既諜其虛實出沒而是時思恩土兵適罷古田之役遂檄以從更摘他兵佐之據險深索殲潘公廣韋公抱等一百七十有奇俘老幼六百籍所捕獲給軍餉而出其羨以報督府督府口雖壯之實嫌其異己不以捷聞公在瓊擒佛二無所序至是復見沮抑一不爲意且欲乘勢以兵臨八寨招藍昇降八寨本南丹屯地爲猺所據朝廷分隸土酋羈縻之然恃險遠數出爲患至是藍昇聞淥里之捷自懼禍及因請內附當事持勦撫守三說不能決公上議以爲受其降而襲之兵滅黷而疑衆信其降而忘其備法弛而招侮先以撫守二說俟有他變徐制其後可也于是納其請以屬思恩密建屯營遣兵列戍梗其出入而右江漸以無事陽明王公田州之役既降府爲州慮岑猛孫芝幼不可立立其季子邦相爲州官頭目盧蘇爲土巡檢統其衆邦相忌芝爲後患而蘇素驍悍利立幼且樹黨思兩除之蘇覺嗾芝

母攜孤走軍門爭立而自與邦相相拒既殺邦相迎立芝諸土酋與猛庶子邦佐乘釁搆亂朝議令土酋自相擒治而督府先有所入陰爲蘇掩罪蘇益横嘗以兵衛六千人聲言見廵按賓州營城下御史引病不出諸司倉猝噤口公曰蘇罪人也何敢爾遣千戶持符逮蘇蘇懼退營十五里囚首隨符來公聲色俱厲宣朝廷威令令自計蘇益恐怖請輸逋賦斬首虜自贖至叩首丐死久乃許之因勒獄辭列罪狀停各酋官職爲請命于朝督府不能奪是時議者以猺獞難制欲割隸土酋以其積威可劫又自保分地無外望可恃爲安公執不可且謂之曰朝廷流官制猺非不知其勢輕也亦欲用夏變夷不忍化爲異類也今八寨固隸土酋未嘗不叛而田州用兵富貴安保吾豈不能拓疆土而顧以籍寇兵乎議者始詘先是岑璿以思恩叛朝廷既誅璿更置守而璿之餘孽金者潛他境至是諸故酋挾以邀我擁衆二千人南寧城下沈參將希儀慮爲變召以好語款之俾來見公公令候于賓州而密語沈曰金在則無思恩無思恩則廣右必危此不可不除也且其心腹楊留在賓

州爲募兵以往附金金來而留應之是尙有賓州乎今日之事在我與公公有胆智而達變吾所不逮惟所命無避也沈知無他腸乃與公計故徐徐以他故散遣金衆而後圖之公至賓州犒金牛五輀輀載酒五十罌就給之金大喜沈紿之曰汝欲得官胡不納我與兵備公金乎金訴貧則納帖子爲誣沈復謂曰如兵備公何金曰聞兵備公素不愛錢小人不敢沈欲堅其意則以目瞬之曰第以帖子來沈納帖子公公笑而密淡之亦更以好語時時款金間出漫語相調金旣伏公不疑會御史巡柳沈與公說金相隨而沈卒擒金于柳卽又以殺金爲留功而謬賞以張之留愧見紿又恐爲諸故酋所圍旋憂病死

姚大司馬鏌嘗爲福建按察司副使汀州大昌山賊攻武平八閩震動公率鄉兵赴救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永定民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無不一當百先爲禦賊戰多死家復爲賊所破有司不知收恤遂擁兵自衞不復爲用公召而撫之師智請效死公適改督學政時以兵屬副使楊璋始遇賊戰卽北執二裨將以去于是他賊劉龍輩益

猖獗不可制師智乃率壯士擊龍寨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復得一禆將以歸賊震讋遂遁訖今汀漳數十年無盜皆公力云嘉靖乙酉以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田州土酋岑猛者初朝廷調征江西之桃源納賊重賂縱賊逸去後猖獗流毒數年猛富甲諸酋遂侵占鄰境居戮土官納結逆濠抱諸不軌上思恩土酋之叛猛陰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假朝廷終當取之于是巡按御史張鉞江淵內外鎮守重臣奏發其罪調湖廣永保兵勦之公既至兵備單弱倉猝調集兵糧訛言詾詾乃遣使檄徵猛兵弛其謀且諭猛自歸侍以不死猛終不聽公乃上疏陳猛愈肆不恭罪在不赦會永保兵至公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常好陸綏列十營拒戰公師奮前大破之斬好衆潰猛潰奔歸順土官岑璋鴆猛傳首南寧捷奏上嘉公功褒奬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及白金文綺之賜蔭一子錦衣衛百戶班師遺酋盧蘇招他部王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詔赦于公公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因不誅何以懲後復進請兵

巡按御史劾公失策致再亂又謂猛尚存爲禍非細館閣大臣信之公重得罪矣丁亥公以災異乞休遂致政歸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青陽令歷官按察副使嘗僉廣西憲事廣西徭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鬼子等砦驚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督府應公檟聞公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公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稱之今檄徵諸路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勦鵰勦者如鵰之搏兎然伏于無形倏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公曰善于是簡部兵三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團射角技四出遠獵以爲常賊緩而懈而我兵爭願一戰于是復募死士擕善繪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公目中矣乃分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曰軍門進十萬兵討某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旂幟彌山谷且怵于榜皆蟻伏無敢動連破十七砦擒斬百五十人

是日公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矣蓋以公鵰勦行大征之法密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天子如應公大司馬晉公爵三級民爲立祠並祀之

張岳惠安人嘉靖二十六年川湖總督萬鏜勦捕諸苗卽班師鎭筸銅仁苗魁龍許保吳黑苗等復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二十七年公繇兩廣總督侍郎遷右都御史撫勦之開府辰州公至集兩廣官議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上切責之公訊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其湖廣聽撫諸苗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以捕急故深自匿公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去密督土官索之至三十一年八月土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焙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龍遂給賞驗實賚至軍門公始以竣事聞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鎭撫其地留公爲之未數年卒加贈謚襄惠

蠙衣生曰諸苗亂萬尚書始集諸路兵稍有斬獲輒班師去何厭兵之過也張襄惠力主用兵不惑撫守之說而陰阻旁撓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疏報全捷而首惡未擒未幾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狄青不輕信儂智高之見歟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襄惠無愧矣公掌院事日湖廣苗猖獗初設總督衆方顧望莫肯行嚴世蕃請岳當之徐相公階報岳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其危幾在前冥不知避亦不可謂智也蓋指嚴氏父子云岳謂備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單車入楚熟計苗情諸撫臣異同前卻而苗出劫日横上命易貴撫院岳請上曰充國湟中之議初頗嘩于衆口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于獨斷又曰此賊不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勅書以對將吏于是條上用兵方略詔下報可岳自督戰斬擒苗幾盡土宣慰冉玄等糾苗爲叛苗衆懼誅陰以兵嗾龍許保吳黑苗搶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岳而罷兵徐相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岳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匿玄所疏玄罪併訐其挾金事世蕃益怒日傾岳岳不一

販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力請召岳嚴氏不可岳遂卒是年夏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卒後三省巡按奏岳功岳復右都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廕子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閫不入一錢而得完其身名者僅岳一人耳

龔少司空輝嘉靖二十六年以右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甫至旁邑同安盜發猖獗公嚴督所屬並鄰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論者以公運籌收功之速不知同安非公屬也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洞三巨寇劉廷選蕭鐵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知縣施憲爲下所誤反寄爪牙賊中恣其搏噬以逞公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公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事公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楚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寖不能制旣搆永保釁又合酉陽兵攻平寨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討苗多所撓阻公使

檄使來見不出見漫語應之公廉知應朝雖譎不習技射無武勇其所
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拒公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
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公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
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尋讎嫉之其族人
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撫投見軍門公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
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杖殺之時諸苗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
未獲公檄邦憲等懸賞購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令聽撫苗厤得盤
吳老猼吳旦逞等窺見龍許保至龍田寨所弔喪誘至別寨飲醉而縛
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公疏聞誅之諸撫臣任轍等欲遂罷兵
公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
龍許保等猖獗公乃大集漢土兵以二十九年九月進兵討之總兵沈
希儀參將石邦憲督兵而以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政張景賢監之
先是銅仁防禦皆邦憲規畫時以印江失事被論制下當解任聽理公
歷敍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公乃以疏

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毀拆所窖米燒掘無餘具以捷聞其實許保未獲也遂撤兵止留邦憲等搜捕首惡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楚貴叛苗出陷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矍塘衛踐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徐稱矍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允簡投崖死邦憲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由小徑各遁入林箐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以防奔逸部勒所司各率精銳三路並進後遍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攜其心一夜兵忽至門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漸次勦滅

應少司馬檟嘉靖庚戌兼臺秩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方桂樂平等地猺獞雜處半爲盜藪而莊頭鬼子簾巢劫令逐帥爲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猺密邇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營者不過

多設營堡遙制而已公至諭以德意不即加兵而樊家屯馬江等劇賊悉款郊帖服惟七山諸寇負遐阻怙亂自若公審勢察機署勅部伍授諸將方略親督精銳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頭鬼子等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夷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衂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籍其田廬畜物什器令官兵屯住耕作殲獷悍之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東粵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稱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爲茹釣水爲食至終其身老死不知兵革日蕃以息但黃巢石硿大節諸寇積歲爲盜蠹桂嶺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奥區也自先朝縣沒于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棄而不守以爲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以時詘鮮任事不二之隸爲解至置盜府庫戕大吏之罪而不問遂棄古縣于遠以棄蠻夷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正茂爲之兵部左侍

郎南昌李遷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爲羅東省撫不設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議者謂莫亟于古田及嶺東諸路迺先後鎭巡諸公與境內縉紳之在都下者咸以爲言及李公到鎭復與巡按廣東趙惇巡按廣西李良臣疏上本兵乃立主其議令節制兩省者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秋月始事東師則遊擊將軍誠立將長樂之兵按察使張子弘監之以參將□濠將程鄉之兵副使江一麟監之總兵□成將邵州之兵僉事楊並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參議許天琦西師以遊擊□山都指揮僉事□龍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之兵參議龔大器監之左參將□應甲右參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副使鄭一龍監之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之兵副使應存卓監之副總兵□崇文將總府之兵副使邵惟中監之征蠻將軍俞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郭應聘參政柴君添僉事金貴也當是之時與師十萬飛蒭千里旌旗蔽空鋒煙相屬蓋已先聲而奪人之氣矣于是破鳳凰涉潮水斬西賊渠率

黃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百五十五處降人率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黃巢擊石硿襲大節生擒賊首蘇維相曾魁杜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斬獲曾朝元等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鹵三千其墜落岩塹塞谿谷中死者無算蓋自兵興以來甫浹旬時而羣兇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爲多論者謂其有伏波遺烈焉

西南之夷曰都蠻者流毒于江陽邛棘之間幾易世矣據九絲爲城恃天險而輔以都寨凌霄二蠻自秦漢而後弗能殲也先朝屢勤將吏師出罔功愈益熾于是鎮西將軍都督劉顯以萬歷元年三月大會兵于犍爲夏五月朔攻凌霄城下之擄蠻主以歸我兵乘勝長驅遂迫都寨以六月襲破其巢因遂進攻九絲踰時乃下獲寶鼎二諸葛銅鼓六十有四獻俘闕下

劉司寇自強嘗巡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驁公奉勅會湖湘兵討之屬妖人蔡伯貫乘間嘯聚鹵郡縣勢張甚公策曰穴中鼠耳直以泥丸封

之伯貫出柙虎也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焉已四兵向中中
大怖乃所據牛欄坪者險絶甚才通人中夜當道垂巨索屬鈴百餘勤
卒更番守鈴索一動礧石交下人無免者公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
微察山旁側有小隙鏄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並作呼聲震岩谷中黨
戰栗莫知所出以爲自天而下也不戰而潰
章熙字世曜海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廣西僉事分道蒼梧知白馬
三洲故險道也江路逶迤林木深阻諸蠻窟伏爲患久矣公至首咨民
瘼白于督府檄縣邑治火具大斧長銃之屬以千數因下令調集諸路
營兵統以偏裨而躬履其地發縱指示度其地勢高下而刊夷之盡伐
其樹赭其山分兵守焉自是諸蠻奔突竄伏不敢復出
許布政應元在廣西日巨獷者莫氏兄弟凡三人以雄勇名兩粵間往
數歲嘗大嘯聚破城殺吏討之漏刃去前兵備以獲報而罷兵及是則
復出猖甚公懲前事計必得因布方略陰部勒驍士人浹旬而三兇授
首江道底寧督府將上其功公念事關前兵備且得罪迺力沮不復上

聞者蓋莫不多公

楊憲副逢春嘗爲四川僉事時敍州戎縣都蠻叛殺略吏民長寧戎珙一路邊居無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猶抗言且設禦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楊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都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爲不靖由屢撫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爲遂險阨分兵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蠻素以撫狃我若因而誘之宜必我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勦二鄉爲師名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之用是兵入有功俘斬以千計

熊桴字元乘武昌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副都御史時海寇曾一本反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馳至南雄一本解圍去因條上平寇四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拊循士民戒守令勿擾行保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貸罷久逋魚鹽課區畫周悉乃與師平嶺西新會藤洞諸賊斬首二千九百尋擊一本于潮海走之入閩疏置二縣報可仍檄安南夷備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澳牛田洋則檄閩兵圍之斬

首三百有奇一本誘日本裨王丘古所寇惠州城脅把總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元攻城急桴縱火擊之雲翔遂行反間丘古所得雲翔等誅之獲古所平其黨斬首一千二百有奇一本驕粤中議且勿擊桴親督諸將進攻斬首虜三千焚溺三萬許一本伏誅桴卒于師上以平寇功進副都御史賜兵部侍郎賜葬

劉廷宇伯隣洪洞人嘉靖丁酉山西解元戊戌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天津兵備副使時山右妖民肆毒蔓延河間大名之間巡臺下捕治之令甚亟君意驟勦之玉石俱焚紿執令者曰此地皆我良民焉有妖賊速除捕治之令衆莫測陰呼謹密幹辦者授以方略賊以令弛謀解竟擒殺之地方以寧

陸少師馬稳爲左右布政使而流賊盧梅林起閩楚之交賊張璉起廣之饒埔璉故縣猾胥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僞與衆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于是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插血推璉爲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爲王劫

興寧長樂圍平和使晚屯木窖其黨林贊據南靖爲聲援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之途袍舜出永定連城絕餉道王伯宣入海導倭夷犯潮州牽我兵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詔拜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處州合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韶惠潮湖廣之郴州環數千里皆受節制公行至吉安梗于梅林不得前而時朝廷所降兵符猶未至乃以便宜刻關防徵兵討敗之獲梅林暨其黨劉肯王橋進至虔召故提督文成王公所用黃鄉兵屬以討賊九月擒上杭賊占春十月疏請明職掌增軍餉嚴關隘之禁清兵額絀墨吏上皆從之兵威益張遂以十一月討田坑賊梁寧走之檀嶺襲程鄉峒賊徐東州執以歸十二月分兵討連城汰內二峒賊斬酋謝文瓚馬東山蕭大生蔡表素焚其巢壬戌春正月痲陽賊袁三犯玉山永豐崇安討誅之二月討賊黃積山于大田峒積山中鳥銃死夏五月會閩廣兵討璉公曰志有之攻瑕則堅可瑕而羣賊瓚爲弱宜先也乃首擊瓚瓚果降繼擊袍舜皆就縛公曰兵勢振矣其可後時日夜趣兵往擊晚晚駭懼

弊措公因使人誘至斬之而潮守何鏜亦誘斬伯宣賊益窮乃令總兵俞大猷擊璉璉阻險拒守兵不得入公懸重賞購獲璉殛之盡毁其巢穴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其地秋七月討賊黨之逋誅者李楠吴舉曹國清鐃表鄧興祖廖選等以爲戮九月合兩廣兵討滅程鄉峒賊林朝曦癸亥又會閩兵遂攻陷興化之倭夷復其城兵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賊從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也

吴司馬文華總制兩廣時昭平賊首黎福旺父子聚衆剽掠執孝廉歐鳴鑾索贖聞公至懼釋之公佯爲不聞令督府徵師討羅旁兵盡東公陰留三千人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旺乘夜攻下五指白冒諸峒斬一千三百餘級俘二百餘人捷聞陞俸一級賜金幣隨招撫餘黨二萬餘人卽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分授新附及諸戍兵事聞賜金帑又以撫降岑溪諸猺功賜金幣蓋一歲中論功受賜者三亦異數也其後比三功尤奇比三者柳州賊巢也聚黨萬餘人慓悍

善騎射號劃馬賊諸將縮縮無敢攖其鋒公策之曰賊強而負固宜智取毋力爭適河地㖃咳有驚公選卒七千餘俾參將王瑞倪中化往勦既得捷卽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比三今河池捷比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爲備連破七十餘巢斬四千八百級俘獲稱是是役也兵不及萬費不踰千囙糧于敵不浹月而蕩累世之巨寇本兵偉其功擬策勳告廟而督府某者相國私人也當公舉事時謀甚祕督府不及聞相國欲以爲督府功度不可乃薄其賞僅賜金幣錄一子太學生

史公記勳字稽叔餘姚人萬曆癸未進士嘗爲重慶太守播州宣慰楊應龍方與黔中七姓夷爲仇則相殺其俗固然而應龍強七姓弱每恣睢殘虐之兩省聞見殊在貴州恆右七姓在四川恆右應龍以是互爭不決而應龍闔庭內頗有不法其所統五司亦每苦應龍侵漁然亦止魚肉其黨而已實非有背叛朝廷意若初時塞其涓涓一獄吏耳第此酋富藏蓋能以賄中人當事者或汲于賄不能爲他則展轉爲說辭以

應而我材官及隸卒輩受命往諭告或□事輒索貨不已彼益厭又諸
土酋卒愚戇不識文字每倚中土工筆札者爲之謀主此諸猾利其搆
怨則故造不根說鼓動之冀執其命每不欲寧謐又直指奉三尺行部
見七姓五司所訴應龍罪惡狼籍則憤怒必欲齊以內地法貴州尤甚
而中丞習知夷情謂彼此相仇殺但恩威陰陽之卽得何爲以隋珠彈
雀以此兩執法持論又每相失久之瑕釁益開則直指說勝公至重慶
時中丞某公已力主勦奈慮不深以冒進敗而應龍又詭爲不可知漫
爲好詞謝罪某公旋被言去執樞者懲于寧夏朝鮮之役厭兵聞敗益
疑懼仍以勘鞫畢役卽中朝請公亦多謂然顧此酋見獄辭屢移易無
究竟時恆慮有他又念唐末來八百餘年中原幾易姓而彼據穴自如
要無終絕理且岩洞深鳥道危懸度我兵必不能入而其兵爲川中寇
每征勦必首徵發數十年來軍功皆仗爲鋒益驕曰是無奈我何漸懷
不軌公揣其情得之堅執勦爲是力自肩任當事者慮爲梗陽推公治
行謂不宜在遐方甲午遂調河南彰德而應龍止罰四萬金褫職用其

子朝棟嗣即號爲正法論功敘錄矣播酋雖伏罪竟不出罰金己亥遂大決裂中外咸主勦追論前事兩省中丞皆削籍藩臬以下或謫或斥直指乃白公前被調非是云以主勦故即徵四方兵搗其穴殲之應龍自殺妻孥俘入都人皆服公之卓識

朱公英爲廣東參議時潮賊羅劉寧等屢挫官軍公會兵平之獲被虜者數千公別置營以處女婦已而各還其家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三十二

戡定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三十二

戡定

前言

余子俊曰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爲巢穴譬之山居虎豹澤萃龍蛇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卽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靑羊山賊首惡凶黨旣以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爲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愚謂宜請綸音令差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岩谷嶄巖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

爲夷卽便選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赭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往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于安定斯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他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土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恃山間徵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卽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免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爲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抛棄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册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勅使撫臣從長區畫上請定奪又該州縣近山居民邇年以來被賊殘害重遭軍旅所經室廬焚蕩田業荒蕪流離失所誠可哀矜宜勅令撫臣亟發倉廩及時賑

濟仍行州縣暫免差徭加意存恤則人人感悅他方可保無虞矣

曾汴疏曰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噎廢食之過也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有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呂經奉命拊循不能宣布德威迺重法厚斂以肇釁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卽其舉措少乖而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關呼噪稱叛此可謂非罪乎兵部迺過懲于大同之故遂不復爲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勘報卽懸斷而遙議之夫巡撫越牆而被繫都司本軍士所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鼓衆呼噪擅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求原無他意至于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爲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于撫臣則厚文周內惟懼弗伸于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

以爲安也竊以爲今日之事異于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饋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鄰強虜急可奔援五也積慝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爲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臣節鉞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糧印給遠在城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爲朝鮮北爲朶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効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夷強黠無忌世爲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庇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噪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陛下重于舉事思與天下休息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陛下宜鎭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

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悉委以聞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軍士則罪軍士兵部不得遇事姑息遙斷是非曲爲低昂偏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隳廢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且足以全國家之體旬日之内軍士不款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爲安也

張居正與□□□書曰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彼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廛者衆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緒玗竢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假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隣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版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内封壤相接遷徙爲難且

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勘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中公時行曰兵防難減哨長難馭此粵西大病根所由來漸矣異時每有大征卽議善後往往增兵戍守兵皆坐食不惟糧餉多糜且呼噪易起先年平樂之變近日大峒之變使地方昔患猺獞今復患兵此一病也先是撫台及司道將官多係閩產閩中無賴多投充哨長狐假狼貪恣睢刻剝令人不敢言而敢怒此又一病也因病而藥在一調劑間耳有缺必補之必以土著有犯必懲懲必以不復用諸戍可省者省之田可墾以贍兵者墾之衞所武弁擇其可用者以次振拔之或亦可以救弊也

又曰播州之役么麽小醜安敢怒臂而當車轍惟在事者多方激之寧有撩虎狼而不反噬者假令勘處之後以無事鎭之何至徵兵轉餉暴

骨流血騷動三省搶攘數年而後定乎朝鮮之事旣以敗倭衆復王京還所鹵掠則天朝所以保全屬國恩旣渥矣至于思患預防謹守封域此自屬國之事中國不宜爲之設官戍守竭海內之力以殉之此夙來謀國者之誤也

又曰鄭卒以三人正法而赦其餘聖朝威惠並行反側計已安定第聞往時治郡者好摧折衛所官軍積憤有年緣事而發第以平心視之軍民皆赤子武職皆王臣吾當官有法待人有禮卽蠻貊可行況中土哉

王文肅公與任正宇御史書曰法行之後恐反側子尙有一番危疑嚴霜膏雨不妨並用朱參將以銖黍惜費失兵心今爲官吏事則可爲兵報讎則不可來教云安衆心全將體已先得我同心矣

又與柯立臺御史書曰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略彼新官入境譬之乳貓爲羣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今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絕彌縫補過之路是驅之爲亂也又古亂軍撫勦全在呼吸之間絕無可事後誅求反伏粘滯者今朝廷旣已明布大信縱有遺奸自

難一一爬搔其因事而斃者既稱因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之本情以疑之于反側乎其未斃而欲求其事者既欲離之于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當斃使撫治他人以本事斃之乎以他事斃之乎此我之械盡暴于外而彼之猜愈有詞于我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論但語三千個毛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鄖陽更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豈怯此一二凶狡不知未發之奸猶可以措手足若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成猘狗豈可以造次也凡着棋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類此矣

又與葉龍堂總督書曰大議革封則宣大又爲戰埸何不遂爲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遙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之釁使誰人任之夫俺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酎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握奇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

之晝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略之西也周尙寶聞其欲以空口挈歸㭾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一步可以事事火眞今㭾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略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之二捷也㭾酋之肯革面受約束耶若此者果誰爲之夫攘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卽反其事以敗之古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尙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爲中國之笑卽背後有他如公所聞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之防之如防虎豨之如豨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爲恥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呑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至言不肖芻蕘雖狂倘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卽今火眞雖逸而西邊信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

二著已足令門下饜事至于局外規恢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欲未爲晚也

又與葉龍堂書曰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于策虜則斷自詭爲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縻之決不歸則絕之口稱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修備一日不知經略公何忤于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言彼睹尙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不在王旦寇準之下也富弼苦事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貼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監也新督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

以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
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公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揣摸
之外且使其疏果保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萬舉萬中則僕當望風下
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
戰則曰小犯一鎭禦之大犯合鎭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
九邊沸動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不知
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畧
事定而公顧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
又與房偕吾兵道書曰大抵節年豢虜之弊最大一著是西行假道弛
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不着漸次修補
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
戰其計必出于欺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
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塲可笑也僕正在
閣中言及兩非建堡議戍一節而問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衞兵議撤

僕大以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

又曰祖宗朝制馭遠夷原是草草試檢實錄中盡有粒聾受侮畢竟以羈縻結局者况今是何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鬬盡見其拙眞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于此者也

馮公琦答王晴江兵書使曰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與替邊圉安危非但爲二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維定變之略但歸咎黨石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卽弟亦不以兩公爲無罪譬之子孫殺祖父母夫祖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于法不聞追究致殺何故但置子孫于極典誠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被殺者之罪至欲暴其屍而梟其首此豈法之平乎總戎之疏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爲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旣奸生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死賒人復何憚而不爲哉兵驕無如薊鎭糧匱無如雲中延綏苦中丞之嚴明遼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番處置失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訛言遂至變

法各邊相伏而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于此矣承敎甚服高識聞亂軍搶掠爲主者殺數人而始定夫不能皷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爲主今則已有首領有節制其可憂彌大何期邊事一日至此然而內之可憂更甚于外也

往行

項襄毅爲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文昇疏言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出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否則用兵未晚矣

劉璋字廷信南平人天順元年進士嘗巡撫四川前播州宣慰楊輝鍾愛庶長子友爲請于朝特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爲之築城堡以居其後友又謀奪嫡因誣奏其弟襲宣慰曰愛者有不軌之謀而愛亦訐友以

不法重事朝廷遣大臣勘覈得其罪狀有旨罷友宣慰幷家屬發保寧府安置𤡬以安寧道險城堅友之弟敏及所親附夭家仲家土兵皆素號驍勇而親屬又有爲謀主者萬一負固不服不免貽害乃閦所奉詔旨先遣友親信者二人請安寧慰諭家屬謂巡撫以宣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護印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各領土兵分截安寧出入之路又榜示夭家仲家諭以逆順禍福又揭榜通衢懸重賞以購爲楊友謀主者區畫既定乃宣示詔旨遣官收家屬印信而發遣之

楊英錦衣衛千戶成化元年奉使河南時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集相聚鄧山中凡數十萬英慮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卹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交通不得入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千萬之師比于茂陵徐福云

邢珣字子用當塗人□□□□進士歷官江西左布政嘗爲贛州知府逆濠遣使齎重貲誘滿總兵爲助滿執使者言于公公曰吾固練兵集

糗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公卽日部兵來會次樟樹鎭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曰賊雖出城虞我師掩其後逗遛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難攻矣乃卽拔兵三日夜抵南昌諸兵入城猝難公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黃石渡拒我師時伍公兵爲前哨始交鋒失利公倉皇馳援親執旗麾兵進刺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卻諸兵對江而陣時南風甚疾公遙望賊在下流舟尾曰是不可用赤壁策乎卽絙葦灌油拏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籍濠逆成擒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長洲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爲饒州府推官時桃源洞寇毒螫數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洶洶計無所出公據老卒御羸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緩頰數語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

周廷徵字公賢由舉博文行異等選爲山東道御史巡鹽河東瑾責賂

不遂摘事下詔獄久之得釋已按陜西會寘鐇以寧夏叛殺撫臣曁總
戎公時駐延綏聞變馳至榆林以先發義檄參將時源討逆而射書城
中說廢將仇鉞者爲內應不浹旬寘鐇成擒露布未及達闕廷而朝議
起楊文襄督京軍征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重關聞報馳入陜攘功
時源兵憤而譟紀功黃門希夔自縊死公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
曰邊軍欲亂吾以京軍討之京軍欲奪而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亟
爲上疏列其功永既入朝攘功不已會公亦事竣還朝永于御前劫公
歸功于己公于朝班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卽死恥食言于邊軍
士也于是寧夏之亂始定疏內云臣不知他日繼希夔之死者何人而
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尙在而永憾公不釋尋劉六劉七羣盜起畿內將
泝江淮而上永族秉銓者以公習兵事出爲九江兵備公至踰月殫精
調度劬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卻之竟以是瘁卒卒無以殮當路括
官錢備衣棺殮之以其喪歸旣歸流寇數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
將犯之旣入睹所居漱陋徒四壁立異之而賊魁趙燧者故儒生尤咨

嘆焉乃書空空二字于門屏而戒所部無犯時邑中諸村皆煨燼矣吁
盜亦有人心哉余按公平寘鐇與新建之平宸濠始末大略相仿乃竟
未有表公功者永之故也時文襄入方用永圖逆瑾故雖心欽公爲眞
御史而竟不能顯公功云余聞公喪歸以貧久不能葬莊襄公爲卜兆
塋之諸孤益貧莊襄撫教之如子前輩篤友誼如此
喬冢宰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時上巡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
事于關陜以代虜爲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
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己卯寧藩宸濠告
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
籲天誓以死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
不虞未期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伏于鼓樓街攬頭某人家
爲內應如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掬而
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咸獲安賊計少阻而公江防
城守甚多嚴備尋聞賊至安慶爲安慶守備楊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

撮爾尙如此况南京乎且聞喬尙書甚有備將何也乃殺力士數十人

賊退兵是夜西北風惡甚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中丞王公乘

之不戰而敗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

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

知知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則變作銳果

成其用公之功于是爲大設使安慶無銳順流而下爛熳者多豈能成

殄滅之功哉較論公之功當受上賞終以爵不酬勞天下惜之先是濠

變分布僞檄留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上在西海巡獵

覽奏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正于行在初有旨

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公獨爲以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

臣見時倖臣江彬以得寵勢餤傾人欲謀不軌公以雅量鎭服其邪彬

始欲構公使人摭其事卒無所得駐蹕旣久震極爲慮公倡九卿臺諫

凡三上章公獨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爲計九月上還京師

公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公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

劉司寇纓嘗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松潘軍務蜀去京師萬里松潘又在荒外濱于諸夷棧道險絕氐獠出沒為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維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僨敗公曰吾為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于人耶且吾奉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要害險塞得其事情乃乘竹兜度繩橋徧行諸塞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以取功事急則買和以滅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為科條禁誡事以敉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于路以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行邊軍夷慴息莫敢動甫一年以子卒悲成疾乃告歸越三年以薦復起巡撫四川橫梁廝哈三咱嘴諸道逼諸夷每餉運輒為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久以頹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為剽掠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不擾後以裁革巡撫召公還朝正德丁卯復奉璽書巡撫湖廣兼

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常泛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貸湖峽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荊闢爲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乃赴湖廣

李文康公居內閣嘉靖乙未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呂君經性嚴毅御軍士以威衆銜之因鼓衆侵犯備極窘辱一鎮騷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蓋不逞之徒自造弗靖非叛也殲厥渠魁餘卽喪氣矣既而果然

嘉靖甲申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時費文憲公當國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算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邊官

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中卒甚恐又脅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爲帥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

嘉靖甲申大同之變都御史張公文錦巡撫地方初宸濠之變文錦守安慶濠兵至城下百計攻之文錦仗忠義誓與士民竭力拒守濠氣大沮賊黨皆怠有散去者及濠敗文錦以功超遷至巡撫文錦思圖報稱性本急公喜事好剛忽衆而又嗇于用財大同鎮城孤懸極邊與胡虜共處一地無寸山尺水之隔堅城深池設以重兵治以總兵巡撫副總兵兩游擊都司守巡郎中府縣城以裏立衛所州縣城堡大城臨邊以禦外侮使小得以安內附小城聯絡于內以爲大城之拱衛此我祖宗神襟聖算經略之宏規也文錦顧鎮之重反在極邊欲作五堡以爲藩蔽幸而其事不成文錦以一身當之使其事成後來將爲國家之患矣

初文錦將營五堡衆皆以爲不可而莫敢言事下左參議韓公邦奇韓公以三十萬計報並報總制臧公鳳鳳笑曰五堡修不成矣韓公曰何以知之鳳曰張巡撫視國之財如家之財安能捐三十萬金以成此堡乎韓公亦笑文錦果已之後韓公陞去右參議某繼韓公者止以三萬計上文錦決意行之即具奏上聞營造費財用甚少成命業已下乃撥軍入山伐材木燒灰瓦參將賈鑑督工嚴急軍心已怨堡既成苟率太甚每軍營房一間及撥戍軍皆憚行文錦示以分撥麾下官軍往于是總兵太監皆撥其麾下充其數不足以伐木軍足之三堂麾下官軍素驕逸固已不堪矣諸軍告願單身分番而往文錦必欲帶妻子常駐諸軍謀曰人各有妻子或女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以能容且莫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而一家死矣等死也不如殺了賈參將投入北番遂殺鑑文錦使人招諸軍回城而虎狼入室矣諸軍見文錦文錦曰汝輩來了我的賈參將何在又不即處分居數日奸桀者倡曰張都堂潛行出城赴京具奏諸軍相聚至都察院奪門而入文錦懼踰垣匿宗室

第諸軍遂搶檢家財勢不能已矣執家人欲殺之問文錦所往告以匿宗室第諸軍環噪宗室第宗室出文錦衆爭殺之總兵知府出走兩游擊郎中匿民間爲首者號于衆曰衆人莫懼但同心共事他日問罪不過將我輩首惡十數人與之而已朝廷以文錦激變請詔宥旨至開讀諸軍相顧曰此安我也豈有殺巡撫遊擊而不問者乎有起而伏匿者既畢詔倉皇而回中心洶洶以兵守四門朝廷簡都督桂公勇爲總兵官太監武公忠爲鎮守起復左參議韓公于家分守大同既到任謀入大同御史儲公良材曰大同城中如血海公此行以肉投虎口何益之有如是公手中事死生以之可也今他人壞事而公獨往死之非義也韓公曰諸公終日言大同事參議大同官在于此心何安且作亂者大同一城耳冀北十七衛所州縣豈皆作亂乎參議出雁門量可而進且以繫屬冀北人心儲公曰如此可也八月韓公既出雁門自度己與大同之人素無仇嫌朝廷既有恩赦而軍士猶不靖者無主耳乃直抵西安驛西安去大同城纔六十里大同城中大驚採事二人故恐韓公露

刃而上言大同不可入韓公曰汝回報大同城我明日决進是夜又故放火燒參將宅以恐公明日公入大同亂軍嚴兵露刃城門內外然不敢失迎接之禮大同人心由是少安時城中無一文職出政者獨公一人耳乃約法兩條以禁軍士之暴餘皆以無事處之下令于邊關曰一切人等非有本道關防不得放過有應行者皆便宜行之初不以條例拘左右或以爲僭公曰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甫兩日地方大安而巡撫都御史蔡天祐始至十月蔡公至代州公揷四大營于雁門關下親帥四守備盛裝戎服謁蔡公于代邸蔡公驚曰公何爲如此公曰參議豈過爲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甚削大同人止知有參議耳不身先隆禮何以帥衆且言揷營蔡公固欲散營軍公曰公既出大同又盛陳武備大同人必疑吾與公圖彼豈不生變公曰參議已有處謁公後卽先入大同參議既入大同則人心安矣蔡公曰善公卽晝夜馳入大同時有譏公過于奉上者公以李愬迎裴公論試應州諸生蔡公既至大同公約法地方便宜二十六條上之蔡公曰善就作我巡撫條約令大

同推官馬隆榜示所屬人心大悅公治大同獨尙嚴太監武公素不悅
公于會中大言曰我軍安心樂歛地方或再有變自有頂缸之人蓋謂
公也十一月蔡公會同桂公勇及公因捕盜桂公率游擊兵擒逆軍八
十人杖殺之遼陽某參將帥所部軍趨甘肅過大同地方人閉堡不容
止宿參將軍罵曰會與延綏軍殺此反賊値戶部李主事齎撥銀兩來
或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以此三事奸人乘機互相恐動初七日夜二
鼓變作砲喊之聲震天諸軍先趨公分司叩門呼曰書吏出來書吏出
來公亦出軍士曰參議老爹無心地方恩府速報老爹安心還來回話
若驚動韓老爹寸斬不饒書吏曰老爹在此公問以作變之由軍士言
朝廷赦小的衆老爹必欲殺之公告以原無相害之意再三諭止諸軍
曰遼陽兵已至城下奸細以遼陽鞚子爲號已拏得矣老爹去睡三堂
今夜一個不留揮其兵進且分兵至李主事分司要出齎銀文書看爲
何事又分兵至鎭守府太監武公極其困辱分兵至總兵府桂公不屈
諸軍喧噪桂公曰殺便殺何用喧噪衆曰旣無殺我輩之心如何將家

小暗送出城乃要桂公妻兒出相見至都察院要巡撫出再三論說軍士此與韓左參之說同且止之初八日黎明公升堂如平時出謁巡撫門尚未啓叩門而入巡撫迎公笑曰紀綱何在地方想無事矣不然公何以得至此今計將安出公曰彼未曾殺人犯上搶掠尚可招來面諭公回司治酒召郎中主事分巡共飲諸公曰地方有事宜早散公曰彼豈草竊者乎殺人豈問昏明徒示弱耳二鼓方散初九日總兵遣我軍按伏且按時大風雪出西門外衆曰五堡軍殺都堂參將且無事我輩伏耶吶喊而散是夜初砲喊者三面俱起不但五堡亂軍而已圍桂總兵宅公自書告示一通備陳禍福利害以曉之令書手關路持往招之其宅耳公令關路還曰彼既爲逆招來何用公乃回司閉門時月正日午公召書吏人等誓曰彼既殺三堂必迫我爲主或令討赦二者皆不可從彼攻破司門則我已自處矣事既定朝廷必遣京官來勘汝輩詳記我二夜所行所言以告之然實非殺桂總兵乃大同縣火起知縣死公自出立于道中已而見西南火起問過軍曰火何也答曰殺總兵焚

屬巡撫遣人諭之初十日公謂巡撫以所書告示示巡撫巡撫曰善命書數十張榜諭通衢巡撫曰何以處之公曰必須面諭乃約總兵鎮守太監郎中參將副總兵游擊都司路經代府代王梯牆而語至午不了時五步之外兵戈林立公恐變生大言曰各官諸軍尚未早飯王請回宮既至都司無一人言者總兵桂公乃言欲致仕歸亦不應公曰君掛斗大金印是我分守關防耶今日請公安諭地方何言致仕總兵怒起而出諸公知諸軍怒總兵無敢留者公隨之而出時諸軍皆在二門外公自度可因此發言乃謂諸軍曰汝桂老爹欲去汝輩舍得耶諸軍皆跪曰好總兵不要錢不欠糧草只是心狠耳總兵曰我與韓老爹不同韓老爹是汝父母官問汝饑寒者我是汝師長鞭汝皮膚者今日倒持大阿倉庫城池汝輩據之旗牌兵器汝輩搶之留我何用且軍法遣之不行輕則杖之一百重則砍頭汝輩能依我乎諸軍曰小的每日食朝廷之糧如何不受總兵之命公笑曰諸軍說爾心很眞個心很諸軍捨不得爾去爾如何捨得諸軍去也拉總兵入諸軍捨不得而入公及總

兵坐定諸軍皆跪于堂下諸公無一人發言者公以將天暮諸軍人跪不見處分恐又生變問曰朝廷已赦汝輩乃又如此何也諸軍曰朝廷雖赦小的老爹們不肯赦小的公曰何以言之諸軍曰捕盜止是指揮耳游擊將軍非邊患不調今乃以游擊兵巡捕是殺小的也公曰汝輩固未見游擊巡捕吾亦未見明盔明甲白日打劫王府者如此爲盜則如此捕盜耳諸軍曰小的每其實驚慌望老爹撤去游擊兵今後再有爲盜者小的每自相擒來好便待秋後處決否則就便打死公曰爾們若此等守法卽便撤乃游兵亦省我行糧諸軍請各巷以立柵門公曰門外也有爾們門裏也有爾門立柵何用爾們自編策甲禁防盜賊可也諸軍又曰屯種實納不起太監武公知此糧決不可免欲激怒諸軍謂公此事亦先生處分公曰屯糧之納王府食乎各官食乎汝諸軍自食乎奈何不納諸軍曰張老爹將無影荒種每派與三斗如何納得公曰此糧今日我初到大同時便已行查尚未回報屯糧照舊征納荒糧查明蠲免諸軍卽應曰諾其聲如雷公笑謂武公曰亦處分矣諸公曰

可以具奏矣奏草亦煩韓老先生爲之就對衆公堂一揮筆可也公稱
稿成諸公傳覽稱善三堂各令寫本人寫就各用印實封卽時差人出
城奏聞地方稍安奏下兵部朝廷以大同逆軍再犯不悛簡侍郎胡公
瓚爲文提督都督魯公綱爲武提督出師問罪勅內開寫首惡郭疤子
等十三人的名仍勅瓚等若大同送出首惡卽便班師如不送出進兵
征勦瓚等駐師大城密行總兵巡撫取首惡郭子疤等十三人逆軍羣
噪于師府曰進本討赦卻請的兵來時逆軍知取首惡而不知有的名
蔡公諭曰朝廷止取首惡餘皆賞前日擒殺八十八人可作首惡你們
都該賞矣替爾奏本班師奏旣上于心稍安諸首惡皆係三堂肘腋之
下每三堂行事必參其議于是桂公獨定密謀伏兵于宅後烹羊燙酒
召郭疤子等議賞格議畢令入後飲酒至則當頭一鋼瓜打倒拉入堂
後斬首如此者殺十一人最後者二人同至議畢令入飲酒二人者覺
其形色異常奪門而走上營房大呼曰總兵拿首惡矣桂公親提捕獲
斬其首送赴提督軍門卽以提督印信告示明告諸軍曰首惡皆有的

名今已擒獲餘皆當賞矣又無譁者偉哉桂公此公身墜滄海之中而能擒斬鯨鯢如此捷至軍門公宴諸參佐諸公頌功德不已公曰明公功德非言所能盡參議觀桂勇之功出于計取而非力勝也若明公止照勅旨首惡既得即便明示告示散賞班師足矣倘明公忿諸軍之逆必欲進征則非參議所宜言胡公不語少頃公曰將暮矣明公宜早決遲恐生變胡公曰少參飲酒我有軍法以違令者斬木牌置公之前諸將佐皆散出胡公召大同聽事者夜不收入加以刑令再報首惡數十人以鈞牌付千戶馬勇胡公素愛勇恐其有言告勇曰汝無多言言則斬首矣勇知不可而不敢言領牌而出然聽事者已逃回報大同城軍矣復以牌大書副總兵時陳左參議韓某領所部軍圍大同城東西南三面城門子時起身違誤洩漏者斬露布初下起鼓時馬勇倉皇至公分司告公以再取首惡之故且曰老爹們千言萬語如金如玉大同人皆不信逆軍之言老爹們言語大同人信之如著龜何也正人失信故再動朝廷勅書送出首惡班師給賞今首惡既得已出告示給賞班師

今又取首惡禍變不淺矣使君不言誰再敢言公取圍城牌示勇曰其牌如此我豈可再入勇咨嗟而去二鼓時時陳呼門不得越牆而入公臥所曰大同城中精兵五萬我與公部下三千安能爲敵且時陳圍南門公圍東門誰則爲西門我寧爲違令之將死于軍門豈肯爲敗將死于城下胡桃大字史書上要寫時陳姓名公曰恐胡公有別謀若違誤其罪在我輩且牌有吾輩起身時刻而無到城下時刻第徐徐而行令人稟魯提督轉達胡公陳曰既露布而出何言漏洩何有他謀直漫爲耳既而果報曰且駐兵聚落堡時城中已得再取首惡之報逆軍號衆軍曰我說殺了首惡便殺五堡軍殺了五堡軍便屠城爾們不信如今如何又取首惡于是衆軍哄然而起收勇家衆男女一十九人皆殺之仍活剖四十人腹去其腸胃着以衣冠柱之以杖二死人把勇宅門二死人把帥府門餘皆懸首通衢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殺副總兵隨之蔡公往救諭衆曰殺了桂總兵家衆也無查考殺了總兵如何回報朝廷衆曰蔡老爹說的是一軍斫斬首流血被面復以刀斫蔡公轎蔡公曰

我替你們做好事爾們思量衆曰也罷葉總兵家眷最多着葉總兵寫個領狀領了桂總兵去若走了桂總兵葉家一家寸斬不饒諸軍于獄中取出舊總兵朱振爲總兵馬勇不得入城回以變告胡公取牌引燭焚之謂勇曰無令人知遂班師而歸乃隱其別情奏如勅旨既得首惡因以班師至于囚桂勇立朱振皆不奏聞桂勇宜回府辦事又薦朱振堪爲總兵兵部亦朦朧覆奏從之玆事也首惡既得若卽便班師而不再變動則朝廷恩威兩著紀綱肅然振舉及其激成禍變正宜赫然揮戈進兵征勦卻乃狼狽而歸于是乎大同紀綱廢墜不可收拾矣殺戮之慘不足言也後半年桂公猶在囚中蔡公再三開諭始放之歸

蘇公祐字允吉濮州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爲御史巡按宣大至而大同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既賊殺總兵李瑾因脅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爲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憤曰瑾卽有罪軍可殺乎卽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悃立遣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至城下大同固已大窘而惑

于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便遣人入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爲訛言逆命者趣下卽免不者衆族久之鎭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笑曰尙爲賊游說耶朝廷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寧因前密訴曰七人在城外非與之也顧力不能誅願得當而行耳公因與約趣使馳報城中于是其魁馬升楊林等斬黃鎭等傳首出獻門闢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幼俯伏焚香塡塞道左左右請爲兵防公曰苟不推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迫賊耳何以兵爲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禁不敢發公輒與中丞樊公令驅亂軍于市日中戮之大同遂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因出行邊以林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赐若不死幸矣任職受賞人其舍諸林泣請命公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嘗巡按湖廣行部荊州會興山盜起穴高雞寨鑿礦行劫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礦砂之入固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馳勦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詘

未可輕動且寨峻難于仰攻不如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因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趙應奎坦步詣高雞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且臠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飢寒所迫故聚而乞食一聚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司願巡司活之趙應奎馳歸以賊語報繼祿繼祿領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遣趙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有符者臨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雞寨平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數千里間安堵如故

徐文貞公柄國時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署名榜有所要脇辭悖厲甚公曰往者已失刑再邀賞得賞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公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卽變有郭成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擾也憂其據孝陵于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任者皆邊將公使以

家兵五百十人往曰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卽疾擊殺之以爲若功不而罪也公度兵已嚴乃因科疏擬旨係舊軍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

周之屛字伯卿號鶴皐湘潭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曆官江西右布政嘗爲吉安知府吉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值公休沐露刃入府譁聲如雷僚友皆散走度公不敢出則破庫門掠帑貲劫官府爲質公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毋妻子矣語未絕皆釋戈而拜當是時士大夫莫不嘆公臨事忠決有安郡之功

余文肅公有丁入閣日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攫于市朝遣左司馬張公佳胤以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出公曰聞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張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

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信景星爲縳首事者詣軍門謝臯九人于是浙兵乃安先是都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譟而縳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塲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二部郎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遯于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王公世貞出會謂若何而可王公曰不戮則廢法多戮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已公領之時陸公光祖以少司寇里居公過之謀與王公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情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蓋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相搆詛爲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狥市猾相與簒奪

之諸亡賴子益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食飲談笑自若旣抵鎮而民行劫愈甚盡毀諸栅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諭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戮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卽下令除役衆始叩首退旣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諭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不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

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卿與焉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慴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上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雖忮而爲之少寬言于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語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尙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于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幷文英廷振數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咸股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

復具疏聞時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王公世貞曰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竊或如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也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賚至稟縣官廩不訾故尚書來代稍稍爲裁縮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于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于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効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冀以哃喝止吳公而吳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無助者于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媾其黨噪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

跳遂闌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朘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娖隊甲而中逵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公詗知其狀姑好語慰籍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師或且巽愞而兵益驕而他鎭皆脈決孳扼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今至塡扼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于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勘公既拜命卽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于苕霅閒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五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陬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佐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令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

忿忿曰謂吾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旣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卽茅靡且今跨補襠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啼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今佐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中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刼財帛以逞于是遂破兩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至公問候人曰兵唷海者登耶曰發吳留者一營無故也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于是從者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栅及他麗譙揭長年裂所掠袓衣幟之裒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苦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飢欲益熾乘夜復

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章檄
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戢悍兵
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討曰過可使也烏會可刈也命遊擊徐
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
汝一飽汝寧無怏怏也今者使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
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可以汝賣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
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
黠魁謝死罪公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汝爲我
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卽不幸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
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
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士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
之于菜市橋火塲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卽
行剽所就俘纍纍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丁佐卿在焉公前已
要臺使者至卽訊得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轅門餘悉放歸舍于是諸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逋及門而遁唯然跡之矣公上疏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朘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醖釀酖毒積久必潰大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公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竄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斂賵鏹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槖始大恨曰成吾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旣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寖溢往往遨遊廛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旣以廉得各營倡亂者各屬春汛後當發七營哨公乃令治兵監

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彪若李文高若張賢若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詣台詰之曰汝亂先也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用至曰汝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汝美衣媮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槖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汝汝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圉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汝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著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也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懽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弇州山人方臥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迫則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

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部其顧君兩徐君而下遷竄有差而追褫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弇州山人曰吾少長于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頫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蝟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有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爲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眞能不負不佞哉詩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公謂矣

萬曆七年慶遠衛軍忽會集演武塲張旗歃血口稱激變人情洶洶知府趙成綏聞報略不動念報愈緊急趙曰此豈軍自爲之中必有使之者乃出白牌一面仰經歷陳坦就齎前去徑逐出境牌內更無招回字樣經歷至大漕各軍見牌股慓不勝稽首于陳經歷之前曰此本管官害我也本府遲支軍糧三月我等皆知地方多事本管官令我等張旗

而反我死無日矣陳又問歃血猪酒自何處來衆曰此軍人杜朝清祭社猪也社言神猪誓不發而本管官威逼扛赴教場釀成此禍望救各軍性命陳始押令面縛見府趙從容訊曰爾等好漢誰使你去誰使你去諸軍胆喪前後眞情吐露殆盡趙將首禍數人各責四十具文欲申而主謀之人惶懼求解其事乃寢

劉公玉成字自復號谷濂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曆官湖廣左參政初仕爲汀州府推官時虔賊反黃鄉陰結上杭之三圖連城之新泉朗村諸賊爲犄角公時攝武平令詗知狀欲以計縻之則單車入三圖諭以禍福酋搶地謝誓不貳志乃引兵按行新泉朗村縛其酋撻之曰若何敢入諸酋慴伏黃鄉賊勢孤卒覆敗當事者以三圖斗絕數負固欲遷之永定河頭坪公乃以二卒從徑叩賊壘賊帥介而謁公語之故愕不應則以危言怵之衆皆唯唯請行視遷地公遽遣之而潛引外兵驅其孥覆其巢穴賊窮蹙皆就徙

狄冲字仲虛□□□□年進士初知清江州嘗爲貴之獨山州某貴人

爲之地也既至問民疾苦悉與法洗之召其父老議徙州治于白岩山之陽既得卜公笑曰有是哉吾兒時嘗夢羽客授余石篆曰白岩仙余之至于斯命也誰謂讒者後我耶遂自稱曰白岩山人居之訢然若將終焉不復知其在蠻夷也會部西獞族相仇殺其東族上變告其西族事下督府命獨山具兵食且誅之公曰蠻夷吞噬其天性然耳安足以煩吾兵具牒請督府乃募客間往西族見其酋率皆曰吾自攻吾仇非與官家事何故誅我願得親見外郎言狀死不恨矣夷蓋謂朝廷曰官家官曰外郎他語多不可解其要旨如此客還具言之公笑曰固如吾計吾自訊之卽日與客御一騎挾兩老卒深底夷落行數十里山石㰊巃𧇑𧇑如攢戟公下馬徒跣以入其酋率聞公來皆大笑出迓遮道羅拜公曰吾知汝無異也又皆羅拜相謂曰外郎活我矣旦夕縶馬牛羊爲具享公公爲留數日于是東族聞其事且解必欲搆之乃訛言于外曰狄外郎不復還矣西族烹其馬殺其左右矣又謂西族曰狄外郎不可信還卽掩捕族汝矣其陰計譸幻蓋如此公稍聞之亟取善馬馳出

即日白上其事久之兩族亦解仇自歸境中宴然

吳文華連江人嘉靖□□進士萬曆十二年由廣巡撫總督兩廣廉潔嚴重在鎮三年文武將吏無敢載金帛至者常作殘墨二戒以訓官屬幕府肅然丙戌珠池之役無賴子弟聚至數萬聲勢甚張公第移鎮廣州命將陳師海上以懾之下令有司諭其父兄自令解散沒其巨艘三百餘戮其一二渠首而已先是己酉東營悍卒以罪被執遂大鼓譟挾主將抗有司後事雖寢公曰此廣州腸胃之疾也激之則生亂吾當密除之乃調操于端州防汛于南頭以分其勢比閱操廣州潛得其首惡數人以犯令戮之三軍股栗心知其討前罪也其威惠並設如此及爲南京兵部尚書時天策衛卒以儲鑲腐浥囂訴主者公計若從治卒罪且益囂或遂階亂不治則非法乃召食曹諸役及囂卒渠魁六七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公爲己庇也匍匐謝公更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譁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在爾自圖之咸股栗祈哀公曰今姑貸若薄

示懲乃痛杖之徒戍他所并黜其長事遂定

萬曆辛丑礦稅詔下各省直俱遣內臣紛紛四出而奸黠無賴之徒百計賁緣竄入參隨名籍從中簸弄所在狼貪虎噬商民不勝其苦獨江南稅事并屬織造不特遣而一時罷閒官吏多以攀援進者所在關津各有委官時稅官王建節據封門外之滅渡橋無論往來商賈即鄉民持隻鷄疋布入市皆見侵剝衆不勝憤憤欲羣毆之而黠者更相與謀曰稅官率□□進從大家借貸得之此禍本也宜共摘擊之乃集數百人先擊殺王稅官而次及大戶又次及縉紳家僕人至死尸諸市并燔其室廬城中大擾時太守山陰朱公燮元已擢任未行申文定公以書趣之令亟出撫諭而萬臣者自詭首倡挺身服辜衆稍解散□月始定然磔裂死者數人焚蕩者數家幾有揭竿挺鋤之變而撫臣方坐句容聞變而來中途而返若以蘇州郡城爲甌脫者殊可怪也往時撫臣自周文襄來皆駐吾郡城而宋撫臺某始移駐句容欲避過客應酬之擾申文定公在閣內嘗撰勑有駐劄蘇州語遂復其舊又數年而朱撫臺

鴻謨以句容爲便竟不奉勅後遂因之使郡城之兵皆番直撫院于句容郡中無一卒可使者猝遇民變任其猖狂而莫之誰何近復奉旨申飭撫臺遂久駐吾郡而戊申水災地方劫奪之禍旋起旋定者仗撫臺兵力爲之鎭壓也任國家重寄而第欲自便者亦可以鑒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四目錄 外編

刑部一

法律

往行

執法

前言

薛瑄　李夢陽　林俊

曹懷

往行

李奈　彭時　王文在

樊英　何喬新　林俊

楊繼宗　黃仲昭　韓紹宗

李興　楊守隨　孫珂

張昺　劉纓　楊澤宗

吳寬　顏頤壽　胡瓚

聞淵　張璉　周期雍

梁景行　陸杰　霍韜

戴鱀　唐龍　王鳳靈

鄭曉　馮岳　吳百朋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刑部一

法律

前言

洪武七年宋公濂曰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今上受億兆君師之命訓廸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于言外爲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勑刑部尚書劉惟

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濂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于唐曰名例曰衞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

薛文清公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旣知律己又可治人

丘濬曰刑犯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頑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

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宜下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于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勑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又曰太祖高皇帝制律以防姦因情以定律增損舊制輕重有倫眞治世安民之要典凡司刑者所當恪守而不可有違之者也奈何近世以來問刑官多不窮究律意有蹈襲前非爲是者有偏執己見以爲能者以致往往刑不當罪人將無所措手足是豈惟良折獄之意哉伏覩律之總目凡計四百餘條臣等固不能一一推論其意姑以受贓條稱枉法者言之所謂枉法律注明解受有事人財而曲法科斷者所謂不枉法律注明解受有事人財科斷不爲曲法者此皆爲官與吏而言蓋以其各得承管文移均有用法之責故也又有事後受財與有事以財請

求之條亦皆爲官吏而言故有若枉斷不枉斷及避難就易所枉重者之文至明白也今諸司問刑凡以贓入罪者不分官吏與諸色人等如總甲皂隸之類亦照有事以財請求律條科罪夫豈律之本意哉臣等又就本條論之所謂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論蓋謂有事在官之人而用財買求官吏致事有枉斷者則出錢人受坐贓論罪官吏以枉法科斷觀下文有官吏刁蹬用強生事逼抑取受之文則專爲官吏而言其事校然其餘人犯贓若不係承行得以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臨時差遣追捕罪人而有犯者自有應捕人受財律條可坐不係差遣者亦自有豪強人求索之條可坐豈得以官吏受財枉法之罪而一概坐于諸人之身夫官吏受財雖至滿貫若係行求索准枉法罪猶得減止徒三年而諸人受財以枉法論遂有至于坐絞准徒五年者是豈法之平邪夫何以謂之法律有明條是謂之法何以謂之枉罪有出入是謂之枉此又枉法二字之義也至于法不應受財而一受及不應得爲而爲之者謂之犯法則可謂其犯在官之法而法不

屬于彼誠難謂之枉也諸條有以枉法論准枉法論者蓋以諸人所犯之情不同而有類于此者官吏枉法條該括不盡故又有以枉法准枉法之條以別其罪祖宗因情定法之意至爲精密固不容文外求意致罪有出入者也若凡受財但于法有違者便謂之枉法則人人皆可以官吏枉法條科斷而以枉法准枉法諸條似若不必設者此理本明初無難曉顧未之思耳律之文詞簡精人之意見或異而用法之際至有移情就獄而不得其平者備行兩京法司幷在外問刑衙門此後凡問以贓入罪人犯除官吏受財曲斷致罪有出入及別稱以枉法論者坐以枉法罪名外其餘不係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係臨時差遣受財買放罪人者查照應捕人受財律條其非差遣有罪者自依豪強人求索律條各科斷如此則法有定守而司刑者不得輕重其首犯法者亦甘于受罪而自將無寃之可稱矣

馬文升曰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

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敘用蓋國家大事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于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愼之古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愼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愼刑獄而重民命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律意務爲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繇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

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于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繇而俱問斬罪者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其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屍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

不行考校之故也宜勑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可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勑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冤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矣

馬文升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

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該例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英宗皇帝聖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寃枉永爲定例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寃抑故令三法司會審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因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無異矣強盜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無益矣

何喬新曰伏覩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者例也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卽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繩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查得正統成化年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志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常人盜銀一兩卽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況陳智等擬奏時止估稱銀兩銅錢而貨物因之及其後估計貨物雖有定規一向遵行就中輕重失倫者亦多如綿被一件值銀不過七八錢乃估以百貫金兩值白銀不下五六兩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輛值銀不過十餘兩而以七十貫估之柴草一大車值銀五六錢而以一百貫估之其他估計失常者不可枚舉依此論罪刑罰豈能得中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餘

馬騾等畜幷諸般貨物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斟酌估計務在合乎人情宜于時俗定擬停當通行內外問刑衙門遵依折錢擬罪庶幾得輕重之中而不失制律之意矣前件會議得錢估鈔照舊其餘貨物另行估計

葛守禮曰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數而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損也至于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公棄者乃入于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如鞫審止宜隔別參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今以爲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乞勑下刑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

事例問以降級爲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
死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爲人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酷官別
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
得以爲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
故禁故入抵命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
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以律自治而又安能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
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
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
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敍用欽此
則是于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勑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
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
其舉人監生待選于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
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
人既不敢以自犯而于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法清而百姓服

貪殘斂而天下無寃抑矣

敖英曰或問我朝定律于情法何如予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證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自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凌辱軍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予銯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已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血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

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于腰臀髀跨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貫于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嚚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持乎刑也子其愼之

敖英曰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鞫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內府外庭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煅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爲學者貴博古通今况本朝令典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爲賢蓋爲此也

萬鏜疏曰近見本院問完囚犯有奏辨者都察院或改行巡按御史問

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御史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因犯人欲改行巡按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前項奏辨囚犯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調隔別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完又奏改調從都察院參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奏行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寃枉捏詞奏擾者不拘次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以杜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

王世貞曰法司上慴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爲師顚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子駡父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着之會典中永以爲戒

王世貞曰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遵舊制越南京通政使司送法司問理去年臣至南京聞前此各衙門不問事情有無干涉事體應否接受但遇訴

造一概准理問罪納贖批詳發落卽人命重情鬬毆細事彼此願和朦朧聽了兩縣五城塡門積案而刑部大理寺反覺寂寥其故何也蓋訟者利于速結而聽訟者利于別貯而不知事體甚乖非祖宗建立法司之意臣愚欲乞申勑各衙門仰遵成憲愼守官箴將前此紛亂悉從禁革如有事關職掌應該受理審問明實律合有罪者一切參送法司不得徑自發落庶政體歸一民志亦定矣

傳頤曰夫條例者所以補律之未及屢經諸司參酌累朝刊定增損輕重悉合時宜大中至正垂是永範其爲法司問刑者亦云備矣但吏部等衙門俱有職掌條件或出于言官之建白或由于各部之題奏或因事立論著爲定式或奉旨傳諭載在令甲第中間錯綜無倫擬議未當有一事而予奪兩可有一事而寬刻懸殊其最大者如禮部之王府請乞兵部之軍職襲替欲予則援可予之條條盡從寬欲奪則比應奪之例乃獨過刻吏緣爲姦起打點之弊官因受誣蒙汙衊之累臣愚以爲各部事件宜一倣問刑條例將前此奉有明旨及相沿舊規盡數查出

謄寫書冊題請欽命大臣一員選委各部并刑部素有才識博通典故郎中等官各一員團局查議某件或該照舊某件或該更訂重複者删去未備者增入參考經制酌量情法務使一成不變萬世可行然後刊刻成書頒布中外與問刑條例並行俾人皆家喻戶曉卽有狡猾之徒無所容其姦僥倖之輩無所通其賄賂條完日一併纂入大明會典成一代之書垂百世之規再照問刑條例已極詳明但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有復奉欽依如刑部三十二年題准凡犯搶奪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又如兵部三十三年題准職犯該眞犯死罪及饒死充軍不分典刑監故子孫俱不許承襲若係洪武永樂年間行事典刑監故當時相承襲過子孫照舊承襲二項俱未增入恐此類猶多相應并令各官再加詳看庶政體畫一弊端盡革矣于愼行曰刑名之說雖非王道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亦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敎禮律並說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敎之不及也熙寧初設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此亦

未爲無見而世以刑名少之過矣

往行

吳元年十二月詔大理寺卿周禎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定律令上諭善長等曰立法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民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爲久遠之法又謂劉基章溢幷禎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綱紀明法度者則在卿等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綱紀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徐武寧王達率兵于吳江有一貸貨食者知武寧號令嚴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之遂誣一軍人強食其麵意其賂己而免也聞于帳下武寧雖知其誣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貨食者如彼軍人之刑

蕭廣之岐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爲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

張廉字惟清咸寧人永樂癸卯鄉舉以才擢刑部照磨歷官蒲州知州

薛文清公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廳治落落無事惟聞誦讀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暇游惰耳若公者可謂能其職矣

陳僉憲祚爲御史日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拷訊而死公嘆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爲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并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勑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狥私深文爲戒

鄒賢字恢才安福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授南京大理評事有勳貴子干法公怒杖之其人號曰獨不念我先人乎公曰吾以爾

爲不念先人也若能念之固善爾先人以法定國是而爾乃顚覆使其有鬼爾尙得食粟乎嘗疏陳六事其三事曰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凡遇本夫拘執姦夫姦婦而毆殺者比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殺者處絞夫本夫之殺之者義也雖已拘執而擅殺之然其情亦可矜也合無今後比依無故入人家已就拘而擅殺至死者律庶幾情罪協中而刑可以爲勸矣部臣議是著于令

弘治□□鄒賢爲福建僉事應詔陳律例五事其二則時估鈔法之弊曰五刑贖罪各銅錢若干貫是國初兼以銅錢估貫而非專以鈔估貫明矣後來鈔輕而錢猶舊宜斟酌錢鈔輕重之中以估貫定罪今止因鈔輕而錢亦爲之紛更往時估鈔千文估八十貫矣往時監守盜錢千文止杖今盜錢五百文者遂得斬往時常人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罪矣何[illegible]重懸隔若是耶夫法不在密而在適中今監守盜銀五錢亦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盜一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當刑乎此徒傷民命而不足以懼衆也乞會議將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

立法之本意皆不果行

孫方伯存幼從其父建寧公學于閩見建寧公與老吏論難律意率至夜分知讀律之難及仕又承其詳刑守官之教旣知諸大郡歷年久見世所刊律解附例多舛且新故弗別解亦繁蕪于是更取律之全文大書于前凡御製諸書若大明令大誥三篇及會典于律有互相發者特書次之欽准條例分類附書又次之諸家解註節取其要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諸比可備參考者皆細書分註爲三十卷題曰大明律讀法以上自爲序其略云大明律讀法者讀大明律法也律與經配讀經者必窮之六經以通其理必考之傳註以疏其義必驗之諸史以論其世讀律于御製諸書猶六經也解疏諸家猶傳也諸條例猶吏也庸可以不知乎其書雖未公行至今司刑者竊以爲便

席公書以編修預修孝廟實錄進呈時逆瑾煽禍流毒縉紳抗節不爲屈瑾深銜之遂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復任後卽與僚友會律講解條例讞獄必求情眞罪當而後已大司寇劉公稱公曰先生客居于此亦肯

留心力學足占他日廟堂材也

陳少司寇瑋初爲比部司寇藁城張公子麟精法律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律謂之曠官况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

顧司寇應祥爲刑部尚書日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爲獄是三尺安在哉乃屬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嶽陸君隱更定上請永著爲例

丁鏊字器之號雲心滁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計偕日嘗卒業太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如子學養子而嫁抑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也

楊文襄公一淸字介夫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公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公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執法

前言

薛文清曰法者天之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又曰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人不知其寬又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寃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寃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者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李夢陽疏曰法令之弛臣以爲外與玩爲之也夫外莫大于縱罪玩莫大于長姦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也掌于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于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

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舛政舛則民頑民頑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于不忽刑莫大于不私何則刑乃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

林公俊曰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荳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于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愼重刑獄鞫于刑部而讞于大理寺然後告成于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

將買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曹懷曰我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是也假鎭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鎭撫司者必送法司擬罪乃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卽刑人于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鎭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復睚眦頤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脈之源培根本之道哉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鎭撫足矣殆恐法司爲空庭法官爲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者耶如皐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以一鎭撫而能議擬邪是則倒持太阿之柄以授之刑政舛錯孰大于是邪

往行

李奎字時珍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歷官陝西右參議嘗爲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要南京守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爲之少戢尤

惡貪暴有王御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公曰御史爲朝廷執法不敢以私親廢况同僚也工部王員外尤黷貨每以賂免至是爲人所訐公率按如法刑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杖殺其母子二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寬假竟以酷刑坐罷由是有鐵板李御史之號蘇豪民擊人碎其首而死公鞫之衆皆證非枉豪以屍無傷弗承公厲聲曰爾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豪色動一訊而伏乃知彼賂守屍者以他易之也衆驚爲神

彭公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戊辰狀元及第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公當國日太監劉永誠以軍功謀封伯時引成憲沮之或言宋童貫尚封王伯何足惜時折之曰童貫封王在徽宗末年此何等時耶遂不果封

王公文在英廟時嘗爲都御史南畿富民固山周家豪横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贖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謀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先生正色

曰祖宗律殺人者償命貪贓者落職奈何貪富民三十萬粟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以法景泰初與陳鎰同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御史仰其風采若神明

樊英字世傑號默庵府軍前衛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左參政嘗爲御史巡南城有張剛者横鄉邑怙權臣門達以自庇鄰寡婦富而無子剛謀奪其業訟之官官莫敢直達以屬公公不聽竟繩以法達怒嗾剛誣告諸不法事逮入詔獄達適與獄因文成之坐除名罷歸成化乙酉憲宗皇帝即祚諫官論達罪惡因白所誣數人達既謫死公復爲御史

何司寇喬新在刑部拒絶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律法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賫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眞僞無由辨乞給批便

林司寇俊在刑部日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并劾某事下刑部僉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

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救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大快之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土豪張某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贓家益饒裕且交結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公下車時張某劫桐鄉起解官絹公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公諭以張無原告爲辭公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告爲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于獄人咸快之又張昇者父子兄弟號爲四凶結黨害人事發則以賂免公詔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後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乃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死除害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擢爲浙江按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二察院布按二司及分守巡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令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曰此輩但知利己不知壞上人名節我當悉爲掃除之鎮守亦聽公執法莫

如公何

黃僉憲仲昭爲大理評事日有數人同爲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後竟鬻之論者坐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鬻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

韓紹宗字裕後朝邑人□□□□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爲刑部郎中有都指揮王章者守備眞定蓋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倖出喝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眞定知府者亦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岩者鎭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下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己禍者固不肯獄成岩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黨而遣他往勘則

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不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
用事有氣力者侯某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illegible]下郎中按問而侯贓
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
韶爲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然不竟罪侯者諸客之力其後京
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
撻僧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防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
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郎中時又有亂義男婦者問死
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大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
與生男同科冢宰曰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不死也冢宰雅知郎中
乃愈益重之及爲福建按察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參政子撻
人市中適過見之怒攝參政子魏參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
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羣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
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
聞之邪且若等如何魏參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太監

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
副使問而太監者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以困鄧旣出召衛
指揮副使而以他事則笞于死吏則或合或不答而笑曰往時太監笞
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卽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
爲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上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
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
事然終以此嗛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
知此隙漫爲書與捕者因誤爲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
得書卽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爲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
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賄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
又通判湯珍者嘗爲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連巡
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
決于副使而湯珍高遷皆免官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初授知縣爲御史及按陝西大

振風紀所至姦盜併息是時參將郭鏞怙勢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劾奏者鏞卽令人劫于道并其奏章奪之興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上兪其奏興捕之戮于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某者嘗毆父父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興廉之以計縛至階下絞死其他鋤強勘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興不合及轉都御史卽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京師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救其略曰邇者御史興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于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世以爲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明之德邪且天下貪官污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御史耳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污豪強無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上薄其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蒿南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興被誣論死三上章乞代及興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生中鄉試

楊守隨字維貞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御史歷官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與從兄吏部侍郎守陳從弟南京吏部侍郎守阯相砥礪雅有士望居官剛直建白甚多遇事無所顧忌爲御史嘗按贓吏李孜省罪及孜省以左道得進遂調南京爲府尹時嘗按太監蔣琮罪爲所中遂調廣西爲大理時嘗偕三法司讞太監張瑜獄抗衆杖之必欲盡法與內意忤遂致仕未行復爲劉瑾所構繫獄凡八年罰粟凡千石守隨素清愼家至屢空而其心裕如也

孫寺丞珂爲南京大理寺丞時南京科道横甚御史所訊囚至大理不敢平反習以爲常君至據法平允一毫無所假借會大理屬有張評事箠屬吏撫其非法事君送刑部鞫之御史乃劾君與張俱調外任君出知潞州莅任未久鄉人孫達者爲藩府教授干以事不從構怨于巡按御史御史不直之并訐御史與君俱謫戍宣府君在宣府會羅織之風起有誣君與其同謫者有異謀將藉爲功希進用朝命中貴勘之事得白特旨賜歸田里

張憲副昺嘗爲四川僉事有都指揮使陳某富而無子惟壻一人嘗摟一處子匿于家事覺墜之河以絕踪死者之父訴于巡按御史且請必屬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司家黃金至十餘鉅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爲利啗洗小民寃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而御史卒通厚賄撓公數四不得則别委官推之竟移其壻之僕云

劉司寇纓嘗巡按廣東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忮害尤甚顧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士宜從宮刑給内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二百人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卽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爲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晉掌本道事時外戚驕蹇結連中官用事縱横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禍且不測卒賴上仁明笞而不問

楊澤宗字□淵號紫泉新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戶部尙書正德改元轉南京大理寺丞始至卽視篆適魏國公僕犯謀殺人罪有欲高下其手者公鞫得實竟寘于法丁卯改北大理轉左丞進少卿于時逆瑾掌內廠專事羅織其參送諸獄每乖正法公堅執不少阿廣寧伯義男爲其叔毆死瑾坐抵命公曰繼使親姪孫法且不死矧義男乎不從乃捃摭他事罰出穀五百石然輿論惟公是直也

吳文定公寬爲禮部尙書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恃所親當國覬覦復用自陳有功于國以讒見廢欲乞復爵疏旣入下吏兵二部會多官議衆畏縮不出一語文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功如念先功而復爵是令改先皇令也無得奏請事遂寢

顏頤壽字天和號梅田巴陵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河南寶豐知縣歷官刑部尙書公在部日山西妖賊李福達事洩屬公鞫治福達首亂者也捕急知不可逃乃懷重貲走都下陰結貴倖爲救援地先易名李五

復易張寅公鞫狀甚悉援謀叛律議處死奏請裁奪上不可重忤上意
其執如前復懇疏曰陛下知徐溝之張寅爲無干未知其先洛川之李
五嶂縣之李福達也又曰臣不自執特誤陛下失之輕縱異時人心搖
動復如洛川臣卽死莫逃欺罔之罪會廷臣間承風指妖賊竟以疑罪
得逃乃下公獄奪職閑住公卽爭之不得法泥不行其志明矣公既得
還闔門謝客絕跡公庭日唯哦詩讀書或課耕桑子姓每集輒諭之曰
奉公守法毋辱門祚至願也富貴奚羨耶

胡瓚字伯珩號紫山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
大理少卿署丞事胡公世寧初在江西疏逆濠異志逮繫獄倖寧脅刑
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公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
服天下遂與輕比議上留中衆謂不測不爲動後世寧竟得戍遼東公
等但奪之俸丙子陞都察院左僉

聞淵字靜中號石塘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禮部主事歷官吏部
尚書謚莊簡嘗爲刑部主事公擎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鄢陵劉公在

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當坐時同鄉居褻會起爲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齮齕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撓天子法卽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逆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中瑾詞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

張璉字□□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戶部侍郎璉不畏強禦巡按湖廣有貴臣子橫于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孰敢信儀賓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周司寇期雍正德乙亥爲左都御史時詔書一款累年充軍人犯除人命免死竊盜三犯及嚇詐財物指稱打點者不赦外其餘原問衙門查奏定奪悉與宥免巡按福建御史某等審錄將匿名文書告言人罪惡極罪大比之嚇詐指稱打點者殊爲有間豈容寬釋題奉諭旨頒示天

下尋陞刑部尙書公作期無軒自徼有貴倖扈從者以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遺賂事假法文奸欲寘重典公不可曰殺人以媚人吾弗爲也徐吳竟止免官

梁景行字宗烈廣東順德縣人□□□□□□□吳廷舉知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京工部則薦景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駕竟從廷舉後疏補鎭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淸時寓鎭江爲請降一等之罪不聽

陸杰字元望號石涇平湖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贈尙書嘉靖甲午嘗爲江西按察副使擢江西按察使公晏畢卽行下獄見重囚多脫械曰往者越獄之變非坐此耶重責守者而獄禁始嚴

霍文敏公韜署吏部日錦衣吏恃衛官主邏緝能羅織人故獷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人莫誰何有吏酗酒毆辱進士羣黨助之訴之臺憲置不問乃訴之公公命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羣黨棄役逋匿公悉

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斂手

戴大中丞鱀嘗爲江西按察使有閹豎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公卽收捕付獄聞者悚息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劵耶有一知縣受賕殺人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惜曰一方之民横遭荼毒獨不足惜耶必正法乃已

嬖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鎭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者諸服用俱出于和寧拜和爲義父從和陞金齒參將挾仇勘四平人死以火燬其尸又强奪生員妻事發問斬罪旣錢能竊柄乃爲和奏辯下鎭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陰囑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齎書于院時唐冢宰龍巡按雲南堂裂而還之曰和詐爲耳審錄果欲末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吏鎭守聞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

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尸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尸蓋和鍜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鍜人之尸矣吾實不能今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狗錢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皂隸輩將和洩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亟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又危矣朝明被奏訐不得襲令惡從劉宣董溥載金寶于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脅總兵鎮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總兵部朝明又賂賄諸勘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眞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即十萬直一芥耳斯言何爲至于我其人慚而去朝明哀求于寧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昌爲通把騰詞舉保內批襲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眞犯死罪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眞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執奏于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人危之蘇天秀爲驗封郎

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猶可想見得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與康德涵太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歎賞不已龍督學事陝西會德涵詢曰卻美揮萬金吾子也夫龍謝不敢尋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鳳朝明一疏盧和事得徑□未嘗有疏云

王鳳靈字應時□□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初授刑部主事時有宦官張銳都督錢安等罪當死詔減戍且許贖金諸法吏咸愕然鳳靈獨疏論之其略曰此等非逆瑾牙爪則錢寧羽翼非交通宸濠則結好江彬蓋必誅之賊也今以賄囑轉移聖慮臣恐奸雄伺釁皆將謂私交可無誅亂政可不殺而獄可賄鬻肆無忌憚天下之毒何可勝言疏奏竟如法司議給事中陳洸者有顯狀世廟以議禮故庇之鳳靈疏言曰議禮者自議禮犯罪者自犯罪何得援此以掩彼也臣聞先朝開國靖難及諸迎立元勳豈無寵利動觸刑章卽如議禮諸臣深繫聖心而或處極盈之會犯不韙之科陛下亦將與衆棄之而不得私如

洸之罪又奚持不決之疑諸曹咸爲之悚然謂公言直如議禮諸大臣何鳳靈毅然弗顧自是無敢復庇洸者其練達守法類如此

鄭端簡公曉爲刑部尚書刑部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刑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王爃覬玉眞通倭釀亂旣然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眞及亂卒公意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他禍相恐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指以職掌奏公欲激怒主上公素閑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竟落職

馮司寇岳爲南京刑部尚書祖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詞訟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侵越公具疏以請諸御史心懷憤憤然無可指摘乃以嘗爲山東按察副使會審錄有因年十四時與惡少遊憚祖母過于防閑遂與惡少殺之或憐其年尙幼欲從末減公曰張忠定見嬰掌

父尚殺之況囚年十四乎卒入之

吳大司寇百朋爲御史日嘗劾奏邊師某朘所部軍媚虜請亟誅之風示列鎮又發比曹郎某黷貨狀中外稟稟先是路御史楷承相嵩指屬總督順搆殺沈光祿鍊已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讞柄臣欲陰爲楷地繆爲順實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公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磔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也卽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盡搆諸異己者公又力爭不可于是陰結中貴人稱詔考察諸諫官計中公而與化內江交難之無以奪乃出公參政陝西及爲大司寇會溽暑當慮囚公實職主筆時中貴人張傳上意欲宥重辟者三十餘人公乃據法爭之力第當道尙書某以爲不可上竟從公議事竣遣中使持上尊餼羊勞公

呂憲副翀在四川日內閣楊公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勢殺人翀按其大罪十數事抵于法楊以書請貸其死竟弗從

嘉靖二年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在法司問未結文爲陽鳳訴寃得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尙書林俊等執奏以爲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詘法傷平明之治上不納明日又奏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缴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夫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在法已不容誅茲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囚謂法司爲無人謂祖宗成憲爲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果等交章論諫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八十人疏皆付之所司

陳洪濛字元卿號抑庵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横公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譔四箴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衷誣王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就訊公爲達其狀衆危公公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上有蔽讒間戕骨肉名獄上止錮王終身趙將軍厚燱盜劫人齧奸人女死擒殄其黨趙宗爲安時伊王恣横不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會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耶公聞命卽乘傳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

范太守檟守淮安英敏善斷決不畏強禦摘奸雪滯通于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之患海夷之亂築郛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郛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墜焉無何其徒殺邳州王剩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倂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于

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
香誓神引囚七百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瘐死
商廷試字汝明號明洲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陜西行太僕卿嘗
爲刑部主事時有盜竊西內齋壇物諸率被逮而巨璫守壇者得倖脫
公白于尙書曰盜入禁地典守者烏得無罪巨璫怵以利害公弗顧竟
置于法及爲刑部郎中歲庚戌虜入闕下肅皇帝怒本兵緩援師戮之
西市并下職方郎于獄公當按之時相分宜與郎有連密遣所親屬公
公正色曰尙書且坐視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法執政不敢亂三尺以
忤上與俱死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百計搆公不得則姑詘公資出爲
黃州守
張憲副士隆爲御史日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歐門子死
潛回京避之雲南守臣移文逮之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
二隸竊取淮上丐者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士隆閱
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士民大悅時錢寧大有寵賜

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爲兄鎮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如山既敗又以鑾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鵬復謀入錦衣理事傾財結納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旦士隆率諸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河南以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族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害耶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寃鳳鳴素事逆瑾至富又凶愎甚當案者卽遯去累年不决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鳴愬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判完謫定州頃之士隆復御史所司忌士隆才擬遷知府太宰石瑤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猶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勸善乃得漢中兵備副使

王愛字體仁號一山秀水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嘗曰高皇帝律令卽堯舜欽恤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籍相袁公庇

譁禁中逮治比部先生執法不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先生曰法如是何謝爲袁公怒曰王郎獄獄欲折相君角耶先生弗顧然自是倦遊有嘉遁意尋以遷㽦得請歸逡巡未上丁卯穆皇帝卽位考察京朝官猶以前太宰同里故署不及晉江黃司寇力爭之不得因嘆謂曹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先生聞報了不介意亦絕口不自明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五目錄 外編

韓　雍　　金　紳　　白　昂
閔　珪　　陸　杲　　朱　驥
林　淮　　尹　直　　崔文奎
楊繼宗　　朱　鐸　　區　越
魏　校　　李東陽　　邵　鄘
聞　淵　　王　暐　　鄒守愚
陸　穩　　梁有譽　　王克敬
黃　鋐　　潘允端　　樂　護
龐尚鵬　　秦　霑　　管志道
孫一謙　　蘇夢暘

恩赦

前言

丘　濬

往行闕

平反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刑部二

欽恤

前言

丘濬制獄具疏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箠之具無常物所箠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束杖車輻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本朝以大明律卷首作爲横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氂小頭徑一分七氂訊杖大頭徑四分五氂小頭徑三分五氂以上皆以荊爲之長

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觔徒流杖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二觔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板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爲輕焉祖宗好生之仁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於民心百年于茲矣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製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愼罰之意恤刑之仁所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恆如一日所以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于萬年者端在于斯

何孟春曰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于入減三等失于出減五等失出輕于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

入無罪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殺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耳後魏高允詳刑平允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嘗嘆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况凡人能無咎乎爲士師者尙有警于斯

又曰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眞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太宗皇帝以笏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耶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楊尙書彥謐嘗爲之傳云

又曰虞謝祖經以決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謝以殺降而其家二十

年人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于虞氏一家卽可知勸戒矣

程敏政曰世率以刑官少仁故多不利于其身與其後者是大不然刑所以輔世之治而濟夫仁者非以示厲也彼寃者釋而暴者伏其辜皆仁之用而謂刑官少仁何哉刑官少仁固繫其人而豈先王制刑之意哉

何公喬新曰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于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鬭毆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且尚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皐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乞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贓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聖

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衞州縣有巡撫者勑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幷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勑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幷直隸府衞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欽依事理情眞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寃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卽與辯理具奏處治嚴明庶幾刑獄不寃災變可弭矣

陳絳曰江南守令聽訟遇明有犯情重而法輕者旣以其罪附律又罰穀或至千石以上入倉或罰金使修理廨舍往往不呰予問嘗聞之亦問一同年答曰夫科有罪之富人以賑無告之貧民裒私家之贏佐公庭之急曷有不可乎予謂此意甚美然萬一犯者或舉呰不足以抵罰至于以瘐死或遂傾其家或鬻其妻子則反爲情輕而法重矣如何呂刑罰猶懲非死人極于病矣夫以五刑之疑赦而爲罰猶足爲病况刑與罰兼加之乎大抵律設大法準事而施其劑量輕重至于無可增減哀矜折獄者嘗以欽恤之意行乎法之中豈忍有加于法之外哉西漢

郢都趙禹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爲人廉倨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行意而世謂之酷吏蓋守法已隣于刻况又溢于法之所不及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張居政與□□書曰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托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蹈于大辟之罪所謂𧖴血自汚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孼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蟣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旣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惟高明裁之

于愼行曰神宗初政韓絳曾布議復肉刑呂公著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肉刑之法在三代用之固自可行何者刑簡而法約即有所傷殘固無幾也後世法令滋章桁楊如積而欲繩以重典恐未必即有所省而民命之傷殘者將不可勝矣則國之于刑不數赦可也

又曰武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各數千家已而皆爲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于禍何武曌之誅賞違其所好如此蓋天道也士君子行已當官若有定見定守即當苛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全民命陰隲弘多即于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殺人以媚人如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

姜士昌曰今天下民生之困其害在貪吏與豪強侈靡與好訟四者而已而好訟爲甚雖然古者憂民好訟耳且貪吏好訟矣國家立法自殊死以下輕罪得有贖然不應得爲而爲之事若律輕罪而貪吏緣爲奸邪最重何者罪贖所入猶有限而胥隸迫索則有費道路稽流則有費案牘窺探則有費薦紳造請則有費一貧民身耳蘄以快一朝之忿而

不知一忿能破數人之家也監司批行也監司批行一訟輒私之曰我之贖也有司准行一訟亦私之曰我之贖也登報者十之五六私取者十之三四蓋不應輕罪其律既輕其罪亦犯一切纖微小過本無煩擬罪亦以此律文致也有一訟而兩造並蒙其辜有一事而兩地並徵其贖有不肖之監司以有司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有不肖之有司以丞倅不多擬罪以報而遂甘心之者贖惟恐其不多則訟惟患其少臣嘗祇役徐方習見茲事爲之寒心累息自監司以至郡縣吏賢者固不必論其不肖者嗜欲相同疵垢相類意指相承聲勢相倚天變于上民困于下夫孰得而拯之可嘆也夫罰贖之當禁言事諸臣屢有條議該部屢有條覆然其大指乃在禁有司私用與多罰耳其源未清其流終未息也臣以爲法定自祖宗固未可輕議當此南北災傷水旱頻仍之時有司以訟爲愚曾不哀止小民以訟自愚曾不□止小戒大懲非今日之急務乎請繼自今除徒流重罪照舊外不應輕罪陛下憫念貧民特勑有司停免罪贖有司聽曲直剖析既明止許量治發落亦不

得以免贖爲名酷加箠楚淹繫此在近時良有司亦間有行之者特未

奉明旨則監司督察與有司奉行俱未畫一至于解贓贖亦當聽撫按

臨時酌議量時減損朝廷所損有限而小民脂膏不至盡歸貪吏之囊

橐其有裨于民困甚大臣嘗考漢史永初間長吏二千石聽百姓以聚

斂虞詡上疏言之始下詔一切停止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臣所謂罪贖

當汰者也

葉居升曰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

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

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

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

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賞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慘

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具欲其並生于天

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

洽于民之肌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夫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與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煩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傚流徒律又刪定諸舊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内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

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能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而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弊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敍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佚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隸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神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

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戻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求士之時則修身畏懼動遵律法一入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

黃綰曰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盜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若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决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其典刑及未成

招死者枕籍于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
審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
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于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爲常
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于此合無行令刑部衙
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凌虐有患
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
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
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眞正死
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虛文開報者俱係當該官吏參究從
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概淹
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
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
推延數日積死數因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熏蒸莫敢近前非
惟死者莫辯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

勑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躭誤參究治罪又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人多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強竊盜挨拿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衞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又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深求入以重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托濫收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市井細民愚蠢無知過恆不免或因醉酒喧譁或因微末爭構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駡皆人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反戾人情誠爲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強竊盜人

命重情等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也

往行

楊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文貞公士奇之父也洪武辛亥進士初授吏部主事爲廣東行省員外在廣東之時有周參政者苛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旁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卽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尸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案屬府君署府君閱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賊殺人乎悉付府君鞫府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汝也卽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以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卽不能亂

况于殺子餘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决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二人導以同氣友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致爲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

凌漢嘗爲浙江道御史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耳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有廉得其事以聞者陞右都御史

洪武二十九年暴昭爲刑部尚書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條因附載于律名曰大明律誥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于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于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因撮其要略附載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

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六月署政平訟理二旛以諭罪囚上諭昭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始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即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永樂二年十一月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于獄而初至朕前久于獄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寃即來白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累官參政進刑部侍郎操履廉介治獄詳愼嘗遘疾少瘥將出視事或止之民曰數百人

困坐獄中我可自佚哉出三日疾作卒家貧無以爲斂都御史吳訥經紀其喪

胡器字士璉峽江人以貢歷官泉州知府綽有惠政每判死刑恆鬱鬱不樂或問其故曰吾爲民父母不能化民以德政致民此地倉庫火風猛衆莫能救器稽首火尋滅

張敏字以達新昌人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擢刑部主事歷官貴州副使在刑部日獄囚破走諸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公曰重囚處決自有定期何致瘦死在防之耳囚聞之感泣

王忠肅公翺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贖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致死其妻女哭之相繼而死或訴孫璟殺一家三命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也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王文初諱強字千之東鹿人宣德間御筆改名文永樂辛丑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毅愍爲御史時彰德妖人張普祥逆謀惑衆地方騷動宣廟憂之命顧公擇風厲御史往治其事顧舉先生遂命與中貴劉永成偕行劉強悍最鍾寵遇先生一以正氣臨之言動無少忽劉亦深服比至羣盜悉平先是普祥于士民之家曾受一飯一茶者悉附簿書以識姓名事敗同事者得簿書欲盡捕之坐以通謀人心恟恟先生曰此賊未反之時以募緣與飯食豈知後日爲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一不究人心始安回朝悉以上聞大爲朝廷嘉奬用是受知宣廟

周瑄字廷玉號葵軒陽曲人宣德乙卯舉人正統甲子授刑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謚莊懿公在刑部精究法意讞獄明審尚書金公于郡屬中獨器重公凡大獄必以委之有死罪囚累訴其枉公乃微服訪之累月一日至城南聞村姥言其事果冤囚得釋給事中翟讓御史劉訓給燕山左衛鈔誣官盜取下法司公辨其誣由是賢聲大著丁卯奉命錄南北畿重囚所至多平反者景泰初陞署河南司郎中事有校尉

受贓縱賊盜而以宿仇寘其間欲陷之死公力辨之校尉反坐公視獄囚有八百人時天暑懼有病死者三日盡發遣之衆以爲有片言折獄之才時刑部缺右侍郎吏部推公代之公益盡心以洗寃澤物爲己任爲南京刑部尚書公告戒諸司事非會勘者不得出五日以是無滯曾値瘟疫輕罪悉縱遣之曰有事則召對歡聲載道

馬公愉居内閣時郡縣疑獄被繫歲久不決有詿誤致死者公累以爲言曰古云死者不可復生感傷和氣率由于此遂議以上詔遣中外法司練達刑名者直其寃多所全活

馬少司徒諒嘗爲應天府尹六合貧民與其弟夫妻同劫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于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而棄毁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毁詎可以生前支解同科爲輕減之

趙偉字士奇號遇庵潞州人正統山西鄉試歷官青州知府青民有一

家坐三人以死者公憐絕後活一人以延其後忽一夕夢其父祖匍匐而至謝曰延吾之後公之惠也吾惟祝公之後繼續而益大之耳

何冢宰文淵嘗爲刑部右侍郎每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辯繫者之寃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則寬其桎梏時上封事者言民之竊盜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初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于律條之外又加其罪況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輳輻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頗多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

楊宣字振方新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拜河南道御史歷官禮部左侍郎憲宗辛卯掌鴻臚寺事時荊寇劉千斤者既伏誅戎帥械繫餘黨獻俘于京屬官引奏公詢知徒衆有誤陷于辜者亟上章論救大要欲重人命謹天戒辭甚婉切有詔法曹詳鞫以聞竟得矜論者服公之見云

韓襄毅雍歷任大理寺少卿問決強徒十八人內二人訴被同起二人仇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

留問不實決未遑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數人則妄指者將誰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犯卽坐其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良覆轍可蹈耶

金少司寇紳嘗爲南京大理寺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或意公于法律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雖老于法者不能過乃大敬服

居恆嘗曰獄者人生死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于法司而求伸于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詞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卽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可疑某甚可矜因而得生者甚衆

白司寇昂爲右都御史時御史李與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爲言

者公曰輿爲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爲一言乎乃率大臣上言輿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已處輿死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輿得免死癸丑陞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寃抑者卽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爲萬世之法條例爲一時之宜今吏得爲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爲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而奸弊始少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莊懿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庾死獄中邏人以刑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公獨擬如律及徐珪以死辨哲寃幷下獄深治公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審其死罪會天祥死于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遂治一貫重辟公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公力諍曰法如是足也

一貫罪止貶官宣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百餘人巡撫某欲張大以爲
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
太倉陸昶字孟昭歷官參政嘗爲刑官一日錄囚獄中見重囚皆三木
偃臥于牀不能展轉鼠夜夜嚙之流血涔涔孟昭憫焉遂買數猫置獄
中鼠患頓息囚德之至死
朱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
謙爲權姦搆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
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命署錦衣衛
印尋奉勑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眞惠
者僞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
惠耳餘皆愚民何幸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
其事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跡凡制獄下錦衣
衛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
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

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林淮字長深□□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初爲刑部主事永平有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卽辨入服其明允嘗當盛暑提獄命人訊掃臭穢及剪剃老囚髮日煑艾湯與沐彌月囚無瘐死者

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尹公直爲禮部侍郎謂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顧令絕其命耶世之妬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得不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當官南京者自視散地多不檢冗弊棼叢公删滌之煥然改觀庚子九月審死囚有長兒者案具殺人死公訊之則長兒年十四歲時賈人子孔暹相戲毆繼而暹以他故縊死暹兄誣長兒因焚其尸既有疑且長兒年十四歲未有殺人意情可矜有孫鑾者案稱以柳棍毆人越二十五日死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人越限且五日何可坐供得免秋朝廷憂旱命大臣同給事中審刑部獄囚時給事

中多尚嚴刻大臣憚其論劾每聞其論說多曲從之事多駁勘公毅然謂朝廷以早矜刑今務行勘再問是重滯獄矣何以體朝廷美意乎由是多從公謝

崔文奎字應宿新泰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河南副使湯陰常璽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璽坐償無從辨在繫歷年妻乞食以食公謂知縣曰吾無能活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卽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傷來訴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璽而釋之温縣知縣盜庫金有奥援歸盜于高黑哥黑哥庫子也亦繫累年家人被累死公在布政命縣釋黑哥止以追銀完帖上之省而節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傅律於乎仁哉

楊公繼宗爲浙江按察使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候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俸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倚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于公公曰俸者民之脂膏也食之而不能盡其

職尙有天殃況正數之外迺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子心安乎衆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赴部選用

朱鐸字文鳴大興人以進士試政戸部出頒歲賚于邊留信宿而還邊帥具筵贈辭遺以佩刀又辭之歸擢刑部廣西司主事折獄平辨戚富無所受亦未嘗強笑應人鄰有鬻生魚者家人弗知其訟也内之文鳴歸亟遣之還則剖之矣棄弗食有某姓坐死無狀文鳴疑不肯署辨弗得會病弗視事憂之數日李公西涯往省之有喜色曰比得秋錄報某姓者不死矣

區越字文廣新會人弘治乙丑進士嘗知寧國府詳出寃獄當事難之越曰罪疑惟輕況在不疑脫有錯誤職任其咎當事者不能奪嘗雪夜念及械者亟起釋之曰罪止小懲凍死其若之何

魏恭簡公校字子才吳人弘治乙丑進士少英穎絕倫讀書四行俱下正德改元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凡訊讞必齋居夏日滌溷穢于疾病者飲食之臨刑素服事畢不御酒肉與諸郎異

總兵平江伯陳熊漕運江南以溫潤米折爲贓遂興大獄李公東陽力爭之瑾謂不宜姑息公曰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通漕河大有功塗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可盡革傷天下心熊得戍海南

邵鄺字伯倫當塗人正德戊辰進士嘗知雲南府獄中貧民逋負者多錮究公令他有罪者代完而免其罪人兩蒙惠焉

聞莊簡公淵嘗爲南京刑部尙書南京訟獄煩最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豁然曰守備中官受告理窩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往下行有司事日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爲之求生忽不知其疲耳

王司徒暐嘗爲江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公精于法時時以情衷三尺而行廬陵有父子三人晝剽人而奪之金者邑令周業置大辟公曰此爲饑所驅耳而闔門坐死可乎令曰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

爲也陜商以販錦至臨江忤貴家值地方捕盜商隨衆往觀因幷逮焉不勝拷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公曰焉有偉丈夫如此而爲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幷召居停者一訊得其實釋之由是公名大噪于郡邑中

鄒守愚字君哲□□人嘉靖丙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戶部侍郎嘗知廣州府有庖人烹鷄雜以茄羹黑色御史以爲毒己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具烹焉亦黑迺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也御史悟竟釋之

陸穩字汝成號北川吳興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初爲刑部主事奉命恤刑于閩閩參將盧𤩽副使柯喬繫獄當斬時蓋有主之者衆莫敢爲白公侃侃疏曰二臣忿閩倭市以引寇流毒半天下其未請而致刑誠爲太遽然謂無辜及故勘人而陷之死則非也臣以爲二臣罪宜釋朝議屈而從之由是論者稱公讀法審持法堅聲譽一日出諸司右

梁有譽字公實號蘭汀南海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刑部主事時貴臣

以讒論死下獄雖不貸于法竟悲憐之爲之洗沐左右皆感慨泣下獄中一囚爲一權力者所惡當公實停讞時欲其文致成獄竟不從傾繫寬釋之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有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敎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黄公鎭嘗爲廣西按察副使民攀轅遮道車枳不得前久乃得去前時廣右用兵永寧新定公按獄囚得俘虜數十人以問吏吏曰是當鬻之以充軍賞公曰兵以伐叛爲名而繫纍其旄倪因以爲利既失大體且令庚死獄中傷和氣奈何盡釋之

潘公允端居官明斷有略而常依于忠厚所有白蓮聚會者有司收捕議辟公曰此愚民相聚佞佛耳散遣之有海船風引而至邏者獲之以盜聞公詰之非也麾之去他郡以戍卒至蓋以大辟減戍而死者以子代之其子諸生也公問其狀歎曰籍令囚罪未減而死獄中亦將以子代耶竟釋之其仁恕皆此類焉

欒大參護嘗爲大名府知府公初至時方盛暑公念獄中淹滯暑當何如迺悉出囚庭下一一訊之輕者放免重者請于監司次第發遣公尤勤政質明起視事宵分方息居政敦大體務以德化故民不威而自服嗣後訟簡刑清囹圄數月虛曠幾致罷守矣

龐公尙鵬嘗爲大理寺右丞歲戊辰覆審罪囚寺任意拷朴呼號徹天先生言于堂曰廷尉天下之平求當其罪而已非以此爲行刑地也且大辟第須正典刑何必箠笞之

秦君霑字□□無錫人以舉人歷官寧陵知縣其父曰閒雲者負俠多侮其宗人陰中以法展轉成大獄益急投牒許御史御史已有所入怒君趣大杖格之十五君挺立侃侃數辨不少挫御史不能若何擯之出而召郡中獄吏移閒雲分深獄且爲日置之死君度事已急則伺吏且入府探袒衣得病狀而閒雲公姓名在焉君拳之蹴之與俱入哭白太守曰父中仇非法也而令父又不死法而死吏意將快仇何太守聞而憐之入爲君謝御史稍露其寃得移輕獄久之君復白于决獄使者已

解而閒雲公病困死矣凡七年而君始舉于鄉凡兩爲令凡所遇他務剖決立斷獨至獄而重持之不已曰向者吾父之獄起吾仰視堂上以爲人耶而狼虎國家奈何以民命付狼虎爲今吾坐堂上庸詎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且我一忮萌而其家已哭矣以故君所至負嚴明聲而未嘗輕入一人罪

管僉憲志道嘗爲刑部主事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入以其問訊諸罪人枉直狀書于簿冀爲異日昭雪地嘗省其饑寒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

孫一謙者閩之溫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爲南刑部司獄能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弱強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卽頸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

索一錢者每曹卽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賢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已滿三歲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賴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不數日遂卒

蘇夢暘者閩縣人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其鄉紳董公歷舉故司獄孫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口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卹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琉嘗指獄戶語曰此放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雋時因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匱中羣犬恣食

之夢暘惻然曰覩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諸曹請爲櫕以待死者諸

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帑諸

物令夢暘繙施諸囚未幾轉粤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

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紹先死司獄又遠遷于是時獎夢暘而資

遣之甚厚董公語暘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九年所

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卽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暘曰

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幸矣于是跳

身之粤夢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攜家其爲吏目亦然蓋

有志者

恩赦

前言

丘公濬曰赦之爲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逋負舉隱逸蔭

子孫封祖考甚至法立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非古人眚災肆赦赦

過宥罪之意矣夫赦令之頒宥罪之外蠲逋減稅省刑已責弛工罷役

寬征招亡凡寬民下惠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于律例無礙必于事體無違必于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于復追如寬征也其征必可已後決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則上之所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皆實惠矣

往行 闕

平反

前言

何喬新曰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徵埋葬銀一十兩若監臨官因公事于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鬬傷罪二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若于人臀腿受刑去處依

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各勿論欽此查得見行事例各處有司及
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酷刑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
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爲民蓋所以懲戒殘忍之徒也近見內外官司
或因督理公事或因考訊獄囚依法決打致死人命者問刑衙門一概
議作酷刑黜罷殊與律例不合且鞭作宮刑朴作敎刑自古有之但不
當肆爲殘忍以毒其民耳若因公事決打致死輒爲虐民非律例之意
也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令後有犯除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
慘酷刑具及于虛怯去處毆打致死者照例問罪爲民其餘如因公事
或笞或杖于臀腿去處決打致死者各依本律科斷不在起送降調之
例庶于情法得中

馬文升疏曰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
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冤民不得其人則刑罰
濫及而上干和氣故雖皐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
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愼人而用之哉我朝舊例凡各

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于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寺正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除授尙不得人近年以來將各處官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槪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者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于此各處巡撫巡按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誠爲誤事如蒙乞勑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缺俱于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于法司辦理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槪濫除仍乞勑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眞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法擅便差遣有誤問理刑名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至于枉濫矣

汪鋐疏曰憲綱內一款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如有陳告官

吏取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許轉委違者杖一百又一款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于刑獄尤須詳慎照得近來巡按御史接受詞訟不拘事情輕重俱是批委各衙門問理其有稱冤赴京奏訴准行御史親自再爲勘辦者亦只轉委于人百無一二親問間或親問又多用毒刑固執偏見不肯虛心細察惟務羅織成獄及至奏訴在在拘泥成案不肯與辨接管御史亦曲爲回護不肯改斷如是而欲民不冤何可得也合無今後巡撫按御史但奉本院劄付行仰親自提弔人卷再爲勘問有冤與辨者務要遵依親自提弔從公勘辦不得轉委及專用毒刑固執偏見臣等查其回報招由初次欠允駁回再二次欠允具實參劾

往行

吳彤字文明臨川人元至正丁亥進士初授贛州路錄事洪武乙巳拜國子博士歷官按察副使爲錄事日民家二女學浮屠法揚言翛然坐逝無知氓競契湊之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

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證驗君陽令中折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煅治竟誣伏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紿朱妻出所刺刃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卿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盜攘己貲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君不從更以他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君每直之守寖不悅民怨羣起而逐之因擁君爲守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我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忽翼日復聚城外鼓噪焚廬舍爲亂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然

胡壽昌字子祺改字行新淦人洪武三年以薦拜御史歷延平知府嘗爲廣西按察僉事至廣西問察民瘼遇罹于法者必有哀矜不忍之意時某爲按察使持法嚴急屢出語諷切同僚公獨曰法貴平嚴失平矣不爲動行部審囚必平氣悉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辜猶三四覆訊不

厭曰是欲其死無憾也故所至獄議殊死以下不當者咸得直
郎敏河南濟源人洪武七年以國子生選入武英殿紀事授監察御史九年七月以能陞饒州府知府敏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如敏言于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遂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張益字□□安平人洪武丙子以薦入太學歷官禮科給事中嘗為刑科給事中益侃侃敢言惟務申冤理枉時有郭禮因視田毆死盜禾軍人事覺有司以殺死軍人律例抵罪即與其僚張信曰律有明條罪人拒捕主者格殺之勿論今郭禮田主盜禾者罪人治以由主而毆死罪人法當免坐若抵死于律有乖竟白其情事聞上特宥之
李大參奈為御史日因婦王季奴隨其夫罰役北京夫道亡季奴獨攜

幼子還巡司詰之謂其殺夫也季奴不勝拷掠遂誣服械送南京法司錄其無寃將棄市適公監刑閱其案不見其夫體所在且察其容色若甚戚者問曰得無寃乎季奴泣曰寃誰復肯辨耶分一死耳若求平反必更加拷掠又不知凡幾死也公疑其情不忍行刑同事者曰法司已有成案何用疑公曰死者不可復生奈何局于成案而輕殺人耶後于他所獲其夫季奴得不死

王都督瑜嘗佩督漕運印有二卒盜敗舟一板臬司坐盜官物抵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平恕多類此

劉釪字伏和故侍讀球之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嘗爲御史時眞定有嫠婦不安其室其族長耻之合羣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當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也何可深罪具以上請遂皆免死及巡按福建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劉姓者有隙劉白鎭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圍其第輅覺而逃中官遽以輅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亦詣公自首公具奏輅懼罪而逃非反也輅得釋每語人曰

徼劉御史吾族夷矣汀州豪民欲奪鄰之墳地以塟其親鄰不與豪怒
言于朝云其地當出帝王英宗遣中貴人令公驗公曰八閩遐且僻寧
有帝王地耶寘妄言者于法
祝參政灝在山西日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
公一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擒纔十
六人餘皆脅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
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耶不可衆曰然則
衹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爲哉罔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
六人爲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决崞縣監囚七人令先詣
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論導諄復中二人因歎泣更鞫得其冤以語
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因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
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
楊大榮字崇仁酇都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僉憲江西九江衛百戶田
春與巡捕指揮李貴不相能貴知御史金忠素刻嫉盜引春春不勝榜

掠誣伏君獨疑之以白御史石玉玉視案曰成矣時多憚金無敢爭者
君卽日上其事事下立雪春等十七人聞者壯之
葉廣字大用靑田人襲錦衣衞總旗累官錦衣衞都指揮使成化八年
有劇盜詔捕甚急或陰跡所在以告公曰盜固有罪待其自犯爾何得
爲邏者後自訪得之有校尉緝越盜公疑之執不變公曰若殺此人後
獲眞者奈何後不數日眞者果獲二十一年實授爲百戶明年遷副千
戶理鎭撫司刑鞫讞精密有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概坐死以婢不知
情辨釋之
吳愈字惟謙號遯翁崑山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河南右參政嘗爲南
京刑部主事內庫遭火事連中司坐死者數人公具獄以此請尚書言
罪人旣得奚以此爲公曰法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
公當讞閱其牘稱善曰吳郎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此言卒改用
此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是益任公每公當遷轉奏留之凡一進
官皆不離故署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知府初爲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如處則誦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終身行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寃獄逮繫百人詞連及大臣永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寘之法而餘皆獲釋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與稱寃于理寺擊登聞鼓者必于章決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于理而後已有御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章鞫曰御史非私也即罪不至于死貴近愬于上廷鞫之議者觀望不敢決章抗言于衆曰朝廷清明玆事不宜手滑今天顔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公邪私邪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

朱君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崑山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雲南副使故狀元希周之父也嘗爲御史巡按兩廣博羅軍陸氏妄指鄉人二昆弟爲族而資其費不得又誣其爲故軍陳宣二氏子從祖以無嗣養爲子今二氏顧絕當各還本役君折之曰無嗣而養子安用二人二人者又豈適皆絕軍之後哉其人乃服又巡按福建閩民有製海船者海商以通

外國巡按論商死民當謫戍都察院欲并坐死君疏謂例以擅造大船載違禁貨物入番市易者處以極刑今民未嘗入番船又非商所造不當各坐事皆坐末減巴陵有卒諸子及母弟之子共毆殺其異母弟者既皆論死乃誣其弟嘗通子婦爲子所誣因惡其玷而毆之于是弟之子亦坐死君曰律罵父者須親告乃坐伯殺其父讎人也豈可遽以爲信立命釋之

陳太守實守常州曰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羣鬬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于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倭法家檄與其事倭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于士卒于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倭議上從之

劉溥字潤民號博菴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知府爲順德藁城令有夜殺人者誣爲仇家擊石斃之久而未白君廉得其狀令其人試擊之弗中

君曰汝晝擊不中彼夜擊反中耶犯者驚服邑人德之至晝像以祀之

韓憲副紹宗爲刑部郎中日有樊舉人者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震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蓋動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動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奏于是攝樊舉人匿壽寧所甚深乃百計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中郎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爲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對此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蘄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矣幾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未去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子何

劉天民字希尹歷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使分巡大梁日上命刑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得平反者凡七百人先生之力爲多退而語人曰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也河南訟獄之繁大

梁為最先生一訊無不輸服孟有涯嘗云不意風流逸史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來僅見此耳

許布政應元嘗治獄有謫法當遠戍者而人甚衆公第謫其二三人餘悉末減御史則欲盡謫之公曰法如是足矣且戍者皆當發閫左護其行本以懲奸也而甚病民不可

錢參政泮嘗為刑部主事有權貴囑公寘所仇于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為也卒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虜人奸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為異公察其非辜特為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寃而不為白何用法司為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

姚旭字景陽歸安人以貢官高郵州判官嘗攝州事有千戶劉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閱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日呼日日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謂或亡爾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罪法固當蚤戮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為狀卽召

更獄白御史出之
江珍字□□歙州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貴州左布政嘗爲廣信太守永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殭屍于道怨者徙屍崇舍旁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鄭御史按郡獄公白崇寃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吾黨卽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富囚避嫌公聞之歎曰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至當守何敢輕傳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見白
范檟字子美號春吾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淮安知府嘗爲刑部郎中時有昌平窰戶百許犯陵脈論讞罪當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死餘悉減
黃允武字殿邦號棘亭廣平人以歲貢嘉靖庚戌初授南康府通判歷官慶府右長史在南康日饒萬年令某以朘削機兵月糧爲所訟讞者受賄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部至饒倉猝無以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

乎即令公停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讞者謂公爲地公不應旣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安

陶大順字景熙號雲谷會稽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都御史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譁于朝公與八人者皆歸充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于鄉又八年偕其子尙寶丞允淳成進士嘗爲湖廣副使初亡人曾光何心隱皆圖像召捕甚急時武昌有遊士與客比兵過從者或疑爲二人收以詣公曰光額痣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復痣矣釋而遣之楚之鄙邑與宣慰司都鄰民相與訟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寃至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詔當奈何乃殺一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于長曰盜者二三輩

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寃矣請爲公治之則悉縱遣
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眞盜以報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公四知爲巡
按御史當決囚屬公差其必無救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籠筴納筒
中禱而探之所探筴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而謝曰公之明允乃
仰符天意乎
梁憲副承學嘗爲延安府推官一日閱獄中囚有八歲小兒投石戲誤
中七歲小兒斃吏增兒年論死公廉其狀立貰之府中卒出顧金錢照
磨笞卒卒後病死吏當故勘平人律公曰卒爲奸利非平人照磨笞之
固當奈何中法亦減死論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六目錄 外編

刑部三

明允

前言

往行

陸瑜　王文　林聰
屠勳　崔陞　雍泰
屈直　王儼　許進
戈瑄　陳恭愍　龔弘
劉纓　楊守理　余子俊
任良　何商臣　吳洪
邵寶　陳珂　湯沐
董恬　王敬　熊貴
陳雍　寇天敘　歐陽重
楊志學　陳璋　丘峻
吳悌　阮鶚　吳繼岳
張元諭　王憬　洪朝選
雷禮　李先芳　陶承學
楊世華　舒化　顧章志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六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刑部三

明允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怒焉或有大獄必當面訊庶免構陷鍛鍊之弊

劉公基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曰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也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復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曡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雹爍日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㦮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如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其無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

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覆審者爲哉于是大信刀筆之眞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覯國子博士黄先生所敍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于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泥法事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覯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入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彊梁横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太史至則曰官不能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弭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省事之賞矣然怨憤之氣拗而爲鬬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劉球曰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狥喜怒有所輕重于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勑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于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法中而憲典彰矣

薛文清公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崔公銑曰士聽父子兄弟之訟當有敎以化之動其性而息其爭如仇香之于陳元蘇瓊之于乙普明是已若酌情事辯曲直信其法是一吏耳奚貴于儒哉

于愼行曰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

嚴固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雖殺人多而非傷己之仁當其罪而殺人則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曰衞長公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賁道之大至于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于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賁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飾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凡獄之弊未有不起于文者史稱蕭何爲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于情與文之間其于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爲慮深哉

歐陽一敬曰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者緝訪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卽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屬廠衞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爲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人利己抑將何所不至兼之鎭撫司狥衙門之私而嚴刑鍛

鍊法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每聞姦慝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餙其姦非法考訊爪牙自威逼以強其忍有眞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爲盜贓而通同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拏汪堯民爲王堯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民訴稱孝子亦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籲天極口寃號于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劫日沉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資一空甚至有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爲刬言若刬刮無餘也毒害堪憐之狀莫此爲甚夫誣妄之禁嚴矣不爲辨理之例重矣緝訪以詰姦慝本京師之不可已者更將何以處之愚以爲止沸在去其薪救弊必塞其源蓋廠衛之論功類奏不免狥情所屬每獲一犯卽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勛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卽兵部勘覈亦不過查例陞授而

功與犯之眞僞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躐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箠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干憲典者廠衛據獲題知其情罪眞僞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概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鎭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糾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覈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寃抑之防亦愼矣

往行

端木復初字以善□□人元至正癸亥鎭金華聘主幕下洪武辛亥被

詔歷官刑部尚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于議法者咸以爲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羣因別所人各鞫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眞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罪

趙孫字雲翰號雲淵祥符人洪武丁卯舉人歷官刑部尚書公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公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駭曰汝非曩死獄中者乎即訊之伏辜人以爲神

劉季篪諱昭以字行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刑部侍郎佐刑部日獄多平反尤重人命陜人王某爲強盜所引逮至而盜已伏法不能自白乃召盜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得實王免于誣有典守錢穀而虧欠者誣引千餘人爲辨而釋之河陽逆旅夜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乃誤殺趙朱實不知也主人疑朱殺之執送官考掠誣服公獨疑之曰是邂逅相聚非素有負且計其贓非有圖也持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刀柄

有私識則其鄰蘇氏也官捕鞫之蘇子曰家失此刀久矣不服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公潛使人懷刀往視其鄰一童子識之曰此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蘇

萬鵬舉鎮江人洪武間爲萬安縣丞廉平勤敏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嫗始覺執牒訴縣懼不得尸弗錄嫗詞嫗哭于庭三日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案麾去復至鵬舉乃祝曰爾信爲鄒之鬼耶明日再聚案五如期蜂復來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乃抵劉舍反覆蹤跡之忽見五蜂飛竹坡鵬舉令左右具鍤劚之四尸藏竹下如生惟孩童未獲蜂復導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惟其□獨存獄具斬劉市中

李德善吉水人洪武末知常州寬恕廉慎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械繫爲首二人亡去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爲首者來歸衆咸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至即決遣

夏忠靖公嘗掌刑部事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

若眞盜者何以加諸乃止

周公新爲浙江按察使斷獄如神有商自遠來未抵家日暮獨行恐爲盜所掠潛以其貲置一担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旦日求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爾妻有外通也鞫之果然葢歸語其妻時爲姦人所竊聽是夜先往取之矣一日道行有蠅蚋羣聚馬首尾見一暴屍乃一鑰一小木記收之乃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卽發還之已而得同號者捕之乃劫布商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人還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家已二年始知爲盜殺也其發奸摘伏多類此

仁宗卽位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平也迺擢虞謙爲卿謙在大理曰都察院論誆騙准洪武榜例梟首示衆公奏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誆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上曰虞謙言是竟從律天律衞倉災焚糧數十萬事聞遣御史廉視還言主者盜用多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應死者百餘人餘坐徒流察其寃卒白于上得減論于兩法司具獄及四方所上獄議必親閱之必當必平

于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亦無憾矣
宣德元年有義勇衛軍閻羣兒者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于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寃給事中李庸以聞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他事適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爲盜上命釋羣兒等毛論死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日隋煬帝令王仕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寃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論已決朕必不爾貸矣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者以惡逆訴寃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乃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大理卿夏公時正初爲刑部郎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生死不服公擬笞罪以聞報可時議以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辨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于謀殺祖父母父母令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爲所汚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于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上是之著爲令周太守濟初以舉人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人至死賂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闔縣異之聞于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鞫之御史嚴先輩莫測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爲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注意于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

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我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堅反加禮公焉藩臬鉅公由是皆重之正統改元復爲御史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侈僭度聞于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得其違法狀于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不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爲之斂迹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以御史按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獨璞疑曰殺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壻初婚方燕好胡乃爾出因謂曰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而又枉死于理安耶望天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

門內窺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偵某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爲盜公問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紿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故物也故吝惜如此人稱公爲神明云

韓公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都御史謚襄毅嘗爲監察御史奉命錄囚錫山學教諭責膳夫祝磨兒棄其尸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屍不得故輒稱寃會黃河傍有支解者磨兒父執爲兒尸也教諭辨不得解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踪跡獲磨兒教諭得釋

董方字仲矩忻州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爲大理寺副景泰辛未有錦衣旗軍鐵堅與百戶謝海鬬傷腦奪銀簪官擬白晝奪財

傷人者死公謂事起爭鬬非造意攘奪從輕典金吾衛卒入內領官銅
出中道竊銅板尺餘䂓卒執之有司擬以盜內庫物律斬公謂物領出
非潛入內庫盜者宜論監臨自盜得減從徒乙亥命往西山慮囚太原
民息政殺鏟人王選投尸汾河事覺政懷宿怨誣選妻私于己同謀殺
夫獄已成公謂彼爲夫婦三十餘年生子十餘人何得至此盡拘鄉鄰
證驗政始服選妻得釋
杜司寇銘爲侍郎時貴州畢節衛人有告都指揮林晟與其子雄不道
者謂反形已具或者又從而張大之欲因以爲功朝廷遣科道並錦衣
衛官按其事公謂使者曰我故嘗官于彼晟之蕩侈則有之若他謀可
保其必無使者旣先入公言至彼按之果無所得晟父子遂減死已而
晟聞公之有言密遣人致重賂謝公曰我爲國法耳豈爲汝家計哉峻
拒之一無所受
景泰年何司寇喬新爲刑部陜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
其情武清農家婦牧牛于野一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

衛捕盜者執之以爲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先生曰此白晝奪人財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分所劫彩繒遺主翁事覺巡檢者并主翁執之以爲同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公喜曰子愼刑如此不愧迺翁矣謂公父冢宰東園公也爲河南按察司使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于官謂甲與乙鬬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鍛鍊慘酷自誣服坐繫數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屋櫛比使鬬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奈何以單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裏有沙石仵作定爲溺死遂破械出之尋陞刑部侍郎時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草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覬離五十一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奏請得旨允行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凶黨友奏愛奢僭以暴等罪又誣愛反交通磨上朝廷疑愛遣先生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待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

先生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狀且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因禁羣夷驚疑恐生他變乞審驗虚實重者監候輕者發遣上從之既而訊鞫之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先生具以上請革友宣撫劄官銷印復慮其兄弟相讎殺遷友他郡與産業自給邊夷以安陞南京刑部尚書會京師大水恐内外刑獄有寃枉先生乞選官審錄庶以弭災又言京師軍民習胡語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類也乞出榜禁約上皆從之

陸瑜字廷玉號省庵鄞縣人□□□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康僖初釋褐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郎中仲閔爲之長知公爲偉器每舉洪武永樂間法紀沿革告公且曰子他日必大用不可不知國朝舊典也故公于律例條格究心焉及公大用每舉仲君之言戒勵屬官差盤内帑貨幣勾較精密中官無敢欺隱者正統九年歲旱英宗皇帝慮天下獄多寃勑公往淮揚蘇松等十七郡審錄繫囚公參錯訊鞫務求其情盧州大家僦匠構居室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諺有丁倒戶絕之諺乃以

釘插蒜瓣中置于梁間主翁得之執匠訟于府府坐匠魘魅當死公言律法造魅符書呪咀者以謀殺論插釘蒜中非符書亦無呪咀法不當以死坐匠它比其平反多類此諸羣繫囚得釋者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又千餘人大司寇金公與僚屬曰陸員外克體朝廷欽恤之意矣遷改四川司郎中景泰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右布政齊魯薦飢貧民相率持杖發巨室廩粟前使坐以強劫當死者三十六人公曰若飢攘粟以延殘喘耳改坐白晝搶奪而三十六人皆不死天順二年拜刑部尚書及廷謝英廟見公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語左右曰刑部得人矣公久居法曹練達國家典故凡有大獄屬官不能决者質于公則曰某時某所犯類此退索往牘閱之年時無少差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斌與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鞫之鍛鍊以爲反狀已具奏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公獨言其冤達怒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以滅族之罪邪達不從譖公欲出反者上知公無他曰彼欲慎重耳及奏上誅止斌兄弟而

免其妻子曹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佃人送官以爲逆黨凡數十人公從容語都憲李公曰欽之反起于倉卒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公奈何使數千人無辜而幷藉其家耶李公以爲然于是佃人皆不坐爲刑部尙書十有五年其明習法令如漢薛瑄而無煩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獻訣有不爲也屬官賢者禮之如賓友其險且暴者馭之甚嚴及其改過則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既往人以是德之門達素與公不合及達敗言者欲寘之死李文達訪公公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文達然之達卒得不死都御史寇深暴戾自用每會審罪囚強辨巧詆衆莫敢違者公徐一言據理正罪深不覺自詘

王公文嘗爲大理卿壬戌夏大旱朝廷命中貴與安審錄兩法司重囚無慮百餘起先生于招議情節悉能背誦于可矜可疑者率以一二語斷之無不中節與安驚服英廟擢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

天順五年林司寇聰爲右副都御史時曹欽反殺右都御史寇深公署

院事欽已就擒紛紛徼功者未已或夜取乞丐首公曰罪人已得首級眞僞不可知爾後必生擒訊鞫毋得妄殺殺乃止欽所連坐多寃者盡釋之

屠勳字元勳號東湖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自釋褐所處皆劇曹嘗爲刑部郎中剖决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故所至皆著能聲尤爲尚書李聰所倚信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近者必舉以屬公京師無賴子曰季勝者結偵事官校誘某主之子福爲私鑄而發事蓋將欲其產也獄成福減死戍邊衆知其寃而莫敢問林密以咨公公毅然曰刑將以弼敎也尚何顧索其卷爲直之以福之罪罪勝而歸其所有京師人盛稱之都事林某倚中人構訟蟠互不可解侍郎盛公曰非屠君莫能辨也公覈實奏上有旨下錦衣衛覈辨蓋其人將誣構公然卒從公奏奸黨皆得罪

崔公陞字廷進河南安陽人成化己丑進士卽崔公銑之父也嘗爲延安太守有民杜文祥凶狡也所害官吏數十人橫行閭里每大言曰崔

固好官然聞其貧吾起大獄窘之胡不早來好我文祥毆所私妓之夫垂死夫恚而縊文祥家民告文祥殺妓夫魏林文祥翼也言不遜林無子子他人子淫其妻民告文占子妻二人得罪皆疑死衆謂必不免公卒論比法生之二囚感泣皆戢其暴

雍公泰字世陸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初爲吳縣知縣吳氏有妾逃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踪跡不可得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拷而服

屈公直嘗爲刑部主事有錦衣奸人依憑權勢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往往負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權勢人果邀奪之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人也從之如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直急請詣錦衣謝尚書曰直自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于錦衣曰攬頭犯法刑官逮之奈何弗與錦衣朝廷心腹法官乃不

容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撓畀君法外之刑耳公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衣喜曰如是諸犯卽當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直俱抵之罪尙書復大喜

王儼字民望號明山華容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戶部左侍郎己未嘗巡撫山東高唐州秀才楊才顯以戲與黨友義鑑有忿誘殺鑑幷殺其妻子三人鑑兄剛往視隣里誣執不能辨州杖殺之其子王名發官亦垂死公鞫理疑焉一日出旋風逐輿公心動曰異哉梧丘之怪也佯不理使人按其蹤跡得才顯狀捕問之獲刃于井獲血衣于李宮遂伏誅

許家宰進憲廟時爲山東按察副使時東昌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過飮于酒家暮散武弁子被殺且無首執生于官不勝拷掠卽誣服公知其寃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召通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酒家以殺人之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鞫卽服始獲死首于空桑之中人以爲神明焉

戈司寇瑄嘗爲山東按察使部決滯獄囹圄爲空歷城人有兄弟異居者弟盲人也置肆酤酒頗獲利兄嫂屢嫉之弟忿恚自縊弟婦奔告兄嫂輒怒併酒保縛之解弟縊死不殊以麵軸提之絕乃以謀殺親夫愬有司鍛鍊獄成婦及保誣服公至鞫之云其夜有二軍住于其家宜知狀趨二軍對區別研審得其情兄嫂抵其罪弟婦及保得釋人以爲神陳恭愍轉河南按察使政尚簡易釋繫因除苛細獨于贓吏不貸然受賄百金者獄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太厚彼挈而賂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超時實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斂戢

龔弘字元之嘉定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成化辛酉嘗爲浙江右參政公德爲長者而才有餘富春有張姓者姑媳孀居資㮰林以養里人侵奪其林孀莫之何控訴行部至厥里忽羣烏下遶公車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政一者兄弟三人負桀猾政一子殺人不輸服政二潛挈以附顯人之舟託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

以石投水曰予姪溺矣衆拯之獲尸給公文以歸七年不白公承委前事集衆謂曰聞政子一生男果否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齡公曰政一子死七年而男垂四齡其不死無疑也置諸法一郡稱神

劉纓字與清號鐵柯蘇州衛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刑部尚書弘治元年爲御史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龎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支贅且事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豈據匿名書成獄耶悉索前後公牒果匿名書于吏廨蓋釗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產欲奪之故爲此陷之以冕等其所親妮併及焉前時有司實文致成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亂法故首鼠其事公旣閱實卽破械釋之一時稱爲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封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仇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辛亥再奉命按廣東廣南並海有列島曰澳番舶交易之地有珠市世有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舶商海外諸國致貨直數十萬賚結中人監舶者假

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惡誣十人者爲盜捕置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忮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衞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

楊公守理字某路州人嘗爲大名等處兵憲將止宿驛舍官吏報出此驛不可居楊不聽明燭端坐令吏環居至夜半忽大風滅燭時殘月朦朧見紙窗上有三人現影少長高卑參差上下楊恐懼大聲叱曰汝且去明日當爲汝分理夙興官吏皆具棺以待意公爲必死矣楊出坐堂上問曰此地前主是何人買價該幾何對曰止用銀六十兩楊曰何太輕如是亟召其人補足之兄弟四喜爭先而進公乃用刑嚴訊之問以謀害人命事其人受刑不能隱遂招認果于隙地掘三人尸老弱皆如見形狀卽其昔日所謀害者竟明正其罪原屍命移瘞別處其怪遂絕

余公子俊鎭居庸日有百戶常瑛者詣軍情告人妖言謀不軌請圖之公曰韋瑛曩以附勢得謫此必其勢致人罪而發之以爲功者諭曰非

帥命不許則以白所私大監張善定西侯蔣琬張蔣與公同事旣昵瑛且覬功賞力白公舉事又不許至假大義激公乃下有司捕其有名藉者百餘人械至行臺二人者欲公擻所司煆成之公曰此大事朝廷當付法司我輩無庸干也疏上辭旨二人殊上命羣臣廷鞫之一如公言卽日有旨斬瑛洎李某餘人皆不問遣之衆咸服公不動聲色而能全活生人如此

任處士良佐巴縣人嘗爲郡掾墊江民楊被訟恐暮投重賂良佐所明良佐具獄無所傅致俟楊得反除還其賂曰郡公自明恕汝坐法亦止此吾何力之有人稱其德子冕舉人諸孫一舉進士一舉人

何商臣字□□□□人□□□□□歷官刑部郎中故少司寇孟春之父也爲郎中時有動戚家以私怨誣指揮周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理商臣察其非辜言于尙書謂當奏析時凡獄出東廠無敢析者或以是爲言商臣曰殺人媚人如公論何具以聞上命中貴譏于朝如商臣議周得脫死或又以爲賀商臣愀然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貴近

是爲失職與有耻焉何賀也歲當慮天下囚商臣奉勅南直隸將事徧歷州縣殆數百籌燈磨卷恆至夜分孝陵軍負薪過禁山邏者執之坐盜伐當斬商臣謂不自伐所得之薪固相似豈足爲據得從末議儀眞人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逋執者追及之傷其脅垂絕官問殺汝者誰曰青衣白帽者訴之官集是夜徼巡得所似者實同里人不勝榜掠誣服商臣曰死者尚能言彼旣同里顧不能言其名姓居止而以物色爲寬其獄覆勘得眞殺人者廬州三人爲盜捕獲一人鞫所同行不獲誣逮其弟足數盜瘐死商臣奏原之合肥縣人某以忿鬬人逐及其家推門門隕幼女壓死坐抵罪商臣曰自外而至彼烏知門內有人亦何意門之隕乎本意非殺卽從矜典凡錄六十餘人上讞三十餘人楊公一清曰自鉤距文致之風滋而先王忠厚惻怛之意微乎熄矣世之爲理官者獄詞所麗唯恐弗甚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脫禍鐲名卒忍于輕視生人之命而不覺也悲夫宋陳魯公康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爲獄重輕公獨無忌避多所開釋張文忠公九成閱大辟案成察其非

眞輒奏覆之具得誣服狀朝論欲以爲賞公辭曰職在詳刑激賞可乎二公爲刑部俱以平反著聲商臣事多類此君子亟稱之若明習法令摘奸發慝固商臣所優爲亦夫人之所能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封孟春才操卓卓方嚮用于時何之澤其在兹乎

吳司寇洪嘗爲福建按察使有富家之主乘兜他出以一奴隨中道忽棄兜與奴步返還則爲典財者所害主家訟奴及二傭之舁者于官奴曰傭見吾歸而殺吾主傭曰奴引主去而殺之耳吏莫知所出公曰三人者同發主家顧不畏其家屬而中道殺主乎訪其里嫗知典財者有手血濺衣之迹捕其人寘于法

弘治己酉春邵文莊在許將考績于京師謝事廨居一夕聞有鬨聲俄而知盜在李讓氏之家諸巡卒皆趨李氏時盜已半去進而合攻獲二人以至邵訊盜甲曰逸者尚十三人中二人曰李洪李贇兄弟也居襄城之次溝具檄追之越數日襄城縣械二人至召甲視之曰是也具諸刑弗承是日次溝人百餘羣言無辜于門令緩訊待察衆退召邏卒名

井募者密遣訊之曰餘募以二人至曰此洪此贊也審諸甲甲又曰是也巽而問焉募曰四人皆居次溝前二人家溝之北土著而富後二人家溝之南僑居而微盜者實後二人逸而傭于鄜城大姓乃謂甲曰若何兩是之甲曰盜實後二人前二人某故有怨且虞反覆之誅故遂是之雖是之實非今所是也後二人頓首服釋前二人賞募如初君子曰聽獄之不可執如此哉獲盜于所卽錄其詞得二人名是名也居是居也審之而信宜若無可疑者庸詎知復有後二人者哉使前二人有一先死不遂非而成獄者寡矣

陳珂字希白號東瀛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在大理日保定民吳澤詐稱觀音現夢佑澤後當大貴弟海復傳播以誑愚民俾臣朱寧詢得之差官校擒澤等二百餘人以謀反聞刑部送澤等至大理寺復審公駁議止坐澤妖言海用傳妖言律斬餘從寬貸具列上帝竟俞公議

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公素修謹至則凡

所審鞫志在奉公嘗語僚屬曰法者天下之公苟惟意輕重非示天下
以公也又曰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則無不可加之罪
未幾有五臺山人罹重法者父子當殊死訟詣京師上下諸司覆訊公
三奉讞忤上意乃與顏尙書頤壽等並坐免官
董恬字世良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少卿嘗爲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殺服制輕重
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爲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
王敬字惟瞻□□人以貢爲太學生授大理評事歷官左寺副凡內外
法司大小獄來讞者公格盡心推究必盡人情合法意嘗讀虞書曰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一不辜寧失不經評獄
之要無出此數語矣獄有當公評者輒以數語存諸心亦往往以是語
諸同列會承天門災朝集廷臣議律赦公條上二事于其長其一謂律
營兵逃者以閫度論罪景泰初徵民壯入衛逃者輒遣戍邊太重其一
謂律毆殺正軍旣抵其人罪又以其家一人代伍今法司不分戲殺誤

殺輒與毆殺同科非律意乞以二事載之詔條頒天下從之至今以爲比公在廷評中特爲寬恕未嘗曲法狥人亦未嘗法外入人罪

熊貴字世芳新建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左參政爲大理寺正屠都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上乃止瑾逆謀敗露黨與洶洶大臣慮有變促成獄法司多出入瑾門下者不無觀望駭愕失措莫敢先發公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得奸逆之情其外應凶焰如宸濠亦不肯以親王少諱也宸濠憾公作劉瑾招狀發其陰謀幸公去遣賊悉焚其居第嘗治安化王獄其夜不收三千人擬同謀併坐家口公曰同謀幾事也株連三千人且及家口慘矣力與辨明所活不下萬人

陳大司空雍弘治□□年嘗爲江西僉事時諸生六人赴省試宿于景德鎮被殺又淮藩奉祀具奏承奉舒芳門正胡玉隱惡數事兩獄經數年不決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實過于縣多豪民嘗請創爲縣治浮梁人不欲遂中止尋有六生被殺之事是時坐謀殺繫者十餘人公呼至案

前一一親問之手記其辭卽仍令錮之獄而陰令人之景德潛偵之見市中有談其事者故佯爲不知愕問故因至其所宿舍視其門戶牆壁詢盜所入已乃增捕十數人竄市談者其中作三次捕至屏人以向語質之皆謂是至者以吐實不能隱遂正獄蒙氏李光錄爲首從者數人皆鎭中惡少也淮兩豎有投鼠之忌不可窮詰然其人足以死乃當以可死罪而他涉及曖昧者悉不問直指據以聞俱報允時逆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任兵部司務狡獪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珍物相望于道聰渾源州人公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飮公托疾不赴履任後亦不以札謝聰大憾之捏爲蜚語聞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籍其家公奉治法以治弗株連州人感焉及爲廣東按察使少傅梁公儲家在南海子次攄驕多勢取人業叕汁者復倍爲攘奪至殺人兩京言官交章發其姦幷及梁公或稍爲調護輒中白簡詔遣給事中劉湜刑部郎中張文鱗覈之皆顧

望莫敢斷公檢故牘當次擄其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杖人殺人時次擄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嘆曰可避言而故重坐乎卽如前擬兩勘官默然復奏上得允聞者莫不心讚焉

寇天敘字子惇號涂水榆次人正德戊戌進士初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官兵部侍郎在大理日卽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讀書布袍蔬食猶如書生時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某人在而不出稱逃非欺人卽欺天刑部奏請緝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下稱其才及進左寺副敦履如前考績之年所審過輕重因犯五千四百七十一起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一名口罔不克允故一時本寺及部院考署超邁等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

歐陽重字子重號三匡廬陵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始爲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于田崑扈仁李隱余祐樊

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卽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逑職于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隸勘事河南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入出數言輕重其罪各中情隱其郡縣若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卽歷歷摘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瞤噤口人皆稱神

楊司寇志學爲刑部尚書日刑部獄詞既輕侍郎詳定尚書多不覆視惟死罪始自裁決公笞以上皆親覽

陳少司寇璋嘗爲雲南副使時有武弁沙非其罪繫獄鞫者咸寬之而避嫌不肯決及署臬穀然曰吾知所矜者淸也所守者法也何嫌之有卽出之乙酉陞行太僕卿領行武弁令其子馳數百里外餽以天花菜二囊𩟭覺其中皆金寶也麾而還之僉事侍君商之貽書稱頌滇中至今以爲美談戊子陞大理卿凡法司獄及天下重囚平反日衆時錦衣捕獲羣盜數十人奏送法官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胡公世寧知其寃送大理審璋曰笞一臧獲于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況

置十二人于非命乎獄雖成安得不辨乃駁回胡公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爲開釋璋曰適有成命宜再議具奏釋之一日與胡公議罪不合各奏請下廷議竟是璋言且行中外法司以爲成式未幾胡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非此人不可胡剛氣人也與公若不合而卒敬服之若是己丑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上意相繼罷去祭酒魏公校嘗曰世道相交秖以貌而省齋獨眞法家相承率主于刻而省齋獨恕宜天之昌其後也壬辰上詔部院議用舊臣乃以璋與尚書秦公金王公中侍郎李公廷相應癸巳起爲刑部左侍郎時司寇聶公賢虛心以受事無小大必咨而後行且日以律法與諸屬講明故一時諸屬多以刑名著聞夏公乃檢其舊稿壽諸梓名曰此部招議凡入仕者咸用以資吏治甲午南京太廟災上聞變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時勅璋偕錦衣給事往勘陛辭賜酒饌相國李公時執手曰此朝廷重事公盍愼諸及至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上意不可測人皆危之公曰知有公耳既而有官校經過訛言爲公事至公笑曰事在勿

欺禍福非所計也乃上竟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還朝踰月寢疾
懇疏乞休不允乃強涖事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問下法司或欲貸
之乃與聶公曰訣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偕聶公
致仕而歸士大夫咸惜之賦詩贈者甚衆司徒梁公材有曰直氣每聞
持正論明刑眞欲求長生大臣匡濟關天下不爲身謀有重輕尤爲人
所傳誦云

丘峻字惟陟嘉定人嘉靖己丑進士爲人廉貞貫穿訟律而常持平恕
初授大理評事每讀讞詞必反覆細繹同舍郎欲下署者輒援其筆曰
君輩勿輕作允字允字上當流血也有大閹出廣東多不法坐大辟已
而遍賂當事得末減矣乃因鄉人自通願密以萬金爲壽峻大詈曰五
嶺之人思食其肉峻爲法官而縱之乎竟駁讞詞後錄囚浙江故事凡
奉差官有校尉隨行已次第革去惟行寃獄者五年一出猶與校尉俱
至竣奏省并請鑄給關防遂爲令

吳悌字思誠號諫山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嘗爲

廷尉京兆馬生妻心疾與其姑語相勃磔輒自頸死所司驗實以聞少司寇徐以他嫌深文坐之都人士大譁公按戶單所畫傷指示衆曰即如生殺婦能令婦自仰頷以頸受刃耶且爲婦無故而令其夫手刃之非所宜有於是生之寃得稍稍解竟以無坐都人士萬口頌公謂張釋之于定國不過也

阮鶚字□□號函峰桐城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明允精於讞獄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奸公暴其罪竟置之法時有殺人而隱于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锡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爲寃齋沐禱神竟得眞殺人者

吴繼岳字峻伯孝豐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爲刑部主事慮囚江西有侵徐滾母塚滾殺之先生嘗曰滾以母故殺人且侵塚在辟滾得免劉福德讓里嫗子不孝里嫗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嫗子先生嘗曰誅不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耶從輕議釋之

張元諭字百啓浙之浦江人嘉靖間進士爲吉郡守不知伺察上官意

指爲行能心所不樂卽文移之迫譙謗之加迄不爲動心所樂行亦不以人言中止巡按御史嘗委以緝訪得其人下郡治罪公見其人體不勝責且無惡狀公曰守固不能自緝亦爲人所誤耳今知其枉敢自護短而輕人命耶

王慓嵓山人由舉人嘉靖間爲黃陂令廉介不阿嘗語人曰吾聽訟未必皆平惟此心無我爾人咸嘆服

洪朝選字汝尹號芳洲又號靜庵福建南安人嘉靖辛酉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會遼藩獄起詔屬公問狀遼藩本以淫酗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棼梁獄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國家親親意乎竟與臬憲施篤臣郡守趙賢相左自是爲言者所斥而公掛冠行矣

雷禮字□□豐城人□□□□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爲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大產而兄子待其弟寡恩乃匿其弟南訴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則叢聚人比屋而居曰是何能殺人算戶焉

維乎詰子誠子知鬻諸潮州公遂生致之邑民待驛遷溪其妻與新產子一各被殺公訊其人曰若與人有郤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不哀巳非人情也遂書赫蹏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曰其父之狐行公出此書赫蹏示而其人哭堦下叩首請死尋以守制歸復補寧國司理屬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死矣乃急撲殺其僕舁于華六家以此為償而華六甦吳更訴華死其僕而華六論抵死公勘之曰否華六與主格胡不格其主乃格其僕必吳懼華六死而死僕為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鞫者曰豈神乎其發人隱測類是

李先芳字伯承號北山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尚寶少卿授新□令舉人羅生淫于劉氏已而攜資謁選舟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能蹤跡者先生一日論盜微得殺羅者劉氏子本七自實偵羅北上夜尾其舟胠橐而沉諸江語伏遂正爰書上官詫以為神富人張浚有冤遇公而白以一硯為獻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銀也笑曰陶洪清士辱

以朱提召湊叱還之

陶公承學字子述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徽州知府徽故山郡握籌者偏四方萬金之家比是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爲豪久者至歷數十載兩相告言獄詞滿筐猶不止平居不肯輕出一錢富而益甚至賄獄則破家不惜且視官府以爲告貸足取之也訟不在大卽口語相爭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爲詞勝者戚里皆賀負者杜門憤恨無地自容矣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以此牽連不已公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爲幻妄者投賂賭者假權勢請托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一切不問中情律而止于是訟師技窮猾魁氣折望公門而心悔者衆矣特迫于習俗未能頓已耳公已乃察其朴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欸之庭質特面諭曰聞子鄉尙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于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贏者有幾及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不亦汝手足戚

非沉寃而戮其骸骨卽當與殺人者同律令具服詞方爲驗之不得實
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于决斷無宿案下邑民
就讞負山椿半升粮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投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
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街市寂如非復向之
偶語摩肩朋飲席接矣
楊公世華嘗爲撫州知府或曰江右訟師善爲幻有訟者卽以其黨僞
憑見證比愛看定窺者尚不知所謂紙棺材也此必關財產事今訟勝
則且匿其案俟十餘年後斷茲獄者旣去乃往攘其業度彼亦必訟然
舊案無存則覆勘難矣公曰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倘類此我寧遲之間
密詢之閭井久之眞情自出度爲僞獄案乃定若夫爭鬬須見决者此
自難以僞何慮此及爲按察使有大獄或先爲蜚語云將援重賄又云
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云云已灼宜急具獄無使隙生公故徐徐曰某事未
灼已又曰待某證至旣而情得與初所鞫殊賄囑亦竟不來前云云者
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

舒司寇化爲刑部尚書日言王者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鞫乃先詔從重或法已盡使之加辟是使高皇法不信于後世而仁愛之恩薄也上稱善時詔修大明會典公悉取前後挈令增損著爲令以佐律數遇大獄公悉引律奏斷絕不伺主意爲上下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緹騎逮繫至部下連逮證案甚夥顧事多不核公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爲若好以已爲是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非上悔悟潞王府校尉某以事爲兵馬司吏目鞭笞王不懌奏聞上怒甚逮吏目詔獄榜掠至死又欲繩其捕卒六七人公奏言吏目秩雖微亦朝廷命官今由厮役以斃過矣奈何又波及此六七人併死乎上意乃解

顧章志字行之號觀海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南少司馬嘗知饒州府饒俗健訟吏弊最難革獄最難淸公初至則訟牒塡委山積𥳑牍充庭吏故窟穴其中以爲奸公于是窮日夜之力目披覽而心裁决居無何卒就理後來訟者至隨來隨剖未嘗一借耳目于左右獄亦未

嘗有信宿留不法吏斥去一二尤甚者由是此曹惴惴不敢私受人一錢前時訟者從下邑來裹旬月粮粮已盡未得歸至是不裹粮而訟江爲常邑民訟不樂于邑屬而願屬府他郡民訟不樂屬其郡而願屬饒

姚繼可字光父號又軒襄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贈少保初令南陵同官失金公呼衙役某前曰金爾盜也不任遂令人持其衣至家索金頃刻而至僚屬問故公笑曰吾先見若所執刀柄有土淖若足踐然已心疑之忽聞失金料必踐此出入也訊之果然遂有神君之號

朱公衡爲大司空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新鄭公謂江陵一妄男子闌入禁門一衛士之力耳會內廷以獄下金吾公謂都督朱公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多他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朱公亦悟趣具獄上寘大臣于法羣議遂止

沈公子木嘗爲湖廣按察使會詔下籍江陵家一時承望者多方吹求公獨持之曰贓貴得實彼行事雖素多不善然安可懸坐諸公不悅又

遼庶人罪廢乘此欲歸獄江陵冀復國公奏記當路曰遼庶惡自宜滅國非故相以私憾傾之也故相破家不枉然不可執此伸彼遼謀遂寢識者壯之

隆慶二年閹人李芳數以直贛忤旨上惡之諸閹亦共恨其正直短于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待决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寃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上曰芳事上無禮第錮之

李公遷嘗以副都御史治右輔時貴人馮保深州人也有兄之女當嫁而道中盜可五十人剽其資裝金錢以去兄疑仇家爲之白州守審之誣之縱遺遂白公謂守納盜賕公語守若不受賕吾悉之盜當自露其人退而復白之監司爲捕仇家鍛鍊五毒強誣服引同盜者至百人獄上公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至百耶卽悉得其誣服狀破械縱使去中貴人聞之怒甚具疏草以語公卿大臣欲論守賕而公故庇之大司馬楊襄毅公博謂曰吾不知守知中丞公毋太草草以質中丞遂

貽書問公公報曰不佞以民命若泰山此官厰屣耳所能者爲貴人責捕盜不能爲貴人理私仇無何眞盜果自他邑發中貴人慚而厚以金帛謝公不受

丁公以忠之治河間也縉紳之無賴王聯者坐殺人及不孝論死而臺司惡之繫其子且從論諸人窮治鉤累不休公獨曰法如是足矣且書所稱罪人不孥者何謂哉最後聯事近則上書誣前諸公以謫仙鈎天子怒坐林逮數千人幾至大辟而獨置公不與人以謂公先見公謝曰非意所及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七目錄 外編

工部一

治河上

前言

宋濂　楊榮　孫原貞

徐有貞　丘濬　徐恪

劉天和五則　王璵　王夔

王恕　劉大夏　石瑤

陳銳三則　鄒魯　張元禎

霍韜　胡世寧二則　黃綰

周用　鄭曉　萬表

邵寶二則　陸深　佚名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七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工部一

治河上

前言

宋公濂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會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爲阿剌腦兒二澤又東爲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分忽闌之水從南會也星木之水復至自東南于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爲九派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尙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

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卽闊隄二地至哈喇別黑赤與納鄰哈喇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抵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跡其後又疏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

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
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
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漕鄆地幾千里悉爲
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猶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
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
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
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于
天下禹出而始治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
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
僨事者也濂切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
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有其瘳乎
楊榮曰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蹟
首在冀州豈非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畿地之內宜愼其防以爲弘遠

之圖也㓗盧溝之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而爲桑乾河鴈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脈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盧州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爲襟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頹圮今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宮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敕其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羣公效命材謀共濟經始于正統元年冬畢工于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埴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祠于上有司以時修祀禮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陵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

孫原貞曰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爲急然有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龍口接黃河水達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兼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興此大工未免一概動衆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于淤塞況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軍夫只于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逃戶暫爲蘇息則斯民可少甦矣

景泰四年徐有貞河道功完碑曰凡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已經地利既緯而人事于是乎盡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湮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繇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遭途所

爲阻者歟然欲縣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救也今
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
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報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制
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九里
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
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阜之涯繇李阜而上又二十里
而至行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豬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
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
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
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
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
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爰作大堰其上楗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
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欐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

之用平水性旣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繇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渡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于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繇是水害以涂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凡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絙八百釜一千八百有奇用蔴百萬荆倍之藁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蓋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兹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漑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

億漢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于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

丘濬疏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東注渤海繼决于瓠子又决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于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决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决入渦河以合于淮舊河在開封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川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

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水所營害亦隨之郵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斷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亳穎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

也甚矣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之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合小而成大棄少以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海流相地勢于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傍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勢自然消滅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流不及于平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溢而河之委易達于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請于所用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

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聖明留意

徐公恪曰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廑聖衷軫念運道之阻難生民之魚鼈特勑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江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

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籲神祇又令將軍親負薪土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于履陸一夫

之牽挽過于六贏馬之馳驅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
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
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
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于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
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
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旣由張秋
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樁草鐵石船掃等料
併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旣多虛空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
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故治河五法
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决難成塞决難成
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
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
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
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朝廷宜斷自宸衷參以國

是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名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聖德歌咏載途而趨事赴工無有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發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哉再勑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爲計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illegible]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樁草等料先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于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于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期取用俾罄巧思並以屈羣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債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

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劉天和曰治河六柳一曰臥柳凡春初築隄每用土一層卽于隄內外兩邊各橫鋪如錢如指大柳條一層每一尺許一枝不許稀疎土內橫鋪二小尺餘不許短淺土面止留二小寸不許留長自隄根直栽至頂不許間少二曰低柳凡舊隄及新隄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橛于隄內外自根至頂俱栽柳如錢如指大者縱橫各一小尺許卽栽一株亦入土二小尺許土面亦止留二小寸三曰編柳凡近河數里緊要去處不分新舊隄岸俱用柳椿如鷄子大小四尺長者用引橛先從隄根密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二三寸卻用柳條將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臥栽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于內用土築實平滿如此二次卽與先栽一尺柳椿平矣卻于上退四五寸仍用引橛密栽柳條一層亦栽臥柳編柳各二次亦用土築實平滿如隄高一丈俱依此栽十層卽平矣以上三法皆專爲固護隄岸蓋將來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綢繆名爲活龍尾埽雖風浪衝激可

保無虞而枝稍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北方雨少草稀歷閱舊隄有築已數年而草猶未茂者切不可輕忽前法運河黃河通用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隄防漲溢之外水如倒岸衝隄之水亦難矣凡離數里及覩河勢將衝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長一丈六尺長二丈五尺等鐵裹引橛自短而長以次釘穴俾深二丈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稍俱大者爲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鷄子上儘枝稍長餘二丈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卽用稀泥灌滿穴道毋令動搖上儘枝稍或數枝全留切不可單少其出土長短不拘然亦須二三尺以上每縱橫五尺卽栽一株仍視河勢緩急多栽則十餘層少則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嚙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樁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于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樁釘土隨下隨衝勞費無極者乎今睢州見有臨河四方土墩水不能衝者詢之父老舉云農家舊圃四圍柳枝伐去而根猶存彼不過淺栽一層況深栽十層也及覩洪浪

急流中迴漕已成深淵而柳樹植立畧不爲動益信前法可行凡我治水之官能視如家事圖爲子孫不拔之計卽可望成効將來捲埽之費可全省矣但臨河積年射利之徒殊不便此治水者知其爲父老土著之民惟言是聽而不知機緘之有爲也凡爲目今捲埽斧刃隄後遠近適中之處尤宜急栽多栽數層審思篤行共圖實効勉之勉之此法黃河用之運河頻年衝決緊要去處亦可用五曰漫柳凡波水漫流去處難以築隄惟沿河兩岸密栽低小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渰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卽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隄矣如沿河居民各照地界自築一二尺餘縷水小隄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隄內卽可種麥用工甚省而爲効甚大六曰高柳照常于隄內外用麄大長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黃河用之運河則于隄面栽植以便捧挽

劉天和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

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
黃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
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濫于東南之渦河而
渦河之水卽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
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
爲湃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
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
亦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
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之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
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于黃河之贏縮豈關于河之改流也哉
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洸汶泗沂諸泉溝湖之水足以濟之
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决滎陽至陽穀入漕
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
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久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

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衝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又曰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只萬夫一月之力耳可以直至河北之會通河甚便且渦河雖比會通差險不愈于海運之險乎其言固近是但先會通河之役也築金口堰于兖東而障泗水流西南築羅城壩于兖北而障汶水以南注疏渠出漕流分南北南達于徐

北通于衛當時會通河淤塞自濟寧至臨清共三百八十里內止七十七里有小河可通漁舠其三百里餘皆爲陸地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濟兗靑東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夫三萬以成之而開河建閘設官置吏所費不貲當時若可爲豈有棄七十里之易不爲而顧爲其難哉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其說決不可行也此會通之運誠爲永久而不可易者矣夫誰敢議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交納遇有災折支運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行且會通運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爲疏便可無凍阻之憂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塡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玆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眞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

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岸築隄捲掃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寄頓則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蓋勞費有藝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吕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愼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王璵曰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鎭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躪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痽閼舟既不通閘亦隨毁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君昇以爲言上其事于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于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

捍水堤四十里建通濟大同二閘其大橋新開閘之故存者咸修之復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閘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閘五以防泛濫淺鋪五以備疏瀹至于蒞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險司凡有益于河者無不爲之經始于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嘗考吳城邗溝昉于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閘置堰宋至紹興易堰以閘則漕河之出于揚境者最爲切要漕法之講于先儒者最爲詳備漕數之給于縣官者最爲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爲不拔之基取材于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異興事勸功有待于人此白塔之所爲濬理于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移漕路由京口埭沿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常州孟瀆入江遡流而趨伊婁回運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

卽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士蒸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楫師枕臥而至其爲省費又奚啻數萬而已也

王㙻曰儀眞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昇疏言于朝置閘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閘也閭閻駔儈之家狃于漕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于置閘然者及閘成僅兩紀而通濟遂廢若置之旣不協其心則廢之適墮其計雖有訏謨遠識知其不可廢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羣次于閘也銜艫接舳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通濟行匯瀦蓄有以逗其勢過其衝將使跬步隔于千里頃刻淹于旦暮前響水而勿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者幾希癸亥之厄可監也故臨江諸閘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南京工部分司員外郎何君白于漕運都御史張公公韙其議肇事于弘治乙丑正

月咄日四閱月訖工雖閘址舊而規制加壯涓吉啓閘飛艘舞艦與湖下上蒸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涵其慮置閘之難後人廢閘之易而復之者又有難于置之者焉嗣令修飭毋鶩私放貽患于無窮可也

王恕曰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之水接濟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十餘里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一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矣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四州縣二千戶所當安等二十四鹽塲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

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收驗客商引鹽裝至儀
眞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
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濬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
米等項須用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
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日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
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放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來止是打
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
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
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新添磚石等料雇
直并匠作工食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工不必勞民動
衆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
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劉大夏曰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平黃河大勢日漸
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

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係孫家口
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
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
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順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
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
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
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
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
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
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
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
石瑤曰恆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爲三泉流
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敘禹貢九河所謂徒
駭者是也至宋蔡沈疑之蓋亦惑于夾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

于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于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的不爲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壅不常傍無澗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郭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于此置滿吾渠通漕船亦煙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可疏瀹而廢歟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下淨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泛濫于縣三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遯棲適有天幸未爲洿沼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于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歲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爲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功

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源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折伊闕尙可爲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爲石隄以限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爲老生之談哉

陳公銳曰徐州古頭上下二牐幷金溝淺一帶河道每年糧船到彼爲因水淺閉牐積水或三四日五六日開放一次彼官豪勢要擅自啓放躭延糧運要照濟寧臨清二處事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及于儀眞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牐壩從之

又曰沿河一帶有司俱有添設管理河官員軍衞亦有委員管理無非欲其職有所事功有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差遣辦理他務稍有遲違就便加咎以此管河官員畏懼刑憲奔走奉命卻將本等河道置之

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問理及官軍有事
故亦不許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今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同合行各
地方巡撫巡按并司府等官今後有司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
一應事務不許擅自差委有妨職業若脇壩官有犯行移總理河道轉
發巡河御史管河副使等官問理亦不許懷挾私忿徑自提問其軍衛
管河官俱以漕運衙門選委常用管理倘有事故該衛所呈報漕運衙
門選補不許別項上司幷衛所擅自更替從之
又曰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
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
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不免顧此失彼是以泉脈不通阻滯糧運今
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至今不改
弘治十二年有議引沁河由武陟原武經曹縣達運河者知曹縣鄒魯
駁之曰沁河之水合于黃河非一年而今乃引之利害言則利少而害
多以是非言則實非而名是往時決黃陵岡爲運河患不過黃河一小

支已竭十餘萬夫之力積數年而僅塞則沁河不可引亦明矣必欲引之其害有六爲引沁河之說者必曰沁與河各一水也沁水勢緩而可引非河之比一入運河則有源水不竭殊不知引沁河將先塞沁入黃河之口而後施疏鑿之功則沁水無歸勢必散漫田禾廬舍必淤沒其害一也將疏下源既通而後疏入河之口則水勢擣虛千里不折不至衡山塡壑未已比之黃陵岡之害或恐過之其害二也自木鳶店起至飛雲橋計千里以百萬夫積十年尚不知可成與否勞民傷財莫此爲甚其害三也河南山東連年旱澇民之逃亡十室而九困仆之民使就版築呻吟思亂難必其無其害四也曹之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且土少沙多易爲崩圻建瓴之勢決不容緩張秋之說爲監不遠其害五也冒此五害使有益于漕運猶之可也況成功不可必而禍患可計耶其害六也

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鼐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

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

翟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又曰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

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横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之北漫入昭陽胡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汙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

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來澶州之决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
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
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
而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
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
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于
豐單等縣黄德賀固揚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
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
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
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半處爲流沙所塞使
人撈沙水中爲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
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功
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
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于昭陽湖中開

河一帶兩面築隄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之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湖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莫若于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近河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處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爲湖之東隄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爲運道仍于彼處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稍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築之處有礙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閑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乞勅總督河道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便放舟以防一

道之塞運道既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

黃綰曰按黃河發源吐蕃朶耳思西鄙名星宿海綿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浸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端悍壺口以上山源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並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立砥柱橫災懸水迅湍始成衝擊地夷土脆易得爲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北流分爲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岸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爲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砂礫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爲災迄至戰國阡陌開溝洫廢平陸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

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以足其
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岸衝擊則崩頹水衝擊則湍旋崩頹者多故
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于下河流升于上不
爲隄防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于汴城豈一朝夕之故猶以盤盂盛
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決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
豈不謬哉武帝因瓠子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
之地寧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隋煬帝開通
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鎭一支或
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
在山阜之上爲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四面西南高東北下水
性趨下汚下之地皆易墊沒故自昔潰決必在東北而不在南也今豐
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滲流所致遂爲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
爲沼室廬乃魚鼈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
何民患固當軫念況豐沛徐淮南北之中國家喉襟尤當慮者臆臣曩

歲經沛見小溝石上橋爲水衝頹石間有聲號問之曰黃河滲流未幾復過小溝已成巨川臣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發跡高山至于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蒙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于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由呂梁山淸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濫原野爲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于兗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于此浚導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卽禹跡也務使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泛聽典藉人言必爲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況九河旣淪于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度非眞矣或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是亦權救之說但泗州鳳陽祖陵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迴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流旣去漕河必淤又爲漕舟之慮欲預

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鐵齒濬川耙之類于上流往來拽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薄于城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爲豐沛徐淮患亦爲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自山東不必資于黃河夫南旺馬腸樊付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會于此然後分爲漕河今爲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爲急而不知南旺馬腸諸湖積沙淤塞隄岸頹廢蓄水不多之爲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葺隄岸便引池泉別流者總蓄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腸湖隄之外西南土石孫村湖長溝波馬房屯等處南至鈞魚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藝遇水即沒特隄爲障欲就此儲蓄爲湖并將漕河改經于此可免濟寧高源淺澁之難且自鈞魚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平路亦不遠爲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爲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于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謂漕則可耐久而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

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泝江淮河漕入宋都洛陽其漕泝江淮泝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濟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瓶爲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阪水勢高下無停潴之處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蚤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奈何至乞哀叛逆斗米銀六兩勳戚權貴皆爲餓殍聞我太祖皇帝大兵南來略無鬬志惟開北門遯之沙漠而已今國家自太宗皇帝建都于燕卽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理會通河罷海運疏鑿廣深倍于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見于未形智者常謀于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導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無爲且沂淮入泝至于汝衞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爲國家至計

周用曰今黃河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于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

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于淮其不至于横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于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于數十年之久此其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且黃河所以從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于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遽成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于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世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理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轉委任以責成功若持論定以察羣議其諸

條自未敢䙵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册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

生阻撓治河裕民之計無出于此所謂正疆理以稽工程者夫古之溝

洫者卽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理合而言

之則疆理爲大渠溝洫爲中渠不先疆理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

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同府州縣通融畫界限由鄉

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

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爲難易土壤之生

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

會于諸河次年疏中渠達于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于中渠其淺深廣

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輸轉去處用

水平打量疏爲塘塹出于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旣

定造成疆理圖册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以助夫

役者大約始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爲之

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

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于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住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記其數況今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告乏卻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爲虛縻今欲爲此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幷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倣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于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幷墾除糧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爲民前田永爲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多是賣放亦合除賊盜幷與杖罪情原納贖人犯俱令充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凌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于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僉特爲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僱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

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卽今河患稍寧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色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僱役銀約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于田畝以爲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淸驛傳應付之濫郵稅糧陪賠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與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于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于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于農功資人和于地利者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爲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泗自懷慶府武陟縣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請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或謂自開封府

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道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于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盡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置建工役所費率不易幾開墻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羣議方興天和專意循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于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决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爲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爲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于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爲尤功近況北直隸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履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

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于此至其修舉之法反覆思之其不越乎溝洫之政而已

鄭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東徑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徑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北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命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隄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為海運之說者蓋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

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
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滔
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
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
萬表曰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
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故
黃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
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宣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
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濫于東南之渦河而渦
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
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
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
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
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

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于黃河之盈縮豈關于河之改流哉按嘉靖間總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統論黃河遷徙不常之由言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周詢廣視歷紀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下流束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淤伏秋暴漲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流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秋夏亦不過二丈水行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旁無湖波之停潴四也孟津而下地極平衍無羣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則決每決必瀰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即幸河道通直不流無過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驟漲雖河亦自不容于不徙矣此則黃河善決遷徙不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徙竊意禹之

治河自大伾而下播爲九河是棄數百里地爲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決遷改雖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略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稼穡其上一有沉溺即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埽以障之一值衝决億萬財貨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遠耶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决民勞財費國隨以衰亦可畏已惟我聖朝建都上游運道所繫至黃河北徙則不容于不塞矣時異世殊要之各有攸當爾且古今論治河者多倣禹九河之法謂下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當循故道歷今河流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而下乃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値久旱卽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不卽淤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洩惟徐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爲三四支河亦

足矣不必泥古法也漢賈讓治河三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卽禹之故智也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隄開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爲流然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卒爲河所淤泥沙塡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値或併水門而衝決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溉之地一再歲而高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者勢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約攔水勢不至大段漫流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古者河北流伊洛沁汴汜不入河惟沁衞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道沁入衞與衞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運舟恆苦淺澁若于武陟境

內沁河横建滚水石壩于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隄之外經延津縣南循大隄而東至長垣界入黄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漕州境舊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入運河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滚水壩仍歸黄河是運河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黄河亦可少殺矣而況沁則易于節制不亦大愈于引黄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疏通曷敢以輕議也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黄河自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功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淤爲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羣公誠有見于此矣嘉靖甲午冬七月黄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黄河濬閘二說莫能决余甚憂之迺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引黄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費倍于濬閘計非數月可完京師公私仰給乏絶兼之故道難復將

卽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況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于黃河也洒始決策淤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運舟不免淺閣是慮歐陽修有言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于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爲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

邵寶治河論曰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爲水禹之所以爲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于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于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

禹所求之效乃大工〻禹欲其成功不亦宜乎何謂所空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各隨其所之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于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功初無窒礙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泝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何謂所求之效大于禹蓋禹之所以爲治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

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于禹以若地處若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譊譊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于河亦云

又曰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于其治也難于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顧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歟抑亦委之不醫歟委之于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于不醫者也苟知求醫矣而謂其可恃以必不死且至千百年之壽此所謂不爲無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請河靈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隄以障

其泛濫之虞或又有望風氣用數而謂人力強未必可以應天載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辨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苟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于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築壩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流諸派次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于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爲患如一人之身而具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脈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救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復發于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遠醫藥餌常備故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于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疏塞

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常設總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爲難也

陸文裕公曰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臆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横潰爲患斯言也尤爲切要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一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泛濫者溢之大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彼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而遂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

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豬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做江南行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果之勢得矣

□□□曰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原只一事其事權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勑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幷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修築以便糧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叅奏凡有便于糧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專勑大臣一員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于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相屬也故管河都御史勑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隄幷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

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理河道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勑也近今奉勑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浚深廣蓋此勅亦爲近年黃河遷變不常通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爲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托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更不赴京矣嘉靖六年二洪淺阻運糧不通漕運衙門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爲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爲二不特岐而爲二竟成仇讎凡運船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八目錄 外編

工部二

治河中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二

治河中

前言

陳懿典曰古人治水皆稱禹而訾鯀禹主濬其用順鯀主塞其用逆乃相傳有鯀隄而無禹堤則治水而用堤自鯀始也後世白圭之徒皆宗鯀而禹功迄千古無能嗣者自漢武皇帝親沉璧馬從官負薪築瓠子則後世之不能用禹法蓋自漢記之矣賈讓三策置莫能用歷唐宋而元旋治旋決卒無長策至我朝而治河之難視前代更倍則以河通漕而逼陵寢當事者耑計漕則虞陵寢耑計陵寢則虞漕于是行河使者日夜冠蓋不絕大司農水衡金錢日夜輦輸河上而計所以爲河計者不過以築隄爲事于是深計弔奇之士扼腕而談曰治河而專恃隄非

策也壅而遏之其傷愈多尺寸瑕而數千百里皆瑕累歲之修數年之築不足以當河伯之一怒且河性猛迅非人力所可制獨奈何與河爭尺寸之利而不講于大利大害也且河歲圮而隄歲築隄歲築而河身益高積尺累丈登隄而望水且駕出民屋杪甚且與城郭並而徒恃數丈之隄爲防禦何怪乎一朝決裂淹廬舍摧城郭民人魚鱉莫可支乎勢不如棄河不治而別開河以通漕此其言豈不堪動聽顧未深思之也夫會通河之開也而陳平江宋司空之才智成祖全盛之威靈才力經營數年費帑金億萬且其時尚有海運陸運以須其成故可待也今六軍百萬之命係于漕河棄不治不可漕新河未成不能漕安所仰給乎抑談何容易也以七百里之河而言費以十五萬是百里所費僅二萬十里所費僅二千一里所費僅二百夫一里計二百丈每丈計廣五尺深三丈是一丈總深廣爲方十五丈也十五丈之功豈一金之所能辦乎此其爲說而孟浪于實情也何疑然則爲今之計舍修治河隄之外亦更何所施其功也詳攷近日河工奏報黃河隄岸自徐州以至宿

遷淮河東岸自高良澗以至武家墩淮南湖岸自高寶以至江都先因水發衝决無算今已漸次修築堵塞河水已盡歸漕新運已亦無慮愚則以爲築隄以防决也然有所築而無所洩終必潰也築隄以束水也然束于上而不濬于下將終壅也築隄以濟漕亦以護陵也苟便于漕而不顧于陵利于陵而害于漕終兩傷也河性最強淮遇之而縮淮性較河則稱弱較泗則稱強泗遇之而縮今歲水患雖曰霪霈非常然推極其故則泗不敵淮淮不敵河遂至瀰漫泛溢沛與祖陵之濱一望滔天苟築隄而不探其原委何異止兒啼而塞其口故修河隄則出入之勢不可不分也謂宜于淮泗之間凡有低窪閒曠之所皆開爲渠塘令其退有所蓄而不助河爲虐其下流入海之口多鑿水門令其進易出口而不與河爭道如此則有所築有所洩此固隄之一說也欲修河隄則撈淺之法不可不行也夫黃河之水沙居其半以一升之水而載二升之沙其勢易以壅淤苟日事版築而沙不濬此壅則彼潰隄何益乎必也嚴掃沙之令沙益去則水勢益駭冲刷易而赴海速如此則有所

束無所壅又固隄之一策也欲修河隄則通漕護陵之說不可以不合也耑以隄治河則淮泗壅勢必虞祖陵是腹心之病也耑以隄防淮泗則河壅勢必虞運道是喉咽之病也謂宜以兩者提衡而論往者高家堰之役大司空排衆議成之堅若宣房則淮之深口塞運道倚以無慮亳壽泗水之患實自此堰成而益浸淫今固不可因衆口壞堰以紓陵寢之患獨奈何一意通漕而置祖陵于不問乎愚嘗渡泗水遇迴于祖陵泗州若浮杯然葢泗與河淮通前阻于盱眙之山勢無他途可洩必浸灌于泗州及祖陵其爲泗州城郭害猶可言也爲祖陵害不可言也爲今之計宜于祖陵之前及其左方各築長隄遙隄爲之捍衛其地非州治及陵寢之所則稍爲開濬以引之旁泄或任其漫流以殺其怒如此則高堰可長久無虞如此則祖陵運道有兩利無兩傷此又治河隄之大也若夫遙隄流水壩減水斗門閘座及假便宜擇任使嚴稽覈皆治河之吃緊以所常聞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至行海運挽河使入北海與夫前所云別開河通漕皆非常不可已之畫愚不敢妄議禹功輒

鄙隄防爲緜智卑訾之也

馮奕垣曰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治河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耳惟害之所被非一則顧于東又慮其決于西防于西又懼其游于東東與西兩窮而兩受其弊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除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而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害而年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避害利與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適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我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季吉口歷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于海所從來矣自黃堌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之水盡溢而南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而祖陵有淹嚙之患矣夫皇陵也者固祖宗數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京師數百萬漕利之所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魚鱉鄰而浮苴伍也竊以理勢度之大率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顧塞可矣聞之蒙牆之口所決深廣不

下百尺捲埽而投之難與河伯爭也捧土而附之難與馮夷競也則塞未易言也濬可矣廣之季吉口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五百餘里湮爲平陸旦夕而圖之卽神禹不能也獨力而疏之卽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也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于濬嘗讀河臣之疏有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于二里之下若王家口至季吉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流河猶在也屹然之長隄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今誠能因流藉隄集丁夫具畚鍤且疏且瀹深各若干而又于決口之上擇其地勢可因者開支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待疏濬旣成放全河以奪其流夫流旣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緩決口緩然後捲埽可得而施也或者曰方今游河平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復之計時不知其幾歲月計費不知其幾鉅萬奈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日之河而非護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陵寢通運道此銖兩之費不捐令河倏然而再潰不知其所委于波臣者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也無寧捐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汪洋而𤅢湃排山而走古今第令所疏

濬者深可一二丈計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決水而行之衝刷之則狹者丁廣淺者可深是事半而功倍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時彼時其水勢差緩就其淺矣恐不能嚙之使深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廣及至夫夏潦漲天洪濤亘地勢若奔馬瀉若建瓴而吾又高其隄以束之則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力漲隄不以其力嚙深而以其力決堰吾懼夫蒙牆之轍不遠也先臣楊先生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以愚見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闊而下路隘無使吞入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汙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夫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可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溢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鱉之害而國家享漕河之利不必投璧而河流自安不必歌瓠子而泛濫自息夫禹之治水順水之性也今水性趨

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害也詎可得哉方今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卽引之徒費河來必東流若自決口南順其勢而築隄以護陵自徐州上下引漕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爲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其費又當以其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通陵寢乎王家口誠南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百乎口之高諒不高于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卽可萬一肥蟥爲祟咽喉不通誰飛輓者築隄護陵不謂非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隣逼陵寢百年無事不得謂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爲虐奔濤捲浪潰隄及陵是舉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若夫決隄旣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遙隄在若夫舊河濬慮其或淺或深

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于尋九河故智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匯于一淮開汙河石礓以通乎漕而念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澁又百年經久之策愚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

呂調陽曰淮陽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安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因爲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圮壞循老隄築重隄而河竟亦安流矣獨寶應故氾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中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掉日幾與渤澥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冲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卽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挽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沉輪于蛟龍黿鼉之宮而下爲魚鼈食也卽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觀也聖天子念

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洒沈澹災于是察羣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棄園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隄築長隄爲河引水經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日舟工柁師之所眩瞀辟易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澤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袵席但聞呼誇許而歌款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即淸濟濁河疏瀹底定彼漕艘者非如醖壺漿詎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非如烏隼烏飛兎興馬逝灘然者而至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急已曩年之爲患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行何哉經始之慮利不可睹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咎則難役鉅費所出不資上之不得仰給于外帑下之不得復括于外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又于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蘧廬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怨則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與嘆及觀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

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予故記之以備修河渠書者采焉

□□□曰崑崙之墟河水出焉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恆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各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信乎曰爲其得之親見也蓋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于天竺穆王宴于瑤池夫豈非親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其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于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奉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

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之坂縣度之扼熱風夏雪毒龍要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于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澄者謂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也則崑崙果非一乎曰崑崙之遠近不一然則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經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王圻曰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于瓠子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而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于

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始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淸河入于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穎州穎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鎭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王圻曰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

王圻曰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皮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隄古堰自開

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淸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古道踵永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攣之見或有取于吾言矣

又曰黃河爲中國患害也自古記之昔者禹未導山洪水汎濫于天下者九年禹始出而治之乃別九州陂九澤度九山引河東入于海然後水患盡去地平天成是時頌禹者第知爲一時治水之功不知實萬世治河之法愚嘗按黃河圖河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數折而至崑崙河勢尙不甚大開所在土人抱革囊騎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遞相夾抱行入麻哈者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遶西寧通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中南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卽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觸太行山轉轄石其間則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卽禹

導山通河處夾岸有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澠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卽有北邙山亦僅僅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有泥水者合之河益無賴其在河陰雖有廣武山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無山俱不能夾束以故河流至武陟則泛濫亦河必然之勢也

又曰黃河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决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决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予嘗曰徐州夾河兩山夾之徐州其眞河之喉吭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戈山半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爲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墩周湖柳湖諸河河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幾九曲水晶湖至清河甚近過清河則淮水結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數數爲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往以塞决殺流

築隄壩建閘埽爲事河務且備故隄上自木欒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數百里屈曲重復蓋見河勢洶湧故從平地築隄用隄助岸以夾河防其暴漲又以河水横衝敗岸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隄外仍置減水閘壩以殺其勢以爲決口不塞則內地汙急流不殺則泛愈急是隄埽自不得不爲之所也及隄之又不能遏埽之又不得殺決者自決衝者自衝于是當事者又以埽隄無益于衝決將欲舍埽隄不用而議開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濟運舍黃河而不由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其議亦可謂衆多其慮亦可謂周悉矣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出小浮橋曰北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河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欲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

至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助其形勢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而至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徐州以下謂清河縣之大津口即老黃河故道也其小清口即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欲議復七十里故道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築隄鉅費且恐難保故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新開河者議欲自泇口鎮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河出口計二百三十餘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欲自徐州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河八十里置舊河于隄外使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呂梁徐州二洪之險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宿城一百四十餘里開河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循嘉靖十五年山東道副使王公憲所開膠萊河舊議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湖水常足不假濬者三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今尚在但其

下多礀砢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繇淮安淸江浦歷新壩馬家壕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罷海運者以馬家壕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壕既通我舟則不必由大洋直由小海中行舟自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夫舟自淸江浦口至天津路凡二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由海行者八百里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運之遠又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洋甚險後王公以陞去事遂寢此又一議也復有爲淮安計者欲濬草灣以分河入海不令直犯淮城後以河流入海舊無阻塞卒不議濬此亟爲運道計大略又如此也國家自會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亦受其害不然彼河自爲河耳又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既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夜講求隄講求壩經營捲埽也河害之在徐邳仍少有山又有湖又去海口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闊而日深又有隄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

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既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洲復享奠平之利謂河無患可矣今若果得長策善畫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決常歸而不得泛用一年之勞可保數十年之安捐數十萬之費可收數百萬之利宜莫于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夫安得有長山而爲之岸堅土而有之障設使有之無論小衝決潰泛卽使有前代洪流大浸自足禁當此禹導山治水可法也所以禹蹟如龍門壺口徐州洪至今存未嘗變水有山爲之岸岸堅水不能如何也今果能如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假令得長山而爲之河岸乎則有早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傍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矣予尤有深長之思又不但慮徐邳泛決誠恐漕河萬一決壞則我四百萬漕將安輓之京師不無緩急矣又謂膠萊之說至今可行也所聞前是議罷者以王千壩三十里地高人力難施故廢之余嘗躬臨相度原係平地雖名分水嶺視他處稍高丈許非崇岡峻嶺也此河一濬可以達直沽漕舟入廠灣海

倉乃設重兵民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爲一巨鎭專意衞漕舟防海寇爲務如此則可通漕便誠國家萬萬世無窮之利也至于泇河子房山又其次矣

王圻曰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矙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呑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淸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

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卽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鎭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

豹獂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番等處宣尉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拶河合鵬拶河源自鵬拶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𣏌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合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

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搆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
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
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湟水源自祁連
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亹河浩亹源自删丹州之南删丹山下水
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
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
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
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
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水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
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
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
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
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
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

古宥州東南流過陜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陜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槪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王圻曰黃河隨時漲落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桃花始開冰泮而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方野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

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荳方秀謂之荳葉水八月菼亂花開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而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准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歸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漬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由直橫射謂之徑劄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擺湍怒略停勢稍泊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退淤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之物稍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十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歸埸埽之所密布芟索鋪

稍稍茭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茭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撅臬闑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皆以蹙水勢護隄焉

許國曰國家運道徐沛而下則由江入淮由淮入河徐沛而上則由會通滏衛以達京師故徐沛之間漕河所經譬之血脈貴其流通譬之咽喉患其阻隔而河水入漕往往潰决淤塞頃年以來徐沛爲甚自房村之役迨今僅十餘年功方告成患復隨至此其故可推已初河自汴來南分二道一出壽州一出懷遠此二道者皆入于淮其東南一道出宿遷其東分五道一出陽谷一出塌塲口一出徐之小橋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溜溝此六道者皆入漕以合于淮後乃數决數淤諸道寖塞及孫家口之濬而河之正派遂併力以入于徐識者不待今日泛濫而業

知徐沛之當爲壑矣今南及茶城北至金口百二十餘里之間平原蕩爲巨浸漕築壅爲高埠沽頭以上沙與城平水爲逆流運道阻絕于是漕臣以聞天子下其議臣竊惟今事勢固難遙度要以通漕爲急昔之濬淤者皆先于決口開月河以便漕舟今開境山旁水猶可間行此亦一便也因而用之則月河可以無開其治之之序則徐武功嘗厎績于沙灣矣其言曰吾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然後因而爲之防竊爲□今目前之計宜亦無出于此且房村之役經歲未久成跡具在而地又密邇勢亦相關當時聞欲開趙皮寨以分孫繼桃安東以導新安未知試否誠倣其意而善用之以爲疏水之法卽水勢宜平決口可塞而挑濬之役固可晝地而分至若溜溝而下至茶城河水尙潛漫于其間恐未易爲力是在當事之臣相其形勢審其機宜或可流可截則截之或別道可開則開之非可以懸度而臆斷也至于漕溝旣濬運道以通又必循渠而岸築長隄以防在乎尋曹單之遺緒接房村之舊功數世之利也獨儲利內移國用方詘工尙可倩費無從出臣

聞先年治河或取樁銀或蠲馬牧或撥權課或增鹽引或賜復榮除參考往事揆諸目前必有通融之術以濟工役之興是又在經國計者多方籌之書生何知焉

李存文曰頃者河溢豐沛漫入漕河浮沙之所積壅漕河之身將至湮沒過上下之艘不得往來其當用濬至亟也開濬之宜大臣行水者親履其所視地勢而爲之大都傒河水旣退併工挑治因出土厚築長隄一帶于溜溝之上下以防異日河患其高下曲折之宜先後用功之次固自有都水之計算矣非可坐而遙度者愚獨謂優恤人夫之實可議也預防淤塞之漸可議也求黄河泛濫之故疏其勢而平之以無貽漕河之憂以閒千百年之利可議也何則徐沛之間民素痌瘝今復遭大水之漂沒其士民僅出于波濤者飢寒愁慘可知矣而濬河之夫勢必于地方召之以飢寒之民而當鑿深負重之役烈風所侵泥淤所濡其勞苦非直胼手胝足已也又其家俯仰之所賴絶無他計不有以深念而厚恤之勢不聊生竊料所派一夫之工食率日以四分或五六分爲

限誠使此四分或五六分者皆入于人夫之手則衣食之所資俯仰之所望或可以僅支其半民亦甘心出其力以服役于公第恐散給之餘有司無稽察之明胥吏有乾沒之弊較之所派十不能得其六七則民之救死不贍矣何暇于困憊之餘而盡力以供其役蓋十夫之名僅足當一夫之實耳有司者以工之無效然後從而刑之則民愈瘁而工愈難完錢穀之費有愈甚者竊見國家有大興作每起夫以千萬計而董率無方雖千萬無什伯之用每每類此愚以爲治河之役無專務多起丁夫但上自大臣下及部使者皆深念徐民之疾苦以心體之以身親之務令誠意之所感動法令之所周防吏書無侵漁之弊而民實蒙其惠則心悅誠服自奮然子來以趨事卽數千之夫猶數萬也蓋民心齊則其力勸民心怨則其力弛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况古人救災之議多有因而起大役以賑之者誠處之得其宜則工役既完而民患亦濟否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能無念哉此其當議者一也往者愚計偕而來道豐沛之間往往舟膠淤淺自溜溝兪家閘以至沽頭閘多有泥沙匯

而爲洲渚幾不能舟當是時論者謂此河不久將淤蓋不待黃河之泛
溢而勢已若是矣假令漕河之身類皆通利深廣茍有淺卽從而濬之
則河雖溢不至若此之甚國家設都水之職置撈淺之夫每治河地鋪
皆以淺爲名其意固以河不能無淺而欲亟治之于其微也若謂水勢
方流無可奈何則大禹之治洪水其距川距海之功亦正于泛濫之時
爲之人力旣加而後水由地中行焉未聞俟水之盡平而治之者要在
隨時而經營之耳今往者旣不可追自此以後宜勑河工諸臣預防其
漸不可坐而待斃也此其當議者一也若夫漕河之阻每有于黃河之
患則自古議之詳矣自周漢以至勝國其所建明者且無論卽我朝宋
景濂張東白丘文莊霍文敏諸臣所議與近時周恭肅所奏者皆一時
之高論特未嘗舉而行之愚竊觀宋張丘霍之論皆論黃河入海之路
止于一淮其源大而委小而不足洩其滔滔之勢故河恆決意欲自開
封逶北浚河入新濟河與衞河使南行者自淮而入于海北行者自衞
而入于海河分兩道則其勢漸衰其決當少此卽禹貢九河入海之意

至周恭肅所言者則欲使中原之地各修溝洫使秋之雨水有所容而不至併入于黃河且澆之地可黍可稌旱潦之水有洩有蓄青齊皆成沃壤而河流自平其法以三歲爲率初年則大渠會于諸河次年則中渠達于大渠又次年則田間之小渠盡達于中渠而夫役之法則並用軍民錢穀之需則增廣鹽利其疏鑿鑿明徵也夫此言近迂闊而千萬之計無踰于此愚觀江南之地號爲澤國其山水海潮之至甚盛獨以溝洫縱橫民皆取水以治田水雖多而用之者亦無限故勢分而不至于爲一今河之水合沂泚泗汶之流與西域諸水亦至多也而未嘗有涓滴之用皆聚而歸之于海則其勢自橫溢又復加之以夏秋之霖雖欲不潰不可得也若溝洫之政則水有所用自有所容不惟減泛溢之災而有興沃壤之利雖大費于一時實永逸于千載最爲上策議者謂黃河自古無用之者今爲此非宜不知鄭渠白渠其始皆平地自有涇渭未知用之及鄭國之計一施而溉田數萬頃涇渭遂利于天下則夫天下之事亦在人爲之耳況成周井田之政必始于洛邑正今中原之

地何爲乎不可行者特天下之財未充故因循未舉竊謂究竟當行之也夫黃河者天下之元氣漕河者社稷之元氣其勢相關而其計慮誠有所當悉然但知爲國而不知爲民忽于小而難于大則非治安之長策願吾君吾相當加之意耳

顧紹芳曰獨黃河歲歲爲患決徙無常其細者瀕河之民束手以憂魚鼈而其鉅者轉漕不繼將國家有咽喉之慮是以廟堂之慮宜莫急于此夫河決爲患自古記之然而古今之變可略睹也何也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爲四肢之疾而今爲咽喉之病矣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漕以河也欲緩而治之則妨漕欲急而治之則惟補苴旦夕以徼倖于歲漕之無梗而河患終相尋于無窮故古之治河者易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愚以爲有目前之計有萬世之計所謂目前之計者何也聞之徐邳之間河衝則瀰漫千里河去則陵谷互遷轉漕之道幾于不通當事者蓋亟憂之矣故有欲堵塞決口而歸水于河者有欲因勢冲刷而注水于海者就二

說而觀之一時所以捍救之方可謂得矣竊恐主于堵塞則區區人力不足以勝其橫潰奔逸之勢或激而爲災主于冲刷則其盛氣而來者必不能循循焉以就吾之利導或溢而爲害此爲補苴一時以濟來歲之漕則可耳今歲河決矣聊以補苴而集事來歲又決矣又以補苴而集事水衡之金錢歲費以巨萬計而無窮之巨浪未有瘳也瀕河之都邑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之而不知所息肩也夫河之所爲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何者河形亢亢則必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又僅止于草灣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爲今日計者宜莫若治下流夫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一淮受之其勢宜有所弗容者大禹九河之疏意亦爲此愚以爲九河之迹宜不可復尋而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爲支流者可因而瀹之勢既分則其鋒益殺而河流當漸安矣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以地

形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河猶胃也卽有八珍之美止于胃而不止于腹必且朝餐而夕病故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淤而河患未可弭矣淮廣而河流益分海口治而分者始有所歸也堯以治水命禹必八年而後考其成非常之功故非常格可得而拘也頃者假便宜于大臣破功令而舉士而又議行海運以寬其期凡所以委寄股肱奔走羣策者可謂扼其要樞矣將必有非常之功以襄萬世之計者河患之平且將拭目俟之也

洪朝選曰按古今治河之策莫不以宣導爲上隄防爲下然時勢不同事從而異前代之資于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故全祛其害則全獲其利我朝之資于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隣故有其利則有其害有大害亦有大利何者運河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于河也然二洪微黃河則舟行陸地中牽挽不動故必導河向徐沛蕭碭豐而後二洪有所接濟旣由徐沛蕭碭之間而行則黃河之來一石帶汙泥數斗其勢必淤淤一處則決一處而利害之相因于是乎爲無窮矣是故我朝治

河獨難于前代以利害之相隣也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爲最上策雖萬古一致也

陳堂曰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嘗以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日司河漕者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沂入于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尙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三年于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于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于郡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之郡縣之守令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夫人臣爲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

善用其財之難今之戶部錢糧曰濟邊急矣不知邊猶人之肩背而淮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今工部錢粮曰上用急矣不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之言固似孔子者二部大臣豈以百姓爲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肩背哉彼河漕二臣目擊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則用小而不可爲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爲卽如崔鎭口與高寶隄之築塞皆傅希摯與吳桂芳以爲必不可已者而亦苦于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莫可支持他可知已愚以爲今日司國計者皆過也錢粮既已不敷而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輒復以次叙遷無所責成其殫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加陞坐視如故者罪不加罰卒皆三年之內僥倖無事相繼棄去何怪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卽如傅希摯彼自以爲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核功罪其在于今經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以陝西巡撫行矣使繼此而李世達者又復然愚慮河之患無已時也

潘季馴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

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着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利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鎭等口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隄以旁決矣至于下流復或歧而分之其

趨于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眞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于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鎭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淸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

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决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爭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

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
自潰此崔鎭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
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
身旣復面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
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惟有修復
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
免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
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
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于崔鎭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
三道萬一水高于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
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
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
播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

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郟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竊謂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眞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

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買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幷回空船隻悉令車盤此在嘉靖初年尙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柰何法久漸馳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卽行封固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狥姑容致壞良規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眞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淸三分之一而三義鎭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

恐難保三不便也

文曰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淸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迤南之患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卽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其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雁門集而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歲八月所决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答隨據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波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也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龔泮王霜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

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
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當督前司
道由夏鎭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
商邱諸縣至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
鄉老靳廷道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
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
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
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俱係浮沙見水即可
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
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
迤北碭山迤南嘉靖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旣于運河無虞亦于民
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
淤河隨北徙黃河泛濫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
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等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

但道里遼遠工費艱鉅復又沿河量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等猶冀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督各官駕小船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唯衝刷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幷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澁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踰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查得此河先年亦常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濫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

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汙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于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寸臣等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勑下該部查議詩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卽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盧奇曰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趍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曰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記而臨川朱思本又于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

亙有小異俱載元史然黃河水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蓋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于外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哉或言天下之山皆原于崑崙自今觀之豈足與辨未能實詣而詢博聞不獨于山然也

盧奇曰國初都金陵則漕于江其餉遼卒猶漕于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京師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今纖悉具備故亟載焉

大通河卽潞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濼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下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鑿名通惠每十里爲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以來河流漸淤正德間累疏之功不就嘉靖六年遣漕運總兵及錦衣衛會御史濬之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中間設慶

豐等五閘以蓄水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源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遠流迅河皆淤沙每夏秋瀑漲屢築屢決正統三年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徑二十里改鑿須下河遂安流每于淺處設鋪舍置夫甲專營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易于衝決輒費修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

會通河自臨淸迤南至濟寧州元初開渠至安民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至東昌西北至臨淸凡二百五十里升汶絕濟至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漕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疏鑿故道乃于東

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使西流盡出南旺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

汶河一出新泰縣宫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阜山一出塞子村俱至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其源實出徂徠山之陽與小汶會經寧陽縣北罡城歷汶上東平東阿入海元于罡城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以達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南旺于是沂泗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淮河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諸泉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出閘河

沂河源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一南流俱與泗會出塂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入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水合流入淮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茲發西流至兖州府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合元時于兖州府東五里建閘壩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使南流會沂水由埢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兖州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出五尼山至河南濟源縣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于陶又東北會于汶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西通濟並入會通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之麓至河南縣武縣黑陽山與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初其支流猶自武陟縣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穎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故道始湮

黃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始大至河南乃散漫泛濫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于安山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兖

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入海景泰四年塞之更作九壩八閘以制水勢復于開封府金龍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水東北入運河而紅荆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疏治未幾又決張秋河水以入海運舟甚難遣官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卞家道口會黃河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絲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引水南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淮又濬四府營汙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于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堰壩十餘幷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隄二百餘里及修南岸于家店筒瓦箱等處隄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安平鎭又于河東置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令管河官隨時修治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温家口馮家口等處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改至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卽行修濬嘉靖五年上流驟

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台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向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力濬僅通舟楫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于昭陽湖東北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決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即故道濬之修築單縣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找上流以勢沛漕復通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台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曜州張見口至歸德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三里又于曹縣八里灣抵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里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雞崗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于家道口淤河五十里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崗上流支河三道引水東注以濟二河二十四年由野雞崗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河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武城金鄉魚台單縣漂溺甚衆議築曹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淤四十餘里三十七年淤新集趙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由

碭山趨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二洪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胡陵城孟暢泊至穀亭南溢于徐乃接故蹟濬爲南陽新河幷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隄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魚沛橫流始絕惟茶城時有淺阻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濬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隄自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幷護房村等處隄岸四年開艸灣導河自東安縣後至金五港入海然汎溢如故徐豐曹沛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東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詛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六年議塞崔鎮口築遙隄束水衝沙計五萬五千九百餘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又建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汎濫之水使不能潰決而出河流乃安

徐州洪爲運河要害亂石峭丘凡五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

鑿石以利舟楫甃石壩以便牽挽遇有損壞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增
置石閘一座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
八年甃二石隄十六年建石壩後于壩西築隄洪東甃路遇有損壞隨
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洪下亦置石閘
羊山新河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陵祠黃河出口歷羊山均華山梁山
接境山開河置閘以備戚港之害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九目錄 外編

工部三

治河下

白　昂　周夢暘　劉　愷
楊　旦　楊一清　李惟聰
唐　錦　何　棟　潘希曾
陶　諧　睦　樟　朱　裳
王以旂　連　廣　沈應龍
詹　瀚　徐　栻　吳之珍
龔　輝　潘季馴　王天爵
馮敏功　朱　衡　徐自得
李貴和　張朝瑞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三

治河下

前言

徐顯卿曰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五百餘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地方父母俱言往歲未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沙壅塞成阜今則屹然如山矣自淮而上水勢漸緩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由于此大禹之治水掘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疏通以就其深乃從上流築隄以防其高外也宋熙寧有獻濬川耙法者其製與耒相似以圓木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處舟過則泥去深處綆不及則不必耙此古人已試之法

也今仿而用之何有于淮口之沙耶此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全河之勢上遡潼關下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由孫家渡經壽州一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由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由梁靖口經碭山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尚存一二支流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塞全河東下瀰滿洶湧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萬無是理茲建議于徐邳築遙隄以約攔水勢使不至漫漲于近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雙港諸口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開通濟天妃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隄于東岸之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爲尾閭以殺其流使不梗運道不憂陵寢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急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隄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深爲後世永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者耳

袁袞曰余于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

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興事建功若斯之愼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于多口賴朝廷之明讒妒弗行卒以即功信哉事之難成也余嘗過徐沛間詢故中丞盛公應期治河事有法工纔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患無成哉公剛果廉幹嚴于馭吏請謁弗通怨謗弗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張居正曰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百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悞後人誠一快也

又曰聞縉紳之言河既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流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里之淺涸有妨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山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于運道亦無所妨

矣

又與□□□書曰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工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隄未易成則不肖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隄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隄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清口天妃閘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傳後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傳議而非吳言然天下之事惟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

王文肅公曰天下皆可策惟河事難策蓋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有爾我倏忽變幻皆足以成訛故也

又與潘印川書曰大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據議者所憂謂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其無恙又呂梁漫爲安流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聞之以爲何如

又與常心吾閱河書曰老黃河故道之說久沃耳中茲言重復發揮一番生等面受其語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爲有而中丞之縷隄遙隄一毫無用者生面牆曹部聞此不覺泚然汗下竊以爲國家第一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病雖盧扁亦用之以此間私于左右初虛心一參訪而今乃披圖省敎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百動不如一靜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洶洶專爲運道運道旣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肢元末宋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費之貲以幾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倘便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獻使廟堂知物力艱苦永不爲流議所惑乃荒度中獻替也望之望之

又與俞新宇郎中書曰僕愚懂于河事尤貿貿而談河者人操之一喙大抵客主異便士民異指紙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狀此其所

以苦也卽如兄前議主徐城塡土之說問徐民則大駭以爲如此當拆民房塡土合境騷然矣敎中第一策引河北注之說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担惟入海下流愚竟以爲必可行而土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別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與大工未保南勢肯從之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飢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縱至復潰決不大費手今且以來議存而佩之卜之天與人耳

中文定公答許鴻川水道書曰水利一事與河道事體稍殊河道或塞決口當呼吸立斷或鑿新渠當月日就功若議論稍殊不誤事則費財耳今日水利猶在講求惟濬海口以洩內河開支渠以通積潦築圩岸捍驟水而不可以尺寸預估歲月告成撫按不能身親安敢遙度必無牽制之患僕固已爲兩公言之矣

又曰節年治河具有成法謹守預防可無大患惟是意見雜出議論繁

輿不爲管中之天則爲道旁之舍耳第妄以兩言蔽之曰務虛談不如修實事創新議不如保成功如是而已至于非常之患自非人力可及難以逆睹也

又曰昔人有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乃今議論繁興欲以河決責成于人力豈不謬哉

又曰黃河關運道最重歲當防守工役安能止息惟是規程具在恪遵無失免于潰決之虞則所省錢糧固已不訾矣若欲求一勞永逸之計萬萬不能徒紛更勞費已耳

又答楊後山總河書曰海道難疏湖水難洩惟石堰土隄保固堅密使黃淮各以全力衝刷壅淤則海道不疏而自利黃河不它從淮河不南灌則湖水不洩而自平善爲政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此僕所効之門下者也

又曰日來河南而徐邳以下皆無恙獨右洪內華二閘爲黃水倒灌稍有淤壅而范家口隄向來低薄不免衝決耳若論徐淮大勢尚未有橫

溢奔潰之虞而議者遂欲急開草灣減崔鎭壩今復欲開老黃河故道
議論紛起意見雜出殊不知其解也假令如嘉靖年河決三沽隄隆慶
年河決小河口萬歷初年決崔鎭則當如何自古善治水者莫如神禹
亦曰行所無事前代論治河者亦大都因勢而利導之未有能建一奇
策鑿一新渠令黃河安瀾穩流長久而不變者也况今日河道卽係漕
渠既欲去其害又欲資其利無極壞之大患有可因之成功則惟因勢
而謹備之似爲得策夫河流所向未有不衝齧者其驟至未有不旁溢
者今有縷隄以殺其怒有遙隄以束其流沙隨水行自無大患所患特
淮安耳如王公隄范家隄等處自宜加意設防增卑培薄無惜揵石之
費卽衝齧有所禦此謂謹備之者也今欲開黃河幾百里財力大費固
不必言卽渠成流分新者未必通而舊者且有淤淺之患將若之何此
未可以爲必然之策也
又曰天下事未有全而利無害者黃河湍悍從古難治今既欲束以濟
河又欲其安流而無患恐非人力之所能濟也茲惟視其患之所出而

經理之使無決溢淺阻則可矣如欲令水發之時必不倒灌入閘淮安閘壩隄岸必無衝損寧可得哉

又曰防河如防虜今虜雖款貢時時要挾闖邊而以河流之湍悍匯百川紆迴數千里而注徐邳欲令上不倒灌而塡壅下不橫溢而衝射其將能乎夫治水者因勢而利導之耳河流所向不能障之而使迴河流所棄不能強之而使就故今之治河者亦因勢而謹備之耳

又曰黃淮之衝一切堤堰宜修築高厚以備不虞惟老黃河疏濬之說僕尙有疑往時吳總漕嘗開草灣不久而塞河之所棄勢不復還一也河性本曲折而行卽濬渠稍直未必樂就二也河勢分殺衝刷不專淸河至板閘一帶不無流緩沙停之患三也今歲雨瀑水湧故有衝決若堤岸堅完隨處補塞自無大害藉若令歲歲有決歲歲改圖費旣不訾人亦勞止四也以愚而慮竊謂宜因已成之績修未然之防視河所向而順導之察其所決齧而謹備之乃爲完策如謂一勞永逸則自古治河所難備未敢輕議者也

馮琦曰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廣也言者一人而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主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膠河之役是也然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何者治河于外易治河于內難耳夫水故湍悍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樺泥撬負薪沉玉可得而爲也即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鳌費有時自覆者上可得而考也蓋水于天地其血脈也潴而不流激而資溢則血脈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血脈于此大司空所職金繒刀錢山陵陂地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竇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者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例不可還激之則撓權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擘畫無阿狥

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寀而濟時艱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則天下無事矣

于愼行曰河之于四瀆至暴抗也而亦不能無下旣決而旁趨必得淮而怒始殺卽塡而反溢必得海而滯始宣此其性也逆其性而使吾之從則與之爭矣且神禹所不能況後世乎夫河性如虎以虎之暴而媚養己者順也懼其殺之之怒不敢以生物與之懼其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順之而已矣虎必順其性而馴之然後不能爲暴河必順其性而柔之然後不能爲災所謂得其道也

又曰熙寧六年河決夏津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校宜聽其所趨安石力主范子淵之畫疏導河東流而閉其氣北流故有濬河之役元豐四年河決澶州神宗又語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爲有治水故常有礙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會都監丞李立之欲復禹故迹自魏達瀛故有立隄之役然皆糜費財用迄無成功蓋神宗所見卽漢人不與水爭之意河性湍

悍惟順而導之因以制其旁決可殺其怒而以隄防壅塞之法力與之角非善算也宋人議論滋多昧于大勢而安石以執拗主之人主超然遠覽高出時賢之見而其臣不能從誠可惜也

蕭彥曰漢唐宋不皆資漕于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在民生也頃蒙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聖諭又終之曰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皇言眞明見萬里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極矣上流既壅下流日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人烟一空泗州要地也淹沒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鎭也官舍之前不通徒步而淮之北隄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趨而淮不已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臣未有以淮泗爲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脈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淺護隄以救燃眉之急猶且不暇遑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邇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泥

或謂專意清河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臣愚斷斷以爲今日之務未有急于此者矣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潮汐爲祟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于此可委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于河道屬司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遡潼關逐一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圖永世之安計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以固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糧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財詘何則臣又有以折之自水患以來淮揚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于河費之于今而償于後奚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直于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

管志道曰頻年淮徐水患皇上采言官之議特勅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梗塞着照先年海運事宜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精專而海運似

難輓議昔禹之治河上惟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瓴而下故無泛濫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而之北壞金隄危張秋則運道誠可虞矣若仍南移于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即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爲魚鱉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可虞尤甚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又無虞于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乘百戰之威奸宄慴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于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其身家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表裏者也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乎故海運苟通目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于數年之外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縱決溢梗阻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曷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餓莩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蠲免若干以

蘇浙直竊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闊然弭亂保民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五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于江淮河海之間也自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舉發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爲之寒心哉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糧爲命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語至于此則西北屯田水利之說恐未可以爲迂而莫之講也

張岳曰我朝建都幽薊資運道以通國脈嘉靖間洪水泛漲議開夏鎮而棄沽頭卒之數年以來強爲支塞而清流日侵良田日湮淤沙日壅河身日高一二十年之內必有大壞極弊不可支撐者臣今日言之似若迂緩不切不知壅腫鼓膈之疾非一夕一朝善醫者察脈色而知受病之源疾甚則藥石無所施矣臣以爲夏鎮固當開而沽頭不可棄今欲議復沽頭勢固反掌復之日久則諸湖浩蕩清流將引濁流衝激兩

洪澌出而水由地中行萬世永賴之利也不然日積月累如燕雀處堂必潰決而不可測將爲中原莫大之痼疾矣

葉向高曰國家轉輸東南歷淮徐而北取道黃河往者河水泛濫兩涯間幾不辨牛馬彭城之民廩廩然魚鱉之是憂卽漕舟牽挽出沒洄湍極力而後勝稍不戒則太倉之儲委之河伯矣頃歲河自黃堌口決而南徙浸入陵園蕭碭靈宿之間奔爲水鄉而徐邳黃流不絕如綫褰裳可涉將漕吏卒束手無如何天子上憂陵下憂漕宵旰焦勞咨求長策亦孔亟矣余惟治河之難國朝爲甚以前代第欲避河之害而國朝兼欲收河之利利害相倚率鮮全畫蓋自北都而後無歲不防河鏹緡畚鍤以從事于水濱者至竭天下之力卽負薪沉璧方茲蔑矣維時猶僅河漕耳今黃堌之決神靈震驚滔滔洪流幾于懷襄其爲難易倍蓰往時然在昔河患史不絕書其治之之術先後各異總其大概不越兩端曰疏曰塞元光主塞鴻嘉主疏功雖弁臻各競一說卽如頃歲議論棼然罔知所決要以治水如財貴在利導次則整齊最下乃與之爭爭則

必潰固其宜也

李三才曰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足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磔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民既無食雖羲皇再世堯舜復生亦豈能保蕭牆之內也耶治之而必復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于民而民不堪也取之于官而官無應也失業之衆嘆食愁衣不逞之徒窺端伺釁一旦羣聚河上是借之地也是爲之所也一夫倡亂勞民競起投鍤攘臂謀于版築之間登高遠呼奮于飢寒之後義不能止法不能禁雖使管晏之智賁育之勇恐亦無方救也此有識者之所憂而時俗之所忽焉者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資之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

惠州府知府趙濂天啓六年爲水部郎管理呂梁洪議曰糧運係國家命脈而黃河係糧運咽喉去歲運事之遲黃河之溜居一焉則今歲速

運之計治溜之工宜最急者惟是黃河性悍洶湍怒濤澎湃而來濬築難施昔呂梁之險百計料理而危險如故獨泇河一開運艘避洪入直大稱利便則舍改濬之計似別無治溜之法矧往年各運入直盡六月爲期而近來運事日遲各船輻輳之時正伏秋盛漲之時去秋劉口大溜直口大溜今秋復有磨莊等幾處大溜不減徐呂二洪調募幫拽備盡艱辛漕院坐駐躬往部院屢疏嚴飭其磨莊劉口一帶除磨莊最險之地調集傜夫挑浚外復同本處熟諳河工者周環審視併查往牒思爲治溜之計查萬曆四十六年前任徐道高副使議自劉口以東董家溝量議疏濬以行重運業蒙總河部院詳允募夫築做後以狼溝築塞河歸故道彼時運艘入直俱在伏秋之前而洶溜猶平以故中止今歲糧運入直未必如期而細閱河形舊跡可因自閣窰對過下家口經張普莊歷馬口舊河至王能莊沙河墩卽達洛馬湖口會黃河築隄挑河做泇一律共該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蓋以續泇河未竟之功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但工力浩繁錢糧費巨當此淮帑匱乏之秋糧運期

迫之際豈能一蹴告成求爲費省工速之策計從馬頰口至洛馬湖口共五十里中有河形可因者二十里壅塞宜濬者三十里於中擇其流沙之處如張登莊等處量議挑河卽以挑河之土築隄免議隄工是寓築于濬也又探其壘厚之所如張滔莊等處則議築隄卽令河內取土壘築不議挑費是寓濬于築也河形之曲者改直遠者改近淺者改深縴道隨地形務使高低一律又自馬頰口西長八十丈濬通直河應挑深廣其上下兩頭河身應築壩長二十丈以免□沙侵壩西築隄是八十丈以防直河漲漫亦以挑河之土而築隄壩總共計土九萬八千七百六十方零二分五釐每方工銀一錢二分共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兩工錢三分內調徭夫四千名認做土六萬五千方該除銀七千八百兩尚該土三萬三千七百六十方二分五釐每方工錢一錢二分該銀四千零五十一兩二錢三分該募夫二千零八十名管做俱限六十五日完工此後恐桃花水發不便用力或以本河之挑濬未深天時之旱澇難必第水勢平則溜平水勢盛則溜盛如新運初到水平無溜仍

由磨入直如至伏秋山水一發內河充盈糧艘盡由新河而行庶磨莊溜口七十里之險得以遠避既可以省挽溜傳罾之費復可以杜諸艘阻風漂蕩壅擠之害卽黃河北徙亦從劉口出不得復侵爲淤塞之患矣未盡工力俟今歲運畢秋深水涸物力預備大加挑濬河之淺者加深隄之薄者加厚或改自陳家口而出不特運艘有九十里之安瀾實以開千百年之永利也至宿遷而下河勢利寬卽有湍急運艘挽拽猶易似不必議者再照工銀至四千零五十一兩二錢三分淮庫恐難猝辦具領躭延該卑職搜查邳州庫貯去歲節省歲修泇河銀五百四十三兩五錢六分七釐二毫四絲宿遷縣庫貯節省歲修泇河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五分三釐八毫船曠銀二百八十兩邳州浮糧銀五百兩又請于天啓五年黃泇歲修銀內酌量那用邳州五百兩宿遷二百兩共銀二千一百七十六兩一錢二分一釐四絲尚該銀一千八百七十五兩一錢零八釐九毫六絲應于淮庫找領庶可速發募夫二千零八十名一縣恐難驟集責令宿遷縣募夫一千三百名邳州募夫七百八

十名州縣並募數少庶得易召徭夫四千名徭夫除宿挑二縣者詳築歸隄外止有靈睢邳泇安清徭夫除船占役實共一千四百四十八名堪以調用又于萬曆四十六年裒撥邳州徭夫四百名分發豐沛蕭碭防守狼矢樊店今歸長山夫准暫調用工完日另聽調外尚少夫二千一百五十二名宜撥徐屬夏鎭洪徭夫如數調發倘徭夫發不足數仍令照數請另募夫補之以免躭延時日可也河之險莫過徐呂二洪運道之安無如汶泗來流自泇河之開已成二百四十里之安瀾而二洪之險已避惟是直口閘外若宿遷磨莊黃河灘溜難治每歲爲運道梗且近來糧運日遲一日凡在事者莫不蒿目焦思方苦無策以求速濟況駱馬湖正接泇河下源若一通漕不惟避磨莊之溜且可避黃河七十里之險成泇河未完一段之功永賴之計似無過此

往行

黃河入運先是亦有之未若國朝之爲利害者自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

汶由坎河注海運道阻故引河入塌塲以濟之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羊山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
湖而故元會通河悉淤是時軍需俱由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下河而
永樂元年中尙書郁新請用淮安輕舟從沙河泊陳州穎岐口轉入黃
河陸輓入衛河輸北京從之至九年始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
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
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及侍郎金純從汴城
金龍口下達塌塲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旣定爲罷海運
尙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
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
羊山由舊曹州雙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淸三
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于濟寧迤北至戴村等處遞運所凡軍需錢糧
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
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

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
塲口入于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滙于分水口故永樂九年太宗降
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個官鋪乘馬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
口之處討兩隻船從那裏看將下來到舊曹州雙河口分開一路往會
通河那一帶去一路往谷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
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
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
書去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
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以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通河僨運北
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
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
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幷直隸徽州等府軍
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
措料不及不免科斂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

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比較之從利則可如將鎭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幷兗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儹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幷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三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常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淸江浦上臨淸閘蕭鼓藂祠飲餕餘幾度會通河

上道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寵始請于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錄之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貢士授山西按察僉事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糧有二海道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若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閘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司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玉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

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東流令盡于南旺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淸又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淸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上嘉勞賜寶鏹二百錠衣繡二襲其分董役者賞爵有差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于官弘治間大學士李東陽經會通河有尙書宋公富經略世上但識陳恭襄之句人始知禮之功若此于是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上允之遂建祠于南旺以金純周長配論曰禹疏川列九州茲地爲豫豫者和萃之名也明興茲地當兩京之中貢賦轉輸所繫甚重然治亦有緩急之別耳國初之議凡遇秋水泛溢沖決田廬水濱州縣官主之至于漕渠淤淺飛輓不達有大患則請于朝暫遣一二大臣來視工竣卽還如

宋公禮是也正德間議者專設大臣一人爲總理河南山東監司郡縣各增一人分治歲徵夫若干萬人銀若干萬兩有患則額外之誅靡已無患則歲辦不減也夫河渠本爲國家之利而今之病民者莫甚焉噫安得如初議罷專政節浮冗稍蘇疲氓斯善矣

張信字彥實故定國公之從兄也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永樂初授給事中九年陞工部右侍郎洪熙初改兵部左侍郎輔以同族奏乞改武階調錦衣指揮同知宣德改元還都指揮使在工部日會河决壞民田廬上遣信來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岸平浚而通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昭皇監國遣人勞視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潮决昭皇復使信往治不數月修築如故

楊士奇曰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决河仰受北河楊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上于北京者皆以此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

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十五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築之三年春復決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使紆屈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楊公士奇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焉安行夾河築防既重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樹以固之革險爲夷事聞賜名通濟河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從開封城北經漕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以達于海本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給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利水勢沙灣決口始塞凡十有八月而成當是時復于開封金龍口筒瓦箱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漕以濟運

商輅曰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兖州泗水縣二水

分流南北而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門溝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于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水下流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于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成祖文皇帝遷都于北命大臣相視歸規築堰疏渠漕運俢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潦衝決河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爲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嘆曰濬泉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于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堽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牟公觀其蹟

極加嘆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則堙城舊址河闊沙深艱于用力乃
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索絡比舊址益三之一
乃謂于此置堰事半于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
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倫許鑑公領其役儲料聚料百需
咸備明年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
八寸高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煑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
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有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秋口七各廣十尺
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水泛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
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雁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雁翅二各長
三十五尺中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而石際連以鐵錠石上護以鐵
拴甃口上橫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川無渠民病之沙堰成遂
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涉水入洸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至閘爲二洞皆
廣九尺高十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板啓閉以俟水消溺溺
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

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至南浸洸河免于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洸河口逼堂自顚至麓皆堅鑿石兩閘鑿通肇工于九年九月訖工于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之勞擾者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于此

林鶚字一鶚太平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嘗知鎭江府鎭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其議公以其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墓甚多言于大臣請按京口閘露故跡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天順間山東沙灣河決徐有貞以僉都御史治之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怪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蝕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

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于人也功成
而景帝召對襃勉之
徐有貞曰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已經地利已
緯而人事于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通不可逆焉以湮禹之
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孟河自壅豫出險固而
夷之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
大洪之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
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數然欲驟而理焉
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
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
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
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陸之陂
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有十五里而
至于白領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阜之涯由李阜而上又二十里而至

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道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接以水門其下繚以隄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隄而長培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堰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度水之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

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使民力天子從之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康敏初授南京禮科給事中弘治己酉公爲南京兵部左侍郎時河决金龍口漕運阻召公往治改戶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隄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洪口至尉氏下穎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隄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以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于是河竟不爲害而漕運獲濟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歷官參議嘗爲都水郎中管漕

河時漕河塞自儀眞入淮北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監郎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楊子橋三汊河廣皆六尺次濬廣陵驛東廣倍于三汊次濬朴樹灣廣三倍于初次濬儀眞瓜州二壩廣倍于朴樹者三深于舊者各五景繁行瓜州隄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滙也景繁導之自古劉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閘恣江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灣事成矣土人曰可已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渀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閘數月會大雨漕渠水瀰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盪州將嚙居人震恐景繁又作石隄河不能爲害遷山西參議以疾致仕歸公嘗論曰余聞國初導諸泉合汶洸泗沂之水以益漕漕不告涸不百餘年而源泉湮塞者過半故漕惟資于河河水濁而易淤是以屢導屢塞耳

徐溥曰安平鎭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黄河支流决鎭之沙
灣壊運河朝廷命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年復决于下流十
里許汶水從之繇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
丈運河自東昌而下卒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爲憂旣勅右副都御
史劉大夏往治之又侍勅内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臣陳鋭總督山東
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經决口輓力數倍稍失手
輒溺覆不可救僉謂宜急先務及于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
遊之次第皆濟及各水落乃爲塞决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
臺植木爲表多施大索用船雜寘土石鑿而沈之壓以巨埽囊土以實
其罅役夫番代閲三晝夜弗息而决始塞其外則甃石樹柳累築而固
之又于其南爲石壩以備宣節其上流爲黄陵岡黄陵未塞則安平之
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急再塞再决羣喙洶洶莫知所定
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鎭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冥祐名曰
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𤼵役也凡用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

萬三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觔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上若曰河决旣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歲賜祿二十四石爾鋭加太保兼太子太師歲增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參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使仍治河防按察司僉事廖中爲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旣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旣又勅臣溥爲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

劉健曰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沛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損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支尤甚遂决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于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俾御命以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祗奉詔命遂自張

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淵之跡以北至臨淸衛河地形事宜旣悉然其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𡑞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在通漕舟漕舟旣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荊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度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旣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張鼎都指揮僉事劉勝分統荊隆口按察僉事李善指揮僉事王果分統黃陵岡與銳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羣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塞是役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恆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劉健曰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湖社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于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勅整理河道乃于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于西北風浪日就頹壞而康濟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惠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頹樁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萬餘頃困于積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于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乂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眞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

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經行者咸目爲坦途焉

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刑部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是時又以滎澤縣陽橋開渠導河自中牟尉氏舊河由陳穎至壽州達于淮

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夏復決由張秋東隄入于海是時訛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辨朝議皆弗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賈魯河出徐州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入運河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穎州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又于張秋上流之黃陵岡築隄二百餘里以斷其流二年告成于是河始東達歸德徐淮以入海張秋永無河患而河南歲計河工矣工成賜鎭名曰安平云

周夢暘曰張秋决者三弘治癸丑爲甚諸臣塞决者三劉公大夏爲偉

何也宋公禮之濬沙灣徐公有貞之開銅瓦箱猶欲引河以爲助也運

道未必濟而害且隨之矣自黄陵岡一築則閘河淤淺時有然皆可以

人力爲者然則守黄陵岡之舊隄時河湖之蓄洩其張秋今日之急務

乎抑又聞之人言曰黄陵岡之始築也張秋火光中噴出人頭可千餘

未幾隄潰傷人以千計說者以爲火光之應訛言沸騰人心洶洶而劉

公堅持一意不爲動然隄卒成爲張秋永賴大臣任事不搖類如此

正德四年河東决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本部侍郎崔巖

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憂去侍郎李鐽代四月弗

績蘇益起道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隄自魏家灣起至雙堌集亘十

餘里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

楊旦曰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兗導汶

建閘浮衛以達漕之運河所慮爲運河之害者惟黄河而已迺于開封

下及曹單八百里間循河北岸築隄捲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

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于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爲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爲勞也正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亳淮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決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矣舟行閘面一時順利而潰決隄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于時有引黃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二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于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四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三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爲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

是損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况孫渡新河之覆輒當鑒耶迺議惟濬淤修閘以復先朝成憲爲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人計工以日計定番休以節夫勞兼僱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隄以防衝决復沽頭管閘官胥役皆公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嘉納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工畫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塡路下施新製兜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水筲柳斗下取攘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鍬钁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礓杓之工則製鋸齒鐵乂寸尺鑿之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澤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戽併力急濬而後將深泉者倒水施工濬已旣深工已垂成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値增顧夫役以重濬之凡閘座之頹廢者悉增葺而

修復之蓋合水土金石之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培閘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復施植柳陞法以護隄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隄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東漫流且禁鞭撻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宣諭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濬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輿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攄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于必成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値惟計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卽散遣故人自爲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

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隄縷水隄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于己未春正月中旬迄于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于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于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胄管公揖簡公霄若巡按監察御史郭公圻陳君表蔡君璦曾君翀徐君九皐咸協心共濟焉公且躬詣相度期于有成分量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鄭鋼李仁徐楗主事張鏜仰元吉山東布政司參議王暘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衞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

楊一清曰儀眞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

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喉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洩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閘爲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國朝洪武辛亥始卽其地築而壩之舟之上下必連車壩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以舉力稍有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眞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闐罔利之徒萃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壩是便閘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爲東關爲響水爲中閘爲羅其四閘以通于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煽爲洩水之說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恕相所宜復東關羅其二閘廢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濵無閘潮無所豬上閘一啓水注不可遏于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鋐嘗欲增置濵江攔潮閘或謂江濵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御史張敷華巡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于衆揚州府同知葉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河濬及江濵深七尺上黃壤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聞卽得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籍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

地勢造閘之規高一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三丈翼而東西亘加袤之二爰琢爰甃丈矛相入磨礱劘砎厓削砥平壘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椿櫛比以固其□不責辦于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統四閱月耳馮君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比秋霖潦浹旬潮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橫決爲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爲所省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船所省又當若何以歲計之吁其不可量也

李憲副惟聰初拜邳州知州弘治壬子河決黃陵岡治河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捲埽法蓋于岸上作臺後密置兩木于下皆壞繫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尺乃拴木下埽于水爲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密其隙河則東注不溢作隄延袤六百里功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暇佚

唐錦字士綱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江西提學憲副初爲東明令

縣治以河決頽圮披棘負莢隨宜區畫晢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
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議謂賈魯河淤為
平陸已三百餘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
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
議以聞役遂寢
何棟字伯直□□□巢縣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嘗為順天
府通判戊子上命修通惠河進陞工部都水司郎中公疏鑿故道蓄潴
上流建閘築隄務圖久遠甫五月而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
輸費十二萬緡上心嘉悅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尋陞通政使司右通
政仍督河務辛卯京師恭建四郊臨清陶甓官軍疲于轉運公疏請過
漕船不論公私量為附載上下便之
潘少司馬希曾為工部侍郎值河溢淤漕任事者興新河之役費且數
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必得公代乃可賜
璽書兼憲職往涖事公還甫三月也即受命誓殫慮畢力濟大事夙夜

思惟考故詢謀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幷歸飛雲橋一支東下徐呂二洪上過開河流水溢爲遊波茫無畔岸于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卽遍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齧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閘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而飛雲橋之水時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

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者也停旣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糜費也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公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云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荆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而後荆龍黃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隄以禦爲河患亦旣有年今單豐沛爲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爲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爲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而成功沛通漕流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

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費行公命穿故河廣十丈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岸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俱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道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謂當絛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患不欲狥人之非以僨國之是而其後不欲揭人之短以彰己之功故功卒成而人不病

陶少司馬諧嘗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沿河植柳固隄旁植葭葦採取捲埽以當草束椿木蘇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罚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取于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烏獸形有被害者卽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烏獸自公始

周府鎭國將軍睦㰘存日中丞章公將改黃河偕公行視其可否公徐

曰河鑿而南且入泗得無爲皇陵虞乎章公愕而止未幾河決將灌大
梁章公督塞終日水益急公載緡錢牛酒往勞之因說以及水所未嚙
闕地木揵土石築焉河立塞
嘉靖十三年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公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
言孫家渡渦河口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至南三面距
河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渰沒今宜于祖陵築土隄以遏泛濫壽春
王陵砌石峯以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至淸河浦口正黃淮
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至淤塞阻壞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
又築隄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入海而海口
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㵎河馬邏巷以分入海今黃河匯入于海水
勢已非其舊而㵎河馬邏巷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
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蕩廣
入海之路此所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

者一旦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匯于汶河築南旺湖隄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他岔河之口塞亦非所慮矣從之

王大司馬以旂以副都御史總漕嘉靖辛丑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都台以聞台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河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之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塲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爲弊頗久公乃廉實謂四水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

連廣字伯金號明山永年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辛亥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是歲澍雨運隄衝潰阻後幫四千七

百餘艘公自濟趨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本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河南自徐州小浮橋引黃河以濟運而淸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溢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挑濬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卽過淮矣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濬黃河下流使循故道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嘉靖壬子巡撫山東時運河淤塞議開新河公言新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旣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

詹少司寇瀚嘗以副都御史撫視河道則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鬭汲汲惟枝河是開長隄是防其見于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

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倡獗公掣河夫與之格鬬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滅矣其事不避難類如此

徐司空栻在部日黃河東決漕道爲梗上南顧太息宰臣以下咸蒿目焦心思所以別爲計而南大司空濟南劉公者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海道心然其言遂并疏上計上報可俾劉尚書往視而公則以少司空兼僉都御史專勅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膠河非便所役夫且乏餉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遂從中報罷嗚呼膠萊豈必不可成之役哉今其疏具在後有尋故跡者當知公今日苦心耳公旣罷膠河役卽以少司馬僉都移撫淛淛之以西濱海舊有塘當海鹽捍之歲久圮嚙甚前是旨風怪濤驟作衝決數萬里浮尸如蟻損禾稼什九民死徙無算公至則愀然亟圖之或危公曰塘日夕與海爭道易圮難固且動則肘掣公不傷于河乎奈何復言海公不聽經始益力相地宜謹顧慮庀石鳩工其縱橫廣厚一以意裁而授之無不立就者不浹歲而功成巨隄虹亘任瀾鯨披濱海諸大郡幾數千里皆化沮洳爲膏沃桑麻蔽野流

徙復歸公此舉爲潮西百世之利豈虛語哉
萬曆二十年淮河漲溢時遣科臣勘議開腰鋪抵周家莊四十里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開韓家莊及訾家營以洩閘河之水而運道實由河身日高易于淤梗耳後支華存禮題稱黃流溢悍逼阻清口壅塞運道欲開復老黃河上流深濬草灣下流部科咸謂黃河闊深若挑故道須與相等計長六十里煩縻可慮且大河口去清口僅五里許強黃仍逼弱淮恐終不能洩之東注而漁家溝一帶土地可耕損棄拂民又有監生吳之珍建議開浦口至徐州延亘七百餘里費約五六百萬部亦謂泗鳳陵寢所在王氣詎可少洩並行報罷
龔少司空輝嘉靖二十九年敕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于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隄實工于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幾若干月而隄成闊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于鎮河下以紀功德

潘公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鎭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九鎭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虜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于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末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由公獨任其難也己巳黃決沛縣之飛雲橋榖亭沙河晉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鎭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溯流而西問故道于老篙師喟然嘆曰嗟瓠子之役沉璧役馬不過曰復神禹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鎭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日月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二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潴其一百五十里皆豬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涖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于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

河給事左丞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鎭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淸挑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匯爲巨浸矣于是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鎭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淸口會黃東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後築遙隄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如築土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橫隄守四隄寄子隄凡二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洩塞決口鑿者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首尾十餘年輶車所經更數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黑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見室廬丘壠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卽以治漕河合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在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多不能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而議者猶譊譊也公

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王阻命兵者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溝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首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相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乞骸之日猶奉命輿疾行部且請夏鎮襄河又手疏八事以歸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靈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予不知之矣洳河議興江陵實陰主之屬人謂公斯河成日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驗乃始大服

王公天爵字子修長洲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嘗爲衛輝知府時河決病漕總河大臣議欲開沁水入衛河達天津公考郡乘測

地勢以爲開沁必嚙懷慶水湍激衝當其衝必其魚吾民乃抗言以爲不可且曰如以軍國計不惜一郡則必移城郭遷人民以避水衝如人心搖動何罷議士民歡呼立石于衞河之右以志功德

馮公敏功字元卿號小山平湖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嘗爲參政河南議者欲從泇口穿葛墟嶧赤良城諸山二百餘里絕大湖築十數長隄以漕檄公與議公力持不可乃寢或又言由海通膠河徑易漕乃移公山東將屬任之公言膠地故高卬多岡阜費疏鑿施功不易竟卽竟而海潮挾𣹢沙入必復淤此徒耗縣官金錢而令瘠士疲民騷動非策也時柄臣方主其義危言讓公公不得已始庀役費金十餘萬迄無成功廷議多是公役乃罷

朱公衡嘉靖末年會河决徐沛漕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入于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僉事以公良才議同及少卿黄公綰詹事霍公韜亦各

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既協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卽分三大支其二大支則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且入漕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幷入汴北一支于是全河東下至于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于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為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隄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可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防不可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聞詔可以春和興役而公以命官分治舊

河使通漕船堅築隄岸以障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欲仕大臣言官論薦竟不用以死

徐尚寶自得嘉靖乙丑爲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防河使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時遣侍郎吳公鵬都御史魯公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繫祖陵周藩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淤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證往事反覆辨其不可大略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陵數百年來湮淤殆盡卽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水卽行勢必南走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徒無益謨奪時日運道之治已後時是其言開汴之議竟寢

隆慶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

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二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旣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遂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澱淤既淤則必衝疏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槓往視之

張朝瑞字子禎號鳳梧□□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安丘令歷官南京鴻臚寺卿嘗爲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三當謀八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縻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黃河西徙漕綱爲梗公以分淮導黃爲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猶夷

莫決公引疾乞骸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目錄 外編

工部四

水利

前言

夏原吉　吳　嚴二則　李鳳來

徐　恪　徐貞明　鄒德溥

呂光洵二則　陳繼宗　姚文灝

汪　鋐　王　圻二則　張汝弼

盧　奇八則　佚　名　申時行

往行

顧公清　錢　溥　楊循吉

徐貫行　姚文灝二則　余子俊

吳道定　胡堯元　胡子祺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四

水利

前言

夏原吉曰浙江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吴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吴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湖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卽古樓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

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洪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民爲便也

吳巖曰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相望吳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于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于修築修築堅完旱澇有備否則反是自今以後每歲于農隙之時治農府州縣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務令高闊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車戽出入如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吳巖曰欲興水利必資藉乎財力欲聚財力必取給乎民間其功程大者動以萬計小者亦不下千數欲遇大小工程一槪不時科歛則未免

府派之州縣州縣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細民家至戸到騷動鄉村雖曰爲民興利然未見其利而先見其擾鮮不怨矣愚以爲水利爲田而興則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至田萬頃則科錢百萬文以浙西諸郡民田計不啻千萬頃所出之錢可以類推而知也若然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爲經久之計又必于每歲秋收之時折收田銀徵解各府官庫收貯仍將徵解過數目造册水利官處備照遇有興修聽候動支不許別官那移借貸倘工程浩大支用不敷聽其于官庫無礙錢糧內動支湊用如再不敷會計明白備由奏請區處如此則費有所出而事易集民不告勞而功易成矣

李鳳來疏曰水利之說關于民者甚大水利通則溉洩有備雖大澇終免赤地漂沒之苦否則灌匯無所禾苗無救而飢饉薦臻矣以故我國家軫念民瘼于臬司既設水利官一員以分理之其良法美意至精至備矣夫受是職者宜夙夜勤勞循行阡陌以盡厥職以惠斯民以仰體

我皇上愛民之意可也近來以此官爲冷淡無利或偃息公衙虛糜廩祿或營利别委以規賄賂其溝洫之通塞略不介意一遇水旱束手無策坐視民斃而已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伏望皇上擴天地之大德重天下之根本乞勅工部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嚴加禁治凡屬水利官員務要及時講求多方濬築務俾溝遂相通旱潦有備不得另行差委以分其力若有營求别委規圖賄賂者追贓罷黜毋得輕縱如此庶官盡其職而民受其惠矣

弘治間巡撫徐恪曰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遍及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爲患其利溥矣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強兵卓有成效此宋儒朱熹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乖隔禱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于此伏念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于既往不若預圖于方來親詣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今之宜量起得利并附

近軍民次第興舉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從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之家地上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爲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枷號示衆以後堙塞就令得利軍民併工開濬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泥于井田溝洫之制將見遠近聞風爭求水利而旱荒不足憂矣

徐貞明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槪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于畿輔畿輔都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于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于近山瀕海之地近山平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請悉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乃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爲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飢耳此可

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䢴賦財取給于東南忠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殷憂尙有出于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今運早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早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恆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省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荒盡入諸川其勢旣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

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溢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夫業農者縻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于爲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釁弭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傜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傜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傜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于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

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計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恥于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于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世有勇于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矣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飢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今西北之地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

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
蓋旣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
儉民農于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傑者
不失爲富家翁卽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
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
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傑之兼幷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
于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
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
族黨井自爲界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
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
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敎化可興而俗尚自
美其利十有四也然先行于京東者何居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鎭固股
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
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

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隷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有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鎭而諸鎭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然西北之人歲苦水害奈何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疇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横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而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之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穫蓋恆與雨相植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雨師而盻盻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

天時使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爲疏引水即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地勢使然也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北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魏秦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大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無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

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自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于天下矣夫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于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于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也夫水利之法高則開溝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于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眞定尤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于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臻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間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然世之疑而不

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于得人二憚于費財三畏于勞民四忌于任怨

五狃于變習不可不察也夫畏事者旣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

罔功甚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略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

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民名亦不如

今制責以水利之職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

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

焉夫捐數萬金之費于春而收數萬石之穫于秋費于帑而償于田此

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爲之曾謂善于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

且始爲而穫繼是有興卽以所穫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于

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其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

略盡矣今若鑿渠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

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審如文忠公之言民信勞矣

予謂不必于牧養斯民之外而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

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工省之處暫出官帑經

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機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概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于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矣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驗速旣不一概以水利役民怨不叢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競勸于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矧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于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則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恥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尹河南出見田疇之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言張公不善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

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隣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繇是隣里相助比戸有積畜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狃于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日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迺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孰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矣夫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畒將校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狥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方安知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兀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

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綬其征科俟其田入旣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于其間眞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有科蓋務本重農以墾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于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于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于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獲罪而有力者捐資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卽無力宜遠配者亦得近屬于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夫瀕海之地國初皆設墩台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闗及水道沽闗以至于新橋海口赤洋海口

等處遺址尚存日漸圮廢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接于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illegible]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瀕海闢田屯駐于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為樂土漸有通道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于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又相成也則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哉

鄒德溥曰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灌溉其區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久未可以已也請借前著為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蓄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塲盡為庚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為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奧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莊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

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于騎不利于步盡邊地而溝洫之
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
募則餉不貲班成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戶虛自水田墾
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起導漳
于鄴鄭國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濱古之興
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于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天地曠夷疏引易
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
有地之饒無潮之患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
計過也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
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
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命役則吾懼民之
騷也將舉內帑數千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驗已吾以爲
可不專官而集事者晁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
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

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擇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藉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略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陳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以其半之入而募民民必就之此與捐內帑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于此矣

呂公光洵曰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于軍旅在東南莫重于稅賦而蘇淞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利漸堙有

司者旣不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能自出力隨宜修治遂至于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先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實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伏蒙皇上憐其疾苦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飢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飢又將何以應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以爲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常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爲五事仰伺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

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旱卑者其田常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于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繇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松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大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于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堙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江淞江幷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幷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

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横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鎭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于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搏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僑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常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瞻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多則田自固雖有淋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于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壠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于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

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宜便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口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法自淞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于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已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

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于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淸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査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査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于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費不過三四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歲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

嘗仰稽先朝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于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國家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僨事者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常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鎭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堯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緡等面議可否皆以爲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于旁撓功

多毀于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潑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于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常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淸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呂光洵再疏曰臣照得蘇松水利乃國家財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該臣奏乞修理節該二部題奉欽依咨劄到臣依奉會委松江府同知靳學顏常州府通判黃潯蘇州府嘉定縣知縣張重分詣原議應濬河港及應造閘堰等處地方逐一查勘得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鴉浦白茅塘等港凡三十二所鹽鐵許浦等閘凡一十五所工費繁大俱應官

爲開造其新港等河凡三百九十七所大小雙塘等堰壩凡二十八所工費差小俱應民自開造石浦等河凡八十七所工費大小不等俱應官民合力開濬江陰縣桃花港青浦縣通坡塘艾祁浦金壇縣赤岡白塔等河俱堙塞已甚勢不容緩且工費易集隨各委官督率開濬見底功成其餘各縣相應疏治之處雖一時未能驟集而各官查勘已明凡地形高下之宜源流分合之勢古今通塞之因大小緩急之序與作考驗之方延袤深淺之度與夫地方之多寡力役之難易工費之輕重人情之趨背咸著圖册較然可考矣其累歲積逋如原派導河夫銀及存留撥剩各項銀米撫按司府州縣及各衙門贓贖罪罰與夫應解錢糧堪以那借久爲豪猾所得者不啻數千餘萬已經委官清查造册各有可稽之數若使有司諸臣奉公體國按籍而行之則底績之期可指日而待也而議者或以旱潦相仍公私俱匱不宜興作此皆習于玩愒未睹利害之原也夫旱潦相仍正由水利湮廢若復因循不治則旱潦之災日甚一日而東南之民終無安飽之期矣且臣愚計本欲量度緩急

順其時勢而漸爲之即如今歲災侵民窮則量發在官糧米募民不能自食者開濬支河因寓賑施之法若二三幹河則稍候年豐追理逋賦大集財力然后治之隨事擇便而不併役於一旦此無不可爲之時也其所役之人各因其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鄉即役一鄉之民利在一縣即役一縣之民利及傍縣者則傍縣助之利及傍府者則傍府助之凡召募工役之費皆官爲會計條畫盡而無追呼拘迫之煩此無不可役之人也若夫疏濬之法又皆因其自然求其故道淺者深之狹者廣之縮者延之使各復其前日之舊而已初非鑿山堙谷壞田園毀廬墓創爲決裂難行之事以拂民之所欲此無不可成之功也夫以無不可爲之時用無不可役之人圖無不可成之功是宜朝議而夕報也而事固有不然者何哉委任責成之道未至耳常稽之故籍自唐宋以來三吳之民咸擅水爲利當時所置治水治田之官多矣至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三吳尤爲重地永樂初泖水溢爲苗害我成祖文皇帝特命尚書夏原吉治之又遣都御史俞自吉賫水利集以賜原吉其專重

如此在正統時則侍郎周忱治之在景泰天順時則侍郎李景繁都御史崔恭治之在成化弘治時則都御史何鑑治之皆以專任成功至正德時撫臣李充嗣兼理水利亦奉璽書從事故近世治水諸臣惟充嗣最爲有功皆委任責成之效也頃年以來故道漸湮先後建議之臣每以水利爲言幸蒙聖明採擇輒下該部議其可者下之撫臣撫臣下之府縣其議論甚悉行移甚備而府縣有司類多視爲泛常漫不加省即有加省者亦不過舉一二易行者略加疏治以塞責應令銷繳勘劄而已固未有實意爲民興利袪害以圖久遠之功者言者雖勤亦何益哉近蒙皇上俯納臣言特命撫臣丁汝夔行自春徂秋數月之間其廢漸舉已修者咸底成功而未修者亦有端緒三吳千里之內萬民引領企足以望大功之成今汝夔欽陞協管院事不日將趨赴闕廷臣恐離任之後一時有司仍踵故習樂于因循凡應濬之水勘計已明者輒罷而不治而積負宿逋清查在籍者復縱而不理隳垂成之緒廢可期之功不惟臣之微忠無以自效而我皇上勤民重本之意亦壅而不行矣

此臣之所以夙夜拳拳不能自已者也伏望皇上俯念財賦重地特賜
璽書一道專令巡撫都御史查勘該部原題事理及臣委官查勘相應
疏治之處親行相視量其緩急度其時宜計其經費督率官民授以方
略使之如法修治無奪于浮議無急于近功期以三年畢事如果經理
得宜勳勞懋著乞照先臣周忱故事量兼部堂職銜仍留在任督理又
俟堙塞盡闢水無遺利然後不次召用仍責巡按御史每歲親歷工所
檢勘工程及查在事官員分別勤惰通行奏報則事有責成人有定志
玩愒之弊可祛久大之功可致矣

陳公繼宗曰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砧碶不知創始何
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置制使吳潛再置閘于邑之西嶼鄉緣築
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停蓄易洩歲屢弗穫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
等以是閘之病白于部使者遷之于南五十步而近國朝洪武末年邑
民復以不便奏遷于北土石弗堅隨修隨崩有悞灌漑甚久今者老白
于郡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于大江而流轉繞丈

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版夾田官莊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閘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河溉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溥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小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閉板閘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滔滔而行閘北之水未及而閘南之潮已退有悞灌溉多矣太守聞其言而嘆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已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于寶祐之舊址焉于是募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閘每閘闊一丈高若干聯一石梁于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閘各下水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水來則啓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之時皆得灌溉之利而無凶荒之患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急于五谷秀而實穎而栗雖有鑠石流金焚林焦土之亢陽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守公所以汲汲于是閘之遷築者急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

急務焉若濯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鉗盧渠溉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修其業故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修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溱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十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穰之利者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升今官廉明愷悌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于凡修廢舉墜之中而尤惓惓于水利之是急者重民命也夫天以民命託之于聖天子聖天子以民命托之于郡太守者民命之所寄也厚民之生壽民之命莫切于衣食衣食之本莫切于農事農事之須莫急于水利則茅洲之遷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

姚文灝曰吳地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自海塘作于東南而東南江以徹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

大司空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良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遡之宜必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防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經久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挹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于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于上設導河夫于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于通判陳暐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鼎遂籍一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文有奇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巽如舊而深倍之下闢直塘兩涯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潁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績者然不知三子之榮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于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

嘉靖中汪鋐奏興水利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

窘而陝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爲狼狽謹以水利一事詳爲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爲水利計耳是故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川舍水以澮瀉水其詳于水也如此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于雨仰救于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與灌漑之利亦往往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漑注塡閼之水漑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跡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也如蒙乞勅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都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務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爲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爲遂或爲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澮以瀉水或當爲陂或當爲堰考古人已行于昔

者而施之于今求古人已行于彼者而爲之于今此歲積月累不責效于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于簿書因時制宜不膠執于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成效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李冰爲蜀守雍江水堋穿二江心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澤令黃懋上書請于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其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于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册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眞保等府又有水患如蒙勑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

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力興修毋阻于浮議毋泥于己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决壞之憂有瀦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爲災潦不能爲虐而民可聊生矣仰惟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之如父母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生重民命之大節舍此不圖乃至于請給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擾攘一國之賦自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于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卽古之山川今之土地卽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卽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有卓然不可㯖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

王圻曰東吳水利在上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止六七所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止十餘所治之之法當先要害先治澱山長橋等處茭蘆壅塞之地導太湖之水先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而又開吳松江幷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洩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茅許浦七鴉福山等塘港以洩陽城昆承之水注于江注于海又令各縣分督各都圖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導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則瀦者流者兩無阻塞而水利可興矣夫今之談太湖者其利害各半然利卒不勝其害也故亟宜講所治之法而治之之法在節其上流疏其下流鑿溧水石河引之北注而于五堰築壩以避宣歙池陽九江之水所以治其上流濬顧浦通吳淞而道之海又濬夏駕北貫吳塘通劉家港而道之海所以治其下流夫上流節下流通宜平成之功可永賴矣而泛濫之患無歲無之則何以故豈治之之法更未盡歟愚嘗問之故老謂天目以東之水既可瀉之錢塘則太湖之水不可于歸安德清之境尋其流派而納之錢塘乎浙江之阻不知始于何時今欲遽通之則憊民力招民怨不

啻如昭明太子之疏此固事之所難爲也若夫節天目以東之水又何憚而不爲乎外此而濬諸浦疏涇港理陸岸禁侵圍芟蘆葦此皆治水之常務所不必言者雖然事有專任則功可責成以五百里之湖水環四大縣間而欲責有分地者治之何怪其補東而失西哉固當宁者所宜究心也

又曰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是歲以河道副使許應逵來董其事出帑金十萬佐修治費及至首濬吳淞後及支幹似有次第成算然開濬未完而故道反塞甚至斷流不一年盡爲平壤豈氣數之偶然人爲之未盡歟

張公汝弼曰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公蘇文忠公言之已詳推之已悉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于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聞有墊溺而無旱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甚大去年水潦閭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

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洩水斯便而少潦矣其泥沙湧動隨掘隨漲者若大興盧亦何益哉此疏導所以水利低鄉也然低鄉之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浚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爲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只浚一河或數十里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鍤或止挑一鍤二鍤而已或推其高壅塡于深窪而已其工將畢卽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旣漫孰測其淺深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卽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況點夫雖多得賂卽放實下手者能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昧且疏導江流

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吏部水監等
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愼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盧奇曰洪武二十六年定各處閘壩陂地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
時常督理疏濬如有河水橫流泛濫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
隄防止遏所用木石等項官司支用務在農隙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
急于民又宜隨時修築以禦之二十七年勑諭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
以備旱暵宣洩以防淋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勿妄興工掊尅吾民又
遣監生及舉人林分詣督率修治水利
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歷代崞等州縣東流經眞定府南至
武邑縣合章水又東北至分河口入運河天順成化間屢決晉州紫城
口東鹿深州受水患弘治二年發軍民築基嘉靖九年決眞定城西行
順天保定撫臣修築大小舊隄
桑乾河發源馬邑之金龍池百斛湧泉迤東南至盧溝會于天津北達
宣府之保安州本元運道保安而西直達大同之古定橋皆可舟行中

有二山石湍險大約水程七百二十七里陸止八十八里

胡良河在涿州自拒馬河分流至通州東入于渾河琉璃河在良鄉縣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中至良鄉亦入渾河水勢洶湧工力難施二河下流沙壅各四五里流濬甚易嘉靖十一年題准該州縣官每于四五月督責修濬

薊州河因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時有漂沒天順三年乃以海口新開沽近州之水套沽相值止隔陸地十里遂命鑿通五年淤塞仍濬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兌海運每三年一挑嘉靖中定額夫八千名工部官會同巡按御史及天津兵備督理

昌平河在鞏華城外安濟橋起至通州渡口長一百四十五里中有淤淺難行者三十里隆慶六年題准量加挑濬幫築隄岸遂成通流

密雲河在縣西有白河故道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題于楊家莊築塞新口疏濬故道舟楫通行

天津海口新河長十里餘內王家淺至冀家嵩關係運道每三年兩次

挑空其附近實抵武定香河三縣天津營州前武清五衛幷梁城所額夫一千一百五十四名實役外寫遠府州縣衛所五十處該夫五千七百二十九名每名減半徵銀或四五錢解工部寄庫募夫日給六分計里分工管河官會同天津兵備往來提督挑空泥沙不許推積河邊工完册報

浙汇諸水太湖爲大納杭湖宣歙常鎮六府溪澗港瀆之水以成巨浸注江湖會于海每天雨浸淫水道壅塞長洲崑山諸縣多披湶沒永樂二年乃鑿吴淞南北岸𡑞塗及濬安亭等浦引湖水由劉家港入海又濬導陽城昆成諸湖水由常熟縣白茆港入江又濬松江府萬家濱至南蹌浦口上接大黄浦引湖泖之水入海弘治七年發民夫二十萬濬吴廣長橋諸茭蘆之地導太湖水散入澱山陽城等湖而開吴松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達海開白茆港幷白魚洪鮎魚口洩昆成湖水達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達海開湖州府漊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府百瀆達荊溪之水自西北入太湖開各斗門洩

運河之水由江陰縣入江正德十六年復發軍夫六十餘萬濬白茆港故道起常熟東倉至廟海又改鑿雙廟至海口新河濬尙湖等支河十九道幷吳淞下流常州府烏涇等瀆桃花等港湖州府大錢小梅等河卑上源下委遞相容洩六年濬丹陽至京口驛諸處淤淺會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二十四年題濬臧村以溉金壇溧港以溉武進艾祁通波以溉青浦顧浦吳塘以溉嘉定又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同壠支河淤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隆慶三年復問諸海口及湖浦涇漊浙直交界湮塞五年又通修吳淞江練湖白茆塘隄岸萬曆三年又開黃浦吳江諸湮塞及修浙江海寧海鹽等縣衝壞石塘四年因丹陽一帶運道淺阻議挑復練湖上下幷濬並瀆通江

□□□曰我朝設都水官專治水利初命戶部尙書夏原吉濬范家濱引吳淞入海正統中命巡撫周忱修治吳淞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段及顧會趙屯浦

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莊至分莊七十餘里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十餘丈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然自澱山湖築圍成田吳松江潮沙湮塞水不通洩每遇霖潦諸水所會即成一壑設旬日不雨則旱暵爲田畝龜折損田逋課無歲無之才智與除之策朝廷治禦之功不可一日不講也

中文定公曰賦稅之源在農事農事之本在水利今興修水利之說大抵濬海口開支河而已而蓄瀦之澤多占于開墾障捍之隄久廢于因循故水漲則無所受而橫溢者四出水至則無所禦而渰沒瀰望急則告荒告病請賑請蠲而朝廷或應或不應則計無所之矣往年周文襄設有塘長與糧長並重意爲此而今置之不問近年田禾被浸職此之由此修圩岸以障水患實急務也

往行

顧公清曰上以蘇松水患爲患命戶部尚書夏公原吉特往疏治八月

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極治之法公于是上奏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勤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概蓋浙江諸郡卽蘇淞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要法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壅滯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浦界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下浦抵上海縣浦口有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至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淤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大黃浦乃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丘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

之迹每歲水涸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民爲便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迺息既而有欲干澤于上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歎曰民疲劇矣救死且弗暇况復役乎即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悟事遂寢錢公溥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吳淞則又分二道而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以入海高下既殊旱潦交病然旱爲東北受患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淞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逾百年興言修浚非無其人然或沮于浮議或怵于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舉稍遇淫雨即成一壑國賦虧而民艱食矣天順三年都憲崔公奉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舉府判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文治之侯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

入江計四千丈闊皆十四丈深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塲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新華涇塘大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噫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相與鼓舞而言曰茲江之湮爲吾民病久矣曩時害人者雖兼得利害而訖無成功寧知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舉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勞而不怨則國本垂永之計孰愈于此哉溥松人也且識史事故請書之

楊公循吉曰上臨御之七年爲弘治甲寅乃眷南顧以茲吳浙之間數被水患忠黎民阻飢思大拯救之爰采廷議特命工部左侍郎徐公貫會同巡撫都御史何公經略其事浚築未便而以其屬員外郎祝君惟貢從行贊畫公深惟大江之南自鎮徂杭膏腴千里而震澤瀦聚其間西納東吐本利非害自壅遏不遵故胸腹受病肆爲災沴然水有上下治亦宜鈞乃率司府僚屬周巡列郡計源求委盡得其利害曲折公乃與巡撫公度地計工當用人二十萬乃足事因創羨夫之法一甲三人以

其餘爲資給又別給米人一石先食後役措畫孔艱凡在守令無不相
率視效罔敢逸意以是年十二經始嚴神享肅官箴而後卽工維蘇之
松陵爲震澤喉襟而吳淞七浦白茆則奔海之大道利溥而治最急者
也乃令張通判是先以萬六千人之長橋疏其竇八十有五又于其外
薙荻之藪九千畝決爲通陂隨流北折而東又以萬五千人開七浦四
十里及鹽鐵尤涇各十餘里又以人八萬開白茆六十里其上曰鮎魚
口者湖流之是出凡四渠爲新開河爲龍潭洪爲白魚洪爲落星港盡
皆疏之悉澈海焉自昔以吳松灘沙浮蕩不可治公按而視之曰此正
三江最要道水下最捷何可已也其地隸松江乃以郝通判希賢率人
四萬五千開其下流凡七十以復江之舊常州之境先是宜興百瀆及
江陰入江諸港歲多湮塞乃以姚通判文瀬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開
港三導運河入江用人亦五萬而吾蘇守史公侯鑿獨以勤劬爲諸郡
先而松守陳遜之常守華延佐咸殫心力以相其事公又以諸漊不通
則雪霅之水不得入于太湖通而爲之隄則水乘風返游泛溢爲其傍

災其地浙也則以周大參公瑞發之人二萬開樓七十有二作石隄七十里以利湖州之浚西湖利杭又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均修疏並治水以大通而員外郎祇敬公命日無寧居與雷僉憲元芳往來提調兼督防田之事責成尤篤浚治之外岸益高厚大凡是役以丞簿稽工以義民部夫所至頓次舍置井竈時止作薪芻幷給醫藥有備民用是不困而皇上聖德格天霽朗經時人以和通無沾塗櫛冒之苦治修不百日而成六郡人士莫不慶以爲上恩洪大粒食茲土遂以公來建丕績惠延無窮歷觀前代致力于斯者非不甚衆然言浮于實或以近效自畫迄無遠謨惟國朝永樂中一治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潮聲奔急衝嚙兩岸洩水益徑則松江開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闊漸倍于昔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況松江限于低鄉之東北洩水溢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于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年之間一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

請實難爲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怨望亦不恤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在乎因其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于出河浦口之内汲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時啓閉則高鄉潮可以到卽水不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閘板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利者何由而施之此節蓄以利高鄉疏導之方當于江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旣緩多由蒲葦梗咽漸至淤塞尋尺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視使之流駛則故道不利蓋八十載考之郡誌其時授地調役亦未有若今日之大者則稔歲之臻有不加如前乎哉惟公忠貞博大御之以整暇是以動用夫衆終始晏然所謂社稷大臣臨事決議愈大而愈靖者公其有焉工之畢當作之明年二月雖成未驗旣而大雨兼旬水驟長驟流若箭駛雨與昔同而利病懸異然後人之信且喜滋甚卓然巍乎垂宇宙誇古今斯實一代之偉烈不可尚已

徐貫行嘗治三吳水利謂嘉湖常鎭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

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于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浚深闊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幷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松江以達于海開白茆港幷白魚洪鲇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漊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

弘治八年吳大水國計告乏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勑開濬白茆港水始有歸繼之者則主政姚公文灝議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濟迄今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港浦湮塞水始潴積泛濫議者云必開白茆港七鴉浦數支河而災至稍可免焉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至正德初郡守林公廷棉具奏濬之嘉靖初巡撫李公充嗣奉勑開府太倉又一濬之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時居沍寒不縮不涸

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時乎在掌國計者所當深講也
姚文灝字秀夫號學齋貴溪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僉事嘗爲常州府通判常州水利先諸郡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勅視水浙西君陳興事皆見革施行還朝上君治狀遂有工部之命君旣受命亟陳水利六事一曰設導河夫二曰發濟農粟三曰給修閘錢四曰開議水局五曰重農官選六曰專農官任鑿鑿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
余肅敏子俊總制三邊在西安府患城中水多苦鹻民以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灞河之水自丈八頭起修石𥓰以啓閉撙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通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爲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決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

之利過者思焉

吳道定字世安河南人成化□□進士歷官副史弘治初年河南民奏開廣濟渠不果行是時公巡鹽河東通勘鹽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糧公曰俸糧吾省利廣渠吾屬利均爲國家利吾兩成之達諸河南撫按後渠成溉農田甚溥正德初廣濟渠通塞不時公因溯流窮源相度地勢直抵五龍口嘆曰使渠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不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失地利耳公遂達諸當道去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另開利人渠曰舊渠如此故失利新渠如此乃得利刁吏百計阻撓往返五年而後渠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國初遶省城東流入河公因幷利人渠遶其南流曰此古蹟也豈可與今利而亡古利哉達諸當道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

胡堯元字廷猷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廣西參政嘗以戶部主事讁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水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

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農甚賴焉

胡太守子祺嘗知彭州州故有江都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具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修堰子祺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爲書白于府轉白省省難之子祺再三言言益剴切省乃聞于朝命下省以委子祺而責成焉子祺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子祺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必修彭州堋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從井汲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一目錄

工部五

屯田

董應舉　王鳴玉

往行

康茂才　黄　福　高皇帝

文皇帝　昭皇帝　章皇帝

于　謙　純皇帝　敬皇帝

肅皇帝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一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工部五

屯田

前言

丘濬曰虞集之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之策勑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旣定然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

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于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機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乎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于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漑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家國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王鏊曰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與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三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三十石

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地爲堡東起武州西過雲州極界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孫原貞曰天下運衛設置屯田軍士屯田秋成比較子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于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

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饋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

方日乾日各衛屯種寧餘近年以來苦于賠補相繼逃亡抛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于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粮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數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恩停租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抛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于領荒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于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憚于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抛荒田畝共計三百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

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
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
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効一體徵納
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爲區
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爲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于全領
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
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于虧欠矣

又曰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
幷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
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
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
之年僅可自賠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爲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
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被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
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支

之望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除豁災傷事例查各衙見今勘實堋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尙資于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淡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旣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止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又曰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厘蓋

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以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滿目不勝凄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賠補愈重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册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七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雄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

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堋荒田地若干頃畝堋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八厘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堋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堋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某等官所議將前項堋江田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伍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

等屯荒廢久遠措置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
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
各衛故軍好田概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
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糧稅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
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
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
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
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
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
幾可清矣
又曰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如屯軍之苦
爲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牛
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爲納糧贍家之用一遭凶歉輒便流
移查得成化年間屯所飢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

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疊見不
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緣本衙門自無積蓄飢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
爲是以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別無措置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
曾建議欲爲各屯設立倉廒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
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倉廒
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
闊事寢不行臣看得衛屯所俱雜處應天府等州縣地面臣奉命以來
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
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贓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
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盛之際動支前項
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價贖罪穀石俱仍貯各
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
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地方倉廒支領造冊奏繳庶倉廒無創立
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務各年

批撥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亦增賑貸有賴屯軍不致逃亡矣

董檝曰千里裹糧士有飢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于饋運四方苦于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不可能臣常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于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草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冰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跡既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

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于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而又豈非其明效歟

倪岳曰以百頃之閒田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其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衞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事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掠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

倪岳曰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

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恥于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于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不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慮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耕穫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

何孟春曰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日完二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向誰備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陳建曰祖宗朝九邊屯田爲上中鹽次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乞

運糴買二者而已然乞運苦于陸路難艱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嗚呼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策因循襲用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

又曰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悅巾待哺策斯下矣此三策得失人莫不知然近日諸邊正行下策而莫克由其上雖中策行之猶扞格焉謂之何哉

王守仁疏曰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食于師者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足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戍卒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饋矣此誠以逸待勞之道王

師出于萬全之長策也

詹事霍韜曰臣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眞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地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能愼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淫沿溝之隄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敢長驅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

潘潢曰隆古兵制皆寓于農故國無養兵之費官無供邊之勞久安長治有由然也後世惟唐之府兵最爲近古我朝屯田實倣府兵之制然法久弊生祖宗良法美意寖以墜失愚昔任陝西糧解副使職司錢糧講求屯田頗得梗槩及任提學副使巡歷八郡三邊周爰咨詢因得悉其詳竊欵鉤其肯綮又以考校之暇弔取屯田地畝實徵諸册磨算會計著爲屯田議亦嘗呼召諸軍面與商榷又得悉其衣食之資俯仰之計數年以來頗得其情嘗稽屯田紅牌事例因窺我祖宗法意大都各衞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糧

百畝及給于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軍始貧民糧借而民始困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矣夫國初糧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屯軍收穫輸納無搬運守候之費操軍支糧亦近便簡易無有侵侔欺隱之弊及徵糧于官倉乃在府州會城去屯遂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旗甲知數人役軍人赴倉支糧往返益遠于是搬軍守候之費侵侔欺隱之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給內帑頃者邊事愈多請乞頻仍雖內帑亦不能給則其弊極矣愚所議屯田法因軍人以納爲害卽其百畝之業立爲簡易之條軍既不納糧于官官亦不給糧于軍可復祖宗屯種之制合唐府兵之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軍之利什七雖不能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亦庶幾十人之田養十人矣比今二十人之田養六七人者其利蓋倍蓰也嘗呼老校退卒察其疾苦咨其衣食皆曰軍之納糧于官大率十五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糧于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得此百畝之田無

追呼逼勒之擾稱貸附益之費自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六七石餘八十餘畝佃人分糧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七八石是常有二十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慮矣故曰在軍之利什七又嘗取支糧文册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議一軍止免納糧六石合八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故曰在官之省什三此皆于支納之間節其搬運守候之費革其侵侔欺隱之弊奪諸豪猾奸宄之手而歸之官與軍者也議自西安左等四衛始計四衛見在屯田二萬七十餘頃見在軍一萬八千餘名每人該田一頃常餘田九千餘頃餘指揮千百戶及儀衛司旗校無地軍人幷馬料支給外尚可剩田五千餘頃以陝西見行地圖頂軍法募之可得軍五千餘人計全陝屯田不下百萬餘石以此法推之再因地致宜可增軍數萬少不下二萬此皆不煩帑資不備民糧而得之者且屯田僉事職銜曰提督屯種又伏睹屯田勅旨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是此官之設原以耕種爲職不以催科爲急今乃

追比逋負敲朴並施害及妻子禍至雞豚如徵租稅然不知此糧將以養軍先以病軍使之驟然喪安樂之心亦將安用屯田哉故愚所議之法除去其害而已因陝西地方袤廣故爲此規至于山西地土狹隘東西不過數百里而山石居半通計一省之田不足當陝西一衞有難用此議者若夫宣大之邊田土久荒宜用營田法于偏頭老營之間得荒田東西百里南北二十五里除山石外大都可得田五六十頃以牛具種子給與偏頭老營二所官軍耕種營田議別詳如陝西總督巡撫官勘酌舉行庶兵食可足邊圉可固矣

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幷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江津曰近日之議安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辦于一時率非經久之常策爲今日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于倉廒者有限糧之產于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行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兵鎭守官不思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利之計就彼置立莊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入官莊軍人耕穫反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磽薄之土乞勅戸部踏勘遠方地土但有前項各官莊田俱令退出給與各軍屯糧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免于私役而得以盡力于農畝屯糧豈不漸足乎

景泰元年于公謙曰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中鹽糧或曰銀貨糴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收奈之何不懷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新來

和好必不即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幷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田多軍少先盡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種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收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幷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糴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給矣

余珊疏曰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充國屯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百餘畝得粟二十萬石自京畿海涯萑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于古

而不可行于今乎臣請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從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鎭兵築隄捍水爲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起科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爲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于田所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陛下乾斷力行不爲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

胡世寧奏議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其言曰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卒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遵照文皇帝聖旨聽令北直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盡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

李元薦曰嘗考我太祖憫念時艱鳳陽尤甚乃發罪人工役屯種令各

處人民雜犯死罪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者發鳳陽地方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今須舉行此法凡天下問徒軍人犯不必解發驛遞軍衛等衙門止發拋荒田地處所分投墾種不得任劄一處致啓亂階亦不得縱令逃亡漫無成績如此數年則江北粟米必裕可以寬東南之漕可以壯西北之勢眞萬世之長策也

又曰洪武中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兵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擇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取給葉文莊所行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奚可勝用哉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埸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毋以耕也套爲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牆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

張居正曰今之議者皆謂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不得已而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汰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由焉而誠使邊方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民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留意焉

許國曰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犬吠之警九州貢賦繦輓歲至輸如

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絀者兵耗之也夫兵旣倚干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今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坐而待哺兵固厲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葢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也今歲支不足給在所噪呼蜂起而挾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于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非行也卽欲行安得償其所逋彼且有辭故今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𢿱兵驕則國𢿱當事者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今之名爲兵者國家以死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運兌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于驕兵顧反藉民以衛之小急則召募有值大急則徵調有賫其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旣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藉民以衛兵平時任其耗蠹緩急一不得力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令甲諸郡衛卒什三而守什七而屯屯兵二可給守兵一

而自食倘行之而效卽天下之屯足以盡廩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由將領掊剋與豪強典鬻掊剋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鬻久故豪家併兼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爲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卽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畝疆虛名固存而恆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命分行天下按籍以請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盡歸農乃卽于屯營之中稍行番休之法揀其精銳時其敎閱二十從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之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蚤定者也

李文淸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卽古寓兵于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于上者碩畫于下將臣經略于

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田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政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田官牛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與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廩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地方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𤊟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芻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

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奪覈乾沒修亭障三國時必祇營許下而諸葛出斜谷羊祜實淮襄此俱功績卓然傳著言屯田者所必宗然皆以軍興佐旦夕之急爲方圉一時便宜經制弘遠未遑論矣而唐之法最備唐開府軍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洎諸鎭軍所領則碁布天下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于尚書省不輸不調而兵食足故自周幾千年而兵與農始復今夫井田以農寓兵而屯田令兵歸農廣𥡴之勢雖稍有間近古以來兵制之善未有也彍騎藩鎭旣變而屯法凌遲至元和而甚然韓重華以振武一隅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畢誠營田邠寧三十萬石得人任法豈不易敷然宋端拱二年以陳恕等四人爲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而時承五季將士慓悍之後武臣恥營葺惰卒憚耕作恕密疏卽不罷役將慮生變而承矩亦偪抑羣議事幾輟然竟以成功自是屢建屢廢廷臣終持空文而迫于強寇故今論兵其無制而貧弱者輒言宋明初得天下戍卒編于列郡衞所林

立知鄭州蘇琦陳時政其一言屯田積粟當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沃土膏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後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久成功家積粟于垣土饜足于伍內有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揵虜其惟屯政哉

薛三省曰客兵與土著不並存也方始募客兵時爲土著弱耳不知客兵強則主愈弱弱則無當于用而官且愈賤之于是豪者得以侵其土黠者得以淆其籍此□無所控而官亦置不問久且不得以覈其故是招募盛軍衞敝軍衞敝故屯政敝也初令開荒者永復不賦以廣勵來

者不知無賦則無名籍凡田皆公土也籍而後得私其業不籍則縣而屬之官有力得漁之矣豪貴宗戚誰不生心故復除之利厚則巧奪之端多開者勞大而利小故開荒缺也往者折納爲開中久而粟多無所洩也故以錢洩之而不塞竇遂洩而不復積蓋計利則輸粟不若折納便計勢則輸于邊不若輸于都便人利便而習佚則開中不可復故積穀缺也欲興屯則莫若復軍政欲廣積則莫若嚴清奪欲多積則莫若復開中如是而下必成之令行必復之政則屯修于內荒開塞下兩者兼舉則穀必多矣此必然之議也愚故以爲欲復舊制則又莫若調新政在腹裏則當以開爲屯在塞下則當以屯爲開在屯與開未成之先則當先積以資屯開在屯與開已成之後則又當因屯以減積穀何謂以開爲屯屯田侵占非朝夕矣今欲按籍而履畝勢必害及常業西北固多甌脫卽東南湖海之濱斥鹵亦多有之稍知自墾皆上腴也誠廣爲營度而嚴責成焉有可屯之軍而無田者則計丁以及田有可屯之田而無軍者則勾丁以補軍矣廣新畬與核舊額其利孰多其擾害又

孰少如是則屯政復矣何謂以屯爲開夫募召皆四方散民也其勢又孤民散則難招力孤則易侵今塞下戍多其有客兵者則以兵守扞而以軍耕其無客兵者則挑其壯者守扞而以單弱耕其官兵則歲課其所開次爲差而與首虜同賞夫以耕爲守則士樂以田計功則官勵以戍開田則勢衆而莫敢奪如是則開荒復矣何謂以積資屯以開減積夫屯與開不可一秋而望歲也必以歲計焉其爲不能無仰給縣官則下令輸粟度邇時每引折納幾何卽以塞下粟值準之而又少減其粟數令商有餘羸夫人樂羸則忘苦不厭奔走飛輓塞下矣是使戍卒得力于開屯也夫商有所輸開而屯者又有所獲其獲有餘粟又得因商之易粟而有所洩如此數年則塞下之粟必多然後下折納之令復如故是商又得息肩于後益兩利也如是則積穀復矣三者誠復則不加賦而食充食充則兵充兵充則邊備充天下其庶有救乎

陶望齡曰屯政之興自漢武始神爵初趙充國以屯制諸羌而其後伊吾湟中金城之間往往有田官戍屯田法高皇帝用宋訥所獻守邊策

立法分屯布列邊檄遠近相望首尾相應掫制如此其固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代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士無不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且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勑論獎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有闕文）天意而沐英梁野仙帖木兒之說進于是開屯寧夏蜀滇閒而遂益推廣之軍屯之

盛諸邊多者至數萬頃諸行省浙夙號少戎事猶二千二百頃有奇嘗
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其令天下衞所督兵屯糧
又罷諸關守卒悉令屯田永樂間益廣遼東屯令徵牛朝鮮而寧夏總
兵何福以積屯粟數最下詔褒美又置各省按察僉事轄其事至宣德
以後而兼理提督之員日益設或以御史以都御史以倉塲侍郎以副
使以通判而承平既久居位者不甚以軍伍爲意所司取文具而已溝
塍廩庾之間少有省視者武爵既輕而其人又多闒茸其豪者或牟所
部善地及所儲細糧子粒又從而雀鼠耗竊之其地之密邇都下者膏
壤割于世臣而士日以失業自宣德景泰時御史張昺言大同地平曠
宜粟麥多爲軍官所據學士商輅亦言口外地廣袤而各城堡饒裕者
諸勳戚入爲莊田總參以下剖分其餘士無便田可耕法度之弛肆從
來久矣而迨弘治則鹽法遂壞國初患塞上粟少募商輸粟入諸鎮每
粟二斗五升則與引一支鹽海塲入輕而利厚于是巨商大賈役致游
民耕塞外隙地以私力創立墩堡爲屯聚田卒有所恃賴而粟益充羨

市糴愈平邊民易于生殖成化中甘肅寧夏之間粟石僅易銀二錢虜奪氣不敢迫近孝宗始即位徐溥爲內閣而戶部尙書葉琪與廣陵大賈姻遂奏改折課塞上田者皆投耜歸熟田復爲榛莽而邊地空戍者單弱墜葉粟價踊甚待餉內地悉國家之功奉邊士而不足塞上益多事戍卒候烽燧荷畚鍤無暇言錢鑄矣以古今之言屯法鹽法必相比以談皆的然能折初制之善與後之害不待今日而當復而終未有敢斷行之者夫民各自養則均足養于人則憂養人則詘必然之勢也故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衞民也令自衞自屯法壞而天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徼待者憂供者詘故今天下財力竭也以民養軍而竭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竭以內地養邊徼而竭以內地之東南養內地之西北而竭夫執戈殳曉戰鬥能扞社稷者軍也以負販雜作游手而惰偷取食者罷民也而今所謂軍多負販雜作游手偷取食者其一日有事而求執戈殳曉戰鬥必又募之民而顧令民廪之此所爲勤苦養游惰也宣宗時尙書黃福言自濟寧以北衞輝眞定以南皆河壖地

請以軍民十萬人屯之可多致穀贍國用甚便于是遣吏部郎中趙新等按視淮北燕齊等處若地可墾者上之會有沮其事以爲徒紛擾軍民常業議遂罷而丘濬王鏊輩號爲名儒皆每每言京東三邊地當募民爲營省漕運費近日京東之議旣行而久不得其要領亦罷去財賦專倚辦東南而力益窘夫以東南養西北猶割左髀以屬右髀無益于右而左必大傷諺曰欲爲吏視成事利成不處害成不能去相戒曰必勿動動其有亂故劉瑾賤閹也慨然思邊備之不足欲修舉其制于是奏御史胡汝礪等度諸邊屯田瑾不知所以曠蕩優恤之而徒慕浮奇以入多而先者爲功于是諸鎭責屯糧甚急而寧夏猶甚安化王乘戍卒怨遂爲亂後凡言修屯田以瑾爲鑑矣是以新田不可墾故田又不守議未興緩棄之可百年方興急責之必旦夕議徙民虞其擾議募民虞其聚而無功不可散也議給牛種子田本則憚費田未成卽稅之卽成又爲勢家所請其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存初淪沒者猶惡薄田耳貴收于他畝而良疇荒初流亡者

猶寠人耳責償于他戶而其人始逃去于是諸屯田大抵皆爲斥莽而召人承佃不復拘軍民矣軍不獨苦無田反爲田困而連畝接壤之額地良者土不得正視諸惡薄所求棄去而不可得故今天下之極疲苶而不可易振者無甚屯軍而論者獨泄泄然徒以劉瑾爲戒躑而傷足困而廢食計莫失于此

王肯堂曰兵制莫善于古莫不善于宋葢我朝兼之矣古者寓兵于農無饋餉之費有守禦之固國是以久安三代而下惟唐之府兵有其遺意高皇帝立法實度越之故嘗竭養兵百萬于京師而不糜百姓粒米者屯政修也迨其後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石以餉京師而邊帥請發內帑無虛月軍與民日困而邊事日壞不可支幾若宋之季焉屯政廢也嘗試攷之大抵締造之始則修因循之久則廢得其人則修不得其人則廢上下以實心行之則修其文具相蒙而苟且塞責則廢非若他政有因革張弛足考鏡也其在往牒者無與于今日不暇考其在甲令者大旨不過廣屯多墾遣官課功恤軍清弊今日若出一口又不必考

也然而田如故屯如故官如故法如故而昔以之利今以之弊者其源安在近者言官條奏詔下大司農議上不過如故事責成片紙耳迨被
旨令詳究弊源而大司農莫知置對至逡巡旬日始摭拾數語塞詔者何也講求無素而且諏訪之靡從也噫此其當考者歟愚嘗因是而稽之高皇帝時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餉匱莫給初命諸將分屯龍江諸處當是時宿重兵京師而上加意留屯故有不縻粒之歎于是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衞于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而上親勅五府程督之文皇帝移都北平益加意屯法饒給之利溢于塞外然一再傳而近郭膏腴田多爲勳戚有諸閒田債帥又占業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如商公輅所奏者屯田軍餘終歲賠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如楊公一清所陳者夫屯于畿甸閭辰發而午至一旦有事不轉餉而兵食足祖宗固有深意奈何弁髦之顧自先朝已然況于今日乎歷年所深覈乃在邊徼不聞甸服是豈欲法行也弊一矣今甲總一衞之兵而十之七屯種而三城操屯種所得爲石者十二以自

給而不入倉以給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厥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六石輸諸官及給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定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軍始貧民糧借而民始困弊二矣國初餘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田者不病于輸而操者無苦于支至便也後乃徵糧于官倉在府州會城去屯遂遠有至數百里者輸支多往返旣遙而搬運候伺之費侵牟欺隱又間百出而不可詰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聊給內帑至嘉靖中而邊事愈煩請乞頻仍雖內帑亦不能給弊三矣文皇帝出獵見田家食粗糲心惻然傷之因念及屯軍令督屯官以時勞問洪熙初時察其困之者而蠲餘糧以振之士故挾纊飲醪而競于南畝也按勅督屯憲臣詞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則屯官之建專勸課農桑爲職不在催科德意明甚今乃追併逋負敲朴並施流毒妻孥以養軍者病軍使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逃亡者相踵弊四矣民田則例最輕者

傾收三石其土多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租入乃十倍焉國初官有犯法陵下者必峻其刑誅士故力田自給而人不稱乏也今自旗甲胥吏而上卒家乎是輸者每二石而致一石而支者十不能得三其何以堪之而能無逃弊五矣逃者衆而田日荒因荒而豁糧是也其致之荒者豈無罪乎乃不惟勿問而已且借荒以爲己利而額餉烏能不自虧弊六矣國初旣立屯法牛具農器總于屯曹細糧子粒登于戶部已設風憲官督之有遴守令協同收放升遷交代方許離任之令焉有不及數具奏降罰之令焉有逾年不完管屯憲臣住俸之令焉今居其職而能言屯事若指諸掌者誰乎無成効而如法降罰住俸者誰乎綉衣握符者清道而馳所至雞犬不寧顧于屯事無所短長受代去徒掎摭一二僕遬武夫以復上命上下內外相蒙而相苟一律也朝廷所恃以修廢舉墜養兵息民者緊二三大夫是賴而苟安若是國何賴焉弊七矣往嘗與復江北屯田至發內帑佐之所司不爲意後聞遣官勘視乃始倉皇搆廬舍爲疆畝于孔道傍以塗使者耳目而使者竟

報成今不毛猶昔耳愚安知今所申飭者之不然也令不信罰不必而人咸有倖心雖取一二玩愒者懲之必不爲變朝令而夕申徒費尺一牘腐風雨屋間耳何賴屯政修廢哉故得其人以實心行之則豪奪可清也額餉可溢也不得其人上下以文相蒙而苟且塞責則欲清豪奪而反自爲豪奪欲充額餉而反虧他日之額餉也是滋之弊也故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游兵必得趙充國其人而後可無擾也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擾也大治諸陂穿渠田又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後可無擾也每屯百二十人就高地爲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而後可無擾也今世稱乏才而跅弛之士一挂物議不問眞妄鉅細輒終身棄之國家之不恤材有異于將帥之不恤士卒者乎而百職因是以文移取辦無爲國家實心任事者官之闒茸不理有異乎田之蕪穢不治者乎如是因循而不改而恃無用之虛文欲復祖宗之舊何由哉則豈獨屯政而已.

周如砥曰夫屯政所係匪細也自祖宗以來安邊足用之本在焉屯政弊則兵困而其□究大司農不能支故國亦困今日所値是矣按洪武初鄭州刺史蘇琦上屯田封事屯政遂起于此其法相邊方之饒沃卽衛所之閑曠畫地列屯且耕且守大都守者什三耕者什七猝有警急朝發夕至有寓兵于農之意焉當是時聖祖憫海運而重邊防一意于屯故梁太僕野仙請命重臣宋祭酒訥請選良吏畢賜嘉納而眞定諸鎭有諭五軍都督有諭寧照靖王有諭誠重之也嘗伏讀聖諭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可復稅乎又曰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歲輸數歲之後徵之可也故其時人樂于趨而沁州諸富民至荷畚鍤而應募野是用闢邊是以有攸賴永樂時邊儌有紅腐矣總兵何福以積穀最多勅書奬勵是也乃度支請以紅牌入租賦然且有從輕之諭温旨藹然而其程督田作法獨嚴重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曰毋俾民疲而兵惰志念深矣仁宣之際法令畫一卒無擅差故人人得自盡又明賞罰以課提督吏風憲郎曹冠蓋相望給牛假種官鑄農器千載一時蓋其盛哉

而乃以斯時也值斯役也竟使黄忠宣之議格于築室君子憾焉至于景泰而附堡腴壤盡爲莊業武弁朘削莫可誰何浸淫弘正間而天下不復有屯政矣何也則鹽法壞也鹽法之行也商人以輸粟爲歲課蜚稅輻輳否則親屯焉又否則易邊入粟以故耕者獲其利而墾田日衆葉計部變法之後屯士邊儲交無所利之葢菑畬而灌莽焉而課額亦以少詘于是逆瑾乘之而起大量追徵紛無寧日卒召悅巾之變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由斯言之始未嘗不振飭後稍陵夷衰微已大略可覩矣故當其盛也申諭勤而綜覈精任人當而用法必嚴于督率寛于催科故國家頼其利迨其替也議論繁而實政闕巡不阡陌耕用鹵莽則屯政爲名又其衰也兼併侵漁鴟張狼肆家室不庇奸人受其利而害且隨之矣然則今之屯政其襲虛貽害與否我不敢知乃所謂利者概乎其未有聞也將林麓漭沆原濕淳鹵之區遽减于昔歟抑經略之有遺政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夫邊鄙不聳穡人成功則今其時也當可爲之時而不爲不可爲之時且至矣余故上下二

百年總其大較爲籌邊者鏡焉

王文肅公與周二魯尙寶書曰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卽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大壞又極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旣曰開墾甚難而前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曰非欺也

葉向高曰屯政者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于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並城操之軍其區畫何其詳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方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璽書褒諭其激揚何其至也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

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其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讓其籌晁錯屈其算而趙充國諸葛亮羊祜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効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田畝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士碩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窮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淸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之甚也愚嘗考求其廢敗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由屯軍征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

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具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竄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防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横出沒擾我禾稼卽欲力耕厚積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媮竊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迹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于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伍募衆督耕畚鍤盛于戈矛墩堠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旣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源源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

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襟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粟于垣士饜于伍不□轉輸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捷虜制戎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由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趙士禎曰爲今之計無如招募南北丁壯議屯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各處不下各百萬頃歲入之租亦有百萬且舉一隅而言

如寳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蓁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塲遺址依然可尋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弊使奸人豪右得以構釁阻撓前督張佳徹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與水利俱各遷轉接管兵備朱衣既憒不得保薦乃顧養謙特舉參將朱先善後而先又慮不得脫身適値邊口水發隄岸坍塌二朱倡言于上豪右希佔熟田者乘機流謗于下遂使三臣垂成之功廢于一旦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原任水田千總陳錄言之甚詳繼是則有徐貞明墾水田之議貞明儒者不知南北土壤異性耕稼異法即民間成熟旱田亦強改開水田民心不服議論蜂起坐致不終其事良由一偏之見害之也使當時相其流泉度其上原水田旱田並墾南人北人互用因地之宜從人之便月開一月年拓一年三事就緒之後廣畜牧事蠶桑求魚鹽之利至今十有餘年則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

里之地物產之饒當不讓江南矣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卽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海□州之傳湖沭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莊開種歲獲粳稻無算徵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況牛內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磽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自有大獲粟稻平時則以備河工之急需有事卽以足戍士之豐飽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

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卽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有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糧結巢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息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温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籍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幷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

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東之田之可屯也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愚所目擊江左水田雖極腴亦往往不免風濤渰沒之苦然而莫不出重貲急築圩岸者良以捐一而博十不聞一壞而遂棄之也今誠倣諸臣之説見諸行事毋以小不便而中撓毋以細人説而中梧需以歲月責其成功將絹波而州之處無不化蓁莽爲膏腴而粟不可勝用詎非度支之一大助耶此之謂屯利之宜興也

天啓六年十二月遼東巡撫陳屯遼地疏曰邊方非腹裏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衞所之官舍軍餘耳嫡子爲官庶子爲舍正子爲軍次子爲餘非若腹裏里甲而漏戶也又非若山陝兩邊郡縣之軍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國初擇腴以餉軍軍戀而世其業承平以來邊人喜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身爲正軍之儲也愈快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賈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天下矣請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耳國儲外分京師日罄一不便海運招商派洒那移交卸多費致北

直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既入海船戶客官沿海爲意而糧料數十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足之力米𤁋不堪糧料絕不可餉水兵賤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其值者本色有名而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米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其窘且轉販而奪𠛬門之食𠛬且以遼窘四不便募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縻之而久居世𧃌倏忽逃亡日後更能爲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著身無所顧之恆產安能保其必有之恆心故前之見賊輒逃者此皆烏合無家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爲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供家蓄食物不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賞貴銀二兩不得如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敷而逃亡七不便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虛冒之法不得行便一兵以屯爲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爲土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力作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淸屯之卽爲簡之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卽所以練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糧而人馬不飢

困兵且得剩其前之月餉修整廬舍鮮衣怒馬爲一鎭富強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折乾月米以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澮有溝有封有畛比木種根高下縱橫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考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歷朝屢戍遼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穀種具當司農拮据之時職亦不敢援此例以撓歲供故止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給之而以米折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于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請于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祖宗之制在非奉祖制斷不能調人情逐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例先擇腴者以給官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常有人正軍餘丁之外而有剩他則與沃免之令其盡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桊者聽不願者不強之以示招來若

錦寧一帶明春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井牧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久必爲我擒矣足食足兵安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卽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制兵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皇上勿謂職僅辦農也屯政固勦殺無敵之方略也

天啓元年刑部右侍郎鄒元標曰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鎭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淸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淸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勘奸軍以民爲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竊嘆之臣竊謂國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眞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淸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淸其有能淸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淸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眞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眞正體國者此臣愚見也

天啓二年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太僕寺卿兼

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戰苦饋難之時爲此急畫隨屯卽效未有得利于他年者故以兵屯當年糧餉卽減如趙充國伐先零省吏士牛馬食月費十九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也募人屯當年兵食卽足如韓重華營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歲省度支錢二千萬緡是也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之期已遠又兼安插一件相絆地方不報地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衍議買膳馬臺安子莊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靑苗熟田七千餘畝靑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衍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至于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田甚多盧同知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一職措其時之需屯甚急而地利之遺苗甚多也欲盡開之因問經歷趙鑑鑑曰六處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大官督開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

石三斗久荒者一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為力不多其餘農器中種可以數計鑑老于農者也其人忠實可任屯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田督鄭千總張光宇等照井田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約水旱田二萬畝有奇卽雙港百塘口辛莊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卽今召人又挑濬陸鄭諸人皆畏事勤力其行也不騎馬不乘船自備盤費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何家圈葛沽數處則宋游擊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鑑法開之千箱萬箱卽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不肯以國家為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

天啓四年四月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遼事初起兵餉都盡倉猝無策不得已議發帑議加派議搜括特一時權宜之便計豈久安長治之訏謨乎今奴雖鷙伏三年又復狡焉思動矣微獨奴卽各鎭邊之人兵苦戰不得息地蹂躪不可耕充國之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雖時為然奈何棄可乘之時置自然之利而勞焉按逃亡病故之虛數乃取

盈而攖膏枯髓竭之濵民以應之猶不足焉脫有不測未知帑可再發派可再加搜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算而關門海外□中運化密雲以及各邊奚啻數百萬司農嘔心瀝血無可奈何尚欠二百萬明旨屢廑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夫驟而議汰不至散爲綠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譁爲羣囂不止也不汰不減而以驕子奉之勢必如索果粟不饜不休不待敵國勝負之變未困虜而先困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屯之爲利臣同官林宗載前人曾專之奉明旨屯田既有七善何不着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之法也請自山海以建各鎮如兵每萬各簡弱者三之一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之有利利之所在人忘其死其誰不黽勉從事者約而言之不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租抵月糧則無汰兵減餉之名而有汰之減之之實其利一抵餉屯租取自邊士則脚費自減而津門之六千萬漸次可裁其利二米貴于珠軍不飽宿邊屯產數則價賤而士腹易果其利三牛馬仰給全藉芻梗邊屯畝備則草料充而騎可騰驤其利四飢

寒不迫人心有恃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有闕文）是困虜而不困中國兵馬用而苦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曰忘奔操之時士飽煖而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夫春作者以三月始六月終秋穫者以十月始十二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旱田更多餘閒況所簡特不任戰三之一其可戰可操者固不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調募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妨者乎或曰債帥怯而貪平時攘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國減餉者是不然夫債帥之愛功名也甚于其愛財貨也如一帥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于每萬金中減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履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子粒若干石備報部移咨本兵照軍功加俸一等以開屯減餉之多寡爲本帥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以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尤樂趨乎屯之于兵相利不相妨斷無疑矣第不圖待事功迫促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然後見日求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又屯熟之後穰穰滿家貪弁橫索

起視催糧致攻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鞠爲茂草而曰屯不可爲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一百萬之邊金可省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強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攢眉中外不至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訏謨非耶若夫順天時因地利買犢計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略惟在當事者急圖之

往行

元至正二十三年太祖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乃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黃公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洪武中上書言事上可之

三十一年超陞工部歷官南兵部尚書謚忠宣永樂四年與平江伯計
漕事五年公請于濟寧以北衞輝眞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
田積穀省漕粟下所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鳳陽淮安
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一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
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給官牛農器但山東近年旱飢流徙初
復衞所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
趙新劉澤欒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公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
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

洪武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衞分軍于龍
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
徧于天下每軍糧田五十畝爲一分或有多寡不等者大率衞所軍士
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糧又有二八一九六四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其
耕種器具牛隻皆給于官

永樂三年更定屯田則例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刊于上每百戶所管

旗軍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戶所管十百戶或七百戶五百戶三四百戶指揮所管五千戶或三千戶二千戶提調屯田都指揮所放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供照每歲單用十二石正糧爲法比較將剩餘并不敷子粒數目通行計算定賞罰爲令按察司都司并本衛隔別委官點察是實然後准行直隸衛所從巡按御史并各府委官及本衛隔別委官點閘歲收子粒如有稻穀粟荍黍大麥蕎麥等項粗糧俱依數折算細糧如各軍名下除存種子并正糧及餘糧外又有餘剩數不分多寡聽各該旗軍自收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五年浙江江西湖廣廣西廣東河南四川按察司增置僉事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按察司增置僉事二員盤量屯糧二十二年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之□旣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定行處以重法

洪熙元年宣府鎭守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宣德四年五月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五年八月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尙書黃福請于濟寧以北衞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人千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部郭資兵部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餘荒田驗丁册今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旣而本等惑于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

不行按黃福之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沂泗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濬涇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馬營城田口外八城中軍士爲最夥耕地爲最寬闊然比年耕地奪于有力之豪非軍士所能有也天子中興修復城守以來景泰元年以少保于謙言與口外買牛白金三千以右僉都御史李秉言與宣府買牛白金十千而馬營前後得白金總一千三百焉于是軍士得牛以角計者一千二百有奇地以畝計者四千五百有奇牛足供耕稼時其孳育無窮地皆膏腴利可數倍他處至若鞅軒衡軏耒耜種糧悉出于官令講武之暇共力田事秋成償值之外聽自便而軍裝百需亦用是不煩于私又以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石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周賢與其協副指揮同知吳良相繼視事合其同事者之議相比之宜築屯堡以便作息備不虞其爲堡者四又環城之三面界爲菜圃人各一區給蔬茹

其爲地有一十四頃有奇而適數歲連熟由是公私饒裕上下相安桑圃在城南面者獨秀而大諸部將吏嘗治亭其間以爲督府往來休息之所乘間登而樂之爲大書其楣曰屢豐之亭蓋取詩所謂屢豐年以幸既往願方來且以爲來者告庶爲耕地永久之託焉爾書已有歌而過于亭下者曰我畯我田兮我牛我犢我穀既升兮我茶亦熟我飽而歌我無不足我土以寧兮猗哉我皇之福

成化元年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與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九年令榆林以南召募軍民屯田每一百畝于鄰堡上納子粒六石十一年令雲南按察司總督粮銀僉事兼理屯田二十三年裁革山東按察司管屯僉事仍令巡察海道副使兼理

弘治二年題准成都右等衛屯田每糧一石折銀二錢六分布政司貯

留四年題准行四川令管屯僉事將官舍占種田地退出撥與無田軍餘耕種領認糧者亦准與查明分數照例徵收本色不准徵銀花銷

嘉靖二十一年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荒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科貧者量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勢得概准折銀上曰屯田鹽法足實邊至計今屯田永可頓伏便勅督撫按榜諭地方將有闕文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二目錄 外編

工部六

工作

前言

鄒緝　劉球　李璿

孫原貞　戴銑　王恕

何孟春　李夢陽　呂坤

龔輝　王德完　葉向高

佚名　周炳謨　王家植

佚名

往行

高皇帝　薛祥　徐垕

嚴志道　貝恆　范希正

范理　賈俊　陸祥

謝一夔　蒯祥　杜謙

劉大夏　陳雍　顧珀

陳堯　李堂　龔輝

毛伯温　雷禮　吴源

陳絳　劉伯淵

錢法

前言

丘濬　袁表　韓爌

李元薦　張居正　蕭彥

于慎行　靳學顔

往行 闕

鈔法

前言

丘濬　于慎行

往行 闕

坑冶

前言

丘濬 三則　佚名　陳察

呂坤　沈灌

往行

將温處地方議　將處州賊始末　朱恩

謝士元　沈固　申時行

珠池

前言

汪鋐　佚名

往行 闕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六

工作

前言

鄭緝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于事是竭盡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知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人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府

胥吏横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二歲買辦靑綠顔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靑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已遣官採辦于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科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卽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倉皇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室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

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横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百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

劉球曰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于勞築之事悉書之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之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恤乎

李瑢疏曰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瑢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于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于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工不用財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

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昧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實多安得如李瑢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孫原貞曰永樂年間營造北京于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戶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安定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在逃物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于差科之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汚濫爲弊多端在逃者容隱不解而揑故申報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以致富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犯到衛不係勾丁永充軍役人數寅緣閑住者有之揑故脫免者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勑法司將例該充軍人犯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戶堪充富戶者運當房家小起發安定德勝二關終身充當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依例發遣其原僉富戶先今病故者悉令免僉庶爲民便

戴公銑曰易州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于平山

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于中環以五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鬱便于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自畢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于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不能蘇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王恕曰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非爲營造設也今副使潘俊等修築蘆溝河隄岸工完雖曾效勞是乃職分之所當爲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並成化初年亦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想是彼時不曾陞官止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蘆溝河缺口工完陞把總柴甫成等四名九月修理大慈恩殿宇工完陞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爲之沸騰欲革其職而未之能

迨至陛下卽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
營造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功程凡閲八月所役軍夫匠作
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
無揀選月日修合藥餌書辨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河隄之
功不及山陵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于一羽也昔營山
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失輕重況自今
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例請封陞官將何詞以拒之
其爲冗濫又復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量
加陞賚以酬其勞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題奉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
都加與賞賜欽此

何孟春疏曰陛下卽位以來節儉形于宮闈仁恩遍于寰宇積之于□
施之于政無非爲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
今尙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于蓋造山後毓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
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

恐與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入以成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政新甿之治則無征役于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轏遺而大者創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凋瘵難以縷數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于古之役者也參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春秋莊公新延廄傳曰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無大損而孔子必書之于策以見其非時而役也毓秀亭之添修何以異于延廄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長府之作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言而止陛下于凡工作獨不當仍舊耶漢書文帝卽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資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入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充招而修于舊乎臣觀漢文帝在

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
國有餘蓄故耳陛下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
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愛民之心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陛
下試計今日之工作奚啻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之所寄放
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于外索于外則工部不免移那
順天等府不免科派蘆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
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琉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窰燒造凡百所需
無不擾擾在內者取一糜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中大青大綠皆
每斤値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
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
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陛下方春時和不爲賑貸之議奈何有
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于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
所爲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所以肘腋宸
居股肱輔郡潛蓄精銳專備倉猝調遣者也其十二衛四都司春秋兩

班按期輪替即漢之北軍而兼乎番上掌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往制軍民一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爲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旣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于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三千三大營也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着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糴盡應答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遠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哺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母妻子差戍抛其田廬屋產采薇之謂靡室靡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卽一萬八千之數縲絲見蛹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間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左營聽操者無幾

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于辦納精壯私于跟隨技藝私于造作教場操
點暫頂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目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爲
推托之地也虜使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萬一意外之
虞突如叵測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爲國家根本慮也我太
祖皇帝沉幾先略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
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爲法又曰游觀之所朕決
不爲嘗指宮中隙地謂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
內地種蔬蓋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
築隄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寢其事築隄以防患而民不欲尙爲之已
今日之工作異築隄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
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卽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
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唐
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毋惡臣言之
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

宗爲罷役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惟陛下少垂察焉

李夢陽疏曰內府供應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此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有秤頭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于是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肯盡言以聞有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眞卻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省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

呂坤曰洮蘭之間氣塞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造挄布貨販以糊其口自傳造以來數有限追官府急于星火百姓苦于催逼遂棄農桑稔綿數十萬戶作者聚數百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且是物也晒晾不早則白蛀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惋心久積無益如山西之紬蘇松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日盈加造豈因缺

乏臣以爲一縷一絲皆出民力與其積于無用勞費空財孰若定以有
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
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
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除補乏此無損于陛下而有益于
蒼生何憚而不爲至于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
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內府宮庭
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豈止百
年之物或孤生仞崖或叢長十里蟒蛇雜居之處毒霧常濃岩谷寂寞
之間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本初臥千夫
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縴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難之
處跌傷壓死常至百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也至于
磕撞之處或有傷痕而官責民償謂不合式經年累月拽到河邊待秋
水以漂冲多轉折而底滯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比來都
下爲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寰居

安若泰山邦本固如盤石卽茅茨若神堯卑宮如大禹何損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治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見今大工木料業已報完採辦新枋止需後用倘少其數日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解京錢糧一物十費措辦旣苦轉運尤難若于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多今十庫諸貨各廠物料粗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亦多上納歲歲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爲一房塵土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旣不匱乏之國用亦未暴殘民財陛下一留色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矣

龔公輝曰仁壽宮及先蠶壇殿據敘州等府木商周洪川等訴稱先次採木層崗之下今次採木俱在深山曠野懸崖絕澗人跡罕到之處洪川等各領官銀不一僱募夫米不等各于烏蒙芒部馬湖等處採運每廠用夫不下三五百人每月食米不下百十餘石抓架天橋勞苦萬端

方得一本出水先次取木八千因是接濟遷延故使累年未結今次取
木尤多二年不能一濟何以得完本省原議買木減用價銀共七十一
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兩今奉前因行據敘州等府備將各商採木山塲
履歷事宜申送來府委果山川險惡蠻烟瘴雨之所毒害虎狼蛇虺之
所傷殘所損民命數多誠可流涕但營建大木乃皇上仁孝至情及修
復古制以一新天下耳目敢不竭力盡心但四川僻處一隅非若他省
商販輳集今名雖召商實皆土民給領官銀入山拖運正德以來卽奉
採取相近水次木植砍伐罄盡今次採運俱在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
處弔崖懸橋艱難萬倍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使夏
秋無水雖竭力殫財窮年歷歲必不可得永樂初年勅差尚書宋禮等
到蜀採取大木踰尋丈許者僅得數株然猶以爲賴山川之靈立祠歲
祀以彰殊異嘉慶六年工部奉勅四川督買楠杉栢木八千一百三十
五根板枋六千七百一十塊兩年以上止得大木五百根板枋五百塊
起解隨該廷臣建議以爲勞民傷財卽行停止今甫及二年共解過木

板五千九百九十一根塊率梁棟美材踰尋丈許者不下五百根數此豈人力所能實由皇上聖德格天雨澤時降山川協靈草木協用故自昔所不可得之材一時盡出雖蜀中父老以爲目所未見懽聲動地相慶更生今若必欲務足二分之數則更生之喜且復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何者雨澤由天僥倖難再似此曠世奇絕之遇似不可以復得況該省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遠近傍徨朝不謀夕公私俱竭將何取辦徒坐困一方之民而已且天下之事有緩有急而民生休戚係國家安危理亂之機竊計郊壇蠶室漸次落成其仁壽一宮當亦無幾解過木植亦足應用兵革之禍止于一方且或于不得已者聖人猶愼用之重民命也土木興作派及天下使前項宮殿財用旣敷而徒以紛紛不急之故上困公家下敝萬民是猶廢日用飲食之養以修冠裳之飾儀觀雖美元氣恐竭固不待有識者亦爲之寒心矣漢文帝欲作露臺其費百金以爲中人十家之產遂止不爲古今以爲美談講官吳惠進講即蒙聖諭輔臣李時等曰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今其將所指者開

陳以救時急務聖天子明見萬里無益之費無過磚木可已之役無過營造我皇上聖學之功仁民之念一至于此眞與唐堯夏禹儉德相同而漢文又不足言矣海隅蒼生亦復何幸

王德完曰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木無與小民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顧勢有不能者蓋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猓窟巉巖復澗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板濟險惡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非十人百人所能負戴者客營無多則以土商代僱大戶有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也督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慢于上供柒指之條畏如罟穽官亦不敢擅于科斂欲求遠嫌遠謗聽其私議而木夫工食有派至八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雞犬靡寧追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黔寧二廠尤屬濱夷獨是黎朽全爲窄地索橋競渡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既費過渡更難若非水

漲瀧行卽是不幸難出且風嵐烟瘴地面人夫一觸輒僵溝壑委塡道途暴露尸流水塞積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黃胆臃腫之夫略似人形半登鬼錄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夫銀不下二百萬旣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途痛哭扼腕拊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

葉向高曰年來興作日繁中旨頻下上以供尙方槧織絲文筐篚器服梓材丹漆諸需下以應百司庶府徵發繕治百役經費而旁以其畸溢充中貴人妖童寶馬妙舞徵歌水石林園迴廊曲榭之娛于是司空之帑日空爲之長貳者日與其屬廩廩憂不給昔之淸曹今爲困府矣

鷄峰雜著曰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于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五溺而死者十三嗚呼是不知英宇者之爲誰也昔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苦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莫切于救民若夏冬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皆爲政之務也今之爲政者一錢不勞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

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有之而不知民力之當休也與其恃途人之病于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于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爲寧爲臺池室屋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周炳謨曰工程太迫用財太竭取民太盡其始也上愈急而下愈緩其究也下愈緩而上亦終不得急則不若少緩而無急可也何也天地生財止此數也今已涸矣民間之生息止此脂膏也今已浚矣頃二工並作費不下累巨萬一兩一銖能取之內帑外帑不加賦而自足否一木一石能使鬼運神輸不飛輓而自至否愚有以知其不能也重軒飛翬非川蜀之名材不可今播事之搶攘初息而水西之地界未明貴州之間死未瘞傷未蘇尚可刻日計工驅殘夷而蹈之岩穴乎此宜緩者一玄墀玉砌非燕山之白石與徐泗之花石不可今三輔作被洪水徐泗之昏墊尤甚救死扶傷不暇寧復能鑿山運石若負醯壺之致之闕下乎此宜緩者二始開棟之役詔旨屢下意未嘗不爲大工設也乃今請

發之疏曰上而大內之積如故壅者益壅匱者益匱倉廩罄懸矣皇上肯捐百萬之費以佐司空乎計徒庸量財用畫餱糧寧能無米炊乎而民間更何地復可重征何人可以更役榷稅所騎倘復橫斂嗷嗷者且不知所終矣蓋上急之而下無以應也則緩在下緩在下猶可言也變在下而上無以禦也則緩在上緩在上不可言也此宜緩者三王者制事揆盈虛之數則天意得酌勞逸之宜則衆庶悅今上天之告譴亦異未有止息也南北臺之工畢而城垣之役繼之陵寢之役又繼之水衡金錢盡頼尾不恤爲害滋大忝之天人之間宜且休息以康天下嗣此而時和歲登民以少蘇國以漸足則此一役也固天下所舉手加額以幸事觀厥成也

王家植曰近年以來費司農水衡金錢當與幾萬萬兩征甫輯旋起東師海外罷兵更誅貴行加之河伯失職漕艘陸沉一埽之費可破百家一隄之資可敵一縣枵腹析骸豈堪重困又大工所需卽挽拽散材非衝城蔽牛不勝其任往見滇蜀採運之苦出于深箐絕獸之間犇之柢

獠瘴癘之窟率以丁壯喘息易此鄧林一枝往往激發土夷招寇啓釁迨其至也恆以萬金而致一金此天下所共悉也堯舜在宥茅茨土堦明主深宮重情露處矧以宮室不卑之由而令小民苦焦聖天子其忍之乎九門內外流移滿道天津飢餒持梃而索半菽淮陰惡少嗚楫而狎潢池今乃羣集四方流散莫可究詰之徒往來禁籞奮擲木石恐天象之儆非常清道之傳復□正不宜若是之疎漏也

□□□曰縣官舉事其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自古已然第所覩于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章無論纖鉅惟祖宗時所創咸極精良久而無壞其後所費不啻浮于舊額而磽觕媮薄曾不能當其十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行上下無敢越卽有所興作財力相覆催視惟謹不使奸利賕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宏度遠心簡薄吏職卽有所興作僨然受成不甚訾省于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靡費矣旣已洞其弊竇卽又重拂人情取乎補葺調劑幸旦夕毋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其咎哉

往行

洪武二十四年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薛司空祥在工部日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壓鎮祥面折言曰太師一言以天下人若此恐不利子孫乃命分別交替不在工者幷鐵石匠不罪蓋蒙其奏活者數千明年丙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匠作上匠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旨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可其請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洪武初以薦除銅陵簿歷官兵部侍郎嘗爲蘇州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垕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垕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以道使民曷爲勞哉就其庸

永樂中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于民而分命京官督辦于郡邑嚴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時奉命督辦于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于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卽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由自謂有所失禮而見遠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旣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懷白金者乃顯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君子哉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爲作工費矣時楊文貞公侍仁廟監國南京問京官之賢文貞公以志道對仁廟嗣位勅褒之有操履之潔之語志道自稱伊蒿子有傳文貞公嘗題其傳

貝令尹恆在東河日邑西南有灤春下潦水無所洩泛溢浸淫近灤之民恆廢耕公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

曰法不得擅役民公曰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千畝耕之卒無事

苑希正字以貞號恕齋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歷濮州知州初希正爲邑時述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于地疾趨而出時呼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廷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隳行即領汝子昨夜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郡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誠終爲私也令予復新州治露坐荆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耳耆老道意彬即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分俟侯陞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由是與彬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觀者嘖嘖

范侍郎理在南工部南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多弊葺造之費尤巨公不欲煩民迺請彌蘆塲之新葦抽分局之腐木碎炭內府庫之各項布帛通以售銀殆萬餘兩又請南京獄囚贖鍰隨葺所需而納于是自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十間皆次第成而民不知

賈俊字廷杰束鹿人景泰元年舉人授監察御史歷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弘治初本部缺尚書黜邪崇正之際時三原王公爲吏書以衆望推陟奏立清匠司痛革作頭攬戶包替賣放私役及僞印假辦奸弊遇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點驗內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工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僱覓買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抬虛估

工部左侍郎陸祥直隸無錫人初以石工肄工部鄭王之國選授工副後有薦其有異技者召改工部營繕所丞營作稱旨祥有老母病或以聞命光祿日給酒饌幷鈔五錠以爲養擢工部主事進郎中以至侍郎

祥巧思嘗用石方寸許刻鏤爲方池以獻凡水中所有魚龍荇藻之類皆備曲盡其巧然爲人頗謹愿士夫不以其出自雜流而棄之子華以譯夷字簉館閣歷官光祿寺署正成化五年十二月卒

謝司空一夔爲工部尚書工部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者持吏短長恣爲奸利公攷校案牘嚴勾稽剔蠹弊稽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罰斥遣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用財以授官屬之廉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

蒯祥直隸吳縣人以工木起隸工部精于其藝自正統以來凡百營造祥無不預積勞累官營繕所至太僕寺少卿工部右侍郎食正二品俸又以考滿陞俸一級祥爲人恭謹篤實雖處貴位儉樸不改嘗出入未嘗乘肩輿既老猶自執尋引指使工作不衰成化十七年二月卒于位年八十四賜祭葬如例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嘗在浙藩十有三年每歲上供彩緞惟浙最多近比有造作不切常度者輒坐其閱視之

官之罪藩司分守官每當閱視輒推延以避罪責有積數年更數人者積久蒸浥多損壞以致重造多費公初至閱視凡諸累年之積次第閱訖即上進繼公者踵之自後官府閱進以時民免破家

弘治□年上欲于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問策劉大夏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遂勑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上曰宮門豈在外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且及修淸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假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利而爲此也即上書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率意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尙辭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于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減之數

陳雍字希冉號筒庵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弘治改元授工部主事轄修通州倉及磚廠廠去河遠納磚者不便乃移置水次又舊磚止隨到報數驗會或私貿營利莫之察也以是歲用常缺公乃立例兩月一覈實又移取儀眞臨清兩廠報册與收簿對缺者按原發數究主名責之償仍募令首納不一年宿逋悉完自是廠中政清無負一磚者正德末年乾清坤寧宮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復上疏乞休幷陳採木利害大約謂木產于人跡所不至故能□其大土商採木皆積之谿谷間俟大水浮出然類皆中材其巨材以民無所用之亦未有採者恐非水力所能致故買木不費金致木費金苦侵漁不苦顧僦今願以兩法行之中材以故事募商自致但微增其直巨材官爲採之以康法徵金募願往者謹給直寧富役夫毋餽宿猾詔勉留公即下工部博議皆如公策公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霧露披榛莽至險絕處或舍車援藤葛行度高下遠近以程工力見役者必温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于事三年木數萬至京

師上嘉之賜麒麟服初公議直稍寬衆謂額大踰慮或不給于費及竟役顧更餘萬金世宗即位召公還部有司以餘金請公覈其數令各貯所庫曰以待後役

顧珀字載祥晉江人弘治己未進士初知虹縣歷官南京戶部侍郎嘗為湖廣參議屯田瀕江以隄岸圮壞不修損屯額查累年拖欠軍士月糧每石折錢三錢令軍士砌石一丈者給銀六錢不加賦而隄岸悉砌完

陳少司寇堯嘗為營繕司郎中會世宗治行宮□華城公與同舍郎為植公力言徵商不便第罷勿徵如故比卒事公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內監徒屬悉竄籍將作籍中八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稽故事內府徵財用部議率以三之一削之公笑曰此愈削則彼愈騰此直為彼地也公獨操心計不預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

李少司空堂為營繕郎中日清寧宮災係太皇太后寢闈聖孝益虔手

勑營建公議請發內帑免徵天下計蘇民困迴天戒雜議抗言減原計之半工成存積動支之數什三是時提督英國張公懋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工部尚書徐公貫等蔭賞有差聯章保堂翊扶聖孝勞勩奉温旨陞京職二級公三疏辭免略曰營繕乃臣子職業之當爲錢穀尤士賴名檢之所惜宜□常資敢膺殊典以招物議銓部爲之上請上亦俯順其謙仍陞俸二級越歲勑建禮部與修闕里費皆前積所遺民用不擾司空益倚重之

龔輝字實卿號笑齋□□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工部左侍郎初授工部主事時營仁壽宮先蠶壇殿命公督大木于四川及貴州西路貴西路山不產木祿下赤永二衛以狀白公公單車躬詣其地果如狀遂具疏請停免得旨允其奏于是公往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情洶洶適彗星見詔求直言公遂上蘇民困以弭天變疏其略謂四川僻處二隅而巨木多在深山窮谷採取必弔崖懸橋而出况連年兵荒相仍民窮財盡殊可憂也竊計先蠶壇

室漸次落成仁壽一宮亦當無幾解過木植似足用者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人爲公危幸荷先帝聖明即命停止蜀民如脫焚溺相攜持頂禮號泣隨公車

毛大司馬伯温爲大司空日嘗奉勑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推勞費千萬公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勾各一

雷司空禮在部日三殿工興分宜父子欲以屬他親昵者不得已方以公督部事司營造已遂條上八事而將作大匠徐果得爲卿有心計與之議易磚石爲須彌產積木爲柱省不可計即巨璫黃錦見以天生若人爲國家用而璫袁亨於上前輒言未備公疏請擇吉立木賴上聖明知璫輩欲中公一惟公言是信工成而推恩及歐陽司空朱緹騎乃公止尚書添註分宜父子阻之也然三殿之工估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十一萬壽宮災估者復以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時徐文貞公爲次輔問公幾何公曰二十萬足矣即以聞上喜而分宜不懌公念上諭且諄

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躡油履行泥中執蓋自障卽元夜不休上知嘆異撤御饌勞之又念其孤身劬勞須以人輔而華亭子潘司繕造分宜孫紹庭司巡緝分宜以其孫何不能繕造而必令棄之巡緝會內監復以言激上怒公力請上閱竟上喜甚稱公爲良臣有銀鑞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悅然上意固惓惓知君之體國而分宜之前後嫉公狀亦灼然矣紫宸宮再建公議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遴內使廉愼者專稽驗而公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婢毛姓者求葺枝房公不許曰營建必奉旨內言不踰閫制也毛遣人謝而心銜之至是乘上問工程狀毛對管工者多休沐蓋指公而上遣巨璫密偵知公勞甚曰禮忠勤主此賞上尊以紫宸成加少傅謝辭不允答曰禮掌工務節財任怨知之深矣

吳源字宗乾號龍江錢塘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初授工部虞衡歲收諸所輸鐮若軍仗當事者惡其濫惡輒鹵漬而刀碎之輸者大困及公以膏硃印識鐮兩端以火烙印識軍衡濫惡者不得行而民免於困嘗爲福建參議福建遠阻京師令歲出其所徵易輕齎市諸物

以輸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偶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役益
通不赴公至三分其籌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無
所兼輸者趨便而役益集

陳絳字用揚嘉興人嘉靖甲辰進士嘗爲冬官曹治器皿廠事往內供
器輒留中委積公知爲寠閹所乾沒請得五日一領所進器更飾以供
閹衘之每出遮馬大詬公不爲屈歲省縣官錢以萬計大司空吳公鵬
以廉幹獨移牒天官留任久之或謂所省緡錢盍疏諸朝不則以儲公
用公曰吾不以是傳名且謂前官何時論尚之

劉伯淵字□□號念度慈谿人隆慶辛未進士官止工部郎中臨清故
有司空分署歲遣屬大夫一人掌甓甋之政登下其材以輕重算賈人
船轉輸都官法甚備也其後胥徒狎習刓敝巧法器多窳惡僦人告發
萬曆辛丑君以起部大夫分署於此至則召諸陶人問弊所繇安施而
可乃稍得狀蓋前大夫恐埴之無良也成而試其堅瑕委諸從史陶則
有賂又使軍尉別其良楛印而志之則又有賂水落轉送傭夫舟人僦

賃出其中則又皆有貽四路誠具甓即皆呰窳登也賂有所闕甓雖堅自格也計所予且下吏其木而費若此矣君大慨曰有是哉夫估溢而器不精是縣官病也作業劇而費不償是陶人病也財詘于縣官而賂歸于陶人是公私交病也一事而使公私交病祇役何謂乃下令自今以往試不以從史印不以軍尉陸不以傭水不以舟使陶人自相占也擿不如法以告匱則有坐陶人自相占以擿無所用賄坐又不敢詿也得以其直盡之於埴而享其贏餘甓皆益精將作受之無後令矣嘗觀縣官舉事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自古以來然第以此覩於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章無論纖鉅惟祖宗時所創咸極精良久而毋壞其後所費不啻浮於舊額而磽犅愈薄曾不能當其十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祖宗時法修令行上下無敢越即有所興作財力相覆指視惟謹不使奸利賕請得滑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弘度遠心簡薄吏職即有所興作儃然受成不甚訾省于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糜費矣旣已洞其弊竇即又重拂人情取

小補葺調劑幸旦夕毋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咎哉

錢法

前言

丘濬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于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之矣况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綖環或爲荇葉又不知

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眞而售贋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顯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因年號別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漫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鉟銷爲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袁表曰按鑄錢以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建之時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卽創大中通寶旣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列聖相承皆設寶源寺局鼓鑄與歷代銅錢兼行楮弊前代皆用紙爲之而印文書於其上金元則以桑皮就造爲鈔而印以字紋我朝則用諸生課藁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申之以僞造之禁嚴以不售之法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鈔則絕不以之貿易蓋造于上者有出而無納行于下者有敝而無用勢使然也

韓爌曰今國家惟寶源局職司鼓鑄若周之少府泉府漢之上林三官外是誰復有隱屏而鑄作者故私鑄可無慮也且眞工大奸以牟利耳揄筴筕葉十萬一掬綖環鵝眼入水不沉卽尤而效之其費幾何而利且倍蓰以故南齊孔顗灼見其弊而有不惜銅不愛工之說國家自大中洪武通寶凡五等下及累葉所鑄周郭肉好絕無排斗沙澀之患無靑薄鉛錫之別則惡錢亦可無慮也乃其所爲三弊者其究安在夫今之弊非戛戛然其難言者也亦非斷斷其難行者也指陳不越目前而

轉移不煩餘力在一加之意耳蓋聞錢者泉也如水行地無之而可壅也今各省直部邑行者不能以十五夫商賈之往來有無之貿易兩有之以爲用故也今使燕賈居錢數萬而以易關隴之貨必不售彼謂其無所利之耳利今邑者個入於滁楊便荊郢有少爲差等相權爲用且若爲令行之永久人未有不樂爲積者故錢爲永利不宜以世代爲變更此亦一說也天潢歲增日苦不給漢賜館陶公主以百萬計其計可倣也賢王款關金繒不返宋建隆中欲積錢贖山後其意宜師也狼烽鯨浪浹歲不息爝爨蕙秆訾給時絀宋康定中有事西戎夏及賂契丹動以數萬此其策可行也蓋管子曰刀布者先王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夫當公私交匱之時而爲上下兼利之策舍錢法其何以而當國者禁之何訑訑哉

李元薦曰漢桓帝時或上言民之貧困以錢貨雜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大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螟蝗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

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飮飢無所食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

我明朱熊氏曰錢者特天子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者雖沙礫可使趨於珠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顧者况銖兩之銅乎飢膚痛切雖愛子不戀于慈母錢何恃哉劉陶爲白面書生識鑒至此亦可尚矣予嘗謂不獨劉陶卽朱熊氏論錢貨而歸重於天子之威令焉尤知本哉

張居正曰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葢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于銀故嘗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旣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

蕭彥曰查得萬曆八年湖廣巡撫王之垣一本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等事奉聖旨鑄行錢法原以便民不求羨利欽此臣伏讀竊歎大哉皇言眞損上益下之仁也乃奉行諸臣率不能體皇上之意以求所以便民

之實故閒有不使者豈法誠不便哉抑行之不善耳夫製錢必以銅銅固川貴產也路有水陸有遠近價有伸縮開鑄日廣則銅價日貴其道近而價縮者卽多鑄廣發不拘拘于額可也若河南山東山西舟楫不通處銅價騰貴每百斤直可十餘金較其所費與其所鑄大不相當而當事者又無措置之方司府則取之縣縣則取之舖戶里長每銅百觔給價七八金而止而其餘者皆所私也及鑄完給發則又責之舖戶而舖戶又減價而轉之他所矣此非法使然也實心體國者肯爲之耶往者鑄錢之令通行天下及雲南據實具奏則皇上卽調停之矣皇上以虛衷治天下而諸臣不能以實心應皇上皇上本以爲民而諸臣緣以爲利臣竊以爲舛也請勑該部酌覆行令撫按官從實查議事固有一省而各府互異者有一府而各邑互異者宣上德而達下情固不嫌于直陳也

于愼行曰劉扶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爲國者操贏縮之柄以制利害之權使其上不至于不可

賞下不至于不可刑故私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私不可開也
靳學顔曰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
不遇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質而用神者
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奈何用銀而
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已錢益
廢則銀益獨行豪右之藏益深而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
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
行于天下者愈多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
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矣臣試根極錢說爲司計者擇焉臣
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
成周而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觀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
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錢至五百萬
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錢一百萬餘緡其平
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

州江寧等處皆有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以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爲理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

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歟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錫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與漢廷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效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耳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

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帚數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耶卽以營運幾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强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行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奸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

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廠衛不先之于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罯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有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罯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絕恩澤者自朝廷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始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各商稅課程則純用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袍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壅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脈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

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皆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鞁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不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鈔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爲橐鑰以造化爲鑪錘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賈豎算本利較錙銖臣愚非所望也

往行闕

鈔法

前言

丘濬曰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于前矣

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于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于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贖鍰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制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用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紿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虞矣

于愼行曰楮鈔之制雖緣皮幣而世未嘗以爲用也宋始設交子于蜀

其用未廣南渡以後軍餉不充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民頗便之胡元有國之初遂立中統元寶世祖時又造至元寶鈔于元世鈔法之不廢至國初尤用之已而漸不能行遂成長物而關市出納猶以代稅法司招擬猶以準實是履跡而捕蛻殼也視爲固然不改正其說何居

往行 闕

鈔關

前言 闕

往行

李堂字時昇號堇山鄞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初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束鹿司空賈公一見語合選差監稅竹木于蕪湖先是中貴宋昂夤緣內批借取御木張甚沮遏商人公至務從寬減雖虧課重得罪弗計刮剔宿弊照上年解額存留羨餘籍記以充後解宋意銜之所知每懼之以禍曰吾非不知宋爲要人亦欲順適其意其如羣小觀

望規利何茍此隙一開倖門益啓國課益塞吾以身任之力杜其漸他

尙奚恤自是此輩卒不躧差

弘治間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造費時周公經爲戶書言關

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

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何遵字孟循欽天監籍江寧人正德甲戌進士爲工部主事以諫南巡

死于杖下贈尙寶司卿嘗榷木荆南故事多昵奸胥踵弊承訛歲增羨

以自潤甚則算及尋丈商人苦榷過虎孟循更置一切而復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

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勿算次羨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

手實其數幾何自挈之藏于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數以等減算其或越

貨敗令且以貴謁至者没入之威惠並舉至于今守以爲榷令

馮岳字望之號貞所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管

器皿廠裁革常例殆盡己丑監稅蕪湖㮶製木匣十數商至即稅不停

時刻令商自投匣中登記于籍封貯縣庫數逾常額盡行傾解從前監稅者輒以墨敗近著清明者實自公始

韓參議邦靖嘗以工曹抽分浙江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于商爲羨餘以自白公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者易與且入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可故事抽分司饋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公固不與劉太監怒及知其爲人不怒益敬重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幸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已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尙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公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賴以無事

□□□成化七年荊州左衞運糧千戶汪禮奏稱見得三衞淺船俱軍三民七辦料打造積年累害見及本處上通州湖廣雲貴出杉楠等木商販數多要得十分抽一給與造船免致軍民受害該部堂訪察輿情

會議得淸江衞河二提舉司打造糧船光祿寺供應器皿京城內外蓋
造房屋等項合用一應物料逐年分派在外司府州縣民間出辦前起
未輸後起復至負累之難莫此爲甚一遇災傷派去物料到者十無一
二以致躭悮供應合無于湖廣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平各設抽
分將客商興販竹木牌筏每十取一揀選堪中者起解本色不堪者變
賣銀兩成造糧船應用餘剩之數方纔解部以備年例修理天地山川
等壇京通二處倉廒成造軍器光祿寺供應器皿內府各監局板箱廚
桶各王府誥匣木櫃賜夷人靴襪各處陵寢冥器等項支用先是洪武
永樂天順年間每年會計應用船隻造于各處者就彼處有司派料打
造造于提舉司者合用杉楠等木俱派四川湖廣江西出產去處浙江
直隸不出木者買辦送納福建亦有漆鐵等料例爲軍三民七辦納成
造成化元年以後各處災傷坐派數少而運船增多軍民受累至是因
奏始而從之載在會典我朝于凡水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
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衞自設場分貯柴薪按月給與

禁軍孤老等燒用木植等物堆垛在塲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塲局則用各給所在之用近年以太平之蕪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值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營繕之費免以科徵于民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爲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徼能名歲增一歲無有紀極竊恐後來之難繼商賈折閱與販者不至而官與民兩失其利必定爲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爲優不及數者不以爲劣庶幾可以久行

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科率蓋取諸材木之榷焉而蕪湖爲畿輔近地當川湖一省下流商筏所聚故分司于是乎建大司空歲請于朝簡委員外郎若主事一人主之期年乃代

榷稅

前言

往行

李大司空孟暘弘治壬戌拜工部尚書中官以宮殿傾圮欲修之屢詣公言公徐曰萬世不拔之基已有定所修此何爲議乃塞南畿織造多取資葦課歲久爲勢家所侵公一淸之于是課增用足而民不擾言者以災傷欲幷葦課蠲之公獨以爲葦洲人所爭佃其利可知苟蠲其課國用不足則將加派于民是損本實而益浮蠹也抗言尼之雖搆怨不惜

張司空廷式嘗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廠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倅而下百餘員故爲奸利橐囊公曰近膩易汚吾其可弗愼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饋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于宿蠹十去七八而課日漸以完矣

開採

前言

龔輝採運圖說曰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阻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府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至若採取所由時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石嘴磨角偏脚吹項薄力棺木殺人剐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按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牮羊角鷄肝躁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甕柄剪刀閻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難成入害崖曰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于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圖寒巖水壑崎嶇萬狀攀緣崖索掄□傴僂升之則躋于九天之上降之則入于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涉艱危圖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爲然而况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圖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鷄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圖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搆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

險圖梁棟美材天地固祕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爲力且有倍于曩時作懸木弔崖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飢餓流離圖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圖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圖至若灘高水落爲力甚難築隄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卻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圖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沒圖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法犯法小人之恆性哉作追呼逮治圖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十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計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

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籌賫償官圖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捩頂顧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錢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百有六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圖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二十三十爲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爲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于一生作轉輸疲弊圖噫不身膏草野則瘞于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靑黃雕刻木之災也梗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梗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梗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甞楚之詩爲之于邑

往行闕

坑冶

前言

丘濬曰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

又曰歐陽公在政府以官吏兵民財利之要集爲總目遇事即取視之不復求諸所司此最得法近一二元老亦能倣而行之六曹之事頗知要領然必其平時留心世務預有儲蓄必非取辦于臨時者也

又曰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輒渴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旣盡而生之者隨繼故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于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于浙之

温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于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于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曰山東物產豐饒甲于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乎粵自管仲相齊實興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舉兵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鍼一刀之所用無弗算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十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鬻自煑亦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煑鹽鑄鐵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奉使膠魯國聽民便宜

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矯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于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滋貪暴文學曰禍在蕭牆不在朐邴于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晏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爲貢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鎛程异又從而濬導之諸道競以羡餘取寵也而其弊也至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日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害倍用輸徵其鐵官則親爲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啖食鐵官抑配逼迫害與鹽等宋鹽利多取諸河北鐵官亦不常設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言已元人于青增置鹽場開立洞冶寶民通利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俑也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鼓煽諸冶今皆爲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自煮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

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實籍富強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千萬今鹽鐵之稅于山東者曾不違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饒何哉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爲瘠壤勢當富強全勢之齊國以例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說平絕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爲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設則勿過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哉

陳公察曰臣初留神思永虛心博訪銀塲利害未嘗不痛念邊方因此困苦委的合行封閉以前撫按官節次建言已爲懇切該部節次執奏

已爲詳明惟皇上宸斷一言准令封閉則明見萬里庶惠遐方大抵爲
國爲民但當權其利害分數苟有利于國有利于民別無損害是則宜
力行之設使利多害少君子亦不必行至于利國少而貽害多固斷斷
乎其不可行也雲南銀塲利國未十之一貽害恆百且千況十一之利
未必全歸乎國庫而百千之害未免滋蔓于他方且如判山等塲弘治
十二年奏除之後似乎稍息其害矣續乃又有私竊採空正德九年奏
開以來似乎止在新興等五塲矣訪得另外卻又濫空摩柯他白個舊
等峒其間獲利多少與夫曾否上供固自擅于管理太監史泰臣素不
與其事無從稽考的數其中隱弊雖在地方若非博訪亦未備知況天
階遠于九重豈得而盡聞乎惟其弊源不塞則乘時射利徒中僉小之
欲而貽害無窮殊非國家之福也況今年三月初八日以來雲南府安
寧州大理府衛賓川州鶴慶府白鹽井提舉司等處地震數多其切近
銀塲處所震動尤甚臣伏念近年海內地震之變雲南獨甚夫地道屬
陰理宜安靜今乃若此蓋緣前項銀塲採空已甚地土氣脈傷損太多

陰道不寧災異豈免臣先是疏云地方竭于誅求政謂此也且地震之象多主兵興之端多起于盜賊而鑽利之地又誨盜之源也抑採乞之夫中間亦有逸賊逋囚亡命無賴日則投採夜則劫盜其他又與螳螂母喜龜山等處賊巢相近若不蚤圖誠一旦利動勢激民窮盜聚貽害他方釀成大患彼時雖欲救治則爲計已晚勞費不勝民物愈不堪命臣等悔今不言固已無及與其臨難噬臍孰若思患預防乎伏望皇上軫念雲南僻處遠夷民物久困若日朘月羸邊方事變易動難止伏祈俯監節次撫按官建言及該部執奏俱已明白斷不再疑早賜封閉仍必着之甲令不許聚斂之徒再起釁端庶使地方城池頗得軍夫之守倉庫銀米亦省虛耗之虞宿弊可以袪除民患可以少息此實雲南萬姓再生之慼幸不特臣等憂國之至願也

呂坤曰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大害伏于大利之中也故軍國告匱一開而飢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河南鑛洞劝該省撫按誰敢侵剝殃民南陽等府數歳飢荒今日之民即前歳子食父肉人

食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氣稍回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鑛夫工食官兵口糧皆倚辦于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鄖陽巡撫馬鳴鑾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里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槪知矣今鑛稅無利散民間而坐數納銀民亦不能支括庫銀而無礦代解欽差二使亦有縱實開報之心而仲春貪殘肆虐爲攘奪侵欺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金有司不敢聲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陛下開鑛之初意哉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揑害小民如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矣

沈潅曰或問方今國計告絀經費罔極宗藩之祿入屬國之繒帛屯戍日增河漕歲溢種種待用生生靡給而又加以天災流行飛蝗游魃壟畝爲勞米薪是急公私雙頓入不逮出天地固有自然之利出于常賦之外者下不瘠民上不損官孳利鹽田劃貨銅山古之人皆用之今何

獨不然今之鑛洞誠國家之外帑也今議者多憚始事之勞而謬爲迂慮而委至寶于土壤砂石之內所可惜也對曰守恆業者不懷非望之福愼操柄者不啓可爭之隙人言鑛之利非如耕耘蠶績旦旦而守之者也今所使開鑛之人又非饒衣食知禮節類皆飢寒奸宄而偷爲利者也種桑得衣種穀得食猶時有貪邪竊盜之虞况乎驅羣無籍之人而開之以非望之利而予之以必爭之路欲其無爲奸宄豈可得哉或曰不然利與害未始不相附而生唯在舉事以制而害自無由而興今之進說有願每年納課者有願官四民六者雖六坐享其成實則隱釀其禍此非吾所敢任今若于各有鑛地方設官專理卽以旁近衛所官軍戍之令附籍土著之民取之而責委各郡邑二千石長吏監督而登記之毋令流移竄入毋令豪右夤緣嚴制其條薄收其課而又略法巡鹽之例分遣各直指按行糾劾啓閉有時出入有程盈縮有稽奸貪有刑人皆尺籍利皆平衡則將與鑄山煑海同其奇贏之數矣對曰金之在鑛將挈而取之乎抑有所貫而後成也地之所生其多少有無將有

額而不爽乎抑時詘而時羸也官之稽汰其得行歟責之以折額彼將有辭有辭其得懲歟要以如額彼將略之略之其得勿懲歟且較銷金之費于取利之金十不償一較無稽之利于不可稽之弊千不償一而究論之較哨山呼谷之害于搏沙煮土之利又萬不償一是以本朝二百年來希興是役誠慎之重之或曰昔禹取歷山之金湯鑄莊山之幣周大司徒有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漢唐宋之少府造銅山之錢司農領鹽鐵之事本朝文廟世宗間一行之未嘗有害何慮之深對曰太平之世不尙言利之臣制國者不使見有不足之形當今時而談出利之孔是抱薪傳火其誰繼之邊鄙未寧功役煩興使度支蒿目桑孔盈庭猶將獻貴穀之論塵賤貨之箴俾明主弘散財發粟之仁隆撤樂減膳之勤內通八貨外戢五兵彼山林藪澤之竅穴方將封閉固塞洋溢充盈藏玉于山遺珠于淵其斯爲積于不竭之府流于不涸之源豈唯如或之所云而已乎

往行

附温處地方議

温處二府嚴水青田瑞安平陽等縣鯢村浮雲沐溪羅洋等處僻在萬山產有銀鑛頑民自置兵器偷鑛爭坑慣習私鬥動輒殺傷因福建鄧茂七及此等偷鑛之徒乘時蜂起當事奉勑提兵且撫捕渠魁殆盡脅從多擒餘黨投誠願皆復業此幾處賊起雖十分不能盡絕亦已見其漸次平安但温處二府瑞安慶元等縣與福建松溪政和福寧福安等處地方連界有寄住流民兩處糧里互相隱蔽彼此交通向不報籍未能約束合仰各府縣委官嚴督里老各照疆界應有寄住人民從實取勘原籍鄉貫見在丁口明白有產業者隨處安插生理移關行勘別無違礙一體撫恤俟造黃册附籍當差其銀塲處州府麗水等縣溫州府平陽等縣各報坑洪武年間歲辦銀二千八百七十餘兩取課太輕永樂年間歲增至七萬七千五十餘兩宣德年間增至八萬七千五百餘兩各坑閘辦實有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倍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取課太重正統年間減數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緣坑內昨歲

鑛少今歲鑛多或昨日採有今日採無是歲課額難定若增太重賠貱民難宜勑該部計議候添設縣治停當照依宣德年間採辦實有銀數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約量各縣坑塲出銀多寡定派委官嚴加提督各該坑首油鋸甲匠匠丁夫役人等按季採辦銀課進納庶得坑塲各有管理其偷採之徒應募在官庶免後患又往時偷鑛之徒置有皮甲蓑笠鉤刀叉撑及反寇烏合置造者衆節次進兵殺敗奪得並差人撫化追出皮甲等項兵器一萬八百三十一件擬于班師時已給榜着編排門夫甲互相挨究但有器械着令送官誠恐奸詐仍有私藏合行府縣委官逐處挨查不致私藏兵器結報之後若有敗露全家問發充軍其私造前項兵器者本身匠作并俱論死罪家下人丁并兩隣知情不首者俱發充軍

坿處州賊始末

處州慶元人葉宗留盜掘小陽坑僱鑛手二百餘人開坑大作官不能禁採數月得鑛不𣪍食用棄之正統十二年九月領其衆往雲和地方

有坑塲處悉發掘皆無所得雲和亦萬山中官府不之計也還慶元七都山中住數日往政和掘小亭坑鑛薄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我取于山旣勞而無得孰若與爾取于人一撑而有餘矣衆皆聽從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住十三都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大師爲教師演習從浦城刼遷陽虜財物燒房屋魚梁前後小民從之者皆給財物從者益衆掠建寧官民皆逃避進刼建陽住于東峯分衆于車盤嶺截路鉛山煓煓官民逃匿行旅斷絶時鄧賊在邵武方熾福建御史三司皆在延平朝廷命都御史張楷等領大軍勦鄧賊至廣信府不敢進延平促軍益急浙江文移請兵張未有處分江西御史韓雍參議夏時僉事陳恕呈稱處州賊人葉宋留等搶掠建寧欲回刼鉛山近在咫尺危在須臾若不往勦坐遭挫衂地方失陷百姓何辜有指揮戴禮願往張乃以軍五百使領之以往十一月初五日賊至黄栢鋪戴率其衆與賊交鋒皆野戰浪殺死傷相半宗留穿紅在前呼衆登戰爲軍中射死賊退奔竄入山刼車盤驛悉衆聚十三都促人挑行李將回

浦城十一日都督陳榮領軍三千幷戴禮餘衆同至十二都路口下營
賊悉衆出戰官軍皆敗沒取其器械乃回劫浦城縣燒其縣治民居過
龍泉住八都從者益衆至數萬焉住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
各領衆數千往投之居數日謂山中虜掠不便莫若往來湖口劫掠府
城乃結寨鮑村義烏取貨松陽掠人則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入
戰矣衆從之悉如其言往來湖口劫掠府城官民悉遁使人從溫台抵
省告急三察院以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晟領軍四千三月初
一日從紹興踰台州萬獲到處州府攖城月餘賊從掠日甚復告急于
省御史盛琦以聞既數日御史黃英亦以聞朝廷命總兵徐恭領軍二
千星夜馳赴亦從紹興取道既至處州亦據城自守而已惟遣人告急
于福建領軍都堂張楷楷未及至城中軍多糧食不繼但終日對泣至
五月初一日賊攻城甚急總兵徐恭等出禦三司等官皆爲賊所殺徐
僅以身免得入城閉門固守賊勢愈熾投入者益衆初二日張始自建
陽起軍回浙江十三日到衢州僉事陶成往接泣陳此事若稍遲不進

徐總兵一營官軍勢窮援絕糧餉不繼决不可保本日將官軍分作水陸二路兼進十八日至蘭溪巡按御史黃英請軍盛琦巡鹽林廷舉來請兵速進二十日始到金華于城中取插竹二百根令軍人截作鴨兒接笆共得三百五十面用白紙畫成獸面五彩粧飾賊搶着笆夾住不得退次日于教場試笆以爲破賊上策乃進又恐途中有賊皆于星夜兼程行至中途方欲下營作飯忽聞山中放砲吶喊以爲賊來遂行至處州界知府陸忠指揮馬鍾來接再行至銅山寺下營又聞吶喊聲欲起營過去少頃乃是賊差人來乞招撫榜者方敢作飯遂給榜付與賊差人回寨二十五日官軍陣平地賊衆萬人出山求戰各戴紅巾披甲前來官軍分三陣賊攻中營張劉督令馬軍回回達達箭死三百餘人左右合擊又射死二百餘人執長鎗者又爲鴨兒笆奪入赤手被獲餘賊四散潰逃得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物件稱是具本報捷六月初一日紹興衛千戶沈俊說本所軍人多係麗水縣鮑村人各有父兄弟姪在家被賊脅從爲盜前日對陣之時有何志三認得他父何受認得

姑夫王勝一認得他男雖不交言各曾見面而去本職前到本處勾軍
鄉民皆熟知欲招撫但令本職帶此三人具榜進去定有消息當給榜
差本官帶此三人入山榜文照得當職統領大軍先勦福建沙縣賊首
鄧茂七等復奉勑回浙江處州勦葉宗留一起五月二十四日到銅山
寺已遵勑書事理給與爾等榜文招撫復業不見前來投首今送到首
狀內開陶得二楊廷四等供于本年二月內請領戶帖復業已定因官
府失信將復業民人陳諫等起解以此小民不肯信服又行激變今紹
興軍人何志三等俱爾一處鄉里跟當職福建回還備知彼處事情悉
憑招撫雖累次攻城賊首黃安得亦准自首今爾本係良民一時被賊
逼脅後聽招撫俱已領招復業止因官府激變又復不安今若聽撫出
首吾爲朝廷風憲大臣豈肯效他失信況何志三等各有戶人口在
家不下一百餘口若哄爾出來心懷別意則何志三等三家人口上有
老母年七十八歲一家男女五十六口豈能吉利今特令沈千戶帶何
志三等來本官備知我心可以細問若果不信可留本官在彼質當爾

等出來面露衷情若不見疑聽我招撫與我浙江人增氣我如何不回護你我若哄爾天地昭鑒爾等不必多慮早出來吾備賞賜等待必學曹彬必不學曹翰也爾等其深思之初六日敕到略曰今天氣暑軍夫日久疲勞必當急于平賊以靖地方星馳奏來區處切勿遲留坐待疲弊或為賊所乘非法之善古人云殲彼巨魁脅從罔治此仁義之師也爾等其慎之又曰爾等兵戈所至須辨別善惡昭示勸懲撫安人民毋令驚變庶得濟事欽此沈俊何志三入山招得陶得三等到營投首賞賜回山領出賊佑希葉仁人陶秉倫等一千餘名到營給帖復業希等言葉宗留先在建陽被殺乃知黃柏鋪射死穿紅者即是悔不表奏次日舍人沈善又同何志三招到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六等并避難民人三百餘戶給帖復業一十一日敕到略曰得奏爾等兩次截殺賊徒生擒賊者數多并奪其器械等件亦見爾等効勞爾等商議抵巢攻勦等因然賊徒自畏作惡之甚懷疑不聽撫散及官軍壓境又屢拒敵其罪固皆可誅爾等酌量軍謀兵威足以滅賊即聽作急搜山塞務在

勦滅盡絕以成全功或賊散漫猝難樸滅即先設計擒獲賊首陶得二等以去惡本就乘勢招撫餘賊俾即退散仍依前次榜文宥罪欽此二十三日有李太監領軍從金華往處州中途聞有賊截路急求護于張張遣人數千迎接不能達李遂回金華張復以榜招諭仍不服李愼退還杭州七月初五日報徐總兵營內勑略曰其劉袞張楷所領皆精銳官軍用已獲効爾等須已計議會合進兵不許偏執自進致成掣肘欽此十五日龔楷四等砍送楊希首級詣營遂亟送赴京十七日浙江布政司差生員王義賫謄黃詔書到營內一款福建浙江先因強賊作耗逼脅人民相從爲盜已命大軍征勦悉獲其賊首解京處治外其脅從爲盜人等畏罪逃避山林或奔遯海澳及遞年結聚因衣食不給出沒爲盜勢不能散者不分首從輕重悉赦前罪詔書到日各回原籍復業所司照例加意優卹仍免糧差三年凡遞年但係拖欠公私積負並令蠲免不許官吏軍民人等挾讎生事侵害違者罪之其脅從之人敢有詔赦之後仍敢結聚爲盜不行復業者仍聽大軍駐彼擒捕不宥欽此

仍瞻黃令本生賚往樊嶺賊巢開讀是日查算從招復業人戶共九千餘戶男婦二萬餘名口奏報陶得二既回山擁衆如于額以書召張入彼處面諭張不敢進但復書而已慶元大杜賊從萬餘搬搶糧米官吏居民悉逃嚴水青田小民皆往從焉二十三日勑書到營略曰爾等須守朝廷恩信乘此機會即先遍遣該司府官吏人等將詔赦恩意廣爲散布曉諭賊徒退散復業者即令所司安插不許下人生事擾害復致爲非敢有不遵者仍依前勅調軍勦滅欽此遣人賚勑外具榜文差處州通判焦瑀嚴水知縣周善靑田典史楊植宋賚捧入山撫諭陶得二等將木寨及暸望窩鋪盡行燒毀焦瑀等出遂班師回軍金華其山間餘賊未服者遣楊廷四等遍歷曉諭具露布以聞略曰自五月內離福建到銅山寺正當賊之後門乃按兵于前路以疑待疑將錯就錯期以來朝之卓玉悉來此地以投誠我方將信將疑賊果乍臣乍叛驅其烏合之徒來抗鷹揚之陣賊來如雨我動如雲馬躡足而有鎗莫拖箭洞胸而無函可蔽自相蹂踐衆競凌遲汗顏隣帥胆落渠魁遂合衆以投

諴各詣師而請命又云伏玆有道之仁風降此九秋之甘露背凶趨吉

陰陽分否泰之期偃武修文老穉賴乾坤之德奏簫來鳳賣劍買牛云

云比至京復命是時朝廷北狩經事大臣俱口外失陷羣議交構方究

前陳都督陷軍失律有罪應擬候至次年數奏始獲放還

朱恩字汝承慈谿人成化甲午南京解元甲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南

京禮部尚書嘗爲河南布政司使部內有鑛利中官廖堂以奇羨可自

豐藉口足國啗當路請聞之公抗章擯其議有云金銀鉛錫之利人所

共趨公私相角其勢必爭往年山東之禍實起于此河南切近燕趙聯

屬京師其民刁悍少慮好任俠爲奸目無公法一基此禍其害不小殆

非數十年財力能靖安也孰與罷之便其議遂寢河洛間得免禍釁公

之力也

謝大中丞士元爲建昌知府屬縣永豐舊冶銀穴閟久弗發而括人寇

踪前去後至絡繹恆數千人曳行旅以任負掠民畜以食飲官兵素無

律而括人驍獷莫不聞皆洶洶自憯時厚公者幸公將代可去以避其

鋒公曰見難而避無勇貽患于人不仁無勇不仁去將焉用之乃勒兵從靈山東並永平溪踰靈山下趨之賊聞公至佯遁而留二三爲誘諜不覺我官皆解嚴至則不壘而休于僧寺且炊餓而我邏卒不及反自甲先出而賊伏四起呼聲動林木以筅遮公環而刺之左股爲筅所中血流洞鞾枯陽巡檢者遙呼賊曰我公也賊何敢傷天子命吏賊亦愕相視公猶裹瘡督戰如常所俘殺甚衆得其戎首乘勝破之公遂臨穴怒曰此禍穴也築之以絕窺覘公還未嘗言戰時事

沈固字仲威丹陽人□□□□舉人初授沂州同知歷官戶部尚書在沂州日有建言州西寶山社產銀鑛者詔下有司核實固執奏謂費多而得少恐勞民且致變事得中止民甚感之

紫荊關外廣昌靈丘二邑山谷幽邃林木茂密四方亡命及奸民避罪者皆竄居之時時竊挖礦砂私作銀冶而張守淸者尤桀黠能役屬諸奸民而擅其利道路洶洶謂旦夕且有變有司不敢孰何會上遣中涓禱五臺還奏其事時中文定公當國一日上視朝畢召閣臣于皇極門

議事語次及之文定公請勑該部行撫按官查明禁戢遂逮守清伏法閉塞諸礦洞無何縣民有以開礦興利爲言者上令文書官語閣中欲允其奏文定公極言其不可仍請下撫按臣勘覆而玉田豐潤民復以爲言部中並下撫按未報也文定公適在告而上遣文書官問閣中云開礦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覆文定公乃屬王文肅公具草回奏大略言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鑛必當聚衆衆聚必當妨亂見今山西河南鑛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憂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而爲之若開鑛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防兵之費幾何與開煎之利幾何果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可以民間私請隔境遙度而朝廷遽爲之出旨差官造次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迴未覆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今蒙聖問惓惓臣等卽當傳諭該部督趣撫按官速行查核有砂處

所應否開煎是否有利兼害委用何人方不至騷擾設處何法方不至侵盜毋得先事張皇使民間承望風聲爭相煽動利未得而先釀患乃為萬全奏入上重違閣臣議事遂寢文定文肅相繼去國而中璫巧黠者與驛儈相要結因招致衛所武官扶同入奏旨從中出自畿輔及諸省皆以中璫領事糜費騷擾使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語云涓涓不竭流為江河言不可不妨其漸也

珠池

前言

汪鋐曰珠池一節雷廉二府雖隸廣東然地極一隅接壤交趾因其濱□間產名為珠池我祖宗四海為家雖設監守然不過防民爭奪而已非以為寶也故採無常期取無定數蓋以非日用之物而難責于惟上之供如載在會典不與物料為例不與歲辦同征班班然可考也正德年間逆監用事毒流海蠙監守漁獵牙爪助威誣商賈為盜珠脅鄉民為匿寶傳奉採取擾害百端蠶食不堪致成激變屢經撫按重臣奏請

我皇上御極沙汰冗員珠池少監亦在裁革民間踴躍欣幸以爲中貴之害可永無而採取之端可恆免也何不數年而革者復矣採珠數斛不盈其數而又再採矣一時守臣不體欽奉固爲有罪然驅無辜之民而蹈不測之險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計以斗斛之盈若人力可爲則誰不奔走奉承以供君上之用設或天產爲限雖舉網竭澤亦何以足取盈之數乎其間僱覓夫役叢累里甲橫行海島劫奪客商服役踰年荒棄生業風濤頃刻呼吸存亡皆不足論但以明明盛時而貴此無益之貨且寒不可襦饑不可粟似非有急者誠知採取之艱難必不再爲此舉也今雖經行暫止然成命尚未收回領過官銀刻期追取船夫畏罪薄海逃生地方之患誠爲可痛宜勅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除採取已罷工食免追外仍乞申明初年詔令珠池監守歸併總鎮責以守巡多方防範嚴禁民間不許僭用珠飾不許私相貿易盜採獲有贓仗者從重問擬則珠池不守而民自不敢犯矣監守既革則侵漁可免窮髮之民得以樂業而邊備無空虛之虞矣

□□□曰日者採珠與榷廾並行蓋其利也而害亦大略相當抑又甚焉利虛而害實利什一而害什九中于官官利則民害通于民旋利亦旋害按禹貢淮夷貢蠙珠蔡氏註曰珠爲服飾出于淮夷故詳其地而使貢也周禮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則珠之用于國家所從來遠矣然未有採榷如他山澤之征也漢景帝時禁採黃金珠玉元帝時貢禹言宜罷採珠之官亡復用爲幣多販賣至東漢時蛋人猶採珠販貨糴粟由國無禁榷故也後劉鋹于海門鎮募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宋太祖平嶺南廢之仍集民採取未幾復置吏然太平興國中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皆採塲所採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番商珠終宋之世珠有禁焉國朝景泰中遣內臣往雷廉平江等珠池採取備御服之用弘治中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一萬八千兩有奇謹按粵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池中官并參隨人役每歲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爲銀十萬餘兩而臨採復費萬有奇所

得不償所失矣至嘉靖元年詔諭廣東看守珠池太監不許干與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嚴其防也四年戶部尚書秦金疏上採取金珠寶石言珠石非中土所產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八年納張聰胡世寧言革罷各鎮守中官并革珠池守焉間欲用珠則發銀貿于商而爲數亦有限節矣百年大患一旦掃除窮閻下邑誰不歌舞而頌明天子哉隆慶間一採守臣任焉後按臣張守約請罷之迄今三十餘禩矣而奸民估客往往垂涎鼓枻其間歲在萬曆庚寅總制劉維文設爲嚴禁出本者與犯池買珠者同科其法慘于見知連坐大開告訐之門棍徒得志人人自危可異也然不少息又益甚之何者有之以爲利故也況偏聽生姦素封大賈多罹城門之災而椎埋駔儈或以苞苴倖免不惜其源而遏其流得乎己亥歲遣內侍李敬乘傳往採蓋以大婚所需內帑所用享海壖之奉取自然之利夫豈朘削膏脂者乃奉行德意者則有所未善焉夫採珠之必有資于船也官造船計費不貲遂轉而取之民間彼民俯仰旦夕期免枵腹者獨此船且一報

船戶里井騷然妻啼子號河泊變色其巧者或賂吏胥而漏網愚者僅以身待命則擄船之害也裹糧而出揚帆而逝長兵勁弩高檣大舶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曾不聞嚴其約束遇鄉村則劫鄉村遇客商則劫客商吳子賢等民房燒矣譚雄隱等被打傷矣總兵黎國耀參將潘士烈守備田麟目擊而莫可誰何則朋劫之害也珠池市舶各有分任無夌奪也乃市舶中使覦職重利而欲採收之聽奸人報效夫相侵必至相角兩虎鬬穴其勢豈能相下其害必至蔓延無已茫茫大海殺人如麻人若草偃濤若腥紅非奉明旨處分以雷廉分屬其相禍豈有量乎則互爭之害也始議官四民六稱便矣然而榷子有包藏督𥈭有搜括參隨有背手至中使之前僅循貲交納耳矧中使者果介如囊被一意奉公毫無市心者乎則吾不信也大半歸其私橐朝廷獲利有幾而受此空名也則騙匿之害也私販宜禁矣然所販者皆遠方往來之客非隸名籍土著也市泊無賴之人非有禮義檢押也一入其手彼且視爲得羸有飄然遁耳今不以問之此輩而聽棍徒妄指留戶曰是曾市珠者

也假威凌虐何求不得則嫁禍之害也夫國家採珠本以待用詎意爲
害至此無已則公之民乎然亦不可謂盡利也嘗覽志稱廉郡無耕稼
所資珠璣然曩之採也秪于沿海蛋戶以銅艚凌萬頃身入尋丈之淵
不啻探驪龍頷下人猶畏其難而不敢自招撫李茂始以竹爲𥱼維以
綍纚投之海中順風遡流力不勞而得甚奢于是自鮫人蕩子至閭巷
小民皆安然爲之矣殊不知漭瀁險隈之區豈全身托命之地狂颷乍
發倏然傾覆此猶養魚沸鼎棲鳥燎林自完者幾人父母不能索骨于
魚肆妻子徒以招魂于荒江者害一屬有天幸得返故里身利兩全治
酒烹鮮婦子嬉嬉然亦不過華衣甘食以耳目所昭記未有盜珠起家
與南陽倚頓埒適以長其奢淫僭踰之習耳害二一船到岸水哨有索
里正有索保副有索債主塡門取償胥徒乘機嚇㖶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又焉用此買害也其得分多者猶自愛惜猶或以羨補絀不然三五
爲羣未抵家而一擲先盡矣窮則起盜放辟邪淫無不爲矣害三且也
名爲採珠實則行劫此等不逞之徒居恆而繩以官法猶然攘臂攫金

探囊胠篋島嶼無人之境復何所顧忌害四又其甚者洋海一帶東連日本西連安南萬一夷情叵測狡獪之徒援引爲奸乘潮擊檝瞬息千里不重爲內地憂乎害五夫前三害害己後二害害人前四害有形而小後一害無形而大嗟嗟聽民之採也利民也卒亦不勝其害然則何如而可周禮所謂初其地而厲其禁者誠今日急務矣夫盈尺照乘不療饑于堯年明月夜光無救渴于湯代則珠亦何用哉古者一夫躬耕餘餐至室一婦務織兼衣被體本在故也本之不務則有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其爲疵病亦已深矣維今之計莫若驅游惰之民轉而緣南畝有不盡耕者則工商各業具業又嚴爲保甲日稽月查作淫巧者禁無所事事者禁其或出外商傭必審其所經何商所作何傭所往何地計程可以幾日還至于糴船貨艘程以水票縣正時加淸查毋視爲虛文而寖成廢格毋委于下吏而任其胥緣如是則盜珠之害庶幾少息然此猶防其末也乃本原之地則不在閭閻而在朝廷昔王孫之對簡子也不以白珩爲寶而寶觀射父左史倚相齊威王之會魏王

也亦不寶照車十二乘之珠而寶檀寶昖黔夫種首夫以戰國君相猶
且如此用能光燭四鄰聲施後世堂堂天朝豈無二子之作訓詞獻善
政者又豈無如四臣之照千里者彼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又何爲也隆
慶時吾鄉陳吾德同李已疏劾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
行停止上不允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欣然若更生比
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司計之臣計苦
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資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
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愚讀其疏未嘗不廢卷流涕故今
日之採惟願皇上亟賜停罷甦嶺海百萬生靈命脈若萬無可已亦宜
用之有節採之有時以經宜不以經久任守令不任中官大用之後旋
卽報罷亦旋封禁下而公侯之胄薦紳之家咸準樸素無用珠玉爲簪
珥飾則千匹爲貨事難于懷寶萬斛爲市不易于越鄉如是游食不反
末技不禁者未之有也高皇帝有言朕聞當使天下無遺貨不聞使天
下無遺利昭皇帝初登大寶卽納夏原吉罷西洋諸番取寶船偉哉二

聖誠大哉遠猷已噫捐于五湖還于合浦固千載一時也而今可謂無人哉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三目錄 外編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三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臺省

前言

丘濬曰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臣按御史大夫卽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卽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于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有十三道各該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宗衛幷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又曰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于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爲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牴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持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于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于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陸文裕公曰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此意雖善而不圓使十旬之內無事可言須強語耶夫御史之言當考其當否與大小不當拘其疏數與遠近

皇甫汸曰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制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晢之庭

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鷺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累解綬而亡輦轂瞻其威稜臺諫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概焉自昔孔光之奏董回發其奸邪任昉之按劉整數其釁稔亦可以服息動色矣

李學曾曰太祖之設六科都給事中及諸給事中關聯六部諸司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以警畏百官外列十三道監察御史出則巡視方岳入則彈壓百僚雖與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屬官直名某道不繫之都察院事得專達都御史不得預知也此皆聖祖建官制事防姦保治之初意所以崇耳目之司廣聰明之德其任六科十三道者亦非細也况官小則勉于其職員衆則爭于進言雖有朋黨之徒不能人人盡箝其口而結其心陰寓激勸誘掖之法甚深遠也夫六科爲天子親吏敍進遷轉立疏名請旨吏部不得預聞也考滿給由但經吏部都察院亦不得舉置也至于御史以監察院冠御史而入道都御史不過考其刑名授職既而出巡畢必各道掌道御史參考無推好避事情由合呈

都御史題令回道管事不盡由都御史也至于舉劾大臣建言利病見任堂上都御史當劾即劾仍回遞具劾揭帖與之都御史不敢不受是不得箝制也六科係近侍官原非都御史所可舉廢十三道御史係風憲官得互相糾劾都御史本科本道掌印官原無劾奏給事中御史之言百餘年來成法既定凡兩京大臣方面等官有不職者俱得劾奏或入班面劾及諸人有不公不法俱當劾奏此舊制也我祖宗所以許科道劾官或會章或獨舉者正以人情好惡而偏正事勢所關有離合此或不言彼必言之廣進人言暗消朋黨也事須會本舉劾萬一有偏執誤拗之人或奸邪憸巧之黨蠱惑衆聽暗主一詞是科道終無劾官之舉矣

萬曆十一年山西道監察御史魏允貞曰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也然言責豈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者必天下之永利所參駁者必天下之大政所登焉者必天下之大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國是藉其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

反常而張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缺多知必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媚而善逢迎他日必爲我用如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其有慷慨之負氣蓄忠憤而抱戇直者不與茲選其偶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選者又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劉臺等皆是也故其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親友死黨有所欲爲則託之昌言有所欲去則託之論罷卽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愼遺玷清班臣愚謂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道官查據履歷賢否而又于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有名節者爲一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內有識見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人見識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諱言而釀亂者常十九以直言而僨事者未之什一也

奈何直求而不直取乎且國家之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披肝瀝膽也則豈奴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于太直而姑借口于近厚則庶乎得其人矣

萬曆十七年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曰大臣當爲國家持大體不當與言官競小節御史辨論官邪故事不白臺長臺長無侵官御史無撓法此大體也若上疏公朝投揭私署邇來陋習耳卽欲沿以爲規御史偶失之不過小節罪不至參罰況大明會典不載憲綱不列原非祖宗舊制皇上過聽吳時來欲令一體遵行臣慮其開箝制之端啓壅蔽之漸也況南北事體不同實有難于概行者關臣職掌安敢默默不言我祖宗設兩京都察院自都御史有十三道御史都御史固得參論御史而御史亦得彈劾都御史均以論劾爲職與部寺堂屬不同臣讀通志考見唐御史蕭至中彈蘇味道贓行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詰諸御史曰彈事不咨大夫可乎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比肩事主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又誰白哉御

史之不白都御史由來舊矣臣又查得嘉靖二年吏部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時中等劾張璁條議大體肅皇帝謂張璁等所上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孟春時中等伏罪言璁先以私藁示人且有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肅皇帝因戒通政司職司封納何不嚴謹夫副本且當嚴謹則私藁又可先知耶今年二月內都察院一本議覆人心不古等事奉旨極其嚴切凡章奏未有明旨輒先傳寫者不但罪及傳寫人役且幷原奏官罷斥之夫未奉明旨者既不得傳寫而未經聖覽者又可投揭耶肅皇帝之舊典陛下之新命赫然具在誰敢故違且投揭之不便者三不必者二近事可監者一御史章疏皇上尚未息省都御史先得傳觀不敬莫大乎是非獨臣等有所憚而不敢即都御史亦安敢當之而不疑也一不便南都去闕下一千餘里往來遲速之期預難計算非若北院朝進疏而夕達聰聽比也一有傳播百敝叢生二不便彈劾之疏非貪贓壞法則狥私植黨及生事害民之類驅逐豺狼當虞反噬語曰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又曰謀泄者事無功三不便御史風聞論人行

止予奪議覆于該部取裁于聖斷即有未當御史當負其罪不及都御史也不必者一建白條陳不妨商確可否若論劾官員即有權貴爲勢所必避門生故吏爲情所必狥御史言之都御史將止之乎不必者二南道御史林可成論劾吏部侍郎徐顯卿不知顯卿從何得揭觀之大搜賫疏之人三日不得又從通政司謀緩其事該司不從邇來章疏或至途中而追返或至闕下而不投總之私藁先傳可緩而止此臣所謂可監也故會典止載凡建言創行事理必須公同詳議互相可否務在得宜方許實封陳奏至于論列則不及之也前人豈智不逮此亦知其不便且不必也蕭志忠卑卑耳尚能駁執臺綱不肯關白卒之志忠劾罷欽明與成嘉等而剛正爲一時所憚兩都御史爲朝廷執三尺法豈肯以承嘉自待臣等雖至愚安敢自處至忠之下哉雖然臣猶有深慨焉嘗觀胡世寧薦霍韜爲都御史謂祖宗初設都御史以糾劾百僚其後都御史與六卿皆同僚人情私熟彈劾不行而遂委之御史至于今非但不自彈劾且沮御史之彈劾矣

萬曆十九年河南道監察御史陳登雲曰近世言官壬午以前怵于威憲而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于情面化眞爲佞就中豈無剛直君子而竽瑟不投枘鑿不入或以病免或以罪斥或以外補或以內察二十年來言官以剛直轉京堂者百一二耳乃背公植黨搖尾乞憐如公論所詆七豺八狗言官顧居其半焉夫言路何等淸要臺諫何等淸華而令人辱之至此尙安望明目張膽爲國家鋤大姦殲巨蠹乎玆幸朝政淸明鷹犬之儔摘發幾盡各道廓淸言路遺羞孰若慎之于始進之時爲言路增重方今推官知縣徵召而候考選者多已見朝臣念職事相關輒以簪牘具奏用爲部院考選之助焉夫行取科道惟擇才賢原不論資格也若必謂歲貢行爲不可少而中科之賢者反在所遺矣亦不拘地方也若必謂遐方僻域不可少而畿輔大省之賢者反在所遺矣各官之薦章雖可據安知薦剡所由來者盡出于公道而不靠牆壁乎故薦數多寡當核其實也張東暘條議雖可行安知徵書所蒐羅者盡稱國士而無庸衆人乎故衙門內外當重其才也自季春闈以前如壬午

如戊子推官爲行取首者皆首列吏垣皆掛吏議豈知縣中之才品無有出于推官之右者乎故行取之序不必拘也言官以言爲職也以練習朝章通達世務而後列于臺諫章奏始有可觀自今部院審考之時如法彌封從公校閱倘有辭理不暢識見不足者無輕授以科道而後言官可望其得人故章疏之試不可略也臣猶記癸未之秋疏上次日而臣始知拜御史矣乃今則過堂甫畢試卷未納而某爲科某爲道皆已先傳皆已預報恬然不以爲異故關防之法所當嚴也己丑選科者半由賄囑今之萬萬無敢行賄雖有賄將安用之然座主薦主同鄉同年假公典而售私囑者不可不察也至于柔佞者狥情而有譽剛直者任怨而招尤柔佞者赫著聲華而議不能免于去後剛直者澤流蔀屋而名不能動于縉紳持衡者于此平之懸鑒者于此照之君子小人十得八九蓋未有柔佞于外官而能剛直于言路亦未有名推官名知縣而不能爲名御史名諫官者也臣故以爲科道之品格當事者急宜辨之于早而不可以柔佞先剛直也臣又聞宋司馬光有曰臺諫天下第

一等官須擇不受富貴重惜名節曉知治體者而後主德有裨朝政多絜旨哉此語或選擇臺諫之要訣歟夫始進既慎臺諫必無匪人而職掌不明新進者何所適從焉蓋科臣職掌專封駁而兼糾彈臺臣職掌專糾彈而兼申理今申理者糾彈者參駁者從來不廢而糾臣于科塲一事參駁獨多若封還詔書自是諫垣故事近因部臣反汗何科臣不爲職掌一執奏也臺臣兩上彈章俱久留中不下夫臺臣之言合公論則當行其言背公論則當懲其妄奈何漫無可否使人莫測其端倪耶臣故曰職掌當明夫職掌既明臺諫必鮮尸位而陞遷不議將來者何所鼓勸焉蓋御史試職理刑仍考實授不堪者另改別衙門祖宗慎重御史．一官比科臣猶爲吃緊今爲科臣之遷轉稍速科臣之體貌稍隆而人情遂有所輕軒矣夫體貌誠難驟改然計俸遷轉獨不可與科臣同日論乎先朝薛瑄韓文爲臺數年始陞僉事今且朝爲科道夕而外補僉事卽有公論不容贓私狼籍者亦槪補方面不幾于以方面爲汚垢之藪乎臣故曰陞遷當議他如附炎熱而效詔婦望風旨而肆攻排

拾唾餘使人厭棄條陳鄙瑣貽人笑談若前人所議尋龍打虎先雞鵝之類必將遺臭萬年而孝子慈孫不能改矣是故毋違事亦毋尋事毋畏人亦毋凌人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庶幾哉眞諫官眞御史或不徒拊髀于古人而得躬逢于今日乎

萬曆十九年吏科左給事中鍾羽正曰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恆置疏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諛而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義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拊髀之嘆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又曰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眞疾不許告疾即告也吏部于覆

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眞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眞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又曰堂上官赴科畫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卽各部亦不以爲曲而吏部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免也宜仍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亢而吏科獨不坐人以爲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議也宜復其舊可也

萬曆二十年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曰前官之陞轉後來之觀望雖忠臣不爲祿爵勸然勵世磨鈍實藉于此近年以來臣衙門何其雜也有掌印內外之陞其初不爲無意然久而趨避因之內外止緣俸次超陞則因有俸次而僥倖者矣資深乃有閏陞則有假閏陞而僥倖者矣吏科而必內陞則有覬內陞而僥倖者矣考察差用而以功勞陞則有假功勞而僥倖者矣至于年例尤多可議公而出者十七私而出者十三

如萬自約輩至今公論未平也夫使後來觀而法之意見不定而趨避之是不啓妄心乎近者吏部欲破錮習而不知者尙有悠悠之議則請自臣始吏科不必內陞內外不必拘俸考察差用皆職所當爲不必敍勞資深不必超閏年例不必陰示摧折凡有陞遷皆以章疏之是非公論之賢不肖定之前者先杜僥倖庶後者有所觀法此趨向之當議者也御史先試職而後考實授非制乎考而刑名未練則再考之屢考而不諳則改之如荆光裕易以巽輩可舉也及近雖考乃視爲虛文假以市德卽四十八人而無復再考亦無復改之別衙門者是廢小而媚下也至于議差近而美者趨遠而惡者避數年以來喧然未已作俑者可恨已夫御史臺法司也考而廢法又焉用法差而得私何所不私如是而風憲不稍損乎臣請嚴實授之考公註差之例使新進者習刑名之實而杜窺避之念此臺規之當議者古今取士皆用身言科道取儀容聲音之善非可度影響也實親見親聞之行取各官部有考都察院河南道有見兩臣衙門諮訪同也會議同也乃足跡不全何以說焉臣憶

昔年諮訪蓋有指少爲老指聰明爲盲瞶者此不親見聞之弊也夫使吏科而無舊典則不當訪之必訪也奈何靳一見也臣近遇河南道舉諸臣儀容聲音歷歷在前而臣茫然莫曉始覺缺此舉矣請得照臺中之例赴朝後詣科一見似不爲多事也此聞見之當眞者也

萬曆三十五年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曰朝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罪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遣若不報是非不問來歷則是者既不得見之施行非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爲右正言半年上一百八十疏尙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爲緘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于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其心無益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弊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則不利挫其鋒鋭一頑鐵而已一旦有奸人朋比躱詭誰爲陛下横口談事横身當事斬城狐而斷國狗乎

鄒智曰臣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

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鴛鵬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謫隨之其誰吾聽嗚乎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後引咎以歸于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召對接之以温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兼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于是乎開矣范殊曰太祖高皇帝特置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來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進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言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温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

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頽靡至此可爲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首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弼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伊尹周公之聖晏嬰裴度之賢亦爲今之棄人矣夫旣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效職官不徒設

董份曰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爲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尙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糾彈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

其諸按事則皆察院如故而十三道稱臺中卽所謂臺院者也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稱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至治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之時自非本末顚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其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耎遷避者旣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舒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諍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世納己于正者確然自信于時人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也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諍之臣亦可以自觀矣

往行 闕

撫按

前言

彭公韶曰昔在帝王統御天下旣羅布郡國以惠元元而又時遣王人巡行方內問民疾苦拔幽滯詰戎兵除寇暴若監督然其或臨制之久則有專官不泛遣皆所以綱維治安于斯世者也漢以來若征鎭行臺督府制閫之設是矣我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苗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按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年以關中江南地□而要始命官更替巡按不復罷去正統間爲南方盜起北虜犯邊于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

往行

正統元年右僉都御史李濬巡撫遼東是時有隨辦文書御史李杲而濬與巡按御史邵嵩有隙嵩將滿懼濬留之乃貽書杲求解濬微聞之以詰杲索其書杲答以無有又語抵侵濬怒發其事杲懼亡歸京因逮

嵩俱下獄論嵩贖徒杲贖杖有旨奪嵩官杲調外任正統十二年南京給事中御史論劾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周銓御史傅霖楊永及胡鑑銜銓鉗束誘諸御史同論銓銓奏辨行勘問以病死于獄下刑部當霖永罪給財產之半贍銓家鑑贖徒復職爲從者御史辛浩潘英左輔聞人誐張斌張禮楊觀王紹宗儀溥張承翰給事中劉煒等六人俱贖徒復職詔霖永處決劉煒如擬而胡鑑特發鐵嶺衛軍左輔等諸御史皆降邊遠驛丞夫錦衣之參法司之擬豈直以誣告律坐言官耶而不究風聞言事之訓馬順金濂已爲承振豎指矣乃猶以爲輕而加凌焉何也

景泰七年北直隸提學御史張諫試順義諸生于通州察院時巡撫順永都御史李賓之父封太僕卿爲其少子諸生貫托優取諫不聽賓聞而馳至通州値諫考試士杜門不納賓毀門入手毆之諫上疏具其事逮諫及賓父至錦衣獄鞫而釋之仍杖諫二十夫李公以私事囑風憲而毆辱之乃不加之罪剔歷八座者踰二十年何也弘治初調監察御

史姜洪爲山西夏縣知縣洪巡按湖廣與總督漕運都御史秦紘因公事文移相激紘批詞云劄付湖廣布政司經歷司轉呈巡按監察御史姜洪照詳施行洪亦批云布政司星馳差人咨稟淮安總督漕運官早行處置毋致臨期有誤國用紘奏洪越禮不遜事下都察院刑科參紘紛擾自傷大體督察院亦言巡按御史令經歷司轉達巡撫都御史于事體無礙上以事干名分命吏部會議之于是吏部尚書王恕等言洪詞失大體刑科都察院詞涉偏向上曰洪批詞不遜有失大體難居風憲調外任刑科都察院僉書官偏向不公各罰俸一月祖宗朝其待巡撫與巡按體統懸絕如此今幾于倒置矣

巡撫

前言

何孟春曰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爲之時惟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詔遣有時一年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置矣今之巡撫即魏之

尉撫大使隋之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重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勅紙以便宜行事二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昔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于其任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効顯著則增秩賜金簡漫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良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能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多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劾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一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

臣以今日觀之京官分曹列署寮案稠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官若不久其任卽已不得久其用下不沾其惠欲行久任之道于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請卽腹裏邊方爲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以一次赴闕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在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于先而久其任于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陛下者矣他日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搏崇級厚祿者無有矣

萬曆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疏曰水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旣爛然錫恤之詔屢下閭閻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爲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鎭而使民惶惶若是哉國初出鎭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附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名臣出而鎭撫

惟悶悶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飢饉有勸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塵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寃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剜肉補瘡啼泣箠笞縲絏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算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實人皆曰干城之器揮霍之才生民痛癢漫不相關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于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猶懼非任乃今任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府未得如農夫之望歲既得如拱壁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爲國爲民之念輕伏願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民之無辜陟擢惟必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上諸冒濫鑽刺輭熟可厭者絕勿使並其現任事地方者除谷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勑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存

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爲主以愛民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水災地方其所減征者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錐褐無完裳夕無宿舂者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煢獨鰥寡顛連無告挾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有司收撫移流者其義可知也闢田里課農桑厚風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終將賑過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蹟造爲成册解院無視爲文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能爲異雖有災異不足爲害矣林聰撫山東大同周忱撫蘇松常鎭旱乾水溢何日無之然惠流民安西境晏然彼其不豈皆賢百執事哉撫臣者百執事之表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淸百執事雖欲不兢兢奉法不可得也得百良有司不如得一賢巡撫有一賢巡撫不患無百良有司臣故曰撫臣之當飭也

往行

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

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品明年爲正二品于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繫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于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巡撫各鎮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恆矣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居其間多所建白景泰中嘗

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斂罪有旨宥之侃膝行近前厲聲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英廟復辟巡撫山西首奏巡按御史李傑不職傑除名

巡按

前言

胡世寧曰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臣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于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于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于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

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日則京堂之陞矣既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彈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祿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爲之興利備患耶

萬曆元年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傅頤曰憲綱一書九十五條我祖宗列聖精思詳訂必爲風憲官法程者至矣嘉靖間又該先臣張孚敬汪鋐王廷相先後奉旨復議增入至詳極備使風憲官明此以事上則爲盡忠明此以出政則爲盡職但法行既久人心易玩今之都御史御史果能盡舉其職如憲綱所載者乎臣亦不敢謂其然也卽如三司與巡撫相見禮儀臣向見陝西一處猶三司東西分坐御史上坐茲事之甚細者尙彼此不遵憲綱況其大者乎且憲綱肇自洪武歷年既久九十五條之中已有不可行者如各省鄉試不許御史干預今監臨之任專寄于御史蓋因時制宜卽明詔所謂不得不然者又如諸臣中明憲綱

定擬巡按滿日造册二十八條若督捕過盜賊若干名督修過塘壩若干所禁約過賭博若干起禁革過奢侈若干事等件皆有司之事巡按不過督率乃盡入册徒費紙劄執此考察亦屬瑣碎只宜撮其大者斯爲得體臣愚乞將新舊憲綱再加參酌時宜應照舊者照舊應申明者申明應删削者删削應釐正者釐正仍申飭各員官着實舉行庶簡要正大可謂之綱而奉行振揚不愧于憲矣

汪鋐疏曰風俗莫善于儉約莫不善于奢侈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爲士者奢侈則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貧貧者以奢侈而爲盜風俗之弊惟奢侈爲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爲儉約非委任權力之重不可爲也御史奉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必止風俗轉移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于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驢水路應付遞轉船並不得扛擡四轎乘坐船凡可減省者無不減省然

後行令司府州縣官吏軍民等悉從儉約凡飲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有品節限制不得過爲侈靡一切縱欲敗度踰禮犯分之事無不禁革如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爲侈用不乘站船而乘坐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奢縱如舊臣等查訪得實參劾治罪一謹禮度伏覩憲綱內一款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拜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又一款指揮運使運同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近蒙皇上欽准事例又復申明前規奈何巡按御史不能遵依方面傍坐運使等官行跪猶循舊轍合無今後務要遵依憲綱及欽准事例所定禮儀一洗數十年弊陋之習則名正而人心安紀綱自振法令自行如再抗違詢訪得實參奏治罪

王錫爵曰愚嘗讀史而嘆齊威王得御臣之術也齊威王委政以來國人不治矣當是時卽墨大夫最賢而左右乃日毀之也威王使人視之

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賢也則召而詔之曰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夫封之萬家阿大夫最不肖而左右乃日譽之也威王使人視之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鄄不救衞取薛不知不肖也則召而詔之曰子其厚事吾左右以求譽夫烹之譽者並烹之譽阿者卽毁卽墨者也于是羣臣震恐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卽墨賢封賢阿烹不肖可矣而私毁私譽之必誅豈非讒妬者卽壞政之原朋淫者乃假手之道哉驩兜之放于崇山也其罪不可考見獨故常舉共工耳而舜亦自言其槪讒說殄行也由此言之威王之所以奮其飛鳴以警動臣工者其卽舜之術歟今夫倉公之用藥也將欲使之去邪而保正則必先制其性炮炙浸漬靡不備至苟不制伏而惟其性之所爲則將橫登爛縱邪氣益張正氣益耗幾何其不溘然以斃也君之用人何以異此天下司府州縣官吏賢否獨在撫按臣嘗聞邸報矣其舉者必方面大官也不然必進士州縣官也不然必其突梯韋脂善爲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其劾者必州縣小官也不然必舉人方面也不然必其

倔強倨亢不善爲媚者也不若是千百中之一耳是故東方明矣卑詞
而候于門屛斥盖輿擯棄錦繡鴈行避影鵠立臨厠傴僂唯諾口吶吶
如有呑則大官莫不皆然況小官乎何者祈擧而免劾也使車至矣喘
汗而迎于途抱𣲖視膳望塵展拜羞品極水陸供帳擬王者凡所以悅
耳目娛心意者纖悉俱備則進士莫不皆然況擧人以下乎何者祈擧
而免劾也夫官進士薰灼未艾吾之擧者常在焉而又速之以媚小官
擧貢止泊有所吾之劾者常在焉而亦邀之以媚是以玉石混淆邪正
雜揉公道榛塞人心幾幸此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天下如此
其大矣賢人君子如此其不少矣而臣安敢妄有以詆之哉人之言曰
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臣嘗迹其事矣蒿藋成林
倉庾告匱田野未見其闢也糟糠不厭短褐不完人民未見給也官怠
而不勤吏奸而侯賄事未見其不留也貧苦失職閭里呻吟百姓未見
其寧也天下一家固無敵國相侵之寇然郊門之外盜賊日居鄉聚老
幼係累戾夫爲之涕下典兵者未嘗遣一卒以援之緩急其可使乎皆

往往被舉矣此臣所以妄議之也夫媸姸因乎強弱則剛者吐而弱者茹美惡視乎苦甘則佞人登而直人遠豺狼載道祥豕爲辜貍鼠同遊狐惑變態使遇威王必無幸矣且藥未有不制而可用者也臣願陛下攬虞爵之權收齊王之炳審舉劾之司重巡按之責如所謂使人視阿卽墨之爲者然後以作刑則公道昭明誰不懷畏而又操執乾綱專治刺舉之吏則其制乎御史卽所制天下郡縣也彼天下至廣人主安能盡知故寄耳目于左右目瞽而黑白不殊耳聵而淫雅相混則是必天子自爲而後可耶甚矣人之不忠也天子固無自爲之理而左右又不可盡信然則齊威之術亦以其異于舜而棄之哉

萬曆元年吏科給事中湯聘尹曰查盤一節猶所當重國家大計錢穀爲重故一犯侵欺者必議罪追賠然其間坐侵與實侵情有不同實侵者設役親領起解而入已花費眇視常法坐損官儲其罪在不疑無容論矣若坐侵則係管徵錢糧其或未完有各戶拖欠恃頑不依期限者有迫于凶儉催督雖急而小民無措者有田地飛灑戶存虛糧而征追

如故令包賠補納者有佃戶奸猾收成之後卽日逃亡無從追攝者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未必皆管徵者之侵欺也若查盤者不逐一詳審而概以侵坐之使終身禁繫飢斃獄中至于捐廬墓鬻妻孥而終不得完其哀戚又誰控訴耶卽有欽恤使出爲之問釋爲之末減然受困固已極矣每府州縣官一經上司委以查盤其間有過爲逢迎者以括索爲風裁以深文爲實幹奉行者慨文移之雜沓抵罪者苦株連之不勝不知小民何辜令被累至此極也且一院之清查未幾而別院之承委卽繼拘追隸繫迄無寧日問罪成招連坐千人譬之人之一身其有疾之膚攻刺方已而旋及于他所幾無完膚奈之何不索元氣而成痼疾也豈特供應之繁費事權之紛錯而已哉

萬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曰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也而按臣實代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弊大略有六古者天子親自巡狩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爲行方域體貌嚴重叩若帝閽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投

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之疾苦邈不相關卽有中年三異其能
知乎故曰民情迥隔洪武中勑令縣自清理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
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存所不及精神有
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百司各得
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知大體而好攬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
名俱令申詳定奪于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于檢閱矣且充軍定衛自
有巡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曷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
轉文移困有司也惟眞雜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
批駁之餘功詳激揚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繁朝廷設撫
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爲第二義而惟事趨承凡按臣
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直隸旣有撫按又有巡鹽巡
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參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
無寧日而各官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于答應巡按矣府州縣出郭
送迎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方逢迎臣爲諸

生時親見一縣官詔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厠中按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旣以詔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焉可得哉故曰趨承太過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糾察而其實皆起于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旣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逮于京師矣至于訪拏兇惡則憲臣委耳目于推官推官委耳目于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買賣于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入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釀禍匪細臣舊歲過淮揚則聞理刑廳積年黠隸威焰薰灼縣佐官以侍敎生之刺謁投者其椓人可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齊燕之響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爲虞多遺于耳目之外其何貴于憲訪也故曰耳目大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爲首務今賢守令之騰薦剡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豈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耶臣竊惑之蓋今憲臣督責有司自迭迎參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頌而已有司方救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生民遠圖間有務實政者

或以剛直見忤或以悃愊啓侮多寘之下等而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據要路得以是非而榮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太淆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至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素服參部院堂上官蓋倣成周冕服朝天子囚服歸司寇之意至于王官出使雖序于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聽舉劾之故乎都御史曷嘗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曷嘗不受察之吏部何以無跪參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長諂曲之風隳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吏治寖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出巡不分府州縣正佐官跪迎道旁倘值風雨卽知府亦陷膝汚泥中尤爲非體臣謂憲節過驛則驛官迎之抵郊則府

州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俟其入公署而後參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于車塵馬足間豈所以示衆庶見也故曰憲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反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

萬曆六年廣東僉事管志道曰一據勑諭令至于所屬軍衛及五品以下官敢有違誤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參奏拏問今查各處兵巡道並未聞有一參奏拏問者豈軍衛有司悉無違誤哉蓋重于違撫按而輕于爲制書也撫按官欲盡攬司道之權又樂其違制書而惡其違已則亦當分任其咎矣臣既奉勑諭卽宜遵行幸而地方無虞屬官守法臣斷不多方摭拾以傷太和倘其中有當參奏及拏問者臣亦先關白督撫通同巡按御史如其從公舉行何必功自己出萬一撫按官有所阿狥骫法則制書固在也臣敢故違以負委任又曰一據憲綱內一款各衛指揮鹽運使同知各府知府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各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知州同知判官各縣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答拜各衛幷鹽運司各府州首領官

各縣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各縣典史及倉埸庫務等官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坐受舉手仍不許運使知府等官行跪禮明例昭然何可違也今唯待運副府同而下猶循憲綱之舊而運使知府待之非復憲綱矣臣今備員分巡官正當與巡按御史漸復舊制除指揮多係紈袴子弟宜稍抑其驕惰外其知府若猝與對揖恐各省直御史以爲不便合無照欽定知府見恤刑郎中事例聽其庭參而免其跪布政司官自執屬官禮不與見御史及按察司官典同仍乞頒行天下一體遵守又曰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此實英宣二廟欽定成規也後因兩司避撫按舉劾輒自抑其體統當其往拜御史則左右坐典如憲綱及御史回望則南面而坐方面官北面而陪至于初見用脚色手本乃屬官參監司之禮也御史與方面官原係賓主而與按察司又係僚友顧初相見亦以手本此尤

大悖憲綱不可爲例若謂以舉劾故當知履歷而然則科道官皆應拾
遺京堂者亦令其以手本見乎此臣之所未解也且旣稱分庭抗禮而
服不皆錦繡下馬不皆上馬名實乖戾臣雖不佞旣從
方面官之後不敢不遵憲綱之舊其文移往來除督撫當行批仰司道
仍用呈詳外巡按御史旣于司道官頡頏豈得用呈詳體式且同事一
方互相糾察按院亦無批行司道之理唯關欽降勘合內事件按院勢
難獨理者方可送至該道問明結報耳
萬曆十一年吏科給事中鄒元標曰省之職職在封駁其有隳節敗度
骫法狥私容臣等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供奉輦轂依邇天憲乃臺臣之
弊則可爲長嘆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而屈其節槪足
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淸操足覘也一時人物淳龎臣思
及此未嘗不灑灑毛竪年來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剝生靈脂
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爲簞豆郵使絡繹迹
遍列省贖鍰不足佐之公帑公帑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

揚之恐後拂志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者旣如泥沙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錙銖上有盜竊之行則下又安得有自殖之民無惑乎杼軸空虛而飢餓者衆也迹之所薦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小過其不反脣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職事之上也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正而末流益濫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蹌蹌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公爲念臣願陛下渙德音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書弊端倣正統宣德年間勅諭事例懸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威令弛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贓遺所不免者揆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概施操守端則憲紀肅憲紀肅則羣吏畏懾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取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爲同孳孳爲利雖情係骨肉不

害其爲異臣言雖異臣心則同也且業已稱爲朝廷耳目臣矣目者謂其無所不見也一芥眯目天地易位矣耳者謂其無所不聞也微塵塞耳鐘鼓弗聞矣耳目之官不清而欲糾羣吏之貪酷拯生靈之疾苦是借聽于聾求視于盲也國初遣御史巡行郡縣我太祖諭之曰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當恤民疾苦據法守正未有公帑空虛而民得安者亦未有昏夜乞哀而謂之守正者臣故曰憲紀之當肅也

萬暦十八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曰君子相逢不發交際似若無害于義者但邇年以來沿襲故套日甚一日遂爲必不可發之典往來過客悉加問勞督撫衙門時有饋遺夫巡按御史非有私藏可自辦也即有供應官銀其多幾何不能已而取于郡縣之積貯不曰有罪贖鍰則曰無礙官銀夫贖鍰信不可動矣即官銀安有無礙者哉取之有司則有司得以覘記將之吏丞則吏丞孰不見聞幸無敗露于心已厚媿矣萬一發覺三尺之法具在亦何逭于顯戮哉夫以交際細事而冒此不測之禍必非自愛者所樂爲也况巡按御史奉命暫出不過一年儼

然一過客也觀其在撫臣曰任在按臣曰差主客有攸辨者若名其爲客則過往縉紳不必以客而加問餽若以客自處則督撫禮遇不必以客而報主人古稱鷙鳥無朋貞松不倚御史象之矣胡爲乎有交際哉但舊規相襲遽難違衆非奉有明旨而人以爲間而懼其踈此其牢不可破不得不仰祈于明禁者一也

又曰按臣事體重大最忌泄露故內班監書門廚不許給假換班有經年越歲不得問室家面親識者良亦苦矣夫按臣受恩圖報不恤其私宜也彼小人者安可責以大義故舊規犒賞優厚正以羈縻其心使之用命焉耳然犒金取之于紙贖多寡定之于按臣者欲厚給之則嫌大濫欲薄與之則足以賈怨彼按臣懸身于千里孤孑之地而寄命于怨不[illegible]明之手是以寧處其厚不處其薄凡以爲自全計耳臣以爲與其議多寡以狗無厭之心不若勒定額以是莫踰之望合無于隨從監生書吏每季議定工食衣鞋之費令司府額設備辦除衣鞋解院外其餘銀兩令各役出院之日徑自給領則輕重不出於吾手而恩怨不結于

彼心且使按臣無市恩濫予之名而屬下絕假公取銀之議此舊規之最關心迹不得不仰祈于明禁者

萬曆二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曰十三道爲言路關係禮樂政刑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恆用年深邇來定爲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焉掌道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兩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爲滿即准算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踰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衆思集忠益廣大政大議其有所賴矣乎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爲根本重地十三省爲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稱隆重矣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請

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成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焉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焉不循次者非果南北不易處焉差鮮獵等人之欲速豈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此而練習弛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省省奏靑驄之績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也其三曰御史之巡城臣覩居重要地孰五城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爲喧閙設者事有奸弊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盜捕賊坐鋪大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鑽送嘉靖間例也至于禁止科斂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善惡何莫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必制一年憲度必期力舉務相率而專心成務以遏此城社之狐鼠救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班以杜請托立爲歲册以報滿政斯

都人蝟冗之谷絲蠶食之輻輳冀可彈壓之有資矣

往行

嘉靖初臺官漸廣舉刺大冢宰熊公浹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

建言上

前言

魏莊渠曰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或一篇古文詞惟胡端敏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宜究心焉

鄒守益曰自古立國以忠義爲元氣高帝誥天下首以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繩君之愆補君之缺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鞏億萬載丕基其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之願亦國家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主恩而振士氣若夫挫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縱不自愛如宗社生靈何方逆彬熇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杖以不與爲恥高廟棫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

祿就非豐芑之道使與羣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于效尤以貢諛豈
先老明斥新進競顯蘭芷荼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諛日遁以君
令莫違爲忠以喪元無裨于國彼迂淺者以子幼避而巧者以親老解
所謂流芳不磨果當在若輩耶
陳縫曰杜莘老嘗嘆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故言其次是欺
其心不敬其君者也論天下第二事已謂自欺其心賊其君矣異時若
上疏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凌雲巾方舄餳糖獅子乞省士大夫宴
會逐南戲子乞省士大夫相見揖拜之禮乞添額取進士若是者不知
天下事第幾等耶朱子曰今世人材若所謂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
新秤停到第四五等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成事故某向謂姓名
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由此觀之天下第一流人乃能
論天下第一等事也
鄭善夫嘗與尺書曰前代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一定多起爲美官
而天下之事士亦以此多而侈之近世士大夫亦每效之以矯美名于

一時及其貶竄則皆慰之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等也其人亦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者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可如是哉

嘉靖□□年余珊曰祖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專責之意于科道初不以諫名官蓋欲人人得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爲然也比來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顏不勸說而折人以言卽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卽今朝野以目無復汲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蓋恐不測之禍及于身且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獎之使言尚恐不及況訶責貶斥而死徙之誰肯不爲自便之計而務爲危言以取辱哉

王愼中曰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

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哀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改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于君之說羣而銷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受任也若夫畏逢殃爲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爲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爲思其位無益于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爲是說以自解脫且議論不明于世而節義不立于朝其失蓋由此

陸文定公曰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宜搜隱慝捕風失實以此求過難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

又曰少年慎無喜事余初登春闈榜時先輩謂余曰凡廷對自有體古今稱第一直言者賈誼次則劉蕡此二人有何建立

于愼行曰夫救人之溺必扶其髮救人之焚必撤其室何者小有所忌則大有所阻也君德之寬猛不同人情之順逆亦異彼人主有所憤怒欲致之死必有一種意見自以爲是而救者但言其無罪而不當誅是與人主爭矣與人主爭事之是非其勢尚緩與人主爭人之死生而不能勝則與己殺之者一間耳故必順其所怒以片語隨之則其怒易解而後徐開其不當死之狀以使之自悟則其言易從此救焚拯溺之法也如以捉髮爲不恭而吟誦于水上以撤屋爲有損而揖讓于火旁其足以殺人也甚于水火可不畏哉

又曰唐敬宗卽位鄠令崔發以誤擒內使爲中官所毆有詔繫獄言官爭上書救之且請正中官于法皆不見聽宰相李逢吉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此各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何爲不赦乃釋發罪仍慰勞其母旣欲幸東都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見聽已遣使除道決意

必行裴度從容言曰國家並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倘欲巡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不行此二事可爲大臣告君之法矣蓋大臣之諫與言官不同言官之體主于力爭而不虞事之成否大臣之體期于必從而不計言之直巽故其不同如此孔子論諫曰吾待諷焉此大臣之義也

又曰險人之術多端如畏人之中己常先發以制之使其計不行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嘗言袁盎盎之兄子說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帝出趙談驂乘袁盎伏車而諫泣使下車非史傳存兄子之謀則盎獨有直諫之名世豈知其故哉嗟夫世之爲折檻牽裾類此者政多耳

又曰夫爲人臣而諛其主者佞也然不謂之失體爲人臣而諛其大臣者諂也然未至于不臣唯有阿諂大臣而陰以其指規切人主則不臣之大者而世方以爲忠此不探其微者也方漢成帝溺于宴樂繼嗣不

立大將軍王商以貴戚之卿憂其縱欲不謂不忠也乃以至親難于數
言使谷永等因天變上書後永以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所
欲言永直言極諫其詞痛切亦不爲不忠也然鳳不得與霍光比隆而
永不得與汲直同列者何以鳳之旨使言官而永受人之風旨以規切
主上也夫受人之風旨而規切主上此與諂諛面諛之流異行而同情
耳且當是時社稷安危所係孰有大于王氏者而永不敢一言乃徒以
起左右之失責人主之過其情可知矣嗟夫經術之辱一至此哉
又曰人臣之匡君事無鉅細皆當預防然事自有大小如薛廣德之諫
御船至欲以血汙車輪則太過矣乘船小事何關興廢而遽犯禮以諫
事有大于此者胡以處之經生之迂如此
又曰京房之說元帝司馬公嘆其明白切至而不能悟主愚竊以爲房
非善諫者也夫人臣數奏之體與策士短長之術不同何也策士之說
俛仰慶弔捭闔指畫其激昂逆耳之談有人之所不能堪者而以其談
言微中有以入乎其心故不覺其斩而從之也至于人臣之進諫惟明

白洞達至誠剴切如事之可否是非必直指而無所隱伏人之賢愚邪正必明諫而無所規避竭吾肝膽以悟主之志意至于言之聽否則不可以術取必也方房燕見之時欲發石顯之佞乃再三詰問人主使其詞窮情見以爲有可入之機乃從而指之自以爲善悟主者莫是過也不知以人情體之方其再三詰問之時人主已厭而不樂聞其應云云者勉強耳卽如一介之士偶有過擧爲之友者當密陳而直指之其人未有不感動者若當大衆聚會設爲發難之辭再三詰問以得其情而扼之則其人有不慙沮者卽唯唯受命其勉強耳況在人主之前哉孔子之論諫有五房不得一何也房之諫詰諫也司馬從而取之亦不知諫者矣

又曰韓侂冑當國言路扼塞每月按擧小吏一二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關係者言之曰聊以塞責耳觀此事正與近事相同可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此等建白豈但士大夫不屑觀卽人主閱歷日深深知底裏未有不厭而鄙之者乎時局曲積爲君

上所窺一旦當大利病安危卽有直言正諫之士犯顏廷爭亦將視爲

套數而無所警惕皆此輩啓之也

又曰胡康侯爲侍從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康侯曰事之

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

可言也此論確矣然常人之情于事小不必言者往往毛舉瑣摭以塞

其責至于利害所關衆所不敢言者則皆卷舌閉口不出一語故小事

人所能言不爲難也

又曰賈易自程攻蘇語侵政府太后欲峻責之呂公著救免退語同列

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于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

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他日當爲不救之症公著之語可

謂有宰相之識矣然言者取厭人主亦自有說心非出于爲國而出于

爲私議不出于己見而出于他人意在爲名而托之乎憂國計在避謗

而托之乎爲名如此情狀不可枚舉人主臨御日久習見狎聞其厭而

不欲聽固有以也夫使人主輕厭言者則當事者過而言者自爲人主

所厭則言者亦過

又曰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此甚得拯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從來有此議論至于因而用之能否自見眞得任人之法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辨實用則疎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因其事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卽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能也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此易處也優之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業自効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爲褒崇亦何必驟加擯斥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致兩敗此有愧于趙相者矣

張鹵曰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秦不妨互異惟其裨補于國靖獻于君終

底同心相成善治此侯應劉歆尚能以卑秩孤踪垂光漢史在祖宗時
凡置法権政此意猶存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議官
員通以手本晝知至期會于東闕該衙門掌印官于所當議事首發一
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爲應答輒筆不停閣輪書題稿再
揖而退卽事已完成及既出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者或有
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
事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眞如是之容默哉設心不過以一
經出言便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爲誤國而不恤
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于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
而堯舜之誅復難容于盛世愚謂宜勅下各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
更望勅該部將諸臣各疏疏各刊刻爲幅于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
紙仍付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空其下方會其于所應議事
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爲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爲
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己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持所

議與面商同卽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概見如有不得與議而令自爲疏亦聽從各便若尙有慣習輭熟支吾不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各部彙萃爲册再加斷案具疏覆題皇上須更俯察羣言愼加宸斷庶國是昭明人心咸達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衆從人之善復自我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永賴矣

申文定公答馮瀛洲巡按書曰上方厲威嚴臨江遂獲奇禍自後論劾之疏公當斟酌或有相知者均宜告以其意吾輩豈可導上誅戮哉

又答徐文江巡按書曰前有旨令兩臺論人贓私須訪究明確而比來尙延故套動輒盈千近萬少亦數百若據新例無不應遣戍者盡法則太苛概寬則不信朝廷何以令天下乎公此後論劾幸先覈實如贓果合例遣戍亦何惜也

又答沈練城巡撫書曰參劾有司贓數至于千萬人命不下百十每奏上輒欲械治有遣戍者論死者蓋上意方欲彊主威而重懲貪酷之吏

論者謂當以實應使罰當其辜不宜以風聞耳若過于搜求以累無辜豈可哉游食之徒持齋聚會此當解散禁戢如槪謂之妖言叛逆則寃矣此二事皆非用法之平者釐正爲當

皇甫汸曰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爲有也鄰鐵市虎疑而爲信也殺靑蕪兩薏苡懷珠似而爲眞也展季覆寒目以爲挑子瑕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迹而不量其心也或希旨于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于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于己私若劉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直之義復罕傅盛率直之辭謔浪鄙言每汚尺牘帷闥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聽讒當加欺慢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社憑不肖罔疎蠅點單微羣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興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夏鍭曰言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

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幷歸于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己之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大不得已也

葉向高曰文章非經世具也有足經世者惟奏議之文大之以創典敷猷回天轉日次之亦指事披衷箴違糾慝故當其効卽一言而世道關焉蓋自西漢以來其重久矣然其流也浮放而鮮情枝蔓而失體聽之纚纚而覆之功實無有當者非忠心爲質而欲希不朽之業亦難矣故嘗謂世道三變臣子之進言者亦有三難其始則主上冲齡神叢暫借宮府之姦合而操柄以塞忠諫之口則言者難旣而城社屛除政歸當宁百司庶職將順爲忠于是逆鱗忌攖虞門稀闢四方封事稍稍報罷則言者又難駢至今日穆淸遠隔天聽日高如神之志慮非臣下所易窺致有取忤單辭而終身擯廢公車之牘十上而九留中則言者愈難矣

又曰建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爲也論人之言辦別黑白指陳微慝搜城社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爲也乃其言復有犯顏苦口攖鱗觸威往往自敗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士不能爲也乃其言復有睽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諍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于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明文皇帝常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論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于是矣今堂簾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于前代者余竊悲焉故宇宙棋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着而苦于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着而苦于旁

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

又曰諫之途多端其大指不過曰婉曰直世之言曰寬主宜直嚴主宜婉主愈宜直主咈宜婉是殆不盡然也夫主嚴也而爲婉言將以爲順而憂違不深惟其故矣夫事嚴主而當咈逆此非直言不可也嚴主負過人之姿而具絕世之識其于事雖有得有失然是非之致固自明也其于人言雖有納有吐然忠佞之根固自辨也吾言直則必以爲不欺以爲無隱執于心者可以理奪逆于理者可以誠動矣昔之稱戇直者無如汲黯黯所事何如主乃多欲仁義之言雖怪其妄發而社稷臣之許千古嘆息而爲臣主之殊知黯非直言何以有此

王文肅公曰今天下攘攘皆爭于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中疏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爲名若直據忠肝義膽故攖逆鱗趨死杖下則前有楊椒山後有鄒南臯要使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格心一助也

二

張居正曰張進本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守備笞撻之革其管事法如是足矣卽下之于理亦不過問一不應而止而紛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文章必相與爭國家大事關係理亂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諫鬨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羣虎捕羊殊可笑也

馮公琦曰夫人臣奉公盡職樹立之謂何輕以發之見事風生無所規避毛舉苛細不關大體重以持之含垢納汙出入委蛇磊落英偉之氣惰靡而不可振兩者皆無當詎足爲官重哉昔陽城數年不論朝事止欲以焚麻一事震動朝野所謂函牛之鼎善于用大疎節闊目勿論也谷永孔光指摘宮闕細及廄馬乘輿而大綱鉅要何默默耶五升之鬻而操牛刀以割之亦瑣于持論矣予謂丈夫遭時遇主當天下盤錯轇轕之會天日矢心恢澄其度矻若萬石之泉而又以萬鈞之弩持其氣然後衡之以道鑑之以識相機而發乘時而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若仲山甫之事君也夙夜匪懈柔不茹剛不吐而衮職有闕則補之以今言官而得若人詎不足爲官重哉

又曰世謂廷諍不如成事蓋出于陳平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異日安劉氏君不知臣嗟乎平之幸而中也知士多謀多成而慮有遷直士絕慮無遷自古以廣之中庸成克之中立者豈少哉直士不難賜劍賜玦皎然明其獨是然後持正論者曰強而且前且卻者不敢反踵故陵所欲爲則平成之平所未必爲則陵激之凡人主有所欲爲而人臣爭之強欲竟爲則不可欲止則恥詘于下後有人持婉辭以進人主常喜而從之乃其意則當直諫時固已自知其不可夫入機以直動而出機以婉發直諫之功在人主意搖搖不動之始而婉言之功在人主既定而未發之後唐穆宗欲罪崔發羣臣爭言不可上不懌則不懌而上固知其不可故李逢吉一言而發立得釋矣

又曰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爲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與之爲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詘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收伏在

草莽者百餘人于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

又曰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正半若是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激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眞見眞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

又曰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于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不必盡行言稍切或反以激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爲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行之行之難易相去遠矣

又疏略曰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牘哉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支蔓不能納約自牖以開悟君父其咎二謀身給于奉公狥人多于狥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

大臣有權大臣惟恐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詘相忌相傾互爭互敓何以取重于君父其咎四懷顧忌則自甘于不言窺機竅則自附于敢言事事類于寒蟬既虧風節人人託于鳴鳳亦涉雷同跡已相符語又近瀆安得不取厭于君父其咎五以外庭而測中禁聞未必眞以平世而談危世事未遽驗一言不眞則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羣事皆虛事未信于心言多逆于耳安得不取忤于君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當自無辭然其咎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皇上但見前後相外上下相左若有意于爲欺爲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黜陪推已而命別推久之人多不用矣臣觀皇上初原是如彼則知皇上初心的不如此上心不欲爲此而爲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爲之而爲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皇上太高持之太急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才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爲皇上所窺而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爲不可窺測于是上

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呈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肯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不復相涉臣請以君臣之眞情言之人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于事中言而忠誠溢于言外非出于不得不然而出于不忍不怨者情也人君用人亦須有一段眞就相倚相信更無疑忌鄙薄之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悉今羣臣自反所以事皇上與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峯必高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于下而明主日孤立于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滲日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篇膠漸解萬一有危疑難處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暴之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朝講久虛君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上前毫無中格而明主意旨何由下宣一疏遲一事誤矣一官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所誤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稱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榮某朝君臣隔絕人才衰乏

以爲其國辱今舉天下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重之臣諸臣之處于京國如寄耳數年之後且老且去烟消雲散而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君臣隔絕如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歟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臣之所甚便也綜覈者利在速决偷安者利在不斷今章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諉朝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便而國家反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爲庸臣甚易爲忠孝甚難爲塞責之忠臣甚易爲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未有不愛惜忠臣之理第所爲効忠者誠不足而戇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于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不爲己用而久之亦遂以爲無足用者矣臣願羣臣退而自反也欲効忠謨本爲國事何爲上下相激反致齟齬亦願皇上深思羣臣之言自是朝廷事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于懷何苦以朝廷之事與臣下爲懟今反于此則臣下之論自平而君父之氣亦平矣

又曰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不可悠悠世情相積相忌

彼將以我爲沽名彼將以我爲好事彼將以我爲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爲有所益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置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害者幾人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疑其心倂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惟懸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與當事合者則已中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不必見聽謫官如胡少參范僉憲李主政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士大夫相目以爲套數卽深謀遠略計畫誠足採第恐當事未能畢舉取人于形跡之外耳

又曰本章者臣子所以陳于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宸聰通下情已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過于修飾過于冗長過于奇僻過于隱秘悁忿者臣等以爲皆宜禁如作字必依正韻不得間寫古字如裁作財駭作駴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反雜以小說俚語之類薦章但論其行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獄風雲麟鳳金玉等語過于虛稱參劾但指其貪

鄙昏謬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合排偶文致人罪論事必須明顯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斥其人而微闡其事使互相疑質而不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敷演數項絕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爭論私事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執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于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裏直諫則在上者一覽可決所關係于人心治體良非細故相應并行申飭恭候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遵守自後章疏如仍踵前弊聽都察院及該科指名參治則不惟諸臣之奏議可還淳于前代奏朝上而夕報可行有冀于今日矣奉聖旨是本章字畫着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還刊印頒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各宜據事直陳豈得匿情浮談駕虛失實非事君之體亦可使遠近臣民通曉遵守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參治

徐公顯卿曰壬午以前可謂諱言之朝壬午以後可謂輕言之世誠哉確論近來遠方學究上書萬言市井傭奴相率扣閽諸不在言職者率

稱言路阻塞而托之忠憤激烈以侵言路其意專以一時之裁抑圖異
日之超躋不但新進制老成之命且弟子唾其師不顧焉獨不思劉櫄
楚碎首玉階尙不能逃八關十六子之誚方世之公論固在也
萬曆六年刑部主事管志道曰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
之封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途類選給
事中等于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
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于博士行人推官知縣
教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國初加倍而
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近代不重言而重
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
出于科即出于道曷嘗無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所覬望
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
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于利害以挺持之見而禁于
雷同卒歸于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

而飾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囿于其中而牢不可解卽如拾遺一宗堂方面俱秩之尊于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科道相埒也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至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官不欲相殘以撓其氣也至于科道之已陞京堂方面者自當從公論之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宜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爲酬者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者抑又有甚也如高拱之在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于科道于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概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

庇己而蔑視公論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祖宗朝內外
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
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
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
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道臣恐耳目
之漸壅也以陛下之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舉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
命大臣公其心以參訂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于科道而遂議覆言苟
當也不以出于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勅言官洗
心易轍有弗悛者聽各官檢舉坐罪至于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
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官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
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卒卒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
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取歷
觀祖宗盛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身則
依然父母兄弟妻子所仰賴之身也曷忍其萬死一生于箠楚之下哉

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赦在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况生者乎如此則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自薰蒸宇宙間矣

萬曆十五年吏部員外顧憲成曰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官而建言者世必詬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爲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韙計畫無之聊借以蓋醜而免考察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不知不求其故也臣嘗妄謂明興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于他曹無論其遠即如我皇上莅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率讃誦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已耳以求吳趙鄒阮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皇恐推避莫適爲首惟有謝罪不暇已耳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

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篤言詞卽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違以取容牽車折檻時不乏人他亦無由而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咈然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故是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階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言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眞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買何利可徼

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
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免考察者皆廟堂之爲也至于
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求闊略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
當其當之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詢其行又不滿足其意則曰爾以古人
許我何不以古人自許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
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假令能
士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
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亦
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罪下何暇以言爲高惟各盡其
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中楊廷相等條陳考察事宜意在痛懲矯激
之非蓋亦有說第天下之大勢流俗之常情自是逆之者少順之者多
不知是反而復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
不在矯激耳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
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

臣賢千載一時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羣邪朋興雖無一事不出于私人皆以爲常此一時也上下廉恭中正彙集少有一事不出于公人皆以爲異此臣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

萬曆三十五年禮科給事中戴章甫曰古人臣之告君徑直簡明辭約意盡具載三書可考也蓋疏者疏其義也義盡則止何假煩辭故諷切片言可以悟主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今中外言者動纍纍千百言一事而議論反覆滿楮淋漓一人而巧詆窮誹備極醜態組繪雖工覺多繁縟即賈生之長策尚不敵其連篇董子之天人僅當其尺幅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跡而顧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爲彼開辨局啓疑關也皇上萬幾殷繁多縈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此繁蕪之辭以煩聖覽即重瞳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盡覽則恐有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臣謂章疏之不便閱不即下者恐瀆睿鑒而取厭擲也南宋士大夫多以文章議論不務成功寇在門庭猶議明堂而講官多言竟何益于

成敗之數哉高皇帝謂近來諸司奏狀多摭拾浮辭不便覽閱因令限字今卽不能限字當令內外章奏削去煩辭務崇簡約須求畫一無涉兩岐則聖覽易周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一端也臣故謂煩言宜捐也人臣明諫顯諍何敢于隱隱者影響若謎令人猜度而中之者往因一二具臣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面于是以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爲忠厚乃中其膏肓者固托病杜門而行跡疑似者亦惴惴不自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猜度而中之者猜嫌幷起機阱橫生不曰中傷同類則曰傾害詞臣不曰一計三賢則曰一驅兩敗飛語囂噂中人如螯含沙旣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微又卻掃而滅迹此又隱之隱者也言官轉在其機局中矣竊謂蘇程門客互相排擊遂致章蔡乘瑕釀成河北南渡之禍今釁孽已明其究不知何所底止況彼誠擅戀直斥之尙自厚顏顯排之更覺力大區區一二隱語豈能易柱而拔山乎伏乞皇上于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襲蒙莊之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怨不生士大

夫不至豎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爲黨又作覆局矣臣故謂隱語宜禁也

萬曆三十四年吏科給事中王元翰曰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徧人情之隱微難知豈無一二風聞言事者切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辨擾一辨未已繼以再辨再辨未已參以罵詈如此必盡糊言官之口不彈一人乃爲快乎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得揭辨而後昭明豈言者語語俱屬鑿空辨言事事粹白無可議乎殊非修省之道惟此風不已小臣倣效有至上書自敍其功曰新月盛壞士大夫隄坊損朝廷威重成何世界臣愚以爲當嚴禁者此也

萬曆四十八年禮科署事楊璉疏曰古來文章有體要况于奏對尤貴疏明旨意昔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挽入

衆人或稱其地或彌其官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必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劾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表特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勑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宜申飭者先帝之厭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而先爲皇上告幷爲羣臣告也

萬曆四十八年御史史永安疏曰曩因否塞日久諫啓龐雜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鼎沸甚且鄙俚之談參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紫宸披靡至此國體大乖矣夫辭尙體要自古重之況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

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覆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九重之上萬幾之暇一覽無餘不思而得則聽者樂聽言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疏計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相值泛而涉之謂支強而聒之謂譟言不由衷何以聳聽今批答及時對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披勿顧慮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門寧就事而修達意之辭勿恣意而節不情之說大抵言期于利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國事不必附清流使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四目錄 外編

建言中

往行

高皇帝　茹太素　鄭士利
韓宜可　王權　練子寧
王愷　羅義　陳祚
李時勉　弋謙　耿九疇
王竑　郭循　盧祥
劉球　詹英　章綸
廖莊　賈斌　龔遂奇
盛顒　鍾同　周斌
金英　金紳　楊瑄
楊集　劉釪　王徽
費誾　羅倫　許進

方向　陳壽　孫博
陳斌　林俊　羅誠
鄒智　李文祥　李岱
夏鍭　毛埕　周津
孟鳳　童瑞　楊茂元
劉麟　李熙　王雲鳳
黃鞏　曹琥　張芹
程材　許天錫　楊源
王時中　陸珠　蔣欽
曹深　陸崑　汪文盛
周期雍　陸震　詹敬之
孟陽　李紹賢　李元陽
范輅　劉棟　陳璋
張懋　張漈　劉從學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蘭陵 陸自嶽岱瞻甫 訂

建言中

往行

高皇帝時有御史言陶學士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信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會黜之中書省臣奏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蟫毒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人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如此妄言之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陞四川僉事改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

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以事謫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直不阿屢瀕于罪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曰臣一心思報國不避帝心焦上惻然者久之尋以張易行移事逮降御史出爲江西參議

寧海鄭士利嘗爲縣諸生其兄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事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幾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運夫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欲誅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赦出乃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于空印事最詳其書既成欲上未决每歸逆旅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行侍者疑

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天子怒而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敎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爲國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至正間爲御史臺掾太祖初年以貢薦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待坐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衞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

王權陜西人也改名王朴洪武中爲御史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尋赦之反接還見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

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去何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也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二人歷官都御史建文初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王公愷嘗以事入諫高皇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旣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

羅義山西淸達衛戍卒也革朝加兵潛邸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略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日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于今日矣又謂古

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臣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文皇即位義歸附以爲戶科給事中升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代左參議楊砥入爲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陳祚字永錫□□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道御史歷官福建僉事爲御史上疏上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之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于忠愛所發無他上意稍解先是械公赴京幷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爲三殿災詔求直言公爲侍讀陳十五事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旨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晉中留入召問公對不出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筋斷者三時恍

忽中見有朱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脇內向不相着及用枷紐斷骨忽自接宣德元年冬上幸萬歲山召公入遙見卽攘臂怒曰汝何激怒先帝耶公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何不遂言之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且問諫草在否曰已焚之矣乃得赦出獄復官侍讀致仕歸聞英宗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奬忠節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鄒祭酒守謚詞記謂長孺責難于漢庭廣平正色于思勗元崇遺愛于太學疏氏辭榮于少傳兼公一身云

弋謙字□□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歷官副都御史永樂十八年爲行在大理寺少卿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謙數言事至洪熙元年又因事直言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榻前語以謙之過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則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上雖不罪謙

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以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惕相與以言以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矣上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事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召士奇諭（有闕文）司視事曰爾科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求之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爾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于是召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幷糾察官吏等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爲民正統十四

年土木之變英廟北狩郕王嗣位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寧□眞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邊報虜酋也先犯紫荆口時石亨爲時倚重衆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衆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卻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耿九疇字禹範號恆庵東鹿人永樂甲辰進士初授給事歷官南刑部尚書謚清惠當爲都察院院時武臣有怙寵撓法者公將率臺屬劾正之反被誣搆及當廷辦同官者惴恐輒攀引冀免公獨引以自歸曰此實出某意也聞者多之既而左遷江西右布政使命下卽行不色愠

王莊毅竑性剛毅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卽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進士歷官右參政初爲刑部主事宣德

閒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循極諫不可以毡裹至大內問之循不屈乃射傷其顱血流被面下錦衣獄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正統戊午從其兄全州訓導中廣西鄉試壬戌進士嘗爲吏科給事中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諗之則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歷官右都御史

劉球嘗爲侍讀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自張太后崩王振權益專球上言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寺卿得罪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畫此謀陛前捽去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振之過球魂附順之子數順之罪亦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詹英字秀實□□人正統十四年以貢爲四川衛儒學訓導言靖遠伯

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二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卻敢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私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略不慣惜運糧又不設法每軍糧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卻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伺以敗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于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身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地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聞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奏捷賜勑奬諭令還京尋留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辭剴

切暢曉此訓導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錄之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謚恭毅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劉鍾同手成諫章大略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爲重初以稿示都御史劉廣衡見語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寮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啓之既奏有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晡封章進當宁見則大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闑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翌日榜訊無縱又一日加榜無全膚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旣入乃加刑覆訊必欲招通南宮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上大怒乃集禁錮欲終其身自是日甲子雨至于八月旣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詩遣興或奕棋消閑日則對坐夜則對臥相與談論無復憂悶時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

獄乃繼言復儲事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丁憂陛見即于朝堂大杖之八十幾死貶爲陝西河州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有旨命錦衣衛封大杖擇六壯卒即獄中大杖同與綸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體脊故杖之三十已斃不動綸杖畢頭之乃甦衆以手舉入獄又禁不與酒既而綸漸平復幸不死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城男女聚觀塡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方脫扭鐐手足拘攣不能動履項上鐵索縶縛三年身同臥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公以諫逮獄日久頭虱叢生癢搔不禁治之無具忽一日羣鵲啣一物自天窗中墜下適當公前觀之乃牙邊篦也又一日風雨漏濕臥處呼獄卒移就乾所方移牆旋倒矣乃知忠臣義士鬼神呵護百物効靈類若此哉

廖莊字汝玉吉水人□□□進士庶吉士授給事中時西楊當國家人有不法者公率同列劾其不職且入朝相遇門下莊不爲避揖西楊謝曰得罪西楊亦慰之曰公少年宜持風裁景泰六年陞大理寺丞再

陛南京大理少卿時値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返虜仇未復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于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以敍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院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睹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册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廡百官感上皇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相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榷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相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悌形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繫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子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相繼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天下也今皇上撫有之必能念祖宗創

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招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不報無何莊以母喪至京闕給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實仗八十謫陝西定羌驛丞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曰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寺唐文宗忽于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沒北虜由于閹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容易言歟皇上紹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自審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灑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于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官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臣鑑已行頒給足以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自王振擅權以來宦官

之禍極矣然正統之世未敢有顯言攻之者我朝臣僚顯攻宦寺自此疏始賈斌以疎賤敢言尤難昔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上防制宦官封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高皇帝當與馮堅同陞矣胡忠安乃阻格之得非畏宦官故歟

龔遂奇□□人世襲千戶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獻皇帝歸自北狩景帝尊爲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致獻帝未上而語泄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斃攣不能行者數年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卽還虜因乘之而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者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半上曰止擲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

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在外任公時掌河南道事貶知保定之束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燄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淶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烏可畏禍而不言張公以爲然卽入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泄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上之言詞直禮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

鍾恭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邸第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旣沒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試辛未進士壬申拜貴州道御史入臺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景皇帝旣渝盟奪嫡會所建薨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下事無重于此者吾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

適獲韃賊知虜情叵測因上疏先虜事中言富有天下固當傳之子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洶洶誠不可不慮也太上皇曩時于皇上友愛甚周今上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望廣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選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廣雍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同以示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帝不懌然重天變仍優詔褒答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有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日已晡宮門已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命牢固監候拷訊又二日并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軌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黄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踰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至和者

再三同是罪首耳遽封大杖入狴杖至百𦙶腫逾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朱圭以爲言贈大理寺丞錄長子啓爲國子生啓上疏請問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同沒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詔給衣冠馳驛歸葬尋授啓咸寧令以疾罷成化癸卯妻羅氏重以爲請憲宗特命錄其仲越爲通政司主事月給羅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乃謚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紅葵一本迥異已葬宰木窠烏鵲產白雛者而納諫章時馳馬出馬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同耳我馬奚爲馬猶迂迴再四乃去後三日馬死廏中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御史英廟復辟之元石曹輩擁奸乘機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敢有攖之者斌爲河南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佈懼伏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懾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爲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時諸御史亦坐貶而斌當利害際批逆鱗以持公道能易人所難蓋其激揚彈劾類如此石曹相繼取敗上從內閣李賢言令冒功迎駕陞官者自首改正四千餘人而悟御史言不謬也

金英閹宦也景泰五年上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十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憲廟也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金紳字縉卿金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刑部右侍郎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逮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每擿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爲

心腹一切反杲所爲每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始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贓賄狼籍天下騷然大學士以爲言達銜之屢欲有所中傷賴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即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按察司初爲御史天順初英廟復辟時公掌馬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竊于亨者亨與祥合謀上章而歷詰之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

牌于郊外于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于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患公不可復謫戍廣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正統之末社稷非景泰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富貴極矣而忠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謂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于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富貴延及于來玆未已公非已忠讜者則雖有他表見豈若今之焯焯後幸决不可泯如此哉亦足爲萬世人臣之鑒矣

楊集常熟人景泰五年以進士觀政兵部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

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淸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六安州知州

劉察使釪爲御史日有同官以私忿欲劾大臣且誣以閨門之私以章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奈何以曖昧之事汙衊大臣其人慚而削之

王徽南錦衣衛人天順八年爲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皇帝初卽位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徽乃率同官王淵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等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恥內臣結交大臣或叩頭或稱翁父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匠置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睹淸明之政宦豎享悠久之福保全之道孰加于此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徽

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
玉大不韙之罪乞寘諸法綱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
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上怒皆逮下獄科道
交章論救仍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
不慕其風采而爭重之徽至普安州克修厥職民夷嚮化弘治間薦起
山西參議未幾引年去焉
費誾爲祭酒日鳳翔之鱗游有虎臣者貢入大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
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誾初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
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温旨勞之曰
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令銓選予臣七品正官誾聞而慚臣名遂播
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菜當年爲國
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
虎氏錦衣無復耀鱗游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野草愁
羅公倫字彜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

不可輒面斥之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易之不從其聲震于時奏名爲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公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盡言反覆數千言疏奏遂落職提舉全州市司舶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諸賢留綸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倫雖貶出終公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

許進字季升號東崖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爲監察御史巡撫甘肅時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強珍劾之直誣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留中不出人多危公已而得旨珍謫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鍛鍊之獄憲廟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竟以章疏字訛奏之杖于朝幾殆

方向字與義成化間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王端毅公嘗歎曰方給事眞男子以天變連疏劾守備太監及府部大臣陳祖生等十數人敬皇帝爲黜三人餘勅責之祖生等乃銜向遂株緣盧主事事逮向下獄事既直祖生等益恨向御史復劾祖生等祖生等因詆向前獄失出上命內外大臣鞫之鞫時刑具烜赫同事者咸股栗向不少挫勘者知其寃然不敢直後竟貶向雲南多羅驛丞廷臣交章爭之皆不報由是向直聲動天下多羅在西南萬里外向卽日就道既抵任署縣掌學咸有惠教僰人翕然就之以母憂歸以薦陞四川資陽知縣復以父憂歸後陞湖廣安陸知縣安陸及京山素梗向先聲所至亡不懼服藩府嘗謂其下曰愼勿干方給事彼不爾貸也特註廣東瓊州知府入覲卒于京向勁節直氣不可屈撓所交若九峰孫公交見索林公俊柴墟儲公巏咸一代偉人

陳壽字本仁號蠹齋遼東籍新□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尙書嘗爲御史時貴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宮梁方輩結妖

僧繼曉干犯國是公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孝廟登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端毅公嘗疏辨之稱其正色敢言然公性孤特不矯訏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嘗戒勿作刑官及言官蓋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楊文襄曰宋素王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進士歷官僉事初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密令左右親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注考語乘間奏聞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恐懾里巷細人爭詣廠汚蠛官吏權柄下移私謁時聞行苞苴者益大喜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會北虜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功陰欲中傷縉紳危之博曰論諫吾職也榮辱

生死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令紀功隨行營轉博雖書生意氣峭拔兜鍪繡襖彎兩石弧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雄辨指畫利害不少挫屻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時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致仕歸京州知州馬某貪虐毒民博諫之不悍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不憤嘆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觸直不容于朝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乃今爲羣小所害命也夫吾死勿理我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竟伏誅

陳斌者廣東龍州人進士選庶吉士出爲監察御史時宦官汪直管西廠詷察京師橫恣羅織商輅項忠疏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幾縉遷都御史斌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頃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

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但知汪直而不知皇上請將直明正典刑以爲奸邪之戒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飢民撫叛夷歸侵地有王射籍汪直詐稱使者至滇斌械歸于京師而鎮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斌未嘗不側行踧踖然斌盛氣弗爲禮會能掠取鎮內寶石子女及納貢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斌遂劾能與直朋邪相倚害民啓釁直等齮齕其間逮斌論治謫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父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斌爲人剛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斌終身不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奈何擿塗汚我欲撻汚人于是兩家大鬨臬司不能居解坊不克樹縉請于朝乃克樹云

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二十年爲刑部員外郎先是僧繼曉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英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創建佛寺大臣諫官皆部有闕文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見兩京地震陵寢搖日月繼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

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饉人民流離飢死塡路賑濟無從可爲流涕而
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鎭國永昌寺以有用之
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
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
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嫌不足所在
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外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莫
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
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衞獄張黻上疏論
救降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
于天下黻江西吉水人三原王毅端公在留都疏乞還之元日星變憲
廟感悟復南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事多壅蔽有關文
吉水庠生羅誠慷慨有氣節博極羣書屢舉不第時修撰羅倫以言事
被謫誠奮然欲救之白于巡按御史陳選遂徒步詣闕下上疏且敷陳
王道爲條三十二事執政惡其切直以爲倫黨下禮部議罪尚書姚夔

命立作雪歌二篇讀之驚嘆不置名動京師間侍講彭教贈之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直氣酣獻畝憂時人共羨班行竊錄我方慚不逢且復龜藏六有韞何妨足□三賈誼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虱聽高談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羣經子史一目終身不能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孝皇即位明日當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効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至京智不敢言公初授職先請面陳凡政之可否歷諫于前庶其有濟一授職再無可見之時矣鼐善其言卒莫能用成化二十三年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時智以庶吉士上疏言是星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

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持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安吉相繼罷斥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士氣日削值敬皇帝卽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先發文祥獨奮然上書大略言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開言路正紀綱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竑三原王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俊思南司理王繩直言當褒是時中貴人大恚假詔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文祥不爲動所以條對甚辨坐謫丞咸寧

無何三原王公拜太宰擢爲職方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人疏忤旨逮
株累謫興隆衛經歷文祥至立均差法招寨長申𠡠禁久而安之按察
副使吳檄兼學士御史鄧廷贊奉命征南苗咨兵略大奇其才以憲職
薦尋以入賀京師疏兩上告歸不許即南還省母大雪中行數百里至
商河溺死年僅三十所著有檢齋遺稿蠙衣生曰當時與公同志而最
賢者鄒吉士智謫至石城以寒卒丁舍人璣謫晉安稍遷至蜀臬亦以
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
所能辦也而天亦巧爲之用若此幾不可問矣公猶有子而鄒公斬焉
無嗣王公元美爲序公云予過合州立鄒氏族子弟予之衣冠復吉士
後豈二公所恃不朽者在我輩耶固亦莫非天耶
李岱字宗岳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陜西右參政初拜南京刑科
給事中時正德庚午冬有守備太監蔣琮狠黠人也初守備南京欲陷
縉紳不測之禍以立威覼縷瑣細誣訐臺諫十人謫以去勢益張又連
訐諸司官俛首就逮寃鬱不伸公曰岱幸蒙恩爲言官不可坐視然人

方縮閟莫敢誦言攻之異時一二雄雋敢言之士皆以時不可爲解有

闕文一日騎馬出門默默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皆以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公爲言官所論列闕于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蔣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日尤爲人所難

夏鍭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丁未進士詔放歸起赴闕上疏乞近郡教授冢宰王端毅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先生抗章論救幷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起復始授南大理寺評事乞終養以老

毛埕字貞甫號礪庵長洲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心益厭思得忠實之言用之公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蔣琮矯誕懷諼在留司橫甚設穽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捃摭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

死尚書秦竑鎭廣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中官右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閑住而秦得致仕或言竑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秦果復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爲己任而惟剛愎皆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論韙之周布政津嘗爲南京御史時閣老丘濬公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嗾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經綸密勿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辭若緩而議愈嚴疏入舉朝韙之

孟鳳字瑞周號梧岡曲阜人弘治己酉山東解元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御史在道七年疏屢上未嘗示人問之答曰揚人之過以爲己名予弗忍也

童瑞字世奇嘉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嘗爲戶科都給事中時中官扶安奉駕帖取太倉銀四萬兩備內帑費故事錢穀出入戶科得與聞時不與聞公疏爭之安愬請于孝廟欲中公危禍有旨以明年當輸內帑者扣還太倉公曰中官何能爲司徒乃阿違至是卽遂抗疏司徒某奉職無狀亟宜罷斥優詔兩宥之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山東按察司副使適河決張秋孝廟初命劉都憲大夏董其役繼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治之興銳事多不法乃抗疏首言治河之策次言水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請戒飭后戚防禦邊寇取回興銳專命大夏自治又請罷取天下畫工仍革臨清鎭守凡三事其治河一事多官會議如其言上以太監總兵官不必取回但令裁省禁革而已由是興銳憤恨圖以報復誣公妖言詔差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遇胡泣訴稱寃胡亦泣擁莫可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乃慰諭以去及陛見挺身跪不伏上益怒繫錦衣獄僉謂莫測胡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得民心且犯非罪語與淚俱下諸中貴約

與之解南北官交章論救上察其忠讜長沙府同知後治河一如其策當時庭議謂三事與文懿講學德政疏實相表裏而剴切過之所謂有是父必有是子也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登進士第與同年進士第歸安陸嵩觀政虞衡時外戚用事蒼頭驕橫干紀怨聲載路科道官龎泮等交章論劾上怒悉下詔獄臺諫一空以中書幷刑部主事等官視其篆中外駭懼陸乃颺言曰是可諫矣公特奮激首與聯名具奏大意以爲通治道而求諫諍古帝王之盛節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獄亦寢解

李熙字師文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嘗爲御史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猶銜之踰年復榜舊牘得君名文致徵過治于南京廷撲五十囊舉而去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與以先擊刺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

年今上御極乃起之守饒遷今官

王中丞雲鳳弘治丁巳爲禮部郎中時閹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獨上疏乞斬廣洩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廣因先生奏漸疎于上懼誅飲毒死

黃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歷官南京大理寺左丞嘗爲車駕郎以母喪去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不畏陛下而不敢忤

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于今爲最急者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吉凶悔吝生乎動一爻而已動可不愼乎抑惟陛下總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游無乃動之過乎流連忘返者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于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

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爲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自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即削去鎭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稱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駸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過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

不敢言卽今徐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海之晚矣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與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爲之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

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茫然無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獨知收置義子布備左右獨不能預建儲賢以承大業臣以爲左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勳戚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于宗室中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本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名以進疏入自分必死爲書別諸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必欲置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翬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兩都盛傳翬疏幾于紙貴無不嘆其剴切者公歸杜門著述家最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寺

少卿公嘗曰人生仕官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曹琥字瑞卿號秀山巢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鞏昌知府初拜戶部主事武宗之世錢寧以嬖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畏之如虎無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正德壬申今中丞玉岩周公克心爲御史心嫉寧上疏歷數寧罪遂謫嶺外驛官無恥者猶以好名詆之雖得罪公議不顧也而公獨直前論救謂嬖倖當遠忠直當容竟以朋比爲罪由主事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爲近命下未一日又改調雲南尋旬公怡然就道未嘗沮喪

張芹字文林□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御史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倖閹人當是時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于閹者密泄之竟敗其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廕子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爲

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横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之
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于瑾方
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于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知其
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
程材字□□□□人□□□進士由推官爲御史初試河南道即上
疏劾大臣貪耄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
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吴彝王蓋被黜二人
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
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彝蓋黜臣等之緘默者
許天錫字啓衷號洞江□□人弘治□□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工部都
給事中遭時孔艱向同敢言者多已不安其位追思受之先朝非死無
以報國遂于是夕手具登聞鼓狀千有餘言大概力陳時弊痛以履霜
之漸爲懼稿成氣塡胸臆以首觸柱不死遂自縊于屋梁綆絶撲地而
亡目光烱然不閉時妻孥無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事如此至

曉邵中書仁甫林郎中廷榔奔入舍哭之發其篋無有餘資乃集士夫賻祭儀物斃棺殮如禮次日蒼頭懼罪潛懷鼓狀以遁負君志矣

楊公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逆瑾亂政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㲹天機天權星不明請安居深宮遠絕遊獵罷弓馬爰號令毋輕出入屏除內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及科道稱源詹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詹候得連日雺霧作爲衆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類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來往不一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呼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屍葬之

王大司寇時中嘗爲御史正德逆瑾煽亂毒痡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銜之識名于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墮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

意振飭厲厥風稜時劉總督宇瑾私人也嘗爲贓吏祈求于時中不從宇既憾之又承瑾言矯詔繫逮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前三日數踣且殆閣臣力援乃釋枷遣戍鐵嶺衞庚午瑾伏誅用薦爲四川按察副使

陸珠狂生也正德中嘗以詩諷逆瑾曰大臣宴罷出龍窩楊柳春風滿玉河正是太平無事日酒醒人少醉人多瑾怒斥之流黎平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進士嘗爲御史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任諾等十三人上疏劾逆瑾方夜屬草燈下聞鬼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于義不得顧私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連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酒子修獨曰吾得所矣竟不療治而卒瑾誅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五年上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廕一子浣入監十八年南京御史陳蕙復疏請祭葬從之

曹深字文淵歙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車駕主事初釋褐時宦官八黨方熾而瑾尤橫君遂率同年百人抗疏乞皇上總攬乾綱以正瑾專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時方酷暑而君素弱自是益羸瘠矣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正德□□進士初授清灃令拜南京御史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流毒縉紳君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庚午八月瑾既伏誅詔復原職致仕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大理卿初任饒州府推官時宗藩驕恣悉繩以法構誣逮繫日從狴犴中誦春秋三傳著爲辨說根究理要卒賴廷論白其枉釋之還治召爲兵部武選主事但佞倖錢寧江彬蠱上志誘導南征文盛率同官諫沮械杖于廷濱死者數今上入繼大統擢爲車駕郎中

周期雍字汝和定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南京御史歷官刑部尚書嘗以御史奉勅清戎兩廣宸濠久庇總兵翊國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約

以嘗禮公以不敢越位分速天刑是諷濠厲聲言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弁待之公不答得至廣竟劾勛罪狀閑住

陸震字汝亨號鶴山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太和知縣爲車駕郎時大駕復北狩明年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胥讒作慝而供億煩費爲郡邑之憂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輿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于工執藝事之諫乎况聞寧府久蓄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爲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闕下是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者杖之而皆荷校以跪于門者五日汝亨六人又三加訊校而坐繫一月黜降

爲民餘調有差汝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又慷
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之語同獄人皆處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
獄還舍其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由是病
勢日危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吾雖死汝等當
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曰吾與汝別矣目
遂瞑世宗卽位贈太常少卿錄其一子遣使諭祭
詹敬之□□□□□□□□□□進士初授行人武宗皇帝之將巡幸
也尙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閽者伏馬前諫
不可爲回鑾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
都下洶洶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
期衆又欲往大臣有鎭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況南海子
近京師祖宗時嘗臨幸上一出卽洶洶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
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楡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
逆謀已成以重賄賂左右邀上南幸傳者謂宸濠將以輕舟伏甲于中

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己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
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
大理寺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褫繼之上疏者衣冠械手
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闕下行人同僚上
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敬之與焉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
即羣伏闕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
逆謀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及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
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藉藉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
上謀逆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弭哉敬之
死時年四十四歲
孟陽字子乾故大中丞春之子也澤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爲行
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
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淹也君漫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
白玉少有瑕玷終身之恥吾豈以官而易吾身耶且行人清秩何必科

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毅皇帝北巡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慘然有憂色語諸僚友一十九人者曰皇帝英斷嗜武比者憸夫左右蠱惑遊幸先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怨心此之不救後將無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萬乘主而乘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僚友咸唯唯乃共抗疏極諫歷數權奸欺君誤國之罪疏入毅皇帝震怒會先命諸部院罰跪午門前五日怒未解權奸輩乘間言曰此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他日可知矣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奸監之君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于京師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其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

李紹賢字崇德巢縣人□□□進士官行人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代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由浙江浮漢沔登

泰嶽且遍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臾之時夏
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舒
芬率館中同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
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昳時夏于中萬汝信過舒扼腕恨
舒邀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飲三子遂于是夕在
舒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誠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
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徐伯獻等俱連疏入時
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
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朝陳九川徐鏊下錦衣獄以舒芬張行慶姜
龍孫鳳陳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
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徐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
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拲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
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拲跪五日時復有金吾
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

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猶顯者
至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
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概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參
劾各屬爲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
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罰俸六個月四月十六
日己卯命黃鞏等六人午門前俱衣杖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爲民
林大輅周敍徐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三級時死
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盾夫照磨劉珏行人
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
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舒芬四五人而
已舒芬曰李紹賢崇德死予瘡甚伏褥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
亦弱喘餘魂其毋傷哉不知予于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
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
吟不能與斂事蔣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二十五日戊午是日

水溢內海子自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拆如斬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先是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臚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同年相知莫深于崇德六也於戲予哭崇德有此六者焉得不慟哉

李太守元陽嘗爲御史巡按入闈大學士招飲手出官名納公袖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其貪汚皆入劾疏京師人曰三十年來僅有此疏耳所至風靡一省廓清正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撻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寢先生獨鼾睡達旦俟命三夜皆如是內外稱爲眞御史

范輅字以載號質庵桂陽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南道御史首言建儲以安宗社謂先帝御極榮王留侍宦瑾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宗室備儲貳位俟有青宮然後分茅舉宋韓琦懷孔光傳

以上仁宗爲言而有馳騁騎射服習戎陳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諸語聞者縮舌是時軍官簡文王忠怙勢凌辱臨監生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黎安搆隙寧淮二府至折撻其長史南京守備劉瑯貪婪暴虐至令都人罷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民析產之訟至受寡婦之金而狥偏私公皆歷疏指劾乞正大法南都稱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人所不敢言者也丙子冬奉勑清理江西時逆濠虐焰方熾有勸公避難者公引埋輪事以行未及數旬即論濠僭擬秦榮僭居如王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蔑棄典禮乃又劾太監畢眞附醜仇正黷貨無厭都指揮郭宇溥泄諸司消息罪狀重多且請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敦扈從以防不虞當時風采人或比范滂云然眞宇皆濠黨也濠眞使人遮留公奏各先誣奏公離間骨肉誹謗宗藩公巡歷至贛被拏解繫獄拷幾斃值聖駕北狩縲紲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又復值聖駕南巡而淹繫經年始謫龍州宣慰司經歷

劉棟字□□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右

侍郎世宗即位公以編修爲講官歲甲申世宗勅議追崇興獻之禮欲祧武宗主于别廟公抗疏廷諍謂武宗一代之帝王無可祧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下詔獄者月餘世宗憐公之直仍赦復原職

陳少司寇璋爲刑部主事時武帝欲南巡偕郎中陸君俸等諫止觸帝怒甚罰跪午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全身爲奮往諫既杖出臀無完膚伏枕閱五月而後起張文忠孚敬時方釋褐禮部亟往賀曰死生不二先生有焉

張樾字德夫□□人正德辛未進士初知蒲城縣歷官應天府尹□□甲戌爲給事中嬖幸用事乘輿數巡幸中外洶洶言者輒杖死公曰吾言官也可畏死乎言之至數十上都督朱彬尤佞幸導上縱所之遠者公劾之其略曰歷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蓋其始也媚君以邀寵其終也遂挾君以自恣必至于危社稷乃已臣按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事用專事從諛游衍馳騁凡可蠱聖心無所

不至乃于去年導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地漸遠日漸久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警駭人聽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挾陛下自庇故又導駕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陛下孑然獨處苦寒沙漠之地殆將半載臣觀彬武夫前代漢高祖白登事或有未知至如英廟土木之變則固聞之矣乃導駕臨宣府又過大同致惹虜賊深入應州與之交戰六日夜使當時各鎮兵未集幾何不蹈往轍也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彬在一日爲宗社一日之憂乞將彬拏三法司按罪重處以雪神人之憤陛下端居九重親理萬幾宗社天下幸甚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公曰懋抗疏欲置之死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深憾之然實因公不輕動

張澯字景川順德人正德辛未進士知建平縣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游建平檄澯與之徭不聽而澯所禽治邑豪復交構其間洪論澯惰厥職改廣昌澯乃上書訟洪違憲綱聽請寄預平徭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僚洪削籍澯改廣昌如故尋遷主客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

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怨以處哈密事劾澤納幣啓釁併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嘗討流賊有功時議多主澤第以瓊故莫敢爭澯獨抗言澤以功受誅此後誰復任事者因言于閣部大臣會瓊遣其屬儲洵持牒邀澯窮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也事成有顯擢澯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宋屈己和戎比耶范仲淹與元昊書寧獨澤變起倉卒微李陳邊人且為魚肉奈何並罪之分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為謝王公毋汙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皆得釋澯之力也尋改儀制進精膳員外嘉靖甲申議稱孝宗皇伯考澯與諸臣哭諫上怒悉繫詔獄于是澯以杖死年三十有八澯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為人後者為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隆慶改元以御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少卿澯生平慷慨不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拳之尚氣節見義勇不顧其身嘗言惟吳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或言澯兒時有妖降于室為語他日登

第除拜皆驗濚將上疏前夕怪亦來止之濚不聽

劉從學字時敏號屏山□□人正德丁卯鄉試歷官陝西副使初授兵部司務公嚴以督責羣吏勤以註銷公文嘉慶甲申適廷臣議大禮各疏力爭公奏曰義隆正統情盡本生頒之詔令聖心亦既慰矣奈何欲去本生之稱非先王之禮啓後世之議豈不爲聖德累乎奏入留中公復奏曰本生二字何違于禮何損于孝去此二字則援立之恩繼統之義泯而無存矣奏入復留中朝罷上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于衆曰昨諸疏留中必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家故事公倡言于衆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乃遮留朝諸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俱赴左順門跪哭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俞旨乃退及午門撼門大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械繫而廷笞之

毛憲字式之號古菴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歷官禮科時武宗西狩公倡率羣僚固請回鑾兼論建儲衆皆驚懼賜幣近臣公疏辭不受

萬潮字汝信□□人嘉靖辛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禮部儀制主事己卯武廟南巡抗疏止輦杖瀕死爲民遂菴公賦詩所謂江西四君子公其一也今上卽位錄正德間言事者得復職焉

王大中丞爌嘗爲刑科都給事中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公上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嘗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槪施于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大辟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遙旨快私臆公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公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攝府事積羡累千金悉委不取

兵部郞中黄公鞏翰林修撰舒公芬諫武廟南巡帝怒罪鞏等江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脅衆行人何公遵字孟循吳江人正德甲戌進

士已隨衆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詞極剴切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循謹默恥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慮衆爲彬所脅又以羣罪叵測復以同官林大輅蔣山卿有闕文乞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蒙蔽羣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穽下孟循等于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毋得効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五日杖五十罷巡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受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安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又垂空囊也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罪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疏已書托鄉人太僕卿周全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嘉靖初贈光祿少卿蔭一子國子監生

武宗南巡刑部郎劉校同僚屬上疏屬公創稿公子元婁年十一歲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皆有憂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瀕死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婁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元婁嘆曰天作苦聲裂目叱之目曰爾于書雖不盡達但曾讀事君能致其身句亦知否語畢而絕

林公鱗字質夫閩之長樂人爲大理寺評事正德己卯春三月武皇帝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羣捽去下詔獄翌日大理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時質夫爲大理評事稾素瘦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日杖于獄又越五日杖闕下質夫兩臀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舁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黃俊峯伯固于質夫分素淺同在獄中熟察

其所爲私謂同獄行人張公岳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肅皇帝卽位贈質夫太常丞遣官諭祭錄質夫子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同質夫死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人自武宗元年至肅皇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依舅氏冒姓徐徐故隸太醫院因傳其業補院醫士正德之季倖臣江彬勸上南巡于是修撰舒芬等合諸曹郎疏諍鏊以醫諫言養身猶之燭閉之室則堅暴之風則湲南方卑濕非聖躬所宜上大怒曰徐鏊亦附外官耶下詔獄榜三十罰跪午門前五日已復廷杖五十謫戍烏撒嘉靖初召還晉御醫始復其姓三十年不調大宗伯吳山曰是武廟時徐鏊耶何久淹也進院判署南院使以老自免年八十三卒當分宜父子用事縉紳多媚事之者輒于衆中大言曰君輩不聞錢寧在先帝時事耶聞者愕眙避去鏊躬躬自如也

劉琦字廷珍號北郭洛川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嘗疏

峻宮牆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逮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一時京邑爲之肅然時有妖人李福達之獄當事者惕于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顚末上命山西鞫訊得旨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爲權貴所庇君遂發其隱過急切乃自是謫戍遼東瀋陽衛矣厥後聖上猶諒給事之心曰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也乃因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原籍抵家五年疾作而終

鄭一鵬字九萬號抑齋□□人正德辛巳進士歷改庶吉士歷吏科給事中嘉靖甲申七月科道倡百官伏闕請正大禮一鵬同廷杖三十雖被挫折志操愈勵極論席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禮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賂皇親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丁亥歲禮部并其黨當路憾一鵬曩言謀欲致螫會考察京官拾遺畢取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宣言非事體不敢奉詔世宗預遣人緝訪得其狀怒甚權幸從而擠之杖之廷六十罷爲民臀肉削盡瀕死猶得生還以奉二親爲慰雖困乏頗盡菽水之歡友于兄弟皆令有立杜門讀書

課諸子學業大書于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下第一流人物維忠維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蓋其素志也

韓參議邦靖爲工部員外時天子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公乃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羣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陛下翻然改悟轉危爲安也然徒事虛文不修實政臣下章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沮喪以爲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奏採擇施行前後言官得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迓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救之乃奪爲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辛巳秋今上即位起爲山東左參議分守大同時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開墾草場數千餘頃

皆豪家占種乃先後上疏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飢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己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乃奉勅經略邊務嘗奏疏薦之而曰見臣左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造士裨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報公慮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矣乃復上疏報未下卽行

黃直字以方號卓峯□□人正德丙子鄉試初拜漳州府推官漳俗尚鬼先生又毀境內淫祠變價賣以葺橋梁吉安劉公按閩讒媒搆先生者欲以變賣淫祠坐贓羅織甚密先生處之怡然無幾微見顏面拘于福之鎮撫司福郡之士多來論學如今度支侍郎馬公森郡守王公時中尤相周旋焉按使周公迎合劉意欲坐以入已辨問問白晝雷鳴始

從未減得以科道罰送部士民投牒爭留不得號泣奔送如失父母赴
京道經曹邑留于徐公達官舍重念儲貳國本所係乃具建儲疏以請
朝廷震怒繫錦衣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在獄惟論學談經吟咏其
間已而聖意稍回劄示輔臣有不必深治之旨事下刑部尚書胡公世
寧題覆謂其性偏執古而近迂事每憂時而過當借財修理求以代民
均出而不避嫌疑帶罪陳言自云爲國忠謀而涉于妄但盡法拘常有
司之職宥過無大明主之權乃謫判沔陽州居喪服闋北上適編修楊
公名論冢宰汪鋐方士邵元節幷逮編修程公文德侍郎黃公宗明先
生力爲論救疏引載記敬大臣體羣臣爲論甚切疏上天威震怒有黃
直這厮累來奏擾着錦衣衛拿送鎭撫司着陸松好生用刑推究的實
來說謫戍雷州
舒公國裳正德丁丑狀元及第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武皇導之遊
豫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公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
完出危言沮之公邀同志者舉酒酬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爲大

臣所奪乎遂連疏以入而部院等屬諸僚亦各上疏上大怒車駕不果
出下諸臣錦衣衛獄命跪午門外梏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
其神色不異惟口乎高祖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杖畢幾斃裹瘡臥院中
掌院者懼禍使人擯出之公屹不爲動曰五官于此旣而復甦謫福建
副提舉時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公惻測嘆曰使予蚤從宰相之沮則諸
疏且緩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獨生乎聞者感泣今上卽位詔起公適
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甲申夏會大禮公疏凡三上伏闕待
罪再杖于廷

詹瀚字汝約號燕峯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爲刑部
郎中正德末年公嘗諫止武皇南巡廷杖幾死至嘉靖三年復抗疏大
禮再被杖每陰雨瘡痛苦曰吾得見寒泉公地下足矣蓋寒泉以諫死
故也寒泉公名試正德辛未進士卒行人

楊言字惟仁鄞縣人正德庚辰進士歷官右參議嘉靖乙酉禮部科給
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張公璁桂公萼陰脅公使附己

不與乃屢疏抗議大要謂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于太廟以干正統明無二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旣正祀世室而復參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近無敬殺也諸□所云皆爲不經陛下前旣罪醫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旣俞禮卿席書之議而今乃咈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卽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內外洶洶矣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勳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之言旣褫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修葉繼章輩有憤非辜非劾卽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旣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瑤之陰私曾無左

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稽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刑鞫于午門至折指𢡚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

周金字子庚號約菴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尚書謚襄敏嘗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

馬汝驥字仲房號西玄綏德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謚文簡爲人沈毅有大節己卯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罪寧不爲朝廷計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之疏出先生之手切直言巡遊有隱憂伏禍不可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

正德己卯武宗將南巡衆莫爲計時陳祠部九川爲太常博士獨與舒梓溪國裳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

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

張士華者韓公邦奇之外孫也常隨韓公居于京師一日有一大臣過韓公士華于屏後聽之客去謂韓公曰適聞所論者特末論大臣與言官不同言官遇朝廷有缺失即當言大臣審其必能見納然後可言若明知其不能行身徒殛竄自取虛名朝廷添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也韓公曰然則如之何士華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兵部侍郎唐公胄有所論諫觸犯忌諱科道官詣而謝曰此生輩事至煩公乎唐曰諸君職卑如不當旨或被笞撻老夫蒙譴不過罷免而已唐果得旨致仕

閻閎字□□□□人正德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貴州副使初授吏科給事中時給事中史道論宰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因力詆本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樓柵斥言大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譴時論稱之今獻彙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年詔復原官公歸疏請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都諫

劉世揚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交薦吏部檄有司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疏乞罷杜門卻掃課子行園鄉人未嘗見其面

薛侃字尚默海陽人正德丁丑進士甫登第即疏歸養母授行人聞母訃隕絕復甦戊子補官時偶會推少宰彭澤以附永嘉得首推上意嚮夏文愍不允公疏言國儲事誤與澤商之澤曰須先白相君方可索薛侃疏稿示永嘉曰此夏桂州意也間一日詔薛跪曰相君見稿稱善可亟上之及疏上上震怒逮薛詔責主使永嘉與澤堅執文愍薛備極楚毒不承上命廷鞫之累日不易詞但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首可碎心不可欺臣以是知罪矣乃奮筆書曰以皇上之明且爲大傅所蔽況薛侃之愚宜爲彭澤所欺竟不引及一人獄上公竟落職上曰張孚敬乏休休有容之量蹈戚戚忌疾之風著致仕彭澤小人往來撥鬭是非發邊衛充軍公卒年六十祀鄉賢隆慶初贈御史

劉黻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武宗欲南幸黻抗疏留

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京國子監助教時世宗登極詔復行人歷官
至都御史
張侍御日韜嘉靖元年以常州府推官風裁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
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時政得失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
舁出朝門外猶以布裹臂肉強扶上馬歸質明臥牀上復口具疏草進
之云臣言狂悖乞黜免越三日卽卒昭陵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
御史王宗載疏追贈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朱淛字必東號損岩□□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
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淛上疏言皇太
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
而隆孝治淛蓋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
疏與淛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捽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
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卽訊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
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反坐論死冕膝行泣護曰淛等愚昧固可罪

然中心實匪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之名世宗怒稍霽

曰鐃死充軍冕又泣乞末減乃定各爲民

陳侍御讓遇事敢言無所諱避肅皇帝旣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

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

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

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方視事都城

遂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

羽翼併公下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堯九族旣睦之德而東山

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堯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

乃敢對陛下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

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

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

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脈不可

洩又重于勞民請以衮䘮合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于地少頃復取

視曰此言亦是于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五目錄　外編

建言下

往行

徐養正　沈　束　王宗茂
馬從謙　王尊賢　沈　塾
趙　錦　陶承學　張　翀
葉春及　唐順之　沈　練
楊繼盛　林　潤　吳時來
張　檟　張應治　何維柏
海　瑞　劉世龍　李　頤
祝　詠　岑用賓　孫維城
顧九思　詹仰庇　鄭履淳
汪文輝　趙用賢　王用汲
雷士禎　沈鳳翔　江東之
朱鴻謨　陳登雲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蘭陵　陸自嶽岱瞻甫　訂

建言下

往行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華亭人正德□□進士初授行人歷吏科都給事中時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禮又封弟英爲伯公言彬以鷹犬事先帝虧損聖德陛下入嗣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人官又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罷之會考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詣公自辨公曰予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行辨者愧服其秋司□錫山秦公司空安成趙公相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爲太常少卿公亦以抗疏論之不報

楊淮字東川號果齋無錫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大禮議未決偕同官具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候命未得

號慟失聲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伏不退命俱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越三日詔杖于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傷哉東川氣體贏弱殆不勝衣當伏闕時或漏言能自逸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聞禍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及于難于是囊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歸大司徒鳳山秦公訪爲經理焉乃克歸

毛大司徒伯温爲御史日嘉靖改元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汙奏牘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廷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于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韋霦同惡相濟默與夤緣蓋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霦不誅恐明詔不信于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

趙廷瑞字信臣號洪祥□□人正德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尚

書嘉靖初爲刑科都給事中時故相張璁以詹事擢兵部左侍郎公上章論璁進士六年遽爾擢貳本兵恐後進奔競之徒率以璁借口因論吏部尙書廖紀徒負重望不能因事納忠言雖不用聞者憚之武定侯郭勛者專恣詭法嘗以私意釋罪人于配所刑部尙書高友璣侍郎許讚右都御史熊浹大理寺少卿曾直錦衣衛指揮使路安等不能執法公並論之疏上友璣致仕餘各罰俸有差勛革祿米及營務保傅提督宣大軍務缺員兵部尙書李承勳薦左都御史王憲憲難之公論憲擇官避事非大臣體憲竟罷去他如論李琮爲江彬爪牙齊佐等爲錢寧羽翼張仁以么麼伶賤潛通逆藩及太監韋彬等奸狀皆見嘉納一時直亮之聲著于中外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尙書嘉靖改元以給事中劾奏大學士石齋楊公疏其不法三十餘事奏入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已而復下詔獄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相繼論救俱蒙降謫公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謫四川茂州判官閻閎謫雲南

蒙自縣縣丞公及閣曹二公俱嘗爲庶吉士故時稱爲館中三傑公父
俊中成化戊子解元乙未進士
仵瑜字忠父號東澥蒲圻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禮部
主事以諫大禮死贈光祿少卿甲申春上召輔臣于平臺暖閣諭以尊
稱之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力諫以爲干正統違大議上瀆九廟
內間兩宮未敢輕議上意不豫者久之乃主事桂萼窺伺風旨竊取席
書張璁霍韜方獻夫諸議奏之上下其議在廷諸臣堅執以爲不可時
廷和已去冕繼去禮部尚書汪俊又去乃以書爲禮部尚書萼璁獻夫
爲學士諸臣羞與爲伍遂不謀而同抗言極辨或謫或罷或繫茲舉也
秋七月乙亥上降手勅改稱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恭穆獻皇帝爲皇
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諸司具奏以爲不可十
月五日戊寅少宰何孟春率百官伏闕死爭大學士毛紀石瑤取帖伏
于前時已近午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史俞翶
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純于獄百官號泣聲震殿廷

瑜伏地執道南手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已而未末申初有駕危言以嫁禍中傷者上復命內使宣諭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上大震怒悉下百官錦衣衛獄庚辰械至午門前杖三十死者十有六人編修王恩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員外郎張燦主事臧應奎安璽楊淮余禎胡璉殷承敘司務李可登而東瀞亦竟不起矣

江大中丞潮嘗巡撫山西時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獨福達操重資逋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勛貽書山西部使者爲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疏陳福達罪狀並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亂階罪當誅勛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冤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己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告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

陳大中丞克宅爲御史曰大禮議與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死時有公卿知上怒欲竊起者公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爲人望衆皆凜然

寒泉伍公今憲副公袁萃之大父也寒泉公在□部時疏論永嘉曲學媚主又同王楊諸公撼門大哭俱廷杖下詔獄而緹帥阿意以重因法處之公與仵主政瑜共一榧床初更猶相勵也曰我兩人若不死當再請上方劍耳半夜而仵公死矣時永嘉密訪不上榧床者數人揭奏復杖多有斃者

嘉靖三年大禮議起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時慈懿太后葬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于金水橋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諭退不

從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下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下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扑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商大節字孟堅號少峯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嘉靖十九年以保定巡撫召入內臺八月虜大舉薄京師甚急奉上命督公卿巡視九門疏又屢上一曰固守關廂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以肅軍威一曰急殺叛賊以救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公急殺叛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蓋鸞嘗陰遣家丁時義潛入虜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入援主上嘉其在各鎭先錫予駢蕃已而冒總督京營之命怙寵作威勢焰薰天斥叱公卿至有不敢仰視者公義形于色獨不爲下鸞乃奉命陞公左副都御史經略京城內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爲一軍訓練

鼓舞軍聲大震鸞益忌之乃奏命公晝地分守而以離城二十里之內爲公信地蓋公奉命經略特爲京城設也乃城外二十里之地俱分以屬之蓋欲以是穽公也公憤然曰不發其奸而死于逆人之手無名也遂抗疏數其罪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相率詣闕愬寃請以身代一時未遽允然已諒公無他矣無何華人自虜逃回者言逆鸞勾引亂華之祕鸞知禍在旦夕間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虜剉屍赤族上于是憐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于獄棺衾含歛皆得以禮襄事陸都督東湖擴廣德意實主之而公卿以下咸縞素撫棺哭賻贈以百計

曾仲魁字斯達□□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池州知府嘗爲給事中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孑孑之行嘗謂今旣未能曲盡乎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可言而摘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買直聲吾甚耻焉惟隨事盡力不爲無補耳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由舉人嘉靖間判寶慶七年貳潮州陞工部員外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公上疏自分獲譴先授家人囊

金三兩治後事然肅然布袍一家奴隨邸中耳疏入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周給舍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諸校爲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于箕乞宥三臣得旨釋放爲民未踰旬復遣逮逮者至公猶在道先繫弟元北行公至漯川得聞卽舟馳赴或勸潛歸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願獻愚衷以死報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旨仍舊監著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年宮禁火赦還家

藍田字玉甫號北泉卽墨人嘉靖癸未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翌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三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戀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參劾白巖喬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

論救幷以某知縣刊列洸之不法事情曰辨寃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淸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如擬執政欲爲洸報復無隙乃窮索所累上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鋭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回奏爲民

曾翀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改河南道監察御史時大臣專柄言路阨塞公疏罷尚書劉龍聶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太常卿王綎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臣汪鋐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鎧首言之鋐上疏肆辨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臣覩鋐詆辯一疏有人臣不敢言不當言者鋐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褫鋐職而下公幷宗鎧錦衣獄獄中自敍生平大槪多忠孝語略無纖芥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鎧同杖于午門中外奔呼播誦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斃隆慶元年贈太常寺少

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鄭芸字士馨□□人嘉靖乙未進士爲松陽令拜御史當是時分宜相嚴嵩及子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史陳策伊敏生曰此亂之孽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並疏嵩怙寵不道上怒奪三人一秩亦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已怏怏甘心此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上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代經芸慷慨攬轡至則激揚風采諸所謫適聽之是時嵩父子固慘礉然尚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郤即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復銜命南粵取道省覲卒于家

嘉靖九年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緣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鋐遂進甘露矣徐瓚及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瓚楊東等叨列憲臣禮官李時官居八座乃亦昧義徼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而

流涕者也乞嚴加禁遏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納勵廉耻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拷訊

嘉靖十一年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屢舉上怒收繫械訊鋐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卽主使之尤者併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

翁溥字德宏號夢山□□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榮靖嘗爲吏科都給事中時吏部尚書結權黨邪大逞胸臆以要上寵溥與給事中孫應奎薛宗鎧者發其奸懼㣲誠不足以悟主上乃亟上疏攻之者凡九人而大奸距脫內外稱快矣時死事者二人謫降者六人溥授江西龍泉縣縣丞二無愠色

馮恩華亭人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彗星見東方馮恩疏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

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蠧也鋐腹心之蠧也獻夫門廷之蠧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遂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辭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窮究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文淵歲俸郎以下遠調有差鋐乃摘恩疏中言李時夏當上言大臣德政律公遂眞論斬矣時鋐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時鋐恨恩甚欲卽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眞卽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繫待讞榜掠數千百屢病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乃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鋐坐恩大辟癸巳秋會審闕下鋐例主其議操筆東南面坐諸囚西面跪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豈爲汪鋐屈耶鋐怒推案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汝矣恩大呼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鋐曰吾且殺汝俟汝爲厲未

晚也恩復曰聖明在上生殺在天斷豈容權臣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辨鋐攘臂跳踉若將下毆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睹否耶汪鋐無君擅權我恨不能手刃以報上鋐曰且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饋遺何節也恩曰患難有郵義固當耳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鬻人而婪其貨乎汝受某金擢都憲某瑤起廢罪可摘髮數耶鋐起欲以手批之爲同僚所格遂書情眞應決王廷相曰馮御史毋動氣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又正色謂鋐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夏宗伯言亦曰此豈辛公私家耶鋐愈怒遽書情眞而起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曰是御史者以其膝鐵也其辨口則亦鐵今者膽骨皆鐵矣相與稱四鐵御史具錄其語傳之遠外而上所使詗事者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洶洶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不當伏死于都市以申明主法何言辱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冤不報御史有子十人而長爲行可當御史公下獄時君甫十三歲卽

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躄躄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輦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捉鼻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乃刺臂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蹈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乃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之君仁臣直父慈子孝也恩寓高要諸生多從之遊著述亦富丁酉釋歸穆皇帝卽位奉遺詔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郭望字允重號一泉高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左侍郎嘉靖乙

亥爲戶科都給事中公語人曰言官貴識大體糾官邪先急要可也若恣己意摘人細隱煩更張吾弗爲矣用是朝端推服一時公論歸之

王給諫科嘗疏論兵部尚書金獻民西征功欺罔三罪及固原總兵趙文縱虜殺掠寧夏總兵种勛玩寇失事風節凜凜士論壯之時武定侯郭勛新被寵掌團營科奉命點閘劾勛賣放軍役交通反賊李福達復論羣臣互相營私無復分憂於萬幾互相排黨無復同心于匡贊或受腹心之託隨即相負或識卑器淺罔所建明此諸臣之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立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視以迂欲以贊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自有五一曰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脈此百王之會通而萬世之彝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脈其至也至于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橐鑰之機則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數千言言甚剴切知者咸危之曰上怒叵測王生殆誅死矣竟留中不報然執政嗛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

上疏乞休冢宰嵩臯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諭之指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美秩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卻之而執政以嗛故時摘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値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以託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先生卽日就道其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于水滸先生謂之曰右溪勉之吾先俟子于白雲之麓矣

劉公源淸撫關隴時有門生陳垣有書來求作司諫箴復書曰老悖學殖荒落安能辦此曾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不敢言而己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王㷆字韜孟金壇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山東僉事嘗爲南京給事中嘉靖初世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于是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南北郊親耕親蠶諸禮備舉則夏貴谿附贊

爲多遂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上留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猶極佞巧費寀乃宏之弟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于嵩三人者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並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公所言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敍遷山東武定備兵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也

周天佐字字弼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辛丑春御史楊爵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迎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上大怒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梱鎖晝夜困苦問伺警惕罔敢疎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履襪衾苫之類爲血所沾若滯于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

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太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
失天佐應詔上疏救御史爵疏上有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
固桎囚天佐幹細弱其于梏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
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曰
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
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之笞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
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
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
靄橫空震雷暴雨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俟于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
幾死柩寘寺中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illegible]于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
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
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
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
凡廁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

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𠳹膝上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視以困亨貞吉人吉無咎之義也間天佐省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當安吾心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時辛丑歲天佐年三十一耳其人曰天佐風神清秀嘗謂其少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

戚都諫賢數言事諸大臣業怒恐其復動上意未幾太廟災諸大臣應詔自陳君冀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既皆據權寵有氣力而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參議徐樾又皆被廢與疏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爲尤著怒者既益衆又機便可乘遂坐左遷山東布政使司都事君以上恩雖寬然勢不可復留又其父思菴公年且高得請于巡撫

都史曾公銑致仕去曾與大臣論薦者數四皆不報

周怡字順之號都峰太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太常少卿初以推官徵選吏科事中言事忤旨杖闕下仍逮繫錦衣衞詔獄時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歷甲辰乙巳凡三年上用箕降神之言乃與前此言事同逮繫侍御富平楊公爵員外郎泰和劉公魁並得釋未彌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公浹極言不可然忘其請釋三公也上于是怒罷熊公爲民而復逮三公焉歷丙午丁未凡兩年而內殿災上親于火光中聞半空有神語令釋三公于是三公者竟釋去家居十九年隆慶登極起官吏科期月而封事凡八九上如謂巡撫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論郡不及見任舉令丞自矛盾舉境內人才濫及貪邪爲失體謂計部本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職宜亟罷謂文選考功二司宜得人而久其任謂諡予奪失當出相嵩調旨爲專恣而欺罔元旦日食昧爽前不及三分勉救獲也謂少虧不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種種皆確論最後大臣不和憸人比日圖奇詆虜數鈔西北邊在事諸臣亦輒不相能

始大憤疏奏凡數千言大略謂風教之大禮讓爲先朝廷大臣爲首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之釁長于外大臣有動氣之爭則攻鬬之禍流于下鑾嵩市恩修怨私相毀詆嵩尤威靈氣焰凌逼百司往論嵩者皆以得罪去今宣大戒嚴總鎭又各持意見甲可乙否強敵在前而文武搆釁者非國之福爲三可懼輔臣竊威福吏部輕黜陟督府辱將官而將官懷小忿悞大事爲四當戒蓋指相鑾嵩家宰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尚文而意專在嵩謂中外不畏陛下而惟畏嵩尤人所不敢言嵩故多中黨激上怒摘疏中日事禱祀語爲訕謗于是被廷杖前後繫詔獄四五年志愈壯旣起廢官奉帝猶疏陳五事以仰答新天子之知愈遇一曰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時近習用事之人以方術導上宴遊以公所言妨己也亦逐忤旨落級外補山東僉事轉國子司業明年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未至病卒疏請致仕猶謂臣卽死當奮作國家鎭地鬼云

嘉靖二十年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

無不受病去秋恆暘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卽止夏言諸臣乃以爲靈瑞而稱賀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郭勛大惡大蠹使其羣毒千政羣狡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機也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而土木之興十年于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覩天顏恐人心日怠□中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方士執左道以惑衆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紫赤紱遍于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古之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上怒甚命拷訊禁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故人皆稱爲讜

薛宗鎧字子修潮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給事中時吏書汪鋐奸佞鎧乃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貫四凶行兼正卯聖明嘉納

矣鋐肆飾辨言者繼以激怒遂下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詩曰大奸在位毒流搢紳爰及三年憤積人神乃披忠悃乃籲帝宸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揑搆誣繩惟帝赫然遲彼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大奸既去遑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乂寧五日而死士人惜之並祀名宦鄉賢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蔭一子

陸公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以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八年歷官給事中張桂時並相挾上眷爭欲夌故輔邃庵楊公扼腕而已而桂尤鷙尋與張角寵而孽公奮曰決癰者乘其將潰非此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横以爲不早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嘯于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上大感動以璁萼負君忘義朕不敢私令璁以本職還家省改以需後用萼致仕而特鐫萼保傅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儆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爲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楊公者遂抗章涅楊公而爲張桂鳴不平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所鐫

保輔獄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蒙不韙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輦下大小無不加額頌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矣有泣于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裹創以單車至驛不攜家惟讀書而已久之乃遷永新令公令永新慰薦之爇積可十百而公絕不通燕中貴人問而當其論糾張桂時中嘗訾及分宜更分宜貴用事重于二人其修隙又倍之公以故自永新拂衣歸卒不用霍公者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詭爲若敗而何汙我也霍公亦不以懟公人兩賢之

鄒應龍字雲卿陝西蘭州人其父賈揚州久之爲揚州人嘉靖丙辰進士由行人推廣西道御史劾相嚴嵩及其子世蕃孫錦衣衛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永年中書羅龍文欺罔不臣事十餘條時嵩父子擅柄虐焰赫然言者輒死應龍上疏後青衣待罪朝房衆人共危之世蕃出朝盱衡大言曰何物御史不愛死而及余家事俄命下世蕃鴻鵠謫戍上嘉公忠超拜通政司參議時朝宇肅清中外臣民無不想望風采尋陞

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出撫雲南至卽疏黔國公沐朝弼不法事奪其爵襲坐征某洞叛獠巡按御史劾其開釁遠夷罷官還蘭州貧如諸生時尋復原官致仕卒

顧公存仁字伯剛太倉州人以進士歷官太僕寺卿嘗爲禮科給事中秋享明堂禮成乃上疏條陳治道五事皆的的中窾而中爲廣曠恩則請赦議禮大獄諸臣抑邪佞則請屛斥諸方藥不經之士公甫草疏若鬼嘯梁者出而銀鐺戶鳴公不顧旣啓皂囊授中貴人中貴人曰上方怒言者若休矣公正色曰言官言事分也乃伺上喜怒行止哉疏上上果大怒廷杖公六十編管保安州公之被杖也且死者數矣已又冒冰雪舁行絕塞也天下靡不歸公直臣而公絕口不復舉疏事惟時時加額上恩德孤臣萬死不恨

愼公蒙之爲南京御史也時尙書胡某方視師兩浙挾權相分宜重時浙寇甫靖而胡猶用軍興法朘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其半私爲槖中物而又酒醉菅人命君念胡蟊殘我桑梓無已時而身在臺力

或能得之數移書沮止胡竟不省乃上書極論其事大略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有標本日者興兵命將付以東南兵餉假以便宜不爲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幸而標稍就緒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益巧立名色漁獵不已夫病而雄附復施病必益標治而攻擊故本必撥當是時疏已上權相內自慚而尚書且懼且恚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令時事屬大述職計吏遂逐君御史既以最超拜不當預計計吏不及御史而會君所別抗論科場懷挾弊諸詞察方略甚嚴士子有犯而削籍者爭譁君權相以是得陰喝臺省行意焉時宗伯孫公陞國子祭酒潘公晟聞而不平曰以覬去御史又去眞御史法安在將白之朝君力止之曰夫去某者非誤而故諸君度力能勝之耶奈何以一官重不肖累君歸而胡意猶未慊謀所以陷君沈思久之一鄉人參胡軍事爲畫策曰公故嘗平白包巾反者而此子曾書諍之強坐以餉黨可也乃察伺君亡他狀而會君巡視江防時有兵杖十餘掩得之以爲君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子俾爲證獄

且急按浙周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爲營救得少緩而胡以言
官論逮事乃大釋
徐養正字吉夫號蒙泉柳州衛人嘉靖辛未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讀書
中祕授禮科給事改戶右劾嚴世蕃奸狀嵩怒矯旨廷杖七十謫滇之
通海典史量移肇慶府推官歷陞貴州提學僉事擢南光祿少卿丁巳
轉尚寶卿己未丐歸壬戌嵩逐世蕃磔公起爲南通參
沈束字宗安號梅岡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初授徽州府推
官拜給事中當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
爲低昂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懥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
尙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己報寢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
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洒淚
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
己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擬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
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頎然立于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

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旣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旦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以女紅易升斗獄中槖饘賴以僅繼公在獄中惟兀坐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爲詩歌悲壯凄惋令讀者裂眥酸鼻庚戌冬虜入犯闕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言于朝曰釋沈束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將卽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薇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卒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搆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于是益切齒欲甘心于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

死誡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徬徨紉衣袂具兩棺期死已而華亭徐少師
聞之爲申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上聽壬戌嚴氏敗公
繫旣十有四年而公父邠汾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于是
張孺人伏闕上疏曰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
昔臣因夫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凄楚萬端欲
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命臣願代夫繫獄令
夫送舅終年仍趣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
然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日
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始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
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
公以上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于獄而釋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
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蚤死不含吾尙得爲人乎枕塊水飲佯狂自廢
丁卯莊皇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公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
再遷南通政竟以疾歸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嘉靖丁未進士以行人拜御史是時大學士嚴嵩在相位日久縱子世蕃賣官鬻爵賂遺珍玩四面而至公時在南道上疏數嚴嵩罪惡有云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術中致位極人臣久持國柄凡有奏請多賚其判决一應陟降問出其周全雖係三尺之孫亦霑一命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尙主德之莫報也乃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一無忌憚以贖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賕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大小臣工半出其門使中外唾駡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其門者每年生日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

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五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感其私恩者至于歲時皆來叩頭果餽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措刁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寀恃鄉曲親百計求免寀旣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陞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菲書疏之疎密是以端方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輸家資回籍其財物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也有一門官竊視其間云法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幷金銀溺器狼籍足下皆雲南之物遠集于此不知陛下宮中

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
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皆積石五間下鑿一
丈二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
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竭盡心力以此而謀
國何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
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時少有遲緩即細
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運糧船亦讓其先
過至于閘壩商舟無不被害即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
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
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
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幾窮海之鱗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罔
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四方之待嵩者有甚于陛下也謂國家之事
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
臥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謠云虜寇在門

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國有人乎都人兒童審聞其贖貨病之久亦爲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貫盈負恩賣國不能假手于陛下而但願假手于上天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極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災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于陛下有骨肉之親嵩于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謀矣而因陛下不信人言縱欲谿壑自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臣不敢毛舉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敗露者若此而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于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罄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概耳臣惟陛下臨

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盖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不及其時或散常非其額軍士安得而不弱積漸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算及鷄豚嗟怨之聲徹于蒼天以公家之賦稅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無休時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民而又納之于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不甚愛惜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剝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動心者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若此哉臣聞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唯孔子所謂富

于周公而且富于陛下矣夫陛下以四海爲富豈有不如嵩哉蓋陛下
積而有施而嵩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矣陛下與其爲賣
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蠧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
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
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即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杖之鬼則爲遐徼
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靖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
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
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
列遭遇受言之君既知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
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朝且無食祿之費矣伏乞俯
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嵩則
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官衡不平則
輕重殽鑑不空則姸強溷尤不可使一壬人厠乎其間者也寀既以奔
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中外金帛悉歸

其家以嵩之奸佞欺負而寀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況朝覲在近冠裳咸集似此壬人憸夫必善潛要詐索尤不可以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勑下該部並將費寀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新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貊可遏矣疏入謫平陽縣縣丞尋丁父憂還四十一年卒今奉詔卹錄贈光祿寺少卿

嘉靖三十二年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泰亦誣謙誹謗皆逮訊泰免罪謙戍邊死杖下

王尊賢閩中人惟剛介博學能文嘉靖間貢至太學時上方好方士多災異人莫敢言賢撰聖學要義中和衍義上之及諫立東宮忤權臣下獄已上閱其書奇之謂輔臣曰布衣敢言當世事忠臣也釋其獄授程番推官有異政致仕歸貧落如韋布時著史學辨疑紫霄文集

沈封君塾嘗語子少司空公節甫曰比今建儲議起士之喜名立標者爭趨之宮禁未必然之事非外廷所宜輕言言輕則主疑疑則事且

敗敗而求濟此萬不可一幾者也夫言事易任事難言而不度任者之所處姑以一敗塞責此爲何心已敗人事而更責任者以補敗此又何心公以此擊腕時時寓書邸中及之

趙司寇錦嘗爲御史嘉靖壬子奉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馳疏引春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蠹國賊民內伺上意以暴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次骨遣緹騎急逮公械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窞輂過得不死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公之繫也有臣賈某亦在獄中泣下曰公即搒訊宜爲雙足計誠得行六十金者公足全矣公曰嘻吾不能保首領而能保足吾又安得金明日搒掠備至至是刑有黃衣校數去來公旁若陰護公者則賈已代公爲居間矣卒賴其力辭既具分宜必欲殺公票擬杖百賈伺知之又以蚺蛇膽密遺公曰服此可以不死而肅皇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嘗言吾得有喘息至今肅皇帝賜也爲之感泣公逮時其父海濱公塤方參政西粵聞之亟投劾去父子

一時罷歸

陶公承學平生恥言宦跡晚年時或問疏劾咸寧事公良久曰有是乎予忘之矣又問卽不答

張翀字子儀柳州衛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三十七年三月疏論大學士嚴嵩其略曰嵩位極人臣富甲天下子爲工部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盡登要津親識俱衣靑紫而險足傾人詐足惑世辨足亂正才足濟惡臣不暇舉姑以今日邊情所以急錢糧所以乏人才所以下皆本于嵩國家所恃屏醜虜者在邊鎭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賂託名修邊非實修邊以餽嵩也託名築堡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隱然殺平民者陞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盡壞如此國家定額給發各邊者取之戶部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旣以賄進豈皆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來軍費盡爲如此至于入

才又爲嵩敗壞無有底止彼不顧朝廷名器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攖腐如蛆蚋穢在內則圖改官終日干謁于私第在外則謀遷秩終歲打點于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遷除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來士風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至此陛下雖憂民深求治切奚益哉疏入大怒謫戍都匀

葉春及字化甫號絅齊歸善人嘉靖壬子鄉試歷官戶部員外嘉靖末諸臣多攻袁州公謂人不足與適也著書三篇一聖學曰陛下敬一卽堯之欽舜之恭事此足矣黃老非帝王大經大法濡足何爲其兩篇則午朝經筵也又著萬壽金鑑錄四篇一帝王享國之本一帝王享年之永一帝王致壽之由皆摭經傳幷外家言而疏其下一今上萬壽之實卽敬一箴也曰修己安人一于安敬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萬壽之基不出于此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有䫫文 太史

俟丁卯八月上之太史曰報聞然人謂求知矣丁卯三月大行皇帝晏駕詔到惠州臣春及痛哭今上卽位詔求直言乃躍然曰此千載一時也著書二十五篇凡三萬餘言十二月至京師寓崇文門外明年正月旅主人言大興宛平買翠蓋搆鰲山云念蘇軾上書先諫買燈殆類是乎問通政姜公無之姜名寶丹陽人遷南大司成未出京是時南宮試迫書多傭書未就未上司成見書則游揚公卿間于是京師皆知公上書矣徹闈名在乙籍上書未遑托友人書不仕誤書仕選署閩清縣儒學教諭乃改職名以三月二十五日赴通政司通政使李一元貴池人左倪光薦右則何甲李閱正書倪閱其副竟二三篇李怒目左右曰是司成所稱葉舉人也傭書十二金悬且向朝廷弄學問傲葉公將辨李勃然曰呼來前前則嫚罵汝特聰明鼓唇吻費心思造無用之言吾棄之如敝箒耳告君有體惡用汝三萬言爲于是葉公曰告君一言不爲少千萬言不爲多惟其當也蘇家策略體固如此李益怒火蒸蒸满眉宇推案曰庸哉蘇氏無論唐宋且談秦漢葉公曰漢武帝時主父偃輩

皆上書偃言九事史錄諫伐匈一事耳如今悉錄豈少哉李遂指葉公腹曰滿腹文章無所發洩第此伎倆吾豈無之復睨書曰此豈治安策耶葉公謝曰雖不比賈生其心則一倪摘廣聖知篇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前一人後又一人耶李曰有本倪曰難言難言文章雖好如無用何李遂搏兩手曰爾如明珠不用亦無目矣且聖人在上大臣竭智須小臣聒聒哉葉公曰天地之化有日月雷霆有昆虫草木大小不同孰非贊助天地者李曰正行屯鹽汝復言何不言于太宰太宰楊公溥也葉公曰惟行故言天下事非一人能行非一人能言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春雖不肖不猶愈于芻蕘乎其詢之也何曰高才何不廷對李曰不當以成敗厭之良久曰豈非已官欲求知于諸公耶葉公曰春及年十七則志聖賢不希應詔書到操觚著書不希登第上書後改隸南徒以乙籍受此羈靮非其志也李曰未試上書司成已云度不能折則紿曰書不中式盍去其寸業合式于卒史矣至是阿意挈以尺牘則長一寸退而自惟不去已中去而不中吾復何辭遂不去也見司成司成執手

相視奈何以此官累公哉李通政嗔公自任蘇文何見罪之深也次日李通政颺言于朝曰閩淸教諭葉春及應詔上書眞狂直腐自任蘇子卽蘇何貴焉來則糾之光祿少卿趙公謂公何糾焉古人有以九九見者李曰彼亦自言九九弟惡耳問何中丞非公鄉人乎中丞曰然此君平日以文章氣節自負吾固勸其涵養涵養之言若爲李發李赧然中丞又曰陳御史善其書李怒曰御史不上書乃縱臾人乎光祿名錦越人中丞名維栖南海人御史名聯芳閩人退朝中丞以李怒故則令其弟維椅報葉公且休矣通政糾之葉公曰吾何懼焉律縱橫之徒假以尙書爲由希圖進用杖一百邀截實封者斬吾受杖不知通政何當也二十七日復抱書詣通政司謝曰昨有罪主臣李復怒曰姑置此當今極文之世汝文勿謂天下無之葉公不對而出而通政司吏則謂葉公君二十五日退後倪曰是必再來何曰已官矣無庸倪曰公謂無庸彼思爲忠臣也李曰隨口而辨何曰能著三萬言顧不能辨耶春及上書自惟雖不能如主父偃朝奏暮召入見無不達者不虞爲三通政權抑

何故哉司成南則就葉公而宿曰通政二字李且不知又謂奈何稱公天下士不服善書留通政司十五日吏曰字字磨過矣四月十二日封進十六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忠誠未至學術謭劣不足以動天聽是春及之罪也夫是春及之罪也夫先是趙文肅公在南常何中丞謂葉子太常閒曹正宜與之論學公名貞吉至是召拜宗伯直講葉公見第揖之坐定適一郎來拜而傴僂甚恭坐遜葉公先出趙公謂葉子此禮部郎也公倣不能小官當舉進士如應詔書四試無難何論三試勸讀程氏遺書明道之書可讀若讀伊川是謂益多又曰公名臣也名臣大矣非輕許人者出戒毋忘臨別之言矣

唐中丞順之與同年羅菴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上之怒以爲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大臣多方爲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

沈公練字純甫□□人以進士歷官錦衣衛經歷時虜闌入塞關門不

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卽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何耶彼薄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爲以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獎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公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公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理趙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而罷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去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時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入日以重于是沈公

欽尚寶丞張公遜業所泣而嘆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己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門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諠譁亡人臣禮今復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司業趙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猝寄妻子旣抑車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睨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卹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許論業以巽懦避虜俟其解歸縱吏士取死人百甚者夜邀避兵人戮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嗾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己虜大入

破應州堡居歲餘順自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戮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藉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議附和楷議取中旨斬公宣府市籍其家時嘉靖丁巳十月十七日也公年五十一歲而子順一子錦衣千戶ㄔ侯遷五品卿寺順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衮褎杖殺之而移檄越中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上疏論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

之地志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誅死御史胡維新御治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死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應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魏時亮陳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云

楊忠愍公繼盛既以狄道典史起官兵部郎時相嵩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于惡侯鸞公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半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于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疏嵩專政誤國十罪略曰太祖革中書不設宰相而嵩偃然以

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示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義子趙文華主擬是縱奸子也今孫嚴効忠妄冒奏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斬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丁汝夔勿戰及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峻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汚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意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為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緹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牙爪皆賊嵩之爪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不得為中行推官

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奸四虜部臣
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
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
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著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
即訊侍決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中外上卽問不肯言而今皇帝
以聖明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矣不知嵩更借此爲讒詔逮公
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
不憂爲嵩敗耶至斷指折脛不易詞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吸之
可以禦杖公笑曰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爲卻之或謂公勿怕公笑曰
豈有怕打楊椒山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
獄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磁盌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右股
去其腐肉稍稍起郎中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擬公
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
君者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決從

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毖嵩而後戮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齮齕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之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哭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叔世碌碌者耶公之就義也時奏當決囚帝英斷神睿公雖論死心實器之兩奉讞卒不忍殺嵩揣知上素不貸軍務失律者乃以張尚書經李都御史天寵上而附公于尾且內有陰主之者遂傳旨處決實未嘗知公死也又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員外郎先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前洗一歲四遷歷任前職臣夫銜恩感泣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飡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

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臂肉兩斤斷落腿觔一條膿血五六十碗日夜
籠桎備極苦楚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已經三年該
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奉旨
處決臣夫雖隕市曹亦將瞑目臣仰惟皇上萬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
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
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死雖遠禦
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埸效命之鬼以報皇上于九泉稍有知識亦
復銜結無盡矣不報遂斬公于市時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
執手泣訣經紀其喪而王遴以女字其子應尾尤世所難云後御史鄒
君應龍疏逐嵩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
狀論棄市籍其家資巨萬萬餉嵩籍寄食于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
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
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于保定
額曰旌忠

林潤字若雨□□人嘉靖丙辰進士爲御史卒於官贈副都御史初除江西臨川令嘗以勾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爲畫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爲之刻石紀功且尸祝之後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分宜相嚴嵩子世蕃置酒爲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坐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旣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好持諤諤者吾頤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且復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汝願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首論淮陰人祭酒沈坤大較云坤以非法支解人甚衆縱妄父持鹽利坐受賈人金無算又以行營葬地謀斂其旁數十里輒齮齕人墳墓天子薄責祭酒置之理次論豐城人副都御史鄢懋卿相嵩最近幸門士也陪視都堂例無外遣忽有詔下懋卿榷論鹽政于秦晉吳楚間世蕃度是役可得貲巨萬乃私劫之曰歸必以十萬爲謁後懋卿所至搜括非獨急營橐中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耳旣卒事大司農省榷金無能佐縣官備邊半歲而路罷供億費且億計潤悉以其狀聞數懋卿五罪三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女取財罪二宴會日費

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而懋卿蒙相
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楧惑術人田生言欲廣拓府第開地脈以當王
氣疏請修治先遣人貽相嵩詔可之潤且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數萬
通神陰扶默助之句楧竟奪爵後復持世蕃羅龍文大逆狀上之龍文
買人子以善浮水嘗受總制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桐鄉
圍龍文宗憲直皆新安人也宗憲因奏記相嵩以龍文附入門客除中
書舍人世廟四十一年用御史鄒應龍言戍世蕃于雷州龍文于潯州
二豎出長安門即以力脅監譎者縱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袁州私候
世蕃且陰與計事會潤按視上江密檄徽州府推官栗祈微伺其跡得
其往返狀且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文二兇狂悖罪當誅死陛下赦之
戍于南海乃相約坐里中爲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挈
辟左右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至京考掠疏入天子赫然怒輒下
潤捕之潤分遣軍卒而自以身馳下九江府世蕃兒紹庭官錦衣衛聞
疏下遣家奴走報世蕃始乘快馳赴戍所後龍文客遊梧州梧州守聞

詔卽于謁會內收之而世蕃到戍纔二日卽鉗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僭逼無上招致無賴亡命橫集江上疑有非常乞磔之市以銷禍萌籍其貲以助邊天子可之世蕃旣伏誅於是籍貲二百萬龍文二十萬紹庭探之復遣報相嵩亟呼家諸奴並召諸所往來客慫其盜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寶玉無恙而金之耗損已什三矣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始上書逮其姻屬于是乃窮治黨與各以償金罰戍無得脫者矣

嘉靖三十七年科臣吳時來劾相嵩令子世蕃預政窺覘市恩趙文華饋遺數萬猶惡其薄而授草引疾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爲賻邺王汝孝以三千而幸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卽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蔭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廕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邊備之攻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饋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埒百萬賓客親戚俱躋膴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塡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寀爲文管家職方

郎方祥㦤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獄且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嘉靖四十四年山東巡按張檟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訊鞫

張應治字休徵號冲泉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山東副使嘗爲南科給事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塗者疏凡數十上其最鉅者如請正宮闈除巨璫二事正宮闈者當穆皇帝時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都洶洶謂有他變君慨然冠髮上指急捉筆草疏一夕而成㝉㝉數百言皆鯁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上覽之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已而鳳馭返正固聖明之轉圜而君之力非眇小也除巨璫者留都內官監邢保憑城倚社實與馮保聲勢相連侵剋工匠銀三千餘兩諸匠控訴無路君奉命巡視遂更相慰曰張公來覆盆睹天日矣紛沓陳告一朝而得狀四百餘紙按實將發邢覺急緘金珠珍錯密遺諂君君益怒趣疏上之邢輦貲輸黨百計謀中君疏持數日不下時華亭蔡君忠綏頼君言

第發部議部以宦奸當究言路宜申邢充淨軍一如君勘時內豎憚君風力莫不斂迹初疏未下時賓僚有爲君危者君曰言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卽獲遣謫笑赴矣時論以此壯君

何公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嘗巡按入閩時少師嚴嵩顓柄維柏疏論嵩罪至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詔逮之所過士庶遮道以萬計緹騎持之急諸生大哭維柏拱手謝曰此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生何哭爲民間爲歌謠數十百章有誠徵錄以傳逮至杖溯死下獄法司承嵩風旨逼供諸科臣同黨詰掠不變免歸屛居僧舍聚徒論學

嘉靖四十五年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戮辱大臣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民懸磬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寶戶部差遣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

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再取讀之太息自悔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桀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嚴公訥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袤停刑至冬晏駕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解救忠介且爲楊椒山之續而世廟且蒙殺諫臣之名矣或問忠介免而椒山不免何也曰古不云乎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慈□人劉世龍甫成進士任南京刑曹旣疏諫世廟言甚切直廷杖一百二十棍幾死獄中夢神語曰汝善自愛黃花晚節香無憂斃耳後歸田三十年不問家事日以翰墨自娛穆廟立表其忠晉尚寶司少卿

李大中丞頤視事日時中使四出每爲生靈荼毒稍違其意輒稍銜命逮監司及守令若而人御史中丞一麾而退者又若而人公從中調停

一疏而減稅數千再疏而罷監關之令又再疏而極陳利害深中使者不敢辨疏略云謀國而實蠹國導利而實貽害今之建礦議是已夫取礦必釀亂防礦必費財分鑛必鮮利我國家定鼎燕京王氣所鍾孕爲金寶大者產鑛之區卽陵京靈長之脈祖宗二百餘年封培甚固慮至深遠矣西山之煤乃地濁所凝卽多取無傷靈秀鑛乃天寶所聚少有宣洩必損王氣卽使官家秋毫無費民間寂然無譁亦無寶金玉而不顧根本之理矧究竟得不償失利又不勝害乎今畿內聚五方之人利孔一開亡命羣集劫奪無憚震驚九重臣卽伏斧鑕曾何益于理亂哉又疏略云地方貧困歲又災荒臣目擊心慘今欲求寸取死而復生之民離而復集之衆終于匪死則徒顧閭閻愁嘆之聲難動宸聰而羣小掊尅之計易聳聖聽公輸什一私囊什九窮脊既不聊生抽稅復推骨髓近山海官民殺傷已萌釁孽今宵人冒奏分疆東西重疊派稅無論民莫必命詎明旨何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于輦轂之下臣不勝大恐

祝詠字鳴盛衡山人□□□□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初爲給事中癸巳

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爲解君應詔力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某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庸不知圖報敢以瞽史飾辭熒惑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而詰曰子何獨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私先生負天下也執政心銜之無所泄

岑用賓字允穆順德人故布政萬之子也□□□□□進士初授衢州府推官歷紹興知府嘗爲南戶科給事論劾福建巡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留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牧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之所賜以指帥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于婢子家人失火遂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官校虜卒五百斷趾遣歸恥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跳梁比弄歌兒羞汙印綬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貲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闒茸淫貪不宜久握兵柄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儁才過絕于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狹猜忌隆慶初爲給

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徐階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孰邪正行孰臧否量孰廣狹豈能逃遁又正劾之曰高拱文章雄俊策畫卓偉臣豈敢誣第其剛愎自用苛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忌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朒故其聲籍甚亦以此出守云

孫維城字□□號衞宇丘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爲南京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君奪情起復寧國諸生吳仕期將上書醮之未發而郡丞龍宗武微得其章以白操江都御史孫櫝者相君私人馳據以告梏而斃諸獄生婦爲寃書千言走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劾都御史及丞下吏謫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趙公志皐等皆以忤江陵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所言皆不悖無罪而錮觖海內心上

用其言立召三公復位其後皆至卿相而方是時海忠介公爲大夫亟
稱服公曰吾臺得孫君乃重耳中官田玉奉祠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鎮
守法公援引祖制力陳不可又以請宥言官忤旨奪俸一年而會丁亥
內察公以考績入都座師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時名卽
有他幸爲調護公對曰門人待罪南臺惟知彈赴戚畹喪者大臣耳他
固不知座師默然于是竟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
顧公九思字與睿號韋所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右通政嘗爲兵
科都給事中時皇貴妃生子傳陞供事員役與皇長子等而妃父鄭承
憲陞都督同知公疏言元嗣主鬯承祧禮與諸子別不宜踰分昔孝格
篤生穆考慈聖太后誕育聖躬而皇親杜繼宗不過指揮僉事偉不過
都督同知今貴妃所生者皇子耳承憲女得與二國戚比恩數濫施禮
無隆殺非所以垂法示訓也疏入衆爲公懼而上知公意在皇嗣不之
罪疏遂留中一時服公忠言而頌上聖明
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

欄龍鳳鞦韆架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隆慶三年尚寶司鄭履淳陳時政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洪波蕩析而回顧無烟荊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粵財貨之藪也奸宄剽寇而師勞宗藩之坐窘無籌中原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于女尾日月繼食于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嘗胆之日也諒陰已三期矣曾召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姜姬違脫珥之規日覲絕疇咨之益回話屢徵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風行勢脅釁積黨成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于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玆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隆慶四年刑科以熟審請釋履淳乃罷爲民

隆慶五年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二戒紛更

三戒苛刻四戒護短未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歲丁丑嘗爲檢討時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之公太息曰宰我欲短喪仲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爲斯世綱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彗出長竟天公遂上疏論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若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實捷于桴鼓是不可不愼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山南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爲未覩其人也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歸而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而猶不能少回陛下之聽者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失所倚者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法云也自後乃有金華之事起其臣

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毀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必有抱恨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于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奪情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于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陛下若垂念輔臣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如是則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無遺

議矣然臣因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旣有成命矣焉用是嘵嘵者哉逐影附聲背公誼而狥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以爲此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亦顧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識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才有如輔臣者以稱陛下之任使不愈于以憂勞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哉臣愚敢昧死以聞時翰林院編修吳公中行刑部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非是初上在冲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實忮刻以智馭一世席寵

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禎劉公臺嘗規其微具章糾之悉奉旨杖戍竟爲所賊殺𢀖璫馮保便給善計數仁聖慈聖皆眷倚之保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朝廷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揖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忤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薦紳皆分庭抗禮奔走爵與七者踵轂恆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林也四公疏上同日杖于朝公與編修杖六十削籍兩刑部杖八十戍時進士鄒公元標號哭于旁翌日卽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旨杖百戍蓋五公之名一日而㷁然宇內雖芻牧竪幃靡不敬慕公歸江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洶洶甚公聞曰吾得從萇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㝠搜經史匡坐笑詠淡若無聞旣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

王公用汲疏論陳中丞玠詞若婉而義甚嚴匪直臨川媿死抑亦江陵心折者中有曰孟子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以爲逢

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眞名言也蓋至于逢相之惡而祿去
公室政在私門國命且隨之矣其罪可勝誅哉公恂恂長厚君子義氣
激發始敢及此可謂仁者之勇
雷公士禎字國柱朝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嘗爲御史當萬歷壬午歲天
下藉甚稱雷御史于時權相某者病瞶瞶矣其黨不自安某謀所以自
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鼻食者何爲有
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躐數以進日夜
相顧無策于是代爲權相疏薦值六人公私參焉而某邑公者素和柔
多可且近衺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
閹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蒲州吳縣比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
矣滿朝詫愕其黨遺所知書曰某旦夕即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
師如存耳彼喋喋而沾沾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其矜滿如此是
時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卽上封事極言某邑公不堪相狀權相猶在床
閹尹持疏下人人爲國柱危比權相訃聞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

薦御史何摭往事爲説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和而天下已知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見白麻無不駭耳痛心時得柱後彈事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徧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之所在四爲儔屛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于故相在日胥徒與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賴天子明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蝟起高墉隼紛紛落如風敗葉某邑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卽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傳將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款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卽遂之國柱曰不然我彼知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卽應之曰固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款曰得無蹂躪幸甚然今衆口方煽顧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言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可要劫乎欲言卽言是固在我或謂旣不擊何如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于言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

不苦則甘國柱直道而行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
沈給諫鳳翔在科日遼東稅璫高淮者失上意訛言虜闌入自調千總
射殺之以聳動上聽君聞之怒曰閹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宵人而以
蔑制干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
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膳人置毒焉事覺御
史以聞永懼駕禍成陽令滿薦者誣其縱劫供御物上遣緹騎逮之君
歷言薦無罪而永罪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也
江東之字長信號念所歙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授行
人嘗爲監察御史時奸人徐爵者江陵馮閹皆倚之江陵外言非爵不
入馮閹內言非爵不出爵又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且交驩兩人者不得
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公嘿自計曰夫
此么麽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今病在腹心不治卽盧扁
望之而走公遂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于是疏保者疏
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于是益感激恩遇知無不言

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公亦笑曰爲死御史鳴寃王曰死御史者誰公曰卽乃公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懾公矣奉璽書督理屯牧畿輔入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蹂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骼以功聞爲按臣李植糾發上命公輒屯政往蓋覈數云里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平生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慚而退至則諸將掩飾詳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外睹園蔬青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來掘蔬下窖死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殆伏辜公竟據實報坐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言過具疏劾畚科璗諸作奸者海豐楊冢宰謂御史言過具疏劾御史外謫公適自塞上歸攘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爲奸藪者人知之冢宰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輿論直之時公言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官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上無弗嘉納也有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讜晉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是時諸官輦

轂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揶揄諸少年不察遂有曹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公力求去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公又言大峪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歸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

朱少司寇鴻謨嘗爲南臺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中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逮公而中解以嚴旨勒公歸公得旨跨蹇驢出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歎曰小民無福貞御史去矣歸家尋所謂朱家莊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顧爲聖人之氓洋水康莊卽公名德也日與馮孝廉子講論晰天人闡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返終不得一望顏色云

陳侍御登雲居西臺先後侍經筵監會試主計吏筦京畿壯懷直氣霜肅風行有觸必言有言必盡如疏論陸冢宰羅宗伯徐冏卿□都諫鄭戚畹多人所不敢言者有謂君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茲不太甚乎公少常病痁日不見吾寇乎觸邪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病痁將復作而死矣豈必機穽之間斧鉞之下能死人哉君獨立行一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祖嫡素不識君見其所上祈天永命疏嗟嗟歎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六目錄 外編

政術

前言

往行

海源善　陳瓘　蘭芬

方克勤　王璡　黄宗載

唐舟　蔡揖　張宗璉

裘賢　馬諒　章惠

湛禮　滕員　王思旻

周忱　周濟　陳鎰

張需　黄紱　賈宗錫

吳琛　陳紀　盛顒

袁慶祥　林泮　張賓

丁積　馬炳然　楊子器

薛敬之　葛浩　顧璘

馬文升　李文　何孟春

劉大夏　韓福　呂柟

立政

陸樹聲

往行闕

立法

前言

李栻　　張棟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六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政術

前言

方公孝孺爲翰林侍講典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事貴乎得時

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

方孝孺曰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奸剷暴之意于疎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于其閒莫不兢兢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斧鉞而畏威未見鞫訊而遠罪潛修默改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當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嘗被其誅殛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捽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梃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吾法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于市而人談笑犯法不

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冥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騖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特斯民畏吾之法而特其畏乎名不視其畏乎名而視其畏乎義夫纓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何必刑哉加之以其辱固甚于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爲用甚微而爲化甚溥者聖人常以是爲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于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敎莫不欲民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

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以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駡爲怒自其嚴者言之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于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者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于不得同于恆人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媿甚于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人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恆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罰加焉人知刑罰果出于不得已而行于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爲可恥而禮讓之俗成矣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爲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

之以爲疎而不屑爲難者重之以爲高而不敢爲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行也悲矣夫

顧璘曰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効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下斯可以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匪時而動則憾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耶政之所出詭道拂情民用不堪謂之虐政之所號者災必逮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災身之繇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狥夫細民之情而已矣周禮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覲民風官師瞽御各執藝以課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末世人賢其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刑措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恃曰剛其弊也暴優柔撫懷自恃曰仁其弊也廢勤事樂舉自恃曰能其弊也亂跡幽抉隱自恃曰明其弊也察沉潛玄默自恃曰靜其弊也隳五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

難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識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薛遠字繼遠瓊山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嘗言事煩則官勞民擾事節則官省民安又曰馭吏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若無弊可革時稱名言

岳公正曰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穫而荒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謗作

吳公與弼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之矣

薛文清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又曰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弊又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條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若四時堅若金石則民

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于下旣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又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又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云

又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忘

吳郡蔡羽曰民之貧富由來尚矣富者必起于勤而貧者必由于惰業故勤者日聚日樽以至蓋其藏惰者日荒日廢以至于流亡是故貧者役于富流亡者傭于土著此利其財彼資其力亦猶農末相資而不相病也有司治其豪猾不使暴其弱可矣安可嫉之而惟恐其不貧管子曰國無藏錙之室國不可以爲國孔子告冉求亦曰富之夫貧且不良者樂亂蓋利國法之不行而得以取非其有也而富者樂治益重惜身

而利王法之足以制暴也故富室常與國同其休戚漢高之時徙齊之諸田昭楚之昭屈原居于諸陵我高皇亦收富戸以塡實京師夫京師之民必使之富者其慮遠矣

陳師曰杜少陵詩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織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惕然思矣嘗見州郡迓新官設飾甚費有詩曰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歷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敎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予願仕者爲寫一通揭之所事而日覽之雖欲不爲仁人君子不可得也

丘濬論愍民之窮曰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尋又改爲養濟院其初著之于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帛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使官常加體察旣而著之于律曰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倚依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七十若應給衣糧而

官吏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于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切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于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鄰里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例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乞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乞食之人卽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卽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成化三年禮部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上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

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無令失所

羅公僑諭屬吏曰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于一邑守民父母于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于彼之報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餔猷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眞可翺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慫恿附利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偶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嚙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

連爵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飾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知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保而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鄕學人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爲祖快欲于一朝而流穢于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尙監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謹厲事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矣詩曰靖共爾位以敬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何孟春曰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

吾治曷若懸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子曰當以嚴爲本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春以爲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麈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又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清靜爲治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繇等告其君者不定論矣或問韓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文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公意以德不足者必待威耳噫德誠至于使人不忍欺之何事有不可濟者乎

又曰人有常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

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于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眞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則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于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于民矣

又曰古人立法雖善久必有弊因其弊而修之使復其初則善矣若見其有弊而併更其初法此王安石之所以禍天下也大抵變法最難苟非能通天下之志長慮卻顧有深究利害輕重之所在未見其有獲當者也變而不當利未能興而害貽于無窮矣

又曰今之世守令行事勘□有得遂如其志者權不得專而責則有所歸今誠欲行吾志惠吾民奈何上之所取辦于我而我之所欲爲吾民者未必能兩得也官之設凡以爲民而守令民之師帥論政治者莫先焉君子幼學壯行得民而治之其治之也必有道而奚有弗樂者乎先

正有言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爲郡爲郡不如爲縣何哉監司有良法不能保諸郡之吏以盡行郡有美政不能使諸縣之民而皆被而爲縣者可呼吸通也今日豈憚爲縣之難哉其權不專而責于歸今之爲縣之難也事有吾力所可能者吾得爲民便非吾力得爲者吾實下官而欲見諸設施勢自難以直遂是故奉宣之間于善者有從臾之道焉于利害半者有斟酌之道焉于莫可如何者有通變屈伸之道焉世事豈得遽如吾志要于吾志得行以惠吾民而已雖然今之世事難直遂豈獨爲縣而在下官皆然也雖然亦豈獨今之世爲然也哉

李公夢陽曰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王公廷相與張羅峯書曰公受知主上雖古夢賚之賢魚水之懽殆不是過飛詔再起聖心拳拳所毗賴蓋篤矣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揆稽古

典矯正時弊闔穆袪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主上聖智聰明總覽乾綱所成而公矢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既投沉痼之痾已脫服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主上操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

湯公沐曰近世作官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輒自矜炫孟浪曰我與某利貧已有濟我革某弊奸已有怵不惟呈達于當道而榜示于所屬此好名近利之言多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以此老尚爾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若此者不惟爲識者所鄙而反爲奸人所嗤矣

石瀆子曰至治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循吏者斯可矣清也愼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曰何如能行此三者乎曰財之于人也猶膩之于物也一汚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

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剝膚也我以充橐也而民以之劵田廬也我以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于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于執轡也不然則敗一出令之誤也則蹠盭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寃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愼愼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故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無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無有跂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無緣以爲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無有苦于狴行者乎此以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瘝𤺌之痒可釋其于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韓公邦奇曰正德初予謫州大夫見廨宇傾圮適大雨州大夫傘于廳

執事者棚席于廊余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貧不暇爲也正德末余再謁州大夫其傾圮視昔加甚則風日弗能蔽矣余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廉不肯爲也夫君子之治國也如治家使其家之弊壞若此克家之子寧肯坐視哉夫貪則已矣幸而兼顧乃避勞傷之嫌慮侵尅之誣使公居廢頽至不可居息何其愛身者甚重而愛國者甚輕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乎皆非也嘉靖三年余復詣州謁唐侯相見其煥然更新翼然壯麗矣予出而問諸民民曰太守賢百廢興焉然則侯斯舉也非所謂治國如治家者哉

陳絳曰賊而吏可乎予曰不知也將娼而妻之可乎人亦曰不知也予曰妻其娼者將窓闥層室之矣能闥其心乎猴而冠之吾懼其野心難絀焉吏其賊者將高堂大府之矣能堂其政乎虎而冠之吾懼其貪吻愈張焉夫娼而妻之卽妻而娼之與其娼于窓闥層室曾不若列肆倚門之愈也賊而吏之卽吏而賊之與其在高堂大府曾不若剽都胠篋之愈也

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謹毋有鄙夷其民之心惟求諸我而力行之漢之蜀郡蓋時以爲蠻夷之區也而文翁之治蜀郡不以蠻夷治蜀郡也興學校除更繇凡以敎之故蠻夷之人皆爲子弟而力布之餘翕而絃歌矣漢之渤海蓋時以爲盜賊之藪也而龔遂之治渤海不以盜賊治渤海也開倉廩選良吏凡以養之故盜賊之人皆爲良民而兵弩之習忽而鉏鉤矣夫敎之行雖蠻夷可爲弟子而況不爲蠻夷者乎養之贍雖盜賊可爲良民而況不爲盜賊者乎又曰弛逐捕尉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可使爲民廉平不苛未嘗笞辱人存問而愛利之則相鄉之民皆可使爲子孫

王文恪公曰爲人臣者莫難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損之益之與時宜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

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張公時徹曰昔荆人欲襲宋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而荆人弗知也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良醫之治病也病萬變藥必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夫先王之法猶澭水之表也亦猶夫良醫之方也循表而不悟能無溺死乎執方而不變能無殤民乎

徐公顯卿曰官府文移太繁日不暇給下之有司日疲力于簿書遲速之間而不及爲民之實事上之監司日勞神于批答依違之際而不務夫督察之大端莫若明其職掌省其繁文司刑名者不必兼錢糧司錢穀者不必兼刑名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文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册籍則除一弊竇

劉仕義曰永嘉袁芳洲遷爲南太醫判嘗爲予言醫莫切于對證證莫切于對藥藥投其證牛溲馬勃能擅功于一時不然雖丹砂水銀鍾乳琥珀無益其貴也予嘆曰此豈惟醫師所當知哉亦官人之道也又謂人之疾必藥而後愈庸醫妄投厲劑弗知審于療攝祇以伐其天和與其妄投寧勿藥有喜也予嘆曰此豈惟醫師所當知哉亦臨民之道也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我太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處矣後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惟于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意也已

黄省曾曰守令而招禮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守令也茲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喜之胥皂懷之尚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王文肅公曰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吏于上者苟見疾痛能咻棼濁能理祈請能致即眷然私而德之而惘惘于其去如是

止矣及日疎事往賢者遞至更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聲哉夫穎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強力能摧奸撥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于長老長老人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吏小人易于見私而君子難于爲繼夫惟法常繼于君子而後恩常浹于小人若是者神理係之非可以筐篋簿書一切而辦也

張居正曰僕自爲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于巡行而百姓苦于供費失其職矣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者也

又曰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

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狥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槪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陟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于是士民怨之毁其生祠刋布謗書向之稱德美者轉而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况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至正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

又曰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鼻大則可截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爲建制處事者之法

于愼行曰古之考治在民今之考治在官古之論治在命脈腠理之中今之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吾于薛宣之疏有感焉宣上疏成帝其言切中事理有人所不及者如云部刺史或不巡守條職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鄉黨闕于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

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此一段語後人所不能道其敝今正有之部刺史者卽今之御史御史按察郡邑本以刺姦肅紀貞度非有守土之責也今下至米鹽瑣細吏卒傜役御史一一察之非法也卽長吏佐吏互相詗察太阿倒持冠履反覆又非體也郡邑相承以苛刻爲能朘削元元以覲炫而民間凋敝至于親戚不相往來千室之邑無絃歌之聲陌巷小兒或不羣戲樂生之氣蕭然矣此正薛公所謂邪世不以爲憂而日從事法禁之間惟恐其不厲也不亦重傷邦本爲元氣之憂耶

又曰嘗讀王嘉陳時政疏其言甚切治體如謂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又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係治或死獄中云云此二弊今正有之郡守爲一方師帥其上有監司部使交錯監臨動須關決不得轉移其權不能使長吏何以及此又臺諫諸臣建言不急之務苟以塞責尙書輒爲覆請以下郡邑朝吏夕改徒爲文具無益于治故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

建白之覆

又曰士君子處世惟當守道而行天理人心自不可昧持正者未必得禍從邪者未必獲福武帝末年趙禹張湯用事于中而尹齊甯成之倫爲之鷙擊于外吏治若救火揚湯惟恐不亟惟倪寬爲左內史勸農緩罰釋用仁厚推情與下不求名聲收租稅時裁其寬狹與民相貸若不能舉行上意者然人主反以此奇之卒之阿世阿旨以求當行事者相繼以法誅死而寬以功名終爲漢名臣亦何必阿世取容求毫毛之利而自蹈丘山之禍也其亦愚而不之悟者矣

又曰公家有所貿易一倍常費數倍有所營爲數倍止得一倍此勢所必至也然在朝廷之體亦自有不必察察者何也四民之外有一等游食之徒仰給公家而民間貿易亦有一等靠公家之利以自食此如蚤虱蚊虻在豚蹄曲畏之間不可驅逐在朝廷視之皆赤子也取百姓之脂膏以養無所聊賴之徒亦人得人失之類耳如今京師土曠人稀一城之中兩縣編民百無一二非禁旅軍匠受廩于官卽江南游賈居奇

于市皆仰公家之利者也設使造作貿易一如民間此等游閑之徒益無所賴而都城之人亦稀矣廟堂論事當知大體與有司法吏不同若以刀錐之巧錙銖之筭而參于宗社之謨不其渺哉

又曰元和三年以上徽號覃恩中宮奏遣使齎敕分詔各道裴垍李絳以爲敕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人以舊例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夫敕使煩擾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此皆不足深論獨憲宗舊例二語可破當世拘攣之見官府每舉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輒改例之所無雖知其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機之所以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裁以迂儒之見天下之受其弊者多矣

又曰太宗召三司吏胥詢以利害條上七十餘事下所司議行語陳恕等曰渠等于錢穀利病自少至壯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詞色引令條陳必有所益復賜錢百萬募吏能言便宜者量事大小賞之此善法也劉晏掌錢穀惟用士人不假吏胥則與太宗相反蓋晏之意

重在釐奸太宗之意重在興利可並行而不可悖也大率官之吏代無常吏之盤據甚久故欲資其握算則宜畢盡其能而欲灼其神奸亦必盡探其蘊故使條陳利病非但有益于我卽其言而參之校之其奸弊之端亦必有不能掩者因而紬繹其緒更端而釐革之彼亦不知其所出矣後世文法之弊吏不明此機但掩耳閉目惟吏弊之是求而不敢假借片詞以示之隙誠畏之也如此舉止固已爲猾胥所窺何以言興革哉

馮公琦曰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卽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卽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御史以爲重久之亦可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以臨之禮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于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

法事猶治也今于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及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論古今任官之體耳

又曰破數十年積玩而爲千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不可要在有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若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既有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儆惕爲振勵藉從容爲整暇乃攸濟耳

又曰宋時賦役法屢議屢變彼以便行此以不便革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有人曰彼易熟則挹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則又挹而注之已而復移之彼復移之此火不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夫石不燬于水而燬于火然始出于火即沃之以水其燬彌速以是知持論不平推行無次第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即利民者亦或爲害端不可不察也今有藥于此一人

餌之而効卽不能以此一人之効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旣已効則且可無別更方易醫而愈世之議法守法愼之哉

又曰語云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聖人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斷故當其疑莫怯于聖人當其不疑莫勇于聖人而世且釁勇嗇社且用壯用罔以及于僨事以不身至而踰度爲智以任胸臆不咨詢爲斷以哆言不稽考爲習事以不量枘鑿而陷禍患爲有執且夫利害相參禍福相倚是非相亂吾所見未定蓋亦少嘗之嘗之而當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斯嘗而止吾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亦有疑焉世焉慕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其視爲止行則遲則何也

又答固安令書曰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謁中貴人間有持尺刺爲關說者事可聽稍聽之不可則爲好言慰遣之大都事至卽決無使淹久則請托之迹稀矣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士也愛子而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爲民父母之意世乃謂抑士大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傑

亂法之流非謂以此概天下賢士大夫也

又曰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辦者皆與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其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爲赫赫者也譬之飄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震動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動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今天下側目重足所苦患者在赫赫吏耳彼且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廷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大都如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慈母于嬰兒安得于所謂赫赫者而稱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卽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怨府也赫赫爲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

申公時行答馮大尹書曰古之循良下車而問疾苦躬行阡陌之間而周知其利害然後爲之聚其所欲而去其所苦閔然若慈母之于嬰孩也故傳言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兩言者足蔽循良之旨矣于奸猾當懲豪強當治三尺具在其曷可私此如善醫者視病而施針熨非所施于不病者也來教謂操縱寬嚴隨土俗人情則固已洞察化源灼知政體執此以往卽古循良奚讓願父母三復斯言而已

又曰向來人情習尙大都有二炫耀聲名者欲暴其所長恆于無事中求事爲一切苛細刻削之圖承望意指者欲阿其所好每以無事爲有事爲百方媮合取容之地故催科之令至焚林竭澤而猶以豪右侵隱爲詞裁省之法至于剪爪剝膚而詭以小民受惠爲說致令民不堪命人有亂心此何爲者也

又曰法之于人猶舟之于水未有水涸而能行舟者未有人情窒礙而能行法者

張濤曰憲綱所載上下官司有應參見者止于一次餘俱不許煩數荒

廢政事勞擾車馬今府縣司道在同城之內者日日相見或五日一見已非憲綱矣乃一朔望也府行香府學縣行香縣學制也縣官行香猶未成禮忽又奔見府官于府學此何禮數也上司初任一見有事商量再見無妨矣乃年節一見端午一見中秋重陽辭年又數數見生日一見考滿一見上司凡有家慶自己欲效慇勤又常常時見近者猶可頻來頻往尚有遠在一二千里外者往返或二月或一月或月半計一歲之內定費半歲工夫在舟車水陸之間不惟勞夫勞馬勞挑送下程之人而自己且躭勞過苦也寧復更有精神在民瘼乎其見時之饋送又不可問也一迎接上司也巡方總約各有定限上司間亦申飭卻不信從遠者或百里或五十里其接止一二十里外者天下府州縣官恐不能得十餘人也上司一到有飲食矣有日廪矣又辦下程備極水陸下程不收是矣而又折價銀六七兩多或十餘兩此何題目也往來交際銀兩發縣發府收貯皆原封也及其解去交納不用原封卻要收貯縣府補足輕少之數有收受千金以外補至百金以上者出何名義也至

于薦剡原是薦才薦守而眞才眞守何能汚己而厚賄人近來謝薦多至百金而四十五十者無聞也進士百兩內外而舉人一百有半貢生倍之監吏又不可知矣故一官有十薦二十薦少有四五薦者通以百金計算一官已謝薦一千以上而少亦四百五百也加人如此處己可知此一薦也可得人乎否也皆以此虐用其民侈靡爲訓尊倨傲貴詔佞成風士習日卑民生日蹙端出于此

往行

海源善洪武初知安化新設縣治勤于政事謂人飢膚受之父母何可毀傷乃以熟皮爲鞭使知愧而已民愛敬之不忍欺焉

陳璀廬陵人洪武丙子以亞中大夫爲寧國知府首詢民隱延禮師儒初庚吏相襲爲姦歲租輒虛籍以應事發吏恟恟懼罪璀曰故弊未革耳遂刻期行禮使吏得先期實廩而弊亦除

蘭芬字□□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嘗爲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爲吉安知府被召改

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吏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鍊可獲厚利朝廷遣官覆試既至父老羣訴于芳曰卽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詣闕告者告者卽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實不甘故妄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略謂告者愚昧妄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卽不實甘受斧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强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于卒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

方克勤忠臣方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惟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

王璡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

聞于外或卽詣學課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漏濕用蜃灰識而葺之

黃宗載字厚夫豐城人□□□□進士初爲行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永樂癸未嘗爲湖廣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關最難治分巡刷卷者多憚行蓋天下姦臣宿猾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長短往者欲稍按治卽糾結如膠漆不解欲一切漫漶則見嗤無可奈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卽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于從軍女子惡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鰥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人道大端俾轉相造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月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從之俗爲之變乃榜銅鼓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民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理者

唐舟字汝濟瓊山人永樂癸未進士知新建縣政尚簡易初無赫赫名久之日著上下稱之或問其故曰古人多謂入官如處暗室輕動必有

觸損久坐自明未幾徵赴京擢江西僉事

蔡揖永樂中舉人爲嘉興縣知縣縣多無賴揖于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過惡弗率教令亦志之由是民感愧皆趨善而去惡擢監察御史陞浙江僉事其卒也人多思之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嘗爲常州府同知時朝廷命御史四出清理軍伍有御史清南直隸蘇常諸郡者銳意得軍爲功不復顧民枉民多受誣宗璉執不從御史怒宗璉异已數出無禮語詬罵之宗璉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常之民賴宗璉以免于枉者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希合御史意峻刑枉民動以千計怨聲載道常之人于是益感宗璉不已立廟于君山祀之

裘賢安慶人宣德五年通判潮州愛民如子公暇輒杜門絕干謁嘗出勸農釋冠帶執農具以耕妻往饁之歲大熟卒于官士民哀之

馬諒字子諄和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行在吏科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甲子爲山東參議民有惑于後妻而欲置子于法公

諭其父母曰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敎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敎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事塡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受笞者七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出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者訟于縣不置復訟于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所親使俟終喪別適焉

章惠全椒人宣德中知平陽縣事奉公愛民凡百公務不差吏卒止用木牌皆刻皂隷甲乙爲傳遞勾攝題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罔敢稽遺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湛禮錢塘人正統元年由大理右寺正擢知韶州州嘗遣卒督稅樂昌卒需求不已邑令械詣郡人爲令危禮反嘉之甲誣奪乙田禮判歸之乙甲憤怨妄訴藩司司知其僞拘甲歸郡至則慰遣令暫休息五日乃

即讞其寛厚如此

滕員甌寧人正統三年同知韶州自昔郡吏惟取充數鮮通律例每假手于人員痛革之公牘必如式以式令其艸創而潤色焉

王公思旻黄岡人夢澤先生大父也正統間以功曹掾判泰州已晉本州同州固良于牧孳馬因之遍民間版籍刊定今惟馬數獨存甚以厲民公傷之奏省馬三之二歲大旱朝遣大臣勘災公率父老哀訴而舟過不顧遂躍身波中爲民請死大臣感悟奏蠲大半在州前後凡十三疏皆得請如運舟自南來者寄載木磚以省浪費及戍邊者給配婦何罪令就死地不如給貲財令彼就地娶與婦既無怨兼得親戚相倚便皆出其所奏今猶爲石畫至勸課感化保釐喣咻皆其庸政難以枚舉以親老乞身歸老羸婦子千百擁馬不得行立祠祀之香火至今百年伏臘不絕所植桑民猶指嘆比甘棠焉

周文襄巡撫蘇松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興革或微行與田夫野老雜坐談時事五堡有王槐雲者夏月在林下乘涼公至庭與並坐俄而從者

至始知爲巡撫也夜則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臥榻旁少寤而度政務有所得卽書之簡卽日施行之所至興學校及先賢祠橋梁多所修治而釋之子求施士夫饋贐皆得當意

周公濟任安慶知府三歲不熟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卽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粮以贖之子女得子者不下萬餘俗尙侈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令出示期違者罰之貧民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穀物富民以盜訟于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工部尙書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陳鎰蘇州吳縣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鎭陝十餘年民親愛之以其美鬚髯呼爲鬍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歡忭鼓

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及其身有疾者發願爲鎰舁輿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正統八年召還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人多圖其像事之如神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至廢水田民病之數十年州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見守者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今若于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神助洎守霸州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于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有惰者不二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授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王振下之獄箠楚幾死竟謫戍遠邊人或惜之而莫能救也

黄公紱字用章封丘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都御史嘗爲四川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壯甚惡詰之無度牒卽塗醋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分其負囊有妻子則有分其妻女匿妻女阬窖中恣淫毒久矣公按律殺僧毁其寺

徐山人克曰常孰賈宗錫巡按江西羣豪屏迹後少懈張學士元禎以詩投之曰禹門三汲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昨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賈諳謝教竟窮惡黨

吳琛字興璧繁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率同官糾權貴謫遷安令會天變復職擢大理丞進僉都御史荆襄歲旱盗起命琛巡撫兼賑濟不憚險遠遍歷遐陬召父老而咨詢之廉官吏而黜陟之究淑慝

而興革之酷暑不張蓋山嶠不乘輿夜宿于艸次凡一百五十日遍歷十府九州七十二縣二十五衛十四所爲程萬三千餘里黜文武官僚三百餘員問譴吏胥贓罰六百六十餘人威惠並行華夷咸震後陟右都御史巡撫兩廣

陳紀臨汾人天順間知許州敎民爲善且諭以治生之道察民間夜有讀書或有紡績之聲者給油助之雖隸卒亦各課以生業鄉市之民無游惰者歲歉則令民種菜備食城壕中藕魚聽民自取不爲禁民有輕俠無賴者給與牛絹令其改過由是感化有沒齒不敢爲惡者其所修建尤多時稱良吏云

盛顒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束鹿邑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常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巡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其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

論邑界眞定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稱爲清官店天順八年擢爲邵武知府累陞左副都御史
袁慶祥字德徵雩都人登進士成化間來知霑山少有氣節嘗詣闕上書係獄杖幾死霑多山氓氓多梗者慶祥諭之以義而純之以法梗者遠徙豪右動以逋負呑噬貧者乃嚴以御之豪右帖然嘗曰民隱必咨而後知以禮召請鄉之高年有德者至縣庭而諭之曰予也知或未眞行或未當者期與爾等月再告之勿使予闇然高年者感激月有言于慶祥慶祥采而行之政益便王端毅公天下聞人也特薦慶祥于朝後召刑部主事行之日行李蕭然
林泮字用養號成齋閩縣人成化壬辰進士初授南京大理評事歷官南京戶部尙書嘗爲廣州府知府府治省城吏奸政弊訟繁公處之若無事例有堂食公一不指染嘗過厓山門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于此公改刻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傑死節于此凡郡之忠義貞節多所表異戊午陞廣西參政奉勅總督粮儲兼理屯田時逋欠三十三萬公偵

湖米方賤下令減直收銀差官往湖糴米民甚便之輸不後時旣半年逋欠畢集辛酉陞廣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公廉有威吏弊一熄嘗以陳先生澔所著禮記集說文廟編性理大全書旣取爲大註是陳有功于禮也奏乞從祀孔廟不果

張公賓字建賓成化乙未進士山東單縣人嘗爲睢寧令襄城張淮爲御史按睢寧民訟公善政公褫狀遣民御史適見之意其爲告賕者召民訊實公遜謝曰此市民獻諛求後庇爾令患無政無患無聞御史嘆曰忠哉斯令彼刻石表稱者民其勞乎山西省城北十里廣袤百里無水公相地得井王公鴻儒欲記之公不可在湖廣于劉家隔作橋又作渡蟻橋民作張公功德坊公見毀之

丁公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戊戌進士知新會縣事凡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旣置于法大榜其門曰某賭博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廷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于賭博者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

其氣習嘗爲民辨寃忤當道繫獄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爲公解公示以手書曰君子但求無愧于心而已福禍之來有命爾等愼勿妄動以貽我羞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病之莫敢誰何公盡擒之斃于獄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公憂之曰此令之責也遂于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酷暑山氣鬱蒸公晨夕齋沐伏壇之下致禱凡七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公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公觸暑跪壇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公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公命撤之衣盡濕翼日雨止公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已之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冬置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何氏莊氏蕭氏等廟置田共一頃六十畝餘民所敬事者惟修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之祠無大小咸毀之先是民苦賦外月供錢吏胥緣而爲奸負者至鬻子女積論丁均派令歲輸畢卽歸農民歡若更生卒年四十一百姓哀之有嫗哭于家人問故曰丁令死里胥復橫索妄無死所矣其感人類如此相率祠之

馬炳然字思進成都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嘉魚縣民有爲人作牒者炳然訊其人而問之曰汝民當各安分畏法何至爲人造訟乎對曰窮以無養爲一狀可活吾家數人炳然自責曰不富焉能教厚其資使爲力本自是公門游食者悉遁去炳然爲政明察而不煩苛暇則巡行村落益悉某人堪某事某戶堪某役胥徒不能爲姦三年大治流民復業乃新治事之堂扁曰富庶教退居之堂曰絜矩二十三年丁未夏秋湖湘旱飢炳然申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明年又飢朝廷出內帑錢以賑民府守意令具文放散而實欲轉輸府庫也炳然曰天降凶歲爲政者之罪也即放散之守怒炳然不攝也後擢副御史督南京儲至武昌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死事聞贈都御史謚毅愍

楊公子器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常熟有去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德尙或累于毘陵之傳某何人而可以當此公在里中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爲嘉話嘗曰但

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薛敬之字顯思渭南人歷官金華府同知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公以歲貢受知于太宰尹公旻遂拔爲應州公之治應也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必齎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與之處買牸數十給之煢民令其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飢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旣竄而復歸者劉僧兒以下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
葛公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南京御史訟劾逆瑾廷杖幾死削籍歸瑾誅起爲邵武知府初至即平徭役民便之核常賦無使溢額諸邑賦金至不發封即以上藩司直指聞之行諸郡定爲式今郡邑務潔已者咸踵行之實自公始也吳氏兄弟道洪道深以產訟經數官莫能決公諭曰若訟連年耗費幾何金矣設捐之兄弟何忿不消錙銖刻骨肉而糞土肥他人乎即以市酒爲娛奚不快語

訖因揮淚佐證皆謂吳兄弟遂相持泣罷訟
顧璘字華玉吳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嘗巡湖廣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
計坐理而已璘不敢襲故事每斥軺車巡省即偏壤僻壤無不跋歷所
至不以守巡官自隨務貶傔從問民疾苦供頓次舍才足周用吏民安
堵不知爲勞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必
行天之邊者一週在吏部每夜行天之內者一週行邊者思武備行內
者計人才也
李文字載道山東嶧縣人弘治□□由監生任宣城主簿持廉奉公邑
東雙溪民苦津渡文憫之損俸造石橋以濟至鬻其家騾車十餘兩得
直充費宣人德之名李公橋知縣樂護爲詞贈云李公橋下水長流利
在千秋譽在千秋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
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

初仕承上臨下寧遽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秤停自熟若公子性雖年少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人已別眼待之旣膺命服猶習紈綺故態奢傲自恣竟挂淸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大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諂孰佞孰爲蔽賢孰爲素飡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上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浼焉及措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幾人宦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相去奸去貪去諂去讒不蔽賢不素飡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訾于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趦趄囁嚅媕婀觳觫棄其生平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己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于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劉東山先生愛民如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偏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

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韓福字德夫天長人初舉進士令滑有聲以憂去復除章丘拜監察御史弘治十一年出守大名府府自國家罷兵戍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爲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團操之又倣古爲保甲法每十家置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詗察之盜賊滅迹道不拾遺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齎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卒不解行李人人投衣裳囊亭中事畢各持去問遺旬日他吏民不敢越也其威名之振大率此類居八年以治平爲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朝覲朝中吏士夾道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昭聖家奴頗驕橫朝廷遣官訊之累年不決逮繫者數百人朝論曰非韓知府不能也遂移公勘視公徵首要者數十人論以理法卽日決事聞孝皇嘉其能賜衣二襲白金五十兩人士至今傳之累官戶部侍郎卒

呂翀字□□廣信永豐人弘治□□進士歷官副使在四川日西番僧

奉旨迎活佛所過有司望風迎奉沿途騷然人無籍竄入者迨千人至蜀索庫藏銀以萬計未有處會武宗皇帝訃報翀時司臬事謂茲兇獲罪先帝所過殘害新政必誅宜急收之或欲減其所索物銀縱之出境翀獨勒兵擒其首惡置獄中請旨俱逮至京遂正其罪

施儒字聘之號西亭歸安人也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副使在廣東日有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即詭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羣聚奔走乾沒有以貲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不色吝郡廢耕織本業爲狂焉公即斥言此鳥妖不可長特嚴禁捕之廉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閱若干月而定其時微公且將有他變勤官府甲兵即勤未必勝也

程本字孟中高明人以歲貢授廣德州判本性慈每笞人輒惻然人稱程佛子會境內蝗州守以下無策本出令曰捕蝗升者與粟升捕蝗斗者與粟斗民爭捕之三日而盡卒有年

劉宗儒霸州人正德二年以吏部驗封司員外左遷通州守出入省騶

從導以二隸公庭闃然或數日不聞鞭扑聲編徭役必委曲詢問或親詣民家審視爲之低昂民甚愛之官至侍郎

張津字廣漢博羅人歷官兵部侍郎弱冠登制科練達老成爲政以興利去害爲務俗多尤賴驗實必反坐之里民有鬻妻女以償稅者輒捐俸代納曰忍爾骨肉離散耶歲歉賑恤多方作留守倉民多賴全活

邵康僖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今天子勵精更化羣哲刮劘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瑞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卽援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

呂涇野判解州攝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隄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爲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口占云試聽黃河東岸哭爲官何必要封侯

寇公天敍爲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爲主均徭淸稅剔冗除害鋤強

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于座右有一巨室能詆是非成敗人先生曰吾作知府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由天則何能知轉陞應天丞民惘惘然如嬰兒離慈母相率抱公靴而留之公謝以非古禮不聽留

陽明先生至廬陵爲政不事刑威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民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刻斷稽國初舊制愼選里正三老日居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其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

伊伯熊以舉人就選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獲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仇而前守適遺書言深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歷戶科左給事中嘗劾中官逆瑾不法已而典試揭靳學士奴洩試題事出首大名適劇盜猖獗大名者盜數出沒之境國初以來罷置守衛故境以內無寸兵可恃者公始抵郡首檄諸州縣

繕城濬隍收官莊毀寺銅佛像鑄器械募有膂力者別爲隊伍擇縣令陳智教諭陳悃爲長總領團練之法稍定賞格以訓勵之人人無不効死是時聲振河朔間盜諜聞之遁出境不敢犯至東明圍十二日亦不拔尋去郡中飢卿具疏請留運米若干散賑朝廷遣侍郎王公視之卿得報可輒開倉悉散不以待王公王公初欲劾奏之及入境見道樹不伐人民不流嘆曰才吏也乃寢逆瑾嘗加賦大名已輸入官卿請籍爲下年正額之數詔許之卿先爲給事時遼東寧杲自御史轉陞僉都御史已除籍時薊盜起復賂閹官求復官擊盜諷諫官疏名入薦卿聞奮袂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駑如卿者可也可復令渠壞朝廷事耶既而卿出守久之杲傳旨杲以僉都御史巡撫眞定杲至頗侵之欲中以危法令供軍需二千卿曰必得印信文移乃卒如請竟不得問已而杲敗卿聲名益彰累官漕運都御史

歐陽恂字誠之安福人進士正德甲戌由南京吏部郎中知慶肇府愷悌臨民凡鄉賢之嗣弗振者躬造其門訓諭之有頑民膠訟梗化恂毅

然曰此非吾民也解印綬去士夫老稚攀轅遮留乃止

李詔字應魁南豐人正德十三年以監生爲寧德丞性明才敏捐貲建尊經閣設趙公渡亭城廂恆架縣前店收其資以備修理歸休十年猶馳資修尊經閣造舟橋買祭器人以爲難

吳正己字身之歙縣人以貲爲宛平縣丞上時爲粥以食餓也事在君君輒未明往人風之曰不過早乎君謝曰吾腹實而往彼腹枵而待我且以爲晚也民負稅而係者且數十人其負可三百緡君搜橐而償之數足皆釋去人又風之曰橐可恆繼乎君又謝曰非及也吾行吾所不忍而已

顧遂字德仲號秋山餘姚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嘉靖乙酉嘗知惠州一日有老嫗攜幼子冤號郡治前呼鞫之乃云被土豪毒不能活即下令捕之豪竄未得公偶疾語家人曰吾病亟他無足念憾未得與弱子伸冤耳及愈捕豪寘之法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

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耿公定向概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耿公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舟水而舟以用牽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甿鶉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蹤跤淖濘衝冒風雪由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案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耿公每語人曰余聞此言爲之悚然者幾日中心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事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任儆字子明巴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出守大理心存撫字而御史甚嚴時方有擻貨大靑督責日至民勞已甚有屬吏欲取媚以最佳者獻公曰此豈可繼之物汝欲害吾民耶擲其獻絕之尋以憂去在郡僅旬月

至今民有隱憂則相謂曰安得任公

王學益字虞卿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二十四年由應天府丞陞左僉都御史以貴州多盜而弭盜之法莫切于保甲作保甲諭其詞曰諭父老子弟本院祇奉上命巡撫是方恆以彌盜安民爲念聞爾會城之下往來多盜公私相見無肯救援或反作姦藏逆潛通密引此獨頑悖者之罪官司者政教之不行蓋有責焉今爲保甲法與爾等相聯屬因導之善大約以十家爲一甲每家各置一小牌十家共制一總牌小牌揭各門首總牌輪次收掌令各以吾告諭之意日相傳宣使各欣欣日勸于善父勸其慈子勸其孝兄勸其友弟勸其恭夫勸其和妻勸其柔鄰里勸其修睦朋友勸其敦信差役勸其勉供賦稅勸其早辦生理勸其勤治無益勸其節省酒勸其無多酗鬼勸其無多惑凡處事勸其謙慎含忍凡同甲之人相親相愛若有空乏疾病相與恤之扶之若有爭而至于訟相與和而解之若有不道不法不可諫者相與告于官而正之告之而力有不行相與合甲而共正之若有水火盜賊之災十家共出

力而救之救之而力有不及則以甲傳甲合百家千家而共救之仍每家各以其力置爲禦盜之器止火之具使無至于臨事束手則雖以十家爲保實以百家千家爲保矣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室家常安不虞有備此卽堯舜之民所謂時雍者也父老子弟聽之勿忽

劉大直華陽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二年以僉都巡撫貴州光明俊偉有大節具文武才極力整頓百務立保甲法令民自相防範規勸爲善以塞盜源土人不知紡績爲頒式製具延師敎之

葛其字懋卿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爲無錫令錫故稅邑而閭右黠猾胥避徭不可問公心知之當三老庭謁出不意授寸楮令互書大姓等差三老相視驚愕業已近不敢不書公于是藉記而遞投之一邑肅然又畫丁糧十段册繇與力稱到今稱便時當途多以搏擊爲名高所經私訪瓦裂無完公自念匹夫無罪而爲懷資爲罪如三尺何且其所藏蓋亦吾民之緩急所恃也何必抑之政平爲難偏于何有如不知屬厭棄禮而騖于利以干文罔其又何愛焉于是力爲上分明之中間豪黠

不得訪者又請置之法以此多不獲于上而邑人則深德之

伍閭字太和廣東增城人舉人嘉靖甲辰知聊城縣眞心實政拊弱惠窮初至大水請于當道出粟七千石賑給郡府加役閭曰民疲極矣正賦之不支又可益乎泣請罷免往歲里甲供應煩費什九破產閭徵錢入官手能篋以支歲畢歸其餘于民州縣以爲法嘗著設官說謂食俸炊薪此孰非民脂猶殘下罔上譬傭工者受人之直既棄其業而復盜其有也讀書謂何居三年敝袍補綴僅脫粟自給以內艱歸百姓哭留彌日賻之不受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嘗爲常德府知府縣官以賦則混淆徵斂無藝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州戒民無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鈐發里甲歲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自註于籍月終更互考成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辦常俗不習爲商歲無論豐歉斂穀一入亟圖貿商金以償官逋不旦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右數從臾縣官願留穀防飢便毋令販而

出境也州嘆曰此豈爲居積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金奈何坐自窘
東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者置諸法
徐公中行爲寧汝守以分宜相宿憾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哭且絮
語浹日不得發始公策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
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先是嘗守汀以覲行垂發泣謂巡臬曰守
嘗欲城右郛捍叵測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城
形勝矣而皆絀于力未舉卽以不職謝汀人而玆願之未塞也明公其
有以諭來者其後楊守世芳城右郛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故
兩郡人思之爲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昆紀其事
胡公涍嘗爲永豐令後補安福令滿歲入覲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
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
操舍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采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屣至燕中成
巷共交口譽君若一而君聞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
向者永豐得之耆老女孺聲也

丘瑩麻城人以舉人授開縣知縣持政廉平嘗榜其門曰愛百姓如子
貪一錢非官
夏寶南城人嘉靖三十一年以舉人爲寧德令一力自隨寒暑雨衣幾
更不易聽訟立剖紙贖不入私囊上司差人至盡革下程日給米一升
自是謀差者鮮
王格湖廣人舉人嘉靖間知高唐州焦苦勞心眠食俱減遇公讌酒三
行輒罷嘗顰蹙曰吾安忍快志須臾而坐視窮民奔命之苦
孫勳南海人嘉靖三十六年以舉人知福寧州約己裕民自奉如寒士
海寇方披猖新設軍門治兵行部至州供張不如意欲庭撻州官孫預
謂行杖者曰撻我庶快其忿不然汝死杖下矣百姓感泣日擁其輿以
行軍門初至民皇皇重足而立竟出閭閻無毫髮之擾
沈人种字時雍嘉定人嘉靖乙未進士爲縣令有聲君入銓曹游更藩
臬又入爲卿終御史中丞其治以精勤嚴核爲用而所至必以惠愛稱
嘗榜于廳事曰吏不畏吾威而畏吾之廉民不愛吾寬而愛吾之嚴所

設施可概見矣

馮子履字禮甫臨朐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左參大宗伯琦之父也嘗爲副使易州奸民上言易州諸山礦金可采也下兩臺議公曰不可礦之爲利民竊則贏官開則詘矣非便也無事而聚衆寇且生心密邇九陵將傷地脈誰敢任之兩臺如議以覆事乃得已其後數年竟用諸軍校言礦使大出西輔首困矣

李公遷字子安豫章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濟南知府濟南領州邑三十晨興案牘旁午吏雜取進之欲以嘗公公判決如流至緩者投之地曰而寧不知緩耶吏爾立杖斥若矣隸齊泰者與吏陳棟比而爲奸私一日過堂下公忽呼使前曰泰來而與吏通耶泰謝無有然色變公使搜其懷則陳棟之賄目在併杖而逐之曰第歸自力而善吾不爾竟也于是豪猾咸惴惴奉三尺之法進湖廣按察副使濟南吏民挽牽而留者以數十萬計及公行黜隸齊泰哭之慟至嘔血公謂吾故黜汝胡哭也泰曰公黜我若神明我日戴公以處得不爲惡而今已

矣雖欲補黑衣之後事公不能矣

劉介齡南海人萬曆元年以進士知福寧州廉潔高簡凡宴會必晝舉日夜則滋弊也

王大司徒基嘗爲山西參政治蒲州蒲故繁阜婚喪兢侈靡富者踰制貧者效尤稍簡朴共誚薄之耻不敢舉喪停十餘年婚配失期者衆公嚴禁諭之婚依古制喪稱家有無男長不婚喪三月不葬者治之喪而婚侈靡者比伍長共舉之隱者連坐于是停婚喪者並舉風俗大變至今稱焉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以宰牛爲業巡按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時中文定公與同官出長安門則夾道號呼陳訴者殆萬人問故則曰諸夷以牛爲命禁殺牛是絕其命也文定公停車慰遣之曰禁且弛矣無恐衆歡呼搶地散去已語總憲仙居吳公時來亟令御史撤其榜遂皆寂然凡事有干衆怒聚衆怨者必不可輕于舉動自生煩擾以開釁端也

殿都字開美嘉定人萬曆癸未進士知茶陵州楚蜀接壤時蜀鹽禁嚴販者常以風雨夜操小艇出峽少不戒人船俱沒都謂步擔易米律所不禁也皆縱舍之遂無溺死者

沈孚聞嘗爲商邑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少府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歲時封羊豕射虎豹麋鹿雉兔之類以獻稍熟則爲具張樂蘄令過而觴焉其又熟則狎令而借其威福以役使弱小令中悔之則已盡得短長有所挾持度不聽不已君至預約束與謁一剌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搒至百客入見伏謁戚施唯唯而退寒暄外不敢再辭君又能察伺豪過失卽燕處恐悚家若置一令小民鼓腹而遊豪門無所遯邑既遠大府解約束隸卒之籍名于官者一而私籍者十有所勾攝則麕聚而往蠶食偏于隣里君一日而汰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入令庭者必戍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隸一而什之民十其害使若爲所欲爲卽十令也必戍不貸汝于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烏雀下矣時當事者希權相意行丈田令于天下州邑檄

至君獨持不可曰令爲民不勝賦使我多赴額必減減乃德意也令不能寡瘠者以取盈而奉好利之孔且夫令不能廢百務而寸寸度之貴勢之爲強而奸猾之爲巧胥吏于中市焉弊且饒寡而瘠多何丈田爲不得已俱勒從舊貫稍平其大欲者以故商城之田與賦獨不溢令別以他治狀旌獨不得旌丈田而君行意自若無所悔

立政

前言

陸樹聲曰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卽寢革夫輕于定令則下難遵承煩于立例則弊多出入狥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勅下部院司府凡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申明裁定以便遵承此政令之所當一者也

往行闕

立法

前言

李栻曰比年以來政令之出于朝廷者變易無常遠者不過數年近者不出期月甚者或方議舉行而忽改方從停罷而復行之也初不深究其弊以一人之言而處行其罷者亦不深思其便以一人之言而遽罷建議者固隨其所見而不必盡協乎事理之宜主議者亦漫爲題覆而不必悉見諸施行之實上下相玩無所取裁政令之行于四方者固非條約無以達乃今歲歲更一官人各一見務求新異耻相襲沿每官一番變改每歲一番刊布甚或官以事故遷去一歲而兩變改刊布者有焉各差地方條陳之疏亦復有類于是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非但紀法無章亦且紛擾滋弊

張棟曰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于蹈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卽議罷罷之未久又復議行炫觀致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

令時所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役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減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卽人之所見各別妨矛豈盾獨怪夫請因則因請革則革漫無定主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內之通行日異而月不同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蓋天下事無不利者無不害者無全利者無全害者日紛更日見其擾何裨實用

往行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外編

申時行　于愼行　蜀饑民

往行

詹俊　歐陽銘　吳履

任勉　康彥民　廖欽

況鍾　劉叔毖　劉謙

李信圭　孔鏞　岳璿

陳煒　何淡　楊繼宗

劉喬　厲昇　楊護

胡琮　黃璉　劉纓

李愚　王啓　王維

劉素彬　于訓　周盛

趙鶴　丘養浩　唐音

顧璞　宋百華　史記勳

陳善　趙錦　徐九思

丁文昇 周成德 周　鳴
甯　直 章　敞 龔永吉
范希正 焦　宏 趙　豫
黃　紱 余子俊 和　維
祝　顥 丁　璐 東思忠
魯永清 陳恭愍 陳　琦
陳　麒 周　源 龔　弘
劉道立 郝　鎰 鄭　錡
楊繼宗 王　哲 楊　武
楊志學 王時中 張　昺
馬應祥 陸　鰲 陳　雍
韓紹宗 沈　霽 趙　伊
湯　沐 陶　諧 鄭洛書
嚴天祥 張　澤 龐　嵩

吳　逵　商廷試　賀朝用
鄭舜臣　周　崑　王　鈁
劉兆元　雷　禮　劉逢愷
范　檟　趙汝濂　馬文煒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藩臬

前言

丘濬曰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無剌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

也又于每年遣御使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患不作用此道也仰惟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朝廷試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于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缺隨即選用或擧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超擢又于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此

葉居昇曰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擧綱目拯治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事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擧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爲宣道風化者安在哉其

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

往行闕

守令

前言

葉居昇曰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所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常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向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可爲怒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粮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潦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敎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鎭城郭或但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敎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如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范珠曰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守令若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敎化之不力撫字之無方大槪俗弊任有司者

以催辦錢穀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輕不免于駡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循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于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失于阿附者髮鬚微白即目爲老疾穀食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薰蕕莫辨玉石俱焚

崔銑曰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尙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尙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尙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尙之曰功能之吏巧徼竊取此貪吏也而世尙之曰材幹之吏近臣狥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眞延壽之正陽城之寶張堪之清近臣狥私惡而毁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茍非介士必因賞

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也夫貪匪以自養巳也必遺近臣以求譽于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二則厲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尙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也

南禮部精膳郎中李公遂字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問于衢州呂公枏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遂又薄弱多病奈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知之耳邦良茲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于衢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浡坭古里淡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喙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游之處或岣嶁祝融酉陽之險三晤匡廬龍會儲潭之阻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

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奮之心人皆知其爲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爲除水患以安民非有他意也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衢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筥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衢人所不知固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猶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衢也見姑篾之南自欄柯以至于几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其塘洲者鞭其背彼不修其陂塍者笞其膚農隙方殷之日無或少息焉太末之北自峥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龍游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棰其足不盆繅者梏其手蠶月方兢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于野矣棰梏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于機矣則吾邦良之心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

耶

往行

馮□□臨朐人嘗爲華亭令先是撫按所至之邑胥吏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抉擿捃摭無所不至公在縣時獨毅然曰華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餧鷹犬豈長民者所爲卒不與乃亦以調去時華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爲名規避百出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爲奸詭作囊槖遂不許大爲巡撫張公所窘遂至繫逮不能自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苦爲之辦餐何良俊曰古稱良吏不可爲不虛也昔沈瓚之爲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之遂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淸無以承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官若臨朐者近之後臨朐事竟得白調蕭縣擢尚書郎累官按察副使

循良

前言

徐文靖公曰夫仕貴得行其志焉耳初不較其秩之崇卑也今六官之事大率總于卿爲之貳者雖有才美不能以自見列方岳者分郡縣而理之時一按臨朝至而夕去雖有愛民之心勢不能以周徧而浹洽也豈若爲郡者之專乎政事緩急先後惟我之爲閭閻休戚惟民之從吾之才美而以著吾之愛民亦于是而周徧浹洽也故曰仕貴得行其志他不足較也

羅洪先曰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順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偷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譸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矣

洪朝選曰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醫不能愈人病貧醫能愈人

病爲况其言深切曲中又嘗讀我朝崔公銑之論吏有五楊公一清之論吏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相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之士哉又嘗怪漢幸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已有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之言亦何怪于今之靡靡也且志合于上者動寮友之猜慮周于民者觖吏卒之怨望利公室則滯訟寡而井市淸闢說廢則誣告伸而士人怨故有獻訟于堂階而交對于門屛者此雖擅才智知取與未可苛禁而甘誘也

又曰幼讀孔孟書見孔子適衛冉有僕孔子曰庶矣哉冉有問旣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復問旣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敎之而孟子論王道每每以敎民樹藝稼穡爲言雖甚鄙細諄諄言之其在成周則田官之于農民至嘗其饋食之旨否又遡而及于上古則豳公之于民至導以耕穫之時月而田畯之官已昉于此時蓋昔之爲治者未嘗不重農而其巡行郊野省斂則雖貴爲一國之君亦未嘗不躬行之也西漢以來此風未替勸課農桑勸農勞農之吏班班不絕于紀至于敎

民種幾本薤幾本葱幾本榆則亦登之傳中以徵循吏之政此無他人道惟在衣食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禮義薄衣食不足則閑檢踰雖有新奇可喜之談實則民生切要之務此古之循吏必首以是爲政之務良由知其職也今之爲守令者莫不以急賦斂聽獄訟治文書謹朝會爲事朝而視事夕而課功月而視成歲而徵會不過此數者而已有以招徠流亡爲心者乎有以開墾荒地爲念者乎又有以巡行阡陌爲事者乎又有以教民樹藝爲務者乎太祖高皇帝令北直隸山東河南去處但有荒蕪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又令民各種桑棗每一戶一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册回奏違者有罪乞勑下該部將久荒土地聽民耕種永不起科或十年之後方許起科勿得拘泥古迂徒事空行無裨實政其銓曹考課之法守令特與增入招復流移若干人戶開墾荒蕪若干頃畝栽植桑棗若干株一段用爲殿最此實今日之急務也

中文定曰古之良吏雖以搏擊豪強爲能然慮之貴深發之貴當譬如

縛虎奈何嘗試哉如其惡非貫盈法非不赦亦當委曲調停以存縉紳之體

于愼行曰漢循良傳召父爲上蔡長第言視民如子無所臚列及守南陽述爲民興利事甚備而曰始如上蔡朱仲卿愛利之澤詳于桐鄉及爲北海太守但言以治行第一徵而不著其事實固云詳略互見亦所設施久近便否必兩宜也

□□□曰蜀大飢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之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詰者曰劫大惡也鄉黨賤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久而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荊而守之龐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祇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之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縶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拲梏庭跽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近川者浸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寠人之川樹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爲

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耕各食其食公分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羣衆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爲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性也民之窮也蒙犯諱以苟旦夕之命矜之不暇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爲重衣食爲輕廉恥爲重生死爲輕獨奈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爲百年不韙之惡是刑戮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旣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瞿然曰固所願聞民曰溢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以竊公貲是盜也濫所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譏刺以納苴苞是盜也餂供饋以饕脂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灶以樹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匱而彼之盜也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

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後乎有司乃面赬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

盜而遣之

往行

詹俊字用章當塗人洪武四年被徵授磁州同州歷官汝寧通判在磁州日董民饋饟潼關天寒道中車牛多斃饟虧則解所服銀帶易粟代民輸民歸製帶償之俊曰吾得舒民憂何愛一帶不受在汝寧日當治廨舍役夫得窖錢以内俊俊曰此汝所得何與吾事悉畀之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元至正中鄉試洪武初以薦授江都縣丞歷臨淄知縣在江都日嘗以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役夫以歸公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潦使者督責甚急務夥斂商旅未通斂于民不能得他縣大擾公命以所得白金俾民市諸京師而納焉

吳知州履字德基在濰州日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濰不償驢何辭

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邪守語塞德基因盡陳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邑已償者皆罷之

任勉字近田松江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福建參政初宰番陽思前令所以亟去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德曰是法所以逮己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于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爲四門老有事相與酌輕重而去留之有不便者或黏匿名文于縣門先生命守之曰是敎我也俾物壞後潛自毀去婦有新寡訴夫兄弗得已先生曰汝欲它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飢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它婺聞之亦無有貳心

康彥民江西太和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永樂初爲天台知縣罷官家居宣德初巡按御史至天台縣民二百人言彥民廉公有爲乞復召爲縣以慰民望御史以聞吏部言彥民罷官十餘年難從所言上曰朕方擇人爲守令此人罷去久民猶欲之必有政事及民其召用之

廖檢討欽既以河內丞調吳江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
指以誣公公亦不辨遂受謫役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爲公
助役董役者曰廖某行何政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及釋歸嘗經河
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紿曰我商人非爾父于是聚老
少爭識公乃羅拜于前公不能隱競持酒殽相慰藉明日各持縑以遺
公須臾裒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有德于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
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于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
苟以所贈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
益懇請受公揣之其意堅不可卻一夕不告而去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永樂中以薦授禮部主事歷蘇州知府鍾旣達而
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
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
奏減者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
遞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淹沒田糧二十九萬五

千免舊欠糧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闊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瀹水道汙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于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慤兩賜祈禱輒應興崇學校敬奉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近侍者剛敏敢爲不懾權要度量廓如朝廷累有褒勞述職陛辭上爲錫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藉倚爲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丁內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留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位民益哀之

劉叔毖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于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毖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時置刑部未久且飢饉相

仍庶務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毖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陳乞叔毖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于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瘞辰州叔毖存心厚臨事果蓋多惠政云

劉謙字自牧祥符人永樂辛丑進士歷官温州知府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小大不同皆職民牧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爲名言

李信圭字□□太和人洪熙初以賢良舉授清河知縣歷處州知州清河衝要官船䑳運赴北京者嘗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爲縣者不能辦言于朝得沭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官船至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夫有寒餓死者君命各爲牌書某日納于主者收放以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忿君爲

敎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于大牌篤實者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
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丕變縣民有事不遣役卒追但與爲期皆
自赴有爭訟者以理諭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宣聖五十八代孫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
初授都昌知縣以弟銘尙寧府郡主乃改廣之連山連山昭賀猺獞出
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
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旣而公炊飯民舍輒留
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
是趨事縣中而縣以治

岳璿字文璣祥符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知湖州府下車
首詣學宮謁先師孔子矚廟學並廢茀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此何
以妥靈學敝如此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而先捐己
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耆民篤實勤敏者命之監督工役逾年落成舊時
春秋丁祀樂舞久廢公敦延太常嫻于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

事觀者改容郡有何山晉何楷讀書處在道塲山之西南宋安定胡先生實瘞于此公曰斯郡爲安定過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鬣荒涼樵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採者弗得入故有表思堂碧瀾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又捐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大夫皆樂爲之助立神道門開于塞路搆堂六楹追蹤表思碧瀾之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風教云

陳煒字文曜號恥庵閩縣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爲江西右轄弋陽樂平二邑有溪介其間樂平民陂以溉田弋陽民輒潰之彼此鬭訟積不相能公躬履其地見陂可溉田萬餘畝而爲弋陽患纔二十而一遂屬兩邑民諭之俾樂平民仍陂水行溉而倍償弋陽患水之田并貸其傜役民皆樂從之

何淡字仲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貴州參政初除知山東濱州適蝗旱淡至以勸耕農爲首務定糧料役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

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人每鄉愼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閭里
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
鄉其罪一也然則吾罪首也民茍三犯吾當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慙
謝而去訟爲之稀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廉訪之雖未應奏請
旌表者亦必親過其閭誘掖獎勸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民之游手無
賴者博奕樗蒲之具人不得鬻而宿娼之戒尤嚴毀淫坊殆盡至于符
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劉喬字述憲萬安人故尙書廣衡之子以父蔭爲國子生成化丙辰進
士歷官左布政初令歸安每耕作躬歷田野徒步入里舍問民疾苦默
詢其家豐嗇人賢不肖賦稅獄訟率視此爲據吏不得售其姦
厲昇字文振號雷庵無錫人由歲貢知靑田事邑人都地報銀礦發監
司臨焉議歲以貢有術者謂山木潤秀所產必廣公直前曰吾聞金能
剋木信若人言金氣盛矣木何能秀潤如此監司猶未信同官勸君從

之君曰如吾民何中辨數四必寢乃已

楊護象州人梁儉太和人成化間相繼爲臨高縣令護爲令數年民俗大安詞訟頗簡後以謗累去任新令梁來代之百姓如戀慈母臚者縣門絡繹辭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可憫也吾當一屈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一帙門下命臚者書名其上須更帙滿持以示楊勸納聽臚焉已而行車就道邑之老稚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歎問左右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累相倣凡民詞非干大故批詞尾付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而至信孚如此

胡琮字文德長洲人成化□□進士以處州同知進階參議致仕在處州日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卽欲奏籍于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于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卽上疏言先王之政取于民有制蓋不欲盡民之利也况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卒從之

黃璉字汝器莆田人□□□□進士歷官貴州左布政嘗爲浙江參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理爲差新礦間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治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餌盜奚切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課塞礦民永永便

上曰可

劉司寇纓巡撫廣東日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士宜從宮刑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卽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

李愚字克明蘭陽人□□□□鄉舉初授澧州知州州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公檄厲邑貧不能者設法資助之一歲中完娶者二千餘家丁外艱服闋改知晉州值歲凶賑飢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乃上疏其略曰今陛下致治之道至矣救災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

也或者宮人未節而意有在乎此可未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有怫鬱憤懣之氣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矧多于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爲害或以陰氣使然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宮女三千人我朝英宗皇帝卽位之初亦出宮女三百七十人此其驗也伏望陛下援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制之宜稽察宮女年貌老弱量爲節減務使在內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悅而天變可回水旱自弭是陛下大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福亦永保無疆疏入純皇震怒逮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釋愚出宮女五百餘人

王啓字景昭號東瀛黃巖人歷官刑部侍郎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遞鋪役公偶失誤時縣令歙人鄭公達怒將杖之見其肌膚氣貌不類凡兒疑而問爲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以何業公以讀書對鄭公遂面試乃亟嘆賞會罷役收而敎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舉登丁未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出授霍丘知縣勤

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息公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邑人皆感

弘治時王公維按察山西有希進用者上章謂紫碧山石胆可益壽遣中官特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物載書中何以謂無公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況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毅然上疏寢之

劉同知素彬嘗爲程鄉令以考績去任未三月隣邑饒平賊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臥病聞之明日卽力疾趨陞四日及境四野吹喧卽白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隣邑以紓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眞僞相半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當立功乎素彬厲聲色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卽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陶大慙後爲雷州府同知以疾解官而去民謠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荳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知府

于訓字文敏萊縣人由貢士歷官順德府通判寛簡沉靜或數日不笞

一人嘗曰古之人視民如傷今之人每欲傷之何也
周盛字承昌號誠齋大興人弘治乙卯以歲貢爲沭陽令嘗有鄉人竊隣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隣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後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趙鶴字叔明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初嘗爲南安府同知所屬縣流賊竊發鶴率兵捕之渡河及半賊要擊之兵潰被執鶴呼曰寧殺我無戕百姓賊詢知鶴姓名驚相謂曰趙東衙好官不可害翼至大宅列几筵羅拜擁其馬入梅關百姓迎歸爲歡呼載道
丘養浩字以義號集齋晉江人正德辛巳進士歷官都御史初第授餘姚令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于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得如丘公無

唐音字希古號克庵武進人□□舉鷄澤知縣視民所急與民財所窘必百計思以紓之而才胆力勁展采錯事務在必行其志毀譽得失則姑置之嘗言于府公曰上司各行所見未嘗親覩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爲事所賴以調停其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爲事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時朝令議買馬縣則若干匹民不願鬻于官官必威取之君曰吾不忍狥一官以重困吾民也上司督之急君請罷職民聞爭願出馬半日而馬畢具肥好更爲諸邑冠君涖一歲而乞休者三一爲市馬一爲牌坊其一則論范頂罪情也初巡鹽御史欲爲邑宦劉御史竪牌坊者君以民窮財詘姑緩其事巡鹽御史檄縣逮主史杖之君遂以病乞歸大府慰諭之數四君沉思良久乃曰劉御史吾與之亦頗相信爲牌坊而逐一知縣彼亦有所不利焉因寓書于劉而並以憲詞病狀示之事不果行范頂者邑之巨猾也以饕淫險虣横行閭里間人患苦之至是午夜操鐵簡馳入陳國卿家因錐國卿而汚其少妻比閭羣起縛之君處之如律頂庾死獄中已而推府疑爲衆人所

謀卻其獄擬以和姦翻案君具揭帖論其事且請罷斥曰念卑職性剛
忤物終非適治之才昧律淫刑何堪民牧之寄伏乞憐准放回原籍君
切于愛民而以身任事皆此類也縣有小寨浮圖一堡上司爲防秋計
令民修堡入守以防虜騎之侵軼他邑奉命至有以數十里外之民冒
盛暑舍農業而操畚鍤者計道里往來之間已不知日費幾何矣況虜
騎果至亦决非堡所能禦也若所治浮圖堡又奸宄桀黠之淵藪修之
未必足禦侮而一旦有變則彼得負之以爲固利不十而害百乃陽示
奉行陰緩其期徐以其情告同府劉事獲寢
顧憲副璞嘗以武選郎謫知許州部民某不事生作屢與族人搆酷訟
先生按致其罪于法當贖令問之曰汝何從得金民泣曰丐于親故耳
先生徐譬之曰汝旣搆汝族又累及汝親于心何如民叩首服罪先生
察其言有悔過意曰我今赦汝當改行仍以俸金三兩資之其人遂化
爲善良也邑中人聞之咸謹呼曰公眞吾父母也訟牒爲希
宋太守百華以令謫起家東鹿丞歲中三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

即拜開封府知府開封爲諸郡湊多強宗難治吏取行法公益務爲簡靜如其吏淮陽時或謂公治大郡宜有科指立聲跡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適多事無益靖民之路不擾而已矣

史記勳字稽叔餘姚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彰德知府嘗知重慶府有巨室子或不得于繼母出居外舍貧窘無計比父卒竟不得歸執喪涕泣門側其父亦進士公將往弔乃陽言曰若某不爲喪主者太守不往其家不得已聽令入比公歸遂逐之出一錢不分公乃召其諸弟至庭中諭以禮法乃捕豪奴罪之以戚黨尊行平其產母子迄和

陳善字思敬號敬亭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雲南布政時撫台某欲奏行戰象之法于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戰地象產炎徼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于土夷度費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寢

趙錦字元朴號麟陽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授江陰令上官有以供需矯令譙讓公者公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殍又朘

割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赧然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吏供一切裁
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舊
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四百
簿自取公聞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
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
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億
公令官厩養鵝鷄官池養魚閑地圃之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
小而上數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句
曲也甫入境邑中蒸黎纏屬遮道迎我漸邇郊坰迎者漸移傂傂誂誂
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番輿我已奉我堂上敷座坐
我座已是千千萬人人者擁伏墀下無問倪旄呼聲闐闐僉曰爺曰爺
吾時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圓首方趾橫目噉吻我無以
異也卽皤皤黃耇亦相率而呼我曰爺爺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若何

施乃能當茲父母稱哉爲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

顧夢圭字武祥崑山人□□□□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江西右布政嘗爲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噶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北海平江青鶯楊楊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年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艱採愈數得珠愈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于珠池也蛋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飢荒彫瘁猶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勅停罷養源以寬民力疏入其伯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爲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復奏而二郡率買珠以充直

顏鯨字應雷□□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副使嘗爲御史巡青疏救京師民困其略曰今日商困已極外象房歲派八千九百有奇而糜費二千八百有奇京六諸倉歲派一十二萬而糜費四萬御馬三

倉歲派十八萬三千有奇而靡費七萬剜肉盡矣有司徵後時商價漲留幾五七年丁年應役白首拘因比當給散權要取盈窮苦賠累是以有財力者營充官校投庇中常而中人薄產沽漿賣餅之家逃亡不免就死無地乞令戶部自行糴買一切商人盡行報罷更倣先年減額疏上商困始甦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于上巡漕使者噤莫敢發公方在事軍民投牒故佯不爲理漢意公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其年疏請裕邦儲飭漕政一支折銀謂國家歲漕四百萬約歲用三百萬而以百萬爲贏做古三年九年之意比歲議鐲折漕僅三百六十餘萬以折銀給散官軍人情利銀而倉之存粟是因凶年改折之故獲累歲全歛之征也

高公鶴既爲蘇州府推官三載內召當以諫省以不謁分宜授南京戶科右都御史王學益者故昵分宜又姻也先生抗疏力詆其奸狀李公默時爲吏部竟斥罷之分宜大恚以地震京察中先生謫丞光澤已量

移知定遠縣縣小而當孔道民苦供億先生悉以故事裁之費大省上官以中旨宣索次及縣先生獨不應曰吾疲民不敢與他縣比其治爲江淮間第一而分宜憾不已再以京察劾致仕吏民之老匿不以聞相率走伏闕願借賢令以活百姓不報先生聞之乃卽日就道民至空邑攀送涕泣而別

楊棐字□□建安人□□□□進士歷官肇慶知府萬曆甲戌羅旁之役督府令高要市馬百令任之矣棐曰高州乃有善馬馬有三四十金高要得金三四千而令之市馬百乎卒減十之九縣人轉鑲日至山而罷棐曰至山萬一無獲而以爲譏必此輩也戒止及河令士自負之

夏少司馬良心爲江西布政日廣信銅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鄧茂七藪向奉旨封禁璫誤信爲礦疏請必開公謂是役也害叵測而非可以口舌爭乃繪山箐險瘠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復授意郡守侯璫勘時理諭勢禁璫遂意折疏上乃爲報罷幷罷太和武山石膏役

吳公之圭字公美號虛台長洲人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刑科都給事中

初令襄陽時詔度田所在督責民大擾君第以舊册報無所變更或曰此執政意也設以衡命討奈何君曰吾知便民耳不知其他

沈鳳翔字孟威號廣乘南京旗手衞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初爲蕭山令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決則滷潮入而稻田無弗腐也且嫁賦他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可使腴者瘠乎乃創制築堤之議徒行堤上日無寧止堤成民可力耕而巨浸成沃壤矣

恤民

前言

趙南星曰夫吏于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縣知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竪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荒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將爲觀美耶民生彫瘵爲此安忍將以爲名耶官高行穢

適資唾駡臣願皇上勑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宦在家者勿倚勢害民勿
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即行參問即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
一體參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于朝廷偶一爲之褒其器業勿
徒炫耀浮榮徒爲俗子以累貧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工部工
部防其仍前之濫
喬應甲曰總甲兵牌各有工倉房牙盜賊關係地方責令打卯猶謂有
因其餘屠戶僧道保識錢戶當鋪故衣銀匠花炮鄉長小脚倉夫番子
炭戶煤戶媒婦牙行驟行帽行枋子土夫與夫端公水戶等項共算登
簿八百餘人原無工食打卯何爲臣見各行每人至期各執結一紙値
錢一文覓人寫結一張要錢一文其間亦有本人不來僱替者還得十
數文不等總命兩人費錢十銀一分以八百人計之則一卯費銀四兩
若以一年計之當費銀四十八兩況打卯不止本城各處不止八百而
四城並戶兵刑工各部與夫廠衛司房各國子監順天府宛平縣大興
等衙門不知幾千百人每月四十餘次猶有幾處賣結狀者即本衙門

書辦輪流且刻有花欄格式不許旁人代寫其刁勒需索更當何如倘或一朝失誤百般凌虐夾挺挾騙吏僕難悉甚者苦楚不堪十九逃走攀報一番增擾一番費手又爲不貲矣除臣于各行無干如屠戶端公等八百餘人卽行文本管兵馬吏目徑豁免外仍乞勑諭都察院曉示別城幷知會各衙門從長酌處各嚴打卯之禁勿爲多事之擾則善矣

張濤曰我朝加意邦本爲民設官期于拊摩不翅具矣閭閻凋敝日甚一日其故維何臣不得而盡善言也姑言劇困所自來其半由里甲半由罰贖非耶夫里甲盡放歸農不有明旨乎試問今天下有司不用里甲者誰一切徵解酌量則僉收頭矣管押則差官吏矣郡邑里排又未見不在糧樞也水陸轉輸賠補羨耗未見不累里排也下程鋪陳延賓嘗卽做夫走馬塡衙搭廠未見不役里排也然且旁立名色本一里排也又改爲坊長廂長矣又遴爲殷實大戶矣又控爲抽閒矣又併爲朋當幫貼矣日生之名色有故田野之歸寧無期殊不知條編法行各項徵銀在官矣何乃紛營如此甚也里排之門戶出疊官吏之道路寬饒

其中有一等有司卑而又暗仁而又柔知不能及斷不能捐卽未必人人谿壑而谿壑卒自赴也諸如此蠹司府有盡求之令宰者乎巡按有盡求之司府者乎罰贖盡用憲票又不有明禁乎試問今天下有司盡行票者又誰也縣府同道以至撫按凡有贖鍰盡請憲票法禁詳矣然而縣猶以爲礙于府也府猶以爲礙于道也卽撫按亦猶自以爲礙也恐不能無間言于令守司道若曰夫子未出于正也間有請行憲票之名卻無的行憲票之實其有一二力行者上下眈眈目爲怪物而力行岌岌乎殆矣今欲實行憲票須先從司道始自郡守次邑令刻石通衢亦諭民庶凡有徵贖不用憲票者卽政比龔黃亦以贓論平人皆行守告從重給賞犯者自告得實亦得免罪不究夫如此而後憲票可行也雖然不恤其隱亦不可行也有司俸入有限絡道乖于人倫實欲憲票必行臣之計令尹准用憲票內贖鍰類共三百兩府准支合府贖銀共四百兩司道得支合屬贖銀共五百兩庶日用交際有所資藉至于撫按公費再不許以動支無礙銀兩爲名亦卽斟酌取于憲票之內此猶

不行是謂眞貪川不可坊謗不能監一有執私票而詰者各官何辭之
道也臣聞近行會御史之言類准積穀惝稱良法然積穀必須用憲票
以塞蹊岐憲票必須姑費穀以別貉道苟不如此上下之勢立窮而交
徵之弊仍舊矣此非積穀之難而難于不善積穀也蓋非憲票不能積
穀而非處官司公用之穀明開于憲票循環之中必不能善行憲票也
吁嗟閭閻之苦豈惟苛里甲豈惟濫贖鍰哉有如一表文也此公差也
府道夫馬郵票自是通行有等營差官欲索長馬長夫長隨皂快夫馬
皂快工食幾何走遞二三千里計程論費將去各役工食強半差官卻
又不用眞夫馬不用眞皂快只索折乾耳各役計無所之聚爲軟檯軟
檯云者夫夫馬馬分分錢錢頭箕斂而涕泣贈也若以爲酬恤差官之
勞苦而公費備用獨不可區處也何至抽刮窮役之貲須工食也卽一
表文而他差又可知又如一解金花銀兩請有勅合矣有脚價矣有幫
貼鞘扛等費矣仍索軟檯夫馬皂快如表文事例而差官者類曲狥之
鐵頭削鐵役人者亦太甚也一金花解官而他又可知一解京邊銀米

課程等物也止赴應收衙門交納可也府不收而解府何也道不收又解道何也且偏掛號于無干之各衙門又何也不解到不掛號則各不相干衙門之書吏無進入矣必解則必掛號而刁難阻滯解戶之囊橐欲空身家半破矣又不但辛苦萬狀已也一衝疲之夫馬繁費何不明派正加卻令外幫暗補牽扯無休歇也一農桑絹疋硃漆茶蠟等物何不產處徵物不產處徵物價卻乃積有于無呈樣貢良公然笑納也一南北糧兌也何不輕輸水次卻乃先囤僻倉再費舟車再費脚價也

天啓四年禮科劉懋民生疏曰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貲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貳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等見新官到任騁材逞能先出告示幾張嗣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月賞牌票減驛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卻一錢不

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貪官之下尙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能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不能完一兩有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何民不窮且盜也臣不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笥在匣不算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陌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獎薦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橐又納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膏血也雖曰彈壓有撫臣巡察有按臣劾參拿問追贓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換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目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邇者奉命入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奈有昏昏

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所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幣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菲姑留以送鄉親府笑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合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虛費無益自今約爲規則大幣止二小幣止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無辦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民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饋暗投往往有之

陳良訓曰爭訟爲民間細事耗財實甚職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蠹數十輩魚肉之迨一訟經年月累富人亦爲窶子須自撫按至府縣以少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蔓行此二者民無重徵又無搆鬬相安耕鑿方今民間最蠹無如州縣佐貳爲官轉卑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偏多吸髓剝骨之技一憑堂官委用恣平生咆哮無不至矣職伏願皇上下一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詞

營一事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又時偵察有濫辭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之又通行郡邑刊牌榜諭與衆通知庶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充佐貳之橐民得盈餘奉公矣

陳良訓曰署印官當議職每見冗邑之衆循良數年拊之未足署官數日剝之有餘切宜著之令甲官非科目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賢聲者不署倘委用乏人寧以隣近廉明官兼攝無多種螟蝨庶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充署官之橐而得盈餘以奉公矣

陳良訓曰關門必須淸兵夫淸兵非樞輔所欲言也然而淸兵非只爲餉也聞關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未深便淸兵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論前者乏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可覩矣而今得無淸兵與淸餉耶淸與早俸薪等費淸兵以淸馬耶淸豆等費而淸餉在其中淸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也

往行 闕

聽訟

前言

湯聘尹曰有狃于成案而不敢覆審者曰將以從同也有惕于富豪不敢擬出者曰將以避嫌也有曲狥上官迎合不移者曰將以免駁也斯三者皆知爲己不知爲民之過也其或雖知奉行稽時延緩徒據申報視爲虛文其不草菅吾民者幾希矣夫民命之重何如司牧之責何如朝廷之德何如而顧草菅之將焉用彼牧哉朝廷置官分職所貴布德宣惠非止爲獄設也官司問刑讞訟所貴解紛息爭非以爲紙贖計也欲清獄禁莫先于省聽訟欲省聽訟莫先于愼受詞夫訟者無情將何所不至哉顧在上者愼審勿輕狥之事非關係令之使和可也情非迫切諭之使歸可也小民片詞之受祇爲隸役蠶食之資一筆下而兩造先已憊矣若上人以此課其下而曰某之紙贖孰與某多下之人以此暴其能而曰吾之中呈視人恆倍是上下胥以刑爲尙而導民使訟也王政省刑罰聖人貴無訟尙德緩刑之道固如此哉

蕭彥曰訟以理民而行之不善則其病民葢亦多端矣自奸民以首告爲騙局而民病自職掌不明吏好多事一詞而布按並准一人而守巡兩告他如糧儲水利等官又或槩行准理一經批發有司莫敢低昂則紙贖煩而民病或任意偷安遲延歲時或曲狥僚屬擅難平反或過避嫌疑明知不杜則守候苦而民病臣初仕浙習見其弊及詢之三吳兩淮亦復如此是其暗損民膏非小也臣以爲兩造且備從旁而首者弗准可也事有職掌非其職誤准者責令先繳可也即事有兩干亦宜從一科斷而告紙民紙等項弗重追可也有司偷安避難不即受理撫按臣罪之可也省一詞訟則省一害減一衙門則減一費夫非荒政一事耶或曰如積穀之額何臣以爲不然穀之積固曰備賑也郡縣之完者自當如額不必論矣如前飢荒等事即已貯之穀猶將有議焉而顧藉口額數以取盈是窮民耶皇上耶惠養元元之意殆若此耶臣請下部再議行彼處撫按官酌災荒之輕罪爲裁減之多寡以俟來年仍如原額蓋權宜之術固不妨經常之制矣至于罪贖輕重罪律有正條即例

得納贖者亦宜量其力之有無毋以贖鍰取盈而正罪之外或罰穀以補倉或罰料以備造作凡如此類撫按官體訪得實必罪無貸斯其于民不特小補而已又曰惟貪酷皆民害而酷爲甚邇年以來賴皇上德化貪風息矣但各有司類不察親民之義其體與勢日峻而民日遠以搏擊爲風力以深刻爲執持淫刑以逞動至什百無辜而死杖下以傷天地之和不少矣皇上屢廢綸音殘暴之禁非不嚴各撫按論劾非不多如近者陝西河南所奏劾非不奏也然僅一罷官而止耳臣以爲懲酷之法未盡也查得大明律以理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其決罰不如法則有罪其故勘平民則有大罪夫所謂故豈必索賄之謂哉或以一言觸或以左右譖夾拶並行刑杖至百必欲致之死地者臣以爲皆故類也又查得大明律越訴有笞罪所謂越訴不由本管官司竟上告耳然其罪笞而止也今之有司往往防民之口以掩己非其被害也箝制之毋容上聞其受抑也鍛鍊之毋容轉告一不如令則藉口越訴毒刑無已事未白身先斃矣甚且中以他事害及身家以儆其後若是或什

百之一二乎爲民父母乃與民爲讎耶臣以爲亦故之類也
李世達曰贖鍰解有定額非初制也祇以取用者太多解京者太少不得已議爲額數亦就其最少者以爲常誠恐後之莫繼耳顧訟有繁簡則贖有多寡難以齊一要在盡數起解焉可也見今贖鍰貯之郡縣兩院止據空冊兩院五相查考而郡縣具銀起解似乎無可疑矣但上查之冊先請本院改正起解之銀猶經本院提取則多寡解留之間按臣上得以措其手有司又得以窺其隙矣合無令司府州縣繳取庫收之初無論事之大小罪之輕重即抄招幷繳兩院彼此多寡之數不待互查了然在目以此盡數報部院部院即以此盡數解京且令司府查數經解按臣不必問焉庶乎上下心迹昭如日月倘多解焉固足以見撫按之風力卽少解焉亦足以見撫按之安靜上焉者無自扣留以濟其私下焉者無憑探摭以議其後如此憲度常貞讒譖自遠公道明昭之世自不必疑忌于其間矣但互查起解視爲舊規非奉明旨誰敢改絃易轍此不得不仰祈于明禁者二也

毛愷曰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越訴者有罰非係正官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有藹告之州有舍本州而藹告之府有府縣未結且藹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因以自利至于公正官之好事者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概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揑稱正犯非知見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秪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爲得至差人下逮盡致弗遺捕捉叫呼驚及鷄犬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到則纍然滿庭供明則被笞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也是曰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漫未即審或事勢忙迫未暇審又不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概行寄監寄倉寄鋪至于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久爲拘繫有以家屬姻黨幽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嘆抑鬱被誣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加自有所在故鞭朴秪以作教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廣爲非法

之具猛以用之遍體也今之用刑異是于是刑手則有拶子刑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囚或就斃其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得情服其辜卽未盡如臣等所言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常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愼之奈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爲能以哀矜勿喜爲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請托狥人通賄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胸之夫接踵于獄中茹寃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爲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修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爲厚利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如是是曰濫刑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刑猶兵也不得已用之因公科歛律例尤嚴爲之防而濫刑罰者應以貪

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犯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輭論擅受與夫濫擬者具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婦初犯次犯量爲戒飭屢犯送調別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

往行

單安仁字□□鳳陽人元至正間爲府吏丙申來歸丁酉命戍鎭江朝廷初立卽授提刑按察副使巡行浙江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卽圖白金短長圓方來上圖藏之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也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爲衰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洪武初李曹公文忠聘爲郡學正擢南康丞歷□州知州丞南康日有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

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笞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嚙指出血誓
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
氏圍汝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
而累千餘人何也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縱有司
有法汝悔何及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
乃捕操箠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引罪拜之事
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戒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止獻德基卻去
泰和始爲州亂久而後定治之猶難國初相繼爲守者得二人焉曰吳
侯去疾顧侯光遠也吳侯以民好訟告于顧侯侯憮然曰民有寃抑守
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訓誨
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
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酷謹者一人置簿受訟
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不
聞未兩月民不復訟

丁文昇天台人以文學舉洪武四年擢廣東僉事端慤廉介時民多不靖文昇于司左建亭扁曰三思民有訟者卽令造亭坐而思焉由是民訟日少至今美之

周成德字□□雷州人洪武庚申以薦爲泰康縣稅務大使十七年詔有官未入流者得以明經舉時成德年未及五十授休寧令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蹤跡未得則語之以曾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卽其人矣弟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尙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

周鳴字岐鳳吉水人洪武甲戌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訓導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遣同御史僉事往登州讞強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爲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寃獄得名者譬曉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

甯直字□□滕縣人洪武乙卯舉人宣德間官□□知縣歷官邳州知

州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爲業一夕爲人刈其苗殆盡訴于直直曰汝有讎家乎曰李榮與予舊有怨直卽召榮及瓜田四鄰收其鐮鋤數十事雪之獨榮鐮水味腥苦榮遂辭服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六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于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幷鄰婦三人耳卽日召回四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其中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卽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鞫卽服隣境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命跽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訴于直直曰汝何所見答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于祠人爭趨觀密令報人數聽察衆中又令二人至門下凡觀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出此我與汝卽其門道其故彼懼而分我則已隸輒執之遂得盜鈔者

章敞字尚文號質庵會稽人永樂癸未浙江解元申申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禮部侍郎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鞫之多不服君察其寃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翊日復至同官爭不可卒遣之明旦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卽盜也衆始服其明

龔永吉字天民□□人以舉人宣德丙午授職方主事歷官南京大理寺卿時休寧縣土豪孫志靜謀殺細民項仕和而奪其妻事覺賄執獄者脫其罪都察院送寺審錄公疑而置之及脫歸過太平隄忽一鵲止肩輿下拂之不去公指謂鵲曰若有寃可隨我至則鵲不見矣公曰此非項仕和之寃耶翌日閱案果疑遂駁回會都御史蕭公維禎差官往覈其事實孫志靜謀也

范知州希正江西吉水人在曹州日有在曹縣認無首屍一軀作兄告邑人謀殺縣經年莫能辦復訟于憲司連坐者五十餘人事下希正希正密遣人往吉水勘其告人與已屍者姓名俱無實乃具詞械送憲司造者中途逸去餘人得雪

焦公宏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于是有訟惟折于理不尙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獄遂清省

趙公豫嘗爲松江府太守時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天壤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從舅氏補平越衛學生中雲南鄉試正統戊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南京戶部尙書爲參政時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寃氣耶姑散予因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淸其囚無驗乃禱城隍夜來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惡云寺後有叵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云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部尙書謚肅敏爲主事日嘗有兩勢家爭决未定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能明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

和維字振綱河陰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浙江僉事時浙販絲民有直劫者亡其刀獨鞘出權貴者遂誣機戶姜曾等劫用絲劫每顧殊無證驗公力爭不聽出召販者問曰若絲何驗曰囊上印廣昌郡字于是密遣羅旁邑至海寧插秧人插上隱隱有字也報訊之具服問刀所在曰在新宮橋下取驗之實販者所亡刀權貴人大慙怒

祝參政顥在山西日襄陵某甲贅壻後生子已而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嚚悍多歷年所不决公至不施鞭撻令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鎡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于官徒廢業耳吾今爲若翁定之因令藉其產將稈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

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耶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耶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變公爲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雪寃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爲處之因論徙民于他地而置惡子于邊徼莫不稱善

丁參政璐嘗爲敍州太守時有張元乙沒兄之官下物而不以分兄之子者兄之子訴之官公呼乙至令獄中盜詐之曰吾所劫某家財物具在爾所乙拊心誓曰是吾兄官時所得也何爲誣我公以三之二歸兄之子且諭乙曰爾得于兄亦不貲矣愼毋鏇其子遂感泣爲叔姪如初

東思忠字思伯華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副使初爲刑部主事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非敲朴所能致也每于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案正法則又曰罪疑爲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爲決

成都守魯公永清蘄水人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灶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未常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

陳恭愍在廣雅尙淡泊無異韋布凡事涉風敎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狥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予之使敎子弟聽訟不事刑撲隸人惟令業網巾于左右以間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罔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

陳憲副琦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于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之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適

陳麒字夢祥南海人初爲醫生有司使入獄視重囚病穢不能忍耻之乃學舉業□□□□進士歷官雲南副使嘗爲江西僉事有病死而歸以被踢殺告者麒視而折之曰傷必有血陰今肋骨形彎內黑外彼能自內踢耶煑角水洗之黑色盡去獄遂決人服其明初至江西夢有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會按問吉安一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

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常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窗友周彪彪之家亦富嘗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從行者皆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嫌其貧使人故要于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殊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遂訟于官問者不察因按女有姦而謀其夫麒取貧士之父問之云女與人有姦不得其主名使媼婆驗乃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子在學交與誰最密曰有周彪者麒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況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下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之名在焉旣至麒飲之酒半獨召彪後堂屏左右引彪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娶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異汝當吐實勿欺吾則救汝彪錯愕戰慄旣跪而悉陳之麒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

周參政源嘗知揚州府時有鹽商曹隆買妾楊氏楊攜韓氏兒祥依隆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因誣其仇張俊讚入城濠洗血匿刀水

中邏者縛以見公佯以刀未獲不即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落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令人沒水取之佯遂引服與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晉晉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殺夫繫獄數年不决公得其狀出坦

龔弘字元之嘉寧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爲嚴州推官富春有錢姓者姑媳相居資櫃林以養里人侵奪其林孀莫如之何控訴行部至闕里忽羣鳥下遶公卓訝之廉得其情追還孀婦又金華府有金政一者兄弟三人皆桀猾政一子殺人不輸服政二潛挈以附顯人之舟詑申訴爲由夜至平望命佚去以石投水曰予姪溺矣衆獲屍給公文與歸七年不白公承委前事集衆謂曰聞政一子生男果否衆曰然生幾年矣衆曰已四齡公曰政一子死七年而男垂四齡其不死無疑矣置諸法一郡稱神

劉道立字成己成化辛丑進士歷官陝西僉事初授朝邑令有刺客殺人逃誣及無辜已成獄後數年公至獨疑忽白晝若有神明附耳曰景

陽殺人奈何誣無辜公怪之陰遣人密偵果得所謂景陽者一訊而伏由是邑中號爲神明

郝鎰字廷重河間人成化甲辰進士歷慶陽知府初拜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誣劵爲僞爭于庭君曰吾倦且休矣取其劵令畫字封而去居閱劵字無異告之曰劵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

鄭錡字威甫號聽庵蘭溪人成化乙未進士拜靖江令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颶其舟靖江瀾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案具而以聞于縣先生按其贓仗惟苿耜笠鎛爾曰是豈盜耶乃多方辨之其冤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

楊中丞繼宗嘗守嘉興每昧爽時僉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移文至期三五日定完少濡滯卽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公猶缺然不自滿足則曰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理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民俗嗜鬬輒壓溺小兒以

誣人被誣者雖不至抵償然僉勘再三則吏仵里胥及勘官之不廉者乘機需索所費不貲往往家亡身或不保公知之時加曉諭有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是民知所儆少兒之獲全多矣項襄毅公在憲廟時掌都察院壻千戶沈禎怙勢爲惡時繼宗知嘉興府升堂僉一白牌令吏立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卷封置一木桶中公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其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以爲意終公任九年沈猶不敢大肆及公去勢益張未幾項啓職回東廠訪得禎爲惡狀朝廷遣法司按臨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似公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官吏酷受箠楚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啓視之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贓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似公見而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卽依擬禎問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輪首助銀十兩

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其家是公之賜也

王哲字思德吳江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巡按江西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于官獄旣成公覆訊見其有寃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家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賄鎮守欲置于法公察其誣而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眞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首稱

楊武字宗文岐山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初爲淄川令善用智聽訟輒盡得其情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讎家也乃令卽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

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仇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爲人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觀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

楊康惠公志學爲刑部尚書刑部獄詞既經侍郎詳定尚書多不覆視惟死者始自裁决公答以上皆親覽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鄢陵知縣歷官刑部尚書在鄢陵日嘗出郊旋風擁馬首不得行時中曰必寃氣也俾隸人尾之旋入疏圃繞眢井不散召主者根究其故乃少婦外通殺其夫掘井果得屍人以爲神

張憲副昺爲鉛山令日縣有賣薪者嗜食鱓得薪直以其半市鱓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飢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涖任嘗白晝登堂忽都門

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入迎坐乃曰公毋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地也鄉有寃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鱓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鱓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闔境漁者命捕鱓得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于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囚于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公謂婦人曰汝寃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乙訴于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媒從諸人鞫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陰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從者咸諫以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阻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

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于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顚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絶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何以在是婦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食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又邑寡婦惟一子採薪于山爲虎所啖鄰居惡少欲以試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得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爲一邑之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未啓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

匣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以虎歸祭子屍自是所在喧傳目爲神人

馬應祥字公順號歆湖西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副使嘗爲歙縣令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敎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于是縣中稱爲神明

陸鰲字鎭卿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右參政嘗知溫州府始至民多訟公曰所以致訟者由求簡訟之速長民者一切不問民何以輸其情乃早夜聽斷不爲懈期月視始至殆損訟牒什之七嚚辨者稍稍就田畝吏俛首受成無所緣以爲姦

陳司空雍嘗爲九江僉事先是浮梁諸生六人赴試省城宿于景德鎮被殺又淮藩奉祠某奏承奉舒芳門正胡王隱惡數事兩獄經數十年不决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實過于縣多豪民嘗請創爲縣治梁人不欲遂中止尋有六生被殺之事是時坐謀殺繫獄者十餘人公呼至案前一一口問之手記其辭卽仍令錮之獄陰令人之景德潛偵之見市中有談其事者佯爲不知愕問故因至其所宿舍視其門戶牆壁詢盜所入已乃增捕十數人竄市談者其中作三次捕至屛人以上語質之皆謂先至者已吐實不能隱遂正獄豪民李光祿爲首從中數人皆鎭中惡少也淮西豎有投鼠之忌不可窮詰然其人足以死乃當以可死罪他涉及曖昧者悉不問直指據以聞俱報允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有訟其兄奪田歷諸司而詞證契册皆無據公亦卒笞其弟弟出門嘆曰人言神韓亦與他官等耳旣而公假以淸軍事吊其里之故册得其實也于是𨽻契僞證皆得罪其弟有原業

沈霽字子公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貴州副使嘗爲御史戊寅奉

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踰十年矣沿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不獲是時先生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祭酒汪偉立雪寃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死者雖體魄已朽其望昭雪于仁明正直之君子猶耿耿不滅此以不感于他人獨有感于御史夫豈偶然哉君之神明正直鬼神蓋先識之矣

趙伊字子衡□□人嘉靖□□進士歷官廣西副使嘗爲南京職方郎中巡江指揮縛一江洋大盜至且言夜所以格鬬身被巨創幸見擒獲狀公慰勞甚苦執盜訊之云若固盜耶盜不勝寃吐其實乃良民筏而賈者于是悉召所居什五相保者鞫之語盡合晝夜抗官兵眞盜逸去此良非盜縶之何罪遂釋其縛遣之既遣人情疑信未定盡驚怪大訌上官亦瞪眙相謂久之事始白乃知職方之明決也

湯沐曰舊聞教訟者之書名曰鄧思賢必以其人巧辨譎詐書有關節故名然未見其書也予總憲江西時廉其俗獄訟煩與密遣人詣鄉學

中緝取讀是書者後得一册標名公理雜字皆四字成句如告人命則鬬毆傷殺情事字樣田土婚姻亦然第不見編者姓名意卽模倣此書爲之者隨拘其教讀訊而責之并示焚書肆不得市學舍不得讀違者坐鄰佑甲長古云筠戇吉頭上簪筆有由然哉豢養弗端無怪然也

陶少司馬諧嘗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冤走匿公曰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辨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誡門者執跂而矚者入盜叩頭曰實是人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九曰是同宗而有仇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鸜鵒能言使持刀詰之鸜鵒言積柩處啓柩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拆獄平反類此

鄭洛書字啓範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御史初授上海令嘗于履端謁郡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嘆曰此必客死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間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賈卜

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耳數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暮行被殺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卽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邑人稱快

嚴天祥字叔善號雙洲朝邑人正德庚辰進士初授絳令拜御史令絳日有兇犯毆傷人股至死者累檢傷人股骨無他君取二股骨察其形色長短新舊不同訊之兇犯具服蓋吏忤受兇犯賄潛以他人枯骨易之寡母告子不孝君廉得母與僧姦狀憐而釋之亦不治母曰子母之際難言也

張僉憲澤嘗爲廣安知州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黃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寃于獄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焉知闤闠

麃嵩字振卿號弼唐南海人□□鄉舉歷官曲靖知府嘗爲應天府治中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公躬至婦所見室畔懸崖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佯執村老呵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浮傭人亡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偵知鄰有畫工以其妻歸日遯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戚神晼王勇舉人彭若龍占良人妻殺人幷論居間者萬方拒不聽

吳憲副逵爲興化太守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有毆人死傷無驗疑其隱于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鄰云耕田爭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爭水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又爲南職方日有僞印獄久不伏君遣人私脫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

商問卿廷試嘗以刑曹恤刑雲貴雲貴率用土舍邏盜盜率不可得懼

獲譴則誘夷氓以充夷語侏㒧卒難辨具久之始覺卽欲辨不得矣前

後讞者類膠成案莫敢更公愀然曰若是則欽恤之義謂何立爲辨之

若矜疑錄所全活者百人具恤刑疏草中及爲廣州知府新會豪方某

者交縣令睚眦殺人仇家仲鳴之縣令以爲誣繫之獄方賂獄卒甲拉

殺之而以瘦死報其弟鳴之按臺事下守道方大困則詭季名竄詞撫

臺曰殺仲者乙也以索不遂耳亦下守道方復賂掌案者匿季初詞而

更以詭詞季與乙莫知所爲將力爭則又使人首季受乙賄季不敢爭

乙坐死人皆寃之上卒莫能辨也公閱其案謂乙所索幾何輒殺人是

非殺人者俄呼乙至屏左右詰之乙涕泣良久乃曰某實不殺人季仇

我不知何爲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泣曰某所告者甲耳詞在按不

在撫今反之不知何爲公頓足曰吾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鞫之具

伏遂坐兩人死而釋乙闔郡大快

賀令尹朝用嘗以衛幕攝令宜良發摘奸伏若神江右人倪丙二商于

宜良一日出不還同舍聞于官密占其人已被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

無所取屍乃沐浴禱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令善泅者入水探之未獲通邑人列兩岸以觀俄風雨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楊連者故交也命取其家童訊之具云丙二久通連之婢連知之不問是日丙二瞯連出巫如楊氏値連回無可避連慙佯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適悞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蔑繫以石寘水中非雷斷其蔑寃不白君之聽斷皆此類也

鄭太守舜臣嘗爲鄧州同知獄囚鄧氏尹宗仁與妹姦生一子擬兄妹俱絞公甚疑之夜秉燭細閱前後文卷撫掌嘆曰寃哉余思宗仁旣與妹通成孕何不與母密謀裝病俟產後出嫁以滅其跡尚敢索財禮縱妹于歸三日生孩而自重罹典誥朝訊之係與堂弟宗政通宗政豐于財賄囑原告講息又因宗仁索財急忿故脫宗政坐親兄耳當道見公參詳明白始罪宗政兄妹俱末減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進士歷官都給事中初授玉山令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久繫獄事不能決公夜訊之忽一羊自外

突入長鳴者三公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者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祕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怯耳一觸其隱卽不自堅立鞫之而服士大夫爲賦吳羊詩一少年扶豔婦從喪襯于郵亭公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婦歸其喪

王鈁字子宣號印岩會稽人嘉靖壬午浙江解元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乙未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視者百姓望之以爲神明也有事則各輸其情蓋咎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寶粧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于庭稽顙乞罪果其同父異母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于郡橫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眞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亟去嘗署福州府時有異母兄弟爭產訟久不息公諭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不足若父嫌乎若

子也以貲傷父心寧復爲若輩血食耶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塑公像而祀之

劉兆元字德資上海人嘉靖四年應天府鄉試歷懷慶推官時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證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眞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歸壻

雷禮字必進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授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夫產乘兄子妻待其兄弟寡恩乃匿其弟而告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聚人比屋而居是何能殺人舁尸焉往呼詰子誠子知虉諸潮州公遂生致之益夫得釋龍溪有其妻與新產子一夕被殺公訊其夫曰若與人有郤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不哀曰非人情也遂書赫蹏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白其父之狐行公出所書赫蹏示而共哭揩下叩頭請首死尋以制歸復補寺國司理涇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死矣

及急捶殺其僕畀于華六所以爲償而華六甦吳更愬華死其僕而華六論抵死公勘之曰否華六與主格胡不格其主乃格其僕必吳懼華六死而死僕爲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鞫者曰豈神乎諸發人隱測類是

劉逢愷字虞謙號策齋江西泰和人嘉靖辛丑進士釋褐令慈谿有婦與所私者謀殺其子而哀訴子被殺莫知爲誰公心疑焉是夜夢一童子叩首訴寃旦出卽呼婦坐以罪婦吐實隨逮所私者至惟言神明在上願死無恨夜夢童子謝曰幸寃伸矣部使者聞其事胥嘆異遇有疑獄輒以付公卽旁郡邑事數移公治之無不得情而劉神明之稱偏浙東矣

范太守櫝守淮安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鼉倭而趨公默說曰是柏魂也而繫鼉水死耳明旦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而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乎

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公曰柏有力殺柏者當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及褉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殺人曰前陣上涴耳解其裏血漬霑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褉殺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

趙大中丞汝濂爲通政時狀至輒審誕辭必刑頤之部院皆喜訟簡既而乃知舊通政無不准之狀至公始判其虛實無不清之訟自止也公兼操江時各司解賊犯但閱其申文卽付之有司刑曹問公曰不杖賊犯何也公曰吾城掌管御史問官理問司獄獄官皆以笞捶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如律定罪而已識者然之其知法意每如此

馬文煒字仲韜號定宇安丘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爲確山令折獄如神一日有求盜卒磔死于途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公笑曰去今爲若跡之已從圜牆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于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睨令跡殺人何狀公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

人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固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獄使吏治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奈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母妻驚懼探米罌中錢付吏甲遂伏辜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八目錄　外編

緝奸

前言

往行

馮汝弼　張養浩　覃應元

御下

前言

劉基　薛瑄三則　湯沐

于愼行

往行

魏鑑　方克勤　王恕

趙璜

寮寀

前言

湯沐　張居正　于愼行

李贄　王士性　曹于汴

往行

徐鼎　萬虞愷　蹇義

祖述　章敞　章瑾
黃琛　馬紹榮　劉會
高明　彭韶　佘統
宣杲　廖中　何遷
楊茂元　謝遷　周經 耿裕
王守仁　楊一清　吳山
呂柟　吳鵬　韓世能
陸化淳
譴謫前
前言
湯沐　于慎行　張居正
往行
孫蕡　方克勤　石允常
劉端 王高　周鳴　王愷

吳璽　黃宗載　黃淮
楊溥　陳祚　陳循
楊誠　衡岳　曾泉
陳憲　熊秉鑑　尹旻
孫瓊　岳正　張鵬
李實　金忠　商輅
邢讓　顧佐　韓雍
林俊　蕭顯　張鼐
馬中錫　劉憲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八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緝奸

前言

丘公濬曰昔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鼂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隣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于坐致以一郡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卻之使牛

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罪則過矣

李夢陽疏曰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王廷陳曰今有大盜五一曰胥史之盜二曰鄉曲之盜三曰邦國之盜四曰言語之盜五曰仁義之盜胥史之盜八鄉曲之盜十邦國之盜九言語之盜四仁義之盜十有一左激詭投竊發巧中傍搆陰庇舞法深文八者胥史之盜也誇族怙強負貲并弱閉施賟責武斷力攘棄典狎公十者鄉曲之盜也陰伺蝺乘侈權貪要揚險黜□貞首災幸亂崇怨九者邦國之盜也違衷捐實遺直務甘四者言語之盜也履僻蹈凶匿情衒世擬聖附賢信蓄詐怙宅競讓基取特扇從隱乖顯十一者仁義之盜也五盜並興翕翕紛紛教化不流綱紀失平瑕瑜偶貢獎詆俘貞天下之盜皆其緒釀而涓出者也皮之不去毛奚拔焉蔕之不刈條奚剪焉五盜之不除盡若類何益矣是故君子識本執樞推始稽成大盜不起天下皆寧

嘉靖二年科臣汪應軫言弭盜大略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塞險要開糾告奸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

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刼則兩處鎭撫以下俱坐罪報可

霍公韜曰韶州六縣雖昔有盜竊發不爲大害惟知府嚴督知縣知縣嚴督巡捕巡檢等官時加防備小有出沒即時捕捉則不貽大患又有巡捕官多贓濫不法苛虐小民欲弭盜安民先嚴治貪贓官至急也廣州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郴州等盜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民激變良民日以從盜若清遠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地方連接賊巢不可勝述近皆勦平必嚴督守巡及督府縣官時常防備少有出沒即時捕捉勿致養寇又得府縣良有司單人單騎巡歷各近邇賊巢地方誨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檢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立爲寨堡俾鄉人共守焉每鄉百家立一鄉老以誨諭鄉人鄉立一社學以敎子弟防之密導之寬化之以漸賊巢可永無患耳若新寧新會恩平陽江瀧水賊巢亦不可勝述近亦勦平零賊殘黨時有出沒亦惟嚴督守巡兵備巡捕等官嚴加防守少有出

沒即時捕捉勿致蒙蔽勿致養寇貽患仍得良有司單人單騎巡省其地凡村百家諭之立一鄉老十家爲一甲百家爲一堡立一社學誨導之有出入不明行跡可疑者鄉民互相覺察勿相貽患行之有道化之有漸雖盜區可化爲樂土也若惠潮之境程鄉之盜多通贛州和平大浦之盜多通汀漳自漳州浮洋縣入劫惠潮近年尤甚須嚴督守備倭守巡等官分督府縣有司各于賊寇出沒路徑嚴加防守海賊由洋海入劫水口嚴加遏截沿海軍衛地方官嚴加督責如縱賊入境輕則拿問重則參奏降黜仍得良有司誨諭十家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守險要路徑立爲寨堡鄉民自相守護仍鄉立社學導之禮義亦化盜爲良之要也若肇慶若羅旁綠水若懷集若西山若高州茂門石城連接鬱林若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極多亦時出劫賊巢極多亦極深險須嚴督守巡等官嚴督參將把總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即時防勦或擣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此其大要也羅旁綠水之賊七八十年矣爲害已深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

征也不肯征也若調兵一二千駐鬱林調兵一二千駐欽廉調兵一二千駐高州陽春各擇要害據守又自梧州練兵振上流之勢然後調廣州兵從德慶入新會之兵從瀧水鬱林入欽州高州之兵各遏截賊奔走之路又號召平民使自備斧斤隨大兵之後凡賊巢林木聽斬伐焉羅旁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西山前年劫高州破城入焉有司不才素無防守之備故也今賊已勦平惟賊巢險曠無以處焉勢將滋蔓不二十年賊之生聚復衆爲地方患有議調廣城肇慶達官入鎮壓焉有議立屯兵屯田其地鎮壓焉有議招廣西狼兵入居鎮壓焉有議招復業新民立爲保伍聯爲鄉落鎮壓焉四策必有一得審擇焉必有宜者新寧白水之賊屢勦屢肆增城從化淸遠番禺後山之賊雖近勦平惟奸民逃罪多入匿焉善後之策亦惟詳議焉若廣西斷藤峽若府江若慶遠宜山若容縣皆賊之巢穴近年陽明用兵之後賊亦少斂然防之少懈則突然出劫復爲地方之患須嚴督副總兵參將守巡兵備等官使之開報某府州賊巢若干某賊巢若干某賊恆年劫害其地方出沒從

某路徑今爲防禦之策如何盡善某地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兵把截某處賊該機會擒勦逐事開款逐款作圖逐圖議處使賊巢虜穴常在目中扼險制勝之機常熟籌畫又嚴督副總兵而各守地方各加防禦喻之曰如有失誤節參奏請上裁籌之精喻之熟將佐以下莫不用命則賊聞方自截耳如或恣肆出刦督副總兵等官分路據險或徑擣其巢穴或絕其歸路使出無所得入無所歸則久自困畏也若田州及土官衙門皆不敢爲地方患惟彼去夷自爭土疆自相讎殺或爭襲職自相仇殺皆夷自攻夷于我中土無與也惟是文臣不知事體常挑其釁而利其爭或襲職不得保勘致久積怨恨或差旗牌人役調起土兵因而求索或差去人役求不滿欲回而媒其短或守巡把總不才官利其財而搆其罪則土官地方遂日多故矣須痛察往弊鎮之以安靜焉土官可坐而定也若東莞若香山若順德沿海之民多爲海寇或一夜刦掠數十家或聚衆千數飄據洋海官軍不能追捕皆守巡官不能巡之于微故也須嚴督守巡官府縣有司申明保伍之

制每鄉立一鄉老自相管攝十家爲甲百家爲鄉出入互相周濟行檢互相覺察寇盜互相守禦則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潛踪獨爲寇盜不幸有聚衆飄洋拒敵官兵者又須嚴督府州縣巡捕官又須嚴督督沿海衛所官據險以守凡賊由海入劫俱由海港由海港控制焉則入劫無路久自困矣須嚴防內地奸民乘時沽利與賊交通饋之米肉饋之衣服酒食饋之器械則無內交久自困矣須嚴督守巡等官嚴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出山泉流爲淺澗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賊人飄據洋中洋水鹹食之則瀉洗手面則皮肉潰如官軍控制山澗之泉使賊汲路絕焉久自困矣

史釣曰盜賊之生其始也必有所因而不可見其繼也必有所漸而不可遏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之言致盜者不曰起于國家之誅求則曰起于貪饕是以迫于飢寒不得已而爲盜今也輸納之額有常蠲恤之詔屢下誅求非急也綜覈之政方嚴清白之風頗厲貪饕非甚也宜民之安土樂業薰爲良善而顧不免于爲盜者茲曷故哉由教化不修而

風俗壞之也今之俗何如也奢侈而不遵軌度游惰而不安職業淫溺而不顧理義者也奢侈者耗游惰者怠淫溺者亂及其極弊而不可收拾則有爲盜而已故所獲盜者非躍馬食肉之徒卽游手好閑隨俗習非者流也故曰由風俗壞之也夫其因甚漸既成于俗而乃不知端本澄源潛消而默奪之故區區嚴科條嚴法制以爲可恃此而撲滅者是猶以醯祛蚋以肉祛鼠去之愈厲其至愈疾何也以致之之道弭之也求以弭之適以滋之亦奚益之有哉故嘗以弭盜莫先于厚俗厚俗莫先于修敎修敎莫先于得人請得終言之夫違制有禁矣何奢侈如故也無已則敎之儉乎定服食器用之宜立嫁娶喪葬之式使尊卑貴賤莫不考衷軌度而毋僭越以干天常如古之八政有則可也私越有禁逐末有禁矣何游惰如故也無已則敎之勤乎招流亡以隸之籍給閑曠以導之耕使農工士商賈莫不率職揆務而毋攜離以敗生理如古之四民有業可也作奸有禁博塞有禁矣何淫溺如故也無已則敎之禮乎立鄉約以明有統設塾學以示有趨使賢愚長幼莫不遵道順則

而毋逸入奇袤荒遁以逞不法之志如古之三物有訓可也夫民儉則費省民勤則資裕民有禮則廉恥生審如是卽驅而之盜亦不爲也然此可他求哉在得其人而已若弭盜者惟龔遂虞詡張詠諸人而史書所稱不過曰賣劍買犢而已單車就道而已廣喻恩信而已彼豈以口舌色笑爲哉一誠之道歸焉耳善夫丘文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人惟求良蓋言擇官之急而誠心之要也方今委任非不得人而于誠心愛民之道或未之講如使申飭諸司務皆從實而上不以簿書責下下不以趨迎悅上則所謂教以勤以儉以禮者行之必有可觀而自足以滲漉仁恩移風易俗盜不期弭而自弭矣又有杞憂焉頃以東南多故招聚客兵近遂蔓延而難解未散者可假威力已散者不務生理往往千百成羣于湖海道路肆行刼掠此豈小盜也哉

許國曰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詰奸禁暴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

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乎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良民之擾卽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不失其並生之意此古帝王所以恢宏天心而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謬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卽民皆爲賊御得其道則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枹鼓時聞川廣越吳狐鼠橫行羽書頻至咎在有司不能體上撫馭生民至意先其未萌日寖延蔓以廑宵旰此漸不可長昔龔遂虞詡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羣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衞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箠鞭之推而天下可知也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藉胡南藉越粵其初皆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肯捐軀爲此何哉意宜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

吏不能養其民以致游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晏然無事一夫不逞日暮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游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游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嗷嗷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命富者莫能保其資豪猾有力者爲之淵藪譬諸蘊火蓄而未發發且燎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已起城池之內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暴愼選賢良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勸課與民休息仍先自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無經之費明示內外百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牽文墨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制今盜有犯鄉邑者則鄉邑之兵調募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郡而郡有司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則計晚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設衛其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

外又有參游等官分地而守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樞分者宜區畫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勞而偏顧一隅專力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跨數道此所謂舛也且用兵機宜變而呼吸而文移上下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得先檄旁郡兵而後白兵憲兵憲亦先得檄旁省兵而後白督撫檄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逗遛論陷城失池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可及聲勢相關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

許國曰保甲之法善乎曰善然而熙豐以厲民者何曰此非法之過而用法之過也保甲之名自熙豐始也然而其法不始熙豐也周猶是法也而乃主于輯睦其民而因以比胥故民生和同而周以永寧齊猶是法也然乃主于寄軍令要使民守相固戰相習故其民比志而齊以霸秦亦猶是法也然乃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故雖盜

寖而卒貽秦亡由斯以談法顧用之何如耳法曷改焉安石之始用保甲也固曰使民自相保而弭盜也民未稱厲也已勒令肄習武事而民之困者十二三矣安石曰寓兵于農古也則古未嘗令民輸兵費也宋而既賦民則募兵矣又令自爲兵是再役也則毋論其卒之騷擾而其始固有所不可也雖然非其勒保甲肄武于官乎則可而幷非其行保甲乎則不可保甲者弭盜之要策其法襲用至今而利猶可屈指數也聯戶爲甲聯甲爲保一戶有警羣起而相救援或禦其衝或邀其歸盜將安逸利一遞掌名籍互相覺察出必稽其所往即有探丸椎埋之徒不得萌孽利二有寄宿于其家者幷籍之其戶下衆虞連坐必共審詰奸宄無所藏匿利三宋之害自藉之爲兵始也今固未嘗藉之爲兵也而三利存焉如之何其曰法之不可行也然而今之行也亦有害今之利與宋同而其害與宋異有同行部往來墟落務明得意使民舍其穡事以相送迎甚乃編保甲以爲徭科丁賦以充需簿尉下吏借名稽覈以爲利竇官胺之保保胺之甲甲胺之戶一不盈役則誣以他端民不

畏盜而畏吏所謂長若正者又多豪舉黠桀因是以武斷于鄉甚乃自爲淵藪多懼見螫莫敢誰何鄉村蔀屋或隔山陂守望不相及而概從連坐使民見謂保甲無裨于民而反以滋害則亦不善用法之過也宋之害變而增于法之外今之害緣而起于法之內者其過在有司有司誠下令令保甲曰爾專主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不爾及平居吾不爾稽爾務自辨治即盜發吾以法繩其役長正非其人衆共推擇長者告我吾爲若易之居遠不能相守望者告我吾爲若擇便近者更附附之持此之令必信必果而曰民不稱便則亦不善議法矣若王文成之議曰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義而訓以禮則禮樂可興此存乎其人非愚所能一二數也

許國曰保甲之法今有司固有行之者然率虛文鮮實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故其效鮮覩焉今誠宣布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爲甲各鄉爲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其柵塹戶籍壯丁丁備衣粮器械時自校閱而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

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互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游兵犄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卽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門互察其游惰者及所在無署奸署奸游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連坐如此卽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衆鼓則集鄰相應援四起環向寇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罪贖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効故鄉有保甲卽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弊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法宜則法行矣是又在良有司加意而已四曰散脅從今爲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爲之淵藪所至率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爲之嚮導乃有迫脅而從之者卽有驍雄非衆何恃衆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今民已陷

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爲符聽歸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首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之于廡懸爵于募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衆拒命則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衆且互相疑貳其黨既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開誠以結其心愼諜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令特患不得行意者耳尙何憂寇盜哉

張居正曰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于吏治不淸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爲奸民不畏而賊盜利足以啗之威不足以攝之何憚而不爲盜今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最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廉潔者少黨與衆盛朋比爲奸法令不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飭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又曰夫吏治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恆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于飢寒然飢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採丸亡命喜亂好鬬者也

蕭彥曰惟稂莠不鋤則嘉禾不植按臣行部類行訪察所以除稂莠而殖嘉禾胡可已也然臣曩者伏在閭閻習聞民間畏避院訪若赴湯火邇來則玩視之矣此無他其被訪者衆而發落輕也被訪者多至數十餘人則其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輕則不得不玩夫訪不足以示警而適足以褻威則奚爲哉臣以爲與其多而玩也無寧少而精也今大江南北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賣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焉無忌其地方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不察而墮其術中于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爲然請勅各撫按寧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眞每府止一二人

未爲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爲不可惟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賫訪買訪輩卽置之死地不爲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卽誤在訪中亦聽辯豁毋以體面之故文致之也蓋良者有所得恃而奸者有所憚地方其有濟乎若曰以多訪爲風裁臣不知其可也

呂坤曰世之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温飽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塲或呼羣而鬬雞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刼掠奸淫惟欲是逐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圖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覩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心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皇上約已愛人損上益

下則無聊者歸思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奸不軌者不得行其志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仇昔者胡元疆土大于我朝未亂之先天下強盛我太祖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太祖收之也

申公時行曰盜亦有因非失業無聊自爲生計則逐利無厭公扞文網始則一二倡首繼而千萬成羣此如瘡毒始生急需抉剔無令滋蔓蔓則難圖矣督率有司務以保甲相覺察以鄉約相化誨此又弭盜之善術也

蕭雲舉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澳至白沙星屯海島陸路起潮惠至羅旁棋列山箐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二師爲之蔽也而安所恃保甲嗟乎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寇無與召而毒吾境彼水師禦侮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無能保

山寇之不張海寇之來也不盡倭與蛋也鄉導者爲之奴接濟者爲之主保甲者所以譏奴者主者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之張也不盡猺與黎也強梁者爲之倡孤鼠者爲之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詭而杜山之巢也練兵于民而無駭視聽不得言厲民自寓兵而不離壇宅不得言去今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册邑邑具矣乃姦盜如此譏察鮮效十甲聯籍塡註姓名非不悉也間捕一盜按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固已晚矣十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寇九室閉戶未聞城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律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眞頑不率不援者非眞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塡入戶口隣里有警動輒徵發民即有死不盡報也闔門下楗罪止不援午夜出關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偷吏慢若芻狗貤爲文具者固不足誅良吏行無左驗輒勸而棄去而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

救焚而宋以罷以爲鏤冰彩脂未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三旬增乘每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爲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侈泰則鄭持此以抗秦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強以圖伯之石畫也蘇威相隨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以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使之才已上十萬人又

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人人將有儲故其法再明版籍以日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挂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甲則猶周秦之遺法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㒟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搖矣故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制刀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定法之法殊大都自爲什伍互相稽糾今之法非不合譏糾而粉飾牌籍漫存攻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之藥論禁書亦不受讀不解驗而徒欲決人生死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奸吏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概從末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猶之湯熨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今之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戶貴覈也保甲設矣而強

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劍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救援約矣而鉦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搔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勸也庶幾比落衆白之徒皆習于攻殺止齊之方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衆可合而不可離力可用而不可疲則吳子所云父子之兵也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其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分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習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庶幾正罰立威之款寬于隴畝鋤耰之夫赴之若鶩用之若往國車不出于閫組甲不越于橐則子牙所云耒耟之守也夫法不備卽必行之威無以收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卽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備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導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強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嘆而山寇之隙塞雖然什伍察奸勢無所容于陸不得不蕩于舟越之東西其川處而艇漁者強半愚以為溪渚舟保之聯當

猶之陸焉舟可聯保不可蓄衆伏險于順藏動于靜愚以爲溪者哨兵之船當防之川焉密察繩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敎道不若鸞鳳愚以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博爰及干楯子未勝寇弁髦詩書萌芽未剪遂厪斧柯愚以爲古者社舉之制當講之社焉事制曲防糜盜手足天災流行飢饉薦鄰愚擁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剏之保焉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鬬訟弭矣水陸二師不幾于龐贅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法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壘守而正如堵牆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子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 也而兵亦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浚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躪轢毒如虐寇安居則笑呼營伍挾壓官府頤者柘之亂山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良粹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帨巾吾則懷甲如子弟救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

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勢于方張而銷其禍于未釁也

吳應賓曰世之議保甲者咸見以爲擾俗病民而無所用之然此非法之弊也行法者非其人也夫保甲之名雖自熙豐創之迺其制所從來遠矣周禮以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而至于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于田役追胥之事管仲于齊亦以五家爲軌推而至于五鄉爲軍因有三軍之制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敎化嗇夫職聽獄收賦稅游徼循禁盜亦比里族黨卒追伍胥之遺事也今以十家爲甲甲有長各鄉爲保保有正鄉大者或析爲數保鄉小者或併爲一保保統甲甲統戶有司督之而其長若正之廢置如繩屬網如臂使指其與比閭有長鄉亭有三老嗇夫游徼非異意也故愚以爲保甲之行有三善焉夫盜賊之所以滋者法網疎而奸宄之出入靡所稽也今使同保之中鉤校而互察之捕奸者有賞不發奸者有罰人情鮮不自愛誰肯苟容者如是則奸宄何所入奸宄無所

入則盜賊不禁而自息保甲之善一也民生無常業則縱縱則易去而爲奸今保甲既行令各開其丁男之數與其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書于門即有游惰作奸不得而隱保甲之善二也無事而相與厲衆讀法勸善規過足以成禮俗而消訟爭有事則相望相助患難相恤親睦之情既洽則德讓之化可興保甲之善三也如是雖熙豐所建吾安得而盡廢之乃所以行之今而不善者其弊可知也夫爲一里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里之人爲一鄉之望者然後可以聯屬一鄉之人而今之所爲長若正者則皆市井無賴人耳強者武斷鄉曲既恣睢而爲奸至其弱者又闒茸而無能爲也此其爲弊一矣夫保甲爲民而設非以備公家使令也而今之爲有司者往往徒隸視之乃至調以他役假以別需民誰勝任此而樂于應也此其爲弊二矣此二弊不去則保甲終不可得而行愚故曰非法之弊行法者之非其人也誠欲舉保甲之法而行之也謂宜愼推擇之舉重責成之實乃使其籍在民而不在官官惟以時監舉之而已不得有所追呼以擾其下如此則庶乎其可不

然是亦熙寧而已矣

往行

羅性字子理以字行泰和人洪武四年舉人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刦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暮皆歸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盜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

貝恆字秉彝上虞人永樂甲申進士爲東阿知縣隣邑盜刦人匿其贓古塜中冢旁耕民得之而解後被刦者識其故物執民送官民不勝拷

掠竟引伏秉彛問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爲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秉彝併隣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譏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刦盜皆在耕民得免寃死

陳繼字孟承虢縣人宣德四年舉人初爲建陽教諭歷官吉安知府時閩浙寇起屠刦其鄉聲聞遠邇吉安無籍貧民乘之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更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卽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撲殺暴示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徐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過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劾輩數人悉置之法由是奸豪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意也仇人有以此爲其罪訟于朝者陳公循在朝復爲陳其故得以辨釋還官

正統十二年監察御史柳華按閩時承平日久境內晏然未聞桴鼓之聲華至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之中大小巷通道首尾各捓立一隘門門上爲重屋各置金鼓兵戈器械于其上于鄉村各立望高樓乃編各

居民爲什伍設總小甲以統率之夜則輪番直宿于隘門之上鳴鼓擊柝以備不虞有不從令者聽總小甲懲之而不悛者許總小甲聞官處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號召其鄉之人閩藩八郡蓋莫不然行路所至警備嚴肅氣象凜然若有大寇將至識者已知其不祥況所編總小甲率多強梗狡猾之徒往往別生枝節以侵奪于民沙縣有鄧茂七者及弟茂八時編爲鄉之總甲鄉舊有例佃人之田者歲還租穀外有鷄鴨之類以饋田主舜曰冬牲茂七倡鄉人譁之田主不敢與較既而又倡議以爲鄉民佃田其合還之租各令田主自備脚力擔負以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因訴于縣逮之茂七等率衆拒捕不服縣乃下巡檢司追攝茂七等因殺弓兵數人縣遂以聞于上遣民壯三百人往捕之茂七等又聚衆拒殺官兵殆盡至是勢不容已乃刑白馬祭天歃血誓衆遂舉兵反時十三年之二月也旁近尤溪縣民亦聞風而起烏合之衆旬日間至十餘萬人于是僭稱王號僞署官職八郡騷動詔遣兵討之以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詔劉得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賊

猶未下十四年復命寧陽侯蔣懋爲總兵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懋崇信伯費釗爲副總兵都督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翼總兵太監曹吉祥陳蕪爲監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御史丁瑄張海紀功是年二月茂七率衆來攻郡城與官軍戰于水南爲亂兵所殺福建始平景泰元年其餘黨羅聖等復率其衆寇沙縣朝廷又命范雄及太監廖秀奉御馬討平之鎮守刑部右侍郎薛希璉巡按御史陳員韜督知縣余寬撫卹瘡殘招集流徙重建公署雖粗復舊規然凋瘝亦甚矣朝廷推究禍亂之所由始寘柳華于大辟當時巡按御史汪澄柴文顯并罹酷禍君子曰鄧茂七之亂固或氣數然因柳華剏立保甲之法有所憑藉而起則亦不可謂非人事致之卒至殺身亡家禍延生民罪及僚友可悲也夫

石渠字翰卿號天全清河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山東按察使嘗爲巡道一日郊行遙見人影出沒林木中近復不見命捕卒搜叢林中得項包僧十餘人解其包有物在焉鞫問之昨宿尼寺殺商人而奪其貨驗

屍贓皆服辜奏毀其寺尼配之鰥夫

殷重霄字近夫壽張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給事初令靖江朱鎧者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仇者某也鎧素仇某衆謂不誣近夫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近夫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曰爾素狎鎧殺之何耶明不覺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近夫嘆曰利重忘親交非其道者必兇嗟乎嗟乎乃殺明

郭淮字達遠號東泉□□人弘治辛酉舉人歷官永州府推官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刦人畫梅而識之示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業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又犯刦他邑被刦者以聞府君亟索在獄者視之三木囊頭如故也府君退而潛思曰異哉斯盜乎胡然身在禁內畫梅以驚恐人又在邑內外意必掌禁人潛得盜賄密約盜黨乃索一枝梅爲戎首可以行刦分予可以激人告圖脫先罪若討求安寧得有兩

劇盜兩晝梅者因以熒惑譏盜者耳目其巧爲盜而自脫囹爾立取禁人與盜兩嚴詰之如府君意指府君遂重辟盜并辟禁人咸服其辜聲聞上楚上楚至今以爲司理公神明之照云

韓福字德夫天長人□□□□進士初知滑縣歷官戶部侍郎嘗爲御史弘治十二年出守大名郡自國家罷兵戊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爲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團操之又倣古爲保甲法每十家置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詢察之盜賊滅跡道不拾遺鼓樓下嘗置認物亭令境內有道遺者一錢以上賚投亭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卒不解行李人入投衣囊亭中事畢各持去間遺句日他吏民不敢越也其威名大率類此居人年以治平爲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覲朝中吏士夾道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擢參政未上召拜大理寺少卿以都御史督蘇松賦亡何入左都察院偶坐他事劉瑾下之獄且籍上瑾覽曰是鄉人韓先生耶立出之與語大悅卽拜戶部侍郎福自是改心

曲事瑾矣與搴籌策亞張綵遷左侍郎兼副都御史清理楚中田稅而
斂所部賄累萬計饋謝瑾至則瑾已伏誅發其賄捕下獄論謫戍久之
赦歸近九十乃死此弇州别記也康海作碑與弇州殊異又云時以遼
東屯田清查失實改命先生往遼東事瑾卒以主授先生惟不知指故
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在湖廣奮緣
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比行後一年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
固原至今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衞在田二十四年卒
王鏊字汝和號西沚吳江人正統辛未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邃菴楊公
急于知人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多事公
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上下篇大旨謂今之賊盜
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令非人監司惟利于趨承撫按不覈于實效
而恤民弭盜之方至悉且切至于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化嚴貪墨
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即補文選主事舊例必他司調補無進士
徑授者太宰蓋急于用賢云公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與一人言而人

亦無所望武皇南巡公疏諫竟死杖下

王少司寇大用正德丙子嘗爲廣東按察僉事順德增城香山各沿海諸村晝農夜寇蹤跡奇詭公令自別所業長正互覺舉凡游手暴民者皆爲眞盜後遍歷其境發隱捜匿獲眞盜三千二百有奇

王科字進卿沙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初令藍田邑僧有少壯者悉以境內尼配之督令還俗藍俗婚禮論財女有踰三十未嫁者咸令省禮成婚舊俗大變及科被徵所生男女幾百餘攜抱于秦嶺拜送感飯僧之夢諭城門守若遇遊僧令詣縣居數日果有十餘僧至守收之科隔別審究一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爲羣僧所掠受汚久矣幸公脫我乃置羣僧重典而還婦人于里由是邑中有神明稱

汪一忠字正叔歙縣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江西副使初爲開封府推官時有郵亭老人陰殺無辜欲按之無狀會行郡老人謁正叔曰攝之屬有訟老人他事者正叔厲聲曰老人有重罪顧不訟耶鞫之遂得殺人狀老人伏辜餘皆股栗

蘇僉憲志仁嘗以池州府推官攝寧國府事時有僞爲楚王世子游者所至如乘傳東至寧君子與見也使人言于王曰法王者非君命無出境大夫不越鄉而交今大王世子不厭風露而辱臨敝邑下使竊守封疆義不敢辛見世子願大王急召世子王報曰此非寡人子也因擒僞爲楚王世子者發兵送之楚江東南大安

戚都諫賢令歸安暇日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在豪右朝聞夕發萑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失拊巡意斥去從衛以二隸導前卽市肆交易雞猪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旣稱便而壟斷罔貧弱者倉卒不及掩避卽易暴露民嘗夜被盜未曙君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

李公渭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萑苻之警未殄公集諭僚屬諭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之本儻多欲則身爲溝壑竭民脂膏不足以塡之百姓安得不弭盜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弭敢忘自

責聞者悚息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以給事中言事謫潛山丞爲常熟令徙餘干邑北有黄坵埠密邇鄱湖乃鹽盜出沒之所家置十槳船鼓行如飛追攝不及當道患之公曰是在其爲患之具耳下令居民凡有十槳船者即爲盜無者爲良民隣不舉連坐舊有而今毀去勿論不數日皆爲農船

張養浩授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爲盜既加之刑又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賊感泣互相戒無負張公

覃太僕應元嘗爲副使兵備長沙盜駕舟出沒衡湘間卒不能捕益束其勢顛越人于貨公令哨船皆建大旗其上哨卒以號衣爲識分番巡緝所往來停舶處津吏署狀馳報卒不能逞盜遂息

御下

前言

劉誠意嘗作官箴二篇其一曰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勿養瘏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揣摩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好畏我疑以□官惟好惰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倍□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忿承愉法度盈口姦邪滿軀蠱智迷昧欺痛陷迂俾姦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嫗嫗婾婾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士民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恆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薛文清曰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言

又曰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又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

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湯沐曰予頃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挈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尚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重輕也

于愼行曰崔胤謀誅宦官其畫已泄宦官懼誅將謀不利于上上召韓偓問之偓擇其尤無良者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後撫諭其餘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大凡行軍御下事勢危疑人心反側不有所誅衆心益懼故必有所不貸然後信其有所不誅而可以安人心耳末世不能及此往往以姑息含容養成禍亂此非其明鑒哉

往行

洪武九年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姦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姦吏于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尙愼終如始乃能其官

方太守克勤知濟寧府日府召州縣官屬胥役皂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日月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于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來歸者相望于道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年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豎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于事徒費迎送耳眞得大臣體

趙司空嘗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爲政，蠹守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

寮寀

前言

湯公沐曰：浙江鄉舉，正德丙子監臨鮮文，鄉冕南省連登者十九人，內發詩書春秋三魁，蓋皆前所未有者。予時濫提調，竊自慶焉。次己卯監臨張元素繪，連登者未發魁，數僅減其一。兩舉皆提學劉德符瑞所選士也，而鮮、張實同巴縣，與劉皆蜀人，豈和協于推轂而故得士若是其盛也。若廣東己卯連登無一人，時監臨則毛鳴岡鳳，提學則余子華本，榜未揭而訐奏已聞，故無怪其然者。即是觀之，天下之事成于同而敗于異，吾人之氣乖致異而和致祥，恐不獨廣浙之薦舉然也。

張居正與□□□書曰：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于虞洪水也。夫河漕皆朝廷所軫念者也，

二公皆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櫓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櫓而爲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櫓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于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堯讓之道倡于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收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皐陶叮嚀反覆惟恐皐陶之不己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旣以爲人己愈有旣以與人己愈多近時士大夫有不才者不少惜哉不講于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僕願二公之留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惟公垂聽焉

于愼行曰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爲此延阿世之語也光武明察御下方以制馭爲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比唱附和以蒙主之

聰和亦不和也忠臣則不然其和非雷同人心無競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乎光武以湯武之仁而延挾商韓之餘瀝以澆之何其細哉

李卓吾先生守姚安時有賀同僚序曰昔先蔑使秦荀仰爲賦板之三章而告之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夫古之同官者其寅畏恭愼如此則曷故哉蓋同官爲僚同寅爲恭臯陶所謂同寅協恭和衷是也夫其必欲彼此同寅而小大協恭者非求以免罪而遠謗也蓋期以集事而盡人之能也是故爲己甚逸而爲人易從由此言之則自知效一忠等而上之不可易也舍此則自用之不暇矣而暇以和吾之衷也哉且天下之事亦無庸于自用爲也金木土穀爲物不同而同于爲養工虞教養不同爲事而同于爲用是故執一物者名一物惟物物乃不匱稱一事者正一事惟事事乃不勞彼役任其獨智而不知大同于人者非惟身之不暇而亦其勢之必不能也譬之一人之身而手足異焉時持于屨索奔于掌則手足廢矣聰耳而聽之目則不聞明目而視

之耳則不見雖有師曠離婁必不能以易任功而責公輸子以聲音則倍矣誠知耳與目皆身也雖彼之能皆我之能雖此之能亦不足以病彼之不能則恭自協而衆自和夫恭之協矣何寅如之衆之和矣何協如之予嘗持是以遊于世蓋深有可笑者焉方予之在春官也與涇陽蕭君同首領諸大夫于是蕭君無事予亦暇逸既遷刑曹雖有公理矣然粤司有長余之暇逸猶故也蜀司有僚予雖不欲暇逸焉又不可得也蓋當其時雖予亦莫知所爲而不覺啞然自笑焉以是知我者謂我之能得朋則竊爲我幸不知者則以我爲笑宜也而不知吾之不以足持兩手行也以手足皆爲吾用而予若無用焉耳使予而有用耳目之一司也非所以寅畏恭愼敬同官而盡以人事君之心也此同寅之道也皐陶之所以矢謨而荀林父之所以忠于晉也而何有于爲郡乎今姚名爲郡而民奚易治也予既承乏來此矣其又敢自用乎是故苟無寮也吾猶將請如蓋公者避而舍之而曰與父老嬉遊鼓腹于其側況同寮周公以通敏之材濟弘遠之識朝夕恭愼不懈于位者予是以益

信予之能得朋蓋眞有所幸也

王士性曰臣聞自古致治之世至成周極矣而當時所以惓惓于稱述者則惟曰同心同德蓋天下無皆是之理非必君子小人議論判然不同也卽衆君子濟濟在位而其議論亦各是枘鑿不入也要在各求國之公是而後可以稱一心漢唐宋後稱治者莫過于宋慶曆觀其時韓范富歐輩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爲和氣諸君子之所用心可知也皆是天下之事持天下之公是而不爲私議故捨進退無成心元祐之後非不多賢然各不免自是而其用意不相通一不勝則以客氣乘之而以國是爲賭勝之具議論爲搆訟之塲故黨之成諸君子咸紛紛忿爭而國事亦因以壞故明道深嘆乎吾黨之激成也

曹于汴曰今天下一家比肩事主所當戮力同心不宜分別岐路乃趙邦淸被論則以爲有所黨害及邦淸中辯人亦謂有所相比觀諸疏詞可以概見臣之私心竊謂何必爾哉何方無君子何方無小人何縉紳之庭無賓客要在就人論人就事論事胡必展轉搜尋自分町畦今則

因形及影終恐弄假成眞臣懼相激而相附互角而互抗迭軋而迭排局面偏而成心勝朋情重而主恩輕公事緩而私隙急或斥爲小人之黨而概絶之且非棄瑕用瑜平情應物各盡其才之大度或不察其非小人之黨而概絶之將使良臣重足善類解體漢之黨獄可與唐之清流蒙毒而國家之元氣耗矣豈不痛哉

往行

徐鼎字宗器其先自臨海徙于廣州父椿攝南思州同知遂家焉洪武四年鼎以薦舉授陽江縣教諭鄠縣知縣先是鄠縣有縣丞鮮于去僞夫妻繼沒遺幼子女主簿徐昇育之鼎爲經紀還家

萬虞愷嘗爲無錫令時有簿某實廉中蜚語當去公慷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解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卽不聽令請行矣直指初怒卒斂容謝公簿亦竟全

蹇公義字宜之初名瑢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官尙書謚忠定永樂九年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棄上不聽命擇人使

交趾公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猶信任夏公比召諸大臣入議公又薦伯安上顧元吉云何諸大臣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士奇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使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己

祖述字尙賢昌黎人以太學生任福建參政永樂元年左遷嘉定知縣時簿朱誠有廉名爲奸黠吏所誣奪官特爲奏雪而擒治誣者故僚屬競勸俗用丕變焉

章少宗伯敞在刑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又汲汲欲拔之既而許果膺薦爲御史沒又爲之經理喪事恤其孤嫠尤既老遣其子代戍而窘甚乃贈以衣裝金帛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

章瑾字用欽會稽人少宗伯敞子宣德丙午順天鄉舉癸丑科乙榜上慮有遺才命韓林復選二十四人卒業太學瑾與焉正統初進士初授

禮科給事中歷官禮部侍郎有同官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猝去所留車馬第宅不能自顧用欽爲綜理如己有寓所得直還之不遺纖悉

黃琛字廷獻將樂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侍郎持身廉潔服御儉約衣無華靡食無兼味出入轍輿羸僕所居廳事僅容旋馬與人無競同官尚書鳳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卽他徙以所居讓之好施予僚屬有被誣之京貧不能行者卽以白金若干兩助行

馬太常紹榮在西省日與永嘉姜立綱同僚最久並以能書名姜善子昂先生善宋克爲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益馬君微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捐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姜拜曰吾顧不能窺君際矣

劉會字嘉會英山人正統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己巳大駕北征主事羅坤當扈從母病難其行會坤同科且友善乃請代往遇土木之變會獨周旋左右遂罹慘害景泰初奉勅嘉奬忠貞可憫良切朕心廕其子劉瑞儀入監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嘗爲御史庚辰劾天逑下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才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銜之言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綜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鞫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治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爲小人耳遂爲白其事于朝乃還任

佘統字承之新會人成化丙戌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監察御史有奉使者托以妻子統避居僧舍俟其使有闕文

宣㬐字汝昭嘉定人授經里中邑之治詩者多出其門如龔尚書弘其高弟也成化間以鄉貢謁選得廣之惠州府同知尋丁外艱其補陝西西安以都御史王恕之薦也王見所試文愛之謂必端士及在郡果以

廉惠稱時御史李興屬推官袁經按一貴人獄反爲所搆事連御史杲乃私謂袁曰吾已衰無復當世之志君年少前程方遠欲因以就君明日于衆中慨然奮曰誤二君者杲也卽日投劾歸既而告人曰吾豈爲袁李棄官哉誠不欲令御史爲人所撓使法不得行耳袁後爲御史按吳思有以報之杲言不及私袁嘆曰吾至蘇州不撻一人卽此所以報公也

廖中字用中順昌人成化乙未進士拜刑部主事初刑部尚書林俊笠仕與中爲同僚俊乞斥奸僧繼曉憲廟震怒下錦衣逮治舉朝驚愕無敢目俊者中乃慷慨日臨視令其弟代供餉不休及其蒙南竄又遣一僕供服役直抵謫所而歸人有譬止之中曰人死且不惜吾何顧官爲聞者壯其言中卒俊爲誌墓有山水亡琴之嘆

何公遷字益之德安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嘗爲南考功且司大察故事考功郎不與他曹接卽投謁亡所報報或僅一刺不入又不與他曹郎會日呼曹吏胥撫郎陰事以故郎往往見劫吏亡能馭者公

時出從他曹郎游亡閒又不呼吏胥撫郎陰事而奏牘下亡不稱明者

卽被謫人亦帖帖心頌

楊茂元字志仁鄞縣人楊文懿公守陳之子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刑部主事同年楊仕偉者爲同部主事中貴汪直誣以受賄事結徵贓仕偉以乃祖太傅公恩賜銀四十兩輸之不足又稱貸以益時忌直莫之敢與公乃違衆假之隨署其封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四十兩直見之嘆曰好胆氣仕偉之誣遂白

謝公遷字于喬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正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及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文定溫粹含弘公明揚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文定竟不得入內閣洛陽爲首相公數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公曰吾豈能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予越次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笑而不

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自代嘉靖己巳起公于家初大學士費宏以衰病將乞休曾具疏舉公自代宏去而遂菴楊公又以公薦意若虛元佐以避公者天下皆相慶公復入而賢遂菴之能讓及公至京而遂菴以官視公爲尊不肯處公之下乃竟違初衷輿論頗少遂菴然公盛德不與之較也

弘治中周文端任吏部左侍郎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而黜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公裕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今制刑部有提牢廳置獄吏若干員典守獄囚月更一主政總其事凡囚自大辟以下繫獄中者日給粮飯之往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豢養豕肥則屠之分食先是堂卿或未知之故亦無禁也王陽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

督過之吏跪伏請寬且諉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汝曹援堂卿以自文耳且即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豢豕云先生晚年在告家居同里有官刑部主政管姓者習其事一日侍先生喟然咨嘆曰先生平生經世事功亡論諸掀揭之大即筮仕刑部時屠豕一事至今膾炙人口云先生聞已顰蹙曰此余少年不學作此欺天罔人事也茲聞之尚有餘慚子乃以為美談諛我耶管不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為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此時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為此置堂卿于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後耿楚侗公貳刑曹時曾舉此以語友人友人問曰然則豕當終不屠耶耿公曰藉令先生知覺後處此必微婉默運令發自堂卿不使善歸己而過歸人也

楊文襄既致政歸嘉靖四年起公復巡撫陝西後入閣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儆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于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

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過十五日早上忽降勅諭宣揚二
臣罪惡于午門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先
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餞于祖道惟路有人揄揶之者又一日
上問公曰璁可留乎公曰朝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變且璁妻久亡
每欲歸葬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矣于是
璁深感公不爲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卽私
謀于霍韜韜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宸聰尚不爲惑次日降
旨追還璁于道公求退愈切上屢降温旨慰留至九月初內閣無人辦
事公姑強出一二日且將與璁暴白衷曲卽引歸霍懼公出不利于己
復上疏誣公上始有投杼之疑矣璁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
韜敢有是言耶公笑不答再疏乞歸上乃俞允命馳驛去又遣中使賚
賜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
吳山字靜之號認菴吳江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嘉靖戊戌
以蜀撫徙贛州中道擢刑部右侍郎既得命人謂公宜急趨朝便公謂

曰前巡撫王公俊守予代者將期矣予弗往復守代予者是予處其逸而王公恆勞也乃竟抵贛人稱公爲長者

呂涇野先生柟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先生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啗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才傲睨一切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詬貴溪先生常承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卿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考滿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己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斂才卽當推轂霍君奈何以才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己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

太宰默泉吳公鵬筮仕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前任爲湖州陳公良謨

公特訪之别時問曰兄何以教我陳公具一小册題曰交新忠告條于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于前而今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九十餘條吳公初至按册試一二衆以爲宜乃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吳公後官冢宰以是與陳公爲相知餘姚楊二擅撫亦以都水管理濟寧以南閘河代者爲李某二擅亦告之如陳公所以告吳公者李唯唯而心銜之向人曰楊君聖人也三代相承猶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耶李後爲考功郎竟索楊公瘢去其官夫楊與陳之忠告一也一爲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視夫人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吁進言者亦視其人哉

韓公世能字存良號敬堂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爲館長歷官禮部左侍郎時同儕皆海内英俊性習各殊而公專以誠長者調劑董率靡不禀受程約以通經致用相切劘無少長疎昵終始如一家一人蓋自館選以來所推轂館長馬文莊公而後惟公繼之趙文肅公時

爲館師剛介絕俗意不可一世然獨注意公曰韓存良佛地中人其堅忍乃可大受當散館時文肅力薦公授翰林編修國史

陸化淳字君復常熟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贛州知府先守金華烏傷令故循飭直指臨婺甚賞識擬罥薦列後突中蜚語固詢之于公公力爲解不入公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因復詳求其實會得事寢顧不知蜚語起由司理也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計吏司理遂褫職公謂吾第令直庸知曲吾僚不去人且中傷我遂投劾歸

譴謫前

前言

湯大理沐曰近見京職或以論列詿誤落外者凡遇按部每每不相下如在閑散有專急之委輒亦推避不承應噫可怪也夫素位而行勤職而知亦君子人臣之分今若此則以前日所爲自足而衒世矜能怨天尤人之機露矣予濫臺侍幾內考適忤逆瑾調武義隨牒而往卽以爲

于崇德者爲之嘗自書聯對于衙舍云呼爲牛馬應牛馬種得豆禾成豆禾百里溪山成吏隱十年踪跡付官評成敗利鈍皆所不恤不知今之人又何異于區區也

于慎行曰呂祖儉有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故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數語乃大公至正之論切中沽名之弊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遣爲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睨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聖賢處此必不然矣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不得已而犯顏力諍惟望君心開悟有益國家乃人臣之本心萬一不見信縱身被竄謫亦所不辭本非逆料其不從而以一日之軀博千古之名也且夫人主之賞罰乃人臣之榮辱如以其爵賞爲辱而逃之若浼以刑責爲榮而嗜之若飴于己則有辭矣如君父何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賢其臣子豈進諫之心哉故人主之爵賞畢竟當以爲榮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可也人主之刑罰畢竟當以爲辱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可也知此則因世變而意

氣有加不但成一私字亦非臣子之義也

張居正與□□□書曰天下事有欲速而反遲求得而反失者公是也

公昔在鄖臺有惠政無端以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

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俟者畀時撫臺有缺僕卽以公屬之銓衡乃當

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奈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

而僕自是亦默慙沮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反遲求得而

反失者乎方今明主在上方博蒐賢俊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

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詬衆則指嫉其身果賢亦

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于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

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

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道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甚矣古

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

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

不求而自至若必欲爲流俗所爲必將揚言于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

卽陷于薄德而公往往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

往行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洪武戊申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徵典郡教庚戌開科三試皆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大使被選爲翰林典簿補平原簿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望都門嘔吟爲粤聲監者以聞召至誦所爲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鎭三韓素聞蕡名迎置家塾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蕡不答賦一詩長笑而沒

方太守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塲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至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有知曹縣令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通廉按楊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牒潛索先生過事

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吏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艸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沒于京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也

石允常字恆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巡某道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奸而死受其訴聞于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搆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文皇帝卽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名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舟中

劉端王高皆江西南昌人同建文二年進士同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

丞靖難後坐緃方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或曰高爲刑部郎中
周戢方鳴永樂甲申爲國子學正上以漢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
端直之士爲之輔遂擢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爲己
任時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諸衛艸塲緃下人于
外攘民物所爲不法類此者先生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
蓄不臣之心雖開寶賢堂名爲延問羣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經營
奪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諷之意其中冀格其非
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重兵出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
退守藩臣之禮無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無故詬先生先生不
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質于儀衛司已而獨送先生于朝下錦衣衛獄欲
治以重辟時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非有
他故降爲常州儒學敎諭焉
王愷字時舉蒲圻人永樂甲申進士歷官參議知江寧縣以修永樂大
典擢左春坊左中允贊輔仁皇于儲宮漢庶人扈從北征陰謀奪嫡搆

陷宮僚悉下于獄愷與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端公拘噴室中誦讀不輟仁宗登極同被逮者擢置樞要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宣德初起復調補廣西僉事

吳璽字信玉邵武人永樂戊子中鄉試擢爲武選主事歷官戶部右侍郎正統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士以示威上臨朝問戶部馬之來幾何邊兵所乘幾何日用芻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爲數幾何果能不窘于用否尚書侍郎倉猝未能對上以爲不恤國事謫戍遠蓋欲磨礪以進之也公感恩念咎惴惴不自容曰臣實負國罪當死荷聖德如天曲容之敢不圖自新異少報萬一

黃冢宰宗載嘗爲湖廣僉事永樂己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土官貪暴失期上爲按察司官不糾劾于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謫楊青驛公處之如平時遣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

文皇北巡漢庶人日夜欲謀奪嫡乃以飛語動搖監有闕文凡十年公語

家人曰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錄獻陵卽位始出

獄

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僚楊文定下錦衣獄凡十年家供養數絕又上

命叵測日與死隣公方讀書不輟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公

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凡數十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

國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

此

陳公祚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爲庶吉士拜河南右參政

爲政務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至則

躬自耕作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凡十年仁宗卽位詔吏部起用會晏

駕不果

陳循字德遵太和人永樂乙未狀元及第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英廟復

辟杖循百戍鐵嶺衛軍爲民天順五年十二月循自軍中遣人上疏自

陳臣恭事列聖歷三十五年官至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正統十四

年八月因贊立東宮陞臣尙書仍兼學士老年遭逢郕王因臣原在內
閣辦事能曉制書體式仍舊任用其實可否事情自有親信後進之人
臣論事不能迎合每見疎外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因郕王不出臨朝
即與高穀等議請復立東宮令吏部集百官具題本以進內批不允臣
言必須連進數本至允乃已十七日本已具未及進而各官已奉迎聖
駕登寶位矣臣等當時雖知郕王有疾然實不知其不可起惟石亨一
人于十二日夜宣至齋宮榻前受命代祀親見病勢難起是以十四日
會議時亨佯言上有病休去煩瀆陰與所親厚者密議迎復可得大功
賞臣今思亨等但欲濟一己私情不顧全國家大體况神器大位皆皇
上親受固有之業誰得干預六軍萬衆皆皇上素所撫養之人誰不歸
戴當天與人歸之時使亨果肯以郕王病重言之羣臣各具朝服進表
備法駕大樂恭詣南宮迎請皇上下副羣情臨朝以安萬姓非但使宮
禁內外不至驚駭且顯天與人歸之盛美爲天下萬世之偉觀而亨等
陰謀詭計不及乎此卒之自取乎禍敗宜矣臣服事累朝曾効微勞實

爲亨等所排擠今幸亨等結爲表裏者相繼滅亡朝廷淸肅可伸寃枉伏乞皇上矜憫放回原籍爲民使得老死鄕邑疏入上曰循歷事朝廷年久曾効勤勞而爲石亨等挾私誣害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其放回原籍爲民

楊誠字信民以字行新昌人永樂庚子舉人由上舍選爲行在工科給事中歷官僉都御史謚恭惠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旣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勅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人爭攜金帛就舟相贐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旣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涉萬里直詣闕廷者前後以數千計

衡太守岳以西安太守入覲言事忤謫戍交趾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

賢監察御史袁定鹽運使何士英指揮危智交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于館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于充軍時耶無不意滿

曾泉吉安人由進士擢任御史宣德六年以事降汜水縣典史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隋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竹木以贍貨財用以納捕稅辦軍餉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攢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泉沒已三年參政孫原貞疏薦之乞勑該部覈實原其過誤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君子曰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舊槩戟服舊緣章意氣悤啾藐視民若不干涉眞泉之罪人哉

陳[illegible]字廷章定海人□□□□進士爲御史嘗巡按江西吉安守禦千戶所臧清貪淫兇惡殺人破家殆不勝紀都司受賂常曲庇之按察司

巡按御史雖知之皆怯懦莫敢問憲至廉得淸殺一家三人無罪執訊引伏械送京師一郡晏然舞忭于道他善政尙多旣歸同官以鞫獄出入相訐者引憲初鞫爲證俱集刑部憲事已白以待覆奏未出然已有病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姦弊凡死罪繫獄者悉得自便臧淸雖罪狀明白尙繫刑部獄未決夜竊至憲所詬詈遙擊憲憲忿恨竟以宣德三年十月卒于刑部于是公論皆咎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紀憲今安在侍臣以實對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有告淸他罪者立命磔于市

熊秉鑑字憲章廣昌人正統甲子鄉舉歷官知府授肇慶同知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且奏監軍及諸將無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刻剝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大衂則諱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爲盜區矣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餉遠出寇乘虛襲城陷之衆咸以失守爲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人詣當道訟寃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况以公事遠出城陷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時當

道多忌之者莫肯上聞
尹旻字同仁歷城人正統丁卯解元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尚書謚恭簡公爲冢宰日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用事憾公甚會公鄉人兵部郞中龔坐累補外諸武官奏留之因肆爲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仍爲太子少師又謫其子事搆成大獄再削職以尚書歸公不自辨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既伏法乃吐實于官諸黨惡者罷黜殆盡而公壽考終命竟膺褒卹非獨復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
孫瓊字蘊章號頤齋崑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郞中太監牛玉假子兜攬錢糧事發覺囑之曲法公不聽乃抵于法由是積奸宄者之恨矣百戶李賓死無後以姪剛襲其職與賓妻杜氏告爭財產同官員外郞貝某與杜氏通賓嘗囑公因以正拒爲中分其產貝又嗾杜氏鬻其產剛得價不滿與貝有言校尉潛察貝奸事錦衣衛追究告爭時公疎放杜氏由受貝之囑也蓋婦人不行禁實遵新行例法司不爲辨

併貝議罪上聞玉乘間以言譖之謫戍遼東公被謫但省愆懲咎念遺父毋憂不能釋耳頻行囊底無餘僚友醵金爲贐復峻卻之甲申憲宗卽位肆赦天下復其官月餘卽稱疾不視事上疏乞休致仕

岳公正字季方別號蒙泉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禮部第一人廷試及第歷官內閣學士憲廟嗣位被譖出爲興化府知府下車之初見郡事之當修舉者甚衆而帑藏空虛用度不足乃節縮公私浮費凡事之可以生財而不礙理法者多方經理之財用既裕乃徙建布政分司重新莆陽驛撤江口橋舊墻之傾圮者增甃以石而高大之以禦海潮之衝濬疏城中故壕以通舟楫而建石橋于其上以通行人扁之曰兼濟言水陸俱便也其有裨于官政甚博郡之白隄舊有渠通木蘭陂之水以溉田後因隄壞水盡洩于海公乃別決渠引水而爲橋以通道路民以爲利因號其橋曰岳公橋郡城預備倉久乏儲備公盡斥其所經理餘財糴穀數萬石以實之其有皁于民生甚殷郡有涵江書院歲久圮廢公爲擇旁近爽塏之地重建之且增其祭田訪求宣聖裔孫之轉徙他

郡者還居之復修境內先賢祠墓新林孝子祠並鑄文廟祭器其有益于風化甚大迹公之蒞政甫及三年而治功如此或乃以是疑公謗議蜂起而公亦因是飄然納祿以去卒使其藴蓄不盡施而儒者之効不得以盡白可慨也然公去官未幾家計蕭然瀕于貧窘莆人始知公之操履果無所作及公沒數年而其倉廩所積濟民甚衆莆人始感公之惠思欲起之于九原而不可得于此又可以見誠之不可掩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滅也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淶水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謚懿簡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以臺臣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搆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西南舟衛後亨事敗人服公明見幾先甲申憲宗即位宥還乙酉詔復舊官

李大中丞實既迎英宗復辟有忌公者讒之免官家居天順癸未鄉人有訟公于朝者逮繫錦衣衛獄時衛使門達擅權作威福素忌公威名

且入千戶侯爵之謡將不利于公一日英宗坐便殿召達令問公有何言達覆奏以公云其所言者非臣所得聞必面陳乃可英宗俛首泣下因不豫而入達退而懼不敢加害後數日英宗登遐憲宗嗣統廉知公無辜給還所沒家資令冠帶閒住甫抵家而父沒將葬陰雨連旬公默禱至葬日開霽既葬復如初人以爲忠孝所感

金忠字尙義麗水人天順甲申進士初授南京御史時都御史周銓所爲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邺也尋果爲銓黨所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于獄復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值星變復具疏將上言愈切其兄開封君作東甌童子篇遺之乃止會臺檄巡按蘇松諸郡辭不往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君法太重執不變有爲君所按者誣君事以奏遂逮捕君聞命以妻子囑其友陳御史直夫曰吾不免矣自往就逮下錦衣衞詔獄獄成特命戍遼東三千衞君談笑就道意慷慨如也既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所欲君謝曰此正某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諸子皆不在側家人

以冠帶服君君已不能言但搖首至再易深衣乃一頷而絕年四十有八

商文毅罷政家居甫七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京日衆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少宗伯邢公讓字遜之平陽人先是北監從來不會饌師生饍生料料半折鈔鈔出京稅課額不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久不支數率見侵盜自李古廉先生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病死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修名成化二年遜之自修撰超至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憲法有言者輒曰媿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鈔錢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次受給得此錢大熾鼎沸煉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抵罪坐除名爲民將歸過岳公正言別曰兄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諸公概得錢當黜弟爲引伏令寬之古所謂有陰功者不死謂此等耳

顧佐字良弼臨淮人成化己丑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官戶部尙書時
韓忠定公文旣去位公卽代之逆瑾盜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爲諛
詞諂諛公自若也瑾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
瑾銜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掊摭百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册逸弗得
瑾欲以爲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
引疾乞歸疏再上得允卽行瑾令邏人日詗其過無所得意未慊時命
官按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爲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罪輸米八
百石于邊遼東糧以菽易米弘治中有旨准行又以爲公罪罰輸三百
石戶部有缺失又以爲公罪罰輸一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
足稱貸益之人皆寃之公無懟色
成化十年三月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鎭守兩廣右少
監黃沁訐奏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
流劫郡縣且貪慾飲宴濫賞妄費事多違法及副使范鏞葉淇督調軍
馬不能防禦至相隱匿武靖州知州岑鐸無控馭之功太平府知府郭

本有貪淫之行皆當究治事下兵部奏差禮科給事中張謙刑部郎中

蔡麟往按以其詞虛實各半復請上免雍罪命致仕鏞淇鐸俱宥之本

坐除名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布政使何宜遷□而固按察

副使張敎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媒孽其短捃摭其事攻訐之及

差官往覈適委宜遷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蓋雍未督軍之前賊勢不

得毒嶺南且越江西湖南界雍至賊勢大衂雖不盡遏絕之然功多于

罪至是爲內侍所奏黜公論爲之不平而兩廣之人至今思之不置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爲部署言僧繼曉事謫姚安士林偉之渡揚

子江詩云親見朝廷令政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意萬死

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開待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此

日何勞更問津

蕭顯字爲明號履菴山海衛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拜給

事中涿州有巫矯邪神自東來京師男女爭負土爲築祠宇公抗章劾

之并禁私創庵觀等數事言極剴切留不報外間傳言禍且不測忽召

至左順門令中官諭遣之人始知事後數日詢之則巫已逐矣然權幸
人嫉之不置辛丑遷鎮寧州同知時方作草書手閱朝報付其子趣治
裝仍終數紙乃罷鎮寧非人所居至普定衞居焉夷俗每獻餽流官納
則喜拒則疑且恚至相戕害公遜謝理諭皆敬服無敢怨者

張鼐字用和歷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右都御史正德初嘗巡
撫宣府陞右僉都御史兼清理武職貼黃會章丘知縣呰緩犯贓當革
職寧海衞軍沈洪殺人當抵死皆重賄逆瑾欲爲辨明鼐執不可瑾怒
乃陞左都御史令掌南京院事比去大學士焦芳之子黃中欲强市其
居其黨通政參議魏訥力勸之鼐不從芳亦怨之僅旬日以遼東浥爛
倉粮事嫉瑾矯詔逮繫鼐罰米二千石三年方竣事竟褫職瑾敗詔復
其官而鼐已卒矣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甲午解元乙未進士初拜刑科給事歷官
左都御史正德丙寅爲兵部左侍郎逆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
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乃以遼儲損腐

追罪巡撫爲名卽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推德公願貸償者盈路公曰如此將重吾罪固謝之盡賣田廬貸親知以償久之褫爲民庚午瑾誅上復起公巡撫大同

劉憲字廷式益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戶部侍郎嘗巡撫寧夏時寧夏衛大沙井驛艸塲火燬艸十四萬三千餘束憲行管糧僉事賈時逮問未結尋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劉瑾用事遣給事中閱實邊儲以該驛隱匿燒燬揑稱浥爛報逮憲下錦衣衛獄責償納遂死獄中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九目錄 外編

譴謫後

往行

田　鐸　　唐希介　　王時中
楊茂元　　鄒汝愚　　劉大夏
胡世寧　　劉　玉　　李　熙
張　海　　黃　衷　　潘希曾
鄭　岳　　葛　浩　　李　珏
傅　習　　顧　璘　　陶　諧
陶　滋　　劉天麒　　許　誥
張　璁　　潘　珏　　王　億
王　嵩　　艾　璞　　曹　鳳
范　鏞　　胡纘宗　　涂　禎
馬　錄　　潘　蕃　　王　儼

王佐　林泮　黨承志

王果　韓文　章拯

劉麟　江曉　朱廷聲

王啓　周廣　王守仁

劉大夏　陸深　陳臻

薛蕙　費宏　石瑤

樊瑩　彭黯　聶豹

席春　劉最　李默

吳山　祁勑　顏鯨

牟斌　劉大謨　呂經

黎貫　浦鋐　葉經

楊爵　陳儒　梁材

周怡　陳璋　王淅逵

劉源清 子爾牧　楊守謙　林富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謫後

往行

田鐸字振之號西埜渭南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參議正德二年後閹臣擅命紛更建立寃陷無辜財籍家徙虐焰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公亦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間公以四川蓬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勑清理屯田鹽法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于部得致仕閒居五年矣正德三年閹臣差官四出檢覈庫庾使之在廣東者以公鹽法案牘未明屬巡按御史查之五年七月公被逮未就道而閹臣敗或尼公行公恐誣蠛不明決意南邁時年八十二矣至九江遘疾卒于舟中臨卒猶呼其姪禋曰我必不起汝當持文至廣東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

唐希介字景賢陽曲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陝西憲使軍府多贏積中官欲私取公執不可謹籍以俟調發中官銜之搆諸逆瑾瑾矯旨逮公三木長安市長子諆擊登聞鼓訴寃罰輸居庸米二千百石復其官瑾猶覬公往謝公堅執不往乃嗾御史劾公不勝邊防重寄有詔着致仕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登第授河南鄢陵令嘗出郊旋風擁馬首因風難行時中曰必寃氣也俾隸人尾之旋入蔬圃繞眢井不散召主者根究其故乃少婦外通殺其夫掘井果得屍人以爲神正德初爲監察御史逆瑾煽亂毒痡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銜之識名于屛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隳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意振飭厲厥風楞時劉總督宇瑾私人也嘗爲贓吏祈求于時中不從宇既憾之乃承瑾言矯詔逮繫令荷輕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閣臣力援乃釋械遣戍鐵嶺衛庚午瑾伏誅用薦爲四川按察副使

楊少司寇茂元嘗謫爲長沙府同知醴陵淥江橋通七省自李唐來已

有七墩立江中架木其上不久卽毀茂元知舟渡被溺者衆爲文勸諭

且先捐俸以昌民樂爲之無何所募以千計悉輸之令令以憂去其資

則官貸民侵橋迄莫搆後起守安慶移文湖廣趣成之

鄒汝愚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

總督御史秦公紘檄遣董𨓜修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先生忘年而友之

居無何得暴疾卒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

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胆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厚之意

溢于言表

劉忠宣忤逆瑾發戍氈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

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發戍莫不加禮當事者不欲公至戍公曰大

夏有罪不加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嘆服公之

逮獄也同繫者請賄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

累子孫且喪此一生矣公至肅州買塟地不挈子姪待行以問公公曰

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歷任兵部尚書謚端敏嘗爲江西按察副使贛賊寇廣寧□昌屠遊徼官逼建昌馳兵衛益王大破賊衆城二昌而還念江西方殘破而寧王謀亂日甚因發憤上疏曰江西可慮不獨盜賊鎮賊火燒萬家便地悉歸王府而王債徧閭閻三司受約束而四隅漸騷擾民不得安盜何由息欲望擇鯁骨臣撫循地方勑王正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靖亂原章下兵部尚書彭澤卽請摘公奏以戒王王迺抗章言其支庶選如擾人卽重禁止而胡世寧離間乞誅之以快憤事下都察院時御史李士實方爲王造謀行金間用事大臣以故其奏得行命巡按御史逮公會公遷福建按察使解兵備去濠嗾其嘗巡按浙江御史潘鵬發卒襲公而公已間行歸朝繫錦衣獄拷治人憐其忠而科道官始交章論救不能奪公竟發戍遼東歲己卯秋李士實卒自爲太師挾王以叛斬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而三司官果盡降宸濠旣破南康九江府進圍安慶守將張

文錦崔文力戰敗其先鋒生得督將王綸綸卽江西僉事譖公于宸濠者也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宸濠還兵大戰樵舍江中擒斬數萬俘宸濠及其子弟朝廷方窮治助宸濠反者凡夷戮死徙者數十族至嘉靖初始竟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謚端敏武宗朝以輝縣令召爲御史嘗疏劉瑾等八黨扇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尋詔逐黨人公遂罷歸復搆誣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還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

李熙字師文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將樂知縣拜南京監察御史事多執法鄉里有不悅者熙曰朝廷與鄉里孰重耶逆瑾擅政以言事械繫于京被重刑落職歸又以劾二府貪吏瑾復行南京廷杖三十幾死南京禁衛久不用刑爲熙選卒習杖數日熙在府獄人爲之憂恐熙時乃爲外舅作壽頌數百言人見之嘆服不已嘉靖初詔起歷官浙江按察副使

張少司馬海自經理哈密還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略事目以上公曰吾昔以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蒙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治事不懈蓋踰年遂致仕

黃衷字子和南海人事□□□□□□□□歷官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考最病足痿乞休不允改兵部右侍郎得報即抵家疏四上皆不許辭會有忌之者恣爲飛語謂衷潛到京師乘山轎謁當路人皆知爲致仕侍郎王藎非衷也後校尉奉旨密查自廣至京驛遞關文偵伺無跡猶勒冠帶閒住或勸上疏自明衷曰事久當明何必辨也已而言官奏根究讒人竟亦報罷久之奉詔復職致仕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正德丁卯以給事中差湖貴二省計處邊儲陞吏科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必重賂瑾免禍有司亦爲公備千金公毅然卻之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風公多參劾爲賄地

公復不從瑾大怒矯命械公下詔獄考訊欲寘之死既復杖于闕下奄然而暈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卽被譎譴亦必辭以行公既除籍爲民獨不還往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宅後池旁有竹蔭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㵎居士時蘭谿章楓山先生懋于人少許可獨稱公淸修苦節且貽書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執事此歸賢于二十四考中書矣

鄭岳字汝華號山齋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嘗爲江西布政使時李副使夢陽江御史萬實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岳故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致其怒濠從而媒之乃執岳察司舊役門隸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事聞下鎭巡勘報濠左右挾持成獄枉于是遣大理寺卿燕忠給事中黎奭覆勘濠又質事證妻子脅無異家人擒捕殆盡子泓未冠亦被執人心憤惋不平科道暨撫臣交疏其詞衆環泣曰王府費萬金陷公公欲白我輩無噍類卽公亦禍叵測岳

乃自誣服坐罷濠反事敗內外臣工交章論薦起岳四川左布政使

葛浩字天宏□□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南京御史孝廟上賓請正侍醫劉文泰之罪連及中官武廟初教坊請選取樂工公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諒陰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時逆瑾弄權公率同僚請斥之以正國法疏入下公錦衣衛獄杖黜爲民瑾復摘以他事下公南錦衣獄當是時公蓋幾不免而意氣自若也後瑾誅起公知邵武府

李珏字廷重號後庵開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爲長洲縣令居二載適逆瑾用事偶以魏公土田誣連至京縣人自斂金帛饋瑾贖公公正色曰余爲民獲罪若欲斂民之財以脫余豈非益余罪耶峻卻之嘗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抵任三月以福達事被逮回京福達事原公臬晉所特勘也朝見致詞上深奇公丰采異常中貴密示上意曰廷鞫之日若能少順上意諉責巡撫豈特脫罪當有不次之擢公笑曰死生榮辱自有分定臨難二心非君子所爲豈敢欺天以

徼寵也獄成謫戍廣西潯州去國萬餘里罰配所十餘年安人秦氏偕
行安人以疾卒于廣州安人天性貞淑南戍之日慨然如烈丈夫親識
有勸安人勿從者安人曰榮寵富貴每同吾丈夫流離患難安忍居家
自逸耶聞者莫不嘆服隨行親屬瘴癘而死者自安人以下十有七人
公處之泰然略無怨色蒙恩許還里居四載爲嘉靖壬寅時大虜闌入
鴈門失守畿甸震驚廷臣交薦召以原職起公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
山西地方
傅習字本學進賢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大理寺卿爲寺正日逆瑾
擅政嘗欲陷人于罪公持弗可瑾怒中以他事逮公繫詔獄謫浙江布
政司理問已而復逮至京禍出叵測或勸可賄免者公委順守正一無
所移人咸危之然公居官素防檢密無可据摭瑾終莫能害也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知廣平府
時中人廖堂恃逆瑾黨予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
者尤詩謾繼廖出鎭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

已用是積忤宏宏方倚錢寧爲援矯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佺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循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學

陶諧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弘治乙卯浙江解元丙辰進士庶吉士歷官兵部侍郎謚莊敏嘗爲給事中武廟初年閹擅權是非顚倒公遇事敢言其尤大者戒遊逸一疏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直聲動天下而瑾等切齒銜公日夜思所以中之矣久之無所得以他事誣公杖之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爲黨人錮之恨猶未已也書姓名于座則以公嘗巡視十庫駕言缺乏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令公曩所劾太監某同錦衣衞官葉某督視廷杖意必斃之矣公慷慨受杖而葉某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公輿疾就道弟講及諸親厚者淚下公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嘆别離聞者壯之在肅與大司馬劉公大夏司寇潘公藩更相唱和若牧羊臺賦蘆雁橫塘等篇托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瑾誅詔還家作數椽

于田間日奉母氏歡讀書課農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嘉靖改元世宗
皇帝采錄天下名人乃起公復原官
陶武選滋爲行人嘗諫武宗南巡械繫廷笞之左遷學正尋陞行人司
正轉武選郎中甲申大禮與先生奏議不合械繫廷笞如前仍謫戍榆
林先生奔命戎服從事將帥恆以方略咨焉
劉天麒字仁徵臨桂人弘治壬戌進士爲工部都水主事分司呂梁正
德初閹人擅勢有自南都詣北者舟經呂梁天麒不爲禮及橫索頗裁
抑之其人怒詬去入訴諸閹語具奏當從中爲助明日奏上又明日遣
官校往逮繫錦衣獄榜掠備至卒不服乃謫安莊驛丞居未幾王主事
守仁亦謫龍塲驛丞至則與天麒定交天麒病卒守仁爲文祭之嘉靖
初詔復其官賜諭祭
許誥字廷綸號涵谷靈寶人襄毅公進之子弘治己未進士初授戶科
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尚書謚莊敏正德初朝廷以舊德遺老起襄毅
公爲大司馬公時爲給事中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命教司禮

監官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婉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襄毅公之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憂制卽宦情泊如矣太夫人屢命之出公乃謂其弟松臯曰人出處道殊動默緣性在各任其眞耳予鮮合于人時侍太夫人優游以樂天年足矣汝舍醇居宏無往不可勉哉自是閉門卻掃潛修遯覽囁嚅聖眞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若將終身焉

張𤩻字鵠舉號南溪泰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南京戶部右侍郎嘗爲兵部武選職司邊暨諸動胄顧此輩挾賄怙勢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摭禮曹舊僚事波及公謫廣之饒平幕其地卽韓昌黎所稱潮陽也公嘆曰韓公守直貶斯地予何幸踵其後耶飄然獨往固忘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經

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疇昔爲特盛云

潘僉憲珏在福建一日監斬夜歸病不能寢食歎曰戮人不當其罪而力不能救何以仕爲乃遣人上京乞骸骨時逆瑾擅權所知恐其得禍勸止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主去公戊辰爲吏部尚書公年老致仕瑾猶坐以他事罰米百五十石時公六十有三得謝爲幸云

王億字本一號立庵鳳翔人以訓導登弘治乙丑進士歷官河南參議京師有張舉者太監忠之弟武廟時故都督也嘉靖初以倖陞革罷而驕縱豪奪如故都督時云先是舉令人攬河歲餉侵沒至數萬金令人匿舉所不出舉出入侍衛甚盛人莫敢問者公曰不發舉奸狀窮治之即租無完期也乃召諸吏卒舉廷下杖訊之舉惶恐以首觸地謝無狀死罪乞寬假公益大怒復杖訊之辭驗伏罪乃復拶笞數十餘狀其罪刑部刑部未具獄而舉死獄中于是太監忠欲以死讎公而舉又善武定侯郭勛勛又常饋公公不受之至是勛與忠主令舉家奏公奏上上大怒下公詔獄給事中張達上書白參議無罪反言刑部不正其獄刑

部尙書趙鑑遂罷之再下議部再執參議無罪罪止輸薪于是上罪刑部各罰俸有差竟以中旨謫公戍海南衛于是京師曰公爲贑王而縉紳中談風力氣節者皆稱王參議王參議云明年刑部侍郎胡世寧爲上言請還公戍所以彰直節不報居海南五年而當嘉靖辛卯始赦歸鄉

王大中丞嵩巡撫延綏後坐西虜來犯謫參議致仕正德中逆瑾擅政求賂于嵩嵩弗從遂誣嵩在延綏時侵剋官銀矯詔下獄籍其家以償仍戍于鄞嵩雖爲瑾誣而怡然自處不以夷險易節四年事白瑾棄市復嵩爵而所沒之產仍有司給焉

艾大中丞璞嘗巡撫南畿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官知爲民產懼獲罪巨室莫敢言者公承勘廉得其情悉歸之民遠近稱快適逆瑾竊政巨室以賂行田訟復作瑾勢方熾使者覆勘惟風旨是承乃悉以田歸巨室顧劾公前勘非于是瑾僞傳旨逮公詔獄訊之公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令還家海南爲編氓家人輿公行數日方蘇家人哭

公曰吾猶生活又何哭爲公居海南三年瑾誅奉詔復官致仕

曹鳳字鳴岐新蔡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正德丙寅以來八黨擅權而瑾尤肆毒中外稱爲內相凡藩郡入爲京官必重賄方免禍見則長跪稽首內相不爲禮丁卯公自巡撫延綏都御史回院公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謏禮又不知賄事適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內相公曰未見天子而先謁權宦耶不見瑾固含怒後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公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耶公曰聖恩也瑾復問何以報稱公曰都御史風憲官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揖公出公歸即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請亦不報時瑾嚴勘天下錢穀以中士大夫禍勘使者希瑾意言延綏布糧浥爛過緣主者公適丁外艱所司奏公當守制瑾乃罷公官聽勘竟誣公償布五百粟千石立限繫家屬綏則將籍公家公亟鬻世產完報然瑾怒未解也公隱憂發憤端坐不疾而卒明年庚午瑾誅朝廷遣官諭祭且給金營葬

范鏞鞏昌衛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官右都副御史嘗爲御史鯁直敢言不避權倖忤旨下錦衣衛獄旋得釋以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中涓逆瑾用事兵部尚書王瓊附之公秉貞嫉邪動與瓊左瓊中之因降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卒于官公生平大節不與時俗浮沉遇事直言權倖憚之然亦以是逮獄謫官後瑾黨被誅中外交章表揚之詔復原官賜葬祭得蔭子謚恭惠

胡纉宗字世甫秦人正德戊辰進士三甲第一歷官右副都御史時有執政子亦登二甲第一人欲覬覦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臚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二甲鄒銳黃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吉士實假衆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公編修景公參對孝宗實錄錄成賜金帛加俸一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詿公與邵黃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己未進士初令江陰入爲御史巡按鹽院初

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遂及于難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邑當南北衝劇頗號難治錄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入見臥內無長物寇賢而釋之踰年入爲御史出按江南時上改元嘉靖之初也遣使補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止之其略曰夫法者公器天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之爲廷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祖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冀刑清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先帝時劉瑾專權于前錢寧竊柄于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于其中蠱惑朝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

賴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之命人情且驚且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仁之度愼法令之施遇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卽無不可化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陛下垂察以杜將來多事之漸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錄補抵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侯郭勛勛奇之因相與頗密乃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庇奸亂法勛惶懼入辨上疑復屬法司于是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錄擬而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論勛先後十餘疏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爲勛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侍郎張璁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璁等鍛鍊盡改原擬錄與都御史李璋理少徐文華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謫戍頤壽文莊沐與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賢都御史江朝卿顧泌汪玄錫余才等丞汪淵等坐推按不實俱

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余佑沈漢程洛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詔俱報可璁等降勑奬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錄既戍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無少怨尤經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潘司寇蕃嘗巡撫兩廣正德改元公力陳求退不允乃召拜南京刑部尚書是時逆瑾稔橫公堅求去命乘傳歸先是岑濬既平公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而大司馬劉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田州亦從改革公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公遂用此爲罪械公及大夏下之獄此其意將謂是甘心不難會公論皆不平謫戍河西後瑾誅詔還歸田歸六年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公曰爾又欲舍己而遺所不知何人耶公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有尚書歸來無第宅之謠謠云尚書歸來第宅無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公笑亦不問誰所爲也年七十九卒

王少司徒儼在事日以宦寺盜權中國疲敝四夷騷擾行恐致禍三疏乞休詔公進秩乘傳還居無何逆瑾竊柄凌轢大臣公聞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下束裝以待丁卯十一月給事中胡盤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瑾素惡公剛正以公督餉藉誣罪令金吾械繫至京時理者議公無罪上詔免公歸戊辰夏五月瑾以公弗謝去怨如舊尋躡其故奏公減勇士布復令巡按御史解京公得檄卽告祖廟攜二僕命少子寰之隨行秋九月下錦衣衛獄時有勸公者曰瑾擅作威福擊斷自恣苦公如是索賂爾公曰無罪亦無錢守以俟死也勸者慚而退幽滯囹圄踰歲己巳夏四月刑部議公非守典請輕其罪瑾怒矯戍遼東三萬衛收公累朝誥勑公出獄乃作書貽諸子宏之等慨然遂行其略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求利也將以愛民報主而反爲桎梏守正不阿非希榮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反受戕賊是故深爲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行同人爵祿踰量不能如蘧瑗之卷懷而甘受蕭何之獄辱誠爲有道羞也爾諸子謹身約禮一遵家訓毋辱先人

毋以吾爲念諒天王聖明吾罪不誅得骸骨以正首丘天地之福宗祖之幸公至戍所屏居僧舍日檢方書自適遼之尊貴者日遣使存問不絕或有遺饋公辭不受女直朝鮮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徙定遼士夫日來省問詩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永訣生死禍福弗動也庚午夏四月安化王謀反事寧大赦公始得歸八月瑾亦以逆誅詔復公舊職公乃焚香祝天曰吾之孱軀冒覆餗之戒擯諸邊裔言念祖宗緬然引領而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之恩何以職爲再拜而謝放浪名山之間日與兄弟倬偉徜徉丘壑以樂餘年今上卽位給事中邢寰御史唐符先後論公守正遇患應進階錄用上特命有司以禮存問亦殊典也

王大司徒佐正德丁卯轉左侍郎時劉瑾用事凡大臣科道使外還者皆有厚饋不然立見罪黜公獨無所饋瑾常語人曰世言山西人吝果然自是銜之屬時遣使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公一日同尙書顧公輩見瑾瑾言及玆事曰朝廷必誅戮一番人乃懼耳

公曰本朝未嘗輒戮大臣恐不可開端有毀吏部尚書許公進者瑾信之語諸大臣曰許某奸邪若某尚書可爲吏部公曰某與某尚書素厚與許交淺素有時望某尚書恐不如毀許者因譖曰王某實黨進瑾益怒遂遷南京戶部尚書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耳比至南京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册逮先尚書韓公輩語問遂下公詔獄以爲罪令致仕歸又中以他事罰粟千石

林大司徒泮在南京日逆瑾据摭大臣多從中罷免甚者中以法公亦惴惴有去志方啓行出都門傳旨着致仕仍賜誥褒贈廩給如例公欣然以爲得保全出望外矣明年某月抵家未幾瑾又以公當罰運米口外幾百石公家素貧雖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一毫未取家又先被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口外之役不勝艱苦公亦視之坦然不少憂憤

黨承志字汝孝號牧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右通政嘗爲吏部主事武皇巡行方岳衆惴惴莫敢諫公具疏謂朝政紊斁歲柄下移宜

親賢遠奸恭默圖治謇謇千餘言辭甚激杖于闕下癸未陞驗封郎甲中議大禮抗疏忤旨復被杖丁亥值災異詔求直言時公以通政上疏條陳者四曰節財用曰減徵需曰飭邊防曰練京卒皆切中時弊權貴不悅遂陰諷言官論列然無可指之瑕止攻其峭執竟坐罷

王果字景初汝上人正德甲戌進士初授臨汾知府歷官戶部尚書嘉靖丁未詔買龍涎香久而未獲忌者因以中之逮下詔獄謫戍雷州卒于貶所隆慶丁卯都給事中辛自修等交章白其寃狀諭祭四壇遣官致葬贈太子太保

韓忠定公文爲戶部尚書常論劾逆奄劉瑾時其長子士聰爲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及捃摭部曹遺失部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拷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在囹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產業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

章司空拯在工部日會饒郡進籩豆古式忤上意遂自劾請省寮屬落職承天守備內守備內臣蕭洪素恨公節制不得媒利無以譴乃陰使人登寢宮搖捍獸吻致滲漏奏報削仕籍旋以東宮誕生恩詔起復己亥春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久之謂大臣曰這工程儘好誰爲之大臣以公名對上嘆曰拯竟以某事去耶惋惜之意甚至西樵在內閣與兩京堂官及按浙侍郎相繼論列章十數止吏部兩疏名請竟不果豈能人爲哉

劉司空麟正德戊辰出守紹興于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公獨不往捧檄遂行履郡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之中官銜之掇拾細故廢爲編氓旨從中下下之日郡士民奔走號將如失父母集千金爲贐翁笑曰昔寵不受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肖翁之像爲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于石今郡中刻有遺愛錄翁歸值歲侵斗米百錢家

有飢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使劉元瑞至是耶時公同年陸崑嘗與公同逮言者適以逮繫至南都尉惜尤勤吳子玧施子侃皆慕翁道誼忻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

江曉字景熙號瑞石仁和人故禮部尚書文昭公瀾之子也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贈尚書在工部日上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既有旨令公先往巡視時公已具疏同尚書蔣公瑤極陳南巡所繫之重欲留駕不納乃陛辭出京比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樂柏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行公弟曜在禮部令吏馳報公隨照新定程次行巡撫都御史陸珂巡按御史胡守中作速營辦以須駐蹕已則兼程先詣諸州郡督有司晝夜促治事皆有緒而守中勿知也恐緩不及事先圖委罪于公乃誣稱揑咨稽誤等語中批回話公行至南陽始接本部咨參本抄呈與欽定程次回至公始知守中之誣及認罪疏上遂下詔獄鎮撫孫綱與守中素善略不為辨照原參覆奏送刑部問擬罷職奉旨為民辛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棄市士林稱快自

公被誣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撫巡皆累
疏薦揚大抵謂其德望忠誠才學節操眞足以繫朝廷之重輕所宜亟
用己巳七月奉詔復冠帶戊申吏部以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俞旨而
朝議翕然以爲善類是後薦公無虛歲亦不果用
朱廷聲字□□進賢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授行人以耿介
聞武宗時中官劉瑾以勢躪籍中外天下側目廷聲乃上疏請誅奸慝
以清君側瑾銜之矯詔誣逐黨人中以危禍罰米落職勒停十年公毅
然當之不爲禍怵
王少司寇啓嘗爲江西副使以他事觸怒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
肅公嘗贈以詩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
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他事罰米二百石久羈梧州待□□未報
會赦免比瑾敗乃復爲四川蓬州知州
周廣字克之號玉巖太倉州人□□□□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嘗
爲監察御史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

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投西裔以禦魑魅
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
義子如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世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
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
怒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公公微服出城變
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
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發西樵跨羅浮夷遊白雲之巔然驛通番
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公名或以奇貨爲獻公峻爲拒絕使益敬憚甲
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路肆行誅求每
經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搆陷批根
往事復謫公行寨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
寄止乃誅茅爲屋依山面河日與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
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之夏武宗旣崩今上卽位首舉謫遺詔復
公御史

王守仁爲刑部郎時中貴人劉瑾等道上爲狎遊而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卽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卽陛下非有意必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蘇謫貴州龍塲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銳意遠遁遇異人戒之深然其言遂赴龍塲始至茇叢棘間民始伐木爲屋葺何陋軒前結亭名君子亭而自記其軒曰昔孔子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塲龍塲古夷蔡外習數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莫能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猶淳龐質素之遺邪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湙奸窮黠

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魯甫掖拆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爲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于叢棘間則鬱也遷于東峯就石穴居之又陰以溼龍塲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下予陋益孚比予予嘗圃于叢棘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予伐木閣之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以檜竹蒔以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息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集于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乎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于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樸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無講今夷之俗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于陋之名則亦不講于是耳然此無損于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

也記之以俟來者先生在貴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蟲毒瘴癘與居夷人鴂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人故無居公至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室廬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廓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矣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躬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有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搆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翫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

劉東山公時雍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爾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置公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

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駡詈惡語汝當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于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乃署劉謀猺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衞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爲此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而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耶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今日已有定論公私可無憾也

陸深上海人嘉靖間以祭酒充講官忤內閣出同知延平府事守屠僑謂講帷重臣不宜煩以細務深曰人臣事君當隨職效忠敢以崇卑爲意于是校閱簿書鉤稽奸蠹以定法令軍民俱便

陳臻字濟寬黃安人以舉人授工部主事督濟寧河閘時值中貴樓船有犯禁卽繩以法不少貸中貴銜之因誣以他事逮詔獄謫戍貴州臻

慷慨就道至卽日持戟從事每憤則發詩歌然怨而不怒庶幾風人之意

薛吏部蕙之初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

費公宏當國日江西盜甫緝而復叛遣總兵李鋐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鋐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公票擬公執不可竟用暉寧因銜公旣而寧當得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權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饋公公拒之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衞賂寧鉅萬金冀以處分者公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衞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爲內援日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公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內閣內侍問所

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某遇公于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公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某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公艴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旣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公阻濠而錢寧恨公發其奸思有以撼公乃遣偵卒日夕伺公門冀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公而思竊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公公引咎力請休退遂有旨令公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宷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淸源濠黨又陰遣人于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嘗使人尾公舟窺公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比抵家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顏曰至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宸濠雖憾公然以人望所歸思得見公乃使所親諷公公訖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費令捃摭瑣屑事入奏且厚誣公欲以聳動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抵如例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旣駁之且欲加罪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于公室廬積聚焚掠殆盡又

侵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公恐與羣從避處他縣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公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知法不容逭而勢且不可解遂用猖獗時贈禮部尙書孫忠節公方巡撫江西乃令藩臬閫帥率兵臨之得渠首二人開其黨數十人公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于玆土者皆畏濠莫敢造公矣

石公瑤居內閣日嘉靖初年錦衣官有搆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瑤臺諫皆白瑤無他力辨之瑤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之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而望益歸重

樊司寇瑩旣致政歸逆瑾用事摘其問隆平侯承襲事落職爲民又以守松江日減官布而以蘇民困事責輸米五百石公怡然受命然自是家益貧戊辰十一月十八日以疾卒又明年瑾誅詔書盡復公官秩而公不及見矣

彭黯字道顯安福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嘗爲巡撫應天時倭迫太倉兼程趨蘇蘇城門晝閉卽令盡開諸門以納奔潰復制

機宜爲驅勦計先後擒斬至千餘級陞南京工部尙書月餘寇復至言者以先事咎公激上怒逮詔獄未幾罷爲民以歸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華亭知縣歷官兵部尙書諡貞襄嘗爲山西平陽知府時公名聞上下而忌者誣公于罰金有所乾沒大吏和之謗亦遂流播明年擢陜西按察司副使會當計羣吏或竄公名拾遺疏中詔巡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纖毫私而鄉人有謗公于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衣詔巡按御史覆覈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乃公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宰亦旣伏誅蓋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先生初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先生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先生神色不動第拱手而別羅文恭見之大敬服

席春字同仁號虛山遂寧人文襄公書之弟也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在吏部數與冢宰誠齋汪公議不合司屬復有肆

閒者二公乃遂失歡寖成隙汪疏公起用大禮遷謫諸臣又誣公不賀
皇太子誕生等事疏入命下公冠帶閑住即日陛辭怡然就道人勸公
論辨公曰吾惟無愧于心耳又何辨且吾老無子得歸素志也渭厓霍
公繼爲少宰汪尋去位凡公所欲更置者悉見施行後臺諫論汪陷害
僚屬蓋指此云

劉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禮科給事中嘉靖初執政欲
以定策功要封爵議下公抗論其叨天之功遂寢然心銜之會宦官有
以齋醮怙寵者勢張甚公劾其罔上靡內帑財乃黜判廣德州不已復
訐公道假舟夫逮繫詔獄謫戍邵武公行且慰曰茲吾童遊拾遺地也
幼志未竟天豈以是成我邪益安之邵武公之父崇嘗爲邵武訓導公
從宦焉故云言者屢薦不報

李默字時言號□□□□人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士爲吏部左侍郎
時秋虜大入寇京城嚴扃鑰不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人晝守甚
設而奏令開門無困居人虜疑有備尋引去陞吏部尚書舊制冢宰非

部長卿有殊望者弗與公以侍郎徑陟異數也故吏部率以疑事嘗故相嚴嵩嵩得從中持之公于部堅決莫能長短奏輒報可與有留端爲嵩地者遂相卻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臬雖嵩鄉人而素疏上偶問及嵩力言不當上怒因罷公歸既而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禮御書忠□褒異之時出內府金幣徹御前饌賞賚甚厚丙辰大覲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計兼聽並覩主斷于獨戒門下毋入一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嵩忌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適大恚趙文華者工部侍郎也當浙直備倭欲攘功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爲引大失望嘗部試科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辨因尋端傾之密疏爲謗訕語上怒命下錦衣獄刑部尚書何鼇擬子罵父律絞竟斃獄中穆宗卽位南吏科給事中岑用賓等疏其狀詔復公官恤典如制

吳大司寇山部堂日翊國公郭勛驕虐怙勢竊攘威福志在莫測諫官舉其罪上之始天子震怒下廷臣議後稍解議者故多睽言輕重靡決

公自奮曰夫人有道節無遂垢以勛之權及今誅之殊尙善也而但爲
咋舌乂手雷同豈知法吏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坐黨附者咸有等
具獄上聞久不報會秋當報囚勛竟死獄中上怒公輒讞後期詔免官
去朝士咸竊竊焉惜之公嘆曰臣起家布衣非有尺寸之効而父子累
世被恩生死之年永懼不報迺今顧以失職賜骸還故里非耋之幸哉
又顧其子寀曰爾知先朝尙書劉大夏乎被罪戍邊迺卽日荷戈就道
顧不傳敷于是市車陸走不復公騎角巾私服猶恐人之覘知之也行
未至彭城七十里公體憊欲假息民間無可居者乃休舍利國監驛忽
語子寀曰予病矣夫其殆也丈夫蓋棺事乃定吾乃令死無恨矣遂逝
時壬寅冬十一月七日也公蓋壽七十有三年先是公之就官也必以
棺自隨曰倉卒中寧有備者乃令終于野而子寀竟治所攜棺奉襄事
人固謂之識云
祁敕字惟允號棠野東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饒州知州部使者考
核治行爲列郡稱首疏于朝饒人歌之曰有影黃堂月無痕碧水秋至

有私祠于家者時有命燒造郊壇磁磚限毋過七十日或謂以土爲胚飾之以磁庶可易成公恐欺君俾工匠如法爲之猝不能就及逮赴詔獄怡然就道凡餽者悉卻之士民遮泣不忍別形諸歌頌其卷曰一磁不持云及抵京師法司以公賢能議罪從輕上覽奏遂謫貴州婺州縣典史公殊不以夷險介意而還渡揚子江盜至舟人惶駴公端坐自如盜驚嘆而去

顔憲副鯨爲御史日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校尉要郡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與令高世儒爲平賦法令羣校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動衛上可其奏莫敢爲辨公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良臣不顓市利緹騎盡富人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今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上怒謫安仁尉

牟公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百司飭公廨以居之斌謝曰集逐臣也安敢居此自僦民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讀書有司供饋一無所受行橐蕭然

劉大謨字遠夫號東皐儀封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以
御史巡按遼東時太監岑章肆毒遼陽公廉知即捕其左右用事者悉
置之法章惶懼至誣蠛以他事逮繫詔獄遼士民奔走泣送先後相望
於道癸酉謫陝西隆德典史
呂經字道夫號九川寧州人□□□□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巡撫
遼陽清屯田裁冗役嚴號令禁奸宄按豪雄科丁力將築邊墉以遏虜
寇一二兇魁懼罪將及必當大法惑衆猖亂而公危矣初公在布政起
復入京故事必先補原職而後徐遷之先相以公國士也不可以常例
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及變上近貴與先相故有怨誤以公爲先相
黨與因欲罪之憲使者又不爲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諸
兇並使者笞辱之林侍郎廷昂奉勑勘公事諸兇閉之憲使者出帑金
本賚乃啓門且撫慰諸兇謂公必重坐蓋圖悅諸兇心隱其械詔使窘
侍郎弗以聞而公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定論功超遷矣
黎侍御貫在臺日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籩

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尙書汪鋐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彼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法司廷鞫鋐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尙書許讚獨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救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士民爭識其面云
浦鋐字汝器嘉定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洪洞令嘉靖癸未擢御史嘗掌河南道事河南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公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遺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公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閒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旣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許國公郭勛大學士夏言繫祕獄者年餘矣公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乘傳逮捕之旣至關中宣駕帖公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徽纆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公已病矣詔笞一百與楊侍御爵同櫃鎖公初在陝被徵秦民聞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

奔送扶老攜幼滿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于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哭祝公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鉉登樓望岳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界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公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閒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

初下獄與楊公爵同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愼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絢以贈校者旣笞後始得同處楊公爵爲人剛忿見守者或不遜卽不能堪公語之曰處此大難必學古人内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問使來獄中以伺鉉起居其人遇公甚謹且開懷相與公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公氣象毅然略無喔嚅卑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笞踰年正月

初六日子時卒

葉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

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
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
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略曰禦虜之首不可倖彼之不來而
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
復隍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
而不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黠虜復來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
則將來之患可爲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艫飛輓
有兌運之輸歲辨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遝馳中原騷動有
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
洛之行採木羣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
呼鷄犬亦爲之驚矣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愼爵賞之施袪冗濫
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
舉人所爲者亦多主試者自爲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
未知是否錄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

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等語皆指爲謗毁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于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爲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者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下獄初山東試錄將獻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時事者稍宜删改否則禍出不測叔明不聽卒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楊公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通問爵不以得其通問爲可幸而以叔明敢于通問爲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問敍平生以勞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勺與叔明同里居楊公爵使以間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胸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楊公爵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笞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

楊侍御爵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僦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
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失還之金客謝弗取詣至其家舍焉以行人奉
使之肅府儀府吉府贄賵俱讓不受世宗肅皇帝儀禮多制作薦紳譴
斥者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目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莩
肉爨啖道傍假令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于老羸飢饉之艱上之司舍
待罪得旨下民部發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旣爲御史見柄臣弄威福
草奉將劾之爲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
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筍生兔馴擾人咸以爲純孝所感云服闋堅
臥不起行部使者交章薦之庚子秋詔起其家皤然戒行曰曩以母故
不得舒吾志此一時也何爲區區策駑駘爲復補河南道監察御史辛
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有腹心外有百
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諂諛深固號爲巨
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覲朝儀
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上

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鎭撫司推究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被創桎鎖中
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淋滴下氣息奄奄眯惑不自省守者以爲死
矣被覆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吏伺言動以上有蘇校尉宣來心
惻楚狀拾重瓦間桎合處尋被笞褫辦事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槖
饘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浦鋐以申救箠死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
郎劉魁再踰年吏科給事中周怡成以抗疏下獄驩焉降心相與切劘
修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
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四日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
仙箕釋此三人者遂與周劉由潞水逾臨清別而歸上雖放此三人者
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終未釋然復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
二十四日下詔獄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籌易
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夕大高玄殿火四發不可嚮
邇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爲民先生自繫詔獄寒暑八
易其初苦楚居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鉛如食飲抵家以教授生徒爲

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農人同甘苦雖乏儋石之儲而蕭然無憂蓋
圜扉中研心學問磨鑱精光開拓胸次直有渺人寰空宇宙者而世上
倘來富貴曾足以芥蔕其目睫乎己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先
生不樂曰是楊伯起之鳥十四日卒年五十有七公嘗自爲處困記二
篇其一曰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
罪次日下錦衣衛鎭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蒙復訊鞫血肉淋漓
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疎焉斯時也余自謂
死在早暮且以得速死卽爲幸矣既數月刑瘡之遺裂者雖少完復然
殘毀之餘形狀攣攣動輒顚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
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爲事疏之上已數
日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
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未獲一
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笞之既重其困苦
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不能堪也呼一人卽膝上手畫困卦二字

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周首領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廠知州時公已仙遊矣廠不欲以驚悸告但紿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旣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列星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奮振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沮聚語洶洶皆爲余懼炎炎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著者尙爲冬月之布袍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一羸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工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一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今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鋐自巡按吾陝西處

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洶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笞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于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于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于榮樂患難則心存于患難于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過中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

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臥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卽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地上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瞶飲食少進食卽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公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嚴是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于此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記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少已焉夫固然矣又處困續記曰予下獄蒙笞後司官絕命供食日終囚飯予以事非君命特過于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室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見書再某物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于是予與順之皆依煥吾同飲食己巳年八月

十二日予三人俱蒙恩放歸田里取道于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旨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鋐相繼救予皆以重笞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久因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于至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于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于己既下獄既絕予飲食凡予所具氈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與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江會稽人壬寅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事不宜外聞于人乃寘生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

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
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度以罪當
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
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同官使告予侯劉周二
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順之至廠蓋順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
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使者先至其家繫其弟以行即趨應捕者
順之至處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
因於桎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然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
步過外有鐵鐐聲既又獄卒擊桎木羣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鐵
鍊以縛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
耶忽一校者來門內告予以二子使門者候予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
溫意可以見二公胸次矣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右左南向
廁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屋戶板扇外有栅向內
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栅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

母夫人納福否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因飯嘗終日于暗室中誦孟子簞食豆羹章以自涵蓄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因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然因謂順之曰寧以璧碎石上作羣玉屑安能甘此侮污爲金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歸于仁今日之事各行其志可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久旱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于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我死天乃雨雪乎一校繁髯方面從旁聞之怒曰此昨日所言乃食草者之云也順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鎖予三人于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饁食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危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門章生饋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間以乾餱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卒赫然詈罵

之卽欲以桎鎖苦聰再四謝罪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規視楊

棟國用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剖股見予三人展轉阽阨嘆曰豈可使

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主上仁聖于三人者欲其生不欲

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饑以死也于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

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答

主上玉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譴凡士大

夫以罪繫獄拂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

中尹相林廷璽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其食時煥

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剝膚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

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絕之地至是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

所居屋前有左右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桎木往時士大夫下獄者皆

居之未有居深屋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米者而

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籍口于予今日則枵

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于此乎

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順之嘗曰己身不足惜而懼以罪累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嘗嘉靖乙巳年季冬望日書

陳中丞儒在戸部時以議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厲或謂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執仁之助也公上書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覺疑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關隴士聞風而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赴門生故吏饋遺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清操自若也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以繁富稱于天下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悅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鈛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禮遇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

卽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

周公怡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有梔日有數人監之客問曰辱乎公曰國法也而敢辱怨乎曰君罪之也不敢怨然則樂乎公蹙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坐臥有梔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速有節余今知檢夫是之謂安客曰不然也子之所云禮樂也子之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戯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志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由此而往其庶乎公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

陳少司寇璋旣登進士疏歸欲終養淑人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正德戊辰抵京値逆瑾竊政獲罪焉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襄毅公宣于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強賄之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爲也卽

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告終識者以天所以成孝子也瑾誅應詔

起用辛未授刑部主事

王比部漸逵既爲刑部主事目擊時事之失乃歷陳往古可爲鑒戒者上書闕下其略曰王漸逵昧死言聖上聰明睿知高出前代者四事閹人不得亂政也大臣不得專權也戚黨不得撓法也學不于小而于其大也然自即位以來治效猶未臻者其故可思也寬恤有詔興革有詔而有司格不以行此外臣之負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無復分憂于萬機互相朋黨無復同心于匡贊或受腹心之託隨即相負或識卑器淺罔所建明此內臣之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眞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視以迂欲以贊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目有五一曰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脈此百王之會通而萬世之彝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脈其至也至于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橐鑰之機則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

數千言言甚剴切知者咸危之曰上怒叵測王生殆誅死矣竟留中不報然執政嗛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上疏乞休冢宰嵩臯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喻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羡秩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卻之而執政以嗛故時詷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値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以託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先生卽日就道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于水滸先生謂之曰石溪勉之吾先俟子于白雲之麓矣

劉少司馬源清嘗總制宣大會大同軍亂源清奉命討賊督總兵卻永決水攻城賊勢已窘郎中詹榮因得入購其黨斬倡亂者以降源清以籍手逆黨爲恨不著其功侍郎黃綰附尙書夏言因爲蜚語中傷逮繫司寇年餘給舍曾忭爲之論辨乃得罷歸隆慶改元言官交章追論詔贈兵部尙書子爾牧字成卿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戶部郎中時西苑建

醮詔所徵發常以帑藏空虛上聞減損其額積爲中貴所嫌會嚴世蕃舍人竊占邊鹽爾牧以名奏世蕃恨之風御史某以變亂錢法劾爾牧廷杖一百削籍歸里隆慶改元廷臣交薦未召而卒年四十三

楊守謙字允亨長沙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嘗巡撫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主上拊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卽率部下精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卽降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朱希志外同仇鸞協力悍禦仇鸞者狠鷙陰賊人也有寵于上公督學陝西時鸞爲甘肅總兵潛與虜通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鸞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于上曰楊守謙雖勤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世宗大怒逮繫詔獄法司擬戍上愈怒罰治法司持旨坐公棄市時年四十六都城士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楊中丞事聞于關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盡哀公臨刑自若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

與岳武穆于肅愍同游地下足矣無何鸞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禍以八月二十六日而逆鸞被戮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報不爽云鸞敗主上卽悔悟公冤至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冤詔贈公兵部尙書謚恪愍祭葬廕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爲之鼓舞稱快都城父老有泣下者

林少司馬富嘗巡撫廣東往者撫臣不二年輒議大征富慮濫殺平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于是與御史異議云淑人年高數病富憂懣疾作累疏乞休時方獻夫取衆怙勢奪民產富付僉事龔文稔裁以法乞休疏至獻夫取旨回籍聽勘富將歸海寇許折桂爲梗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檄巡海副使某出兵及兵敗將沒則反以失事爲富罪獻夫從中應之遂落職文稔隨被逮以死

楊冢宰旦爲北冢宰日會見山桂公羅峯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旨遂爲給事中陳洸所誣劾並

及東閣大學士吳公一鵬吏部右侍郎汪公偉疏下吏部議時左侍孟公春覆題亟辨其誣且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洸爲之闢路因發洸奸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竟有旨令公及汪公俱致仕

呂高字山甫號江峯丹徒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山東副使提學當大比士錄文舊多出提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于二千里外求唐荊川之作而亦不過一半篇錄成以一册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爲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一余光也蓋先是嚴介溪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上大怒械致御史幷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死杖下臺中悞以爲君從臾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皐曰呂某歷官行已俱無異議今次考察毋及之松皐應曰然已而邸報有名楊虞坡向許松皐扣其由松皐言初擬無事御史必欲黜之惡其冒害道中人豈非寃之又寃哉歸後日與南郭錢少參亮輩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不但

與世無求亦自忘曾爲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之樂

張選字舜舉號靜思無錫人嘉靖己丑進士初爲蕭山令拜戶科給事中緘書報其父東涯翁曰兒今叨言官矣言官默默恐貽尊人羞適値太廟祫祭上遣勳臣代行公思鬼神不歆非類夫子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矧祫祭大禮聖駕不出必有沮之者卽疏伏闕候旨上御文華殿覽疏震怒命廷杖八十杖折者三公精神愈爽諭杖者曰吾罪甘死汝無累聖天子有殺諫臣之名杖已出朝瀕死藉諸元老洎同鄉諸君投之砭劑幸獲生還

孫太僕緒在寺日南陵丞韓思義貪殘日著公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厚權宦張雄凡與思義善者皆爲之言雄亦託親信寇錦衣來致意皆不之答會思義以病死雄欲以故勘誣公而丁鳳劉愷于外助之乃繫御史臺閱月幸菴彭公力主擗逅律還職雄乃矯報褫爲民今上龍飛起復太僕卿致仕

周復俊字子籲崑山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卿嘗爲雲南左

布政使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遷即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南京太僕寺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某繼至別宿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次爲言孤遠之臣中朝無援浮沉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役御史宵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辨亟上疏乞休詔與致仕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壬辰進士初爲元城令歷官南京戸部尚書嘗巡撫應天捕賊斬首虜六百餘級會趙文華視師求賄不得反用他敗論劾謫戍朔州吳人感其功德爲生祠祀之隆慶改元起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戊戌進士初授池州推官歷官都給事論柄相疏指嵩爲國大毒子世蕃弄權納賄其勢方張童牛之牿宜禁于始疏上嵩黨黄瑺者御前給之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爵上大震怒不及覽命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

何計秦越卽日就道次年竟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時逼脅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旣降之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外臣被中者又何可勝數耶

薛侃字尙謙潮州人嘉靖辛丑進士疏乞歸養師陽明于贛四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余氏李氏婦皆雙節已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齋中離山與士子講習弗輟遇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訃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已而疏建皇儲事詔下廷鞫上躬聽連日刑究不一詞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眞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者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桂薦爲春坊諭德每謂侃師生得道學正傳蓋以諛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聞之喜何如也第須機會耳盍須時乎及澤爲太常卿會張璁與夏言事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曰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坐承繼罪不容誅

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勸之進侃許諾澤遂袖疏草而去歸卽謄出送張張收之越日晚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澤往促之侃乃進焉比疏入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于午門先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也夏對曰亦是忠上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鋐被劾贓罪有旨迴避聽勘張力薦鋐當視事遂起鋐比廷鞫上御奉天門聽斷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辨實不與謀先得釋侃因言澤曾主張此事遂逮澤澤至甫加刑卽垂首喪氣招認與謀上方欲刑侃知其冤遽釋之于是罪澤搬鬬是非往來搆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小舟出潞河適遇聖壽節隣舫有參議項喬方欲行禮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叩首祝聖壽禮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尚謙訪之果然

王璠字廷瑞寧遠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參議爲諸生日有同舍生侵學傍隙地衆悉愬于官以齒推公爲先公素伉直領之事閣不行衆更詭爲文投之縣代署公名非公意也尋覺發于巡按視原文有公名例

出爲椽督學戴恭簡公聞之曰吾識王生豈爲是者哉然莫能救也是歲癸卯當鄉試戴公乃牒縣以椽入試遂得舉自逮事至是凡八閱月耳明年甲辰登進士第嘗以參議分守山西冀北道壬戌朝正考覈羣吏鈞陽馬公在銓部方以公爲材而濠梁顧公以都御史參會竟以臺評罷公爭之不能得屢稱于人先是山東參議某者以分守在遼東與公不相能其兄司徒公每平之公之被黜人謂某有力焉公初被黜上疏自序其課績所得詞語大意謂外銓籍而信流言蒙名士以重謗請下臺司根究屬藩府監鎮撫臣亦有上疏留公者詔命之辨公再疏撫臺評之失云云且謂臣猶出婦借得復歸亦無顏與娣姒相見請雪其冤而許之退事下臬司公三疏請稽報不時上之故語益峻切會孝廟崩事遂寢逆瑾竊柄時有勸公赴愬者公笑謝焉曰吾以吾行之不白故忿而有言今就傍途吾之心事誰與白者言者愧而去

許大中丞宗魯嘗爲湖廣提學副使而南給事有與公隙顧以公湖廣時嘗刻書濫費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絀之

皇甫濂字子約吳縣人故憲副錄第四子嘉靖甲辰進士官止工部主事嘗典薪廠賈人每僞增其數以罔國利子約杖而按其罪不知其女司空文公明妾也令妾泣譖公所翌日蒞部召子約切責之子約抗言曰公掌國政乃嬖于寵而聽賈人冒侵國財不爲發姦擿伏顧欲奪屬下守法吏乎即無司空城旦書如君上何公斂容以謝而心銜之于是有荊州之役矣至則算元羨緡商人之先視榷者爲同鄉顧子聞喪不奔多收賈人稅以充私囊子約發其贓以千計乃誣子約不畏簡書眷戀桑梓徭役瓜期歲當察吏考功郎又嘗所忌者議欲黜之少宰建寧李公默論于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狂措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

葉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壬辰進士嘗巡按山西得代還適奉天殿災上陳時政并劾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讚戶部尚書張雲工部尚書林廷㭿詔罷雲廷㭿而留嵩讚上方眷注嵩而喬疏論之且一疏連四大臣直聲振天下于是嵩大銜恨己丑幸承天疏請留不允扈從行

在改巡按順天會遘寒疾危甚疏乞骸骨歸嵩授指都御史王廷相令劾喬本不病而托疾避難廷相素重喬不欲上嵩曰上意且相及矣會經歷李錞譖喬短廷相遂奏論喬逮赴詔獄廷杖幾死謫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不以私歸展省念母老乃治廬迎養母歸江都喬獨居一室左右惟圖書無妾媵一僕供掃除汲爨而已

薛夢雷字□□號鳴宇福清人嘉靖□□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爲雲南左布政日時有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力爭言薛公寃公當舊撫取印時徑走出北城守城矣舊撫堅欲得印以舒禍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及同事皆勸君爲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于舊撫也今奈何以及公御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非其辜于是公事大白朝議方圖用公而公卒矣

姜大中丞儀嘗巡撫湖廣每有征勦得一級公另貯之待生獲者辯眞

僞而後登紀公惟重民命而不自貪功故一時士卒畏服不妄殺一人楚地者舊欣然有曹鄧之頌公之撤兵也先是奉命會同貴州巡撫協征公既整兵十萬屯駐辰州晝夜竭力攻進破木葉重寨倒巑嵣山巨巢貴闢地直正池河營已入苗境中心抵貴州疆界貴州撫院王學益畏忌不進是時湖兵攻急苗遂逋掠彼方公于是奮然具疏劾奏王被逮赴京得罪王與逆犯嚴世蕃兒女至戚因觸蕃怒遂令王巡按劾公師久費財責令罷兵蕃遂擬旨謫授公任廣東布政司左參議乃撤兵東赴不數月以疾上疏乞休詔可姜儀既有疾著回籍冠帶閑住于嘉靖己酉十一月獲致仕

孫繼魯字道甫號松山雲南右衛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謚清愍嘗爲淮安知府有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經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搆疏于朝械逮京師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公弗謝然而所遇非霍諝也竟以此忤時立禍本矣調知貴州之黎平累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一時文經武緯于安攘大計卽永肩之會有西陲之

事持論與總督東涯翁公不合公先爲文數百言誓于袖慷慨忠義之
氣溢于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者故先翁而後孫竟被誣
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楮具取破碗書
壁倡和百餘首命曰破碗集中有云爲國爲民意已深諫章一上淚沾
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留取芳名播古今等詩楊公解之至謂勸君努力
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以是作遠期而知公者率百口直之山西有
宗藩者抗疏救辯卽前解裝肆挾者也公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付之
一篇而執政阱之不已先帝之明將宥公矣而天道難知疽發于項遂
卒實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也年僅五十隆慶改元謚清愍
王愛字體仁號一山秀水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嘗曰高皇
帝律令卽堯舜欽恤之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藉相袁公
庇譁飲禁中逮治公執法不少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公曰法
如是何謝爲袁公聞而怒曰王郎嶽嶽欲折相君角耶公弗顧然自是
倦游有嘉遁意尋以遷葬得請歸逡巡未上丁卯穆皇帝卽位考察京

朝官猶以前大宰同里故畧不及晉江黄司寇力爭之不得因嘆謂諸曹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公開報了不介意亦絕口不自明

游居敬字行簡號可齊南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監察御史雲南缺巡撫朝議推公奉璽書往受事時鎭守沐朝弼方以奪嫡事爲其寡嫂陳氏訴訟朝命屢下切責對狀朝弼負固賄遺執政者益狡焉侵奪所屬民田以自封公以分義裁之歸其所侵騰越州莊田朝弼陽順公而陰銜之切骨東川逆酋阿堂謀篡東川强奪府印擅立作亂奔烏撒致與宣尉安萬銓霑益土官安九鼎治兵相攻十餘年不解也至是侵及羅雄州逼危會城公奮曰堂堂天朝寧容此么麽弄兵震動我三省芟夷我農工傾覆我疆邑無休息時耶上疏請誅之下三省會議撫勦從便宜第事屬各省多首鼠公亦多方招之不服乃乘其不意督兵進勦阿堂就戮三省以平會南京戶部缺侍郎推補沐府鎭滇之日久兵權在手專制一方如王者凡有征調非沐府檄不應也後沅州之

變滇紀綱幾不振加撫臣以贊理軍務手持兵權悉聽巡撫朝弼以歸
騰越州莊田銜公既不直又得其兵權也益怏怏謬謂輶軒使曰阿堂
事奉旨勘十餘年奈何專征之且宴然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一切兵
餉不關鎭臣置臣何地其如祖父二百年職業何且公忤分宜又不循
例謝授意于部使部使與朝弼交厚乃共謀疏公輕舉大衆蹈不測以
徼必不可成之功者遂被逮時金吾使者逮公公在行間離會城五百
餘里公次子于廣年甫十六自會城以書送公欲護公之燕公辭曰兒
護母南還且寒凍甚寧堪此苦耶廣以年踰志學父以忠直被逮旣鮮
臧獲豈忍父獨行毅然冒零凍侵霧奔走于崇山峻嶺間晝夜馳驅三
百餘里自會城尾公公已發至貴竹界廣且馳且飢旬日始遇公于普
安驛公且將發廣至公淚淫淫下撫其子曰吾身已致于君也兒豈堪
此哉然兒一念孝不忍違也父撫其子子依其父馬上風霜百餘日草
宿露食涉二時方抵京備嘗苦楚詔廷杖下獄戍碣石前平定虜功悉
爲部使所抑不錄會穆宗皇帝改元赦歸在戍貧窶至從者莫能堪有

以居間請者公叱曰我清白吏今皓首即飢死瘴鄉不失清白鬼也杖逐之其刻厲如此于是尚書吳公嶽林公同及諸臺諫交章訟公在雲南有功負冤宜亟召用己巳起南京刑部右侍郎

歐陽中丞重嘗巡撫雲南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兹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爲奸掊剋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自唐所指揮進奉公請得禁治諸弊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隱謀乃更以三疏乞休而輔臣丁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謫調給事中論救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己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敗壞于是復上兩人交搆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己非輔臣黨人願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

以完名爲榮

胡宗明字汝誠號瓶山□□人□□□□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福建參政下車首問民所疾苦而浮糧爲甚蓋閩故多山澤之稅地利率遷徙不常而逋播者滋益衆官司無何率委其征于窶兇而豪右坐業其利民用大困公盡括產而則之賦且均其不根無歸者積困頓蘇而大不利于豪右始嘖嘖多口矣會公遷長蜀臬以去而御史按閩者妄庸人也素不懽于公入豪右言遂疏公治閩無狀宜罷會相臣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行卒不能罷而衆不洞隱曲謂公結于柄臣咸思有以傾之矣及公巡撫遼東言官恥其黨不勝也復申前論而相臣復右之落其官職衆益譁不平而禍機自此牢矣公又數捷聞朝廷方議下爵賞而公乃以爲積孽之餘不一大創虜終不遁匿乃師李牧故事委縱人畜誘其深入而盡殪之而言官不察疏爲失事遂謫浙江參議此非惟不悟兵機亦伺瑕媒釁者之過也已復幸其速仆而詆斥益力竟削籍以歸

傅太常佩嘗爲兵科給事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所以報朝廷者不遺餘力矣世廟幸承天公以才望扈從有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回鑾之日卽抗疏劾之忤旨奪職公聞命欣然就道

張大中丞岳爲郎時上議禘祭張閣老孚敬議推先代某祖爲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知不可又未知神位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岳岳請書皇初祖位堂堂天子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附會某祖以爲重哉李以岳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批皇初祖如岳言于是爲張所忌出廣西張又行選貢法邊縣雜夷多不任貢岳謂選第汰甚衰謬者足矣調停行之拜表入京又不候見張而歸張愈怒故遂坐濫貢貶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錦衣衛鎭撫司鞫上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奪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擬具如咸寧侯仇鸞所訐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

錦衣衞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面充軍夏言令錦衣衞差官
校逮繫來京究問已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
寨者斬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
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于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
銑于市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機略初爲御史巡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
順兵變銑密運方略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爲才會虜患棘
因不次見擢府專閫之寄然銑躁迫無經遠弘猷自負遼左功謂天下
事無難爲者其所注措卒多誕漫巡撫山東聞虜入太原上疏請檄還
山東兵戍關西者內守臨淸爲時所笑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大學士
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鉛鐵關隴之間蕭然煩費矣
時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心亦危疑之密以
訊大學士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常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伺上指
謂其非計說旣行隨騰疏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上怒銑甚然實無意
殺言也會咸寧矦仇鸞先爲銑所劾有旨逮詔獄鸞上書闕下自理嵩

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福及鎭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罪得釋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鸞益横鷙不法以及于誅銑死旣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寃之

蘇大司馬佑嘉靖癸丑致仕歸會總兵岳懋陷虜幕府者懼則奏公不請兵糧樵蘇後期故及于敗本兵亦素有卻言如幕府逮下詔獄然公實嘗乞餉奏牘具在諸公無以難也而少師嵩故尙書時嘗爲公所論恨公從中主之削籍爲庶人隆慶丁卯今上卽位詔予冠帶戊辰東宮立覃恩以長子光祿君請復故官致仕家食凡十八年守臣數薦于朝竟中尼不召當世惜之

張翀字子儀號鶴樓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岱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相嵩當國楊員外繼盛沈經歷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翀與傳策章繼上俱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翀獨對曰臣自求爲社稷死耳疇能指使者卽

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怒解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猕戍都匀

嵩父子伏辜穆宗登極召補吏部驗封郎

郭公宗皐嘗巡撫宣大適有邊警損將省中以失援劾公及撫臺陳公

耀等俱逮下吏各榜一百隙公死杖下而公謫戍陜西靖虜衛掠治困

篤簑輿行二百里方蘇至邊僦民室以居耕牧自給僅免凍餒部使欲

爲公葺宇使廩人授飱公爲書謝止焉暇則手錄方書廣施藥餌及進

諸生徒質問經義彬彬嚮風

楊忠愍公旣以馬市事建言爲仇鸞所譖下錦衣獄就訊公持論侃侃

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狄道在陜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

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

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恭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暮弗倦臨洮民翕

然稱楊公神明郎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謂何不以及令也

少暇則進邑諸生爲講說文義大旨諸生人人得志恨見晚而公捐奉

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

孔配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楚典公召而約束焉爲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于府以伏糧與之及倣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廣圃使蒔蔬而引洮河之水灌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蕃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于一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蕃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居狄道三年民愛之呼楊父諸生咸稱關西楊夫子

黃太僕正色之戍遼東也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義所發往往見于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爲事遼東士子樂從之游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邊歲久可暫乞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

有三十年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戍地以原官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冢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要職公固乞閑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仕

徐文貞公謫延平府推官時有疑公自禁近出爲小官縱不鄙薄之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公獨不然曰官大小大人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增益我者不淺乃馳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而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公晝夜拮据案牘清宿繫者三百人時大盜窟尤溪而四出剽掠郡邑勢張甚分巡諸僉事備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任之盜遂平

許公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隆慶六年以廣東僉事謫兩淮運判既歸意將遂終隱往見唐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歲建言歸今七十四歲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己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

高文襄之被逐也即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暝迺大臣瞪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

江詹事汝璧以諭德主南京試以安南不宜征及勳臣配享止歲祫宜與至郊祀嘗皆不宜從享策進上覽震怒逮赴詔獄先是太史奏彗星犯文昌至是文昌不見三日人以公爲應云勳臣郭侯銜公配享之論欲置重典賴聖明遣官停造海艦罷安南之征乃得輕罰謫閩市舶副提舉巡按御史李公鳳翔包公節交章特薦己亥起南京駕部員外郎尋遷正郎癸卯春北司業員缺銓部以公名上書而以北駕部郎程公文德副之上謂輔臣曰璧朕素知其有學其人與文德孰優輔臣對曰文德後中兩科上曰璧以何事謫官對曰以妄言邊事上曰今之邊事被他說着于是詔復北司業

趙志皐字汝邁號瀫陽蘭溪人隆慶戊辰第三人及第歷官建極殿大

學士謚文懿今上卽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暗激上怒逮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遏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史局公以職掌堅請之使不得密江陵怒甚會星變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持法平恕間與名士徜徉山水况味恬逸而江陵怒猶未釋辛巳例察京僚又黜公公歸築室淸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壬午江陵逝南北臺省交薦公起解州同知

張太宰瀚爲太宰日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牘風公使留己曹郎請覆議公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淸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公北面頓首曰臣耄不能任國事然寧

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

洪少司寇朝選旣挂冠歸時江陵有父之喪謀欲奪情公聞怒曰三年之喪古今通誼漢儒金革無避之說爲無據况昇平世用此典耶草疏將上公門人與子競交諫乃止然悒悒累日及聞鄒元標吳中行有疏被杖公擊節歎賞貽書壯之且曰二君子氣節文章眞表表哉此其存心扶植綱常與夷齊叩馬何異江陵聞之怒甚巡撫勞堪承風旨誣搆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獄中嗚呼萬古天地所恃以不壞者惟有此理人孰無此心彼誣以爲罪欲假手鉗口其人生理已滅盡矣矧望風附旨魚肉端人正士者乎人言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嗚呼是誠何心俾公受禍如此烈也

陳僉事吾德嘗以給事中攝戶科適有買珠之命與同官李紀切諫皆免爲庶人公攝官僅七日也今上卽位都給事中賈某薦公忠直不宜久處閭巷召爲兵科給事中癸酉四月至京師卽劾中貴人鄭眞傳內旨官其姪錦衣總督劉壽奸贓不宜召用忤太宰楊博先是已推尙寶

少卿楊抑之而江陵新柄國鳌博見疏善則令所善鄉人王篆給事中張某諭意一日見于直廬江陵謂公疏善倖濫宜不止此公對不敢風聞中人也江陵不答是時江陵專政言事者多承風先白乃敢言公自以非宰相私人不附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交惡搆敦朴欲疏江陵與王篆江陵遂令兵部尚書譚綸劾敦朴謫外公並劾儒江陵嗔公不白己憾之矣十一月成國公朱希忠薨行金錢求贈爲王驗封郎陳某與六科並持不可公復上疏力爭江陵大怒十二月癸丑慈寧宮火公復疏陳五行休咎江陵詆曰安能腐儒語也辛酉朱希孝直廬火丁卯大內又火戊辰乃下其議明年二月一麾出守矣江陵已憾公御史劉臺劾其受成國金十萬出公統州持經者受賕禍憾益甚樂平進蔗欲因中之宣言上怒蔗腐不可食當逮太守以下如此則株連膳部光祿萬尚書爲言乃止第收治縣人而詔切責太守偷兒竊建昌玉帶則以售于晉都江防同知龍宗武偵得上操江都御史王篆傳致其文饒州巨寇有闕文公坐謫馬邑典史親老不欲行屬馬邑失囚詔書

問尉安在得無之任違慢乎公恐馳至鄭州御史某又劾公在郡時違
禁講學擅用庫金置買學田亦俸金耳移疾杜門明年大計江陵遂欲
以此黜公考功郎鄭某不可竟削籍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目錄　外編

黜廢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黜廢

前言

司徒許公誥嘗曰吾近見士人失官憤恚若喪吾甚惑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故雖屢進屢退不見喜慍之色

韓公邦奇曰嘗見古今豪傑之士一爲時所斥逐遂放浪曠達而寄情于神仙麴蘖之間自以爲向出風塵之外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

袁公袠答李驗封伯華書曰鵬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途判是以巢父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于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慰收孟明于三敗雪曹劌之積耻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問辭賦上

自墳典下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精華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憲之貧糊口無媒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蔬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名于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攄霸王之略高談闊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懶深衣袪袖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萼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蔑衛青近鑒李義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反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讒言先入械係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纍纍坐臥圜土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于越既而雷雨肆放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其饘粥躬操錢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殞力桔槔當戶簑笠在堂于陵雖陋無求于人暇則臨流濯足抱甕灌園釣鰋鯉于芳藻弋文雉于叢藪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

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者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誦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如褌中虱哉

王公廷陳旣罪廢有友人貽書勗之以矜飾名行者公答曰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于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于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畢矣

張居正與□□□書曰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于邁軸賁束帛于丘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職而不能抑〻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于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于後世其所能者則旣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陳束寄居漸山書曰屛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

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爻浚恆之戒
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忖愚心知其非
慢也不佞才質疵謬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
罷斥遡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
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欷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
哭屈平于湘水弔賈誼于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
生彼數子者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
同嘆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巑岏造天黑霧
千尋黯慘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魈獸窺形螯蟲射影斯實涉歷之
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洿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裹奇不
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延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唬百
事滋而吏曹謁當其悾惚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
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
潔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疢

所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于溝中同畝之稷上而饗神而其餘委于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于合劍論奇于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繇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忠炳燿丹青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如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

王文肅公與翁見鵬州判書曰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僕也不能憑豐隆而寄聲茲捧教遺汗淫淫下也世路如此覺得愈遠愈苦愈高愈危今不復進爲公慟窮途之哭但男子一生無端暴殄于射工沙蝨駭機毒矢之中道見不平未能抑氣王郎酒酣拔劍空自苦耳抑古志有云立

德不朽文以窮工公之齒末也物色河上著書名山據梧而吟屑榆爲粥千歲而下其于遇不遇何如哉勉之自愛

往行

宋濂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于禍家遷身放公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顔面竄逐之至若還其鄉次于江壖端坐其上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其于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嘗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而已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于憤激甚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

十九年議親征北虜羣臣無敢諫者夏公原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來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眚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整邊儲于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命錦衣官立

取公回至則方起廠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于內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仁宗時爲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嚴公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于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在都察院掌印今堂上板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至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敎諭李綺上坐致公作陪

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爲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雅安分如此

曹泰字□□故憲副時中之兄也景泰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僕竊其金爲平康之遊則橐枵然矣怒甚往訟于比部郎郎追妓至痛搒之妓怨反誣公以是罷不敍英廟復位有白公寃者而公名偶同景皇帝年號又景皇帝時所舉士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上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入郡城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資賂焉已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讞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母在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人吾何面目立于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

復歸富林以詞翰自老時人語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陳公鑑字緝熙長洲人國子祭酒與諸生温然親切不更張條範時申
飭舊規式度使可守而已錢穀出入一不綜問曰非吾職也故事師生
計日給錢若干爲飲食費其以事去不及給者貯爲公錢用之積久頗
多前祭酒襄陵邢先生讓去時公錢已少無目籍交先生一生見斥欲
中之法數妄告今日取公錢若干爲某費先生盡從之日久錢去益夥
乃發于上以爲二師竊入私橐先生就逮下獄邢君在喪中逮繫至都
或謂先生此甚易第從君分銷爲帳册法司可據此出君先生曰吾本
無分毫染何事爲欺君反自造罪耶朝人不善先生者從中醞釀之獄
吏張具脅先生乃嘆曰吾乃今日知刑官貴如此乎邢公對吏細辯此
語先生仰天而笑曰吾至祭酒孰能對此輩掉唇舌哉唯唯受擬竟落
職歸田無憾顔
張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初知鈞州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正
德丙寅嘗爲戶部左侍郎時逆瑾專政惡其不己附者會南京戶部尚

書缺以縉往補而卽因事逮之時同逮皆復官惟縉致仕然瑾銜縉未釋也復同尙書韓文下詔獄罰輸邊米五百石又坐前揚州災嘗改揚之免運二萬五千石于鳳陽上納瑾以爲更制除其名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江西按察使江俗刁強弗馴縉紳大夫罷居例日請託受賕累家富厚公爲按察也每痛抑其弊凡縉紳大夫以書問至者令二吏于廳公拆之請囑皆廢不行而其居四川嚴亦若此于是毀讒交集咸欲摧折公會三載入覲銓部都御史汪鋐首摘公黜之尙書王公瓊者知公謂汪曰此故有名豪傑何可黜也汪卽曰公不黜此人他日得志將盡殺天下士吾與公苟存亦無噍類矣王公故常以剛讁其復起也蓋不能不稍依違計卒無以留公于是縉紳相語曰周某性高以傲無人也今黜必且疏直寃乃相率詣慰公勉之行公曰天下大矣假令黜廷用輩數百千人亦能容耳于是率歸

唐憲副錦爲江西提學副使己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二司

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廨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以濠行守稍暇計約火甲犇門出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眞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時汀贛巡撫王公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率往年招撫姚源遺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先生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譖之謂擒賊多出萬銃非先生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丁亥究核江西功罪始白其事獲賜章服而致仕焉

黃一道字唯夫揭陽人正德辛巳進士歷興化知府乙未考劾天下官員南京科道交章劾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閱月輿情憤憤不平曰唯夫黜驟也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

劉友仁字□□號涵江莆田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至河南左參政嘉靖辛丑歲與同鄉王公愼中同罷河南參政王公馳書于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及武當相攜而歸公艴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猶出

內批孰不知爲權重人所爲如吾誰當爲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游且宦以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時王公已至淇上彷彿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月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王愼中曰公達人既已罷矣何必使人知其爲誰所爲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己守官儉薄踳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于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

顏木字惟喬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亳州知州卽罷歸益淬礪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能尼吾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隳吾學吾將樹風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愼交親賓沉冥典册遺略世故屹然表立爲望于淮漢之間乃自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于是首著家政以範俗次作州乘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廟小識以存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則聘志興都筆削是宰乃其詩若文則燼餘稿具之矣

羅虞臣字熙載廣東順德人□□由進士初授建昌府推官歷官吏部

主事嘗爲刑部與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高而虞臣猶剛腸疾
惡而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開先曰熙載且見中于法矣會宛平人
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姦連虞臣于是逮詣詔獄治之虞臣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主事提牢囚劉東山私脫桎梏越監戲賭笞之
所以示戒懲也後調吏部主事凡一年東山近挾奏延齡誣臣聽屬笞
彼臣常責治各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非大故止爲
嗔其坐而不起獄囚摧折延齡尙衆豈止坐而不起者卽人人嗔之將
不勝其屬矣陛下不肯骫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
也有司質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詿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
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先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
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求惟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僇臣以
延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言不苦者特爲
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以章其罪爲外家塞驕橫恣之戒
當其時提牢官一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陛下

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必爲臣等首咎臣等之罪又安逃乎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憲去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賤名器辱清議甚矣臣與邦憲雖同郡平居未識因其病瘧白尚書聶賢免押數日耳小人造飾飲謾激怒聖朝加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圄掠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蠲除臣恐薄惡相煽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縲絏之耻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結髮從士通籍薦紳乃爲小人所誣尙復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正人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眞淆皆往昔之殷鑒非清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御史府大夫王廷相當虞臣故縱重囚黨結元惡杖

五十褫職爲民虞臣既歸就中山結草堂墳索置前圖牒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猶自謂過之也嘗言虛生不如營名羨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御史蔡經薦于朝未用卒年三十五所著有原子集

楊文襄公既罷歸萋菲日久初張永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寶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出令門下人朱繼宗買備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蒙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上欲更製圭以內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三塊以進永暴卒其弟容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詐爲己有遂有怨言仇者聞之嗾令繼宗誣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公薦用永家人亦陳奏辯白皇上省覺下刑部理刑部請寶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陷公之心少沮適大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公先去去公名氏若無預焉者上怒曰修是書實肇于楊一清又常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遺官賚賞金帛于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上軫念曰朕誤放楊一清歸

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于外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弟容侵剋持慶公壽又于奏詞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干又致坐罪舊例刑部獄矣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奏報彼徑奏報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媿得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食奕棋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如泄瀉越數日卒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常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也卒之明年公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

胡纉宗字孝思嘗爲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儷公暇多遊行胡山園亭從諸名士一觴一咏題墨淋漓遍于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皇帝幸楚爲一律紀事其末曰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戶部主

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穆天湘淚竹爲怨望咒詛而所錄成獄及生平睚眦皆爲孝思奸黨奏上大怒悉捕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眞人力救解久之乃罷免猶摘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懾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尙何吾伊爲孝思澹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上占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李憲副日章既以憲副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中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宦在行志耳志苟不行卽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之一漚其聚與散交于吾前而吾目猶一不屑顧也矧足動吾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社日賦詩較奕徜徉林壑間見嗜者進必指其口曰能汲盡滄海之波乎見戚于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于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囊得百金

作狎鷗亭于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

潘高字子抑號春谷年十九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陝西參議以才顯名初授大理寺評事當是時朝多賢士大夫文章政事各以所長相高而其篤志好古者則又相聚以講良知之學視文與政以爲不屑爲而彼亦詆此以爲僞勢幾不相容君盡遊其間論雄詞辯莫可窮詰諸前輩相視以得君爲重于是君名益聞然忌者亦益衆每諸司有所建白其詞稍不襲故常輒譁曰春谷筆也出之陝西踰年以前大理罷官其祿食僅九年年二十八耳君既罷論者或謂處君太過君亦痛自懲畏思盡屏去華藻以就精實士大夫乃更賢君凡持節蒞晉者交章以薦竟格于例不果用卒年四十四

熊冢宰浹爲冢宰日嘗疏斥箕仙之妄忤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于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隆慶元年今上登極詔復其官爵

王檢討九思詩文蒼古而詞由則新奇不止守無人之家法自罷官後始然而前此尚不爲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如彈則稍次耳嘗和李文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未有能上之者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四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齊賈婆婆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

鄭端簡公曉爲大司寇曰刑部故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黃懋官王直通倭奴釀亂既而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公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以職掌奏公欲感怒主上公素嫻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竟落職還居家與子履淳各一書室相對日探討經

史方其意有所得即呼其子詔之父子間自爲師友會其壻項篤壽同履浮舉進士前後告歸恆過從門牆論文道舊公愈益喜凡公所言皆忠孝其教壻必爲君子即其少所聞于父者此以見其事父能不忘矣

洪朝選字汝尹號芳洲同安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隆慶戊辰遼藩獄起詔屬公問狀遼藩本以淫酗肆虐夙憾于江陵其言悖逆不軌則羅織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諷公公言古人有焚梁獄詞者今且欲加非其罪得無傷國家親親意乎竟與臬憲施篤臣郡守趙賢相左自是爲言者所斥而公掛冠行矣無何復起公爲巡撫勞堪誣搆逮至臬獄不二日公斃于獄方械繫時堪趨馳日夜五百里兵防甚嚴親信不能至側或謂堪令絕其飲食或謂堪令縊殺公歿未幾子競訟寃闕下勞堪且欲假手權閹滅口幸而不死既乃臺省諸臣交章爲公訏罪人堪遣戍公復原職兢亦還蔭敘

王大參愼中嘗爲江西參議時夏相方以權焰爲縉紳所輻輳吏于其鄉者皆曲意取容先生獨漠然不顧蓄憾特甚會考察遂以意諷吏部

考功懼拂其意而外憚公論姑以不及調先生迨疏入迺出內批以不謹罷時年纔三十三也

趙雲翔字元舉號壽峯平陰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太夫人年高疏求歸養撫臺梅公固留不可會丙戌大計言路有忌公者臨期竄入其名有詔賜罷而公已解組歸矣制府郜公聞之大憤曰以趙君之賢中考功何等法也疏訟其寃詔下按臺核狀未報而朔方兵起諸大夫將以邊才薦而公病困遂不起矣

陶參政大年嘗以憂歸時考察方面官公故所論主盜某子甲業已脫罪其子且貴爲京朝官欲甘心公諸勢家爲公所抑不得逞者比而偵公相率爲飛語聞遂落職報至公曰吾不能虧法以貸其父宜其子之讎予也是時封公尚善飯比部君已舉子鄉人有惜公解官者公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視解參知紱直敝屣耳且修業而息之是在吾子

王錫爵曰分宜之敗也其黨有同里而別籍在室而操戈者惟故少司

寇萬公虞愷獨持平語于向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不叛第其穢墨亂政自値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嗟乎使皐陶奏讞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火炳蓬勢自不分菌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垂槖而出垂槖而入此亦豈夜行鬼敢日星視指所不及者今併此汚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汚而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寃也蓋儒者當息怨得失之交眞器乃見有逐臣棄友一不快于公論則辞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觀焉而古今人情世道可概見矣

楊實字誠之鄞縣人以舉人爲安福訓導縣官歲行鄉飲凡耆老無賢不肖以名皆與公曰此非制禮意也乃命諸生聲具不德者黜數人尋巡撫大臣道安福者老被黜者乘間以他事中公遂落職諸生訟其寃不得繼以泣巡撫亦頗悔之次日諸生具狀聯署將復走愬公止之曰使吾無愧二三子者足矣官得失命也

官態

前言

崔公銑曰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節故張商英忤蔡京溷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長無垢師宗杲廁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乎奸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蓋多有之

王文肅公曰官亦自不易往來多費多議論多此三多種種纏人今又益之以翻雲覆雨千幻百化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此言不可不三復也

又曰王少方隆赫用事時舉意陶冶吐口著龜豈知一敗後若斯之烈也此以投杼新相不過失官彼以入幕舊賓錮及子弟得失較然此亦可以解頤矣但目前破罐當不得千槌萬敲我輩此時若隨衆打死虎反傷雅道不若竟付之忘言耳

又曰今公道觀世界有兩截十年前大臣子以江陵壞至十年後大臣子以江陵寃矣以公道觀人情亦有兩等其巧者東邊說好西邊亦說好謂之忠厚人必以東邊罵西邊西邊亦罵東邊而後謂之氣節矣然

此亦當看人鬼關如何如青天白日果無可疑罵倒十年前大惡扶起十年後大寃又何害此可發一大笑也

又與李養愚撫臺書曰方今之世下官攻上官以爲名上官媚下官以爲厚卿宦脅有司以爲威有司又脅卿宦以爲巧眞極亂世界吾臺不幸而處此且歸之數耳

又與友人書曰華膴通顯天之所制天子之所操今此兩大權者皆倦勤而聽之人矣人聽之吏部吏部聽之司官司官又聽之各部各司各部各司又聽之一二失職下遷而日夜冀天下以非常老丈以爲四衙門果幸華膴通顯乎人不憑牆不入其幕且朝青雲而暮黃土矣僕不敢輕天下士經術孝廉豈其無人而要以柔心弱項立乎氣使威喝之間勢且折而入之嗟乎天下皆醉誰其獨醒我輩所恃者頭上有天日腹中有肺腸耳丈所日記九十四事與推轂四公皆不合錯走遲路請翻身入利齒叢中價高百倍而獨恐丈等不肯作此羞面對人已矣尚復何言

又曰吐握集思蓋嘗日夜以此相勉而今一二躁競之士所責望于當年者非吐握集思之謂也且計欲使衆人盡悚而己獨親衆思盡詘而己獨伸使政府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二三人而千萬人之譽歸之矣不能依阿其間則吐握施千萬人而千萬人且詘而從二三人之毀矣然依阿亦有何難而事有必不能依阿者如推轂建言則論某人決當爲某官而不念某官之無缺主張時事則曰某事決當從其策而不念其策之已陳又如子弟入場其相爲己謀則自當爲求進爲人謀則自當避嫌疑一般事體據昨日言則自當主和今日言則自當主戰如此衆思是可集乎嗟嗟大臣以此得過誠亦甘心顧不甘遂承爲盜賊耳又與沈鏡宗侍郎書曰教中論異時不論是非嘉隆間蓋有之矣然彼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進異則退而今之所論同異者同則退異則進且非獨于此也同而退矣則曰何不遂擠之深淵異而進矣則曰何不遂升之青天又非獨于此也退而深淵矣則未墜者懲于既墮者之得禍而旋改初心進而升天矣則方升者慚于未升者之見嗤而愈粧喬臉

嗟夫此有異合從連衡之世乎天下事無不可爲惟元氣之壞則不可爲生勸長寮以靜待之此不佞看定事機決然至此老丈但可爲朝廷社稷者忙而不必爲同志憤嘆也

又曰大抵今之失意者見有一二可否兩端之士未在位則虛張我之聲色使之懼而不來已在位則姍笑彼之異同使之媿而欲去嗟嗟使當世豪傑虛心彼我之間不必爲彼用亦不必爲我用是皆曰是非皆曰非天下豈有一事哉今少年不過求爲我輩罪輒先期洶洶號于人曰某斥矣某遷矣及期而不斥不遷某語皆不驗無以自解則又洶洶號于人曰某我爭之某某而託之懼而不敢動耳凡廟堂分毫之過極其形容而分毫之美盡行掠奪嗟乎我輩之難爲君子也大臣承晉楚之後拔淹舉滯開誠布公聞一善若驚見一士若賞斯亦無負于天下矣若盡古人奇事行之則招隱以三徵七辟待賢必以一歲九遷則是率天下以高名爲市而有志有恥者必且竊竊唾地而不受也

往行

張公繼孟家居楊方伯守魯旣第筮任揚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敎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卽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嗔爲不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爲殮

馬端肅文升久在事以直道爲時所忌困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郞焦芳鄕人也而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郞文升推之總制兩廣怏怏不欲行流言聞于鄕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

大宗伯徐公學謨嘗守楚郡瀕行詣西苑辭分宜分宜飮之酒曰爾知領郡之因乎徐公佯曰不知分宜曰馮侍郞不肯上陵爾執之是也奈何以此作賍睢報徐公曰某自奉職無狀郞官領郡分也何敢尤人分宜喜曰此老成之言前吳宗伯大怒馮侍郞詈其坑爾我解之曰官至

刺史亦榮矣今于徐郎遷格誠詘而刺史豈坑人官乎吏部故事凡兩司以上或來稟白者州郡官徑自遷除耳吾實不知不能爲爾出氣力殊媿之也第吾見今後生負恩者不少曩爾等七人在內閣辦事唯嚴杰吳國倫得吾氣力最多始爲進士當外補吾提入爲中書爲中書纔兩歲吾又送出被選得一科一道今皆不自重坐失好官嚴杰第不知事吾觀吳國倫所作平平耳乃自誇蓋世無雙何也因問近此建安七子者爲誰有一郎同在坐者歷數某人某人屈指至余曰德分宜曰此江西人亦會輕薄耶郎曰余曰德只作詩不輕薄也分宜笑曰江西人果不會輕薄乃睨徐公曰爾吳人能詩耶徐公曰不能分宜曰不能詩亦省輕薄之名此行勉之

朋黨

前言

崔銑曰小人之害國家莫甚于引其黨小人事敗而斥其黨乃復蔓延而升復怨愈棘積禍愈深宋王安石之徒是也夫小人猶虎狼也見肉

必噬至骨而後已其心猶虺蛇也遇人必施其毒而益怒非恩可結禮可服也宋人調停何愚哉

又曰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告訟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鉤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洛蜀朔之黨皆起于季世闇君政陂命亂焉爾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渾朴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怨無自作其衰也上不之省乃朋小人以與下雠于是一薰一蕕各因類聚或犄或角皆尙力競漢之黨基于和安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黨積于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鏄吉之寵小人闚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于熙寧元祐之相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遯學者護守業術推量勝負宦豎憸臣各乘鷸蚌之持以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昧于時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菑也謂漢爲黨是罔之也謂唐爲黨是譽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肺腑而恬何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蜀之文朔之節可觀世

矣蓋若獨夫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于宗吝其可得免乎
夫達于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
載同制之謂教曲涂隘港求端輿楫强能獨知期合契符未之或濟也
黨碑樹立金虜蹂之逮其南渡茲風愈煽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國
之大讎字訓是辯合吾之固有師承是專卒流于空談靡考于實績孔
孟之道猶老莊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始于快己終焉誤國小人之
害不與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王世貞曰朋黨之說蓋自古有之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
小人以同利爲朋此勢也亦理也歐陽氏曰小人無朋以爲朋者僞也
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
道以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蘇氏復
爲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
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

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于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蘇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疑于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爲君子而純者必不爲朋黨者也曰夙夜有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凡爲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爲朋黨者也曰見利則趣利盡則散而已其爲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爲可喜可愕者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廚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爲其徒者傅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朔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之貪狠橫甚至冒酷吏之法而剪除之伏機反中其禍緜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于宦者是也不純乎小人

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唐之八司馬者其與伾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之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郤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疎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浸淫與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緩之則肆然而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急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則甘心爲婦寺之吮舐盡棄其故而了不之恥此于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恆示之戒其于朋也爲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羽而弗克正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

又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歐陽氏若以爲善而汲汲乎求白于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則君子

而傾人之國然至于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于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王文肅公與隆五台尚書書曰今日趙宮諭到灣遣人以書來僕答之云僕之妄庸端仗老兄指教如欲使我操戈甲許唾面揚陸以順驕臣之心而膏詭問之吻則不佞鬚鬍如戟決不能臨老作兒女態也夫吾輩同心而後可以格心賣友則必至于賣國門下試讀此書則僕之取舍可以概見今朝堂若爭清白未必皆小人惟是一種議論朝夷由而暮盜跖則最可駭笑不佞局外之人止辦梃心直口中立是非間耳

又曰黨風中人最深最錮最難轉移羣少年來見弟謂曰我平生不喜佞人今卻以囫圇人品還諸公諸公亦當認零碎過失還我即近日事言者固過矣而諸公抵掌露齦將此得意事懸鼻間豈不可醜滿盈之狀已動乎四體僕不憂其進而反憂其退也

又與許甸南給事書曰來教所稱世道人心總脫不得乾坤陶冶與六籍九經之磨勘[illegible]夫漁父之閒評公[illegible]有志聖賢之學則請汰而忘之

惟傀儡場中線索在手盍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秕何以淸袞闕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天下事或尙可爲也兩頭雙面儘容爲我輩不嗜名不圖利者之用第以施于發謀舉事爲害不淺今外權漸盡移中貴而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冷眼看之謂何如哉

于愼行曰宋神宗問君子小人之黨滕甫對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栢也予嘗以其言驗之古今無不符合然要其所以又自有說君子何以無黨無所用之也進退決之禮義用舍聽之君相浮沉付之命數建樹度之技能故職業相與則同心共濟出入相友則同道爲朋非有固結之歡唇齒之援也何以黨爲小人則不然利害得失之念日滑于方寸之中而立身行己又無牆壁可恃一時無所附麗卽如蛩蛩距虛相離而不能行也使之無黨安可得哉且如松柏之幹亭亭直上自足干霄不必傍有支撑方能樹立若乃藤蘿葛藟無所攀援則委于泥沙不能尺寸以此知小人之黨其勢然哉嗟夫丈夫七尺之軀戴員履方奈何不爲松柏而爲蔓草哉

又曰牛李之搆黨也人主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此雖無可奈何之辭而事理有實然者河北之賊所傷在支幹朝廷之黨所傷在腹心去河北之賊所資者兵馬錢穀難辦而易籌去朝廷之黨所仗者紀綱法度易知而難行也嗟夫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非建其有極孰能爲之然有故焉黨何爲而成成于私私何爲而起起于利利者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則愛憎之情入有愛憎之惑則恩怨之迹明有恩怨之分則勝負之形立有勝負之較則傾軋之機出矣原其所自不過一念之得失而使士類荼毒宗稷丘墟禍亂一成不可復救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又曰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此數語可謂盡君子小人之情狀矣嘗以是語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之己且不失人何也無所倚則無恩與怨無恩與怨則無所怨其好惡而大公之道立矣有所附者雖可以樹羣亦可以敗交何也其人可附則就之惟恐不亟其

人不可仗則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無所趨則不能無所避
其勢然矣嗟夫正人君子豈但自無所倚亦不爲所附女蘿施于木上
自榮自枯而松柏無心焉爾
馮公琦上山陰王相公書曰元子出閤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
能得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上心潛消異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
正是疇昔苦諫力也大典旣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紛不
了前旣以羣言策免元宰今又復羣然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
在衆論此其勢必不能得而在上者不務饜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
其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錮之禍而國家受其弊天
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持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
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
其三畢竟不平何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
而用之卽有意有意卽失平用政權卽政權壞用公論卽公論壞上與
下兩疲而中貴人持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

欲士大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爲異日之所思耳
又曰今天下邪正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靜應以鎭之若使者
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幾時正人立盡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大
夫持兩端觀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菉葹之黨相慶而鴻鸞之跡如掃矣
愚意君子在朝猶可撐持世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
無如我何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子處靜持重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
彼此稍定白黑自明賢不肖自形如張遼處亂軍不爲亂者皆坐則爲
亂者立可得而遲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小人惛怓之時亦猶此矣
又曰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可分今之是非而未嘗分天下是非不分正
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賢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
欲區別人立同異宰執數易大臣進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孟堅有
言哀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
元祐以後其變速以古揆今大可畏也
又曰長安棋局復爾紛紛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于我者異于我者皆

不能正也憂之則如理亂絲達之則如觀聚蟻誠爲至論憂其亂而愈擾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機不生有機則爭興爭興則黨立孟子以爲性善荀子必以爲性惡楊子必以爲善惡相混然後知子思善立言也于論往來必合而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愼言動可以自全

又曰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部諸君遂無一人不單奏者趙考功計典公而太激事當處之不爲無意假令一二論救亦不爲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而滿朝傾動之理蓋此事宜赦不宜多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一番局面蓋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年必復倘亦天道乎大抵于不言而言始貴貴而始有言者言必處處而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

往行

汪尚寶文輝時以工部主事改雲南道御史公旣居言路益思所以自效而會新鄭修故相徐華亭之郄諸門下客懷觀望日媒蝎之爲釁端公心虞新鄭內傷于所恃而外中于浮薄之口乃上疏專責言官曰臣觀今日臣工競務標榜險陂交傾大非濟濟師師之誼且墮國體夫言司封駁職糾劾固將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焉有己不正而可正人者哉臣每追思先帝末年委任大臣夙德重朝端衆賢和庶位始以一二言官見廟堂意見稍殊猜疑一生嫌隙遂起觀望之徒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且勢無常盛情亦隨之或向或背態變于終朝乍賢乍佞評更于月旦倒置是非熒惑聖人所以致二三耆俊進退不一其中又有鄉里故舊意氣就成者臣愚以爲此非大公之心也臣每見正人君子論事理辨人才正釁息弊時有指摘聞者愧屈非中無所爲而大義之足服其心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鑒使今不知謹而復踵其弊臣恐傾陷成風消息迭勝邪正混淆忠詐莫辨于宗社至計不深有可虞哉昔宋元祐之事始也以君子攻君子卒使小人投間排衆正而階

禍亂千古覆轍奈何不鑒故分正邪戒觀望爲言官第一義次曰謹修陳戒紛更曰愼糾劾戒苛刻曰平意氣戒護短而要歸欲大臣戒失履之厲勿用希旨之人勿令中傷善類以自累疏入新鄭嗛其異己而爲華亭游說竟出僉憲寧夏公雖去而諸翕翕訿訿之議竟沮事在穆皇帝辛未春

內臣上

前言

李贄曰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于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納勤心忠有所裨益或淸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鴻鴈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愼恪勤匪懈守祖宗之法絕外人之交果能取法于前人與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册傳之萬世後

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于無窮豈不美哉

王恕疏曰祖宗訓條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監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孫仁疏曰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于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爲可憂者彼力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于中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尙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

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人弗堪矣而況土官視爲外府取利不遺于錙銖流官思係邊方歸計務盈于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捏害之俗概指賊跡而平民償贓數倍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遺于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于總兵大管小管之需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于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件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爲世守也而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投獻果何爲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民也而太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爲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漁戶私占土官之賄遺餂索官軍之答賀剋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爲供香火以官銀爲折馬料習以爲常而無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不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

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旗明日摽某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嶍峨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銓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夫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于宣德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于斯也雲南雖係邊方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爲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其在中國循以爲病而況邊夷乎況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役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況未必然乎乞追復祖宗

舊制惆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鎭守太監暫且停止姑俟數年安集之後
再以議增未爲晚矣
韓文曰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昨歲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
日漸淸癯皆言太監劉瑾等罝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
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
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
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于事乎昔我高皇
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
之語陛下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罝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
欲竊觀古閹臣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變是其明驗今瑾等
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割斷私愛
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
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

林俊曰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羣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累世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腹誹而目敏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弒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各官叩頭而題奏某部與某勅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

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威臣作威福福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得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于太祖遵于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于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以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及我孝宗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時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于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駡騙索任情中傷今日縲其弟兄明日縲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勳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越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迫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羣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鎭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

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閑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兌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爲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爲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若是耶一家之居爲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于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回發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

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夭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匱乏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其誅焉言是劉瑾卽未及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綱紀盡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今之大亂也臣子爲君者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今卻追巡撫巡鹽枉

道回家僭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卻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兌科卻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兌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卽三五百兩繼卽一二千兩繼卽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卽禍以致鎭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而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于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讎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

不之救昔崔洪薦郄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又曰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早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齋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廑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辦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日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有闕文　春秋

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藩盛如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舉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而致專託瑾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

正德十二年王公瓊疏曰刑部咨送鎭守太監黎鑑奏要比照張詠余慶事例乞降特敕管理詞訟一節查得先年各處鎭守太監並無接受詞訟事例正德二等年太監張詠等受詞害人正德五年荷蒙皇上明見萬里查革改正悉照祖宗成規行事今太監黎鑑不遵原奉敕諭奏

要照已革新例特降勑書兼詞訟設若准奏天下鎮守太監必來比例具奏是弊端自黎鑑啓之係干更張關繫匪輕刑科論其故違不敢隱默本部執守舊章豈敢阿從合無請旨切責太監黎鑑令其恪遵成憲安靜行事不可聽信下人招權生事輕啓弊端其地方詞訟問斷不公遵依祖宗欽定憲綱聽巡按御史幷按察司官舉劾拏問若又不公許被害之人依律卽時赴京伸訴

孫公懋曰傳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訐尋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尙驚眩謂胡守約必有遲悞御用重情陛下因史宣之奏赫然震怒而有是勅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衙門每處索要茶菓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關等錢多至百六七十兩少亦不下百三四十兩又且聲言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凌辱指揮知縣等官及嚇死宿遷主簿孫錦打死泰州船戶孫富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于此及照

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若折出下程索要水夫月錢贓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凶暴一不滿欲輒行搆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凡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何禁令之足行邪臣切觀憲廟太監王敬帶令千戶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宣惡浮于敬而又帶領使臣脅威助虐若宣者眞謂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忍容史宣之惡如此邪況各處皇木續至若不爲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于生變若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今日之事安可恕而爲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卽將史宣置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汪鋐曰看得順天府宛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等三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歸處乞要收用一節爲照古者大刑有五其一日宮而成周酒人漿人醢人染人之職類用奄寺蓋先王不忍以罪辜棄人而復收恤之以藉用其力我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

而自宮禁例至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之意
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武宗之世日益昌熾錦衣玉食之
榮上擬王者爲之弟姪者往往坐獲封拜而蒼頭廝養亦復紆金衣紫
是以閭閻小民朵頤富貴往往自殘形體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
幾萬人歲糜月糧不可勝計恭遇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飢寒
死亡日漸凋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王堂等私自淨身雖于
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王府功臣之家旣不敢犯法私
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藏以致上無富貴之圖下無衣食之計流落狼
狽凍餒切身甚者胠篋穿垣以圖口腹及其求食不得則又糾朋聚黨
叫號街衢擊鼓排闥控訴苦楚皇上蓋嘗數下驅逐之令示之極刑旋
去旋來愍不畏死是豈得已之情哉臣等仰見皇上嚴爲此禁確守不
移正以監先年旋禁旋收之弊不爲目前苟且姑息之政于以保全人
道于以消弭禍患憂深慮遠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乃今復奉明旨依
擬收用豈皇上之得已哉蓋是天地好生之德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

其所無一夫不被其澤耳但今日之收與前日之禁似相背馳未免復蹈先年旋禁旋收之轍人見令之不信無所畏憚則覬覦富貴之念未免復萌而殘毀形體之事自不容已殆恐今日收用一千則明日民間又復增淨身一千矣今日收用一萬明日民間又復增淨身一萬矣令之不信雖唆釘嚼鐵無補也且該部原題謂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數幾至一萬以萬人而聚食于一處升斗之糧不足以滿其欲勢之所至將若之何況復源源而來有不可限量者哉古人有云蝮蛇一螫手壯士急解腕蓋言忍痛以避毒也若姑息一手則其毒將遍及于一身不可救藥矣伏望皇上深思遠慮斷自聖衷勅下該部從長計處設爲良法以散其衆不急不徐務使人之必行禁之必止消禍于方萌弭患于未形斯爲善後之圖大聖人至仁至義之施也

毛鳳韶曰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鎭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鎭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

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卽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鎭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況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加及升合在各省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羣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箠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鎭守幷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陛下仁惠之治

汪循曰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旣已形諸明詔必以內監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可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布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

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
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
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
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
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塲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
姓不堪怨言生于下則災異形于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
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美之稱爲
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承先帝未行之志自有祖宗之
法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
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
順間事例則悞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
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

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鑑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一目錄 外編

內臣中

前言

紀　貴　李　廣　張　瑜
蔡　昭　張　詠　張　朝
李夢陽　劉　瑾八則　張　永三則
劉景祥　張文冕　張　雄
工部議　劉二漢　張　綵
王　堂　吳　經　兵部議
汪　俊　毛　澄　戶部議
白　壽　楊一清二則　張潤身
侯　章　麥　福　許　義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內臣中

前言

彭韶疏曰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于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于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思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于後實萬世無疆之庥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

鄒智曰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

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
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
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
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鎭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
倚之以出入宮禁鎭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于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
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可
不念哉可不畏哉

又曰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
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于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
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
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
于此曹之盛衰也

何孟春疏曰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所屬急
于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坌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

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趍趄齟齬于外觀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逢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詿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眞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狥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乎

李夢陽疏曰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故以爲腹心之病矣夫倉廒場庫錢穀之地今陛下皆內官主之此輩爲患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

羊況十虎一羊哉今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憚于潛而玩于彰彼奸未擿發尚有嚴心今奸業已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人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于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貪之徒妄行于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患也

曹璘曰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臣有以窺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

不忍況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參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息恣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敎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夤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夫國家養賢將以爲用也內官內使以掃除爲職者也陛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皇上遵依祖宗成法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敎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人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也

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于內臣典兵夫臣以內臣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況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于標下綴

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弦纓子而總收軍餉或扣轉倉塲馬料而
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
無籍惡少聚歛侵剝勢若虎狼武職籍以夤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
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鬭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
則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尤甚者跡未離于京師名已登于奏牘使沒
者㘥冤被創者抱痛欲兵威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盡收沿邊內臣回
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鎭守湖廣行都司
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寧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同
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許踰數旨不允
唐龍曰今之太監卽古之閽寺也周禮閽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
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鎭
守太監蓋倣周爲治其措意誠遠立法誠善永樂間始于緊關去處暫
設鎭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
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

盡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防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鎭守太監誠今日防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詢于內閣及九卿科道等官會議將各處鎭守一併察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之荼毒于是乎除矣言出禍隨

解一貫疏曰該局所奏前項龍袍係干緊用惟恐彼處官員故行怠玩聽差去官員具陳奏聞豈非假此挾制欲使郡邑官員望風承順供饋之不暇少不如意即被以不恭之罪耶又欲督同浙江幷南直隸巡撫巡按各司府官員提調織造夫巡按官所以察奸抑惡司府所以分憂恤患今乃使內臣督同織造豈朝廷設官分職爲民之意哉至于齎去式樣則欲馬快船隻車輛裝載差去人員則欲廩給馬疋軍民應付式樣不過數紙器用先如此其奢華足跡猶未啓行聲勢先如此其張大況在途之需索到彼之供張其薰天勢焰又豈待言而後顯哉由是言

之此官一差變產陪官鬻兒抵罰今年織戶來歲流民信有如臣備所言者矣縱橫街市搶奪民財折乾索質水珍陸異信有如臣懷所言者矣弊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陝西之織絨江西之造瓷各省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莊紛然而起信有如臣原所言者矣臣等待罪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成大變雖萬死何贖伏望收回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勅該局先將緊急上用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巡府司等官令其議處買辦速解進用尤望皇上一遵祖宗良法美意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不可行而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不可行也

張居正曰近年進鮮船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水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爲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冒船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愼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

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

又與□□書曰進鮮內官沿途生事後來已久棍徒倚勢妄爲亦不盡內臣之咎項內守備喬誠齊自任處分不穀遂獎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爲善也

于愼行曰天下惟有二事着手不得以外庭攻宦官其勢不入必有入之者而後可行辟捕黃羊必用夜猴以中國攻夷狄其勢不出必有出之者而後可行辟逐狡兎必用韓盧故能誅宦官者必宦官之黨能攻夷狄者必夷狄之鄰此形便也宋中錫崔胤智不及此其敗宜矣況李訓鄭注之奸乎

又曰天下事有大壞極弊而不能驟更者非不欲變也謂其難而有害也旣以拂狃玩之情破積習之弊冒其難而受其害矣則不當以一人之言復還其舊如唐之宦官是也夫寺人之役自三代以來所不能廢但不當重其事權使操國柄耳朱溫崔胤乃盡舉而廢之至督御百司皆以士人易之則非計也然此二人旣已蒙其惡聲受其餘禍宮禁之

內亦爲之肅然一淸從此稍加潤色以合于周禮宮尹之法固甚善奈何莊宗欲反朱梁之政又舉而盡復之內則諸使之職仍據腹心外則監軍之權再凌主帥而藩鎭之亂又激成矣不亦惜哉夫水之不敢決者畏其潰也旣已決而受其潰可以不壅矣又從而復其故道焉不重傷乎虎之不敢格者畏其噬也旣已格而受其噬可以殺矣又從而畜之于圈焉不重傷乎彼莊宗者不過討梁氏之罪而反其所爲爾不知小人所爲亦有不可廢者如秦之長城隋之河道自促數年之祚而爲天下遺萬世之利何可廢也彼崔朱之于宦官亦猶是矣吾爲此說非以溫與胤之舉爲是也但旣有成迹未必非天下之利更之者非而又非矣

馮公琦曰今天下所謂嗷嗷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參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朝廷歛百萬之財猶凜凜不足而于失億兆之心已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必然而害

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以爲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逢時難雖欲去不得且當就目事前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于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内外爭而激上怒則有權挾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于下不肯傾橐中裝以乞哀憐于上下所以爲之謀者不深上所以爲之獲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勢不張與之鬬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今欲滅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于市其鬼彌害人人彌畏鬼若使人神不雜揉則鬼之權滅矣今使貂璫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奔走于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制則其居不過倍于在京之監局其行不過倍于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

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于上曰中使之爭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漢亦繼之唐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爲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萬舉此而天下可知矣額皆定矣而天下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卽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于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孰不爲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斂稅孰不爲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輳民不稱擾見以地方常有之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官內臣採之必使有司參之採不得則派于人派于地畝有司

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旣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爲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籍其民以爲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之苑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偪奪有司卽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卽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亦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參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利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皇上自悟而自斷之威福不假于下而恩德盡歸于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有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尙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于此欲酖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

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簿其酖使須臾勿死以俟尊嫜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劉爲楫曰今與陛下朝夕承意旨而奉奔走者非左右宦官哉其間固不乏忠謹之人然亦有便辟而好爲逢迎者有揚揚然招主之過以見親近以明得意者不可不察也臣每辰起趨朝見內臣或擁門而出或夾道而馳問之皆各監散官也不則掌印內臣名下小官也臣訪此輩所談吐類皆宮禁之事率口嘵嘵無復顧忌甚非所以嚴宮闈而肅聽覩也臣願陛下自今特勅諸監掌印監官倍加約束幷勅皇城四門司鑰內臣嚴加防範務使裏言不出外議不生此亦防內使洩露之微去嫌去疑之一道也

王世貞曰予讀范蔚宗所論譔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人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卽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諸嫡僇將相置庸主于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爲徹侯而及其危也迺更欲市國于東方

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殄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都鄙子弟文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于私藏歌舞充備于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民黎以濟其欲搆剪明賢以樹其黨吁亦已極矣白簡所陳間一挑之則逮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幸先發事取快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隨之跡其荼毒迨有與炎爐同焰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篡以及六朝皆事由獨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閹豎北魏稍緩其防則宗愛矯太司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深謀脅僭唐之階重仿自楊高輔國幽囿太上蹀血椒宮爵擅眞王稱爲尙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僭擅季明復恭之悖逆雖強藩星列福不逮遠而九重惕息甘同赧獻跡其終始去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賢者爲陳竇不肖者爲訓註計窮憤極則何進崔胤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爲內童貫爲外酣歌高飲以成靖

康之禍明興高皇帝神斷自天朋比不昵雖制各監局以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三十年之間而宮府謐如也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儼保之譖幾得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天子幼冲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曌振遂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至尊之萬乘而授手于鵲起烏合之虜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辟而磔剪昆季悉籍貲產足以紓泄億憤薦開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爲之湔洗何也吉祥之創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啓釁縲紲盈朝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哉夫以孝廟之仁聖尙不能無李廣而况蒙不省務狎游是好八虎橫三老絀瑾獨狰牙其間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幸而發自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瑾死百瑾生參伍狡弁表裏作奸非高廟神靈鼎成溯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殷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釆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鎭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嚮狥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迨于今卽有隱

憂而無顯患斯何下景帝焉夫振瑾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卽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雖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爲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振瑾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

又曰洪武元年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未嘗不爲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唐漢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又曰二年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

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又曰四年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

又曰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

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袁表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詩之雅亦有巷伯刺讒然不過給使省闥日夕掃除又隸于僕正而詢且誡之統于太宰而黜且陟之官府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爲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當以貂璫爲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童貫搆禍北陲封王開府馴至大變舉族北轅嗚呼禍斯烈矣高皇帝立法止傳奉灑掃不許識字文皇帝分爲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勒石于門官不過五品法制甚嚴章皇帝欲其讀書知禮始以翰林官爲內傅而司禮監遂冠諸監于是弘治之汪直正德之劉瑾流毒天下可鑒也肅皇帝踐祚之初首黜內豎而收其印鑰罷鎮守而誅其太甚故十五年寂然無譁而天下享

太平之澤顯皇帝時如馬張諸璫依憑城社朝發夕除一出國門終身不用至天啓間而魏忠賢之逆熾矣今皇上嚴持太阿奸璫就戮固遠邁臣民所共快也大抵宦者百千爲羣日侍左右踞洗可接不冠可對宮中私戲可預俳優角觝可效而又温辭軟語乞憐望幸泣龍陽之魚驂同子之駕煬衛君之灶指秦庭之鹿凡可蠱惑者無所不至由是內寵一結外權可移其博善也金珠一入而墨勅宣恩其激怒也貝錦朝騰而緹騎夕出甚則內內臣愈外外臣職任久淹罔念積薪之苦林泉棄置永無奉檄之期令人見狐而詫爲虎遇蛇而聳爲神齒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狗之齕犬權罄歸其掌而上亦何從移之乎其轉移之機不在贄御而在主心惟日親朝講日近正人不邇不殖使聲色盡屏則鉅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掖庭永巷之職矣否則深居高拱內外遂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建牙秉鉞而旨從中出必由常侍絲綸所附大柄隨之片紙處分將相莫抗此易所以戒履霜也

往行

王世貞曰宣德六年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阿可陳友趙准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衞究其由皆琦指使于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與海爲之事覺上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而斬巨隊等十人于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衞獄拷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衞磔其屍梟首於市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于市梟首示衆丙申諭右都御史顧佐等出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係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官內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同罪若中外軍民人等有投托跟隨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卽位以來念內官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誡

諭之令謹守法度勿罹刑辟永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歸怨于上朕何由知天地鬼神共怒事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官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又曰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效用內庭行在禮部以聞上曰已有例禁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于自殘求進其付刑部治罪當是時京衛官尚未貧也而內臣有鄭和王瑾挾其富貴勢焰有以歆動之耳

又曰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害已嘗罪其尤者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槖并其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素悍暴又

時大醉而酗閧有內臣官至吏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昧于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又曰正統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充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爭娼故也

又曰正統十四年七月甲午車駕親征北虜發京師是舉也司禮太監王振實勸成之故羣臣雖合章諫上上皆不納命下二日卽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猝就道丁丑車駕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復交章請駐蹕王振怒俱令略陣壬寅車駕至鷄鳴山衆皆危懼上素以諸事付振至是益肆威成國公朱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振令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管老營佐埜先行振怒令跪于草中至暮方釋欽天監正彭德清勸振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天子于草莽振怒詈之曰設若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下命不足惜主上係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八月己酉駐蹕大同振尚欲北行鎮守
太監郭敬密告振曰行則必墮虜計振始懼會驟雨復至始議班師庚
戌師東還是夕次雙寨雷電風雨交作師行徹夜不止初議從紫荊關
入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
行壬戌次土木虜襲擊我師大潰車駕北行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死
庚午郕王御午門左門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鎰合諸大臣廷啓六科十
三道亦有言王曰汝等所言皆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
跪慟哭不起颺言曰聖駕被留皆振所致陛下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
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臂捽順髮嚙其肉曰順
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百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王准言衆
猶哭未退守衛士卒亦泣下王起入令太監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毛
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于門隙中出二人又捶死之尋執王山
處死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邪專權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
刑籍沒其家以謝天人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羣臣務須各盡乃

職以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屍于道軍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王令免籍

又曰是月令旨籍沒太監郭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以皆王振黨也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義龔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囑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巨富令旨降謫有差復請誅籍之不許

又曰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詔謂振傾危社稷罪惡深重但朕卽位之初體天地生物之心姑屈法伸恩但係本宗不問大小皆斬首以狗婦女給發功臣之家爲奴其家人婚者宥死杖一百發戍邊衛

又曰是月鎮守大同太監郭敬潛回京師下獄初敬與振厚遞年多造銅鐵箭鏃僉盛以振意遺瓦刺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陽和之敗又爲敬所制上皇至大同羣臣劾敬失律振矯旨不問至是法司議凌遲處死詔固禁之

又曰十月御馬監左少監跛兒干伏誅跛兒干本降虜給事宮禁數十年及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旣又爲虜使至京有所需索命執而誅之

又曰十二月誅遼東百戶施帶兒帶兒獲虜泄我虛實且數爲虜使張彼聲勢又爲脫脫不花致意于鎭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御史劉孜鞫之因劾亦失哈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即誅帶兒仍置亦失哈不問

又曰正統十四年太監吳誠卒其妻某氏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大同右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奏右少監韋力轉銜軍妻不與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御史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覈從之

又曰景泰元年三月叛賊御用監太監喜寧伏誅寧旣從上皇陷虜輒爲也先畫策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邊將使成擒而會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于也先欲使寧及總旗高瓮達于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上皇乃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

遂爲參將楊俊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幷科道等官劾奏寧以俘虜游沐恩榮受列聖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負國背義忘恩屬奸臣之不軌致上皇之蒙塵喜寧回自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爲名重要朝廷金帛旣又乘機復往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遁奈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置之典刑碎屍萬段不惟無以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以雪臣民之憤詔羣臣雜鞫之具伏命磔諸市三日

又曰天順五年七月庚子司設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命懷寧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以奪門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敗隨亨冒陞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日犒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爲死黨諸達官日出入其門惟恐吉祥

敗而已隨之黜退也吉祥亦自疑與石亨同功一體之人亨既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福來爲言官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敗時預降敕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敕諭欽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賜之時鏜俟陛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時琮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于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上即詔吉祥縋入宮城鎖繫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杲宅執殺杲遣其黨殺右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斫傷內閣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遂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岸磚石堆塞各門賊往來嘯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二子曰𨍏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强賊反獄獲者有重

賞且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有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安門天暫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軏於路軏奮刀斫欽中膊欽氣沮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即與之于是官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濬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焉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辛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反賊黨未盡就擒也壬寅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爲反賊所脅徒者無得驚疑癸卯曹吉祥伏誅上出吉祥令羣臣廷鞫之具伏詔磔于市并磔欽鐸濬之屍以殉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等伏誅序始以天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

後以占候天文失實降少卿懷怨望達官陳守忠丁順白忠等亦以附
吉祥冒迎駕功陞都督同知等官至是序爲欽選舉兵日時守忠順忠
從欽犯闕俱被執磔于市籍沒其家戊申達官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兒
從曹欽反旣越城逃至通州民瓜田中盜食瓜民欲毆之也先帖木兒
窮蹙吐實民執送鎭守官械赴京法司論凌遲處死上命錦衣衛禁錮
之
又曰成化元年立中宮皇后吳氏之月餘有旨太監牛玉壞朝廷大婚
下都察院獄幷太監吳熹究治獄詞謂皇太后欲立王氏而玉以王氏
非其所選說太后止之吳后父都督同知俊及子雄同熹賂玉立后詔
皇后廢居別館玉熹南京孝陵種菜俊戍登州衛雄隨往玉親家懷寧
侯孫鏜閒住姪太常少卿兼侍讀綸甥吏部員外郎琮除名十二月丙
寅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切惟人主之治天下在號令行紀綱振
由人主操賞罰之柄也苟賞罰不明則號令不行紀綱不振欲求天下
之治難矣伏惟皇上嗣登大寶祇遵先帝遺命册立皇后蓋以繼承宗

祀爲重豈意賊臣牛玉大肆奸欺橫貪賄賂朦朧進退其意欲固寵於內擅權於外也包藏禍心深不可測幸賴陛下聖明廢退吳氏蓋亦出于不得已也然遇此大變處此非常朝野喧騰中外駭聽以爲吳氏旣退則牛玉之罪必萬死無疑矣今不意牛玉得于南京全首領夫牛玉故違先帝之命其罪當死一也謀立皇后其罪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也使陛下負廢后之名其罪當死四也凡此四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牛玉兼有之明正典刑梟首街市以明號令以正紀綱可也今乃將牛玉輕放者臣等知陛下用心仁慈不忍加刑也書曰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今陛下不忍殺一牛玉則今後侍陛下左右者恣肆無所勸懲矣下之人謂陛下好行姑息誠忍號令自此不行紀綱自此不振然臣等非欲啓陛下好殺之心亦非與牛玉素有睚眦也但爲朝廷號令紀綱惜耳然奸臣之惡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且册立皇后將以奉承宗祀表正六宮輔助君德母儀天下豈以居內閣者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恝然不加之意哉方牛玉肆奸之初婚禮尚未成也掌禮

之官畏其權勢而阿附及牛玉事發之後王法不可恕也執法之官念其舊情而苟容李賢等坐視成敗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玉者而禍己也黨惡欺君莫此爲甚伏望陛下剛毅明斷即將牛玉明正典刑梟首示衆仍將李賢等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如此則號令斯行紀綱斯正中國服義外夷畏威矣奏上詔曰牛玉壞大婚禮衆人無預朝廷已有處分徽等不知情實妄言要譽希求進用令吏部俱調官遠方于是徽等俱調州判官徽普安州王淵茂州朱寬潼州李翺寧州李鈞綏德州奏章蓋鈞筆云

又曰成化四年上遣太監鄭同翟安册封朝鮮世子李晃爲王太監沈繪致故王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與安皆朝鮮人祖宗墳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于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托殊輕中國之體禮部以聞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齎賞遣內臣册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按此內臣不封王之始也

又曰成化六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

歸一今聞有疾乞仍留鎮守士論鄙之
又曰成化十三年五月罷西廠之緝事者時太監汪直行事官校勢益
橫公私騷擾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惴惴不自安內閣太學士商輅學士
萬安劉珝劉吉有言上震怒命司禮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
傳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遂如此說是誰
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心一
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筆
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
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爲先珝奮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宮迨今已
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
視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旣奏入貶黜謫罰亦惟命耳所不避
也于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
實回奏倘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衆先
生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宮以先朝舊

恩恐上疑己且慮三人者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而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害事朕實不知今便革此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之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箝其口問爲誰曰黃賜陳祖生也皆闌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其福建人與楊曄善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于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還錦衣衛錦衣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巡按御史隨處出給告示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

又曰初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行法司考證至是廠革罷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武宗者因服到家家人猶不知覺乃謫黃賜陳祖生二人于南京

又曰是月監察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洊臻伏蒙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乃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

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奸惡高崇王應奎等之貪贓又如奏釋馮徽等寃抑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也奈其部下官韋瑛等不體聖心張狂行事已得大臣奏蒙俞允卽將西廠革罷又以見皇上此心卽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也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弊革于下善政清于上然後天意可回

又曰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得陞用久益無聊採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所厚錦衣衛所千戶吳綬直得之爲言于上然後奏之于是直復開西廠伺察益苛人不堪命有破家毁族者勢焰熏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于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葢直嘗謗楊曄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芳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又曰江西人楊福詐稱太監汪直事覺問擬斬罪福嘗奴事崇內使隨

入京而背之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導自蕪湖縣乘傳食廩歷常蘇由杭州紹興寧波諸府有司皆承奉恐後市舶司内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詞訟往訴或爲之理至台温處州及建寧延平皆操盤糧以張威所過雖假廉以取信然爲僞校尉所得者已多及抵福州稱有敕旨自三司官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卽杖之竟以無符驗爲鎭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姦人乘之以擾害人如此

又曰弘治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說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托鎭守兩廣太監顧恆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眞姓李不可乎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僞會上卽位遣太監蔡

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春等聞上取至京改名授官賜第並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豔之至京爭辨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驛歸會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郭鏞本知其僞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陵寢勞勤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罪降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又曰弘治十一年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玆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饋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旨奔競結交者

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

又曰弘治十八年五月上崩司設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昊等進藥皆與證乖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幷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衞執瑜等送都察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參議丘鈺假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薦文泰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邀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知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證擬文泰及瑜與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閒住鈺追贓五百兩幷文泰發爲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擬交結內官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爲解脫之地

識者恨之

又曰司設監太監蔡昭爲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贓濫之迹悉已敗露聖心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葬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良善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又曰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饋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白米若干石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爲隱語耳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即施行于是吏部員外郎張詠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陛下乃寬容之太監汪直梁芳等撓亂國典熒惑聖心脫死幸矣久擯不用而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賄致陛下受姦詼蠱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並置其惡黨于度外

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聖心凡營求饋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
又曰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
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侯吴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
鏞寧晉伯劉福都督孫賢副總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
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
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
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參議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
温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太僕寺少卿楊瑛河南左布政張淑右參政
李瓚山東右布政參政謝文按察使謝鶴齡副使田滃鄧光輔雖賄賂
有多寡交納有淺深皆心術奸邪蹤跡詭秘吮癰舐痔何所不爲婢膝
奴顔無復羞恥乞賜罷斥仍乞敕司禮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
得旨干礙人衆且無指陳實跡命仍留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于是尚
書周經言廣已死故料道敢于肆擊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
競彼亦退縮如畏死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

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卽係交納將臣斬首市朝以爲奔競無耻之戒尚書鏞亦乞查簿簿有臣姓名卽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又曰李夢陽祕錄云初上卽位青宮舊閹等日導上大馬鷹兎舞唱角觝漸棄故舊罔親萬幾時號八虎而段敏王偉雖舊閹以端謹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于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閒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特必更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于是捋鬚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喜退而召孟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上于是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

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
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
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于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
鏊趨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
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公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
國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
出一語答李榮面詰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
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祚輒
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
鮮中肯綮于是李榮哂而言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
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時諸閹者窘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
公乃竟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
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范
亨詔竄南京尋殺二人于途矣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

輩洶洶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搶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特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旣而益伏地痛哭上于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于是召瑾入司禮監此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嘗推案哭謝亦亹亹呰呰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又曰劉瑾每搆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爲而乃一一煩朕耶宜亟去自此數次後瑾不奏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上多不知之矣

又曰瑾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又奏各邊開中商人必驗殷實之家方許報納粃爛者照數追償仍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

州縣解納者如之其兜攬者謫戍極邊至于馬匹不許濫收不堪以致羸損鎮巡官常加巡視諸鎮年終扣算造册解部照刷每年春夏復着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紡及先行榜諭禁約事下兵部議覆報可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都給事中周鑰自刎死于淮安舟中借貸于淮安知府趙俊賂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郄夔奉覈榆林功自經于公署

又曰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史皆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瑾傳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蚷訴内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甯杲訴于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你每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你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黄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丢帖之人豈肯復立

于此處虧了人令復跪而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公又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瑾已知此事若非黃公不惟擾害不知搜出何等無端事件爲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公憤曰你帖子說的都爲國爲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爲國爲民好男子何如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倒衆內使擲下冰爪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曰你們卻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公私宅閒住黃公南京閒住申刻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伸昏迷擡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爲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又曰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

二廠尤爲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于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閧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後事也

又曰兵科給事中屈銓奏請刊定正德元年以後見行事例以六部爲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得旨朝廷因事制法見行條例內外官民多有不遵者其議擬刊行永爲遵守史謂瑾所行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側目重足朝不謀夕而銓乃助瑾爲虐承望風旨故有此奏律以國法百死不足以償怨也後兩月國子祭酒王雲鳳亦效爲之事未行而瑾敗

又曰下劉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劍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納十三道

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于午門外會多官鞫訊旣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卻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

又曰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鷙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在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譔僞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

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鎭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爲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幷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官謝簿者隨卽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

又曰各處鎭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賂瑾故競爲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叱咤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跼蹐不敢仰視至有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奏內不書名直稱爲劉太監者凡公差官還饋送小不滿意卽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至千百石又鈞致遠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概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爲新例罪無輕重類决杖

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已故致仕大臣并收其妻子謫戍冤號之聲聞于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舉家收捕置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屏息惟恐得罪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斂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察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煩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而寘鐇之變移檄以誅瑾爲名官司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爲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鎭守兩廣太監蔡昭潘武爲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僞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獄上命狥于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決圖狀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

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噉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瑾竊權五年驕橫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既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

又曰太監張永還自寧夏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寘鐇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內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挽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固共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爲計亦甚祕故瑾遂爲所制明日

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嘆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閒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

又曰涿州男子王豸者足有涅刺龍形及人王字太監張永以爲妖異捕獲以聞兵部尚書何鑑因請加永恩典下廷臣議永復疏辭不允于是鑑及吏部尚書楊一淸等議以永勞績重大不加恩典無以表忠蓋不諒所請無以成其謙德得旨永有功固讓再加祿米百二十石賜敕褒揚指揮鄭璽等以緝捕功陞都指揮者二人指揮三人千百戶六人永兄弟皆已封伯至是欲身自爲侯至以劉馬兒三保太監爲言輔臣辯二人者非身受永意阻乃佯爲辭免廷議因而成之又方爲同類者所忌故不遂

又曰楊文襄西征錄云初張公總督命下西人震慴畏罪然雅性愼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暑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莖蔬無所取用恆以己資散給羣下徒隸厮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浹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時瑾燄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

幸其歸速不能有所爲卒除奸宄于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相之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又曰先是後軍都督府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葬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路旣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以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致死星出後寂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又曰斬張文冕于市文冕華亭人初爲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劉瑾門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交通賄賂氣燄傾一時至是瑾敗併誅妻妾送浣衣局

又曰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銳爲後府右都督母寇氏贈一品夫人雄援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爲銳陳情乞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讜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詔令銳帶俸

朝參初雄爲後母所凌因自宮遂怨其父既貴猶不與之見同類者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自立是遂至濫冒恩寵如此云

又曰工部言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坟安葬給銀不過五十兩若建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于別料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聶璽劉宣兩人者尚無從措辦今後有乞塋者請令司禮監會禮工二部察歷年深淺勤勞有無分別等第奏請不許一概妄乞其工料夫價銀亦宜分派天下得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爲太監徐通治塋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

又曰靳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并劉二漢于市姦黨左堂等發廣東海南衞永遠充軍婦女送浣衣局二漢甫十歲術士俞倫俞日明謂當大貴至是併收繫論死仍籍其家

又曰雙溪雜記則云初張綵爲文選司郎中每見瑾談論喜納之陞右

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官有饋送禮物者非出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公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察饋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衛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斂銀二萬饋于瑾瑾收其銀于承運庫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其同謀事者以爲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又楊廷和弟廷儀爲劉宇心腹宇過吏部調廷儀爲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廷儀不爲綵所親有所私綵不聽廷儀兄弟深憾之今故事吏部推大臣密謀于內閣官綵以爲事在于瑾內閣不得預每輕之東陽等以爲廢內閣權共銜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扶同奏啓斬罪遇赦免罪廷和等與都察院改擬同劉瑾謀反罪綵病死獄中仍正其罪然非眞謀反流其母妻子弟于嶺南不誅配綵爲郎中

時楊一淸嘗薦綵諳曉韜略堪任邊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一淸致仕居鎭江綵薦于瑾起用一淸同征寧夏至是綵被誣謀反一淸亦不能救

又曰正德十三年賜鎭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幷護勑先是太監劉瑾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旣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瑾祠相望民居墓多罹掘者嘉靖初祠皆沒官杭人快之

又曰上親征宸濠十二月至揚州府先是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經矯上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爭門逃匿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斫耶瑤不爲動徐曰小官苟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猶未解揮使去經密覘知寡婦及唱戶家夜半忽遣騎卒數人聞城門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以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

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送苑寺寄住有三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以金贖乃得歸貧者悉收總督府云

又曰舊制守備內臣在鳳陽者止令奉侍皇陵兼管皇城安插庶人司門禁鎖鑰在密雲者亦止以分守名仍聽薊州鎮巡官節制正德以來中貴恣横貪緣內批奏討符驗旗牌兼轄地方奏改鎮守或充副總兵越分行事民甚苦之至是兵部遵奉詔旨請一切復舊制改給敕諭奪其符驗旗牌制曰可

又曰嘉靖元年差官內監少監汪俊往眞定印烙木植巡按直隸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已奉旨革回今候俊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工部覆議請罷勿遣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

又曰嘉靖二年三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內府各監局供事官不係朝參者牙牌已奉旨裁革今御藥房太監孫端不遵前旨復爲袁鑑等朦朧陳乞宜治罪得旨察見在供事官職名以聞

又曰嘉靖二年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塲悉令改正養牲種菓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科擾通行察革從戶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于京師取山西平陽潞澤之民免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品物時上設文官職專進送于民無擾後設內臣九員至弘治間漸增一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僉書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于是科擾百出擅將牲地草塲徵派二粒占用件當御牢名目過索月錢節年通計誅求至銀三十五萬餘兩逼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弊復滋甚至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幷占種塲地頃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上是之

又曰舊例廠衛齎駕帖提人必由刑科僉批嘉靖二年錦衣衛千戶白壽等齎駕帖提東廠訪獲犯人詣刑科給事中劉濟謂當以原本送科方知其事乃敢批行壽等執不肯與語並列上上命會察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以聞既而該科覆奏不但二廟時爲然自天順以至正德廠衛

節奉明旨俱同原本送科以憑參對壽等爭之不已謂駕帖送科舊皆開寫是略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上竟從之因責濟等紛更舊章令自以狀對旣而宥之

又曰嘉靖三年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武廟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許泰輩猶搜求餘黨攀引善類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重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武廟宴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官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寧夏知之爲眞武廟末年之事則臣璁在京所親見者令置之閒散終爲可惜乞特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于內者皆知爲善之有益而勉于效忠矣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足徵忠愛至意永在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神機營操練

又曰嘉靖九年四月革元任大學士楊一清閒住一清往在陝西與

鎭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廢而復用也一淸有力焉及永沒復爲作誌而永弟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爲副千戶後富貴永家人朱繼宗侵沒貲產繼宗因訐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饋一淸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辨詔下法司推鞫廉得存永日饋一淸生日賀禮金百兩及容求文所儀銀二百兩無盜宸濠金事擬容違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淸請自聖裁奉上詔革容職而貫一淸罪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入官旣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以爲言乃奪職令閒住

又曰嘉靖九年詔革鎭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永寧城內先是都給事張潤身劾奏鎭守浙江等處太監鄧文張賜潘眞少監師章貪縱害事宜黜分守獨石等處奉御田霖監丞李俊姚保皆冗員宜裁兵部覆請悉行裁革永勿差補上然之故有是命

又曰嘉靖二十六年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怒事露支解其屍入囊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磔屍可惡且

係閹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又曰二十七年七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刻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匹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瘐死自罰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爲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察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又曰隆慶二年七月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巡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參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捽學道衆中奮挺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爲首者一百發烟瘴地面充軍餘各杖六十充孝陵衛軍學道亦以善笞內侍不諳事體調外任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二目錄 外編

内臣下

前言

楊一清　張羿　鄭自璧

王廷　周弘祖　林俊二則

汪鋐　江循　孫懋

章僑　王璜

往行

王世貞　雲奇　沐敬

成敬　懷恩　王振

曹吉祥　柏玉　金英

興安　彭時　劉大夏

樊凱　賀欽　阿丑

汪直　陳準　覃吉

錢能　何鼎　黃賜

張永　麥福　景暘

廖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二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內臣下

前言

楊一清曰臣據山東布政司呈據東昌府申據臨淸州申本州地方衝要往來欽差等項官員絡繹不絕有管倉太監一十五處委的支銀數多并一應修理衙門買辦物料人匠工食公差人役支給等項費用浩繁累及里甲答應不前及照管倉太監內掌勅楊太監一應跟用門子二名皂隸二十二名餘十四處每處門子一名皂隸二十名共占門子十六名皂隸三百零二名俱在本州拘要在役卽今管倉太監陸續添增費用日多愈難支持申乞俯念等因卷查先該本司左參政秦金會同按察司副使陳鼐等復議得該州申乞協助答應一節委出無奈州縣應與督催協助但數內平度高密掖縣皆十分瘡痍自救不暇豈能

協助合將濟南等府萊蕪長山齊東新泰青城齊河定陶寧陽平陰嘉祥壽張費縣郯城武城諸城臨淄博興益都棲霞萊陽福山二十一縣聽差銀兩內量行撥補并前未到州縣各將銀兩照數查取解司轉發該州協助答應通行具呈詳允查發姑以濟急外職等切以為重斂最足以困民冗官最足以病國查得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九月以後裁革二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五月以後奉欽依存留三員近復添至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收糧收鈔管閘按察司兵備等官幷有事于此于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少既設有監督太監一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于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于前其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于本體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億實繁有非一州之所能辦其數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尤缺于應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而守巡

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每相望于途而驛遞等衙門日不暇于應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于誅求應役一年費銀八九十兩或一百餘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家疲于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六七十兩或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淸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連韓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商大賈苦于和買亦皆棄素業而他求貿遷之所日見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鎭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是豈不深可念哉乞爲轉聞于朝憫小民之艱難思冗員之可去查照先年裁革故事將見在監督等官擇其老成謹厚者量留一二員或三四員聽于本倉管事餘皆取回別用等因該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冠議照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兩流移動至千百近日以來礦賊既竊發淄青等地方戎馬之徒復馳鶩于濱蒲等處所今監督內臣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二倉乃今至于十五員之外而羣

聚于一州之內其他徵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其于可減可省誠有如各官所議者伏望特敕廷臣會該將見在該倉監督內臣擇其謹厚老成者合無查照先年建置舊例量存一二員或復仍照正德六年
聖斷僅留三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管事餘悉取回京師別用則奸弊旣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張翀曰都察院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嵩汪淵盧瓊楊鈐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以靖地方節奉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舊旨行或謂鎮守係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聖意非謂鎮守內臣之設眞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讙合譟皆曰此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陛下亦曰此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景皇帝之弊法而非太祖太宗之貽謀也夫太祖之時內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爲檢扼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成祖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

等處蓋專爲隄備邊徼譏察非常而設至于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鎭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尙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遺餘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英宗皇帝漠北之征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于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命兼以內官爲鎭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右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爲畿輔之巡勅遣內官唐廣鎭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勑從長計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發生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差一個人鎭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廝不知所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摭拾不饒又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羣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情僞難保

未可遽以爲安即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
臣獨留大臣巡撫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跟隨人等中間冒名
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
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妥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
五日題奉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
撫鎮守拊循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科害軍
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有此等之
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請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是
與縱虎出柙縱梃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紾而
姑勸以徐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守祖宗之法者固未有
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偏狥左右率意自遂如景皇帝之
舉動者也臣惟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
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革之期矣及我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
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太宗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爲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鎭守腹裏地方臣知我太祖太宗當先爲之矣而又何假于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天順元年我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顧舍我太祖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贑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鎭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于京師臨時竟爲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鎭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爲奸雄之資固愚臣

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鎭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陛下
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踶之慮然縛竆奇之腹
而欲其不逾箝竊脂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于一時
而難保于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爲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
一之法變于孝武而復于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
變于神宗而復于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先朝大壞極敝
之餘所在黔黎困竆已極重以災異迭出邊徼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
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脈之日也伏望仰思太祖太宗成憲之
良俯察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勑下該部
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鎭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太祖太宗之舊
他日書之史册曰革鎭守內臣自陛下始眞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郲
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爲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
言爲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鄭自壁曰查得新改詔書內一款近年各處鎭守協守分守守備等官

違例奏帶人衆列于地方科斂財物奪占功次所在不才官員因而乘
機指一科十貪利成風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詔書到日例外奏帶
人員卽便各回原籍原衞着閑住差違者許撫按幷按察司察訪參奏
拿問官舍旗軍調邊衞差操民發口外爲民書辦省祭等官革職不敍
今後敢有仍前奏帶多人及軍民職官錦衣衞旗校者該科卽時劾奏
究治欽此近該鎭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眞奏帶參隨家人
奉欽依准他續文奏討書算人役奉欽依各處分守鎭守太監合用應
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
搜索阻滯還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臣等聞命下不勝惶懼竊憶正德
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鎭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
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參隨書算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
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陛下登極
一詔如日月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陛
下略不加察特賜俯容臣等不敢遽行參奏者以爲此朝廷一時誤恩

該部執奏諒蒙俞允今但曰已有旨了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參蠹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橫屛跡奸諛縮頸雖乘極敝之後是誠雍熙太和之機也夫何年來漸渝聖旨凡鎭守分守等官或惡狀著明或贓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彈劾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曰着安靜行事則曰不許生事害人辭尙縱容法流寬縱然詳味綸音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敢爲雖憸小貪緣曲蒙庇覆然而陛下勤恤民隱之心猶未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請乞以致陛下有此等批答滋亂長奸譎頑縱惡朝廷多反汗之失閭閻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何所底極也臣等窺眞之意自以爲權右法司勢雄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必此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眞雖得私恩上惠其如設湖藩之陷穽何况鎭守之置所以鎭靜地方也陛下不惟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人在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姦革弊鋤梗剔強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爲

民也今勢應鎭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沮其風采倒行逆施不可明甚陛下何所見而復爲之哉訪得太監潘眞蓄智藏機肆柔奸而飾惡佞諛下士假僞貌以濟私貪緣恣法外之求破例蠹維新之政即其廣置心腹已可燭見肺腑如蒙乞將潘眞取回量加懲艾別選奉公守法之人往代其人或復降勑切責使勉圖自新以贖前罪仍乞收回前項成命以後遇有各省節年無籍投充鎭守分守衙門書算人等生事害人者撫按官訪拿重治庶効尤者得以杜其漸而災傷憔悴之民僅得安生矣

王廷曰本月初九日辰時臣等候陛下退朝散出掖門偶見內官積有百餘人塡塞掖門外臣等以爲朝廷頒賞伺候因即前行聽聞喧嘩回見衆內臣擁採監察御史李學道按拉在地剝去冠帶口叫打死拳毆脚踢拔髮棍打頭破血出兇橫莫救一時大小臣工相顧駭愕以爲自古所未有之變蓋帝王所以治天下者在法度臣民所最敬畏者在朝廷今掖門之外皆朝堂也乃糾集衆人毆打朝臣猶謂有法度乎猶謂

畏朝廷乎及詢被打之故蓋因御史李學道巡視中兵馬司地方于六月二十七日總甲具呈幷徐氏投告有已故夫陳用宣存日逐出義男許義私自淨身投入皇城今來家持刀嚇財等因到官已經本官參奏夫許義既入皇城卽不當出外既已具奏卽應候朝廷處分今乃不候處分糾衆毆打御史于闕廷之下臣等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掖門係朝廷嚴禁之地敢行稱亂是視朝廷爲無法度矣其視陛下爲何如主雖先朝姦官横恣亦所未見不意乃見于今日此事傳于遠邇人將謂何四夷朝貢何所觀瞻臣等甚爲陛下惜也今所毆人衆臣等不知其誰何然掖門內臣必知之錦衣衛旗校必知之內官監必知之蓋許義既選入皇城必有執事係何太監名下以此推求則今日糾衆毆打皆此太監之所爲也身爲太監爲朝廷禁近之臣敢于蔑視法度蔑視朝廷猶使近在左右切恐不可況漸不可長姦不可縱臣等不能不爲之隱憂也伏望陛下興念及此大彰乾斷亟行究治以振紀綱以保治安再照臣等待罪紀綱重地才識闇劣先事不能寢朋姦之謀臨事

不能爲解棼之策目激此變實切慙悚乞將臣等速行罷黜以爲不職之戒

周弘祖曰近覩邸報見欽陞司禮監太監滕祥陳洪孟冲等弟姪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百戶鎭撫等官多至二十餘員不勝驚駭考之國初之制武職非軍功不授錦衣衛非特功不除已故尚書于謙功在社稷僅官其子冕爲錦衣衛千戶又各邊將卒披堅執銳冒敵衝鋒損萬死幸一生積有年勞亦不得霑錦衣一命之榮各監內臣雖奉侍陛下不過任奔走使令之役腰金綰玉已足以酬其勞今以勳在社稷之臣不能得之于其子捐軀棄命之士不能得之于其身而奔走使令者乃能得之于其若弟若姪則陛下之恩無亦未權其輕重矣伏乞皇上收回成命或量賜金帛或姑與職銜革其世襲則名器重而法紀嚴塞近習非望之求成清朝無私之政矣再惟閹豎聞名非國之福也故有堯舜之君則閹豎不聞于唐虞有湯禹之君則閹豎不聞于商夏石顯弘恭聞于漢而漢弱程元振魚朝恩聞于唐而唐衰童貫梁師成

聞于宋而宋削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宦官之禍定其職掌載之祖訓不過洒掃供養幷飯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絕不使干預朝政洪武中有內臣言及政事者上震怒責之卽日遣還鄉里乃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獨斷之于己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聞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嬖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之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爲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儆將來也臣又伏聞我孝宗敬皇帝凡召大臣議事必左右回顧各內臣退去數十丈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此其神謀遠慮迥出漢唐諸君之上而萬世聖子神孫所當朝夕誦詠效法者也我皇上新政之初尤宜加意于此燕居無事則三復太祖之諭有事召對則取法孝宗之行凡一應內臣俱遵祖訓止掌應行職業勿與之謀議政事勿

與之進退人材勿遂其非禮之請勿悅其諂譽之言陳乞勿假以溫旨
侍立勿假以溫顏國之大政悉謀于輔弼諸臣而獨斷之如此則我皇
上英明神武同符于太祖孝宗而諸內臣亦得享安靜和平之福于有
永矣再照得國家之任大臣非爲其藉榮寵而侈顯耀也正賴其每事
奉公執奏以匡扶其不逮耳嘗聞先朝欲官太監張欽養子爲錦衣衛
官兵部尚書彭澤執奏至于再三今照兵部尚書趙炳然躬逢堯舜之
君不能一效彭澤之執奏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果如是乎此其罪亦
難委也

林俊曰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以防官
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至內臣之親屬皆得免死是法獨行于外而
不行于內夫人情不甚相遠論純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內臣難免惟外
臣六年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守巡之摧擊一干吏議
終身不敘大約三數年間沙汰而去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
故法易犯而事無大小又須具奏故祇見參論之多有若偏于外臣者

實非敢輕重于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正其罪其罪之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當廢祖宗之法而司禮監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內外之臣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回于太和之治矣若彼此猜疑殆非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

林俊曰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乎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尙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尙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是乎出不示大

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巵羣盜效尤國計空虛其弊可勝道耶
商輅曰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生事內外文武
重臣舉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
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
于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
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
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
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
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于刑措太宗因封
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若
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
事今西廠卻搜尋細故凡街市鬭毆罵詈爭鷄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
或肆箠楚或煩瀆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
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有犯正

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黃夜越牆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
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
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眞僞何由而辨京
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廠
不論有無事情一概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鎭守總
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令西廠各處差人採
聽事情被其聞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
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卽
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
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
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猝難禁止夫朝廷威福
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
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尙書項忠當早朝之
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

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
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
員見者無不驚駭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今倖濱
緣投入西廠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腹心訐人陰私以固信任汪
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
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伏望皇上斷自宸衷
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
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江循曰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
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
守典兵抽分倉塲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
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祖宗之法度則内監之設官有定
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
昭昭可查也

章僑曰祖宗設立東廠名爲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外方民詞芮景賢無事而按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雄等雖當天地閉塞之時狐鼠縱横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招權無上作威作福而甘出銳等下罪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害民英宗爲之禁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號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已景賢奏差此輩手握駕帖兩處拿人未免騷擾地方置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古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異效璽書褒嘉九皐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乎辱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論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乖謬其必千戶陶淳爲之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欺與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或呼爲陶蝎豈景賢獨不之知耶邪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外彼此相

熇搜洗作奸止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
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指陶淳罪狀不聞景
賢考之于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畜其
猛狗之力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向拿主事陳
嘉言則以太監温祥爲之訟者有說也迺今輕信一民人而使拿一官
府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
體變成法之良蠹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陛下者前有崔文今有
芮景賢矣可勝誅哉乞將景賢罷斥將陶淳邢政拿送法司將郭九皐
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連罷差遣天下幸甚
王墳曰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敕書始而該科執奏于前
繼而科道交論于後人言雖衆聖意未回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塲矣
銀塲利之聚也大要兼管將爲國而利之乎抑爲己而利之乎爲國而
交征利者必危爲己而放于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厲階于己于國
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

于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爲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卽成民之亂以理爲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鎭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鎭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况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卽係編民彼有何事亦欲參提之耶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幷分司取問是鎭守不得參提官員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鎭守受理外其餘不許濫受是鎭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鎭守不得兼銀場兼詞訟兼參提也亦明矣

往行

王世貞曰高帝文集有諭罪人曾秉正謂其性資聰敏幹辦且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者罕矣所以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期計出多端自欲深根後塵乃有效古殺身之奸豈不愚哉朕向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鄕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爲資以歸是其心之正也

乎于此之際不才之機可見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旣不能爲人之父實難種于世閹之不致生人陷人也是其罰也攷之史秉正以訓導言事見賞擢爲刑部主事無何進承敕郎尋超拜山西行省參政適建通政司遂以爲通政使不久而閹及之事實非常聊志于此

雲奇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幸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走衡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爲痛縮上迺悟登城頫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帳間數匝亟返捜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賜葬地于太平門外鍾山之西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備歲時灑掃後何公孟春嘗爲墓銘以舊碑爲胡藍二黨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

十四年矣春因定以胡爲是以補舊碑之缺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行逾
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之再四上詈之
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爲反蠻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上
徐曰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邪釋之尋亦旋蹕人稱其忠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晉府奉祠宣德以晉府
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不與事議永遠充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
如死乃自乞就死宣廟垂憐者久之下腐覬天幸不死後果不死始景
皇在邸邸時敬以典寶侍講讀既卽位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敬
遜避不招權寵人不乞恩澤上嘗欲官其親屬數問親屬在京者幾人
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上又問敬又對如初
上益多其讓乃命卽其籍與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爲從孫人
號爲土吏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上賜敕及墓祭費吏賜詩寵行越
二年卒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葬祭恩典殊優一時以爲殊遇云

敬有子曰凱字舜卿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卽病病無何死上以敬故
知凱聞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謝對曰凱願出入禁
闥以犬馬自効顧福薄奈何上嘆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
凱聞命卒時年未三十也
懷恩直隸蘇州府人本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至太監掌司
禮監事其爲人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在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
祖宗爲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辦事嘆
曰內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憲宗雅重恩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
不惑羣議人不敢干以私晚罹讒譖司香祖陵天下以爲詘上在東宮
時已悉知之卽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于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
上震悼不置隆賻郵內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實與焉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
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
百官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

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棹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已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詔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還歸臥于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于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于庭恩徐曰起病足不能爲禮來問何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倘外廷有諫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于禍每恕疏至

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藏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于是十窖俱罄懸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謀于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止免禍哉芳大以爲然言于昭德勸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

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于是各賜金一篋詣閣下言之萬安默言不對次劉吉亦默言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縊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岳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英宗于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以武于是召振偕諸大臣閱武于將臺所爲漸多不法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大臣入見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臣張輔楊士奇等四下立太后顧謂上曰輔等五人先朝所簡以貽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太后色遽變曰汝侍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死令女官加刃振頸上恐跪爲振請諸大臣隨之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帝洎諸公留振自後卻勿令干

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上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
敕旨往來及施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不敢
預機政會福建僉事杖死一驛丞時東西兩楊閣老東楊以鄉官當抵
命西楊以鄉故當因公互爭不決白太后請裁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
命過重因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謂中也太后韙之振自此捃摭內閣
過失朝廷機務漸歸于振矣及太后崩振益專決無所忌麓川叛振違
衆議決意往討王驥阿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
巢穴而酋首思任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驥封靖遠伯正統
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上宜
躬親機務不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置球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
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毒訊璘令璘款己所請是
球使之遂從陛前捽球下詔獄支解其體自是羣臣悉緘口不敢復言
振大臣見振皆俛首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翁稱而
兵部尙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爲振宣言于衆曰某輩以某物贄振大

喜以爲敬己某輩不爾觸振怒行且得禍衆聞之懼于是見振者無不
重贄振初止府部院寺大臣漸至百司無不爾又漸至諸道方面無不
爾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
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門晝夜不得闔往來如蠅趨腐洪武初嘗鑄鐵
牌高三尺許識八字于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振銳意專恣怒其
害己一夕忽失牌所在于是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從子山獄振遂收
瑄將殺之僅得免歸祭酒李時勉偕振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怪其亢禮
遂誣勉佔官木入私家枷勉胝國子監門巡撫于謙忤振謙舉參政孫
原自代振嗾言官劾其專擅降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
詔賜旌異會牧馬者擾民需杖之牧走短需于振振收需將殺之幸得
戍他若都御史周銓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悉收付獄所免者獨南京祭
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
同年周忱往問之敬宗曰本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何以歸見諸生忱因
策謂振曰陳祭酒上書公以求書爲名先以幣彼或一來謝耶振然之

敬宗歸以書而辭其幣振亦不甚尤之也十三年福建參政宋彰與中官多親舊嘗竊官銀以萬計賄振得布政司遂驗戶斂括以償民貧者不能堪夏鄧茂七聚衆起沙尤三郡民多響應秋葉宗留起處州與鄧茂七遙爲聲援十四年二月虜酋也先遣其下二千人來貢馬詭曰三千人振怒其詐減所貢馬值遂失虜心十月也先大舉寇大同遼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乃謀挾上親討之百官伏闕諍不得是月十七日上行大臣從諸俱匆擾失措兵五十萬人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適敗書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上行振怒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相枕籍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從上北向逆之益急迫脇勳貴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日中跪伏軍中獨欽天監正彭德清諍曰象緯示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振怒罵曰卽有此亦天命也會暮黑雲如繖旣而雷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怪適前軍沒于虜敗書復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謂乘輿決不可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

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鷄鳴山虜已迫勇率兵五萬禦之爲虜所遮殺殆盡兵部尙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飮水已二日虜見我師不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知上召曹鼐草敕遣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追搏我兵爭退遂大亂勢不可止虜蹂陣出入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乘輿遂北邊退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爲虜所得識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多于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毛某俱爲百官所毆死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振從子山鑄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曹吉祥灤州人出王振門下爲太監正統己巳閩中鄧茂七稱亂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瓊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典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蕪監軍未至閩寇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上北狩土木而振死郕王卽尊位尊上爲太上皇帝籍族振家及殺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盡者至仲冬平而班師吉祥出征監督戎務稱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爲腹心而事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張輗孫鏜衛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奉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爲內主稱皇太后懿旨曰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謀閟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上皇是月壬午四更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亨遂言少保于謙有逆謀迎立外藩不欲立皇上卽日詔逮謙及內閣學士王

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下獄命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以其知謙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公軏太平侯軏文安伯鏜會寧伯穎宣城伯善興濟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千二百石上猶念謙功不忍殺有貞以不殺今日事無名乃殺之丁亥斬謙廣于市循等戍邊鎡等爲民以皇太后誥廢景泰帝爲郕王歸西宮尋薨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時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且蕃將陞大官爲將校有貞既居首相欲立功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贊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閣附己已而吉祥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遂積不平亨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上左右彪欽縱恣占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

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謂有貞賢御史敢
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
慚懼已見上寬不問卽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訐
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遂
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既而彗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幷糾亨
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合譖
遂同牽御史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
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內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明甚上意已主先入譖竟收鵬瑄幷諸御史下錦衣衛獄
嚴拷訊究主使銥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幷執
訊之謂其阿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喜上壯御史敢言以
爲清明可卜不意如此莫不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
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冰雹甚京師震恐

吉祥亨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綺故變異如此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皆謫戍鐵嶺衛斌及盛顒等降知縣旣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讀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幷直文淵閣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啓上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追捕有貞于塗收士權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勸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上令內閣撰榜格原正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堯設建善之旌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堯舜監秦轍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以曹

石恣橫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帛綵幣遣之初正入直閣上嘗召問卿
何以輔朕正對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正退告欽彪令謝兵歸第
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泣免冠請死且道所由上
召正責漏言正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卽今無可按而誅臣
欲全上保全之恩故令早自爲計耳上不悅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
正草罪己詔歷陳奸邪蒙蔽詞極切直亨輩大怒坐飛語正草詔出時
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改過耳賣直訕君父大不敬不數日內批
謫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遇赦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
禍鵬瑄不從復謫南丹衛而賢復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
辦事而吉祥亨大恨顧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殷勤得同召對輒喜
獨召賢卽不喜疑賢或短毀之正既降道瀰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
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揣二人意嗾邏者以
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
言怙勢亂公贓賄狼籍下獄死籍其家財物多于大內上召大臣入視

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時上怒色變吉祥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寃而惡曹石矣初謙等死久皇太后乃知之爲上備言謙匡多難功及迎立外藩故上對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耳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矣一日又與賢言内臣蔣冕雖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于太后前言皇后無子當易朕即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既選乃曰太后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于太后曰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其難者召賢議且厭曹石干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悅不則怫于辭色對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上以爲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市冬亨以謀叛伏誅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陛下復辟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

爲己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哉常時有要臣者不敢與上駭問故對曰使先期謀泄郕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陛下何地上曰彼時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郕王晏駕羣臣表請陛下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爲哉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干天象乎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爲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不過爲富貴圖耳豈實忠陛下而爲社稷計上竦然曰然會亨敗上大悟自汝言死以左都御史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管大營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上召賢曰此或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免罪而人心安矣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蕃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賣官鬻獄賄𧷤貨無厭上積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下詔戒諭勳舊之黨欽益懼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安得不反會昂鏜期初三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

督鏜從兄都督鐇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擁入大內推其黨
黠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
漏二鼓都指揮完者禿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鏜鏜披衣起急草奏詣
長安左門呼閽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西
門如之恭順伯吳瑾亦知而告變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官急
縳吉祥欽等不知也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上出密帖隙中
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同鏜報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
賊四鼓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欽分布其黨各禁門自同鉉鐇
鏜率番將至東長安門不啓疑之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第適杲
出斬之碎其尸杲故吉祥黨被遇素厚及得任錦衣常緝欽過惡稍禁
戢之欽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賢到朝邸聞甲馬馳驟聲
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又呼尋李學
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卽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擊其背
適欽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

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者多矣旣除之可卽請命欽曰卻爲我草疏進卽令人拘賢至吏部朝邸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草疏同翺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卜術爲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欽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謝上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繹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翺等解之俄上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上勅鏜賊犯闕急爾鏜等努力急殺賊倉猝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惟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鏜兵集來圍賊賢翺乃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及吳瑾俱爲鐸殺廣寧侯劉安爲斫傷鏜領兵先登及子輔軏力戰

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大戰于東華門外欽退屯東安門鏒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鏒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距而大雨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鏜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鉉斬之輒追賊至東大市街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輒攢鎗向之鏜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伯顏也先縋城下亡走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旣誅恐脇從者衆復諭入請令宣諭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入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獄而臠之磔欽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涼國公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論功繼宗加太保劉棨加太子少傅昂翺賢并加太子太保鏜進封侯聚陞右都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秃亮爲都督信以僉事爲使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勢日

盛絕不與往來欽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董
興以曹姻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革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至是以
有功掩其薦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旣被害賢薦南京刑部尙
書蕭維禎上曰此人曾通于吉祥而力薦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
李賓爲右都御史而昂有福相雖附吉祥獲免云賢上言曹賊就擒此
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自鵬瑄以言獲遣
權奸遂肆無忌相繼反逆聖帝明王惓惓求言惟恐不聞其失然奸邪
之臣惡其攻己必欲塞言路以肆其非由是宗祀覆絕陷于大僇而不
悟矣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于詔咸使聞知言
路始開上聞祺勸欽免賢事權爲太常寺卿與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
此人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呼于市
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此事人豈
能及乎哉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
測人心洶洶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

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凜然一時鮮儔曹石敗上思岳正言放回
原籍爲民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説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旣見吉祥敗稍
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卽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
且朕在南城時汝輩何如今日得志卻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
一日忘南城時此等言語時常告戒卿豈知之賢稱聖德憲宗卽位復
正修撰鵬瑄御史等官時內臣用事勢甚張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
王淵王徽率同官言往者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
也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
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兒發原
籍當役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
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上嘉納之未幾以論內
官牛玉事下獄謫州判或咎賢不救賢曰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
禍諸君獨不知之乎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祥地撥
爲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地共爲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

此而在灤州地畝皆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迎駕非冒功者
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役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訴不已賢
言于上自曹石輩之舉後人以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與濟畢與世
指揮鐙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侯穎亦捕番賊功不除及設
西廠太監汪直命錦衣衛百戶韋瑛執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
張廷綱于廠獄閣臣商輅等言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
耳目于羣小韋瑛等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
御史王和等又論之未幾革西廠弘治元年給事中賀欽陳遵祖訓以
處內官引吉祥爲鑑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
臣及錦衣衛官校旗勇內府詭匠而騰驤四衛詭冒依附者諸如旗手
等衛制可內臣言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
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直言往歲事正以
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

也從其議後言官言內臣則輒引之矣京山高岱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畜衆不滿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起倉猝殿陛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皇明諸兇必就誅殄而于國體不大有隳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孫鏜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中貴柏玉在宣府常有所干于劉侍郎璉璉初執法不從人謂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者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斷而乃心國事云

金英不知何所人宦內侍當薛瑄爲王振所陷既放免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

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一人耳尋被詔命景帝既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己巳之變人心洶洶徐元玉最有時名英趨往問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築京城外濠對二人大爲英所鄙乃慨然宣言于衆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于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必誅之無赦衆心乃定

興安景泰七年春尚書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嚴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以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于簡朴嘆息而去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上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謙病藥需竹瀝駕幸萬歲山親伐竹爲瀝以和藥丸言官有言柄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

憂不要錢不要官爵不問家計者更有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個來換于公可也

彭時成化二年太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爲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劉忠宣公大夏爲大司馬嘗言鎭守太監極爲民害上曰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鎭守之革誠如卿言第去之不宜太驟莫如因其有罪次第召回勿補爲愈也

樊凱字大振安陽人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善論事有康濟心河間都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子越兩月卽閹之是時貴倖者在諸郡子弟列土封伯厮養富埒卿相民益冀倖每歲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入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藴憤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閹不二年此患息也

賀欽字克恭號醫閭廣寧人成化二年進士歷官陜西參議疏陳四事

其一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官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食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賄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

阿丑事憲廟爲侍中善詼諧每于上前打院本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丑思有以折之一日于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爲死黨丑于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蹌而走旁一人問故直答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錢耳問錢何名曰王錢陳錢也上頷而笑時有勳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爲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爲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爲某侯家造房未回也憲廟察遣尚銘偵之侯家卽撤工矣一日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旣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而已梁芳貴官鬻爵動以傳奉爲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砍卻梁芳自無船縫矣聞者懼然又設爲病者問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爲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甚難得醫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等人之言多矣

汪直當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以汪直年少猥黠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于靈濟宮旁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事諸司事無大小雖瑣至俚諺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曄毆死一男子旨遣刑部錦衣衛兩屬會往按曄走京師匿其姊之夫中書董璵家求解璵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瑛方希隸直得刺事乃走白直曄挾黃白數千兩來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卽發校掩捕曄璵幷獲一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閣老商輅若三法司若禮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索所挾黃白曄璵不勝榜掠謬款寄某家猝未以來榜掠如故曄璵俱死廠獄中直旣恣意復虐甚大獄屢起內外洶洶輅乃疏直八罪上覽之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國家安危命侍閹懷恩傳旨詰責輅等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復疏直瑛等罪上怒始罷西廠是爲三月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交好者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一日項忠遇直于道旣去始覺追謝之直不爲禮直以銜忠忠覺先疏攻直直泣言于上曰此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隙嗾忠使爲也遂

出賜祖于南京四月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旣入廠卽收忠下廠獄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遂削秩免歸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王越爲介因問越見直當跪否越曰焉得跪人六卿哉越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卽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旣出越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陳鉞在鎭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遂交惡會直來巡遼邊鉞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直旣至賄其左右每謁必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則與直抗禮奴視直左右鉞遂乘間毀文升先是文升禁諸鐵器不得出遼邊然女直建州亦往往寇諸邊直還遂上言文升遏諸農器不與諸虜故虜數寇邊有詔收文升下獄尋戍川中鉞旣傾文升因說直乘時立殊功因上寵己亦因得倖進直因上言虜酋伏當加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竟入告上上遣撫寧侯朱永統鎭兵進鉞提督軍務專生殺往討建州値建州虜六十人入貢遏直于廣寧掩殺之直遂至建州

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直殺其老弱焚廬舍而還遼邊餉積十數年最號盈滿至是費一空十六年春論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千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安南累歲侵占城遣使入奏請討安南直因獻取安南策職方郎中諫沮之子俊復持不可事乃寢直復被命巡大同邊與王越帥師至威寧海騰虜營亟發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論功越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銓進秩都督喜進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廠焰虐人殘狠痛毒既乃屢冒邊勳圖釁未已御史徐鏞等憂之乃會疏論直欺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廠不知有朝廷人人寒心而直復結怨東夷挑釁北虜軍民屠害邊境騷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之戒上納之命三法司會官參擬遂逐直并其黨竄斥殆盡而其黨韋瑛者先以項忠疏戍宣府而復以誣人妖言事覺斬于都市先是巡撫陝西都御史秦紘以按治秦王府旗校秦王疏紘凌侮上怒逮紘索其家匣止黃絹一疋布衣數件而已詔釋紘且賜鈔萬錠旌其廉改巡撫河南迨河南時直已張甚

他巡撫率卑禮見直獨紘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上驗其賢敬事之紘乃密疏直輿役踰制騷掠所屬直之歸也入見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紘賢上出紘疏示之直叩頭謝稱紘賢不已蓋善類忤直而得免者惟紘一人耳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爲詞上已出越直守邊漸示疏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竭府庫四排斥良善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籍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直等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券編發倫鉦春世弼爲民聚彝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致任幷永憲不問云

陳準廣東順德人成化二十年爲東廠太監先是太監尚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紳中外畏之黜貨甚于汪直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銘準爲人平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

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

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縊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温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

論執方輔導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

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豎専權蠹政之由盡悉其態

曰吾老矣何必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

迎講官講畢卽語講官曰先生吃茶局丞張瑞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

傅當如此也上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一日東宮嘗隨他宦念

事上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卽取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

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三原王公旣致政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吳亮迎宴于平

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爲亮曰甚好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

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

之怨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爲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長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徐御冠于執事者張戲戴之又帶人汚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于巷伯卻同符一時傳之

朝廷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槩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毆其人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鬪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人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張永字德延號守庵新城人正德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

室寘鐇反賊殺鎮巡衆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僭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聞武廟下詔征討命永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暨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闕防金瓜鋼劍許便宜行事駕親出東安門送之會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永即遣京兵歸朝帥邊兵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而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及還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候于橋東寘鐇及親屬十八人有旨送諸王館鎖繫何錦及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御前畢復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于大內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有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永成等因並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于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遂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啓東華門繫于菜廠復分遣校封瑾內外私第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朝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先

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嚮永未有以中之永爲計亦甚密故瑾遂爲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悲歎之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閑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册卽令燒毁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卽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公議擬以聞是時事猝從中發邏卒飛騎交絡于道黃紙墨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下劉瑾于獄降奉御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詣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僞穿宮牙牌五百扇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屬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奏劉瑾十九罪請亟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

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于午門外會多官鞫訊巡撫兵備官裁革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幷會試南北中卷如舊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糧米幷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還其田宅韓福出爲民劉俸曾謚革職閑住神英革伯爵仍爲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定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詳擬以聞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退卻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預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瑾遂伏誅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譚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驁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在孝廟時憤鬱不得志每切齒文臣上登極瑾以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由鐘鼓司而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上意巧爲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官僚

細過深文以督責之言官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瑾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譔僞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始焦芳泄外廷之謀得援入內閣芳亦欲與瑾爲奸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同出一口其所中傷無不立應瑾又用鄉里親故曹元劉守張綵幷楊玉曹雄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爲腹心爪牙變易選法任情黜陟謝禮薄者隨卽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惟意所欲無復顧忌各處鎭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亦以賂瑾故競爲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賄復之常與交通以養成其亂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禮瑾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踧踖不敢仰視至有奏內不

書名直稱爲劉太監者凡公差還饋送少不滿意卽誣以重罪官員坐事罰米動千百石又鉤致往年故牘錢糧虧損非侵盜者槪加倍追賠以致身亡家破者不可勝數創爲新例爲罪輕重類决杖永遠戍邊或枷號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或一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隣有瞰河而居無隣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及籍沒以故致仕大臣併收其妻子謫戍寃號之聲聞于道路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卽舉家收捕寘之重典故官校一出所過皆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瑾之威重足屛息惟恐得禍瑾之欲私取天下庫藏及剝斂民財以益其富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四出搜索法令日繁又差官檢覈各邊屯田倍增其稅用是天下紛紛多事民不堪命盜賊乘之而起寘鐇之變其移檄以誅瑾爲名封上其檄瑾匿不以奏至是爲張永所發繫獄按治反狀蓋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輩嘗出入瑾家以瑾姪孫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軌之謀凡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瑾俱禁勿奏兵仗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鎭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

僞造弓弩瑾皆私貯之又造僞璽藏刀扇中出入宮殿皆謂瑾罪大惡極已形當置重典獄上令斬狥于市凌遲三日不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决圖狀榜示天下行刑之日仇家每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啗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相賀瑾權五年驕横無上生殺予奪皆自己出累朝成憲變易幾盡自古宦官肆虐未有如瑾之甚者上信任旣久威柄已移一旦震怒去之不疑卒能正其法由上之英斷也高岱曰瑾一閹豎耳其流毒縉紳貽禍中社古今所罕見者此其故何哉蓋瑾靑宮舊閹武宗素所信狎瑾所以蠱惑其視聽而揣知其意向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因是而有感于儲君之近侍不可不愼其選也古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尙矣後世乃禮節繁多尊卑闊絶雖有宮僚之設而接見不移時進講不數語啓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閹耳朱墨易染鮑蘭殊臭安得不與之俱化乎嘗見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閹覃吉者口授孝宗學庸論語書每閒說臺省政務及民間疾苦且拳拳于前代宦官專權誤國之弊孝宗時或從他閹誦

佛經見吉至卽匿之易孝經展誦其見敬憚如此後孝宗嗣統身致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青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麥福字天錫號升庵三水人歷太監提督東廠廠內有隙地公建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于其中

景暘字伯時號前溪上元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初授編修歷官南京國子司業時逆豎劉瑾擅政陵轢文儒見公儀度端整更爲尊禮及敎內書館嘆曰君子無棄人矧此輩爲近君者耶每引時事諭之于正

王公抒字□□太倉州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大中丞故大司寇世貞父也嘗爲御史按湖廣時中貴人廖斌鎭承天嘗陷前御史至戍焰烈不可近然已懾公風裁旣謁公度公當報謁則爲飲欲以嘗公公飯且爲飽徐曰吾與貴人俱稱上臣子治一方忍相厄耳貴人所不魚肉吾民者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爲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名耳斌乃悅愈嚴事公戒其

下條公任毋得犯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三目錄 雜編

往行

王　履　　程彥澤　　戴元禮

李可大　　盛　寅　　蔣用文

代府靈丘王　　盛　僃　　仲　蘭

吳　傑　　許　紳……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三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術數

前言

薛文清曰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願而反罹咎者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于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又曰星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特此而取敗者多矣又曰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于此以星命家之言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又曰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

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又曰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卻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卻存神武而不殺又曰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又曰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謂順理卽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謂悖理卽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薛文清又曰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葉公盛曰吾平日行李出入未嘗有意擇日然每每爲同事將官所懇留聞士大夫中喜談星命者亦頗厭之近見富鄭公以祿命不利稱病

歐陽文忠公避五月不上官知古人乃爾豈非未能免俗耶

馬文升疏曰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政也故我太祖高皇帝于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監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

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等人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年李孜省鄧常恩之輩貪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于一時誠恐復于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乞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及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于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有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付法司問擬明白軍法極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勅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之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捉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作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于煽惑矣

陸文裕公曰張公元禎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自小至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矣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葢指李文達公

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徐侍讀穆皆好星術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亦皆笑談星術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予素不信其術常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爲拘顧學士鼎臣素善此術以爲語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予因憶范文正公有言士人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甚正

或問子平空同子曰小數哉包括造化未之盡也是故得失半焉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推之有不推者河圖洛書伏羲之易是也徐升字子平今星命家宗其學

又曰邪術邪人不能用必強正而後行邪術邪物不能用必假正而後行如濟源妖氣收卻拋獻必假之瀆如術人役鬼心于貨色則鬼反弄之是也

張時徹曰相人之相不如相人之行其人敦龎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默温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詭譎佻達者貧其人曲鄙夥濫者賤其人蕩散強暴者夭其人險賊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善相人者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好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修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福臯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鬚眉傅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何相之乎

又曰卜算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紿取貲貨十無一驗余官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世難矣余欲授子以奧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余曰汝所願見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旦暮轉遷次言祿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其人逡巡應曰何切中也時司曹郎王蓂者金谿人也人品甚高雅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不與也如其驗也福未至而先覬之禍未至而先憂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

喜于問卜者皆其中有貪欲也昔孔子問漆雕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開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疏數徵人品也晉顔含有操行郭璞過舍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窮著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氏顔氏也不亦遠乎

陳絳曰術者之説何啻百家各以一人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驚諸人斯欺人惑世之大夫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况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黄省曾曰今之術家爲珞琭三命之説者以人肇生年月日時干支次列四柱謂之八字其法務取諸五行之平建日干爲身主年爲根幹月爲提綱時爲翼佐以三者支干加臨于日因其旺弱用忌而消詳之其尅乎日干者爲官星爲子其生乎日干者爲印綬爲父母日干之所剋

者爲才爲妻然是三等又以陽見陽爲偏陽見陰爲正也日干之所生者偏爲食神正爲傷官與日干雷同者偏爲比肩正爲刦才爲兄弟又以十干爲天元十二支爲地元干下所藏如子中壬癸水丑中癸水辛金己土之類爲人元以逐歲干支加臨爲流年以十年干支加臨爲大運專以五行生剋爲論者謂之子平家其爲耶律之說者以二十八宿爲天經四餘爲地緯日月五星爲七政于肇生之日分宮配垣以所纏生剋而論吉凶者謂之五星家治其術者上取京師大藩每方不啻千萬雖鄉邑之小亦有百輩盤集以蠶食于其間大抵多楚越之人也蓋由盡一世之人逐迷襲暗舉皆崇信而樂尙之自公卿至于庶民一切汲溺其必驗引薦者爲之先容延款者爲之倒屣凡誕舉一子經營片事罹構末疾各關大小官訟服賈幹利求名莫不取决于斯流是以工學而糊食者紛紛也究而言之是乃誕惑詼詭妄言之術爾君子不道也人之生也富貴貧賤生死壽夭皆已冥宰而默定特非人所能預識爾蕭條亭長歘起帝王憔悴織夫俄登將相莫爲而爲時至自成所謂

造化之神茫杳不測也今星命之家則以人之貴富貧賤生死壽夭皆可終身了了前決而先定操方寸之紙斷百年之數則是造化之神反司于庸夫之手聖人難明而順受者皆可左契而取也有皇上帝乃失玄運之權矣寧有是乎其術八字雷同者則貴富貧賤生死壽夭同其決射可也今夫天子之生其爲年月日時將盡遏天下之生者而獨生之耶抑亦有同之者耶四海九洲之寥廓窮陬遐壤之衆夥其爲八字上與天子雷同者不知幾何矣使凡與天子雷同者皆得貴爲天子其術斯驗也苟爲不然此其術之不可信也予嘗執此以詰術人沈生沈生曰天子不言命超乎五行之外者也其言似矣予又詰之曰天子而下不有世襲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者乎今之天下若人也不啻數萬輩矣皆生而成爵食定祿者也其生之年月日時也亦將盡遏天下之人使之不生而獨生之乎抑亦有同之者乎若人也數萬輩則同其年月日時者不啻百萬輩矣則百萬之民何不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也不能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斯八字之說無

驗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則又詰之曰爾治子平之學者必自信其術之必驗而後可以望人之信之也爾今不先自信其術矣而何以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何謂也予曰汝苟自信其術也必當自審其八字于某年月日爲財者相旺而宜于金錢也于某年月日爲財者衰虛而不利于金錢也則當止擇其饗利之年月與日而爲之列肆行遊之其不利之年月與日爲之閉關息止可也今爾歲無不求之日月無不求之日勞勞皇皇奔走于塵埃伺候于臺府浮翔于國都蓋無曠時矣豈將爾之年月與日盡宜于金錢者乎不盡宜于金錢而爾輩求之不置蓋緣自本不信其術何時必利故一切冒昧而求之則是己先不信其術矣安能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或曰然則日者之言往往昭驗者何也予曰其驗者乃其操術之巧耳非其决然之數可憑而驗也天下之惑溺于是久且深矣何謂操術之巧夫人之生斯世也其身之所遭不過貧也富也賤也貴也生也死也壽也夭也大要八端而已天下之人不貧則富也不貴

則賤也不死則生也不壽則夭也術者操此八言而曰爾貧爾富爾貴爾賤爾生爾死爾壽爾夭爾貧爾富也其不貧不富者已矣其貧者富者則轃合其言而驗矣曰爾貴爾賤也其不賤不貴者已矣其賤者貴者則轃合其言而驗矣其于死生壽夭也亦然蓋其所執者八端而盡古今合天下之人咸槪于此矣凡扣其術者不轃驗其言貧則轃驗其言富不轃驗其言賤則轃驗其言貴不轃驗其言生則轃驗其言死不轃驗其言壽則轃驗其言夭非術者之能言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也人自以爲貧賤富貴生死壽夭轃合而驗之也何必日者卽使不辨菽麥不識奇觚之人使之列日之肆有咨命者皆告之亨吉則千萬人之中必有亨吉者矣其亨吉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窒困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窒困者矣其窒困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商賈者皆告之倍利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倍利者矣其倍利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𧸘喪則千萬人之中必有𧸘喪者矣其𧸘喪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疾疢者皆告之眉耇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眉耇者矣其眉耇

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凋殞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凋殞者矣其凋殞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殊不知列肆之人乃不辨菽麥不識奇觚者也人自以其亨吉窒困倍利貲喪眉耇凋殞而輳合驗之爾由是觀之則斯術也可以不挾籌策不談五行不陳衆曜而可以論人者也可見斯術之誑惑而談妄也且天之生人無異于生物人之生也既有年月日時則物之生也亦有年月日時也人之年月日時已可據以爲吉凶則物之年月日時亦可據爲吉凶也則魚之產子一生累萬累萬之子累萬之魚也萬魚之生同時而散于江湖也其果一魚之中罟萬魚皆中罟耶豚豕之孕雞鶵之出同時而生常有十餘其割而烹之果有先後耶抑亦同時而割烹之耶其中罟割烹不同則其生年月日時無據也知生物之年月日時無據則知生人之年月日時亦無據也且天之生人陰陽之交五行之會無所不具者也今于八字之中無甲乙寅卯者則曰無木無丙丁巳午者則曰無火無戊己辰戌丑未者則曰無土無庚申辛酉者則曰無金無壬癸亥子者則曰無水若云無木必其

人心內焉無肝外焉無目者也內不無肝外不無目則無木之言虛也若云無火必其人之內焉無心外焉無舌者也內不無心外不無舌則無火之言虛也若云無土必其人之內焉無脾外焉無肉者也內不無脾外不無肉則無土之言虛也若云無金必其人之內焉無肺外焉無聲者也內不無肺外不無聲則無金之言虛也若云無水必其人之內焉無腎外焉無耳者也內不無腎外不無耳則無水之言虛也今觀八字之有缺者其形體未嘗缺也則是五行之生未嘗少也且日者常云金多善義木多善仁水多善智火多善禮土多善信則是無金者必無義無木者必無仁無水者必無智無火者必無禮無土者必無信無義是無羞惡之心矣無仁是無惻隱之心矣無智是無是非之心矣無禮是無辭讓之心矣無信是無誠實之心矣必非人而後可豈有名之人也而于斯五者乃有多少有無之分乎其論六親亦四柱爲之準驗以印綬爲父母則無印綬者將謂人非屬毛離裏者乎以比肩爲兄弟則無比肩者將謂舉無鶺鴒急難者乎以才爲妻則釋老之家甲乙俱無

戊己丙丁俱無庚辛戊己俱無壬癸庚辛俱無甲乙壬癸俱無巳午者乎以官爲子則貂閹之輩甲乙俱無庚辛丙丁俱無壬癸戊己俱無甲乙庚辛俱無丙丁壬癸俱無戊己者乎君子之可干祿果皆庚辛臨于甲乙甲乙臨于戊己戊己臨于壬癸壬癸臨于丙丁丙丁臨于庚辛者乎一才一妻也則天子一后二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賢妻者八字之中何所見乎一官一子也則嗣胤之繁至于累十者八字之中何所藏乎樂妓之命亦有正官則若夫果皆正乎其爲淫濫果皆涉犯咸挑者乎世之武弁果皆年挾官印者乎鴻雁亂離果皆丑北卯東而柱多隔角者乎四殺庫墓辰戌丑未之運果皆蹭蹬者乎筋拘目瞽果皆木被金傷而火遭水剋乎田疇萬頃于井授之日當何驗乎納粟買爵于鄉選之代當何取乎于父干而衝擊子可曰吾命然也而當悖其父乎于子干而乖背父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虐其子乎于兄弟之干而矛盾兄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胥戕其兄弟乎于妻之干而有配合多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不修帷薄可乎雙擧之子一吉一凶一貴一賤

何以異乎命而富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富而不義之貫鏹皆可以取乎命而貴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貴而不義之軒冕皆可以居乎且其五星之說繫風捕影益爲誕謬畧爲指斥如日月皆一也則曰太陽僅一太陰有五五星皆一也則曰木土與水皆六火金皆二其理何在乎又以十二地支布之爲宮命宮爲一財帛爲二兄弟爲三田宅爲四男女爲五奴僕爲六妻妾爲七疾厄爲八遷移爲九官祿爲十福德爲十一相貌爲十二其次第相生命名取義何所本乎命宮何榮于二曜財帛何耗于土兄弟何局三人于金田宅何失祖業于火男女何定五二于日奴僕何豐于羅妻妾何蔭于水疾厄何瘢于金計遷移何客旅于無土官祿何卑薄于計悖福德何減破于火土相貌何陷溺于日月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其宮十二人皆有之矣廉潔之臣財帛何儲列仙之儔疾厄何論驅走之賤奴僕何徵閨房之姬妻妾何應不耦之輩男女何徵不毛之鄉田宅何準舟楫之子豈盡遷移誅僇之徒豈無福德戚施籧篨而得相貌齊氓編庶而

宜官祿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且其援古爲證又曰河上之懼七殺也宣父之畏元辰也峨眉之闡三生也鬼谷之播九命也魏武首風以爲水火相剋也夷齊餓死以爲貴值耗空也劉阮棲隱以爲印逢水木也項籍自裁以爲四大空亡也淮陰見縛以爲天地轉殺也凡此古人之迹何策書之而伊誰傳之也書之無策傳之無人則爲是言也誠誕語也且術者之家以貧賤歸之愚人富豪屬之賢士蓋以富而貴者目爲嘉命以而賤者目爲醜命則是刦鈔饕餮之富莽操懿温之貴乃財旺生官是其羨賞者也阨軻之坎壈回憲之貧窶乃身衰遇鬼是其嗤鄙者也而不知人之爲命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無二命也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中爲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養是中而善者斯嘉命也敗是中而不善者斯爲醜命也命之嘉醜人之禍福在于善否之分而非以富貴貧賤之謂也使其善也富貴亦福貧賤亦福無往不得富貴貧賤皆嘉命也使其不善也富貴亦禍貧賤亦禍無往而利富貴貧賤皆醜命也或曰不善而富貴之禍善而貧賤之福

何以見其然也予曰予見富貴者揮攉盈侈洋洋赫赫以無禍之形乎富貴而不善則百姓怨之詛之鬼神害之天地損之其心惴惴然荏荏然焦憂以保之所履者危機所趨者陷阱所遺于子孫者皆覆宗亡家之胚胎也斯非其禍者乎予見貧賤者式微涼寡卑卑瑣瑣以爲無禍之徵乎貧賤而善則百姓頌之美之鬼神護之天地益之其心優優然坦坦然熙樂而安之所踐者吉門所升者亨階所遺于子孫者皆昌族顯家基幹也斯非其福者乎故人之爲命當以善否爲嘉醜而毋徒以富貴貧賤爲也故曰人之命一也一者善也無往而非福也無若是之紛紛也故仲尼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無得而稱者非其不善而爲命之醜者乎其稱之不已者其非善而爲命之嘉者乎是知景公富貴僅保一躬而夷齊之榮華萬世享之也斯言也日者不足與語也所以語夫儒家者流熒惑汲溺而信之者也今也猾黠之流則又羅集一郡一縣之八字戶聯家次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之已然者皆默鈐而私之記謂

之春法凡踵肆而扣者靡有不驗殊不知已往則神將來並昧也其作姧騁僞若此而世之信之者果哉其不智也

孫作曰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惟不足以知人而吾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尤方臯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亦然相雖定于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于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逆詐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畧至于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猝應變之機于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于其不可禦以窮其心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覆相明而貧賤富貴壽夭之理得矣譬之如水滙而爲淵激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

起伏之形悍怒崩蹷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

往行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瞽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游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繇是名聞四方己巳秋虜㑹也先入邊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後七八年必復辟英廟心識之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特不敢發景明力言于石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爲風然後兩宮乃安忠果伏誅如景明言景帝之弗豫也

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家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八文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父淸以指揮僉事將出涖徐州上曰仝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卿大夫無不延接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濟顚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儀自號啓陽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鑾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程敏政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士者也若仝景明固聞君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浼于權貴壽而有子老于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敦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

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賀美之解元恩之父也解元卒有弔之者問其葬美之日子之服朞朞之日墊期也及其陳留尹正抑夫來謂予曰賀氏先塋向方與歲建相值期之日值其兄生辰而又的呼厥父皆陰陽之大忌盍往沮之予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之與予若往沮之美之將謂予能明于己而獨暗于人矣乃謝不往抑夫怫然而去匍匐往沮賀賀不從而墊焉厥後美之壽終年七十有七冢子慈迄今無恙家益饒裕則的呼歲建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齊琦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易岩先生齊之先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書自幼即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傅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于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琦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傅氏之傳蓋其爲術緜聲色氣味以起

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卽其數之所見天地氣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徵無不可以豫定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幕職待次于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孚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卽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妾果産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其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潭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已生七女子矣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舉子當在中秋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日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迓之問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

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略將軍平江萬戶府王禕曰先天之學秦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陳圖南乃發其祕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繇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英氣及其生物氣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于數而數曷嘗離于理乎故夫數囿于理亟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固同瘞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則得其淵源所自來可徵也余數從琦遊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爲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于知琦者徒

謂其于數爲精何也

醫藥

前言

睿宗憲皇帝御製本草考異序曰天下之物耳目之所常及者易知惟生于遐荒載于祕書異于世而其功實可利人者人皆不識必俟博考圖誌撮其名要然後徵用之譬之人焉莘蟠巖穴僻側沉淪之賢非賴睿哲明敭孰能疊蕩于當時建偉烈于後世哉噫此吾本草考異之書所繇以作也夫著述本草自羲皇以來凡幾醫家者流習其易而忽其難用其常而損其易藥有排山倒海之力唯性味之異常者能任之醫術之異倫者能制之以伐病攻毒也醫之道亦難哉人知日精之益明而不知善芳之生奇幹者食其肉人不昧其目人知丹棘之孕陽而不知桴苡之出康民者食其實婦亦宜于子人亦知質汗之轉胎而不知質汗者本名炙轂過也人知乳香之活血而不知乳香者別名黑撻纏未也大率藥物性異名異生異而所載之書異不有以考之臨證和劑

之際不大有悞于人哉吾憫世之盲于醫而人闇于瘥也考藥物之異
歸諸醫道之常常彼之異而藥之異者有常者主之雖時流俗師亦知
而可用之異吾之常而藥之常者有異者輔之雖殊方絕域亦咸知而
不棄之夫考藥物之異尙足以起死回生而免昏札之患况有國者搜
人才之奇異卓絕變易名姓逸于草莽者起之位著參常士而任之豈
有不能活國安民興涉補弊以翊成太平仁壽之治也哉
劉玉曰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實寒温燥濕死
生存乎脈爾自素難抉其微王叔和率爲脈經世所傳脈訣蓋六朝高
陽所讃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爲命又曰婦人反此
背觀之尺脈第三同斷病褚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
尺爲受命之本旣受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脾脾
上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
腎脈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水生火故關上之寸心爲其言如
此可謂察于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

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上下之關爲脾脾土生命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左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于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女無不同者豈獨至于肺相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也火旺于南故心之脈見于左寸肝木也木旺于東故肝之脈見于左關肺金也金旺于西故肺之見脈于右寸脾土也土旺于四季中無定位寓于西南故脾之脈見于右關腎水也水旺于北故腎于命門之肺皆見于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隔膜之上其至淸肝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田之下其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近也水數以六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于寸肝與脾同居于關腎與命門同居于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于左肺脾命陰屬也故同居于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脈常溺女子尺脈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

之別爾豈謂脈之相反男女殊絕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屬證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此之說其義何居曰脈經所言是已脈經不言者素難未嘗言也素難未嘗言脈訣何自而言之邪纂之者務簡而不精申之者承訛而愈失明于難素脈經者必有審于斯

滄洲翁呂復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太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于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祕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家合德實切于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液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于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內經唐王砅乃以九靈九卷牵合漢志之數而爲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托其爲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

殽玉石相亂訓詁失之于空疏引援或至于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語而增其缺義頗爲有功今于各[illegible]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乃斷章擇句而釋以己意翼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于鍼故皇甫謐名之爲眞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箋也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幷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燹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

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公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十二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列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爲□本草蜀孟和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度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術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乃引經言多非靈樞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廣黃帝正三子之非周[illegible]立頗加訂易而考證未明李子埜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illegible]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

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發古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譔次而宋成無已復爲文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温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泊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常補三陰證藥于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子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受不一各祕所傳互有得失至宋祕閣林億等始考證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譔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

入陳孔石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常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詞作診切樞二卷非敢剪其冗複問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耳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其後辭旣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删其舊說而益以新語旣不出其畦徑安能得乎本原餘有清溪徐裔甄權季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敢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原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册元經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眞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

無名先于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元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于南華非初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大玄君之號醫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玄子蓋啓問于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祕密難粗論述者別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皇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傳者今之玄珠乃後人附托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于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常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攟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眞要等五篇

洎天元玉册要言而附會雜說共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玄別譔果見于世又豈上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葉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于石函中其托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葉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子弟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併山藥者蓋太平乃宋昭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原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據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素遺著政和間頒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禔爲之解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禪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于穿鑿良由不考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于美玉也其論醫有曰扁

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斵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葉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于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祕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囟方著名于時蓋用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于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于松柏而不利于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兵陳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

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偕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于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免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

李西涯女醫記曰京師有女醫主婦孩稚之疾其爲人不識文字不辨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于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太醫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之載而歸人有召者攜所購以往脈其指炙其面探藥囊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孫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于喪敗捐穀帛金珠予之不少吝其恆喪且敗者曰命也且轉引譽于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姻戚凡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姻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藥而求幸而不至于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

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強而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責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吝之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何孟春曰有東陽樵人其父患風歲久爲風疾所侵氣弱痰不能吐樵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痰若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筩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于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臞仙曰古之神靈之醫而能療人之心豫使不致于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猶舍本逐末不窮根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殊不知病由心生業由人作蓋陰有鬼神陽有天理報復之機鮮無不驗故有天刑之疾有自戕之疾其天刑之疾蓋因宿世今生積惡過多天地譴之故致斯疾此亦業原于心也其自戕之疾者調養失宜風寒暑濕之所感酒色財氣之所傷七情六欲生于內陰

陽二氣攻于外是謂病生于心害攻于體也

崔公銑曰今世之醫好大言者宕醫也易惑而移者懦醫也據方而不能權者庸醫也好自用而僨者虐醫也擠衆論以售術而不恤人之死亡者賊醫也均之殺人也賊莫甚焉

呂柟曰夫醫之治病猶吾黨之治五品也或曰何謂也曰腎生肝水竭則木斃故養腎而肝茂厥視明肝生心木蠹則焰微故養肝而心寧故見其目秀知其水之盛也聽其言和知其木之茂也此之謂父子之道君也者主病者也臣也者佐君者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近者不可以偶遠者不可以奇上者不可以奇下者不可以偶設其奇偶定其崇卑此之謂君臣之道厥陰至脈弦少陰至脈約太陰至脈沉少陽至脈大而浮陽明至脈短而濇太陽至脈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不至則病未至而至則病陰陽易則危審其易而調之則安此之謂夫婦之道兩病偕發救其授兩脈病先疏其承此之謂長幼之道方其冬也陽

至于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之日陽出而陰爲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是故温也方其夏也陰主于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之日陰出而陽爲主然後暑動而搏陰是故瘧也察于是而治此之謂賓主之道故仁義別序醫咸具焉又曰夫醫也目道爲上其次口道其次手道天有五行地有五才人有五臟表有六鑿五色時有六氣食有五味非才不免故耳不能聽病曰肺痿目不能視病曰肝枯口不能言病曰心淪鼻不能臭病曰脾憊口焦而齒衄病曰腎亡故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故腎竭則肝翳肝翳則心灰心灰則脾焦脾焦則肺縮故觀其色黛易其肺也不爾則目盲觀其色木易其腎也不爾則言亂觀其色丹易其肝也不爾則鼻衄觀其色□易其心也不爾則耳聵觀其色白易其脾也不爾則口乾故腎欲鹹而升心欲苦而降肺欲辛而收肝欲酸而散脾欲甘而和昔越人一視人貌洞見五臟投之以劑不旦而愈彼豈眞裂人之膚以易之哉蓋有得于目道焉故曰得目道者之謂聖得口道者之謂賢得手道者之謂能

祝希哲曰人世醫人有五難病家貴驕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愎強謂自知不能服從二也愚下之輩略不能辨良庸祇憑耳聒時有劣工謬得俗譽此下輩必棄上匠而委時庸三也劣謬之徒信其妄施偶中他方自執爲是或亦自知非是而恃其屢中安然發之以人嘗倖良醫洞燭而耻于自列重于搆怨或陳之而反逢怒招誚枉自憤厄四也良雖薦藥服者他參愈不專功敗乃分謗五也噫古有一難而功弗完今難五矣而望免責集績則如之何

韓公邦奇曰凡文字皆可著作惟醫藥之書不可輕爲一字苟一字不當殺人多矣其罪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等學者可不慎哉

陳絳曰醫技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個事予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常卜于神言他日不得爲良相願爲良醫陸

忠宣罷相被謫杜門者被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習醫方集古今驗方

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往行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于舟溪朱彥修盡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

爲諸家祖後人雖多立論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于寒爲病熱言

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互考又謂病陽

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太陽篇無嗌乾厥陰篇無囊

縮凡此必有脫簡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

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幷中風中暑辨議名曰

溯洄集共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說一百卷

履篤志于學博極羣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

置茂密評者爲作士家氣咸備元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書甚

工至今藏好事家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溯洄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

嘆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妄嗣論四氣所傷

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至理非苟作者

程彥澤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勳名恆自誦曰夫人極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耳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于湯傅說之于高宗諸葛孔明之于蜀先主亦具臣耳然又自度上不繫于天下不繫于人而能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族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遊于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眞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

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游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
是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汚我何可汚未幾今天子革元命
向之有官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詑曰吾故民也吾
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

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太祖藥
餌輒效風雨卽免元禮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
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
無預汝無恐太孫卽位誅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遼簡王莊王
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
軸莊王靖王爲贊詠賜之或曰文皇以舊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
武丙寅文皇患瘕韓公茂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
文皇嗜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
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王國諸臣元禮侍曰
臣常奉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卽復作不可治今果

然太祖遂釋晉王諸臣尙書嚴震直病上令元禮好治之否且償命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痛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願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値他出有書八册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陽皆以醫名元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膚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元禮診之曰左右手脈皆浮虛而無力非眞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姜人參白朮爲劑夜冷飮之大汗而愈方氏子婦瘧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將灌蘇合香丸而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聲輒厥逆如初元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爲汗多亡陽乃以黃耆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纊食飮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煑伏雌之法月啖雞者三病愈極元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益

其病耳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纔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元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也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元禮曰左脈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耳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衞吏陸仲㚇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不中元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者溫之也服人參黃耆而安他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弟子頗多惟元禮父子最得其眞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足者術必疏宗非其人者業必謬矧醫之爲道也以人命死生爲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爲哉元禮之學得之朱震亨彥修而彥修之學得之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之荊山浮圖氏

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眞之門人也守眞之學實得之于內經寥寥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發其祕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元禮乃其高弟子也篤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而四馳大顯其術于本朝哀然爲名醫稱首

李可大字汝化杞縣人初業儒因母病遂編覽醫書久之忽大悟曰扁盧在是矣常爲太醫院判用藥好以奇勝不拘舊方一梓人母年四十餘手大指忽腫因偃仆不知人事公診之曰此必月信至而適爲冷水所觸也問之信然用當歸甘遂湯而愈一婦人產後大喘醫戒用人參公診之曰此孤陽絕陰也正宜用參遂加蘇木爲湯飲之喘立止時新鄭相公家居聘公視疾公至診其脈曰公心脈如蝶鼓翼越五月當大拜抵期果應于是公名振兩河矣因勸公入太醫院授修職郎時朱錦衣生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請公醫之戒勿見兒恐成客忤公曰但隔壁聞聲足矣朱許之公曰啼而不哭爲痛用桔梗湯調乳香灌之卽愈有族母年七十餘中酒昏迷無氣諸兒以爲已死卽入殮公至見目未

陷心尚溫曰此母不死吾能起之諸兒號泣求救公取井底泥塗母心上用黃連葛根湯灌之已而果甦于是邑中相傳公能起死人公曰彼自不死耳特熱極氣滯其狀若死故能起之非眞能起死人也李進士病虛損痢疾腹痛異常公用人參五靈脂治之衆醫皆訝曰二物相畏奈何用公曰不聞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鄢陵陳公病傷寒昏沉將屬纊公診視曰此可救也用竹茹犀角灌之而愈甯縣尉亦傷寒身皆冷口出清水公診之陰毒已極用附子一味醫之亦愈邑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而咳嗽吐血醫皆以爲虛症公診之曰汝脈結結爲鬱症非虛也用蘇子香附益智等藥數服而愈董大奇之因乞爲弟子以學醫焉

盛寅字啓東吳江人洪武間王仲光先生以古學醫道自重人不得見其面惟太史陳嗣初先生御醫盛啓東先生得其傳故二先生各以其學顯于時而重于天下啓東之濟人也不獨以醫藥爲德凡遇人危急雖厚費不靳若蘇布政使有廉名以事罰役助以白金五十兩訖其工

妹壻顧主事信卒于廣喪久不能歸特託所知按察官訪而歸之鄉親莫任叔罣誤擧家貧病贍以藥食及二載其死于縲絏沒于旅舍者悉具棺斂歸其喪故人子逋賦被繫求囑所司寬其徵曰與其屈己求人孰若推己全人之爲愈耳卽代輸得釋其輕財類此永樂中啓東以解戶赴京時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寅薦召至侍命闕下一內侍微疾請切脈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卽傳宣入便殿指上脈叩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至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仁宣兩朝皆被眷遇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特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見投藥一服逡巡而愈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猝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臣用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也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蔣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句容人太醫院使諡恭靖事文皇帝上嘗論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耳正氣完邪氣無自入矣又問卿于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戒欲速也言關于理道概類此用文初入太醫院爲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自是專侍文華殿其于醫主李明之朱彥修不執古方而究病所本自爲方故所治恆十全王公貴人下逮細民有疾衆所難愈者謁用文多愈如用文謂不可愈卽無能愈者凡所愈報不報不計

代府靈丘王實係代簡王子聰敏無所不能尤精于醫頻年瘟疫流行死者甚衆遣醫載藥編詣鄉村治之給至三萬餘帖遇井投以避瘟等丹使飲水者不染患全活者難以數計

盛醫學偩字□□□人有袁養正者先富後落妻病心殆袁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病減金以加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王氏婦病衆謂陰虛治轉甚公視之曰腹傷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灌以潰癰藥數日已王端毅公撫江南得疾臥南京衆治以痰結郡守劉君進公往視爲

痁也從而瘥暢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裏衾閟墐室中不勝冷或治為傷寒遨公公望見而切之所謂熱極似寒是為中暑啓室褫衣被塗以搗葱進香茸湯一啜而蘇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患風蹷公飲之藥酒三石起似與冢宰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䢴薦入太醫辭而止仲蘭字繼馨寶應人世業醫成化間中醫學科入為太醫院判尤工楷法常以所書進上憲廟以為能命試字中書三年授中書舍人歷太醫院使子棐舉丁未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本舉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君聞之愀然弗樂曰吾世以活人為業刑官寧能保不誤殺乎及聞本坐累補汝寧府通判喜曰釋重負矣

吳傑字士奇號暘谷武進人世業醫弘治間以名醫徵至京師遂以醫遊諸公卿間時都御史王越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頣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為之請曰國家三十四年纔一徵醫

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之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歎曰有藥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者而謂宗周爲忠正德末年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遂發京師至淮漁于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之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意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脈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即詭言曰良愈矣勿憂矣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許紳字大章號警庵江寧人以名醫入爲太醫院醫士歷官光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院事謚恭僖嘉靖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得
紳藥始蘇諸大臣嘗造問聖躬安否紳曰此變禍不測論官守非余輩
事竊受聖主恩深當以死報只得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藥進余
自分不效必自盡賴天之靈辰時進藥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
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天地廟社之靈也以故加
紳宮保後數月紳病曰余必不復起曩西苑用藥驚憂所致至今神魂
不寧百藥不效余卽死聖上萬壽臣無憾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四目錄　雜編

堪輿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四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堪輿

前言

或問趙公汸曰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眞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禮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二曰族坟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家法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于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家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于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技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

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屬諸郭氏耶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者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于理者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于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顚倒錯亂伏藏擒制于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有以誤之歟禁而絕之宜矣問者曰夫其謬矣旣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事書其言不絕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

萬物之精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意之機得乘以埜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觀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于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埜書之旨耶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象貌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時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于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員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員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推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臟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縕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靈爽

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意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閭巫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尅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于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于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脈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始神機合變不拘于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卽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之有不相得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造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于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眞而概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耶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

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經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于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況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作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耳問者又曰理既如此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于奪神巧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耶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眞術者尤爲鮮是其術之明晦地之得失且懸于天而不可必今其言則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悖謬取禍豈亦分定

者不可推移耶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昌盛而不知所自來于是肆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于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心耳其設心如是則獲罪于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悖謬豈非神聖之顯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爲患至深善腐迷朽之藏如委棄于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擇未嘗有加于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于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羡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仁

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于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爲其得爲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耶對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且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矣先王制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于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夫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于性命之常而無憾于愼終之敎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淺土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人同患也而不以獨得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爲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

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聞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美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迴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窺以爲族葬者雖鬼神之應無反于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譬如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宴暗顚覆于一坏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爲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于本草然藥餌得失見于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于送終之大節先儒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粗精之蘊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方孝孺曰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于此則歸福于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于葬之法

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于此則曰此莖之罪也此士法宜至于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莖其身則可免子孫于禍夫孰肯爲善哉由大者而論之係乎衰盛者莫大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皇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促唐據之長果在于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升視罔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莖師之爲也莖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莖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于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于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曁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浸淫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族吾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莖卜吉凶

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

方氏喪葬儀

陳白沙公曰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不可拘泥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自似有據若掘至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葬壠宜淺之說恐其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愼歟程子以土色光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不易之論又曰地理之說有專主吉凶應驗言者術家是也有專闢吉凶應驗言者東萊是也有雖知吉凶應驗可有可無而不泥于其術者程子是也據愚見術家專取必于術故其說泥東萊專闢其術故其說偏不若程子謂神靈安則子孫盛以土色草木占地之美惡則既不遺乎地理而又不眩乎吉凶如此方爲通論至朱子師友之間議論尤多大抵本程

子之說而又兼取術家所長地理至是無餘蘊矣今若以術家卑陋盡廢其說而不問則前輩初無是也必如其言吉凶應驗差舛而疑之則亦必有至當之論愚以爲吉人得吉地吉地獲吉應此常理也若凶人得吉地吉地獲凶應譬諸僭竊簒奪雖得之必失之當其始謀之遂便如得吉地獲吉應及其卒也凶殃隨之矣故有始吉而終凶始凶而終吉宜吉而凶宜凶而吉以此推之術家之說誠泥然亦不可謂全無此理也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雖遇弗獲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哉卜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大理卿湯公沐曰予幼聞常熟有蕭姓者善地理時有富室邀擇葬地連日苦于弗得蕭回題一絕于齋壁云行過前山復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相應相去無多路只在靈台方寸間據云似有自背其術之意豈時因其主者而云然乎哉然其流有書亦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兒

豈亦當時本其人而論耶

李詡曰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澗瀍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癭重水尰躄甘水好美辛水疽痤苦水尫傴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和而寛水氣人怠而賤以此觀之未有不鍾于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法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之美惡若執劵探環遂使來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搆弈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惑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頭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乎瓦棺聖周漆柳翣三王制也驪山玄室千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日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黨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于前是豈盡係于地理哉禹陵闕里享

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有云住塲好不如肚腸好故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茍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相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勤儉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必禀命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坐二十二也閽人謙婉二十三也家童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

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六也右三十六相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今之惑于陰騭者何不三復于斯

烏傷朱彥修號丹溪常著風水問答其略曰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忝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骨已朽矣安知禍福于人貴賤于人壽夭于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擇室

黃省曾曰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封丘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周先王之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親愛死相依

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爲葬之道若是而已後世饕剽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爲堪輿風水之說以簧鼓于萬世以爲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衰貧富本葬辰之吉凶與凡一切顯晦替隆之事皆關係于三尺之黄土上自鼎鉉下至閭閻莫不俛心帖耳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脈揑怪指空陟險求龍談虛恣僞日侵月盛至于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扦之穴穴無不選之葬天下之人皆憒昏望冀于爵冕金玉之榮聾眊于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所以乘生氣也生氣行乎地中人受體于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予以其說爲虛也信以爲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后常爲帝王公侯之嗣常爲公侯朱頓之胤常爲朱頓然後其說爲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尙于唐宋亦莫愼于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宗之端陵九嵕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金甕順

宗之豐陵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眞仁英神哲之八陵會稽寶山徽高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貴穴日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何唐之祚卒移于五代宋之祚卒移于胡元陵寢之地今爲蔓草牧羊之所而帝王之後或流而爲氓伍化而爲僕隸而遺體不爲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孫以公侯朱頓不能蔭子孫以朱頓也亦明矣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止之使不行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爲上藏風次之予以其說爲虛也夫地氣流行何所不貫毫髮之塊膏潤感達者若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凋落斯乃可謂乘風則散也今觀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未常不榮麗也若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不生斯乃可謂界水則止也今觀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未常不盛長也天地之氣充霄塞漢非風之所

能散貫金通石非水之所能止况風亦氣也以風乘氣是謂氣以入氣可謂之聚不可謂之散也水者氣之液也氣行土中獨不行于液中乎陸有草木水有萍藻生氣未常爲之間隔也山譬人之骨土譬人之肉也水譬人之血脈也氣行乎骨肉之中獨不行乎血脈之中乎人氣無骨肉血脈之間則知氣地無水土之間也水雖界也氣安得而止乎又曰骨者人之生氣死而獨存故葬者返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予以其說爲虛也人以氣聚而生氣散則死骨既朽枯氣安可返若可納氣人應再生人不再生是氣不返肉骨不納氣之徵也又曰千尺爲勢百尺爲形勢來形止是謂全氣以止爲氣之全則氣之行爲不全矣蜿蜒蔓衍之地皆虧缺消虛之所萬物宜不育産可也今蜿蜒蔓衍勢行之地未常不産于物則氣未常不全也又曰地有吉氣隨土所起以起爲吉則以伏爲凶矣天下之地隆起者少平伏者多是吉氣少而凶氣多也氣一而已吉則俱吉凶則俱凶一起一伏千伏千起是一吉而間一凶千凶而亂千吉也紛錯雜揉坤元之氣豈其然哉既以平伏爲凶則今

城郭人民之居何多居于平伏至凶之地乎城郭人民居于平伏至凶之地者未嘗皆凶居于隆起之地者未嘗皆吉山鄉之民未必皆富且貴平鄉之民未必皆貧且賤是以起伏爲吉凶者虛也又曰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蹲踞形若反此法當破死予以其說爲非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說本起于天文之家天文家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爲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爲玄武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七宿爲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爲朱雀卽史所謂東宮蒼龍房心南方朱雀權衡西宮參爲白虎北宮玄武虛者也凡天星之名皆天文家以人物形器名之而實無其形況二十八宿隨天而運初無定方今借以爲東西南北之定象固已非矣至以東方爲青龍實求其蜿蜒之狀西方爲白虎實求其蹲踞之狀南方爲朱雀實求其翔舞之象北方爲玄武實求其垂頭之狀則誣謬之甚也仰觀天文東方七宿果有青龍之蜿蜒乎南方七宿果有朱雀之翔舞乎西方七宿果有白虎之蹲踞乎北方七宿果

有玄武之垂頭乎天象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實則地勢不當求蜿蜒蹲踞翔舞垂頭之形也况天之東方七宿常名爲青龍西方七宿常名爲白虎未之或改也今一山也北墓目之爲朱雀南墓目之爲玄武東墓目之爲白虎西墓目之爲青龍是于一山之間而可爲四象之目無是理也既欲其蜿蜒又欲其蹲踞既欲其垂頭又欲其翔舞是則山雖人可造爲朝營夕設亦難爲衆墓形勢之各給也况青龍吉也何又嫌其嫉主白虎凶也何又樂其蹲踞是皆詰之而可窮者也又曰土以紅黃紫爲生氣以青黑爲死氣予以其說爲虛也按禹貢兗州厥土黑徐州厥土赤埴墳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黃壤則天下之土惟徐雍爲生氣吉善可葬之地兗梁爲死氣災惡不可葬之地若然則天下之人死者皆當求徐雍而葬之可乎兗梁之人死者所葬皆青黑之土矣未聞兗梁之人皆罹災受禍履貧蹈賤覆家絕宗如堪輿家之說也今兗梁之人仍多富貴吉慶之族則青黑土爲死氣之說爲無驗也又觀宣聖之墓在兗州曲阜之孔林顏子之墓在兗州之防山孟子之墓

兗州之四基山皆塟于黑墳死氣之所也今孔子之後世爲上公萬祀不替顔孟之後皆有常官天下之吉慶善祥莫大于是是青黑爲死氣之說無驗也又其法以山圓者爲金方者爲土曲者爲水頭員身聳者爲木尖峭者爲火支脈之行以相生爲吉以相剋爲不吉予以其說爲虛也設使後山爲金前山爲木是爲金之剋木金既剋木則後山產物前山不能產物斯爲驗矣未聞前後兩山相依圓者產物聳者不能產物也五形之山皆能產物各擅生氣則相生相剋之說爲無驗也況世有貧而無墓之家往往出草茅而公卿由布素而臺閣此其遺體果受何蔭而然也且同一祖墓也或父貧而子富或子賤而孫顯或孟夭而季壽或兄華而弟枯夫父子子孫孟季兄弟同一遺體也以爲本骸得氣耶則父不宜貧子不宜賤孟不宜夭弟不宜枯而有不受其蔭者也以父子子孫孟季兄弟貧富貴賤顯壽夭華枯之不同則遺體受蔭之說爲無徵也世人欲信其說試先觀于堪輿之人乎堪輿之人爲其祖先父母相度墳兆安厝棺槨必竭目力之巧盡心思之營過于爲人

相度當百倍矣而卒無一人之富一姓之貴者不過朝遊暮涉糊口四方鼓舌揚唇資生巨室而已堪輿之人旣不能相善墓而福利其身與其子孫則必不能與人相善墓利人之身與其子孫也此其術之誕假明著大驗也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覬爲卿相倚桑之女庶爲后妃搴旗之輩思爲建牙不軌之徒仰爲王侯故術者造爲不經之說迎其情中其欲預爲之兆遠爲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貲耳長掊奪之風作叛亂之氣起非常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于其內如夢不寐如醉不醒雖圭璋特達之士亦且甘其誣僞之說而何罪于庸庸瑣瑣貪汚細下之人乎

張居正曰世言塋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響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譬之人寐則陽神出游觸物成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于床第間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神爲物游魂爲

變精魄氣也故能感而通靈變而化物是以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于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于箕尾蕭何降精于昂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明照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魂而不在魄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魂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棄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塋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包乎地地不

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夭彼無塟地也是又孰爲之乎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視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鼈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孰爲之乎黃帝塟于橋山藏衣冠耳堯塟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塟處王季楚人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塟雪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塟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猶大彰明較著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民貧寠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死而不塟中世塟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以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書始于郭

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魯楊二姓今江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夫何工于爲人謀而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至于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塟祖者□纍踐土或被盜發或因公興訟竭貲求勝至于滅絕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尙屬杳茫眼前之禍輒已蒙被吁其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心茂剛滷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脈乎此殆不然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或閱千百年而不化否則有風吹倒轉虫蟻齧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烏鳶而

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若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邦必據形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體和而後生人蒙之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定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者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况術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藏

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乎衍窈奥茲焉允藏毋居
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穴衣周于棺土周于郭反
壤樹之一暝而沒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又烏
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求永
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
子強爲善而已矣吳季子適齊其子死卽葬子瀛博之間深不及泉其
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魄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委蛻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必故國之
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張誼曰葬得福地或由天眷或以無意得之不可以智力求也江右人
酷信風水其親死則火焚灰骨貯竹筒中隨身懸掛周流四方偶見吉
方則掘土葬之謂之偷葬蓋其風俗如此又有建寧劉期者祖父以來
發人古墓以葬己親謂此地當出富出貴不數年期死甫踰月其子因
奸下獄夢神謂之曰爾家累世謀併人產發掘人墓不止刑憲將乏爾

後嗣旣而復遭訴訟家業傷盡遷居舟中遇風覆溺竟絕其後所盜葬墓又爲劇盜所發剖棺散灰爲之殆盡嗚呼天道之好還如此

戚繼光曰嘗觀琥珀繫草磁石引針之事而怪之夫琥珀磁石無知之物也草旣枯死而針經火煉生意何在一被引繫則舉躍動盪如生而針則鋒鋒相連可引數枚墜而復躍卽此則風水之說信乎其有而枯骨無知未敢以爲盡然也然琥珀磁石其山川乎針草其遺骸乎謂風水不可信者蓋以人世不修厥德惟以是爲務至有傾人身家忍心害理專謀風水以昌子孫者卻不知地理與夫天理相爲流通茲一等人又在天理處貴他而非地理之不驗也曾聞一人謀一人葬地百計覓人以訟害此家諸禍並臻思所以致之者彼又買托卜者向伊賣言曰某葬地不佳也能遷之則安矣旣而伊家如其說遷之彼卽謀其故地以葬其父葬未踰年所得禍更甚復疑而遷之發土至棺有白蟻蛀木成文曰此地若靈是無天理不靈是無地理夫天產佳地必待有德得之世人違天理而求地理惑矣

中文定公曰晚年以來士大夫溺于形家之說愼終哀死之心又勝其擇便利徼福澤之心郊坰墟墓間崇之若堂覆之如夏屋豐隆烜赫恢然自爲以萬年之藏然至于時世推移陵谷變易則雖崇岡樂丘牛眠而馬鬣若亦且鞠爲榛莽牧兒樵豎蹂躪其間蓋雍門之淚不勝掬矣而惟德義可以訓俗孝謹可以承家持之長久令聞無窮則有過其墟隴而愾焉興嗟攝衣冠而下拜者卽京兆之阡祈連之塚有不能得之于後日者此無異故以其人不朽也由是言之便利福澤在彼不在此許氏家則曰葬者藏也藏者完歸于土之義人子于親之完歸乃假之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惑于風水再惑于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于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于支干龜筮之生剋遂至累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久已大可傷哉故親終必依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嚙蟻不侵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合葬獨葬各隨所便但築壙不宜磚石磚久易于頹圮樹根得以乘隙穿刺惟三合土

熟鍊而堅築之久則結成金石與天地同不朽矣

麻邑鄧鎮卿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造化留心福善卽形家言未常損天理而不言也今人無端忘己又造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于目前身後是地握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婆之喻可謂謔中妙理

張鳳翼曰常聞前輩云有一狂人自稱賣地理者其言曰爾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其人傲世之言卽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謂也

吳國倫譔貴州參議楊彥清遺墓表曰楊公名濂字彥清故關西夫子裔不知何代徙家廣陵之泰州泰州族系亦無考洪武之季君用明經舉起家爲名御史歷永樂遷陜西按察司僉事尋調廣西擢貴州布政司右參議在貴六年所雅能操淸白撫綏民夷語在名宦志宣德初皇帝勑賜璽書褒之比卒其妻王恭人孑然依一垂橐視諸孤襁褓中度無資越萬里歸遂卜葬公于城東三柯林因家焉至今其鄉士人猶能

誦公遺德祠祀之不泯其後季子祥以國子生授行唐令祥子敞以鄉舉授洋縣令敞子敬爲百丈驛丞敬子舉爲中軍督知府印蓋自是楊氏日微矣公故有四子或嗣或絕嗣者或他徙不知其處獨祥之子孫僅僅守丘墓其自王恭人行唐令以下物故而祔三柯林葬者凡三十七家知印早客死家不置善妻亦去惟遺孤文彬文燦少育于假父家爲舍人何祈所紹私以子錢行券因收其家間隙地已遂竊葬至行唐令所幾暴其體骨是時二孤已稍長爲人傭以自飲食偶過故林而息焉始悟舍人故紿之且暴之也號泣而訟于予予以移貴陽太守太守廉得其實召舍人當之法立徙諸非楊氏骼而還所竊葬地乃論報請礱石紀其事予覽楊氏所藏璽書與三柯林諸壘之圖愴然嘆曰不仁哉舍人乎夫楊公以藩大夫嘗臨若先世父老非不尊天子褒勞其績士人見德而祠之非不賢子孫三世相繼宰百里非不有後逮五世之澤微始有不免爲人傭者舍人遂萌豕心使其四世之親幾不掩于簣土不仁哉昔孫叔敖沒數年其子貧因乞封于楚得寢丘以寢丘瘠不

爲人所利朱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其葬我桐鄉往予常過寢丘見楚王祠如新是瘠之效也及過桐鄉又見太司農高冢數百步外無芻牧則愛之徵也今三柯林瘠于寢丘而楊公有知未必不以桐鄉望其民彼于百世無恙此數世忍之何人情相懸乃爾即舍人奚利暴人之親而自暴其親徒取不仁名亦愚矣予懼夫後之愚而爲舍人者不少也故特如太守議表其墓以戒之且戒楊氏之後毋復爲人所紿云

往行

楊文貞婦家冢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母家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冢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德意不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愼之以率子弟自是其里無復舉冢售人者

楊美璿字以齊鄞縣人以貢爲儒官當葬親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爲言相地利矣奈不利長公何先生曰塟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言孤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毋令及諸弟遂葬如初卜

洛陽周公濟葬母躬修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宋張忠定公詠之號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周公正統時人由監察御史官至安慶府知府堪輿之說渺茫難言在陰地不如心地一語則括盡其要矣

伍容菴之六世祖有貞隱公者在元至正間卜壽藏于龍池之山啓土一尺見一巨碑有宋故尙書四大字先露公遽命掩之術者曰若用此穴則公子孫卽登科甲且富既不用則當下丈許須三四世後方發而且不富公曰吾豈可爲子孫早發而毁先代大臣墓耶竟讓丈許而穴焉今伍氏祖塋第一塚上有柏樹大數圍攀榦扶疎者是也貞隱公傳四世而寒泉公中正德丁丑進士七世而容菴中萬曆丁丑會試庚辰

進士寒泉公以風節自持沒之日家無餘貲容菴公亦斤斤罔越尺寸
術者之言至是驗矣乃知堪輿家亦不可廢而心地之語果確論也
余公子俊家山後百塚鄰兒取其遺骸爲戲公輒爲掩之是夜夢人謝
曰子有陰騭爲我整理門戶他日當至大官
何公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文肅歸葬
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葬地衆
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也卒拒之
蘇州朱御史文嘗擇墓地已定夢一紫袍者曰吾唐朝陸贄也今君所
擇乃吾葬地可少讓之明日令移穴在下山人堅執亦不聽夢其人謝
云感君厚德願生君家以報後得子布周果殿試第一人蓋陸亦唐之
狀元也
盛端明字希道潮陽人弘治戊午解元壬戌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榮
簡其父嘗感異夢旦掘地得石有文曰宋端明殿學士墓先生瞿然令
人掩土是日伍宜人生公遂以端明命公名

袁宗儒字醇夫號靜庵雄縣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江西監察御史癸酉巡按浙江浙俗多惑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公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貧民不克葬者多畀諸水火公乃爲置義塚至今賴焉

翁大司馬萬達既解官歸壬子冬十一月十三日詔復公兵部尚書而公方約友人蔡次軒爲武夷鯉湖之遊道趨三河蓋公所買欲于此卜營樂丘也公語次軒曰我死必居此後其有興乎次軒以去家太遠爲疑公曰尼父魯產也海內郡邑無不祭神固無所不之也

大興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欲即葬兄弟叔姪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年相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兄弟輩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張文錦字素卿銅梁人張公佳胤之父也公之鄉先生度正侍郎者仕

宋爲名臣墓蝕于寺公行求草間得斷碣敘穴所甚詳奮謂寺僧度氏以侍郎墓故置守寺若輩乃以寺泯墓耶聞之官立死僧懼爲讓地復墓公以一少牢醴酒酬而帥邑諸生諸監司爲立棹楔歲時享祭如禮當公酬之夕也夢有冠而袍笏者呼公起聞庭中言曰微公吾鬼遂餒敢報公以白馬黃牛公莊牛馬適有歲以爲驗會佳胤令滑而迎公及沈太恭人養公第令太恭人往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引之者傳于岸以免滑大盜刦令令自拔掰鍛間卒擒盜公聞而喜曰吾今乃知度公所謂也吾歸舟而脫黃牛之阨吾子令而脫大盜手夫滑古白馬地也更以一少牢復祀度侍郎而貽書滑令云

歸安仰思忠質直闓爽精堪輿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爲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因迓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

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爲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托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猶不可不信

初上幸天壽山展謁諸陵旣踰年欲再往蒲州王文端公當國以爲鑾輿數出無事漫遊不可爲訓無已則請如世宗預卜壽陵故事庶駕出有名上從之乃命禮部選舉素諳地理者與欽天監官協同相擇乃推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宥與監官張邦垣楊汝常偕往子琦剛愎自用與衆議不合乃獨獻吉地一處俟上臨閱地在斷崖深谷嶔崎偪仄中乘輿歷涉危險上意不懌並報罷而定于龍大峪兩山命定國公徐文璧輔臣申時行及司禮太監張宏率相擇官覆閱時道基宥已辭去獨子琦在禮部謂其好勝喜爭前所奏

地皆報罷不列其名子琦怒遂疏論尚書徐學謨而語侵申文定公上惡之勒令閑住及駕再閱定于大峪山勅工部擇日興工時御史李植江東之與子琦厚善欲因事起釁乃與御史羊可立具疏言大峪非吉幷劾監官張邦垣等欺罔而遍行金錢賂上所親信小璫當時號爲十俊者數以蜚語動上時鑾輿已四出供費浩繁而將作之費已鉅萬九卿皆有憂色各具疏請上獨斷上乃召輔臣時行等入見于感思殿東室命降植等三級植等前以論籍江陵陞太僕光祿尙寶各少卿至是復授員外郎主事而壽宮之議息矣始閣臣被命閱視原未習形家之說第閣臣職業從來未有以相地爲輕重者諸臣別有推戴欲擊去閣中諸公而上英斷終不爲所熒惑也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初童原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幷訐永墳建造違制及礙皇城龍脈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無礙第侈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郭祿爲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脈容不行改遷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哀冲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麟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耶

二氏前

前言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勑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渾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靑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効瑜珈稱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重罪天下僧道有刱立菴堂寺觀非同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入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

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册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同者拿送有司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幷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俱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幷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僞榜申明違者殺不赦于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道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幷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衛軍有司當

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衛充軍

王叔英曰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汚民是則于其本教既忍爲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于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可以省除以助農者也

葉子奇曰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夫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而貪者又何可以苟得也

方孝孺答劉子傳書今之叛道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僕私竊憤

之以爲儒者未能如孟韓放言騙斥使不敢横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于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刦可也稍有所論述遇僧見之輒大恨若詈其父母毁訕萬端要之不足恤昔見皇甫湜言韓子論佛骨者羣僧切齒罵之矣韓子名隆位顯猶且如此况僕何能免哉士之行事當上鑑千載之得失下視來世之是非苟可以利天下裨教化堅持而不撓必達而後止安可顧一時之毁譽耶狥一時之毁譽者衆此道之所由衰也然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今病已深善養生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病卽易去耳不然雖日有鍼砭我之元氣愈自損何能自愈耶元氣若斯道也自朱子沒斯道大壞彼見吾無人是以滋肆當今之世非大賢豪傑不足振起之苟無其力雖有志何益耶足下以宏博之學有志乎斯道而居大郡以興教化爲職誠能使千里之內皆慕而不敢爲邪他郡之人又轉而取法焉居乎大位者又從而取法焉則斯道之盛可立待矣

薛文清曰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

不爲所惑苟吾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
又曰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天理故曰高而無實
又曰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于萬物之上彼惡得而小之哉
又曰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于空虛氣稟下則惑于禍福
又曰董子謂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直尊孔氏矣
又曰佛老之敎初無齋醮之說齋醮皆起于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又曰道敎盛于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自近古四海九洲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之衆
又曰爲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爲不善之人誦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耶

丘濬疏斥異端其略曰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以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崇道者無如宋徽宗然而武帝餓死臺城徽宗殞身漠北皆致酷禍其效何如也

周公忱與戶部諸公書其略曰天下之寺觀莫盛于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于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主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保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主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疾矣

成化元年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張寧疏曰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故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

得久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柱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罪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竊惟人臣之忠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顧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盡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于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于異端孟子之于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于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闢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于惑與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

沿故習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
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倔
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聖學不無略有
所干其于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
心鑑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勅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炷香于寺
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葉公盛曰宋歐陽文忠公朱文公文集俱在並無禱祈道釋二字若南
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文山丞相有誕節
升遐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公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而楊文定公
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醮于節菴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
亦見各不同耳
何公孟春曰唐宣宗懲閹官之橫令狐淘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
塡自然無遺類矣予謂此法亦可行之爲僧道者
劉定之曰宋徽宗崇尚老氏反覆言釋氏之不足信而極言世之人奉

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以償其費而不免于危亡之禍可謂深知其害者矣君子曰既知其害何不一言以悟主上以極生民之害以彌危亡之禍乎

弘治元年馬文升疏曰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非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爲緩而不嚴加淸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恆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名每縣各不過一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三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三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有披剃而隱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遍于天下妄造經典多於書籍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之四方公私之財用于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于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勅禮

部查天下并在京寺觀若干所僧道共各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果數多旣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處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卽便折毀併于古剎大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持道童卽令還俗當差敢于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持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之所司官員容隱者亦各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敢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耗費矣

王虎谷爲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溪問之曰此何以塞異端乎此輩苟且爲衣食尚不可遏塞往往與吾儒爭勝負若使淸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歎服

李夢陽曰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強

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獨不見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奉道亦曰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較著而今勑旨掫觀請額者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屺廢不知何所取于彼而爲之也夫眞人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矣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使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如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不加察反聽其誘此愚所以日夜悲心也

張元冲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陽明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我盡命至性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我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

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己則自處中間皆學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黃佐曰道家者流肇自老子道德之說其後流入巫老如張道陵寇謙之則其魁也其言曰無先應感是妙一從乎妙一分爲三元又從三元變生三才三才既滋萬物斯備所說有洞眞洞玄洞神之書一是以虛無爲本蓋竊三生萬物之餘緒而枝蔓之至其所謂神仙亦不出乎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數語使神仙眞能後天地而不死則魏伯陽呂岩之徒今安在哉是不足辯獨佛禍入人視老氏尤深蓋人之情孰不願貴而既貴者憂其復賤孰不願富而既富者憂其復貧孰不願安且壽而既安且壽者憂其或危以死佛乃爲欺以中其情曰來吾能坐女安女貴且富女倡生死輪迴福田利益之說以號召之世之愚者莫不惑而奔之由是修佛事者自以爲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危以死也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既入其術則亦不敢復以

彼爲非也彼復度夭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技有時而遂敗于是又爲欺以濟其窮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必往生于彼則貧且賤以至于危以死者皆曰吾將生于彼而又何計乎此也此世俗之愚所以不可破也余初時嘗著原佛其言曰佛之入中國也妖氣召之也佛之倡爲異說也妖言啓之也何者周衰禮廢力政爭雄秦漢而降先王之道掃于一帚夫禮教廢則風俗汚風俗汚則人心蠱而邪說肆氣機感召捷于聲響被髮野祭辛有預知伊川之爲戎衞人瀆倫春秋書狄人入衞君子以爲致此則有由也皆先生之道放僻而無經旣自納于夷狄之域矣則胡鬼之教應其機而至焉無怪也衣之敝也而蟣虱饒醯之酸也而蠓蚋集故曰佛之入中國也妖氣召之也世之儒者類曰佛氏之言最爲宏闊其罪福報應之說旣足以鼓惑愚鄙之人而其明心見性超出形氣之論又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徒坐食宂費旣足以耗蠹海內而斯民之和氣附影背本忘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斯言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今之髡者同非佛之徒而今之胡書亦

非佛之言也佛居身毒言語未嘗與中國通也其侏儒荒誕蓋不可曉
而其徒強以華言譯之是指鳩而爲鳳也六經子史中國之人日誦習
之猶有所未詳而況于漢譯胡書也哉苟以其徒所譯果得其眞則漢
明帝所得佛經四十二章于身毒者是也譯之者卽西來之攝摩騰蓋
比其他差爲不妄今卽其書而考之則宏闊之言卒無有也以守志行
爲先以戒貪慾爲難以事親盡孝爲福以生中國見明爲幸樹下食宿
以爲自足彈琴緩急以喻適中大抵以恬靜寡默爲宗其言猶近實也
逮夫支讖之譯泥洹道安之譯維摩法華鳩摩羅什之譯金剛般若其
人皆久染華風桀黠而敏給者也往往摽掠文士緒餘以文飾杜撰之
其玄遠恍惚不可究詰之論可考而知也老聃所謂繩繩不可名復歸
于無物卽五蘊皆空之所本也列禦寇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
卽四大各離之說之所本也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化爲異物卽輪迴報應之說之所本也宋玉所謂土伯九約其角觺參
目虎首其身若牛卽閻羅夜叉之說之所本也騶衍所謂中國爲赤縣

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卽大千世界之說之所本也天下無道辭有枝葉中國末始知佛而曲學浮言已先有是矣彼乃從而倣襲務爲張大以惑世誣民豈佛之意哉氓氓蚩蚩固無足議文章之士反棄所習而習焉何也然其所本在此而不在彼故曰佛之倡爲異說也妖言啓之也或曰世之名賢多惑之者何居曰奚而不惑也人有慮曰與物鬬悔吝憂虞相尋于無窮而方苦其窘己也見其所謂明心見性超入涅槃無相之光徧周沙界凡有相之累判乎與己不相及也則喜而從之矣如趙淸獻韓魏公劉元城皆謂因佛得力旨也然則盍從事于吾儒乎曰吾儒之學循序漸進雖亞聖如顏子猶仰鑽瞻忽而若孔之卓也爲學而馴至仲尼顏子之所謂樂則安肯以彼而易此哉是故主張斯道者甚矣其難也少詘于物欲鮮有不惑于彼者語曰吾未見剛者惟剛生明明則不惑剛則不詘

羅公欽順曰梁武帝問達摩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

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惡要免閻羅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字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諛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惟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充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知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凡吾儒解

惑之言不可勝道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説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原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俱在于凡祈禳崇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妄之説起所説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絶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崇禱然既已久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説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又曰吾儒之與二氏卽日之與月也吾儒之道明二氏之道自息猶日已出則月難乎其光故老子當孔子之時而出關西遊其後達摩入中國而復西渡詎曰偶然哉蓋東魯之道盛彼自不得不西耳東陽也日出之方西陰也月出之方日月豈容並明于中天乎日明于晝月明于夜幽明之辨也明則有人陰則有鬼神故孔子之教主于盡倫理人之道也二氏之教主于爲生死鬼神之道也東生育之方也西肅殺之方也故孔子生于東魯教主于仁釋氏生于西土教主于寂彼淸淨者亦若是已遊于西則各從其類也觀乎此而其道較然矣故無患于二氏惟明吾孔子之道而已矣

胡纘宗曰傳有之脫屣諒非難偷生詎能安言他道易致也今之世釋非其釋老非其老就而論之恐亦得罪于聃曇而世之人方喜聞而樂奉之吁亦惑矣然不羈不累飄然高舉亦愈于吾人之患得患失者矣

楊廷和疏曰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淸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禁

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推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齋設醮萬乘之尊親涖壇墠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刦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驗之則其無益而有損不待辨矣况陛下親涖壇塲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齋設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乎

王世貞曰夫人生有涯而其欲無涯以有涯之生而供無涯之欲勢不得不求之延年以延年未爲盡勢不得不求之離生死今二氏之所以漸衰非其說之衰亦以取驗少也

又曰今之爲二氏也何庸闢哉固二氏之所深闢者也人其人火其書

盧其居淺矣然而卒無以易也正其本以勝之無不勝矣若歐陽氏者稱名持論者也

王文肅公與唐曰元主事書曰公所論不過謂三教同源儒者當于應世中了出世耳然二氏作用數從和光方便入門若吾儒則量腹而後食擇器然後操如不肖自揣力綿智短不敢強其性之不能乃爲儒而過于不聞道者也

顧憲成曰孔子于原壤曰老而不死是爲賊孟子于告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此是後人攘斥二氏的公案莊子言孔子見老子退而贊之曰老子其猶龍乎列子言孔子與商太宰論三皇五帝獨推西方聖人此是後人崇事二氏的公案蘇潁濱曰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來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李屏山[illegible]讀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讀阿含寺經以

佛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矣凡此又皆近世論三教異同的公案也學者無主先入之見虛心參核必有個眞是非湧出來

馮公琦疏略曰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尙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于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于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眞詣其地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晉以來于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于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頹波于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居也伏惟聖明留意奉聖祖宗維世立敎尊尙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

檢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爲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爲心曲收好
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士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收錄以悞
天下奉聖旨覽卿等奏深于世敎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仙佛
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尙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
以混人心此旨首揆沈公一貫所擬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五目錄　雜編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五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二氏後

前言

沈一貫曰昔佛老出而聖敎湮韓子患之作原道譚者美焉獨惜其舍本而逐末無以祛學者之患也凡論道者不必大其言以求勝也吾與之較是非等高下而彼方曰惡乎是非惡乎高下吾以彼爲坐井而彼以爲纍空也歘吷也恆河沙也是吾道終無自明也凡二氏之敎屏聲色絕愛憎去妻子逃人倫以求所謂清靜苦空者至遠人情也其爲說廣大自勝至難喻也其爲致希夷冥至難幾也而世從之若流水則吾有以驅之也世敎愈降先王之道蹩躠爲仁踶跂爲義澶漫爲樂摘僻爲禮濔聰明汩道德勞苦而功微厭棄而無當故含光混眞空虛一大之說得以入焉皆世儒反佐之之故而爲世儒者亦重自疑貳利其徑

約舍實踐而求頓詣雖有高明且甘心焉賢智所惑愚陋咸趨此俗之所以大壞也使吾與二氏若峻山之與深谿白堊之與墨墁舉目可辨也何辨之爲而不知天壤之懸起于毫釐不遡其要領解其肯綮而欲攻二氏之堅末矣故莫若反其本反其本莫若徹其中夫太極旣判兩儀肇分坱北萬變流盪無垠雖鼓籥之大鈞罔久注而長存也而自開子以至今茲如越旦夕意其必有夫淵然沈渟而不可竭者乎謂利貞爲一歲之靜與金秋戰肅雨露並施曷嘗廢其覆載之用而養晦何時謂向晦爲一日之靜與繁星終久霜露並下曷嘗輟其運旋之樞而入息何所故人知天地之動而不知天地之靜也人知靜之爲靜而不知動之爲靜也大圓在上孰迫而運運以無心大方在下孰布而凝凝以無情天蘊其精地蓄其靈故日月爲之宣朗山川爲之淑清祥風協律九穀嘉登苟失厥靜應忤施乖戾沴交作機不可掩故知靜者道之根虛者應之府寂者學之始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老者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不爲物先不爲物後以爲精神

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故其爲治過而不有應而不宰是伏羲幾蘧之治儒之所不廢他佛者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每以性善始于聞而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無所不聞性命之說尤爲近理豈遽與吾儒異哉其所以失者天下方熙熙然並生而教以出世此釋氏之所以蔽也世有升降政由俗革自堯舜不能爲幾蘧之行義皇不能返大鴻之治而道家欲以清淨寧一施諸翁張之朝噫難矣凡吾聖人之學始于身心性命之際而達于齊治均平之遠其繕性合天將以有爲也有爲者聖人之勞而天下萬世之所爲逸也二氏之學亦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返于無極無朕之物其繕性合天將以無爲也無爲者一人之得而天下萬世之所爲失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參見返天地之初也而天未嘗不享其利利窮天下而聖人方若沌焉濛焉曷嘗有滑乎其中此中道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彼二氏者

惟吾性之是求而視天下猶芻狗焉豈直天下視山河天地猶懸疣焉雖吾身亦風火焉丘井焉盜賊焉而去之惟恐不速是彼方不斬拘拘焉爲斯世也而世顧狗之也不已過哉孔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若老子其龍乎又曰彼遊方之外吾遊方之內內外之不相及也久矣今厠龍于人必不可治以方外孰與治以方內蓋吾道菽粟也其獲之也不難而利之也甚溥二氏藥石也彼夫內熱者饜以膏粱猶罔聞焉投冰蘖而起之則袪然矣凡菽粟之利溥則無論藥石藥之誠效亦無論菽粟菽粟之利侔于造化雖有藥石無所用之故民壽則藥石可捐也道修明則二氏可息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陳于陛曰道者萬世之公也而人各狗其見以自爲方則其大用始裂君子明于至當以究觀衆論之得失是以支離漫漶者不足以病吾之眞也道之統紀自堯舜傳之周公孔子如日行于天江河流于地其孰得而湮晦之者惟夫世衰教微然後方術競出百家互勝若它囂魏矣

惠施鄧析之徒堅白異同之論行僻而堅言僞而辨倡狂浮游無所歸宿以其持之有見故往往足以譁世取寵賴子思孟軻推明正氣以覺悟當時所謂廓氛霾以重明迴狂瀾于既倒功亦偉矣漢之興也還固二子以陰陽老墨名法與儒並立爲六家爲九流其舛戾已甚及佛氏晚出而其理彌近其辨彌熾蓋吾道不絕如綫焉自是以後則老佛與儒又並立爲三堅不可破而諸說者不能同矣夫道一而已自人之汎焉駕其說也分散而爲百又凌夷而爲六爲九至于三而不可破豈非吾道之不幸聖賢所深憫者哉故今之學者能闢佛老以昌吾儒而道術明于天下者然在昔韓愈歐陽修之流號爲豪傑亦嘗奮然攘臂與二氏角其言徒煩而卒不能勝者何也蓋吾儒之與佛老辨者不當斥其異而當求其同得其同者則其異者不言而解也儒之同于二氏者何也吾曰盡往彼亦曰見往吾曰主靜彼亦曰無爲蓋亦不甚相遠者然吾儒之道則欲統四德和七情敍五倫廓而充之以爲天下國家始于操存涵養之密而終于一體之公此所以爲知化立本經綸無所倚

之學也彼二氏者于父子夫婦之倫斗斛權量之制欲一切歸于無而其道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則其所泥也當今之世議論稍涉于佛老人輒以反戈入室議之至究其所以排逐二氏者又不深推其同異動則稱曰佛以寂爲名道以虛爲宗皆非大中至正之旨也不知吾儒所云寂然不動虛以受人者誠何物乎要之二氏之所可取者正在于此而其汗漫忘返卒以得罪名教者特以寂而不能通虛而不能應吾儒則以其虛寂廓然推之萬物耳然吾儒之學順而不失其中二氏之學逆而無當于用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空言無實者所得而議也今有人執此以令于天下曰彼二氏之說非盡邪妄也其葆性命全道德者則其所得也而遺去名教荒越倫理則其所失也吾知爲之徒者知二氏之得皆吾儒之所有而二氏之失又吾儒之所無將捨其術以趨于正之不暇而兩端之道其視吾儒猶爝火之于日月汙瀆之于江河孰敢居然抗衡而相爲盛衰也雖然古今之方術其放而爲百家淪而爲六爲九皆偏于奧窔不見純金與佛老無以異也是故吾儒之

道根于心以參天地育萬物衆技不能掩其說羣儒不能亂其眞吾懼
神聖之所以教人者闇而不宣鬱而不發也
張翀疏曰頃者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
廠等處或三晝夜或永日名爲吉祥好事修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
俗而又特于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
渥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宮闈修設之徒例
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乎議者以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家事
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爲嘗試之計而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
老釋之教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爲異流聞四方播
傳後世使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
于死者往年小人焦寧吳亮輩實挾此術以誤先朝殷鑒不遠殊爲可
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聖德使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
于其說昵于其人彼必以爲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
以中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羣邪傷太平之業失

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日小小虧損而已也倡此說者皆謂聖人心明氣和而不知嗜慾勝則疾疹作昔宋太祖常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眞德秀進言于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眞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實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旣曰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煽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道有德者以引之于前而翼之于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于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爲黠慧柔曼爲惑尤甚是怠于日講疏于經筵一切私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遂以前項左道上逆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于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于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

段然曰載道者迹耳而迹非道寄心者事耳而事非心苟不得其神理而止求楸箏速省之爲工非趙括之讀父書則優孟之爲叔敖耳余覽三代以降高明之主不世值得一漢武宋眞未嘗不嘉其聰明杰出而未嘗不惜其擇焉不精迺至與庸君亂主同類而共觀之也蓋帝王與韋布雖不同其以天下爲一體者均焉八荒爲我壽域是吾久視之道成也疾病痛癢相關是吾布施之道成也乘化來而乘化往是吾冲舉之道成也無爲而民自化是吾戒定之道成也梁武曰朕造寺寫經有何功德達摩曰並無功德劉處玄理世宗召見問道玄曰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淸心寡欲黃冠羽化之術非人主之所學也以此知二氏之末流非但吾儒斥之以爲非卽二氏亦未嘗不病其爲小果爲下行仙也矧帝王肩鉅何如而可下同緇羽之流哉太祖取其陰賛王綱而斥其迹可謂高出萬古矣

于愼行曰元世崇信佛法釐正道敎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悉焚毀之此世間一大快也信釋而

斥道要未爲大中之軌然謂道德經爲道家之宗而斥其僞撰則萬世不易之論也道之言有二其一服食修煉謂之全眞其術于長生久視神仙不死之說而不明于大道其一禁水符呪謂之正一則惟以齋醮祈禱爲法卽方士之術于老子之說均無與也而皆本源道德以爲宗祖使太上扼不白之寃歆非類之祀二千餘年一旦焚而棄之眞可爲李耳雪恥矣第不知所信佛法如演揲之術于西方宗旨又何當焉宋眞宗崇信道教則斥僧佛元世祖崇信釋教則斥道書皆非皇極大中之矩也必如本朝以大聖之教主持世法而兼收二氏以備方家之術如中原正朔統御萬方而四夷八狄拱伏効順上下森列不相踰越亦萬世無敵之宗哉

楊永祐曰內臣崔文周用田顯蔡秀諸羣小伺隙投間首倡左道蠱惑聖心建設齋醮官無虛日彼數人必曰爲陛下求長生之術而陛下以爲宮中事無與于朝政可無害也昔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九十有七未聞有此秦始皇求仙海島不免沙丘之亡漢武帝比死方士徒招晚年

之悔宋徽宗崇事道敎當時王志老王仔昔林靈素等羣起而述之卒召北虜之禍至今談者猶恨歷數秦漢以後之帝王事道敎爲仙者誰耶不惟不能爲仙而保享太平于無虞者又誰耶

往行

洪武六年以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彥良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敎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

佛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刼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止守之而無爲斯二家之所以然而然者其于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漚荒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訊其

所以然耶且囊之竗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耶無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 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艘浮水上連方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太祖高皇帝遊新菴記曰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頹焉朕嘗嘆息蔣山住持寺者建菴以至于斯時前亡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菴者乎故空景美而菴頹一日暇遊于此有僧求布施于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如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眞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始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翼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

何愚之甚至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若是答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日時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于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以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于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祐乃君愚昧非仁連謗于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滅者因二教之機微而理密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于諸帝臣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爲人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因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順帝者時問道于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敎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不解而至此縻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啾啾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有大焉已所以篤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敘無有紊

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求爲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貧僧以百刦未達于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墜彌深雖千刦不出貧僧之右又丞相搠思監至齋盛素羞以供亦問于指空意在僧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修行多道途異而理同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于君孝于親無私于己公于天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助君以仁誠能定儻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下王臣矣吾將數刦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剝于民欺君罔下用施于我雖萬刦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菴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己財于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己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裁所以付之者國令有敢諫德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

來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至斯地想昔日之逕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逕而已其菴架空幕谷凌巇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夜月于峯巔白鶴巢松而每顧深隱翠微縱有飄風而不至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于此不貪而不盜無利于己有功于衆叢林仰之於戲菴爲僧所新僧爲菴新名人能知一軀爲囊之室以神修軀使神若不知修軀以軀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劉公基書劉禹疇行孝傳有曰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于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搥撻而望赦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

豹鷹鸇博飛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猶篤信其說以致思于母吾不知同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焉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佛破法也夫法出于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地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方希古曰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于禽獸則曰此其宿世有禽獸行而然耳不特信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旣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尙烏足以爲天地哉譬之炊黍火

燃于下氣騰于上累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化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决不然亦理之必無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于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下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常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智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楊文貞公曰佛最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為難彼固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何也

岳公正曰浮屠氏學不立文字學已非矣不立文字者學于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旣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劇戲官府縱令逼眞畢竟優耳其後圓至者祖之夸詡矜傲力與儒鬩甚

至詆訾伊洛假佛爲飾其諸扶已醜正稍有識者亦非之顧犯而不校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駸化于鮑肆則所憂也深矣

何孟春曰前輩高人交遊中有不絕僧者或以僧亦人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敎之道且欲冠其顚然則愛其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榮嘗爲僧後還俗應舉爲趙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于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及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者賈島不失爲詩人成汭李罕之不失爲賢州牧郡將入其笠而昭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逸才爲薛能柳玭所愛鳳之爲僧薛賓使之鮮于鳳返初服柳遂拒之崇凝豈柳玭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畜髮爲參寥子弔而子由以削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止旦之自知其無狀也其從天

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謂不必善終也者不從亂命有功于此翁矣

吳公與弼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召乃可入人皆笑其迂

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賢闢之嚴矣何弗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于吾所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懲著焉好惡協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是以人莫不勸于善莫不耻于爲惡相生以仁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爲公而聖人之教行焉彼佛氏者持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耳目斯不在所擯歟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勸懲怠矣好惡不協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亂矣相紹以智相爭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防也幸有佛氏者號于衆曰其爲善乎則瑤臺天府入焉而鈞天廣樂之樂享矣其爲不善乎酆都地獄入焉而剉燒椿磨之刑及矣

是以人猶睥睨懾息矯其不善而勉于善是佛也者所以助聖敎之所不及也無佛氏是無聖人也而奈何欲除之石瀆子聞之曰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爲訓也

楊文懿曰佛爲天堂地獄之說妄矣使誠有之亦非供佛可趨避之也夫佛旣曰爲善生天堂爲惡入地獄矣而又謂凡生天堂入地獄者必俟供佛以資其接引拔度之力則亦何取于善惡耶使凡爲善而乏財以供佛莫爲之接引不免入于地獄爲惡而侈財以供佛有爲之援度亦得以生于天堂則佛者奸贓之渠魁而盜賊之淵藪也百靈羣鬼將並起而攻之矣佛何以服其心而制其命耶故佛使善者必生天堂而惡者不可賄免斯可耳若然則雖有天堂地獄毋庸佛供也況本無耶然世之儒服猶有不明于此而溺者況齊民耶

又曰昔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惟吾徒之行可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乞暮丐以弘其棲者曾何足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

吾徒不振于斯世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

崔公銑曰予讀通典西域諸國其金花座及身被寶珠卽佛書自炫者幻人之術卽佛書誑世之誕也佛蓋黠而善幻以服其域之人近理之言中國士以莊列文之傳可謂高識矣

韓邦奇曰指遊魂爲變爲輪迴釋氏亦窺見些子造化夫造化氣聚于形則生氣離于形則復歸于造化釋氏乃謂今日散之之氣有善有惡則後日聚之之氣或爲人或爲物故有輪迴之說釋氏亦豈不知無是理哉彼見聖人謂爲善得福爲惡得禍而有不盡然者故人卒怠爲善釋氏乃謂生雖不得報死後亦須報將驅天下之人使之爲善意亦善矣然歎之也聖人之教以誠釋氏之教以僞夫感人以誠猶懼人之不從況僞乎古今之人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比比皆然或得其一肢或得其一事或得其全體皆入聖人之教者也遵釋氏之教者不過誦經食素削髮捨施以求免于禍甚者殺人爲盜乃修齋誦經以求免曾有一人慈悲遣累如釋氏者哉古今未見講學會友者之爲亂而假白蓮之

教聚而爲巨盜以亂天下賊生民者古今多矣何也釋氏以僞立教故其徒亦以僞應之也其學之是非又烏足辨哉

王恕曰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其長由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于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法佛之居于王城之側遷徙人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千萬兩似爲過矣

程敏政曰或云佛之道出于孔子之後故學孔子者必斥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名儒者如使佛出孔子之世則孔子之所以處佛者何如哉將恕而斥之乎抑務而進之乎曰此非予之所知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夫其不爲已甚則佛之斥與進誠有未易言者然孟子又云孔

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佛也者其狂狷之流歟其賢知之流歟不可知也佛者出于周之末世而至于西戎耳無聞目無見也吾意其俗必古野而其人之情未甚鑿也佛也者又其甚焉見春秋之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兵戈日尋于中國而淫酗之風大作于鄭衛齊陳王化所覃及之境于是乎有憤世疾邪之心思欲絕類離倫而立于獨者此佛之志也惡天下之貪則以一切世故爲虛幻惡天下之淫則並妻子而去之惡天下之酗則斷葷飯而以茹菜飲水爲賢惡天下之僭則己雖有南面王之樂而不能一朝居也惡天下之爭則人有患難損軀以救而不恤推此意也非所謂狂狷則所謂賢知者也佛之爲名不經見而其字見于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注云佛符弗反謂捩轉其首也見于學記曰其求之也佛注云佛不順也猶孟子之所謂法家拂士也見于周頌曰佛時仔肩注云佛弼道言正救其失而不專于順從也由是觀之則佛之得名正以其

所行有矯時違俗之義是或一道也而不可爲世之通訓云爾然古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後世有刲股以愈親之疾者得稱爲孝禮出妻使其可嫁而後世有守志不二者得稱爲節古者不仕無義而後世有高蹈遠引者得稱爲賢禮一命不齒于族再命不齒于家而後世有敍齒不敍官者得稱爲達大夫不可徒行而後世有貴爲內史趨入里門者得稱爲厚則佛也者其爲孔子之所進蓋不可知矣或曰先正以佛爲夷狄之敎非中國之所宜者何如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孔子蓋亦惡見周之末世淫酗貪亂而欲居九夷矣欲浮于海矣使佛獲見孔子必與之務其志而抑其過進其所不及可知也或曰佛也者無父無君之敎而中國襲之此中國之所以不治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意以二聖人之淸惠不免于過則學之者其流弊至極耳豈二聖人之罪哉彼佛也者固矯枉過直之士其流弊則有所不免矣然亦豈佛之罪哉且春秋之世未有佛而簒弑爲甚自

漢以後始有佛而簒弑不加于前也以是爲佛之罪亦厚誣矣或曰梁武好佛而亡其國是其驗也曰又非予之所知也凡爲人上者有所好樂而不得其正皆有亡國之理自桀紂以下不可數也而豈專于佛哉矧佛惡亂而武帝乃簒齊之國家佛好生而梁武乃殺齊之宗室佛喜善人而梁武乃用朱异佛惡凶惡而梁武乃納侯景則其平日之所以致禮于佛者止足爲佞耳惡知佛之可好哉或曰佛之先固可怒也而學佛者多無籍不才之子乃使雜揉于中國非計之得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不易之論也彼學佛者其善惡固與齊民相等善者存之而不善者去之法之正也今天下之人其爲不善者不少也輕于自恕而一切歸咎于佛欲盡去其理類是惡垢而并薙其髮惡莠而並揠其苗也古之聖王必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獲其所其效至于草木鳥獸咸若故有自蠻貊而來歸者尤矜恤之況佛之徒處于中國也久不純于夷也而矜斥之以自署爲儒亦不仁矣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

之居室太麗也以爲勿髠勿緇而廬其居則其敎可漸隳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因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子肯搆者皆見稱于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餙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敎之嚴明與受敎之堅定固世所難也語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或曰先正嘗言釋氏更不分善惡雖殺人之賊能一呼佛便可免罪是佛者乃誨盜之首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聖人不貴無過而貴能改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此儒者之敎也若佛之心何以異此或曰佛之心固善矣若其所謂降妖邪伏猛獸致晴雨與夫建齋救度設像奉神則或世誣氏之甚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周禮方相氏師百隸而時儺則以之橐室而毆疫大喪則以之擊壙而毆方良此降妖邪之說也壺涿氏掌取水虫以牡橭牛買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罔象之屬而三代皆有豢龍氏此伏猛獸之說也太祝掌事鬼神曰祫禁

以除凶荒禱水旱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率而舞雩此致晴雨之說也小祝掌禳禱以祈福祥遠罪疹而素問亦曰上古之醫祀繇而已此建齋救度之說也是數者在先王之世皆掌于官府降及後世官失其守而佛猶能之則古之遺法未泯也故曰禮失求諸野又曰儒者耻一事不知而中國乃獨以是詆爲妄亦不考之道也古者祭必用人爲尸而其流至于以人殉葬佛也者最號慈仁則固不能無過中者故其祭祀之尸率以土木之偶代之蓋有愛禮存羊之意焉非若後世之直以木主而廢尸也或曰釋經言佛乃丈六金身又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故有佛骨佛牙之說是其誕而不可信者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左氏載鄋瞞一族以爲防風氏之後卽禹之所誅者其身廣九畝其長三丈骨節專車其後裔有僑如者爲魯所獲埋其首于魯郭門有榮如者爲齊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榮如以魯戍十六年死而其兄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百有三歲矣其當生之年尙未在數則其形骨之

大壽年之永在古以爲常而在今以爲異者尙多也豈止佛而已哉或曰佛有天堂地獄閻羅夜义金光之說而達摩西來又倡爲之禪是則不可不斥也曰此又非予之所知也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云其犯罪者皆掘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子業因其諸玉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卽後世之刑官金剛卽後世之衛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于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有所生亦各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可及者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達摩之所謂禪乃其國之人士所撰次略如後世諸子百家類書文集之屬其間精純駁雜雖大儒君子亦有所不免也況今之學者于孔子之道亦不能無出口入耳之弊而又何暇獨責于禪此亦不足憂矣或曰先正嘗言人之斥佛者皆掠其粗以角其精據其外以

攻其內而不能辨其似是以敎所以愈熾而儒之道所以不明也曰此尤非予之所知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強人之所不能也聖門敎不躐等性與天道之說子貢以下皆所未聞于大儒君子往往原心于渺忽析理于毫芒而與佛者較勝負誠非予之所知也大抵佛之爲敎亦欲使一世之人皆歸于爲善而已初不欲一世之人皆髡其首而緇其衣去其相生相養之道也其書具在可以考見而私憂過者斥之太甚遂使佛雖當盛王之世不惟不得預于人列且不得與草木鳥獸爲伍此儒者所以不能充其意而佛至今存焉朱子曰予少年見學佛者必斥之每以勝之爲喜不勝爲憤近歲以來則見彼之陷溺爲可憫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不知血氣漸衰而然邪亦情之所發漸厚得其正也嗚呼斯言蓋盡之矣

空同李子曰高釋名儒靜同而色異釋之色幽沉儒之色和粹又靜同而意異釋之意抑儒之意活釋強而止故抑儒順而用故活又曰儒義

取故其地高釋貪取故其教汙儒有揮千金而不顧者而釋則望人施儒非其力不食而釋則食人之食廬人之廬衣人之衣又曰釋亦有至言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卽易之不遠復書之狂克念詩之誕先登是啓人自新之門而闢其返觀之機也可以人廢之哉

朱以功曰禪家者流每騁機鋒于口顧自聖道視之皆好行小慧之倫也

黃佐曰凡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一入中國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而朝廷多不從者蓋西番之俗有叛亂仇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之惟謹蓋以取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優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貝而陰屈羣醜所得亦多矣此先朝制馭夷之術非果神之也世人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而慕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

嘉靖二年安磐疏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後世佛老之害爲甚而佛氏之害爲最甚神虛無寂滅之術售生死輪迴之說流而爲懺爲

齋爲醮爲青詞爲道塲爲法事其徒漫以糊口者非二氏本旨也東漢以來奉佛者身之禍福國之安危年之修短唐臣韓愈論之甚詳近日大學士楊廷和等兼以徽宗事言之又甚切陛下可覆而視臣不敢贅惟近事可鑒者莫如武宗皇帝武帝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爲左右蠱惑卽從事內典內典既習卽事番教于是鎖南綽吉出入椒房矣番教既諳卽從事取佛于是太監劉允驅馳西域矣十數年間武宗或胡帽或紫衣或持呪或結印往往傳播民間番教無資于祈請西佛未見其蹤迹糜費大臣流謗道路二者武宗實恨焉此陛下之所聞見者既而劉允放而鎖南囚正道復而異端息供億減而光祿裕宮掖淸而小人伏數者斯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襲故轍不齋則醮日無虛日哉然非陛下本意太監崔文等爲之也謹按崔文本以鐘鼓厮役夤緣青宮用事冒陞太監臣謂文可斬也文之意以嘗試陛下也諸如文者又將牽類伺便求意欲逞也陛下德同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望陛下不殫改過翻然悔悟將

崔文等拿送法司治以重刑掃迹經壇以塞禍源一意講學延訪儒臣庶理明而邪說不得干識精而小人不能眩以之祈天永命其于功効與奉彼二氏者相萬也

嘉靖十五年夏言疏曰比者恭遇皇上諮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十一月伏奉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卽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事也但臣見几案之上及懸庋梁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者爲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魂礧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敎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自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爲佛顱佛骨

者相屬于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姿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濆留清禁此眞卓越千古之見出于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顱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之尙存也

陳師曰前代諸賢吾無論矣近時海內士夫究釋典而談禪者若雲間之陸宗伯澄心靜養內境坦夷不悖吾儒性命之學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教緇流歸之人云此中則與陸雲間有別也白下之殷禮侍氣宇淡素殊有佛門清寂意然後士林以爲純正君子若夫假逃禪之名姿貪婪之行頗僻疵類物議沸騰而胸中溪壑荊棘方恬然不省悖吾儒無論得無累老禪乎夫儒門有聖有賢有賊玄門亦有聖有賢有賊空門亦有聖有賢有賊若而人者固空門之賊也

陳絳曰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于生死海中人可

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人絕于此育于彼攝入鬼籙曾無踰時生登民版恰有定數旣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繆不經之至易晰者矣且復歷世聖賢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姻屬甚者牛羊犬豕皆且以爲吾親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陳文端公自謝政府歸間取釋氏書讀之曰吾輩已老還眞歸源畢竟在是然少年不必觀觀則機鋒易入或至遺世務忽細檢不可不愼也其達如此

張鳳翼曰方外之士本不當在人間有緇流假重縉紳遨遊四海妄自尊大以炫愚俗羣然拜饋之不暇此而不禁恐釀成意外之變

于愼行曰唐自武后以來世世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歸佛寺中外臣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淫至于憲宗其風益盛此佛骨一表所謂砥柱狂瀾也其尤可笑者代宗飯僧禁中有寇

至則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此謂折衝經誦之間運籌幢鼓之內也不亦愚而可笑耶風愆之訓載在經典故已知有此矣

又曰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元英宗以問拜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矣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語雖簡允爲確論西方聖人亦當首肯

又曰武后欲稅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氓孱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爲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若危滅諸相崇無爲太后爲之罷役二公之言其于挽回匡正甚爲得法傳變韓愈雖崇正論其于感悟人主不能及者可謂崇正闢邪之方矣然武后稅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爲僧尼居積今以僧尼所有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又曰契丹入大梁幽晉主于封禪寺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

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嗟夫事佛之効梁武可睹矣飯僧之報亦復如此福田利益果安在耶太后何不以此貲用養兵恤民而飯數萬髡徒爲也

又曰五代淮南將柴再用與吳越交兵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都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此語足破世人之惑矣夫禍福感應仰庇神明賽禱之禮古誠有之至于戰士成功僧徒受供其不相蒙也不亦甚哉爲國家者誠以此意推之移飯僧之資以奉戰士移造寺之費以養貧窮福田利益明白易見奈何不悟也

又曰南唐邊鎬爲將初克建州俘獲不傷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爲節鎮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蓋能普渡衆生乃佛菩薩之行若修齋供佛則沙門之職也世之循吏有慕佛子菩薩之名而不免流于和尚者尚

戒之哉

王文肅公與黃愼軒論德書曰讀來教沓以出世因緣爲之愧嘆累日此事僕實嘗以耳剽崖畧而一落世網則遂無以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眞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飯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既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顧法身不能顧己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袁宮諭去往非不翛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力否貴鄉趙大淵先生實深于此道不肖嘗面規其心欠清于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謂子清心一著管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若厭事之癖既老滋甚以觀公且折衷動靜愛離間卽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造極而小人易藉爲蜉蝣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

顧憲成曰佛法至釋迦一變蓋釋迦以上有人倫釋去人倫矣至達摩再變蓋釋迦之教圓達摩之教主頓而名漸矣至五宗三變蓋黃梅以前猶有含蓄黃梅已後法席雲輿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者矣

天臺山人曰佛氏家禪主傳心其名曰宗經主說法其名曰敎敎之弊至于泥經文牽句義而昧蔽原本宗之蔽至于馳空見毀儀律而墮入狂魔二家蓋更相誚已又曰讀佛書者視心迷悟何如爾如心誠悞無論精微者得我同然即中然妄者亦視若易之象詩之興莊列之寓言殆將求之語言之外矣如心苟迷豈獨誕妄者不之信中精微者亦止取潤四寸間耳

又曰古人讀書惟觀大旨不則入海算沙止自困耳余玩釋典心經中照見五蘊皆空一語此佛諦大旨也惟空故覺圓惟空故無任由斯以談圓覺金剛故皆此一語之注疏者至于楞嚴中七徵八還六十八處十八界七天暨任信回地位等五十四心五十天魔纍几疊床無慮千萬言綜之皆此一語之衍義也善讀佛書者實會得心經此一語則十二部五千餘卷皆剩語矣鄭德夫問儒與釋孰異公曰子無求其異同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于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足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口之于甘苦也與聖人同其有于姸媸也與離婁同心之于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說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已若姸媸之眞乎

陸公樹德嘗爲禮科給事中時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爲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抗疏言佛法固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淡泊稍有吾儒寡慾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宣淫導侈固佛之所深惡者奈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乎陛下若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契也上爲停戒壇

唐順之曰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世敎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鶩其說而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乎孔

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氏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度數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尙同之與兼愛尙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之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而潤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六經孔氏之旨固具在也茍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于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

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色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必有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卻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

往行

太祖幸一寺見僧衆旋繞誦經因語之曰何爲對曰本報謝天地三光國土水地與諸檀越耳上笑曰佛之經典朕之法也亦可以口誦律命而得釋免乎此眞足以破羣妄矣

翰林學士宋濂記略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八人欽天監擇日于蔣山太平興國寺建廣濂法會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

一月復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上
意俾遠近諸冥期以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臨奉天殿
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
燎香于爐復再拜躬視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
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全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
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
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詣浮屠行祠事已上法駕臨幸雲
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上服皮弁搢玉圭
上殿禮佛北向立羣臣各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
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再奏昭信曲上跪進薰薌奠幣復再拜樂
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
明水或青蓮花水桃暨名舜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
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異者不用册光祿寺卿
徐興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僧旋繞佛座演呪梵呪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劚山石池成六十坎漫以甃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僧連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每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浦溥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受毘盧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偏應曲執事者撤豆上再拜羣臣從拜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從拜八奏善成曲上至望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後跋曰十四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上悅勅近臣于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過半竣事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已書之見高帝之于釋門典禮之異如此

永樂三年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事賜玉印

誥命十年封其徒尙師昆澤思巴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眞如慧智弘慈廣澤護國宣敎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餘如前

成化中封西僧尙師劄巴堅參爲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領天下釋教事尙師卽帝師史韓之也按元時贈帝師有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其稱尤異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又其他銜名亦小簡

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儒實從先生見佛參拜方孝儒不爲禮或以爲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夫田地耳先生豈亦主尹和靜拜觀音之說者耶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年十八聞婺人朱公迁得朱子之傳千里負笈從之遊元季繹騷隱居不出太祖龍潛時嘗識仕魯洪武初詔求傳朱學者郡吏以仕魯應詔入見上迎謂之曰吾求子久矣何至之晚也仕魯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進故臣有待耳上曰文武無

異道朕方收攬羣材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仕魯不欲就請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仕魯乃奉詔在郡未期治聞上嘉之召爲大理寺卿時有僧金碧峯者應對稱旨求爲僧建職司上意欲許之仕魯三上章諫不從仕魯曰陛下既信其道無惑臣言之不入也願還陛下笏乞歸田里上大怒命武士捽搏之遂死庭下矣

賈魯宜山人洪武辛卯鄉薦授廣東崖州學正轉四川瀘州性酷不善浮屠訓子綱絢輩皆業儒諄諄諭以不諱之後當一遵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于汝后魯以壽終姻黨皆誘其子召僧設齋以薦之齋滿散焚楮忽火星爆上屋脊舉莫之覺須臾棟宇盡爲煨燼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其僧來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

繼鼎曰謂之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爾哄也人不之悟耳按宋末元昊擅西夏自稱兀卒宋人亦有兀卒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爲過也

永樂五年二月守衛官有于皇城下誦經不輟者上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于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僧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長洲人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氏師甫能言通佛語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茂院主爲浮圖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洲皆器重之而典記于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賜金織袈裟一襲時三殿災詔永直言師上疏陳利病不報納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璧庵完公輩遊有江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唱尤多歲遇牡丹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于詞賦嘗用一韻往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十一月八日卒昔宣

德間大理卿胡公槪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于師獨加敬禮時錢公溥方冠欲應鄉舉謁胡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于公得預鄉舉溥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如晤語作字有帖意見人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雖草草禮亦不廢或閉戶發篋出古人眞蹟對閱詳品批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稱高楊張徐爲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爲其最文則喜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爲奇至論釋之辨曰且各爲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于厚本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而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未嘗見懈體惰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墨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失而彼得焉宜爲法門之僅有吾人之願交也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

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我蓋二三千歲豈不值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期來集李公賢言于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著爲令

章綸景泰五年爲禮部郎中時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睹今又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聰帝覽疏即日罷行

姚顯西安人爲太學生景泰五年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蓋修寺院悉行折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計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李古櫰曰予爲諸生時見同類有掛佛像者輒斥其非以爲明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王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意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軸視之乃觀音像也又不覺失嘆烏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耶

成化六年上欲以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尹公直爲禮部侍郎宣府左衞檄送僧行百五十人請給度牒公省其人則軍舍也曰此邊衞賴以屯守者其空什伍以充梵剎乎尙書鄒幹稱量給數紙以副其意公執不可上其議上從公止之且先是僧道錄司嘗因近習乞恩普度至是以公議示部卻之及僧道錄堅以爲請下禮部公參論究治如法士論翕然稱快諸寺號番僧都綱禪師等沒其

徒必請襲職舊多從之公創議舊有勅者得襲餘不許及中貴奉旨詢

禮部度僧之數且舉額數爲言尚書語不倫公進曰舊額府不過四十

州縣遞殺其十前給度牒不啻數十倍豈可復度耶事亦寢

喬宇字希大號白巖太原人成化庚子以衛籍中順天鄉試甲辰進士

初授禮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嘗爲南京大司馬時烏思藏傳聞國西

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諫其事有傷

國體且言國朝祖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

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

益中國乎

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

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

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賚積蓄頗多宜藉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

官錢人以爲得宜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

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強焉志曰以若所爲非獨悖理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暗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爲謀也枷暗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久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李東陽曰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愈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王中丞雲鳳成化丙辰爲禮部郎中日倪公岳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欲普度撼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

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司禮監太監韋泰傳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察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等道監察御史陳轂等俱題爲

糾劾事內開法王領占竹等但以西番腥膻之徒污我中華禮義之教
錦衣玉食糜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現頂骨數珠進髑髏法碗以
穢污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望
皇上獨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等因
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的冒濫陞賞蠧
耗錢糧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赦饒他都依降革職事追奪累次誥
勅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欽此欽遵續據大慈恩寺住坐
番僧領占竹着爾等各告係四川陝西等處光相等寺管寺番僧有本
寺國師領占竹等先年進貢來京在大慈恩寺住坐今奉例發遣回還
緣領占竹等先來京俱有馬匹船隻廩給脚力等項乞爲轉行應付等
因本部已經題准行移兵部將領占竹等量與應付船隻廩給送還原
土本寺坐外及察得近該禮科左給事中夏昂題爲應制陳言修省事
內一件遵制命內開教坊額外樂官并番僧及漢人習教的俱已奉旨
降革近日輒有奏討復職者不畏國法故違制命如此伏願皇上獨斷

乾綱急頒渙號通行各該衙門今後如有希求請托故違制命者務要
嚴加懲治以杜將來等因具題該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聖旨是欽此
又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國師領占竹先因進貢來京欽留
大慈恩寺住坐累陞至法王名號濫叨恩賞遇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
深重節該科道官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欽依悉宥其罪從輕
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察無
行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窵遠
動經萬里之程使其陸路而來則經由陝西河南等布政司及北直隸
順德等府從水路而來則經湖廣江西山東等布政司及南直隸地方
所至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搔擾驛遞勢所必至
況當時大慈恩等寺奉旨幷陸續留國師番僧人等不下百十餘人未
必自今遽乏領占竹一人之用而同時遣回四川陝西等處國師番僧
人等多至二百餘人倘或夤緣效尤乘機干進倖門復開殆難杜塞則
于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無不少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

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弘治十八年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旣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飢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賊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命撰眞人杜永棋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者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領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太僕寺李應禎介約寡諧合入太學有中貴欲致爲塾師禎固拒之及爲中書恥伍同官乞改敎職嘗以例當寫佛經乃上言其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有所謂佛經者也言甚訐直憲廟可其奏遂寢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謹身殿大學士謚文簡爲禮部尚書日上遣使西域齎番供公奏言西番國遠在數萬里外祖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令不爲邊患而已齎供媚之失天朝體

鍾千字君錫鍾公曉之子正德丙子舉人爲瑞州府同知瑞州俗以上元日舁佛出遊士民喧動靡財幣不可勝計千出遇之毀其像杖像還家遂盡毀淫祠爲社學俗爲之變

王公嵒病劇不喜帖席必日一具衣冠問欲叩祠禱厲聲曰非禮之祭惡用是無益妄費哉吾十歲時知厭聞談佛及喪父母雖痛苦無地不敢因循舉此以瀆大事吾瞑目後切弗飯僧誦經効俗子爲也

正德十六年中貴人有言于上謂番僧有知三生及未來事者西人謂之活佛遂傳旨察永樂間太監侯顯迎尚師哈立麻事例遣司禮監劉允迎之以珠琲爲幡幢黃金雜寶爲法供賜法王金印珠沿綉襴及其徒饋遺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一空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

行事所經路茶鹽引亦數萬計允未發而導舟已抵臨清漕艘爲塞由
定入大江轉入峽舟大難進易以艨艟相連三百餘里至成都有司
先期除新館務極宏麗日支廩百戶蔬菜銀百兩迨入番物料估值銀
二十萬兩鎮巡力爭之始減爲十三萬兩百工技藝聲樂悉備居歲餘
始發從者指揮而下十人甲士千人踰兩月始至其地而所謂活佛者
匿弗肯見允及部下皆悉脅之威番夜襲我盡奪其珍箱甲仗以去將
校死者幾半傷者復半之允得良馬以免既歸則上已晏駕世廟登極
矣言官劾允下獄抵罪

方公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弘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議大禮遷
吏部侍郎尋擢禮部尚書嘗以畿內尼姑菴寺大傷風化力請毀之上
曰霍韜嘗言僧道盛王政之衰也所議良是遂詔毀畿內菴寺六百餘
區天下僧道無度牒者令有司嚴革之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公
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上曰爾欲效
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

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矣

嘉靖六年霍公韜言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爲僧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削髮者幷父母發北京種田則邊方可固而貧民得所又請照景泰中令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田種疏入詔下所司

羅近溪大參酷好禪學僧常滿座兩子皆爲所誘一日棄父母妻子去莫知所終近溪因此悲思成疾而沒豈非佞佛之報歟楊止庵嘗上疏攻羅學之謬正矣然世之可攻者不止于此惜止庵猶未及一一闢之也

章封君成字仲喆鄞縣人故禮部郎中規之父也爲人質厚莊儉恥言人過雅不信浮屠老子之法其懺親于地獄者是自視其親爲罪惡小人不孝孰甚焉吾敢徇流俗而陷于不孝哉

嘉靖四十五年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察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

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
爲一途恐挾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廷宣中國威德佛法大指不失
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台吉至今酋土徑還號自都綱覺義
而大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香
爐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毡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
蹈以進既入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起受詔畢復九拜
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曁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曰佛法有無降替
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獲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
善陞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犂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
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
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身皆金銀隨拜駐皆施爭慕香
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綢巾帨糺結紛揉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琖
供佛飯僧皆設大齋齋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

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于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時大抵然矣陶望齡酉尤虜之殘賊饕殄行盜侵驅久矣嘉靖間俺酉尤暴邊震搖都邑虎臣熊旅厲鏃彀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之空文拳跽傴僂如狎猴犬如教童穉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于肖翹較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歟予聞龐公之說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裨于邊計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六目錄　雜編

老

前言

薛瑄　崔銑　徐溥

李夢陽二則　祝允明　王守仁

楊勗　于慎行　何烱

黃光昇　豐坊　王世貞

往行

高皇帝　劉健　鄭紀

邵道人　赤肚道人

鬼神

前言

高皇帝　解縉　何孟春

李西涯　戒庵　段然

朱以功　張居正　于慎行

往行

沐春　鄭亨　楊一範

曾鞏　張瑄　陳道

胡居仁　熊翀　李瀚

路貴　王啓善　程文憲

徐敖　張越吾

燒煉

前言

何孟春　楊慎　劉仕義

朱以功

往行

魯王檀　徐階　周奕

肅皇帝 二則　李重　殷士儋

毀淫祠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六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老

前言

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摹擬卒歸于自私與釋氏同又曰程子謂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無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見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爲作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以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効可見矣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崔公銑曰或云長生神仙之言信乎余曰使天下有晝而無夜有春而

無冬吾斯信之矣夫物之鮮槁花之開落人之生死造化之消長也故疫歲人鮮不病者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何容心之有哉

弘治九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徐文靖公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則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燒毀無存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空同子曰仙者以能久視耳然猶夫人也吾百年死渠三百年亦死渠固猶吾也夫仙者軒翥塵氛之表狹小寰區擾擾溷溷焉耳吾靜觀高覽吸日月之華極雲霞之變閱寒暑之代潛消息之用何仙之弗若也乃其狹小寰內哀憐蠢蠢者吾固亦如之矣斯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曰猶夫人也

或問道引采取之法空同子曰小法耳殺人哉心動則疲精下無返人體如血肉固實脈絡周流無罅無欠外氣入之灌之紅鉛安容哉

祝公允明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爲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氏寂滅爲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何嘗以不死爲善乎由犧炎至于孔顏爲聖賢無一人修仙者黃帝沖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冢且在卽言仙乎帝道已盡身爲聖人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爲人賢不肖不在世史吾安得而知之由孔子而後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皆不免世禍何仙之由託云後多做之不誠耳誠做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爲之是智中之愚賢中之不肖也天下誠

有不肖之事燒金者大盜也罪溢于路仙者賊也謂爲盜賊者非獨人世盜賊乃天地間之盜賊也況其事敗而一就就者雖千萬歲猶莽操懿温邵劉廣楊卽帝王而盜賊也卽所謂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其敗者卽卓祿山巢等愚中復愚不肖中更不肖竊惡竭禍乞爲獸虫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之有

王守仁答人問神仙曰僕年方八歲而卽好神仙之說今已踰三十年矣齒漸搖搖髮有一二根變化成白目僅盈尺聲僅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裹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謂妄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修德凝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觀聽八埏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若是謂之曰無疑于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受氣稟于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所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驗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若是謂之曰

有亦疑于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盡況存久而明養深而化得之未至而強踰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之也足下欲聞其說者須退處山林二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者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楊最疏曰八月十二日該禮部捧到聖諭內云東宮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欽此聖諭何爲一至此哉揆厥所由陛下不過得一方外之士欲假調攝修養耳且古之聖帝明王未有過于堯舜禹湯文武也堯舜性之也非不知修養可以爲仙禹湯文武身之也亦非不知煉道可以成佛數聖人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謂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知不能學仙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段所居之地不同所理之事亦異也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昔孔子嘗遇老

子問禮出謂弟子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龍卽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念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而自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不可服而用者恐傷元氣本性此所謂所居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謂此耳

于愼行曰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爲談玄之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略以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後世又有符水禁呪之術始于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淸整道敎蓋合服食禁呪而一歸之道家矣

何焆曰甚矣老氏之害道也百家之學實宗老氏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楊墨也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申韓也申韓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刑名而不疑楊朱墨翟求老氏

之說而不得得其虛無淡泊之偏而遂倡其猖狂浮游之論是以流爲爲我兼愛而不悟太史公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夫道德刑名之歸相去遠矣苟知刑名之原于道德而道德之爲刑名也則其爲我兼愛又何惑乎老氏云今夫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于楊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于墨也而老氏者不爲爲我不爲兼愛獨于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忠不忠其君則不復致其身不愛其父則不復竭其力此其勢之所必至者特以老子之道辨之而無所窮攻之而無其間也故嘗以翕張取予之術玩弄天下之人卒莫究其所歸此其所以爲異端之尤或人以老氏之道有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墨子得其慈與儉故其學主于兼愛其言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摩頂放踵有所不愛不亦勇乎墨子思以易天下也不亦廣乎然而反天下之道而天下不堪縱彼能任奈天下何哉楊子得其不敢爲天下先故其學主

于爲我其言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長拔一毛而不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故不以傷其身不亦長乎然而我不以一毛利人人亦不以一毛利我也雖欲久長不可得矣嗟乎何楊墨之不善學老氏也老氏者無所是非而卒歸于無有故其縱横堅固而不可破而楊墨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兼愛者爲爲我之所議其說有時而遂窮噫何老氏之譎而楊墨之愚也老氏以其全而兼二子之偏二子以其偏而失老氏之全然則老氏之不以利器示人類如此而二子者猶不免于悲絲泣岐之迷歟嘗謂老氏之有楊墨猶吾夫子之顏曾顏曾各得聖人之一體而不害其爲聖人楊墨各得老氏之一偏而遂自別于楊墨蓋聖人之道雖一言一行皆可以成其身而老氏之術則捭闔變化反覆百端不得其術不可以相用雖然楊子有言矣生相憐也死相捐也相憐之道勤能使佚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不含珠玉不服文飾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此其摩頂放踵以薄治喪之遺意歟墨子貴儉貴儉則不能兼愛不能兼愛則不得不

復于爲我故曰逃墨必歸于楊其此之謂也世爲楊墨之學不相爲用也又謂楊宗老氏墨宗大禹故吾有是辨也以自附于太史公申韓之議

黃光昇曰孟子以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客舉二語以相難曰信斯言也楊固愈于墨歟曰楊惡能勝墨夫逃墨歸楊眞也逃楊歸儒僞也客曰異哉斯言願聞其說曰楊氏爲我人情所易也墨子兼愛人情所難也流俗披靡誰肯舍易而就難故曰眞也爲我之說賢者得之以獨善其身不肖者襲之則自私自利而已矣自私自利之事人咸所不免自私自利之名庸衆亦所諱言夫成己成物之眞儒百不逢一世俗所謂儒者名儒而實非也內未嘗不自便其身圖外則號于衆曰天地萬物吾一體也損人利己吾弗爲也斯固爲我者所願托而逃也故曰僞也客曰然則楊墨無事闢歟曰聖教四闢而六通王治幷包而無外故九夷八蠻通道中國始尊諸子百家兼容聖道斯大孔子于管仲稱其仁子產稱其惠平仲美其善交老子嘆其猶龍何嘗設一門戶立

一藩籬哉向使孔子爲政令楊朱治內則百司舉職域中無越俎之嫌令墨翟治外則禦侮有方隣敵寢九攻之計我自有容彼惡乎歸彼自見長又惡乎逃哉客曰然則孟子之闢之也非歟曰何可非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矣邪說充耳矣孟氏揭孔子而示之的俾瘴嵐塞而復開既尊聖以立統不得不昌言以示防故于楊墨則詆其無君于告子則斥其未嘗知義楊墨不過大道之旁徑告子亦自一時之傑士乃拔本塞源顯刺不休諺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意有在故其詞激耳夫膏粱以養體治病必資藥石文綺以華躬禦寒必資裘毛膏粱文綺非不美也時固有待也孟氏之激其亦激于時乎然門戶已設而藩籬已峻斯聖賢之辨也客曰然則爲儒者若之何曰明善以誠身無輕議楊兼善以成物無輕議墨客唯唯而退

豐坊曰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楊父皐陶之曾孫曰某爲夏大理諫關龍逄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

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柱下史幽王時論三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于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謂李耳爲老子又言籛鏗彭祖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關授令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太經奇道太玄諦思之要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王呂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托之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若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邃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實籍我我曷本于彼哉

王世貞曰永樂中胡忠安公濙以訪仙人張三丰不值由都諫超爲少宗伯嘉靖中王大任姜儆以訪仙及符篆祕[illegible]超爲侍讀學士其後榮悴之頓殊者忠安蓋別有托也

往行

洪武二十八年有道士以道書進獻侍臣請留觀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

弘治十六年詔遣中官于武當設像修醮尋已之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幷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茵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知宜斥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鄭紀字建綱仙游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弘治二年召爲國子祭酒會萬壽節修齋醮禮部須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不聽改南京左通政上在東宮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繪圖作贊

邵道人者蜀人也曾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欲言皆頤指色授故莫究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于鐘樓街周家築土茨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弟子年少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頤指色授之諸弟子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

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則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則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横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之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瀺聲頃之肩湧面紅汗簌下若雨也道人與李公夢陽世父同時世父患頭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慶陽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始悟其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鬬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李夢陽曰子不語怪若道人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謂逃于墨者非耶

赤肚道人徽之黟縣人父贅雄于貲年六十四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爲功行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母許年十四亦以是夜夢與父同寤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也十歲父沒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輒游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惜母寡溺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燕湖道人年四十矣病羸瀕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篤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大病行工小病行藥因召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呼曰從吾言則可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即碎諸藥器

而索鳧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道人摟膝上左手且剝且吸頃刻都盡初摟時道人骨節若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遨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纍纍爲秦始皇所驅不動而號牢山者吾居在焉于是知其爲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百拜稱遨師願卒爲弟子師亦喜之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道號爲一了居三年師知能盡其術與俱游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採戰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石南寺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姓而自棄妻子雲游天下初入全州之湘山數年更入太和山散髮汗漫或嘯或歌衆莫能識獨閻道人識之閻道人生于元時年二百餘名復初亦長春十四代道孫也相見歡甚朝夕往復共證眞修無何閻去茅山道人屏居一室忽大悟歎曰心性倘在軀殼何爲因投清涼淵中見者驚救道人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有物墊之而起從此遂不着衣雖隆冬大雪赤身爲常而眉目間有汗

簌簌若雨下人皆異之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每至中途輒以風雨卻步又或値客要于道如是者五竟不果乃嘆曰豈塵緣未淨邀師拒我耶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爲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去游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閣閣已先一年屍解而與左熙之房居焉茅山故多游衲道人不欲自異更著衣曳履混諸衲不能辨攩揪俟挽無所不爲道人不爲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又亡何試治病愈則又相顧而驚稍稍和南奉爲師自是名溢人間四方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壇于公玉立冥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閣所聞道人名至則爲築水村居以奉之恭設壇墠而率其家子姓羅拜爲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公弘誨請入留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致其家道人若雲若鶴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爲人看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其法以劑爲期輕者一劑重者再劑又重者用符呪或咽或噀起死回生捷于和緩其談道一本無慾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吾儒通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

曰不知不知其大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性淡簡毫無所嗜冬夏一衲不襦不袴頂結雙椎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數聲塞兑含漱漉漉而咽之已復用手摩面用梳掠髮以示學者曰乃知玄何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者法萬世玄乎于儒何負哉

鬼神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倏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于風雨間日悲號于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祐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人曰爾何如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于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穹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而

毛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于顯寂之道必有爲而爲夫何故蓋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略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鏖戰世無遊魂祀則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乖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攻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于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君仰而已死無所依惟寃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旣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卿云鬼神將無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是

何人哉今鬼怨顯怨寂所在某人見之非福即禍將不遠矣其于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解縉曰神之靈也不以祀不祀爲人禍福故大老况君子未嘗以禍福干之而惟循理以求助蓋祀之理如是也彼若嘗于其無聊不平之中叫號求請無所不至及稍得志外爲剛悻抵斥以欺人一旦遇禍則又恐恐然自訟其過冀以自免有幸不幸或怨或悔者此豈知事神之理哉而凡其禍福之倚伏夫豈神之助者抑視其理之可否其所否者斷非神之所能助也

何孟春曰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爲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患不明于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即鬼畏心多則非禳即避而茄寃弓祟紛紛于前矣郭彖睽車志衡岳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穴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眞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懷以手指上

下引之隨意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該聞錄李畋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暝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響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蓄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偏撤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春喜其有得于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又曰趙飛燕譖班婕妤好呪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正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李西涯女巫記曰女巫者主呼召鬼神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者焚香飾盛服或披髮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腰數十鈴跳梁噭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其先名姓曰某爲神某爲女神某爲祟某爲福可禳可除惟令之從祈而聽者曰

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咸稽首伏地不能起願殺雞羊澆酒化楮以爲謝蓋人之死者無有不爲神神者無有不祟且禍焉者也又令圖其神之形于家以祀以禱乃毀其所祝之主而親其鬼之身若是者家有之焉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噭以爲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湛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筮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也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能喪其心此其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守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而又豈獨女巫哉

戒庵曰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爲田有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咫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用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焉而使之圬惡可免哉今之人有疾病卜者輒曰其家動土動土爲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爲牲粉米以爲果設供焚楮以謝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砍其材木是擢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甓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煤與礦是刓土之肉也日琢其石是刳土之骨也曾不聞有禳祟之說假欲爲之

日亦不足矣是何土之切切于其爬搔擿抉之小而忘其錐鉗斫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段然曰三代以降其以賢主稱者絕眇至于探賾本原稱達天之學槪乎不稍見焉惟漢文帝遇賈傅宣室矣所談鬼神之理雖世無傳其于清淨寧謐一以玄默治之時號小三代此必邃于神鬼者也世儒不達而曰不問蒼生問鬼神夫鬼神卽蒼生也不知鬼神之道而知必不知蒼生之道而知者也孔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厥旨微矣自顓頊絕地通天以後君人不達天人之理世儒誤執子不語神之說而曰世無鬼神解天則曰天者理而已解鬼神則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而已夫天而止于空虛無所據之理也則上古作大淵以諧神人和上下作八風之樂天地神祇可得而禮豈但空空無指實之理而爲粉飾太平之觀已哉馮相觀祲祈祥禳災祈年天宗祈穀上帝豈故備文而爲是牲璧薌粟之末也哉自此大夢不醒君人者遂指宦官宮妾爲現在可娛之樂而事天爲渺茫無味之文冲虛澹泊爲空空無

用之物而四海九州爲六尺以外之事天下國家始寥絕矣夫人所以臨淵履薄不敢自肆者有以制之也朝廷不咫尺之書時不踰頃刻而風驅電迫鼓四海九州于千萬里之外何也有司小而皇王尊也畏其能制我也朦瞽致誦輿人獻規太史紀言彤管紀過合百司庶尹而不能回一人何也一人尊而諸司小也夫臣民小皇王矣豈無有大皇王者哉皇王稱尊貴矣豈無有尊之貴之者哉是以文王得之而昭事上帝武王得之而無二爾心此物此志也鬼神之理耳目所覩記未易縷陳第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如灰飛烟滅茫然無知其于禍福感應皆指爲異端而不足述也爲明王碩輔而死爲操懿莽卓等死耳生前善惡死後冥然夷齊盜跖兩俱亡羊何故爲君子之兢兢業業不敢違居曷不爲小人之暴戾恣睢肆行無忌也乎哉或曰聖學無所爲而然非有希于果報之說也愚則有所畏而爲善此君子之所以三畏帝王之所以欽若昊天也惟我太祖敬天愛人至矣盡矣一時刑政稍嚴遂感殿廷雷火驅逐之變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所謂陛下者豈但曰理而

已繞殿而走豈謾然無見而爲英雄語以紿人哉非開創聖神之主不能畏大若此明且確也愚故不避譏彈而爲千古闡幽之語使人知罪福皆由心造而不善者卒不能逃于冥冥則思天地鬼神而究心于返本還原之學者又何待吾說之畢哉

朱以功曰神奉命于天者也官奉法于王者也畏官莫先于畏王法畏神莫先于畏天命天命不顧而圖僥倖于神王法不守而圖僥倖于官不亦謬乎

張居正曰殷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神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于國家則先祖之靈必且請命于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傳說恐人心不服則托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窈冥遂啓後世穿鑿傅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人倫若是建皇極殿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陰以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知其意而無泥其

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于愼行曰國將興聽于天國將亡聽于神非虛語也閩主王昶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太帝老君天尊像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此所謂聽于神也然則神果有之乎曰吾不知也正使有之亦亂兆耳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陽氣盛也夫惟湫奧之方昏翳之地神得而主之辟如人家有鬼物爲妖陰氣盛也

往行

沐春字景太黔寧王之子封西寧王謚惠襄世鎭雲南夷人嗜異端有得胡神肖像于舊井者訛言沸騰有神異傾城駭觀至萬人公立命焚之通衢識者知公不惑于怪譎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著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不謁神祠惟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好照顧其他寺觀祠宇一不顧也

楊一範字九疇鄞縣人文懿公之祖也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道禍福如

譽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匍匐于地洒然以醒時擁巫羅拜者數百人皆驚散去

曾翬字時升太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天順五年爲山東右布政使所居官署相傳有妖前任者不敢居公居之不疑既而妻子沒于署衆因勸公它徙公曰死生命也妖何能爲

張瑄字廷璽號古愚又號拙翁江浦人又號觀庵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方爲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冠裳聚衆迎送以徼福澤公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公遘重疾郡之父老皆曰鬼爲祟也請復之公執弗許病亦尋差

陳道字德修番禺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金華府知府府獄故在治外人得出入狡獪之徒肆爲欺誘公命限以高垣有古木當垣合抱民祠以爲神伐之而公適有小疾或以神之靈恐公公不爲動樹竟伐而公疾良愈

胡敬齋先生嘗夜行山曲聞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之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答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夜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蓋先生正學君子鬼物非故爲狎侮亦愛公警公之意

熊翀字騰霄號止庵□□人□□己丑進士初授武進令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少齡設教南壇從遊者十許人忽一夕覩一絕色女立松樹下衆皆錯愕走公略不爲異女竟滅遂以刀刮樹皮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乃明日夜半雷劈之至今人赫然

李瀚字叔淵沁水人成化辛丑進士初知樂亭縣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樂亭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祟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公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詈人遇母喪發引倣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爲方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跛雙履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

縮頭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蘄水王公啓善任金滄道兵憲衙枕山起竹木叢蔭內常失牲畜人言往蒞者甚苦失物一日公讀一樓下聞樓上聲響大作公怒拔劍登樓視果見異形奔避遂爲文欲以關白點蒼山神夫人曰鬼無祀故爲厲使更得罪于幽何忍不若祠之爲衙後土地公從之自是絕響

鳳陽有通判某者甚愛妾其妻妬甚因日撻妾竟斃之裸而掩諸溷中遂爲祟殺其妻之弟復殺其妻通判瀕死者亦數矣後遷去遯者假宿其中終日擾甚皆往白守守審之皆曰判之來也輿而葬且七焉今歸五耳一爲夫人以柩往矣此一無聞焉殆其在此乎守遍飽諸地無有也頃之得諸厠屍立而僵覆之浮土尺守憐而爲衣周身而棺之改葬焉且爲文祭之曰汝爲嫡死嫡以汝亡汝亦何辜瘞汝厠旁葬汝于郊祀汝于壇汝其速往無有後艱自是妖絕矣

古北周漢以來戰場多奇鬼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有長大異常者有眇小幾希者有痛哭者有叫號者其狀甚怪日暮郊外爲妖或擲人以

石或擊人以拳或推人而入于谿或挾人而藏于山或侵人而病死或眯人而顛狂其事亦甚怪萬曆六年二月八日夜軍人徐敖自郊至家攘臂語曰將食食我將酒飲我目瞋瞋視人家人進食食之簞食之有二而豆羹稱之尚未飽家人不敢進食輒攘臂而起曰我不食且三日矣數年而就爾一飽爾吝者耶復呼飯幷酒家人大恐共持刀向之則恐曰不飽不行不醉不去爾持刀何爲有陳第從者傅羔走第曰敖中餓鬼命在旦夕且遡其狀如此如此第取片紙書云古北正神其速逐餓鬼毋使留命傅羔就其家焚之焚畢敖曰敗矣敗矣速開道使我遁去言竟有間而寤曰吾安得在此家人問其食與語俱不記曰日暮至河上忽跌而熟睡其睡而起起而至家不知也于是復食里人聚而觀之陳第曰仲尼不語怪非無怪也語之而莫可窮詰故存之而使人自悟今敖爲餓鬼可得而言也其餓而食食之而如是之多不可得而言也以敖之腹簞食豆羹足矣又益之至足矣今乃十倍于平時腹又安能容之夫鬼雖爲厲亦一氣耳故若無若有若存若沒豈眞有腹形可

受食糞敔以爲在鬼之腹是氣而非氣以爲在敔之腹是形而非形矣不在鬼腹不在敔腹食糞安所置之況敔雇而復食果不在敔之腹矣是皆不可知也者故曰子不語怪果不語乎抑亦不可得而語乎

張伯起記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待試輦下中煤毒暴死張無子一女曰喜者納于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紀其喪閱篋中裝有珠一封識而封之因乞假護喪歸張婦出哭面謝備陳所爲經紀事李怪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親家爲力畢喪其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爲上帝所憐命爲都城隍當時時歸視汝歸則壁中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焉然亦始死魂魄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隣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五六年一夕李夢張至謂曰我因數數顧家帝復遣我生人世投高唐州城外林秀才家爲子秀才名接武後六年君謁選當貳某邑時則喜姐已適君子攜之行經高唐須遣來童訪我來童其故臧也李驚悟而識之及期謁

選果如夢所擬已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林秀才接武者人云前牆門外有兒坐其間者卽其家也來童至兒卽呼之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時聚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趨之來我思見之來童去久之車駕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李婦欲提抱之卻去不可曰親母無兒我我固親家也已攜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京師爲汝購珠一封非汝翁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高唐聞之上其事于郡伯羅一日羅大都受于學宮今吳邑傅明府伯俊爲諸生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之當令諸生見有頃林抱兒入兒長揖稱羅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敎以爺稱兒不應強之則曰先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爲兒也爲成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爲兒也爲成人耶衆皆悚然傳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問某題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問能憶前所作乎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也此傳侯稱

說所目擊云且云此時兒可十二三存否不可知即存其能憶記前事否亦不可知惜無好事者過高唐再訪之觀此則知羊祜前身爲隣家李氏子事實有之雖其人已死其神靈之不可欺有如此第令張客死時李有侵漁其間當媿死矣故特筆之令世人負鬼責者知所儆矣

燒煉

前言

何孟春曰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藥五兩即置鼎中煑之成黃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子貴今不謬矣終能守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范文正公在南京朱家時學于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爲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

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時知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胡叔少與一僧善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世當盡力他非所冀僧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爲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楷試之皆驗欲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者皆能不爲此吾知文正之賢尚不足以此稱其難也蘇黃門龍川志略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有得終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書曰公

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愼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曰悔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愼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贓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黄州陳子慥在黄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竟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于授人而爲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德故耶子由又言謫居筠州時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祕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盜其方大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圃記子由嘗爲黄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爲神仙之術天使濟貧必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若子由其人固亦能不爲此者也

楊愼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大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主予意平叔猶及見古今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日楊邛崍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敍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敍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敍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

說旣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止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露足矣誠可笑也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陷者十有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于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敎也

劉仕義曰細閱悟眞篇乃是奪胎換舍之術甚哉張伯端之不仁也縱使靈丹可誠長生可致仁人君子必惻然而不忍爲此矣楊子雲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殆謂是歟

朱以功曰或問仙可學乎丹可煉乎曰無問我可不可且問汝能不能旌陽非吾鄉之所謂仙而能丹者乎當其時以淨明忠孝立敎以點化施濟爲功汝能乎不能乎又聞之漢鍾離以黃白之術授純陽純陽問曰久後可變否鍾離曰五百年後乃變純陽曰得無誤五百年後人乎

鍾離采眞漢之汝能乎不能乎若果能遵淨明忠孝之教有存施濟不肯誤五百年後之心則爲仙可也爲聖亦可也然則聖則不離乎人倫日用而爲之也順仙則不免于遺世絕俗而爲之也逆順則易逆則難盍亦學其順且易者而已矣

往行

魯王檀母郭寧妃其妃湯信公女王生兩月而封洪武十八年之國兗州幼聰敏好文學善歌詩好餌金石二十二年發病卒命禮部尚書李原名議喪禮上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可謚荒

徐文貞之柄國也上時慕玄術多所服餌公往往持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妄煉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長生之藥上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嘗請而不下問公公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遣使搆結得上旨乃能答今不得上旨故不能答耳且藍田玉胡大順譸張罔喝以抉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

周公奕字叔大金齒人以舉人嘗爲灌令以母老乞改雲南府學教授嘗遇一方士願以丹術授先生其法能以藥點鐵爲金先生曰多金何用而盜造化之權也竟謝卻之居常戒子弟曰吾見世人溺內外丹大惑也內丹何如寡欲外丹何如節用人以爲名言

嘉靖四十四年陶仲文徒胡大順選萬全書一帙併鉛藥命子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檻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夫箕何在田玉詐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檻斃于獄

李重字咸甫嘉靖人本農家而不辨五穀獨能彊記有以奇詞異義相質者爲言見何書在某卷無譌者嘉靖甲午中鄉舉試爲深澤令與諸生討論日夕不倦縣務委積不能辦也解任民追送出一方以獻曰藥成可點鐵爲金重謝曰是非以福吾子孫也焚之白首食貧不厭糟糠云

殷公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

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建胡尙書書院于濟學使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肄之公以垂髫與焉方生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游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

毀淫祠

前言

吳廷舉爲順德知縣禁淫祠條約曰本職近因賑濟親到此屬龍江龍山二堡地方循行郊野見有五嶽神廟塑立神像戴冕凝旒執圭稱帝割牲釃酒費出士民主祭司香權歸巫祝諂諛又甚褻瀆尤多殊不知五嶽惟五方諸侯得以祭之其法則除地爲壇削木爲主祭以二神號以本山有事則天子遣官以炷香無事則守臣封局而致祭其禮至重其分至嚴今每鄉數廟每廟五神是庶人而僭諸侯之禮是以三公而擬天子之稱廟宇幽沉既失立壇之義儀容儼雅又乖作主之規臧氏之祭不足以盡其過季氏之旅不足以比其罪及照本堡及大良等堡

野鬼淫祠充閭列巷歲時祭賽男女混淆甚至強盜打劫亦資神以壯胆刁徒興訟必許愿以見官似此乖違俱當究問本欲施行于既往庶幾懲戒于方來念小民之無知由長官之無道若非教而後毀終至毀而後興非徒壞我民心抑且傷我民力合應禁毀以正幽明今備榜曉諭通縣百姓各宜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士農工商各專一業錢糧稅課不失其期四時八節各祭祖宗春祈秋報各祭土穀毋教唆詞訟毋搶割田禾毋害衆成家毋欺公玩法毋學賭博賭博必傾家毋學爭訟爭訟必喪命凡其遷善去惡之路是皆消災弭禍之門不須諂分外之神（有闕文）

黃省曾曰（有闕文）平之日豈易驅除況甲里久次征役無逃教雖屬于異端民實同于赤子五臺者方拜官以調蕃少林者每出師而攘寇兩京象守之俱新萬國叢林之如故豈宜吳郡獨有更張若此方必力于撤廢則天下當概于捐消卽今存否之間便非公普之略究其本始則三國六朝之經營考之乘牒則宰臣良牧之編列或王氣所在而鎮以禪

林或禍地所歸而施爲祇苑且夫伐木者止于鵲巢灌地者避于蟻穴彼已棲托于百世茲乃攘奪于一朝使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家族則不能將毀者已劇憤心姑停者皆包異態川太蹙而波生人過迫而狂作于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或至跳梁萬一蜂毒之興誰任激變之咎且命言一下求者紛如鈔沒非擅行之舉宮殿非可據之場歷年瘞埋之骨塔發掘何堪萬歲祝釐之聖神毀壞安忍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地之贈不以爲恩在披剃之荒涼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冒之置資富貴嬉遊之所佃價輕微無益于府藏流民播蕩有損于邦基況古刹俱亡淫祠皆在猶望愼之又愼思而更思審除私創實答公移若釋必欲遣之歸宗則棟宇亦當聽其自鬻則人心有輯隱禍無階僕非有愛于宗風但實深憂于國事釁皆起于紛擾道莫貴乎安綏須乞採納芻言俯察祀典上瀆台嚴莫任悚慄

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則朝廷常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淸三境九天應元雷聲

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闕眞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于天下也乞勑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于何代何神有功于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典否明白具奏于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鎭海瀆封號郡縣城隍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時封號稱之凡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禁所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伏望以祖宗爲法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禱祀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絕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勑中外凡官親祠廟非有功德于民不合祀典者俱令革去間有累朝所建難于輒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

往行

郭敦字仲厚常邑人洪武癸酉舉人初授戶部主事歷官戶部尚書嘗爲衞輝知府城南有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讙譁若狂公禁止之已而

得風眩疾吏民勸報祀禁弗聽疾亦瘳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公勗以進士乞殊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欲毀之未言也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公問曰予此來非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然初不聞公爲郡教也乃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氏甚悉遂遣相候耳因從容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公公益惡之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爲遺火者因而焚焉生又夢聖姑來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爲我言之卽不聽者吾亦能爲之禍一二日之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死若干日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俱以告公不爲意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公聞之怒登時投炬焚之後其子婦相繼死期日皆如女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公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來因詰其言不驗神謝曰吾鬼也安能生死人彼死者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公貴人前程遠大吾尙畏之何敢犯耶公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爲師儒稱首仕終按察副使

祝參政顥初爲給事嘗奉密旨查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靑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

張昺字仲明號棟莊慈谿人又號寓庵故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副使初爲鉛山令縣城南有西洋廟頗靈怪旁郡男婦相率祈禱充斥道路公惡之毀棄神像墟厥殿宇置便民倉焉而幷撤淫祠數十以葺公廨移文道路告諭以禮又鄉落一祠民祕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始恕我翌日召鄉民責毀之神忽降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愿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敢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煩懣嘔吐送神乃瘥家人羅拜爲之立廟

羅安字時太號南洲廬陵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貴州參政嘗爲山東僉事提督幾輔屯田抉摘姦蠹直聲驟起寧津民倡創東嶽行祠庀材範銅奔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黌宮銅像銷爲祭器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有汪公者語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

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眞確則可見之不眞確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病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嘆服

彭惠安在刑部時司學有五顯廟公立命碎其像易以淸獻趙公神主寅寀相觀瀏風爲之一變

耿明字晦之館陶人登弘治丙辰進士授貴州道御史輦下論列無所避忌巡按雲南周行箐棘間以退徼有司多不檢露章劾奏數十人嘗慮有氏家子爲妖巫死復甦事發巫論死有司以謀殺未果矜之明曰此輩妖術所殺不知幾何人幸發之不當宥亟命戮于市遠近稱快

林司寇公俊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芳以祕術進蒙殊眷公上疏請斬繼曉而黜梁芳憲廟怒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謫姚州判王端毅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敍復南京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信鬼鶴慶普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

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像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肅皇在藩邸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尚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悃以報知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旨遂乞歸

馬端肅文升爲左都御史時孝宗初立太監陳善以方士鄧常恩言誘先帝于嶽鎮海濱俱立碑爲隱語下寘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于官從之

陸大中丞鈳嘗爲□慶知府郡大旱公爲禁屠弛刑靡神不禱民間謂龍王神最靈遣官迎之則聞有巫者托神妄爲公詣神祝曰龍神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則曝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乃登陞貴州付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公怪之左右對以苗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象纍纍然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

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胡瓊延平人正德十三年巡按貴州威望風采凛不可犯先是黔俗黷鬼巫覡陰操禍福權以惑人瓊首厲禁之毁淫祀不在祀典者數百所治巫覡如西門豹治鄴故事一時民俗丕變

韓紹宗爲福建副使無吏廨而右有奶娘廟官屢欲毁之而惑于閩俗公遂改爲吏廨無一人譁

嘉靖元年人有建議毁京師淫寺者竟寢不行事屬禮部郎中屠應埈一夕發檄偏京師悉從折毁士論偉之後埈歷遷湖廣副使絜綱振紀禁奸輯良執法無少撓屈貴戚大家咸爲斂跡一時稱良吏焉

吳憲副達爲興化太守日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爲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諭民曰徒徼福而不卹災蠹也當爲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適至衆驚服莫敢譸幻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初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祟其縣中豪舞訟訟者欲以驗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

訟祟鬼于公公徐收其紙曰旦夕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致是我且去霜降後復來耳至霜月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臺使者行縣饌羹偶垢墨使者疑有毒公馳往取羹對使者立啜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七目錄 雜編

災祥

前言

高皇帝　席　書　周　相

劉仕義　于愼行　袁　表

鄒德溥　徐應聘

往行

張國賓　楊繼宗　韋彥質

陳洪謨　陳　璠　黃　卷

劉仲啓

報應

前言

王　禕　何孟春　鄭　曉

程敏政　張時徹二則　朱以功三則

陳　絳 二則　黃省曾 二則

往行

方希直　劉　球　岳　正

吉水豪　顧豫齋　武陵陳某

王敬美　程　某　張碧塘

黃　臻　顏　六　王　某

徐　四　張　奉　唐　龍

祝期生　黃文偉　孫世芳

憲司吏　胡　某　皂口驛

梁　昉　江西庠生　周守密

孔老人　劉　旋　張伯起

劉合峰　鄞縣陸氏

妖術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一百七　雜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災祥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善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爲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而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而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災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祥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孼之爲害必逼其身肯日新不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魁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于已也時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爲

良法也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八日詣齋宮祀上帝于圜丘當日省視壇壝道經松下忽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餳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矣特召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勅儒臣以歌咏其來去後不兩時也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以忘危乎朕之所以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以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于辰申況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爲之者此皆上帝之所惡也惟恐不得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爲必然者也

弘治十六年雲南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八日陶孟等處地震雷火上命樊公瑩以刑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巡視雲貴瑩奏黜貴州一省參政等官三百餘員意謂致此災者雲貴各官不職所致也于時戶部郎席公書上疏諍之其略曰此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政不在遠政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案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爲天

下記異也宋史載眞宗朝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耑一方耶詔求直言減膳避殿而彗星滅推古證今雲貴災異不耑一方可知矣今中外皆曰上有堯舜之君惜下無皐夔之臣故使陛下㚃堯舜之資斯民不被堯舜之澤者諸大臣之過也使陛下享承平之世不能率祖宗之舊章諸大臣之過也使陛下不能燭左右之奸知閭閻之苦者諸大臣之過也及政事乖悖陰陽愆伏天地不和之氣偶見于雲南當國大臣何以逭其咎哉今賢者不知自陳不肖者未經劾免而司風紀者亦未嘗舉奏大奸大貪以答天譴乃議請大臣前去雲貴考察賢否欲移大災大異以遠方官屬當之此何爲耶漢順帝遣八使行天下表劾忠奸御史張綱埋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肆貪恣横殘害忠良謹條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忠不能用至今惜之侍郎樊瑩受風憲職巡察奸吏使能卓持風裁劾奏官吏不法者數人大臣失法者數人雲貴不必遠巡山川不必告祭而災異自弭矣今大貪尚肆而大臣引退者不聞一

人貴州偏藩考退官員乃至三百餘員雲南一省又不知退幾百人以此而期弭災異此又何爲者耶臣又竊有論者雲貴二藩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關殺相尋士不願生其地官不願官其所官于此有妻孥不能給贍有窮人不能還鄉今黜退官員幕職倉官有焉巡檢驛丞有焉是數官者以虐暴不能淫刑以貪饕不能賣賄以此區區小官用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今察雲南以必出大處故也若以災拘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官之被察也如此何謂若以罪由來魯則雲南初非所部天之降災也何緣也若曰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境移此加彼延西迤東臣不知所以也以去歲言之湖廣江浙諸處或地震爭民房屋或風撼人畜生命或雷雹殊常或流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陽等處流移載道餓莩塡途災異之甚不減于雲南今議者獨察雲貴二處不及各處官員豈雲貴多貪墨各處皆廉白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殞于山東禹城縣大石數塊近年有物如黑黍者雨于四川忠州議者不罪禹城忠州官者以事關國家非緣

州縣故也雲南災異大類此者在彼則原其無辜在此則謂其有罪臣愚又不知所以也臣一聞瑩不覺心思失平近讀明詔令斟酌去留復令查實來看臣有以見陛下仁同一視明照萬里出于尋常千萬伏惟陛下益隆天地之德益溥日月之明乞勑下吏部再行議處將令雲貴被察官員待今冬會朝考察時應黜者與各省官同黜應留者與各省官同留蕩蕩平平無偏無倚此天地氣象帝王規模如此而天心不感天變不回臣未喻也書之名自此益著其後議大禮以禮部尚書入爲大學士瑩後爲南刑書卒謚清簡

周相疏曰竊惟黃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陛下爲中興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以虧陛下之聖猜而張大喜祀之臣恐諛佞之門開大非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于河禹時書出于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于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于今益烈今陛下黃河之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致祭者豈

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聖人同瑞以一
旦祭非其禮尚不得與四聖人同傳後世爲天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
官不能遠稽古昔以大將順之美而獨近採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
惜哉且河之清河效靈决非區區河神所能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
棄本以從末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爲己力乎奉答神貺亦非所宜臣
仰窺明旨免賀則陛下亦既昭察禮官疏請之非典特以聖度包荒不
欲直拒人故姑准其遣官祭告一節以示不當從之意但聖意淵微類
非臣民之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于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罷其祭修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復太祖高皇帝諭
丞相汪廣洋之言勅諭天下臣民凡祥瑞不必奏凡災異蝗蝻即時報
聞如此則聖德有徵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宗社
臣民不勝慶幸臣冒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劉仕義曰嘉靖甲寅秋南京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于簷下不數
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時楊公宜爲總

督甚怪之然竟以無恙厥後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
中夜喧呼圍之遲明忿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捶死之大中橋坊
上懸之三日揭旗鳴鼓一時稱亂劉誠意安撫之乃定此正所謂蜂屯
蟻聚妖孽之不虛作者也然不及于楊公而黃公當之者何也嘗思之
蟻聚之異乃厲聲所致楊公寬厚仁愛厲不能及之黃公嚴刻持法太
苛嘗因國用虛耗諸凡冗食悉奏罷之以故萬口稱怨遂及于禍豈非
以厲召厲也歟嗚呼君子爲國家當事有大拂人情者貴通融處之否
則必致生變觀黃公可以鑒矣
于愼行曰王欽若在泰山初獻靈芝千本再獻至三萬嘉靖末年泰安
進靈芝亦至數百本初疑其不眞及行泰山谷中士人道人爲求木芝
頃刻得數本蓋金石之芝亦自難得若木芝則燕齊所屬深山大谷往
往有之而泰山靈氣所鍾故多芝草其動至千百無足異也乃輒以爲
上瑞薦諸廟朝則不可勝獻矣
袁表曰災異之來可懼也亦可喜也遇災而懼未必非福遇祥而忽未

必非殃故孔子于春秋書災異不著事應惟欲人君之恐懼修省而已
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
其禍福傳以洪範至向子歆治左氏工災異之學故五行傳自二劉倡
之班固志之而歷代史氏莫不因之然于妖孽禍福痾眚祥沴之類必
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不特董
劉互錯而一家父子之言自相謬戾可勝嘆哉故蘇老泉鄭夾漈皆立
論闢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以爲本無事應則矯枉而過正矣不如蘇
論之正大云

鄒德溥曰夫雹可爲災乎雹固有爲災者矣未可概以雹爲災也洪範
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霧盛陽
雨水温暖而陽熱陰霧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霧者陽脅陰也雹者
陰脅陽也由斯以談愚不謂雹爲天地之正氣也然愚以爲氣而既有
陰陽矣則安能必其盡無雹哉而奈何文之以爲脅也自脅之說出而
雹始列于災矣試跡耳目所覩記何年而無雹乎人試跡書傳所載秦

漢以來何代而無雹乎是何陰陽相脅之數也蓋古之雹有傷人者矣有殺燕雀者矣有害麥禾及桑者矣此則誠災也以雹之能爲民物害也而概曰災則雨固有毀稼者霜固有殺菽者將亦概指爲災可乎大概指雹之爲災者過而必曰斯災也以何者致之則尤過蓋古之論致雹者五而愚皆未覩其據焉則以往事折之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乃柔斷如漢武立相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而雹大如馬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雹殺走獸乃用賢如宋仁宗稱君子滿朝然且大雹電雨雹何也京房易傳曰飛雹下盡樹木收害五穀者君賦斂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然且雹大者五寸深三尺何也蔡邕曰霹靂雹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乃愼獄如唐太宗至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丹洒北永等地雹何也春秋漢含孳曰耑以精並氣凝爲雹宋均注謂若魯僖脅于齊以妾爲妻感陰水氣所結而解乃抑情正分如漢文王袁盎引卻愼夫人坐而不罪然且雨雹如桃李深三尺何也魯昭之制于臣也而雹宋高之嫉賢也而雹漢仁

之好德也而雹漢桓之殖財也而雹漢景之薄斂也而雹漢和之用酷吏也而雹唐太宗之愼刑也而雹魯僖之以妾爲妻也而雹漢文之妻妾異等也而雹奈何舍其所不符而偏執偶合者以爲據此則愚之所不敢信也然則値雹之爲災者將曰非我所致而莫之省乎天人一氣也而人君者又處乎天與人之間手足通焉者也君德之和也而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其不盡和也而後天地不和之氣應之曰其闕者之謂何與夫應者之謂何則未可卜知也君人所爲勉謹天戒者毋亦兢兢乎曰修其所不足庶幾德之無闕以格天耳桑林之禱也而曰政不修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彼其躬自省察至不知何以召之使之于此而修焉求之于彼而修焉此奚所爲敬天之至也子之不得于親也則亦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若祇曰吾以何者致親之怨而姑易此焉則其所以怨慕者亦淺矣夫苟値大雹之爲災也則如諸說所稱攬政權進賢德省刑罰薄稅斂正名分無一而可弗省也愚獨謂非省之于此而止也申豐曰聖人

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彼聖人以至德而感天地之和至使日南無驕陽斗北無伏陰則幷雹而無之固有是理如欲盡弭雹之策意乎君相精乎聖德然後可

徐應聘曰問者曰天雨雹自古有之求其說非一也禮則以爲仲夏而行冬令所致也穀梁則以爲臣侵君之象也京房則以爲君賦斂也焦貢則以爲凌人怠惰也五行傳則以爲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也五行志則以爲掌寒之罰也蔡邕則以爲刑誅繁多之所致也唐五行志則以爲人君信讒殺無罪也此其說非一也考之前代所書雨雹則魯昭公之四年僖公之二十九年景帝之二年若元封若地節若永初若和平若延先若永先若晉永和大和大興若唐乾符若宋熙寧可考也其他無論即如文景恭儉宜無以致之熙寧中河南州雨雹異甚而其明年河州平番戎授首甚衆說者以爲豫告克勝之符此人何以稱焉予故曰不知其爲何祥也然而何以知其爲異也夫雹從天而下也從天而下者有雨有霧有霜有雪雨吾知其爲濡霧吾知其爲潤霜雪吾

知其爲肅至于不爲雨不爲霧不爲霜不爲雪而爲雹其雨則或春或夏或秋無常時其形則或如桃李如杯棬如斗如釜如盂升以至怪而不可名狀是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是以知其爲異也然則何必問其何祥哉毋亦警其身而恐懼焉修省焉而已矣父母之于子也順則有愷悅不順則有拂乎中動乎外有愠有怒有咄咤有嗃讓有提撻爲人子弟當引咎創艾蒸蒸然夔夔然以和其親親和則無不渙然釋者或湯之旱而禱也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予以爲此六事者誠以自責卽雨雹不爲災可也將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日月星辰之外逆山川昆虫草木之妖異無不消弭而諸福物可致之祥畢至焉可也若曰以某事致雹雹爲某事當得其應此則星史之占卜祝之守予何知焉

往行

洪武間句容有張國賓者其弟國瑞家中生並蒂瓜獻于縣尹縣尹進之朝廷朝廷薦之宗廟有歌誦傳美于時後張氏兄弟爲同姓者被法

株連皆棄市二首連結具髮正類瓜之並蒂人謂非瑞乃禍兆也國賓子三歲發赤水從軍生四子子生十一孫在赤水生子孫一百餘人一子商于四川亦生子孫百餘人一子後居南京子孫亦百餘人凡四五百丁則瓜瓞又爲瑞徵矣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嘉興郡在黃龍辛亥由拳野稻自生遂名郡以禾興距今成化癸巳幾千三百年矣楊公繼宗爲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一節間又生一莖秀二穗或離根三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秀四五穗歷歷經司連缸栽稻一本一如之郡民范俊等獻于公謂公德政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循環使然耳然人益重其謙德云公守郡九載去之日郡父老擁車前不使行有抱其履欲解留者彷徨道旁久不能遣驛門爲折公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老前爭得衣公遽得登舟行

海和尙人首鱉身足差長而無甲舟行遇者率虞不利弘治初席督學大僉淮陽韋彥質先生將視學瓊州陸至徐聞方登海舟此物升鷁首而蹲舉舟皆泣謂有魚腹之憂議將禳之先生方嚴人不敢白也詰旦

抵瓊留十許日試士畢泛海而還若履平地後遷福建憲副考終于家

語曰妖不勝德

陳少司馬洪謨守漳之三年有畬人居海賓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于水邊長七尺五采炫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翁命寘之庫中略不爲異後鎭守太監遣人來取答以久焚之時服公雅量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某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璚欲同奏于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旨取觀何以應命艾公乃止

黃公忩嘗爲山西僉事治太原麥大熟其半皆雙歧而七穗吏以歸公公曰天也吾何敢叨則請聞之朝公曰昔不聞災而今聞祥豈吾任哉蓋他藩有以嘉禾麥上而得賞比比然矣樵者得白鹿獻公擾之圃馴若家畜然或謂當進之朝公曰是又且以瑞麥嘗我毋如我駛何

劉仲啓太和人吏部尚書楏公翁之仲子也嘗判陝州州治舊有邵公

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
啓知其怪從祠旁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花鮮艷殊常卽命
拔去之池水爲之赤怪遂以息

報應

前言

王公禕曰蜈蚣與鷄不相類也而其仇最甚鷄見蜈蚣必殄而噬之被
蜈蚣螫塗以鷄涎痛隨愈然鷄死蜈蚣輒入其腹齧之不置蚊與鼈不
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鼈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避蚊者粉鼈甲骨爇之
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卽不避去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無識者
也蜈蚣見殄于雞鷄雖死矣必復其仇于旣死鼈見斃于蚊蚊固生也
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
不顧仇之怨于己亦何其不善自怨也哉

何孟春曰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天爲聰
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根此論然後世天運人事每失傾應豈眞人衆

而天未定固有在邪抑法之行果在乎人而天固不可知邪自申包胥爲勝天勝人之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興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謂之爲不當然夢得之論則以人爲當然而直謂天爲不當然而然者意愈歧而言益支噫天人之際非春秋之士所能識卯金何人而足與于此春聞蘇長公之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其論天是矣其論人固其所指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求之其定之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也世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于我或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此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以一二人壞而天下之大衆不可盡壞公論或以一二人廢而衆口之多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耶此理也予近與林君汝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家學者也

鄭公曉曰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誘言謂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後遂嗾人訐告西楊之子稷稷竟坐法論

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圖進用又力薦武功武功後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與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總兵後亦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程敏政曰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爲痛惜者也予獨以爲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爲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與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爲彼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己爲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爲紿己也而烹之則烹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治孝桓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爲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己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董免

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己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守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二人者嫉忌之心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揜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張公時徹曰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道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又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毀人之墓以爲宅旣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爲然哉余鄉近有發張卽之之墓而墓都憲者又

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可得乎
或問于張公時徹曰爲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爲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漑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壠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木不中于材粃稗粗糲穀不登于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漑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仁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晳之尸于同氏之衢也齊度封之殲于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朱以功曰昔一士大夫自謂歷宦以來惟于山西斃一人于杖下常以

爲悔後其子會試夢一人教之攜某策入試則元可得矣且道其姓名而去其老僕聞而止之曰是來報寃者也切不可信其子惑之卒以懷挾敗事嗚呼一命之寃不免報復于數十年之久數千里之遠如此可不畏乎因書之以爲世鑒

又曰聖祖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韓昌黎曰天堂若無有則君子登地獄若無己有則小人入合而視之而天之見定矣其所以警醒人心維持世道者豈淺鮮哉

又曰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語洩盡天人感應之機是以君子必愼其所出

陳絳曰高郵一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雨憚于湖行故往返遵路其反也適沿湖隄望一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惻然憫之顧視一漁舫遽解其囊得金可十兩示其人曰幸往救彼以此奉酬漁人鼓舫往救之至乃其子也迎其父來矣異哉某千戶救人也乃得其子耶使千戶少有愛金之心卽殺其子不俄頃矣予因憶幼

時嘗側聞先太恭人言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余虞地方沿海一夕水深一二丈許民居漂沒無筭水少定乃多有駕筏撈取貲貨因之致富者一夫揉竿率水滸適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笥持抵涯其人顧利其笥遂沉其女子已發笥視之乃其妻也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有詎意乃殺其妻耶世謂積善之慶則餘鍾其子夫道之敗則延及其妻然或有忤而不合或驗而稍遲迺若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正殺其妻善惡之報驗于頃刻一念之間天道報施曾亦不爽于毫釐有如此二事者

陳絳曰友人李松御史巡按山東監嘉靖丁酉鄉試得一卷絕奇泚筆將批點之而蒼蠅忽集其筆端揮之輒來如是者一二迺投筆嘆曰是生得無陰譴乎遂大書其卷曰此卷當得上第方咨且問而蒼蠅湊筆者三意鬼神艱之也吾敢違天乎遂不果開卷視之益都某生也續詢知其行多不法爲鄉里所苦行部之縣撻之十日庶幾悛乎後生次舉復中而不久亦死向者得之侈節齋君中僚友所談近事不妄

黄省曾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又曰今夫園壥之相棲也咖呋之相次也其爲隣之物雖折一草木焉斃一雞犬焉人必責償之矣況下民者天之物也而貪人豪右日驅民于死者天其不責償之耶詩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唐寧王嘗獵于鄠縣方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鑰甚固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刼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生熊因納櫃中乃扃留草間時明皇方慕極色王以莫氏姝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以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畀一櫃入店夜久膈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已明皇自謂得莫氏刿又得太眞足樂矣而不知域

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嗚乎人主其毋令相笑無已也

往行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治墓乃見大蟒穴塚中生聚蔓廣腥穢偪人衆議盡殲之是夜方公卽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于公公將滅吾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公曰奚報怨爲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公顧嫗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捕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希直不幸嬰烈禍亦滅族足徵矣

正統末年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內侍王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共祀忤上下獄馬順榜笞璘使引球爲具藁本卽朝班中捽之出球不知所坐款第曰若媚振死我我死卽訴上帝耳竟與董璘俱死獄中家人行求屍順故縻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困久矣欻起持順髮拳且

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郕王監國朝羣臣伏闕泣請籍振家幷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鬨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須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捽順曰是非妖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撞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寶無算

天順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詔罪己鯁切曹石相謂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譖于上上命杖岳一百謫肅州室廬財産盡賜指揮季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極其苛辱未幾上宥岳得還鐸亦得罪上曰季鐸家盡是岳物岳可自往悉取之岳亦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岳初爲儒臣其貲無幾何鐸家畜不貲皆歸于岳人以爲報之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嫠嫂地基僅一間許其孤嫠莫誰何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一日半空中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

以歸孤嫠至晚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事也良可爲欺孤虐寡者之戒

顧豫齋年甫弱冠病嘔血甚惚惚見一白鬚老人自稱孫思邈云汝前世爲都御史誤殺千人厥明來索汝命盍焚楮千塊牲醴往西北方迎而止之病乃可治其母依言具楮祭夜復見其老來云今與汝一白丸子可卽吞之甫入口見香氣瀰室遍身出臭汗而愈且囑云後愼勿作都御史其地寃魂再生必爲所害矣已而官參政致仕晚年與丁五泓述之

武陵陳某昔父某故嘗遣家僮收債于後村某無償僮恚遽以手擲碗其面而誶之某心恨甚久之俱物故矣而陳某家有蓄犬頗馴一日突入隣翁家齧其女孩頸見血陳某以犬痍人爲鄰所詬遂擊殺之以謝夜夢人謂曰吾後村某也宿負公家穀六石業爲犬守六年償矣吾所齧隣翁女則翁之家僮以擲碗宿恨故報之今寃債業俱盡而故所貸注籍未銷願賜憐憫乃于父故篋檢之果得券于敗楮中陳某子曰某

與龍伯貞子同年舉于鄉伯貞問𠚑徵其事信然人嘗有貸于伯貞者或視其家無償置勿索曰宿負也余初入官揭柱聯云一來還債從前億萬年盡行自銷一來放債從後億萬年永不責償

王敬美記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其人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其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以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忍私之遽持銀還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俱稍饒裕矣此得之俞邦相家書不虛嗚呼頻年飢饉而卒未聞上蒼有來年之

惠乃忽于豫章兩姓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今聞者亦足以勸矣

嘉靖十九年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次日天明始甦卽備云我隨門神幷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孝疫不及某家某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二十日後一一如其言矣甫錢氏云死者四十三人程某無恙

雲南安寧州張碧塘當母臨娩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淬刃于水濱石因置焉而母牛之犉睨其側竊啣刃納石罅中若不忍母牛之屠者屠回索刃不得旁見者告之故不信以爲誑己曰吾所節解無算犉何知乃能竊吾刃因復置刃石上而身隱以伺之見犉復竊刃如初乃大驚悔恨平生所爲遂棄其屠而與牛俱往華山華亭菴口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顙肉隆隆起如瘤山下去溪橋取水約三四許道人以桶架牛背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爲趙道人牛爭爲汲水置桶牛復拽之而上供菴爨如是

二十年餘而道人故往來張長者家碧塘既生額有痕隆隆起如圓珠
[illegible]歷官至都御史

陸良謨曰遞鋪市賈黃臻休寧人爲人質直謹愿在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搖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尙穉攜之以隨予愛其長者與之往來嘉靖戊子八月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人畜溺死者無算余時臥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遞鋪廛舍如木葉下須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先生不任嘆息予獨不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夭跖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余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決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尙存其子死矣余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報曰臻死矣子存予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攜其子來自言抱竹漂三十里遇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洶湧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予乃笑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盆成括不死孟子之言猶信也

又曰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爲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鄰有范醫官者亦君子人也嘗遘疾就醫于杭伻至自家問以鄉里伻曰對門顏六死矣范公大駭乃詬詈伻以爲誤傳伻來曰儂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爲覓衣木非死而何范公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耶即死當復甦伻竊笑之數日范公疾已而歸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旣死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胸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乃自神其見遲造顏六言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年六十七而終

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横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旣成券竟成半價放債則指其原契旣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横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即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今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之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凶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牛不即應其子咆哮怒詈主人且逞拳焉牛乃作

人言曰頃者爾來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尙毆人耶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篋須一一爲我淸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踣地而死其子因贖回瘞之事遂徧傳鄉里問忘其名

永嘉菰溪徐四逆子也其母苦之籲天者屢嘉靖己酉八月辛酉四與鄉鄰酒伴共會石埠祠雷雨驟作四與酒伴牢閉祠門忽四不見酒伴啓門四獨跪祠外溪水中不動面無人色酒伴愕然至家詰其母乃知渠母曾以不孝訴尋爲懺悔歷二日空中始釋之今四年七十尙存

浪穹書手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內田賦戶口其術能使連阡陌者空其囊無立錐之地家輒籍盈焉境苦其毒不敢言朝言而夕賦至矣奉尤工剝民之術境長吏至召問之剌剌以語旣執手以歡終乃頤指惟命焉日教長吏窮取吾民長吏有其三七歸奉家人號曰翼虎室呼之唐公龍廉其狀驅武豪縛之械至途厚賂縛者不許乃計逸去縛者追及之力不能制時野無雲虩然雷震于東奉斃于西腹若封五臟若刳人

厭不收狗彘棄焉

唐公龍參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某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墨畫者然蓋晦色也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遂造其衙求布施乃捨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旛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謂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爲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爲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怏怏于心比教諭下第回取此紵絲裁衣卻又剪動妻益不自安遂自縊死余適聞之以問知縣具道其詳且盛贊譽焉後撫院林二山公會議賢否冊對余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容誅予詰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勒令縊死予乃述所聞告之公沉吟問予曰不審前言得之何等人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皤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卽奮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白陞國子助教余轉官閩臬見二山公于莆公指隣家謂予曰此吳姓

者而爲公安訓導謗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爲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

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之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姸美者疾毀之愚者慢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而又復刺之竟至枯而死故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其垂訓切矣

上海史鑄爲郡庫藏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沒無慮數萬金憲司廉其事屢逮之然數通賄于豪右不及于患黃景雲文偉中江西省元舉進士令上海聞而忿之知其故賦長也思所以甘心者每逮賦長必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餘人爭赴具追無避者及捕史史乃隨符至至則數其罪立杖百棍斃杖下黃退食後寢日見史立左右側呼隸人逐之隸人曰史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見史立左右遂神思恍惚侵尋

病弱而終人以爲史鑄之報侵沒官銀史之死宜也而強死爲鬼卒能仇天子之命吏何哉

孫淳齋世芳宣府人官翰林其舅某通北虜入寇父母妻子家資罄于兵火乃走京師謁孫孫不爲禮令就食逆旅明日復謁閽者不爲通舅性悻直因數孫平昔負其家鞠撫恩怒詈不已與之食不食四日立死于牆下死之明日孫見其形于沐盆中器物衣服悉顚倒擾亂不可禁乃呼道士術禁之稍安靜二年餘孫之南京爲副考試官出張家灣復見其舅乃驚病臥舟中入闈闈竟死

山東省有一吏忘其名素狠戾剛強不屈偶以微眚逢憲司怒杖方三四下尤毒駡詈憲司命增杖愈增愈駡杖數十竟死午餘憲司索湯濯足此公平昔甚罕濯足每濯足必有奇禍是日濯足未竟忽眼目見前吏又怒駡之隨吐涎左右扶上床身未安而死

某鄉細民胡姓者以捕鼈爲生他日雞翼卵出皆得鱉不踰時其人死

又湖山張氏有善張繩掩取獐麂狐兔之屬者一觸繩往往罥足悲鳴

以斃其人止一子方壯齡梯樹取菓偶壓樹枝足脛折如獐麂罣足狀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來渡至皂口謝銀一錢覺而心怪之天微明船艙內忽檢得紙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果如數而覓其人不得忽林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可密伏後艙無驚前艙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艙語曰渡船者可上岸矣蛇以頭左搖舟從之左委蛇而去舟子停橈密偵蛇所往時有修艌船隻工人在水次蛇忽從左浮水過罾內一人至死復轉回叢莽中去舟子驚訝以爲前生孽也蛇能浮水而見夢覓渡豈其故示異以儆歟且銀又何從得也

梁僉憲昉弱冠登第令蕭山爲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捶殺之惟妾生一子夜見數囚嬰金鐵木校相謂曰且侮弄其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日得諸民家又數日昉恍見數囚前扼其喉大叫數聲卒

江西有庠生陳姓頗負才名庚子赴江西省試畢有□公祠祈夢多驗陳私往禱夢神告曰爾祖商廣西時兄弟圍爐以掌心書殺字云何又

取償矣何前程也陳驚覺回寓得心疾且不知祖所犯促歸告其父乃知果有謀則致富隱慝陳竟死而家日衰落

永嘉周守密以公正爲縣申明亭長同里朱氏子有嫠婦無子抱養異姓幼孩曰守明其叔朱乙及子能守成利其產謀逐之訟于縣縣尹林頗惑于糧里之言守密爲嫠力爭不能得乃令嫠具疏焚告于城隍背負疏文日夜叩訴如是者五日嫠恍惚間見神降于庭臨訊其事取背負疏文讀之點頭曰好者老三日後聽分剖及期天陰晦雷鳴午後諸惡少方會飲酒于大州橋上轟然大震乙父子斃于座褫其衣巾掛牖間觀者嗟駭于是林尹懼嫠乃得理守密歸家方抱孫未名因名感感後登科善書能文志行亦卓越

劉衡山懋功嘗述雷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居者有女嫁而寡遺孤始孩鞠于孔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藐然孫者易斃耳其產可攫而有也乃陰令所畜僮購毒至俟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諱明則瘞之誰知者謀定時初昏雷忽轟然從霤自柱下震孔之子與童皆

死孤母方手其孤攝孤置几上乳母隨震屋柱亦折而鎮符儼然卷如

軸無損也蓋隆慶四年五月間事

台州甘使君子開言安福劉旋字元卿居家與其黨講呂氏鄉約有某

氏者陰爲大稱入而以小斗量出朘削鄉愚習爲薄惡約行欲與更始

某氏頑不肯悛旋數及門曉喻欲積誠動之一日語未卒時天晴霽忽

雷轟然震庭中攝出所爲大秤小斗者碎之某氏驚怖伏地不能起旋

慰之曰是天之棄汝疾也第改行天更福汝矣又福建沙縣有富民甚

慳無絲粟之施于人出貸入息算計見利不少貸人懷怨望而無他端

適天微陰雷瞷然下其室人各擊額一槌無脫者良久雷乃冲屋去凡

被擊者額上有痕色血鮮人謂雷警頑慳若此

張伯起記里中有丁姓者戍藉也客遊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爲死

交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姓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

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得之丁利其滅口也以金賄獄

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並述

爲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事相與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無與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爲我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錐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塡道予亦往觀之或問云汝旣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謂赦書蓋是時隆慶改元是也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鄉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値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間愚者忽肚痛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俟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鄞縣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

所餘唯嘉樹一木陸氏晚得子而喑數歲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此鄭氏後身也非眞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眞後身也

妖術

前言

天啓三年職方司員外鄒維璉上言臣覩近日刑部主事談謙益疎薦異才宋明時臣切異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專閫日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凶雪恥在此一舉臣同官郎中王維謨叩其中藏不過書符作法請皇帝之勅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法敗惟待時做出一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言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以蕩平門庭臣寇而使生靈苦于戍守軍國疲于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

使鬼役神能破賊以成功者臣敢歷數于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鬼神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率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效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孫傅惑于郭京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至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閉門修齋之主欽若誠能滅虜矣世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

絕人之胆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著兵書況談神說耶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況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告正爲可憂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皇上再勅謙益斟酌愼重揣度明時果有眞正將略不爲羊公之鶴而築壇推轂亦無不可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往行

李孜省江西南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輿以祈禱術見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章印記二曰忠直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月間官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有忤己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郞彭綱劾之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幷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燧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倫

主事王範翰林侍講學士焦芳修撰曾彦編修王𠡠司經局洗馬羅璟
禮部郎中劉紳員外楊棨吏部郎中鄭中宏兵部郎中周襲等並以次
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于是起致仕都御史劉敷爲
右都御史禮部郎中王璟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
郎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
戸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秩又採取
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敏侍郎李嗣大理寺
卿張錦馮貫及吏部侍郎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宣通政
黃孔昭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人亦
無敢言者矣孜省以罪謫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
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至死

熊端肅浹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世宗信任乩仙勅建承天閣以
崇奉之公上言乩仙不足崇信宜黜之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
籍爲民公于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府某者遺

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謚端肅公

張宗伯惠嘗爲御史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也病于池州公思其病必重乃至察院覩之病果然矣遂留以視之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時可報我知門僕懼且傷己不報公責之一日報曰來矣公挾弓矢出門至堦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僕隸取薦薦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墮樹而下聲如倒牆公乃曰官得其人妖不爲害今縣有妖蛇必良吏也召貴池縣官笞之過沅陵見居民被火起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銜火公怪即爲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于江

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葉落地則笞汝矣于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孔公鏞知都昌縣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中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視之乃巨木歲久

爲荇藻所結若鱗介然公火之妖遂絕

張莊簡公旦拜竈有家犬坐于竈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李少司徒嗣嘗爲福建右布政司使漳州有狂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嗣曰討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矣

慈谿張公昺嘗令鉛山時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歲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期年老婦訴僧詛其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望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旣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

呪其生吾卽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語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內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鑠又墜小册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我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握地埋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已腐矣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遂馳詣其家縛歸用印于背後鞭之乃隨聲呼號竟死杖下

潘公塤字□□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初嘗參政慶陽時眞甯境中有女子年二十餘自稱九天聖母能先期言人禍福輒驗鄉人咸神禮之女子遂令衆爲立廟廟且成迺移居廟中遠近稱爲活佛就而禱祠者如市女子面黃形漸枯將不久死矣廟中迺以土木先肖其像公按部過其廟見人蟻集詢知其事遂呼女子考訊之女子忽如夢醒吐其故云家有樹朝陰在東夕在西嘗疑其異而諦觀之久之有綠袍人自樹巔而下自是如夢中有言不自知矣潘令毀其廟以其女子妻軍

士無妻者而去明年再至其處軍士與女子來謝已生一子矣

屠公大山字□□鄞縣人以進士初爲合州知州時有妖道士李爲蠱公掠治之且數百無損公曰彼能得我念輒備我以無念行之第輒杖如故道士遂暴死杖下

盧雍字師邵□□人辛未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嘗巡按河間妖某子甲善幻術能刳腹出腸胃惴人乙則又能吐火燒民廬室民益驚畏求罔不獲或捕之輒脫校以逸殆不可方物君密飭各郡同日邏捕術窮皆伏其辜

湘潭令何起升富順人丙申莅任謁憲臺于寶慶還遇湘鄉水濱有傳舍風傳有妖人所憚入公獨留三豎子一廚子入居之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下隱隱見素綖女娉婷欲前公叱之侍者皆股栗方解臥且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爲動第令豎子拔去已有針又刺公足創甚公怒起舉燭遍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狐著其中卽拔取廚人刀去格欲砍之狐尚雙制公手廚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因

得伸手重砍以刀狐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以爲坐具

王世貞曰嘉靖四十四年先是湖廣黃岡縣民胡大順夤緣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僞造黃壽金書一帙稱爲呂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而授大順三九火丹用黑鉛取名曰先天水銀鍛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卻疾不老遺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齎以入京因道錄司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楹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祕法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內因交楹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付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召之也田玉等遂詐爲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卻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或問妄將喚至諭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害或有所使然今太順可以仍用否階曰大順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觀妄自傳喚卽可類推至于扶箕若中外通同問

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宮擾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擾果息及不能保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繩之以法之爲正也上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言水銀非可服物詐傳聖旨罪惡尤重置之不問往後羣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禍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藍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楹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寬之以問階階曰則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楹具密疏詈殿櫺中伺間疏上前爲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具得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玄俱論斬錮于獄楹尋死獄中部臣請驗而瘞之上以逆囚當戮之于市怒該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得自盡詔奪郎中方良曙俸二月該吏論如律

西園聞見錄終

哈佛燕京學社印行西園聞見錄予頗慫恿之因任校讎之役越八閱月始幸蕆事是書自是遂有傳本未嘗非枯寂無聊中一可喜之事西園此書志在兼采亦間有失之眉睫者門目紛繁出入先後微傷淩雜大約裒集之功多于考訂觀西園他所撰述若疑耀若內閣書目非無體要斯乃較遜者殆書成晚歲精力衰謝不及細審稍失剪裁爲可惜也然卷帙既富探討不窮語其所長蓋有數端凡所稱引博覽之士或有不悉其所從出者故書舊記散佚多矣猶賴此書以傳一也所錄奏疏多出邸報非今所恆見二也兵事踰三十卷建州方盛語焉特詳觸忌新朝所以終閟三也著一議論主張歧出者必備錄之以見持平四也尤足稱者著書本旨在以事存人以人存言自修己條目迄于齊家治平言行一貫合以求之雖復旁及幽隱怪異要以不倍聖人之敎爲本蓋世道衰微慨然有作非比空談拜獻也西園行事不彰獨沈德符野獲編頗致詆諆以爲黷貨若就是書所錄觀其所志知德符之言有不必盡然者矣平心論之其書足傳茲所據者三山陳氏居敬堂藏本

嘉道間望坡尚書得之汪氏開萬樓者也傳至弢菴太傅已歷四世稱海內孤本次則順德李仲約侍郎所藏殘本兩本得失相半譌敓則一焉烏滿紙不可卒讀乃發他書互讎其無可讎者一字之誤必確知不移然後是正否則仍之重複者汰之顛倒失次者釐之錯簡者移易之首尾不具者闕之每思一誤恆竭累日之力傷時耗日歷寒暑而後成其難如此然猶不能無誤則原書驟難盡得而思力有所不周故也同校者曹生詩成僅餘十卷以事他往侯生仁之爲竟之予幸與其事因識始末並舉其書得失大端世之人勿以一得遽議古人則尤幸矣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鄧之誠識于風烟舊里